叢書集成新編

六五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新編 第六五册目錄

文學類

詩文別集—宋				
蒙齋集二十卷附拾遺	宋	袁甫撰	聚珍	一
陳克齋集五卷	宋	陳文蔚撰	正誼	七五
何北山先生遺集四卷	宋	何基撰	金華	一〇〇
恥堂存稿八卷	宋	高斯得撰	聚珍	一一六
文文山文集二卷	宋	文天祥撰	正誼	一五六
百正集三卷附四庫提要	宋	連文鳳撰	知不足	一七九
霽山集五卷附拾遺、提要	宋	林景熙撰	知不足	一八八
伯牙琴一卷附提要、續補	宋	鄧牧撰	知不足	二二四
李延平集四卷	宋	李侗撰	正誼	二三五
詩文別集—金				
拙軒集六卷附詞	宋	王寂撰	聚珍	二五四
滹南遺老集四十五卷附續詩集	金	王若虛著	畿輔	二七四
詩文別集—元				
湛然居士文集十四卷	元	耶律楚材撰	漸西	三五七
剡源集三十卷附札記、提要	元	戴表元撰	宜稼	四二三
湛淵遺稿三卷附補稿、提要	元	白珽撰	知不足	五六五
清容居士集五十卷(一)(卷一～二十九)附提要	元	袁桷撰	宜稼	五七五

蒙齋集

袁甫撰

蒙齋集卷一

經筵講義

宋袁甫撰

易發題

臣聞日月爲易。（案此語本虞翻參同契注，先儒黃澤嘗辨其字體之訛，袁甫猶仍舊說）有日則有月。而日月不相離也。日爲陽。月爲陰。有陽則有陰。而陰陽不相離也。陽爲剛。陰爲柔。有剛則有柔。而剛柔不相離也。何也。爲物不貳也。惟其不貳。故包犧氏畫爲一。一畫之義。人以爲陽。而不知其非偏陽也。人以爲剛。而不知其非偏剛也。有一則有二。自二而八。自八而六十有四。千變萬化。周流不居。故名之曰易。陰陽剛柔。悉該乎一畫之中。大哉至哉。故易三畫而成卦。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畫雖三而道則一。兼三才而爲之主宰者。其君乎。而世之論君道者。乃曰日爲君象。陽剛不撓。常伸乎萬物之表。所謂君道者。如此而已。然未足以知易之妙也。何謂易之妙。陰陽剛柔。本不相離。陽非偏陽也。而有陰焉。剛非偏剛也。而有柔焉。日昱乎晝。而收斂歸宿在乎夜。陽剛皆動。而涵蓄潛藏在乎靜。不睹不聞之地。有默觀密察之功。則隨所發用。自然陽明。自然剛健。故聖人善用陽剛。上配天道。萬古周流。而無一息間斷。在吾身則爲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聲色玩好之娛。自不能惑。在宮庭則爲閑有家之初。而險詖私謁之心。自不敢萌。在天下則非獨君子登用。而小人亦無

失所之憂。非獨中國乂安。而蠻夷亦在化育之內。是乃至陽真剛。而非偏陽偏剛之所能爲也。陰陽剛柔動靜之妙。還相爲本。不見其始。孰知其終。不見其迹。孰知其窮。嗚呼。夫是之謂真剛。夫是之謂一。夫是之謂易。臣得于父師者。大旨如此。敢爲陛下誦之。惟聖明采擇。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臣觀棘子成之言。蓋見當時文弊之極。矯枉過直之論。欲盡棄文而純用質。子貢以爲君子之道。則不如是。蓋深病棘子成之言爲太野。故謂失言之不可悔。猶駟馬之不可追也。于是又從而發明之曰。文猶質之不可廢。質亦猶文之不可廢也。若曰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則是虎豹之皮。與犬羊之皮。相似而無別邪。聖人于禮樂。則從先進。答林放問禮。則以爲寧儉寧戚。然至于論文質。則取彬彬之君子。而野與史無取焉。蓋救弊。則不得已而取其彼善于此。論道。則非全美盡善。未可以爲至也。或曰。處後世極弊大壞之時。則如之何。曰。今之所謂質者。非古之所謂質也。苟且而已矣。今之所謂文者。非古之所謂文也。虛僞而已矣。苟且虛僞之弊合。而世道日至陵夷。不可收拾。甚可悲也。必欲復古之道。其惟先尙質實。而後加品節焉。一掃苟且虛僞之弊。而後君子之道幾矣。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臣聞欲善惡惡。人人所同。此上帝降衷之良心也。今語人曰。汝爲天下之善人。則莫不躍然而喜。推己欲善之心。人之有善。則必喜談而樂道之。又從而左右羽翼之。惟恐其美之不成也。又語人曰。汝爲天下之惡人。則莫不怫然而怒。推己惡惡之心。人之有惡。則必哀矜而憫念之。又從而訓誨正救之。惟恐其惡之終成也。此其用心。洞洞乎其公也。休休乎其大也。是眞可以爲君子人也。乃若小人則反是。人之有美。惟恐其成也。嫉之壞之而已耳。人之有惡。惟恐其不成也。誘之陷之而已耳。此其用心。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知有私而不知有公。是眞可以謂之小人也。嗚呼。人主每病于君子小人之難察也。豈知觀人之道。不必觀諸他。而當觀諸心。人孰無欲善惡惡之心哉。能視人猶己者。則爲君子。不能視人如己者。則爲小人。此觀人之法也。

季康子問政于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臣觀季康子之發問。而首以殺爲言。蓋謂無道爲有道之害。不加誅殺。則害不除。政不肅。是固然也。然良心善性。人人固有。導之以仁義。齊之以禮樂。自可使之遷善遠罪。而又何以殺爲。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體天地好生之大德。以父母斯民。欲善而民善。以德而感德。眞如風行草偃之易。苟至于是。則吾與斯人。並生並育于覆載之間。此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之功也。而無所事乎殺矣。雖然。春夏之長養。生也。秋冬之肅殺。亦生乎。曰。雪霜之威。仁莫甚焉。萬物歸根復命。遇春夏復榮。生莫大焉。皐陶之告舜。曰帝德罔愆而下十四句。皆生之謂也。而獨有刑故無小一語。則亦未嘗廢夫刑。蓋生固德也。而刑亦德也。孟子所

謂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季康子識不足以及此。乃先萌一殺心。其與天地好生之德大悖矣。此孔子所以深排而力戒之。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臣聞聖門所謂文者。非詞華之謂也。夫子曰。文王旣沒。文不在玆乎。顔淵曰。博我以文。所謂文者卽道也。彝倫之懿。粲然相接者。皆文也。三千三百。待人以行者。皆文也。孔子振木鐸于衰周。正將以續斯文之將墜耳。一時以文會友。莫盛于洙泗。麗澤之兌。何往而非斯文之講習哉。旣曰文。而又曰仁。同乎。異乎。曰文者。其所著見。而仁者其根本。名異而實同也。會之以文。蓋所以輔吾之仁也。聖人切切于求仁。造次顚沛。未嘗暫舍。終食之間。未嘗或違。孔子告顔淵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蓋言爲仁。專在乎反己。己不自力。他人奚預焉。今曾子取友以爲仁。亦曰輔之而已。雖用力在己。而又得良輔。則切磋琢磨之益日增。而克己復禮之功。亦多助矣。噫。後世師友之道不明。學者但知雕蟲篆刻。破碎經旨。以是爲文。所謂輔仁者。謨然不知爲何事。平居旣無講貫之業。一旦出而事君。不仁而在高位。斲喪國脈。戕賊民命。皆不仁者之爲也。爲國家者。果何賴于若人哉。然則修明師友講習之學。豈非人主之急務乎。

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顔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顔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臣按顔淵問仁。孔子告以克己復禮。夫具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而有此身。此身本與天地相似。與萬物一體。如之何而克己。曰。己與天地萬物。本無隔也。而認八尺之軀爲己。則與天地萬物始隔矣。故推克己。則洞然大公。不見有己矣。何謂克。曰。以艮卦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觀之。則是內不見己。外不見物。而克己之義瞭然矣。克己何以能復禮。曰。禮者。周流貫通乎天地萬物之間。無體無方。無不周徧。人惟認八尺之軀爲己。于是去禮始遠。苟不認己爲己。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皆禮也。吾亦天地萬物中一物耳。無往非禮。而何有于己哉。故不克己則禮失。旣克己則禮復。又發明之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玩一日字。正所謂朝聞道也。正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凡人皆昏于物欲之中。如醉如夢。一日勇決。無牽制。無拘滯。無二三。此身與天地萬物。了無阻隔。人卽己也。己卽人也。天地萬物。皆非形軀之所能間也。故曰天下歸仁焉。言天下皆在吾仁之內也。禮之復也。非是外復。仁之歸也。非是外歸。本一而非二也。又發明之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前之己而曰克。此之己而曰由。豈有二己哉。曰。非有二己也。塵去鑑明。而卽此鑑也。雲消月皎。而卽此月也。未克己之前。雲也。塵也。皆蔽我累我者也。烏可以不克。旣克己之後。月也。鑑也。本如是光明。本如是瑩潔。動靜闔闢。變化運用。何所不可。故曰由。言爲仁在我而已。豈由他人哉。顔淵旣領會夫子之大旨。而猶問其目者。叢聖門師弟子之間。學聚問辨。不造其極不止也。克己復禮。特大綱耳。又有條目焉。所以再叩夫子。夫子舉視、聽、言、動、四者告之。蓋四者。卽己內事也。己視、己聽、己言、己動、皆己也。然微有非禮。則是爲己所蔽也。爲己所累也。夫惟非禮則勿視。非禮則勿聽。非禮則勿言。非禮則勿動。無斯須頃刻。不在禮中。則是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至此尙何己之足累哉。

顔淵卽慨然承當此任。曰。請事斯語。事云者。言從事于此也。聞聖言而不能行者。不足以言事矣。嗚呼。顔淵陋巷匹夫耳。聖師勤勤啓發。猶有天下歸仁之言。況人主奄有四海。必欲人人皆歸吾仁。可不奮一日克己之勇。置此身于禮度之中哉。如曰此事由人。而不由己。則雖聖人。亦無所用其力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臣觀夫子答仲弓問仁。與答顔子之意一也。說者。但知夫子告顔子以克己復禮。而不知告仲弓者。亦克己復禮。而初無異旨也。禮器曰。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夫大祭之禮。至于饗帝。則無以復加。此可以觀禮矣。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夫大賓之禮。至于兩君相見。則無以復加。此又可以觀禮矣。此章所謂大祭大賓者。皆禮之盛也。一出門之間而儼然如見大賓。一使民之際。而肅然如承大祭。當是之時。此心之淸明靜瑩爲何如哉。故曰。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而春秋左氏傳。載臼季之言。亦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由是言之。仁禮本一原。禮在是。仁卽在是矣。而人之所以不能動合乎禮者。何也。有我之私累之也。人有不欲。而施于我。我必有所不平。我有不欲。而可施于人乎。通人己爲一。則己之所不欲。人亦不欲也。非人之所欲者。斷斷乎不可施于人。如是則此心洞然大公。了無間隔。施之于家邦。凡人在春風和氣之內。而又何怨之有。然則勿施不欲。卽克己之謂。大祭大賓。卽復禮之謂。而邦家無怨。卽所謂天下歸仁。夫子之告仲弓。卽其告顔子之旨也。回雍皆在德行之科。足以傳夫子之道。故雍也請事斯語。亦奮然承當。與顔淵一同。熟誦此章。深味厥旨。下無怨一語。尤當玩索。蓋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小人怨汝詈汝。則皐自敬德。爲國家而使一夫有怨心。則足以感傷和氣矣。欲人之無怨。惟仁者能之。而爲仁之要。不外乎克己復禮。聖人垂訓萬世。其明白的切如此。

經筵進講故事

周威烈王六年。齊威王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毁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辟。人民給。官無廢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貧餒。昔日趙攻鄄。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于是羣臣聳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强于天下。

臣謂齊威王烹阿封卽墨之事。人特見一時威權之奮發耳。不知平日密察之功。蓋有素也。于卽墨則曰吾使人視卽墨。于阿則曰。吾使人視阿。威王不輕信毁譽之說。而必謹擇夫寄耳目之人。其人果可信也。吾然後使之。是故賢否一定。而賞罰不差。近者。朝廷有計田收劵之令。臣奏疏凡三四。甚爲陛下惜此一擧。何則。科斂無名。動搖人心。非美事也。況今日任牧民之寄者。大而郡守。小而縣令。誰懷視民如子之心。

緣傍此令，腹削脂膏，蠢胥黠吏，又縱尋斧焉，本根之傷多矣，臣嘗于經筵，舉威王之事，爲陛下反覆言之，以爲任陛下之耳目者，在內則臺諫，在外則監司，陛下所使爲臺諫監司者，誠如威王之使人，視阿卽墨，瞭然如見之目前，而赫然加賞罰焉，則封者無愧，而烹者亦甘心矣，如陛下一出此令之後，聽諸路之守令，肆其欺誕，任其椎剝，惟求取辦于一時，不顧元氣之日耗，臣竊爲寒心焉，強敵攻支體于外，而陛下又自戕腹心于內臟，今論者俱知敵人之可畏，而不知屢赦之令，自生一敵，可畏尤甚，若陛下寄耳目之人，晝夜審察，吏不得肆其蠢，倘庶幾焉，不然殆哉，太祖高宗，創業中興，艱難甚矣，陛下其無忽，

漢元帝永光五年，太子少傅匡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聞少見者，戒于壅蔽，勇猛剛強者，戒于太暴，仁愛溫良者，戒于無斷，湛靜安舒者，戒于後時，廣心浩大者，戒于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惟陛下戒所以崇聖德，

臣觀匡衡所陳，其戒蓋有六，而切于漢元帝之身者，二條而已，一曰無斷，二曰後時，蓋元帝之天資，仁愛溫良者也，湛靜安舒者也，仁愛溫良者，乏剛明果斷之操，湛靜安舒者，無奮迅振作之風，遂將賢否混淆，邪正雜糅，漢業之衰，端由于此，衡不能挈此二戒，懇切言之，使元帝豁然感悟，改過遷善，而乃混六條之中，以聽人主自擇，衡亦不善于格君矣，嘗是時貢禹之徒，不力救優柔之失，而徒以甘言游辭，求合人主意，此固不忠之甚者，劉向上疏，慷慨激切，其言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可謂深中膏肓之病矣，然亦有遺憾焉，孟軻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正君而國定矣，當元帝時，竟中書典樞機者，其人其政，大略可覩，然奚必屑屑然較勝負于此哉，君心之本原未正，而欲挽回于末流，固宜戛乎其甚難也，獨匡衡能從其用心治性而箴之，然所言駁而未純，泛而不力，嗚呼，漢儒病在不學耳，使果有孟軻之學，何患不能正君而國定哉，匡衡劉向，號爲名儒，卒不能有格心之業，使天下謂儒無益于人之國，儒果無益于國耶，讀史至此，爲之掩卷三歎，

前漢元帝紀，贊曰，帝少而好儒，及卽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臣今月初九日，獲侍清光于經筵，陛下舉漢元帝好儒故事，玉音云，論者謂元帝，特未得眞儒而用之耳，如得眞儒而用之，何患牽制文義，優游不斷耶，此論甚佳，卿以爲如何，臣奏聖學高明如此，可爲宗社慶，可爲善類慶，大凡眞儒固鮮，而識眞儒者尤鮮，譬之玉焉，眞玉未必無瑕，人見其瑕也，遂輕棄之，不知雖曰有瑕，不害其爲玉，何可棄也，若石而無瑕，不過石耳，又奚足貴，人才亦猶是也，眞賢實能，豈無微過，惟識眞者，不以小疵掩其大德，如使寸寸而量，銖銖而較，則眞儒不以小瑕而棄者幾希，此惟在陛下，明知人之鑒，以洞燭人才之底蘊而已矣，陛下欣然嘉納，臣退而思之，尚有未盡之遺論焉，當元帝時，劉向之

剴切，蕭望之之剛正，雖未足爲古之儒，就漢世言之，亦可謂儒之眞者矣，元帝非不知二賢之可用也，向數有論奏，深當上心，則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望之爲師傅，帝知其經明行修，材任宰相，夫旣心知之，則當爲任其人，旣曰，將思之，則當力行其言，然向之精忠，終不能奪王氏盜竊之權，而望之一爲恭顯所陷，恥以其身就吏，寧死而不悔，嗚呼，曾是而謂元帝好儒可乎，論者謂，帝特不得眞儒而用之，故有優游不斷之失，不知有儒如劉蕭，尚且外爲尊敬之貌，而內無信用之實，卒使抱恨以終其身，假令得古之眞儒，元帝能用之耶，然則人主之病，莫大乎柔弱，柔弱而不斷，則左右小人，乘間投隙，變亂是非，君子不得一日安于朝廷之上，此則漢元帝膏肓不治之疾，而非漢無眞儒之所致也，有天下者，尚鑒玆哉，

唐太宗貞觀三年，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辭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

臣謂太宗以宰相親細事，則不能助朕求賢，蓋光陰迅速，而精力有限，以有限之精力，而耗于迅速之光陰，用之于細事，則必不能專心于求賢，此必然之理也，近者兩相竝命，庶明勵翼，陛下親灑御札，從右揆之請，使自丞相以下，以及百執事，各勤厥職，業于本局，寅而入，未而出，誠率勵羣工之要務，然臣區區之意，謂可以革向來百官怠惰苟且之弊耳，若夫爲宰相者，僅了細務于朝堂，而未能同心協慮，助陛下求賢，此乃太宗之所深慮，而未可爲今日喜也，夫以房玄齡、杜如晦，號爲唐賢相，猶且區區于目前之細務，而未能專以求賢爲急，太宗于是以事之小者，使尚書左右丞當之，而大事乃關于僕射，此令一出，爲房杜者，何所辭其責哉，甚矣求賢一事，至難盡也，拘攣者不能越常度，輕易者不能精選擇，私意多者，先故而後孤寒，忌心勝者，樂輭熟而妒忠直，此求賢之所以難也，間有高蹈邱園，不屑軒冕者，亦當汲汲焉苦心刻意，致敬盡禮，必欲其爲時一出，旣得之矣，又必度其才能之所堪，與其職任之宜稱，使犂然當于天下之心，然後能收求賢之實效，固非曰，一人舉而遽用之，一人毀而遽棄之也，昔周公之爲輔相也，執贄而見者，以千百計，周公不憚吐握之勤，以身先天下士，故得士爲盛，今者，晨入堂而申已迫暮，其所賓接，幾何人哉，搜訪不廣，則聰明壅，招延稍怠，則譏議起，眞賢恥于自售，而求售者多佞人，戛戛乎其難也，臣望陛下明詔二三大臣，不惟退堂之後，宜盡求賢不倦之意，其會于堂也，正當各以所聞所見，某人爲賢，某人爲才，某人宜居某職，某人宜任某事，開心腹，露情愫，相與講明問辨，以盡其所懷，日日如是，則一日得一日之人才，月月如是，則一月得一月之人才，廟堂蓋未能盡識，則當進侍從之臣，相與開廣而究極之，講明旣盡，則進而告君，豈復有衡鑑不審，是非易位者哉，今之所謂進擬者，亦略近此意，然規模狹而不廣，意向私而未公，所以用人雖多，而得人甚鮮者，正坐此耳，舍此不務，乃一切諉之曰，今世乏才，韓愈有言，其眞無馬耶，其眞不知馬耶，臣亦曰，其果乏才耶，其乏識才者耶，願陛下與二三大臣，更加之意，

唐太宗時，魏徵每犯顏苦諫，或逢上怒甚，神色不移，上亦爲霽威，上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鷂竟死懷中，又嘗與王珪語，有美人侍側，上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爲是耶非耶，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

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爲無異于郭公。今此美人尙在左右。臣以爲聖心是之也。上悅。卽出之。還其親族。

臣聞唐太宗。非不識仁義。親君子。然而緣飾之意多。眞實之誠寡。觀其鷂死懷中也。若有畏憚之心。及其論廬江王妃也。如無愧怩之色。一聞王珪之諫。乃能癥然而改。太宗所以興唐者。賴有此耳。然而未足以語謹獨之學也。陛下天稟精粹。上媲堯舜。所謂過言過行。固已一毫無有。而臣區區愚慮。竊以爲誠之一字。猶有所未盡。夫無矯飾之謂誠。無間斷之謂誠。臨朝則莊。退朝則肆。肆出于眞。而莊由乎強。此矯飾也。可謂誠乎。親賢人儒士則難。親宦官女子則易。難者親之時少。而易者親之時多。此間斷也。可謂誠乎。臣在經筵。嘗對陛下啓問。退朝入宮之後。果何所爲。陛下語臣曰。或觀書。或作字。或覽四方章奏。臣不勝欣喜。以爲陛下果無暇日也。而聞之道路。則謂陛下。猶未免溺于酒色之娛。夫剛制于酒。未見好德如好色。聖經明訓。皎然不誣。陛下何不堅忍力行。勿以無益害有益。乃若左右勢近之人。假公徇私者。尤不可不戒。履霜堅冰。至爲可畏。防微杜漸。所當致謹。陛下許臣。智正大之論。而退攷其所行。乃有未盡然。其與唐太宗。雖有畏憚之心。而初無愧怩之色者。何以大相過哉。願陛下以堯舜禹湯爲法。兢業戒懼。無時怠荒。則德日進而業日隆矣。有唐之事。又何足云。

唐德宗大歷十四年。以崔祐甫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初至德以後。天下用兵。諸將競論功賞。故官爵不能無濫。及永泰以來。天下稍平。而元載。王縉秉政。四方以賄求官者。相屬于門。大者出于載縉。小者出于卓英倩等。皆如欲而去。及常袞爲相。思革其弊。杜絕僥倖。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甄別。賢愚同滯。崔祐甫代之。欲收時望。推薦引拔。常無虛日。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後相矯。終不得其道。德宗嘗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爲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愼。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爲然。

臣聞用人之大弊有二。其始皆以善用之。而其流乃至于大不善。不可不察也。何謂大弊有二。或失之寬。或失之嚴。失之嚴者。繩墨太謹。而無翕受兼容之量。失之寬者。規模太廣。而有不避嫌疑之譏。茲二者。俱未能無弊也。常袞爲相。承賄賂公行。官爵冗濫之餘。慮無以振頹綱而挽狂瀾。故矯之以嚴。崔祐甫代之。懲袞之狹隘。而賢智有鬱抑之歎。故復矯之以寬。大矯之固善矣。其奈嚴者拘而寬者縱。知矯他人之弊。而不知己自墮于一偏之弊。故史之論袞。雖嘉其杜絕僥倖。而又謂其賢愚同滯。則是倖門雖窒。而正路未闢。太嚴之害。固應如是耳。祐甫欲收時望。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一時當不甚快。然致其所用。多涉親故。前後相矯。一弊去。一弊生。豈非矯枉太甚之過乎。善哉司馬光之論曰。用人無親疏新故之嫌。惟賢不肖之爲察。又曰。己不能[illegible]私意于其間。蓋私者。天下之大蠹也。不避親故之嫌者固私矣。親故果賢。以嫌而不用者亦私也。遠嫌畏謗者固私矣。必待己之所素識而後用之者。亦私也。何者。俱未能克己故也。擇人以代天工。烏有所謂己哉。苟以公爲心。當用則用。當捨則捨。付諸天下。而已何預焉。三代王佐。事業遠矣。諸葛亮其庶幾乎。郭攸之。費禕。董允。向寵之徒。森布朝列。一時得人。可謂盛矣。然亮未嘗以己

意而私黜陟也。廖立。李平用公論斥之。而深足以折服其心。雖遭廢棄。略無怨色。非無私何以能若是。史臣評之曰。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吁。若亮之相業。又豈袞與祐甫之所能及哉。

仁宗皇祐元年。以知青州富弼爲禮部侍郎。初河北大水。流民入京東者。不可勝數。弼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及流民將復其業。又各以遠近受糧。凡活五十餘萬人。上聞之。遣使褒勞。就遷其秩。弼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飢民聚爲疾疫。及相蹈藉死。或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弼所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爲法。

臣竊謂區處流民之策。惟富弼之法最爲簡要。所謂簡要之策。惟曰。散處其民于下。而總提其綱于上而已。竊聞金陵諸邑。流民羣聚。皆來自淮西。荷戈持刃。白晝肆掠。動輒殺傷。沿江出兵驅之。其在句容之境者。軼入金壇。若宣城。若池陽。若當塗。所在蟻聚。剽劫成風。逃亡之卒。皆入其黨。江南姦民。率多附和。目前勢已若此。冬杪春初。日月尙長。蔓延不已。各將潰裂四出。不可收拾。臣愚欲乞朝廷。行下督府及諸閫。與凡安撫總漕諸司。作急措置。自一路而推之諸路。由諸路而推之諸郡。每處流民。隨所在分之。凡贍養之費。惟分則易供。居止之地。惟分則易足。此非臣之臆說也。弼擇所部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又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弼之所作。可謂委曲詳盡矣。今日果能推行此策。非但勸民出粟而已。或撥上供之數。或撥樁管之錢。或乞科降。則上下當相親如一家。或請團結。則彼此當聯絡爲一體。而所謂團結者。又不止一途而已。能勞苦者庸其力。有伎藝者食其業。其間有爲士者。則教于庠序。爲商者。則使之貿遷。心有所繫。而姦無所萌。此皆分之說也。分之愈多。則養之愈易。而其要在督府制閫。以及總漕諸司。爲之領袖而已。是故民貴乎分。而權貴乎合。所謂散處其民。而總提其綱者。正謂此也。臣願朝廷備降富弼施行。使長吏任責。一如青州故事。流民幸甚。宗社幸甚。

元祐元年。司馬光言。朝廷詔近臣。舉可任監司者。待其不職。亦可幷坐舉者。呂公著曰。亦須執政審擇。光曰。自來執政。只于衆到人中。取其所善者用之。韓維曰。今不先審察。待其不職。而後罰之。甚失理義。公著曰。除用多失。亦由限以資格。維又言。光持資格太謹。光言資格豈可少。維曰。資格但可施于敍遷。若升擢人才。豈可拘資格。

臣聞國朝之置監司。深得漢元封置部刺史之意。劉安世嘗極論之。以爲秩低而權重。秩低則其人激昂自進。權重則得行其志。此良法也。祖宗盛時。中外乂安。州縣奉法。田里無事。皆由監司得人之故。[illegible]爲[illegible]福星者。不特鮮于侁一人而已。蓋監司與他官不同。天下郡縣之吏。朝廷除授。豈得人人而察之。寄按察之權於監司。是擇監司者。所以擇天下之守令也。臣久在外服。粗嘗諳歷。大率監司之選。必清威有時望。而後足以激懦習。必強敏有風力。而後足以糾官邪。必曉練有精神。而後足以察奸弊。此等人才。眞未易多得。欲諸路監司。俱得若人。必不拘資格而後可。臣於呂公著韓維之語。實深有感焉。以元祐盛時。可

謂賢才彙征之會。而監司之任。尚有除用多失之憂。何哉。蓋懲王安石用資淺之人。專以資格爲重故也。司馬光之言曰。安石執政。始置提舉常平官。又增轉運副使判官。皆選資淺輕俊之士爲之。夫安石專用輕俊之士。固不可。苟有持重知大體。聰明識時務。而資格未至者。可坐視民生之愁困。世道之陵夷。而不亟選用之乎。維之言曰。資格但可施於銓選。若升擇人才。豈可拘資格。斯至論也。今日楮輕物貴。役重賦煩。兵驕民窮。寇盜間作。求治之要。莫切於擇監司。而擇監司之要。不當專限以資格。漢部刺史以秩低而取之。正以此耳。今眞才實能。每有拘閡而不獲用。乃甘心取夫輭熟苟且者。而責之以攬轡澄清之舉。則宜其廢職而害民也。臣願陛下深思祖宗置監司之意。玩繹呂公著韓維之言。明詔大臣。妙選賢明監司。勿拘限以資格。使之分布諸路。以振紀綱。以銷禍亂。不勝幸甚。

蒙齋集卷二

奏疏

正字上殿劄子

臣猥以庸愚。濫蒙親擢。今茲召對。獲覲清光。臣竊惟陛下。聖德淵靜。默與天契。念慮純一。上與天通。自臨御以至于今。凡幾更變故矣。而隨卽消弭。轉危爲安。人以爲天數之適然。而不知皆聖德格天之功。近者殘寇首開兵端。我師旣出。寇兵旋退。人以爲羣臣禦侮之力。而不知皆天佑皇家之驗。夫以陛下積學日畏天之誠。而天心又有啓佑陛下之實。固宜休祥畢至。災異盡除。而今乃陰陽未調。旱魃爲虐。不亦深可懼歟。甚矣君天下者。不可一日而無懼心也。懼心常存。則妖不勝德。懼心或亡。則德不勝妖。陛下如欲因天戒而回天心。變亢陽而致甘澤。其道亦無他。惟當卽陛下畏天之素心。愈加警懼而已。天理流行。隨寓著見。善格天者。要必事事知懼。何也。賢才之用舍。關天心之向背。今也。端良者斥。諂諛者用。盡言者謫。蒙蔽者賞。邪正易位。白黑不分。杜忠良敢諫之門。孤上天生賢之意。是可懼也。民生之安危。判天命之去留。今也。兵戈旣興。暴露日久。餽餉不繼。斂將及民。根本一虛。則岌岌焉有蕭牆之憂。國祚脩短。實決于此。是可懼也。厭謀從衆。乃合天心。今也。陛下深居高拱。未盡下情。羣臣奉行簿書。罕接輿議。獨運密謀之意勝。而虛心諮訪之意微。將恐天下迫切之情。無由上聞。是可懼也。君臣一德。克享天心。今也。一人憂勤于上。

而羣臣逸豫于下。外患未弭。內患方深。而熙熙焉無異平時。自謂雅量足以鎮浮。而不知宴安乃爲鴆毒。是可懼也。法天行健。是謂君德。今也。陛下恭儉有餘。而剛斷不足。庸夫憸人。苟求富貴。而未聞大明黜陟。以聳動衆心。將帥交結而軍旅之政壞。州郡賄賂而廉節之風衰。此皆自貴近者化之。不改其源。流弊愈熾。是可懼也。夫此五可懼者。特舉其大端耳。其他禍幾亂萌。不可悉數。其將何以答天譴。召和氣哉。臣故曰。惟當卽陛下畏天之素心。愈加戒懼而已。且臣聞之。上有戒懼之君。則下無可懷之事。懼心不存于我。則彼之大可懼者始見。此必然之理也。陛下誠能繼今以始。惕然內省。知畏天一念。乃我之所固有。初無俟乎外求。自方寸之清明。而推之于朝廷之清明。由宮閫之謹肅。而達之于政令之謹肅。昭公道以破私意之局鎖。擢正人以鍼邪說之膏肓。陛下以身率先于上。而股肱大臣。又能公聽竝觀。畢志竭忠。以體君上之心。耳目之官。喉舌之司。亦皆博采公論。盡吐忠訴。以摘積年之弊。下至羣工百執事。無不精白一心。公爾忘私。以赴國家之急。將見天意回于上。災變弭于下。豈徒自治吾國而已。雖坐制外夷可也。何足懼哉。不然。精神移爲怠昏。剛強銷爲柔懦。君臣上下。一不知懼。而可懼之事衆矣。治亂存亡之勢。其本在此。惟陛下留神省察。取進止。

入對劄子 正字。（案）宋史本傳。由建康判官授祕書正字。此劄追述金陵。亦爲正字時所上。

臣竊惟事君之義。知無不言。臣効官金陵。兩淮之事。接于見聞者。敢爲陛下略言之。國家平日以禮義待士大夫。固望其有仗節死義之風。以恩意撫將帥。固望其有指蹤報國之忠。以民之膏血。豢養官兵。固望其爲一旦緩急之用。而以臣愚見。乃無一足仗者。此甚可痛心也。近年以來。兩淮城壁。大略具矣。而守邊之臣。務以其說相勝。前者以版築聳動。自支郡而易鎮大邦矣。後者欲新其說。則必言浚濠之利。前者以山城不可移治。遂之他郡。而且黜矣。後者欲變其說。則必言移治之便。方敵未犯淮。知朝廷意在安靜。則爭進安靜之說。及敵入寇。知朝廷意在振作。則競以振作爲言。此其意但知迎合取寵。而曷嘗以宗社生靈爲念。一朝有變。其能盡忠竭節。爲國死守哉。是士大夫不足仗也。將帥之臣。稍知衛國。而能與士卒同甘苦者。亦豈無人。然大率得軍士之心者少。而斂軍士之怨者多。債帥之風。蓋有年矣。託營運之名。行朘削之實。軍伍之中。怨氣滿腹。威足以鉗其口。而實不足以服其心。至于偏裨。稍有寸長。專務抑遏。不使自申。疾之甚于仇讎。防之過于寇敵。非但御下爲然。而諸帥之自相與者亦然。以勢相軋。以計相傾。有諸于朝。則迭爲矛盾。脫遇緩急。則不復救援。師克在和。古有明訓。今乃不相輯睦。一至于此。何以辦大事立大功哉。是將帥不足仗也。國家財力。盡耗于餉軍。而官軍之不可用。無愚智皆知之。開禧內寇之事。棄甲曳兵而走者。皆平日厚廩于縣官者也。其間稍以立功自見。及捍扼關隘之人。大抵皆義勇民兵。萬弩手雄淮敢死諸軍耳。近者調兵分屯。道將四出。而御敵兵于中渡者。乃強勇軍之桀黠者也。戎帥恥已不如。力加沮毀。且有節制民兵之請。幸賴朝廷堅執弗從。又欲自招土豪。助己聲勢。不知素養官軍。將以何爲。是軍士不足仗也。此三者。皆國家腹心爪牙之用。而無一足倚仗者。方且上下相蒙。以言爲諱。闕將奈何哉。夫欲救三弊。必有三策。一曰。嚴帥守之選。二曰。併大軍之權。三曰。興屯田之利。所謂嚴帥守之選者。收

養之責。乃其職分。而今日事宜。軍旅爲急。宜擇智略過人。聽暢軍事。亦心體國。不敢爲欺者。假以事權。寬其財賦。委以軍政。責以訓練。仍俾久任。毋復數易。其有職事修明者。增秩賜金。以激勵其志。而不然者。責罰隨之。能否甄別。則士大夫爭奮于效忠矣。所謂併大軍之權者。沿江軍帥。其習于行陣。忠勇可用者。宜使守極邊。以展盡所長。其雖有小材。不足倚信者。宜以漸汰去。毋徒爲姑息。統兵之政。揔官掌之。殺其權而損其威。行之漸久。舉官軍而併隸于帥守。無搭克之害。無忌嫉之私。士氣頓蘇。軍心悅服。而將帥之繫。不復爲國家之蠹矣。所謂興屯田之利者。官軍既不足用。則當以民守淮。欲民自食其力。則當以田給民。論者皆謂兩淮。在官之田少。豪戶之田多。不知田雖在民。力不足耕。黃茅白葦。極目無際。官司若議田租之入。彼憚于輸租。而釋于棄田。則皆官田也。然後隨其多寡。量以給民。而助其耕種之資。將見屯田之利興。寨下之粟多。民兵之食足。而轉餉之費省矣。此皆今日至急至切之務。而三策之中。其處戎帥、行屯田、二事。節目甚多。宜從朝廷行日置司。詳加條陳。亟以上聞。勿事虛名。務求實用。誠理內禦外之良圖也。臣書生妄論當世利病。發乎忠誠。不能自已。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輪對劄子〔案本傳。由正字遷校書郎。後上此劄。〕

臣淺陋書生。充員册府。幸叨賜對。再覯清光。此時不言。豈惟有負私心。亦且有負陛下。請辭愚衷而畢陳之。臣聞朝廷諱言邊事。非國家之福也。士大夫敢言邊事。實國家之幸也。雖然。邊事外也。敢言外事。而不敢言內事。亦豈國家所望于臣子者哉。凡今之言邊事者。不過曰。將未擇。兵未練。財未豐爾。識大體者。又不過曰。規模未立。血脈未通爾。獨不思是數端者。其病不在外。而在內。不在四肢。而在腹心。爲謂腹心之疾。規模未立。偷安者撓之也。血脈未通。壅蔽者隔之也。將帥未擇。忌嫉者沮之也。兵財未治。欺誕者壞之也。陛下端居深宮。不能盡知邊事。則必委諸二三大臣。大臣一耳目之聰明。亦不能盡知邊事。則必有諸訪之人。朝夕相親之素。或得以密窺其機。優柔浸潤之久。或得以巧中其意。玩視變故。動輒揣摩。事雖迫切。偷安之說。先入爲主。漸啓荒忌之習。而國勢日微。稍懷忠直之臣。而人才日靡。規模若此。自謀不給。何暇謀人。陛下儻慨然覺悟。痛懲前失。庶幾偷安者無所售其說矣。邊塵一起。事變萬端。自非大開樂告之門。何以竊受羣言之入。今則猶防已甚。情愫難孚。邊境之間。妄意揣度。以爲朝廷之上。眞僞不分。緇交先容者。有所奏陳。則虛事類指爲實。孤立寡援者。或有控請。則實事亦指爲虛。夫朝廷固未必盡然。而疑似則亦有可議。比者獨事初若可駭。旋以奏報失實。斥免帥守漕臣。自此相戒。言獨事者少矣。臣得之傳聞。方敵人徙汴之始。倉皇奔逸。可謂無措。而上下之間。相與辨論。輸寫眞情。有言畢達。敵以鼠伏鳥竄之餘。尙有博謀並采之意。我以朝廷清明之際。乃自貽上下間隔之憂。此微臣所以痛心也。陛下儻大明公道。則壅蔽者無所容其姦矣。擇一大帥。課一邊守。採諸輿議。未必乏才。而必取夫平居親倚。左右薦導之人。蓋曰。如是而後始可信任耳。不知至誠許國者。無不可信。而平居親倚者。未必眞可信也。抱負奇偉者。無不可任。而左右薦導者。未必眞可任也。謹護風寒之地。蓋有舉朝所知用非其人。而莫肯爲陛下一言者。姦雄竊覘。有輕我心。敵人聞之。謂中國何至于凡負物望。可當方面者。往往忌嫉之說。牢不可破。雖陛下

亦惑之矣。臣不知爲國擇人。何若沮抑忠賢。以快忌嫉者之私乎。足食足兵。有國所重。經理闔維。大豈無策。今陛下未有弭兵之期。而先有厭兵之心。好用言利之人。而實無理財之術。自有厭兵之心。先主于胸中。是以羣下之言。紛然而迎合。外飾虛名。而內有排正論之實。陽言守禦。而陰著主和議之心。茲不謂之欺誕可乎。戎帥交賄。非無明禁。與其懲賄賂之姦。不若杜其所從入之門。州郡苞苴。非無明禁。與其革苞苴之弊。不若清其所從來之原。今不務爲此。而曰。求生財之策。由是括常平之積。取州郡之贏。曰。吾將以供軍也。竭彼盈此。有同兒戲。不謂之欺誕可乎。臣是以妄論今日之病。雖蔓延于外。而實根本于內。欲鋤其萌。當除其根。偷安之根不去。則規模終不可立。壅蔽之根不去。則血脈終不可通。忌嫉之根不去。則將帥終不可擇。欺誕之根不去。則兵財終不可治。此斷斷不易之理也。陛下何不超然遠覽。深思內憂有甚外患。而日夜講求消弭之方乎。我祖宗之御天下也。政事委于中書。可謂專矣。然必擇公忠鯁切。風采著聞者。使爲臺諫。必擇端亮守正。敢于論駁者。使爲給舍。天下之事。有利有害。羣臣之衆。有正有邪。所當彈者。臺諫得以公彈之。所當駁者。給舍得以公駁之。此祖宗識官邪肅朝綱之大本也。今日誠體祖宗之意以行之。俾任是職者。不捨大而論細。不避難而言易。紀綱既正。百官承休。豈復有爲偷安。爲壅蔽。爲忌嫉。爲欺誕。以惑吾之聽者哉。唐太宗英主也。魏徵進諫且曰。兼聽則明。偏聽則闇。甚矣聽之易偏。而邪之易以害正也。臣願陛下乘兼聽之美。戒偏聽之私。元元氣以禦外邪。正內治以安邊境。國勢日張。基圖日固。以綿我宋億萬年無疆之休。實天下幸甚。

知徽州奏便民五事狀

臣一介庸虛。寸長蔑有。濫膺臨遣。承乏新安。良由聖朝選拔之公。但愧微臣叨遇之過。欲求報塞。罔憚勤勞。倏更一朞。合條五事。學不足以窺體統。識不足以達事宜。惟以便民爲心。斯乃守臣之職。臣昨塵班列。獲覲清光。思欲少裨聖聽。嘗獻仁之一說。即蒙俞允。且賜褒嘉。況今闔爲保障。深戒繭絲。施行于本州者。既以仁爲先。奏陳于陛下者。宜以仁爲急。條目雖異。綱領則同。惟欲實惠及民而已。伏乞容慈。特加開納。豈特愚臣之幸。實一州百姓之幸。

一臣仰惟陛下。軫民疾苦。切于體膚。拯民塗炭。急于焚溺。所以延續民命。護養國脈。爲億萬年無窮之基。可謂至深且長矣。臣竊見近者。朝廷行下本州及監司。原申休寧縣體究賦稅事。頗煩俞音。多所蠲減。皇乎休哉。洪恩汪濊。閭閻遐邇。臣濫綰郡符。日與蟹壤之民。歡欣感戴。臣伏覩戶部看詳之辭。洞見州縣情狀。破其私意。示以大公。其言曰。閩繹所申。則惟供上寬名。兼削不斬。者乃留州送使項目。貞辦如初。是特爲私己道責之謀。似非有體國恤民之念。今準看詳之旨。盡疏內一之恩。於是不特將上供數目。量行減放。併將州郡所得自用者。亦行蠲除。臣捧誦至此。竦然歎服。以爲聖朝主張公道。勸恤民隱如此。蕞爾小郡。雖甚迫蹙。何敢不宣明德音。推廣仁闡。已即備錄聖旨。張榜通衢。令深山窮谷之民。皆戶知之。甚盛舉也。第臣又思之。徽有六邑。供號婺源休寧。最當衝處。今休寧則被恩矣。其獨遺婺源乎。況婺源介乎萬山五嶺之中。邑最壯。民最獷。而財計最耗。較之休寧。殆又甚焉。吏部出闕。畏卻莫前。縣佐攝官。苟求免過。指正稅以解別色。那新錢以掩舊逋。措置既無他策。豫借是爲良

謀。維一二年不知幾萬家富室。憑氣勢而不輸官租。下戶貧民。畏追呼而重予產稅。加以連歲不稔。豐登兼又屢遭回祿。學舍庫務。幾無孑遺。井里市廛。莽爲瓦礫。挈此蕭條之邑。畀諸新辟之官。補綻支傾。忘寢廢食。極疲勞而不得如醉夢之方醒。則夫蠲減之恩。豈可斯須少緩。灘然蠲減。誠是也。祈哀於公上。屯膏於本州。則是猶未能克己私也。己私未克。自立藩籬。是先以婺源休寧爲二也。而欲朝廷視爲一體。其可得乎。臣今所謂一以休寧爲準。於本州雖有損。於朝廷則甚易從。苟可利民。臣何愛焉。尋常州郡。得用之錢。往往從來視爲己物。但知厭足其所欲。誰肯痛己以肥人。弊俗既成。痼疾難療。在州之可議者。既不忍決舍。在上之當除者。亦不敢申明。由其封閉吝嗇之私。執而不通。致使周流霧霈之澤。格而不下。臣之愚陋。他無寸長。獨於公私義利之間。粗知從違取舍之決。矧州縣事同一體。財賦自合通融。今欲稍寬縣道。豈可專擠朝廷。須先從本州除斬惜之私。又乞朝廷減無名之斂。然後凋瘵之邑。始獲少蘇。臣已將十六年婺源拖下紬絹一萬七千餘匹。茶租折帛錢一萬五千餘貫。月樁板式錢六千餘貫。應是婺源積逋。一切權行住催。本州撙節浮費。代爲收簇起綱。惟是婺源自撰之賦。皆係上供。及總所色目額錢。太重。虛害細民。既非本州所可自專。必欲朝廷特與減放。向使無例可攀。尚欲力行陳乞。況有休寧近例。婺源事體一般。但從朝廷明降指揮。並係監司差官講究。休寧既先減放。亦合例及婺源。庶幾可以解倒垂之急矣。所以條具婺源減放事件。臣今已申監司。公共保明。同銜申取指揮。懷不能已。豫此控陳。伏望聖慈采納施行。

一臣竊睹本州。起發上供絹綢。屢年以來。左帑御回數多。臣到官之始。稽下前政數目。動踰萬計。督促諸邑。晝夜不停。追逮榜笞。紛然四出。又緣向來官吏巧行改移。雖有人戶姓名。往往皆非元物。今欲而歸之縣。縣果何策乎。惟有重虐吾民耳。臣每執筆行移。甚有愧色。上下壅塞。無由疏通。左帑歲爲限期。急如星火。本州權無可解。凜若淵冰。臣區區愚慮。深恐今歲萬匹。來歲倍之。不三五年。積至數萬。百姓受害。無有已時。于是與民圖新。多方曉諭。皆令加意織造。可保全綱盡收。臣粗取信于民。民亦遵從其約。臣又致究自來攬戶之弊。其受于稅戶也。則昂其價。及買諸機戶也。則損其直。以粃疎雜會之絹。乘綱運正急之時。官雖明知其奸。每每陰墮其術。又專揀等輩。相爲表裏。弊倖多端。民戶不堪誅求。耗用何所從出。不過減絲纑之費。移以塞無厭之需。由是真僞混淆。輻輳變集。名爲稅戶。實則爲官。無怪乎左帑之見卻也。臣痛懲此弊。而一洗之。凡攬戶盡行罷去。專揀悉皆改差。所收人戶入納之錢。僅及則例。應于市利縻費之用。不取分毫。常時所以多取者。蓋緣無以飽眾人溪壑之欲耳。臣今既翦其蠹。復塞其源。諸役官場之人。並支日食之費。在官之所耗者少。在民之所利者多。又人戶歲輸全憑朱鈔。即時給付。略無淹留。微臣不敢憚勞。官吏亦知宣力。稍有欺弊。斷在不容。民皆曰。向也官場邀阻乞覓之弊。今皆無此患矣。輔雖有加于前。人自爭先而納。未嘗輕用一箠。亦不妄追一人。諸縣間有過苛。本州力行禁約。偏散手榜。具述臣心。萬目觀瞻。豈容欺給。雖然察州民之意。亦有隱忍而不敢言者。夫使民至于不敢言。臣獨不愧于心乎。何則。本州素不產絹。大非昇宜之比。攷諸新安志。國初歛絹。止重數兩。其後不能盡遵此制。然令甲所載。江東一路。稅絹共重十二兩。獨徽州以咸平二年特旨。只以十兩爲定。併下庫務。不得退剩。每匹折

七百三十一錢。至紹興十八年。戶部符。每匹估價二貫足。乾道三年。詔以守臣納絹擾民。鐫秩罷之。繇辭曰。不念蘭絲之闕。廑思杼軸之空。大哉王言。爲萬世法。其後議者。又奏以爲戶部退剩徽絹。屢行禁戢。深惟列聖之至意。顧豈愚臣之能知。然觀加惠于徽民。乃見夫周道之如砥。蓋田稅既重。則物帛當輕。立法公平。所宜世守。豈應傳流之既久。反謂寬大爲不然。漸欲求詳。寖非初意。今來所納稅絹。精好委勝常年。雖圖寬責于目前。安知可保于他日。竊慮向後繼之者。未必盡革兩場乞取之弊。亦未必貼賠專揀日食之費。又未必按時給鈔。無頃刻停留之患。而徒使徽民入納精好之物。則作俑乃自臣始。臣之所謂百姓隱忍而不敢言者此也。臣因今歲夏旱。禱祈上天。有曰。咎實在臣。民則何罪。臣對天而發此言。今又對朝廷而啓此奏。則夫矜恤徽民。其容可緩。伏望朝廷。證咸平紹興乾道節次寬恤指揮。每匹只以十兩爲定。仍證舊例。行下庫藏。如及上項兩數。特免退剩。退剩既免。則全綱盡納。異時既無卻回之患。徽民遂有蘇醒之期。祖宗舊風。今日復見。顯不休哉。且臣之所請者。十兩之例。退剩之禁。皆聖旨也。皆由朝廷而頒。可由朝廷而廢乎。況臣非爲己計。乃爲後圖。若今年所起絹綱。多是臣手自揀委。可堪充入納。斷無退剩之虞。萬一有之。皆係佳物。民將樂受。又何患焉。欲望聖慈。察臣出于公心。徑下所屬檢舉。非但使徽民受無窮之賜。亦見聖朝取法祖宗。愛養基本之厚意。若朝廷更欲審訂。即乞行下本路監司。令取索新安志。及節次指揮。保明申奏施行。

一臣聞常平義倉之儲。所以備凶荒也。平居爲有用之備。則臨事無缺用之憂。今乃不然。有儲蓄之名。無儲蓄之實。臣歲在己卯。貳督川。本州常平義倉。正餘本廒。掌管開視。雖米穀數百斛。錢緡數百緡而已。臣爲之大駭。一州倉儲。民命所係。空竭如此。緩急奈何。及夷攷其故。乃知本州秋苗歲入止盈五萬。正苗既已甚少。義倉自應不多。其常平坊場等錢。率以敗闕爲說。難于催促。所入微矣。而支用何其夥也。若胥吏若軍兵若散從直月廳之數。取諸常平。使其盡出于公。固未甚害。其間托名差使。輒敢旁緣免支。倖靡日開。倖門州郡亦復援例。其餘官屬。皆有干求。由是紛然不勝其桀蠹積本無幾也。濫費其可堪乎。臣既知其弊。遂絕其根。率之以身。一毫無妄。上而州郡。下而同官。盡裁以公。勝容私請。日積月累。所蓄漸豐。始焉僅四百緡。今也乃踰萬緡。幾二十倍于前矣。秋滿之日。上之倉司。故案可覆也。臣因此思之。使天下諸郡。遍之一兩歲之久。皆有三十倍之多。何積貯之足憂。何水旱之足慮。但今之居官者。苟求塞責。不務恤民。常平使者。歲歲差官州縣審覈。時時覆覈。或以虛爲實。或指東爲西。上下交欺。莫此爲甚。安在其爲儲蓄之實乎。臣試郡來此。首以是爲先。但本州土瘠民貧。賦煩役重。每遇冬春之際。或逢霖雨之餘。穀價稍增。民食稍缺。則官開倉廩。亟濟貧民。蓋不待凶年饑歲。流離餓莩。然後爲濟糴之舉也。故民之所以望于官者甚重。而官之所以塞其望者甚難。萬口嗷嗷。日冀發廩。猶賴常平之外。又有半糴一倉。主于漕臺。隸于本郡。每欲告急。即行飛申。臣到任以來。請之屢矣。今歲夏無梅潦。民戶多以旱聞。其所望于官司。尤非平日之比也。略計六邑之內。婺源祁門黟縣兩邑。旱傷爲甚。民皆歎呼。若歉若休寧。若績溪。仲秋以後。始獲甘霖。早禾已不及時。中晚庶幾可望。臣之愚衷。謂除得熟縣分外。其旱歉諸鄉。若不亟採困窮。將見立填溝壑。爲民父母。當若之何。所合將常平義倉儲蓄之米。多行賑糶。民方倒

垂。庶可寬淨。本州痛節浮費。趲促贏餘。選委官寮。置局收掌。于兩浙豐稔之邦。收糴以償元數。官無所耗。而民得所利。自至來春可以接食。且散且補。循環不窮。信乎兩全之策矣。若曰糴民饑。積而不散。豈不大失置倉之本意。若輕于借廩。知散而不知補。又何以爲國家異時之永圖。臣竊知體國之心。行愛民之政。既申給散之請。必爲可補之闕。非敢徒事空言而已也。若夫輕關市之征。寬租賦之入。權劑分之宜。凡可以救荒者。臣皆勉而爲之。惟夫常平一事。非臣之所得專。所乞從朝廷行下。轉運常平兩司。勿拘常程。多命濟糶。下可以副一州徯望之意。上可以廣聖朝矜恤之仁。伏惟睿慈。果斷而亟行之。不勝大幸。　一臣證得本州僻處萬山之間。最畏水旱。晴稍久。則農田已憂枯槁。雨稍多。則山水便見橫流。里諺云。三日天晴來報旱。一聲雷發便撐船。言其易盈易涸之甚也。故此州農田。多藉水利。因溪堰水者謂之堨。甃田畜水者謂之塘。興工雖難。爲利則廣。修治不繼。灌溉甚多。彌望數百頃之禾。惟資一塘堨之澤。臣嘗詢之長老。一一具能言之。奈何計近而忘久者。乃人之常情。趨省而憚費者。亦民之通患。本州地少下濕。目皆是高田。訪聞舊年。皆發夏旱。偶値數被之內。率多霖潦之時。小民玩習目前。以爲歲歲如此。不思及時豬水。專望雨降自天。彼豈不知天時之難必哉。蓋修築塘堨。爲費不貲。徼民素貧。惜錢如命。苟可僥倖得省。遂謂今歲無憂。其愚亦甚矣。臣因今年季夏雨澤愆期。日夜禱祠。際所不至。痛心疾首。無地自容。因思水利有備。何至煎熬若是。雖然水利之廢。罪不專任民也。向來官司施行。以塘堨爲大事。上而常平使者提其要。下而州縣佐令任其詳。每遇農隙之時。舉行檢視之令。縣具圖籍。來上于州。命官僚躬行阡陌。建土埒牌以爲標識。集大小保。以定戶名。某堨興修。某塘湮塞。衆口共見。不可厚誣。然後因其廢興。稍加懲勸。官既以是爲急。民亦孰敢弗勤。數年以來。恬不加察。問其主名。則含糊難致。按其故籍。則散漫罕存。苟且如斯。可爲太息。然而墜典未久。舊例可尋。欲乞朝廷下之倉司。倉司下之郡佐。時時督促。處處舉行。若縣道視爲常程。保甲不加檢舉。則委官覺察。探以聞。慢令之人。必罰無赦。如此則水利常足。農田無虞。抑臣

又嘗以所聞質之鄉俗。皆言塘堨不可增。塘尚可益。但開塘費重。難以責民。莫若剔在官之田。或買民家之產。多興陂塘之利。用濟無力之家。官吏爲之防閑。歲時加之濬治。或遇旱涸。放令流通。誠大惠也。臣偶閱故牘。見曩年績溪知縣王柟買田一百五十餘畝。開塘六十八所。夫縣尚能爲。何以州反不能爲乎。伏望朝廷采臣所奏。行下本路常平司。盡刷沒官田產。以充開塘之用。臣亦當節縮浮費。以助興修之工。後人繼之。有志民事。又將陸續。必可有成。于朝廷無分毫費用之憂。于民間有世世無窮之利。顧不韙歟。惟聖慈開納幸甚。　一臣竊詳本州。從來多有火災。雖間出于意慮之所不及。然由人事有所未盡。臣自到官以來。首以是爲急務。嚴保甲圖籍。則擇防虞官正副八人。皆鄉之所推重者。總之。修四隅火備。則官多置器用。且令各自爲備。而日命兵隅官察之。（案。兵隅官三字可疑。或以兵官監視四隅。因創此名。或即上文防虞官之訛。無別本可校。今仍原文。）置潛火軍卒。則籍定姓名。每旬番上。且給官錢犒之。凡此特瑣瑣常行者耳。惟是依山爲郡。號爲產木之鄉。未聞瓦宇高堂。盡是竹籬茅舍。融風一扇。煨燼無餘。雖屢罹災。莫知改轍。臣曲加曉譬。幸其樂從。然慮貧弱之徒。不堪營造之費。官給錢本。鳩集陶工。開其借貸之門。寬其責償之限。今則棟甍相接。氣象一新。假可弭患

于未形。豈徒救災于已著。雖然。猶未也。有所謂至大至急之務。衆人皆以爲不可緩者。惟魚梁乎。此梁面挹紫陽山。陰陽家曰。山之在前者。既有崔嵬崒嵂之勢。則水之映山者。當有淵渟演迤之形。精輝相合。則鬱攸退避。雖一家之學。不足深泥。然五行之理。亦信有之。向來草創之初。未遑經久之慮。捍以檣木。雜以囊沙。偶値久晴。猶云可也。霖雨暴漲。聲吼如雷。溪流激湍。勢疾如箭。則蕩然一空矣。臣去歲。捐金錢。因舊址重加修葺。頗勝疇時。緣波接天。澄然無際。使常如此。事非大利。但隄防不固。水勢易陵。終非永久之計。臣慮以爲若欲久而勿壞。莫若以石爲之。夫石之勝于木也。人人共曉。特不肯爲耳。一二年來。有官守者。率多苟且。卷官帑以資私藏。累巨萬而未厭。爲公家而作好事。拔一毛亦不爲。豈但石梁一事哉。臣鄙陋不善生財。粗知節用。今來痛減浮費。趲到錢一萬五千緡。見今計度工役。鑿山取石。俟冬閒水落之後。方可漸次舉行。難者曰。歲非豐稔。小民嗷嗷。冬春之交。正宜賑恤。奈何興此役以困民。臣應之曰。是乃所以救民也。獨不觀范仲淹之治杭乎。皇祐間。吳中大饑。殍殣枕路。仲淹以爲歉歲工價至賤。乃令佛廬興土木之役。又新倉廒吏舍。民之仰食于公私者日數萬人。監司劾之。仲淹自陳興造之由。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惟杭民無一流徙。前賢講之熟矣。今及小歉之時。興石梁之役。既可以濟貧民于目前。又可以貽利澤于悠久。誠一舉而兩得也。又何憚而不爲乎。伏乞聖慈。允臣所奏施行。

蒙齋集卷三

奏疏

知衢州事奏便民五事狀

臣謹按。監司守臣。到任及半年以上。其民間的實利病。及邊防事件以聞。臣一介疏庸。蒙恩假守。守長罷有。下敢將書。仰遵成憲。合陳五事。臣不敢泛舉不切之務。亦不敢冒貢出位之言。謹以本州實事。條畫其奏。伏望聖慈。特賜睿覽。如或可採。即乞頒降指揮施行。須至奏聞者。　一臣近者。恭覩陛下。親灑奎畫。以興教化新士風爲急。以涵養未充。薰陶或闕爲憂。申飭中外。俾加訓迪。猗歟休哉。可謂深明治道之先務矣。臣所領此州。本號多士。年來教官失職。學無宗師。廉恥道喪。士習日卑。夫上有緝熙問學之君。而下無明師碩儒。以推廣德意。將恐訓辭雖切。教化弗興。天理民彝。縱就湮晦。臣甚懼焉。深惟挽回風俗之趨。莫若尊禮譽望之士。乃招致鄉曲名流。賴其表倡。遴選前廊職事。助其訓誘。朔講之外。立爲旬講。擇通經者敷繹義訓。臣躬率郡寮。入學以聽。又以糜給素薄。衿佩蕭疎。遂刷撥郡帑。及議歲捐緡錢一千。補助贍養。以至先聖廟貌。諸生齋室。稍復加葺。煥然一新。由是學舍之教養稍備。會新教授葉汝明之來。臣力告以教導之方。凡勉其晨入酉歸。不離直舍。躬率以正。則觀感易孚。講論無倦。則義理日新。以至研究訓詁之纖悉。攷驗誦習之勤惰。孳孳勉勉。不敢曠廢。又念困窮之難。所當深體。其有假館于外者。旣俾入學。則每

月致餽。以代束脩之資。其有課業精進者。欲示激勵。則不時旌賞。以爲衆士之勸。凡此所費。皆自郡出。不爲學舍之累。其區處可謂備矣。而臣區區之志。則不以是爲足。蓋興教化者。不當僅止于革面。善士習者。必當開明其本心。降衷之良。秉彝之懿。凡民莫不皆然。况名之爲士。乃不知孝弟本良能。忠信非外鑠。甘于習俗之卑陋。蔽其道心之光明。縱由科舉以進身。莫識事君之大義。國家果何賴于若人哉。臣雖迂愚。願自信其本心。每造學宮。與諸生講明此道。庶幾士心興起。道化流行。不負聖朝作成之意。如陛下以臣言爲可採。欲乞朝廷行下諸路提舉司。俾風示諸郡。凡職在訓導者。勿以聖訓爲空言。必求與學之實政。將見四方士風。翕然丕變。所有本州每歲助養士千緡。乞朝省劄下。以憑遵守。不但一時之利。可爲永久之規。臣不勝幸甚。

一臣竊謂保甲之法。所以聯屬鄉井。親比人民。深得古者比閭族黨相助之遺意。近年以來。有保甲之名。而無綱維之實。居雖比鄰。心實胡越。是無怪民心之渙散。習俗之澆漓也。臣致之此郡。保甲素具。案帙並存。姑以州城之內言之。分爲十寨。統以寨官。立法非不詳盡。然而上下之間。視爲虛名。不究事實。歲月既久。多復弛廢。臣近因講行火政。嘗會僚屬集于公所。相與商訂。咸謂若欲聯比有法。豈可統率無人。遂稽鄉評。擇衆所推服者。請充鄉官。俾之領袖。每寨或三四人。或五六人。視鄉界之廣狹。以爲人數之多寡。區畫既定。衆論皆以爲允。但糾率鄉井。本是難事。有整齊法制之術。當有激勵人心之具。嘗謂善養身者。欲肢體之強于外。則必有精神以運于內。整齊法制之術。猶人之有肢體也。激勵人心之具。猶身之有精神也。攷諸周官所載。月吉則屬民讀法。或書其德行道藝。或書其孝弟睦婣任恤。今略

倣是意。置簿一面。名曰鄉記。閭里之內。凡爲善之實。卓然有可稱者。鄉保推舉。鄉官保明。直書其事。聞之于州。本州驗實。書之于記。凡不美之事。如賭博鬭毆殺傷盜賊之類。官司隨時參照。見得界內戒謹寧謐。並無違犯。亦書之記。每遇月終。通攷所書。以觀鄉官勸率之實。有善而無惡者爲上。雖無善而亦無不善者次之。凡此二等。具可褒嘉。本州別行措置官錢。另項樁管。名曰厚俗庫。于內支錢。量以公醞。旌賞爲善之家。仍致鄉官之餽。庶使人心觀感。轉相勸勉。風俗可以漸化。臣冒昧試郡。愧無善狀。以淑是邦。每于聽訟之際。見有好貨忘義。恃勇輕生。違法悖理之事。未嘗不爲之惕然恐懼。早夜以思。何以風動斯人。惟有旌善。可使不善者知恥。人心本無惡。天理不終泯。感發轉移之機。至不可忽也。臣愚不敢妄爲臆說。蓋受教于先臣。參論于師友。皆謂撫字當以風化爲先。而風化當以書善爲急。故篤信其說。而欲見于行事。如蒙聖慈。以臣言爲可採。不徒可行之一邦。亦可施諸他郡。乞從朝廷行下監司。推廣奉行。其于聖化。不爲無補。

一臣聞州縣本一體。利害不兩立。必存損上益下之公心。乃有興利除害之實政。臣契勘本州管下諸縣。內西安、龍游、常山。遞年二稅。多行豫借。積累寖深。遂成痼疾。臣始聞之。爲之大懼。亟加詢究。乃知前此縣道。催科無方。迫于期會。不剗追掛欠之戶。惟告急富強之家。此曹非有所利。何肯與官交涉。至緒收受。而坐折見糴。錢入吏手。而復多從漁。虧損非一。不可枚舉。展轉失陷。職此之由。臣檢閱簿籍。致究源委。見得此三邑。遞年拖下本州諸色官錢。爲數甚多。而又積累豫借如此。雖有妙手。實無所施。臣謂不大有所更張。不可爲也。于是立爲二說。斷在必行。一曰蠲欠。二曰代解。何謂蠲欠。證得諸邑。自嘉定十七

年。至寶慶二年。凡此三年之內。皆有拖違。但歲有淺深。故數有多寡。遂節行刷具盡見數目。十七年之欠。人知其斷不可催。蠲之易爾。元年之欠。猶覬其或可催。理蠲之已爲難矣。乃至二年見欠二稅。今舉天下皆以爲當催。孰肯輕議蠲減哉。臣謂救宿弊者。不顧目前之計。懷永圖者。當爲度外之舉。蠲所易蠲。不足以蘇民瘼。蠲所難蠲。乃可以紓民氣。于是將二年逋欠。亦行斟酌倚閣。然在諸縣。既被惠利之實。則在本州。當節非泛之支。節之于此。而寬之于彼。川實谷虛。理勢然也。臣素無能解。惟有樸忠。既不飾廚傳。以悅過客之心。又蠲謹廉隅。以守自律之戒。故所入比之常歲。雖大爲虧少。然亦勉自支吾。不見其甚匱。臣所謂蠲欠者此也。何謂代解。證得本州。雖與諸邑減免舊欠。然而蠲除之後。諸邑合解。上供諸色官錢。尙數萬緡。無從措辦。今本州既欲其勿借之民。則亦豈可復催之縣。然而上項官錢。皆係起解朝廷。諸色窠名。分毫不可違欠。本州上不敢控告朝廷。乞行蠲減。下又不敢督促諸縣。復行豫借。反覆紬繹。束手無策。意者。必得別項官錢。在經常之外。與之代解。然後可革豫借之弊。本州適有歲買江山酒息錢。前政舊管一萬緡。益以臣到任之後。今歲新收。可得二萬五千緡。臣不免盡捐之三邑。以充代解之數。鏤之板榜。揭之通衢。闔郡之民。歡聲四起。臣所謂代解者此也。既與蠲閣舊欠。又與代解官錢。卽此兩項。合八萬二千餘緡。凡前日積累豫借。皆可豁行銷豁。宿弊一洗而盡。目今悉是正催。但所慮者。病端易開。實政難保。繼此爲邑令者。必深知豫借之爲害。常如疾病之在身。已蠲欠者。勿再催。已代解者。勿更取。杜絕蠹根。乃可爲悠久之利。臣愚欲望朝廷劄下本州證應。庶幾明白洞達。行下三邑。常切遵守。勿復開豫借之門。以貽後

日之患。

一臣前既陳江山煮酒息錢。盡捐以充代解之數矣。然猶有未盡愚悃。不可不爲陛下索言之。契勘本州。創取此酒。歲有增數。其初止因入夏之後。官醞將竭。無以接續。則取此酒以佐之。在官有倍稱之息。在民無鬬沽之患。不可謂非權宜之策也。一二年來。所取至三萬錢。數益多。弊益甚。其收買也。吏緣爲姦。錢不時支。于是有酒戶患苦之弊。其搬運也。所陸有費。破損責償。于是有人夫怨嗟之聲。其發賣也。官督吏脅。強以高價。于是有出賣不行之弊。其收息也。輕空滲漏。一切代還。于是有箬寨盤敓之弊。嗚呼。始欲謀利。而終至繁刑。仁人君子。亦何忍爲此。易窮則變。變則通。弊既極矣。可不思所以變通之乎。臣酌取中制。于舊例三萬緡之內。三分殺一。止取二萬。以新收息錢。併舊管。盡以代三縣起解上供諸色官錢。此今歲之數然也。來歲以後。此酒可以勿取。縱如今歲費用之多。亦可如臣所減之數。行之以漸。此酒斷可住罷。臣愚欲望朝廷劄下本州。證今來所申。限以二年。務要免行。取買江山煮酒。是亦寬民力之一端也。

一臣伏覩乾道中。廷紳奏請處州行義役一事。謂隨役戶之多寡。量事力之厚薄。輸金買田。永爲衆產。遇當役者。以田助之。從公評議。推排役次。以名聞官。有協比輯睦之風。無爭鬭訟之俗。當時皆稱爲利民。朝廷卽從而兪允。自時厥後。州縣推廣而奉行之者。蓋相望也。然而義役之在州縣間。能保守于悠久者。不一二。而廢壞于不旋踵者。常十百。其故安在。蓋差役之利。在吏而不在民。義役之利。在民而不在吏。差役如舊。則請屬之門開。義役一成。則漁取之路絕。非得仁守廉令。出力以維持之。其不乘間伺隙沮其謀而敗其成者鮮矣。臣自領郡符。首訪此邦義役之利病。知諸邑間。有已結集去處。歷歲寖深。或多廢

弛。有上戶併吞義役之田。而至于壞者。有都內昝富改易不常。而至于壞者。有透絕稅賦。官司強抑保長。而至于壞者。有重難科配。官司困苦保正。而至于壞者。有役首不公。額外數率。衆戶交怨。收取元產。而至于壞者。驛道方將以差役爲利源。豈復問義役之成否。法日以弊。民不聊生。環千里而爲守者。忍坐視之乎。臣知其然。深欲講明而經理之。以諸邑版籍不明。病于豫借。苟持心欲速。輕易舉行。則致擾之無據。推排之不精。利未必形。而害已先見矣。故臣志雖立而事未舉。勢雖可而謀未堅。職思其憂。反覆紬繹。靜言尸素。亦既周星。方將控忱請以丐閑。奚敢任斯責而集事。然而揆之于理。或可講行。縱不能玩愒歲月。効尺寸之微勞。豈不能開創其端。決此邦之大計。況豫借之弊。已遂蕩滌。失陷之稅。可以推尋。經界料量之事。固未易言。結集義役之圖。不妨漸舉。惟是人心難一。公論易搖。自非稟廊廟之明謨。何以杜衆家之異議。臣敢冒昧有請。欲望聖慈俯賜睿斷。如許本州講行義役一事。即乞劄下。特從所申。仰容逐一條畫規模。續次申聞。朝省選遣強明之官。分任勸率之責。不苟目前。期爲經久。實予畢生民大幸。

江東上封事（案）本傳。由知衢州。移提舉江東常平。復提點本路刑獄。時所上。

臣將指外服。不當出位言朝廷事。傳聞今月三日。京城火災。延及宗廟。三省密部。百司庶府。以至民居。大半灰燼。奔避而死者。數亦不少。此殆皇天震怒之極。國家殊常之災。四方聞者。莫不駭懼。臣子苟懷愛君之念。正當度越拘攣。披瀝肝膽。感悟上心。挽回天意。今朝廷若止將失火之人。梟首示衆。而陛下又不過避殿減膳。僅舉一二典故。止作常事施行。乃欲轉災爲福。此必無之理也。且乖氣致異。蓋有積漸。敬天之怒。當謹幾微。陛下胡不思連年荒歉。民窮無告。流離餓莩。塡委溝壑。天意怒矣。而陛下未悟。星行示變。莫非兵象。今夏水溢。三月不退。天意怒矣。而陛下未悟。閩中江右。寇孼相挻。章貢盱江。叛卒竊擾。敵兵犯蜀。撓我襄漢。草寇起衢。迫我畿甸。天意怒矣。而陛下又未悟。董仲舒有言。天出災害以譴告之。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陛下歷數年以來。災害譴告有之矣。怪異警懼有之矣。天之于陛下。其仁愛切至如此。而陛下猶未之悟。今京城火災。可謂傷敗之證。天意震怒。至此已極。陛下不于此時。深念致災之繇。亟思銷變之道。翻然悔悟。痛自刻責。臣恐天怒益烈。甚可憂也。甚可畏也。臣聞變不虛生。緣事乃起。臣請言所由起者。宮壼既正。嬪御復增。耽樂是從。斵損聖德。果天意耶。臨御以來。肇心顯望。未聞總攬。惟事仰成。果天意耶。國有忠賢。實爲元氣。摧敗困沮。生意幾絕。果天意耶。上下不交。以言爲諱。鉗口結舌。相習成風。果天意耶。其他如姦贓之吏。充斥州縣。椎剝膏血。苞苴肆行。私家之積。過于公家。怨讟交興。災變遂作。天意人心。實同一機。蓋禍之胎。端在于此。昨者禁扃之火。中外固已驚異。今乃災及太廟。陛下念到祖宗。寧不哀痛。況迫近君門。是欲使陛下反躬修德也。延及三省。是欲使大臣戒懼悔過也。又及御史臺諫院。是欲使風憲之地。昭明公論也。又次及六部寺監庫務。是欲使舉朝之士。洗心滌慮也。上天震怒如是。猶未忍遽忘仁愛之意。故令陛下目擊心解。改弦易轍。儻倘謂鎮靜可以應變。毋乃愈重天怒乎。今日下詔罪己。陛下必所不憚。但應天當有實事。空言何足動人。卻恐詔令之出。稍涉泛常。施行之間。無所聳動。四方百姓。必謂陛下當如是之災。而實未嘗知懼。上天之仁愛陛下者。于是有大觖望矣。事幾所

在。間不容髮。上關宗社。臣實寒心。是用不量疏遠。罄竭愚衷。臣願陛下下哀痛之詔。盡革往愆。清心寡欲。躬親庶政。減嬪御以肅宮壼。進忠賢以重朝廷。排斥憸諛。獎扶讜直。誅鋤貪虐之吏。丕變苞苴之風。且與二三大臣。開示大公。屏絕私意。如此而天怒不回。災變復見。則雖碎臣之首。以懲謬妄。臣不悔也。國家安危之機。正在今日。惟陛下亟圖之。取進止。

應詔封事（案）本傳。此封事亦提點江東本路刑獄時所上。

臣仰惟陛下。肆頒手札。繼發德音。以回禳弭災。近在京邑。側身引咎。博求直言。深見陛下祗畏天威。悔過修德之心。臣未奉詔之前。嘗于九月十九日。首騰奏疏。上徹天閽。謂答謝明譴。莫若下詔罪己。今求言之詔果下矣。臣苟愛身忘國。不復盡吐肝膈。少効懇款忠愛之義。以仰裨聖明之萬一。是臣大負陛下也。陛下縱不誅臣。天亦將誅臣矣。謹上封事。惟陛下垂聽焉。臣竊讀明詔。至所謂痛哭流涕。何以贖愆。不覺仰天泣下。知陛下眞有此心。是以眞有此言。決非緣飾于辭令者所能爲也。且夫災起都城。天意何在。蓋欲陛下因其所可見。察其所不可見。耳陛下深居九重。四方雖有危急之事。君門萬里。烏得盡知。左右之臣。雖知而不言。疏遠之臣。欲言而無路。所賴以丁寧告戒。一悟聖心者。惟天而已矣。天謂寇盜縱橫。民罹殘虐。室廬邱墟。往往爲墟。大傷孝子慈孫之心。此陛下所不見。故使陛下親見延燎太室。驚動神靈。俄頃之間。化爲灰燼。雖欲不痛哭流涕。不可得也。天謂所在州縣。水溢爲災。江湖城市。莽爲巨浸。生生之具。漂沒殆盡。此陛下所不見。故使陛下親見公宇焚蕩。居民荒爗。衆大之區。變爲瓦礫。雖欲不痛哭流涕。不可得也。天又謂頻年以來。干戈滿眼。老稚轉徙溝壑。壯者流散四方。亦陛下所不見。故使陛下親見都人避逃。號呼道路。上及朝士。廨舍爲灰。骨肉犇迸。雖欲不痛哭流涕。不可得也。天又謂歲屢不登。餓殍盈野。公私之力。耗于賑荒。迄今饑民。氣息尚存。狀如鬼質。此陛下所不見。故使陛下親見都城被焚之家。悉仰贍給。錢粟易竭。民饑無窮。其間死傷之人。卒致銜冤于地下。雖欲不痛哭流涕。不可得也。夫內之形徵。即外之形徵。外之氣象。即內之氣象。姦邪導諛之人。競欲以甘言佞辭。蔽陛下之耳目。而天心仁愛。特以氣象形徵之彰彰者。開陛下之聰明。使陛下雖不日接四方萬里之事。而天威赫然。曾不越乎咫尺之間。嗚呼。何其眷陛下之深。而愛陛下之切也。然則陛下思所以悔己過。答天心者。可無以踐痛哭流涕之言乎。且臣聞之。憤切之言。激于事變。修省之實。決于力行。凡人一語之發。尙當表裏相符。大哉王言。誕告萬方。不特人聞之。天亦聞之。而可不求所以實其言耶。陛下所謂痛哭流涕者。蓋一時憤激之辭。已而怠。久而忘之矣。今日求言之本旨。正欲以昭示修省之實。其圖銷弭之道。陛下對越上蒼。而發斯言。臣亦對越上蒼。而爲陛下盡吐之。且陛下爲宗廟社稷生靈之主。必當以宗廟社稷生靈爲心。自臨御以迄于今。凡八祀矣。陛下所恃以又安海內者。蓋曰宰臣輔翼于下。魚水相得之效也。而宰臣所恃以鎮服人心者。蓋亦曰陛下臨照于上。眞風雲際會之辰也。然而中外多事。國步孔艱。宰臣之勤勞。亦已至矣。三數年來。積勞成疾。猶不避事。陛下正當深加體恤。以全君臣之誼可也。何爲高拱無營。自暇自逸。而獨使宰輔以有限之筋力。當無窮之憂責。夫君相之間。其合也甚難。而其全也尤難。書曰。自周有終。相亦惟終。釋者曰。忠信

爲罔。忠信云者。不事形迹。純全無僞之謂也。陛下以忠。信待宰臣。宰臣以忠信事陛下。向也謙沖退託。而未遑親政。今也國事明習。而總攬萬幾。在我初無私意。而天下信其當然。是之謂忠信。是之謂全君臣之交。若夫臣有所顧。而不得以自遂。君有所爲。而不果于自奮。君臣苟避嫌疑。不用其情。而舉天下國家安危存亡之故。泛泛焉付之無可奈何。固已不能上當天心矣。及其患生于所忽。災起于非常。僅欲以區區之空言。掩天下之觀聽。吾誰欺。欺天乎。且陛下先以習安玩常之見。入乎胸中。而或者從而附和之曰。今日之災。乃天數。非人事也。又曰。直言不得不求。非必盡聽也。又曰。他事不必改更。惟汲汲于營繕可也。曁乎土木畢興。輪奐復舊。陛下晏然處之。不思改紘易轍。今日素服避殿之心。復轉而爲荒耽酒色之心。今日減膳徹樂之心。復轉而爲平日般樂怠傲之心。今日求言修政之心。復轉而爲平日不親庶務之心。陛下既自處于無爲。乃朝夕督責大臣以有爲。而又適遭乎搶攘多故之秋。寇賊之未息。羽書之旁午。東淮倘煩區畫。西蜀更費隄防。敵人求和。意猶叵測。使命輕遣。或貽後悔。蓋此責任。憂慮萬端。陛下盡欲以委宰輔耶。臣恐非元首起股肱喜之義也。天下之命。寄于陛下。陛下之命。責于宰輔。宰輔又責于執政。臺諫、侍從、百執事之人。等級相承。血脈相貫。必也陛下以奮厲興起之意。率先于上。然後精神之所運用。風采之所振聳。機括一轉。事聽咸新。雷動風行。捷若影響。又何患人心之不悅。天意之不解乎。陛下若徒謂一時憤切之言。形于紙上者。足以回天心。不知咨嗟之實。關于政事者。乃所以消天譴。則所謂痛哭流涕。亦空言而已。虞書曰。后克艱厥后。孔子曰。爲君難。蓋謂夫尊居九五。事繁責鉅。非可以易心處也。若如陛下。盡諉其事于人。而憂懼不切于己。則爲君者。何其甚易而不難耶。臣願陛下澄心定志。深思猛省。今日之天下。乃祖宗之天下。立政當以天下而立。用人當以天下而用。行至公無私之大道。全保護宰相之大體。率勵羣工。大明黜陟。變委靡衰弱之陋習。爲滌蕩振刷之宏規。斷自聖意。灑然與天下更新。如此則宗廟社稷。可使久安。天下人心。可使咸悅。而皇天威怒。庶其可回矣。不然。乾綱不振。政事不親。國勢朝綱。日就委茶。天意謂陛下爲如何。謂宰臣爲如何。日監在茲。凜凜乎甚可懼也。陛下以直言求臣。臣發于忠愛。不容緘默。位卑言高。罪當誅殛。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蒙齋集卷四

奏疏

戊戌風變擬應詔封事

臣仰惟陛下。祗畏天威。益隆聖德。因風雨震淩之變。惕然恐懼。以避殿減膳爲未足。迺親灑宸翰。布告中外。俾大小臣僚。咸以直言來上。聖心篤切。已足上格穹蒼矣。臣昨廁從列。茲叨祠廩。目擊變異。痛心疾首。雖抱沈痾。屏處衡茅。其敢以是爲解。而不思所以仰答詢問。是用披瀝肝膈。粗陳管見。惟陛下少垂聽焉。臣聞聖帝明王之世。天道順于上。地道寧于下。故無疾風苦雨之災。無地震水涌之變。此皆盛德感召之所致也。而自今夏以來。地震屢矣。迺七月七日。白虹夜見。虹、颶母也。越二日而颶風挾雨。大肆威虐。人皆曰。颶母之見。此先兆也。臣則曰。先兆之見。不在乎白虹垂象之時。而已著于地震示變之日。記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且夫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于是乎風霆流形。發生庶物。斯其所謂神氣者歟。夫何神氣之發育。乃反爲庶物之殃。不爲祥風甘雨。乃轉而爲災爲沴。殆有甚可怪者焉。土宇者。所載之神氣也。今則漂蕩室廬矣。民人者。所載之神氣也。今則傷害民命矣。物產者。所載之神氣也。今則垂成之稼。播地無餘。一飽無期。饑莩將見矣。地震兆其端。而颶風煽其毒。是其咎果安在歟。夫地載神氣。而聖人之神氣實與之相爲流通。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作書者。以爲舜之德。卽舜之所以爲神氣也。請

明在躬氣志如神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記禮者又引崧高之詩而繼之曰此文武之德郎文武之所以爲神氣也成王之神氣微有所拘故大風偃禾昭示譴告及夫啓金縢之書發悔過之語而反風起禾見于不旋踵之頃當是時成王之神氣其精明與天同亦與天地同故一念感召如響斯答然則今日之變天道未順地道未寧震動譟搖災異交作無熙物露生之應而有凋折摧敗之憂陛下盍亦反躬內省豈吾之神氣有歉于古之帝王而然歟臣竊謂天覆地載人物處于其中同此一神氣也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實所以爲神氣之主也比歲以來兵戈滿目乖戾之氣上干陰陽西蜀破矣荊襄殘矣淮甸搶攘江湖擾搖民人死亡何可勝計今又先之以地震重之以風雨凡平時之林然而生蔚然而茂神氣之所發育者率皆憔悴蕭條觸目酸鼻而又物價翔踴日甚一日民將無所得食直立而須死耳夫民物之生皆地之所載而天之所覆也今天愛其道地愛其寶但見寖微寖衰之形莫覩寖明寖昌之象可不爲之寒心哉雖然亦豈無道以處此臣敢科別其條以告陛下夫天下猶一身身以神氣爲主神氣精明然後骨力堅強血脈流通吾身可以久安而無疾治天下亦然心源者神氣也人才者骨力也兵財者血脈也自一身而宮閫自宮閫而朝廷自朝廷而天下所以主張是者神氣也所以運動是者骨力也所以流行是者血脈也陛下一澄其心源則神氣充矣一振人才之綱領則骨力強矣一提兵財之體統則血脈通矣故天下之機括惟在陛下之一身而已且端平未更化之前姑置勿論自更化之後陛下所歷之艱險變故不爲不多而所以動心忍性者不爲不至矣不知陛下因災異而神氣遂爲之消沮乎抑因警懼而神氣愈爲之精明乎夫憂虞則怵惕安平則弛緩常人之情耳聖帝明王純一不二之德則固不當若是也臣願陛下悼念災變之可畏深思平日之過愆痛自懲艾以陛下之心對天地之心變異卒起之時固當飭躬自省變異漸息之後尤當兢業自持此心所存慄慄然常若迅風怪雨拔木發屋之變臨乎其前絕荒淫之嗜好戒宴安之鴆毒杜羣枉之邪徑伸忠賢之正氣燕居深處與治朝聽覽之際同一莊肅妃嬪進御與經幃講學之時同一敬畏勿以屋漏闇室而自肆當以天鑒孔昭爲可懼勿以借曰未知而自恕當以人見肺肝爲難欺視聽皆攝乎天君而毋以外物汩精神幾務盡付于至公而毋以私昵寄心腹斥一時寬釋之邪說而惟思天下至大至重之責不可有一日之暇逸屏目前玩志之細娛而深念藝祖皇帝之金甌不可有纖毫之闕損如此則大臣不敢養驕以惰股肱小臣不敢養誕以惑耳目近臣不敢養安以稔蕭牆之禍遠臣不敢養寇以遺宗社之憂君臣上下置此身于岌岌至危至險之中天地神祇惻然感動將挈而還之于至安至固之域矣臣所謂陛下一澄其心源則神氣必充者此也人主無職事惟以進賢退不肖爲職史稱郭公之所以亡在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以臣觀之郭公之罪固在乎無剛斷之勇而其受病之原則在乎未能識善惡之眞如使其眞知善善眞知惡惡則何遽至于亡惟其顚倒錯亂莫知適從當用者如轉石當去者如拔山卒之正不勝邪忠不敵佞佞邪滿朝則中正路塞是以終陷于亡耳陛下收攬威福凡所進退之人不勝其衆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往往乍賢乍佞迄無一定之守人謂陛下剛斷之不足臣竊窺陛下近年以來未嘗不欲用剛也

特在乎審而行之耳斷在必用者宜施之于君子而勿誤施之于小人斷在必去者宜施之于小人而勿誤施之于君子則得其所謂用剛之實而不蹈郭公之失矣今陛下未能別白賢否之眞但徇往時議論紛紛異同之弊遂以安靜爲自然所謂安靜者惟苟同而已爾君所謂可臣亦曰可君所謂否臣亦曰否以苟同爲賢其意將以求安靜也殊不知是是非非力爭明辯合天理當人心乃所以爲安靜阿意順指媚上諂下無所救正籠閉箴規則雖求爲安靜乃所以爲大不安靜耳今災異數見天怒未釋怪徵日新民情易搖本朝慶歷嘉祐間羣臣可否相濟至熙豐而并爲一說元祐諸賢亦可否相濟至紹聖而又并爲一說由今觀之孰得孰失人才之委靡至近年極矣臣之愚見竊謂勿以己意爲逆順而以義理爲逆順勿以同異定取舍而以是非定取舍庶乎陛下不受人之欺而國家享得賢之實今也不然脫遇有一任使有一除授則左顧右盼輒興乏才之歎正如風痺之人縱緩不收四肢百骸不爲我用謂之骨力之強可乎陛下赫然聖明照臨于上破苟同之說闢大公之途使天下人才踴躍奮迅乃可以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矣臣所謂陛下一振人才之綱領則骨力必強者此也今日急切之務兵財二事而已論者但知逐末忘本臣竊惑焉自古興王之始蓋徒手而運掉一世無兵而立有兵無財而立有財蓋其精神志念沈深果斷幾未至不輕躁以先事勢可爲不遲疑而失時挫而愈厲弱而益壯則何事不可爲何功不可立兵財本一事血脈本相通今析而言之執政各主其一不識兵而非財兵何以養財而非楮財何以辦苟不通爲一體大作規模洗滌積弊而一新之臣未見其可也竊今中外所養之兵與凡屯戍沿邊者不爲少矣而猶苦于無兵楮幣布在天下者凡四十千萬有奇其數可謂至夥矣而猶苦于無財此豈拘泥常調者所能變而通之哉陛下必思夫興王之始蓋徒手而運掉一世者何術而致此彼惟不以常調處之危中求安死中求生故能易禍爲福如反掌之易耳是故患兵之少而言增募者謬說也患楮之不行而言秤提者尤謬說也舉朝羣臣泛泛如河中水而陛下又未嘗毅然振刷有所改作又烏能救今日傷敗危亡之天下哉或者乃曰論事易行事難今欲振刷改作必思如之何而發端又如之何而布置又如之何而究竟可也臣應之曰今日非不可振刷改作也特患未肯振刷改作耳如陛下果肯振刷改作必有其道矣且陛下亦嘗以自昔人主處艱險危急之極者而思之乎彼口之所食者何食身之所服者何服宮嬪凡幾侍御凡幾內外有冗官冗吏否乎有濫恩橫費否乎興土木否乎侈宴集否乎獻議者或及此則笑曰是不過節用耳所用如丘山而所節僅涓埃此迂談耳臣之所言異此曰節而已哉在欲陛下如興王之始蓋徒手而運掉一世則必思坐臥仰薪飲食嘗膽眞如越王句踐可也必思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眞如衛文公可也夫如是天下將曰萬乘帝王而所食如是所服如是眞欲興邦矣是眞欲洗一世而更新矣妃嬪耶侍御耶土木耶宴集耶必能奮然大從減省天下傳誦曰今日汰某人矣明日又罷某事矣冗吏耶濫恩耶橫費耶必能確然痛加裁抑天下傳誦曰今日下某令矣明日又革某弊矣陛下立心務在必行決不朝作而暮止朝廷議論至當歸一寧有甲可而乙否萬一左右之臣逢迎陛下之意以爲方今事勢未至危殆之極何必先爲苦節窮蹙之態是說也乃害陛下之儉德

者也所宜深警而亟斥之或又以爲方今幸而人無橫議何必爲此紛更張皇之舉是說也乃沮陛下之從善者也尤宜明辯而力排之陛下胡不思夫夏少康之興僅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可謂至狹至微矣尙能振作興起挽回衰亂之弊復爲隆盛之勢陛下視少康之時豈不尙易于斡旋運用乎梁武帝爲侯景所逼自知必亡乃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嗚呼代天作子撫有萬方危迫困辱至出此言書之史冊貽羞千古當其尙可救藥也怠而不奮及其不可支吾也猶不知悔自昔然矣可不懲乎今日之事不問智愚不拘中外同然一辭皆曰巧婦不能爲無麪餠甚者則曰國將與楮俱斃其處固苦其言固切而論及于振刷改作則又皆曰陛下猶未之肯也不特陛下未之肯爲陛下左右之臣者皆未之肯也毋乃以爲妨己而不暇計國乎不思皮之不存毛將安附計國乃所以爲己計也陛下躬率于上將有管晏爲時而出如陛下猶欲以平時架漏之具文而施之于傷敗危亡之天下則雖有管晏猶不知爲陛下計而況未有管晏乎夫管晏孔門之所羞稱也今欲求其所羞稱者尙不可得陛下亦可反而思之矣人主天下之利勢也陛下操賞罰之利勢于掌握之內惟在乎善用之則天下何難治之有臣所謂陛下一提兵財之體統則血脈必通者此也抑臣復有獻焉上以言求下下以言應上勿謂言爲無益也臣竊思今日之事復有十條焉號令率多反汗取輕天下今當愼重其所發一也賞罰未行之始天下已生疑心今當示信而勿惑二也所在軍情不安敢于陵犯紀律今當厚恤而嚴法三也災變之後小民艱食皆將驅而爲盜今當招羅以弭姦四也秋高馬肥敵情叵測區處邊面已爲後時豈容更復慭緩五也督府制閫體統相關所宜戒飭一心以國事而滅私情六也監司按行諸路楮券徒致煩擾亟宜別行措置七也州縣體量田租務在實惠及下以固民志八也湖淮交子盡令易以鍋楮通彼所以寬此儻是說可行亦當早有定論九也安邊所之積貯合議區畫毋致陰消潛耗十也此十條亦粗足以裨末議然臣不敢掇拾細微以瀆聖聰者蓋以治天下必使神氣精明自然骨力強而血脈通凡此末節有不勞餘力而自舉者陛下毋以神氣之說爲迂稽諸天地驗諸人事今日之變非向時火災之比蓋火災僅在京城未爲廣也今之水災徧及外方矣不戒于火猶可諉曰居民弗謹遂至延燎水災非細故也我宋以火德王天下先朝河決爲災猶且上下恐懼況風雨肆虐至于此極陛下其可不奮志力行一反衰苶之光景而爲興隆之氣象哉詩曰惟昔之富不如時惟今之疚不如茲又曰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臣賤性朴愚憤不自已幸値陛下導之使言是以一吐狂僭惟陛下裁幸

祕書少監上殿第一劄子

臣仰惟陛下更化以來廣開獻言之路而羣臣交進互說大而朝廷之綱紀微而田野之纖悉遠而邊鄙之變故近而宮閫之奧密臣下言之可謂詳矣陛下聽之可謂熟矣而至于切陛下之身之心者間雖言及一二而未有懇懇惻惻竭盡忠愛不顧忌諱不避嫌疑爲陛下盡言無隱者臣一介疏遠去國一紀茲叨寵渥幸覩淸光敢不一吐其愚以報陛下知遇哉臣嘗讀無逸一書蓋周公晚歲所作字字眞實吐自肺肝非徒紙上空言而已觀其論商周享國之脩短明示兩途若曰由此則金玉厥躬而黃耈命之原由

彼則斲喪戕賊而失性命之正故凡受病之根伏于隱微而萌蘖易生者周公皆一一先其未病而藥之蓋適情肆欲是之謂逸故此書戒以後王惟耽樂之從亦罔或克壽懼其心志內荒而縱伐德之斧也勞民動衆是之謂逸故此書戒以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懼其弱極民力以快耳目之娛也輕改舊章是之謂逸故此書戒以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懼其驟更數易而無堅凝之守也不恤衆怨是之謂逸故此書戒以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懼其怨懟繁興隄決而川潰也淫刑窮兵是之謂逸故此書戒以亂罰無罪殺無辜懼其輕視人命路熟而手滑也老臣忠愛先事豫防列此數條凜若金科苟犯其一害已可畏兼犯數者危乎殆哉嗚呼周公受文王武王付屬之任恐恐然惟懼成王不自愛重則于吾畜有負故其勸拳眞切之意必欲始終保護成王全而歸我文武庶幾無慙于託孤云爾然則無逸一書周切于成王之身心尤萬世帝王之藥石也恭惟陛下勇智本乎天錫聰明冠乎羣倫猶且孜孜勉勉崇儒興學其于帝王之道蓋已脗合無間矣抑臣猶願以無逸爲陛下告者蓋臣即書以驗今日之事如印券存錄之相契殆若端爲陛下而發者不可不精思而深省也且陛下尙知節情欲之流以保天和持儆戒之念以彌德性矣天下咸以是賀陛下臣則未敢以爲慶也譬彼萌蘖稍孳雖春陽一轉丸然復生何則元有惡草之根固與無根者不同也泛觀天壤之間嘉禾與惡草同受一氣而不能兩立嘉禾茂則惡草不殖惡草榮則嘉禾必萎反此理以觀此身物欲之根不去則性命之基不牢性命之基欲牢則物欲之根當絕陰陽消長之理斷斷乎有不可誣者而況女德無極易以溺人剛制于酒克終實難尤陛下所宜兢兢戒謹也陛下尙知體恤民情而不至積怨讟之釁存心仁厚而未嘗萌嗜殺之念矣天下咸以是賀陛下臣亦未敢以爲賀也數年以來江湖閩浙寇亂交作吾民死于寇死于征斂死于兵革否則死于饑荒者何可數計重以楮分日變物價日增民生無聊怨讟推起昨者中原可乘之會臣下獻規恢之策淮襄困于餽餉百姓騷于道途偏師輕動喪甲而復然則陛下雖不疲民力以召怨而民力至今日而竭陛下雖無嗜殺人之念而民命至今日而殘孟軻有言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無以異也陛下心甚仁于百姓而百姓怨乃歸于陛下凡無辜而死者雖非陛下殺之猶陛下殺之也無逸之終篇論百王聞小人之怨詈則皇自敬德大哉乎敬心常存必不溺于情欲必不移于玩好必不勞民必不佳兵天下欣然戴之爲君而又何怨之有不然競業一或少懈邪僻乘間而入傷心虐政捷出無端其極也民齊胥怨怨之不已至于詛詛之不已至于詈詈騰于萬口怨萃于一人故周公痛切而言曰怨有同是叢于厥身此怨不歸于他人而身實當之然則人怨乃移爲己怨禍人乃所以自禍也勢一至此雖欲長享天祿以綿無疆之休其可得乎且夫逸欲之極至于輕殺而原其根本則始于一念蓋一念喜功伏藏于中始若甚微炎炎不已易以滋熾及兵端一啓小不如意則遽斂而藏之夫斂之固是也然臥薪嘗膽果爲何事敵國外患所以進德又豈容付甘言而弛武備乎臣恐前日之輕舉與今日之宴安其爲逸一也抑臣又聞之勤者逸之對也人皆知勤之爲無逸而不知徒勤亦逸也秦皇之程書隋文之傳餐乃叢脞非無逸也正使日御經帷親近儒生若可以言勤矣然耳聽經訓而

身不行焉則雖勤亦逸耳是故專心致志自強不息是謂無逸聽之必行行之必力是謂無逸出而與講讀相親是心也入而與妃嬪相處亦是心也無作輟無暴寒是謂無逸斯道也在大易謂之生生在魯論謂之仁壽斯須放逸則生理息一念間斷則仁壽虧甚可畏也甚可懼也周公所以保護成王至于壽考者正以元老大臣其言切己故耳陛下可不深念于此哉臣雖耄將指江東因辛卯鬱攸之後嘗瀝忱悃力言逸欲之害時朝廷以言爲諱抱此孤忠無階得達今公道開明樂受忠言臣敢復以此說一悟聖聰惟陛下裁幸取進止

秘書少監上殿第二劄子

臣聞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陛下新更大化正天地變化人物蕃盛之秋也臣竊怪比年以來百物日漸衰耗小民愁苦大不聊生臣濫叨麾節十有餘年其在江東也既目擊凋殘窮悴之態易守富沙所見尤甚于江東旋被奏事之命道經三衢視臣七八年前假守之時氣象大異猶可諉曰寇實使然及歸抵四明則蕭條之狀與三衢同人人嗟咨家家愁息耆老之人亦云前此未見臣心甚駭之天地生物何有終窮今物耗日貴氣象蕭條豈無所以然之故歷觀史册所載大抵物貨衰少井邑荒涼往往不見于隆盛之時而多見于叔末之世當其隆盛也公道開明衆賢彙進布列在位藹然輝光凡融結于宇宙之間者無非瑞氣之所感天不愛道地不愛寶物產蕃阜乃變化之餘效耳及夫叔末之世佞僞馳騁賢智抑鬱上下怠玩精采萎苶凡形見于天壤之內者景象迫促而不舒物產壅閼而不暢無復明寖昌之勢而有日鑠月鑠之形亦理之所必然耳多賢則潤澤豐腴乏財則膏液枯竭已事之驗昭哉可觀今日豈不多賢歟更化以來招徠耆艾登崇俊良一反天地閉塞賢才隱伏之徵則當有天地變化萬物繁阜之效今也賢才衆多而物意焦枯如前所陳者何歟豈氣數至此而微有非人力所可挽回歟抑變衰爲盛必有旋轉造化之妙而非時賢之所能及歟否則衆雋雖聚本朝而分職授任未能各當其處坐觀者多而任責者少歟否則陛下雖有好賢樂善之念未免貌敬心疎彼之有所抱負者實未能展布歟是數者之中必有一二于此矣而臣又竊有隱憂者深恐悠悠歲月積用未應陛下亦見在朝之士所謂醇儒雅望者略無捄弊新奇之策必將漸起厭心且別求夫輕銳有才之人善言利而多心計者用之譬猶抱沈痾之疾風寒暑濕之所淩薄其受病固非一日積漸耗散生意纔一髮耳氣象蕭條則其病證也人材則醫也計畫則藥方也有善醫焉未及盡用其方乃遽更他醫雜試而輕攻焉則一髮生意所存幾何今日所用之人是也而所以用其方者未也陛下胡不集在朝之彥如慶曆間開天章給筆札俾各條陳當世之利病何以振朝廷之綱何以裕國家之計何以濟生民之急何以壯邊鄙之勢察脈觀證對病用藥鑒鑒精實勿使空談上之人擇其尤的切可行者使各竭力任責課功計效凡布列周行者不至虛度光陰粉飾觀美則事事振起物物精神昔日血氣之微弱未有不轉爲盛強苟徒慕賢人衆多之名而無庶明勵翼之實使賢者仰屋竊歎而憸人刻毀之說得以投隙而入則元氣先虧而血氣隨之其銷鑠耗竭決不止如今日而已臣來自遠方不識忌諱盡吐肝膈惟願陛下力守更化以來求賢如不及之初意

毋致少有轉移君臣上下苦心刻意是究是圖將見薰爲太和民物蘇醒亨變化蕃盛之效消閉塞隱伏之機特一轉移之間耳惟陛下篤信而力行之宗社幸甚生靈幸甚取進止

某口奏臣一介庸愚濫叨麾節于今一紀自陛下臨御大寶未獲一覲天顔誤蒙陛下記錄擢寘册府茲有管見仰裨聖德之萬一聖語云卿久勞于外爲意愛民每覽卿所陳備見懇惻某奏臣恭陛下寬大不敢不竭盡此心讀第一劄至無逸一書非特切于成王之身心實萬世帝王之藥石聖語云此書周公說得切至真可爲後世人主之法某奏臣得于道路咸言陛下聖德日新近日于逸欲之事戒之甚嚴更願終始如一則無媿此書矣讀至其極也民用胥怨怨之不已至于詈詈之不已至于詛騰于萬口愁歎于一人聖意悚然首肯再三讀畢某奏臣劄子中說未盡更容敷陳乞陛下垂聽陛下試思逸從何起豈不只從念上起念從何處起但如此說便認作心若認念作心元有這逸底念心譬似月念譬似雲月本來光明被雲起則掩月雲散則月之明如故心亦如是此念起則心昏念不起則心之澄明純一叢聚只如是又奏陛下何以使得這念不起上改容問如何某遂奏臣以爲陛下若欲念不起只在周公先知稼穡之艱難一句大抵人主不可頓放己身在富貴崇高中須是頓放己身在艱難辛苦上天下最辛苦莫如農夫陛下豈可萌宴安之念直須將吾身不作萬乘帝王看當把農夫相並看這艱難辛苦底滋味果不忘于心自然逸欲之念不起矣聖語云是某又奏陛下御經筵講致知格物誠意正心可謂詳熟今觀此書周公首言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此是致知格物最要者知艱難之事則妄念不作此之謂意誠妄念不作則本心之純明更無纖毫疾痛此之謂心正天顔甚開納連云卿所言極當極當第二劄讀至今日豈不多賢歟更化以來招徠耆艾登崇俊良聖語云今日用賢隨處得當否某奏陛下好賢樂善出于中心向來公道鬱塞賢者屏伏在外自陛下新更大化衆賢彙集目今氣象甚佳但當委任而責成功聖語云正緣無人肯任責某奏若不任責虛度歲月深爲可惜目今朝行間非不濟濟可觀然須責皆以國家爲心竭力盡瘁乃克有濟此在陛下興起振作使之趨事赴功可也聖語云此專在上之人率勵之耳讀至陛下見在朝之士所謂醇儒雅望者略無捄弊新奇之策必至于漸起厭心則將來別求夫輕銳有才善言利而多心計者用之口奏醇儒雅望者固是體國但恐陛下以爲遲鈍則厭斁之心生此斷斷不可陛下一有厭斁之心彼之巧佞旁睨者捷出而乘之陛下一入其言而不自覺利害不小聖語云是是讀畢上又問近日楮幣之價日益減削秤提無策如何則可某奏此事雖是監司郡守之責然其機括卻在朝廷若監司郡守不過小小術數行之一路一郡耳縱使秤提略起終無大益況一處實稍高則他處皆輻輳而至衝這一處壞了聖語云正是如此某奏臣謂朝廷若要作規模只是減印造之數但目今有請若要會子如何省得臣又反覆思慮只有節用一說雖是老生常談却切實用只如陛下昨經動師旅所幸收斂得速若不收斂兵費豈易支乎陛下省得這一大頭項是用多多少少會子如此等類每事節省自然見效此不可以空談盡也聖語云卿所奏皆當若有所見可奏來某奏聖意開納如此臣敢不竭其愚

蒙齋集卷五

奏䟽

右史直前奏事第一劄子

臣猥以庸虛，叨塵㬢漫，擢司記注，直前奏事，職也。今事之當言者，奚止一端。陛下樂受盡言，不以犯顔爲罪。臣豈敢苟爲緘默，以上負明天子知遇哉。臣近者密侍經帷，因論聖人之剛德，嘗啓奏陛下，剛之一字，最切于陛下之身。羣臣言剛德者多矣，而嘗未論所謂眞剛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或以申棖爲對。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夫剛與慾，似非對也。而孔子必對言之者，蓋有慾則我爲物役，無慾則我能役物。我能役物，非眞剛乎。有慾則私意橫生，無慾則與天爲徒，非眞剛乎。大易所謂剛健中正，純粹精者，此也。中庸所謂發强剛毅，足以有執者，此也。有毫釐之私害私慾，則鼠隙由此開，有纖微之旁蹊曲徑，則蟻穴由此啓。是故懲忿窒慾，謂之眞剛，克己復禮，謂之眞剛。漢高祖、唐太宗，非無英明雄武之略，然君子不敢以眞剛許之者，正以無帝王宅心密察之功，而害吾之剛德者多也。元帝牽制文義，優游不斷，而漢業以衰。文宗虛懷翕納，不能堅決，而唐室不振。嗚呼，惟辟作福，作威，何所拘牽而無斷。人主者天下利勢，何事遲疑而不決。誠以爲不斷耶，可恭顯之奏，爾殺望之，斥堪猛更生者，又何其斷歟。不斷于去佞，而又斷于去賢，此漢之所以衰也。誠以爲不決耶，積李德裕之黨，黜李石于遠外者，又何其決歟。不決于逐小人，而反決于

逐君子，此唐之所以不振也。夫元帝、文宗，天資仁厚之主也，親近儒生之主也。剛德不足，卒至大弊，而當時之臣，又無以眞剛之說啓沃上心者。二君自視吾之資稟，決不足以望高祖、太宗，則惟守吾之仁厚，喜儒，不至于失故步耳。特不知人主宰制四海，運動六合，豈區區仁厚喜儒所可辦哉。是必有眞剛之德而後可也。仰惟陛下，聰明天錫，問學日新，眞剛之德，固已得之聖心矣。夫蘊于中必發于外，陛下果有眞剛之德，則政事設施之間，必有不可掩者，何爲乎闇然而未彰也。陛下豈以發號出令，率意輕變，以是爲剛乎。此似剛而非眞剛也。且今日至大至急之務有二，曰楮幣也，邊事也。陛下雖敝敝焉日夜以爲憂，而算計見效，迄無秋毫之功者，臣以爲皆由陛下剛德之未充耳。誠使剛德見於節浮費，則凡宮闈之用度，近臣之錫賚，冗官冗吏之冒食，斷自今以始，痛加裁抑，推此以行於州縣，則所省之費，皆可以助收楮之用矣。今乃以節用爲老生之常談，悠悠歲月，苟且因循，終不忍大有所損，以示吾刻苦警厲之意，眞剛固如是乎。剛德見於懲贓吏，則取二三十年以來蠹國害民之人，竊富於私者，盡歸之於公，毁家紓國，自古有之。明白洞達，務在必行，則皆可以佐收楮之用矣。今乃僅因人言，略加發摘，罪大罰輕，輿論未快。陛下方且回旋曲折，依違掩覆，已發之贓，旣如是，而未發者，厚積深藏，偃然安享。陛下悉置之不問，是前日縱其爲國之賊，而今日又教之不體國也。眞剛固如是乎。剛德見於覈軍政，則邊境之事，所合大加搜校。某處新疆失守，某處戍兵損折，某處招人塡補，兵糧元計若干，減省若干，新招贍給若干，盡吐事實，毫髮無隱，而不然者，顯寘之罰。今乃諱敗遂非，不以實聞，坐收利贏，缺額不補。陛下明知其欺罔，未嘗一加詰責，眞剛固如是乎。剛德見於擇帥權，則堂堂中國，豈無至公血誠，沈幾多智之士，足以當閫外之寄。今也淮襄制垣，不聞虛心無我，收羅俊彥，以資籌畫。又不聞深謀遠計，保境安民，以圖後效。精神困於挫衄之餘，智勇竭於耗散之後，至於分閫沿江者，兩淮事勢，不相統屬，下多矛盾之見，上無調一之策。平居尚有違異，緩急何以得力。自古用人，必先儲代，今未用者，謂其局生而非老手，已試者，雖云局熟，而又罔功。邊遽日聞，敵情叵測，臥薪嘗膽，合智併力，猶懼不足。陛下乃晏安暇豫，如平時，眞剛固如是乎。陛下自更大化，勵以漢宣綜核名實爲比。臣竊觀陛下，徒有慕漢宣勵精圖治之名，而乃墮於元帝、文宗柔弱不振之失。是以擇善固執，未有堅定之力，雖言納諫，未有果決之操。剛德不競，意覺少偏，潛竊於杳冥之中，旁睨於幾微之際。希求御札，寖開竊弄之門，濫恃寵恩，將有履霜之漸。陛下勿謂吾之聰明，自足洞照，而不必過慮也。罅隙一開，皆害剛之斧，損德之蠹也。臣恐日積月累，浸淫不已，勸陛下以所當爲者，則蓄縮而有待，贊陛下以非所當爲者，則果斷而必行。何則，主宰不定，意向易移，其弊必至此耳。古語曰，不見其形，願察其影。今陛下剛德之未充，是必有陰受其病者，而陛下特未之覺耳。因影知形，防微杜漸，勿使之彰著，則善矣。眞剛在心不在力，養剛以漸不以暴。撫劍疾視，匹夫之勇，一鼓作氣，再則易衰。夫惟奮以大勇，而又有積習涵養之功，則剛德塞天地矣。陛下有堯舜之資，而甘與漢元帝、唐文宗伍，此臣所以憤懣不快，而欲一吐其愚也。狂僭妄言，罪當萬死，惟陛下裁幸，取進止。

右史直前奏事第二劄子

臣竊伏思念先臣某事寧考。朝嘗進精神之說。大要以爲人主運動天下。其妙在精神。寧宗欣然嘉納。臣今復掇拾遺論。爲陛下詳言之。陛下新更大化。日與大臣。論道經邦。精神之運。宜可以光宅風動矣。而中外多事。蠹弊滋長。因循歲月。未臻厥成。其故何哉。君臣之間。聚精會神之意常少。而事物之來。敝精勞神之患常多。此正今日之大病也。陛下每旦辨色視朝。大臣奏事之後。或間以臺諫之論奏。或繼以百官之輪對。而經筵早講已迫矣。進膳之餘。陛下復于宮中省閱章奏。而晚講又且迫矣。則是一日之中。焦焦焉疲其精神。不亦甚乎。精太用則竭。神太勞則敝。此必然之理也。況天下之事。有緩急。有輕重。于其緩且輕者。徐徐焉應之。則可以併其精神于其急且重者。而無失事之患。今陛下既以聽政勸講。竊于日力之不給。而中書之務。不問巨細。內而庶政。外而邊防。叢委輻輳。盡歸廟堂。無一事之區處。不關于念慮。無一紙之申明。不經于裁決。雖曰機務總括之地。勢則宜然。亦恐執要御詳之道。未必如是。陛下與二三大臣。有限之精神。既已奪於泛泛之常程。則夫急政大務。所當靜觀默察者。安得復有精神。以爲之運用耶。夫所爲急政大務者何也。上而畏天。下而愛民。舉至大至重之責。萃于陛下之一身。陛下亦嘗思之乎。迺月正元日。風從乾來。占爲兵起。越二日月犯太白。占爲強侯作難。天下民靡敝。立春之朝。條風起西北。占爲暴霜殺物。粟踴貴。蟄後一夕。雪降非時。占爲迫近之象。又七日。太白與塡星合。占爲疾。爲內兵。既而隕霜之異。巢在寒食之後。則春日所占不虛矣。陛下觀茲變異。惕然自反。凡可以召和者。無所不用其精神。則陛下所宜專用其精神者也。近者。郛徐失守。海亦旋棄。新復州郡。勢皆瓦解。外虞既急。內備又單。維揚宇是北人。洞知我之表裏。事勢如此。眞可寒心。軍實騰于輕進。戍兵劓于屢衄。枵然空虛。何以應猝。況所在軍情。易于激變。殺官吏。焚州縣。如惠陽近事。漸豈可長。齊安蘄黃。未容安枕。而豫章近地。幾致生變。推其所以致此之因。皆由帥閫久虛。素無鎭壓之勢。君臣上下。非不夙夜究心。然大抵緩急重輕。混而爲一。始欲俱急。而終至于當急者亦緩。始欲俱重。而終至于當重者亦輕。在彼既有所分。則在此者。必無所專。是亦可以悟敝精勞神之失矣。奈何因循苟且。不能奮然改其舊而新是圖。士大夫有憂國之心者。徒能仰屋竊歎。而無敢輒爲陛下言之者。雖言之。而陛下亦未必能行之也。孟軻曰。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夫以堯舜之大聖。不以周徧爲能。而惟以急先爲貴。若之何悠悠泛泛。而欲治道之興起乎。是故。善運其精神。則雖發勤。而決無勞敝之患。不善運其精神。則雖勞敝。而反無發勤之實。　陰迅速歲不我與。陛下勿恃春秋之鼎盛。而遂輕用其精神也。臣忠愛之心。出于悃愊。惟願陛下與二三大臣。日夜聚精會神。勿以雜物細故。耗有用之力。必使志慮專于大政。規模急于遠圖。天下之事。綱舉目張。而太平不難致矣。惟陛下裁幸。取進止。

臣濫司記注。稽諸舊典。許令直前奏事。謹第一劄奏。臣所言。乞陛下充養剛德。讀至漢元帝。唐文宗。聖語問如何。某奏二君之果斷。不用于斥邪佞。而反用于逐賢人。此是二君不識剛德之眞。所謂眞剛者。須是當爲之事。則決于必行。不當爲之事。則斷在勿行。可也。陛下聰明。不愧堯舜。但剛德終是欠。雖曰天資難以勉強。然正要涵養工夫。眞實用力。臣不敢泛說。且以近日楮幣邊事言之。見得陛下剛德。有

所未至。聖語云。楮幣邊事。信是當今急務。讀至節浮費。懲贓吏。奏陛下近日聖斷。中外無不懽悅。更願務在力行。又讀至核軍實。聖語云。已行下根刷數目。各令著實奏來。讀至擇將帥。聖語云。帥才實是難得。奏臣以爲人才不可以小過而輕于廢棄。亦不可以未試而緩于任使。方今之患。正是有過者難局熟而摘其瑕疵。未用者又以局生而難以嘗試。所以都成疏闊。此在陛下與大臣急爲區處也。聖語云。極是極是。讀第二劄奏。臣所請乞陛下愛惜精神。聖語云。每日都不曾有少暇。奏陛下清心寡欲。專意經訓。可謂聖主矣。但目前瑣屑常務。固不是留聖意。而經筵講學。亦不必屑屑費其精神于傳注訓詁之間。只要領會大旨。推之以治天下。只是理會天下大事。中書之務亦如此。要須全把精神。提掇綱領可也。聖語云。朕嘗諭大臣。講明楮幣及邊備二事。其餘碎務。原不必勞神。奏陛下聖識。可謂高明。讀至畏天愛民。奏陛下聖德格天。所以比歲豐稔。聖語云。米麪價平。幸而得此。奏今歲若更獲一稔。則人心愈安妥。近日得雨之後。氣象甚佳。聖語云。是。讀至軍情不安。易得激變。奏陛下非不發勤于上。而天下官吏。終是未能洗心易慮。確然爲公家任責。聖語云。正緣任責之人少。又奏陛下當養育精神。務令充實。上與皇天。打作一片。下要事事合人心。教天下人悅服。大臣亦宜體此意。只將精神專理會大事。今未免把事之緩急輕重。一樣都要好。謾來謾去。卻誤費許多精神。聖語云。極是。讀畢。奏臣所論充養剛德。愛惜精神。皆是切于陛下之身。願陛下更加精思而力行之。聖語云。卿言甚當。

論史宅之奏

臣猥以非才。誤蒙陛下擢寘華近。每侍經幄。獲吐愚忠。願陛下保養此心。常常清明靜一。則一言一動。皆可爲萬世法。若有毫髮私意。介乎其間。雖朝夕講論。而躬行有戾。揆之于心。不能無歉。是非毋自欺之義也。陛下不以臣言爲忤。過加獎納。臣感激思奮。以爲幸遇聖明。有事安敢不言。有言安敢不盡。臣竊見近者。中外驚傳。陛下特形御筆。謂朕欲全功臣之世。而人言不已。戒飭史宅之等。安分畏法。益加戒謹。仍令自今中外臣僚奏章。毋得擠摭。務存大體。以副朕終始元臣之意。萬一有此。深爲陛下惜之。且陛下即位于茲。十有二年矣。而柄臣專國者十年。太祖太宗之綱理天下者。幾至大壞。而不可收拾。適前歲之冬。陛下躬攬萬幾。名之曰更化。震霆發于久蟄之餘。赫日耀于積陰之後。太平之期。雖未立致。然既解弦而更張之。亦庶幾其可望矣。今一旦布告中外。明敕臣僚。毋擠摭舊事。若是。則自端平元年以來所更之化。天下咸曰。是更柄臣之弊政。今保全元勳。禁絕人言之札。一頒天下。必又滋疑竊議曰。是將更端平元年以來之化矣。天下喁喁之望。何賴焉。太祖太宗在天之靈。何賴焉。且陛下亦知夫言路之通塞。乃治亂安危之所繫乎。更化之初。言路暫一闢矣。邇來廷紳竊窺陛下有厭聽忠言之微意。直聲不聞。習爲喑默。今陛下又從而隄障之。遏絕之。臣恐中外之臣。以言爲諱。雖有至大至急之事。陛下亦不得聞矣。陛下端居蠖濩之宮。試默省此心。必知御筆之頒。有惕然未安于中者。陛下苟心知其非。而公不足以勝私。則是自欺其心矣。其與陛下御經筵之時。臣進勿欺之言。而欣然嘉納之際。毋乃大異乎。陛下聰明睿智。照臨萬方。近又並命二相。作新庶政。乃于此時。降禁遏忠言之手札。以消天下讜直敢言之氣。傳之中外。其謂陛下

何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誠使柄臣有功。何厭人言。使其有罪。言何可塞。臣謂御札之頒。本欲禁人之言。而反激人之怨。如川之防。必至大決而後已。陛下觀今爲何如時耶。中外多故。患在不測。陛下日夜兢畏。猶懼不足。乃欲以方尺之紙。鎭服人心。君臣上下。泰然自安。盡忘憂愧恐懼之意。其可乎。人情安則舒肆。危則憂畏。舒肆若安也。而終反危。憂畏若危也。而終乃安。陛下欲全史氏一門。則當使之常有忌憚公議之心。如一撤其閑。將以愛之。適所以禍之也。況宅之兄弟。久處富貴。涉歷未深。正當左右詩書。遵蹈繩檢。不致貽譏淸議。乃可植立門戶。故御札未必能福史氏。而公議乃可以全史氏也。陛下遽可輕發而不爲之熟慮哉。臣愚欲望陛下。察臣區區之愚。如御札猶未宣降。固當泯其形迹。若其已行。勿嫌反汗。亟賜收回。庶幾慰悵輿情。通達言路。以不失更化之初意。臣觸犯天威。出于忠愛。不容自默。惟陛下裁幸。

中書舍人直前奏事劄子

臣恭惟陛下。軫圖步之多艱。憂更化之未效。特發睿斷。並命宰輔。陛下此心上通于天。中外臣民。疇不鼓舞。臣竊謂宰輔之職。固貴乎專。亦戒乎太專。不專則責不歸一。太專則失于獨運。陛下知左揆之忠直無他腸。而恐其勤勞太過。不可以無助也。于是置右揆以佐之。陛下之心。不過如是。而寡見淺識者。妄窺形似。謂聖意將有所移矣。陛下察右揆之老成有素望。必能長慮卻顧。共圖國事也。于是使濟左揆之所不及。陛下之心。不過如是。而旁睨竊聽者。又揣摩意見。謂聖心將偏有所重矣。並命二相。可謂至當。而紛紛之論如此。臣謂陛下英斷奮發。雖莫過于此舉。而二相之事陛下。乃莫難于此時。何難爾。難于坦懷之相應。金石之相宜。如有虞濟濟之盛時也。雖然。是不難。天下萬事。莫善于公。莫不善于私。房玄齡問正主庇民之道于王通。通曰。先遺其身。能遺其身。而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爲心矣。世之爲大臣者。未嘗不自謂能遺其身也。然身者何而可遺。必方寸洞然。無一毫之私意。而後能遺其身。必不市恩。不修怨。不相傾相軋。而後能遺其身。必天下之所謂君子者。進而用之。天下之所謂小人者。黜而遠之。凡親故舊緣。私相援引。陰相囑託者。一切屛去。而後能遺其身。若夫任私意。矜小智。徇偏見。聽邪說。胸中膠膠擾擾。非眞有國爾忘家。公爾忘私之心。則何足以爲至公。臣之所謂公者。非曰外焉示公而已也。貌似同心。而中生矛戟。烏在其爲公耶。是故專制擅決者。固不足以爲公。而徘徊猶豫。善避形迹者。似公而亦非公也。勇往好勝者。固不足以爲公。而謙遜長抑。務爲小心者。似公而亦非公也。何則。宰輔者。國家之柱石。柱石不牢。大廈將顚。而何謙遜長抑之有。且非獨大臣之身爲然也。彼與之謀議者。豈無素相厚善。託以心腹之人哉。若其中立不倚。徇義忘利者。侃侃正色。爲謀必忠。是固有益而無損矣。如其內懷禍望。各有所主。則造作語言。緣飾事端。讒間之隙旣開。交鬭之風滋熾。于是朋黨之論興矣。用一人焉。彼以爲此之黨。此以爲彼之黨。而人主始莫知所適從矣。行一事焉。彼以爲此之私。此以爲彼之私。而人主始惑于聽聞矣。無事之時。倡爲此論。猶慮簧鼓是非。徒亂人意。況當中外搶攘。事變蠭起之際乎。方今至大至急之務。亦多端矣。楮輕物貴。民不聊生。一也。軍情動搖。志在好亂。二也。敵人窺我。將謀大舉。三也。闢外諸師不相協和。四也。凡此者。皆付之悠悠泛泛。不肯出力。爲公家遠計。而朝夕所從事。不過互相猜疑。迭

求勝負。久而習慣。愈激愈甚。明主臨朝慨歎。惟曰。其如朋黨何。士大夫相與私議。亦曰。其如朋黨何。此正唐人所謂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今雖未見其形。而兆已先見矣。先見之迷。不務防微。待其彰著。不可掩。乃欲從而救之。不亦難乎。本朝朋黨之論。惟韓琦當國。有以消平調一之。遂使兩黨之迹。渙然冰釋。琦旣罷相。黨論復起。諸賢斥逐無虛日。而小人忌琦者獨少。其後扶持善類。琦力爲多。臣願以此事爲大臣勉。元祐之初。聿新庶政。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倡調停之說。宣仁聖烈皇后。疑不能決。蘇轍抗章。謂大臣若正己平心。爲安民靖國之計。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宣仁是之。臣願以此語爲陛下獻。雖然。抑臣又有深于此者。蓋人主之英斷。不自外生。當由心出。臨朝之時。睿鑒若神。未足爲英主也。要必無纖介嗜好。汩其澄明之性。則發爲英斷。自然有不可玩者。如其齋莊于路朝。而舒肆于燕私。酒色觀游。便辟側媚。凡所以熒惑耳目。感移心志者。有一于此。則國家大事。其精力必有所不及。其志慮必有所不周。大臣見其然也。亦且憂懼悶鬱之不暇。而況權勢之相偪。黨與之相擠。日夜圖維。各求其自全之計。國事將誰與任責耶。大臣旣不任責。則人主之腹心耳目。不得不寄于所親信之人。凡在左右者。幸其有可乘之隙。則點白爲黑。以紫亂朱。將何所不至哉。然則探本窮源。又在陛下正身以率下而已。舜之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此責在大臣也。皐陶之賡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此責在人主也。臣竊觀今日並命二相之後。而有一人焉。不能平心以徇公。則將先之以猜疑。而終之以朋黨。有猜疑之萌。則股肱不可謂之喜。聽朋黨之說。則元首不可謂之明。臣非敢爲是過慮也。誠見今日通國上下。惟知患在外敵。而不知憂伏蕭牆。惟知變在兵寇。而不知禍起搢紳。是以懇懇愚忠。不知忌諱。惟陛下與二相。深思舜皐陶之言。而亟圖之。天下幸甚。祖宗幸甚。取進止。

某口奏。陛下並命二相。天下莫不欣悅。爲二相者。所當各盡公心。勿徇己私。則可以上副陛下委任之意。讀至陛下置右揆。俾助左揆之所不及。玉音云。朕意正是如此。外間何爲有紛紛之論。某奏。天下事有一必有兩。兩則易于不一。惟英主有以一之。漢文帝嘗並相陳平。周勃矣。一則智謀。一則重厚。有文帝在上。雖是二相。而歸于一。唐太宗嘗並相房玄齡、杜如晦矣。一則善謀。一則善斷。有唐太宗在上。雖是二相。而亦歸于一。然則今日何慮紛紛之論。惟在陛下一人而已。讀至莫善于公。莫不善于私。玉音云。極是。某奏。主意所向。人情之所趨也。主意向左。彼則趨而左。主意向右。彼則趨而右。陛下不可不察人情之所趨。趨之之初。未遽見有大害。趨而不已。分朋植黨。自此始矣。讀至讒間之隙旣開。交鬭之風滋熾。而朋黨之論。于是乎興。玉音云。此事極可慮。又云。朕嘗宣諭大臣云。朕並命兩相。正賴協心共濟國事。卿等宜深體此意。某奏。陛下聖諭極當。讀至人主之英斷。不自外生。當由心出。某奏。臣在講筵。每奏陛下此心所宜常常清明。不可稍有昏蔽。陛下責宰輔以協心。須是陛下先自正心可也。今亦是數逸此意。讀至大臣旣不任責。則陛下之腹心耳目。不得不寄于所親信之人。凡在左右者。幸其有可乘之隙。則點白爲黑。以紫亂朱。將何所不至。某奏。陛下于此。不可不著精神。若使大臣不任責。而左右得以乘其間。彼之巧謀詭計。于不知不覺之中。入陛下之胸腹。此其利害不小。玉音云。此果是利害。不可

不察。某奏。陛下之言及此。宗社之福也。讀畢。玉音又問。自除二相。不至有嫌疑否。某奏。陛下以赤心委任二相。二相俱賢。何至遽生嫌疑。但臣所謂人情之所趨。各有偏徇。若陛下無以一之。卻恐嫌疑從此生。且如目今中外多事。可謂甚矣。左揆一向辭避。右弼又一向畏遜。若各事形迹。深恐耽閣國家事。無人承當。緩急之際。將若之何。某又奏。近日廣寇已平。京口叛卒。不用招安。盡行誅剿。國威稍伸。又雨澤霑足。雨後快晴。一飽可望。但邊境可憂。須及今勉二相。如救焚拯溺。速作措置。玉音云。人情好亂。誠爲可慮。某奏。陛下所以當日新盛德。剛健不已者。正將以弭禍亂之萌也。若陛下不進德。大臣又不任責。以好亂之人情。激成事變。直易易耳。陛下以臣此劄。宜示兩相。俾其力行一箇公字。玉音云。卿議論極當。示兩相。遂退。

蒙齋集卷六

奏疏

論履畝劄子

臣仰惟陛下。一念愛民。上通于天。念聞讜言。如恐不及。臣竊伏思念。計田輸券。此事大非得已。必須施行之際。倍切謹審。勿謂指揮已出。憚于參訂。致貽後悔。及今明示德意。務體下情。使人戶曉然。知朝廷寬恤之心。庶不致激成他患。今謹條列于後。

一指揮內一條。人戶所納官會。各州軍截鑿一角。發解朝廷。臣謂令各州軍截鑿。不若令人戶自鑿。齎赴官司。何則。官司截鑿。人戶弗信。許人鑿納。大信乃昭。或謂人戶鑿納。必有夾雜僞會之弊。殊不知此雖有之。然其弊亦自有限。況只鑿一角。眞僞自可稽攷。若從官司截鑿。彼直謂以空言紿我。將來官司。仍前發出行用。則彼固已有怨咨之心矣。人情不甚相遠。如許其自鑿以納官。則心不疑。目前雖有輸財之苦。亦知會少而價增。異日可以獲利。庶幾其不怨。大凡處事當體下情。朝廷但知出令不可屢改。不思怨謗一興。勢須改令。與其改于怨謗既興之後。孰若慘于怨謗未形之先。或又謂我但眞行截鑿足矣。何恤人言。殊不知朝廷用度。目今窘急。州縣揣知此意。必有密獻不必毀鑿之說者。朝廷處匱乏至極之際。萬一惑于其言。豈不中天下之疑。縱使不爲逢迎者所惑。然人之疑心。難以家至戶曉。必曰截鑿一也。何苦不許人戶爲之。而官司必欲自行之耶。臣之愚只是一箇信字。使天

下曉然無疑而已。

一指揮內一條。令各州軍。拘人戶納官會。分爲六限。每限半月。計三月可足。以臣觀之。將來人戶輸納不時。州郡必致申請朝廷。與之展限。恐限內先納者。皆是畏謹及貧弱之人。違限不納者。卻是頑梗及巨力之戶。朝廷今者施行。正欲恤貧小。然究其流弊。反使強家霑被寬恩。而弱戶先受督責。豈不倒行逆施耶。臣欲反此說而用之。令州郡先催形勢有力之家。立定期限。不許申展。一則頓放收買。會價必然驟長。二則不墮勢家之術。希望展限。以求幸免。三則貧小者見州郡嚴于大家。其心大服。彼大家者。事力有餘。于限內責其必納。更復何辭。待大家納足。後催中戶。中戶力雖稍薄。然彼皆各自愛惜。自能依限輸官。末後視所收多寡如何。斟酌事體。催貧小之戶。或已納數多。則朝廷施行寬恩。可使貧小者霑被。大凡作事寬嚴並用。如此措置。誠爲兩得其宜。右開具如前。委是利便。斷可施行。免致後悔。伏候敕旨。

再論履畝劄子

臣竊惟近日收減會子。指揮令人戶有田一畝。輸會子一貫。分爲六限。三月而足。臣嘗奏論。州縣奉行。往往不體朝廷之意。致使中下之戶。先受督促之苦。其豪家巨族。與吏表裏。不以時輸。此大弊也。謂當先督形勢之家。嚴示約束。如期輸納。陛下既然臣之說。臣退而告諸宰輔。亦謂可行。日後續降指揮。而猶未也。臣亦聞其說矣。蓋曰。勢家競買。則價驟增。然後催中戶以及下戶。反收貴價之楮。甚而無可買者。非所以利貧弱也。臣竊以爲過矣。今惟憂楮之不貴。不必憂楮之太貴也。楮貴而無可買。正自可賀。有何可憂。朝廷見下戶之無可買也。則寬恩可施矣。此所以利貧弱也。而何不利之有。或又曰。勢家迫之太急。恐滋怨而激變。此亦過計也。輸財助國。自古有之。況自故相當軸。士大夫不義而取之者多矣。今以前日之所漁取者。還以爲公家之助。非父祖生產。作業傳諸子孫者也。何至遽生變耶。朝廷處事。往往當憂者不憂。而不必憂者。反以爲憂。何謂不必憂。士大夫決不因此而生變是也。何謂當憂。臣濫猶銓曹。仍兼西掖。日日書黃。及書塡綾紙。紛然不勝其多。此等皆號官戶。然而未必盡需爵也。用兵以來。冒名功賞者。皆妄庸無賴人耳。又近年朝廷給降祠牒。不計其數。極目村疃。盡化緇黃。寺觀之內。童行少而僧道多。大槩皆橫目無知之人。此等易于爲亂。不若士大夫之有所顧惜也。乃置此不憂。而獨憂士大夫何耶。且有力之士大夫。亦猶有力之寺觀耳。今一分之行。將先寺觀之大者乎。抑先其小者乎。如謂勢家不可先督。則寺觀之大者。亦付之徐徐云爾而可乎。論者又謂。兵法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今不先督勢家。此亦不攻堅之意也。臣以爲國容軍容。各有不同。兩陣相對。志在決勝。則攻瑕可也。撫柔此民。恩意綢繆。而先治貧弱可乎。或又謂子產有言。安定國家。必大焉先。臣亦以爲不然。鄭蕞爾國。伯有伯石之徒。逞暴恣行。視公室何有。故子產濟之以弱。今朝廷清明。法度整肅。上下一心。安得以列國爲比。故臣謂今日之事。所以牽制而不敢斷者。一言以蔽之曰。未能盡捐私意而已。姑息于形勢之家。而不念貧弱之戶。此病何自而發哉。私意未克。剛志未決故耳。譬猶治沈痼之疾。當使元氣不傷。而疾自去。爲庸醫者。烏喙大黃。輕于嘗試。無救于疾。而氣先耗矣。計田輸券。此用烏喙大黃之喻也。毋用于貧弱。而獨用于形勢。則可以全安而無

害，否則殆哉。臣十有八日侍經帷，陛下語臣曰，條內司有田七萬八千餘畝，若以收減會子指揮言之，亦合歸實積納。今欲特降十萬貫赴封樁庫交納，以充收減之數。臣仰見陛下急救楮幣，自上率下，無所吝惜如此。臣力贊陛下此舉，足以大服人心。已而伏覩指揮，一一皆如聖諭。又見陛下言行相應，勇于斷制如此。夫以陛下尚且爲天下倡，而士大夫獨不能爲衆人戶倡乎。臣愚欲乞睿斷，行下諸監司，專主先督勢家之說，過期不納者，必罰無赦。如州縣奉行不虔，縱胥吏與勢家爲地，抵拒拖延，慢上之令，則監司定將守令按劾。如監司曲爲庇護，不即發覺，許臺諫糾察以聞。自昔聖王之治天下，不過寬嚴並用，各得其宜而已。嚴于監司守令以督形勢之家，待輸納數多，楮貴物賤，則貧弱之戶大示寬恩，緩此方表陛下憐貧恤小之心，上通于天，是亦祈天永命之一助也。臣昧冒天威，罪何所逃，惟陛下裁赦。

再論履畝劄子

臣近者伏覩朝廷履畝收劵指揮，退而精思，畫爲兩條。一曰示信，官同人戶截鑿，使天下知的然有收減之實，而不至溺于空言。二曰恤小，先督形勢之家，使天下知貧弱者其末必寬，而不至流爲虐政。終始兩說，言之懇切，至于再三，欲乞備聖旨分明行下。而側耳未有聞焉。臣自知誠意不足感動，然終不敢稽默逡已者，蓋履畝本非仁者所當爲，乃大不得已而用之耳。于大不得已之中而行之有方，足以救楮幣之窮，則公私俱便，亦未可全闢之不仁也。自昔朝廷行事，而犯不韙之名，天下不諒其心，往往激成大禍。熙豐犯新法之名，誰復諒其興起治功之心。建紹犯事讎之名，誰復諒其與民休息之心。開禧犯開邊之名，誰復諒其恢復故疆之心。然則今日犯履畝之名，而欲人諒其急救楮劵之心，亦可謂甚難矣。雖然，果能行臣示信恤小之說，則天下知吾不以空言欺天下，而使天下貧弱之戶終被寬恩，則猶可救藥也。臣聞諸道路，自此令之出，大家巨室，雖睨視未動，而大寺觀主首之桀黠者，巧謀詭計，已窺伺朝廷之意向，有欲挾包散衆者矣，有欲駕常住之產者矣。大者既然，小者胥傚，勸諭之術既窮，必將厲威刑以迫之。當是時，強有力者，營關節，託聲勢，足以自庇，而縲累笞箠，以應官司之期限者，皆弱小者也。鄉村小寺觀，緇黃猥雜，何可勝數，彼豈皆畏法循理之人哉。且何獨寺觀爲然，如窮鄉冒賞之村夫，與亡沒官戶之不肖子，平時常賦，猶不樂輸，今迫以出錢，是無故剝其肌肉也，彼又豈肯俛首帖耳，受縲累笞箠之苦耶。縣道差人催督，始以抗拒，抗拒不已，繼以毆擊，其間巡尉不識事體，奮臂爭鬬，則激變挺禍，自此始矣。此猶曰將來之患也，只如目前科配會子之數，亦自難行。蓋緣田有肥磽，苗有輕重，產錢有多寡，在在不同，難以拘泥。且以臨安言之，自十畝以上至四十畝，均納苗一石，此則田愈磽則苗愈輕也。其他州縣，有反此者，苗極輕者爲上田，苗極重者爲下田，產錢之不等，亦復若此，槩曰履畝，豈能遽得平耶。行法不平，則乖爭之端已見矣。近聞上戶已有一種議論，皆謂倉卒之間，實劵未辦，吾之歲收，惟有米耳。朝廷當此稔歲，儲米爲荒歉之備，亦爲有利于國。爲此說者，乃窺測朝廷名爲收減，而實則橫斂耳。嗚呼，陛下之心，曷嘗爲謀利而出此令哉。彼見規遂之令未必果行，故以利心量我耳。臣一聞此語，即披瀝肝膽，對衆言之，其語乃塞。若陛下不肯明白截鑿，亦使臣虛負斯言矣。臣所以極陳事理，如上所云者，大要欲陛下知天下人情

如此，知天下指摩意向如此，知天下求爲脫免之計如此，則陛下豈能家至戶曉，又豈可刑驅勢迫也哉。反覆思慮，惟有臣之二說，示信以釋天下之疑，恤小以消天下之怨，寓德意于號令之外，回陽和于肅殺之餘，使天下諒陛下之心而已。臣更有一說，天府者，天下州郡之所取則也。敝漕者，諸路監司之所視傚也。行之有道，守之不移，必當衆截鑿，必先催形勢，以此推之天下。大書榜帖，揭之通衢，有目者見，有耳者聞，咸曰示信如是，恤小如是，孰不以天府爲準，以敝漕爲法，遍天下欣然聽從也哉。如商邑無以爲四方之極，則外之分符持節者，且將有辭于我，以爲近甸尚不能行，而何以令天下。志卑者苟且逃責，而好高者解印綬矣。荀悅有言，榮辱者，賞罰之菁華也。陛下有此菁華而不善用之，臣謂宜宣召顏頤仲、趙與𥲅，諭以陛下至誠惻怛之心，所宜上下交相孚洽，其州縣有不擾而辦者，首加褒擢，而不然者，必罰無赦，菁華發用，則人心興起。仍乞陛下宣諭宰輔，所有中書之務，不繫大體者，權令執政分押，不必盡勞宰輔，爲宰輔者，專以擇監司郡守爲務。下至縣令，亦合人人知其才之短長，與其用心之邪正。今者出堂甚晚，儻可會聚掄材，如更欲廣其見聞，則當進侍從而博詢之。既知之矣，然後揀選疏剔，斥其不善者，而獎其循良者。如監司郡守，果有風力，待其績效既成，躐騰員清華可也。譬如人之一身，精神周于軀幹，則可以常安而無疾。今中書汩汩于細務，而精神不周于事幾，臣之所甚惑也。嗚呼，振太平無事之運，人誰不以爲易。今外而邊事方殷，內而又倡爲履畝之說，此何等題目，既不得已而犯之，必磨淬精神，求以善其後，庶不至于大可悔恨耳。奚獨宰輔當然哉，陛下之精神，所以鼓舞群動者，尤不宜有一息之宴安，而使天下有一夫之怨讟也。漢武帝席文景富庶之餘，患國用不贍，用桑孔輩，不過更錢幣、算舟車、數事，尚不曾行履畝之下策，而猶不免乎海內虛耗，至下輪臺詔，封富民侯，僅能轉危亡爲安存，況今日乎。陛下如視爲等閑小事，無廣過慮，方且聽不必盡行截鑿之說，而自悖收減之初意，動搖于左右浸潤之言，而形勢之家，與夫大寺觀，得以內降脫免，此又陛下自撓其紀綱，而他人無所致力者也。惟聖明以社稷生靈爲念，察臣狂瞽之言，原臣屢瀆之罪，及今續降增添聿意指揮，而毋致後日下哀痛之詔，力遏請謁動搖之漸，而毋輕蹈御札已事之轍。臣不勝大幸。

陳時事疏

臣竊謂今日事勢，不當論安危，當論存亡。夫關于國家存亡之最急者，莫急于北邊。秋高馬肥，必謀大舉，傳聞將以三路並進，阿齊台與逆全妻將自山東窺我淮甸，蘇布特將自木波界窺我西蜀，布占將自陝州窺我襄漢。萬一果如所聞，國家何以禦之。布占本主和者也，近者淮安兵叛，布占舉兵相應，所以致此者，蓋亦有說。武僊田八畝之深仇，襄州輕于接納，已爲失策，李伯淵又以詐奪阿達馬，由是布占之怒愈甚。然則和好已難諧矣。始輕戰而撓敵，中議和而款師，今戰既不可，和又不成，勢甚迫矣，尚覬和而忘備，悠悠度日，敗在眼中，奚止累卵之危而已哉。然則爲今之計，不破拘攣之格，顯幽拔滯，則異才必不出。不除壅蔽之弊，披肝露膽，則下情必不通。不播塵宂之務，一意憂邊，則神志必不專。不去浮淫之蠹，舍虛就實，則功程必不著。不振朝廷之綱，信賞必罰，則氣勢必不奮。不併江淮之勢，合異爲同，則事權必不一。不

察辛伍之情，賑之賙急，則軍心必不安。此皆通國之人，明知其當然，而上之人遲疑顧慮，不能果于有爲者，正以未知其職耳。夫天下之所以治安者，以內外上下各得其職也。欲守邊人人稱職，必先任大閫者不失其職，欲閫寄人人稱職，必先臺諫給舍不失其職，欲臺諫給舍人人稱職，必先廟堂之上不失其職。今兩淮、荆、襄、四蜀，衝要之地，處處楞虜，色色鹵莽，身居大閫，一不暇問，朝夕之所計慮者，不過互相猜疑，巧爲傾陷，謀邊甚疎，謀身甚密，外諜甚拙，內諜甚工，讎敵甚淺，私讎甚深。帥臣若此，邊守何責？臣所謂必先閫寄不失其職者此也。自輕啓兵端，經營京洛，喪師辱國，愁痛尙新，恥過作非，復事唐宿，委棄軍實，取笑敵人，繩以國法，罪何可逭？而臺諫給舍重于抗章，國有邱山之損，罰無毫毛之加，精采既頹，折衝何賴，臣所謂必先臺諫給舍不失其職者此也。范葵久處淮襄，朝廷未得其代，甚類一則杜杞，二則杜杞之說，此在廟堂平日儲才耳。昔之儲才者，豫事先定，某死則某代之。今事急矣，何暇言儲。敗徵既形，勢當更改，臨敵易將之疑，此拘常襲故之論，不足信也。亟求可代者，大作規模，并謀合智，推誠付託，勿掣其肘，事力雖憒，不可吝財，兵雖隊度，不可中御，任責在閫寄，而主張在廟堂，讒言莫入，論議歸一，庶或有濟。今閫寄之誤國者，臺諫給舍不敢言，而廟堂亦不問，使代之者果得其人，臺諫給舍或以風聞動搖，而廟堂又輕信之，則國事去矣。臣所謂必先廟堂不失其職者此也。而臣又有疑而未喻者，天下之事，緩則緩圖，急則急圖。今處呼吸危亡之秋，而不厲臥薪嘗膽之志，習雍容鎮靜之量，而不爲捄焚拯溺之舉，方且牽于常調，拘于吏議，褒于苟安，惑于坐議。大敵臨前，束手無措，則不得已而行守江之下策，淮襄既不可守，江其果可守乎？今淮襄尙無恙也，不肯破拘攣之格，不肯除張皇之禁，不肯掃壁壘之務，不肯去浮淫之蠹，不肯振朝廷之綱，不肯合江淮之勢，不肯收卒伍之心，坐待北風一起，遠近響震，則財爲誰之財，民爲誰之民，與其一擲而輕棄，曷若先事而亟爲，與其疑醫而待亡，曷若信醫而圖存。自古有病者未必死，而諱病者必死。今朝廷諱言病矣，縱使開不諱之門，而未能確然信任可用之人，束縛繩墨，靳吝脂膏，不捐反間數萬之金，反聽市虎三至之說，臣恐敵不在外而在內，兵不動草地而起于蕭牆矣。抑臣復有愚慮，請盡瀝衷誠，爲陛下精言之。孟軻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此言人君當納其身于戒謹恐懼之地，雖有敵國外患，乃可爲進德之助也。強敵迫我，人皆憂畏，臣獨謂陛下進德之機正在于此。伏願陛下杜女謁，遠閹宦，戒旨酒，親忠賢，精明不疑，則昏怠不起，畏忌常存，則邪僻莫干，凜凜然常有履霜堅冰之念，而後可以壯元氣，消外患，強中國，禦敵國矣。臣猥以淺學，備數經帷，正以推明經義，論說古今，開導上心爲職。臣今此疏，自廟堂臺諫給舍，以至閫寄邊守，皆以不失其職爲言，臣豈不自知其職乎？若陛下乾剛日進，敬心匪懈，處宮闈如坐朝廷，對妃嬪如對儒生，則無怠無荒，而四夷來王，天下將曰：講讀之官，不失其職如此。如或不然，純一有間，怠荒乘之，緣飾雖多，實反寡，則淸議將以臣之責人者移而責臣矣，豈不甚可懼歟？臣亦心愛君，不識忌諱，盡吐肝膈，惟陛下裁赦。

是日上不視事，繳進前奏事劄子

臣聞處事勢孔棘之時，與常日不同，有大斡旋，則可以運動事幾，有大力量，則可以鎮壓人心，有大識慮，

則可因消伏釁。故史冊所載，亦可觀矣。胡爲今日之事，獨不然耶？邊遽方聞，寇態已露，楮幣一事耳，論說紛起，施行倉卒，實效未獲，疑謗先騰。臣甚惑焉，且克敵一軍，禍根伏藏久矣，諸帥不協，互相猜貳，狼子野心，觸竅間隙，于是潰決而不可制。任閫寄者，各執所見，朝廷持兩可，而聽其所爲，遂折而歸于招之一說。然既招之後，憂慮萬端，今邊報又急矣，敵犯鳳州，又犯蔡息，三道並進，已驗于此。浮光棗陽久闕正守，此爲何時，拱默坐視，齊安制閫，精銳消沮，潯陽江面，守備尤疎，朝廷非不明知，奈何不爲拯溺救焚之計，而尙爾遷延玩愒耶？自古主于綏懷，則不輕用武，主于敵愾，則不屑招納。今既許其勦，又許其招，雜用錯施，初無定守，有謂秦鞏不可棄者矣，而又惑于鞭不及馬之論；有謂秦鞏不可納者矣，而又搖于獸窮則搏之說。委帳、琪以通好于布占，然今之窺我者布占也；和安可輕信，任范葵而加兵于唐宿，然今之爲吾患者唐宿也。兵豈可輕舉，首鼠兩端，莫知所決，宵旰之憂，其有既乎？履畝輸券，可謂下下之策，曩嘗議及此矣，其時尙畏公論，未敢犯此惡名，遽改而爲鬻祠牒之舉，已而怨謗譁然，亟從寢罷，曾幾何時，今又歸于履畝，鬻牒信不美也，猶有物以予之，今履畝則白取矣。鬻牒敷配，僅及大家，今履畝雖云有官之家，而七色雜流，與已仕而亡殁者，咸不免焉，則所及者亦泛濫矣。一命之微官，與故官之子孫，伏臘不周，事育不繼者何限，今乃使與寄官驕僭家溫祿厚者一槩同科，州縣之吏，不能皆良，觀望回護，避貴虐賤，有力者頑未應令，而追呼迫促，破家蕩產，悲痛無聊者，大抵皆中下之戶，先受其害，昔之謀國與利，殆笑千古，若括商，若僦賃，若稅間架，若除陌錢，彼豈以爲得已不已耶？蓋亦曰不得已而爲之耳。然上爲不得已而虐其下，則下焉亦不得已而叛其上，涇原之變，此亦激于不得已之至耳，非獨前古然也，本朝熙豐間，若青苗，若助役，若市易，若手實，彼其施行之初，人言籍籍，主國論者，惟曰：是不足恤也。然始于不恤人言，而終于不恤國家，被害之民，在在嗟怨，我不恤彼，則彼亦不恤我矣。王安石誤國之罪，至于激成靖康之禍，皆不恤之一念爲之也。然則爲今邊事之計，當如何？曰：臨敵雖不可易將，宜急擇忘身徇國、有謀知義之帥，以爲之儲，和戰雖不可執一說，宜痛懲獨運秘密之弊，使舉朝羣臣，皆得以獻其謀，屏目前常程細務，而廟堂謀謨專一，以料敵制勝爲急，令淮襄四蜀之血脈，俾與朝廷爲一家，而無一毫壅閼蒙蔽之患，則邊事其庶幾矣。爲今楮幣之計，當如何？曰：行法自貴近始，凡將相勳戚之家，斷不得貪緣幸免，而使貧弱者偏受無窮之毒，恢宏朝廷寬恤之意，凡產去稅存，有名無實者，一切務從闊略，勿爲迫促急遽之態，以激天下爭死之心，昭示大信，上下交孚，勿使疑吾徒有截鑿之空言，而終行剋忍掊留之實意。收愈多則數愈少，數愈少則價愈昂，非獨國利，亦爲民利，則楮幣其庶幾矣。顧臣迂愚之資，懷體國之忠，每見聖主有仁心仁聞，而今乃爲事考所未爲之事，二揆潔己奉公，而今乃爲故相不屑爲之舉，心誠痛之，故嘗謂厥今有大患，下人輕上，幸災樂禍，此風滋長，眞可寒心。若邊事區處合宜，楮幣施行有序，尙可彌輕量之心，消意外之變，如其不然，邊事搖軍心于外，楮幣搖人心于內，內訌外訌，不亦岌岌乎殆哉。臣之愚策，如上所陳，吐自肺肝，不識忌諱，惟陛下裁幸，取進止。

乞降招撫諭四蜀劄子

臣竊惟敵兵犯蜀。憂慮萬端。今趙彥吶隔在仙人原。音問久曠。陳隆之離興元。見住米倉山。高稼在沔州。亦無音耗。朝廷就令四川總領安癸仲撫諭軍民。陛下宜降手札。勞勉制帥。及撫諭使。又宜命詞臣草詔。具述陛下憫傷蜀民。纍經敵兵蹂踐。痛猶未定。今又重遭兵禍。皆由和戰不決。舉措不審。召釁納侮。悔其可追。老弱死于流離。士卒殞于鋒鏑。惕然愧懼。食息靡遑。即此大意。更加深切。庶幾遠民。明知上心。亦使軍士生其氣勢。臣之愚慮。蓋見故相當國。以言爲諱。詞臣揣摩意見。多所避忌。語不懇惻。豈能動人。陛下更化以來。曠然與天下爲公。今者詔旨丁寧。所貴明白洞達。臣不暇遠引三代誥命。只如漢武末年。兵戈不息。深陳往悔。吐自肺肝。與夫唐德宗奉天詔書。自謂天譴不悟。人怨不知。痛心靦面。罪實在予。下至封赦。草陣傷邊將詔。有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如此等語。頗得王言之體。願陛下明諭詞臣。使之展意。無所依違。赦書誕敭。將見歡聲如雷。賈勇敵愾。敵兵不足慮也。僭瀆愚忠。惟陛下採擇。

奏備邊四事劄子

臣濫叨班綴。賜對便朝。竊見陛下軫念邊疆。憂形于色。微臣恨無良策。少濟時艱。姑竭愚慮。畫爲四條。皆至緊至切。汲汲行之。如拯溺救焚。庶克有濟。其一曰。固江陵以重上流之勢。臣謂去年擾襄、鄧、隨、郢、復、岳、德安、漢陽、信陽等府州軍。置沿江副司。而置司于鄂州。撥江陵、均、房、歸、峽、光、化、荊門等府州軍。屬荊湖副司。而置司于江陵。襄陽距鄂州千里。而聲勢不接。江陵介居襄鄂之間。而孤城無助。今德安、棗陽、隨、郢、襄陽皆破。而復州與信陽、漢陽僅存空城而已。均、房、光、化、歸、峽、荊門、或破或潰。而江陵遂成孤立之勢矣。顧乃責沿江副司。以復襄陽。責荊湖副司。以守江陵。地勢既相隔越。事權亦復不專。彼此牽制。恐必至于蹉跌。莫若以荊湖諸郡。仍舊併歸一帥。總治江陵。且撥湖南九郡以隸之。庶幾形勢便順。事力從容。經理上流之策。莫急于此。其二曰。堰瓦梁以壯東淮之防。臣聞敵人往年首犯襄陽邊境。連年遂入西淮。至去冬又擾東淮。直抵維揚。三邊之禍。歲甚一歲。今荊襄既已失陷。止守江陵孤城。危迫西淮。屢擾。蕩然無藩籬可恃。儻東淮守禦又復不固。則敵馬旦夕飲江。而江浙之地。俱震動矣。當此之時。豈容玩視而弗戒乎。昔孫吳築瓦梁堰。以抗強魏。形勢倚賴江南之境。恃以爲安者六十年。至南唐李氏。未嘗不悉力經營。無如堰未及成。而淮已盡失。今制臣建議。修復故基。病于工力浩瀚。迫不及辦。宜從朝廷亟助其費。乘此強敵暫退之時。作急經畫。併日興工。庶幾猶可有濟。其三曰。處流民俾復生業。臣聞淮上之民。少長習于兵革。爲國保障。其力居多。去冬敵騎奄至西淮。義勇往往憤激思鬬。而任邊閫者。惟恐攖鋒而怒敵。但知撤花以媚寇。驅逐老弱。焚蕩生聚。以爲清野之計。重以敵馬踐蹂。腥焰熏炙。淮上之民。扶老攜幼。渡江而逃者。不可勝計。朝廷不以爲念。勞來之使中輟。賑貸之令徒頒。彼留江南。則無所得食。返江北又無以爲生。不亟圖之。非但外失捍敵之利。必內重蕭牆之憂。臣愚以爲宜申飭江淮帥守諸臣。亟行賑恤。以示恩惠。朝廷亦合貼助支費。假以資糧。俾得各復生業。或團結鄉社。以助聲勢。或揀刺義勇。以填闕額。或選擢材武之人。優補軍職。兼此數端。實區處淮民之切務。其四曰。責邊閫遣回敵使。臣聞比者朝廷已嘗戒飭邊臣。遣回敵使。中外之人。方幸廟謨堅定。不墮姦謀。稍有生意。但見王檝盤桓窺覘。久未出境。遠近之人。觀聽

已惑。近者傳聞。猶爲可疑。豈其不稟朝命。道宣歛而來耶。朝廷周慮曲防。固萬無是事。不知道路之言。何爲有此。敵人變詐。每得利便。既有輕量之心。恐肆玩弄之計。今茲復來。更非前日可比。包藏叵測。必有出于邀索之外者。兼邊疆効死之臣。無非與敵爲仇。復有訛言煽搖。可憂非一。儻慮阻遏其來。貽禍目前。則事在邊閫。委曲區處之耳。豈遂竟無良策耶。或謂茲事當密。難使戶知。但恐欲愚國人。而人終不可愚耳。以臣管見。王檝之欲來者。乃邊臣誘其事于朝廷。而止其勿來者。在朝廷當專其責于邊閫。處置少差。噬臍何及。臣所陳四事。辭雖樸拙。情實懇至。儻陛下以臣言爲可采。伏乞睿斷。速賜施行。

經筵進講論李允則疏

臣聞帥閫以眞才爲重。以善謀爲主。有才而無謀。不足以爲眞才矣。李允則之守邊也。胷中之謀。愈出愈奇。懼敵人疑己。而揭言護嶽祠修城築也。引水作石梁。聚舟爲競渡。寓水戰也。撤樵夷阬。而植楡塞下。設險固也。上元舊不然燈。特結山棚樂。使民縱遊。陷敵將也。不救火災。密運器甲。以補所焚。安衆心也。此猶易能耳。未足以見允則之奇謀。敵遣間諜。刺我兵數。而能使諜者。轉爲我用。此一奇也。歛斂吾民。將以爲實驗。而我能反其鋒而用之。又一奇也。雲翼卒伍之逃。敵以不知所在爲辭。而允則指言某處。運智如神。又一奇也。天下多事之秋。使得任閫外寄者。善謀如此。可以寬憂顧矣。雖然。設謀易。用謀難。自信易。爲上所信難。李牧縱匈奴數侵趙邊。而終不肯出戰。謀則善矣。然其迹似乎養寇。陸抗與羊祜。邊境交和。謀亦善矣。然其迹似乎賣國。必也。上之人寬洪大度。聽其所爲。而無掣肘之患。則謀成而功立。不然。信任不專。讒間入之。則所以攜其謀者多矣。臣是以深取李允則之善謀。而又三嘆眞廟之善聽也。

蒙齋集卷七

奏疏

中書舍人內引第一劄子

臣猥以疏庸.誤蒙收召.寵光荐至.感深涕零.自惟蒲柳弱質.早衰多病.屢布忱悃.竟闕俞音.然葵藿傾陽.寸心烱烱.儻終于辭避.非陛下負臣.而臣實負陛下矣.是以勉策疲駑.祗服明命.幸借玉階方寸地.輒攄管見.少裨萬分.願賜垂聽.臣仰惟陛下.聰明天縱.勇智天錫.心源昭徹.時幾洞見.亦嘗深思而默省乎.夫莫尊乎天矣.其喜悅.其威怒.陛下所以知之者非心歟.莫幽乎鬼神矣.其肸蠁.其恐恫.陛下所以知之者非心歟.莫嚴乎祖廟矣.其安樂.其憂悲.陛下所以知之者非心歟.方此心之未與物交也.洪然清明.寂然靜止.及其既交.于是喜怒哀樂生焉.然而時值乎艱危.事遭乎變故.喜樂未見.而哀怒先形.繼天爲子.而天心未契也.主祭百神.而神心未格也.受列聖之付託.而列聖之心未慰也.則爲之戚焉.赧焉.慄慄焉.而加以羽檄交馳.邊塵暗矣.士馬物故.戎師閧矣.孤人之子.寡人之婦.哭聲震野矣.仰籲蒼穹.邈焉弗聞.禱爾于上下神祇.渺不可測.舉前入有指.騷士又岌岌乎不可保也.而法家拂士.方且日以危急痛切之辭.交進于吾前.則愈爲之震惕.震惕未已.消沮繼之.當是之時.此心之清明靜止者亂矣.于是乎柔媚之人.乘其機而入之.曰是適然爾.且將按堵也.否.則曰天數有定.非人力可預也.又否.則曰責在臣下.不必過

憂也.夫以前日法家拂士之言如彼.而今也柔媚之言乃如此.于是乎疑慮頓釋.憂懷遽紓.邊塵若不見.喪師若不知.哭聲若不聞.嗚呼.外境固迷也.內心之炳炳者.其可欺哉.惟其不可欺.烏知不翻然悔悟.罷然奮發耶.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噫.是正操舍存亡之幾也.此念一回.宜深懲既往之咎.親鯁直而斥柔佞可也.未幾而處逆境爲甚艱.反思順境之可喜.而又適會夫敵騎暫退.羽書暫稀.果以爲天助神佑也.雖明知秋高馬肥.指期非遠.而敵去則務偷安目前.又將曰.今者不樂.日月其除矣.于是震惕轉而爲喜幸.消沮易而爲縱肆.何翻覆之甚耶.夫始之震惕消沮.今之喜幸縱肆.不過隨勢急緩.而爲之變遷.皆非本心之樂也.陛下何不奮乾剛之勇.充離照之明.自覺悟于心曰.嗜欲之娛.何能解憂.宴安之懷.何足爲樂.徒使我獲戾于天、于神、于宗廟.而不得一日暫安.今將清其天君.盡更前轍.則必屏嗜欲.懲晏安.而吾身始立于無過之地.則必察民瘼.決壅蔽.而天下無異乎戶庭之間.然後命股肱大臣曰.國勢蹙矣.危機迫矣.凡可以拯救生靈.迓續天命者.汝其開誠布公.汲汲圖之.又命諫臣曰.朕躬有過.汝其盡規.臣有邪佞.汝其極言.此何如時.而尚可有所避諱乎.又命將帥邊臣曰.凡兵之失利者.汝其察夷傷.勞呻吟.慰安其父母妻子.不幸而殁于陳者.告于上而厚矜恤之.其忠烈之彰彰者.朝廷與官其子若孫.而旌異之.大信昭布.決不食言.如此.則天地宗廟.必能察陛下之心.豈不陰相默佑.轉災爲祥乎.四方忠臣義士.必能信陛下之心.豈不感激奮勵.捐軀報國乎.理亂安危之機.特在陛下方寸間耳.臣不敢毛舉庶事.而獨論心源者.蓋以陛下之心.清明靜止.則必知疾痛疴癢.必通關節脈理.悼邊甿之塗炭.憤國步之多艱.自能惡旨酒如大禹.自能不邇聲色如成湯.自能衣大布冠大帛如衛之文公.自能坐臥仰薪.飲食嘗膽.如報吳之句踐.轉危爲安.易亡爲存.有不難者.不然.中外之事.可爲痛哭流涕者.豈易枚數哉.詩云.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陛下之憂.臣之憂也.陛下之辱.臣之辱也.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臣固不惜一死.而不以一疏悟陛下乎.臣學淺識闇.所言樸直.然區區忠赤.粗得吐露.陛下儻恕其狂直.而加采擇焉.豈惟微臣之幸.實宗廟生靈之幸.取進止.

中書舍人內引第二劄子

臣竊惟前歲之夏.猥以淺學.獲侍經帷.玉音下問.漢元帝親近儒生.乃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用儒何爲若此.將不得真儒用之耳.臣是時仰贊王言之大.且力陳元帝之時.如蕭望之、劉向之徒.雖未足爲真儒.然亦忠愛懇惻.赤心爲國.惟元帝聽信不專.惑于讒間.此所以優游不斷.漢業寖衰.陛下既俞臣之言矣.臣竊見端平更化之始.魁壘耆艾.俊傑之彥.濟濟在列.陛下銳意望治.衆賢交進嘉謨.曰敬天愛民.曰講學納諫.言制敵則曰勿和.言救楮則曰節用.此皆究極根源之地.而陛下日聞衆君子之說.以爲如此可以坐致升平矣.而算計見效.茫如捕風.內阻外訌.楮輕物貴.人情惶惑.國勢阽危.以爲端平君子.未能有過于嘉紹.而反不及焉.于是心疑君子之無益于人國矣.噫.其果無益于人國耶.抑名曰用君子.而實未嘗盡其用耶.夫所貴乎真君子者.如精金良玉.一心事君.決無他念.專意爲國.決不容私.似迂闊也.而實懇切.似高亢也.而實敬畏.似爭辯也.而實和平.果盡其用.則有益于國大矣.今陛下先懷無益之疑.于

是興榊弹之嘆，而窺陛下之意向者，冀以君子爲誤國，而微動陛下之悔矣。夫誤而且悔，則當不誤者用之，無使至于復悔可也，奈何旁蹊曲徑，趨者如市，淫朋比德，胥以成風，邊事繹騷，一時變竄，及其暫退，勸色相賀，心志一驕，靡所不至，前日私意之不敢逞者，今則逞矣，前日倖門之不敢啓者，今則啓矣，至于治國之要務，禦敵之至計，實政未嘗講，實備未嘗修，秋風一起，變穽又如初矣，臣恐嘉熙之誤，未必不如端平之誤，而嘉熙之悔，又未必不似端平之悔也。然則其咎果安在歟。臣嘗反覆深思，竊謂上有堅凝之定力，則下有堅凝之實效，今泛泛悠悠，如舟流之靡屆，昏昏憒憒，如醉夢之未醒，用君子矣，而又使小人間之，朝而進一說焉，陛下以爲可，暮而進一說焉，陛下復以爲然，是可謂之堅凝乎，是可謂之定力乎，臣以爲莫若封植君子之根本，使無纖罅微隙之可投，專意責成，勿搖浮議，則必不至于誤且悔矣。天下大物也，陛下不能自治，專命一相，一相不能獨任，而博賚衆賢，此大公至正，無偏無黨之道也，惟在聖君實相，力持堅凝之志，破君子無益之說，勿疑其誤而易至于悔，則爲君子者，乃可展布四體，畢智竭忠，而責其堅凝之效矣，如使條用條變，乍佞乍賢，則羣臣且將狐疑，莫有固志，而陛下左顧右盼，無足以稱任使者，則臣恐陛下孤立于上矣，昔仁宗朝，張昪爲中丞，彈劾無所避，上曰，卿孤特，乃能如是，昪曰，臣仰託睿聖，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交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陛下似孤立也，信哉是言，衆賢聚在本朝，更相儆戒，互相輔翼，非獨賢者之勢不孤，而人主之勢亦不孤，舉朝皆持祿養交之臣，其徒實繁，其根彌固，小人不孤，而人主則孤立矣，臣願陛下察否泰之機，辨君子小人之實，無使積成孤立之勢，可也，大凡君子無近功，小人無遠慮，小人以爲可安可樂者，鴆毒也，一中其毒，身且危矣，君子以爲可安可樂者，藥石也，靡以歲月，疾必瘳矣，臣追惟陛下，發漢元帝用儒之問，有感于心，是以罄竭愚衷，干冒天聽，惟冀陛下，勿至于屢誤屢悔，而終收君子有益之功，此實宗社無疆之休，不勝惓惓，取進止。

某奏，臣至愚極陋，屏居田里，豈意陛下記錄收召，近入修門，即拜掖垣之命，控辭未允，聞又蒙許以入奏，仰見陛下虛懷盡下之意，(原註：下有闕文。)天變迭見，敵國肆暴，朕甚憂惶，與前年大不相同，某奏，陛下因此恐懼，臣雖在田野，知陛下之心如此，此心操舍存亡，全在陛下自用力，讀至隨勢急緩，而爲之變遷，某奏，事變之來，則陛下憂懼，及變故稍平，則陛下安肆，陛下處心，豈可因外境而有所轉移，目下敵騎暫退，羽書稍稀，趁此時，正當愛惜寸陰，不可因彼稍寬，我遂縱肆，竊恐秋風一起，又將臨時倉窘，上曰，誠是如此，秋且不遠，朕深以爲慮，讀至命股肱大臣曰云云，某奏，陛下當朴實做工夫，不可只靠議和，上問邊事當如何做工夫，某奏，今當急以上流爲重，江陵不固，則襄州不可復，不復襄州，何以爲國，今邊備無一可恃，陛下急作措置可也，若只靠議和以偷安，竊恐誤事，上曰，極是，以議和之歲月，爲自治之工夫，朕意正如此，某奏，目今事勢緊急，陛下切不可悠悠泛泛等閒過了，讀至罷旨酒，如大禹不邇聲色，如成湯，某奏，羣臣進言者，每慮陛下于此未能無過當處，上曰，也無，某奏，若不如人言，豈非宗社生靈之幸，臣所以懇懇切切，力論心源者，正願陛下常著精神，勿爲外境所移，勿爲左右之言所惑，臥薪嘗膽，夙夜磨厲，嗜慾不作，天君清明，中國乂安，外敵自服，願陛下警省毋懈，勿使此心變遷，上曰，

是，當常常畏謹，臣奏，陛下此言，可通天地鬼神矣，讀第二劄，某奏，乞陛下保護愛惜君子，不可輕易動搖，上曰，端平更化之初，賢者布在朝廷，不曾做得一事，衆弊轉轄，愈不可爲，某奏，臣劄子正是極論此事，以臣所見，非是端平君子誤國，乃是朝廷任用不篤，未能使君子展盡所長耳，陛下先疑君子無益于人國，乘閒者，卽謂君子誤國，今日陛下能不悔用君子，此則大計利害，讀至旁蹊曲徑，淫朋比德，與夫私意倖門等語，某奏，陛下當于此警省，若欲杜絕此弊，須是有堅凝之志乃可，且如去年天變，陛下赫然奮發，進退輔相大臣，天下歌詠陛下聰明剛斷，今專任一相，圖濟艱難，勿爲小人轉移，方可謂之堅凝，讀至人主孤立等語，某奏，仁廟可謂堯舜之主，張昪尚謂之孤立，蓋左右前後，赤心爲國者少，而持祿養交者多，此所謂孤立也，陛下若終疑君子，無益于人國，則將屢誤屢悔，迄成孤立之勢矣，可不懼哉，上甚開納，讀畢，上又論及楮券事，問稱提如何，某奏楮券到今，已是無底，別無良策，朝廷且欲一時扛得價起，不得已行此策，昨日見邸報，閩浙四郡守，皆以價高遷秩，猶恐受賞者，不能自保其往，若萬一更欲行罰，則斷斷不可，何則，天下長吏，未必盡賢，如朝廷責其不能奉行，繩以峻罰，爲郡守者，思欲逃責免禍，暴酷之政，一切施行，民無所措手足矣，故臣區區懇告陛下，切勿用罰召怨，以傷邦本，上曰是。

奏乞團結民兵劄子

臣聞方今西邊之患，在乎兵少而力分，蓋兵少則備疏，力分則膽薄，敵攻其虛，如蹈無人之境，不待兵刃相接，而渙然散矣，可爲寒心，可爲太息，今欲備之，疏者密之，薄者壯之，處處有守，次第相承，敵攻一重，而又有一重以爲隄障，其惟亟行團結民兵之策乎，或謂此策行于平居無事之時則可，今勢既孔棘，將有緩不及事之慮，殊不知善作事者，當識人情，大凡人情安平，而使之結集，則紛沓易起，事急而行之，彼各保鄉井，懲室廬墳墓，此正民情之所甚欲，何怨之有，本朝康定初，契丹擾北，元昊叛西，可謂甚急矣，始詔河北河東路強壯，陝西京東西路新置弓手，皆以二十五人爲團，置押官，四團爲都，置正副都頭各一人，五都爲指揮，置使，年二十係籍，各置弓弩，分番教習，官日給糧二升，河北在籍者二十九萬三千，河東十四萬四千，陝西亦十五萬，而卒以此制西北兩敵，未聞事勢急遽之時，而不可以行團結之策也，今者坐視所在兵少力分之弊，不亟起而圖之，敵騎之來，勢若風雨，乃欲以疏漏單薄之備，嘗飄忽剽悍之敵，一處失守，則諸處盡瓦解矣，譬猶弈棊，急有急着，死中求生，此國棊也，若憚彼之衆，怯我之寡，遽謂縛手無策，待其敗亡可乎，臣之愚計，謂宜作急行下，應沿邊州郡，日下舉行團結民兵之政，其間或有規模已成者，更須精加整葺，務令縝密，如其未曾結集去處，宜及今嚴行約束，亟作措置，處處有保甲，人人知固守，無捍虛疏薄之患，有周衛捍禦之功，此實當今至大至急之務也，朝廷每舉一事，未嘗不曰專委監司郡守，其所以鼓舞監司郡守者，未嘗不曰有賞罰，奈之何能言而不能行歟，當勢之急也，則曰倉卒何暇爲，及羽檄稍稀，敵騎稍退，又諉之于無事矣，如此，則是終無可爲之時也，今者團結民兵一事，願陛下宜驗事執務，在速行，如救焚拯溺，不容少緩，仍責在監司郡守，以能否爲賞罰，郡守不稱任，則監司按劾，監

司不稱職。則臺諫抨彈。毋事空言。專行實政。則備禦而膽壯。又何敵騎衝突之足慮哉。臣一得之愚。冒昧控陳。惟陛下採擇。取進止。

論流民劄子

臣聞今日之患。至危至急。關于理亂存亡之大者。流民是也。臣竊迹往事。未暇枚舉。姑以晉事言之。永寧間。李特雄蜚。其始不過挾流民爲亂耳。特雄單人竄子。尚能因流民蟻附。結大營于綿竹以處之。旬月之間。有衆二萬。遂據全蜀。自古惟有已亂之方者。乃能折倡亂之萌。西晉不知已亂。而縱特雄之倡亂。故其延以及東晉。雍州流民。多在南陽。王如因之爲亂。巴蜀流民。布在荆湘。杜弢又因之以作亂。逮其後也。江西流民。執長吏降姚襄。建業震駭。謝尚自歷陽還衞京師。固江備守。此皆倡亂之始。不思亟加安輯。故其流毒寖盛。烈以至此極耳。況今歲荒歉。米價騰踊。饑莩滿目。在在皆然。以外之流民。境內之飢民。等死之念一萌。喜亂之徒。羣起。國將奈何哉。夫不恤內地之飢民。則轉徙于道途者。皆流民也。又加以在外源源方來之流民。吾倉皇無策。必將固拒。且淮民皆吾赤子。今不加拯救。反從而拒之。是雖之也。以子爲讎。稍有人心。何忍爲此。臣之愚慮。謂宜亟加區畫。如救頭目然。然有當行而未易行者。凡數條焉。今州縣間。流民入境。未知數目多寡。宜責之長吏。廣爲措置。或分寺觀。而暫爲居止之計。或隨力贍養。而亟救垂絕之命。其說固當行矣。然諸郡赤立。經常莫繼。一旦重以此費。官帑空竭。計將安出。雖有巧智。于何取辦。此其未易行者一也。淮民勁悍材武。與江浙不同。轉塡溝壑。殊可恨惜。宜取其尤強壯者。籍以爲兵。如近日新招拱衞一軍。亦可充數。仍嚴所在諸軍。多有虛籍。與其裹市井之游手。曷若收淮民之壯丁。其說固當行矣。然養兵猥衆。爲今大弊。不能汰而又益之。來者無窮。反致激變。此其未易行者二也。兩淮清野。伐敵因糧之謀。室廬田產。無尺椽寸草之留。獨有山水寨阻險爲固者。如故也。因而葺理。增立堡寨。以處復業之民。其說亦當行矣。然民多寨少。何足以容。葺理之費。官給之乎。抑聽民自爲。而官助之乎。俱非空言之所可辦。況此又在強敵盡退之後耳。談河止渴。奚救目前。此其未易行者三也。借曰其後復業。官司爲之主盟。還其自有之田。勸以力農之務。其說亦當行矣。然自經敵人蹂躪之餘。種盡矣。牛盡矣。耕具又皆盡矣。小民積弃。歲久尚不能集。一朝還鄉。決難措辦。是亦驅而就死地耳。矧敵情叵測。去來無常。民未知復業之獲利。反不如寄寓之暫寬。此其未易行者四也。矧今近甸。間有剽掠之衆。輦下已有攙擊之風。凡此亦足以鼓雄心。而長聲勢。貯隸遷徙。皆勍敵也。斬木揭竿。皆勁兵也。羣起附和。如水赴壑。流民之禍。豈不甚可畏哉。陛下盡亦懷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之念。軫燕巢幕上。魚遊釜中之憂。凡前四條。利害相形。有非獨見單慮之所可臆決。宜誕布集議之詔。俾侍從臺諫兩省官。以及在廷之臣。參酌事宜。竭盡忠計。各上議狀。不許聯名。庶幾人人得盡己見。免至雷同塞責。陛下與二三大臣。合衆謀而斷之。至當歸一。無有疑貳。于以安近懷遠。保邦固本。實宗社生靈大幸。臣不勝惓惓。

論會子劄子

臣仰惟聖上宵旰勤政。尤以會子極弊爲憂。廟堂大臣。鑒亂事之誤。悉意經畫。自去歲遣官置局。隨所在

州軍。任責撩紙。今端緒已見。豈容輕易施行。而至于再誤乎。前此朝廷措置會子。其說屢變矣。然每變每失。而迄無成效。何若下樸實工夫。庶無屢變之悔。朝廷因會子。給降黃牓亦屢矣。然牓愈多。人愈玩。何若勿復紛紛出令。庶可以消玩侮之心。大抵朝廷行事。患在事未舉而人先疑。近者因有更張之說。猶未見諸施行。而中外之人。已自惶惑。兩月之間。物價驟增。會價頓削。城市荒索。氣象蕭條。臣區區愚慮。以爲在我工夫。須是務實。縱無全利之策。然亦利多害少。較之變法易令。乍行乍改。徒啓人心之疑長者。蓋不倖矣。臣請先將白劄子所言。一一別白言之。然後臣之所謂務實工夫者。乃可得而畢陳焉。目今十六十七兩界。會子五十千萬。數日夥。價日低。其術可謂窮矣。救弊之策。幸有十八界新會一著。又幸有已撥到紙數。此正運轉斡旋之機。四方人心。傾耳以聽。若善用之。猶可以救弊。若不善用之。則適所以滋弊。今白劄子。遽欲以十八界會子。旋印旋支。其說謂一新之直。可當舊之五六。故欲停舊造新。然新者當造。而不當遽用。機括所繫。殆不可輕。白劄子之說。蓋謂不貴重新會。則無以扶持舊會。故欲階收舊會。而旋出新會。舊因新而價增。新因舊而價定。其思慮亦甚勞。剖析亦甚明。奈何事理之未盡然也。蓋十八界之未出也。則天下之人。所仰望朝廷之區處者。惟兩界舊會耳。十八界之既出也。則新舊三界。雖然並行。而區處愈費力矣。據白劄子雖云以新會照時價買舊會而暗毀之。然當此用度窘迫。既曰不必頓造新會。則安能每月以三分之一。而買舊會。必致三界並行。愈多愈賤。此事理之當審者一也。見錢會子。子母相權。白劄子云。不必措置見錢。又云。宜使都城會價。與城外相等。意欲以重楮輕錢之術。神之。而人心實未易恐。終有輕楮重錢之心。官司雖嚴刑重罰。勒令新會從官價。舊會從民價。然三界並行。民聽易惑。新舊會之價不一。新必爲舊所牽而倒。用于軍。則軍以此售之民。民必欲作官陌行用。民或不受。必致變爭。用于民。則甲僭乙疑。官司強以官陌。必致商旅不通。店肆停閉。此事理之當審者二也。向無新會。則兵券請給。與之以舊會。彼自無辭。今既旋旋頒行新會。萬一羣起願得新會。而不欲舊會。朝廷于新會既未嘗有蓄積。外而三總所。內而版曹。設或告急。其將何以應之。此事理之當審者三也。目今舊會散在民間者。爲數五十千萬。就如白劄子所云三總所歲支見錢。不過二百萬貫。姑即其言。爲諸州入納見錢之數。且以見錢一貫。紐時價折納舊會。不過一千萬貫而已。假使朝廷果能盡將上件一千萬貫截鑿。則所銷舊會。未及五十分之一。白劄子雖言。許民間應于稅賦。盡將舊會照時價入納。及其他官錢。收納解發。並許用舊會捕折。然入納解發之數有限。又未免隨收隨支。果何足以消此四十九千萬之數。深恐舊會必且益賤。物價必將愈貴。此事理之當審者四也。方民間初納夏稅折帛錢。照時價紐算舊會之時。則舊會之價。自必略增。及至州郡以舊會發解。到三總所及戶部之時。則舊會之價。必大減。何者。蓋因白劄子明言。欲待年歲間稅賦。徑令用新會入納。此聲一播。則舊會之價驟削也。固宜。白劄子乃謂。諸軍所請一半之錢。紐支舊會。不知三總所及戶部。將依民間入納時價。折支以給兵券耶。抑將別有一項會子。準備貼賠。以給兵券耶。不貼賠。則諸軍豈無諠譁之憂。貼賠。則三總所戶部。寧無不繼之慮。此事理之當審者五也。三總所戶部。歲支見錢。白劄子指擬于朝廷椿積錢內支撥。照得端平初年。因換會子。遂出累朝所積金銀。棄之輕于

泥涉。至今帑藏枵虛。言之可爲哀痛。僅有昇潤所積見鏹六七百萬。及行都所積見鏹三四百萬。視爲根本。若又掃而空之。犯端平之大失。豈不重可惜哉。況樁積之錢。其數有限。三總所若不願得樁積有限之錢。自願依舊錢會中半。朝廷縱欲強總所之聽命。而總所以軍情有請于朝廷。輾轉紛紜。恐終不能奪總所之說。此事理之當審者六也。總所餉諸軍及殿步兩司。合支見錢。白劄子旣指射于樁積錢內支撥。諸州廂禁軍春冬衣賜。係是見錢。不知從何處得見錢以給之。白劄子雖令于諸郡。且以樁管見錢。兌與軍人。卻以所兌之會。依舊樁管。初無折閱。殊不思諸郡之有見錢者能幾。縱有見錢。使之以實錢而博虛會。會價不及官陌。安得不謂之折閱。白劄子又云。無慮軍人不願受會。蓋今來朝廷旣許以純會納稅。民間必皆出錢以買會。軍人執券于市。便以易錢。何不樂之有。詳味此言。亦可見期望新會之意甚切。但議河止渴。何救目前。入納純會之害先見。而隨手便可易錢之效難必。此事理之當審者七也。今朝廷尙欠諸闕及總所科撥錢。不下一千數百餘萬。況諸闕三總所籌歷見管。不無舊會。自新指揮旣頒之後。不知便當如入納之例。照時價每貫作五貫折支耶。抑每貫自作一貫行使耶。若每貫作五貫折支。則在官之數。未免平白折陷。若每貫作一貫行使。則在上之令自行背馳。此事理之當審者八也。白劄子云。諸郡應于稅賦一半見錢。並許折納純會。如用十六十七界舊會。則照各處民價。如用十八界新會。則照官價。蓋新會之價旣定。錢卽會也。會卽錢也。所以斬然罷一半見錢。而純用會。臣竊惑焉。且新會作七百七十陌行使。姑以意逆之耳。非已有此實事也。萬一責牓頒行之後。新會果爲舊會牽倒。不作七百七十陌行使。朝廷業已棄見錢而重新會。軍民卻恐輕新會而願見錢。綱解旣無見錢。不知從何趣辦。白劄子云。稅賦許用全會。則無會者。必皆蓄會而捨錢。而會價爲之頓重。此言似亦近情。然臣則以爲人情亦不盡然也。吾意其捨錢。而民于錢終不肯捨。吾意其蓄會。而民于會終不肯蓄。終不肯捨則錢不得不重。終不肯蓄則會不得不輕。此事理之當審者九也。會子立界。分立年限。其法始于蜀中。當換界時。差內外兩場官吏。辨驗眞僞。互相攷覈。方與交收。外場辨驗到一貫僞會。追賞至七十貫。內場辨驗到一貫僞會。所追賞錢。視外場又倍之。凡賞錢皆置歷拘摧。專以激犒官吏。斷斷不敢侵移他用。民間知將來換會之時。僞會必不逃兩場辨驗。自然僞會不至通行。今白劄子。乃欲新會不立界限。是蓋未知立法防姦之深意。彼僞會何其幸耶。又謂間有年深損壞。許民間用此入納。諸郡用此解發。朝廷自從而暗毀之。夫一片之楮。久而損壞。此乃必然之理。上下相示。貴于明白洞達。使其不毀。何名爲毀。毀則當明。何名爲暗。端平所行。正緣有截鑿之名。無截鑿之實。徒滋民之疑惑。非所以昭大信于天下。此事理之當審者十也。臣旣以十條疏列于右。若夫區處之策。亦非有新奇驚人之論。大抵成大事者。不可爲煩碎之舉。致大利者。必當有堅忍之謀。立定規模。善用新撩之紙。爲一頓換易之計。則庶乎其可矣。臣請索言之。厥今民間。皆知朝廷紐舊會之陌。換易新會。大率以五舊易一新。舊會計五十千萬。必得十千萬新會。則舊會可以盡易。今諸州撩到新會紙。已及二千六百萬。尙欠七千餘萬。以一歲計之。每州撩一千萬。合七州。則來年之夏。可及十千萬之數。但日印舊會。自目下積至來夏。又增七千萬。通計舊會六十千萬矣。若然。則以六舊易一新可也。而

臣則謂約其大數。或者五舊自足以易一新。何者。如湖南江西等處。舊會價極低。如京城及京口等處。舊會價稍高。稍高處一新雖不可得五舊。然極低處一新又不止得五舊。合諸郡而論。價稍高僅一二處。價極低乃徧天下。絕長補短。通而計之。則十千萬會略亦足用。今其要。惟在作急辦紙而已。雖曰都司提綱。諸郡協力。然更須磨厲精神。申嚴號令。能以國事爲意。而奉行如期者。旌以厚賞。不以國事爲懷。而慢令不虔者。加以重罰。賞罰旣明。官吏競勸。則紙必辦集矣。辦紙固不可緩。印造尤所當急。舊會日印。以應支遣。今旣未可遽然住造。新楮十千萬之數。尤當作急措置。併力攢趣。務在速辦。然後一朝盡行換易。舉五六十千萬之舊會。悉易以十千萬之新會。工夫蕆實。效驗可立致矣。白劄子所言三界會價。混雜並用。舊會一價也。新會又一價也。價旣二三。則新會之價。爲舊會所牽。恐不可以守七百七十陌之數。若從臣之言。一頓換易。自來夏以後。更無舊會一券行于世間。獨有一色新會。則民間自然貴重。安得不盡從官陌乎。此非獨臣之說也。白劄子固云。頓造新會。其說徑捷。但事力有所不逮。又云。縱使極力爲之。亦須二三年可辦。是初不以頓造新會爲非。特憂其課效稍遲耳。然如白劄子所獻之說。亦云行之三四年間。則舊會可以盡毀。是亦非責日前之效也。今臣采取白劄子不欲速之說。而行之于頓造新會。恐未爲失理。臣每見前此朝廷行事。往往獨運自私。而無博盡下情之心。輕易多誤。而無審計謹重之意。今陛下洞然與天下爲公。定而後發。發而必中。此豈非憂深慮遠之至者哉。臣區區管見。願陛下力持四戒。一曰。戒新舊三界並用。二曰。戒輕變錢會中半。三曰。戒空竭昇潤樁積。四曰。戒新會不立界限。此四戒者。決不可犯。若夫臣之愚說。則更乞陛下斷以聖意。與二三大臣熟究而審圖之。務在簡而易知。要而易行。勿以來夏爲賒。勿以頓造爲憚。愛惜寸陰。力捄積弊。實天下生靈幸甚。

貼黃。臣竊詳白劄子所陳。不欲明換。而欲暗銷者。蓋恐一新易五舊。非民所樂。故只令紐價輸賦。神而化之耳。意非不善也。然日來物値翔踴。正緣舊會數多之故。民方苦之。如能五分銷取其四。使新會頓復官陌。則凡物十千之價者。只兩千可得。米石絹匹。色色如之。豈非衆所願欲。慮其不樂者過也。況旣以時値准會而輸賦。民間折閱。與以一易五則同。雖避其名。民不可愚也。與其暗銷。恐不若明白收換之爲愈。又照得紹興間。四川錢引價低。固嘗以一易四。人無異論。亦非今日創行。伏乞睿照。

又貼黃。臣又竊思。撩紙一事。須使朝廷州郡通爲一體。所有給降本錢。應期發下。勿復稽遲。庶幾收買楮皮。不至闕乏。又其間有以楮皮不足來告者。須當體恤此意。使有餘不足。彼此通濟。如印造舊會之紙。曩時責辦于徽嚴等處者。尤當從長區處。使新會時無相妨。不致受害偏重。如此。則朝廷得以責成。州郡無以藉口。兼印造新會。屋宇器具。雖已素備。其當時所放散造會工匠。並宜盡行拘上。廩給加厚。勿憚小費。務在集事。此專在都司主張維持之耳。併乞睿照。

兵部侍郎內引劄子

臣愚疎樸野。投迹山林。自知無補于當世。陛下洊加趣召。臣前後控免屢矣。而陛下迄不俞所請者。豈以微忠。竊有可采耶。今茲勉策羸駕。復覩淸光。亦願一吐眞忱。圖報陛下于萬一耳。臣聞激烈而言天下事。

固臣子愛君之忠，涕泣而言天下事，尤臣子忠愛之切，何則，居安而思危，處存而懼亡，慨然爲激烈之論，以聳動人主之聽，是固可以言忠矣，乃若危中求安，亡中圖存，當事勢蹙迫之際，而靳哀請命于君父，惟有涕泣而道之耳，又何止激烈言之而已哉，厥今江淮暴漲，蕩陵我都邑，旱魃爲虐，勦絕我民命，內則猾鮮蝕其心腹，外則強敵剝其四肢，危亡之禍，近在旦夕，陛下何爲不省悟乎，夫憂慮切而後戒懼深，警策至而後悔艾力，臣敢涕泣以二語爲陛下獻，一曰秉一德，二曰塞邪徑，而究其所以行此二語者，則在陛下真知省悟而已，何謂秉一德，臣聞終始不變之謂一，表裏無貳之謂一，當所朝臨莅之時，雖儼乎其齋莊，及內廷邃密之地，或弛然而縱肆，則不可以言一德矣，陛下靜觀默察，內驗諸心，吾之德一乎否乎，聽治朝而百辟瞪瞻，御經幄而儒生款接，當此之時，求一言之譏，一動之愆，無有也，及退而自便其私，敬心一懈，純德或虧，陛下曷爲至于此哉，蓋所以潛移陛下之心者多矣，何則，燕處之際，娛悅耳目者聲色爾，奔走後先者便嬖爾，是皆順我者也，皆求媚乎我者也，四方有敗，彼則掩覆，天顏未懌，彼則寬譬，誘于易入，勸于可喜，洪溺其中，迷不自覺，視治朝經幄，直然不侔矣，陛下博覽古昔，洞見成敗，戒謹恐懼者，國未有不治，荒淫逸豫者，國未有不亂，獨奈何不審所決擇，而反至于與亂同事乎，陛下豈以禁嚴之地，設有過言過行，人莫予知耶，潛雖伏矣，亦孔之昭，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是烏可欺哉，陛下縱自欺，奈蒼蒼在上，林林在下者何，臣所以涕泣妄言，陛下未能消天變孚民聽，服遠人者，皆秉德不一之所致也，何謂塞邪徑，臣聞以義交者爲正路，以利合者爲邪徑，正路迂而易蹶，邪徑捷而易趨，爲人主者，躬帥以正，誰敢不正，其有稍趨于邪者，痛懲而力遏之，天下悚然，知邪徑之不可由，其背邪向正也決矣，今陛下不謹幾微，邪正雜糅，旁蹊曲徑，其隙漸開，宮掖之祕，近習之褻，稍有一隙，則寡廉鮮恥者，畢起而赴之，紛紛多門，不可悉數，大凡公則必正，私則必邪，當今之時，自上及下，由中及外，習以成風，牢不可解，一言以蔽之曰，私而已，請託以私而行，賄賂以私而成，黨與以私而固，恩怨以私而報，官爵以私而獲，權勢以私而傾，私意之萌，陛下既有以啓之，私意之極，陛下又從而養成之，臣來自草野，側聞還日邪徑之開，難以枚舉，其甚不忍聞者，且至于累陛下之聖德矣，夫私意勝則利心動，利心熾則邪徑多，邪多而正少，則導諛迎合者日至，而忠言讜論，落落乎難合矣，其極也，不止于難合，將反爲邪所勝，而正論愈榛蕪矣，其何以爲國乎，將見憂微寖滅，蒼蒼者愈怒，林林者愈怨，而陛下孤立于上，其爲憂懼，又不止如今日矣，臣所以涕泣妄言，陛下未能消天變孚民聽，服遠人者，又皆邪徑未塞之所致也，夫此二說，其實一原，果能秉一德，則邪徑有可窒之漸，苟不窒邪徑，則反至于累吾之一德，故曰，惟在陛下真知省悟而已，臣疊侍經帷，屢陳盤歎，嘗進心本不動之說，而陛下欣然嘉納，且有學者之褒，今復以省悟之說啓陛下，陛下試思省悟者誰歟，不知省悟者又誰歟，豁然明白，了無凝滯，此正陛下之本心也，即此本心坐照，是非的然，知夫宴安之必爲鴆毒，美疢之不如藥石，凡以甘言蠱我，以逸樂投我者，彼皆自爲富貴地耳，一中其計，于彼則利，于我何益，及乎危亡之迫乎其後，自詒伊戚，誰復分憂，陛下省悟及此，則知一德果不可以不秉，邪徑果不可以不塞也，昭昭矣，雖然，今當極溺拯焚之時，他無良策，而獨持省悟之說，毋乃迂乎，曰，人之未省悟也，

猶醉之未醒也，夢之未覺也，雖有良策，亦安所施，一省悟則醒矣覺矣，良策乃可得而施矣，然則目前之事，姑聽其自敗自壞，必待省悟而後救之乎，曰，隨事而救之，不過一事而止耳，今日衆弊膠轕，禍亂方興，何可以一事盡，借使一害僅去，一害又生，源源方來，夫豈智力之所能勝，故莫若大正其本，盡悟前非，而今而後，奮乾剛之勇，毅然不屈于物欲，闢衆正之門，確乎不牽于私意，勿置其身于安平逸樂之地，而常納其身于憂危恐懼之中，念祖宗凜凜在天之靈，則爲之長慮而卻顧，懼國家岌岌不可保之業，則爲之痛心而疾首，觀萬姓有淪胥陷亡之憂，則爲之食不下咽，寢不安席，罪己有真切之意，格天非虛僞之爲，薄海內外，皆知陛下昭然此心，對越上帝，然後大勢可回，大業可尙，非獨可以處暇也，雖急而無以異乎暇之整，非獨可以履常也，雖變而無以異乎常之安，此豈非一日省悟之機乎，不然，天下之事，殆未可知，而臣之涕泣，恐未有已也，披瀝忠肝，不敢累牘，惟陛下留神，取進止，

蒙齋集卷八

制

王鑑特授拱衛大夫某州觀察使制

敕具官某，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又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夫武力之士，外禦王侮，而內託腹心，實以懋功，豈拘常比，爾淮安之功，偉矣，進橫階，登廉車，畀此寵章，匪直賞邊功而已，羽林千列，師律靜嚴，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威焉，尙厲爾志，庶乎無忝，

王興權除大理少卿制

敕具官某，漢制廷尉卿一人，設屬雖多，而不立貳，良矜之道略矣，我國家損益歷代之制，並置卿少，以率其屬，而天下無冤民，匪得其人，曷副茲選，爾才敏而周，識明而恕，踐更中外，休有聲稱，固嘗典成均而教國子矣，夫明刑弼教，類非俗吏所能爲也，爾其體建官之意，推好生之仁，俾四方奏讞，悉協于刑之中，則朕以懌，尙敬之哉，

齊碩除大理卿制

敕具官某，朕哀矜庶獄，思得廉平審克之吏，爲理寺長，庶幾悉聰明，致忠愛，民自以不冤，爾屢更麾節，以治行著，退居閭里，不競聲利，朕甚嘉焉，擢寘月卿，班序寖高，在書有之，非佞折獄，惟良折獄，佞有口才，良

本德心.一德合間.正邪以判.欽哉.有德惟刑.長我王國.則予以懌.

史混林炎並除大理評事制

敕具官某.漢超置廷尉平.曰其務平之.悉聰明.致忠愛.毋撓法.毋留獄.是謂平.吏或持巧心.以苛爲察.洗垢索瘢.不恤滯淹.平于何有.爾混、舊有位.炎、新以才選.皆明習法律.往即乃僚.哀敬折獄.勿失其平.時乃之休.欽哉.

安泳鋕杲卿並將作監丞黃特大理寺丞王彥雍大理司直周穉大理評事制

敕.朕于人材.必取之治民.觀所從政.蓋學而習焉.鮮有敗事.未聞以政學者也.汝等習爲吏矣.其諳情僞.能迪訓典.以序進陟.益觀汝能.

王埜除太府少卿兼權樞密副都承旨制

敕具官某.嘉定初.爾考介.侍螭陛.兼掌掖垣.論事無所回撓.清風勁節.至今不泯.爾才識兼茂.能世其家者也.自爲樞掾.裨益居多.今進爾外府少列.而宥密導旨.亦仍其舊.夫兵財當今急務也.毋但曰錢穀甲兵之間.不至于廟堂.讀周官一書.則得之矣.尙其懋勉.以稱朕嘉奬之意.

何處久除太府卿制

敕具官某.周禮列外府于天官之屬.厥有旨哉.冢宰制國用.總其大綱.而條目則付諸人.爾敏才精識.達于經義.踐敭中外.熟知財用之本末源流矣.玆擢寘卿列.其爲朕謹出入.察盈虛.致上下兼足之效.非惟法守舉職.而道揆之地.亦有賴焉.此周人命官意也.尙其懋勉.嗣有褒嘉.

趙必愿除右司制

敕具官某.乃祖忠定.光輔寧考.厥功茂焉.朕思其人.不可復見.爾能世其家.猶乃祖之不忘也.屬時多事.昔罷宰掾.著聲稱矣.就俾爲貳.益昌家學.以稱朕意.

李宗勉除司諫制

敕具官某.臺諫爲天子耳目之官也.然糾官邪者.在于論議之間.而扶上心者.超乎言語之表.設官之始.寓意各不同.則居其職者.可不體斯意乎.爾涵養之素.涉歷之深.講求之熟.既已爲朕烏臺振風采矣.閱歲滋久.嘉猷屢聞.此特得于議論之間者耳.峻升諫省.以繩朕躬.又將觀爾于言語之外焉.格心之道.由明處入.大易納約自牖之義也.朕每患剛德之未充.而善政之未固.汝何道以開朕心之明.而立于寡過之地乎.用卿不盡其責在朕.臺省徧試.亦足以究卿之蘊矣.盡懷以竚.尙其懋哉.

李韶除正言制

敕具官某.朕觀歷中御筆三諫官之除.臣襄作爲歌詩.有風采動朝端之語.至今讀之.猶有生氣.信哉.忠言有益于國.直道非以要譽.至公血誠.壽此氣脈.繄名儒是賴.爾經明行修.外和內剛.諫垣之選.朕審之久矣.國步孔艱.意者.朕德多闕.而政未得其理歟.自宮庭以達于朝著.皆爾所得言也.一念懸惻.有犯無隱.使遠邇中外.由此改觀易聽.不敢有輕量之心.則先朝得人之盛.尙庶幾見之.

婁體仁除太學正制

敕具官某.太學賢士之關.而糾其未迪彝教者.正之職也.爾端靖自將.雅有譽處.以躬範物.學者象之.記不云乎.禁于未發之謂豫.相觀而善之謂摩.欽哉.

杜範除監察御史制

敕具官某.朕自更化以來.擢骨鯁之士.布列憲府.斥佞排邪.王道以清.嗚呼.正邪賢佞.消長之際.亦可畏哉.泰之六四曰.翩翩不富以其鄰.不介以孚.察乎此.顧不當爲杜漸防微慮耶.爾清介之操.表于朝著.剴切之論.聳于奏篇.善人附焉.憸人懼焉.風憲之任.爾宜當之.其爲朕明目張膽.折姦萌.窒蠹穴.維持國是.俾勿替更化之初.豈惟宗社賴之.抑亦爾有令聞.

吳昌裔除監察御史制

敕具官某.六察之任.所以糾官邪肅朝綱也.非得論議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曷稱玆選.爾西蜀之英.中朝之望.節槪甚偉.問學日新.其于古今治亂.與本朝典故.嘗熟講之矣.每在周行.視國有闕政.慨然義形于色.今居言責.可替素心.其思葵藿不採之喩.勵精金百鍊之節.不避權倖.不受調停.斯爲眞言官矣.朕更化兩載.治未云獲.樂聞忠讜.猶初意也.我毋爾諱.爾毋我負.懋哉.

李襲之循資制

敕具官某.千里餽糧.兵家患之.往者西陲用師.糧道梗阻.爾竭力集事.迄無乏興.制臣謂爾才.朕非吝賞.姑進遷階.尙迪來效.

吳源特贈迪功郎制

敕.常棣之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我有良臣.曰吳柔勝.諸兒競爽.長子源、最賢.不幸而夭.淵、其弟也.擬紹興舊比.以官賞爲乃兄請.因心則友.朕有感焉.源、而有知.服此休命.

尤焴除兵部郎官兼淮西制置制

敕具官某.朕簡拔賢俊.畀以麾節.方面之寄.尤不敢輕.苟以稱職聞.則必授之爵秩.以風勵遠邇.蓋司勳頒爵意也.爾故家人物.志尙恢宏.更歷既多.夷險一節.可以驗所學之實地也.入儀周行.裨贊機務.言論規實.有足大者.合肥爲今重鎭.曏吝得爾.果勝其任.坐鎭而綏禦有方.轉漕而調度不乏.以爾能事.寬我顧憂.欲增重于使權.爰褒闡于閫制.擢躋戎部.足爲望郎.其所謂遠而有光華耶.郊壘尙多.其益思修備固圉.强本折衝.建爾殊勳.對我休命.

陳康義除郎官制

敕具官某.花萼相輝.今古罕見.爾一門三秀.或挺挺尙高風.或恢恢崇大體.爾處其間.兼此二美.龍舒之政.蔚有令聞.朕甚嘉之.晉爾省郎.蓋將引以自近.昔汲黯願出入禁闥.蕭望之雅意本朝.宜疾其驅.副予延竚.

袁申儒除致功郎官兼檢詳制

敕具官某士有抱負器業多所敭歷晚乃晉登朝列其于世故飽義理熟則裨贊之益必多爾通經學古困而後亨克繼世科歷更匭節召至儒館既已宿矣晉班郎省仍掾機庭惟公則遴曹無私惟勤則宥密有賴尙其懋哉用增光于前開人則予汝嘉

范鍾除吏部郎官葛逢除都官郎官制

敕具官某等朕惟郎選至重必慰開人儻或輕授非所以應列宿凝庶績也頤起家食之賢序進周行之彥爰得二人以稱玆選爾鍾㓜學乎實爾逢資稟朴茂士論推許素有定價且敭歷多而世故熟矣朕患吏道不淸而選法日壞正有賴于銓綜之公而都官一職即古司隸亦顯曹也各敬爾事贊爾長以無負朕選任之意

李韶除吏部郎官制

敕具官某朕自更化以來省闥之官未嘗輕授議者謂六曹事劇郎多虛員而銓部未公尤爲大弊必得儒英熟知當世之務乃稱斯選爾敏而篤學介而通方本諸躬行施于有政藹然廉平之譽搢紳高之昔躋都最從陟刑曹玆復付以銓衡之任其爲朕甄別能否振拔滯淹俾吏道淸而庶績熙尙其懋勉副有褒擢

王氏特贈和義郡夫人制

敕朕觀五代史著李氏斷臂事其言曰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偸生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夫李氏惟不辱其身而已非以身殉國也嚮西陲有狄難爾一弱婦人乃奮然詈賊以死映世之名寒如雪霜殉國之節視古烈丈夫有光焉豈李氏得比乎賜湯沐邑建號小君以獎烈魂且以愧爲士而喪節者

何琮母包氏贈令人制

敕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國人稱賢晳曰有子爰錫漏泉之澤用酬陟屺之思具封某氏禮謹采蘋心勞吹棘雖生弗逮于鋪之養然歿已當膺命之榮宜廣蕃釐式昭寵數少答擇鄰之教以開奕世之華

鄭發先封父母制

敕具官某祀明堂而民知孝于是老老之恩溥焉爾夫婦偕老有子從仕可無勸乎宜均祭澤錫以官榮服我命書永娛釜養

楊汝明父大全贈少師制

敕朕若稽故典深體人情揚名顯親所宜先于禰廟施祿及下豈復間于里居爰因熙事之成增煥寵章之寵具官某父某官操行端潔問學淵源當寧考臨御之年正賓替盜權之日俟門謹不伺候進而趨起熱官我豈願爲思之爛熟脫屣奉常之職驅車蜀道之難追念高標幸有英嗣克承家法久在邇聯珍祠暫佚于賢勞稽服宜彰于世美儲師峻陟旌爾教忠之能宗祏增光欽予廣孝之義

楊汝明母史氏贈漢國夫人制

敕陟屺懷親孰不知夫孝養擇鄰教子端有望于顯揚宗祀告成恤章加賁具官某母某氏行遵慈儉委

緦柔嘉詠蘋蘩之章能循婦道明經幅之喩藹著母儀有賢嗣以大其門驗積善之昌于後屬我邦盛之治增爾家采之榮錫命副笄已少光于幽壤徹田縣竹益可慰于寒泉緬玆淑靈歆予茂渥

楊汝明特贈四官制

敕朕愛惜人才優崇耆舊道之云遠悵莫逐于來歸天不慭遺驚條聞于謝事宜加褒擢用見眷懷某官溫然天姿濟乎世美緬懷爾考之節不受權臣之汙家庭有聞乎學斯二者國人稱願然曰有此幸哉爰從筮仕之初已蓄立朝之望積有休聲久在邇聯晚撫嵐南千里之封殆過潁川八年之治勞于藩服佚以祠庭固任未逾云亡何遽君子萬夫之望胡不壽康豐水數世之仁可堪凋落爾抱欲爲未遂之志朕懷用才不盡之思宜疊進于四階且復官其一子以昭恤後之典以表優賢之思覬而英靈服此光寵

麗澄特贈朝奉大夫直祕閣制

敕守圉扞敵之臣死城郭封疆固其職也爾乘使者車乃能挺身蹈難死不舍節偉矣一死未足多武閣再戰梗敵喉牙俾不得薦食吾土社稷之衛也當以報功存亡奚間以榮爾死以迪爾後人使凡爲臣子者勸焉聖人有金城不在是乎

葉頊除宗正丞趙希淥宗正寺簿制

敕具官某學宗正地嚴屬淸所以處名流也爾頤堅勁有守爾涯潔介自將皆舊由儒科蔚爲邦彥或傳參領或典句稽不負于九宗之秀矣成周之制辨昭穆敘親疏宗伯職之維翰維城幸以宗強朕嘉焉今之宗寺古宗伯也明古之制以佐其長以固我宗藩斯儒者事毋徒曰謹司屬籍而已

趙汝謝除司農寺丞杜範軍器監丞李以制大理寺簿章勵將作監簿制

敕具官某等漢宣帝勵精求治綜覈名實以簡羣臣黜陟有序衆職修理上下無苟且之患迄濟中興朕甚慕之爾汝謝秀于公姓材力有餘爾範穎于儒紳業履甚度爾以制金玉其貫安雅自將爾勵弓治其傳諸長自飭大農戎監有丞理寺匠監有簿往爲我分治之丞以承輔其長簿以糾正厥違非特示進擢之榮也政事文學禮法之士繇自今咸稱厥職則予以懌

曾穎秀除戶部郎中制

敕具官某郎官上應列宿婣版曹尤劇屬時方艱匪得雋良曷稱玆選爾學于家庭施諸政事令譽籍籍搢紳間朕甚嘉之躋諸省戶俾習而長其務革時弊全國體以俟明陟

趙以夫除左司郎中制

敕具官某揆中書之務方今所宜急也然非得識治之良材贊予輔弼焉能專意彌綸大經乎爾之才猷綽有餘地且更中外而騰聲華夷比國家多事章奏指安以省郎攝宰掾密裨廟論屢嘗忠嘉朕固已心奇之就俾爲眞式昭異獎都司學爲宰相先朝明訓也懋哉將于是觀器業焉

曾穎秀除倉部郎中姚子材除工部郎中制

敕具官某等太微郎位光近帝座非一路號稱星者躬在列爾穎秀以淸敏聞于浙右爾子材亦威惠流

于湘東.洵爲監司之才者.宜從外服.擢寘望曹.積倉以爲供億之儲.備械以贊修攘之政.皆今要務.惟爾之能.其齊乃位.揭乃職.以稱朕意.

徐愿除直祕閣依舊福建提舉制

敕具官某.皐華之詩曰.每懷靡及.髍使之職.馳驅咨度.必有常如不及之意.民瘼其少瘳乎.爾氣和質美.學有師承.綵衣書郎.出持庾節.斂散合宜.亦既活吾赤子矣.頃建卒之叛.爾勇無所避.親行撫諭者再焉.不有其功.職以自勍.可謂每懷靡及者歟.寓直中祕.庸爾褒嘉.服此休光.益思稱職.朕將圖所以進爾者.

虞復除耤田令制

敕具官某.朕嘗書四十八規.于緝熙殿日觀省焉.爾敷暢厥旨.條列來上.粲如也.掌故未足以旌爾勤.進司帝耤.庸昭異獎.且以來臣工之嘉言.

吳潛除知隆興府制

敕具官某.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又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夫名不稱.己疾之.名顯矣.人疾之.惟有闇然日章之德.則己尊而人不忌.爾之名高矣.敭歷中外.能聲益振.更化之始.首還班列.未幾持節江右.暫攝閫寄.威行惠洽.政平俗安.朕甚嘉之.列卿高選.迎帥眞除.所以詳試政事.而養爾日章之德.欽哉.行且召卿矣.

李性傳改知寧國府制

敕.睠我從臣.作民良牧.朞月而可.已聞最績之多.易地皆然.爰重淵藩之寄.是爲公選.毋曰賢勞.具官某.學博而量洪.器餡而識茂.岷峨清淑之氣.世載其英.家庭講貫之功.逆施于用.頃輟甘泉之賦.暫分澤國之符.蔚有聲猷.深用嘉歎.宜仍兼于祕職.就移鎮于宛陵.淮右流離.方資勞來.江東根本.政賴封培.豈忘與我共理之良.是以引卿自近之漸.欽予時命.其爾之休.

宇文景度知順慶府制

敕具官某.參井之墟.兵氛未解.深軫朕懷.兩充樂土也.蕃翰之寄.可輕也哉.時咨在列.知爾有牧民之長.今起家爲二千石.不但守條教而已.簡恤爾都.屹然爲雄鎭.使朕獲寬西顧憂.時乃功.懋哉.

張謙牧知嘉定府制

敕具官某.朕顧瞻坤維.狄氛充斥.民無寧居.犍爲獨不被兵.驚徙流離.亦不少矣.宅牧之求.可輕也哉.爾守高梁.有治理效.制臣謂爾廉平.其錫左符.往宣惠政.爲朕勞來遷定安集之.俾民知有生之樂.復見太平官府.西州根本.繇此再植.則予一人汝嘉.

趙彥楲知寶慶府制

敕具官某.邵陽居湖嶺要衝.控引谿蠻.盤錯數百里.未易綏御.以爾踐敭歲深.更練材老.起之祠庭.畀以符竹.往欽哉.惟廉惟平.毋暴征.毋峻刑.簡易寬厚.以事其人.則予汝嘉.

張彝傳知重慶府制

敕具官某.蜀去天萬里.朕深念遠民.謹簡良牧.爾嘗闢決會府.有能名.制臣謂爾可任.今予命爾.牧于藩邸.往欽哉.朕階前卽萬里也.勿以遠而忽.

余元㬊除司農寺丞趙必愿除太府寺丞制

敕具官某等.大農外府.皆財賦之職.必得通儒.深究本末源流.然後國用饒.而民不告病.爾元㬊.學周官.而明理財賦之說.爾必愿.出相門.而知制國用之道.並丞二寺.僉論惟允.夫議論多而功實寡.世以此病儒.爾其夙夜惟勤.一學此言.食貨生人之本也.果稱職.則儒不腐矣.懋哉.

趙汝談除祕書丞兼右司制

敕具官某.詩曰.不解于位.又曰.夙夜在公.謂人臣居一職.則任一職之責.自朝至暮.罔敢息遑也.爾少馳雋譽.蚤擬巍科.臨政勤敏.轉而上閤.登朝著.兼宰掾.夙夜不懈.猶昔也.擢丞中祕.號爲淸簡矣.雖然.身在蓬萊.飽觀典故.以其所得于方冊者.裨贊廟謨.剖決庶務.則夫淸簡者.乃所以爲繁劇之資歟.往盡乃心.嗣有褒擢.

除將作監丞制（案）此制原本闕姓名.

敕具官某.朕念淮西宿師連年.輦車驅馬.前後轉輸.其事勞矣.爾以敏材.贊大農府.飛輓無乏.爾惟克勤乃事.朕今擢爾.丞于繕監.往旣乃心.以續前績.向也攝官.猶稱治辦.況爲眞乎.詩曰.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今爲繇臻此.爾尙勉之.

趙汝談除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制

敕.朕圖任物望.共濟時艱.思衆朝豐水之仁.侯讙在矣.眷更化甘泉之奮.盍歸乎來.爰晉貳于儀曹.仍華于翰苑.具官某.邦之宗老.時之名儒.學博且精.信儀型于後輩.筆雄而雅.肯蹈襲于前人.朕以世事繁.賢才衰少.豈伊白髮蒼顏之彥.不在金馬玉堂之間.矧郡最之上階.宜綸音之趣召.職典三禮.詞成家.紫禁穹班.問諸國人.皆曰可.青氈故物.孰如君子居之安.遠追伯夷之寅淸.近想東里之潤色.罔俾美.用副簡知.

袁立儒除大宗正丞制

敕具官某.周家忠厚.內睦九族.親親之至也.爾敏秀嗜學.藹著聲稱.擢丞宗司.俾贊宗老.詩不云乎.宗子維城.無俾城壞.金湯之固.何以尙茲.懋哉.

趙崇嵒除大宗正丞制

敕具官某.朕聞侂胄擅國柄.士大夫靡然趨之.爾父汝揄.與侂胄有舊.屹立不阿.節誼高矣.爾安恬自守.綽有父風.師友淵源.氣溫而行潔.茲用序遷.晉丞宗寺.爾其永肩一心.勿隕家聲.嗣有褒寵.

顏耆仲除樞密副都承旨制

敕具官某.國朝用人之法.任丞郎卿監者.出而宣勞外服.以符節策勳者.入而羽儀朝著.等而上之.必歷河北轉運.乃爲三司使.蓋迭更內外.涉歷多則知識明也.爾天才卓犖.無施不可.昔爲宰掾.旋命觀風.發

庚贍鑑。灌溉以最聞矣。朕念爲事方殷。樞筦求助。引以自近。宣導密旨出入之間。庶幾我祖宗用人之遺意焉。夫王者之于天下。譬猶一堂之上也。軍情民隱。朕之所欲知者。進而告爾。后退而贊廟謨。稱職如此。則予一人以懌。

蒙齋集卷九

制

陳韡除工部尚書依舊沿江制置制

敕。介長江而分閫。式嚴留鑰之司。掌邦士以命卿。增峻中臺之重。維時明牧。顯有駿功。肅就畀于邇聯。示寵章于陸委。具官某。抱承家之學。有濟世之才。淮楚未寧。已見出奇之畫。江閩作孽。居多靖難之勳。龍司陪京。往護諸將。蚤茲介士。捷我朱方。倚鐵甕以倡謀。棲金峯而假息。布元戎之令。誓不招攜。讐羣叛之心。期以贖過。情辭異切。禍福著明。且信且疑。方自懷于猶豫。不留不處。遽盡掩于鯨鯢。一掃姑息之風。亟奏蕩平之捷。爰陞常伯。晉長綍曹。如親九陛之前。益煥中權之寵。緬惟入覲。語及籌邊。觀其爲國深謀。每以用兵爲戒。度德量力。朕不忘龜告之言。禦侮折衝。爾尚奮鷹揚之志。

趙希垔除將作簿制

敕具官某。記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吏治之否臧。朕每于民言酌取焉。爾令于畿邑。革革得民和。民惟恐令之去也。休聲既邑。轉而上聞。朕留汝以從民願。行再朞矣。俾有列于朝。簿正匠監。豈特旌爾之勞。抑使字民而能得民者勸焉。

項博文除大理寺簿制

敕具官某。朕明慎庶獄。增植國家好生之仁。故于列院中察爾。敏而近厚。俾之簿領理寺。如得其情。哀矜勿喜。聖門明訓也。念之哉。

除大理寺簿制（案）此制原本闕姓名。

敕具官某。獄重事也。理寺列屬。寄朕欽恤之意焉。爾明慎不苟。擢爲簿正。民命攸繫。周官五聽。孰聽之心聽之也。秋毫有枉。則天君昏而民受其冤矣。可不敬歟。

王極除太府寺簿制

敕具官某。朕念不泄邇不忘遠之訓。蜀士凡有所長。搜羅惟恐後。矧雋聲著聞者乎。爾生有異質。早擢巍科。不自矜夸。益加培養。通達古今。曉暢事宜。非碌碌常才比。簿正外府。用由此階。詩不云乎。靖共爾位。好是正直。予以遠到期汝。欽哉。勿予負。

何處恬除宗正寺簿陳璐除國子監簿制

敕具官某等。簿正之職。聖人猶爲之。有志于學者。師聖人可也。爾處恬、告爲太學諸生。上書言事。有挺挺風節。爾璐、倅式政柯山。愛民戢姦。至今人思之。一繇璧水升璇牒。一自列院遷胄監。俱以簿正爲職。夫有介名猶難。永終譽尤難。欽哉。勿替初心。益充所學。則予汝嘉。

除司農寺簿制（案）此制原本闕姓名。

敕具官某。儒者恥言理財。食貨載在洪範。儒者事也。而可恥乎。爾智識通明。諳練庶務。簿正農扈。乃以才選。其專精恪勤。阜民裕國。是爲稱職。

洪咨夔除吏部侍郎兼給事中制

敕。朕總攬大權。宣明公道。以敍正羣吏。職重銓衡。施命誥四方。事嚴封駁。爾廱齋在廷之彥。號兼人之才。必得通儒。始稱茲選。具官某。孤忠自許。勁節不阿。立朝端則不避權奸。居掖垣則匪徒潤色。誰云賢者無益人國。藉爾輸誠。因知明主可爲忠言。助予更化。積勞云久。以病丐歸。雅懷難徇于潔身。大義合思于體國。就正天官小宰之任。更觀夕郎批敕之風。職掌雖進于前。詞頭則簡于舊。比寶卿疏。深契朕懷。衆皆醉。我獨醒。信非立異。昔者疾。今日愈。云胡不留。矧當乏才之秋。尤隆久任之典。引領以望。爾終爲元祐之正人矣。心而言。朕不負端平之初志。尚殫忠藎。式副簡知。

丁伯桂除權吏部侍郎制

敕。朕疇庸四禁。分典三班。王者之建六官。莫重銓曹之寄。小宰之正羣吏。式高法從之聯。茲得通儒。肆頒褒命。具官某。受才儁敏。臨事浚明。自中外之游更。已聲華之藹著。比更大化。徑上要津。抗白簡以觸邪。每扶善類。伏青蒲而効直。不畏詭隨。螭坳嚴言動之書。鳳閣演坦明之制。積茲衆望。簡在朕心。屬懷北顧之憂。尤重西銓之選。既員多而闕少。矧官弱而吏強。昭示公平。得趨趨武夫之用。剗除姦蠹。盡蹇蹇王臣之忠。期爾力行。副予明陟。

張寶甫俞庭約父各封承務郎制

六十五冊

敕具官某等。禮九十日有秩。老老所以興孝也。矧爾有子。策名雋科。宜均祭澤。庸示褒榮。服我命書。永錫釜養。

李劉除禮部郎官制

敕具官某。郎選高矣。南宮最清。非夙負譽望者。疇稱茲選。爾蘊蓄甚富。發爲菁華。朕欲用之久矣。歷更麾節。少休琳宮。今命爾躋省戶。往欽哉。黼黻王度。將于爾取焉。

吳叔告補承事郎制

敕具官某。朕玩索中庸之旨。常取要切之訓。筆之于書。洎策士大廷。茂明正學。隱然言意之表。固有在也。爾抱負所蘊。來從遠方。乃能若稽古訓。舉發強密察之語。敷暢厥義。深契朕心。爾其亦有味于中庸之書矣。是用親擢。褎然爲舉首。懋之哉。毋志溫飽。益充器業。以其所以勉予者自勉焉。庶乎無忝。

俞括轉承直郎制

敕具官某。朕篤親親之恩。施及庶姓。爾亦預焉。其進選階。尚思報効。使天下毋誚朕私。

繆夢達特轉武德郎制

敕具官某。朕方以信賞厲將士。爾有戰多。雖久不廢。懋哉。服我褒寵。思報効焉。

俞煒特補迪功郎制

敕具官某。選階雖卑。朕不輕授。爾及此妙年。克力于學。以稱朕恩。則雖恩亦義也。

陳紀特換授迪功郎制

敕具官某。昔三輔吏士。見漢官威儀。猶感泣思屬心。爾久汙僞命。今得身爲漢官。又以左選初階。易而勇爵。可謂幸矣。當何以報國乎。耿耿忠義。永肩一心。尚勿替朕命。

杜幼節除著作郎制

敕具官某。著庭儲才之地。爾鐵秀挺奇。聯中兩科。當此國事多虞。固應亟見于用。奚以儲爲哉。望實貴乎相副。既有實才。復養資望。朕意固有在也。毋曰職清事簡。勉究遠猷。嗣有褒擢。

應繇除著作郎制

敕具官某。朕誦豐芑之詩。思爲培植人才計。爾博學多聞。屬辭知體。繇中祕陞著庭。衆咸曰宜。抑朕所深取者。以實美行修。易所謂吉人之辭寡者。蓋庶幾焉。恢爾器業。勵爾風節。乃可副予儲才之意。豈但與瀛洲學士相頡頏哉。

陶本除著作佐郎兼權右司制

敕具官某。朕觀前史。有此官要而不清。清而不要之說矣。我朝設官。莫要于宰掾。莫清于儒館。兼斯二者。必惟其人。爾實婺之秀。倜儻無華。魁然其形。班行之羽儀也。裨贊廟謨。亦既光寵。承明著作之庭。復俾涉筆其間。不其榮哉。夫木天固儲才之地。都司乃學爲宰相者也。又奚但清要而已。毋自菲薄。益迓淵休。

家横除祕書郎制

敕具官某。祕館必用名流。所以養器業也。爾天賦英資。自爲太學諸生。已不肯碌碌。洎歸蜀又冠春闈。才刃恢然有餘矣。乃不矜其能。隆師尚友。以致遠自期。校讎未久。茲復序遷。以爾詞學之富。顧何官不可爲。其務潛心古訓。益造乎實。則予汝嘉。

鄒岳除直祕閣淮東轉運判官制

敕具官某。世爲淮人。習知淮事。試之儀眞。以稱職聞。召爲尚書郎。纔閱月。復俾司漕。計朕每臨遣監司帥守。既戒苟同。亦戒苟異。何任職者心人人殊。或依違其間。甚非朕意。爾尚一乃心力。以濟國事。發舒其少寬乎。天祿河圖。祕藏之府。寓直其間。以光爾行。祗服寵榮。嗣有褒擢。

曾用虎除江西轉運判官制

敕具官某。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朕遴選監司郡守。深其涉歷者。所以老其才也。爾天資英發。所至有聲。曩持江西憲節。且攝章貢郡符矣。平定寇攘。從容不亂。茲就畀漕事。將益以觀爾之能。夫元凱稱才。以有德也。爾一門世所鮮儷。益懋乃德。以昌家學。奚獨衣冠爲事云乎哉。

唐璘除江東轉運判官制

敕具官某。昔慶曆中。諫臣修以言事無所顧避。出爲河北轉運。是時保州未寧。壓難折衝。信不可無直諒骨鯁之士耶。國家多事。倚金陵爲重鎮。置漕帥于茲。要與制臣協規同力。以奬王室。今之金陵。昔河北也。朕頃聞爾名。擢爲御史。侃然正色。凜如秋霜。古稱疑淮南之謀者。非斯人歟。轉輸之事。非所以累卿。暫借威望。以助北門之重。抑嘗聞仁皇語臣修曰。有事第言之。修對以諫官乃得風聞。在外越職罪也。仁皇曰。事苟有聞。豈可以中外爲辭。朕之望卿亦然。

張應運特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江東頃荐饑。爾竭力以佐其長。民免捐瘠。荒政第勞。蔚爲稱首。選階超進。眡羣僚爲優。尚思報稱。勿懈爾勤。

何處信特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歲會有殿最。法也。爾嘗通守嘉禾。課以最聞。法應得賞。其進一階。祗服休命。

喬幼聞特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民困于役久矣。江東常平使者。以義勸分。政莫良于此。吏奉行類不虔。爾邑克成。爾惟克勤乃事。其增一秩。用風勵字民者。

知隆慶府李良孫轉一官再任制

敕具官某。劍閣天險也。古稱一夫荷戟。千人莫當。今非昔矣。強寇横犇。毒流西土。爾以孤墉。扞禦寇衝。繫民人之心。生將士之氣。豈徒恃險而存哉。朕不忍六十州之煨燼。思固門戶扃鐍之防。無以易汝。其陟一階。勉爲朕留。繕甲兵。峙餱糧。戒斥堠。結聚落。使險隘畢葺。寇不可復犯。蜀道載寧。予其大介賚。爾往欽哉。

文大淵特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官賞所以勸有功。朕不敢吝。武都之捷。受賞者三十三人。爾亦預焉。儒生而立武功。未多得也。勉出乃力。嗣建茂勳。豈但遷階序升而已。

歸順鄜均等轉官制

敕具官某。隗嚚將殄。馬援來歸。武周就亡。敬德爲用。豪傑之士。舍逆附順。志烈顧不偉哉。可無懋賞。以勸來者。爾等皆北士之豪。沈毅有識。逆雛背義。倒戈効忠。蔡人則吾人耳。横班遥刺。褒陟有差。所以示功高之録也。勉立殊勳。以對光寵。

宋明達轉官制

敕具官某。朕念遂彊之臣。輸力王室。雖微必録。雖久不廢。爾疇昔驅馳兵間。給餉無乏。今分符內郡。一階例進。朕不汝遺。勉殫忠勤。益圖報効。

陳一鶚特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昔人有言。兼并易能也。堅凝之難。河南之役。祖宗故疆。復入版圖。爾有勞焉。戍守弗堅。則匪汝咎。勸功一秩。朕不敢廢。邊事之宜。爾既習知。竭力以圖後效。所以報也。

游震甲特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昔漢宣帝得寵刺史守相。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吏良民安。號稱中興。朕嘉慕之。爾器質溫潤。心事粹夷。暫蝕禁從。綏我閩部。惠流威行。姦宄消息。而七聚又寧。儒者中和之政。信可尚已。內閣升華。所以寵也。而謙避弗居。朕心未快。姑用漢增秩故事。進爾一階。俾藩翰之臣勸焉。尚服寵光。圖有明陟。

趙希儶特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自常平義倉。耗于移用。惟置倉鄉社。最爲便民。泰昌僻在巴峽。田賦不滿六百石。脫有凶年。孰拊民飢。社倉之建。遂爲一郡長利。抑可以言民庸矣。其增一秩。俾牧民者勸焉。

胡元琰特轉兩官制

敕具官某。邊聲孔棘。臨事選材。不限資格。往往多得其人。爾頃以葭萌一令。而攘戎執俘。保民靖亂。卓乎干城之勳。非夫精華果銳。躍躍有欲自見者哉。一歲而遷三秩。非常典也。功多有厚賞。庶聞者勸焉。尚服寵榮。益思報効。

顏耆仲特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鹽筴之利博矣。斡旋通變。不專興利。而美意行焉。獨不在人乎。爾將指東淮。以鹺爲職。懲俗吏之朘民膏也。度越拘攣。弛利予下。而國課自豐。誠有足大者。進爾一秩。豈徒以治辦見褒哉。體國愛民之意。固將風示四方。以爲護養元氣者勸也。懋哉。對揚休命。

葉真除吏部郎中制

敕具官某。尚書郎、高選也。而天官之屬尤重。蓋將贊而長以衡鑒羣才。顧可輕畀歟。爾聲猷炳蔚。踐歷寖

深。頃以歷節宣勞江右。趣還郎位。所以旌外庸也。爾其一意奉公。恪守舊章。爲朕蒐舊賢。拔淹滯。以成思皇多士之美。則予汝嘉。

朱復之除太府寺簿劉伯正除軍器監簿王好生除耤田令制

敕具官某等。棫樸官人之詩也。傳曰。能官人則民無覦心。官以才遷。有是才乃稱是官。不才者自當知分。而敢萌覦心乎。爾復之抱負瑰偉。爾伯正器局秀整。爾好生智略恢閎。或簿正寺監。或典司帝耤。可謂以才遷矣。然朕王汝于成之意。不止是也。欽乃攸司。嗣有褒擢。

韓濤除大理寺簿楊伯嵒除太社令制

敕具官某等。禮刑相爲表裏。理寺之有簿正。奉常之有司社。秩雖卑。關于禮刑則一也。爾濤之麗練。爾伯嵒之疏通。職理寺者。觀周禮之三典。職奉常者。思伯夷之播刑。則表裏之說明矣。汝往欽哉。毋辱朕命。

陳垩除國子監丞曾三異除太社令制

敕具官某等。在詩有之。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士有靖共自重。老成可敬者。予其德心有取焉耳。爾垩、敏行有常。勤于審計。爾三異、韜養不露。精于典校。朕察其德心。蓋能安守素守者。或晉聯胄監。或列屬奉常。皆清選也。尚其懋勉。以對休命。

黃宜除宗學博士黃濤除太學博士陳晉接除宗學教諭制

敕具官某等。太學賢士之關。而天枝之秀。又設宗學以教之。師儒之選。可輕畀之哉。爾宜之雅。爾濤之宏毅。爾晉接之靖共。皆一時選也。其爲我端矩矱。勤訓誘。使辟廱流道德之容。麟趾追信厚之風。不其休歟。

刁起潛除太學博士文復之除宗學教諭制

敕具官某等。太學賢士之關。而天枝之秀。又別設宗庠以訓之。爲師儒者。傳道受業解惑則一也。爾起潛、士之英。爾復之、西州之彥。登之學校。以爲表倡。如家塾之誨子弟。情親而道自尊。業精而疑頓釋。果能若是。足以副朕親親賢賢之意矣。

劉炳除金部郎中李韶除都官郎中制

敕具官某等。尚書郎高選也。非有資望。不輕授。爾炳、愿而和。爾韶、靖而通。嘗爲朕牧民。且登諸朝矣。肯綾入直。班序寖穹。非徒爲爾榮。尚其懋勉。異時稱爲端平良吏。維乃之休。

趙汝譔除軍器監丞趙必愿除戶部郎官制

敕具官某等。除戎器。戒不虞。義著于萃。不傷財。不害民。訓垂于節。而吾聖門講明實學。有勇知方。子路能之。治國足民。冉求能之。皆確然有可用之實。爾汝譔之謹重。職在繕戎。爾必愿之明練。職在理財。一爲監長。一爲郎曹。其足食足兵之所深賴乎。治兵而毋佳兵。治財而毋蠹民。此聖門之所尚。而宗英之所以培植宗社者也。懋哉。服我休命。

趙崇曄除刑部郎官郭正己除大理正制

敕具官某等。朕讀虞書皐陶稱舜德。凡十餘言。皆寬仁忠厚之至。而刑故無小止一語。聖人尚德不尚刑。于此見矣。爾崇輝、明而不苟、爾正己、通而有守。踐歷中外。藹著能聲。朕甚嘉之。或陟刑曹。或正理寺。爾其念一成不變之難。體哀矜勿喜之意。重民命者。所以壽國脈也。欽哉。

張涓除閤門宣贊舍人制

敕具官某。上閤清選也。以勇爵登罕矣。武都之戰。爾有奇勳。非此莫酬。今敵人送死。復蹈覆車。正爾立功名之秋也。勉哉。美官顯賞。朕不汝靳。

魏了翁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荊湖軍馬制

敕。計安諸夏。閫任大儒。荊楚國之西門。最重上流之勢。樞機天之北斗。全提外閫之權。峻端殿以陞班。偉元戎之開府。誕敷渙號。式殿師虞。具官某。德粹而業閎。氣全而節勁。望爲萬夫之所屬。砥柱中流。學承百聖而不墜。典刑大雅。兒童知其姓字。草木識其威名。越有服于大僚。將共熙于庶績。屬茲邊寇。擾我南陲。祖宗積累三百年。思保艱難之業。東南生聚億萬戶。亟爲耆定之圖。環顧在廷。疇堪茲選。不待蓍龜之協卜。盡推白鶴爲聞人。然而任重者責惟艱。用大者寵宜厚。破拘攣牽制之積弊。杜異同甚閣之浮言。兵財悉應其諮。寮寀自由爾辟。朕志決矣。惟汝予同。卿往視之。在師中吉。增重本兵之寄。式昭敵愾之威。協熊羆之力。以掎角戎師。掃豺虎之迹。以底綏庶士。倂壯蚍蜉之聲援。遂清河洛之埃氛。俾一人輯寧于爾邦。茲爲長算。用眞儒無敵于天下。當驗斯言。復卿袞衣之歸。翊我垂裳之治。

李埴除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兼修史制

敕。朕尊延耆俊。嘉尙名儒。偉祕殿以升華。專付史權之重。冠祠庭而命秩。俾陪經幄之游。時預議于听朝。爰祗儀于政路。具官某。爽邦由哲。事君以忠。品藻才高。得十志八書之奧。淵源學富。參一翁二季之間。更出入于累朝。凜孤高于晚節。粵新大化。召長禁廷。方賚柄用之儲。遽勤浩歸之志。諭以尺一。至于再三。何所聞而來。心平徇德。不得職則去。過實在予。豈無體貌之隆。曷以筋力爲禮。是用付神京之眞館。躐學士之穹班。庸究業于金華。肆垂光于汗簡。嘉謀爾則入告。尙賴箴規。大事吾其與聞。益殫忠藎。

崔與之除端明殿學士廣東經略制

敕。朕思用物望。共濟時艱。天下之達尊有三。夙推鄉老。王者之制爵凡五。尤重帥權。乃以符竹之榮。就畀枌榆之寄。具官某。國之蓍蔡。世之典刑。論思著于立朝。肯阿權貴。鎭靜稱于治郡。歸臥邱樊。粵從調瑟以來。謂可彈冠而起。班獨高于八座。疏胡閡于再辭。屬茲蜂蠆之起戎。欲保羊城而靖難。俾宜上意。式副民瞻。見大夫誰可乎。博稽公論。驗老臣者無矣。蔽自朕心。峻茲端殿之除。就建鄉邦之閫。威聲遠寄。姦宄潛消。少需不旬月之間。卽見一指麾而定。朕知卿素履。蘊古良臣。每熟覽于來章。屢興懷于前席。相見何晚。雖暫煩牧御之才。盍歸乎來。行大展經綸之業。

曾三異除祕閣校勘制

敕具官某。蓬萊方丈之勝。必老于詞學者。婆娑其間。亦邦之光也。爾年德可敬。神明不衰。登之木天。益飽

觀未見之書。懋哉。嗣有爽擢。

許應龍除國子司業兼禮部郎官制

敕具官某。先朝選儒英爲成均長。日延諸生。切磨爲己之學。不但勸課試。謹繩墨。故得人爲盛。自風俗之頹。人心斲喪。士子皆波流風靡。不復有先輩典刑。朕甚憂之。爾嚴行粹和。不自表暴。俾範多士。坐處藹然。正小司成之席。豈徒爲爾榮哉。昔閔子騫有言。少而不學。則苟而可。苟之爲患大矣。爾其率勵後進。毋使學殖荒落。國家將有賴焉。懋哉。

何琮除知福州制

敕具官某。轉漕七閩。事權雖重。然特一職耳。帥無所不統。治軍則有訓治之法。治民則行綏輯之政。非負宏才大略者。莫稱茲選。爾褰帷寬宏。制行峻潔。自班朝列。躋言路。不待更化禁戒。而四方賂遺。已不得其門而入矣。出將使指。餽餉宜勞。適値多故之秋。一指麾而旋定。晉升延閣。就畀帥閫。正以爾之抱負。不可限以一職。故使總方伯連帥之權。究詩書禮樂之蘊。軍政既飭。民生咸綏。皆於爾乎賴。尙其懋哉。嘉績轉而上聞。行且召卿矣。

彭鉉除直祕閣知廣州兼廣東經略安撫制

敕具官某。五羊去天遠。兵悍難制。寶鸞一道。朕起元老殿鄉邦。亂然後定。顧瞻中外之臣。疇可繼者。爾名父之子。蔚有令聞。我審考最。念舊學。擢爾弟昆。抑眷爾考也。由詳刑攝帥閫。委寄隆矣。克稱厥職。就令爲眞。大俗儒多懦。健吏鮮仁。欽哉。仁而不懦。戢姦靖民。則予汝嘉。

鄭昔知瓊州制

敕具官某。瓊山縣隔。瘴海中島夷錯居。比歲嘗反覆不定。思得良牧撫寧之。爾闡決倅府。習知南方事。經爲朕綏彼黎元。敷我德化。則予一人以懌。

蒙齋集卷十

表

謝次對宮祠表

力辭華職。乃竟闕于俞音。叨領真祠。更誤霑夫寵渥。恩踰岱岳。心凜淵冰。臣某。謝中伏念臣久抱沈疴。粗安愚分。畀從謁告。凡七八疏以求閒。纔冒兼官。猶一再除而未已。俄畯升于次對。又濟玷于名藩。自惟衰頹多病之身。得此稠疊非常之數。僥踰若是。稱塞謂何。此蓋恭遇皇帝陛下大度海涵。至仁春育。念臣曾班朝列。示簪履之不忘。察臣稍讀父書。雖非對而弗棄。遂頒新命。俯及陳人。臣敢不思報殊知。益充素學。務明義利。詎自昧于初心。誓保身名。庶不隳于晚節。

狀

徽州乞祠狀

某至愚極陋。無所取材。誤蒙聖恩。擢膺郡寄。僥逾過分。報稱無繇。惟思夙夜究心。勉竭駑鈍。始到之日。蠹弊百端。帑藏空竭而無餘。綱解稽壓而未補。縣道財賦。告急紛然。婺源休寧。積壓尤甚。遂與諸邑相約。首能專人追呼。務于催科之中。深寓撫字之意。今則休寧綱賦。已沐霈恩。婺源辟官。頓新弊政。其他諸邑。亦智有條。幸賴同寅協心。得以專精郡事。前官綱運。補解已多。吏祿兵糧。按月支給。時發倉廩。用濟貧窮。稍

傷軍容。仍加激犒。庭少淹留之訟。獄無久繫之人。回視曩時。氣象稍勝。民既幸拙政之無擾。某亦與百姓而相安。只緣上有老親。年踰八十。兼抱宿恙。發作無時。某自領郡符。倏焉滿歲。去鄉千有餘里。音信動涉兼旬。心旌搖搖。頃刻弗置。念躬湯藥之奉。合尋香火之緣。欲乞朝廷。察某區區所陳。別無規避。陶鑄一祠廟差遣。俾得早歸鄉閭。粗供子職。既可以全微臣事親之道。又可以彰公朝錫類之仁。言發于衷。情不得已。欲望朝廷。俯賜敷奏施行。

衢州乞祠狀

某一介庸虛。寸長無取。濫叨誤恩。分畀輔郡。深惟公朝所以委使之意。夙夜孳孳。悉心撫字。期欲報稱萬一。惟是郡當舟車往來之衝。加以積弊轇轕之後。苟徇人情。則有負所學之素。欲伸公道。則不免違俗之譏。每于職所當為。但知勉竭其力。自到官以來。究見諸邑舊苦豫借。遂痛節浮費。與之代輸。蠲除宿逋。以示寬恤。自是蠹弊既革。田里相安。今則上供綱運。並無虧欠。官兵俸料。如期支給。去冬市廛延燎。營舍俱已復初。今歲雨暘及時。農收又幸一稔。及瓜而代。屈指匪遙。在某可謂僥逾。其他別無規避。只緣斗筲易溢。蒲柳早衰。冒膺劇繁。頓覺疲苶。重以松楸在念。寤寐不忘。欲乞朝廷。特賜敷奏。陶鑄一祠廟差遣一次。庶幾得歸舊里。稍獲休息。異時或有繁使。東西惟命。不敢控辭。

辭免將作監兼國史狀

職丞五工。驟玷飭材之選。書成一藝。猥兼裁筆之華。自揆非宜。以榮為懼。伏念某謏材何算。模學徒勤。久去周行。誼作清都之想。謬持漢節。飽諳黎庶之情。恍兩載之俱霜。乃一身而二任。發倉箱之積。所期八口之無飢。察囹圄之寃。敢謂片言而折獄。比積勞而致疾。冀削牘以祈閒。初無避事之嫌。蓋出由衷之悃。命晉竟闕。寵數忽頒。自外而中。固喜吏氛之脫。求退而進。終非愚分之安。輒控忱辭。冒于鈞播。願收回于成命。庶允稽于師言。葵藿心傾。何敢忘于大義。松楸夢遶。期少遂于素懷。

辭免直徽猷閣知建寧府狀

某承家學淺。涉世才疏。周爰咨諏。偶冒持于使節。不遑寧處。倏恍閱于五年。昔升雉堞之班。仍贊麟經之筆。忽叨因任。俾續前功。尋力辭賑卹之艱。獲專任平反之責。方虞幽黜。遽被明揚。閩嶠上游。昔素稱夫劇郡。阜陵潛邸。今尤號夫大邦。屬肇新元化之初。正妙選惟良之日。不應疲苶。可稱撫摩。況方躋堯闕之榮。復超二級。豈假寵周藩之資。欲重一麾。猥俾集于罔功。敢躐當于成命。輒控循牆之避。庶逃負乘之羞。

建寧乞祠狀

某叨試外庸。倏周一紀。驅馳江鄙。粗殫詢度之勤。牧御閩邦。兼任將輸之寄。誓欲守公而竭節。敢云擇便以謀身。而自抵建以來。憂民之瘼。皇皇平糴。切切救飢。能省十綱之運糶。蠲除累歲之逋賦。更欲講求丁米。庶幾鋤去蠹根。緣積疲勞。致生疾疢。證狀將成于痿痹。寢興俱患于艱難。加之飲食弗強。肌膚頓削。皓然白首。顧遂衰以何營。皎若壯心。思捐軀而莫遂。惟當罷散。或可弭災。兼自入霜至今。閩境困雨。精禱致嚴于齋素。甘霖已應于滂沱。雖云轉咎而為祥。詎可抱疴而尸位。痛則呼父。仰而籲天。欲望朝廷。特賜敷

奏許象山之道.冀骸骨之保全.儻假息于餘齡.期報恩于末路.

辭免兼侍講狀

感恩甚渥.揣分奚堪.竊惟聖學之緝熙.尤重儒臣之勸講.非深造自得.則無以爲啓沃之益.非殫見洽聞.則無以承顧問之詳.自揆何人.足當斯選.已陳免牘.尙閟俞音.敢望公朝.曲回淵聽.

辭免兼權中書舍人狀 〔案〕本傳.甫凡三兼中書舍人.此狀有久服蠹官.[illegible]等語.則當是[illegible]少監召入.兼領時所上.狀中又有[illegible]語.則本傳不由[illegible]起居郎兼舍人狀首一句.西掖攝承.仍舊貫.與此篇首聯西掖代言[illegible]

右坳載筆.政負空餐.西掖代言.驟叨越俎.疊膺異數.倍惕危衷.伏念某.碌碌無奇.悾悾自信.少耽樸學.素莫習于詞章.久服蠹官.更寢荒于筆硯.幸逢調瑟.濫被賜環.近咫尺天.已覺歲華之晚.分清切地.曾微月篇之更.遠陪經幄之游.冒攝銓衡之貳.已多忝竊.可復超踰.矧須一札之辭.申飭羣工之課.職專潤色.將大布于王言.詞許纖還.必盡當于公論.倣近製則弗工于駢儷.徇孤忠則動忤于姦邪.自知迂戇.無以稱塞.儻冒貪于榮寵.將自速于顚隮.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還誤渙.改畀時髦.當使聖謨.不愧坦明之制.毋令冗器.得汚嚴近之班.

辭免起居郎兼中書舍人狀

左掖記注.忽冒新除.西掖攝承.尙仍舊貫.恩華狎至.慚負增深.伏念某.疎拙無能.樸忠自信.國步艱難之際.老冉冉而奚爲.家門憂患之餘.心悄悄而良苦.方念力祈于閒佚.豈堪更被于寵榮.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渙渥.改畀時髦.俾無負乘之羞.庶免曠官之媿.

辭免直徽猷閣宮觀狀 〔案〕本傳.甫爲起居郎兼中書舍人時.史嵩之以力主和議.得遷擢.甫力辭不可.至再.皆不報.侍御史徐清叟.遂奏論甫.昔守富沙日.贓六十萬.改甫知婺州.不拜.此狀有引咎語.當指此事也.

爵祿臨世之樞.實國家之公器.廉恥立身之節.尤臣子之素心.故上無濫予之嫌.下安知足之分.同歸一是.庶獲兩全.伏念某.但有樸忠.了無能解.率意勇往.每與世以相違.忤物滋多.由信己之太過.豈識許無因自至.皆言行有以取輕.痛門戶之凋零.祈朝家之昭雪.忱辭雖切.從欲未頒.正無地以措躬.忽自天而錫寵.既賦祠官之廩.仍加閣職之華.度義弗安.捫心愈愧.敢望特與敷奏.曲賜矜憐.冀成渙之亟收.庶危蹤之善保.多言誠爲可畏.從古而然.止謗莫如自修.由今以始.

辭免除集英殿修撰知婺州狀 〔案〕本傳.甫前後兩命知婺州.皆辭不拜.此狀有畀大資殿撰等語.當是初被論時所上.

畀大責輕.正念昨非之當改.人微恩重.尤慚新渥之洊頒.輒于再瀆之誅.用罄一忱之請.伏念某之不肖.命也詎奇.入交肆于詆誣.上未忍于捐棄.寓秦陵奎壁之直.領建業煙霞之祠.方避寵榮.力祈寢免.峻升寶殿.修論譔之隆名.鎭金華.增壽宮之重寄.大君有命.小臣敢辭.奈前申尙阻于施行.兼近牘復闕于俞允.胸懷耿耿.尙凜利口之譏.義理昭昭.詎昧朶頤之戒.儻自違其素志.將重玷于明時.更望鈞慈.特與敷奏.察其悃愊.賜以矜憐.收回宸命之頒.少塞輿人之議.可與無與.于公朝何拘.反汗之嫌.欲仁得仁.在

小臣惟竭本心之白.

再辭免知婺州狀

自顧賤微.倍深兢惕.〔案〕此篇起處原本有闕文.無可校補. 伏以臣子事上之誼.無貳爾心.君父恤下之情.丕從厥志.已備殫于忱請.乃尙閟于俞音.理實未安.辭寧洊瀆.伏念某素乏涵養.動招悔尤.以閑職而領真祠.猶難輕受.分藩符而升祕殿.奚可冒承.矧聖明求治之殷.勤惟牧御得人之爲急.睠言星婺.密拱日畿.高大父之遺芳.依然猶在.不肖孫之弱植.貌爾何堪.得非所蒙.榮祇爲懼.儻苟貪于光寵.是自速于顚隮.伏望鈞慈.更賜敷奏.收還成渙.改畀時髦.義利兩途.難兼取魚熊之美.行藏一致.乞仍尋鷗鷺之盟.

辭免中書舍人狀

去國經年.方愧召綸之寵.朝天有日.驟叨詞掖之除.新渥輝煌.危衷震惕.伏念某.性資介僻.學殖荒疎.惟知公以滅私.豈虞動而得謗.既奉身而退.遽貪赫赫之聲名.不俟駕而行.僅有惓惓之忠愛.敢圖出綍.復俾代言.昔已試之罔功.今若何而勝任.循默保位.將素履之有慚.矯抗當官.必危機之再蹈.矧惟衰朽.曷免嘲嗤.伏望朝廷.特賜敷奏.亟收成渙.改畀真儒.豈徒嚴帝制之司.亦以重王朝之選.陳力不能者止.毋令貽擾愲之羞.投閒乃分之宜.終許遂保身之哲.

再辭免中書舍人狀

掌書命于西垣.曷昭王度.騰巽章于北闕.惟俟帝俞.既未察于愚衷.詎可忘于屢請.伏念某.初無薄技.第有孤忠.蒲柳之質早衰.已難藏老.鴛鷺之羣方狎.匪敢養高.甞一札之下頒.望脩門而甫入.便蒙錫寵.嚴近升班.既慚演潤之非長.更慮繳還之未易.直道則動成忤物.徇時則或至違心.雖以兼全.其將安決.皆我所欲也.奚若取熊.爲士者笑之.殆幾搏虎.頻復之厲.後悔莫追.伏望朝廷.特賜敷奏.察某之忱辭非僞.憐某之素業久荒.別簡時髦.作鳳閣舍人之樣.庶全晚節.從鹿門處士之遊.

辭免兼權吏部侍郎狀 〔案〕本傳.端平元年.遷中書舍人.論史嵩之輕脫.留不行.翼日權吏部侍郎.引疾至八疏.閱一月.遂歸.從臣復合奏留之.尋命兼修玉牒官.兼國子祭酒.皆辭不拜.此辭免兼權吏部侍郎兩狀.與乞祠諸狀.永樂大典散見各卷.不知先後.今並姑合本傳序載.

右史記言.更叨勸講.西銓典選.復冒攝承.揣分非宜.撫躬知媿.伏念某.未深學古.粗守教忠.幸逢更化之熙明.獲廁舊人而收召.清都大微之上.密近天光.細旃廣廈之間.仰裨帝學.其爲際遇.已極寵榮.矧天官小宰之聯.實禁路從官之貴.賀無水鏡.難求裁鑒之長.量澀辭翬.且重滿盈之懼.可堪超躐.必速顚隮.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毋嫌反汗.別務掄材.使一出于至公.庶少安于微分.

再辭免權吏部侍郎狀

昨膺異牘.祈寢渙恩.天聽未俞.愚衷增惕.伏念某.猥以樸學.幸逢明時.才無演撰之長.職以封還爲重.非他官之可比.務竭孤忠.有前疏之尙存.敢違初意.所冀宸心之感悟.庶幾輿論之允諧.若乃恕其狂瞽之愆.擢以華要之任.遂身謀之甚便.于國事以何裨.苟貪冒于寵光.恐難逃于譏議.況某衰齡遲暮.病體支離.欲望公朝.特賜敷奏.收回成命.改畀真材.蒲柳之姿.已難勝于樸樕.麋鹿之性.期早退于山林.

辭免召命乞祠狀

某自顧么微。無足比數。公朝曲徇私情。仰戴生成之造。但某羸軀致疾之由。只因勞役過度。心氣太損。津液枯燥。榮衛不和。所以釀成痟瘦之證。今大體雖已向愈。而餘證猶未盡除。醫者謂須清心省事。方得痊安。某默思醫家之言。誠爲有理。若非寬閒自適。恐難遽收功效。茲者朝假已滿。深慮有違君命。不遑寧處。欲望朝廷。特賜敷奏。畀以祠廩。使得優游田里。服藥調治。早遂痊安。異時或有驅使。罔敢辭難。

乞宮祠狀

某初無技拔。粗守樸忠。叨竊逾涯。撫躬知懼。一從孟夏。痼疾大作。遞忱請告。至于再三。辭請來歸。屏居山樊。自夏涉秋。申請者屢矣。上恩寬大。未賜譴誅。但某揆之私心。班列法從。所當朝夕論思。此何等官職。而乃養疴于家。縲以曠瘝。何所逃罪。某心非木石。寧不自知。皆緣腰軀所苦。非但瘦疾作梗。腰疼增劇。近又別有一證。左腿連足。痒毒焮焮。其熱如火。所起白泡。以千百計。醫者按方書。名爲瘰毒。乃因濕熱交攻。故生此證。目今用藥淋洗。敷貼涼進活血等劑。但受病既深。猝未見效。須得寬心將理。庶幾有安全之望。區區欲望朝廷。特賜敷奏。畀以祠廟差遣。俾得日親藥餌。保固殘軀。自此沈疴去體。復獲安康。則異時凡有驅策。惟所命之。決不敢妄有辭避。上孤聖朝隆寬待下之意。

再乞祠狀

聖明恤下。恩德如天。自揣么微。若何稱塞。惟是纏綿一病。幾及半年。變證屢增。略無痊減。瘦瘠未愈。繼以脊膂受濕。腰疼方劇。加以足疾癰痛。外用草藥敷貼。內服湯劑調治。課效茫然。醫家謂藥力不及。必藉艾火之功。所灸穴道不一。然亦未獲良驗。奉父母遺體。不善保護。至使疾病交攻。衰態具見。已自踧踖不安。若更階進貪榮。冒爲顛躋決矣。載惟公朝。設官分職。正欲各共乃事。豈有屏伏巖谷。身抱沈疴。而乃職隸銓綜。號稱法從。乞閒既未從欲。只得仍舊書銜。每一操筆。爲之赧怍。尚難自恕。公議謂何。區區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念某之情至爲懇切。察某之辭無一僞妄。早畀祠廩。使得專意醫藥。庶幾得覩再生。實戴天地父母成全之造。

辭免兼修玉牒狀

國有鉅典。職重瑤編。載筆殿于十條。特書大事。提綱專于一相。亦列從聯。宜得宿儒。協成信史。如某者。斷無他技。素乏三長。固有負薪。幸蒙恩而予告。未臻勿藥。方遯惆以展期。念息偃于家山。久曠瘝于銓部。若加修纂。愈速顛隮。伏望朝廷。即賜敷奏。俾仍舊著。少須疾疢之痊。亟寢新榮。勿致寵光之溢。庶安愚分。允穆師言。

辭免兼祭酒狀

竊惟成均教養之地。非他有司比也。蓋隆師儒所以重經學。專職掌所以正化源。豈可以他有司兼領哉。近年以來。典教者以課試爲務。而無師友相規之益。爲士者以進取爲急。而無義理切磋之功。若更以他官兼領。則愈無以隆師儒而專職掌矣。某所以不敢苟就者。非爲一身辭榮避事計也。蓋其見司成之官

其職不可不專。是以力控悃忱。期于從欲。而訓詞溫厚。不容引避。退自揣己。益重淩兢。區區欲望朝廷。更賜敷奏。收回成渙。別選德望學問可爲師表者。俾專厥職。始足以重經學而正化源。其于培植斯道之氣脈。誠非小補。

辭免集英殿修撰知嘉興府狀

謁告而歸家山。幾祈閒退。疏恩而典畿郡。敢冒寵光。輒不避于嚴誅。用備殫于忱悃。伏念某初無他技。惟有小忠。西掖詞頭。每愧封還之不力。右銓職掌。尤慚澄汰之未能。而況蒲柳之衰蹤。欲保桑榆之暮景。章亟上。一語不欺。奈訖閟于俞音。反過叨于異數。被嘉禾之新渥。寄甸藩宣。仍祕殿之舊除。班高論譔。一猶難稱。二其曷堪。本圖結香火之緣。覬少遂林泉之志。且訪醫而問藥。可愈疾以延年。若乃以既耗之精神。膺方來之事任。雖稍濡于近次。終自背于初心。欲乞朝廷。特賜敷奏。洞鑒由衷之悃。別求共理之良。華職收還。庶器名之無濫。叢詞改畀。亦命義之可安。

辭免依舊寶章閣待制知福州狀（案）福州之除。本傳不載。攷前遷中書舍人。後權吏部侍郎。修玉牒兼祭酒。皆辭不拜。繼有嘉興福州之命。皆辭。此狀引以爲辭。則在前命後無疑也。

有命自天。拊躬增懼。某竊伏思念。歲首叨恩。假守嘉禾。方具免牘。復拜星鞶之除。嘗以賤軀抱病。精神力委靡。勉強屢控忱辭。冀得休閒。旋蒙朝廷。畀以祠廩。仰戴生全之大造。茲者濫膺宸渙。分閫七閩。地望既崇。責任尤重。自惟一介么麼。何以當此隆委。況某數月以來。專心醫藥。生意略回。而所苦瘦疾。已成沈痼。未有治療之方。正此憂窘。雖曰分符。尚爾需次。然內揆諸己。豈敢冒承。欲望特賜敷奏。收還成渙。容某只領祠官。庶使愚分少安。卑情不勝大願。

辭免兼給事中狀

某叢衡冕瑣。濫叨謏涯。已嘗敷露忱悃。力上免牘。適闕俞音。良深震惕。竊惟古者命官。各專一職。故下之任責。得以竭其力。而上之用才。將以覬厥成。後世以一人而兼數官。但以疊組爲榮。而專任責成則未也。聖天子躬親庶政。兩丞相率勵羣工。正當復古風以救時弊。夫何循襲舊例。而未能爲官擇人乎。況如某者。學本不優。材有所拘。記注勸講。已逾分願。銓曹兼領。尤爲非長。今若更使之掌絲綸。司封駮。人以爲榮。已則甚懼。蓋責以演潤。則思艱辭拙。無以華國。繼以繳奏。則識闇氣衰。或致傷體。蚤夜以思。無一而可。是用不避再瀆。披瀝肝膺。區區欲望敷奏。毋嫌反汗。別畀名流。豈惟臣職之獲安。抑使王言之增重。

再辭免兼給事中狀

封駮之任。命令所關。典故精通。執奏始不乖于國體。風節勁直。論事乃允契于衆心。儻非眞儒。曷稱嚴選。如某自揆。無一可堪。方慚紫橐之寵榮。更冒黃扉之書讀。若昧循牆之避。必貽負乘之譏。比控忱辭。初非飾僞。邈爾未回于淵聽。凜然深激于危衷。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毋嫌反汗。別畀時髦。使皇家有得人之休。庶小臣無踰分之愧。

辭免吏部侍郎狀（案）本傳。前先以中書舍人。除吏部侍郎。已有辭狀。後復由兵部侍郎。還吏部。此二狀標題無權兼字。具有西曹七兵等語。知係由兵部遷職時所上。與前劄

（雖懷一辭狀，非出一時。）

演鳳掖之綸．拜恩踰月．典鵝冠之選．錫命自天．寵數驟蕃．惴衷危惕．伏念臣材非適用．學不通方．親逢願治之朝．實處代言之地．振居易之職．寧顧己私．（案）此下闕五字．欲扶國論．自分莫逃于鈇鉞．收期擢貳于銓衡．有益于君．則爲．初無覬望．不得其職則去．雖冒寵榮．伏望陛下．憐臣老病之侵尋．察臣衷忱之懇惻．亟收誤渥．改畀時髦．毋令得罪于輿言．庶可少安于愚分．

再辭免吏部侍郎狀

寵恩下逮．黼印綬之何多．淵聽未回．拜絲綸而增愧．不嫌再瀆．敬白微忱．伏念臣烱烱孤忠．區區樸學．雖羈紆于筆橐．常恐墜于箕裘．繼武銓衡．頗騰非議．伏佩訓詞之溫厚．乃及家世之遭逢．謂先臣立節之堅．有不同時之恨．期微臣遺風之似．至形累日之嗟．爰擇陽剛之辰．俾持人物之柄．而臣精神耗于多病．筋力爲之早衰．雖常讀夫父書．了不通于世務．奚以革除弊倖．必將孤負恩私．清議謂何．丹心自愧．伏望特垂容照．曲鑒愚衷．即改畀于時髦．庶克全于晚節．

三辭免吏部侍郎狀

竊以恩寵踰涯．洊陳免牘．悃忱未白．訖閟俞音．揣己終慚其弗堪．覦天遂忘其屢瀆．自憐皓首．空抱丹心．常虞有限之精神．莫勝方來之酬應．西曹七兵之務．特奉行有司之故常．東銓羣吏之權．乃差別人材之流品．縱令殫其念慮．猶恐墮于姦欺．自顧積衰．豈能稱職．力控循牆之避．凜如淵谷之危．伏望朝廷．更賜敷奏．曲鑒由衷之請．毋拘反汗之嫌．別畀儒英．用清吏道．庶公議之允協．亦愚分之可安．

辭免國子祭酒狀（案）本傳．前後兩命兼祭酒．此狀有前兼吏銓之銜．未脫．未遂等語．當是遷吏部侍郎後申命也．

聞命震驚．揣弱慚悚．伏念某因衰得病．累疏丐閑．未沐允俞．方深跼蹐．而便蕃之寵．從天而下．俾領成均之職．大非晚學所堪．且以從臣而兼監長．乃先父舊官也．先父問學操履．士類推服．久在學省．諳知本末．猶自謂此職不比他官．究心誨誘．惟日不足．況某視先父．萬萬不侔．加以苶然之軀．疾疢交作．經涉半載．醫藥靡瘳．形骸骨立．血氣頓消．尚縻吏銓之銜．求脫未遂．正此無地自容．詎可更令供二乎．夫以太學賢士之關．必得大臣誨人之矩．某之壯也．猶乖物望．今老且病矣．決不足仰承聖朝新美多士之意．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成渙．別畀真儒．以重首善之地．某下情不勝大願．

再辭免祭酒狀

某自揣么微．疊拜寵渥．懇辭弗獲．益重凌兢．竊念某之赤心．實非有他．只緣今春所苦．癱瘓腰疼．證狀屢變．幸收艾火之功．自謂可以勉強支持．又蒙朝廷俾兼司成之職．此乃先父舊官．微臣深願克紹．其奈疾患纏綿．左股又生瘡毒．一歲之間．日日從事藥裹．精神氣血．耗損極多．豈可復更勞動．只得控露真忱．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收還成命．畀以祠廟差遣．俾得養痾．以畢餘生．

再辭免權兵部尚書狀（案）初辭狀．永樂大典不載．

溫詔下頒．危衷增惕．竊以見知則悅．人情均樂于貪榮．得寵若驚．臣子盡思于量分．遊訥未回于聽聽征

營敢憚于固辭．伏念臣積有遭逢．迄無績效．深恩莫報．半年三拜于除書．任重難勝．一旦五兼于華組．儻使吏明于超擢．是將自速于顛隮．見得思義者．非出于矯情．爲官擇人者．當留于聖慮．欲望念五兵爲至急之政．而六職非假寵之官．毋俾乘軒．徒啓衛人之誚．何嫌銷印．式昭漢帝之明．

書啓

上制帥書

竊惟今日重戍在邊．兵力疲于暴露．民力病于轉餉．國力窘于調度．此中外痛心疾首之時也．士之欲進言于麾下者多矣．往往竊欺私議．相顧莫肯發．曰．不在其位也．曰．交淺言深也．某不肖．廁于幕下之士．不可謂之不在其位矣．又蒙幸于左右者有年．不可謂之交淺矣．默而不言．誼不可也．情不忍也．夫官以江淮制置使爲名．府事但兼之爾．而足跡不至淮甸．自江以北．付之文移．晨起晏罷．坐曹據案．與治州縣無異．精力耗費于簿書．而閫外之體統未明．智慮周匝于事物．而天下之名義未講．此失臨遣之意一也．官軍按甲不動．而借山東羣盜之力．以收狡猾．彼皆以殺人掠貨爲事．欲其秋毫無犯．所至牛酒開門迎勞．其可得哉．沿邊守卒．誘殺降附．江淮懸少．俘掠人畜．義旗所向．有旅拒而無響應．有堅壁而無倒戈．此失弔伐之名二也．張魏公秦丞相．雖邪正不同．然終身各守一說．今也知戰之必不可已．而不敢力主也．知和之決不可爲．而不敢深詆也．若攻矣而又欲守．既守矣而復欲攻．內無執持．遙有稟聽．擇善不勇．慮患太深．豈以去位爲難乎．此失去就之義三也．凡此三失．愚請極論其所以然者．夫欲有事于仇敵．此天下之公憤也．非一家一人之私憾也．奈何不昌言于朝．不博採于衆．徒與二三君子籌之．彼借甚高之虛言．我圖甚難之實事．不出力以助我．而持論以律我．或漸變爲知難而退之說．或遂謀爲潔身而去之計．古之君子．與人同樂．必與人同憂．今之君子．預吾成而不預吾敗．共其安而不共其危．此愚所未曉．先生能以一身受公議之責．而不能以公議所是者．精白言之于上．何歟．蓋自南渡以來．國家畏敵之病．何其深入骨髓也．昔也畏敵之烈焰．今也畏敵之餘威．有可勝之勢．而自貶以趨弱．有可勝之理．而豫憂其必敗．謀國至此．可謂拙矣．自古任責大臣．其胸中必有卓然不可易之見．不以成敗利鈍而遂廢也．今也帷幄之籌．無所堅決．疆場之吏．無所稟承．欲乘機進取．則上制乎廟謨．欲偷安退保．則下畏乎公論．聚十數萬兵于境上．退縮如處女之不窺門戶也．謹畏如彭祖之觀井也．日月逝矣．機會坐失．如天下後世何．誠使吾之國人．畏名義甚于畏仇敵．通上下爲一心．合中外爲一家．勇者請行．而怯者不議其後．君子協力．而小人不讒其成．又安有下作而上不應．外欲爲而中沮之者哉．凡今之持論者有三．怯者欲和．勇者欲戰．持重者欲守．敵亡無日．吾謹與和．和不足言也．試言戰可乎．下哀痛之詔以誓衆．移和買之幣以犒師．使名義暴白如此．則可以戰．若陽諱其名．陰喜其實．無大舉之勢．爲小儆之事．則戰未易言也．三制閫脈絡相通．運衡並進．使聲勢環合如此．則可以戰．若二邊不動．一方用事．如人之身．四體不仁．而一臂孤舉．則戰未易言也．姑舍是言守可乎．有張巡許遠之忠義．使登陴之兵．裹創飲血而不怨．如此則可以守．若勞役無度．甘苦不均．士卒凍餒．而將帥歌舞娛樂．軍心解體．則守未易言也．有羊祜杜預之恩信．使並邊之

兵。知安居賀枕之樂。如此則可以守。若作槳未乾。驅之穿濬。穿濬未已。驅之營造。民心胥動。則守未易言也。夫戰守大事也。先生何不于此時。與君相精講而熟計之。因以立一定之規模。然或謂方今廟謨淵深。外間莫測。如陣亡功賞。暴露犒賜。蓋有司細務爾。而奏請累月不下。況乎爭大事乎。愚謂體統正則條目舉。大事之不爭。小事之不報也。先生何不亟言其大者。次言其小者。按行兩淮。以聚軍實。激犒三軍。以作士氣。求老成有方略之士。與之共謀議。勿使懷才抱道。而有不吾以之歎。起閒廢有人望之將。與之共功名。勿使袖手旁觀。而有不盡用之恨。移江上諸屯之卒于江北。以省餽運。收北來流移之人于江南。以示恩信。罷兩淮土木之不急者。以休民力。旌沿邊吏士之死節者。以勸戰功。使風采精明。人心興起。關隘可以戰。閉戶可以守。雖以之抗新造之敵可也。況于支吾自守者哉。夫臨大事。決大議。在乎擇義精。立志果而已。賊未授首。臣無還期。裴度所以平蔡。群疑滿腹。衆難塞胸。劉表所以覆荊州也。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使先生言而用則留。不用。幅巾還第。大節不毀。孰與得官職而失名譽者比哉。某日夜念此。憂思旁皇。不自知其言之出口。惟赦其狂簡幸甚。

代劉宰回趙丞彥漸到任啓

帝閫疏恩。男邦試政。嘗功已試。有如熟路而駕車。里社相望。更若繡衣而行晝。凡在受廛之列。疇非賀廈之人。某官孕秀天枝。擢華月窟。淵源學海。未多鴻寶苑之藏。根柢詞林。寧假古錦囊之蓄。世科俯拾。官路橫翔。綠水紅蓮。勝游滂歷。高槐翠柳。雅趣未忘。雖官稱不改于前時。而地望已殊于他邑。南連畿甸。是爲近水之樓臺。北接江壖。正倚濟川之舟楫。顧爲推于柔蘊。以直上于要津。某壯志已灰。病容如鬼。殘年幸矣。聊婆娑之。簡僻重頒。深我相先之誼。報章獨後。尚寬不敏之誅。

蒙齋集卷十一

序

送林德甫赴京學教授序

三山林君德甫。受知真西山。結交湯同年仲能。及其弟伯紀。西山于人無不容。其敬德甫也。猶異衆人。仲能伯紀。繩尺甚嚴。并言與行副。知恥自重之士。不深交也。余以是知德甫必有以取重于師友者矣。天地生才。不間今古。每嘆前輩銷落。後生不接聞源流。風俗淪胥。曷有紀極。泛觀宇宙間。不但人才寂寥。而物亦凋耗衰少。推數術理。必有其故矣。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其信然耶。余既雅聞德甫賢譽。今茲親接。耳其言。叩其所蘊。則包絡事物。貫穿古今。守經達權之道。皆瞭然于德甫之胸中。異時所到。浩未易量。殆不必重嘆典型之淪墜。而謂吾道于是窮也。雖然。昔者先君子嘗訓學者曰。立志貴乎恢張。保德莫如兢業。今世之士。往往卑近者乏恢張之志。而俊邁者鮮兢業之誠。有能立大志。奮大勇。傑然立乎千萬人之上。而檢點此身。雖毫釐之間。微有過差。亦不苟恕。則恢張兢業。蓋兩得之矣。德甫分教京庠。異日將推所有以淑後學。固余之所深期者也。做古人贈言之意。于其別。聊爲德甫發之。

送潛子言趨朝序

陸先生。金谿人也。而會堂實在貴溪之象山。同官安仁宰潛君子言。家溪上。余興崇象山書院。子言大喜。

蓋先生之學.大要以辨志爲主.舉世沈酣于利欲之中.而不知本心之大義.此固先生之所哀也.晦庵朱先生.延先生講書于白鹿.特取論語喩義喩利一章.指示迷途.厥旨蓋可見矣.子言所以喜余興崇書院.得非喜斯道之久鬱復明乎.今子言入朝.仕胄監.風化之所自出.子言以其心之所喜者.上告明天子.下淑諸生.平居果有徇義忘利之志.則臨難必有盡忠致命之節.將見先生之道.復光明于時.而國家元氣.綿綿長存矣.或曰.時方多事.而以興學爲急.毋乃迂乎.曰.不然.無禮則賊民將興.無學則上陵下僭.載在經傳.昭昭乎不可誣也.奚其迂.子言知余心者.于其行也.遂書此以贈之.

送魏監丞赴夔帥序

紹定改元.將作監丞魏侯.以直祕閣帥夔.夔閫重地也.側聞明天子擢侯.意殆不止夔.侯諳通而機敏.博聞而知變.治變有餘矣.儻加重任焉.俾全制西蜀.其亦可哉.但蜀近日多故.敵人去來不常.我兵單財寡.備不素具.蜀人心搖搖然.侯其奚以處此.獲乎上.不獲乎蜀人不可也.獲乎蜀人.不獲乎上不可也.官之辟置歟.財之調度歟.兵事之分合歟.制敵之緩急歟.務通下情.不肯阿意求合.獲乎蜀人矣.而未必獲乎上.若一切稟命于朝廷.以取上之知.獲乎上矣.而未必獲乎蜀人.然則奈何.曰.決諸心.質諸道.心之所可.即道之所安.蜀人與之.上亦與之.未有獲乎下、不獲乎上者也.侯之先聲.蜀人屬耳目焉.循是而行.夫何患.且余聞蜀人性亮直.毀譽不亂眞.見有潔廉畏義者.交口譽之.其反是者.則羣攻之.介乎是非之間者.始譏而改.則終是之.而卒不改者.終非之.前事殆可鑒也.侯行飭于身.而望積于夔.譽滿四蜀.而聲達于天朝.繼是領全蜀之寄.爲國家萬里長城者.必侯也.侯到蜀.試從鉅人長者而叩焉.寧考朝.從臣抗疏.力論西事者誰歟.乃余先人絜齋也.蜀人誦之至今.不肖孤敢忘先志哉.侯衞人也.余承乏典州.與侯有夙好.于其行.敬書以贈.

送張伯常赴吳尉序

張伯常負其才氣.能力于學.通知古今.論議亹亹可聽.不得志場屋.辟尉吳江.豈伯常本志哉.于其行.贈以言曰.尉職警捕者也.得盜孰若無盜.魯嘗患多盜矣.季孫使臧武仲詰之.武仲不可.其言曰.在上位者.洗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余每愛斯言.可謂知去盜之本矣.夫盜何自作.亦效上之所爲耳.上不欲則雖賞不竊.上先利則不奪不厭.伯常既自飭厥躬.又遇明監司.是能軌度而明徵矣.民忍爲盜耶.雖然.歲惡不入.饑殍盈野.民不忍爲盜.而歲實驅之.吁.念之哉.敬之哉.毋罪歲.毋罪民.益加內省.告諸明監司.不以得盜爲喜.而以無盜自期.是之謂不負所學.

送趙從道(名璧孫).赴福倅序

天地與我同.斯言贅矣.我與天地同.斯言亦贅矣.此至言也.而謂之贅何耶.噫.知者知其爲贅.不知者不知其爲贅也.三山別乘趙君之官.將爲風月主人矣.訪余山中.且別而求一言.余病矣.又何言.試問風月與我同耶.我與風月同耶.萬籟俱息.湛然清明.當此時風月且與我相忘矣.烏覩其爲異.躬簿書.役期會.當此時風月與我判然矣.烏覩其爲同.欲仕乎.惟恐上之不我知.而吾職之不得盡也.風月同耶異耶.欲

息乎.思泉石之清致.望故鄉而懷歸.風月同耶異耶.在閑而能友風月者.吾見亦罕矣.閑既與風月隔.而閙乃欲與風月親.是二物也.烏乎其可親.然則無間閙動靜.則可語風月之眞趣矣.而此豈易到耶.而豈終不可到耶.別乘負超軼之才.志于古而敏于學.其進未易量也.聞余言拱而唯.乃書此以贈.

送趙庶可秩滿言歸序

用舍難全.通介難兼.其來尚矣.喜動一于用.喜靜一于舍.徇己一于介.徇人一于通.孰有可用可舍.能介能通者乎.稽山趙君庶可.銳意職掌.用矣.語及出處.慨然有欲舍之色.確守界限.介矣.稽諸輿論.翕然有通才之稱.世人能如庶可者蓋寡.雖然.事會方來.舍不必言也.才如庶可.通又奚足道哉.姑置之.敢問知之如何.其用世乎.其爲世用乎.若曰爲世用.則庶可猶夫人耳.吾期庶可用世.而庶可未肯以用世自期.吾惑焉.又問介也如何.其無所往而不介乎.抑有時而介乎.若曰有時而介.則未爲難能也.吾期庶可.以無所往而不介.庶可其果聽吾言否乎.余每懷此而未吐.庶可告別.余適抱病杜門.未有見.曰.此而不吐.是終不吐也.則于庶可乎有負.故卒吐之.夫有用、有舍、有介、有通.人自爲此名耳.道固無是也.果得道矣.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豈有用舍通介之迹哉.凡涉用舍通介之迹.皆較計安排而爲之者也.去道遠矣.吾將進庶可于道.盡捐世俗之見.而卓然有志于古.忘爵祿乃能用世.忘宮室妻妾所識窮乏.乃能用世.忘身乃能用世.必如是則可以言用矣.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夫子又發明之曰.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果能是.將無所往而不介.又豈獨爲目前硜硜小丈夫之爲哉.一節之廉.是一節而已也.一事之敏.是一事而已也.道者大路.坦然正直.六通四闢.無有拘閡.然則求道有方乎.曰有.其方若何.曰在明心.請以是勉庶可.

徐逸平集序

學有淵源.人有傳授.逸平徐公.自言其學得于蕭先生.蕭先生得于龜山楊先生.蓋出于伊洛之學者也.觀逸平所著書.淵源傳授.槩可知矣.而余所深敬逸平者.非徒以其言也.以行足以副其言也.記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夫言辭.豈君子所貴哉.枝葉之盛.本根之衰.平日躬行.果無愧怍.發而爲言.斯足貴矣.逸平信其素學.恬然不以仕進爲意.行孚于鄉.咸師尊之.五峯胡公.一時之傑.往復書辭.亦以先生稱.則其行卓矣.豈徒言而已哉.余既爲逸平書其墓.江山王令.哀其遺藁.又以序見屬.余遂得寓目焉.中庸曰.言顧行.行顧言.其逸平之謂乎.

許主簿大梁集序

端平初.天台許君.以舒城簿領部兵糧.自淮達汴.凡經游之地.感宗周之舊事.睹黍離而興嗟.作爲詩章.以寫其徬徨悽愴之意.題曰大梁紀歷集.朝士遺之書曰.東西道進師.所鄉無前.天府已入版圖.關洛在目.宜發爲鐃歌鼓吹之曲.以鳴太平之盛.噫.今閱斯集.所謂鐃歌鼓吹者.乃一轉而爲是耶.但見周旋亳汴之間.慄慄焉懼.糧草愆期.辠在不測.何暇鳴太平之盛.然士以職自見.會計當.牛羊茁壯長.此吾之職分也.又豈必擇不勞且冗者.始可以盡吾職耶.已以不勞且冗者而自處.則勞冗將使誰當耶.若夫謳謠

之體。固詩人之常。而此編非、謫也。君自謂曲而有直體。且以玉川月蝕之作自況。此其發于忠義。豈非天性然耶。以職則不辭勞。以詩則不導諛。君信可人矣。抑又觀其論淮西便宜五事。得于親歷。最爲詳備。至力言守江淸野之失。且以精閒諜。安淮民爲急務。惜其不得上達爾。噫。世之抱孤忠。懷隱憂。而不獲上徹。如君者蓋多矣。使有能表而出之。雖未暇鳴國家之盛。要亦伸草茅之氣。下言之。上行之。瘳民瘼而固生意。是其鳴國家之盛也。又奚必鐃歌鼓吹之爲耶。君訪我于里舍。今告歸。遂書此以贈。

無倦序示江東幕屬

以期會不執爲大故。賈誼嗤之。其務在于期會簿書。王吉鄙之。識者皆以是爲格言。雖然。簿書期會。非可廢也。顧所謂簿書期會者。如何耳。周禮曰。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而特著于司會之職。是則參互要會。乃周人之簿書。而日月歲。卽周人之期會也。彼其官僚之講習。渺然爲治體深長之思。朝夕之所圖維。隱然爲民生悠遠之計。不以虛名事誕謾。而書于載籍者皆實事。不以光陰付等閑。而攷其日月者皆實迹。此周家所以勵臣工。修庶政。非若漢世崇尙刀筆吏之比也。由是言之。如漢刀筆吏之簿書期會則不可。如周日月歲之簿書期會。獨不可乎。某非才。將指揮。幸與諸兄日相周旋。名雖寮寀。實則友朋。凡本司所以行于郡邑。與郡邑所以復于有司者。莫非繫惠利之實政。而世之所謂趣辦椎剝等事。咸無之。近以郵遞往復。多有稽違。分委賢僚。以疏壅滯。且置簿立期。而加緝密焉。若可已矣。然某以爲渺然治體深長之思。隱然民生悠遠之計。豈惟周人能行之。尤吾儒所當孳孳講求。而不可暫倦焉者。是用重疊此帙。略具其事如左。 一賑荒之政。自去冬迄今。散財發粟。爲數浩博。取會旣閟。類聚孔艱。曰常平。曰勸分。曰獻助。曰濟。曰糶。覈其數目。稽其欺弊。綜理微密。而後一局之事。庶無罅漏。自是以後。民有疇厄。官有施予。又豈容以結局辭。凡此等類。上關朝省。下逵州縣。劄狀行移。不付吏手。非賴賢僚。誰爲我助。 一西成所望豐稔。四十三縣之內。遠米之有無。糴本之多寡。皆須審會得實。斟酌合宜。其招商也。稽公憑之往復。其和糴也。察吏卒之姦蠹。然後米舟輻湊。而倉廩可充。 一救荒除盜。理實相通。豫備不虞。古有明訓。無事尙不可弛。況多難之時乎。鍛乃戈矛。備乃弓矢。一事一物。皆不可闕。器旣具矣。尤貴閑習。合本司所管衙兵。教以射藝。厲以旌賞。可使人人精熟。又市井間。有所謂良家子。近日軍兵習射。此徒欣然來集。隆暑之月。暫令少休。今涼颸颯然。可以尋故轍矣。 一江西福建之寇。退近鉛山、貴溪、安仁、餘干諸邑。賊徒動息。所當周知。官軍利鈍。所當盡究。報狀盈篋。舛錯未齊。宜將各郡邑名色。以類區分。勿相淆雜。繼是旋報者。亦隨卽歸類。使血脈源流。瞭然在目。誠近日急務也。 一天下萬事。非財不辦。本司無生財之路。惟有節財之政。拘權檢視。責任必專。外此則告命之椿留者。勸富民以爭鬻。僧牒之給降者。多委人以轉售。此皆所以厚足食之本。爲足兵之基。 一兵荒之禍。固爲甚慘。而差役之苦。亦如兵荒。兵荒之殺人也。猶有時而止。差役之殺人也。則無時而休。今總册鼠尾帳之置。差似詳盤。然亦未足深恃也。恪意奉行。最貴州縣得人。專心討論。尤在幕僚任責。使役戶脫妄差之擾。田里免破家之憂。豈非仁政之大者歟。

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昭明壇祠。多歷年所。雨暘有禱。靡不響答。茲議更新廟宇。鳩工度材。豈容無提其綱者。人謂神祠。似非甚急。殊不知爲政之道。順民心而已。闔城之人。莫不尊敬信嚮。正當因人心而爲之。況祭山川之在其地者。古之禮也。今之監司。卽古方伯連帥。而可曠事神之禮哉。舉茲數條。無非切務。分委幕屬。各司其事。但其間有脈絡相聯者。又宜更相協一。分中有合。合中有分。倣周官日成月要歲會之意。相與共惜寸陰。戮力同心。期底成績。今以三日爲率。某就此簿批問某事見作如何區處。某事合作如何施行。諸兄其各疏于簿。始若煩細。然稽日而月而歲。功緒著見。終始貫通。此爲政也。亦爲學也。行之在盡心而已。故名之曰無倦。

贈錢融堂詩序

融堂自淳安來歙。某延入郡庠講書。首論立志。乃講顏子問仁一章。敷繹斯義。最爲的切。夫志非他。志于仁而已。大哉仁乎。充宇宙。滿六合。接于耳目。著于日用。何往非仁之本心。渾全通貫。此心卽仁。不勞外索。人患志不立耳。某不敏。請融堂入學講書。志于仁也。融堂爲學者闡明大旨。志于仁也。某帥官僚諸學以聽。教授帥諸友咸聽。志于仁也。諸邑宰各勉邑之士子。融堂之賢弟子。自遠方來聽。濟濟洋洋。有風雩氣象。志于仁也。某又欲帥邑士之繼至者。與同僚之子若弟。屈融堂入學再講。志于仁也。融堂訓誘不勌。復留以從茲請。志于仁也。融堂不但以言啓發之。又將與諸友磨礱。以求緝光日新之實。言行相副。無歉昔賢。志于仁也。他郡之聞風者。將曰。校官作成士類。又能求廣其學問。郡僚不以此事爲迂闊。又能助成其教化。遂使淳安之師友。相從以至于歙。歙之官若士。相與慕而問辯講貫焉。二邦人士。藹然以道義爲樂。異時人才。由此而盛。志于仁也。某違離膝下。假守于茲。自是以往。孳孳勤求。一念在民。益勉其所未至。庶以不辱朝廷之命。而少慰老親之懷。志于仁也。同僚自是修乃事。敬乃職。內不欺心。外不虐民。上不負君。志乎仁也。士習旣善。推以化民。凡爾父兄子弟。鄉黨鄰里。轉相講授。更相勸勉。俾歙之民。自是知學道之爲急。孝悌之當先。頓革舊習。還其本心。禮義可興。風俗可美。志于仁也。故曰。大哉仁乎。充宇宙。滿六合。接于耳目。著于日用。何往非仁。學者勉之。本心虛明。常如講書諦聽之時。則庶幾有志矣。不動于意。不累于欲。兢兢以守之。時時以習之。無終食之間有違。則仁常在我矣。某嘉融堂善于發明聖人之旨。于是詩以歌之。

贈徐通甫（名士龍）序

三衢徐君。爲惠州校官。將行。四明袁某。酌別而言曰。君氣貌粹夷。威儀閑雅。章其胸中。必愉愉怡怡。有自得者。非余所及也。其何以贈君。雖然。焉可以無贈。昔吾夫子之言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又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盈天地之間皆善也。皆中庸也。若之何而擇之。曰擇之以心。心卽善也。卽中庸也。以是擇之。以是得之。以是拳拳服膺而弗失之。顏子亞聖也。尙謹所擇。況後學乎。余與君論學。猶未究精微也。而竊窺一二矣。聖經昭白。眞若日星。傳註之學。愈多愈晦。君其謹所擇焉。

贈東嘉劉君序

學者貴有受道之質。甘受和。白受采。以其有美質也。非甘非白。則雖有五味五色。亦弗能受矣。色味尙不可無美質。矧學者之于道乎。質者何。曰忠信而已矣。忠信卽人之本心。外忠信而求本心者。皆妄也。東嘉劉君自婺過衢。謂余曰。吾就正于校書徐先生。望其容貌。未言而敬心自生。旨哉斯言。劉君觀省此心。常如侍校書時。可以言忠信矣。

贈王伯友（名瑛）序

中庸援詩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旣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嗚呼。好合之好。豈世俗之好。和樂之樂。豈世俗之樂。皆道也。兄弟妻子順道。則父母無不順。斯可以言孝。兄弟妻子。一不順道。則不足爲有道之好。不足爲有道之樂。不好不樂。則父母不順。非孝也。事亡如事存。父母無存亡之間。豈可以爲旣亡。而不思罔極之報哉。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爲人兄。爲人夫者。亦可以反求矣。風自火出。家人反求之義也。余讀中庸。有感于伯友之行也。書此以贈。亦因以自警焉。

贈新昌兪君序

余臥病里中。新昌兪君。惠然來訪。袖出長箋。道所以來見者。非他有爲也。援孟子反經一章。其有志于正學歟。七篇之終。論自古賢聖。見而知之。聞而知之。勤經五百餘歲。由孔子而來。百有餘歲耳。知者誰歟。非孟子自許歟。所見何見。所聞何聞。所知何知。此難以言語形容盡也。適前章反經之論觀之。同乎異乎。孟子引而不發。後學蔽而弗悟。嗚呼。道其終晦也耶。兪君歸而求之。有餘師。

贈王志叔序

志叔爲齊安錄事。漫堂劉公。旣畀之箴。雜兄去非。又爲之跋矣。某復何言。然漫堂謂志叔廉明。不患不及。惟慮迎長官意向耳。志叔過秋浦。爲余言。佩服是箴。究心犴獄。覩勘聽如家。平心定氣。引囚親問。不施箠楚。吏不得出一語。由是囚莫不盡吐實情。玆不亦明乎。居官三年。律己如一日。泊秋浦棹空舟歸。玆不亦廉乎。嘗有巡檢司執盜。聞之縣。縣上之州。及臬司。志叔以贓不獲疑之。詰盜贓何在。盜謂棄之水矣。志叔愈疑。白憲。置盜三獄分鞫之。憲如其言。俱以非眞盜告。遂得釋。使志叔無特操。決不能爲此。則其不阿長官。不違斯箴。信有證矣。余每病世人麗善言而不修實事。如志叔之不負漫堂。及雜兄之訓。幾何人哉。問學無窮。志叔勉之。繼此聞一善。皆能躬行以實其言。古人可庶幾也。遂書以贈之。

贈嚴坦叔（名粲）序

坦叔抱負才業。有志當世。以余耳目所睹記。才如坦叔蓋寡。坦叔有詩名。寓意推敲。細入毫髮。似非落度越繩墨者。及遇事挺身直前。勇無與抗。喜接雄豪士。握手吐心肝。相期功名。人亦樂與共事。余每與語。深知其志。向必不處爲一世人。善謀能斷。密而通。敏而耐。坦叔之才。其細麄易劇。無施不宜者歟。士固以有用爲貴。雖然。遇不遇時也。奚可有固必意。余老矣。同寮三年。坦叔之助。不可縷數。一日別余去。求書悅心二字。語余曰。吾未爲參選計。歸而繹故書。求吾心之眞悅。請大書。將揭諸所居之室。余曰。是得之矣。遒書而序之。

贈趙君是夫（名懿）序

余與君是俱甲戌進士。紹定己丑。余持庾節江東。君是實在幕中。屬歲饑。議賑貸政。君是有助焉。庚寅冬。余領臬事。仍司庾。與君是偕來。君是敏于事。善斟酌。三年之內。發廩勸分。池勢閣而事情多。實惠難下究。遲屬檢覈。必先君是。隆暑祁寒。淸憲倉分。郡縣慮囚。君是代余行。雪冤寬繫。輒中理。余始至番。則留君是于池。余行部。又以臬事留屬君是。彌縫罅漏。勞矣哉。會秩滿將去。因語及齊年今要官者若而人。外庸者若而人。已顯而中折軸者若而人。久躓而漸亨者若而人。未通籍者又若而人。得喪升沉。天地賦分一定。毫髮不爽。顧求其不喪不沈者。在我而已。君是奉板輿爲祿養計。安恬夷猶。厥味甚長。素守弗移。聽其在天。使後之觀者曰。甲戌科所得人如是。豈其爲顯親揚名也大矣。敢以此言爲君是贈。

贈王次點（名與之）序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士各有所志。或志事功。或志名節。或志詞學。而上焉者。志于道。其所以景行前哲。各隨其分量規模之淺深大小。而至于景慕聖門之高弟。必志于道者也。當曾點鏗爾舍瑟之時。雍容數語。眞如在春風和氣中。今天台王君之有志于是也。以與之名。而字以次點。則豈特事功名節詞學而已哉。道卽本心。天地同體。虛明洞徹。不可名狀。曾點蓋有契于斯矣。夫子思中行而不得。故思狂者。又不得。而思狷者。狂狷皆近道。而狂尤勇于進道。次點勉之哉。東魯沂水也。生徒童冠也。詠歸之樂。卽當時氣象也。夫何遠之有。

又

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其先儒之確論乎。王君次點。作周禮訂義。予猶不獲盡覩全書。且未見次點所述詩說。噫。說關雎麟趾之詩易耳。關雎麟趾之化。惟三代聖王能之。後世之漢高皇唐太宗。尙不足進此。然則周官將何時而可行乎。曰。聖經與天地並。世有否泰。道無終極。有王者作。克己以正本。齊家以範物。宮府一體。朝廷邦國爲一人。左右警御皆良士。后妃嬪婦無私謁。廢置誅賞。盡出于一人。而奇衺不正之習。無纖介奸乎其間。此關雎麟趾之化。而卽周官法度之所由行也。余雖未見詩說。固可以心會矣。孟子談井地爵祿之制。而大本在格君心。聞次點著經說甚富。格心之要。儻在乎是。其許我盡觀否乎。

贈眞仁夫（名志道）序

物生而華。華而實。其生生也不窮。秋冬斂藏。萬物歸根。春陽載熙。生意沃若。生不待春也。當斂藏之時。生意在其中矣。詩之美稼穡曰。實函斯活。函云者。所以形容生意之妙也。世人不達此理。往往趨華而棄實。孔子傷之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非特車服宮室之繁飾于外者。是華也。詞藻之麗。聲譽之赫。亦華也。朝夕馳騖而不反其家。于實乎何有。陽處父、張茂先。皆以華而不實致敗。邢顒爲魏曹植家丞。而劉楨爲庶子。顒守禮。楨善屬辭。植疎顒而親楨。楨諫曰。君侯采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世以爲名言。是故才勝德謂之不實。辭勝行謂之不實。實苟不足。雖堂堂之子張。屢中之子貢。去道尙遠。況

其他乎.仁夫.西山家閫干也.一日請益于余.余曰.子盍以己之名若字.日省覽焉.道在仁.仁是也.仁恐任.事親是也.西山爲今天下端人.子娛侍親側.委己于學.收斂夜以暢內足.則人之見之容貌顏色之間.固有不可揜焉者矣.始余見子.稍擇其驕.今之見子.驕氣鋤矣.退而質諸人.咸稱子爲佳公子.然余猶爲子歉然也.孟子論仁之實.既曰事親.又推之于義.于智.于禮.于樂.曰.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嗚呼.此生生不窮之妙也.此所謂仁也.此所謂實也.子而果有志于是.深耕易耨.勿忘勿助.雖謫于里.常如過庭.戰兢自持.若寶金玉.今之稱子爲佳公子者.他日又將曰.眞學者也.夫必使人稱子爲學者.則西山翁之心始慰矣.始可以言實矣.始可以無愧于斯名斯字矣.請以小字字仁夫.曰實之.而因爲之說.子之歸也.呈于西山翁.及余友湯伯紀.其必曰然.

贈沈智甫名甞者序

言心聲也.發策之語.直犯時忌.惟先有輕利祿心.故其.使所重在利祿.尙不敢略有忤拂.況敢從其鑿根病髓而攻之耶.若端憲沈先生之弘.故謂議.可謂達于重輕之分矣.先正獻公嘗言.先生少年在鄉校.刻志問學.齋前有竹甚茂.每于竹叢中讀書.音韻洪暢.聽者悚然.都塞機無絕.則小館貯故紙.用以溫足.前輩所謂.士大夫必先咬得菜根.乃可有爲者.其先生之謂歟.嗚呼.惟其如是.故能尙氣節.篤道誼.視官爵如外物.曾何足以動吾之毫芒哉.方其仕.上庠也.一尉之卑.發爲間目.諫嗟理學不明.風俗頹靡.于是以扶植公議爲主.及爲學官.謂立朝而道不行.報然動于中者.今可謂無其人.意將以啓宰相.而下愧恥之心耳.且夫壞天下國家者.私意也.而惟一公字足以藥之.壞士大夫節義者.無羞惡之心也.而惟一恥字足以藥之.此二良劑.切中膏肓.人徒嘆其善藥病耳.孰知胸中耿耿.不以得喪利害爲念.而後能發此二問.不然.豈不能隨世俯仰.雷同婾阿.爲尋常場屋發策之語.而乃明目張膽.慷慨深切如是也.前一問尙爲世所容.後一問.不得安于朝列矣.先生何加損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愚于是敬服先生之心.嘉熙二年十有一月己亥.敬書以授先生之子.智甫別駕云.

贈祝君泌序

康節觀物篇.其學自老氏乎.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斯道也.豈獨老氏.易繫辭曰.設卦觀象.物皆象也.又曰.聖人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物皆動也.老氏守靜觀復.乃動也.易觀其動.乃靜也.何動非靜.何靜非動.陰陽剛柔.互爲其根.知此者.可以觀矣.祝君好康節書.余大書觀物二字遺之.非觀物也.自觀也.觀我生.觀民也.大觀在上.何物何我.祝君識之.

贈包進士序

唐人作字.或取墨妙.或不擇墨.二者不同.而同下以字名世.蓋胸中有字.字不在墨.墨誠佳.固足助逸.苟胸中有自得之趣.雖不擇墨焉可也.雖然.學擇墨易.學不擇墨難.予未善書.敢犯難乎.請姑從其易.包君所示.頗足起予.且豫藏之.久須更佳.嘔人以久乃見.豈特墨也哉.

贈項吉甫序

余既爲耕舉說.端午丙申.余被罪去國.果遂歸志.吉甫貽書錄前記見示.余忻然曰.吉甫與余俱老矣.筋力日衰.欲耕不可.雖然.昔陶靖節歎富貴之非願.委去留于無心.因暮春之將至.感西疇之農人.作爲歸去來之辭.而斷之曰.樂夫天命復奚疑.是吾志也.遂書以遺吉甫云.

贈京口富春子孫君名欒高序

人言數學與理學異.吾謂不通于理.非深于數者.孫君古天數學也.而乃通于理.以己之辭.念人之辭.求書眼創義學萃舉兒之醫者教焉.非通于理.而能如是乎.推孫君之用心.不特可以救世之盲于目者.抑可以警世之盲乎心者矣.

槃齋家塾書鈔後序

甫自幼逮長.侍先君子側.平旦集諸生及諸子.危坐說書.夜再講.率至二鼓.無倦容.謂學問大旨.在明本心.吾之本心.卽古聖之心.卽天地之心.卽天下萬世之心.彼昏不知.如醉如夢.一日豁然.淸明洞徹.聖人卽我.我卽聖人.舜號泣旻天.負罪引慝.祇見瞽瞍.禹荒度土功.三過家門.呱呱弗子.道心精一.曾何間斷.自古大聖.同此一心.箕子論皇極.無偏黨.自蕩蕩.無黨偏.自平平.無反側.自正直.是之謂極.是之謂本心.太甲顚覆典型.痛自怨艾.克終允德.成王遭家多難.執書感泣.天雨反風.本心一昏.迷惑如彼.本心一復.光明如此.先君子諷誦再三.聞者流涕.又言見象山先生.讀康誥.有所感悟.反已切責.若無所容.讀呂刑嘆曰.從肺腑中流出.嗚呼至哉.先君子之學.源自象山.明白光粹.無一瑕疵.可謂不失本心矣.是編也.伯兄手鈔.雖非全書.然發揮本心.大旨具在.伯兄名喬.天資純正.用志勤篤.嘗宰溧陽.視民猶子.邑人德之.惜未盡行所學耳.甫悼先君子之沒.幸伯兄之有傳.今又云亡.痛曷有已.遂刻是編.名曰槃齋家塾書鈔.而納諸象山書院.以與世世學者共之.紹定四年.辛卯良月己未.男甫謹書.

蒙齋集卷十二

記

湖州嬰兒局增田記

予至官之始．吏抱籍書來．視之．乃嬰兒之籍．問其吏．則學胥也．予曰．舉子慈幼．是有司存．奚預于學．吏對曰．初建議起于校官．而取米于常平．常平米法曹實主之．法曹謂．米于我乎取．奚事他屬．白諸州．請白予始．縣是嬰兒局隸法曹．後太守弗是也．復收而隸諸學．郡貳總其綱．校官專其職．學之前廊生二人．領其事．有棄兒于道者．人得之．詣其所從來．眞棄兒也．迺書于籍．使乳母乳之．月給之粟．擇媼五人．為衆母長．衆乳各哺其兒．又一人焉．以待不時而來者．來者衆．則益募乳收之．今八十人矣．有田餘四百畝．視入為出．粗無乏事．予謂此仁政之端也．施欲其厚．必厚積乃可．積薄而厚施焉．無以繼其後．所活兒殆無幾．迺告于常平使者．撥入官之田．且覈在局之隱沒者．得百三十畝．草蕩山田之數亦如之．約可食八十人．歲年饑而棄者多．又請諸郡．得米二百石．歲以新易陳．謹勿移用．積貯稍豐矣．兒或病且夭．不以時聞．乳者誘于利．取他人子代者有之．無以為驗．殆如戲耳．于是嚴鄰保之法．不告而易他兒．知而庇焉者．咸寘諸罰．齒及七齡．粟勿復給．舊規繈給三四歲．今復其初．有疾病者．醫一人護視焉．今增為二．如是而夭者亦希矣．孟子曰．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內交．非要譽．非惡其聲．是心何自發哉．無所為而為

之．人之本心也．推是而往．仁不可勝用矣．夫求仁學者事也．遂書而刻于石．

明月亭記

天地陰陽之氣．混淪磅礴乎宇宙間．垂日星．竅山川．播五行于四時．和而后月生焉．人者．負陰抱陽．並列而為三．其純粹清明之氣．同一初爾．予嘗中夜以興．斂襟危坐．仰而顧．俯而思．意領神會．欣然有感．天壤之間．凡可以供耳目之娛者．久則必微．獨此清輝．終古常新．反而自照．本心虛明．更歷萬變．迄不可磨．亦何異于烱然寒光．垂曜萬世乎．予官吉川．廨舍居于城西．舊有明月樓．後廢弗存．今吏為亭．因其名名之．夫物有興而有廢．興既廢而復興也．皆非偶然．然予獨愛夫今之亭．非昔之故也．而今之景．則猶夫昔也．人之睹斯景者．雖遠近高下．咸欣鬱舒．有萬不同．而所謂烱然寒光．垂曜萬世者．自若爾．茲予所以有感也．雖然．或雲翳焉．或薄蝕焉．昭昭者俄而昧昧．是其果無變耶．雲翳去矣．薄蝕還矣．昧昧者俄而昭昭．是其果有變耶．噫．本無變也．有時乎變者妄也．非其初然也．人能知變之為妄．而不變者乃其初．則登斯亭者．得無慨于心乎．

餘干縣先賢祠堂記

相天子與服勞州縣異乎．職位崇庳不同．盡忠于君則一也．相天子與授徒里巷異乎．事業顯晦不同．以善淑人則一也．于越邑令馬君．令是邦．先賢不以職位崇庳．事業顯晦為間．作新堂以祠之．下以識邦人之思．繪事記功．禮儀是飭．歲事之日．觀聽竦然．邑士來記于余．余謂是舉也．足以教人識義命之所安焉．貴賤榮悴得喪禍福．制命于天．奚庸致力．吾之所自力者有矣．戴圜冠．履方屨．超然獨靈于羣物．而謂之人．顧不能求其所以為人者．獨不足羞乎．顧瞻新祠．人心愛敬．雖亡若存．何為而得此．貴而宰相．命也．命可必乎．命不可必．則有義焉．賤而為匹夫．亦命也．苟無媿心．視列鼎重茵．夫何羨．吾惟守此義而已．命義合．乃得其所以為人者矣．則夫覩斯祠也．反諸吾身．縱不如忠獻忠定．殊勛茂績．著在青史．得如諸賢．以職業自見．以詩書授徒．生雖不獲顯用．殁乃與輔相並祠．亦足矣．顏閔未嘗仕也．垂芳千古．人到于今仰之．又何必舍吾之良貴．而盻盻焉以外物為重耶．馬君夙有焉才．為政明而不察．有惠愛于邑．慊慊焉常自以為不足．事關風教．知無不為．志可嘉也已．馬君欲得師乎．視此前人．邑士欲學政乎．視此馬君．祠者凡九人．忠定趙公．鄉之望．強恕、南溪、蒙堂、三柴君．恕堂李君．皆師友昆弟．忠獻張公．嘗攜南軒．寓茲土．洗趙二侯．俱邑令也．馬君名光祖．金華人．

婺源縣思政堂記

婺源朱令君幾仲．既新縣廨．以餘力築堂．扁曰思政．而屬予為記．余聞之良醫．有年少患羸疾．視其色曰．此心恙也．爾得無嗜書苦思乎．曰然．曰他醫勸爾省思慮乎．曰然．曰爾本以思受病．又戒爾勿思．思其說而不得．是又添一思也．爾第寬綽厥心．勿勞爾神．勿搖爾精．志之所之．勿攖爾思．思而不已．一日豁然．心怡理融．與病相忘．則病去矣．年少如吾言．良愈．余曰．噫嘻．此政論也．豈但醫哉．今夫俗吏之為政．逐利祿．希聲榮．撤義理之藩垣．破名論之扃鐍．率意妄行．毋庸致思可也．有人焉．依違乎公私之間．兩者交戰．莫

之適從。體國乎則撫字闕。愛民乎則催科拙。扶弱乎則巨室謗。安大乎則小民咨。守法乎則情誼乖。行志乎則律令悖。盡力乎則人多忌。好謀乎則聽言雜。信己乎則下情壅。求知乎則道必枉。自晦乎則上不察。凡此者。朝夕計慮。皆是以撓吾虛明之府也。知思之為害。而欲以不思處之。是又庸醫救病者以省思慮。不惟無益。祇以為贅。然則奈何。曰。吾嘗聞諸古矣。思其難以圖其易。難易本一機也。思其始以圖其終。終始本一理也。方其未通。往來憧憧。及其既通。四達皇皇。仰而思之。時行即行。思不出位。時止則止。如是而思。思之病寧有弗瘳乎。且夫喜怒哀樂之為患。而禁其勿喜、勿怒、勿哀、勿樂。激而反甚焉者多矣。孰若平吾心而毋起意焉。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樂。蕩蕩乎平平。奚所擬議。無適無莫。奚所較計。終日思未嘗思。終日不思未嘗不思。斯理也。余能形諸言。而幾仲固已施諸政矣。然則幾仲之政。可得而聞歟。曰。請問諸邑人。

徽州秀錦閣記

寶慶三年冬十月。四明趙侯。以直寶謨閣知徽州。余與侯居同里。余先公絜齋。與侯先公適齋。又相好也。嘉定甲戌。余與侯為同年進士。已而同聯班著。癸未余請外得徽。踰年而先公殁。丙戌承之三衢。而侯亦出鎮徽守。越明年以書抵余曰。新安本父母邦。吾族祖嘗綰左符。時人以晝錦榮之。今集中所謂城郭重來交游半在。為龍溪自序也。吾獲嗣前躅。顧瞻黃山。南挹練溪之清。北拱秀峯之翠。慨然遐想。忽若有感。迺擇勝建閣。扁以秀錦。且云閣固無慊于秀。吾則有愧于錦。子其為我記之。侯豈誠有愧哉。閣之秀。是以待山之秀。侯與此山此閣。所謂三秀也。秀既無慊。則于衣錦也奚愧。三代盛時。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司徒論選士之秀升之學。大樂正論造士之秀告之王。異日甚貴而為公卿。即始進之秀士爾。貴、人爵也。秀、天爵也。不以貴易秀。是不以人爵棄天爵也。侯剛磨純粹之習。勤勤種績為秀士。戰場屋。躡世科。躋膴仕。而肯一日忘秀士之味哉。今夫世之華其外。不華其內者多矣。華其外者。榮枯在物。華其內者。德輝在我。歸覽黃山之秀。重衣龍溪之錦。侯豈華其外者。蓋秀錦已在侯胸中。而人未知之爾。夫窮居則修其身。仕宦則推諸民。同一秀錦也。余竊有志焉。雖假守時。嘗奏蠲茶租。築石梁二事。于徽民最切。端緒開矣。而未竟也。或者待侯以畢余志。況侯之宏規。又豈但此二事。而正推廣而潤澤之。其為秀錦不亦多乎。將見黃山之民。歌之曰。理民之俗兮。是爬是梳。胸中之秀錦兮。生意藹如。導民以德兮。是浸是灌。胸中之秀錦兮。其光有爛。黃山可改兮。秀錦有時而弊。黃山不朽兮。秀錦長與山而嶙峨。此余所以期賢同年也。此徽民所以祝賢太守也。此適齋所以望賢子也。侯勉之。侯勉之。侯名立中。字強仲。位下朝。嘗升列卿云。

莫能名庵記

余友項吉甫。以莫能名名其庵。余曰。子奚所居。曰。吾朝夕惟庵之居。余曰。子莫得而名其庵。又奚得而居其庵。曰。吾以莫能名名之。則亦以莫能名居之。余曰。天地尚可得而名。子豈大于天地耶。子誠大于天地。則為附于天地之內耶。曰。吾與世人周游于宇宙之間。飢而食。渴而飲。晝而作。夜而息。吾無適而不自得。天地又安得而囿我。余曰。子之築斯庵也。天地固不能囿子矣。其毋乃囿于莫能名之中耶。吉甫未知所

對。余曰。子不知也。余亦不知也。未嘗囿于莫能名之中也。亦未嘗超于莫能名之外也。子以為奚如。吉甫曰。本無可超。亦無可囿。余嘉其言之契余心也。遂書以授吉甫。

衢州徐假王廟記

禮諸侯方祀山川之神。能興雲為風雨。在其地則祭之。古也。今之郡守。視古諸侯。衢邦靈山。有徐假王廟。血食歲久。靈跡愈著。邦人虔奉如一日。寶慶二年冬。某假守于茲。祀事惟謹。越明年。夏潦秋旱。禱輒響答。歲獲中稔。民用輯寧。拜王賜為多。邦人僉言。王有大功德于民。封爵宜極褒崇。又王妃王子。亦當降品秩。以侈報稱。迺具以請聞于朝。事下儀曹。且施行矣。是歲十有二月。旁地居民。由突弗謹。延及王祠。條為灰燼。守以華神治民為職。廟燬神怒。民失憑依。某甚懼焉。方慨然有興復志。邦人有言。王功德在民。民稱棟宇之壞。僧獻謀。富輸財。踴躍從事。一反手間事濟矣。于是協衆志。捐郡帑。端緒始開。勸財植之治。給工程之役者。輪蹄輻集。迺廣規制。迺拓其址。前袪蔽障。翠巘層出。背起樓閣。積溪環繞。實匯之滸。嵒者斥之。祝史之根據者徙之。翼以重垣。周衛屋也。映以方沼。增勝槩也。四方之民。聞廟載新。炷香乞靈者。肩相摩于道。適會朝所請封爵事。儀曹關諸奉常。奉常上之朝省。朝省下之轉運使者。轉運使者檄嚴婺官屬互覈其事。合辭以聞。天子嘉王功德。加封某王。妻封某夫人。子某封某侯。某某侯。如所請。命下之日。某躬率邦人郊迎。鉦鼓嘈咽。夾道聳觀。戴白之老。感動垂泣。迺委官僚。奉安告命于廟。而禮于是成矣。夫禮者其天理之謂乎。人之事神者以此。神之所以為神者亦以此。貫幽顯之間。未嘗一日磨滅也。周稱連楚以伐徐。王不忍鬭其民。流離失國。國可失也。而萬有餘家之從王者。不可遏。棐玉几研于會稽之水。几研可棐也。而開孫之世。守王祠者不可絕。自周迄唐。更千有餘年。廟宇隆剎。隱昧興衰。屋可圮也。而呂黎伯錢石之辭不可泯。自唐迄今。又更數百年。不知幾壞幾興矣。世變可推也。而人心之依戴信向者不可奪。乃今鱗敗擬滿。人謂不復有廟。而祠宇之輪奐。爵命之便蕃。二美集于一朝。光寵超于曠昔。絀窮而復。否極而泰。功久彌振。德久彌新。非天理周流不息之妙行其間。是孰使之然哉。藐爾守臣。非敢自謂不獲罪于王也。未庶幾不獲罪于禮耳。乃于奉安之日。為之辭曰。王之立國。仁以為基。施及百世。仁聞昭垂。昔誦王仁得于聞知。今誦王仁。見而知之。龍邱之原。有廟奕奕。民曰宜哉。競趨厥役。帝曰休哉。寵光有赫。二美同時。王仁愈白。古也有志。復禮為仁。祀事孔修。惟禮是循。禮既無曠。仁心純純。願推此仁。永芘生民。

徐假王行宮記

衢山重作假王廟。前鑿方沼。曠如也。後建傑閣。屹如也。廟貌顯嚴。神人其喜。而行祠之在城者。前隘後庳。規制弗稱。余一日謁祠下。徘徊顧瞻。默若有啟予者。亟呼工指畫。跡舊祀之羸穢。設周垣跨。拓故址之下宮。培內窪焉。于是前之曠如。後之屹如。略與靈山等。嗚呼。神無不在。亦無在也。豈計此區區哉。顧念民瞻王仁。千古無極。若是則無以示昭報。厥今奕奕新宇。相望不越三舍。竊意雲旆霓旌。逍遙二者之間。景物如一。不移而具在。城之適猶靈山也。于是可以稱吾民依歸報事之心矣。工既竣事。酹酒告虔。乃作迎神之詞。道邦人歌之。其詞曰。朱弓兮發祥。玉几兮耿光。國易仁兮寖昌。緬行祠兮城一方。儼血食兮閱幾霜。

屋老兮闃其弗章. 地偏兮威靈弗揚. 羌四顧兮徬徨. 搯予心兮弗康. 靈鷁告余兮十月孔良. 亟其改作兮廟貌堂堂. 碧沼邃宇兮匪王孰當. 紛祈貺兮炷薌. 羅酒肴兮芬芳. 我王兮來降. 容與兮相羊. 春遲遲兮日載陽. 淡微月兮秋夜長. 我民兮世世不忘. 王鎭玆土兮慶未央.

衢州光孝寺記

光孝禪院在闠闤囂塵中. 廛肆湝處. 棟甍聯續. 比鄰有警. 幾爲延燎者數焉. 寺僧特天幸可常. 遊玩弗飾. 迺寶璽丁亥冬十月. 鬱攸挺災. 寺果不免. 念此朝廷崇奉名刹也. 非他寺比. 興復可緩乎. 謹按梁天監中. 異僧臥雲結廬此地. 因寺焉. 號吉祥. 國初仍之. 錫以寺額. 至我徽皇. 更名天寧. 高廟南渡. 忠念弗替. 令天下天寧. 悉名報恩廣孝. 旋又以光孝名. 臣某伏思. 我高皇之以孝名寺也. 豈徒若世人追悼其先. 徼福于佛而已哉. 中原赤子. 久苦烽燧. 版圖未歸. 讎恥未刷. 臥薪嘗膽. 亟思報復. 以慰祖宗在天之靈. 此志未嘗須臾忘也. 名不虛立. 繼志而生. 存斯名. 所以存斯志也. 天下後世. 徒見寺以孝名. 豈知志所不忘者乎. 不忘徽皇也. 不忘徽皇者. 不忘中原也. 皇上嗣服. 以孝治先天下. 推問安侍膳之心. 爲繼志述事之心. 臣子仰體孝思. 宣明聖意. 玆事之不可緩也. 昭昭矣. 乃覈圖籍. 乃諏故老. 則知囊時基址宏敞. 而勢穹嚴. 僧徒牟錙銖之利. 附益邸肆. 寖以隘狹. 欲勿更革乎. 則寺日廢. 廢寺非所以昭聖孝也. 欲大更革乎. 則民必擾. 擾民又適以累聖孝也. 二者無一可. 然則奈何. 臣某又嘗伏讀國朝會要. 紹興七年. 肆頒明詔. 深戒工役之不可輕興. 而復繼之曰. 本寺有能修蓋者聽. 夫不禁其興寺. 而惟禁其擾民. 聖訓蓋可見矣. 今玆光孝

之役. 不以民興寺. 而以寺興寺. 庶幾不負聖訓乎. 費莫廣于聖者閣. 西山乾明寺所移也. 工莫衆于廊廡. 諸刹協力所助也. 三門規制之恢拓. 復寺基非侵民地也. 上自佛殿. 下至庖湢. 出于官之所施者. 百姓不及知. 出于衆之所捨者. 官司未嘗強也. 然則于民奚擾. 而于聖孝奚累也. 曾子曰. 斷一木. 殺一獸. 不以其時. 非孝也. 又曰. 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 溥之而橫乎四海. 一梵宮之興. 初若未足深計. 而所以不擾吾民. 與所以祇承聖意者在是. 所以不忘中原者又在是. 是知塞天地橫四海之孝. 皆自其一念充之也. 玆記之作. 特表而出之. 使知關係之大若此. 世世修之. 永勿壞.

衢州重修靈順廟記

牧民無他伎巧. 從其願而已. 靈順有廟. 爲祈貺設也. 廟舊傳城. 西廡爲牙. 距城無幾. 雨溜相激射. 歲齧其址. 余環視曰. 嘻. 廟爲民祈福. 城亦爲民捍患也. 今若此. 因之則廟病城. 革之則城病廟. 廟與城交爲瘉. 顧玩視之. 不以爲病可乎. 既又念曰. 民之城. 神之城也. 雉堞將墮. 民失所衞. 神安乎哉. 爰體神心. 稍縮西廡. 視舊殺三之一. 廟與城離立. 不偪仄. 不剝蝕. 不因不革. 相依而不相病. 民咸謂宜. 則又汎觀繙思. 圖報神貺. 迺剏寢殿. 邃宇翬飛. 迺新級塼. 履道砥平. 迺闢廟門. 面勢顯敞. 迺揭巨扁. 金朱煒煌. 凡前日欲爲而未遂者. 靡不殫舉. 從民願也. 工既竣事. 神棲載安. 賦祓沴孽. 歲迄大熟. 民又益喜. 乃相與歸紀顚末. 以詔來者. 余將受代而行矣. 亦不敢違其願也. 遂復書而刻諸石.

衢州重修嶽帝殿記

某治衢之次年. 天慶道士尤升來言. 嶽帝殿圮甚. 將修之. 請佐其費. 越明年殿成. 又請記其事. 帝于五嶽最尊. 與天同大. 與道無極. 均爲生民日用飲食. 凡我邦人. 得以仰父俯子. 秋毫皆帝力也. 修崇邃殿. 守臣之職. 爰詔後人. 託諸樂石. 石有時而泐. 帝之德千古而無息. 其以是爲託.

衢州石塘橋院記

石塘舊設梁. 梁壞不時葺. 病涉日甚. 余欲命僧掌其事. 僉言旁有二刹. 曰藥師. 曰能仁. 藥師歲收田租可百石. 僅給一僧. 僧老矣. 不爲衆與. 時其助之. 而能仁僧道融. 魁岸有才幹. 樂施者必衆. 莫若併藥師歸于能仁. 而專屬諸道融. 余遂招道融與語. 道融欣然願自力. 迺爲鏹籍. 給官書. 上其事儀曹. 爲永久慮. 從衆也. 傳曰. 與人同欲. 盡濟. 余固喜於從衆者. 方事之未定也. 道融觀衆所向. 今定矣. 衆將于道融觀焉. 勉之哉. 異時或有朵頤其旁. 欲敗乃事. 道融其執儀曹符以往. 必有明有司爲公議. 沮梁者. 道融其奚慮.

衢州續惠民藥局記

局以惠民名. 官取贏焉. 則名與實背而馳矣. 官不取贏. 悉吏與工漁食焉. 利歸此曹. 非惠民也. 識吏與工矣. 不培其本. 其惠易竭. 猶無寶也. 局之本錢. 積累歲久. 覈其數以緡計者可三千. 遂三分之. 以其一給貲用. 以其二買官腴田. 餘百畝. 歲收其入. 益市良藥. 藥易售. 局日興. 鏹羨則田增. 循環數載. 本愈厚. 藥愈精. 惠愈溥矣. 局之官僚. 請記以詔來者. 余曰. 此在人方寸地耳. 奚記焉. 雖然. 蔽一言可乎. 曰. 願有請. 余乃書曰. 上毋以利妨義. 下毋以僞亂眞.

衢州聖者閣記

金華聖者閣. 在三衢吉祥院. 蓋聖者眞身也. 自國朝迄紹興. 院再經鬱攸之厄. 而聖者眞身. 巋然獨存. 寶慶三年冬十月. 火復作. 而眞身亦無恙. 此邦尊信聖者非一日. 遂亟營傑閣. 有加于舊. 以慰邦人之心. 寺僧請余記其事. 余謂淈凡同聖. 靈異昭赫. 尙假記耶. 且土木工程. 纖悉亦何待余記爲. 請試以鄙見問聖者. 凡人所以崇奉佛法. 爲其福力廣大也. 使福力果廣大. 則火不作矣. 而顧不能止火. 豈定然之數. 佛亦不能逃歟. 火三作而眞身三免. 是又超數之外何也. 且佛有無量不可思議之平等心. 則當有無量不可思議之平等功德. 普同救度. 是爲平等. 今眞身獨全. 眞身之外. 一爇無餘. 是又何也. 世人不能解. 余則了然無疑. 佛無在無不在. 聖者之生也. 人異之. 其圓寂也. 人又異之. 火不能毀其眞身也. 人又異之. 佛果在是耶. 有定在其謂之佛耶. 無定在其謂之僞耶. 聖者辭世頌曰. 古貌昂藏. 法中之王. 豬頭千箇. 不把片嘗. 陶吾眞性. 吾是定光. 且陶吾眞性. 非豬頭也. 亦非非豬頭也. 豬頭千箇. 非嘗也. 亦非非嘗也. 吾是定光. 非定光也. 亦非非定光也. 人謂之散聖. 非散聖也. 亦非非散聖也. 人見其圓寂. 非圓寂也. 亦非非圓寂也. 火作而眞身不壞. 非眞身也. 亦非非眞身也. 無量不可思議之平等心. 豈較火不火哉. 無量不可思議之平等功德. 豈較眞身在不在哉. 聖者以爲然乎. 以爲不然乎. 遂爲之偈曰.

聖者示現. 本無示現. 聖者不示現. 亦無不示現. 現. 慧智尙莫窺. 凡眼徒自眩. 神通大自在. 功德世界遍. 舊閣倏成空. 新閣儼當面. 乃知箇中意. 入火原不變. 無變無不變. 古佛定光現.

衢州平糴倉記

衢爲近畿望郡，士多良田，小民力穡，寶慶丁亥，余嘗假守焉，年歲屢豐，公私有餘積，俗益熙熙以樂，去之三年，劇盜起常山，破江山，開化，焚井爲墟，聲撼旁邑，余時持江東使者節，壤地相接，寇旋蕩平，方爲衢民慶。端平初元，余守建谿，被旨奏事，道衢，見風俗與昔大異，惟米價獨平，卽父老問故，父老泣言，自明府去，吾老稚厄于災傷，死于盜賊，于今獨相保聚，未塡溝壑者，吾別乘陳侯賜也，侯縮浮費，振餘財，創平糴倉，視時豐儉爲斂藏法，民方春夏艱食，賴是以活，一日，侯以規式示余，講畫條理，燦如也，余慨然曰，凡記載語易浮于實，今親歷其地，耳父老言，與規式無殊，可以傳信不朽矣，自儒道不振，俗吏詆儒，指爲腐爛，有國家者，厭儒而思吏，噫，陳侯居官，不嘯咏風月，而刻意爲民，儒果腐耶，余嘉其有志于是乎書，其詳悉，則有規式在，不復錄，侯名塘，字端甫，嘗學于慈湖楊氏。

蒙齋集卷十三

記

江東倉司無倦堂記

余持江東使節，至秋浦之初年，實紹定己丑夏六月也，與僚屬議政西齋，晝夜不少休，間縱步城上小亭，地甚陋，爲青山在望，豁人心目，取康節雨後靜觀山意思，扁曰靜觀，城俯大江，慨然懷感，河洛久苦邊塵，我畫江自守，池亦一衝要也，事會之來，何有終極，圃植牡丹，舊有亭曰花光，易曰思洛，次年冬十月，余遷司臬，仍兼庾事，睠睠不忍舍兩亭，豈爲愛山與牡丹哉，己丑迄癸巳，歲荐饑，無日不講荒政，亦念不到園亭也，幕客之留池者，謁余曰，湖山樓將壓矣，議更樓爲堂，既訖功，請所以名其堂者，子路問政，夫子告以無倦，余與同僚講荒政五年，宜倦而益勤，蓋活民乃吾職也，每逢水旱霜蝗之災，中心惕然，不惟不敢倦，亦不知倦，堂之命名，聊以志余心耳，然則靜觀也，不在山，思洛陽也，不在牡丹，昭昭矣，嗚呼，觀其所以觀，思其所以思，雖欲倦也，其可得乎，後之人與我同志，雖千載猶一日也。

江東憲司恕軒記

恕如心也，欲惡者心之大端，己之所欲，人誰不欲，己所不欲，人其誰欲，大學論絜矩之道，謂上下先後左右，皆毋以所惡施諸人，夫所惡勿施爾，則所施皆可欲，欲吾心也，不欲亦吾心也，遂以欲不欲爲心可乎。

心無欲亦無不欲，然則何以識心，心有思乎，思由心生，而思非心也，心有知乎，知由心發，而知非心也，思無思，知無知，欲無欲，可以是識心乎，心不可以識，識也心不可識，若何如心，以不可識識心，則不求如心而無不如矣，臬司廳事之左小軒，舊扁曰平恕，偶因葺治，取先聖誨子貢終身行之之語，更之曰恕軒，刑重事也，皋陶之言備矣，宥過失不經，恕也，刑故恕乎，曰故雖小，不可不刑，如心而刑之，吾何知哉，雖然，亦甚不得已焉耳，天地大德曰生，聖人守位曰仁，制刑之本旨，非嗜殺也，皆以止辟也，況古者修道以闡教，讀法以明民，民陷于罪，猶曰非民罪也，爲之稽覈察辭，爲之師聽簡孚，爲之服念，爲之哀矜委曲繁重，尙若此，後世無教而有刑，然天常人彝，本未嘗泯滅，民之罹刑，寧不自知，吾不教民，而遽加刑焉，亦豈不自知哉，下達心而抵罪，上達心而罪之，是上下皆不如其本心也，然下達心無譏焉，上達心責可逭乎，易之賁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夫明足以折，猶且不敢，正所謂如心也，吾之明萌一敢心，心果如是耶，嗚呼，後之居是官，而與吾同是心者，尙其戒哉。

處州縉雲縣重建鼓樓記

紹定中，余持江東庾節，東陽朱君，名元龍，字冠之，尉池之青陽，余改司臬事，冠之爲番之理掾，又偶同僚，前後俱檄入賓薦，冠之天資鯁直，屹然不肯阿附，裨贊爲多，改秩宰處之縉雲，端平三年至邑，及余官中朝，聞冠之更新縣樓，愕曰，冠之非好事土木者，其殆必有以耶，且是邑地隘民窮，賦斂煩重，冠之以寬簡勸廉，得民和，理冤滯，恤貧弱，尙教化，凜凜有古良吏風，余方私自慶幸，何遽營繕勞民爲，未幾冠之貽書道委折，求記其事，乃知是役也，一錢粒粟，不科于民，縣逆受輸，例得緡錢五百，冠之捐以供費，郡太守陳公至，又以公帑佐之，工不屬吏，董以士人，寓公急義，欣焉樂助，樓成而民不知，余歎曰，固知吾冠之不負學道愛人之訓也，君子爲政，惟患舍本務崇不急耳，按圖志，宣和五年，創此樓，距今一百五十年，會大風，一夕撤去，勢急甚矣，不煩民而事集，本不傷矣，且歲祲艱食，執役者競趨，規模既定，經始于季秋，訖功于孟冬，近農隙也，凡此皆合古役民之義，是可記也已，繼自今危樓屹峙，公門洞開，令出入于是，必思夫夙興夜寐，以共乃事，邑僚出入于是，必思夫交相規儆，以贊厥長，賓客出入于是，必思夫請謁之不行，獄訟者出入于是，必思夫枉直之得平，此皆邑政所關之大者，豈徒聽鼓聲之讙亮，覽石篆之崢嶸而已哉，旣以是報冠之，遂筆之爲記。

池州重建祠山廟記

易繫言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精爽之至，與神明交，不間晝夜，寤寐若一，其易道乎，先公歲在癸卯，大病中，夢與神遇，神駐馬熟視，偉先公，先公寤而病差，某時方十歲，歷歷識斯事，後三十一年，先公復病，迺卜醫于神，良驗，嗚呼，吾親亡矣，其誰獨無親乎，吾每至官所，水旱寇賊之災，爲民禱祈，願吾民各得飽食寧居，以養而親，吾親雖亡，吾親之心不忘也，池有神祠，庳陋傾圮，撤而更新焉，匪以徼福于神，抑以表吾思親之心，凡吏于池，家于池，與我同是心者，其世世葺治焉，俾勿壞。

池州西祠儼景樓記

紹定二年。夏六月。某被命。司庾江東。明年冬。以臬司兼庾事。連値歲饑。夙夜以救荒爲急。惟周官大司徒。荒政十有二。以聚萬民。其末條曰。除盜賊。夫荒政、庾事也。除盜。臬事也。然則脈理相貫尙矣。某職思其憂。何以稱弭盜賑荒之責。一日。讀昭明太子集。乃大感悟。當是時吳郡屢以水災不熟。有上言濬大瀆。以瀉浙江水。詔發吳郡、吳興、信安、三郡人丁就役。昭明太子抗疏力諫。其略曰。吳興累年失收。人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穀價猶貴。劫盜屢起。所在有司。皆不聞奏。今征戍未歸。彊丁疎少。此雖小舉。竊恐難合。吏一呼門。動爲人蠹。去歲公私未能足食。今玆失業。爲弊更深。且草竊多伺候人間虛實。若募人從役。則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益。內地已罹其弊。其言哀痛。反覆洞見民隱。嗚呼。饑歲民心不固。則寇盜相因而起。故弭盜無他巧。在于使民足食。賑民無奇策。在于官吏不擾。今昭明太子知漕渠必擾民。擾民必致寇盜。忠直諫。力遏其萌。可謂觀微知著之哲矣。夫漕渠之役。固勞民。民事也。然且不可。矧當饑饉荐臻時。職在撫摩。不能培養邦本。又縱尋常焉。因以重斂。繩以峻刑。虐民誨盜。其爲禍又可勝道耶。然則昭明之言。非獨有益于當時。眞萬世之龜鑑也。某始置司于池。雨暘瘧癘之災。爲民禱祈。輒響答。迺即西祠肇建新樓。用妥神靈。扁以儼景。消來番。且一年。池人以記來請。惟是賑荒弭盜。身親歷之。與昭明默若有契。世稱昭明仁孝。其事不可槩舉。讀罷丁役之疏。竭誠君親。施利生民。行一物而仁孝具焉。豈待枚數衆善而後見哉。自古詞伯英華。昭明會萃成編。富矣。某之直書此事。庶幾倣英華之遺意。示訓戒于將來。彼之慕仁孝者。旣堅信心。而憚靈威者。懍然知畏。于以厚民生。固邦本。是亦昭明之志云爾。

寧國府修學記

古之學也粹。後之學也駁。古之學也實。後之學也虛。古之學也務本。後之學也趨末。古其可復乎。道與天地準。萬世如一日也。明古之道。修古之教。是亦古而已矣。舜命后夔典樂。教胄子。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學政。學實取于樂也。正聲日接于耳。邪僻不入于心。鼓舞動盪。善端興起。虞周之教深矣。去古旣遠。雅音息。而教化衰。然六經所載。聖賢所述。後世猶可致焉。有能傳先王之正統。而與學者共之。陶冶作成。一歸于正。親正人。見正行。習正論。磨礱旣久。日充日明。秉彝之良。油然感發。孰得而禦之。故曰。明古之道。修古之教。是亦古而已矣。鄭君之典教于宣城也。其有志于斯乎。憫俗學之橫流。懼斯道之湮鬱。始至日。與諸生講習。以求正人之心。環視學宮。歲久滋圮。慨然嘆曰。吾以教爲職。因陋如是。心誠恧焉。于是葺而新之。惟殿及堂。材素堅良。用工差省。奎畫所藏。生徒所居。頹敝已甚。故規制加詳。以至先賢有祠。齋舍有所。帑庾有儲。朽者易之。欹者正之。陋者飾之。未備者廣之。厥費多出于學。又請于郡、于部使者。欣然咸佐其役。經始于丙子之孟冬。告成于丁丑之仲秋。繼自今邦之俊秀。游于斯。息于斯。絃誦于斯。洋洋濟濟。視昔有光。凡鄭君之所以篤意于學者。豈徒欲諸生舉佔畢。玩華藻已哉。蓋將以求斯道焉。道者大路。坦然甚明。根諸吾心。不勞外索。以此正身。以此正家。以此正君。其致一也。雖然。邪說易熾。正道難明。克念與否。聖狂分焉。蚤夜以思之。戰兢以持之。此心純明。無有間斷。實德在我。萬變莫奪。鄭君期望學者之心。其大本在是。某嘉其有志于古。且欲學者相勉以成斯志也。于是乎書。鄭君名應博。昭武人。

和州修城記

開禧間。權臣輕開邊隙。兩淮驛騷。敵乘虛攻歷陽甚急。城幾陷。獲全。唐劉禹錫壁記。謂此城亞父所營。高且堅。斯言固驗。然守備素具。亦太守周侯力也。嘉定壬午五月大水。城圮以丈計者。餘四百。寶慶改元。劉侯璧守是邦。復修築焉。今太守何侯始至。集僚吏將佐父老。暇日登城。慨然曰。城壁重圍。濠枯無水。賊窺我易耳。郡雖凋甚。備可緩耶。迺相地勢。夷高就庳。西自鎭淮門。繞北至東門。去城三百步。環濬深塹。以其土築月城。于是重城重濠。有金湯之固矣。費緡錢二十餘萬。而不以累費朝廷。百姓亦弗知也。嗚呼。此豈易易哉。自古王公設險。城池固不可廢。而近世論兩淮城築者。吾聞其語矣。曰。我恃城爲固。脫弗能守。爲敵所據。本以自固。反以自累。或曰。淮四戰之地。敵長驅而來。我或迎其前。或躡其後。在兵利鈍。不在城有無。縱有堅城。敵來不迎。過不躡。直株守耳。噫。二說不同。自恕一也。職曰守臣矣。誰令失守。戰所以守也。奚可株守。侯本經生。奮身右科。忠義自許。任專城之責。其志于不失守明矣。爲政戢姦暴。安善良。創寧淮寨千四百楹。收敢勇舊戍。招屯田強弩各千人。置弓矢器械萬數。人心旣固。軍政大修。卒有緩急。伸縮開闔。無不在我。又奚株守之足患。然則兩淮城築。決不可無。而所謂眞可恃者。又在城築之外耳。侯馳書告余。求記玆役。觀所施行事。又適與余心合。遂爲之記。侯名嗣武。芍陂人。

象山書院記

寧宗皇帝更化之初。興崇正學。尊禮故老。慨念先朝鴻儒碩師。咸錫嘉謚。風厲四方。謂象山陸先生。發明本心之學。有大功于世教。錫名文安。庸示褒美。于時慈湖楊先生。我先人絜齋先生。有位于朝。直道不阿。交進讜論。寧考動容稱善。天下學士。想聞風采。推致學問源流所在。而象山先生之道。益大光明。甫承學小子。將指江東。象山實隸貴溪。祠宇荒頹。過者傷愴。爰相邑南。背負飆壁。面俯平川。清與目謀。曠與神會。築宮百楹。旣壯旣安。士遠邇咸集。紹定五年春。甫周吾原隰。遂往觀焉。始至舍。奠先聖。退謁三先生祠。陳然若親見象山先生燕坐而與二先生相周旋也。升彝訓堂。學子序列。深衣大帶。濟濟翼翼。相與講明問辨。皆三先生之訓語也。齋曰志道、明德、居仁、由義。精舍曰儲雲、佩玉。又皆象山先生之心畫也。顧瞻之間。已足以生恭敬。消鄙俗。知入德之門。規模信美矣。乃具以本末上之朝。有詔俞之。賜名曰象山書院。士合辭來請願有記。甫竊嘆世降俗敝。學失師傳。梏章句者。自謂質實。溺空虛者。自詭高明。二者交病。而道愈晦。書院之建。爲明道也。道惡乎在。無不在也。烝民之詩曰。有物有則。孔子亦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天地大物也。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山川、鬼神、草木、鳥獸、皆物也。而物無非我。我亦嘗究其所以然乎。物何所始。物何所終。相更。相禪。相生。相推。亙萬古而莫窮。是何爲者。其必有以矣。人亦萬物中一物也。故曰。人惟萬物之靈。有是靈矣。則必洞然于上下四方往來古今之變。而得其所以然者矣。其或凝焉滯焉。未大昭晰焉者。果何爲而然也。盍深省乎。接乎目。入乎耳。森列乎前後左右者。物也。物非彼也。彼不我外。我自外之。彼本不蔽。我自謂隱。是自蔽也。自窒也。非物蔽我。窒我也。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井井秩秩。有倫有理者。是孰使之然。而不容不然。盍深省乎。鈞是人也。剛柔、輕重、遲速、氣質固不齊。而降衷常性則一

也。何古先聖哲。察倫明物。而我乃未能自別于日用不知之凡民。豈其不明歟。游談聚議。數他人之短長高下。獨照龜卜也。而何獨自知則昏。抑不強歟。事物觸我。少有不平。雖甚怯。勇不可當也。而何獨自立則弱。然則本非昏也。即觀人以自觀即明矣。本非弱也。勿力爭而心競。即強矣。反覆乎之間耳。然則自明自強者何其鮮。物交物而引焉者。何其多也。此非物罪也。盍深省乎。省非難。常省爲難。曾子日三省也。以魯。顏子亦足以發也。以愚。此魯非魯。此愚非愚。學者于此而省發焉。純純乎。孳孳乎。理融心悟。一以貫也。躬行實踐。默而識也。忠君孝親。本有良貴。仁宅義路。何莫由斯。志其基本。敬其輿也。誦讀則沃以膏液。嚴師畏友。則鍼砭藥石也。死生不貳。帝臨汝也。天下歸仁。物我無間也。毋梏章句。泥物者終不能格物也。毋溺空虛。遺物者終不能成物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又曰萬物皆備于我。樂莫大焉。噫。此其可言者也。如以言而已矣。猶泥物也。言亦空而已矣。猶遺物也。甫幼聞先人之訓曰。吾不感象山先生與我言。感先生不與我言耳。嘗屢叩屢不答。一日叩愈切。先生曰。此事不屬他人。自求可已。嗚呼至哉。紹定六年清明日記。

馬實夫君子堂記

菡萏詩歌。芙蓉騷賦。曷取哉。比德也。我德之清。其清也。我德之芳。其芳也。晬而耆。背陽發其華也。歸根復命。陰結其根也。有孚盈缶。的中之薏也。大白若辱。出淤泥而不染也。君子人歟。觀此則可以知德矣。昔濂溪先生愛蓮有說。而于他華不能無貶焉。余曰。四時之變不同。而草木之華隨之。蘭菊固各有時。胡可以一律齊哉。獨蓮也。當流金鑠石之時。有瀟灑出塵之韻。是則尤可貴耳。至于時。則與他華等。未可以彼議此。陶靖節有云。善萬物之得時。惟其時也。然後君子。余友馬實夫。築室桂山。扁其堂曰君子。蓋取諸濂溪。一日過鄞之東湖。訪余于種德庵。而屬余記。若實夫者。可謂有志于爲君子儒矣。故爲道其平日之所自得者。以助實夫之進德云。端平三年立夏日記。

東陽縣興孝廟記

孝之道大矣。天經地義。萬古一日也。不慮而知曰良知。夫何知哉。不學而能曰良能。夫何能哉。聖帝明王之世。彝倫敍。孝道明。天下不以爲罕見之行。以罕見而得名。其道之微乎。表門閭。門閭昌矣。而非孝子之志也。復子孫。子孫榮矣。而非孝子之志也。孝子何志乎。行吾之所當然。不願乎其外也。雖然。此孝子事耳。爲人上者。以孝治天下。彼有孝之實。則惟恐其名之不彰。彰孝子。所以使不孝者愧也。愧不孝。所以使孝道興也。聞吳有庾君袞者。泣血明闇。以贖父刑罪。吾能捐身爲親如是乎。晉有許君孜者。悲號薦松。鹿犯其栽。虎爲殺鹿。吾能盡誠昭應如是乎。孜之子生。亦有孝行。吾能正身訓子如是乎。又聞唐有甄君子推者。廬于親墓。而有白兎靈芝之瑞。吾能感致嘉祥如是乎。有應君先唐君祐者。事親居喪。各著至行。吾能生養死哀如是乎。苟不能然。若何不愧。愧何自而發哉。無所知也。無所能也。而自不容不然也。孩提之童則愛親。孩提何知何能哉。見親之不樂則顙泚。豈知其爲泚哉。此六孝子者。人稱其孝。而六孝子常以爲不足耳。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六孝子之心。固與天地相爲無極也。聞六孝子之名而赧然知愧者。其心固

與六孝子同也。孝道之興。皆由此心生耳。端平三年。婺州東陽林令君嘉會。治邑有善政。深以扶植風教爲先務。于是合茲邑之孝子而祠之。且白于郡。郡上于省若部。而奏之天子。今右丞相喬國公實東陽人。首捐金錢佐役。而和者滋衆。鳩工飭材。廟貌聿新。遐邇胥悅。朝廷賜額曰興孝。于以章聖上孝治之仁。表令尹崇本之化。用以爲來世事親者之勸。而非徒爲孝子私也。令君屬某爲之記。不敢以固陋辭。乃爲敍次本末。且作詩以遺之。俾歌以祀神。其辭曰。春雨濡兮秋露零。思吾親兮本性情。昔爲孝子兮今神明。帝錫嘉名兮孝道興。神皇皇兮來下。奠芳醑兮醴馨。歌白華兮我心以寫。聞蓼莪兮神涕亦灑。誰非人子兮神鑒之。錫爾類兮繼爾思。年豐兮稻肥。歡樂兮老倪。神未來兮我民待。神之歸兮報無怠。神無在兮無不在。溥此孝兮橫四海。

馮君振甫言行記

君生九歲而孤。執喪如成人。稍長篤學。窮日夜不倦。通經史諸子百家之學。日課有錄。題其首曰。惟民之生。渾乎其大。是爲常則。因物有遷。習矣弗察。莫究其然。賦操存之有要。庶云爲之罔愆。試齋將于一念。已參乎其在前。儼須臾之弗離。則斯道庶乎其可學焉。緘令必書。小子勉旃。後偕從弟國壽。師事慈湖楊先生。國壽早世。先生作哀辭曰。予與振甫相親。先後問答無幾。邃爾皆覺。覺非思慮言語所及。其爲先生許可如此。不好非聖之書。不以聲色亂耳目。爲族人後。生產均分之。無靳色。創貽宗一庾。貧不能活者。歲時量助之。每嘆世人不知積德。但知蓄財。本爲子孫計。而天理不爽。福反爲禍。君築室金川之湖。潛落戶牖。氣浩如也。貴溪實象山先生講教之地。余將使指。興建書院。用白鹿洞規制。請于朝廷。君爲堂長。四方多士。聞風興起。來學滋衆。君氣貌春容。誨誘不倦。生徒有過。輒愀然不悅。未嘗疾言遽色。學者爲之感動。天性質直。未嘗爲迂曲纖繞之態。每曰。吾惟直心而發耳。暮年見世途險巇。嘗題詩壁間曰。眼俗難觀古。時閒只順天。平生羞詭遇。投老更加鞭。歲在丙申。自象山書院東歸。中道得疾。既抵舍。聞書院趣君行。猶幡然欲往。若忘病者。丁酉仲秋十有九日。忽命具浴。浴罷俄頃。正巾更衣。翛然而逝。嗚呼。君之行己。蒐有理詁。親戚鄰里。下至田夫野叟。莫不敬愛。卒之日。咸嘆惜之。余既銘君之墓。而掇拾君之言行。詳記以示象山士友。忠信篤敬如君者。不可復見矣。吾道奈何。吾道奈何。

重修白鹿書院記

我國家祈天永命。涵育羣生。與三代同其長久。是無他故焉。正誼明道。不計功利而已。斯道也。亙古如一日。而所賴以植立不壞。修明無斁者。則必由講學。始蓋道不通行于萬世。不足爲道。學者無益于人之家國。不足以爲學。熙豐用事之臣。專務功利。排斥正論。斯道晦蝕甚矣。而所以修明植立者。則元祐諸儒。正誼明道之力也。紹符政宣間。羣邪得志。流毒生靈。極而至于中原板蕩。斯道掃地矣。而所以修明植立者。則中興諸儒。正誼明道之力也。權臣力持和議。擯棄忠良。宴安江沱。不念讎恥。斯道又幾鬱矣。而所以修明植立者。則乾淳諸儒。正誼明道之力也。開禧權奸。竊弄威福。誣正人爲僞學。借恢復以開邊。斯道又幾墜矣。而所以修明植立者。則嘉定更化諸儒。正誼明道之力也。曁上嗣臨大寶。正斯道興廢明晦之機。而

中外臣僚下至韋布之士，皆當精白承休，共扶斯道，甫無狀，將指江東，且五年，建象山書院于貴溪，與白鹿書院于廬阜，豈徒然哉，正欲力辨道誼功利，使士心不昧所趨，以庶幾實有益于國家耳，雖然，甫心有大懼焉，風俗之壞，積漸以成，君子之澤，積久乃見，伊洛諸先生講道之功，當時未見也，而見于中興，南軒、晦菴、象山諸先生講道之功，當時未見也，而見于更化，見者枝葉，未見者本實，本實弗撥，遇春思榮，乾淳培養之澤，至更化始見，以其本實之無恙也，更化以後，培養能如乾淳乎，夫培養有加于前，而後可以跂望乾淳之盛，不然，本實撥而枝葉枯，利欲熾而道誼微，吾爲之懼矣，然則南軒、晦菴、象山諸先生，講明問辨之學，可無紹而修之者乎，天理人欲之分，南軒、晦菴二先生，剖析旣甚章明，而喩義喩利之論，象山先生敷闡尤爲精至，所以續洙泗之正傳者，日星炳炳，諸先生立身立朝大節，追配昔賢，而所以淑諸人者，大要忠君孝親，誠身信友，用則澤及天下，不用則無愧俯仰，如是而已，言論辨說，特其土苴耳，執言論辨說，以妄窺諸先生之門牆，而于其實德實行，植立修身，有益于人之家國者，乃不能取爲師法，則不足爲善學矣，顏子之鑽仰，曾子之戰兢，其苦切至到如此，烏肯以口耳之學，爭奇競勝哉，甫與元德張君，同官于池，又與仲能湯君有同年好，二君從事晦菴先生之學，功深力久，遂延爲洞長，元德以年高先歸，仲能悉力振起，多士聞風來集，又以暇日，大葺堂宇，整整翼翼，增廣于舊，日是麗澤之習，日益光明，善相告，過相規，毋事苟同，勤勤懇切，使後來者，推致源流所自，以不忘今日培養之澤，回視更化以來，被乾淳之遺化者，鬱然相望于先後，其爲有益于國家，不亦大乎，甫旣記象山書院，以與四方之士共之矣，則斯記也，互相發揮，亦足以助學子之警策云。

白鹿書院君子堂記

易六十四卦大象，皆言君子，君子者，全德之稱歟，濂溪先生，妙達陰陽動靜之理，謂乾坤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嗚呼，易道深矣，先生之學，該貫天地萬物，而獨愛一蓮何哉，蓮亦太極也，中通外直，亭亭淨植，太極之妙，具于是矣，蓮爲君子，則富貴隱逸，非君子歟，隱逸逃富貴者也，富貴未必可貴賤也，若夫君子，何適不可哉，仲能湯君爲長于白鹿書院，一日貽書，命余作君子堂記，亟稱堂基爽塏，與太守史侯慨然捐錢粟，助風化，且曰，書院乃重修，而此堂則新創，重修者，起六十年之廢壞，新創者，廣六十年之未備，堂瞰荷池，取濂溪愛蓮語，扁以是名，諸生藏修游息其中，亦寧有感乎，富貴天也，非可求，隱逸偏也，非所安，求爲君子而安焉，濂溪之望後學，正在是，余恨塵吏鞅，未獲一登斯堂，儻乞閒得請其行也，執周易一卷，與諸友相周旋，訪廬阜遺蹟，遊而後歸，不亦快哉。

番陽顏范二公祠記

我先人絜齋先生讀史，見致忠盡義，爲世標準之偉人，如唐顏公、我朝范公，未嘗不感慨興嗟，指以勵諸子，且曰，國于天地，有綱常焉，二公綱常之氣骨也，人以氣骨成，國以氣骨立，某識斯言不忘，將指江東臬司，叅番，按閱志，二公作牧是邦，人祠之至今，然或附饗舍，或在郡圃，規制庳陋弗稱，一日，知州事林侯，與某語，慨然有卜爽塏，移祠宇意，曰，祠成，子爲我記之，某敬諾，每覽唐史，論顏公晚節偃蹇，及敘至德初元，

公赴鳳翔事，不能明公赤心，反稱棄郡渡河，晚史至此，令人拂膺，夫元載盧杞，氣燄熏天下，公擿奸釋主，何謂偃蹇，指平原，詣鳳翔，非怯也，當祿山初反，聲撼河北，公不于此時怯，顧怯靈武事定後耶，洎至拜御史，直道不阿，權奸擠落，兩京旣復，平原僻安，皆公力也，何謂棄郡，忠臣義士，雖盜賊夷狄猶憚之，而史忍誣之乎，顏公使希烈，范公抗元昊，皆盜賊夷狄之雄，希烈陷汝州，公以八十之年，挺身罵賊，始未敢害公，希烈忿唐殺弟希倩，乃致公死地，公死唐存，得死所矣，元昊僭帝請和，范公自爲書，力陳逆順成敗狀，昊謀大沮，時論猶詬公，擅復書，坐奪官，此與史譏顏公偃蹇棄郡何異，曩令全軀保妻子之臣，見義不堅，決以昊書來上，則國體所繫，可勝悔耶，盜賊夷狄，不能折二公，而折二公者，奸邪朋黨也，慶曆朋黨之論興，范公連斥，斥復起，起復直言時事，已而又斥，迄不變，公巋然德望，碩大光明，無纖瑕可指，而中公者，必曰朋黨，元載盧杞，陷顏公于庸主之朝，而朋黨之論，擠范公于盛明之世，范全身名，而顏隕賊手，讒人交鬬，術無工拙，聽言者昏明固異也，我朝保全愛國之老臣，豈唐世敢彷彿萬分一哉，番爲二公遺愛之地，入心懷之，千古不泯，祠宇興廢，于二公何加損，而某獨感念先訓，著其致忠盡義，關世綱常之大節如此，林侯名淸之，秩滿，除坑冶使者，崔侯端純代之，始至，閱建是祠，嘆慕不已，曰，吾得守二公所守之邦，深自慶幸，斯言亦可嘉已，小雅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行之實難，嗚呼，心顏范之心，是亦顏范而已矣，奚其難。

蒙齋集卷十四

記

番江書堂記

或問余曰，子創象山書院于貴溪，與白鹿書院于廬阜，而又建番江書堂何也，余曰，子豈知余心哉，余自爲童子，拱立侍旁，每見師友過從，致德問業，熟矣，曾未十數年，次第凋零，及余兄弟游宦四方，同志者，亦往往間見，未十數年，又皆寥落，如晨星之相望，每爲之慨然，將指江東，兩書院，蓋士友所宗之地，振而起之，責實在余，故凡士願處象山若白鹿者，各隨其行藝，與其望實，或畀領袖之職，或在賓講之選，矜佩咸集，彬彬可觀矣，而余之所深慮者，已成之材，雖易于振拔，而後來之秀，未保其嗣續，況士友之紛至，非接其話言，參諸履行，則未可得其爲士之實，于是選通經學古士，率生徒而課之，余暇日亦數加攷察，俟其有立也，乃分兩書院而肄業焉，此番江書堂之所以建也，諸老先生遠矣，師友道喪，士習日壞，騖超詣者無深實詳縝之功，務辨博者乏通貫融明之趣，轉相依倣，諸老先生之本旨，愈晦不明，方且徇偏見，立異同，幾有專門名家之弊，其原皆起于論說多，而事實寡，然則羣居書院，相與切磨，亦求其所以爲人者如何耳，在家庭則孝友，處鄉黨則信睦，莅官則堅公廉之操，立朝則崇正直之風，果若是，奚必問其自白鹿乎，自象山乎，不然，俛讀舊書，熟習遺訓，孝友信睦，公廉正直，一有愧怍，自白鹿，則白鹿之羞也，自象山，則

象山之玷也。可不懼哉。書堂凡四齋。曰達源、止善、存誠、養正。而講道之堂。則名曰自得。得者何。井卦曰。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井之義大矣哉。雖汲而未嘗汲也。故愈汲愈新。雖養而未嘗養也。故愈用愈有。尙無有得。事復有喪。本無可喪。于何求得。孝友也。信睦也。公廉正直也。行所當行。止所當止。至平至常。萬古一日。何喪焉。何得焉。然則得云者。得其無喪無得者而已。放勳之所謂使自得之者。得乎此。中庸之所謂無入不自得者。得乎此。孟子之所謂深造自得者。得乎此。以此而學爲人。尙何論說之勝。而事實之微乎。尙何徇偏見。立異同。而有專門名家之弊乎。嗚呼。晉江書堂之學子。而果不失諸老先生之本旨也。卽所以教白鹿象山之學子。皆不失諸老先生之本旨也。伐木之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學子服膺斯言。吾見道德一而氣脈長矣。勉之勉之。

奉化縣舒先生祠堂記

先生墓在奉川松谿里。其墓碣。慈湖先生所作也。先生與教新安。其祠堂。先君正獻公所記也。今奉川邑大夫胡君逸翁。景行前哲。聿新祠宇。奉邑人尊事之。又俾某爲之記。顧藐焉晚學。何足窺先生之仞牆。雖然。自兒時見先生。每過家塾。拱立侍旁。已有所興起。又觀先生所說三百五篇。與我心契。似若有得。弱冠。因仲兄就先生學于新安。歸言飲食起居之詳。與先正獻公所稱若合符節。後與先生諸子交。益知家法之懿。闔族聚居。交相敬愛。皆先生有以表倡之。某雖未嘗歛侍先生之謦欬。然其獨得于心者。有不可以言語形容盡。而非假言語。又無以寫我心。請因胡君之請。而有述焉。先生眞有道之君子也。道非形器。非離形器。先生內美充實。可謂有孚盈缶矣。而卽之若虛。叩之若無。第見坦坦蕩蕩。洞無城府。溫溫謙謙。不異常人。終日窮年。應事接物。小心畏忌。周旋規矩。而超然常與造物遊。陶陶乎。浩浩乎。生乎。天壤之間。獨能饕此天和。享此眞樂。而未易與世人言也。故先生之胸襟。光風霽月也。先生之節操。山高水長也。先生之詠詩。天籟自鳴也。先生之作文。鳶魚飛躍也。洙泗風雩之氣象。先生有焉。處逆境不知其逆也。居順境不知其順也。千變萬狀。自爲紛紛。而不知其爲千爲萬也。亦不知其爲一也。先生之言曰。敝牀疏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爲美境。此先生之學。所以深造自得。而某之所謂眞有道之君子也。其他稱述已多矣。奚以贅爲。胡君與余。俱甲戌進士。邑政不擾。而人安之。其爲先生立祠也。豈非斯道有默會于心者耶。雖然。先生之道。揭日月而行。某之假守新安。嘗爲先生。請易名于朝矣。而卒未果。遂胡君倘持是而申前請焉。必有慨然主盟吾道者。先生諱璘。字元質。後寓溫之平陽。終于宜之別駕云。

浮梁縣修學記

令治百里。薄書期會之外。以興修學校爲急。難能矣。然修學而已爾。學修而士無以養。又撙餘財以助贍給。難能矣。然養士而已爾。衿佩來集。絃誦琅琅。又嚴程督以進材藝。難能矣。然課業而已爾。潘君材之宰浮梁也。三者皆優爲之。一日貽書于余。且言令邑以來。縮浮費。葺學宮。凡門廡齋舍。煥然更新。又創傑閣。崇奉孝章。學租所入有限。則措幫廩濟其乏。春秋補弟子員。月有試。旬有課。駸駸可觀矣。請記之。余去年春。觀風至茲邑。嘗樂與僚屬諸生講道矣。咸謂余迂。令今偕羣士求記。是弗我迂也。令弗我迂固當。士弗

我迂。其亦有感乎桑麻菽粟。舉世不以爲迂。以其能生我也。人非道不生。而舉世一聞講道。則以迂目之。道固在桑麻菽粟外耶。目道以迂。則不迂非道也。甘不迂之利。犯非道之名。道實生我。而欲違道以謀生。吾甚悲世人之惑也。令不謂我迂。是不目道以迂也。令不目道以迂。環百里之士若民。皆不以道爲迂。孝而親。敬而長。行著習察。勿失秉彝。道化其將興乎。余嘗語茲邑之士曰。令之新政。是一初也。士今日聽講。是亦一初也。此初嘗新。則日日如初。令勉之。士勉之。余亦因以自勉焉。

精神閣記

春。吳君自盱江來。貌甚樸野。謁予言曰。吾家世耕且學。幼習父師訓。有志斯道。建一閣舍傍。朝夕講學焉。其爲我銘且記之。余曰。子豈專爲是來耶。吳君曰。吾尊慕慈湖先生有年矣。今幸得見先生。誨之勤勤。余曰。先生何言。袖出一紙。先生書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余曰。子適得此于先生。其兢兢寶之哉。盍宇宙之間。莫非精神也。先聖卽是以啓後學。先生卽是以師先聖。子之閣也。卽是以名之。余之記也。卽是以申之。天地變化。天地之精神。吾心之精神也。日月照臨。日月之精神。吾心之精神也。是閣之上。聚六經羣聖人之書。六經羣聖人之精神。吾心之精神也。環以先賢之像。先賢之精神。吾心之精神也。登閣而望。前雲嶠。後雷峯。左柏山。右松嶺。層巒疊嶂。雜然森列者。不可勝數。晨昏出沒。煙雲吐吞。萬態呈露。盡得于几席之上。景物之精神。吾心之精神也。子仰而顧。俯而察。昭明有融。本無障蔽。終日乾乾。何有窮已。涵泳于斯。藏修于斯。會朋友于斯。心之精神。交暢旁達。泰然無思。而非無思。寂然無爲。而非無爲。嗚呼。旨哉。斯先聖之訓也。斯先生之教也。雖然。余豈敢謂造此道哉。姑誦所聞而已。子其勉之。余亦以自勉焉。

南康軍四賢堂記

南康史侯作堂。祠四賢。而以書諗余曰。濂溪、晦菴、二先生。俱嘗守是邦。而劉屯田父子。隱居廬山下。壯節冰玉。堂及劉氏故居記。皆晦菴筆也。余覽之慨然曰。侯其有意于風化者耶。濂溪五十餘。上南康印綬。分司南京。屯田爲穎上令。不能屈節事上官。棄官入山。秘丞亦落落與時忤。仕途不顯。而晦菴在外。不過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嗟乎。四賢之風節如是。世之高此四賢者。亦曰。不以爵祿動其心而已。抑余竊謂以退爲高。非四賢之志也。濂溪自爲小官。屢爭獄事。洎持節廣東。不憚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到處。皆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卒以是抱疾。其言曰。可止可仕。古人無所必。束髮爲學。將以設施。必不得已。止未晚也。劉公父子。節義凜凜。秘丞嘗與荆公有舊。欲挽使修三司條理。終不爲屈。未足多也。而盡誠規益。謂所更定法令。不合衆心。宜復其舊。使荆公早用此言。豈至秕異時生民之禍。若是慘耶。晦菴歷事三朝。忠誠懇惻之意。具形奏疏。大抵排和議。氐近習。抑僥倖。不遺餘力。而至于君心隱微。人所難言者。亦每每極竭盡。孝廟眷之厚。先生封事有曰。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嗚呼。忠愛之語。吐自肺肝。與淺丈夫自潔其身者。奚啻霄壤。然則四賢。豈不欲用于時。而必以名節自見哉。論者第見濂溪先生。酷愛廬阜。興播客。自放于山巔水涯之間。而陳令舉與屯田。騎驢相往來山中。始類高人勝士之爲者。而孰知伊洛之學。自明道伊川。以及延平。

乃考亭平生尊慕以爲立身之實地者皆光風霽月之餘韻而史學獨擅一家卒以助成司馬公通鑑之巨典者亦自齊雲白石之深趣來耶言施于事則非空言學可及物則爲實學不苟合者必合道者也不求世用者必能用世者也余既以是復侯書又爲敍次其本末俾刻之石以詔來者使皆知夫四賢經世之實如此則其于儒道之功用不爲無補云爾

樂平縣慈湖先生書閣記

先生之訓曰舜曰道心即心即道何道也熙帝之載亮采惠疇載采事也疇類也凡流行乎事物之間理嘗如是而不容不如是者何往非帝載乎何往非道心乎從五典敍百揆穆四門祭大麓是帝載也皆道心也察璿璣觀羣后舉元凱去四凶是帝載也皆道心也舜命禹昌言禹辭焉曰予何言予思日孜孜乃歷敍其身之所親歷刊木濬川暨稷播奏艱鮮與凡懋遷之事禹親承舜道心之傳而所謂昌言乃如此是帝載也皆道心也嗚呼果可以有精麤本末論哉果可以無精麤本末論哉果可以置有無精麤本末之論哉謂有精麤本末者卑云乎哉謂無精麤本末者高云乎哉借有無精麤本末之論者不高不卑云乎哉皆論說也非事實也先生每舉易大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噫先生其得之矣書閣之建邑之令佐謝君溥許君應龍與夫有職于學者舒君益而下凡十有四人皆萃先生所著羣書于閣而率學子日觀習焉蓋先生嘗宰斯邑矣邑人沐先生遺化歐思至今弗忘故惓惓于其遺書如此閣既成而求某爲之記某竊謂先生無意著書也道非思慮所可及非言語所可盡先生無意著書也先生自幼志聖人之學久而融貫益久而純平生踐履無一瑕玷處閨門如對大賓在闇室如臨上帝年登耄耋兢兢敬謹未嘗須臾放逸此先生之實學也凡先生之所言者言此而已學者之所以學先生者學諸此而已若夫外盛而內不足名似而實未有得焉者乃先生之所深戒而先生亦不願學子之萬一有是也嗚呼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敬之哉敬之哉

華亭縣修復經界記

楊君余舊友也自華亭馳書來告吾做經界法爲悠久利事成具顛末示余且曰賞言近俚其潤色之余曰古有方言奚俚之病直書不亦可乎華亭浙右壯邑歲入苗號踰十萬石實六萬七千有奇而縣官歲督幾三萬八千止蓋自紹興經界迄今百年官無版籍吏緣爲姦隱匿詭寄擗捭非一重以此邑西連湖北枕江東南跂海田齧于水無歲無之由是賦役俱病貧富交困而爭訟四起矣紹定五年楊君來爲司征越明年鹽簿趙君與薰出守嘉禾繫圖籍寬賦斂欲自近邑始招君幕下置圖田局募甲首給清册命之曰抄撩匿者露虛者實乃檄君攝事華亭君日受訟牒力究弊源蠲胥吏白納之錢貸民戶積欠之賦弛酒稅無藝之征德意漸孚矣則以禮屬鄉官分任其責不履畝不立限不任吏每都甲首鄉官擇之每圍清册甲首筆之田之頃畝昭然可觀邑士民相與舉令于州州上之朝俾遂爲真夙夜黽勉以竟前功賦籍一定詭挾有歸既又白郡以北三鄉上田賦重則盡降而爲中以北三鄉折糯價重則復減而從輕以青龍鎮地積計稅重則盡降而從畝以邑郭及諸鄉浮財物力頗爲民擾則止以實產定和買役錢之

數令可謂盡心也已又詮于衆曰吾嘗與爾曹減槩量之贏以示優卹未幾明天子新更大化誕布寬政痛減斛面盡蠲積逋令得奉行上意不負初約于是端平初元秋苗以五萬七千八百一十石爲額較遞年之數逾二萬而民不以爲厲己創屋四楹于縣廳之東扁之曰園田文籍庫或問令曰子謂察情僞防姦弊盡于是乎令拱手曰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吾素學也討論修明則有後人在余壯此言類知道者今世庸吏不足道能吏往往以有餘自誇不知餘而必盡意味索然根本且日疊矣令言有契余心于是乎書

東萊書院竹軒記

竹軒者成公東萊先生會友之地也先生愛竹與心默契勁直之節情遠之標鏘然鳴玉之聲蒼然不老之色光風晴月入我懷抱琅琅弦誦上下酬答時當大夏鑠石流金一見此君洒然物表雪霜凌厲萬榮摧折惟有此君獨立不懼是皆足以發深省助加鞭麗澤書院之法家拂士也先生生而愛此歿獨能忘情哉物之廢興時也不隨時廢興道也軒故待制陳公肖巖之廬先生講道于斯後廢弗葺嘉定更化門人鄭先生祠取軒之舊扁揭于東廡紹定六年今宗正少卿趙侯必愿爲婺守以在官之田二十五畝易鄭檣老子宮竹園將復舊觀而未果嘉熙改元吾友履善韓君祥由武學諭來貳此邦學徒俞詵持先生猶子巽伯敍竹軒本末謁履善曰祠今錫額爲書院趙侯所易地築軒以嗣遺響可乎履善是之撤郡事肖望張君泗叟與履善同寅相好也捐楮五十萬米十斛屬理掾趙君師乘涖其役既又慮費弗給肖望輟俸餘二十萬佐之未幾落成臨以方沼繚以周垣雖近市而不囂似避世而非隱豈先生之道然耶道不與軒爲廢興軒有成壞道固長存履善貽書請某記其事某曰朝家命我假守至再矣鋭欲拜先生祠下俱厄于病愧我麗澤雖然願一言爲諸友告某嘗詠竹云竹虛中虛乃實得乎此永勿失諸友相與切磋究之二年仲秋後學鄞川袁某記

武學經遠齋題名記

止戈爲武武有七德經遠名齋經世云乎哉經德也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是謂七德經之爲言常也常保是德必學而後可學殖也殖之固德乃常矣漢人有云搢紳之儒守和親介冑之士言征伐今或易之搢紳談兵而介冑且議和矣嗚呼此乃學不明之過也孟子曰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格言大訓超于和戰之外而獨探本原如此自綱常不明人心汨溺利欲中平居視父兄長上爲何事屬之行陣曳兵而走此其源委蓋上無禮下無學勢所必至是乃爲國隱憂區區和戰又不足云矣齋舊有題名今復新之寘姓氏勒堅珉以貽後匪徒爲利祿計而已經德止戈之義朝夕觀省于以助麗澤講習之功抑以副聖朝樂育之意云

鄞縣學乾淳四先生祠記

鄞縣立學舊矣中廢不振嘉定間主簿呂君康年聿新規制垂成而去嘉熙改元趙君希蜚來居是官首曰宰上之府請益廣教養益宏斯道且羣近代師表如南軒張宣公晦庵朱文公東萊呂成公象山陸文

安公。四先生未祀于學。寧非大闕。遂併力舉茲事。屬某爲之記。固辭弗獲。乃言曰。夫道一而已矣。學者各植門庭。將以自尊其師。師道不如是也。三代既遠。漢儒專門名家。破碎大道。自時厥後。紛紛籍籍。不能會于一。我皇朝大儒繼作。始克合百川而宗于海。中興以來。四先生身任道統之責。悉力主盟。凡修之身、行之家、用之國。推以淑諸後進。皆天理人彝。如桑麻穀粟。鑿鑿眞實。不可誣已。四先生無二道。而學者師承多異。于是藩牆立。畛域分。所謂切己之實學。忠君孝親之實心。經國濟世之實用。睽離乖隔。不能會歸有極。反甚于漢儒。可悲也夫。殊不思乾淳以來。四先生相爲後先。所以明義利。別正邪。羽翼吾道。果爲何事。弟子之尊其師。嘗先識其師之道。大本必正。大旨必明。則道在是矣。奚必于一話言之間。一去取之際。屑屑焉較短量長。以是爲能事哉。迹類而心殊。名同而實異。乃後學之大病。又豈可以累四先生耶。若夫四先生之自相切磋。則固有不苟同者矣。正以道無終窮。學無止法。更相問辨。以求歸于一是之地。是乃從善服義之公心。尤非後學之所可輕議也。今趙君合祠四先生于學。超然出于各立門庭之表。其于大道之統。必有得焉者矣。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愚又奚言。惟願同志者。勿自欺其心。殆庶幾矣乎。

安邊所公宇記

洪惟我孝宗皇帝。中微軍實。預備邊用。聖算宏遠矣。開禧權臣。貪功啓釁。舉積貯而一空之。我寧考用悔于厥心。適更舊轍。講習政。謂儲蓄、國之大命也。捐所籍權倖田宅。及其他沒入之產。與園田舊隸于官者。總歲收之數。受而藏之。名安邊所。校其所入。日計若不足。歲計則有餘。始命御史提綱。厥後以版曹、或都司寺監、官議漕領其事。端平初。復取浙右臬司、及諸郡倅武所掌之課。自替歲輸、責任遂重。嘉熙之元。有司不戒于火。所亦遭燬。今宗正少卿、樞密副都承旨趙公以夫。時以宰士實兼斯職。慨然歎曰。邊儲贏縮。關國安危。官庇厥司。公宇其可緩。遂請于朝。更造焉。從以主管官廨。爲廳爲堂。爲燕坐。爲寢室。爲庖湢之屬。隙地爲圃。環植脩篁。以游以息。中門之右。甃壁鐵鍵。圖籍是藏。翼以吏舍。創主管廨于修文坊之北。費緡錢二萬六千有奇。經始于是歲孟秋之癸酉。告成于季冬之壬子。而貽書屬某爲之記。某告之曰。記將以傳遠。欲俾後人永久勿廢耳。孟子稱出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安邊之名。凜焉在目。邊境不可一日不安。則儲蓄不可一日不備。此所以仰體寧考保邦息民之心。而迓續天命于無窮也。其誰敢廢之。公復書曰。願即此爲記。公內和外剛。臨事不苟。某所敬也。于是乎書。

耕樂堂記

樂在耕乎。耕何足樂。樂不在耕乎。舍耕奚樂。或曰。樂道耳。曰。道在耕乎。耕何以見道。道不在耕乎。耕奚爲不見道。古之聖人見也。非見也。無見也。非無見也。以道爲可見。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以道爲不可見。立則見其參于前也。在輿則見其倚于衡也。有所見則樂。不可見則不樂乎。不可見則樂。有所見則不樂乎。見其不可見。眞見也。樂其無可樂。眞樂也。請以是釋耕樂。

黃州重建學記

齊安郡博士馮君去疾。興崇學校。以書請記于某。且曰明道、伊川二程先生。實生黃陂。邦之人士嚮之至

今。某深惟二先生以正學爲天下倡。我宋儒道。繇是大明。上接洙泗統緒。顧晚學無似。正願與學子茂明之。明道先生嘗與橫渠先生論性矣。其言曰。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又曰。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嗚呼、至哉言乎。學者不識性。或溺虛空。或膠意見。譊譊焉騰口說。而于切己之實。了無相關。伊川先生曰。聖人之言。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後人所爲。動多于聖人。然乃無用之贅言。離眞失正。反害于道。某三復斯言。惕然內省。夫以己性爲有內外。拘牽倚滯。大本不明。而顧以言語誦說爲能。正使充棟汗牛。祇以爲損。實有何益。某自懼不能免斯病也。學子亦嘗深省密察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神用昭昭。倫理井井。動靜一一。內外融。何以多言爲。上帝臨女。果見其臨乎。見者孰見。神之聽之。果知其聽乎。知者孰知。學子毋謂此道爲高遠。易存存。詩書兢兢。禮洞洞屬屬。存此而已。敬此而已。躬行實踐。自成自道。不能存。不能敬。罪實在我。何可自恕。果能是。卓然眞知性無內外。不膠拘牽之失。而誦詩讀書。確然眞如耒耜陶冶之適于實用。則于學道其庶矣乎。齊安淮名郡。俗醇朴有古風。當邊事釋騷之日。追恤庠序。馮君勇不斷。謂忠孝正于多事。見與學其可緩諸。請記之書。歉然不有己功。歷敍經始及佐費。皆前任人與長官力贊。斯足以見馮君之言近道矣。其庶不負二先生之遺訓矣。是宜書。

雙桂堂記

國朝承唐舊。以進士爲重。人不榮世閥。而榮儒科。風俗流傳有年矣。雙桂堂者。武恭楊和王四世孫、名自、字滄則之所名也。高廟南渡初。武恭戮力王室。勳在竹帛。孳孳誨子業儒。惠懿公諱偰。惠敏公諱俊、直敷文閣諱偰。儒科踵接。上嘉武恭有子。陞甲以榮之。滄則登嘉熙二年戊戌進士第。朝廷用前比。陞滄則四甲。今需次分司鎭江諸軍糧料院。上距敷文公八十有五年。流風餘韻。輝映先後。雙桂之名不忝矣。余讀楚辭。淮南小山招隱士有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蜷兮枝相繚。山氣巃嵸兮石嵯峨。谿谷嶄巖兮水曾波。猿狖羣嘯兮虎豹嗥。攀援桂枝兮聊淹留。其末章曰。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夫招隱而詠桂何也。若曰桂生巖中。隱士在焉。猿狖之與俱。虎豹之與羣。桂雖可攀援。然非可久處。盍歸乎來。此招隱所由作也。國于天地。必有與立。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躡世科。膺仕。以是爲桂若何。吁。桂乎桂乎。義豈盡此乎。仕途嶮巇。君子投之。挹此芬芳。莫如清白。武恭忠貫神明。出入兵間。四十餘年。避寵辭榮。無少瑕玷。休光鴻烈。衣被後昆。蓋嘗以清白名堂。今與雙桂對峙而並垂芳焉。吾觀後漢書。君家與吾鼻祖。竝登鼎鉉。號東京名族。俱流傳至今。滄則勉之。顧瞻典型。動循禮度。自待其身。常如未第時。則姓名猶香矣。余病世人未識桂之所以爲桂。故特發小山之微旨。以見未爲時用。香蘊諸身。招之使來。香滿斯世。他日倦游而就閒。晚節之香。不愧青史。斯其爲桂大矣。武恭植之于前。滄則襲之于後。子子孫孫。又傳襲至于無窮。與世間凡植迥殊。此乃吾自有之物。非襲而取之之謂也。昔嘗與滄則同寅。知其美秀而好修。茲請余記其事。故以祖烈期滄則。亦因以自警焉。

信州白鶴山學惠廟記

紹定二年。余持江左庾節。是秋盜起江右。地與信屬邑接。飭官吏嚴隄防。盜伺間迫貴溪境。遙望戈甲鏦錚。旌旗照天。怖而走。時防守兵實不多。民間譁言神助。越明年冬。余司臬事。又明年春。盜起衢之常山。聲撼旁郡。永玉兩邑民。奔逃弗可禁。余亟集尉寨卒糾鄉豪。募兵晝夜警衛。檄郡調禁旅。白于朝。益以大軍。力扼衝要。我軍稍張。然盜烏合滋衆。屢窺兩邑。卒憚莫前。若有尼之者。民間又傳神助。與前年貴溪事相類。余慨然歎曰。神人相依而行。惟自鳴山之神。以孝聞天下。繇昔迄今。餘八百載。我朝累大王封。食絕前世。爲民祈禳。靈應如響。銷寇暴。安善良。功德茂焉。天下之惡一也。牛吕隱譖言之禍。王不報不止。盜賊夷人邱墓。戕人父母。離人妻孥。焚人廬舍。不知幾牛吕隱也。民之仇盜。猶吾仇也。忍坐視乎。雪父母仇。孝也。雪民仇。孝之推也。王孝于親。推孝于民。民亦致孝享于神。感王庇庥。思報王德。余今年春觀風部內。親至王之祖廟。感愴久之。命工飭材聿新祠宇。及秋訖功。廟貌尊嚴。制度恢張。從民願也。然則邑人所見戈甲鏦錚。旌旗照天者。曷信哉。信乎民而已矣。凡繕修之費。與祠事之詳。及夫程督之官若吏。皆載于碑陰。而此弗錄。非略也。神之炳靈。隨叩隨答。水旱螟螣癘疫之災。禱而應者屢矣。余四年間。目擊其事。此尚不錄。況其他乎。春秋常事不書。復仇則大之。王復仇著孝。弭盜靖民。誠有足大者。他事不書。而此獨書。春秋法也。淳祐六年夏。匠丞懋齋章侯著到郡。未幾。郡以不雨告。首迎茲山神。作梵事。隨獲甘澍。歲事以登。七年夏。浙江皆告旱。後又三迎于于公廨。而三獲嘉應。曾不移時。他處困于異歉。此邦獨至屢豐。蓋侯之惠是邦也。迎養芸翁于郡之凝香。綵衣怡愉。恪盡其孝。王以孝其父者孝其民。侯亦以孝其父者孝其神。以及其民。一念之孝。兩相契焉。宜其隨禱隨應。不啻聲相應。言相接也。吁。幽冥杳漠之間。人謂未易以精神貫通也。觀侯所以禱其神。與神之所以聽之者。則孝悌之至。通于神明。益信其不誣矣。百拜敬識。庶使來者知信之民無忘神與侯之賜云。

沛然堂記

吏部郎趙公師事象山陸先生。某嘗獲觀先生之書云。積雨小霽。始得一訪風棘飛雪之壯。方念不得與賢昆仲共之。是晚來書適至。喜可知也。去非從善勇決如此。沛然之壯在胸中矣。何以觀瀑爲哉。又從而敷述其義。擾虜書克艱儆戒之說。反覆數千言。某未曉所謂去非者何說。讀至書尾。則云若汩于利欲。蔽于異端。遂志遂非。往而不返。雖復雞鳴而起。夜分乃寐。其爲病益深。而去道愈遠矣。奚足以言此哉。某于是知先生之所謂非者。蓋指利欲之蠹。異端之害。而言之也。惟沛然之壯。則能去此非。少有依違牽制繚繞繫累之意。則決不能去此非矣。學者讀先生之書。玩先生之旨。孰不躍然有感于中。曰壯若有力。實非一力。一勺之水非少。及其不測也非多。發于涓涓者非始。會歸于江海者非終。其訪風棘飛雪也非物。其去非從善也非我。第見天壤之間。鎬鎬融融。無際無畔。淵淵浩浩。不識不知。克艱者艱乎此。儆戒者儆乎此。明明穆穆。聚精會神者。切磋琢磨乎此也。嗚呼妙矣哉。吏部諱師雍。字然道。其嗣希聖。主鄱縣簿。謂某曰。先人嘗築堂于家塾。扁之曰沛然。將刻先生之書。以詔後之學者。而未之遂也。今吾礱石矣。其爲我記之。某何能措一辭哉。姑告之曰。沛然在胸中。何以觀瀑爲。終日觀瀑。元非觀。請參斯旨。毋自迷。趙君唯唯。

遂爲之記。

金斗書堂記

吾友張伯常。廬泉人。昔來爲其鄉人鮑君求金斗書堂扁。且曰。書堂之建。將聚鄉族之子弟而教之。每嘆世降道微。誰復以講學爲急務。鮑君獨能捐已財。誨後學。此意良可嘉尚。雖然。其本在擇師。師不必他求。伯常學醇行方。氣充識明。可以爲師矣。余屢欲屈伯常于象山書院。以地遠故未果。今里閈近也。金斗專也。近則無往來之勞。專則無暴寒之患。行于鄉。然後推于他郡。豈惟伯常之學。推而淑諸人。將見金斗書堂之澤。自是浩乎不可量矣。伯常試以是語鮑君。鮑君儻從吾言甚善。不然。書堂之扁。不可以私藏于家。其盍歸我乎。

蒙齋集卷十五

說

張平仲爲鄭氏子求書三省大字遂爲之說

人心至明。常人自違其心。若曾子者。可謂不違心矣。人取謀于我。竭誠殫慮。若己事然。此本心也。不如是則不忠。非違心乎。人道莫重于友。一語不妄。始終如一。此本心也。不如是則不信。非違心乎。人之爲學。傳于父兄。傳于師。傳于古。拳拳服習。罔敢失墜。此本心也。不如是則不習。非違心乎。夫其所以違心者。不省故也。是心在我。不屬他人。自提撕。自警策。自不昏不墜。萬病消釋。一心炯炯。天之廣大。地之博厚。日月之昭明。雷風之鼓盪。山之峙。川之流。草木之發生。禽魚之飛躍。皆此心也。不違其心。本無不忠。省之曰。豈其有不忠乎。本無不信。省之曰。豈其有不信乎。本無不習。省之曰。豈其有不習乎。日日如是。純明靜一。臨死生之變。不忘戰兢。嗚呼。斯其所以爲曾子。

馮實夫字說

東淮將漕馮君光祖。余字之曰實夫。而告之曰。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自然之華也。華而不實。識者譏之。何譏爾。譏其外浮而內無本也。大易之贊乾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實與光相對。譬彼草木。本實不撥。則華潤不枯。精彩燕發于外。而根本一搖。則生意蹙矣。何光華之云。孟子曰。仁義禮智根于心。其生色也。

睟然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實夫于根心之語.其有得乎末也.根非外來.本心素具.明心以培其根.則枝葉華萼.皆根之所自出也.勿忘勿助長.是爲用力之要.賓夫勉之.

葉朝宗字說

古括葉君名東.字子潤.紹定癸巳.訪余鄱陽.聽講中庸大旨.余更其字曰朝宗.而語之曰.子嘗樂水而得其趣乎.晝夜周流.一息不停.雖過顙在山.然亦未有不下者.江河淮濟.同歸于海.海受衆流.而不加多焉.故百川雖異.萬折必東.朝宗于海.萬古一日.子而有得乎此.爲學以至海爲準.學海以不動爲本.識智者樂水之旨.與樂山實相貫通.則可以躍然有省矣.省而習焉.習而熟焉.會歸于海.動靜一源.知仁匪二.其于學.殆庶幾乎.朝宗勉之.異時將叩子所得.以慰老懷.端平第三春.余得罪去國.朝宗不遠千餘里.到鄱川東湖.問余死生.求余字說.而告以此.朝宗敬諾.遂書以遺之.

徐克常字說

鄱陽徐氏子.更名憲.請字于余.余取書克有常憲之義.字之克常.而語之曰.工師度木.圓中規.方中矩.曲直中準繩.醫師製方.君臣佐使.各當其可.藝也.有法度焉.維人之生.有物有則.何以守之.曰常而已.日月經天.過則薄蝕.寒暑推移.愆則爲沴.爾憲爾常.無增無損.敬之哉.入孝出弟.帝則在斯.井井秩秩.夙夜勿違.時泰則昭憲度.敷禮樂之化.世否則秉常憲.盡忠孝之節.德惟一.是謂常.子其可進此乎.吾語子亦驟矣.雖然.語在我.聽在子.

程自芳字說

鄱陽程令名沐.求余字之而爲之說.余字之曰自芳.而告之曰.子亦知夫芳之義乎.屈平九歌有云.浴蘭湯兮沐芳.釋者曰.芳芷也.沐香芷以自潔淸也.子廉以律己.公以涖官.庶乎能潔淸矣.而余有取乎芳之義者.豈止若是耶.君子小人之分.在乎臭味而已.屈平之作楚詞.引物連類.凡所謂香草者皆芳也.其芳可愛.則飮墜露.飧落英.紉而爲佩.滋而成畹可也.曷爲乎世人不芳.其芳而反謂不芳者芳耶.吁.芳不芳.乃人之好惡然耳.吾之自芳.非非乎其黼章者.常自若也.而豈以世之芳不芳易吾之初服哉.澄神瀹慮.澡身浴德.滋義理之根.濬學問之源.斯所謂自芳乎.夫自芳非斂諸身而已.固將流此芳于天下也.布德施仁.人蒙其芳.立功揚名.人播其芳.著書立言.人誦其芳.非特見于一時而已.又將載此芳于後世也.顧不求芳于外.而反求諸內.故曰自芳.若所謂誠者自成.而道自道云爾.屈平之不遇.未嘗斯須不惓惓于藝修也.新沐者必彈冠.苟有用我者.則將以彈冠爲慶.而奚爲私有其芳哉.吾子其勉之.

和敬說贈應可

敬而不和.拘矣.和而不敬.肆矣.夫敬與和.匪拘匪肆.然則和敬二乎.曰.眞敬未嘗不和.眞和未嘗不敬.奚其二.何謂眞敬.心敬也.非貌敬也.可以言禮矣.何謂眞和.心和也.非貌和也.可以言樂矣.禮樂豈有二致哉.知禮樂之非二致.則和敬一貫之理在是矣.而世人往往弗察.不惟不識和敬.亦不自識其心.吁.心吾心也.反己而求.和敬油然而生.非自外至也.是故學者用力于和敬.當自求放心始.

耕樂說贈項吉甫

耕非可樂.樂道耳.然則耕非道乎.于耜舉趾.是穮是蓘.何者非道.婦子饁餉.年穀豐登.何者非樂.其樂耕也.卽樂道也.七月一詩.備陳先公風化.終之曰.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無逸一書.歷言稼穡艱難.繼之曰.知小人之依.乃逸.天下眞樂.有過于耕者乎.伊尹樂堯舜之道.果在耕之外乎.吉甫屬余書齋扁.而告以此.豈獨吉甫樂耕哉.余亦願歸耕者.因是以見志焉.

贈趙克家說

溫兮其若玉.儼兮其若客.昭晰兮見秋毫.周迴兮三思.我不如克家.曠兮其能受.休休兮若不足.無榮無辱.未散太璞.我欲學焉而未能也.願克家相與勉之.

深息說贈馬賓夫

賓夫問余.夜不得睡.或授以移心法.但當不睡之時.思爲孩時所爲.展轉思之.自得睡矣.余語之曰.古之眞人.其息深深.眞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遂書深息二字畀之.賓夫而有得于此.勤于行.行而熟.當知或者移心之言.不滿一笑.

樂山樓說贈馬賓夫

余嘗作仁者樂山銘曰.瞻彼山兮.形若塊然.振古靑靑.發育無邊.靜乃如此.妙不可傳.仁者默識.以永天年.賓夫歸自東淮.扁所居之樓曰樂山.蓋有志于求仁.遂書以遺之.

不貳室說贈伍淸之

中庸曰.天地之道.爲物不貳.大明之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人心之無貳.卽天地之不貳.一以貫之.所以爲先聖.不貳過.所以爲顏子.顏子曷爲有過.曰.觀過斯知仁.吾于顏子之過.知顏子不遠復焉.知顏子服膺勿失焉.知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焉.知顏子之屢空焉.太空不貳.顏子何貳.融堂告淸之之義切矣.淸之自知有過乎.否乎.未知其反觀.知之其盡以告我.融堂之言藥石也.淸之其毋忽.

題跋

跋丙戌御書

洪惟聖天子.光臨大寶.崇尙儒學.彝章炳炳.士習振起.臣拜手稽首.伏而讀之.至矯偏適正.崇雅黜浮之謂.不群興敬而言曰.雅者正也.崇雅卽所以適正也.厥初生人.本無不正.因習有淺.乃流于邪.誕者習妄.輕者習浮.矯者習汙.儒者習諭.由是澆漓卑茶之風成.純厚典質之意泯.本心之正.存者寡矣.挽而回之.其必由學乎.學也者.所以反其不正而歸于正也.善無小.一得其正.何用不臧.惡無大.一失其正.他美莫驗.戒之哉.謹爾話言.詳爾視聽.居必廣居.行不由徑.邪思倏起.改之卽止.正途坦然.奚所擬議.他時游宦臨民.一出于正.始足稱聖天子迪爾多士之意.雖然.師道不尊.學者安仰.端槩旣揭.範模.師以正率之.弟子有非正乎.敢附守臣.敢述訓言.勸諸金石.於千萬年.

跋仁宗皇帝御書

巨謹按國史。皇祐五年。狄青以樞密副使討儂智高。余靖孫沔輔之。青用番落騎兵。張左右翼夾擊。智高大敗而遁。蓋仁皇之德威于是信矣。兵刑一也。古者大刑用甲兵。仁皇兵威之信。繇修明政刑所致。竊觀奎畫。深見聖心。抑小臣備數司臬。哀矜庶獄。敢不兢兢。以聖訓自勉。

跋高宗皇帝賜洪忠宣御書

高宗皇帝。賜忠宣公宸翰。恩禮之隆如此。惟忠宣可以無負矣。忠宣直節。千古有光。權臣氣焰。今何在耶。權臣能抑其爵位。而不能掩其修名。能屈其身。而不能奪諸子孫。衣冠蟬聯。逾久逾盛。孫偶寶藏奎畫。傳之無極。觀者歆美高皇。知公本心。而追恨權臣欺君之辠。天定勝人。于此尤驗。

跋孝宗皇帝賜洪丞相卹刑御書

洪丞相當軸。孝宗皇帝。賜以卹刑聖訓。臣子其孫偶獲觀雲章。斂容興敬而言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刑非以殺人也。而生人之德存。我朝欽卹之仁。追配三代。聖子神孫。世世勿墜。天地同德矣。國祚延洪。繼天相之。某職在司臬。每閱獄案。如天鑒臨。茲又佩服寶訓。以自警勵。一本至公。無毫髮私。庶不欺于天。不負于孝廟。且不愧于此心云。

跋徐逸平詩帖

此邦傳事清獻趙公。既祠于學矣。歲時郡守帥僚屬。又拜其墓。所以厲節行厚風俗也。方將推廣斯意。益求前輩師友淵源所自。知徐逸平之師楊龜山者。表而出之。今得見逸平與其高弟鄭吏部詩篇。斂衽三復。良用感歎。吏部之孫洋。儘有志焉。益搜逸平遺書來。當與學者共之。是余之志也。

跋楊文公手抄李義山詩

公之風節高矣。如陽翟之歸。知者以爲脫屣富貴。不知者以爲直情徑行。斥丁謂等事。知者以爲盡忠無隱。不知者以爲沽激要名。心實落落。與世枘鑿。名高謗隨。勢固然也。君子之所爲。要使知者知耳。公之聞孫當塗使君。以公手抄李義山詩示余。因得盡觀諸公跋語。夫遊戲翰墨。尚爲人寶玩若此。則當時知公者雖寡。後世知公者多矣。知慕其名。未知學其爲人。真知亦豈易得耶。援筆敬書。因以自警。

跋何叔度詩集

友人胡牧之過余。出示古括何叔度詩編。吏氣中得一寓目。如暑天涼風。襲人襟袖。想其標格。超然逸群。恨未及一款談麈。叩其所得于詩之外者。

跋楊文公手書遺教經

世之好佛者。多有福田利益之心。公正色立朝。無所阿附。豈有利心也哉。詳攷公本末。雖爲小人所嫉。終不爲小人所害。王欽若陳彭年之徒。忌公才名出己右。陰擠而去之。洎再入翰苑。會寇忠愍之貶。或以草麻事中傷。幾不能脫。丁謂本無陷公意。遂免于禍。噫。重義輕利。至使小人心服。盛矣哉。

跋長沙幕府四箴

長官之待僚屬。歡欲己出。權畏下移。能用其所長者鮮矣。況望其肝膽無隔。休戚一體。如家人父子乎。能

以真情相與者鮮矣。況望其訓導諄諄。講明義理。如師友琢磨乎。粵山真公之帥長沙也。待僚屬之意。真如子弟朋友。僚屬四事。庸示勸勉。幕屬王君。既作四箴矣。余中以一言可乎。天下萬事。皆原于心。心本至靈。己私障之。己私既去。洞然大公。無適無莫。常清常明。律己也。撫民也。莅事也。皆是心爲之也。廉而不本于心。則有以敝車羸馬爲廉者矣。仁而不本于心。則有以煦休姑息爲仁者矣。勤而不本于心。則有以衡石程書爲勤者矣。是皆心未通乎大公。智識窺于小道。故流弊至于此。然則四者。固官箴之要。而存心又三箴之要。心誠廉。當辭而辭。當受而受。皆廉也。心誠仁。溫如春生。凜如秋殺。皆仁也。心誠勤。職思其憂。思不出位。皆勤也。茲所謂無適無莫。常清常明。不失其本心者歟。余假守柯山。朝夕與同僚語者。惟求其本心明白洞達。了無隱藏。頗得講貫之味。今又因王君獲觀此箴。且與陳二君子。皆爲王君印可。余輒于卷末。微發未盡之旨。轉示同僚。而復歸諸王君云。

朱權教序拜錄跋

歲序拜于學禮也。曷爲俄舉輒廢。蓋曰。是非所急。故易視之耳。敬禮之興。可易視乎。朱君暫攝教。惇禮之廢。敬謹而行。暨典以舉。嗣是者。其常如朱君。毋萌一易心哉。

跋厲李二夫人行實

紹定己丑春。某延請慈湖馮君振甫。教子家塾。振甫慈湖先生高弟。自其祖父。經明行修。世有令德。某居同里閈。亦聞其槩矣。一日振甫以二軸見示。則其祖妣厲夫人與其妣李夫人之封制。慈湖先生以貞孝二字表而出之。有旨哉。厲夫人之守志也。子在襁褓。貞矣。李夫人之守志也。子纔九歲。亦貞矣。慈湖先生。何以稱其孝。曰。貞德如姑。孝莫大焉。稱李夫人之孝。貞可知也已。而某獨有感于此者。姑婦相繼。咸以德稱。德、立家之基也。貞孝、立德之基也。某觀世人之衣冠蟬聯。光寵赫奕。自謂能大其門。而種德弗深。牆高基下。其類可立而待。孰如二夫人以德嗣德。相爲後先。貞孝萃于一門。芬芳遺于後裔。基立矣。保養封殖。則子孫責也。振甫幼侍母寢。中夜呼起。苦口訓誨。振甫今所植立。無忝母訓。又推以淑其子若孫焉。德基既固。日培日崇。馮氏其興乎。茲其所以有感而重起敬也。

跋歐陽伯禹行實

余不識歐陽君。陸伯微余友也。伯微之徒張氏。狀其行。載所遺伯微書。自謂于象山先生之學。有會心處。馮聖與、吳規甫、亦極稱之。濟筆篤孝。臨終翛然。其亦可人耶。巖居川觀之士。世不知名者何限。君尚有諸君之稱述。不至湮沒。援筆以書。爲之慨歎。

書魏子開行實

余同年進士湯仲能。剛直有學識。余悼白鹿書院。敝久習頹。老先生淑人心之本旨。鬱而不明。非少更張不可。遂屈仲能主之。仲能辭再三。乃任責。行之一年。規模煥然。仲能一日過我。因問匡廬善士。仲能爲余書。堂長魏子開其人也。今亡矣。因出示行實一幅。讀之令人懷思。其子萬里。今爲直學。亦以舉職稱。余不識子開。因仲能以知其人。抑亦有德之士也。夫尹吉甫穆如清風之詩。三歎夫德輶如毛。民鮮克舉。嗚呼。

知極者鮮。自古而然。余爲之感愴。因書以授其子萬里。且勉以克紹前人云。

跋慈湖先生廣居賦

慈湖先生旣作廣居賦矣。廣居之室。後轉而之他。先生之猶子叔正。能復其故物。夫廣居豈室廬云乎哉。室廬有廢興。而廣居萬古如一日也。端平三年夏。余屏處山樊。叔正過余。求紀其事。且曰。更爲我敷暢廣居之旨。余不得辭。設客問以見意。客問廣居之義何如。曰坐一室。瀞之外無所覩。忽焉步名園。登崇臺。心目頓豁。遊城市。未羨曠野之適。俄而汎輕舠。尋幽壑。恍然疑非人間世。此見廣也。塗歌里謠。朝夕薰習。一旦縱觀都邑。鏞鼓管磬之迭奏。琴瑟竽笙之交作。已爲之洗耳傾聽。況乎鈞天之樂。來從天上。吾乃得周旋其間。相與共宴衎而聆雅音。此聞廣也。襟度曠夷。規爲恢張。視外物如浮雲。脫名利如敝屣。與人則傾肺肝。不事城府。捐財賄等泥沙。不限繩尺。是作爲之廣。未足爲德心之廣也。非意相干。曾不介懷。不虞得毀。付之嬉笑。疾害破柱。色不爲動。泰山壓前。目不爲瞬。想其胸中汪洋博大。澄不淸而淆不濁。足以爲廣矣。而未足以臻其至也。夫莫廣于天矣。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雖毫釐不差焉。其微如此。所以成其廣也。然猶未也。巧歷之所能算。猶有盡也。巧歷算數之所不及。是無盡也。無盡乃所以爲廣也。豈獨算哉。離婁竭其明。目眩而不能視。師曠竭其聰。耳聵而不能聽。夫超于聲容之外者。無所極也。無極所以爲廣也。豈獨耳目哉。激西江之水。水窮而不可測。殫南山之竹。竹盡而莫能紀。繪畫之所不能形容。詠歌之所不能摹寫。是必有妙于此者矣。夫妙于此者。其變動不居。其出入如神。闔闢無常。奚可端倪。運轉不息。孰知紀極。吾顧膠焉。滯焉。拘拘焉。吾懼喪吾天。窒吾淵。何自而保吾廣大之全。客難余曰。一枝之託。搏風之翼也。坎井之蛙。東海之鼈也。蟪蛄之智。大椿之壽也。何如。噫嘻悲夫。余告子以周孔之道。而子乃詰我以莊周之寓言。毋乃非其類也乎。客曰。敢問周孔之大道。曰。言其廣。廣乃狹。不言其廣。廣其庶乎。曷謂不言其廣。曰終日言。未嘗言。終日不言。未嘗不言。坦坦蕩蕩。非偏非黨。混混融融。無際無窮。左之右之。何左何右。一往一來。何往何來。廣居子居于何所。掃方丈地。臥六尺牀。琴一張。書一卷。飯一簞。水一瓢。取于天壤間者。僅若此而已。世人憐吾之窮。吾不憐吾窮。而憐世人不知吾之不窮。夫憐世人之不知。未爲廣也。猶有彼己心也。無彼無己。浩乎太虛。貴匪卿相。賤匪纍儒。富匪萬戶。貧匪窮閻。是可以廣乎。曰未也。卿相之貴如其貴。纍儒之賤如其賤。萬戶之富如其富。窮閻之貧如其貧。各足吾分。各樂吾樂。故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是不亦大盡乎。是不亦無彼己心乎。無彼己心。是謂道心。子往矣。吾已多言矣。客拱曰。願有記。曰奚記爲。雖然。固辭勿記。猶未廣也。遂卽此爲記。而授諸子楊子。

書慈湖遺書

先生之言多矣。門人馮興宗、周之德。取訓語之要。聚爲一編。屬甫刻梓。以惠後學。或者病所取太少。甫語之曰。先生豈多言哉。先生居處無一惰容。接人無一長語。作字無一草筆。立朝大節。正直光明。臨政子民。實如父母。是皆先生純純皞皞之妙。先生嘗侍象山先生。發本心之問。舉扇訟是非以答。忽省此心之淸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後守永嘉。謁先聖。謂自幼學。壯而始覺。覺此心澄然虛明

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爲。無非變化。嗚呼。先生之學師先聖。師象山先生。吐于言辭。的的眞實。一編已多矣。奚其少。

題慈湖先生書孝本末

凡禮經所載。大抵皆爲親存言之耳。噫。親存固當事。親歿若之何而事之。記曰。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親雖死而有不死者存。音不可聞矣。若聞其音。容不可見矣。若見其容。豈音容哉。此心靈明。固不以生死隔也。某不獲終某之身事吾親。以爲大痛。朝斯夕斯。常如先親之儼在前也。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萬里請同此心。願相與勉之。

跋王夾點論語說

余爲兒時。先正獻言。朋友遍四方。俱善論今古。第說論語。罕有契心。余默識之。用力于此書有年矣。後始知不說論語。乃善讀論語者。今觀王君夾點所著補義一編。會萃衆說。斷以己意。最爲詳緻。則又欣然曰。不說固佳。說亦佳。說猶不說也。噫。得斯旨者。可以讀論語矣。

跋方友民家藏五遂堂遺墨

莊、忠、敬、信、勇五者。一有不遂。皆謂之非孝。曾子之言。光明洞徹。讀之令人興起。後世學者。膠滯拘泥。往往于訓釋言語間。欲求大道。不亦惑歟。孔子旣歿。門人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嗚呼。使曾子不足以知夫子之皜皜。其論孝安能有是言哉。方君友民。以忠獻爲其先世名堂曰五遂。且書曾子論孝一章。方氏子孫寶藏之。持以示某。因勉之曰。道若大路。古今共由。苟能不失其本心。是亦曾子之孝也已。

跋趙黃陂所藏絜齋先生遺墨

黃陂令君。以先公遺墨見示。某讀之泣下。先公言由中出。與人以誠。此帖所謂進身之計。不必他求。但朝夕勉勵。反求諸己。自然感動孚格。人誰不稱慕之。卽夫子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之旨也。不肖孤佩服此訓。其敢忘諸。謹識卷末。而復歸諸令君云。

跋彭忠毅誥

忠毅鄱人也。宣和二年。方臘反。次年。公以衢州守臣。抗賊力不支。罵不絕口以死。後一百有六年。當寶慶二年。余忝守衢。緬懷高風。爲之太息。又二年。余持江東庾節。歲餘。遷司臬。自池來鄱。實公通德之鄉。適會盜起常山。破開化、江山、進信、饒、徽。勢張甚。余檄州縣。飭守備。請于朝。調池兵捍禦。賊幸不闖吾境。今年夏。公曾孫塽董君祿揚。以吳人夫所書公告身示余。慨然有感。每謂本朝祈天永命。皆褒崇節義之力。方偉起挾閩兵以叛。公緣是失守。賊平之後。天啓聖明。斬起福州。而贈公直學士。褒旌善。黑白以分。亦見公道之未盡泯。而所以開高皇中興之業者。此其基也。余嘗語僚屬曰。爲臣但守忠節。天鑒不遠。豈負忠臣。今觀忠毅益信。故書其後。

跋象山先生集

先君子舊嘗刊于江右庾臺矣。某將指江左。新建先生書院。復摹舊本。以惠後學。先生發明本心。上接古聖。下垂萬世。偉矣哉。此心神明。無體無方。日用平常。莫非大道。是謂極。是謂精一。是謂彝倫。是謂乾健坤順。是謂日月、星辰、山川、風雨、霜露、鳥獸、草木之變化。是謂鬼神之情狀。先生嘗言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學者之心。即先生之心。某竊焉晚出。景慕先生。戰兢自勉。寡過未能。先生之道大矣。奚庸贊述。姑誦所聞。附于卷末。

跋趙伯泳家集

忠義天地之正氣也。顏杲卿罵賊。視死如歸。魯公繼之。亦大罵希烈以死。兄弟風節。凜然千載。趙公一門、先後相望忠義之大節實似之。嗟夫。爲國者。使正氣存。則足以折亂臣賊子之萌矣。嗣前人遺烈。伯泳尙勉之哉。

題夏判官講義後

講義筆之于書。本以代口授耳。自本意寖失。講者惟以詞章爲務。學者以詞章視之。于是書之所傳。反不若口授之入人深也。某承乏柯山。訪求鄉曲之彥。與多士切磋問學。衆爭言判官夏君賢。某悚然曰。是不可俟君見我。宜先候之。遂躬致此請。君辭再三。乃幸許。君儀狀偉特。望之儼然。而和氣薰人。出言有味。每一開講。某率僚屬諸生。拱聽時習堂上。見其從容就座。氣象不迫。已足感人悟物。至于言由中出。不事藻繪。尤得口授之本意。君亦善說經矣。雖然。謂君爲善說經則可。謂經爲止于是則不可。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學者當自得之。

跋先正獻公與傅君帖

五兄既跋先君子之帖矣。尙奚言哉。深惟己德弗競。家聲易頹。一念及此。萬感交集。今觀此帖。指學問之端的。戒言行之愆違。悼風波之溺人。求幽明之無愧。不肖孤斂衽莊誦。若無所容其身。嗚呼。其敢不戰兢服膺。庶幾寡過。無貽先君子之羞。

題何智夫宗簿蘭亭帖

平生好觀蘭亭。而家藏未有善本。自謂有固佳。不有亦佳。可以發好古者一笑。

跋陸君出示放翁帖

余與伯微友愛如親手足。因知深甫之賢。冀能世其家學者。深甫早亡。伯微又亡矣。書院落成。群從弟子。濟濟咸集。深甫之季。出示二軸。余不識放翁也。而睠焉思深甫伯微之賢。不可復見。爲之太息。

跋楊贈軍家藏朱先生帖

紹定己丑春。余道過西興。遂識贈軍楊君。而未悉其家世也。仲夏復過焉。君又見訪。袖出朱先生帖。始知師友淵源。家傳典刑。使人凜凜有生氣。夫砥節礪行。孰無是心。然見危臨難。未免失其所守者。無他。利欲奪之。本心易昏故也。孟子舍魚取熊之喩。可謂深切矣。平居暇日。涵養講明。義利之辨。明如日星。一旦患難之來。何至顚倒錯亂。若平時無輕爵祿之念。而臨事望其捐軀報國。吾未見其能也。楊君天資明美。加

之勉勉不已。必能世其家者。迺敬書而授之。

跋夏迪卿誌銘

余舊識夏君迪卿。幾四十年。肯父以巨軸示余。乃慈湖先生書水心所著迪卿誌銘。篆額、又陳北山之筆也。既感迪卿云亡。又感乾淳諸君子無一存者。悲夫。

跋慈湖先生陸君墓誌

慈湖先生誌陸君墓。有足跡未嘗至庖廚一語。注于旁。筆力清勁。藹然先生之道心見焉。先生論兵。主于不殺。講求諸葛武侯、李衛公、陣法甚詳。謂古者正兵不可敗。與孟子不嗜殺人之訓。若合符節。嗟乎庖廚尙宜遠。人其可輕殺哉。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撫事興懷。爲之太息。

蒙齋集卷十六

箴

以厚箴贈鄭肖翁

厚天賦。薄人作。執以之。己力學。毋外彊而中弱。先樸素。後丹雘。故曰。禮于人。猶酒糵。君子厚。小人薄。聽之哉。是心皜皜本純白。秋陽暴之江漢濯。何用智巧強穿鑿。

立志箴

爲學如射。立志爲先。志在命中。鐵石可穿。企彼聖哲。萬夫莫前。有志竟成。古語信然。

奉行減租詔書民有言吏弗虔者箴以誨之

江東士瘠。薦饑無食。天子曰咨。爲我心惻。田租亟蠲。其仁如天。十捐其半。況也全捐。窈窈深谷。有詔未識。吏懸爾民。負租猶督。民實不愚。吏乃自誣。澤壅弗流。民病曷蘇。民詞良苦。吏勿瞋怒。昭哉此心。上帝臨汝。

愧箴示濟夷弟

易言心亨。書言心休。浩浩融融。熙熙愉愉。吾何愧乎哉。然人苦不自知。虛食大地間粟焉。可不知愧。伊尹聖人。后不堯舜。愧若撻市。矧常人乎。余坐山中。自省知過。愧集心胷。請略陳其槩。天資正直。急義勇爲。先君子講說諸經。抄錄傳後。炳然有耀。吾愧先長兄。博學精識。克紹前聞。居考妣喪。各茹素終三年。仕而見

雖。屹無附麗。吾愧今女兄。此平生之愧也。而他過更多。晝則閒暇。夜則稍肆。譬則袒裼。意闊而多漏。才疎而欲速。言輕而易忤。檢點此身。恐愧不止此。詩云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虛而能受之謂也。余虛心以竚。罔敢自是。人稱清爽。不事諂語。勤箴吾愧。是所望也。

觀省箴贈桂伯順

過何從生。不觀省故。提起精神。隙間朝暮。精神者何。靈明天賦。惟是觀省。弗得弗措。一日得之。本來素具。不以力索。無物可付。徹上徹下。綽乎有裕。

敬止箴爲張伯常作

古聖有訓。人心惟危。所貴安止。夙夜自祗。因止而敬。差之毫釐。敬其所止。猶爲遠而。曰止曰敬。本不相離。吾止在斯。而敬在斯。思爲不作。寂無所知。豈曰無思。豈曰無爲。思以無思。爲以無爲。屋漏暗室。上帝臨之。欽哉欽哉。愼勿自欺。

懲忿箴

忿從何起。反觀諸己。寂然本無。何怒何喜。波浪平息。湛若止水。懲忿之要。如斯而已。
忿似乎剛。而非眞剛。眞剛光明。忿自然懲。心本無忿。因物乃形。剛德在我。不懲之懲。

窒欲箴贈留靜翁

欲從何生。一念之萌。凝神靜觀。勿與欲爭。雲翳旣散。日月自明。窒欲之要。不動亭亭。
曷爲有欲。剛德不足。眞剛不屈。欲自然窒。
剛本心也。天德也。人人固有。何勞外假。
忽然猛省。欲從何起。不窒之窒。在我而已。

士箴

士如之何。自賤自貴。訊之靈龜。昭茲涇渭。謂爾鳳兮。胡驟而喜。嫓彼鴞兮。曷云其恚。爾苓爾蘭。蒔不服媚。匪蕭伊蕕。曷還有糞。黃中則通。純白則貴。爾寶在躬。貴哉斯士。天之爵之。取盡孔易。歌以玉汝。毋委厥美。

後生可畏箴幷序

或問曰。聖人曰。後生可畏。何謂也。吾應之曰。子知夫人之生乎。曰知之。子知夫生之倍數乎。曰未解也。吾語汝。夫七千二百日。較之一日。則爲七千一百九十九倍。其相去可謂遼絕甚矣。吾以爲七千一百九十九倍。可斂而倂爲一倍。問者駭曰。誠何容易。吾曉之曰。再積七千二百日。我所歷之日如是。彼所歷之日亦如是。彼我對觀。則我加于彼。非僅一倍乎。吾復語之曰。予以一倍爲少乎。不知積而久之。其少也不足以倍。問者益駭。吾曉之曰。又積七千二百。我所歷之日如是。彼所歷之日亦如是。彼我對觀。我得其三。而彼得其二。我何足以倍彼。又積之。則我四而彼三。又積之。則我五而彼四。我于是歲踰百矣。又積之。則我六而彼五。于是歲過百矣。嗚呼。始也以一日而較。其爲倍也七千一百九十九。已而我視彼僅倍。又已而不及倍。又已而五四焉。六五焉。久之而歲俱踰百焉。回視七千一百九十九之倍于一日也。果如何耶。問

者若有遺失。吾曰。子勿異也。請爲子述後生可畏箴。其詞曰。
我學孳汲汲兮。邇萬里之脩程。懼後來之見追兮。揚金鞭未嘗暫停。使我而微息微息兮。其迫愈不皇寧。矧夫我息而彼奮。我息而彼興。將不止追我。又將陵躐我兮。而莫之與京。我瞠乎其在後兮。彼將摩青霄而上征。嗚呼。勿謂彼脆乃敵之勍。光陰何迅。中夜以驚。忽然深省。如醉得醒。老而知畏。何異後生。本無老少。日光月明。萬古一息。無斷無成。何以用力。業業兢兢。

銘

鉛山縣石梁銘

鉛之山兮蒼蒼。鉛之水兮泱泱。斷山骨兮爲梁。臥洪波兮康莊。題巨扁兮彌章。萬目具瞻兮萬古之光。

竹坡銘贈饒生

竹兮中虛。而節不改。是謂剛中。心爲之宰。虛則能應。剛則不屈。雪霜摧之。葱葱鬱鬱。竹乎竹乎。與吾心通。坐對蕭然。不記春冬。

江東憲司又新亭銘

新植花竹。生意津津。雖則尋丈。四時皆春。新更軒牕。和氣熏熏。纔可容膝。淨几無塵。又新命名。豈是之云。勇于進德。用力于仁。日改月化。通體精神。外觀物妙。內驗吾身。客來遠方。問余又新。不知所對。何新何陳。

逢源齋銘

泉始達。流涓涓。泉有自。道孰先。滿宇宙。無非源。日用閒。井井然。問禮樂。吾何言。

穀水柯山之勝聞天下作知樂仁壽二銘

動無非妙。試觀諸水。日夜周流。莫見終始。此不可見。寂然而已。知者何樂。蓋樂乎是。

右知樂銘

瞻彼山矣。形若塊然。振古靑靑。發育無邊。靜乃如此。妙不可傳。仁者默識。以永天年。

右仁壽銘

彝訓堂銘

大哉彝乎。天地之先。人賦彝倫。日用粲然。是爲大訓。倚衡參前。彝則不變。易則易遷。是遷不遷。乾元坤元。元卽彝訓。發育無邊。乾坤不言。皇極敷言。言何所言。極卽坤乾。

自得堂銘

自得之訓。昉于帝堯。子思孟子。陳義愈昭。得何所得。匪深匪高。洞然太空。大無不包。萬物皆備。不增秋毫。無喪無得。得之匪勞。此學不傳。嗟哉揠苗。師友講明。樂也陶陶。

徐錄參求座右銘

人命至重。上帝臨之。德貴好生。察辭于疑。如得其情。胡可喜。而本心靈明。愼勿自欺。

默識銘贈饒生

子之從師亦旣努力。識云多矣。然匪默識。默識如何。誦詩讀書。此讀此誦。與世人殊。人皆不然。而我樂此。大道坦坦。君臣父子。是中何言。是中可言。終日默默。有不默存。

立志銘

志不可奪。可奪非志。聖人與我。厥本無二。一朝內省。發大羞愧。此志旣立。對越天地。

勵志銘贈朱冠之

維古之人。蚤夜憤悱。維今之人。甘心委靡。頑痹不仁。偷安無恥。至其極也。醉生夢死。胡不反思。道只在邇。欲棄痼疾。勵志而已。志果自勵。其勇無比。當爲卽爲。有何疑似。我德我崇。我義我徙。如盲還明。如痿復起。敢以斯銘。用告志士。

尙志銘

志不可奪。可奪非志。厥志維何。大道無二。我與聖同。淸明精粹。不自奮向。乃甘暴棄。君子尙之。發大羞愧。不矜闚觀。不梏小器。善必有爲。惡必亟避。手持足履。耳聽目視。貫通昭融。範圍天地。所志在此。朝夕從事。藏以一言。居仁由義。

五常銘幷序

仁、義、禮、智、信。曰五常。乾四德。配四時。五行無土。五常無信。非無也。行其間也。四時五行。常還相爲本。擧一猶可。況四乎。作五常銘。

仁

仁卽人。尊無倫。是爲元。天德純。純乃生。萬物春。春何在。在天君。剝初復。復下仁。仁指初。妙乾坤。動靜融。人我均。非二本。親吾親。

義

義方外。外卽內。羞惡心。從何至。本正直。無偏陂。利欲中。生死際。差毫釐。終身恥。健乃決。剛能制。精入神。一無二。忠事君。事上帝。

禮

禮之管。本太一。洋洋乎。貫三極。邃古初。自質樸。後聖作。從其朔。是本心。淸且直。曲亦禮。皆天秩。品節明。愛敬立。鑄乎禮。無放逸。

知

知非見。無不見。見在物。爲物眩。不格物。失對面。物皆我。一以貫。達天德。常適變。變卽常。疑斯泮。無知也。知自徧。誠如神。善觀見。

信

信是主。四德聚。非綢約。何其固。曉面朋。予與汝。因物遷。棄弗顧。惟誠身。戒妄語。語而信。執予悔。默已孚。神是與。天何言。四時序。

五事銘幷序

貌、言、視、聽、思。曰五事。孔子告顏子。視聽言動。非不及思。在其中也。九思一章可見矣。思爲四事本。五事亦還相爲本。作五事銘。

貌

貌曰恭。君子容。瞻視尊。衣冠中。匪色厲。內美充。足恭者。貌似同。載僞揩。減德凶。人皆貌。天地通。玉溫溫。春融融。恭而安。乃聖功。

言

言有好。言有莠。口爾人。招悔咎。言曰從。匪從口。接以道。發不苟。滿天下。垂永久。多言客。中是守。雷風行。萬竅吼。雷風息。一何有。

視

視何蔽。內之翳。翳不去。月不麗。目本明。視爲累。可去乎。非翳比。翳外來。視匪外。外亦視。何外內。自神明。自靜止。止乎禮。非勿視。

聽

聽是非。耳司之。聲自物。來無時。耳亦物。物交迷。忽深省。聽者誰。心太空。物不遺。孰爲物。吾何知。虛能受。聽在茲。兢兢乎。道心微。

思

思無斁。深莫測。雖莫測。有限閾。不出位。介如石。鏡中象。應無迹。心在思。妙天則。鬼神通。精之極。是曰睿。入聖域。易無思。思亦易。

易有太極銘幷序

太極者何。本不容言。旣不容言。曷名太極。極訓爲中。中無不包。極亦訓盡。盡無所盡。又加以太字何也。不可得而形容擬議也。太極非空。空卽不空。太極至實。至實而通。未開闢前。冥冥濛濛。一氣旣判。昭昭融融。昭昭卽冥冥。融融卽濛濛。此易之有也。何有于易哉。何有于易。是故能有。執有求易。乃無易矣。不執有則奈何。曰生處觀之。生兩儀。生四象。生八卦。大哉生乎。生生之謂易。生生之謂兩儀。生生之謂四象。生生之謂八卦。生生之謂萬物。生生之謂中無不包。生生之謂盡無所盡。可執有哉。何所不有哉。此非實哉。此非通哉。此非卽空不空哉。此非冥冥濛濛昭昭融融哉。名曰易有。易不自有。人人有易。人人有太極。不在乎紙上之易。亦不離乎紙上之易。銘曰。

妙矣太極。易何以有。于生觀天長地久。生生不窮。春夏秋冬。彼云無極。何勞深闢。我有幾何。斯昭昭之多。

乾坤易之門銘幷序

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闔闢一陰陽也。陰陽一門戶也。非門戶則無以見易。滿宇宙間。莫匪陰陽。莫匪

闔闢.日昱晝.月昱夜.闔闢也.春而生.秋而殺.闔闢也.其在人也.開目見明.瞑目見暗.噓而息出.吸而息入.闔闢也.其在物也.舒而爲華.斂而爲實.飛走而鳴.蟄藏而息.闔闢也.皆易也.或曰.易者變易之謂.然則不易之義奈何.曰千變萬化.孰爲變化.是變化者.卽非變化.是故易之中.有不易者存.易卽不易.不易卽易.吾何知乎易.吾又何知乎不易之易.銘曰.
日月爲易.爲乾爲坤.乾陽坤陰.是易之門.一闔一闢.闔闢皆易.于此乎入.于此乎出.出入有二乎.一亦本來無.

中庸銘

滿宇宙間.中庸化生.端的不差.日用普平.莫見莫顯.無臭無聲.是謂天命.守以一誠.

贊

先師鄒國公贊

顏子如愚.不以言宣.賴有先師.琅琅七篇.夫何末章.歷敍古昔之聖賢.見而知.聞而知者.其所知卒不容言.然先師雖不言.而其不可隱者.太空澄明.而日月高懸.人謂先師之好辯.某也獲傳其所不傳.由仁義行.大舜之天.始終條理.夫子之全.此先師所以高出諸子之上者.蓋其道不倚于一偏.願學孔子.千古巋然.

四賢堂贊

卽心是道.勿助勿忘.愛親敬長.易簡平常.煌煌昭揭.神用無方.再拜象山.萬古芬芳.
遺若大路.曲折萬端.辨析毫釐.用力甚難.上續伊洛.昭哉可觀.考亭遺規.世世不刊.
偉歟東萊.氣象春融.相門事業.元祐中公.益閎以大.問學磨礱.其學伊何.萬折必東.
復齋之德.碩大以寬.其儀如鳳.其臭如蘭.弟兄琢磨.惟義所安.此意寂寥.令我心酸.
某旣贊四先生之盛德矣.復有護聞.願畢其說.以與同志共之.世謂鵝湖之集.諸老先生.論議未能悉同.以是妄加揣摩.其失遠矣.夫子嘗云.君子和而不同.不同乃所以爲和.不斷于合.乃所以爲一致也.天生英賢.扶植斯道.忠君愛親敬長.一性靈明.與天地並立.萬古不可磨滅者.或入之也漸.或爲之也勇.勇非無漸.而漸非不勇也.顧其所由之門然耳.鵝湖之集.誰得而議其異哉.君子講學.旣切之.又磋之.旣琢之.又磨之.反覆辨明.惟求一是.若慮其不相合.心非而口然之.此乃淺丈夫之所爲耳.何足以窺諸老先生之門牆耶.

眞西山贊

謂爲和耶.剛正之節.光明不磨.謂爲介耶.慈惠之政.載諸詠歌.謂爲虛耶.萬卷蟠胸.武庫之多.謂爲實耶.豐襟洞然.古井無波.匪實匪虛.匪介匪和.高臥西山.如蒼生何.

蒙齋集卷十七

祭文

三衢祭清獻趙公祝文

凡守茲土.歲拜祠宇.予未施敬.人仰標榘.盛嘉勞止.孝弟旌里.立朝抗論.鐵面御史.帥蜀言歸.琴鶴自隨.
豈伊求名.忠誠匪欺.洎秉政機.新法力排.年未七十.退老高齋.世俗茫茫.慾焉得剛.偉歟我公.玉潔日光.
我希高躅.惟日不足.矧是後人.可貽我辱.我修泮水.延公孫子.漸之摩之.風流是似.春風融融.淑氣沖沖.
吉蠲蘋藻.敬告我公.我公精神.千載常新.想聞斯言.心兮欣欣.

自鳴山廟祈晴祝文

於赫神靈.天地同大.有禱必應.下民依賴.季夏霖潦.瓣香端拜.俄頃之間.天日開霽.邦人僉言.精神默契.
夫何旬浹.雨復爲沴.城闉居民.泛舟莫濟.并爲平川.厥苗不細.大田多稼.垂成欲壞.雨聲稍歇.民猶少慰.
一聞簷溜.愛容無奈.吏之不德.獲罪上帝.致此譴怒.民則何罪.痛心疾首.冐救斯敗.惟依明神.一誠昭對.
陰氛盡掃.霖霪勿再.積水歸壑.室廬無害.農保有秋.佇觀銍艾.無聊之情.一朝舒泰.歸功有自.實神之賜.
祠廟離宮.鳩工隆崇.匪伊爲報.民心攸繫.神鑒斯言.出由肝肺.

自鳴山廟告修造祝文

惟神孝誠.上通于天.傳之萬古.孝德章矣.饒州行祠.民倚爲命.而門廡.卑湫.未稱王祀.至者慊焉.某將指此來.水旱盜賊.必禱必應.則嚴顏貌.以報神休.以發顯夫出雲雨禦菑患之靈.以宏庇乎此邦之人.庸敢後乎.夫得人之歡心以事神.亦所以助神廣孝于天下也.將以吉日乙亥.撤門廡而更新焉.人心載喜.神其聽之.

自鳴山祖殿修造祝文

於赫神靈.廟食百世.庇此下民.天覆地載.我行其野.禾麥茂遂.父老頂禮.拜王大賜.王之至仁.厥有根柢.孰爲之根.篤孝于親.維此孝心.通天地人.視彼有生.與吾親均.王推此孝.發育如春.廟貌孔嚴.安可弗新.吏失其職.頹垣敗壁.某拜祠下.心焉跼蹐.撤而新之.宜尸此責.妥王之靈.爲民祈福.昭示仁孝.永永無極.

江東謁諸廟祝文

國之所恃者民.民之所恃者神.事神治民.吏之職也.某將指此來.深惟一道司臬.責重任難.凜凜焉思所以稱厥職.公清以爲本.勤敏以行之.此心無愧無怍.則庶可以事神治民矣.祗謁之初.矢心以告.

番陽五賢祠祝文

謹以酒果之奠.敢昭告于文忠顏公、文正范公、詹事王公、忠宣洪公、忠定趙公.世有偉人.吾道棟梁.惟顏惟范.唐宋相望.鑿鑿其實.炯炯其光.百代聞風.首俛心降.梅溪王公.景行前哲.凜然清標.同一軌轍.忠宣之節.忠定之烈.照映今古.俱稱人傑.嗟哉晚生.不見典型.慨俗之頹.涕淚交橫.祗拜五賢.想像芳馨.夙興夜寐.兢兢奉行.

諸廟謝晴文

勾芒司旦.土膏既興.陵陂之麥.鬱乎青青.積陰未解.霖雨其霶.浸畦溢壟.溝澮皆盈.民以病告.有禱于神.骨未徹奠.雲開晦明.曈曈曉日.赫然東昇.匪神之休.孰赫厥靈.巫祝矯擧.吏實何稱.神降之福.以答民誠.

自鳴山廟謝晴文

血食溪上.惟神孔靈.千載一日.凜凜猶生.水旱有求.如響應聲.今茲淫雨.巨浸日增.害我嘉禾.甚于螣螟.瞻惟東江.歲比不登.饑者相望.殍者相仍.予吏茲土.職兼常平.豈不救荒.惠止斗升.惕然內愧.所望秋成.芃芃其稼.百室可盈.垂成而壞.易喜而驚.爲民告哀.遣官代行.冀神之聽.痛塞此情.層陰蕩空.曉色舒晴.多黍多稌.如坻如京.吏責寬釋.民歌沸騰.則神之賜.邱山猶輕.巋然祠宇.豈無壞傾.捐我薄奉.是經是營.豈以爲報.聊竭此誠.此誠無盡.通貫幽明.

自鳴山廟祝文

某惟勳德者報必隆.實大者名必赫.番江之民.王父母之.番江之水.王指麾之.浹旬以前.敬禱祠下.陰霾頓掃.晴日麗空.遐邇忻悅.莫不呼舞.非所謂實大勳盛者乎.某雖無狀.心與王通.其禱也.固曰.當力請于朝.增崇封爵.斯言一出.金石不渝.累日討求.中藁已具.繕寫一通.告于王前.庸致隆報.以赫厥名.此某之所以踐前言也.惟王神功廣大.陰相默佑.使水之未盡退者.速歸其壑.民之尙阽危者.速奠厥居.一遂之

民.咸曰聖哉.吾王不其休歟.因謝有祈.寸衷甚切.惟王其鑒之.

初建書院告陸象山先生文

先生之精神.其在何所耶.在金溪之故廬.優游而容與耶.在象山之精舍.言言而語語耶.抑周流乎上下四方.與天地游.與四時變耶.某將指東江.志興正學.山之旁近.爰咨爰度.得勝境于徐巖.雖冢山而非遙.三山環峙兮.高可仰.大溪橫陳兮.清可濯.殆天造而地設.匪人謀之攸作.是可以宅先生之精神.振先生之木鐸.或曰.建象山之書院.當于象山之故址.而又焉可改也.是求先生于形迹.而未知先生之精神無在無不在也.先生之道.精一匪二.揭本心以示人.此學問之大致.剔先生之遺響.警一世之聾聵.平易切近.明白光粹.至今讀其遺書.人人識我良貴.由仁義行.與行仁義者.昭昭乎易判也.集義所生.與義襲取者.截截乎不亂也.宇宙內事.即己分內事.渾渾乎本一貫也.議論一途.樸實一途.極天下之能言者.斯言不可贊也.嗚呼.先生之學如此.先生之精神如此.然則在金溪之故廬者如此.在象山之精舍者如此.周流乎上下四方者亦如此.誰謂徐巖而獨非此耶.工役俶興.禮宜虔告.先生精神.淵淵浩浩.

祭陸象山先生文

先生之學.得諸孟子.我之本心.光明如此.未識本心.如雲翳日.既識本心.元無一物.先生立言.本末具備.不墮一偏.萬物無蔽.書院肇建.躬致一奠.可見可聞.非聞非見.

先師兗國公祝文

先師道德.難可名狀.元氣融融.春風盎盎.舜何人哉.當仁不讓.晉此大勇.一何其壯.顓蒙小子.學焉勉強.慕先師之屢空.一言而蔽之曰平平蕩蕩.

劍東塾告絜齋先生祠堂祝文

洙泗淵教.萬世同尊.漢唐榛蕪.洊儒實繁.我朝諸老.發揮微言.肆我先公.體道之元.推以淑人.訓語溫溫.光明本有.意動而昏.昏去明復.照耀乾坤.四海歸慕.絜齋之門.郘伊一家.昆弟子孫.爰及甥婿.閭閻藩垣.祠宇告成.德容如存.肇開東塾.晝夜講論.某未知學.膚淺無根.願與同志.唱和篪塤.如彼鳳凰.千仞高騫.如彼滄溟.百川並奔.學要如是.洞澈心源.佩服終身.罔極之恩.

祭史衛王文

師王之生.數關乎天.惟福惟量.其大無邊.問王之國.得君甚專.斡旋元化.獨秉大權.始終無二.凡三十年.其間變故.何翅百千.蒙疑履危.雍容周旋.困守矩方.隨機規圓.無竭泉流.不動石堅.偉哉元勛.洗日虞淵.某已委政.倚王之賢.王雖臥疾.寵數蟬聯.再世王爵.自昔莫先.生榮死哀.係子蘇縣.福萃一門.舉茲以旃.聞王之最.翕受羣言.我所身嘗.知王裕然.官雖疏遠.有言必宣.皇都鬱攸.物情喧喧.我忠于王.飛奏君前.亟辨機務.君臣道全.特是讒見.流言愈傳.我忠于王.再騰奏篇.亟遄天讎.望欲之原.茲誠苦口.誰謂我姸.王量如海.百川赴焉.不辜我言.察我心田.心乎忠愛.匪事佞便.感王知己.實維勤拳.聞王之薨.職守攸牽.緘辭寫悲.心旌翩翩.

祭拙堂致政韓公文

惟天不輕畀人兮，壽爲九五福之首。皓首朱顏，婆娑林下兮，信人間之稀有。集茲福于厥躬兮，又回顧夫我後。後人命懸于天兮，孰豫知肯堂與否。偉韓公之獨稟于天兮，蓋積善之素厚。森階除之蘭玉兮，何弟恭而兄友。歲在癸未兮，二子雙綰乎藍綬。耿名門之輝光兮，譽喧騰乎萬口。咸謂儒家氣味，不比北斗之有子兮，鶯鴻停峙，足以傳諸不朽。我未瞻公之典型兮，先于長嗣焉定交。體質金玉兮，義理薰陶。一見傾蓋兮，延壽兒曹。我仕大江之東兮，又王事之相遭。長嗣迎公以來兮，兩臉有似乎蟠桃。遂升堂以展敬兮，情誼奚翅乎膠漆。次嗣詞學之競爽兮，瀉萬斛之波濤。羌場屋之迭和兮，暢一翁之逍遙。龍賓兮相邀，濁酒兮山肴。此樂何極兮，知不知吾常囂囂。人謂公才兮少時勇決，遇事敢爲兮，志意彌烈。晚年名堂以拙兮，心如石鐵。斂鋒鍔于不用兮，擢萬變而不折。陋流俗之鍥薄兮，遵道德之軌轍。寧安己之分義兮，奚顧彼炙手之可熱。倚長松以嘯詠兮，凜清風之高潔。此吾拙堂之所賦兮，昔公一覽而擊節。謂知予心兮，勝予自說。次嗣通籍兮，慶事不絕。長入朝路兮，出分風月。天子有詔兮，峻峯當之斑列。將斧裝而上征兮，胡爲乎求醫問藥而中輟。嗚呼歲幾兩周兮，拙翁胥別。每問訊兮，憂心慢慢。忽訃聞兮，使我悲噎。有子可托兮，孫枝芽茁。死生晝夜兮，達人一轍。拙翁何憾兮，幾理洞徹。身有時而盡兮，光明亙萬古而不滅。到此乃知拙翁之作計兮，今而後其計非拙。蓋乎有知，諒我遠而不遑奔慟。寓誠一卮，千里對面，其歆我詞。

祭程提刑文

立身大節，出處行藏。固守命義，其道乃光。猗歟程公，溫溫春陽。孰識其奧，外柔中剛。好善如渴，汲汲皇皇。覩彼不善，眞若探湯。鳴弦懷玉，厥聞孔揚。事苟利民，勇孰可當。民曰父母，遺愛甘棠。夙駕簞壺，來我鄮鄉。不爲勢屈，守道之常。清湘布政，肯遜龔黃。政最既聞，使節煒煌。奈彼妒賢，巧言如簧。公心坦坦，不動毫芒。從此賦歸，脫屣軒裳。清斯濯纓，志在滄浪。我初識公，謂我循良。未知其學，義理昭章。我來東江，蕩節是將。部有賢僚，實公令郎。辟宰番邑，井井紀綱。公時就養，訓之義方。公每語我，喜色洋洋。吾兒知學，溫習靡忘。顧使此兒，志氣日彊。公與我別，凡幾星霜。終始一心，道義是囊。捐世俗累，留晚節香。聞公抱病，我心已傷。俄已訃至，令我涕滂。嗚呼哀哉，誰能知公。疾惡剛腸，雖老猶壯。以禮自防，索我大書，中庸名堂。爰及諸齋，區處精詳。將徵生徒，正學是倡。惜此規模，浩不可量。胡然一疾，失孤鳳凰。慨念平生，一往括蒼。病實居之，躬奠未遑。姑寫我心，千里一觴。嗚呼哀哉有子，世繼芬芳。公亦何憾，雖死不亡。

誌銘

孫君墓誌銘

余友人胡牧之遺余書曰，吾學子有孫饒者，其先人功甫，以嘉定辛未十有一月丁巳卒，享年四十有八。將以乙酉歲十有二月壬寅，葬于龜山之原。功甫居天台閬風，挹山川秀爽，有異質。美鬚髯，意氣恢疎。而篤于孝友，昆弟六人，功甫于次爲四。親既歿，凡室廬田產器物，聽伯仲所自取，功甫不以介意。好買書，延良師以教子，授孟氏樂得人材之語，奮發訓誘不勌。臨終戒諸子力學，家事一不掛口。故其子築館所居

之西偏，扁曰綠猗，以盡琢磨之義，先志也。功甫不得志于時，家庭事業，大概若此。子其序且銘之。余歎世降俗薄，較錙銖之利，忘同氣之親，遺子以籯金，而不淑以詩書，何如其知也。識度如孫君，而可無述乎。君諱九叙，功甫字也。曾大父皓，大父闕，父璿，妣張氏，娶四明奉川胡氏。子男三，長即饒也，次雩、霆。女一，適四明進士王劭。孫男五，恢孫、愷孫、悌孫、怡孫、忻孫。孫女一。銘曰：行修于家，是亦爲政。我刻銘詩，後人興敬。

伍府君墓誌銘

余求友于四方，見有質茂美而志恢張者，心甚敬焉。揭來柯山，得友曰伍清之。挹其貌，莊而和；聽其言，平而實；攷其行，鄉閭稱爲佳士。叩其志，沛乎勇決，而莫之禦也。嗚呼，是余所謂質茂美而志恢張者耶。是其門戶當興而然耶。一日清之泣請于余曰：不肖孤將以九月甲申奉先考柩葬于東山之麓，惟是德銘未立，敢敘先世梗概，敢頓首以請。余覽之，挹曰：積善之家也，是宜有後。按伍氏之先本楚人，自英烈以存吳著偉節，發爲明神，大江以南，往往立廟祀之。子孫散處吳楚閩越間。漢晉迄唐代有可錄。攷國朝登科記，題名餘五十人。在臨汀者獨盛，而占籍于衢者，猶未著也。君諱總，字子壽，世爲西安人。曾祖寀，醇厚有古人風。家雄于財，然喜施與。貸者率折券，曰：積而能散，義也。祖侁、考機，俱以善人稱，退然自守，與物無競。然生理視舊，則不復振矣。君齋自植立，竭力以奉甘旨，與人交篤于信義，然耿介不苟合，門無雜賓，尤以教子爲急。家務膽寄，躬自任之，不以累諸子。聞四方有明師良友，亟使就正焉。已而清之預鄉書，入太學，歲率再歸，歸必止之。又三年，補內舍生。君遺以書，且舉山谷詩，但得新年勝舊年，即如常在郎罷前。曰：專

而學業，孝莫大焉。以是清之得一意于學。嘉定十有六年，清之擢奉常第，歸拜膝下，教忠之訓，訖不離口。時雙親在堂，綵衣團欒，其樂無涯。越二年，而皐考殁。又明年，妣邀氏殁。積憂熏心，號慟成疾，六閱月而終。寶慶二年四月二十有八日也，壽纔五十有二。娶王氏，子三人，長維寅，修職郎、新衢州司戶參軍，清之也。次維新，後其叔鱗孺。維允，先卒。孫三人，源孫、還孫、聞孫。銘曰：人誰不死，而君有子。人誰無子，而子令只。東山之陽，吉人之藏。子孫繇繇，伍氏其昌。

危君墓誌銘

嘉定丙子，余官金陵，與臨川危君諱和字應祥相好也。後十年，余守柯山，應祥自中都過余，與論名理，心若有契。不知余識進耶，應祥學進耶。應祥主上元簿，會府人物林藪，挾才能，取上官知，面爛笑，胸戈戟，應祥深藏若虛，諸公器重之。不挾書覓舉，舉反先儕輩。歲大祲，招糴旁郡，走川陸，不告勞，受輸務寬民，不希意取觭。攝校官，循規矩；參鞫獄，人稱無冤。漕檄同官，閫府亦屬以事，莫知適從，垂獲譴，應祥勇不避，白漕諸代行，有識義之。就辟帥屬，悉忠長官，無巨細必啓告。敵人來侵，羽檄交馳，制帥挽應祥參書，以書生不知兵辭。始終金陵六七年，迄免譏謗。簿合明道先生舊遊，應祥慨正學湮蕪，大闢祠宇，廣養士員。西山眞公偉是舉也，爲記其事。攷秩宰饒之德興，値歲歉，先諸邑條賑卹，不待部使者迫之，然後從事。民賴以活。諸所施行，皆此類。處閨門，莊而不矯；睦宗族，恩而有義。事關風教，力持之不變。居官以廉潔稱，還里，斂不足，澹如也。取陶靖節語，自號閒靜居士。應祥十年間涉歷蓋如此。訪我柯山，風霜飽矣，枝葉落矣，

方期晚節共進此道.嗟乎.胡拆之速.應祥登乙丑進士科.歷階至奉議郎.自德興丁內艱.再調隆興之南昌.未至官而卒.實紹定己丑八月丙辰也.享年六十有四.曾祖瓚.祖能.父必強.贈承事郎.母陳氏.繼許氏.俱贈孺人.娶羅氏.封孺人.子男三人.璲、先君三月卒.璨、瑀.業進士.女三人.長適鄉貢進士李廷龍.次適從事郎常德府龍陽縣尉趙桄.夫次適將仕郎趙必撫.孫男四人.孫女一人.曾孫女一人.始應祥築書堂于臨川東鄉之蟾塘.風景清曠.環以脩竹.讀書竟日.超然忘世.平生著述.有集若干卷.藏于家.應祥既歿.葬未得卜.一夕見夢其孤曰.書堂即其地也.尚何求.璨等遂以某年月日.奉君之柩窆焉.謂余知君.璨泣請銘.銘曰.言依乎是.行迷乎毀.不亢不縮.執信信己.生兮書囊.藏兮書堂.餘韻琅琅.世載其芳.

江夫人巢氏墓誌銘

余持節江左.志興學校.郡博士各思振職.而秋浦校官江子遠.尤奮發帥先.余固多子遠.而未知家風之自也.一日子遠奉親命持祖妣夫人巢氏言行一編.拜且泣.請余銘.余覽之.藹然有古賢妃淑女風.子遠才固高.然玉于成者.夫人教也.子遠推家庭之教.教庠序士.士咸知興起.子遠益自勵.不使才勝德.則夫人之教入之深矣.乃序次大略.惟巢氏自尚之仕劉宋.嘗守新安.繇新安遷建業.舟過東流.愛其江山.卜居焉.遂爲南康都昌人.至國朝熙寧間.有名谷者.仕蜀.與東坡兄弟友.東坡謫嶺海.谷訪之.握手道平生歡.世服其高誼.曾祖諱自牧.祖諱勉.父諱紹樺.自號無我居士.居士雅以先世風誼爲法.自拔流俗.一女儕之擇對惟謹.知江君諱某端厚長者.歸焉.夫人生于紹興乙丑之十月.終于紹定辛卯之七月.壽八十有六.兩遇恩.封太安人.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縣之新城鄉伏牛山之右麓.六男子.煜、煇、煒、炎、榮、華.皆業進士.煒丙戌奏名.調峽州宜都尉.四女俱嫁爲士人妻.孫男十人.曰新、九萬、萬里、又新、自新、萬頃、萬碩、萬全、萬齡、萬善.九萬.太學生.萬里太學上舍生.丙戌進士及第.子遠也.夫人相夫子以禮.春秋祀事必潔必誠.閨門千指.卷帷辦幼.馴穎靜躁不齊.夫人調適其間.略無長短憎愛語.猶子或謂聚族久.生產作業浸瀚.不若各有歸.夫人愀然不樂曰.此外物耳.我奚較.顧爾曹妙年.盡力學.光啓我門戶.奈何以瑣瑣嬰心.聞者悅服.久之不欲.晞眾.則聽各以意取.入入慰滿.遇人有恩意.婢妾有過.怒不形辭色.歲惡食艱.雖居約.推以食人.嘗買二羊.備姻禮.一夕盜取去.有告者.盜驅兩伏辜請償.夫人曰.是爲飢所驅.奚可責償.好言論遣之.盜大感悟.性節儉.經時不製一新衣.不以一錢供耳目玩.旦延師家塾.傾囊篋.無吝色.諸孫滿前.聽通祖講論孟中庸大學.夫人默記要語.時時申戒.俾勿忘.每教爲人婦者.孝而婉.教爲人妻者.柔而正.出語有典則.宿學莫過也.嗟乎.是所謂有德者耶.克登上壽.子孫眾多.多而又賢.非德之驗耶.余謂子遠家風有自.非虛語也.是宜銘.銘曰.維壽毋兮美無度.家不裕兮德則裕.維此德美.流慶曷已.何以占之.視其孫子.

胡君墓誌銘

君諱誼.字正之.其先苔谿人.五季避地徙丹邱.後徙明之奉川.曾祖裔.祖仁.考宗彝.俱不仕.妣王氏.正之生于紹興己卯.歿于紹定壬辰.壽七十有四.娶陳氏.繼任氏.先正之三年卒.男三.明鎮、明璧、明奎.皆習儒.

女一.適進士袁潤孫.男二.守成、守本.女一.將以癸巳冬十月甲申.葬于松林鄉銅山之原.明璧持其叔父牧之所敍言行.泣請銘.余爲童子時.見學徒負笈從先君子游.常百數.正之骨清神靜.筆端洒洒無俗氣.先君子尤愛之.曰.修謹士也.自以不與時偶.益讀古聖哲書.深求旨趣.以自暢適.晚歲建聚書樓.扁曰觀省.自號觀省佚翁.且作記曰.青蛘當前.翠竿在側.展卷與聖賢對語.優哉游哉.又述先君子之訓曰.修身爲本.謹行爲先.觀于斯.省于斯.子子孫孫.寶之.永無忘.正之歿半歲.一夕見夢明璧.汝其卜吉于冬以葬我.亟走江東乞銘.且持觀省樓記.求跋于吏部.吏部.余兄也.時謁告省松楸.正之何自知之.噫.死生如一.是眞能觀省者耶.古人云.斃而後已.正之雖亡.觀省尚不已耶.先君子以絜名齋.每曰.安貧樂道.是謂潔白.不遇而富貴.汙莫甚焉.正之老于韋布.乃能服膺師訓.觀省此心.死而不忘.是宜銘.銘曰.耀儒精神.樂哉一貧.是爲絜齋先生之弟子.不辱師門.

甘氏夫人墓誌銘

余聞南安邑大夫徐君德夫之賢舊矣.嘉熙改元.余與德夫同朝.一日.袖母夫人行實.泣請銘.余讀之歎曰.嗚呼.非此母不生此子.非此子莫顯此母.德夫自爲士人.已有跂慕前修志.對嘉定癸未廷試策.詳定官以語觸時忌.繇亞魁降第十.辛卯秋.都城災.詔求直言.德夫時爲福建帥司幹官.感慨草封事.力詆權相.謂積陰之極.厥徵爲火.親黨危之.德夫入白夫人.夫人曰.禍福有命.當言即言.獲罪歸幸矣.其宰南安也.西山眞公實爲之.德夫以母老辭.夫人聞之曰.汝受西山知.義當就職.至則獨撤征苗.蠲繫.活羸殍.治行卓然.爲一道冠.曾子有言.涖官不敬.非孝也.有賢母以成孝子之志.可嘉也已.夫人姓甘氏.曾祖仲賢.祖文再.父如松.世爲豫章豐城人.夫人生而慧淑.父母鍾愛.以歸同邑故承事郎徐公琮.事尊嫜盡禮.相夫子以義.雖處約.共志樂也.睦姊姒無間言.撫前室子如己出.妾御有過.訓飭而已.鄉閭族婣.人人得其歡心.德夫分教橫浦.大振學政.撤齋廬而一新之.夫人戒勿擾.故事集而人不知.南安歲饑.勸分平糴.鄉境賴蘇.邑繼半直.夫人病中.猶朝夕問米價損益.以爲欣戚.愛人恤物.天性然也.端平改元季夏十八日.終于官舍.享年九十有二.以慈明太后慶壽恩.封太孺人.三男子.長光卿.次鹿卿.德夫也.奉議郎.主管官告院.季榮卿.孫男七人.元老、南老、鼎老、端老、還老、台老、申老.女三人.俱幼.諸孤以是年十有一月二十有五日.葬夫人于渠嵐之原.嗚.樂莫樂乎榮其親.哀莫哀乎喪其親.方閫帥李農卿駿.有母年九袠.燕同寮之將母者二人于眉壽堂.夫人預焉.閩人作三母歌以紀其事.何其樂也.德夫宰南安.纔七閱月.惠汝赤子.失我壽母.邑人哭之.如哭其私親.又何哀也.哀樂相生.而道存焉.誰謂夫人之云亡.銘曰.家庭之言.知有西山.匪西山之思.思母之賢.

湘潭縣尉趙君墓誌銘

余友湯伯紀端介不妄言.持其所狀歸翁趙君言行.示余曰.翁篤厚人也.儀榘端嚴.行事有典則.與人言.依于孝悌忠信.請予銘其墓.余曰.趙君能以女妻伯紀.鑒裁高矣.余何敢辭.君諱偉夫.字壽翁.曾大考和之.贈訓武郎.大考公彥.贈武議郎.始寓居饒州餘干縣.考嘉樓.妣張氏.夫人.君家本北種.有直氣.不立城

府.好行義事.君蚤失怙恃.與伯氏戶曹掾某.發奮問學日廣.戶曹取太常第.不食一日之祿以歿.君痛
悼良劇.奉嫂如母.課猶子以書.外祖母年逾八十.時時迎養盡歡.伯舅病痼且貧.敬共資廩.終其身不衰.
聚族衆多.且字且誨.死者葬埋之.祀者繼之.兩以漕貢試春官.寶慶初元.賜進士第.調尉弋陽.未上.改湘
潭西尉.廉勤靖共.束卒以律.而給庸錢以時.異時掊取之弊.一朝頓革.邑有社倉.尉實司斂散.率常豐取
刻與.君泣以公清.無秋毫私.遇歲歉.出己俸以助惠民.劉氏二喪久不能舉.捐數萬錢.俾克葬.君勇于義.
皆此類.尉且更.俄得疾遽卒.享年五十有六.端平元年六月七日也.喪車之歸.闔邑泣送.出郭遠焉.而後
反.十二月甲申.葬邑西桐江之原.先夫人傅氏.繼徐氏.子男二人.時晏.保義郎.臨賀縣尉.時昂.四女.適姜
嵩、湯讜、湯漢、洪桂.孫男一.若濮.伯紀之言.既信不誣.又受知當世名流.于越議新邑庠.吏部趙公.委君度
費經工.學成.壯偉爲旁邑冠.湘潭西尉.創置無官舍.運帥余公予之貲.未幾.屋飭備.而記其成者.實西
山眞公也.諸君子亦可謂知君矣.然余又嘗試以事.蓋將指東江之日.發粟賑饑人.縣令閩君分行鄉井.
凡君所斥散者.有實賜.無濫予.令爲余道其事.心尤敬焉.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實厚之人.今世匪多.死
于一尉.天也如何.

蒙齋集卷十八

誌銘

承奉郎朱君墓誌銘

交際主義尙矣.與其子厚.敬其父.義也.紹定中.某持江左倉憲節.五年.待賓僚如一家.有迎親來者.致禮
加敬.青陽尉朱冠之.名元龍.敏而篤學.嘗入幕.聞其父承奉君.老成有氣概.不知其就養也.弗及見.已而
欲見.則已歸.後聞以疾卒.元龍請銘.義不得辭.謹諾之.以志吾過.君諱適之.字子正.娶之義烏人.曾祖宗
茂.祖邦彥.父昌.俱潛德弗仕.君幼孤.母胡氏.俾就師.晝夜刻苦.委己于學.戰場屋.左次不售有司.洎二子
預薦書.君遂不復作仕進想.每爲人道.貴孝友.終身色養.敬謹匪懈.姊病而館于家.奉養嫂如兄存.哀諸
姪而字焉.治家肅整.以嗜唼爲戒.伏臘裕矣.登帥先崇儉.獨賑窮乏.無靳色.歉歲設糜食餓者.發廩平價
以利民.瘞遺骴.飯羸困苦節.樂施皆此類.元龍登進士第.青陽及瓜.欲迎侍.固請乃許.縱覽九華.愛此奇
觀.居無何.浩然賦歸.元龍秩滿.爲理掾東江.又以請.曰.吾聞部使者仁.賑荒恤冤.汝悉贊而長.獄無濫.民
不饑.父志願畢矣.奚事僧往.噫.奔走聲利.日夜不肯休.世俗滔滔皆是.子祿養.偷佚游.肯曳裾侯門乎.儀
狀悴偉.與人交皆與其善.過而斥之.愚民爲彊悍屈.慨然出力捄解.雖召謗不悔.孔子稱人之生也直.君
實有焉.君生于隆興甲申八月乙卯.卒于端平甲午己未.其明年十二月丙申.葬于繡湖之西原.君兩娶

恩.封承奉郎.娶陳氏.封安人.子男二人.長元龍也.奉議郎.知處州縉雲縣事.次桂.發浙漕貢士.孫男四人.
幼成、幼聞、幼特、幼敏.孫女五人.曾孫女一人.銘曰.柏以堅.保歲寒.竹以直.拂雲端.嗟俗迷.諂而隨.視夫君.
顏忸怩.大子門.義方存.我作銘.詔後昆.

東巖老人鄭君墓誌銘

乾淳間.美材出.儒風盛.士恥獨學謏聞.父愛子.延碩師.擇直諒友.甚己飢渴.自儒先凋零.斯道湮鬱.學者
甘心孤陋.世推巨師友亦罕焉.緬懷乾淳.撫几太息.一日.舊僚趙克家.侍郎君少宏.行狀來乞銘.余致師
友淵源.多從諸老先生遊.而定城令許君中.應君宗卿.錢君文子.則專師也.內表正節.李侯敬之友也.李
侯學出東萊呂成公.君涵濡薰染.行端方.學刻苦.簡賢格言大訓.探微鉤隱.窮晝夜不懈.忙輕財重義.士
友至于我館.資糧之.于我助.歲大祲.發私積貸鄉鄰.歸逋如期.慨焉焚券.遇族姻之死喪孤遺者.周給之.
有品節.而論其子若弟.孳孳無斁.獎善救失.親黨畏慕焉.迹其行事.破藩籬.均人我.師友漸靡驗矣.君
諱良朋.少宏字也.世爲婺之東陽人.曾祖振.祖壽.考紹庭.皆有潛德.考不娶蚤世.仲姑爲李氏婦.正節母
也.君實自出焉.祖母九十餘.老疾勤視養.喪致哀毀.時祀輒嗚咽流涕.子女滿前.授詩書示禮.方晚.課諸
孫戒曰.我誨爾.望爾孝也.孝不必榮以祿.在守先志.我不辱先矣.爾學殖落.猶我辱也.有味其言.綽乎乾
淳遺風矣.君生于紹興辛巳二月六日.卒于端平乙未九月十有二日.越明年四月丁酉.葬于邑東五里
閬之原.娶王氏.司農劉奄之孫女.先君七歲卒.今合葬焉.生五男子.思睿早歿.思義、思順、思忠、思儼.俱業
進士.而思順以京學生議免舉恩.三女.文林郎、監建康府大軍倉趙必遴.從事郎、新監江東轉運使寄納
倉陳秀發.宣教郎、新差知處州慶元縣喬適.孫其壻也.孫男六.滋、昭、興、恕、怡、宜.女八.壻進士曹仲寬、趙與
遷.宗學生趙與璗.餘未行.余與君無雅素.師友皆端人.信端也.婣克家請不已.乃爲之銘曰.東陽之東.有
山鬱葱.東巖老人.于焉從容.一室委心.齊家雝雝.古稱不朽.豈伊顯融.非榮之榮.不逢而逢.命名東巖.相
國肅公.過者興敬.師友之功.

承務郎致仕洪君墓誌銘

端平二年.余爲柱下史.舊友洪季思.名夢炎.以桃源酒官入郡幕.父年登八十.余升堂謁見.嬰婺燕愉.意
福壽未艾.是歲九月辛巳.以疾卒于正寢.明年冬十月甲辰葬.夢炎請銘.辭甚哀.曰.夢炎不幸.王事馳驅.
父病不能嘗藥.沒不能視含.死有餘罪.余曰.父教之忠.子遵父訓道也.且余目擊其事有三.夏五月.禁旅
閧.子受廟堂命.撫定告于父.父曰.奮身爲國.吾何憂.教忠一也.秋七月.復被高沙撫叛之旨.父曰.汝全活
一城.毋辱君命.教忠二也.未幾.差點檢沿江戰艦.覈實荊襄守備.子力辭.父曰.朝廷謂汝才.曾未三月.由
[illegible]當而屬官.由屬官而掌故.今邊事釋騷.奈何避事.教忠三也.嗚呼.異是以厲臣子之節矣.是宜銘.謹按
洪氏系出豫章.唐末徙嚴之淳安.族大以蕃.派居梓桐鄉養村里.六世矣.君諱瑛.字叔瑜.曾祖致.祖彥正.
俱潛德不耀.考師嶽.漳州軍事判官.累贈中散大夫.妣鄭氏.繼胡氏.俱贈令人.君幼警拔.出語驚人.中散
公歿.事母孝.一日.母思食魚.走溪澗求弗獲.忽雙鱗躍出.取以進.語子女曰.始吾疑王祥臥冰近誕.今信

矣。兄玟、弟璞同入上庠、同登庚戌第。君詞藝不後二難。戰場屢左次。則專意課子。夢炎以春秋試南宮。有司致定首選。俄列後名。士論惋惜。君幸有子成立。益以詩書自娛。性剛勁。守廉隅。辨是與非。聞者心惕。晚更和易。毀譽不掛口。居里閈。施藥以療疫。平糴以賑饑。死無歸者瘞之。値慈明太后錫類恩。封京秩。平生著述若干卷。藏于家。娶方氏。以禮相夫子。內外斬斬。鄉人教女若婦。必舉以爲法。先君五年卒。葬于所居里之朱砂塢。君合葬焉。葬之日。賓客會者數百人。執杖而導從者數百人。稱耆之泣送者且千人。三男子。長夢林。季夢廷。仲則夢炎也。二女。甲戌進士、故婺州錄事參軍方福。士人吳從龍。其壻也。孫男女各三人。曾孫男一人。銘曰。事君不忠。非孝也。雖有雞黍。志樂也。弗力王事。滔滔皆是。視此教忠。事不愧恥。

宜人趙氏壙誌

宜人趙氏。諱希怡。曾祖諱子英。朝議大夫、祕閣修撰、累贈金紫光祿大夫。祖諱伯淮。宣議郎、通判黃州、累贈中奉大夫。考諱師淵。朝奉郎、太常丞、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自號訥齋。妣呂氏。贈安人。丞相忠穆公之孫。中原喪亂。修撰官四方、因家于台之黃巖。訥齋嘗代端人。與先正獻公爲友。宜人年二十有七歸于我。天稟高潔。無宗女習氣。魏國夫人不逮事。事正獻公孝謹。余小有過差。宜人輒愀然不樂。嘉定八年。余廷對叨第一。宜人箴規益切。歷官中外。家務一髮不掛懷。勠力王事。宜人助也。端平元年。余以祕書少監召。二年。遷起居舍人。兼權詞垣吏銓。宜人見余有所論駁。與時落落。每歎息曰。歸歟。既屬疾。語余亦如是。十月一日辛巳。卒于官舍。享年五十有九。次年十有一月丁酉。葬于慶元府鄞縣陽堂鄉陳嶴之原。子男二。從將仕郎。次徵。宜人奉己儉。與人周。襟度曠然。時時諷誦詩書。他美甚衆。不盡錄。錄其夙夜警戒相成。若古賢妃貞女者。而納諸壙。悲夫。

馮君振甫墓誌銘

慈湖楊先生。發明先聖知及仁守之訓。有大功于吾道。誘掖後學。許與固多。至其稱二馮兄弟振甫、國壽。咸有所啓發。驗諸躬行。果不負先生許可。國壽蚤亡。振甫晚益融貫。表裏洞然。知及之矣。進于仁守矣。余持節江左。興建象山書院。延振甫爲堂長。四方學子來集。振甫朝夕訓警。懇至切到。辭自肺腑流出。舉士信嚮。雖負雋拔敏贍之才者。一聞振甫講說大旨。卻立拱手曰。馮堂長我師也。道本無言。言非可傳道。振甫學問鑿鑿。眞實忠信篤敬。毫髮無僞。感人悟物。蓋超于言辭之表。學者未熟稽古書。未更歷事。還親炙慈湖先生之教。往往寡自揣摩。承襲訛舛。振甫于書無所不讀。履踐又有深功。每聆誨言。不待揣摩。神領心會。傳先生之道。最端的無差。自國壽死。余爲吾道氣脈憂。賴有振甫。今又亡矣。正學凋落。云胡不悲。振甫之亡也。寔嘉熙改元八月十有九日。享年六十有二。其孤將以己亥六月庚申。奉君之柩。殯于金川鄉愈芳嶼之原。泣請銘。余不得辭。君諱興宗。振甫其字也。居慶元之鄞溪七世矣。曾祖諱有義。祖諱敏功。考諱秉先。妣李氏。振甫亦娶李氏。二男子。長祖授。次祖詒。後國壽。三女。趙士高爾大、迪功郎、監溫州瑞安縣雙穗買納鹽場袁庸。里士伍純仁。其壻也。銘曰。道無方體。先天地生。孔聖有訓。參前倚衡。振甫默識。仁守兢兢。百世之下。尚欽此銘。

縣尉楊君太孺人何氏墓誌銘

吾鄉城南楊氏最盛。先正獻公絜齋先生。久處其家塾。子弟多秀士。服習詩書。頡頏場屋。聲譽大振。子美在羣從中。以才稱。雖未嘗從先公遊。耳目濡染。熟前輩風流蘊藉。致平生行事。不與俗子類。尚氣誼。重然諾。哀窮人急。不矜己功。師友漸摩。有自來矣。君諱璘。子美字也。世爲慶元府鄞縣人。曾祖諱景舒。以行義著聞鄉閭。檢正王公庭秀爲賦碧鮮亭詩。子璧實誌其墓。祖諱萃。溫溫儒雅。聘三山鄭屯田爲塾師。攻媿樓宣獻公兄弟俱來學。邦人至今以爲美談。考諱公亮。蚤歲入成均。四舉禮部不售。妣朱氏。娶何氏。諱靜恭。大理寺丞璽之孫。通議大夫楷之女。今集英殿修撰侍郎炳之女弟也。紹定四年。該皇太后慶壽恩。封太孺人。三男子。應霆。兩浙轉運司進士。宗卿。太學免解進士。宗琰。蚤亡。女四人。迪功郎、溫州平陽縣主簿諸葛壽朋。朝散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程士禮。儒林郎、泰州軍事判官林思孫。其壻也。次女許承奉郎魏嶸。前天。孫男二人。起巖。習進士業。起翔。太學生。應霆泣謂某曰。先君之歿。迂齋樓先生狀其行。而墓碣未立。今母氏又歿。將以二年十一月丙申。奉柩窆于桃源鄉西山。合先君之兆。敢請銘。某謂迂齋發揮幽潛至矣。用賚然。余觀舉世患乏才。其眞乏之也耶。國易治。家難理。能使一家之中。綱紀繩繩。內外斬斬。斯爲實才也已。君治家事。從容裁制。動中節會。廢者植。仆者興。疏者密。薄者厚。親朋居廬于我館。食不繼于其廬。嫁孤女之無歸。喪不能舉者。斂埋甚急。義疏財。一無所靳。而尤以孝行爲本。奉母惟謹。左右無違。欲食必擇所嗜。敬進之。剏華精舍。翹扁未立。時寧宗皇帝以皇孫毓德潛邸。翰墨精妙。鄭先生爲僚東宮。遂爲之請。寧宗欣然。親灑青山繼德菴五大字以賜。累世塋域。堅壯周備。生事死葬。兩無愧怍。開禧初。邊陲俶擾。縣官以乏興。開入仕之門。君慨然曰。體國固吾素志。授迪功郎。調台州黃巖縣尉。尋以恩轉從事郎。君治民戢盜。俱有方略。誅鋤奸猾。與修邑庠。捐己財。新尉廨。秋毫不出于民。此皆卓卓可紀。觀其處家莅官。豈余所謂實才者非耶。君年纔五十有六而卒。寔嘉定六年八月戊寅也。後二十有五年。嘉熙改元。十月辛卯。太孺人卒。享年七十有六。太孺人姿敏惠。父愛之尤。教以孝經、論、孟、詩、書、左氏傳及內則、女誡。終身不遺忘。性恥華靡。被服簡澹。相夫子以禮。切磋如良友。君既歿。延師誨子。必期成立。値庚辰鬱攸之變。再營廬舍。戒二子無過侈傷吾儉。尙友堂圮。久未復。愀然曰。此高曾麗澤地。可湮廢乎。二子承志葺治。重還舊觀。嫠居寖久。家法嚴整如一日。婦道母儀。可謂兩得之矣。余既多楊君行事。又讀迂齋狀。謂崇陵違豫。主鬯未立。君伏闕上書。累數千言。使人興敬。而太孺人又有賢行。夙夜相成。追古遺風。是可銘也已。銘曰。楊氏先世。厚德所萃。蓋爲子孫。留方寸地。夫君特起。布衣論事。奈何忠言。報罷莫遂。負此偉奇。家道小試。內外綱維。人愛且畏。推以澤物。嚴邑一尉。琴瑟靜好。儷美無二。西山之巔。瞻彼蒼蔚。勿替德基。詒爾後嗣。

林府君周夫人壙誌銘

嘉熙二年春。宜教郎、提舉行在雜買務雜買場林君嘉會。以書踵予乞銘其考妣之墓。謹按府君諱思哲。字仲文。其先三山人。後徙溫。又徙處之松陽。逮府君八世。嘉定三年。卜居豐陽之梅山。曾祖惟周。預三舍

遺祖，纘考中翰，俱潛德不耀。府君性嗜書，不治舉子業，擇聖賢格言大訓，諷詠服膺，飭躬閑家，與物無競，腕腕然謹厚長者也。同里周君溥聞其賢，以夫人歸之。夫人年纔十七，端莊沈靜，不妄語笑。家素貧，惟以訓子爲急。晨起，府君入家塾講授經史，夫人夜課之，絜鐙尤嚴。諸子俱業進士，嘉會遂擢第奉常冠乙科。先是府君語嘉會曰：吾年未耄而健忘，非久人世者，但欲見汝成立，慰我志耳。尋果以疾卒，若前知者。寔嘉定十三年八月丙戌也，享年六十有四。次年十月庚午，葬于荷潭山之原。夫人晚歲益康強，兩該恩霈，封太安人。嘉熙改元，嘉會宰婺之東陽，改倅通州，未上，徑躋朝列，親黨榮之。夫人澹如也，蓋其志在厥子植立門戶，匪徒榮爵祿、耀光寵而已。次年正月戊午，卒于中都之寓舍，壽八十有二。將以四月丁酉，與府君合葬焉。四男子，長嘉謨，次嘉會也，次嘉謀、嘉猷，嘉猷蚤世。一女，適進士周恭先。孫男五人，登孫、鎮孫、承孫、鍼孫、鑑孫。女八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某驟將指江東，寔與嘉會同寅，因子之賢，知嚴父義方之自，抑知賢母之教爲有助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夙夜相戒，琴瑟靜好。蒼天蒼天，曷不偕老。雖不偕老，有子承考。子兮孫兮，光我家道。

提刑祕閣程公墓誌銘

嘉熙二年，中奉大夫、提舉紹興府千秋鴻禧觀程公諱楡，告老于朝，天子俞其請，進直中祕，以寵嘉之。鄉之士大夫用漢玄德、唐貞曜、本朝明道故事，號公爲安節。蓋公退居山林，十有餘年，安節之名不忝矣。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范文正公記嚴子陵之祠，亦曰：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嗚呼，來不知所從，去不知所往，而自能橐籥萬物者，其風之妙乎。公之言行，有家傳行述，記載明備，而公之子沐又乞銘于余。余惟錄其細，沒其大，非銘體也。蓋公平生大致，不爲勢利屈，超然獨立風塵之表。自嘉定大臣已落落不苟合。至鄭丞相當國，尤屹然決無阿附意。寧芒鞋野服，蹈邱園，玩泉石，以終其身。然則天子之寵嘉、鄉士之推尊，聞公之風者，可以廉頑立懦，而與山高水長相爲無窮矣。公字森之，處州松陽縣人。曾祖起，祖曠，考大雅，贈宣奉大夫，妣葉氏、楊氏，俱贈淑人。公登紹熙四年進士第，歷徽州績溪縣主簿、監建康府北酒庫，知信州玉山縣，通判慶元府，知金州，提點廣南西路刑獄。既奉祠里居，一字不入脩門，洎嬰疾，亦不以死生動毫芒。嘉熙二年六月二十有二日卒于正寢，享年六十有八。娶陳氏，參政越國公之女，先公二十七年卒。繼葉氏，既歸之二年亦卒，俱贈淑人。子男一，即沐也，文林郎、監行在省倉中界門。女適浙漕進士葉東、新撫州錄事參軍張忱、進士陳炳文。孫男鑄，將仕郎。以是歲十一月甲申葬公于縣之移風鄉紫山。名義爲國之大閑也，廉恥立身之大節也。綱常不明，利欲橫流，撤大閑，壞大節，他美莫贖，故余于公之出處，獨表彰其大者。至于爲邑爲州，如古循良，將指，如古廉使，力扶風教，受知儒先，懿行嘉言，不可殫述，皆自其大者發之，而余又知公之植立，非但天資，乃學力也。余每與沐講論經義，歸必告乃翁，輒欣然領會其意，屬余大書其堂曰中庸。公益喜，懽相得。晚戒沐朝夕觀省勿忘，然則余之知公，與公之自知，豈徒索隱行怪，後世有述而已哉。余嘗爲言，滿天地間莫匪中庸，人謂公以不仕爲高，孰知所得乃在乎此。彼時見用，其不爲沮溺明矣。乃系之銘曰：嗟芷蘅兮芳自吐，耿離憂兮心獨苦，臥故山兮凝寒暑。非

避世兮時不用，抱中庸兮炯千古，子子孫孫兮事斯語。

撫幹關君安人郭氏墓誌銘

余雅聞關仲山之名，未覿面也，而狀君之行者乃林君伯翰。伯翰，余所畏，言足以傳信矣。其略曰：君諱焞，字仲山，先世居青社，五代之季有避地會稽者，十孫遂家于台。曾大父軾，大父碩，俱不仕。父靜，贈承事郎。君生九歲而孤，母夫人王氏擇師訓之嚴，必期成立。入太學，值光宗龍飛恩，免舉，登紹熙庚戌進士第，授迪功郎、臨安府鹽官縣尉，以母憂不赴。復尉慶元之慈溪，秩滿，陞從事郎、調德安府司法參軍，終更，用薦格改宣教郎、知建寧府建陽縣事。既受代，會新使者至，豪強之不得志者共爲飛語中君，被重劾，謫三山。事既得白，許自便，復官，授江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戍期將及，以疾終于正寢，寔嘉定十一年二月十三日也，年五十有九。官終承議郎。娶郭氏，封孺人。有平齋類藁三十六卷、鍾呂集一卷，藏于家。君天資莊重，酷嗜書，雖道塗驅馳，牒訴紛委，得休暇即挾策諷誦，作詞章不俚不浮，吏事精敏，所至著能聲，性輕財急義，自奉薄而與人周，伯翰許可如右。郭孺人既嫠居，該紹定辛卯東朝錫慶恩，加封安人，卒于嘉熙二年戊戌正月二十有九日，享年七十，男二人，長曰琪，先卒八年矣，次曰珹，習儒業。三女，皆先卒。中壻新除興稅官郭掄，安人從兄之子也。孫男二，孫女二，尚幼。嘉定辛巳，葬君臨海縣義城鄉之豐山，將以今年十一月十有三日以安人合葬焉。珹謁余曰：吾母東陽望族也，性婉嫕，有賢行。先人得盡力官業，不以家務累其心者，母氏力也。敢請銘。余太息曰：君所歷官凡三，吾熟其二焉。慈溪，吾鄉邑也，地陿號易治，民去思至今。吾嘗守富沙矣，建陽俗最獷，富豪根據盤互，令俛首聽命，迺安。小欲自見，禍立至，又余所目覩也。君處難若易，游刃有餘，未足爲多，既謫三山，蕭然四壁，闢一室曰蠹巢，又名小齋曰且休，間嘗賦詠，不知身之在異鄉也。庶幾篤于自信，夷險一致者矣。然則微伯翰猶當銘，況可取信乎。銘曰：不汲汲于富貴，不戚戚于賤貧。吾聞其語，思見其人。遷謫二年，奚慍之云。吾王聖明，罪實在臣。千古此心，昭假明神。夫義婦聽，是曰彝倫。雖死不朽，相敬如賓。

太孺人卞氏墓誌銘

佛氏之教徧天下，儒者陰信其實而陽諱其名，余每病之。洪範五福，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佛氏以福田勸人，其所謂福，亦不過如是。舊同僚張亨之爲余言，祖母母家饒于財，既嫁，能節而自裕，素康強，無疾病，好善尚慈儉，臨終沐浴更衣，翛然而往，壽九十有二。余曰：是乃儒洪範之五福無一闕者，及究其所以然，則得于佛氏之教。妙年卻葷，不御，持誦觀世音號，精嚴匪懈。一夕感夢，履坦塗，左右顧盼，幽閒虛曠，布地皆金砂，晶光奪目。一人肩蓮華來，拱揖，分兩枝見畀。夢中疑非人間世，覺而神爽思清，語家人曰：此西方淨土，我沒其遊此乎。念慮專靜，精神默通，于是驗矣。余將指江東，亨之主東流簿，敏而有守，余愛之，遂辟入幕。後爲坑冶屬官，亦相與周旋，且歌詩爲太孺人壽。別來三年，而亨之以書請銘：人生朝露耳，惟得道者雖亡而有不亡者存。太孺人姓卞氏，諱妙覺，晉川人。同里張公諱思明之室，始父母議擇對，不肯嫁凡子，名閥豪族，皆弗顧，聞張公賢，欣然歸之。雅不喜紛華，不妄言笑，澹如也。舅姑性嚴毅，恪謹婦職，奉

甘旨惟恐後。治家一遵禮度。訓婢妾亦人子。雖怒不出惡聲。機巧鉤距之態。豪髮蔑有。異佛氏所謂清淨者耶。紹定辛卯。誥慶壽恩。封太孺人。端平乙未正月十有二日。卒于正寢。嘉熙三年三月十四日。葬于城西會水鄉開元山之陽。一男昌時。承務郎。二女。進士吳浩、黃永年、其壻也。孫男二人。長應運。登丙戌進士第。嘗林鄉、兩浙轉運司物料官。卹存之也。次應龍。習舉子業。孫女一人。適吳門進士曹汝賢。曾孫男三人。女一人。俱幼。噫爲佛之徒。從佛之教易能也。得佛之理。不泥佛之迹難能也。太孺人有得于佛氏。而誨子孫則以儒。識超塵世之表。行修閨闈之中。余謂偉男子未能過也。乃述其精誠之應感。以參其平生之行事。而系之以銘曰。是夢非夢。金砂非砂。其蓮花耶。亦非蓮花。夫人得之。無礙無遮。壽于而躬。昌于而家。淨土逍遙。樂也無涯。

曹君能謙壙誌

國朝風節名臣。多賢子孫。天也。曹氏在天聖中。任御史知雜。諱修古者。直道不阿。凜凜生氣。至今子諒覲皇祐間。守封州。以捍儂寇死節。余與能謙爲僚友。聞祖風。斂衽起慕。余屏居山樊。能謙東會。終日諷誦。夜挑燈忘倦。論議灑灑。信其爲名賢後也。曹氏家世出建安。後避宦無定止。今居安吉長興之和平。曾祖諱熙。洪州分事丞。妣莫氏。祖諱騰。信州推官。累贈中奉大夫。妣莫氏。繼劉氏。俱贈令人。考諱待聘。通守福州。象宗正丞。奉祠終朝散大夫。妣周氏。宜人。能謙諱逢己。生于嘉泰元年十月癸卯。嘉熙二年六月甲寅。卒于正寢。得年纔三十有八。將以三年十有二月庚申。葬于縣之嘉瑞鄉城山沙墩之原。娶趙氏。故太常丞師淵之幼女。余亡室妹也。能謙性明敏。有巧思。而根于孝友。恥僅以才稱。與余處。動中繩墨。孜孜于切己之學。其實如此。固御史之報。抑宗丞躬行力義方嚴。有以倡之也。能謙有庶子。惘仲氏無後。慨然以奉蒸嘗。其亡也。趙氏方謀命繼。而未之決。能謙猶子、主嘉定籍、名夢龍。請余志其壙。余感愴良久。銘之曰。生而賢。嗇厥年。人何愆。有命焉。家道綿。清名傳。世爭先。我後獲。試問天。然不然。

叔崇觀兵鈐公墓誌

公諱任。字信翁。世家開封。徙鄞。曾祖約。左朝議大夫。尚書倉部郎中。妣石氏。封恭人。祖埴。登仕郎。妣林氏。父有義。贈武顯大夫。妣劉氏。贈宜人。公以聯姻祖免宗。補承節郎。監處州酒稅。尉荊門長林縣。監漳州永豐倉。荊湖南路安撫司準備將領。就辟本司親兵統轄。充樞密院正將。副福建路兵馬都監。秩滿。因仍者再。頗有倦遊意。奉雲臺沖佑祠。爲處州兵馬鈐轄。終厭仕。祝蓋崇觀。凡三載。嘉熙三年九月庚辰。卒。積階至武節大夫。享年八十。趙氏宜人先公歿。二子。南、忠訓郎。永平監物料官。高、業進士。女適趙時擇。修職郎、紹興府戶掾。二孫。夢得蚤亡。饒孫男尊。將以四年二月庚申。奉柩葬于鄞之翔鳳鄉青山原。合宜人之塋。某于公爲子行。公幼從先正獻公學。以材猷自負。而又能以儉約自持。居官舉職。受知當世名公。戢軍紀律明。恩信孚。晚歲益簡澹。教子切切不倦。南嘗薦名春官。葬日薄。二子泣請誌歲月。噫。我正獻公。壽躋八袞。公年亦似。桓諸簡質。欲寡易足。心小罔失。觀我斯吉。百世一日。

主簿呂君壙誌

君諱鑒友。字子韶。姓呂氏。世爲齊之歷城人。曾祖諱頤浩。中興名宰相、贈太師秦國公。配饗高宗廟庭、諡忠穆。祖諱摭。朝散郎、直秘閣。累贈大中大夫。父諱昭亮。朝奉大夫、知隆慶府。妣錢氏。封宜人。自忠穆居譯南渡。寓居赤城臨慶。又徙會稽。子韶以父任入官。授迪功郎、監衡山縣鉛場。未上。改調富陽縣主簿。諸東朝慶壽恩。循從事郎。嘉熙己亥。卒于富陽官舍。得年四十有三。娶相山王氏。善經紀家事。子韶賴之。男學治。將仕郎。女未行。學治將以庚子三月甲申。奉柩葬于諸暨縣義安鄉西山之祖塋。子韶有美質。識趣舍。每念先烈。如許我乃沒沒無聞。厲志好修。期自植立。某之亡室。視子韶爲中表。行爲余言。子韶弱不好弄。長無子弟之過。孝友篤于閨門。余察之信然。可以遠到矣。而僅止此。天乎。學治泣請志歲月。噫。忠穆鴻勳。施及後昆。仕途雖屯。典型猶存。西山之壙。百世猶芬。

蒙齋集卷十九

賦

覺賦

厥初生民兮。通天地之性情。名之曰覺兮。爲萬物之最靈。此靈此覺兮。匪自外生。知學之爲覺兮。亙千古炯炯以光明。懿姚虞之傳心兮。曰惟一以惟精。伊尹倜後覺之未覺兮。非予覺之誰其鳴。衞武公歌有覺之句兮。千載猶播其芳馨。洙泗先覺之是賢兮。此道參前而倚衡。人日周旋乎此覺之中兮。豈豈之氓自棲義路兮。自辱自棄。委厥美于昏昏兮。恨終身之冥行。嗟乎孰聽爾聾兮。孰明爾盲。瞻彼飛鳥兮。整羽翮以習橫。伊人之時習兮。一日覺之維心亭。諷魯論之首編兮。澹然玄酒與太羹。得懌悅之眞味兮。舉萬物莫之能嬰。須良朋以切磨兮。感伐木之丁丁。苟精神之密契兮。輕千里之旃程。樂莫樂乎新相知兮。皆天下之英也。神之聽之兮。奏九韶之和且平也。說樂之極矣。愠奚自而萌。天地之幷包兮。善勝以不爭。滄海之納藏兮。又何間乎濁與清。知不知無與于我兮。吾何心乎毀譽之營營。嗟乎此覺之妙兮。本無虧以無盈。第見觸物畢露兮。觸事畢呈。紛萬有之形象兮。本無象以無形。覩太虛之寂寂兮。孰識音聲于杳冥。嗟乎此道。吾終莫得而名。

靜壽賦

試觀夫宇宙之大。廣漠鴻濛。無際兮無畔。何始兮何終。乃于其間。有物穹窿。小而培塿。猶有屹立之狀。大而喬嶽。不知幾千萬重。曲折兮回旋。起伏兮蜿蜒。其長亙地。其崇倚天。吾履其麓。而不敢指其肩曰。是孰使之然耶。其毋乃元氣扶輿磅礴。偶得其全耶。又毋乃性質孤高。嶠拔。獨立萬物之表。已在天之先耶。不然。何以不與萬物忽生條死。而獨蘇蘇延延。不知紀年耶。吾夫子對此。巋然若有以警。將使後學。默自深省。迺發仁者樂山之語。不得已狀之曰靜。又申之曰壽。以見其靜而且永。大哉聖訓。曰星炳炳。言近指遠。神交心領。既不可求其象。又烏可繫其影。且獨不覩夫草木發育。雲霧靄鬱。寶藏晶輝。虎豹出沒。隨四時朝暮以無窮。常見夫生意之勃勃。加之無益乎纖毫。損之不虧乎一髮。振萬古以如玆。度歲月兮倏忽。反而觀乎一身之所寄。以求夫靜壽之深致。亦子之生。湛然淸粹。及乎漸長。乃殊童稚。眞淳一散。橫生情僞。謂耳目聰之耶。然有耳不可禁其聽。而目不可止其視。謂事物汨之耶。然物來不可得而拒。事至不可得而避。耳目本以發吾明。吾反以晦吾明。事物本以資吾生。吾反以戕吾生。咎其未能靜也。吾將塊然獨處。脫屣夫世故之營營。患其不克壽也。吾將泰然養浩。佇明月而侶長庚。徐而察之。適形存神往。境寂心馳。萬感俱集。朋從爾思。塡膺私慾。滿腹群疑。言乃多悔。駟馬莫追。戕賊天常。罪孰大斯。吁。始謂靜者壽之徒。今乃惡之歸。姑謂靜者壽之胎。今乃夭之基。然則其殆靜壽誤之耶。曰。非然也。易稱不動無思無爲。詩歌帝則。不識不知。無思爲也。而非死灰。不識知也。豈槁木哉。動常生于靜。靜乃動之友。天地有陰陽。人物有牝牡。生生不窮。是以能久。久而不息。不息不朽。靜、壽之母。壽、靜之子。當其靜時。意念不起。起從何作。不起誰使。起從何來。不起誰止。誰令意生。誰令意死。非死非生。誰識此理。意或在此。亦或在彼。非彼非此。何物比擬。蓋至于是。吾不知孰爲動。孰爲靜。動靜尙無迹。人安可形諸言。亦不知孰爲壽。孰爲夭。壽夭尙無端。又安可以書傳。且萬籟盡息。靜之至也。然而谷處響答。有若鼓吹。狂飆怒號。厥聲震地。山雖守其寂寂而動也。亦通乎一氣。萬古不改。壽之極也。然而陵谷遷移。俄焉一息。負之而走。何俟有力。山欲與天地長久而變也。違失其蒼蒼之色。吁。本無靜也。靜則有體。無動無靜。妙哉斯旨。本非壽也。壽猶有算。非壽非夭。義乃一貫。變態多端。而靜自如。擺裂無常。而壽莫踰。匪實匪虛。匪行匪居。孰測其極。孰究厥初。吾悲夫後之論者有二說焉。或挾山以傲人。則曰。人役役兮。不如山之閒。山處閒而享長年兮。豈人生脆弱之所可攀。或挾天地以傲山。則又曰。山不能載地。而地則能載山。山不能增天之壽。而天則能使山壽于兩間。陋哉二說。又何足班蒙于是。斷之曰。子謂天地大于山。山大于人之身。吾謂人不能獨大如山。而天地亦不能外吾仁。是仁也。天地未判。其存純純。天地奠位。其用無垠。當其安止。洞然忘我。曾不累乎一塵。及其無窮。以永天年。又奚八千歲之椿。凡有血氣。體同愛均。自吾親以及吾姻。由吾鄰以及吾民。發生萬彙兮。氣序之春。潤澤普天兮。其實匪屯。關八荒之壽域。皆仁靜之所因。天地尙待我以裁成。況此圓形之嶙峋。蒙也居遠于山。願與山親。累石爲之。斯未足珍。胡不登余之樓兮。森聳巒而橫陳。目爲豁兮眉爲伸。愛之無斁兮。遂日以新。富此奇觀兮。孰爲吾貧。或曰。堂擅此名兮。山匪天而以爲人。樓不有此名兮。山匪假而得其眞。若子命名。豈實之賓。予拊掌而笑曰。子若以眞假較淺深耶。余與子終日論仁。而子不自知其心。子謂

可得而摸索兮。孰知是中之妙。不可得而尋。尋之不見。悄然長吟。吟非以口。以寫我襟。我襟既寫。泳魚飛禽。渾渾融融。如鼓瑟琴。山乎山乎。亦賞余音。

鹿野賦

山因人高兮。山何怪奇。水隨人潔兮。水何淸漪。山水契予之心兮。不惠不夷。昔皐禹之爲楨兮。隮虞氏于雍熙。何東魯之栖栖兮。彼沮溺夫又奚知。春與秋其代序兮。羌造物亦莫之違。拯赤子于塗淖兮。策驪馬孰予追。誓擴蘊于予心兮。粲毫繭以繳辭。既知予之眷眷于靈修兮。蓋庶幾乎濟時。爲世臣襲世官兮。奚敢惰其四支。茫茫九州孰爲安處兮。乃欲遺君父以其危。自古困厄屯邅之極兮。乃見賢哲之騰輝。余故曰。無可無不可兮。胡不覩天道之推移。合與不合、行與不行兮。又奚必逆料而過思。吾但知行吾之命義兮。舍靈修復將安之。

四言詩

述易述雅二章與趙淸臣制帥

六十四卦。惟謙純吉。九四大臣。居位以德。滿則易敧。盈兮斯食。惟謙下人。不違天則。此則伊何。亢無損益。
澄然太空。秉心惟一。明哲保身。神所輔翊。持此撝謙。與宋無極。

大雅不作。訏謨音希。公既奏功。袞衣盡歸。歸矢爾謨。瑲瑲厥辭。用逐帝聽。燭于幾微。天位孔艱。夙夜弼違。
逆耳爲忠。隱情乃斯。擇乎二者。上帝監玆。煌煌祖業。忠臣念之。

三衢效周雅作鹿鳴宴詩三章

鹿鳴鹿鳴。呦呦之聲。我有嘉賓。柯山之英。來燕公堂。天府是升。同我鄉老。適觀厥成。

鹿鳴鹿鳴。食苹與蒿。我有嘉賓。柯山之翹。歲逢丑矣。喜見斗杓。我有旨酒。嘉賓是招是邀。

鹿鳴鹿鳴。惠我好音。我有嘉賓。言獻其琛。雖則軒裳。不改山林。我有十篋。以淑我嘉賓之心。

朝陽三章

日之出矣。于彼扶桑。鳳之鳴矣。于彼高岡。匪高岡則鳴。朝陽之光。君子如鳳。愛此朝陽。純德孔明。聞于四方。

日之出矣。其光融融。鳳之鳴矣。其聲雝雝。鳴于何所。于彼梧桐。鳳兮鳳兮。和樂沖沖。匪鳳匪桐。在君子之躬。

日之出矣。萬象光明。鳳之儀矣。簫韶之音。觀彼儀鳳。以觀我生。生生不息。匪虧匪盈。面此朝陽。默養和平。

和韓履善韻

雨雪霏霏。靑山華巔。能令山老。曷不老泉。雪高高山。雪深深淵。山自寂寂。泉自涓涓。我愛嶙峋。亦愛漪漣。
雪兮入水。我觀其瀾。雪也在山。我取而餐。入水不見。依舊靈源。在山見雪。不見蒼然。蒼然雖改。藹然則存。
見與不見。神光渾全。悟此雪詞。龜龍參前。一止一流。誰合誰分。忘言爲贅。言本無言。

和晉齋兄韻

斟酌元氣。斗爲帝車。四時迭運。其信也且。天道不言。豈非教歟。日之升矣。雲翳掃除。本無體質。湛然太虛。
歷山舜耕。雷澤舜漁。天機首出。茲焉權輿。晉齋作詩。壽璐勤劬。我處山樊。飲水飯蔬。一雨爲旱。民氣歟如。
東鄰殺牛。西鄰封豨。市買不售。始到吾廬。買來烹之。每食無餘。涼哉枕簟。塵其葛絺。忽念世塗。滔滔淪胥。
自昔興亡。具載詩書。疊弊極矣。誰與爬梳。已而諦思。驚餌如魚。誰闢王門。可輕曳裾。觀詩末章。荷兄警余。
老冉冉至。盧虔蠖舒。學貴密察。勿事快疏。一念微差。惡草必鋤。眞剛大勇。那可躊躇。未濟濡尾。旣濟濡袽。
元自昭晰。無懸可祛。拜兄忠告。其敢忘諸。且此養痾。誰毀誰譽。

和嘉宰嵊方修縣學韻

人爵非貴。天爵惟尊。賢哉嘉侯。興學郡門。郡門之士。夙號有文。兌習久廢。索居離羣。自侯來思。銳志興復。
士脫舊穴。遷于喬木。人性本善。混混源泉。四端素具。若火始然。誰其啓之。君子德風。旣修學宮。藏修其中。
內養充充。外養亦備。爾不吾負。吾事爾棄。壇名舞雩。樂道無欲。梁跨幽澗。瀉瀉漱玉。面此清致。皆學之助。
本心融明。庶幾寡過。滔滔世途。人而匪天。兒童之戲。殆類紙鳶。

香陽喜晴贈幕僚

大江以東。歲屢弗康。民病未蘇。正茲憂惶。一雨六旬。巨浸湯湯。我告上帝。是祈是禳。我來宿齋。室名朝陽。
願瞻斯名。與我心當。天告我兆。厥應果彰。朝陽一升。陰沴伏藏。衆水歸壑。殃轉爲祥。民莫攸居。歲保金穰。
耄倪歌詠。喜氣洋洋。匪我顓蒙。能動上蒼。賴我諸友。罔或怠荒。齋事孔明。純誠是將。上帝昭格。歆此薌香。
我勉諸友。秉德日彊。朝陽在我。自然發光。陽復之始。養而勿傷。常如對帝。中正齋莊。乃保終吉。以活吾氓。
稍或安肆。罔念作狂。政刑弗讓。號令弗臧。天非可恃。祥覆爲殃。敬之敬之。斯須勿忘。旣以告友。抑以自防。

贈韓拙堂

世所謂巧。請爲翁說。巧于利口。佞辭河決。何如吉人。其言吶吶。巧于附勢。炙手可熱。何如節士。剛腸者鐵。
巧于營生。百計漁奪。何如儒家。冷淡生活。拙反爲巧。巧乃大拙。蕩然猛省。比論未徹。本無巧拙。奚較優劣。
大道融融。曠兮太空。惡不待攻。善與人同。客訪拙翁。攜酒相從。客去西東。翁數飛鴻。春日烘烘。適興攜筇。
興盡呼童。燕坐堂中。一門雍雍。蘭玉玲瓏。客賀拙翁。笑倚長松。

題梅四首

占斷春光。水邊橫枝。欲識生意。未著花時。
雪欺梅耶。抑梅欺雪。孤高之操。凜凜清絕。
花勿盡開。盡開香歇。勿待月圓。纔圓卽缺。
竹外一枝。嘯傲東風。許多眞趣。在有無中。

石松子

殼堅于石。色白于雪。仁在其中。香味清絕。況之松子。格韻度越。庭前柏樹。觀此亦劣。松柏耆士。其子乃結。
此仁無根。更何所著。松柏有種。有枯有活。此仁無種。生生不滅。天不能栽。人不能伐。吾欲令此仁。普徧廣

博。吾欲令此仁。取之不竭。家家具足。可採可擷。人人圓成。可咀可嚼。初無奧旨。亦無秘訣。不假思量。何勞
論說。箇中渾全。了無分別。仰見高山兮石洞之穴。俯此清泉兮萬古不涸。

五言古詩

江東巡部紀行

春過三之一。輕車走阡陌。平坂抹池陽。迤邐山路拘。風頭吹人面。雪滑皺人足。忽然銅鉦掛。九華醒兩目。
自經千萬劫。寒翠光堪掬。半霄非人間。大江橫其側。行行過宣州。麻姑正面矗。且上敬亭山。感慨懷李白。
聽說三洞天。渴見恨無翮。巖幽鬼神哭。罅開星月燭。金沙爛吾前。祖師蹤未沒。磨酬二三子。不覺詩筆禿。
欽州我舊遊。迎笑兒童簇。本無棠蔭芾。漫云恩波沐。黃山恨無緣。不得搜儒窟。郡門山何如。險與石埭埒。
山花溪邊明。時有新燒浴。古木龍吟嘯。巨石虎蹲伏。偉哉岳鄂王。提兵舊盤礴。像設儼遺祠。光芒射斗宿。
凌晨拜祠下。癡思心惻惻。無心惜落花。惟愁民捐瘠。浮梁與樂安。五十笑步百。幸瞻慈湖祠。風聲尙堪憶。
鍾君我所敬。能績慈湖脈。乍合又倏離。人事渺無極。別友情無奈。看山意無足。山圍如城郭。嘶過鳴山麓。
父老闌道呼。一路藉神福。問爾所欲何。作廟新奕奕。我來爲爾民。爾欲我籌度。越宿至鄱陽。三山森在列。
顧我一瓣香。端爲象翁設。象翁百世師。此道揭日月。書堂卜築成。屋與人俱傑。深夜濟濟容。學子紛四集。
前廊問伊誰。同門舊知識。新知有二鄭。操行端矩矱。此學其興乎。欲去令人惜。大字書磨崖。字徑二三尺。
匆匆過安仁。交友相追逐。湯叢最可人。吉德侔金玉。于越今稱賢。闐闐聲籍籍。此聲買無價。民彝知未滅。
我行三千里。六十零四日。明當抵番江。秉燭寫胸臆。若夫諸諏事。多賴諸賢力。云何略不書。此是使者職。

和高應朝

明越兩相望。別久忘歲月。今秋對標渠。喜見冰玉潔。實材信有用。至剛元不折。青青歲寒松。不畏霜與雪。
世道有夷險。人心難泯滅。煩公作津梁。勿使微言絕。

贈單判官秩滿言歸

達士如弦直。直乃根性天。平易無他事。大道本自然。吁嗟機巧人。屈曲而拘攣。不求心境靜。但取世俗妍。
我來官柯山。同僚單君賢。覽書得佽助。直道無盤旋。廉介味已熟。恬退性所便。兩載日追隨。使我無大愆。
臨行重惜別。贈君可忘言。所願松柏操。歲寒毋變遷。

寄題夏時甫曉山亭詩

夏君人中英。訥齋天下士。標期脩直友。節操孤松比。大書曉山扁。山色來棐几。愛此朝氣爽。未明攬衣起。
訥齋我歸翁。頗曾窺涯涘。結交折輩行。逢人說夏子。因讀曉山吟。令我慨生死。人世亦何爲。仕宦聊爾爾。
孰如死不朽。香名垂千祀。此人不復得。此詩誰能似。時甫盍刻石。方山可對峙。

分題得莫氏荷池

衰老貧無居。借宅橫水北。軒窗五月涼。四面遶脩竹。方塘貯清泉。綠淨蔭湖目。初疑青錢小。稍展圓蓋綠。
紅妝出菡萏。斂態似羞縮。清晨露華滋。掩苒耀容服。風來香十里。雨過珠百斛。全家在清涼。衾枕有餘馥。

吾師老瞿曇。六入漸驅逐。塵習化五泅。熱惱變三伏。食實發其根。對案何用肉。

螳螂捕蟬詩

鳴蜩善擇木。木美葉敷腴。國于美蔭中。自覺無他虞。螳螂何其使。欲進復趦趄。怒臂儼一施。捕取如囚拘。委身齎利吻。性命纔須臾。均之細微物。一何強弱殊。蜩乎汝無識。自知其過歟。物在宇宙間。謹默適安居。今汝獨賍賍。款友長嘑呼。汝鬪力不足。彼靜智有餘。勝負從此決。誰謂汝非辜。螳螂既得意。自謂眞良圖。那知僅一飽。異鵲已窺覦。出爾反乎爾。胡能獨全軀。乃知禍與福。不係巧與愚。嘵嘵固不免。默默復何如。責之不足道。燕坐觀厥初。

七言古詩

忠孝詩

曾子立言詔後世。戰陣無勇非孝也。戰死猶留千古名。丈夫赤心為宗社。而況捽死乃得生。父母遺體非輕捨。忠孝從來只一原。此道于今識者寡。慈湖老師遺墨在。光燄萬丈追風雅。發揮天經與地義。為憐世人多聵啞。歧路流傳壯矣哉。忠由孝出非外假。厥今邊庭倘釋騷。狂寇飄欻陵諸夏。孤忠步步踏實地。紙上陳言付土苴。報國即是報親恩。忠孝斷斷非二者。兩關對峙貴通情。智懷如水常善下。不見天高并地闊。要令物物歸化冶。雍容譚笑淨邊塵。直把妖氛都汎灑。名垂竹帛增親榮。入覲丞脩醉金斝。到此純孝通神明。冥冥之中錫純嘏。病夫山中何所能。功成請將椽筆寫。

辛亥寒食清明之交杜陵先生暫歸省謁與諸生食龍游後園獨坐蕭然戲作長句示諸兒

春風吹花次第芳。桃紅李白薔薇黃。榆錢柳絮飛欲狂。酴醾引蔓草木香。老人燕坐觀虞唐。目覽千載游八荒。羣兒森森如羣羊。走過東阡復西廂。歸來汗喘無可將。何如明窓治墨莊。（原註）韋夫人事。書讀誦經史聲琅琅。音節閒美非笙簧。有如農夫勤理秧。秋來乃有千斯倉。先生既至心不忙。昔念苦資償三湘。一語悲吃涕泗滂。老大空腹徒悲傷。聖明天子坐未央。收拾俊傑羅文章。毅然舉首充賢良。仲舒軾轍俱軒昂。吾家有子雛鳳凰。聲價一日馳帝鄉。隨羣逐隊恣頡頏。終抱羹蟻如螳螂。

和陸伯微韻

皇都喜見天宇晴。好風拂掠條不鳴。幽人領袖二三子。適意湧金門外行。雲軸重重仍翼翼。舉頭不愧林間翩。賁心樂事浩無涯。獨念黎元生理窄。胸中稍昔富兵機。氣壓賁育走且疲。卯年會見佛貍死。天數一定端可推。九重求士忘食息。三聘躬耕在昕夕。願君努力應時須。宇宙垂名長的皪。

和楊秀甫韻

天下大物山與泉。山泉為崇義皎然。坐對巖巖聽潺潺。以茲名齋日周旋。楊君作詩老更奸。解把山泉寫天全。山谷松梅詠披儛。到今筆語帶芳鮮。松梅雙清固堪憐。孰似山泉浩無邊。願我蒙養繼聖要參聖處力加鞭。楊君一見出佳篇。古淡端如朱絲絃。中傳雅奏雜其俗人言。我欲和君一兩聯。山泉入夢且高眠。

見牡丹呈諸友

從來洛花天下最。姚黃魏紫尤奇異。坐令百花失顏色。晚作國香誰是對。十年之前來新安。聞畫妖嬈輿欲闐。晚得一枝勝露蟬。分明好似畫中看。人世匆匆駒過隙。重遊正值春三月。園丁折得數般來。旋貫蟯瓶謾成列。般紅照日更嫣然。輕素含風玉色鮮。中有楊妃曾一捻。咄哉尤物累天全。我今寨維問疾苦。皁華那受妖花汙。擲置道旁何足惜。亦如佞人吾所惡。頓使心胸和且平。況聞麥隴香氣騰。處處一犂春雨足。家家合掌慶豐登。

湖月贈宋幾仲

天上月。三五盈分三五缺。湖中月。無缺無圓無生滅。天上月。蝦蟆妖精敢作孽。湖中月。能使凝凝蹤影沒。豈是蟾兔不如龍。不知龍有何祕訣。號社湖中看明月。湖中天上雙皎潔。湛盧令我書大字。老來百事懶且拙。惟有作字氣如虹。寫罷森森清徹骨。神龍見之應驤首。共伴寒光千古揭。夜夜明月照我字。我字照湖雨相埒。更得湛盧著佳句。便與孟城成三絕。

蒙齋集卷二十

五言律詩

詠丹桂贈周純甫馮德厚

一種自然色。如吾方寸丹。天教傳信到。人莫作花看。骨氣超凡俗。聲名徹廣寒。留君良為此。慣別鼻休酸。（原註）時純甫求歸。

復用前韻

孤卻團圓月。今朝桂子丹。莫教疎雨打。留向晚秋看。色借幽巖秀。香通古塹寒。癡兒被花笑。世味只辛酸。

七言律詩

和韓履善韻

談經說史謾支離。大道寧容小智窺。山峙川流俱是妙。鳶飛魚躍兩忘機。識天乃樂天之樂。非我安知我不知。細讀新詩消息好。桃花開後更無疑。

和王伯友韻

三春強半麥青青。是處田家只望晴。雪壓霜欺愁正極。日融雲淨眼增明。紛紛民瘼關吾念。得得天公相此行。更問老農官與吏。幾人貪濁幾人清。

和毛中書勸農韻三首

曲奏梅花促曉更.更聲方斷又鳴鉦.鑾輿响札親巡野.擁馬喧填看勉耕.酒酌田翁添醉色.澤均牧吏助歡聲.天公也欲催佳句.特放晴光分外明.

歷遍田疇問我農.都言杼柚久嗟空.吏胥祇是工椎剝.倉廩何曾識腐紅.願得家家歌樂歲.直須日日扇和風.如今拙手徒餐粟.慚見天民四者窮.

勞農因得步河橋.仰覷前賢隔九霄.凡骨難仙安素履.腐儒學吏守邦條.荷公美意鞭駑質.惠我名篇勝翠翹.痛飲春醪那可強.胸中磊塊把詩澆.

和越帥汪仲宗韻

稽山窟宅盡神仙.多少棠陰勝鉅賢.萬壑千巖長似舊.一觴二詠美無前.風流自昔遺芳在.衣鉢于今盛事傳.行見直聲追軌躅.豈徒塵禮侈賓筵.

和南康守韻

結亭故事窶拈出.領略匡廬高更高.身在山中迷面目.心遊局外見分毫.平湖雪意漫天急.古木風聲捲地號.此地徐徐鼙鼓節.知公一念在民勞.

和履善遊三洞天韻

長空萬里普光明.此地緣何獨著靈.不是天晴窺白日.愛他月黑識疏星.石松有子能呈巧.金圓無沙似遁形.驀地回頭千萬點.諦觀頓使我心醒

和令君歲寒亭韻

老幹森森當翠屏.壁間詩句有留名.昔逢利口擠之死.今伴蒼髯凜若生.雪壓枝頭猶有力.月高林靜更雙清.撫松似共黃門語.況聽蕭蕭枕上聲.

壽程伯寓知府給事以俊生祠妙唱見寄輒次韻奉酬

聞道邦人尚去思.栽松植竹遶叢祠.要知獨立無言處.正似危城援絕時.平世功名付圖畫.暮年活計在觴絲.謝公庭旆巡山後.千里聽歡寄好詞.

新安鄉會

紫陽自是神仙窟.誰泛仙槎泝閬津.二妙先傳聯璧喜.九人齊著賜袍新.自憐十載龍門客.來領三科蕊席賓.鼇頭年家無浪語.(原註)季弟寶參榜末. 黃山高節兩嶙峋.

送祉陽張倅奉祠歸清江二首

顯與名滿大江東.忽憶家山閣皂中.孤棹賦歸緗帶雪.深衣養浩直廉空.從教風月分多少.獨抱春秋究始終.歸漫近來知叛否.只君不負紫陽翁.

自憐凡骨未能仙.每對仙都輒爽然.序齒十年兄弟行.論交一日友朋緣.干戈滿地心憂國.事業彌天世急賢.已把封章拚紫闥.未容閒舍與求田.

魏滄洲敘別二首

世間萬事盡筌蹄.塵外工夫好者希.大道精通元自在.旁門淺陋謾多岐.六年鑪冶勞經畫.九轉金丹歎受持.歸去小溪溪上坐.要求消息在嬰兒.

別有金丹簡且真.不煩火候不勞神.自知自信融融樂.無慮無營盎盎春.天地遊心元廣大.風雲入句更精神.我將歸去儂茲願.溪上相逢只幅巾.

釣臺

朔風吹我到嚴灘.擁被掀篷一破顏.寒色侵凌欺白髮.雪花撩亂失青山.未消據案千塵積.且愛哦詩一餉閒.慚愧釣臺風韻在.他年歸隱許躋攀.

晦庵文公祠堂用令君韻

當年獨抱伯牙名.身後祠堂列佩衾.官職平生安義命.詩書終老惜光陰.一椽古歙溪山窟.千古長松風月林.彭令經營真有趣.箇中應契老師心.

岳忠武祠三首

當年老檜肆欺謾.忠武哀哉抱寸丹.賴有皇天爲吐氣.豈無青史更誅姦.字留陳迹何年泯.烟鎖空山盡日閑.世事關心眠不得.今朝下淚爲潸潸.

兒時曾住練江頭.長老頻頻說岳侯.手握天戈能決勝.心輕人爵祇尋幽.堪嗟燭火當時滅.誰信長川萬古流.機會真言今到手.卻愁無飯飽猊貅.

背嵬軍馬戰無儔.歷盡當年幾列侯.先選有聞多散軼.後生誰識發潛幽.傷心咄咄權臣事.滿眼滔滔債帥流.梃劍到今渾似鬼.向人休說是貔貅.

詠東松庵

作意東松訪舊聞.山巖窟裏梵宮存.矮樓蛙井身如蟄.峭壁魚鱗手可捫.草草反成多景致.僊僊別是一乾坤.饑他飽飯安眠處.朝暮烟霞看吐吞.

褒三湯孝行

誰道田家不讀書.一門孝行與人殊.直將自己通天地.豈是無心惜體膚.人願生兒皆似此.神如祐善肯忘吾.勉哉一念勸推廣.已辦嘉名里巷呼.

讀朱冠之詩有作三首

孔孟宗師心中的.回由評品手持衡.至剛大勇本來有.由義居仁熟處行.說到盡忠惟自孝.輒拚一死肯偷生.此篇此語令人醒.夜半青燈看到明.

浮雲擘破月華明.怎得浮雲不再生.幾度月明雲幾擘.全無雲翳月全清.後生欲解誰誰問.先覺雖知肯盡鳴.苦硬工夫須徹底.秋雲滾滾一輪橫.

多言外好中何有.有德之言春意融.惟一性天真洞徹.許多事理盡流通.句新悅耳源先涸.思苦雕肝味

易窮。自古才人皆患此。就中堀強是揚雄。

題趙氏連理木圖

連理呈祥炳寸丹。巽齋高致拂雲端。須知念念通冥漠。不見聲聲說急難。義槩莫如生死際。家風要使子孫看。城南我祖嘉名似。從此心期共不刊。

五言絕句

留無邪字 名天驥

此駿産渥洼。神奇莫浪誇。相期千里志。贈子字無邪。

遊敬亭山用謫仙韻二首

黃檗道場古。袁公心事閒。白詩三絕併。那似敬亭山。

事從塵世去。心共白雲閒。不作遊山計。朝朝飽看山。

七言絕句

衞學講堂更名時習和武車韻五首

道心無壞亦無成。只怕微雲點太清。重拭之亭人不識。一輪秦月本來明。〔原註〕舊習齋之心亭也。

意味澄然未動初。綱常大道本同車。直須麗澤工夫熟。便是當年詠舞雩。〔原註〕言兌澤之講習也。

終身不察是凡人。一日三回省此身。參也親傳端的處。品題宜亞不違仁。〔原註〕言曾子之傳習也。

緬懷周道意悠長。事業姬公念不忘。宗廟百官誰識者。仲由也只許升堂。〔原註〕言孔子之習周公也。

莫道今人不古如。分明氣象魯之洙。坤爻六二知何義。試叩膠庠學易徒。〔原註〕言坤六二之不習無不利也。

再用前韻

瑚璉區區只小成。休言果藝與忠清。聖師忘食兼忘老。地久天長日月明。

修慝之餘德復初。更須辨白舍升車。善哉三語當年問。直到于今想從雩。

兩地叅天命曰人。蓍龜端合取諸身。笑渠到處開尋覓。直信人言井有仁。

逝者如斯晝夜長。會心能使百憂忘。生前身後渾如此。絲竹之音孔子堂。

小時所學老何如。自說西河不記洙。曾子斯言譏背本。祇今猶足警吾徒。〔原註〕事見檀弓。時習學也。借以論政。政與學豈有二哉。

再用前韻

逢年政化一無成。敢道民和獄訟清。不以旁人評得失。箇中一點自知明。

心事如何忍負初。官居每憶過庭趨。勤勤撫字今徵驗。雨足春疇不待雩。

誠心諭俗淑斯人。莫寶金珠寶此身。昨日偶拈鄉記看。幾家孝養漸興仁。

吾儒政事話頭長。步步詩書可暫忘。齊相未知與不擾。無端遷與蓋公堂。

蒲盧喻政意何如。此語源流亦自洙。若顧小民皆類我。須知類我始生徒。

時習堂記言五典也載賡前韻以歌之

事親盡孝自天成。鑑本無塵水本清。相彼禽兮猶學習。靈烏反哺更分明。

習容齋戒適朝初。佩玉鏘鳴謹進趨。〔原註〕玉藻。將適公所。宿齋戒。習容觀玉聲。大分凜然冠履判。一誠不散若郊雩。〔原註〕左氏啓蟄而郊。龍見而雩。

齊家斷勿責他人。須信儀刑只在身。習習谷風譏義薄。交相愛也是爲仁。

徐行後長味深長。此道誰能篤不忘。我欲講行鄉飲酒。大明上齒習斯堂。〔原註〕王制習鄉上齒。

切偲取義思怡如。兌習工夫憶泗洙。泮水明來方袞袞。三千攀附聖門徒。

再和時習五章章取禮記一句

復禮工夫本易成。此心對越只寅清。居鄉上齒家常飯。此道于今晦不明。

右王制習鄉上齒

蓬矢桑弧男子初。澤宮試事翼如趨。采蘩盈耳皆音節。〔原註〕凡射。士以采蘩爲節。騶樂何消待大雩。〔原註〕月令。大雩帝用盛樂。

右射義習射于澤

鷹猶知學況于人。羽翮沖霄具此身。須信數飛方解熟。熟之又熟即爲仁。

右月令鷹乃學習

佩玉之聲清越長。此身無故詎容忘。〔原註〕君子無故玉不去身。挈渠方體圓冠士。登我光風霽月堂。

右玉藻習容觀玉聲

聖道洋洋洽海如。不流天下只流洙。上丁釋菜今非古。喚起遺風屬我徒。

右月令上丁習舞釋菜

壽趙處仁母夫人有序

甫將江東使指。詔學講孝經。作勸孝之詩。訓里巷。屬部民有高年者。旌異之。惟恐後。番陽法曹趙處仁。人懿慕。清介敏于事。堂有九袠慈母。而未加禮敬。寧非大闕。而敢述小詩。介薄儀以爲夫人壽。

有子見知眞西山。有孫又把桂枝攀。堂前萱草年年綠。慶事天公定不慳。

壽張亭之祖母夫人有序

張亭之雙親皆康寧。祖母夫人。今年慶九袠。閨門怡愉。士林羨慕。亭之壯年擢儒科。以東流簿入幕。敏而好修。助荒政有勞。名聞于朝矣。慈顏應少樹乎。甫敢歌小詩。將薄禮。亭之其持以壽夫人。

爲問蟠桃熟幾番。見兒髮白著衣斑。孫枝又作紅蓮客。更願雲礽捧壽山。

壽馮德厚三首

人生汩汩逐風波。祝子長年要若何。一日洞然無障礙。元來佛法也無多。

麟經咀嚼造深微。攀取秋風第一枝。便把斯言爲子壽。嶽高不用更吟詩。

朱絃疏越濟徽音。身在庠中只古心。祝子長年仍健飯。好書讀到夜沈沈。

賡周純甫求歸三首

秋風一夜蕩淸波，我自思親奈客何。遠地少書消息好，書多愁悶轉添多。
苦憑重陽賦式微，黃花膽插兩三枝。對花酬酒堅盟約，依舊黃山唱和詩。
人生何處是知音，契合端由一片心。暫見先生淸苦貌，吾兒且喜不埋沈。

再用前韻

山未烟雲水未波，試參妙處定如何。黃花未見應難會，見了黃花會意多。
本是塵中詩興微，秋風偶折最高枝。詩壇方築那言去，爲我留連百首詩。
百首詩成遇賞音，云何容易動歸心。少陵不肯爲輕薄，笑殺王楊井底沈。

送別再用前韻

歙江歸艇棹晴波，同去同來日幾何。不怕黃花負人約，只愁人意負花多。
鳳凰翔集肯卑微，獨向梧桐揀一枝。乍別故棲知未忍，臨行更賦白圭詩。
懃懃寄信勝郵音，合把君心印我心。老老及人仁者事，祝君毋得任浮沈。

和晉齋兄韻三首

不愛金章紫綬紆，欣然玉局自安居。近來作計誰云拙，六六之年劍一廬。
不羨勳名遠日新，課孫硏讀及靑春。試將圓鏡當空照，始識廬山面目眞。
家塾提綱屬晉齋，絜齋氣識遠乎哉。何時升講聞雙曉，衿佩蹌蹌濟濟來。

送晉陽程令出郷行古周百年禮

靑柏岡前百歲翁，堅拔終日酒杯中。此行得得煩君問，寵敎如今惱老農。

題半霄亭

今朝帶月上山頭，面面晴嵐翠欲流。此處靑霄纔是半，半霄以上許登不。

龍女泉

靈泉何事迸幽巖，龍女分從萬丈潭。一勺之多誰在否，煩君試向此中參。

佛靈寺瀑布泉二首

古來翠瀑僅涓涓，蠶玉新亭御沛然。世事廢興皆若此，醉眠何用問靑天。
半山飛瀑元如雪，況是今朝雪裏來。界破靑山休譏詫，神光妙用亦奇哉。

九華山

天河秀出九芙蓉，白也詩詞信是工。我欲依然名九子，人情山意兩融融。

和趙克家三洞天二首

洞外老天非不大，洞中天小卻奇哉。此奇端的由天造，不枉攜朋得得來。
自昔幾滴水旱年，祇緣先德闡無捐。我今嶲火區區甚，暫見容光照洞天。

九芙蓉峯

眼底山光半有無，芙蓉面目定何如。忽然皓月當空掛，始信山靈不負予。

莫能名庵二首

說道空空元不空，大空何物不能容。世人枉被虛名幻，到底還須識正宗。
靑山突兀倚長空，不作人間兒女容。幾載無名茅處士，一朝識破有林宗。

東松菴

六月山泉定易枯，枕流洗耳事何如。幽人高臥渾無惱，好把靈源日日疏。

詠裴休捨宅爲寺

我憐裴相愛參禪，石上蓮花幾劫鐫。捨宅何如休起宅，鄭侯師論是名言。

題象山先生帖

館重姻聯語甚眞，典型滿紙墨猶新。中間多少箴規意，須信親親卽是仁。

索新遺詩

君傳祕訣解觀人，曾見雙眸識破眞。收拾後生知幾許，爲予喚取儘相親。

趣諸友觀牡丹

天工不管國香奇，流落民家識者希。特地邀賓賓不至，國香也是少人知。

和魏都大牡丹二首

初放純靑一兩枝，旋看魏紫格尤奇。天公似欲留連住，伴我陰陰滿架時。
費盡工夫始盛開，一時賞玩四時培。東君擢折飄零後，猶帶天香溪上來。

映山紅

山花無數笑春風，臨水精神逈不同。喚作映山風味短，看來恰似映溪紅。

蟠梅二首

籬外橫斜只任眞，無端束縛損花神。孤標自是爲人妒，一笑春風不用嚬。
幸自塵埃不許侵，千盤萬結亂相尋。只緣漏泄春消息，惹動旁人機巧心。

見梅

半月山行不識梅，近城纔見一枝開。呼童截竹敲冰水，盛取數枝隨轎來。

元夕留城外

三市香塵陰綺羅，遊人無奈月明何。吾儂分得寬閒處，地闊天高得月多。

雜折山市

折山山下衆人煙，一似吳兒笑語喧。始信臙脂溪水竭，木瓜分得也嫣然。

耕樂詩四首

優游無事只耕田。願我歸耕子已先。可但千倉良足樂。不收一粒亦欣然。
一犂春雨趁農耕。歌咏康衢了此生。若有可憂方有樂。本無虧處亦無成。
一片靈明自有田。當仁那肯遜儒先。歸來不說溪山好。只說孺仙氣浩然。
少時操筆代窮耕。老鶴如今太瘦生。已識箇中眞樂地。誰云骨相貴生成。

蒙齋集拾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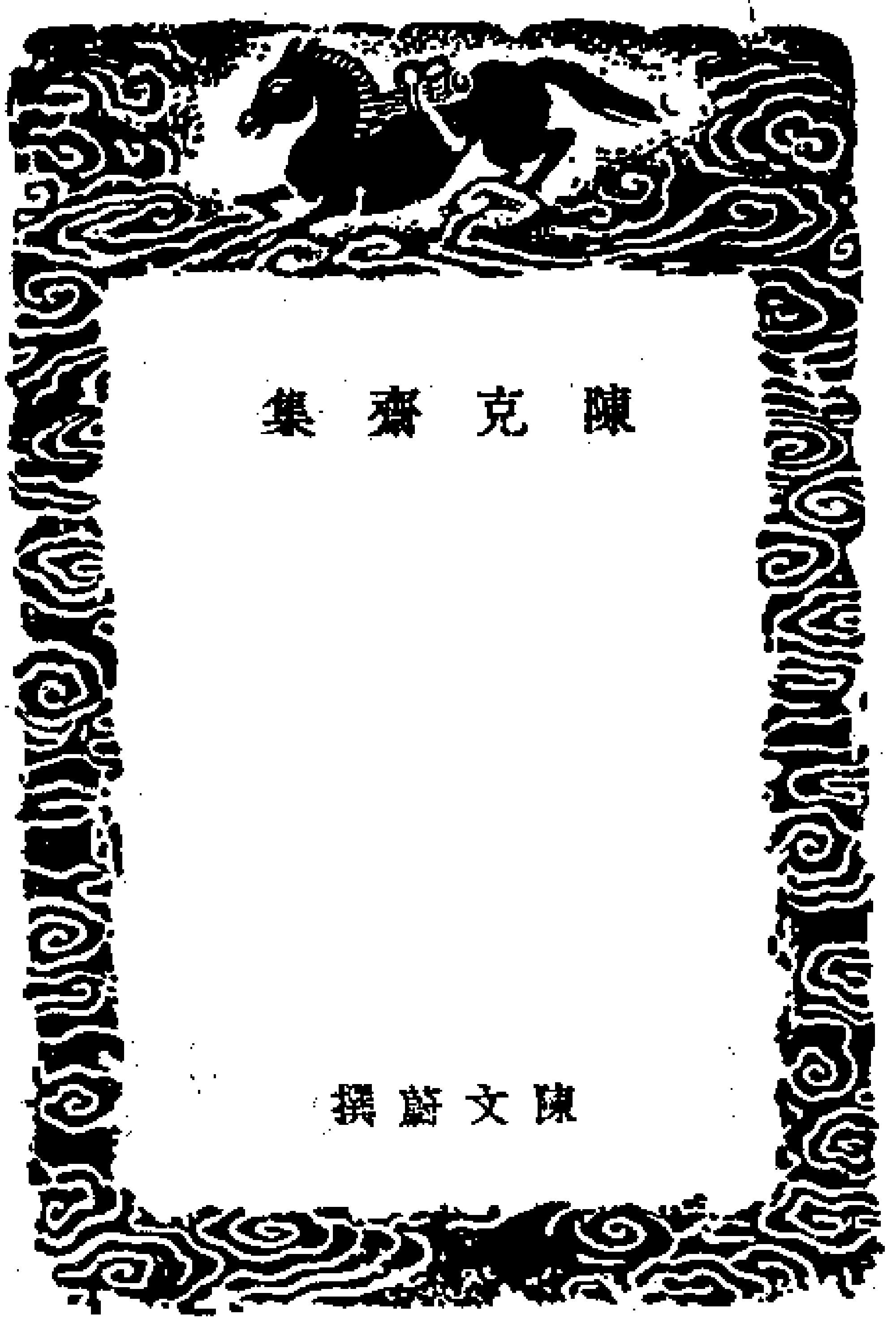
教育言氏子孫記

按琴川圖志。言偃字子游。舊宅在縣治之西。唐開元追爵吳侯。本朝升爲公。慶元間。令孫應時。卽學宮建祠于明倫堂東偏。後令遷其祠。祀事弗飭。有識嗟惋。今邑大夫王爚移書諗余曰。聖道蓁蕪。心甚愧之。今且一新矣。東廟西學。前殿後祠。翼廡攸序。旣順且嚴。嘗旋訪公裔孫。則降在編氓。罕修儒業。由是卽新學西齋。扁曰象賢。聚言族子弟其中。縣給贍養之資。買書延師。朝夕訓導。擇齒長者。主公祠宇。又慮歲月寖遠。美意難繼。則爲之節冗費。得緡錢六千三百。買田以畝計者四百五十。歲收入米以斛計者三百有八十。庶貽永久。願有記焉。余歎息曰。是舉也可謂知禮矣。禮天之經。地之義。人道之所由立。而國家所以恃爲元氣也。昔者夫子與於蜡賓。實有感於魯。喟然發嘆。子游遂問禮。而夫子歷言上古中古與後世之變。而斷以禮之廢興。子游凡三問。而夫子三答。皆所以極言禮也。異時燕居從容。子游、子張、子貢侍。縱言至於禮。而子游又發領惡全好之問。夫子然之。致諸檀弓所載。以曾子之任道。尙推子游爲習禮。其裼襲之節。則曾子慊然自知其過。與他所論禮。皆精入毫髮。獨聖人之傳。至於論子游之門人。則謂僅可當灑掃應對進退之末。而本之則無。然則知本。始可謂知禮。此正夫子所以大林放之問。而未可以子夏之論小之也。且子游吳人也。太伯端委以治周禮。其源流有自來矣。而況講習於洙泗之間。巍然在四科之列。武

城弦歌之風。回視斷髮文身。矗以爲飾者。其氣象果何如。故子游之言曰。直情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品節須之謂禮。嗚呼。一日無禮。則淪入于夷狄。甚可懼也。故始之創祠知禮也。後之遷祠廢禮也。今王君大修學宮。祀先賢而教養其後裔。於是乎能復禮。而言氏子孫。竊修其間者。又能夙夜服習。則禮之興也其庶矣乎。傳曰。禮不明則上下昏。何以長世。然則斯舉也。於國祚亦有關焉。是不可以無述。遂爲之書。嘉熙改元四月癸未。朝散大夫、試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袁甫記。重修琴川志

右正肅袁公遺文一首。爲聚珍本舊所未收者。蓋公之原集四十卷久佚。乾隆時。館臣僅就永樂大典中所收者。輯存爲此本。則此外湮散之作。自必不少。然勞格讀書雜識內所補宋人文目。甄采他書。頗爲詳備。而錄公文之可補入是本者。亦僅此一首。茲旣據以刻補。至是集之誤收他人文者。勞氏謂趙汝詶除司農寺丞、杜範軍器監丞、李以制大理寺簿、章勵將作監簿制一首。見於平齋文集十七。蓋洪氏咨夔作也。應行刪去。惟是本刻傳已久。更動爲難。故仍其板本之舊。特幷記之於此。以告世之讀公文者。光緒甲午仲冬。會稽孫星華原名詠譽識。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孟冬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原序

夫學者有志斯道。固在乎深造自得。然非承師斷之提命。往往不能無誤於其途。古人所以有貴於親炙也。上饒陳克齋先生。從學朱子有年。朱子見其好讀書。每歎以爲難得。一日晨興。左右手衣寢稍偏。朱子曰。公昨夜睡手容恭。今卻如此耶。先生赧然謝曰。偶忘矣。朱子曰。爲己之學有忘耶。因舉徐節孝見胡安定。厲聲諭以頭容直。節孝自思。不獨頭容要直。心亦要直。自此更無邪心。用以自勖焉。夫道燦著乎日用之閒。無往而不在也。特此心不能操存。而又無明師以爲之指示。故於義理當然之則。不能無違耳。先生親炙朱子。初年議論未契。朱子多方開諭之。後乃始有所得。其學以誠爲本。以仁義爲宗。以學問思辨爲返躬力踐之地。蓋未嘗須臾或息。朱子門人在豫章者。雖信多賢士。然未有過於先生者也。先生杜門養志。屢聘不起。開以詩文自娛。晚年爲郡使者聘入白鹿洞書院。發明師訓。靜和而旨切。學者聞之。輒有所興起。非其初年親承提命。有以不誤於其途。又何能深造自得如是耶。先生與陸子同鄉。西江頓悟之學。往往與朱子牴牾。至以尊德性、道問學。判然若敵國之不相降服。不知朱子之學。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乃聖學真傳。體用兼該。而未嘗偏廢。豈若六經註我之說。厭問學爲支離。並其所謂尊德性者。陷於禪學而不自知也哉。先生文集具在。其篤信師傳。只是操存省察日用躬行要語。何嘗有一毫揚眉瞬目氣象耶。學者會此意。以讀先生集、可矣。

紀述

先生名文蔚。字才卿。信之上饒人。因同鄉余正叔。得師朱子。其學以求誠爲本。以躬行實踐爲從事。先加意於學問思辨。恐有毫釐千里之誤。所友若徐子顏。即朱子所云一室蕭然。有以自樂。令人敬歎者。吾鉛徐子融、志氣剛決。勇於求道。其切磋尤詳焉。他如吳伯豐、李敬子、諸君子。一時倡和。豫章之學爲不孤云。郡志稱其淵源洙泗。多深造而自得之。著書立言。俱得朱子旨趣。如論中庸戒懼慎獨二事。乃大學誠意之說。甚爲朱子稱服。後朱子註儀禮諸書。又謂相去之遠。以不得賢者之助爲憾。隱居丘園。累聘不起。聚徒講學。以斯文自任。鄉邦尊仰之。所著多見於四書集成。爾又嘗考先生所至學校若書院。士人輒尊爲祭酒。屢主講席白鹿洞。義利之語。本陸子之意而更暢之。居恆雅慕邵康節先生。性情吟詠。每每相近。宜其芥視名位而不顧也。所最盡心者。其如養志而尊人。竹林翁竟至九十四而終。人以爲孝行所感。君子孝孫能世其學。入國朝。尤爲孝義之族。賢者有後。竟不誣矣。其見許於朱子者。於性理大全、朱子大全。故不贅。姑掇拾所見聞於此。全集若干卷。放軼幾半。爾與其嗣孫良鑑。洎吾弟時泰。搜摭於蠹蝕之餘。僅得文十二卷。賦一卷。詩四卷。彙成而紀其槩。以俟有道君子表章焉。同郡後學張時雨紀錄。

陳克齋先生集目錄

卷之一

書

答徐崇甫人心道心幷性理說
又答徐崇甫說
答徐崇甫所辨講義二條
答傅子澄
答王抑之
答周希顏問洛沂
答夏自明
答徐子融師堯說
又答徐子融
通晦庵先生書問大學誠意章
與余正叔

答吳伯豐司戶儞
又答吳伯豐
又
答徐子融
答徐子顏
與徐子融
通晦庵先生
與余方叔
答韓仲止
請問朱先生書
與吳伯豐
與徐子融
通朱先生
答余方叔

卷之二

書

答李守約
乙卯三月廿五日拜朱先生書
四月十八日拜朱先生書
九月十一日拜朱先生書
答徐子融
丁巳六月拜朱先生書
己未十月廿一日拜先生書
答徐子融
再答徐子融
與李敬子教授
再答李敬子
番陽縣趙待勤知郡
答汪會之
答周希顏

與李守約
答趙必升
答姜叔權
與馮粹翁
答白鹿洞杜升之
再答杜升之
與徐崇甫校書
再答徐崇甫
答清江張元德
答觀行甫
答三山李惟寅
答野谷方君
答玉山汪君
答團溪黃鵬飛
答蘭溪張伯誠
答劉甫叔縣尉
答史守
表 劄子
進書編表
辭免恩命劄子
卷之三
雜著
朱先生敍述
書徐子融遺事寄趙昌甫趙許縣翁
雙溪書院揭示
克齋揭示
師訓拾遺十一則
克齋講義三則
信州州學講義
六月朔旦講義

庚寅四月二十一日講義
龍山書院講義
袁州州學講義
南軒書院講義
饒州州學講義
白鹿洞講義二則
卷之四
序
送傅子淵游浙西序
送章攸叔歸番上序
程子濟豐洋錄序
送徐仁伯之官序
送趙聯卿之官武林序
送劉希顏序
贈日者任君序
記
鉛山西湖尊賢堂記
求仁齋記
浩然齋記
祭文
祭余正叔
祭朱先生
祭趙敏文
祭外舅周司書
祭徐子顏
祭徐子融
祭江陵府糧料院傅材甫
誌銘
余正叔墓碣
卷之五

詩
用門牌日有好花迎客笑歲籌新酒舉親歡爲韻爲老人壽
夏夜露坐偶書且勉同學子
予始生日巖叟攜酒見過且有壽語賦此以謝之
乙亥老人生日
食已
丁丑老人生日
戊寅老人生日
自鉛山歸上饒途中感興
送周希顏游章貢
己卯老人生日
窮冬積雪閱織紡婦
癸未老人生日
寄題玉山周晦叔家似賢齋
薛玠兩投詩以古風謝之
永邑楊君鑑子明闢齋讀書將從事於古人爲己之學求齋名於予併欲得一語以示爲學之方
予謂學雖多端而其要莫先於明善所以子思孟子俱以此開道後學大學格物之訓實同出
一源故因楊君之請扁以明善且詩以演其義幸毋忽其旨之陋云
汪元思遺詩和意以謝
甲辰九月初訪晦庵先生大安道中和余正叔韻
歸鉛山正叔復用前韻和答之
和徐子融見寄
示浩
送趙國瑞赴崇安丞
和徐子融韻
其二
其三
其四
過趙清獻墓居
夜坐有感年四十

十月三夜省宿
送趙德勤將漕淮東
其二
送葉味道赴南宮
別倉使
其二
又謝子京惠贄見
集著尙書偶成

陳克齋先生集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受業晉江陳石鈕校

書

答徐崇甫人心道心幷性理說

人心、道心。固無二。以其或生於血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生於血氣之私。豈非人欲。原於性命之正。豈非天理。況舜禹相詔之語。已有危微之別。則一邪一正。固無疑矣。繼之以惟精惟一。則欲人於致察之力。細密而無不盡。持守之志。堅固而無或雜。蓋察之不密。則二者交互於胸中。而天理人欲。不能致謹於毫釐之辨。雖欲於持守之際。純乎天理。而不雜於人欲之私。不可得矣。惟精惟一。則兩下工夫並進而中可得矣。中卽所謂道也。來論援孟子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爲證。而謂道卽人。人卽道。聖賢語言。意各不同。兩處各看令融液透徹。庶幾不相病耳。性善之說。以水清爲喩、非不善。第以清濁爲言。則雜乎氣質矣。其後謂氣有不齊。而其質則一。意欲言性無不善。如水無不清。不知旣以氣質言。則水不能皆清。性不能皆善矣。當如孟子言。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則無病耳。此乃講學之本原。當取孟子與告子辨論處熟看。仍以程氏遺書論性之語。參酌求之。知本然之性。與雜乎氣質而言者不同。則議論方有的當。非臆想料度之可及也。來論以天命比君命。此固然矣。但分心性情處。亦恐未然。蓋心統性情。性卽心之靜。而情卽心之動。心不能不靜。而亦不能不動。豈有惡於情哉。今曰人之本心卽性也。其不善者情也。心性旣

無毫釐之別.又直以情爲不善.則與滅情之見何異.孟子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豈以情爲不善哉.心性情之界限.惟孟子之書.具其條理.無容熟咀味也.吾輩相去之遠.不得羣居講學.苟書間中又不能盡情無隱.而同聲相和.卽爲同門之罪人.是以不敢苟相阿徇而傾倒.鄙見如此.幸辭之.復以見告.

一邪一正之說.偏於剗盡.人心未必便邪.第生於血氣之私.不知節柅則易流於邪.此所以惟危也.當如敍中語.人莫不有是形.雖聖人不能無人心.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因暇日鈔錄舊編.將因書復以告崇父.嘉定辛巳十二月二十六日.

又答徐崇甫說

前書見教人心道心之說.謂惟危惟微者.俱未可以言中.曰惟精惟一者.必如是所以爲中.者便指人心爲人欲之私.其意義無乃太疏淺.某再三辭之.極感開發愚意.竊謂貴乎精一者.正欲察其微而安其危.如是乃可以得中.非謂精一便爲中也.爲字似未穩.人心固不可便指爲人欲.畢竟生於血氣.易流於人欲.此所以爲危.中庸序於此辨析甚精.尊兄試平心定氣味之.又驗之於心.其旨自可見.此言甚善.但當實用其功.則舊見庶可濯去.而新知當自得也.

答崇甫所辨講義二條

蒙見教懲忿窒慾二事.較之鄙見.尤覺條暢.足以補其缺漏.甚感甚幸.但謂忿害淺故懲之.慾害深故窒之.愚意恐忿慾之爲害.不可以分淺深.蓋忿之來也.暴不知不覺之間.已致於肆横而不可制.故必懲之.慾則尤欲其用力也.程子謂治怒難.治懼亦難.明理可以治懼.克己可以治怒.正謂此耳.慾心發於隱微之中.其來也以漸.只要豪覺.纔覺便可制.然非恬於世味者不能也.以此觀之.忿慾之爲害.不可以分淺深.尊兄以爲何如.儻有未然.更俟開諭.

壯學二端.謂理無窮.學寧有窮.擬據離開事以證.可謂名言.良用敬歎.但引周公事.恐孔子只說.凡人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矣.驕吝二字.非指周公而言也.來教以爲聖人尙爾.況其未至者乎.似便以周公爲驕吝也.未免語病.更幸思之.詳以見教.

答傅子澄

格物工夫.朱子多就心性情說者.蓋爲察之於身.尤爲親切.吾身萬物之理皆備.自一身推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非謂只察之於身.而不復推之於物也.

朱先生說持敬之方.歷擧程子尹謝之言.固切矣.然以遺觀之.只自主一上着工夫.若能主一.便可整齊嚴肅.此所謂繫乎中而應乎外也.

持敬功夫.只在主一.便自整齊嚴肅.固是如此.但聖賢教人.不令一處放過.隨事簡察.無時不然.無處不然.所謂內外交相養也.若只說主一便了.則起居出入之間.或細微不謹.則於主一功夫.未免有間斷也.

前日西溪觀水.抑之因擧道體二字.先生曰.與道爲體.抑之又請與道爲一體.先生以爲不然.次早.抑之又問.以謂無物不體.無時不然.爲道之體.以其難見.故指川流而言.先生以謂皆是枝葉之說.須要識如何是與道爲體.竊意謂程子所謂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此卽朱子所謂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之謂.然道固是純亦不已.亦只把這天地之化.來與道做箇體.指川流而言者.以其著見而易察也.不知是否.

道體之說.其間亦有近似處.終是未釋然.且子細玩索.他日面見言之未晩也.

答王抑之

論語.冀我知也夫.此一條文理亦不難曉.向年文蔚嘗隨文解義.質於先生.皆不以爲然.竟不曾剖判.後來文蔚因別看文字.窺先生之意.或出於此.未及質正.先生已棄諸生矣.至今爲恨.先生曰.此卻是箇有思量底事.卻要在不思量處得.

國君夫人父母終無歸寧之禮.使大夫以寧於兄弟.非國君夫人.則無此制.然嚴於禮法者.父母終亦以不歸爲美.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觀此則可知矣.今世俗不能行也.

上爻爲主.專以此爻而占吉凶.亦須以下爻參驗.但所重不在下爻耳.

以一卦言之.則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三爻皆變.則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是用本卦彖辭占.然所謂彖辭.卦下之辭.便是所謂繫辭也.非彖曰以下之辭.

答周希顏問洛沂

聖人之心.虛明瑩徹.無所繫累.如懸鑑當空.過者必照.而處明自若.不逐物以往.故物各付物而各得其所也.曾點識之.故於言志之際.託興於風乎舞雩.而胸中了無一事.聖人喜其與己志合.喟然與點.集註謂天理渾然.隨處發見.不過卽其所居之位.適其所履之常.而天下之樂.無以加焉.用之而行.則雖堯舜事業.亦不外此.不待更有所作爲也.可謂得形容之妙矣.但其所見至此而行不掩焉.所以爲狂也.三子各拘拘於一事.所見者小.然卻皆其實事.故聖人亦許之.子路不遜.爲國以禮.道理雖是己之所能.然未免有意若隨事順應.而不見形迹.則氣象又不同也.蓋禮者.天理之節文也.一循天理之節文.而我無意焉.聖人之心.不過如此.子路之才.固是有餘.觀其言志.皆是才之所可及.而子路未免以此橫在胸中.而不知人之所爲.皆是天理之當然.故程子謂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此意.只爭些子.其見地便不同也.舜有天下而不與.是不以位爲樂.與此又別.

答夏自明

自明竊見費隱一章.以爲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不知.而文公章句.則曰擧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如此則不知費者、聖人固有所不能盡.而隱者、聖人豈能盡之否.章句又曰.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不審所謂所以然者.果何所指.

賁者.學道之全體而言.蓋天下萬物無非道.大而天地.細而毫毛.無非道也.學全體而言.固有所不知不能.如孔子問禮於老子.問樂於萇弘.是有所不知也.如堯舜之病博施濟衆.是有所不能也.隱者、乃事物中之理.事物之所以爲事物.必有所以然者.理是也.事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而理則聖人無不明矣.

性近習遠一章.文公集註曰.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氣質之性.固有善惡之不同.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不知還是本然底相近.抑是氣質底相似.初之一字.於二者何所指.

有本然之性.有氣質之性.本然之性.知愚均稟.孟子言性善者是矣.雜乎氣質.則有善有惡.有淸有濁.雖善惡淸濁之不同.然有生之初.大抵相近.自其習之不同.則又遠矣.

答徐子融師堯說

文蔚於儕輩中.聞子融徐兄.篤志力行.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不與世俗浮沈於富貴貧賤得喪禍福之中.佩朱一見.以洗其凡俗之陋.比者率然趨造凡席.愧不以禮.方欲修刺以謝過.遽沐左顧.且示師堯說一篇.於足下誠光何措.其如重不敏之答何.孟子論鄕愿之亂德.以謂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則知世俗儒者.外堯舜以爲學.則不可以入道矣.今足下學者以師堯.雖有作者.不易其言也.然竊有說焉.道之在天下.蓋出一本.所謂旁出者.果是根耶.雖森然日長.於本乎何害.非其所出耶.則此榮而彼瘁.彼榮而此瘁.勢不俱長也.孔子曰.惡莠恐其亂苗也.蓋似是而非.使人眩於名實而不之察.聖人則深懼其陰中之害.甚於顯行.故嘗加戒謹恐懼.觀孟子答公孫丑好辯一章.其意可見.大抵歸於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亦猶韓愈氏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彼不息.此烏乎流.彼不止.此烏乎行.然則奈何.亦曰窮其形.滅其影.驅之者去.則明斯至矣.必以爲本同而末異.是教之使附會.豈儒者之言哉.排之而或勝或不勝.則繫乎力量之大小.必曰去本之有遠近.則此道所在.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行堯之道.是堯而已.可以古今論者、時也.不可以古今論者、理也.不識高明以爲如何.文蔚適在憂制.不暇他及.姑因來教.以畢其說如此.倘有未然.願因時而反覆之.幸甚.

又答徐子融書

儒者之道.正不必窮高極遠以爲異.中庸之道.始於夫婦之愚不肖可與知行.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知.不能行.所謂聖人不能知行者.非杳冥茫昧.如異端之談空說妙.蓋極其全體大用而言之.而聖人容有不能知不能行耳.若夫婦之能知能行者.則饑食渴飮.冬裘夏葛.莫非此道.非索是道於民生日用之外.今學者但能窮理以爲先.躬行以爲急.動靜語默.皆適其宜.而不馳騖於荒唐繆悠之域.卽子思所謂中庸之道也.文蔚疏薄無似.志有餘而力不足.每以言不顧行行不顧言爲懼.來論謂不能弘聖道.而徒言闢異端爲學者之病.是固然矣.但異端似是之非.易以惑人.倘不深排而力詆.則爲害非淺.豈但千里之謬.起於毫釐之差而已.正程先生所謂遠之當如淫聲美色.豈姑待其能弘聖道而後闢之哉.闢異端、卽所以弘聖道也.果如來論.則是黨邪庇僞.反爲異端之地矣.於弘聖道乎何與.又謂釋老不能兼善

道之所有.而吾道備.釋老之所無.竊謂本領有所不同.吾儒將此身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釋氏乃厭苦根塵.瞑目面壁.就此身起見.豈知性無內外.儒者成己.便要成物.故子思曰.合內外之道.今曰不務成物.惟務成己.豈知成己者耶.異端之學.正爲理窒.故大學之道.以格物致知爲先.聖賢明理.故辨異端似是之非.實以蠱世爲心.學者一有不察.則陷於其中而不自覺.今欲使之鼎立並行.是欲薰蕕同器.苗莠並生.聖道何由而明.人心何自而正.儒先長者.所以每爲學者苦口也.然此道既有當世大人以任其責.吾輩惟當留意切己功夫.精察明辯.一毫稍涉異教.深扃固鐍.如拒盜然.庶幾不至陷於其域.此道信者極希.稍有信者.未必粹然一出於正.反務窮高極遠以爲異.宜乎千載寥寥.而道之不明不行也.文蔚學雖未至.實不敢外用其心.少冀他日有成.願與同志共臻斯境.明者以爲如何.

通晦庵先生書問大學誠意章

文蔚近於邸報中.得知先生復有召命.可見聖眷優隆.仕止久速.惟其所遇.萬一雲龍會合.蒼生有莫大之幸.不知先生於出處之計如何.非淺陋所及.文蔚於九月廿一日夜夢中偶得一詩.覺來尙能記省.其詩云.二更月已上.詔書來籍甚.巖穴被褒旌.海內必安枕.文蔚初以爲適然.今觀再有召命.恐其所感.在先生之遇合也.敢乞甚宜進退.徐子融能學到五夫.其志甚銳.文蔚偶有奉制.不得偕行.徒切悵快.前書曾以大學誠意章請問.蒙賜論已失其書.謹再錄拜呈.乞賜明以見教.文蔚向來未得章句.看於此章嘗以意通之.謂自欺者.既無誠心於爲善.內實不肯爲善.而外竊爲善之名.如色莊者.是好好色惡惡臭.乃中心實然之好惡.使吾好善惡不善如此眞實.則何適而非誠.爲善不出於中心之實.而外以僞爲.此所謂自欺.謹獨者無隱顯無內外.若有隱顯內外之間.爲得爲謹獨.所以小人閑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是以隱顯二其心也.然則自欺者.明知其不善而故爲之.卽偸心之所致.歸見向來如此.及觀章句解自欺之說.乃有不欲其本心之明知之之說.初以爲疑.反覆歸玩.乃知先生承上文物格知至而言.蓋謂凡自欺者.皆不先格物致知.而知有所不至.故本心之全體不明.而私意容或竊發.不欲其本心之明知之.卽自蔽其心之謂.經文所謂知至而后意誠者.於此見得益親.而又說得自欺意出.誠非學者所及.然文蔚於欲字猶不能無疑.以謂小人之爲不善.若非昧然有所不知.卽是肆然有所不恤.肆然有所不恤.乃明知其不善而爲之也.昧然有所不知.乃不知其不善而爲之.自欺者.意其不能格物致知.故心之全體不明.當其爲不善之時.不自知其爲不善.非不欲其知也.若謂陰爲蔽匿.不欲使其本心之靈得以知之.畢竟先已知其不善矣.卽肆然有所不恤者.欲不欲不足以言之也.文蔚前書所疑如此.近來再讀大學.見得此章所主.多在謹獨上.故君子必謹其獨一句.凡兩言之.至引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又依舊說歸謹獨上.其意乃不承上文致知之說.文蔚恐當時立言之意.只宜據誠意一章自說.謂誠其意者乃毋自欺也.毋自欺便是謹獨.人或自欺.則內裏是一般.外面又是一般.卽小人閑居爲不善.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言雖幽獨隱微之中.顯著如此.不可不謹也.傳文只以謹獨爲誠意功夫.而經文知至而后意誠之旨.自在其中.如

此看庶得一章之意渾全。不識先生以爲如何。幸併前說明賜開曉。不勝至望。

與余正叔書

切己工夫。日來必有新益。光陰難得。吾輩不可不念。文蔚每日於體察外。尤著意克己工夫。纔有性偏難克處。殊以爲撓。正上蔡所謂病根在此者是。若不克去。終是爲累。文蔚又以不合時俗之學孤立如此。若非己拂人。卽人拂己。亦冥冥乎其難矣。然亦得就上面做工夫。雖曰難處。未必不爲益。當時時提督使不閒斷耳。大抵吾人工夫不進。只緣閒斷處多。若頻頻警策。無頃刻閒斷。如此三兩年。豈有不進。昨在城因說去私意。覺得長者其言稍寬。據拙見以爲其害不細。今人固有自見爲私意。更欲護占。不肯放脫。如此氣象。只是依舊。又不見有日新處。彼此各欲進步。不敢不盡誠更望見報。

答吳伯豐司戶簡

昨者誠說。極荷辭論。謂旣得良方。便當修合服餌。文蔚敬當書紳。誓終此身不忘也。但類聚聖賢言誠處觀之。止答徐兄誠字名義。未見歸一。非謂明善工夫。止是如此草草也。

又答吳伯豐書

前日答謂服餌之說。亦只是汎言之。施於論誠。則無所發明。文蔚竊謂此語雖非論誠。然學者果識其言。卽爲誠矣。言而不行。近世學者之通患。先生長者之言。只將做口頭說話。往往得其書。亦但知鈔錄而已。不知書將何用。此文蔚所以書紳。尊兄之言。蓋欲卽此便用工於誠。不至對塔說相輪而陷於自欺之域耳。但其中一語云。止於聖賢言誠處以求誠。則何善之可擇哉。此語文蔚竊所未安。伊川先生曰。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之。未有不得其辭而能通其意者也。且聖賢言誠。無非發明天理。而人之一心。莫非天理之純全。自其蔽於人欲。故天理不明。隱而爲念慮。形而爲言行。無非矯飾欺僞。而向之誠者。今皆妄矣。聖賢言誠。無非所以發明人心之天理。卽其言而體認玩索。便可識本心之實體。而是非眞僞。天理人欲。瞭然不誣。卽此便是擇善也。顧云何善之可擇何哉。若如尊兄之說。只成汎言擇善功夫。無下手處。中庸言擇善工夫。節目甚詳。各是下手處。且如吾輩今日論誠。誠字未易識。必須博學之。類聚聖賢言誠處求之。卽博學之謂也。學之未明。質之師友。卽問之謂也。問而有所未安。又經心自思。卽思之謂也。思而有所未得。又從而反覆辯論。卽辨之謂也。是四者。皆擇善之目。而後繼之以力行。至於他事。莫不皆然。今旣類聚聖賢言誠處以求誠。又豈無善之可擇也。且聖賢所言。便是此心之理。豈但訓義而已。只要識得此心眞妄。眞者爲誠。妄者非誠。卽須取眞而舍妄。若識得後。便能如聖人渾然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文蔚未敢道此。須是一言一行。每致其實。則久之純熟。誠庶幾可得耳。文蔚答徐兄之意本如此。旣豈不外。敢再以請。幸折衷之。

又答吳伯豐書

昨者鄙說。得蒙過目。至於反覆詳辨。所以警發愚陋不少。甚善甚幸。徐兄議論。雖有未的當處。大槩卻樸實。如來教首舉數條可見。要以天理聖德與誠渾作一片。蓋嫌其釋名而不踐履。不知識論道理。須是還

他色目分曉。豈可混然無別也。尊兄論之甚悉。文蔚不復縷縷。退之虛位之說。文蔚雖不聞先生之言。初亦意其如此。今得來教。始可釋然。但來教引大學之說。有曰彼乃以是而賊其性之天理。語似未瑩。蓋性卽天理之具於心者。性之天理。則性是何物。天理又是何物。言人心之天理則可。言性之天理則不可。尊兄誠思之。當知四字有病。如鄙說未然。卻幸明以見教。所評存存齋銘。文蔚以閑邪寡欲。未爲用功得力處者。正以中無所主。則人欲紛挐。念慮雜起。如程子言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一人又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故須得一箇主宰。又言中有主則實。實則外邪不能入。自然無事。此正與孟子先立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同意。今尊兄旣曰欲敬以閑邪寡欲。則固得其意矣。夫復何言。如論致知一條。有曰欲致其知者。要以寡欲爲先。文蔚亦謂欲寡欲者。要以敬爲本。程子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正尊兄言、心靜不雜者、其致思必專。其索理必精。而古人自其幼時涵養之術已具。蓋皆以敬爲本也。其論甚善。其他諸說。皆精詳縝密。眞有發於或問。歎服歎服。鳶飛魚躍自升沈之句。文蔚蓋狀天理自然流行之意。中庸言上下察也。蓋言此理無所不在。人之一心。泯應酬酢。無非天理。彼不能存者。固無有主宰。而外物用事。其或存得。不把持過當失之急迫。則苟且歲月而墮於悠悠。故明道先生謂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意同。文蔚頃荷先生教誨。謂苟能存得。氣象自別。群妄自然退聽。文蔚驗之果然。眞見其有森然不可誣者。故鄙句云然。亦不自知其果如此否。果有得於先生之意否。正賴朋友相與討論。以求至當。不鄙而惠教之乃幸。

答徐子融書

大抵來教、多覺詞繁而意褻。且如鄙說謂誠之一字。昔人以名天之理聖人之德。及云理固天之理。非誠之理。德固聖人之德。非誠之德。正以尊兄不當言誠之理誠之德。故以此語釋之。尊兄旣然前說。此復何疑。今日吾輩正是講學之事。若乃實用。則在踐履功夫。且如誠說討論講究。當得一箇是處。旣見得誠之體段。卻求入之之路。遂還實踐。將去久而純熟。誠在我矣。如中庸曰。誠者、天之道。是誠之體段也。繼之曰。誠之者、人之道。是教人以求誠也。誠之者人之道。此一句未足以盡其曲折。故下文又有擇善固執之說。而求其所以擇善固執者。則在博學愼問謹思明辨篤行五者。若云未有。直以爲天理聖德之名。而必欲約歸於己。則中庸亦不當言誠者天之道。只消曰誠之者人之道足矣。道理豈有不可名者。循名以求實可也。縱如尊兄曰誠卽天理。天理卽誠。聖德卽誠。誠卽聖德。亦未干自己事。惟是擇善而固執。乃學者所當務耳。此語併退之虛位之說。伯豐辨之詳矣。茲不縷縷。修辭立其誠。旣知不可分開說。便自分曉誠字。更須究易之意。　修辭而立之功始有所措。向來所示誠說。鄙意謂只收煞在一護恪上者。正緣尊兄所援引者可見。文蔚雖以來教始終次第求之。終見名義不曾分曉。後面雖有數句判斷。只釋得明道先生語而已。自隔截了。非得後告。安能灼知雅意所在。尊兄議論。大率傷於援引多而剖析少。所以不能使人釋然。願更虛心平氣。自取前後議論。反復味之。當自見得。但言行相顧等語。施之論誠。雖是擇善固執功夫。未爲親切。然於日用之間。所助深至。文蔚中夜思之。殊有警省。佩服切磋之賜不少也。方叔書謂

不當於德外言事.兄辨之甚當.精一危微之句.文蔚有數語欲質之先生.未暇寫出.容別求教.舉似曾南豐彭神宗語、及二先生衡嶽唱酬後序、以見警.尤見愛我之深.併用銘篆存存齋銘.伯豐有斷語.并文蔚所答.別紙錄呈.不審高明以爲如何.或有未然.更乞詳論.

答徐子顏書

來書見問論語所入處.尤荷警策.頃年訪德修文因論易.以謂三百八十四爻.爻爻可入.大抵聖賢之書.因有歸趣.惟學者潛心既久.一旦恍然有會心處.則可以觸類而通矣.如張思叔讀孟子.至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因有所悟.意此乃思叔所自得者.他人不與也.文蔚於論語讀之未熟.未能脫然有得.惟於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語.方將從事於此.以收放心而克私意.他則未之有得.長者之見如何.有以教之爲幸.

與徐子融書

此間雖無事.儘可讀書.但恨師友俱遠.去歲鄱陽卻得與伯豐相與講切.今歲缺此.只得自勉力耳.近來功用如何.想益增進.文蔚皆因讀書.愈覺不可爲率.緣先入者爲主.草草讀過.雖見未易滌去.熟復義理.忽然自見.殊使人有悅意也.所答與介甫仁義體用說.屢得玩味.大意甚好.然未及究竟.鄙意未敢答去.姑俟後便.

通晦庵先生書

文蔚每日隨分工夫.不敢弛廢.看孟子已至盡心上.諸有可疑處.皆且錄出.俟侍見之日請問.但所出愈遠.經歷愈多.縈拂於心者復不少.以此見學力未至.心力未洪.今但隨事省察.每與克下.亦止能翦除枝葉.未去病根.細思之只爲有性偏難克處.其他旁出竊發者.只是因此去得此根.方可進步.昨在鄱陽.諸兄論議.有書問往復.吳伯豐錄至先生答書.知已達尊聽.往往論說之多.遂至據處要當熟加玩味.與實見得.即諸說不難判也.前錄去數詩拜呈.皆文蔚隨所見而作.語意有差.當隨筆呈露.切幸警誨.

與余方叔書

吾人不得羣居.深覺寡陋.書中所言.又不盡意.然時得一語.不翅如獲至寶.前書道聽塗說色厲內荏之戒.甚善甚善.非惟尊兄書之几案.文蔚亦銘心不敢忘矣.文蔚近來亦思造次顚沛必於是之言爲有深味.願與尊兄共之.文蔚遠客千里.誠有白雲之念.忽思孝子愛日.則一朝不能處也.欲遽歸又無以爲菽水之養.正躊躇未有所處.不知何以見教.

答韓仲止書

文蔚旅寓.諸況如昨.無足介念.但師友俱遠.每興孤陋之歎.讀書存養工夫.日不敢廢.未見有卓然可恃處.此所以惕惕不寧也.前書蒙論顏淵仲由爲孔門善學甚當.今世學者.大率言語勝而踐履不足.致知力行.此正聖賢所望於後學.遠蒙警策.敢不銘佩.門政聞已安居.甚慰甚慰.息心涵養.正有望於契兄.但事無非學.要當隨處省覺爲佳.恃愛僭及.亮之乃幸.

請問朱先生書

文蔚寓此.亦無甚事.每日不廢讀書窮究.至於放心之求.惟是造次顚沛於是.雖思慮之橫出.未能頓去.但孳孳不敢自已.亦自覺住不得也.所恨無切磋之益.日有寡陋之懼.昨在鄱陽日.與萬正淳論大學二條不合.正淳書來.再有論辯.適値文蔚治歸.不果再答.今別紙拜呈.乞賜采目.以文蔚觀之.能慮能得一條.渠雖易其辭.大槩不過前意.前段以謂聖人之治天下.故欲夫人皆爲聖爲賢.然而林林蠢蠢之衆.未必皆能如聖人之願.但秀異之才.則長養成就.以收格物致知之功.其他存神過化.日遷善而不自知者固多矣.文蔚謂天下雖不能皆如聖人之願.聖人立法以敎人.豈復有異同.固欲各致其知.各誠其意.各修其身.而後爲天下平.若夫能不能則存乎人焉.非聖人所能強.伊川答或者人皆可爲堯舜之問可見.又謂若人人而教之使格物致知.不亦勞乎.蓋聖人但示其法於天下.使緣此可以自明.豈必人人提耳而教之也.文蔚鄙意如此.不識先生以爲如何.有以折衷之乃幸.

與吳伯豐書

近日功用如何.想見日新.文蔚讀書窮究之外.惟務存養.雖私意縱出.未能去根.然未有不知.知之未嘗不克.但孜孜於此.不敢自怠.或深夜誦康節先生詩.使覺外務無一毫足以介意.所助良多.有新得、便中一賜警策.乃所深望.

與徐子融書

文蔚今歲頗爲子弟課試所撓.雖隨即擺遣.終廢時日.細思之.寸陰誠可惜也.過卻一時.一時不再來.過卻一日.一日不再來.可警可懼.近觀陳安卿曾惰警滯二詩.深有省發.此兄可想其勇猛精進.其他議論.亦煞得工夫.可喜可敬.先生誠不妄許予也.

通朱先生書

文蔚竊自惟念.賦力弱質.每荷不棄.曲賜鐫誨.恨以迫於親養.飽擊書館.不得時詣函丈.日夕親炙.以融化氣質.然此意未嘗頃刻暫忘.今從者又有千里之適.便回高隱.亦須在年歲後.見聞益孤陋.未能就有道而正焉.臨風徒切悵快.但每日隨分事業.亦不敢廢.看中庸已終篇.子思之學.廣大精微.固未能窺其萬一.乃得於章句或問.竊見先生指示學者功夫切要處.且戒謹恐懼與愼獨二條.近世儒者多混作一片說.不知其間該動靜體用之全.而先生剖析發明.最爲精密.文蔚於此涵泳久之.若有所見.至卒章子思撮一篇之要言之.凡八引詩.至潛雖伏矣.亦孔之昭.繼之以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繼之以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申明首章之意.其丁寧之旨至深切矣.而學者鹵莽滅裂.至於條理錯繆.界限不明.則亦何以知古人爲學之功.繇淺而深.自疏而密.而日用動靜之間.操存省察之機.有不可須臾離者.文蔚愚陋.以謂爲學之功.無切於此.常當力行以終此身.庶不負先生之大賜.未審尊意以爲如何.便中更賜警誨.乃所願望.

答余方叔書

前時別紙之論尤荷譯復詳誨但鄙見終有未合文蔚近看太極圖通書稍覺見得親切卻恐尊兄尋常於文字間少玩索功夫蓋得而遽止又卻自信太過而於朋友之言多不能盡其意是以卒未得合子融兄初習雖有狂率自是之過卻能勇於自改如鄉者所論始亦不能無疑久乃自定蓋理之所在不容異也先生之言文蔚非敢苟同每遇看文字必先紬繹詳味俟其稍見意趣卻以師言證之但見其細極毫毛不容少異此非空言可爭願尊兄亦取其書而讀之句句而考字字而求當知孔孟之學自二程發明以來至於今日始極精備然後為得也

陳克齋先生集卷之二

書

答李守約書

遠荷不鄙開示進脩之方最是十二時中不得放過使講究思索之功浸漬入於日用之中為切要語文蔚雖每日從事於此以思慮尙雜未能純一無間今得來敎書之牖牖使時時在目庶足懲偷警惰賴所助不少甚感甚幸文蔚竊謂此理自周程啓其祕至先生始極精密然而未嘗不發於論孟大學中庸之書各在學者看得如何耳其間指示功夫要約處略無滲漏苟得實下手信有得力處想尊兄體之熟矣不俟喋喋文蔚謂學者之病往往在於心麤不知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未始無次第大抵自疏而密自淺而深吾輩不可不盡心也要當取其書沈潛諷詠勿惰勿迫久之有所契合自然支分節解如庖丁鼓刃無全牛矣文蔚有志如此未能實踐其域願與良朋共之讀濂溪遺文詩文蔚開警有作今不記所錄呈者嘗論太極無極之理有的實見否竊謂只就此一句論之則先生之與陸氏辨之悉矣以周子一圖統體論之則精麤本末一貫而已蓋卽陰陽二氣之流行而此理無不具於其中此理雖無聲臭而未始不具於形氣之內固非先有此而旋有彼亦非因有彼而後有此蓋合下如此是以自其理而言之則無極而太極自其氣而言之則一動一靜而陰陽分陰陽變合而五行具合

而言之則氣理不相離析而言之則氣理不相雜自其得周子之言而不得其所以言則知其合者不知其離精麤遂至於無分知其離者不知其合本末遂有於先後是二者皆謂之不知太極圖可也故程子曰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係今與後己與人又曰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尋之木自本根至枝葉皆是一貫斯言最有功於周子如學者功夫則莫如主靜功夫到處自完全矣然易而言之亦可懼也既承下諭不敢不傾倒未知是否便來詳以見教為幸

乙卯三月廿五日拜朱先生書

文蔚伏自違去几席跧伏鄉野無繇訪便修書非敢懈怠也今歲巳辭趙館上饒徐韓相招教一二子弟已從其約周提幹彥安趙司戶皆遣子弟來學共有三四人所幸事簡可以讀書兼文蔚自覺有褊急之病徐簿卻甚寬緩日夕相聚不無所助但渠目今有部鐸之役相別動是數月使人悵怏耳先生還山間尊體想甚怡適學者往來絡繹當有進道精勇者文蔚近讀詩乃平日所未講今且理會訓詁將正文優游諷詠不能得其意卻驗之諸家之說而折衷以先生集傳方此下功他日當請益也近略見玉山縣庠所錄答問語覺見皆是平日所聞者似無可疑此間士友多疑非先生言謂其出於學者附會有雖知其非附會而亦疑其離析太過者文蔚再欲詳觀覺未得其本此間卻有子顏徐文持守頗嚴時復相聚亦能使人向前但於先生此說亦未能釋然耳文蔚去歲所答李守約書□□敬之收去不審曾再呈否盧有未穩切望開示

四月十八日拜朱先生書

文蔚竊自惟念荷先生教誨已十餘年所恨資質凡陋不能勇於進學以變化氣質有負提耳者甚多惟自近日以來操存省察之意不能自已自朝至夕無他用功凡讀書應接以至閒居獨處存省底意思未嘗不在念慮所發雖未能一於善但一念之微若善若惡隨卽覺知較之頃時雖曰操存記得之時常少昏忘之時常多雖曰省察多是邪心妄念至於昌熾方始覺悟今茲幸免此患亦微有效驗如向來苦於甚難者今若稍易向來病於窘束急迫者今若稍從容順適自此以後或可冀其少進更望先生終教之文蔚嘗當力行以不負大惠嘗誦康節先生詩至丹誠未貫日白髮已華顛之句深以自警竊謂世之學者多緣其誠不至於幽獨隱微之中一毫不慊使做出無限阻礙況表裏二其心乎惟當積其誠意使至於貫日之地方可以進學也區區之志如此先生以為如何讀詩方到衞風未有積累工夫但見言語不必求之艱險意味惟當玩其深長如斯而已其他疑處皆且錄出俟諷詠之久當別有所見前書盧心參驗之訓敢不遵守

答書詳來示知日用功夫精進如此尤以為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元無兩樣功夫也

九月十一日拜朱先生書

文蔚氣質薄弱。不獲日夕摳衣坐隅。雖循循不敢自已。終恐識見局於淺狹。近於讀書之暇。或吟哦諷誦康節詩。見得此老雖若疏放。至其用功處。未嘗不密。抑能使人於人情物理間。繹之漸熟。處之漸安。文蔚謂閒時暇日。優游於此。是亦去物累養性情之一助也。不識尊意以爲如何。偶子融寄詩文。蔚輒用此意和之。別紙錄呈。語病意病。當隨筆呈露。便中賜教爲幸。

答徐子融書

以能德爲誠。此言卻有意脈。細玩經文。閑邪存其誠。其字可見。但以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爲存誠之方。恐非本爻之旨。且以文勢觀之。自有條理。蓋謂以龍德而處中正之地。是得中正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謂須臾不離耳。所以伊川云造次必於是。非謂學者庸言必信。庸行必謹。以致其力也。聖人既不離於中。則無過不及矣。他有甚事。惟在閑邪而已。邪閑則誠自存。或曰。既已庸信庸謹。謂非致力。猶有待於閑邪乎。曰。聖人未嘗忘戒懼也。堯舜兢業。正謂此耳。使聖人自謂已處無過不及之地。而無事乎戒懼。非所以爲聖人。故下文有學聚問辨寬居仁行之目。程傳謂聖人自下。雖已顯而未得位。則進德脩業而已。觀此言可見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極。其著見功效以言之也。然誠之一字。固足以盡龍德之實矣。須更將中字表裏參驗。尤覺細密。鄙見如此。未識當否。更望詳酌反復辨論。以求至當。

丁巳六月拜朱先生書

文蔚每日隨分工夫。不敢廢閒。嘗温誦大學。於自欺自慊兩言。深有所契。竊謂學者惟欲真知。真知則於惡不善真如惡惡臭。好善真如好好色。無一毫不足之意。固不容虛假於其間。然亦豈容虛假。自欺者正與此相反。聖人以欺字對慊字。形容情僞。極盡精切。所以大學首篇無他語。止曰在明明德。明德既明。則知之必真。而於好惡之間。無有不實矣。文蔚每於日用間驗之。深信聖賢之言不我欺也。誦詩必先求正文。亦得大意。但其中名物訓釋。與夫精微曲折。必資諸詩傳及注疏。尚未終卷。未敢請問。前書所論中庸。幷求是正。

十月廿一日拜先生書 己未

文蔚以迂愚之性。未有親養可歸。棲處人館。亦煞多事。以義理自處。未免拂情。又不敢徇俗。坐是亦覺費力。已年當到此。只得自立。但覺有時氣少充。今當益務培養。以配義與道耳。儀禮方借得一疏參究。有少文義疑惑。謹具別紙求教。文蔚於儀禮外。復取禮記彙讀。見得聖人不是杜撰。皆是於天理流行處。分別許多節目次序隆殺等級。具有條理。但衣服器用。古今異宜。好禮者依放而行之。不失古人之意可也。未審尊意以爲如何。併乞示教。

答徐子融書

示還子顏丈書。且蒙評論。所見甚善。但謂三子者出。曾皙後。顏子必不後。孔子亦無云云之答。此未免以世俗之心窺聖賢也。蓋三子者出。曾析偶自未出。安知顏子不然。曾皙之學。雖未到顏子地位。此箇意思

卽與顏子無異。觀舍瑟氣象。無些私意。世人之所輕重者。豈足道哉。以其有德色。獨後三子出。今世學者。蓋有識者且恥之。況夫曾皙乎。自以爲高見而議其後。恐與曾皙所見無交涉矣。顏子固未敢道。只曾皙之肩。亦未易遽齊也。又謂百尺竿頭。更須進步。克伐怨欲不行。謂未是百尺竿頭則可。若於百尺竿頭又欲進步。卽腳不踏實地矣。持論甚高。過於中庸。但恐無下腳手處也。鄙拙之見。不敢不盡以傾倒。儻有未然。幸不我吝。

再答徐子融書

再蒙見教曾點之說。甚荷不外。但曾點胸懷。極是灑落。恐不如所料。儻如所料。孔子必不與點矣。此是論語中一節目。須更商量。百尺竿頭進步。文蔚非不會意。謂雖是孔子。亦只得在百尺竿頭立地。他人蓋未到百尺竿頭也。百尺竿頭進步。殊非聖門語言氣象。是以瑣瑣忘其愚直。更幸思之。

與李敬子教授書 甲子冬

文蔚往來閩中。於師友間。稔聞令望。竊恨去留參辰。不得承博約之誨。唐石雖幸一見。恨怱怱而別。不及交一語。深以爲恨。卽日冬寒漸力。伏惟進道之勇。神物森相。尊候萬福。文蔚稟資遲鈍。涉世多艱。荷先生教育之久。而學不加進。深以自懼也。近訪朋友徐司法爲處阜之遊。一日拜白鹿洞先生祠下。遂得與升之杜兄相款。升之具道此日獲親講論之益。且敬歎其痛快勇決。文蔚因得以詢問起處之詳。竊知讀書山間。深有契合。且以誘掖後生之秀者。其踐操如此。令人敬歎。文蔚竊嘗自謂爲學之道。義理雖精。己私難克。今吾輩未嘗不從事於格物致知。讀書亦曉解大義。應事接物之間。蓋亦審訂是非。權衡輕重。但毫釐之間。察之少有未盡。則道不明矣。至於克己。未論到顏子天下歸仁處。如原憲克伐怨欲不行。亦自是一難事。自非隨事檢察。痛自鋤治。則不知不覺之頃。私意已竊發矣。尙何望其道之能行哉。此中庸所以論道之不明不行。而歸咎於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況今老師云亡。學者星散。無羣居講切之益。或解體自肆。或狂率自是。深懼此道無傳。尊兄乃能用力如此。誠爲可敬。但嚮昔朋友間。多謂尊兄稟氣太剛。勁急太甚。少寬裕和平之氣。大抵進道不可不勇。任道不可不毅。若欲從容之中理。而無過不及之偏。則須察理之精。克己之盡。以變化其氣質可也。此中庸所謂天下國家可均、爵祿可辭、白刃可蹈、而中庸不可能。若論難易。疑難於前三者。而莫易於中庸。然前三者、資稟之近似者。皆可慷慨感激而爲之。至於中庸。則直須義精理明。而非血氣智勇之所能及矣。近聞尊兄以弘名齋。伏計每日用功。文蔚深喜斯道之將有傳。敢寓片紙。布此區區。自念與兄交淺而輒言。欲寫而復輟者屢矣。又自咎曰。此卽不能先施於朋友之過。是以忘其狂僭。因此或可以來其警教之益。前此過番陽。會姜叔權。亦得少款。渠恐吾人邂逅相見。託致問意。叔權自三數年來。苦於多病。不甚看文字。但氣象卻自好也。徐司法誠愨有守。頗恨此間少講論耳。他日須得與兄相見。文蔚今以歲晚思親。亟歸上饒。深恨不得一造高居。少叅從容。有可箴藥。便中切幸勿外。

再答李敬子書

文蔚鶩鈍之資。年邁而學不進。家貧親老。未免假館。讀書工夫。多分於應接。良以爲撓。今見理歸計。次第年歲閒可遂。當畢力鑽研。以無負先師期望之意。頃聞有司直之命。繼會直卿黃兄。竊知授江西運屬。苟有志於爲民。隨處皆可自效。有朋友往來相與講學否。文蔚竊謂日用工夫。靜中不能不動。卻欲於發處察之。惟動中之靜一節。最難須是於此用力見功。庶幾天理流行。不至閒斷也。文蔚雖曰以此自提撕。未得力。因來有以教之。是望。

鄱陽辭趙得勤知郡書

文蔚疏謬無取。誤蒙見知。收寘郡庠。自愧冒處非據。寅夕不寧。方圖引退。忽承易鎭嘉禾。喜而不寐。意謂因此可以告歸。乃蒙不鄙。復有願過之意。自惟無狀。何以得此。豈足下憐其寒陋而不忍棄之歟。然文蔚竊有愚誠。不敢不吐。文蔚堂有垂白之親。菽水缺養。使文蔚溫飽於外。而不顧其親之飢凍。是乃名教所棄。豈可冒居師席。以表範人之子弟。用是所以難其遠出。徑當自此請違。少留番江。爲有一二同門。欲相聚數日。旋歷旣還。文蔚無復拘礙。後日杖屨而歸。猶得攀緣於鄱湖道上。然抑猶有說。文蔚以迂闊之學。不合時好。往往厭棄之者。十常八九。足下非惟招延之。而假借之甚厚。則足下之於文蔚。亦異於常人矣。使遽別而無一言。則是足下無負於文蔚。而文蔚負足下。竊謂賓客之賢否。實係主人之重輕。今世大夫多喜佞。而士多失守。以失守之士。而遇喜佞之大夫。則卑汙苟賤之態。何所不至。爲主者見其甘悅之會。日進而迎合之意日投。遂以爲得士。旁者觀之。則亦市道委巷之流耳。貧賤之士。固不自知恥。而取士者失策則多矣。爲足下計。亦不必止就鄉曲求人。到官詢訪。求一清脩有道之士。不拘於世俗小禮。使得安意肆志於規矩準繩之內。如正獻公之致焦伯強。則非惟子弟有所親炙。而退食之餘。亦可資議論之助。將軍有揖客。非客之重。乃將軍之重。惟高明可以語此。輒敢布之。使愚言可採。他日猶可進見。或以僭妄貽罪。亦所不避。冒犯威嚴。不勝恐悚。

答江會之書

文蔚自惟蹇鈍。科舉豈敢有望。但以親老在堂。不得不勉應之耳。每蒙獎予過當。深愧有負期待。蓋士生於世。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自今人志於利祿。於是榮辱恥負。而視得失甚重。然以義理觀之。則易地皆然。達則爲達之事。窮則修窮之業。初無加損。持此說以語人。不翅齊門鼓瑟。惟會之能知我心。故輒言之。會之經涉世故已深。窮達得喪。自當無疑。得暇能與子融相過。以講究聖賢用心處。他日文蔚結茅山閒。相與往來。以畢此生。所得不猶愈於彼乎。

答周希顏書

書疑數條。已隨所見答去。更幸思之。復以見告。書直是有難讀處。某每讀一篇。必欲先自通。然後會諸說而折之。緣此遂覺遲鈍。未能得條暢。番當畢力鑽研。亦苦性不機敏也。此學甚孤。滿前無可告語。終日塊坐。令人昏滯。識趨向後生。但得一人朝夕相聚。亦嘗有啓發處。希顏志向不易得。嘗決取舍之幾。眞知外物爲輕。吾身爲重。庶有可以著力者。若徒悠悠歲月。無補於事也。某深以此警。往者不可救矣。來者猶可

追。望希顏莫曾踏過也。

與李守約書

文蔚親老家貧。未免負米四方。雖此道不擇地而行。然亦困於酬應。不得專心讀書。良以爲苦。雖不敢遠去親庭。歸省有時。當此喜懼之年。不得娛侍膝下。望雲興思。時時有之。此雖莫之爲而爲之者。亦歎其自分薄如此也。但操存省察之功。不敢自廢。去歲見教之語。謂自外觀之。若無甚過失。然而義理雖精。氣質難變。物欲之萌。少不自覺。往往滲漏而不自知。此則學者通患。尊兄之言。可謂確實。吾人要當力救此弊。得提撕警覺之意常存。不令閒斷。久而純熟。庶幾心與理契。文蔚實所傷懼。日有勉焉而不敢自已也。甲寅歲。承惠書。有及於太極圖。文蔚卽年報書。後先生歸自講筵。文蔚送至分水嶺。以書草呈而附敬之。

答趙必升書

來諭謂泛觀中庸大學語孟諸經。只如此做工夫。便不可矣。果欲從事此學。雖有次第。莫若先讀大學之書。古人所以十五入大學。便是做此事業。自聖賢不作。成法廢墜。學者溺於口耳之末。所幸遺書尙存。近世又得諸先生正其訛舛。從而章分句析。指示親切之功。惠幸後學多矣。可熟讀深玩。以求其意。日用工夫。庶可循序而進。卽他書可以漸讀矣。若曰泛讀諸經。而略無統紀。則雖終日誦讀。亦無益也。心之存亡。只在操舍之頃。常操而存。便是持敬。方此下功。如何得他。便無閒斷。須是把將做事數數提起。莫令昏忘。心纔有主。便能窺觀浮泛。思慮中扃。無分擾之患。寬閒容與。皆繇此出。豈若來諭所謂勉強禁制。反成不安。其亂尤甚也。蓋人之一心。纔操卽存。初不費力。但患學者不肯實用工耳。

答姜叔權書

文蔚今歲已離趙氏之館。館於鉛山之東洋。子弟十餘人。課程冗擾。未免廢光陰。稍得一日半日之閒。又隨分看文字。終是爲已甚人。不爲穩便切己工夫。只得就應接中著力。吾人歲齒已如許。豈敢悠悠以負師訓。所恨孤陋。全無朋友之助。殊覺此道之孤。細讀來論。彼中乃聞有朋友過從。還有著實進步者否。蓋君亦不易得。當力勉之。琴書尙留郡庠否。近世以來。大抵學舍難處。未知鄱陽如何。計賢者必有以處之。人心道心。所見如何。旣云有省。日用閒著力。必有實下手處。便來無吝示教。詩疑甚荷博約之誨。其閒尙有四條。再具別紙請益。得無憚煩爲幸。銘文荷見教。但惟質有異。若亡若存。惟情有引。愈窒愈昏。四句未免小病。若亡若存。乃工夫之不勇猛者。與實字不甚相應。情乃性之所發。自是不可無者。若發皆中節。正是天理流行。豈可無也。欲下此字。須著一字點化。庶得分曉耳。

與馮祥翁書

文蔚竊有區區愚衷。欲納於左右。伏幸垂聽。文蔚謂大抵處世須遠嫌疑。茅齋得賢者濟齋之後。不落莫矣。但一童一鶴。挹湖光而餐山色。妙無加此。而左右與公遠同處。乃不避世俗之嫌。宜其有以召紛紛不能久安也。況長生久視。世閒決無此理。果有則秦皇漢武。號召方外之士。豈不足以盡得其人。盡傳其術。終皆不免欺罔。事可知矣。鄉來濟齋唱此。文蔚深所不喜。欲相傳授。文蔚以正理謝之。頗悟其意。況渠用

功蓋久.訖有何補.後人又欲拾其餘.可知也矣.左右每珍其術.謂渠不得盡用.夫世之學仙者.正欲枯槁山林.絕嗜欲.鍊形氣.又何假於外求哉.借使枯槁山林.絕嗜欲.鍊形氣.因此延歲數.容或有之.果能仙而不死.有是理哉.文蔚每喜左右有淸逸之趣.出語無塵俗氣.得一二同志.徜徉山水間.嘯歌吟詠.自有足樂者.不猶愈於馳心渺茫哉.何日再爲此來.得以面論爲佳.文蔚愚直狂瞽.有以裁之.幸甚.

答白鹿洞杜升之書

細觀來諭.深有啓發.如謂靜存動察.各致其力.及識認人心道心.而提撕省察.常常照護.放去收來.皆使繇己.此論甚佳.但謂日後多事.隨物變遷.存少亡多.不勝斷續.與夫若欲存養者.雖待靜時.恐應接不暇者多.雖得靜.此恐未然.所謂靜者.靜亦靜.動亦靜.方其靜時.固是鑑明水止.不去尋事.而爲此心之累.及其動時.則隨事酬應.各中倫理.南軒所謂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者是也.必如此而後有以盡此心之用.今如來諭.靜時固不可得.至其動時.此心又茫茫都無主宰.不知何以爲應事接物之本耶.固無以見靜存動察之實.雖欲放去收來.皆使繇己.亦不可得矣.切望更宜審訂.仍求之日用之間.當自得力.旣承不棄.敢不傾倒.或有未安.更須反覆.昨歸自番陽.再晤姜叔權.渠觀諸兄議論.正亦未能無疑.師亡友散.難得會合.可勝慨歎.

再答杜升之書

竊知翠劍尙處白鹿.非特老師規模愈增弘廣.而此氣脈賴以不絕.何其幸也.體用動靜之說.深荷反覆開諭.鄙意非是以冥坐合眼爲靜.此心未有所感.寂然不動.固靜矣.及其感物而動.亦只是物各付物.事雖萬變.而此心虛明自若.初不與之遷轉流徙.所謂知止有定而能慮能得也.故周子書.有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說.而先生因謂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何以酬應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今學者固未能到聖人地位.亦只當主一.故敬齋銘.有當事而存惟精惟一等語.皆謂此心專靜.方能應物不錯.叢舉寫字爲喩.寫字時亦只得專心寫字.今固有手寫字而心思別事者.至有一事未了.而他事叢然又生者.若欲以此心應物.鮮有能中節而不錯者.文蔚所謂動亦靜者.亦只欲主一無適.而爲應物之本模耳.豈以冥坐合眼爲靜哉.質之先謂.反之吾身.事理甚明.一時用功.卽一時見效.一日用功.卽一日見效.未見於道有害也.靜存動察.此論自是不可易.提撕警策.功夫通貫動靜十字.鄉來先生嘗答一朋友書.託其以此見寄.且云才卿可便依此作日用功夫.不須更生疑慮.空費談說.過卻光陰也.文蔚自此佩服不忘.深愧至今.猶且斷續滲漏.未能副其丁寧告戒之意.契兄但著實用功.更多讀書參驗.則將自見得矣.別紙戒謹恐懼之說.此卽靜時操存之法.自不容悠悠.亦不容急迫.因其已發而遂明之.功夫當如晦叔李兄之言.而國秀余兄之論文義.亦切近.浩然之氣.伊川之說甚明.諸兄辨之已詳.終恐伯亮胡兄.一向執己見耳.大率講論理到處須服.文蔚遠承見示.不敢阿徇.更望與諸兄商訂.復以見教.

與徐崇甫校書 庚辰二月

靜錄刊行者.文蔚偶有所見.併爲甫所報.凡二條.與別錄所疑.悉見與葉味道書中.得暇能相與折衷爲

佳.有如校書韓兄所守所行.誠不可及.文蔚數與朋友言之.但吾人所學.要在擇乎中庸.往往功夫亦未易到.故子思親切示人.以爲天下國家可均.爵祿可辭.白刃可蹈.而中庸不可能.以事情論之.疑若難於前三者.而莫易於中庸.今子思以前三者爲可均可辭可蹈.而以中庸爲不可能.蓋前三者資質之相近者.皆可以智能慷慨爲之.而中庸非義精仁熟.則不能以從容而中.而智力果敢.有所不與矣.不能.非狂卽狷.不得爲中庸也.韓兄試深思之.愚者一得.或有可採.

再答徐崇甫書 辛巳三月

高明無事.溫尋舊學.其樂無涯.世間升沈.安足論哉.紙尾見教.良感不鄙.文蔚謂以水之淸.論性之善.非不當.但水論到淸濁.則涉乎氣質矣.所以水不能皆淸.就其淸之中亦有不同.有淸之甚者.有雖淸而不能瑩徹者.蓋水之淸濁.繇地氣之美惡.人之氣質之性.何以異此.惡者氣質之不美.卽水之濁者.善者氣質之美.卽水之淸者.然氣質雖美.而淸濁亦有不同.如水雖淸而等級亦有不一.若乃就下.則水之本然之性.而洪範論五行.亦曰水曰潤下.故孟子有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之說.斯則極本窮源之論.程子稱性卽理是也.理豈有不善者哉.是乃萬物之一源.非若氣稟之有不同矣.人心道心.中庸序論之備矣.謂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繼之以人莫不有是形.雖聖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雖下愚不能無道心.必使道心常爲一心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之間.自無過不及之差矣.文蔚竊謂古今之論.未若此數語之明且正者.韓兄蓋未之深考.謂其所論之皆不然.固不可.但毫釐之間.更少分別.遂不覺其意之偏耳.文蔚旣荷有講切之益.不敢不盡誠.或有未然.便來更賜講曉.

答淸江張元德書

下諭所錄師訓.每恨智識短淺.無以盡先生之意.但於聽教之際.或未了了.卽不敢錄.庶幾不失所傳.以爲後來之惑.頃嘗備閱諸錄.其他雖非文蔚所敢知.間有曾是當時同侍教之人.錄文蔚所問答者.或牽引數事作一事說.或以數日話頭各是一事者作一日說.首尾乖刺.殊覺可怪.文蔚擬欲再拾其遺.別作一錄.庶見本來問答之目.且今未就.俟脫稾當訪便請益.所教論孟二條.足知非草草看過.推此言之.一書之中.必多有所得.幷賜警策.尤所願望.吾黨甚孤.欲專意內修.有如尊兄所言.豈易多得.恨相距差遠.未緣合幷.何當盍簪以究此懷.文蔚年非不□.但老人新年九十三歲.鮎庇幸安.迫於菽水之養.未免營營爲可愧耳.

答祝行甫書

文蔚聞之.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傳之者人.傳之者.非謂有物親相畀付.蓋有見而知之者.有聞而知之者.見聞雖不同.其爲知道則一.何者.道在天地閒.古今之所公共.非人之所得以私.患人不能求之耳.苟能一日用其方.六經之書.皆聖人之所垂訓.訓釋指歸.皆儒先之所發明.平居暇日.端莊靜一.游心玩意.不惑於異說.不逐於外誘.則湛然虛明.聖賢之心.卽我之心.儒先之見.卽我之見.而亦何有見聞之異哉.如

文蔚者魯鈍人也惟少頗知學嫌覩先生長者日多講論而未之有得每切自訟其不敏吾兄鄉之老成學□行篤衆所推許惟日加勉焉使聞所未聞得所未得孜孜焉不知老之將至則道在我矣雖聞而知之與見而知之何以異哉洪範說良或枉教大類多有所得足以啓發蒙陋甚善甚幸但皇極以皇訓大以極訓中先儒雖有此說似未通暢文蔚聞之師訓謂皇卽君也極有至極之義如屋極之極四面合湊來到此已無去處自然是中謂極在中則可以極訓中則不可乃人君建立標準於上使天下之人取則於是故謂之皇極如云皇建其有極則文義曉然不待訓釋而明矣潤下炎上從革以例類推之皆合作兩邊解釋詳之可見其他非面真究姑據兩條以謝來辱儻有未然更相與講之

答三山李惟寅書

自昔聖賢相傳以至儒先達者其教人之法莫不以致知力行爲序於是後學爾習以爲修身之要者莫不從事於是然近世流弊誦說勝而踐履疏體驗者希而揣摩者往往皆是有致知力行之名而無致知力行之實文蔚私竊歎之嘗謂聖賢言致知致之一字已極其精而無餘蘊矣苟不深潛縝密而致察實下窮格之功則名爲致知而非眞知矣聖賢以力行爲言力之一字已作其氣而決其機矣苟無果敢奮發之意而猶溺於空言則名爲力行而非實行矣蹈致知之實而有眞知之得騁力行之學而收實行之效則聖賢之域庶幾可以循序而進矣文蔚兢兢焉日以自懼恐墮言語之末而無反身之實有負平昔之師訓則爲名教中罪人每思朋友輔仁之益不謂於此得遇異邦之賢者且謂游勉齋之門得見似人如見勉齋喜可知也但書贊之禮褒借過當非所敢承姑誦所聞以謝先辱

答野谷方君書

文蔚與足下生同州里相距數舍之遙未降旣見之心比因友人周幾道稱賢德之美誠野谷之盛且傳雅意求記序文蔚以未歷其地難乎其記姑敍人生出處大槩意足下不耽泉石之膏肓出可以仕則亦無所固必而已矣故序文及之玆蒙惠書情文縝縟反復諸玩足以見其傾嚮之意然近世之弊談說勝而踐履疏外華侈而內省略訖於無所成立而後已如無源之水雖以强其波瀾無膏之燈不可冀其煒曄子張所謂焉能爲有焉能爲無者也蓋吾儒之學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所求之志卽所達之道所達之道卽所求之志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足下無志於吾道則已有志於吾道須於寬地用功則他日成就未可遽量但謂王通韓愈足以承孔孟正統恐其言太過二人謂後世豪傑則可正統之承須更商推草草姑謝來辱未究所懷幸察

答玉山汪君書

道在天下無古今之異智愚賢不肖之間人皆可以爲堯舜然而世之人與聖賢相近者何其鮮去聖賢甚遠者何其衆也是無他視其所志而已矣孔子曰士志於道又曰匹夫不可奪志志苟不立則委靡頹惰雖常人所能爲者猶不能果敢以爲之況望其超羣出類以聖賢之事自許哉故冠員冠而履方履者比比皆是心周孔而行禹稷者百無一二也此道自孟軻旣沒其傳幾泯寥寥二千載而天開景運宋德

陞盛於是有濂溪先生者倡之於其先而二程先生闡之於其後其道遂大光明相去百年又得文公朱先生紹周程之業窮探力考尤極精詳凡聖賢所示剖析辨駁殆無餘蘊今其奧旨微言具載諸書人患不能一日用其力耳苟能一日用力取其書而反復潛玩因其書而得其心從而反之吾身體認參驗知其無一毫之不契則聖賢之道皆吾分內事耳固非吾心本無是理而必待求之於外也今賢者雖有四方之志適居憂制然古人居喪未葬讀喪禮旣葬讀祭禮蓋患難行乎患難道無往而不在也仙蹤距此百里而近姑俟外除枉顧山閒併得面言以盡曲折爲佳先此以謝來辱

答閩溪黃鵬飛

過辱書贄之禮其陳道立論所存甚正展誦再三老眼爲之增明敬歎敬歎竊謂士之生於世也雖繫乎上之敎養亦在乎人之所自植立孔門高弟如季路原憲桑樞負米非不困窮不失其爲君子之歸而聖人深嘉屢歎之者蓋雖無恆產而有常心故也今世之士未遇之日雖未免耘人但隨其所處而安於分義想亦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在其操守如何耳若必待其溫飽而後爲善是終無爲善之日也文蔚生平困亦甚矣實皆勉强以爲之不敢自棄於凡民之域也今向老矣無聞儻稍不知自奮其擢頹又當如何旣承下問不敢不告且以謝先辱高明以爲然否

答蘭溪張伯誠

某再拜復書於張君足下相距之遠無從開問使郵辱惠書始知名鄉之有賢士孜孜爲學有志於聖賢之域恨前此未得承晤以講究其一二豈勝歎誤承諭爲學數條甚善但始學必先致知致知必先格物物必有理於物物之中窮究其理是謂格物至於日用應接遇事皆然事接於己處之必得其當與人議論就其中審訂是非亦格物也況聖賢垂訓立言莫非示人以天理之正讀書之際尤欲精熟必得於心與聖賢相契然後爲至草草讀過貪多務廣而中無所得雖曰讀書亦如不讀然致知存養非有二事其讀書也與人議論也處事接物也心無不存心存則養心莫大於此蓋存養莫如敬敬者主一之謂也文公先生於敬齋銘謂不貳於二不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以是觀之心豈有一時不存乎豈有一事不存乎格物存養旣盡其功所謂力行者尤不可不加勉强之力故大學謂正心在誠其意誠意以正其心疑無餘事矣然正心之功又不可廢修身在正其心正心以修其身疑無餘事矣然修身之功又不可廢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也莫不皆然蓋道不可須臾離也學者無往而不用其力則心無間斷雖不美之質可變而美矣後所謂雖强加操存則有急迫不舒之態心雖解悟欲出諸口則有囁嚅之患是無他特未純熟耳惟隨事省察無介少間久之純熟則樂在其中豈有急迫不舒之患哉勉之勉之滄洲船山某未識其人後便示及未卽良會願言益厚遠業以光吾道區區至禱

進書編表

臣文蔚言七月十五日伏準本州送到七月五日尙書省劄子取索臣所著尙書編類者臣一介庸愚識見膚淺不自揆度妄意纂輯得昇聖門方竊自訟豈謂聖朝不棄涓埃兼收並取下及纖微臣文蔚惶懼

惶懼、頓首頓首。臣竊聞帝王出治。稽古爲先。聖哲貽謀。脩身是急。必探賾於精微之地。乃收功於土苴之餘。自昔講求。具有本末。伏惟皇帝陛下。英資天縱。聖敬日躋。道得堯禹湯文之傳。書究虞夏商周之蘊。徽音奧旨。默契於宸衷。大義宏綱。悉關於天理。非如經生學士。窮年旣日。苦志疲精。溺情傳注之閒。玩意篇章之末。蓋將以彌綸天地。酬酢古今。無非帝學之淵源。豈但雲章之黼黻。然且下採芻蕘之論。上裨旒扆之聰。如泰華之微塵不遺。若日月之容光必照。聖而益聖。新以又新。幸若愚臣。生逢明盛。且如臣者。老於草澤。幼玩簡編。久蒙敎育之恩。得養鑽研之力。竊謂書者。精一之旨。首傳於三聖。彝倫之敍。備聞於九疇。天文稽七政之齊。地理載九州之貢。揖遜征誅。心同而迹異。侯甸男衛。理一而分殊。拔伊尹於耕野之徼。相傳說於築巖之賤。官制刑以儆有位。德好生以洽民心。無逸俾知於艱難。酒誥深懲於沈湎。鼎耳雉鳴。則祖己之訓。入西旅獒獻。則召公之戒陳。以至用人建官。大則公孤師傅惟其人。微則侍御僕從罔匪正。非其人何以經邦而論道。不以正。未免親佞而狎邪。所繫非輕。誠宜罔忽。凡此皆理國安民之要。亦豈無統宗會元之方。要之典學之一言。是乃尊經之明法。伏願皇帝陛下。加日就月將之志。進日升川至之功。用舜之中。建武之極。以是陶成萬化。鼓舞羣生。還風俗於粹古之淳。示法則於將來之永。則臣得與漁樵同樂。鉛槧自娛。雖居曠野之遐。若對淸光之近。書編凡一十三卷。謹隨表投進以聞。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屛營之至。

辭免恩命劄子

文蔚自幼讀書。已知忠孝爲立身之本。居家則以事親。立朝則以事君。捨此二者。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閒。年寖長。承父兄之命。應進士之科。求爲祿養。終以不能追媚時好。輒見擯於有司。繇是一意古學。讀大學中庸之書。講正心誠意之學。親師取友。進德修業。亦欲得尺寸之柄。以展布四體。固非無意於期世者。然賦分蹇薄。徒送日月。命不易得。時不再來。強壯之年。旣邁桑榆之景。日侵今已八旬有餘。精神昏瞶。血氣凋耗。志雖存而力不逮矣。不意聖朝過聽。誤加收用。意謂尙可使令。豈知不任驅策。自揆衰殘。不敢僞冒。以誤明時期待之意。輒露縷衷之情。冀蒙從欲之仁。使之終老山林。以諧素願。況今日聖主當陽。繼離之明。欲夬之決。垂意人才。正人耆德。搜羅殆盡。咸願正色立朝。悉心竭慮。以共興太平之治。如臣者。不翅泰山之微塵。滄海之一滴。豈足爲明時輕重。欲望敷奏冕旒。察臣之愚。憐臣之老。收還成命。以遂一夫之欲。干犯均嚴。無任惶懼戰汗之至。

答劉甯叔縣尉 劉傳令尹霆叔寓書以縣序新成。欲文蔚來率士友。

伏蒙不鄙之論。仰荷記存。自惟猥陋。何以得此。文蔚雖粗知讀書。然稟資愚鈍。識見卑近。年邁而道無成。日方救過之不暇。竊聞邑大夫。鼎新黌舍。作成士類。興墜起廢於寥寥曠絕之中。百十年來所未之見。甚盛甚矣。文蔚雖未獲從諸生後。以觀盛典。未嘗不挹文風於百里之外。載惟當作成之始。必得有道之士。日與諸友講貫琢磨。庶幾聞見一新。風氣浸厚。以上副賢大夫期望之意。如文蔚孱陋。自治罔功。焉能律人。若勉強承命。必至貽笑多士。適足爲善政之累。以是不敢冒昧。敢借重言於令君。無枉辱書敎。則不勝

幸甚。

答史守

某竊聞昔李元禮尹河南。以脩重不妄接士。非當世名人及通家。不得自見。被容接者。號爲登龍門。而孔文擧乃假孔子李老君相與師友爲詞。因得以見。文蔚竊謂居是邦。事大夫之賢。禮當然也。而況有如李河南之風裁。則願先覩爲快者。詎敢自後於衆人乎。閣下不鄙上饒。屈臨旌騎。文蔚實係受廛一氓之數。旣失事賢之禮。反辱忘勢。親貽藻緘。曲賜招致。公卿大夫不下士久矣。而閣下擧曠墜之典。誠罕見也。甚盛甚休。但施之幺麼。則非其人耳。禮合承命。不宿戒途。適有採薪之憂。四體支離。擧趾未能。委折已見於尹兄書備言之。委其轉致忱恂。竊幸矜體。

陳克齋先生文集卷之三

雜著

朱先生敍述

先生氣質剛毅。進道勇決。涵泳充養。純熟深固。文蔚嘗竊窺之。雖夙興夜寐。終日應接。條理益精明。未嘗有厭棄事物之意。雖曰稟賦之異。實亦繇學力之充也。以成就後進爲己任。登門之士甚衆。稍有意趣。亦端誘掖。惟恐不至。各隨所長。以成德達材。庶幾善類寖多。斯道有託。嘗以江西憲趨朝。道經上饒。文蔚侍行。止宿驛舍。有士人懷書贄。抵暮求見。已而自悟非進謁之時。逡巡退去。先生適自外至。時自早對揖入夜力疾 望見其人。卽車中呼與語者。令與上謁。其人遂得見投書。洎其辭去。室中已燭矣。先生卽簾下明處閱其書。其急於後進之意如此。先生持天下之正。其閒不能無趨嚮背馳者。或以私意妄生詆毁。至其心平氣定。則莫不愧屈。以當代之宗師歸之。是雖秉彝之固然。亦理義足以服人也。先生造理精微。見於處事。權衡輕重。錙銖必較。是以於進退辭受之閒。一處以義理之正。苟理所當然。雖聖人所行。不爲苟異。理所不然。雖擧世趨之。不爲苟同。見其異者。徒譏其激。見其同者。或疑其苟。先生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先生於聖人之學。眞有所得。謂不知聖人之言。無以知聖人之心。不知聖人之心。無以知聖人之道。故於六經諸書。句句而求。字字而考。留心之久。玩索之深。不知年數。於玆融釋脫落。有所默契。故見於訓釋諸經。則提綱

絜領以會於一原。縷析毫分。而各當其分。凡先儒所以開端啓緖而未及究竟者。至此無餘蘊矣。是以於易則驗陰陽之端。妙契於伏羲畫卦之初。於詩、則去小序之亂經。而得詩人吟詠情性之意。於中庸之書。大要欲學者於體要處。正而不偏於事物之分處之各得其當。體用兼該。精粗一貫。與得子思心傳之妙。其指示學者功用。於戒懼謹獨二者。則尤爲精約也。其教人、則欲其於六經諸書。無所不讀。古今事變。無所不講。天文地理禮樂刑政。鬼神變化。無所不通。爾始雖卽此以爲學。終不離此以爲道。大儒學者屛棄事物。馳心空妙。入於異端之域而不自知。於戲。先生之意可謂勤矣。可謂至矣。學者期無負於先生可矣。文蔚雖獲侍教。不能窺道德之大全。學問之體要。先生嘗語文蔚。某今都無說處。豈先生所獨到者。擧世不足以知之乎。後有先生者作。必有以知之矣。文蔚之所見。如飮河之鼠。何足以形容高明之萬一。然亦不敢以淺陋之故而自隱。纂輯見聞。姑俟采擇。庶幾微塵之於泰山云耳。

書徐子融遺事、寄趙昌甫、趙許誌銘。

滑齋爲人。志氣剛決。始游方外。爲佛老之學。歸而閉門敎學。聞晦庵朱先生講道於建之五夫。欲從而就正。未果行。一日先生有朝命。道過鉛山。因見於永平驛。語不合。拂衣而去。人謂其不復來矣。先生辭免俟旨。宿留玉山道中。忽散其生徒。毅然而至文蔚時侍先生側。先生喜其徒義之勇。挈之偕至玉山。留止月餘。敎詔甚祥。自此凡一再登門。聞先生之緖論爲多。自未見先生有靜坐之說。旣見先生。聞主一之論。登加辯審。繇是神凝志定。容止可觀。酬酢多中。其於交朋友也。重信義。確然諾。如陰陽寒暑之不移。尤不屈於物。稠人廣坐中。議論必惟其是。雖貴人以勢臨之。語有未正。必辨其爲非。而折之以理。詞色略不少沮。後生晚輩。行於道路。不循長幼之次者。雖非其生徒。亦必毅然正之。其剛果正大皆此類。初爲高行。旣從先生學。始知非儒者中庸之道。晚方欲就平實。而流俗反非之矣。

雙溪書院揭示

文蔚聞之。爲學之道。無如收放心以講明義理。端莊專一。整齊嚴肅。所以收放心。親師取友。切磋琢磨。所以講明義理。苟身居一室之內。心馳萬里之外。雖日親方策。口誦聖言。亦欺人耳。於己實何益哉。朋友相聚。議性昏明。固有不同。雖曰不同。其閒豈無一得。講明義理。互出己見。終有一箇是底。旣曰是。雖聖賢復生。亦不能外。安得而遠之。日夕相聚。講說愈多。聞見愈博。末說到貫通處。亦足以爲會文之益也。爲諸友計。切須收斂身心。務在端靜。以放縱四支。馳騖紛華爲戒。則放心自然可收。施之讀書爲文。義理自明。工程自進。況又得師友之益。有講論之助。相觀而善。相資而成。繇此以進古人事業不難也。況課試之餘乎。惟自近世以來。朋友道弊。羣居之時。笑侮戲謔。面諛背毁。善不相告。失不相正。甚者以氣相陵。以能相矜。無朋友相愛之意。一旦分袂。便同路人。音問不通。慶弔不講。利患不共。是無他故。方其同堂合席之際。已無情義。莫非苟且。況已離羣。其藐然不相恤也宜矣。豈知朋友之道。在人倫五者之列。而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並行於天地之閒。朋友可廢。則四者亦可廢矣。有是理哉。文蔚平居念此。每切憂之。是以願與諸君共篤此義。諸君苟能念此。則鄉之所設學規者。蓋亦大爲之防。似不足以相浼。然出此則入彼矣。諸君

其體之。

克齋揭示

入則孝。出則弟。

人之立身。莫先於孝弟。蓋孝弟爲人之本。人之所以戴天履地而異於物者。以其親親長長。而有是良心故也。苟失其良心而不孝不弟。則無以爲人矣。

師訓拾遺

伏羲當時畫卦。只如質琰相似。初無容心。易只是陰一陽一。其始一陰一陽而已。有陽中陽。陽中陰。有陰中陽。陰中陰。陽中陽二。看上面所得如何。再得陽。卽是☰。故乾一。或得陰。卽是☱。故兌二。陽中陰二。亦看上所得如何。或得陽。卽是☲。所以離三。或得陰。卽是☳。所以震四。陰中陽二。看上面所得如何。或得陽。卽是☴。所以巽五。或得陰。卽是☵。所以坎六。陰中陰二。看上面所得如何。若得陽。卽是☶。所以艮七。再得陰。卽是☷。所以坤八。看他當時畫卦之意。妙不可言。

余正叔論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謂殺身者只是要成這箇仁。先生曰。若說要成這箇仁。卻不是。只是行所當行而已。

因說工夫不可閒斷。曰。某苦臂痛。嘗以手擦之。其痛遂止。若是或時擦。或時不擦。無緣見效。卽此便是做工夫之法。余正叔退謂文蔚曰。擦臂之喩最有味。

余正叔問子路問成人。孔子對以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只此四者。如何便做得成人。先生曰。備此四者。文之以禮樂。豈不是成人。

忠恕是學者事。故子思言忠恕違道不遠。曾子借學者以形容聖人。若論聖人。只可謂之誠與仁。

正叔有支蔓之病。先生每救其偏。正叔因習靜坐。後復有請。謂因此遂有厭書冊之意。先生曰。豈可一向如此。只放令稍稍虛閒。依舊自要讀書。

或問物與无妄。衆說不同。文蔚曰。是各正性命之意。先生曰。然。一物與他一箇无妄。

介甫每見新文字。窮日夜閱之。嘗食羊鏝頭。家人供至。或正値看文字。信手撮入口。不暇用筯。過食亦不覺。至於生患。且道將此心應事。安得會不錯。不讀書時。嘗入書院。有外甥懶學。怕他入書院。多方求新文字得之。只顧看文字。不暇入書院矣。

學者工夫。且去翦截那浮汎底思慮。

學者說文字。或支離汎濫。先生曰。看教切己。

只是頻頻提起。久之自熟。

克齋講義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待文王而後興。何以爲凡民。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秉彝之性。無智愚賢不肖。莫不與聖人同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

固然耳。文王聖人也。雖湯猶曰反之。若乃文王。則性與天合。文王作而在上。則能以其所同然者。感發斯民之同然。是以當時之人。中林武夫。猶知好德。江漢游女。無思犯禮。是皆有所待而興者也。然謂之凡民。則以其氣質昏蔽。待聖人感發而後興起。若乃豪傑之士。則資稟清明。良心善性。自然昭著。其好德也。如好好色。其惡惡也。如惡惡臭。無所勉慕。不待文王而自能興起。此超羣出衆。非凡人可以同日而語。非豪傑之士而何。今吾儕生遇明王。運逢眞主。崇尙正學。褒表儒先。將以一新士氣。可不知所以興起而自處於凡民之後乎。

又

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蓋天下有貴賤。有善惡。凡人莫不欲貴而惡賤。乃不知好善而惡惡。是以平居暇日。惟思做貴人。不思爲善人。未能讀書爲文。便萌欲貴之心。不知天之與我者。自有至貴之實。孟子所謂天爵者。是舍其在我之至貴。而思在外之不足貴。是惑也。在外者焉謂不足貴。蓋所貴者外物也。非我之良貴也。一時得之。若足以驕妻子而耀鄕里。然予奪在人。終朝三褫。則昔之榮者今辱矣。昔之貴者今賤矣。此所謂趙孟能賤之者也。豈若在我之貴。道德自足以尊高。令聞自足以顯藻。在人不能予奪。在我無所增損。此所謂至貴也。今之爲士者。往往昧此而馳騖於其外。然徒自馳騖。未必得貴。而反取賤焉。此可謂不知義命。冥迷顚錯而終此身者也。可不哀哉。

又

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夫求在我者。卽是良貴。求在外者。卽是外榮。然在我者。天之所予。無聖愚之間。患人不求之耳。自求則自得。自舍則自失。初不繫於人也。在外者則富貴貧賤。分皆前定。求之雖有道。而得不得有命。可求而不可必得也。今之爲士者。不知有命。謂富貴利達。求之必可得。卒之求者紛紛。而得者幾何人哉。孟子謂無益於得。豈欺我者。以目前事實驗之。瞭然可見。不待告語而自可知也。凡此三者。雖異章各出。而實相表裏。蓋豪傑之士。器識高明。視一世所貴。不足以爲貴。人之欲貴者。固不足論。次於此者。知求之有道。得之有命。雖未忘欲求之心。而無必得之念。下焉則終身冥迷於得失之塗。死而後已。分內之事。初無補於絲毫。孟子告人。可謂深切著明。能深體而詳察之者。一何鮮哉。諸君方有事於進取之學。未暇究義理之精微。姑掇此三者爲諸君言之。必先審乎此而定其志鄕。則進於此者。將與諸君共講焉。

信州州學講義

大易損之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益之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山下有澤。深下以增高。損之象也。君子觀象而反之於身。懲忿窒慾而已。風以雷而勢愈烈。雷以風而聲益震。交相益焉。益之象也。君子觀象。用之以進德遷善改過而已。人之一身。可損者多矣。而止曰懲忿窒慾何哉。蓋爲身之累者。不過忿慾二端。不能懲忿窒慾。不足以爲君子。懲忿如救火然。方其勢之將熾。有以懲之。則忿然之氣平。平心定志。觀理之是非而不遷其怒。懲忿之方也。窒慾如防水然。方其慾之將萌。有以窒之。

則私心邪念。自然退聽。防微杜漸而謹之於獨。窒慾之要也。益於人者。若不止於遷善改過。今止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何哉。蓋世人以利於身者爲益。君子以修身爲事。則爲益者。孰大於遷善改過。善不遷、則無以盡天下之善。過不改。則招損者多矣。固無望其益也。聖人於二卦深致其意。學者可不深體之哉。

六月朔日講義

孔子曰。興於詩。蓋詩者。所以吟詠情性。出於天機之自動。學者於吟哦諷誦之間。可以興起其善心。故古人於成童之時。已學樂誦詩。教者必以此爲先。而學者必自玆始也。詩之言進德成德之序。無若淇澳一篇最爲明白。請得而講之。蓋淇澳。美武公之德也。首章以綠竹猗猗。興其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學問自修之功。進而不已。精而又精之意。二章以綠竹靑靑。興其充耳琇瑩。會弁如星。蓋德之盛者。服飾必尊嚴。中庸言修身之道。亦以齊明盛服爲言。三章以綠竹如簀。興其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如金如錫者。鍛鍊之精。如圭如璧者。生質之粹。至是爲成德之君子矣。蓋竹之猗猗者。始生而柔弱。靑靑則浸長而剛勁矣。至其如簀。則密比而盛之至也。武公之進德。自麤而精。自微而著。亦若是焉。故一章二章。皆言瑟兮僩兮、赫兮咺兮。瑟僩者、矜莊嚴毅之意。蓋矜持而不敢少肆也。是以赫兮咺兮。宣著盛大。而不可掩遏。三章則積久而德盛仁熟矣。故寬綽戲謔而不爲虐。蓋寬裕自得。和平樂易。雖不事防閑。而自然中節。雖未至於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蓋已近之矣。雖然。學者苟未能如一章二章進學之精深。操持之嚴密。而遽欲如末章之寬綽戲謔。則流而不知節矣。君子所深懼也。

庚寅四月二十一日講義

商書說命之篇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玆。道積于厥躬。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大抵爲學必先遜志。遜志則卑謙以求益。降心以玩理。既無自高之志。亦無自足之心。一或反是。則不肯下氣以資益於人。亦將輕視道理而不肯潛玩細索。深入其中。所見卒皆膚淺矣。既能遜志。又須時敏。時敏者。及時而勇於進功。則無悠悠之患。爲學大忌悠悠。悠悠。害道之最者。故遜志必濟之以時敏。二者相須。若首尾然。不可缺一。兼是二者。厥修乃來。言德業自至也。允懷于玆。允信也。懷常在念也。玆指遜敏二者而言。信能念此二者。則道積于厥躬。蓋所得愈多。不止厥修乃來而已。惟斅學半。斅者敎也。學者非特成己。又將成物。爲學之時。讀書窮理。探微索隱。固有所得。敎人之日。因其問難辨析。磨礱切磋。有溫故知新之益。又有所得。雖曰敎人。亦半是學。所謂斅學相長者是矣。然則學也。敎也。無非學焉。終始常於學。而無須臾之離。則德修罔覺。蓋不知不覺而入於聖賢之域。罔覺云者。初無計較課得之心。功深力到。不期至而自至耳。愚嘗因是說而推之。終始典學。非惟學者爲然。仕者亦然。學有餘用。則將以仕。仕有餘力。不可不學。蓋學而仕。則學爲有用。而非溺於記誦詞章之末。仕而學。則見理益明。而臨政不至於面牆。故曰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聖賢之訓。厥有深旨。學之一字。從前未有人分明說破。傅說始初拈出。而示人精切乃如此。雖爲高宗言之。實萬世爲學之通法。有志於當世者。不可以不講也。

龍山書院講義 甲午正月十五日

古人爲學。期於有用。非事乎記誦詞章之末。其次第節目。悉具於大學之書。要之則以明善爲先。大抵學者所以不知君子儒。而甘心於卑汙淺陋之域者。正以善惡是非之理不明。有如大路不繇。而趨委曲之邪徑。卒於冥昧。雖有康莊之衢。而終身不知所適矣。可哀也哉。所以大學之書。極其功效而言。必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而至精至要。不外乎致知格物而已。蓋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吾心之靈。蔽於私欲。繇其物之不格。故理不能窮。心雖至靈。蔽於私欲。而知有所不至矣。雖修身當然之事。亦不能反觀而洞炤。故身不能修。身不能修。則家不能齊。而況於治國平天下乎。自後世以科目取士。所尙者經學詞章。雖曰經學。惟務記誦。而不明聖經之旨。雖曰詞章。不足以潤色皇猷。而徒事乎藻繪。下以是而媒利祿。上以是而失眞材。欲望其致君澤民。以開太平之路。蔑無是也。龍山主人。捐私帑。闢黌舍。買田以爲糧。延師以授業。招徠四方之英雋。以成就人才爲己任。眞美意也。今日之集。不獨以文會友。正欲以友輔仁。諸君不辭擔簦負笈之勞。翕然來集。亦既賢矣。幸從事於古人爲己之學。格物致知。正心修身。志在天下。而不私於一己。光明煒曄。將有見於後日。非特爲龍山賀。抑以爲明時賀。諸君其勉之。

袁州州學講義 乙未八月十五日

大學之書。古先聖賢之所以教人者。莫先於此。其規模廣大。節目詳備。蓋古人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大學之理未明。則無以爲士。而終身之事業亦可窺矣。故始於一身。而終於國家天下。皆吾身分內事也。孔門傳授。無非此理。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之後。不得其傳。湮晦幾二千年。至於我宋。二程夫子始出而表章之。至文公朱先生。又加之精密。且補其缺漏。書始彈備。吾輩因是而竊有聞焉。豈不幸哉。但世之儒者。所見卑陋。平居暇日。略無天下國家之志。相與游談聚議。自榮身肥家之外。無他說也。繇是大學之書。古人所以期望於後世者。不幾於無用矣哉。雖然。大學之道。其用甚博。其功甚約。不過始於格物致知。而終可以治國平天下。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秉彝好德。無智愚賢不肖皆然也。繇其不能格物致知。雖天之所以予我者。未嘗不清明純粹。而拘於氣稟之偏。喪於物欲之累。遂不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而聖賢之生。本與我同類。乃甘心與草木俱腐。而自以爲當然。嗚呼。使其皆若人。則天下國家何賴焉。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前所謂格物致知者。乃修身之要。蓋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格物則窮事物之理而無不到。致知則極吾心之知而無不盡。惟物格知致。然後意乃可誠。傳於誠意一條。示人以入德之門。必嚴於謹獨二字。蓋非謹獨。雖欲誠意。意不可得而誠矣。故傳文於此。丁寧而再言之也。於正心一條。欲人之正其心。必使之存其心。心苟不存。則視聽無所聞見。飲食且不知味。必其能正乎。修身將以接物也。身與物接。不能無厚薄之閒。好惡之異。情一徇於所偏。則有不得其平矣。接物而不得其平。則家不能齊。而況於治國平天下乎。蓋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以修身爲本。其本既立。推之於國家天下。特舉而措之耳。然則學者於誠意、正心、修身。其可不加之意乎。然此三者。乃學者所當爲之事。而能爲之者。何寥寥如是。蓋根於性識之不明。而內無所知。聞或知之而知之不眞。必其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求以自快足於其心。則豈有不爲聖賢之事哉。或曰。修身

國士子之所當爲。治國平天下。乃達而在上之事。爲士者豈能皆有天下國家哉。殊不知士之爲學。正以天下國家爲志。伊尹居畎畝之中。已有堯舜其君民之志。豈平日素無此志。不爲此學。而能以一日爲之也。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蓋行義所達之道。卽隱居所求之志也。豈有志外之道哉。孟子曰。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修身見於世。士之爲學。豈以窮達而異其心哉。士君子無志於天下國家則已。有志於天下國家。則講明誠意正心之學。其可已乎。某老矣。不足進於是也。惟諸君勉之。

南軒書院講義

中庸一書。約而精微之理。泛而日用之事。無所不備。然其切要者。不越乎人倫之常。故曰天下之達道五。夫所謂達道者。乃古今通行之理。故堯之命舜曰。愼徽五典。舜之命契曰。敬敷五教。夫所謂五典五教者。卽此書之達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是也。自古聖賢。心相授受。垂訓立教。如出一轍。世之學者。其可外是而他求哉。然達道之行。必在乎達德。達德者三。知仁勇是也。知足以知之。仁足以守之、勇足以決之。無是三者。雖有達道不能行也。是三者人之所同得。苟非誠。則三者之行無其實矣。所謂一者。誠是也。誠者。實此三者而已。非三者之外別有誠也。然德雖人之所同得。而資稟則有異矣。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三知三行雖不同。及其知之成功則一也。苟以生知安行爲不可及。而甘於自暴自棄。則終於爲愚爲不肖而已。可勝惜哉。在乎人十己百。人百己千。卓然自立。以變化其氣質。則愚可使明。柔可使強。而聖賢之域可至也。故聖人不以資稟而絕人。蓋謂降衷秉彝。天之所以賦與人者。未嘗不一。人不可以負天之所賦與。而自暴自棄可也。聖人至此。其仁天下亦深矣。雖此又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蓋謂雖未能知。而好學則近乎知矣。好學足以破愚故也。雖未能仁。而力行則近乎仁矣。力行足以克己故也。雖未能勇。知恥則近乎勇矣。知恥足以起懦故也。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或效至此。亦庶幾於知之成功一也。然必先知之而後行之。如大學之道。亦必自格物致知始。蓋不知之。則義理不能明。物欲不能去。雖萬善皆備於吾身。而亦不能爲己有。故中庸又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大學中庸。其義一也。學者誠能以致知爲力行之本。以力行盡致知之實。交用其力。無敢偏廢。則達德以全。達道以行。中庸在我矣。

饒州州學講義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孟子之在當時。齊梁之君。非不知其爲賢也。未嘗委國以聽其教。滕雖小國。文公方爲世子。因之楚。過宋而見孟子。見之之意必不苟。而又受教之誠。故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夫人之爲不善者。以不知

性之本善故也。性善之說。孟子七篇之綱領。孔子固不甚言性。雖或言之。而亦未嘗直指其善。性善之說。自孟子發之。蓋人之爲性。實天之所命。其理則爲仁義禮智。其情則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以之事親從兄。以之忠君弟長。以之應事接物。無往而不得其當。則性之本善可知也。然天命之性。固無不善。而氣稟之質。不能皆齊。故或淸而或濁。或厚而或薄。或者徒見淸濁厚薄之不齊。遂以爲性不能皆善。殊不知本然之性。未嘗不善。而有淸濁厚薄之不齊者。雖於氣質而然也。荀子言性惡。固不識性。揚子謂善惡混。韓子謂性有三品。是皆以氣質言。或以其才言。而非性之本也。故孟子旣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觀堯舜。則性善可知。此孟子道性善所以言必稱堯舜也。蓋道無古今。人無智愚。爲之則是性善故也。文公方以爲疑。孟子遂援成覸之言。顔子之論。公明儀之說。謂彼丈夫也。我丈夫也。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文王我師也。皆不以彼爲高而己爲卑。謂聖賢與我同類。苟爲聖賢之事。是亦聖賢而已。雖然果如是也。何後世聖賢之不多得哉。蓋資稟旣不同。而用力有勇怯。苟以鹵莽滅裂之功。而欲以變卑汙不美之質。謂質之不可變也。則亦自辟甚矣。故中庸於學問思辨篤行之五者。必欲加弗措之功。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而孟子亦有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之語。蓋賦性雖出於天。而成功則在乎人。可爲而不爲。與爲之而不勇。其爲自棄一也。然自本然氣質之辨不明。而世之言性者。不知有毫釐之差。遂不知所以爲善。我朝濂溪先生。以無極太極。明性之體。以陰陽五行萬物化生。言性之氣。其說固已明矣。至程先生發爲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之論。尤爲深切。於是孟子之言。始大彰明於天下。而諸儒之惑。可不攻而自破矣。學者於此。必知講論切磋以明其理。勇決果斷以行其事。變化其氣質以復其本然之善可也。奈何志趣卑陋者。則視性理之說爲迂闊。而求勝於言語者。又不能眞體而實踐之。以可爲堯舜之性。反甘心與禽獸無別。亦可哀也已。判府侍郎。識爲政之本。以建學立師爲重。以尊賢育才爲急。廣七賢之祠。以示表範。蓋將使士之學於此者。推七先生之學。以續孔孟之傳。因孔孟之傳。而得堯舜之心。意至厚也。文蔚衰晚無聞。謬叢進之講席。辭不獲已。敢推孟子道性善一章。以求敎於先達及諸同志。其當其否。未能自信。因其不及而有以釐正之。竊有望焉。

白鹿洞講義

孟子之書。惟辨義利。首見梁惠王。王曰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卽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拔本塞源。正在於此。蓋當時之人。惟知有利。而不知有義。故一見孟子。便以利吾國爲問。孟子之對。卽黜其利。而以仁義爲對。使當時之人知有仁義。則不復言利矣。異時宋牼將之楚。欲說秦楚之王而使之罷兵。孟子遇於石丘。問之曰。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

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夫休兵息民。而以利言。疑若未爲過者。孟子則深論其心術之殊。而極言其興亡之異。以爲勸戒。然則後之君天下者。可不明義利以示天下乎。天下之人。可不惟義是趨。惟利是黜乎。又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夫生死相去亦遠矣。義之所在。則舍生而取義。則義之爲義。豈可須臾離哉。孟子凡與人言。無非援仁義以黜利。義利之說不明。自孟子而明。今世之人。非不知義利之辨。惟私心之勝。則義不暇計。有國則曰何以利吾國。有家則曰何以利吾家。有身則曰何以利吾身。凡有所事。無非爲利。一事之成敗。一物之得喪。惟利是計。止知利己。遑恤害物。天下國家。何以不至於彫弊。士夫風俗。何以不至於汚惡。而仁義之道不明於斯世者。職此之繇也。況學者學爲仁義。乃不知自別。而與流俗混同。而無別。豈不得罪於名敎哉。白鹿書院。文公先生舊所興復。羣吏多士。以敎育之規矩所示。非不明甚。學於此者。讀其書。淬其心。切磋講論。無非天理人欲之辨。何者爲天理。何者爲人欲。毫釐之間。必有區別。如是則無非在先生規矩之中。不失先生敎育之意。義利之分。不辨而明矣。

某去臘入洞。嘗以義利之說。爲諸君子告。今將別去。復有一說。爲諸君言之。蓋孔門之所講者。仁而已矣。不知仁而爲學。是爲學而不知本也。終日講學。而不知其本。是猶水之無源也。其可乎。孟子曰。仁人心也。不知爲學之本。是失其本心。人有一心而已。失其本心。何以爲人。故樂與諸君評之。幸毋忽。

孔門之敎。無非以仁。羣弟子之學於孔門。無非求仁。然仁道至大。未易輕許。故孔子罕言仁。而凡有所問。止敎之以爲仁之方也。仁之全體。未嘗輕許。蓋仁者天理之渾然。而此心之全德。在人則欲其無一毫人欲之私。而一息尙存。與生俱生。非聖人生知安行而純亦不已者不能也。故孟武伯問仲由、冉求、公西赤之仁。則各稱其才之所長。而皆曰不知其仁。子張問令尹子文、陳文子之仁。則各擧其一節。曰忠矣。曰淸矣。至於仁則曰未知焉得仁。夫仁者、當理而無私心。令尹子文。孔子知其爲忠。陳文子。孔子知其爲淸。至二人之心事。則孔子有所不知。以其事而觀之。知其爲忠爲淸耳。心之公私。未知其果何如也。故曰未知焉得仁。仲由、冉求、公西赤三子之心。孔子蓋深知之。如父之知子。瞭然無疑。故直曰不知其仁。一曰不知。一曰未知。一字之間。蓋有深意。羣弟子之中。止顔子告之以克己復禮。至如仲弓。亦告之以爲仁之方而已。其他凡有所答。皆非仁之全體。告子貢、直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曰仁之方。則仁之全體。果何在焉。學者當默而識之。然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則曰殷有三仁焉。伯夷叔齊。則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觀殷之三仁與夷齊之事。則可以識仁矣。文公先生與白鹿書院於廢弛榛莽之餘。立正大規矩於羣居講學之際。諸君日游其間。相與切磋。蓋將以進德廣業。而同爲聖賢之歸。其可不知孔門之所講求者乎。某老矣。求之而未有得。惟日從事於克己之學。孜孜焉死而後已。諸君幸用力於斯。毋徒曰力之不足。

陳克齋先生文集卷之四

序

送傅子登游浙西序

傅君濟從予游。窮鄉晚出。知有吾道者絶少。傅君方妙齡。毅然與一二同志。披蓬藋。登吾門。予方離羣索居。非惟無所切磋。抑亦無所告語。得之喜甚。繇是歲時往來。自問學之外無贅語。志向既堅。而資稟頗茂。予每告之曰。聖賢之學無他。用心窮理以爲先。而操存以爲急。二者相須。無少閒斷。則愚可明而柔可強矣。傅君深領之。方將從事於此。偶有横逆相加。將求白於有司。遽舍予而去。予深惜之。因諭之曰。横逆之來。必有能明公道以直之者。無足深慮。君今遠游。豈無四方之名勝。與予同臭味者。因就有道以求正。則塞翁失馬。未必不爲福也。傅君其勉之。紹定庚寅臘朔某序。

送章牧叔歸霅上序

章令君牧叔宰鉛山。其始至也。承凋瘵之餘。一意撫摩。專尊惠養。仁聞雖未孚。而仁心則已形。其終更也。庠序歌功。田里樂業。依依然有去思之懷。仁心則既孚。而仁聞益昭著。蓋有是仁心。則有是仁聞。未有有諸中而不形諸外者也。雖然。仁之爲道大矣。不可以一節取。不可以一事盡。孔門之所講。講此而已。故雖忠清之大夫。不以輕許。果達之高弟。不知其仁。豈聖人靳於許予哉。蓋是心頃刻不存。則不足以爲仁。孟

子曰。仁人心也。指惻隱之端以示人。其端甚微。充之則足以保四海。不充則無以保妻子。齊王不忍一牛之觳觫。則曰是心足以王矣。不忍一牛之觳觫。則仁之端也。非指此心謂足以盡王道之大。推愛牛之心以往。而至於無所不愛。則王政豈外是哉。牧叔父母斯民。惕然如傷。所謂惻隱之端也。苟因是心而充之。則豈一邑之民可私其惠。四海之內。皆吾民也。一視而同。則仁不可勝用矣。然公心易蔽。己私難克。日與物接。害吾仁者非一端。必學問以致知。克己以復禮。則此心豁然大公。無一物不在吾仁之內。則仁之全體。庶乎其可識矣。牧叔既察其端。願進其功以大其所施。自此翱翔天朝。霖雨海內。卽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豈於此心之外別求仁哉。予察牧叔存心近厚。爲政有體。與學表賢。尊儒重道。是皆儒者之政。非俗吏所能識。予老矣無聞。辱知甚厚。因其解組東歸也。將扶曳以餞遠離。適不以筋力爲禮之時。姑敍此以效古人贈言之意。蓋非敢以世俗相期。其言若膚。察其心或有取焉。紹定辛酉正月戊申上饒陳文蔚序。

程子濟雲萍錄序

人生宇宙閒。父乾母坤。而民爲同胞。況臭味之同。號爲吾黨。雖異邦絶域。散處千萬里外。覊其蹤迹。則初不相接。論其交際。則未始有素。一時邂逅。或道途。或旅遇。或適然相値於稠人廣座閒。夙無期約。而暫相會聚。故謂若雲萍然。雲萍云者。謂無心也。雖然。去來無定度。合散無常期。喻以雲萍。言亦味矣。然迹雖雲萍。而心亦雲萍。則非人之情。所以錄其相遇之時與地。且詳其姓名世系鄉里者。冀久而不忘也。雲萍者迹。久而不忘者情。比年交友道喪。人情紙薄。雖今日同堂合席。他時見之或反眼不相顧。況漂如水上萍。若空中雲。暫聚而忽散者乎。世道愈薄。予所隱憂。世人以爲如何。

送徐仁伯之官序

三代取士之法。鄉舉里選。以觀其德行道藝。自六德六行之外。而禮樂射御書數。卽其藝也。是六者。乃日用常行之閒。不可缺一。皆實用矣。然猶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未始無等級之殊。是則三代人材。安得不極其盛。而在位者。又豈容有虛誕之流也。後世科目之設。則自鄉舉里選之法壞。始有所謂明經進士。雖曰明經。漢儒則專訓詁。唐人則記帖括。不求聖人所以作經之意。進士雖以文章議論取。然文章不足以經國。議論無補於濟時。徒事藻繪言詞。膾炙人口。以追媚時好而已。宜乎人心日漓。世變日下。使斯民不得蒙至治之澤。以復三代之隆也。我朝雖仍唐舊。以進士之科取士。然教養有素。往往繇是科而進者。多爲名臣。有如射策彤庭。天子親擢而膺首選者。又皆挺特之士。至有不數年而登宰輔者。功名事業。書之史册。足以耀今而垂後。前後蓋歷歷可考矣。然始第之時。人則榮其科甲。既仕之後。人將觀其操履。考其學術。覘其器識。而要諸其所成就。則膺是選者。榮矣哉。亦難矣哉。吾友徐君仁伯。幼負雋聲。長抱壯志。人固知一第不足以爲浼。今明天子卽位之十年。果以忠言直氣。聳動旒扆。大魁天下。自世人觀之。亦足以少酬其志矣。予視仁伯。猶謙謙然若有所未滿。是其志必將大有所爲也。豈以科目自多者所可同日語哉。因將之官。惠然來訪。聽其言議風旨。有非常人所知者。予既嘉之。又從而慫慂之。勉厲之。仁伯與予宿有講學之盟。恨予言之不盡。必不以爲僭。紹定癸巳七月癸卯朔潁川陳文蔚序。

送趙聯卿之官武林序

功業多成於年少。少年又在於立志。志之所向。燕越異趨。或志在古人。或志在當世。或志在一身。志在一身。無足言矣。然方當青陽。植暫榮途。富於歲月。上班周行。下職州縣。危言讜論以爲朝綱者。是志也。興滯起廢以蘇民瘼者。亦是志也。顧其所遇如何耳。予友趙君聯卿。妙齡秀發。一戰禮闈。即收上第。今將筮仕。平日之志。固已素定於胸中。予復何言。然培是志者。詩書也。堅是志者。師友也。予與聯卿交游舊矣。可無一語以效古人贈言之意。況聯卿西賓得士。借之以行。自公之暇。從容講切。厚詩書之澤以培其根。奮激昂之操以厲其志。他時功業所就。殆如王良策駿。過都歷塊。一日千里無難也。聯卿其勉之。紹定癸巳九月丁亥上饒陳文蔚序。

送周希顏序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對以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此衆人事也。學者所宜取法。蓋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之所在。師之所在也。求師固當爾。取友亦然。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蓋所期者大。則所取者廣。所取者廣。則終之所成就者亦不凡。理勢然耳。希顏周君。復久從予游。志之確而力之勤。予深望焉。今將去鄉邦而游帝里。帝里人才所萃之地。宗論葉兄。師門高弟。方官於彼。希顏之至也。當首見之。處之既久。當日近之。然葉之門。豈無從游之士。又豈無交游之友。又當從而薰炙之。庶幾見聞益廣。講切益精。器業益充。而有以爲師門之賑。豈細事哉。予方離羣索居。無其開益。幸有以觀其光大云耳。希顏其無忽。紹定癸巳重九前二日上饒陳文蔚序。

贈日者任君序

人之生也。稟五行之氣。而五行之氣。實陰陽之流行。然陰陽之運。有偏有正。正則中。偏則過不及矣。得五行之中。斯爲沖和之氣。二氣沖和。而人生稟之。在九疇則爲五福。反此不失之過。則失之不及。過不及未免偏勝。而人生稟之。在九疇則爲六極。此理之必然者。任君論五行。而以沖和爲貴。蓋得之矣。又能因常而推變。謂陰陽有流行。有對待。以二者參錯而取之。亦盡之矣。雖然。氣數定矣。又當驗諸人事。前人有大器凶人之戒。其在氣數之外乎。適聞所論。亦既知之。予復何言。年月日上饒陳文蔚序。

記

鉛山西湖羣賢堂記

爲政有大體。達幽枉。雪冤滯。使民有所赴愬者。次之。而汲汲於催科。抑末矣。國家張官置吏。星羅碁布。徧滿州縣。非苟然也。蓋將使之布宣德意。推明教化。正人心。厚風俗。以壽國脈於億萬年之永。豈欲其營私殖貨。剝下媚上。顧爲某本義哉。欲正人心。則莫若崇儒重道。教學明倫。使爲士者。知所趨向而明禮義。欲厚風俗。則莫若崇尚節誼。褒表仁賢。使關節脈理。上下相通。而利患無所捍。如是則爲政之大體得矣。雖屑屑細故。莫或毛舉未損也。況大綱既正。衆目畢張。豈有得其大而遺其小哉。若溪章侯來宰鉛山。慈祥

惻怛。寬大樂易。民之歸之。如嬰兒之慕慈母。至家具其銜。焚香以祝之。然則侯之爲政可知矣。未幾一新縣庠。植偃起仆。縮地費以養生員。春秋二補。及每月課試。躬率僚佐。精加考覈。陞黜必當。絃誦之聲不絕。寂寥湮廢之餘。而劍佩鏘鏘矣。然侯之心。猶以爲是特故事之常。未足以償吾素。乃於西湖之傍買屋一區。取是邑前後名賢之所經歷。邦人之有行義。寓客之爲時望者。不以爵秩崇卑。姓名顯晦。凡有善可書。莫不傳之以著其始末。贊之以揚其德美。祠之以表其敬。其大者則取其講學之功。道統之繼。辨異端似是之非。發前聖未明之蘊。扶人極。立世教。有功於萬世者。其次則志氣之激昂。風烈之峻拔。忠君孝父。捨生取義。有如秋霜烈日。足以激貪而起懦。其下則居官可紀。處鄉以義。厲金石不移之操。剖潛鮮爾汝之私。以至履行之修飭。文章之典雅。足以傳世而行遠者。莫不取之。凡一十有六人。堂以羣賢扁之。做鍾塘湖上之意。然則是舉也。其於人心風俗。豈小補哉。儒是邑之士。體侯之意。自是以往。厲志聖賢之學。而恥爲章句小儒。則侯之功及於是邑者。詎止一時而已。寓公若邦人。忘身殉國。推己及物。修身以見於世。則風俗豈不大有可觀者。予於是既嘉侯之用心。抑有望於邦人。雖然。風俗自人心始也。近世以來人心偷惰。廉恥不立。其爲風俗累也大矣。侯既於講學留意以正人心爲本。則風俗之變不難矣。邦人其華月以侯規畫既定。走書上饒。謁文蔚誌其顛末。文蔚不敢以不文辭。遂爲之書。侯名謙亨。字牧叔。其先政貳卿。嘗歷言路。議論風采。有足尚者。宜侯克世其家云。紹定庚寅二月既望頴川陳文蔚記。

求仁齋記

聖門講學。無非求仁。羣弟子之所叩請。聖人之所告語。皆以是也。然所問者不一。而聖人告之者亦不同。苟知其所以然。無非仁也。如雖居天地中。其至之之路。雖千蹊萬徑。及其至。雖則一耳。世之學者。不明乎此。見聖人之言。隨人而告之。各異其指。將以何者爲定說。抑不知識仁。則所以告之者無非仁。不識仁。則如人面之不同。雖咫尺之地。舉天下莫能一。而仁之爲道。竟不可得而識矣。蓋仁者渾然天理。在人則本心之德。不可以一毫人僞參之也。且天理渾然。何所不該。豈可以一事名。而人得其本心。則非無。至誠惻怛。非自外而至也。此人之全體所以難名。而孔子之於門人。與夫當世賢士大夫。未嘗輕許於一人。不曰未知焉得仁。則曰不知其仁也。止顏子以仁許之。亦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則三月以往。未免少間。歸不遠而復耳。如克己復禮之告。視羣弟子最爲切要。及請問其目。則直戒以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固以仁爲己任。夫子誨之之意。亦深切矣。其後孟子最善言仁。曰。仁。人心也。又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其所以狀仁之全體。亦已明矣。至四端之說。則又以仁爲體統。而義禮智皆繇此出。如乾之四德。歲之四時。四德實以元爲善之長。而亨利貞則統之。四時實以春爲生之始。而夏秋冬則貫之。仁者其四德之元。四時之春乎。自聖學失傳。此理湮晦。至我宋伊川程子。得不傳之妙於韋編斷簡中。發明仁道。於易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至哉斯言。雖孔孟復生。無以易此。學者沂流而窮源。則仁之全體可得而見矣。三山趙君賢宗子也。有志於道。以仁者聖門所素講。外是非所以爲學。無他嗜好。一意讀書窮理。於所居之側。以求仁名齋。爲藏修游息之地。謂先識仁而後可以求仁。講切於四方者。不一而

足志亦勤矣。一日齋來，求予文以識其顛末。顧予不敏，何足以逐所請。雖然，可無一語以為進德助仁者。心之理也。心存則仁存矣。將以存心，豈有他哉，敬而已矣。敬者，主一之謂也。主一而弗貳於二，則求仁而得仁矣。諸君其勉之。諸君名炳栗，字□□。籍寓信之鉛山。政績亦可紀云。端平丙申正月己未朔，上饒陳文蔚撰。

浩然齋記

浩然之氣，乃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之以生者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而無間。一失所養，則餒矣。然養之必有道。孔門之學，得其傳者曾子也。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軻。曾子曰：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縮者，直也。孟子之學，其源蓋出於此。論浩然之氣，而惟以集義為先。謂氣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集義則無往而不直矣。人能集義而無往不直，則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其氣豈不浩然矣哉。集義以養氣，如藥之有方也。必有鍛鍊炮製之術，溫涼補瀉之節，而後方之良者可驗，而伐病之功可得而收矣。孟子既授人以養氣之方，而日用之間必有功程，可以持守。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日用之功程也。氣固欲得其所養，苟無事焉，則心不存，而何以持其志。必欲正焉，則急於計效，而近於助長。勿忘，勿助長，乃勿正者也。優游涵泳，不忘不亟，則是氣也，將自浩然充塞天地，而不知其所以然矣。是殆鍛鍊炮製，溫涼補瀉之術乎。建昌呂君受業於文公先生，為古人為己之學。建昌，南康屬邑也，號稱多士，而呂君實其翹楚。雖文公之言，為甚富。知文公之心，為甚深。時以得其所得者，而發其胸中之蘊於所居之側。築齋於松竹間，以為修身窮理之地。名之曰浩，取孟子浩然之氣之義，中有集義之軒，有謹獨之室。居其中，玩其理，無非所以為養氣之資。其用心亦遠矣。然孟子答公孫丑之問，必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將論養氣，必先之以知言。蓋於天下之理不能瞭然於胸中，而得其操存涵養之要，則將強制其心，有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之病，豈能從容自得，造於至大至剛之域，自然流行而無間者哉。是理也，呂君已知之，予又何言。蓋不如是，無以發孟子示人之旨。予與呂君同門，又於白鹿得切磋之益。呂君不知予之淺陋，而不予棄也，俾記其名齋之意。辭不獲已，用發其大槩如此，并以求質云。呂君名煥，字德遠。嘉熙二年歲戊戌三月癸酉，上饒陳文蔚記。

祭文

祭余正叔

嗚呼，甚矣傳學之難也。道降于五百年，世之儒者，鮮克有志。有志而業不終，豈不痛可恨哉。始予與公共生同鄉，予自為兒，已聞公譽，竊未知其有為學之志。暨其壯歲，聲氣既同，不期自合，遂相與同游於朱夫子之門。甲辰之秋，同往同歸，在道一月，切磋講究，剖心露蘊，纖悉無隱。是後或離或合，音書絡繹，殆無虛日。類皆至誠惻怛，非不情無味之語。今歲之夏，公復入閩，九月之初，我往公歸，適相邂逅於武夷道上，踰時言別，不忍遽捨。豈謂分袂而遂成永訣耶。嗚呼，公性和粹，公量宏遠，孳孳講學，未見其止。方幸實踐之

業有緒，而後學之望有歸，孰謂遽止於此耶。使予惸惸獨處，將誰是賴。是以欷歔流涕，不能自已，豈尋常交游之情而已哉。始予聞訃，偶客異縣，不克匍匐於寢門之外。今茲窀穸，寓一哀於奠，尚幸英靈，鑒此誠意。

祭朱先生

於戲先生，天畀斯文，以身任道，名教所存。海內學者，孰不推尊。梁木正頹，莫攄遺聞。載惟孔孟，道喪千載。周程勃興，始克有繼。既舉宏綱，亦闡奧義。滌昏啓瞶，以詔來裔。未及百年，寖訛厥傳。微言既絕，所見各偏。墜緒雖在，莫窺其全。先生病之，遺書手編。先生之學，淵源有自。乃於其中，克自振厲。窮討幽探，曲盡微細。昔發其端，今極其備。風霆雨露，草木山川。鬼神幽明，古今後先。即事即物，理無不然。一以貫之，周流渾圇。出入六經，貫穿百代。小道曲藝，枝羅罔外。事有是非，理或向背。咸能析衷，各當其會。中和之氣，備於厥躬。得之既全，養之既充。事極萬變，莫攖其鋒。全體大用，高明中庸。推以教人，無所偏倚。致知力行，曰無二理。章分句析，其歸切己。謂詞博文，而不約禮。嗟我小子，性實顓愚。屑屑往來，空空鄙夫。先生憐之，許令趨隅。辨敏不足，而椎有餘。坐厄飢寒，復困長道。引歸門牆，弗克煩造。緘書遠貽，每約其到。心動形留，則以實告。於戲先生，天地之仁。丁巳之冬，戊午之春。招之使來，授業諸孫。因獲終歲，侍教諄諄。冬暮告歸，拜於席下。期以己未，復到精舍。暨其及家，老父病臥。此意雖厚，不容不謝。尚期再見，欵侍誨言。一再報書，疾病已侵。住省未果，訃告忽臨。仰天長號，涕泗滿襟。嗟我小子，業猶未卒。天奪老師，云胡甚疾。有悟無徵，有疑無質。既失依歸，莫圖就一。所幸諸書，訓釋已畢。寧非空言，道學之綱。雖極昏懦，敢不激昂。有負明訓，即負彼蒼。嗚呼先生，儀刑永別。念昔誨言，今焉永訣。歷歷在耳，言猶未絕。薄奠薦情，豈知予切。

祭趙敷文

公之受才，疏通敏疾。及其為政，詳明縝密。公之稟氣，和平樂易。及其厲行，正直剛毅。人之有善，如自己出。靡矜所長，聞義則屈。自初筮仕，以之通顯。始終一節，未嘗少變。辭榮就閑，戒滿知足。徜徉丘園，惟欲所欲。有時巾車，或命杖屨。氣貌矍然，如欲輕舉。胡為一朝，不聞嬰疾。遽然長逝，理不可詰。某等盍簪，寒衣久依。飽飫恩沐，涵濡奚止，河潤。載惟平時，言契席促。豈無分際，不見邊幅。士高其風，民樂其誼。自聞公訃，無不隕涕。某等於中，尤劇悲切。痛如之何，幾欲腸折。升公之堂，舉酒一觴。號訴此情，魂兮如對。

祭外舅周司書

自昔丱角，獲親師模。晨夕請業，振衣趨隅。循循諄諄，誘掖開導。子弟視之，父兄其詔。首尾三載，性實淺明。麗辭比事，協韻諧聲。十三能文，以愈為此。用是相期，許妻以子。自歸門闌，愛篤於初。提挈困躓，鞭策庸駑。匪如常人，徒曰翁婿。離合萬端，夷險一致。翁當晚歲，適遭丘園。我方負米，東西其奔。歸侍有期，來省以暇。促席從容，無閒情話。丙辰之夏，翁病臥牀。咸謂不起，我心憂傷。雖幸更生，血氣非昨。每來視之，悄然寡樂。去秋拜違，叮嚀再來。使不忍去，出門徘徊。今歲之春，首謂翁女。暫畫家事，歸省汝父。書聞起居，日勝且康。尚冀來見，期於新涼。豈知時違，事與願戾。老父抱疾，旁無兼侍。過此復出，以饑所驅。折簡道意，得翁手書。

曾未踰旬。已聞翁病。時以兒曹。秋闈小勝。自是應接。日無少閒。幾欲往省。出門復遲。此情未伸。翁訃已至。涕泗縱橫。慟哭無地。痛念相親。幾四十年。情義無閒。如一日然。何期永訣。有此艱阻。深自引咎。不勇如許。欲致薄奠。以寫寸衷。仍奪於事。因循未多。言雖不文。意實綣綣。冀翁精爽。來鑒非遠。

祭徐子顔

自二程夫子唱鳴絕學於河雒之間。至是百有餘年。人知正道。然深信而篤行者蓋寡。惟公稟資純固。用志不分。凡夫子所言。手鈔心記。以終其身。毫釐不敢易置。然則爲學之士。求其篤信如公者。誠未易多得也。故於斯道。患有不知。知之未嘗不行也。世味如飴。人皆嗜之。公則簫然一室。甘心於寂寞之濱。榮利可欲。人皆趨之。公則介然一操。獨知其性分之重。與朋友交。則然諾無不謹。泛與物接。則痒痾無不通。望之者知其爲有德而卽之者服之爲長者。惜乎無用於世。而老死於山林。公雖釋然無憾。而吾黨之士所共歎悲者也。文蔚共在鄕里。視公爲父行。辱知遇最厚。秋仲拜公。喜其氣象淸彊。尙謂未艾。自是遠役。歸已多暮。則公已長逝矣。嗚呼痛哉。屬方弛擔。不克拊棺一慟。惟以茶果械辭致奠。臨風愴然。悲涕無窮。敢冀英靈。來鑒斯意。

祭徐子融

慨人生於兩閒。多鮮克以有志。兄獨負其瑰特。稟風霜而勁厲。爲丈夫之自立。匪窮達之或異。遂致志而舞民。以功業而名世。將一瓢而自樂。獨守道以行義。是以心優游而自得。身貧賤而無愧。年自幼以及壯。常艱苦而窮瘁。雖不蘇於學力。自長趨而闊視。豈志氣之過人。諒資稟之天畀。晚乃扣於師門。始講究其未至。知古人之闡大。蓋統養於浩氣。因日鍛而月磨。庶金精而玉粹。顧予資之淺陋。以同門而交契。凡有疑而必講。各口陳而面議。或千里以相望。亦附書於郵置。雖異同之未免。實各殫其心肺。尙欲進其切磋。俾終歸於一揆。天奪兄之何速。遽捨我而永棄。使我有懷未舉。據而有言。未得旣也。自兄嬰疾。荏苒半年。每候起居。以覬日瘥。見之必憂。爲其瘽然。氣浸就微。志則愈堅。雖極困憊。亦正衣冠。非學有得。曷歸其全。我今家居。執扶其顚。朝山慘雲。秋湖暝煙。凝睇引首。非復往罵。與言及此。涕泗如泉。非止爲平昔交游之故。蓋道遠其予助。而斯嬰莫予賴也。寓一哀於淸奠。庶來格於英魂。

祭江陵府糧料院傅材甫

嗚呼材甫。遽棄我而死耶。相期林下。定歲寒之交。曾未踐言。兄乃止於此耶。兄家膏粱。我素簞瓢。自勢言之。豈不相遂。兄每降屈。以齒相高。時一登門。倒屣忘勢。亦數命駕。來慰寂寥。旬日不見。則誦后山之詩。謂可人而難招。以至勤拳惓我家事。謂吾親老。菽水不繼。常欲買田於郭外。俾得盡歡而養志。甚者分百畝之憂。指靑山五畝之地。僅一緘而致書。卽千里而授契。非相知之深。相愛之至。詎至是耶。兄亦多艱。扶攜一官。再領簿書。公廉覺勤。十年不調。爰太夫人。崇仁滿歸。覲病牽纏。兄侍藥石。惕兢朝昏。荏苒數載。竟罹艱屯。黽勉大事。歷原之墳。訴我孤露。涕泗酸辛。慨日月之易流。忽祥琴之已御。冀榮親於身後。趨今春之選部。旣授闕以遄歸。厭京處之久汙。始遲回以需次。偶迫臨於瓜戍。期秋風之浩蕩。指荊州而西赴。夫何

不淑。一病彌留。長夏臥牀。百療不瘳。年未半百。竟成一丘。諺語有之。事不如意。十常八九。兄於斯世。亦云不偶。實心欲共。無從把酒。有懷欲傾。無從握手。酹此一觴。哭我良友。魂兮有靈。知此情否。

誌銘

余正叔墓碣

鉛山傅商弼一日來訪文蔚。蹙然而言曰。正叔余先生。予師也。歿幾三十年。鄙人淺微。不能發其先德。使有善弗彰。吾子合爲論著。予將以碣諸石。使來者有考焉。文蔚聞其言而悲曰。正叔予同門友也。知其平生甚悉。顧力未足以振之。幸吾子欲發其有餘囗死。文蔚雖不文。其敢辭。因敍次如左。正叔諱大雅。余其姓也。世居上饒。曾祖大約。祖安節。父思永。皆應擧爲儒。而未有顯者。正叔自肄擧子業。已見許於鄕之儒先。未幾預薦。逡然志不在是。聞晦翁朱先生講道閩中。毅然登門。窮鄕晚出。外科擧。未省他有所謂學。正叔獨倡而先之。豈孟子所謂豪傑之士也與。弟大猷從其所師。相繼而往。文蔚亦因正叔。拜先生於紫陽書堂。正叔志道懇惻。問難叩擊。亹亹不倦。揆諸心一毫有未得。雖往返十數。不置期於釋然而後已。先生嘉其勤。竭兩端以告。嘗因書論敬義工夫。先生指示日用之親切者。謂提撕警策。通貫動靜。正叔得其語表裏用工。非惟自勉不暇。見同志亦以相厲。常恐此心外用。日誦中庸不顧乎外之言以自克。可知爲學之務本也。先生嘗從容與之言而喜曰。且爲君立得一基址。今當有著力處。正叔將以是而終身焉。不幸天奪之矣。於戲。正叔而止此。夫正叔力於爲善。初擇外難。以禮自繩。不御酒肉。後歲登師門。度閩嶺。或犯霜露。冒炎暑。不以爲憚。稟氣旣瀉。且多病。竟以不壽。己酉秋九月。予往省先生。値正叔將歸。語別武夷溪上。未兩月而訃聞矣。實十一月乙丑也。年五十二。娶王氏。生四子。德深。德淵。德存。德晦。德晦出繼弟大猷。德淵。業儒。亦早世。正叔餘慶。其後必有能繼之者。平日與先生問答書非一。厄於煨燼。無一存者。人皆惜之。語錄一卷。刻於江東庾臺。死之年。葬所居之右褽原。後廿六歲。刻茲銘。有決其疑。將以得正。有關其痛。將以救續。日焉不足。何斯人之不淑。

陳克齋先生集卷之五

詩

用門牌日有好花迎客笑。旋篘新酒奉親歡、爲韻。爲老人壽。

境僻廣乾坤。身閒多月日。耕鑿太古民。天然自淳質。未始泥神仙。閱世自長久。日用飲食餘。帝力我何有。

修竹三徑幽。青山四時好。何須萬間廣。一廛可換老。圃柑結新實。籬菊開晚花。旋篘瓶頭酒。不負老年華。

田夫與野老。一笑相逢迎。只說桑麻事。安知市朝爭。年年願今日。有酒可留客。雖是無珍饈。隨宜具餚核。

人言鶴髮翁。翻作朱顏少。把酒更何辭。一對西風笑。瑤塘一蕊宮。中有長生計。秋月與春花。今年又明歲。

年高親可慶。家貧兒包羞。今年勝去年。盡有酒新篘。歲月綿綿永。福祿日日新。天開九齡數。眼見四世人。

共樂堂上親。旋約山中友。雖是無餚饌。未至樽無酒。積善羣人爲。康寧尙天寵。但愧儒素風。日乏甘旨奉。

子孫雖未賢。盡肯詩禮親。願言各努力。忠孝以立身。人間無事日。簞瓢亦清歡。但願從今日。時時保平安。

夏夜露坐偶書且勉同學子

人生游逅如歧路。南北東西忽離聚。淵明本賦歸去來。保社乃今隨所寓。讀書不爲買塵囂。好在園林最幽處。朱欄跨出林陰外。一水邊庭將綠護。有時小立凭危欄。颳風不忍空歸去。矧逢暑夕遠燈火。杖屨月林時散步。更深每與二三子。襯席鋪爲清景聚。山高遙望北斗低。花香拂拂南薰度。擬將智友談河漢。不

嘗衣巾溼風露。淸談未必眞塵事。言下應當有微悟。不妨俯仰更觀察。此意直須起講詁。郊墟文筆新涼入。自可燈窗窮入暮。凡人努力在年少。老大悲傷欲何訴。嗟予學古雖有志。蹉跎遽爲一生誤。蓋愚性分信機淺。風月情懷乃天賦。歸哉要結團綺徒。淸夜園圃遶庭樹。

予始生日。鄰叟攜酒見過。且有壽語。賦此以謝之。

自笑山澤爲癯儒。儕之富貴非其徒。他人壽日誇歌酒。貧家簞瓢屢空盧。昨朝不記生年月。面前忽見樽壘列。感君祝我還祝君。兩翁相對頭如雪。

乙亥老人生旦

兒孫歲歲登斯堂。再拜爲親扶壽觴。近思去歲生日時。膝下羅列兒孫行。更願明年似今日。酒面菊花如意黃。人間富貴誰不羨。兒只願壽長且康。田園薄有可衣食。但要作善思無疆。生涯淡淡隨分過。不逐勢利爭奔忙。初非餘羨慕仙術。自是日月閒中長。天賦淸奇古容貌。精神矍鑠筋骨彊。今朝尊酒祝親意。不知何者堪比方。欲將吾親比松柏。松柏老不禁風霜。欲將吾親比龜鶴。龜齡鶴算終有常。溪北柱石山巖峨。蟠根結據鎭洪荒。家居山下不記年。永與山石同蒼蒼。

責己

聖人嘗耳順。吾年已逾再。日親有新功。還來知稍意。嗟爾性雖魯。敢不策其退。須教十二時。此心無不在。書此當盤銘。終身以服佩。

丁丑老人生旦

簞瓢五福執居一。惟有年高無等匹。皆緣作善天降康。觀履知當獲元吉。貧居衣食雖屢乏。膝下有桑園芋栗。乘肥衣輕豈不快。往往久長難可必。矍鑠吾翁八十五。骨勁雙瞳如點漆。安貧每甘菽水養。雖是形癯心則逸。菊花開晚似有意。不爲重陽爲今日。處行兒女羅酒漿。拜祝願天從所乞。不願分外樂事多。只願親安體無疾。不願官書紛陽考。只願親年增秩秩。兒孫儘或有生意。此去買田多種秫。直須釀酒如春紅。歲歲稱觴無了畢。況當風物一年好。盤薦黃橙并綠橘。

戊寅老人生旦

吾家本是田家子。其先世世居田里。兒因逐食浪飄蓬。欲歸無以供甘旨。吾翁亦能甘淡薄。日夕飯蔬而飲水。渾然質樸古人風。固應自有長生理。筋骸雖老自康健。聰明少壯猶難比。了無機械是怡神。不生嗜好彊精髓。人閒可慕是榮華。人閒可羨爲豪侈。榮華有似庭下花。芳菲之日知能幾。豪侈眞如草頭露。不能頃刻朝暘。誰知貧賤自安分。年年如此只如此。吾鄉自來丙山高。位當南極崔嵬起。吾家開門對此山。算高欲與山同紀。加之西鄰與東舍。往往黃髮皆兒齒。酒熟長願相招呼。一笑忘形相汝爾。

自船山歸上饒途中感興

來時積雪歸途熱。睹中流換驚時節。所幸康寧九十親。依然堂上垂華髮。隨意何嘗足甘旨。斑衣日戲慈顏悅。丈夫事業有用舍。窮通不必生分別。直須用力隨處處。無徒蘧蘧送日月。嗟嗟世人泣歧路。東鄰久

哉吾許決。終當繫馬扶桑樹。東行萬里誰能遏。慷慨自奮歌此章。老去不知情激烈。

送周希顏游京買

憶昔吾先師。慷慨歌遠游。起忽凌八荒。咫尺覩九州。東將征暘谷。挂衣扶桑頭。西不畏羊腸。而以摧其輈。南轅有遐眺。直指百粤陬。北覩何所之。亦欲窮燕幽。懸地弧矢志。壯歲無不酬。肯學鄙丈夫。拘羇守一丘。今日因送子。歌此臨淸流。江深不可極。負重萬斛舟。慨然動高興。不作賈胡留。發足眞自此。行矣萬里脩。儻或跨疲蹇。路長殊可憂。願言自努力。歲晚當遂謀。江山有會意。寄書傳置郵。

己卯老人生旦

今朝酒熟吾翁喜。又見生朝會鄰里。雖無盤饌羅犧羞。情話從容自嘉旨。人生富貴固足樂。惟有長年難得似。恬於世味心自閒。歲得龐眉更兒齒。晨興再拜啓阿爹。從古昭昭是天理。不因爲善天降祐。何以康寧膺壽祉。稱觴膝下列兒孫。雖說居貧良亦美。從今都不記春冬。只消歲月將時紀。束書但願早還家。年年觀頤秋風裏。

窮冬積雪閔織紡婦

長歌豳入詩。九月欲授衣。方當流火辰。先已戒其期。當春非不蠶。入夏非不絲。一寸不上身。止爲[illegible][illegible]饑。蠶畢起功績。閑心聽鳴鵙。豈不念人生。所急在衣食。衣單寒不禦。鶉結百千褸。輕裘那得知。凄其良自苦。窮冬歲將往。雪片大如掌。憐他昨日織。安知今日紡。嬬嫠貧家女。未始識機杼。紈綺厭不華。繒帛何會數。貧富固有分。茫茫何足論。感觸此時心。事不哀窮困。遊誰歌七月。俾汝知時節。寒煖蹶補綴。團圞闔榾榾。

癸未老人生旦

昔人端爲祈黃耇。再拜稱觴扶大斗。吾翁今年九十一。兒從兩歲貧無酒。趨庭何以祝彌遐。故把菊花空在手。嗅香嚼蘂甘旨。翁亦怡然如適口。人生貧富在分定。獨是期頤世稀有。翁餘九十兒七十。膝下齠眉仍皓首。若將此事較人間。豈非造物意愈厚。因茲髫齔兒孫。自古悅親惟孝友。上悼下睦無閒言。一門和氣薰蒸久。雖無旨酒奉杯酌。意樂心寬親自壽。更於大節保終始。立身揚名以垂後。世上榮親無若此。何必金章幷紫綬。南鄰白酒況可賒。豈儉隨家惟用缶。年年此擧諒不難。甲子無窮環癸丑。

寄題玉山周晦叔家假賢齋

人心殊嗜好。黑白互相形。遂見不自悟。熒熒飛靑蠅。一日對此君。爛然雙眼明。子猷雖借宅。綠陰仍滿庭。雅淨爾態潔。高寒伯夷淸。可近不可狎。勁挺干靑冥。世人景先哲。繪畫勞丹靑。想像不覩面。孔孟何蘇顏。安知君子交。日日與相迎。手種萬箇玉。君家有典刑。淸風流至今。修好無渝盟。（晦叔名自[illegible]。賢其先人所名。）

辭玠兩投詩以古風謝之

知君家住象山麓。日有見聞新耳目。自憐各在天一涯。休譽惟能採鄕曲。卻來一見玉溪頭。已知標致非凡俗。等閒揮翰墨淋浪。惠我新詩不啻玉。細將學問說根源。異同更與明朱陸。吾道工夫有端緒。要是義精仁乃熟。博文約禮是眞傳。收拾己功歸謹獨。參前倚衡勿閒斷。千載斷絃端可續。手披詩卷荷情眞。聊

以斯言報淳復。

永邑楊君鑑子明。闢齋讀書。將從事於古人爲己之學。求齋名於予。併欲得一語以示爲學之方。予謂學雖多端。而其要莫先於明善。所以子思、孟子。俱以此開道後學。大學格物之訓。實同出一源。故因楊君之請。扁以明善。且詩以演其義。幸毋忽其言之陋云。

人性靡不善。因物始有遷。本體遭剝蝕。如鑑塵所昏。嚮昔均秉彝。善端本蘇蘇。既茂閑邪功。誠心所存。若爲用力地。格物居其先。萬殊一理貫。洞然見本根。表裏俱瀲瀲。斷斷義理分。言動中倫處。狂愚距問論。彼哉迷復子。一息萬里奔。認賊以爲嫡。未嘗知反觀。君子審取舍。不容涇渭渾。中扃謹如鑰。肯蔽耳目官。中庸示明訓。一言會其元。

汪元思遺詩和意以謝

吾道本公平。何嘗分彼此。總只在人心。渾然皆天理。推原賦予初。所鍾均粹美。賢愚同一轍。所行無意軌。蘇其氣稟異。於焉有臧否。淸者洞然明。泓澄如止水。濁者性天蒙。蕩然惟縱弛。末雖有善惡。反之卽其始。變化在乎人。雖愚必明矣。日用無餘功。自修惟克己。近代朱文公。此道賴綱紀。居常語學者。戒名以爲恥。必先由博學。然後能約禮。顏淵躬四勿。曾參悟一唯。吁嗟今世人。非不究經旨。議論徒紛紜。反躬乖踐履。好惡徇私情。是非隨愠喜。體既雜眞妄。用斯殊表裏。要在無閒斷。善端勤積集。須臾不可忘。顚沛必如是。要持敬一字。方知道在邇。我輩無他求。直須安汝止。

甲辰九月。初訪晦庵先生大安道中。和余正叔韻

瀟瀟風露菊花秋。人在甌閩第一州。少日已嘗懷壯志。今朝端不負淸游。陪君數日從容語。洗我平生散亂愁。從此歸來復何事。風濤雖險奈虛舟。

歸鉛山正叔復用前韻和答之

斂藏先用肅如秋。次第陽和徧九州。歲月正緣閒裏度。紛囂那得靜中游。明知與點有眞樂。未足希顏卻自愁。諷詠櫂歌思九曲。與君重約泛扁舟。

和徐子融見寄

學問分明有本根。一編魯論幸今存。奈何至理難窮究。願與良朋細討論。欲探聖傳千古祕。莫令心鑑一毫昏。秀擧總在生成內。要識無私造化恩。

示浩

持身端的在兢兢。謹獨方無愧怍情。莫道隱微人不見。暗中臨我有神明。

送趙國開赴崇安丞

十載交游一日如。高情多謝不相疎。分攜幸不隔江海。得便常須訪起居。折柳正當三月暮。汎舟深約九秋餘。相期暇日吟哦外。只有公勤是慮書。

和徐子融韻

湛敬工夫不可偏。兩端相濟若章弦。尤憐固是常存養。明善誰知合在先。

其二

讀書端的在硏窮。洞貫精微與始終。卓爾顔淵有眞見。分明來自博文中。

其三

雨餘雲靜太虛澄。月在今宵分外清。喜得佳篇來諷詠。世間榮辱一毫輕。

其四

自憐涉世每多艱。事到攖心或厭煩。近日功夫何所似。有時顚悔夢中閑。

過趙清獻墓居

爲讀忠臣孝子碑。欲行回首重依依。紛紛車馬門前過。知有幾人罪鶴歸。

夜坐有感年四十

仲尼切戒取人惡。孟子眞能不動心。嗟我癡頑何所得。但能於此惜分陰。

十月三夜省旣

孔子九思頻點檢。曾參三省重綱繹。事來若也能思省。事過何因有悔尤。

送趙繼勳將淸淮東

逢人富貴困疑殿。體國憂時一寸心。符印逐遷無曠歲。願言誰謂少知音。民閑利病搜心久。財計源流講究深。飛翰恢恢有餘地。要知蕭困極於今。

其二

才難歎息古猶今。使節雙持委寄深。眞主屬精思吏治。吳朝忠孝結人心。激揚正觀扶風憲。欽恤惟存布德音。吏稱民安兩無事。不妨丹扆獻規箴。

送葉孫道赴南官

聖世宗儒重設科。名公傾慕擢搜羅。近年底事推頹甚。士氣都緣斷喪多。憂世情詞書懇惻。喜君事業久硏磨。不才但有山林興。洗耳專聽奏凱歌。

別倉使二首

十里江頭訪故人。事疇論蕭道彌新。懸知一味憂勤意。要活九州窮困民。秋月澗明波底影。祥風淸有雪中春。荒山僻嶠雲深處。無惜遍驅六轡均。

其二

履屑師訓敎名齋。觀省無忘勤與偕。只向此中窺所守。已知平日蘊謀懷。器充宏博乾坤大。理析精微律呂諧。吾道古今窮不盡。一尊深夜講朋儕。

又謝子京惠贊見

少日深期造孔門。於今老矣歎無聞。自憐大業乖傳授。賴有遺編可討論。君贈名章多過譽。我慚資朽不

勝文。誓言嗣學餘生力。細與窮源探本根。謝退翁

寓著倚書偶成

水飲已忘三月味。囊空眞乏一錢儲。屢空本是吾家事。贏得閑身且著書。

何北山先生遺集

何基　撰

何北山先生遺集序

金華理學。呂成公開之。繼之者何王金許四先生也。王有魯齋集。金有仁山集。許有白雲集。余皆刊入金華叢書。獨文定遺集。四庫既未收其書。卽私家收藏各目。亦未著錄。按宋史載基文集三十卷。金華縣志及婺志粹載北山集十卷。今均未見。壬午秋養痾多暇。命兒鑾檢輯羣籍。得文定序一。考一。箴銘三。論一。書三。辭牘三。五古二。七古三。五七律三首。五七絕十四首。讀朱子齋居感興詩評語十九則。釐爲三卷。附以王文憲之贈序。金文安之壽詩。及歿後之諡命、行狀、祭文、挽詩。綴諸卷末。刊而列於四先生文集之中。雖一斑初見。全豹未窺。嘗鼎一臠。咸知美味。將見上接中原文獻之統。下開後學關閩之傳。非僅余一人之幸。實千秋萬世之幸也。倘海內博學之士。復見集外遺文。手鈔郵寄。謹當續刊。俾成完璧。尤爲深幸。書此以竢。光緒八年九月永康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何北山先生遺集目錄

卷一

繫辭發揮序
孟子集註考
魯齋箴
潛夫井銘
蒲圻周令君銘
與誠齋陳公論先天後天圖
與門人張潤之書
又
又
辭牘
又
又

卷二
五古
暮春感興
和吳巽之石菖蒲
七古
題定武蘭亭副本
西山孝子吟
老病次時所性韻
五言律句
和會之往拜船山先生至大安中途迷道自警詩
七言律句
送淮西左憲知黃州
五言絕句
寒夜寄友
七言絕句
春日閑居
春晚郊行
法清寺水珠呈杜季高
夾竹梅
寬兒輩
雜詩 三首
送王敬巖江東都憲 三首
繳回太守趙庸齋照牒
題徐伯光眞
卷三
解釋朱子齋居感興詩二十首
卷四 附錄
繫辭發揮後序　宋 王柏
北山之高壽北山何先生　宋 金履祥
何北山先生行狀　宋 王柏
同祭北山何先生文　宋 王柏
北山行狀告成祭文　宋 王柏
跋北山遺跡　宋 王柏
祭北山先生文　宋 金履祥
再奠北山先生文　宋 金履祥
挽詩 三首　宋 金履祥

二月丁亥與諸友奠何先生畢退遊北山智者寺書二十八言　宋 金履祥
宋謚先生文定誥　元 脫脫等
何基列傳　元 吳師道
何文定公實錄　元 吳師道
代請立北山書院文　明 劉藍
何文定公祠堂記　明 鄭柏
何文定公傳　明 吳之器
何文定公傳　國朝 王崇炳
何文定公傳　國朝 張藝
何北山先生正學編序　國朝 程開業
遺事　國朝 鄭遠
何文定公傳　國朝 黃金聲
何文定事蹟　國朝 盧緣
何文定弟子　國朝 盧標
何文定著述
何文定里居祠墓

何北山先生遺集卷一

宋何基撰　郡後學永康胡鳳丹編輯

繫辭發揮序

圖書出而易之數顯，卦爻畫而易之象明，蓍策設而易之占立。曰數，曰象，曰占，是三者乃聖人作易之大用。捨是則無以爲易。一以貫之，則畫前太極之妙，又易道之根源也。在昔伏羲氏繼天立極，不過因造化自然之數，推卦畫自然之象，倣蓍策自然之變，作爲卜筮，以告夫後世，使人得以決疑成務，而不迷吉凶。惟若指迷云爾。至文王之繫彖，周公之繫爻，雖曰因事設教，丁寧詳密，然又不過即卦象之所值，依卜筮以爲訓，俾之觀變玩占，避凶趨吉，以爲處己應物之方，而不失其是非之正而已。觀其爲書，廣大悉備，冒天下之道，變通不窮，盡事物之理。然其於易道之根源，義理之精蘊，未始數數言也。迨夫世變日下，易之爲用，浸淫於術數。故夫子十翼之作，始一以義理言之，而不專求之象數占筮之間。是固因俗滀濟，爲教不得不然也。然聖人之書，本末不遺，而顯微無間，極深研幾，固以爲開物成務之方，洗心藏密，亦豈忘與民同患之志。今觀大傳之篇，高極於陰陽變化之理，精究於性命道德之微，雖其闡邃蘊奧，未易窺測，然而細繹之，則亦莫非象數之深旨，與夫占筮之妙用。至所謂君子居則觀象玩辭者，則又使人雖平居無事，亦得以從容玩釋，即燕閒靜一之中，而自得夫齋戒神明之用，推之日用云爲，有不待列蓍求卦而占

自顯者，視羲文之易，其爲教益備，爲用益廣，爲理益精耳。紫陽子朱子，自少玩易，盡洗諸儒之曲說，而獨得四聖之本心，謂易本爲卜筮而作，故觀爻彖者，要當深探占象之精意，而不必強合以外來之義理。至夫子大傳，雖曰發天之蘊，莫非極致，然亦不過窮象數之本原，括卦爻之凡例，若其微辭奧義，則又曲暢旁通，因而及之。故其言曰：周子通書有云，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以是觀之，經文主於占象者，畫卦以示之精也，大傳詳於義理者，因卦以發之蘊也。其說的確簡明，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始愚讀大傳說卦諸篇，見其淵微浩博，若無津涯，而說者類皆汗漫不精，渙散無統。及得朱子本義之書，沈潛反覆，犂然有會於吾心，洙泗微旨，乃可得而尋繹。然其詞尚簡嚴，未能盡達也。因徧閱文集語錄諸書，凡講辨及此者，隨章條附於本義之後，首尾畢備，毫析縷解，疑義罔不冰釋，標白朱子繫辭發揮，因竄之簡櫝，以備遺忘。畏齋王君用功程傳，頃以精本刻梓盱江，謂大傳未有善解，見愚所編發揮，愛之不釋，已刊之家塾，蓋將融會二先生之書，以求經傳之深旨，書成，復俾基題識其首。乃本朱子論易之意，僭述梗槩，與同志共焉。至若朱子指示所以讀繫傳之要旨，已具見於綱領，茲不贅敘，亦在乎善讀之而已。

孟子集註考

張子所謂虛者，不是指氣，乃是指理而言，蓋謂理形而上者，未涉形氣，故爲虛爾。以下面合虛與氣證之，見得此虛字是指自然之理，蓋謂有此太虛自然之理，而因名之曰天，故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然自然之理，初無聲臭之可名也，必其陽動陰靜，消息盈虛，萬化生生，其變不窮，而道因可得而見，蓋虛底物事在實上見，無形底因有形而見，故曰由氣化有道之名。蓋天以理之自然言，太虛之體也，道以理之運行言，太虛之用也。至就人身看，則必氣聚而成人，而理因亦聚於此，方始有五常之名，故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所謂合虛與氣者，非謂性中有理，又有氣，不過謂氣聚而理方聚，方可指此理爲性爾。合字不過如周子二五妙合之意，太極二五，有則俱有，固非昔離今合，但兩事分開看，則有以見其合爾。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蓋心統性情，性者、理也，情者、氣之所爲也，故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朱子嘗謂其說得甚精，但辛苦耳，證得孟子此章，卻是分曉。

得齋箴

王子會之名其齋曰魯，既爲記以自警，復俾其友人何某子恭父作箴揭之。某謂王子非魯者也，而自以爲魯，豈不以昔者曾子之在孔子見謂爲魯，而一貫之妙，獨參得之，蓋將從事於篤實堅苦之學，以收曾氏之功也歟。其志可謂遠矣，乃爲之箴曰：

惟人之生，均稟太極，萬理森然，成其物則，知覺虛靈，是謂明德，或蔽而昏，則由氣質，曷開其明，曷去其塞，復其本然，惟學之力，昔者子輿，萬世標的，始病於魯，竟以魯得，畢得於魯，實學之積，確固深純，精察縝密，稽其功用，有始有卒，履薄臨深，是警是飭，日省者三，猶懼或失，講辯聖門，是纖是悉，戰戰兢兢，寸絫銖積，誠明兩進，敬義偕立，一唯領會，萬理融液，彼達如賜，乃弗能及，孰謂參魯，收功反亟，卓哉王子，追蹤在昔，有扁斯名，朝警夕惕，勿病於魯，謂質難易，勿安於魯，謂思無益，由魯入道，有會可式，氣質之偏，則愚則克。

義理之微。則辨則析。知行兼盡。內外交進。離乎其志。前哲是述。人十己千。明乃可必。從而上達。則在不息。滅裂鹵莽。乃吾自賊。歸咎於書。豈不大惑。我作斯箴。倘坐是勒。勿貳爾心。服膺無斁。

濬夫井銘

井道之成。功在上出。既渫既甃。斯可用汲。體常用周。象井之德。勿幕有孚。是謂元吉。射鮒與禽。井道幾息。渫而勿用。井則何失。我卜斯井。寒泉之食。匪惟食之。亦以觀德。惟泉有源。其來罔極。惟德有本。其進無斁。我泉日新。我德日益。相彼井矣。爲吾之則。井泥斯廢。心茅則塞。我作斯銘。井陰是勒。有不潔修。明神其殛。濂洛風雅

蒲圻周令君銘

十室之邑。有民有社。可以行志。可以宣化。胡彼不仁。謂邑爲僨。貪斤暴斧。惟剝是佳。恂恂周公。冰霜自清。循良之績。與世作程。靈山之原。其樹其楹。彌千萬年。彝人之鑑。濂洛風雅

與誠齋陳公論先天後天圖

文王序卦。其次第必當有說。但今不可得見。雖先天有圖。可以做做。然先聖後聖。各有規模。必不規摸畫圖也。先天法象自然。不勞安排。而無所不合。所以爲妙。後天圖雖可做此布置。但妨礙處多。只如十二辟卦。已不復有次第。今止可略見大概足矣。

與門人張潤之書

某於部使者之賴。概不敢受。朋友有以孟子幣交而受爲言者。某謂孟子不見儲子而受其幣。此必當時自有此禮。在今日實難引用。蓋其鄙性。自幼不喜人財物之遺。有欲以此爲言者。必作遣理避去。守此愚見。以迄於今。今不欲無故破戒也。近來號爲卓犖者。往往挾古人之似而爭以謀利。於辭受間全不知辨。吾人不少反其鋒。何以自拔而少救其弊。

又

理者。乃事物恰好處而已。天地間惟一理。散在事事物物。雖各不同。而就其中各有一恰好處。此所謂萬殊一本。一本萬殊者也。三聖所謂中。孔子所謂一貫。而大學所謂至善。亦是此意。自古聖賢相去。率數百年。而謂自是傳之者。都是做到此耳。

又

自古聖賢。惟一敬畏之心。曾子臨終。露以語人。則是戰戰兢兢度一生。做得如此。

辭牘

照對。某年月日。伏准省劄。備奉聖旨。特補迪功郎。添差婺州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者。公朝錫命。下逮邱園。推前代之曠典。賁末學之遐蹤。此聖時特異之舉。所以風勵天下。登廣文明之治。甚盛德也。顧某何人。可辱此。竊惟某少受學勉齋黃先生。授以紫陽夫子之傳。自此服膺講習。辛勤探索。每愧天分不逮。年齒浸暮。義理之蘊奧難窺。師友之淵源日遠。汲汲欲自修分以內事。以是與世幾成隔絕。故弃羈騰逸

之行以爲高也。今者特旨。自天而降。授本州文學員。外兼麗澤書院講席。聞命徬徨。莫知攸措。惟是辭受之宜。所當揆事度理。敢用殫控冀豪鈞察。某聞君子之學。固有體用。要必真有可以及人。然後出而任私淑之責。曩者郡太守嘗以開講延聘矣。每至而每辭之者。力不足也。今乃聞朝命而遂起。恕然於先而幡然於後。卻其虛名。而取其實祿。於義得安乎。廉恥一事。在吾道中固非深奧。爲士者最所當講。豈有廉恥尚不知守。而能明師教以淑人心乎。夫下知其不可而辭之。上知其非僞而聽之。此古今辭受之通義也。重念某夙賚素弱。自少即苦羸疾。常以安澹泊。薄滋味。絕意世營。庶幾得保暮景。今年幾八十。龍鍾益見。多動則暈。多言則喘。自度決無有以上稱公朝之屬望。徒切歉然。此一人辭受之至情也。合二者言。前之所陳。於義則爲重。後之所陳。於情則爲切。衡裁雖深。稱塞何有。凜凜震懼而已。夫豆區鍾釜之細。稍知恥者尚不敢輕受。而況朝廷名器之重乎。明知其不可當而冒承之。已固忘其恥心。寧不上辱朝廷之命乎。所有省劄。謹用附本州繳申。伏望公朝特賜敷奏。收回成命。庶使山林賤士。識分安身。實涵養之賜。

又

照對。某恭准尚書省劄子。景定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除某史館校勘。繼頒御筆。兼崇政殿說書者。竊念某山林賤士。學術暗淺。不自意名徹公朝之聽。昨准省劄。特補迪功郎。添差婺州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皆控瀝忱赤。力申辭免矣。今茲聖君踐祚之初。考證訪落之典。延登俊乂。繼序思不忘。而史館紬書。經帷勸講。首賁草茅一介之士。此聖世盛朝不數見之典。前輩大儒。猶懼弗克稱者。顧某平凡猥當。踪跡不出鄉閭。蒙先皇帝採取於世俗所共棄。崇獎於夢寐所未嘗。雖自揣不勝而終辭。然銜藏恩德。寵眷榮寵。常恨無一髮可以報効。忽聞遺詔。永命某與扶杖老臣。同一痛割。而幸嗣聖當天。萬物咸覩。苟有才長。足堪自竭者。將亟從謳歌來歸之後也。綸命下頒。特恩畢至。視昔官任。益殊分涯。重念某齒幾八十。多病侵尋。行步艱難。支持舉動。類多顛躓。在鄉黨以此亦終歲艱出。而可使勉強於朝廷之上哉。惟有控陳所懷。以冀從欲之仁。伏望公朝。亮其陳情。始終非僞。免致屢頒督促之命。益重罪戾之誅。幸甚幸甚。

又

照對。某景定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恭惟尚書省劄。備奉聖旨。除某史館校勘。繼頒御筆。兼崇政殿說書。惟某少日。種親有道。篤意修學。而一向養痾林壑。無復當世志。及茲歲暮。衰頹滋甚。步履每藉扶持。耳目久成昏聵。以此多在床褥。筆硯書册。動成委棄。經帷史館之職。實難勝任。昨已具牘披露忱赤。意謂公朝察其不得已之真情。念不可強之痼疾。特爲敷奏。許其辭免矣。近於八月二十三日。適復被堂劄。致勤玉音之下。事且煩邦侯之勉諭。明命赫然。罔知所措。重念某山林賤士。學識無取。既蒙先皇帝舉盛朝之曠典。欲起布衣韋帶之中。而聖天子於訪落初政。又特欲處於廣廈細氈之上。此實書生之殊遇。學者之至榮。況某蚤受父師之教。粗識君臣之義。苟有寸長可見。豈不欲勉強趨班。罄竭愚衷。伸一髮之報。其奈某年耄躬。病益勝。只如近者忽患血熱之毒。幾不自存。倘使扶策前趨。必致顛踣塗路。反爲朝廷之辱。惟公朝

俯賜矜原。特許終辭。得以養痾待盡。免致煩瀆天聽。益重其罪。實拜生成之造。惟是仰負大化。不勝惶灼恐懼。

何北山先生遺集卷二

五古

暮春感興

郊原春向深。幽居寡來往。和風日披拂。淑氣徧萬象。草木意欣榮。禽鳥聲下上。靜中觀物化。胸次得浩蕩。緬懷浴沂人。從容侍函丈。舍瑟自言志。宜聖獨深賞。一私盡消融。萬理悉照朗。其人不可見。其意尙可想。我生千載後。恨不操几杖。春服雖已成。童冠乏儔黨。安得同心人。詠歸嗣遺響。濂洛風雅

和吳巽之石菖蒲

菖蒲綠茸茸。偏得高人憐。心清境自勝。何必幽澗邊。節老葉愈勁。色定枝不妍。案中賢主人。與汝俱蕭然。豈不與世接。自遠躧俗沾。金華詩粹

七古

題定武蘭亭副本

文皇命殉昭陵土。蘭亭神蹟埋千古。率更搨本勒堅珉。寶帝歸裝留定武。薛家翻刻愚貴游。舊本和寵歸御府。煙塵橫空飛渡河。中原荊棘交豹虎。維揚蒼猝駕南轅。百年文物不堪補。紛紛好事競新摹。傾攲醜俗亡遺矩。如今薛本亦罕見。髣髴典型猶媚嫵。清歎盛會何足傳。右軍他帖以千數。託言此筆不可再。慨

然陳迹與懷語。今昔相視無已時。手捲塵編對秋雨。濂洛風雅

西山孝子吟

君不見東京茅季偉。布褐躬耕具甘旨。烹雞饋母供晨羞。卻辦草蔬爲客禮。北州高士郭林宗。一見驚嗟不能已。又不見唐朝董邵南。窮居行義無與比。朝耕夜讀養雙親。孝格天翁降祥祉。一時好事昌黎公。爲作啓詩歌盛美。兩君制行固已奇。姓名自足垂千祀。更有高賢爲發揮。至今赫然在人耳。幾年見說西山汪。信義當時表閭里。只今家雖四壁空。卻有賢孫祖風似。力田養親孝行高。千載董茅同一軌。子然隻影無妻兒。手自耔耘供滫瀡。乃翁喪明三十年。膝下承顏不離跬。三時但務親耕鋤。一日何曾入城市。朝朝敬問衣燠寒。旦旦謹察食豐菲。一畦早韭登春盤。五母黃雞薦秋黍。盡心自足爲親歡。豈必三牲八珍侈。謹身百不貽親憂。父子熙熙和氣裏。翁目雖瞽翁心怡。八十龐眉反兒齒。邇來饑粟頗不慳。積善固宜天相只。鄉閭詠嘆同一聲。養志如君能有幾。人有詩書君未學。我謂如君眞學矣。孝弟是乃百行先。爲仁每必從此始。世人有親不能養。浪著儒冠誠可恥。何如汪君貧窶中。卓然合此秉彝理。拱辰山人孝義家。冰鑑可與郭韓擬。聞君之風喜欲顚。揮灑龍蛇忽盈紙。諸君自感聲氣同。雜以清商間流徵。既經名勝文發揚。一日傳誇滿桑梓。我雖病倦愧不文。亦作長謠紹貂尾。安得是邦賢使君。特爲蜚牋啓丹扆。表旌高門題作西山汪孝子。名配此山長不毁。來者人人爲興起。同上

老菊次時所性韻

獨步東籬蘂落菊。一幅烏紗漉浮玉。悠然謝客欲醉眠。懶拾枯枝炮脫粟。靖節先生骨已寒。回生何必須神丹。紫陽一字冠青史。名節恃此安如山。義熙一去知幾變。金鈿翠葆猶年年。我生因循顚已華。甚矣今年脫左車。嘲紅弄綠少時態。歲晚相對惟寒花。雨荒深院黃金盡。誰謂顏色埋塵沙。高風雅致隨遇見。籬外玉立橫枝斜。同上

五言律句

和會之往拜船山先生。至大安。中途迷道自警詩。

審問方知道。冥行易失岐。每因貪徑捷。多致落崄巇。浪謂途言惑。先由己意移。知津要端的。直造始無疑。金華詩粹

七言律句

送淮西左憲知黃州

日向庭闈綵服趨。天邊忽下紫泥書。分銅既佩諸侯印。衣繡仍登使者車。萬竈貔貅須宿飽。九州鴻雁要安居。笑談了卻公家事。指日催歸侍玉除。濂洛風雅

五言絕句

寒夜寄友

月色窺人冷。梅花何處香。遙思棲隱客。高嘯白雲鄉。金華詩粹

七言絶句

春日閑居

輕陰薄薄側朝曦。小雨斑斑濕燕泥。春草階前隨意綠。晩鶯花裏盡情啼。據落風雅 宋詩紀事

春晩郊行

村墟澹澹日沈西。岸柳陰陰水拍堤。江上晩風吹樹急。落紅滿地鵲鳩啼。據落風雅

法湛寺水珠呈杜季高

墨石為山巳浪呼。小球截水更名珠。世間何事非虛假。還値先生一笑無。同上

夾竹梅

不染世間兒女塵。任他桃李自爭春。也應高潔難為對。獨有修篁是可人。同上

寬兒輩

丈夫何事怕飢窮。況復簞瓢亦未空。萬卷詩書眞活計。一山梅竹自清風。同上

雜詩

一敬由來入道門。須臾不在便非仁。直須認取惺惺法。莫作回頭錯應人。

義利分明辨兩歧。念端差處只毫釐。怕將私意為天理。所以先民貴致知。

聖門事業遠難攀。立志須同古孔顏。井不及泉猶棄井。山如虧簣未為山。同上

送王敬巖江東部憲

褰帷不憚暑天長。少試平生活國方。吏盡民冤盡滌洗。要令枯旱變豐穰。

獄情微隱自難明。著意平反或失平。生死兩無纖芥恨。考求須盡審須精。

功夫眞箇在持操。外澤中乾亦謾勞。獨探經書求實用。豈同末俗為名高。同上

讀回太守趙庸齋照牒

閒闢方喜得偷嬉。何用蒲侯更品題。自分終身守環堵。不將一步出籬蹊。同上

題徐伯光眞

舞雩春服浴沂侶。社飲衣簑學稼翁。可士可農隨地樂。此心無處不春風。同上

何北山先生遺集卷三

解釋朱子齋居感興詩二十首

朱子自序云。余讀陳子昂感遇詩。愛其詞旨幽邃。音節豪宕。非當世詞人所及。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雖近乏世用。而實物外難得自然之奇寶也。欲效其體作十數篇。顧以思致平凡。筆力萎弱。竟不能就。然亦恨其不精於理。而自託於仙佛之間以為高也。齋居無事。偶書所見。得二十篇。雖不能探索微眇。追跡前言。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言亦近而易知。既以自警。且以貽諸同志云

崑崙大無外。旁薄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皇羲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翁。為我重指掌。

右一章　何北山曰。此章當作三節看。然首尾只一意。首四句言盈天地間別無物事。一陰一陽流行其中。實天地之功用。品彙之根柢。次六句言伏羲觀象設卦。開物成務。建立人極之功。末二句周子立圖著書。發明易道。再開人極之功。無極翁只是舉濂溪之號。猶昔人目范太史為唐鑑翁爾。此篇只是以陰陽為主。後面諸章亦多是說此者。而諸說推之太過。蔡仲覺謂此篇言無極太極。不知於此章指何語為說太極。況無極乎。太極固是陰陽之理。言陰陽則太極已在其中。但此篇若強握作太極說。則一章語脈皆貫穿不來。此等言語混淪。最說理之大病也。

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紘中。前瞻既無始。後際那有終。至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誰言混沌死。幻語驚盲聾。

書鴻濛濛。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語出莊子。

右二章　黃勉齋曰.兩篇皆是言陰陽.但前篇是說橫看底.此篇是說直看底.所謂橫看者.是上下四方.遠近小大.此氣拍塞.無一處不周.無一物不到.所謂直看者.是上自開闢以來.下至千萬世之後.只是這个物事流行不息.

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凝冰亦焦火.淵淪復天飛.至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輝.神光燭九垓.玄思徹萬微.塵編今寥落.嘆息將安歸.

右三章　何北山曰.此章言人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凝冰焦火.則喜怒哀懼不常之心也.淵淪天飛.則奔逸不制之心也.皆氣之所爲.孟子所謂放心也.惟聖人之心.能自爲生宰.如元化之能宰制萬有.故曰秉元化也.昔人謂氣爲馬.心爲君.心之出入.蓋隨氣之動靜.如乘馬然.故曰乘氣機.惟心君則能爲之主宰.政事此之謂動靜體無違.此體字如以身體道之體.蓋其一動一靜.此心無不醒定.不曾離道.腔子內.此之謂體.曰無違者.謂雖動靜萬變.而無少間斷也.惟其靜而常能體之.故和順積中.見面盎背.如玉潤山.珠媚川也.惟其動而常能體之.故神完思清.明無不達.而能燭九垓.徹萬微也.如此豈復有前二者之患.然此聖學也.自世教非古.沒一世于詞華利欲之塗.聖賢傳心之要.雖具在方冊.而棄爲塵編.曾不顧省.于斯時也.有志于道者.將安歸乎.此所以重發紫陽之嘆息也.

靜觀靈臺妙.萬化從此出.云胡自蕪穢.反受衆形役.厚味紛朵頤.妍姿坐傾國.犇趨不自悟.馳騖靡終畢.君看穆天子.萬里窮轍迹.不有祈招詩.徐方御宸極.周穆王西巡狩忘歸.徐偃王僭號.穆王長驅歸周.命楚伐徐.又左氏傳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

右四章　何北山曰.此章言人心至爲虛靈.萬理畢具.酬酢萬務.經緯萬方.孰非此心之妙用.自應役萬物而君之.今反以徇欲之故.此心不宰.坐受耳目鼻口四肢衆形之役.而不自覺.飲食男女.固欲之大.然凡物之可喜可好者.亦悉爲化誘.奔趨馳騖.無有止息.穆王車轍萬里.肆其侈心.幾至亡國而後已.看得前章.是言至人盡性.此心不放而常存.故其妙至于光燭徹微.此章是言衆人徇欲.故心常放而不收.其究至於亡國敗家.猶所不顧.此其聖狂之分.奚翅天淵之遠.然其端甚微.只在一念放收之間.此道心所以爲微.人心所以爲危也.古之君子.所以一生戰戰兢兢.至啓手足而後知免.蓋以此也.

淫舟膠楚澤.周綱已陵夷.況復王風降.故宮黍離離.玄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祥麟一以踣.反袂空漣洏.漂淪又百年.僭侯蕎爵珪.王章久已喪.何復嗟嘆爲.馬公述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忠厚.無乃迷先幾.

右五章

東京失其御.剸臣弄天綱.西園植蕪穢.五族沈忠良.青青千里草.董卓乘時起陸梁.當塗轉凶悖.當塗.謂魏也.炎精遂無光.桓桓左將軍.昭烈仗鉞西南疆.伏龍一奮躍.鳳雛亦飛翔.祀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晉史自帝魏.後賢盍更張.世無仲尼子.千載徒悲傷.

右六章

晉陽啓唐祚.隋末.高祖爲太原留守.領晉陽宮監.太宗與裴寂取宮人私侍高祖.劫以起兵.王明紹巢封.太宗殺巢刺王元吉.以其妃生子明.遂以爲其後.垂統已如此.繼體

宜昏風.塵聚瀆天倫.牝晨司禍凶.高宗武后.本太宗才人.乾綱一以墜.天樞遂崇崇.淫毒穢宸極.虐焰燔蒼穹.向非狄張徒.仁傑柬之誰辨取日功.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此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羣蒙.

右七章　何北山曰.五章至七章.皆是爲溫公通鑑而作.蓋此詩其首二章.是說陰陽造化.一經一緯.次二章是說人心一善一惡.論其次序.便當及于經世之事.而古今治亂得失.具于史冊者.獨溫公通鑑一書.最爲詳備有法.然溫公此書.欲接春秋.而一時區處.猶間有未盡善者.如此詩三章所指之失.蓋其節目之大者.五章言託始之意.失于先幾.蓋自胡致堂發之.而文公亦謂其然.嘗具其說于綱目矣.然猶可也.至如六章七章所指.乃君臣之綱.天經地義.萬世不可易者.今乃出帝室之胄.而以鬼蜮姦賊.接東漢之統.去嗣聖之年.而以牝雞淫婦.亂唐室之緒.此則大失.豈可以爲訓誡.故朱子深爲溫公惜之.而再修綱目之編也.但以溫公盛德.素所尊敬.雖咨嗟嘆息.而常婉其詞.如言帝魏歸罪于晉史.而望後賢更張.則所以望公也.旣不能然.則嘆無魯仲連以致悲傷之意.又如紀武氏事.罪歐公以周紀亂唐經.而美范太史能削武氏之號.繫嗣聖之年.且歲書帝在房陵.謂其得春秋之二三策.而其說受之伊川.溫公書武氏於通鑑.亦不能改六一翁之舊.此義伊川亦嘗言於溫公.況范氏實隸修通鑑局.分管唐史.此義未有不陳于溫公者.但公自不以爲然爾.此皆朱子至不滿於溫公言外之意.但其言甚婉切.人不知爲通鑑而發.

朱光偏炎宇.微陰眇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泉.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綿綿.掩身事齋戒.及此防未然.閉關息商旅.絕彼柔道牽.

右八章　何北山曰.首四句言天道消長之幾.次四句言人心善惡之幾.蓋天地只有一個陰陽.無物不體.無不自人身上透過.故人身氣機.實與天地同運.故君子於陰陽初動之時.自當隨時省察.以盡閑邪育德之道.惡則不忽于幾微.而絕之于早.善則養于綿綿.而充之使大.是以月令于冬夏二至.皆有掩身齋戒之文.夫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然後心地清明.有以燭乎善惡之機.而早爲之所.庶幾陽明日盛.而德性益周.陰濁莫乘.而物欲不行耳.至于閉關息商旅.所以養陽氣.用金柅之剛.以止柔道之牽.此又聖人贊化育之事.此篇亦爲在上君子言之.故自吾一身以及天下事物.于陰陽交際之間.莫不盡其扶陽抑陰.長善遏惡之道也.

微月墮西嶺.爛然衆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感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太乙有常居.仰瞻獨煌煌.中天照四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

右九章　何北山曰.上章言人身與天地同運.而常欲扶陽抑陰.此章言人心與辰極同體.而常欲以靜制動.兩篇皆說陰陽.亦皆是爲在上之君子言之.

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歎日躋.穆穆歌敬止.戒獒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

右十章 何北山曰此章明列聖相傳心學之妙惟在一敬仲尼刪述詩書以存聖軌而垂法萬世者其要只此一字

吾聞庖犧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文仰觀玄渾周一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靜隤然千古存悟彼立象意契此入德門動行嘗不息敬守思彌敦

右十一章

大易圖象隱詩書簡編訛禮樂舛交喪春秋魚魯多瑤琴空寶匣絃絕將如何興言理餘弱龍門有遺歌

伊川先生晚居伊闕龍門之南

右十二章 何北山曰此章言聖人之道備于六經自厄于秦火又汩于經師而其文字亦且錯亂乖離如易之易道圖書委棄象學詩書以隨儒之小序冠之篇端以亂經文禮樂則散亡幾盡春秋亦多亥豕之訛此其簡編尙且謬如此又況道之精微乎正如瑤琴實匣器雖在而絃已絕其意且不復傳將奈何哉我今欲理其餘韻亦幸程叔子于此嘗表章條理深探精思以續洙泗之絕響其遺音今幸未泯此因繫辭之辭詞然其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故訂正四古經詩書則斥去小序之陋而求經文之正意易則還古易篇第之舊而義主占象以窮義文之本旨禮樂則求其合者而有經有傳至于精研龍門之微旨以上接魯鄒之正傳自濂洛開端以來其汎掃廓大之功未有尙焉者也

顏生躬四勿君子日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惡尙絅偉哉鄒孟氏雄辨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爲爾挈裘領丹靑著明法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

右十三章

元亨播羣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世人逞私見鑿智道彌昏豈若林居子幽探萬化原

右十四章 何北山曰此章大旨只是太極圖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然其主意是爲鑿智而發

王魯齋曰此嘆先天太極圖之傳出于□者

飄飄學仙侶遁世在雲山盜啓元命祕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偸生詎能安

右十五章 何北山曰生則有死天道之常人但當順受其正今神仙家遺棄事物遁跡雲山苦身修煉以求不死所爲雖似淸高究其旨意只是貪生怕死逆天私己豈是循理程子曰此是天地間賊蓋修身以俟死者聖賢所以立命也保煉延年者道家所以偸生也又豈有賢者而肯爲此哉

西方論緣業卑卑喩羣愚流傳世代久梯接瘈空虛顧盼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躓彼榛棘途謂識繼三聖爲我焚其書

右十六章 何北山曰此章言釋氏始則妄談因緣痛說罪業卑淺其論以誘動愚下之聽及其久也又直指心性肆譚空無閃遁其辭以惑高明之人但其言善幻莫可窮詰流傳千載愚者則劫其罪福

而陰奪其生養之資智者則貪其捷徑而寖爲學術之害其禍烈于洪水有能焚其書而散其徒一空之以正人心以厚民生豈不足以爲聖人之徒而承三聖之功哉

聖人司教化庠序育英才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天敍旣昭陳人文亦丕開云何百代下學絕教養乖羣居競葩藻爭先冠儒魁淳風反偸薄擾擾胡爲哉

右十七章 何北山曰此詩嘆科擧之弊每三年擧天下之士爲一大擾所得者何益而斲喪人心敗亂風俗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上之人乃重于改作而不知變此紫陽所以深嘆也

童蒙貴養正孫弟乃其方雞鳴咸盥櫛問訊謹暄涼奉盂勤播灑擁彗周室堂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劬書劇嗜炙見惡逾探湯庸言戒矜誕時行必安詳聖途雖云遠發軔且勿忙十五志于學及時起高翔

右十八章 何北山曰古人教養童蒙教之事親之節敎之敬尊之方正其心術之微謹其言行之常雖未便進以大學然其綱大必謹內外交持所以固其筋骸之束澄其義理之源有此質樸及長而進之大學自然不費力也發軔且勿忙者蓋小學且欲收拾身心涵養德性以爲大學基本故欲其且盡其小而無躐進其大也及時起高翔者蓋大學則當進德修業窮理盡性以收小學之成功故又欲其進爲其大而不苟安其小也

哀哉牛山木斤斧日相尋豈無萌櫱在牛羊復來侵恭惟皇上帝降此仁義心物欲互攻奪孤根孰能任反躬艮其背肅容正冠襟保養方自此何年秀穹林

右十九章 何北山曰此章爲時之已過而不及小學者發卽文公所謂持敬以補小學之缺者是也但過時而學者辛苦難成故有保養自此何年秀穹林之嘆蓋惜其用力已晚而欲百倍其力以至之也

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淸溫彼哉夸毗子呫囁徒啾喧但逞言辭好豈知神監昏曰余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

右二十章 何北山曰奇功收一原是用陰符經中絕利一原用師十倍之語陰符此二語文公極喜之時時擧揚有學者問其義文公嘗爲之解釋曰絕利者絕其二三一原者一其元本豈惟用兵凡事莫不皆然倍如功必倍之之謂大槩謂專一則有功上文言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皆是專一故有功也今講學求道是欲善其身心修其德業此是本原也而乃棻華其言語巧好其文章則是徇其枝葉失其本根于學爲得有功惟發憤而痛加刊落則是絕其二三之利而一其本原故奇功可收也

何北山先生遺集卷四 附錄

郡後學永康胡鳳丹編輯

宋 王 柏

繫辭發揮後序

沖漠無眹.而萬象已具.風氣漸開.而人文漸明.非一聖一賢之所能盡發.故伏羲氏之畫八卦也.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得河圖而後成.雖曰闡陰陽變化之妙.而其用不過教民決可否之疑而已.歷唐虞夏商.有占而無文.至文王始繫之彖.周公繫之以爻.吾夫子又從而爲之傳.更三古四聖人.而易之爲書始備.蓋非一時之所能備也.文王變後天之卦.而先天之易幾於亡.大傳發義理之奧.而變占之用幾於隱.後世不能會通而並觀.於是尙義理者淫於文辭.尙變占者淪於術數.而易道始離矣.我朝盛時.邵子密傳羲書而缺於辭.程子晚釋周經而缺於象.先後不二十年.而從游非一日.乃不相爲謀.而各自成書.皆臨終而後出書.雖不同.然各極其精微.反若分傳而互足.異哉.易道之所以大明也.由是朱子著爲本義.謂易本於占.而義爲占而發.懼後搭於見聞.而未易信也.又作啓蒙四章.先開其秘.而祛其惑.首之以本圖書.原畫卦.示易之所由始也.次之以明蓍策.考變占.示易之所以用也.然亦各爲一書.而學者猶未能融會而貫通之.北山何先生受業勉齋之門.開此義爲最蚤.晚年纂輯朱子之緒論.羽翼朱子之成書.不敢自加一字.而條理粲然.羣疑盡釋.至於引本義之彖辭.參於變占之後.使千百年離而未合者.兩無遺憾.異

有得於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深旨.豈不爲後人之大幸歟.先生無恙時.因約齋王使君請刊梓於盱江.嘗命僕序其首.僕固辭不敢承.先生今亡矣.不可使觀者不知編纂之大意.於是忘其疏鹵.述其略於後云.(魯齋集)

北山之高壽北山何先生

宋 金履祥

北山之高.峩我東底.惟山降神.生我夫子.維何夫子.文公是祖.是師黃父.以振我緒.翼翼夫子.令德在躬.
道廣心平.不外以裏.北山之陽.盤溪之將.以處以安.不矯不亢.昔在理宗.維道之崇.既表程朱.亦躋呂張.
謂爾夫子.續程朱緒.鄉士率連.百辟咸譽.咨爾夫子.設教於鄉.即命於家.長此泮宮.夫子曰辭.辭是好爵.
王儀導揚.燕翼是託.明明天子.丕承皇考.曰求多聞.曰資有道.天子曰都.咨爾夫子.爲世宗儒.來遊來歌.
東觀石渠.夫子曰止.臣非索隱.士各有志.亦既耄只.天子曰歎.咨爾夫子.汝予交修.講殿經帷.優爾優遊.
夫子曰道.惟帝之蹈.臣何庸力.亦聿既髦.天子曰吁.鴻飛冥冥.罔終棄予.廬於宮祠.寓我巢渠.夫子曰由.
匪詭匪隨.匪欲匪求.云受奚爲.孑孑千旄.侯伯是將.鳳凰於飛.亦集爰止.北山之陽.優優夷夷.盤溪之流.
可以樂飢.明明天子.肇彼四海.樂學師賢.有永無斁.巖巖北山.其高極天.障此東南.利欲之瀾.敢拜稽首.
天子萬年.充保四海.好德之端.敢拜夫子.眉壽無斁.金玉爾音.以永斯文.(金仁山集)

何北山先生行狀

宋 王 柏

先生諱基.字子恭.崇道公仲子也.曾祖渙.故贈朝散大夫.妣吳氏.贈宜人.祖松.故任朝散郎.通判徽州軍州事.贈中奉大夫.妣曹氏.贈令人.父伯慧.故任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妣蔣氏.封安人.先生稟氣淸而資甚弱.踰小學.始受師訓.端重寡言笑.與羣兒異.年寖長.俾從鄕先生國錄誠齋陳公震.習擧子業.陳先生一見奇之.有以遂尊廉潔稱賞者.先生曰.廉潔乃士大夫分內事.何足爲高.陳先生識奇之.程課若不得已.潛心義理之工居多.陳先生喜而語之曰.爲學修身之要.義理無窮.由是益自充拓.若泉之始達.火之始然.弱冠崇道公官游臨川.而勉齋黃先生適爲令.二公言論風旨.制行立事.犂然各有當於心.不啻如同門素友.崇道公見二子而師事焉.首教以爲學須先辨得眞實心地.刻苦工夫.隨事誘掖.始知伊洛之淵源.臨別告之以但讀熟四書.使胸次浹洽.道理自見.此先生所以終身服習.不敢須刻忘也.一室危坐.萬卷橫陳.存此心於端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硏精覃思之際.每於聖賢微詞奧義.疑而未釋者.必平其心.易其氣.舒徐容與.不忘不助.待其自然貫通.未嘗參以己意.不立異以爲高.不狥人而少變.蓋其思之也精.是以守之也固.充其知而反於身者.莫不踐其實.無疾言.無遽色.無窘步.無叱喝聲.不逞情.不逆詐.不伐善.不較利害.事父母盡其孝愛之道.婉容柔色.以得其歡心.事兄長盡其和孺之樂.悲敬退讓.竹無間言.處族婣崇仁厚之風.交朋友盡忠告之責.御童僕婢妾.則寬而有制.見田夫野叟.必勞之有恩.貧困者必施.不計其有無.患難者必救.不問其遠近.捐通已責.不以爲難.遷善改過.尤極其勇.凡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喜形於色.若已有之.或朝政有闕.四方有警.髮形於色.至忘寢食.是以父母愛之.兄弟懷之.族姻德之.朋友信之.閭里尊之.海內慕之.而不得識其面.天子思之.而不能必其來.蓋其澹然無欲.不屈

於萬物之下，立乎其大，得友於千載之上，此皆尊德性、道問學之功也。以其餘事言之，先生之文，溫潤純暢；先生之詩，從容閒雅，皆自胸中流出，殊無琱琢辛苦之態，雖工於詞章者，反不足以闖其藩籬。先生作字，清勁結密，世傳柳法，無一畫一筆不加楷莊，小楷精密，見者莫不心開目明。先生文房，亙編山立，無一書一筆不施朱抹，端直切要，讀者莫不意融心服，此皆心德之所發見於事者，雖至微必謹如此。盤溪之上有宅一區，翛然於水竹之間，山未為甚深，林未為甚密，先生遯世不見知而無悶，閭里鮮有知其學問者。自船山楊先生與立一見之後，人始聞之，好學之士，夾篆汲引，而願執經門下，先生勞謙固拒，雖後生小子，亦不肯受其北面之禮。請問者未嘗不竭盡無餘，而與之言，皆謂為學莫先於立志，每讀朱子遠游歌，見其為學立志之初，便已有此規模，晚年亦只是充踐此規模而已。所謂顏子馳堅車，涉險崖，其剛便有凜乎任重道遠，死而後已氣象，使人卓然有立，為學之始，須有此大規模，又須不問難易，不顧生死，鞠躬盡力，以必至為期，若出門便已不敢展脚，況南北東西，豈有可至之理哉。又曰：規模不大，則心志不堅，新工不加，則舊學日退，而知識隨血氣為之盛衰矣。然義理儘無窮，未易便到極處，則吾黨講學，正要相與合力精思明辨，大家討一箇分曉的當受用處，又各要辦得箇耐煩無我之心。耐煩則不厭往復之詳，無我則庶無偏私之蔽，縱有未明，雖十往反而不憚，如是則始得箇至當之歸。論讀詩，則是一法，與讀諸經不同，先須十分將蕩胸次，令潔淨，卻要吟哦上下，從容諷詠，使胸中有所感發興起，方為有功。謂箕子所以告武王者，綱領宏碩，條目明備，嚴，又自精深嚴密，本末畢舉，因參以大學中庸，其大本大經，蓋有不約而符契者，曰敬五事，則明明德之謂；曰厚八政，則新民之謂；曰建皇極，則止於至善之謂。至於皇極，則有休徵而無咎徵，有仁壽而無鄙夭，則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之謂，蓋皇極之極功也。謂讀易者要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潔淨之心，玩精微之理，沈潛涵泳，庶有以得其根源，識其綱領，乃可漸觀爻象，究其義理。又謂太極說本自明白，以其無形而實有理，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有理而卻無形，故曰太極本無極。又謂定性書句句是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又曰：學者讀書，先須以四書為主，而用語錄以輔翼之。大抵集註之說，精切簡嚴；語錄之說，卻有痛快處，但涤手所錄，自是有失真者，但當以集註之精嚴，折衷語錄之疎密，以語錄之詳明，發揮集註之曲折，此先生編書之規模也，他書亦本此意。其後又曰：近溫習四書，覺得義理自足，意味無窮，須截斷四邊，只將本書深探玩繹，方識其趣。若將諸家所錄來添著，意思反覺散緩，此先生晚年精詣造約，終不失勉齋臨分之意。柏既未得其遠者大者，而所聞僅僅如此，與其他學者言，真類未就，不可得而備述也。先生隱居求志，不願人之知，真無媿古人為己之學，然山輝川媚，終有不可得而掩者。歲在甲辰，勉齋門人庸齋趙公汝騰來鎮東陽，首加延聘，且以名聞於朝，故先生有詩曰：閉關方喜得幽棲，何待邦侯更品題，自分終身守環堵，不將一步出盤溪。先生不肯出之意，實權於此。自是荐歷蓮門，鶴書翩翩而上，久之始賜初品官，本州文學員外，數屢澤山長，先生力辭，以為異者，郡太守嘗以聞請延聘，每至而每辭，所以不敢當者，力不足也，今乃聞朝命而遂起，恧然於先而昭然於後，御其虛名而取其實爵，於義得安乎。雖恥一事，於吾道中固非深奧，然為士者最不可不謹，豈於此

尙不能守，而能明教以淑人心乎？下不知其不可而辭之，上知其非僞而錫之，此古今辭受之通義也。辭避未克，而理宗上賓，嗣聖踐祚，復有史館校勘之命，御筆俾兼崇政殿說書，又頒詔劄，帝意若曰：先皇帝貽厥孫謀，莫詳資善之一記，予小子茲迪彝教，俾親博雅之碩儒，既登邇於書游，且旁延於時望，開予以厭飫優柔，迪我以高明光大。玉音丁寧，邦侯勉諭，上之所以期待於先生者至矣。先生控辭益力，上不得已，特改承務郎，主管華州西嶽廟，先生亦不敢祗受，遂有皓首何妨一布衣之句。或者疑先生之學有體而無用者，吁！是何言也。語孟六經，未嘗有體用字，後世儒先始取之以明理。朱子從胡籍溪、劉共父之詩，胡五峯以為有體而無用，分對二字言。朱子曰：天下無無用之體，亦無無體之用。先生之體立矣，而其用固有以行矣。年邁而往，精神踰邁，因以不用用之，非無用也。況自僞禁胎禍，天降割於斯文，考亭縱彝，伊洛之學，銷毀僅存，孤立無助，勉齋黃先生續遺音於茲斷絕之餘，鼓而和者不過十餘人，如大病方起，元氣未復。先皇帝崇尙正學，表章四書，躋五子於孔廟，明示天下以進取之學，非所以自盡於斯歟。盛哉此千載一時之遇，其奈老師宿儒，相繼零落，後生晚輩，散漫無依，不見典刑，無所則效，而科舉利祿之誘，反甚於前，其能卓然自立者難矣。先生獨以江山清明淳淑之氣，鍾之以嚴父詩書之澤，培之以師友道義之傳，磨以歲月，竢其窮理盡性之工，晦以山林，遂其樂天知命之趣，其所成就者，豈一朝一夕之力。先皇帝聞先生之名久，不敢輕於用者，所以為燕翼之深謀。今上嗣服之初，即廣廈細氈之上，眷想朝不數見之典，求賢之心，如日方升，使先生可以造朝，則陳善閉邪，正心立極，豈不足以培養聖學，薰陶德性，以盡其職分之所當為。衰病相乘，有孤訪落之意，豈非天乎。夫自嘉定以來，黨禁既寬，名公巨卿，分布內外，不為少矣，然終不足以追乾道淳熙之盛者，何哉？往往根本不壯，分量易滿，爵祿之味深，而性命之識淺，失其本心，瀰倒而風靡者亦不為少。其間小智纖能，剽掠見聞，以資口給，亦足以欺世盜名，豈不大有負先帝崇儒重道之心。使後世亦有介然獨立，始終不變如先生者，豈特吾道之幸，尤為國家之光，是亦天也。不然，則何以宅天衷，翼民極，障人欲，祛世迷乎。柏昔嘗拜崇道公，公見客，先生拱立以待，客不辭者久之，柏請教於先生，為言崇道公，公笑曰：泰山巖巖耳。柏惘然，自公即世，乃獲與錄次公之行事，州里世系，已見於前，此不復書。其配周氏，弋陽人，故少傅禮部尙書諱執羔之孫，常州判官諱理之之女，先生之姑之所生。甚愛之，嚴於擇配，惟先生當其心，有閑靜之德，甘澹泊之味，以勤儉相夫君，得一意於問學，無閫內之累。歸十年而病，又七年而卒，實紹定壬辰九月二日也。先葬於金華縣循理鄉油塘之原。先生以裏質素羸，竟不繼室，絕欲自愛，故得年八十有一，生於淳熙之戊申十月己卯，終於咸淳戊辰十二月乙未，卜以明年十有二月朔，合葬夫人之兆。子男二人，長欽，後先生半年而卒，次鉉。女三人，二夭，其季適同郡張復之，見任平江府崑山縣令。孫男三人，宗玉、宗瑜、宗璵。孫女三人，長許嫁王莊敏之孫燊，次許嫁東陽縣世曹濟，次尙幼。先生平時不著述，惟研究考亭之遺書，兀兀窮年，而不知老之已至，僅有編類大學發揮十四卷，中庸發揮八卷，大傳發揮二卷，啓蒙發揮二卷，太極通書西銘發揮三卷，有力者皆已板行，猶有近思錄發揮未校正，語孟發揮未脫藁，文集一十卷，草集未備也。鉉以柏受知於先生最久，受教於先生最

深。俾柏具先生之行實。以有補於當世。柏雖不敏。不敢辭也。柏竊謂國朝典禮。生有顯秩。死有恤章。其聞學問轍行。爲世師表。爵位雖未稱。未嘗無節惠之賜。今先生受學勉齋。的傳濂洛。晚被兩朝之異遇。抱道隱居。確守不移。不辱師門。不愧古義。與時銘謚於公朝。立傳於信史。錄入於儒林。躋入於隱民。或請入於考亭弟子之後。惟太史氏采擇焉。

同祭北山何先生文　宋王柏

鄒魯云遠。天啓濂洛。理一分殊。以覺後覺。龜山之南。宗旨是將。羅李授受。集於紫陽。研幾極深。大肆厥功。縷析毫分。惠我無窮。有的其傳。鷙峯翼翼。孰探其源。遂通其釋。墜緒茫茫。孰嗣而芳。公獨凝然。精思不忘。莘莘學子。孰定其力。公獨屹然。堅守不失。衣鉢尙綱。世莫我知。發揮師言。以會於歸。有織斯和。誠意惻怛。有實斯踐。光輝四達。先皇永命。嗣聖訪落。適之太史。以輔帝學。詔書屢下。公志莫移。各盡其義。匪激匪隨。高風凜然。厲世範俗。鼎台吾道。云何不淑。嗚呼先生。壽考奚憾。嗟我後人。茫無畔岸。立志不勇。摳趨日稀。儀型邈隔。悔不可追。春回萬象。月冷風淸。忍奠斯酒。忍讀斯文。

北山行狀告成祭文　宋王柏

我昔問學。莫知其宗。有過執告。有偏執攻。淵源師友。孤陋莫通。有慨其慕。天侈其逢。得公盛名。於船山翁。獲蹈典則。乙未之冬。立志居敬。首開其蒙。自是尺牘。載磨載礱。不憚往復。一告以忠。遠探濂洛。近邈鷺峯。理氣之會。造化之工。仁義大本。聖賢大功。體必有用。和必有中。無疑弗辯。無微弗窮。毫分縷析。萬理眘融。匪矯而異。匪阿而同。曰味厥旨。體於爾躬。必平而實。必拓而充。媮隳弗勇。精蠻已蓬。卒未聞道。以此負公。幸公耆壽。身康氣沖。不聞公病。遽以考終。有邦殄瘁。吾黨閔凶。茫茫墜緒。卒業無從。歲月流邁。行卽幽宮。公之仲子。莫泄哀悃。抱公言行。囑筆衰慵。强顏敍次。慨想音容。如持寸莛。來撞巨鏞。惟德之盛。惟禮之恭。蘗詞弗稱。有愧蟠胸。奉以薦陳。鑒此微衷。

跋北山遺跡　宋王柏

金華王某。受敎於北山何先生爲甚深。而所得遺帖爲獨盛。未能一徧視。今取指南之序。於此卷之首。以其得之爲最先。就正私淑之二跋。則警誨之綱目具在。而古易跋於是終焉。自是不復有所作矣。三跋實稿也。北山義理滂沛。詞義溫潤。獎厲勸勉之意。隱然見謙德之中。如春風無迹。而生意藹然。今一字一畫。不可復得矣。爲之感慨酸楚而書於後。魯齋集

祭北山先生文　宋金履祥

維咸淳五年。歲次己巳。二月丁丑朔。越十有一日丁亥。門人金履祥。偕張必大、金爵、童偕、余澤、童俱等。謹以淸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先師北山先生、故國史殿講觀使、何公之靈。嗚呼先生。問學得聖賢之正傳。存殘竭世道之隆汚。是惟知德者足以知此。而衆人將謂吾言之爲迂。夫自堯舜以至孔曾思孟。又千五六百而後有程朱。前者曰以是傳之。後者曰得其傳焉。不知所傳者何事歟。蓋一理散於事物之間。俱異實而非虛。事事物物。莫不各有恰好之處。所謂萬殊而一本。一本而萬殊。先生蓋灼見於此。故廣採精擇

以求。而篤信恪守以居。著於語默出處之義。而粹於踐履之實。存養之腴。又闡嘗指此以示門人也。此其傳授之符乎。然自朱子之夢奠。以及勉齋之既殂。口傳耳受者。或證差其精蘊。而好名假實者。又務外以多歧。惟先生屢師言以發揮。剔衆說之繁蕪。以爲朱子之書備矣。學之者惟眞實之心地。與刻苦之工夫。能此者雖不及吾門可也。又何有開門而授徒。衆方決性命以干進。世滔滔皆利欲之途。然而廣廈細氈之召。先生猶不受也。而況爵祿之區區。蓋聞其敎者。有以知爲學之非外。而聞其風者。足以廉天下之貪愚。此先生之有關於世道也。何一朝而已夫。昔先生之論世。每懇切以嗟吁。雖病老於山林。與斯世其若疏。隱然王府之有鈞石。而藹然隆冬之有稼枯。今也先生之終。甚矣吾道之衰矣。覺世道以何如。雖朋從之有傳。奈晨星其登孤。嗚呼哀哉。履祥等儼供酒埽之役。迭陪文席之隅。意謙謙其和可卽。語惆惆其盡無餘。嚴賢識之弗强。又探討之不劬。蓋悠悠然恃有先生在也。今一朝而失之。始咨嗟慟哭。悔昔日求敎之疎。抑恰好之妙旨。與眞實刻苦之訓謨。言猶存耳。其敢忘諸。惟玩索而不舍。猛服行以弗渝。尙有以繼先生之志。而讀盡聖賢之書。紛經帶以皇皇。罹雖絜以渠渠。惟昭明之未遐。猶懺然其監予。嗚呼哀哉。尙饗。金仁山集

再奠北山先生文　宋金履祥

維咸淳五年。歲次己巳。十有一月朔。越二十有六日。門人金某。謹以淸酌庶羞。致祀道之奠。昭告於先師北山先生何子曰。嗚呼先生道德之隆。孰能形容。已有魯翁。昔我倩莫。能言一二。今此組行。秖言微意。念昔多岐。中師魯翁。指我宗師。甲寅季秋。時始受學。截斷爲人。一語夢覺。謂古聖賢。一敬畏心。曾子終身。臨淵履冰。然所敬畏。匪拘匪攝。常以爲重。則閒或越。謂凡事物。用各不同。曷云萬殊。一理所通。蓋凡事物。有恰好處。萬殊一本。維此之故。謂昔程子。上蔡初來。曰此可望。展拓得開。予亦謂子。於此可進。雖乎有常。戒爾所病。出入師門。餘十五年。受敎旣多。媿負師言。閒闊悠悠。緒業未卒。今喪夫子。嗟悔何及。比歲卜居。求義所安。先生曰然。大書仁山。先生旣沒。我始成室。揭揭庭顏。依依典則。北山之南。先生所盤。南山之北。先生所事。伏哭柩前。訣此一奠。哀我斯文。曷以報稱。尋恰好處。存敬畏心。終期展拓。不辱師門。嗚呼哀哉。尙饗。金仁山集

挽詩　宋金履祥

道自朱黃逝。人多名利趨。獨傳眞統緒。惟下實工夫。粹德兩朝慕。淸風四海孤。斯文端未喪。千古起廉隅。

又

昔年夫子在。卽廬曉星稀。氣運嗟辰歲。天文動少微。素韓兄並殞。丹旐子同歸。總是堪傷處。瑤琴聲更希。

又

每侍圖書右。令人俗慮空。隱憂惟世變。臥病亦神融。聖處一言敬。天然萬理中。音容今永已。哀痛隔幽宮。

二月丁亥。與諸友奠何先生畢。退遊北山智者寺。書二十八言。　宋金履祥

來往師門十五年。此山曾近未躋攀。於今始至滋情憾。不見先生卻見山。金仁山集

宋謚先生文定誥

勅、故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特改承務郞、主管華州西嶽廟、何基、念昔博文之言、踐實深者、乃能臻其奧、大學能定之旨、造詣淺者、不足窺其藩、睠言山澤之癯、獨得淵源之正、嶽錫之謚、以光斯文、爾賦質淳明、用心專一、父祖詩書之澤、漸染巳深、師友道義之傳、磨礱益粹、冀知實踐、篤志近思、雖巖棲谷隱、不願求知、然山輝川媚、有不容掩、我理祖錫以初品之服、先皇帝授以史館之除、方將如元祐擢頤於經筵、若紹熙寘熹於講席、顧乃恪守其志、遽奪於天、嗟嗣哲之云亡、痛斯文之不淑、欲以詔令而傳後、於焉節惠以易名、爾識見孔多、可無愧道德博文之義、爾操履無玷、所宜膺踐行不爽之稱、合二字以旌褒、表一人以崇尙、嗚生無爵者死無謚、此僅可施於常人、名弗著而美弗彰、是用特加於君子、諒惟英爽、歆此寵光、可特贈謚文定、奉勅如右、牒到奉行、

何基列傳　元 脫脫等

何基、字子恭、婺州金華人、父伯熭、爲臨川縣丞、而黃榦適知其縣事、伯熭見二子而師事焉、榦告以必有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於是隨事誘掖、得聞淵源之懿、微辭奧義、研精覃思、平心易氣、以俟其通、未嘗參以己意、立異以爲高、徇人而少變也、凡所讀、無不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朱熹門人楊與立、一見推服、來學者衆、嘗謂爲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克踐服行、死而後巳、讀詩之法、須掃蕩胸次淨盡、然後吟哦上下、諷詠從容、使人感發、方謂有功、謂以洪範、參之大學中庸、有不紛而符者、謂讀易者、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潔淨其心、玩精微之理、沈潛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觀爻象、蓋其確守師訓、故能精義造約、王柏既執贄爲弟子、基謙抑不以師道自尊、柏高明絕識、序正諸經、弘論英辨、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基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基淳固篤實、絕類漢儒、雖一本於熹、然就其言發明、則精義新意、愈出不窮、基文集三十卷、而與柏問辨者十八卷、郡守趙汝騰守婺、延聘請講、辭不就、復首薦於朝、又率名從官列薦、通判鄭士懿、守蔡抗、楊棟、相繼以請、皆辭、景定五年、詔舉實、特薦基與建人徐幾同被命、添差婺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力辭、未幾、理宗崩、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屢辭、改承務郞、主管西岳廟、終亦不受也、卒年八十一、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謚文定、所著大學發揮、中庸發揮、大傳發揮、易啓蒙發揮、通書發揮、近思錄發揮、殿本宋史

何文定公實錄　元 吳師道

北山先生何基、字子恭、魯齋先生王柏、字會之、同金華人、魯齋、師北山者也、二先生之學、上接紫陽之傳、以明道爲己任、當宋之季、北山屢召不赴、魯齋亦不肯任之、片言垂訓、明正精密、而標點諸書、尤極開示之切、北山所著少、而有諸畢發揮、傳布已久、魯齋所著甚多、比年於爐火傳鈔者僅存、導江張須、魯齋門人、以其道顯於北方、吾里金履祥俱登何、王之門、又會粹推明其旨、今亦行於時、學者知尊二先生、而淵源行實之詳、或未之悉、則亦未能深知也、二先生之文、皆關義理、非敢有所去取、今據金公所編濂洛風雅中諸詩、其文亦各採數篇、不能悉錄、而行狀壙誌誥詞祭文之屬附於後、使世之士、得以有考、而此不復詳敍云、敬鄉錄

代請立北山書院文　元 吳師道

欽惟聖朝、興崇正學、表章先儒、蓋以學術明則人心正、儒道顯則風俗美、是以上稽孔孟之傳、下主程朱之派、設科則用其書、秩祀則尊其爵、至於門人高弟、同源分流、或抱道懷德以終身、或著書立言而垂世、故於學舍之外、復有書院之置、表厥宅里、樹之風聲、夫惟設教廣而出賢多、是以致治隆而興善速、此我朝之盛典、視前代爲遠過也、伏見故金華何基、字子恭、生宋淳熙中、鍾稟異材、夙有大志、侍父官游臨川、勉齋黃公爲令、從而受學、遂厭科舉之習、博極聖賢之書、確守師說、不爲空言、玩索沈潛、涵養淳粹、蘊經綸之弘略、屬廉退之高節、隱居金華山北、學者尊爲北山先生、婺守趙汝騰延聘不就、以名薦聞、景定中、與建人徐幾俱被擢命、授以婺學教授、兼麗澤山長、控辭不應、咸淳除史館校勘、又除兼崇政殿說書、辭之益力、特改承務郞主管西嶽廟、亦不肯受、耆老布衣、作詩見志、既沒賜謚文定、平時不輕著撰、惟研究朱子之書、四書章句集註、悉加點抹、有大學發揮十四卷、中庸發揮八卷、大傳發揮二卷、啓蒙發揮二卷、太極通書西銘發揮三卷、行世已久、誦習者多、近思錄發揮十四卷、論孟發揮未脫藁、文集十卷藏於家、採輯精嚴、開示明切、實朱學之津梁、聖途之標的也、同時魯齋王先生柏、實出其門、傳之導江張須、載道北方、仁山金履祥、授業東州、並著範模、見推當世、淵源所自、粹美無疵、州里知所尊向、後進賴以私淑、其贊治善俗之功、不爲少矣、竊惟先生學紹紫陽之傳、道著金華之望、潔身叔季、有見於幾先、聞教文明、大行於身後、若稽古義、宜有專祠、今盤溪之上、故居宛存、過者改容、想其風烈、咸謂昔饒魯、亦勉齋門人、前代奉祀、有石洞書院、何子之學、不下饒公、北山之名、豈愧石洞、謂宜卽其所居、建立書院、彰示褒寵、以補遺闕、切見近年創設書院、如信之藍山、饒之初庵、平江之甫里、不過文藝著作之士、因有申明、尙蒙信允、較斯人品、表異尤宜、況其家非殷富、專絕攀援、於義毋慚、有言非忝、如蒙轉以上聞、俯從所請、豈惟慰悅是邦人士之願、亦足興起海內學者之心、世教所關、誠非小補、

何文定公祠堂記　明 劉蒞

正德乙亥、知府劉瀗記略曰、白雲先生、以至元四年戊寅、葬婺女鄉安期里許官山、其子曰元、曰亨、皆以罪歿、迷其墓、成化初、推官林沂廉得、立石表其阡、仁山先生、以元大德十年丙午、葬蘭谿縣純孝鄉仁山之陽、不封不樹、漫無標題、魯齋先生、以咸淳十年甲戌、葬婺女鄉望柴嶺金村之原、墓則六十畝、子姓世守之、北山先生、以咸淳五年己巳、葬南山油塘之南、荊莽無端、狐兔有窟、商山之芝、不知四皓之高、首陽之薇、不知夷齊之清、均爲牛羊之牧、芻蕘之場也、鄰有豪右、逐其佃甲、並其耒田九石六斗、山地若干、據而業之、三紀於茲、子孫家盤溪者百數、莫之能直、蓋府治東亦有油塘、豪右欲滅其墓、仍匿其碑、指先生墓在彼油塘、知府者不察、從而是之、正德甲戌春正月、知府事劉瀗、同知張齋、通判趙天定、推官姜山甫、率諸生葉擐、陳奇、項復通、馮紀等、展修祀事、墓已圯且陷、惟碑獨存、而商生大輅、復廉得完碑於油塘匿

孔何無惹也。繩其豪於法。遐其碑於砆。正田於縣。歸其佃甲於鄰。擴。伐巨石以封墓。而繚之以垣。牆堅事堂四體。旁建進賽。以處佃丁。規制精備。庶幾有司崇儒重道。礪世磨俗之萬一。而先生之存亡。固不係乎是也。因定墓夫一名。每年追其值於費序輪遺教職。以清明日依俗祭其墓。王金許亦如之。道光金華縣志祠祀類

何文定公傳　明　鄭柏

何基。字子恭。金華人。父伯熯。爲臨川縣丞。而黃榦適知其縣。伯熯命二子執弟子禮。榦告以必有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而有獲。基競惕受命。得聞淵源之懿。學成授徒。來學者衆。嘗謂學者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克己服行。死而後已。讀詩之法。須沈潛玩索。吟哦諷詠。使人感發。方謂有功。謂以洪範參之大易。其言有不約而符者。謂讀易者當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變與占。沈潛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觀爻象。其淳固篤實。踐嘗奉於熹。然就其言發明。則精義新意。愈出不窮。有文集三十卷。郡守趙汝騰延聘。辭不就。復薦於朝。又率名從官列薦。景定五年。詔舉賢。特薦爲婺州學教授。力辭。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改承務郎、主管西嶽廟。終亦不受。卒於家。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謚文定。所著大學、中庸、大傳、易啓蒙通書、近思錄。皆有發揮。

贊曰。基之學得乎紫陽。淵源之懿。雖師傳有自。亦天分之高也。而謂爲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克踐服行。死而後已。謂讀詩必至感發。讀易必得其根源。斯又知其進學之功矣。學者觀之。可不勉夫。金華賢達傳

何文定公傳　明　吳之器

宋何基。字子恭。金華人。兒時嘗從國子錄事陳震學。塵有言某公潔廉者。基曰。此士大夫分內事。安足奇。震大異之。後父伯熯爲臨川丞。會黃榦爲令。傳紫陽學。時在黨禁後。知之者希。伯熯令二子師事焉。基特敏粹。榦尤深嘉之。因告以濂洛之指。及師友所從授受之要。以諸傳註授之。基遂歸隱於盤溪。晦迹教行。閭里罕有知者。時名人楊與立客於婺。每與客言。以爲稱首。於是翕然聞於東南。生平志節堅苦。部使者高其人。每以禮饋。輒不受。郡守趙汝騰首以講席延聘。蔡抗、楊棟相繼聘請。且薦之於朝。皆不就。恆告學者曰。辭受出處之際。當先致辨。不可挾古人之似。而爭以謀利。蕭然屢空。晏如也。景定五年。詔舉遺逸。特授迪功郎、婺州教授。基辭於三省曰。公朝錫命。下逮丘園。貴然逖蹤。實推曠典。聖朝風勵學者。甚盛德也。臣基何人。可辱擠舉。惟念臣少服膺先臣熹。汲汲自守。年齒浸暮。淵源日遠。羸疾羈困。與世日疎。非敢矯遜逸之名以爲高也。基聞君子之學。必可及人。乃任教責。帥郡臣每有私辟。猶分自尙。今以朝恩。遂至叨冒。卻遺受實。先後爽謬。己則忘恥。安能淑人。伏望公朝。特賜敷奏。咸淳初。復下詔曰。先皇帝貽厥孫謀。冀詳賚善之記。予小子茲迪彝教。俾親博雅之儒。既登進於耆游。且旁延於時望。婺州何基。可特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基又辭曰。臣基山林賤士。學術暗淺。誠不自意。名徹朝廳。先帝謬恩采擇。嘗恨無以報効。今茲訪落之初。延登俊乂。經帷勸講。史館紬書。布衣殊遇。學者至榮。苟有寸長。豈甘自棄。顧惟老羸。實難稱塞。頗踏觸虛。汙辱清朝。伏冀公朝亮其始終。不諱降御筆。令郡縣敦諭。基又力辭不就。迺改承務郎、主管西嶽廟。亦不受也。卒後。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勅曰。爾巖棲谷處。澤卿川暉。略言讓來之徵。獨得淵源之

正。理祖初品之錫。先是史館之除。恪守其志。遠奪於天。前哲云亡。斯文不淑。詔令傳後。節惠易名。爾識閒孔多。無愧道德博聞之義。操履無玷。宜膺踐行不爽之稱。可特謚文定。學者稱之曰北山先生。基作字清勁。世傳柳法。一室中巨榻山立。皆加標註。小楷精肅。見者心開。趙晏清嘗問王魯齋曰。北山何以教學者。魯齋曰。北山未嘗開門受徒。未嘗樹一言爲宗旨。以誣後進也。婺書

何文定公傳　國朝　王崇炳

宋何基。字子恭。金華人。父曰伯熯。主管台州崇道觀。基氣質清弱。讓小學。始受師訓。端重寡言笑。與羣兒異。從鄉先生陳震習舉子業。時達尊有以廉潔稱者。基曰。廉潔乃士大夫分內事。何足高。震大奇之。弱冠。崇道公爲臨川丞時。勉齋黃榦適爲令。言論甚契。因使基師之。榦首教以爲學須先辨得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臨別。復告以但熟讀四書。使胸次浹洽。道理自見。基於此始有以窺伊洛之淵源。既歸。危坐一室。萬卷橫陳。端莊靜一。以存此心。研精覃思。以窮此理。遇微言奧義。疑而未釋。必平心下氣。舒徐容與。不忘不助。待其自然通貫。未嘗參以己意。不立異以爲高。不徇人以苟合。其思之也精。故踐之也實。而守之也固。基爲人深潛純粹。無疾言遽色。不匿情。不逆詐。不伐善。不較利害。孝事父母。友兄弟。一家怡怡有和樂之樂。姻族敦仁厚之風。朋友盡忠告之益。御僕婢則寬而有制。見田夫野叟。溫言慰勞。歲或不登。捐逋己償。周貧困。恤患難。遷善改過。惟日不足。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喜形於色。若己有之。或朝政有缺。四方有警。憂形於色。至忘寢食。是以海內慕之而不能識其面。天子思之而不能必其來。立乎今尙友千載之上。淡然無欲。不屈於萬物之下如此。基世居盤溪。有宅一區。翛然水竹間。鮮有知其學者。自船山楊與立一見許與。於是好學之士日進。凡有質問。莫不竭誠諄誨。而不受北面之禮。基之爲學。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力學以致其知。躬行以踐其實。其教人則以立志爲主。每讀朱子遠遊歌。見其爲學立志之初。便已有此規模。晚亦不過充踐以盡其量。所謂顏子馳堅車。歷險摧其剛。便是任重道遠。死而後已氣象。使人卓然有立。爲學之始。須有此大規模。又須不問難易。不顧生死。以必至爲期。又曰。理者。乃事物恰好處。天地間惟有一理。散在事事物物。雖各不同。而就其中各有一恰好處。所謂萬殊一本。一本萬殊也。三聖所謂中。孔子所謂一貫。大學所謂至善。皆是此意。聖賢相去數百年。而謂以是傳之者。皆是做到此耳。然義理無窮。未易便到極處。則吾輩講學。正要相與合力。精思明辨。討個分曉的當受用處。又要各辦得個耐煩無我之心。耐煩則不厭往復。無我則庶無偏私。縱有未明。雖十往反而不憚。如是則始得個至當之歸。基隱居求志而聞望翕然。郡守趙汝騰首以禮聘。其後蔡抗、楊棟相繼聘請。交薦於朝。皆不就。基嘗告學者曰。辭受出處之際。當先致辨。不可挾古人之似。借以謀利。景定五年。詔舉遺逸。特授迪功郎、婺州教授。仍辭不受。咸淳初。復有史館校勘之命。御筆俾兼崇政殿說書。詔旨丁寧勸懇。基辭益力。太守趙希悅貽書勸駕。畢前賢山中出雲雨太重。一洗塵埃山更好之句。基答以留取閒身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卒不起。乃授承務郎、主管華州西嶽廟。亦不受。基生於淳熙戊申。終於咸淳戊辰。享年八十有一。妻周氏早卒。終不繼娶。基生平不喜著述。僅有大學中庸發揮若干卷。大傳啓蒙太極通書西銘發揮若干卷。傳

道弟子王柏、張潤之。以國子祭酒楊文仲請謚文定。國朝雍正三年。王金許四先生。俱奉旨從祀聖廟。

謚曰北山先生。蓋三承詔旨徵聘云。其初聘也。特授廸功郎婺州教授。先生以老辭。其再聘也。授史館校勘崇政殿說書。先生復以老病辭。蓋其時先生已將八十矣。至於三聘。則授以承務郎主管華州西嶽廟。蓋當事以先生年高望重。不敢以職事相煩。而榮以虛銜。以申其尊德重道之意。則固可以拜受詔旨於床下。而不必有千里赴職之勞也。而卒辭不受。何也。先生之言曰。廉恥一事。在吾道中最所當謹。豈有廉恥倘不知謹。而能明師道以淑人心乎。世衰道微。廉恥交喪。士大夫以講道論學爲梯榮干進之媒。理學之壞。有市心焉。得非釋氏所云販佛者乎。世之學北山者。必先學北山之立志。學北山之立志。當自廉恥始矣。北山論理曰。理者。是事物恰好處。此言有用無體。與明道異。明道先生云。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亦與朱子異。朱子釋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曰。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豈止是事物恰好處乎。問如何是截斷爲人。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豈不是截斷爲人。問如何是萬殊一本。曰一眞則一切皆眞。一中則一切皆中。一敬則一切皆敬。一卽一切。一切卽一。豈不是理一分殊。且說個樣子。鏡體一明。因物現形。琴體一靜。隨彈發音。金華徵獻略

何文定公傳

國朝　張　鑑

何基。字子恭。金華人。承議郎伯慧子也。賦性端凝。夙有遠志。少從鄉先達陳震習舉子業。課程若不得已。而潛心義理之功居多。旣冠。侍其父伯慧爲臨川丞。適勉齋黃幹爲令。遂師事焉。幹敎以必有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始聞伊洛淵源之懿。臨別。告以熟讀四書。使胷次浹洽。道理自見。遂終身服習。頃刻不忘。一室危坐。萬卷橫陳。每於聖賢微辭奧義。有疑而未釋者。必平心易氣。勿忘勿助。待其自然貫通。不立異以爲高。不徇人而少變。充其所知。而反之於身。無不允踐其實。船山楊與立一見推服。由是學者爭趨焉。凡請問者。無不竭盡而與之言。嘗謂爲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充踐力行。死而後已。論讀書。讀易。及洪範。太極。定性書。四書語錄。皆有發明。蓋其確守師訓。故能精義造約。王柏旣執贄爲弟子。基謙抑。不以師道自尊。柏高明絕識。序正諸經。弘論英辯。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基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平生無疾言。無遽色。無窘步。無叱喝聲。不匿情。不逆詐。不伐善。不較利害。事父母盡其孝愛之道。事兄長盡其和嚴之樂。處族姻崇仁厚之風。交朋友盡忠告之責。凡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喜形於色。若己有之。或朝有闕政。四方有警。輒惻不樂。至忘寢食。其爲文溫潤融暢。其詩從容閒暇。作字勁密。世傳柳法。隱居求志。不願人知。眞無愧古人爲己之學。郡守趙汝騰、蔡抗、楊棟。相繼聘主麗澤書院。皆辭不就。景定五年。與建人徐幾同被特薦。添差婺州教授兼麗澤山長。力辭。度宗立。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又頒詔劄。敦勉備至。辭益力。特改承務郎主管西岳廟。使食其祿。以遂高志。然亦終不受也。咸淳四年冬十二月卒。年八十一。平生不著述。惟研究考亭之遺書。所編有大學發揮十四卷。中庸發揮八卷。易繫辭發揮二卷。啓蒙發揮二卷。太極通書西銘發

揮三卷。有近思錄發揮未校正。語孟發揮未脫藁。併文集三十卷。居北山盤溪之上。學者稱爲北山先生。國子祭酒楊文仲陳請賜謚文定。康熙朝金華府志

何北山先生正學編序

國朝　程開業

朱子嫡傳。其在北者則有許魯齋先生。其在南者則有吾婺何王金許四先生。而四先生中。又自何北山先生。受業黃勉齋之門。得親傳朱子之學。始則北山先生者。實朱子之冢孫。而吾婺之首庸也。業少時。有志吾鄉先賢之學。嘗從姊翁宸若陳公。校刻呂成公遺集。傳之世矣。並思蒐輯四先生之書。詳加較訂。冀稍得窺其藩籬。以爲進修之藉。嘗歎北山先生之書。獨多散失。吾郡所存者。唯趙叔鳴先生所輯正學編中此册而已。旣而取其所存者。反覆潛玩。覺其言雖無多。而理實曠括。不獨先生之全體畢現。而垂敎學者之階級。已莫不犂然具舉。先生嘗謂學莫先於立志。每讀朱子遠遊歌。見其立志之初。便已有此規模。爲學之始。須有此大規模。又須不問難易。不顧生死。以必至爲期。此先生之立志以定其本也。先生又謂聖狂之分。奚翅天淵之遠。然其端甚微。只在一念放收之閒。又曰。自古聖賢。唯一敬畏之心。曾子臨終。靡以語人。則是謹謹畏畏度一生。此先生之居敬以持其志也。又曰。規模不大。則心志不堅。新工不加。則舊學日退。然義理無窮。吾輩講學。正要相與合力。精思明辨。討一箇分曉的當處。故先生於聖經賢傳。及諸子百史。制度象數。莫不究其源委。此先生之力學以致其知也。至先生之爲人。深潛純粹。無疾言遽色。處倫常以孝友。接姻族以仁讓。御僕婢以寬和。而於辭受出處之際。尤以謹廉恥爲先。此先生之躬行以踐其實也。卽此以求之。而先生之全體。不已畢現乎。學者循是以求之。由先生以溯考亭。其階級不犂然其舉乎。昔劉元城得司馬溫公不妄語之一言。拳拳勿失。終身行之。徐仲車得胡安定頭容直之一言。自此不敢有邪心。而朱子亦云。某少時得謝顯道論語熟讀。先將朱筆抹出語意好處。又熟讀得其要領。再用青黃筆抹出自見。所得甚約。只是一兩句上。可見古人爲學。當其得力。原不在多。今此集所載。凡學者進德修業之要。莫不畢具。而猶見少乎哉。雖然。此吉光片羽。幾同碩果之不食。假復散佚。則學者並此靡無所考矣。今孔時金君較刻仁山先生遺集之後。復取而新諸棗梨。傳先賢將散之遺文。啓後學欲墜之眞脈。厥功不旣偉歟。且焉知吾鄉有存先生之遺書者。聞金君之風。不盡出而付梓。而先生之學。不由此而大彰歟。業於先生無能爲役。而深喜金君能表章先賢。嘉惠後學。因不辭荒陋。而序其梗概如此。乾隆乙丑孟冬謹識。

遺事

國朝　鄭　遠

先生父崇道公。爲臨川丞時。黃勉齋先生爲宰。二公言論風旨。制行立事。大率相同。莫逆於心。勉齋爲紫陽高弟。崇道公素尊慕紫陽之學。以二子師事焉。勉齋以先生資稟之粹。悉授以師友傳授之的。濂洛淵源之奧。講論或至夜分。

崇道夫人蔣氏。與勉齋夫人朱氏。相得如姊姒。每得聞紫陽家庭之訓。以示先生。

勉齋旣沒。先生慨念道脈之將墜。追思曩昔臨分之微言。兢兢如或失之。終日危坐。取聖經賢傳。考亭諸

書。沈潛玩索。句析條抹。端直簡要。而又盡諸家之記錄。參列標註。字畫如刻。夏半不寢。夜分不寐。兀兀窮年。雖素多病而手不釋卷。以至諸子百史。制度數學。悉究其旨。而要歸諸平實正大之趣。

王魯齋聞從先生於盤溪。崇道公見客。先生拱立以侍。客不事者久之。魯齋以請教於先生。爲言。崇道公始笑曰。泰山微塵耳。聞者竦然。始知崇道公家庭之訓。幷先生謙虛之德。

先生之學。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力學以致其知。躬行以踐其實。其於言語文字之間。不立異以爲奇。間有微詞奧義。則必研精覃思。耐煩無我。以待其融會自得。

時有以朱子感興詩首章爲解無極太極者。先生以爲太極猶至理云爾。不當淺深而挾此籠罩。其猜之何。（按先生有朱子感興詩解。於首章內已發此意。其第二章止是黃勉齋解語。但章盡爲先生自解。理明旨遠。足見淵源之學。故六先生多取於此。然行狀案傳。不載有此解者。意以解詩爲小而略之也。）

先生每舉勉齋師訓。存天理。去人欲。棄貧棄死之語。至於開悟誘掖。詳緩明白。而聖人旨意義理。趣味藴然。詞氣之間。雖氣體素弱。或力疾厲言。竭盡底蘊。至於節義所關。義利生死取舍之際。言言凜凜。聽之聳然。

先生見士友遠來者。首以朝廷邊報。人才用舍。四方休戚爲問。有快於心。喜不能已。其或不然。則憂形於色。

太守傑軒趙公希悅。貽書勸駕。以赴麗澤院長。且舉前賢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之詩。以勉先生。而先生就答以留取閑身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之句。

趙公汝騰。又以先生學問操履薦諸朝。先生有詩謝之。趙公固知其不可強。其後入覲。又復薦於朝。且奉名侍從數人。再以姓名上。時相與先生同州里。諸公因問相君嘗識之。時相無以答。因曰。雅聞其爲學。然學問自何君事何預朝廷。且某嘗圖。不欲爲朝廷貴名器。王留耕在坐。曰宰相所執何事。諸公傳以爲笑。

先生既辭史館之命。得改官奧祠。或謂先生可一拜命。先生蘭簡曰得寢促召。此心如洗。今而被受。又何爲者。年事今幾。深衣著帽足矣。

船山楊先生上子權。受業朱子之門。嘗知處之遂昌。因家於櫚谿。以道淑人。北山何先生。魯齋王先生。皆嘗訪道於先生。先生一見北山而稱許之。由是盤溪之從游始盛。魯齋亦有就正於擕堂船山。識伊洛淵源之語。（按魯齋亦自言。因聞於船山。而始登北山之門。）

思誠子張潤之伯誠游北山何先生之門。餘三十年。盡得北山之學。北山近思錄發揮。未就而卒。仁山重成之。然每條質於伯誠而後定。仁山書曰思誠子於朱門爲嫡孫。

何文定公傳

國朝　黃金聲

何基字子恭。祖松。乾道二年進士。歷官朝散郎。徽州通判。官學清苦。書類歸之。父伯慧。臨川丞。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是時黃幹知臨川。伯慧見二子。使師事焉。幹教以必有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於是隨事誘掖。得聞淵源之懿。微辭奧義。研精覃思。平心易氣。以俟其通。未嘗參以己意立異以爲高。徇人而少變也。所讀書無不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朱子門人楊與立一見推服。

本學恭。書謂爲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充踐服行。死而後已。讀詩之法。須埽蕩胸次淨盡。然後吟哦上下。諷詠從容。使人感發。方爲有功。謂以洪範參之大學中庸。有不約而符者。謂讀易者。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潔淨其心。玩精微之理。沈潛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觀爻象。蓋其確守師訓。故能精詣造約。王柏既執贄爲弟子。基謙抑。不以師道自尊。柏高明絕識。宏論英辨。質難問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基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集中與柏問辨者居十之六。基淳固篤實。絕類漢儒。雖一本於朱子。然就其言發明。訓精義新。意愈出不窮。郡守趙汝騰聘講辭。又率各從官列薦。守蔡抗楊棟相繼薦。皆不就。景定五年。詔舉賢與建人徐幾同被薦命。添差婺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力辭。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改承務郎主管西嶽廟。終亦不受也。卒年八十一。初。基從鄉先生陳震學舉子業。課程若不得已。潛心義理之功居多。有以廉潔稱之者。基曰。廉潔乃士大夫分內事。何足爲高。及卒。門人張潤之定殯葬以士禮。不用品官儀。識者題之。宋濂稱之曰。沈潛沖淡。得學之醇。而議者又以基清介純實。似尹和靖云。家居北山盤溪上。學者稱爲北山先生。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謚文定。國朝雍正二年九月。奉旨從祀孔廟。兄南。紹熙三年鄉貢。號南坡居士。基子欽。字無適。天才不羣。善草書。有晉宋人法。（宋史本傳。參婺賢哲行略。道光新金華縣志。）

何文定事蹟

國朝　盧標

何基字子恭。金華人。少從鄉先生陳震習舉子業。時達尊有以廉潔稱者。基曰。廉潔乃士大夫分內事。何足高。震大奇之。既冠。侍其父伯慧崇道。公爲臨川丞。時勉齋黃幹適爲令。言論甚契。因使基師之。勉齋教以爲學須先辦得眞實心地。刻苦工夫。基悚惕受命。始聞伊洛淵源之懿。景定五年。詔授婺州教授。咸淳初。復命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皆不受。後授承務郎主管華州西嶽廟。亦不受。（金華志）

何文定弟子

國朝　盧標

王柏。字會之。金華人。少負志節。慕諸葛武侯之爲人。自號長嘯。思以奇策取關中。年踰三十。始知家學源緒。一日與友汪元思讀四書。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每從楊船山劉擕堂問業。船山曰。北山何子恭。嘗從黃勉齋得考亭的傳。即往受業。北山見柏喜曰。會之眞吾友也。授以立志居敬之旨。爲作魯齋箴。勉以質實堅苦之學。柏自此益奮。有疑。必從北山就正。每見北山歸。充然自得。北山恒稱之曰。會之二十年工夫。勝他人四十年矣。（金華志）

張潤之。字伯誠。號思誠子。金華黃盆人。游北山門餘三十年。盡得北山之學。北山之葬也。潤之爲定士禮。以成其志。北山輯近思錄發揮。未就而卒。仁山金履祥繼成其書。每條皆質於潤之。然後定。履祥嘗稱之曰。思誠子於朱門爲嫡孫行。（同上）

倪公晦。字孟暘。金華人。魯齋嘗稱其服膺。喜聞過。專志於下學之實。仕至轉運司幹辦公事。清介廉直。有聲於時。（同上）

倪公度。字孟容。淳祐中進士。（同上）

僴公武，字孟櫛，著有風雅質疑、六書本義，與兄公度、弟公晦俱以學行稱。同上

會仁山困學齋登北山先生之門，北山曰：會之屢言實好學，使自今裁斷爲人。問如何是裁斷爲人。先生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豈不是裁斷爲人？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豈不是裁斷爲人。同上

何文定著述

易學啓蒙發揮二卷 經義考 藝志稗 金華縣志

大學發揮四卷 金華府志作十四卷 藝稗志

中庸發揮八卷 藝稗志

易繫辭發揮二卷 府志

太極通書西銘發揮三卷 府志

近思錄發揮未校正 府志

語孟發揮未脫稿 府志

大傳發揮二卷 藝志稗

文集三十卷 宋史 府志 藝志稗、謹北山集十卷、均未見。

何文定里居祠墓

何基宅　縣北十五里盤溪，士名後溪何。道光朝金華縣志

何文定公祠，在盤溪墓所。同上

文定何基墓，縣西南三十里，殿蒲山循理鄉之油塘原。墓碣記：田爲士民毀奪，正德十年，知府劉藻爲清理，剏復碑以記其事。

國朝嘉慶元年，知縣劉𡗗建享堂一所。同上

恥堂存稿

高斯得撰

原序

宋季權臣柄政．類惡直醜正．故其賢人君子．不得安于朝廷之上．放棄江湖之間．若恥堂高公．爲時所娼嫉．而天下後世．以其人不用爲恨者也．公、鶴山先生魏文靖公外兄之子．早年試會闈．奉大對．受告君指要于叔父．終其身罔敢墜．淳祐間．縣學者以論時政．詆斥嵩之、既而憸腐相仍．取敗者蕃甚．屢以秘監召不起．竭思誠辭．根極事機．竊寐矢之．宋奮鄙其私．晚預廟議．遂假道．以夬人神之憤．更以不容去位．而亦無可爲者矣．遯跡譬川．飢不復療．時則潘翰如劉伯宣．瓜爾佳士常．求一識面．惟者成人知訓．至今人兩賢之．（案劉伯宣名宣．舊爲同知浙西宣慰司事．瓜爾佳士常．舊作夾谷士常．名之奇．嘗爲僉浙西道提刑按察使事．二人並元史有傳．此云求一識面．蓋宋亡後．斯得居湖州時事．）公之仲子純彥．韓儒．甫居吳中．與予同里巷者二十年．竊獲閱所著述．易詩皆有說．諸史有抄．杜佑通典有增損．若孝廟實錄．則嘗秉筆太史氏．卒就遺編．以自靖獻者也．韓儒沒．二子幼．往之疑塘．聞其客授以養母．不墜家傳．幸以書來曰．吾祖存稿．尚論之士．儀圖之．若詩篇奏疏．已刊摹若干卷．子實知吾家世．盍敘其梗槩焉．予拜受而敬贊曰．屢屢乎屈原之離騷．懇懇乎劉向之先見．不幸而無一不驗矣．先生之志、亦足悲夫．先生、蜀人也．城公當熙豐變法時．鼎識深刺．犯難而不顧．亦獨何心．在當時君相、猶或感悟耳．迨嶷觀後倡爲豐亨豫大之說．雷同一聲．豈無君子．豈能忘其君．進而諫之孰其從．退而諷切之孰其聽哉．沿今以勸古．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而春秋作．要不過使人無以致其忠君愛國之心．于是家國天下胥之耳．

嗚呼．昔吾先正．其言明清．即其所傳．有關于人心世道之故．人能不興起于是乎．蓋名也之藏．次第出矣．

龔璛序

恥堂存稿目錄

卷一
奏疏九首
卷二
經筵故事十三首
卷三
玉堂直日答問五首　書事三首
論二首　序五首
題跋三十二首
卷四
記十一首
卷五
說十首　銘五首
贊二首　雜著六首

卷六
五言古詩六十九首
卷七
七言古詩三十五首
卷八
五言律二十二首　五言長律五首
七言律二十五首　七言絕句十七首

臣等謹案恥堂存稿。宋高斯得撰。斯得、字不妄。邛州蒲江人。紹定二年進士。李心傳辟爲史館檢閱。遷秘閣校勘。累官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爲留夢炎所搆。罷官、予祠。宋亡。隱居苕霅間而卒。事蹟具宋史本傳。斯得父稼。端平間知沔州。與元兵戰歿。斯得能以忠孝世其家。其立朝謇諤。盡言。惟以培養國脈。搏擊奸邪爲志。本傳載所論奏凡十餘事。多當時切要。今集中所存奏疏。僅及九篇。與本傳相較。已不能無所遺脫。然其于宋末廢弛欺蔽之象。痛切敷陳。皆凜然足以爲戒。至其生平遭遇。始沮于史嵩之。中厄于賈似道。晚擠于留夢炎。雖登政府。不得大行其志。舉凡憫時憂國之念。一概寄之于詩。雖其抒寫胸臆。間傷率易。用韻亦時有出入。而感懷紀事。要自有激昂沈鬱之觀。如西湖、競渡、三麗人行諸首。俱可補姦臣傳之所遺。雷異、雝禍諸篇。並足增五行志之所未備。于宋末故事。亦可以稱詩史矣。案本傳載斯得所著。有恥堂文集行世。明葉盛菉竹堂書目。亦有恥堂集七册。皆不言卷數。後遂亡佚不傳。厲鶚撰宋詩紀事。採摭極博。亦無斯得之名。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掇拾排次。釐爲文五卷。詩三卷。用存其概。而仍以元龔璛原序冠之于前。至其宴趙尚書徐知院、包知府樂語三首。體近俳優。殊非正格。謹遵聖諭。于刊刻時槩從刪削焉。乾隆四十四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侍讀學士臣陸錫熊
纂修官編修臣程晉芳

恥堂存稿卷一

宋　高斯得　撰

奏疏

輪對奏劄

臣頃者蒙恩。共貳禮闈。每惟此官。蓋古宗伯之屬。以佐掌邦禮爲務。職分所繫。至爲不輕。故嘗日夜深思。欲于簠簋俎豆升降周旋之外。求爲補于國家之大政者而得其說。敢爲陛下陳之。夫禮者、何也。天之經。地之義。君人之大柄。天下之大閑。而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之所謹以守其國者。故三代盛時。紀綱森嚴。法制明備。尊卑有分。貴賤有別。車服物采。各有等衰。天下之人。日由乎規矩繩墨之中而不敢踰越。以故民志一定。禍亂不生。憑藉維持。至于數百年之久。用此道也。周室既衰。禮制大壞。秦漢繼之。掃滅無餘。末流之弊。習俗薄惡。民人抵冒。諸侯驕橫。而漢法不得行。外戚顓恣。而大臣不得制。宦寺放縱。而朝廷不能治。漢之宗社。遂以陵夷。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以發憤慨歎。而孜孜于進舊禮明王制以教之也。我
國承五季衰亂之餘。知天下之禍敗。原于禮制不立。故創業之初。立綱陳紀。爲萬世法。先儒程頤論歷代之禮。獨以爲本朝大綱甚正。而司馬光亦謂大宋受命。太祖太宗。能立禮之大節。是以百年之間。教化興行。臣民軌道。凡漢氏藩臣閹戚壞國喪家之事。一皆無之。制度綱紀如此。聖子神孫。世世持循而弗失可

也。然臣觀自頃以來，祖宗典則之舊，寖以隳廢，壞法亂紀之風，漸不可制，竊爲陛下惜之。宮邸無故而妄求進秩，不問也；嬖寵特恩而豪奪人田，不問也；戚畹群璫，過于侈汰，以撓有司，不問也；宦寺怙勢，頤指氣使，都朝使而傾之，不問也。而宗藩之橫，則又甚焉，有縱恣與暴，蔑憲綱而邀求內批以免死者矣，有賺使僧辛伐人冢木，而鞭辱官吏以求勝者矣。凡此數端，奸穢犯義，在崇觀政宣之間，固不以爲怪，而隆興乾淳之世，則未必有也。陛下其可恬然視之而略不加警乎。且上之人既已決隄壞防，而聽其所趨矣，而臺諫侍從給舍之臣，復無一人敢逆遏其橫流，至于都司，少有抵牾，則加以無君之罪，不旋踵而逐去，其于聖德能不虧損乎。侍恩犯法之徒，能不踴躍而攘臂乎。政和間，諫官黃葆光上疏，請裁抑省吏，朝廷方爲施行，忽降御筆手詔云，于豐亨豫大之時，爲衰季衰亂裁損之計，詔下，葆光移符寶郎，堂後官醵錢入寶籙宮作千道齋以報上恩，自是省吏之橫，不可復制。臣謂今日事雖不同，而紀綱陵遲，豪猾得氣，無以大異。政刑俱失，遠邇效尤，無怪乎民挺于敗攘，吏肆于豪奪，而略無忌憚也。臣願陛下思聖人爲國以禮之新，而致行之，法三代之所以得，鑒秦漢之所以失，力守祖宗之法度，痛抑親暱之私情，毋使憑籍扶持之地，日寖苛斥，以至于衰亂而不可反，宗社之憂，其猶可及救乎。臣以禮爲職，言之及此，不識忌諱，惟陛下恕其狂僭。（案：宋史高斯得傳，淳祐四年，斯得爲太常博士，是疏上時所上。）

上言學校疏（四人上書言之，[illegible]）

（五年六月以後所上）

臣伏見陛下遡者加惠三學，既竭帑畫以貲儒宮，復命學官，公舉經明行修氣節之士，聖意所屬，昭如日星。中外方鼓舞踴躍，以誦聖德，乃聞忽以小過，上觸霆威，至煩御筆，特申警戒，天語峻厲，聞者惕焉。雖其不自愛重，頗孤獎勵之意，然以醉飽罪人，恐非盛世之事。識者皆謂聖度天寬，本無訶譴之意，特一二邪臣，（[illegible]）受託權姦，欲爲報仇，故乘機激怒而爲此耳。倘稍與理則，曲垂事體，釋而弗竟，不然，豈不動搖局面，而墮小人之計乎。夫政教未更之初，則倫一疏，爲羣言之首，國家否泰剝復之機，實嘉賴之，何可泯沒。自爾以來，指陳時事，類自切中，師儒毒死，則白發邪黨之陰謀，詆獄誣讒，則顯斥小人之姦狀，御史非人，則伐草叩閽之疏，而求力爭，直士遺擯，則夙始光範之書，而求反命，凡皆以維持國是，摧拉姦萌，其有功國家如此，縱有大過，猶當加宥，況區區杯酒之失哉。且自昔人臣，雖有大罪，上之人猶遷就而爲之諱，如曰簠簋不飾，帷薄不修，固未嘗斥言之也。今明詔自觀其文，曾不少加覆護，豈所以令衆庶見乎。臣願陛下以學校爲重，錄其大節，棄其小過，毋聽邪人陰毀之辭，遂生厭薄摧挫之意，庶幾多士氣節，猶可保全，小人聞風，知所畏憚，其于國家大體，誠非小補。臣之職業，頗關學校，故敢縷縷言之，惟陛下擇焉。

應詔上封事（案：此疏淳祐六年正月時爲秘書郎，[illegible]）

臣竊惟日食之災，固非小變，其在今日，尤爲非常，蓋以歲言之，則適在丙午，國家陽九之會也，以月言之，則是謂三始，前代之所忌也，以日言之，則朔日辛卯，詩人之所醜也。因哉參會，厥咎已彰，況未食之前，曀陰

累日，爲于一朝，讙告曉然，不曾面命，飲食之後，條分速閣，光不及還，謝之羣言，良非美兆。陛下克謹天戒，若稽典，豫思所以飭躬正事，撤塞大異者，能充會而不請，避正衙而不御，卻許舳而不舉，復下明詔，敷求盡言，聖心憂勞，羣下震恐，臣幸以虛備數周行，懷欲効愚久矣，敢不奉詔而悉陳之。臣伏覩陛下斥去魁奸，更新大化以來，夙夜刻厲，欲以懲革舊弊，故紀庶政，非不至也，然行之踰年，課其成效，茫若捕風繫影，卒未有以小慰海內之望，臣竊惑之。大姦嗜權，巧營惑服，將以遂其三世執命，包藏睥睨之志，陛下惕然覺悟，獨斷而退斥之，是矣。諫憲之臣，交疏其惡，或請投之荒裔，或請勸之休致，或議繳其麻而壞之，陛下尚行其言，亦足以昭示意嚮，渙釋羣疑，顧乃一切寢而不宜，僅時既久，人言不置，然後罪勉傳論委曲誨姦，俾于變經之時，妄致掛冠之請，因降祠命，尚褰人心，抱擁存全，如護拱璧，夫以蔡京之去，俾之謝事，又創其十一官而調之杭州，凡有鄉里姻婭，比爲死黨者，如宋喬年、焦夢得、林攄之徒，悉皆逐去，不得親近，人謂上意堅定，不可回奪矣，曾不三年，復還相位，窮凶極惡，以階政宣之禍，今罪與京埒，而罰不傷其毫毛，又有姦人貪其重賂，恍其甘辭，于密勿之際，日夜乘間伺隙，而陰爲之地焉，是以訛言放興，善類解體，謂聖意之難測，而大姦之必返，莽卓操懿之禍，將有不忍言者，臣竊爲陛下懍懍也。皇嗣未建，國本久虛，頃歲以來，言者屢廢齒落，不知其幾疏矣，陛下始而玩，中而疑，終而諱焉。英宗之選育也，仁廟春秋二十有六，孝宗之選育也，高廟春秋二十有五，雖未正名號，而聖意固已定矣。陛下之年，視二祖何如也，顧優游不斷，未有專屬，非玩歟。羣臣立長之論，雖涉乎嫌，然皆發乎忠誠，非有他也，而陛下深怪其說，

非疑歟。近者一二小臣，論奏及此，竊聞宰執答進言之疏，非諱歟。自頃以來，諸臣杜口矣，日愒月邁，罅隙不塗，安知無如定陶賂遺後宮求爲漢嗣者。天下，祖宗之天下也，陛下受之祖宗，以傳諸萬世，其可牽于私係，而不以大公至正之心，早正而素定乎。大臣者，貴乎以道事君者也，今也獻替之義少，而容悅之意多，知恥之念輕，而患失之心重，內降所當執奏也，則不待下殿而已行，濫恩所當裁抑也，則不從中覆而遽命，揣上之不嚴于絕惡也，則進其餘黨而嘗試之，揣上之追仇乎盡言也，則擇其甚者而排詆，嫉正而庇邪，善同而惡異，任術而詭道，樂媚而憚勞，凡其過失見于羣臣之論奏者，固已不少，陛下其年之閒，虛心委寄，所責者何事，而其應乃爾，無怪乎望治之勤而收效之遲也。臺諫者，所以主持公是者也，祖宗之時，言入輒行，無所回撓，將以養其氣也，比日以來，厭其強聒，求以雜之，乃有所謂宣諭者焉，權因逸罰，交章請罪，則論止之，寵帶私授，抗疏論列，則論止之，且陛下以此官爲何官耶，盍明日張膽，立于殿陛，以與天子爭是非可否者也，顧可論止之乎，論之其可止乎。王十朋有言，紹興末，臺諫奉行天子風旨，有宣論使言者，有宣論不得言者，臺諫之職，言不行則去，其可受宣論乎，臣謂今日之病，何以異此，振其氣，挫其銳，則精神風采，亦日銷月鑠而已矣。陛下果何便乎此，侍從者，所以論思獻納，補闕拾遺者也，祖宗以來，蒐覽俊乂，列布禁塗，朝廷一有闕失，言語議論之臣，交唱迭和，圖維正救，是以事無過舉，今也班聯寥落，虛位孔多，職業隳廢，氣象衰薾，國有大事，言之而無助，爭之而無黨，政之多粃，抑此之由，謂當世之士果無足以充是選乎，則極論綱常，一斥不復者，其人也，執憲端平，擯除非類者，其人也，疏陳三漸，力排闔戚

顯劾二姦．肅淸宮禁者．又其人也．若此數人．漢廷公卿．孰有出其右者．誠能聚之本朝．豈不足以折羣邪而奪之氣．今也或棄之而不任．或任之而不力．天子嚴憚而不復東記．大臣覬望而不敢薦延．留實之不收．乃徒謂人才之使．而目前之苟可以充數．豈可厚誣哉．刑賞者、國之紀綱也．賞公則人知勸．刑肅則人知懼．人主所以御天下者．惟此二柄而已．其可使之私且褻乎．貴介怙親．節賞重複．西垣駁正．遂非不省．恩奮千澤．汙玷郎闈．珥閫塗歸．而終當不問．賞不私乎．近臣毒死．課出權姦．國人戶知．賊豈難得．發姦摘伏者非但失職．又囊橐之．典獄訖威．爰書誕謾．救爲掛壁．跡捕渺茫．朝廷弗竟也．三凶流竄．令非不嚴．乃有廋伏近畿．狎玩國法．州郡故縱．曾不譴何．搢紳傳言．相與憤惋．舜之流四凶族．曾不如此．刑不褻乎．兵財者、國之大政也．治兵莫大于謀帥．理財莫先于節用．淮閫巽儒．擢自權姦．趨向旣邪．綏急難倚．今縱不能遷．威望臣以代之．見大夫之中．豈無可任．遷延歲月．重于易置．豈非愛邊思職者之過乎．歙寘南徼．事已數載．邊臣交奏．日駭聽聞．夫敵之往復．說我者久矣．而廟堂之上．將信將疑．應接當校．飭兵衞峙糗粻．結邊丁．撫夷落．繕障塞．明斥堠．非知兵者不能辨也．乃蹈常襲故．不急擇才．臣以畀之．萬一邊境不支．北騎奄至．自嶺以南．無復橫草之備．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軍政以闕．孰大于此．國家版圖．數年以來．蕩析幾半．承平用度．不損圭銖．譬如破敗之家．產垂盡而費如昔．雖不困、不可得已．邊陲久戍．饋餉日繁．鹽滯楮窮．國計大屈．此何時而土木不休．奸賜無藝．白鶴新宮．斧斤之聲未絕．帥臣賜第．版築之役將興．閭之道路．又謂宮掖之間．案明禮之舊．比責幣帛于版曹．責鏹之地旣虛．至乃輒移他幣以應命．由是而推．機費侈用．外廷所不得知．有司所不得會者．可勝道哉．邦財之蠹．孰大于此．陛下篤此願治．非不焦勞．而如前所陳．無一慊志．可不思其故歟．蓋自端平親政以來．號曰更化者屢矣．然其所謂更化者．不過下一詔書．易一宰相而已．至于大化之本．關乎氣運之盛衰．治道之隆替．當更而不更者．則因未之思也．本者何．非陛下之心乎．陛下未明求衣．塞心銷志．見于視朝聽斷之時．親近儒臣．詢訪得失．見于廣廈從容之際．雖堯舜之兢業．文武之憂勤．不是過也．然閨闥小人．妄議聖德．或爲謹獨之地．立意之未誠．燕閒之時．窒慾之不固．貨利、飲苦之明者也．而不殖之戒未嚴．大姦說遐．私獻絡繹．相位偶缺．多藏交營．君臣之間．相覬以貨．相賂以利．此桓靈汙濁之事．豈盛世所宜有哉．至于便嬖側媚之人．所以蠱惑耳目、誠移心意者．尤足以爲淸明之累．腐夫巧語、而使傳幾搖．妖蠱外通、而潛開邪徑．陰姦伏蠱．互煽交攻．陛下之心．至是其存者幾希矣．夫陛下之心．大化之本也．不于是乎洗濯磨淬．力思所以更之．乃徒立爲盧言亡實之名．而謂之更化．此天心之所以未當．而大異之所以示警也．雖然．是心之非．更之雖在陛下．而格之在臣．陛下斷自宸衷．並建二相．所以責望之者．特薄書期會之故．錢穀甲兵之間而已．繩愆糾繆．陳善閉邪．蓋將以爲澄源端本之地也．舍是不圖．而汲汲于末流．豈足以爲賢相哉．必力定國本．如韓琦挾孔光傳以悟上心．而犯顏逆指．非所懼．必決去小人．如司馬光所謂天若祚宋．必無此事．而挑怨蹈禍．非所恤．必止絕內降．如杜衍之積至數十．還封面還．必裁抑嬖幸．如陳俊卿之面責上前．力去濁觀．其能及乎此也．則陛下以此望之．庶乎言勸造次．交警迭規．涵養薰陶．潛感密悟．必使人主一嚬一笑之間．無往而不中其

度焉．夫如是．而後大臣之責盡．大臣之責盡．而後陛下之心正．陛下之心正．而天下之事．始可次第而理矣．孟軻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陛下誠能銷變弭禍．以彰更化之盛．則孟軻所謂更者．盡亦反其本矣．臣西南塞儒．頃以庚子冬雷．應詔上封事．乞陛下擇才並相．以是忤史嵩之．流落三年．不自意得逢陛下．更新大化．再玷周行．目覩歲旦日食之異．敢不奉明詔．吐其狂愚．狂瞽干誅．惟陛下幸赦．

直前奏事（原注．淳祐十二年七月．時以祕書少監兼侍立官．）

臣待罪蓬山．錄錄無補．陛下過聽．擢之貳．承記注．辭不獲命．日夜思維．所以稱塞者．就列之初．適觀國家有非常之異．職分所在．敢不臯臯汲汲．卽爲陛下言之．臣竊見六月以來．饒州、衢、婺、台、處、嚴陵、建、甯、南劍、邵武諸州．同時大水．敗壞官寺屋廬．流殺人民．以千萬計．父老咸謂數十百年所無．此非小變也．陛下可不惕然警懼．推原致之之由．求以塞之乎．臣觀漢儒言災異．謂有某事則有某應．皆爲必然之理．故人或不之信．然本朝大儒程頤、蘇軾、朱熹．謂感應之理甚精．其說不可盡廢．廢之則人主忘警戒之心．臣今探摭漢儒所論水災之應．驗諸當世行事．蓋眞有若合符節者．試枚舉而陳之．漢儒謂政令逆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今盛夏之月．土木橫興．毁徹民居．妨奪農務．窮晝極夜．不得休息．百姓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致異招災．莫大于此．舉動逆時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漢儒謂辟遏有德．厥災水．水流殺人．說者謂辟、君也．人君壅遏有德．使不見用．卽水災應之．今在外之臣．固有嘗嬰逆鱗．一斥不復者．有顯劾權姦．召而不召者．嘗侍從卿監班列一空之際．悉招徠之以補處可也．而宿疑未化．開悟維艱．至于詔旨所趣．命召所加．則不過一二朋邪貪刻之人而已．有德壅遏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漢儒謂道人始去．湧水爲災．道人者、有道之人也．今陛下招延衆正．列于有位．天下方以慶曆元祐之治望之．而因以小人經蔑學校．使節儒望士．力爭而去．若不甚惜．比日以來．復肆小人有欲陷正臣以變時事者．一網盡去．有其兆矣．善類孤危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漢儒謂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雨殺人．今陛下寬仁出于天性．而草茅叩閽．或觸顯隸之辟．事爲創見．聞者驚疑．至于州縣之間．寃獄孔多．而輔郡殺士．尤其著者．道路流傳．莫不切齒．內外羣臣．以其肺腑．噤莫敢言．陛下深居九重．亦嘗知其事乎．乃若誅罰所當加者．莫坡桀若也．則反擁護存全．不傷毫髮．刑罰絕理若此．水安得而不應乎．漢文帝後三年．藍田水出．流九百餘家．壞民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漢儒謂是時匈奴犯北邊．殺略萬餘人．故有水災之應．往歲之冬．寇入淮西．大掠而去．其所殺者．奚翅萬人．創殘之餘．民氣破傷．官吏侵漁．寃苦無告．邊民失職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元帝永光五年．大水壞鄉聚民舍．及水流殺人．漢儒謂是時帝造吝制．刑臣石顯用事．故有水災之應．此年以來．刀鋸之餘．氣焰日熾．士大夫無恥者．赴壑投林．倚爲內主．而郡邑瑣細之訟．亦復漁獵．以瀆聖聰．發命不衷．吏道多雜．職此之由．刑臣用事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凡此六者．非臣臆說．有之往牒．致之時事．信而有徵．至不誣也．陛下安得視爲偶然．而不急圖所以銷弭之乎．今避殿減膳．罪己求言．旣寂無聞．所以寬恤詔書．辭氣平緩．殊無哀痛惻怛之意．二府引咎歸

政之虛文猶不知改至于處置救災恤難之事若存若亡未聞有慨然以納溝由溺爲己責如救頭目然而圖之者此臣之所以甚惑也程頤有言天地之間有感必有應所應復爲感所感復爲應今災變如此忽而不圖臣恐感應反覆殆無終窮不至于大傷敗不已況陰盛陽衰蓋昭然兵革盜賊小人將起之徵而于五勝之迹尤我國家之所甚惡者乎臣願陛下深思天戒采用臣言亟下求言之詔博求塞異之方必先罷新寺土木必速反忤旨諸臣必遏絕邪說主張善良必謹重刑辟愛惜士類必加恵邊民救其死亡必抑遠倖臣絕其干撓信能行此六者不惑不疑則天怒庶乎其可回和氣庶乎其可召矣雖然臣復有愚見懷欲吐露已久今天時人事如此其敢復有隱忍不爲陛下言之臣觀漢成帝時災異至衆劉向告以銷弭之術始終不過以和爲言其論治世之事曰衆賢和于朝萬物和于野朝臣和于內萬國驩于外曰諸侯和于下天應報于上其論衰世之事曰幽厲之際朝廷不和禍殃自此始曰朝廷膠戾乖剌災異數見蓋反覆言之至爲深切而又以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之說終焉若向者亦可謂能銷弭災異矣今陛下更新大化勵精思治所望于二相者何如也協恭和衷訓戒勉勵非不諄切奈何纖芥之隙不杜僭創之風寖成讒人交亂其間將至不可復合夫輔佐人主燮理陰陽何等職分顧不以皋夔濟濟相遜者自勉而甘心于衰世背戾之風然則乖氣致異溺水爲災二相安得不自任其咎乎臣願陛下因天災之可畏明以利害申諭二相使之各棄細故戮力一心以濟國事以回天意二相和則衆賢和衆賢和則萬物和如此而猶有變異以爲明主之憂臣不信也臣憂愛之深愚戇妄發惟陛下幸赦

貼黃

臣伏覩御筆以諸郡水災分命朝臣體訪被災賑策宣布德意且令有司給降錢米賑濟仰見聖天子憂念元元不遑寧處之意然臣謂近年以來所在常平義倉例多羽化況當水毀之後儲蓄抑又可知若令有司專仰此以充賑給必成文具竊見仁宗皇帝慶曆八年河北水災特出內藏庫錢帛令三司轉漕斛斗賑贍嘉祐元年河北復被水出內藏庫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賑貸神宗皇帝熙寧元年詔三司支錢五十萬貫賜河北轉運使應副水災諸州支用以免科擾民間孝宗皇帝乾道元年浙東西水災蠲免百姓身丁錢絹于內庫細支撥還戶部以充軍用祖宗愛民之切于有司賑給之外又捐朝廷內帑錢物以助之實惠及民不爲空言所以人感心悅天意易回雖然此非祖宗已然之事亦陛下之所親行者紹定二年台州大水命常平使者葉棠移治經理發豐儲倉米十萬石封樁庫錢五十萬貫以充賑濟修城之用是時楮價四倍于今計五十萬爲今二百五十萬視三祖所捐蓋有過之今被災之地既廣舊比周當悉援然亦安可漠然視之而徒責之諸司州郡乎臣竊料陛下痛傷赤子死亡未必不欲捐緡賑之特大臣每事蓄縮逆畏陛下或有所靳而不敢言耳且紹定賑台之事彌遠猶能行之曾謂二相之賢而獨不能爲之乎夫居鈞軸之地遇國家大災變拘文牽俗躊躇顧慮不能稍稍度外行事以慰天下之心而曰國力方屈吾爲朝廷惜費殆不得謂知務矣臣謂三使者之行當各以二三百萬緡自隨所至酌量被災輕重均濟近郡又當量給以米庶幾實德宣布可以轉災爲祥朝廷

每造一宮建一寺其費動以數千萬計若捐百之一二以活十州數百萬生靈之命其爲福田利益蓋有大于宮寺者矣陛下若以臣言爲可採伏乞睿旨降付三省疾速施行

轉對奏劄

臣比因水災直前奏事自進瞽言聖度如天不賜誅斥在臣愚若可以止適當轉對義不容默是用再披心腹極陳于前惟陛下垂聽焉臣竊見自諸郡大水以來廷紳有奏疏上封言得失者方諸縱明不諱之朝未及百之一二已聞或者惡其譏訕指爲已甚邪說乘之遂謂空言徒亂人聽無補國事此說一行其禍足以亡人之國臣安得避空言之名不爲陛下分明之乎夫所謂空言者謂其高談闊論遠于事情撰諸古則不合施于今則有害如戰國橫議如西晉清談若是者信無補也今諸臣之言上則切劘聖主下則砥厲大臣內則摧壓姦邪外則銷遏寇虐蓋書所謂乃言底可績詩所謂我言維服者也而顧以爲無補于實政乎夫皋陶之言雖惠非帝舜底于行則無以致泰和之治傅說之言雖良非高宗聞而行則無以成中興之功今也言不悖于皋說而陛下不能如舜高宗之行不惟不行又從而咎之言果何罪哉且諸臣之言其切劘陛下也謂敬畏不可不存謂貨色不可不遠謂國本不可不正謂大倫不可不厚謂大臣不可不信謂政本不可不一謂臺諫不可不擇謂輔相不可不和謂任賢不可不堅謂去邪不可不力謂土木不可不罷謂用度不可不節謂戚里害民不可不戢謂宦寺撓政不可不懲謂覬必端英諸賢不可不召謂坡棨與戇估惡不可不罰謂黥隸草茅之失不可不悔謂輕蔑學校之罪不可不正莫非可行之言也設盡行之則堯舜禹湯之聖不是過矣而陛下亦嘗用一言于此乎其砥厲大臣也謂君心之非不可不格謂內降之命不可不還謂開忱布公不可不廣謂辨別邪正不可不明謂協恭和衷不可不務謂分朋植黨不可不戒謂鄉曲之私不可不克謂功利之徒不可不遠謂器使人才不可不當謂振拔淹滯不可不公謂天災流行不可不畏謂下情壅閼不可不通謂小人之類不可不絕謂師儒之去不可不留謂去惡之心不可有所私繫而不用謂進賢之道不可有所覬望而不力亦莫非可行之言也設盡行之則皋夔周召之賢不是過矣而大臣亦嘗從一事于此乎夫諸臣之言如布帛之必可衣穀粟之必可食用之則治舍之則亂斷斷乎不可易也今一切以爲空言而莫之省不知舍是將以何者爲實言實政乎抑臣聞之道路又以爲今日之病在于人主無用言之實大臣無受言之量無用言之實其末必至于玩諫無受言之量其末必至于罪言玩諫固不可罪言則趨于亡也如水之就下矣故必聖主充容納之美而進于用言之實賢相絕忌諱之心而拓其受言之量夫如是則諸臣之言皆見于用何往而非實政乎昔孝宗皇帝勵精爲治總核名實羣臣進說多見施行當是時百官輪對翼日必命宰臣進呈擇而行之一時善政多出于此廷試居下列者命詳定官節錄論利害事實處類聚以聞以廷紳之言爲未足也謂前宰執侍從亦有獻納論思之責已見利病聽非時聞達欲以知州縣民情若是者可謂有用言之實矣故臣願陛下以爲法王安石之爲相也不恤人言甚至于加罪司馬光論青苗則退司馬光蘇轍論條例司則逐蘇轍劉摯論助役則謫劉摯暨其末相也嘗有詩曰爲客當飲酒何預主人謀及其爲相力行

此詩，故深惡人議其失。若是者，可謂無受言之量矣。故臣願大臣以爲戒。今天下大勢，剝爛蠹壞，無一事堪舉。且獨言路一脈，如縷不絕，是乃國家之元氣也。主張扶植，猶懼不振，奈何又加詆訾而沮抑之乎。或者徒疑諸賢之來，不過譊譊騰口，一鬨而去，不知于國于身，一切不恤，而妄求詭異之名，自非大狂躁之人，何至如此，而可以是例目之哉。臣謂空言之說，好名之語，皆設尉羅于國中，欲一網君子而盡去者也。其言最易入，其禍最難言。願陛下如淫聲美色以遠之，而毋輒惑焉。此君子去留之機，國家安危之候，不可不深留聖慮者也。臣歷觸天威，無任隕越，惟陛下幸赦。

留趙給事奏劄

臣伏覩御筆，趙汝騰除翰林學士，陸德輿兼給事中，除目一出，人情震駭。以爲汝騰在瑣闥僅兩月，凡所繳駁，皆國家大事，君子有所依，小人有所懼。一旦陞以虛名，奪其要職，事出匆遽，莫知所由。或謂陛下朝逐徐霖，暮奪汝騰之職，蓋以汝騰嘗薦徐霖，而霖所恃者惟汝騰，故疑霖補外，必爲汝騰所繳，遂先事而移之。若果因此，臣竊以爲過矣。霖數年前，頗有時名，汝騰薦之，亦未爲過。但其再來，遂負虛驕之氣，傲睨一世，自以人莫能及，至于因講學異見，攻詆蔡抗、王爚等爲姦人，昌言于君父之前，肆無忌憚甚矣。汝騰亦知其狂，且見天語峻厲，霖猶未去，與臣亟至其所居，趣之使出，霖始跟蹡肩輿而去。臣居與霖隣，實目見之。以此而觀，霖命至瑣闥，汝騰必不駁之明矣。或謂汝騰徙他官，非由霖故，自以繳駁諫章所論社倉等事，因欲陛下出之乎外，而陛下欲兩全之，故徙汝騰他職。若果出此，臣尤以爲不可。夫邪正是非，天下自有公論，而汝騰所言，集大有之姦，有無亦何可得而欺者。陛下但當問其言之是非，而去留之可也。若不辨黑白，但欲諂以好官，使之薰蕕淆處，汝騰行己有恥者也，其肯道不行、言不聽，而包羞忍恥以就華職乎。是則名曰進而實退之也。且陛下更新大化，名曰收用諸賢，其實皆置閒曹，徒爲觀美。獨汝騰粗居要處，得行其志，宗社所賴，惟此而已。一旦驟奪其職，付之柔佞拱默之德輿，使汝騰以一世之望，宗老之重，飄然遠引，陛下遂亦棄之有如弁髦。中外聞之，必大驚怪，以爲朝廷局面轉移，國事至此，賢者力爭而去，小人踴躍增氣而來。蓋理勢之必然者，豈不搖動四方之人心哉。臣言及此，非敢求名，非敢爲黨，蓋亦赤心血忱，深痛陛下改紀僅數月，而初意遽變，已有土崩瓦解之氣象，論者以收特在旦夕間，故不自知

其言之狂至于此耳。臣願陛下以宗社生靈爲念，毋蹈係小子失丈夫之戒，亟以封駁之職，復還汝騰，使之有辭復留，以繫人心，以安國步。不然，臣、汝騰之所薦也，又頃者使還入對，首言吏化機括，惟在五六臺諫，而非其人，是以妄論臺諫者也，當與同去，其可獨留。伏乞斷自神斷，俯賜罷黜，臣雖沒齒田間，其甘如薺。干冒威顏，不勝俟罪之至。

輪對奏劄

原注□□六日 時爲著作佐郎

臣猥以非材，濫竽東觀，每愧尸素，無補秋毫。茲幸登文石之陛，以望清光，敢輸芻蕘之愚，少殫忠報之分。惟陛下垂聽焉。臣嘗靜思當時之故，竊以爲關乎宗社之存亡者，不一而足。陛下神明之慮，既有所遺，而二三大臣，復皆視爲故常，莫有赤心血誠，身任其責者。是以大化雖更，羣賢雖聚，而天下之勢，反日趨于

危亡而不可救止也。且今日關乎宗社之存亡者，陛下亦知之乎。姦邪有復出之釁，強敵有必至之勢，國計有將敗之虞。三者其機已兆，其形已成，大臣分任其責，汲汲以圖之，猶懼弗濟，而可漠然不痛癢其身乎。權因去位以來，所締結者，莫不壞散，所排斥者，莫不收用，攻詆之疏，多見施行，朋比之儔，悉就流竄，戚里之與爲媢嫉者，又奉詔而停婚。上心若堅定，國是若昭然，士大夫皆舉手相賀曰，自今其無反覆之釁矣。臣竊以爲未也。何則，內庭之耳目故在，而外邪愈急于窺覘，都城之巢穴未破，而姦朋猶存于依據，雖輕之臣，邪正混淆，固有覘顏候色，援助小人，如鄭居中之主蔡京，謙忠之任，忠佞錯糅，固有柔邪深險，默伺時變，如楊畏之主章惇，在廷有執事出死力以排姦者，百無二三，希後顧而中立者，十蓋八九，甚至陰持異見，以力沮草茅之公議，陽附善類，而甘爲權璧之私人，指目昭然，有不可掩。嗚呼，國家之多釁如此，非宰相之責乎。夫成周冢宰，以正百官爲職者也，而王之六宮亦統焉。今羣臣龐雜甚矣，宰相所當別其淑慝，爲上一分明之，至于宮禁奇衺，閹寺外交，人言籍籍，豈可坐視而不之問。願乃拱倪兼容之意多，別邪歸正之慮淺，憂讒避謗之心重，而前邁往之志微，遂使衆臣爭衡，大權旁落，養成積輕之勢，以啓窺覦之漸。是得爲知其職分矣乎。罅隙之不塗，幾微之不察，一切以虛心無我之道，待詭譎變詐之人，踐術既熟，羽翼既成，不幸變故乘之，上心一移，因渠立至，使宗社有淪亡之憂，衣冠遭魚肉之禍，生靈罹塗炭之阨。當是時也，雖潔身以去，其能逃萬世之清議乎。故姦邪有復出之釁，宰相之責也。數年以來，敵攻蜀，南傳聞日駭，荊蜀廣右，所奏略同，聞其將師，鮮能行兵，批亢擣虛，或襲其背，則兵出奇道，蓋其常能，無足怪者。廟堂之上，雖尚致疑，而宥府之臣，蓋嘗論建。今既任本兵之責矣，則向之所陳，固當力守而速圖之。且其所謂命將帥，撫結諸豪，邀截障蔽，命廣帥壯邕州之守，控扼險隘者，陛下亦既順從其議矣。今閱數月，蜀

之所撫結者何族，廣之所控扼者亦何地，招募戍卒，孰任其事，聯結峒丁，孰尸其責，遣使以訪境外之事，終何所聞，易帥以任經理之寄，果何所就。夫古之大臣，圖事揆策，不爲空言，發慮出謀，動有成效，不以敵國緩急爲作輟，不以人言有無爲勤怠。今既以知軍容萬里之情，見推于天下矣，及至謀人之國，任人之事，當存亡關繫之秋，無始終負荷之志，悠悠泛泛，自同衆人，陛下專閫之意，固如是哉。且臣近者聞諸上流閫幕，以謂大理久已降敵，而朝論方在疑信之間，可爲痛哭。樞府之言，必有自來，不識是說也，閫帥嘗以白于廟堂否乎。萬一有之，而閫帥不以告，二府不及知，則亦異陛下之任使矣。夫以知兵之臣，居本兵之地，而又專任本兵之責，臨事安危，漫所交關，乃令敵人謀我，而不思所以待之，危機將發，而不圖所以救之，一旦鐵騎長驅，寇警荐至，江淮之間，土崩瓦解，任事之臣，寧得不執其咎乎。故強敵有必至之禍，主兵大臣之責也。國家版圖日蹙，財力日耗，用度不給，尤莫甚于兩年。聞之主計之臣，歲入之數，不過一萬二千餘萬，而其所出，乃至二萬五千餘萬，蓋藝容取辦者過半，而後僅給一歲之用，其取辦之術，則亦不過增楮而已矣。嗚呼，造幣以立國，不計其末流剝爛蠹滅之害，而苟焉以救目前之急，是飲鴆以止渴也。豈有爲天下□□者若是而上不覺者。陛下慮國計之屈，分命大臣顓領其事，蓋將使究本末源流，而圖維變通之術也，固當會用人之大凡，察盈虛之至理，破苟且之弊習，爲經久之遠圖，今也不惟理之無術，

而反耗之日甚.大農經用.廩廩不繼.額外創給.日以益多.大兵之劵.不詢之有司.一日之間.而頓增三十餘萬.淮蜀制臣.以科降為請.則一捐亦各于數百萬.其他凡所饋給.親舊悉增.夫軍旅之費.誠不宜惜.然不度其力.不慮其終.豈不甚乎.且理財無他道.亦曰去其蠹財者而已矣.蠹財之大者.莫若軍旅.而宮掖次之.今江淮荊蜀.符籍半虛.主帥務私資為囊橐.根株盤結.未有能窮其姦利而一清.今主財之臣.亦嘗以嚴軍旅之實為請乎.六宮橫費.浮程百出.羣奄羽化.要索無藝.變攙祈恩.賜予日繁.外庭不敢問.有司不得計也.今主財之臣.亦嘗以省宮掖之用為請乎.濫費之不節.宿蠹之不除.乃徒張官設吏.日事紛更.緣飾美觀.騷紊體統.使才名之士不容.而嗜進之士得傳.國家用度.日以不給.蓋有如賈誼所謂大命將傾.莫之振救者.臣不知何以善其後乎.故國計有將敗之虞.主財大臣之責也.夫姦邪能覆人之國.能亡人之國.而財用空竭.猶之血氣凋耗.亦足以斃人之國.有一于此.已可甚懼.況三患交至.而無人焉以任之.可不為之塞心哉.且是三者.本皆宰相之所當總.執政之所當預.而非可以分任者.亦既謀之不臧而分任矣.則職分所在.可得而辭其責乎.雖然.臣又竊有疑焉.何則.二三大臣.責任雖不同.而心不可以不同.側聞廟堂之上.同異寢彰.道路傳言.抑難深信.然國論未闕.窺伺孔多.纖芥一開.何事不有.日前百怪.且將舞餡鱗而號狐狸.禍亂相尋.往往出于衆人之所易.宗社之憂.又豈特一去位之姦而已哉.故以人才言之.執政當進其可進.而不必望其為助.宰相當用其可用.而不必疑其植黨.以政事言之.宰相所當謀.諸同列.毋獨運以貽自用之譏.執政所當告諸長官.毋專達以取侵權之誚.如同舟而期于共濟.如共車而主于能行.夫如是.豈勝元祐之治.雖未能以遽致.紹聖元符之禍.倘庶幾其可釋乎.然而臣有說于此.請得以終陳之.夫職分之不盡.心志之不同.二三大臣信有罪矣.待遇之未誠.信任之未篤.愚臣妄謂陛下亦有過焉.何則.嘉祐之定國本.任其責者.韓琦也.今陛下以為家事.而獨謀于左右之嬖御.元祐之擇臺諫.預其議者.司馬光也.今陛下懲創太過.而專決于寵幸之從臣.伸國法以繩橫恣.廟堂之責也.卒壓于威命而中輟.內降以抑僥倖.宰相之事也.竟屈于宣諭而奉行.彼居其位而不得行其道.方赧然以冒其所愧.又安能展布四體.以志伊尹、周公之事業哉.臣願陛下推誠以待之.虛心以任之.毋以小謀大.毋以內圖外.而使大臣得以粗伸其志焉.如此而猶職分之不盡.心志之不同.以負任使.則天下之責.固將歸之.而不貸矣.臣出位有言.無所逃罪.惟陛下幸赦.

彗星應詔封事 案宋史理宗本紀.景定五年七月甲戌.彗星出柳.是實似道擅政時.

臣伏覩七月初六日.以彗出柳星.許中外臣僚直言時政缺失者.臣一介妄庸.受性愚直.淳祐末.禳.蒙陛下擢貳蓬省.纘承記言.竟以遇事妄發.得罪而去.已而朱熠、沈炎、何夢然之徒.相與捃拾.坐廢十年.自分此生.永訣聖代.無復一言.關于陛下之聽矣.不謂垂死之年.乃承罪己之詔.諄勤懇惻.導之使言.臣目覩皇上震恐.大禍將至.其敢畏避權勢.不罄其所懷.以負聖明乎.謹瀝血忱.以羣臣所必不敢言.陛下所必不得聞者為獻.惟陛下幸聽.臣謹按國史.徽宗皇帝崇甯五年正月戊戌.彗出西方.光芒長十餘丈.徽宗大懼.日進蔬食.每夕焚香涕泣.至數百拜.星沒乃止.于是慨然深照蔡京之姦.不由人言.奮自威斷.即日

罷其左僕射.凡京所為政事.一切罷之.除毀黨碑.凡元祐姦黨指揮二十項.悉從蕩滌.停罷補注方田.廢三衞.徵闕士.吏學法.復科舉.罷後苑製造.罷大街賣物.以至茶鹽鈔法.並照戶部議改.內外百姓.歌謠鼓舞.溢于塗巷.近世以來.以實應天.精切勇猛.未有過于此者.後嗣安得不取法哉.陛下數年以來.專任一相.心膂委己.事無大小.一切付之.果得其人.宜乎天心克享.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矣.而庚申以來.大水為災.浙西之民.死者數百千萬.繼以連年旱暵.田野蕭條.物價大翔.民命如綫.其象急迫.至此極矣.今又重以非常之異.妖星突出.光芒竟天.夫柳為鶉火.火者、國家盛德所在.而彗出焉.其變不小.若非朝廷政事大失人心.則何以致天怒如此之烈乎.臣請得而枚數之.祖宗立國.一本忠厚.大姦巨蠹.始加流竄.今也大臣輕于用之.以怖異己.庚申辛酉之間.大小之臣.追停遷放.無月而無.威則立矣.如斲喪祖宗忠厚之澤何.士大夫以仕進為業者也.今使刻薄小人.吹毛求疵.搖持拖塞.動觸新制.進退無門.旅困鄉連.有歷二三歲.竟不得一缺而去者.又使輕銳少年數人.日夜改七司法.鈎鈸增加.日事刻簿.憎惡一人之得進.苟己所欲.與則雖碌碌下流.超資越序.而無所忌憚也.人才難得.自古而然.致著兼收.納攬之使.今也以意向為用舍.以親疏為去留.自非素出其門.皆棄不錄.遂使懷才抱藝之士.沈磨流落.咨嗟憤怨.有網人于聖世之憾.豈不足以傷陰陽之和乎.古之大臣.皆以下士為賢.吐哺握髮.未嘗少懈.所以通達下情.蒐覽人物.共濟國事也.今不務師古.妄自尊大.有造光範.如謁鬼神.越月踰年.竟不得通.雖有奇才異能.何以自見.凡此數者.皆為陛下失士大夫之心者也.自井田既廢.養兵之數.皆仰租稅.漢唐以來.未有能易之者也.今也騁其私智.市田以餉.自謂策略高妙.前無古人.陛下知其非計.嘗欲罷之.有秋成舉行之命.彼悍然不恤也.自估民田.流毒數郡.告牒乘物.不售一錢.遂使大家破碎.小民無依.米價大翔.饑死相望.有司何謂田怨.日更月易.無有已時.姦佃乘之.破其主.識者謂異日浙西有亂.必自公田始.不特若此.又四出虎狼之吏.使之磨牙張吻.噬咋良民.柯山一閑.遠近為之震駭.若水三貴.朝廷謂之妙選.史越翁到郡數旬.而聚斂至三百萬.椎剝之慘.不言可知.朝廷鋤去黠吏.本以愛民也.不知反以為害.一吏就擒.視為奇貨.株連枝蔓.殃數十家.得錢數百千萬.而猶未已.鬻妻賣子.破產亡軀.哭泣載塗.臣所親見.堂堂天朝.而甘為破落州縣攤賴之舉.凡此數者.皆為陛下失畿甸之心者也.江漢上流.國家重地.中興之後.簡畀名臣.彈壓撫摩.未始偏廢.今也舉而付之一夫.容養姑息.如奉驕子.頤指氣使.求得欲從.斬刻殺伐.偏于湖廣.監司守令.畏懾而不敢爭.使陛下創殘遺民.淪陷湯火而莫之救.江西湖北.歲糴給錢.其來已久.今亦半給告牒.人情甯不洶洶.以至市舶盡利.而蕃夷怨.鹽法苛急而商賈怨.比日以來.復開廣寇贛發.相挺而起.凡此數者.皆為陛下失遠民之心者也.然此特臣耳聞所知萬分之一二耳.淮海以西.嶺蜀以東.千萬人之怨.又奚止是哉.陛下所恃以有天下者.人心而已.今大臣盡失之.則其相與愁痛號咷.哀籲上蒼.產妖孽.以警悟陛下.以昭示危亡.又何足怪哉.況近歲以來.天生柔佞之徒.布在世間.立人本朝.惟知有權門.而不知有君父.或稱其再造王室.或稱其元勳不世.或直以為功不在禹、周公下.虛美溢譽.日至上前.熒惑聖明.掩蔽罪惡.遂使陛下深居九重.尊倚一相.高枕而臥.謂如泰山四維之真可倚.不

知下失人心。上招天譴。乃至于此。豈非羣臣附下罔上之所致哉。陛下試觀五年之間。廷紳奏疏。不知凡幾千百。亦有一語事關廊廟者乎。意之異己者盡斥。位之偪己者盡除。上自執政侍從。下至小小朝紳。無一人而非其黨。雖學校諸生。亦復數年噤無一語。言路久已荊棘。所以養成大臣横逆之氣。人怨天怒。不至于彗出不止也。且災異策免三公。漢唐以來。視爲常事。丙申雷變。陛下亦嘗奮發剛斷。一日而罷二相。今彗星之應。至不忍言。豈雷變發非時之比。况人心皇皇。萬口一辭。皆指其人。獨陛下不悟耳。且后妃之家。不得爲執政官。仁宗皇帝之著令也。政宣犯之。終致禍敗。陛下違仁宗之令典。蹈政宣之覆轍。固已不合天心久矣。今遇非常之變。而又不思改圖。則亦何時而覺寤哉。臣恐自今上天不復譴告。而傷敗旋至矣。臣忠憤所激。不勝大願。願陛下取崇甯拜出故事。反覆披覽。力見施行。因大臣求退而亟許之。取庚申以來一切刻薄害人之政。即日能去。申嚴仁宗著令。爲子孫萬世之法。而又齋潔聖心。力行好事。收召賢賢。昭洗冤魄。以答天心。以慰人望。如此十日。而妖星不滅。則寸斬臣以謝大臣。以戒狂妄。臣不敢辭。干冒天威。不勝震懼之至。

貼黃

臣犬馬之齒六十有四。正先臣捐軀徇國之年。自草此疏。即以一死自待。蓋未必膏陛下斧鉞。而大臣怨毒。則有不可測者。陛下若欲保全微臣。乞勿以臣疏付外。臣非畏死。蓋恐一綫言路遂絕。非陛下之利也。伏乞睿照。

奏乞詔趣諸路勤王之師狀

臣竊見朝廷屢促諸道勤王之師。今已日久。尙未有至者。當國家危急存亡之秋。豈臣子顒望翹翹之日。昔靖康之難。勤王之師。不待督促。四面而至。特姦臣耿南仲輩。以議和卻之。其不可追之悔。至今言之。令人於邑。明受之變。張浚、呂頤浩爲諸鎭唱。號召韓世忠、張俊之徒入援。遂梟二凶。成反正之偉功。蓋君父艱危之際。凡委質爲臣者。皆當不待詔告。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救父兄。今乃或覬肘于權姦。擁重兵而不動。或私庇于鄉井。留精銳以自全。甚至摟入衞之旅。半道邀之以去。措意如此。公議指之。謂其有無君之心而後敢若此。視浚、頤浩。寧不愧死乎。控懇欲望陛下亟下明詔以督責之。專遣一介之使。監其調遣。必師旅就道而後許還。其有能率先諸道而至者。不惜厚賞。以加旌異。如尙首鼠兩端。逗撓不進。重加竄貶。雖赦不原。庶幾援師四合。神京不聳。此今日機務之至大至急者。惟陛下幸聽而速圖之。臣不勝惓惓。案宋史度宗本紀。咸淳四年九月。元兵始圍襄樊。高斯得傳。元軍下襄陽。斯得疏言事最爲切要。命當納遷工部侍郎起疏上。是官起居舍人兼侍講權工部侍郎時所上。

恥堂存稿卷二

經筵進講故事 原注。咸淳八年二月除起居舍人。盡九年十月除工部侍郎。

五月初二日進

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原注出前漢書杜欽傳

臣聞人君一身。天地社稷宗廟山川之主。四海九州百萬生靈之所係命。不可以不謹也。古先帝王知其然。故保身之道。至嚴極重。起居動作。悉有檢防。出則史官書其言動。御侍察其聲音。入則女御叙其燕寢。女史記其御法。惰慢之氣。不設于身體。褻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凡以制威儀之節。養壽命之原。而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秦漢以後。古制不存。人主御朝之時。觀聽攸屬。猶或矜于自飾。至于適寢釋服。嬪寺後先。其能不爲居養所移者鮮矣。故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有天子穆穆之容。而一入內庭。則聲色蠱進。女德不厭。趙李爭寵。傷年損德。此杜欽之言所爲發也。陛下春秋鼎盛。行義未過。退朝之暇。游神典籍。恬泊神慮。固中外之所共知也。然日者違和豫。少曠視朝。聞者不能無惑。臣謂陛下聖性高明。受祖宗之所付託至重。其于保身之道。造次克念。戰兢自持。必不若漢季之君所爲。然臣區區愚忠。猶願陛下于樂喜之餘。益思謹疾之道。凡紛華柔曼。可以傾意而蠱神者。一皆屏去。玩無逸之所以克壽。思恬淡之可以永年。澄心清魂。葆醇練粹。雖于昭陽栢館。臨宦官女子之際。常若露門虎觀。對舉士大夫之時。則微痾

薄惡。安得以區區清明之時。而壽基福本。豈不億萬年而有永乎。臣未得登文石之階。陳當世之務。因上故實。獨以是爲發言之首。惟陛下赦其狂愚。不識忌諱而察納焉。臣不勝幸甚。

七月二十三日進

魏相爲丞相。勑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原註，出漢書魏相傳。)

李丞相沆。每朝謁奏事畢。必以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爲變色。慘然不悅。旣退。同列以爲非。問丞相曰。吾儕當路。幸天下無事。丞相每奏不美之事以拂上意。然皆有司常行。不必面奏之事。後當已之。公不答。數數如此。因謂同列曰。人主豈可一日不知憂懼也。若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矣。(原註，出三朝名臣言行錄。)

臣嘗觀唐虞盛時。大臣進說其君。雖平居無事。未嘗不存警戒之意。蓋人主不可一日無懼也。而保持是心。使久而不怠。則大臣之責也。禹、皐陶論治于舜之前。舜進禹。使之昌言。禹不及他。獨舉前日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者。以爲告。禹豈自伐其功者哉。蓋將以保帝舜洚水儆予之心。使之不忘一日之懼。所謂昌言。莫大于此。後世大臣。鮮能知此義者。惟漢魏相相有見乎此。相勑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夫宣帝之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亦可以言治矣。相乃常以逆耳之事告其君。使之知所警懼。不敢安逸。可不謂賢乎。我國朝名臣李沆。相眞宗皇帝。每奏事畢。必以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變色不悅。同列皆止之。而沆不爲止。且曰人主豈可一日不知憂懼。若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矣。嗚呼。沆之此言。眞可謂大臣之體矣。雖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何以過此。且咸平景德。乃國家至隆極盛之際。而爲宰相者。不以已治已安爲足。方以儆戒無虞爲心。用能弼我祖宗丕基。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豈非萬世宰相之法哉。臣竊見比者江浙閩中諸郡。同日大水。流移入民。動以萬計。中外一辭。謂非小變。然大臣恬然視之。未聞有孳孳汲汲。推原致異之由。圖維弭災之策。爲陛下力陳之者。一二廷臣。不得已而有言。亦人臣願忠職分之常耳。顧聞忍其強聒。指爲張皇。抑何居其位而不知其任耶。夫魏相李沆。居天下無事之時。而喜言災變之事。今日大臣。當大異較炳之後。而惡言災變之實。豈以陛下不樂聞之。而願望以至此乎。臣願陛下虛懷訪遠。示廷臣以喜聞儆戒之意。如舜之進其臣。使之昌言。庶幾自今或有變異。有以開廣上心。博采人言。共圖銷弭之術。宗社幸甚。

七月二十八日進

淳熙八年二月己亥。太府卿蘇現以病乞補外。擬除閩漕。上曰。師揆來乞此缺。乃是師垂之兄。師垂爲淮東提舉。壞官錢二十餘萬緡。趙雄等奏伯圭不甚教子。多貲以治生。上曰。何以爲淸白之傳。竊聞其下尙有三弟。他日皆作郡。則近地州皆占了矣。莫若以高爵厚祿。使之就閑。卿等更議之。雄等贊曰。凡朝廷一好事。皆陛下之意。臣等略無分毫補助。容退而熟議。庚子。雄等奏師揆等差遣。昨日雖聆聖訓。細思似無

端由。蓋陛下方務廣恩。旣難批出。臣等日侍左右。若作勘會。亦涉商量。須因人言。乃可議此。上曰。如此、則且命師揆依舊淮西運判。卻別以缺與師垂。使避其兄。庶幾體順。乃除師垂閩漕。乙巳。中書舍人施師點言。師垂倚勢謀利。恐嚇細民。轉輸一路財賦。其不爲民害者幾希。望追寢除命。且與祠祿。詔趙師垂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原註，出孝宗皇帝實錄。)

臣恭惟孝宗皇帝臨御二十八年。一以大公至正爲治。如天之無私覆。地之無私載。日月之無私照。雖骨肉肺腑之親。未嘗輕以官職授之。蓋天位天祿天職。乃天下之公器。非人君之所得私也。師揆、師垂、秀僖王之諸孫也。孝宗皇帝以師垂貪黷無狀。且其兄弟衆多。異日布滿近郡。易爲民害。欲以高爵厚祿。使之就閑。不私其親。而處之盡善。眞可謂盛德之事矣。向使大臣將順其美。推廣其意。因此立法。凡屬籍及戚里。自今悉優加祿秩。不復煩以治民。則經制一定。後世子孫。有所持循矣。惜乎宰相趙雄等。識慮不遠。避怨姑息。沮其事不行。而除師垂以閩漕。公論沸騰。卒爲中書所繳。孝宗皇帝亟命予祠。曾無留難。雄等能無愧乎。嗚呼。有君無臣。使祖宗盛美。不得宣于天下。著于後世。可勝歎哉。臣竊見近者。王邸懿親。忽除畿漕。瑣闥爭之。以爲未允。且聞其人亦畏人言。一再引避。陛下若俞其請。改命其官。乃協公議。而復強之使受。何耶。夫孝宗皇帝于王邸之親。尙不敢私。則于王邸之親。其必不私。明矣。陛下縱未能繼孝宗之志。立爲定制。以示後法。亦豈可不行給舍之言。以伸公論之氣乎。乃若大臣勇于順指。輕于出命。甘心以趙雄容悅爲法。而不知以道事君之義。尙不得而辭其責也。臣願陛下少省孝宗皇帝以高爵厚祿使之就閑之訓。自今于骨肉肺腑之親。但優其恩澤。勿使臨民。庶幾宅生之寄。皆得其人。赤子敉寧。有以祈天永命。臣不勝拳拳。

七月二十九日進

上方郊祠甘泉泰畤。召揚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幸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屛玉女。卻虙妃。以微戒齋肅之事。(原註，出漢書揚雄傳。)

臣聞人主事天之道。惟質與忱而已矣。蓋質者、天地之性。而忱、則天地之道也。大路越席。掃地不壇。器用陶匏。牲用繭栗。皆尙質也。立揮聽警。度弁聽報。齋明盛服。三宿七戒。皆致忱也。外崇乎質。內盡乎忱。則天之觀聽饗道也宜矣。秦漢以後。文縟而掩其質。敬心弛而汨其忱。千乘萬騎以爲華。寶鼎天馬以爲飾。而事天之本廢矣。杜荊蠻旅以禱兵。方士秘術以求福。而事天之心蕩矣。若成帝者。則以文滅質、以欲汨忱之尤者也。甘泉泰畤之祠。正承武帝奢侈之後。丞相匡衡。欲少去華就實。乃奏罷鸞路龍鱗黻繡周張之飾。更定其儀。與其樂章。帝雖勉從。而終不能改。故雄賦甘泉。極道八神警蹕、星陳天行、萬騎中營、玉車千乘之盛。以致靡麗之譏。是時趙昭儀又大幸。每上幸甘泉、常從。故雄賦復云。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屛玉女而卻虙妃。玉女無所耽其淸廬兮。虙妃曾不得施其蛾眉。以戒齋肅之事。惜乎帝之馳騖于紛華。湛溺于逸欲。而不能用也。欲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不亦難乎。陛下稽卜季秋中辛。以行驅館之祀。今有日矣。咸秩之禮。昭事之忱。所宜祇戒而豫定者。聖心固已孜孜于此。蓋自乾淳以來。每遇郊禋。必詔有司。自

祭天儀物及諸軍賞給之外，凡車服仗衛聲明文物之具，莫不裁約而歸于儉。錫賚推恩，亦減承平之半，或三之一。可謂尙質之至矣。至于前期齋殿，致其精明以對越在天者，尤極其嚴。行事之際，避黃道而不履，盧小次而不御，可謂致忱之極矣。是以神天顧歆，成積雨而頓霽，或微恙而立瘳，以迄成熙事。此陛下之家法。厥今四郊多壘，財力單匱，遠不逮乾淳之時。臣願陛下于阜陵節約之外，損之又損。庶幾曰祀曰戎，二者皆濟。乃若以忱事天，又其大本。記曰，齊者，防其邪物，訖其嗜慾，言不敢散其志也。今距齋宿之期，雖日尙賖，然臣願陛下以聖人久爲心，兢兢業業，已如上帝臨汝，神在其上之時，則積此眞純，用于一日，天人相與，如響應聲。天神之不降，地祇之不格，風雨之不節，寒暑之不時，臣不信也。惟陛下力行之。臣不勝惓惓。

九月初三日進

哀帝時，鮑宣上疏曰，今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宜急徵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皆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龔勝爲司直，郡國皆愼選舉，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尙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耶。原註出前漢書鮑宣傳

順帝時，李固上疏曰，安國以積賢爲道。陛下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夕惕孳孳，志存憂國。臣前在荊州，聞厚純等以病免歸，誠以悵然，爲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竝皆少年，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息。宜召還厚等，以副羣望。原註出後漢書李固傳

臣嘗觀舜之命官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皐陶之陳謨，亦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夫人君代天理物，朝廷之上，庶官所治，皆天事也。其可一時之不亮，一官之或曠哉。然曠官有二，無其人曠也，非其人亦曠也。舜之所命，禹宅揆，棄后稷，契作司徒，皐陶作士，垂共工，益作虞，伯夷典禮，夔典樂，龍作納言，既不虛其位，又皆當其才，得人之盛，卓越千古。嗚呼尙矣。後世朝廷之官，類多曠廢，非果乏才也，有而不能用耳。哀帝時，鮑宣言，朝廷無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至于使外親小童，在公門省戶下，可謂曠官之甚也。然何武、師丹、彭宣、龔勝之倫，蓋當時號爲骨鯁耆艾者，乃以排外家丁傅，廢斥不用。順帝時，李固言朝會見諸侍中竝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備顧問者，亦可謂曠官之甚矣。然樊英、黃瓊、楊厚、賀純之徒，蓋當時號爲宿儒大人者，乃忤權臣梁冀，病免而歸。二君有才不用，乃使不才者充位備數，以妨賢俊，其曠天工也甚矣。雖然，二漢之官，非其人而曠也。今日之病，則不但非其人，而又至于無其人焉。尙書六員，不備其一，侍郎八員，闕其五，大小卿監十七員，闕其九，二府掾屬九員，闕其六，郎曹二十餘員，闕其半。謂天下果乏才耶。則祖宗以來，如慶曆、元祐、乾道、淳熙之際，人才輩出，布滿朝廷，皆取諸當世而足，不借之于異代也。何獨今日而無之乎。采諸公論，在外諸臣，

可備侍從卿監都曹郎吏之選者，固有其人。奈何正學直道，與時落落，謀人之國者，觀望上意，專使朝廷空虛而不肯召用。其負一世之望，觝排小人不勝，項背相望而去者，視之亦不甚惜。使鮑宣、李固見之，能不以何武、師丹、黃瓊、楊厚輩爲歎乎。然而今日所甚病者，又在于二相矛盾，私意相持，坐視朝廷曠官廢事，曠歲踰時，曾不知恤。陛下亦未嘗少加訓勅，使留意于選任也。舜、皐陶以天工相戒，固如是乎。臣願陛下深詔大臣，妙選時髦，速補衆職之闕，庶幾併志合力，共熙帝績，不至取國空無人之譏，天下幸甚。

九月二十三日進

紹聖三年，直寶文閣待制知成德軍楊畏，知河中府。右正言孫諤言，畏在元豐之間爲御史，其論議趨向，皆與朝廷合。及元祐之末，呂大防、蘇轍用事，則盡變其趨而從之。紹聖之初，陛下躬親總攬，則又變其趨而徼合苟容，交關執政，傾亂朝政。至今天下之人，謂之三變。詔楊畏落寶文閣待制，依舊河中府。中書舍人盛陶言未敢行詞，詔移之虢州。原註出宋史楊畏傳

臣聞舜之戒其臣，以難任人爲急，難之一辭，乃聖人屏惡之深意，不可不精思而熟玩也。蓋憸壬之人，易近難遠。聖人非特去之，而兢兢業業，戒謹恐懼，惟慮其人之復來，以傾亂吾國，苟畏難之心，頃刻不存，則彼必緣間伺隙，不旋踵而至矣。詎可忽哉。熙豐、祐聖之間，小人反覆，莫如楊畏。利在王安石，則附安石，利在呂大防、蘇轍，則附大防、蘇轍，利在章惇、安燾、李清臣，則附惇、燾、清臣。天下之人，謂之三變，國家之逆運亂源，濫觴于符紹，滔天于崇、觀、政、宣，畏實爲之。若此傾覆之徒，其可近乎。嘉熙以來，侍從之臣，固有隨時俯仰，逐利轉移，如楊畏之三變者。方其氣燄熏灼之時，其力至能進退宰相，鉗制言路，善良重足，儒遭傾覆之禍。幸賴陛下洞照其姦，不動聲色而去之，天下咸仰聖德之明。彼其退伏散地，豈一日而忘復出哉。特未有可乘之機耳。邇來國家多難，局勢漸搖，彼靜觀竊笑久矣。一旦因事論建，依倣公議，以動陛下之思，而廷臣不自後先，及其奏至之時，復加薦引，中外相應如此，豈得爲無意哉。陛下苟入其說，召之使還，臣恐楊畏一來，元祐變爲紹聖，特反掌間耳。況比日以來，從臣奏議，欲用嵩濟與燾三黨，倡邪說以誤國事，包藏已深。乃今又有佞人來矣之漸，邪氣盤結如此，臣竊爲國事凜凜也。臣願陛下深察安危存亡之機，以舜難任人爲法，斥去邇言，謹勿輕信，使已去之姦，絕意再用，則局面增固，善人獲安。陛下更化善治之初心，不至于中道而改轍矣。臣憂愛之切，遂忘其愚，惟陛下采擇。

十月十三日進

至道初，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謂左右曰，人臣當思竭節以保富貴。呂蒙正前日布衣，朕擢爲輔相，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矣。劉昌言曰，蒙正雖驟登顯位，然其風望不爲忝竊。僕射師長百僚，資望崇重，非寂寞之地，且亦不聞蒙正之鬱悒也。況乎巖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多，惟若臣輩，苟且官祿，不足以重矣。上默然。及劉昌言罷，上問趙鎔等曰，頗見昌言否。鎔等曰，屢見之。上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言多至流涕。上曰，大率如此。當在位之時，不能悉心補職，一旦斥去，汍瀾涕泗。錢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泗，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

主者。遂貽上之輕鄙。將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解不果。今上初年。再表遜位。得請。原註出皇朝名臣言行錄

臣嘗妄謂士大夫立朝。不可一日無去心。蓋去就輕。然後能伸吾道之尊。而起人主之敬。若進退之際。不能介潔。脫然無累。則是有欲而可制。其取人主之輕鄙宜矣。傳曰。君子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按禮。凡食賓。君迎賓入大門。賓入。再拜。賓揖。君揖入。賓從之。三揖三讓。然後升階成禮。反賓出。君送之大門內。再拜。賓不顧而去。此之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禮雖主言食賓之儀。而記者引之。以明士大夫進退之節。復申之以遠亂之辭。蓋患失之弊。必至于亂。其蔽人以護于去就。豈不嚴哉。太宗皇帝擬呂蒙正劉昌言之感戚于退。非果輕鄙士大夫也。蓋由未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者。錢若水深知其然。力求遜位。以寤明主。以愧貪夫。蓋可謂能易退而知自重者矣。其爲一代名臣。不亦宜乎。比年以來。士大夫以退爲難。控摶辭避。以身殉之。若不可一朝捨去者。躁競成風。廉恥道喪。職此之由。近者臺諫之出。既往復來。僕僕道路。見者指笑。以爲前所未有。一辭而退。固如是乎。彼蓋以詔書趣還。藉口不知。一求復出。名節已敗。雖靦靦充員。可以實近臣之虛位。然頑鈍無恥。人所鄙賤。秪爲朝廷羞。則反不若虛位之爲愈也。臣竊料三人者。羞惡之心未能忘。必且愧清議。終求引去。臣願陛下亟俞其歸。非特遂之以安。其于砥厲士風。扶植世道。不爲無補。取進止。

十月二十日進

淳熙十年、七月、丁丑。李燾奏。臣蒙恩庇職史館。事有當奏取聖裁者。謹列于後。一、從來修書。必立年限。今四朝正史。開院已二十四年。三次展限矣。所幸紀及志竝奏全篇。其未了者。止諸臣列傳耳。列傳既有底本。稍加之意。似不難了。乞自今更與展限明年。春季。庶幾史官各務協心。不致有淹日月。一、裕陵諸臣列傳。已經四次修改。泰陵三次。祐陵二次。靖康一次。若舊本有誤處。及有合添處。卻當明著其誤。削去。合添處仍具述所據何書。致按無違。乃聽修換。仍錄出爲致異。不然則從舊。更勿增改。所有諸臣合立傳而事跡無可尋討者。且附他處。不必強立。庶幾後來尋討得見。則不妨別立。大抵只要信而有證。一、臣聞操觚佐鉛。技不兩工。故史官必久居其任。少兼他職。乃可責成。若兼職太多。用志必分。雖高才任職。多多益辦。然人之精力有限。正恐詳于此則略于彼。今史官猶有缺員。自今差除。乞選兼職少者委任之。庶幾專力。速成大典。從之。原註出孝宗皇帝實錄

臣嘗伏讀國史。竊見修書故事。帝紀志傳。必一書成。乃修一書。未嘗有竝修兩書者。蓋國家大典。關係至重。非專心致志爲之。則不能紀載得實。傳信後世。且以神、哲、徽、欽四朝正史言之。乾道中。史官李燾上帝紀。既而補外。及再還朝。乃命修列傳。故纔初至。有此三項奏請。列傳垂成而燾卒。所謂展限來年春季者。竟不果就。遂召洪邁卒成之。十三年十一月。乃克登進。曰紀、曰志、曰傳。次第而修。首尾二十七年。四朝大典始備。孝宗皇帝豈不欲其速具哉。而責成有漸如此。以燾良史之才。無出其右。亦不敢說竝修志傳。而二書之進。後先相距。其遠又如此。以是言之。崇成鉅典。其可以易言哉。臣伏見國史院被旨修纂高、孝、光、寧四朝志傳。限來年三月登進。臣叨預載筆。苟有管見。不敢默然。且詔修四朝志傳。爲日久矣。趙以夫始卑其事。不知亟加纂輯。乃欲先合九朝正史爲一。而後以四朝續之。用力舛差。遂隨汗漫。迄以夫之去。四朝傳竟無一字。汝騰繼之。嘗其任矣。而乃引嫌力辭。尤焴又繼之。亦復按避。久乃就職。更三史官。虛度歲月。幾及兩載。實爲可惜。九月以來。乃方命僚屬。然規模不立。人情渙散。既不照值例奏請。先立年限。又不攷故事。分志傳爲兩次。以百餘年間、歷史官二百八十餘人所不能成之書。自詭速成于數月之內。四修三修兩修一修。可謂易于成書矣。猶且踰四年而後奏篇。今高、孝、光、寧、諸臣當立傳者。人數猶未能定。雖紀疏漏。無倫次。院吏所供初草。大抵徒其私家所供誌狀。全未經史官致按。增入他書。又安得有所謂四修三修兩修一修者。乃欲趣辦于四五月之間。臣知其苟且滅裂。務應限期。希恩賞。而不以傳信決矣。雖然。列傳。粗有張本者也。乃若諸志。則從前未有片紙纂次。今始創爲。其間天文、地理、選舉、禮、樂、之屬。猶可謂綴輯。惟兵、財、二者。乃百餘年建國之實政。本末閎闊。功力浩瀚。非可鑿空爲之者。豈數月之所辦乎。兼史院官例多兼職。往往一時繁劇之任。叢于厥身。有如燾所謂精力有限。詳此略彼者。而望其專力總領。速成大典。難矣。臣非唱爲異論。苟欲遷延。以逃瘝曠。蓋致諸故實。昭然不誣。乃敢援據以爲陛下告。欲望聖慈宜諭提舉官。及此編摩未定之初。檢照孝宗皇帝修書故事。改命史院官專一編纂四朝正史諸志。俟奏篇畢。續行纂次列傳。庶幾修書次第。既合舊典。又使諸史官用志不分。成篇可期。不致苟且滅裂。貽笑後世。取進止。

十月二十三日進

文帝十二年。詔曰。道民之路。在于務本。今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原註出漢書文帝紀

臣聞爲國之本。在于厚民。厚民之本。在于擇吏。吏不得人。則惟務肥己以瘠民。而國之根本蹶矣。成周盛時。自卿大夫以至比閭族黨之長。皆良吏也。故其民生而不傷。厚而不困。八百年之基業。鞏固而久長。不亦宜乎。三代而下。惟漢文帝最爲有志于民。無他道。惟擇吏焉而已。班固傳循吏。以文帝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爲稱首。謂其廉平而民從化。則吏道固以廉爲本也。蓋廉吏寡欲。易足。必無苛征暴斂掊擴剝削之事。然以文帝之留心若此。吏猶有怠忽而不承命者。故十二年之詔。責其不加務于民。又謂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是必竭民膏血以自封殖者。賜租稅之半以賑贍之。其意可見矣。臣觀漢唐而後。拳拳民事。以擇吏爲先者。莫如我朝孝宗皇帝。無日不申飭大臣。使之遴選郡守。郡守姓名。皆揭之御屏。朝夕覽觀。其有貪利害民者。往往不待內外臺臣劾治。竟以御筆罷去。而于水旱凶荒之歲。尤加意焉。其有于災傷之際、不恤民瘼、賦斂刻暴者。率皆不貸。重者至于追停。是以乾、淳之際。民物殷阜。田里熙和。而無歎怨愁恨之心。可謂盛矣。臣竊見今歲秋人成功之時。霪雨彌旬。妨于農收。二浙水潦瀰漫。爲害尤深。陛下哀憫元元。申嚴受納斛面之禁。而于公田民田之租。皆有蠲除。聖恩所被。孰不感戴。然吏多不良。苟取故態。曾不悛改。而浙右輔藩尤甚。原註平江嘉興蓋自八九月間。禾方皆沒于水。臨爛于泥。百姓嗷嗷。無所告訴之時。固已下令督趣。稅租急于星火。且市斛之入。倍于文思。往往市斛之三。乃可納文思之一。是五倍取于民

也。往往以賽賂遺。以規進取。如民命何。臣願陛下嚴敕監司。使之督察。其有浚民以自肥者。必罰無赦。毋使肆其貪婪。賊吾赤子。精選慈惠豈弟之人。以一洗其汙。慰悴虐政之民。庶其瘳乎。

咸淳九年正月十五日進

匈奴冒頓大入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上賜信書。責讓之曰。專死不勇。專生不任。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君王。（原註出前漢書韓王信傳）

李廣爲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擒廣。廣得脫。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亡失多。當斬。贖爲庶人。（原註出前漢書李廣傳）

臣聞爲將之道。能勇而持重。則進無輕脫之憂。退無遲撓之失。蓋將帥之病。常患于恃勇。而尤患于無勇。恃勇者輕敵取敗。固能爲國生患。然其志猶可取也。無勇則銳氣銷沮。日淪于偸。其爲國家之禍。可勝言哉。常武之詩曰。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言貴乎能勇也。出車之詩曰。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言貴乎持重也。王者之師。以剛濟柔。以柔濟剛。勸而萬全。所向無敵。抑由此之故乎。漢高帝時。匈奴冒頓大入圍韓王信于太原。信不能力戰。而反求和于匈奴。故高帝責之曰。專死不勇。專生不任。謂爲將之道。專持必死之心。則偶勇而反不得爲勇。專持必生之心。則不足以任軍事。蓋持必生之心。而無必死之意者。宜乎敵至不支。卒以敗亡也。文帝時。李廣擊匈奴。恃勇輕敵。屢爲匈奴生得。出雁門。則軍亡失多。出右北平。則一軍幾沒。雖號名將。所至多敗。輕敵之過也。雖然。將者、軍之司命也。與其懦儒。無寧果銳。與其爲信。無寧爲廣。擇將者可不加衡于此乎。臣竊見襄陽之圍。曠日持久。命將救援。擇非不至。然氣索志偸。情見力屈。大勢未艾。捕清無期。豈非將不勝任之所致乎。淮西之寇。假援諸郡。巢穴既近。倏去忽來。其有能戀閉門之失者。似強人意。而遽遣大將。自取敗衄。非旁郡一捷。則敵得氣去。爲患日征深。豈非將不持重之所致乎。襄失之弱。淮失之輕。勸懲之道。不可偏廢。今喪師失律者。既加之罪矣。彼萎縮顧望不發一矢者。可不申嚴師律以少警之乎。臣瑣瑣陋儒。不達兵事。妄陳所見。少效涓塵。惟陛下裁擇。

四月二十一日進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可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農之世。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爲市。以教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原註出前漢書食貨志）

臣聞食貨相資。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易者也。虞書曰。懋遷有無化居。蒸民乃粒。萬邦作乂。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孟子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以粟易之。蓋二者不能以相無。爲人上者。但當均節其重輕。使交利而俱贍。未聞有力加遏絕。使食貨不通。以至于飢餓死亡而不加恤者也。管子曰。記本量委則足矣。而民有飢餓者。穀有所藏也。藏者何。專貯于一處而不散也。穀粟所以養人。乃設禁權而遏閉之。天絕民命。使捐瘠于深山窮谷之中。何其忍也。自古言利之臣。桑孔爲魁。聞其盡籠天下貨物矣。未聞其禁米也。國家著令。米穀不稅。凶年饑歲。閉糴有誅。祖宗仁政。吏可不恪守乎。臣竊聞近者有司。（原註京尹失查）遽行弊政。開置

米局。縣吏豪民。共主其事。相水斷舟。粒撮不泄。山澤之民。貨無所售。食無所得。飢餓迫之。觸法抵禁。嘯侶呼儔。破櫃倖攘。以與官角。其擒獲傳送有司。駢首就戮。向也救死于門而不得。今也救死于頸而不能。進退皆死。何吾民之不幸乎。夫移粟移民。一國而相通者也。吾饑秦救。鄰國而相通者也。安有均爲天子縣內之民。而祀爭相視哉。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作俑者信有罪矣。效尤禍也。可不慫乎。今勸糧糶黔。猶未散也。施禁之令。猶未下也。正當穡場日駭之秋。列郡有殺人取貨于城內者。京邑有蟻聚蜂屯于田里者。長此不已。豈不爲姦人所惑、以搖吾民乎。願陛下申嚴閭家通糴免稅之法。飭命有司。毋惑吏姦。毋輕民命。取數年弊法而掃除之。仍昭揭膀諭。使遠所山澤溪谷之民。莫不聞知。則渤海潢池之間。必且棄兵弩而持鋤鉤。賣刀劍而買牛犢矣。惟陛下亟行之。幸甚幸甚。

五月十九日進

曹劌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原註出春秋左氏傳莊公十年）

臣聞軍旅之事。以氣爲主。然而氣不自唱。言養之使壯。厲之使剛。則由乎上之人焉。養之使壯者。平居之時。訓之以孝弟忠信。導之以尊君親上。在上者恤其飢寒。無使有歎息愁恨之心。爲將者同其甘苦。無使有推刻侵冤之患。厲之以剛者。有事之時。勸之以醲賞厚利。切之以信誓明威。含血吮瘡以結其心。繼涕椎牛以快其欲。夫如是。則居也不餒。其動也不懾矣。或平日姦乏其體膚。凍餓其妻子。賞罰不公以激怨。壓難不當以召怨。臨戰恩意不足以鼓舞其心。號令不足以聳動其聽。臨之以撓儒之帥。將之以遲撓之夫。大敵在前。其不惑然懼。渙然離。奉頭而竄。厥角而降者鮮矣。臣竊觀今日沿邊將士氣之索也甚矣。敵築城于我疆。視之如不見。敵掠民于吾境。縱之如不聞。俘虜之而不恥。係累之而不怒。棄君父如弁髦。赴異城如歸市。以此衆戰。而望其北首死敵。蔽遮江淮。難矣哉。春秋傳曰。子暇卒。楚師熸。說者謂火滅爲熸。軍主喪亡。故其軍人無復氣勢。李陵之敗也。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臣謂今日疆埸之氣似之。曹劌曰。彼竭我盈。故克之。臣不知彼盈我竭。其如之何。抱秋風一瞬。奄奄氣象。未之有改。若之何不汲汲于改紀軍政以取覆敗乎。雖然。三軍之氣不振。固可懼也。士大夫之氣不昌。尤可憂也。上作而下不應。君命而臣不承。妄揣輕量。徘徊觀望。其可憂可懼。又非三軍衰竭之可比也。臣憂愛之深。愚戇妄發。惟陛下與帥臣。深念而亟圖之。天下幸甚。

八月十五日進故事

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原註出前漢書董仲舒傳）

臣聞水旱之有祈禳。古之道也。何則。民命所關。苟有可以救之者。君子必盡心焉。不若是。則謂之無志于民可也。周禮。太祝六祈。有禜禁門。祭法曰。雩宗。祭水旱也。漢、晉、梁、隋、暨唐。皆嘗用之。不以爲世俗所議小數而忽之也。然臣以爲水旱之有祈禳。猶焚溺之有救拯。當急而不當緩。急則可及其未然而弭之。緩則災變成形。無益于事矣。雲漢之詩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夙與不莫者。言貴早耳。古人之于民事。皇皇汲

汲而圖之。故曰民事不可緩也。董仲舒之治江都。史不載他事。獨詳著其求雨止雨之法。亦可見以此爲先務之急矣。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忱意感通。宜其應之速也。國家凡有水旱祈禳之禮。著于令甲有司未嘗不舉而行。然常失之遲緩。赫赫炎炎。苗將槁死。而祈雨之令始行。浩浩洋洋。處舜爲河。而閉陰之典方舉。其未然者。固可及救。然其所傷。亦已多矣。有民有社。災已切近。勇于行之。不爲晉□也。而猶拘攣畜縮。視儀聽唱。亦何爲哉。雖然。水旱者。陰陽而已。救之者。縱閉而已。所謂縱閉。豈止于城門開闔而已哉。天聽雨爲沴者。陰盛陽微之證也。今朝廷之上。明目張膽之夫少。而宛舌固聲之士多。此陰也。邊鄙之間。投石拔距之氣衰。而棄甲曳兵之習痼。此陰也。田里之間。擊壤鼓腹之音絕。而疾首蹙額之根深。此陰也。光弼出矣。而旗幟未見其精明。勝之用矣。盜賊不爲衰止。貪墨之吏。去之是也。而使易鎮。（良原貴姓劉）値軍之將。斥之是也。而使扞城。朝臣舛迕。膠戾乖剌。幾有濟人之患。正衙能奏。庶官不對。幾有唐世之風。凡此皆陰盛陽微之證也。微者不縱。使之日消。盛者不閉。使之日長。安得不感天地之精而生戾氣哉。此又所謂之大者。而尤當皇皇汲汲以圖之也。臣愛愛之深。忿懣妄發。惟陛下幸赦。

恥堂存稿卷三

玉堂直日答問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臣聞聖人教人。不過日用常行之道。所以使學者篤志近思。不騖于高遠。不忽于卑近。而有陵節躐等之病也。雅者、雅素之雅。謂平日之所以常言也。詩以吟咏情性。使人有所感發。而溫厚和平。書以道達政事。使人明于治亂。而效法鑒戒。禮者、天理之節文。使人制心檢身。止邪防欲者也。三者皆至近至切。如日用飲食之不可闕。故常常言之也。于禮獨曰執者。蓋詩書言其理而已。禮則起居動靜。所執守據依者。非但空言而已也。故曰禮不執則不行。三者聖人所常言。若夫性與天道。則宏遠微妙。孔子未嘗輕以語人。且此章與五十學易之章相接。亦所以見易道之妙。非孔子之所雅言也。陛下聖學高明。日御經帷。儒臣所講誦者。莫非聖經賢傳。如布帛之文。穀粟之味。固不患其騖于高遠。溺于凡近矣。臣區區愚忠。猶願陛下、即孔子之所雅言而加聖心焉。二南、詩之首也。驗之于身。吾能樂而不淫乎。二典、書之首也。體之于心。吾能敬天敬民乎。禮記之首曰。毋不敬。吾能敬以執之。宮庭閒燕之時。亦戰兢自持。不至于失墜矣乎。夫如是、則孔子之雅言。不爲空言矣。陛下聰明天縱。就將之久。孔子之言。固已默契尤蹈。臣不量荒陋。冀以塵露。增益萬分。惟陛下擇焉。

秋八月壬午大閱

臣聞有國者。武備爲急。必申儆而講肄之。然後國威奮揚。兵力堅勇。以守則固。以戰則克。此保民守國之常道。不可廢也。然有其時焉。故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蓋必于農隙而爲之也。周禮、仲冬、教大閱。所以簡軍實。修戰法。辨旗物。飭車徒。其禮比春之振旅。夏之茇舍。秋之治兵。最爲詳備。此三代立武事之正法也。春秋之時。周官雖廢。而魯、周公之國也。其禮故在。桓公所當講守其法。（案桓公原本因避宋欽宗諱作威公今史正）以爲保民守國之道。而乃以盛夏之時。行大閱之禮。周之八月、夏正之六月也。是月也。神農持功。毋起大役。此豈勞民動衆以閱武之時乎。春秋書之。言其非時也。程頤春秋傳曰。無事而爲妄動也。有警而爲之。教之不素。何以保其國乎。斯言盡之矣。臣嘗因聖人言論。而效諸祖宗之所行。孝宗皇帝修攘之事。何其與春秋若合符節也。茅灘白石。大閱禁旅。親乘戎輅以臨之者、凡再御焉。稽人成功。順動以時。旗幟精明。戈甲熀燿。師武陳力。士百其勇。而又命兩淮忠勇諸軍。率以十月。聚教于官。官給緡米。莫不踴躍奮厲。思敵王愾。當是時。內外武備修飭如此。何其盛哉。陛下上繼祖武。修攘之政。固無不舉。然邇年以來。疆埸多虞。士氣未振。豈所以激昂而鼓舞之者、有未至歟。臣願陛下以孝宗皇帝厲志戎昭爲法。申儆將帥。毋或忘戰廢備。使國威一張。殊鄰遠憺。襄漢之清。日月可冀矣。惟陛下留神幸甚。

君仁臣直

臣聞古之人君。大患在不聞其過而已矣。夫以一人居天下之上。言動幾微之間。治亂存亡繫焉。是不可以不聞過也。然其威雷霆。所震者滅。其勢萬鈞。所壓者攝。千鋒燦慎于前。刀鋸鼎鑊迫于後。自非龍逢比干。剖心隕首。冒萬死而不顧者。孰肯以其身攖威怒之鋒哉。在昔虞時。以堯舜爲君。以禹臯稷契爲臣。一堂之上。都俞吁咈。如家人父子。溫乎其和。故昌言嘉謨。各得展竭而無餘蘊。君臣之道兩盡。不亦休乎。三代而下。庶幾乎此。若漢之高帝。唐之太宗。亦可取也。高帝爲人寬仁愛人。豁達大度。故其創業之初。羣策必至。雖鯫生戍卒之賤。皆得至前以吐其愚。晚年欲易太子。周昌直言極諫。比以桀紂而不以爲忤。太宗寬宏盡下。導人使諫。孫伏伽、李大亮之倫。危言讜論。交至遝發。不惟虛懷延納。而又或加賞賜以激厲之。二君創業垂統。國祚延洪。皆繇言能用、聞過能改之所致。然要其極而論。則亦曰仁而已矣。陛下以司馬光所載君仁臣直之語爲問。臣謂戰國君臣。何足進于陛下之前。故置不復言。而遡堯舜及漢唐令主之事以對。然竊窺聖意。則知陛下蓋深有感于斯言者。陛下天資忠厚。恕以待人。屈己和顏。延見羣下。未嘗疾聲厲色。眞可謂至仁之主矣。而在列之臣。批鱗逆耳、引裾折檻之風。若寥寥焉。則是陛下無負諸臣。而諸臣或負陛下矣。雖然。是亦有機括焉。司馬光之告仁宗皇帝也。曰仁、曰明、曰武。故臣願陛下于其有餘者勿失。于其未至者用力焉。傳曰。主聖臣直。又曰。君明臣忠。此二言者。可與聖問所及。互相發明。陛下試采擇焉。

聖主之祀臣有五義

臣聞人臣生而有功德于民。則其死也。聖主制爲祭祀之禮以報之。此仁之至。義之盡也。人君之治天下。

建立法度.興起事功.安定國家.捍禦菑患.必衆建臣工而後可以有濟.然君之于臣也.使之必報之.生則榮之以爵祿.死則秩之于祭祀.傳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夫是之謂五義.自堯舜以來.未有易此者.故記禮者列農稷后土以下十有餘人.皆有功烈于民者也.成周之時.有勤勞者.祭于大烝.有道德者.祭于瞽宗.其他或即其地而祠.或立之廟以祭.載諸傳記.班班可考.凡皆以崇德報功而已.東漢之臣如馬援者.佐中興之業.平內外之難.馬革裹尸之志.至死不移.其于勤事定國.禦菑捍患.可謂兼之矣.而大功未錄.讒言並興.薏苡之謗一聞.光武大怒.妻孥惶懼.不敢歸葬.孤魂悵恨而無依.況敢預祀典之秩乎.同郡朱勃上書.顯訟其寃.而陳聖王祀臣五義之說.其規諷光武亦深切矣.帝終不悟.書奏.報歸田里.終帝之世.援謗卒無與明.若光武者.眞少恩之主哉.陛下天資仁厚.遇下以恩.苟有尺寸之功.靡不酬報.固非漢世之君所敢望矣.然襄淮俶擾未清.士卒暴露.爲日滋久.豈無身膏野草.魂爲厲癘之人.主將不以聞.有司不以告.則忠憤之氣.亦能感天地之精.忤陰陽之和.以召水旱昆蟲之變.臣願陛下鑒光武之失.憫邊圉之勞.亟命閫臣搜訪死事.悉以上聞.旌而錄之.庶幾將士聞之.感激而思奮.其于安邊保境.實非小補.

年彌高而德彌卲 原注出揚子法言

臣聞人之進德.當與天同其運.不可以血氣之盛衰而爲進退也.人受二氣五行以生.具健而不息之體.固與天無以異也.故昔之聖賢.耆耄好禮.旄期稱道.有孳孳斃而後已.凡所以全其賦受而反之于天也.曾子臨終.謂門弟子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子張臨終.謂其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曾子至死而後知免于毀傷.子張至死而後知克終其事.聖門高弟.其進德修業.剛厲堅勇如此.豈非百世之師哉.自聖人之道學不傳.而學者之性不用.方其壯也.氣盛力強.或能勉強以勵其行.然不過銳退速.半塗而廢.以負其初心者.幾希.無他.不以志氣助血氣.而反以血氣亂志氣焉爾.若冉求之自畫.宰予之晝寢.得聖人以爲依歸.猶且若此.況其下者乎.蓋此道者.惟顏子而已.若孔之卓.未見其已.假之以年.則大而化之.優入聖域矣.年高德卲.何足以言之.惜其年之不高也.揚雄所謂孔子之徒者.此其人也.雖然.人有年高而德不卲者.以不知戒得故也.苟志于得.則利欲蝕其性.外物汨其天.如蝤蠐之遇物持取.如豹貙之死而猶飢.終身惟無厭之患.其得免于禍幸矣.又何德之能卲乎.然而血氣旣衰.戒之在得.孔子特爲中人以下設戒耳.若夫特立獨行之士.以萬世在後爲心者.蓋棺而事始定.豈區區利欲之所奪哉.夫特立獨行之士.未易得也.而以富得禍者.十常八九.亦在乎人君獎廉紬貪以砥厲之.則有德者進.而風俗以美.國家以治矣.惟陛下留神.

書事

書咸淳五年事

咸淳五年夏四月.平章軍國事賈似道抗章請去.其辭有曰.壬辰之吉.陛下集英賓羣臣.奏事內殿.首肅清問.天顏愀然.繼以號慟.甚而施非所當施之禮.使臣震灼俯伏.無地自容.廷睹爲駭.謂何爲至此極也.

先是似道因辭兩宮聖節之賜.徵寓去意.以要人主.故上于內宴之日.慟哭而留之.已而宰執侍從臺諫卿監以下.皆拜疏請留.二相之疏有云.書曰.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是成王亦以羣臣之留留周公也.侍從之疏有云.上而二揆.下而百司庶府.又下而戴紱垂纓之士.擧三軍萬姓.下至閭巷小夫賤人童兒孺子.疾首蹙額.不謀同辭.惟恐師相之一日而去此位也.臺諫之疏有曰.豈特陛下願其留.二相願其留.羣工百執願其留.至于六軍萬姓.莫不願留.則留者人心之所同然也.斯得覽之至此.愴然而痛曰.嗟乎.此漢廷羣臣頌莽功德之氣象也.烏爲見于盛世哉.莽之辭封也.前後上書者.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于安漢公.史詳書之.所以爲世戒也.今章鑒、翁合之徒.無所忌憚如此.雖諸莽傳.誰能辨之.成王之留周公也.以叔父之尊.泊然無欲.故擧天下以付之而不疑.監我士師工云者.欲周公之留.使百官有所監觀以取法耳.豈以羣臣之留留周公之謂乎.大聖人之事.而使後世戚里之家貪私之人.得以藉口.其徒又盡聖經以蓋其附下之失.書之史策.寧不貽笑萬世乎.且昔之姦臣.若崇觀之京.紹興之檜.嘉定之彌遠.未嘗不貪權位也.然安其爲姦邪而不敢求名.似道則不然.每二三歲.必一求去.內以要君.外邀名譽.每一求去.披猖娟飾.使上下皇擾.久而後定.甚至使人主倉皇迫遽.匍匐慟哭.不知貪暗權勢.聚斂積貨.仇視正人.畏惡忌己.惟恐一朝奪其所寵.如是而言去.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而可欺乎.似道每謂人曰.己未之冬.事已去矣.至于今日.皆我力也.故敢驕恣雖無所不至.而其徒黃萬石輩.亦曰今日之天下.賈氏再造之功也.安得不從其欲.安得輕使之去.萬口一談.牢不可破.昔劉裕之篡晉也.晉帝謂左右曰.桓玄之時.天命已改.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似道恃功之心.安知不若是也.善乎程頤之言也.人臣之道.由其位而能爲者.皆所當爲也.豈得挾此爲功.視相位爲己物乎.況己未之事.人皆謂劉將王堅之功.彼方匿伏草間.率兵自退.適會其成功焉爾.或曰.似道雖姦.固然稍習邊事.且能力制人主之欲.不可無也.斯得以爲不然.似道之進.雖以邊爲援.然實無所能.日者敵犯東淮.大掠而去.能發一矢.以卻其歸乎.方城漢水.斷我荊襄.能出一兵.以壞其城乎.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擧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擧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事非大人不能.仲山甫能自擧其德.故可以補人君之闕.豈有一饕餮淫穢之夫.而能以道制人主之欲乎.嗚呼.京之姦.陳瓘挂之.檜之凶.胡銓折之.彌遠之專.眞德秀、魏了翁.排之.堂堂天朝.無一人發似道之姦詐.方且相與仇仇執之.使遂其所大欲而後已.志士仁人.寧有繞朝之策.亦安所施.悲夫.

賈似道大逆不道留夢炎擬旨取問事

賈似道旣竄嶺表.有司籍錄其家.紹興守臣.索得四時御衣玉圭玉帶.及與叛臣陳弈、呂文煥、劉整、交通蠟書.凡百餘項.具以聞.給事中黃鏞等.奏似道大逆不道.乞命有司鞫訊.明正典刑.三子三孫.依律定罪.詔將作監簿周栢取問具奏.孤臣高斯得聞之.仰天慟哭而言曰.嗚呼痛哉.此何等罪名.不竄治而但取問也.太皇太后處于深宮之中.不肯與羣臣相接.故中外之情不通.而留夢炎得邀勢掌機.擬旨取問.

而致此大謬也。春秋之義。人臣無將。將而誅之。將者。有邪謀而未發之謂。漢書黥布謀反有端。發兵加誅。端者。有端倪而未嘗之謂。今反其彰彰如此。豈但將與有端而已哉。乃不行給舍御訊明正典刑之請。聞之夢炎。敢于不恤物議。不顧國法如此。春秋見賊不討。是謂賊黨。義戈所指。夢炎無辭于誅矣。似道柄國十五年。濁亂天下。兆釁起禍。當斥而不斥。總戎遇敵。不戰潰師。欲以傾覆宗社。當誅而不誅。今復大逆不道。欲覆趙氏之宗。絕趙氏之祀。當族而不族。自非母后幼主之世。姦人當國。何失刑至是。嗚呼痛哉。嗚呼痛哉。

書留夢炎見逐本末

先是五月二十八日。命將出師而無督將。予以問陳王二相。陳援云。遲日正與左相議此事。今恥堂得我心之同然。深用敬服。恐無出留中發。下此則難其人。及夢炎自長沙至。予以聞于二相者問夢炎。二相嘗及此乎。夢炎曰。屢及之。豈惟二相。太皇太后因賜詔亦屢及之。已而久不出命。夢炎尋爲右相。予上疏引紹興故事。乞備右相出視師。不報。越三日。再上疏趣之。夢炎大恨。有見逐意。然未有以發也。會新豸紹興俞斷上疏。劾謝堂等九人。論十五事。頗侵陳相。而京學生劉九皐等上書。攻陳相。事辭多與斷合。陳相上疏自辨而去。夢炎遂厭新豸之疏。所論皆不行。薄暮、內批、王爚罷平章軍國重事。高斯得依舊職予祠。俞斷大理少卿。斷搖陳相。而予兩疏留之。事正相反。夢炎乘間以予雜會稽黨中。爲若以黨王爚得罪。欲以欺不知者。其姦險如此。故具識之。

論

伊周論（戊辰[illegible]道作）

或有問伊尹周公之事君。有以異乎。曰。伊尹周公。皆聖人也。奚其異。曰。伊尹復政厥辟之後。幡然告歸。不可復留。周公旣宅。非不欲去。卒爲成王所留而止。非異乎。夫聖人之制行。不必盡同。至于出處大節。不可以不同也。今若是。後世奚所折中哉。曰。二聖人心同而迹異。然人臣之義。當以伊尹爲正也。伊尹受湯之託。以相太甲。太甲克終厥德。伊尹之責塞矣。不歸奚爲。使伊尹而不歸。是以寵利居成功。與世之患失者無異。何以爲伊尹。曰。如子之言。周公非歟。曰。惡。是何言也。周公。大聖人也。而我非之。是病狂喪心也。曰。二聖人出處較然不同。子是伊尹。又是周公。亦有說乎。曰。有。孟子曰。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使伊尹而居周公之地。安得而不留。使周公而居伊尹之地。安得而不去。無他也。伊尹異姓之卿。而周公同姓之卿故也。伊尹佐湯以有天下。又佐嗣王。俾克有終。其功大矣。然進退去就。人臣之大節也。功成不去。必蹈亢龍之悔。范蠡所不爲也。而謂伊尹爲之乎。周公則不然。明農之請。亦伊尹之志也。然以叔父之親。受文武之託。爲嗣王所留。恝然去之。屈原所不忍也。而謂周公忍之乎。故人臣之道二。功成之後。同姓則當留以蕃王室。異姓則當去以遠嫌疑。不明此義。而去留胥失其當。皆伊尹周公之罪人也。予患世之多以周公藉口也。于是乎書。

復讎論

客問于高子曰。讎可復乎。高子莞爾笑曰。陋乎子之問。復讎。天地之大義也。而又何疑焉。傳曰。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而闘者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周平王不能討申侯之罪。傳詩之君子誅焉。夫民生于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古之道也。君之讎不復。不可以爲臣。父之讎不復。不可以爲子。兄之讎不復。不可以爲弟。前志所以責豫讓而誚子胥。哀王褒而薄嵇紹。爲是也。夫事有疑則問之。不必義疑而問。君子謂之不善問。客曰。今有人焉。有父之讎二十有八載。而不能復。有兄之讎二十有六載。而不能復。非惟不能復也。又與仇人同國而居焉。是待其父兄曾交游之不若也。問之。則曰。吾非終不復也。將有待焉爾。一旦爲御史之官。乃得反之。如是者、則可乎。高子曰。是禽獸也。惡乎而可。夫天子之置御史也。使之黜不端。治有罪。明目張膽。斥然正以呼之也。若盜天子之權、以報家怨。借無辜之人。以逞姦心。枉矢蛇行。爲鬼爲蜮。不思置是官也。何使彼若是乎。彼以誅心之法。是爲無君。非禽獸而何。彼掩耳盜鈴。謂人莫己覺也。不知君相非之。近臣議之。同列恥之。在廷百執事。口不敢言而心鄙之。輿臺皂隸。小夫賤人。筆嘲之。詩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陳佗檜矣。豈待遠惡而後棄乎。公羊子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夫爲天子師儒之官。辱士以快私仇者。廷紳言天下事。于天子之前。以大義斥之爲天子近民之官。貪刻以病民者。刺史掊擊大姦。併狐狸而去之。是皆受誅之類也。而可報乎。管叔吾不復讎。夫子以爲是。王珪魏徵不復讎。程子以爲非。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朱子以爲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夫復讎義也。而有權焉。彼淺丈夫不學無術。知推刃而已。安足以及此。郭解、原涉、以俠濟民。作威作福。王法之所誅也。然君子猶曰復讎報直不失仁義。今也盜天子之大權以作姦威。以害善良。是賊仁義者也。其罪浮于解涉矣。故吾謂舉天下之人無不可復讎。惟天子之御史則不可。昔者孝宗皇帝綜核名實。以公滅私。御史之挾私盜權以誣人者。必痛繩以罪。林安宅之于葉顒。姚憲之于曾懷。龐遜之于辛棄疾。大者竄逐。其次削秩罷官。輕猶徙他官。未有但已者也。今天子聖明。而言事官猶觀望當國者之意。以爲向背。望其行林姚之罰難矣。客曰。子之論則正矣。氣則昌矣。然人皆君。君亦發之。得無取贊女子相爭之誚乎。高子曰。春秋之義。亂臣賊子。人皆得而誅之。吾欲誅無君之人。以扶世敎。正人心。而何嫌之避。

序

滄州先生奏議序

人臣之告君。辭直而氣和。則上之聽之也易。非曰俯就其人。論議之體當如是也。孔子曰。君子義以爲質。孫以出之。又曰。惡訐以爲直者。泰陵親政。范太史、蘇文忠、相約上疏。已而蘇公見范公之章。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軾于朝廷文字。失于過當。不若公言之皆可行也。遂附名同奏。蘇公平生忠義慷慨。如秋霜烈日之嚴。今其言如此。豈非人臣告君之大法哉。故刑部尚書眉山程公。端平淳祐之間。論諫數十。自下獻上。莫不剴切。言人所難。然其詞反復曲折。足以周盡事理。其氣忠厚惻怛。足以感悟上心。不沽激以近名。不矯亢以擬俗。而其愛君憂國之心。藹然自有不可及者。故搢紳士大夫。想其風采。欽其議論。如麟鳳瑞

世。莫不愛惜之。嗚呼。聖人所謂有德者必有言。其公之謂乎。公之葬也。某嘗以詩相挽。曰。盡言田表聖。和氣范淳夫。其孫繩翁、拜且泣曰。此實錄也。非公孰知吾祖父者。姦議咸黜久矣。敍于首簡。其敢他屬。斯得性狂且戇。動與世忤。視公之直而溫。毅而婉。有愧焉。而公不察其愚。常以直道許之。每每誦言于衆。公沒之後。小人無知。乃或詆公與斯得異。識者咸切齒之。故于繩翁之請。不敢固辭。非惟求附不朽。亦將以礪小人之欺。洗九原之恨焉耳。公名許。字季輿。四海人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滄州先生云。

葛德卿篆注南千文序

古者造字。本謂之六書。成字而別之。謂之六體。六書不可一也。一則鑿。六體不可一也。一則亂。適乎此。始可與論書矣。夫篆、六體之一也。而六書備焉。六書之鑿。昉乎荆舒。六體之亂。則今天下之爲書者、皆是也。所謂六體。有古、有奇、有篆、有隸、有繆、有蟲。今之爲書者則一之。予觀葛德卿篆南千文。其有學之惟精惟一者乎。何以言之。以其爲斯冰之忠臣故也。昔予學篆于鶴山翁。聞以秘訣。翁曰。汝閱柳柳州之論文乎。譏勿怪勿雜而已。惟書亦然。予服膺焉。今羸老贅業筆硯久矣。德卿介吾友劉養源屬序其編。觀其筆蹟。甚法而媚。故技癢書此。德卿試與從事于斯者印之。是乎否乎。其以告乎我也。

白氏長慶集序

予早歲讀白傅詩。疑其得之太易。若寡深沈之思者。不深嗜也。晚見世之爲詩者。纘礪太工。雖清越可喜。而沈浸醲郁之風衰矣。乃復取白集日誦十數紙。則見其溫柔平淡。沖曠坦夷。凡世之屑摩敲鑿而爭奇者。視之泊如也。然後知其見道識微。一時之士皆莫能及。其生平交友如元微之劉夢得輩。文章雖略相似。而心事則判然殊矣。公平生凡五棄官。結蘇來歸。年方五十有八。已無復當世志。優游退避。嘯傲泉石。幾二十年。朝廷嘗強起之。尹洛師。非其志也。抑觀其詩。頻悼世塗。呂梁太行之艱。觸事生感。屢致其意。豈其負友鑫潛。而非果于忘世者歟。或又謂公晚歲嗜浮圖罘劇。而風情亦不少衰。二者相背而馳。公則一之。不知此其所以爲達也。嗚呼稀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詩凡三千餘篇。予老不能悉記。摭其尤者日諷詠之。且以授季女。凡五百九十五篇。爲十卷云。

東皐子詩序

黃巖戴復古式之。持其先人東皐子詩一編。過余而言曰。余先人平生嗜詩。沒時余幼。稿無一存。少長乃得一首一聯于竹所先生徐淵子。其後盡力得九篇。餘皆散佚。無可復訪。夫逸者固已無可奈何。其僅存者非有所託。是又將逸矣。盍置一跋于篇端。與吾先人以不朽乎。余謝不敢當。請益力。受而讀之。見其詩風度雅遠。旨趣和平。發言成章。不假彫琢。蓋庶幾乎所謂落落穆穆然者。玩繹移晷。不能去手。又以知文于天地間。未有無其精而傳者。式之之爲其詩。殆出于此乎。雖然。式之之顯其親、是也。不託于其可託、非也。昔吳武陵纂其先人文集。屬序于柳柳州。既亟稱之。且謂古之太史。必求民風。陳詩以獻于法宮。近世未能盡用古道。故吳君之行不昭。而其辭不薦。余謂吳君之詩。雖不得獻于法宮。有柳州以題其首簡。其爲昭且薦也多矣。今世雖無柳州。要必有執斯文牛耳者。式之其往謁焉。余言未足託也。姑識于篇末云。

秀巖先生三禮辨後序

嘉定間。季父鶴山先生。衡恤里居。以書帛至臨邛李先生坤臣。共讀周禮。予時以諸生執經坐下。每見二先生以禮文殘缺。漢儒穿鑿傅會爲歎。鶴山因言秀巖李公著三禮辨。據儀周二禮。正大小戴鄭王孔賈之謬。有補禮學爲多。李先生深欲見之。竟不可得。蓋是時書成甫三年。其傳未廣。故爾後十年。予登先生之門。始得而觀之。則見其于衆說紛亂之中。一切徵之以經。裁之以理。如法家持律以斷獄訟。精審愼當。無一毫牽合臆決之感。至于典禮之大者。如郊丘明堂廟制官名刑辟征賦車服宮室之類。莫不引而伸之。下貫歷代以及國朝。于是古今典章制度得失之故。燦然可見。嗚呼。此豈漢魏以來。俗儒俗學。騁于訓詁之末流者。可得而及乎。書故盛行。燬于兵難。學者罕見。予將指湘中。乃因暇日。手自讎校。以刻諸梓。庶幾禮樂資徵之後。讀是書者。可得其門而入。尚庶幾先生立言垂世之志云。

題跋

跋馮侍中拯所得眞宗皇帝御製

國家當祥符開禧間。方隅晏清。海內殷富。宜有遊豫之事。然眞廟元夕御製所歌詠者。民熙時泰。華士多歡。藹然樂以天下之意。與豐亨豫大者異矣。嗚呼。此季世也。緬想祖宗盛際。如四時之春。其猶可得見乎。

跋趙遹所受徽宗皇帝御筆

延康殿學士趙遹。行事班班。載于國史。遹嘗兩帥夔。定其始帥也。奏不可輕信童貫。規取全燕。以開邊隙。其再帥也。奏不可謂敵人不知存亡。遽增邊戍。以兆釁端。二奏皆懇切有忠君愛國之誠。獨所謂諫伐遼之疏。載于北盟編者則未見。豈太史氏網羅放失、有未至乎。政和間。童貫謀北伐。諸路已調兵矣。會陶悅使敵還。言敵未有釁。徽廟乃詔沿邊帥那軍兵上邊防拓指揮。吏不施行。今遹所受御筆。即此時所降也。遹在眞定時。北事有萌而未艾。遹去。事始大熾。嗚呼。使當時受任之臣。皆如遹之老成持重。不徇姦臣。中天之禍。豈至此哉。景定四年、秋、九月、前史官臣高斯得拜手謹書。

跋黃給事鈞所藏孝宗皇帝御製

臣嘗伏讀國史。乾道四年二月庚子。孝宗皇帝出御製春賦。以示大臣。言農事方興。要使無失其時。蓋與七月之詩。相爲表裏。今觀賜臣鈞等苑中郎事詩。咸念春和。有與民同樂之句。其月庚戌也。上距春賦之出。十日而近。是時講解初定。城中晏然。時和歲豐。百姓安樂。而孝皇留意民事如此。其後乾淳二十年間。阜康之美。比迹成康。猗歟盛哉。後七十有九年。歲在壬子十有二月。前史官臣高斯得拜手謹書。

跋范文正公帖

近世士大夫以覓舉爲常。同氣之間。有一顯者。則爲其弟兄請寄營畫。不得不止。文正范公。遺其兄書。既以舉主爲問矣。乃以防微謹末。不必豫屬勉之。文正之愛其兄。亦異乎世俗之愛其兄矣。嗚呼。是不足以觀世道乎。

跋朱文公與劉靜春帖（嚴其事。言戒申去國之事。）

嗚呼，先生右之太人也，而林渠詆其傲慢，沈繼祖斥其不孝，千載之下，將惟先生之信，抑二僉人之信乎。斯得之忝于先生相萬也，戊申按吏浙東，或者譏瞬其似，乃今翕爰來以倨傲不孝見劾，復與先生同，當得不苟之以爲榮乎。三復遺帖，慨然以歎，因拜手書于其後。

跋南軒所書愉色堂

南軒先生名零陵唐氏之堂曰愉色，其孫亮徵予言發其義。予謂聖人之言事親，知徵于色，曰色難，曰下氣怡色，曰愉色婉容，夫外不足以信內，于色乎何取。譬之木焉，愛其根也，色其華也，木之根深固，其華韡韡之象發見于外者，詎可遏乎。故愛親之深者，色不期愉而自愉，否則雖勉强致飾，其誠中形外，有不待而揜焉。然則爲人子者，欲學閔曾，盍想見其形容而用力焉。

跋南軒永州諸詩

杜子美詩自二十一歲以後，韓退之二十五歲以後，歐陽永叔、蘇子瞻二十六歲以後，皆載集中，至今讀者誰敢以少作少之。惟劉禹錫、柳子厚詩，斷自永州以後，少作不錄一篇，故柳詩以韓、歐、蘇詩少而加嚴。南軒先生永州所題三亭陸山諸詩，時方二十餘歲，與寄已落落穆穆如此，然求之集中，則咸無焉，豈編次者以柳集之法裁之乎。崑宋夜光，要爲可寶，唐君其謹藏之。

跋趙忠簡公詩帖

中興宰相雖多名相，忠定李公、忠肅范公、忠簡趙公、忠獻張公四人而已，世惟見其勳業煥爛，不可企及，而不知文章餘事，亦皆絕人。忠定鉅集，盛行于世，有不待論。忠肅當靖康建炎間，有詩云，四海已無容足地，百年空抱濟時心，當時誦之。忠獻清音堂詩，其傳尤廣。斯得雖從二公子孫，獲觀手迹，獨忠簡所著，未之見也。今乃于其曾孫仁和宰璧得五詩讀之，盎以慨然，雖然，見乎事，見乎辭，非有二致，欲觀數公勳業，觀其詩則知之矣。

跋胡諱七思詩

鶴山先生嘗言國朝名公鉅儒，有不必皆自科舉，而由學校進者絕鮮，其敝務以科舉組織之文，糜爛士氣，揣摩迎合之說，極喪心術，予昔著錄其間，而知信然。大率蔡京太學之法害之，士由之而不知耳。胡君去太學二十年，猶不已于思，懷君養之仁，念羣居之樂，則可矣。若曰成才乎是，而不忘其本，則吾不知也。觀者毋以反唇詆之。

跋鶴山送魏顯道西歸詩

表兄魏顯道，實叢間省鶴山于瑞州，其歸也，鶴山賦詩六章送之，大率勉以問學，紹定間，斯得亦往省，臨去贈言，有無限工夫歸踏實之句，與誨顯道蓋一意也。蘇文忠在黃岡，兄子安節省之，其歸也，送以十四詩，不過勞其遠來，問之家事而已，鶴山獨勉勵後進如此，猶詩之心，今猶可識也。撫卷爲之三歎。

跋郭縊所藏二父帖

先生與沈黎叔父，後先入四川制幕，與韋輪郭君縊爲僚，今五十年矣，而書尺宛然，予時爲益昌掾吏，楷

一牘亦繫于後，嗚呼，何好事如此哉，使子弟才識下，則覆瓿久矣。郭君外孫衡山尉趙若株，不遠二千里，特以求識，讀之慨然，書其末而歸之。

題趙氏所藏四君子帖（晦庵朱文公、南軒張宣公、東萊呂成公、太平陳止齋）

熟觀四君子之帖，其于趙君曾，與夫切而礪之至矣。而朱文公之訓，尤凜乎其可畏焉。昔之所謂師友者，蓋如此。趙君既衣德言，以敦德性，復寶是帖，以貽子孫，則其篤信好學之誠，亦可尚矣。嗚呼，世降而不能儀廣香，陋而無所發明，朱門高第，猶有此病，而況吾儕，當今之世，猶有能訂而砭之者乎，否也。

題常氏家傳後

本朝大姦元惡，孰有出于京檜者，敏節公父子，後先排擊，不遺餘力，竟遭擯黜，流落以死，而中執法身後，子孫幾得奇禍，自當時觀之，阨窮甚矣。然一門大節，載在青史，與日月爭光，至今讀之，使人凜凜有生氣，然則小人盡力排君子，無能爲損，祇增其光耀而已。中執法之曾孫渠，摭信史誌狀諸公之文，作爲家乘，則知常氏世德，遠有源流，至敏節公父子而始大，渠題于書其後，伏讀歎息之餘，拜手以識。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嗚呼，吾儕可不勉乎。

題姚氏觀敬亭記後

古者墓廟祭，所以辨陰陽形氣之分，不可亂也。周官祭墓爲尸，蓋非墓祭，故余于姚氏墓亭之扁，竊有疑焉。雖然，孝子之敬其親，無死生廟墓之間也，一出言，一舉足，敬無不在，豈必祭而後可以觀之哉。名亭之義，儻以是引而伸之，庶乎其可。

題建安李演風雅吟小稿

甚矣，詩之難也，嚴而不隘，平而不俚，淸而不泊，幽而不昧，乃可以言詩，今之爲之者不然，險澀以爲嚴，凡近以爲平，寒苦以爲淸，黯黮以爲幽。李君之詩，庶乎無四病矣。予讀之竟編，意欣欣焉。抑聞諸錯諸使圓美流轉如彈丸，則無以加矣。書其後而歸之。

題吳興李王胡應集序

前朝所志結草亢回爲厲殺賊之事，皆酬恩報德而然。壬年十七，去浙度淮，遇疾而死，乃爲明神，廟食其地，國有驅事，輒煇威靈，其跡顯著，朝廷嘉之，封以王爵，先儒所謂無所爲而爲之者，茲其是歟。予過江陰之青陽王奇孫辰一家焉，一方敬子，見輒衆手如額，其遺風餘烈，尚若此，辰一求識王遺事，因書其後。

題李振介軒

世之論介者，大率以爲堅彊孤陗，人所難能之行，不知義理至于確然而不可易者，即介也，何難能之有。人爲私欲所屈，外物所移，往往失其常守，而以申徒狄屈大夫之倫爲不可幾及，亦自待之淺矣。予同年生李君振，仕閩中，遇事不可回奪，肯齋趙公以介名其軒，求予發其義，予謂之曰，子學易乎，豫介于石，獨于六二言之，夫六二，中正之爻也，然則介非堅彊孤陗，而爲義理之當然，詎不信乎，子循理而行，毋違中正，介在其中矣。李君曰，善爲我書之，吾將從事焉。

書欽承天聞道錄後

異端之害，橫流于天下，總其要歸，兩端而已。智者惑其說，愚者沐其利。沐其利者其害淺，惑其說者其害深。沐其利者，非惟不可救，亦不足救也。聖賢所為被髮纓冠辭而闢之者，此而已矣。然苟無其本，徒啾啾以辯之，則反為所賤，是權之勢而助之攻也。且彼方挾近似于吾者以為重，衒吾之所不知者以為高，吾能辨其所以異者以折之，勉其所如者以勝之，彼猶未肯厥角稽首也，而以口舌爭之，則可乎。嗚呼，道喪有間矣，其軼于他說者，鮮不溺焉。欽君獨能集儒先之說以閑之，其志亦勤矣。然吾謂當以申公告武帝者為本，而以是編羽翼之，其庶幾乎。

跋李秀巖先生學易編誦詩訓

秀巖先生，近世大儒也。世徒見其論著，藏于明堂石室金匱玉版，遽以良史目之，不知先生中年以後，窮極道奧經術之邃，有非近世學士大夫所能及者。又其天質強敏絕人，三禮辨二十餘萬言，二百日而成，學易編二百八十日而成，誦詩訓亦踰年而成。攷訂鄭王孔賈之謬，折中張程呂朱之說，精切的當，有功于學者為多。斯得受業于門，每念有以廣其傳者。來守桐江，首以詩易二書刻之，與同志共。其如禮學諸書文字頗多，倘未以郡去，當陸續以壽梓云。

跋趙和仲順孫近思錄精義

聖人之道，載于經者，浩乎其無涯。朱呂二公，懼學者不得其門而入也，掇周程張子之書要切者錄焉，使為求端用力之地，故名之曰近思。讀者猶以其義奧而難知也，復摭朱子語言文字之及乎此者以發明之。然或錯以已說，或蒐輯未廣，不若趙君此編之精而備也。朱子嘗言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然則是編也，又近思錄之階梯乎。雖然，書之備，固學者之幸，亦學者之甚不幸也。天下至賾之理，不待研究，開卷得之，其肯復加沈潛之功乎。程子曰：信有二，有信人者，有自信者。信人者未必真知，自信則不可奪。嗚呼，旨哉言也，吾儕可不勉乎。故善學者，必先竭吾心思，深探力索，待其躍如，乃以先儒之言決之，庶乎其有得也。

性理蒙求跋

大學中庸語孟諸書，先儒之說甚備。朱子後出，從而折中，平實精深，毫髮無遺恨矣。獨患學者不能謹守，而務為新巧以鑿之。黎晉甫作性理蒙求，出入朱子之書，無一字不據依，可謂篤信好學者。後生得之，習其文義，塗轍不差，由是以讀聖人之書，可無穿鑿駁雜之病矣。易曰：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有可亨之理，教者以亨道行之，在當其可而已。予謂是書施于十五志學之時為宜，不然，則躐等而瀆蒙矣。

跋南軒雙鳳亭記

嗚呼，先生聞道之早如此。作是記時，年甫弱冠，其論文已謂非特言語之工、誦讀之博而已，其本不過于治身，其極可施用于天下，此之謂至文。雖晚年義精仁熟之言，何以過此。詩云：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其先生之謂歟。

鄧中丞家集跋

秀巖先生李公朝野雜記，載嘉泰二年，言者論近歲習偽之徒，唱為攻偽之說，今陰陽已分，真偽已定，人之趨向已正，望播告中外，專事忠恪。奏可。其年二月朔，遂復趙忠定公資政殿學士，徐子宜、劉德修、陳君舉、章茂獻、薛象先、葉正則、曾無逸、項平庵、范文州、黃商伯之流，咸先後復官自便，或典州宮觀。又削薦牘中不係偽學一節，俾勿復有言。時朱文公沒已踰年，周益公、留衛公皆已秩貶還政。冬十月，詔文公以次對致仕。閏十二月，制復益公少傅，衛公少保。自是偽禁稍稍解矣。予始讀之，甚偉言者是舉，以為機括轉移之間，邪說遂止，善者獲伸，國脈道命，至于今是賴。記不表出其人，為深可惜。及來湘中，得觀中丞鄧公家集，則知此疏乃公為察官時所奏也。彭忠肅公與公往來之書，稱其正論侃侃，扶持善類，於荊榛摧折之餘。又深歎其措意懇惻，委蛇曲折之為不易。惜乎公以諫死，斯事世鮮知之。比年嘗錄登進之時，秀巖與予先後去國，不知後來秉筆者果能搜羅而紀載乎否也。予方被命還朝，會當告之秉筆者，庶幾補太史氏之闕云。

跋趙文定公君錫行實

元祐人雖不一槩，其行事亦各不同，然後世望其姓名，輒如麟鳳之不可及。況中司純孝之行，冠冕一世，當時名臣如內翰范公之倫，咸所歎息稱道，為善有後，天之道也。僅一再傳，于今為庶，且顛連困阨，無以自贍。嗚呼，豈果蘇草木，不可望其哀且仁也耶。覽其行事，為之三歎。

跋朱常卿時敏奏稿

予昔從太史氏論次中興四朝事，見孝宗于羣臣論對，多見施用，不為具文。嘗因見上，舉以為告，有曰：孝宗每于臣僚既對，次日即命大臣將上，隨事商搉而施行之，又因以識拔人才，如王藺、羅點、賈光祖、樓鑰之流，皆由此擢用，卒為名臣。願陛下取法，以革近年陛對具文之弊。惜其未之行也。今觀少常朱公淳熙間奏對蜀中利害，君臣往復，如家人父子然，立以其言付二府施行，且留公立朝十年而後去。拜觀奏稿，歎慨無已。嗚呼，乾淳之盛，其終弗可復見矣夫。

跋盧氏友于堂記

西銘之書，其仁人孝子之事乎。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未有不嘗本之病也。故天下罷癃殘疾，一有不遂于吾之孝，猶為未純，況吾之真同胞而有不愛乎。書云：惟孝友于兄弟。詩云：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聖人教孝之端，大率由此。出門舉足之不謹，欲以行遠登高，未有能至者也。黃山盧君，築室于墓，名曰友于，以志其先人之訓，諸賢記而歌之備矣，復求予言，何以告之。雖然，人子之充其孝，莫先乎是，而非止于是也。盧君懋哉。

跋鄒道鄉甘泉銘

此銘之作，鄒公井渫不食之時也。其曰水不可以終止，王明並受其福之謂也。孰知其卒不食以取行惻，亦可悲矣夫。雖然，是銘歲月，予竊有疑焉。案國史，崇寧元年閏六月，蔡京為公僞疏，責公衡州別駕，永州

安置二年正月除名勒停昭州居住四年九月移漢陽軍則四年正月公安得在永平張宣公兄弟不以爲疑而識名其末其又何也唐君吏致詳之

跋林逢吉玉溪續草

劉夢得定柳州詩斷自永州以後惟晏元獻家本存省試詩一首人不以爲尤也柳州之詩孤峭嚴健無可揀擇其以此乎林逢吉以詩名一日示予續草一編曰吾舊所爲三集已別行此近作也願得一言識之余退食閱之名章俊語頗多三集雖未見必也斯爲至矣雖然逢吉老益喜吟槀稿之後致其年數未脫稿者尚多尤余所欲見也而逢吉未肯輕出、何耶然則讀永州以後之詩請俟他日

跋劉直孺拙逸軒記

鶴山嘗云拙非聖賢所取周子疾巧之害道故爲是矯世之論耳雖然即周子之義而推亦有可言者蓋拙有眞僞周子所取者眞也拙外巧中者僞也人知巧者勞而不知以拙售巧者尤勞何則彼蹈其實而諱其名覆護掩藏惟恐其敗故神愈斂也吾願直孺務黜其僞而致養其眞則得周子之意矣

跋黎晉甫黃巖縣樓記士人送行詩

黎晉甫之宰黃巖也以廉著稱予時丞郡深敬愛之去縣久矣御史陳坡、聶其論事觸忤時相託爲邑人黎瑜有子遺之詩以追譏之余守嚴陵律己自謂無愧去郡久矣御史周坦、託爲郡人十七字詩以贜貨而追詆二事蓋絕相似使坡坦而端人也則言足取信予與晉甫將不容于天地之間矣如其公論之所棄也則澤續加之馨香衆烈又何病焉晉甫以清獻杜公之記縣王踏人之詩示余求一言以刷前恥因取余所遭者比而言之庶發觀者之笑云

高李綱征錄跋

蔡京茶法朝令夕改毒民甚矣然實土產于園戶收引息于商人始終未嘗變也近世貪吏乃數引園戶案額責償此又京所不爲毒民不愈甚乎予昔爲川茶司屬白使者罷之三湖李君澤民監名山場請任其事于是前弊頓除園民得息後二十年澤民輯當時所行爲一編命曰高李綱征錄求予一言識其末予謂爲政愛人仕者之常非有異也然出之而無本爲之而無其誠未有能終始惟一者澤民去蜀仕閩孜孜民事盡力爲之海隄之役一邑蒙利雖以是遭讒廢絀曾不怨悔非所謂終始惟一者乎予故于茶錄之末併識其事以勵同志

書惠厚下艱難錄後

予觀惠君艱難錄宣和間守解州金人圍之城破執以去已而逃歸朝廷以爲御營參議官隨軍至淮陽遇敵而潰復率說將諸行在所雖其受命于危難之際羸弱不敵不能成功而始終一節自歸君父亦可書矣良史因事載之典册〈梁能中興聖年錄載此事〉令後世知其有名宜哉載覽是編爲之三歎

恥堂存稿卷四

記

寶慶府濂溪書堂記

宋君仲錫、守寶慶之明年以書來曰郡學有濂溪先生祠尚矣紹定二年教授梁君士英始即先生遷學舊址而改建焉爲堂四楹歲未久而頹圮不治仲錫來謁嘆曰先生治平間遷學于是豈苟然哉邵水經其前瀟江繞其後左挹東山右俯清溪高明爽塏一郡神秀所鍾學既他徙昔人即其地以祠先生是矣顧規模隘陋不足以稱乃徹而大之中爲先生祠堂祀先賢于東西序以侑焉其後爲講堂直舍齋廬門廡庖湢皆備經始于寶祐三年十有一月明年某月成維昔紹熙郡學之祠文公朱先生記之紹定改建之祠公之季父鶴山先生記之今茲之役非公莫能成事敢以爲請斯得聞之矍然曰季父之言立于世淺聞者不足繼也況朱子乎凡朱子之記發揮太極圖書之妙鶴山之記闡明剛柔善惡陰陽動靜之理皆已至矣盡矣後學措辭不其僭乎然而侯以邵士之請來不可無以告也惟先生卓然特立于羣聖人絕響之後親承洙泗道統之傳二程先生受業者也先儒擬以顏孟然則舍夫子無以擬先生矣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道流行物得之以正性命先覺之倡道者似之故原道于無極二五之先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也觀物于庭草不除之際夫子之四時行百物生也玩心于聖人所樂之地夫子之忘食忘憂、純亦

不已也。涵泳從容。深造道妙。與天同體。嗚呼。其元氣之會乎。蘇公軾非爲先生之學者也。其詩曰。先生豈我輩。造物乃其徒。識者以爲善言德行。是豈無所見而言哉。然舍造物與孔子。無以擬諸形容矣。學者誠能想其氣象而用力焉。則識趣超詣。能見大意。雖未入先生之室。闖其藩。窺其藏。其庶幾乎。邵士觀染先生遺澤者也。聞風興起。豈無其人。故錄所聞若此。期與共學焉。

梅溪先生忠文王公祠記

士之扶義仗德。立功名于天下者。亦觀其所遇之時何如爾。其或遭明盛之朝。盡危言之策。則發其奇負瓌瑋。崇論竑議。使功及于朝廷。澤洽乎天下。誠士之高致也。倘所遇之世。叉牙相抵而不合。雖策慮倜儻。欲何爲哉。嗚呼。若梅溪先生忠文王公之遇高宗皇帝。眞所謂遭明盛之朝。盡危言之策者也。方是時也。大姦方踣。世道將回。高宗思總攬英雄。一解而更張之。而王公出焉。大對明廷。卒膺開陳。法天攬權。爲羣言首。天子當宁歎息。擢蘇第九。爰冠倫魁。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勢自然也。公由是被遇。正色立朝。其論陳大指。謂禦戎之策。莫先于用人。用人之要。莫先于人望。其專屬魏公。蓋不待隆興之初矣。又悼三衙北司。交堅黨合。不畏蹈禍。危言剴諫。卒使老將距脫。衆奄脅息。太學諸生賦五賢之詩。歌咏其事。公爲冠首焉。雖然。繳繳易韜。硜硜難全。稽山之命。閒館之遊。公自是卷懷而去矣。阜陵即阼。登公橫榻。亦職復讙之義。砥柱建督之謀。公于魏公未嘗識面也。徒以國事捐身徇之。嶔崎流落之死靡悔。此其本心果何爲乎。愚嘗論高宗中興。策詔諸儒。得天下之士二焉。前有張。後有王。言論風指。彷彿相似。無垢出于權兒未枋之前。梅溪興于魁壘既殞之後。故其施設規畫略有不同。張公阨于秦相。不究其用。識者嘆息。公遇兩朝。諫行言聽。故高風勁節。磊落震蕩。當時之士無與爲比。士大夫立身行道若此。可無憾矣。雖然。愚猶有遺恨焉。魏公之再相也。薦可爲執政者五人。公爲之一。惜士方翹首冀其大用。而公難進易退。乾道以後。沈浮外服。不得久居中。以廊廟具終于蟠尹。乃若易名之典。世主已更而後命焉。凡此皆吾黨之士所共不滿也。雖然。自公觀之。其失其得。我何加損乎。公殞僅四傳。子孫日失其序。至無聚廬托處。行者心惻。今吏

部侍郎劉公黻。生于公里。悼先賢之世于今爲庶。非烈善之道。位諫省時。嘗以告上。建祠給田。以處業之。會多事。未及行。暨開閫四明。乃捐錢二萬緡。卽公講學之地里名郭路。築祠堂五楹。後建講堂。步櫚門塾。庖湢畢具。屬役賦丈于咸淳八年之八月。九年三月成。兩淮制閫印公應雷、七閩運師陳公宜中、郡太守趙君崇鐵咸有助焉。劉公又念祠成而無廩。難以持久。請于上。以沒入官田五百畝有奇賜之。自是祠春秋有薦。士朝晡有餼。公之子孫不能自振者。歲有廩。劉公又謂作而不記。非古也。乃以見屬。自惟摧稍汨沒。仰公鑑絢大節。不可企及。執筆顛沚。而劉公命以勿辭。乃不得已。摭公平生大致。刻于牲石。因以志其愧云。

公安南陽二書院記

孟子有言。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夫士生乎世。處乎其鄉。有篳門圭竇之可居。簞食瓢飲之可樂。雖無恒產。而未有所憾迫。故保其恒心也易。不幸當喪亂之際。顛連困踣。無闔廬以辟燥濕。無短褐以禦

風寒。無饘粥之食以活軀命。士至于此。上之人苟無以教而養之。人不能皆淵騫也。其不失口失色、而爽其所守也者幾希。故建學屬士于離散安集之餘。非徒以養其口體而脫其死亡。亦所以養其恒心而納諸君子也。自吾有兵難。襄蜀之人十九血于虎口。其幸而免者。畢聚于荊鄂之間。四民皆窮。而士爲甚。故制置使少保孟公珙肅於之各卽其所聚而築室以教育焉。在公安者卽名曰公安書院。實維寇祠舊址。在武昌者曰南陽書院。則取武侯躬耕之地以名。公安以館蜀士。南陽以舍襄人。既又告于聖天子。請湖之臺。查以留多士而許焉。公安凡六十檻田租歲入二千石有奇。山澤湖架之利。爲錢二百萬。養士百有二十人。南陽餘六十檻田租歲入六千石有奇。山澤徵征之利。爲錢四百萬。養士百有四十八。擇文學行義之士。衆所推服者。以師表之。旬有課。季有試。暇日則教之射。士無飢渴以害其心。咸自砥礪以成其業。居無幾何。蜀盧之歸試者冠其省。襄人試于大廷。亦或以射被恩。士益用勸。嗚呼。當戎革之時。陋俎豆之事。俗儒往往視以爲迂。而孟公顧能行之。雖時相不學。阻格其事。而持之益堅。爲之益力。蓋庶幾乎衛文公敬教勸學。知所先務者。可不謂賢乎。繼自今士之遊于斯者。亦念公之爲此。將有望于我也。切問近思。以省其身。修慝徙義。以崇其德。毋以物之賤者害其貴。毋以體之小者累乎大。必使反觀內照。當心復存。而無愧于士之名。乃爲不失建學之意。不然。而曰羇旅之供固有委積。是徒周我于其土地而已。吾知頌其養焉以免死而已。則是凡民自爲且學古之道而以補毀者也。不惟有負于人。抑亦有負于己矣。豈不惜哉。書院之作。荊州則總史君子壽實主其事。以書來曰。是室也。蓋成踰十年矣。無以記之。懼久而墜。子其以爲士者告。余不敢辭。歸所聞如此。吾黨之士其亦以爲然乎。

彭澤縣狄梁公廟記

士生天地間。以忠信仁義自立。將以扶植天經。綱紀世道。其任蓋不輕而重也。奈何自古以來。君子每爲小人所乘。正論每爲邪說所敗。志士仁人豐斮斷志。未嘗不掩卷三嘆。繼以流涕痛哭也。雖然。秉彝好德。著在人心。浮雲掩于一時。日月揭乎千古。則彼惡直醜正者。秪足以增光益潤而已。何足道哉。唐武后天授間。狄文惠公以地官侍郎鳳閣鸞臺平章事。爲來俊臣所陷。貶彭澤令。邑人爲立生祠。數百年不絕。我

朝紹興七年十有一月。始名其廟曰顯正焉。公在當時。潛迹周庭。繫心唐室。決策禁中。力返國嗣。援引五王。權輿大計。卒能取日虞淵。逆綏唐祚。其何正如之。方其黜居陋邦。流落不偶。湮鬱甚矣。而邑人欽慕英風。像想遺愛。祀祠尸祝。不懈益虔。廟祀既忽。歷代事興。肇錫嘉名。載光秩祀。宋熙留侯。不得專美。其何顯如之。昔公巡撫江南。毀淫祠千七百所。止存夏禹、吳泰伯、季札、伍員四祠。今也廟奕奕。與四祠而五。嗚呼盛哉。生祠廟貌顏壯。縣之遷邑。人以遠不得朝夕駿奔。乃移諸新邑。寄招提壤陋。不足以宴娛神爲元。趙君卯發來宰是邑。雖牛妙劑之餘。歷蠹瘵而休焉。曰。精忠碩德之祀。而弗稱若是。吾之責也。乃更卜爽塏。作爲新廟。暈飛跂翼。邦人改觀。其稱明宰爲政。知所先後若此。非梁公之徒疇克爾耶。君又念廟與陶祠爲鄰。而陶祠亦將圮焉。乃爲建廊廡。具庖湢。甃新亭于東嶺。名之曰舒嘯。而又葺遐觀之故亭。命浮屠掌之。官月廩給。以書來曰。吾于二公無能爲役。幸其獲瞻芳塵。故治甓祠以慰邦人之思。且以致吾嚮

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意。公為我記之。予讀陶公拳拳晉室于義熙之末。狄公孜孜唐祚于天授之間。千載一心。若合符節。豈爾小邦。配二盛德。一何幸歟。然世方迂教化而輕節義。非絕識拔乎流俗。其孰能發揮之。故予于趙君之作。重有感焉。乃書之以為記。

趙漢卿解彭澤印。為池陽郡丞。乙亥冬。疆事日急。漢卿先為詩寄其弟。以死自誓。已而北兵奄至。不屈死之。事聞。贈三官。與二子恩澤。會予以兵部尚書召見上。力陳其從容就義。非倉皇就死者比。乞依知饒州唐震恤典改命。遂贈華文閣待制。錄後。故為京澤。昔狄公令于斯。廟食二代。幾六百年。漢卿遺愛在人。其仗節死義。于狄公有光。異時少康配夏。予欲言之朝。作廟斯邑。儷廡二忠臣。後先輝映。九鼎此邦。恨老病且入地。不能待也。因手抄狄公廟記。泫然思漢卿。遂書其後。

永州續惠倉記

平糴。善政也。而無良法。非無良法也。古無其事。而難為法也。成周盛時。計口授田。百姓給足。不幸而遭饑饉。則有司賑之。倉人之粟。入廩人之穀用。遺人之委積。皆直以平之。秋毫無所吝。春秋戰國以後。上之人靳于惠也。于是始有貸焉。有糴焉。貸者責其償。而糴者取其直。事雖非古。以其足以紓民之急。故猶得為善政。然糴之為法。至難備也。至難久也。何則。不裁其直、則無益于民。裁之、則日損一日。歲亡一歲。必至于盡耗而後已。將求其勿壞也。詎可無以錢而通之哉。故糴之所耗。有欲資官之錢穀而足之者。然人不能皆廉于己。皆志于民。或遇汙者。彼視府庫財如其財。肯剜肉以補之乎。必坐視其朘削而不恤矣。有委之巨室而責其成數者。則不惟為富者多、為仁者少。懼于損己以及人。且年饑穀貴。彼方利之。而何利于糴之乎。必多端沮撓而幸其饑矣。有市田為莊賴租以糶者。可無二者之患矣。然緡錢有限。歲入不微。不足于糴。非歷以歲月。不濟于成。況官市民田。為弊滋多。水旱不時。復且難保。其法亦未得為盡善也。然則變通之道。果將安出哉。湘中粒米狼戾之區。民生其間。本易以得食。乃自近歲有司和糴之令甚嚴。舳艫相銜。竭九郡之產而北。湘人始困。永之為州。市民為戶。不過三千。率多貧弱。春夏之交。苦于貴糴。紹定間。郡守吳君千能。積郡計之羨。作均惠倉。自州而邑。邑而野。莫不有之。其在州者。為米二千斛。命巨室更張糶糴之事。歲久弊生。惡其害民。不告于州。憮寓公徑以自詣常平使者。易而田疇之。田惡入微。規約不備。一二年間。至無毫撮可糶。民甚病焉。毗陵季侯來為守。憮然曰。是非牧養者之責乎。于是節縮浮蠹。銖積寸累。得緡錢五千。議創一倉。以救其弊。會諸郡水潦為災。潭富人有抵罪于刑獄司者。願輸粟五萬斛。賑民自贖者。予許焉。而以平殖之諸郡。侯以書抵予曰。郡被災□。移粟以賑。甚大惠也。然竊有請焉。吾方糴倉平糶。□郡力綿甚。聞公食飢之後。猶有餘粟。盍捐以助我乎。予慨然復發二千斛予之。未幾。復以書來曰。賴公之力。倉已落成。吾將以繼均惠也。名之曰續惠。謹條其規以告。維今續惠之創。將歲歲減價以惠民。可不思所以維持于後乎。宜受公賜。市之、得錢四千三百餘緡。合吾所積為九千三百有奇。吾將以其四千糴二千斛。餘以創抵當庫。名之曰平質。稍其息以利貧弱之民。積其贏以補糴本之耗。蓋庫之與倉。猶母之權子。不可以偏重也。吾之糴。非市于民也。郡計素匱。每當歲抄。無以支吾。例聽民賤價折納田租。

以救目前。今以續惠之緡。易郡倉之粟。彼給于用。此免于糴。庶乎兩得其利。及其糴也。計庫息之多寡。以定米價之高下。米升為錢二十。庫息登二百緡。則升可損其一。倍焉則損其二。庫息愈豐。則糶直愈下。凡一歲之息。盡以補糴餘之闕。備後糴之用。官無所利焉。吾又鑒均惠之弊。官自司其斂散。度地于麗譙之北。左庫右倉。命郡僚二人共主之。一歲而代。自謂規畫纖備。或可待久。若刑獄司、多夏廬因之際。因一視之。則後人愈不敢動矣。雖然。非公記之。欄終無以驗來者。況微公之惠不及此。公烏得無言乎。予謂侯之為此。蓋懲均惠之壞于市田而更聚之也。然不習其事于民。則巨室既無所損。而不至于沮撓。不資其助于官。則後人雖無所益。而不至于朘削。三弊盡去。三利悉興。孟子所謂仁術。侯其得之矣。糴法之善。復有過于此乎。雖然。侯之精究熟講。不使有毫髮之缺。以累後人。其慮可謂遠矣。然予謂人生天地間。一氣而分。仁義之心。誰獨無之。來者而知此。其必曰。前人之不以累我。非淺之待我。立法當如是也。吾不能守之。而推行之。而并益之。顧非恥歟。予將見有以侯之法、行于邑。于野。而流惠于無窮者。是侯與人為善。而千里之內。皆將式穀于侯也。記曰。善述者、欲人繼其行。善歌者、欲人繼其聲。嗚呼。侯之迹善矣。繼其行者。盍亦深念之哉。侯名晞顏。嘗有位于朝。其治郡也。專以詩書為政。故其功迹。類多可紀云。

湘鄉縣平濟倉記

予常與州縣之間。選懦罷軟者多。強敏幹給者少。曉昧昏庸者多。疏達明者少。貪鄙汙穢者多。廉潔清介者少。偷合容身者多。直諒不撓者少。卑下無志者多。高遠自期者少。以為有負上帝。豈果惜民乎哉。何其誕降此種。布在世間。使之刃嚼刻蠹吾民而曾不少惜也。然則泯泯同流之中。得一次山。得一子駿。有志于民者。能不駭喜而歎之乎。此令孤立道屬記其所為倉。予所為欣然而執筆也。湘鄉為潭劇邑。前有庸令。蕪穢不治。吏倚為姦。賊殺不辜。不可數計。彝里之人。如坐幽居。予既黜令。收吏案誅。而新令不時至。立道方迺次宜察。強之攝焉。至則修壞植僵。亡幾何。皆井井就緒。以書來曰。顧已攝承。且八閱月。愚無以稱使令。致諸鍵記。攝官居十七八。縣之稻廩以此。彼持苟且心。視邑如蘧廬。視民如俎豆。屬厭而已。肯以同胞為念哉。縣有平糴二倉。各為米千石。距今未十年。羽化已三之二。思欲究極其弊而補完之。吏去其籍。新令且至。卒未可為。乃節縮浮蠹。得錢二百三十萬。計可糴千石。別為倉。名曰平濟。痛懲往弊。吏立新規。以其錢屬之丞。為籍。擇邑之巨室二十三家。家賦十萬。俾及時以糴。儲米于其家。官不復邏嚴。先糴為期。命輸米于丞之治寺。民持券至者。米出錢入。皆巨室躬任之。吏毋得預。既畢。復持錢以歸。聽貿易取息。官毋問其出入。第及期責米而已。將糴。丞先以市價白縣。縣酌之。務在稍平于私。而無耗于本。縣權其綱。丞治其詳。民任其實。錢以粒上。不藏于官。無侵移之弊。無數配之擾。無胥徒之費。無折閱之患。一舉而四利兼焉。掌糴者二年而代。攝則復為丞。秩滿。縣核糴本之在民者無耗。乃白州。聽其去。上下相維。絲牽繩聯。庶乎久而勿壞。吾之為此。非不恤後人。竭府庫財而以予豪也。外是錢穀。視始至猶不啻數倍。事至不為。吾恐既去。終為烏有。而民不蒙其利。雖然。亦安保其往也。公盍為我記之。鼎銘昭揭。魑魅莫近。或可惠此土于無窮乎。予知立道固久。聞其是舉。益以歎息。今之長民者。偽日以白。肥往往終其去無一善可

饑。立道攝邑甫數月，在他人數十年不能爲之事，已畢舉而爲之，且其規畫精密詳善，可以爲法。西南之士固多廉直才者，立道抑其尤歟。來者誠能守而勿失，復取昔之初化而僅存者，撕繫劃盡，放其規橅而改作焉，推廣增益，三倉鼎峙，以償立道不及爲之志，吾見此邑之人不知有飢歲矣。正月之詩曰：念我獨兮，憂心慇慇。其亂曰：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君子孤特，而無同志以助爲善，小人貪利而爲天孽以椓害民，此詩人之所歎。嗚呼，來者其亦念之哉。

淳安縣修獄記

古者于獄，秋氣肅殺，則善治之，多氣閉藏，復增飾焉，所以上順天時，而下全民命也。凡民得罪而麗于獄，皆其自取，聖人哀矜惻怛之意，豈有已哉。聽以五聲，訊以三刺，蔽以兩辭，附以八辟，亦既謹且重矣。至于居囚之地，復設官以司之，因時以養之，使負罪而至者，有以庇身，不斃于癘，不溝于幽，以待論決。嗚呼，何其仁也。淳安縣治自方寇平，更創距今百三十年，他宇時葺，結足枝梧，獨獄戶頹甚。縣尹虞君始至，承前人廢弛之餘，死罪充斥，株逮以百數，梁榱傾勢且壓，懍然矜之，于是竭日夜力以成獄辭，暢者平反，重者論報，無幾何而圄空，則又色然而喜曰：修獄之機，不可失也。亟請于郡，求捐金穀給費，且節縮浮費，以繼餘財佐之。悉撤舊屋，改造十五楹，中闢之所，扁以澤物，因舍疏豁，無湫底之患，圍牆堅密，無越逸之虞，規模際舊加壯。鳩工于淳祐六年七月，斷手于明年九月。以書來曰：章侯給費，既成其始矣，公爲記之，是成其終也。予聞古人構獄之義，虞君既深得之，何待予言。雖然，竊有復焉，獄之爲文，夾以兩犬，而迫之使言。是小人演罪者之所宜居，非善人君子之所當至也。然世壞刑濫，善人有時而不免焉，故西伯拘于羑里，絳侯囚于請室，魏其衣赭關三木，灌夫受辱居室，太史公言之絕痛，治獄而至于此，則庶獄不辜，玉石俱焚，善人將無所恃矣。繼自今來者，其能于讞議之間，致其忠愛，盡其聰明，使囂眾服刑，善良無枉，是爲賢尹。繕獄以待有罪之寬，不然，報虐以威，無世在下，天道神明，至難欺也，可不甚懼矣乎。虞君名鈇，乾道宰相忠肅雍公之曾孫，予季父鶴山先生之壻，鶴山謫渠陽時，從遊最久，學有師承，故其爲政知所先後云。

江東提刑司新創藥局義阡記

予嘗病近世士大夫不知職分。爲進帥者曰：繕甲治兵，式遏寇虐，吾之職也，惠養，非吾事也。主轉漕者曰：總覈利權，毋乏供饋，吾之職也，惠養，非吾事也。治刑獄者曰：讞平岸獄，使民不冤，吾之職也，惠養，非吾事也。任常平者曰：摘山煮海，以佐國用，吾之職也，惠養，非吾事也。嗚呼，是得爲知其職分矣乎。夫設官分職，各司其事，人之職分，而非天之職分也。何謂天之職分，仁是也。惟人之生，一氣之分，煢獨困窮，舉吾兄弟，哀矜而振卹之，雖窮爲士，且曰吾職，況有位乎。居其位而委其責，然則蚩蚩者將聽其自生自死而已乎。吾友王元敬，按刑江東，實政悉舉，水毀之餘，閭里大疫，病無藥以療，死無地以葬，元敬蹙然曰：是非吾職乎。三代之民，疾病相扶持，死喪相葬埋，力足相及者，有常產也。今吾民貧到骨，病則斂手待亡，死則藁瘞無託，吾不受以爲責，不負天乎，不負君乎。乃捐司存羨錢百萬，創業藥局，製劑于民用者凡五十品，民

有疾，咸得赴局就醫，切脈給藥以歸，復益以沒官田，歲收其入，增市藥物，定其規約，令幕友三人更主之。既又以官田易浮圖山地三百餘畝，爲之營域，畫成井界，葬者人授一丈，夾甬而給植之松柏，以湛蔭翳，繚之牆垣，以杜樵採，于是病者得不死，死者得所歸。既成，書來屬予記之。予謂元敬以刑獄使者爲是，可謂真知職分者，由其從事朱子之學，而知用力于仁，故能若是。聖賢雖不輕以仁許人，然曰近仁，曰仁之方，曰仁之端，則是固可得而勉。元敬所行，非其近與其方與其端歟。元敬哀矜折獄，仁聞甚著，今又孜心民瘼，篤近舉遠，可謂善推其所爲矣。倪焉孳孳，力行無倦，吾見實惠孚于所部，而列郡仰以爲師，流風達于四境，而他路取以爲法。夫如是，則放諸東西南北，孰非吾仁，而先儒所謂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亦不外是矣。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又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元敬其懋勉之哉。元敬名佖，淳熙宰相文定公之孫，嘗爲宰掾，侃侃有守，搢紳稱之，遊官可紀，蓋得之家法云。

蹯龍橋記

古者春夏水盈，則以舟涉，秋冬水涸，則以梁濟，無一定之梁也。孟子曰：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周語曰：天根見而水涸，水涸而成梁。月令及王居明堂禮所記，大率皆然，且比舟爲之，役易費輕，無廢壞之病。後世則不然，伐石爲杠，以與水鬬，幸而無敗，猶數十年乃成，甚者從而屋之，役勞費夥，徒詫美觀，一遇水溢，前功俱廢。故宜間以河橋，一年一繫爲病。始造木橋，不數年而壞，不知古者之梁不如是也。邵故有蹯龍橋，紹定間，鶴山魏公爲之記，言其壘石爲七墩，歷五郡守十年乃成，其勞甚矣。未五六年而毀，胡侯頹修之，十餘年又毀，于是宋侯仲鑄憲來，慨民病涉，銳意成之。橋舊橫亘三十丈，水敗之餘，視舊加長，命工伐石增甃，駕梁其上，爲屋凡三十楹，規制雄麗，氣象開設，木市于諸鄉，工僦于他郡，夫取于佃官田之丁，役成而民不知。費以緡計二千五百有奇，米以斛計千二百有奇，皆撙節少府用度而爲之。前是更數守歷十餘歲乃成者，侯成于朞月之間，邦人咨嗟，言昔未見，乃來求記于予。予謂侯于是役，其功偉矣。夫囿于天地之間，凡有形者，未有久而不壞，況其易壞者乎。然有道以維持之，則猶或可久，聖人于九功之成，戒之董之勸之俾之勿壞，其無窮之心可見矣。繼自今來者，能申嚴厲禁，以防圮毀，儲峙材用，以待補修，孜孜戒備，毋或怠廢，而又反求其本，平吾政刑，和吾教令，以弭在天旱乾水溢之害，橋其有不固乎。是役也，餘事參軍周君應星實董其事。橋成而宋侯去，告于今之州長，而相與共勉，實有望于周君云。

順庵記

淳祐七年春，余來守嚴，嘉禾張君澄爲郡別駕，望之氣和而色平，即之坦如，知其有養君子也。間謂余曰：吾卽先人之廬，除一室焉，布席藏書，名以順庵，子爲我記之。予曰：何哉，子所謂順者。曰：吾涉世人夷險之塗，通塞之節，慽忻之情，淹速之度，嘗之備矣，吾皆順之，不敢二其心，自謂頗有得于是，然能勉而未能安，微子警之，懼吾守之不固也。予曰：懿哉名乎。斯中庸素位之說，西銘存事之義，閎遠微妙，非予所及也。盍求諸有道之士乎。張君請弗置，既歸踰年，復移文以徵，其勤至如是，爲致以淺薄辭。聞之師曰：天地之間，紛輪膠轕，升降無窮者，謂之游氣，是氣也，播于陰陽，轉于五行，錯雜不齊，故其賦予于人，有凝泊貞脆

短清濁之異。然而莫非命也。聖人與天爲一。隨遇而安。其達也、有天下而不與。其窮也、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順命不足以言之也。君子則畏天命。修身以俟死。得位與時。曰、天將以任我也。兢業處之。而不敢康。貧賤患難。曰、天將以成我也。甚悲受之。而弗敢懼。所遇雖殊。君子蓋無入而不自得焉。自性命之學不明。世之昧者。始介夫誠信之感。以失其憂樂之正。知欲之根于性。而不知性之由于命。事苟適願。懽欣踴躍。雖無所容。所斬一疵。顛頓憤迫。且至斬死焉。嗚呼。此非仲尼所謂不受命者乎。夫人之行世。遭有逆順。理也。然自有道者觀之。則惟見其順。而不見其逆。何則。以其能一之也。故亦爲几几。周公不以四國流言易其常。講誦弦歌。仲尼不以菜色陳蔡厭其素。事之觸吾前者。擣撼挫擾。至無已也。而吾一切以順待之。循分樂天。無秋毫不自慊之意。設之心和而平。措諸體安而舒。綽綽然。休休然。有天地變化草木蕃之氣象。非明乎體信達順之道者。其孰能知之。予也昔嘗有志于是。顧憂患忧之。欲勉焉。未能也。因張君之屬。姑誦所聞。以相反復。亦將以自勵云爾。

溫樂堂記

景定三年冬。予得西隣屋十餘楹。撤之以益故圃。命之曰若圃。留其中一堂。因而葺之。慕司馬公名圃之義。扁之曰溫樂。藝花種竹。疏沼架亭。若將終身焉。客有適予曰、子之名堂則善矣。吾有三疑焉。司馬公龍臥洛波。蓋當熙豐大任小來之時也。今子當眼丁拔去。動臣顧國之時。曷爲不見而躐乎公之去也。天下名士大夫咸在潤阿。故其退爲合于義。今世之號爲善類者。皆在轂中矣。吾子偃偃踽踽之外。豈復有窮居之樂乎。公以爭新法。力辭副樞。不拜而去。天下高之。今子自觸鼻事。翻于聖世。視公不大有逕庭乎。夫公、天下大老。百世之師也。子樂其樂。殆幾乎僭矣。予應之曰。子之疑是也。予獨無說乎。今化瑟更張。賢能舉用。與熙豐似有間矣。然人之退處。亦各有志。程子曰。士之高尚。非一道也。有懷抱道德。不偶于時。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于不求者。然則豈必皆天地閉而後隱哉。今弓旌四出。衆正畢登。予所謂號爲善類者。莫不願立于朝矣。然堯舜在上。下有巢由。周室方興。夷齊餓死。予謂今日、朝多君子。山澤之間。遂無肥遯之士乎。且予嘗實蘄斷。辭大農者八。辭大蓬者三。輦小聚其偏強。醒而陷之。子謂出于朱熠、沈炎、何夢然之口者。果爲公論乎。然則子之所疑者。皆不足疑也。況法舜則爲舜。希顏則爲顏。見賢思齊。尚友論世。聖賢之所許也。其何僭之有。雖然。子亦嘗聞獨之義乎。夫君子而處于獨。世道之不幸也。易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詩曰。念我獨兮。憂心殷殷。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夫易之君子。窮居在下而莫之與。故獨行其願。詩之君子。時人洽比而莫之親。故獨致其憂。孟軻獨善。戰國之世也。屈子獨清。懷王之時也。溫公獨樂。王呂用事之際也。使易之君子。上有大臣之應。詩之君子。生當西周之時。孟子說合于齊梁。屈子身遇乎莊昭。溫公道行于元祐。而猶以獨爲高焉。則謬矣。然而我則異于是。蓋歎君子之獨也。獨于所當獨之時。而我之獨也。獨于羣賢人散。非所當獨之時也。如衆星麗天。而熠燿宵行。如四靈畢至。而一狗吠家。如萬木向榮。而枯楊偃地。非前五者之比。然初無害于吾之樂。春秋之義。不嫌同辭。然則非溫公之時。而樂溫公之樂。何不可哉。太史公曰。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名堂之義。如此而已。予毋多事。既告成人。遂書以爲記。四年正月壬辰記。

所齋記

予弟不器甫、以所名齋。書來言曰。昔者鶴山季父爲我名而書之。蜀有兵難。扁燬于火。鶴山甍謝。記亦無所屬。再題而闡其義。舍兄其誰。予老矣。嘗學久廢。經義復蕪。其何以復之。雖然。昔者蓋嘗講于此矣。試相與訂焉。夫所者果何謂耶。亦觀諸易與大學。則思過半矣。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蓋艮者、不動之義。背者、不動之物。艮于背者、止于當止之地也。止于當止之地。則是義理至當。不可移易。內不見我。外不見人。惟見義理。而夫子釋之曰、艮其止。止其所也。夫不言其背而言艮其止者。止卽背。見止其所者。以止釋艮。以所釋背也。然則艮也、背也、止也、所也。四者一而已矣。皆義理至當之地也。若夫大學知止之義。則又與物相爲表裏者。而曰在止于至善。則當止之所。舍至善、又何之乎。故曰、爲人君止于仁。爲人臣止于敬。爲人子止于孝。爲人父止于慈。然則仁者、君之所也。敬者、臣之所也。孝者、子之所也。慈者、父之所也。一去于是。則爲失其居矣。然而大學特舉其大者焉爾。引而伸之。天下何一物而無當止之所乎。故有孚威如。治家之所也。清心寡欲。養生之所也。廉平不苛。莅官之所也。樂道無求。守身之所也。敎以義方、愛子之所也。量入爲出。用財之所也。以是觀之、所之爲義。不亦大且博乎。書曰。五皇極。皇建其有極。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極者、義理至極之地。則者、天秩自然之法。此二者、與所同實而異名。蓋此道者、非聖賢不能。吾儕苟未至于自暴自棄。則俛焉孳孳。求造其所。可不務乎。不器甫公侯之世也。流落不偶。宦如懸解。而皆無難微見乎辭。而可謂知所止矣。擴而充之。日用常行之間。非其所不居。非其止不止。以盡乎易大學書詩之義。則居是齋。踏是扁。庶幾無愧。而鶴山之所以望我者可無負矣。嗚呼。其亦懋敬之哉。

恥堂存稿卷五

說

廣居說

永嘉陳君所爲便坐。命曰廣居。屬予書之。而發其義。予謂廣居之義大矣。難乎其爲言也。學者必先識其所謂者而用力焉。然後可乎。是居者何。宅心之地也。易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又曰。寬以居之。書曰。惟厥攸居。蓋皆有主于中。守而不去之義。如人之有家焉。朝于斯。夕于斯。常而不厭。然後志定而業成。夫既識其所居矣。而能充之以學問。拓之以義理。不梏于偏見。不汩于私欲。遠大養熟。理融之後。心體渾然。萬壤俱徹。四海八荒。皆在吾宇。居其有不廣乎。嗚呼。此仁者之事。學者所當立以爲的。而俛焉孳孳者。故予願與陳君勉之。

史巽之兩溪說

坎、流水也。兌、止水也。兩溪交流。坎之重卦象焉。兩澤相麗。兌之重卦象焉。水與澤相近而不同。故易六十四卦。未有以兌爲水者。予方爲季申明兩溪之義。時疊兌而論坎。夫坎之爲卦。心亨而體勞。遺安君從容鄉邑之間、嘗師講道。安土樂天。其得坎之亨者乎。季申棲遲君譽兩溪之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其得坎之勞者乎。然勞之中有亨道焉。不可不知也。季申儻能思遺安之訓。隱居以求其志。固窮以守其身。則疏

食飲水。樂在其中。其何亨如之。季申借兩溪之名。以寓維梓之思。審矣。予復推其意以告之。其亦以爲然乎。

陳堅字子固壡字子思說

聖學二。曰知與行而已。然非通之以思、則知不明。非守之以力、則行不實。二者相須。不可偏廢也。易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又曰。知崇體卑。崇效天。卑法地。語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又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四者辭異。其指則同。知至、至之主于知。知終、終之主于行。行欲其力。故曰可與存義。智以知識。言欲高明而如天。禮以持守。言欲安固而如地。智以通理。如水之周流。仁以守道。如山之堅確。十知一行。交進互益。此學之大方也。永嘉陳宗。名其二子。曰堅、曰壡。而遺予書曰。公爲我字之。且發其義。予謂堅于文從土。其義有不待辨。若壡之義。當以洪範明之。洪範五事。皆以本然之性而言。思曰壡。壡者。思其自然之壡。人皆有之。非聖人所獨得。其文義則通而已。二子之于學也。苟能致其壡以思之。堅其守以固之。如手足相須而不可相無。知行互發。不能自已。則其進也。庸詎知其所止乎。請字堅曰子固。壡曰子思。雖皆昔人已行之字。然合而言之以盡其義。則此乎防。春秋之意。不嫌同辭。兄弟一體。固不得而析也。陳君以爲然。則願以告乎二子。有可往復。幸無辭焉。

唐近仁字學行近道字學知說

仁與道、難言也。肫肫浩浩。與天同體。學者茫然而求之。烏能闚其藩哉。故聖人教人。常自其近者言之。曰、剛毅木訥近仁。曰、力行近乎仁。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曰、忠恕違道不遠。凡皆示人求端用力之要。使之即用以明體。因顯以識微。近而不已。則亦終至其域而止耳。零陵唐直夫。取中庸之義。名其長子曰近仁。而字以學行。取大學之義。名其仲子曰近道。而字以學知。求予一言發其義。夫力行、非仁也。何以近乎仁。知所先後、非道也。何以近乎道。蓋行者仁之實。而知者道之門也。中庸三知。知者之事也。三行。仁者之事也。行不近于仁乎。近仁而欲無愧其名。則當深體力踐。俛焉孳孳。毋憚任重道遠而不力。毋以色取行違而自欺。行之不已。仁遠乎哉。大學之道。自誠意正心至于治國平天下。條目桑矣。而其綱領。以致知爲先。知不近于道乎。近道而欲無愧其名。則當懲治本心。精擇義理。毋溺于利欲以汩其明。必謹于幾微以擇所趨。知之之至。道不遠人矣。雖然。二者非學不能。知非學則不明。行非學則不力。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記曰。人不學。不知道。直夫字二子以知行。而貫之以學。其有見于此矣。然而猶有說焉。先儒謂知行如人兩足。不可偏廢。二子其觀予文。交警互發。則有以知夫仁與道、一而二。二而一矣。嗚呼。尚勉之哉。

純彥字韓孺說

先君子嘗言古者以王父字爲氏。今宜做此。名諸孫以純。以開府公字公純故也。予第五子純彥。字之曰韓孺。蓋竊取忠獻諸子之名。俾徽福焉。我朝世家之盛。莫如韓、呂。韓公忠貫日月。慶留苗裔。予以匹夫慕之。亦有說焉。且公之諸子。或秉國均。或偏禁樹。勳名富貴。赫奕一時。純彥居其間。皆不能及。而其平生行

事亦未有卓然登于史氏者予果何取焉取其生長熾閥不忲不驕以保門戶稱其家兒而已家人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言順理以保其家蓋非易事故于一卦吉莫大焉嗚呼吾邦喪亂以來故家流落後生不謹以墜其世多矣予甚懼焉乃發此義以示警嗚呼小子其念之哉

純魯字參孺說

余弟不器甫名其子曰純魯蓋據秦齊鐘銘之文字之曰參孺則取論語曾子之義屬余爲之說余謂秦銘所謂純魯多釐齊銘所謂萬福純魯有質厚之義不過言受福之厚而已與論語所云者不相似不器借其文以名子猶賦詩斷章云爾姑置二銘尊明孔氏之訓先儒訓魯爲鈍言其受性之偏非美之之辭也果何取于魯乎蓋聰明才智之人未必聞道而質朴純魯者往往得之何也敏者見之既易故守之不堅而魯者因其造理之難故用心專一探索鑽研不得自已既得之難故守之堅此曾子所以絕出三千之徒而獨傳聖人之道也嗚呼天之降才于人亦不一矣賢者能因其資而用力焉則其賦性之偏反爲受道之地向使曾子不知用力則亦終于魯而已矣何足貴乎余觀不器之子疏通闓暢非遲鈍者顧以魯名惟父知子必有深意豈欲其質直務實以濟其所不足乎是則以曾子之病爲純魯之藥意雖少異而皆可以入道純魯繼自今其亦依親之言體親之志去便儇佻厲之習爲篤實敦厚之歸毋悅紛華毋喜輕銳砥礪于問學沈潛于義理以無慮乎嚴君名子之意是予之所望也嗚呼純魯其亦念之哉

純約字謙孺說

予弟不流甫之子舊名純一不流書來欲予爲之更名且字之而爲之說予謂幼名冠字攷之經傳鮮有更者獨小戴所記父母在許其更名況父之命而非自更之乎故予不曰不可而名之純約字以謙孺名取左傳在約思純之義字則兼取潘安仁所謂福謙在純約者焉夫約者何也不哆然以自大之謂也人之自守者約則篤實而不濫收斂而不華其行己也恭其用物也儉其爲學也要聖人示人入道之門積德之基未有不由此者故曰以約失之者鮮矣然非其心純乎義理不離于利不累于物安能至此夫旣能以純居約矣則天下之謙何加焉天之所益人之所好鬼神之所福捨此焉往春秋之世未必能盡此道若安仁徒能言而不能行故卒發以取禍我朝有刁約景純者少與歐富齊名蘇文忠稱爲前輩推尊甚至蓋能不愧其名者孔門之約未易驟語純約其亦希前修之行由是而進以求造乎顏曾之域可也嗚呼其亦懋敬之哉

蹇叔潛字成子說

妻之兄子蹇叔潛予所名也始字淵子復改符子一日請曰二子皆未稱公所賜名請更之予字以成子而語之曰子達成之義乎在易乾之初潛龍勿用夫子翼之以爲不成乎名行而未成夫乾六爻皆聖人之事聖人何不成之有自學者言之則窮而未達之時也名無所聞行無所見非未成而何故潛也者君子進德修業之基濟時行道之本也人能于此時刻志勵行篤學力行思其所未達勉其所未備不以人之所不見而自欺不以世莫我知而自畫使大學修齊治平之具皆備于我他日出潛離隱舉而措之其

所成就當何如哉孟子曰舜發于畎畝之中傅說舉于版築之間膠鬲舉于魚鹽之中管夷吾舉于士孫叔敖舉于海百里奚舉于市六者皆困于潛者用力有淺深所就有大小然其爲有成一也成子其勉之哉

范震龍字子雲說

蜀公之九世孫范震龍季從訪予湘中曰吾字取諸易文言傳而未知其說公爲我言之予謂水火燥溼其義甚著雲龍風虎易爲亦以類言蓋龍陽物也雲于易亦爲陽虎陰物也風于易亦爲陰同氣相求其從之宜也雖然子之字是矣然混而無別果孰從乎盍以子雲易之昔人名字以雲龍相配者多矣如陸雲而字士龍范雲而字彥龍蓋其著者士龍以雲間自處非不高也而二十四友之汙陷身濁淖雲龍睽固若是乎乃若彥龍朝聞夕死之事其所依乘尤君子之所鄙笑二子皆非予所願于范君也夫龍之爲物鍾天地之至陽其體清輕其性靈異而雲以至陽之氣爲之憑依其乘時變化功用不測凡有血氣之類安得而擬之哉易六十四卦將天下之象而龍爲首飛潛見躍各有其義非獨聖人爲然學者皆當體之范君究玩于斯而有得焉則知其蟄也所以存吾身其出也所以行吾志不得時而龍蛇毋如子雲之窒言而覓辱其身得時而風雲毋如陸范之自失而貽笑于世則朋友相字之意庶乎其不虛矣嗚呼范君其亦勉之哉

士瑀字君度說

吾友王深道名其子曰瑀遺予書曰爲我字之并爲之說庶知乃父有友如此且使佩德言以無愧其名也予曰諾哉乃字以君度而申其義夫佩玉之名五曰珩璜琚瑀衝牙大毛公曰佩有瓊琚所以納閒言佩玉之制惟瑀納于珩璜上下之間所以管攝衆玉者也故古人言佩獨瑀得專其名而四者不得如曰佩玉瓊琚報之以瓊瑀可見然則佩者所以節度乎身而瑀者又所以節度乎佩者歟傳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周旋中規折旋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又曰旣服習容觀玉聲凡皆以其切近于身可以斂散惰之氣閑非僻之心焉爾然其爲制也必有一玉焉居其總會以節度之名物之中有精義存是豈苟焉者哉瑀也而知乎此起居動作其無一而不求合乎度焉謹言謹行常懼悔尤者守身之度也愉色婉容交盡敬愛者事親之度也篤恩厚別承口事尊者齊家之度也刑善親仁戴抱忠信者取友之度也權衡輕重劑量辛甘者接物之度也廣而充之跬步之間終食之頃皆不越乎檢防夫如是則嚴君名字師友責善之意庶乎其無負矣然而抑有說焉夫度者降衷自然之則非強加束縛于人也始佩玉者容止進退之間若有拘牽之者久則安之矣度之于人亦然善乎呂成公之說曰規矩法度未至于樂循理若維縶然其中自有安泰恬愉之地瑀雖未及乎此然有味斯言俛焉孳孳安知不終闖其藩也嗚呼尙勉之哉

銘

江鎔習齋銘

六十五冊

8B

人之知道。由學之故。學而不習。學則不固。生熟之度。盡驗諸心。九醞味厚。七八色深。是以中庸。貴乎弗措。所謂知新。弗離乎故。或釋于中。或體于行。表裏互發。精義入神。顏曾以之。優入聖域。予何人哉。胡不是則。

吳巽之友竹齋銘

生天地間。性命于氣。匪人獨然。伊物無二。惟竹之生。受直于天。貫乎四時。旣勁旣堅。譜居大端。詩美令德。一言蔽之。莫尙乎直。潛聖論友。以直爲先。吳子友竹。吾有取焉。迺貽爾銘。揭置座右。興臥以之。之死毋撓。

趙彥俞介庵銘

書名之學。有會其蘊。維介于文。分而爲二。在人進修。是曰利器。以別正邪。以判義利。由辨之明。守則不貳。旣固旣安。于石不啻。彼百世師。謂和之至。而能凛然。不可易志。由擇之精。知得非義。於乎我友。斯語之事。毋奪爾與。毋昧爾智。惠何人哉。希之則是。

王泳省吾齋銘

大賢省身。三事而已。至于吾儕。又奚止此。隨事點察。日夜以思。約之又約。乃至于斯。維曾入聖。以是爲主。我友希之。請事斯語。

宋捷如心堂銘

心涵太虛。萬古惟一。全體大用。存乎神易。同人之先。中直本同。復觀諸咸。我感彼通。求心之道。莫尙比擬。以己況人。夫豈有異。昧者弗察。曾不毒維。一膜之外。攘摘莫知。忠中恕如。本自倉頡。先覺闡祕。精義斯抉。宋叟之堂。高叟銘之。尙衣斯言。終身行之。

贊

王司封潙潙贊

稀躬履方。擇地而行。在漢宜鄉。今有先生。四海符節。先生其甥。我瞻儀形。鄙倍其萌。

趙卯發集孟四箴贊

我讀七篇。有見于恥。終身行之。未濶其趾。趙子作箴。其目有四。孝敬義利。貴賤譽毁。浩乎博哉。精義妙旨。知之實難。行亦匪易。維是四者。有源有委。升高自下。適遠從邇。充爾知能。擇爾塗軌。窮達好惡。皆外物耳。願循其序。默察眞履。孜孜要歸。一而已矣。我作斯贊。曰能則未。敢誦所聞。以詒同志。

雜著

客問

客有問于高子曰。昔揚子雲、爲官拓落而取嘲于人。韓退之、投閒置散而貽笑于士。皆爲文以解之。今子坐廢八年。憔悴頓踣。甚于二子。無一言自解。不已屈乎。高子莞然笑曰。若何言之陋。二子暮君不得。熱中有言。世稱其文之奇。予獨憐其志之卑也。子爲我願之乎。自古不得志者。莫若孔孟。直道取困。死而無悔。其言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曰。夫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以天自斷而未嘗以說人。孔孟之不師。而揚韓之蘄。若何言之陋也。客曰。非此之謂也。自東方先生以來。文人才士。

落落于時。未有不因筆墨以自見。非特揚韓爲然。今子不足于文。姑自託于聖賢。爲大言以欺我。高則高矣。而終未免于拙之誚也。高子曰。噫。客之要我若是。予何愛于言。然非恥于拙而勸于激。特欲客知予平生之所遇也。自嘉熙以來。予用于時者四。絀于時者六。用我者、曰文清李公。曰清獻杜公。曰丞相吳公。曰丞相董公。絀我者、曰周坦。曰蕭泰來。曰朱熠。曰沈炎、曰章鑑。曰何夢然。十人者、其爲人賢不肖。皆非予所能知也。夫用于時則榮。絀于時則辱。天下之常理也。而好事者評予之用舍。乃皆以爲榮。予甚惑焉。求其說而不得。則強以意揣之。曰豈用我者法當惟其人。絀我者法當反其類。而今皆應法矣乎。夫使用我者而出于開慶之大臣。絀我者而出于端平之御史。則予之所懼也。嗚呼。繼自今以往。其復有知我如二清吳董之倫矣乎。予不得而知也。其復有厄我如坦泰之徒矣乎。予亦不得而知也。使無二清。予則已矣。若猶有之。予雖老矣。安知其終不遇哉。如之何其勇于自絕而急于自解也。中庸曰。在下位不援上。不怨天。不尤人。孟子曰。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予將循念往愆。益求其所未至。以聽天之所處焉。苟徒嗟卑嘆老。哀窮悼屈。以自見于筆墨之間。此特文人所爲。而非聖賢用舍行藏之大法也。予非惟不能。亦不暇。客瞿然曰。吾以語言文字窺子。而子以聖賢所爲自期。乃今日知所進矣。長揖而退。

客悼

恥堂居士歸自宜城。客有過之者。蹙額而言曰。子何歸之遽乎。吾觀一時人士。留落不耦。未有若子之甚者也。吾嘗計子之闊闊而知之。子之齒于仕版。且四十年矣。其在內服。起自史館。至於大蓬。其在外服。三乘州麾。七乘使傳。歷位不爲不多也。然攷其實。則內不及五載。外不過六年。餘皆投閒置散之時也。子于等輩、不爲後人。曷爲至此哉。居士笑而應之曰。客知其概。未知其詳也。試爲客言之。始予有位于朝。實與檇李季父同時。士之有求于季父者。往往津介于予。一日有扣門者。視之、謝公方叔也。時自列院出爲湖南賓客。意不自得。予言之季父。季父未及薦進也。俄而自致冠豸矣。又一日有扣門者。視之、趙公與澤也。時未脫選。予首之季父。季父立畢之。又一日有徒步衝雨而來者。予視之、姚公希得也。時自癸邸出倅當塗。太守鄭泳、拒其來。予言之季父。季父言之時相。易倅他郡。十餘年予自少蓬得罪去。而牟公子才爲從官。屬士爭出其門。一日趙公曰趙、自淮東遣予書。予素才之。薦于牟公。牟公云此人善議論。蜀人在列者莫能及也。開者不悅。此四公者未遇時。予皆推轂焉。今一爲王。一爲相。一爲執政。一建大閫。而予猶夫人也。不特此爾。淳祐之季年。丞相吳公當國。一日而除一蓬四著。善類舉手相賀。蓋予爲少蓬。牟公與徐景說、李純甫、留漢輔、爲大小著。今自景說物故之外。一爲執政。一爲內相。一爲侍從。而予猶夫人也。官稱祕監之稱者、十有五年。職稱寶文之稱者、亦十有五年。予之落拓如此。豈特如客所云而已哉。而予之所以至此。予自知之。客未必知也。昔吾夫子于公冶長、南容、及史魚、蘧伯玉。皆比而言之。而辭氣有抑揚。其意若曰長之得罪。雖非自取。要不若南容之免于刑。魚之亢直。雖曰難能。要不若伯玉之爲君子。然則七公之所以達。以履南容伯玉之行。予之所以窮。以蹈公冶史魚之迹而然也。然夫子所貴。在彼不在此。則優劣豈不較然異哉。然雖姑置容冶。而以蘧史論之。夫子所謂卷懷者。必其可懷之物也。故寶可得而懷。蓮可得

而懷。至于矢則豈可懷之哉。善乎龜山之說曰。史魚之如矢。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故魚雖不如伯玉。而稟之于天者。至死不變。聖人猶有取焉。予將挾魚之矢以終吾身。窮達得喪。何足道哉。于是客艴然歎曰。子之志如此。吾以常情測之、陋矣。詹尹、漁父。尚不足以知屈原。吾安能知子哉。乃悵然而去。

論俗文

朝廷遣使者觀風一道。其責重矣。所以別白是非。采察善惡。獎厲忠信、懲革澆訛。耘鋤強梗。伸達沈滯。使聖天子教化宣明。德澤流布。光輝煥然。著于所部。如皇華之光明于野。然後爲盡其職。豈俗吏所能辦哉。使者受命。來使閩中。始至。嘗下教。以爲上四方之俗近于狠。下四州之俗近于頑。非鄙夷爾民而待之薄也。蓋入境以來。所聞則然。是以明相告諭。庶幾能改。今八閱月于此矣。觀之訟牒。固可概見。往往父子相殘。兄弟相賊。夫婦相棄。親戚相讎。較錙銖之財。而興訟至歷數載。因纖芥之忿。而交爭殆徧諸司。虛造事端。僞立契券。欺誣良善。瀆紊公私。泯泯棼棼。何所不有。吁。使吾民至此。非使者之罪乎。古之良吏。不事刑威。民服其教。至于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無他。身率以正而已。今使者德業無聞。行義不著。無以表倡。乃欲特區區政刑以相糾督。宜乎習俗之不厚。獄訟之日滋也。視周之使臣相去萬萬。歉負職業如此。朝廷設以古法繩之。不陷大譴矣乎。今當春和。萬物更始。特述所懷。以諭爾民。其亦少相體悉。各務省循。毋長囂頑。毋作姦僞。毋棄禮義。毋逆倫理。毋事鬬狠。毋恣侵漁。使里閭清靜。田野安生。四方之人。將曰閩中陶染諸先儒之風。今又服其使者之教如此。人之詆其頑狠者妄也。夫如是。上下豈不並受其福哉。使者之言。非飾美觀。非爲迂闊。爾民其審聽之。毋忽。

事國府勸農文

太守下車。兩月有餘。風俗猶未周知。然大略亦可見矣。此邦士譊民勦。好謗書訟。太守欲諭教之。以積習久、未能也。茲歲二月。以令勸農。乃先進爾農而告之。太守、蜀人也。起田中。知農事爲詳。試爲父老言蜀人治田之事。方春耕作將興。父老集子弟而教之曰。田事起矣。一年之命。繫于此時。其毋飲博。毋訟詐。毋嬉遊。毋爭鬬。一意于耕。父兄之教既先。子弟之聽復謹。莫不盡力以布種。四月草生。同阡共陌之人。通力合作。耘而去之、置漏以定其期。擊鼓以爲之節。怠者有罰。趨者有賞。及至盛夏。烈日如火。田水如湯。耨耕之苦尤甚。農之就功尤力。人事勤盡如此。故其熟也常倍。及來浙閩。見浙人治田。比蜀中尤精。土膏既發。地力有餘。深耕熟犂。壤細如麪。故其種入土。堅緻而不疎。苗既茂矣。大暑之時。決去其水。使日曝之。固其根。名曰靠田。根既固矣。復車水入田。名曰還水。其勞如此。還水之後。苗日以盛。雖遇旱暵。可保無憂。其熟也。上田一畝收五六石。故諺曰。蘇湖熟。天下足。雖其田之膏腴。亦由人力之盡也。太守始至。頗聞爾農治田失之鹵莽。其始種也。耕之不熟。地力不盡。苗既殖矣。不耨不耕。稂莠並興。陂塘不修。圩埂不固。旱不知備。澇不知防。則又鬬狠鬬訟。以賄有司。避役頑輸。以取追遠。心力既分。不得專一。是以雖號樂土。連歲不登。由此故也。父老其歸。以太守言。諭告子弟。川浙與宜。風土雖殊。勤則得熟。怠則薄收。其理一也。雖然。尚有以告父老。夫水旱雖係天數。而感召則在人心。若使田里之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鄰里輯睦。風俗純厚。

自然可以感召至和。風雨調節。災害不生。太守得與汝曹共享一土。爲太平民。豈不樂哉。父老其歸。丁寧子弟。則聽吾言。毋忽。

殿州勸農文

太守奉詔。撫育百姓。今一年矣。生于蜀土。不能詳知汝州利害。然汝州至急之務。公私所甚憂者。太守雖愚。亦知之矣。豈非艱食之爲患乎。汝州山多田少。良田纔百二三。餘皆磽瘠。爾農雖盡力以耕。及冬斂藏。尚不足以餬口。常仰糴他郡。一遇閉遏。輒有溝壑之憂。太守雖大聲疾呼。告于鄰郡。彼不恤也。爾農其可不力耕乎。去歲旱災。太守早夜焦勞。蠲租發廩。勸富人賑糶。白于朝。得米萬石。以助賑濟。自謂心力粗竭。然小惠安能徧也。今幸陰陽調和。臘雪春雨。率皆應候。天時既順。人事可不勉乎。太守用出遠郊。進父老而告之。古語云。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飢火所驅。不顧廉恥。姦邪盜賊。皆由此起。欲其不飢。無他。勤于耕而已。欲耕之勤。去其害于耕者而已。汝州之人。喜興詞訴。在官日多。在野日少。耕能不廢乎。汝州之人。喜事鬼神。竭力費財。奔走道路。耕能不廢乎。好飲博則心志荒。好嬉遊則本業墮。若能去此四害。惟專惟勤。田之無收。吾不信也。父老皆深知田者。毋謂太守之言常談。歸語子孫。明聽力行。毋忽。

福建運司勸農文

舉天下之田。皆不可不熟。而福建之田。尤不可以不熟。舉天下之民。皆不可使飢。而福建之民。尤不可以使之飢。何則。歲歉生事。此方爲甚故也。古人有言。飢不得食。雖慈母不能保其子。然則歲歉生事。豈爾民之得已哉。近年以來。時和歲豐。上下相給。部中無犬吠之警。使者之責。亦少寬矣。然凶歲之憂。尚未艾也。今幸陰陽順序。春雨沾足。太史所占。又主豐登。爾農正當上順天心。力修人事。使穀之入。歲多一歲。父母妻子。免于飢凍。姦邪賊亂。不得竊發。上下歡欣。相安于無事。豈不樂哉。使者又以耕之三害戒汝。其審聽之。捨本逐末。羣聚私販。犯法破家。此害耕之大者。喜興詞訴。伺候官府。奔走道路。次之。博奕飲酒。嬉遊無度。四體不勤。次之。苟能去此三者。父率其子。兄勉其弟。沾體塗足。一以耕種爲事。天道神明。報應不差。不以豐年賜汝。使者當任其咎。爾農毋謂常談忽之。

恥堂存稿卷六

五言古詩

暮春即事

皇天列四運。鬱茲暮春熙。和風著萬物。觀物令心怡。如何魏晉後。詞人總淒淒。退之頗知道。及此尤傷悲。
甯非遺掩留。歎老還嗟卑。哀樂緣外感。安能勵天時。不見稽中狂。陶然浴清沂。問渠樂何事。無言對春暉。
人亡已千年。歎息將安歸。

次王乘純投贈三十韻

狂客寫孤憤。危詞雜羣儉。秋的露節角。春林摘穠纖。長鋏刺橫斷。寸鐵剝妖蟾。赤子臥橫草。蒼生捐蓋苫。
無衣可自蔽。有突何由黔。冽泉浸苞稂。白露摧蒼蒹。念此心怛怛。因之淚漸漸。誰能坐捫舌。聊欲一奮髯。
百憂不易聘。千篇猶未壓。生氣凜不懾。死灰驚復炎。敢云寡鶴唱。尚欲神龍潛。拾遺愛辭孟。謫仙甫王閻。
相邀共夜話。快讀臨風簷。更聞眼頻折。樂極酒壓拈。國家正閒暇。上下方熙恬。賈誼枉流慟。桓侯笑鍼砭。
無㫪事吟諷。且復披湘縑。緬懷西方美。遐想虞庭僉。狂愚易搆禍。譏刺徒招嫌。古出躬是揜。戲言心如懔。
且當阮籍醉。莫待申屠箝。及今不自悔。明神將汝殲。之子七步才。時命三年淹。方廉下無甚時。江湖久放浪。蓋䁈
廱鯤㦬端如伏檻虎。更似緣竿鮎。匱藏玉有美。囊餽金無兼。我欲引自近。寨盟踐霊焆。弁山蕨可茹。苕深

鮰塤箎。諾金雖未際。許劍已可說。從今但洗耳。水程報郵籤。

送徐扶說歸三衢

秋風吐商氣。庭樹感以飛。美人悼時節。去意不可羈。明陰傲排蛩。晨光吞蒸微。靈修詎歆怒。浩蕩終難依。
岐分路一失。决此存亡機。偃株擁新稊。倏忽成十圍。陽陂人所願。斧夫詎能違。塞予于夫子。亮節深所希。
取舍甄其是。排摒亦同非。豈伊桐江上。裘㑹送將歸。時危抱深戚。人遠傷返暉。國家黜木艾。祖宗臨孔威。
願子崇明德。桑榆借光輝。

思耕亭有序

吾友王敏道。為富陽稅官。廨近嚴子陵祠。築亭其旁。求名于予。攷諸前牒。富陽漢會稽富春縣。吳
始分富春、桐廬。先生耕釣之地。皆在富春明矣。然今分隸二州。則在嚴者、宜以釣為重。在杭者、當
以耕取名。紹興間。鄭公剛中宣撫四川。作思耕亭。蓋以慰孔明耕屯為義。予、蜀人也。習聞其號。乃
借以名斯亭。因系之詩。致懷賢之意云。

莘郊投耒興。六百奠殷祀。南陽擬鑿出。漢業僨還起。聖賢憂世心。秋月照寒水。彼哉植杖徒。長往見何庳。
我讀逸氏傳。初訝子陵志。赤符藏方張。注想資其理。掉頭歸深山。釋洗巢父耳。六經凜刀尺。云乎不思堤。
反復史氏詞。陵去良有以。維人驗進德。必于師友試。歷試猶夫人。成就安能偉。挽士亦既來。含王留得已。
漢道汝不衡。先生可輕議。釣臺予爲篇。未有愜予意。賦詩題思耕。聊與發斯義。

鵝客海棠下。以東坡緜緜紅蕚是鄉人之句分韻。予得緜字。

南國候偒早。東皇鶻如馳。月正未強半。紅紫皆雖披。獨花異凡品。作態能矜持。可憐多追蹤。連隨翠卉移。
如彼市門女。狼籍施臙脂。又如賤錦工。忙擲梭中絲。匆匆不耐看。欲速將何爲。雅有佳人睡。足晨妝遲。
含态自愛惜。肯受春風欺。思之不可見。感事腸生悲。

爲溫樂堂五綠亭解嘲

園林非不佳。名字莽離㯳。稍與流俗異。譏呵來噂噂。我堂名溫樂。鑄慕涑水翁。我亭名五綠。又希午橋公。
客來笑不已。詰我何其鄙。峯峯二相國。所愛人爵耳。聞之為一咍。手端自予開。嗟予信鄙矣。笑客亦愚哉。
相誠吾所愛。何必表與夸。唐非無李盧。宋何有章蔡。術知相何物。是謂聖賢宅。士而不爲此。何以下吾澤。
孟軻出書意。宣尼栽質心。溫豈獨甘樂。裘非鋼園林。二扁有深意。客詎窺其淺。吾言豈狂言。月尺自孔氏。

題黃巖蔡氏青在亭

達人說愛山。誰何是真愛。苟無丘壑情。在眼猶不在。君看終南客。豈不臥面對。余何心目盲。坐失娛遊態。
蔡侯故辭者。肯與青山背。作堂老其間。列岫儼襟帶。羅月散庭隅。白雲屯戶外。疏櫺納遙碧。平几攝橫黛。
青山信在茲。心鏡雨融會。豈效通客徒。置情給松檜。香余乘徵尚。頗亦厭塵壒。幸君分半青。著我兩丈對。

遊中山得晴字

中山何亭亭。拔地蹲中城。若龍擢雙角。盤空鬬孤撐。崇雄瞰環抱。兼嫓在遊牲。有時鴦寫寒。倚我堂東榮。

雖勞拄笏望，猶賒杖藜行，值茲陽和候，鮮暉吐新晴，擺去韁牽累，少暢寬臨情，稍闊得勝引，共此酒一盛，
缺餘百發集，華梅萬感生，去國魂難招，懷人涕易傾，雖無丘壑姿，宿昔芥簪纓，寄言山中叟，未易同幽貞，

次韻徐景說見寄將呈存叟

東南有華屋，結構清江濱，規撫百年遠，庭宇無纖氛，前林蘙杞梓，後園植蘭蓀，嘉賓日還往，門戶生精魂，
雖慚北窗壯，猶能補乾坤，主人遺後意，豈欲徒飽溫，相期大此屋，傳世垂無垠，人事一朝異，祖訓成仇冤，
姦隸竊其柄，良朋中路捐，殖貨以自封，顧笑以爲權，耳目就彎蔽，誰其與忠言，不念乃祖心，望爾椒聊蕃，
盛衰當世事，家國初無分，宗子誤君相，匪人轉洪鈞，傳舊樹難隱，痛國開亂原，權豪競叨懫，赤子愁吟呻，
我室既盡毀，大盜將起犇，貌焉蟻蝨臣，埋輪承誤恩，睨視不能擊，狐狸加霆震，撫已方自應，顧指爲尤愆，
百千安見猜，欲取棋枰翻，誰知孤臣心，但求主室安，舉目百模中，莫若二子奸，願識徑販徑，更認存齋存，
識晚定三友，短羽追孤鶱，

送杜采相縣舟自鶴山下有感

維舟試新纜，薄言憩茲山，叢祠倚崖阜，迴阡俯澄灣，佇立心目豁，白鶴縣榜顏，嘉名契舊隱，身疑墮其間，
吾嶠森古木，荒塗翳枯菅，田空少鴻雁，谷腥富豺獺，吏懷山中人，騎鶴去不還，平生抱炯介，鞠張困羣姦，
徂謝易永久，十年閟松關，紛吾信虛薄，宿昔叢砭頑，及茲落海嶠，初心汩憂患，爲來因見召，感涕淩其潸，
亦欲蔭前茄，實心諒難攀，孤憤竟何及，顛毛自令斑，

龜溪即事五首

頑雲結鶴嶺，積雪明龜溪，枌榆社已屋，斯焉卜幽棲，亦有好事人，除館溪之西，門巷寄深窈，青山有攀躋，
平生秉微尚，顧忻詠歸兮，且可投吾簪，安能棲會稽，（原註，史叢之以冬雷封，非見遂，改予延作，不赴。）
父兄與下宅，師友若溪磯，亦欲從之遊，煦濡相因依，睽孤諒無樂，旅瑣良可晞，古來遯世士，獨立取衆非，
吾予匪能然，賀知難高飛，懷哉訂頑翁，示我眞指歸，
王庭陟崚茂，三年歸其閒，愚忠竟何補，積咎成丘山，媿彼海上鷗，臨機馭其鸞，昭（案，原本有闕文）嗟嗟亦胡顏，汝
今尙無覺，復倚榮辱關，睠門獨何人，永（案以下原本闕）

一疏仕漢庭，才術相頡頏，並傳已去寵，同歸更輝光，蹇予與季父，碔砆而琳琅，不才自宜汰，顯斥庸何傷，
處我嫌疑間，斯義安所當，宜聖譏鄰醯，焉廢渠肺腸，（原註，叢之制叔姪同朝有嫌。）
曩從太史氏，論次金匱書，龍興渡江後，廖止今皇初，徽猷記當時，隻字肯敢虛，彼阿者誰子，顧欲私毀譽，
陽秋記纂容，史記名山儲，二子亦過計，人心爲可誣，（原註，寧宗帝紀之末，叢之客加毀譽于理宗實錄，故予所舉。）

送不浮弟歸金陵

分袂四百旬，盡彎三十日，君來一何遲，君去一何疾，願彼原上鴿，飛鳴不相失，奈何緣薄宦，參辰各方一，
我鬢盡成絲，君衿穠如栗，人生幾相見，歲月去如斥，兩蘇欠同歸，二陸事堪慄，天倫豈中棄，富貴劍頭蜜，
帳下饒譚鵰，吳中富仙朮，縱不死同丘，其可生異室，願君解龜後，休汝毋他適，建業水易茲，武昌魚多乙，

（原註，不浮昇郭昔有屋）念來共婁爨，蔭此喬林崇，春風棣華開，溪頭望歸鴿，

不浮次韻予亦再賦

吾余運頹傻，非復少年日，嵇康既習懶，長卿又嬰疾，避客如避仇，俗子眞多失，獨于聲氣同，迹兩心事一，
糲飯盤苜蓿，濁酒甕撲栗，家食雖清貧，尚有醬餘斥，每思世路巇，身不寒而慄，何如掩關臥，黑甜過屋蜜，
覺來荷長鑱，藥圃斸芝朮，末路值令弟，自遠造蝸室，未久欲思歸，依人似高適，飛飛羽差池，秋雁避春乙，
可憐陸士衡，嗚咽送親密，棲音轉回塘，無由望文鷁，

讀謝章奏疏賦朝陽吟

岷峨秃如赭，江漢濁如泔，云何只隔夜，潑黛接青嵐，得非氣沆碭，祝融困西戡，秋風抗手謝，天公吾敢貪，
此邦爲蜩奇，呻氣虎耽耽，山爲萬仞高，水作千尺涵，爾來遽一變，風景殊不堪，月暈雞不晨，露警鶴猶鼾，
長巢綬若若，循紼府潭潭，坐令死灰色，空濛亘西南，剳閉卷阿奏，翠鳳鳴孤嵐，尹氏誰敢指，家父獨縱談，
三十六峰下，有此奇偉男，夏攀臺井綠，劃破山川慚，予方感嫠緯，耳此距躍三，作歌爲賈勇，嘗我如飴甘，

吏道

勞奉迫吏道，儼若洪爐拘，九春回塵七，一迹園林無，直此休沐暇，借我良知娛，殘梅謝衆卉，初柳黃僵株，
四運巧相斥，流目悲榮枯，俯仰瀰漫沫，側耳彌驚吁，故山渺何在，漱石良旋徂，爲邦歲已暮，宣城可歸歟，
執柯勿睨視，州有達士模，

物貴

一從泉法亂，都野咸荒荒，片楮毋偏重，無子相低昂，姦人竊其權，百物因大翔，推薪重尋桂，尺魚貴河魴，
我聞蒙穀下，缺法半毛詳，物物揭成價，大字縣康莊，膴鮑權公肆，餅師聚官場，市易祖嘉問，均輸肖弘羊，
尉羅四面布，搖手觸刑章，哀哉今之人，逢時何不祥，穀斛八鏹漢，米斗三鏹唐，安得生其時，鼓腹詠太康，

增賦

吾哀天寶後，刻剝窮錐刀，豆實不得喫，厥實輸官曹，（原註，杜甫見詩史）民生于斯時，生意如鴻毛，安知戚淳際，赤子
滋嗸嗸，稅租責三倍，用野屬號眺，柔桑稀末苗，調斛已騷騷，驛兵飫膏鮮，黎民窘糠粕，九關虎豹守，哀籲
愁天高，

桑貴有感

我老與時忤，十年守窮空，衣食相驅迫，遂師田舍翁，每當春蠶起，不敢怠微躬，晨興督家人，留心曲箔中，
客寓無田園，專仰買桑供，豈謂桑陡貴，半路哀途窮，三百變三千，十倍價何窮，家貲已典盡，厥費猶未充，
乃知猪法壞，流毒刀兵同，蒼天此何人，血面訴難通，桑蠶滿阬谷，行當歌大東，豫愛兒女曹，凜冽當嚴風，
我窮何足道，四海關吾胸，赤子已露立，視天猶夢夢，

劫桑嘆

美哉豳郊道，風日清且熙，條桑紛冉冉，采蘩復祁祁，盛時不可再，亂世誠堪悲，守令既闒懦，兇黠何紛披，

千林非無主。奪攘無孑遺。白刃鬪原野。長叉守路垂。鳳盖擁樹泣。弱隸空匳歸。更憐貧家女。束手看餐飢。
爾窮何不幸。生此叔季時。千箱與萬箔。委棄如京坻。昔聞花門亂。倒麥折桑枝。幸無風塵驚。氣象胡爾爲。
天門萬里遠。吾君那得知。恨無古廣使。觀風采吾詩。

次韻不浮問疾末章及蝗

臥痾連夏秋。爾來收藥苦。羸腴久嚼蠟。今始甘魴鯉。自非天矜憐。安得吉祥止。寄聲問何如。感此遠方弟。
烟然憂愛心。諄諄見詞旨。饑饉藥雜珍。廢疾居然起。末章悼飛蝗。布陣長千里。那知自北來。今亦遍吾水。
公田吏如虎。收拾無滯穗。新傷服大刑。邊哀室如燬。古來此亂國。赤子先遺棄。北橋千萬倉。何翅教洛峙。
一粒不肯捐。肯念飢由巳。謹勿傳吾詩。隙間天螻記。

題鐵可則芙雪庵

我家雪山下。結茅幾度秋。一朝劫火燎。身墜江南州。相逢芙雪君。感慨不能休。我今如喪狗。狂走長包羞。
子幸成小築。廳嚴可夷猶。何不學孔明。草廬傲王侯。何不學袁安。高臥絕行輈。竊驚恍入夢。猿鶴懷生愁。
道客亮非然。誰其執怨仇。山茅自高潔。得雪逾清修。三白待君足。毋爲垢氛留。

酒鬭

世道日淪忽。涔淚夜中遊。客間子何傷。傷予士氣瘁。不見齊魯鬪。所爭在糟醨。我吻燥巳久。幸歌韓奕詩。
若遺蔡酒國。曹瞞爾何爲。一壘舉觴下。赤壁竟不支。雖云竟不支。主翁自憐之。騎虎不敢下。悲鳴亦可嗤。
朝廷盡君子。柱撑賴公師。似此好局面。諸生願扶持。尹京用老成。恐饑元祐規。斯言是耶非。識者當能知。
啞鐘懸淸廟。猞虎伏路垂。此而爲君子。小人實譏誰。幣輕物痛羅。赤子命一絲。自曰此元祐。天乎欲誰欺。
膠粲悳誠深。報復機誠危。竭哀三百年。叢此終何裨。咸韜不復舉。志士徒傷悲。

蜀酒

我辭相國歸。（原註公世重）遺我酒十器。拜受起淸然。爲上有蜀字。狐貍之所嗥。種稑窟有地。得非父兄血。或是
鄉人淚。我飲不下咽。思廣相國賜。願得投岷江。成使西南醉。

端午日觴客東湖。遇雨移飲壽台撐。分韻得壁字。

玄陰東田遊。明遠東坡歷。深心慕塵軌。湖舫擬觴客。客雨咸居之。餞筵騈茲席。舞虹啓高岑。傾蓋被遇隔。
良知共遐晞。數陪竹林七。境恬徹尙慨。賞勝幽懷適。懷沙事千載。舊慷猶能闢。延首瞻權顏。新愁渺難釋。
（原註杜甫相傳）大間愧非才。且可浮大白。徒倚驚瀾窮。晨宵挂東璧。

贈道士劉友鶴

韓林紛萬族。白鶴稱善鳴。標榜在詩易。斯義淵然精。子今自羽客。復慕胎僊名。烟爐吐奇汎。鬢露爭圓淸。
平昌播聲聞。廣陽蔭芳莽。于焉事飛薄。安得有惡聲。鄙俗詎知我。胡爲枉攖情。帝鄉闊萬里。短羽無遐征。

讀晉宗長編

我于咸淳際。偶讀紹符編。昏氣塞宇宙。臨文深慨然。尊惇暴于虎。秦陵度如天。惇言一脫口。輒奉以周旋。

嗚呼盡頑兒。排斥咸忠賢。意偏擬轍蹈。時移善政還。（旋音）濟惡蔑无度。推波曾子宣。紀綱耳目地。悉以私人
專。其間如商英。牙吻尤呀然。神鑒不可測。黨人得生全。紹乃崇觀後。於邑更堪言。孝弟堯舜道。禍反階中
天。聖經豈誤人。維乃說用燕。孤臣淚迸血。後來其監旃。

近者昌言多出諸賢之後。有感一首。

吾觀唐虞時。輔佐多世胄。一時謀謨嘉。十世典刑舊。古道日以衰。象賢始不懋。近者梧桐鳴。多出芝蘭秀。
杜李唱其前。（原註杜淸獻之子溯李竹之子[illegible]）劉胡繼其後。（原註劉[illegible]之子胡[illegible]之子）最後康樂公。（原註謝疊山之子名[illegible]）卓出漢庭右。
元氣倚近繢。瘢國賴匡救。起予氣爲增。感事眉復皺。彼出進士科。視此一何陋。但貪一束芻。甘作三緘呪。
眞堪爲僕僮。尙敢矜廉茂。誰能持我詩。往爲披恂瞀。

生日自嘲

今朝出門去。路逢揶揄子。汝形何龍鍾。汝色何顑頷。人皆蹟當路。汝獨鑽故紙。故紙高泰山。不直一杯水。
當路衆所趨。汝獨無一字。玉堂炳宮燭。金華曳絲履。珥筆立螭頭。屬車陪豹尾。世人共歆羨。汝乃獨掩鼻。
七十不回頭。汝亦自苦耳。抗手謝少年。吾今將仕矣。

次韻俞掾縣尉見贈釣臺賦梅

嚴風摺繁園。嘉卉難爲香。坐令衆芳林。直爲蕭艾鄉。妖紅與嬃紫。乘時鬭新妝。梅生處扃外。皭然綱衣裳。
獨無摧折憂。一笑春洋洋。猶懷臭味感。苦口嗟難嘗。風人妙託物。予懷斯非涼。坡公詎爲役。浩翁可齊芳。
倚此短兵接。當君陣堂堂。

齒落

韓公四十五。巳賦齒落詩。呀然頰頗弛。存者皆浮危。我今恰半百。衰暮固其時。一齒缺當門。撼其秋葉飛。
感茲生有涯。撫枕中夜悲。伊人未聞道。文與百世期。吾今食粟耳。將隨野草萎。聖路千萬里。加鞭猶可遲。

次韻功遠兄惠詩見勞

平生聞父師。擇術明諸謗。豈不依德言。其奈根器弱。昕庭闌獸樽。坐聽諸臣咋。誰其的審之。自牖勤納約。
維時鶴山翁。纖作元祐腳。振鬣一以鳴。萬馬立皆卻。此老埋虎丘。自頃氣何索。徽音閟不嗣。吾儕得無怍。
倔從錄鎬錄。來被纓組縛。每懷季父風。自笑吾擁惡。十駕希乘黃。其敢自菲薄。耿耿竟何裨。有如蠹間爵。
那知桓將軍。早巳憚孫綽。歎彼韓上膺。攀臂將汝擢。何不追冥鴻。皤然見幾作。會逢故人劉。危言取胎愕。
（原註劉起晉士輸對策）腥痼忌雖胡。養葉妬芳若。遂仇作俑人。意欲屛醫藥。（原註予對策偶在劉前亦及蒿之故耳）樂哉餘不停。聞
身頗坪著。寒窮靜可鑒。青山岸如削。未能及黎侯。且可棲晉郛。濩濩共行藏。歸語故山鶴。

贈蜀僧欽師

天台招提藪。我常避其囂。失豈無名緇。近厭終汗人。（原註時[illegible]寺）衲子來西州。見之獨情親。豈惟粉社亶。
亦喜叢林聲。欽公惜我去。索贈良殷勤。子道我弗學。安能寂而身。雖然第一義。儒釋皆何分。要踏石頭路。
須返趾腳根。

次韻李迪甫賦中秋

秋容滿苕蕗，天籟生蘭閣。幽懷對蕭辰，意味更沖泊。招朋傾一盛，相與樹半落。抵掌談世事，亦可資一噱。須臾白玉盤，高掛青綃幙。賞心與景會，喜極悲還作。渺然望西南，慨想舊猿鶴。豈無首丘情，歸去事耕鑿。奈何朝廷上，聚鐵方鑄錯。（原註：時余將入蜀）棄置勿復道，洗盞更深酌。我老倦吟詩，無悰紀行樂。故人詩筒來，晨蕭有鳴鶴。

送劉養源遊吳中

自我識松澗，于今二十年。（原註：養源別號）曾彼鴻與虬，薄霄而棲川。憶昔初見時，予客劉養源。邂逅一相遇，松澗稱其賢。邇予久驅屑，養源亦蕭然。攜家聲穀下，炊玉斗萬錢。貸粟監河侯，蓋爲生事牽。訪予砦之濱，欲學東方先。牽然集吾地，求汲松澗泉。予聞子往矣，轍鮒今復鮮。杜陵送李君，南入黔中天。臨爲汧公醉，剩操鸞鶴篇。

次韻不浮和東坡端午遊眞如寺

君居秣陵時，日夜書旁午。念我方投閒，遠方同甘苦。別來日月長，如髮不可數。弟兄兩浮萍，功名一炊黍。相逢飲佳節，小獻情懷楚。東坡舊公案，君房妙言語。乃翁滿腹書，一字不堪煮。晚歲膝上君，端能繼華祖。我已困屠龍，君應思畫虎。相期寸田耕，心亭無齟齬。

平生欲一遊金陵而不得，再用韻簡不浮

金陵帝王州，遺事多與午。我昔讀其書，撫卷輒悽苦。一時豪傑士，錯出可勝數。榮名旣銷歇，陳迹付離黍。惟有東山翁，於今尙翹楚。我欲一訪之，千載同晤語。酒于白下酌，茗向鍾山煮。北道有主人，載酒思出祖。但畏傍人譏，牽野非兕虎。此事從昔然，非予獨齟齬。

不浮欲卜居晉川而未決，再用韻趣之

君如夏日槐，濃陰正亭午。我如秋涪蓮，心老味加苦。卜居旣未果，會面眞堪數。二米同一稃，何時如秬黍。我今居異邦，一齊咻衆楚。出門無所詣，欲話誰晤語。晝念荊同生，毋憂豆逢煮。急來共伏臘，相與締妣祖。昔人兄弟多，八龍及三虎。安有予二人，而堪長齟齬。

不浮弟攝興國守，書趣其歸

自君攝富州，政聲達王畿。鄉邦大夫士，相率騁書馳。欲控江州督，版授俾眞爲。摹來質于予，予則力止之。父兄本公論，彼反疑爲私。諸公悵然去，未免方輪嗤。日者召書來，自言繼承基。駑馬戀短豆，或者能無譏。累牘上尙書，願趣新侯來。白頭分趣暮，不敢求旌麾。開書喜見面，與我同肝脾。高安別未久，鍾進兄嗟咨。我今亦復然，坡潁眞吾師。雖無逍遙堂，邇君同賦詩。已掃安樂窩，扁舟早來歸。

次韻王深道領客登翠屏

東皇趣歸旆，行色在纖葼。撫舊念易遷，感逝憂難釋。謂春結徐驅，爲我咏今夕。天涯浩漫漫，迷路那可索。林芳坐自銷，庭草已如積。兩亭慨靈運，東園悲阮籍。吾余畏簡書，無路追羣屐。故知疑眺處，惟見螺尖碧。

如卬欠宿願，入越成羇適。一笑命淥樽，人生匪金石。

題王茂悅郴州白水奇清圖（原註：有也）

豐巖有異產，化國無遺珍。坡公論人物，我則賦奇清。壯哉此白水，誰其寫青冥。鍾藏富媼嵓，抉闢天公嗔。霹靂起神物，鼎湖擘巨靈。陽山得瀑谷，永嘉賴斧斤。乃知出世事，須待開物人。倒懸訝瑤池，吹立驚滄溟。千穗落曉境，萬仞垂天紳。清寒八山骨，潔濱潤人巾。塵慮爲瘦爽，草木皆堅貞。臞仙抱瓢飲，俗士滌塵纓。度堂匪秩議，梁館先儒英。幽書靜秩秩，子佩來侁侁。清風濂溪像，古柏文翁庭。從容講道要，宛轉餘詩情。謫仙一派妙，休文八詠新。茲惟佳山水，我嘗駐騏驎。平湖尙蒹葭，絕境宜荊榛。披圖重慨歎，歲月今崢嶸。壯觀誇好句，寶步敢豐擊。聊以贈我友，無庸寄山神。

書室揭劉元城陳了齋像以自厲

我昔天台遊，偶得陳公像。以公議是邦，祠堂懸其相。尋執憲于衡，復得劉元城。以公子孫寓，家傳遺寫眞。揭之書室內，朝夕得晤對。焉能爲之役，妄意他年配。劉公色貞堅，疾惇同宜然。陳公甚和易，排京乃敢言。悖京爲斯草，二公長不老。汝其擇于斯，庶以傳不朽。

次韻曾丞賀得祠

我生天地間，自笑一抗物。燕蝠爭晨暝，龍蠖安伸屈。三度佩黃冠，十載謝丹紱。無學陪旂麾，無才演綸綍。晨策恣幽探，午聽饒睡兀。平生正坐口，自使窮到骨。紛紛蝶爭春，悄悄蟆啖月。從來彭澤琴，不務昭陽蹋。安有冷笑姿，可入麗陽節。積年幾穴脉，經旬不踰闑。時逐志和風，僕臥袁安雪。初無子公書，誰其頊斯說。忽令管龍宮，傳聞從雁帛。還來弄香火，幸不廢書册。偸閒容我懶，用世付時哲。鵷鷺各逍遙，何煩較優劣。

感事

太師百僚長，歷代皆有之。所用有賢否，邦以分安危。惟彼太公望，桓桓定周基。至於尹氏徒，胥逃小雅譏。漢唐姑勿論，我朝有元龜。潞公四朝老，德望鎮華夷。嗚哉京檜儔，言之可歔欷。近者揚王庭，舉朝莫言非。文潞不可作，吾其誰與歸。

鬼瞰吟

相公不入府，卻走湖上宅。朝游廟堂上，暮作水雲客。公府儼羅張，別墅車轂擊。三日斂履朝，萬楫戈船疾。（原註：入朝以單船涉西湖，人以爲不祥）畔官義和誅，離局春秋責。圭寶置不問，士僕那敢斥。倡優滿夜宴，蠹館窮晨策。華堂枕千巖，幽竇通百尺。知非晉公洞，故是伯有窟。蘧蘧夢蝶飛，冉冉長蛇出。（原註：大蛇出于其寢）煩冤哭中夜，魍魅來白日。方期燕婉求，難拒幽明迫。天不相厥居，鬼乃瞰其室。不見霍氏亡，千妖日叢積。不見蔡京敗，萬怪無前迹。持危豈顚墜，起穢宜薙滌。君看韓家園，斜陽空寂歷。

次劉養源見寄二十韻

山寺傳好語，兹耳歡擊膽。側聞新天子，有意綏黎烝。金雞肆大眚，民散蒙哀矜。詔書日夜下，合沓來淩兢。訪舊首飴背，導諫延龜朋。講習召遺席，輕車聘才能。官簿遺故邸，孝思奮定陵。宛如春氣至，頓釋朝霜凝。

神龍妙嘯雲。妖狐疑踏冰。繼今萬粃政。欲言何可勝。安得批肝血。排雲叫紫稜。崇顯變戚艾。春鳩化爲鷹。貪夫野外鬢。善類風中燈。百壬各自媚。兩如偏見憎。（原註：讀詩肝而如直。）登庭蒼玉佩。絕響朱絃繩。願我聖明后。金鑾擇先登。昭蘇職職鵬。淩厲高高層。陰霾半夜歇。明月尚衢升。吾儕老畎畝。鼓腹歌中興。齒髮已自料。息翅甘冥鵬。

要君

聖人戒要君。春秋罪同弑。推此無上心。將何所不至。近者兒相歸。決烈難能比。群愚感其跡。成羣攀爭志。老夫非聖人。固知決無是。或問何以知。答云非與秘。豈有患失夫。能爲勇退事。未聞介推歸。留母以爲質。府中俱蕩析。般移到花卉。殿前卒二百。聲載墳城市。都人尨其愚。家家失歡喜。讒言眞不返。剝剝說彈指。朝士編可憐。一朝失怙恃。聯章乞還相。留莽無少異。天王雖聖明。勉徇非得已。御前金字牌。一日數十置。冠蓋何紛紛。排日遣郎吏。端明率舊書。侍郎傳睿旨。師王袖襲批。祈懇流涕泗。相公臥愈堅。那肯東山起。陛下如迫臣。臣當還故里。華使聽其言。連名奏天陛。安知夜半舟。已渡曹娥水。新亭候徒勞。劉裕已遊弟。狄青度崑崙。李愬擒元濟。忍于君父前。用此軍中詭。一勞可永逸。所欲已稱遂。從今政事堂。深根且固蒂。願已懾臧孫。專當論季氏。上蒼孔威神。那知從汝未。

五月

五月出師時。老臣抱憂懼。端箕問詹尹。願告吉凶故。卦得明夷終。驚愕不敢寤。庸知三日後。日背大可怖。（原註：六月日蝕文莫之詳。）天象與人占。異如相對語。師出無寸功。敗毒常護路。世道復雲輪。當局委而去。更令水中槍。（原註：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斷斷擊擊諜。（原註：師還故非義不押。）秋風日以高。吾未得死所。援筆識薯辭。淚血滿襟素。（原註：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陳在僞四國二年正月痛說。）

次韻方泳道沂見寄

延首浙河外。浮鼓譽青天。下有豺與虺。紛其集中田。況復値歲祲。蒿萊莽連阡。民流入他郡。百里無人烟。吝予委親風。七州命所懸。駐車問疾苦。入耳清清然。期令萬蒼黔。生意春無邊。一網獵羣饕。其敢諉力綿。天王自聖明。凝旒敝其前。曰此何罪辜。而釋飲貪泉。奉使旣不稱。還印歸民編。南隱可笑傲。雙溪恐流連。不貪金門步。不羨東壁聯。但願紫皇籍。赤子迸東廛。賢聚國脈壯。吏良民痍痊。臣雖就九死。沒齒無怨言。方子遠投贈。厲我彌貞堅。枯木已無心。安能被朱絃。江水倘可梯。吾其劍西川。

次韻王深道見寄

盧齋曝几坐。憂思來萬端。我帶舊盤紆。忽復數孔寬。追思昔迷復。驅馳困塵鞍。終蹈世途險。祇席生瀧灘。平生仗忠信。意若無驚湍。雖有彼野羅。何嫌凌風翰。癡愛抱耿耿。進退良獨難。亦欲縱蕭散。勤奉所歡。（原註：君所寓獻。以）終疑薛居州。一暴難勝寒。衆陰日夜長。正氣日以單。國朽落黨蠹。民生困貪殘。言路久榛棘。我友在天末。肉食咸容餐。養予宿嗜好。與世殊鹹酸。奈何不自愛。當門植芳蘭。故效五柳君。歸求容膝安。洞我腸與肝。新詩妙蘇發。字如湯銘盤。壹鬱耿無因。東望慨其歎。孤闢病新愈。致我囊中丹。願君張吞咀。

百年水相看。

次韻劉友鶴端午三首

昔經屈原坂。塞崗下悲鳴。又渡汨羅江。洪記骨餘誠。慨彼幽亂國。成此湘纍名。彫胡不受賦。滑予膽膏腥。離騷二十五。往往言其清。招汝千載後。來乎不來盟。桐江五月涼。波上搏層鵬。僞屈念已憤。懷麗濕遨遊。維彼不違世。如斯良遇時。懷沙與釣瀨。異節同光輝。故人去奚傷。宗國透懼非。精義貴有質。聖遠吾從誰。籃天欲移病。心與孤鶴飛。苔青弁之秀。遙有夢佳期。恬鱗慕深藻。倦翮懷安枝。焉能繫浮名。翠翔辰昇霏。已約東里伴。無煩北山移。他年倚閭門。望子躡蹻衣。

道中遇雨

車中覽奇態。舉頭失青山。五日無纖雲。春晴固應慳。須臾驟雨過。忽已羅青鬟。天公自知我。所遇無不安。奈何苦相戲。晦明翻覆間。浮雲雖暫收。未肯故山還。終當買不借。踐此泥塗艱。

送士深道赴荊門教授

蒼龍掛秋濱。涼風鼓吾袪。夜中不能寐。慷慨悲有餘。美人背我去。山川渺盤紆。平生稽叔夜。龍性不可拘。以茲直諒途。弱念成刑除。四海豈無交。誰爲眞丈夫。渢蜀本兄弟。不過姓氏殊。臨分悄無言。執手空踟躕。世事舉目知。安能共論胥。君理江介權。我念甚濱廬。後會難前期。且復立斯須。努力崇明德。歲寒詎可渝。

次韻北澗禪師留別

纏北有深澗。其中貯幽泉。茲泥不可滓。萬境涵澄鮮。老人揭其流。濁世相周旋。清寒徹肝鬲。八解不敢專。我來宿招提。躡月從金仙。解后澗瀕老。筆力回首肩。寥寥一以去。詩宗久無傳。阿師佩密印。絕後如光前。禪房竹色靜。秋深暑將闌。鏗鏘儼入夢。寄予白雲篇。

中秋獨坐有感

三年三中秋。月作一樣奇。清貧不設客。老倦不吟詩。今年更淒涼。兒孫鎖秋闈。獨坐南窗下。兀兀如孤羈。追思歡娛地。無如少壯時。尙記壬辰歲。鶴山靖州歸。八月十五夜。月華散前墀。諸父秋山閣。羣從幽芳池。賦詩各分韻。醉墨紛淋漓。鶴山讀我句。終夜相嗟咨。明朝操紙來。傾倒里中兒。一往三十載。坐念心生悲。前輩已彫謝。諸兄亦無遺。奇孤一身在。流落天之涯。明月如昨日。而我鬢成絲。天人固異分。何煩涕交頤。

又中秋分韻得處字

西風瀟殘燠。秋水靜如瀘。客心悲未央。感茲年芳去。聊攜池上酌。相與豁煩慮。我發幾以陳。曾未舉前箸。延首覩太清。飛娥已來御。屏翳雖放紛。不敢操脫觀。清輝豈不佳。秖益畸人苦。故鄉値良辰。輒與親賦醻。轉蓬隨天風。異縣不可據。明年看清光。那知又何處。

自敍六十韻

蒼蒼大峩山。高標致雨天。西江走其下。東井躔其顚。積此二儀氣。鍾爲萬古賢。粵從揚馬來。作者接項肩。

我家高陽氏，譽古已輝燭。爰及開府公，世德乃昭宣。挺生六男子，如龍海上遷。逢時供世用，報國或軀捐。原註先忠肅公二季遇明主，皇極佐後先。英芬播家國，餘輝照山川。吝予食舊德，一綫千鈞懸。結髮日礪砥，植節圖貞堅。龍飛四十春，先皇始招延。拜侯正殿主，答策聊相鐫。無心得天下，人力何有焉。有司矜其愚，置之鼎列前。先人既死城，原本缺一字遺嗣愈挺堅。身歸君父切，沐登史筵。是時嘉熙末，大臣私自便。抗疏聲其僭，側目尤讒言。原註行簡未幾暵嵩來，當國恣其專。自發並相議，原註炭子密封事一斥踰三年。郝公俄人相，招我亦將遠。公吾堯于位，游者司陶甄。舊儲多畏忌，百壬鬧煎煎。設黯又妄發，羣鼎益呀喧。臥家百餘日，遂棹嚴灘船。偶乘浙東傳，人手埋輪權。兩牀有婦翁，出押流饑涎。勍章格不下，使者反歸田。流落經七載，那復速翔鵷。淳祐更化惡，弓旌羅八鸞。例叨赤車使，牧召湘江壖。南宮甫踰月，遂玷蓬萊仙。仍侍玉皇案，兼操金廣篇。主恩海嶽比，每欲輸塵涓。謝與對持鉉，國勢如舟偏。蕭猶共一器，兩黨操戈鋋。予與趙徐輩，放逐紛聯翩。與公亦去相，國事堪潸然。往萬兵難作，天怒誅凶全。吳公再秉鈞，首議買牛犍。諸梁尚當路，原註沈炎公顯覺以愆。亡何事大異，萊國冤兩遷。國忠亂天經，黨禍何連延。傷哉淳祐士，鬻艾化蘭荃。腰金空照地，嘹如秋後蟬。嗟我亦何人，趙璧乃獨全。挂舌坐林閒，雙鬢耿無眠。一旦彗星出，應詔言數千。歷數蔡京罪，請收賈允權。書過不得上，龍髯已飛天。尚有聞戒集，秘之未敢傳。其閒鶺陽吟，好事逢湖弦。幾欲商姦鈇，終虞陷深淵。假塞踰十載，冰山尚頑堅。不學李拾遺，盡付酒家錢。不學杜拾遺，窮愁詩自纏。聖涯浩無際，爾路渺以緜。且復繫寸景，終予犀草編。原註此詩寶月天台等觸暨失之不全極墜及檢

池荷就衰有感

雙池萬荷花，妓好欺子都。秋風一披拂，槁悴如三閭。子有君子操，昔人所歎譽。奈何不自奮，俛仰愁榮枯。荷花不能言，請以意對吾。兩間草木蕃，萬象森以舒。一從鵜鴂鳴，萎蕙首見疎。況我值末運，忽忽良辰徂。相隨就衰叔，容色何能愉。抗手謝荷花，子誠志士模。嬰肸悼季世，冀千歲淪胥。春陵大中正，所品良非虛。

九日分韻得花字

秋日何烈烈，憂心在丘麻。老圃鞋步閒，無悰問黃花。及茲九九候，清樽悵幽遐。朋簪既寥寥，宴豆亦靜嘉。風雨知重辰，颯然掠鬢紗。喬松助聲勢，轟颷掉狂車。爽囊頓精神，似與老守誇。淵明有三徑，我獨歸無家。浮驂竟安適，佇立空吝嗟。

學詩

無說談古書，六籍無詩如。彼序鬼一車，毛鄭責其須。古今幾大儒，亦復戲廡桴。歷年二千餘，耳目為所驅。卓哉紫陽朱，訂頑砭其愚。俗說力掃除，沙沈得簡珠。士惑真難祛，于今道猶孤。高叟一鄙夫，服膺與世殊。在天懸方諸，如聞歎起予。

讀書

問翁幾何年，翁年七十餘。尚作蠹書蟲，嗟翁一何愚。旋增通典缺，旋修阜陵書。毫芒集閩盡，白首還卷舒。五詩飄被底，原註杜韓蘇李柳集誦日晡。玩物能喪志，聖賢言繳如。賦受有奇偏，誰能為耘鋤。

讀荊軻傳

夜讀荊軻傳，掩卷增然歎。結交天下士，賢哉太子丹。報秦一片心，秋蓮孤劍寒。介紹田先生，得結荊卿歡。上子一語疑，先生甘自殘。荊卿欲藉手，臨事敢闌曰。走見樊於期，願借將軍首。將軍搤掔言，念此固已久。待復平生讐，性命何足有。四雄英烈風，精神淩白虹。函關初未入，氣已吞祖龍。其事雖不就，煎膽光無窮。奈何今之人，懸縉如寒蟲。

九日會客兩嶽亭，以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分韻，得采字。

四運相推斥，秋容忽而改。英英晚節花，含霜發鮮彩。游子感重辰，命侶登爽塏。湘山儼横陳，秀色如有待。獨憐祝融峯，盡日埋雲靉。安得誅雲師，吾將罪真宰。悠悠元亮心，千載宛如在。遙知把不盈，搔首終朝采。勝達不可追，迷塗誰堪悔。樂邕勿復疑，且復澆磊磈。

謝鄭如晦餉酒

淵明久閒居，欲釀苦無秫。翛然倚東籬，自斷杯中物。可人王荊州，白衣來扣戶。高情薄天雲，于今照方策。我窮交舊絕，門外無行迹。舊時如海腸，轆轤等枯澀。誰憐東溟臣，西江分一滴。嗟哉子立賢，原註王子立子由之壻胥念黃州客。清酒冬百壺，昔酒夏千石。陶然北牕下，但覺天地窄。東西高雖異，南北鄭能一。感荷吾子德，酬報之珪璧。但誦昌黎詩，以謝鄭羣錫。原註昌黎謝鄭羣贈簟詩明珠青玉不足報贈子相好無時衰

恥堂存稿卷七

七言古詩

題天台夏肯甫曉山亭詩

謝公晨策花崖登，杜陵早起闢前林。徹之朝挹西山爽，退之曉望南山稜。古人看山自有候，箇中意味誰探尋。林霏夕斂暈動息，澤氣宵上英雲蒸。不于此際鍾神秀，安得向曙嵐光凝。平生苦不識夜氣，見山忽得鄒人心。卷書斂坐會有得，此起文字能摹臨。斯亭題扁有咀嚼，慎勿只遺供閒吟。甫須敲破第一義，庶幾山鬼逢知音。

題趙致道茅齋

三百年前茅屋歌，誰其繼者茅齋銘。杜陵憂世何其切，鶴山觀物何其精。兩詩妙處均不朽，吾能合異融其真。綺櫳雕宇貯豪士，此豈有意矜吾民。從來大庇天下手，乃在茅棟茨簷人。請君觀銘驗吾德，復來歌義充吾仁。庶幾體用歸一貫，二老可作當欣欣。

五月六日約諸友遊北山、舟已具而予偶不能出、諸友和拔公法華寺詩、亦賦一首。

區中無由舒眼界，欲上雲峯觀九派。頗聞黃龍擅奇特，儻得窺踊真一快。濟者一綫儼委蛇，具區萬頃何滂湃。又聞法華兩招提，清曠夐絕人境隘。袖光瀲灔鏡無塵，山色清寒身不壞。石林幻出玉玲瓏，萬虎千

飄斷維怪。幽貞叶策天相之。梅甫初晴白日曬。州家幸肯借官船。助餘魚蝦蟹韭薤。余何欲往竟不諧。徒羨諸公脫天械。歸來爭發古錦囊。令予使捲如爬疥。嵇康本自不羈人。況復時屯方翻鑠。終當于此結青茅。庶可償渠猿鶴債。

劉友鶴以詩贈別、次韻送之。

昔披朝霞尋洞天。五峯矗矗高嶒屼。蠶君熒魄去千歲。秋桂春蘿空鎖寒。古心未死不忍去。搖搖風鬟空中懸。五年失腳墮時網。夢思重到無由緣。瑒來出守山水郡。公餘頗得窮幽元。丹丘仙客舊心賞。騎鶴過之同晤言。詩妍青林華韡韡。氣老幽澗松栢間。余君土信奇絕。孰與吾山多紫烟。桐江緡魚烟志節。猴山笙鶴誇神仙。能衡鐵炭識輕重。衆山部婁真如拳。羽人聞此深領會。笑指雙鳧催棹船。題詩莫作世間語。會有剜剔青苔看。

時雪應疇、周子東和東坡所次柳子玉韻見貽、用韻答賦。

大冬愆陽人久渴。井泥無泉百川竭。老天有意瀦沫之。一夜幻成三尺雪。勿嘲見卵索時夜。在眼來年疑彷彿。憑予詎敢貪天功。片片無非后皇德。由來此物貴臘前。況復霏霙當暢月。坡公作頌是風流。坐看斜飛詠愁絕。明朝亦欲踐前規。賦與諸君相暖熱。

出其東門行。原註：刺稽守貪暴

君不見會稽太守第五倫。罷官潛去逃吏民。不知當時何所畏。乘船夜渡曹娥津。只緣惠愛入人髓。攀車叩馬千萬羣。使君苦不行離道叟河浩渺難抽身。夜閉吳興解郡綬。歸路南指朝天京。爾來史須後先去。云何卻出東城闉。原註：越史項公擇、沈貪暴 橫山伺候不知數。原註：橫山南小樂鋪 擕壺望檻相邀迎。使君自揣非詩我。西子不潔將汙人。水重二百耀南路。三更一舸隨溯門。會稽吳興迹相似。誰知愛惡殊其情。畏匡戒辟聖賢有。豈比汝曹祇自焚。嗟哉後人亦鑒此。慎勿繼踵成三人。從今要辨守賢否。只觀去路東南分。

禹栢行

往年上視會稽空禹穴曾得窺。今年浮沅湘。又見禹栢躋山陂。茫茫禹迹遍天下。獨此二物稱神奇。凌霄意氣銷鑠盡。根心就化空存皮。摎柯入地枯不死。反更上擢青銅枝。彼以九龍名。流傳自何時。得非木猶蒼龍精。諸吳卒莫成災奇。頭角崔嵬蹲撐拄。牙鬚磔裂相紛披。孔明廟栢信稱古。上距何翅千年奇。杜陵品藻一何陋。道落蔘觚收孫枝。誘云此地不身到。何由得集衡湘詩。嗚呼衡之山巍巍。湘之水瀰瀰。地氣何太偏。獨于草木乎鍾之。栢兮手植自神禹。竹也種傳由舜妃。誰能爲天兮此畀人物。庶幾可使悍俗闊風移。

題浯谿寺

春陵太守真好奇。精芽肥遯湘江湄。三吾出意作新字。脫略舊轍遺冰斯。溪山于我本何有。古迹不許傍人窺。人生天地逆行客。戀身外物庸非癡。漫郎仙去五百載。名字永與茲山垂。要知忠義不磨滅。雖不自與人與之。至今過者望崖石。森然魄動中興碑。此公何用專壑謀。世上儘有爭墩兒。我來訪古斷蓬蟲。悵

然不識亭臺基。搨出蟬嘷發斯義。元子可作然吾詩。

次韻王深道寄題其弟敏道、菊山。

黃花有鑒能品人。俗士往往遭眼白。獨憐寂寞陶長宮。到死同盟不相釋。至今采采東籬詩。千載品光猶陸離。殺人妙質久無記。蚤對紛紛女曹兒。子今風塵走畏壘。故山舉頭不可見。奈何友此隱逸花。三嗅幽香意中戀。我聞瀛壖是隨州。夢生八翼飛秋秋。不須苦覓菊山句。晚節相期拂衣去。

次韻不浮弟自金陵相過

老夫睡眼方昏花。夢中忽聞歌棣華。喜春逢此晴雨好。足慰飄零少陵老。知君重踏東華塵。先訪雪堂老師兄。大篇鏗鏘來扣寂。讀之宛如花萼集。花殘誰復倚欄干。黃鶴催歸呼子安。此花當屈第一指。徐娘風情猶可喜。詩成共賦豈厭多。患迪何不借羊何。原註：不來其故云爾 古來難并良與美。報答春光一樽旨。勿云數見恐不鮮。勿憂相煎豈其然。我今已信天行止。小憩當門乃吾意。一春花惱只顛狂。行樂最怕功名妨。杜牧尋春遲有悔。且須十日澆磊隗。

再次韻

神仙不求三朵花。顏色不求陰麗華。但願時清風日好。娛此無營癡鈍老。花光雲錦柳麴塵。買春不用孔方兄。正過寂寂還寂寂。有弟有弟遠方集。客來我常爲段干。長恐高臥驚袁安。踉蹡開門措指。爲見阿同無量喜。阿同擕來新詩多。句法不減水部何。盎然醺人如酒美。夢回牙頰餘旨。我詩端如食小鮮。間厠八珍徒赧然。擻擻浩歎不能止。酒酣一麾戲如意。高樓擡碎謫仙狂。茫茫宇宙隘而妨。手捋虎鬚終不悔。謫仙與我如魍魎。

絕交行

男兒獨立天地間。太華絕尖一何險。子房不肯下謝曹。伯夷本自輕周召。往來舞袖拂雲霄。醉裏福丹凌海嶠。鳳飢肯向雞求餐。玉潔不與蠅同調。山高路斷客來稀。日晏鵬窗臂掉。窮途李白友俗人。歲晚杜甫交年少。前門長揖後門闢。當面論心背面笑。雲門輕與凡耳彈。夜光莫怪兒童誚。君乎世業政自佳。老子知希渠所要。人間對面九疑峯。未許衝風鼓無竅。

物貴日甚

自從爲關以爲禁。物價何止相倍蓰。人生衣食爲大命。今已勒絕無餘遺。真珠作襦錦作袴。白玉爲飯金爲糜。蒼天蒼天此何人。遭此大疾誰能醫。無食吾欲食其肉。無衣吾欲寢其皮。誰能爲我懽八沒。一洗世界無瘡痍。絲麻蠶七被天下。菽麥水火賙民飢。鳳后力牧不可起。吾蠶碌碌安能追。

次韻徐叔說贈安豪祖

予何陋如孤鳳飛。翰林高放鬆其啼。桐江得樹一棲息。是以慰我飢渴思。飄然從度爛柯去。再入天階來何時。予今追逐一何遠。所期不負平生知。獨慚託我非所任。泌水洋洋療饑。夜光明月要人識。而我何知和與隋。端人擇友必有取。定交從此夫何疑。長安綠槐十二街。五都遊客爭奔馳。哉韓掉臂不肯往。來

同聖路乘堅肥．嗟余舊學荒巳久．安能扣鑿探玄機．世事擧目巳可知．淹留此士終何爲．吾將一曲攬歸夢．與子共賦臨流詩．

次韻劉養源見寄

吞余暮齒依蒲柳．見君無門慚九九．小臣久去孔鸞庭．大吏曾供牛馬走．忽逢妖彗出不虞．天子驚惶下手書．孤忠泣血悼危亂．有詔不盡心何如．一陽剝盡羣陰長．四向八荒俱痛瘴．充庭盈序豈無人．借問何人眞挺鯁．老夫空憶陳王前．語聽惟懼人抄傳．擒賊擒王眞古語．肯于雞肋安尊拳．相如雖之二千牘．自期一言能報國．此腰堪斧尚不辭．吏問世間鬧喞喞．但愁樓蓬宸居深．司馬門遠終浮沉．（封事不得達原甘威罪予）德晉秩秩猶在耳．非言殺士俄相尋．權威當朝庭時節．不見朱雲攀檻折．弗于要處箴膏肓．毛擧萬端何屑屑．友鶴仙人當暮秋．詩來開卷風颼颼．句法森嚴何所自．丈夫冠冕垂巾旒．談变如君眞耐久．何不來詞一杯酒．期君他日孟浩然．男兒事業無窮年．

次韻王深道見寄

社鼠屋鼠非難攻．我力如綿不能動．坐令姦吏彌猖張．氣湧如山高嶺挺．天王聖明侔日月．跂望丹霄眦幾裂．孤忠耿耿達無路．獨抱幽香分蕭絕．諸儋恣睢方搖尾．忽報台州隨逝水．人不代天天代人．造物明威乃如此．嗟予粗不愧守官．豎有承君纘志完．

次韻張蓮見寄

獄犢一笑天地間．八代文衰誰爲起．夷陵丹砂臺自光．中山老媿不可使．一從麥秀獲麟嘉．三千餘載無文字．謫仙豈無希聖心．誰其起予二三子．張君忽贈白雲句．墨妙筆精眞可喜．宗師奇璐費吟賸．三讀方能得其意．鬢髮蒼鼠色無冤．吐氣黑蛟雲可致．愼勿初篇我旅酬．妙處安能爲攈指．偃遭擠撫不賦詩．畏觸禍刑甯作史．翰林主人子墨卿．昔也同盟今趣異．不見當年聖德詩．猶被他人呼怪鬼．慚君問我乞餘丸．安得錦囊出懷裏．丈夫蓋棺事始定．斯文固應付後死．試聞浩翁餘七言．松蒼臭味固相似．

西湖競渡遊人有墜溺之厄

杭州城西二月八．湖上歲歲笙歌發．行都士女出如雲．驛騎塞路車聯轄．龍舟競渡數千艘．紅旗綠棹紛相戛．有似昆明水戰時．石鯨秋風動鱗甲．抽釵脫釧擲佩環．匝岸遊人爭賞殺．平章家住葛山下．麗服明粧四羅列．喚船催入裏湖來．金錢百萬標竿揭．傾湖盆至人相登．萬衆崩騰遭踏殺．府門一旦尸如山．生者呻吟肱髀折．西湖自是天下景．何況遨頭古今歷．一時死者何足道．且得嘉話傳千葉．諫官御史門下士．九重天高誰敢說．溪翁聊爾作歌謠．謹勿傳抄取誅罰．

三麗人行有序

杜子美作麗人行．譏丞相楊國忠也．國忠．貴妃之兄．近事有相似者．以蘇公有續麗人行．故作三麗人行．

麗人行．

麗人列屋芙蓉城．煙紅霧綠千娉婷．朝回迎笑擁前後．忽遭憾棄嫌羶腥．汝曹面作死灰色．爭似平康坊

裏人．連眉倒暈雙鴉髮．臨春暮月陽臺雲．西湖喧天歌鼓鬧．列坐長筵來狎賓．紫衣中使天上至．黃封百榼羅前庭．海鰲江柱堆巇嶮．猩唇熊白爭鮮新．嗟哉何曾食萬錢．酒炙楊家越八珍．酒酣自有娛客具．非絲非竹非歌聲．呼盧一擲數百萬．劉毅酸寒何足陳．此時相公眼生纈．平康一笑華堂春．雞鳴鐘動卻歸去．相公手自御金鈿．恩寵愛結無與比．何意一朝遭怒嗔．偶緣病起恩破悶．酘遣花使傳下旨．誰知青鳥不解事．還報從人媚水亭．立驅百豹摔而至．判司姓賈如弟兄．同遊七吏俱籍沒．一日得錢千萬緡．大書明榜令湖曲．蘇堤楊迹無蹤輪．風流宰相推第一．但恐稷契羞同倫．腥風雲霧塞宇宙．萬年遺臭何時泯．要當壯士爲一洗．我老無力徒八溟．

次韻周子東喜雨

平生報國無才力．日夜只祈天雨粟．距今歲事少差池．怪殺誰云一而足．入春郡國多苦旱．起瞻四方何蹙蹙．嗟邦愚守介其間．造物私之意何篤．桑麻有歲麥有秋．千里欣欣人足欲．樹來勸雨纔浹旬．日日眼穿雲石觸．哀哉赤子命如綫．寅緣蒼穹求近續．果然馬上天飄翻．誰謂龍公慳一掬．吾儕所學自孔氏．顏借此身兼位育．眞能辦得一寸心．勺水固知焦可沃．君詩信美嫌太誇．只恐流傳辜自速．八荒延首待甘霖．傳說誰其續芳躅．

次韻雪塞郡中糴米養源有賦

父兮兒飢毋兮寒．餅中無粟囊無錢．天公何不知人苦．獰風裂膚雪塞戶．我來日月雖未多．舛令已干天髓阿．醫瘡眼下尙無藥．吏有妙訣療沈痾．按貧爲富非不貧．坐視溝壑吾何忍．長民要識天之天．此事前人固加護．我倉我庾雖甚枵．且須傾空蘇療凋．慚無大德與汝曹．聊以小惠爲寬饒．何時公私俱露積．撫我片片心事赤．丹豈食可接青黃．盜弭丸無桴亦白．老夫轉手得歸田．免譏取禾三百廛．君詩太誇不可傳．吾恐聞者謗貪天．

莫恃勢行

夜燈讀書史．撫然撫予胸．奇哉天下士．英雄見略同．子長歎息莘家事．謂勢于人將有窮．藺仙作詩戒鯨鯢．亦云勿恃風濤之勢如白龍．乃知世上夸毗子．控搏外物終成空．君不見寡大夫圖初得楚．章華臺前汗成雨．鄭田周鼎哆然求．齊桓晉文何足數．一朝乾谿萬衆潰．飢臥獨枕涓人股．君不見夫差稱霸會黃池．諸侯不敢掠眼窺．臨盟爭長莫敢拒．吳竟爲先晉次之．中原甫歸敗笠澤．甬東百家悕可悲．君不見趙家老父尤雄強．卒滅代北如驅羊．詐稱使者入秦地．威風驚倒秦昭王．壯年立子一失計．傑數沙丘終餓亡．誦詩讀史餘．更披金陵齊韋蘇與秦韓．往事尤可吁．惇欲族誅元祐人．虜福鑴碑立諸京．紹興五十三家檜黨股．慶元五十九人侂牙獻．秦蘇投荒韓授首．秦亦奄奄泉下人．當時氣勢動山嶽．如今一窖寒灰塵．後來視今猶視昔．哀哉躋路嶔崎傾．三春讀能爾亦偽．朐朐一枕東方明．

次韻趙郎中興曾泛舟之作

危樓傑山濟碧瀾．一眺蒼然盡平楚．倚欄興盡蘭橈擧．時聞長年作吳語．趙盾當權人共苦．白蘋遺處鬱

何處人生得閒僊無伍。天道吾儕共休汝。公孫愛客茶屢煮。風味端能繼桑苧。晚涼一卮瀟菰黍。清唱時聞采蓮女。杞菊勝餞須燕許。好與留題鎮烟嶼。吾詩老去渾漫與。不畏傳抄彈萬楮。

編局

舜爲天子皋爲士。瞽瞍殺人執而已。從來三尺天下平。析律二端眞可鄙。近聞編局蕩巢穴。盡取鼠輩尸諸市。布衣韋帶三十餘。笞配黥流動千里。獨遣太學四五士。但以姦京法從事。秦相不直褒衣人。曷爲忠恕而已矣。乃知能掉三寸舌。極惡窮凶猶可恃。大理得皋陶。汝曹應頰泚。

官田行

噫呼嘻樂哉。咸淳三年之秋大有年。近自浙河東西江與淮。遠及七閩二廣逮四川。黃雲一望千萬里。莫辨東西南北阡。甌窶汙邪滿滿篝。秧馬折軸擔赬肩。天公更好事。十日不打雨。三邊不動塵。稽人更何虞。自從田歸官。百姓糟糠雜。況復連年苦饑饉。草根木實爲珍饈。髑髏瘠骨橫千里。待得今年能者幾。只道伸眉得一笑。酒肉淋漓渾舍喜。誰知一粒不入腸。總是公家主家米。夜聞東家鄰。傴仰啼孤嫠。我問汝爲誰。答云無食無兒窮嫠人。今年公田分司官吏暴。那有遺秉滯穗齊飢貧。大家京城那復有。惜米如珠藏在囷。我聞唐家天子即位當四年。天下斗米惟三錢。不是不減貞觀主。相公亦如房杜賢。奈何米價百倍踰貞觀。此病豈得無其源。嗚呼噫嘻。我知之矣。自從買公田。豐年亦凶年。此何人哉。悠悠蒼天。更有一事尤堪怪。欲說未說心先怕。今年處處皆有秋。何做天台大水獨無一粒收。一粒不收猶自可。臣水王。君火因此事頗關宗社憂。書生守經論白黑。無乃將身尉贄投。

讀陸遊常溥奏篇、喜而有賦。

老翁閉門貪睡味。朝廷近事到耳疎。朝起忽教放舊債。得此痛哭流涕書。書中所道果何事。人心天命關機樞。昔無叛民今已起。赤子至此誰之辜。公田下損而上益。格法子癡而母孤。三尺孤童盡知得。誰能恭虎編其須。朝陽一鳴百喙醒。幸哉僅有而絕無。三后在天甚神聖。佑此一脈皇基扶。我非慶曆石守道。聊題數語昭蔡龜。

和劉養源

日晷何須土圭測。臘盡熙熙好春色。明眉翠柳弄精神。調舌珍禽破岑寂。疊幛融融遲日麗。鏡溪渙渙層冰釋。行看騎簇昭亭曉。還聞猿啼高齋夕。宛陵山澤紛紆餘。觸來憔悴緣急符。安得春風百萬斛。散和氣遍郊墟。北帝回車已浸遠。東皇布令邈遙乎。原隰蘇醒天雨玉。草木滋淵潤生珠。我詩背城猶借一。吏氣暫攜因元日。擬凝籌領遲厭頭。不得時陪竹林七。苕溪春間舟延緣。白魚朱橘不論錢。幽樓已入五更夢。早春顧渚何時煎。老師謹勿先抽單。苦嫌道院鷗鴟寒。吟編未載兩觀鯨。莫惜鴒鵠珠一斛。

讀梅福傳有感子眞 原註。因奠而作。

君不見綏和天子在御世五春。黃堂甲觀寂寂空無人。豈無壯髮類元帝。奈燕飛來啄皇孫。三星曜晦紫宮裏。羣臣默默誰扣關。忽聞驛道上急變。乃是南昌梅子眞。書言題蓋建三統。以孔子後上繼殷。存人自

立乃周武。聖人自爲亡秦。陛下若欲保繼嗣。成湯不祀宜留神。子眞先曾抨王鳳。言不見省徒報聞。小臣讀史每流涕。屬于異代猶諄諄。而況交何紫荊樹。東枝顦顇西枝榮。有能建此第一義。本支百世何足云。我今那復效梅叟。聊欲全生吳市門。

記二首兒、四日雷、二異。

咸淳七年正二月。天災人異何稠疊。細推厥咎端有繇。孤臣未言先泣血。日當丙子月當寅。（原註。十二月。正月。）湖州戢山有妖孽。曾家產子成殺人。二首一身連骨節。左首似爹右似娘。渾舍驚走趾欲折。里胥不敢上其事。一州喧喧騰頰舌。從來天子天下首。二首之占何待說。我聞唐家儀鳳年。的證端爲今日設。澤州之民有生兒。異幹同軀不容裂。是時武氏乘其夫。唐祚中微殆將滅。聖朝家法與唐異。四星在天循軌轍。咎在君陽非太陰。蝸犁雖殊禍俱烈。人妖示變未三旬。二月天災來不輟。粵從己亥至壬寅。虡懸諸聲未嘗發。胡爲砰訇震天鼓。四日四夜聲不絕。上天威怒端有意。要使吾君用剛決。夏諫姦邪致天變。仁皇威悟眞明哲。只憑霹靂一聲雷。掃去有同湯沃雪。後來高廟遵故典。湯相罷歸同一訣。奈何災異過兩朝。猶復留此大姦蠹。二首之兒四日雷。占雖不同應無別。作詩會入五行傳。謹勿流傳取刵刖。

雞禍詩

君不見西漢初永光年。當時雞禍連延。冠距名將尊已成。坐令威星傾中天。那知千五百年後。咸淳之歲爲饒鉞。雞兩翅生五距。食觥傷人萬口傳。家雞盡縛向市賣。美味不敢登盤筵。皆云雞乃癸酉。十二相屬符昭然。生不于他獨于翅。蓋言羽翼爪距全。我欲攀龍報天公。無路可到明光宮。安得尸鄉祝雞翁。爲我用術禳其凶。天子九九八十一萬歲。絕使異人白水還飛龍。

冬大雷電

方冬十月天炎蒸。雷公吼怒聲激激。投壺玉女忽大笑。晦明倏爍來相乘。天方收聲地藏蟄。激怒豈爲陰所陵。閩書寓意端有在。要使強臣生戰兢。強臣聞之但一笑。小兒怖我終何能。白虹亘浸九齡亞。青鼠妖星千道稜。我猶視爲戲劇。此雷何啻蟲蟲聲。聖君小變亦知懼。姦臣大戾那能懲。寄語天公停此小伎倆。只須一擊霹靂王茂宏。

孤憤吟四十韻（原註。效子美對圓體。）

眠餓老人白頭哭。宇宙頻年生禍毒。自從解綬遠遁逃。日望君王戒危辱。悄然盡改亂亡事。斬新爲韓和平福。叢祠纔去鳴夜狐。遠嶽收取鳴陽族。閹籍推供永巷婦。寶梁繼向高閣束。上方月進絕前蹤。汙吏日擾行顚僕。賦租時爲率十減。恩澤尤當近畿足。聖心悔禍誠勇猛。天命何憂難迓續。老人靜中揩眼看。時事轉覺令心蹙。施頭妖彗久不出。黥首刺肉殊未完。炎然因渠氣脈壯。許婆姦黨根株盤。小臣乘間肆邪論。（原註。伯玉）乘正登庭徒坐觀。北衙無人素爲地。南衙何路能通天。（原註。伯玉謂）首血淋漓誰困鄧。頭子勾追姿情懷。儀舜鳴周九苞鳳。孤序登庭五彩鸞。若爲千載遭聖代。不肯一唳驚朝端。得非盡善過堯舜。毋庸眞直同箕干。我聞尾漏知在下。君欲著籌須暫借。尺籍無糧創市田。告身易醉空酬價。膏腴已被公家奪。磽

搾復遺蒸佃嚇。稍庚如京當復得。緘觜盈溝誰爲恨。豈尤兵革自久違。新莽下沮徒侵奪。哀鴻慘淡集中澤。飢虎咆哮行曠野。柯山一閩猶未平。苕水三貪尤可怕。罔民白撰名錢除。括稅紅由悉姑嘬。城門口嗅嚴酒榷。民屋寸址甚間架。搾人對已信可誅。剝下媚上當何如。崔烈爲公近日有。劉毅答詔今時無。原註劉毅言西園賣官事。民困已食烏昧草。原註出民誌事。天上猶積瓊林儲。小人長國但牟利。大學生財誰讀書。民貧盜起已有兆。內數外當猶貢諛。紛紛諂子諒無責。挺挺諸賢何不圖。芳草爲蕭晚節墮。嘉橘成枳中年渝。廣庭擬際柱者直。周屋衰時哲亦愚。淖溺病叟愁難語。杜曲詩翁恍如唔。故憐稷契許身愚。豈謂陰何用心苦。每篇必寫憂世懷。直筆嘗愁當國怍。法律森嚴信殊絕。對屬始終無齟齬。嗟予衰老才力弱。稽首名賢凌夕晷。幾來援筆偶成章。力戒負蠹毋輒譁。

送浦齋赴召

宋臣一去今三年。玉堂詔許還坡仙。黨魁久屈再徵用。識與不識皆歡顏。先生出處固有道。諸公進說徒啾喧。或云時事正孔棘。百萬生靈皆倒懸。公卿唯阿固權位。閫帥蠻互挈金錢。三垂憂處迫寇壘。萬口嗷嗷愁困田。南交黠寇謀幹腹。東海逆難方聚船。奈何揭遂救焚溺。同姓體國當其然。或云大老世楷模。晚節要同金石堅。不聞鳴犢反濟聖。況復白駒遺來賢。濟川必待丞徒楫。傾否亦資茅茹連。試看醉翁門下士。當今誰者居時聯。角巾支杖亟還里。覽輝翔集毋輕前。我常靜慮爲折衷。咄此二議何其偏。卦爻時義各有當。聖賢出處無非天。五鳳應二泰可致。四不求初屯豈亨。要知君相鑑與否。卓識諒已窮幾先。苟能舉國聽夫子。雖不俟駕何尤焉。嚴風吹衣蔣閭土。幸與盟主相周旋。酒邊抵掌談世事。愛君憂國固拳拳。鴻飛遵渚望不及。中夜起坐徒炯煎。心乎愛矣思有助。斐然狂簡成蕪篇。原註此詩不庸韻

閒中讀書次第

紫陽禮編甫盡卷。函儐通典平生願。增損溫公鑑目成。原註通鑑綱目有詳有略。要把二嚴書貫穿。原註[illegible]宋高宗一朝歐合爲一。夜燈覽徹六一文。眉山鉅集思重見。七書卷帙二千餘。加我三年當閱徧。爾來雨目漸眵昏。一一手鈔寧敢倦。固知衰顏力不勝。其奈嗜好頑難變。又恐貪多或溺心。閒閑時燒香一篆。

園中讀書

南樓曲牖雖粗適。猶嫌塵務妨閒逸。讀書老圃四無人。啼鳥落花春寂寂。試垂修綆汲義泉。更把長鑱斸玄窟。已無俗物敗人意。縱有睡魔入吾室。且須時發看山癖。不妨暫著穿花屐。君乎身世兩相棄。韓子老大官無益。但願殘生更幾年。了我牀頭二三篋。

恥堂存稿卷八

五言律

次韻養源避暑西湖

嬋娟千竿竹。簾篆一穗香。避暄情散朗。懷舊意悲涼。小簟琉璃色。新醅琥珀光。夢回聞剝啄。潮欲襯衣裳。

次韻截石屏見寄

霞嶠詩人窟。夫君獨擅場。太羹無厚味。嘉穀有真香。投老安蓬戶。平生似草堂。原註詩頗近子美遙知道機熟。尊酒百憂忘。

晚秋

颯颯晨飈凜。蕭蕭暝色淒。折霜城上下。衰柳岸東西。老去憐青簡。愁來俯碧溪。飢烏誰教汝。故作傍人啼。

江夫人挽詩

悲哉金氏誌。未讀涕先零。祖統他宗嗣。蟄螽再世丁。天矜人一念。姑與婦三齡。原註夫人之姑張氏九十七而終夫人九十三而終幸有孫枝秀。翹然蔭戶庭。

病起二首

老去耽書癖。邇遭病見辭。杜詩能止瘧。周易解祛魔。不得青緗伴。惟應白日過。坐多脂欲痺。時起眺滄波。

頹面鬣髩出疏頭,感髮稀鶴飢從自瘦,驥老更求肥,蘿索盤中饌,寬長身上衣,惟餘酒未絶,興至羽觴飛.

鶴林吳尙書挽詩二首

珠綍驪奎後,坤文世載英,奇才冠元祐,大手擅端平,時事雖難幷,詞華略與京,自從雙鳥寂,禁柳護鶯鳴.

魁孽奸時論,詞臣格詔除,承明僟罷直,光範肯馳書,東七淹遷運,南州吳仲舒,平生丞弼望,只此闕高墟.

吳參政淵挽詩三首

造化千年秀,皇家數世仁,功名光慶祐,人物襲乾淳,犖犖旂常紀,睽睽鼎鼐新,繫留天不許,國步痛斯頻.

中外踰三紀,勤勞備百爲,韓公饒經濟,杜杞困驅馳,風靜千屯霧,春回數路飢,江淮與襄漢,何地不豐碑.

念昔先君子,慈恩托下陳,稚孤雖頑鈍,季御竟無因,貫遇肝腸照,書題骨肉親,數行知已淚,西望幾沾巾.

題林屋洞天

精返鴻夷棹,聊觀古洞天,蒼崖環谷口,圓嶠結湖壖,大藥慚無質,遐丹莫浪傳,具區如弱水,重到定何年.

陳樞密宗禮挽詩二首

讀公淳寶疏,風節一何奇,凜凜鑿丁刃,堂堂伐鄭師,良醫渠不使,傾廈故難支,不見陳攻媿,當年亦右司.(原註:州陳聖中宗禮去國,亦右司.)

直道終難恃,平生一險夷,暮齡憔悴日,公府笑談時,來識魯山面,空看有道碑,雄膏殊未食,付與肯彎兒.

書事四首

晨炊出避寇,中夜尙傷弓,赤地眠枯秸,青天入短蓬,可憐窮白叟,所至聚黃童,老耳雖多聵,時聞話相公.

坎壈乾坤志,蒼茫宇宙身,十年猶蹴蹋,尺寸豈遊鱗,汗簡時資蠹,斯文企獲麟,但憂來日少,滄海闊無津.

不必緘金匱,何須校石渠,科條唐代典,刀尺漢人書,(原註:予所得,秦漢之外,有漢刀尺解二十四卷,兵火失之.)後世應知我,時人莫起予,祈天無厚望,更予十齡餘.

兩月竄荊棘,愁生秪自憐,屈盤茅屋底,龜跼野人前,蠹室蹤百指,看囊無一錢,長安望不見,何日靜戈鋋.

耽書

年來得奇疾,彷彿假書淫,二史番休讀,(原註:史記,漢書,周而復始.)三詩夢覺吟,(原註:李,杜,蘇詩,枕間更誦.)少時輕寸晷,老去惜分陰,只恐前生是,蓬山閣上蟫.

端午小飲分韻得身字

此節知何節,悲歡發興新,懷沙弔沈塚,高戶慶長身,豪氣今安在,忠魂死不泯,詠餘增感慨,命酒慰沾巾.

立春日集杜句二首

春日垂霜鬢,江村亂水中,偸生長避地,愁坐正書空,乞米煩佳客,臨門試小童,布衾冷如鐵,長夜豈堪終.

早行石上水,泥濘苦相牽,盜賊浮生困,艱辛衆目憐,囊空醫金錯,米盡折花鈿,更有傷心處,君臣豺虎邊.

五言長律

存齋王端明挽詩

頹德千人表,高風一世欽,師承文靖正,識拔秀巖深,奧學方前古,雄文獨擅今,史筵新發軔,儒館力抽簪,蕭艾俄當路,蘅蘭竟出林,鎭頭恩寫奕,豹尾步嶔崟,靳歷思全玉,圖麼肯待金,綬甘辭若若,戟喜對森森,華火遭千劫,驚波沸百壬,燃臍機穽巧,(原註:董宋臣.)拔眼計謀陰,(原註:丁全.)詆謫諸夷竄,成淵寵命臨,一麾猶偃蹇,三節又傳壽,聰履星辰近,司綸雨露湛,世方期汲直,人已感遲任,披腹平生節,攀髯晚歲心,幅巾朝廟就,遺腹舊庭廞,霽殿榮封塚,玄臺閟在岑,鶴山初共被,苕水晚同襟,感舊髮成雪,懷人涕作霖,元成負文采,端可嗣徽音.

鄭樞密[illegible]挽詩

有偉倫魁彥,風標九牧傾,直聲同日揭,峻節與霜明,賀旅羞權隸,佳兵折寇萌,一塵人共惜,再入道彌貞,專對思尊主,塗歸首正名,終然疎汲黯,誰復挽陽城,訪落當元祀,于旄並兩英,(原註:元年與陳觀山曹西山同召.)歸車方稅駕,局面已翻枰,不憚叢天苦,堅留出晝行,一言嬰虎怒,八載與鷗盟,(原註:鶴山補外,上留行,并得罪.)故驛新元化,持樞贊國成,咨言方泂湧,悟主獨和平,南谷擬歸夢,東藩薄宦情,寒花馨晚節,潛穎謝浮榮,落落靈光殿,堂堂畫相塋,國人歌輾軒,志士淚纓纓,隸也常尊孟,嗟哉未識荊,爲名如得輿,猶足慰平生.

讀天台侍郎黃公[illegible]神道碑

昔纂甯宗紀,名臣嘆寂寥,鉅姦方枋國,多士嗇登朝,快讀黃公傳,如聞舜代韶,盡言鷗衆噴,獨立聳清飆,辨枉全張猛,持身儲刁斗,聚途方凜凜,歸夢已搖搖,疏廣還家勇,義之入海遙,寒花矜晚節,老檜傲霜朝,遷史雖猶缺,邕碑亦孔昭,吾予無健筆,魂去若爲招.

奏院豫七弟挽詩

累璞天資美,洪樞地胄華,安恬羞詭宦,孝謹克承家,猶學耽奇古,文房好靜嘉,顏瓢空不繼,原粟散無涯,庭徑長生草,山園妙識花,公門猶造謁,內典卻紛拏,留邸空陳迹,分庵付一嗟,(原註:屢辭曾不赴.)階蘭芳欲盡,池草句誰誇,甚欲觀森柏,其如款繫瓜,蒼將萬行淚,灑向夕陽斜.

挽亡弟豫九制參詩

山園有佳樹,生處本同枝,客土何年異,孤根兩處移,西枝檣嶺下,東植竇溪湄,君壯方逢世,吾衰久忤時,丘園甘寂寞,門戶倚扶持,乘障能名著,參籌婉畫奇,平生壞雖順,末路數終奇,屢厄鳥鳴暴,仍遭馬蹶危,(原註:[illegible])客魂翔萬里,旅櫬出京師,鴈澤羈孤影,鴒原斷獨飛,罪予寡光景,憐汝乘孤聲,隨穴萬行淚,九原知不知.

七言律

歸亭春日二首

嚶嚶春鴻噪晴郊,老鶴翛然獨在巢,濟淹和風眠五柳,冲融暖日醉三桃,盡輸樂事歸妍唱,肯把牢愁寄積騷,想得舊遊時入夢,西堂春草未應拋.

豈不懷歸蜀道難,故來歸上稅浮驂,新詩功欠日邊九,酒聖儀刑會接三,衛竹有情陪素隱,園花無賴惹

紅酣.要將雲淡風輕句.參請宗門老晦庵.

送胡吏部赴闕

枌榆陰裏植甘棠.民坐春風吏履霜.治業久持庸使節.揚闕歸璜望郎香.去思應共湘江永.來諗誰云廟道長.拖玉腰金君不羨.令民婷節看流芳.

郎省分攜恰五蓂.相逢一笑楚江碕.釣魚山下人方到.回脂峯頭客已歸.夜雨未厭揮麈柄.春風無奈趨鞍韉.臨岐但祝加餐飯.人物如今角宿稀.

建寧府鹿鳴宴詩

鵝書夜下雞窮雨.拔盡鄉英萬口談.帝闕佇聽臚唱九.賓筵試詠鹿鳴三.身名雖待文章顯.氣質須從道義涵.海內如今人物眇.掀天事業要奇男.

題張志山留稿

一眼高懸四海空.評詩誰出杜陵翁.紫鸞翠鵾真難並.翡羽鯨魚定孰雄.門外飛來清婉句.壇中報起寂寥風.錦囊已逐春風去.何日花前一醉同.

勸農有感三首

井卦分明說勞農.周人田制寓其中.但令此念純無已.可使吾民養不窮.數豆荒餐延野老.一篇腐語誨村童.爾忱不屬知何補.禮道天公斬歷豐.

三代興亡決已精.田官乘建口諄勤.一年一度情何簡.于縣于州責執分.愛禮存羊斯僅可.賣刀買犢匪攸聞.周官千載何曾試.我欲重拈靜楚氛.

衎漾春郊徧野疇.不堪回首劍南州.勸農官吏渾冠蓋.力穡丁夫總帶牛.若欲如邛嗟未得.自憐適越覺何求.春風萬斛濃于酒.一與疇人豐許愁.

次韻趙庸齋賀除閩清

方向江湖拜散人.天王明聖尚哀臣.齋舟未得還三峽.乘傳何堪使七閩.作牧幸逢青眼舊.論交窮歎白頭新.却慙未稅周原軼.公已催歸上聚津.

庸齋再賦予亦再和

荐濱衰白一疇人.五玷皇華遣使臣.已自無恩及南楚.那能有惠散東閩.豫憂敝吏聲名減.不稱君侯佳句新.蹈徧山川成底事.徒令沮溺笑知津.

次韻養源雙溪閣野眺

兩餘久不眺塞城.平楚遙知一望清.老杜頗嫌着白谷.大王惟愛寫黃庭.剪裁花柳春刀尺.錯綜江山帝緯經.終待幅巾同遠望.逃他天械與天刑.

送不浮赴沿江制參二首

地揭雄雄虎竹分.不妨六度作參軍.九江日落回君首.三樹風吹動我情.此別不堪分袂苦.何時重觸對

床聲.封官休道無來使.湓浦雙魚自可烹.

瓶中儲粟苦無多.百口張頤劇雁鵝.千粲依劉嘗得已.嚴公待甫定如何.且須省卻凝兒事.只好長為醉後歌.瓜熟歸來料相聚.阿兄猶自種陽坡.

次韻上饒溫淳投贈

從來冥斗只虛名.石火光中了一生.寂寞九京鍾子政.荒涼三徑老淵明.我方遯世人爭棄.君獨憂時意未平.多謝相逢使如故.次山詞氣浩縱橫.原註.來詩遺趙庸齋.

送饒清

巳催四牡使驂歸.江漢旋歌命召詩.借問儀庭儀鸞鳳.何如書道臥熊羆.柳迎士行成陰密.樓得元規發興奇.少待邊亭永清晏.却歸饗筆侍龍墀.

次韻戴石屏見餞二首

探玉探珠遍九圍.先容分不到離奇.委心自信天行止.用世空慚道覺知.且可謾持東海釣.終期不負北山移.杜陵雖老心猶壯.袁與同尋蜀相祠.

入東頗亦変名勝.安道聞孫吏暢奇.明月清風能我共.高山流水只君知.遙憐把酒懷人處.正是登樓望遠時.安得仙醫投海岸.相從闊爾快心詩.原註.時有快心詩數十章.

送史深之入蜀

我讀江湖夜雨編.西風搔首一淒然.如何經濟三三策.僅見琳琅千萬篇.小隱安能老丹竈.壯懷猶欲上青天.此行若與涪翁遇.定把詩家古印傳.

次韻施秀才新樓有賦

白鶴山中熊豹委.可憐盤窟傍苕溪.無家弗得還三蜀.寄跡堪嗟傳一齊.北斗闌能挹斗柄.誰知堂不愛梯題.度成人已離騷闕.何日同登醉似泥.

飲牡丹

倚記年時醉我賓.柚鞾起舞坐生春.誰呼七七逡巡手.重現三三夢幻身.獨樂園中老居士.沈香亭北謫仙人.吾今嫛此如蜂蝶.莫怪名花向我顰.

夜坐有感

自嘆吾生行且休.誰能長抱猩途憂.三番自取刳腸害.百鍊多成繞指柔.梗鳳苦鸞勞夢想.鬪雞走狗好沈浮.從今投劾歸漁艇.手掬清波萬斛愁.

次韻趙庸齋見寄

人在南山翁幾重.朵薇端可繼高蹤.褰衣辟世歸三徑.閉戶求仁印五峯.周室如何廢常棣.楚人猶自樂夫容.大書元祐黨魁傳.今代豈無人姓龔.

鄭侍郎再和予亦再答.寔此云再答.蓋先有偈答詩.而今佚之.

烟雨淒迷主簿峯．傷心臺榭十年空．夢魂與爾千山隔．歸路湘江一水通．莊舄相看均是客．虞卿何事獨嗟窮．天涯邂逅誠多幸．許挈詩囊入社中．

春日偶成

□年高臥響溪濱．閱盡諸公上要津．共怪朝無書□□．事知項有鐵千鈞．淵明肯仕義熙世．劉老要完元祐人．四壁新堂基已就．從今飽把洞庭春．

七言絕句

獨鋤亭

故國□花盡不同．殷陽機墨織春風．與將麗質驚丹卉．只把孤根託化工．

孤憤吟十三首 原註．甲戌十一月以後．遭事日急．作此以紀一時之事

檜佞當權十五年．始終只被一私纏．人心失盡天心怒．爝火炎炎故不然．原註．前復成紀甦傳．炎炎燎天亦尤不動．

金紺私許北方盟．君父前頭却隱情．今日禍胎從此始．羽浮擊□與權京．

先帝方歸盛德園．龍輴半夜浙江邊．孤臣泣血無他請．□□姦臣訴九天．

□功闌東萬人多．兵部門前雀可羅．悍將武夫□□□．□□□甲與投戈．

□□元氣是人材．稍露光芒盡力摧．今日□□□□□．邦衡此語亦誠哉．

掃除學法蹈諸生．稍斂銷聲畫可坑．乞斬三姦亦人耳．汝曹何忍負齋黌．

無罪無辜竄逐人．縱經大霈不霑恩．吏將改正張羅網．結盡千千萬萬冤．

驅買民田自噬臍．大家破盡爲催租．幾多怨氣沖霄漢．天欲無誅可得乎．

督帳行趨建業東．壯哉迎敵氣如虹．勸君猛捨一腔血．莫學權公誤乃翁．

乘桴頤浩元無策．進躍豈公妙達權．甯死老身終不去．太皇此語可回天．

覆按山陵掣衆行．金多季子橐蘄輕．殿中御史乞堪戮．盡室逃歸毀一城．原註．文及翁書陳過．

囊封癸酉罄愚衷．第一親征次守江．喻得血流無用處．自憐蹈步要豐矼．

阜錄新書幸已成．名山藏去復傳人．毋令十載艱難苦．竟與家書共厄秦．

聞楊元檜去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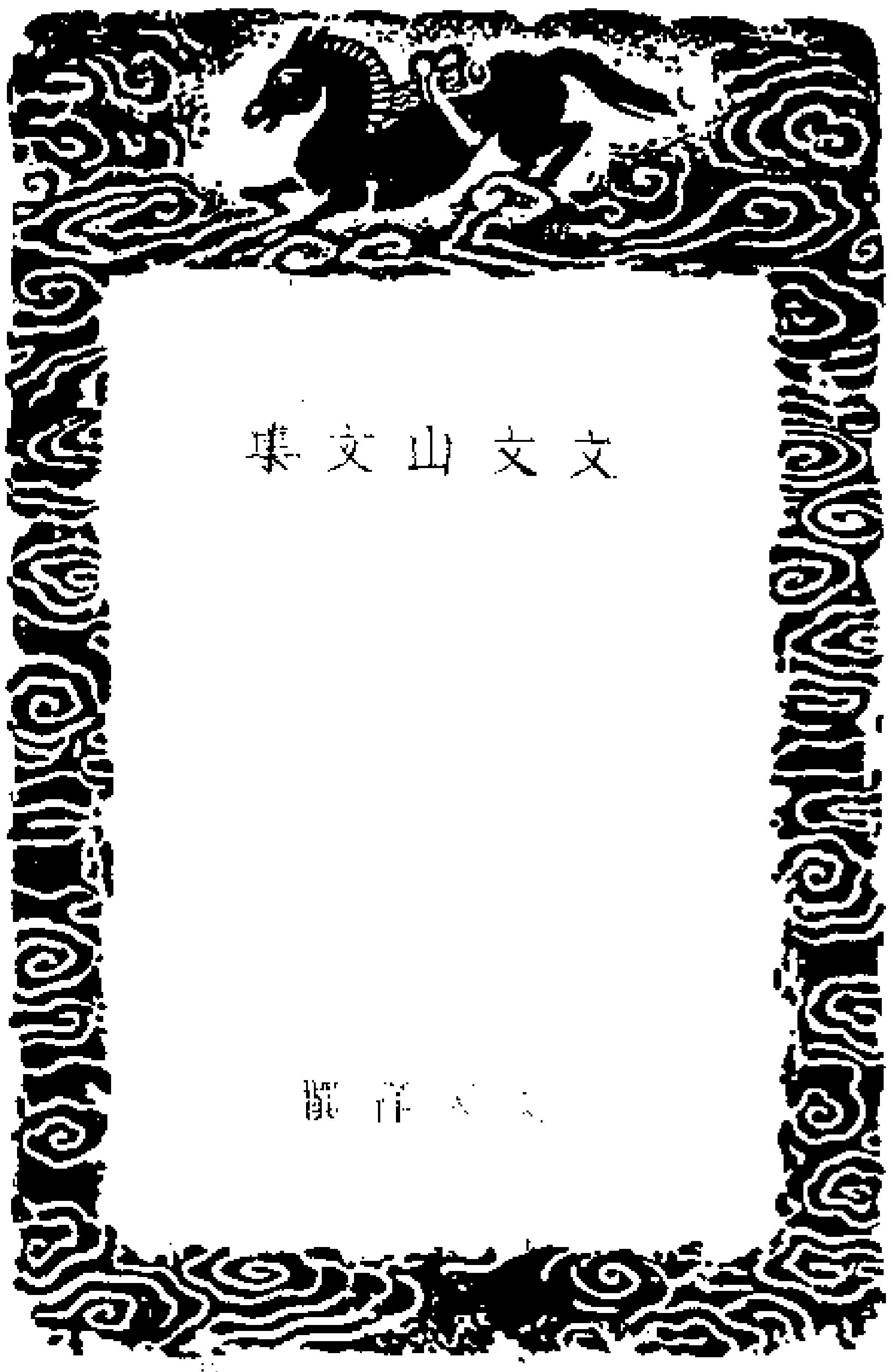
傾廈難將一木支．薇垣累疏亦何爲．鳳凰本自翔千仞．不待區區奪我池．

題愛梅亭

生世梅花是故知．相逢不負歲寒期．自從一點梢頭白．看到青陰弄實時．

題同濂閣

霽月光風灑落人．與君同調故憐君．不須歎息知音少．後世豈無揚子雲．



原序

天地有剛大之氣。炳之爲日月。發之爲雷霆。峙之爲山嶽。流之爲河海。其在人也。發之爲文章。矢之爲節義。一而已矣。夫人與天地並立而稱三才者。惟其能全是氣也。孟子所謂養之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閒。文章節義。皆由此出。此非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其孰能之。宋丞相文信國公文山先生。遭罹末造。出師勤王。崎嶇山海。志圖興復。及祚移身執。非不可爲。從容伏鑕。視死如歸。成仁取義。收國家三百年養士之報。其節義懍懍。垂宇宙閒。至今田夫野老。猶知敬而慕之。乃讀其文章。光明俊偉。磅礴敷暢。如日月之爲照。而雷霆之爲威。山嶽之爲高。而河海之爲潤。蓋自寶祐四年。大廷對策。滾滾萬言。極陳法天不息之學。理宗親擢第一。讀者以爲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爲朝廷賀得人。至其不幸幽囚四載。丹心血淚。形於文墨。觀者無不流涕而悲慟也。正氣一歌。足以扶綱常而立人極。千古文章。孰大於是。噫。先生眞能全天地剛大之氣者乎。有如是之文章。斯有如是之節義。有如是之節義。斯不媿如是之文章。士幸優游平世。弄翰揮毫。率爲柔情媚態。取悅人目。皆如時花美卉。不轉眼卽隨風飄蕩。無復存者。其文如是。則其爲人。亦必依阿濡忍。苟且取容。溺小利害得失。鮮不喪其所守者。而況能臨大節而不可奪乎哉。先生之文具在。非孔孟程朱之旨不談。非忠孝仁義之言不道。異端所不能惑。流俗所不能移。蓋文章與節義相輔而行。所謂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微先生其誰與歸。讀其書。知其人。亦可以興起於百世之下

矣。是爲序。時康熙四十八年歲次己丑季冬。後學儀封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宋史本傳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之吉水人也。體貌豐偉。美皙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自爲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脩、楊邦乂、胡銓像。皆謚忠。卽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閒。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其言萬餘。不爲稾。一揮而成。帝親拔爲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尋丁父憂歸。開慶初。大元兵伐宋。宦官董宋臣說上遷都。人莫敢議其非者。天祥時入爲寧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斬宋臣。以一人心。不報。卽自免歸。後稍遷至刑部郎官。宋臣復入爲都知。天祥又上書極言其罪。亦不報。出守瑞州。改江西提刑。遷尙書左司郎官。累爲臺臣論罷。除軍器監。兼權直學士院。賈似道稱病。乞致仕以要君。有詔不允。天祥當制。語皆諷似道。時內制相承。皆呈稾。天祥不呈稾。似道不樂。使臺臣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旣數斥。援錢若水例致仕。時年三十七。咸淳九年。起爲湖南提刑。因見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吾閱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其勉之。十年。改知贛州。德祐初。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幷結溪峒蠻。使方興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衆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衞。其友止之曰。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

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為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八月，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時以丞相宜中未還朝，不遣。十月，宜中至，始遣之。朝議方擢呂師孟為兵部尚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求好。師孟益偃蹇自肆。天祥陛辭，上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釁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以寖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一縣，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為四鎮，建都督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卻也。」時議以天祥論闊遠，書奏不報。十月，天祥入平江，大元兵已發金陵入常州矣。天祥遣其將朱華、尹玉、麻士龍與張全援常，至虞橋，士龍戰死，朱華以廣軍戰五牧，敗績，玉軍亦敗，爭渡水，挽全軍舟，全軍斷其指，皆溺死，玉以殘兵五百人夜戰，比旦皆沒。全不發一矢，走歸。大元兵破常州，入獨松關。宜中、夢炎召天祥，棄平江，守餘杭。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未幾，宋降，宜中、世傑皆去。仍除天祥樞密使。尋除右丞相兼樞密使，如軍中請和，與大元丞相伯顏抗論皋亭山。丞相怒拘之，偕左丞相吳堅、右丞相賈餘慶、知樞密院事謝堂、簽書樞密院事家鉉翁、同簽書樞密院事劉岊，北至鎮江。天祥與其客杜滸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捍吾西兵。指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楊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楊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浙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遣二制置，遣使四出約結。天祥未至時，揚有脫歸兵言：「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為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紿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得免。然亦饑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入板橋，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滸、金應而去。虞候張慶矢中目，身被二創，天祥偶不見獲。滸、應解所挾金與卒，獲免，募二樵者以蕢荷天祥至高郵，汎海至溫州。聞益王未立，乃上表勸進，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至福。拜右丞相，尋與宜中等議不合。七月，乃以同都督出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十月，遣參謀趙時賞、諮議趙孟濴將一軍取寧都，參贊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蕭明哲、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鄒㵯以招諭副使聚兵寧都，大元兵攻之，㵯兵敗，同起事者劉欽、鞠華叔、顏斯立、顏起巖皆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

已而兵敗被執，死於獄。天祥聞開禮死，製服哭之哀。至元十四年正月，大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乞入衛。時賞、孟濴亦提兵歸，獨浚兵不至。未幾，浚降，來說天祥，縛浚，縊殺之。四月，入梅州，都統王福、錢漢英跋扈，斬以徇。五月，出江西，入會昌。六月，入興國縣。七月，遣參謀張汴、監軍趙時賞、趙孟濴等盛兵薄贛城，鄒㵯以贛諸縣兵搗永豐，其副黎貴達以吉諸縣兵攻泰和。吉八縣復其半，惟贛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款。潭趙璠、張虎、張唐、熊桂、劉斗元、吳希奭、陳子全、王夢應起兵邵、永間，復數縣，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天祥。分寧、武寧、建昌三縣豪傑，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江西宣慰使李恆遣兵援贛州，而自將兵攻天祥於興國。天祥不意恆兵猝至，乃引兵走，即鄒㵯於永豐。㵯兵先潰，恆窮追天祥方石嶺，鞏信拒戰，箭被體死之。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坐肩輿，後兵問謂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為天祥，禽之而歸，天祥以此得逸去。孫㮚、彭震龍、張汴死於兵，繆朝宗自縊死，吳文炳、林棟、劉洙皆被執歸隆興。時賞奮罵不屈，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耳，執此何為？」由是得脫者甚衆。臨刑，洙頗自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棟、文炳、蕭敬夫、蕭燾夫皆不免。天祥收殘兵奔循州，駐南嶺。黎貴達潛謀執而殺之。至元十五年三月，進屯麗江浦。六月，入船澳。益王殂，衛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許。八月，加天祥少保、信國公。軍中疫且起，兵士死者數百人。天祥惟一子，與其母皆死。十一月，進屯潮陽縣。潮州盜陳懿、劉興數叛附，為潮人害。天祥攻走懿，執興誅之。十二月，趨南嶺，鄒㵯、劉子俊又自江西起兵來，再攻懿黨，懿乃潛道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張弘範兵突至，衆不及戰，皆頓首伏草莽。天祥倉皇出走，千戶王惟義前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鄒㵯自頸，衆扶入南嶺，死。官屬士卒得脫空坑者，至是劉子俊、陳龍復、蕭明哲、蕭資皆死，杜滸被執以憂死，惟趙孟濴遁，張唐、熊桂、吳希奭、陳子全兵敗被獲，俱死焉。唐，廣漢張栻後也。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不拜，弘範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為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捄，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至京師。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即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時世祖皇帝多求才南官，王積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積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合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為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上知天祥終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為言者，不果釋。至元十九年，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坐，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蓑城葦，率兩翼兵為亂，丞相可無憂者。時盜新殺左丞相阿合馬，命撤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開平，疑丞相者天祥也，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然猶不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贊從天祥之請，

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文文山文集目錄

卷之上

對策

御試策一道（有斷）

己未上皇帝書

癸亥上皇帝書

輪對劄子

卷之下

書

上丞相書（除秘書省正字辭免不允）

與孫子載（季弟與從弟從學）

與吉州繆知府元德

脩簽書樞密江端明古心

記

吉州州學貢士莊記

吉州石院獄空記

龍泉縣太霄觀梓潼祠記

鄒文叔垂芳室記

蕭氏梅亭記

衡州耒陽縣進士題名記

瑞州三賢堂記

建昌軍青雲莊記

贛州重修清獻趙公祠堂記

贛州興國縣安湖書院記

衡州上元記

雷州十賢堂記

序

金賢畋序

忠孝提綱序

壬戌童科小錄序

題家傑狀序

送彭叔英序

送李秀實序

贈朱斗南序

贈仰顏峯折字序

吉水縣永昌鄉義役序

題跋

跋劉翠微罪言槀

跋王元高詞科擬槀（號程村徵國正遜齋）

跋呂元吉先人介軒記後

跋周一愚負母圖

跋周汝明自鳴集

跋鄱陽徐廳明梯雲峽

題賈端老不忘室

門人德從畏心室
題趙行可進學齋
跋彭和甫族譜
跋彭叔英談命錄
說
吳郎中山泉說
徐應明恕齋說
何晞程名說
王通孫名說
陳逢春肯軒說
講義
西澗書院釋菜講義知瑞州日
歌
正氣歌

文文山文集卷之上

宋　文天祥撰

對策

御試策一道臨有

蓋聞道之大原出於天超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日用事物之常根乎陰陽五行之賾而實不外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天以澄著地以靖謐人極以昭明何莫由斯道也聖聖相傳同此一道由修身而治人由致知而齊家治國平天下本之精神心術達之禮樂刑政其體甚微其用則廣歷千萬世而不可易然功化有淺深證效有遲速者何歟朕以寡昧臨政願治於茲歷年志愈勤道愈遠窅乎其未朕也朕心疑焉子大夫明先聖之術咸造在廷必有切至之論朕將虛己以聽三墳而上大道難名五典以來常道始著日月星辰順乎上鳥獸草木若於下九功惟敍四夷來王百工熙哉庶事康哉非聖神功化之驗歟然人心道心寂寥片語其危微精一之妙不可以言旣歟誓何爲而畔會何爲而疑俗何以不若結繩治何以不若畫像以政凝民以禮凝士以天保采薇治內外憂勤危懼僅克有濟何帝王勞逸之殊歟抑隨時損益道不同歟及夫六典建官蓋爲民極則不過曰治曰教曰禮曰政曰刑曰事而已豈道之外又有法歟自時厥後以理欲之消長驗世道汙隆陰濁之日常多陽明之日常少刑名雜霸佛老異端無一毫幾乎道駁乎無以議爲然務德化者不能無上郡雁門之警施仁義者不能無末年輪臺之悔甚

而無積仁累德之素紀綱制度爲足維持憑藉者又何歟朕上嘉下樂夙興夜寐靡遑康寧道久而未洽化久而未成天變洊臻民生寡遂人才乏而士習浮國計屈而兵力弱符澤未清邊備孔棘豈道不足以御世歟抑化裁推行有未至歟夫不息則久久則徵今胡爲而未徵歟變則通通則久今其可以屢更歟子大夫熟之復之勿激勿泛以副朕詳延之意寶祐四年五月八日

臣對恭惟皇帝陛下處常之久當泰之交以二帝三王之道會諸心將三紀於此矣臣等鼓舞於鳶飛魚躍之天皆道體流行中之一物不自意得旅進於陛下之庭而陛下且嘉之論道道之不行也久矣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然臣所未解者今日已當道久化成之時道洽政治之候而方歉焉有志勤道遠之疑豈望道而未之見耶臣請溯太極動靜之根推聖神功化之驗就以聖問中不息一語爲陛下勉幸陛下試垂聽焉臣聞天地與道同一不息聖人之心與天地同一不息上下四方之宇往古來今之宙其間百千萬變之消息盈虛百千萬事之轉移闔闢何莫非道所謂道者一不息而已矣道之隱於渾淪藏於未雕未琢之天當是時無極太極之體也自太極分而陰陽則陰陽不息道亦不息陰陽散而五行則五行不息道亦不息自五行又散而爲人心之仁義禮智剛柔善惡則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穹攘開生生化化之不息而道亦與之相爲不息然則道一不息天地亦一不息天地之不息因道之不息者爲之聖人出而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亦不過以一不息之心充之充之而修身治人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致知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自精神心術以至於禮樂刑政亦此一不息也自有三墳五典以來以至於太平六典之世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皆自其一念之不息者始秦漢以降而道始離非道之離也知道者之鮮也雖然其間英君誼辟固有號爲稍稍知道矣而又沮於行道之不力知務德化矣而不能不尼之以黃老知施仁義矣而不能不遏之以多欲知四年行仁矣而不能不畫之以近效上下二三千年間牽補過時架漏度日毋怪夫駁乎無以議爲也獨惟我朝式克至於今日休陛下傳列聖之心以會藝祖之心以參帝王之心參天地之心三十三年間臣知陛下不貳以二不參以三茫乎天運窅爾神化此心之天混兮闢兮其無窮也恭惟御浸久持循浸熟而算計見效猶未有以大快聖心者上而天變不能以盡無下而民生不能以盡遂人才士習之未甚純國計兵力之未甚充以至盜賊兵戈之警所以貽宵旰之憂者尤所不免然則行道者殆無驗也邪臣則以爲道非無驗之物也道之功化甚深也道之證效甚遲也而不可以爲迂而不可以爲遠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德之純純亦不已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爲治顧力行何如耳焉有行道於歲月之暫而遽責其驗之爲迂且遠邪臣之所望於陛下者法天地之不息而已姑以近事言則青羽之育方發而陰雨旋霽是天變未嘗不以道而弭也賑饑之典方舉而都民歡呼是民生未嘗不以道而安也論將建閫之詔一頒而人才士習稍稍羅厚招填條具之旨一下而國計民力稍稍充實安吉凝元之小獲維揚瀘水之偶功無非憂勤於道之明驗也然以道之極功論之則此淺效耳速效耳指淺效速效而遽以爲道之極功則漢唐諸君之用心是也陛下行帝而帝行王而王而肯襲漢

唐事邪.此臣所以贊陛下之不息也.陛下儻自其不息者而充之.則與陰陽同其化.與五行同其運.與乾坤生生化化之理同其無窮.雖充而爲三紀之風移俗易可也.雖充而爲四十年囹空刑措可也.雖充而爲百年德洽於天下可也.雖充而爲卜世過曆億萬年敬天之休可也.豈止如聖問八者之事可徐就理而已哉.臣謹昧死上愚對.臣伏讀聖策曰.蓋聞道之大原出於天.超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日用事物之常.根乎陰陽五行之賾.而實不外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天以澄著.地以靖謐.人極以昭明.何莫由斯道也.聖聖相傳.同此一道.由修身而治人.由致知而齊家治國平天下.本之於精神心術.達之於禮樂刑政.其體甚微.其用則廣.歷千萬世而不可易.然功化有淺深.證效有遲速.何歟.朕以寡昧.臨政願治.於玆歷年.志愈勤.道愈遠.窅乎其未朕也.朕心疑焉.子大夫明先王之術.咸造在庭.必有切至之論.朕將虛己以聽.臣有以見陛下溯道之本原.求道之功效.且疑而質之臣等也.臣聞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道.聖人之道也.分而言之.則道自道.天地自天地.聖人自聖人.合而言之.則道一不息也.天地一不息也.聖人亦一不息也.臣請溯其本原言之.茫茫堪輿.坱圠無垠.渾渾元氣.變化無端.人心仁義禮智之性未賦也.人心剛柔善惡之氣未稟也.當是時.未有人心.先有五行.未有五行.先有陰陽.未有陰陽.先有無極太極.未有無極太極.則太虛無形.沖漠無朕.而先有此道.未有物之先.而道具焉.道之體也.既有物之後.而道行焉.道之用也.其體則微.其用甚廣.即人心而道在人心.即五行而道在五行.即陰陽而道在陰陽.即無極太極而道在無極太極.貫顯微.兼費隱.包小大.通物我.道何以若此哉.道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地中無往而非水.天下無往而非道.水一不息之流也.道一不息之用也.天以澄著.則日月星辰循其經.地以靖謐.則山川草木順其常.人極以昭明.則君臣父子安其倫.流行古今.綱紀造化.何莫由斯道也.一日而道息焉.雖三才不能以自立.道之不息.功用固如此.夫聖人體天地之不息者也.天地以此道而不息.聖人亦以此道而不息.聖人立不息之體.則斂於修身.推不息之用.則散於治人.立不息之體.則寓於致知以下之工夫.推不息之用.則顯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效驗.立不息之體.則本之精神

心術之微.推不息之用.則達之禮樂刑政之著.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猶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道之在天地間者.常久而不息.聖人之於道.其可以頃刻息邪.言不息之理者.莫如大易.莫如中庸.大易之道.至於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聖人之論法天.乃歸之自強不息.中庸之道.至於溥博淵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聖人之論配天地.乃歸之不息則久.豈非乾之所以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者.一不息之道耳.是以法天者.亦以一不息.中庸之所以高明博厚.悠久無疆者.一不息之道耳.是以配天地者.亦以一不息.以不息之心.行不息之道.聖人即不息之天地也.陛下臨政願治.於玆歷年.而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自朝而午.今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至午而中.此正勉強行道.大有功之日也.陛下勿謂數十年間.我之所以擔當宇宙.把握天地.未嘗不以此道.至於今日而道之驗如此.其迂且遠矣.以臣觀之.道猶百里之途也.今日則適六七十之候也.進於道者.不可以中道而廢.游於途者.不可以中途而畫.孜孜矻矻而不自已焉.則適六七十里者.固所以爲至百里之階也.不然.自止於六七十里之間.則百里雖近.焉能以

一武到哉.道無淺功化.行道者何可以深爲迂.道無速證效.行道者何可以遲爲遠.惟不息則能極道之功化.惟不息則能極道之證效.氣機動盪於三極之間.神采灌注於萬有之表.要自陛下此一心始.臣不暇遠舉.請以仁宗皇帝事爲陛下陳之.仁祖一不息之天地也.康定之詔曰.祇勤抑畏.慶曆之詔曰.不敢荒寧.皇祐之詔曰.緬念爲君之難.深惟履位之重.慶曆不息之心.即康定不息之心也.皇祐不息之心.即慶曆不息之心也.當時仁祖以道德感天心.以福祿勝人力.國家綏靜.邊鄙寧謐.若可以已矣.而猶未也.至和元年.仁祖之三十三年也.方且露立仰天.以畏天變.碎通天犀.以救民生.處置胥吏銓之職.擢公弼殿柱之名.以厚人才.以昌士習.納景初減用之言.聽范鎭新兵之諫.以裕國計.以強兵力.以至講周禮薄征緩刑.而拳拳以盜賊爲憂.選將帥.明紀律.而汲汲以西戎北虜爲慮.仁祖之心至此而不息.則與天地同其悠久矣.陛下之心.仁祖之心也.范祖禹有言.欲法堯舜.惟法仁祖.臣亦曰.欲法帝王.惟法仁祖則可至天德.願加聖心焉.臣伏讀聖策曰.三墳以上云云.豈道之外又有法歟.臣有以見陛下嘉帝王之功化證效.而亦慮其各有淺深遲速也.臣聞帝王行道之心.一不息而已矣.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禹之孜孜.湯之慄慄.文王之不已.武王之無貳.成王之無逸.皆是物也.三墳遠矣.五典猶有可論者.臣嘗以五典所載之事推之.當是時.日月星辰之順.以道而順也.鳥獸草木之若.以道而若也.九功惟敍.以道而敍也.四夷來王.以道而來王也.百工以道而熙.庶事以道而康.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蓋無一而不拜帝道之賜矣.垂衣拱手.以自逸於土階巖廊之上.夫誰曰不可.而堯舜不然也.方且考績之法.重於三歲.無歲而敢息也.授曆之命.嚴於四時.無月而敢息也.慄慄乎一日二日之戒.無日而敢息也.此猶可也.授受之際.而堯之命舜.乃曰允執厥中.夫謂之執者.戰兢保持而不敢少放之謂也.味斯語也.則堯之不息可見已.河圖出矣.洛書見矣.執中之說未聞也.而堯獨言之.堯之言贊矣.而舜之命禹.乃復益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之三言.夫致察於危微精一之間.則非戰兢保持之念.又有甚於堯者.舜之心其不息又何如哉.是以堯之道化.不惟驗於七十年在位之日.舜之道化.不惟驗於五十年視政之時.讀萬

世永賴之語.則唐虞而下數千百年間.天得以爲天.地得以爲地.人得以爲人者.皆堯舜之賜也.然則功化抑何其深.證效抑何其遲歟.降是而王.非固勞於帝者也.太樸日散.風氣日開.人心之機械日益巧.世變之乘除不息.而聖人之所以綱維世變者.亦與之相爲不息焉.俗非結繩之淳也.治非書象之古也.師不得不置.侯不得不命.民不得不凝之以政.士不得不凝之以禮.內外異治.不得不以采薇天保之治治之.以至六典建官.其所以曰治、曰政、曰禮、曰教、曰刑、曰事者.亦無非扶世道而不使之窮耳.以勢而論之.則夏之治不如唐虞.商之治又不如夏.周之治又不如商.帝之所以帝者何其逸.王之所以王者何其勞.慄慄危懼.不如非心黃屋者之爲適也.始於憂勤.不如恭己南面者之爲安也.然以心而觀.則舜之業業即堯之兢兢.禹之孜孜.即舜之業業.湯之慄慄.即禹之孜孜.文王之不已.武王之無貳.成王之無逸.何莫非兢兢業業.孜孜慄慄之推也.道之散於宇宙間者.無一日息.帝王之所以行道者.亦無一日息.帝王之心.天地之心也.何可以帝者之爲逸.而王者之爲勞耶.臣願陛下求帝王之道.必求帝王之心.則今日之

功化證效。或可與帝王一視矣。臣伏讀聖策曰。自時厥後云云。亦足以維持憑藉者何歟。臣有以見陛下隋漢唐之功化證效。而且爲漢唐世道發一慨也。臣聞不息則天。息則人。不息則理。息則欲。不息則陽明。息則陰濁。漢唐諸君。天資敏。地位高。使稍有進道之心。則六五帝四三王。亦未有難能者。奈何天不足以制人。而天反爲人所制。理不足以御欲。而理反爲欲所御。陽明不足以勝陰濁。而陽明反爲陰濁所勝。是以勇於進道者少。沮於求道者多。漢唐之所以不唐虞三代也歟。雖然。是爲不知道者言也。其閒亦有號爲知道者矣。漢之文帝武帝。唐之太宗。亦不可謂非知道者。然而亦有議焉。先儒嘗論漢唐諸君。以公私義利分數多少爲治亂。三君之心。往往不純乎天。不純乎人。而出入於天人之閒。不純乎理。不純乎欲。而出入乎理欲之閒。不純乎陽明。不純乎陰濁。而出入乎陽明陰濁之閒。是以專務德化。雖足以陶後元泰和之風。然而尼之以黃老。則鴈門上郡之警。不能無外施仁義。雖足以致建元宮庭之盛。然而遏之以多欲。則輪臺末年之悔。不能免。四年行仁。雖足以開貞觀升平之治。然而蠹之以近效。則紀綱制度曾不足爲再世之憑藉。蓋有一分之道心者。固足以就一分之事功。有一分之人心者。亦足以召一分之事變。世道汙隆之分數。亦係於理欲消長之分數而已。然臣嘗思之。漢唐以來。爲道之累者。其大有二。一曰雜霸。二曰異端。時君世主。有志於求道者。不陷於此。則陷於彼。姑就三君而言。則文帝之心。異端累之也。武帝太宗之心。雜霸累之也。武帝無得於道。憲章六經。統一聖真。不足以勝其神仙土木之私。干戈刑罰之慘。其心也荒。太宗全不知道。閨門之恥。將相之誇。末年遼東一行。終不能以克其血氣之暴。其心也驕。雜霸一念。憧憧往來。是固不足以語常久不息之事者。若文帝稍有帝王之天資。稍有帝王之地步。一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而鼂錯刑名之說。未嘗一動其心。是不累於雜霸矣。使其以二三十年恭儉之心。而移之以求道。則後元氣象。且將駸駸乎商周。進進乎唐虞。奈何帝之純心。又鬬於黃老之清淨。是以文帝僅得爲漢唐之令主。而不得一儕於帝王。嗚呼。武帝太宗。累於雜霸。君子固不敢以帝王事望之。文帝不爲雜霸所累。而不能不累於異端。是則重可惜已。臣願陛下鑑漢唐之迹。必監漢唐之心。則今日之功化證效。將超漢唐數等矣。臣伏讀聖策曰。朕上嘉下樂云云。抑化裁推行。有未至歟。臣有以見陛下念今日八者之務。而甚有望乎爲道之驗也。臣聞天變之來。民怨招之也。人才之乏。士習蠹之也。兵力之弱。國計屈之也。虜寇之警。盜賊因之也。夫陛下以上嘉下樂之勤。夙興夜寐之勞。憫歲月之滋邁。亦欲以少見吾道之驗耳。俯觀一世。未能差強人意。八者之弊。臣知陛下爲此不滿也。陛下分而以八事問。臣合而以四事對。請得以熟數之於前。何謂天變之來。民怨招之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人心之休戚。天心所因以爲喜怒者也。熙寧閒大旱。是時河陝流民入京師。監門鄭俠畫流民圖以獻。且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圖來上。料無一人以父母妻子。遷移困頓。皇皇不給之狀。爲圖以進者。覽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正欺君之罪。上爲之罷新法十八事。京師大雨八日。天人之交。閒不容髮。載在經史。此類甚多。陛下以爲今之民生何如邪。今之民生困矣。自瓊林大盈積於私帑。而民困。自建章通天頻於營繕。而民困。自獻助疊見於豪家巨室。而民困。自和糴不閒於閭閻下戶。而民困。自所至貪

官吏視吾民如家雞圈豕。惟所咀啖。而民困。嗚呼。東南民力竭矣。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今尚可謂之不見乎。書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今尚可謂之小乎。生斯世。爲斯民。仰事俯育。亦欲各遂。其父母妻子之樂。而操斧斤。淬鋒鍔。日夜思所以斬伐其命脈者。滔滔皆是。然則臘雪靳瑞。蟄雷愆期。月犯於木。星殞爲石。以至土雨地震之變。無怪夫屢書不一書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安民之道。則民生既和。天變或於是而弭矣。何謂人才之乏。士習蠹之也。臣聞窮之所養。達之所施。幼之所學。壯之所行。今日之修於家。他日之行於天子之庭者也。國初諸老。嘗以厚士習爲先務。寧收落韻之李迪。不取鑿說之賈邊。寧收直言之蘇轍。不取險怪之劉幾。建學校。則必欲崇經術。復鄉舉。則必欲參行藝。其後國子監取湖學法。建經學、治道、邊防、水利等齋。使學者因其名以求其實。當時如程頤、徐積、呂希哲、皆出其中。嗚呼。此元祐人物之所從出也。士習厚薄。最關人才。從古以來。其語如此。陛下以爲今之士習何如邪。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方其幼也。則授其句讀。擇其不戾於時好。不乖於有司者。俾熟復焉。及其長也。細書爲工。累牘爲富。持試於鄉校者以是。較藝於科舉者以是。取青紫而得車馬也以是。父兄之所教詔。師友之所講明。利而已矣。其能卓然自拔於流俗者。幾何人哉。心術既壞於未仕之前。則氣節可想於既仕之後。以之領郡邑。如之何責其爲卓茂黃霸。以之鎮一路。如之何責其爲[illegible]何武。以之曳朝紳。如之何責其爲汲黯望之。奔競於勢要之路者無怪也。趨附於權貴之門者無怪也。牛維馬縶。狗苟蠅營。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者無怪也。悠悠風塵。靡靡偷俗。清芬消歇。濁滓橫流。惟皇降衷。秉彝之懿。萌蘖於牛羊斧斤相尋之衝者。其有幾哉。厚今之人才。臣以爲變今之士習而後可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取士之道。則士風一淳。人才或於是而可得矣。何謂兵力之弱。國計屈之也。謹按國史。治平閒。遣使募京畿淮南兵。司馬光言。邊臣之請兵無窮。朝廷之募兵無已。倉庫之粟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有涯。願罷招禁軍。訓練舊有之兵。自可備禦。臣聞古今天下能免於弱者。必不能免於貧。能免於貧者。必不能免於弱。一利之興。一害之伏。未有受其害者。今之兵財。則交受其害矣。自東海城築。而調淮兵以防海。則兩淮之兵不足。自襄樊復歸。而併荊兵以城襄。則荊湖之兵不足。自腥氣染於漢水。冤血濺於寶峯。而正軍忠義空於死徙者過半。則川蜀之兵。又不足。江淮之兵。又抽而入蜀。又抽而實荊。則下流之兵愈不足矣。荊湖之兵。又分而策應。分而鎮撫。則上流之兵愈不足矣。夫國之所恃以自衞者兵也。而今之兵不足如此。國安得而不弱哉。扶其弱而歸之強。則招兵之策。今日直有所不得已者。然召募方新。調度轉急。問之大農。大農無財。問之版曹。版曹無財。問之餉司。餉司無財。自歲幣銀絹外。未聞有畫一策爲軍食計者。是則弱矣。而又未免於貧也。陛下自肝鬲近又剏一安邊太平庫。專一供軍。此藝祖積縑帛以易賊首之心也。仁宗皇帝出錢帛以助兵革之心也。轉易之閒。風采立異。前日之弱者可強矣。然飛芻輓粟。給餉餽糧。費於兵者幾何。而琳宮梵宇。照耀湖山。土木之妖。則漏卮也。列竈雲屯。樵蘇後爨。費於兵者幾何。而霓裳羽衣。靡金飾翠。宮庭之費。則尾閭也。生熟口券。月給衣糧。費於兵者幾何。而蒐珠簇玉。倖寵希恩。戚畹之費。則濫觴也。蓋天下之財。專以供軍。則財未有不足者。第重之以浮費。重之以冗費。則財始[illegible]而[illegible]矣。如

此則雖欲足兵其何以給兵耶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為節財之道則財計以充兵力或於是而可強矣何謂虜寇之弊盜賊因之也謹按國史紹興間楊幺寇洞庭連跨數郡大將王瓔不能制時為齊挾虜使李成寇襄漢幺與交通朝廷患之始命岳飛措置上流已而逐李成擒楊幺而荊湖平臣聞外之虜寇不能為中國患而其來也必待內之變內之盜賊亦不能為中國患而其起也必將納外之侮盜賊而至於通虜寇則腹心之大患也若今之所為害者固可畏矣然而通我蜀則蜀帥窺瀘水之勁覘我淮則淮帥奏維揚之凱狼子野心固不可以一捷止之然使之無得窺去則中國之技未為盡出其下彼亦猶畏中國之有其人也獨惟蓓海在天一隅逆雛穴之者數年於茲颶風瞬息一葦可航彼未必不朝夕為趨浙計然而未能焉知於舟疏於水懼吾唐島之有李寶在耳然洞庭之湖烟水沈寂而浙右之湖濤瀾沸驚區區妖孽且謂有楊幺之漸矣得之京師之耆老皆以為此寇出沒倏閃往來翕霍鄞舟如飛運掉如神而我之舟師不及焉夫東南之長技莫如舟師我之勝兀朮於金山者以此我之斃逆亮於采石者以此而今此曹反挾之以制我不武甚矣萬一或出於楊幺之計則前日李成之不得志於荊者未必今日之不得志於浙也竊聞山東荐饑有司貪市權之利空蘇湖根本以資之廷紳猶謂互易安知無為其鄉導者一夫登岸萬事瓦裂又聞魏村江灣福山三寨水軍興販鹽課以資逆雛廷紳猶謂是以捍海之師為商賈之事以防托之卒開鄉導之門妄時識治之見往往如此肘腋之蜂蠆懷袖之蛇蠍是其可以忽乎哉陛下近者命發運兼憲合兵財而一其權是將為滅此朝食之圖矣然屯海道者非無軍控海道者非無將徒有王瓔數年之勢未聞岳飛八日之捷子太叔平萑苻之盜恐不如此長此不已臣懼為李成開道地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求所以弭寇之道則寇雖一清邊備或於是而可寬矣臣伏讀聖策曰夫不息則久久則徵今胡為而未徵歟變則通通則久今其可以屢更歟臣有以見陛下久於其道而甚有感乎中庸大易之格言也臣聞天久而不墜也以運地久而不隤也以轉水久而不腐也以流日月星辰而常新也以行天下之凡不息者皆以久也中庸之不息即所以為大易之變通大易之變通即所以驗中庸之不息變通者之久固繫於不息者之久也蓋不息者其心變通者其迹其心不息故其迹亦不息游乎六合之內而縱論乎六合之外生乎百世之下而追想乎百世之上神化天造天運無端惟微不可見光明不可窮天地之所以變通固自其不息者為之聖人之久於其道亦法天地而已矣天地以不息而久聖人亦以不息而久外不息而言久焉皆非所以久也臣嘗讀無逸一書見其享國之久者有四君焉而其間三君為最久臣求其所以久者中宗之心嚴恭寅畏也高宗之心不敢荒寧也文王之心無淫于逸無遊于畋也是三君者皆無逸而已矣彼之無逸臣之所謂不息也一無逸而其效如此然則不息者非所以久歟陛下之行道蓋非一朝夕之暫矣寶紹以來則涵養此道端平以來則發揮此道嘉熙以來則把握此道至於淳祐而寶祐十餘年間無非持循此道之歲月陛下處此也庭燎未輝臣知其宵衣以待日中至昃臣知其玉食弗遑夜漏已下臣知其丙枕無寐聖人之運亦可謂不息矣然既往之不息者易方來之不息者難久而不息者易愈久而愈不息者難昕臨大庭百辟星布陛下

之心此時固不息矣暗室屋漏之隱試一警省則亦能不息否乎日御經筵學士雲集陛下之心此時固不息矣宦官女子之近試一循察則亦能不息否乎不息於外者固不能保其不息於內不息於此者固不能保其不息於彼乍勤乍怠乍作乍輟則不息之純心間矣如此則陛下雖欲久則徵臣知中庸九經之治未可以朝夕見也雖欲通則久臣知繫辭十三卦之功未可以歲月計也蠅蠅蛻蛻之中虛明應物之地此全在陛下自斟酌自執持頃刻之力不繼則徵久之功俱廢矣可不戒哉可不懼哉陛下之所以策臣者悉矣臣之所以忠於陛下者亦既略陳於前矣而陛下策之篇終復曰子大夫熟之復之勿激勿泛以副朕詳延之意臣伏讀聖策至此陛下所謂詳延之意蓋可識已夫陛下自即位以來未嘗以直言罪士不惟不罪之以直言而且導之以直言臣等嘗恨無由以至天子之庭以吐其素所蓄積幸見錄於有司得以借玉階方寸地此正臣等披露肺肝之日也方將明目張膽奮筆謇諤言天下事陛下乃戒之以勿激勿泛夫泛固不切矣若夫激者忠之所發也陛下胡併與激者之言而厭之耶厭激者之言則是將資臣等而為容容唯唯之歸耶然則臣將為激者歟將為泛者歟抑將遜就陛下之說而姑為不激不泛者歟雖然奉對大庭而不激不泛者固有之矣臣於漢得一人焉曰董仲舒方武帝之策仲舒也慨然以欲聞大道之要為問帝之求道其心蓋甚銳矣然道以大言帝將求之虛無渺冥之鄉也使仲舒於此過言之則激淺言之則泛仲舒不激不泛得一說曰正心武帝方將求之虛無渺冥之鄉仲舒乃告之以其質淺近之理茲陛下所謂切至之論也奈何武帝自恃其區區英明之資超俊之識謂其自足以凌跨六合籠駕八表而頗於此語忽焉仲舒以江都去而武帝所與論道者他有人矣臣固嘗為武帝惜也堂堂天朝固非漢比而臣之賢亦萬不及仲舒然亦不敢激不敢泛切於聖問之所謂道者而得二說焉以為陛下獻陛下試采覽焉一曰重宰相而開公道之門臣聞公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壅閼所以昭蘇而滌決之者宰相責也然扶公道者宰相之責而主公道者天子之事天子而侵宰相之權則公道已矣三省樞密謂之朝廷天子所與謀大政出大令之地也政令不出於中書昔人謂之斜封墨敕非盛世事國初三省紀綱甚正中書造命門下審覆尚書奉行宮府之事無一不統於宰相是以李沆猶得以焚立妃之詔王旦猶得以沮節度之除韓琦猶得以出空頭敕以逐內侍杜衍猶得以封還內降以裁僥倖蓋宰相之權尊則公道始有所依而立也今陛下之所以為公道計者非不悉矣以宸翰戒外戚是以公道責外戚也以裁制戒內司是以公道責內司也以舍法用例戒羣臣是以公道責外廷也雷霆發部是日竄逐天下於此咸服陛下之明然或謂比年以來大庭除授於義有所未安於法有所未便者悉以聖旨行之不惟諸司陞補上瀆宸奎而統帥躐級閫職超遷亦以宸翰而得恩澤矣不惟姦贓湔洗上勞渙汗而選人通籍姦臣道刑亦以廢剌而拜寵命矣甚至閭閻瑣屑之圖謀皁隸騶媵之干求悉達內庭盡由中降此何等蟣蝨事而陛下以身親之大臣幾於為奉承風旨之官三省幾於為奉行文書之府臣恐天下公道自此壅矣景祐間罷內降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仁祖之所以主張公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事當開出容斷為說嗚呼此亦韓絳告仁祖之辭也朕固不憚自有處分不如先盡大臣之慮而行之仁祖之

所以論絳者何說也奈何復以絳之說啓人主以奪中書之權是何心哉宜蜡開封御筆之令發京坐東廊專以奉行御筆爲職其後童貫梁師成用事而天地爲之分裂者數世是可鑒矣臣願陛下重宰相之權正中書之體凡內批必經由中書樞密院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二曰收君子以壽直道之脈臣聞直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頹靡所以光明而張主之者君子責也然扶直道者君子之責而主直道者人君之事人君而至於沮君子之氣則直道已矣夫不直則道不見君子者直道之倡也直道一倡於君子昔人謂之鳳鳴朝陽以爲清朝賀國朝君子氣節大振有魚頭參政有鶻鵰臺諫有鐵面御史軍國之事無一不得言於君子是以司馬光猶得以殫守忠之姦劉摯猶得以折李憲之橫范祖禹猶得以罪宋用臣張震猶得以擬龍大淵曾覿蓋君子之氣伸則直道始有所附而行也今陛下之所以爲直道計者非不至矣月有供課是以直道望諫官也日有輪劄是以直道望廷臣也有轉對有請對有非時召對是以直道望公卿百執事也江海納汙山藪藏疾天下於此咸服陛下之量然或謂比年以來外廷議論於已有所未協於情有所未忍者悉以聖意斷之不惟言及乘輿上勤節貼而小小予奪小小廢置亦且寢不報矣不惟事關廊廟上煩調停而小小抨彈小小糾劾亦且寘論不已矣甚者意涉區區之貂璫論侵瑣瑣之姻婭不恤公議反出諫臣此何等狐鼠豈而陛下以身庇之御史至於來和事之譏臺吏至於重託了之報臣恐天下之直道自此沮矣康定間歐陽修以言事出未幾即召以諫院至和間唐介以言事貶未幾即除以諫官仁祖之所以主直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臺諫之勢日横爲疑嗚呼玆

非富弼忠於仁祖之意也弼傾身下士寧以宰相受臺諫風旨弼之自處何如也奈何不知弼之意反啓人君以厭君子之言是何心哉元符間置看詳理訴所而士大夫得罪者八百餘家其後鄒浩陳瓘去國無一人敢爲天下伸一喙者是可鑒已臣願陛下壯正人之氣養公論之鋒凡以直言去者悉召之於霜臺烏府中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蓋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自古帝王行道者無先於此也臣來自山林有懷欲吐陛下慨然疑吾道之迂遠且慨論乎古今功化之淺深證效之遲速而若有大不滿於今日者臣則以爲非行道之罪也公道不在中書直道不在臺諫是以陛下行道用力處雖勞而未遑食道之報耳果使中書得以公道總政要臺諫得以直道糾官邪則陛下雖端冕凝旒於穆清之上所謂功化證效可以立見何至積三十餘年之功力而志勤道遠漻焉未有際耶臣始以不息二字爲陛下勉終以公道直道爲陛下獻陛下萬幾之暇儻於是而加三思則躋帝王軼漢唐由此其階也已臣賦性疏愚不識忌諱握筆至此不自知其言之過於激亦不自知其言之過於訐冒犯天威罪在不赦惟陛下留神臣謹對

廷試前兩日先生苦河魚几不能食試之日丑寅間強起乘鑑輿趨馳道外幾不能支吾至所諸進士趨麗正門之旁門先生隨羣擁骿而入頂踵汗流頓覺蘇醒至殿廡非受御策題就題命意文思湧泉運筆如飛所對且萬言未時已出矣或謂有神物者遊滌其中以吐其奇是豈偶然之故哉道體常運啓

己未上皇帝書

十一月吉日敕賜進士及第臣文天祥昧死百拜謹奉詔獻書於皇帝陛下臣一介疏賤遭逢聖明猥以庸愚早膺親擢世道悠悠風塵流靡臣於其間蓋嘗感激奮發以爲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一日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惟以無辱使令杜門四年蕭灑之外蓋未嘗一日不思以自效也乃夏五陛下臨軒策士偶垂記憶起臣於家居進臣於仕籍臣伏被寵命感激不自勝追惟蒙恩之初阻於朝謝北望天路帳春表以聞伏蒙聖慈許臣詣拜闕下德至渥也臣就道以來不圖國事浸艱邊烽頓迫陛下引咎責躬改過更始召還舊德斥去元惡凡可以當天意回人心者無所不用其至伏惟陛下不自神聖猶親灑宸翰誕布詔書庶幾中外臣庶危言極論以有補於今日之故陛下悔悟之意上通於天天下於此感服陛下之勇臣甫及趨謝闕庭兩讀綸音爲之哽咽下泣君臣之義與天地並立況臣蒙被厚恩非衆人比使於此時泯泯默默上負陛下內負帝衷何以飲食於覆幬間哉是用不避斧鉞輒罄愚衷條其說以獻惟陛下裁幸一曰備文法以立事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垂衣拱手以雍容於穆清之上至尊之體也不幸際時艱難兵革四起俯仰成敗呼吸變故此非用馬上治不濟今國勢搶攘困猶未至如馬上之急然寇入腹心事干宗社陛下爲皇皇拯救之謀不得不略倣馬上治之之意今陛下焦勞於上兩府大臣黽勉於下君臣之間不可謂非日計軍實而中殽之者然尊卑闊絕禮節繁多陛下平旦視朝百官以次奏起居宰相揖笏出奏從容不踰時軍國大事此雖陛下日夜與宰相汲汲而圖之猶懼不既謀王斷國之設施偉宏廓其之蘊蓄豈能以頃刻交際而究竟之哉陛下退食之暇雖時出內批以與宰相商論宰相又時有奏報以出其建明然天下事得於面論者利害常決於一言筆墨所書或反覆數百言而不足事機交投寸陰可惜使宰相常有此等酬酢則一事之末固有費其日力者矣其於幾務豈不有所妨哉古者天

子之於大臣或賜坐或賜食或奏事至日昃或論事至夜分凡皆以通上下之情爲國家至計也賜茶之典五代時猶有之惟國初范質王溥頗存形迹此事遂廢陛下莫若稍復古初脫去邊幅於禁中擇一去處聚兩府大臣日與議軍國大事陛下賜之款密親是非可否於其間衆議惟允則三省遵時施行上下如一都俞吁咈之間必將有超然度外之舉天下何事不可爲何難不可濟至於除授尤有關繫且如近者重臣建閫之事方帥海門隨遷建鄴甫鎮建鄴又遷上饒布置變換如奕棋然頒詔旋行并命不給大者措置之如此小者遷徙之更多人無定志事無成謀當此艱危豈不誤事繼自今始陛下宜與大臣熟議某人備某職某人任某事人物權衡當而後用朝廷命令熟而後發如此則觀聽者不至惶惑驅馳者不至遲回人知其令出惟行則無輕朝廷之心士大夫知其可以展布四體則鞠躬盡瘁而無覬望其於國事厥非小補又如用一人也或出於陛下之拔擢或出於宰相之啓擬中書已奉行移後省方及書讀或有不當又重繳駁比其不繳駁也則書黃徑下其人徑受命矣臺諫始從而有所指陳是致國論紛紜而內外職守遷移如傳舍施之平時雖有體統用之今日恐悞事機臣愚以爲陛下宜倣唐諫官隨宰相入閣故事令給舍臺諫從兩府大臣日入禁中聚議其有不可應時論難不使退有後言如此則國事無

聚斂之議。寢命無反汗之失。事會無滞濡蹉跌之悔。豈不簡便易行哉。若夫中書乃王政之所由出。宰相之重。又天子之所與論道經邦。而不屑其他者也。今宰相來於倉卒之中。而制千里之難。立於敗壞之後。而責一旦之功。此雖敏手不能以大有爲。須是博采四方之謀。旁盡天下之慮。而後不僨於事。側聞軍期文書。填委叢積。宰相以其開誠布公之歲月。弊弊焉於調遣科降之間。侍從近臣。且日不暇相接矣。諸葛亮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究其經濟大要。則曰集衆思廣忠益。今衆思不暇集。忠益不暇廣。宰相不得已。竭其一心。役其兩耳目。日與文書期會相尋於無窮。此豈其才之不逮哉。我朝三省之法。繁密細碎。其勢固至此也。柳宗元有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爲今之計。惟有重六部之權。可以清中書之務。今六部所司。絕是簡省。其間長貳。常可缺員。莫若移尚書省六房隸之六部。如吏部得受丞相除授之旨而行省劄。兵部得稟樞密調遣之命而發符移。其他事權。一做此。而又多置兩府屬官。如檢正都承之類。使知當事者。置一員。知淮事者。置一員。知諸路事者。置若干員。兩府日與其屬。劘切講摩。以治此寇。而文書行移不與焉。如此。則大臣有從容之暇。可以日見百官。以及四方賢俊。酬應簡則聽明全。心志壹則利害審。塞禍亂之路。開功名之門。當自此始。惟陛下思之。二曰做方鎮以建守。今天下大患。在於無兵。而無兵之患。以郡縣之制弱也。祖宗矯唐末五代方鎮之弊。立爲郡縣。繁密之法。使兵財盡關於上。而守令不得以自專。昔之控制數州。挾其力以爭衡上國者。至此各拱手趨約束。捲甲而藏之。傳世彌久。而天下無變。然國勢由此寖弱。而盜賊遂得恣睢於其間。宣靖以來。天下非無忠臣義士。強兵猛將。然各舉一州一縣之力。以抗寇鋒。是以折北不支。而入於賊。中興之臣。議循環救弊之法。蓋有建爲方鎮之議者矣。先此不圖。因循至今日。削弱不振。受病如前。及今而不少變。臣不知所以爲善後計矣。今陛下命重臣建宣閫。節制江東西諸州。官民兵財。盡從調遣。廟議淵深。蓋已得方鎮大意矣。然既有宣閫。又有制司。既有制置副使。又有安撫副使。事權俱重。體統未明。有如一項兵財。宣閫方欲挪移。諸司又行差撥。指揮之初。各不相照。承受之下。將誰適從。今日之事。惟有略做方鎮遺規。分地立守。爲可以紓禍。且如江西一路。九江、興

國、隆興、與鄂爲鄰。朝廷既傾國之力以赴之。姑所不論。惟寇之至湖南者。已窺堂奧。此外八州。其措置不容苟簡。八州之中。廬陵、宜春。最當衝要。虜之爲兵。其法常有所避。避八桂則出清湘。避長沙則出衡陽。今宜春見謂有兵。惟廬陵猶此無備。今堅攻瓊寨。實慮虜既以此爲得策。則夫避宜春而趨廬陵。其計將必出於此。州縣之事力有限。守令之權勢素微。虜至一城則一城創殘。至一邑則一邑蕩潰。事勢至此。非人之愆。若不別立規模。何由戡定禍亂。臣愚以爲莫若立一鎮於吉。而以建昌、南安、贛隸之。立一鎮於袁。而以臨江、撫、瑞隸之。擇今世知兵而有望者。各令以四州從事。其四州官吏。許以自辟。見在任者。或留或去。惟帥府所爲。去者令注別路差遣。其四州財賦。許以自用。自交事一日始。其上供諸色窠名。盡予帥府。交事以前見未解數目。亦許截留。其四州軍兵見屬伍符者。必寡弱而不振。見行團結者。必分散而不齊。許於伍符團結之外。別出措置。收民丁以爲兵。彼一州之緊急者。得三州稍寬緩之力。以爲之助。三州之寬緩者。得一州當其緊急。而無後顧。不出二三月。如吉如袁。其氣勢當自不同。做此而行之。江東、廣東。無

不可者。夫郡縣方鎮之法。其末皆有弊。所貴乎聖人者。惟能通變而推移之。故郡縣所以矯方鎮之偏重。方鎮所以救郡縣之積輕。今郡縣之輕甚矣。則夫立爲方鎮之法。以少變其委靡不足恃之勢。與今日之第一義也。陛下一日出其度外之見。不次拔數人之沉鷙英果者。委以數鎮。俾各爲國家當一面。則郡縣之閒。文移不至於太密。事權不至於太分。兵財得以自由。而不至於重遲而不易舉。旬月之間。天下聳動響合。變應影從。驅寇出境外。雖以得志中原可也。尚何惴惴宗社之憂哉。三曰就團結以抽兵。抽兵之說。臣前已開其端。而其節目未悉也。請再陳之。夫取兵於民。周井田。唐府兵之遺法也。今使者四出。分行督陣。俾各處團結。以自爲鄉井之衛。疾行之中。此亦庶幾善步者。然而無益也。近時朝廷以保伍爲重。官府下其事里胥。爲里胥者。沿門而行。執筆以鈔其戶口。曰官命而各爲保伍也。已而上其籍於官。又從而塈通塗之壁。取其甲分五五而書。曰保伍如右。所謂保伍者。如此而已。臣居廬陵。往往有寇警。則鄉里又起所謂義丁者。一日隅總擬牓以告。其一方曰。寇至。毋去諸。而等各以某日聚某所。習所以守禦。至其日也。椎牛釃酒以待。隨其所衣。信其所持。從而類編爲之伍。一而乎村墟井落之間。翕然而聚。忽然而散。則義丁者又止如此而已。今朝廷命使以團結州縣。奉旨而行移。計其址爲布置。當有加密於臣所言者。然某所若干人。某所又若干人。屬邑合狀帳申郡府。郡府合狀帳申朝廷。計其數目。當自不少。然其分也散而不一。其合也多而不精。故當其分。則鄉村無以通於鎮市。鎮市無以通於城郭。虜突如其來。彼一方者。力不敵。勢不支。老弱未及揀。教閱未及施。雖有金鼓旗幟之物。而未知坐作進退之節也。雖有城池山澤之險。而未知備禦攻守之方也。且民之聚也。使之自持其糧。自備其飲食。則有所不能仰於官。則無以給也。有以給則又不能久也。臣故曰無益也。夫前所謂或千人或數百人。此隅總一日能辦也。今建言者。不察其聚之易而用之難。增兵之有名。而拒寇之無實。乃欲觀其團結之多寡。升降其官賞。以爲勸。且意其一日之急。或者可驅而他之。賈誼有言。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陛下誠能委數州立一方鎮。莫若俾爲

帥者。就團結之中。凡二十家取其一人。以備軍籍。一郡得二十萬家。則可以得一萬精卒。例而行之諸州。則一鎮新兵。當不下二三萬。州郡見存之稅賦。可以備兵食。見存之財利。可以備軍需。古人抽丁之法。或取之三家。或取之五家。今官收其米以就爲養。收其財以就爲用。既食其力。不當又重役其人。惟於二十家取其一。則衆輕而易舉。州縣號召之無難。數月之內。其事必集。爲帥者教習以致其精。鼓舞以出其銳。山川其便習也。人情其稔熟也。出入死生之相爲命也。鋒鏑之交。貌相識而聲相應也。如此兵者。一鎮得二三萬人。當凜凜然不下一敵國。今諸路列鎮。則精兵雖十餘萬可有也。太祖皇帝南征北伐。所至如破竹。計其兵曾不滿二十萬。使吾於諸閫之外。別得十萬精兵。則何向而不可哉。或曰。國家經常。皆用供億。州縣財賦。各有窠名。今上流之兵。未解江淮之餉如故。使移此事力以給方鎮之兵。如諸閫何。嗚呼。擇害莫若輕。擇利莫若重。臣蓋籌之審矣。夫京湖之路既梗。則雖欲漕運而舟楫不能以前。江廣之備既虛。則雖有財賦。而土地不能以自保。與其束手無措以委輸於寇。孰若變通盡利。以[illegible]應虜之可逐也。且夫江廣既全。則吾之境內。其惟正之供者尚多也。陛下撫此厄運。不得不勉自節縮。曲爲通融。多方以濟諸閫

之急。支吾年時。寇必就盡。然後一正吾之郡縣。一復吾之經常。未晚也。不然。殆未知其所終。惟陛下深思亟圖之。四曰破資格以用人。本朝用人。專守資格。祖宗之深意。將以習天下之才。使雖有賢明忠智之人。英偉奇傑之士。亦必踐歷之多。涉歷之熟。積勞持久。而後得至於高位。養成遠大之器。消弭僥倖之風。人才世道。皆有利賴。然其弊也。有才者常以無資格而不得遷。不肖者常以不礙資格而至於大用。天下卒有變。不肖者當之。而有才者拱手熟視。夫是以常遺國家之憂。臣竊見數年以來。邊陲之間。偶缺一帥。陛下彷徨四顧。莫印莫屬。挨排應急。不得已常取監司之風力者爲之。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陛下非不知其然也。他人資格或有未及。而彼適可得之。雖其才具容有不逮。然猶意境外無事。以幸其不至於敗缺。比其敗缺。則倉皇變易。常至於失聲色而後已。嗚呼。此平世拘攣之弊也。今天下事勢。潰決已甚。一有蹉跌。事關存亡。百夫不可輕擇將。一壘不可輕畀守。況其重者乎。今自朝郎以上。凡內之卿監侍從。外之監司郡守。紫朱其綬。喝喝車蓋而出者。不知幾人。使其中果有非常之才。堪任將帥。則是望實既優。資格又稱。一日舉而置之萬夫百將之上。誰曰不稱。然臣意陛下之未有其人也。則夫宗社安危之機。不可輕決於庸人而有資格者之手。世之能辦事者固多矣。三辰不軌。拔士爲相。屠人獵夏。拔卒爲將。事固各論其時也。今何如時。尚拘拘孑孑於資格之末。臣觀州縣之間。凡沈底小官。馳驅於繁劇之會者。蓋甚有之。薦引之法。浸弊於私。而改官之格。率爲勢要者所據。孤寒之中。獨無可任大事者乎。三歲一貢士。碌碌成事者衆。而氣槩才識。聞於鄉里。曾不得一名薦書。抱膝隆中。杖策軍門。固皆逢掖章甫之流也。夫今日之士。他日之官也。今日之小官。他日之爲公卿者也。天下有事。凡能擔當開拓。排難解紛。惟其才耳。固有間知其人之有才。而拘於資格之所不可。則亦姑委棄之。此豪傑之士。所以痛心疾首於世變之會也。陛下如建立方鎮。收拾人才。臣願明詔有司。俾稍解繩墨。以進英豪於資格之外。重之以其任。而輕授以官。俟其有功。則漸加其官。而無易其位。漢唐法度疏闊。其一時人才。常倜儻不羈。本朝以道立國。以儒立政。則亦無取乎爾。然至於今日。事變叢生。人物落落。奈何不少變之哉。至如諸州之義甲。各有士豪。諸峒之壯丁。各有酋長。彼其人望爲一州長雄。其間蓋有豪武特達之才。可以備總統之任。一日舉之以爲百校之長。則將帥由是其選也。其穎異通敏者。引之於帷幄樽俎之密。又從而拔其尤者。委之以人民社稷之重。則人才不可勝用也。至如山巖之氓。市井之臙。刑餘之流。盜賊之屬。其膽勇力絕。足以先登。其智辯機警。足以間諜。使貪使愚。使詐使勇。則羣策羣力。皆吾用也。昔之方鎮。食其土地。用其人民。拊循其士大夫。馳策其跅弛之士。故雖以區區之地。常足以與天下爭雄。今雖未至於此。然陛下勞精而行之。則吾規模意氣。固已一變前日之弱矣。惟陛下熟計之。幸甚。夫古之爲天下國家者。常有敵國相持之憂。然而立乎四戰之衝。雖將覆兵潰。屢起屢仆。而其國終不可動。由卓然有所立故也。今陛下奮發神斷。赫然悔悟。所以洗舊汙。更宿弊。如雷霆風雨。交馳並至。而不可禦。陛下亦求所以爲自立矣。而未得其方也。自立之方。臣前所獻之數條是已。雖然。臣意陛下未之能行。則有說也。何也。悔悟之意未明也。奸人當國。指天下能言之士。謂之好名譁競。使好名譁競者。常在朝廷。則清議之福。陛下必及受用。事應不至今日。惟浸潤

膚受。爲毒已深。而後陛下之人才盡逐。陛下今既悔悟矣。然鋒車所召。率未及前日擯棄流落之人。或謂陛下猶有畏其不靖共之意。夫今日之禍亂。靖共之根也。陛下猶有愛於親爲靖共者邪。此悔悟未明之一也。三數年前。搢紳之能出膽論事者。既爲奸人所屏。學校之士。猶明硜硜不自已。奸人疾其爲害已也。託名學法。重致意於禁上書之一條。而後陛下之言路盡塞。陛下今既悔悟矣。然食肉之徒。未有能出一語以救陵遲之禍。惟學校不憚懇懇以爲言。彼其所陳。固有未盡切實者。陛下何不擇其善者而施行歟。此悔悟未明之一也。今有人焉。陷於酒色。湛溺而不自知。元氣日耗蝕於內。客邪日衝擊於外。四肢百骸幾至解體。一日倏大悔悟。自剗其酒色之戀。而使爲朋友僕御者各得以勤救已之短。其爲身謀雖晚矣。然知湛溺之爲病。而猶諱其所從來。則是病根固在也。人非不知愛身。彼諱病根而不肯決去者。說其小而忘其大也。陛下所以救社稷。重於救身。則夫病根所在。何所顧惜而不之去歟。高宗皇帝以婁傾豆粥之苦。植立東南百四十年太平之基。陛下嗣無疆大歷服。所以撫摩愛養。培壅萬年不夭之休。加用力焉。不幸比者中外怨叛。吾之赤子。自延寇入室。謀危國家。蓋至今日。遠近爲之荷擔。宗社幾於綴旒。天下之人。追咎其失。以爲聚斂之過。而聚斂之事。通國憤然怨黷。以爲倡於陛下左右之人。夫此一人者。竊弄威權。上累聖德。其罔儀威惡。蠹國害名者。臣不能具數。獨其擾僭聚斂。招集奸囚。爲陛下失名失士。以貽宗社不測之憂者。其罪莫甚焉。趙簡子命尹鐸爲晉陽。尹鐸曰。繭絲乎。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古之爲天下計者。不屑於其小。而惟遠者是圖。不快於目前之求。而常恐其一朝之患。故雖簡子區區之大夫。尹鐸區區之小吏。其所規爲。猶及於此。國家之大。不可以田舍翁自爲也。後之人君。思以富雄天下。固有時出其聚斂之術。然猶繭絲自繭絲。保障自保障。何物刑餘。爲謀不臧。率天下以共向繭絲之的。而保障之地亦不得免焉。繭絲之禍不可忍。而後保障之禍不可爲。陛下聞者屢出內帑金帛。分給諸司。期有救於難。然調度方殷。兵革又不得息。前日聚斂繭絲之得。未什佰今日救保障之費。蓋千萬億梯而未有已也。嗚呼。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向使此人者。不以聚斂斲伐祖宗涵洪寬大之仁。蠹賊陛下神明英武之德。則必不妄籍民財以入脩內司。必不豪奪民產以實御莊。必不讎價西園以希中外貪黷之寵。必不交通南牙以開朝廷汙濁之門。如此則奸人必不得竊據相位。偏置私人。如此則盜賊掊克之流。必不得齒於搢紳。措於節鉞。如此則各郡有賢守。各路有賢監司。必不促漁以交結北司。剝割以應奉內獻。民心必無變。宗社必無危。今朝廷知江閫虐取漁舟。故吾人爲廝鄉導以至於此。曾不知是數年間。外之監司郡守。求爲交結應奉。而一切不恤。以失吾民戴宋無二之心者。所在有之。江閫之事。偶著爾。今論者追訟江閫之罪。死有餘責。則夫使士大夫貿貿焉爲聚斂。而失人心。激天下以各懷怨叛。如臣所指之人者。一死詎足道哉。且夫奸人之人相也。使非此人者與之相爲表裏。以掩陛下之聰明。密爲游揚以固陛下之信用。則賢者必不以好名中傷。言者必不以譁競逐去。學校之持公論者。必不以前橫得禍。士大夫之秉直節者。必不以貪贓加罪。朝廷清一。言路光明。邪人何自而林張。民瘼何自而壅隔。人離而陛下何以不覺。寇至而陛下何以不知。彼其依憑陛下恩寵。以爲奸人與去。故顛倒宇宙。溷亂世界。而得以無忌憚。使陛下今日訟

過於天地。負愧於祖宗。結怨於人民。受侮於夷狄。則豈獨一奸人爲之哉。原情定罪。莫重於奥主。而奸人次之。莊周曰。兵莫憯於志。鏌鋣爲下。言刺人而殺之。不在於手。而在於心。不在於鋒。而在所以用其鋒者。奸人則鏌鋣也。奥主則志也。方今國勢危疑。人心杌隉。陛下爲中國主。則當守中國。爲百姓父母。則當衛百姓。且夫三江五湖之險。尚無恙也。六軍百將之雄。非小弱也。陛下臥薪以厲其勤。斫案以奮其勇。天意悔禍。人心敵愾。寇逆死且在旦夕。或謂其人者。鋪張艱變。以沮陛下拒寇之志。處分脆弱。將誤陛下爲去邪之行。居前日則曰我能爲君充府庫。以盜其權。居今日則獻其小心。出其小有材。使陛下遂其殺意可恃。以固其寵。向非陛下參酌國論。堅凝廟謨。爲效死不去之計。則一日皆試其說。六師一動。變生無方。臣恐京畿爲魚爲肉者。今已不可勝計矣。小人誤國之心。可勝誅哉。臣愚以爲今日之事急矣。不斬董宋臣以謝宗廟神靈。以解中外怨怒。以明陛下悔悟之實。則中書之政。必有所撓而不得行。賢者之車。必有所忌而不敢至。都人之異議。何從而消。敵人之心膽。何從而破。將士忠義之氣。何自激昂。軍民感泣之淚。何自徑發。禍難之來。未有卒平之日也。千金之家。得一僕奴。稍足以稱其私。雖害於而家。未忍斥去。況其人給事之歲月已深。乞憐之態款已熟。陛下性資仁厚。亦豈忍遽甘心焉。然宗社之事重。左右之恩輕。蠹民誤國之罪深。承顏順色之愛淺。伏惟陛下以宗廟社稷之故。割去私愛。勉從公議。下臣此章。付之有司。暴其罪惡。明正典刑。傳首三軍以徇。如此而天下不震動。人心不喜悅。將士不感泣而思奮。虜寇不駭愕而遁還。是人心天理可磨滅也。是天經地義可澌盡也。臣所不信。臣竊讀諸葛亮出師表。輒掩卷衰憤。悲其用心。亮之言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平明之治。亮將獎率三軍。北定中原。攘除姦凶。興復漢室。其於宮府之政。宜若無與。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良以社稷安危之權。國家存亡之故。不在於境外侵迫之寇。而內之陰邪常執其機牙。此亮之所以深權內外本末之理。而先塞其禍亂之源也。今臣上自朝廷。下至州縣。所以分畫其規模。纖悉其經緯。以上助尊夏攘夷之一贊者。已略備矣。而臣獻其狂愚於末。猶有感於亮之所言。區區勞功。何敢引亮爲證。顧所以忠君愛國之心。則亮之爲也。臣非不知疏遠之人。指陳無狀。干犯天誅。罪在不赦。且使幸赦之不誅。則左右之人。仇疾臣言。亦將不免。然臣所以不顧危亡。寧以身犯不測之鋒者。義命之際。臣固擇之精矣。方今社稷傾動。君父驚惑。此所謂危急存亡之秋。臣委質爲臣。與國同休戚。親見外患。如火燎原。而內寇又復植根固蒂。流波浸淫。則禍難無涯。臣死亡無日。與懾迫於權勢之威。變疑於一己之禍。禁口結舌。以坐待國家之難而後死。孰若犯死一言。感悟天聽。如陛下以爲狂妄而誅之。臣固已自分一死。萬一陛下察臣之忠。行臣之言。以幸宗社。則臣與國家同享其休榮。等死之中。又有生路。此臣所以齋沐諸瀝。竊獨懇惻而不能自已也。臣冒瀆天威。殞越震懼。謹席藁私室。以俟威命之下。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不備。臣某昧死百拜。

此先生閱疑己未伏闕書也。先生丙辰狀元及第。乃穆陵親擢。舊例三魁唱名能。賜袍笏。謝恩入幕。賜御饌。進謝恩詩。出賜席帽。於闕門外上馬。迎入期集所。者又名狀元局。官給錢物。供張皁隸等。於此所聚同年。待資格。刊題名小錄。賜聞喜宴。進謝宴詩。如此者一月。然後率榜下士詣閤門謝恩。謂之門謝。門謝後命之初階。內狀元授承事郎。僉書某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至後一科放進士榜。則前一科狀元。召入爲祕書省正字。名曰對花名。此舊例也。先生入期集所數日。嚴侍有疾。卽請告還鄉侍藥。未幾乃有失怙之變。卽持服扶櫬歸里。服除。閉門度日。後一科當對召日。始除僉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蓋先生未除官而卽持服。故除初階。先生上請未敢受官。乞行門謝禮。奉旨允。己未冬。造朝門謝。適有江上之警。應求言詔。上此書不報而歸。未幾又除僉書鎮南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先生上請乞奉宮觀香火。以安分守。除中管建昌軍仙都觀。未幾除祕書省正字。誥辭云。倫魁登瀛。故事也。然始進大率以虛名。既久乃知其實踐。爾則異是。初以遠士奉董生之對。繼以卑官上梅福之書。天下誦其言。高其風。知爾素志不在溫飽。鱗鑾之召。其來何遲。誥有云。見大名難。又云。保晚節難。爾其厚養而審發之。使與論。穆然曰。朕所親擢敢言之士。可陞校書郎。又陞著作佐郎。兼景獻太子府教授。値巨閹董宋臣再出用事。於是上章極論。遂出知瑞州。此章見於後。今略敘其概云。道體堂謹書。

癸亥上皇帝書

七月吉日。具位臣文天祥謹昧死百拜。獻書於皇帝陛下。臣畎畝末學。天賦樸忠。遭逢聖明。早承親擢。己未之夏。陛下廷策多士。記憶微臣。俾佐京兆尹幕。時臣不敢拜恩。乞行進士門謝。旨令赴闕。其冬實來。行禮。適値寇難方殷。江上勝負未決。而全永衡且破。於時京師之勢危如綴旒。上下皇皇。傳誦遷幸。臣得之目擊。誠恐六師以一朝而動。京社之事關係不細。衆之公論。則謂寇禍起於憸壬之聚斂。而憸壬用事。則主於董宋臣。至於遷幸一事。宋臣張皇處分。尤駭觀聽。事勢至此。死且無日。臣忠憤激發。冒瞶上疏。乞以宋臣尸諸市曹。以謝生靈荼毒之苦。指陳觸忤。自分誅斥。出關待罪。不報。亟歸山林。側聽聖裁。臣章雖不付出施行。而竟亦不坐臣以罪。非惟免於罪而已。改命洪霈。從欲與祠。又寵綏之。臣竊以爲區區父母之身。既委而徇國矣。陛下赦而不誅。臣之再有此身。是陛下賜之也。感激奮發。當恨未有一日答天地之造。前冬猥蒙收召。畀以館職。曾未幾時。進之以著庭。寵之以郎省。臣之取數於朝時者。經以過多。恭惟聖德日新。朝無闕事。臣得從事鉛槧。丞適科條。以無忘靖共爾位之訓。誠幸誠荷。茲者猥蒙報狀。宋臣復授內省職事。臣聽然累日。不遑寧處。繼傳御批。除畀兼職。且使之主管景獻太子府。臣備員講授。實維斯邸。此人者乃爲之提綱。當其複出。臣自揆以義。且無面目以立朝。況可與之聯事乎。請命以去。臣之分也。然臣端居深念。託故而去。謂之潔身可也。陛下未嘗拒言者。言而當於可。陛下未嘗不行。臣不言而去。則於事陛下之道。爲有未盡。是用不敢愛於言。伏惟陛下鑒臣之衷而幸聽焉。臣伏讀國史。竊見孝宗皇帝所以待嬖御者。終始之際。恩威甚明。臣嘗以爲自古人主寬仁莫如孝宗。英斷亦莫如孝宗。方曾覿龍大淵甚用事。周必大言之。龔茂良言之。劉度言之。鄭鑑袁樞言之。言者日以盛。而孝宗假以恩寵。未嘗爲之少衰。孝宗豈眺諫者哉。聖心寬仁。未忍驟有所加也。比其招權弄勢。日益翕赫。小心謹畏之態。晛晛於前者。迄不能掩其陰私傾險之迹。或以見疏死。或以坐罪廢。英斷如此。豈以寬仁而遂失之姑息哉。開國承家。小

人勿用。聖子神孫。一守是法。恭惟皇帝陛下。以聰明操制萬幾。以神武經緯六合。四十年間。凡經幾大禍亂。幾大艱危。易轍改絃。重新整頓。功業日以新。聲名隨風而流。尙論聖德。三代以下之英主。未能或之先也。神明之下。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旦夕承弼厥辟。固其所也。惟是宋臣困於慘毒。不可嚮邇。陛下雖以其小有才而假借之。小人不足大受。倚恃權勢。無所不至。戊午己未間。天下指目。共欲甘心。臣曾死先爲陛下言之。陛下於此時。猶有徘徊顧惜之意。未卽加罪也。而搢紳學校。交疏其惡。伏闕投匭。殆無虛日。陛下始豁然大悟。赫斯大斷。屛黜竄鄙。中外鼓舞。歌誦盛德。臣妄謂陛下之寬仁。全似孝宗。陛下之英斷。亦全似孝宗。漢家自有制度。固應如是。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雖然。陛下稟天地冲和之全氣。接帝王忠厚之上傳。寬仁英斷。雖並行而不相悖。二者分數。寬仁較多。是以如此人者。遂得以生全於覆被之內。尋醫之旨。未幾朝請之命復下。今者又使之內居要地。日覲宸光。惟至聖爲能寬裕有容。有如此者。然臣嘗聞之。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蓋仁則無私。無私故能好能惡。聖人豈專以博愛爲仁哉。漢唐宦官之禍。其後至於濫觴而不可救。推原其初。則起於時君一念之不忍。是故古人之防微杜漸。不敢忽也。語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宋臣前此誤國之罪。陛下旣赦之而勿問矣。臣何敢追尤往事。上瀆聖聰。獨爲方來計。則藝締之髮。不能忘情焉。夫以陛下聖明在上。孤雛腐鼠。亦何敢晝舞夜號。少作喘息。其人心性殘忍。墓不肖所宗。竊恐復用之後。勢條肆張。枝根旣深。傳種益廣。末流之禍。莫知所屆。近者陛下親製十四規。丕哉聖謨。爲萬世計甚悉。有如此事。獨可以爲小故。無與於貽謀而闕略之哉。宋臣之爲人。臣實疏遠。亦安

能以盡知之。惟是天下之惡名。萃諸其身。京國閭巷。無小無大。輒以董閻羅呼之。陛下之左右使令亦衆矣。此名不歸之他人。而惟此一人是歸。則豈不名而自至也哉。陛下毋以其退然誠愿。而謂其未必怙威生事也。毋以其甘言卑詞。而謂一言爲已甚也。千金之家。強奴悍僕。恣橫閭里。至其服役於主人之前。固亦未嘗不小廉曲謹而可信也。此事雖小。可以諭大。陛下儻察及此。則亦何愛於此一人。而闕惜英斷。以重違天下之心哉。伏望陛下稍抑聖情。俯從公議。縱未忍論其平生之惡。以寘之罪。亦宜收回成命。別選純謹者而改畀之。失一兵。得一兵。於國家事。夫亦何損。於以厭人心之公。於以示來世之法。於以防天下之禍於未然。令聞令望。施於無窮。臣子之願。莫大於此。臣實何人。輒上封章。以仰及於萬乘之所親信。蚍蜉撼木。自速虀粉。可謂愚甚。然臣方備位中朝。使其以厚祿糊口。坐取遷擢。豈不得計。而臣子所以事君正義謂何。世道升降之大幾。國家利害之大故。奈何坐而視之。噤不發一語。上負天子。下負所學。貽無窮羞。此臣所以不敢強顏以留。亦不敢遁辭以去。忘其嬰鱗不測之危。以冀陛下萬一聽而信之。臣言得行。宗社之利也。臣之榮也。如臣之精忱。未足以仰動天聽。坐受斧鉞。九隕無悔。謹杜門席藁。以聽威命之下。臣無任望闕瞻天。激切屛營之至。不備。臣昧死百拜。

輪對劄子

臣早以書生。遭遇先皇帝親擢。事先皇帝垂十年。恨無涓埃補報天地。陛下龍飛繼運。移忠以事聖明。承肩乃心。臨蒞在上。比者臣來自外藩。待罪戎監。陛下親御宸慮。進之經筵。臣學殖凋蕪。循牆無路。自入侍

邇扆。切見天顏睟穆。聖性謙虛。雖如草茅之愚。時賜訪問。臣竊激殊遇。亦旣得以悉數於前矣。猶當轉對。伏念臣職在講讀。今日聖學。關天下治忽不細。輒因封事。畢吐其衷。臣聞聖人之作經也。本以該天下無窮之理。而當足以擬天下無窮之變。天地無倪。陰陽無始。人情無極。世故無涯。千萬世在後。聖人亦安能預擬逆數。事事而計之。物物而察之。然後世興衰治亂之故。往往皆六經之所已有。凡六經垂鑒戒以爲不可者。小犯之則關安危。大犯之則決存亡。如赴水火之必斃。如食菫葛之必毒。是何哉。聖人知有理而已。合於理者昌。違於理者亡。所貴乎帝王之學。惟能不悖乎六經。無蹈乎其大戒而已。嗚呼。聖人所以爲萬世慮者。豈不甚智。所以爲萬世戒者。豈不甚仁矣哉。書曰。民可近。不可下。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而後世猶有以民爲黔首。以覆其宗。爲天下笑者。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而後世猶有昭陽華清。霓裳羽衣。以階漁陽之禍者。書曰。謹乃儉德。惟懷永圖。又曰。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而後世猶有蒲萄天馬。甲帳翠被。以致四海蕭然者。臣嘗歎夫自聖經以來。時君不聞大道之要。生人不被至治之澤。秦至五季。千數百年間。犯六經之顯戒者。相望史冊。聖人立爲大經大法。以幸萬世。藐然未有聞焉。豈不惜哉。惟皇上帝。畀矜斯文。孔孟微言。至我朝周、程、張、朱。始大闡明。如曖斯發。先皇帝表章四書。尊禮儒先。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稽考之廟。稱爲理宗。陛下親得精一之傳。而日就月將。緝熙於光明。斯道斯民。邂逅千載。先皇帝欲爲唐虞三代之治。殆留與陛下。使了此事。臣觀陛下自踐祚以來。畏天尊祖。親親仁民。敬大臣。體羣臣。尊其所聞。行其所知。何往非學。今朝廷淸明。宮府齊一。大法小廉。罔越厥志。不可謂不治矣。然臣切怪去年寒燠失常。四方或以旱告。今年星文示變。雨雹

見妖。近者積陰爲寒。皆名咎徵。漢人縱閉之學。必謂一徵主一事。臣不能曉此。但卽其影而想其形。因其流而疑其源。豈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地。陛下猶有當反之六經者乎。陛下日御經筵。正道正言。嘗接於耳。而又內庭不廢觀書。傳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陛下蓋有之矣。臣愚更願陛下處心體認。切己省察。每誦一義。思可以爲法。卽驗之身曰。吾嘗有是乎。無則勉之。每說一事。思可以爲鑒。卽揣之心曰。吾嘗有是乎。有則改之。言則慮其所終。行則稽其所敝。豈惟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充道學之用。經綸天下之大經。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行而帝。行而王。以卒先帝主張道統之事業。臣何幸身親見之。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一日二日之間。亦未至卽有萬事。然一事不謹。則禍亂之幾。自此而兆。故撥亂本。塞禍源。無一息不當用功。兢兢業業。所謂必有事焉者也。惟陛下留神。

文文山文集卷之下

書

上丞相除秘書省正字辭免不允

正月吉日。具位文某謹再拜奉書於某官。某昨蒙朝廷不以不肖。授秘書省正字職事。某自念非才。未有庸賤。輒具狀辭控。既而省劄降不允之旨。鈞翰重促行之命。伏惟聖天子之所拔擢。大丞相之所提撕。德至渥也。某一介晚末。跧伏深密。所知不出田里。大丞相勳名鼎彝。紀功太常。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下士之人。求望其位貌。聽其聲欬。不可得也。惟聞弓旌紛於阿澗。束帛徧於巖野。元德碩望。麟游鳳集於省臺之上。想望風采。以爲不圖此生獲見昇平如此。詎意今者寵命收錄於草茅。鈞翼照耀於山谷。恩光所被。震悸不自持。僕惟此舉不見於今世久矣。夫大君宗子。居天位者也。宗子之家相。理天職者也。自一命以上。所輔贊大君。彌縫家相者。皆將以分奉天之責者也。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又曰。欽哉惟時亮天功。又曰。天命有德。天討有罪。天敘有典。天秩有禮。韓愈曰。天付人以賢知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天命人事。當判然不相侔。而前言往傳。動必以天爲訓者。人雖藐然。萬物備於我。苟爲凡民則已。大之爲聖賢。秀之爲士。天地民物。孰非一己之責。任重致遠。皆性命之當然也。由此觀之。用人者非私於其人。爲人用者非私於其用。近臣之得所爲主。皆所以事天也。此意不明。上之人操其公器

大柄以自私曰。吾能以富貴人。下之人失其鑑。貿貿於勢利之途而不知返。是以上不知以代天理物爲職。而無復有以貴下賤之風。下不知以畏天悲人自任。而無復有比之自內之義。天地失位。人極不立。人物悖其性。往往由此者多矣。伏惟大丞相勳在王家。意在人物。方且以不滿假處功。以不驕吝處才。開誠布公。集思廣益。嘉與天下賢士大夫以爲共理。如僕庸愚。亦得自列於被收並蓄之下。顧僕不足以稱所舉爲大負。而由先生此心。天命之所流行。國家之幸。斯世之福也。謙之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先生之用心以之。泰之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先生之用人以之。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爲而已矣。由是而言。自可比功於隆時。垂號於無窮矣。僕雖鬼瑣無足齒。其於明時。不敢自棄。求所以無負上帝之衷。仰承君相之惠。將盡心焉。某已於元日。祗被新命。謹別狀遵稟。惟是竊有私役。造闕之月日。倚此遲之。伏惟大丞相矜憫其情。而原其後至之罪。公爾忘私。國爾忘家。某之補報知遇。將有日也。下情不勝懇惻激切之至。謹奉書不備。

與孫子載（季弟與從弟從學）

某聞古者家有塾。黨有庠。士生其時而爲師者。非其家之父兄。則其鄉之所與也。是以不獨居於言語文字之末。而聖賢誠正脩齊之學。蓋皆在所法焉。小弟肩項相齊。學無以大相過。獨其性質之陋。而未有以開通。氣習之浮。而未有以檢束。故脩業一事也。進德又一事也。某於古者父兄之教。既不克從事。則鄉評之峻卓。師範之尊嚴。是於執事乎歸焉。區區所以願致之私。聞嘗致稟千金之諾。敬聞命矣。交游之道。莫重乎其初。禮有聘。謹諸將以前。並令二學生俯伏再拜。以立庭下。俾之有敬也。

與吉州繆知府元德

某屏居一廛。耳目疎塞。忽蒙公牘。錄示省札。竊諗朝廷爲李秘丞諸公有請。特發諸項椿積。賑我廬陵。而賢太守敬共其事。日夜講行之。仰惟施仁發政。朝廷甚盛惠也。救災恤患。鄉曲諸公甚盛舉也。承流宣化。切切然惟恐一夫不被其澤。君侯甚盛心也。某嘉與鄉邦父老人士。同一贊歎。伏承不鄙。特有下問。以某之庸愚。不足及此。細玩諸公所陳。如隨縣闊狹。分撥米數。如發糶之直。只依元糴價錢。皆指揮之所已許。而使府已遵而行之。甚善。至於戶口之多寡。編排之虛實。此則各都各保之事。所在都保。委有奸欺。然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若以太守府爲此計較。恐末流必至多事。此惟當嚴責之八縣宰。宰果親民君子。以實惠及人爲意。必能周思熟慮。以求稱朝指。傳所謂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是也。縣各有一縣風俗。一鄉各有一鄉事體。諸宰申請。惟各從其便。不患寡而患不均。彼必自能斟酌通融而爲之說。惟吾行所無事。自然所濟不細。但縣之於郡。往往勢分隔絕。若專靠公文行移。必有展轉遲滯之患。若使府明諭諸宰。此事今作一項措置。不比公事常程。每縣各給以數紫袋。置循環歷。其中使諸宰有所申明。只於歷中給釋稟請。從書表司往達。君侯隨手應答。如同朋友書信。使爲宰者得依時稟承。其中便就吏奸八九分。且閭里細微。得當達於黃堂之前。物來事至。無不曲當。是則布宣德意之一大捷法也。某不當出位僭越。承問不敢不對。或者千慮一得。惟君侯矜其愚而勿罪之。某竊此若有管見。懇恃寬貸。又得稟陳。

賀簽書樞密江端明古心

某夏五之月。伏從下士。切聽朝命。恭惟天子蒐選洪儒。布滿侍從。而先生以海內遠尊。居然冠文昌之首。僕自惟念正人登崇。天下誠喜。誠賀。不敢以草野自疏。輒奉狀以爲斯人之慶。記史登錄。及徹嚴視。私心欣喜。莫可涯涘。山澤深遠。與廟廊本不相接。一日閭巷風傳歎吹。則謂先生以某日踐政地。參樞筦。主上聖明。君子終爲大用。莫不舉手加額。以爲其相天子。活百姓。遂在旦夕。以一方推而放諸。知歎欣交通。人情莫不皆然。人望有所宗。而斯民之與猶出於直道。僕爲之舞之蹈之。中夜以思。不能成寐。夫以穹壤之大。人倫之衆。而先生之進。大夫士庶民皆欣欣然相告。如其父兄親屬之得用。將有所利賴於己者。此其心豈千金之所可得。而家至戶曉所能同哉。我朝先正得此氣象。惟前有范文正。後有司馬公。范自諫府以來。以言事傾動中外。後來出帥西邊。入班兩地。巖穴之士。慕下風而望餘光。蓋皆延頸企踵。以庶幾其一日之爲相。司馬居洛中十餘年。當時兒童婦女。識與不識。誦曰司馬相公。元祐初。衛士之感泣。都人之遮留。其所由來者漸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范公得繼世之望。司馬公得救民之望。皆恨士大夫所以積望於平日。得望於當時。蓋幾世幾年而後得此二公。有以厭服天下之心口。聳動時人之耳目。而范公不及用。司馬公不及盡用。天之未欲平治天下。其如之何哉。今先生早以言語妙天下。中以政事動中朝。後以氣概風度。上結人主之知。而下爲四海所傾慕。則先生都范馬之望於一身。蓋二公之後。又凡幾世幾年而後得此。天下之所以責望於先生者。豈與伈伈睍睍。笑與秩終。而甘同草木俱腐者。同日而語哉。方今西有叛將。東有逆雛。而江淮與強敵爲鄰。強兵富財之道。無所於講。主上不得怡寧。相以爲發其顯證

莫過於此。而學士大夫私相擬議。痛心疾首。以爲方來無窮之變。伏於不足慮之中。而發於不測而不可禁者。其幾尤切懍懍。天下無事。則代天理物之地。猶可從事於牽補架漏。以庶幾不至於敗缺。不幸搶攘發危之間。倘非碩德重名精孚於人心。一日舉之以從民望。則鎮服危疑。收拾渙散。精神氣勢。未能一旦動天下之聽也。今當捐身定大亂。奠安方極。不敢自以爲功。而方嘉與天下之賢者。共圖久安長治之策。先生從容於廟朝。訏謨於帷幄。則當援所以陰讎貌。數腹心。未能或之先也。鄰侯所以舉代於平陽。茂宏所以深器於安石。其爲天下國家計者甚悉。豈曰身爲功業而已哉。則夫先生之一身。其關繫於方來之世道。誠重且大。而閭閻之內。父子骨肉。私憂過計。以爲脫有倉卒。則所以寄命而幸全者。非先生疇依。然則先生之望。近世以來。絕無而僅有者。將范馬不及爲之事。先生將來雖欲逃之而不爲。其亦何辭以謝天地神人之所期哉。僕鄙野無足道。又執方不通於世。修問之聲。每視以爲甚重。而未敢輒發。其於先生。獨嚮往不倦。自天下之公而言。則僕之喜談樂道。與人情若不相遠。自一身之私而言。則僕誠何人。而辱先生特達之知。此其所以伸紙行墨。樂爲四海誦其情。而不自覺其僭且瀆也。伏惟先生少垂察焉。

記

吉州州學貢士莊記

物之在天地間。自銖粟以上。莫不有主名。獨貢士莊所儲。以擬夫三歲大比。士之送上春官者。有司不知

誰宜得之。取什伯於千萬。亦無敢自必爲己得。其予奪之。殆有物焉。遂史稱附末一書生。所居抵官廬。有數萬錢欲取之。神人訶之曰。此尉遲公錢也。泉者天之利器。惟天能以與人。則夫任貢士莊者。殆爲天守利器。以俟夫天之所以與人者。充是心以往。眞無所爲而爲之。其爲仁豈不至。而爲義豈不盡乎。咸淳六年。前池趙君必㠏來爲廬陵教授。作興斯文。教養畢具。則按貢士莊之籍。稽其所出內。歲錢穀幾何。廬陵士甲江右。一科數路貢送四五百人。貢多從寡。稱物平施。未之云耳。於是有增田之議。一之日。從尹氏租。爲米八十斛。二之日。從彭氏租。爲米一千一百九十二斛。趙君猶以爲未足。則曰傳而益之。其來者之事哉。添差教授鄱陽程君巾之繼至。相與詣郡請闕賦。吏持難易闖弗下。永嘉繆侯元德甫下車。二君申其請。侯慨然曰。奈何與吾黨校瑣瑣乎。復之不崇朝。予聞而異之。以爲侯與賢文之用心。皆所以奉天道之不及者也。古之爵人。言必稱天。國家謹惜名器。自他蹊者。悉名僥倖。惟進士科使四方寒畯操觚而進。付得失於外有司。而定高下於殿陛之親擢。公卿大夫。繇此其選。當是時。天子宰相。一不得容心於其間。予嘗謂今世惟科舉一事。爲有天道行焉。士偕於家。試於鄉。如探籌然。以信夫天命之所遣。而爲貢士計者。積倉裹糧。共其道路。先事而爲之備。隨天命之所與而後與之。是心也。豈復有內交要譽之私哉。予故曰。皆所以奉天道之不及者也。是宜書。且夫取士於天下。將以爲天下用。人之常情。其窮也不爲利疚。則其達也不可以非義屈。後之臨大節。斷大事。決非異時簞食豆羹見於色者之所能也。夫使郡縣上。其賢能。而漢人饋食之意。隱然寄於學校。士得以直走行都而無僕馬後顧。所望於人也輕。則所以全於己也大。是邦學者。世脩歐周之業。人負胡楊之氣。如有用我。執此以往。是舉也。世道徹有賴焉。蓋益可書也。已是莊剏始於尙書胡公槻。隸於學者米二千二百斛有奇。前丞相葉公夢鼎爲郡。增六百三十斛有奇。前教官黃君愷伯增一千三百六十斛有奇。前趙侯與檣增四百一十斛有奇。自二教授後。施君郝、鄭君師容、教增二百五十斛有奇。合今所增。通爲米六千一百斛有奇。以學諭提點莊事劉少甫張敏子云。八年八月記。

吉州右院獄空記

吉州右司理院。廼開慶元年五月獄空。九月又空。明年五月又空。吉爲州凡三獄。曰州院。曰左司理院。右院其一也。方千里之國。未易爲理。而物之不齊。其情固然。省刑罰。止獄訟。賢者雖欲爲之。而格於其勢之所不可。長老傳說。以爲自南渡百餘年。惟乾道庚寅。嘉定甲申。獄嘗空。乾道事不知何如。嘉定間。南昌張則翁被旨攝廬陵郡。初張宰清江。得米廟宮獄空二字。勒諸琅以詔不朽。洎來吉。摹本遍付諸獄。不三月。遂皆以空告。由今推之。爲長民者。一念之善。感召和氣可也。上有所好。下從而逢之。是未可知。夫以百餘年兩見之事。可謂稀闊。而其可疑又如此。然則雖謂之絕無僅有可也。今司理君爲政寬。允背平反。死事二。法應貸。君不自以爲功。當路論功亦不及。人謂君超然利害之表。君曰。吾盡吾心而已。而何賞之較。君實有愛人利物之心。哀矜庶獄。無所不用其至。人人自以爲不寃。獄空遂爲常。君尋三考。候代者未至。歲月有奇。獄空之事。其二在考內。其一在候代時。院之設久矣。官此者幾人。得關而來。受替亡去。其間可紀

之變百餘年僅僅兩見今君受任三考已能記此曠絕之蹤而書滿已後迄踰三奚君職於其事可謂無愧矣此而不書後將何觀雖然予嘗上下世變觀之自畫象之化遠人心之樸日以散惟成康時日刑措不式漢文時幾致刑措下此則唐初死囚歸獄之事人以爲奇蓋唐成後至今三千餘年而斷獄之省數不過三四海之大兆民之衆不可以一院比也然聖人得國而爲之持之以道使民遷善遠罪而不自知其效驗近卜於期月三年而遠亦不過於必世夫古今刑措之日既如此其難而區區一院之獄又如此其不數聖人之志其遂不可行邪雖然由君之事則百餘年間職業之可書者不一再而君以歲月爲之有餘天下事信不可爲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予所以初爲世道感而以其尚可爲者深幸也嗚呼君其毋以自足哉君姓洪名松龍巖縣人

龍泉縣大霄觀梓流祠記

龍泉邑治左出門行數百步有太霄老子宮焉辛酉之春予登其巔四山拱揖天宇高曠會令方督虔作梓橦君祠邀予爲字曰元皇之殿既爲從事六月殿成明年今若士以書諗曰役之初興君實來辱爲之書請卒記之邑爲吉上游山川清拔民秀而文天聖以來高科鼎鼎出其位至侍從以忠直自奮尚論文獻者歸焉維郴實接壤桴鼓數驚令初至適江上有警郴寇登乘以譟周旋軍旅不得以閒華平令謂吾幸爲續義邑雖俗僅不容不爲俗化地況少須暇乎稽諸圖志庭廟鑄立吾黨之士獨無所敬祀會賓興詔下乃進諸生謀曰今三歲大比試者以文進將文而已乎意必有造命之神執其予奪於形聲之表者蓋元皇是也士之所自爲行爲上文亦之神所校書是法合此者陟違此者黜人謂選舉之權屬之有司不知神之定之也久矣蜀山七曲神所宅之國衣冠文物蔚爲風塵惟神元命實始吳會英靈赫赫將從君父所在而依之是以江湖以南神迹多著此固士之所當欽崇而景仰者舍而不祠惟缺典是懼議遂決予按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又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夫人一動之微必有神明焉得其情於幽隱易肆之地蓋其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惟經傳統謂之神未有所指名近世貴進士科士以得失爲病自元皇廟食於是始有司桂籍之說化書所稱九十四化變遷推移曠千百歲雖渺於不可測知然神生爲忠臣孝子殁爲天皇眞人取士本末實防於人心義理之正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果哉其不誣矣孟子曰天爵仁義忠信人爵公卿大夫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聖賢不語怪而教人先內後外未嘗非神之意神雖游於太虛而考德問業初無戾於聖賢之旨其在祭法苟有以明民成教宜與祀典則神之有祠豈緇黃之宮之埒邑有先民典刑大冠逢掖爭志策勵爲臣止忠爲子止孝此其內心固油然不自已而況高山仰止明神在前則其戒謹恐懼工力當倍他日拔起諸生彬彬知名則居公卿大夫之位必將有仁義忠信之人令之此舉於人才甚有功於方來世道非無所關繫豈曰以區區科目望其人而徼福於神之一顧哉祠叢殿以應丹堊具鐘鼓供器如式像設居中內而父母婦子事親之道孝之屬也外而侍御僕從爲臣之道忠之屬也費錢七十萬有奇十萬爲令俸餘衰多迄於城觀下古日龍頭里因其名爲坊扁額校書郎姚君勉銘也令方爲遠者計謙有積餘市田以奉祠事繼

今邑之士其受令之賜永永無斁令陳氏名昇三山人初攝事繼拜令任云

鄒文叔蘊芳堂記

吾鄉上游有佳木連理生於鄒公長者之地不知幾何年矣公取以補廬陵圖誌木浮水如老蛟夭矯有騰驤怒起之勢咸淳八年秋一夕大雷電以風木隨水而飛又二年秋有蓮一蔕雙華出於文叔北牖下苦池中文叔長者曾孫也連理表章於乾淳間鄒氏始享有其瑞予聞長者一再傳皆恂恂友愛同氣並根既碩且蕃賢生來仍今文叔之庭二季競爽兩孫端美天將昌之其殆視同穎兩岐綢繆挾乳而未有已乎文叔喜而命予題其堂曰蘊芳夫一草一木之微比於太虛僅同毛髮而鄂不韡韡兄弟之親小雅所爲賦也於吾心得無感乎予旦夕尙徘徊新堂爲君賡棠棣之一章

蕭氏梅亭記

廬陵晉士蕭元亨江西帥平林公之孫贛州龍南縣丞之子蚤孤有立克肯厥世於其讀書游息之暇有自得焉乃作亭於屋之西偏周之一徑被徑一梅亭後有廊有詩碑壁間前方池廣踰尺扇魚而觀之鄰牆古樹蔽虧映帶清風徐來明月時至君領客於此上下談笑客多乃祖父舊游而君樂從之稱其家兒也君名亭曰梅而屬其客請記於予予昔者登平林公之門入其園臺觀沼沚卉木竹石曲折靡曼登覽幽邃公緩步徐坐杯酒流行古君子也退從贊府與其友子江陵支使昂然野鶴粲然華星南金荊玉應接不暇佳公子也今是園也亭館日以完美草樹日以茂密元亨兄弟又從而增大之夫高臺曲池百歲倏忽此孟嘗君之所以感慨於雍門周者也予於君不十年間俯仰三世昔也念其門之遺今也賀斯園之幸則告於元亨曰天地閉塞而成冬萬物肆通而爲春方其閉塞也陰風饕栗寒氣肅爀衆芳咸滅萬木僵立何其微也及其肆通也木石所壓霜露所詰士膏墳起芽甲怒長何其盛也天地生意無間容息當其已閉塞之後未肆通之前於是而梅出焉天地生物之心是之謂仁則夫倡天地之仁者蓋自梅始今君之樂斯亭而賞斯梅也其何以哉天地莫不有初萬物莫不有初人事莫不有初人心莫不有初君從其初心而充之無非仁者使梅而有知吾知其爲君欣然矣昔東坡記靈壁張氏園亭推本其先人之澤而拳拳然望其子孫且禱貲田泗上以與張氏游焉予里人辱君好舊矣宜其甚於坡之愛張氏也

衡州耒陽縣進士題名記

衡州進士題名記設於學耒陽缺焉去年罹兵火浸湮毁耒陽宰郴江王某始與其士刻石邑庠以自爲一同人物記邦人欝林教授周君道輿介予曰縣之立是碑屬歲大比將作興士氣也冀予爲之記予嘉其勤不得辭按衡進士姓名可考者自祥符省元鄭向而始景祐八人俱擢第郡人侈爲淳化時耒陽居其三嘉定郡貢十九人耒陽又半之閒歲往往多得士今邑人於花州之讖翹乎其未愁也雖然科第之末不足爲儒者道天下事固有大於此者矣衡有石鼓書院朱文公嘗爲記其論世俗之害進取之業以爲志於已者所羞言至謂學校科舉之害不可以是爲適然而莫之救先生所以正人心破俗學者抑乎其至也前賢之流風未遠學者之分內何限屬邑之士其得無所興乎然則縣之此碑將以紀姓名也豈

曰使人歆慕誇羨。乾乾然爲物外之歸哉。夫在上有師道。則在下有善人。脩於家有正學。則天子之庭有眞儒。此令尹與凡邑之士。兢兢終日而不能已者也。若夫苟焉而學。泛焉而仕。冒焉而題。則後人指之曰。某也若何。某也若何。嗚呼。是可不懍懍乎哉。

瑞州三賢堂記

瑞有三賢祠堂。三賢余襄公、蘇文定公、楊文節公。祠堂舊在水南佛廟。景定庚午燬於兵。前守廬陵方君逢辰遷之稍西。規成而去。某爲代。相遇於上饒。君語及斯堂曰。瑞人之敬三賢也如生。三年無所於祠。適闕闕焉。予是以亟新之也。然塗塈未畢。像設未備。子其成之。成則爲之記。某至郡。既敬奉君之教。遂率諸生行釋菜禮。而君書三至。趣記之成。某不得辭。夫瑞爲郡。號江西道院。然在汴京盛時。爲遠小。故余、蘇二公皆以謫至。淳熙間。郡去今行在所爲近。而楊公江西人。雖自蓬館出守。殊不薄淮陽也。地一而時不同。又守郡者與他謫異。然瑞人矜而相語。概曰吾郡以三賢重。余公坐黨范文正。蘇公坐救其兄東坡先生。後又以執政坐元祐黨。楊公坐爭張魏公配享事。使此三賢者皆無所坐。安得辱臨吾土。嗟甚矣瑞人之好是懿德也。然三賢所養。猶有可得而竊窺者乎。范公忤呂丞相而去也。未幾復用。前日黨緣被斥者。以次召還。襄公自瑞徙泰。乃獨請縮俯便郡以歸。愈去愈遠。豈非所謂同其退不同其進者耶。蘇公世味素薄。其記東軒。謂顏氏簞瓢之樂不可庶幾。而日與鄙家收錙銖之利。曾不以爲屈辱。異時再謫三徙之餘。退老穎濱。杜門卻埽。不恐不尤。使人之意也消。若楊公則肆意吟哦。筆墨淋漓。在郡自爲一集。與騷昔道山褒曾文字之樂。無以異也。若三賢者。豈以擯斥疏遠累其心哉。夫擯斥疏遠。不以累其心者。其流或至於脩然遠舉。超世遺俗。而三賢又不然。余公用於慶曆。蘇公用於元祐。蹇蹇匪躬。皆在困躓流落之後。楊公當權姦用事。屢召不起。報國丹心。竟以憂死。懍然古人尸諫之風。嗚呼。此其所以爲三賢歟。蘇前言之。吾知在瑞之時。樂天安土。蘇後言之。吾知在瑞之時。乃心罔不在王室。嗚呼。此其所以爲三賢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太史公曰。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瑞人之敬三賢也。又於此思之。當有以稱方君所欲記斯堂之意。某於先正。無能爲役。

建昌軍靑雲莊記

大農簿趙侯守盱之明年。建靑雲莊成。侯旦夕受代行矣。移書請記於廬陵文某曰。大江以西。搢紳長冠盱爲盛。盱貢興薦十三十七。江山奇氣。發天地之藏未艾也。郡有庫。邑有莊。皆以貢士名。貢鹿鳴與計偕者。僕馬道路而無廣矣。則後自念士方奏名。待對皇帝王霸之規模。造端發軔。如火始然。奈何以旅瑣瑣病寠陵乎。會南豐有寺曰安禪。燬於寇。田若干無所於歸。於是復其租稅。爲屋四楹。乃積乃倉。於寺之廢址。命曰靑雲莊。錢穀有司。三歲一會。凡盱之試御前者。贐各有差。所爲厚士於方來。蓋庶幾焉。某復於侯曰。自異學興。緇黃之宮徧天下。其徒豐食。阡陌相望。有志之士。嘗欲斷以歲月。聽其消亡。士大夫蔽於福田利益之私。非惟無救於敝。更張之。侯也炳然大觀。右儒而左釋。劃其膏腴。移彼於此。正合前賢建置。可謂執德而不回者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夫浩然者。際天地而常存。不假外物而爲消長。士豈以

侯爲逸已哉。詩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釋者曰。古者貨貝。五貝爲朋。百朋得祿多也。小雅之序菁菁者莪。美其育材。變小雅之次菁莪者。傷其廢禮。以君師在上。取其長育人材者。禮如何其廢之。矧諸侯奉天子命守土。有國士賓者能者。悉上送春官。犒餽緡食。因其所也。侯推廣國家樂育之意。知蓋禮而已。與之者非以爲恩。受之者豈以爲不屑哉。莊生論鵬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風斯在下。本放曠者寓言。自隋唐以來。世人尊異科第。若靑雲者。放之而爲之辭。古之人其身益高。其心益危。人以爲瞻望不可企及。乃其發靑之始。士之於一旦。豈眞以發身爲汗漫乎哉。易之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士待對時也。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士澤物時也。侯蓋有望於人物。有意於世道。有以爲需之飲食。侯事也。無以爲屯之經綸。士責也。侯不負士。士亦不負侯。是爲不負所學。不負天子。侯名希適。董莊事者。前通判臨江軍曾君積新。袁州萬載縣主學徐公應午。貢士庫名存而實湮。以白金二十鎰補其籍。改庫爲田。以利久遠。其出內則隸是云。

贛州重修清獻趙公祠堂記

郡所在祠先賢之爲守者。守得祠以遺愛。然而百世之下。君子之澤有存焉者寡矣。而聞其風爲之興起。尸而祝之。不謀同辭。識者於是上下世道而觀其大節焉。故參知政事贈太子少師清獻趙公抃。歷事仁宗、英宗、神宗。以忠亮純直爲時名臣。公嘗治虔、治益、治杭、治越。其政本之以清。濟行之以簡易。寬不爲弛。嚴不爲殘。使在漢氏。課功第能。當不在循吏下。抑公所爲大過人者。不寧惟是。當王安石變更祖宗法。海內騷動。廷臣唯諾趨走。莫敢後先。獨與司馬文正光、范忠文鎮、唐質肅介。頡頏爭論。不少假借。至上疏言財利於事爲輕。民心得失爲重。不罷靑苗使者。非宗社之福。公卒去位。小人相繼用事。亂天經。壞牙禍根。荆舒之罪。蟣浮簡冊。如有一个臣。斷斷猗無他技。中原遺老。炳然元龜。天下後世。感慨追想。猶凜凜有生氣。嗚呼。此其所謂大節關繫於世道治亂升降而不可誣也。咸淳六年。知贛州太宗丞鄱陽李侯雷應。以公嘗辱爲是邦。始至。訪公祠所在。郡治故有祠。與濂溪並。自濂溪移祀於學。前守陳公宗禮始建公廟於城之東偏。歲時妥侑。習爲故常。屋弊且壓。神不顧享。侯慨然曰。是不可懈改。會歲豐人和。庭無徵發。於是棟楹闌檻之腐敗撓折者。瓴甓丹雘之疏漏漶漫者。神位祭器之缺失不如禮者。所費儉約。一日新美。又更爲之門。俯臨大衢。非徒侈觀。使過者敬恭焉。明年夏五落成。侯時已除湖南刑獄使者。將行。走書屬某記之。某惟吏道苟且。逐末忘本久矣。侯之先公忠靖有風烈於世。侯得之見聞。獨能尊事文獻。景行先哲。示邦人以釋教。思其淵源有自來哉。清獻距今二百餘年。贛石公所鑿也。章貢臺公所剏也。公之事遠矣。而其山川猶有衣被其餘者。贛人之思之曰。公生而德澤在吾土。公之賜也。公死而典刑在吾土。公之賜也。嗚呼。公之在熙寧也。當時小人號爲得志。富貴澌盡。終歸無有。贛何地也。而公祠在焉。後公而爲贛者相望。亦豈無可以繫去思者。而公之祠巋然益光。何其盛也。嗚呼。士大夫之於當世。其大節可不謹哉。可不謹哉。

贛州興國縣安湖書院記

韓興國縣。夫子廟在治之北門。縣六鄉。其五鄉之人。來游來歇。被服儒雅。東二百里曰衣錦鄉。其民生長斗絕險寒。或爲龍蛇。漬於邦綏。有司黽勉以惠文從事。咸淳八年。宣教郎臨川何時來爲宰。慨然曰。使人不可化。則性命之道熄矣。顧邑校曠越不克施。乃夏四月。卽其地得山川之勝。議建書堂。以風來學。召其受長。率勵執事。堂庭畢設。講肄有位。燕試館下。錄爲生員凡二十八人。又拔其尤四人爲之長。冬十月。令率諸生以牲幣薦於先聖先師。俯組旅章等咸孔殿環觀愕眙屏息。皆朴鄙老婦子。轉相傳呼。然後翕然以儒者爲重。令曰。吾教可行矣。截命皆正。秩其比伍。家使有塾。人使有師。如黨庠術序之意。書進學日記。令躬課其凡。皆以無怠。又上諸府。改其鄉曰儒學。植之風聲。於是山長谷荒。人是用勸。咸願進習文事。率由訓程。傳曰。天地之道。浸潰化以漸也。風俗之積。幾千百年。而令一朝變之。固若是速歟。𢗼惟國家五星聚奎。實開文明。皇祖制詔天下州縣立學。所在表章儒先。復創書院。三代以下。斯文彬彬焉。先民有言。地氣自北而南。粤從衣冠正朔。啓我吳會。自江以南。悉爲鄒魯。今也遐荒陋僻。沐浴教思。如狂得瘳。如迷得呼。王澤之滲漉日深。地氣之推移日至。此豈偶然之故哉。予於令爲同年進士。適守是州。今來天子明詔。以字民爲職。能援學校。宣德化。是爲不辱威命。將上其事於朝。復諗之諸生曰。昔有文翁興學於蜀。受業博士。時則張叔。學官弟子。畏而慎之。彼何人哉。叔兮叔兮。又進諸生之長諗之曰。昔有文公。設教於潮。潮人趙德。以士見招。維文與行。偕於齊民。其則不遠。德哉若人。諸生拱而前曰。某等幸生明世。繼師歸不鄙夷之。俾獲有聞。雖不敏。敢不受教。請刻諸石。以詔百世。書院之制。前爲燕居。直以杏壇。旁爲堂。左先賢祠。祠後爲直舍。綿齋以廡。不侈不隘。臨溪爲之門。堂名繫矩。齋名篤志。求敏。明辨。主善。率性。成德。其門總曰安湖書院。某山中所題云。

衡州上元記

歲正月十五。衡州張燈火合樂宴。憲者倉於庭。州之士女。傾城來觀。或乘數舍竭蹶而至。凡公府供帳。所在聽其往來。一無所禁。蓋習俗然也。咸淳十年。吏部宋侯主是州。予適忝陳臬事。當平。以王事詣長沙。會改除。於是侯與予爲賓主禮。是晚。予從城南賞城東。夾道觀者如堵。入州。從者殆不得行。既就席。左右櫛及階。階及門。騈肩櫐足。𪕂𪕂如魚頭。其聲如風雨潮汐。咫尺音吐不相辨。侑者集三面之人。趨而前。執事幾不可由折。酒五行。升車詣東廳。廳之後稍偏爲燕坐。俎豆設焉。主人既肅賓。乘不得御。乃步入燕坐之次。至兒童婦女。雜遝而爭先。男子冠以上。往往引去。及獻酬。州民爲百戲之舞。擊鼓吹笛。斕斑而前。或蒙供焉。極甘俚野。以爲樂游者。益自外至。不可復次序。婦女有老而禿者。有䶬無齒者。有傴僂而相攜者。冠者。鬈者。有盛妝濃者。有無飾者。有攜兒者。有負在手者。有任在肩者。或哺乳者。有呻者。有睡且蘇者。有啼者。有啼不止者。有爲兒弄弦者。有爲總角者。有解后敍拜揖者。有自相笑語者。有甲笑乙者。有傾堂笑者。有無所視隨人笑者。跛者。倚者。走者。趨者。相牽者。相扶攜者。以力相拒觸者。有醉者。有勸者。咳者。唾者。嚏者。欠伸者。汗且扇者。有正衿耳者。有整冠者。有理裳結纏者。有履闕者。有倚屏者。有攀檻者。有執燭跋帷恐墜者。有酒半去者。有方來者。有至席徹者。兒童有各隨其親且長者。有無所隨而自至者。立者。半坐於

地者。有半坐杌下者。有環客主者。有坐復立者。有立復坐者。視婦女之數。多寡相當。蓋自數月之後。以至七八十之老。靡不有焉。其望於燕坐之門外。趨趨而不及近者。又不知其幾千計也。當是時。舞者如雛之奔。狂之呼。不知其數也。觀者如立通都大衢。與俳優上下。不知其肆也。予與侯頎然其間。如爲家人之長坐於堂。而觀兒、孫、女、充斥其間。不知其偪也。予起而舉酒祝侯曰。以平易近民。而民近之。豈弟父母。侯之謂矣。侯蹐且執爵前曰。惟使者使民不冤。無湮鬱其和。我是以大有民。予避且謝。則復諸侯曰。使時和歲豐。日星明概。舉海內得以安其生。而樂其時。衡與賜焉。維天子之功。臣等何力之有。侯拱而立。侯蜀人也。因與予言蜀州承平時。元夕宴游。其風流所覩見。蓋出於祖宗德澤。天地涵育之久。而今不可復得矣。予愍然私念之。開慶景定間。衡以中州不得免於難。今城郭密盛。公私文物。猶草創綿蕝云爾。然以幾世幾年所爲郡。而十數年間。卒然俯復得其大體。非國家忠厚積累。於民力愛養有素。豈望如今所成立哉。蜀自秦以來。更千餘年。無大兵革。至於本朝。侈繁鉅麗。遂甲於天下。不幸蕩析。若鬼神之忌盈者。今衡之民。務本而勤力。歲時一觀游之外。衣食其耕桑。儉而不泰。風氣淳厚。猶南方建德之國。其將進而未已者乎。予爲親懷歸得郡且行。侯選表於朝有日矣。惟一時民物之概。得於目擊。和與嘆歎關絕而欣喜不厭於心者。不當無所紀。且慨夫可愛可愕之狀。俯仰蹉跌。忽不可以復追也。蘇之明曰。贖猶銘記之。以庶幾觀風之意。且使後來者。於侯政有考焉。侯名遇。今居延平。

雷州十賢堂記

國朝自天禧、乾興、迄建炎、紹興、百五十年間。君子小人消長之故凡三大節目。於雷州無不與焉。按雷志丞相寇公準以司戶至。丁謂以崖州司戶至。紹聖後。端明翰林學士蘇公軾、正言任公伯雨、以渡海至。門下侍郎蘇公轍以散官至。蘇門下正字秦公觀至。樞密王公巖叟雖未嘗至。而追授別駕。猶至也。未幾。章淳亦至。其後丞相李公綱。丞相趙公鼎。參政李公光。樞密院編修官胡公銓。皆由是之瓊、之萬、之儋、之崖。正邪一勝一負。世道以之爲軒輕。雷視中州。爲遠且小。而世道之會。乃於是觀焉。我度皇之九年。詔大府寺簿虞侯應龍知雷州。侯雍公曾孫。有文學。凡登朝必與史事。諸所褒鉞。得春秋大旨。植之風槩。尚有典刑。其至雷也。考圖牒。訪耆老。願瞻山川。慨如有懷。乃黜丁氏章氏。自萊公以至澹庵凡十賢。爲祠於西之上。使海邦興起前聞。一朝卓自知所以勸。敬賢如師。疾惡如仇。侯所爲豈刀筆細故哉。嗟乎。雷何地也。諸賢冠蓋於此。儼然而成。自太守諸生以下。敬恭登降。訓懈虛㒵。如先聖先師。人有常言。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諸賢何以得此於南海。南海何以得此於諸賢乎哉。我祖宗待士大夫。忠厚而有禮。稽諸司敗。流海則止。此事上配帝王。非漢唐所及。雖旅之姦回。容有僭惡。而賢者失路。庸不獲全。祈天永命。萬有斯年。噫嘻。盛德事也。祠經始於十年九月。十月吉日。落成。侯謂予同館。走書數千里。至贛屬予記。予不敏。敍其凡。復爲迎送神辭。使祀則歌之。辭曰。　飆風起兮雲黃。萬里兮故鄉。桃菊兮祓不祥。何慎乎斯宇兮。惟獨有此衆芳。海可竭兮。神不可忘。五嶽爲質兮。三辰爲光。保我有國兮。萬年其昌。

序

金匱歌序

金匱歌者。鄉前輩王君良叔之秘醫方也。初良叔以儒者涉獵醫書。不欲以一家名。一日遇瘨數十輩同一證。醫者曰。此證陰也。其用某藥無疑。數人者駢死。醫者猶不變。良叔曰。是證其必他有以合。少更之。遂服陽證藥。自是皆更生焉。良叔寃前者之死也。遂發念取諸醫書研精探索。如其爲學然。久之無不通貫。辨證察脉。造神入妙。如庖丁解牛。佝僂承蜩。因自撰爲方劑。括爲歌詩。草紙蠅字。連帙累幅。以遺其後人曰。吾平生精神。盡在此矣。其子季浩。以是爲名醫。其子庭舉。遂刻志文學。中年始取其所藏讀之。今醫遂多奇中。一日出是編。予然後知庭舉父子之有名於人。其源委蓋有所自來矣。天下豈有無本之學哉。世道不淑。淸淳之時少。乖戾之時多。人存形氣之私。不能免於疾。世無和扁。寄命於嘗試之醫。斯人無辜。同於蹠蹻桎梏之歸者。何可勝數。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楚辭曰。九折臂而成醫。言歷嘗而後知也。曲禮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言嘗之久而後可信也。人命非細事。言醫者類致謹如此。然則良叔、齊楚人所云醫也。若庭舉承三世之澤。其得不謂之善醫矣乎。予因謂庭舉曰。凡物之精。造物者祕之。幸而得之者不敢輕。然其久未有不發。周公金縢之匱。兄弟之祕情也。至成王時而發。藝祖金匱之誓。母子之祕言也。至太宗時而發。君所謂金匱歌者。雖一家小道。然祖宗之藏。本以爲家傳世守之寶。其爲祕一也。予之發之也。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庭舉曰。大哉斯言。予祖之澤。百世可以及人。予爲子孫。不能彰悼先志。恐久遂沈泯。上貽先人羞。敢不成教以廣之於人乎。嘉庭舉之用心。因爲序其本末如此。良叔諱朝鉼。季浩諱淵。庭舉名槐云。

忠孝提綱序

江流滔滔。日夜無聲。水之常也。至於有觸之鳴。風激之爲波。則水之所遭。拂乎常矣。爲臣忠。爲子孝。出於夫人之內心。有不待學而知勉而行者。古之人都俞吁咈。定省溫淸。行乎忠孝之實。而不必以名知於人。此人道之自然也。若夫處時之變。遭事之不幸。始有不得已。而忠孝之名歸焉。則亦有可憫者矣。靑齋郭公某。有感於忠孝之事。旣取古人之大節。區分而爲之書。又裒皇朝事爲後卷。君之用心。所謂先立其大者。吾讀其書。蓋世變存焉。非徒纂集之末而已。抑有願與君講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士君子之於天下。固不必食君之祿而後爲忠。親存而後爲孝也。語曰。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義理之責。庸有旣乎。君更以是推廣其說。使人人知忠孝之爲切己事。常也由其道。變也不失其節。則於是教豈曰小補之哉。

壬戌貢科小錄序

欽定壬戌。貢子十人。挑誦國子監。旣中。試中書如初考。吾里王元吉爲首。該恩許兩試。太常以次九人一試。貢子歸而課業。當爲來科新進士。否則再試。倘又中。卽待年出官矣。噫。其亦咄嗟乎哉。山林之士。白首佔畢。有終身不得名薦書。齒下士於朝者。貢子未離幼學。已得以所長頡頏當時。雖其得於天者不凡。而貴之也人無異辭然。世之厄於命者何限。若此獨不以自幸哉。貢子歲月方來而未艾也。天下事有大於

科目之學者矣。則將何如。韓子送張童子序曰。暂息乎其所已學者。而勤乎其所未學者。予謂童子其所已學者經也。經載道書也。童子向記其言語而已。而沈潛義理。變化氣質。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未之及也。童子而能自其所已學者。溫習紬繹。深加體驗。希賢希聖。求之有餘師。而其所未學者。徐徐而勤之。不爲後也。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童子有之。予也有志乎就辰者。日斯邁而月斯征。愧悔多矣。敢無以相童子。童子倘有利於予言矣乎。

題家保狀序

吾嘗觀李肇記唐科舉事。都會謂之擧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鄕貢。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籍而入選。謂之春闈。將試相保。謂之合保。旣捷。列姓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宴於曲江亭。謂之曲江會。進士之爲貴於天下。其來尚矣。某吉水人。首爲吾黨裒梓家保狀。使不煩自投於官。殆好事者。介予所知識。以其籍求序。予前一夕。夢有持一卷來曰桂籍。得此夢若驗焉者。是籍之入。由秀才試擧場。由鄕貢試春闈。拜座主。敍同年。趨題名所。入曲江會。將必自此合保始。雖然。使君籍而止得科目人也。吾何觀焉。天下事蓋有大於此者矣。仁山蒼蒼。文水泱泱。歐周胡楊。休有烈光。獨無追遺芳而昌之者歟。吾之望君籍也如此。

送彭叔英序

彭叔英以秀才精曆度。推予命謂剛星居多。意若他日可爲國家當一面者。巽齋歐陽先生以三命祈之。具爲之說與叔英辨。予命叔英旣錯下一算。又累先生齒頰。幽區區何足以當之。抑叔英所以許予謂主命得火。行限得金。李羅計。故至於有主殺伐等語。雖然。此以論項籍關羽敖曹擒虎之流則可。揃世固有不必如此而爲名將帥者矣。非叔英之所知也。予獨以爲陰陽大化。絪縕磅礴。人得之以生。其爲性不出乎剛柔。而變化氣質。則在學力。如叔英之說。某星主剛。某星主柔。得剛者必不能柔。得柔者必不能剛。則是學力全無所施。而一切聽於天命。聖賢論性等書。俱可廢已。予性或謂稍剛。殆柳子所謂奇偏者。懼焉朝夕。惟克治矯揉。懼陷於惡。敢以命爲一定不易之歸乎。叔英憮然曰。予言命。君言性命之矣。抑予所以爲君言者。自謂不誣。士固各有志。子之志願聞所向。請轉與巽齋直之。昔諸葛孔明與石廣元、徐元直、孟公威游學荊州。嘗曰。卿三人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三人問其所志。孔明笑而不言。予非孔明也。予之志豈叔英得窺哉。

送李秀實序

三月二日。予有行役。宿郊外。次日昧爽。有來謁者。覘之。李君秀實也。李君初不之識。一見察其爲能言士。坐定。出詩三首。其自序末句曰。他事無求。求者道。莫教徒手只空歸。今人有好爲尊大。以道統爲己任。終日瞑目。夜半授佞已者二三言曰。道在是矣。隱君授書。孺子取履。昔人以爲近於鬼物。往往類是。李君之求。其諸此之求歟。李君曰。予知不及此。予丈夫也。桑弧蓬矢之志。將於子長游發之。噫嘻。子長盡天下之觀。一部史記。取資於此。先民有言。杜子美讀書萬卷。止用資得下筆有神耳。予因爲子長惜也。橫渠先

生早年英邁之氣.猶不可禦.上皆行部.縱觀四方.後乃精思力踐.以其學接孔孟之緒.朱文公贊之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皋比.一變至道.懿哉淵乎.李君所欲求者道也.則予長之終身不足師法.橫渠何可當也.顏何人哉.睎之則是.於李君之別也.書此以贈.

贈朱斗南序

甲巳之年.生月丙寅.甲巳之日.生時甲子.以六十位類推之.其數極於七百二十而盡.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七百二十之日時.則命之四柱.其數極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而無以復加矣.考天下盛時.凡州主客戶有至千四五百萬.或千七八百萬.而荒服之外不與焉.天地之間.生人之數.殆未可盡也.生人之數如此.而其所得四柱者.皆不得越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外.今人閭巷間.固有四柱皆同.而禍福全不相似者.以耳目所接.推之.常有一二.則耳目之所不接者.安知其非千非百.而命亦難乎斷矣.且夫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數.散在百二十期中.人生姑以百歲爲率.是百歲內生人.其所受命.止當六分之四有奇.則命愈加少.而其難斷.亦可知矣.嘗試思之.宇宙民物之衆.謂一日止於生十二人.豈不厚誣.而是辰之向背.日月之遠近.東西南北天地之氣.所受各有淺深.則命之布於十二時者.不害其同.而吉凶壽夭.變化交錯.正自不齊.譬之生物.松一類也.竹一本也.或千焉或萬焉.同時而受氣也.然其後榮者、枯者、長者、短者、曲者、直者、被斧斤者.磊落而傲年歲者.其所遭遇.了然不侔.夫命之同有矣.而其所到.豈必盡同哉.然則參天地之運.關盛衰之數.此其間氣或數百年.或百年.或數十年.而後一大發洩.必非常人所得與者.於五十餘萬造化之中.不知幾何可以當此.而天地寶之不常出.鬼神秘之不使世人可測知也.嗚呼.論至此.則命書可廢也耶.因書於歐陽先生贈月窗說後.

贈仰顏峯折字序

顏峯仰宗臣.以折字之術.行京師.諸公贈言.陳往驗甚悉.予未卽信.試之凡數年.每言輒酬.奇矣哉.予問顏峯曰.禍福將至.必先知之.吾聖人則有教矣.就字而言.字心畫也.得於心.應於手.夫固動乎四體之一也.由此而推.資稟之強弱.操術之正邪.生死壽夭.貧賤富貴之理.於其字畫之大體.而夫人之平生可一言而盡.是則予固能知之.今夫卒然而遇人曰.請所欲書.夫人者亦倘然應之.曾不經意.而予於其偏旁上下之間.細繹解說曰.某宜禍.某宜福.則其臨書之際.豈亦有鬼神憑乎其上.誘其中而運之肘腕.不然.字而字耳.何與之有.顏峯曰.未也.天下禍福之占.於其動而已.木之榮枯.康節不能索之於其靜.一葉之墜.算法生焉.世人見墜葉多矣.誰知大化寄此眇末.予之觀字也於其心.予之觀字也.於其心之動.是法也.得之異人.異人誡勿言.君退思之.予推其理不可得.而又勤於顏峯之異.則思夫聖人之於事.其在而弗論者不少矣.相視一笑.就用其言贈焉.

吉水縣永昌鄉義役序

吉水縣永昌鄉某都建義役.復酒熙成規也.予同升陳君某既爲序.則貽書於予曰.願贊一言.使鄉黨鄰里有所憑依.且庶幾徼福於君之維.俾勿壞.予懼不敢當.以其爲義設.不得辭.嗚呼.義役之不行.而差役

之紛紛何甚也.民無以相友助相扶持.乙曰甲當役.甲推之乙.乙復曰甲.展轉而聽命於長民者之一語.時則其權在於官.官無以自爲也.雁鶩行鉗紙尾而進曰.某宜差.某有以私其人.則改曰宜某.時則其權在於吏.一方之版籍.吏皆未之高下其手.案於多寡之實.時則其權在於鄉胥.閱閱之間.紛爭之徵.桀黠者乘間而起告訐.因之而趁法以亂.時則其權在於姦民.受役者.有二三年迄無一事.有不幸而殺傷盜賊.旋於其境.不旋踵家破.時則其權在於天.今吾陳君與其鄉約曰.爾役月日若干.爾未滿若干.爾貲若干.至若干以上助若干.一切惟公是儀.處之者無媿辭.承之者無拒色.是役之權.不在官與吏.與鄉胥與姦民.與適至之天.而在吾鄉里和氣間.義之用大矣哉.利久遠而無訟仁也.使人知有遜讓禮也.不以貲奸智也.盟而無敢後先信也.一舉而五常備焉.豈惟義哉.鄉之長上.其中告子弟曰.如是而福.如是而禍.守約者久處.敗盟者受罰.使一守是法.永永無斁.則其於是邦之風俗.不爲無小助.噫.亦安能下其法於天下哉.

題跋

跋劉翠微罪言稾

崔子作亂於齊.太史以直筆死.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書者又不懼.遂舍之.崔子豈能舍書已者哉.人心是非之天.終不可奪.而亂臣賊子之謀.亦遂以窮.當檜用事時.受密旨.以私意行乎國中.竊其威福之柄.以鉗制人之七情.而杜其口.胡公以封事貶.王公送之詩.陳公送之啓.俱貶.檜之窮凶極惡.自謂無誰何者矣.而翠微劉公.猶作罪言以顯刺之.公固自處以有罪.而檜卒無以加於公.噫.彼豈舍公哉.惜其匿惡.凡一時不附和議者.猶將甘心焉.公之罪言.直未見爾.由此觀之.賊檜之逆.猶浮於崔.而公得爲太史氏之最後者.祖宗教化之深.人心義理之正.檜獨如之何哉.公之孫方大出遺藁示予.因感而書.

跋王元高詞科擬藁 國賓正椊添村倖儀

我朝言治者.曰慶曆.元祐、乾淳.厥亦惟歐陽子、蘇公兄弟、周益國、三洪氏.以其宗工大手.掌朝廷文字.以爲縉紳粉澤.功光當時.垂休無窮.豈曰小補之哉.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而尙論其盛.則其渾厚醲郁.光明俊偉.百世之下.想望風采.必於斯文乎是稽.傳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往時有博學科.有宏詞科.士各知所崇尙.近世此學寖少.於是而小詞科之制立.其望於人甚約也.而應令者迄亦落落.人才於是小衰矣.豫章王君義山元高.自爲舉子時.獨有志於此.國家大制詔、大誥令.擬諸其形容者叢鉅册.其能出章逢佔畢之士矣.元高登進士乙科.調永州司戶參軍.意若不自滿.課卒業以大科致身乃已.予謂元高.一命以上.皆將有世道之責.予歸而求之.他日中興太平之盛.所謂號令文章.煥然可述.以與三代同風者.安知責不在予.而正不必曰.吾不得志於進士.而退爲是也.元高欣然納之.遂在其說於帙尾云.

跋呂元吉先人介軒記後

巽齋先生曰.徂徠石先生名介.質肅唐公名介.鄭公俠字介夫.半山老人字介甫.凡有取乎介者.其人必

可觀也，予嘗評之，徂徠之介爲孤峭，質肅之介爲直方，鄭公之介爲敢決，荆公之介爲執拗，三公之介，純於天資，荆公之介，雜於客氣，介則一，而其所以介則不同也，予獨悲夫强辯堅忍，盜名僞行，介甫以誤於其君，以禍於其時，至今天地易位，人極不立，皆此介之流也，徂徠不得爲諫官，唐公爭新法不勝發憤死，鄭以一秩殘硤州縣，不復能自振迅，介美德也，三公得其純，扶植於當世，彼其角血氣之弦，竊名譽之權，而遺毒流今日而未已，嗚呼，僞行之誤人，而直道之難行久矣，呂元吉之先人名介軒，予不及識其人，諸君品題，類以爲言和而行果，色溫而氣剛，然則是介也，觀前三君子有光焉，然君止於布衣，惟其耿耿不見於用，則君之所遇，又爲不幸者，雖然，介在我，幸不幸在天，吾求無怍乎本心可矣，何外物之較，風氣浸薄，其能刻厲矯揉，以稱毅然丈夫之名者，已不多見，若夫以直自矜，而毀方爲圓，以就外物者多矣，外物卒不可得，而本心窒自喪失，是則介軒之罪人也，元吉致念之哉，

跋周一愚負母圖

已未之變，周君一愚家於狗咬石之下，甚先遇禍，君從其兄負母越溪以逃，妻子溺死不能救也，事平，君爲圖紀其狀，諸公嘉其臨難識所輕重，哀之不絕口，予謂人子之事其親，不幸而處人非之變，急所急而緩所輕，本心之不能不爾，其於天則，蓋非有一毫之增益也，一愚之處此，豈其欲以爲高哉，正可悲耳，嗚呼，自狗咬石之失險，江右之父母妻子離散，不知幾人，覽君之圖，豈獨爲其一家哭哉，誰謀不臧，一至於此，昔魏陵繪襄樊之戰，爲于禁屈伏，龐德怒罵之狀，將恥禁也，彼禁收事者，見之宜發慚以死，然亂憤憒就斃，使其骨肉見其諸像，尚復何忍，君此圖一開卷，當一流涕，毋爲自苦，予將請之轉示前之玩敵抽戍者，使誤國者死有餘愧，而君其庶少寬乎，

跋周汝明自鳴集

天下之鳴多矣，鏘鏘鳳鳴，雝雝雁鳴，喈喈雞鳴，嘒嘒蟬鳴，呦呦鹿鳴，蕭蕭馬鳴，無不善鳴者，而彼此不能相爲，各一其性也，其於詩亦然，鮑謝自鮑謝，李杜自李杜，歐蘇自歐蘇，陳黃自陳黃，鮑謝之不能爲李杜，猶歐蘇之不能爲陳黃也，吾鄉周君性初善爲詩，著其集曰自鳴，予讀之，能知其激揚變動，音節之可愛而已，予亦好吟者，然予能爲予之言，使予勞躬性初一語，不可得也，予以予鳴，性初以性初鳴，此之謂自鳴，雖然，凡音生於人心，其所以鳴，則固同矣，

跋鄱陽徐應明梯雲帙

易之坎爲水，爲雨，爲雲，而雲之象，獨著於屯與需，屯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言陰陽始交而未暢，猶世道方險阻之日，時則君子當其經綸，有亨屯之道焉，需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言陰陽之氣交感而未成雨，猶君子蓄其才德，而未施於用，時則君子養其氣體，和其心志，而居易以俟命焉，易象雲者二，一以爲君子用世之象，一以爲君子樂天之象，易於進退行藏之義，各有攸當，予聞之，聖賢畏天命而悲人窮，未嘗不皇皇於斯世，然方其初也，守其義不隨世而變，悔其行不求知於人，脩其天爵，無所怨懟，一日遂可行之天下，正己而物正，而所性不存焉，嗚呼，聖賢非坐視民物之屯者，而安於需若此，則其道之

所存也，後之學古者，宜可以觀矣，讀豈華梯雲帙，有感而書，

題賈端老不忘室

凡道各有入處，凡學各有悟處，程氏以敬，張氏以禮，示人以從入也，而游於程張之門者，或得於靜坐，或得於主一，或得於去一矜字，悟之不必同也，凡人皆以悟，凡悟皆可入，鹿巖賈君得不忘二字於水心先生之詩，以名其室，先生之詩，崇好脩而黜徇外，廢決科而貴天爵，一則因言而有悟，一則因悟而示之以所入，師友淵源之懿，去之幾年，猶將見之，今其孫子純寶其祖訓二字，勿替引之，知悟幾矣，讀水心詩，尚求所以入門也哉，

題張德從畏心堂

德從取其家橫渠翁畏心一語爲心法，稱鄉前輩，其子希明肯堂，取而名諸爲家法，稱賢士夫，抑天下危莫危者心，天下樂莫樂者心，操而存之，防其危，優而柔之，肆其樂，德從講學無不盡，希明有所受之矣，

題戴行可進學齋

乾稱進德者三，而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聖人復申之曰，終日乾乾，行事也，君子之所以進者，無他，法天行而已矣，進者行之驗，行者進之事，進百里者，吉行三日，進千里者，吉行一月，地有遠，行無有不至，不至焉者，不行也，非遠罪也，戴君行可以進學名齋，垂二十年，前之進，予不得而考也，後之進，予不得而盡也，獨有一言願獻於君者，曰行，行固君字也，書曰，行之惟艱，語曰，行有餘力，中庸曰利行，曰勉行，曰力行，皆行也，皆所以爲進也，不行而望進，前輩所謂游心千里之外，而本身卻只在此，雖欲進焉，得而進諸，戴君求進者也，而予言行，予將有遠役，其知行之理，固審，君之俯仰是齋也，其亦反覆於字之爲義也哉，

跋彭和甫族譜

莆中有二蔡，其一派君謨，其一派京傳，聞京子孫慚京所爲，與人言，每自諱爲君謨後，孝子慈孫之心，固不應爾，亦以見世間羞恥事，雖爲人後，猶將愧之，彭和甫之派，來自博士齊，非玕後也，今其譜牒，併二族爲一，本爲君謨之後，而引京以混之，人情固大相遠哉，予聞晉沈勁恥其父陷於逆，致死以滌之，卒爲忠義，唐柳玭有言，門地高者，一事墮先訓，則無異他人，是以脩已不得不至，諸公皆勸和甫以自立，和甫而祖玕，猶當爲沈勁，和甫而祖博士，柳玭之言，得不勉乎哉，

跋彭叔英談命錄

命者令也，天下之事，至於不得不然，若天實使我爲之，此之謂命，而自然之命也，自古忠臣志士，立大功業於當世，往往適相邂逅，而計其平生，有非夢想所及，蓋不幸而國有大災大患，不容不出身扞禦，天實驅之，而非夫人之所欲爲也，當天下無事，仕於是時者，不見兵端，豈非命之至順，蓋至於不得已而用兵，犯危涉險，以身當之，則命之參差爲可憫矣，士大夫喜言兵非也，諱言兵亦非也，如以爲諱，則均是臣子也，彼有王事鞅掌，不遑啓居，至於殺身而不得避，是果何辜，吾獨何爲而取其便，如以爲喜，則是以功業

爲可顧鰓鰓然利天下之有變是誠何心哉是故士大夫不當以爲諱亦不當以爲喜委質於君惟君命所使君命卽天命惟無所苟而已星翁曆家之說以金火雜計孛皆爲主兵之象遇之者卽以功業許人十一曜之行於天無日不有無時不然人物之生亦無一日可息非適相值者亦時而有之也治亂本於世道而功業之顯晦關於人之一身審如其說則人之一身常足爲世道之軒輊有是理哉聖賢所謂知命俟命致命皆指天理之當然者而言是故非甘石所曉彭叔英儒者也而星翁曆家之說尙不免膠固歐陽巽齋先生旣具爲之斯予復備論之叔英持以復於先生

說

吳塘中山泉說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道體流行之妙往來而易見者惟川流爲然聖人發其端倪欲學者體認省察而無一息之間斷也後千數百年程子始默識而指以教人曰其言只在謹獨聖人言道之旨學者入道之門於是而深切著明尙書郞吳君正夫名蒙因名取象有合於下坎上艮之卦遂自命曰山泉君所以從事則又取二程上蔡和靖晦翁凡諸言敬者識諸座右易以養正爲聖功而養之方未之及也吾獨見自得乃從敬入則豈泛然而用吾力也歟夫川之水道之體也山之泉性之象是故善盡道者以敬而操存之則猶之川而不息焉善盡性者以敬而涵育之則猶之泉而不雜焉蓋有欲則息惟敬爲能不息有欲則雜惟敬爲能不雜君之所以見易其猶程子之所以見夫子歟雖然川上之事純亦不已誠者之天也泉猶性也泉動而出猶性動而爲情也是則有幾焉誠無爲幾善惡始以敬而持此幾終以幾而達此誠則山泉其川水之源川水其山泉之流會而通之混然一貫故曰敬者聖學成始而成終者也君講切熟矣愚也不敏方願學乎此尙從君質之

徐應明恕齋說

自漢儒以大中訓極而極之流遂爲苟容至先儒以極爲四外標準而學者始知極自唐儒以博愛謂仁而仁之道遂爲小惠至先儒以仁爲包四德而學者始識仁自漢晉以來有恕己恕人之說而恕之弊遂爲姑息至先儒以恕爲如心而學者始則恕聖人寖遠道學無傳於是漢人之中庸唐人之模稜皆足以自附於此三字之義天下之不見聖久矣尙賴伊洛諸君子出而抉聖經千載之祕而後之學者遂得與其道餘以求進於道鄱陽徐君應明有志於學特以恕爲入門則其幸生於道學之世而不至湔忍混貸以論於漢唐之陋也審矣雖然如心之事亦有所用力焉按傳專言恕者其事有二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大學言上下前後左右有絜矩之道此言如愛己之心而愛人者也大學言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此言如治己之心而治人者也然而如愛己之心而愛人則先儒必歸之窮理正心如治己之心而治人則先儒必以強於自治爲本蓋未能窮理正心則吾之愛惡取舍未必得正而推己及物亦必不得其當然未能強於自治則是以不正之身爲標的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吾之不正而論胥以陷則吾之爲恕者豈不相遠而吾夫子所謂終身可行者豈若是哉故夫論語一貫之恕中庸違道不遠

之恕又必以忠並言蓋惟忠而後所如之心無往非正而凡窮理正心強於自治皆求以不悖乎忠而已也抑予聞之論語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之各得其所也聖人之事也中庸之忠恕盡己之心而推以及人也學者之事也吾儕小人由前之所以用力者求之以進於中庸之忠恕則聖人忠恕之天豈曰己之菲薄而無足以進諸曾子之唯哉願與徐君講之

何睎程名說

予同年何君時任廬陵縣尉廳洛人大中大夫程公珦嘗辱居之後人爲建公祠又建堂曰睎程志道迹也何君生子東舍温公之父生於池温公生於光名之所起幸從其地君之名子以吉宜也而宜於吉者多也顧瞻斯堂取義甚大其當名之以睎程程本爲大中設何君名其子則以大中之子望之微說於予予曰大哉名乎其何如而稱之哉漢司馬相如自名曰相如本朝有錢希白之類希樂天者也功名文藝之士事爲之羈迹筆操小技抵掌馳志刻心苦思步驟之不難若夫正心脩身窮理盡性通天地之化造聖賢之蘊如程夫子者其何以望於後提哉雖然大中之在黃陂二夫子生焉其初固亦區區一尉之子耳洎其來廬陵二夫子年甚幼則亦童蒙也初何以自別於常兒然其後受學於舂陵追繼孔孟幸以其性命道德之說爲諸儒倡聖賢豈別一等天人爲之苟有六尺之軀皆道之體不可以其不可能而遂自暴自棄也且夫昔之爲程也難今之爲程也易中庸之學千數百歲不傳二程獨發關鍵直睎堂奧此其事百倍其力而後能今讀程之遺書考程之行事作聖塗轍瞭然可尋一日用力事半而功倍吾儕小人獲生斯世講聞私淑之緒餘非如漢唐儒者之寡陋蒙賴福澤深自慶幸不敢以不自勉況夫吉原之山川不改少府之堂宇如故二程事親從兄於此誦詩讀書於此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百世之下居乎此者猶聞風而起況去之二百年之近乎此何君義方之所爲汲汲也至於睎程之工夫當自主敬入然此大學之事今其爲赤子何君養其氣質莫重於習古有胎教況於襁褓自其能言能行以至於入小學使之灑埽應對進退周旋先知所以爲敬周帀而無欠深體而有本然後可以語睎程之事習於上則上習於下則下是一幾也何君謹之哉謹之哉君字了翁臨川人睎程生己未三月

王通孫名說

王君元剛生子名曰通孫初元剛夢有通守來謁排闥入堂闔於寢已而左右遂有娠旣生名之志所夢也予謂元剛名子之義甚大而其有意於斯夢也殆不其然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也人以其血肉之軀而合乎太虛之生氣夫然後絪縕化育人之質已成而健順五常之理附而行焉其聚也翕然其散也寂然天地之化盈虛消息往過來續流行古今如此而已輪迴之說佛者有之苟自孔氏不當以爲信然且夫人有此身卽有此理詩曰有物有則孟子曰形色天性也聖賢之學主乎踐形而不願乎其外元剛之教子望之以通於性命之正以無負乎天之所以與我者其獨善也邪其遂符所夢也邪其復過之也邪皆非所必計也人之得形於父母而毋忝爾所生遂不離道窮不失命名決性命

之情，以發富貴。富貴未必可得，而性命已失其正。此天下人子所以陷於失身者多矣。不敢不勉，而有知也。不敢不告諸爲人子者。元剛爲人之父，亦爲人之子者也。其遂此愚矣。予也言之，其子之長也，庶幾其有聞乎。因預定其字曰思。爲其長子也，以伯冠之。濂溪著書曰，通微生於思，不思則不能通微。嗚呼，思則得之，人人有貴於已者，弗思耳。尙勉之哉。元剛名義端，豐城人，通孫生戊午，今四歲云。

陳逢春肯軒說

陳逢春景茂，斧軒先生之子也。斧軒名鳳，官至朝奉郎，監行在豐儲倉。其爲人剛直有守，與趙東野齋名於玉虹、翠浪間。平生游吳履齋、包宏齋、嚴華谷諸公之門。諸公器之不置也。未及用，不幸蚤世。景茂幼孤，長而有立。自號曰肯軒。有志乎其先人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世之所謂猶疾人不肯子，豈其性然哉。志不存焉耳。志之所至，事亦至焉。夫肯之道，亦不一矣。從建肯其性者也，談遷肯其業者也。彪固肯其文者也。羲獻肯其書者也。壞顥肯其位者也。凡爲人子者，苟有一節不忝乎其前，其亦無愧於名父之子哉。蠱初九之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易之所謂意，景茂有之矣。書曰，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景茂必無是也。尙勉旃哉。

講義

西磵書院釋菜講義 知瑞州日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韓子犯之，而世怪且罵。柳子厚所謂惴惴然而不敢也。某忝守此邦，其於教化，號爲有一日之責。蓋嘗告謝而履乎學宮，得聞諸君之所以授受者，而親炙掣比，與逢掖講師弟子禮，則僭之爲尤甚。嘗有事乎先賢，諸君不鄙，而固以請，則雖寡陋，夫焉得辭。某初被命來守，旨咨政路曰，古之爲諸侯，先政化而後簿書，期會世之不淑，乃倒置此。則相與病夫風俗之弊，而士行不立，且傷夫教道之久廢，而未有一救之也。因得有及於君子德業之義，而重反覆焉。輒誦所聞，幷粹其旨，與諸君茂明之。

易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中心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無妄之謂誠。三者一道也。夫所謂德者，忠信而已矣。辭者德之表，則立此忠信者，脩辭而已矣。德是就心上說，業是就事上說。德者統言一善固德也。自其一善以至於無一之不善，亦德也。德有等級，故曰進。忠信者，實心之謂，一念之實，固忠信也。自一念之實以至於無一念之不實，亦忠信也。忠信之心，愈持養則愈充實，故曰忠信所以進德。脩辭者，謹飭其辭也。辭之不可以妄發，則謹飭之。故脩辭所以立其誠。誠即上面忠信字。居有守之之意。蓋一辭之誠，固是忠信，以一辭之妄間之，則吾之業頓隳，而德亦隨之矣。故自其一辭之脩以至於無一辭之不脩，則守之如一，而無所作輟，乃居業之義。德業如形影，德是存諸中者，業是德之著於外者。上言進，下言脩業之脩，所以爲德之表也。上言脩業，下言脩辭之脩，即業之脩也。以進德對脩業，則脩是用工，進是自然之進。以進德對居業，則進是未見其止，居是守之不變。推其守之不變，所以未見其止也。辭之義有二，發於言則爲言辭，發於文則爲文辭。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雖若歧爲四者，然文

行，安有離乎忠信。有忠信之行，自然有忠信之文，能爲忠信之文，方是不失忠信之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則忠信進德之謂也。言忠信，則脩辭立誠之謂也。未有行篤敬而言不忠信者，亦未有言不忠信而可以語篤敬者也。天地間只一箇誠字，更攧撲不碎。觀德者只觀人之辭，一句誠實，便是一德，句句誠實，便是德進。而不可揜，人之於其辭也，其可不謹其口之所自出而苟爲之哉。噫乎，聖學浸遠，人僞交作。而言之無稽甚矣。誕謾而無當，謂之大言。悠揚而不根，謂之浮言。浸潤而膚受，謂之游言。遁天而倍情，謂之放言。此數種人，其言不本於其心，而害於忠信，不足論也。最是號爲能言者，卒與之語，出入乎性命道德之奧，宜若忠信人也。夷考其私，則固有行如狗彘而不掩焉者，而其於文也，亦然滔滔然寫出來，無非貫串孔孟，引援伊洛，辭嚴義正，使人讀之，肅容斂衽之不暇。然而外頭如此，中心不如此，其實則是脫空誑謾，先儒謂這樣無緣做得好人，爲其無爲善之地也。外面一幅當雖好，裏面卻踏空，永不足以爲善，蓋由彼以聖賢法語，止可借爲議論之助，而使之實體之於其身，則曰此迂闊也。而何以使吾私，是以心口相反，所言與所行，如出二人。嗚呼，聖賢千言萬語，教人存心養性，所以存養此實也。豈以資人之口體而已哉。俗學至此，遂使質實之道衰，浮僞之意勝。而風俗之不競，從之。其陷於惡而不知反者，旣以妄終其身，而方來之秀，習於其父兄之教，良心善性，亦漸漬汨沒，而墮於不忠不信之歸。昔人有言，今天下溺矣，吾黨之士，猶幸而不盡溺於波頹瀾倒之衝，纓冠束帶，相與於此，求夫救溺之策，則如之何。噫，宜亦知所勉矣。或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積之自然，如此豈卒然且暮所及哉。今有人焉，平生無以表爲，而一日翻省，欲於誠學旋生用工夫，則前妄猶可贖乎。曰無傷也。溫公五六歲時，一婢子以湯脫胡桃皮，公紿其女兄曰，自脫也。公父呵之曰，小子何得謾語。公自是不敢謾語。然則溫公腳踏實地，做成九分人，蓋自五六歲時一認基之。溫公猶未免一語之疵也。元城事溫公凡五年，得一語曰誠。請問其目，曰自不妄語入。元城自謂予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然則元城造成一箇言行一致，表裏相應，蓋自五年從遊之久，七年持養之熟，前乎此，元城猶未免乎掣肘矛盾之愧也。人患不知方耳。有能一日渙然而悟，盡改心志，求爲不謾不妄，日積月累，守之而不懈，則凡所爲入僞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銷磨泯沒，不得以爲吾之病。而縱橫妙用，莫非此誠。乾之君子在是矣。或曰，誠者道之極致，而子直以忠信謂之，反以爲入道之始。其語誠，若未安。曰誠之爲言，各有所指。先儒論之詳矣。如周子所謂誠者，聖人之本，即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蓋指實理而言也。如所謂聖，誠而已矣，即中庸所謂天下至誠，指人之實有此理而言也。溫公元城之所謂誠，其意主於不欺詐，無矯僞，正學者立心之初，所當從事，非指誠之至者言之也。然學者其自溫公元城之所謂誠，則由乾之君子以至於中庸之聖人，若大路然，夫何遠之有。不敏何足以語誠，抑不自省察，則不覺而陷於人僞之惡，是安得不與同志極論其所終，以求自拔於流俗哉。愚也請事斯語，諸君其服之無斁。

歌

正氣歌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
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
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
三綱實係命。道義為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
陰房闃鬼火。春院閟天黑。牛驥同一皂。雞棲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
嗟哉沮洳場。為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悲。蒼天曷有極。
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百正集

連文鳳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百正集三卷

臣等謹案百正集宋連文鳳撰文鳳號應山百正其字也三山人仕履未詳集中暮秋雜興詩有仕籍姓名除句則宋德祐以前亦嘗從宦又庚子立春詩有又逢庚子歲老景對韶華句庚子爲大德四年則成宗之時猶在入元已二十四年矣至元丙戌浦江吳渭邀謝翶方鳳等舉月泉吟社以春日田園雜興爲題徵詩四方得二千七百三十五卷入選者二百八十卷刊板者六十卷以羅公福爲第一名據題下所註公福即文鳳之寓名也王士禎池北偶談謂月泉吟社詩清新尖刻別自一家而謝翶等品題未允因直爲移置改文鳳爲第二十一名然元初東南詩社作者如林推文鳳爲第一物無異詞當必有說似未可以一字一句遽易前人之甲乙今觀所作大抵清切流麗自抒性靈無宋末江湖諸人纖瑣麤獷之習雖上不及尤楊范陸下不及范揭虞楊而位置於諸人之間亦未遽爲白茅之藉則當時首屈一指亦有由矣集久不傳今以永樂大典所載編爲三卷又賦三首序二首記二首說一首傳一首跋散見永樂大典中文格雅潔亦不失前民矩矱其冰壺先生傳一首雖以文爲戲然毛穎羅文諸傳載之韓蘇集中古有是例今併附綴卷末以存其梗概焉乾隆四十年十一月恭校上

百正集卷上

三山　連文鳳撰

秋懷

草木亦何情，榮悴皆有時。颯颯涼風至，一夕失華滋。壯士撫霜晨，慷慨令心悲。流光日以邁，西風生別離。渺渺愁予懷，此懷誰能知。

天高正寥泬，深夜擊動闈。秋聲從何來，淅瀝復蕭瑟。須臾忽澎湃，愁思苦悽惻。能琴試靜聽，紛紛鳴四壁。有如賈少年，流涕重太息。時事已荒涼，俯仰一今昔。嗟余復何言，抱此長戚戚。

西北多陰風，日夜吹裳衣。草蟲動機杼，札札鳴聲悲。百憂攢中腸，歡樂復何時。今日忽已逝，來日未可知。且飲以狂樂，酩酊從所之。

漫漫秋夜長，夜長不能寐。抱琴出中庭，月影落在地。一彈復再彈，聲濟趣亦至。誰家箏笛聲，紛紛亂人思。音響何急促，忽忽無古意。嗟哉鍾儀心，千古獨憔悴。

茫茫秋水波，灼灼芙蓉姿。采之不盈匊，及此行樂時。陽鳥未南翔，元鳥將西歸。羇旅獨牢愁，泯默生窮思。美人不可見，長歌以自怡。

季鷹眞達士，棄官歸來吳。祿無盈寸榮，豈有升斗儲。盤桓吳溪上，所樂只在魚。懷組兮鄉里，佩印驕妻孥。

朝從高鳥翔．莫隨蹊華枯．富貴豈不好．不能少須臾．朔風吹塵沙．出門皆長途．拖影聊獨倚．新策非良圖．
陰陰陵上柏．離離陵上草．樵兒與牧豎．躑躅陵上道．蜿骨出榛莽．后土不愛寶．哀蟬弔寂寞．寒蟾照枯槁．
白雲同散漫．西風不敢掃．蓋棺千年後．既往不能保．人生血肉軀．百年終醜老．安得紫微書．遺我以火棗．
娟娟誰家女．軋軋弄機杼．買絲織未成．催租立當戶．下機愁向人．顰頷不敢語．泣涕走深山．深山更風雨．

秋雨歎

秋雨何紛紛．百草凍欲爛．曈曨不見日．驪龍猶未旦．煙雲雜澒洞．靑壤雨漫漶．阡陌何由分．涇渭不復判．
怒觸老木摧．響急猛獸散．平陸魚鼈飛．行客鳥鼠竄．田禾蔟秀與斗米金稠換．對牛破茅屋．展轉長夜半．
此時蒼生憂．誰知幾百萬．

送張仲實游姑蘇

君本吳下居．復作吳下遊．愛此山水佳．役役不得休．卓哉太史公．涉獵縱冥搜．往躅誰能追．而有蘇子由．
寥寥百載後．渺渺皆予愁．江南地益卑．士習日益偸．此行數百里．不過三兩州．歐韓不復作．去去將奚求．
倘君有所得．歸以發我幽．

智果寺拜東坡參寥遺像次韻

吾愛參寥子．遺偈寄眞跡．像貌儼如生．鉤畫宛若昔．讀此一代文．令人百慮釋．又愛東坡老．仙才迥飄逸．
吟哦月露章．飛騫風雨筆．古寺遺淸風．殘碑臥白日．我來拜祠下．怡然若私覿．和之詩與禪．詩禪機穎寂．
相對兩忘言．終朝不獲一．徘徊走風廊．春容坐苔石．於心適有契．所得不患失．禪空詩亦空．觀空莫觀色．
寥寥百載下．無此二騷客．買酒爲招魂．欲招不可得．

送人入北求仕

南方有奇士．湖海聲獵獵．功名志氣銳．不憚遠跋涉．春風一片紙．區區無所挾．持此欲取償．易於拾秋葉．
何以贈君言．勉哉耘其業．

慈烏

步出東南林．啞啞聞哀音．哀音不堪聞．而有反哺心．子母誰無情．爾情抑何深．昔人稱爾孝．烏中之曾參．
人於物最靈．奈何不如禽．

稻花

紛紛兒女花．爲人作顏色．眼飽聊自慰．飢來不堪食．此花不入譜．豈是凡花匹．太陽麗天中．正氣從午得．
開此豐穰瑞．脫彼風雨厄．始華都而甘．未粲光已白．我行田野間．舒嘯意自適．田者告我言．樂歲玆可必．
但期一飽死．百年漫勞役．

鵓鳩

時兮呼婦來．時兮驅婦去．呼來知天晴．驅去知天雨．一去或一來．非爲新與故．白雲變蒼狗．人事何錯迕．
不念精揀時．棄如路傍土．

吠犬

爪牙淬霜戟．眼睛爛銅鈴．輕獧更健捷．羣獸此最靈．吠堯非無知．怪不知桀形．一片愛主心．肯作警世銘．
哀哉乞憐者．搖尾偸餘齡．

蜜蜂

羣居崖谷間．不食人間食．春風百花塢．來往無虛日．採花釀爲糧．念屬自充實．敢稚割裂殃．操戈窮入室．
何異誤國人．腹劍而口蜜．

寄盧陵劉國博會孟先生

吁嗟天地何夢中．魍魎日夜嘯寒風．萬物元氣銷鑠盡．文章千古無時窮．先生驅文挾風雨．筆勢不停心自語．預池水暖芹正香．物換星移時不待．昔魯東門已無人．況今門外車馬塵．飛塵著天黑如漆．豔光一點爭嶙峋．新進少年競浮靡．妝點春妍學桃李．貞元朝士已無多．不識伯淳堪愧死．江空歲晚雪滿天．錢塘風景經幾年．片言隻字落人世．至今識者猶能傳．愧之新詩送盤谷．恨別情多歌不足．語言憔悴更可憐．故都寫作斷腸曲．潸然老淚愁天津．銅駝巷陌荆棘深．吳雲江樹黯無色．千里共此凄涼心．昌黎博士頭已白．籍湜當年門下客．俱是乾坤無用人．一見新詩重相憶．噫嘻齋前煙雨凄．橫江老鶴今來歸．我欲附之鍛翅短．此情寄與東風飛．

黃源山水圖爲北客賦

江南本是山水國．峽影嵯雲插空碧．世人愛畫不愛眞．一幅生綃懸素壁．黃生好手畢宏上．意在筆先方落筆．雲關岫幌掃層青．月浦煙汀寫脩白．縱橫瑣細分毫釐．變化幽冥絕痕迹．滄江碣石忽破碎．片紙散漫留不得．當年載入米家船．夜夜虹光八千尺．新評信口誇天眞．聲價祇今萬鎰直．流傳知落幾人手．神物護持入君室．世間尤物能移人．莫看江南望江北．

重游天竺

何年飛去竺國峯．下際滄海蟠蛟龍．幽希詭怪獻萬狀．八風搖蕩吹不融．千年老藤無根樹．長疑上有仙人住．山空月白元猿嘯．咫尺蓬萊隔塵霧．瑤草春深不復妍．荆棘花開顏色鮮．誰驅豐風燒劫火．神驚鬼哭愁山川．又疑黑衣故宰相．香火未冷今生緣．欲挾須彌遏北海．未必神通能廣大．康回憑怒相傾摧．神氣未完支節解．穿崖鑿谷何時事．混沌死矣靈不靈．

題深洞

棲霞嶺頭起煙霧．棲霞洞前撼風雨．洞門深鎖碧泉寒．控瀉玉壺冰雪貯．未容俗客激齒牙．且乞詩人滌肝腑．何當買屋此山居．山中六月不知暑．

招隱吟

碧澗淸泉白石寒．神仙一往不可攀．蓬瀛縹渺非人寰．天風高兮翔靑鸞．欲往從之春花秋葉殘．歸去來兮．長途而惡灘．歸去來兮．綠水與靑山．衣囊笠屐煙幌雲關．指許由．拉巢父．相與徜徉兮廣莫之間．黃塵

不飛兮白日閒.芝苓森森兮.風露漫漫.

贈畫者幷序

一日.有一生攜詩過余.長揖而前曰.某姓.某名.某某所人也.世不治他技.以畫爲生.君貌癯而神淸.形枯而色不衰.殆類夫隱者也.詩圖之.雖然.願得君一語自壯足矣.余笑曰.噫.余天地閒無用人也.身贅矣.子將以畫贅之.奚爲哉.且而畫工安所事.吾詩不工.雖得吾詩奚益.生之請益堅.於是進而語之曰.余非能詩者.子欲名子之畫.當求之世之賢士大夫.庶幾貴子之藝而成子之名.生唯唯.余故序其所以詩之意云.

麒麟閣上十一人.斯人瑞世眞麒麟.雲臺功臣二十八.中興事業爭嶙峋.或在身前或死後.藉藉聲名自不朽.不知當時畫者誰.假此誰者當好手.古今何代無人材.翕霍變化俱塵埃.豈是畫師好手不復過.豈是世無麟閣與雲臺.虎頭燕頷今已矣.婢膝奴顏當愧死.江湖人物何渺然.子當爲我走訪山林隱君子.

伍相公廟丁亥被燬

蘆中人.蘆中人.漁父相逢潯水津.一言慷慨辭寶劍.江空月白波粼粼.被髮佯狂乞吳市.狀貌不類流離民.博浪鐵椎袖入手.留侯切切志在秦.論淮涉泗折荊關.死龍鞭笞無完鱗.日暮途窮快逆施.憤怒激烈忘君臣.堂堂廟食幾千祺.一夕化作風中塵.吳山落照秋風老.草木蕭慘無餘春.天道茫茫忽今古.世事渺渺如雲輪.蘆中人.蘆中人.生爲公相死爲神.何時拔刀斫鱠捕.飲松江醇.

庚子立春

又逢庚子歲.老景對韶華.奮噪朝朝鵲.燈開夜夜花.淒迷連月雨.冷落幾人家.幸有新春酒.瓶中不用賒.

東坡竹

眉山墓木拱.遺跡此淋漓.風葉活欲動.霜根死不移.老仙初貶處.元祐太平時.直節有如此.何緣入黨碑.

寄林處士景初

詩書歲月久.到老未忘情.一自文風變.長憂雅道輕.時人空見忌.聖主舊知名.更有孤高節.冰霜無此淸.

二月晦日懷林處士

相思忽成夢.久不到茶窩.飛去羽毛短.別來風雨多.杏花一夜發.春事二分過.百尺龍潭上.知君意若何.

種菖蒲

此種卽昌陽.移栽九節長.蒔叢不放碧.竅月自生香.病眼看先醒.閒心覺漸涼.余非學仙者.莫倩引年方.

夏日池亭小憩

眼前無俗物.萬竹與千荷.來此坐淸晝.看風生白波.閒心塵事省.靜耳一蟬多.詩酒是消遣.其如長日何.

葛嶺殘節

此是歐鐘節.期人去不還.繁華一夢裏.風雨十年閒.紅葉自成徑.綠苔空掩關.國亡家亦破.愁殺夕陽山.

題在家僧自在窩

此卽家山處.春風住幾年.晝看紅日坐.時抱白雲眠.半榻淸閑地.一龕安樂禪.叢林有規矩.何似且隨緣.

曉起

鐘聲壓早眠.倚棹過晴川.半夜涼風起.一帆秋影懸.僧聯開雁句.僕請買魚錢.毎被人相問.誰家書畫船.

簡李元暉

移棹方游響.攜琴又到杭.溪山隨影轉.日月共貧忙.何處依劉表.無人識子長.世情已如此.客路獨堪傷.

寄林處士

人物推先輩.江湖姓字香.今年方八十.此老不尋常.道義襟期重.詩書氣味長.願余蒲柳質.那得似彭郎.

中秋翫月

此夜月如晝.有人同倚樓.山高萬古色.天地一輪秋.盡賞興不足.醉看身欲浮.因思舊年處.風雨未能休.

暮秋雜興

門巷多車馬.空齋掩半扉.天時秋後變.人事日來非.歲月銷英氣.風霜嚴客衣.誰知光景短.冉冉去如飛.

自憐今老大.空憶舊歡娛.翻覆看時事.艱危涉世途.客身湘浦雁.歸夢越鄕鱸.安得神仙術.行藏寄一壺.

棲棲猶未定.去去復何求.縱有劉伶酒.難消杜甫愁.黑雲天易晚.紅葉樹多秋.哀怨不堪聽.笛聲何處樓.

西風離別淚.點點落淸笳.曲變猶莊舄.琴亡自瓠巴.餘生空歲月.倦迹久塵沙.顧影知何似.蒼蒼白露葭.

且說西湖事.未言東海枯.悲風荒野大.落照廢城孤.有句塡詩債.無錢覓酒壚.不堪重舉目.景物入秋殊.

似隱還非隱.未能忘世情.山河亡國恨.風雨客樓聲.窮有天擕問.貧無地可耕.桃源皆何處.目斷故秦城.

老計笑空疎.淸風一草廬.閒門心跡在.化籍姓名除.曲唱貞元後.吟歸丙子初.不言封禪事.誰識病相如.

釣絲風

短髮冷颼颼.倚船(要元作詩體)初下鉤.閒來片水外.輕弄一痕秋.淺拂蘋花落.(要元作詩亂體)低隨(要元作詩公體)柳影浮.煙波淸夢遠.吹不到王(要元作詩分體)侯.

晚步

不知風露寒.深坐翠微閒.對酒秋花發.看雲暝鶴還.鐘聲黃葉寺.樵唱夕陽山.安得吟身健.長隨白日閒.

菊

不用移春檻.西風滿客車.行行無長物.粲粲只黃花.晩色裝秋重.寒香引路斜.登來貧女處.有酒不須賒.

題友人湘行藁

詩史久不作.此游淸興長.看山到湘水.隨雁過衡陽.醉裏關河在.吟餘草木香.九歌流落處.想爲一沾裳.

悼鶴爲楊彥禮賦

忽隨塵土化.不復此翩躚.遺跡今猶在.主人時自憐.曉風空操外.殘月石牀邊.幾夜夢中見.夢中疑是仙.

廢冢

春落誰家冢.烏鳶出土飛.黃金知有用.白骨竟無歸.野鳥啼陰樹.行人弔夕暉.蓋棺猶未定.何況此生徵.

中秋偶病

中秋不見月，扶病倚闌干，故國愁心遠，西風瘦骨寒，縱無今夕醉，容有別時看，且作甯飛鶴，一枝聊自安。

病後

一病忽半載，囊無稀藥資，生逢千刼後，死較十年遲，老色從侵面，閑愁併上眉，惟餘清思在，瘦盡尚能詩。

八月病中

此病從何得，蹉跎過六年，家貧無長物，藥債已隨肩，衰颯形如鬼，清臞骨不仙，死生俱一夢，吾自樂吾天。

送吳言可之鄂

四明多勝迹，不憚此行難，客棹霜天晚，征衫道路寒，湖聲通夕見，海月帶潮看，莫遠乘槎去，風濤卒未安。

冬日晨興

閉樓看雪坐，半榻著吟僧，頑甚不知冷，睡來還欲冰，空庭眠病鶴，凍壁立僵蠅，鄰巷有貧者，曉炊猶未能。

題陸介大隱居圖

竹籬茅舍處，此是陸家村，惟有鷄看屋，更無人到門，古琴長挂壁，春酒自盈樽，似隱還非隱，幽居亦寓言。

送杜子問歸明州

未酬行道志，抱道復東歸，老入江湖聲，寒深雨雪衣，客程煙樹晚，鄉夢海魚肥，所恨交情淺，臨岐別語稀。

對月懷故人

相思不成寐，風露夜漫漫，明月此時好，故人何處看，客愁杯酒盡，秋影一燈殘，空憶樓前雁，欲飛無羽翰。

默默

默默守吾元，此心誰共言，青天開有眼，白日走無根，歲月貂裘敝，生涯鐵硯存，古人如可作，買酒為招魂。

山居

無名亦無利，非隱又非仙，逐獸機心息，閑禽野性便，俗淳猶近古，人老不知年，此是山居樂，山中別一天。

三省齋為洪中行賦

機巧日相鑿，誰能自警深，惟君學夫子，此意即曾參，鐘破平生夢，燈明半夜心，遙知讀書處，松桂已成林。

自在廬為倪遜翁賦

翁也家何在，悠然天地間，往來明月隔，坐臥白雲關，晚歲有餘樂，誰人似此閒，只為清甚惱，吟得鬢毛斑。

送周伯暘之餘姚

佳友難為別，何時重盍簪，客衣黃葉滿，春屋白雲深，落月生離夢，寒蛩助越吟，抱琴從此去，虞氏有遺音。

破衣和尚

平生只布衲，禪似晚秋蓮，當日住何寺，隨身著幾年，幅將黃葉補，閒共白雲眠，結屋吳山下，修行了宿緣。

聞復先上人下世

滿腹貯韓文，僧中少似君，行高臨死見，名重在生聞，霜變北峯樹，猿啼下竺雲，未知埋骨處，消得片香焚。

題林進士玉芝西礀小隱

小山尋杖履，壁水歎荊榛，結屋依泉石，彈冠謝俗塵，傷心天寶事，散髮義熙民，芝嶺甘幽曠，桃源寄隱淪。田園謀老計，花竹結芳鄰，孔孟惟憂道，夷齊不患貧，無官勞遠夢，有地著閒身，來往唐冠帶，留題滿縉紳。知君易尚在，吾亦守吾真。

送西秦張仲實游大滌洞天（案此首永樂大典闕，今從洞霄詩集補入。）

西秦有佳士，吟向九峯行，猿鶴自相語，林泉又一清，松風仙路轉，花雨石牀平，祇恐棲真客，邀君結隱盟。

百正集卷中

湖上行春

踏破六橋楊柳煙，鄉心迢遞怯啼鵑，好花歲歲仍相似，白髮星星不再玄，甕裏有金堪一醉，瓢中無藥可千年，遊人不管興亡事，但把笙歌鬧彩船。

送沈伯偶回霅

江空歲晚朔風寒，詩卷相隨曉出關，不為尋梅勞杖履，偶因問菊到家山，溪橋買酒經過熟，鄰舍分茶笑語閒，若見碧瀾趙公子，為言衰鬢與愁顏。

己卯中秋遇雨

南樓一夢已淒涼，好景難逢重感傷，天上此時如白晝，人間何處有清光，山河倒影冥俱黑，燈火新愁夜正長，畢竟老蟾終古在，西風客鬢易蒼蒼。

寄常州薛鄉宗仁

稽山禹穴，并為狐兔，神龍遺蛻，散亂榛蕪，孝子仁人，一夕悉取而歸之，有人心者，能無愧乎，聞此悲泣，寄以詩。

玉立蓬萊問淺深，仙裾不受海塵侵，千年愛護神龍骨，萬里淒涼老鶴心，夜月照愁低草色，秋風吹淚哭

松陰.鋨塘流水情何限.誰采蘋花掣趁吟.

寄仲實上人

一笑簞韶曲未終.清風杖錫欲何從.不隨輕絮飄流水.且作閒雲過別峯.昭慶寺前鴉遶樹.餘杭山下鶴歸松.人來今雨聞消息.見說維摩帶病容.

送劉悅心教授任潮陽

一穗藝煙侍校書.攜書且此作師儒.拄扶學法防時弊.教養人材應世需.蘭芷汀洲身外夢.孤篷鄉國夢中吳.片帆好趁秋風便.吟過洞庭青草湖.

壽陳右司

白髮蒼顏半醉醒.衣冠洛社舊耆英.誰能似此存高節.天欲留公相太平.閑裏看山心共遠.老來讀易眼增明.年年四月初三夜.簾外一痕新月生.

冬日早行

客裏閒關去路賒.輕衫短帽朔風斜.青霜委地疑行雪.紅葉成林當落花.渡口潮斷驚睡犬.田頭鹿過散飢鴉.閉門無事日高起.誰似山中隱士家.

感春

貫心未足事多違.啼鳥聲聲怨夕暉.客夢一番芳草歇.人生幾度落花飛.病難當別鄉情遠.老不禁愁酒力微.猶記當年歌舞地.醉遊秉燭夜深歸.

六和塔訪陳右司

空山木落欲何歸.渺渺黃塵污客衣.白嘆馮唐今已老.世無劉表孰堪依.爐中丹火工夫淺.筆下文章氣餘微.幸識貞元舊朝士.錢塘江上話殘暉.

有感

年來慚作少年狂.一枕功名蝶夢鄉.舉世相誇唐字學.幾人曾識漢文章.自憐晚歲桑榆景.敢入春風桃李場.到此相逢莫相笑.誰知臧穀兩亡羊.

題隱者園

三徑歸來但閉門.門前車馬自紛紛.半生活計琴書事.一片閒心寄白雲.暇日池臺行處樂.春風禽鳥靜中聞.客櫳相對西鄰住.好景天教向我分.

湖飲得天字

老來更上百花船.賴有湖光慰眼前.兵後山川仍戀土.壺中日月不行天.閒身適意隨鷗鷺.樂事何必問管弦.盡醉無愁歸路晚.客樓只在廢城邊.

試筆

誰遣毛州刺史來.閒銷終日共徘徊.龍蛻石澗新臨硯.鶴舞松煙乍試煤.茅舍寒深題未遍.玉堂月冷夢

空回.笑予得爾渾無用.慣侶臨風寫八哀.

趙司門成之新居

何必山巔共水涯.閒心幽遠此相宜.喧無車馬紅塵少.樂有琴書白日遲.晴檻倚風初拂處.夜燈聽雨正蛙時.客來試問功名事.已付功名與酒卮.

送友人歸越（己亥.遇於越.後十載.故人來杭.與之相聚.積者累日.臨別未還.復別去.爲之悵然）

妻子相攜失所居.山川迢遞更崎嶇.征鴻去去秋風急.驚鵲棲棲夜月孤.賴有綈袍憐范叔.免教歧路泣楊朱.歸來每憶溪船上.買得鮮魚酒旋沽.

秋懷酬仇仁近見寄

西風一夕送殘蟬.老景情懷更悄然.蘆荻病中秋瑟瑟.家山夢裏路綿綿.空城點滴寒砧雨.故國淒迷斷礎煙.待得鶴歸華表上.可堪人世又千年.

寄上虞周伯起縣尉

憶昔論文向酒邊.忽來二十二三年.別離老淚深春水.今古閒愁積暮煙.吟作南音懷越士.望窮東浦隔秦天.夢魂不識曹娥渡.一紙相思寄客船.

頑獨

頑獨齋前翠色交.悄然一榻掩衡茅.禪心久作高僧侶.方術專從道士教.曉日短牆花弄影.晚風斜檻鵲歸巢.老懷自喜詩尤健.幾度窮吟憶孟郊.

寄桐廬李華甫

客裏光陰嘆白駒.青山何處故人疎.花開花落難逢笑.潮去潮來莫寄書.北海酒深時自醉.西湖水淺晚堪漁.新詩忽見因相憶.何日攜琴話起居.

謝人惠梅花

惟有梅花不厭貧.花前笑語伴閒身.老枝猶帶深山雪.生意能回破屋春.影待月來明戶牖.香隨風散惱比鄰.寄余何限江南意.幾度相看憶故人.

自笑

自笑儒冠不稱時.幾回堪笑復堪悲.閉門事少知貧好.逆境愁多恨死遲.勳閣麒麟無夢想.故山猿鶴有心期.紛紛塵俗都如許.吟得詩成欲寄誰.

紈扇

露冷飄零半幅紈.傷心不見女乘鸞.歌殘春院桃花暖.愁殺秋庭木葉寒.滿地飛塵何處避.佳時明月向誰看.應思曾在君懷裏.一點恩情欲忘難.

呈趙侍郎

瓢瓢蓬壺隔俗塵.塵中日月易因循.白駒皎皎猶空谷.秋水娟娟自美人.何限溪山分曉夢.無情天地著

開身拖琴來問吟邊信。見說池塘草正春。

鶴中烏

未是扶搖得意時。鶴中日月且相依。一身天地宜開過。四面風塵莫遠飛。老樹無枝空悵望。春山何處不知歸。憑君愛取新毛羽。休向花前恐落暉。

送張集父分教越之上虞

此去横經涉遠途。三江煙雨晚潮初。題詩豈是貪求祿。鄭老從來愛讀書。駐馬曉吟曹廟檜。倚船時看舜鄉魚。顧予挾册曾游此。故舊相逢爲起居。

挽周明府公謹

彭澤歸來厭宦情。弁陽山下買山耕。春風秋月供吟嘯。月夕花朝寄死生。銘墓古人堪彷彿。著書心事更分明。但能似此存清節。野史還須記姓名。

丙戌送李元暉歸

劍影悠悠出故都。酒邊臨別重躊躇。吳江霜早愁聞雁。楚澤天寬老釣魚。瑤草春風香未歇。美人秋水意何如。西湖莫忘閒鷗鷺。强健不妨頻寄書。

送陳仲甫挾書游甫里

西風客影髩毛蒼。此去攜琴又一方。欲向胸中消日月。何妨籬下寄文章。於今蜀道無平地。到處并州即故鄉。笠澤筆牀猶在否。煩君移棹問滄浪。

黃資深入道

霞衣飛舞越山青。回笑時人醉未醒。春枕臥看琪樹月。夜香拜石壇星。泥成丹竈燒仙藥。移近明窗讀道經。可惜蓬萊歸不早。海風正急海波腥。

送王道士入燕

何處春山采藥還。此行萬里道途難。西風塵起衣裝重。北斗星低劍氣寒。學跨青牛朝玉闕。語留白鶴守金丹。洞門無鎖須歸早。莫待桃花落石壇。

送友人建康入道

郁郁文章不稱時。豈堪寂寞寄人籬。早知亂後爲儒誤。始恨年來入道遲。春晚茅山猶有花。秋深商嶺已無芝。何當乘此清風去。共看山家未了棋。

釣臺

諸將驅馳尺寸功。先生來此坐清風。漢家天地閒身外。嚴瀨煙波落照中。片石鬆鬆年歲晚。一絲裊裊利名空。笑余亦是垂綸客。欲借臺前繫短篷。

雪

幾片飄從客鬢來。光搖老眼白皚皚。不因枯樹今朝見。只道寒梅昨夜開。是處園林迎臘到。一時天地驗

春回。憑誰寄語問滕六。乞與人間此種栽。

春日田園雜興 案此詩永樂大典闕今從月泉吟社詩補入。

老我無心出市朝。東風林壑自逍遙。一犂好雨秧初種。幾道寒泉藥旋澆。放犢曉登雲外壠。聽鶯時立柳邊橋。池塘見說生新草。已許吟魂入夢招。案月泉吟社原評云。栗里作中求其粹然無疵。極整齊而不窘邊幅者。此爲冠。

己丑元宵

不因燈火有元宵。彊把時光慰寂寥。十四年來無此興。三更踏月過河橋。

王昭君

使者相隨出漢宮。辭君馬上去匆匆。只因自恃好顏色。不把金錢買畫工。

書齋夜坐

讀罷殘書聽雁聲。西風一榻一青燈。老來清思渾如許。自笑前生莫是僧。

中秋夜坐

寂寞無如此夜坐。西窗獨燭讀離騷。可憐塵世多風雨。天柱峯頭月正高。

贈賣花湖妓

客來不惜買花錢。客醉青樓月在天。欲盡樽前歌舞意。湖頭已有早開船。

虞美人

帳中對飲復高歌。飲罷歌殘淚雨多。自是天將亡楚國。不因紅粉失山河。

月夜獨坐

坐久不聞人語喧。風枝吹動宿禽翻。鄰家負卻三更月。未到鐘聲已閉門。

送韓仲文歸京口二首

有客京口號竹坡。蒼然碧玉横清波。淒涼騎陌走風雨。游塵飛撲征衫多。

一點吳山看未了。鄉夢悠悠大江表。夕陽何處認歸驂。野樹蒼煙隔飛鳥。

送高繼伯分教湖之德清

此時不忍抱道才。欲把文章扇冷灰。見說讀書堂尚在。瓣香寄與謁東萊。

小雪次北客韻

壹年佳瑞此先知。莫恨無多莫恨遲。若使紛紛猶未已。梅花凍殺已多時。

賦椰子吸月杯

殺似懸匏讓玉房。誰人剖玉注天漿。有時移卻杯中兔。帶得長生藥氣香。

賣壺天人一理堂

高高下下兩無窮。盡在壺天一色中。俯仰不堪供一笑。何當相與問洪濛。

賦黑兔

昔日蟾宮擒藥時．桂花樹下影依依．一朝謫落人間世．卻被緇塵染素衣．

送友人歸越二首

把手西風晚菊天．夢魂嘯醒十年前．未能捫蝨談時事．且與持螯上酒船．

吳越青山猶好在．古今明月不長圓．可堪老大重離別．一片愁心落照邊．

端午

相傳楚俗試蘭湯．一枕南薰日正長．門掩綠陰無脩事．起來燒過午時香．

壬午觀火地

燒盡長安市上花．何時重見此繁華．獨憐幾處堂前燕．失卻新巢過別家．

題乾洞

何人鑿破雲煙壑．百丈雲煙生節角．解衣盤礴坐山風．一片松花半空落．

紀夢

薰風一榻臥南窗．無事襟心暑亦涼．半夜忽生鄉土夢．屋前屋後荔枝香．

讀史

滿道羲皇盡赭衣．含冤相語泣相隨．不因今日身親見．只說先秦事可疑．

題騰胻踏圖

世上紛紛驥與駘．分明此種是龍媒．雪毛尙帶燕脂溼．想是扶桑乍浴回．

參寥泉

習習竹風吹古井．點點苔花生斷綆．寒泉不浸詩人脾．護乞山僧瀹春茗．

枕易

身世相忘象外天．青風一枕幾千年．有時默默焚香坐．閒看白雲心自玄．

懷趙右之

巷見梅花照客身．梅花長好客長貧．江天搖落年華晚．何處青山有故人．

流杯亭

流杯亭下水無聲．滿地牛羊野草腥．何事當時貪宴會．至今帝醉未能醒．

餘杭道中曉行

曉驚漢嶽未見天．山光水影白相連．餘杭不似西川路．六月中旬叫杜鵑．

項羽

蓋世英雄冠古今．干戈未定日相尋．帳中一夕悲歌處．霸氣難降兒女心．

綠珠

忍將死別爭倫家．百丈樓前月色斜．一片香魂隨笛散．卻疑吹落玉梅花．

銅雀臺

月正明時星正稀．鄴城風雨忽淒淒．荒臺深鎖殘春色．半夜寒鴉遶樹啼．

山雲

去如斷雁失羣飛．來似高僧出定歸．無去無來林下客．吟魂一片共依依．

題畫

纖紅淡粉退春姿．好手移來一兩枝．見說此花三十種．只消眞畫醉西施．

百正集卷下

登高賦

天氣淸兮高哉．雲溶溶兮四開．泫玉露兮旣降．金飆翔兮埏垓．維茲時兮辰良．涉彼岡兮崔嵬．尋幽壑兮邃谷．坐白石兮蒼苔．攀龍山兮逸鶴．樹冥冥兮翳羅．娟伊人兮高風．俯同寰兮嬰孩．曠千載兮寥寥．羌渺渺兮余懷．桂芬芬兮椒馨．魂欲招兮不來．邈今古兮宇宙．紛流俗兮喧豗．漂翻翻兮上下．濁汩汩兮氛埃．念浮生兮須臾．復何樂兮何哀．采落英兮盈掬．挹天漿兮如淮．聊自適兮容與．左持螯兮右杯．歎暮景兮短促．將駕言兮溘歸．醉舞影兮婆娑．歌明月兮徘徊．

獨居賦

覩吾生之若浮．寄流光之過隙．撫景忽以西邁．倚長風而抱膝．時會運之相嬗．實洪濛而莫測．授余初兮無爲．奚終罹以憂戚．晝短而夜長．光天寬而地窄．能虛己以游世．非達觀其疇識．此長慶翁所以叩玆順於香山．柴桑子所以賦歸休於彭澤也．嗟乎．蠻戰蝸爭．紛紛疰力．魚追獸奔．汨汨形役．以靜觀動．由今觀昔．流芳胡躋躋乎尼父．遺臭胡昧昧乎盜跖．奚是奚非．害喪害得．孰若委道化以樂天．祇識知而順則．託信宿於蘧廬．假夢寐於槐國．如斯可以爲無懷之民．游葛天之域也．因論夫俯仰之間．貿貿陳迹．自其以人勝天者觀之．則強弱小大．或得以紊其常．自其以天勝人者觀之．則富貴貧賤．亦各順其所適．非天

之不可必乎. 光風留春. 好天良夕. 持白雲以怡悅. 酌明月而幕席. 隨坎止而流行. 付盈虛與消息. 善保綽以饗和. 對爐熏而讀易.

虛舟賦

汎彼中流. 其名曰舟. 遠可以涉. 深可以遊. 伊誰爲之. 有熊氏作. 如鳥斯飛. 如馬斯躍. 彼誕而迂. 其名曰虛. 若盈而竭. 若有而無. 伊誰爲之. 太空是侶. 奚放奚歸. 奚涯奚涘. 我有虛舟. 不纜不維. 篙不可設. 柂不可施. 其材孔良. 其質孔厚. 般輸顧之. 吐舌縮首. 匪權而爲. 匪鐵而堅. 李郭升之. 儼若登仙. 放乎巨浸. 泛無所著. 係之頹岸. 淡無所泊. 萬斛匪重. 一葉匪輕. 東西上下. 不棹而行. 颶風橫江. 弗震弗驚. 惡浪排空. 弗覆弗溺. 昔有孟明. 濟河自焚. 賈勇作氣. 敗北晉軍. 纔有公瑾. 蒙衝鬪艦. 天與一炬. 曹師破膽. 勝利權歟. 負則楫攜. 一喜一戚. 往來於懷. 喜者患得. 戚者患喪. 孰若吾舟. 從吾於浪. 利汚吾網. 名玷吾督. 有鱣可庖. 有魚可羹. 暮雨朝煙. 草衣蒻笠. 日出而出. 日入而入. 萬山夜行. 一笑當空. 山河大地. 在吾舟中. 此時觀之. 非舟非我. 心焉如灰. 形焉如槁. 適有漁父. 鼓枻而歌曰. 月白兮風淸. 雲淡淡兮水冷冷. 子亦知夫月之所以明. 風之所以生. 雲之所以作. 水之所以行乎. 吾將與子汎濫乎寬閒之野. 廣莫之濱. 余歌而答之曰. 寬兮閒兮. 天地之閒兮廣兮莫兮. 天地之鄕兮. 嗚呼. 天地亦不過其如是.

送苟厚夫學正之昌國序

三代鄕擧里選之法. 久不行於天下. 吾道一脈. 緜緜延延. 至於今〻[illegible]. 幸三代之學法存焉耳. 不幸而不得其人. 雖存猶不存也. 嗟夫. 學校之設. 其來非一日. 漢晉魏隋之閒. 始有學校官. 有州博士. 有經學士. 掌以五經敎授. 繇是敎授之名始立. 名正錄者. 其又何始乎. 安定胡先生掌太學. 其正錄第補諸生. 後以上舍內舍充. 及三舍興. 始設官. 如學官之例. 然則凡學之正錄. 殆昉是而設也. 雖然. 是可以倖得哉. 始也羣試於學. 月書而季考. 釐積而分累. 校數歲之中. 第其最優者升之州若府. 州若府然後出是命焉. 然則得一職也亦勞矣. 向也謂之職. 今以官名之. 向也得之州若府. 今以省命之. 是選不爲不重矣. 然而不以道藝. 不以德行. 不由科目而來. 往往技術之流. 與夫彊有力者. 得以居是官. 可歎也已. 成都苟厚夫. 無技術之可挾. 無彊有力之可恃. 然觀於今世之材之能. 如吾厚夫者. 亦不多其人. 嘗任松江學錄. 以恭敬事上官. 其於朋友. 則謙以和. 其於講課也. 切切偲偲. 三載考績. 官箴無曠. 今也授以昌國學正. 蓋不過循級而進. 俾竊升斗之祿. 得以便朝夕菽水之奉. 非厚夫本志也. 奈何力有所不逮. 技術有所不及. 故不暇擇地之美惡近遠焉. 吁. 亦可歸之命也矣. 然吾聞之. 昌國多有材士. 風俗亦不惡. 廩稍不歉他學之萬一. 幸而不至乏絶. 大凡士君子以道自任. 無一毫妄求苟欲之心. 何往而不可焉. 昔范文正公掌睢陽學時. 有孫秀才者. 來謁公. 贈以錢. 則以母老無以養爲辭. 公曰. 吾今補子以學職. 月得三千以供養. 子安於學乎. 孫於是大喜. 今君誠能委於命. 安於學. 月取三千以歸養其親. 安知他日不爲孫泰山也. 厚夫勉乎哉. 是行也. 厚夫固不以地之遠且險爲難. 而惟母老是懼. 余姑借是說以寬之.

送吳子敬序

釣臺. 嚴之佳山水也. 子陵先生耕於是. 後之人堂而祠焉. 祠之者. 敬之也. 今名其所曰書院. 以山長名官. 罔辨以此處當今之士. 亦所以重祠事也. 吁. 先生隱者也. 而使仕者居之. 恐非先生意也. 然而先生有言曰. 懷仁輔義天下悅. 阿諛順旨要領絶. 故欲使天下仕者. 行其義也. 行其道也. 不失其要領者也. 松江吳子敬. 端友也. 不汲汲於仕. 從吾學. 釋律二年. 以文字往來其間者又四三年. 由是學益進. 文日益工. 而略無一毫侈然自足之態. 每告余而言曰. 仰事俯畜. 非某所憂也. 倘能屛去俗慮. 無所介介乎其中. 則杜門讀書足爾. 今子來長是山. 疊嶂相嵌. 羣樹茂植. 錦峯繡嶺. 淸麗奇絶. 是造物者以讀書之地假之也. 若夫廩稍之盈虛. 生徒之衆寡. 固皆無賴乎此. 然以有所挾之材. 而置之寬閒之野. 廣莫之濱. 惜夫. 遯然學而優則仕. 仕而優則學. 今日之仕. 今日之學. 其於遠且大者. 若稼而穀. 圃而蔬. 其方來未艾也. 吾故以要領之言. 贈吾子. 子敬其勉諸.

學魯齋記

錢塘丁君強父. 文章士也. 鄕之人咸擧之. 初余遊杭. 頻君居前廡. 與之識. 且嘗與之爭功名於場屋閒. 後十載. 奎文斂耀. 芹藻無香. 君於是閉門讀書. 不復以榮進亂心. 名讀書之齋曰學魯. 課其子. 命之朝夕學焉. 一日造其齋. 見之. 且大笑曰. 異哉. 奚而名也. 父字以強. 子教之魯. 何勇於己而示子以怯與. 是必有故也. 且魯有等級. 有眞有似. 曾參之魯. 魯之似者也. 周勃之魯. 魯之眞者也. 夫以椎魯少文之夫. 一旦處大變故. 不動聲色. 而能安傾危之社稷. 若曾子者. 又非絳侯比也. 聖門高弟. 顔曾爲首. 稱顔有得乎愚之如安知曾不得魯之似. 然則眞可也. 似亦可也. 今將學之敎眞乎. 學似乎. 強父曰. 知愚一武子也. 吾夫子獨以其愚不可及. 以善於處愚之時者爾. 某之子稍聰悟. 易通於學. 方今薄習澆漓. 易以移人. 可不慮哉. 詩云. 他人有心. 予忖度之. 予之心. 子其得之矣. 烏乎. 強父往矣. 有子曰君瑞. 讀父書. 世其業. 心術氣質. 不爲習尙所變化. 謙於己. 恭以待人. 言語動作. 容止進退. 無一不於魯之學得之. 君瑞年方壯. 籍籍有詩名. 夫詩亦道也. 由是懋於詩. 篤於學. 庶幾可以進於道. 進於道. 是亦曾子已矣. 是亦曾子已矣.

四望亭記

詩不云乎. 駕彼四牡. 四牡項領. 我瞻四方. 蹙蹙靡所騁. 釋者曰. 人君所乘之馬. 但養大其領. 不肯爲用. 喩大臣自恣不能使也. 瞻望四方. 蹙蹙然無所馳騁. 烏乎. 此刺詩也. 方今乾坤淸爽. 風雲際會. 氣類咸召. 人材翕合. 殆非詩之所謂云爾. 眞定高君章. 業儒吏. 由吏而仕. 官水監. 急流勇退. 沐於家. 家之側. 買地數十弓. 更類一亭. 爲棲息之所. 左右引水. 翼以池沼. 壘石前後. 樹以花木. 琴棋圖籍. 筆牀茶竈. 次第於其閒. 落成之後. 觴客賦詩. 相與慶斯亭. 客曰. 快哉. 曠瞻遐眺. 上下四方之宇. 盡在是矣. 名不虛得也. 主人哆然大笑曰. 噫. 是不然. 東望太山. 虎豹居之. 南望黃河. 黿鼉魚鼈生焉. 函關據其西. 大海坐其北. 江濤如許. 人物眇然. 吾之所望者. 在此不在彼也. 客悟曰. 向也子由之謁魏公也. 亦曰. 於山則見終南. 於水則見黃河. 於人則未見韓太尉. 然則亭之名. 詩之意也. 烏乎. 子老而致仕. 猶將以此望天下四方之人材. 可謂明也已矣. 可謂遠也已矣. 於是主人與客盡醉而別. 眞定距杭不下四千里. 遠以書來. 遂乃事與客之言. 乞余文.

於是而爲之記。

滑谷說

余生平讀孔氏書。晚年遠公賴招入白蓮社。社有孫一之者與焉。一日孫子出手卷。名曰滑谷。求予詩。予觀其自敍所以名之之義。因語之曰。山谷也。水亦谷也。子獨不觀老氏之說乎。谷神不死。是謂元牝。是谷也乃人身中一虛空處。與儒家所謂腔子相似。朱文公曰。谷之虛也。聲達響應焉。子惡知乎谷之爲谷耶。又惡知乎谷之非此耶。子學儒者。曩也舍儒而學吏。今也舍吏而學佛。文公早年洞究釋氏之旨。故其言曰。佛說皆出老莊。今子讀佛氏書。誠能參以老氏之學。而有得乎滑虛之道。將見子之心滑天而天。滑地而地。谷之義大矣哉。諸君長篇短什。賦咏盡之矣。余不能詩。敢借老氏言以爲之說。

冰壺先生傳

先生。蘇州人也。姓蘇氏。不以名字語人。故人皆以氏稱之。其先爲周諸侯子孫。因以國爲氏。後之種類蕃滋。姓氏不一著。先生性樸素。淡然無欲。且善與人交。自王公至於庶人。莫不親愛之也。先生亦不以貧富貴賤厚薄之。昔孔子往見之。必齋如也。顏子與之處。不茹葷者三月。嘗過秦。秦大夫逢氏子。患迷罔之疾。視白以爲黑。亭香以爲臭。嘗甜以爲苦。留先生於門。三月不得見。及與之語。卒不入。終其身而不相遭者。惟逢氏一人而已。及遭蘇峻之亂。干戈蹂躪。辟地江南。舍於陶公之園。會太尉庾公來。奔陶公。禮雅敬之。爲設供饌。太尉入見。矍然而驚。恍然而失。良久曰。百姓流離。歲且大饑。卿獨無恙乎。吾不患其無遺種矣。相與於邑而別。自是先生退居田園。無出仕志。日與隱葵黃菁之徒。往來山谷間。天子聞其材。欲屈不能致。乃遣小黃門賜以六珍之食。復命宗室貴戚。出五侯鯖餽餉之。先生毅然作色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遂辭讓不受。晚年尤喜浮屠信道術。一日往適市。市有老翁賣藥。掛一壺於肆。市罷輒入壺。人莫之見。先生於樓上覩而異之。因奉酒果以往。請學其術。翁與之俱入壺中。盡飲而出。先生由是頓悟。息心屏慮。斂迹匿形。深扃固閉。出入食息。必以時。畜無升斗之儲。惟齏鹽是奉。故以冰壺之名自號。同郡有劉伯倫者。性嗜酒。無以檢束。一夕痛飲。夜半吻燥。中庭月朗。殘雪未消。不遠秦楚之路。而踵先生之門。先生愛其知己也。倒屣出迎。延之上坐。開樽而飲。擊缶而歌。乃出石崇所作韮蓱齏一品與之。咀嚼而去。當時王愷富傾天下。驕淫侈靡。方且歆羨健羨。想望其風味而不可得也。宋太[illegible]宗。嘗於經筵中。命蘇易簡講文中子。至有楊素遺子食經羹藜含糗之說。因問食品何物最珍。蘇公彥談先生非齊齏之美不絕口。且謂上界仙廚。鸞脂鳳腑。殆不及此。屢欲作冰壺先生傳而竟不果。太宗笑而然之。余嘗經遊蘇地。過其廬。見其二子焉。長曰蔬。幼曰蘇。丰姿秀美。卓然有祖風。不知其爲幾十代孫也。二子相與言曰。吾先公利足以濟人。誠足以通神明。家世寒微。史失其傳。不獲遇於蘇公。命[illegible]。[illegible]之世將無傳焉。余感其言而語之曰。經不云乎。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今子誠能守先公之道。勿替其家聲。子不求知於人。人自求子矣。何患乎無所傳。二子聞言。喜而退。余故爲之私傳。以成蘇公之志云。

贊曰。先生之美。溢人肝齒。先生之德。清人胸臆。非玉而珍。非冰而清。宗廟享之。教素而行。子孫保之。甘旨是承。肉食者鄙。爾羶爾腥。又安得與之而爭名。嗚呼。富者不可保。貴者不足恃。惟淡泊之士無窮。信哉。

霽山集

附拾遺

林景熙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林霽山集五卷

宋林景熙撰。景熙一作景曦，字德陽，溫州平陽人。咸淳七年，太學釋褐，官禮部架閣，轉從政郎。宋亡不仕。會札木揚喇勒智（原作楊璉眞伽，今改正。）發宋諸陵，以遺骨建鎭南塔，景熙以計易眞骨葬之。其忠義感動百世。然諸書或以其事歸唐珏，今考此集，載夢中作四詩，與諸書所載珏作同，珏他詩不槪見，而此四詩詞格實與景熙他詩相類，且雙匣親傳竺國經句，與景熙葬高孝兩陵之說合，與珏同葬諸陵之說不合。考集中有和唐玉潛一詩，玉潛卽珏之字，則二人本屬舊友，或當時景熙與珏共謀此舉，其事祕密，傳聞異詞，遂歸以爲珏作也。所著有白石稾十卷，皆其雜文，又有白石樵唱六卷，皆諸體詩。元統甲戌，崑山章祖程爲其詩集箋註，傳本僅存，其文集遂就散佚。此本乃明天順癸未，其鄉人監察御史呂洪所編，以章祖程所註詩集，併爲三卷，增以元音所錄，讀文山集詩一篇，又捃摭遺文，得記十四篇，傳一篇，說一篇，文一篇，序十三篇，墓誌六篇，銘一篇，釐爲二卷。嘉靖戊子，遼藩光澤王得江陵毛秀校本重刊，附以秀辨證一篇。於白石樵唱，題卷一卷二卷三；白石稾，題卷四卷五。書名各別，而卷數相屬，驟閱之，似白石稾佚其前三卷者，殊不了了。國朝康熙癸酉，歙縣汪士鋐等重刊，

乃總題曰林霽山集，較有體例，今用以繕錄焉。

霽山先生文集序

予平陽素稱文獻之邦，騷人墨客，義士忠臣，無代無之。宋淳祐壬寅，挺生林先生，諱景熙，字德陽，號霽山，居州治後白石巷，別墅在城西趙奧馬鞍山之麓，予今所卜築，卽其故址也。咸淳辛未，先生上舍釋褐，授泉州教官，歷禮部架閣，轉從政郎。適元滅宋，遂不復仕，僅與同舍生邑人鄭樸翁輩私相嗟悼，以不能死國難報君恩爲愧。丙子元兵破杭，有楊總統者發趙上宋諸陵墓，棄其遺骸於草莽中，人莫敢收。先生在越，痛憤不已，乃與樸翁佯爲采藥，偕行陵上，以草囊拾之，盛以二函，託言佛經，埋瘞越山，植冬青樹以志之，而哭之以詩。既而返於故鄉，隱居別墅，硏窮經史，摛綸文章，教授學徒，其忠義之懷，每形諸言辭間，道德之士，聞其風者，罔不敬仰，識與不識，咸稱霽山先生。時爲會稽王監簿延致，與尋歲晏之盟，於是往來吳越，殆廿餘年。戊申歲，歸自武林，感疾，逾庚戌冬卒於家，享年六十有九。所著文十卷，曰白石稾，詩六卷，曰白石樵唱，一皆本於忠義之所發。越傳誦江湖，膾炙人口，歷歲滋久，頗多散亡。乃者致政大尹葉公衡，出示先生白石樵唱，始末具全；予又於元詩中，得先生讀文山集一詩，仍檢閱家藏舊書，備得先生白石稾中記序賦銘而下，凡若干篇，其他製作，訖無尋究。予懼歲月愈久，散亡愈多，輒敢僭踰，正其亥豕，釐爲五卷，總爲一帙，題曰霽山先生文集，將鋟諸梓，以廣其傳，俾人人得以誦習詳玩，庶幾先生忠肝義膽，耿

耿不磨也。竊嘗思之。予不幸而生於先生百年之後。弗克覩其容儀。親炙其教誨。猶幸而竊居先生嶽懷之地。得以仰其高節。覽其遺文。此於逸稾。予不得不爲先生賴也。若其詩句之高古。文辭之典麗。自有諸先正之首引。暨夫知言者之評論。有不待予贅辭。姑序其出處作述大略云。時大明天順七年。癸未春三月下澣穀旦。賜進士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後學呂洪書。

壽山先生集卷首

白石樵唱首引

序白石樵唱

壽山林德暘。前釋褐進士也。壯年英華果銳之氣。無所於託。如水發洪源。木梗石捍。而借詩以鳴之。有一編。屬朋友初汲古。轉致石峽山中。請予評。予惟詩所以道情性。蓋直泄其中之蘊。而無待乎外者。然而騷人文士之得意處。每得神助。殆思與景遇。而草木禽魚。皆吾情性所寄以發。唐張燕公守岳陽。而詩益悽惋。得江山助也。德暘自膺薦游會稽。禹跡荒寒。雲愁木愴。凭高西望。而錢塘潮汐之吞吐。吳山煙霏之舒卷。紛庶互發。凡以寫吾鬱陶者何限。故其詩悽惋而悠以博。微以章。宛然六義之遺音。非湖海嘯吟風月而已。於詩家門戶。當放一頭。因書卷端以歸。蛟峯居士方逢辰君錫序。

題白石樵唱

先生諱景熙。字德暘。姓林氏。溫之平陽人也。宋咸淳辛未。太學釋褐。授泉州教官。歷禮部架閣。轉從政郎。時異事殊。遂不復仕。乃棲隱故山。以詩書自娛。既而會稽王監簿。移書屈致。與韓藏叟之盟。於是先生往來吳越間。殆二十餘年。戊申歲。歸自武林。感疾。迨庚戌冬。終於家。時年六十有九。先生少工舉業。

有場屋聲。時文既廢。倡爲古文。發爲騷章。往往尤臻其奧。晚年所著雜文十卷外。有詩六卷。題曰。白石樵唱。行於世。愚嘗熟玩其詩。大抵皆託物比興。而所以明出處。繫人倫。感世變而懷舊俗者。至矣。卷首數篇。尤爲親切。其他題詠酬唱。雖有不同。然而是意。亦未嘗不行乎其間。讀者倘以是求之。則庶乎不失其本領。而有以知其詩之不苟作也。至於造語之妙。用字之精。法度之整而嚴。格力之清而健。又未易以名言。今輒爲之註釋云。崑陽後學。章祖程和父題。

註白石樵唱

詩自三百篇楚詞以降。作者不知幾人。求其關國家之盛衰。係風教之得失。而有合乎六義之旨者。殆寥乎其鮮聞也。惟陶淵明以義熙爲心。杜子美以天寶興感。爲得詩人忠愛遺意。壽山先生之詩。蓋祖陶而宗杜者也。熟味之可見矣。抑嘗思之。詩固出於人之情性。然非發之以句法之清英。諧之以音節之和暢。融之以氣味之悠遠。則亦枯淡淺促。而不能以入妙。寧保其不使人玩之易厭。索之而易竭也哉。善乎先生之爲詩也。本義理以爲元氣。假景物以爲形質。瀹冰雪以爲精神。剪煙雲以爲態度。朱弦疏越而有遺音。太羹玄酒而有遺味。其眞詩家之雄傑歟。予嘗伏讀而竊愛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於是童課之暇。不揆僭踰。爰輯舊聞。爲下註腳。間有見其意之所指。義之所在。亦輒爲之發揮。而不敢隱焉。第嘗無積學。家無儲書。其間援據。尙有未盡明者。始冀講問以備其全。一日。子安儀中二友生請曰。夫註草堂詩者數百家。註雪堂詩者亦不下百餘家。迨今猶不能無遺憾。而況以一人之見乎。盍缺之以俟後賢。予嘉其言。因出此稾。俾錄以示初學。間未敢傳諸作者。惟博雅君子。訂其舛訛。補其疏略。使壽翁之詩。久而不墜。則於風雅。亦未必無少助云。元統甲戌暢月。後學章祖程謹書。

書白石樵唱註

吾鄕壽山林先生。前朝遺老。履和蹈貞。晚年英氣諷折爲詩。其立言命意。欲厲風節。蓋彷彿草堂翁忠愛之餘思也。今宜竹章君和父。獨喜其詩。爲之箋註。誠以其所作。有關世教民彝。非特尙其融液句度之清妍。亦非自示其擬擘故實之贍詳而已。昔李善輯註文選。援據該博。而無其義。子邕能補其缺。章君所註。辭義兼得。而其學識之正。尤有可觀者。穀年君嘗與予翰札。辨論河洛圖書。往復數四。予固已知其學有根柢。別後久客湖海。齒載枝蒔。彊與少年爭一貲半級。於端辟澤務中。每用自愧。念欲東歸。與君行觀。追逐雲泉。羅羊文字之樂。何可得也。重念鄕山寥沉。文物晻孤。章君乃獨能慨慕前修之流風。發揮遺稾之芳潤。必使光塵遠暢。有永以傳。等而上之。復將有大著述以迪後焉。余又嘗拭目云。至元元年。歲在乙亥。十月一日。鄭僖書於赤霞城。

耿不磨也。竊嘗思之。予不幸而生於先生百年之後。弗克覩其容儀。親炙其教誨。獨幸而竊居先生嶽𡻕之地。得以仰其高節。覽其遺文。此於逸稾。予不得不爲先生賴也。若其詩句之高古。文辭之典麗。自有諸先正之首引。暨夫知言者之評論。有不待予贅辭。姑序其出處作述大略云。時大明天順七年。癸未春三月下澣穀旦。賜進士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後學呂洪書。

壽山先生集卷首

白石樵唱首引

序白石樵唱

壽山林德暘。前釋褐進士也。壯年英華果銳之氣。無所於託。如水發洪源。木椏石捍。而借詩以鳴之。有一翻。爲朋友初沒古。轉致石峽山中。請予評。予惟詩所以道情性。蓋直洩其中之蘊。而無待乎外者。然而騷人文士之得意處。每曰神助。殆思與景遇。而草木禽魚。皆吾情性所寄以發。唐張燕公守岳陽。而詩益悽惋。得江山助也。德暘自臨海游會稽。禹望荒寒。雲愁木愴。凭高西望。而錢塘潮汐之吞吐。吳山煙霏之舒卷。紛然互發。凡以寫吾鬱陶者何限。故其詩悽惋而慇以博。徵以章。宛然六義之遺音。非湖海嘯吟風月而已。於詩家門戶。當放一頭。因書卷端以歸。蛟峯居士方逢辰君錫序。

題白石樵唱

先生諱景熙。字德暘。姓林氏。溫之平陽人也。宋咸淳辛未。太學釋褐。授泉州教官。歷禮部架閣。轉從政郎。時異事殊。遂不復仕。乃棲隱故山。以詩書自娛。既而會稽王監簿。移書屈致。與韓歲晏之盟。於是先生往來吳越間。殆二十餘年。戊申歲。歸自武林。感疾。迨庚戌冬。終於家。時年六十有九。先生少工舉業。

有場屋聲。時文既廢。倡爲古文。發爲騷章。往往尤臻其奧。晚年所著雜文十卷外。有詩六卷。題曰。白石樵唱。行於世。愚嘗熟玩其詩。大抵皆託物比興。而所以明出處。繫人倫。感世變而懷舊俗者至矣。卷首數篇。尤爲親切。其他題詠酬唱。雖有不同。然而是意。亦未嘗不行乎其間。讀者倘以是求之。則庶乎不失其本領。而有以知其詩之不苟作也。至於造詣之妙。用字之精。法度之整而嚴。格力之清而健。又未易以名言。今輒爲之註釋云。崑陽後學章祖程和父題。

註白石樵唱

詩自三百篇楚詞以降。作者不知幾人。求其關國家之盛衰。係風教之得失。而有合乎六義之旨者。殆寥乎其鮮聞也。惟陶淵明以義熙爲心。杜子美以天寶興感。爲得詩人忠愛遺意。壽山先生之詩。蓋祖陶而宗杜者也。熟味之可見矣。抑嘗思之。詩固出於人之情性。然非發之以句法之清英。諧之以音節之和暢。融之以氣味之悠遠。則亦枯淡淺促。而不能以入妙。寧保其不使人玩之易厭。索之而易竭也哉。善乎先生之爲詩也。本義理以爲元氣。假景物以爲形質。瀹冰雪以爲精神。剪煙雲以爲態度。朱絃疏越而有遺音。太羹玄酒而有遺味。其眞詩家之雄傑歟。予嘗伏讀而竊愛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於是童課之暇。不揆僭踰。爰輯舊聞。爲下註腳。間有見其意之所指。義之所在。亦輒爲之發揮。而不敢隱焉。第嘗無積學。家無儲書。其間援据。尙有未盡明者。始冀講問以備其全。一日。予安儀中二友生請曰。夫註草堂詩者數百家。註雪堂詩者亦不下百餘家。迨今猶不能無遺憾。而況以一人之見乎。盍缺之以俟後賢。予嘉其言。因出此稾。俾錄以示初學。固未敢傳諸作者。惟博雅君子。訂其舛訛。補其疏略。使壽翁之詩。久而不墜。則於風雅。亦未必無少助云。元統甲戌暢月。後學章祖程謹書。

書白石樵唱註

吾鄉壽山林先生。前朝遺老。履和蹈貞。晚年英氣詘折爲詩。其立言命意。欲厲風節。蓋彷彿草堂翁忠愛之餘思也。今宜竹章君和父。獨喜其詩。爲之箋註。誠以其所作。有關世教民彝。非特尙其融液句度之清妍。亦非自示其撏撦故實之瑣詳而已。昔李善輯註文選。援据賅博。而無其義。子邕能補其缺。章君所註。辭義兼得。而其學識之正。尤有可觀者。髫年君嘗與予翰札。辨論河洛圖書。往復數四。予固已知其學有根柢。別後久客湖海。齒載垂蕤。彊與少年爭一資半級。於端簪萍翳中。每用自愧。念欲東歸。與君行翠。追逐雲泉。襄羊文字之樂。何可得也。重念鄉山寥沉。文物睽孤。章君乃獨能慨慕前修之流風。發揮遺稾之芳馨。必使光塵遠暢。有永以傳。等而上之。復將有大著述以迪後焉。余又嘗拭目云。至元元年。歲在乙亥。十月一日。鄭僖書於赤書城。

桐角 荆楚間山家每季春截桐皮，卷而吹之謂之桐角。

田家無律呂，聲寄始華桐。月令季春之月，桐始花。碧卷春風老，清吹野水空。二句畫先得之妙。客心寒食後，牛背夕陽中。上下二句互輝。晉明爲桐角之意，自在其中。不惹梅花恨，年年送落紅。

雲門卽事 雲門山在會稽南三十一里，今名雍熙，爲州之偉觀。晉王子敬居此，有五色祥雲，詔建寺，號雲門。杜詩所謂若耶溪雲門寺卽此。

最愛林中過客稀，坐分片石澹忘歸。借閒時與雲來往，鶴老不知城是非。神仙傳：丁令威學道得仙，一日有數白鶴降子門，遂升雲漢而去。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樓上，人欲彈之，鶴以爪攫樓版，似漆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今來歸，吾是仙君彈我何爲。蕭灑山光秋入畫，清寒花氣曉侵衣。梁元帝詩：花氣濕羅衣。一溪截斷紅塵影，西有任公舊釣磯。會稽若耶溪西有任公釣石。

獨夜

客鬢鬖蓬老拾遺，拾遺，官名。一燈明滅酒醒時。百年回首都成夢，萬竅有聲皆是詩。凡天地間物之有聲者，皆天地自然之詩也。人徒知聲之出於人者爲詩，而不知聲之出於萬竅者亦爲詩，此其所以見有未至也。殘夜月枝烏未穩，故鄉水草雁多飢。雁不食稻粱，而食水草，其飢可知。然稻粱有主，食之則有禍；水草無主，食之則無禍。此亦爲寓全身遠害不苟食祿之意。秋衣初試新霜冷，欲折黃花寄所思。

舜廟 在會稽東南一百里。

舞斷簫弦萬壑幽，三千年事水空流。衰衣剝落星辰古，野廟凄凉鹿豕秋。孝友風微惟故井，神明胄冷尚荒州。荒州指舜葬而言。九疑回首孤雲遠，老淚斑斑楚竹愁。此章雖爲舜廟而作，然結語又以臣妾自況，而寓其思君之意。

寄葛秋巖

吳地雲華半劫灰，胡人云：天地大劫將盡，則劫灰。此乃劫灰之餘。故山秋遠夢頻回。琵琶亭老春風棹，琵琶亭在江州，昔樂天聽琵琶之處。桑落洲寒夜雨杯。桑落洲在江州。歲月悠悠人幾換，關河渺渺雁空來。酒醒欲寄登臨眼，黃葉斜陽滿廢臺。

寄林韞修 名千之，字能一，平陽人。

大雅凋零尚此翁，大雅字非獨詩之大雅，蓋以勝者正也，大雅正之流在人言之耳。醉鄉一笑寄無功。唐王績字無功，性簡放，大業中舉孝廉，爲六合丞，性嗜酒不任事。衣冠洛社浮雲散，九老會乃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爲耆英會。弓劍橋山落照空。列仙傳：黃帝自擇亡日，與羣臣辭，還葬橋山，山崩，棺空無尸，唯劍舄在。東巒有書藏古壁，西湖無樹挽

春風。巾車莫過青華北，陶淵明辭：或命巾車。青華山在州西南二十五里，卽鶴倉山之別峰也。城角吹愁送暮鴻。

答周以農 平陽瑞源人，號蔡村。

一燈細語煮茶香，雲影霏霏滿石牀。萬里夢魂形獨在，十年詩力鬢俱蒼。山空絡緯悲秋雨，水落蒹葭見夜霜。未會漆園觀物意，酒闌猶發次公狂。漢寬饒字次公，許伯欲酌之，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

謁嚴子陵祠 後漢嚴光字子陵，會稽人，少與光武同遊學。光武卽位，變姓名隱居。帝思其賢，物色訪之，得于齊國，累徵乃至，拜諫議大夫，不屈，乃耕釣於富春山。後人名其地爲嚴陵瀨，今睦州七里灘有釣臺二所在焉。

客星謫下桐江湄，傲睨煙雨何年歸。空遺清氣滿林壑，草木不受春風肥。我來維舟奠椒醑，薜荔祠荒泣山鬼。亂峯欲雪江氣嚴，老蜃吹雲日色死。蜃，大蛤也，能吐氣爲樓臺。白水真人御絳衣，勳臣四七攀鱗飛。光武時佐命功臣鄧禹等二十八人，明帝命圖其形于南宮雲臺。冥鴻遐舉不可致，天地浩蕩容漁磯。季年黨錮成黨獄，漢李膺誅張成，宦官乃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爲部黨事。阿瞞朵鼎終瑟縮。阿瞞，曹操小字也。此言是時天下賢人君子殺戮殆盡，而曹操欲謀篡漢，猶畏公議而不敢妄也。東都節義何爲高，七尺之臺一竿竹。此言東漢名節皆由子陵高蹈之風有以倡之也。

題陸大參秀夫廣陵牡丹詩卷後 廣陵，揚州也。

南海英魂叫不醒，舊題重展墨香凝。當時京洛花無主，猶有春風寄廣陵。詩意謂當時京洛淪沒，雖若無主，而廣陵之地猶有存者，今則併廣陵而失之矣，深有感也。

歸自越避寇海濱寒食不得祭掃

持酒無因灑墓松，飢聲花色慘東風。去年此日身爲客，及到鄉山又客中。

曉意

僧鐘覺曙鳥，紛飛弄林光。宿雲漸離石，我起開秋房。南山忽入几，相對各老蒼。我老幾何年，山曾見鴻荒。流泉送日月，危石支興亡。問山山無言，嘯猿起前岡。凡詩最用語對意，若此詩結聯，可謂渾融含蓄而有餘味者矣。

九日會連雲樓分韻得落字

冉冉海霧深，荒荒山日薄。登高集華裾，縱目天宇廓。落葉悲徂年，寒英照深酌。心醉乃文字，意行非調謔。稱懷斜川遊，陶淵明作斜川遊詩。此道久寂寞。胡爲吹帽人，白首戀賓幕。晉孟嘉爲桓溫參軍，九日宴龍山，風吹帽落，嘉醉不知。窮途深行藏，阮籍哭窮途。異代懸美惡。此言行藏在當時，則美惡懸於後世，可不戒哉。我愛漉酒巾，西風不能落。此篇結語偉甚，非惟落字壓倒，而孟嘉之惡顯露於淵明身上，則尤見其確然自守之意，未易與世俗浮沈者道也。

游仙壇（仙壇山在州治東五十步。）

窈窕縣僧廬。空山斷諸想。上鄰境沉寥。（寥廓也。虛靜也。）下瞰色蒼莽。（郊野之色。不甚分明也。）猿鶴無宿期。今古契冥賞。坐中風雅韻。林壑散清響。涼颸灑我髮。白雲隨我杖。醉臥松下石。不知海月上。

飛雲渡（在瑞安州西一里）

入煙荒縣少。瀰瀰隔秋陰。帆影分南北。潮聲變古今。斷峯僧塔遠。初日海門深。小立蘆風起。乘槎動客心。

道中

程入江鄉宿。新炊飯帶砂。亂山愁外笛。孤驛夢中家。野水平菰葉。春風足楝花。（雜錄。江南自小寒至初夏。五日一番風。凡二十四番風。謂之花信風。梅花風最先。楝花風最後。）酒來三兩客。聞說舊京華。

歸白石故廬

四鄰井竈出荒墟。獨鶴歸來認舊廬。一逕蒼苔供瘦策。半簪華髮伴殘書。斜陽巷陌語初燕。新水池塘生躍魚。小立春風憐寂寞。忽吹花片入襟裾。

春暮

乾坤萬事上眉端。寂歷東風獨倚闌。白髮餘春能幾醉。綠陰細雨不多寒。香飄苔逕花誰惜。影落沙泉鶴自看。碧眼野僧知我意。囊琴攜就竹西彈。（坡詩。堂中老比丘。碧眼照窗几。）

酬潘景玉（平陽人。）

喚起離愁落木聲。抱飢猶自向書耕。（唐王勃能文。請者甚衆。金帛盈積。又心織而衣。筆耕而食。）江湖有夢追前事。天地無根笑此生。歲晏斷鴻飄客影。夜深殘火故人情。幸來相就分岑寂。閒對梅花酌翠觥。

用韻寄陳振先同舍

心事淒涼寄雁聲。石田苔滿未妨耕。西風戍角催年換。殘夜江樓見日生。煮茗敲冰貧有味。看花隔霧老無情。湖山猶憶笙歌底。笑領春香綠滿觥。

送葛居士住栖碧菴

越山巉巉越臺孤。井中雙鯉曾走吳。（吳王闔閭伐越。勾踐保棲山。山家出雙魚。王命其乏水。以鹽米束魚。遺取雙鯉相之。吳兵夜遁走。）滿坡叢竹迸舊筍。回首新業空煙颯。詩人訪古淩絕壁。危樓竟欲老深碧。聲播孤枕海濤壯。影伴瘦筇山月白。了然道者亦離塵。一龕松下分秋雲。祗今虎豹滿平陸。鍊骨誰與籌青旻。琴心劍氣兩寂寞。醉墨淋漓風雨落。（葛君江州人。好玄學。性嗜酒而善詩。每大醉輒書一揮淋漓數十紙。若不經意。）

九十九峯歸夢寒。（江州廬山有九十九峯。）玉笙冷冷跨飛鶴。（列仙傳。王喬好吹笙。作鳳鳴。謂柏良曰。可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巔。舉手謝時人而去。）

春感

柳花簇雪春冥冥。溪風一夜吹為萍。（月令。季春之月萍始生。或云。柳絮化為浮萍。）萍隨風去渺流水。人生無根亦如此。故山入夢草芊芊。當路雨寒食天。（歲時記。自冬至一百五日。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曉來白髮稀可數。多少朱顏化黃土。高原冉冉青煙斜。麥飯灑松能幾家。（晉契丹入寇。其將蕭翰立唐明宗子許王從益。後聞帝至洛。國令殺從益及母淑妃。妃曰。吾兒為契丹所立。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酒明宗陵乎。）子規叫殘金粟暮。（唐紀。玄宗幸睿宗橋陵。見金粟山岡。如龍盤鳳翥之勢。曰。吾千秋萬歲後宜葬此。）繭紙蘭亭已飛去。（宋亡。越上諸陵遭楊總統之掘。此詩引古證今。最為親切。）

贈玉泉眞士

紫霞之佩綠玉節。鞭笞驚風八極空。碧瀣照人懸方瞳。（碧瀣謂日邸秋水之氣。陶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黃冠無數趨下風。自言試邑滄海東。飄忽風雨傾槐宮。（異聞錄。淳于棼家廣陵。宅南有古槐樹。生飲其下。因醉臥。夢至大槐安國。王以女瑤芳妻金枝公主。妻之。使守南柯郡。）淵虞夜吼將安從。（湛盧劍名。世說。王子喬有一劍停空中。作龍鳴虎吼。）爾來長嘯招葛洪。（晉葛洪好神仙。聞交阯出丹砂。求為勾漏令。）丹氣不死橫為虹。金胎十月還從侗。（魏伯陽參同契。金為水母。母隱子胎。水者金子。子藏母胞。十月懷侗。謂十月脩養工夫。則煉成嬰兒也。）三花自聚天無功。（脩真書。三花聚頂。玉氣朝元。以血化為氣。氣化為神。神化為虛。故云三花聚頂。）笑我雙鬢垂秋蓬。十年白石煮不紅。（抱朴子云。引石散。以方寸匕投一斗白石中。煮之立熟如芋。食之當穀。先生白石人。故借用之。）安得四方上下如雲龍。

秋夜

片月相隨過竹居。風生荷葉酒醒初。窗扉半掩秋蟲急。猶有殘燈守故書。

吳中會故人

一聲新雁荻花秋。片月吳松共客舟。卻憶去年今夜月。照君獨上越山樓。

妾薄命六首（取古者烈女不更二夫之義。以寓吾忠臣不事二君之心。不然。則王昭君蔡文姬非不薄命也。而其所以舍彼取此者。其義蓋有在。）

疊疊梁家姝。奕奕晉朝使。解珠不論貨。得備巾櫛侍。一笑金谷春。列屋俱斂避。豈知錦步溫。已復為禍地。

念主惠妾深。綠妾為主累。樓頭風雨深。殘花抱春墜。（此篇言綠珠也。以風雨喻亂離。以春喻節義也。）

繁華隨逝水。日暮珠樓空。哀哀徐州妾。事主不及終。空房鎖清沐。明妝欲誰容。春風燕子來。秋風燕子去。

去來影常雙。孤鸞抱頸領。回首辭媚時。百花不敢媚。（此篇言盼盼也。唐張建封。元和中鎮武寧。舞妓盼盼。善為之奇絕。建封納之於燕子樓。後又起新樓焉。）

192
六十五冊
13B

二八入宮擲一笑，空三千。雲階步何許，步步生金蓮。綺窗不勝春，綺窗紙也。飄若凌波仙。羞事一何首。荊棘森

我前君恩花上露，妾心井中泉，井泉曾不波，下照青青天。此篇言潘妃也。南史齊東昏侯有美人潘妃名玉奴，東昏侯鑿金爲蓮花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步步生蓮花也。

夫君仕饒州，不幸早歲折，負骸歸青齊，道遠盡復竭，投棲不見容，落日人煙絕。高義無展處，[illegible]柳下惠也。辱身

願登屠野露難消，湧皇天豈孤聚，肯惜一臂殘，完此全體潔。此篇言王凝妻也。五代王凝妻李氏，凝家青齊之間，凝仕虢州司戶，卒于官，李氏攜子負骸以歸，投宿旅舍，主人不許，李其臂而出。李氏仰天慟哭，即引斧自斷其臂。歐陽公曰：士不愛身而忍恥事辱者，聞李氏之風，亦可以知愧矣。

陌上桑欲稀，室中蠶正飢，妾心知採桑，安知使君癡，結髮爲人婦，幾年守空幃，婦義不移天，相邀何迺癡。

老姑倚門久，不待蠶飢歸，爲妾謝使君，風化關庭闈。此篇言羅敷也。崔豹古今注，秦氏女名羅敷，邯鄲人，嫁邑人千乘王仁，仁後爲趙王家令，敷出採桑於陌上，王登臺見而悅之，欲奪焉。敷乃彈箏作陌上桑歌以自明，其歌有曰：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又按秋胡子事與此略同。

風雅宜當馳，送君遠行役，黎明別江郊，更上北山脊，江雲妾眼迷，江風妾衣拆，魂去形獨留，兀然化爲石。

化石君詎知，勿復念衾席，願持如石心，爲國作堅壁。此篇言望夫石也。幽明錄曰：武昌北山上有望夫石，如人立狀，古傳昔有貞婦，其夫從役，遠赴國難，婦攜弱子餞送此山，立望其夫而死，因化爲石，故名之。右六詩陽體絕韻。最得風詩之體，後有作者不可及也。

寶林寺鑑井

雲根藏海眼，雲根石也。唐劉禹錫作金華子書，載海眼一事云：老僧耶鑿井得五蘇錢，取之不盡，得一石記云：此是海眼。靈物此中蟠，吐沫晴巖雨，飛陰夏木寒，何年化龍去，半日待潮看，消長從誰問，微吟倚石闌。

寄懷

闕上追三笑，虎溪事。詩中寄七哀，七哀詩始於曹子建，其次則王仲宣、張孟陽也。釋詩者謂痛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謂一事而七者具也。孤樓非絕物，多難亦成才，歲儉米生竹，春寒衣上苔，不知遼海客，化鶴幾時回。續仙傳：遼東城門華表柱頭有白鶴止其上，人欲射之，鶴歌曰：有鳥有鳥丁令威。

宿台州城外

荒驛丹丘路，秋高酒易醒，霜增孤月白，江截亂峯青，旅雁如曾識，哀猿不可聽，到家追此夕，三十五郵亭。

賦梅一花得使字 以陸凱詩爲韻也。

玄冥雨霜藁稿地，誰爲乾坤挽仁氣，即此句便占得題目地步，且道前人之所未道也。苔枝老醜春力微，輸出鼓宮顛初試，芳信不消

三廚點已歷春風二十四，百花頭上頭更高，空谷天寒弄幽致，太素忽開渾沌竅，陽奇首洩河圖祕。此詩自著枝以下，皆物之工巳爲精緻，至此轉又備其形容，可謂登峯造妙而不可以有加矣。非學力之至，才思之高，未易及此。然惟梅花可以當之，他花殆不足擬倫云。山林骨格知無雙，冰雪精神真寡二，此下本有二句云：玉環一笑館娃房，未許孤芳頌天趣，先生以爲此篇皆正大精深，不必更用玉環事污了梅花，其說近是。今從諸公論止存於註，以備觀覽。道人紙帳臥江月，卻愛獨清同此意，淺波照影白相稱，憶向孤山作春事，此句因梅花而憶林逋也。斜陽凍蝶愁未知，海上先鋒青鳥使。嶺南珍禽有倒挂子，綠衣紅喙，如鸚鵡而小，自海東來，非塵埃間物也。又山海經，青鳥，西王母之使也。

賦冬嶺孤松得秀字

靈丹九轉無仙授，修眞書云：九轉金丹祕訣，一轉降丹，二轉交媾，三轉養陽，四轉養陰，五轉換骨，六轉換肉，七轉換五藏六府，八轉育火，九轉飛昇。橘色千林何可救。岳陽記：呂洞賓過岳陽城南，有人自樹而下，求眞仙，呂與靈丹一粒而去，樹朝枯槁，尋復秀茂。凍蛟出壑蒼髯秀，勁氣獨與玄冥鬪，秦官五鬣空遷臭，陶徑單傳無別冑，天寒落日嘯猨沉，如見襄陽古耆舊。習鑿齒有襄陽耆舊傳。花開花謝當春晝，蒲柳迎秋唯恐後，此地不知黃落候，一蓋高風擣宇宙，貞心耿耿神明佑，六陰雖朋不敢寇，朔風揚威雪貿貿，君子之傷君子守，明堂一柱難獨構，青牛伏龜千歲壽。

杞夢 此借夢爲題以言故居之事也。

江風吹夢到書樓，樓外新鴻數點秋，葛老巾山空落照，平陽志：州治東有巾子峯，葛仙翁葛洪煉丹之所也。昔時帶水向東流。有水一帶自白石嶺瀑布入白石河，流過州治後，鑿渠帶水會于抗蕩橋，分流東去，爲晉太康中郭景純所定也。魚蝦市散荒煙合，鳥雀門深細草幽，何處一聲長笛起，覺來獨客在滄洲。

葛壇即事 仙壇有平石方十餘丈，晉時葛洪煉丹之所，故名葛壇。

半壑松雲識稚川，葛洪字稚川。援琴曾此寫風泉，日烏月兔神丹古，春蚓秋蛇醉墨鮮，世事榮枯成一笑，人生好醜在千年，下方城郭塵如海，輸與山中枕石眠。

答陳植父

衡門愁絕坐詩窮，瘦策荒途況此翁，流水年華孤月在，言年華如水之流，而孤月常在，喻世事雖變而此心不改。黃花心事幾人同，黃花心事不止言淵明隱居，蓋取淵明晚年不事二姓之義。鄉書杳杳迎江雁，客枕蕭蕭避井桐，昨夜暮鐘驚入夢，扁舟歸去及秋風。

贈天目吳君實（天目山在臨安縣西五十里）

詩興翩翩度雪溪，巖雲猶護舊留題。夢回殘月蒼梧曉，家在春風秀麥西。（此稱君實家在故園之西）蘆草堂深衣屢寄，挑花觀冷酒重攜。（會稽縣內有桃源觀，故借用之。寄衣攜酒，君實時有其事）故山石鏡無人問，空與寒猨照影啼。（臨安縣西南有石鏡山，山之東巖有石鏡，徑二尺七寸，其光如鏡）

秦望山（在會稽縣東，始皇登山望海處，故名）

鞭石奇功席卷來，眼中滄海一瓊杯。神山只在靈鼇背，徐福樓船不見回。（始皇使徐福發童女各五百人，率載樓船入海不返）

項羽廟（在山陰縣南十五里）

夜半追兵入楚營，鴻門玉碎卵金輿。江東父老猶慚見，地下如何見范增。（此詩可謂切中人情）

登謝客巖（在溫州積穀山下）

巖嶭鎮九斗，（郡志，始議建城，基郭璞登山相地，九山錯立如北斗，因謂之斗城）鼎屬挾五丁。飛霞適何來，（郡志，積穀山下有飛霞洞，仙人劉根隱居於此，嘗乘霞至天台赤城，訪葛靈君，今有飛霞觀在焉）縹緲開殊庭。永懷謝康樂，坐嘯山水城。曠代得真契，登臨有餘情。松風灑六月，使我毛骨清。猿鳥亦仙靈。

人生胡營營，石麟臥荒籬。問此誰氏塋，野老向我言。其人昔公卿，珠玉照黃壤。從者冠蓋傾，華朽幾百年。所寶非脩名，乃知鐘鼎傀，不如芝薇馨。所以世外人，返老還吾嬰。倚杖空歎息，洞口雲冥冥。

秋日榴花

傲美石氏姝，（石榴花神有名石醋醋者，故以為石氏姝也）相逢綠陰早。借問此何時，清霜下百草。舞裙冷猩紅，自作背時好。誰家返魂香，招以華素顯。水邊晚猶鮮，山日寒更杲。燕逝蟬無聲，園林迹如掃。綺明以驚昏，豈昧出處道。寄餘寸丹，耿耿歲華老。

連雲樓（先生家有樓，扁曰連雲）

我心適無事，看雲起南山。層簷接空影，而不礙往還。昔年凡鱗化，乘此青冥閒。（青冥，太清也）膚寸未膏物，（觸手曰膚，按指曰寸。又劉禹錫集：雲蟠膚寸，膏潤天下）黃埃滿人寰。剛風忽吹斷，小寄白石閒。（白石蓋自指所居而寓意也）豈不自怡悅，良田變茅菅。（此言靈寄白石之間，詞可怡悅，然澤不及物，大旭枯槁，雖良田亦化為茅菅矣。詳味此言，先生雖處山林，而其憂世閔俗之意，猶有不能忘者）何嘗綫豐隆，上扣虎豹關。（此猶屈原離騷志無所附，不得已叫閽求吁於天之意也）

昌源懷古（昌源坂在會稽縣南三十五里，吳越王錢氏所葬之處）

牛頭一星化為石，（牛頭星化石未詳，意是嘗有其事）千仞稜層壓纖脊。隆隆隱隱佳氣瀰，列峯環拱效圭璧。玉棺何代埋雲根，（後漢王喬為葉令，一日天降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不動，喬曰：天帝獨召我耶，乃沐浴臥其中）三朝萬乘子復孫。（錢鏐道與忠懿，凡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典冊輝煌照九土，歲時闔闢嚴駿奔。輪雲自古幾翻覆，（輪雲以喻世變）山靈不守松柏禿。離離荒草鬼火青，麥飯無人灑林麓。我來弔古欲雪，大梵宮金碧棲寒煙。殘僧相對語寂寞，苦梅隔嶺春年年。

賦雙松堂呈薛監簿（監簿名肩，嘗遊永嘉人，有堂扁曰雙松）

宿覺山中有雙松，一朝劫燼鱗鬣空。端明堂前有雙松，至今古色摩蒼穹。此物受命本千歲，扶持若有神始終。天窗貞質表文獻，（自此以下皆以物喻人）屢言幻學事女容。昔賢種松如種德，柯葉餘事根本豐。（柯葉喻文華，根本喻忠信也）百年封植雨露飽，蹶然大肆鳴笙鏞。掀髯相視雪貿貿，擁蓋對立雲童童。不知天地有黃落，玄冥失柄春無功。（玄冥北方之神，主冬。松柏凌冬不彫，逢春不變）問孫峨冠立松下，典刑如侍乾淳翁。昂霄見謂廊廟具，夭矯亦有山林風。稜稜鐵面不可犯，（趙清獻公為侍御史，不避權倖，號鐵面御史）擧去秦爵如飛蓬。（秦爵謂秦封松為五大夫也。清議視功名如草芥也）綵衣奉酒列青影，森森頭角皆虬龍。（此言薛氏子孫奉觴稱壽於青影之下，謂頭角皆崢嶸，如虬龍也，皆託物比興耳）

雙檜堂為魯聖可行可賦（魯君永嘉城內人）

魚頭公子冰雪姿，（拾遺記，魯宗道為參政，忠鯁自任，時人謂之魚頭公）根柢忠信華文辭。酒翁手植豈無意，貞固已作層霄期。氣含芝朮體松柏，容成山下神仙宅。清陰冉冉生庭除，綠髯纖纖護翠冊。風簷對語如家詩，君家伯仲諧塤篪。養成材器豈且碩，蒼洩雲雨蟠蛟螭。賓州蹟臣坐詩累，杳杳蟄龍空九地。（石林詩話：元豐間，蘇子瞻繫御史獄，神宗本無意深罪之。時相進呈，忽言蘇子瞻嘗作檜詩云：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蒼根固取千載芳，何物魏秦盜名字。（魏秦盜名字，謂秦檜也）

新春

衰顏憑酒潤，故國得春新。兵革兒童長，風霜天地仁。草心懸落日，柳眼看行人。擾擾紅塵者，知誰效角巾。（角巾，郭林宗事。時江湖間附僞者，衣冠一變故云）

神山寺訪僧（在平陽仙口）

獨客無清伴，高僧住別村。空山卓錫影，斷石繫舟痕。風細松生籟，沙虛竹走根。小亭閒坐久，落日嘯孤猨。

萱草

近攝鹿葱碧，初抽鵝鸑黃。千年入風雅，一草寄綱常。（此一篇之主意，先師之句也。）澹日堂階影，餘春宮佩香。此時憂正切，對爾可能忘。

避寇海濱（庚寅，義山寇猖獗，先生避地岱口作也。）

偶動乘桴興，孤筇立海頭。兵塵何處避，春色使人愁。壓浪翻蛟室，蒸雲結蜃樓。神山空縹緲，水弱不勝舟。

鄭氏西莊

不踏紅塵道，結廬依水鄉。遠峯開宿雨，高樹表初陽。慣臥野門寂，厭飛秋稻香。午橋花竹地，（宋張齊賢致仕歸洛，得裴度午橋莊，種花植竹。）回首已淒涼。

客懷

道出簾臺北，青巒第幾山。看雲生遠思，臨水覺衰顏。石室猶空老，花時燕獨還。春光已愁寂，況復在兵閒。

太學同舍徐應鑣，奮義沈井後十年，衆爲營墓立碑，私謚正節先生。

高名不與塊俱沈，魚腹孤忠耿至今。（此句缺字，最有力。）翠碣已書身後謚，寒泉猶照死時心。神遊舊月山河改，夢斷陳魂風雨深。埋骨暫終從武穆，（岳鄂王武穆葬西湖。）棲霞嶺樹隔秋陰。

寄呈方蛟峯尚書（名逢辰，字君錫，嚴州人。宋淳祐進士第一，仕至尚書。）

野鶴松根認履聲，（此言尚書退居山林之意。）夢中鈞樂尚泠泠。（史記秦穆公夢至帝所，觀鈞天廣樂。）南山老翠幾千尺，（此指尚書之壽，并以其壽而言也。）北斗寒芒第一星。（此以尚書曾狀元，并以其位而言也。）泉石好春歸健筆，乾坤正氣寄遺經。神功未展潛蛟在，遲卷風雷付六丁。

聞家則堂大參歸自北寄呈（丙子，會伯顏兵至杭州，則堂家鉉翁以參知政事與丞相吳堅等充祈請使，留燕中，爵請之，終圖亡，守志不仕，延河中府十九載，至元三十一年甲午召還，放自便，乃歸江南。時年八十有二矣。）

漢死孤臣雪滿顛，氷氈留齧偶生全。（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不屈云云。）衣冠萬里風塵老，名節千年日月懸。濟厭秋荒遼海鶴，古魂春冷蜀山鵑。歸來親舊驚相問，禾黍離離夕照邊。

酬潘景玉（平陽人。）

讀史雙眸夜炯然，一聲江雁落燈前。馬非汗血材終下，（史記大宛國多善馬，馬皆汗血。）木或青黃性不全。風月未容詩入務，

（撫州縣舊例，以三月初一入務，十月初一開務。入務者以農務方興，不受民間爭產詞訟也。）乾坤應許酒爲年。寒城日出無窮事，老耳山中獨聽泉。

翁氏仁壽堂次韻（翁氏譜秀峯里人，有堂扁曰仁壽。）

黃葉青苔晝掩關，無端兩鬢爲詩斑。何存雲夢不知岸，（言此以形容仁字胸襟，入荒胥在我圃之意。）堂在崆峒豈有山。巷道暮年荊璞在，（以喻翁氏勝譽，不以才自衒也。）傳家遺墨補疵瑕。（此美翁氏有子能自外，故以爲喻。）王良去後鹽車厄，（王良古之善御者，騏驥困鹽車上坂，見伯樂而長鳴，知其識己也。）老驥空懷十二閑。

答柴主簿二首（名杰，[illegible]，豐城安人。）

相隔雲江有夢尋，篇詩寄舊重兼金。山林未遂鹿麋性，風雨空愁葵藿心。（此言葵藿心本向日，當風雨則愁矣，亦猶忠臣心本向君，值喪亂則愁矣。）老氣十年看劍在，秋聲一夜入燈深。銅盤消息無人問，寂寞西樓待雁音。（雁音，蘇武事，此言今日銅盤之事無人可問，惟有雁自北來，可以得其音信耳。）

閑采秋荷自製衣，相逢舊雨語依依。學窮科斗心空老，夢跨蟾蜍肉不飛。幾晚江帆和雁渡，長歌嚴月見雲歸。何須化鶴千年後，城郭人民半已非。

待龐平坡侍郎郊行口占二首（龐[illegible]字[illegible]，號平坡人。）

春霽卷流芳靄旭浮遠對白首正元人相期古松下試耕黃犢健。入社白鷗馴。柳外呼舟去。水風吹葛巾。

別方槐庭山人二首

半生書劍孤心老，萬里山川兩眼醒。空向西陵問佳氣，舜田禹穴草青青。

夜闌深語劇寒缸，別意蕭蕭竹半窗。明日孤帆鴻影外，東風殘雪過曹江。

送果上人遊五臺（在代州鴈門郡。）

萬里參師最上關，五臺高處雪花寒。出門有礙憐吾老，獨枕殘書夢杏壇。（此送上人詩，雖云夢杏壇者，可見先生學有定守，非入釋出老之比也。朱文公曰：學者缺學聖人，則當以聖人爲主。）

飄飄孤錫度風沙，南北由來本一家。參透五臺峯頂雪，卻歸大庾看梅花。

故相賈氏居（賈似道，字師憲，台州人。）

當年構華房，檻樅傾衛靈。地力窮斧斤，天章煥丹雘。花石擬平泉，（李德裕封衛公，作平泉別墅於洛陽。）川途致茲壑。唯關承相嗔，肯後天下樂。我來陵谷餘，山意已蕭索。蒼生饜顛崖，國破身執託。空悲上蔡犬。（史記斯與其子中子曰：吾欲與君復牽黃犬上蔡東門）

語殷尊堂。可得乎。不返華表鶴。丈夫保勛名。風采照麟閣。胡爲一聲鉦。聚鐵鑄此錯。回首未草碑。荒煙掩餘作。初讀書巳來。似道出晉江上。自鄂移黃蠟。元朝憲宗皇帝委寘。似道索糧。遣使約和。陸許爲帶兵解而去。似道纔云戰勝。乃立碑于來臣中。以旌其功。其欺天罔人。有如此者。

寄周計院 堅瓛。安人。

海桑幾紛紛。秀色見孤嶼。山林奉髮脊。黨逐深衣古。獨餘鈞天夢。儼然在巖戶。翳翳桂魄灰。沈沈槐夢雨。江濤豈不深。脩鱗挂罔罟。此必有爲而言。不知義井船。秋風繫何許。瑞安州志。義井在永安江之潤。國朝時云長井好繫船。永安出狀元。宋嘉熙二年。周坦廷對第一。計院蓋其後也。

別所親

人生重離別。況此雙鬢蓬。亭柳非故色。昨夜吹霜風。臨分復攜手。野色猶濛濛。愁深轉無語。寫入潺湲中。一水分兩支。來共高高峯。出山暫相失。到海終相逢。此見源遠流分之意。亦以見終當歸之義也。

溪行

風高餘暑盡。獨策興悠然。野色延幽步。秋聲入暮年。暮年謂老也。十字之間無窮之趣寓焉。日斜禽影亂。水落樹根懸。回首故人遠。城笳吹夕煙。

仙壇寺西林

古壇仙鶴杳。野鹿自成羣。松氣浮清曉。經聲出白雲。石穿僧屋過。水到寺門分。人世無窮事。山中了不聞。

問桂

空吟招隱句。劉安招隱篇。桂樹叢生兮山之幽。林下立多時。秋信在何處。天香開幾枝。山河深夜影。水石隔年期。謂用之詩。不辭桂子種前天。長得尋君水石邊。曾是尋芳客。清愁欲語誰。

聞蛩

凄苦難成調。秋風入細弦。草根語深夜。燈下感流年。落葉已滿徑。征人猶在邊。寒衣何日寄。思婦不成眠。

寄鄭宗仁

城南懷舊別。谷口寄春耕。野鶴巢雲老。林僧管瀑清。宗仁所居集下山。與香林寺近。有瀑布。養花疏石髓。煉藥伏山精。山精一足。食山蟹。夜出晝竄。見說孤燈雨。年來著易成。宗仁晚年著易說若干卷。

哭郭同舍 宜孫。

寂寞青燈舊。流離白髮新。病猶依故國。死乃見全人。殘畫家無子。高風墓有鄰。斯文堪一哭。落日冷湖濱。

白拒霜 木芙蓉之別名。

美人蕭灑江水東。玉爲肌骨冰爲容。豈無嬌紅鬧別浦。自性淡靜羞迎逢。臙脂百斛闘宮飾。白帝有令毋纖穠。絹紈霧縠詐在列。其敢論冶女不共。阿環羽衣付按舞。阿環楊妃小名也。睡棠何事分春濃。明皇登沈香亭召妃子。時妃子醉未醒。明皇笑曰。此眞海棠花睡未足耳。不如淡掃粉亦御。諸姨合避號國封。明皇冊立楊妃。其女兄弟韓國虢國秦國三夫人。亦得幸。所謂楊氏諸姨也。當時親承香露浥。峽夢回首雲無蹤。宋玉高唐賦。楚襄王游于高唐。晝寢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神女也。空聞天王守太白。朝元閣下悲秋蛩。我來殷勤爲花壽。鉛霜贈爾瑤兔舂。鉛霜出神農本草。又仙草也。卻向花間酌清氣。叱御勿動琉璃鍾。此詩全篇不離一白字。

答鄭郎翁

初陽褰霧出林遲。貧病雖兼氣不衰。老愛歸田追靖節。狂思入海訪安期。春風門巷楊花後。舊國山河杜宇時。一種閒愁無著處。酒醒重讀寄來詩。

王修竹監簿名樓曰與造物游。命予賦。王公諱英孫。號修竹。會稽人。仕至將作監簿。與先生友善。革命後先生遊越。多居其家莊子上。

秦望諸峯入几看。仙居縹緲五雲端。天高地迥三千界。月白風清十二闌。碧海氣侵珠佩溼。明河影落玉簫寒。明河天漢也。超然身在鴻濛上。何必蓬萊跨紫鸞。

東山渡次胡汲古韻 汲古名謙。天放。處州人。

客來持酒酒煙霏。空想高風意欲飛。高風謂安石子猷也。老洞藏雲安石臥。謝安字安石。有高名。嘗高臥東山。孤舟載雪子猷歸。王子猷嘗夜乘舟之訪。一川白鳥白來去。千古青山無是非。欲上危亭愁遠眺。廢陵殘樹隔斜暉。

寄陳用賓 國溫州人。寓居越州。

水竹脩脩稱客居。有時挾筴自觀魚。爲儒老人他州籍。此言用賓寓居越州。而入儒籍也。懷士幽探異穴書。越志。會稽陽明洞外。飛來石下。爲禹穴。傳云禹藏書處。日暮碧雲歸已晚。歲寒青桂看如初。文章自古多憎命。狗監無勞誦子虛。漢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武帝。讀子虛賦而美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

喜劉邦端遷居采芹坊二首 邦端溫州海壇人。遷居越州府學前采芹坊之南。

鄉心幾夢海壇居。半老儒冠計未疎。岸竹色侵春曉酒。牆花香度晚翻書。卜鄰俎豆三遷後。杜詩。俗芳孟母鄰。食

六十五冊
13B

郭田疇二頃初。（史記，蘇秦曰：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雨過新蔬青可摘。小船籬外賣溪魚。

幷鄉聚散笑忽忽。歲月無情忽兩翁。燈火城南雞夜雨。桑麻杜曲憶春風。百花新意皆歸燕。萬里離愁獨寄鴻。重約扁舟尋禹穴。夕陽疎樹亂雲東。

過風門嶺（在平陽仙口。台州亦有之。）

客來自風門。颼颸撼雨袖。溪迴衆峯新。販絕一巖又。行行春日微。怪禽啼白晝。流年感花稀。古道表松秀。聊此寄小酌。餘酣擲山溜。

贈秦霞眞士祈雨之驗（沖眞，平陽人，姓吳氏。）

火旗猋猋燒坤垠。蒺藜滿道風揚塵。槁苗無花不作穀。老農扶杖田頭哭。哭聲不爲塡溝渠。室罄何以供官輸。蟄龍唄佛寂不應。（蟄龍移蟄於龍神也，唄梵音也。）蝃蝀那能擅權柄。秦霞眞士鞭風霆。綠章叩天天亦驚。玄雲沛雨起膚寸。點點都是盤中飯。須臾收斂歸無聲。翩然鶴虬出山城。我聞調元功自古。（楊云：宰相以燮理陰陽爲事，則調元氣之謂也。）亢爲常暘伏常雨。廟堂有道司牧良。坐看玉燭開金穰。（爾雅：四時和謂之玉燭。）淮南捕蝗蝗更在。（唐開元三年，山東大蝗，民不敢殺，拜祭之。姚崇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飢蛟留人陸成海。（飢蛟留人用事，此以喻爲民害者。）肥羊日日供大官。論功乃使尊黃冠。眞士寸田無水旱。（寸田謂丹田也。）天樞子夜交離坎。（修丹之家以夜半子時爲交媾離坎之始，蓋造化之根，還丹之基也。）

寶積寺僧舍古梅一樹皆榮而頂獨枯即席爲賦（寺在瑞安州孫橋西。）

蟄虬偃蹇八尺強。雲屋深深吹玉香。開徧枝南與枝北。頂顚不受春風德。悄如枯禪坐瞿曇。旌羽葆來毿毿。世情冷暖異榮朽。道眼看來兩何有。（此言以世情冷暖觀之，則有榮朽之異，以道眼觀之，榮枯一也，何異之有。）炎州嶺上識祖衣。（傳燈錄：六祖聞五祖在黃梅，遂往任役，爲行者，五祖以法寶及所傳袈裟付之。）參橫月落皆玄機。老僧與客一笑領。醉藉莓苔弄疎影。醒來忽憶孤山前。（孤山和靖所居，梅花爛開之地。）繫舟老樹飛雪天。翠羽無聲江色凍。夜闌秉燭渾疑夢。貪嗔到此一一除。獨有愛花癡自如。（佛書以貪嗔癡爲三業，此言愛花癡亦是一癡，然比之他癡則有間矣。）

哭梅和伯氏六首（季德淵角。六月題。）

棣萼雙葩淚灑紅。百年已短更匆匆。祇今風雪棲棲影。地老天荒一箇鴻。（批云：詩意可憐。）

風壓何處託清魂。家世梅花水月村。舊篋已無封禪藁。獨憐渴病似文園。

空遺破硯孤心苦。只博生綃兩鬢華。小婢燈前泣秋雨。竹房不見夜呼茶。

溪冷浣花宗武哭。地荒夢草惠連愁。（謝惠連有奇才，族兄靈運每對之輒有佳句。）行之猶說春風夜。燈影書聲共水樓。（讀此者，友悌之心可以油然興起，挽詩感發也。）

伯兮癯似松間鶴。季也孤於雲水僧。昨夜夢中聞笑語。覺來秋在影堂燈。（影堂，遺像室也。）

草枯霜白泣原鴒。五十三年老弟兄。風雨對牀緣未了。荊花重合在來生。

山窗新糊有故朝封事藁閱之有感

偶伴孤雲宿嶺東。四山欲雪地爐紅。何人一紙防秋疏。卻與山窗障北風。（此詩工在防秋疏、障北風六字間，非情思精巧，道不到也，然感慨之意又自見於言外。）

僧門

一聞每笑不如僧。及到僧門閒未能。昨夜褐袍風雪裏。隔溪犬吠入林燈。（此證上句，僧不能閑之意。）

霽山先生集卷第二

雜詠十首酬汪鎮卿（名鼎，號桐陽，平陽人。）

踆烏不停飛。（踆七倫反。淮南子：日中有踆烏。踆猶蹲也，謂三足烏也。）斂景下蒙谷。（蒙谷，即昧谷也，蓋日出之處。）征途險在前。而況車折軸。（漢景帝廢臨江王榮，臨江王上車，車軸折，臨江父老流涕曰：吾王不返矣。）夸父追羲和。欲挽丹砂轂。意遠力不任。化作鄧林木。（山海經：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暘谷之際，渴飲河渭不足，將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爲鄧林之木。韓維曰：羲和，日御也。此又借夸父之事以明忠臣義士之志也。）漫漫夜何如。長歌飯觳觫。（此言力不能挽回世變，但當飯牛以終餘年耳，復何爲哉。）

百感譁孤夜。江樓起呼月。秋蟲聲轉悲。念此衆芳歇。人生非金石。青鬢忽已雪。踰淮橘心移。（考工記：橘踰淮而北爲枳，地氣然也。）出山泉性汨。猗蘭抱孤芳。不受宿莽沒。（宿莽字出離騷經，注：草冬生不死，楚人名之曰宿莽。橘心移、泉性汨，皆言世情遷變之速，而猗蘭孤芳則自喻之辭也。）

老來屏人事。北窗寄高眠。飄颻御風遊。銀闕開九天。虎豹不見嗔。豈子有仙緣。玉座覆紅雲。（玉座見道經。又列聖傳云：玉帝所居，常有紅雲擁之。）香爐裊紫煙。黃冠立小兆。（小兆，臣道家所稱。）冉冉導我前。下士蟣蝨臣。（盧仝月蝕詩：地上蟣蝨臣，仝告天帝王。）微衷懷欲宣。兵戈幸

休息。饑饉方連綿。洪惟大生德。實制水旱權。願賁回衰眷。與世蘇倒懸。皇靈閟臣講。曰其啓豐年。再拜謝闕下。回鑾墮林泉。夜雷聲殷殷。甘澤朝盈田。沈思喜且驚。魂交非偶然。士抱當世憂。天繪爲之憐。況此杳瑕璨。磨非瓊瑰。獄貞觀有房杜。米斗曾三錢。此頌亦實事耳。

鳳德嗟已衰。宣尼欲浮海。賴有載道經。神功補元宰。六經所以載道。而其神功妙用。又足以補造化之不及。 刪詩挽風雅。繫易憂世駁。春秋筆削嚴。西秦書乃采。夫子定書所以采秦誓者。非與之也。蓋傷周道之衰。而天下必歸於秦也。故此詩云微義將警周。逆悲大運改。寓意深遠。非達古今之變者。孰能識之。 微義將警周。逆悲大運改。悠悠千古心。後死文乃在。

子有憂世心。藹然見眉睫。林希逸口義曰。藹目者。牛翔之目也。欲閉不閉。其目蒙茸然。故曰藹目。 崇交擬昔人。西風寄三疊。宋邢居實有秋風三疊。歐蘇稱少游。 作詩匯雖毅。要與六義涉。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臣甫再拜鵑。杜子美杜鵑行云。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是寓六義之旨。 高風或可躡。肯作蟋蟀鳴。慈涼和秋葉。

胥遠不隨劫。佛書有青蓮妙相之說。不隨劫數。天地劫數運變。佛身常在不壞。 金鼎能回枯。此道家回生起死之事。 吾道寄疏水。此外何所須。此吾儒樂道樂身以俟命之事。 豈不念百年。奄忽歸丘墟。生死同晝夜。逆天詎敢居。朱文公感興詩。但逆天理。論生詎能安。 異端紛溺人。微此吾其魚。詩意謂異端之學紛紛然。務以溺人。與洪水無異。若無此聖人之道。吾亦爲其所溺而爲魚矣。此蓋暗用歐公集序論孟子配禹之功一段微意。

論惡易如墜。進善難如登。危哉方寸地。風雨吹冥冥。言人心之險有如此者。 尺水增丈波。鰍鱔亦爲鯨。此喻小人得勢。亦能變化而成大也。

海桑空變易。天地終清寧。盛此坐中夕。颯林起秋聲。結還末書致意。此詩家之妙也。

濛日落西崦。淮南子曰。入崦嵫。 孤蟾明中州。本類屋末觀霽。小者數寸。足盛天。見則兵起。大水土除舊布新之象。此言漢日落孤蟾。則以喻漢德衰。曹氏篡也。曹操挾弄權柄。挾天子以令諸侯。亦猶妖蟾假借日光以爲明耳。

玄德負英猛。欲挽無萬牛。劉備字玄德。雖欲挽回漢室。孝無萬牛之力。吾力不任也。 龍鳳一已逝。斯人獨安求。劉備任荊州。訪士於司馬徽。徽對曰。此間有伏龍鳳雛。諸葛孔明龐士元也。

區區守江左。老此以菟裘。左傳隱公使營菟裘。吾將老焉。 大義固不識。卑哉孫仲謀。孫權字仲謀。但知守江左。如營菟裘之計而已。至於經理中原。恢復漢室大義。則不識也。先生詩意及此。則宋室南渡諸君臣。皆不能無愧。

垂垂大廈傾。一木支無力。此言文天祥事。 精衛悲滄溟。銅駝化荊棘。英風儆几磑。東坡慶曆碑詩。欲子二何賢。談天儆雕几。 濱死猶鐵脊。轉交。瀕於死而益固。黃山谷詩。平生肯作應知儆。 白首至此。蓋言宋祚將傾。非一人所得扶持也。文天祥雖有精衛之志。而滄海不可以木石塡也。是以不免故國淪於丘墟。銅駝化爲荊棘耳。然獨有鼎彝事有成敗。古今之常。臣子之心。獨將盡瘁。死而後已。此天祥之所

以爲忠義也。 血染沙場秋。寒日亦爲碧。韓愈詩。沙場白骨兮刀痕箭瘢。莊子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注碧玉也。天祥以戊寅歲被執赴燕。至壬午年始賜死。此所謂血染沙場秋也。 惟留吟嘯編。千載光奕奕。天祥有江湖吟嘯集。行於世。蓋述其所遭亂亡時事也。 批云。予嘗見文公遺像。鄭中書題云。目煥煥兮。髯星嚼寒。氣英英兮。先曾殷山砥碑柱而堅完。血化碧而心丹。嗚呼。孰謂斯人不在世。此作尤偉拔也。

權臣坐偃月。乘官如飄蓬。此言謝枋得事。唐季林甫爲相。起堂名偃月。每欲有所中傷。輒坐其中。沈思久之。若笑而出。則其家覆矣。賈似道在宋專權用事。與林甫無異。謝枋得以己未歲提兵援瑞州。北兵退。似道打算揃軍錢。枋得僅萬緡餘。無所償。甲子枋得校文江東。策問譏似道。謫賈相。大怒。貶枋得興國軍。 及茲顚沛秋。翻然挺孤忠。乙亥賈相敗。朝廷起枋得爲江西提刑。尋江東制置使。募兵援饒州。拒戰於安仁。又戰於信州。皆不捷。 一死未得所。罔羅桂飛鴻。時欲死節。或勸之曰。死且未晚。乃止。國亡。枋得變名姓入居建寧之唐石山。甲申大赦。乃出。時福建御史文廉留夢炎奏之。皆力辭不受。戊子秋。魏參政天祐入京。執拘北行。枋得不食以死自誓。 渡淮已不食。蛻槁夷齊風。渡梁石即不食。己丑夏四月。至燕。卒于燕。子定之護喪歸信州。 何人續遷史。表爲節義雄。漢司馬遷作史記列傳。以伯夷爲首。節義也。後之作史者。亦當以天祥枋得爲節義之首。

趙奧別業 在平陽城西二里馬鞍山下。

已無湖海夢。漸老足閒情。野杖日尋壑。家奇時到城。開池納天影。種竹引秋聲。亦愛簞瓢樂。年來世味輕。

草花

不入羣芳譜。生機屬化工。十年多曠土。一種自春風。蛙吠殘陽影。螢明細雨叢。令人懷洛瞻。洛陽牡丹也。 錦繡照籬櫳。

夜意

澹然無一事。至樂在書林。老石棲雲定。疎松過雨香。砧淸秋巷迥。燈白夜堂涼。模寫夜景。最有深趣。 此意無人會。重城靜夢鄉。

老松齋隱爲曾許山賦 許山諱楨孫。瑞安人。受侍郞松臺先生嘗手植七十五松于庭。爽徑蓋然。其後因有老松齋之稱。

七十五松在。當年手植翁。龍髯雲滿壑。鶴瘦月當空。三品非秦爵。諸郎有晉風。晉王謝家子弟。時人以阜衣諸郎稱之。 夜深淸籟發。歸珮玉丁東。此言松籟之聲。猶彷彿松臺歸珮之丁東也。

中和節 唐德宗以二月名節。李泌請以二月朔爲中和節。

柳下一瓢酒。湖風散積陰。晴舒生物命。春酌化工心。鶯語調寒煖。花妝定淺深。皆所以形容中和二字之意。 悠然情性會。宇宙入孤吟。

六十五冊

13A

天台隱者

俗駕不曾到，瘦笻時復攜。肺肝清澗飲（劉阮游天台，下山得澗水飲之），鬢髮老巖棲（莊子：魯有單豹，巖棲而水飲）。野巷猶雞犬，春城自鼓鼙。未應人世外，別有武陵溪。

新昌道上

江湖猶是客，歲月已成翁。仙路重雲外（新昌，與天台接界），人家落木中。山痕經燒黑，土脈入泉紅（新昌二三十里，田皆在赭土中，其色皆赤）。又得春風信，孤花照驛東。

寄懷

風雨知何夕，干戈寄此身。青燈少年夢，白髮異鄉春。水驛逢花使，丹田守谷神（修眞書：人身有三丹田，兩眉間為上丹田，臍輪三寸為下丹田，心為中丹田。老子曰：谷神不死，是為玄牝）。行藏隨處樂（邵康節先生在洛，號所居曰安樂窩），聊自得吾眞。

贈吳秀才林東歸（延陵案注：士鼎，刻本無才字）

幾夜高堂夢（高堂，母也），不知山水長。西風歸鴈蕩（鴈蕩，山名，在溫州），落日過烏傷（十道志：婺州東陽顏烏以純孝著，親沒負土為墳，有羣烏助之銜土，烏吻皆傷，因立烏傷縣，今為義烏）。斷影雲空白，孤心草欲黃。終憐負甘旨，淚灑蓼莪章。

越中送徐君甯歸閩

此地同為客，當秋獨送君。斜陽圖薄醉，遠道惜輕分。老淚遺陵木，鄉山出海雲（陵木，指越中；海雲，指閩中也）。天南有回鴈，音信儻相聞。

錢盛景則教授（台州黃巖人，號敷平齋）

空明仙人朝帝所，跨鶴淩虛墮霜羽（眞誥云：天下第二洞天，號小有空明之天）。洞中石髓流不乾（石髓，王烈事），聖泉寫入君肺腑（易蒙卦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潘江陸海一日盡（潘岳賢，機文喻海，潘濤如江，機翻陸海也），白提脩綆汲千古，碧芹水冷涵夜燈。丹鳳山空鳴曉鼓（平陽州鳳凰山，在州南二里，州學在其下），有時白戰風騷場（東坡守汝陰，會賓賦公賦雪詩，不使皓白鮮素等字，風騷場翰墨場也），小巫見之縮雙股（吳志：陳琳作武庫賦，張紘歎美之，琳謂紘為小巫）。飯雖不足仁義腴（杜甫與鄭虔詩：甲第紛紛厭粱肉云云），膽餘老齏甕春苦（本草云：齏甕可作藍靛）。丈夫出處各有道，天地綱常要撐拄。俗吏惟知驕刀筆，腐儒亦或拘訓詁。雲霧寬寒森寶書（黃山谷與東坡詩云：人間風日不到處，天上玉堂森寶書云云），廣文袖有脩月斧（酉陽雜俎：鄭仁本與王秀才游嵩山，見一人枕一襆方眠，聊呼

之。其人曰：君知月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日爍其凸處也。常有八萬二千戶修之，予即一人之數。因開襆有斤鑿數事。此言盛公當入翰林，發揮其辭論之手也）。離亭酒短秋帆開，鴈蕩峯前桂花雨。

送橫舟眞士遊茆山（任眞平，陽人，姓林氏。茅山在建康府）

海鯢吹腥浪千尺（意有所刺），野渡橫舟人不識（此言世上風波之險，而濟川之才乃隱而在下也）。春風未暖六經灰，閑抱黃庭煮白石（道家有黃庭二景經，言修養之事）。綠章夜徹九虎關，坐使業海生青蓮（業海生蓮花，見道經）。蟾蜍窟冷手自探（五經通義：月中有蟾蜍），西湖一鶴梅花偃（林和靖事）。四時茫茫行大塊，君向何山飛羽佩。雙袖攜雲發天台，孤竹騎龍窮地肺（後漢費長房從市老翁學仙，後辭歸，以一竹杖與之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長房乘杖，須臾至家。自謂經旬日，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陂中，顧見則龍也）。瓣香持謁三茅君（茅濛修道茅山，白日上昇，玄孫茅盈、茅固、茅衷亦得上昇，故云），上清祕笈開瓊文（集仙傳：雲華夫人，王母第二十三女也。嘗遊巫山，授禹以上清寶文，理水之籙）。十月嬰兒誰抱送，飛出泥丸跨丹鳳（修眞書：黃白經曰：坎宮嬰兒，離宮姹女，若得黃婆媒合，結為夫婦，洞房交接，兩數靈藥，便成聖胎，及至一歲生兒，使跨鶴自泥丸宮出矣。十月懷胎，兩月沐浴，共成一歲。泥丸宮，頂門穴也）。

讀秦紀

瑯邪臺上晚雲平，虎視眈眈隘八紘（李白詩：秦皇掃六合，虎視何雄哉）。萬里不知人半死（秦始皇遣盧生入海，還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乃遣蒙恬北築長城），三山空覓草長生（史記：齊人徐市上書，海中有三神山，蓬萊、方丈、瀛洲）。兆來鬼璧沙丘近（始皇使使至華陰，道有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滈池君，明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其人忽不見。使者奉璧以聞，上默然良久曰：山鬼不過知一歲事耳。使御府視其璧，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沈璧也。明年果崩），敺勤神鞭海石驚（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出處，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不速，鞭之，石皆流血）。書外有書焚不盡，一編圯上漢功名（始皇焚天下書，韓人張良游下邳，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此太公兵法也，讀此可為帝者師）。

項羽里（在山陰縣南十五里，有廟在焉）

英雄蓋世竟何為，故里淒涼越水涯（項里在越溪上）。百二勢傾爭逐鹿（史：秦形勝之國，帶山河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八千兵散獨乘騅。計疎白璧孤臣去（孤臣謂范增也），淚落烏江後騎追。遺廟荒林人酹酒，至今春草舞虞姬。

元日卽事

宿霧沈城海日遲，十年冉冉鏡中絲。江湖舊夢衣冠在，天地春風鼓角知。杜曲桑麻歸已晚，向平婚嫁畢何時（後漢尚平，字子平，男女婚嫁既畢，乃敕斷家事，遊五岳名山，不知所終）。野人問我行藏事，自向庭前采柏枝。

燈市感舊

蓬夢仙山繞海籠。本出列子。元宵韓詳爲山。亦曰蓬山。 飛梅如剪柳如纏。千門疑是繁星落。九陌不知明月高。霄亂遊鈿空宿草。唐楊貴妃家治錦繡。承金玉。鋼如萬花川谷。遺鈿墜舄。珠珍狼藉于道。 昇平疊鼓散春濤。高麗昔日遺闕之地。今空有宿草。疊鼓之聲。今誰作春濤也。 寒燈寥落殘書在。獨抱荒愁寄濁醪。

括城 今處州。古爲括州。

寒芒曾動少微星。少微星。處士星也。 一水溶溶疊嶂橫。落日漁舟吹遠笛。斷煙戍屋帶荒城。沙鷗欲近如招隱。關樹無多亦厭兵。却憶鶯花亭外路。舊有鶯花亭。在城內。 太平簫鼓沸春聲。

答唐玉潛 名珏。號菊存。蘭越州人。

吠畝孤心老未衰。一籬瘦菊一瓢詩。唐求於詩有得。即將詩稿爲丸。投大瓢中。後瓢到蜀。識者曰。此唐山人詩瓢也。 黃埃赤日誰多事。李賀玉詩。赤日黃埃滿世間。 蒼狗白雲能幾時。山酒柏香春甕甘。桉書芸冷夜呼兒。芸香草。人取藏書可辟蠹。 橫琴妙在無弦處。何必知音有子期。此句上用無弦琴事以引之。則血脈益貫矣。

陪王盤齋宴廣寒游次韻 今西畔竹樹木。扁名廣寒游。

銀橋疑駕海天長。羅公遠侍明皇秋宴。公遠奏云。陛下能從臣月宮游乎。命取桂枝杖。向空擲之。爲大橋。色如白金。 丹粟離離照翠觴。丹粟。桂花也。 影浸山河瑤殿冷。淮南子。月中彷彿如有物。山河影也。 舞深風露羽衣香。龍城錄。八月望日。明皇與申天師游月宮。寒氣逼人。清露霑衣。見素娥十餘人。笑舞於大庭桂樹下。明皇歸製霓裳羽衣之曲。 亦知廣莫元無野。却笑溫柔別有鄉。漢趙飛燕外傳。成帝悅趙婕妤。謂爲溫柔鄉。此聯以廣莫溫柔。映帶廣寒二字。尤爲親切。 手折一枝驚昨夢。武帝問郤詵曰。卿才何如。詵曰。臣舉賢良對策第一。猶桂林一枝。 素娥憐老授玄霜。玄霜。仙藥也。

楊妃菊

昭陽舊恨逐風飄。歲晚山中霜露饒。彭澤歸來空自老。中原舞破爲誰嬌。返魂碧海薰初炷。楊妃死。明皇令方士求之。得於海上仙山故云。 宿酒沈香暈不消。明皇天寶中。起沈香亭於花苑中。時與貴妃游玩其下。每風至。香聞數里。 亦是前身曾捧硯。品題因得入詩瓢。

漁舍觀梅

冷雲漠漠護籬陰。寫灑苦枝出竹林。影落寒磯和雪釣。香浮老瓦帶春斟。幾憑水驛傳芳信。祇許沙鷗識素心。回首西湖千樹遠。扁舟寂寞夢中尋。

陶山十詠和鄭牧心 陶山在越州南。以陶貞白曾隱于此故名。廷博寥。鄭牧心名牧。洞霄宮高士。

晴峯無數黶渏流。窈窕寒生六月秋。百鍊不須歐冶劍。沼吳人在采蓮舟。春秋。越王用范蠡計。獻西施於吳。吳王寵之。因爲越所滅。 右若耶溪

亘檣長竿釣海波。空遺磯石臥荒坡。千年無此垂綸手。多少帆民向灑河。 右任公子釣石

流來一水截人寰。虹背秋寒十二闌。白鶴飛邊人影絕。天風吹珮玉珊珊。 右集仙橋

笑拂青蘿問隱君。千巖秋色此平分。當時宴坐無人識。唯有松風共白雲。 右陶宴嶺

一室元無斧鑿痕。閒雲四壁守孤猨。空山靜閱古今過。不老乾坤是此門。 右石广 音儼。廣屋也。

玉笛孤帆喚不來。長風破浪憶江淮。不知海水何年陸。萬斛龍驤寄斷崖。龍驤。大舟也。 右石船

聞說東夷有聖人。懸山何處此耕雲。露苗猶濕當年汎。寂寞春風鳥自耘。 右舜田

釣天夢破珊瑚枕。嚴鑿春供翡翠屏。一卷黃庭雲半席。夜深讀與嶺猨聽。 右葛仙翁石牀

元非鑄冶自成形。烏兔烹煎那得朋。言此竈不爲他用。但以烹煉日月精華而已。 却悶黃粱幾番熟。不知沸鼎在人間。 右上下二竈

洞霞疑接台峯近。石棧空歌蜀道難。一穗藍苗人不識。半山霜露夜痕乾。 右附子岡

酬謝皐父見寄 南劍人。翱

入山采芝薇。豺虎據我丘。入海尋蓬萊。鯨鯢掀我舟。山海兩有礙。獨立凝遠愁。古之人不得志於世。則隱居山林。遯跡江海。今山海亦皆有礙。所以獨立而凝愁也。 美人渺天西。瑤音寄青羽。漢武故事。王母將至。先有青鳥衛帝。承決宮。然後王母與帝相見矣。 自言招客星。寒川釣煙雨。嚴光事。 風雅一手提。

學子屨滿戶。（伯昏往覲寇之所。適見叔屨。戶外跣足升堂。請益者多矣。）行行古臺上。仰天哭所思。餘哀散林木。此意誰能知。夜夢繞句越。落日冬青枝。

送喻舜舉歸壽乃翁七十

聞君有奇氣。千巖在胸中。（黃魯直題畫詩。胸中元自有丘壑。）歲晚攜甘旨。歸以獻乃翁。乃翁松柏姿。深村侶樵農。風塵了不識。七十顏如童。畢桉各華髮。（漢梁鴻妻孟光與夫相敬如賓。每進食舉桉齊眉。）抱孫戲花叢。（晉王羲之奉諸子。抱弱孫。除白詩。鶴與老翁頭似雪。海棠花下戲兒孫。）壇閑意易足。食淡神常豐。乃知世網外。宇宙皆空同。仰山千歲酒。採袖園春風。（杜云。人生此樂豈易得耶。）

過徐禮郎狀元坊（徐儼夫字公望。平陽人。淳祐廷對第一。終禮部郎官。）

名坊臨野渡。曾此產魁豪。湖帶詩書潤。山增科第高。劫灰遺斷礎。（劫灰以喻兵火。）鬼火出深蒿。東海揚塵久。無人釣六鼇。

古松

雷霆空山夜。鬚蛟起石泉。霜陰無六月。老氣欲千年。斷藥人能壽。巢枝鳥亦僊。天風驚頹發。彷彿奏虞弦。

此詩比之前輩所賦松詩。語較精粹。但彼則有比興之義。而此則直賦物之作耳。

訪朱月峯不值

見說攜琴去。西風半日程。雲留秋渡冷。月過別峯明。落葉驚疏鬢。黃花照澹情。思君不能寐。一雁叫深更。

題長春子自畫（呂洞賓別號長春子。）

辟穀曾吞日月華。春風不老聚三花。玄關一竅通無極。（玄關一竅即玄牝也。老子。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白髮餘生笑有涯。野鶴相看盟秀竹。洞雲何處食靈瓜。（續仙傳。玄洲白柰。空洞靈瓜。）披圖彷彿榴皮迹。珍重還如東老家。（東坡集載。回先生過湖州東林沈氏家。飲醉。書曰。吾久不遊浙中。今為子有陰德。留詩贈子。乃擘席上石榴皮書于東老菴之壁。）

輓浙西提舉李公（公鎬。字宗禹。永嘉人。）

文獻凋零半靈雲。荊花舊宅冷溪濱。欲知禮樂千年事。曾寄行藏八袠身。旌節自天驚隔世。衣冠入地見全人。鵠袍猶憶談經處。風雨宮槐暗落薪。

徐若翁（名瑑。自號竹林。溫州城西人。）

化鵾有便風初積。（莊子。北溟有魚。名曰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鵬。鵬之大亦不知其幾千里也。）棲鵬無歸日已斜。絕漠亦傳垂死偈。故朝曾是勁忠家。樹暗夢斷關山笛。深鎖魂歸院落花。公論蓋棺應自定。猶言遺德在東嘉。（公時以東嘉之地內附。不受兵革。有功於民。故結意及之。）

重過虎林（虎林山在錢塘縣治北半里。亦曰武林。今為郡稱。）

漠漠江湖夢。蕭蕭禾黍秋。清笳吹落日。白髮過西州。池涸神龍逝。山空老鳳愁。唯餘關外水。寂寞自東流。

故宮

驚風吹雨過。歷歷大槐蹤。王氣銷南渡。（按咸淳甲戌。天目山崩。識者以為天目為杭之主山。山崩則王氣盡矣。）僧坊聚北宗。（傳燈錄。神秀得五祖之法。傳於北方。謂之北宗。時杭州宮闕皆變為佛寺。又多西番僧居之。故云。）煙深凝碧樹。草沒景陽鐘。（先生詩中引用舊池宮闕之名。亦不必杭州皆有之。特借之以形容故都耳。）愁見花顛月。荒秋咽亂蛩。

辟雍（天子學宮之名。）

冠帶百年夢。昔游今重嗟。璧池春飲馬。（天子曰辟雍。水環繞如璧。）槐市暝藏鴉。（漢起明堂辟雍。列槐數百株。諸生每朔望會此。故曰槐市。）堂鼓晨昏寂。廊碑風雨斜。石經雖不火。（漢立石經於學門之外。延博案此指高宗御書石經碑性。）歲歲長苔花。

禮闈（禮部貢院也。）

槐陛將親策。蘭宮此並馳。（蘭宮南宮也。）凡鱗風雨化。濃墨鬼神司。（舊省試士榜粘黃紙四張。以濃墨書禮部貢院四字於榜首。鬼神司如朱衣點頭之類。）染柳春衣淨。（唐李固言未第時。行古柳下。聞有彈指聲。問之。曰。吾柳神九烈君。已用柳汁染子衣矣。科第無疑。果得藍衫。當以棗糕祀我。固言許之矣。）看花曉馬遲。偶來追昨夢。戍屋草離離。

西湖

繁華已如夢。登覽忽成塵。風物懷西子。笙歌辭北人。斷猿三竺曉。（天竺寺在北山下。有上天竺中天竺下天竺三寺。）殘柳六橋春。太一今誰問。（太一宮在西湖。乃紹興十七年所建。）斜陽自水濱。

拜岳王墓（岳飛葬西湖棲霞嶺。）

寥落一坏在。英雄萬古冤。孤忠懸白日。遺恨寄中原。樹老殘霞澹。塵深斷碣昏。東南天半壁。往事泣寒猿。

孤山（在西湖。林逋隱于此山。）

回首咸平夢。（咸平。真宗年號。和靖五咸平間人也。）清風自滿湖。乾坤一士隱。身世此山孤。鶴去空秋影。（華識。道歷孤山。舊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久乃復入籠中。道巩

（舟西湖諸寺，有客至，則童子放鶴，逋卽回舟，常以鶴爲候也。）梅開尙舊株，耳孫今白髮。（廣韻，耳孫，遠孫也。）持酒酹寒蕪。

葛嶺（宋度宗賜賈似道第于西湖葛嶺。）

不讀霍光傳，（漢書霍光傳曰，光不學無術。）炫然桃李門。（或謂之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湖山變朝市，烽火滿乾坤。腦落冰天騎，魂飛瘴雨村。春風吹秀麥，誤國竟何言。

飛來峯（在武林。）

何年移竺國，秀色發稜層。淸極不知夏，虛中欲悟僧。樹幽嵐氣重，泉落乳花凝。猶憶烹茶處，閒來話葛藤。

寄別諸公

書劒謫齊夢，持酒送餘春。天地綠陰雨，江湖白髮人。時平消劒氣，客久積衣塵。又出重關北，斜陽獨問津。

五月五日，寓嘉禾學宮，顧東浦載酒相過，二博士偕來，飲就醉，翌日留詩爲別。（嘉禾，今嘉興秀州也。）

嘉禾古三輔，積水何蒼茫。舊游夢歷歷，況此逢端陽。東艾肖人形，（歲時記，荊楚人端午日，采艾結爲人形，懸於門上。）傾葵抱天常。（淮南子，葵藿傾心向日。）蕭蕭老逢掖，得依夫子牆。鑑湖無五月，宿雨生微涼。客從東浦來，手持紫霞觴。采蒲汎纖玉，沃我書傳香。殷勤兩博士，雜出肴與漿。書囊談未了，一醉齊彭殤。酒醒忽不樂，起看北斗芒。歲月感疎鬢，風煙渺殊方。明當理征棹，斜日鱸魚鄕。

訪二陸故居（機雲故宅在華亭縣西北三十里崑山下。）

風流懷二陸，才名動三吳。（杜氏通典曰，吳郡，吳興，丹陽爲三吳。）斯人不可作，千載空煙蕪。當時騁俊筆，萬象爭先驅。有如明月璧，美價傾鴻都。世運有翻覆，韞匵猶良圖。惜哉去就乖，毁此千金軀。（按機與弟俱入洛，造張華，華薦之，累遷中書郞。後成都王穎起兵，又假機都督，軍士怨之，因譖於穎，殺之，與雲俱遇害。）人生皆有死，百年同須臾。獨遺文字芳，乃與天壤俱。淒淒崑山寒，（吳志云，陸氏之祖，葬于此，因生[illegible]，當時人以玉出崑岡而名焉。）冉冉谷水枯。（神異經云，秦時縣有童謠曰，城門當有血，城陷沒爲湖。有老嫗聞之，旦旦往窺城門，門侍詰之，嫗言其故。嫗去，後門侍殺犬以血塗門，嫗往見走，不顧，忽有大水，縣淪沒爲谷。）白鶴久已寂，黃犬誰復呼。荒祠挂殘陽，扁舟入菰蒲。采蕭薦秋水，聊以明區區。

簡衛山齋（平湖人，寓居松江府。）

虎林一傾蓋，草窗初殘。酒闌夜剪燭，妙語鏗琅玕。回首隔吳越，淸風渺難攀。焉知白首餘，遠訪滄波閒。大鵬九萬里，神駿十二閑。天風非不高，乃樂煙水寬。乾坤寄一齋，江湖浮九山。何當躡飛珮，跨鶴靑雲端。

會嚴陵邵德芳同舍，邀宿玄同齋，道舊有作。

市槐夢忽醒，喬柯落風雨。（此亦因感槐市而借用槐夢事也。）何人斧爲薪，遺恨尙依土。緬懷赤煒初，（王莽傳，靑煒赤煒白煒玄煒，四時之氣。）鬱若翠蛟舞。其下有橋門，雍雍冠帶聚。萬物遞衰盛，千載一仰俯。射策君先登，氣勇不再鼓。遭迴三舍間，我亦蹶寸武。雲雷齎尙屯，有志良獨苦。空山少芝薇，大澤多網罟。褰裳涉長途，征衣拂天姥。遙汎松江舟，薰風采芳杜。故人隱雲間，九山靑照戶。相逢各華顚，舊事不敢吐。悠哉抱玄同，（老子，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高臥標枝古。（莊子，至德之世不尙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

謁陸宣公祠（唐陸贄字敬輿，祠在嘉興。）

冰玉爲骨秋爲神，堂堂內相眞天人。（唐史，贄入翰林時，德宗在奉天，朝夕有咨，贄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諫草數百垂淸芬，仁義一洗功利塵。劒肝瀝血峯排雲，白日不鑒吾忠勤。奉天詔下哀痛新，將士感泣天亦聞。（時朱泚李希烈反，上在奉天，贄勸帝改過行書，上深然之，乃下詔自責。）皇威雷動淸九垓，一紙可敵百萬軍。草茅學古期致君，以額扣閽九虎嗔。玉堂雲霧隔華津，耿耿何不批龍鱗。一樽酹古樓夕曛，鴛湖之水春復春。

雲間懷古（雲間，秀州地名。）

蕭風短棹水粼粼，老鶴疎林寂不聞。內史祠荒殘碣雨，（陸機入洛，成都王穎表爲平原內史，弟雲爲淸河內史，有祠在華亭。）黃門書冷半堆雲。（顧野王，吳郡人，遍觀經緯，梁大同中爲博士，遷黃門侍郎，有讀書堆。）獵場斜日分桑塢，馳道深秋走鹿羣。寥落一觴誰弔古，漁鄕煙景客平分。

劉伶墓（在嘉興縣東二十七里。）

碧落當年墮酒星，醉中萬事一浮萍。亦知人世無窮事，一醉松根不肯醒。

黃耳塚（陸機犬名黃耳。）

篙筒音斷水雲村，吠入空林枸杞根。（續仙傳，朱孺子溫州安固人，一日汲於溪上，見二花犬，相逐入枸杞叢中，因異之，乃尋斸得二枸杞，其狀如白犬。）我亦天涯音信杳，廬令詩在爲招魂。（詩盧令篇。）

蘇小小墓（錢塘名倡，有墓在嘉興縣西南六十步。）

歌扇風流憶舊家，一丘落月幾啼鴉。芳魂不肯爲黃土，猶幻燕支半樹花。

過澱山湖 在秀州華亭縣東南三十里。其山水色皆如澱。

泖口乘寒浪。湖心散積愁。菰蒲疑海棧。鳧鴈與天浮。澤國無三伏。風颿又一州。平生謾爲客。奇絶在茲游。

舟次吳門

懷古心猶壯。臨流影自孤。湖煙迷檇李。城木出姑蘇。草暗春麋鹿。菰香秋試鱠。靑樓舊時月。靑樓娃館也。無復聽吳歈。

虎丘寺 在蘇州城西北九里。

突兀僧房倚翠微。金精幻虎霸圖非。霸圖指吳王也。瓊田萬頃山如湧。鐵壁千尋泉自飛。寺中有鐵壁。在劍池之北。堂任經聲通老石。寺有生公講堂。昔有異僧竺道生者。講經於此。無人信之。乃聚石爲徒。與談至理。石皆點頭。樓開塔影落秋衣。或言寺樓有竇。以衣襲之則見有塔影顚倒也。千年幽獨嗟誰氏。斷刻苔深帶夕暉。

劍池 在虎丘寺前。

鑿開神斧是何年。殊鴈金鳧鎖冷煙。薜荔帶雲縣古木。轆轤卷月出秋泉。寺僧轆轤汲水器也。劍池取水用此。巖前洗劍精疑伏。林下烹茶味亦禪。高倚石闌淸興發。恐驚池底老龍眠。

垂虹橋 在蘇州吳江。

地坼東吳海脈連。飛橋兩道跨晴川。影翻河漢蛟龍國。勢壓江湖螮蝀天。幾處征帆浮日月。四洲樓角隔風煙。三高遠矣荒祠在。三高者。越上將軍范蠡。晉大司馬東曹掾張翰。唐右補闕陸龜蒙也。一笛闌干夕照邊。

館娃宮 在蘇州城外硯石山上。直以西施得名。吳以美女爲娃也。

苧羅山女入宮新。苧羅山在越州。春秋。大夫種謂越王曰。吳王淫而好色。惟王選擇美女。進之吳王。乃於苧羅山得鬻薪女西施鄭旦。飾以羅縠。教之行步。而獻于吳。吳王寵之。國竟以滅。四壁黃金一笑春。步屧醉歸香逕月。隔江還有臥薪人。坡文。越王臥薪嘗膽。以雪會稽之恥。

眞娘墓 在虎丘中路。

歌聲舞影散春雲。月殉香魂幾落花。依恨天家無分到。漢妃靑塚落胡沙。昔傳昭君墓。胡地草多白。此塚草獨靑。

羞墓 朱買臣妻墓也。在嘉興北七里。

遠望車塵汗雨流。自知覆水已難收。爲君富貴妾羞死。富貴如君不自羞。

京口月夕書懷 鎭江路也。

山風吹酒醒。秋入夜燈涼。萬事已華髮。百年多異鄕。遠城江氣白。高樹月痕蒼。忽憶凭樓處。淮天鴈叫霜。

許郢州故宅 唐許渾居潤州京口。故宅在南門丁卯橋。

讀君丁卯集。想此建橋時。荒草一區宅。淸風七字詩。吳雲含靜態。郢樹寄餘悲。落日空懷古。長歌知不知。

多景樓故址 在潤州城西土山上甘露寺前。

灰飛百尺景愁人。斷礎殘蕪但鹿羣。對峙金焦兩拳石。金焦二山在揚子江心。相去十五里。平分淮浙半江雲。乾坤幾沸蕭公鐘。梁武帝所鑄二鐘。鑄在甘露寺。風浪空藏郭氏墳。雜記。京口江心別有山島。相傳有郭璞墓。大水不能沒。對衲不知興廢事。梵宮金碧自紛紛。

鶴林寺 在潤州黃鶴山上。

流水蒼松石徑斜。甕城城外梵王家。仙林不返雲巢鶴。僧鉢曾移海國花。續仙傳。潤州鶴林寺有杜鵑花。僧相傳云。貞元中有僧從天台鉢中以藥養其本。移植此寺。人或見紅裳佳麗。戲於花下。乃花神也。剎落苔碑秋臥草。荒涼竹院午敲茶。當時一擲乾坤手。曾向山窗倚暮霞。

金山寺 在潤州江心。去城十里。因裴頭陀開山獲金得名。又名澤心。又名龍游。登妙高峯。望焦山海門。皆歷歷可見。此山大江環繞。每風起。勢欲飛動。故亦謂之浮玉山。

吳楚風煙畫裏看。即起句。觀雄偉不凡。中流樹色擁禪關。一星化石江成陸。左傳。星隕于宋。視之乃石。雙塔摩空寺裹山。諺云。焦山山裹寺。金山寺裹山。衲寄雲林淸海怪。寺僧相傳。在先江中蛟蜃出沒。不時異波爲患。後有神僧以袈裟鎭之。始息。泉移蛟窟照僧間。見後中冷詩序。千年天塹今如掌。寂寞寒潮自往還。

焦山寺 在揚子江中。與金山相對。

山聳中流小梵林。寶蓮臺背翠沈沈。半空但覺煙嵐合。三面不知風浪深。仙井浴丹開曉日。有井曰浴丹井。海門浮玉濕秋陰。有亭曰浮玉。洞深瑤草無人采。瘞鶴殘碑浸碧潯。

宋武帝居今爲壽丘寺

靑衣夢破滿林煙。南史。宋武帝伐荻新洲。見大蛇射之。傷。明日復至。見童子數人。皆靑衣。於榛中擣藥。問之。答曰。我王爲劉寄奴所傷。合藥傅之。一擲乾坤亦偶然。僧屋翠微看月上。江山猶似永初年。

中濡泉猶在楊子江心。今題金山寺井曰。第一名泉。余疑而問僧。僧謂神龍所移。嘗示夢方丈。寄

塵世悠然，江心風濤茫渺，縱有泉，不復可取。
蜀波萬里奔流遠，楊子江心浪拍天。陸羽當年亦奇士，鼯鼪[illegible]論名泉。
金鼇背上[illegible]僧說，龍移遠脈靈若定，此泉爲第一，惠山[illegible]嶽中靈。

惠山泉 在無錫縣七里山東西有泉，皆合於溪西南入太湖。

第二名泉在。劉伯芻論水，以楊子江爲第一，惠山名泉爲第二。深雲鎖石闌。九峯靈氣洩。三伏細流寒。遠脈松是潤。餘香茗欲殘。荒祠懷陸羽。一掬酹茲壇。

丹陽泉

楊子江中與夜月。慧山亭上激朝煙。遙看丹氣霏微裏。二十泉中第四泉。

新豐道中 丹陽地名。

長醞春炎埃。澄空出秋素。迢迢鐵甕城。回首隔赤霧。酒旂鬭荒市。笳鼓發深戍。倚篷問舟人。云是新豐路。離落雞欲棲。野水牛半渡。不見抱琴人。斜陽在高樹。

石翁嫗 在丹陽。

東艾楚俗愚。鑄金秦民怖。何年斷雲根。偶立此翁嫗。千春衣莓苔。借老食風露。世人輕結髮。覆水或旦暮。乃習無情緣。永與天壤固。停舟一訪古。久欲祛此錮。父老向我言。曾是梁朝墓。衣冠化黃土。古丘亦成路。當年殉金穴。茲物獨如故。閱世如過客。興亡了不悟。時借牛礪角。敲火戲童豎。

毗陵太平院壁間畫山水。熟視之。有飛動勢。殆仙筆也。因題。

山風不動雲四寂。萬頃波濤生素壁。三峽夜怒播星河。九溟晝沸卷霹靂。誰將江海一筆吞。華陽人硯玄波翻。露鼇東轉坤軸動。春秋括地象云，地有三千六百軸，以地有運轂，故有軸也。[illegible]近世君子多引之，以喻世變，爲切當。如[illegible]詩[illegible] 驚浪出沒蛟與黿。毫端分寸千萬里。人心之險亦如此。老僧閱世如閱畫。面壁凝然悟玄理。嗟余老作汗漫遊。寒光飛動六月秋。洒如瞿唐在平陸。安得竹葉吹成舟。異聞錄，陳季卿舉進士，長安十年不歸。一日於青龍寺訪僧，有終南山翁亦候僧久之。壁間有寰宇圖，季卿尋江南路，歎曰：得自此歸，不悔無成。翁曰：此易事耳。折階前竹葉置渭水中，季卿熟視之，見一大舟，恍然登之，旬餘至家。

舟中書事

村酒沽來濁可斟。扁舟過雨繫楓林。午香吹稻海田熟。秋蔓引瓜茅屋深。天地悄塵歸客髮。江湖斜日動鄉心。衰年自笑爲形役。空羨閒鷗臥水陰。

蜀頭陀客吳歲久。持行精勤。有道者也。

三峽無歸夢。閒雲澹石牀。半生情白社。孤影寄朱方。覺路心如月。高年頂不霜。翻憐來往者。終日爲誰忙。

穎川道中次胡汲古韻

客中還又客。回首憶并州。一枕江湖夢。五更風雨舟。水寒荷葉老。蟲響荳花秋。幾度看雲坐。吾生亦覺浮。

劉龍洲墓 名過，字改之，有墓在蘇州。

一坏寂寞幾秋風。雲斷洲空憶老龍。湖海劉郎詩骨冷。乾淳餘響寄孤松。

過吳門感前游

回首前游夢未忘。江雲漠漠樹蒼蒼。客心空老鶯花月。詩貌不肥魚稻鄉。白虎氣銷遺履石。彩虹影冷臥斜陽。當時已歎來麋鹿。史記，伍子胥諫吳王曰：臣恐不久麋鹿游于姑蘇之上。後二千年更斷腸。

舟次吳興二首 今安吉州。

釣舟遠隔菰蒲雨。酒幔輕飄菡萏風。彷彿層城鼇背上。萬家簾幙水精宮。此四句寫出湖州眞景，所謂有聲畫也。

蒼煙淡淡水溶溶。漁笛吹殘夕照紅。六客風流今已遠。東坡倅湖州，與李公擇等六人會碧瀾堂。後爲湖守，六客適在坐，名堂曰六客堂。堂名空入酒名中。酒有名六客者。

釣臺 在嚴州。

什來天上宿。夢不離寒磯。宇宙雙臺迥。煙波一客歸。姓增江郡重。唐析桐廬爲嚴州，以子陵之姓而增重也。瑩隔越山微。子陵本餘姚人。今有臺在餘姚。千古登臨處。凄涼帶夕暉。

宿七里灘 距桐廬四十餘里。

寥落空江上。買魚閒酒樽。亂山含雪意。孤艇寄楓根。灘近不成夢。鴻飛欲斷魂。偶呼黃帽語。漢鄧通以櫂船人爲黃頭郎。一犬吠前村。

方玄英故居 距桐廬三十里，在釣臺之東，地名白雲原。

艤舟鸕鷀港。白雲滿高原。借問玄英居。遺構無復存。精靈幾百載。[illegible] 山鬼嘯幽昏。獨遺文字香。隱隱草樹根。有客招以歌。掬泉薦芳蓀。蓀，香草也。彷彿雲中人。玉珮來華軒。惝援助悽惻。亦復銷我魂。徘徊日將暮。牛羊下前村。長揖老樵子。未識情已溫。云十有六葉。咸逝之耳孫。種思幽人後。風雅天所敦。相攜就

茅屋一笑酌瓦樽。廷博家國朝廷士嶷列本無有客招以歌以下四句有傳盼東山義彷彿見柴門二句此借日將暮作漁父從歸櫂話是元本脫落後人妄補蓋前歟云遺稿無存矣安得更有柴門歟云漁父從歸櫂不應茅屋酌酒矣。

原易

滎河通崑源。河出崑崙墟。潛流地中。積石至龍門三千餘里。古出龍馬瑞。隋書滎河獻綠溫洛呈圖。包犧眞天人。一見測其祕。八卦已支離。重爲六十四。爻象互立名。繫辭發洙泗。蠹洩元氣藏。柯葉布文字。揚雄解嘲顧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疏。有如木生癭。木之癭目如疣贅然故曰癭可剜以爲杯。筐注設百氏。燋龜與揲草。何能解人意。及涉天下疑。反以二物具。二物謂蓍龜也。方寸不自靈。柄爲冥漠據。心不自靈專恃蓍龜無詮昧之則是柄爲冥漠而據也。弧矢啓戰爭。書契長奸僞。繫辭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又曰易之以書契莊子曰啓戰爭長奸僞。補思未盡前。標枝無一事。標枝見前。日月自循環。全易在天地。所以負荅人。因之發長喟。唐王績著負苓者傳以譏作易。按此篇全以負苓者傳主意故末句以負苓人爲斷也。然中間頗涉異端。豈先生以文爲戲耶。

蔡琰歸漢圖

文姬別胡地。一騎輕南馳。傷哉賢王北。一騎挾二兒。昔左賢王挾二兒送之於路而復還也。二兒抱父啼。問母何所之。停鞭駐回首。重會知無期。孰云天壤內。野心無人彝。凡物以類偶。淫化猶相隨。穹廬況萬里。日暮驚沙吹。凡物以類而相偶。雖淫化之儀。猶有不相離者。況穹廬萬里之遠。驚沙暮起而可失身於異類乎。惜哉辨琴智。蔡琰年九歲父邕鼓琴弦絕。琰曰第二弦。邕故絕一弦以問之。琰曰第四弦。邕異曰偶中耳。琰曰昔季札觀風知國之存亡。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競。以此推之。何不知也。不辨華與夷。縱憐形勢迫。難掩節義虧。胡笳詩云煙塵蔽野兮胡虜盛。志意乖兮節義虧。胡虜逼我兮爲室家。將我行兮向天涯。獨有思漢心。寫入哀弦知。一朝天使至。千金贖蛾眉。雨露洗腥羶。陽和變愁姿。此亦採摭胡笳詩中語意。今不備錄。出關拜漢月。照妾心苦悲。妾心倘未白。何以覲形墀。此盡形容文姬當時歸漢意如此。孤死尙首丘。越鳥終南枝。如何李都尉。沒齒陰山陲。前漢李陵爲都尉戰敗降匈奴死胡中。此言蓋憫文姬失身異類。不能死義。固無足取。然其猶知懷於終歸骨於漢土。較之李陵。所謂彼善於此者也。

用拙爲金驥徐氏賦

久知拙無用。飾巧以相賢。而君獨用拙。好古與世懸。不見百圍櫟。濩落終天年。豈其棄匠石。無用用乃全。孔門七十子。愚魯承單傳。沖質抱元素。神工謝雕鐫。續鳧而刻馬。適以戕其天。莊子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又曰齕草飮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眞性也。及至伯樂則曰我善治馬。刻之雒之。則馬之死者十二三矣。柳州正坐巧。望星猶乞憐。一麈叔文累。挽海不可湔。柳州刺史宗元嘗作乞巧文云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然不知其所以得罪者。此蓋皆發明所以用拙之義。

精衛 任昉述異記炎帝女溺死東海化爲精衛自呼其名每銜西山木石以塡東海一名誓鳥一名冤禽一名志鳥一名帝女雀陶淵明韓退之皆有詩。

形微意良苦。前身葬長鯨。天高不可訴。宿憤何時平。欲塡東海深。能使西山傾。山傾海仍深。此等句雖若萬難然猶有意學者要識此味。日夜空悲鳴。情知力不任。誓將畢此生。

納涼過林氏居 溫州城南人其家多竹號竹栖。

出郭已曠曠。入門轉蕭森。鶴栖無六月。聊以解我襟。紅日不到地。白雲時滿林。坐久石根冷。酒醒荷氣深。飄飄黃冠客。臨流鼓瑤琴。一鼓洗我耳。再鼓空我心。山高水復迴。彷彿蓬萊音。興盡拂衣去。城笳吹夕陰。

宴德初書樓 姓崔氏平陽人。

樓高不二尋。已作百尺想。中有湖海豪。開襟納萬象。顚延素心人。談笑落淸響。鄰花吹午香。籬竹薦秋爽。於中了行藏。此外斷俯仰。西樓富蕭天。歌鐘樂華敞。荒涼風雨餘。山魈自來往。魈一足乃山鬼也。

李兩山侍郎仲氏儒而醫。解后會稽。索詩識別。兩山李思衍字昌翁鄱陽人。

我懷兩山翁。夙抱經濟略。曾驅部使車。李元李那以斷東宣尉總部至平灤。所至問民瘼。毘陽斗大州。漁吏久竭澤。漁吏謂侵漁百姓之吏。三尺行風霆。漢杜周爲廷尉決獄不循三尺法。注法律以三尺竹簡書之。風霆喩威令之嚴肅也。四知厲冰檗。四知楊震事。公餘接寒士。促膝談禮樂。以我獨閉門。蓽茅訪林壑。當途盡挾貴。此道可敦薄。浮雲於我如。霖雨用汝作。如何歲龍蛇。斯人竟冥漠。平生詩萬籍。耿耿志誰託。頗聞仲氏賢。風骨似其伯。謝來一披霧。晉衛瓘見樂廣奇之命諸子造焉曰此人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靑天也。月梁慰離索。杜甫懷李白詩。落月滿屋梁。猶疑見顏色。紛紛雜鷲中。天矯見孤鶴。陽秋皮裏著。晉褚裒字季野桓彝曰季野皮裏陽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褒貶也。太素指下脈。猶有刀圭功。可敵鄒廟爵。四百有四病。如禽離弦落。眞病在人心。問君有何藥。人心眞病乃物欲之私非治之以義理不能愈也問君亦有此藥乎蓋戲之也。

王德輔邀飮新醅。余與陳用賓老輒先醉。坐上分韻得水字。

朔風號枯林。吹寒入肌髓。江湖客影孤。況復懷萬里。白戰不持鐵。何以破愁壘。惟有無功鄉。王績字無功性嗜酒著醉鄉記。歲暮足可恃。良朋邀我游。瓦盤列山卉。軋軋鳴珠泉。醲醲浮翠蟻。初疑變氣候。謂酒性熱飮之能使寒爲溫也。漸覺忘我爾。一觴復一觴。頹然兩衰齒。桓桓諸少年。互爵方未已。雖醉不敢譁。諸談亦書史。所以栗桑翁。淵明居栗里世稱爲栗里翁。濁醪有妙理。我渴夢西泠。攀條嚼冰蕋。醒來步虛廊。天空月在水。

舜山先生集卷第三

鹿城晚眺 郭璞卜東嘉城基有白鹿銜花而出故名鹿城。

古城傳鹿瑞。百感赴斜曛。海氣千年聚。郭璞海圖乃千年海氣運聚之地又郭璞卜城讖云此去一千年氣數始旺。山形九斗分。神鴉飢啄薛。宰木盡亂雲。何處鳴鉦發。春屯又易軍。溫州路志歸附後軍民官不相統攝至元二十八年分爲一十七翼各有千戶所鎮守皆遇盜亂虞焉。

初夏

春歸不知處。溪楝日初長。初夏楝花始開。舊賞題詩扇。此句翻引事詩以尋來之期又嘗用葉石林初夏詞寶扇重尋明月影之意下句意同。陳籤讀易香。田鼃占水旱。事入元詩田家無五行水旱卜蛙聲。海燕語興亡。復恐閒愁起。鳴泉過石梁。

過北鴈蕩山下 在樂清縣東北九十里芙蓉村。

驛路入夫容。秋高見早鴻。蕩雲飛作雨。海月射成虹。一水通龍穴。諸峯盡佛宮。如何靈運屐。不到此山中。謝靈運登山陟嶺常著木屐爲永嘉守爲民行田至白石巖而返而鴈山眞境未嘗見也

禹穴 在會稽縣東南二十五里。

禹跡微茫久。雲深鎖薜蘿。洞前靑壁坼。世外素書多。遁甲開山圖禹治水至會稽宿于衡嶺宛委之神奏玉匱之書十二卷禹未及啓四卷飛入泉四卷繼上天禹得四卷開而視之乃遁甲開山圖也因用以治水訖乃緘書於洞穴。猿狎垂山木。龍盤起井波。相傳通海眼。魚網得金科。勝覽洞羽流祈雨投金科於石罅後漁人舉網於海得金科是其穴與海眼相通也

禹廟 在會稽東南十二里。

萬國曾朝會。羣山尙鬱盤。嚴祠鎭玄璧。勝覽云梁異聞祠之梅一夕忽光彩燁人郞其處斷之得古珪璧珮璜藏於廟然今所存者非其眞矣。故代守黃冠。政和四年勅禪廟爲道士觀賜額曰告成。空入雲根古。越志云禹陵舊在廟傍今不知所在惟有窆時窆石尙存高丈許如秤錘。梁歸雨氣寒。按四明圖經大梅山在鄞縣東七十里盖梅子眞舊隱也山頂有大梅木其上則伐爲會稽禹廟之梁其下則爲他山堰之梁禹廟之梁張僧繇畫龍於其上夜或風雨飛入鏡湖與龍鬪後人見梁上水淋漓而萍藻黏結駭異之乃以鐵索鎻於柱。年年迎春事。來拂蘚碑看。年年暮春修祀於此故來拂讀碑碑也

蒔鋪

登發新壘碧。雖借柳條穿。鱗界菰蒲外。買鄰鷗鷺邊。炎官初掌柄。水國不書年。晏子曰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漸長薰風價。折筩供酒船。雞跖集鄭公慤三伏率賓僚避暑使取蓮葉盛酒以簪刺葉中令與柄通持吸之名碧筩酒又東坡初到黃州痛自節儉日用不過百五十錢仍以竹筩貯之用不盡者以待賓客謂之折筩錢

過陶嶺有錢王井又三里有錢王石菴 在越州郞陶山嶺也。

沙井泉初試。石菴苔已荒。不知更宋代。猶自說錢王。古塚木根怪。春山雲氣香。詩成無紙筆。駐馬語殘陽。

久雨

閉門荒草合。宿雨掩春華。西海無回日。東風幾落花。霧冥猿自嘯。蕩冷鴈猶家。誰是補天手。空懷鍊石媧。

訪武伯山居 在舜田下。

照書雙眼碧。天欲壽斯文。白髮前朝士。靑山半屋雲。遲花春後見。遠瀑夜深聞。廻首重華麓。荒田白鹿羣。

客意

獨夜愁如此。殊鄉老奈何。故人經亂少。歸夢入秋多。衣敝鄰砧動。書沈海鴈過。燈前空拂劍。酒薄不成歌。

漁笛

楚竹聲何遠。劉禹錫詩楚山鬵觜笛竹秋東坡笛詞楚山修竹如雲異材秀出千林表注今蘄春出笛材故楚地也。蒼茫想釣舟。橫當半篷月。吹破一江秋。落葉紛前浦。驚鴻過別洲。深得漁笛擊遠之趣。曲終枕蓑臥。無夢到涼州。楊妃外傳開元間西涼州所內曲曰涼州謂明皇妃爲之

雨士 至元辛卯春臥中病士。

六十五册 12A

豈因不可問，疑入鬱鄉春。高漢枯無潤，剛風吹作塵。園林霜後色，機牧霧中身。四望荒荒白，誰爲洗日人。

枯樹

凋悴緣何事，青青憶舊叢。有枝撑夜月，無葉起秋風。暑路行人惜，寒巢宿鳥空。倘留心不死，嘘拂待春工。凡詩結語貴有生意，此詩終篇言枯悴，則非所以爲詩矣，故曰倘留心不死，嘘拂待春工也。又人不知義理，斯謂之心死，倘心不死，則義理尚存，身雖窮困何害乎。

潘山長人括 平陽白石人。

爲官轉多事，行役到寒齋。落日鄭州樹，西風逆水船。飯牛懷白石，訪鶴入青田。我欲看行卷，傳夢雪藻邊。括之縉雲縣有仙都山，有瀑布亭。

江心寺 在溫州永清門外。

佛借龍宮五百年。江心本龍地，其始有神僧欲建寺其上，乃與龍王借地五百年，及數滿，龍請故地，又有僧謂曰，天上五百年，非人間也。平分城樹與村烟。叢林忽湧中流地，雙塔曾經半壁天。蓋以宋高宗南渡，曾抵此寺故也。石色帶雲饒客袖，磬聲和月落漁船。袈裟不限侵門水，十載何人坐象筵。時書巢證蓋指寺中主席者而言，在先江潮泛漲，僧入寺門，有憎以袈裟鎭之，潮常至三門外而止。

長至日

觀物閒中得化機。此言觀物而得造化之機，則理在其中矣。相隨野鶴立多時。遺編蠹老芸空碎，舊念灰寒管不吹。夜氣清明葬藥鼎，春風消息在梅枝。三杯美酒微微醉，細和堯夫擊壤詩。

元日得家書喜

爆竹聲殘事事新。歲時記，元日爆竹以驚山魈惡鬼。獨憐臨餞尙儒巾。寒窗琴冊燈花曉，衰鬢江湖柏酒春。道在老夫扶客健，青來稚子識家貧。舊山亦有閒風月，歸與漁樵作主人。

次翁秀峯 溫州在城人。

花柳西湖別此翁，十年餐雪忽重逢。唐陵愁問永和帖。王羲之蘭亭序作於永和九年，以蠶繭紙鼠須筆書之，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楚水夢聞長樂鍾。劉禹錫詩，十年楚水楓林外，今夜始聞長樂鍾。黄妳秋燈餘舊癖。黄妳書睡也，金樓子，截有人讀書，握卷而睡，人因呼書卷爲黄妳，謂怡神養性，如乳媪也。素侯野服拜新封。太史公曰，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比，王者名曰素封。世情雲雨何時了，千古青青太玉峯。溫州華蓋山乃三十六洞天之第十八洞天也，是爲容成太玉之天，此言世變而峯獨能不易其所守。

立春郊行次唐玉潛

遺人清事飯溪蔬，無酒閒愁已破除。五夜雪聲梅角底，一春煙景竹筇初。園林芳信醒愁蝶，田卜豊年人夢魚。冰下流泉清老耳，東風先已到郊居。

寄七山人 平陽州治北五里有七星山，鄭初心先生隱居于此，稱爲七山人。

十年疎鬢爲誰斑，天借儒冠日月閒。欹枕寒生雙瀑澗，開門春滿七星山。鶴歸尙覺遼城是，鶻老空聞蜀道難。欲覓九還揚寄語。九還謂九轉靈丹也。青牛何日度函關。神僊傳，老子乘青牛度函關，關令尹喜拜之故云。

王德玉席上賦牡丹 監簿子。

露洗檀心迥絕塵，猩袍曾受百花臣。猩袍天子之袍，以猩血染之，故曰猩袍，以況牡丹之紅者，牡丹號花王，故以百花爲臣也。東風喚起清平曲，開元間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之牡丹也，植於興慶池東沈香亭前，會花繁開，明皇召太眞妃以步輦從，詔選梨園子弟中尤者，以歌輪林李白進清平調三章，命周坊中樂遣譜也。西洛移來富貴春。洛陽牡丹天下第一，周茂叔愛蓮說云，牡丹花之富貴者也。金樽杯深如勸客，坡詩，試中一葉何所似，鳴瑞盛承金樽杯。香霞暖暖欲薰人。羅鄴詩，錦籠輕日護香霞。年年此地開芳席，看到兒孫色更新。羅鄴詩，看到子孫能幾家。

和王德游夜感 監簿子。

小池荷淨雨初晴，世念消磨未到僧。衣帶長江空北固，山勢北來險固故云。觚棱猶月隔西興。觚棱，禁闕也。一春空負花前酒，獨夜相知竹下燈。自笑老來甘鷁退，少年雲路健追鵬。

荷花

淨根元不競芳菲，萬柄亭亭出碧漪。乘露醉肌渾欲洗，無風清氣自相吹。製裳香冷微雲護，傾蓋盟深獨月知。却笑滿城紛繡轂，司馬公牡丹詩，滿城繡轂走香風。濂溪此意更同誰。

納涼

黃卷無端作睡媒，火雲萬朵鬱崔嵬。暑如酷吏何當去，閒見錄云，范魯公質微時坐封丘茶肆中，時盛暑，公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二句，旣有人曰，世之酷吏何止如大暑，公他日當深究此弊，旣貴，乾不見。蕭白重華知幾來。腳踏層冰思遠壑，東方朔神異經，北方有層冰萬里，冰厚百尺。手遮赤日厭飛埃。披襟坐石不能夜，忽聽南山起怒雷。

次王脩竹監簿送羽士過龍瑞宮

龍迎忽現出珠宮，詩有瑞龍飛，注，龍者，然之色，如龍者也，所謂首額玉也，所謂龍氣即此。鏡水涼生碧樹中。鏡水即鏡湖。崖列千尋根到海，劍懸七尺氣橫空。春閑譜寫琴三疊，曉發猶餘鼓一通。猿鶴無期雲自在，人間何更有空同。

王監簿陶山躋雨志喜

城居苦熱念林丘，偶向殊庭送羽流。（羽流，羽客也。史有道家者流，故曰羽流。）雙袖攜雲禹穴曉，一瓢分雨舜田秋。（幽怪錄。李靖乘青驄馬傾瓶行雨。故事。）溪聲冉冉來松壑，秋意蕭蕭滿竹樓。我與蠅蚊爭晝夜，夢中猶及赴清游。

次韻山中見寄

物外高栖豈好奇，愛涼坐到雨來時。四愁歲月空平子，（漢張衡字平子。作有四愁詩。）三樂乾坤自啓期。（家語。榮啓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三樂。）晉代諸賢曲水會，（見蘭亭記。）鎬京遺澤變風詩。（鎬京，武王所營。又詩大序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世變翻覆如雲雨，野鶴孤心老竹知。（大意老竹是指監簿之類，野鶴乃自喻也。）

王監簿南墅新樓落成（南墅在陶山。）

玉珮瑠璫不可招，眼空塵界等秋毫。山林貞白三層邇，（南史。陶弘景少有養生之志。齊高帝引爲諸王侍讀。辭祿歸隱。永元初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處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僮得侍其旁。年八十五卒，謚曰貞白先生。）湖海元龍百尺高。自笑行藏關氣數，肯將歌舞換風騷。（王元之黃州竹樓記。至於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卷簾最愛南山近，坐聽松聲起碧濤。

石門洞（在處州青田縣溪南，有書院道觀在焉。）

臨溪雙石如層城，中有洞天門不扃。杖藜穿莎入微逕，古藤絡樹春冥冥。渴猿引子下飲澗，山瓢我亦分清泠。一重一掩翳復朗，朱門金榜開殊庭。衆峯環拱受約束，何年神造驅五丁。縹緲樓臺鏡壁寂，薜荔紛披窗戶青。黃冠羽服者誰子，瑤臺坐閱南華經。客來揖坐松下石，呼茶味淪枸杞靈。笑遣青衣導余步，峯回路轉銀河傾。（其中有瀑布亭，扁曰萬丈銀河。）初看絕壁走雲霧，倏聽萬壑驅風霆。不知何代擘青峽，明珠萬斛皆龍腥。欲喚琴高借雙鯉，（列仙傳。琴高鼓琴，爲宋康王舍人。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諸弟子期之，後果乘赤鯉來。）濛濛山雨吹孤亭。

荷珠

護衣薇珮來瑠璫，水晶之宮綠玉盤。（皆比喻之辭。）誰與馮夷作戲劇，貝闕驅人神瓢翻。（見前。）又疑能織鮫人泣。（述異志。南海有鮫人室。賣綃綃從水中出。向人家寄住。積日賣綃，臨去，就主人索器，泣而出珠與之。）碧瑤融作水銀汁，圓或爲璧方爲珪。塞光混漾不可拾，古來飲器飛霞傾。冀宰之柄常懸登，季倫買笑輕百斛。金谷轉首迷榛荊，紛紛魚目爭貪惜。道眼獨懸諸幻息，須臾海靄山日高，綠雲萬柄淨如拭。

游九鎖山（在杭州餘杭縣西。其處有五洞天，曰九鎖，回抱千巖萬谷，秀聚其中。）

肥馬輕裘到此難，名標九鎖翠微間。天開洞府幾千載，地隔風塵此一關。謝屐空憐迷膩滑，（迷字最佳。）蘇詩不是夢廬山。（東坡初入廬山，見山谷奇秀，應接不暇，因作三絕云：如今不是夢，真箇在廬山。）他生儻得清緣在，擬扣金堂覓大還。（大還，丹也。真誥有小還丹、大還丹。）

右入九鎖山門

客杖偶逢山鶴引，儒冠幸免野猿嗔。吹來松氣清人骨，爲洗東華萬斛塵。

右松關

日濯梧枝洞錯苔，人間增繳幾驚猜。九苞自是沖霄物，（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狀如雞，五色而文，名曰九苞鳳。）曾爲簫韶一出來。

右鳳洞

雲溼林腥隱石扉，不知何代有龍歸。却疑此洞元無底，下挾滄溟作雨飛。

右龍洞

百雷鬬我前，八溟覆我後。雄哉擘巨崖，縱此翠蛟走。又疑蜀川下，萬騎赴峽口。凭闌神爲搖，猗寒逼兩肘。久乃與之忘，一洗耳目垢。骨冷春木癯，魂驚夜猿吼。神仙亦愛奇，臨流弄瑰玖。乘鯉琴高風，（見前。）捉月太白手。跳入水晶宮，身世亦何有。緬懷玉局翁，（漢桓帝永壽初，太上老君降成都，其地化爲玉局，坐升之，授張道陵要術。）不受荒幻誘。爾來謁空祠，（其處有老君祠。）采蘋奠玄酒。百年等一瞬，道先天地壽。逝者固如斯，川上歎魯叟。

右翠蛟亭

洞天有別靈，福地無凡士。嘉名此叢擅，靈氣適專聚。峯巒互重掩，雲霧自吞吐。颯然乘冷風，一瓣謁瓊宇。住山老黃冠，迎客琪樹午。魚魚美少年，華裾儼齋鼓。往者脩鍊人，飛昇接高武。爾來何寂寥，山川亦今古。甲第擬王侯，（漢宣帝賜霍光甲第一區，以有甲乙次第，故曰甲第。）儲萬富倉庾。所以氣體移，學道不精苦。吾聞郭許儔，卓菴老林莽。（郭文、許邁，皆結菴深山，學道之人。）終日對白雲，餐松飲石乳。

右洞霄宮

九鎖絕人寰，一峰聳天柱。自從開闢來，著此洞天古。奇石千萬狀，元不費神斧。帝敕守六丁，山靈孰敢侮。白晝中冥冥，游者必持炬。或絢若霞敷，或疊若波詭，或豎若旌幢，或懸若鐘鼓，或虎而爪踞，或鳳而翅舞。異狀紛獻酬，清音起聲拊。不知金堂仙，恍惚在何許。褰衣下側逕，層嵐結瓊乳。徑極轉轉深，幽澗蓄風雨。劣容僮豎入，恐觸龍蛟怒。凜乎不可留，長嘯出巖戶。

右大滌洞天

聞有眞人白日昇。洞天千古卓巉巖。頂高絕似擎華蓋。華蓋星。見天文志。華蓋山。見名山志。皆取其形狀似華蓋以名之也。穴暝初疑入武陵。秋

靜石枰空畫蘚。寒生泉縫忽懸冰。依依谷口斜陽在。已覺重嵐濕杖藤。

右棲眞洞

誰卓孤峯紫翠巔。流泉一脈到宮前。却憐千尺擎天柱。不柱東南半壁天。

右天柱峯

儒子渾無涉世勞。屐痕一尺寄孤高。幾人失脚風波裏。可是雲根立得牢。

右神仙醫跡

華表鶴歸處。林深別有天。雲蹊生石壁。杉影落丹泉。宇宙名山在。神儒古洞懸。歸來凡骨換。寂照起三田。楞嚴經。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修眞書。上田神宮。中田氣府。下田精區。

右過石壁丹泉二亭

留寄沈介石高士 延博案。沈介石。洞霄宮道士。

名山隔風雨。幾度夢空馳。谷口重來路。雲根舊別時。玄門尊老宿。白髮長嬰兒。欲問還丹事。林深鶴已知。

懷葉鄧二友 延博案。葉林。鄧牧。俱洞霄宮道士。

中歲精玄學。王弼有玄學。懸崖結屋危。幻身風露裏。淺戶虎狼窺。晉郭文。遊名山窮谷無人之地。倚木爲舍。苫覆其上。居無壁障。時猛虎暴人。屢害人。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所害。九鎖洞中志。一瓢身後詩。定知明月夜。雙鶴影相隨。指葉鄧二友。化爲雙鶴也。

半雲菴 瑞安陳端洲家菴名。

天地等蘧廬。莊子。仁義者。先王之蘧廬也。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注。蘧廬。草屋也。結廬復何事。一閑亦寄耳。況乃寄所寄。坡詩。吾生如寄耳。何者爲我廬。我身正似雲。於此適相值。買鄰不用錢。南史。宋呂僧珍爲領軍。宋季雅罷南兗州。市宅居僧珍側。僧珍問宅價。答曰。一千一百萬。僧珍怪其貴。曰。百萬買宅。千萬買鄰。平分有餘地。豈不愛專壑。孤立聖所懼。平生志八荒。澤物乃吾素。此君子兼濟之事。我行雲不隨。雲行我復住。出處兩何心。得非以時故。此意[illegible]曰。蓋於仕進之初。未有名位。不得施其澤物之功。是我行而雲不隨也。及名位既得。可以行其志矣。而又退處山林之下。此是雲行而我復住也。其所以然者。豈非時事不同之故歟。造物無全功。蒼生竟誰顧。石牀坐忘書。平分一半愧。

[illegible]午欠韻。懷古或疑屈原曹娥。死非正命。是不知殺身成仁者也。併爲發之。

楚榴入眼明。得酒樹溪曲。胡爲浪自悲。懷古淚紛委。湘江沈忠臣。史記。屈原仕楚爲大夫。遭讒。乃作離騷九歌九章等篇。自沈汨羅江而死。越江沈孝子。列女傳。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弦歌。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沂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尸。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旬七日。遂投江而死。三日抱父屍俱出。沈骨不沈名。清風兩江水。或云非正命。是昧舍生理。歸全豈髮膚。所懼本心毀。哭父天爲驚。憂君國將毀。於焉偸苟生。何以立臧履。脩短在百年。芳穢垂千紀。人生脩短。不過百年之間。而芳穢之名。垂於千紀。與其苟義而生。不若蹈義而死也。之人死猶生。滔滔眞死矣。若屈原曹娥之死。雖間無窮。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庸何傷乎。彼衆人之死。則眞死而已矣。論語。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陳子植草廬成求予賦

老矣杜陵客。草堂倚江干。故人相幽築。皇天愍生還。此借用甫事爲比。以起下文之意。君家付楚炬。結構當時難。謂得風雅力。竹木供大官。城邊夜歸鶴。杳杳發長歎。朱甍昔峩峩。碧草今曼曼。何如蔭白茅。容膝有餘安。此汎言昔日朱甍之峩峩者。今皆爲碧草之曼曼矣。世事榮枯。翻覆不常。何如此間不若但蔭白茅而求容膝之安也。我衰喪亂餘。人煙半凋殘。風淒狐兔瞥。露重星斗寒。丈夫坐一室。此念馳九寰。所以草堂人。安得千萬間。

有感

逢春感孤鷸。抱古來衆吠。離騷。邑犬羣吠。吠所怪也。皆比喩讒諂之辭。如何陵谷遷。此世事遷變無常也。芳草亦蕭艾。離騷。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以喩世習俗薄。士無常守。中才以下。未嘗不變化而從俗也。自憐歲月晚。復覺湖海隘。野鷗不受招。興在萬里外。此篇必有所爲而言。野鷗自喩之辭。

寄四明陳楙陽 四明山在明州。山有四門。通日月星辰之光。故云。

高人謝世紛。誅茅在絕壁。十年不下山。舊路掩深棘。出門復跼蹐。觸步有崩石。下臨千仞淵。毒鱗正紛籍。腥風鼓洪濤。石齒鳴咋咋。失勢倘一落。萬梗那可及。此謂世路風波之險。倘不知時宜而妄動。則此身一失。不可復救。豈不甚可畏哉。不如息我駕。猿鶴與朝夕。故不若退隱山林。與猿鶴相爲伴也。

贈東谷上人 借上人之名。以喩自己之意。

岸陵幾紛紛。歧路誰了了。中春定蘇人。翛然坐深窈。山空諸念消。月墮孤禪悄。一室虛白生。天雞弄清曉。桃都山有大樹。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

題水雲深處

霽霧弄開館。邏場茶紋。幽人不可卽。但見水與雲。蒼狗紛世情。翠磨在平地。所以盟白鷗。李商隱太倉詩日。海翁忘機。鷗乃不飛。海翁局。鷗乃飛去。萬荷最深處。

送胡汲古歸嚴陵覲親

胡君白雲心。鄉夢攪幽夕。挑燈起我言。相對覺惻惻。問君何時歸。心已寄飛翼。我歸萬山遙。君歸一水直。十年湖海間。耕硯苦不穡。居然保章甫。晨省無媿色。高堂椿樹蒼。萱花在堂北。再拜捧壽卮。晴芳滿瑤席。埙篪夜床温。冠蓋春巷塞。萬古天倫中。眞樂非外借。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此爲眞樂。若寵榮聲利。則是外物之假借耳。豈樂之眞也哉。明朝浙東西。片雲悵何極。

哭薛榆溪同舍

桂死月亦灰。鵬枯海爲陸。此言月爲灰則桂死。不可以供攀折。海爲陸則鵬枯。不得以成變化。皆感歎儕輩之辭。功名不遂之意也。自我哭斯文。老淚幾盈掬。故劇忽春夢。故人復霜木。嬌嬌榆溪君。白首尙儒服。解后一寓心。乾坤兩眉蹙。無力能怒飛。有道欲私淑。儒游東浦雲。馬帳宵同宿。馬融教數百諸生。常寘絳帳。孤燈照寒雨。蕭蕭半窗竹。君器碩以方。有如舟萬斛。數奇蹶本根。耆年謂可卜。昨別猶是人。今乃在鬼籙。爲善未必遐。嗚呼眞宰酷。往年海若怒。風濤卷人屋。脫身鯨魚吻。長寐困廬熟。寡妻泣帷荒。有子繼經術。彼哉暴殄夫。食必饌金玉。一士首稽陽。奪之胡忍速。問天天夢夢。秋聲滿巖谷。

暗瀾坡星翁

深林滴孤芳。一洗桃李妻。采采披雲華。持之欲遺誰。故人青雲端。伯夷傳。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焉能施於後世哉。或在江海湄。青雲遠者路。江海幽人期。有如一種蘭。升沉亦殊岐。南宮香滿握。誰使紉湘纍。離騷經。紉秋蘭以爲佩。湘纍。屈原也。客笑試問君。君曰數所爲。嗟余偶闕班。焚膏自畫時。畫時謂書。故焚膏。功名千載芬。白首心已違。富貴倘貽臭。不如貧賤怡。吾生吾自斷。爲謝君平帷。前漢嚴君平。賣卜者也。此詩大意。皆就聞字上發明。中間貧賤富貴兩句。至此醒悟。又及之。既不失其本領。然後而求之。其若斷作爲云云者。盛見此翁胸中出處。自有定見。有非百家衆技之所能惑也。嘗之君子。乃欲以平生擁翼取決於賣人之口。何其自待之薄耶。

雪後

開爐殘酒醒。雪意尙垂垂。夜色沈奎久。春容漫柳遲。塞塘鴨自聚。荒歲鶴同飢。便欲誅茅隱。何山有紫芝。言此。則先生避貧隱之。不貪食祿之意。亦可見矣。

山中早行

短策穿幽徑。山椒半掩扉。月斜林影薄。石盡水聲微。一犬隔籬吠。孤僧何處歸。相逢松下立。風露滿秋衣。

寄蘿林故人 蘿林在州北七里。故人宗仁也。

猖狷多楚狗。此必有爲而言。何處續離騷。草徑無塵入。秋峯與節高。蘋香清野飯。柳色老宮袍。笑問劉安鼎。神仙傳。淮南王安仙去。餘藥在鼎中。雞犬舐之。皆得上仙。相看已二毛。此言蘿林故人。旣好服餌。然無補於衰老。故戲之也。

陳倜爲四明何君賦

野意雲同散。閑門草自新。起語已見疎闊之意。不知世網密。爲謝客車頻。風月兼忘我。山林亦恕人。此言非惟世忘我。風月亦忘乎我。非惟人恕人。而山林亦恕人矣。可謂疎闊之至也。咸陽歎黃犬。榮辱古爲鄰。

答山中侃上人 山中指仙壇寺也。

竹房分半席。流水白雲閑。丹竈餘千載。山有葛仙遺跡。青鞵躡幾山。有詩多解悟。無髮得高閒。因笑塵中客。重逢改鬢顏。

山陰秋懷

舊游渾似夢。短髮不勝簪。風雨行金氣。秋屬金。故云金氣。乾坤老鐵心。皮日休云。宋廣平貞姿勁質。疑其鐵心石腸。此言天地肅殺。雖鐵心亦老矣。意遠而語健。舜田秋稗滿。禹穴夕雲深。正是登臨懶。淒涼隔水砧。

初夏病起

青衫蕉鹿夢。青衫不言之服。列子。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斃之。恐人見之。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俄而忘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江海一騎人。舊國愁生暮。衰年病過春。此苦思得之句。天垂湖色滿。雨洗月痕新。猶抱遺經在。心銜獲麟仁。

溪亭

清秋有餘思。日暮倚溪亭。高樹月初白。微風酒半醒。獨行穿落葉。閒坐數流螢。此聯本平。然用穿數二字。便覺精神。所謂五言詩以第三字爲眼是也。何處漁歌起。孤燈隔遠汀。

答陳景賢

一劍挂寒壁。壯危氣不衰。鬢痕朝鏡覺。書味夜燈知。夢斷湖生枕。愁新雁入詩。四句亦清警。思君心欲折。又負菊花期。

蔣德之之江東，簡熊西玉諸公

乍逢還又別，龍竹萬陂陰。野水流春遠，江雲暮深。新知滿湖海，遺老在山林。解后如相問，憑君道素心。

五日次韻

客鄉弔古重登臨，隔水斜陽鳥語深。賜葛尚餘唐闕夢，杜老端午日賜衣詩，宮衣亦有名，端午被恩榮。傾葵猶抱楚臣心。蒲邊臘釀供華髮，棟後春風在綠陰。歲時記，江南自小寒至初夏有二十四番花信風，梅花風最先，楝花風最後。桃印靈符何必佩，抱朴子五月五日，佩赤靈符於心前。乾坤正氣古猶今。蓋天地自有正氣，人稟之以生，亦莫不得其氣之正，蓋端午之月又爲天地正氣之時。

酬合沙徐君寅 合沙，福州郡名。

歸鶴悠悠度海遐，閒來野寺看僧茶。鄉心荔子薰風國，閩中多產荔枝，薰風自南來，故以閩方州郡爲薰風國也。客路槐花細雨時。天地一身愁自髮，江湖諸老澹相知。烏絲醉後淋漓墨，國史補，宋亭蘭紙有織成界道者，謂之烏絲欄。片月娟娟照硯池。

重游鏡山次韻

青眼重逢白髮新，舊游却恐是前身。野鳩妬客招呼雨，江燕隨人管領春。付附傳丹追李郭，郭林宗李膺同舟，衆者以爲神仙。獨提詩律繼黃陳。黃山谷、陳后山皆有詩名。鏡中恨不移家住，山水蒼蒼老釣綸。

和監簿山中自壽

梅傳春信菊延秋，監簿生於十月故云。萬壑千巖引勝遊。明月半船招賀監，李白詩稽山無賀監，却掉酒船回。賀監賀知章也。清風滿袖挹浮丘。浮丘，仙人也。靜閒自得琴書樂，身隱猶懷畝畝憂。但得八荒皆壽域，飯疏飲水亦何求。

立秋日作

苦熱如焚想雪山，後漢明帝紀，祁連山即天山，一名雪山，在伊州之𤲞，沈存中曰，其山至高，冬夏常有雪。清商一夕破愁顏。炎光斷雨殘虹外，涼意半蟬遠樹間。忙踏槐花猶入夢，唐紀赴試舉者謂之踏槐花。老催蒲扇共投閒。晉書謝安有鄉人有罷官宿縣者，詣安，安問其歸資，只有蒲葵扇五萬，安取其中者捉之，士庶競買，價增數倍。城頭遙望疊疊堞，遼海荒寒鶴未還。

中秋山中對月

收拾山河片影圓，舉杯笑酌結鄰僊。雞跡集，七聖紀云，結鄰奔月之仙，故曰，此文與月輝麗。萬家弦管誰無月，一壑樓臺別有天。丹桂樹寒醒舊夢，玄霜杵熟授長年。裴航遇仙女樊夫人贈之詩曰，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擣盡見雲英。此秋此夜無清句，花亦笑人空醉眠。

浙中飢甚，六月一雨頗慰

雨餘煙火坐茅齋，此夕田家有好懷。造物心終扶畝畝，蒼生命已墮顛崖。甕山漕粟初航海，浙水移家半入淮。時公家有移居入淮之事。貞觀三錢誰復識，捧衣數起望台階。台階，三台之階，泰階謂台注，三階平則天下大安，是之太平。

秋日言懷次韻

禹穴風煙老尚游，青門回首憶瓜疇。史記，邵平故秦東陵侯，秦亡爲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瓜有五色甚美，世謂之東陵瓜。海槎片影星河曙，拾遺記云，堯時有巨槎浮游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周而復始，名貫月槎，亦曰掛星槎，羽仙棲息其上。城角一聲天地秋。臨水忽驚餘樹落，看雲還悟此生浮。杖藜擬訪神僊宅，中有長眉不挂愁。

喜監簿得陶山舜田

耕隱山中久卜鄰，愛奇不厭買山勤。重華事往人何在，萬古春深鳥自耘。閒拂巖花問陵谷，獨懸茅屋管煙雲。櫚間懸管四字，工所謂句有句法，字有字法，是也。滿林剡竹供揮酒，天壽斯文正屬君。

別王監簿

玄髮相逢雪滿顛，一番欲別一凄然。離亭落日馬嘶渡，舊國西風人喚船。諸上諸公最賞先生此聯，下句亦有餘味。湖海已空彈鋏夢，史記，馮驩見孟嘗君，孟嘗君置之傳舍，彈鋏而歌。山林猶有著書年。史記，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蓬萊不隔青禽信，漢武帝七月七日齋居承華殿，忽有青鳥從西來，帝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有頃，王母至。遙折南枝寄老僊。南枝，梅花也。老仙，監簿也。

次韻謝諸公見壽

千載東籬有晉香，淵明，晉人，故云晉香。客林風雨夢潯陽。潯陽，淵明所居。白頭湖海孤心在，青眼詩書舊味長。突兀已知僅此廈，溫柔何必老爲鄉。慇懃還祝南山壽，歲歲梅花歲歲觴。

訪僧鄰菴次韻

拂石題詩滿袖嵐，尋僧又過竹溪南。乾坤浩蕩酒鄉窄，山水蒼寒琴意參。老燕未歸同是客，杜詩，秋燕已如客。孤雲無住孰爲菴。寂寥午夜松風響，疑是神仙接麈談。

答金華王玉成 金華，婺州郡名，以其地有金華山也。

詩吞楚澤渺無邊，不用神丹骨已僊。九萬里程鵬落羽，莊子，大鵬擊水三千，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三千年事撫遺編。銅盤老淚胡笳裏，金粟荒愁杜宇前。唯有雙溪溪上月，清光照客尚依然。

送友人孔濟之之金華

餘子紛紛氣可吞。青霄萬里合孤騫。壽芹池冷三年客。綠竹堂高幾世孫。舊序曾共干丹孔子堂論金石綠竹之音。前輩旗名似山斗。斯文清氣在乾坤。故人要路如相問。爲說蒼苔獨閉門。

遊懷次柴主簿

獨閉柴門木石鄰。詩篇剩喙不妨頻。青燈風雨多離夢。白髮江湖少故人。親讀楚騷招太一。離騷有東皇太一篇。誰聽郢曲和陽春。宋玉曰。客有歌於市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中而和者數百人。既而爲陽春白雪之曲。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曲彌高而和彌寡也。書香翻氣俱寥落。虛老乾坤父母身。

次韻近山見寄 近山字周良。平陽榜進人。登咸淳第。嘗附文以詩文著名。

祁角歌殘夜正長。懶將編策卜行藏。風煙萬里別離夢。草木一溪文字香。仙泣銅盤辭渭水。鶴歸華表認遼陽。愁來偶上西樓立。耿耿寒蛩色照霜。

送葉伯幾之奉化 伯幾平陽人。分教明州奉化。

覲擧犀角出煙霞。海國雄風近若何。華挾龍湫雲不盡。伯幾所居與雁蕩山接境。其地有大小龍湫。水奉化亦有焉。官鄰雪竇冷偏多。雪竇云。雪竇山在奉化縣西。詩書千載關經濟。師友三年要琢磨。老去喜逢奎運轉。宋乾德五年。五星聚奎。識者以爲文明之運。已而異然。國初文士輩出。至是漸見擢用。是斯文又將有氣矣。非至運之轉而何。送君猶拂舊冠塵。

新晴偶出

翠林茶鼎澹相依。偶寫尋僧出竹扉。風動松枝山鵲語。雪消菜甲野蟲飛。此寫出山野間眞景。看花春人杌挪杖。東坡以杖寄問文僧。聽瀑寒生薜荔衣。古寺無人雲漠漠。溪行喚得小船歸。此詩前聯寫景趣之妙。後聯得句法之新。起結意閑而備著一片圖畫。而得其神者也。

題海上人栖雲樓

水村煙殻隔晴霏。十二闌干在翠微。一壑暮年閒獨倚。半簾秋影澹相依。柏爐貝葉香猶潤。西陽雜俎。貝多葉出摩伽陀國。國土人用以寫經。故今謂佛經爲貝葉。紙帳梅花夢不飛。會得此中無所住。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來來去去總玄機。

催梅

夢遶月落幾相思。第一春風向此期。乘興竹筠霜後路。寄聲籬落水邊枝。禁中鼓絕花奴老。太平廣記。明皇好羯鼓。嘗遇二月初吉旦。巾櫛方畢。宿雨始晴。景物明麗。殿庭花柳將吐。睹而嘆曰。此景物豈可不與他判斷之乎。即令羯鼓。臨軒縱擊一曲。名春光好。反顧柳杏皆已拆矣。上笑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工可乎。海上宮深鳥使遲。獨抱素心誰是伴。羅浮僊夢隔天涯。事與首句同出而悲感之意又自見於辭表。

柳下漁次韻

瓦甌一醉萬事了。醒來然竹清溪曉。半蓑煙雨披春寒。堤上落紅已如掃。荒磯白鳥無離愁。明月清風滿幽抱。却憐漏水長亭西。幾樹柔條不得老。漢槎丙穴今已非。峴山漢水中出鯿魚。肥美常禁人採捕。槎以斷水。因謂之槎頭鯿。丙穴在漢中。北有魚穴二所。常以二月出。十月入。魚自穴下入水。又穴口向丙。故曰丙穴。網罟相尋縱鱗少。何如捲釣兩忘機。魚向樹根吹絮飽。

書陸放翁詩卷後 陸游字務觀。號放翁。會稽人。

天寶詩人詩有史。杜甫經天寶之亂。時事槩見於詩。史稱其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古不衰。世號詩史。杜鵑再拜淚如水。龜堂一老旗鼓雄。放翁有堂。名曰龜堂。勁氣往往摩其壘。輕裘駿馬成都花。冰甌雪椀建溪茶。成都建溪。皆放翁遊宦之地。承平麾節半海宇。歸來鏡曲盟鷗沙。詩墨淋漓不負酒。但恨未飲月氏首。氏音支。漢匈奴傳。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牀頭孤劍空有聲。坐看中原落人手。謂中原沒于金人。青山一髮愁濛濛。干戈況滿天南東。此謂丙子歸附。圖混一之功也。來孫却見九州同。家祭如何告迺翁。放翁示兒詩云。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今來孫却見九州之同。但時異事殊。家祭不可以告乃翁。實意深而辭婉。

贈會稽尹醫師

相逢湖海說醫鑒。學更參玄世味輕。薊子他年游碧落。空留藥市會稽城。後漢薊子訓。齊人。有道術。嘗有百歲翁自說兒童時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

汪東巖爲余寫容求贈詩。余以其學佛者也。故後章及之。

丰神閒整坐凝然。一笑聊憑筆意傳。却有丹青難畫處。獨遺好醜在千年。

因形有像轉支離。妙筆從君賦畫師。若向箇中參一指。寫余父母未生時。

夢回

夢回荒館月籠秋。何處砧聲喚客愁。深夜無風蓮葉響。水寒更有未眠鷗。

送春

蜀魄聲聲訴綠陰。誰家門巷落花深。遊絲不繫春暉住。愁絕天涯寸草心。

聞蟬二首

翼綃微動自宮商。幾曳殘聲送夕陽。喚得槐柯芳夢覺。薰風一曲換西涼。明皇時。西涼州獻曲曰涼州。寧王曰。曾始於宮。散於商。成於角徵羽。斯曲也。宮離而少徵。商亂而加暴。恐有播遷之禍。及安史亂。始驗寧王審音之妙。賓此以寓世變之意。

近交紙薄世翻手。舊夢冠空雪滿顚。漢官儀。侍中冠以貂蟬爲飾。却憶畫船曾聽處。夕陽高柳斷橋邊。

與邵德芳同舍三首

聚散雲萍亦偶然。十年曾此繫秋船。當時別意芙蓉老。不道相逢又十年。

年少同游古辟雍。文光萬丈掃秋虹。不須舊事談如夢。燈下相看亦夢中。

葵心戀日還終在。橘性踰淮已不同。誰識鱸江持釣手。曾攀月窟一枝紅。

夢中作四首　元兵破宋。河西僧楊璉眞伽有軍功。因得於杭。從江淮諸路釋教都總統。所以管領諸路僧人。時[illegible][illegible]統靈發掘越上宋帝帝山陵。取其骨瀆浙江。築塔于宋內朝舊址。其餘骸骨棄草莽中。人莫敢收。適先生與同舍生鄭樸翁等數人在越上。痛憤乃不能已。遂相率爲采藥者至陵上。以草囊拾而收之。又聞理宗顱骨爲北軍投湖水中。因以錢購漁者求之。幸一網而得。乃盛二函。託言佛經。葬于蘭山。且種冬青樹識之。在元時作詩不敢明言其事。但以夢中作爲題。後賦冬青花亦此意也。

珠亡忽震蛟龍睡。軒敝寧忘犬馬情。四征賦。猶犬馬之戀主。寓託意於闕庭。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

一抔自築珠丘土。雙匣猶傳竺國經。舜葬蒼梧。有鳥銜青砂珠。積成壟。名曰珠丘。獨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泣冬青。

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前幾吠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眞帖落誰家。

珠鳧玉鴈又成埃。斑竹臨江首重回。猶憶年時寒食祭。天家一騎捧香來。

冬青花　冬青一名女貞木。一名萬年枝。漢宮嘗植此。後世因之。宋諸陵亦多植此木。

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晴影空。此言在宮中者。五月深山護微雪。此言所紹與者。冬青開於五月。其色白而微黃。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螻蟻不敢穴。謂天子所葬之眞穴。常臣民不得而雜葬也。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蜀魂飛遶百鳥臣。杜子美杜鵑行。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爲杜鵑似老烏。寄巢生子不自啄。羣鳥至今爲哺雛。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夜半一聲山竹裂。

六言

沙鷗對立機外。胡蝶相逢夢中。帆去帆來野水。花開花落春風。

流水獨喧花逕。好山重約雲門。茅屋疎竹孤寺。桐角斜陽遠村。

附元晉詩　明呂洪本肯

讀文山集

黑風夜撼天柱折。萬里風塵九溟竭。誰欲扶之兩腕絕。英淚浪浪滿襟血。龍庭戈鋋爛如雪。孤臣生死早已決。綱常萬古懸日月。百年身世輕一髮。苦寒尚握蘇武節。垂盡猶存杲卿舌。膝不可下頭可截。白日不照吾忠切。哀鴻上訴天欲裂。一編千載虹光發。書生倚劍歌激烈。萬壑松聲助幽咽。世間涙灑兒女別。大丈夫心一寸鐵。

錦山先生集卷第四

重修陰均斗門記

平陽瀕海而州。水利多斗門爲大。斗門八。陰均爲大。陰均斗門者。金卅東西四鄕之水赴焉。嘉泰汪令君季良所創也。其毀家以相林君居雅也。今故碣猶在。越百年。穿漏就圮。河流有洩無蓄。海潮大時。澎湃衝突。逆入河。皆爲田害。故歲多歉而民貧。請於官。官置不問。縱有問者。吏持片紙急其都。都急其民。交相漁獵。迄無成功。大德九年。州判皮侯元。一日公退。與客相路民利。有以陰均言者。侯憮然曰。吾責也。會歲饑。又不敢震其民。展轉于中。聞瀘江報恩寺有講師曰融。梵行精實。爲衆信。侯致尺書。詞諧懇篤。願借師力以成。師得書喜曰。成此非細利也。侯有命。其敢不承。乃攜短疏。道侯意勸化。義風所激。壹皆樂從。遂廣置合用料物。以十一月經始。先築上下堰。決水施工。甃石隧。斲石限。更板閘二十四層。機鍵必葺。表裏堅好。侯勸相之。使勞乍于道。十年二月訖工。侯視成。春波溶溶。演漾渟止。河伯奉。海若伏。父老驩相語。凡此驗功。師之力也。侯所命也。微侯吾且爲魚。況能耕稼以食其土也。由是三十六源。得蓄泄之宜。四十萬畝。免乾溢之患有年。將不一書其利博哉。夫以利人者役人。雖出有司。法以繩之可也。侯立心仁恕。唯欲行所無事。不呼嚚而集。不鞭笞而辦。鍼勸纔感。匪師曷遂。不然。民方倚侯以爲父母。侯豈不自信。而尙假浮屠

以借於人也。乘請雙石屬予記。歌曰。今侯昔令。前汪後皮。乾坤斗門。流德海涯。海涯之德。河洛之思。後有作者。其視茲碑。

善吾精舍記

太極動靜而生陰陽。有晝則有夜。有春夏則有秋冬。更十二時。無偏於晝之理。歷七十四氣。無偏於春夏之理。天地尙然。夫人圓形其間。亦未有偏於生而長存者也。大塊勞以生。逸以老。而不能不息。息爲生地也。松喬噓吸。提固留形。不過陰陽一盜。豈眞知者哉。知道者。漆園氏。其曰。善吾生所以善吾死。達哉言也。梅所潘公。獨觀萬化。蒐裒雲石。而取以名廬。會予客山陰。公貽書屬記曰。願子之拓吾義也。予惟天地間事事物物。其初何嘗不善。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生而後有性。未有性時。已有此善。繼之斯成之。孟子以利善之間分舜跖。原其初。跖豈不善於舜哉。吾一日之間。鷄鳴而起。孶孶爲善。一日之舜也。又自一日而往。以至周天三百六十日。無不爲善。一歲之舜也。又自一歲之日而往。以至三萬六千。歲歲之日。無不爲善。終身之舜也。終身爲舜不爲跖。由是體受歸全。歸形氣之全於父母。歸性之全於天。吾毫髮無遺憾。何適不善。善吾初也。吾不失吾之善。而非有以善吾也。其言似知道。未深於道也。故不若洙泗之言爲正。朝而聞生此道也。夕而可息。亦此道也。從心而行。乘化而盡。與道消搖。吾何知焉。梅所聞而喜曰。吾前所聞者。漆園氏之言也。吾後所聞者。洙泗之言也。益知聖門天地之爲大也。

青山說

宋嘉定年間。安晩鄭公爲相。於堂西偏闢一榻。扁以靑山。客有疑而問曰。前槐後棘。其居潭潭。目未嘗有山也。而曰山何。相國之嗜山也。相國曰。吾身在廊廟。而心在山林。顧不能一日忘。且萬一免去。吾願遂矣。今嚴陵洪君景琳生後百年。家於山之麓。靑山屋頭。昉以自號。雖出處不同。而突然天地間同一靑。靑何與予。惟士大夫一出一處。皆有道存。苟無居富貴之心。雖廊廟而山林也。苟無厭貧賤之心。雖山林而廊廟也。況山性仁。君忠厚以培之。山體靜。君凝重以鎭之。噓其雲可以澤寰宇。儲其材可以棟明堂。而昆蟲鳥獸之類。亦各遂其性。各安其所。雖處也而未嘗不出也。昔陶隱居飽聽松風。而朝有大事。數遣中使訪問絡繹。不失爲山中宰相。又安知箋箋束帛。不賁茲山也。雲山蒼蒼。客星奕奕。我思古人。高風可卽。若夫移山徑捷。北山文移。卒貽林澗之愧。自有靑山以來。不知幾千載。閱人多矣。君勉乎哉。

虛心堂記

虛心堂者。前餘姚宰鄒君濟翁所居也。堂以虛心名。君所居雖堂。實心也。人之一心。本與天地同廣大。而不能虛者。物實之也。心固無物。不有而何嘗有物哉。聞之先儒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惟虛心。故能應物。雖無物不應。而若未嘗應。不留物也。應物而物不免留。留則有迹。豈所謂虛。如鴈過淵。淵無留鴈之情。而鴈無不見之影。豈惟淵哉。衆物姸醜。畢陳於鏡。鏡未嘗拒。亦未嘗留。倏然而空。鏡體故在。心猶是也。君試

反心而觀。方家世節。肇基敭仕。路贊獻奏。最其違而應物者何限。及柱折維裂。履運欹獻。而以蒼顏白髮。往來殘山剩水中。其窮而應物者又何限。回首六十年餘。行藏舒斂。榮悴欣戚。則既與浮埃俱化。而本心獨存。夫富貴者心驕。貧賤者心懾。驕與懾據而實之。去其實以還其虛。洞然八荒。皆我闥也。堂豈尺椽半席而已乎。老氏嘗有虛心實腹之論。既欲其虛。又欲其實。何也。曰虛心似無物。實腹似萬物皆備。言虛致實。其言最近理而少密。故差處亦在毫芒。恭惟三聖傳心十六字。炳如丹也。持以問安樂窩何如。

陶山脩竹書院記

越爲東甌望。前將作監簿脩竹王公。爲越望。歲乙酉。予與里人陳用賓。同客公第。一夕偶過丙。用賓扣予榻。予驚寤問所以。曰。吾夢侍公武林。訪草窗周氏居庭。闃然中懸雲障。視其景物秀異。不類凡區。一峯拔地起。直入雲際。下有小楷書。凡六十五字。署陸務觀題。誦其文。歷歷曰。水聲兮激激。雲容兮茸茸。千松拱綠。萬荷奏紅。爰宅茲巖。以佚放翁。旻萬仞其如劍。峻一極而天通。余乃跨野鶴。追冥鴻。往來乎蓬萊之宮。披海氛而一笑。以觀九州之同。予曰。嘻異哉。是何祥也。起取箕篋。遇艮之離。象山成體。重火揚精。厚積而光。莫之與京。此其代協文明乎。用賓書不寐。待旦白公。公相視駭命。筆識。後四年。陸氏以陶山歸公。有峯峯卓出雲門諸山右。卽其麓種竹萬個。又六年。書院成。公領客徜徉。仰觀浮雲起處。若有觸于中。顧用賓曰。獨不記前夢耶。用賓矍然悟。予亦在旁。則相視大喜曰。嘻乎。此豈人力也哉。天將開水氣上。夫人嗜欲之感。必有神物焉。啓其朕。夢神交也。夢不於己而於人。交益神也。自昔山川勝槩。天作地藏。以遺其人。昔陶貞白。高隱鍊眞。爲蓬萊。隱山因以氏。曠乎有遺者也。越數百年。宋熙寧中。左丞農師陸公。退休綠野。結樓著書。老佚而息。儼之今墓在支峯下。又二百年。始屬於公。夫地不自勝。勝以人。人能爲地勝。勝以道。公自弱冠入仕。首忤時宰。閉門十年。少舒而澤物。終隱而求志。合於道矣。自有茲山以至于今。理亂廢興。如雙春夢。而生生化化。不與世數俱盡。庸非道哉。於西廂爲先賢祠。農師受業荊公之門。不附新法。名在黨碑。務觀志在中原。沒猶齎恨。祖孫以道濟美。與貞白列祠而三。歲時省左丞墓。戒勿壞。務觀以夢啓公而蠆之藏。其有所庇庥。知公之敦古道可託也。夢亦豈盡虛哉。乃爲之記。

覺菴記

覺菴主人。閉關掃軌。刊落浮念。返道德之鄕。息性命之閫。於是年七十有八矣。菴之所曰靈壇。有山重掩。有水縈紆。爰樂斯丘。乃效古人豫爲壽藏。遇勝日。扶杖引客。觴詠其間。予曰。噫嘻。覺菴其眞覺者與。夫人方寸虛靈。具衆理而應萬事。是之謂覺。陶淵明賦歸去來辭曰。覺今是而昨非。今昨之分。卽夢覺關。寓形復幾何時。微祿折腰。爲是僕僕。一覺以往。雲契吾懶。鳥證吾倦。故園松菊。留吾老。自祭不必魚栽。自挽不必蒿里。曠乎千載人也。擊利熏灼。悠悠醉夢。至於鐘鳴漏盡而不止。抑何痼哉。弗覺耳。覺往復之理。出處一。覺榮悴之理。窮通一。覺晝夜始終之理。生死一。世故桑海。藹然一氣。血氣衰。本心見。而覺生焉。回首七

十餘年閑，厳行進止，雖書體態雖壯雖老，吾不自知也。其承小試，枳棘松殘，則既散爲浮埃，而海內交遊賢公卿材甕行，亦往往満樹無幾，于人世何如哉。登兔山端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書植所以感也。感則未化，覺則化也。大塊茫茫，吾不知其所以勞我者，又惡知其所以息我者，方將以天地萬物爲藏，其何所不藏，何所藏，性無疆界，心無畛域，上下四方，皆吾甕菴，主人聞而喜曰：幸哉，子之拓吾境也。主人爲誰，平壤黃文芳德元父也。

鞍山齋記

山於天地間爲物，峙，或蟠如龍，或踞如虎，或儀如鳳，或鬼如龜，或巾而峨，或筆而銳，或笥而方，或蓋，或芻，或旗，或印，形象物而名隨之。昆陽並海而縣，諸峯自西南來，氣勢橫逸，若萬馬之奔，距郭近一峯，特聳若勒回馬首而顧其羣，其旁起中伏，若馬背負鞍，故名馬鞍山。春時杖屨西郊，見雲霧呑吐，花木紛披，宛然紫茸翠毛之飾，晃眩吾目。周氏族居其下，寶褒詩禮，踰二百年，行之鄉黨于鄉，登龍虎第，春風得意，看花長安，堂叔父養默先生，賞五馬台馨，其子延甫升上庠，幾爲走馬含邏程，忽長沒，皇路險傾，昔馳今止也，昔驟今拘也，昔康莊今早棧也，翁獨不謂閒以一轡鎮轟鞍，顯生平出處，有似茲山，方相羊以望吾老，故自號焉。噫嘻，八駿不遊，六螭猶在，翁將局晏乎，高驤鬧氣乎，要旋退飆抹電，一瞬千里，乃挂長林，倚高嶽，使櫪夫牧子得熟視而讎奪之。昔馬伏波年六十餘，自請伐胡，據鞍顧眄，以示可用，上曰：矍鑠哉翁，年過伏波，而敦脫意遠，如有用我，尙堪一行否。翁笑曰：呂公後車，申公蒲輪，皆後吾十年，吾秣吾馬矣。予聞翁言，頗壯翁，而知翁之齋未艾也。翁行，予亦執鞭從後。

王氏家譜記

歸德府，古亳都也，周興，封微子奉殷祀，逸爲宋。帝河標汴，一望平曠，亘數百里，皆桑麻區。王氏，中原著姓，其居府之睢陽者，往往性樂幽潛，不以名爛，雖其子孫有弗及知者，明之推官之先是也。陽其譜，曾祖諱二世，不曾諱，遷在黃岡北，爲黃流吞噬，今無復存，父諱某，不仕，以榱行稱，甍于忠信村之鳳皇岡，松槓如故，夫人時氏，章氏，耐而藏，時有淑質，生二子，曰珪，曰賓，賓先逝，章性嚴重，綜理內外，生一子，曰所，是爲推官，常逸其夫於事，而勞其子於學，明之以儒飭吏，初試鎮東宣慰司令史，考滿，授將仕佐郎，鎮江丹陽簿，次江淛行省據，時內外宰，嘉其才，皆舉爲助外，剡先上，時官充本省檢校，轉承事郎，常州路晉陵縣尹，今承務郎，杭州路推官，明之剛毅之資，深沈之器，遇事慷慨，不撓不私，豈五王忠義，與日月懸，英聲烈聞，漸于是邦，寖耿未堙，與將忠厚世積，祖諱父播，而不食其秋，與是遺後人，與明之號忠溪，忠父教也，聞於父教，而復以教其子孫，溪將增而深，溢而遠矣。夫論人者，必論其風土之素，齊多詐，趙多俠，魯多儒，先儒謂般之餘民，可與共患難，般既墟矣，歷文武成康數世，而猶未能奪其心，至於姬轍已東，陽樊之人，不肯事晉，卽遷于河洛者之子孫，其先固在亳也。噫，忠義之俗遠矣，獨唐乎哉，故併其事，附見于王氏家譜云。

五雲梅舍記

越巧爲浙左雄，八山四水在焉，城之東曰五雲門，去城東南三十里，曰五雲鄉，天地溫厚之氣，聚於南。五雲佳色，往往徵瑞，王自昔爲江左著氏，越千年，甍睿以碩，宋淳祐景定間，依光日月，仕爲縣官，今臥龍府治之西，其故第也，會稽谷始各治別第於東南隅，避喧居焉，告院梅山君，卽其居累土爲山，種梅百本，與喬松脩篁爲歲寒友，傲冗冰雪，斡旋陽和，疎影弄波，澹香浮月，至若春芳鬭艶，爭紅競紫，則已飄然謝事，如鮑公明農，疎傅辭祿，邈不可攀，綠陰滿庭，纍纍青子，可以升廟廊，調鼎鼐，下視桃李，直輿臺耳，明初伯仲式跡前美，復爲堂而構之，扁曰五雲梅舍，旣克紹先翁之志，而又不忘先翁栽植也，乃千里貽書，請予記。予曰：城中數萬戶，魚鱗相比，皆舍也，而舍於梅爲清，夫人容膝之外，非甚俗者，亦或蒔花植木以供燕娛，固有依梅而舍也，而梅於五雲爲瑞，然而猶物之重也，所重惟物，凡有力者皆可致，而瑞何如也，毋已則存乎其人，沂國王公賦梅詩云：雪中未問和羹事，先向百花頭上開，識者謂公一生事業，已安排於此，魏國韓公祖傳第一，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舉朝稱賀，以爲得人，其後二公皆贊宰輔，梅無情，雲無心也，而徵於二公，況兼而有之乎，使居是舍者，挹梅之清，抗以高致，迎雲之瑞，葆以粹質，梅同雲同，又安知他日宰輔之事，無與同哉，由此觀之，王氏之興，蓋未艾也。

永嘉縣重建法空院記

靈予自溫泝括，舟行五十里，至荊溪，望東南岡巒起伏，風物閒秀，扶輿鬱積，謂當有異人特出，選勝而宅其會，然而不知有法空院也。己亥冬，院主僧志紹，始以開山志來，語予曰：院在荊溪東南十里，峭崖飛瀑，古木蒼藤，攀危穿險，而後至焉。宋祥符中賜今額，其先曰普賢懺院，五季時，僧惠昇書法華經，至普賢勸法品，筆劃有聲，迸出舍利，晶熒奪目，縣是名，僧接踵繼行殊能，而院之宇日益崇，田日益廣，徒日益衆，越三百餘年，丙寅火，丁卯水，經二厄蕩盡，惟普賢懺院巋然獨存，豈人力也哉，於是僧大義，重完舊址，纔集新構，會丙子兵，其徒竄逃林谷，宿梁一空，已而支竇理葺，以葸宿務，美久不黔，屋就圮，上漏旁穿，荊棘出入，壬辰，志紹主是院，竭盧殫力，懼無以奉厥任，賴佛力弘大，顯化陰業，而紓其通之積，者續其穫之匱，者木魚一震，泉石皆匕，筋斁有門，伉如有廊，翼如堂殿，邃嚴樓閣，巍麗陟剡者，治沸漫者，蘚僧廬高下，亘千崖，堅鐘鐘以警大夢，斥財而廣腴土，凡昔所欲爲者，皆遂吾心，志吾慈韶後人，俾勿墜，竊慕君之文也，願有述。予曰：噫，斡無以爲有疏，難以爲易，人不能師獨能也，而浮屠之宮，被四海，金碧嵯峨，曰新月異，則亦不獨師能之也，豈釋氏有禍福語，能傾動人耶，抑彝教不明，世有殊尤傑特之才，無所於用，將入于此而不返也。雖然，佛以大聞覺爲伽藍，歷尙劫不壞也，而寢於有爲之迹者，有壞有興，師能興壞，而又悟其無壞可興，則恆河沙大千界，皆吾法宇也，水火兵革，能壞之哉。師欣然喜曰：君儒者也，而涉吾地，進吾於道矣，作禮請而書之。

孤竹齋記

按平灤在長城南。東薄海。古孤竹國也。自有虞氏營州。秦析而郡之。爲遼西北平。漢以後。離合廢置不常。非有高山大川。與中州角雄勝。徒以孤竹君之化。夷齊二子之節。流被至今。其俗質直而好義。男女無貴賤。壹事耕織。予束髮讀書。竊慕首陽高風。廼若天人。雖閱數百世。隔數千里。猶使人興起。況生其國者乎。燕人曾君瑞卿來昆陽。數造予門。挹其貌。冰懸雪峙。豈然而淸也。聆其論。蛟騰虎躍。軒然而英也。而又持之以不矜。翼之以不倦。凡有作。必屑叩予。予益奇之。一日。悃款以請曰。吾家世平州。祖父皆學而仕。吾未離乳而徙於燕也。念孤竹吾自出。取而名齋。以示不忘。幸子廣之。予曰。過桑梓而恭。想枌榆而祭。夫人鄉土之情也。仰高山景先哲。則其秉彝好德之性也。遼海蒼寒。爲我閭訊首陽之薇蕨。尙無恙乎。聖賢非務卓行以殊斯世也。西土之養。當就則就。不爲隨。西山之餓。當避則避。不爲孑。適於義耳。今君生長西北。遭世隆平。非孤竹二子比。其不可離世而立於獨也。吾行吾道。凡可以廉頑立懦者。是亦孤竹而已矣。孟子曰。禹稷顔回同道。所同者道。而不同者時。惡執異以掩同哉。夫論人者。必考其風土之素。與其父兄師友之賢。趙多俠。魯多儒。君抱耿介。雖資稟固然。亦孰非孤竹之染也歟。

平陽縣治記

平陽界山瀕海。廣袤五百餘里。爲鄉十。都五十四。戶五萬有奇。元貞元年。縣陞州治。始置牧守長吏以下。凡六員。案牘長副二員。大德四年。九月朔。判官王侯秉仁來。諗於予曰。職佐州。奉揚休德。人用晏康。一日。登父老于庭。詢是州前代沿革。蔑以對。子州人。幸文獻有足徵。盍記諸。予曰。平陽自後梁乾化始名。其先曰橫陽。又其先曰始陽。晉太康元年。分安固南橫嶼船屯爲縣。至於今千年。天下一家。生齒益庶。始改爲州。殆茲士之遇也。士校農畝。商塗工肆。民風固亦素良。然而撫之則循。激之則駭。人情不甚遠也。爲政者。洗心貞白。一以父母道牧之。美衣甘食。爲太平民。不亦幸歟。侯請勒石。以詔厥來。

公溥堂記

治有廳。廳之後有堂。廳以莅事貴嚴。堂以燕處貴舒。舒以養嚴也。平陽舊爲縣治。閎壯如牧守居。其堂曰橫陽道院。令尹陳容用周元公語。更其名曰。明通公溥之堂。至元丁丑。治燬。越四年辛巳。重建廳事。及儀門兩廡。元貞元年。縣陞州。改創譙樓。于儀門之南百步。前瞻偉美。獨堂宇未構。斷礎荒榛。無以崇其後。繡衣之使。省風戾止。據鞍決事。退食西偏。觀聽不肅。大德辛丑秋。太守孫銳。謀於佐曰。是不可無堂。夫室則誠不可無。而無券鬼弗輸也。無粟天弗雨也。於是守與佐。先自捐俸。率六房諸吏。會故家鄭氏。以樓屋售高廣適稱。酬其直。徙以構。歲豐民悉然樂事。如子之集。自經始至落成。不浹月。治於是大備。入斯堂也。布武委蛇。凝香深穩。聽尤增而嚴。登斯樓也。山英川靈。畢獻几席。風雨霜露。助其敎化。鳥雀桑麻。驗其生長。堂若增而舒。乃即舊名。摘二字。爲公溥堂。以明自公生溥。爲通極也。守屬予記。予因辭不獲。復於守曰。惟

公之體立。則溥之用行。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一州之治。天下之治也。同體而異觀。對面而楚越。莫切於身。莫近於僚屬。而道不行焉。況遠乎。喜怒愛惡。各自爲心。閭閻痛癢。血脈不貫。殆弄三尺。以至侵追賄賂。感召水旱。夫孰非私也。今坐是堂者。天地爲鑒其上。赤子爲悟其下。豈是以公至□。推此心。天下可乎。獨一州也哉。守聞而喜曰。□言匪諛。實規、諫疾疾也。規、藥石也。請刻于堂。既以自勉。又以勉後之人也。

永嘉忠烈廟記

永嘉忠烈廟。在郡學東百步。雖故居廡隘。英風勁節。與九斗相高。非他廟比。始建於太守王公定。重建於今縣尹王公安貞。二公生不同世。居不同壤。惟尙賢敎化之心。根於秉彝者同也。而又同氏。不偶然已。宣和間。睦寇猖獗。所至凶惡響應。州連陷且五六。妖氛而下。蕩搖我境。守貳將棄城走。敎授晉川劉公士英。憤激于衷曰。吾徒誦詩書。講逆順。而俛首帖耳以事賊乎。館下生石礪。慷慨佐之。晝守夜謀。行保伍法。出奇計。數挫賊鋒。于時海內習安。郡無武備。而忠驅義感。獨恃人心爲守。保全城以還天子。越五十六日。王師至。賊始饒遁。永嘉遂爲秉禮義之邦。登信獻俘。執醜古稱頖宮。而黌儒折衝。凜於百萬之騎。有非武夫健將。可同年語也。上賞功。劉通守太原。會金虜犯城。死於力戰。卒全其節。石辭祿不居。以布衣終。皆毅然爲鬼雄。廟偶宜。歲老。樓桷毀圮。奉神像遷于學。大德丙午八月庚申。廟成。乃迎以歸。尹帥其屬。張樂置醴。奠芻。郡學掾阮琦。奮贊是役。與諸生列拜廡下。咸曰。耿耿乎休哉。夫受朝廷命以來爲縣。上扶敎。亥勤政。不敎不政。而私欲是營。下矣。予雖未諗公政。聞其繕孝子墓。建忠烈祠。繫于風敎者可書。政而執大於是。故因邦人之請。爲記以書于石。畢有曠百世而相感者。吾亦不自知其何心也。於是乎記。

賓月堂賦

南鴈蕩葉君。堂於山之陽。野蔌盈俎。春醪在觴。索居無朋。欲飲誰相。俄有客自天東。駕五雲而來。水佩金裳。冰壺玉質。初流光於簷楹。忽散影於庭闈。不由介擯。竟造几席。主人見而異之曰。噫嘻。此佳賓也。揖與同坐。淸寒襲肌。於是撤觴與俎。挹沆瀣以爲醴。挹斗柄而酌之。匪鬼裾而投轄。寧烱烱以相依。主人爵賓曰。古稱孟嘗。三千珠履。勢變何常。合散如市。生死翟門。喜怒廉里。太行之山。灩澦之水。陶潛所以息交。劉勝因而播執。乃若高照萬古。渺視九寰。不翳覆於雲雨。豈遷變於煖寒。對之可以增雙眸之碧。即之可以洞寸心之丹。若子者。予所樂賓。恨相見之晚也。賓冉冉促膝若復於主曰。當今非但主擇賓。賓亦擇主。居父所主。必主衛疽。宗元亦客。辱於王伾。闒闊譏嘲。人慎何爲。黃金之臺徒觀美。五花之館空遺嗤。自開闢以至于今。閱人多矣。知愚好醜。惇澆臧穢。伏意虜情。嬲有遺照。乃若持玉斧兮。拔河漢以爲文。斫丹桂兮。梯層飈而絕塵。斯蓋府中自具廣寒淸虛也。而不然者。豈予所屑賓。皺眉秋影。靑白之資。今賓子乎。南樓夜色。昔亮之賓。今賓子乎。主人聞賓言。再拜起謝。顧影復自笑曰。嘗聞天地閱萬物之逆旅。往過來續。寓形幾何。吾方擾擾焉。身自爲賓。又安能賓夫賓也。雖然。自嘗有耿耿者。留天地閱萬古。惟道不朽。天所以

高。地所以厚。象緯所以著明。誰實主之。夫豈以有限之形。而欲結無窮之変哉。言未既。天鷄嚶喔。斗轉河低。賓不答。去亦不辭。第見斜光回薄。林鳥驚棲。主人舉手招賓。賓已在西山之西。

湯婆傳

湯婆。溫鄕人。其先居驪山之陽。得湯泉。因以爲氏。凡散居匡廬。汝水。佛蹟巖。東城。與秦淮歙縣間。皆湯氏支派。無寒暑。婆形矮腹䏁。端重淳涵。似有德。又工拔離之術。常以虛致滿。狎之者。氣和體寧。心兵不起。故鄕人尊其稱。初世未之器。會天寶中。上召楊太眞。賜浴華淸。由散地入眞。暄津香液。寵於妃。妃貴予之沐邑。封溫鄕君。自是聲價暄湧。人爭卽之。捐千金鑄其模。締盟衾席。願託足於歲寒。靑燈雪屋。擁被孤吟。能作蒼蠅聲。相和答。然守口如瓶。不以漏洩取禍。已而融和透肌。引入華胥之國。向曙猶溫。注其餘波。可供盥頮。厥功茂矣。與竹夫人。性異涼燠。夫人寵既衰。東之高閣。遂與婆相於永夕。自謂有脚陽春。推薦帳麻衾栢枕。雅相善。而得專房於山林子叟金帳侍兒。不之齒。亦不以懸絜中。雖老奉妾非彌謹。有勞有功。自鼎鐺匱柁席。歷險夷有節。可書也已。

贊曰。湯氏派幾遍天下。惟驪山之脈最盛。早遇貴妃。固辭封爵。卒免禍。以全身。可不謂知乎。後有脚婆者。得名雙井黃太史家。太史撫其腹曰。公然一婆。是可老我於溫鄕矣。或謂太史嘗在臨川。得之汝水一派云。

粦說

柔兆困敦之歲。胡騎歷境。所過殺掠。數十里無人煙。明年秋。予舟夜過北墟。半醒睡。一奴坐舟尾曰。何怪也。予瞪目觀。有火靑靑。什什伍伍。已而散漫阡陌。彌千亘萬。直際林麓。予曰異哉。此粦火也。釋文謂人馬之血。積而有光。其信然與。奴熟視浸玩。脫草履招之。冉冉近舟。次復麾使去。漸遠漸稀。予撫軾歎曰。陽烏西徂。萬目如漆。彼馮託幽昏。以恣弄光怪。何獨粦也。然粦不能近遠人。而近遠之者人也。昔溫嶠然犀牛渚。海族百怪。不能逃其形。若有呼者曰。於君幽明道遠。何意相照。世未爲無怪也。孔氏不語怪。道其常而已矣。故人失人之常。鬼行其怪。中國失中國之常。夷行其怪。怪且不可言。而況乎招之以自近也哉。

蜃說

嘗讀漢天文志。載海旁蜃氣。象樓臺。初未之信。庚寅季春。予避寇海濱。一日飯午。家僮走報怪事曰。海中忽湧數山。皆昔未嘗有。父老觀以爲何異。予驗而出。會穎川主人。走使邀予。既至。相攜登聚遠樓東望。第見滄溟浩渺中。矗如奇峯。聯如疊巘。列如碎岫。隱見不常。移時城郭臺榭。驟變欻起。如衆大之區。數十萬家。魚鱗相比。中有浮圖老子之宮。三門嵯峨。鐘鼓樓翼其左右。簷牙歷歷。極公輸巧不能過。又移時。或立如人。或散如獸。或列若旌旗之飾。甕盎之器。詭異萬千。日近晡。冉冉漫滅。向之有者安在。而海自若也。筆談紀登州海市事。往往類此。予因是始信。嗟嗟。秦之阿房。楚之章華。魏之銅雀。陳之臨春結綺。突兀凌雲

者何限。運去代遷。蕩爲焦土。化爲浮埃。是亦一蜃也。何暇蜃之異哉。

悼墨卿文

墨卿友於予再歲矣。每染筆。玄雲瀋研。發我波瀾。初得之山陰世家。曰此柯山葉氏舊制。制法精妙。色潤而性堅。予非詞翰不屑用。故歲用僅寸許。計其餘可友六霜。頗珍襲甚。有伺予怠者。竊而去。筆悴研枯。悼惜累日。然不知落誰氏。子夏曰。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孔子聞之曰。惜其不大也。不如人亡而人得之。予非昧於是。輒介介焉何也。世方仇文。操寸管以摛華藻。寥寥然也。設不幸入龍斷之場。米鹽酒薪。瑣屑記注。以俗卿可柰何。設不幸入異端之室。飾虛無。述荒怪。以幻卿可柰何。設不幸入鵰鶚之曹。舞弄三尺。出入人罪。以累卿可柰何。龍斷以文其粥。異端以文其誕。鵰鶚行以文其奸。使爲是三者。相磨於泯滅。豈不悲夫。

鄮山先生集卷第五

季漢正義序

通鑑。魯史也。綱目。春秋也。魯史載二百四十二年行事。至春秋筆削嚴矣。或問紫陽夫子曰。通鑑綱目。主意安在。答曰。主正統。每閱其編。如書莽大夫。魏荀攸。晉處士。唐特進。筆削一字間。況老瞞漢盜。玄德漢冑。史不當黜冑而與盜。故以蜀漢系統。上承建安。下接泰始。而正統於是大明。用春秋法也。同時文昭朱子。作三國紀年。亦以蜀漢爲正。然而不廢前史者。猶魯史之於春秋也。正統在宇宙間。五帝三王之禪傳。八卦九章之共主。七國狹勢強弱。不與焉。秦山河百二。視江左一隅之旨。廣狹強弱。居然不侔。然五胡不得與晉齒。秦雖繫年。卒閏也。世無魯連子。豈惟紫陽悲之。胡君從聖學古篤。任道毅。既重志三國。又爲季漢正義。于以翼前脩而扶正統。意何切也。抑持寸管以誅奸慝。天地鬼神實與聞之。顧所以自持其身者。必無毫髮或戾于正。不然。彼冥冥者。亦將有辭。千古在前。萬世在後。從聖其尙謹之哉。

胡復古樂府序

唐人花間集。不過香奩組織之辭。詞家爭慕效之。粉澤相高。不知其靡。謂樂府體固然也。一見鐵心石腸之士。譁然非笑。以爲是不足涉吾地。其習而爲者。亦必斵斷毀直。然後宛轉合宮商。嫵媚中繩尺。樂府反

爲情性害矣樂府詩之變也詩發乎情止乎禮義美化厚俗胥此焉寄豈一變爲樂府乃遽與詩異哉宋秦晁周柳輩各據其壘風流醞藉固亦一洗唐陋而猶未也荆公金陵懷古末語後庭遺曲有詩人之諷裕陵覽東坡月詞至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謂蘇軾終是愛君由此觀之二公樂府根情性而作者初不異詩也嚴陵胡君汲古以詩名觀其樂府詩之法度在焉清而腴麗而則逸而斂婉而莊悲涼於殘山剩水豪放於明月清風酒酣耳熱往往自爲而歌之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一出於詩人禮義之正然則先王遺澤其獨寄於變風者獨詩也哉

洗心錄序

洗心錄者錄古今善惡之報使人有所勸而爲善有所誡而不爲惡仁哉高君之用心也而以洗心名何居蓋善惡皆由心起其發眇綿其判天壤或謂陵谷以來眞宰茫昧善未必福惡未必禍豈欲俟其熟而報始定乎又謂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而爲善爲惡者偷吾身之不及見以至於怠且肆夫必俟其熟而又使之怠且肆天之仁愛斯人未必然也報應之說起於釋氏吾儒所不道誠乎爲一善者豈有一毫責報之心哉苟有一毫責報之心雖善猶利也人生天地間自有此心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具凡君臣而義父子而親夫婦而別昆弟而序朋友而信皆本心天理之油然一不如是則有愧於心深者芒負俯仰無以自容是禍福之報不必在天而已在吾之一心矣而爲四十門析而爲數百事皆心所造夫子謂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此以天之理言也雖然上焉者不待勸戒而自爲善下焉者雖有勸戒而不能已其爲惡將使觀是錄者洗其不善之心而復其本善之心其爲中人設乎君能約心而致謹於善惡所自出中人以上者也可以語上矣

宋景元詩集序

文有緒宋氏自學稼公嗜古而文苗焉其子潛室秀于鄉至雲海少師乃碩其穫厥後平齋西巖諸老茂學摛詞不以水旱輟耕穫是先疇日益闢今芹渚翁字景元則其九傳也僕解褐歸往謝潤嶠族禮連擒比皆弦誦聲翁在諸舅中意氣疎爽與僕上下議論一何壯也陵谷後十年復見翁兩鬢蕭颯道舊事如夢間弦誦之地則葵麥離離矣或謂翁熏鑠憂患必且卑貌孫言求與時偶而翁固不然暇日出詩示僕曰此十年閒感慨之作也意所欲宣伸紙縱筆不復有所揀避子爲我評之僕端讀盡卷毛骨起立而知翁方寸之耿耿者亡恙然則詩中有史固不使石壕吏廬子關等作得以獨推千古也文之緒有自來矣齊門好竽楚國多狗其卷而懷之以俟有千載心者

二薛先生文集序

永嘉自許少伊右丞周恭叔太博劉元承給事受業程門爲最先一輩而義理之學始於此矣生而晚者雖不及成德達材之列而亦竊聞私淑之教見知聞知成功一也薛氏世學蓋三百年最後玉成公學於

慈湖楊敬仲刊華摭實猶程門緒餘僞學禁興隻手衛道著伊洛淵源流各爲譜傳書成而化更生人之類不爲夷狄禽獸吾道力也又以弓冶授其子叔容公志弘力毅負荷千年念聖遠言湮爲孔子集語二十卷念國家內外治疎爲采微天保末議二卷念伊傅周召之業不復見隨世墜淺不能登其主於三代爲宅揆成鑑二十二卷薦紳劄進上經乙覽藏之祕府以貽厥來會兵興君亮區區收拾於煙埃零落之餘兩世遺文其僅存者泰山毫芒而已水心嘗曰爲學而不接統緒雖博無益也爲文而不關世教雖工無益也二先生之學之文豈徒博而工哉統緒之的教化之要於此乎在君亮早自矜飭懼勿克紹以貽斯文羞況當升降絕續之會世方仇學而欲壽其世學者力益難心益苦君亮勉之立言垂世仁也繼志述事孝也仁且孝聚於薛氏祖子孫三世嘻不亦重可敬夫

送松存弟序

林氏自閩徙居平陽之坳中至予十二世系益蕃歲合族亡慮數百人敘拜行酒少長秩如予以與里第二支松存爲伯仲行別二十年更陵谷君自湖海歸省覲爲錄而予隱州郭於是相見白首惝道武林舊事方其操觚寸管與海內英雋角輒嶄然出蓋自師教薫習耗思盡而僅工之一旦棄如土梗可悲已科舉廢士媒青雲猶假所業以自見夫所業者豈必出其所稀相與爲歎以至抗顏倚席貼笑子衿有如君者獨日越雪政自寥寥夫錄以舉善君裁鑒精月書季考不失錙銖而又限義利以律身辨損益以取友士灑然矜奮稱其職矣噫嘻穹壤閒斯文一縷若有若亡然而生人之類不爲禽獸鬼蜮者無與文之理也蚤復明他日以文瑞世微君而誰哉予老矣或恐後死得與於斯幸君之亢吾宗也於其行輒贈以言

王脩竹詩集序

三百篇詩之祖也世自盛入衰風自正入變雅頌息矣風雅頌經也賦比興緯也以三緯行三經之中六義備焉一變爲騷再變爲選三變爲五七字律蓋自晉宋齊梁而下義日益離李杜手障狂瀾離者復合其他掇拾風煙組織花鳥自謂工且麗索其義蔑如古者閭巷小夫閨門賤妾其詩往往根情性而作後之士大夫反異焉何也詩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無邪者誠之發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樂匪風下泉之思是也大序言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不變者猶於變見之謂非豐鎬遺澤可乎山陰脩竹王公有詩千餘予端讀盡卷賦核而該比形而切興託而悠三百篇之法度宛然在焉養情性以發之禮義以止之博以經傳助以山川老以事物而豈一日之積哉公弱冠入仕首觸時宰閉門十年至於少舒而復卷乍出而終藏視富貴如空中雲其所自養者固矣天地閉惟正氣不撓故清氣不渾清氣與正氣合而爲文可以化今可以傳後而詩其一也予數從公遊嘯吟泉石每一篇作有飛出宇宙之意已而斂入秫粟寂乎無聲使人三歎不能已前輩評宋渡南後詩以陸務觀擬杜意在寤寐不忘中原與拜鵑心事悲惋實同夫同其所以詩之心則亦同其詩誰謂務觀之後無務觀也

龍淵普度紀勝詩序

横舟異人。名注丹臺。神遊碧落。乃甲辰下元。主龍淵普度大齋。九虎關高。綠章夜扣。三泉鋼魄。盡使昭蘇。厥功偉矣。笙鶴朝回。環而觀者。心竦毛豎。許山曾君爲詩美之。金舂玉應。鉅帙粲然。豈以異教同源。吾儒抱濟川之具。不及拯人於生。而翻羨師之拯人於死歟。雖然。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向使彝教脩明。天下皆君子之歸。而小人之棄生順死。事如晝夜之有經。正不知何罪可度也。惟君子少而小人多。既自喪其所以生之理。又不幸以兵死。以刑死。以水火盜賊死。失其正命。卒墮沈冥。此荒幻之說與。普度所以有功。而吾道之不行於世。其亦重可慨也。故爲併序而書之。

庚申玉樞會規約序

庚申會。崇老氏教也。經灰尚寒。士如六日蟾蜍。無所於用。往往游心沖漠。以康濟其身。乃或逸出於異教。然教雖異也。而有不異者焉。老氏謂泊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即吾儒不失赤子之心是也。道書載庚申日。三彭每乘人睡。奏過帝庭。遂有守庚申之說。會實昉是。予謂不然。使吾埽除物欲。夜氣湛如。天地神祇。臨之在上。雖三彭無所施其仇。若未能寡過。彼特藉以爲辭而告。吾方惕然警懼。如盤盂几杖之在側。三彭非仇予。實忠予矣。夫子云。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天即理也。由理而動。淵默雷聲。方寸地即玉樞也。周三百六十日。皆庚申也。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諸君尚勉之哉。

馬靜山詩集序

詩起於康衢之謠。而暢於三百。雅歌頌沈。王風蔓草。繫於時矣。杜少陵自天寶末年。感時觸景。花淚鳥驚。非復和聲以鳴其盛。然而猶有唐也。予讀靜山馬君詩。清厲沈鬱。扶天豎。閔人窮。意寄言外。方其破硯寒燈。蕭然四壁。人不堪之。而能發天葩於枯槁。振古響於寂寥。手提偏師。亦足抗賈孟之壘。君數過予。坐一榻。評萬象。相知至徹肝鬲。人或未知也。君賦孤琴詩曰。邈邈今世耳。悠悠古人心。嗜世無古耳久矣。高山峨峨。流水湯湯。吾琴吾鼓。游吾之天。知奚喜。不知奚病哉。

送厲直之遠遊序

東陽厲君直之。僕圜海同舍郎也。老槐風雨。若有異物焉憑之。夜秉燭相對如夢。君曰。予客江西十年。訪舊遊。半入地。幸而存者。或逃山林。或淹黨逐。或老或貧。廬陵劉會孟。執斯文牛耳盟。嘗爲子作孝經纂註序。俄復溘然于人世。何速也。語已各欷歔。僕偶未死。猶以老且貧。流落殊鄉。而君兩鬢漆黑。方翩翩翱輕颺。游萬里外。何壯也。問所挾。探囊不見有物。獨孝經一部。與胸中耿耿亡恙。其爲具齊之瑟。越之章甫也。嘻迂矣。嘗聞孝者百行之源。自古明王。無不以孝理天下。君持是書。過東魯。獵齋洙泗。起曾閔於九原。與之講切。將必首肯心印。夫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昔賢臨深履薄。以終其身。至啓手足曰。今而後吾知免夫。是書得行。革偷從厚。崇禮遠刑。使人人得全其天地父母

之仁。而無豪髮之毀。況乎食稻衣錦。不一顰其顔。猶謂有人心也。於是相攜出西郭門。奉酒三酌。壯其行曰。君不迂矣。

顧近仁詩集序

予曩識近仁顧君於稠人中。老鶴雞羣。風格振整。已心敬之。先伯氏主鄉校。月有書。近仁每先諸子鳴。予因從旁聽節。則又識其文矣。而未識其詩也。壬寅冬。近仁攜小藁。過予。虞庭遺音。一鳴吾耳。乃併與其詩識之。蓋詩如其文。文如其人也。近世剽竊聲聱。竅蚓爭喈。自謂能詩。而不本於吾文。以文其所不能。至裂詩文爲二途。而不知歸一也。豈有拙於文而工於詩哉。近仁辭諧律雅。而黌之以華藻。氣骨蒼勁。而節之以聲律。全體互宜。參唐歷選。不解而及於古。於是近仁春秋高矣。而藁以小藁名也。何居。予自二十已學詩。星霜冉冉。學不加進。每覩舊作。愧中汗外。幾欲盡刪乃已。而人方許之以爲工。澳忍復存。終不意滿。昔人謂小藁人小好之。大藁人大好之。茲藁得無類是乎。故爲序其卷端以歸。

鄭中隱詩集序

中隱鄭君。前甲科進士也。亦既搴桂抱月而歸。風搏水擊。謂鳳池可立致。未幾哭怙恃。六霜又哭離黍。彷徨顛沛。將寫其悲惋無聊之鳴。舍詩奚寄。詩、文之一也。君詩如其文。冠冕佩玉。渠虞春容。可以施典册。薦郊廟。乃雅沈頌歇。鬱爲匪風下泉之思。回首楓宸。賡唱杏苑芳題。如隔宇宙。蓋君之所能存者心也。而所不能挽者時也。其禮義森倫。尋繹遺澤。尚隱然於變風中者。今復見矣。其孤以君之集。來請爲序。予既重君之爲人。又喜君之有子。克揚前人光。花淚鳥驚。詩中有史。千載猶有考焉。其尚謹而藏之。

故太府少卿錢公墓誌銘

公諱應孫。字定之。吳越武肅王十二世孫。曾大父諱某。故奉議郎。贈太師鄭國公。大父諱象祖。故特進右丞相。太師魏國公。謚忠靖。父諱某。故通直郎。贈中散大夫。妣王氏。封令人。公生於寶慶丁亥。以忠靖遺表澤。補承奉郎。歷任監淮東總領所。鎮江府戶部大軍倉。辟淮東帥司準遣。知泗州臨淮縣。添差浙東帥司主管機宜文字。除提舉左藏庫。兼戶部退換局。遷諸軍糧料院。出知建昌軍仙都觀。依舊任除大理正。遷兵部郎中。出知贛州。改知溫州。不赴。陞直寶章閣。改知徽州。得替丐祠。主管建昌軍仙都觀。陞直華文閣。紹興府司馬。帶行軍器監。兼宣撫司參議官。除太府少卿。積階至朝請大夫。初公爲倉官時。吳門守鄭公霖。檄往宜興覆核圍田水傷。先是來者。望洋無措。公製二觚。高二丈許。載以舟。遇圍投觚。決去觚中水。驗稻株損。果十九。乃以實申。監蠲其租八萬餘斛。時不謂智。公始至某都。喚里正。久不至。問故。曰爲辦過都饋未登。問數幾何。曰例一千六百緡。半歸核官。公笑曰。今所歷八十六都。盡然。爲富翁矣。即力革前弊。吏卒受絲粟以上。坐以贓。時不謂廉。過瓜洲督視糧船。回渡遇風。後舟覆。公戒舟師急往救。曰活一人者。予十緡。於是數十命得免魚腹。公如所活酬之。時不謂惠。建昌軍學敝。風雨慘不支。公初下車。銳然改作。

緣以垣牆一洗舊觀刑部尚書包公恢紀之盱江書院舊有田部因兵興以其租養軍廢不治公復振之會富民犯法贖其鍰三千餘緡入書院士得養爭淬礪以報公明年登進士科十有一人禮部侍郎陳公禮記之曉不顧敏軍之南門有娶宗女者夫婦恣暴如相繼死非命至是復斷小姐之兩足事聞識實竟救流之要撥不得入曉不謂斷於獻公以王門之胄相國之澤二十一而從政三十六而專城意其忽觀世故以爲不足經意而弘識遠慮務洗厚得大體智以開物慮以飭身惠以拯溺敏以興教斷以除兇使公得盡其用雲油雨沛膏我六合豈止如今所觀哉會厄九萬目憤心已而屛置人事植菊疏泉放乎詩酒自號實處老人有實處集若干卷家藏法書名畫古銅彝鼎焚香宴坐賞弄終日嘗曰吾以遣吾情焉耳非有玩物之癖也自唐世王吳越宋南渡後始賜第於台至公晚歲復攜家還越而以疾終也乃在台之寓舍實辛卯七月二十一日得年六十五其孤以壬辰正月三日葬公于天台縣花桃山娶董氏封恭人先公逝子轟因來越侍公遊十年又十年復來公已謝世其子國衡請予泣曰先人凡九塞暑而未得銘願請於君子不獲辭乃撫而述之銘曰

錢氏之先曰鏗鏗歷仕殷周始封彭六十五葉門益弘吳越啓運武肅生山川草木錦繡榮忠懿挈土歸朝廷黔黎宴樂不識兵蘇唐而宋幾殿興九王之後揚遠聲公二千石升月卿培此寸地流芳馨東琳待寶子明經餘慶袞袞鍾雲仍嵯峨丹丘鬱佳城後千年兮仰茲銘

故國子正鄭公墓誌銘

余與國子正鄭公生同里學同師猶長至老同出處人與其同然而是非妙忽之際更相箴正以至國爭極辯不苟爲同也不幸公先余往所嘗交者聞而皆哭余哭之倍明年其孤將以十二月甲申葬公于五峯之原求余銘拜且泣曰是不敢忘先人之遺命余雖荒落念相知爲深其得辭公諱樸翁字宗仁家溫之平陽曾大父諱國珍大父諱得孫父諱卓卿恩封迪功郎妣周氏恩封孺人常簿台守董巖先生女弟公生於嘉熙庚子少穎出未弱冠東書游京師名籍如需癸亥以類申補太學戊辰升內舍辛未舍校卒壬申癸酉公闈連魁中甲戌省闈又中公以前廉賜上舍釋褐授迪功郎福州教授尋除國子正轉從政郎公少失怙母鞠教劬苦暨成名又失恃每恨祿不及養追慕終天卒棄官耕隱鄉山瀑下越故人厚禮招之往來轄迹餘二十霜其後亥子同出乃兼統萬事遊神高邈以辛丑十月得疾即趣歸其友國圃醫理病日侵至壬寅季春九日支懶登輿越十有二日至家形神將離對家人語尚歷歷已而伏枕又四日悠然而逝得年六十三公學聖賢之學名其齋曰初心沈毅直方自許致澤至於志不獲遂猶以言語文字扶植綱常精衛填海憑馬衛土其意可悲也晚慕顏子坐忘竹窩一榻竟夕不寐余聞而貽書以鼻知實踐四字致愛助公自信力謂吾已得大意余亦不知公之所自得竟何如也或疑公學業賁老而病且死欲實其議然性有能盡而命不可期理有能窮而數不可必雖立卓之顏而不免於短也況以此議

公哉公程文在黃子冊中膾炙海內至今誦之有雜著二卷曰續古詩一卷曰厚倫皆精實可傳余敬公之才而有大節也法宜銘銘曰

公之文兮爛其河漢公之行兮豐厥根幹臨艱危兮忠孝不遷人孰知兮知之者天

故待制吏部侍郎應公墓誌銘

歲庚子六月丙寅宋吏部侍郎中奉大夫應公年九十卒閭巷哭庠序哭其疏遠不識公者聞而亦哭明日大風雨拔木偃禾信宿乃止豈哲人淪亡關于世數人所悲者天亦震與公諱節嚴字餘父其先縉雲徙溫平陽曾祖諱光大祖諱顯道父諱叔虔贈中散大夫母朱氏封令人公生于嘉定辛未令人夢神人紫袍玉帶乘白虯而下覺而生公中散命其少名曰夢辰兒乳智九經如懸河諸子百家過目輒記至耄不忘也決科七歲試童科中三十有四登甲辰武榜六年庚戌再換文科歷仕外任淮水教制漕東幹長樂宰贛倅兩淮制司機參淮西憲兩浙運判權臨安府事內任國子監書庫太學錄國子監簿司農丞軍器監刑部郎官右司直寶章閣司農卿樞密院檢詳祕書監右文殿修撰權刑部侍郎吏部侍郎寶謨閣待制積階初授修職郎通籍改奉議自奉議凡八轉至中奉大夫壘公在六館時與瑞鑾政公與學官九人抗闡陳其罪疏不報同時去國海內高之逮長淮幕會烽燧急公進策元戎率將校登陴固守冒矢石不動邊賴以安其才自許經濟識大體周細故治法征課獄情事綱咸敦其職至於獻替論思每以四方水旱盜賊爲上言之儼然先正遺風柱折維裂渤澥揚塵閉關歸隱自歎祿豐功嗇不克徇義恥也客從中原來見公厖眉皓髮如商顏圖畫中人異且拜問以攝生之術公笑曰吾有夜氣丹爲文精實詣理有補世教課曾孫竹屋一經丙編下不倦幅巾藜杖時行園落間園翁溪友忘其昔貴自號平坡居士錄盛夏時得微疾精神笑語亡恙一日盥冠坐命孫傳翁侍戒以脩身齊家之則曰謹識之語已而瞑曾朱氏潘使君遡道公之甥先二十四年卒男一將仕郎墨世孫一將仕郎傳翁曾孫五以是歲十一月己酉葬公于脊峯之原於戲孟子謂天下達尊三有一已希況於全乎公爵三品齒九袤德以參之歷歷卽如章兼田且饘粥盧庶風雨可不謂清疾惡若梟嗜義若甘勢利熏人衆前獨卻可不謂介更夷險易亨屯閱少壯老終始于學弗惰弗遷可不謂一枝葉盡脫根本獨在乘化消搖返于太初非有盛德者如是與是宜爲銘銘曰

生也何來有光如虹逝也何歸怪雨盲風黃髮四朝白雲一窩維德之芳綿于世世

宋貢士竹齋先生陳公墓誌銘

橫陽豐山陳氏淵源文獻世其家自左廂兵馬使傳十有二葉而至貢士公其間或隱或仕雖仕或不顯若齋於天矣而名父子雖兄弟暨夫婦姊先後一門銘其墓者皆當代鉅筆而龍泉葉公銘之再由此觀之斯文之澤嗇於前而豐於後天之報善未嘗爽也貢士諱某字某生嘉定乙亥曾大父諱某故修職郎

大父諱某。故承奉郎。父諱某。承奉長齋。公嘗師止齋先生。光廟初。把關不報。歸遯林泉。以學授子若孫。貢士習聞緒餘。又益濬之。其學通經濟。而不局於章句。其文根義理。而不衒於葩藻。淳祐己酉。薦于鄉。景定辛酉。再薦。黜禮部。姑謝舉子業。與季弟節菴出壁藏數千卷。丹鉛手勘。永夜伊吾。精而性命。蠡而事物。近而視聽言動之則。遠而元會運世之故。熟討窮研。學益深。文益古。游戲偶語。亦關治教。時宰將起公布衣。以重史館。貢士因辭曰。是不可易吾素。自號晉齋。亦望道之得行也。時未可進。退以斂之。時未可昭。晦以養之。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於是貢士年八十矣。大德戊戌十月。微疾卒于家。貢士行不求僻。言不立怪。壹以忠信篤敬。爲受用根柢。人亦熏德而良。巷有爭者。不之官之貢士質焉。貢士曰某直。直者喜。曰某不直。不直者愧。已而喜愧兩忘。各釋爭爲睦。於以見盛德之感人。而人心天理。不甚相遠也。自類稿藁若干卷。謂文未喪天。後嘗有知予心者。娶尹氏。先十五年卒。孫彌仲。泣而求予銘。予非其人。懼忝先哲。彌仲請益堅。則敬次其語志之。銘曰。

知士藏愚。達人攄稿。維此齋居。而以晉表晉之自明。明非外皦。惟退於時。乃進於道。好醜千年。孰壽孰夭。講學之功。乾淳諸老。

宋朝請大夫太常寺簿知台州周公墓誌銘

故台守常簿周公。既葬之三年。夏。其孤益昌。以公行狀。來泣請銘。余謂公行應銘。法宜求當代鴻筆。僕非其人。敢辭。益昌固請。按狀。公平生歷官書之悉。獨立朝二事闕而不書。恐久遂淪沒。且死猶有知。將遺憾重泉矣。遂志其大節。以俟來史。若狀所已書。寧略。公諱元龜。字錫疇。溫平陽人。生慶元戊午。讀書迎解。落筆輒驚人。少有老度。窮有通識。以六典貢漕闈。升賢闈。擢嘉熙進士第。教授廬州。歷江淮諸司幹官。扶彝倫贊婉畫。卓有能稱。用舉員五。改官。試縣一。監州再。登朝三。縣有強寇。公掃清之。州有滯獄。公平允之。朝有公議。公建明之。凡材而仕者猶能爲。至於察賢類消長之幾。關國事安危之會。而見遠識微。固爭力卻。雖觸虎牙。中虺蠆。而不以爲悔。則仕而材者。或難之。而足以見公之守也。開慶己未。提轄左帑。時太學六士。扣閽耿耿。漢之三君八俊也。當撄怒其攻己。將擢公言路。諷以意。公正色曰。是諫天子之耳目。不可市私恩。而士國家之元氣。不可以報私忿。祖宗三百年學校。公論所自出。柰何摧折之乎。語已。束裝明日臺疏下矣。景定初。登庸元勳。或謂公。相國故人。要津立致。公尺書不昭光範。一麾六霜。癸亥始以主管官告院除。未幾。委買江東限田。用爲心膂。公昌言排之曰。熙寧閒。海內無事。王安石以新法騷動。釀成中夭不忍言之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未聞瘠子以肥父。而家可爲也。聞者震耳。讒者交吻。而公復不容於朝。明日又臺疏下矣。夫豈不知唯唯之爲福。諤諤之爲禍。然寧此勿彼何也。富貴、電光也。名節、日月也。公素疾邪。其於不義富貴。視之若浼。故隨仕輒已。進尺退尋。十有三年而通籍。二十六年而持麾。人方閟閟。我獨徐徐。勁節高風。爲世仰慕。然則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誠如歐陽子所云也。晚歸山。意天以禮

樂後君子。不半簣予郡。郡又不及試。豈古道之難復。生人之寡祐哉。京歸道得疾。及門而疾革。以咸淳癸酉五月一日卒。年七十六。階朝請大夫。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父諱某。累贈朝請大夫。是爲戒軒先生。先生嗜古。及交慈湖楊公簡。鶴山魏公了翁。其學根義理。達事物。公所樹立。父教也。自號蒼巖。雜著八十卷。又喜編纂。有訓鑒大蒐。文苑心嗜。師友四驛。觀史大議。管見類要。詞科類稿。奇字。法語。各若干卷。夫人林氏。封宜人。男三。益昌。台州黃巖簿。晉昌。邵武軍戶曹。鼎昌。台州戶曹兼幹。周氏世居馬鞍山下。垂三百年。祖墓在其東。松柏蒼然。公就旁闢自營壽室。先葬宜人。至是年八月庚申。始合窆焉。銘曰。

挾河漢兮爲章。抱鐵石兮爲腸。與世濩落兮。與道翱翔。維此馬鞍山兮。生養而死藏。彼圜形兮同死。彌不死兮留芳。

故國學內舍遽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德威。遽其氏也。遽爲昆陽希姓。今族於南江者。實自衢來。至於君九葉。爰訴厥先。在春秋時。衛大夫名瑗。孔子稱之曰君子。是爲遽氏鼻祖。譜諜弗傳。寥寥二千年。聞君子之澤若是乎遠也。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父諱某。皆隱德不耀。質甚忠厚。逮君殖以孝友。華以詩書。益薔且碩。君少穎發。經傳諸史。過目成誦。試有司。數不利。借運韜略。戊辰。補國庠。較藝居先。明年升內舍。又明年請盥舉下第。東歸。不以得喪累懷。事親菽水盡歡。執喪哀毀以至骨立。祥於冢舍而略其家。豐於時祭而菲其奉。髮垂白。每道父母時事。輒泣下。嘗曰。兄弟均父母遺體也。與仲氏怡愛藹然。家事鉅細。悉以付之。仲氏疾。醫禱傍徨。不幸不起。則泣且歎曰。人生大夢耳。須珪組何爲。幸而有田可以備饘粥。有先人之廬。可以蔽風雨。吾亦從此遯矣。會陵谷兵戈騷屑。所至無完室。君旋祓荒穢。結小屋數閒。繚以榆柳。種菊蒔蘭。乃角巾野服。挾策相羊。雲嵐舒卷。草木榮謝。無不目擊而心領。歲時美景。燕洽族姻。命家童歌淮海清眞詞。盡醉而止。念生無所用。遠不能澤當世。近猶當惠其鄉。歲侵。萬目睽睽。人曰。爾饑。吾食能下咽乎。輟廩分賑。又海糶以續其匱。貴入而賤出。人德其濟。曰。遽公活佛也。悲夫。以君之行己及人。明於大體而周於細故。其爲君子之後也。庶乎無愧矣。娶林氏。都院公之女。男遽龍。歸葉氏爲婦。君生於宋嘉定庚寅二月。以大德辛丑十月戊寅。終于正寢。年七十有二。初君自卜兆于靈溪之原。詔遽龍曰。美哉斯丘。窈而深。廓而有容。是爲予千秋之幽宮。予死葬毋越三月。循古禮也。遽龍祇治命。以臘月甲申奉柩藏。期薄而乞銘於予。予以同舍郎不得辭。銘曰。

桑田兮海水。槐國兮風禰。彼美人兮在何許。采芙蓉兮江之渚。抱貞芳兮。以道終始。百年兮坯土。垂孝友兮詒孫子。

玄宅銘

晉陶淵明履運叔獻。逃之酒。既不可。將逃於永歸之宅。今嚴陵玄同子邵君。尚友千載。竊慕高風。自志玄

宅。又擬自號七章以寄親友。於是君年六十七矣。自虞書已有玄德之名。揚雄草玄。韓愈鉤玄。非愕非恍。玄在天地先。窅微深妙。爲物出乎此。入乎此者也。君知皦皦之爲病。將黜聰明。泯好惡。身世兩忘而復返於玄。雖玄於中。虛明萬古不夜。如韞玉於匱。欲掩其光而光卒不掩。玄得無尙白歟。乃爲銘。銘曰。

橘門之嶲。月窟之仙。宇宙無窮。陵谷忽遷。衆皆瓦毀。我獨璧全。櫟以散壽。蘭以明煎。孰云負宅。維德之玄。知白守黑。返天地先。如龜抱息。靜閱千年。君曰旨哉。斯銘可傳。

霽山集拾遺

知不足齋輯補

詩二首

錦屏山

錦屏鬱邐迤。秀出城之西。直是神氣積。宛若屏障開。蒼翠出重巘。上與浮雲齊。幽花被晴壁。古樹欹層崖。下有張夫子。讀書事幽棲。于今幾百載。衣冠多世才。偉哉據名勝。林泉足徘徊。茲晨幸休暇。杖屨同攀躋。和風集輕裾。好鳥鳴喈喈。勇往遺忘疲。窮深陟崔嵬。極目萬里外。頓覺羣山低。長嘯倚孤松。翛然舒我懷。此首見萬歷溫州府志。

瑞安集 在仙巖山。

倚山寶閣照崔嵬。山鳥山雲自去來。竹籟曉和幽梵合。藤花春入古松開。丹空遺蹟形難覓。草暗孤城首重回。處士淒涼猶是昔。廬山蓮社許參陪。此首見弘治平陽縣志。

文二首

州內河記

平陽爲東浙鉅邑。河爲邑鉅利。晉太康中。郭景純所定也。治挾南山。河縈迴如帶。而源有三。一嶺門。一昆巖。兩道南落。直走河以經治之東西。一從白石諸峯迢遞而下。折入河。以縴治之北。至市橋始合流。又北至抗雲橋。與埭水逆復合流。轉而東。勢益深廣。按水法來去利。其最利者可濟枯旱。可洩淹潦。可灌。可烹。出郭外。引溉民田數十里。訖歸于海。故爲利鉅邑。猶身也。河血脈也。血脈壅則身病。河壅則邑病。不壅不病也。父老言。嘉泰甲子。邑災。莽爲礫區。流僅如綫。明年汪令季良來。官民居稍構。瓦礫之容演如故。爾從闤闠相屬。河漸壅。不暇問。縱有問者。苟焉而已。架浮屋。歲以租入官。堙積益甚。疫厲凶荒之變無歲無之。德祐改元。王君鏞嘉以永嘉譽曹。被檄攝令。首訪水利。議重浚。遂罷浮屋之租。戒民自除毀。民亦樂於去病而即利也。爰乘冬隙。趣役若子來。鑿飛畚運。委土成丘。深視昔增三尺餘。則又疏東門之池。瀦其流。障登瀛之決。望其瀦爲河計。斯且密矣。竣事。視衆相慶。令矍然曰。浚之雖未若壅之易也。壅起於侵。今浮屋爲河害。去之。其租利入于官。腐之時異事殊。民無蔽于實害者。將復侵乎。長民者無勤於微利而聽其侵乎。願相與保之。所不同心。有如河。乙亥十二月日記。

平陽州志序

平陽舊無志。何以無志也。溫屬縣也。土地人民政賦。附見于永嘉。編永嘉譜者。往往而略。元貞元年。以縣五萬有奇戶。陞中州。仍隸于溫。選良二千石。暨其佐。奉宣休德。以惠我人。昔沿今創。今繁昔簡。無志可乎。朝廷嘗下郡縣。徧采圖諜。以成大一統之志。然撫星宿。遺義類。不備不實。其何以信。判官皮侯元。飲冰食蘗。以詩書飾政。覽形勢。稽典籍。方有志茲事。會前永嘉教諭章嘉德元。修永嘉縣志成。陣路檄來補平陽瑞安二屬州志。侯喜曰。此予欲爲而未遂者也。子生長是州。好古博雅。其得辭。以告同僚。長以下皆喜。乃屬館之。共筆札。德元翻逃編簡。搜舊聞。訪殘刻。山林遺錄。官府近制。無不博詢旁采。增昔所無。續今所有。而定去取于侯。其友前西安教諭陳天佑孝章。相與蒐集。手抄窮日夜。不爲無助。志於是成。咸曰。勤哉。繼而謝公振孫來守是州。捐俸率先鋟之。夫事有若迂而實有功。雖非簿書期會之所急。而實教化風俗之所關。志是也。周有外史。以掌四方之志。而杞宋不足徵。夫子亦傷文獻之無存。今仕是州者。或數千里而來。山川易險。典禮廢興。一披此志。瞭然在目。由是參酌其政事。調和其土俗。使民不棄所便。而駭於所未嘗習。斯亦可附于古良史。俗吏固不識也。德元以侯令屬予敍。於是乎書。大德丁未重陽。前釋褐進士林景熙序。

霽山先生。以忠義之氣。發爲詞章。摹情綿邈。音節悲涼。足以潑金石而泣鬼神。元統甲戌。昆陽章祖程。爲之評註。頗能得其用意所在。明天順間。鄉人呂洪。纂緝散亡。編詩若文爲五卷。始大行於世。迄今垂五百餘年。代有傳刻。殆天留以續屈子離騷。杜陵詩史。豈偶然哉。惜嘉靖中。遂溪光澤王。重刊刪除章註殆盡。同時閔彬亦有刻本。則又任意割裂。失其本眞。幸章註賴以獲全。是亦不爲無補耳。至我朝吾鄉汪士鋐。復據遂溪本開雕。而世漸不知有章註矣。予曩通介老人。嘗讀而病之。暇時盡出藏本。命正言參校。刻入叢書。既竣。謂正言曰。先生孤忠亮節。自在天地間。不必以詩傳。即詩亦何必藉我以傳。所以區區爲此者。庶幾昆陽之註。或由此不致泯沒爾。卷後補遺詩文四首。乾隆庚辰。永嘉張潛哉先生抄贈潛哉以平陽久無其書。從予家抄錄以歸。將壽諸梓。別後不復相聞。忽忽已五十餘年矣。汝其均爲我識之。正言承命謹誌。時嘉慶十五年。歲次庚午七夕。

宋林霽山先生詩文集五卷。明天順間。鄉先生監察呂公洪所刻。歲久版已散失。璠幸生霽山舊里。復後呂公。居趙奧別業遺址。霧霖流風。夙欲重鐫其集。蒐輯殘載。屢始成編。又苦無善本可覆校。迄未授梓。今秋至武林。聞歙西鮑淥飲先生。嘗刻霽山集。於知不足齋叢書。因急買舟訪先生於荷堆寓廬。索書見示。則已寘然成帙矣。紬繹之下。竊嘆先生以皤皤黃髮。猶復好古不倦。而璠舊志有年。仍瞠乎先生之後。爲可媿也。卷末有先生文孫跋言。乾隆庚辰。有永嘉張潛哉先生。曾以平陽久無霽山集。從先生家鈔錄以歸。將壽諸梓之語。璠讀次。因詢先生。潛哉名恭。毋乎湯明經。非永嘉人也。生平好古工吟咏。今歿已久。所鈔錄霽山集。亦散佚無存矣。相與歎息久之。遂語璠云。余於是書五十年前。曾與潛哉有重刻之約。今書適成。而子於千里之外。復不期而會。且皆霽山鄉人。足見文字因緣。子盍爲記其事。璠自念有志未逮。今幸覩是刻之成。霽山忠義之氣。既不墜於地。而璠之夙志。亦藉以償矣。因不辭固陋。謹述一時欣歎之懷。而爲之跋。嘉慶十有五年八月望後日。後學蘇璠謹誌。

伯牙琴

附補遺

鄧牧撰

伯牙琴自序

余集詩文若干.名伯牙琴.伯牙雖善琴者.鍾子期死.終身不復鼓.知琴難也.今世無知音.余獨鼓而不已.亦愚哉.然伯牙破琴絕弦.以子期死耳.余未嘗遇子期.惡知其死不死也.故復存此.

欽定四庫全書伯牙琴提要

臣等謹案伯牙琴一卷.宋鄧牧撰.牧字牧心.錢塘人.宋亡不仕.至元己亥.入洞霄.止於超然館.沈介石爲營白鹿山房居之.後無疾而逝.牧與謝翺周密等友善.二人皆抗節遯迹者.嘗爲翺作傳.爲密作蠟屐集序.而翺傳敍交情尤篤.臨卒.適牧出遊.翺作詩有謝豹花開桑葉齊、戴進于生藥草肥、九鎖山人歸未歸之句.九鎖山人.牧別號也.其志趣可想見矣.密放浪山水.著癸辛雜志諸書.每述宋亡之由.多追咎韓賈.有黍離詩人彼何人哉之感.翺西臺慟哭記諸作.多慷慨悲憤.發變徵之音.牧則惟寓屋壁記、逆旅壁記二篇.稍露繁華消歇之感.餘無一詞言及興亡.而實侘傺幽憂.不能自釋.故發而爲世外放曠之談.古初荒遠之論.宗旨多涉於二氏.其君道一篇.竟類許行並耕之說.吏道一篇.亦類老子剖斗折衡之旨.蓋以宋君臣湖山遊宴.紀綱叢脞.以致滅亡.故有激而言之.不覺其詞之過也.是集前有自序.後有自跋.以知音難遇.故以伯牙琴爲名.跋稱詩文六十餘篇.此本惟文二十四篇.并序跋爲二十六.蓋佚其詩一卷也.末又附沖大觀記、超然館記、清眞道院碑記三篇.題曰補遺.而清眞道院碑記.末有大德四年庚子錢塘鄧牧記.集賢直學士趙孟頫書字.知後人從石刻鈔入.非集所本有.自跋稱平生爲文不止此.是一證矣.

鄧文行先生傳 洞霄宮圖志

鄧牧字牧心。家世錢塘。自號三教外人。年十餘歲。讀莊、列。悟文法。下筆追古作者。及壯。視名利薄之。徧游方外。歷覽名山。逢寓止。輒杜門危坐。晝夜唯一食。歲丙申。至越山陰。脩竹王公。延致陶山書院。己亥。還錢塘。入餘杭洞霄止焉。身不衣帛。服楮襖寒暑。遇異人。受脩鍊法。至是於宮之超然館。入室宴坐。或數月不出。四方名勝。不憚遠涉。以文字請。每一篇出。爭傳誦之。非其人求之。厚餽弗爲。其自重如此。住山介石沈公。爲營白鹿山房石室。頗居之最深處。扁曰空屋。公自作記。命工鑿石奇礓。左右植梅竹。與五巨松相間。每云。山居占勝。不啻足矣。時里人葉林。亦隱九鎖沖天觀。有行窩山房中。與公爲深交。忽一日謂同道曰。吾二人不久他往。似有言別意。大德丙午正月八日。葉公坐蛻。公誌其墓。踰半月。亦無疾而化。倏然瘞劍履石室洞下。壽六十。嚴陵胡汲古別爲作傳。有洞霄志、游山志、雜文稾。傳山中。衆稱曰文行先生。

贊曰。石室之顛。山名白鹿。歲久荒蕪。寒煙古木。爲公結構。扁曰空屋。潤色吾教。表章林谷。丟樓有召。金丹已熟。君此仙才。誰其可續。

伯牙琴目錄

文二十九首

見堯賦
君道
吏道
名說
寶說
二戒學柳河東
越人遇狗
楚佞鬼
亢無人傳
謝皐父傳
寓屋壁記
逆旅壁記

永慶院記
友古齋記
集虛書院記
亦山齋記
沖天觀記 補
超然觀記 補
清眞道院記 補
昊天關記 補
雪竇游誌
代問道書
蠟屐集序
張叔夏詞集序
鑑湖修禊序
西湖修禊序
洞霄詩集序 補
代祭和靖祠文
代祭胡葦航文
代旌德觀祭先賢文
詩十三首
寄友 補
漢陽郎官湖 補
九鎖山十詠 補
大德辛丑六月六日游洞霄和杜南谷 補
附
文行先生傳

伯牙琴

錢唐 鄧牧 牧心著

見堯賦

吳君自號漁隱.富春老儒也.以見堯名齋.予爲賦之.

古有聖人.作君作師.憂民之溺.由己之溺.憂民之飢.由己之飢.故能治九年之昬墊.播艱食於烝黎.其德澤所洽.如時雨之化.其功用所及.如春陽之熙.蓋聖人在位.問之朝野.而朝野已不知.今也寥寥數千載之下.悠悠我思.先生見之.若之何.其.先生不言.浩然長嘯.余請逆先生之志.而爲之辭.昔者芒芴之閒.撫形之忽化而爲有形也.圓而在上者.渾渾乎無涯.方而在下者.廣廣乎不可圍.紛而處乎中者.蘇蘇乎.茫茫乎.其相攙而相持.亙終古而融結.豈隨時而變移.瞻四方之無窮.感吾生之有期.既不得遊於康衢.見堯服之微.又不得廬於平陽.見堯風之遺.撫河洛而念禹功.挹南風而思舜詩.今吾仰而觀天.見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之晃曜沾滋.則必憮然歎曰.昔堯之事此天也.蓋嘗欽若曆象.而授人以時.今雖不見其端黻冕以事上帝.亦想見咨汝羲和之心事.兢兢祇祇.則吾俯而觀地.見山川草木羽毛鱗介之崔錯柴池.則必愴然傷曰.昔堯之治此地也.蓋嘗平水土.烈山澤.使百獸率舞.而鳳凰來儀.今雖不見疏河瀹濟決汝排淮之神績.亦想見十有二州之制度.畇畇齊齊.又吾中而觀人.見君臣父子典章文物之雍容委蛇.則必感然發曰.昔堯之愛此人也.蓋嘗使契教人倫.有典樂之龍.有典禮之夷.今雖不復見垂衣裳之化.

然篤睽思服。若將見都俞吁咈之氣象。堂堂巍巍。吾進吾簠豆而登也。則見其黼黻與韠韍。吾正吾章甫而出也。則見其黃收而純衣。吾倚吾篳門圭竇而以爲安也。則見其不雕之樸桷。不析之素題。在萬世以如見。豈闞陵之我歟。舜之見堯。見於父子之閒。存沒之遺。君之見堯。乃見於君民之隔絕。今古之乖暌。爲舜者。甚爲君者悲。嗚呼。茫茫九原。龍蛇居之。衣冠禮樂之封。變烏跡與獸蹄。洪水之患。豈至此。聖人不復起。已而已而。嗚呼。高高巢由。言危行危。揖讓之水。憔然恐汙牛腹。若高論怨誹。離世異俗。今君其庶幾所得同者。巢由之心。所不得同者。巢由之時。陶唐世遠。吾將誰歸。嗚呼。千萬世一日之所慨。千萬人一氣之所爲。死生不出於天地之間。變化不過乎人物之華。反覆終始。孰知端倪。安知君不嘗見堯於黃屋清問之上。堯不復見君於耕田鑿井之卑。雖然。請妄言之矣。吾願君深潛而精神。寧極而天機。而與四子者遊邈乎無何有。放蕩乎叢恣睢。御六氣之辯。而道不窮。遊四海之外。而物不疵。此君所耕之山。即藐姑射之陽。所釣之澤。即汾水之陽。堯固將往見君矣。君何以見堯爲哉。

君道

古之有天下者。以爲大不得已。而後世以爲樂。此天下所以難有也。生民之初。固無樂乎爲君。不幸爲天下所歸。不可得拒者。天下有求於我。我無求於天下也。子不聞至德之世乎。飯糲粱。啜藜藿。飲食未侈也。夏葛衣。冬鹿裘。衣服未備也。土堦三尺。茆茨不翦。宮室未美也。爲衢室之訪。爲總章之聽。故曰皇帝清問下民。其分未嚴也。堯讓許由。而許由逃。舜讓石戶之農。而石戶之農入海。終身不反。其位未尊也。夫然故天下樂戴而不厭。惟恐其一日釋位。而莫之肯繼也。不幸而天下爲秦。壞古封建。六合爲一。頭會箕斂。竭天下之財以自奉。而君益貴。焚詩書。任法律。築長城萬里。凡所以固位而養尊者。無所不至。而君益孤。惴惴然。若匹夫懷一金。懼人之奪其後。亦已危矣。天生民而立之君。非爲君也。奈何以四海之廣。足一夫之用邪。故凡爲飲食之侈。衣服之備。宮室之美者。非堯舜也。秦也。爲分而嚴。爲位而尊者。非堯舜也。亦秦也。後世爲君者。歌頌功德。動稱堯舜。而所以自爲。乃不過如秦何哉。書曰。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彼所謂君者。非有四目兩喙。鱗頭而羽臂也。狀貌咸與人同。則夫人固可爲也。今奪人之所好。聚人之所爭。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欲長治久安。得乎。夫鄉師里胥雖賤役。亦所以長人也。然天下未有樂爲者。利不在焉故也。聖人不利天下。亦若鄉師里胥然。獨以位之不得人是懼。豈懼人奪其位哉。夫懼人奪其位者。甲兵弧矢。以待盜賊。亂世之事也。惡有聖人在位。天下之人戴之如父母。而曰以盜賊爲憂。以甲兵弧矢自衛邪。故曰。欲爲堯舜。莫若使天下無樂乎爲君。欲爲秦。莫若勿怪盜賊之爭天下。嗟。天下何常之有。敗則盜賊。成則帝王。若劉漢中。李晉陽者。亂世則治主。治世則亂民也。有國有家。不思所以救之。智鄙相籠。強弱相陵。天下之亂。何時而已乎。

吏道

與人主共理天下者。吏而已。內九卿百執事。外刺史縣令。其次爲佐。爲史。爲胥徒。若是者。貴賤不同。均吏也。古者。軍民間相安無事。固不得無吏。而爲員不多。唐虞建官。厥可稽已。其去民近者。牧也。擇才者。才且賢

者。又不屑爲。是以上世之士。高隱大山深谷。上之人求之。切切然恐不至也。故爲吏者。常出不得已。而天下陰受其賜。後世以所以害民者牧民。而懼其亂。周防不得不至。禁制不得不詳。然後小大之吏。布於天下。取民愈廣。害民愈深。才且賢者。愈不肯至。天下愈不可爲矣。今一吏。大者至食邑數萬。小者雖無祿養。則亦並緣爲食。以代其耕。數十農夫力有不能奉者。使不肖游手。往往入於其閒。率虎狼牧羊豕。而望其蕃息。豈可得也。天下非甚愚。豈有厭治思亂。憂安樂危者哉。宜若可以常治安矣。乃至有亂與危何也。夫奪其食。不得不怒。竭其力。不得不怨。人之亂也。由奪其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而號爲理民者。竭之而使危。奪之而使亂。二帝三王。平天下之道。若是然乎。天之生斯民也。爲業不同。皆所以食力也。今之爲民不能自食。以日夜竊人貨殖。摟而取之。不亦盜賊之心乎。盜賊害民。隨起隨仆。不至甚焉者。有避忌故也。吏無避忌。白晝肆行。使天下敢怨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誅。豈上天不仁。崇淫長姦。使與虎豹蛇虺。均爲民害邪。然則如之何。曰。得才且賢者用之。若猶未也。廢有司。去縣令。聽天下自爲治亂安危。不猶愈乎。

名說

譽人者人譽之。善毀人者人毀之。施報之常也。世有好名之士。以其高天下者自負。恐天下之人掩其所長。有以軋己。於是毀之爲不足道。爲不足與吾竝。以表見其高。天下之人。不堪其毀。爭起而毀之。其始也。求得美名。而終也。反爲天下之惡所歸。是不得取名之道也。是以古之君子。道高而愈謙。德尊而愈恭。其於人也。過惡而揚善。人之有善。若己有之。唯恐其不得聞。而以爲己所不逮。不幸聞人之過則亦含容覆護。不忍其不得爲君子。故天下之人。不堪其譽。爭起而譽之。其始也。雖若自貶。其終也。乃爲天下顯人。是得取名之道也。夫以口勝天下。天下之口。不猶衆乎。或曰。吾道高矣。德尊矣。豈天下所得而強毀者。曰。在己有可譽之實。人固不得而毀之。然道誠高。德誠尊者。決不至於善毀人。而善毀人未有不爲道德之累也。奚其高且尊。或曰。我誠善譽人。不幸人之毀己也。惡聲至。反之如何。曰。不然。我之譽人也多。則人之譽我也亦多。一人之毀。不足勝衆人之譽矣。叔孫武叔毀仲尼。仲尼未嘗毀叔孫武叔。臧倉毀孟子。孟子未嘗毀臧倉。此孔孟之所以爲孔孟。適所以重毀者之惡歟。或曰。君子語默。唯義而已。何暇恤人之是非。必欲爲阿世苟容者乎。曰。阿世苟容。固君子所不取。如知語默之爲義也。則是非固有分矣。夫善譽人者。於己爲盛德。於人爲令名。此之謂兩益。善毀人者。於己爲薄德。於人爲惡名。此之謂兩損。兩損兩益之閒。其相去亦遠矣。不可不察也。

寶說

天下有至寶。昔曰夜光。亦曰垂棘。而未易識者。一介之士是已。珠隱於蚌。玉藏於璞。與螺蛤瓦石未始不類。然剖之鑿之。愚者知爲珠與玉。一介之士。道德仁義。文章學問。蘊諸其心。胸非如蚌可剖。璞可鑿也。脫使得天下高位。則禮樂興。教化成。天地清寧。神明降格。民物阜殷。舉天下至美。願見不可得者。坐而致之。其爲至寶。豈止如夜光垂棘。一可玩而已哉。奈何一蚌一璞至微。藏諸大山至高。滄海至深。天下盡心力求之。鮫鱷虎兕。有所不避。故爲珠玉者。迄未嘗不得遇。一介之士。與人類竝居。其求之甚易。非有高深足

以勞其力．是類足□□□□□□□□仁目棄非如塊然無情之物．委諸遐僻幽深而遂已．天下既無求於此．方且鄙薄非笑．不得與螺蛤瓦石均爲有用．何也．夫一事成敗．一物完毀．莫不有數行其閒．豈有天地大運．治亂廢興．非是數所爲者．一士窮達常關係天地之大運．豈人力哉．舉天下非蠢謬無知．孰不能憂亂思治．哀廢樂興．及治亂與廢所分．目與同處而卒莫之識．則是窮天下智慮．卒無以自別於蠢謬無知．亦可哀已．故嘗謂一介之士．未嘗絕於天下．天無日月星辰．茫然氣耳．地無山河草木．非然塊耳．人無一士之道德仁義文章學問．蠢然萬物耳．日月星辰．未嘗一日不麗乎天．山河草木．未嘗一日不著乎地．一士之道德仁義文章學問．乃不得常爲人類所宗．何人類不幸．獨不得如天地之粲然有章．炳然有文也．要之道德仁義文章學問．亦未嘗一日不與日月星辰山河草木．竝立不悖．特顯晦不同耳．當天運之泰．則達爲稷、契、皐、陶、伊、傅、周、召．及天運之否．則窮爲夷、齊、孔、顏、長沮、桀溺．故雖窮而在下．未嘗不隱然爲扶植人類地．使一日無所扶植．人之類絕滅久矣．天下之士．常陰被一士之澤．而不自知也．世之假士自名者．侈然曰．我良治天下國家．世亦徒以爲士．且惡知眞所謂士者．與天地相爲表裏．豈易得哉．一介之士．足以關係天地大運者．世既不之識．而號爲士者．又眇然不足道．則是通天下之惑．有甚於蠢．其何以救之．後之欲治天下國家者．其亦以求夜光乖棘之心．而求一介之士．則天地大運．不可得泰乎．然亦曰有數．

二戒學柳河東

越人遇狗

越人道上遇狗．狗下首搖尾人言曰．我善獵．與若中分．越人喜．引而俱歸．食以粱肉．待之禮以人．狗得盛禮．日益倨．獵得獸．必盡啖乃已．或嗤越人曰．爾飲食之．得獸．狗輒盡啖．將奚以狗爲．越人悟．因與分肉多自與．狗怒．齧其首．斷領足．走而去之．夫以家人豢狗．而與狗爭食．幾何不敗也．

楚佞鬼

楚佞鬼．有鬼降於楚曰．天帝命我治若土．余良威福而人．衆愕然．共命唯謹．祀之廟．具旦暮血食．跪而進之．將毀．市井亡賴．附鬼益衆．以身若婢妾然．不厭．及其妻若女．鬼氣所入．言語動作．與鬼無不類．乃益倚氣勢．驕齊民．凡不附鬼者．必譖使之禍．齊民由是重困．天神聞而下之．怒且笑曰．若妖也．而廟食於此．作威福不已．爲與疾霆．碎其廟．震亡賴以死．楚禍遂息．彼以鬼氣勢可常倚哉．

元無人傳

西湖之陽有畸士．不詳姓氏．自稱元無人．其言曰．昔予祖父所出．與少所學業．其能識．以雜故．悉逃山谷閒．予心惴懼．若得陽里華子疾．今皆忘之．有物在吾上．空空然．捫以手弗及．或告予曰．其名天．有物在吾下．廣廣然．蹠以足弗窮．或告予曰．其名地．又有光景之麗乎空空中者．又有形象之突乎培乎廣廣前者．或不盡以名告．又有物與吾竝．交交然．憧憧然．往來且不已．以目計之．不得其數．或告予曰．其名人．自是三物者．入吾胸臆．予明而闢目．已紛劈錯委．而與予心鬭．予晦而闔目．則四方上下．不召而至．不觸而應．

而與予夢爲接．予怠且病．則有教予曰．子之未生．子曰安有．雖有三物．子安從知．今子既生．子形日與三物昵．而使交於目．接於夢．病撓其心．猶噓鍛以氣．溷水以泥．則惡得無累．犀牛之角．豈有月哉．得月而斷之．月生其角．欲復爲完角．不可得已．今此三物．既生子胸臆．安得復爲完心．曷不及子未生．明不得而見．晦不得而夢．子之初心．空然如太虛．孰能虧焉．予病愈．行歌而去曰．元無人．風爲馬兮霆爲輪．上天下地三千春．俯視萬物如游塵．一聚之蟻胡不仁．鼠肝蟲臂爭紛紜．折股裂喙隕其身．天機日淺嗜欲深．熇然長嘯登層雲．交友混沌拍大鈞．百千萬世名無聞．名無聞．元無人．

謝皐父傳

謝君名翺．字皐父．延平人．盃事科舉學．有志當世．中遭兵火．室家散亡．購得一子軍伍中．相與竭力生產．僅戶給．屬繇役繁興．不堪迫辱．日發憤遂成疾．以子粗達時務．委而出遊．過嚴陵．故舊館焉．因娶某氏．其地與婺接．故常往來兩州閒．積十四五年．指受館下生．粲然進於文學．性耿介．不以貧累人．所居產薪若炭．率秋暮載至杭易米卒歲．少裕則益遊江海．訪前代故實著家史．補唐詩人無傳者三十餘編．傳近世隱逸數篇．歲甲午．與杭人鄧牧相遇．會稽結爲方外友．牧翠讀古人著述．謂文章當出胸臆．自成一家．而君記聞優贍．必欲中古人繩墨乃已．所見不合．日夜論辯．互相詆．及見牧所爲文．乃起謝曰．君不肯區區有所模擬．然法度高古．殆天才也．牧因爲言．杭大都會．文士輩出．余知若干人．盍往見之．旬日別去．逮牧歸杭．君已挈家錢唐江上．問所從遊．皆向所聞者．其篤信好學也已．乙未秋．牧薄遊山水閒．君病篤．與牧不至．慎以詩曰．謝豹花開桑葉齊．戴勝芊生藥草肥．九鎖山人歸未歸．蓋絕筆於此．故同姓壽之爲與君

交最厚．哭其俗累日．爲著哀辭．東西州故人門生．不遠數百里來弔．咸哭盡哀．奉喪去．先是君買地釣臺下．將葬．朋友無歸者．至是君葬焉．君生不得志．閒居常有憂色．語聲甚微．鬱積不平之氣．一寓於文．讀之使人悽愴．知其弗壽也．婦煢然無依．子遠在二千里外．存亡不相聞．可謂窮已．嚴陵士風厚．將有集君遺稾以傳後者．志且不沒．牧歸．悲惋不已．誄之曰．上世之士．以文取顯耀．而君窮於文．痛哉皐父．痛哉皐父．

寓屋壁記

杭往建國．湖絕境．竝湖而家數千．率貴臣邸第．毀民舍入者十九．惟佛寺僅存．易世已來．歌臺舞榭．日就頹圮．僅存者．或闢而廣．良有天數．壬午秋．余卜數椽葛嶺下．面湖背山．景象清美．是屋介兩寺閒．故往不爲強有力者所幷．鄰第迄毀．故今得湖山最多．俯仰三十年．非偶然者．客過問曰．西湖一勺水．閱興廢多矣．向之歌鐘燕會．而今安在．吾始也未生．本無父母兄弟妻子．而今也．良有目欲美色．耳欲繁音．身欲寧居．忽忽百年後．墳墓生荊棘．墟舍爲瓦礫．前日搖精神逐嗜者．欲安知至此．肯知其說乎．畫舫日數百．登酒肉．載歌舞．朝出水游．夕去城闉．去則不知所之．在懷梧而覩．亦有悟乎．余亟取離騷案上．鼓唇歌之．謝客曰．子往矣．毋落吾事．

逆旅壁記

己亥季秋．余以行故．館逆旅．樓廣不二丈．深不八九椽．牀榻几案外．無餘地．瓶無粟．衣弊屨穿．漫不省．日

得曾酒，醉吟而已。或者問曰，丈夫生不願仕，猶當置田數千頃，築五畝之宮，爲子孫門地，子居逆旅之舍，若將久焉，何也。余笑應曰，子惡乎知予哉，余家世相傳，不過書一束，雖不敢謂盡古人能解，然游公卿，莫不倒屣，行鄉里，莫敢不下車，自以爲富貴不足致，方欲南道三湘八桂，行漲海，乘桴路榑桑，登泰山，發古封識，讀（案此下疑有脫文）焉，覺北，西游入秦，過昧谷，觀日之所入，十年然後歸，使營一丘一壑老焉，今既不得如意，且臥琴挂劍，歌詩縱酒，斃爲斯樓遊，使數百年後，父老過其下者，思而稱之，何必爲子孫計門地之大。莫大於劉漢中、李晉陽矣，傳世不數十，子孫已無置錐，予謂求田問舍，爲足以遺子孫邪，曰唯，余又曰，六骸耳目，非吾有也，自天地委形，而不得與之遁，及大化之往，如土委地，向之欲高名厚利，彊有力者，而今安在，子謂是以久居乎哉，是小逆旅也，曰唯，余又曰，天地者，萬物所同有也，自古及今，幾何百千歲，其閱萬物亦多矣，計萬物之在天地間，隨世隨化，乃如劍首一吷，子謂足以久居乎哉，是大逆旅也，曰唯，然則逆旅之舍，獨不可以久焉乎哉，因識諸壁。

永慶院記

歲丙戌夏，余游杭，永慶院主僧勤甫余請云，某平日勤瘁，不以營吾私，罄所儲，得史氏故宅，闢茲道場，所以酬四恩，潤三有，非徒游居寢飯而已，將詢諸當世大手筆，必子毋讓，爲識之。曰，由杭北郭外驛道行七八里，西折走羊角埂，達草營巷，是爲院，凡屋百二十有七楹，地三十畝有奇，相舊制或因或革，經始甲申良月，越歲有八月成，嘻，史故世臣也，及其盛時，樹棨戟，簉車蓋，赳赳在門，峩峩在庭，燕婉綽約在閨闥，臺榭之上，疲於聲伎，庖廚之下，飫於珍羞，物無常主，忽其易人，還面而思，夢邪覺邪，於是殿其陽以奉佛，其奧以演法，貝葉屆唱，木魚皆鳴，左香積，右雲會，文室巍然，壓其後，境界變遷，榮華消歇，蒿目而覩之，譬夢邪，然則廬一也，可宅可寺，顧其主人一也，可凡可聖，唯其心又非夢覺所及，而說偈言，一切境界，如幻如夢，了無一法，何有變動，妄有諸見，爲境所移，日改日化，匪察匪迷，如空中花，維目之眩，空本無花，惑我障見，今也伽藍，昔公相居，當其泰否，清淨如如，維此如如，不成不壞，是爲真寶，萬古恆在，不住名客，住名主人，盡未來際，轉大法輪。

友古齋記

錢君德平，吳越國王後也，性嗜讀書，扁友古其齋，請余記，余聞所謂友者，其志同，其道合也，愈己，不得以吾友，不愈己，若不足以爲友，便抱關擊柝，友列國之君，蓬戶桑樞，友千金之子，人必惡之，古人遠矣，聲色非相接，出處弗相及，聲名事業，又弗得同日語，若今人乃尚乎千百世下，強與爲友，豈果前所云者，君曰，吾取友斯世也多，固不敢以人爲不己若，又幸愈於己者，退然友之，幼而入學，以至於居鄉，以至於往來東西，槩乎有所益矣，安得道所見而追所聞哉，顧孟氏子以爲友天下善士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者，竊有慕焉，故吾讀古人詩，則李杜之羈窮，嵇柳之放達，李陵蘇武之慷慨激烈，如支頤搖膝，在我左右，以爲未也，則讀古人文章，又如與漢太史公、唐韓柳、宋歐蘇王黃遊，終日辯論而弗已，則猶以爲未也，正冠肅衽，取聖經賢傳讀之，於是皋夔稷契伊傅周召孔孟之大聖大賢，與吾神交意接於唐虞三代之上，於是悲

爲喜焉，手舞足蹈，而不知焉，是之謂友古，然乎否乎，余曰，有一於此，齊桓公讀書堂上，輪扁笑之，以爲古人糟粕，蓋書所載者，古人之粗，所不可載者，古人之精，粗爲言，精爲心也，今誠有志於古，乃嗜其粗而忽其精，泥其言而不得其心，所謂友而不心，面友爾，敢以爲君規，君瞿然起謝曰，可矣，遂識其語。

集虛書院記

餘杭孟君，字集虛，築室苕溪上，爲讀書地，以其字扁之，予聞老氏云，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知虛者，萬有所從集也，竅虛而風集，坎虛而水集，谷虛而雲集，室屋之虛也人集焉，天地之虛也，日月星辰山河草木羽毛鱗介集焉，孰謂吾一心虛而不爲道所集乎，然心爲物，可虛可窒，道之爲物，惟恍惟惚，向焉所謂集皆可得見，而此不可知，故虛者，每爲異物所窒，恍兮惚兮者，將弗集矣，一心無變，攻焉者衆，喜怒哀樂毒其內，是非得喪寇其外，欲斯須之虛，有不可得者，若是求道，亦擊鼓而求亡子也，吾孟君不然，君儒者，而寄迹道家者流，爲詩文，成有法度，鍊元養素九鎖山中，齋居者三年，既乃爲世故役，弗遂其志，戚戚然惡之，所著書數千卷，將室成而藏焉，且與方外奇士，游居講習於此，所得殆未可涯，然余謂君無志於道則已，苟有志，書亦累也，比見世讀書者，四方萬里，無所不通，上下數千載，無所不聞，歸而求其本心，則虛焉者寡矣，聖人之道，遂爲絕學，可歎也，願君悉棄所蘊，於無何有之鄉，然後卽方寸之地，朝而闢焉，暮而滌焉，使介然之有，不得累乎其中，君庶矣，顏子始好學，終坐忘，唯道集虛，蓋深造自得之妙，顏何人哉。

亦山齋記

余聞方外士云，靜與喧，境也，所以知靜與喧者，心也，境無趣舍，未嘗以靜爲是，以喧爲非，亦未嘗以靜爲非，以喧爲是，惟心有趣舍，是非生焉，於是崇殖貨利，馳逐嗜欲之人，必舍靜趣喧，而之市矣，飲冰食蘗，怡神養性之士，必舍喧趣靜，而隱山矣，二者莫不自以爲是，而更相非也，知道者則曰，趣喧之市非矣，趣靜隱山，亦豈得爲是哉，心居魏闕，而身在巖穴，嬰情好爵，而假容江皋，山果靜乎，居羊楚國者，不願三旌，賈卜成都者，無求苟得，市果喧乎，昧者由境，不由心，達者由心，不由境，心苟寧也，雖山而亦市，心苟靜也，雖市而亦山，予識之久矣，會四明舒君來杭，爲予言，某性嗜山，而家平壤，無攀躋之快，臨眺之適，病之，聞昔羅數石庭下，寓數峯壁上，綴極其閒，久與相忘，忽若千巖萬壑，自獻左右，則欣然笑曰，是亦山也，故以亦山名齋，子謂何如，予曰未也，舉前說告之，君起謝曰，得之矣，將歸識諸壁。

冲天觀記（案此篇據大滌洞天記補錄）

兩浙山水之勝，最東南，由浙江西，杭最，由杭西，餘杭最，逾大日大溪，上十有八里，曰洞霄宮者，是爲大滌洞天，又餘杭最勝處也，未至宮數里，兩山翼道，折爲九鎖，佳氣鬱鬱，是以得道士若僧，郭許二真，吾吳真節，暨子虛，潤丘，元同，羣高蹈其閒，遺跡具在，至今探幽訪古，使人翛然欲仙，介九鎖外，有山名仁壽，氣勢特偉，衆山所宗，然荊棘蒙翳，過者莫之觀，至元壬午，前知洞霄宮事周公，曰清溪翁，得茲地，愛甚，與其徒張公漢傳，命工鑿三面山趾，二百餘丈，闢爲夷壤，棟宇之先，是宋咸淳間，翁祖龔濟孫先生，泊翁師張

教覺先生。請沖天觀賜額隸錢塘者。建觀霅溪上。尋以難毀。至是徙而扁焉。四五年間。事未竟。二公相先後遺世。今主席洞霄沈公介石。爲翁法孫。竭力營繕。乃完。若殿。若堂。若門廡。秩秩有度。空翠入房闥。清流入庭砌。四山環匝。百木薈蔚。行道上者。聞鐘磬音。而不見觀所在。住山中者。聞車馬聲。而不見路所自。後山益峻。則迂徑以陟。蒔花竹。待遊觀者。其背平處。間列坐石可憩。其最高。登閒壇。可眺遠。撫琴詠詩。可以永日。時延方外士。居之。公暇日輕車往來。與談元理。常語衆曰。地之勝也。人居之。則榛莽不得荒吾堵庭。豺虎不得闖吾藩籬。豈不爲天下安宅。身之安也。心居之。則嗜慾不得榛莽其內。利害不得豺虎其外。豈不爲山中隱仙。夫善居其心者。亦若居其身衞。大滌古洞天。茲山大滌所從發。凡居斯者。豈盡出晉唐人下。必有脫迹塵滓。飛神青冥。以不負祖師素願所營。與吾中心所期。然後足以符沖天之意。衆曰唯。牧時過沈公法孫孟集虛。與聞於此。遂爲識之。時大德五年庚子上元日。石室隱居錢塘鄧牧記。

超然觀記（案此篇據洞霄圖志補錄）

歲壬寅秋。余自越西游大滌。客超然館。無幾。一室若將久焉。或曰。大滌、天下名山。子、天下名人。以名人客名山。固宜。然子十年間。乃五六西。坐席未暖。又翛然而東。白髮垂耳。漫浪湖海。無寧居。今之留。以歲月期乎。余笑曰。余本無名。奚以山之名不名爲哉。且大地大也。其在虛空中。不過一粟耳。而況大滌在天地之間哉。虛空、木也。天地猶果也。虛空、國也。天地猶人也。一木所生。必非一果。一國所生。必非一人。謂天地之外。無復天地焉。豈通論耶。譬之人腹中精神所照。必以爲日月。膏液所浸。必以爲江河。筋骨所樹。必以爲山岳。其周流百骸六臟。而不見所窮。必以爲四方萬里。若是遠也。而告之曰。一人之外。又有若人者。彼不信也。人生於天地之間。何以異此。人之生也。自非甚夭。以歲月期之。固有積矣。計歲月之在人生。

忽然爾。計人生之在古今。亦無幾爾。今以一天地所見。一歲月所期。妄計去留其間乎。雖然。大滌之名山也。前乎居此若我輩者。豈無晉郭許二君。功滿道備。上登於天。蓋世俗所甚慕。而大滌之山所以爲名也。由今觀之。則今日去留。不猶旦暮乎。大滌去天。不猶咫尺乎。我與二君。方相從以游。相忘以居。而又何慕焉。久亦可。速亦可。爲我燕坐亦可。爲二君沖舉亦可。信以爲超然乎哉。是歲冬至前三日。錢塘鄧牧記。

濟眞道院記（案此篇據大滌洞天記補錄）

餘杭西。十有八里。曰九鎖山。遡溪水上。左右山趾相錯。行者縈其間。前直百步外。若斷無路。爲鎖一也。迄九鎖。山勢差闊。直上則爲洞霄宮。左折爲東天柱嶺。西北泉石最勝。曰青檀山。舊志載月窟、冰壺、鏡潭、試劍巖、滌翠石壁。悉在茲山。南宋咸淳間。前知洞霄宮事。凝神朱先生。以先世諸墓在。作祠山陽。先生殁。至元己丑。其徒沖逸孫法師。與其孫今靜逸法師舒公。闢而廣之。曰濟眞道院。爲屋凡五六十楹。而門廡殿堂齋閣庖湢。咸有法度。松柏垂陰。花卉迭芳。白晝無聲。不類人境。大門內流泉所直。則發石甃址。四周若牆。址坎爲方池。畜金鯽百數。拊欄檻悉至取食。山下飛玉泉。懸瀑數仞。自是出也。歲庚子。余過舒公。憩息於此。相與觴詠爲樂。暇日登高。指余諸山。慨然曰。宮西南爲伏虎巖。晉郭文舉隱也。西昇天壇。許遠遊沖舉也。其下石室。唐吳貞節仙去。瘞書劍也。北大滌洞。則鄧子虛得道長往。與吾遠祖元同先生。築室。後人

茲洞以達華陽也。神仙者。學雖由內煉。亦山川之靈發之。俯仰千歲。風氣不殊。誠有作者。豈遽遜晉唐人哉。奈何流連光景。醉而生。夢而死者。比比皆是。百年榮華。與化俱盡。千劫流浪。其憂無涯。何不運雲旗。孕火芝。回風返景於寸田尺宅之間。馭氣飛神於清都紫微之上。而與數君子相視一笑。若是。則內不負吾先。外不愧吾大滌洞天。其可乎。余曰唯。大德四年庚子七月。錢塘鄧牧記。

昊天閣記（案此篇據洞霄圖志補錄）

太極之動生陽。而靜生陰。陽輕清上爲天。日月星辰雷電風雨麗焉。陰重濁下爲地。丘陵山嶽川澤江海麗焉。陽變陰化。其氣沖和。則爲人。其兩間莫不有主宰者焉。恭惟昊天玉皇上帝陛下。位三極之尊。御萬有之衆。凡天地所以覆載。日月所以照臨。星辰所以運行。雷電風雨所以薄激蒸沃。丘陵山嶽之所以鬱盤。所以流浸。生人之類。所以相生相養。萬古而不息。孰知乎帝力哉。道經載天地之內。有十大洞天。外復有三十六所。仙官所領。爲天帝下府。今大滌元蓋洞天。其二十有四也。自漢元封建宮壇。歷晉逮唐。異人代出。更爲天柱觀。宋祥符間。又更洞霄宮。舊誌所載。地望之重。與嵩山崇福。並爲天下宮觀稱首。信矣。寥寥二千餘年。興廢不一。而自歲甲戌。迄於甲申。十一年間。再厄天變。蓬館層樓。化爲飛灰。土木之興。難矣。故自大殿東西廡齋庖兩堂外。力不暇給。若三門。若諸祠宇。悉山中耆老分任營構。而相成昊天閣者。今住山清修明素沖道法師舒公元一。清修養素沖妙法師沈公多福也。是閣據四山會。屹然大殿東。高七十餘尺。廣五楹。跂翬飛。壯觀形勝。昔所未有。是雖妙有元眞。渺渺乎罡風灝炁之表。然神化無方。何

所弗至。遐想鈞天廣樂。宴遊玉京。顧瞻下府。乃有高居延奉。若是之盛者。其必爲皇靈所眷矣。人之身神在泥丸。猶昊天也。黃庭中虛。猶所謂洞天帝之下府也。使中虛之地。吾神來舍。是一身太平。久之必仙。使高高在上者。容光下燭。豈不能祈永命爲國家太平地哉。是閣建。所繫甚重。副宮事高公會長。都監宮事金公常清。咸與有力。宜書。大德六年壬寅十二月望日。錢塘鄧牧記。

雪竇游誌

歲癸巳春暮。余游甬東。聞雪竇游勝最諸山。往觀焉。廿四日。由石湖登舟。二十五里。下北門堰。達江。江行九折。達江口。轉之西。大橋橫絕溪上。覆以棟宇。自橋下入溪行。九折達泉口。凡舟楫往還。視潮上下。頃刻數十里。非其時。用人力牽挽。則勞而緩焉。初大溪薄山轉。巖壑深窈。有曰仙人巖。巨石臨水。若坐垂纓者。有曰金雞洞。相傳鑿石破山。有金雞鳴飛去。不知何年也。水益澀。曳舟不得進。陸行六七里。止樂師寺。寺負紫芝山。僧多讀書。不類城府。越信宿。遂緣小溪。益出山左。涉溪水。四山回環。遙望白蛇蜿蜒。下赴大壑。叢祠水碓。桑畦麥隴。高下聯絡。田家隱翳竹樹。樵童牧豎。相徵逐。眞行畫圖中。欲問地所歷名。則輿夫朴野。不深解吳語。或彊然諾。或不應。所問率十問僅得二三。次度大溪。架木爲梁。首尾相銜。廣三尺餘。俯目二百趾。獨野人往返捷甚。次溪口市。凡大宅多廢者。閒有誦聲出廊廡。久聽不知何書。殆所謂兔園冊邪。漸上陟。林麓。路益峻。則睨松杉在足下。花粉逆風起爲黃塵。留衣襟不去。他香無是清也。越二嶺。首有亭當道。榜雪竇山字。山勢奧處。仰見天宇。其狹若在陷井。忽出林際。則廓然開朗。一瞬百里。次亭曰隱秀。

覽萬杉間。溪聲繞亭址出山去。次亭曰寒華。多畱題。不暇讀。相對數步爲漱玉亭。覆泉。竇雖小可汲。飲之甘。次大亭。直路所入。路析爲兩。先朝御書應夢名山其上。刻石其下。蓋昭陵夢遊絕境。詔圖天下名山以進。茲山是也。左折松逕。迤邐達雪竇。自右折入。中道因橋爲亭。曰錦鏡。亭之下爲圓池。徑餘十丈。植海棠環之。花時影注水澄爛然。疑乎錦。故名。度亭支徑亦達寺。而繚曲。往僧少野。有詩聲。其觴豆勞客。相與道錢唐故舊。止余宿。余度詰旦且雨。不果畱。出寺右偏。登千丈巖。流瀑自錦鏡出。瀉落絕壁下。潭中深不可計。臨崖端。引手援樹。下顧率目眩心悸。初若大練觸崖石。噴薄如急雪飛下。故其上爲飛雪亭。憩亭上。時覺霑醉。清談亢辯。觸喉吻。動欲發。無足與云者。坐念平生友。悵然久之。寺前映田溪。衍山林所環。不異平地。然側出見在下村落。相去已數百丈。仰見在上峯巒。高復稱此。次妙高臺。危石突巖畔。俯視山址。環溪不見來路。周覽諸山。或紺或蒼。覆盂者。委弁者。蛟而躍。獸而踞者。不可殫狀。遠者。晴嵐上浮。若處子光豔蓬出屑宇。未必有意。自然動人。凡陵登勝觀華焉。上人云。又有爲小雪竇。爲板錫寺。爲四明洞天。余亦興盡。不暇登陟矣。

代開道書

某、生無他嗜好。以富貴利達之事。爲甚可羞。大不獲已。浮遊塵俗。然胸中耿耿者。未嘗不欲騎長鯨。跨黃鵠。與赤松靑琴輩。相與恣睢逍遙於無何有之鄉也。俗士不足以語大方。如榆枋間斥鷃。望九萬里扶搖之翼。局局然笑之。豈知天運無積。天年易邁。鼠肝蟲臂。變化於塵埃糞壤中。終爲造物所困。至於生而不著。死而不亡。曠百千萬歲而巋然獨存者。唯我獨。是以糠粃天地。芻豢人物。與夫舉動起作寢止。曾無有介然之累。足以溷吾胸次者。若是足以爲天下達人矣。雖然至道杳冥。深不可測。纖芥弗審。悔吝及之。某自發緣門下。聽教誨之餘。其心灑然以澄。其神漻然以淸。其耳目皦然以明達。及瓊塔之室。從容戶居。眞知八荒之細如一芥。而吾精神四達並流。上際於至陽之門。下及於至陰之原也。今三氏之書。雖已貫穿。雖已脗契。而獨於天地之數所不行。鬼神之靈所不知。日月星辰之運所不能爲。尙未有釋然者。是以不憚稽顙投地。皈命於下執。伏望惻然垂憫。施一匕之劑。釋病起疾。使聞所未聞。不勝厚幸。如尙隱祕天機。遷延歲月。某恐今日之逝。來日復不止。忽忽百年後。委身墟墓。荊棘莽然。狐兔穴其中。樵人牧豎指而笑之曰。公等以仙人自居。如何至此乎。將必爲師門羞。

蠟屐集序

蠟屐非蠟非屐。不足以忘足。而阮孚愛之。詩發乎情性。與蠟屐不類。周公謹以名其集。豈以阮孚所以忘足者。而忘心於詩。物無美惡。溺於所愛。皆不得爲情性之正。安得與詩同日語。然與爲阮孚。猶愈於祖約畏人。況不爲阮孚者乎。

張叔夏詞集序

古所謂歌者。詩三百止爾。唐宋間始爲長短句。法非古。意古。然數百年來。工者幾人。美成白石。逮今膾炙人口。知者謂麗莫若周。賦情或近俚。騷莫若姜。放意或近率。今玉田張君。無二家所短。而兼所長。春水一

詞。絕唱今古。人以張春水目之。蓋其父寄閒先生。善詞名世。君又得之家庭所傳者。中間落落不偶。北上燕南。畱宿海上。憔悴見顏色。至酒酣浩歌。不改王孫公子醞藉。身外窮達。誠不足動其心。餒其氣。與歲崀子。相遇東吳。示予詞若干首。使爲序云。

鑑湖修禊序

歲丙申三月三日。陳用賓、劉邦瑞、胡汲古。與予舉修禊故事。會於鏡湖一曲。舊所謂鴻禧觀。今易爲寺。遙望蘭亭。招逸少醉之。祝辭云。某歲月日。敢告晉右將軍王公。惟公書法。造化胸臆。千歲之上。不能發其端。千歲之下。不得方其武。彼高才與遠識。夫故不待悉數。某等薄遊會稽。俛仰今古。俯山川其永慨。傷歲月之不與。蘊藻潢汙。用告時序。臨風有懷。隕涕如雨。禮竟。主僧持酒出觴客。客亦返觴焉。問姓名。不告以出。循柳陰。復飲春波橋上。歔甚。有浩歌者。有瞪目視太虛者。有連舉大白不置者。浮船自禹廟返。出橋下。仰見滅髮以爲異人。鼎有起復坐喧笑。亦不暇恤。或感慨言曰。樂哉茲遊。豈減永和時乎。此去蘭亭不一舍而近。風景猶昔之風景。山川猶昔之山川。井邑城郭。雖時有變更。亦豈大異向日之井邑城郭邪。天運無情。忽其千年。晉人風流醞藉。庸可復見。方其畱連觴詠。俯仰興懷。已知今日有感於其言者矣。後之視今。政爲我輩發。詎知千年後。復有高曠如我輩者。舉酒相酹。其人謂誰哉。其言謂何哉。於是相顧歔息。余解之曰。不然。千萬世一日之積也。千萬人一氣之分也。死死生生於天地間。如閱傳舍。來者不得不往。往者不得不來。憧憧而未已也。又安知晉人不復爲我輩。我輩不嘗爲晉人也哉。而以死生爲大者。前此蓋未悟爾。於是四人相顧而笑。相攜扶而下。分流觴曲水韻。賦詩冊中。

西湖修禊序

今年春。予東遊上越。三月三日。越人士有事蘭亭右軍祠。余謝不往。適同館人泛舟鏡湖上。強與俱飲。醉分韻。既爲序之。越數日。有自杭歸。爲予言。祁禹領東西州客十有四人。修禊事西湖。以予不及與。怏怏而已。余笑曰。杭越相去僅百里。其在太虛中。不翅同處一毫端。我醉此。若醉彼。何與不與有邪。又越月歸杭。祁禹出所賦詩。亦俾余序。余追思醉越時。坐念西州故人。其樂其悲。弗得知也。西州故人念我。獨得知其樂其悲乎哉。別未久也。道未遠也。其不相知若是。則夫方生而知死是悲。既死而知生是樂。豈遍論耶。一死一生。瞬息開耳。其不相知。又若是。晉人去我千歲矣。不知我決矣。我去晉人亦千歲矣。不知晉人審矣。今日風流醞藉。與永和數子同乎否乎。以地觀之。越不知杭。杭不知越。以人觀之。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以世觀之。古不知今。今不知古。則君與我握手而笑。生之類也。分袂而往。死之類也。古人所以歎別離之難乎。去運易流。人生有終。會面之不可常也。詩云詩云。傳云乎哉。又惡知杭越所不能限。死生所不能化。古今所不能□。則無伺於詩者。

洞霄詩集序（案此篇據洞霄詩集補輯）

余聞書史云。拳石勺水。無甚奇觀。落□□□意或造其妙。往往意在筆外。氣足以勝之也。千巖萬壑。三江五湖。□雄偉浩汗。駭目動心。其氣已偪。安得模寫盡乎。維詩亦然。天下名山以罕得佳句。窮僻之地。或以

詩傳。是已。杭東南山□□□水之勝。莫如天目。天目之勝。未如大滌洞天。自唐宋迄今。題詠不少。醇疵相半。□□□病余獨謂不然。讀大滌洞天詩。當如閱泰山東海圖障。姑取其命意之難。勿以責備焉可也。孟君集虛閱而是之。因舊刪定重刻之。牧故爲序。大德六年十月。大滌隱人錢塘鄧牧書。

代祭和靖祠文

嗚呼。咸平迨今二百餘年。夫豈無人。享榮顯於其閒。泯焉弗宣。而先生聲名。與孤山俱傳。鬪寒梅之幾花。攝清風其在前。士以智力取勝者。然乎豈然。往誦先生之詩。寢食殆捐。倚而和之。未幾絕編。是猶折楊皇荂之儷入里耳。自擬於咸池鈞天。今也俾奉祀祠下。我心惡焉。三拜敬薦。秋菊寒泉。愧哉愧哉。何以作先生於九原。

代祭胡葦航文

嗚呼。晴春花香。露晨草翠。夫子道意。猛雷厲空。怒雨擊地。夫子文勢。黃河東注。華岳西峙。夫子浩然之氣。嗚呼。以夫子之才之美。胡不爲霖雨用。棟梁器。庇天下。澤後世。而今也遽止於此。嗚呼。累辭不就。高尚其志。嘗調待次。眇焉委吏。僑居京師。猶逆旅之舍耳。夫子有子。夫子有女。豈清白遺之而已。謂宜窮愁羈旅之介。必置於胸次。而乃賓客不廢於觴詠。師弟所論者經義。使坐春風立夜雪者。恍然皆有所詣。今河之廣矣。一葦航之。舟楫失墜。諸生又將安所倚。嗚呼。遙遙紫帽。去國幾千里。生既無四壁可歸。無一廛可封。悠悠丹旐之言旋也。夫子之精神。其往其止。雖然。人生所可貴者。豈六骸耳目之所□。則夫子與諸生。諸生之與夫子。雖死生千萬化。天地千萬變。豈失其所以交際。故諸生知夫子之未嘗生。未嘗死。不過人哭亦哭。人祭亦祭也。

代旌德縣祭先賢文

維諸賢哲士之達人也。或尚以德。或崇以言。夫既爲百世之師。盍通祀乎歷年。佳哉吾桃。鬱鬱芊芊。納以疊原屏城。繚以崇山深川。兹秀氣之所鍾。故其人俶偉而靜□。昔宋之南。有尹氏袁介。湖塘而建祠。立石史而聯滿。自箕山之高風。迄橫浦之鴻先。三十九人。有婦人焉。後附祠以爲方士之居。使之潔粢盛而奉豆籩。豈不能厚美風化。作新觀瞻。使後來其永思。彼何特而得傳。夫何歲月不居。谷陵變遷。屋委蔓草。碑沈斷煙。雖樵童牧豎。過者莫不歎息。何有責有守者。素餐而不厭。某奉檄來居。心酸涕漣。闢西偏以爲堂。安明靈而告虔。幸當路之景行。不謂余以不然。噫何地無材。何代無賢。況東南之鉅邦。宜接踵而比肩。自陶唐以來。三千六百餘年之閒。所記者止若此。使生抱痛而死銜冤。噫遠莫遠於仲尼。略莫略於馬遷。豈無浮游大方。老死丘園。偶信史之失稽。遂湮沒而不宣。有神有靈。洋洋在天。當鞭雲馭風。相與一笑。勿以姓名之不及紀。而遐蹵獨騫。撫大塊而永歎。安得盡南山之竹而爲編。況我輩從容浮沈。與時周旋。既無高節茂行。表表自見。幾何不與草木同腐。而遺恨於九原。三爵以告。孰知余心之拳拳。

寄友（案此首據吳禮部詩話補錄）

我在越。君在吳。馳書邀我游西湖。我還吳。君適越。遙隔三江共明月。明月可望。佳人參差。笑言何時。寫我

相思。知君去掃嚴陵墓。祇把清尊酹黃土。浮雲茫茫江水深。感慨空勞弔今古。孤山山下約陳實。聯騎追來踏春色。西湖千樹花正繁。莫待東風吹雪積。有酒如澠。有肉如陵。鼓趙瑟。彈秦箏。與君沈醉不用醒。人生行樂耳。何必千秋萬歲名。

漢陽郎官湖（案此首據元詩選補錄）

仙翁薄暮醉酒歸。杖藜迷卻高陽池。清風吹花綠陰倒。我笑謂是秋雲移。還乘貫月槎。夜過郎官湖。崢嶸星斗入江漢。蕩漾槎影如鯨魚。九華之真人。邀我倒玉壺。麒麟擘脯供行廚。依稀仙樂在空際。碧山四映寒蟾孤。畢酒酌寒蟾。明月下飲姮娥俱。霓裳拂雲錦。萬荷露瀉瓊瑤卮。曈曨鴻鶴羅煙空。乃有三宮所授之玉童。風前飄飄曳廣帶。對立十二秋芙蓉。清香九曲銀河通。真人綠髮披春風。錦袍玉笏照天地。口說姓字安南公。是公多逸氣。略與古昔賢豪同。時能掃月色。延我石室煙蘿中。又言昔同張謂所游地。長歎一覆丹霞鍾。風吹仙樂度溪去。我亦醉臥香鑪峯。

九鎖山十詠（案此十詩並下和杜南谷一首據洞霄詩集補錄）

陰陰大滌洞。古色闘積鐵。誰橫一石礙。坐與三島絕。元同我先去。不見肝肺熱。（大滌洞）

何年采真游。遺此棲遁跡。流泉金石奏。伏鼠霜雪色。浮世幾興亡。殘碁秋苔石。（棲真洞）

老龍山中居。出山作霖雨。風雲幾聚散。田野正辛苦。神仙地位高。使爾司下土。（龍洞）

鳳來青天開。鳳去蒼石裂。元風不復返。世事日消歇。永懷接輿歌。勿蹈東魯轍。（鳳洞）

至人猶神龍。變化不可測。隆然七尺軀。印此一片石。我行半江海。空飛杳無跡。（仙人隱騰）

浮雲無定姿。滅沒須臾閒。一朝化頑石。千古遺空山。天地亦幻物。誰能詰其端。（瑩槌石）

寒澗豈成蛟。流泉亦非翠。色綠映帶得。意出飛舞外。雖無風雷化。自與江海會。（翠蛟亭）

石巖千尺高。曾見坡仙來。坡仙化黃土。巖石空蒼苔。釋知今人游。復令後人哀。（來賢巖）

仙翁鍊丹去。流水作丹色。縈盤出九鎖。川后不敢惜。豈無得道者。一飲凌八極。（丹泉）

空山遺天壇。之人在天闕。風雷長爲護。草樹不敢茁。何當追遐蹤。一笑俯明月。（天壇）

大德辛丑六月六日游洞霄和杜南谷。

南谷仙翁游八極。千山萬山遠相揖。翩然一笑元蓋天。草木塵埃總濡濕。昔人伏虎老空巖。棄代隱仙遺有蹤。幸喜仙翁能好客。羽衣談笑晚風清。

續補

陶山游記

是歲四月二日庚子。壬在與客。舟行達九里。薄天柱峯下。側入支逕三里。游鳳凰山。謁文清曾公墓。所謂松月菴者。有可紀二焉。曰梨屏。昔仙人范氏畫梨折枝於壁。垂實三四。及春郁然而香。今徙置屏間。神品也。曰子瞻題詩板。刻歲月。曰苦竹泉。魯直書字徑尺。今刻石上。泉正方深廣二尺。沈沈如碧玉。其下疊石爲龕。流泉落龕頂。聲泠然。屋壁有碑。鐫吳道子畫觀世音像。廡有仲石子瞻竹。合爲一。或亦以爲三絕。有朱元晦、陸務觀、汪仲舉、題字。村婦取泉水瀹茶以進。出道禹穴陰。大柱陽。度黃關嶺。晉王獻之保母帖所以發也。又九里。度大溪。達平水。唐元微之守越。游雲門道此。問有課子誦其詩者。欣然訪之。初不知微之何如人。一笑上馬去。次盤折溪山間。且六七里。達陶山。爲貞白鍊丹地。溪上橋曰集仙。蓋貞白門人所往來者。今君作屋山下。爲雲莊焉。遠山複出。望若冠冕。翼然其左者。覆卮山也。山勢聯圍。高出天半。巍然其右者。舜田也。是山絕頂土平曠。相傳帝舜所耕。上鋭下廣。拔起千仞。直其後者。金峯也。爲障爲屏。且伏且起。限其前者。即陶嶺山也。林樹拱揖。翠靄繚帶。幽香遠韻。不知所從來。余前道諸山。深秀偉特。率不足過。從古得道者。必資山川靈氣發之。故洞天福地。仙人足宅。貞白卜地於此。信不謬矣。是日觴詠樂而忘返。始識游觀所及。同游姓名。繫所賦詩。

自陶山游雲門

明日辛丑。自雲莊。循溪西游石氏菴。甘蕉作蘂下垂。大如瓠。山泉注池。終日爲雨聲。有魚四足。且行且泳。莫辨何物。復東游陸氏菴。西偏祠任公子、陶貞白。棟且撓。必壞其像。若淒然。徙旁舍。醉而出。歸飲悉大醉。更迭唱酬。詩積几案。相與枕藉席上。睡醒讀之。有自不能識者。明日壬寅。循山折入支逕。達南洋。宋太傅賈氏埋骨處。路側不封不樹。四周罔隴。悉入鄰人家。樵童牧豎。猶指而相告語。方其沈酣私第。坐制中朝。進取之士。以比方伊周爲未足。安知至此。各賦詩弔焉。返憩龍山菴。老僧年七十餘。能道賈遺師時事。語未竟。悲哽不能出聲。蓋嘗游其門。感激至此。其視當世公卿。身爲黨與。見其敗而革面擠之者。亦有愧已。歸復醉飲如昨日。又明日癸卯。復由集仙橋出。回顧林巒。依依若有情者。循若耶溪行。一水澄瑩。橫布子石上。疊爲齾齾。激爲泠泠。夾以懸崖崇岡。奇詭萬狀。使人飄然欲仙。不知在人間世。任公子釣磯。屹立溪上數仞。石趾橫鐫。去地僅尺許。仰刻篆文。好事者具紙墨探手搨之。雜亂難識。亦不知何人作也。然磯去東海。尚數百里。所投釣竿。不知以何竹爲之。涉溪水。有亭榜曰雲門山。山爲唐僧靈一、靈澈居。蕭翼、崔顥、王維、孟浩然、李白、孟郊、來游。悉有題句。遐想其一觴一詠。倜亦如我輩今日。斯人皆歸盡也。所直秦望山。爲始皇東游處。李斯篆碑。猶在山椒。未暇往讀。山勢斗絕。爲普濟寺。昔洪明禪師。得道于此。雙峰翼然出。寺後僧房。鑿池瀦泉。取便道。度黃泥嶺。掬乳泉飲之。及雍熙寺。有亭橋上。曰好泉。右廣福。左顯聖。又左爲淳化。有亭橋上。曰麗句。即獻之故宅。而所謂筆倉墨池。今在顯聖寺。淳化有葛洪丹井。古松上徑三尺。脩以丈計。岐其端。顧況所題者。飲酒松下。分太白句爲韻。賦詩返。道婁氏義門。門立七墩二。自陳隋義聚迨今。累代旌表。子孫蕃衍數百。然未嘗教以讀書。故多朴野。復出平水。循故道歸。胡君汲古爲余言。縣若耶溪上。他道多怪石。有峭壁。高廣數十丈。偉哉。登刺浮山絕頂。有明覺寺者。千歲佛道場。兩峰竇寺左右。下臨大溪。泉石清秀。不減東山。雲門爲寺者六。此其一也。胡君云。

右游記二首見吳石倉武林遊覽集錄補吳君石鈔自雲門集。案第一首首缺日二字題似陶山前尚有記第二首末胡君云亦似未完。

伯牙琴後序

右余集詩文六十餘篇。平日所作不止是。然於是見大凡矣。有若禮法士。嚴毅端重者。有若逸民。恬淡閒曠者。有若健將。忠壯激烈者。有若仙人。綽約靖深者。有若神人。變化不可測者。余自知如此。未知或者知我何如也。噫。三千年後。必有揚子雲。

錢塘鄧牧心先生。生宋晚季。薄於榮名。工古文詞。雅彙作者自命。元大德閒。遯跡餘杭大滌山。手定詩文六十餘首。名伯牙琴。慨賞音之難也。由元迄明。亡佚過半。南濠都少卿藏本。已有文無詩矣。予爲綴緝叢殘。於舊存文二十四篇外。增文五篇。補詩十有三章。授仕山張君禮恭。刊附孟集廣洞霄圖志以傳。洞霄山深境寂。游屐罕至。其行或未廣也。爲別梓此本。以遺同嗜。先生所撰大滌洞天記三卷。已歸道藏。琅函金檢。永與上清靈寶諸書。並垂不朽。惟游山志。及張叔夏所題東游詩卷。與林霽山倡和陶山十詠。無從物色。遂成廣陵散矣。惜哉。乾隆丙午二月上浣。歙縣鮑廷博識於知不足齋。

李延平集

李侗撰

原序

篤學積行之弱。日用尋常。眞實爲己。不求知於世。世亦莫知也。然而守其所學。待諸其人。爾不忘師傳之所自。後以啓授受之源流。天下後世。終有能知之者。其惟延平李先生乎。先生少豪邁。及涵養精粹。終日無疾言遽色。恂恂焉溫讓懇厚。當其時、鄉黨稱善人已耳。顧能紹豫章之學。獨深得其閫奧。開道南祕鑰於紫陽。經學純明。答問不倦。雖以集羣儒之成如朱子者。往往親承服教。久而莫見其涯。此其學問本原之地。亦豈鄉黨中人所及知者。先生初見羅豫章。謂欲操袪摯幾年於茲。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門下。及豫章介先生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由是切實體會。道日盛。學日彰。則已無復應世。陶然自樂。信乎足於中。無待於外。默坐澄心。加功日用。所謂賴天之靈。此道常在心目者也。趙致道曰。李先生之學。不但得於所授。其心造之妙。實有先儒之所未言者。誠知先生哉。夫先生與韋齋爲同門友。數十年道誼之契甚深。朱子幼時承遺命。師事籍溪、及二劉、草堂、屏山。而於先生猶以父執事之也。嘗誦所聞於先生。先生獨未之許。嗣領簿同安。反復先生言。若有所得。遂徒步往從。蓋其相契合於觀感者深矣。先生不著書。又不喜作文。然讀朱子所編答問。解經精當。析理毫芒。至示學者入道之方。又循循有序。理一分殊。徹始徹終。惟先生以是爲學。即以是教人。故紫陽淵源有自。得以人廣其傳。聖學光昌。而道南一脈。衍洛閩之緒於無窮。皆先生貽之也。彼自號著書爲文者。縱彙牘盈笥。獨能與先生比烈哉。噫。

天下後世、尚有未能知先生者。亦徒爲鄉曲中人。甫甘自見棄於先生已矣。爰書而爲之序。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孟冬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宋史本傳

李侗。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遂以書謁之。從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從彥極稱許焉。既而退居山田。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飲食或不充。而怡然自適。事親孝謹。仲兄性剛多忤。侗事之。得其歡心。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親戚有貧不能婚嫁者。則爲經理賑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施教。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是。雖一毫情欲之私。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磋。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又曰。讀書者當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概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眞之說。而不自知也。嘗以黃庭堅之稱濂溪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要指也。若

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若有所見。而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言。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侗既閑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任所用。是致上下之氣閒隔。而國事日衰。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於此留意。不然。則是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是時吏部員外郎朱松。與侗爲同門友。推重侗。遣子熹從學。熹卒得其傳。沙縣鄧迪嘗謂松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松以爲知言。熹亦稱侗姿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日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又謂自從侗學。辭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絕。其上達不已如此。侗子友直、信甫。皆擧進士。試吏傍郡。更請迎養。歸道武夷。會閩帥汪應辰。以書幣來迎。侗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年七十有一。信甫仕至監察御史。出知衢州。擢廣東、江東憲。以特立不容於朝云。

先生行狀。出於朱夫子之手。誌銘爲汪學士應辰作。言皆有道。宋史因之而成文。故簡潔精粹。可以起人景仰之思。

年譜

宋哲宗元祐八年、癸酉。先生生於南劍州之劍浦縣。

紹聖元年、甲戌。先生二歲。

元符元年、戊寅。先生六歲。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先生九歲。

崇寧元年、壬午。先生十歲。

大觀元年、丁亥。先生十五歲。

政和元年、辛卯。先生十九歲。

按先生行實云。先生幼警悟。既冠。遊鄉校有聲。雖不詳其歲。約在政和初也。

六年、丙申。先生二十四歲。受學於羅豫章先生之門。

重和元年、戊戌。先生二十六歲。

宣和元年、己亥。先生二十七歲。

欽宗靖康元年、丙午。先生三十四歲。

高宗建炎元年、丁未。先生三十五歲。

紹興元年、辛亥。先生三十九歲。

二十三年、癸酉。先生六十一歲。朱文公來受業於門。

二十七年、丁丑。先生六十五歲。子信甫及友直。同登王十朋榜進士。

是年有六月二十六日答文公書。言涵養存養之事。

二十八年、戊寅。先生六十六歲。朱文公來見先生於延平。是年有七月十七日與文公書。春秋、論語、答問七條。有冬至前二日與文公書。春秋、論語答問十一條。有十一月十三日與文公書。答孟子放心夜氣之說。

二十九年、己卯。先生六十七歲。

是年有六月二十二日、長至後三日、與朱文公兩書。

三十年、庚辰。先生六十八歲。文公來見先生於延平。

是年有五月八日與文公書三則。七月後八則。

三十一年、辛巳。先生六十九歲、

是年有上元日與文公書。二月二十四日答問五條。五月二十六日答問二條。中元後一日書。八月七日答問五條。十月十日三則。

三十二年、壬午。先生七十歲。春。文公迎謁先生於建安。時信甫爲建安主簿。遂與俱歸延平。

是年有四月二十二日、六月十一日、七月二十一日、八月九日、十月朔日、與文公書。共十一則。時孝宗即位。文公以封事質正於先生。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先生七十一歲。以二子更請迎養。自建安如鉛山。訪外家兄弟於昭武。遂游武夷而歸。閩帥汪應辰、迎先生至福唐。疾作。十月十五日、卒於府治。後數月。諸子奉以喪歸。

是年有五月二十三日、六月十四日、七月十三日、與文公書。時文公將赴召。問所宜言者於先生。

二年、甲申。正月。文公來哭先生於延平。序述行狀。請閩帥汪應辰誌其墓。比葬。文公來會。

理宗淳祐六年、丙午。福建提刑楊棟請謚。

七年、丁未。賜謚文靖。

元順宗至正十九年十一月。江浙行省申據胡瑜牒請封爵幷從祀。

二十八年。贈太師。追封越國公。

明憲宗成化二十一年、七月。南京行人司行人周木、疏請從祀。

世宗嘉靖二十四年、八月。福建提學熊汝、疏請從祀。

神宗萬曆二十三年。福建巡撫徐學聚、御史方良彥、疏請從祀。

三十三年、三月。福建提學熊尚文、疏請從祀。

四十五年、六月。允禮部覆題。從祀孔廟。

皇清康熙四十五年。允學臣沈涵疏。

賜御書匾額。曰靜中氣象。懸於延平府道南祠。

李延平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書
謁羅先生書
與教授公書
又小簡借台衡證堯二錄
又與教授公書
與羅博文書
與劉平甫書
又與劉平甫書
達朱韋齋暨吳少琳書
行狀
吳方慶先生行狀
詩
上舍辭歸羅先生詩

梅林春信詩
靜庵山居詩
卷之二
答問上
卷之三
答問下
卷之四
附錄二十二則
朱文公撰李先生行狀
朱文公祭李先生文
又
朱文公輓李先生詩
其二
其三

李延平先生文集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漳浦蔡衍鎤校

書

初見羅豫章先生書

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閒。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也。孟氏之後。道失所傳。支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耳。謂之熄焉可也。夫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其術賤。其能小。猶且莫不有師。儒者之道。可以善一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神明而參變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爲之大哀邪。恭惟先生鄉丈。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矣。況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於千五百歲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受經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愚鄙。欲操篲以供埽除。幾年於茲矣。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先生想不謂其可棄也。且侗之不肖。今日拳拳欲求教於先生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之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饑。衣之禦寒也。身有迫於饑寒之患者。遑遑焉爲衣食之謀。造次

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者。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然饑而思食。不過乎菽粟之甘。寒而求衣。不過乎綈袍之温。道之所可貴。亦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行之以仁義忠信而已耳。捨此之不務。而必求夫詭譎怪。可以駭人耳目者而學之。是猶饑寒切身者。不知菽粟綈布之為美。而必求夫珍異侈靡之奉焉。求之難得。享之難安。終亦必亡而已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妄意於此。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墮箕裘之業。孳孳矻矻。為利祿之學。兩終星紀。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靜語默之間。目擊而意會也。身為男子。生在中華。又幸而得聞先生長者之風。十年於今二十有四歲矣。茫乎未有所止。燭理不明。而是非無以辯。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悋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揀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猶饑寒切身者。求充饑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為先生長者之累哉。聖學未有見處。在佛子中。有絕嗜慾。捐想念。即無住以生心者。特相與游。亦足以澈汰滓穢。洗滌垢紛。忘情乾慧。得所休歇。言蹤義路。有依倚處。日用之中。不無益也。若曰儒者之道。可會為一。所以窮理盡性治國平天下者。舉積諸此。非自愚則欺也。衆人皆坐侗以此。而不知侗暫引此以為入道之門也。仰惟先生。不言而飲人以和。接物而與之為春。未占而孚。無有遠邇。此侗所以願受業於門下。以求安身之要。故吾可舍。今我尚存。昔之所趨。無涂轍之可留。今之所受。無關鍵之能礙。氣質之偏者。將隨學而變。染習之久者。將隨釋而融。啓之迪之。輔之翼之。使由正路行而心有所舍。則俛焉日有孳孳。死而後已。侗當守此。不敢自棄於門下也。

與教授公書

侗頓首再拜。鼎元秘教尊兄座前。侗不見顏範甚久。咫尺時聞動靜。深以自慰。梅雨方鬱。伏惟燕居爽塏。頤神尊候萬福。侗塊處山樊。絕無舊昔師友。不聞道義之訓。朝夕兀坐。賴天之靈。尚得以脩學尋繹。以警釋貪癡而已。其他亦何足言。苦於無侶。可以縱步前造齋館。以承近日餘論。臨紙馳情。未間伏冀順序。為道業加衛。以須陞用。至叩至叩。乘便謹上狀。不宜。重午後一日。侗頓首再拜上。

又小簡借遵堯台衡錄

侗向承見諭。簡寫得羅先生遵堯台衡二錄。欲望頒示一觀。若蒙寄附便來。尤望。蓋几坐絕無過從。正賴師友之說。散曾中憒憒耳。有吾兄昔日唱和佳篇。亦冀不外相示。看畢即上納也。侗再拜。

又與教授公書

侗頓首再拜。鼎元秘書契兄。昨便中傳示誨帖。並錄示盛製。一觀心畫。如見顏角。玩味以還。慰感未易可言。區區欲即嗣狀。竊聆車馬近與日者他適。以故未果於奉書。惟積傾仰耳。秋暑向熾。遠惟即日以還。慶侍尊候。動止萬福。侗塊處山間。絕無過從。賴有經史。中古人心迹。可以探賾。雖蠢能遣釋朝夕。然離群索居。不自知其過者亦多矣。尚何敢疏一二於吾兄者耶。忽得不外。指示所志。一一諦思。足見別後造道之深。欽服欽服。侗文采鄙拙。未嘗輒敢發一語。近為朋游見迫。有一二小詩。輒不揆錄去求教。取笑而已。非敢以報來辱也。便次有以警誨者。千萬勿惜。至懇至懇。咫尺未期會合。且冀勉勵。以赴省闈。大敵行席巍

科。為交游慶。此外加愛為禱。七月十四日。侗頓首再拜

與羅博文書

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曰。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某因此追求。有所省。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原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脈。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人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為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

與劉平甫書

學問之道。不在於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自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近本作如）有力也。

又與劉平甫書

大率有疑（近本無疑字）處。須靜坐體究。人倫必明。天理必察。於日用處著力。可見端緒。在勉之爾。

達朱韋齋薦吳少琳書

侗再拜。上問韋齋監稅朱友。向來所委求大字語孟。聞吳少琳在嚴州印歸。遂以應命。別寄人求之。諒不易得也。六二房下近得一孫子。似易養。老境未有兒孫。亦差慰六十。學中相知。為渠議得范氏親。已入聘矣。次第來年春間可畢姻也。家中人口漸衆多。一付之諸子自經營。老人但知絕甘分少而已。餘無他念也。謾及之。

行狀

吳方慶先生行狀

方慶。字少琳。適撝之長子也。父任當州刑曹。道遠不赴。後贈承仕郎。母葉氏。贈孺人。繼母魏氏。封太孺人。齠齔穎悟。敏秀超羣。篤行好學。博涉經傳。尤深於詩書。政和五年。升貢太學內舍。宣和三年。何渙榜登科。臺檄公昭武考試。公試李綱三卷。批云。此子必能為國了事。擢為解首。調吉州永豐尉。以父憂去。服除。曾建州嚴鄰。奉養繼母。不赴銓集者數年。李綱相。首召公參議。公欲不起。宗族強乃行。至則綱相七十日而罷。授福州司戶而歸。再陞從仕郎。知松溪縣。為邑僻陋。民不知教。其俗悍而好鬬。公以禮化之。習感悟自革。脩崇學校。羅善而教不能。士類多所成就。絃誦之聲溢境。歲饑。公乃開倉賑給。躬親督察。老幼沐均平之惠。一境得全。有崇先者。潛結兇黨。欲煽為變。期夜半竊發。公廉得其情。前期警戒。賊計不知所出。束手就擒。事定。人始知之。獄具。白於郡。郡將疾其能。一切釋放。公力爭之。志不可回。士大夫聞之。莫不嗟歎。後范汝為復起。果皆其黨。則郡將之過也。輒廷言事者以是多公。秩滿還鄉。時李綱卒。公不復有仕志。慨然有慕淵明松菊之興。謝事於朝。奏牘在道。公故人見之。遂尼之。不克上。得調遂安軍節度推官。監司交薦

之。公略不屑意。壬申。得遂挂冠之請。以通直郎致仕。賜五品服大夫。太夫人在堂。會天子有事於南郊。恩書之寵。貴及存亡。鄉閭榮之。公既得謝。優游舊隱。結廬號曰冥佚。終日嘯詠其間。爲終焉之計。逸居五年乃卒。享年六十有九。天性曠達。恂恂愷悌。不爲崖岸斬絕之行。是非不涉於口。喜慍不形於色。喜與人交。始終如一。未嘗忤物。沈默進退。介然自守。方知命之年。遂有告老之意。或謂之曰。公血氣方剛、事業未究。奚去之果。公曰。鵬鷃逍遙。各適其道。平生仕宦。未嘗有毫髮營進之心。卒遂所請。怡情崖壑。養逸丘樊。徜徉於閭里。以觴詠自娛。其古逸民之風歟。公娶張氏。繼娶沙陽鄧氏。栟櫚先生之妹。皆賜孺人。妹壻延平李侗狀公行事如此。

詩

上舍辭歸羅豫章先生

學道求師久劍津。豈緣枯朽預濡涵。致知事業同歸理。克己工夫判立譚。未借老商顏笑一。已偕韓氏偶重三。過庭若問論詩禮。應問從誰學指南。

梅林春信

積雪千林凍欲摧。倚欄日日望春回。天公爲我傳消息。故遣梅花特地開。

靜庵山居

勝如城外宅。花木擁檐前。一雨晚時過。群峯翠色鮮。採荊烹白石。接竹引清泉。車馬長無到。逍遙樂葛天。

李延平先生文集卷之二

宋門人元晦朱熹編

答問上

丁丑六月二十六日書云。承諭涵養用力處。足見近來好學之篤也。甚慰甚慰。但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即欲慮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之。當見涵養用力處也。於涵養處著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如此存養。終不爲己物也。更望勉之。

戊寅七月十七日書云。某村居一切只如舊。有不可不應接處。又難廢墮。但斬斬(近本無斬字)度日爾。朝夕無事。齒髮已邁、筋力漸不如昔。所得於師友者。往來於心。求所以脫然處。竟(近本作覺)未得力。頗以是懼爾。春秋且將諸家熟看。以胡文定解爲準。玩味久必自有會心處。卒看不得也。伊川先生云。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所易見也。惟微辭奧旨。時措從宜者所難知爾。更須詳考其事。又玩味所書抑揚予奪之處看如何。積道理多。庶漸見之。大率難得。學者無相啓發處。終憒憒不灑落爾。

問、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東坡謂可改者不待三年。熹以爲使父之道、有不幸不可不即改者。亦當隱忍遷就於義理之中。使事體漸正。而人不見其改之之迹。則雖不待三年。而謂之無改可也。此可見孝子之心。與幾諫事亦相類。先生曰三年無改。前輩論之詳矣。類皆

執文泥迹。有所遷就。失之。須是認聖人所說。於言外求意乃通。所謂道者。是猶可以通行者也。三年之中。日月易過。若稍稍有不愜意處。即率意改之。則(近本作即)孝子之心(近本有字)何在。如說春秋者。不忍遽變左氏有官命未改之類。有孝子之心者。自有所不忍耳。非斯須不忘極體孝道者能如是(近本作此)。耶。東坡之語。有所激而然。(近本有也字)是亦(近本作以)有意也。事只有箇可與不可而已。若大段有害處。自應即改。何疑。恐不必言隱忍遷就使人不見其改之之迹。此意雖(近本有善字)未有害。第(近本作但)恐處心如此。即駸駸然所(近本無所字)失處卻多。吾輩欲求寡過。且謹守格法爲不差也。幾諫事意恐不相類。更思之。

問、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舊說孝子不妄爲非。惟疾病然後使父母憂。熹恐夫子告孟武伯之意不然。蓋言父母之心。慈愛其子。無所不至。疾病人所不免。猶(近本有惟字)恐其有之以爲憂。則餘可知也。爲人子者知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所以奉承遺體而求免於虧辱者。豈一端而已哉。此曾子所以戰戰兢兢啓手足而後知免焉者也。不遠遊。遊必有方。不登高不臨深。皆是此意。先生曰。父母惟其疾之憂。當如上所說爲得之。舊說不直截。聖人之告人使知所以自求者。惟深切庶可用力也。

問、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熹謂犬馬不能自食。待人而食者也。故畜犬馬者必有以養之。但不敬爾。然則養其親而敬有所不至。不幾於以犬馬視其親乎。敬者。尊敬(近本作謹)。而不敢忽忘之謂。非特恭謹而已也。人雖至愚。孰忍以犬馬視其親者。然不知幾微之間。尊敬(近本作謹)之心一有不至。則是所以視其親者實無以異於犬馬而不自知也。聖人之言。警乎人子。未有若是之切者。然諸家之說。多不出此。熹謂當以春秋所書歸生許止之事觀之。則所謂犬馬之養。誠不爲過。不然。設譬引喻。不應如是之疏。而子游之賢。亦不待如此告戒之也。先生曰。此一段、恐當時之人。習矣而不察。只以能養爲孝。(近本作敬)雖孔門(近本有之字)學者。亦恐未免如此。故夫子警切以告之。使之反諸心也。苟推測至此。孝敬之心。一不存焉。即(近本作則)陷於犬馬之養矣。孟子又有養口體養志之說。似亦說破學者之未察處。皆所以警乎人子者也。若謂以春秋所書之事觀之。則所謂犬馬之養。誠不爲過。恐不須如此說。歸生許止。各是發明一例也。

問、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熹(近本作切)謂亦足以發。是顏子聞言悟理。心契神受之時。夫子察焉而於心有感發也。子夏禮後之問。夫子以爲起(近本作啓)予。亦是類也。子夏所發。在言語之間。而顏子所發。乃其所自得處。有以默和契合。不待言而驗也。然非聖人有所未知。必待顏子而後發。如言非助我者。豈聖人待門弟子答問之助耶。(近本作耶)先生曰。亦足以發。前說似近之。恐與起(近本作啓)予不類。深玩之可見非助我者。豈聖人待門弟子答問之助。固是如此。然亦須知顏子默識聖人之言。便知親切道體處。非枝葉之助也。他人則不能見如此精微矣。妄意如此。氣象未知如何。(近本作何如)

問、子張學干祿。夫子告以多聞多見。闕疑殆。而謹言行其餘。蓋不博無以致約。故聞見以多爲貴。然不闕其所未信未安。則言行之間意不誠矣。故以闕之爲善。疑殆既闕。而於言行(近本作疑殆)有不謹焉。則其所

謂無敢慢者。故以譏之。爲至。有節於內。若此尤悔何自而入乎。然此皆庸言庸行之所必然。非期以干祿也。而祿固已在其中矣。孟子曰。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近本無而祿下二十字。）與夫子之意一也。伊川先生亦曰。子張以仕爲急。故夫子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恐亦是此意。未知是否。先生曰。古人干祿之意。非後世之干祿也。蓋胷中有所蘊。亦欲發泄而見諸事爾。此爲己之學也。然求之有道。苟未見所以求之之道。一萌意焉則外馳矣。故夫子以多聞見而闕疑殆告之。又使之愼其餘。則反求諸己也。切矣。故孟子有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之語。苟能深體得此。則馳外之心不作矣。伊川所謂才有縫罅便走了之意。

戊寅冬至前二日（近本無日字。）書云。承示問皆聖賢之至言。某何足以知之。而吾元晦好學之篤如此。又安敢默默也。輒以昔所聞者。各箋釋於所問目之下。聊以塞命爾。他日若獲欵曲。須面質論難。又看合否如何。大率須見洒然處。然後爲得。雖說得行。未敢以爲然也。

問、向以亦足以發之義求敎。因引起予爲證。蒙批諭云。亦足以發與起予不類。熹反復思之。於此二者。但見有淺深之異。而未見全不相似處。乞賜詳諭。先生曰。顏子氣象與子夏不同。先玩味二人氣象於胷中。然後體會夫子之言亦足以發與（近本無與字。）起予者商也之語。氣象如何。顏子深潛純粹。於聖人體段已具。故聞夫子之言。卽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而已。退省其私。則於語默日用動容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也。子夏因問詩。如不得繪事後素之言。卽禮後之意未必到。似（近本作事。）有因問此一事。而夫子卽可之意。此所以不類也。不知是如此否。（[illegible]）儻前日所問處意不來。又未知向日因如何疑而及此也。更候他日熟論。

問、春秋威（近本作桓。下並同。）公二年。滕子來朝。按滕本稱侯。伊川謂服屬於楚。故貶稱子。熹按楚是時未與中國通。滕又遠楚。終春秋之世。未嘗事楚。但爲宋役爾。不知伊川別有何據。又陳蔡諸國。後來屬楚者。亦未嘗貶爵也。胡文定以爲爲朝威而貶之。以討亂賊之黨。此義似勝。然滕自此不復稱侯。至定公之喪來會葬。猶稱子。夫豈以祖世有罪。而併貶其子孫乎。然則胡氏之說。亦有可疑者。不知當以何說爲正。胡氏又謂凡朝威者皆貶。獨紀侯以脅謀齊難而來。志不在於朝威。故再朝皆無貶焉。熹竊（近本作切。）以爲果如此。則是義理之正。可以危急而棄之也。不知春秋之法果如此否。（二年紀侯來朝。左氏作杞字。後入杞會鄭伐。傳皆有說可據。伊川胡氏依公穀作紀字。）先生曰。滕子來朝。考之春秋。夫子凡所書諸侯來（近本作之。）朝。皆不與其朝也。胡文定謂春秋之時。諸侯之朝。（近本無皆不下十八字。）皆無有合於先王之時、世朝之禮者。故書皆譏之也。滕本稱侯。威二年來朝。稱子者。以討亂賊之黨貶。於諸家之說義爲精。先儒又以爲時王所黜者。胡氏以爲果如此。則春秋不作矣。恐先儒之說非。求諭以謂自此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豈以祖世有罪而併貶其子孫乎。若如此言。大段害理。春秋與人改過遷善。又善善（近本無下善字。）長。惡惡（近本無下惡字。）短。不應如此。是可疑也。某竊以謂從胡之說。於理道爲長。觀夫子所書討亂之法甚嚴。滕不以威之不義而朝之。只在於合黨綢交。旣已貶矣。後世子孫。碌碌無聞。無以自見於時。又壤地褊小。本一子男之國。宋之盟。左傳有宋人請滕。欲以爲

私屬。則不自強而碌碌於時者久（近本作同。）矣。自一貶之後。夫子再書名。治一義而發遣又以侯稱之。無乃紛紛然、淆亂春秋之旨不明而失其指乎。蓋聖人之心。必有其善。然後進之。若（近本無若字。）無所因。是私意也。豈聖人之心哉。若如此看。似於後世之疑不礙。道理爲通。又不知如何。春秋所以難看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洒然處。（近本無處字。）豈能無失耶。請（近本作諸。）俟他日反復面難。庶幾或得其旨。伊川之說。考之諸處。未見春秋之前服屬於楚事迹。更俟尋考。又來諭以謂紀侯來諸謀齊難。志不在於朝威。故再朝無貶。則是義理之正。可以危急而棄之者果如此。尤害義理。春秋有誅意之說。紀侯志不在於朝威。則非滕子之類也。列國有急難。以義而亟。又何貶耶。紀侯來朝。左氏作杞字。後有入杞之事。傳皆有說。胡氏因公穀作紀字。春秋似此之類者多。如齊子糾。左傳只云納糾。伊川乃以二傳爲證。又嘗有看春秋之法云。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眞僞。參考理義之長。求聖人所書之意。庶或得之。

問、禮之用和爲貴一章之義。先生曰。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禮之道雖以和爲貴。然必須體其源流之所自來。而節文之。則不失矣。若小大由之。而無隆殺之辨。知和而和。於節文不明。是皆不可行。則禮之體用失矣。世之君子。有用禮之嚴至拘礙者。和而失其節者。皆非知禮者也。故有子以是語門人。使知其節爾。

問、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橫渠先生曰。君子寧孤立無與。不失親於可賤之人。熹據此。則因也、親也、宗也。皆依倚附託之名。但言之漸重爾。所因或失其所親。（謂可賤之人不可親也。）則亦不可宗。（人之可親者必可宗。其不可親者必不可宗也。）故君子非孤立無與之患。而不失其親爲難。其將欲有所因也。必擇其可親者而因之。使彼誠賢。則我不失其所親。而彼（近本作後。）亦可宗矣。立文與上二句相似。皆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之意。不審尊意以爲如何。（近本作何如。）先生曰。伊川先生曰。信本不及義。恭本不及禮。然信近於義、恭近於禮也。信近於義。以言可復也。恭近於禮。以遠恥辱也。因恭信而不失親近於禮義。故亦可宗也。猶言禮義者不可得見。得見（近本無下得見字。）恭信者可矣。詳味此語。則失親於可賤之人自無有矣。蓋以禮義爲主故也。

問、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蘇東坡曰。夫子之於詩。取其會於吾心者。斷章而言之。頌魯侯者。未必有意於是也。子由曰。思無邪。則思馬而馬應。則思之所及無不應也。故曰思無邪。思馬斯徂。此頌魯侯者之意也。兩說未知孰是。先生曰。詩人興刺。雖亦曲折達心之精微。然必止乎禮義。夫子刪而取之者以此爾。若不止於禮義。卽邪也。故三百篇。一言足以蔽之。只是思無邪而已。所以能興起感動人之善心。蓋以此也。頌魯侯者。偶於形容盛德如此。故曰思無邪。於馬言之者。又有秉心塞淵然後騋牝三千之意。

問、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章。橫渠先生曰。常人之學。日益而莫自（近本作有。）知也。仲尼行著習察。異於他人。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進德之盛者與。伊川先生曰。孔子生而知之。自十五至（近本作而。）七十。進德直有許多節次者。聖人未必然。亦只是爲學者立一下（近本作下一。）法。盈科而後進。不可差次。須是成章乃達。兩說未知孰是。先生曰。此一段、二先生之說各發明一義。意思深長。橫渠云化而知裁。伊川云盈科

而後進。不成章不達。曾是有力處。更當深體之可爾。某竊以謂聖人之道中庸。立言常以中人爲說。必十年乃一進者。若使困而知學。積(近本作而)十年之久。日(近本作日)孳孳而不倦。是亦(近本無而不倦是亦字而作操心積慮焉)可以變化氣質而必一進也。若以鹵莽滅裂之學而不用心焉。雖十年亦只是如此。則是自暴自棄之人爾。言十年之漸次所以警乎學者。雖中才於夫子之道。皆可積習勉力而至焉。聖人非不可及也。不知更有此(近本作與)意否。

問、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伊川曰。灌以降神。祭之始也。(近本無也字)既灌而往者。自始及終。皆不足觀。言魯祭之非禮也。謝氏引禮記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近本作徵下同)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以此爲證。而合此章於上文杞宋不足徵之說。曰。考之杞宋。則文獻不足。考之當今。則魯之郊禘。又不足觀。蓋傷之也。呂博士引荀子。大昏之未發。祭之未納尸。喪之未小斂。一也。解此。與趙氏春秋纂例之說。不審何者爲是。先生曰。記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以其難言。故春秋皆因郊禘事中之失而書。譏自在其中。今曰(近本作日)。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則是顛倒失禮。如昭穆失序之類。於灌而求神以至於終。皆不足觀。蓋歎之也。對或人之問。又曰不知。則夫子之深意可知矣。既曰不知。又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視諸斯乎。指其掌。則非不知也。只是難言爾。原幽明之故。知鬼神之情狀。則燭理深(近本作深)於矣。於天下也何有。

問、或問禘之說一章。伊川以此章屬之上文。曰不知者。蓋爲魯諱。知夫子不欲觀之說。則天下萬物各正其名。其治如指諸掌也。或以爲此魯君所當問而不問。或人不當問而問之。故夫子以爲不知。所以微諷之也。餘如伊川說云。龜山引禮記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近本作事)。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非或人可得而知也。其爲義大。豈度數云乎哉。蓋有至賾存焉。知此則於天下乎何有。此數說不審孰是。先生曰。詳味禘自既灌以下至指其掌。看夫子所指意處如何。卻將前後數說。皆包在其中。似於意思稍盡。又未知然否。

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熹疑此二句乃弟子記孔子事。又說(近本作記)孔子之言於下以發明之。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也。先生曰。某嘗聞羅先生曰。祭如在。及見之者。祭神如神在。不及見之者。以至誠之意與鬼神交。庶幾享之。若誠心不至。於禮有失焉。則誠不享矣。雖祭也何爲。

問、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熹謂此非謂不足觀。蓋不誠無物。無物則無以觀之也。先生曰。居上寬。爲禮敬。臨喪哀。皆其本也。有其本而末應。若無其本。粲然文采何足觀。

問、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熹謂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其於聖人之日用。觀省而服習之。蓋已熟矣。惟未能即此以見夫道之全體。則不免疑其有二也。然用力之久。而亦將有以自得。故夫子以一以貫之之(近本無下之字)語告之。蓋當其可也。(皆子惟此少許未諱故人子直川此告之)曾子於是默會其旨。故門人有問。而以忠恕告之。蓋以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自其

盡己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莫非大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於事爲之末。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然則夫子所以告曾子。曾子所以告其門人。豈有異旨哉。而或者以爲忠恕未足以盡一貫之道。曾子姑以違道不遠者告其門人。使知入道之端。恐未盡曾子之意也。如子思之言忠恕違道不遠。乃是示人以入道之端。如孟子之言行仁義。曾子之稱夫子。乃所謂由仁義行者也。先生曰。伊川先生有言曰。(近本作則)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體會於一人之身。不過只是盡己及物之心而已。曾子於日用處。夫子自有以見之。恐其未必覺此。亦(近本作以)是一貫之理。故卒然問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於是領會而有(近本無有字)得焉。輒(近本作爲)應之曰唯。忘其所以言也。東坡所謂口耳俱喪者。亦佳。至於答門人之問。只是發其心耳。豈有二耶。若以謂聖人一以貫之之道。其(近本作非)精微非門人之問所可告。姑以忠恕答之。恐聖賢之心不如是之支也。如孟子稱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人皆足以知之。但合內外之道。使之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精麤不二。衮同盡是此理。則非聖人不能是也。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特起此以(近本無以字)示人相近處。然不能貫之。則忠恕自是一忠恕爾。

十一月十三日書云。吾人大率坐此窘寠。百事驅遣不行。惟於稍易處處之爲庶幾爾。某村居(近本作居村)兀坐。一無所爲。亦以窘迫。遇事窒(近本作窘)寒處多。每以古人貧甚極難堪處自體。即啜菽飲水。亦自有餘矣。夫復何言。

來諭以爲人心之既放。如木之既伐。心雖既放。然夜氣所息。而平旦之氣生焉。則其好惡猶與人相近。木

雖既伐。然雨露所滋。而萌孽生焉。則猶有木之性也。恐不用如此說。大凡人理義之心何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間不至梏亡。則夜氣存矣。夜氣存則平旦之氣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此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若欲(近本作有欲)涵養。須於此持守可爾。恐不須說心既放木既伐。恐又似隔截爾。如何如何。又見諭云。伊川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考大學之序則不然。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伊川以爲制之於外。以養其中數(近本作也)處。蓋皆各言其入(近本作人)道之序如此。要之敬自在其中也。不必牽合貫穿爲(近本無爲字)一說。又所謂但敬而不明於理。則敬特出於勉強。而無(近本無欠字)灑落自得之功。意不誠矣。灑落自得氣象。其地位甚高。恐前數說方是言學者下工處。不如(近本作知)此則失之(近本作道)矣。由此持守之久。漸漸融釋。使之不見有制之於外。持敬之心。理與心爲一。庶幾灑落爾。某自聞師友之訓。賴天之靈。時常只在心目間。雖資質不美。世累妨奪處多。此心未嘗敢忘也。於聖賢之言。亦時有會心處。(近本無多此心處十九字)亦間有識其所以然者。但覺見反爲道理所縛。殊無進步處。今已老矣。(今字)日益恐懼。吾元晦乃不鄙孤陋寡聞。遠有質問所疑。何愧如之。

己卯六月二十二日書云。聞不憚留意於經書中。縱未深自得。亦可以驅遣俗累。氣象自安閒也。

己卯長至後三日書云。今學者之病。所患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只是苟免。顯(近本無顯字)然尤悔而已。似此恐皆不足道也。

庚辰五月八日書云。某晚景別無他。惟求道之心甚切。雖間能窺測一二。竟未有灑落處。以此兀坐。殊憒

懷不快。昔時朋友。絕無人矣。無可告語。安得不至是耶。可歎可懼。示諭夜氣說甚詳。亦只（近本無只字）是如此。切不可更生枝節尋求。卽（近本作卽）恐有差。大率吾輩立志已定。若看文字心虛一澂然之時。略綽一見。與心會處。便是正理。若更生疑。卽恐滯礙。伊川語錄中有記明道嘗在一倉中坐。見廊柱多。因默數之。疑以爲未定。屢數愈差。遂至令一人敲柱數之。乃與初默數之數合。正謂此也。夜氣之說。所以（近本作謂）於學者有力者。須是兼旦晝存養之功。不至（近本作卽）梏亡。卽夜氣淸。若旦晝間不能存養。卽夜氣何有。疑此便是日月至焉氣象也。某曩時從羅（近本無羅字）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近本無極好二字）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近本無時字）作何氣象。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元晦偶有心恙。不可思索。更於此一句內求之。靜坐看如何。往往不能無補也。此中相去稍遠。思欲一見。未之得。恐元晦以親旁無人儀侍。亦難一來。奈何。切望隨宜攝養。勿貽親念爲至禱也。

承惠示濂溪遺文。與潁濱語孟。極荷愛厚。不敢忘不敢忘。通書向亦曾見一二。但不曾得見全本。今乃得一觀。殊慰卑抱也。二蘇語孟說。儘有（近本作得）可商論處。俟他日見面論之。嘗愛黃魯直作濂溪詩序云。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此句形容有道者氣象絕佳。胷中灑落。卽作爲盡洒落矣。學者至此雖甚遠。（近本有然字）亦不可不常存此體段在胷中。庶幾遇事廓然。於道理方少進。願更存養如此。

羅先生山居詩。某記不全。今只據追思得者錄去。顏樂齋詩云。山染嵐光帶日黃。蕭然茅屋枕池塘。自知寡與眞堪笑。（此一句似非）賴有顏瓢一味長。池畔亭曰濯纓。詩云。擬把冠纓挂牆壁。等閑寵影自相酬。邀月臺詩云。矮作牆垣小作臺。時邀明月寫襟懷。夜深獨有長庚伴。不許庸人取次來。又有獨寐榻。（近本作齋）白雲亭詩。皆忘記。白雲亭坐處。望見先生母氏墳。故名。某向日見先生將出此詩。邀月臺詩後兩句。不甚愜人意。嘗妄意云先生可改。（近本多此字）下兩句不甚渾然。先生別云。也知鄰鬭非吾事。且把行藏付酒杯。蓋作此數絕時。正靖康間也。

聞召命不至。（近本作避）復有指揮。今來亦執前說辭之甚佳。蓋守之已定。自應如此。縱煎迫擾擾。何與我事。若於義可行。便脫然一往亦可也。某嘗以謂遇事若能無毫髮固滯。便是洒落。卽此心廓然大公。無彼己之偏倚。庶幾於道理一貫。若見事不徹。中心未免微有偏倚。卽涉固滯。皆不可也。未審元晦以爲（近本無爲字）如何。爲此說者。非理道明。心（近本作公）與氣合。未易可以言此。不然只是說也。

庚辰七月書云。某自少時從羅先生學問。彼時全不涉世故。未有所入。聞先生之言。便能用心靜處尋求。至今淟汨憂患。磨滅甚矣。四五十年間。每遇情意不可堪處。卽猛省提掇。以故初心未嘗忘廢。非不用力。而迄於今更無進步處。常竊靜坐思之。疑於持守及（近本無及字）日用。儘有未合處。或更有關鍵未能融釋也。向來嘗與夏丈言語間。稍無間。因得一次舉此意質之。渠乃以釋氏之語來相淘。終有纖巧打訛處。全不是吾儒氣味。旨意大段各別。當俟他日相見劇論可知。大率今人與古人學殊不同。如孔門弟

子。羣居終日相切磨。又有夫子爲之依歸。日用間相觀感而化者甚多。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可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耶。元晦更潛心於此。勿以老邁爲戒而怠於此道。乃望。承欲秋涼一（近本欠一字）來。又不知侍下別無人可以釋然一來否。只爲往來月十日事疑（近本作疑之）亦可矣。但亦須處得老人情意帖帖無礙乃佳爾。

所云見語錄中有仁者渾然與物同（近本作爲）體一句。卽認得西銘意旨。所見路脈甚正。宜以是推廣求之。然要見一視同仁氣象。卻不難。須是理會分殊。雖毫髮不可失。方是儒者氣象。

又云。因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數句。偶見全在日用間非著意非不著意處。才有毫髮私意。便沒交涉。此意亦好。但未知用處卻如何。須喫緊理會這裏始得。某曩時傳得呂與叔中庸解甚詳。當時陳幾叟與羅先生門。皆以此文字說得浸灌浹洽。比之龜山解。卻似枯燥。晚學未敢論此。今此本爲相知借去。亡之已久。但尙記得一段云。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必有事焉。不得於言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聲形接乎耳目而可以道也。（近本欠也字）必有事焉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體物而不可遺者也。學者見乎此。則庶乎能擇乎中庸而執之隱微之間。不可求之於耳目。不可道之於言語。然有所謂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正惟虛心以求之。則庶乎見之。又（近本作矣）據孟子說必有事焉至於助長不耘之意。皆似是言道體處。來諭乃體認出來。學者正要如此。但未知用時如何。脗合渾然。體用無間乃是。不然。非著意非不著意。溟溟涬涬。疑未然也。某嘗謂進步不得者。髣髴多是如此類舉（近本作舉）

爾。更當思索。他日熟論。須見到心廣體胖。遇事一一洒落處。方是道理。不爾只是說也。

又云。便是日月至焉氣象一段。某之意。只謂能存養者。積久亦可至此。若比（近本作此）之不違（近本作違）氣象。又（近本作只）迥然別也。今之學者。雖能存養。知有此理。然旦晝之間。一有懈焉。遇事應接舉（近本欠舉字）處。不覺打發機械。卽離（近本作雜）間而差矣。惟存養熟。理道明。習氣漸爾銷鑠。道理油然而生。然後可進。（近本作是）亦不易也。來諭以謂能存養者。無時不在。不止日月至焉。若如此時。卻似輕看了也。如何。

承諭心與氣合。及所注小字。意若逐一理會。心與氣卽不可。某鄙意止是形容到此。解會融釋。不（近本作處）如此。不見所謂氣。所謂心。（近本無所謂心三字）渾然一體流浹也。到此田地。若更分別那箇是心。那箇是（近本無那箇是心四字）氣。卽勞攘爾。不知（近本有不字）可以（近本無以字）如此否。不然。卽成語病無疑。若更非是。無惜勁論。吾儕正要如此。

錄示（近本作云）明道二絕句。便是（近本作見）吟風弄月。有吾與點也之氣味。某尙疑此詩。若是初見周茂叔歸（近本有之字）時之句卽可。此後所發之語。恐又不然也。

二蘇語孟說。儘有（近本作得）好處。蓋渠聰明過人。天地間理道。（近本作道理）不過只是如此。有時見到。皆渠聰明之發也。但見（近本有不字）到處卻有病。學者若要窮理。亦不可不論。某所謂儘有商議者謂此爾。如來諭云。說養氣處皆顚倒了。渠本無淵源。自應如此也。然得惠此本。所警多矣。

某凡坐於此。朝夕無一事。若可以一來甚佳。致千萬意如此。然又不敢必。恐侍旁乏人。老人或不樂。卽

未可。更須於此等處之，某尋常處事，每値情意迫切處，即以輕重本末處之，似少悔吝。願於出處間更體此意。（近本此以前分爲上卷，已後多延平答先生書中要語，卷下門人朱熹元晦編字。）

辛巳二月二十四日書云：示下所疑，極荷不外，已有鄙見之說繼其後矣。但素來拙訥，發脫道理不甚明亮，得以意詳之可也。

問、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二程先生謂此言氣質之性，非性之本。尹和靖云：性一也，何以言相近？蓋由習相遠而爲言。熹按和靖之意云性一也，則正是言性之本，萬物之一源處，所以云近，但對遠而言，非實有異品而相近也。竊謂此說意稍渾全，不知是否？先生曰：尹和靖之說雖渾全，然卻似沒話可說，學者無著力處。恐須如二先生謂此言氣質之性，使人思索體認氣質之說，道理如何（近本作此）爲有力爾。蓋氣質（近本無質字）之性，不究本源，又由習而相遠，故（近本作故）要玩此曲折也。

問、公山弗擾、佛肸二章，程先生謂欲往者，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也。又云：欲往者，示人以迹。子路不喻（近本作喻之類），熹疑召而欲往，乃聖人虛明應物之心，答其善意，自然而發；終不往者，以其爲惡已甚，義不可復往也。此乃聖人體用不偏，道並行而不相悖處，不知是否？又兩條告子路不同者，即其所疑而喻（近本作論）之爾。子路於公山氏，疑聖人之不必往，故夫子言可往之理（此語意中微似未安，不知然否）；於佛肸，恐其浼夫子也，故夫子告以不能浼己之意。不知是否？又謂示人以迹者，熹未喻其旨。先生曰：元晦前說深測（近本作得）聖人之心，一箇體段甚好，但見有少礙，若使聖人之心不度義，如此易動，既非即非，就此更下語（近本無就此更下語五字），又兩條告子路不同，即其疑而喻之，以下亦佳。竿木隨身之說，氣象不好，聖人定不如是。元晦更熟玩孔子所答之語，求一指歸處，方是（近本作見）聖人廓（近本作擇）然明達，無所不可，非道大德宏者不能爾也。子路未至此，於所疑處即有礙（近本作破），龜山謂之包羞，頗有味也。示人以迹，恐只是心迹（近本多之迹二字），據此事迹皆可爲，然又未必爾者，蓋有憂樂行違確然之不同，無定體也。

問、予欲無言，明道、龜山皆云此語爲明人而發。熹恐此句從聖人前後際斷，使言語不著處，不知不覺地流出來，非爲門人發也。子貢聞之而未喻，故有疑問，到後來自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方是契此旨趣，顏、曾則不待疑問，若子貢以下，又不知所疑也。先生曰：此一段說甚佳，但云前後際斷，使言語不著處，不知不覺地流出來，恐不消如此說，只玩夫子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數語，便見氣味深長，則予欲無言，可知旨歸矣。

問、殷有三仁焉，和靖先生曰：無所擇於利害而爲所當爲（近本無當字），惟仁者能之。熹未見微子當去、箕子當囚、比干當死，端的不可易處。不知使三人者易地而處，又如何？東坡云：箕子嘗欲立微子，帝乙不從而立紂，故箕子告微子曰：我舊云刻子，王子不出，我乃顛隮（言我舊所言者害子，子若不去，并我得罪），是以二子或去或囚，蓋居可疑之地，雖諫不見聽，故不復諫。比干則無所嫌（近本作遵），故諫而死。胡明仲非之曰：如此是避嫌疑、度利害也，以此論仁，不亦遠乎？熹按此破東坡之說甚善，但明仲自解，乃云微子、殷王元子，以存宗祀爲

重而背國也。比干三孤，以義弼君，以存人臣之義，而非要名也。箕子天畀九疇，以存皇極之法，爲天而非貪生也。熹恐此說亦未盡善，如箕子一節，尤無意思，不知三人者端的當爲處，當如何以求之？先生曰：三人各以力量竭力而爲之，非有所擇，此（近本作是）求仁得仁者也。微子義當去，箕子囚奴，偶不死爾，比干即以死諫，庶幾感悟，存祀九疇，皆後來事，初無此念也。後來適然爾，豈可相合看，致仁人之心不瑩徹耶？仁只是理，初無彼此之辨，當理而無私心，即仁矣。胡明仲破東坡之說可矣，然所說三人後來事相牽，何異介甫之說三仁？恐如此政是病處，昏了仁字，不可不察。

問、太極動而生陽，先生嘗曰：此只是理，做已發看（近本作著）不得。熹疑既言動而生陽，即與復卦一陽生而見天地之心何異？竊恐動而生陽，即天地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即見天地之心；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即人物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即見人物之心（近本作生）。如此做兩節看，不知得否？先生曰：太極動而生陽，至理之源，只是動靜闔闢，至於終萬物、始萬物，亦只是此理一貫也。到得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時，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尋，至於見得大本達道處，又袞同只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尋，若不於未發已發處看（近本作看），即何緣知之？蓋就天地之本源與人物上推來，不得不異。此所以於動而生陽，難以爲喜怒哀樂已發言之。在天地只是理也，今欲作兩節看，切恐差了。復卦見天地之心，先儒以爲靜見天地之心，伊川（近本無伊川字）先生以爲動乃見，此恐便是動而生陽之理。然於復卦發出此一段示人，又於初爻以顏子不遠復爲之，此只（近本作即）要示人無間斷之意。人與天理一（近本無一字）也，就此理上皆收攝來，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皆其度內爾。妄測度如此，未知元晦以爲如何（近本作何如）？有疑更容他日得見劇論。語言既拙，又無文采，似發脫不出也。元晦可意會（近本無會字）消詳之，看理道通否。

辛巳上元日書云：昔嘗得之師友緒餘，以謂學問有未愜適處，只求諸心，若反身而誠，清通和樂之象見，即是自得處，更望勉力，以此而已。

辛巳五月二十六日書云：某村（近本作居）居一切如舊，無可言者。窘束爲人事所牽，間（近本作擱）有情意不快處，一切消釋，不復能恤，蓋日昃之離，理應如此爾。

承諭近日學履甚適，向所耽（近本作耽）戀不灑落處，今已漸融釋，此便是道理進之效，甚善甚善。思索有窒礙，及於日用動靜之間有拂戾處，便於此致思，求其所以然者，久之自循理爾。

五十知天命一句，三先生之說皆不敢輕看，某尋常看此數句，竊以謂人之生也，自少壯至於老耄，血氣盛衰，消長自（近本作有）不同，學者若循其理，不爲其所使，則聖人之言自可以馴致，但聖賢所至處，淺深之不同爾。若五十矣，尚昧於所爲，即大不可也。橫渠之說，似有此意，試一思索看如何。

辛巳中元後一日書云：諭及所疑數處，詳味之，所見皆正當可喜，但於灑落處，恐未免滯礙。今此便速，不暇及之，諸俟涼爽，可以來訪，就曲折處相難，庶彼此或有少補焉（近本無焉字）爾。

辛巳十月十日書云：看文字必覺有味，靜而定否。

承錄示韋齋記，追往念舊，令人淒然。某（近本無某字）中間所舉中庸終始之說，元晦以謂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即全體是未發底道理，惟聖人（近本無人字）盡性（近本有惟字）能然，若如此看，即於全體何處不是此氣象，第此無甚氣味爾（近本無爾字）。某竊以謂肫肫其仁以下三句，乃是體認到此達天德之效處，就（近本無就字）喜怒哀樂未發處存養至見此氣象（近本有就字），儘有（近本作得）地位也。某嘗見呂芸（近本作直）閣與伊川論中說，呂以謂循（近本作隨）性而行，無往而非禮（近本作體）義，伊川以謂氣味殊（近本無殊字）少，呂復書云云，政謂此爾。大率論文字切在深潛縝密，然後蹊徑不差。釋氏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恐其失處正坐此，不可不辨。

某衰晚碌碌，只如舊，所恨者中年以來，即爲師友捐棄，獨學無助，又涉世故，沮困殆甚，尚存初心，有端緒之（近本有尚字）可求。時時（近本無下時字）見於心目爾。

壬午四月二十二日書云：吾儕在今日，止可於僻寂（近本無寂字）處，草木衣（近本作衣字）食，苟度此歲月爲可。他一切置之度外，惟求進此學問爲庶幾耳。若欲進此學，須是盡放棄平日習氣，更鞭飭所不及處，使之脫然有自得處，始是道理少進。承諭應接少暇即體究，方知以前皆是低看了道理（近本無道理字），此乃知覺之效，更在勉之，有所疑，便中無惜詳及，庶幾彼（近本無彼字）此得以自警也。

壬午五月十四日書云：承諭處事擾擾，便似內外離絕，不相酸貫，此病可於（近本作以）靜坐時收攝，將來看是如何，便如此就偏著（近本作偏看）處理會，久之知覺，即漸漸可就道理矣。更望勉之也。

壬午六月十一日書云：承諭仁一字（近本作口字）條陳所推測處，足見日來進學之力，甚慰。某嘗以謂仁字極難講說，只看天理統體便是。更心字亦難指說，惟認取發用處是心。二字須要體認得極分明，方可下工夫。仁字難說，論語一部，只是說與門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幾私欲沈，天理見，則知仁矣。如顏子仲弓之問，聖人所以答之之語，皆其要切（近本作切要）用力處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體通有無，貫幽明，無不包括，與人指示於發用處求之也。又曰：仁者，人也。人之一體便是（近本無是字）天理，無所不備具。若合而言之，人與仁之名亡，則渾是道理也。來諭以謂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箇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擴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若犬之性、牛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即禽獸之體亦自如此。若以爲此理惟人獨得之，即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有差也。又云（近本無云字）須體認到此純一不雜處，方見渾然與物同體氣象一段，語卻無病。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便是義，以下數句，莫不由此，而仁一以貫之。蓋五常百行，無往而非仁也。此說大槩是。然細推之，卻似不曾體認得伊川所謂理一（近本有而字）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之意。蓋全在知字上用著力也。謝上蔡語錄云：不仁便是死漢，不識痛癢了。仁字只是有知覺了了之體段，若於此不下工夫令透徹，即何緣見得本源毫釐之分殊哉。若於此不了了，即體用不能兼舉矣。

此正是本源體用兼舉（近本無舉字）處。人道之立，正在於此。仁之一字，正如四德之元，而仁義二字，正如立天道之陰陽，立地道之柔剛（近本作剛柔），皆包攝在此二字爾。大抵學者多爲私欲所分，故用力不精，不見其效。若欲（近本無欲字）於此（近本無此字）進步，須把斷諸路頭，靜坐默識，使之泥滓漸漸消去方可。不然，亦只是說也。更熟思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一章。昔日得之於吾黨中人，謂葉公亦當時號賢者，夫子名德經天緯地，人孰不識之。葉公尚自見問於其徒，所見如此，宜子路之不對也。若如此看，仲尼之徒，誰是客氣，非所以觀子路也。蓋弟子形容聖人盛德，有所難言爾。如女（近本作奚）不曰下面三句，元晦以謂發憤忘食者，言其求道之切；聖人自道理中流出，即言求道之切，恐非所以言聖人。此三句只好渾然作一氣象看，則見（近本作是字）聖人渾是道理，不見有身世之礙，故不知老之將至爾。元晦更以此意推廣之看如何。大抵夫子一極際氣象，終是難形容也。尹和靖以謂皆不居其聖之意，此亦甚大，但不居其聖（近本無聖字）一節事，乃是門人推尊其實如此，故孔（近本作夫）子不居，蓋因事（近本作是）而見爾。若（近本作看）常以不居其聖橫在肚裏，則非所以言聖人矣。如何如何。

以今日事勢（近本無勢字）觀之，處此時，惟儉德（近本作德儉）避難，更加韜晦爲得所，他皆不敢以姑息自恕之事本聞也。元晦更切勉之。上蔡先生語近看甚有力，渠一處云：凡事必有根；又云：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近本作根病），將來斬斷便沒事。此語可時時經心也。

壬午七月二十一日書云：某在建安竟不樂，彼蓋初與家人約，二老只欲在此，纔而家人爲兒輩所迫，不能謹守，遂往。某獨處家中，亦自不便，故不獲已往來彼此，不甚快，自念所寓而安，方是道理，今乃如此，正好就此下工夫，看病痛在甚處，以驗之。他皆不足道也。某幸得早從羅（近本作休）先生遊，自少時粗聞端緒，中年一無伙（近本作助）助，爲世事汨沒者甚矣。所幸比年來得吾元晦相與講學於頹惰中，復此激發，恐庶幾於晚景也。何慰之如（近本作如之）。

封事熟讀數過，立意甚佳。今日所以不振，立志不定，事功不成者，正坐此以和議爲名爾。書中論之甚善，見前此赦（近本作敕）文中有和議處一條，又有事迫許便宜從事之詔，蓋皆（近本作皆）持兩端，使人心疑也。要之斷然不可和，自整頓綱紀，以大義斷之，以示天下向背，（近本作成）立爲國是可爾。此處更（近本作便）可引此。又許（近本作許）便宜從事處，更下數語以曉之如何？某不能文，不能下筆也。封事中有少疑處，已用貼紙貼出矣。更詳之。明道語云：治道在於修己責任求賢。封事中此意皆有之矣，甚善甚善。吾儕雖在山野，憂世之心，但無所伸爾，亦可早發去爲佳。

辛巳八月七日書云：某歸家，凡百只如舊，但兒輩所見凡下，家中全不整頓，至有疏漏欲頹敝處，氣象殊不佳。既歸來，不免令人略略修治，亦須苟完可爾。家人猶豫未歸，諸事終不便，亦欲於冷落境界上打疊，庶幾漸近道理，他不敢恤，但一味窘束，亦有沮敗人佳處，無可奈何也。

謝上蔡語極好玩味，蓋渠皆是於日用上下工夫，又言語（近本作既）只平說，尤見氣味深長。今已鈔得一本矣。

謹以奉內。恐亦好近本作妨看也。

問、熹昨妄謂仁之一字、乃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禽獸者。先生不以爲然。熹因以先生之言思之而得其說、復求正於左右。熹竊謂天地生萬物本乎一源、人與禽獸草木之生、莫不具有此理。其一體之中、卽無絲毫欠剩、其一氣之運、亦無頃刻停息、所謂仁也。先生批云有有血氣者無血氣者更體究此處但氣有淸濁、故稟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見其爲仁。物得其偏、故雖近本作雖具此理而不自知、而無以見其爲仁。然則近本無則字仁之爲仁、近本有則之人與物不得不同、知人之爲人而存之、人與物不得不異。故伊川夫子旣言理一分殊、而龜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說、而先生以爲全在知字上用著力、恐亦是此意也。先生抹出批云以上大概得之他日更用熟講體認不知果是如此否。又詳伊川之語推測之、竊謂理一而分殊、此一句言理之本然如此近本無此字全在性分之內、本體未發時看。先生抹出批云須是兼本體已發未發時看合內外爲可合而言之、則莫非此理。然其中無一物之不該、便自有許多差別。雖散殊錯糅、不可名狀、而纖微之間、同異畢顯。所謂理一而分殊也。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此二句乃是於發用處該攝本體而言、因此端緒而下工夫以推尋之處也。蓋理一而分殊一句、正如孟子所云必有事焉之處。而下文兩句、卽其所以有事乎此之謂也。先生抹出批云恐不須引孟子說以證之孟子之說若以微言恐下工夫處落空如釋氏然孟子之說如無隙縫精處之間今錄謝上蔡一說於後玩味之卽無時不是此理也此說極有力大抵仁字近本作者正是天理流動之機。以其包容和粹、涵育融漾、不可名貌、近本作貌故特謂之仁。近本有仁字其中自然文理密察、各有定體處、便是義。只此二字、包括人道已盡。義固不能出乎仁之外、仁亦不離近本作離乎義之內也。然則理一而分殊者、乃是本然之仁義。先生抹出批云推測到此一段甚密爲得之加以涵養何患不見道也甚慰甚慰前此乃以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爲義、失之遠矣。又不知如此上則近本作所推測、又還是否、更乞指教。先生曰、謝上蔡云、吾常習忘以近本作於養生。明道曰、施之養則可、於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於是。必有事焉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於留情。故聖人心如鑑、所以異於釋氏心也。上蔡錄明道此語、於學者甚有力。蓋尋常於靜處體認下工夫、卽於鬧處使不著。蓋近本無蓋字不曾近本曾作知如此用功也。自非謝先生確實於日用處下工夫、又言每就事上作工夫學卽恐明道此語、亦未必引得出來。此語錄所以極好玩索、近方看見如此意思顯然。元晦於此更思看如何。惟於日用處便下工夫、或就事上便下工夫、庶幾漸可合爲己物。不然只是說也。某輒妄意如此、如何如何。

問、近本無問字熹又問孟子養氣一章、向者雖蒙曲折面誨、而愚意竟未見一總會處。近日求之、頗見大體。只是要得心氣合而已。故說持其志無暴其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皆是近本作事緊切處。只是要得這裏所存主處分明、則一身之氣、自然一時奔湊翕聚、向這裏來。存之不已、及其充積盛滿、睟面盎背、便是塞乎天地氣象、非求之外也。如此則心氣合一、不見其間。心之所向、全氣隨之。雖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動心之有。易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而文近本作又言曰、敬義立而德不孤、則不疑其所行也。正是此理。不審先生以爲如何。先生曰、養氣大槩是要得心與氣合。不

然心是心、氣是氣、不見所謂集義處、終不能合一也。元晦云睟面盎背、便是塞乎天地氣象、與下云亦沛然行其所無事二處爲得之。見得此理甚好。然心氣合一之象、更用體察、令分曉路陌方是。某尋常覺得於畔援歆羨之時、未必皆是正理、亦心與近本作與心氣合到此、若髣髴有此氣象、一差則所失多矣。豈所謂浩然之氣耶。某竊謂孟子所謂養氣者、自有一端緒、近本作序須從知言處養來、乃不差。於知言處下工夫、儘用熟也。近本有此字謝上蔡多近本有所字謂於田地上面下工夫、此知言之說、乃田地也。先於此體認令精審、認取心與氣合之時、不偏不倚氣象是如何、方可看易中所謂直方大、不習无不利、然後不疑其所行、皆沛然矣。元晦更於此致思看如何。某率然如此、極不揆是與非、更俟他日面會商量可也。

問、熹近看中庸鬼神一章、竊謂此章正是發明顯微無間只是一理處。且如鬼神有甚形迹、然人卻自然有畏敬之心、以承祭祀、便如眞有一物在其上下左右。此理亦有甚形迹、然人卻自然秉彝之性、纔存主著、這裏便自見得許多道理、參前倚衡、雖欲頃刻離而遁之而不可得。只爲至誠貫徹、實有是理、無端無方、無二無雜、方其未感、寂然不動、及其旣感、無所不通。濂溪翁所謂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者、於此亦可以見之。不審先生以爲如何。先生曰、此段看得甚好、更引濂溪翁所爲靜無而動有作一貫曉會尤佳。中庸發明微之理、於承祭祀時爲言者、只謂於此時鬼神之理昭然、未見介學者有入頭處爾。但更有一說、若看此理、須於四方八面盡皆收入體究、來令有會心處方是。謝上蔡云、鬼神橫渠說得來別、這箇便是近本作堪天地近本作理間妙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慮、近本作議始得、講說不濟事。又云、鬼神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更於此數者一併體認、不可滯在一隅也。某偶見如此、如何如何。

壬午八月九日書云、此箇氣味爲上下相咊、無不如此者。這箇風俗、如何得變。某於此有感焉、當今之時、苟有修飭之士、須大段涵養韜晦始得。若一旦齟齬、有所去就、雖去近本作尚流俗近本作罪遠矣、然以全體論之、得失未免相半也。使後世之公子皆信厚、須如文王方得。若未也、恐不若且誦龜山與胡文定梅花詩、直是氣味深長也。如何。龜山詩欲驅殘臘變春風只有寒梅作選鋒莫把疏英輕鬬雪好藏淸豔月明中

韜晦一近本無一字事、嘗驗之極難。自非大段涵養深潛、定不能如此遇事輒發矣。亦不可輕看也。如何如何。書後注此數語

十月朔日書云、承諭近日看仁一字、頗有見處。但乍喧乍靜、乍明乍暗、子細點檢、儘有近本作得勞擾處。近本無處字詳此足見潛心體認用力之效。蓋須自見得病痛窒礙處、然後可進。因此而脩治之、推測自可見。甚慰甚慰。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乍明乍暗、乍喧乍靜、皆未熟之病也。更望勉之。至祝至祝。

癸未五月二十三日書云、近日涵養、必見應事脫然處否。須就事兼體用下工夫、久久純熟、漸可見渾然氣象矣。勉之勉之。

六月十四近本作六日書云、承諭令表弟之去、反而思之、中心不能無愧悔之恨、自非有志於求仁、何以覺此。語錄有云、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可常留在心中近本作中心爲悔。來諭云、悔吝已顯然、如何便銷近本作釋隕得胷中。若如此、卽於近本作是道理極有礙、有此氣象、卽道理進步不得矣。政不可不就此理會也。某竊

以謂有失處。(近本無處字。)罪己責躬，固不可無。然過此(近本作化)以往，又將奈何。常留在胸中，卻是積下一團私意也。到此境界，須推求其所以(近本無以字。)愧悔不去，爲何而來。若來論(近本作教)所謂似是於平日事親事長處，不曾存得恭順謹(近本作敬)畏之心，卽隨處發見之時，卽於此處就本源處推究涵養之，令漸明，卽此等固滯私意當漸化矣。又昔聞之羅先生云，橫渠教人，令且(近本作見)留意神化二字。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私吝盡無，卽渾是道理，卽所過自然化矣。更望以此二說於靜默時及日用處下工夫，看如何。吾輩今日所以差池(近本作左地)道理不進者，只爲多有坐此境界中爾。禪學者則不然，渠亦有此病，卻只要絕(近本作雖)念不採，以是爲息滅，殊非吾儒(近本有之字)就事上各有條理也。(近本作已)元晦試更以是思之，如何。(近本作此)或體究得不以爲然，使中示報爲望。(後見先生又云：前日所答只是據今日病處說，語錄中徹卻未盡，他所以如此說，只是提破，因人分量看得如何，若地位高底人，微有如此處，只如此提破，卽渙然冰釋，無復疑滯矣。)

某(近本作某)人之去，傳者以爲緣(近本作沿)衆士人於通衢罵辱之，責以講和誤(近本無誤字。)國之罪，時事遂激而一變。或以爲逐此(近本作北)人誠快輿論，然罵辱之者亦無行遣，恐使(近本作從)人失上下之分。某竊以爲不然。今日之事，只爲不曾於原本處理會，末流雖是亦何益。不共戴天，正今日(近本有之字)第一義，舉此不知其他。卽弘(近本無弘字)上下之道而氣正矣。外裔所以強者，只爲三綱五常之道衰也。

七月十三日書云：在此羈安，第終不樂於此。若以謂隨所寓而安之，卽於此蹺蹊便不是。此微處皆學者之大病。大凡只於微處充擴之，方見礙者大爾。

七月二十八日書云：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緣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用，是致上下之氣閉隔，而中國之道衰，四裔盛，皆由此來也。義利不分，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如前日有(近本作召)旨有升擢差遣之類，緣有此利誘，故人只趨利而不顧義，而主勢孤。(近本有分字)此二事皆今日之急者，欲人主如此留意二者，苟不爾，則是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

熹向蒙指論二說，其一已敍次成文，惟義利之說，見得未分明，說得不快。今日以泛論時事者代之，大略如前書中之意，到闕萬一得對舉，卽錄呈也。但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平時豈不講論及此。今欲措詞斷事，而茫然不知所以爲說，無乃此身自坐在裏許而不知察乎，此深可懼者。此間亦未有便，結留此幅書，以俟付行。若蒙賜教，只以附建事陳文處可也。(此則原在附錄之末，今以上則書之宜錄於此。)

李延平文集卷三

答問下

李延平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在鄉若不異於常人，鄉曲以上底人，只道他是個善人。他也略不與人說，待問了方與說。

羅仲素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李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隤墮之氣。

問延平先生言行。曰：他卻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爲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睟面盎背，自然不可及。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看來須是靜坐，始能收斂。

羅仲素都是著實子細去理會。李先生氣象好。

熹初爲學，全無見成規模，這邊也去理會尋討，那邊也去理會尋討，後來見李先生，較說得有下落，更縝密。

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卻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爲驅除。今看得來是如此。

或問近見廖子晦言，今年見先生，問延平先生靜坐之說，先生頗不以爲然，不知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

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只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今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嘗見李先生說。嘗見羅先生說春秋(是時羅已死)。某心嘗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須靜方看得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得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心下愈明靜矣。

行夫問李先生謂常存此心。勿為事物所勝。先生答之云云。頃之復曰李先生涵養得自是別。眞所謂不為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身無疾言遽色。他眞箇是如此。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去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人叫一人。叫之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為事物所勝。大率若此。常聞先生後生時。極豪邁。一飲必數十盃。醉(元本無醉字)則好馳馬。一驟三二十里不回。後來收斂得恁地醇粹。所以難及。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者。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濟問延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此與楊氏體驗(元本無驗字)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便也是已發。問此體驗是著意觀。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以不觀觀之。

或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元本無陳字)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即是此意。若一向這裏。又差從釋去。

李先生云。看聖賢言語。但一踔看過。便見道理者。卻是眞實。纔著心去看(元本無看字)。便蹉過了多。(原本答問下止此。此後即附祭文挽詩及行狀。茲趙師聖本。而此後爲答問補錄。今合集之。)

李先生云。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其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先生語此二句。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

不以道得富貴不處。不以道得貧賤不去。是說處這事。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是主宰處。終食造次顛沛。是操存處。李先生說得好。

僩嘗問李先生顏子非助我者處。李先生云。顏子於聖人根本有默契處。不假枝葉之助也。如子夏乃枝葉之助。

問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者。如何。曰。所以然者。亦只是理也。惟窮理則自知其皆一致。此理惟延平之說(在或問格物中)。與伊川差合。雖不細言其窮理。而皆體此意。

李先生云。盡心者。如孟子見齊王問樂則便對云云。言貨色則便對云云。每遇一事。便有以處置將去。此是盡心。舊時不之曉。蓋此乃盡心之效。如此得此本然之心。則皆推得去無窮也。如見牛未見羊說箇

見羊。則亦便是此心矣。

通書言通微無不通。李先生曰。齊宣王說好色。孟子便如此說。說好貨便如此說。說好勇便如此說。皆有箇道理。便說將去。此是盡心道理。當時不曉。今乃知是無不通底道理。

問敬鬼神而遠之。則亦是言有。但當敬而遠之。自盡其道。便不相關。當以此理問李先生。曰。此處不須理會。

問五十而知天命。曰。知之者須是知得箇模樣形體如何。寓舊意李先生云。且靜坐體認作何形象。

吾與回言終日章。集注載李先生之說甚分明。

問李先生謂顏子於聖人體段已具。體段二字。莫只是言箇模樣否。曰。然。

或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嘗舉問李先生。曰。頃年張子韶論當事親便要體認取箇仁。當事兄便要體認取箇義。如此則事親事兄。卻是沒緊要底事。且姑借此來體認取箇仁義耳。李先生笑曰。不易公看得好。

孟子養氣一章。李先生曰。配是襯貼起來。又曰。若說道襯貼。卻是兩物。氣與道義。只是一滾發出來。後來思之。一滾發出來。說得道理好。襯貼字卻說得配字極親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熹舊日理會道理。亦有此病。後見李先生說。令去聖經中求義。遂刻意經學。推見實理。始信前日諸人之誤也。

李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訒。熹當時為之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云云。李曰。不要如是廣說。須窮其言也訒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

必有事焉。由此可至君子三變。改過遷善。由此可至所過者化。李先生說。

胡氏春秋文八年記公孫敖事云。色出於性。淫出於氣。其說原於上蔡。此殊分得不是。李先生嘗論公孫敖事。只如京師不至而復。便是大不恭。魯亦不再使人往。便是罪。如此解之。於經文甚當。蓋經初無從己氏之說。

李先生言。羅仲素春秋說。不及文定。蓋文定才大。設張羅落者大。

若見李先生云。初問羅先生學春秋。覺說得自好。後看胡文定春秋。方知其說有未定處。又云。不知後來到羅浮山中靜極後。見得又如何。

李先生說。今日習春秋者。皆令各習一傳。幷習諸解。只得依其說。不得臆說。

橫渠語云。一故神。兩故化。李先生說云。舊理會此段不得。終夜椅上坐思量。以身去裏面體。方見得平穩。每看道理處皆如此。熹時為學。雖略理會得。有理會不得處。便也恁地過了。及見李先生後。方知得是恁地下工夫。

李先生云。心者貫幽明。通有無。

熹鄉見李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而面前事卻有理會

不得。道亦無幽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

李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匹似閒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尤害事。

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熹依此說去做。眞箇是不同。

李先生云。書不要點看得便好。

李先生言。事雖紛紜。須還我處置。

熹少時亦會學禪。只李先生極言其不是。後來考究。畢竟佛學無是處。

李先生嘗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爲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

關佛者皆以義利辨之。此是第二義。及見李先生之言。初亦信未及。且理會學問看如何。後漸見其非。

伊川令呂進伯去了韓婁道。李先生云。此等事須是自信得及。如何教人做得。

侯先生傳程門語錄。多未通明。先生嘗薦之羅。作他錄後延平先生與相會。頗謂胡先生稱之過當。因言其人輕躁不定。羅先生雖以懷然嚴毅之容與相待。度其頗難之。但云其游程門之久。甚能言程門之事。然於道理未有所見。故其說前後相反。沒理會。

李先生說。陳幾叟輩皆以楊氏中庸。不如呂氏。

上蔡曾有手簡云。大事未辦。李先生謂不必如此。死而後已。何時是辦。

李先生云。人見龜山似不管事。然甚曉事也。

李先生答汪端明云。龜山對劉器之言爲貧。文定代云下木云云。不若龜山之遜避也。

李先生云。文師聖嘗爲延平。觀其猷陷。蠱疏人也。

李先生云。橫渠說不須看非是。不是只是恐先入了費力。

李先生云。天下事道理多。如子瞻才智高。或窺得。然其得處。便有病也。

向時諸前輩。每人各是一般說話。後見李先生。較說得有下落。說得較縝密。

象憂喜亦憂喜。愚聞之師曰。兄弟之親。天理人倫。蓋有本然之愛矣。雖有不令之人傲很鬬閱於其間。而親愛之本心。則有不可得而磨滅者。惟聖人盡性。故能全體此理。觀遭橫逆之變。雖殺其身。而此心湛然。不少搖動。伊川所謂云云正謂此耳。

仁字心字。亦須略有分別。始得記得。李先生說。孟子言仁人心也。不是將心訓仁字。此說最有味。試思之

父在觀其志章。至於三年之間。如其非道。固有所斡旋改移於不動聲氣之中者。因以問李先生。先生曰。此意雖好。但每事用心如此。恐駸駸所失卻多。聖人所謂無改者。亦謂尚可通行者耳。若不幸而有必不可行者。則至誠哀痛而改之。亦無可奈何。不必如此回互也。

呂與叔論民可使由之處。意思極好。昔侍李先生。論近世儒佛雜學之弊。因引其說。先生亦深然之。凡百

但以此等意思存之。便自平實。

中庸不可能。龜山之說。乃是佛老緒餘。向見李先生。亦自不守此說。又嘗羅先生陳幾叟諸人。嘗以爲龜山中庸。語意枯燥。不若呂與叔之浹洽。此又可見公論之不可揜矣。

熹頃至延平。見李愿中丈。問以一貫忠恕之說。見謂忠恕正曾子見處。及門人有問。則亦以其所見諭之而已。豈有二言哉。熹復問以近世儒者之說如何。曰。如此則道有二致矣。非也。其言適與卑意不約而合。謾以布聞。李丈名侗。師事羅仲素先生。羅嘗見伊川。後卒業龜山之門。深見稱許。其棄後學久矣。李丈獨深得其閫奧。經學純明。涵養精粹。延平士人。甚尊事之。請以爲郡學正。雖不復應擧。而溫謙慤厚。人與之處。久而不見其涯。鬱然君子人也。先子與之游數十年。道誼之契甚深。

去年春聞。得范伯崇書。問論語數段。其說甚高妙。因以呈李先生。李先生以爲不然。命其著實做工夫。後來自別。此亦是一格也。

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爲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云。致字如致師之致。又如先言愼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略。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孤負此翁耳。

泄柳申詳。聞李先生說正如是。林說恐非。

熹記頃年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尹和靖。伊川先生易傳。何處最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最切要處。後舉問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處。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余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

熹自延平逝去。學問無分寸之進。汨汨度日。無朋友之助。未知終何所歸宿。春秋工夫。未及下手。而先生棄去。然嘗略聞其一二。以爲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看風水移步換形。但以今人之心。求聖人之意。未到聖人灑然處。不能無失耳。此亦可見先生發明之大旨也。

黃公灑落之語。傳見李先生稱之。以爲不易窺測到此。

二程先生集。向見李先生。本出龜山家。猶雜以游察院之文。比訪得游集。乃知其誤。以白先生。先生歎息曰。此書所自來。可謂端的。猶有此誤。其他又可盡信邪。只此便是虛己從善。公平正大之心。

李先生言。孔明不如子房之從容。而子房不如孔明之正大。

李先生曰。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之常情也。

李先生曰。古之德人言句。皆自胸襟流出。非從領頰拾來。如人平居談話。不慮而發。後之學者。譬如鸚鵡學人語言。所不學者則不能耳。

李先生曰。受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斷非人力。惟當守吾之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修己俟時。則不

可一日忘於心。此聖賢傳心之要法。或者放肆自佚。惟責之人。不責之己。非也。

李先生曰。羅先生少從希律先生吳國華學。後見龜山。迺知舊學之差。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於是謹守龜山之學。數年後。方心廣體胖。

李先生曰。陰陽之精散。而萬物得之。凡麗於天。附於地。列於天地之兩間。聚有類。分有羣。生者形者色者。莫不分繫於陰陽。

又曰。陽以燥爲性。以奇爲數。以剛爲體。其爲氣炎。其爲形圓。浮而明。動而吐。皆物於陽者也。陰以溼爲性。以耦爲數。以柔爲體。其爲氣涼。其爲形方。沈而晦。靜而翕。皆物於陰者也。

李先生曰。動靜眞僞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眞僞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眞僞善惡也。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眞於未始有僞之先。而性之眞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

又曰。天下之理。無異道也。天下之人。無異性也。性惟不可見。孟子始以善形之。惟能自性而觀。則其致可求。苟自善而觀。則理一而見二。

李先生曰。虛一而靜。心方實則物乘之。物乘之則動。心方動則氣乘之。氣乘之則惑。惑斯不一矣。則喜怒哀樂皆不中節矣。

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埽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卻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向見李先生曾如此說來。今日方眞實驗得。

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便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此亦是他眞曾經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萬事。事事不了。何益。

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在羅浮山住三兩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熹初疑解春秋。於心靜甚事。後來方曉。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

人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卻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卻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昔聞延平先生之教。以爲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卽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詳味此言。雖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逮於程子。然其工夫之漸次。意味之深切。則有非他說所能及者。惟嘗實用力於此者。爲能有以識之。未易以口舌爭也。格庵趙氏曰。程子言若一事窮未得。且別窮一事。延平則言且就一事推尋。待其融釋脫落。然後另窮一事。其言不同。蓋程子以人心各有明乎自暗處。若就明處推去。則易爲力。非爲一事未窮得無可貳以二。蓋只三惟若延平。則專爲不能專一者之戒。

李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緩。雖行一二里路。常委蛇緩步。如從容室中也。問李先生如何養。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

李先生行郊外。緩步委蛇。如在室中。不計其遠。嘗隨至人家。才相見。便都看了壁上碑文。先生俟茶罷。卽起向壁立看。看了一壁碑。又移步向次壁看。看畢就坐。其所持專一詳緩如此。初性甚急。後來養成至於是也。

李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狹隘。屋宇卑小。及子弟漸長。逐間接起。又接起廳屋。亦有小書室。然甚齊整瀟灑。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人。亦常爲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事。居常無甚異同。頹如也。眞得龜山法門。亦嘗議龜山之失。

李先生不著書。不作文。頹然如一田夫野老。

李先生好看論語。自明而已。謂孟子早是說得好了。使人愛看了也。其居在山間。亦殊無文字看讀辨正。更愛看春秋左氏。初學於仲素。只看經。後侯師聖來沙縣。羅邀之至。問伊川如何看。云亦看左氏。要見曲折。故始看左氏。

正蒙知言。李先生極不要人傳寫及看。舊嘗看正蒙。李甚不許。然李終是短於辨論邪正。蓋皆不可無。無之卽是少博學詳說工夫也。

李先生不要人強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灑然處。

李先生有爲。只用蠱卦。但有決烈處。

李先生之學。云常在目前。只在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

侯師聖太麤疏。李先生甚輕之。來延平看親。羅仲素往見之。坐少時不得。只管要行。此亦可見其麤疏處。

李問陳幾叟借得胡文定春秋傳本。用薄紙眞謹寫一部。易傳亦然。

熹初師屏山籍溪。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

熹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曾與他說禪。李先生只說不是。卻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爲人簡重。卻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熹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回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

李先生云。賴天之靈。常在目前。如此安得不進。蓋李先生爲默坐澄心之學。持守得固。龜山之學。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自得於燕閒靜一之中。李先生之學。出於龜山。其源流是如此。

李先生教學者。嘗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氣象爲如何。伊川謂既思卽是已發。道夫謂李先生之言。主於體認。程先生之言。專在涵養。其大要實相表裏。

舊見李先生嘗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只常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邪。

學者須常令胸中通透灑落。恐非延平先生本意。此說甚善。大抵此箇地位。乃是見識分明。涵養純熟之

效。從眞實積累功用中來。不是一旦牽強著力。做得灑落兩字。本是黃太史語。後來延平先生拈出。亦是且要學者識箇深造自得底氣象。以自考其所得之淺深。

熹蚤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余以所聞。亦未之省也。暇日檢故書。得當時往還書稾一編。題曰中和舊說。獨恨不得奉而質諸李氏之門。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遠矣。

熹生十有四年。而先君子棄諸孤。遺命來學於籍溪胡公先生。草堂屛山二劉先生之門。先生飲食教誨之。皆無不至。而屛山獨嘗字而祝之曰。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後事延平李先生。先生所以教熹者。蓋不異乎三先生之說。而其所謂晦者。則猶屛山之志也。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熹自蚤歲。卽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游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旣久。乃若粗有得焉。

羅博文嘗從李愿中先生游。聞河洛所傳之要。多所發明。喟然歎曰。儒佛之異無他。公與私之間耳。熹亦受學於李先生之門。先生爲熹道公之爲人甚詳。於其從辟江淮也。喜而言曰。張公高明閎大有餘。而宗禮以精密詳練佐之。幕府無過事矣。時熹未識公也。先生沒。乃獲從公游。而得其志行之美。然後益信先生爲知人。

往年誤欲作文。近年頗覺非力所及。遂已能去。不復留情其閒。頗覺省事。講學近見延平李先生。始略窺門戶。而疾病乘之。未知終得從事於斯否耳。大槩此事以涵養本原爲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

李先生意。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養處。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

李延平文集卷四

附錄二十則

豫章先生送延平行詩云。聖言天遠海瀆潭。獨在潛心久泳涵。纔念百家非己好。妄將一貫與君談。賢如賜也才知二。學者陳亢只得三。此道淺來因自足。卻隨鵬鳥話圖南。

再用韻送延平行云。心源寂靜映寒潭。每欲操存更養涵。顧我自思嘗劇論。荷君時與得高談。眼前舊識知多少。物外深交沒二三。幸久相親頻握手。遽成分別又東南。

又和巖桂詩云。幾樹芬芳橙與沈。枝枝若占鄧家林。風搖已認飄殘菊。日照渾疑綴散金。仙窟移來成美景。東堂分去結清陰。我今不願蟾宮折。待到蟾宮向上吟。

羅先生與陳默堂書曰。承諭聖道甚微。有能於後生中得一箇半箇。可以與聞於此。庶幾傳者愈廣。吾道不孤。又何難之不易也。從彥聞尊兄此言。猶著意詢訪。近有後生李愿中者。向道甚銳。曾以書求教。趨向大抵近正。謾錄其書。幷從彥所作小時呈左右。未知以爲然否。

愿中以書求道甚力。作詩五首。以勉其意。然借視聽於聾盲。未知是否。

聖道由來自坦夷。休迷佛學惑他歧。死灰槁木渾無用。緣眞心官不肯思。（學道以思爲上。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惟狂克念作聖。佛法一切反是。）

不聞雞犬鬧桑麻。仁宅安居是我家。耕種情田勤禮義。眼前風物任繁華。

今古乾坤共此身。安身須是且安民。臨深履薄緣何事。祇恐操心近矢人。（外書聖人之學。申韓佛老皆有害。在決擇也。）

彩筆書空空不染。利刀割水水無痕。人心但得如空水。與物自然無怨恩。

權門來往絕行蹤。一片閒雲過九峯。不似在家貧亦好。水邊林下養疏慵。

陳淵答李先生書云。仲素晦迹求志。人罕知者。吾友獨能自拔流俗而師尊之。其爲識慮。豈淺淺者所能窺測。聖學無窮。得其門者或寡。況堂奧乎。孔子之門。從游者三千。獨得顏子爲殆庶。又不幸短命。道之難也如此。

又云。自仲素老友之亡。舊學荒廢。無所就正。方孜待盡已矣。朝廷不知其愚。寘在要地。平生自謂一旦綦露。想躍如吾愿中之想。恐亦不能揜其惡也。用是日念在朝。轉求外補。以畢餘生。尚賴忱誨。洗滌積垢。而來教過獎。何以當之。行親杖屨。遠紙言不能盡。

鼎元教授答李先生書云。仲辰諱甚佳。（孝衡字仲辰。羅先生友人也。）不謂志趣如此。乃不永年。天於善人何如邪。可歎。遵堯、台衡、二書。乃爲八一哥取去。（八一哥。恐是先生之子。諱敦義者。）可惜忘錄。此子近聞其爲絕世也。既趨向異途。存在罔知。但可太息耳。

文公彊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於李先生。退然如將弗勝。於是斂華就實。反博歸約。

文公學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自受學於李先生。洞明道要。頓悟異學之非。專精致誠。剖微窮深。晝夜不懈。至忘寢食。而道統之傳。始有所歸矣。

文公常言。自見李先生。爲學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於釋老之說皆非。

延平於韋齋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游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

羅先生晚就特科。授惠州博羅簿。卒於官。無嗣。族人羅友。爲惠州判官。遣人扶護以歸。遇寇竊發。寄瘞於郡之開元寺。門人李愿中始爲歸葬於本郡母夫人墳之側。

羅博文云。延平先生之傳。適某伯祖仲素先生之道。河洛之學。源流深遠。

陳淵語孟師說跋。有曰。孟子饑者甘食。渴者甘飲。與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仲素思之累日。疏其義以呈龜山。龜山云。此說甚善。但更於心害上一著猛省留意。則可以入道矣。今日李君愿中。以其遺書質予。其格言要論。自爲一家之書。閱其學益進。誦其言益可喜。信乎自心害而去之也。自仲素之亡。傳此書者絕少。非愿中有志於吾道。其能用心如此之專乎。

劉將孫跋豫章稾曰。考亭朱氏出延平李氏。延平李氏出豫章羅氏。今朱氏之書滿天下。延平豫章之遺言緒論。未有聞者。將孫一來延平。適兵革之後。慨然求之耆舊間。久乃得延平答問。其詞語渾樸。皆嘗以三隅反者。且自謂不能發揮以文。又久之得豫章家集。又非延平比。愈於是益信二先生之所以上接伊洛。而下開考亭者。初不在於言也。（按豫章集此跋後有元貞第二春廿有二日廬陵後學劉將孫手書。劉公係延平教授也。）

豫章遺藁。當與延平先生文集并行。遂決意藏諸書院之右鑰洞。庶託永久。

李先生行狀（朱文公撰）

先生諱侗。字愿中。姓李氏。南劍州劍浦人。曾祖諱幹。屯田郎中。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妣清源郡太夫人朱氏。祖諱燫。朝散大夫。贈中奉大夫。妣永嘉郡太君胡氏。咸寧郡太君朱氏。（按郡誌。幹登天聖二年甲子宋郊榜進士。燫登寶元元年戊寅呂溱榜進士。）父渙。朝奉郎。贈右朝議大夫。妣太夫人饒氏。先生朝議公之季子也。生有異稟。幼而穎悟。少長。孝友謹篤。朝議公太恭人特所鍾愛。既冠。游鄉校有聲稱。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先生得河洛之學於龜山楊文靖公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游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於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羅公少然可。亟深許焉。於是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中間郡將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游受學。州郡士子有以矜式焉。晚以二子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先生不得已爲一行。自建安如鉛山。訪外家兄弟於昭武。過其門弟子故人於武夷、深潭之上。徜徉而歸。會閩帥玉山汪公以書禮車乘來迎。蓋將相與講所疑焉。先生因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於府治之館舍。是年七十有一矣。隆興元年十月十有五日也。汪公爲遣參議官王君伯序。觀察推官謝君倣。護喪事。躬視棺斂。禮意喪具無不周悉。居數日。諸子畢至。遂以喪歸。先生娶同郡吳氏。子男三人。友直。左修職郎。信州鉛山縣尉。信甫。左修職郎。建寧府建安縣主簿。友聞。未仕。女一人。早亡。孫男四人。女八人。皆幼。初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者。蓋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有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類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於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故其事親誠孝。左右無違。仲兄性剛多忤。先生事之致誠盡敬。更得其歡心焉。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與族婣故舊。恩意篤厚。久而不忘。生事素薄。然處之有道。量入爲出。賓祭謹飭。租賦必爲鄉里先。親戚或貧不能婚嫁。爲之經理節衣食以賑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年長者事之盡禮。少者賤者接之各盡其道。以故鄉人愛敬。暴悍化服。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又嘗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又嘗曰。今人之學。與古人異。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邪。嘗以黃太史稱濂溪周夫子。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胸中。庶幾

遇事融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見其爲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間也，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其於語孟他經，無不貫達。一本作通苟有疑問，答之必極其趣。然語之而不惰者或寡矣。蓋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徒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以故未嘗爲講解文書，然其辨析精微，毫釐畢察。嘗語問者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眞之說而不自知也。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先生姿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蚤歲聞道，卽棄場屋，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然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爲先。本末備具，可擧而行，非特空言而已。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者。蓋辨之於錙銖眇忽之間，而儒釋之邪正分矣。熹先君子與先生爲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迪天啓語及先生，鄧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先君子深以爲知言，亟稱道之。其後熹獲從

先生游，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嗚呼，若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旣莫知之，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比年以來，學者始益親，而方伯連帥之賢者，又樂聞其道而邀致之，其意豈徒然哉。不幸天喪斯文，而先生沒矣。龜山之所聞於程夫子而授之羅公者，至是而不得其傳矣。嗚呼痛哉！諸子方謀窀窆之事，謂熹承學之久，宜知先生之蘊，使具其事以請銘於作者，將勒諸幽堂，以告後世知德者有以致焉。熹愚不肖，蒙被教育，不爲不久，聽其言，觀其行，而服膺焉，不爲不詳，然未能有以得其遠者大者，故悉取凡聞見所及一二書之。詞若繁而不敢殺者，蓋有待於筆削云耳。謹狀。

祭李延平先生文 朱文公撰

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道則與俱。有覺其徒，望門以趨。惟時豫章，傳得其宗。一簞一瓢，凜然高風。猗歟先生，果自得師。身世兩忘，惟道是資。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冰釋，發於天機。乾端坤倪，鬼秘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蟲。人倫之正，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混圓，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灑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婆娑丘林，世莫我知。優哉游哉，卒歲以嬉。逮其季年，德盛道尊。有來摳衣，發其蔽昏。侯伯聞風，擁篲以迎。

大本大經，是度是程。稅駕云初，講議有端。疾病乘之，醫窮技殫。嗚呼先生，而止於斯。命之不融，誰實尸之。合散屈伸，消息滿虛。廓然大公，與化爲徒。古今一息，曷計短長。物我一身，孰爲窮通。嗟惟聖學，不絕如綫。先生得之，旣厚以全。進未獲施，退未及傳。殉身以沒，孰云非天。熹也小生，丱角趨拜。恭惟先君，實共源派。誾誾侃侃，斂衽推先。冰壺秋月，謂公則然。施及後人，敢渝斯志。從游十年，誘掖諄至。春山朝榮，秋堂夜空。卽事卽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彌切。蹇步方休，鞭繩已掣。安車暑行，過我衡門。返旆相遺，涼秋已分。熹於此時，適有命召。問所宜言，反覆教詔。最後有言，吾子勉之。凡茲衆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失墜。歸裝朝嚴，訃音夕至。失聲長號，淚落懸泉。何意斯言，而訣終天。病不擧扶，沒不飯含。奔走後人，死有餘憾。儀形永隔，卒業無期。墜緒茫茫，孰知我悲。伏哭柩前，奉奠以贄。不亡者存，鑒此誠意。

又

山頹梁壞，歲月不留。卽遠有期，親賓畢會。柳車旣飭，靈輴儼悲。生榮死哀，孰不推慕。熹等久依教育，義重恩深。學未傳心，言徒在耳。載瞻繐帷，彌切痛傷。緘寶三年，莫酬夙志。擧觴一慟，永訣終天。嗚呼哀哉。

輓李先生詩 朱文公撰

河洛傳心後，毫釐復易差。淫辭方眩俗，夫子獨名家。本本初無二，存存自不邪。誰知經濟業，零落舊煙霞。

其二

閑道無餘事，窮居不計年。簞瓢渾謾與，風月自悠然。灑落濂溪句，從容洛社篇。平生行樂地，今日但新阡。

其三

岐路分南北，師門數仞高。一言資善誘，十載笑徒勞。斬版今來此，懷經痛所遭。有疑無與析，揮淚首頻搔。

李延平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侗，字愿中，姓李氏，南劍州劍浦人。曾祖諱幹，屯田郎中，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妣清源郡夫人朱氏。祖諱燝，朝散大夫，贈中奉大夫。妣永嘉郡君胡氏，咸寧郡君朱氏。父渙，大全諸書作□，李氏譜作□朝奉郎，贈右朝議大夫。妣夫人饒氏。先生，朝議公之季子也。李氏譜，公四子，長□，次侁，三侗，四□先生幼警悟，旣冠，游鄉校有聲。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先生得河洛之學於龜山楊文靖公之門，遂往學焉。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於是不事科擧，屛居山里，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其始學也，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有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旣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於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當，發必中節。故其事親從兄，有人所難能者。若閨門內外，人倫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與族姻舊故，恩意篤厚，久而不忘。鄉黨起敬，暴悍化服。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氣質淺深誘之，各有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嘗語讀書者當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

六十五冊

而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故未嘗爲講解文書.而其辨析精微.差於毫釐.以爲千里之謬.必自此始.蓋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中.然一聞其說.則知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者.雖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而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勵廉恥爲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崇空言而已.娶同郡吳氏.子男三人.友直.左修職郎.信州鉛山尉.信甫.左修職郎.建寧府建安縣主簿.友聞.未仕.女一人.早亡.孫男四人.女八人.皆幼.先生以隆興元年十月壬申.卒於福唐府治館舍.年七十有一.其門人左迪郎武學博士朱熹元晦.狀先生之行如此.元晦之爲人.應辰所畏也.審於擇善.篤於衛道.遺佚窮困.而不以外物易其所守之錙銖.其事先生.久益不懈.以爲每一見.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也.應辰守福唐.聞先生之言行於元晦爲詳.他日移書屈致.先生不予鄙.惠然來臨.庶幾聞所未聞焉.至三日.方坐語.忽疾作.而已不救矣.其孫護喪以歸.將以二年八月庚申.葬於所居山之左.而之銘見屬.應辰於先生.雖不獲從容敬請.以畢其所欲見之志.而其景慕之誠.非苟然者.銘之曰.學以爲己.己則安在.昧世之人.以外爲內.挾策讀書.無異博塞.先生之學.有源有委.端居靜處.以究天理.其中渙然.塵垢不起.真積力久.道乃在我.大本既立.施無不可.世莫知之.老於布衣.獨使一鄉.化爲善良.我爲銘詩.以俟君子.有欲求之.其攷於此.大宋隆興二年歲次甲申孟夏之吉.敷文閣直學士汪應辰頓首拜撰.

宋楊棟請諡羅李二先生狀

禮部狀.准淳祐六年三月十七日都省批下.朝奉郎直祕閣福建提刑楊棟狀.臣竊惟欲治天下者.先正人心.欲正人心者.先正學術.學術不正.則名實淆亂.是非顚倒.上無所折衷.下無所則效.無所折衷.故上聽惑.無所則效.故民志亂.民志靡定.則遺親後君之俗興.而天下之患從此始矣.故正學術以正人心.誠當今之急務也.恭惟聖朝天開文治.純公正公二程先生.蔚興伊洛之間.聞道於元公周夫子.而遂造其至.續孔孟大公之傳.開萬世可久之業.本末一貫.人己俱立.堯舜復起.不易吾言.嗚呼盛哉.二先生沒.傳其道者曰龜山楊文靖公.龜山楊文靖公傳之羅先生從彥.羅先生從彥傳之李先生侗.時朱文公篤志講學.求師四方.後見李先生.聞所謂默坐澄心體認天理之說.脫然知道之大本在乎是也.從游累年.往復問辨.而卒傳先生之學.由周程而來.其所傳授.本末源流.不可誣也.陛下嗣登大寶.首宗朱文公之道以風天下.其門弟子之賢者.亦褒表.或賜美諡.然朱文公之學.實師乎先生.獨未聞有以推尊其師者.豈以其師著書不多.不若諸人之論述詳而發明廣歟.不然.何隆禮於其弟子.而反遺其師也.夫天下之至善曰師.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且聖賢著述.皆非得已.孔子曰.予欲無言.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顏子不著書.實爲亞聖.然而論語必以堯曰終篇.孟子末章歷敍堯舜至孔子.而韓愈原道之作.所謂以是傳之.必謹擇而明辨者.所以示萬世之公傳.率天下以正道.觀朱文公所稱羅氏曰.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公一人而已.其稱李氏曰.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

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在乎是也.則朱文公所得於李先生.李先生所得於羅先生者.厥或在此.而有出於文字詞義之外者可知矣.今天下學士.家有朱氏之書.人誦朱門之語.而其切要道大精微中正.得之心而見於行.則知者鮮焉.是徒誦文公所著之書.而不知文公所傳之道.若非明示正宗.使天下曉然識所趨向.以求造乎至善之地.棟恐名實淆亂.是非顚倒.文公之書雖存.文公之道將喪矣.故竊以爲欲明文公之道.莫若尊文公之師.棟濫將明指.咨諏閩部.實在羅李二先生之鄕.而平生之志.頗知景慕.用敢列其事以聞.欲乞聖慈.探聖學之傳.重師道之本.以其所以尊崇朱文公者而推尊其師.等而上之.以及羅氏.各賜美諡.昭示寵褒.表勵方來.庶幾伊洛之學.不淪於言語.朱氏之書.實見於踐行.豈惟二臣潛德發輝.其道光大.而於損文華以崇德行.正學術以正人心.實非小補.

重建書院記

聖賢傳道之具也.道體無爲.託聖賢而後能以有爲也.聖賢作.則斯道明於時.聖賢不作.則邪說惑於世.聖賢其重也哉.上自堯舜.下逮周程.以斯道淑人心者可見矣.延平原中李先生.生於其後.慨然有志斯道.已而聞豫章羅仲素得受河洛之學於龜山楊中立之門.先生遂往學焉.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諷玩.有會於心.盡得所傳之奧.嗚呼.天之生先生者.殆欲闡明斯道於當時也.夫豈偶然哉.宋嘉定二年.陳復齋來守是邦.仰慕先生道德文章.溫和純粹.倣灑白鹿觀.建書院於潭溪南九峰之下.以

奉祀焉.殿塑聖像.廡繪從祀.祀堂繪四賢.臨溪有門.門內有橋曰風雩.接兩山.跨蓮池.池上有亭曰濯纓.殿階之南.復立道南堂.左右列明誠、忠恕、中和、敬義、四齋.東有光風霽月亭.堂後有閣曰尊經.尊經之南有樓曰橫翠.嘗時四方賢士.會講於斯.逮元季兵燹.遂廢.我朝龍興之初.洪武庚辰.郡守俞公廷芳重建.於時僉憲臣公按臨.憫第宅爲民侵擾雜處.一皆櫛之.廢悉歸於院.數十年間.凌風震雨.殿廡傾圮.宣德戊申.豐城雷侯誠來守是郡.歎其荒穢.遂割俸救工.修葺舉爾一新.庚戌冬.判府王山程侯鑄.以爲當時得侍吾先世道於楊羅之門者.獨先生也.又損貲塑像.增構禮亭於祠前.凡大夫士來瞻謁者.莫不覩先生儀形於髣髴.鍾津李仲淵有臨滕.以文學任無爲州判官.崇儒好道.亦先生之道脈.感其落成.來請余記.余固陋.欲辭.義不容辭者有二焉.上念先生明辨析衷.俾斯道昭如日星.而惑世誣民.戕仁賊義者不興.下念雷程二侯振作斯院.使道學之風不泯.而方來之士.知有所宗.又奚可無一言以求助哉.雖然.先王道德文章.曄然載諸簡冊.固不待余言而助.然世有先後.人有古今.不詳言以述之.則後人無所據.遂執筆書以刻之.他日閩士子.於焉而講學.於焉而行禮.則必潛思力行.以繼先生餘風.如是則先生道德之名益尊.而雷程二侯作興之功愈著矣.仲淵豈不大有幸焉.是爲記.宣德九年.歲次甲寅.春三月.既望.南平縣儒學訓導廬山徐海書.

拙軒集

附詞

王寂 撰

拙軒集目錄

卷一
賦一首　五言古詩七首
七言古詩二十六首
卷二
五言律詩四首　五言排律二首
六言律詩二首　七言律詩六十七首
卷三
七言律詩二十七首　七言排律一首
五言絶句二首　六言絶句一首
七言絶句五十一首　逸句
卷四
詞三十五首
卷五

表二首　牋二首
記四首
卷六
序三首　帖啓二首
書後三首　祭文一首
行狀一首　墓誌銘哀詞各一首

臣等謹案拙軒集。金王寂撰。寂字元老。薊州玉田人。登天德二年進士。歷官中都路轉運使。謚文肅。金史不爲立傳。元好問中州集載其詩入乙集中。而仕履亦僅見梗概。今以寂詩文所著年月事蹟參互考證。知寂自登第後。于世宗大定二年爲太原祁縣令。十五年嘗奉使往白霫治獄。十七年。以父艱歸。明年起復眞定少尹。兼河北西路兵馬副都總管。遷通州刺史。兼知軍事。又遷中都副留守。二十六年冬。由戶部郎中出守蔡州。二十九年。被命提點遼東路刑獄。章宗明昌初。召還。終于轉運使之職。而集中謝宿州表有世宗攀國。臣明預諫員語。則又嘗爲諫官。又有辛言交搆。擠臣不測之淵語。而丁未肆告詩有萬里湘纍得自新句。丁未爲大定二十七年。世宗本紀載是年三月辛亥。以皇太孫受册肆赦。非與集合。是寂之刺蔡州。嘗以人言去國。而集中情事不具。其顚末莫能詳也。中州集稱寂著有拙軒集北選錄諸書。今北選錄已失傳。而好問所選寂詩僅七首。及附見姚孝錫傳後一首。其他亦久佚不見。惟永樂大典內所載寂詩文尚多。雖好問所摘留別郭熙民詩諸聯及蔣一葵長安客話所紀盧植墓詩逸句。皆未見全篇。亦不能盡免于脫闕。而各體具存。可以得其什七矣。寂詩文清刻鑱露。有戛戛獨造之風。在大定明昌間。卓然不愧爲作者。金代知名之士見于中州集者。不下百數十家。今惟趙秉文王若虛二集尚有傳本。餘多湮沒無存。獨寂是編幸于沈埋晦蝕之餘。復顯于世。而文章體格。亦足與滹南滏水相爲抗行。謹類次箴綴。釐爲六卷。俾讀者擬其崖略。猶得以致見金源文獻之遺。是亦可爲寶貴矣。乾隆四十一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學士臣陸錫熊
侍講學士臣紀　昀
纂修官庶吉士臣莊如藻

拙軒集卷一

金 王寂 撰

賦

殿蘆泉奇賦

伊介抱之晨蔑，迸其生之有漸，挺標末其不凡，商世用而尤賤，哉綴馬之知途，縮維舟之長纜，斷湟池飛芷之杆，組湘浦合風之箭，獨占節之疏脈，外縈縈然中黓，纖匠石之數過，不側目而一覩，有好事者非常風聽，破長橋之蛟卵，割巴山之猿嘯，其混然而天成，微等鑿之可驗，彼鑿石雖潔而近乎俗，金玉雖珍而幾乎僭，嘗獨私之勝處，惟獨者之獨古，惜流落于市井，爲時人之所厭，幸洪泉之賞音，樽酒直而見念，不然，則灰釁下之桐，而失酈城之劍，老人既歸而謀諸婦曰，我以酒隱處身純儉，欲此物以有託，了吾生而無憾，于是撥春甕之噴噴，跳乳泓之渾渾，挹彼注茲，十分激灩，追顏子之瓢飮，陋管氏之反坫，唯嚼石蝕之宿醬，緩萄荷之葍莢，少焉既夕，風清天淡，舞月影兮徘徊，吸露華兮汎灩，已而先生徑醉也，宮錦淋漓，角巾欹墊，捲河漢于一酌，盡江湖于一蘸，洗戰國之蠻觸，弔古今之時晦，陶陶乎釋身世之縛纏，浩浩乎謝功名之機陷，然後神遊八表兮，其將以躡鴻鵠之背而探驪龍之頷也。

五言古詩

題賓泉軒

野人强冠襟，任事多脫略，官府逃喧卑，偃臆想清賞，高情渺府雲，逸興發幽壑，山色爲誰來，秋光無處著，頹紅掛斜陽，溪碧分路灼，天共水相合，風催雨欲作，漁歌散汀洲，春相隔籬落，居士破微茫，斜暉淵參錯，幽懷殊未闌，歸興輒作惡，後會定何時，期以辛丁約。

詠張宮師二疏東歸圖 (案)張吏曾爲金太子少師張汝霖書此圖當即所作

戰國事縱橫，嬴劉初滅裂，强嬴灰六籍，名教浸衰缺，卯金新興禍，纂簡訪遺缺，人材就教育，士檢敦修潔，賢哉二大夫，恐覺槐安穴，(案)魏安國爲唐時故事此與引用語附訂於此 功名我何有，劍首吹一吷，約日供稼疾，乞身良勇決，兩宮賜黃金，恩渥禮不褻，送車數百兩，祖帳都門決，冥鴻高翔翰，天馬落羈紲，倒橐侵供具，資族相娛悅，父子以壽終，(案)本傳父子字乃承上文兄子而言此較用本明併附訂於此 名聲日星揭，人誰不學步，卒莫蹈其轍，寥寥閱魏晉，得一陶靖節，平生腰骨硬，肯向督郵折，後世無聞津，風流冷于鐵，龍眠以畫隱，遊意騁往哲，嗚呼紙上影，生氣猶凜冽，宮師鄉廟具，天爲蒼生設，莫襲異姓封，長揖稷與契，云何眷短幅，摸索塵漫滅，況爲山九仞，一簣功可輟，赤鳥鳳巢閣，姑從鴟嚇血，方將薦廟堂，欲公孰靦縺，致君羲舜上，鐘鼎載勳烈，歸艇渺烟波，騎樓醉松雪，古今雖異時，出處同一轍，款關幸不惡，計正恐拙，兩疏儻有靈，抵掌冠纓絕。

題李札掛劍圖

季札貴公子，軒軒氣凌雲，平生會心少，四海一徐君，相逢適所願，情話如蘭薰，徐君願長劍，意欲口不云，季子心許之，將歸識荒墳，節不容久，驪駒佩輕分，言還訪舊隴，路人指新墳，于將掛喬木，以示初意勤，知己九泉下，魂識聞不聞，今人交勢利，輕薄徒紛紛，豈惟此道絕，反是爲虞文，伯夷微仲尼，萬古埋清芬。

跛蹇驢出谷圖

我家蹇騎驢，丁年習騎射，每憶逐蒼鷹，應手相枝藉，一行走風塵，此事更何暇，朝來閱短幅，歸興輒命駕，丹青知誰歟，想與二易亞，看猿良獨癡，失林還可訝，樹虯幸無罪，樹肉鮮可炙，毛骨竟何貌，異我與麝，水草苟自足，慎勿害農稼，恐逢曹景宗，數肋不汝赦。

程倚書油烟墨

書生短燈檠，業苦孔之卓，自巧出塞餓，蠟煤收紙蠹，魚腹作萬計，得此媲蒼璞，陸離終不疑，良質信堅確，陳玄等肘印，肝腎要膨琢，是中自有樂，未許兒輩覺，堂堂地官伯，智欠吞河嶽，陰麋侵月窩，拜賜不敢，人生幾何最，歲迅疾若飛，這胡爲事細碎，刻意追古朴，得非遊戲耳，一笑供棊擲，區區張與李，小道安足學，何當獻天子，毛穎令頭搶，增新漢文物，潤色周禮樂，天章賜詞臣，宛彼雲漢倬，但恐醉當倖，狂發御牀角。

和陳無己送東坡韻

坡公守徐杭。餞客傷年遠。人生貴知己。旅退其可忍。陳三天下士。好德吾未見。垂涎增熊窟。攜手謝關鍵。
觀過斯知仁。如月蝕帆滿。閒風激肝膽。所恨我生晚。

小兒難夫子辨并引

予奉朝命之夾門。道過太行。路左有二石像。詢其父老。云此小兒難夫子迴車之故地。予惡其虛名而無實。作是詩以辨之。

我行自井門。道出太行嶺。路傍古石人。髣髴類形影。過客互傳疑。是非竟誰詰。曾逢田舍翁。荷杖雪垂領。
爲問定何如。愚蒙應幾聲。云昔東家丘。歷聘入吾境。偶此值小兒。難詰豪且穎。丘也不能對。驅車返天井。
邦人思其賢。想像刻頑礦。始予駭其言。頗亦發面頳。夫子聖者歟。日月揭餘炳。豈問採樵斧。巧拖運斤郢。
翁徒老于年。此事能不省。翁聞遽愀然。色厲聲亦猛。轍迹今尚存。非況傳已永。吾生多大言。詭辨勿復騁。
信知端木賜。下釋東野獷。正如與蟪蛄。而語春秋景。小姑嫁彭郎。舉世莫能整。嗟哉吾道窮。生死何不幸。
生而非其時。伐樹迹屢屏。亦嘗撩虎鬚。白刃脫俄頃。死爲萬世師。廟貌多土梗。自非二仲月。門穽終歲靜。
山魈與社鬼。香火未嘗冷。此事因不平。此心常耿耿。吾生賦摘直。浪許近骨鯁。與物例多忤。所動坐愆眚。
憤世無奈何。寄余氣生癭。

七言古詩

題張信道所藏李元素淮山清曉圖

長淮宛轉淮山麓。浩蕩淮光釀山綠。側峯橫嶺巧連延。直自鍾山徹浮玉。曉來煙霭與風塵。面目參差未是眞。中宵沆瀣一濯洗。突兀了觀清淨身。陽烏飛出扶桑路。翻拂晴陰披宿霧。朝暉千丈臥長虹。嵐色半嚴橫匹素。須臾露綠漸分明。怪底懸崖化赤城。風傳粥板僧定出。露濕野巢鶴夢驚。玄暉舊筆絕俗韻。元素豪奪紫泥印。祇今元素入窮泉。惜哉一代風流盡。

題雪橋清曉圖

山翁臥聽溪風急。夜半簷珠落窗隙。千巖浩蕩失故態。萬徑荒寒滅人跡。挐舟欲訪戴安道。截岸層冰正堆積。闃然清興不可遏。側帽招提無咫尺。攝衣便擬犯寒去。禿袖抱琴龜手澀。長橋蝦脊挂樵屨。卓破橫江玉龍脊。粥魚鼓聲未了。扣門喚起觸天寒。開軒對榻誰賓主。呵手細數坐搖膝。從來支許非幽尋。放意茶顛忝詩癖。虎溪相送何遲留。更待林梢掛蒼璧。

題高敬之所藏雲溪獨釣圖

疎旋留客晝偏長。茗椀告能新鐺香。主人不恤塞其手。爲出牙籤古錦裝。鵝溪半幅開平遠。天際歸舟煙樹晚。釣翁簑笠釣滄浪。一波不動風絲懶。吾家舊隱柳溪間。誤落紅塵不放閒。披圖使起清興發。恍若坐我黃蘆澍。黃陵翩翩貴公子。愛畫乞詩差可喜。幸今老父眼尚明。莫惜千金訪繭紙。

題張運使恐景圖

點鞭長算收餘暇。忙裏偷閒眞倒懸。北憩息落庭花。一榻清風不論價。平生雅志一丘壑。小夢江山猶命駕。雲低平野晴溪樹。雨淋屏峯補天缺。老農市酒喚歸渡。漁伯艤舟楓樹下。開襟檢得春草句。揮灑短軸爭險炙。夜涼吹笛常抗衡。槐火石泉足更霜。披圖撩我倦遊興。念念蓴鱸乞長假。與君田里馬牛風。蠟屐與趁運跡。畫工豈識夢中詩。催且須煩息軒畫。（案）息軒即楊祕監邦基德懋金史有傳

王子告竹溪清集圖

深山佳處多荒僻。豹霧蛟涎絕人跡。縱能陟險一登賞。重巒百休披峻陡。豈知城市有林泉。杖屨相從都咫尺。尋常四友會眞率。茗具酒尊隨所適。竹風細細几席靜。花雨冥冥巾幘濕。邀休方與聖賢對。觀妙超然存目擊。吹臺名士意領略。手弄蒲葵坐搖膝。晉宗盤礴撫長松。假傷材大時難得。涼川野老氣蕭適。陪謁龍顏秘長揖。琴書笑詠有眞樂。不減仙翁戲巴橘。九原死者如可作。應恨烏絲欠珠璧。蘭亭勝閣久寥落。歲月轉頭駒過隙。賢君此畫更珍藏。此會他時恐難必。

跋秦假病馬圖

開元天寶誰能畫。韓子規摹出曹霸。惜乎畫肉不畫骨。坐使驊騮減聲價。晚生韋偃非畫工。少陵得名能古松。試拈禿筆補東絹。使覺天廄無眞龍。胡不寫明皇照夜白。弄騎顚鬉嘶長阡。又不寫大宗拳毛騧。百戰萬里輕風沙。如何寫此神俊將。斜落玄黃只皮骨。卻思落日蹴長楸。風入四蹄追健鶻。嗚呼往事今莊然。嬌嘶有意誰其傳。主恩未報忍伏櫪。志士撫腕悲暮年。安得老將通馬語。爲秣醫治今蹙平所苦。行當起廢一長鳴。要洗凡庸空萬古。

跋張舍人所收楊仲明天廄鐵驄圖

大宛山下汗血駒。麟鬐鳳臆龍頭顱。黑花細灑雲滿軀。倜儻不與駑駘俱。黃金絡頭老京都。注目落日思長途。困人任鞭不敢驅。似聽馬語方踟躕。嗚呼龍媒已矣夫。林慮恨對長風呼。誰能寫照開新圖。楊子妙筆非臨摹。頗存著意收畫廚。風雨變化防須臾。過翁永轄翼帝車。月旦人物評錙銖。下令但買駿骨枯。世上良馬無時無。

題高解元所藏武元直山水（案）武元直字善夫明昌中名士事見書史會要

洞清宗元不傳法。此老無乃得之心。妙畫通靈恐仙去。須防風雨夜窗深。斯人地下骨應朽。此畫世間等復有。莫與紛紛俗眼看。等閒卻作丹青手。

覺華島并引

予自少時。即聞遼東覺華島爲人間佳絕處。凡道經海上。未嘗不駐鞍極望。久不能去。竊簡書有期。不得一到爲恨。大定乙未之秋。仲月十有四日。予自對簿理冤獄竣。投宿龍宮下院。謀諸老宿。期一往焉。老宿曰。今秋風勁。波浪洶湧。雖梢工篙師往來其間。亦不免縮頸汗背。當俟隆冬冰合。如履平地。然後可著鞭耳。予竟不聽。明日登舟。行未幾半。風濤掀簸。舟人爲之變色。于是收帆弭檝。維石于北渡。予歎曰。此而不濟。則命也。遂割牲釃酒。投是詩以禱之。遂復鼓楫以進。已而風

停浪靜。天水淇然。極目萬里。恍然如坐大圓鏡中。指顧之間。已登彼岸。舟僧詢大德者謂予曰。正直動山鬼。詩句起蛟龍者。信不誣矣。予笑曰。如二公者。千古仰之。猶太山北斗。豈庸人末士所可擬哉。是必憐其勤而報以誠也。不然。則劉昆所謂反風滅火。蝗不入境者。皆偶然耳。雖然。此一段奇。亦不可不紀也。

宮亭湖神威且通。往來逢客能分風。廣德王祠觸帆應。重樓翠阜浮霜空。我行擬上登華島。香火遍走青蓮宮。中流來濟成艱險。船頭西向旗腳東。雲奔霧湧白浪捲。一葉掀舞洪濤中。平生行止類如此。憑仗願有信與忠。嘗聞王爵尊位顯。豈變化難爲功。指呼蛟蜃掃陰翳。天水萬里磨青銅。解維轉柁便帆腹。雙槳不舉追驚鴻。茲遊政要償素願。勿使坐歎詩人窮。投文再拜瀝微懇。爲我寄語白龍翁。

留題登華島龍宮寺

傳聞三山觀空虛。珠宮貝闕神仙都。茫茫弱水限舟楫。人跡不到知有無。平生酷愛江山好。祇有龍宮登華島。何年經創作者誰。與聖帝師孤竹老。老人絕俗棲金沙。歲久香搖來天家。懸崖架壑置佛屋。突兀殿閣凌煙霞。一作蕩明霞。透知造物開神異。故壓祇園布金地。四顧鯨波翼寶殿。玻璃環擁青螺髻。我生自厭塵羈絆。坐覺兩腋生清冷。夜涼海月耿不寐。幾欲舉手捫天星。明朝收帆落塵土。一步回頭散風雨。向令坡老此經行。想不願爲天竺主。

拙軒

拙軒少也絕交朋。閉門坐斷蒸牀繩。援梧手卷挑青燈。目力自足爲秋鷹。一行作吏負且乘。簡書夜下催晨興。心勞政拙無佳稱。高枕綏帶吾何曾。年來安東逐斗升。吻腥背汗被炎蒸。到官簿領交相仍。臨事自笑無一能。有賢老我詢藉丞。日提罪罟窮浚兢。窮冬九月河水冰。玉樓凍合衣生稜。匪寒火坑寒不勝。呼吸未免掃塵霧。積安茶熱邪上騰。阿堵中有輕雲蒸。隔膜射目穩可憎。救背濡管長結膺。初謂造物何侵陵。細思無過示小懲。世醫屑屑猶自矜。肝脾豈易分淄澠。扁陰嗜欲學山僧。此理蓋出三折肱。斯文未喪信有徵。天其使我復明增。要作楷字瘦如蠅。表乞骸骨歸丘陵。狂第二頃存有恆。堆盤首蓿衣露綾。醉眠牀下呼不應。自許此著高陳登。飯餘睡足持枯藤。老眼細數雲山層。

客中戲用龍溪借留韻

太行西北雲横日。一日九迴腸斷絕。今官就養成所願。有日膳羞食不足。逆行倒置坐迂闊。稍覺此生催此腹。孤行遠去父母國。懸懸不同桑下宿。山長水遠苦愁人。不堪秋風驚轉綠。平生猶恨失提攜。蘭趨當門爲詩禮。文章陋不一錢直。五經安用腹笥讀。東塗西抹竟何有。坐歎馬牧消髀肉。公家無補一毫髮。鼠竊太倉饕寸祿。既無里婦謹乞火。未有先容莫投玉。天涯懷抱爲誰開。盡寫窮愁入詩軸。

柳城西聞蟬有感

坡老放歸舟繫汴。驚聽蟬聲鳴北岸。文公嶺外得京官。照蝎堂間猶喜見。我今薄宦天一角。適以事反明使傳。柳城西路忽聞蟬。駐馬久之增感歎。臨歧淒咽固有意。假對鄉人論半面。吾廬環木夏陰合。聒耳長

嘶。吾每慘安東地冷無此物。所以相逢春還春。晚風晨露汝易足。何苦叨叨聲不斷。觸胡邊客淚橫臆。落日窮途方寸亂。朱門砧杵快新涼。乞汝秋天從叫喚。

轍中鱉龜并引

予以公事按部郊行。過汚泥濁水。深不沒膝。廣可三丈許。車轍中有烏龜伏焉。首尾尺餘。予初疑鼈背。舉而視之。則頭耳碎矣。予謂凡物之神。無如龜者。意其介魚龍而伍蛙黽者。則必脈網罟搜羅之患。以求自安。今復死于奔輪之下。豈靈于人而不靈于己耶。抑吉凶逆定而不可逃耶。政如嵇叔夜鍛隱以避世。反見譖于鍾會。竟不免東市之刑。信乎。死生有命。脩短有期。彼有不顧名節。徼幸以求全者。未必然也。予作是詩。蓋有激而云。

玄夫六甲存神氣。耳息縣縣口常閉。會巢蓮葉綠毛更。遊戲人間閱千歲。吉凶未判倘謀及。告以將來若符契。江湖佳處多網罟。側足恐爲人所制。持骸鑽灼事變病。窮處不材從此逝。蒿林居士強解事。請江使者何經濟。泥塗雖辱固不惡。所幸此身能自衛。豈期曳背當車轍。碎首奔輪翻致斃。乃知生死有定數。萬物自然無巨細。蟲蛇多寡各安分。椿菌短長均一世。越人善游卒兵死。單豹養生遭虎噬。何今縮腑竟不免。使我追傷收寒涕。至人知命付一笑。我獨惜錘能不蔽。千古蒙莊倘有靈。須知曳尾非常計。

予以朝命催租河朔道出隆慮避近楊東野蓋彼隱人也嘗許予小山以地遠卒不能致約以後期故作是詩以爲定劵

嗟君學得屠龍手。走遍人間病倒口。左攜妻子右琴書。卻返桃源老耕耦。閉門閒草太玄經。冷眼覘世事奔走。忽然過我傾蓋。夜對寒燈共杯酒。撫髀拊膺話平生。河漢無聲轉星斗。自言家有小玲瓏。坐使鐵鏡聊半後。青生嗜好同多疵。不許千金醜敝帚。山深但恨卒未致。他日願爲吾子壽。人生尤物安用多。要與仇池爲二友。明年尺牘道長鬚。莫爲先生化烏有。

上周仲由少尹壽

姚公到業千古高。雲孫間出皆時髦。鶯生夫子賢且豪。風霜凜凜魁吾曹。詞源萬斛何滔滔。作賦竟欲續離騷。懸知富貴不可逃。鄉人莫取輕韓翃。長竿不肯擬饞饕。引手一釣三山鰲。命也數奇時不遭。風塵州縣貝身勞。不容吏手如枯槔。乾沒避止民無搔。近出幕府持旌旄。季孟伯仲胡爲明。東門攝場殷蒸羔。先生盤飯猶浚筵。衆人醉死貪濁醪。先生觀石斧酣糟。什者往往爭錐刀。齊角而齒寧非饕。黃金堆臣爲市袍。公獨視之如秋毫。迺知賢愚異所操。相去豈特九牛毛。久諳世味嚼空螯。徑欲脫幘詠逢蒿。吾待側席登夔皐。如君才氣寧容韜。蒼生渴望方嗷嗷。要使萬類歸甄陶。盛樂且舉弓矢橐。樂職頌德追王褒。乞身歸老隻魚舠。煙波萬頃翻葡萄。醉尚臥看橫長篙。衙煙破月時嬉遨。會逢石髓流青膏。喫如香粳食如桃。方瞳瞭然牙齒牢。入間歲月從奔濤。久厭濁世蒙腥臊。振臂一舉辭塵勞。黃鵠飛去壤蟲號。芳蹤杳落聞雲璈。

酒訓劉師韓自遼西按田道迴僕率僚友迎勞于郊是夕僕酒戰敗績明日師韓傳檄再三竟不收

用蓋渠豪于飲而佚若不能也戲以此詩解嘲

劉侯牛論推豪邁。壘悲胸吞無蔕芥。興來和月吞玫瑰。累舉十觴嫌未快。我生不飲亦勉強。涓滴入唇亦狂怪。螳螂怒臂要當轍。大白相浮爭勝敗。初期堅壁老彊敵。皆鄙自困平原界。鼓噪其如氣已竭。假寐棄甲投戈椎黎明。敵戰示巾幗。骨未致師先潰解。君于伯倫當季孟。我好無功設宗派。服而舍之古善政。驟勝且驕兵所戒。誇水獎舟會有時。勿卑鄰小拔蜂蠆。

題劉器之秀林亭

劉郎事業凌徐嚴。風骨玉立高巉巖。平生雅志在丘壑。嗜好與世殊酸鹹。謀身易足田百畝。一作時人但笑家四壁。活計秖有書千函。一作悵眼貴可也下函。短衣縚勝杜陵老、窮冬性命依長鑱。兩城佳處有別業。手種杞菊植松杉。十年小築面倒巖。佳木異果陰相接。一作架多青子陰相接。洗觴自有赤腳婢。安用捧椀柔摻摻。清談到聖會心處。日送飛鴻唯阿咸。鬼仙勝名以秀楚。老子于此端不凡。閉軒如對龍蛇舞。恍然坐我脇金巖。期君少起賦雲壑。顯下品品附其誠。一作勸君獻起長楊賦後來未必輕草誠。曲江燕月足行樂。歸路草色迷春衫。御愁三徑花狼藉。無覓舊主聲呢喃。功成事了當勇退。北山勿遣移長緘。我今出試已大謬。貴餌聊擬兒饞。茂林豐草麋鹿性。終勝不受黃金銜。還家未有置錐地。但見紫苡明珠謗。頭顱過此可知矣。歲月飄忽追風帆。他年定約卜鄰舍。屋茅爲我先誅芟。吾言要踐不可食。江水在此神其監。

送人官滿二首

朔風吹雲颳稚起。木葉蕭蕭落寒雨。先生官滿遊京華。扁舟欲發湘江渚。寫詩餞別各盡觴。遙贈蓬島三千里。思君到日梅亂開。瑞雪花飛鳳城裏。

草堂新成長獨吟。故人不來黃葉深。茶爐香消倦榻榻。梅月夜冷慵調琴。我歌驪駒餞君酒。君出陽關傷我心。長江東去浮雲闊。悵望雲樹憐知音。

用時元瑜韻

歲平平昔心如鐵。何法澄江湛秋月。地爐無火發山居。坐對梅花咀冰雪。是中何好有底惓。我樂自謂超三絕。想君旅歲客淮上。減腳遍歷溪橋邊。見花輒飲醉即歸。龍蛇揮掃爭新奇。至今清思時到舊遊處。尚記幅巾直拔橫竹枝。錦囊投我須歸何。正似西子杯觴招東施。梅兮梅兮爾今但有一藝足。世人未識本來之面目。寄謝無爲老衲他日但過時。當爲浮杏主人留一宿。

送劉直美

吾宗之子來何獨。妙年器宇非庸俗。初聞吾族盡騏驥。次以平安報脩竹。挑燈把酒擁兩音。似喜人聲到空谷。黯然語別得無情。天涯況是平生熟。

題左閣使瓊花后土像

維揚瓊花天下無。木屋遮分梅前驅。染園移植有深意。要識姑射冰肌膚。絕品豈知神所寓。等閑未許京

塵污。空煩腰鼓揭春雷。打徹梁州殊不顧。明年詔遣歸故宮。玉蘂爛漫紫天風。香聞二十四橋外。熱惱坐變清涼中。世間無物那容久。一夢兵煙化爲有。無雙亭上月依然。可憐空照傳杯手。何人收取斤斧餘。栗玉其色蒼溫如。三都賦客眼昔白。歎惜流落剸歔欷。十襲珍藏誇國匠。寸截爲刻柔示否祇像。栲栳煌煌玉座開。想見嶽瀆來稱頌。歲時香火必躬親。豈爽舍此依何人。酒胡腹役何足道。居士强名安得神。物理細思尊有間。豫將毋忽溝中斷。不如鎣朽社櫟兩不材。得盡天年保無悲。

謝王仲章惠淮馬

憶昔短衣精騎射。千金市馬爭論價。尋春不惜錦障泥。歸醉且無信長鞭。一行作吏遭羈束。五斗紅陳家不足。騶騮賣卻買款段。夜龍空槽取食粟。年來可惜窮到骨。奔走不暇黔吾突。天公更使我馬死。造物戲人無過忽。聞君廄有江淮種。風入四蹄兩耳聳。惠然見貺顏周急。幸免鹿轅行决踵。投詩寄謝三歎息。蓋溢倒囊無寸積。他年客路會相逢。小倩恐嘶吾不惜。

題劉德文樂軒

君不見達官火色凌朝霞。傳呼數里清堤沙。門人故吏聽頤指。吹噓一到枯生花。那知任重責亦重。朝服坐待曉鼓撾。攝鱗逆耳事可畏。四十未過兩鬢華。又不見朱門錢癡豪且奢。羅紈按舞催箏琶。萍齏豆粥何足道。猩唇熊掌來咄嗟。那知中夜獨不寐。百萬計恐茫羞。匹夫無罪死懷璧。何異屏象之角牙。人生快意在富貴。富貴何爾餘何誇。劉君適意殆非此。其樂自謂眞無涯。官閑非少憂患少。君恩俾殼及全家。壽親餘暇沽賓友。教子尚有書五車。百年萬事付杯酒。部伍鼓吹鳴池蛙。眼前識破兩蝸蠻。皆炙不留手宥斜。簡中欽趣例如此。廻首富貴誰能加。我今百指無定止。貧舍御荻衕糊蝸。思君清樂不可得。對此況味殊不佳。何時徑往君家去。主孟莫厭煎鹽茶。

題中隱軒

君不見嚴君平梅子眞。成都卜肆吳市門。萬人如海一身隱。外聽車馬爭馳奔。又不見介之推屈大夫。縣山澤畔何區區。孤高與世自冰炭。甘焚就溺捐微軀。兩公朝市大喧噪。二子山林更牢落。混俗變姓良自欺。賣身買名何太錯。我則願師白樂天。終身衰疾留司官。伏臘粗給發患少。妻孥僅煖身心安。況有民社可行道。隨分歌酒陶餘懽。經邦論道不我責。除書破賊非吾干。折腰束帶莫恥五斗粟。猶勝尻輿謝椒八自解。一朝事敗竟赤族。曉爾安得爲孤犢。塵韁汗板莫厭時奔走。猶勝李斯相秦印如斗。一朝禍起遭轅粗。卻思上蔡牽黃狗。況知富貴不可求。僥求縱得終身疑。不如中隱軒中日日醉倒不省萬事休。

拙軒集卷二

五言律時

被檄平田谿投宿兔山院留題

人事絕紛譁。臨軒面四郊。松風清不斷。槐影密相交。花蘂香蜂穴。芹泥落燕巢。他年香火社。此地擬誅茅。

中秋月下有感戲傚樂天

此夜十分滿。中秋萬古情。素娥應不老。蒼鬢可憐生。追想歡呼處。翻成歎息聲。悲歡人自爾。月是一般明。

送王平仲二首

淑倒少嬰孃。肥濡餘怨迂。半面便健羨。無渠吾胡娛。袖手久不偶。鋪書如枯株。索寞各作惡。呼車姑須臾。

放浪疑虢雛。耄髮將長揚。假丞晚倦歇。徜徉藏光芒。薄宦苦齟齬。者舊荒羊腸。黯慘賦酬險。彷徨傷王陽。

五言排律

蔡州

縣郭城雄壯。登臨寫客懷。九州惟古豫。千里控長淮。極目樓林杪。臨芳瞰水涯。南城新息路。西市確山街。

門易朝金榜。亭餘閱世牌。樂光眉拂黛。藤汝股分釵。八卦壇微認。三王冢尚埃。劍湖魚唯唯。壺樹鳥喈喈。顏筆龕巖壁。裴碑瘞土堦。卜蚴留遺志。係髓近齊諧。坡底爲龍竹。廳前繫馬槐。絕纓臺泯沒。鑄劍冶堙埋。坡迹留任宅。涪詩刻秀崖。黃陂澄宇量。許月旦名排。秦賦敵揚子。斐歌勝李娃。越王悲壯志。唐女換道儕。元濟狂爲猘。宗權暴虎豺。士風敦儉素。聲樂絕淫哇。玉粒家家足。紅蕖處處揩。吳氛蒸霧瘴。楚氣擁雲霾。笋石當衢道。仙楡拂郡齋。王侯更廟狄。宮相捍淵柴。竦也嘗臨判。誰乎亦攝差。陳翁探接踵。歐父子聯階。觀額因王殿。民坊出陸偕。許詩多散落。葉記半磨揩。在昔優師帥。道風軼等儕。老夫爲政拙。雅志與時乖。倦鳥收長翮。疲驂戀短楷。江山題不盡。吾已辦青鞋。

挽姚仲純(案)此詩附載中州集醉軒姚先生孝錫傳後。祥後半首亦似過叢下之作。

夫子人之傑。魁然道最純。鄉閭連沛邑。族系出虞賓。高節冰壺瑩。孤標玉樹新。妙齡探桂窟。雅志傲蒲輪。事業傳衣鉢。風流表縉紳。斗南惟此老。月旦復誰人。忍死哭亡社。偷安笑貝臣。斯文雖未喪。吾道竟難伸。彭澤不書宋。東陵無負秦。直從強健日。收得自由身。把臂言猶在。回頭迹已陳。發書占賈鵩。絕筆感商麟。玄矣騎箕尾。嗟哉厄巳辰。終天從此別。窮壤向誰親。墮鄰逢王果。留燈待沈彬。彭殤俱逝水。孔跖共荒榛。書帶綠新塋。笛聲思舊隣。絕絃雙墮淚。挂劍一傷神。冢樹悲長夜。山花作好春。蹉跌今未杪。誰爲寫光塵。

六言律詩

贈李彥猷郭伯達二首

才氣無雙家世。中朝第一名儒。茂爲登龍士擧。醉揮倚馬詞頭。南鄭羲封綱紀。西崑詩律深幽。自古下隣識面。與君正合交遊。

豪氣從來角出。雄文未易肩儔。學騁翻輪牛後。點蠅誤失龍頭。經火初驚玉美。飲風久識蘭幽。他日相期林下。幅巾與赤松遊。

七言律詩

寄王周拙道人

幾年風浪沮迷津。一夢煙霞隱稿結。足正宜居子午。投巾聊復記庚申。兒孫又繼平生志。姑婦能甘抵死貧。邂逅相逢應笑我。蒼頭華髮走紅塵。

寄李致美(案)李致美名晏。金史有傳。

別來歲月遽如許。鱗羽沈浮絕往還。款接清談思萬在。未忘習氣夢催班。信知天上玉堂好。何似江西道院閒。他日相逢能似舊。祇應君眼與南山。

受諫職役久不赴

責重遼遠力不任。中宵未寢念之深。姚虞已拱垂衣手。由甫空勞補衮心。仗馬不鳴羞短豆。野麋有志老

長林。橫身會有消搖報。莫笑年來使學嚬。

予叨諫垣。恨無補報。到年來歸計未成。晝夕梗于胸中。作詩以見意

瀰漫鐘鳴誰執咎。望輕責重難爲功。老蠶無地可作繭。饑鵰見月思傷弓。忠言恐觸三傾。何好豈辭黃
九竅。吾非匏瓜能不食。朝暮喜怒從狙公。

至新蔡寓居開元寺。暇日與文伯起登綵樓賦詩（案）文伯起名商。見中州集文登水集

寺壁舊有秦少游題詠。計其年已少于此作多。當時坡谷諸公皆推重。意爲遠到。而竟不然。所謂方行萬里。出門車折軸。惜哉

往昔秦郎妙天下。淹留曾倚仲宣樓。長材不用虎爲鼠。場罷竟從鯛與鳩。天矯飛雲歸仙骨。連卷碑翦落
牆頭。世間毛人豈復有。應與鬼張地下遊。

初到蔡下已有春意

向辭北闕猶飛雪。及到南州便得春。知有勝遊供勝具。況宜閒處著閒身。江湖且作忘魚計。天地能容疎
懶臣。兀坐靜思心語口。此來無愧汝陽人。

犖義卿遊學蔡下積年。今雖老。豪氣不除。此州因兵火後。鄉校幾廢。義卿獨能徒步千里。請所貴于有司。今復告成。亦可謂能張吾軍者也

泮宮俎豆幾息矣。極力贊成時乃功。詞源滔滔注絕壑。俠氣凜凜凌層空。鄉人敢易蘇季子。坐客盡驚陳
孟公。相見明年春更好。杏園人醉馬嘶風。

方山開有代者。坐中戲至潸然

五年不去任推擠。慚愧鉛刀試割雞。妻子久甘塵滿甑。兒童皆笑醉如泥。假無遺愛寬齊市。空有餘恩汙
冉溪。此去會應書下考。於斯癡女勿輕啼。

思歸

擢實之疑罪莫數。君恩猶許牧邊州。要尋薊北山深處。身在淮西天盡頭。袖手不應書咄咄。乞骸端欲勝
休休。求田問舍真良策。臥地還勝百尺樓。

夜宿淮陰城下

將軍旗鼓渡中流。明日孤城土一丘。埋沒游魂隨野草。煩冤新鬼哭沙洲。坐看赤壁飛灰滅。行想金陵王
氣收。惟有多情淮上月。夜深還照女牆頭。

故人翟仲謀歡倒屣。今夜見之所異于昔者。蒼顏白髮耳。適以詩陳情。觚叙其宙。因以勉之

憶昔妙年全射策。今誰存者苦無多。鄒城久矣埋長劍。陶徑依然卧短梭。鉛槧功夫真戲耳。虀鹽活計奈
貧何。鵬圖九萬平生事。老鬢青雲尚可摩。

雞頭

竹姑新煮梗沫丸。咀嚼常憂肉煩乾。誰認龍胎剝玉彈。共驚蛟室泣珠盤。芋頭有味終難永。菱角着名不

奈寒。喚起昔年風月興。惜無千丈酒腸寬。

天德辛未。家君守官白霫。僕是歲登上第。交游飲博。皆一時豪俊。于今二十六年矣。適以審刑復來留數日。故人高儔之以舊見訪。問當時所與游者。往往鬼錄。高本富家。今貧甚。僕向最年少。今老矣感歎久之。爲賦詩以自遣

憶昔登科正妙年。鞭驕花風散神仙。金釵貰酒春無價。銀燭呼盧夜不眠。往事悲涼真夢耳。故人零落獨
潸然。臨街父老應相識。笑指潘郎雪滿顛。

日暮倚杖水邊

水國西風小搖落。撩人縷緒亂如絲。大夫澤畔行吟處。司馬江頭送別時。爾豈何傷吾道在。此心惟有彼
蒼知。蒼顏華髮今如許。便挂衣冠已是遲。

別高施大使二首

萬里朝天禮告成。歸途冰蹄積崢嶸。相從遽作春雲散。款語何妨夜月傾。兩地關河傷遠別。一天風雪歎
勞生。他年幣玉重來日。對立梁題眼更明。

迢迢都忘百日勞。匆匆言別奈無聊。渡江相見迎桃葉。分馬能忘贈柳條。煙抹雞林山隱隱。雲橫鶴野路
迢迢。君侯此去應前席。爲贊忠嘉事聖朝。

李仲佐遼東之豪士也。初識于大元帥席上。怪其議論英發。坐客盡傾。至于通練世務。商較人物。雖博學老儒或有所不及。僕喜其爲人。臨分以二詩贈行。且將以爲定交之券也

裔緣姻姻援維容。一洗從來蒂芥胸。笑我殘年方射鼠。喜君巨手學屠龍。聞名素重千金諾。識面尤輕萬
戶封。指日乘槎吾已矣。與君林下會相逢。

客路逢君蓋少傾。欵然相與話平生。心胸皂白人倫鑒。齒頰吹噓月旦評。雖忝後期難有信。參商輕別得
無情。從今把酒須東望。千里關山共月明。

過代

金波曾醉鳳門州。端有人間六月秋。千古山河雄朔部。四時風月入南樓。漢家戰伐雲千里。唐里英雄土
一丘。紫馬曲欄搔首望。晚來閒殺釣漁舟。

題莊子祠堂

蒙莊千古昔成塵。德業猶爭日月新。說劍似乎非聖作。鼓盆聊爾見天真。螳蜋掏掏人間世。蝴蝶悠悠夢
裏身。才與不才俱是累。先生木雁誚書紳。

海棠

輕紅淡白天然態。山杏溪桃不足多。睡足精神聞蠟燭。酒酣肌肉挽香羅。都官有隱遺如許。工部無情奈
爾何。流落幸遭蘇玉局。一樽相對爲君歌。

病起

衰疲那復病交攻。湯劑扶持幸有功。牀下蟻聲端是妄。杯中蛇影本來空。政緣造物偶相戲。不謂工詩坐此窮。三復佳章燈便健。信知詩檄愈頭風。

張子因奉命封册長白山廻以詩送之

勞生汨沒海浮萍。宦飄吝風轉蓬。我昔按囚之汶上。君今持節出遼東。分攜遊爾閱三歲，相對索然成兩翁。從茲歸駿趁重九。黃花手撚壽杯中。

寄題涿郡蜀先主廟

當年竹馬戲兒曹。笑指龍桑五丈高。時也其誅千里草。天其未厭卯金刀。宗臣嘔血重三顧。嗣子不才輕六韜。故國神游得無恨。破垣風雨夜蕭騷。

天下英雄惟使君。本初之輩不須論。初無尺土三分國。遂闢 星五丈原。簡策功名成廢紙。歲時簫鼓鬧荒村。猶勝故國不歸去。叫斷西風杜宇魂。

題伍員廟

蚤年亡命入蘇州。破越興吳出壯謀。可惜捧心貽後患。遂令胥臍寄前羞。忠臣竟受屬鏤禍。故國空傷麋鹿遊。欲向波神問遺恨。竹山三月石潮頭。

送劉師韓歸雲中二首

怱怱杯酒促行軸。挽斷征衫不少留。別友情懷難作惡。還家滋味勝封侯。雞催殘月岡山曉。雁貼黃雲馬邑秋。老矣仲宣歸未得。儆君底處許依劉。

客裏那堪送客行。迢迢煙水指歸程。子規催促渾無賴。秋雨留連卻有情。此日短亭輕折柳。何時長路重班荊。著鞭穩上青雲去。莫惜因風寄好聲。

丁未[illegible]告

平生自信不謀伸。媒孽那知巧亂真。暗有鬼神應可察。遠投魑魅若爲鄰。九天誤詔與更始。萬里湘纍得自新。天地生成知莫報。一杯何日與封人。

高武略復和英字韻見贈走筆奉酬

落紙千篇筆退尖。我方刻畫老無鹽。黜龍之後知誰識。糟麴其間想自嫌。願莫北燕須伯樂。編西江派得洪炎。便當見取高師著。此去心顏更可諂。

泛舟用千子告節副韻二首

綠舟風幔波瀾。草草杯盤略解顏。綠蟻淺斟金鯨落。青娥低唱玉連環。忘機鷗鳥心情好。信美江山眼界寬。老矣相逢拚一醉。正須絲竹寫餘歡。

勳業時時把鏡看。卻嫌秋水照衰顏。肘懸斗印頒分竹。行恐泥封促賜環。酒裏光陰眞可惜。客下攙抱若爲寬。十旬、梁昔須醉。今我區區亦鮮歡。

養牛

土木形骸聊假合。丹青毛角巧相宜。老拳痛手交攻鬬。粉骨碎身知爲誰。不似顚狂持索處。正如羇縻過堂時。後園傲吏眞達者。未肯生爲太廟犧。

送李致美之任雲中

宸旒備在村陪京。摩拊疲氓藉老成。金闕共瞻鄉月出。野人相慶福星明。先聲宮殷嬀州路。和氣春迴魏帝城。相見郊迎笳鼓競。吏民驚歎綵衣榮。

探春二首

和氣融融散薄原。東風應已入東門。牧云東風未肯入東門 弄晴野鵲翻高樹。趁暖家雞啄破垣。淺綠未生挑菜渚。嫩黃先報探花村。安排詩酒相追逐。聊慰天涯倦客魂。

撥忙騎馬到郊原。絕勝喧卑倚市門。破凍新芽敷畝隴。向陽蔬甲鵃落垣。菲陰半晴雲間寺。夕照偏明水外村。悵望故園歸未得。且呼獻伯駿冰魂。

題北禪寺用前韻

紺宇峥嶸枕廣原。相承祖印出雲門。廚餘蛛網圍沙界。傑榜金書照粉垣。香火勝緣通四衆。華燈珍供走諸村。神光發眼瞻儀像。想見天魔落膽魂。

題信大師松菊堂

阿育浮圖古道場。最宜花竹暗禪房。影侵羅什翻經席。香散生公說法堂。飛節芝思轉歲月。辟寒金瘦傲風霜。他年遠社歸吾老。爲我須留漉酒囊。

送張希召二首

憔悴談玄揖子雲。如何耳冷百無聞。從來不識河南守。此去還空冀北羣。遠別定須多作惡。相逢無惜重論文。勿卑小郡爲無祿。陶謝京師正賴君。

省臺諸子例才兼。盡道超羣未及髯。自苦折腰供吏役。誰憐白髮困郎潛。座辭久厭踏紅軟。冰蘗常思賞黑甜。好向水雲鄉裏去。臨州不惡有[illegible]尖。

送張希召出宰贛榆

耐久誰如故國山。送君直過稱陵躢。一川魚鳥江淮近。千里風桑海岱間。老驥未甘塵土厄。仙鳧宜向水雲間。此行莫作三年別。致最當隨紫詔還。

送劉子高宰新安二首

吾儕得邑古河南。政事應須出笑談。但喜時平由聖主。不嫌縣小選中男。子文已慣三無慍。叔夜休辭七不堪。想見細民多受賜。長官如水吏羞貪。

憐君桂玉苦羇棲。強與逢人未肯低。病裏更貪猶愛客。酒中有得不謀妻。長材無用虎爲鼠。妙手豈論牛與雞。致課會應書上上。促歸行看紫封泥。

跋風柳忘牛圖

溪風淅淅柳絲柔，柳下艤篷釣晚洲。老牯安行無寸草，遊鱗飽食弄沈鉤。連錢治馬真成虐，挾策尋羊未足餧。何似人牛俱不見，短蓑高掛樹枝頭。

三逸堂白芍藥

春娥白藥古春餘，妙品端宜入畫圖。粉雨徐沾蝶翅，蕊香風暖上蜂鬚。壽陽宮女妝梅額，姑射仙人瑩雪䏓。不見眉山蘇閑老，更誰能賦玉盤盂。

元夕有感

一生能見幾元夕，况是東西南北人。殘夢關河龍禁月，舊遊燈火馬行春。歲華投老逢多感，節物對愁爭一新。自笑臨臨成底事，天涯流落淚沾巾。

次韻郭解元病竹二首

此君清苦少知音，獨有幽人忍凍吟。生死挺然終抱節，榮枯偶爾本無心。比肩恥與蒿萊伍，強項不容冰雪侵。姑待東風脫新籜，傍陰高臥解吾簪。

風摧雨折不成陰，培養應無老醉吟。狂在未能忘故態，孤清端不負初心。佳人日暮何堪倚，太守春饒儞莫俊。特立閒門固癡絕，看他桃李上華簪。

上南京留守完顏公二首

聖朝敦睦重分封，不學成王戲剪桐。終以阿衡任天下，暫留蕭相守關中。窮邊綠野人煙接，永日黃堂獄訟空。巨手不應偏福地，會歸調鼎贊元功。

赫赫金源帝子家，暫分符竹佐京華。禮容登降瞻麟趾，廟算縱橫制犬牙。黃閣久閒虛鼎席，朱衣行引上堤沙。他年定數中書政，異姓汾陽不足誇。

平夷道中二首

河陽白髮近來添，行役勞勞歲已淹。仕路黃楊何日進，宦情橄欖幾時甜。未防徐邈時中聖，自笑東坡不受痁。貧斗儲名將底用，慨然舒笑一掀髯。

歸思秋來日日添，擬將餘恨寄江淹。東華久厭踏紅軟，北闕常思賞紫甜。世路窮通端是夢，人情寒熱動如痁。兒曹縱有英雄手，篩恐英雄未及髯。

留題紫巖寺

手肵足跰不知勞，珍重麻衣道最高。跨岸飛橋橫玉蝀，倚空層閣壓金鼇。一天花雨森秋氣，萬壑松風撼夜濤。怕見雲堂老尊宿，笑人塵土滿征袍。

投宿青山院中夜不寐

夢覺歸心正夢陶，青熒燈火擁綿袍。短檠卻對顏何厚，長鋏高彈氣轉豪。入室寒猶鳴破壁，隔窗飢馬齕空槽。年來髀肉渾消盡，一事無成有底勞。

席上贈馬楊陳三同道

君辭絳帳尸糟麴，公草玄經守薜蘿。一坐盡驚真俊鶻，半生不語奈癡何。清談綴舉玉如意，痛飲屢翻金叵羅。眼界茫無俗物，儵然一笑散千痾。

遊山寺

盤紆細路僅能通，斷壑危橋渡幾重。橫嶺盡頭方見寺，亂雲深處忽聞鐘。黃昏古屋飛鼯鼠，綠淨寒潭蟄龍。悵恨房僧還好客，鄰家乞粟備晨春。

散策

日涉家園三五回，瓊堂俯瞰碧溪隈。酒杯有限愁難遣，詩句無窮花旋開。多是春分過社到，要教燕子趁時來。風寒留雨迷楊柳，翠色迎晴拂舊苔。

自東營來康寧道出索馬嶺嶺西去路幾半里松檜鬱然桃李間發聞之云利器梁侯之先塋也其櫬尚附淺土遂命酒哭奠而去公初待我以國士雖晚遇少疏而恩禮未易忘也

九仞終虧一簣功，想知銜憤泣幽宮。死生怒臂屈伸頃，得失渠非翻覆中。只有松杉全晚節，不隨桃李嫁春風。門生故吏知多少，誰致生芻奠此翁。

再過嶺下

毀譽讒譏且蓋棺，百年春夢大槐安。功名倒挽九牛尾，富貴真成一鼠肝。故國繁花人事改，空山風雨夜臺寒。平生我亦心如鐵，醉眼西州淚不乾。

易足齋

吾愛吾廬事事幽，此生隨分得優游。窮冬夜話蒲團暖，長夏朝眠竹簟秋。一榻蠹書閑處看，兩盂薄粥飽時休。紅旗黃紙非吾事，未羨元龍百尺樓。

路逢安陽花酒問之云送貳車于河上戲以詩寄蕭彭老

慣曾歌酒醉秦樓，客路相逢為少留。油壁細輾紅粉面，銀瓶絲綹紫泥頭。眼寒老杜腸先斷，肺渴長卿涎欲流。遙想蕭郎高會處，淺斟低唱木蘭舟。

跋楊德懋雪谷早行圖〔案〕楊德懋即楊邦基

冰凍雲凝萬木僵，亂山重疊雪漫漫。人藏龜手借餘暖，馬縮蝟毛凌苦寒。兒輩豈其專尚利，此翁無奈未休官。人生寄耳遑知許，底處息肩聊解鞍。

分韻賦松風得泉字

蒼髯疎鬣冷浮烟，坐久披襟更灑然。蕭索半天催急雨，清涼三峽送流泉。尋真客開花飛下，聽寂僧閒子滿前。卻笑朱門無遠韻，祇將俗耳醉繁絃。

再遊鐵佛寺致奠王庭光

竹杖芒鞋過虎溪，素琴濁酒記今攜。嗟君死日無千闕，約我來時贈隻雞。滿地餘花春寂寂，半岩蒼檜雨淒淒。悲涼人散黃昏後，萬木號風野鳥啼。

碧濟泉清安寺

突兀層巒刻削成。嵌空金碧鬱崢嶸。長松萬壑海潮上。飛瀑半天山雨傾。白石清泉良有對。紅塵烏帽可憐生。僧窗不厭俗人抒。暫息勞筋睡到明。

留題鼓山寺

風落松聲撼遺眠。似聞鐘磬響雲顚。竹林欲訪知何地。石鼓相傳不記年。齊主有緣成勝事。周兵無賴化飛烟。何當一洗紅塵眼。會見神通五萬仙。

漁父

一聲款乃破蒼烟。萬頃滄浪蘸碧天。黃篾篷頭閒活計。綠蓑衣底懶因緣。西牟酒易多卯飮。亥日魚收縱午眠。坐笑磻溪太多事。夢招西伯渭川畋。

拙軒集卷三

七言律詩

萬春節口號 (案) 萬春節，金世宗生日節名，此詩似作于大定初年。

翠輿黃繖望天顏。鵷鷺西淸綴兩班。瑞日曈曨明綵仗。香雲馥郁擁蓬山。已聞賀使朝金闕。佇見降王款玉關。君壽國安從此始。老人星現丙丁間。

送田元長接伴高麗告奏使

聖朝萬里息烽烟。賞馬吳牛盡穩眠。蝸國弄兵貪裂地。蟻臣將命懇呼天。政須老手不生事。故遣吾儕吏著鞭。想到鴨江文字飮。德星淸對兩詩仙。(案) 金史高麗傳，大定十五年，高麗西京留守趙位寵亂，遣使上表，請以慈悲嶺以西鴨綠江以東內附，詔不許，後王晧定趙位寵之亂，遣使告奏，卽此詩所云。

還鄉

亂後人烟到處稀。馬尋歸路駃如飛。誰憐膝上狂文度。卻作遼東老令威。閭里舊游渾似夢。交親相對漫疑非。形容變盡君休問。大勝游魂不得歸。

題藺相如廟

應憐趙弱不能國。天賛此老禪時君。按劍不屈秦天子。迴車豈畏廉將軍。區區太子徒見慕。奄奄諸侯復何云。名重泰山威底事。一科蓬底覓孤墳。

中秋待月

聳肩危坐怯寒侵。雙嶂玲瓏石洞金。所恨輕陰經歲久。莫辭姑待到更深。擁琳老子非無興。造物小兒眞有心。擬仗何人訟風伯。爲驅西北捲層陰。

登鄴城有感

禹別九州此其一。下臨淮汝上嵩危。掛壺樹老孫枝長。懸瓠城荒女口卑。敗址頹垣馴虎豹。冷煙寒雨化龍蛇。客懷感慨知多少。倚徧欄干欲下時。

渡淮舟中小酌

佳會淸歡取次成。逸韋高論極崢嶸。掀髯已判玉山倒。酬甲不辭金椀傾。落日襯雲魚尾赤。斜風捲水縠紋生。豫愁江上分飛後。千里關河月共明。

留題台陽古城慧明寺

勞生來往覺如梭。簡寺重游感慨多。十里台溪新景物。千年唐叔舊山河。芝菊香滿阿蘭若。舍利深藏窣堵波。我欲壁間書歲月。奈何慚愧小東坡。壁間有蘇叔黨留題，故云。

題劉德文樂軒

養生活計一甕餞。以樂名軒豈漫然。得意山間聊寓酒。賞音琴上本無絃。園空洛社今誰繼。堂在睢陽庭事全。會見慈親封大國。金華榮拜雪垂肩。

送張希召

見說東人苦倒懸。正須老子與安然。豫知和氣千門溢。想見先聲萬口傳。坐使游民羞佩劍。顧無姦吏浪催錢。笑談了卻公家事。莫惜新詩寄百篇。

上咸平帥耶律壽

勳業苑煙發未華。門森霜戟擁高牙。漢朝劍履元臣後。遼國貂蟬太后家。黃閣已開虛鼎席。朱衣行引上堤沙。吹簫況是神仙侶。知有蟠桃幾度花。

詠虱

旃毳鶴氅坐搔頭。破碎鶉衣不奈秋。綴帶笑儂時詭遇。處褌嗟爾亦良謀。褰裳想倦嵇中散。披褐幸容秦武侯。猶勝元封鉄定遠。枕戈無暇解兜鍪。

題香山寺

半生居士愛香山。百歲神遊定此間。黃卷既能探妙理。靑衫安用拭余潸。櫻桃笑日艷樊素。楊柳舞風嬌小蠻。倘想夜深擔滿老。幅巾來聽水潺潺。

上大人通奉詩三首 (案) 翁父官至通奉大夫，見本傳行狀。

舉世鷗盟多反覆。我翁强健果投簪。三薰三沐蕩塵慮。一詠一觴傾宿心。柱下相君能漱石。紉蘭道老悟休陰。天公報壽豈無意。要識三槐種德深。

月旦人材口不談。市朝冰炭佗紛諳。平生拙宦魚千里。投老退休僧一庵。細數行年今九九。了知得髓後三三。聖朝文物方求備。會補道書訪濟南。

每年禊飲飲須醉。盡日逍遙奈何。子姪籃輿隨靖節。天人方丈問維摩。歸心寸草夢危枕。郢道楸枰旋爛柯。願與羅浮竹符者。時看銅狄笑摩挲。

時元瑜以筇杖爲吾親壽

國士濫誰致此君。羅浮知見幾雲孫。生成鶴膝挺高節。斷去龍鬚露老根。應與蒲荷隨漢使。差同羅勒瑞戲村。我翁兩脚猶强健。要看逆峯玉女盆。

郭惠叔雙封堂

淵源忠孝出汾陽。天子嘉之畀寵光。素髮迎將兩翁媼。彩衣羅拜幾郎娘。傳看瑞草文犀軸。笑捧金花古錦囊。我亦同君預榮幸。追懷風樹涕淋浪。

上韓運使壽用上龐帥詩韻

建節十年幾未華。印懸如斗擁高牙。晚生幸識荊州面。異世猶尊吏部家。向昔神仙得石髓。至今鉛鼎養丹砂。人間游戲知多少。眼有方瞳頂聚花。

哭二舍弟

才敵車業未一試。歎恨若人沈九原。折簡見呼徵汝夢。賦詩成讖兆予言。二千客路未歸櫬。八十老親猶倚門。誰爲臨風歌九辨。睢陽高處與招魂。二舍弟頃年嘗夢冥府追去。予比來聞發。賦樊鑄文會圖云。節懷鶴鵠風雨後。水寒沙冷可憐生。時人以爲讖。故併記之。

哭田去華

此老初無適俗韻。請歸田里傲南總。平時誰送楊臨賀。死日共知張曲江。人思驟分身可百。士能如此國無雙。佳城一閉風流盡。尙想修文對滌釭。

哭僧義和二首

瘦權平昔事風騷。痛矣吟魂不可招。廟裏香煙從此去。杖頭明月更誰挑。雲披山頂浮螺髻。風鼓松聲振海潮。他日東坡作眞供。石泉槐火憶參寥。

竹杖芒鞋上翠微。山川良是昔人非。無心野鶴穿雲去。洗鉢山童帶月歸。此二句蓋二舍弟夢中所得。已而義和告逝。予特以此終篇耳。醉墨看書雲老壁。勝遊常扣贊公扉。老人手種堂前柏。不見蒼皮四十圍。

送張仲謀使三韓

照海旌幢出樂浪。過家上塚路生光。鴨江桃葉朝迎渡。邑嶺松花夜煮湯。恩詔肅將芝檢重。醉鞭低嫋玉鞘長。遺民笑指天車道。酷似南陽異姓王。高麗稱中原使節曰天車。某官事見劉子壽鴨江行記。○(案)

此詩及下三詩。並見中州集。張仲謀名汝猷。浩之子。金史無傳。此詩但述其奉使高麗而作。然文辭義不載其事。

賞桃花

應傾國色朝酣酒。賜與羽衣和太眞。道士厭看千樹老。令君別換一城新。紺梅拂額更不俗。縹玉削肌殊可人。想得乞漿詩舊約。東風不似去年春。

奉題少保張公曲阿別墅二首

休沐時時散馬蹄。綠陰如染轉長堤。帝城和氣融春圃。相國餘波到雨溪。無數龜魚欣作主。不言桃李自成蹊。聖時正要傳衣事。賀監從渠老會稽。

鏡湖亭下水淙淙。綠野平泉未易雙。十里藕花紅步障。一軒松陰碧油幢。洛中獨樂有司馬。天下不名知曲江。紙尾欲煩賢宅相。兩龔添我坐蓬窗。

七言排律

上咸平帥耶律壽

九重前席喜忠純。不待先容自致身。漆水襲封無冷眼。德光傳世有名臣。早登祕閣直淸禁。旋陟樞機歷要津。薊坂餘波千里潤。柳城和氣萬家春。定須鈇鉞專方面。未許江湖拜散人。鶴骨固應多壽考。會看滄海起飛塵。

五言絕句

題懿州寶嚴寺壁雨竹

寧爲渭川侯。不作折腰吏。羞對桃李顏。傷春泣紅淚。

題武公寶扇

春盆綠新蟻。秋盆鱠錦鱗。高眠無一事。爭羨市朝人。

六言絕句

題扇

荷柄猶擎宿露。蘋花已著秋霜。寄語浣紗遊女。莫驚溪上鴛鴦。

七言絕句

題船子和尙圖二首

雨笠烟蓑三十年。一篙投意便忘船。何如更擬吳江上。付與兒孫覓有緣。

夜靜風高江水寒。歸船空載月團團。須知釣得金鱗後。只是當時舊釣竿。

納涼蕭寺

午晝葵花潑眼明。綠陰深處轆轤聲。燕泥吹落欺人睡。無賴薰風也世情。

和張運使送春二首

別院重門幾許深。桃花結子柳成陰。也知春在荼蘼架。自是愁多懶重尋。

樹底殘花積漸深。樹頭新綠不多陰。留春春去無料理。試倚行雲夢裏尋。

又三首

蛛網冰徽不復開。等閑魂夢可曾來。鳥啼花落傷心事。惆悵東風喚不回。

黃昏簾幕為誰開。嫌怕雙飛燕子來。腸斷一春無好句。令人慚愧賀方回。

貼水新荷卷未開。隔牆風送落花來。兔葵燕麥應相笑。前度劉郎去又回。

又一首

老卻芳菲過卻春。流鶯應怪舊遊人。扉闔不管年年瘦。璧月無端夜夜新。

沙丘

白璧沈江夜鬼呼。明年當是祖龍殂。海中童子無消息。坐待長生豈不迂。

微子廟

比干忠諫死如歸。箕子佯狂脫禍機。君厭殷辛高謝去。三仁誰是定誰非。

和黃山谷讀楊妃外傳五首

兄弟漸疎花萼夢。君王貪醉上陽春。卻將妃子比飛燕。何物詞仙能惱人。

姚宋云亡言路塞。皴秦微龍禍機深。半時笑指胡奴腹。信道是中惟赤心。

金步搖低雲鬢墮。瑞龍香散野風吹。嶺南驛傳來何暮。趁得新墳薦荔枝。

環子竟逢山下鬼。老翁空歎木來絲。年年牛女相逢夕。記得凭肩私語時。

飛鴻秋風汾水上。淋鈴夜雨蜀山前。此時一念無料理。阿瞞何由雙鬢玄。

艾人

野艾乘時加束縛。猙獰嚼齒似能神。偶然撐舉在高處。白眼難堪不覷人。

宿錦州廣濟寺僧房臥屏一幅畫一綸巾羽服隱几胡牀命短童汲水澆花若有所待者相望一翁

幅裼涼衫倚杖于溪橋之上意其春戀風景而緩其行也遂賦二首

垂柳陰陰晝日長。野人無事自清涼。祇應冷笑黃塵裏。為米兒有底忙。

溪橋泉石想佳哉。欲去遲遲首重回。不道西莊間處士。胡牀虛左待君來。

萬春節宴罷述懷

去歲宮花插滿頭。玉階端笏覲珠旒。如今淪落江淮上。始覺衰殘兩鬢秋。

題張子正運使所藏楊德懋山居老閑圖仍次元韻四首

山崎人家落照間。笑攜兒輩語柴關。應憐烏帽紅塵客。有底功名不肯閑。

竹屋松窗水石間。野人門戶不曾關。官租了卻迎神罷。社酒雞豚日日閑。

世路風波俯仰間。趑趄行恐陷機關。豈知野鹿便豐草。金絡從渠十二閑。

張侯詩做落黃間。楊丈規摹逼老關。二妙通靈恐仙去。夜窗風雨要防閑。

附寄陳州陳順祖

若到睢陽話汝陽。故人應也問行藏。但言甚矣吾衰矣。三友軒中作退堂。

渡遼

我家河朔盤成年。飛鳥猶須半月程。蠢道遼陽天樣遠。渡遼何況更東行。

朝歌城

獨夫亡國何宜哉。不省雞聲是禍胎。辛苦朝歌城下土。轉成宮殿卻成灰。

銅雀臺

銅雀臺荒桑柘園。老瞞曾醉柘黃衣。錫花片瓦將安用。留與詩人寫是非。

跋楊損之所藏楊德懋秋江捕魚圖二首

雨蓑烟笠老江湖。回首人間萬事疎。不向市橋魚換酒。似聞官路有徵車。

楊丈歸心寄老毫。楊侯真賞衔詩曹。都緣家世有漁隱。會著蓑衣傲錦袍。

元日偶題

三十年前老錦工。投梭端有運斤風。重來莫訝無人問。花樣如今盡不同。

月下聞蟬

赤日黃塵沒馬鞍。宵征聊快月波寒。飲風吸露易為足。何事區區口不乾。

望仙樓

龍華朝夕侍宸遊。秋月春風醉不休。檎虎兵來狎客散。歌聲猶在望仙樓。

慶州北山之麓遼山陵在焉俗謂之三殿二十年前嘗為盜發所得不貲是所謂厚葬以致寇者曦

而感詩

珠襦過足貫身禍。金椀傳聞落世間。慚愧漢文遺治命。瓦棺深葬霸陵山。

題烟寺晚歸圖

上方直去天一握。歸路轉同山半腰。老衲遲遲緣底事。要乘佳月過溪橋。

細腰宮

玉京宮娃滿滿嬌。君王沈湎醉春宵。不知天下歸長距。猶向尊前舞細腰。

白馬寺

竺法初從西土來，黃冠犄角力相排。當時道教夾神盡，貝葉眞經安在哉。

宗州帥守廳事東偏有燕寢之所，壁畫四皓戲，以一詩嘲之

偃蹇商山四禿翁，龍飛蛇斷笑談中。出爲羽翼成何事，輸與留侯萬世功。

朝服迎詔馬上偶成

走遍人間爲口忙，人間無路不羊腸。東風叵耐相欺得，吹盡朝衣兩袖香。

兒子以詩酒送文伯起既而復繼三詩予喜其用韻頗工爲和五首

山肩五子類賈島，火色我儂輸馬周。直得把盞同一醉，羞勝側目避監州。

逢人不肯下顏色，砥柱屹然猶此周。能詳怪有器君僻，一派元出文潮州。

樽酒但能供北海，漁蓑安用釣西周。七言五字得誰髓，老杜工部韋蘇州。

轍底波臣渴欲死，政煩斗酒亟呼周。錦囊詩草勿浪出，嫉怕聲名動九州。

壺餅虛名戰勝觸，黃粱春夢鬧南周。吾衰久矣百念冷，不用三刀兆益州。

伯起善用強韻往復愈工再和五首

解醒五斗多安用，道通三杯急可周。放下盞與成一醉，眼高不顧王江州。

戰詩驕比城南杜，寄傲眞同柱下周。花底最宜文字飲，不須羯鼓打梁州。

曹植波瀾元自大，嵇康禮法若爲周。試擂詩律推敲敵，絕似乃翁平貝州。

善交人者久而敬，其實己也貴以周。莫笑山中醉朝暮，舉鞭猶解周并州。

鄉關煙水三千里，客舍星霜一再周。臣子愛君無遠近，斗牛箕野望神州。

游桃花渦

惜爾不遺淮海賦，幸然得免鼉山汗。如何不肯混常流，要使衆生清淨故。

沁水山寺

兩峽山高月半輪，五更人起馬嘶頻。無端又上長安道，輸與僧窗飽睡人。

逸句

無題

生涯貧到骨，家具少于車。

留別郭熙民

五年風雪黃州間，萬里關河渭水秋。

盧植墓

南臺故址今頹然，淡盧植墓疑相傳。

拙軒集卷四

詞

昭君怨 江行

一曲清江瑩碧，兩岸蕭蕭蘆荻。煙雨晴，西山有無間。　有酒須當痛飲，百歲黃粱一枕。瞰莫放愁朋上眉端。

點絳唇 上太夫人壽

阿母瑤池，夢迴風馭青冥曉。六宮儀表，曾大家風好。　滿眼兒孫，大國金花誥。頭如葆，未肯聞道，冷笑西河老。

同前 閨思

疎雨池塘，一番雨過香成陣。海榴紅褪，燕語低相問。　冰簟紗櫥，玉骨涼生潤。沈煙噴，日長人困，枕破斜紅暈。

菩薩蠻 春閨

回文錦字傳愁緒，歸鴻點破晴空碧。上盡最高樓，欄干曲曲愁。　黃昏猶佇立，何處砧聲急。過欲醉烏程。

醒時月滿庭。

同前

鎮日不勝紅鐵窄。宿酲惱損金釵客。瑞鴨錢彫盤。白毫起鼻端。　韓郎雙鬢老。篇裏知音少。留取蔚蝶殘。臨鸞學遠山。

同前回文題扇圖

碧空寒露松枝滴。滴枝松露寒空碧。山遠抱深灣。灣深抱遠山。　竹疎橫岸曲。曲岸橫疎竹。寒鷺宿平灘。灘平宿鷺寒。

採桑子用司馬才叔韻

西風吹破揚州夢。歇雨收塵。密約深論。羅帶香囊取次分。　冷煙衰草長亭路。銷黯離魂。羞對芳尊。斷腸道啼痕是酒痕。

同前

馬蹄如水朝天去。冷落朝雲。心事休論。擁甲從他酒百分。　不須更聽陽關徹。銷盡冰魂。惆悵離尊。衣上餘香臂上痕。

同前

十年歷十湖州夢。依舊相逢。眼約心同。空有靈犀一點通。　尋春自恨來何暮。春事成空。懊惱東風。綠盡疎陰落盡紅。

減字木蘭花遊春

羽觴催去。落絮飛花縈不住。湖上流鶯。欲別頻啼三兩聲。　劉郎未到。尋覓東風何草草。今度重來。不放桃花取次開。

同前

雲羅雙綵。凝態偷眸秋水剪。笑蹙愁眉。無限閒愁總未知。　虛簷月轉。一曲未終腸已斷。百斛明珠。買得尊前一醉無。

同前

湖山明秀。荳蔻梢頭春欲透。學畫鴉兒。多少閒愁總未知。　新聲皓齒。惱損蘇州狂刺史。一斛驪珠。許我樽前醉也無。

酒泉子夫人生朝

戚欲連宵。簾捲曉風香鴨噴。兒孫羅拜捧金荷。沸笙歌。　赤霜袍映鬢蟠峨。名在仙班應不老。人間歲月儘飛梭。奈君何。

人月圓再過真定贈蔡特夫

錦標彩鷁追行樂。曾領鎮陽春。而今重到。鶯花應笑。老眼黃塵。　激君閭令彫斤劍。進擬乞閒身。北潭淡

雨。西樓橫月。藜杖綸巾。

鷓鴣天

秋後亭臯木葉稀。霜前關塞雁南歸。晚雲散去山腰瘦。宿雨時來水面肥。　吾老矣。久忘機。沙鷗相對不驚飛。柳溪父老應憐我。荒卻溪南舊釣磯。

同前

千頃玻璃錦繡堆。弄妝人對影徘徊。香薰木麝芳姿瘦。酒暈朝霞笑臉開。　攜倚扇。醉翻盃。莫隨雲雨下陽臺。平生老子風流慣。消得冰魂入夢來。

南鄉子并引

大定甲辰。馳驛過通州。賢守開東閣。出樂府標致人作累累駐雲新聲。明眸皓齒。非妖歌嫚舞斯兒童者可比。擇其服色與阶等伍。或言占籍未久。不得躋陟上游。問之。云背其姓小字梅兒。因戲其事。擬其姓名。戲作長短句。以明日黃花蝶也愁歌之。

綽約玉爲肌。宮額嬌黃淺更宜。京洛風塵無邊韻。心期。只有多情驛使知。　翠羽剪春衣。林下風神問亦奇。辛苦半生誰掛齒。顰眉。似怨東君著子遲。

醉落魄嘆世

百年旋磨。等閒事莫教眉鎖。功名畫餅相謾我。冷暖人情。都在這些箇。　瑤瑱不怕經三火。蓮花未信淤泥涴。而今笑看浮生破。禪榻茶煙。隨分與他過。

一翦梅蔡州作

懸瓠城高百尺樓。荒煙村落。疏雨汀洲。天涯南去更無州。坐看兒童。蠻語吳謳。　過盡賓鴻過盡秋。歸期杳杳。歸計悠悠。欄干凭遍不勝愁。汝水多情。卻解東流。

漁家傲夫人生朝

前日河梁修禊罷。明庭未拆秋千架。畫草堂深飛翠斝。香滿把。綵衣蘭玉森如畫。　海上麻姑親命駕。玄霜乞得宜春夏。快約伯鸞冠早掛。窗下。幽變共說無生話。

同前瑞香

嚴秀不隨桃李伴。國香未許幽蘭換。小睡最宜醒鼻觀。簷月轉。紫雲娘擁青羅扇。　半世臨山清夢斷。天涯邂逅春風面。茗椀不來塵自遠。空戀戀。野芹炙背誰能獻。

踏莎行元旦

爆竹庭前。樹桃門右。香湯浴能五更後。高燒銀燭。瑞煙噴金猊。豐堂次第了。相爲壽。　改歲宜新。應時納祐。從今諸事願勝如舊。人生彊健。喜一年入手。休辭最後飲。酴酥酒。

感皇恩漫興

天地一浮萍。人生如寄。畫餅功名竟何益。百年渾醉。三萬六千而已。過了一日。也無一日。　韶顏暫改。良

辰易失。絲竹盃盤俱隨意。除醵賞。能更向牡丹叢裏。戴花連夜飲。花前睡。

同前 有贈

寶髻綰雙螺。壓金羅袜。紅袖珍珠臂鞲匝。十三粒上。小小劍惹銀甲。陽關三疊遍。花十八。 雁行駢駢。鶯聲恰恰。洗盡歌喉舊調啞。坐中狂客不覺琉璃杯滑。鬢頭莫惜與寶釵插。

望月婆羅門 懷古

笑談初罷。坐中驚歎謫仙人。烏絲落筆如神。喚起小聲風味。學按古陽春。對瓊枝璧月。朝暮長新。 宮萍此身。嘆別後迹俱陳。獨有芳盟一念。紅淚羅巾濕。誰妙手。爲寫寄崔徽一幅眞。聊慰我老眼黃塵。

同前 元夕

小寒料峭。一番春意換年芳。蛾兒雪柳風光。閒盡足橋鐵鎖。平地湧銀潢。記當時行樂。年少如狂。 宦遊異鄉。對節物只堪傷。冷落譙樓淡月。無寐餘香。快呼伯雅。要洗我羈愁九曲腸。休更問勳業行藏。

驪山溪 退食感懷

山城塊坐。空弔朋儕影。擺脫放衙休。悄無人日長門靜。折腰五斗。所得不償勞。松暗老。菊都荒。誰爲開三徑。及瓜不代。歸計渾無定。羈客奈愁何。儘消除詩魔酒聖。兒童蠻語生怕閩黃楊爭左角。爽南柯。萬事從今省。

洞仙歌 自爲壽

先生老矣。飽閱人間世。磨礪醉纓等游戲。趁餘生强健好賦歸與。收拾箇經卷藥爐活計。 辟寒金翦碎。瀲灔浮香。恰近重陽好天氣。有荊釵擧案。綵服兒嬉。隨分地且貴人生適意也。不願堆金數中昔。顧歲歲今朝對花沈醉。

水調歌頭 上南京留守

聖世賢公子。符節鎭名邦。褰帷一見丰表。無語日心降。永日風流高會。佳夕文字清歡。香霧濕蘭釭。四座皆豪逸。一飲百壺釘。 指呼間。談笑裏。鎭淮江。平安千里。烽燧臥聽報雲窗。高帝無憂西顧。姬公累接東征。勳業世無雙。行捧紫泥詔。歸擁碧油幢。

同前 木芙蓉 井引

戊申季秋月十有九日。賞芙蓉于汝南佑德觀。酒酣。爲賦明月幾時有。蓋發年遊宦之情不能已也。

岸柳飄疏翠。籬菊減幽香。蝶愁蜂悵無賴。冷落過重陽。應爲百花開盡。天公著意留與。尤物殿秋光。露月炯畊影。堤路泛紅妝。 奈無情。風共雨。送新霜。嫁晚還怨。衰早容易度年芳。祇恐韶顏難駐。擬倩丹青寫照。誰喚劍南昌。我亦傷流落。老淚不成行。

紅袖扶 酌酒 〔案〕此調詞律不收。蓋自度曲。

風拂冰簷。鎭日動。幾簾珠箔。椒壺暖。宮黃破萼。寶叢開徧。玻瓈甖。口漉雪芽新橘。秀色浮杯灼。雙蛾小。驪

珠一串。梁塵驚落。 俗事何時了。使可束置之高閣。笑半紙功名何物。被人拘縛。青春等閒背我。趁良時。莫惜追行樂。玉山倒。從教喚起。紅袖扶著。

大江東去 弔舍弟

長堤千里。過睢陽。隱約江山如故。憶昔斑衣爲壽日。伯仲塤篪歌舞。博勝香囊。笑爭瓜葛。膝上王文度。西城南浦。月明扶醉歸路。 重來華髮蒼顏。故人應怪我。平生羈旅。仲也風流今已矣。俯仰人間今古。鶺伯屛登。六千雙鬢。盡是經行處。臨時懷舊。一襟清淚如雨。

同前 美人

破瓜年紀。鬢螺垂雙髻。珍珠羅袜。婭姹吳音嬌滴滴。風裏嗚鶯聲怯。飛燕精神。驚鴻標致。初按梁州徹。舞裙微褪。汗香融透春雪。 小陵詞客多情。當年曾擬賞湖州風月。自恨尋春來已暮。子滿芳枝空結。湘珮輕拋。韓香偸許。空想凌波襪。章臺楊柳。可堪容易攀折。

同前

芳姿藏態。笑人間脂粉。尋常紅白。大抵風流天也惜。賦與梅魂蘭魄。袁相名姝。謝家尤物。標緻眞僊格。朝來酒惡。可人一笑冰釋。 韓郎老矣。情懷鬢絲禪榻。花落茶煙濕。心字殷勤通一線。千劫消磨不得。被底春溫。樽前風味。回首傷春客。御愁雲散。等閒好夢難覺。

瑞鶴僊 上高節度壽

轅門初射戟。看氣壓。雄虹飛千尺。青雲試長翮。擁牙旗金甲。掀髯橫策。威行蠻貊。令萬卒縱橫坐畫。淮夷獻凱。歸來斗印。命之方伯。 赫赫功名天壤。歷事三朝。許身忠赤。寒披洪碧。容卿貂。幾千百。看皇家圖舊業。泥催去。莫忘樽前老客。願年年滿把黃花。壽君大白。

拙軒集卷五

表

謝帶笏表

言綸迅召。已從不次之恩。手版俄頒。更辱非常之賜。式祇承于帝眷。果悚動于朝班。中謝伏念臣去國五年。羇家萬里。自謂永捐于 [illegible]。豈期再造于闕庭。重惜殘年。特加異數。淸談廢事。肯將拄笏吏之顚。老氣未除。猶足螫姦賊之齒。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以增新。人惟求舊。世宗雙國。臣常叨預于諫垣。順考上仙。臣亦經營于衆事。慚無服儀。猥荷恩私。臣敢不正以垂紳。肯而對命。奉公竭力。愛用贊于君前。抗疏乞骸。即願還于陛下。

蒙賜帶笏上表稱謝。世南思之得其五六。因補其遺忘云

爲貧而仕。素慚四壁之空。得寵若驚。猥被萬錢之賜。撫躬知愧。感泣何言。伏念臣捕蠅得蟒。畫蛇成足。嗟當途之見嫉。投絕徼以可憐。蓋爲春無蟠木之先。非後來居積薪之上。豈其衰朽。有此遭逢。丹赤捫心。無負孝先之經腹。重黃且。不周沈約之詩腰。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力援孤蹤。頭收舊物。念卒言交擠。擠臣于不測之淵。惟獨斷至公。起臣于久廢之地。哀其老態。奬以異恩。臣敢不佩魚自警。以不眠。解貂無從于

聳歎。垂紳畫策。贊股肱庶事之康。搢笏稱觴。報岡陵萬年之福。

牒

僧尼度牒

右伏以聖時遺際。梵教宏揭。方治其之畢張。宜法輪之常轉。以爾拈花投記。剡草逢師。旣得度以比丘身。當求證于菩提果。護持戒體。精進道心。往邀香火之因緣。增祝君王之壽算。

道士女冠度牒

範圍至道。衣被含生。太和藹壺寶篆香。多暇適希夷眞境。以爾脫離世網。攀慕仙梯。飄蘂笈之玄文。佩金籙之祕錄。損之又損。優游蹊黃老之言。純乎其純。淸淨贊唐虞之治。

記

寶塔山龜鏡寺記

直遵化之南。餘一舍。有山壁立而秀者。蓮峯也。求之圖志。不知其所本。里俗舊云。以其諸峯環列。狀若浮蓮。或謂山有蓮池。而因以名焉。遼大安八年。祐國寺僧傳戒上人普賢。厥初往來山間。駐錫泉上。得遺址宛然。意其可作道場。卽鑿穴而居之。艱難襤褸。奉持頭陀行甚苦。廉儉。遠近緇素。從者如歸。師知願力可成。適作意以新之。已而輸財獻力。相望于路者。惟恐其後。如此且閱數年。荆棘蒿萊。化成金碧。初謂之蓮華院。先是。山巔時見大窣堵波。觀者無不虔敬。又歲適大旱。父老相率禱雨于池上。輒應。報謝之夕。池有神龜。負大金鏡而出。移刻不沒。俯而窺之。隱莫得見。寶塔龜鏡之名。蓋始于此矣。天會間。寺嘗爲劇盜所燬。火其居。逐其人。蕪廢殆盡。嶺秘大德義乘。及其徒澄輝。始終相繼。增完如故。昔吾先君與輝爲方外交。輝求文爲記。固不可以不許。予非喜志怪者。然蹤秘跡。皆質于傳戒之塔銘。與義熙之石刻。然石刻所載脫略。多不可取。以予考之。義熙蓋東晉安帝時也。距今垂千載。風蝕雨齧。石常斷裂無幾。方是時。此地亦非皆有。不知從何而致此耶。寺僧上首道臻云。老宿相承。寺基之日。是碑與石羅漢像三。皆發地而得之。豈非聖賢豫設。神物護持。出有其時。若合符契。顧未持一敝之論而爲亡是哉。予應之曰。果如子言。則吉州發蒙之銀甕。武昌寒溪之金像。是皆出耳目之外。非世智可揣。其然乎。其不然乎。吾不得而知也。寺去廣遠途三里而近。遊人供客。且無攀緣杖屨之勞。至于登臨顧揖。則晨霏夕靄。暖翠晴嵐。盡東南之勝于俯仰之間。實古今佳處。所謂蓮池者。恨不復見。詢及耆舊。得輝僧與悟者。年幾八十。自言兒童時往瓶濟鉢。每于是焉。其泉出西巖兩石股間。蓄之爲池。縱橫廣三丈。甘冷淸徹。飮衆五百。日用足而不加少。其後不知其爲誰。實而基之。築屋其上。少南數步。今猶有遺井存焉。深不及丈。審知其源不遠耳。天物之成敗相尋。固自有數。雖然。未有不因人而廢興者也。噫。池之廢久矣。安知他日無長材好事者。撤屋廢基。浚而出之。使復舊觀。是人必能懸折腳木牀。待我于西池之上。酌泉瀹茗。共話無生。吾雖老矣。尙堪作後記云。

大定十八年歲次戊戌春正十有八日起復朝請大夫眞定少尹兼河北西路兵馬副都總管王某記

祁縣重修延祥觀記

唐柳州有言曰賢者之興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爲是習而循之爲非此古今之通論然而賢者之興未有不因時而成者也延祥觀介祁之西郭故婁蓋里豪之私第也宣政間其家有職其室者託形聲而下殃禍焉師巫更召術罔功歲久疾病死亡惟家之累其後轉易數姓亦莫得安以故鞠而弗居者有年數矣初里中賢士大夫及其耆哲相與謀曰吾鄉祁奚故邑世有名人如漢隱士王烈魏忠臣王陵皆溫恭之六龍唐溫嶠之高節其遺風餘烈凜凜如在也故吾俗近古以來務本樂善以傳施凡神祠佛刹康莊相望若雍雍然獨老氏不壇不宇無乃大闕歟我輩豈不能新以數畝之宮付有道者主之歲時建立道場爲民祈禮俾一方陰受其賜豈小補也哉聽者皆曰可即以背其姓稱其名者總戶其事卜日鳩民錢以市西鄰之廢宅議者或謂有物所憑不可以據府應之曰諸君止知其一又焉知天將以此爲福地前以神物護持耳于是疑論冰釋識者題之初作中殿凡五楹八架銖積寸累數歲而後僅成自餘枝傾補罅力所不贍而已豈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里乎會銅鞮道士傳道一與其弟二三以術遊其邑咸謂傳之才謀足以興辦繇是挽留惜乎顧與時違後來其事者柄鑿有不合竟以無功去矣自是益難其人雍廢久之後數歲得清虛大師程履道者其爲人渾厚德望隱然拜於千里間推以爲宗門主盟者其始至則齋廚僅容從者不堪其憂師澹然自若也未幾或有以改作而告之者師曰未遑也吾今父劇其鄰子

包于市中外道俗薰知見香者無幾雖欲速成其可得耶告者謝以不敏居數月晨夕鐘磬殷殷截截無何術相冰炭者種種譬証又未嘗聞道者或擧聚而大笑之門弟子令辭而進曰彼無根之徒鼓倡流俗自非高明特達疑信相半矣師其聞而知之歟是不可不與之辨答曰蟪蛄不知春秋醯雞詎知天地顧彼何足以語道哉但當壁立千仞不與之校終必沮而已矣俄而信然越明年風教大振景仰傾數州至于聽衆供客相望于道路惟恐其後嚮之訾訕聚笑者往往投身謝過師亦歡如平生一不之責間而師謂其徒曰吾志可行矣翼日大集四衆而諭之曰今廡屋數楹瓦敗木朽每大風雨懼將壓焉久欲易以新完未知其可也于時異口同音一唱百和規模之始遠近駢集凡輸材鳩貨委積于庭下者不可遐紀里閈貧民負木甓土或終夜不休又得門人鄉社股肱其事濟濟蒸蒸始作之歲月皆不得而知也復與于正隆庚辰之春訖功于大定丁亥之秋已而狀其成以告有司額之曰延祥觀君子爲邑宰與程爲方外遊籍書少暇輒一過焉方是時神宇鼓傾屋煤蛛網不克以居晩其後頹垣斷塹榛棘出入適是爲蓮閣蛇穀耳程指以語予曰吾將闢此以宮之雖然其成也不敢以獨有必求力行吾道能爲人講解者主南向師焉果如是予公其爲我記之予特戲曰姑勉旃吾毋難矣蓋日雖唯唯而心未之然也自樹逐言南北十有六年一日進入則予閭踵門求見問其人蓋弁程之肖者也且道其言繩吾師所欲營辦者益以告成師今羽化矣適此之來也祁人相逆于路皆願得公之文以刻其事吾師死而不亡者此也幸毋忽予迂儒文非所長重以故人之託言猶在耳義不得辭嗚呼程于其徒可謂賢也已初能鼓劍以得民

財卒又濟之以不私功與行是可紀也東坡先生嘗謂論事易作事難作事易成事難況論而作之作而成之程其殆庶乎予爲祁三年樂其士風信厚將去不忍聞祁之父老伐石久矣必欲得予文以刻之是亦莫予之也予今白首流浪方來因間合期歸老于祁焉則是觀之風軒月榭當爲予杖屨所有其可不留語以爲異時張本耶迺摭其始末而併書之以告來者大定十九年歲次己亥五月二十有五日起復朝請大夫通州刺史兼知軍事王元老記

三友軒記

大定歲丙午冬仲月予篠侍從出守汝南既視事之明年即州之北得敗屋數楹旁穿上漏不庇風雨適命枝傾補罅仍其舊而新之公餘吏退以爲燕息之所兩簷之外左有笋石屹然而筆卓右有仙檜蔚然而蓋假日佳夕勝日予幅巾杖屨徜徉乎其間至于倚石壁而送飛鴻藉清陰而游夢蝶方其自得于言意之表也心如堅石形如槁木陶陶然不知何者爲我何者爲物其爲樂可勝計耶予自是與木石有忘年莫逆之歡因榜其軒曰三友客有過而問焉曰竊聞吾子杜門屏迹交親解散其所友者誰歟予指以告客仰而歎俯而笑曰嘻吾以子爲達今子之鄙至此乎所謂笋石者鱗皴枯燥不任斤斲此固無用之石也所謂仙檜者離奇卷曲不中規矩此亦不材之木也人且賤而棄之甘不一顧予惡取而獨友于是哉予曰噫若知其一未知其二向有牛奇章之嘉石錢吳越之大樹則第以甲乙衣以錦繡矣予雖欲友其可得乎今以予鄙人與夫頑石散木皆稱意于世而世亦無所事焉此其所以爲友也夫人情之嗜好固不在乎尤物而在乎適意而已然必先得之于心而後寓之于物故無物不可爲樂如謝康樂之山水陶彭澤之琴酒嵇康之鍛阮孚之屐雖其所寓不同亦各適其適也子意以爲何如客曰是則然矣奈何木石無情奚足以知子之區區如此予曰不然人之遇物但患不誠果能以誠則生公之石可使點頭老裴之松亦能回指幸無忽客愧予言赧然自失宜其有會于心者適相顧一笑而去予因以是言而刻諸石實丁未夏四月望日三槐王元老記

瑞麥堂記

汶爲河朔名郡而臨城其輔邑也臨城本房子之故地由兩漢晉唐以來通以子男之職治之自天寶改元而後始有今名按其圖古縣治去贊皇由西南六十里濟水所出東至廮陶入于泜故溪山勝概人物繁阜視他邑不爲下然頃年多盜晝夕有桴鼓之警部使者督責有司救過不暇黠桀悍卒因緣爲姦以至通租匿役民罔克堪故吏之當臨城者往往規避如探湯然遼陽王君安中來尉是邑至則引見耆舊問弊所先僉曰吾鄉本無事歲苦官兵以擒賊爲名其實援之王君天材精敏夙有志于行道遂相與謀諸同事曰蔵樹國夫有民人焉有社稷焉王事均也吾輩豈可坐視斯民爲豺狼魚肉乎于是遂約渙强梁凡細民爲盜攀索羅唳者悉擬雪而撫存之未幾暴客相率以去閭境帖然昔時田里愁痛之聲化爲歌詠民氣以和越明年燕居之側再麥數穗異本而同枝狀如駢拇及其末也分而爲雙花雙秀如紅玉連理翼日黃童白叟聚觀歎息擧欣欣焉相告曰我公愛民遑遑如不飲食宜如此其報也已而時酒

于堂。且擷其顏而書之曰瑞芝。客有自臨城來者。目擊其事。具以王君懇力語于予。曰。是事固不足道。然亦一段奇也。管城子楮先生輩無恙。設爲我記之。予應之曰。是大不然。昔唐咸寧王尹蒲之七年。木連理生于河東。昌黎先生頌其德。宋晉陵鄒叶宰新昌之三月。芝五色生于便舍。山谷道人紀其實。彼草木何知。猶託循吏之功名。藉鉅公題品。卒表見于後世。豈臨城之芝。不及河東之木與新昌之芝乎。所恨不遇才名如退之。魯直者。不使王君之名與天壤俱矣。夫天時人事之際。其質甚明。然必有可致而致之。況神奇之產。豈偶然哉。予意其造物者。不特爲惠政和風之徵。亦有以見傾心向日之義也。或謂王君有濟時之具。久沈下僚。豈明月夜光。無先容而不能商者耶。抑窮通有數。時不至而不可强者耶。雖然。以君所爲。決非彌翔蓬蒿者。吾子其勉旃。要當鴻漸于此。而羽儀天朝矣。迺見建中閭竢仁義暴白于天下。與予莫逆。于今餘三十年。始終如一。觀其兄可知其弟之爲人。夜敗期以義者大者。嗚呼。凡百有官君子。撫民從政。不可以不勵。孟子所謂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而未有能動者。如王君其可謂至誠也已。此予所以樂爲之書。以告來者。庶幾咸有王君之志。則邑民之庥。其可既乎。

拙軒集卷六

序

贈日者李子明序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而卜筮其一也。古之避世者。或多卜隱。則司馬季主、嚴君平其人矣。初不以區區小數。欺誑世俗。意欲使逆知禍福。畏舉趨善而已。今之日者。行術坐肆。紛紛如蝟毛。然而言信而有徵者亡幾。大抵市道以急衣食之計。所以驍騁穿鑿、牽合詭誕。無所不至。所謂君子之道者。吾不得而見之矣。逢人李子明。得樂五虎之遺法。又能以五行十干奇偶成字。吉凶吝泰。必以忠告。嘗爲予筮之屋中。諺云。老醫少卜。若方富于年。但當于古人用心處以期益進。則季主、君平安知不復見于今日也。予亟以使事往來保途間。渠從予乞言。懇甚。故以此遺之。大定壬寅臘前一日。拙軒主人王元老書。

送故吏張鍔序

大定改元之再歲。予爲縣于太原之祁。時邊烽未息。千里轉輸。予以朝命從事于四方。邑吏鍔者。嘗預其行。鍔天資慤慎。義不爲乾沒。予嘉是推誠腹心。初不以卒吏遇之。以至險阻艱難。無不同者。今予之去祁二十有四年。中間音書訊問。執敬如初。及予自從官出蔡守。鍔又能不遠數千里。跋涉長途。踵門過我。予

慇問其來。倒衣以迎。話舊通夕。恍如夢寐。盍留幾月而後去。臨行乞言。意眷眷似不能已者。予雖欲無言。得乎。夫吏之所習。詭道也。或桀黠尤甚者。揣不言之意。伺欲動之色。推輕重。矯枉直。必利而後已。爾炎獨反是。得非好學聞義理使之然哉。雖然。求之此途。亦未多得。以始終之際。殆不減明遠。所愧予名位不及古人。不使留名暴白于當世。託以不朽。姑于其行也。序以爲贈云。

曲全子詩集序

曲全子。予之母弟也。少穎悟。天資孝友。以予有十年之長。兒時嘗受經于予。故事予猶師也。性坦率。與人略無崖岸。嘗酒酣耳熱。視世間富貴兒。皆臥之百尺樓下。然不喜場屋之學。人或勉之。笑而答曰。吾兄已世其家。吾親已享其祿。吾事濟矣。誰能踽踽從原夫輩覓官耶。識者以爲達。平居。季孟間把酒賦詩。對牀聽雨。眷眷然不忍舍去。當是時。吾二親康健。歲時上壽。斑衣羅拜。里人榮之。指以爲慶門。故榜其堂曰雙椿。一時名卿大夫士爭相歌詠其事。自傾摧憂患。生寡食衆。貧不能生。兄弟狼狽。餬口于四方。渠亦俛趨謁。得監亳州酤。意愈不樂。自是日飲。無何似與世相忘者。未幾疾作。竟不起。小生所爲詩。無慮數百篇。既沒之後。而二子方嬉笑梨栗。豈知乃父之遺文。當寶賞深藏以保于不朽哉。已而旅櫬北歸于慶宗。于殘編斷簡中。了不可得。以是予與季弟每與言及此。慨然與淚俱出。蓋痛其不復見矣。況九泉之恨。其能已乎。大定己酉。予被命提點遼東等路刑獄。事閑再歲。會以公集傲寄于大儲安禪寺。偶于稠人中得故人李仲佐。握手道舊。且復謂予曰。元輔不幸。今十年矣。念一死一生之際。未能忘情。時令人誦曲全子集數。如對晤語。予驚聞其說。懇請一見。既而得之。長篇短章凡四十有七。惜乎所得之不多也。雖然。嘗一臠鼎味。知矣。奚以多爲。吾弟名宗。字元輔。曲全子蓋道號云。明昌改元之明年。春正月中浣日。兄元老序。

帖啓

與文伯起帖二首

某啓。伯起足下。去歲竊食趙郡。路當南北之衝。蔡下賓人往來如織。時蒙惠教。小楷懸懸。某舊年嘗見中山王昭老稱頌伯起高才博學。恨未能識韶顏純音。想欲趨前傾聽而不可得。其傾想向慕爲何如哉。丙午冬。某自地官出守蔡州。終日兀然。如坐井底。閉門卻掃。謝絕交親。分爲凍蠅枯株。無復有飛榮之望。其況可知。會足下自頴汝歸。袖刺匾門。恪桑梓之敬。某亦喜聞其來。倒衣出迎。都不省展齒之折也。已而提臂促膝。說有餘空。至飢食將無闕處。了不知賓主誰何。顧此樂豈可與俗兒語耶。某自改官。餘人例皆旅退。獨足下與鄭秀才相陪信宿。貿日解攜。斬斬不忍訣去。此情未易忘也。所需重陽牡丹詩并眞定有春庵記。拜錄附呈。可發千里一笑。偶緣承之。出使邊鄙。沉羽新時。闕足下詩文。謝卷三歎。如對晤語。汝南最得春先。寒過未一。尤宜以道自重。

適承告諭。具審勿藥有期。良多欣慰。汝蔡相去千里。而近方疾道路間。可慚艱苦。臘寒作發。大概服餌金石。或祖父常與此疾。傳之遺體。自餘出于不意者。又非常理可度。嘗付僮來也。某家藏秘方。有宋日名公

士大夫。畧取大致。近歲親舊凡患腦背瘡者。亦皆用之。多得平復。今如法修合。謹封送大劑。及錄本方。幷希檢入。

書後

書金剛經後

先大夫陸德君。夙植善根。奉佛謹甚。年二十七登第後。日誦金剛經。至暮歲八十有三。中間雖大寒暑風雨不廢也。易簀之際。澡浴振衣。置經于首。合手加額。端然以終。香聞滿室。信宿乃滅。人以爲誦戒定之報。某追念考妣去世久矣。無以伸罔極之痛。乃啓誠心。手書金銀字金剛經。受持諷誦。以餘散施諸善知識。欲普奉行。成就萬一。希有之法。庶可感通佛祖。升濟幽明。一切有情。同諸勝利。先有發願疏文。亦恐久之湮滅。今併附于卷末云。明昌改元之明年十月旦日。拙軒主人王某敬題。

伏以唐竹儲遊須彌頂。猶難報四重恩。舍身命等恆河沙。未如生一念信。輒伸宏願。仰叩眞乘。書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行菩薩利益。不住相布施。即將功德追薦先靈。往生兜率。隨天授記。然燈佛所。在在處處。起不驚不怖不畏心。世世生生。獲無量無數無邊福。欽惟大覺。證明謹疏。

題□少師侍御帖後

楊少師　父不以社稷與人。此與顏公拒安祿山斥李希烈何異。故其書雖承唐末五季餘習。猶有承平純正。此侍御帖乃有魯公座位帖筆法。論書當論其人。工拙不足論也。況其工如是耶。

題三仙帖後

顏魯書如仲長子光懷道。遁世光而不耀。東坡書如魏鄭公之遒宕。嫵媚可愛。山谷書如莊周談大方。不可端倪。總而論之。如華嶽三峯。蓮峯中峙。二峯旁蹲。秀色無可議也。使當時愛之如今日。又安有汝南之譏耶。

祭文

祭城隍文

維年月日。具位某。謹以香酒茶果之奠。致祭于城隍之神。維神受命于天。分職茲土。限幽明之雖異。課殿最以皆同。今月祗奉綸綍。修城郭。敢期陰相。迄用有成。豈惟吏責之可逃。要使廟食之無愧。尚饗

行狀

先君行狀

先君諱礎。字鎭之。姓王氏。大名莘人也。其先出于周靈王太子晉之後。由先君而上。六世祖諱曁。宋魏國文正公旦之從弟也。初文正之父晉公。歷顯漢周。逮建隆開寶間。卒以直道不容。不登大用。皆手植三槐

于庭。曰。吾後世子孫。必有爲公者。至文正。信然。故世號其門曰三槐王氏。曁爲人勇果。善騎射。咸平初。以靈夏之役。累功遷供備庫使。景德中。命率所領戍雄州。以御契丹。是時虜騎滿郊。每戰輒勝。一日。輕兵追北。夜陰霾迷所向。誤陷溺津。爲遼人邏得之。羈縻于景州南部落。子孫因家焉。伯大父文進。輕財樂施。世稱長者。大父昇。尙書比部員外郎。父信忠。崇祿寺丞。成州錄事參軍。卒。附朝列大夫。先君年二十七。舉進士第。釋褐補弘文館校書郎。奉聖州市判。再調忻州秀容縣丞。時天會五年。王師南伐。調發民兵。本部以先君主之。進攻唐鄧。城陷。軍中爭俘壯健而殺老弱。先君獨取其老弱者數百。朝與之食。夜即縱去。明年凱旋。時州境有劇盜高麻胡。恃險與衆爲亂。莫制。先君伺間夜銜枚破壘。掩殺渠魁。遲明。俘馘殆盡。郡以狀聞。就遷太子洗馬。知縣事。俄以成州居喪去職。服除。攝洺州雞澤令。會遼東更置郡縣。守令皆取當時治有聲迹者。先君擢海州析木令。既至。則不以窮鄉僻陋鄙夷其民。而百事裁以經畫。數月告治。舊俗多苦蠱毒。殺人以爲常。先君爲出秘方。轉相傳付。所活不可勝計。歲滿。移知眞定府平山縣。縣有奚兵主將蕭嘉哩合私釀酒椎牛。間遣奴挾白挺漁奪于市。前爲邑者。熟視強梗者莫敢治。先君盡發其姦贓。捕奴之用事者案服抵罪。自是務屏累足。訖去不敢犯。已而赴行臺吏部。當王樞王劾罷秉職銓衡。一見先君。甚喜。曰。田吏部知公廉士。久欲改官。當從此著鞭矣。先君辭以疾。授定州唐縣令。先君退謂所知曰。田侯疾惡太甚。然隙已成。其能免乎。未幾。果起大獄。唐爲山中窮縣。然學校之廢已久。先君慨然歎曰。養士之源。發于鄉黨。今吾邑歷數十年。訖無一人得雋于場屋。是豈風化之不至耶。迺大新廟學。延集諸生。親爲指授。檢責其日課。自爾詞賦策名者相繼。先是。鄰封有狂道士姓寇者。妄激神語。陰搆異圖。既而事敗。先君承府檄大索支黨。乃獨捕其始事十數人。餘置而不問。或有持社案名氏以告者。先君曰。是事了無干涉。命火去。父老至今懷德。肖像以祠。其後歷中西南京平陽京兆轉運判官。任西京歲。平蔚大饑。遂食之民。疾疫死亡。相藉于路。先君謀及僚屬。爲劃廩隙。日具饘粥。以食餓人。既而豪宗大姓爭出粟相助。賴以全活者十七八。先君雅儀游方抗章求去。適會命下。遷歸德府判官。時府帥怙權專恣。逼官曹暴甚。督課諸縣伐冰。厚取其直。以資公帑。先君曰。二千石爲天子牧民者也。奈何掠民膏髓。爲觴豆之奉乎。力爭乃罷。初自長吏而下皆不悅。及旁郡有坐是而黜者。始謂先君曰。微公幾殆。繇是信服。事多咨決先君曰。吾年如此。豈能終埋沒于簿領哉。翼日請老以歸。先君天資渾厚。胸次洞然。與人無秋毫隱。自其壯歲登聞。藹然謂青雲立可致。無何。跋疐反陸。亢調中廊。辭審出其下者。頗相躡臺省矣。人以爲必不能平。先君處之。怡然自得。惟嗜書卷。未嘗去手。有詩百篇。平淡簡古。如其爲人。中年以來。世味咽蠟。因自號退翁。喜參禪學。從香林比丘悟柔傳出世法。歲晚。飯蔬衣褐。翛然如僧。過故山泉石佳處。杖屨終日。徜徉乎其間。如是者十有四年。一夕。色適微疾。閱數日。晨起如平時。沐浴易服。跏趺而逝。屏撤之後。香聞滿室。信宿乃歇。人皆異之。壽八十三。實大定丁酉四月初一日也。先君仕四十三年。積官至通奉大夫。夫人清河張氏。汾州西河主簿孝端之女。夫人有賢行。爲中外姻族表依。累封太原郡夫人。後先君五年卒。男三人。曰寂。中憲大夫中都副留守。兼本路兵馬副都總管。曰寀。修武校尉。早世。曰欽。進義副尉。前同監睢州酒稅

男七人。曰欽哉、祈哉、良哉、鄰哉、庸哉、文哉、熙哉。女孫五。曰昭余。適左國公孫茂。曰瑤珍、瑾珍、弄珍、勝珍。姣幼。曾孫一。曰諧孫。不肖孤寂等期以某月日奉先大夫先夫人喪葬薊州遵化縣仁裕鄉靈應山之東原。從治命也。今謹錄其遺事大概。以俟立言君子圖不朽焉。謹狀。又先君墓銘曰。

緯盤之東。全燕古風。淑氣方濃。挺生我公。厥初受氏。周靈王子。三槐之大。自文正始。公族且朋。所在有聲。誠肅破鏺。死者復生。不肯便宜。寧居牛後。悄哉陸沈。誰援以手。有官建節。不爲之衰。身體強健。年及期頤。乘除得失。天意可知。皆以既具。銘旌啓路。斂服以常。治命有素。納石于壙。孝心求慕。夜何晨兮閉佳城。春復秋兮風蕭樹。鉅金之大老兮王公之墓。

墓誌銘

淸河張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諱某。字季玉。姓張氏。易人也。其曾祖之上數世。皆以貲産長雄于鄉里。然尙氣義。務施予。人以此多之。大王父諱孝端。去汾州西河籍。王考倫。宋宣和間補秘書省秘書郞。景州戶曹掾。本朝改奉信校尉。除居以終。夫人年十四。歸于今中都副留守王寂。夫人性敏而靜。恭執婦道。閨門肅然。言動有法。實生二男。曰欽哉。業進士。曰祈哉。供奉班祇候。女昭余。適左國公孫茂。年三十有五。以大定六年十月十八日卒。後五年。進封太原縣君。大定二十二年七月十七日。葬于遵化縣靈應山之東原。從舅姑兆。銘曰。

夫人之祖。長雄且豪。尙義好施。人以此高。夫人之性。惠敏而靜。閨門之間。曰嚴與敬。夫人之壽。方七十年。天乎天乎。孰謂福善。婦德既完。婦道可觀。從舅姑兆。魂其永安。

哀詞

姚君哀詞

昔吾先君所與交遊。皆當世名士。寂時尙幼。每聞誦姚君之美。殆不容口。正隆改元之明年。寂始識君。歘接緒餘。過所聞遠矣。公諱孝錫。字仲純。安豐人也。宋宣和甲辰。舉進士第。調代州兵曹。彈冠振衣。方有志于行道。居亡何。雁門失守。主將以城降。當時官屬。晝夕股栗。謀所以生。公投牀大鼾。神不以經意。人或問之。公曰。死生天也。夫何懼之有。士大夫以此多之。皇朝蒞有起公爲五臺主簿。未幾移疾。蓋不復有意乎世矣。林泉佳處。杖屨時一徜徉乎其間。如是者五十七年。大定辛丑八月日。以疾終。春秋八十有三。先是歲饑。物價翔踊。長吏發收貨粟以規其利。公怒而責之曰。汝豈無狀。苟家有饑殍。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靡命散去。繇是益稱長者。公天資簡淡。平居專以詩史自娛。雖處暗室無秋毫之欺。以至死生禍福。不汩于胸中。視富貴爲何等物也。平生知我。無如公者。公之云亡。寂適從事于四方。繼丁家難。不得證生芻于門下。負媿多矣。嗚呼。九原莫贖。念無以致其哀者。作此詞以哭之。其詞曰。

公之父祖。其漢紹兮。公之兄弟。揭世標兮。丁年射策。追遠蹤兮。走官窮塞。政有條兮。宣和失馭。九鼎搖兮。

厥民塗炭。生不聊兮。守臣納土。皆顚朝兮。公獨完節。倣乃僚兮。中天特立。幹斗杓兮。致之不可。託肩腰兮。退安丘壑。躬牧樵兮。西子掃除。嫫母妖兮。龍媒連蹇。駑馬驕兮。英聲義氣。江漢潮兮。文章德業。日月昭兮。初聞聲欬。如九韶兮。坐覺形穢。鄙吝消兮。醉軒下榻。許爾曹兮。峯由執別。歲月遙兮。宦游南北。木偶漂兮。期君壽考。松不凋兮。無何集合。鶡假鵰兮。少微中夜。掩紫霄兮。百年如夢。鹿覆蕉兮。六十小劫。風雨飄兮。嗟公拔義。斯使昭兮。黃爐耳榭。恨未消兮。與公平生。言久要兮。並遊地下。攄衡超兮。佳城一閉。無復朝兮。人琴俱亡。誰與調兮。山空月冷。夜寥寥兮。鳥啼花落。春蕭蕭兮。隻雞斗酒。敢忘醻兮。臨風揮涕。川路遙兮。魂其如在。倘可招兮。

滹南遺老集

附續詩集

王若虛著

金史本傳

王若虛。字從之。藁城人也。幼穎悟。若夙昔在文字間者。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調鄜州錄事。歷管城、門山、二縣令。皆有惠政。秩滿老幼攀送。數日乃得行。用薦入爲國史院編修官。遷應奉翰林文字。奉使夏國還。授同知泗州軍州事。留爲著作佐郎。正大初。章宗、宣宗實錄成。遷平涼府判官。未幾。召爲左司諫。後轉延州刺史。入爲直學士。天興元年。哀宗走歸德。明年春。崔立變。羣小附和。請爲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召若虛爲文。時奕輩恃勢作威。人或少忤。則讒搆立見屠滅。若虛自分必死。私謂左右司員外郎元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爲愈。雖然。我姑以理諭之。乃謂奕輩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爲言。奕輩怒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爲主帥誦功德而可信乎後世哉。奕輩不能奪。乃召太學生劉祁、麻革輩赴省。好問、張信之喻以立碑事。曰。衆議屬二君。且已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祁等固辭而別。數日促迫不已。祁即爲草定。以付好問。好問意未愜。乃自爲之。既成。以示若虛。乃共刪定數字。然止直敍其事而已。後兵入城。不果立也。金亡。微服北歸鎭陽。與渾源劉郁東遊泰山。至黃峴峯。憩萃美亭。顧謂同遊曰。汨沒塵土中一生。不意晚年乃造仙府。誠得終老此山。志願畢矣。乃令子忠先歸。遣子恕同行視夷險。因垂足坐大石上。良久瞑目而逝。年七十。所著文章號慵夫集。凡若干卷。滹南遺老

若干卷。傳於世。

滹南遺老集序

黃鳥止於邱阿。流丸止於甌臾。羣言止於公是。夫言生於人心。心既不同。言亦各異。其在彼也一是非。其在此也一是非。左右佩劍。其誰能正之。必有大人者出。獨立當世。吐辭立論。掃流俗之所徇。取古今天下之所共與者與諸人。有以塞其口而厭其心。而後喋喋之說息矣。自秦火以來。漢武帝表章六經。不爲無功於聖人。然諸儒曲學。往往反爲所汨。陵遲至於唐、宋。人自爲說。雖其推明闡奧爲多。其間踳駁滑泥。貽誤後生。蓋亦不少。顧六經且如是。況百家乎。子長、實錄也。劉子玄黜其煩。孟堅、鉅筆也。劉貢父刊其誤。子京、俊才也。劉器之病其略。歐史氏且如是。況雜說乎。然則有人於此。品藻其是非。觀覈其得失。使惑者有所釋。鬱者有所伸。學者有所適從。則其澤天下也。不既厚矣乎。今百餘年。鴻生碩儒。前後踵相接。考其撰著。剖磓彪炳。今文古文。無代無之。惟於議論之學。殆爲闕如。豈其時物文理。相與爲汙隆耶。其磊落之才。閎大之器。深識英眄。爲世儀表者。不常有邪。抑亦有其人。遭世多故。不幸而無以振發之也。滹南先生學博而要。才大而雅。識明而遠。所謂雖無文王猶興者也。以爲傳註六經之蠹也。以之作六經辨。論孟聖賢之志也。以之作論孟辨。史所以信萬世。文所以飭治具。詩所以道性情。皆不可後也。各以之爲辨。而又辨歷代君臣之事迹。條分區別。美惡著見。如粉墨然。非夫獨立當世。取古今天下之所共與者與諸人。能然乎哉。嗚呼。道之不明也久矣。凡以羣言撓之也。故卑者以陷。而高者以行怪。拙者以惛。而巧者以徇欲。傳

者如是。受之者又如是。尖纖之退而浮誕之亏。吾將見天下之人。一趨於壞而已耳。如先生之學。試處之王公之貴。賴以範世鎮俗。其塵乎道復明於今日也。先生今已矣。後百年千年、得一人焉。食先生之餘。廣先生之心。能使斯文之不墜。則雖百年千年。吾知其爲一日也。欒城李冶序。

予以剽竊之學。由白衣入翰林。當代鉅公。如趙閑閑、楊禮部、滹南先生。皆士林儀表。人莫得見之。而一旦得侍几硯。渾源雷希顏、良鄉王武叔、河中李欽叔。亦稱天下之選。而十年得與從遊。故予嘗自謂叨取科第。未足爲幸。而忝廁英遊之末。茲所以爲幸也歟。玉堂東觀。側耳高論。日夕獲益實多。然愛予最深。誨予最切。愈久愈親者。滹南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性聰敏。蚤歲力學。以明經中乙科。自應奉文字至爲直學士。主文盟幾三十年。出入經傳手未嘗釋卷。爲文不事雕篆。唯求當理。尤不喜四六。其主持名節。區別是非。古人不貸也。壬寅之春。先生歸自范陽。道順天。爲予作數日留。以手書四帙見示。曰吾平生頗好議論。向所雜著。往往爲人竊去。今記憶止此。其爲我去取之。予再拜謝不敏。明年春。先生亡矣。越四年。其子恕見予於燕京。予盡以其書付之。又二年。藁城令董君彥明。益以所藏。釐爲四十五卷。與其丞趙君壽卿倡議募工。將鏤諸板以壽其傳。屬爲引。予謂先生之學之大本。諸天理。質諸人情。不爲孤僻崖異之論。如三老、三宥、五誅、七出之說。前賢不敢置議。而先生斷之不疑。學者當於孔孟而下求之。不然。殆爲不知先生也。先生諱若虛。慵夫其自號云。歲屠維作噩。閏月初吉日。後進東明王鶚敍併書。

古之君子。學博矣。猶以爲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惟然。故博而非雜。乃其善學。經若史。事實論議記釋具存。而世有博雅之士。潛心焉者。又爲詳說。將考覈而求其是。是殆前乎諸先生所望乎來者之盛心。而余於滹南遺老集。讀而知之者以此。所尊者經。而於傳記百氏弗盡信。見到處擺脫窠臼。而不依隨以爲是非。以是談經與史。則詩文以下可知也。非其學之博而斷乎辨之明。疇克爾。嗚呼。中原文獻之邦。諸老而後。百餘年來。如隔宇宙。有可慨者。滹南生乎其間。必其遺風餘澤之沾丐者未泯。故所學論說源委則然。方將鈔其會余意者。隨所讀書。附記同異。切磋究之。值風雪凍指。欲墜握筆復已。里興賢書院行且鋟梓。書而爲之識於峽之初關。逢涒灘。多至日。前荊臺冶官彭應龍翼夫序。

滹南辨惑一書。初江左未之聞也。至元二十年。古滄王公時舉來丞是邦。出於行篋。始得見之。興賢書院謄錄刊行。迨今十年。其板爲復翁所得。以字多差舛。恐誤讀者。欲得元本證之。而王公去此陞行臺監察御史。詩柄文廣東。宦轍無定。雖欲求之。末由也已。既幸任迴道過廬陵。吾州士夫以棠陰之舊。候迎公來。就乞校正。出脫漏差錯字四百餘。公因得改的。付局刊換。公又以元遺山中州集所載滹南古律詩僅二十篇。俾續卷末。收書君子。幸加詳焉。大德三年二月中和節。雙桂書院王復翁謹書。

滹南遺老集目錄

第一卷
五經辨惑上
第二卷
五經辨惑下
第三卷
論語辨惑序　總論
第四卷
論語辨惑一
第五卷
論語辨惑二
第六卷
論語辨惑三
第七卷

第八卷
　孟子辨惑
書四
第九卷
　史記辨惑一　採摭之誤
第十卷
　史記辨惑二　採摭之誤
第十一卷
　史記辨惑三　取舍不當
第十二卷
　史記辨惑四　議論不當
第十三卷
　史記辨惑五　文勢不相承接
第十四卷
　史記辨惑六　姓名冗複
第十五卷
　史記辨惑七　字語冗複
第十六卷
　史記辨惑八　重疊載事

第十七卷
　史記辨惑九　疑誤
第十八卷
　史記辨惑十　用虛字多不安
第十九卷
　史記辨惑十一　雜辨
第二十卷
　諸史辨惑上
第二十一卷
　諸史辨惑下
第二十二卷

　新唐書辨上
第二十三卷
　新唐書辨中
第二十四卷
　新唐書辨下
第二十五卷
　君事實辨上
第二十六卷
　君事實辨下
第二十七卷
　臣事實辨上
第二十八卷
　臣事實辨中
第二十九卷
　臣事實辨下
第三十卷
　議論辨惑
第三十一卷
　著述辨惑
第三十二卷
　雜辨

第三十三卷
　謬誤雜辨
第三十四卷
　文辨一　序附
第三十五卷
　文辨二
第三十六卷
　文辨三
第三十七卷

文辨四
第三十八卷
詩話上
第三十九卷
詩話中
第四十卷
詩話下
第四十一卷
雜文
揖翠軒賦并序
瑞竹賦并序
南宮縣令吳君遺愛碑
眞定縣令國公德政碑
王氏先塋之碑
李仲和墓碣銘
故朝列大夫劉公墓碣銘
第四十二卷
雜文
千戶賈侯父墓銘
太一三代度師蕭公墓表
濟南太師侯公墓碣
贈昭毅大將軍高公墓碣
第四十三卷
雜文
進士彭子升墓誌
保義副尉趙公墓誌
焚驢誌
哀鷹詞
高思誠詠白堂記
門山縣吏隱堂記

伾山堂記
第四十四卷
雜文
鄭州龍興寺明極軒記
茆先生道院記
趙州齊參謀新修悟眞庵記
答張仲傑書
道學發源序
揚子法言微旨序
送王士衡赴舉序
送呂鵬舉赴赴序
送彭子升之任冀州序
第四十五卷
雜文 詩附
祖唐臣愚菴序
復之純交說并序
移剌仲澤虛舟堂銘
四醉圖贊
林下四友贊
王士衡眞贊
跋寶墨堂記
跋王逌之墨本孝經
上周監察夫人生朝
詩附
貧士嘆
白髮歎
題淵明歸去來圖
題趙內翰城南訪道圖
答鄭州辨禪師見戲代高防禦
再到故園述懷五絕

許東坡山谷四絕
許王子端四絕
題宮人圍棋圖
續編詩附
摅懷
贈王士衡
感秋
生日自祝
失子
傷之純三首
復寄二首
病中二首
感懷
自笑
別家
慵夫自號
西城賞蓮呈晦之

滹南遺老集卷一

金藁城王若虛著

五經辨惑上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詩所以美仲山甫也。疏云。既能明曉善惡。又能辨知是非。以此明哲擇安去危而保全其身。無有禍敗。其說甚爲明白。蓋人之所以陷於禍敗以至失身者。由其愚昧妄行。不知理義故耳。然世之學者。皆認爲遠害自全之意。凡以剛直諫諍不容於時者。輒持此說以律之。嗚呼。山甫以忠臣遇明主。一篇所頌。無非建功立事以自效於公家者。且此語之下。以夙夜匪解以事一人繼之。何嘗有遠害自全之意哉。予嘗深推之。蓋中庸有云。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而引此詩爲證。學者因之錯會耳。殊不知中庸所以引之者。總結上文而非專擧一句之義也。

書無逸言祖甲知小人之依。享國長久。孔氏以爲太甲。鄭氏以爲帝甲。而疏從孔義。蓋以周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代而殞。史記云。帝甲淫亂。殷道復衰也。且曰太甲稱祖者。殷家亦祖其功故爾。予謂此語未安也。按史記祖甲武丁之子。與太甲分明是兩人。周公所論。自中宗、高宗以及祖甲。而繼之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其次弟不應爲太甲。然國語史記皆言其淫亂而致衰隕。周公奚取焉。是不然。書、聖經也。史傳、出於雜說者也。周公去殷爲近。知其事爲詳。左氏、司馬遷爲遠。其傳聞容有妄焉。與其變易姓名以瀷就其事。寧舍史傳而從經可也。

左氏立弒君之例曰。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杜注曰。稱君者、唯書君名。而稱國以弒。言衆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弒者之名。以示來世終爲不義。斯聖人之意乎。曰。非也。以臣弒君。豈復有例。稱臣爲臣之罪。則稱君者非臣之罪乎。稱臣爲不義。則稱君者果臣之義乎。君非上聖。誰無失德。使此說果行。皆可指爲無道而弒之矣。長奸雄之志。生篡逆之階。禁其一而開其一。聖人之立教。不如是也。論天下之事者。亦權其輕重而已。人之無道。孰有大於弒君者。釋乎此而懲乎彼。是何輕重不倫。所得之不償所失也。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所貴乎春秋者。正名分。別嫌疑。爲亂臣賊子設耳。今乃妄生義例以爲之資。不亦乖乎。許悼公之卒也。經言世子止弒之。而三傳皆以爲進藥不嘗而已。信斯言也。其防於疑似者。一何嚴耶。至於推刃之賊。例以一己之私而敢爲大逆。天地之所不容。禽獸之所不忍者。乃或得以幸免而沒其名。春秋、人情之實也。若是之類。可謂近於人情乎。自傳考之。稱國者未必無道。稱臣者豈皆有道。參差不齊。自相爲戾者多矣。姑以一二明之。晉靈之不君。淫刑而厚斂。愎諫而賊賢。傳所載也。茲不爲無道乎。而經書趙盾之名。何耶。楚靈之無厭。民怒而叛。從亂如歸。茲不爲衆所絕乎。而經書公子比之名、何耶。陳恆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請討者三。且曰。民之不與者半。陳氏務施而結民心久矣。然而不與者半。則齊侯之惡未爲衆所絕也。而稱國以弒。又何耶。經書薛弒其君比。而左氏無傳。夫既稱國以弒。薛侯之罪。安得略而不載。使其無事可載。則孔子之例。何爲而發哉。宋昭之殺。傳言其無道矣。然背林父伐宋而立文公。則曰以失所稱人。晉侯平宋而不討賊。則曰以無功而不敍。杜注曰。昭公雖以無道見弒。而文公猶宜以弒君受討。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所以督大教。蓋其意亦有所不安者。故反覆自救如此。莒弒紀公。左氏謂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故僕因國人以弒之。公穀於此。意亦同左氏之例。而皆不著其事。啖助曰。弒君例懲惡君也。施於君臣。猶恐害教。但慮暴君無所忌憚。不得已而立此義。豈有父爲不道。子可致逆。聖人訓典。故當不然。遂削左氏之說。然終不以其例爲非也。夫經於被弒之君。皆書其名。初無不稱君之辨。蓋稱字、不可也。稱謚、不可也。書其人而不以名繫之。則所稱者爲誰耶。左氏徒見有時而不著臣之名。遂以有名者爲稱臣。而無者爲稱君。亦妄意耳。杜注求合其例而有不得者。皆遷就而爲之說。至薛侯無傳。則亦漫曰無道而已。近代胡安國既不廢此例。而隨事揣直。卒無定論。是皆不足據焉。或曰。如子之說。則暴君無道。終不當懲乎。曰。此聖人不得已之變。而非所以爲訓也。以湯武之德。討桀紂之罪。然後可耳。易所以有革命之文。而孟子所以有天吏之論也。春秋之君。罪不至於桀紂。而爲逆者皆亂臣賊子也。聖人獨肯爲此訓哉。書之稱湯、武。蓋曰放桀伐紂。而孟子則以爲聞誅一夫而不聞弒君。使春秋果有意焉。其文自當有別。夫既均稱爲君。而加之以弒。豈得以一失臣名而生此義例哉。然則何爲有時而不稱臣。曰。吾不敢必也。意者文之脫誤耳。不然。則舊出於衆意。而不可以一人當之也。要之既曰弒君。則罪有所歸矣。一人弒之。罪在一人。衆弒之。則罪在衆。不容有輕重於其間也。王通曰。三傳作而春秋散。歐陽子亦譏學者不從聖人而從三子。君子之學。亦求義理之安而已。

聖人之所必無也。傳爲經作。而經不爲傳作。信傳而謬經。其陋備已矣。左氏稱穎考叔純孝。愛其母。施及

莊公。得詩人錫類之義。予謂舍肉遺母。特以發莊公之問而爲入言之機耳。而遽謂之純孝、何也。豈考叔素行。別有可見者耶。抑觀其爲人謀者如此。是以知其孝於親也耶。不然。譽之太過矣。

晉欒盈之誅。羊舌虎與焉。虎、叔向弟也。左氏曰。初。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汝。汝、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之族及於難。竊謂此母之言無謂也。深山大澤。則固生龍蛇矣。而美婦必生惡子。豈決定之理邪。殆偶中耳。使其言果當。而知慮果及於此。則可謂之賢。而不可謂之妒。實出於妒。則言雖有驗。亦非其情而不足稱矣。左氏既以爲妒。而又若著其賢者、何也。師曠對晉侯曰。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陸氏釋音云。本或作之祀、誤也。竊詳文勢。恐未必誤。而所謂困民之主者。乃復可疑。蓋上言神之主。民之望。下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皆相應。不宜於此獨以主字屬民。且主豈可言困。或者其生字也歟。

汲冢書云。伊尹放太甲而自立。太甲潛出殺之。而復立伊尹子伊陟伊奮。杜元凱特附於左傳之末。而爲之說曰。左氏稱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然則太甲雖見放。還殺伊尹。而猶以其子爲相也。與尚書所記乖異。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將此古書亦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謂其粗有益於左氏。故錄之。嗚呼。伊尹聖人。其大義貫乎天地。詩書載之。孔孟論之。昭如日星。有不可誣者。世之小人。往往以私意量之。妄生謗毀。而此說爲尤甚。然亦何能奪古今之正論哉。元凱姑欲發明左氏。因遂取之。而反疑聖人之經。亦已陋矣。案左傳之文。初無太甲殺伊尹立其子之意。而元凱云爾者。蓋傳文乃祁奚救叔向之辭。而叔向之囚。本爲叔虎所累。且上文云鯀殛而禹興。下云管蔡爲戮。周公右王。故爲此附會以求合親屬不相及之義。抑不思祁奚止取其不以嫌廢公道而已。詎須比類之親。然則元凱於此。不獨誣經。而其於左氏。亦所謂欲益而反弊也。

左氏春秋傳。但云左氏而不著其名。世皆以爲丘明。初未有疑之者。劉歆稱其好惡與聖人同。而杜預亦稱親受經於仲尼。獨唐啖助言別有左氏。其說曰。左氏解義多謬。其書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所引。率前世人。若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丘明蓋如史佚、遲任者。後世便謂左氏爲丘明、非也。張横渠、程伊川雖未能必左氏之爲誰。然亦不主丘明。以爲莫考也。蓋不以助說爲過。而宋子京譏其鑿。劉器之笑其怪。然則果孰是乎。曰。啖子之論無害也。然亦未免於臆其名。論事者顧是非何如耳。豈可以人而移之。聖賢之言。一是非也。狂瞽之言。一是非也。蓋亦獨論左氏之是非而已。其主名不必究也。自今觀之。乖戾甚多。使其果出於丘明。可遂以爲是乎。劉歆之徒。惑於論語之所稱。乃謂好惡與聖人同。既以爲同時而親見之。乃謂受經於仲尼。是皆妄意之言也。蓋論語稱之者。特所恥兩端耳。安知餘事之盡然。而所謂親受者。又何所據也。孔子之於人。取其一節而稱之者。不知其幾人。而可皆以爲聖人之徒邪。且丘明親見。孰與其弟子門人。彼弟子門人日承訓誨。然往往得其言不而得其所以言。丘明何人哉。就使親受其經。豈能盡得聖人之旨哉。然則劉歆之見。固無異於兒童。啖助折辨其失可矣。而必云別

有左氏。則其意亦以互明之實。不應至是耳。故曰。未免於畏其名也。

春秋桓公十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無冰。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上書春正月。下書秋八月。而中云夏五。其脫月字不論可知。而公羊云夏五者何。無聞焉耳。嗚呼。高之解經。類以私意穿鑿。詭異百端。曾無忌憚。顧乃於此著疑。以示重慎。豈不可笑哉。穀梁云夏五傳疑也。此亦非是。孔子固嘗以闕文語人。豈有特著一書以爲大典。乃猥存此等而不辨者。況又非所可疑乎。只是後來脫之耳。

春秋襄公三十年。宋災。伯姬卒。公羊傳曰。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穀梁、左氏其說略同、公穀皆以爲夫子賢之。予謂伯姬知禮而不知權。似賢而近於愚。其志可哀。其事不可法也。夫授受不親。男女之正。而嫂溺者必援之以手。事有不幸。而莫能兩全。亦權其輕重而處之耳。婦無傅母。宵不下堂者。所以別嫌疑。防淫慝。平居無事之時可也。火至而避。初非失節之汙。就使旁無一人。亦所不禁。況左右有司之衆。足以自明。獨不能權其輕重而必守此區區之文乎。予是以哀伯姬之愚。而鄙公、穀之陋也。左氏譏伯姬女而不婦。以爲女待人而婦義事。予謂當此之事。雖女亦得以從宜。豈獨婦哉。嗚呼。夫子中庸之教。明如白日。坦於夷途。而世每以矯拂難能。不近人情爲奇節。不亦異乎。

曲禮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又云。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夫妻者。所以對夫。嫡配之總稱也。婦人者。所以對男子。女子之總稱也。初無貴賤尊卑之別。今乃以妻列於后夫人等下。而別爲一號。專指婦人爲士之配。然則天子之后。公侯夫人。獨不謂之妻乎。非士之配者。不謂之婦人乎。鄭注內則云。妻之言齊也。以禮見問。得與夫敵體也。孔氏引之。以爲彼是判合齊體者。此言齊者。以進御於王時。暫有齊同之義。穿鑿可笑如此。檀弓云。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世言孔氏三世出妻。此所謂先君子者。只是伯魚。而疏義以爲夫子。其說牽合。盡無足取。或問子思之處此何如。曰。非也。夫婦之義雖絕。而母子之恩不廢。此聖人忠厚之教也。意者彼於其婦怨之至深。故爲是忿激之詞而不顧耳。不然。道之失得。其責在誰。而自處其汙。以變世守之禮乎。此不可以爲法也。

檀弓云。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子問之。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予嘗怪其文不順。家語則云。行道之人皆弗忍。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企而及之。文乃順焉。檀弓又云。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予常病其事不詳。家語則云。敬叔以富得罪于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不如速貧之愈。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事乃詳焉。經傳之間。可以互相發明者多矣。是故聞見貴乎博也。

滹南遺老集卷二

五經辨惑下

孔子言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曾子信之。有若疑之。子游證之。更相辨明。而其理乃定。有若之賢。似過於曾子。要皆以孔子爲準。而非其所自見也。使孟子處之。當不如此。蓋君子之道。人情而已。喪而遂欲速貧。死而遂欲速朽。非人情也。不近人情。便非君子之道。

檀弓云。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鄭氏曰。喪夫不夜哭。嫌思情性也。坊記亦有寡婦不夜哭之文。注又曰。嫌思人道也。予謂哀戚之至。無暇避嫌。先王制禮。亦必不委曲至此。特出於漢儒之私意耳。又云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予謂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是或文伯之無取。至於妻妾行哭。此則人情之常。義所當然者。豈所以卜其賢否哉。母子。天屬也。一有所恨而遂忘其哀。亦太忍而不慈矣。又何足爲賢而錄之。且前既言文伯之喪。敬姜晝夜哭。而又爲此說。非自相反覆耶。

鄭氏釋三老五更之義曰。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其說甚陋。以更爲更事。既已不安。而三五之稱。又不知從何而知爲星辰也。古人命名。定不

如此。及注樂記則曰。三老五更互言之。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孔穎達見其矛盾。則從而爲之說曰。其義相包。夫以一經一事一人解之而自立二義。可乎。宋均注孝經援神契曰。三老、知天地之事者。五更、知五行之更代者。劉原父云。天地之事。當作天地人事。此又以三才五行當之也。臆說嗷嗷。孰知眞是。蔡邕謂更當爲叟。蓋長老之稱。字與更相似。書者遂誤爲更耳。嫂字女傍叟。今亦爲更。以是知應爲叟。又以三爲三人。五爲五人。此最近於人情。故裴松之稱其有似。而穎達以非鄭義不取。何獨信鄭氏之專也。漢官儀曰。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全具者。無謂之甚。尤爲可笑。抑此皆不足辨也。蓋經旨迂誕。自非先王之禮耳。天子之尊賢。至於師之盡矣。優其禮貌。厚其祿賜。有謀則就而不敢召。唐、虞、三代。不過如是而已。何至躬親侍膳。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持干而舞乎。稷、契、皋陶、伊尹、傅說、太公、周、召之徒。不聞有當此禮者。餘復何人而可以當之哉。雖委巷之談。不至是矣。說者又謂以父兄養之。所以示天下孝悌。嗚呼。親其親。長其長。孝悌著矣。不然者懲之。可以教天下也矣。耆老縱賢。要亦臣子。而以父兄事之。不亦悖乎。蓋漢儒集禮。雜取異說。以亂聖人之經。時君世主。好名而輕信。則或勉強而一行。然見於史者。纔三數人。豈非爲下者慚怍而不能安。爲上者矯拂而不可久耶。胡致堂徒怪其行之者寡。傷古道難復。而不知此等實非可行之事也。王標林東獨鄙其說。以爲漢儒撰出而不之取。正與愚意暗同。然千載之間而能知其非者。唯一見此人。則夫特達不惑之士。世豈得易哉。

或問禮記三宥制刑之說何如。曰。先王之法。亦求其是而已。哀矜審慎則有之。至於當罪無疑。而必有三宥焉。以爲有司當執法。而人主貴收恩。此後世之虛文。而非先王之正道也。成王命君陳曰。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斯則得其正道矣。

文王世子篇。既言文王爲世子朝王季之法。繼言武王夢帝與九齡。周公撻伯禽之事。而終之曰文王之爲世子也。既言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之法。繼以釋奠養老之事。而終之曰教世子。既言三王教世子之法。繼以周公踐阼之事。而終之曰周公踐阼。此三語者。其於文勢爲贅。恐亦如子貢問樂之類。而鄭氏皆云題上事。吾所不曉也。

文王世子云。武王夢帝與九齡。文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鄭氏注謂文王以勤憂損壽。武王以逸樂延年。紕繆之甚。固不必辨。孔氏既知天定之數。不可增減。而云文王言與女三者。示其傳基業於武王。欲使武王承其所傳之業。乃教戒之義訓。非自然之理。審如此言。則帝與之數。復何以說。蓋不知經文詭誕。自不足信也。

禮器云。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者也。此最害理。夫聖人制禮。未嘗不出於人情。而曰近之者非其至。是豈君子之言耶。

內則曰。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夫次室而下皆妾也。非專指奔者而言。使奔而爲嫡。遂不謂之妾乎。彼所謂天子諸侯之妾。亦皆出于奔者乎。鄭氏曰。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予謂女之奔人。直淫佚耳。亦鑽穴踰牆之類。豈因有禮而往。亦豈君子之所當接者哉。

樂記末章子貢與師乙問答聲歌之義。而終之曰子貢問樂。此必重出。或有闕文。而鄭氏曰。上下同美之也。大是謬說。無足信焉。

三代損益不同。制度名物。容有差殊。然漢儒所記。遂事事分別。雖道德理義。萬世不可易者。亦或以爲異尚。而偏勝。不亦過乎。如忠敬質文之說。前人既有辨其非者矣。至表記云。夏道先賞而後罰。殷人先罰而後賞。周之賞罰用爵列。讀之令人失笑。夫賞罰之用。視乎功罪而已。先後輕重。皆以類相從。而謂夏必先賞而後罰。殷必先罰而後賞。周之賞罰。惟以官爵尊卑爲差。雖三尺之童。亦知其甚謬。而學者信之。以爲先王之法。聖人之經。悲夫。至於尊而不親。親而不尊。皆不足取也。

喪服之制。親疏輕重。固有等差。至其哭泣于哀。則一而已。而記禮者曰。斬衰之哭。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注云。三曲者。一舉聲而三折也。偯。聲餘從容也。哭母而降父一等。已爲可笑。至大功而下。又有曲折從容之度。是與教歌謳無異。豈復有哀邪。甚矣。漢儒之怪也。

禮小功不稅。而曾子譏之。吾以爲是。孔氏皆喪出妻而子思譏之。吾以爲非。禮者人情而已矣。

東萊云。周禮者、古帝王之舊典禮經也。始於上古而成於周。故曰周禮。予謂此書迂闊煩瀆。不可施之於世。謂之周禮。已自不可信。又可謂古帝王之典乎。

孝經稱君子事君。將順其美。夫人主有善。因而誘引成就之。所謂將順也。北齊常山王演數諫。文宣王晞止之曰。一旦禍出理外。將奈殿下家業何。乞且將順日慎一日。太宗嘗責宇文士及之佞。對曰。南衙諸臣面折廷諍。陛下不得舉手。臣若不少有將順。雖貴爲天子。亦何聊。此乃爲阿諛而已。豈孝經之義哉。

孔子誅少正卯事。誰所傳乎。其始見於荀卿之書。而呂氏春秋、劉向說苑、家語、史記皆取而載之。作王制者。亦依倣其意。著爲必殺之令。後世遂信以爲聖人之大節而不復疑。以予觀之。殆妄焉耳。刑者君子之所慎。不得已而後用者。罪不至於當死。其敢以意殺之乎。故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殺一不辜。雖得天下而不爲。此聖賢相傳以爲忠厚之至者。若乃誣其疑似。發其隱伏。逆詐以爲明。徑行以爲果。按之無迹。加之無名。而曰吾以懲奸雄而防禍亂。是則申、商、曹、馬陰賊殘忍之術。而君子不貴也。昔者四凶、天下之所同患。而帝堯亦固知之矣。然卒不誅。逮舜之世而後有流竄放殛之事。猶不盡置之死。蓋古人之重殺如此。少正卯魯之聞人。自子貢不知其罪。就如孔子之說。亦何遽至於當死。而乃一朝無故而尸諸朝。天下其能無議。而孔子之心。亦豈得安乎。夫卯彙五者之惡。借或可除。而曰有一於人。皆所不免。然則世之被戮者不勝其衆矣。尹諧、潘正之屬。不見於經傳。姑置無論。如管、蔡王室之親。敢爲叛逆。罪孰大於是者。而卯與之同罰。無乃不倫乎。至於華士。尤非其比。韓非曰。華士自言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掘而飲。無求於人。不仕而事力。太公聞之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而使也。無求於人。不仕而事力。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遂執而殺之。信斯言也。則華士特介潔之流。雖非中行。詎可殺之。王肅惟知韓子之不足憑。而不知荀卿所傳亦自無稽也。東坡蘇氏曰。此叟自知命薄。必不久在相位。故及其未去發之。苟少遲疑。已爲卯所圖矣。夫君子循理而行。不可則止。甯人負我。毋我負人。使卯誠當死。

自有常刑豈必如仇敵相軋以先事爲得計哉蘇氏嘗以晉武不殺劉元海明皇不殺安祿山爲盛德事其論甚高可爲萬世法顧復有此說何耶嗚呼士生千載之後不獲親見聖人是非眞僞無從而質之則亦求於義理之安而合乎人情之常而已自三傳而下託聖賢而爲己說者何可勝數蓋不足盡信焉三山林少穎近代之名儒也其於孔子兵萊人墮三都等皆排之而不取且曰說者徒謂聖人嘗用於魯必嘗有功故欲以是加其美而不知反汚辱之可謂切中附會之病矣誅卯之事亦此類也哉荀卿又曰有父子訟者孔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不說孔子爲言教化不至不嘗罪民之意幾三百語永嘉葉氏曰少正卯之誅果於殺戮非先王之正刑不治父子訟以待其心之自回所謂正刑也竊亦以爲不然考諸論語孔子之告子張曰不教而殺謂之虐曾子之戒陽膚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荀卿之說推此意而爲之耳方之誅卯固若近厚至其過正而非人情則一也審可罪也當即刑之審可恕也當論而遣之幷執其父三月不別至於請止而後赦吾不知彼之請止果其心之回耶抑不勝囚繫之苦而求脫也使彼心不回而終莫之請孔子將何以處之且教化不至非一日之故也上未可責其遽行下未可望其遽服而凡有罪者皆持此說以貸之則小人得以藉口而益輕犯法矣病痛發於身而卻藥投石委之不治曰是攝養之不至也夫攝養不至則信有罪矣而已發之疾亦安得不治乎蓋論語云不教而殺者謂其先務之不知而專事其末耳非以刑爲可廢也哀矜而勿喜者恐其以察慧爲能而幸於殺人耳非謂遂不治其罪也荀卿因此設過正之事以驚世俗以爲衆疑於無罪者而遽誅之疑於必殺者而幸赦之操縱無常開闔不測此孔子所以異於凡人者而不知聖人正不如是也

家語載孔子之言曰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謂不順父母者無子者淫僻者嫉妒者多口舌者竊盜者惡疾者三不去謂有所取無所歸也與共更三年之喪也先貧賤而後富貴也後世本之以爲律令雖犯七出而有三不去之名者亦不得出斯果孔子意乎曰非也惡疾無子出於不幸而非其罪自不當出若乃失節而淫僻不孝而違父母是則罪之大者雖有不去之名亦安得存之至於嫉妒口舌之類量其輕重而處之可也又曰女有五不取謂逆家子亂家子世有刑人子有惡疾子喪父長子此亦非也君子之娶婦固有所擇而此五子者固在所疑然不至皆可棄也今立言而使之勿娶是絕物也聖人無絕物之法

左傳楚子將死屬羣臣以窀穸之事窀穸二字從穴無疑其爲塚壙之稱也而杜氏以爲長夜晏子之論陳氏曰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燠休云者亦溫煦安息之意耳而杜氏以爲痛念之聲未曉其說也

衛獻公復國大夫逆于門者頷之而已頷蓋微點首之貌而注以爲搖頭誤矣

左傳定公五年三月於越入吳注以於爲發聲竊謂經語無發聲之體此字不安闕疑可也

楚子圍蕭還無社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于眢井而拯之若爲茅絰哭井則己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杜氏以茅絰哭井爲叔展教無社以文勢觀之殆是無社教叔展也

曲禮云若夫坐如尸立如齊若夫云者止是語辭而注云若欲爲丈夫行道之人皆弗忍也行道猶言行路耳孟子所謂行道之人弗受陳黔所謂行道之人盡知之是也而注以爲行仁義至于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則曰歡爲飲食忠爲衣服之物吾不知歡何以爲飲食而忠何以爲衣服之物也鄭氏之謬妄如此

禮記有間傳其義未解鄭氏云記喪服之間輕重所宜此特以經文意之耳一間字如何包許多意

史記吳世家云子胥將死曰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此特一時忿懟而已而呂氏春秋言夫差實抉其目著之門殆未可信揚子論子胥曰諫吳不式不能去卒眼之注引史記爲說予謂眼之絕不成語或者字之誤也歟若果用此事則正當引呂氏春秋耳

滹南遺老集卷三

論語辨惑序

解論語者不知其幾家義略備矣然舊說多失之不及而新說每傷於太過夫聖人之意或不盡於言亦不外乎言也不盡於言而執其言以求之宜其失之不及也不外乎言而離其言以求之宜其傷於太過也盡亦揆以人情而約之中道乎嘗謂宋儒之議論不爲無功而亦不能無罪焉彼其推明心術之微剖析義利之辨而斟酌時中之權委曲疏通多先儒之所未到斯固有功矣至於消息過深揄揚過侈以爲句句必涵氣象而事事皆關造化將以尊聖人而不免反累名爲排異端而實流於其中亦豈爲無罪也哉至於謝顯道張子韶之徒迂談浮夸往往令人發笑噫其甚矣永嘉葉氏曰今之學者以性爲不可不言命爲不可不知凡六經孔子之書無不牽合其論而上下其詞精深微妙茫然不可測識而聖賢之實猶未著也昔人之淺不求之於心也今世之妙不止之於心也不求於心不止於心皆非所以至聖賢者可謂切中其病矣晦菴刪取衆說最號簡當然尚有不安及未盡者竊不自揆嘗以所見正其失而補其遺凡若干章非敢以傳世也姑爲吾家童蒙之訓云

總論

解論語者有三過焉過於深也過於高也過於厚也聖人之言亦人情而已是以明白而易知中庸而可

久。學者求之大過。則其論雖美。而要爲失其實。亦何貴乎此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自謂其不得聞。而宋儒皆以爲實聞之。問旣爾鬼神。夫子不以告子路。而宋儒皆以爲實告之。鄉黨所載。乃聖人言動之常。無意義者多矣。而或謂與春秋相表裏。終篇唐舜禹湯之事。寂寥殘缺。殆有闕文。不當強解。而或謂聖學所傳。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若是之類。皆過於深者也。聖人雖無名利之心。然常就名利以誘人。使之由人欲而識天理。故雖中下之人。皆可企而及。茲其所以爲教之周也。如曰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此正就名而使之求實耳。而謝顯道曰。是猶有求知之意。非聖人之至論。子張學干祿。夫子爲言得祿之道。此正就利而使之思義耳。而張九成曰。聖人之門。無爲人謀求利之說。祿之爲義。自足而已。甯武子邦無道則愚。夫子以爲不可及。楊龜山曰。有知愚之名。則非行其所無事。豈不可及。則過乎中道矣。蘧伯玉邦無道則卷而懷之。夫子以爲君子。而張南軒曰。此猶有卷懷之意。未及乎潛龍之隱見。果聖人之旨乎。若是之類。皆過於高者也。凡人有好則有惡。有喜則有怒。有譽則有毀。聖人亦何以異哉。而學者一以春風和氣期之。凡忿疾譏斥之辭。必周遮護諱而爲之說。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此蓋篤實教人。欲其知所勉耳。而衛瓘以焉字屬下句。意謂聖人不敢以不學待天下也。此正繆戾。而世或喜之。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人固有晚而改節者。然概觀之。亦可見其終身矣。而蘇東坡皆疑其有爲而言。子貢問當時從政者。夫子比之斗筲而不數。蓋師弟之間。商評眞語。何害於德。而張九成極論以爲自矜之辭。至於杖叩原壤。呼之爲賊。此其鄙棄無復可疑。而范純夫猶謂因其才而教誨之。若是之類。皆過於厚者也。知此三者。而聖人之實著矣。

滹南遺老集卷四

論語辨惑一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疏義以爲三次。而晦菴謂所傳三事殊不同。昔有人自言一日三檢點。程氏聞之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句當甚事。蓋倣三省之說錯了。澹謂君子之學。造次不忘。則不待旋加省也。舊說順於本文。而新說有功於學者。姑兩存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至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南軒曰。非謂行此數事而後學文也。以是爲本。而以餘力學文耳。說甚佳。

子夏曰。賢賢易色。至吾必謂之學矣。舊說云。此章論生知美行。雖學亦不是過矣。吳氏曰。子夏之意善矣。然其弊將至於廢學。南軒曰。非謂不待夫學也。欲使務其本耳。不曰不學。而曰未學。意有涵蓄矣。其說皆非。蓋此本言已學。非未學也。亦曰觀其行足以卜其學而已。韓退之筆云。苟行事適其宜。出言得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意與此同。劉正叟曰。其人既能盡學之事。而自言未學。吾必謂之學。蓋此等非學不能也。是爲得之。晦菴曰。人之爲學。大要不過欲爲是四者而已。故如是之人。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意亦無異。然云不過四者。則失之狹。蓋四者行之大者。舉四者則餘可知矣。

學則不固。舊說以固爲蔽。而新說曰。固。堅也。不能敦重。則學亦不能堅。以譯法律之舊說爲長。

母友不如己者，東坡曰，世之陋者，樂不已若者為友，則自足而日損，故以此戒之，是謂不以辭害意，如必勝己而後友，則勝己者亦不與吾友矣，其說甚佳，林少穎乃通上句為義曰，忠信不與己同者不與為友，此正疑其害意而為之遷就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夫可改者，不待三年，不可改者，雖終身不可改，學者類能辨之，然其為說過正者何多也，東坡曰，君子之喪親，常若見之，雖欲變之，而其道無由，是之謂無改父之道，葉少蘊曰，古者凡言三年之喪，素冠刺不能三年是也，當以三年無改為句，終三年之間而不變其在喪之意，則於事父之道，可謂之孝，胡寅曰，於之為言依近，慕思之意也，執三年之喪，而依近慕思不少變焉，可謂孝矣，非指父道而言，三說之曲，不辨可知，鄭厚則疑其有為言之，而弟子不著記，歐公直謂出於妄傳而非夫子之云，此亦過也，游定夫曰，三年無改者，言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南軒云，此言其常也，若非道之甚，不待三年，斯盡之矣，蓋聖人固有決定之論，亦有姑言大體而不盡其變者，非止此事也，學者一槩用之，而不能以意逆志，故常有蔽而不通者，昔牟融鮑昱援引此義以逢漢明之非，幾累孝章之初政，而近代小人，復有持繼述之說以誤天下者，豈不誣衊詆聖人之甚哉。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東坡曰，易稱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凡有思者皆邪也，而無思則土木也，何能使有思而無邪，無思而非土木乎，此孔子之所盡心也，作詩者未必有意於是，孔子取其有會於吾心者耳，孔子之於詩，有斷章之取也，如必以是說施之於詩，則彼所謂無斁無疆者，當何以說之，此近時學者之蔽也，予謂蘇子此論，流於釋氏，恐非聖人之本旨，楊龜山曰，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孔子曰，君子有九思，思可以作聖，而君子於視言聽必有思焉，而謂有思皆邪可詩，乎三百出於國史，未能不思而得，然皆止乎禮義，則所謂無邪也，其說當矣，且孔子論詩而以其本語蔽之，則所取者固詩人之意也，彼之意未必然，而吾以為然，果孔子之心乎，抑蘇氏之鑿也，已自為鑿而反病時學之不通，亦過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舊說以為疾病之外，不可妄為非法，貽憂於父母，或曰，父母愛子之心，唯恐其有疾，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無不謹，亦可以為孝，予謂從新說則文順，從舊說則意完，然皆有益於教，當並存之。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曰視，曰觀，曰察，文之變耳，晦菴曰，觀詳於視，察又詳於觀，此幾王氏之鑿矣，雖若有理，然聖人之意，恐不若是。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晦菴載周氏之說曰，行之於未言之前，言之於既行之後，解者雖多，無近於此。

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疏云，此是真知，當矣，又曰，若其知之反隱曰不知，及不知而言我知，皆非也，上句何必如此解，程伊川曰，以為不知而求之，則當知之，故云是知也，推而演之，亦似有理，然聖人語下本不及此，則未免為曲說，晦菴曰，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宜已足矣，而

復曰，由此而開，有必知之理，此又流於程氏之曲而不覺也，謝顯道曰，嘗知者不可不知，如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是也，不可知者不必知，如千歲之遠，六合之外是也，儻能識別於此，則可謂知所存心矣，亦可謂能充是非之心矣，故云是知誕妄之甚，不足論也，子張學干祿，孔子告之以慎言行，東坡曰，子張學干祿，將以自售也，孔子言祿在其中，教之以不求而自至者也，其說甚佳。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舊說以為任正人，廢邪枉，而程氏之徒，多作事之枉直，此亦可通，然夫子答樊遲知人之說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而子夏證之以舜、湯、伊、皋，不仁者遠，則舊說是矣。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孔子言三代相因，損益可知者，此專指禮而云爾，馬融以所因為三綱五常，所損益為文質三統，殆是妄說，而朱氏取之，蓋未當也。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晦菴曰，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予謂前說為優，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晦菴曰，記者序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此殊有理，勝於泛論矣。

子入太廟，每事問，釋者曰，籩豆之事，有司存焉，時王之制，或損或益，聖人容有不知，故不得不問，雖知亦問，敬慎之至也，予謂此說皆通，然亦止是初入一次耳，若每如此，則僞而不情矣。

宰我對哀公問社，孔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解者莫能通，張九成以為微言隱語，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訓詁，唯當時哀公宰我孔子知之，此卻本分。

儀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二子可謂深知聖人者矣，而記者不著其姓名，殆為闕典也。

子謂韶盡善而武不然，古今論者皆曰，唐虞揖讓，湯武征誅，所以優劣不同，世之淺丈夫，遂敢以湯武為非，至有詆毀而幾乎罵者，甚矣其無知也，予嘗論之，堯、舜、湯、武，皆古聖人，而其所行皆天理，初無優劣之殊，質之五經、論、孟，亦未嘗有不足於湯、武之意，直後人所見者小耳，以常道觀之，以臣伐君，與夫授國他人而廢其子，均為不順，自不得已之變而論之，則堯、舜之傳賢，湯、武之除害，無非公天下之大義也，故夫論湯、武之事者，亦決其果是與非而已，是則為義，非則為賊，豈特優劣之分哉，然則湯何為而慙，武何為而未盡善，曰，湯之慙，憂後世也，亂臣賊子無湯之志而竊其跡者，得以為口實，是則湯之所病也，何嘗以桀為不可伐哉，武未盡善，此謂傳其樂者耳，伊川曰，說者以征誅不及揖讓，跡固不及，然其聲音節奏亦有未善者，樂記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乃知未正之前，不能無錯亂者，此說是矣，而以其跡為不及，蓋亦未脫於流俗之見邪。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說者雖多，皆莫能通，予謂貧與賤當云以其道得之，不字非衍，則誤也，若夷、齊求仁，雖至餓死而不辭，非以道得貧賤而不去乎，夫生而富貴，不必言不處，生而貧賤，亦安得去，此所云者，蓋儻來而可以避就者耳，故有以道不以道之辨焉，若謂聖人之經，不當變易以就己意，則當闕之而勿辭，要不可隨文而強說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註疏以爲不聞世之有道。其說甚謬。程氏曰。人不可以不知道。夕死可者。是不虛生也。斯爲得之。東坡云。未聞道者。得喪之際。未嘗不失其本心。而況死生乎。子由亦云。一日聞道。雖死可以不亂。所謂過於深者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南軒曰。不得其欲則怨。謂怨出於己也。伊川曰。利於己必害於人。所以多怨。謂怨出於人也。二者皆通。但未知聖人之旨果安在耳。至王補之乃云。不獨己多怨乎人。人亦多怨乎己。是則過矣。

夫子以一貫之道語曾子。曾子然之而不疑。門人問焉。則曰忠恕而已。說者遂以忠恕爲貫道之實。嗚呼。忠恕固修身之要。要之則是兩端。何足貫夫子之道乎。東坡曰。一以貫之者。難言也。雖孔子莫能名之。故曾子唯而不問。知其不容言也。雖然。論其近似。使門人庶幾知之。不亦可乎。曰。非門人之所及也。非其所※而告之。則眩而失其眞矣。然則盡亦告之以非其可及乎。曰。不可。門人將自畫其所得。而勞心於其所不及。思而不學。去道益遠。故告之以忠恕。此曾子之妙也。子由論策曰。盡天下萬物之理而制其所當。是之謂一。然則一者。所以主宰衆善。使之不過者耳。夫子又嘗語子貢矣。曰。予非多學。一以貫之。何晏曰。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可謂近之矣。及至此章。乃置而不論。蓋亦惑於忠恕之語故與。或者又言彼是論學。此是論道。是亦不然。其實一理耳。近觀論語集義。楊龜山、周氏、游氏皆以忠恕爲姑應門人之語。則疑此者不獨東坡也。予故從之。或謂曾子所見。實在於此。猶仁者謂之仁。智者謂之智而已。以中庸所載違道不遠之言準之。亦似有理。然而決非夫子之一也。尹彥明曰。孔子於曾子。不待其問而告之。曾子亦深喻曰。唯。至於子貢。不足以知之。故先發多學之問。果以爲然。又復疑其不然而請焉。雖聞夫子之言。猶不能如曾子之唯也。子貢之學。不及曾子如此。范純夫亦云。先攻子貢之失。而後告以至要。洪邁破其說曰。二子皆孔門高弟也。其聞言而唯。與夫聞言而不復問。皆已默悟於言意之表矣。先儒所以卑子貢者。謂其先然夫子多學之旨耳。是殆不然。方聞聖言如是。遽應曰否。非弟子所以敬師之道。故對曰然。而繼之以非與之請。豈爲不能知乎。予謂洪氏之論。深盡人情。故表而出之。程明道曰。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體。恕者用。伊川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謝氏曰。忠譬則川流不息。恕譬則萬物散殊。夫聖人之道誠高遠而洪深。至於忠恕之義。人亦易辨矣。而諸公張大之如是。蓋其意必欲極一貫之妙故耳。恐未必然。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又曰。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孔子果因何事而妻容也。曰。凡爲女擇配。取其相當。非止一端。恐未可以此等斷聖人之意也。弟子徒謂聖人之妻人。必不苟然。故於諸處記之而附會耳。朱儒釋三復白圭之義曰。有意慎言。所以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禍。蓋遷就其事云。孔子以子妻公冶長。而兄子妻南容。或謂南容之賢。差愈於公冶長。聖人所以避嫌。程氏破其說甚當。林少穎云。其所以相接而成文者。蓋弟子見其事相類。故從而錄之。本無異義。使聖人於此而有公私之辨。是則瀆之第五倫矣。其論尤佳。

滹南遺老集卷五

論語辨惑二

宰予晝寢。夫子有朽木糞土之喻。且曰。始也聽人之言則信其行。今因予而改之。解說以爲廢墮於學。嗚呼。一晝寢之適。雖聖人不免焉。且夫學之勤墮。行之眞僞。何足以卜之。而夫子之怒至是乎。蓋其墮也。非止於一朝。而夫子之怒亦有素矣。特因是而發耳。不然。則予之耽寢。日以爲常。記者語簡而不盡其詳。亦不可知。荊公曰。宰予之大罪。在於行不顧言。則晝寢之過。爲不足責。東坡曰。晝居於內。非有疾不可。予蓋好內而懷安者。皆求之太過者。其餘說者尚多。迂闊益甚。無足辨焉。

始吾於人。此一章而再稱子曰。胡氏疑其衍文。或非一日之言。予謂以語法觀之。只是一章。其爲衍文無疑也。家語載夫子之言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斯果夫子之言乎。曰。非也。好事者因論語而附會爲之耳。夫子所謂始吾於人聽其言而信其行。今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因予改之者。特一時忿怒之辭。非謂平居一聽人言。遂信其行也。天下之人。行不副言者多矣。使夫子隨聽而遽信之。所失者豈特宰予邪。言猶可也。至於以貌取人。雖愚夫知其不可。而謂聖人爲之乎。夫子之於人。好惡必察。毀譽必試。賜之辨。師之堂堂。曾不足以欺之。顏子之愚。猶必退省其私而後信。何獨於宰予、子羽而鹵莽如是哉。吾固疑非夫子之言也。

子貢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夫子以爲非爾所及。范純夫曰，君子修其在己者，其在人者不可及也。己欲無加諸人易，使人無加於己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無加於人矣，而欲人無加於己，雖聖人不能也。顏子之行，犯而不校則已矣，豈能使人無犯乎。其說甚好，然註疏本如此。程氏曰，我不欲人之加於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或能勉之，仁則非子貢所及。強生穿鑿，殊無謂也。晦菴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者，我亦不欲以此加人，卻只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也字爲害字，於文爲悖矣。又曰，此仁者之事，故非子貢所及。予謂如彼之說，亦只是恕，何足爲仁乎。林少穎曰，此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意，然此以爲非所及，而彼則曰終身可行者，蓋自謂能之則不許，甘於不能則告之，乃聖人抑揚之意，皆是曲說，無足取焉。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其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考諸論語、六經，夫子實罕言之，故雖高弟有不得聞者，蓋自濂以來，學者莫敢輕議，而近代諸公皆以爲聞而歎美之辭，或又曰，聖人之文章，句句字字，無非性與天道者，吾不知其果何所見也。歐陽子嘗謂聖人不窮性爲言，或雖言而不究，學者當力修人事之實，而性命非其所急，此於名教不爲無功，而衆共嗤點，以爲不知道，高論既興，末流日甚，中才庸質，例以上達自期，章句之末，知已指六經爲糟粕，談玄說妙，聽者茫然，而律其所行，顛倒錯謬者十八九，此亦何用於世哉。愚謂歐陽子不失爲通儒，而是說譏議者，未必無罪於聖門也。嗚呼，度德量力，切問而近思，孔孟之教人，必始於此，後生小子，盍亦少安，寧失之固，無涉於妄，寧處其卑，而不至於僭焉，則善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夫人之行事，固不厭其思，至於畏慎太過，則亦不必也。文子其太過也與，故聖人以中道約之，以爲如是亦足而已。近代李邦直獨得此意。鄭氏曰，賢而寡過，不必三思。蘇氏曰，再意於一，而況三乎。程氏曰，再則定，三則私意起。其說皆偏，而程氏尤甚。思至於三，何遽爲私意邪。程子又以文子使晉求喪之禮爲證。按文子至晉而果遭之，則正得思之力也，何過之有。蓋事有不必再思，亦有不止於三思者，初無定論也。呂岱戒諸葛恪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斯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時咸謂之失言。夫以元遜之流，而剛很自用，卒至於殺身，則呂君之戒，固未爲失，然而無答者，豈以彼既自護其短，故不復與之辨與，抑亦膠於夫子之言，而未能以意逆志也。

夫子以微生高爲不直。孔氏曰，用意委曲，非爲直人。東坡曰，高古之過直人也，乞醯以應求，非孔子之所謂不直，而高平日之所謂不直也。凡人情之所安者，皆高之所不可，至其重違人之求，而乞以與之，雖高不免，此之謂不繼，孔子因其不繼而譏之耳。無垢曰，直，謂直情徑行也，高殷勤委曲以徇人情如此，孰謂其徑行而不恤乎，夫子蓋美之也。嗚呼，從孔氏則幾於狷介而不通，蘇、張之論高矣，而於文勢訓義，又爲不順。是三者猶未安也。謝顯道云，周濟急難，何害爲直，然在當時其設心恐不若是，夫子親見其事，故語止於此，而意已遠矣。今未可以乞醯爲不直。林少穎云，是必高不爾之乞諸鄰而與故也。二說與鄙意

暗同。夫人求於我，我適無而鄰幸有，公乞而明與之，鄰不爲病，而求者之望償焉，兩不相傷，聖人將爲之，而安有不直之譏。意者竊取諸鄰而名爲己有，給其人而爲惠耳，僞而不真，故聖人惡之。晦菴譏其掠美市恩，蓋得之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或訓焉爲何，而屬之下句。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或讀不爲否，而屬之上句。意謂聖人至謙，必不肯言人之莫己若，聖人至仁，必不至賤畜而無所恤也。義理之是非，姑置勿論，且道世之爲文者，有如此語法乎。故凡解經，其論雖高，而於文勢語法不順者，亦未可遽從，況未高乎。

夫子以顏氏簞瓢陋巷不改其樂爲賢。周濂溪每令學者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夫樂天知命，而胸中有道義之味，則外物不能累矣，豈必有所指哉。今乃如柄子下句曰，什麼是受用，吾門中何事此等語。呂與叔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反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輸他顏子得心齋。一時好事者爭諷誦之。予按論語、中庸、繫辭所載，蓋夫子之於顏氏，博之以文，約之以禮，使欲罷不能，而彼其所從事者，皆遷善改過，服膺克己之實，若乃墮支體，黜聰明，心齋坐忘等語，此出於莊周之徒，而吾黨引之以爲美談，誣先聖而惑後學，其風殆不可長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均是儒也，而有君子小人之辨，蓋其心術不誠，趨向一差，則要利盜名，文姦濟惡，皆學之爲也，末流或至叛聖人、害天下而不顧，非小人而何。程氏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王平甫、張南軒亦同。荊公曰，君子一以貫之，小人尚雜博。王補之亦同。沈道原曰，君子者，揚雄所謂大知，而小人則所謂小知也。范純夫曰，君子學其內，小人徇其外。君子所治者本，小人所治者末。劉原甫曰，君子將行之，小人將言之。謝顯道曰，君子志於義，小人志於利。尹材曰，君子通其理，小人誦其數。皆不足以盡之。呂東萊曰，小人者，非險賤不正之謂也，果險賤不正，安得謂之儒，蓋如言必信，行必果之類。予謂不然，儒者所業之名耳，豈以行爲小人，遂不謂之儒乎。夫小人之稱有二，而指細民者不與焉，其曰硜硜小人，小人樊須，從其小體爲小人之類，此謂所見淺狹，對大人而言者耳。自餘以對君子者，皆險賤不正之謂也。游、夏之在聖門，文學雖勝，而行實未醇，則夫子以是警之，蓋不爲過。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伊川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子由曰，性之必仁，如水之必清，火之必明，然方土之未去也，水必有泥，薪之未盡也，火必有烟，土去則水清，薪盡則火明，人而不仁，物有以害之也，物之害既盡，性一而不雜，未嘗不仁也。若顏子者，性亦治矣，而土未盡去，薪未盡化，力有所未逮也，故能三月不違，而未能終身。東坡云，夫子默而察之，閱三月之久，而造次顛沛，無一不出於仁，是以知其終身弗畔也。予以東坡爲當。設使顏子有時而違仁，亦必因事而發，如所謂日月至焉者，豈有恰限三月輒一次違之之理。若云三月之後，不復可保，則何足爲顏子乎。

澹臺滅明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偃室。程氏曰，由徑者，謂踐田疇之類也，使小道便於往來，由之何害。予亦謂誠意苟通，不必因公事而後可見。滅明狷介之士，不足爲通方，子游特取其所長而已。王仁微云，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徑者邪也所行不由正道者皆是也此論太高恐非其實史記稱滅明狀貌甚惡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而家語乃曰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故孔子有是言又曰滅明有君子之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何其相反邪以論語證之史記為近

宰我問井有仁焉之說舊說以為仁者必濟人於患難聞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世儒多取林少穎謂仁當作人而伊川曰仁者好仁不避患難雖告之以赴井為仁亦將從之予謂從舊注則仁字不安從伊川則逝字難說此當兩存之要之伊下闕

上闕末集予小子其承厥志記曰武王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豈以武王行事而不以文王之心為心文王素所不欲者而一旦為之且經稱文王之志哉蓋孔子之所稱者勢可以取而不忍為也武王之卒伐者義至於盡而不容已也學者拘於世俗之見而不知聖賢公天下之大義豈足與語此哉

子罕言利一章說者雖多皆牽強不通予謂利者聖人之所不言仁者聖人之所常言所罕言者唯命耳然而云爾者予不解也姑闕之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夫子答以待賈南軒曰待賈者循乎天理求善賈則心已先動矣其說甚好此便是義利之分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注疏以為嘆時事之不留古今多取此意程氏曰此道體也天運行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意予謂孔子指水而云其所寓意未可曉也諸子之言亦俱說得去然安知其果然哉程氏之論雖有益學者要為出於億度而遂謂自漢以來無識之者何其自信之篤邪蓋未敢從

子畏於匡沈道原曰君子畏乎在我者不畏其在天者不能窮理盡性而取禍此則在我者君子所當畏也既以窮理盡性矣雖有一朝之患君子不患矣然則孔子何為畏匡也曰此記者之云耳猶言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以文王與紂之事也夫窮理盡性然後能作易何憂患之有故匡人之圍以事觀之則為可畏以理考之則非聖人之所畏也其說甚佳

未可與權與唐棣之華詩舊說以為一章謂唐棣之華偏然反而後合權道亦先反常而後至於大順李清臣辨之曰權之為名猶物之在權能不失其輕重而已其於道之大經蓋未嘗戾而人倫之大經未嘗亂也公羊氏始有反經之說焉孔子言可與立未可與權既已句斷而別舉逸詩之文彼作詩者因兄弟之乖離而喻之以唐棣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蓋云兄弟之不親由己之友悌不至耳意謂詩人失辭所以刪而不取而釋者附之於權以符公羊之說豈不妄哉此論為勝解詩之義雖未敢必而其為兩章者決無疑也晦菴不知詩之所指止當闕之而云上二句本無意義但以興起下句則當矣程氏曰自漢以下更無人識權字此言亦太峻矣唐德宗還自興元欲因遜扈軍威使人代李楚琳陸贄諫曰若此

則事同脅執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喻其理權之為義取類權衡易一物而驚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為權任數為智君上行之必失眾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觀宣公之論豈可謂自漢以下無識權字者邪

鄉黨一篇皆聖人起居飲食之常而弟子私記之雖左右周旋莫不中節然亦有本無意義者而學者求之太過如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食不語寢不言之類此止是端莊厚重耳不撤薑食不得其醬不食止是性之所嗜耳至於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魚餒肉敗色惡臭惡者不食凡人皆然何必孔子東坡以為雜記曲禮非獨孔子之事皆置不說此固太甚然如張九成輩妄為詭誕務以張大聖人而不知其非實至謂與春秋相表裏其不近人情亦豈足盡信哉

晦菴釋不得其醬不食曰惡其不備也予稱君子食無求飽又以士恥惡食為不足議夫豈以一物不備而不食哉彼事事必求義理則宜其陋之至是也

晦菴解食不語寢不言云答述曰語自言曰言此何可分而妄為注釋只是變文耳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楊氏曰不敢嘗慎疾也必告之直也予謂人以善意饋藥而告之以疑不敢嘗凡人交際皆知其不可況孔子之於康子乎且使饋藥無迫使面嘗之理何必以此語忤之當是退而謂人之辭記者循其文故一曰字而足耳

孔子廄焚而不問馬蓋其已見故不必問初豈有深意哉特弟子私疑而記之耳後人因其記之遂妄意而為之說本不須著此三字鄭氏以為貴人賤畜而然夫君子之待畜固輕於人然不應無情如此張子韶之說美矣至舉敝帷不棄等語以發明忠厚之心亦所謂矯枉過正也

不疾言不親指孔子在車時其端重如此而說者以為恐惑人不知此事有何惑人者若曲禮所謂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則有此理矣

渼南遺老集卷六

論語辨疑三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孔子不許。東坡曰。古者行禮。視其所有而已。過其有則脫驂於舊館人。及其無不捨車於顏淵。胡氏曰。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且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非誠心與直道也。君子之用財。顧義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予謂胡氏之論。若勝於東坡。然喪具稱其家貲而不以死傷生。古之道也。雖於父母且然。況卑幼者乎。以子之椁而奪師之車。其不量彼己。不知重輕亦甚矣。在禮意人情。自當拒之。何必如胡氏之辨析哉。味夫子才不才之言。吾不徒行之語。其實辭於路者可見矣。若夫脫驂之贈。則我周之也。我自周之。何所不可。

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則曰。未知生。焉知死。蓋以子路不能切問近思。以盡人事之實。而妄意幽遠。故拒而不告也。而宋儒之說曰。人鬼之情同。生死之理一。知事人則知事鬼。知生則知死矣。不告者乃所以深告之。其論信美。但恐聖人言下初不及此意。而子路分上亦不應設此機也。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說者以爲因孔子之言而不敬子路。故孔子復以此解之。夫子路之爲人。門人知之亦熟矣。豈以瑟一事。雖夫子所不取。亦未爲大過也。

而違不敬焉。何好惡之輕乎。蓋其所以不敬者。不獨在此也。當是兩章。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字當移於此。通爲一章。詳其文勢。大似有理。或併移回賜事亦可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橫渠曰。司馬牛多言而躁。就其人之材而言之、便曰其言也訒。告仲弓又別。告顏子又別。樊遲最其下者。故告之以愛人。楊龜山曰。司馬牛聞仁而告以其言也訒。則曰斯謂之仁已乎。問君子而告之以不憂不懼。則曰斯謂之君子已乎。此非切問近思者。其易於言可知矣。夫仁不可易爲之。則言之固宜訒也。游定夫曰。夫子答樊遲曰。先難而後獲。答司馬牛曰。其言也訒。皆未可言仁故也。三說甚得夫子本意。

子夏告司馬牛以四海皆兄弟。姑以寬解其憂云耳。非謂眞如己之兄弟也。故胡氏以爲意圓而語滯。晦菴亦云。不得已之辭。讀者當以意逆志而楊龜山遂曰。天下歸仁。非兄弟而何。士或以無兄弟爲憂者。皆自私之過。然則塗人無非我親。而天屬不足貴矣。而可乎。楊氏語錄以郭子儀不問發父塚之盜爲能忘物我。傷義既甚。而今復有此論。豈非流入於異端而不覺邪。林少穎曰。子夏之言。近於墨氏之兼愛。意則廣而言有病。又云。子夏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己。喪其子而喪其明。何不曰四海之內皆吾子也。予謂林氏既知病其言。則此言不必出。但云何不以寬牛者自寬。則可矣。

子貢問政。夫子答以民信之。又曰。民無信不立。夫民信之者。爲民所信也。民無信者。不爲民信也。爲政而

至於不爲民信。則號令日輕。紀綱日弛。賞不足勸。而罰不足懲。委靡頹墮。每事不能立矣。故寧去食而不可失信。蓋理所必至。非徒立教之空言也。注疏甚明。固無以易。而晦菴過爲曲說。夫三者初無先後。而曰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信於民者在我。而曰以民德而言。則信者民之所固有。不立者屬之事也。而曰民有以自立。其義迂回。皆不足取。雖然。此一信字。古今誤認者多矣。豈獨朱氏而已哉。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由也。至必使無訟。此三章不相干涉。但記者以類相附耳。尹材曰。子路言簡而中理。故片言可使罪人服。子路重然諾。不果踐言。故無宿諾。此說爲是。晦菴曰。子路忠信明決。而人信服之。故能以片言折獄。而所以取信於人者。自夫素無宿諾而養之、過矣。夫然諾豈所以服罪人哉。林少穎曰。子路一聞夫子見與之言。遂有驕恣之心。方且無宿夜。然諾。不待明日。必倏而行之。欲天下之人信也。孔子見其如此。故復抑之。蓋三句只是一段。與乘桴浮海。衣敝縕袍章同例。其說益迂。不足取也。所謂片言者。特甚之之辭。自當以意逆志。而晦菴遂云不待其辭之畢。過矣。

樊遲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則繼之以擧直錯枉之言。子夏廣之而及於舜、湯擧伊、皐之效。此一段皆論知人之智耳。與問仁之意。全不相關。故南軒解能使枉者直、則曰知人之功如此。解不仁者遠、則曰此可見知人之爲大。文理甚明。而龜山、晦菴、無垢之徒。皆以爲兼仁智而言。其意含糊。了不可曉。豈以樊遲屢疑。子夏深嘆。且有遠不仁之說。故委曲求之而至於是與。竊所不取。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古今解者未嘗有異說。而張無垢曰。自、由也。如自天

祐之之自朋友之道。所以不終者。多由取辱之路以變之也。設數以鈐制而不以忠告之。取辱也。危言以控扼而不以善道之。取辱也。制之於已然。禁之於已發。非所謂不可則止。取辱也。平居探其所志。觀其所趨。倘有不善之萌。非道之念。則要之以禮。正之以義。所謂不可則止也。其迂謬可笑甚矣。而反以先儒爲非。此亦過於厚而不知君子之中道者。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者。子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幾、近也。即下文不幾乎之幾耳。三字自爲一句。一言得失。何遽至於興喪。然亦有近之者。此意甚明。初無可疑。而晦菴乃訓爲期。曰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無謂甚矣。

子貢問當時從政者。子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蘇氏曰。此有爲而言。不知其爲誰。子貢之問。必有所指。不然。從政之人非一。而舉以爲斗筲、可乎。此論亦有理。張無垢乃曰。禮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子貢正犯夫子之禁。故夫子自稱如此。予謂天子之過。庶人得以議之。而謂士不可非其大夫乎。此說蓋出於孫卿。未必聖門之事。就使誠然。但不可昌言於衆耳。師弟之間。異實話辯。何必周謹如是哉。

子貢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晦菴曰。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必其無可好之實。其說是矣。東坡曰。此未足爲君子也。爲問者言也。以爲賢於問者而已。君子之居鄉也。善者以勸。不善者以恥。夫何惡之有。予謂此論雖高。然善惡異類。猶冰炭也。妒賢醜正。亦小人之天資。豈能盡以媿恥望之哉。使凡

不善者皆知見善人而恥之。則世無小人矣。孔子之難人。初不以此。若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則亦觀求其實而已。豈徒取決於鄉人之好惡者哉。胡氏曰。憲問一篇。皆原憲所記。慵夫曰。論語本無篇名。今之篇名。亦不成義理。如學而、述而、子罕之類。是何等語。且章自爲旨。不相附屬。豈可以兩字冠之。此蓋後儒以簡冊繁多。欲記習之便。因其科節以爲號。前輩既已辨之矣。胡氏徒見首章如原憲自稱者。遂謂一篇悉原憲所記。此臆度之說。豈可必哉。又疑里仁篇自吾道一貫至君子欲訥於言十章。出曾子門人。公冶長篇多出子貢之徒。益無所據。刪之可也。

夫子不答南宮适之問。說者不一。或謂明理而無所疑。故不答。或謂嫌以禹、稷比己。故不答。或謂禹、稷之有天下。止於躬稼。其言不盡。故不答。或謂爲善者非以干祿。而祿以天下。尤非學者所宜言。故不答。或謂雖不明言。必有目擊首肯之意。是皆臆度。非必其真。張無垢曰。此章全在不答處。聖人立論。坐見萬世之後。要不使有時而窮。夫力非所以取天下也。然有以力而得之者。德固宜其有天下也。而不得者亦多矣。是适言雖美。有時而窮也。夫子將言其非。恐害名教。欲言其是。則其病猶适也。故特付之不答而已。至其既出而謂之尚德君子者。蓋稱其用心耳。此說爲善。殊勝諸家也。

或問子西。於孔子。子曰。彼哉彼哉。鄭大夫公孫夏、楚令尹公子申、皆字子西。馬注兩存之。東坡曰。或謂楚子西、非也。昭王之失國。微子西、楚不國矣。潁濱曰。公孫夏無足言者。非所當問。此蓋楚子西也。昭王欲用孔子。子西知孔子之賢。而疑其不利楚國。遂沮之。使聖人之功。不見於世。世之不知孔子者衆矣。皆未嘗

疾。而獨疾於子西者。以其知我而疑我耳。予謂潁濱以公孫夏不足問。固似有理。然其自爲說亦未當也。夫子之論人。毀譽抑揚。一以至公。而無容心焉。今以沮己而遂短之。是其言出於私怨也。聖人恐不如是。晦菴曰。子西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昭王欲用孔子。而子西止之。其後又召白公勝以致亂。則其爲人可知矣。此說殆安。雖然。以子產、管、晏。而夫子不過稱其一節。子西之事業。雖有可取。在聖人觀之。亦何足多道哉。恐不必深求其故也。

子路問成人章。胡氏以今之成人者何必然爲子路之語。此蓋惑於曰字耳。觀其文勢。殆不然也。

前漢鄒陽爲梁孝王說王長君云。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法而不譏。以爲過也。顏師古曰。言齊人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免其死。予按論語稱桓公正而不譎。蓋總言其行事直而不詭。以爲賢於晉文耳。鄒陽之說。殊爲乖戾。然東坡反引爲證。而又以納辰嬴實晉文之譎。其失愈甚。

管仲不死子糾之難。孔子曰。如其仁。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子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以爭爲不義。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而春秋書之。亦曰公伐齊納糾。不書子。不當立也。齊小白入于齊。繫之齊。當有齊也。若使桓公弟。子糾兄。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道學諸公。多主此說。然司馬遷、杜元凱皆以子糾爲長。而諸子傳記言桓公殺兄者多。獨漢薄昭嘗稱桓公殺弟以反國。而韋昭注云。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今宋儒遂以糾爲弟。豈必有所從乎。若止以薄昭爲據。則其說固未定也。左傳經蓋云納子

糾。而公、穀之經不書子。夫三家所傳。原有得失。今徒以順於己意。遂獨是公、穀。則其說亦未定也。其言齊小白入于齊者。彼自是齊人耳。文勢固然。恐無他意。則其說又未定也。夫以未定之說。而斷然自謂得聖人之旨。安能使後世必信哉。然則奈何。曰。不必論也。使子糾果爲弟。則三尺之童。皆知其不當爭。管、召倘不必死。而子路之徒亦何所疑。蓋家語亦載此事矣。孔子言之曰。管仲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家語浮誇。未必真出於聖人。然其義有可以發明乎此者。夫子糾、桓公皆襄公之庶弟。而非冢嫡。各因畏禍而出奔。當是之時。立者從之。亦唯國人之聽而已。桓公以高國之召。自莒先入。國人奉以爲君。初無異議。則齊既爲桓公之有。子糾雖長。而勢不得爭。實未成君也。管仲無必死之義。而有匡天下、救生民之功。所嫌者小。所成者大。孔子權其輕重而論之。故不以管仲爲非仁。而亦不以召忽爲不當死。邢氏疏義。略得之矣。如其云者。幾近之謂也。言亦可以爲仁耳。注疏、晦菴以爲誰能如其仁。其於辭義俱爲不順。南軒曰。夫子所以稱管仲者。皆仁之功也。問其仁而獨稱仁之功。則其淺深可知。只爲子路疑其未仁。子貢疑其非仁。故舉其功以告之。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矣。蓋聖人抑揚之意。其說甚善。東坡曰。以管仲爲仁。則召忽爲不仁乎。曰。量力而行之。度德而處之。管仲不死、仁也。召忽死之、亦仁也。伍尚歸死於父、孝也。伍員逃之、亦孝也。事有大小耳。此論甚佳。子路、子貢以召忽爲仁。管仲爲非仁。孔子獨明管仲之事。而不論召忽。則召忽之爲仁可知矣。其言匹夫匹婦之諒。此自別指無名而徒死者耳。

意不在召忽也。忽豈自經溝瀆之類哉。程子又言王、魏當死建成。而不當事文皇。此尤不然。是時高祖固在位也。建成未成君。而文皇之立。實高祖之命。則二子因難而死、固好。不死而事文皇、亦可也。胡氏解孔子請討陳恆事云。春秋之義。弒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嗚呼。此何等事。且孔子有何權而得擅發之邪。其紕繆可笑。亦已甚矣。

滹南遺老集卷七

論語辨惑四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晦菴曰。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蓋以而字故生此論耳。初若可喜。而義訓終不安。止當從舊。

作者七人。雖不見其名。其文勢似與上文爲一章。子曰字疑衍。

君子固窮。舊從注疏。伊川以爲固守其窮。好事者或取之。而實不然。蓋子路之意。止疑君子不當窮。而非論處窮也。夫子言固有窮時。但不若小人之濫耳。伊川之義。蓋亦在其中。而遂以固字爲說。則過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呼其名而告之。以謂人之能是者少耳。意在警子路亦不可知。然其文勢則非直指之也。而說者皆云爲慍見而發、過矣。且中間有告子貢多學一貫之章。則既已間斷。安得通爲一時之事哉。蓋孔子世家亦載此。而一貫語上加子貢作色四字。所以生學者之疑。嗚呼。解經不守其本文。而信傳記不根之說。亦見其好異喜鑿矣。

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南軒曰。春秋之時。風俗雖不美。然民無古今之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亦此民耳。其說甚好。然記者以此廁於聖人無毀譽之下。義終齟齬。疑是兩章而脫子曰二字。

晦菴解小不忍之義曰。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夫慈愛而無斷。婦人之仁也。果敢而輕發。匹夫之勇也。

二義不同。豈有一言而兼二義者哉。謂其俱通而並存之則可矣。然君子未有以殘忍之忍教人者。唯王氏嘗有此訓。詳其文勢。止從舊注爲長。

子謂民之於仁。甚於水火。馬融曰。水火及仁。皆民所仰而生者。然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人。所以仁爲甚。王弼曰。民之遠於仁。甚於水火。見有蹈水火者。未嘗見蹈仁者。邢氏疏兩存之。而近世諸儒多從融義。以文觀之。弼說爲是。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周式、楊傑以師爲衆。張九成以讓爲責。劉原父、吳元長則曰。當仁而傳道。可以爲人師。皆不近人情。不足取。程氏曰。爲仁在己。無所與讓。若善名在外。不可不讓。恐夫子之意亦不及此。唯晦菴云。言當勇往而必爲。雖師亦無所讓。斯得之矣。蓋此乃甚之之辭。非眞與師對也。學者當以意逆之。天下有道。庶人不議。止當如舊說。而張九成以爲竊議王室之意。至引高歡見魏政不綱。遂結豪傑事。此過正之論也。

夫子答子張恭寬信敏惠章。晦菴載一李氏之說曰。此章及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其言無謂。不足信也。晦菴擇取衆說。頗爲精簡。如此等者。何必錄哉。

東坡以患得之當爲患不得之。蓋闕文也。予以爲然。

子以博奕賢於無所用心。晦菴載李氏之說曰。非教人博奕也。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耳。可謂能以意逆志矣。楊氏曰。飽食逸居。無所用心。則放僻邪侈。將無所不爲。故以是而係其心。豈不猶賢於己乎。南軒亦云。信如斯言。則是聖人冀欲使人爲之矣。苟其人了不用心於他善。將恃此以爲足乎。甚非立教之本意。故不取。

夫子聞子游弦歌一章。本無疑義。王補之曰。子與其徒戲。亦可乎。曰。戲者人情之所不免。但不爲虐而已。而謝上蔡曰。小國寡民。而以治天下之道治之。眞乃牛刀割雞耳。聖人之哂固宜。然恐二三子疑之。因以務大忽小。故從而釋之。呂與叔亦云。辨之則愈惑。故自受以爲戲。竊謂不然。夫使爲上者知所以愛人。爲下者知所以敬上。是道也、安往而可廢。而謂不當施之小國之間乎。彼其心止以聖人不應有是戲。故妄生此論。林氏曰。聖人一話一言。無非教者。前言戲之。觀子游之對耳。武城之治。達天下可也。其說甚佳。

孔子謂殷有三仁。而記者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當紂之無道。三人者皆嘗諫爭而不能救也。微子知其顚隮之不免。故遯於荒野而避之。二子不去。而一被囚、一見殺。皆出於不幸耳。而其愛君憂世。忠貞惻怛之誠。則三人之所同。故孔子俱稱其仁。初不在於去就之跡。後人疑於記者之言。以爲三人之所爲不同者。各有深意。而孔子之所取。亦不過此。遂委曲而爲之說。王氏曰。微子不去。無以存殷之祀。箕子不奴。無以貽天下之法。比干不死。無以示人臣之節。楊傑亦云。微子仁於其親。比干仁於其君。箕子仁於萬世。林少穎曰。去者仁之淸。奴者仁之和。死者仁之任。張無垢曰。比干之節易明。而箕子之仁難言。微子存商祀。其仁爲大。故居二子之先。皆過論也。甚者又曰。紂無道而周有道。故微子去紂而歸周。以爲戕畔之之證。若然、乃名教之罪人。尚足言仁乎。洪範一書。誠爲大典。然亦歸周之後。因武王之問而陳

19A

之耳。使其平居果有意於垂世。則著之簡册足矣。縱復不然。未爲大過。而乃坐視國亡。徉狂苟免。以俟興王而付此。恐仁者亦所不忍也。楊氏曰。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范氏曰。三人者皆可以有天下。故均之曰仁。二說皆疎。而范氏尤甚也。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大勢則兩句相耦。細分則四者各爲用。東坡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而遠思。則勞而無功。偏枯而不類矣。朱氏不必取。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信而後諫。尹氏曰。事上使下。皆以信爲主。人之不信者。皆己之信不足以取信故也。晦菴亦云。事上使下。皆須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爲。王黨徵廣之曰。仰以事君。必先竭盡忠。亦深結主知。而使上見信。俯以臨民。必先誥誡號令。感化人情。而使下見信。下既見信。則以之役使。雖勞不怨。上既見信。則以之獻替。無言不從。是道也。出於至誠而已。其說甚佳。蓋此信字在我者之事耳。而世人多錯認了。人臣畏罪而不言。輒以是借口。曰上不吾信也。或一諫不從。則奉身而去。自謂無愧於其心。嗚呼。彼亦嘗先盡其在我者乎。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夫惟大德之人。然後周旋中節而不踰閑。小德則不能。故乍出乍入而無定。尹氏曰。有一不善。是出入也。此說得之。曰可云者。猶言中人之性。可上可下耳。非可之謂也。舊疏云。不責其備。故曰可。晦菴云。大德小德者。大節小節也。人當先立乎其大者。小者或未盡合理。亦無害。此則認爲許可之可矣。夫細行不矜。終爲大德之累。跬步必謹。猶憂其過舉也。而謂小節有時而踰閑。豈君子之訓哉。晦菴既已失之。而又載吳氏之說。以爲此章不能無弊。噫。子夏本言小德之無常。而學者乃以爲語之病。亦已誣矣。吳氏者何人也。賢賢易色章。既云子夏之言。其弊將至於廢學。而於此復爾。子夏之遇斯人。何其不幸也。

子夏曰。君子之道。焉可誣也。穎濱古史論曰。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於灑掃應對進退。而不急於道。使來者自盡於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孔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達之有上下。出乎其人。而非教之力也。今世之教者。聞道不明。而急於夸世。非性命道德。不出於口。雖禮樂刑政。有所不言矣。而況於灑掃應對進退也哉。教人未必知。而學者未必信。務爲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僞。自是而起。此子夏之所謂誣也。蘇氏之言。深切時病。予故表而出之。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舊說以仕優爲優閑有餘力。學優爲德業優長。豈有一字而二義。不若皆訓爲有餘力也。上蔡曰。學與仕一也。學優則仕亦優。仕優則學亦優。何必讀書。然後爲學。無垢從而廣之曰。仕之與學。皆以優游處爲極耳。優游則見事明白。雖萬事紛紜。千古治亂。皆能灼知其所以然。而從容以應其變。故能起當今之弊壞。斷千古之興亡。仕而如此。雖不挾策讀書。而天下之理已在此矣。豈非學乎。學而如此。雖不涖官行法。而天下之理已在此矣。豈非仕乎。此論甚新。人亦多喜之者。以予觀之。不唯於語法不順。而義亦未完也。夫學之優者。雖不涖官而施於德業。是亦爲政。強名曰仕。猶或可也。不知仕之所以見理明白。灼知千古之治亂者。何從而得之。故有天資通敏。暗合古人者。要不可恃之以爲足

也。而曰是亦爲學。何必讀書。可乎。此說果行。則學有時而廢矣。予不得不辨。

夫子言孟莊子之孝。以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爲難能。東坡曰。聞孟獻子之孝。不聞莊子也。遂疑爲獻字之譌。夫聖人以爲孝。則固孝矣。而必求他證而後信。不亦過乎。鄭氏以獻子有賢德。莊子未有聞焉。而能用其臣。守其政。其孝所以爲難。此雖順於經。而未見所以難之義。南軒曰。父之臣與政。果善固當率而行之。不幸而有悖於理害於事者。則當察而更之。是乃致其誠愛於親矣。莊子之不改。意者其政雖未盡善。而亦不致悖理害事之甚。故有取其不忍改也。蓋善而不改。乃其當耳。不必偁難能。惡而不改。則是成父之惡。不可偁難能也。胡寅曰。莊子之繼世也。必其先臣先政有不利於己者。他人不能不改。而莊子能之。是以稱其難。是二說者可謂有理矣。而胡氏尤親切。學者其詳焉。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晦菴曰。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不善之地。惡名之所聚。言人當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無罪而被惡名也。其說甚佳。東坡以爲子貢言此者。蓋不許武王伐紂之事。而張無垢亦稱其有恕紂之心。賢於孟子賊仁殘義之說。皆謬見也。子貢之意。在使人愼所居。而二字乃爲恕紂而甚武王。不亦異乎。子貢雖惡稱人之惡者。亦何至灑洗桀紂以爲忠厚哉。湯、武大義。聖人固有定論矣。今乃妄生訾毀。而爲獨夫地。是亦惑之甚也。堯曰咨爾舜。至公則說。東坡謂其雜取禹謨、湯誥、泰誓、武成之文。而顚倒失次。不可復考。蓋孔子之遺書。簡編絕亂。有不可知者。故置之不論。而道學諸公。曲爲義訓。以爲聖人微言深旨。予謂東坡之說爲近人情。故從之。程氏曰。予小子履。上當脫一湯字。嗚呼。豈特此一字而已哉。

孔子謂政當屏四惡。而其一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與暴、虐、賊、同稱。夫當出則出。當納則納。自有道存。豈容或吝。蓋非惟在君爲不可。而有司亦不當耳。物、君之所命也。而有司掌之。出納、君之所命也。而有司奉之。豈有君不吝於上。而有司當吝於下乎。上下同心。以歸於至當。三代之直道也。自世之鄙夫懼失陷而獲罪。求增羨以爲能。是故習成此風。而不免孔子所謂有司者。亦就其弊而言之耳。而王安石遂以屯膏吝嗇爲臣道之正。其所見顧不鄙哉。以此說經。安得不戾聖人。以此爲政。安得不害天下。

六十五冊

滹南遺老集卷八

孟子辨惑

孟子謂說詩者不以文害辭。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趙氏曰。欲使後人深求其志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此最知言。蓋孟子之言。隨機立教。不主故常。凡引人於善地而已。故雖委巷野人之所傳。苟可爲說以明道。皆所不擇。其辭勁。其氣厲。其變縱橫而不測。蓋急於救世而然。以孔子微言律之。若參差而不合。所以生學者之疑。誠能以意逆志而求之。如合符契矣。趙氏雖及知此。而不能善爲發明。是以無大功於孟子。司馬君實著所疑十餘篇。蓋淺近不道也。蘇氏解論語與孟子辨者八。其論差勝。自以去聖人不遠。及細味之。亦皆失其本旨。張九成最號深知者。而復不能盡。如論行仁政而王。王者之不作。曲爲譏諱。不敢正言。而獨曰王者王道也。此猶是鄭厚輩所見。至於對齊宣王湯、武之問。辨任人食色之惑。皆置而不能措口。嗚呼。孟子之意雖明如此乎。

伊川解取傷廉曰。如朋友之餽。是可取也。然己能自足。則不可取。取之使傷廉。予以爲孟子之意。止謂於義何如耳。豈論己之有無哉。義所當取也。己雖有餘。取之何害。果不當取。雖其不足。亦不可也。其說與傷惠則曰。可以無與而與之。則卻於合當與者無以與之。如博施濟衆。固聖人所欲也。然五十者方衣帛。七十者方食肉。如使四十者衣帛。五十者食肉。豈不更好。然力或不足。則當衣帛食肉者反不足矣。所以傷

惠。此又迂闊之甚也。孟子亦曰。與之不當。則將以爲惠而適害之耳。何勞曲說。嗚呼。明經如程氏。亦可謂難得矣。然時有此等。故未能盡厭乎人心。

仲尼不爲已甚者。蓋每事適中。皆無太過耳。或者見論語疾不仁之言。及孟子論泄柳、段干木事。亦有已甚字。遂專以此意解之。失之拘矣。然已甚之事。在他人或有之。非所以論仲尼也。聖人於本分之外。無毫末之過。豈至於已甚而後不爲乎。

南軒解久假而不歸曰。假之則非眞有矣。而謂烏知其非有。此闡幽以示人之意。蓋五霸暫假而遂歸者也。使其假而能久。久而不歸。則必有非苟然者。孰曰非己有乎。蓋有之者不係於假而係於不歸耳。孟子斯言。與人爲善。而開其自新之道。所以待天下後世者。可謂弘裕矣。其說甚好。晦菴曰。假之終身而不知其非眞有。又云。假之雖久。終非己物。陋哉斯言也。天下之人。不能皆上性。君子多方教人。要以趨於善而已。故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皆在所取。以爲成功則一也。若如朱氏之言。自非堯、舜、舉皆徒勞而無益。誰復可進哉。方渠未成書時。嘗有此意。質之南軒。南軒答之。如今所說。而卒從己意。甚矣。好高而不通也。東坡曰。假之與性亦異矣。使孔子觀之。不終日而決。何不知之有。嗚呼。孟子豈誠不能辨此乎。蘇氏幾於不解事。

孟子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東坡曰。嫂溺援之。亦禮也。與李泰伯之說同。夫孟子云此固正禮。然有時而從權耳。豈謂權即非禮乎。二子可謂以辭害志矣。

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夫橋梁之政。野人皆知之。曾謂子產而不及知乎此必有司之不職。或偶圮壞而子產適見。因以救一時之急。豈專以此爲惠。而孟子亦豈誠譏子產哉。蓋世有不知本末。如移民移粟、遺衣遺食之徒。故借其事以爲戒耳。東坡遂以孟子爲失。張子韶既知其出於一時。而復求子產之病以實孟子之言。是皆非也。

東坡以孔子去食存信之說。破孟子禮輕食色重之論。以爲使從其說。則禮之亡無日矣。張九成亦疑其非。而置之不說。予謂不然。子貢以去取爲決。故孔子以去取決之。任人以輕重相明。故孟子以輕重明之。其勢然爾。任人之問如子貢之問。則孟子之所答。亦將如孔子之所答矣。孟子之言。未可瑕疵。南軒頗見其旨。但辭不能達耳。

孟子語人每言性善。此止謂人之資稟皆可使爲君子。蓋誘掖之教。而蘇氏曰。孟子有見於性而離於善。善非性也。使性而可以謂之善。則亦可以謂之惡。其說近於釋氏之無善惡。辨則辨矣。而非孟子之意也。

呂東萊曰。以君子之言。借小人之口而發之。則天下見其邪而不見其正。以小人之言。借君子之口發之。則天下見其正而不見其邪。是故大誥之篇。入於王莽之筆。則爲姦說。陽虎之語。編於孟子之書。則爲格言。非變其言也。氣變則言隨之變也。慵夫曰。此論似高而實非也。言之邪正。顧人何如。豈氣所能變哉。莽之文姦。固不待辨。而陽虎之語。人皆疑焉。夫陽虎志於爲富而不在仁。故以仁之害富者言之。孟子志於爲仁而不在富。故以富之害仁者言之。陽虎若曰。爲仁則不得致富。故爲富者不暇顧仁。孟子若曰。爲富

191

則必致賊仁。故爲仁者不當務富。此其所以異耳。先儒曰。書有可採。不以人廢。謬矣。虎之口豈有善言哉。至於仁富不能兩立。則理勢之固然者。故孟子舉之。以爲滕文厚斂之戒。

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不字爲衍。不然。則誤耳。此甚明白。而釋者依違不辨。何也。

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之說。或以心字屬上句。或以屬下句。予以文勢觀之。語皆不安。中間或有脫誤。未可爲斷然之說也。

章子出妻屏子。終身不養。此止是畜養之養。若所謂女子小人爲難養者。而注疏、晦菴皆云不使養己。即是奉養之意。當作去聲讀。非也。

呂東萊策問進士。孟子論孔子集大成之說云。譬之金玉。則智始而聖終。譬之巧力。則聖至而智中。以智爲倘。則害前說。以聖爲倘。則害後說。此雖一時科舉之文。實有可疑。學者不得不辨也。以予觀之。當云智譬則力。聖譬則巧。後說字誤耳。

孟子對齊宣王聞誅一夫紂。未聞弑君也。而說者疑焉。予以爲警時君之語耳。

滹南遺老集卷九

史記辨惑一　採摭之誤辨上

詩頌言古帝命武湯。又曰。武王載旆。謂之武者。詩人之所加也。殷紀乃云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聖人決無此語。

燕世家云。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贊云。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謂之愛棠樹則可。云懷與思不可也。

尚書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共工方鳩僝功。帝所謂若時。若予采者。其義雖不甚明。要之是兩事。其本紀於後節但云堯又曰誰可者。卻只是申前事也。

舜典稱四罪而天下咸服。言刑之當而已。史記帝堯本紀云。舜言于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至舜紀則引左傳所載渾沌、窮奇、檮杌、饕餮之事云。流四凶族。遷於四裔。以禦魑魅。文雖差殊。其爲四罪一也。一則曰變四夷。一則曰禦魑魅。舜之意果安在哉。蓋二者皆兩說。不足取焉。且此事止當作舜紀。而復見於堯。止當從經。而反取於傳紀之語。不亦冗而且雜乎。

夏本紀載皋陶之言曰。翕受普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吏肅謹。毋教邪淫奇謀。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

天事。索隱曰。此取尚書皋陶謨爲文。斷絕殊無次第。即班固所謂疏略牴牾者也。嗚呼。豈特此一節而已哉。

殷本紀云。湯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告諸侯群后。無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播種。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以令諸侯。予謂此皆不成文理。今湯誥之書具在。曷嘗有此。遷何所據而載之也。

尚書湯誥篇末云。咎單作明居。而咸有一德乃伊摯復政將歸時所陳。在太甲三篇之下。次第甚明。不可亂也。史記乃謂咸有一德作於湯時。而列之湯誥之後。明居之前。豈非謬歟。殷本紀云。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宮。三年悔過。迎而授之政。太甲修德。諸侯咸歸。百姓以寧。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訓三篇。褒太甲。夫三篇之書。雖曰伊尹作。然自始至終。皆史氏所錄。豈獨伊尹褒嘉而作乎。

封禪書舉殷太戊時伊陟贊巫咸事云。巫咸之興自此始。按尚書咸乂四篇。不見其文。莫曉何義。孔氏但以巫咸爲臣姓名。而遷遂以爲巫覡。據周公作君奭言巫咸乂王家。與伊尹、伊陟、臣扈、甘盤等同列。蓋一代之勳賢。而謂之巫覡之類可乎。且其間又有曰巫賢者。正使爲巫覡。亦是其名爲咸。安得謂自此而興乎。索隱引楚詞爲證。彼楚詞何足稽也。列子言有神巫字季咸。自齊來。能言人死生壽夭。豈因而亂乎。

書序云。伊陟贊於巫咸。作咸乂四篇。君奭曰。巫咸乂王家。夫贊而作書者。一時之事耳。乂王家者。總言其功業也。而殷本紀云。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乂。何也。盤庚篇云民咨胥怨。言咨嗟而相怨也。史記乃曰咨胥皆怨。何等語耶。

盤庚三篇。凡以告諭臣民之不欲遷者。史記既略言其大旨矣。而復云。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而作。不已乖乎。

殷本紀云。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懼。祖己乃訓王曰云云。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武丁崩。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考之于書。此篇即祖己訓王之辭。其曰高宗者。史氏追稱耳。諸篇之體皆然。而云武丁既殁。祖己嘉之而作。繆矣。且立廟稱宗。自國家之事。豈獨出祖己之意哉。

高宗之訓。乃書篇名。自當全著。而但云及訓。此復失之太簡矣。

宋世家云。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太師、少師曰云云。太師若曰云云。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遂亡。則微子既已去矣。而復記箕子之所以奴。比干之所以死。而終之曰。微子以爲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可以去矣。于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何邪。此殆似夢中語也。

殷紀曰。紂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強諫紂。紂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佯狂

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按尚書微子篇所謂太師。少師。卽箕子、比干也。今乃言奔周。與書所記異矣。而周紀又云。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犇周。則還所謂太師、少師者。其樂工邪。若殷紀所稱。亦止於樂工。則微子何至與此輩謀決去就。而此輩之犇。亦何爲併持祭器乎。至宋世家則曰。武王克殷。微子持其祭器造于軍門。前後參差。殆不可讀。

齊世家曰。武王自孟津還師。與太公此作泰誓。魯世家云。武王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按尚書二篇。皆王言也。而一以爲與太公作。一以爲周公佐之而作。何所據耶。且作泰誓何加一此字。

書序云。武王旣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分器自是篇名。而周紀乃云作分殷之器物。失其名矣。

金縢一書。蓋周公嘗請代武王之死。已乃納册匱中而秘其事。武王旣喪。管叔流言毁公。公東征二年。罪人斯得。作鴟鴞之詩以貽成王。而王未敢誚。及因天變以啟金縢之書。得公代武王之說。于是悔過自新而迎公以還。其文甚明。史記魯世家旣載周公納册金縢。及管叔流言。周公東征之事。至於封康叔。營洛邑。還政成王。則又云。初。成王少時病。周公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册於府。成王病有瘳。及王用事。人或譖公。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公禱書。乃泣反公。公卒之後。始有因天變啟金縢事。如書之所記。戾於經矣。然蒙恬對胡亥亦引周公揃蚤及奔楚之事。則戰國以來。固已有此陋說。而子長愛奇。因以亂之耳。抑不知所謂小子其迎者。詔爲何義也。

周本紀云。成王旣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逸。魯世家云。周公恐成王有所淫佚。乃作多士、無逸。自今考之。多士爲殷民而作者也。無逸爲成王而作者也。在本紀則併無逸爲告殷民。在世家則併多士爲戒成王。混淆差誤。一至於此。蓋不維牴牾於經。而自相矛盾亦甚矣。至世家雜舉二篇之旨。支離錯亂。不成文理。讀之可以發笑。

衛康叔世家舉酒誥之旨云。誥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案酒誥之文。曷嘗有用婦人語。

燕世家云。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悅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摯格于皇天云云。夫旣云召公疑之作君奭。而又云君奭不悅周公。周公告之以尚書所載之語。無乃重複乎。且謂之君者。猶爾汝也。或但稱君。或連其名。皆周公面呼之辭。而遂云君奭不悅周公。可乎。周紀云。成王旣崩。召、畢二公以太子釗見于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業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今其書但載成王末命。使之率循大卞。爕和天下。以荅揚文武之訓而已。曷嘗有二公申告之事哉。

周紀云。康王卽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以書考之。此篇乃康王之誥耳。若康誥則武王所以命康叔者也。其謬誤如此。且本紀旣先序周公作康誥、酒誥等篇。而於此復云。書豈有兩康誥邪。

周紀云。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誡太僕國之政。作冏命。復寧。絕不成文理。

淮夷徐戎反。伯禽率師伐之于肸。誓曰云云。作此肸誓。何用四字。

或謂太史公文皆不見先秦古書。故其記二帝三王事。多與尚書不同。此愛之者曲爲之說也。按武帝嘗詔孔安國作傳。史記儒林傳亦具言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蓋尚書滋多於是。則其書當時已傳矣。縱未列於學官。子長豈得不見。只是採摭不精耳。其所取於他書者。亦多牴牾而不合。豈皆以不見之故邪。

或問禘之說。子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孔子自指其掌而言耳。封禪書引此直云其於治天下也。視其掌。不已疎乎。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問冉求。則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論語所記云爾。史記仲由傳云。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而冉求傳則云。季康子問冉求仁乎。孔子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問子路。孔子曰。如求。夫問者孟武伯。而遷以爲季康子。孔子所答。非惟與論語不同。而二傳亦自相乖戾。荒疎甚矣。

論語載孔子在陳之言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初不言其何爲而發也。孟子亦載之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此正是一事。但辭少異耳。史記世家乃兩存之。而各著其言之之由。吾意其妄爲遷就也。

論語閔子騫辭費宰之命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蓋一時拒使者之言也。史記子騫傳直云不仕大夫。不食汚君之祿。如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殆不成文理。

論語云。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司馬遷意其太久也。遂加學之二字。夫經有疑義。闕之可也。以意增損可乎。然史記如此者。何可勝數。

孔子答陳司敗昭公知禮。司敗以孔子爲黨。巫馬期特傳其語而已。旣非期之言行。又非孔子之訓誨。而專著此以爲期傳。甚無謂也。

論語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而遷併與言爲與字。豈傳寫之誤歟。

論語達巷黨人稱孔子博學無所成名。彼但云人。而史記以爲童子。何所據也。

孔子世家云。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司馬氏索隱云。哀公問何爲則民服。子曰。舉直錯枉則民服。今以爲答康子。蓋撮略論語而失事實。按論語所謂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乃答樊遲問知之言耳。然則遷之所引旣誤。而司馬氏辨之者亦非也。

南容傳云。容問羿、奡、禹、稷事。夫子不答。容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圭之玷。以其兄之子妻之。按論語此自三章。不相附屬。而遷合之爲一。殆不可讀也。

孔子嘗謂子貢曰。予一以貫。非多學而識者。蓋泛以告之耳。而史記以爲在陳蔡時。因子貢作色而云。不知一貫之說。何以寬子貢也。子張問行。孔子語之以忠信篤敬。此亦平居之所講明。而史記又謂因陳蔡之困而發。何所據耶。孔子世家載楚狂接輿歌曰。往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追也。加兩助字。不唯非其本

語。抑亦亂其聲韻矣。

仲由傳云。子路喜從遊。遇長沮、桀溺、荷蓧丈人。彼亦偶從夫子耳。便謂其喜從遊。何以知也。且此事亦不必錄。

孔子世家云。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嘆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行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以論語考之。已上三章。皆泛稱子曰。不記其在何時。因何事也。而遷著於此。蓋亦妄意云爾。其論夷、惠之屬者。尤無謂也。孔子世家總書行事有云。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三人行。必得我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史氏之所記。孔子之所自言。豈可混而不別。遷採經摭傳。大抵皆踳駁。而二帝三王紀、齊、魯、燕、晉、宋、衛、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傳。尤不足觀也。

孟子初見梁王。王汎問利國之說。孟子以仁義答之。他日。又以挫衄於鄰國之故。求所以洒其恥者。孟子復勸之以施仁政。分明是兩節。而魏世家云。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敝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爲人君、仁義而已。何以利爲。文辭雜亂矣。

或疑孟子勸齊伐燕。孟子辨之甚明。而燕世家乃云。孟軻謂宣王曰。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何從得邪。此直以或疑而意之耳。茅璞曰。司馬遷不信眞孟子而信假孟子。誠中其病。

舜本紀云。象以舜爲已死。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鄂不懌。據孟子乃是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也。

左傳曰。鄭武公夫人武姜生莊公及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而愛段。杜注云。寐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史記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予謂如左氏之說。莊公之生蓋易矣。夫人特以怪異而惡之耳。遷反謂生之難。而又謂段生易。何邪。此雖無係於利害。亦可以發一笑也。

左傳記石碏之言云。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劉子玄謂陳侯尚存。未嘗稱諡。當矣。如魯世家云。公子揮欲爲隱公殺桓公。隱公不從。揮反譖隱公于桓公曰。隱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圖之。請爲子殺隱公。其病猶左氏也。

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星隕如雨。夫如雨云者。直言其狀之多若雨。故以爲異而記之。後世史書五行志亦時有載此者。左氏乃謂與雨偕而下。杜預遂以如謂而。蓋失之矣。至史記宋世家則併舉之曰。宋地霣星如雨。與雨偕下。豈不愈謬哉。

魯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中。星隕如雨。僖公十六年正月戊申。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左氏

云。隕石於宋。隕星也。史記世家乃謂宋襄公七年。宋地霣星如雨。與雨偕下。六鷁退蜚。按春秋星隕如雨。初不指其在宋。且莊公七年之四月。與僖公十六年之正月。相去亦遠矣。安得併爲宋地同時之事乎。蓋見左氏釋隕石爲隕星。故誤誌焉。而隕石之事。反遺而不書。荒疎甚矣。

據左氏傳注。魯僖公爲閔公庶兄。故夏父弗忌曰。新鬼大。故鬼小。而史記乃云湣公被弒。季友自邾奉湣公弟申人立之。是爲釐公。亦莊公少子。未知孰是。

左氏云。季文子卒。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史記則云。家無衣帛之妾。廐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於文爲悖。

衛世家云。蒯聵與渾良夫盟曰。免子三死無所與。按左氏但云三死無與。無與卽免也。今更加免子二字。不亦贅乎。吳世家云。季札自衛如晉。將舍於宿。聞鐘聲。曰。異哉。吾聞之。辨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衛世家云。季子過宿。孫文子爲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衛亂乃此矣。一以爲鐘。一以爲磬。此未足深病。然如前說。則是文子自作樂而季子適聞之也。如後說。則是文子爲札而作也。前說則罪其不自愧懼而安於娛樂。後說則以音聲之悲而知其爲亂之徵。是何乖異而不同邪。按前說本於左氏。當以爲是。後說正有他據。亦相矛盾而不應取也。且左氏但言又何樂。而史記改之云可以畔乎。其義亦乖。蓋獲罪於君。卽所謂畔也。而何在於聲鐘邪。司馬貞旣知其非矣。而曰畔字當讀爲樂。亦強爲之說也。

史記稱宰予與田常爲亂。夷其族。前人辨之曰。齊相闞止亦字子我。故遷誤以爲然。考之左氏。先書闞止而後稱子我。注言子我卽闞止也。今齊世家亦然。而田完世家乃云。子我者。闞止之宗人。則其謬誤豈獨宰予之事哉。

齊世家書子我爲闞止。而田完世家作監止。楚世家稱昭王名珍。而伍員傳作軫。衛世家稱莊公名蒯聵。而仲由傳作蕢聵。衛世家云孟黶敵子路。而仲由傳作壺黶。是不當從一乎。

滹南遺老集卷十

史記辨惑二　採摭之誤辨下

左傳昭公二十年十月，齊景公疥遂痁，期而不瘳。梁邱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是祝史之罪也。畫誅祝史。晏子不可，曰：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十二月，晏子侍公於遄臺，梁邱據馳而造焉。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二十六年冬，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列子曰：景公遊於牛山，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邱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於旁。公曰：寡人今日之遊悲，孔與據皆從而泣，子之獨笑何也。對曰：使賢者而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惟事之恤，何暇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所為獨竊笑也。史記齊世家雜取二書之說云：魯昭公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柏

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羣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為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不勝，茀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嗚呼，此一事也，而差互不同如是，其餘謬妄，可勝道哉。

左傳介之推答母之言曰：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史記重下文之二字，或言如此意乃足，因疑左氏脫誤。予謂不然。古人語簡，有如此者。禮記云：晉獻公將殺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孟子辨百里奚事，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亦是類也。且遷記漢文之語云：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此復何異，而獨疑推之言也。雖然，亦不可為法也。

周紀云：晉文公召襄王，襄王會之河陽踐土。書諱曰天王狩于河陽。按左傳仲尼言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狩。今直云書諱，誰得而知也。

左傳稱晉靈公欲攻趙盾，其右提彌明死之。又謂初盾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而食之，後輒為公介，禦公徒而免盾，問其名居，不告而亡。夫言其職則明為右，而輒為介；言其所終則明死輒亡，其為二人明矣。而史記云：桑下餓人即提彌明，且又以為宰夫，何耶。左氏之說未必皆可信，然遷之所記，實以是為據焉，則其舛謬不得不辨也。

晉世家云：趙盾嘗田首山，食桑下餓人，餓人食其半，曰：宦三年，未知母之存否，願遺母。夫存否且不知，願安所遺乎。左傳有今近焉三字，於理乃通，遷鹵莽而失之耳。

晉趙盾弟穿弒君，董狐書盾弒以示於朝。盾不伏，狐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仲尼稱狐為良史。左氏云爾，晉世家既從之矣，而趙世家復云：君子譏盾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故太史書之如此。卻是先出於士論，太史因之而書也。文既冗複，而意又矛盾，無乃不當乎。

左氏記鉏麑事云：盾盛服將朝，坐而假寐。麑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觸槐而死。公羊以為見盾閨門無人，且食魚飧，嘉其易而儉，故爾。史記則云：盾閨門開，居處節。麑曰：殺忠臣，棄君命，罪一也。乃死。吾不知閨門開、居處節何以為忠也。

郤克恥為齊母所笑，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左傳云爾。晉世家曰：不是報，不復涉河。意既異矣。至晉世家則又云：不報齊者，河伯視之。記一事而差殊若是，失之不精也。

左氏曰：郤克聘於齊，既登，婦人笑於房。郤克怒，故有鞌之役。杜注云：跛而登階，故笑之。穀梁子曰：季孫行父禿，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聘於齊。公羊曰：郤克、臧孫許聘於齊，或眇或跛。而史記復云郤克僂，魯使蹇，衛使眇。然則果誰可信乎。三傳之不同，各記所聞，固無足怪。史記因傳而出者也，不從此則從彼，乃又乖異如此，何也。

左傳曰：白公勝在吳，子西召而用之。後以救鄭之故，欲殺子西。子西聞之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此蓋特

其有恩也史記云勝如卵耳何能爲也則是忽其脆弱而已不亦異乎

左氏曰吳王闔廬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王及列士皆有餽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曰是豢吳也史記改爲棄吳此何意邪

左氏曰吳王賜子胥死子胥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此言時之不久耳史記則云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爲器吾不知何意也

吳世家云越王擊吳於檇李使死士挑戰三行造吳師呼自剄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之越世家亦同賈逵曰死罪人也鄭衆曰欲以死報恩者其說皆不安按左氏云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無所逃刑敢歸死遂自頸蓋死士者敢死勇士也與罪人之事自是兩節而遷混幷之故義理不明而說者妄爲云云耳

左傳云勾踐與吳戰於檇李大敗吳師闔廬還卒於陘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蓋闔閭既歿夫差使人間己耳而史記曰闔閭將死立子夫差謂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何其不同也

秦穆公伐鄭之役考之左傳其諫而止之哭而送其子者獨蹇叔而已祥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穆公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何嘗有百里奚預其間哉而司馬遷記此以爲二老同辭不知其何據也左氏云公召孟明西乞術白乙丙使出師又云蹇叔之子與師蹇叔謂孟子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哭送其子曰吾收爾骨焉蓋孟明雖自爲將帥而蹇叔之子則士卒之屬也此亦不相涉而遷以孟明爲百里奚子西乞白乙爲蹇叔子又何邪或曰孔疏引世族譜云或謂西乞術白乙丙爲蹇叔子安知子長別無所據而必以左氏爲賢乎曰此或有之然是役也主其謀者孟明也再敗不沮卒以得逞使果爲百里奚子何奚能苦諫其君而無一言以罪其子也以書觀之穆公自殽敗歸即作秦誓以自悔而遷以爲取王官封殽尸之後不亦異乎又云君子聞之皆爲垂涕曰嗟乎秦穆之與人周也按左氏云君子是以知秦穆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至於孟明子桑皆有贊美之辭凡左氏所謂君子者蓋假之以爲褒貶之主而非指乎當時之士也安有所謂聞之垂涕者哉

左氏華督過孔父妻目逆而送之其言甚文史記乃曰目而觀之不成語矣服虔曰目者極視睛不轉也殆是妄說公羊傳宋南宮萬弒閔公大夫仇牧手劍叱之萬臂搬殺之碎其首齒著乎門闔注謂側手曰搬蓋搬碎其首故齒迸門闔耳而史記但云萬搏牧牧齒著門闔死恐失本意楚莊王圍宋城中無食華元夜見子反而告其情子反勸之曰我軍亦有七日之糧盡此將去而歸王聞而責子反子反曰宋猶有不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莊王不得已乃引師去此公羊之說也史記乃謂莊王喜華元之誠自發此言而罷兵豈別有所據耶

穀梁曰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僂者御僂者所以有鞌之戰公羊略同啖助以爲似街談巷議故削之劉知幾論省字法云當

作各以其類者遣之此亦可矣史記爾令人知之以導客則是僞效其狀而非真疾也

呂氏春秋云管仲有疾桓公問之仲請遠易牙豎刁公子啟方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尚可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于君公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尚可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于君公又曰公子啟方事寡人十五年其父死而不敢歸哭尚可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于君史記亦載之而但云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誰得而知其事耶

滹南遺老集卷十一

史記辨惑三 取舍不當辨

遷史之例惟世家最無謂顏師古曰世家者子孫爲大官不絶也諸侯有國稱君降天子一等耳雖不可同乎帝紀亦豈可謂之世家且既以諸侯爲世家則孔子陳涉將相宗室外戚等復何預也抑又有大不安者曰紀曰傳曰表曰書皆篇籍之目也世家特門第之稱猶強族大姓云爾烏得與紀傳字爲類也然古今未有知其非者亦可怪矣然則列國宜何稱曰國志國語之類何所不可在識者定之而已

史記諸世家往往隨年附見他國大事至於列傳亦或有之徒亂其文無關義理夫左氏編年本紀諸國之事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互相發明故可也如遷史者各有傳記足以自見何必爾耶近代蘇子容嘗自言其強記之法云吾每以一歲中大事爲目欲記當年事則不忘矣如某年改元其年有某事某年命相其年有某事則記事之一法也太史公書恐亦此意嗚呼史書法言也豈徒備強記而已哉蘇氏之說不足信魯世家有云往年冬晉殺其君厲公孔子世家有云明歲子路死於衛子路傳有云是時子貢爲魯使於齊魏世家有云其後十四歲而孔子相魯夫當年事且不宜附而又及往年明歲同時十數年之後者何邪

禹之平水土箕子之作洪範史但言其事目足矣而全載二書甚無謂蓋聖經自傳不待表出徒增冗濫

耳。劉子玄唯知孟堅地理志全寫禹貢之非。而不譏遷史之繆、何耶。遷采摭異聞小說。習陋傳疑。無所不有。許由之事。既知其非矣。而又惑於箕山之冢。殆是胸中全無一物也。

史記老子傳訓誨孔子如門弟子。而孔子嘆其猶龍者。蓋出於莊周寓言。是何足信。而遂以爲實錄乎。至於成王剪葉以封唐叔。周公吐握以待士。孔子不假蓋於子夏。曾子以蒸梨而出妻。皆委巷之談。戰國諸子之所記。非聖賢之事。而一切信之。子由爲古史。遷之妄謬。去之殆盡矣。而猶有此等。蓋可恨云。

伯夷傳云。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傳曰云云。傳曰二字。吾所不曉。索隱云。謂呂氏春秋、韓詩外傳也。倘如是說。則遷所記古人事。孰非摭諸前書者。而此獨稱傳乎。

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爲兵出無名。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者。此殊切於義理。故孟堅全載其說。而遷但云說以義帝死故。太簡而不備矣。且止於義帝死故。則謂之告可也。何必云說哉。

呂后之名。既列於本紀。其事跡始末亦隨處具見。而外戚世家又云呂娥姁爲高祖正后。男爲太子。及戚姬等事。恐不須也。若唐武氏事跡猥多。紀中所不可悉。故再入后妃傳。其例自別。

呂后紀末云代王立爲天子。二十三年崩。謚爲孝文皇帝。按此言代王爲天子。但以終誅呂之事耳。其崩與謚。則本紀自具。何必及之耶。

呂后紀先云封呂須爲臨光侯。不言類之爲誰。而後乃云太后女弟呂須。失其次矣。豈前所稱者別爲一人耶。

漢文諸詔。班固皆書詔。而遷稱上曰。按其文意。當以詔字爲是。

寶嬰傳云。景帝欲用嬰。嬰固辭。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讓耶。王孫嬰之字也。班氏著之傳首。是矣。今遷不著。讀者何以知之。始既不著。則當云字謂耳。然嬰貴戚大臣。非他附見者。亦不宜用此法也。

義縱傳云。甯成家居。上欲以爲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爲小吏時。甯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爲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號曰。甯見乳虎。無值甯成之怒。此正當入本傳而書於縱傳。何耶。雖下有破碎其家事。亦不須也。

張湯傳云。趙禹爲人廉倨。爲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此段與湯事非必相須。亦止當併於禹傳。至廉頗、趙奢、張蒼、周昌、魏其、武安等傳。皆是類也。

律書之首。以爲律爲萬事根本。而其於兵械尤重。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乃物之自然。此固可矣。乃復備論帝王以來用兵之事。而終於漢文厭兵。百姓樂業。幾七百言。何關於律意哉。斯實無謂之甚。而邵氏極稱之。以爲此其高古雄深。非他人拘窘所能到者。嗚呼。文章必有規矩準繩。雖六經不能廢。顧乃以疎闊爲高深。繳繞爲拘窘。何等謬論也。又有謂此本爲兵書者。若果兵書。復安用許多律呂事。大都皆出於畏遷而不敢議其非。故云云耳。

史之立傳。自忠義、孝友、循吏、列女、儒學、文苑。與夫酷吏、佞倖、隱逸、方術之類。或以善惡示勸戒。或以技能

備見聞。皆可也。至於滑稽、游俠、刺客之屬。既已幾於無謂矣。乃若貨殖之事。特市井鄙人所爲。是何足以汙編錄。而遷特記之乎。班固徒譏遷之稱述崇勢利而羞貧賤。然亦不知其傳之不必立也。是故襲而存之。范曄而下。皆無此。得其體矣。史記索隱謂司馬相如傳不宜在西南夷下。大宛傳不宜在酷吏、游俠之間。此論固當。然凡諸夷狄。當以類相附。則匈奴亦豈得在李廣、衛青之間乎。循吏、儒林而下一節之人。皆居列傳之末。蓋得體矣。及至刺客。乃獨篇之李斯之上。循吏則篇之汲、鄭之上。復何意哉。

滹南遺老集卷十二

史記辨惑四　議論不當辨

史記之評。因人事之善惡而正其是非。以示勸戒而裨教化。故可貴也。遷之贊田完。徒謂易術幽明。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此固不必道者。而又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云。則亂臣賊子。皆得以天命自解。而無所懲矣。豈史氏之所宜言乎。

孔子世家贊云。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夫聖人道德。光被萬世。雖鄙夫孺子皆知之矣。而遷因讀書始想見其爲人之大概。非所宜言。

仲尼弟子傳贊云。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眞。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爲篇。疑者闕焉。予謂論人者亦據其行事而已。豈必容貌之覩。以貌取人。孔子或失之。而遷顧以爲準乎。且遷所引雜說鄙事。有不足信者。又豈皆論語之所載耶。

魏世家贊云。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得阿衡之佐。曷益乎。此大謬之說也。魏之亡既迫於秦。興而非人謀之所能救。則秦之亡亦迫於漢。興而無可爲者也。而遷於本紀乃取賈生之論。以不任忠賢罪二世。何哉。夫無忌之徒。固未足以益國。然遷之失言不

得爲無罪也。

循吏傳贊云。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民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無乃少許輪繞結之辭乎。

呂不韋贊曰。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按孔子所謂聞者。似達而非者也。雖不取於君子。然不韋亦不足當之也。項羽本紀贊云。吾聞之周生。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耶。何興之暴也。陋哉此論。人之形貌。容有偶相同者。羽出舜後千有餘年。而獨以此事遂疑其爲苗裔。不亦迂乎。商均舜之親子。遺體在焉。然不聞其亦重瞳也。而千餘年之遠裔乃比重瞳耶。周生何人。所據何書。而上知古帝王之形貌。正復有據。亦非學者之所宜講也。夫舜以玄德升聞。四岳薦之。帝堯試之。上當天心。下允衆望。然後踐天子之位。其得之岡有道矣。豈專以異相之故而暴興者哉。使舜果由此而興。則羽之成功。亦應略等。奚其不旋踵而剿滅也。遷輕信愛奇。初不知道。故其謬妄每如此。後世狀人君之相者。類以舜瞳爲美談。皆史遷之所啟。而後梁朱友敬自恃重瞳當爲天子。因作亂而伏誅。亦本此謨之也。悲夫。

司馬遷贊蕭何云。與閎夭、散宜生爭烈。贊韓信則云。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贊周勃則云。伊尹、周公何以加。夫史氏假人。必於其倫。不可不慎也。以何、信等輩而上方三代聖賢。談何容易哉。至論張耳、陳餘。則又譏其異於太伯季子。遷之品藻陋矣。

遷論竇嬰云。天子方倚以爲相。會逢卒。不然。蘧蒢之內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夫鞠躬特折身耳。而以爲君子之號。何也。且天子以輔相期之。而充其所有。纔止於是乎。

李廣傳云。其射。見敵急。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虎亦多爲所傷。此在陰里容或有之。然亦失之臆料。非史氏所可必者也。

汲鄭贊無他襃貶。獨嘆其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至并載翟公署門事。此何足道。而著之史辭哉。

滑稽傳首云。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道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夫天道恢恢。已不見發明滑稽之意。而六藝之事。又何所干涉也。

貨殖傳云。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貧賤而羞。固已甚謬。而好語仁義者。又可羞乎。遷之罪不容誅矣。

外戚世家云。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爲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夫一婦人之遇否。亦不足道矣。且凡人事孰非命者。而遷於此反覆致意。何其費辭也。人能弘道之語。其意尤疎。

滹南遺老集卷十三

史記辨惑五　文勢不相承接辨

呂不韋使華陽夫人姊說夫人曰。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早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爲嫡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中間文勢蹉跌。不相承接。

范雎至秦。秦王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歲餘下接不得當是時字。樂毅使於燕。昭王以爲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彊。陳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平欲得之。李廣常有罪。當斬。贖爲庶人。頃之。家居數歲。皆同病也。

范增勸項梁立楚後。梁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文不相接。不若云時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梁求得之爲順也。

留侯世家末云。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文勢不接。不若云始下邳老父所言黃石。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於穀城山下。

蕭相國世家。客說相國曰。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汚。上心乃安。不相承接。

淮陰侯傳云。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甯尚可得而用之乎。不相承接甚矣。

汲黯傳云。匈奴渾邪王來降。至京師。賈人與市。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於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剩今縱不能一句。不唯辭意重疊。而其脉眩亦不通也。

滹南遺老集卷十四

史記辨惑六　姓名冗複辨

夏本紀云。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顓頊之孫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爲人臣。劉子玄史通點煩云。顓頊紀中具言黃帝是顓頊祖矣。此篇云禹是顓頊孫。則其上不得更言黃帝之玄孫。既云昌意及鯀不得在帝位。則下文不當復云爲人臣也。遂除五十七字。誠大中其病。然遷書率皆此類。可勝道哉。今略舉之。如此紀既明敘啟爲禹之子矣。及即位。又曰。帝啟。禹之子。衞世家既明敘蒯聵爲出公之父矣。及蒯聵立。又曰。是爲莊公。莊公者。出公之父也。晉世家既明敘公子重耳爲獻公之子矣。及重耳立。又曰。是爲文公。晉文公重耳。晉獻公之子也。其後又曰。重耳即位爲晉君。是爲文公。晉厲公八年閏十二月。欒書、中行偃因厲公迎公子周而立之。是爲悼公。悼公元年正月。書、偃弑厲公。智罃迎公子周來至絳。刑雞與大夫盟而立之。是爲悼公。魯世家云。宣公卒。子成公黑肱立。是爲成公。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冄季載。冄季載最少。同母兄弟十人。唯發、旦賢。左右輔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爲太子。是爲武王。夫冄季載次第在末。自可知其最少。何必更言。前已言同母兄弟十人。亦何必重舉。前既稱武王發。何必又云是爲

武王。武王實而立。止宜入本紀耳。康叔封冄季載既見於此矣。而衞世家復云。康叔名封。武王同母少弟。其次尚有冄季載。冄季載最少。蔡平侯卒。靈侯般之孫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是爲悼侯。悼侯父曰隱太子友者。靈侯之太子。平侯立而殺隱太子。故平侯卒而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是爲悼侯。田完世家云。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及常卒。又云。常諡爲成子。吳王濞傳既云高帝兄劉仲之子也。而又云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義縱傳既云縱有姊姁以醫幸王太后。而又云拜義姁弟縱爲中郎。者是之類。皆當爲史通之所點也。

史記稱人姓名冗複爲甚。正是不及諸史處。殷紀云。武丁以雉雊而懼。祖己曰。王無憂。先修政事。祖己乃訓王曰。此止當云乃訓之曰。越世家云。句踐棲會稽。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大夫種止句踐曰。止當云止之。陳世家云。孔甯、儀行父請殺泄冶。公弗禁。遂殺泄冶。止當云遂殺之。吳世家云。季札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此當云謂之。趙世家云。自叔帶以下五世而生趙夙。趙夙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爲將伐霍。中間多趙夙字。又云趙盾卒。子朔嗣。趙朔晉景公之三年朔爲晉將下軍救鄭。中間多趙朔字。季布傳云。丁公爲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羽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爲人臣者無效丁公。安用許多丁公字。邪。蕭相國世家贊云。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謹守管籥上多卻何字。周昌傳。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帝逐得騎周昌項。止當云騎其項。高后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止當云既至。后怒而罵。郅都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止當云都揖之。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間予臨江王。多兩臨江王字。止當云欲得刀筆。以間予之。竇太后中都以漢法。於是遂斬郅都。止當云於是斬之。主父偃傳云。是時徐樂、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徐樂曰云。嚴安上書曰云云。重卻上書二字。天子召見三人。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爲郎中。止當云俱拜爲郎中。偃以齊王自殺下吏。上欲勿誅。公孫弘曰。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止當云不誅無以謝天下。遂族之。張湯傳云。上疑湯有姦。問湯。湯不謝。湯又佯驚。多一湯字。董仲舒傳云。弟子以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窺於園。何必更言姓名。郭解得罪。公孫弘議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翁伯解之字也。傳首既著之。此尤爲贅。劉子玄駁遷書曰。宋世家初云襄公即位。而仍謂宋襄公。吳世家云闔閭。越世家云句踐。皆於其號上加吳王、越王字。句句未嘗捨之。其論甚當。然此乃遷全體之病也。凡稱某王類加國號。凡舉人名每連姓氏。冗複雜穢。最是不滿人意處。班范而下。乃始淨盡焉。

滹南遺老集卷十五

史記辨惑七 字語冗複辨

舜本紀云，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懈。後又云，舜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卽求常在側。字語重複，而兄弟孝慈一句，亦不成義理。

周本紀齊世家稱武王觀兵，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無乃剩諸侯諸侯字乎。

衞世家云，宣公以子伋爲太子，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爲太子取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爲太子婦者，好說而自取之。何不但云宣公見其美而奪之，而煩重如是乎。又云，齊女子朔，譖惡太子伋，宣公乃使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何若但云使伋於齊，與之白旄，而令盜於界上視持旄者殺之乎。又云，朔之兄壽，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曰，界盜見太子白旄，卽殺太子，太子可毋行。何若但云知之以告太子，使毋行乎。又云，太子朔立，是爲惠公，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亂。語意重複，但存不平朔之立一句足矣。又云，翟殺懿公也，衞人憐之，思復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此但云

思復立太子伋之後，而伋子亦死，壽又無子，可也，安用許多字邪。

趙世家云，趙朔友程嬰謂公孫杵臼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多朔婦免身字。子貢傳云，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文意重複矣。

越世家云，莊生謂陶朱公長男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卽自入室取金。但云男卽取之可也。

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柯之盟，沫劫齊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而桓公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但云桓公乃從可矣，何必重疊如此。

孔子世家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至叔梁紇禱於尼丘，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既云孔防叔，又言孔子生，何必更注姓氏乎。

鄭世家云，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爲泣曰，古之遺愛也。兄事子產，予謂言孔子爲泣，則聞字亦著不得，或只云及聞其死，泣曰，更爲簡省也。夫既如兄弟，而子產年長，則何必復言兄事哉。兼已死之後及此，其次第亦不應爾。

春申君言所幸李園女弟於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自園用事以下，冗複重濁，殆不可讀，以精當律之，當云園用事益驕，恐春申君語泄，陰養死士，欲殺之以滅口。

楚考烈王卒，李園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爲楚幽王。予謂遷先記李園女弟事，既已詳悉備見，於此但云園女弟所生子立，或直云太子立足矣，何必費辭如是。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既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予謂中熊字不須要，中羆事但云我又射殺之可也。

趙襄子滅智伯，豫讓曰，智伯知我，我必爲報仇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無愧矣、多以報智伯字。

石奢爲楚相，行縣，道有殺人者，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但云縱之可也。

趙奢傳云，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免歸卽失勢時也，何必再下此句。

魯仲連傳云，仲連游於趙，趙孝成王時，秦兵圍邯鄲，魏安釐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閒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時魯仲連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云云。此文理重複，但云仲連聞之，乃見平原君可也。仲連謂新垣衍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多先生言字，必欲存之，當在太甚字上。

聶政欲爲嚴仲子刺韓相俠累。仲子請益車騎壯士爲輔翼。政言不可。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仗劍至韓。多聶政乃辭四字。又云。刺殺俠累。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何必遂字。又云。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嫈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云云。但言政姊嫈聞之於邑。豈不簡快乎。又曰。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多諸衆人字。

李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多下其中子三字。

張儀傳云。昔趙襄子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廚人曰。卽酒酣樂進熱啜。反斗以擊代王殺之。但當云廚人如其言。擊殺之。

范睢傳云。須賈謂范睢曰。葬大車駟馬。吾固不出。范睢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睢歸。取大車駟馬。此當云。願爲君借於主人翁。卽歸取車馬。

項羽紀。諸侯無不人人惴恐。無不人人字意重。

項羽紀云漢王與韓信、彭越期會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張子房曰。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幷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此當云發使者告之也。

留侯世家云。良與客狙擊秦皇帝。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爲張良故。不須言爲良意。

淮陰侯傳云。漢王欲拜信爲大將。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多各自字。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此但當云至拜。一軍皆驚。

曹相國世家云。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來者至者重複。又云。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遊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曷若但云乃請參遊園中。幸其聞而召按也。

叔孫通以惠帝作複道。勸之立原廟。上乃詔有司立之。則立廟之由已自見矣。而復云原廟起。以複道故。此句安用。蓋前漢削之當矣。

陳丞相世家云。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卽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多兩然字。吾多陰禍一句。亦不須也。

賈生傳云。懷王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不必再言賈生之死。馮唐言李牧之事云。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再言王遷立何也。

張釋之傳。文帝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若止云從旁代對甚悉。豈不簡乎。

張釋之傳。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不須廷

尉治三字。又曰。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但云有如。或云萬一。或云假令足矣。煩重如此。殆不可讀。

申屠嘉傳云。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再下是時字。不惟文勢重疊。意亦不慊也。其寵如是一句。亦不必道。嘉辱困通。上使使者召通。既至。爲文帝泣。多爲文帝字。

鄧通傳云。文帝崩。景帝立。劉子玄謂不必言帝崩固當矣。然遷史類此者甚多。夫文景相繼。猶或可也。至賈生傳云。孝文崩。孝武皇帝立。既隔景帝而亦書之。豈不愈無謂也。袁盎稱文帝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向讓天子位者三。何必重言天子位。

太倉公傳云。詔召問所爲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以對。文勢重疊如此。是必前者遷所敍。而後乃當時詔語。倉公引之耳。不必幷而爲一。云詔召問曰。意對曰。則簡而明矣。

吳王濞傳云。景帝與吳太子博爭道。引博局提殺之。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朝。但當云知其故也。

甯成遷濟南都尉。而郅都爲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剩其畏郅都如此一句。

王溫舒爲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不須再道郡中豪猾。

司馬相如病甚。天子曰。可往從悉取其書。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卽空居。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其書曰。凡用十書字。何其繁也。若云相如已死。其妻曰。長卿固未嘗有書。時有所著。人又取去。凡死。獨遺一卷。曰有使者來卽奏之。其書乃言封禪事也。既奏。天子異焉。其辭云云。不亦可乎。

李廣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終不能復入石矣。凡多三石字。當云以爲虎而射之。沒鏃。既知其石。因復更射。終不能入。或云。嘗見草中有虎。射之沒鏃。視之石也。亦可。又云。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度不中三字重疊。若此句存。則上句宜去也。又言廣自到軍。士大夫一軍皆哭。但云一軍足矣。或去此二字亦可。

汲黯傳云。東越相攻。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多不至字。

鄭當時傳云。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剩至其明旦字。

申公傳云。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云云。伏生傳云。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老字贅矣。

竇太后使轅固入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多一刺豕字。

張湯傳云。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當作視之。或云臨視也。又云。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據下文不須用此語。觀者可見。又云。或告湯姦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當云窮竟之也。

郭解傳既稱爲人短小精悍。不飮酒。而後又云爲人短小不飮酒何邪。雒陽人有相仇者。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乃聽之。疑重用待我字。

貨殖傳云。魯人曹邴氏以鐵冶起。富至巨萬。鄒魯以其故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既言以其故。則不必更云以曹邴氏也。

匈奴傳云。單于頭曼欲廢太子。冒頓作爲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前後凡用八鳴鏑字。據文勢相蒙。其餘可盡去也。

晉張輔論遷固史云。遷記二千年事而五十萬言。固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繁簡不同。優劣可知。此說大謬。劉子玄既辨其大節矣。抑予嘗考之。遷記事疎略而剩語甚多。固記事詳備而删削精當。然則遷似簡而實繁。固似繁而實簡也。安得以是爲優劣哉。

滹南遺老集卷十六

史記辨惑八　重疊載事辨。

楚莊王圍鄭。鄭伯迎降之辭。既載於楚世家。又載於鄭世家。莊王縣陳。申叔時爲牽牛徑田之喻。既載於楚世家。又載於陳世家。莊王圍宋。華元告以析骨食子之急。既載於楚世家。又載於宋世家。陳恆殺闞止事。既詳見於齊世家。而又見於田完世家。陳乞立陽生事亦然。子路死難事。既詳見於衛世家。而又見於本傳。陳厲公、齊懿仲卜田完事。止宜載於完世家。而又全載於陳世家。專諸刺吳王僚事。止宜載於本傳。而又載於吳世家。楚平王執伍奢召二子事。止宜詳見於子胥傳。而又全見於楚世家。子胥諫吳王之言。吳王賜死之事。子胥將死之語。亦止宜見於子胥傳。而楚、越世家又皆載之。闔廬將死。屬太子報越事。載於吳世家矣。而又見於子胥傳。春秋書天王狩河陽事。載於孔子世家矣。而又見於晉世家。又見於周本紀。項羽遷義帝事。既載於羽本紀。而又見於高帝紀。陳平間楚君臣事。既載於項羽紀。而又見於本傳。張良難酈生事。既載於高帝紀。而又見於本傳。酈生責高祖倨見事。止宜載於本傳。而又見於帝紀。緹縈上書救父事。載於孝文紀。而又見於倉公傳。近來孔毅夫雜說論晉史王隱諫祖納弈棊事。兩傳俱出。謂之繁文。而嚴有翼著藝苑雌黃。亦撫新唐重複事以爲病。獨未見遷書之失耶。

吳世家云。季札聘於魯。請觀周樂。其言云云。使於齊。說晏子曰。子速納邑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

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國。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將去。謂叔向曰。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凡此皆以見季子之明識著之可矣。至魯世家景公二十九年云。吳延陵季子使魯。問周樂。盡知其意。鄭世家簡公二十二年云。吳使延陵季子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政將及子。子爲政必以禮。不然。鄭將敗。衛世家獻公後三年云。吳延陵季子使過衛。見蘧伯玉、史鰌。曰。衛多君子。其國無故。晉世家平公十四年云。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是何必哉。

管蔡世家既備言武王崩。成王少。管蔡疑周公之爲不利。故挾武庚作亂。周公承王命誅之矣。而衛世家又詳出之。何若但云周公既誅管蔡乎。

趙世家贊云。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嫡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謬哉。至馮唐傳稱李牧之功曰。是時趙幾霸。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予謂趙王遷所以奪嫡而立。則由其母見嬖之故。若乃信讒而誅李牧。母倡何與焉。此句爲贅。而班書亦存之。過矣。

竇嬰傳云。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飮。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嬰引卮進諫。按帝言傳位孝王事。世家自具。何不但輕道過。

滹南遺老集卷十七

史記辨惑九 疑誤辨

酈生說高祖復立六國後。張良發八難。古今稱頌。以爲美談。竊嘗有所疑焉。彼其言曰。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武王伐紂而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此論甚疎。夫桀、紂已滅。然後湯、武封其後。而良云度能制桀死命。得紂之頭。豈封於未滅之前邪。且湯武所以封之者。重絕人之世耳。非以計其利害也。奈何其以項籍之命爲比哉。酈生所以說帝者。特欲係衆人之心。庶幾畔楚而附漢耳。非使封諸項氏也。奈何其以湯武之事勢相較哉。湯、武雖殊時。事理何異。制死命與得其頭亦何以分。而列爲兩節。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此本三事。而良幷之者。以其一體也。至於倒置干戈。休馬放牛。獨非一體乎。而復析之爲三。何哉。班氏頗見其非。而乃幷湯武事爲一。而但云度能制其死命。豈以死命字不屬桀紂而屬其後歟。然終與項籍事不類也。既以湯武爲一事。故又分楚唯無彊以下爲第八節。蓋二書已自參差矣。近世胡寅謂是時高祖未稱尊。而子房呼陛下、作史者之過也。然則八難之目。安知其無誤耶。

漢書老父相呂后及二子皆貴。及見高祖。曰。鄉者夫人兒子皆以君。如淳曰。以或作似。顏氏破其說、當矣。然史記正作似。豈誤歟。

酈生既自有傳。而朱建傳後又敍生初見沛公及下陳留事。大同小異。而詞頗浮誇。此必褚先生輩附人之。猶田仁之類也。

漢文以公主嫁匈奴。使宦者中行說傅之。說不欲行。漢彊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爲漢患者。漢書但云。必我而無行字。此恐錯誤。若曰。爲漢患者必我也。或云必我行爲漢患矣。如此乃順。

司馬相如傳贊云。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前漢書全引此語。予嘗疑之。按遷傳雖不著其死之歲月。然云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則其死不過在昭宣之間耳。而雄以成帝元延之初。始自蜀遊京師。年七十一。卒於王莽天鳳五年。逆而推之。宣帝之二十年。雄乃始生。遷著書時。安得雄之言乎。是必孟堅所續。而後人誤附於史記耳。

公孫弘、主父偃贊云。公孫弘行義雖脩。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爲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舉首字下意似不足。豈有闕文乎。

滹南遺老集卷十八

史記辨惑十

史記用而字多不安。今略舉甚者。

齊世家云。郤克使於齊。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趙世家云。襄公之六年而趙衰卒。景公時而趙盾卒。平公十二年而趙武爲正卿。荀卿傳云。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魯仲連傳云。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長平之軍。伍子胥傳云。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又云吳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多上一而字。聶政傳云。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固進。而聶政謝曰云云。又云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安得嘿然而已乎。多中間一而字。呂不韋傳云。不韋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而西遊秦。多上一而字。趙堯問高帝曰。陛下所爲不樂。非爲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氏有隙也。陛下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多下一而字。也字亦剩。韓信傳云。趙軍戰不勝。欲還歸壁。皆漢赤幟而大驚。賈生傳。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韓生傳云。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此等而字。皆當去之。直不疑爲郎。同舍有告歸者。誤持同舍郎金去。金主意不疑。不疑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亡金者大慙。多兩而字。李廣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

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三而字皆剩。上一然字卻作而字。則愜當矣。

司馬遷用於是、乃、遂等字。冗而不當者。十有七八。今略舉之。

如殷武丁夢傅說事云。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既有乃字。何須更云於是。鄭文公之妾燕姞夢天與之蘭。曰以是爲而子。以告文公。文公幸之。而予之草蘭爲符。遂生子。名曰蘭。遂字殊不安。若云既而生子。遂名曰蘭。則可。晉世家云。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己曰。余命女生子名虞。及生子。有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故遂因三字豈可連用。鄭世家亦舉此事。則云遂以命之。何巧於彼而拙於此也。曹沫劫齊桓公。求所侵地。許之。既而欲倍約。管仲以爲不可。於是乃遂割魯侵地。其病猶晉世家言叔虞事也。趙世家記程嬰、杵臼事云。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乃字卻當作於是。或云二人乃謀。則順矣。范睢說秦王云。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多卻乃字。蒙毅對胡亥云。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乃字爲悖。語意亦乖。高帝斬白蛇。有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云云。人乃以嫗爲不誠。欲笞之。乃字當去。田橫二客自剄。高帝聞之。乃大驚。多卻乃字。叔孫通傳云。上見留侯所招客入見。上乃遂無易太子志。乃遂二字。當去其一。惠帝卽位。乃謂叔孫生曰云云。惠帝出遊離宮。叔孫生勸上取櫻桃獻宗廟。上乃許之。二乃字皆贅。曹參謂惠帝云。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高帝。其病如蒙毅語。袁盎謂絳侯非社稷臣。絳侯望袁盎。遂不謝。多卻遂字。灞陵尉呵止李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乃字不安。伏生傳。孝文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之。石建爲郎中令。事有可言。屛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周仁傳云。武帝立。以爲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三乃字皆不安。

滹南遺老集卷十九

史記辨惑十一　雜辨

鄭莊公稱其母爲姜氏。陸生、晁錯父稱子爲公。皆於義不安。殆丘明、子長之失。未必當時本語也。

楚世家云。莊王圍鄭。鄭伯降。楚羣臣曰。王勿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乎。遂許之平。此蓋本於左氏也。至鄭世家則云。莊王曰。所爲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二者果孰是。

宋世家云。莊王圍宋。宋華元出告子反曰。城中析骨而炊。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楚世家亦載王語云。君子哉。二者果孰是。此類甚多。不可殫紀也。

史記載伍員父子語言。本傳與世家參差不同。或云。此變文也。予謂不然。言出於一人之口。書出於一人之手。而自變其文。人何以取信哉。

晉世家云。唐叔虞姓姬氏。武王之子。按周紀自有姓氏。既云武王之子。何必更言姓也。且魯、衞、管、蔡等世家。類皆不著。而此獨著。何哉。

晉世家云。趙盾昆弟將軍趙穿。灌夫傳云。竇甫竇太后昆弟也。未曉昆弟之義。

宋世家云。襄公及楚人戰於泓。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阸。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如公言。卽奴事之耳。又何戰爲。奴事字不似當時語。蓋遷撰出者。三傳初無此意也。抑其句法亦自不順。凡曾奉其人。則有曰師事、父

事、兄事者。鄙賤其人。則有曰奴、使奴、親奴、畜者。上一字屬乎彼而已。今此奴字。以意則屬乎我。以句法則屬乎彼。豈非思之不審歟。

孫武傳云。吳王闔廬謂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此王問武而非武所請也。何用許之字。

老父相高祖曰。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何父言。不敢忘德。此但其術可貴耳。何德之有。

漢封侯公為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辨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君。予謂匿弗肯復見字。當在號為平國君下。

高祖紀云稱劉季者。在當時人可也。而遷亦數稱之。不但於文體為非。而臣子之道亦不當爾也。漢書正之為是。

高祖紀云。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珍字不安。漢書改為奇是矣。

太公家令云。高祖雖子、人主也。是時、未有高祖號。劉子玄辨之。誠中其病。漢書改為皇帝、是矣。

陳丞相世家云。平從攻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計。使單于閼氏圍以得開。而其計祕世莫得聞。桓譚應劭意其以漢用美女動之。世或喜其說。然吾觀韓王信傳云。上出白登。匈奴騎圍之。上乃使人厚遺閼氏。閼氏乃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騎稍引去。漢出圍入平城。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匈奴傳略同。而又云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信如此說。則漢之所以動閼氏者。止於重賂。而胡騎之所以解去者。又不專因閼氏之力也。烏有所謂不傳之奇計哉。其言反覆。殊未足信。

張敖傳云。趙相貫高等欲殺高祖。壁人柏人。上過欲宿。心動。問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予謂迫人之意。本出高祖。非縣名本有此理。又非史氏所當言。則宜加上以二字。漢書又去也字。猶覺不圓。

荊燕世家云。荊王劉賈諸劉者。不知其何屬。諸劉字絕下不得。其曰燕王劉澤諸劉遠屬則是矣。

梁孝王世家云。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為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參。次子勝。夫上既言男。則子字皆贅。太子非名。則曰字亦不安。法當云。其長、景帝也。次曰某。次曰某。

淮南厲王長謀反。召至長安。丞相臣張蒼、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云云。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臣蒼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云云。夫稱臣某等昧死言者。當時所奏語。史家輒爾書之。無乃不可乎。遷固每每如是。而後世亦或襲之。竊所未喻。

田仁傳云。武帝時拜為司直。數歲。坐太子事。時左丞相自將兵。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坐縱太子下吏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陘城始但言坐太子事。而復言坐縱太子誅死。又言因千秋上變族死。語意重疊昏晦甚矣。遷之敍事。此類尤多。

田敬仲世家云。齊宣王好文學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之徒。皆賜列第。荀卿傳云。自如孟子至於吁子。世多有其書。自如二字連用不得。十二諸侯年表序用及如字。尤不安也。

儒林傳云云。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列字不安。

子胥傳云。公子光令專諸襲刺吳王僚。如何下襲字。

田橫二客自剄。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予謂聞之乃大驚剩乃字。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剩吾字。呂后紀云。呂后祓。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呂后高后。似是兩人。但云據其掖可矣。丁公窘高祖彭城西。沛公顧曰。兩賢豈相阨哉。方言高祖。遽曰沛公。此亦同病也。留侯世家記圯上老父事云。良因怪之。跪曰諾。劉貢父漢書刊誤以為怪字合在因字上。此固是矣。然漢書之文本緣史記。且其下又有云良因異之者。則非獨孟堅之誤也。張良贊曰。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乃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以為字與計字相窒。留侯亦云上當有余於二字。

留侯世家云。留侯性多病。多病何關性事。

韓信傳贊云。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假令字下不得哉字。亦不便於文勢。

呂后紀。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再言如意類我。於文為複。且我字不順。去之可也。

蕭何傳云。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我字悖。

文帝聞馮唐言歎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時字甚悖。

伍被諫淮南王。王於是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其詞不典。殆似古賦。豈史氏實錄之體哉。

衛綰傳云。建元年中。以景帝疾時諸官因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君字悖。

禮書首云。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洋洋美德。孰遂知其為禮。遂文無首尾。每如此。律書贊。太史公曰。故旋璣玉衡。以齊七政。按故字自是因上接下之辭。首句如何便用得。

石奮傳云。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其執喪哀戚甚悼。唯謹甚悼字俱不安。

范睢傳云。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多一魏字。又云。穰侯為秦將。欲越韓魏而伐齊。欲以廣其陶封。多一欲字。

藺相如請王齋五日。乃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多卻之字。

留侯世家云。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多卻曰字。左右大臣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殽黽。卻少一曰字。

袁盎贊曰。時以變易。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上三句語意不接。亦不成語。

韓信傳云。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之字不安。
趙堯薦周昌曰。其人有堅忍質直。何用有字。
燕太子請荊軻曰。日已盡矣。荊卿豈有意哉。范睢傳云。須賈問范睢曰。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
客習於相君者哉。婁敬說高帝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哉字皆不安。作乎字可也。
范蠡傳載楚王之言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耳字不安。去之可也。
荊軻傳云。軻雖游於酒人乎。乎字尤乖。
灌夫傳云。諸公莫弗稱之。莫弗字不成語。
楚昭王病甚。讓其弟公子閭為王。五讓乃後許。乃後不成語。趙世家云。智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
地。多其字。
田完世家云。田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多粟字。
循吏傳序云。網漏於吞舟之魚。多卻於字。
范睢傳云。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戹者。所嘗字不安。
李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遂父子相哭。此而夷三族。此而不成語。
李斯贊曰。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之字極難下。
蒙恬自責曰。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不字當作豈。

高祖令張良獻白璧玉斗於項羽。范增。張良曰。謹諾。謹字道不得。
高祖紀云。老父相魯元公主亦皆貴。皆字不安。
武涉說韓信。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終為之所禽矣。之所二字。當去其一。又云。足下
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須臾字亦道不過。
孫叔敖問市令市亂。事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矣。頃字道不得。
田橫曰。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人字與弟字
相寧。當云烹人之兄而與之併肩事主。或云烹人而與其弟併肩事主。則可矣。
燕世家云。齊湣王謂燕太子平曰。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則字下不得。
項羽對項梁云。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此句不圓。漢書加耳字是也。
陸賈謂陳平曰。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即當作而。
項籍見始皇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其語不圓。
趙禹傳云。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時字不安。
申屠嘉傳云。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皆多二字不可連用。嘉對文帝責鄧通。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
府中。嘉為檄召鄧通。此語法不順。不若言坐府檄召也。
聶政曰。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然是字不成語。

屈原傳。秦昭王欲與懷王會。懷王稚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少曰字。
荊軻傳。田光謂燕太子曰。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
使也。雖然字悖。
王溫舒傳。為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以為爪牙。督盜賊。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多其字。
史記太史公自序云。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為能齊之。作酷吏傳。夫事人君能
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傳。夫酷吏佞幸。類皆小人。史之立傳。大
抵著其罪惡以為世戒。而遷獨有取於此等。然則是非之謬。豈特游俠、貨殖之論哉。
自序云。嘉尙父之謀。作齊世家。嘉旦金縢。作魯世家。其序燕云嘉甘棠之詩。其序衛云嘉彼康誥。序宋則
云嘉微子問太師。序晉則云嘉文公錫珪鬯。此類甚多。夫史書實錄也。事所當記。善惡必存。豈因嘉一事
而後作乎。大抵諸序傳皆不足觀。刪之可也。
呂氏大事記云。太史公於夏紀則稱孔子正夏時。於殷紀則稱孔子善殷輅。聖人損益四代之大意。不可
謂不略窺之矣。予謂遷特因孔子之言而猥引之耳。既非己見。又不能別有發明。而呂氏遽以為知損益
之意。何遽過譽之甚也。
大事記云。史記文帝紀多載詔書。至景帝紀則皆不載。蓋以為不足載也。其旨微矣。予謂史書、實錄也。詔
語、一時之大事。縱使帝之所行不能副其言。豈容悉沒之乎。此是遷之私憤。而呂氏深取之。遂以判班、馬
之才識。予未敢知也。班固譏遷論游俠、貨殖之非。世稱其當。而秦少游辨之。以為遷被腐刑。家貧不能自
贖。而交游莫救。故發憤而云。此誠得其本意。然信史將為法於萬世。非一己之書也。豈所以發其私憤者
哉。

滹南遺老集卷二十

諸史辨惑

五帝之名。史記以黃帝爲首。書序以少昊爲首。其說不同。要之少昊黃帝之子。顓頊黃帝之孫。帝嚳黃帝之曾孫。而堯帝嚳之子也。初皆傳之子孫。至於堯、舜。其子不肖。不足以付大器。乃始有禪讓之事。斯蓋不得已之變。而或者遂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何其妄也。

皇降而帝。帝降而王。名號之異耳。堯、舜揖讓。湯、武征誅。世變之殊耳。若夫其道。則未嘗不一。而商鞅說秦孝公。乃謂初以帝道。再以王道。魏徵亦云。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鄭厚又云。王道備而帝德消。皆淺陋之見也。

父死子繼。天理人情之常也。自天子至庶人。自王至霸。自古至今。未有能易者。其或及於旁支。付諸他姓。則必其勢所當然。而出於不得已。可謂之變。而不可以爲常也。而漢人之說曰。殷道親親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此何所稽也。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故曰。前聖後聖。其揆一也。典章制度。時或損益不同。至於名教人倫。豈容殊致。尊親之道。孰可偏廢。而云殷獨親親。周獨尊尊。非謬妄乎。蓋秦漢以來。言三代者。每每如此。以殷紀觀之。誠多立弟。然在當時必有其故。而初非湯之定法也。若其果主親親。則一

子立弟矣。何復待太子死而後及邪。抑嘗考之。河亶甲崩。子祖乙立。祖乙崩。子祖辛立。小乙崩。子武丁立。武丁崩。子祖庚立。此皆再世立子者也。庚丁崩。子武乙立。武乙崩。子太丁立。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崩。子辛立。此則四世立子者也。其間沃甲崩。則立兄祖辛之子祖丁。祖丁崩。則立其弟沃甲之子南庚。此則廢適而立姪者也。安在其太子死而專立弟邪。紀又云。自仲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諸侯莫朝。蓋立不以正。宜其啓爭奪之端。是何足以貽久遠。而謂成湯之法固如是乎。嗚呼。世之學者。自非詩、書、易、春秋、語、孟之正經。一切異說不近於人情者。雖託以聖賢。皆當慎取。不可輕信也。

左氏文章。所謂毫髮無遺恨者。惟參舉人名字。頗爲不愜。如鄢之戰。既稱士會。復曰隨武子。又曰隨季。又曰士季。既稱郤克。復曰駒伯。又曰郤獻子。初稱荀林父。而後稱桓子。初稱先穀。而後稱彘子。大率皆然。不可殫舉。一段之文。而錯雜如是。向無注釋。讀者孰知其爲一人邪。雖無害其美。要之不潔。而近代䂬溪黃徹極稱其變態可法。且以諸史列傳首尾一律爲不足取。殆難與論眞是非也。

劉子玄曰。韓王本名信都。而遷、固輒去都字。用使稱其名姓。全與淮陰不別。按韓王韓國之後。其姓爲姬。襲封於韓而非姓也。又加王字。有何不別。然遷於絳侯傳、固作淮陰等贊。亦稱兩韓信。而高祖紀八年又云。上東擊韓信餘寇於東垣。何邪。

遷、固記事。互有得失。如史記孝文紀云。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陳豨軍。定代地。立爲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漢書云。高祖中子也。母曰薄姬。高祖十一年誅陳豨。定代地。立子恆爲代王。因之序薄氏。文順於遷矣。而加子恆二字。復爲贅也。

班固漢書。刪潤遷史。往往勝之。然亦有反不及者。如史記高祖聞田橫死。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非賢乎哉。漢書但云嗟乎有以起布衣。其語太簡。讀之殆不可曉也。

史記文帝紀云。張武受賂金錢。事覺。上發御府金錢賜之。以媿其心。彼受金錢而復以金錢賜之。可以爲媿。漢書但云更加賞賜。則泛而不明矣。

史記司馬相如傳曰。天子曰可往從悉取其書。使所忠往。而相如死。班固加若後之矣四字。此句爲贅。且若字意乖。不若不加之愈也。

高祖謂沛父兄曰。其以沛爲朕湯沐邑。注引風俗通義曰。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後以爲常耳。予謂不然。戒辭用其字。自是本法。古文如是者。何可勝舉。而云楚語獨爾。不亦妄乎。

袁盎論社稷臣云。主在與在。主亡與亡。言以身徇主。與之同存亡耳。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何其曲邪。

史記匈奴傳贊曰。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權。而務讇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己。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注以彼己將率爲句。既不成文。而理又不順。其釋彼己引詩彼己之子。殊爲牽強。吾友崔伯善云。當以不參彼己爲句。而將率字屬下文。其說良是。

漢書韓彭等傳贊云。唯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號五世。以無嗣絕。慶流支庶。有以矣夫。著於甲令而稱忠也。末句不相承。

前漢車千秋本姓田氏。以其爲丞相時。詔許乘車入宮。因號車丞相。此一時所稱。非久遠轉而爲姓。又非上之所賜也。班固作傳。止當著其本姓。而遂從車字何邪。

黃霸雖以治郡稱。然既嘗爲相。自當附之韋賢匡衡等傳。而班史列於循吏。非也。

班固論江充、王莽事。皆以爲有天時而非人力。夫人固不勝於天矣。然班史氏身爲史官。以褒貶勸懲爲務。則亦不當立此論也。

後漢郭太字林宗。范曄作傳。以父諱止稱林宗。亦可矣。而中間復數稱太。左慈字元放。既稱其名。而又兩稱爲放。不亦雜乎。

老蘇評范曄之失。謂不當黨宦於酷吏。黨鄭衆、呂強於宦者。黨蔡琰於列女。其論董宣、蔡琰是矣。若鄭衆、呂強雖有可嘉。豈可去宦者之目乎。

史記高祖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大丈夫當如此。漢書作大息。此只是太字。蓋古人所通用。而師古云言其歎息之大過矣。

高祖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張騫傳曰。大角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顏注皆音工喚反。相如封禪書云。天下之壯觀。則讀如字。大似顚倒也。

高祖縱觀秦皇帝。師古曰。縱。放也。天子出行。放人令觀。予謂此於文勢爲悖。恐只是恣觀之耳。裴矩傳。煬帝時諸番胡入貢。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縱字當準此例。

高祖紀曰。如意幾代太子者數焉。丙吉傳曰。皇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元后贊曰。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凡此等數字。蓋言數次耳。史記稱汲黯多病。上常賜告者數。如淳曰。數者非一也。餘皆準此。當讀如字。而顏氏訓頻。並音所角反。狄山曰。兵凶器。未易數動。宣帝曰。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黃霸曰。數易長吏。人因緣爲姦。此等正當訓頻。而反讀如字。恐未當也。

南越尉佗謂陸賈曰。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何遽猶言豈便也。與越大夫種言何遽不爲福同意。而注云有何迫促而不如漢。張敞誅絮舜時。冬月未盡數日。敞使人語之曰。冬月已盡。延命乎。此言雖春近而不得免耳。而注云汝不欲望延命乎。霍光傳。任宣謂霍禹曰。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亡如也。亡如者如無耳。猶蔑如之類。而注云無所象似。是皆何理邪。

齊王肥與諸侯書言后比殺三趙王。文帝紀詔言間者數歲比不登。梁孝王傳云。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何武傳曰。孝成、孝哀。比世無嗣。公孫賀傳曰。丞相李蔡等三人比坐事死。膠西王端傳云。端數犯法。天子弗忍誅。有司比再請削其國。夫此書連併之義耳。而顏注皆訓頻。似是而實差殊。學者試細味之。

文帝問馮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師古曰。言年已老。何乃自爲郎也。嵩浩以爲自何爲郎、非也。予謂

漢之郎選。其途非一。有以父兄任子弟爲郎者。如張安世、袁盎是也。有以富貲爲郎者。漢儀注謂貲五百萬得爲常侍郎。如張釋之、司馬相如是也。有以獻策上書爲郎者。婁敬、主父偃是也。有以孝著爲郎者。唐是也。而衞綰又以戲車爲郎。以是觀之。浩說爲勝。而顏氏遽斷其非。其自信亦太篤矣。

申屠嘉劾奏鄧通戲殿上無禮。文帝曰。君勿言。吾私之。私之只是愛幸之意。猶所謂弄臣者耳。而師古以爲欲私教戒。恐非也。不然。一私字詎能兼教戒之義邪。

賈誼言秦俗之弊云。其慈子耆利。去禽獸亡幾。以文勢觀之。慈子當是錯悞。顏氏強爲解釋。恐非也。

田蚡以肺附爲相。師古引舊說云。如肝肺之相附著也。一云。肺斫木札。喻其輕薄附著大材也。餘肺附字皆然。其義迂曲不足信。按此語皆本於史記。今史記諸本並作腑字。蓋言其親密如肺腑。猶股肱心膂之類耳。不知孟堅如何轉而爲附。或著古字通用。而史記索隱反音腑爲附。謬矣。汲黯拜淮陽太守。謝曰。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師古以病力爲句。曰。力謂甚也。訓力爲甚。未知何據。予初謂此字當通屬下句。及讀史記。則云黯常有狗馬病。而通鑑但云有病。乃知力字屬下無疑。蓋孟堅誤析其辭。故受師古之妄。而新唐喬琳傳云。從幸梁州。辭病力。蕭俛授少師。辭疾力不拜。此又因顏注而失也。

滹南遺老集卷二十一

諸史辨惑

趙禹傳云。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此當以不行報謝爲句。而師古以報謝屬下文。予固疑之。及讀三劉漢書。既已刊正矣。

霍禹怨宣帝曰。大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反任許史。令人不省死。師古以爲不省有過、非也。正謂不曉其故。猶俚語云沒理會殺耳。

元后傳。王莽使安陽侯舜求璽於太后。怒罵責之。舜仰謂曰。臣等已無可言者。師古曰。言不可諫止。此說非也。其意蓋云不足道而已。

漢書載揚雄解嘲。其末云。司馬長卿竊訾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顏注謂割損其名。而訾字不解。及見華嶠論所引。乃作竊訾割炙。當以此爲正也。

外戚傳云。景帝召程姬。姬有所避。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師古以所避爲月事。予謂所避事不止一端。安知必以此乎。蓋自不須注也。

史記平準書云。京師之錢累巨萬。韋昭云。巨萬。今萬萬也。范蠡傳。徐廣注亦同。漢書食貨志言累百巨萬。師古注云。數百萬萬也。梁孝王金銀且百巨萬。師古云。巨萬、百萬也。有百萬者。言凡百也。汲黯傳云中國

誅何奴費以巨萬百數，師古云，卽數百巨萬也。此不唯與韋徐不同，而其自爲說亦復參差相戾，何邪。

顧衡謂荀彧可借面弔喪。注引典略以爲但有貌耳。夫弔喪主哀，安用貌爲。意者以其嚴冷而多威容故也。

晉書稱荀朗至晉，謝安設讌請之，朝士盈坐，並机褥壺席。朗每事欲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既唾而含出，頃復如之。坐客以爲不及之遠。朗不道如此，非人所爲，見者皆當切齒，而謂朝士歎羨以爲不及，甚哉，史氏之妄且陋也。晉史慕容德時，妖賊王始稱帝，號其父爲太上皇，兄爲征東將軍，弟爲征西將軍。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何在。答曰，太上皇蒙塵於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惟朕一身獨無聊賴。其妻怒曰，止坐此口，以至於此，奈何復爾。始曰，皇后，自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環築之，仰視曰，崩卽崩矣，終不改帝號。此事當時必有之，然臨刑之語，不應一一如是，殆滑稽談諧者所飾耳。通鑑差略之爲是。

梁武誅齊之諸王，鄱陽王寶夤奔魏，數寇梁復讎，後以謀亂見誅。而蕭子顯南齊書乃云中興二年以謀叛與寶攸等同死，其謬甚矣。

北史梁鄱陽王寶夤終於魏，南北史一書也，既立寶夤於魏朝矣，而南史中又略書其事，恐止當併於北史。又南史作寅，而北史作夤，二字義殊，亦宜從一。

後漢陳容謂袁紹曰，當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此指當時一日耳。而魏書載莊帝之語曰，當與高貴鄉公同日死，不與長道鄉公同日生。北史亦然。此似不可，豈秉筆者潤色之過歟。通鑑删之，云當爲高貴鄉公死，不爲長道鄉公生，是矣。

彭樂，高齊之名將，且有大功，北史、通鑑皆載，而李百藥正史乃不爲立傳，何邪。

北史楊愔傳，常山長廣二王謀廢濟南王，愔及可朱渾天和、宋欽道皆被拳杖毆擊，頭面血流，各十餘人持之。太皇太后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目已出。太皇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留使不好邪。及愔誅，太皇太后臨喪，以御金爲之一眼，親內之，曰，以表我意。蓋補其損目也。李百藥北齊書但云已出，而無一目字，豈其脫誤歟。

隋史高熲平陳，晉王廣欲納張麗華，熲曰，武王滅殷，戮妲己，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遂斬之，王甚不悅。通鑑所載，其語尤詳，而陳書、南史乃謂晉王命斬之，此必當時秉筆者曲飾主闕，而姚思廉、李延壽猥承其誤耳。跡煬帝所爲，當以隋史爲正。

舊唐徐有功傳，竇孝諶妻龐氏爲奴誣告當斬，有功明其無罪，得減死。今上踐阼，孝諶子希瑊等請以身之官爵讓有功子愉，以報舊恩。按此乃明皇時事，言今上者，蓋唐臣實錄之辭，劉昫偶忘改定耳。

舊唐王求禮既載於列傳，而忠義傳又載之，雖繁簡不同，要之不當重立。求禮剛直敢言，固有可嘉，而遂槩之忠義，亦非其例也。

新唐員半千傳云，其先本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改姓員。按左傳釋文，員本作云，而半千姓乃讀如運，何邪。

元魯山于蔿于歌，學者往往不解其義。予憶昔嘗一見，而今亦忘之矣。史臣記此，自當略著其辭，而唐書、通鑑皆不及之，殆爲闕典也。

韓退之鱷魚文，若非往作，史臣但書其事足矣，而全錄其辭，亦何必也。

史傳人有改名者，既以今名冠之，則亦當全稱今名，而未改之前，卻稱舊名，如唐李忠臣、咸汭之類，亦非也。

五代史梁紀曰，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姓朱氏，宋州碭山午溝里人也。其父曰誠，生三子，曰全昱、存、溫。云云。中和四年九月，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沛郡侯。光啓二年，進爵王。十二月，徙封吳興郡王。秦宗權稱帝，遣其將秦賢等攻汴，王顧兵少，不敢出。云云。開平元年夏四月甲子，皇帝卽位。他紀皆倣此。徐無黨注云，始自稱名，既而稱爵，既而稱帝，漸也。爵至王而後稱，著其漸者。予謂帝王本紀，既追書尊號以冠其首，則一篇皆以尊號爲主，初書其名曰諱某，自後凡見其名，雖未卽位，例皆稱帝，或稱上，此古今不易之體，而歐公乃以新意變之，既稱其父曰某，而復云生子曰某，始而稱名，次而稱爵，至卽位乃書皇帝，卽位而稱帝，此則賓主不分，體統不一，不足爲法也。或曰，遷、固作高祖紀，皆先稱沛公、漢王，然則亦非也。曰，形得爲是乎，蓋劉子玄史通已嘗辨之矣。

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世皆以爲美談，而通鑑獨載遺馬事，此既一時之語，當俱錄之。

溫公自節通鑑，以爲更加精擇，削其繁冗，斯固可矣。然亦時有太過處，如漢書郭林宗傳云，茅容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見而奇之，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鷄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因勸令學。通鑑載之略同，而節本直云，茅容耕者，危坐愈恭，殺鷄爲饌，泰謂爲己設，容分半食母，其疎已甚，不盡事情矣。

通鑑記或人擬劉祥道破李義府露布，而獨載其一聯云，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謂義府多略人奴婢故也。事既瑣細，而語尤鄙陋，恐不必存。

唐僖宗責黃巢姬妾從賊之罪，有對者曰，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乃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通鑑所載如此。夫史氏文辭，須量輕重之宜，彼婦人牽摑之語，豈有所謂失守宗祧、播遷巴蜀者乎。然史傳如此者，何可勝數。

滹南遺老集卷二十二

新唐書辨上

作史與他文不同。寧失之質。不可至於蕪靡而無實。寧失之繁。不可至於疎略而不盡。宋子京不識文章正理。而惟異之求。肆意雕鐫。無所顧忌。所至字語詭僻。殆不可讀。其事實則往往不明。或乖本意。自古史書之弊。未有如是之甚者。嗚呼。筆力如韓退之。而順宗實錄不愜衆論。或勸東坡重修三國志。而坡自謂非當行家。不敢當也。以祁譎奇偏之才而付之斯事。非其宜矣。

劉器之嘗曰。新唐書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遷固載相如、文君事幾五百字。而讀之不覺其繁。使子京記之。必曰少嘗竊卓氏以逃而已。文章豈有繁簡。要當如風行水上。出於自然。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唐書進表曰。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新唐所以不及兩漢文章者。正在此兩句。而反以爲工。何哉。可謂切中其病。

歐公與宋子京分修唐史。其文體不同。猶冰炭也。初。書成將進。吏白舊例止署局中官高者一人姓名。云某等撰。而歐公官高當書。公曰。宋公傳列傳。用功深而爲日久。豈可掩其名。於是紀志書公。而列傳書子京。子京聞之喜曰。自古文人多相凌掩。而不讓。此事前未有也。以予觀之。歐公正不肯承當耳。

廣子西云。晚學遽讀新唐書。輒能壞人文格。吾不知此論併紀志而言之邪。抑獨指列傳也。歐公之作。縱

不盡善。無壞人之理。若子京者。其自壞也已甚。豈直他人哉。溫公作通鑑。未嘗用子京一語。蓋知所決擇矣。

子京譏舊史猥釀不綱。而以傳遠自許。今之學者類皆歆豔以爲新奇。舊史幾廢。劉器之嘗言二書各有短長。未易優劣。以愚觀之。舊史雖陋。猶爲本分。且不失當時之實。寧無新書可也。

呂夏卿預修新書。其言云。韓愈使王廷湊之節。舊史不書。今乃書之。所以明臣子之義也。太宗拒魏徵諫殺田舍翁之語。舊史則書。今不書之。所以掩人君之過也。予謂子京書退之事則當。其削太宗事非也。此而削之。則長孫后之賢復沒而不彰矣。所貴乎史臣者。善惡必存。以示勸戒。故謂之直筆。豈以掩人君之過爲賢乎。且帝雖有過。因后言而遽改焉。是亦從諫之美也。何庸諱哉。呂氏之說甚謬。

魏徵諫長樂公主資送事。舊史載於長孫后傳是矣。今移於公主傳。甚未當也。

蕭銑被圍。謂羣下曰。天不祚梁。數歸於滅。若待力屈。必害黎元。豈以我一人致傷百姓。及城未拔。宜先出降。諸人失我。何患無君。乃以太牢告廟。率官屬詣軍門降。曰。當死者唯銑。百姓非有罪也。請無殺掠。銑雖草竊一時。而顛沛之際。其言可愛如此。可以爲萬世法。豈得不載。新史乃皆略之。而其贊但云以好言自釋於下。然則所謂好言者。後世何從見之哉。銑對高祖逐鹿之語。與所謂田横南面非負漢朝者。皆中理之論。而子京亦削之。高祖卒誅銑。直以其不屈而憤怒耳。非能折其口也。子京云。僞辨易窮。且極稱高祖之聖。蓋不獨去取失當。而其褒貶亦殊未安也。

通鑑云。李承嘉附武三思。詆尹思貞於朝。思貞曰。公附會姦臣。將圖不軌。先除忠臣邪。或謂思貞曰。公平日訥於語言。今廷折承嘉。何敏邪。思貞曰。物不能鳴者。激之則鳴。承嘉恃威權相陵。僕義不受屈。亦不知言之從何而至也。舊史思貞傳不見此事。新史則云。或問思貞公敏行。何與承嘉辨。答曰。石非能言者。而或有言。子京以孔子有云。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遂以敏行代言訥。豈有行敏遂不當辨曲直者。且左傳載石言於晉。蓋物憑而爲怪耳。亦豈激之而鳴之意哉。子京疎謬甚多。此最可笑者也。又云。承嘉恃權而侮。吾義不辱。此一侮字屬上句則下句不成語。屬下句則上句尤不成語矣。

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成言。初非偶語。古今文人未有改之者。宋子京於李靖傳乃易疾雷爲震霆。易掩爲塞。不惟失真。且其理亦不安矣。雷以其疾。故不及掩耳。而何取於震。掩且不及。復何暇塞哉。此所謂欲益反弊者也。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成言也。陳叔達嘗引以諫高祖。而子京則曰。失而不斷。反受其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成言也。高祖嘗舉以告劉龕之。而子京則曰。蓬在麻。不扶而挺。柳楚賢聞高祖兵興。說太守堯君素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轉禍爲福。今其時也。子京復略其辭曰。君子見幾而作。俟終日邪。其膏肓之病類如此。

古人稱炙手可熱者。蓋甚之之辭。而非實事也。故但可施之詩句諺語耳。而新史稱楊國忠權勢可炙。韋渠牟勢焰可炙。田令孜權寵可炙。既已非矣。而復謂李義府門如沸湯。王伾等門若沸羹者。豈不益乖邪。

史稱杜如晦云。當時浩然歸重。王徽云。公議浩然歸重。王餘慶云。公論浩然歸重。許孟容云。四方浩然想

見其風旨人用浩然字多矣。烏嘗以爲歸重想見之意哉。

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問之。書忍字百餘以對。蓋言忍之甚也。新書去百餘字。意不完矣。

蕭俛、段文昌勸穆宗銷兵。請密詔天下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不補。此本分語也。新史則云。詔天下鎮兵十之歲限一爲逃死。此卻似總分天下兵爲十也。且其法本於百人中去八人而子京之數乃及十人。豈不失當時之實乎。

杜正倫、虞世南等皆論事稱旨。太宗謂之曰。我聞神龍可擾而馴。然喉下有逆鱗。觸之則殺人。人主有逆鱗。卿等遂不避犯觸。各進封事。常能如此。朕豈慮危亡哉。人主稱鱗。亦取類云耳。子京輒云。遂犯吾鱗。不幾指斥乎。又改豈慮字爲其慮。亦使道不過。

通鑑云。索元禮與萬國俊競爲訊囚酷法。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凰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橛。又有仙人獻果玉女登梯之狀。新唐元禮傳但載其一云號曬翅。不知曬何翅也。

舊史李揆試進士。設經史於庭而引貢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恣尋檢。而新書改云。可盡所欲言。盡言何關尋檢事。

封倫言於高祖曰。秦王恃有大功。不服居太子之下。新書改云。頡頏太子。此豈當時眞語。且頡頏上下飛也。如何便作得不服居下意。又說建成作亂。曰爲四海者不顧其親。漢祖乞羹。此之謂也。新書但云乞羹者謂何。若無舊史。安知其爲高祖事哉。

劉德威對太宗云。律文失入者減三等。失出者減五等。法之爲算不一。而新史削去等字。是總以十分爲率而論也。舊史云。玄宗聞顏眞卿抗賊事。喜謂左右曰。朕不識顏眞卿形狀何如。所爲得如此。通鑑改爲作何狀。此亦無傷。至新書乃云何如人。則是總言其性行也。

太宗聞李君羨小字五娘。云何物女子。如此勇猛。通鑑云。乃爾勇健。語雖異而意則同。新史云。乃此健邪。一此字便不完。韋夏卿責從弟執誼受金曰。顧當是哉。崔湜、岑羲聞韋湊直諫曰。公敢是邪。其病一也。君羨武安人。封武連郡公。爲左武衛將軍。在玄武門。帝以其皆有武字。遂因告者誅之。而新史直云皆武也。不亦乖乎。

劉蕡下第。李郃謂人曰。蕡逐我留。吾顏其厚邪。下第何可言逐也。

趙宗儒遷吏部侍郎。德宗召見勞曰。卿與先臣並命。尙念之邪。古者人臣稱其亡父於君。則有先臣之辭。君稱於臣。未見其例。

子京好改舊語。而往往反不如之。李邕對或人曰。不願不狂。其名不彰。而新史云。不如是名亦不傳。王求禮折蘇味道曰。三月雪爲瑞雪。臘月雷亦爲瑞雷邪。新史云。果以爲瑞。則冬月雷渠爲瑞雷邪。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實厚顏。新史曰。蕡逐我留。吾顏其厚邪。李石折仇士良曰。京師之亂。始自訓、注。訓、注之起。始自何人。新史云。亂京師者訓、注也。然其進孰爲之先。此等遠不及舊語也。

李絳傳云。帝嘗稱太宗玄宗之盛云。朕不佞。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無媿諡號。不爲宗廟羞。何行而至

此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己。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遊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之無益於治者。則才能出。斥宮女之希御者。則怨曠消。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師公。吏治輯矣。法令平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子京之文。類從僻澀。至此一段。獨華靡偶儷。幾似進士策。一時對答之間。豈得如是。舊史絳傳無之。未知其何所本也。

舊史方伎傳云。崔善爲爲左丞。累擢尙書。諸曹令史惡其聰察。以其短而傴。嘲之曰。崔子曲如鉤。隨例得封侯。髆上全無項。胸前別有頭。而新史但云。曲如鉤。例封侯。何邪。後漢劉寬不喜盥浴。京師以爲諺。史不載其語者。必以俚甚故耳。子京果嫌其俚。則削之可也。改之可乎。

煬帝見李密瞻視異常。謂宇文述曰。勿令宿衛。而新史但云無入衛。乃是兩戒密也。楊素問密曰。何處書生。耽學若此。新史減處字。便別卻本意。素謂諸子曰。吾觀李密識度。汝等不及。新史云。非若等輩。意亦不明。

姚崇汰僧僞濫者。舊史但云還俗。而子京云髮而農。此何等語。且萬二千人。豈無歸異業者。而悉爲農乎。此可一笑也。

王叔文旣敗。每誦杜甫詩云云。而子京但曰。誦杜甫諸葛祠詩以自況。若無舊史證之。不知其誦何語也。況杜集諸葛廟詩非止一篇乎。

新史載閻立本爲主爵郎中。時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召立本侔狀。閣外傳呼畫師閻立本。據本傳初不言其善畫。其兄立德傳但云父毗本以工藝進。故立德與立本皆機巧有思。而立德事業。不過制衣服、營宮室之類。然則安知立本之善畫哉。傅奕傳初不言善數學。其病亦猶是也。故不若舊史爲明。又謂閻則先當玄宗在藩時。以善謝豪寵。吾不知何所謝也。張柬之謂李多祚曰。將軍居北門幾何。曰三十年矣。張巡問李懷忠曰。君事胡幾何。曰二歲。夫幾何云者。但多少之名耳。豈足包時字之義。

宋廣平教張說救魏元忠云。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此本分語也。舊史以榮爲芬芳。新書作芬香。皆甚紕繆。

舊史云。李義琰改葬父母。使舅氏移其舊塋。子京云。使舅家移塋而兆其所。兆其所三字。想煞用心來。然旣使移舊塋。則便知就其地矣。何必如此費力。兼三字自非典實語。武后遣醫人卻內安金藏五臟。以桑白皮爲線縫合。語固近俗。然子京云。褫桑綫紩之。大小依樣也。

漢書稱兒寬以儒術飾吏事。而新唐謂員半千不顯任吏。常以文雅粉澤。漢武稱何武所居無赫赫之名。去後常見思。而新唐謂薛戎居官時無灼灼可驚者。已罷則懷之。子京於文字其實處不及古人。而專以易置字語爲新。徒勞甚矣。

舜稱耄期倦於勤。蓋老而倦於勤也。新史哥舒翰等贊云。主德耄勤。

王徽傳云。僖宗西狩。徽追帝不及。墮崖樾間。楊行密傳云。小校王稔依樾步戰。裴敬彝傳云。曾祖子通居母喪。有白烏巢冢樾。樾樹陰耳。直以為林木可乎。

蘇世長指披香殿曰。此煬帝作邪。何雕麗底。此底字訓致。而作至字用誤矣。

通鑑載至德為右僕射。劉仁軌為左僕射。更日受牒訴。仁軌常以美言許之。至德必據理難詰。由是時譽皆歸仁軌。有老嫗欲詣仁軌陳牒。誤詣至德。至德覽之未終。嫗曰。本謂是解事僕射。乃不解事僕射耶。歸我牒據。此是老嫗明知至德也。而新史但云今乃非是。則意不完矣。

王廉傳云。母有疾。彌年不廢帶。古今但言不解帶耳。廢字何義也。

滹南遺老集卷二十三

新唐書辨中

東漢時會稽父老送劉寵曰。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蓋愛舉甚之之辭耳。新史云。李栖筠為常州刺史。捕斬賊黨皆盡。里無吠狗。田仁會為勝州都督。捕格反賊夷之。城門夜開。道無寇跡。實錄之事。不當爾也。或謂史記王溫舒傳亦稱無犬吠之盜。何如曰。史記之謬亦多矣。渠皆可法乎。

楊收初以兄假未仕。不肯應舉。既假釋褐。乃擢進士第。其後同事為監察御史。世榮其友。夫以兄未仕而不應舉者友也。兄弟同臺者榮也。二事不相須。而云世榮其友。此何理邪。劉子玄傳云。撰劉氏家史及譜。按據明審。議者高其博。高字亦非。

為文字語雖貴簡。而有不得簡者。韋弘景傳云。楊虞卿私造其門。弘景厲言曰。有詔按公。尚私謁耶。惶恐去。不少虞卿字否。此類非一。觀者可見。孫伏伽言三事。但云其一其二其三。而無曰字。文理無乃不屬乎。

言讀書之勤者。例曰手不釋卷。而子京撰蔣乂傳曰。卷不釋於前。此何謂也。

前人文字言騷動。騷然者有矣。安祿山傳云。百姓愈騷。裴冕傳云。大衆一騷。馬燧傳云。天下方騷。無乃太簡乎。

李靖論蕭銑士卒云。耕以拒師。本非所情。杜如晦傳云。僚屬共才之。莫見所涯。李勉朝京師。詔還所鎮。三

所字下不得耕以拒師。亦不成語。

王義方彈李義府。高宗怒其毀辱大臣。言詞不遜。故貶之。新史云。帝恨義方以孤生觸宰相。朱泚遣韓旻追德宗。段秀實以為宗社之危。期於頃刻。乃倒用司農印追之。新史云。秀實以為宗社之危不容喘。豈不過哉。

薛萬均死。太宗嘗賜羣臣膜皮。及萬徹而誤呼萬均。愴然曰。萬均。朕之舊勳。不覺呼名。豈其魂靈欲朕之賜也。新史則云。忽口其名。纔下口字。便是從己作用之意。豈所謂不覺者乎。況此等字史家自不宜使。

肅宗欲以李輔國為常侍。苗晉卿奏曰。常侍近密。非賢不可居。豈宜任等輩。罷之。等輩上當加此字。不然。何等輩也。刑文偉傳云。武后問天與帝異稱云何。文偉不得對。房琯論第五琦言財利事。肅宗詰之。琯不得對。王叔文傳云。文珍隨語詰折。叔文不得對。不得對。不得字為悖。止當云不能耳。

杜正倫傳云。為世歆美。臧至德傳云。世訛其榮。蕭復傳云。士豔其榮。敬晦傳云。世寵其家。豔字尤不安。若只作時榮之。王義方譽振一時。吳溪美譽四騰。皆非史家之體也。

李義府傳云。自其斥。天下憂且復用。比死。內外乃安。嚴震傳云。德宗使馬勛計日取張用誠。赴行在。踰半日期。帝頗憂。比至。大喜。比字不安。若及既等字可也。

溫庭筠數舉進士不第。思神速。多為人作文。大中末。試有司廉視尤謹。庭筠不樂。上書千餘言。然私占授者已八人。作文云者。本謂代進士私舉之作耳。今乃似泛為文字者。此亦失之不明也。

溫彥博傳云。進止詳華。人皆拭目觀。進止之間。何至拭目而觀之哉。子京之夸侈類如此。

高適工詩。每一篇已。好事者輒傳布。已字道不得。

韓思復為滁州刺史。有黃芝生州署。民為刻頌其祥。刻頌其祥不成語也。

新史稱盧齊卿飲酒踰斗不亂。崔恭禮至斗不亂。前史載人洪飲者。率至一石以上。然後為異。踰斗之量。世亦多矣。何足著之乎。

舊史李綱謂高祖曰。臣言如水投石。此舊語也。新史則云。如持水內石。無不自然。

李翱傳云。始調校書郎。累遷。元和初為國子博士史館修撰。累遷字下豈有闕文乎。不然。豈可通也。

崔鄲傳云。室處卑漏。無步廡。此言其儉足矣。而又云至寀淖則客簷而展以就外位。亦不必道也。張玄素起身令史。太宗嘗對衆詰問。玄素大恥。褚遂良上疏論之。而新史乃云。遂良見帝而言。非也。遂良云。玄素出閤門。殆不能移步。新史改移為徙。只此一字。亦覺失重輕之宜。

朱泚敗。出奔失道。問野人。答曰。天綱恢恢。走將安所。此殊不成語也。

李安期傳。高宗屢責以不能進賢。安期曰。邑十室且有忠信。天下至廣。不為無賢。比見公卿有所薦進。皆劾為朋黨。滯抑者未申。而毛薦者已擯。所以人人爭嘿默以避罪謗。若陛下忘其親疏。曠然受之。惟才是用。塞讒毀路。其誰敢不竭忠以聞上乎。子京鑴改舊文。詭異辭澀。殆不可讀。甚不滿人意也。

李嶠贊云。身佩安危。而氣不少衰。佩字過矣。張柬之傳云。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

下求文章昔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纖靡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哉字下不得作邪乎歟等字，則安矣。子京於此等猶不甚解，何足言文也。

王毛仲何歲至大將軍，古人言旬月者，自十日以及月也，言旬時者，自十日以及三月也。今言旬歲，未見其例也。

蕭嵩傳云：在公慎密，人莫見其涯際。慎密上不當論涯際，以言胸懷宇量則可矣。

張知謇傳云：太后奇其貌，詔工圖之，稱其兄弟容而才，謂之兩絕。容字不安。

張鎬傳云：觀經史，循漁獵然。夫前人已有涉獵成言，便是此意，何須復爾解析也。

席豫出鄭州刺史，李傑出衢州刺史，于邵出杭州刺史，李朝隱出通州都督，沈傳師出江西觀察使，此等甚多，得無欠爲字乎。蓋出入字不同，遷擢貶降例也。

開元中，吐蕃金城公主求文籍四種，于休烈欲勿與，裴光庭駁之，此當入光庭傳，而載于休烈傳非也。

德宗時宮市事，既詳見於張建封傳，而李錡贊又列之，重複矣。

舊史李石傳云：延英議事，中書必引訓、注以折文臣，石嘗謂之曰：京師之亂，始自訓、注，而訓、注之起，始自何人。仇士良等不能對，其勢稍抑，搢紳賴之。新史云：賴以爲強，便過分了。

裴度與穆宗論劉承偕事云：臣素知承偕怙寵，悟不能堪，嘗以奏聞，臣是時中人趙弘亮在行營，知狀，欲持悟書以奏，陛下亦知之邪。邪當作乎。帝曰：顧悟誠惡之，胡不自聞，何哉。胡即何也，當去一字。

宇文士及嘗非時被召，其妻問曰：向何所事。何所事不成語，曷若但云問何故耶。

陽城傳：常以木枕布衾質錢，人重其賢，爭售之。售字爲悖。又云：賦稅不時，時字意不足，蓋欠辦集等語也。

張巡傳：睢陽雍邱賜徭稅三年，賜字便當得蠲免之意否。許孟容傳云：公主子有求補崇文生者，孟容固謂不可，帝嘉其守；蕭瑀傳云：詔書下中書，未即行，帝讓其稽；韋顗節儉自居，天下推其尚；曹憲註廣雅，學者推其該；韋表微以學者薄師道，著九經師授譜，註其遠；守、尚、稽、遠、該等字皆道不過，必兩字然後成文。

王義方傳云：魏徵欲妻以夫人之姪，辭不取，俄而徵薨，乃娶，人問其然，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己故也。楊慎矜傳云：婢因史敬忠得至宮中，見帝，帝素聞敬忠挾術，顧賞其然。然字下不得。

通鑑載賈至論王去榮不當免死事，李絳論不宥同年事，蔣乂論張茂宗奪服尚主事，王式破仇甫事，讀之歷歷可愛，入新史中，便覺索然無意味，甚可惡也。

舊唐隱太子與秦王有隙，玄齡謂王曰：國家患難，今古何殊，自非睿聖欽明，不能安輯。新史云：國患世有，惟聖人克之。克字何足盡其意。

高鍼爲太常卿，嘗詣禮生博士李懋，折其非，鍼嘆曰：吾老不能退，乃爲小兒所辱卒。卒字如何定得。

薛元賞傳云：都市多俠少年，以黛墨鑱膚，夸詭力，剽敚坊閭。夫鑱膚者鍼也，黛墨所以爲色耳，而云以黛墨鑱膚，則不可。今文身不道，而艱詭若此，其亦勞甚矣乎。

李夷簡元和中爲相，李師道方叛，裴度當國，帝倚以平賊，夷簡自謂才不能有以過度，乃求外遷。言不能

過，或無以過則可，不能有以，則不成語矣。

劉子元傳：明皇時議封禪事，諸名儒駮之，子元議挺不徙。蘇瓌傳亦云：嘗按訊韓魯諸王，天后詰之，瓌挺無所撓。使他人書之，不過曰固執不移，或云堅守前議而已，豈必如此詭異。

鄠縣令崔發繫獄，遇赦不原，張仲方論之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霈澤殆被於昆蟲，而獨遺崔發。新史仲方傳併爲一句云：恩被天下，流昆蟲，而不行御前乎。田令孜專權恣橫，孟昭圖論之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新史改其下句云：陛下固九州天子。武后怪有司多失出入罪，徐有功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新史則云：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子京意以舊文類辭不古，故變亂以就己作，而不知其反謬也。

馬周嘗寓新豐逆旅，逆旅者，客邸也，科舉子遂謂周爲新豐逆旅，以對洛陽年少，予嘗笑之，而新唐稱劉從諫命劉戈殺定州戍將，戈因爲逆旅上謁，斬其首，何邪。

李晟與張延賞有隙，謂人曰：文士難犯，雖睦於外，而蓄怨於內。新史改爲儒者，儒者與文士自別，亦當從舊。

蔣儼進蒲州刺史，發隱禁姦，號良二千石。案二千石漢之職名，豈可通爲長史之稱。

王孝傑爲吐蕃所執，贊普見之曰：貌類吾父，故不死，歸之。死字下不得。

呂元膺傳云：居官始終無豐缺。予謂豐者人所譏也，缺者己所少也，二字併用不得。

史傳稱人讀書敏速，云五行俱下者，蓋甚言之耳，實無此理也，而唐史謂歐陽詢每讀輒數行同盡，尤不可也。

太宗稱薛仁貴曰：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此乃本分語，而子京改云：喜得虓將，可惡之甚。

褚遂良與太宗論舜造漆器事，以爲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此真語也。新史則云：必救其源。既以漸爲源，因並易其下文曰：及夫橫流，無復事矣。義理雖同，然當時豈有橫流之語。

張柬之初與楊元琰共乘舟江中，私語外家革命事，柬之執政，引爲右羽林將軍，謂曰：江上之言，君豈忘之。蕭復言於德宗曰：自艱難以來，始用宦者監軍，此曹止可委宮掖事，兵要政機，巨使參領。古人言巨信、巨測、巨甚之類，巨字固謂不可，然施於戒辭則不順矣。安祿山反，詔切責，許自歸，祿山答書慢甚，巨可忍。葉法善以術，高宗巨之測，此止作不字用，則益不安。至蘇頲傳云：司馬皇甫恂使蜀，檄取庫錢市不急物，頲不肯予，或謂曰：明公在遠，巨得忤上意。呂才卜宅篇云：世有五姓，謂宮商角徵羽也，按黃帝時獨姬姜數姓耳，後世賜族者寖多，至因官命氏，因邑賜族，本同末異，巨爲配宮商哉。此巨作豈字用，尤乖戾也。蓋子京初不詳其義，故每手錄襲焉。

武后問狄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仁傑乃薦張柬之。通鑑改好漢爲佳士，新史復作奇士。好漢字誠爲涉俗，然佳士不足以當之，矧曰奇乎。實存本語可也。

李光弼傳云：史思明攻太原，使卒於城下仰而侮罵，光弼令穿地道擒之。新史改爲隧地，固簡而文，然隧

字作得暗地道否。且本傳先有云穴地頹土山者。後又云令郝廷玉由地道入懷州。何獨爲此異也。

滹南遺老集卷二十四

新唐書辨下

張籍傳載韓愈答籍論佛老書甚無謂。特以無事可錄。姑塡塞云耳。吳元濟傳後全載平淮西碑文。亦不必也。磨碑事舊史載於韓愈傳。而新史附於元濟傳。不若舊史爲當。

魚朝恩嘗講易覆餗之義以譏元載。時蓋釋奠於國子監也。新史但云。會釋菜。朝恩又嘗邀郭子儀同游章敬寺。而新書但云約儀。其裴度傳云。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輒伺察以聞。而新書但云尙苛伺。無乃太簡乎。太宗怒宇文士及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意疑是汝。今果然。通鑑所記如此。新史無意疑是汝字。則義不完矣。

邢君牙傳云。其屈己好士類此。盧承慶云。其能著人善類此。古人或言皆此類。或言類如此。今云類此。則義不足矣。吳湊言宮市事曰。宜料中官高年謹信者平實和售。以息衆讙。宮市大抵強買民間物。平售字殊不安。只作平市字可也。

古人文字中時有涉俗語者。正以文之則失眞。是以當存而不去。而宋子京直要句句變常。此其所以多戾也。

明皇雜錄記李林甫賺二相事。以爲抑揚自得而已。子京改爲軒輊無少讓。此固無害。而繼以囂津津出

屑字間之語。舊史稱裴度狀貌。但云不逾中人。而子京又加以退然兩字。此復何從而得哉。蓋亦想像而言之耳。舊史云。孔戣嘗論李涉交結狀。倖臣側目。人爲危之。戣高步公卿間。以方嚴見憚。新史云。戣自以適所志。軒軒甚得。杜暹傳云。能以公清勤約自將。臺臺爲之。凡狀貌之辭。非親見者不可道。子京史官。追記傳聞之事。而每喜此等。或云錢王伯袞袞不歷。或云其議論纚纚可聽。或云介介自修。稜稜有風岸。侃侃不干虛譽。介介不至顯官。皆過也。

舊史云。郭弘霸死時。洛陽橋壞。行李弊之。至是功畢。則天嘗問羣臣曰。比在外有何好事。舍人張元一對曰。百姓喜洛陽橋成。幸郭弘霸死。此卽好事。新史改云。外有佳事耶。此一耶字便別卻本意。蓋本是無故而問。今卻似疑而審之也。

通鑑云。劉悟與客觀角觝之戲。自搖肩攘臂以助其勢。新書改爲盱衡攘臂助其決。舊史云。楊思勖得俘囚。多生剝其面。或剺髮際。掣去頭皮。新史改爲剝面剺腦。褫髮皮以示人。便不分明。

人皆言利病而子京每云病利。人皆言可否而子京或云否可。雖義理無異。而讀之不明矣。此等務求異於人。不已甚乎。

蕭鈞爲諫議大夫。盧文操盜庫財。高宗以其職主幹。當自盜罪死。鈞曰。囚罪誠死。然恐天下聞。謂陛下重貨輕法。任喜怒殺人。詔原死。予謂罪死罪誠死俱違不通。須加當字乃可耳。

柳仲郢有父風矩。牛僧孺嘆曰。非積習名教。安及此邪。安字下不得。劉允濟曰。史官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懼。此權顧輕哉。顧字下不得。德宗謂自良曰。卿於進退甯不有禮。蕭俛贊曰。俛議銷兵。甯不野哉。甯字下不得。蕭復以擅發京畿觀察使儲粟削階停職。或弔之。復曰。苟利於人。胡責之辭。胡字下不得。

李栖筠傳云。關中舊仰鄭、白二渠溉田。而豪戚壅上游。取碾利。奪農用十七。栖筠請皆徹毀。歲得租二百萬。民賴其入。白居易爲杭州刺史。浚李泌六井。民賴其汲。易若只云賴其利也。蘇弁傳曰。平賦緩役。略煩苛。人賴其寬。寬字尤贅。

陸贄傳云。始帝倉卒變故。每自尤責。贄曰。陛下引咎。堯、舜意也。然致寇者乃羣臣。罪意指盧杞等。帝護杞。因曰。卿不忍歸過朕。有是言哉。哉字當作乎。始帝倉卒變故。亦不成語也。

令狐德棻傳。高宗常召宰相及弘文館學士。問何修而王。何爲而霸。二者孰先。德棻對曰。如欲用之。王道爲最。而行之爲難。高宗曰。今之所行。何政爲要。此本分語也。新史云。帝問曰。何修而王。若而霸。又當孰先。對曰。若用之。王爲先。而莫難。帝曰。今孰何爲而要。語意不足矣。太宗戒尉遲敬德曰。國家大事。惟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行。勉自修飭。無貽後悔。此本分語也。新史云。悔可及乎。語意皆非是。齊復嘗言事德宗曰。陛下臨御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惛瀆皇猷。以致今日。此本分語也。新史云。陛下厥初淸明。自楊炎、盧杞放命。穢溷德。播越及茲。殆不可讀。

袁高爲給事中。德宗將起盧杞爲饒州刺史。高當草詔。見宰相盧翰、劉從一曰。杞當國。矯詐陰賊。斥忠直。傲明德。反易天常。使宗祏失守。天下疲瘵。才示貶黜。今還授大州。天下其謂何。古人言天下傷殘。或曰痛

責。或曰痛病皆可。今晉疾病乃賛耳。豈可與瘡類哉。又奏曰。杞罪萬誅。陛下止貶新州。俄又內移。今復拜刺史。誠失天下望。帝曰。杞不逮是。朕之過。答曰。杞天資詭險。非不逮。彼固所餘。古人但言當萬死。萬誅字未見其例。恐是子京所改。不遺所餘何等昏昧語也。

王琚傳云。自傭於揚州富商家。識非庸人。以女嫁之。識字上當有其家其主等字。又云。太子在潞州。銅鞮令張暐性豪殖。喜賓客弋獵事。厚奉太子。數集其家。亦當重言太子。或去厚奉字可也。豪殖二字。亦一處不得。又云。琚性豪侈。其處方面。去故就新。受饋遺至數百萬。去故就新之意。昏不可曉。豈謂車服器皿之類邪。中間云侍衛呵止。計將安便。公主謀益甚。語皆不成。視日薄乃得出。賜賚接足。義皆不安也。

林蘊傳云。蘊辦給。嘗有姓崔者。矜氏族。蘊折之曰。崔杼弒齊君。林放問禮之本。優劣何如耶。其人俯首不能對。前史中固有載口辨嘲謔者。至如此語。亦何足錄哉。

李密等贊云。煬帝失德。天棄其爲。吉溫傳云。李林甫才其爲。朱桃椎傳云。人莫測其爲。溫庭筠傳云。執政鄙其爲。獨河清傳云。秉義其爲。崔遠傳云。世慕其爲。此類甚多。古人言所爲有爲。則有之矣。單爲字未嘗道也。

子京言人物相比倫之意。輒用輩字。或曰時無輩者。或曰未有輩者。或曰古未有輩。或曰殆无其輩。至魏徵諫太宗。亦云陛下欲遠輩唐虞。此若非好語。而子京每喜用之。何其僻也。

韓充傳云。乘機決策無餘悔。世推善將。餘悔善將字。皆道不過。

何易于爲益昌令。刺史常乘春與賓屬泛舟出益昌。索民挽繂。易于身引舟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挽繂耕且蠶。皆非史體。不事亦不成語也。

崔日用嘗謂人曰。吾平生所事。皆適時制變。不專始謀。所事字道不得。

李勣姊病。勣親爲煮粥。火燎其鬚。其姊止之。勣曰。姊老。勣亦老。雖欲久爲姊煮粥。其可得乎。新史改之曰。雖欲數進粥。尚幾何。殊不如舊史。只一進字。亦別卻本意。

天后時。宰相豆盧欽望請停京官九品以上兩月俸助軍興。王求禮奏曰。天子富有四海。何待九品俸使宰相奪之以濟軍國用乎。后曰止。此句道不過。

鄭權傳云。識詣魁然。以魁字狀識詣。固已過矣。而盧景亮傳云。志義挙然。又有稱造詣嶄遠者。豈不益甚哉。

周智光傳云。代宗命趙縱書帛內蠟丸。召郭子儀。姜公輔傳云。朱滔以蜜裹書遺朱泚。劉季述傳云。劉帶內蠟丸。告孫德昭。此本蠟書耳。蜜字何義也。

張薦數顏眞卿疏云。去正月中云云。權德輿貞元十九年上陳闕政曰。去十四年云云。按古今言去年去歲者。前一年耳。子京此語。未見其例也。

李百藥傳云。轉側寇亂中。數被俘略。危得不死。張玄素傳云。切諫太子承乾。承乾夜遣戶奴狙擊。危脫死。安祿山傳云。賊將類懷勇無遠謀。日縱酒嗜聲色財利。車駕危得入蜀。終無追躡之患。按前史有曰危得

之危。殺之者危猶參差幾及之意。俗言則險也。子京殊不悟此。乃顛倒用之。何其忤也。

張玄素諫太宗修洛陽宮。魏徵名勁挺。聞之嘆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予謂魏徵之直。世所共聞。不必云名勁挺也。

劉仁軌爲陳倉尉。有折衝都尉魯甯坐事繫獄。自恃高班。慢罵仁軌。仁軌杖殺之。太宗怒。命逮至長安面詰之。仁軌曰。甯對百姓辱臣如此。臣實忿而殺之。上悅。擢爲櫟陽丞。此通鑑所載。新史但言甯豪縱犯法。縣莫敢屈。仁軌約不再犯。甯暴橫自如。而無慢罵事。若止於豪暴。何足爲辱乎。又以櫟陽爲咸陽。不知是否。

裴子餘舉明經。累補鄠縣尉。時同列李朝隱程行諶皆以文法著稱。子餘獨以詞學知名。或問陳崇業曰。子餘與朝隱行諶優劣。崇業曰。譬如春蘭秋菊。俱不可廢也。新史改云。蘭菊異芬。胡可廢者。不如舊語多矣。且異芬字何從得之哉。

成汭攻夔州。軍人韓楚言嘗辭辱汭。汭恥之。曰。有如禽賊。當支解以逞。及夔州不守。楚言妻李語夫曰。君嘗辱軍。且支解。不如前死。楚言不決。李礪刀席下。方共食。復罵之。夫曰。未可知。李取刀斷其首。并殺三子。乃自刎。二夫字止當作楚言。

則天傳云。操奩具坐重輸而國。今移何必操奩具字。

后妃傳贊云。或稱武韋亂唐同一轍。武持久。韋亟滅。何哉。議者謂否。否字不安。

張九齡傳云。德宗賢其風烈。賢字不安。

劉子玄傳云。年十二。父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冒往聽之。退輒辨析所疑。歎曰。書如是。兒何怠。予始讀之不能曉。及見史通自敍。則云初奉庭訓。早遊文學。年在紈綺。便受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爲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即爲諸兄說之。因歎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怠。然後了然而覺子京疏略之病爲可惡也。

韋述傳云。入元行沖家觀書。不知寢食。言忘則可。不知則過矣。

王忠嗣傳。上與論兵。應對蠭起。應對下不宜言蠭起二字。張說傳云。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此譽之太過。殆不是史氏敍事語。

張說首倡封禪議。此謟諛之事。非正人所宜爲。而傳贊襃稱。以爲文物之盛。豈良史體哉。

李泌傳云。常持黃老鬼神之說。爲時人所譏切。譏切固有成言矣。而其贊復云。議者切而不與。一切字彙得譏字否。褚遂良一代正人。其譖劉洎事。初不甚明。但洎嘗訴之云爾。胡致堂疑李義府所教。理或然也。新史遂謂二人不相中。故遂良誣奏洎。引馬周爲左。而遂良執不已。帝惑之。遂賜死。洎之贊曰。爲媢忌所乘。卒陷罪誅。而其贊遂良亦以此爲疵病。至崔仁師傳又云。被遇尤渥。褚遂良忌之。何待褚公之淺也。

李光顏傳云。其師勁悍。常爲諸軍鋒。鋒字不安。

渾瑊射賊將李立節。貫其左肩。死之。凡書死節則曰死之。古今成言也。死致人而曰死之。無此例也。

盧奕。懷慎少子也。拜御史中丞。自懷慎。奐及奕三居其官。清節似之。似之道不得。

盧杞傳云。父奕見忠義傳。杞不恥惡衣菲食。人未悟其不情。咸謂有祖風節。祖、懷慎也。傳首但書其父而不見其祖。讀者何以知之。

陳少游傳云。或欲對衆切問以屈之。少游據引淹該。問窮而對有餘。夫對者隨問而應者也。無問則無對。今日問窮而對有餘何邪。

韋景駿爲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邪。按左傳。鄭伯曰。孤不天。曰。我寔不天。凡言不天者。不爲天所祐耳。非專指親喪也。後人往往誤用。

劉季述幽昭宗於少陽院。鎖其門。鎔鐵錮之。此甚明白。而子京乃云。液金以完錮。若無舊文。何可曉耶。且錮者取其牢耳。豈謂關而完之乎。詭異如此。宜其有札闥洪庥之戲也。

魏氏春秋好用左傳語以易舊文。裴松之譏彈甚當。凡人文體。固不必拘。至於記錄他人之言。豈可遽加潤色而失其本真。子京唐書雖詔敕章疏。類皆變亂以從己意。至於詩句諺語。古今成言。亦或芟改。不已甚乎。

滹南遺老集卷二十五

君事實辨上

漢高祖謂吳王濞狀有反相。因拊其背云。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耶。應劭曰。高祖有聰略。反相徑可知。至於東南有亂。克期五十。古者所知也。斯言良是。然謂其能知反相。亦恐未必然。蓋因占者而意之耳。列子所謂疑鄰人之竊鈇者也。不然。英、彭、陳豨之徒。何爲無所見耶。

李德裕云。漢高祖嬖戚姬愛如意。思其久安。至於悲歌不樂。豈不知除去呂后。必無後禍。實以惠帝闇弱。不能自攬權綱。其將相皆平生故人。俱起豐沛。非呂后剛強不能臨制。所以存之。爲社稷計也。老蘇、小宋皆襲此論。嗚呼。使呂后當殺。雖爲惠帝不得不殺。如其不然。亦何名而殺之。后自布衣佐帝定天下。有功而無罪。奈何以戚姬、如意故而遽置之死地哉。妒忌婦人之常。況呂氏之悍乎。而且以妾僭妻。以庶子而易長嫡。高祖之過也。若又殺后。豈不益甚哉。彼當隱忍而委之。亦可謂能自克者矣。或曰。王諸呂而危劉氏。非后之罪乎。曰。身後之變。高祖安知。就使能知。罪未發而逆誅之。在他人猶不可。而可施於妻子之間乎。爲論不求義理之安。而惟詭異之貴。古人本分之事。而強以權術處之。是故惡夫曲辨之士也。

高祖聞韓王信欲與匈奴謀攻漢。漢使人覘匈奴。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可擊。上使劉敬復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而今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

以爭利。而不可擊也。上怒。械繫敬於廣武。既而果困於平城。及得解。斬先使十輩。而封敬爲侯。議者曰。是舉也。高祖實尊之。盛氣作色。期于必行。敬之言利害明甚。然不從而械繫焉。彼十使者。非佞則愚。其言可擊。何足深怪。而皆殺之乎。使幸而得志。且復殺敬矣。何高祖惟知殺人而曾不罪己乎。

高祖使隨何誘黥布去楚。既至。帝方踞牀洗足。召使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食飲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議者以爲始折其氣而終收其心。此蓋鼓舞英雄之術。以予觀之。帳御之具。素所處也。若夫踞洗而見。則平生常態。殆與見酈生無異。彼其傲慢凌侮。每每如是。人皆知之矣。溺冠騎項。靡所不至。而獨謂此爲術乎。使其誠出於是。亦非駕馭之道。吾方須人之力以濟其急。遣使說之。使其背主而滅族。及其至也。乃迎辱之。此何理也。使布乘其慚怒不就舍而就去。是又生一敵也。豈爲得計哉。王者之於人。接之以禮。而待之以誠。然後可以獲其用。高祖惟其無禮而不誠。此諸侯所以相疑而叛也。而古今以爲美談何耶。

漢高祖桮羹之語。天地所不容。項伯謂爲天下者不顧家。此姑以寬解羽意耳。然世之議者。幾何不如是。非惟不罪。而或又爲之說理。嗚呼。天下之事。有大於殺父者乎。幸而羽從項伯之諫。使羽當時遂殺之。帝雖成功。將何面目以立於人上哉。

漢高祖初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家令說太公曰。天亡二日。土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太公因謂高祖不可以我亂天下法。上心善家令言。於是下詔尊太公爲太上皇。荀悅曰。雖天子必有尊也。家令之言過矣。史記索隱表出之。予爲廣其說曰。君臣之義。非所施於家。而父子之分。無時而可變也。所謂土亡二王者。此自以國法論耳。何與乎所生之親。咸丘蒙以瞽叟朝舜爲問。孟子斥之以爲齊東野人之語。且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夫天下適足爲養親之具。則人主之名。豈得而壓父哉。舜既爲天子。而父瞽叟自若。瞽叟未嘗爲太上皇。而子舜自若。然則君父並立於天下。國自國。家自家。而不相涉。本無窒礙。尊號之有無。初不足爲輕重也。若曰父以子貴。子爲天子而父爲匹夫。情所不安。則可矣。而謂父無尊號。即爲人臣。而不當受人主之拜、可乎。家令惟知主不可以拜臣。而不知子不可以臣父也。晉劉寶云。高祖善家令者。善其發悟己心。因得尊崇父號。非善其令父敬己。未必然也。彼誠欲發悟上心。何不直以其意告之。而云威重不行耶。自鄙人所見。止於如是耳。其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其言是矣。至謂平暴亂。安天下。皆太公之教訓。則又非也。使太公無教訓之功。遂不可尊崇乎。蓋帝於天理本明。而家令蔽之。故雖加尊崇。而卒入於不善也。末流至於後世。遂專以家事爲私。動持以義掩恩之說。人主泰然享長上之朝覲。甚時至有父母拜王妃。舅姑拜公主之令。而恬不知怪。又其甚者。故借親屬以明法。而市不徇之名。雖誅夷骨月。不以爲慊。或反有德色。天理人道。滅絕無餘。曾禽獸之不若。皆家令之遺意也。

高祖以轢釜之故。怨其嫂。及即位。封諸親屬。而嫂之子獨不得。太上皇以爲言。帝曰。某非忘封之也。爲其

毋不長者耳。乃封其子偃爲魯元侯。君子曰。漢祖、小人也。以一飯之故而蓄怨不忘。以及其子。太公有言。猶以醜名加之。羹頡是何稱號哉。殆不若不封之愈也。而嫂不長者。己尚得爲長者乎。

高祖疑張敖反。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帝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是呂氏猶知有人情親屬之義。而帝直以寇盜視之。由己之貪得無恩。捐背骨月而不難。故疑人如此耳。

丁謂嘗言漢祖非英雄。至目爲田舍翁。雖似太過。亦頗快人。近代諸儒以道學相高。尙論古人。毫釐必計。如漢祖者。何足多道。而每稱其天資不可及。張南軒直云使其知學。則湯武之賢。亦不難到。愚之惑滋甚矣。

張安道題漢祖廟云。縱酒疎狂不治生。中陽有土不歸耕。偶因世亂成功業。更向翁前與仲爭。此雖詩人一時之言。實中其病。方帝始亡賴時。豈誠有取天下之計。而可必其成功者乎。顧乃對衆矜衒以愧其父兄。甚矣。自欺而不知禮也。

漢祖之平生可考而知也。委太公於俎机而無營救意。棄孝惠、魯元於道路而無顧惜心。飾亡賴之非。則誇示其兄。懷韓彭之隙。則怒及其姪。變寵如意而幾使冢嫡廢。罵張敖而不以子壻畜。韓信元勳。本無異志。而數施譎詐。畏偪而不終。蕭何素契。足諒雅懷。而未免猜嫌。至械繫而後已。鄭君以不忘故主而逐之。季布、雍齒以舊嘗窘己而幾殺之。其行事如此。而議者猶謂寬仁大度。誠信使人。吾不知其說也。

漢文帝卻千里馬。而光武以之駕鼓車。林少穎曰。華歆擲金。不若管寧揮鋤而不顧。以是爲二帝之優劣。陋哉斯言。人主之道。在於罷貢獻。絕貪求。爲天下後世法。孝文之慮遠矣。林氏乃以心術無礙律之。果如此說。則箕子之歎象箸。召公之戒旅獒。其私憂過計也邪。且夫千里之駿。而以駕鼓車。亦非物理人情之正。固不若卻之爲愈也。

漢武老且死。意欲立昭帝。而憂其子少母壯。或至於亂也。遂殺鉤弋夫人。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蓋爲其逆天理而拂人情耳。顧乃矜語左右。自以爲明。史臣又曰。諸爲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豈可謂非賢聖哉。昭然遠見。爲後世計慮。固非淺聞愚儒之所及。慵夫曰。漢武於是爲不道矣。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爲。無罪而殺人。無時可也。況以逆料未必然之事而殺其所親乎。彼誠以爲治亂由人。自當別有所處。不然。付之定數。一女子何與焉。母子、天倫也。立其子必殺其母。是母乃子之賊。而子乃母之累也。其爲戾不已甚乎。鉤弋之事。借使行一時之權。而曰凡生子者皆譴死。然則後宮誰敢舉子者。匹夫之爲其家慮。猶君之爲其國慮也。使天下之人。皆如武帝之用心。殺人其可勝計。而親戚之間。豈復有恩義哉。故夫武帝之安其後者。乃所以絕其後。非惟不仁。抑亦不智矣。末流於元魏之世。遂以此爲定制。椒庭憂恐。皆祈祝不願生冢嫡。有輒相勸爲自安計。讀之令人慘然。此固凶毒殘酷之所爲。殆禽獸之所不忍。而帝自以爲明。史臣又從而贊譽之。何其怪也。葉永嘉曰。漢武一生顛倒。臨終一節。卻事事做得是。嗚呼。立昭帝、託霍光。是矣。鉤弋之誅。安得爲是。高祖晚年。使周勃爲太尉。而屬之以安劉氏。顧孝惠暗弱。而呂氏強暴。意亦憂其身後之變矣。然卒不殺后。而議者不以爲過焉。則亦其情有所不能安。而理有不得不

然者。孰謂武帝此舉可爲法哉。

東坡曰。漢武無道。了不足觀。惟踞廁見衛青。不冠不見汲黯。爲可取。青、奴材。雅宜舐痔。正應踞廁見之。蘇子於是失言矣。豈有天子見大將軍而可踞廁者乎。奴材在彼。君臣之禮不容廢也。

汲黯出守淮陽。過大行李息。論張湯奸邪必敗。欲息言之。息畏湯不敢也。後湯果敗。武帝聞黯與息言。乃抵息罪。嗚呼。黯在朝廷面攻湯惡者屢矣。帝不能從。至於疎斥。雖因此增秩。而七年不復召。竟死於郡。豈眞能重黯者。而顧追恨李息邪。

漢武時。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尙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廷尉請論死。左右皆以許贖爲言。上垂涕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違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乃可其奏。東方朔上壽。以爲誅不擇骨月。此五帝三王所難也。慵夫曰。武帝之守法是矣。而所以致其死者。誰之過歟。夫貴戚之子。制之獨難。其過也而又許以不死。彼何憚而不爲哉。使當主請之時。即以高帝法詔之。將不至於此矣。利一時之貨。而貽後日之悔。知守法於其終。而不知防患於其始。武帝之志荒矣。

滹南遺老集卷二十六

君事實辨下

光武封功臣。鄧禹、吳漢皆食四縣。丁恭議曰。古者封侯不過百里。強幹弱枝。所以爲治也。今封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近世議者以光武爲非。予謂恭固遠慮。然光武知本之言。其可廢哉。治天下者。無道德仁義以相維持。而欲恃區區之法制。以沮奸雄而弭禍亂。蓋亦難矣。

東坡嘗言三國志注中好事甚多。而惜其遺漏。自今觀之信然。如曹操征烏桓還。自謂幸勝而偏賞先諫者。可以爲千古法也。操一生所行。類皆不道之事。獨此一節有光青史。而陳壽略之。豈非闕典之甚哉。

先主以私憾殺張裕。孔明表請其罪。報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鋤。嗚呼。先主天資仁厚。有古賢君之風。至於此舉。乃與曹操無異。惜哉。

晉史山濤傳云。鬲令袁毅賂公卿以求虛譽。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濤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王戎亦嘗受人布。司隸糾之。武帝謂朝臣曰。戎豈懷私苟得者。正當不欲爲異耳。嗚呼。古人所謂不爲異者。不爲崖異絕俗之事而已。臨財之際。雖一芥必有義存。豈容自污。而猥以苟同爲賢哉。戎本貪夫。蓋無足責。濤旣受其物矣。印封雖在。何以自明。且濤又嘗以盜官稻田爲李熹

所劾則非眞能清潔者也。而史臣亦以此恕之。何邪。武帝身爲人主。宜以節儉厲俗。始自貴近。而王愷與石崇爭侈。乃以己物助之。孜也犯贓。則爲之護諱而貸其罪。天下安得不亂哉。

宋文帝嘗故令諸子晚食。曰。欲其識有飢苦。以節儉御物。唐明皇帥太子以下芟麥於宮中。曰。欲其知稼穡之艱難。嗚呼。人主之教子。嘗使親師傅。通古今。義理旣明。百行自正。曾謂此等可以制其心乎。

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橫才志。文帝時爲散騎侍郎。不爲時知。憤憤不得志。乃與范曄謀亂。事覺。窮治。熙先吐款辭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勉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詔執政曰。孔熙先年四十而猶爲散郎。安得不作賊。君子謂宋文帝於是失言矣。人臣至於叛逆。復何才之足惜。且士之進退。自有命存。縱其淹抑終身。亦當委順。奈何以小不如意。遂圖不軌乎。由帝之言。是使狂躁之徒。得以藉口而無忌憚。豈所以爲訓哉。嗚呼。彭城王同氣之親。雖犯嫌隙。本無他腸。倘可聽其自新。以全友愛之義。重以會稽之哀祈。扶令育之死諫。而帝卒殺之不疑。顧乃眷眷於熙先小人。何其心術之悖也。

隋文帝每謂趙綽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此非人主之言。而亦非其本心也。特綽之抗直。帝不能堪故耳。

唐太宗嘗云。奴告主反。此弊事也。謀反不能獨任。必與人共成之。何患不發。而使奴告耶。自今有告者。乃受仍斬之。君子曰。太宗之立法是矣。惜其猶以利害言也。夫以奴告主。理所不容。自當禁之。縱使無由得發。亦豈可許乎。乃不學之過也。

唐太宗鑑因有劉恭者。頸有勝文。自云當勝天下。坐是繫獄。帝曰。天將興之。非朕所能除。若無天命。勝文何爲。乃釋之。齊人段志充請帝致政於太子。大臣乞誅之。詔曰。朕之有罪。是其直也。若其無罪。是其狂也。亦釋之。此可謂寬明矣。然於李君羨則以讖記之文而殺。劉洎則以廢立之語而殺。或怪其不能以斯心加諸彼。是不然。恭、志充輩凡人。皆知其不足道。故無所動其心。君羨與洎則觸其異諱惡之機。故不能自克耳。武后能容蘇安恆而不容魏玄同、劉禕之。亦是類也。

唐明皇酺宴。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率所部音樂集於樓下。以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爲虎豹犀象之狀。魯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而歌于蔿于。上曰。懷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爲散官。君子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明皇耽於淫樂。天下方且風靡而傚之。而又親詔守令。責其角勝。則彼惟知求勝以取悅。蓋亦不足怪也。乃因德秀之諷。而罰懷州刺史。信有過矣。而導之者獨無罪乎。卒不自克。至於寇亂。變興中原。受禍而不可解。塗炭者豈止懷州之人哉。

憲宗朝。李絳、李吉甫數爭論於上前。禮部尚書同平章事權德輿居中無所可否。上鄙之。德輿罷守本官。范氏唐鑑稱其明。慵夫曰。憲宗黜德輿誠是。然吉甫諂邪。屢爲絳所屈。帝常直絳而謂吉甫爲悅媚。則其可鄙蓋甚於德輿矣。顧乃存之而不去。其後絳亦罷免。而吉甫獨寵任終身。至以議謚貶張仲方。而特賜曰忠。何其眷之深歟。然則帝之明未足多也。

憲宗元和三年。策試賢良方正舉人牛僧孺、李宗閔、皇甫湜深陳時政之失。皆擢高第。上亦嘉之。詔中書優與處置。宰臣李吉甫惡其言直。泣訴於上。且譖考官不公。上乃貶諸考官。而僧孺等久之不調。慵夫曰。三子以直言應詔。其心非有他也。帝旣嘉之。即當擢用而施行。以示至公。其誰敢議。顧乃徇吉甫之私情而爲之報怨。牛、李之隙有自來矣。帝每以朋黨疑臣下。而不知已爲朋黨之根也。

唐武后時。徐元慶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元慶復手殺師韞。后欲赦死。陳子昂議以爲枕戈讎敵。人子之義。誅罪禁亂。王法之綱。非義不可訓人。亂綱不可明法。且元慶所以能義動天下者。以其忘生而及於德也。若釋之以利其生。是奪其德。虧其義。非所謂殺身成仁。全死忘生之節。宜正國之典。寘之以刑。然後旌其閭墓可也。時韙其言。後柳子厚駁之曰。旌與誅不得並。誅其可旌。則黷刑。旌其可誅。則壞禮。若師韞以私怨虐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而元慶能報之。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其或父不免於罪。而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死於法而非死於吏。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淩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當取公羊受誅不受誅之義以斷之。元和中。梁悅報父讎。殺秦杲。敕有司曰。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政之大端。宜令詳議。韓退之曰。聖人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凡復父讎者。事發。具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敕杖悅一百。流循州。明皇時。張瑝、張琇亦以父讎殺楊汪。議者多言宜加矜宥。張九齡欲活之。而裴耀卿、李林甫以爲亂國法。帝然之。謂九齡曰。孝子之情。義不顧死。殺人而赦。此塗不可啓也。乃下敕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各伸爲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讎。何有限極。皋陶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付河南府杖殺之。考事三事。惟明皇所處爲不可易。子昂等議。似高要非正法。蓋禮記、周官及公羊氏復讎之說。皆亂世事。不足信也。

楚靈王聞羣公子被殺。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唐文宗惑楊賢妃之譖。幾廢太子永。已而永暴薨。後帝因觀樂。見童子緣橦。而其父來往走其下。泫然流涕曰。朕爲天子。不能全一子。乃誅教坊宮人嘗搆害太子者十數人。嗟夫。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父子之道。出於天性。靈王因己子之死而始悟殺人子之爲非。文宗見他人之愛子而後知己子不全之可恨者。昏蔽如此。宜其闇於天下之理也。

溫公極稱周世宗之美。而曰。大功未成。中道而夭。蓋太平之業。天將啓聖人而授之。非人謀之所及。予謂溫公歸之天數是矣。以爲將啓聖人。則媚主之辭也。世宗天資。豈宋祖之所敢望。而如宋祖者。其足謂之聖人乎。使世宗而在。太平之期可以立待。何必宋祖哉。

宋主征李煜。煜遣徐鉉朝京師。言其師出無名。且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宋主曰。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鉉無以對而退。歐陽公載其事於五代史。而論之曰。嗚呼。大哉。何其言之簡也。王者之興。天下必歸於一統。可來者來之。不可者伐之。期於掃蕩一平而後已。周世宗征淮南詔。指摘前事。務爲曲直以爲辭。何其小哉。慵夫曰。歐公之言過矣。自古出師。未嘗無名。而加人之罪者。必有辭而後可。

曲直之理。正所當較也。宋主此舉。果何名而何辭哉。偶緣及父子之喻。因得以是而折之。夫父子固不當爲兩家矣。而宋之與唐。何遽有父子之分哉。天下非一人之所獨有也。此疆彼界。容得分據而並立。小事大。大保小。亦各盡其道而已。有罪則伐。無罪則已。自三代以來莫不然。豈有必皆掃蕩使歸於一統者哉。世宗既服江南。淸源節度使劉從效請置進奏院於京師。直隸中朝。詔報曰。江南近服。方務綏懷。卿若置邸上都。與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於朕。勉事舊君。且宜如故。如此。則於卿篤始終之義。於朕盡柔遠之宜。鍾謨入貢。帝問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以不敢。帝曰。向時則爲仇敵。今日則爲一家。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於後日。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爲子孫計。世宗德度如此。其視宋帝何啻天壤。而反以較曲直爲小乎。宋主之初出師。撫曹彬背曰。會取會取。彼本無罪。只是自家著他不得。此則情實之語也。歐公一代正人。而曲媚本朝。妄飾主闕。在臣子之義。雖未爲過。而史書垂世之言。安可不出於大公至正邪。不載可也。

唐將劉巨容討黃巢。幾擒而復縱之。曰。國家喜負人。不若留賊以爲富貴之資。議者譏其以鷹犬自期。其言誠是。然如巨容輩何足責哉。宋主太祖命曹彬平江南。許以使相。及回。惟賜錢五十萬。曰。更爲朕取太原。然後與轝。此非以鷹犬使人耶。而宋儒每稱其吝惜名器。夫人君之於臣。遇之以禮。而示之以誠。故人樂爲之用。果惜名器。則如勿許。然宋祖素多權詐。本不爲名器計也。嗚呼。使彬而君子。何必以此待之。如其小人。則亦不復肯盡力矣。嘗以彬之行事考之。蓋所謂君子者。則宋祖非惟失所以使人。而又見其不能知人也。

滹南遺老集卷二十七

臣事實辨上

揚子以子胥鞭尸藉館爲非。東坡曰。父不受誅。子復讐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稚獨非人子乎。子由論之則不然。曰。士不幸至此。不足以言功名矣。而至鞭舊君以逞志。逆天而傷義。卒以盡忠而喪其軀。豈非天哉。慵夫曰。子由之論是矣。君父之尊一也。而君復統其父。知有父而不知有君。亦何以立天下。員雖不仕。然身居楚國。而父爲楚官。則員亦楚之臣也。臣無讐君之義。楚子之淫刑。固有罪矣。而員之報之。無乃已甚乎。爲員之計。不過無食其祿而已。夫君非至明。誅殺之間。不能無濫。使爲臣子者皆得推刃而報之。則國家豈復有法。而逆亂之事。何時而已也。若員者、勇而無禮。敢爲而不顧者也。至其說吳王僚伐楚。而王未卽從。因之進專諸於公子光而使弒之。蓋求以還其怨讐。則凡可以得志者。靡所不爲。旣自賊其君。而又賊人之君。員眞小人也哉。揚子譏之。未爲過論。而東坡以爲非人子。然則蘇氏獨非人臣乎。張南軒嘗與人議員立廟事。云在吳則可。在楚則不可。員而有靈。必不享於楚地。蓋謂忠於吳而不忠於楚耳。予謂員之於闔廬則忠。於僚則賊。其享於吳。亦恐未安也。退之論范蠡招文種事略曰。爲人謀而不忠。有匡君之智。而無事君之義。若以長頸之狀。難以同樂。則舉吳之後。遑越之日。泛輕舟游五湖者。豈獨范子乎。其移文種之書。猶披句踐之短也。句踐何過哉。其文辭

不甚佳。此必少年所作，故黜於外集。而世亦無稱道者。獨宋孫漢公謂其意出千古，予以爲然。蠡雖功成，然句踐之眷方隆，而所期望者未艾也。書亦爲之勉留，而徐以禮請，則終始之義，庶幾兩全，而決意不回，若棄仇讎者，王以誅賞勸之，則曰君行令，臣行義，卒潛遁去。揆以人情，王旣不能堪矣，乃又移書同志，斷王之短，而示己之見幾，種也不智，亦因謝病不朝，王未嘗負二子，而二子負王，安得不發怒而殺之乎。以史傳考之，句踐無不道之事，惟種受誅，而實其自取，則長頸之相，蓋亦無驗也。嗚呼，范蠡春秋之豪，才略有餘，而仁義不足者也。以今日待其君如此其怨，則向來所以黽勉從事者，特假之以爲功名之資耳。夫豈誠意哉。然而千古高之，以爲美談，其視貪榮嗜利，死而不悔者，固爲賢矣，以君子忠愛之道律之，殆未滿人意也。

蕭何治未央宮事，論者不一，或以爲非是，或以爲當然，或又疑其所爲有深意，何其紛紛也。彼以刀筆吏監土木功，不能無過制者，其對上之言，姑以自解云爾。此固不足深責，然亦何可妄譽哉。大抵漢初君臣，類無學術，昧於義理，其舉措之際，亦多疎矣。而後世每以聖賢事業期之，宜其爲說之多曲也。

程晏論曹參醬之飲，牛於汚泥而不卽濟溺。呂祖謙論陸賈、叔孫通，譬之避雨於荒城，而不求大廈，皆恨其不以三代之隆輔漢也。嗚呼，三代之事，豈漢祖之所可望，而數子之才，亦豈王者之佐乎。彼自量其分而行其力之所及足矣。而世儒每過期之，此書生不通之論也。

昔人之論，蓋有語病而意實不然者。張釋之與文帝爭犯蹕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近世儒者往往譏之，以爲開人主殺人之端，固似有理，然一時之意，姑爲守分而言，何暇慮及此乎。王肅諫魏明帝亦嘗引此，曰，廷尉，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重於爲己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其貶尤深。蓋帝性嚴急，時督修宮室，稽限者輒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故肅言近於過者，所以力戒帝之專殺耳，不然，釋之之罪，詎至是哉。張釋之與文帝爭論犯蹕罪名事云，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識者紛然，以爲開人主殺人之端。而隋源師謂高祖曰，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唐馬懷素謂武后曰，陛下操生殺柄，欲加之罪，自當取決聖衷，皆襲釋之之意者也。其言之病，豈不益甚哉。

尹賞病革，戒其子曰，爲吏正坐殘賊免，猶勝軟弱不勝任。仇士良致仕，語諸送者以爲無使人主知書、近賢臣，則權常在我。嗚呼，凶人爲不善，惟日不足，賞之辭，士良之奸，居之不疑，亦已極矣，乃復將死而貽諸其子，旣去而傳諸其徒，不仁者可與言哉。

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諫曰，臣當自刎以血污車輪，帝不悅。及聞張猛之言，然後喜曰，曉人不當如是耶。陳瑩中曰，事有緩急，言有輕重，御船非過舉之大，諫而不從，何遽至於自刎哉。使果不從，廣德之死，又何名乎。劉子翬曰，廣德諫太過，然非先發此言以激上心，則猛之言未必見聽也。有犯無隱，廣德以之。予謂推帝所以見聽之由，則子翬之論得矣，而廣德之過，又豈可不戒哉。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漢許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共割財產以爲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並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

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財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遠近稱之。君子曰，武也欲成弟名，自當委曲敎之，正使無成，亦何愧於心，而爲此詭譎之事，吾不知武之本意果何所說邪。抑實出於貪鄙，初不自克，而卒不自安邪。使此及至是而其產破散，或身先亡，則何以解於世乎。所謂巧詐不如拙誠也。

姜肱與二弟友愛，常共臥起，及各娶妻，相戀不能別寢，以系嗣當立，乃遞往就室。三人之友愛，則誠篤矣，抑何不知禮之甚耶。讀之令人發笑。

漢黨錮諸公，旣無申屠蟠之高識，而自貽伊戚，可以逃，則當如夏馥，不能脫，則當如范滂，若張儉者，望門投止，使他人殄滅宗親，而身獨幸免，雖以壽終，亦何顏於世哉。而史臣稱美其賢，陋矣。

劉翊豐財而好施，獻帝西遷，拜陳留太守，散所握珍玩，惟餘車馬，自載東歸，見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馬易棺斂之。又逢知故困餒，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乏，衆人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東漢之士，詭激好名，而不量輕重如此，悲夫。

或問荀彧、荀攸於王通，通曰，皆賢者也，生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賈瓊曰，虐哉漢武，未嘗從諫，通曰，漢武其生知乎，雖不從諫，未嘗不悅而容之，噫，漢武昏惑不道，幾至亂亡，晚節末路，僅能少悔，而通以爲生知，荀彧之徒，黨附曹賊，以取天下，皆漢室之罪人，而通以爲仁者，其謬論不待辨也。

董昭爲曹操謀九錫之事，荀彧以爲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不悅，彧飲藥而死。蘇子由曰，文若始從

曹公於東郡，致其算略，以濯滅羣雄，固以帝王之業許之矣，豈其晚節復疑而不與哉。當是時，中原略定，中外之望，屬於曹公，雖無九錫，天下不歸曹氏而將焉往，劫而取之，不若徐而俟之之必得，而免爭奪之累，此文若之本心也。呂伯恭曰，彧阻操昭議者，其本情特不悅計非己出而已，郤昭之詞，蓋託忠順云。予謂二說皆通，彧必居一於此，要之不可謂忠於漢也。而或者曲爲文飾，猥加褒譽，溫公則曰，功先管仲，東坡則曰，道似伯夷，讀之殊可怪笑。夫管仲合諸侯以獎王室，彧嘗助賊臣而篡國乎。伯夷不與惡人言，不立惡人之朝，而肯爲曹氏之腹心乎。彧之飲藥，不得已焉耳。以操陰謀多忌，彧之智力，乃出其右，一旦隙生，豈有免理，空餽之食而發視乃空器，其意可知，彧不自裁，亦被終害，將有懆於是者，此陳壽所謂以憂薨也。烏在其爲死節耶。嗚呼，人臣至於荀彧、馮道，其邪正順逆，不待辨矣，而議者之蔽，時或如此，天下之事豈易曉哉。

諸葛誕爲司馬昭所誅，麾下數百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爲諸葛公死不恨。魏志所記，止於如此，而注引干寶晉記云，數百人拱手爲列，每斬一人，輒降之，竟不變，至盡，時人比之田橫。此幾太過也，當時旣知其不可屈，則聚殺之矣，何至一一偏問，而數百人者，雖信感恩，亦不應盡能如此，然而通鑑取之，豈多愛不忍。雖溫公未免歟。劉子翬不信田橫客俱死事，以爲溢美之言，予於此亦云。

管甯、華歆共鋤園菜，見地有金，甯揮鋤與瓦石不異，歆捉而擲之，世皆優甯而劣歆。予謂以心術觀之，固如世之所論，至其不近人情，不盡物理，則相去亦無幾矣。畢竟金玉與瓦石豈無別者哉，此莊列之徒自

以爲達而好名之士聞風而悅之者也。若夫君子之正論則不然。貴賤輕重。未嘗不與人同。特取舍之際。有義存焉耳。

陳壽評孫皓以爲肆行殘暴。虐用其民。宜腰首分離。以謝百姓。旣蒙不死之詔。復加歸命之寵。豈非過厚之恩。曠蕩之澤。意若微譏晉武。而孫盛亂亦謂皓罪爲逋寇。虐過辛癸。梟首素旗。不足謝冤魂。而優以顯命。仍加寵錫。非伐罪弔民之義。二子之旨是矣。然湯武之師。本以救天下。是故誅其君。弔其民。而議者亦曰爲匹夫匹婦復讎也。後世伐人者。例皆志於奪國。則旣得而止矣。詎有誠意爲民者。蓋不獨晉武爲然也。初羊祜陳伐吳之策。曰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嗚呼。果使吳人更立令主。民得樂業於一方。釋而存之。以爲外權。豈非好事。今乃幸其無道而易取。惟恐失之。此其心曷嘗在民邪。武帝不足責也。若羊公者。世所謂仁人君子。而爲謀亦爾。則是舉也。尙可以湯、武之事繩之哉。

東坡詩云。景山沈迷阮籍傲。畢卓竊盜劉伶顚。貪狂嗜怪無足取。世俗喜異稱其賢。雖詩人一時之言。其實公論也。然志林復云。籍本有志於世。遭魏晉多故。乃一寓於酒。何邪。晉人放蕩。本其習俗。而好事者每爲解說。子由所謂借通達以濟淫欲者。誠中其病。古之君子。避世全身。固自有道。其不幸而不免。則命也。何必穢汚昏醉。爲名教之罪人邪。蓋籍嘗戒其子矣。曰仲容已預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則亦必知其非而不能自克而已。

滹南遺老集卷二十八

臣事實辨中

阮籍廣武之嘆。嗚呼沛公爲豎子。李太白譏其狂言非至公。而東坡以爲指晉魏間人。予謂籍傲誕大言。覦先王曾無忌憚。而何有於沛公乎。此固無足怪者。蓋東坡不必辨。而太白亦不必責也。

晉史載祖約好財。事其爲人鄙猥可知。阮孚蠟屐之嘆。雖若差勝。然何其見之晚邪。是區區者而未能忘懷。不知二子所以得天下重名者。果何事也。

或問殷浩將莅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當時以爲名言。浩問劉惔自然無心於稟受。何爲善人少。惡人多。惔曰。譬如瀉水著地。縱橫流漫。略無方正圓者。一時絕嘆。以爲名通。人有能百觴百盡者。王衍曰。此無奇。直後觴如前觴耳。庾子嵩曰。干君之言。聞得理。皆此類也。嘻。三論無謂甚矣。而取重於世如此。晉士以虛談相高。自名而夸世者。不可勝數。而三子其尤也。姑存而傳者若是。其餘可以想見矣。將無同三語有何難道。或者乃因而辟之。一生幾兩屐。婦人所知。而遂以決祖、阮之勝負。其風至此。天下蒼生安得不誤哉。

晉王述初以家貧求試宛陵令。所受贈遺千數百條。王導戒之。答曰。身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其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宅宇舊物。不革於昔。始爲當時所嘆。余嘗讀而笑之。夫所謂廉士者。唯貧而不改其節。故

可貴也。今以不足而貪求。旣足而後止。尙可爲廉乎。而史臣書之以爲美談。亦已陋矣。

王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或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少者佳。吉人之詞寡。以其少言故知之。予謂此一時率爾之言。非確論也。吉人之詞固寡。而寡未必皆吉人。遽以是定其優劣可乎。晉人議論淺近不切。大抵皆此類也。

謝安問王子敬。書何如逸少。答曰。故當不同。安言外論不爾。又曰。外人安知。或稱李含光書過其父。含光聞之。終身不書。子敬非禮矣。而含光亦太過也。

晉元帝命王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曷不但言禮不可瀆。上下之分不可亂。而猥假此喩。人主之尊。止圖瞻視而已邪。晉士虛談類如此。

晉兵伐吳。孫皓遣其丞相張悌、副軍師諸葛靚等逆戰。大敗於板橋。靚邀悌遁去。悌不從。靚自往牽之。曰。存亡有數。非卿一人所能支。奈何故自取死。再三牽之不動。乃放去。悌卒死之。及皓降。靚逃竄不出。武帝訪得之。欲以爲侍中。固辭不拜。歸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嗚呼。靚身爲軍師。而臨難茍免。又勸主帥俱亡。不忠甚矣。及君降國滅。天命有歸。乃始讎晉。不向朝廷而坐。亦何謂也哉。

苻堅將楊安攻晉梓潼郡。太守周虓以母妻爲賊所獲。遂降於安。嗚呼。虓旣以不忍捐親之故。而至於受汚。沒身不仕。以終天年可也。豈復名節之足言哉。而每見堅。輒箕踞侮慢。或至詬罵。旣又屢爲叛逆而不悛。此何謂也。就使得行其志。亦何以湔洗前罪而歸見晉人邪。不忠於晉。而無禮於秦。進退兩失。其妄人也已矣。

溫嶠將劉琨之命。其母止之。絕裾而行。鄧攸避石勒之難。其子隨之。繫於樹而去。千載之後。猶令人恨。二子之罪。可勝誅乎。史臣以爲攸之無嗣。天蓋有知。其論甚愜。而稱嶠辭親蹈義。申包胥無以尙之。斯則陋矣。考之當時。勸進之行。不必須嶠。而忍違慈旨。使之抱恨終身。喪葬俱廢。此特以功名爲急耳。豈得與申包胥比哉。張南軒曰。就使太眞有克復神州。一匡天下之勳。亦浮雲之過太虛耳。不足塞天性之傷。若順母意。雖泯滅無聞於後。而所全者大。不愧於心。烏能以此而易彼。至哉言乎。可以爲萬世之訓矣。呂氏傳議以溫嶠詐王敦。求脫爲累晉。其言過正。不近人情。朱黼曰。以周身之防。寓愛國之實。反經合道。要無可譏。予謂只爲己計。亦不害於道。以父母妻子所仰賴之身。無名而死於逆賊之手。亦何圖哉。逆賊之前。豈所以施信義者耶。

傅亮、謝晦、徐羨之皆晉室之臣。而陰附劉裕以成篡代。罪固不容誅矣。及其受裕顧託。曾未期年而弑營陽。殺義眞。略無忌憚之意。旣已遣人迎文帝。則又分據要地以爲後圖。此亂臣賊子之尤者。文帝誅之。蓋千古之所快。而蘇子由著論以爲元兇劭之變。乃天之報復文帝與亮等同遇。豈理也哉。至其稱引春秋之義。解釋里克之非。皆不近人情。其與取偶道殆無以異。嗚呼。蘇氏溺於佛老。每以聞大道自矜。而時持害教之說。不爲無罪於吾門也。

范滂臨刑。謂其子曰。我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劉淵入獄。謂其弟曰。相勸爲惡。

謬不可爲。相勸爲善。正見今日。嗚呼。蒼生昏亂之朝。而標置自高。忿疾已甚。豈所謂殺其驕也。顧乃促爲善之無益。固已惑矣。至於滿寶。貪權擅亂。死復何辭。而亦出此語。豈不可笑之甚哉。

宋彭城王義康以得罪出鎮豫章。問沙門慧琳曰。弟子有還理否。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意謂義康閑於大義。貪權昵黨。不遠嫌疑。故至是耳。其評甚當。然琳本道人。而幸未見知。遂參預朝廷之政。賓客塡門。四方贈賂相系。至有黑衣宰相之稱。使果嘗讀書知道理。不當少戢耶。斯亦幾何其不敗也。

劉凝之嘗有人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之已敗。令家中覓新者備君。此人後得所失屐。送還。不肯復取。沈麟士嘗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耶。即跣而反。鄰人得屐。送還。麟士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東坡云。此雖小事。然處世當如麟士。不當如凝之。予謂沈亦未足爲法也。君子之道。貴乎別嫌疑。明是非。其實吾物。何爲受誣而與人。使因而不還。則成彼姦計。而自貽不韙之名。果何圖哉。且所認有大於是者。皆可與之而不辨乎。然則麟士所處雖差勝凝之。要亦不近於人情。而君子不貴也。蘇氏嘗以直不疑買金償亡。不辨盜嫂爲非。而顧復有取於麟士。何邪。

蕭道成取宋。王儉褚淵之力爲多。然觀其始謀。本出於儉。淵初無意。爲所迫而後從。則儉之罪重於淵矣。而一時物議。往往咎淵而少及儉者。何邪。

齊高嘗曲宴。羣臣數人各使效伎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休文歌子夜。張敬兒舞。王敬則拍張。王儉曰。臣無所解。惟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事。吾何以堪之。想儉當時自謂風流勝於諸子矣。而不知諂而迎合以啓驕侈之心。曾不若彼伎之爲本分也。嗚呼。儉既陰贊道成以奪宋國。及相齊朝。又爲此佞媚之態。非小人孰能爾哉。

齊王晏助明帝奪國。從弟思遠勸其引決以保全門戶。晏不從。及晏拜驃騎將軍。謂諸兒弟。若從阿戎言。豈有今日。思遠曰。猶未晚也。晏嘆曰。世乃有勸人死者。後晏果伏誅。世或以思遠爲賢。予謂不然。晏之貪權。固爲非智。思遠力諫使之退避可也。不然。亦委之而已。迫其必死。不亦甚乎。

魏太武時。東宮黑子有寵於帝。犯贓事發。謀於高允曰。帝問當以實對。爲當諱之。允教以實對。不宜欺罔。黑子竟以不實對被誅。後崔浩因修史得罪。允嘗同修。亦當坐之。太子嘗教導令翻異。不從。帝責其直。赦允而誅浩。他日太子責允。對曰。臣與崔浩實同其事。違心苟免。非所願也。退謂人曰。我所以不從東宮恐負翟黑子故耳。世皆以爲美談。予謂此言殊未當也。臣不欺君。自是當然之事。不必有爲而後爲。且黑子不從允教而死。非允誤之也。而何負之有。使允所坐果實。則詭言自脫。是爲負浩。豈關黑子。如其不然。冒覆族之禍。而踐疇昔之一言。果何義哉。

元魏置殷州。以北道行臺崔楷爲刺史。或勸其單騎之官。楷曰。食人之祿者。憂人之憂。若吾獨往。則將士誰肯固志。遂舉家之官。及葛榮逼州城。或勸減小弱以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夜出。既而悔之。曰。人將謂吾心不固。虧忠而全愛也。復命追還。賊至。將士爭奮。曰。崔公尙不惜百口。吾獨何愛一身。戰死者相枕。城陷。楷不屈而死。或問楷處此何如。曰。後一節可矣。其始則失之過爲。食人之祿者。固憂人之憂。然一身盡

節。自是塞責。單騎之官。法之所許。且無害於義。而必全族蹈禍。以固衆心。斯不可以已乎。君子之制行。亦止乎中焉耳。

裴矩佞於隋而直言於太宗。溫公曰。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爲忠。惡聞其過。則忠化爲佞爾。或曰。矩迹則忠而其心則佞。煬帝喜諂諛。矩則以諂諛而悅之。太宗好諫諍。矩則以諫諍而媚之。覘君之好惡而爲取容之計也。此大姦之情。明主之所當誅也。儒夫曰。攻矩之心術。此固中其病矣。將以示勸戒而行教化。則溫公之論。亦豈可廢哉。

范純夫、程正叔皆言魏徵當死建成之難。而不可事太宗。予謂是時高祖固在位也。建成未成君。而太宗之立。實高祖之命。然則王魏死其難可也。不死而事太宗亦可也。溫公作通鑑。正叔嘗勸其書徵罪。而溫公不以爲然。得之矣。唐王義方爲御史。將劾李義府。而恐其得罪以貽親憂。乃請於母。既許而後言之。張鑑救盧縱亦然。夫既居憲臺之職。豈得以親憂之故而遂不言邪。近代鄒浩、劉安世踐有諫官之命。皆先請於母而後受。是則知所處者矣。

滹南遺老集卷二十九

臣事實辨

蕭何治未央宮。高祖見其壯麗。怒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未定。故可因以治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爲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上悅。唐明皇時。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時將幸東都。以問宋璟、蘇頲。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當天心。災異爲戒。願且停車駕。又聞姚崇。則曰。太廟屋材。皆苻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且王者以四海爲家。陛下以關中不稔幸東都。百司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上大喜。從之。嗚呼。古人以家四海爲言者多矣。事雖不同。率皆以廓人主之大度。而破其褊狹之心。而蕭何以之啓奢靡。姚崇以之勸逸游。信乎六經之言。有時可以文姦也。據二主初懷戒懼之意。正當將順以成其美。而何等乃以邪說引之於惡。罪孰大焉。然何語雖非。物以自解其失。情猶可恕。崇方失寵。因此迎合。遂復相位。則其用心之鄙。尤不容誅也。

唐玄宗幸洛。以嶠谷道隘不治。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宋廣平諫之。既見從矣。乃復請曰。陛下罪之以臣言而免之。是代陛下受德也。迄令待罪朝堂而後赦。上善之。嗚呼。臣以逆言爲忠。君以納諫爲聖。上下同心以求實是。此唐、虞、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自後世諛臣專以歸恩分謗爲愛君。於是人主始諱其過而恥屈於下矣。孰謂堂堂如宋公者。而亦爲此態乎。

李希烈攻甯陵。劉昌令守陴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居西北。未嘗內顧。而捽下斬之。士有固志。故能解其圍。杜牧之所記如此。嗚呼。無罪而殺其所親。以之警衆。雖云成功。害理甚矣。故宋子京不取。以爲好事者傳會。此蓋有功於昌。而東坡譏笑之。信蘇氏之學。駁而不醇也。

或問張巡、許遠何如。曰。忠矣。然而未仁。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爲。守一城而食人三萬口。其忍爲之乎。甯使賊殺。豈容自食。故予嘗謂其死節之名。固千古不可磨。而食人之罪。亦萬劫不能滅也。或曰。爲己則不可。爲國何害。曰。爲己與爲國等耳。天下只有一箇是。或又曰。圖大事者不顧其小。曰。守城之事小。食人之事大。三萬口之命。而謂之小事何邪。使江淮果由此而保。亦不足道。況其未必哉。爲巡等計。可走則走。不可則戰。戰不勝而死之。足以塞爲臣之責矣。國之存亡。付之天可也。蓋當時公論亦多尤之。李翰輩曲爲辨說。詎能服人之心。而史臣猥曰議者遂定。嗚呼。去古逾遠。義理不明於天下。士大夫以名節自高。而卒不免害道者。可勝數哉。

郭子儀不理發冢盜。蓋主名未得。且王事方急。因以解危疑而安反側耳。其心非不痛也。而楊龜山以爲能忘物我。豈不悖哉。此流於莊列之薄。非所以爲人子之訓也。

李西平屯渭橋。熒惑守歲。久之乃退。賓佐皆賀。以爲皇家之福。因請速進兵。西平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嚮非相拒也。五星盈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我軍不戰自潰矣。皆謝非所及。予謂西平處此固善。然終不當語人。其機已泄。他日安可再用哉。抑君危而臣死敵。義自當爾。天象吉凶。實不暇問。亦無事乎此機也。

陽城之事。退之、永叔皆論其非。而范純夫辨之。以爲實有所待。且譏永叔不成人之美。蓋以城之素行。非長禍苟容者。又卒有沮延齡、救陸贄事。故爾云云。要之德宗之朝。不必待七年而後可言。爲臣之法。當以韓、歐爲正。

唐史稱陸宣公貶忠州。避謗不著書。恐未必然。宣公經濟之學。本非立言者。方其得志。則發而見於用。否則嘿而已矣。不然。公處昏君邪臣間。直言駁論。未嘗有所屈。豈其一遇斥逐。而遽爾畏忌邪。史氏之期公淺矣。

韓退之不善處窮。哀號之語。見於文字。世多譏之。然此亦人之至情。未足深怪。至潮州謝表以東封之事迎憲宗。是則罪之大者矣。封禪、忠臣之所諱也。退之不忍須臾之窮。遂爲此諛悅之計。高自稱譽。其鋪張歌誦之能。而不少讓。盍冀幸上之一動。則可憐之態。不得不至於此。其不及歐、蘇遠矣。

柳子厚附麗小人以得罪天子。所謂自貽伊戚者。安於流落可也。而乃譏怨懟。曾無責己之意。其起廢之說。悲鳴可憐。至有羨於病顙馬、躄浮圖。既不知非。又何其不知命也。

李德裕不由科第進。且以牛、李讒切父政之故。遂深疾進士。嘗謂武宗曰。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爲之。蓋少習其業而熟於朝廷臺閣之儀。寒士雖有過人之才。不能閑習也。此以其言爲不公。而楊中立力爲辨之。慵夫曰。在他人言之固無嫌。自德裕而言。雖曰非私。人不信矣。若謂人材色色有之。不必進士則可。乃

欲專任公卿子弟。豈得爲公論哉。天下之事。豈徒習家業、熟朝儀者所能辦。而才識過人。則亦何有於此等哉。自古由寒素爲名臣者。何可勝數。齊梁紈綺子。焯焯者幾人。而遽以此薄天下之士。顧不褊淺而可笑邪。使德裕義人。猶不足深責。彼其著書論事。實皆本於儒學。獨以激於私意。遂爲是過正之說。卒以忌刻禍及搢紳。至於斥死而不悛。其天資小人也哉。

唐哀帝時。朱全忠欲以牙將張廷範爲太常卿。宰相裴樞謂太常卿當以清流爲之。持之不下。全忠怒而殺樞。歐陽子曰。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爲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不能存唐。必不亡唐而獨存也。范純夫非之。以爲樞乃全忠之黨。從其大而違其細。以竊天下之虛譽。非有忠義之心。能爲社稷者也。葛勝仲曰。自古姦臣有篡奪之志。必誅異己者。曹操殺荀彧。司馬懿殺王經。未有同己而誅之者。樞果從其大而違其細。全忠自當以意曉。尚何甘心投之濁流。從李振之謀耳。振嘗曰。王欲圖大事。而樞等朝廷之難制者。故令殺之。昭宗時樞爲汴州宣諭。以與全忠素善。故全忠聽命。修貢獻不絕。後雖因全忠言而復相。然能持之以正。則始進不足累也。當以歐陽子爲正。慵夫曰。葛氏之言當矣。然歐公亦許之太過。所以起純夫之辨。若樞者有書生之直氣。而無不可奪之大節耳。

新唐書孝友傳。劉君良四世同居。隋末荒饑。妻勸其異居。因易置庭樹鳥雛。令鬬且鳴。家人怪之。妻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況人邪。君良卽與兄弟別處。月餘。密知其計。因斥去妻。曰。爾破吾家。乃復兄弟同居。君子曰。使君良果篤於友悌者。豈一婦人可得而鬬之。既已爲所惑而至於乖離矣。雖知過而改。亦何足入傳也。

王朴薦扈載於李穀。久而不用。云非不知其才。然載命薄。恐不能勝。朴曰。公爲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乃言命邪。已而召拜知制誥。及爲學士。歲中病卒。時年三十六。議者以穀能知人。而朴能薦士。予謂人之於事。亦盡其當爲者而已。朴能薦士信然。穀之知人。不足道也。且人誠有命。則壽夭貴賤。固已一定而不可逃。豈宰相所能予奪而損益哉。穀言亦偶中耳。

馮道忘君事讎。萬世罪人。無復可論者。而蘇子由曲爲辨說。以爲合於管、晏之不死。雖無管仲之功。而附於晏子。庶幾無愧。嗚呼。是豈可以爲比哉。子糾、小白均爲亡公子。而小白先入。既已爲君。內外安之。初無異議。則齊國小白之有也。糾不復爭。而仲亦無必死之義。故曰糾未成君。仲未成臣。孔子固嘗辨之矣。崔杼弒莊公而立景公。景公亦齊之胤也。莊公之罪在崔杼。而不在景公。而晏子不死而事之。亦可也。及杼盟大夫之不己與者。則晏子不肯焉。使杼而自立。晏子其肯事之乎。是固不得以爲比也。又以對德光之問爲能活中國。受郭威之拜爲能重朝廷。且曰。篡奪之際。雖賁、育無所致其勇。而道以談笑拜跪卻之。非盛德不能如此。其言區區。尤爲可笑。使此事果實。亦何救乎大節之虧。況其不然乎。蓋道之對德光。諂以求媚耳。初豈在民。德光之不殺。適其不欲耳。何有於道。至於威之拜。道之不答。特平生長幼之禮。不能遽改於一朝者也。威之屈伸。漢之輕重。固不繫於此。夫有汲黯之直節。而後能弭劉安之謀。有周訪之威望。而後能沮王敦之志。若道者。歷君賣國。習以爲常。此乃姦雄之所易而取之者。而謂其能卻人於談笑

拜說之間乎．夫惟威之視道不足以害其事．故待以舊好而無間．道亦知其不吾忌也．故受之如常日而無嫌．不然．威其肯爾而道其敢爾耶．道之迎湘陰也．揣威無實立之志．不能以大義動之．正論論之．而徒要其無使妄語而已．行未及還．威已代漢．道復俯首而事之矣．所謂以拜起折威者．果足信乎．議者曾不考其實．要其終．而惑於適然疑似之跡．亦已謬矣．而臣至於馮道．萬善不足贖．百說不能文也．使如道者猶可以貸焉．豈復有人理哉．胡安定曰．生民不至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讎無傷也．王介甫則方之伊尹．富文忠則目爲大人．其餘紛紛者不論也．乃知逐臭之夫．今古不乏．而堯、桀之是非．有時而顛倒．歐陽子爲道傳．鄙薄貶斥．若將不齒．然於此等亦以爲賊．然而不能辨．何邪．茆荊產云．道欺盡五代人．又欺到宋朝諸公．此老賊伎倆亦自高．嗚呼．道何足以欺人哉．直受之者陋見耳．吾嘗論之．士大夫誦先王之書．食人主之祿．而敢昌言以馮道爲是者．皆當伏不道之誅也．

至沂公有言．恩欲歸己．怨使誰當．歐公每誦之．以爲得大臣體．予謂人臣雖不當收恩．然賢才豈可不求．雖不當避怨．然人情亦豈可輕失．沂公惟主斯言．遂至於不肯薦人．歐公惟主斯言．遂至於喜犯衆怒．皆用心之過也．

王介甫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又曰．秦晉區區等亡國．可能王衍勝商君．介甫初以唐、虞之事責神廟．以皋、夔、稷、契自任．漢、唐而下．皆所不道．何其高也．及其憤新法之不行．則甘心爲商而羨慕之．又何其卑也．

滹南遺老集卷三十

議論辨惑

范曄史論云．義重於生．舍生可也．生重於義．全生可也．夫義當生則生．義當死則死．義者所以主生死．而非對立之物也．豈有時而輕重哉．義重於生．已爲語病．又可謂生重於義乎．雖然．此自漢以來．學者之所共蔽．曄也叛人．何足以知之．

唐蘇頲論夷、齊四皓優劣云．四皓見賢於子房．夷、齊稱仁於宣父．果其稱仁於宣父．不猶愈於見賢於子房哉．鄙哉斯言．爲論不求是非之眞．而徒倚古人以爲重．殊可笑也．呂東萊曰．競駑驥者．至伯樂而定．競是非者．至孔子而定．然隨伯樂而譽馬．未免爲不知馬．隨孔子而譽人．未免爲不知人．其相去一何遠哉．

老蘇諫論曰．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予謂挾儀、秦之術者．必無逢、干之心．存逢、干之心者．固無事儀、秦之術．蘇氏喜縱橫而不知道．故所見如此．

邵氏聞見錄云．顏子得位爲堯、舜．孟子得位爲湯、武．此繆論□．聖賢事業．易地則皆然．何嘗有決擇之意．彼徒見顏子窮居陋巷．默無所爲．而孟子游說諸侯．急於救世．遂敢臆度而爲是斬絕之論．豈知顏、孟者哉．

蘇武不降匈奴．名重千古．而當時止得典屬國．世皆恨之．陳季雅曰．臣子合當事．不當受重賞．此論雖高．

在臣子自處可也．施於國家則不可．顯忠遂良．成湯之所以昌．崇德報功．武王之所以治．信如陳氏之言．則善善之道亡．而勵世之具廢矣．

溫公排孟子而歎服揚雄．荊公廢春秋而崇尚周禮．東坡非武王而以荀彧爲聖人之徒．人之好惡．有大可怪者．

司馬君實正直有餘．而寬假曹操．蘇子由道學甚高．而獎飾馮道．皆繆戾之見．有害於名教．不足爲長厚也．

司馬溫公論曹操篡漢．以爲非取之漢．而取之盜手．失言之罪．萬古不磨．胡致堂力攻之．是矣．及其論蕭道成當討蒼梧．劉知遠不必赴晉難．乃皆引以相明．而不廢何邪．是非有定理．而前後反覆以遷就己意．此最立言之大病也．

東坡以武王伐殷爲非聖人．斬然不疑．至其論范蠡之去．荀彧之死．則皆許以聖人之徒．是何靳於武王而輕以予二子也．

蘇子由論曹操曰．使其主盟諸夏而不廢舊君．上可以爲周文王．下猶不失爲桓、文．公不能忍．而甘心於九錫之事．此荀文若之所以爲恨也．胡寅論王敦曰．使其回悖逆之心．有事於中原．與劉琨、祖逖之徒．犄角進取．必可以克復舊物．不此之慮．而甘爲叛臣．其亦不善擇術矣．其論朱溫曰．爲全忠計．旣下韓建、服李茂貞．經理長安．紀綱朝政．率天下方鎮以敬順之道．唐若未亡．吾圖事之．若天命改授．亦不容釋．嗟夫．二子之意則善矣．抑不思彼三賊者．可以是而望之乎．書生之迂闊如此．

子由雜誌記道人犯罪．不可加刑事．其言甚鄙．非惟屈法容姦．有害正理．而區區妄意於神仙．殊爲可笑．蓋蘇氏議論闊疎者非一．而此等又其尤也．

三良殉葬．秦伯之命．詩人刺之．左氏譏之．皆以見繆公之不道．而後世文士．或反以是罪三子．葛立方曰．君命之於前．衆驅之於後．三良雖欲不死．得乎．此說爲當．東坡詩云．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眞孝愛．三良安足希．若以魏顆事律之．則正可責康公耳．柳子厚所謂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是也．呂氏博議反覆曲折以辨三子之非．刻覈尤甚．始予猶謂是少年場屋之文．出於一時之率爾．而讀詩記．黃鳥篇復引蘇氏語爲解．乃知其所見之蔽．蓋終身也．

鄭厚曰．王道備而帝德消．史法盡而經意遠．予謂王道不殊於帝德．史法無害於經意．而厚之鄙見如是耳．

鄭厚以歐陽子作史．辨太深而法太盡．予謂辨無太深．法無太盡．論其當否則可矣．

鄭厚曰．使湯、武不爲亂臣賊子倡．未必後世敢兆是亂也．予謂不然．聖人與天爲徒．而以大義公天下．遇所當爲．固不暇遠憂後世．而亂臣賊子．亦不必藉口而後發．梟獍豺狼之惡．何嘗有所因乎．且魏、晉而下．凡篡奪者．皆以禪讓爲名．然則堯舜亦爲亂臣賊子倡乎．以是論湯、武．陋矣．厚又曰．以湯、武順天應人．非得已者．此書生所知也．嗚呼．順天應人．易之所稱也．厚雖鄙薄聖賢．其於孔子猶若有所憚者．至是說則

併孔子而不取矣。小人無狀。一至於此。天下之事。亦有非書生所知者。名教之理。而書生不知。則誰復知之。且厚獨非書生邪。何其背本之甚也。如厚之徒。固不足道。然湯武之是非。古今多疑之。予不可不辨。鄭厚小子。敢為異論。而無忌憚。湯、武、伊、周。至於孟子。皆在所非。或至詆罵。至漢祖、蕭、曹、平、勃之徒。則尊為聖賢。而涵備之。復以歐公譏病唐太宗。為藩侯夫之口。其足憑乎。

鄭厚曰。江河之流。多渾渾。棟梁之材。多磥砢。至粹者以纖毫之至美者。以醜惡之衣錦尚絅之義也。無管仲之三歸、具官、塞門、反坫。則仲一淺丈夫也。必不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無霍何之強買賤賃。則何一介士也。必不能鎮國家。撫百姓。為一代宗臣。無霍光之陰妻邪謀。寵女立后。則光一忍人也。必不能當廟堂。擁幼君。處廢立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嗚呼。自古跌宕不羈之士。往往略細謹。犯非法。君子取其所長。恕而不責則有之。今曰必如是而後可以了大事。然則凡修身慎行者。舉皆碌碌而無足取矣。亦何以學為哉。世惟知其訕薄湯、武、伊、周之非。而不知此等尤名教之罪人也。

韓退之書曰。孟子醇乎醇。荀、揚大醇而小疵。以予觀之。孟氏大醇而小疵。揚子無補。荀卿反害。不足論醇疵也。

退之三器論。以為階太平之治。歸天人之心者。不在是。其言愜當。出人意表。在韓集中當為第一。然辭釆不足觀。亦如范蠡招大夫種議。故不入內篇。惜哉。

柳子厚斷刑、時令、四維、貞符等論。皆殿實中理。足以破千古之惑。而東坡痛非之。乃知秦、漢諸儒迂誕之病。雖蘇氏亦不免也。

柳子厚非國語。雖不盡佳。亦大有是處。而溫公、東坡深罪之。未為篤論也。

通鑑一書。妙絕古今。雖萬世不能易也。惟荀彧評為可恨耳。當刪去之。

正閏之說。吾從司馬公。性命之說。吾從歐陽子。祭禮之說。吾從蘇翰林。封建之說。吾從范太史。餘論雖高。吾弗信之矣。

甚矣。中道之難明也。戰國諸子。託之以寓言假說。漢儒飾之以末節繁文。近世之士。參之以禪機玄學。而聖賢之實益隱矣。

滹南遺老集卷三十一

著述辨惑

詩書以序冠篇首。蓋一篇總是一意。故可也。論孟一章是一意。不相附屬。故記者但取其中三兩字以為名。如學而、為政、梁惠王、公孫丑之類。非作者之意也。揚子法言。隨問而答。論孟之體耳。而各取首章之意以為序。曰譔某篇。乃失其宜歟。

昔人以杜預、顏師古為丘明、孟堅忠臣。近世趙堯卿、文伯起之於東坡。亦以此自任。予謂臣之事主。美則歸之。過則正之。所以為忠。觀四子之所發明補益。信有功矣。然至其失處。亦往往護諱而曲為之說。恐未免妾婦之忠也。

外紀、通鑑之贊也。道原初勸溫公始於上古。或自堯、舜。公曰。平王以來。事包春秋。孔子之經。不可損益。又勸其始於獲麟之歲。則曰。經不可續也。道原既稱其可法。而卒為此書。蓋好古而不自禁。因之託附以傳世耳。觀其序可以見矣。然勉強牽合。至取戰國諸子謬妄之說。以實其事。固不若不作之愈也。

司馬貞史記索隱。其所發明。不為無補。然所失亦多。至述贊諸篇。殊不足觀。蓋為蛇畫足。欲益而反弊者。

贋乃高自矜詡。譏子長之未周。豈不可笑哉。

〔述〕孟之書。本無篇次。而陋者或強論之。已不足取。司馬貞述史記。以為十二本紀象歲星之一周。八書法

天時之八節。十表放剛柔十日。三十世家。比月有三旬。七十列傳。取懸車之暮齒。百三十篇象閏餘而成歲。妄意穿鑿。乃敢如此。不已甚乎。

史記評騶衍云。或言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所謂牛鼎。即上飯牛負鼎之事耳。而貞解為函牛之鼎。云衍之術迂大。若大用之。有牛鼎之意。何其曲也。

東坡之解經。眼目儘高。往往過人遠甚。而所不足者。消息玩味之功。優柔渾厚之意。氣豪而言易。過於出奇。所以不及二程派中人。

王安石書解。其所自見而勝先儒者纔十餘章耳。餘皆委曲穿鑿。出於私意。悖理害教者甚多。想其於詩、於周禮皆然矣。謬戾如此。而使天下學者盡廢舊說以從己。何其好勝而無忌憚也。

宋人解書者。惟林少穎眼目最高。既不若先儒之窒。又不為近代之鑿。當為古今第一。而邇來學者。但知有夏僎。蓋未見林氏本故耳。夏解妙處大抵皆出於少穎。其以新意勝之者有數也。

張九成談聖人之道。如豪估市物。鋪張誇大。惟恐其不售也。天下自有公是公非。言破即足。何必嘵嘵如是哉。論、孟解非無好處。至其穿鑿迂曲。不近人情。亦不勝其弊矣。

呂東萊自謂左氏博議。乃少年場屋所作。淺狹偏駁。皆不中理。力戒後學誦習。而終身刻意者讀詩記、大事記二書而已。以予觀之。博議雖多浮詞。而其所發明往往出人意表。實有補於世教。讀詩記乃反平常無甚高論。大事記非不賅古。然不作亦可也。

東萊謂學者所當朝夕從事者。程氏易傳。范氏唐鑑。謝氏論語。胡氏春秋。予素不明易。程氏傳未敢知。若謝氏、胡氏之書。嘗略觀之。大抵喜為鑿說。過正者多。惟唐鑑實為純粹耳。

滹南遺老集卷三十二

雜辨

舊說孔子問禮於老聃。而聃所著書專薄禮學。論者疑別有老子。予謂聃雖不喜禮學。然以大賢而嘗仕於周。其於典故豈無所聞。亦猶萇弘之於樂。郯子之於官。孔子聞之。亦何足怪。但不知果嘗問與否耳。蓋自莊周寓言設老聃訓誨孔子事以自尊。而漢儒記禮有聞諸老聃之語。世遂信之。夫司馬遷最喜老子者。然其為傳尚不能詳其主名。及生於何代。安知果與孔子同時哉。

莊周詆訾孔子之徒。蓋其學本於黃、老。加以天資剽薄。猖狂恣睢而無忌憚。則其輕蔑吾儒。無足怪者。東坡乃謂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譬楚公子微服出亡。其僕操箠而罵。以為倒行而逆施者。此出於愛周而強為解釋也。彼公子之僕。權以濟事。不得已焉耳。周之於孔子。其有不得已者乎。

舜命羣臣自伯禹而下二十二人。姓名職掌。見於虞書。斑斑可考也。而左傳載季文子八凱八元之說。何所本哉。杜氏以八凱為垂、益、禹、皋陶之倫。八元為稷、契、朱虎、熊羆之屬。蓋妄相配合耳。且書言禹作司空。宅百揆。契為司徒。敷五教。而文子則云使八凱主后土。以揆百事。使八元布五教於四方。是八凱同任禹之職。而八元並預契之政也。無乃戾乎。其言四凶亦與書不合。此殆誣謬。而杜氏強為解釋。無足憑焉。學者盡亦信乎經而已。

李文子言元、凱世濟其美。而堯不能擧。四族世濟其凶。而堯不能去。舜能擧而去之。故天下同心歸戴。夫堯、舜百王之冠冕。皆聖人也。使堯誠不擧善而去惡。尙足爲聖乎。此固無稽。而劉道原以爲堯知舜於側微。而天下未服。故遺之大功二十。亦妄意之說也。

文王遇呂尙於渭濱。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此以三字爲義。而世遂單稱太公。如周、召之類。或又以望子爲名。皆非也。至范睢傳載秦昭王語云。周文王得呂尙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仲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此又直謂以先君呼之矣。豈不愈繆哉。

經傳稱秦伯爲穆公。或亦作繆。是二字通用也。而蒙恬對胡亥云。秦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故立號曰繆。然則二字義殊。繆當音靡幼反矣。不知恬何據而云。且二字既殊。豈得並擧耶。

唐高定年七歲。讀湯誓。問父郢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何云伐耶。對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是順人乎。郢異之。按湯誓云。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而已。定之所擧。乃甘誓之詞也。

皋陶謨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文理甚明。而唐劉迺云。虞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惠。鹵莽如此。豈其有所脫遺邪。

屈原離騷有漁父篇。賓主問答。其辭華麗而雜以韻語。此蓋假設以見意。與卜居一體耳。司馬遷乃取以爲傳。劉子玄既知其非矣。而班固古今人表。遂列漁父之名。使誠有斯人者。觀其所言。不過委順從俗以求自全者耳。何遽至九等中第二哉。

退之雜說曰。馬之能千里者。一食常盡粟一石。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而不可求其能千里。又以食之不盡爲不知馬。嗚呼。千里之材。固有異於常馬者。然亦非徒以善食而後能也。退之平生以貧而號於人。歎一飽之不足者屢矣。豈其有激而云耶。

劉原父自號公是先生。貢父號公非先生。貢父云。是其所是爲易。非其所非爲難。或許王介甫明於知君子。暗於知小人。予謂此皆過論也。非者是之對也。小人者君子之反也。能是其是。則能非其非。能知君子。則能知小人矣。世豈有能識白而不能識黑。能辨東而不能辨西者乎。

魯直與其弟幼安書曰。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世間萬緣。如蚊蚋聚散。未□一事橫於胷中。不擇筆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計較工拙與人之品藻譏彈。譬如木偶舞中節拍。人歎其工。舞罷則又蕭然矣。此論甚高。然彼於文章翰墨。實刻意而好名者。殆未能充其言也。蓋嘗自跋其書云。學書四十年。今夜所謂鵞山悟道書。又曰。星家言予六十不死。當至八十。苟如其言。當以善書名天下。是可喜也。觀此二說。其得謂無心者乎。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山谷嘗以三錢雞毛筆書。蓋不得已耳。誠使佳者。固當有間。而云在手不在筆。此一時誇辭。非中理之論也。

魯直之於辭章翰墨。子由之於政事道學。品藻標置。見於言論之間。誇而好名。亦其短處。東坡蓋無此病也。

潁濱雜誌云。鳳翔開元寺僧。有得祕方能以淡金爲精金者。素不傳人。後強予子瞻。曰。此方可知而不可爲。爲之必有禍敗。以子能不爲。故傳焉。然慎勿輕以授人。子瞻許諾。其後陳希亮求諸子瞻。子瞻不得已予之。既而深悔。恐陳卿不能不爲。而負僧約也。陳果大作以殖產。然竟病指癰而殆。乃知僧言爲不妄。又有蜀僧儀介者。亦得其方。所至營造。其費不貲。而未嘗以一錢私自利。故能保其術而無患。傭夫曰。此僧誠惡人爲之。何苦強傳其方。子瞻既以予人。豈能使之不作。介雖不以自利。其罔人之罪。亦安得免乎。是三者皆可笑也。

程氏曰。今人以影祭先、不便。錯一髭一髮。便是別人。此亦太過也。存其形狀。姑以慰想像之心。初不在一髭髮之間。若云僞妄而非眞。則髭髮雖同。亦豈其人邪。故但言其徒勞而無益足矣。何必如此說。

程伊川言婦人夫沒。雖貧窮無以自存。亦不可再適人。餓死事小。失節事極大。此迂儒執方之論也。先王制禮。雖曲爲之防。亦須約以中道。而合乎通情。故可以萬世常行。而人不爲病。若程氏者。刻覈已甚矣。

滹南遺老集卷三十三

謬誤雜辨

公羊曰。君親無將。將而誅焉。蓋接上文將弒君之辭也。唐明皇廢王后詔云。見無將之心。劉從諫理王涯等冤云。有如大臣挾有無將之謀。自宜執付有司。蕭遘斥時溥之姦云。卑侮王室。有無將之萌。如何道來。後人用此字往往不安也。

王戎問阮瞻。老莊與聖人。其旨同異。瞻以將無同答之。戎咨嗟良久。乃辟爲掾。時稱三語掾。瞻意蓋言同耳。晉人例重玄學。故戎深喜。而世多疑之。夫將無云者。猶無乃得無之類。庾亮令褚裒認孟嘉於衆中覓。指嘉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苟晞從母子求爲將。晞拒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劉裕受禪。徐廣攀晉帝車泣涕。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皆是類也。世說載褚裒語。正作得無。通鑑載謝晦語亦然。以此可知其爲同。世說記三語事。則又有衛玠嘲之之辭云。一言可辟。何假於三。蓋欲直言其同。而不必更加疑耳。今通鑑所載。旣依本文。而溫公自節本。乃改爲無同異。豈溫公於此未詳歟。而林氏又爲之說曰。二則有同。有同然後有異。一則無同。無同然後無異。求其同且不可得。尙可以求異乎。何謬妄之甚也。

後漢陳煒謂孔融幼而聰慧。大未必奇。融曰。觀君所言。將不蚤慧乎。將不亦猶將無也。蓋以煒言融雖蚤慧。而大未必奇。故融復言煒旣大而不奇。則疑於蚤慧也。或謂實言其不蚤慧、誤矣。世說云。殷仲堪之荆

州。王東亭曰。德以體全爲稱。仁以不害爲名。今宰牧華夏。處殺戮之任。與本操將不乖乎。殷曰。皋陶造刑辟之制。不爲不賢。孔丘居司寇之任。未爲不仁。南史荀萬秋對策。父昶以示釋道琳。道琳答曰。此不須看。苟非先見而答。貧道不能爲。若先見而答。貧道奴皆能爲。昶曰。此將不傷道德邪。答曰。大德所以不德。竟不看焉。推此類。則其義可見矣。

學者多疑甯馨之義。或以爲美。或以爲鄙。皆非也。山濤目王衍曰。何物老嫗。生甯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此美之之辭也。南史宋王太后怒廢帝曰。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甯馨兒。此鄙之之辭也。夫甯馨猶言如此然也。今世方言往往有近之者。但聲之轉耳。故張謂詩以對阿堵。劉夢得送日本僧詩云。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甯馨。平仄雖殊。其意一也。宋書於太后語加如此字。蓋誤而不足憑焉。魏書作如馨。是則大同而小異耳。東坡和王居卿平山堂詩云。六朝興廢餘邱壠。空使姦雄笑甯馨。殊無義理。特迫於趁韻。姑以爲王衍之名而已。近觀吳曾漫錄亦論此字。併載王衍廢帝事云。晉宋間人以甯馨爲不佳。故山濤、王太后皆以此爲詆叱之語。豈非以兒爲非馨香者耶。張劉二詩。蓋乖其義。此大謬也。山濤之言。分明是歎美。安得併謂之詆叱哉。又以甯馨爲非馨香。其鄙猶可笑甚矣。洪邁容齋隨筆云。劉眞長譏殷淵源曰。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又謂桓溫曰。使君如馨地。甯可戰鬪求勝。王導與何充語曰。正自爾馨。王恬撥王胡之手曰。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至今吳中人語言。尚多用甯馨字爲問。猶言若何也。予謂邁引晉人語爲證、是矣。若何則義不然。惟城陽居士桑榆雜錄曰。甯猶如此。馨語助也。此得其當。

城陽居士桑榆雜錄云。王衍呼錢爲阿堵物。東坡和陶詩以阿堵爲牆。或指佛書云。理亦應阿堵上。阿堵猶格言阿底也。不應爲牆。若顧愷之所謂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則阿堵乃眸子耳。此字當從目。按東坡和陶詩云。阿堵不解醉。誰歟此頹然。此亦指牆、而言阿底。與王衍之呼錢無異。豈遂以爲牆之名哉。愷之語從目者。蓋一時書寫之偶然。或俗子以意改之。其實訓義皆一。不妨通用。然則東坡未嘗以堵爲牆。而城陽妄認爲眸子也。

世說。陳元方子羣、季方子孝先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蓋言其賢相等。不能相勝也。晉王珣弟珉名出珣右。時人爲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爲兄。法護、珣小字。僧彌、珉小字也。北齊邢子良愛王晞之清悟。與晞兩兄書曰。恐足下方難爲兄。不暇慮其不進。此言弟過於兄也。隋書杜正玄贊云。華萼相耀。亦爲難兄弟矣。此言在昆季中最優也。今人作書簡往往呼朋友爲難弟難兄。其義未安。豈別有據乎。賀知章曰。見紫芝眉宇。令人名利之心都盡。紫芝、元德秀字也。今人書簡遂有紫宇之稱。不成語矣。

司馬相如傳曰。相如奏大人賦。天子大悅。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蓋武帝好仙。而相如所陳。皆飛騰超世之語。適當其心。故自有凌雲之氣。而學者多以爲文辭可以凌雲何也。李白詩云。相如去蜀謁武帝。赤車駟馬生輝光。一朝再覽大人作。萬乘忽欲凌雲翔。此得之矣。彼有云高義薄雲天凌雲健筆意縱橫者。非本乎此。自不妨。

左氏言病在膏肓。膏肓者胸鬲之間。猶心膂肺腹之類耳。或遂以膏肓對錮疾。是豈病之目邪。新唐書李靖傳。至謂靖爲蕭銑輔公祏之膏肓。其謬益甚矣。

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此特喻其所出浸大而已。世遂以制誥爲絲綸。而職翰苑者謂之掌絲綸。又有綸闈綸閣之稱。古今相襲。恬不以爲怪。不亦過乎。

主父偃傳附嚴安上書事。索隱曰。嚴本莊姓。明帝諱。後並改爲嚴。然則遷史本皆莊字。而東漢人改書如此也。然張湯傳先稱嚴助而復云莊助。東越傳又云莊助、田蚡、張蒼傳又書莊青翟。相如傳首書莊忌夫子。至漢書申屠嘉、田蚡傳皆作莊青翟。而公孫弘傳始作嚴字。雜亂不齊。蓋校定者失之不精耳。

左傳齊景公更晏子之宅。晏子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惟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吾敢違諸乎。予謂自諺以下。皆晏子之語也。而與傳者語猶無別、可乎。必有脫字。

書稱乃心、乃祖、乃父、乃之訓汝也。周瑜上孫權疏云。是瑜乃心日夜所憂。御正教劉禪語云。乃心西悲。無日不思。揚子雲逐貧賦云。昔我乃祖。宜其明德。沮渠蒙遜謂其衆云。吾之乃祖。翼奬寶融。保甯河右。無乃悖乎。

史記言四皓定太子。書云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當作本留侯。石慶數馬事云猶然如此。當作然猶。通鑑稱苻堅責王猛誅諸豪強云。吾始今知天下之有法。當作今始。郭從謹言於唐明皇云。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當作知必。德宗聞李泌補戍卒之說云。如此。天下復無事矣。當作無復。權德輿論光武封子密事云。反乃爵以通侯。當作乃反、

南史齊東昏侯游獵至蔣山定林寺。一沙門病不能去。廢時殺之。左右韓暉光曰。老道人可念。帝曰。汝見麞鹿亦不射邪。仍百箭俱發。宋蕭琛預御筵醉伏。上以棗投琛。琛仍取栗擲上。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劉瑱妹爲齊鄱陽王妃。王死。妃追傷成疾。瑱令陳郡殷蒨畫王與平日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者。密使嫗妳示妃。妃視畢仍唾之。因罵云。故宜其蚤死。詳此三仍字。皆當作乃。南北史中此類甚多。豈傳寫之誤邪。

古人言文集行於世者。世間也。或有云行於代者。代字雖亦訓世。義自差殊。武三思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此本只是世字。蓋當時記錄者避太宗諱故易之。而後之作史者遂相仍而不刪。其實不成語也。

古人言底事、底物、底處、有底、作底。底之訓何也。今人或認爲此字之義。誤矣。

史記平準書云。天下大氐無慮皆鑄金錢。漢書食貨志亦同。師古曰。大氐猶言大凡。無慮亦謂大率。然則語意重複矣。史記稱莊周之書大抵率寓言。率亦大抵也。

退之閔己賦云。伊時勢而則然。子厚夢愈膏肓疾賦云。中醫攻有兆之者。而則、之者、語病也。科舉子或時犯之。蓋不足怪。孰謂二公而有是乎。

孔子言十五志於學。至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蓋自述其平生次第如此。非世之所共也。而後人文字

中便以知命、耳順、從心爲歲數之稱、既已非是、而南齊書文惠太子傳云、年始過立、劉子玄自序云、年已過立、豈不愈謬哉、

曲禮所記、自幼學至於期頤、皆漢儒強名、本無義理、而世之俗學、亦或以爲年齡之目、蘇易簡之死、未及四十、然已經執政矣、或記其事云、竟不登強仕而卒、可以一笑、

班伯與王許子弟爲羣、在綺襦紈袴之間、而非其好、紈綺貴戚子弟之服耳、劉子玄自述其兒童時事云、年在紈綺、此何謂哉、潘岳嘗言予年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人之衰白、早晚固自有不同、而庾信哀江南賦序云、信始二毛、即逢喪亂、亦非也、

楊大年嘗言禮稱四十強仕、七十致仕、凡仕於公者、古制不過三十年、大年十一歲解褐、甫四十以疾辭位、蓋以此、予謂曲禮之說、出於漢儒所撰、以意強名、而謂之古制、殆不然也、夫年及七十、不論古制、自當退休、必曰四十而後仕、仕不過三十年、則有何義理、而考之古人、亦曷嘗拘此哉、

遐之敍張巡事云、許遠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巡年爲長也、而新唐書遠傳云、遠與巡同年生而長□□呼爲兄、未知孰是、當更考之、

□□中有曰同年而語一日之長者、予竟不曉、同年一日□□當與知者商訂、

書言百姓懍懍、若崩厥角、釋者謂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文理甚明、而孟子引之曰、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已爲乖異、意者或有闕誤、而班固論王莽乃云、漢諸侯王厥角稽首、舊唐書論太宗又云、皇威所被、黎類厥角、復何謂耶、孟子注昏不可曉、未敢濫也、

論語稱有朋自遠方來、而後周書大圜云、有朋自遠、揚搉古今、豈成語哉、然歐陽公集古錄載後漢一碑、已有此語、則其謬久矣、南齊巴陵隱王寶義爲太尉詔曰、不言之化、刑於自遠、尤不可也、

論語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其文甚明、非難辨也、而唐太宗旌賞孫伏伽詔曰、朕惟寡德、不能性與天道、長孫無忌對太宗之問曰、陛下性與天道、非臣等愚所及、令狐德棻周書王褒庾信傳論曰、闕里性與天道、修六經以維其末、何其謬耶、

論語稱夫子便便言、唯謹爾、唯語辭也、史記石奮傳遂用唯謹字、而後世史書凡言人性行謹者、往往以此爲成語、豈非習遲之誤耶、

自東漢以來、史傳文集中、往往以貽厥爲子孫之名、友于爲兄弟之名、至有謂隱於友于、傳諸貽厥者、公然相襲、恬不知怪、近世或辨其謬矣、然不特此也、書稱知人則哲、而范曄云、則哲之鑒、惟帝所難、宋文帝云、吾無則哲之明、沈約云、有以見武皇之則哲、詩稱王赫斯怒、而薛綜上孫權疏云、抑雷霆之威、忍赫斯之怒、又有言發赫斯之命者、論語稱色斯舉矣、又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左雄上疏有云、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者、劉平等傳引云、鐘鼓非樂云之本、晉書稱士燮稼穡、范文正秋香亭賦云、賦士燮之廿味、孔子曰、盍各言爾志、又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梁簡文論古今文體不同、則有謂爲盍各之辭、司馬貞譏史記不傳季札諸人、則有何爲蓋闕之語、嗚呼、學者於義訓幽深隱奧者、容有差誤、至於此類、

如辨黑白矣、而鹵莽若是、其與矇瞽何異哉、東坡詩云、聖善方當而立歲、乃縮已及古希年、此則滑稽以爲嬉笑者耳、而藝苑雌黃與友于貽厥同譏、過矣、

詩云、潸焉出涕、語云、夫子喟然而嘆、潸者涕之貌、喟者嘆之聲耳、詞人便有涕淚潸、拭餘潸、坐喟、喟也等語、殆不可也、

穀梁曰、三軍之士、粲然皆笑、粲只是笑貌耳、宋子京筆記曰、粲、明也、萬衆皆啓齒、齒既白、故以粲義包之、其謬論不必辨也、

柳文言世塗昏險、云擬步如漆、卻是地黑也、歐詩言夜色晦冥、云舉手向室如抹漆、卻是皮膚黑也、

今韻略定上下字有可疑者、其訓上字也、在上聲則曰方將欲上、去聲則曰元在物上、及訓下字乃反之、何邪、

柳下惠言伐國者不問仁人、此蓋指魯侯之辭耳、慕容德謝燕王伐秦、遂曰、願獨斷聖慮、無訪仁人、豈所謂以意逆志者哉、彼夷虜之人、蓋不足責、然世之書生、類此者亦多矣、

蒯通曰、天下匈匈、爭欲爲陛下所爲、顧力不能、霍去病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師古訓顧爲念、揚雄解嘲云、顧嘿而作太玄五千文、師古曰、顧、反也、二義皆非、蓋此等字不能形容、但可意會耳、

荊璞三餘錄云、孟嘉墓誌、桓溫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之意、答以漸近自然、晉書更之曰、漸近使之、然殊失其旨、蓋肉聲者歌也、不假於物、故曰自然、嘉之意謂絲聲之假合、不如竹聲之漸近、竹聲之漸近、又不如肉聲之自然也、然古人以歌擅名者、如王豹、緜駒、秦青之流、皆男子也、而此專言聽妓、則知俚語所謂詞出佳人口者、其來已久、以古意推之、歌舞管絃、不必專言聽妓、予謂璞表出墓誌之語以證晉書之失、殊快人意、至其分別漸近自然之義、及辨論妓字、皆非也、蓋漸近自然、總言三節、只是一意、而云假合不如漸近、漸近不如自然、何邪、聽妓、即聽音樂也、本作伎、教坊記謂太常樂人爲聲伎兒、舊唐李勣臨終與家人別、堂上奏女妓、通鑑賀蘭敏之居喪、釋衰絰奏妓、蓋妓伎二字本通用也、

魏志鍾繇議田疇讓封爵事曰、子路拒牛、仲尼謂之止善、雖可激清勵濁、猶不足多、裴松之曰、按呂氏春秋、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矣、與繇所引不同、未審繇誤或別有所出、予謂此皆小說寓言、縱有所出、亦何足信哉、

魏略曰、華歆與邴原、管甯相善、時號三人爲一龍、歆爲頭、原爲腹、甯爲尾、裴松之謂原之徽猷懿望、無愧華公、甯含德高蹈、恐難爲尾、魏略之言、未可以定其先後、所評固善、然劉義慶世說亦載此事、蓋云甯爲頭、歆爲尾、乃與松之意合、不知所傳果孰爲眞也、

謝安初不就徵辟、夫人劉氏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說者皆以爲恐不免富貴、而吳曾漫錄云、恐不免禍難、此於不免字固亦可通、然以掩鼻之意觀之、似不爾也、

類說張尙書故實云、梁武帝令殷鐵石於大王書中榻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召周興嗣曰、卿有才思、爲我韻之、興嗣一日韻綴進上、鬢髮皆白、殆謬說也、此文雖不足觀、然皆偶儷韻語、要是文人

之所撰。豈有漫取不重之字而適能相脫乎。或言本晉武時鍾繇撰進。年代久遠。又有兵火壞亂。不能成章。上乃令興嗣韻之。是則有理矣。

江鄰幾雜志云。歐陽永叔知貢舉。太學生劉幾試卷纖紕。俄有閒歲試。幾僞改名輝。旣試。永叔在詳定所。升作狀元。劉原父曰。永叔有甚憑據。予謂不然。公本疾其怪僻。故特黜落以厲風俗。及變其體。則從而取之。此乃有憑據也。正使知其爲幾。亦必喜之矣。且公以斯文爲百世師。豈幾輩可得而眩亂哉。原父素與公爭名。故多譏戲之語。而鄰幾獵錄之。予不得不辨。

滹南遺老集卷三十四

文辨一

相如上林賦。設子虛使者、烏有先生以相難答。至亡是公而意終。蓋一賦耳。而蕭統別之爲二。統不足怪也。至遷、固爲傳。亦曰上覽子虛賦而善之。相如以爲此乃諸侯之事。故別賦上林。何哉。豈相如賦子虛自有首尾。而其賦上林也復合之爲一邪。不然。遷、固亦失也。

張衡二京。一賦也。而文選析爲二首。左思三都。一賦也。而析爲三首。若以字數繁多。一卷不能盡之。則不當稱某京某都而各云一首也。豈後人編集者之謬。而不出於統歟。然其說載庾亮評庾闡南都賦。謂可以三二京而四三都。又何也。

晉宋書載淵明歸去來辭云。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皇皇欲何之。已矣乎之語。所以便章而爲斷。猶系曰、亂曰之類。則與上文不相屬矣。故當以時字之字爲韻。其留字偶與前休字相協而已。後之擬者。自東坡而下。皆雜和之。然則果孰爲韻邪。近見陶集本作能復幾時。此爲可從。蓋八字自是兩句耳。然陶集云胡爲乎遑遑兮欲何之。殆不可讀。卻宜從史所載也。

劉禹錫問大鈞賦云。楚臣天問不酬。今臣過幸。一獻三售。上二句脫兩字。何卜賦云。時乎時乎。去不可邀。

來不可逃。淹兮孰含。操夫操所以對含也。上當脫三字。又云。堇之毒豕苓雞首之賤毛。亦有脫誤處。禹錫集、文粹所載皆然。安得善本而考之。

東坡杞菊賦云。或糠覈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諸本皆同。近觀秘府所藏公手書此賦。無瓠墨二字。固當勝也。

東坡詩論。其末云。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夫興之不可與比同。則詩之意可以意曉而無勞。而其中又有云。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比興。此十六字。蓋重複也。不唯語言爲贅。其於上下文理亦自間斷。此灼然可見。而諸本皆無去之者。蓋相承其謬而未嘗細考也。

左氏文章。不復可議。惟狀物論事。辭或過繁。此古今之所知也。如韓原之戰。晉侯乘鄭驪。慶鄭以其非土產而諫之。言其進退不可。周旋不能。足矣。至云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何必爾耶。

左氏書晉敗於邲。軍士爭舟。舟中之指可掬。獻帝紀云。帝渡河。不得渡者皆爭攀船。船上人以刃擽斷其指。舟中之指可掬。劉子玄稱丘明之體。文雖缺略。理甚昭著。不言攀舟以刃斷指。而讀者自見其事。予謂此亦太簡。意終不完。未若獻帝紀之爲是也。

洪邁容齋隨筆云。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此檀弓之文也。今之爲文者不然。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祁子獨不可。曰。孰有執親之喪而若此者乎。似亦足以盡其事。然古意衰矣。慵夫曰。邁論固高。學者不可不知。然古今互有短長。亦當參取。使繁省輕重得其中。不必盡如此說也。沐浴佩玉字實多兩處。夫文章唯求眞是而已。須存古意何爲哉。

邵氏云。讀司馬子長之文。茫然若與其事相背戾。伯夷傳曰。予登箕山。其上有許由冢。意果何在。下用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歲寒然後知松柏等語。殊不類。其所以爲宏深高古歟。視他人拘拘窘束。一步武不敢外者。膽智甚薄也。慵夫曰。許由之事。何關伯夷。遷特以其讓國高蹈風義略等。而傳聞可疑。因附見耳。然亦不足爲法也。若夫富貴不可苟求。歲寒知松柏等語。此正合其事矣。安得爲不類。且爲文者亦論其是非當否而已。豈徒以膽智爲貴哉。遷文雖奇。疎拙亦多。不必皆可取也。邵氏之言太高而過正。將誤後學。予不得不辨。

洪邁云。司馬遷記馮唐救魏尚事。其始曰。魏尚爲雲中守。與匈奴戰。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臣以爲陛下賞太輕。罰太重。而又申言之曰。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重言雲中守及姓名。而文勢益遒健有力。今人無此筆也。予謂此唐本語。自當實錄。何關史氏之功。若以文法律之。則首虜差級削爵罰作之語。宜移於前。而前語復換於後。乃愜。蓋始言者其事。而申言者其意。次第當如此耳。重言官職姓名。其實冗複。吾未見其益健也。宋末諸儒喜爲高論。而往往過正。詎可盡信哉。

洪邁云。文之繁省各有當。史記衛青傳云。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

千三百戶封朔爲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爲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前漢書但云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爲涉軹侯。不虞爲隨成侯。戎奴爲從平侯。減史記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記爲朴贍可喜。予謂此本不足論。若欲較之。則封戶之實。當從史記。而校尉之稱。漢書爲勝也。

司馬遷之法最疎。開卷令人不樂。然千古推尊。莫有攻其短者。惟東坡不甚好之。而陳無已、黃魯直怪歎以爲異事。嗚呼。吾亦以千古雷同者爲不可曉也。安得如蘇公者與之語此哉。

晉張輔評遷固史云。遷敍三千年事止五十萬言。固敍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繁省不同。優劣可知。此兒童之見也。遷之所敍。雖號三千年。其所列者幾人。所載者幾事。寂寥殘缺。首尾不完。往往不能成傳。或止有其名氏。至秦漢乃始稍詳。此正獲疎略之譏者。而反以爲優乎。且論文者求其當否而已。繁省豈所計哉。遷之勝固者。獨其辭氣近古。有戰國之風耳。

邵公濟嘗言遷史杜詩。意不在似。故佳。此繆妄之論也。使文章無形體邪。則不必似。若其有之。不似則不是。謂其不主故常。不專蹈襲可矣。而云意不在似。非夢中語乎。

唐子西云。六經已後。便有司馬遷。三百篇已後。便有杜子美。故作文當學司馬遷。作詩當學杜子美。其論杜子美。吾不敢知。至謂六經已後便有司馬遷。誇何容易哉。自古文士過於遷者何限。而獨及此人乎。遷雖氣質近古。以繩準律之。殆百孔千瘡。而謂學者專當取法。過矣。

馬子才子長游一篇。馳騁放肆。率皆長語耳。自古文士過於遷者爲不少矣。豈必有觀覽之助始盡其妙。而遷之變態亦何至於是哉。使文章之理。果如子才所說。則世之作者。其勞亦甚矣。其言弔屈原之魂云。不知魚腹之骨。尙無恙者乎。讀之令人失笑。雖詩詞詭激。亦不應爾。況可施於文邪。蓋馬氏全集。其浮誇多此類也。

洪邁謂漢書溝洫志載賈讓治河策云。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岡。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閒。河再西三東。凡五用石隄字而不爲冗複。非後人筆墨畦徑所能到。予謂此實冗複。安得不覺。然旣欲詳見其事。不如此當如何道。蓋班氏之美不必言。是特邁過愛而妄爲高論耳。

退之於前人自班固以下不論。以予觀之。他文則未敢知。若史筆詎可輕孟堅也。

揚子雲解嘲云。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此不成義理。但云爲於可爲之時。爲於不可爲之時。或云。可爲而爲之。不可爲而爲之。則可矣。

陳後山曰。揚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故思苦而辭艱。善爲文者。因事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唯好奇。故不能奇也。此論甚佳。可以爲後學之法。

退之送窮文。以鬼爲主名。故可問答往復。揚子雲逐貧賦。但云貧與語。貧曰唯唯。恐未安也。

謝靈運嘗謂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古今共得一斗。茆璞辨其不然。傭夫曰。此自狂言。

又何足論。然璞復云可當八斗者唯坡云。亦恐不必道。坡文固未易及。要不可以限量定也。

凡爲文有遙想而言之者。有追憶而言之者。各有定所。不可亂也。歸去來辭將歸而賦耳。旣歸之事。當想像而言之。今自問途而下。皆追錄之語。其於畦徑無乃窒乎。已矣乎云者。所以總結而爲斷也。不宜更及耘耔嘯詠之事。退之感二鳥賦亦然。

歸去來辭本自一篇自然眞率文字。後人模擬。已自不宜。況可次其韻乎。次韻則牽合而不類矣。

庾信哀江南賦。堆垛故實以寓時事。雖記聞爲富。筆力亦壯。而荒蕪不雅。了無足觀。如崩於鉅鹿之沙。碎於長平之瓦。此何等語。至云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尤不成文也。杜詩云。庾信文章老更成。淩雲健筆意縱橫。今人嗤點流傳賦。未覺前賢畏後生。嘗讀庾氏諸賦。類不足觀。而愁賦尤狂易可怪。然子美推稱如此。且譏誚嗤點者。予恐少陵之語未公。而嗤點者未爲過也。

張融海賦。不成文字。其序云。壯哉、水之奇也。奇哉、水之壯也。何等陋語。

孔德璋北山移文。立意甚新可喜。然其語亦有鄙惡處。如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罷月。旣已大過。而又云。叢條嗔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埽迹。不亦怪乎。且題實未至。但爲榜示檄論之辭。安得遽及此也。東坡謂退之畫記。僅似甲乙帳。了無可觀。夫韓文高出古今。是豈不知體者。蓋其圖中人物品數甚多。而狀態不一。公惜其去而不復見。故詳言而備書之。庶幾猶可得於想像耳。不必以尋常體製繩之也。秦少游誌五百羅漢云。嘗覽韓文公畫記。愛其善於敍事。該而不繁褥。詳而有軌律。讀其文恍然如卽其畫。心竊慕焉。故倣其遺意而記之。此復何如哉。或謂此退之最得意之文。則過矣。故東坡不得不辨。然其貶之不已甚乎。

今人作墓銘。必系以韻語。意謂敍事爲誌。而系之者爲銘也。然古人初不拘此。退之作張圓、張孝權銘。皆止用散語以誌。而終之曰是爲銘。其銘乳母亦云。刻其語於石。納諸墓爲銘。蓋祗此爲銘。而不必有所系也。而或者於孝權銘後注云銘亡。獨何與。

退之送窮文言鬼之數曰。子之朋儔。非三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此本欲不正言五字耳。而云在十去五。則大顯矣。不如在六去一爲愈。始言屛息潛聽。若有言者。鬼稱單獨一身。以紿主人。則是但聞其聲而無所見也。而復云張眼吐舌。跳䠥偃仆。抵掌頓腳。失笑相顧。以至延之上座。豈旣言之後。復露其形邪。又云。朝悔其行。暮已復然。予謂此鬼不當言悔顯也。

滹南遺老集卷三十五

文辨二

退之盤谷序云。友人李愿居之。稱友人則便知爲己之友。其後但當云予聞而壯之。何必用昌黎韓愈字。

柳子厚凌準墓誌旣稱孤某以先人善予。以誌爲請。而終云河東柳宗元哭以爲誌。山谷劉明仲墨竹賦旣稱故以歸我。而斷以黃庭堅曰。其病亦同。蓋予我者自述。而姓名則從旁言之耳。劉伶酒德頌始稱大人先生而後稱吾。東坡黠鼠賦始稱蘇子而後稱予。蘇過思子臺賦始稱客而後稱吾。皆是類也。前輩多不計此。以理觀之。其實害事。謹於爲文者。當試思焉。

崔伯善嘗言退之送李愿序。粉白黛綠一節當删去。以爲非大丈夫得志之急務。其論似高。然此自富貴者之常。存之何害。但病在太多。且過於浮豔耳。餘事皆略言。而此獨說出如許情狀何邪。蓋不惟爲雅正之累。而於文勢亦滯矣。其於爲人實不背何如也。多卻於字。

退之行難篇云。先生矜語其客曰。某胥也。某商也。其生某任之。其死某誄之。予謂上二某字。胥商之名也。下二某字。先生自稱也。一而用之。何以別乎。又曰。某與某何人也。任與誄也非罪歟。皆曰然。然者是其言之辭也。今先生問胥商之爲人何如。己之任誄當否。其意未安。取決於衆。而皆以爲然。何所是而然之哉。又云。其得任與誄也。有由乎。抑有罪不足任而誄之邪。先生曰。否。吾惡其初。又云。先生之所謂賢者。大賢

歟。抑賢於人之賢歟。齊也、胥也。且有二與。七十而可謂今之天下無其人邪。又云。先生之與者盡於此乎。其皆賢乎。抑猶有舉其多而沒其少者乎。先生曰。固然。吾敢求其全。其問答之間。所下字語。皆支離不相應。觀者試詳味之。

退之行難篇言取士不當求備。蓋言常理。無甚高論。而自以爲孟子不如。其矜持亦甚矣。

退之原道云。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三然後字。幾卻本意。

又云。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葛之飲之。多卻之字。

凡作序而併言作之之故者。此乃序之序。而非本序也。若記若詩若誌銘。皆然。人少能免此病者。退之原道等篇末云。作原道、原性、原毀。歐公本論云。作本論。尤贅也。

退之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云。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全篇皆從旁記錄之辭。而其末云。生旣至。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此乃方與他人言。而遽與本人語。亦有方與本人語而卻與他人言者。自古詩文如此者。何可勝數哉。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遂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此一吾字害事。夫言羣空及解之者自是兩人。而云吾所謂。卻是言之者自解也。若作彼字其字。或云所謂空者、吾謂空者。皆可矣。又云。生旣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二爲吾字。當去其一。

退之評伯夷止是議論散文。而以頌名之。非其體也。

退之送石處士序云。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重卻節度字。但作至鎮到官莅事之類可也。又云。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强委重焉。其何說之辭。之字不安。又云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當去祝辭字。

退之論時俗之弊云。每爲文得意。人必怪之。至應事俗作。下筆自慙者。人反以爲好。王元之嘗謂祭裴少卿文當是。蓋得之矣。然顏子不貳過論亦此類耳。而置集中何也。

退之祭柳子厚文云。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而其下復用嗟字。似不可也。

石鼎聯句詩序云。斯須曙鼓動鼕鼕。何必用鼕鼕兩字。當削去之。

李于墓誌云。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多卻不食二字。

師說云。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此兩節。文理不相承。

圬者王承福傳云。又曰。粟、稼而生者也。又字不安。蓋前無承藉語也。

貓相乳說云。客曰。三功德如是。祥祉如是。其善持之也可知已。旣已。因敍之以爲貓相乳說云爾。旣已字不安。爾字亦贅。

仲長統贊云。自謂高幹有雄志而無雄才。自字不安。言譽可也。

樊紹述墓誌云。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斯語字殊不愜。古人或云何至斯極者。言若是之甚耳。非極至之極也。

退之論許遠之事云。城壞。其徒俱死。獨蒙媿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而字上著不得嗚呼字。

貓相乳說云。貓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母死焉。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鳴咿咿。母且死一句贅而害理。且字訓將也。

薛公達墓誌云。鳳翔軍帥設的命射。君三發連三中。中輒一軍大呼以笑。連三大呼笑。下五字似不須用。史記云。陳平從攻陳豨、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凡六益封。亦此類。

邵氏聞見錄云。嘗得退之薛助教誌石。與印本不同。挾一矢作指一矢。甚妙。又得李元賓墓銘。亦與印本不同。印本云文高乎當世。行過乎古人。竟何爲哉。石本乃作意何爲哉。益嘆石本之語妙。予謂指字太做作。不若挾之自然。意字尤無義理。亦只當作竟。邵氏之評。殊未當也。茆荊產云。碑本蓋初作時遂刻之。中間或有未安。他日自加點定。未可知也。若初本不同。當擇其善者取之。不必專以石刻爲正。此說盡矣。

陳後山云。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予謂不然。唐人本短於議論。故每如此。議論雖多。何害爲記。蓋文之大體。固有不同。而其理則一。殆後山妄爲分別。正猶評東坡以詩爲詞也。且宋文視漢唐百體皆異。其開廓橫放。自一代之變。而後山獨怪其一二何邪。

後山詩話云。黃詩韓文。有意故有工。左、杜則無工矣。然學者必先黃、韓。不由黃、韓而爲左、杜。則失之拙易。此顛倒語也。左、杜冠絕古今。可謂天下之至工。而無以加之矣。黃、韓信美。曾何可及。而反憂學者有拙易之失乎。且黃、韓與二家亦殊不相似。初不必由此而爲彼也。陳氏喜爲高論而不中理。每每如此。

丹陽洪氏注韓文有云。字字有法。法左氏司馬遷也。予謂左氏之文。固字字有法矣。司馬遷何足以當之。文法之疎。莫遷若也。

柳子厚謂退之平淮西碑猶有帽子頭。使己爲之。便說用兵伐叛。此爭名忌刻。妄加詬病耳。其實豈必如是論。而今世人往往主其說。凡有以議論入者。輒援是以駁之。亦已過矣。

劉禹錫評段文昌平淮西碑云。碑頭便曰韓弘爲統。公武爲將。用左氏欒書將中軍。欒黶佐之之勢也。又是倣班固燕然碑銘。別是一家之美。嗚呼。劉、柳當時譏病退之。出於好勝而爭名。其論不公。未足深怪。至於文昌之作。識者皆知其陋矣。而禹錫以不情之語。妄加推奬。蓋意在傾退之。故因而爲之借助耳。彼眞小人也哉。

東坡嘗欲效退之送李愿序作一文。每執筆輒罷。因笑曰。不若且讓退之獨步。此誠有所讓耶。抑其實不能邪。蓋亦一時之戲語耳。古之作者。各自名家。其所長不可強而同。其優劣不可比擬而定也。自今觀之。坡文及此者豈少哉。然使其必模放而成。亦未必可貴也。

邵氏云。韓文自經中來。柳文自史中來。定是妄說。恰恨韓文皆出於經。柳文皆出於史。或謂東坡學史記、

戰國策。山谷尊法蘭亭序者。亦不足信也。

世稱李、杜。而李不如杜。稱韓、柳而柳不如韓。稱蘇、黃而黃不如蘇。不必辨而後知。歐陽公以爲李勝杜。晏元獻以爲柳勝韓。江西諸子以爲黃勝蘇。人之好惡。固有不同者。而古今之通論不可易也。

晏殊以爲柳勝韓。李淑又謂劉勝柳。所謂一蟹不如一蟹。柳子厚放逐既久。憔悴無聊。不勝憤激。故觸物遇事。輒弄翰以自託。然不滿人意者甚多。若辨伏神。憎王孫。罵尸蟲。斬曲几。哀溺。招海賈之類。苦無義理。徒費雕鐫。不作可也。黔驢等說。亦不足觀。

罵尸蟲文意本責尸蟲。而終之以祝天帝。首尾相背矣。捕蛇者說云。呌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殊爲不美。退之無此等也。

子厚才識不減退之。然而令人不愛者。惡語多而和氣少耳。

滹南遺老集卷三十六

文辨三

杜牧之阿房宮賦云。長橋臥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或以雲爲雩字之譌。其說幾是。然亦於理未愜。豈望橋時常晴。而視複道必陰晦耶。鼎鐺玉石。金塊珠礫。曾子固以爲瑰當作塊。言視金珠如土塊瓦礫耳。然則鼎鐺玉石亦謂視鼎如鐺。視玉如石矣。無乃太艱澀而不成語乎。弃擲邐迤。恐是邐迤弃擲。

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爲君。多嗟乎字。當在滅六國上。尾句云。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此亦語病也。有使字則哀字下不當復云後人。言哀後人則使字當去。讀者詳之。

王義方彈李義府章云。貪冶容之好。原有罪之淫。恐漏洩其謀。殞無辜之正。雖挾山超海之力。望此猶輕。迴天轉日之威。方斯更劣。金風戒節。玉露啓塗。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將鷹鸇並擊。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其辭蕪陋。讀之可笑。而林少穎觀瀾集顧選取之。何其濫也。

封敖爲李德裕制辭云。謀皆予同。言不他惑。斯亦無甚可嘉。而德裕大喜。且以金帶贈之。蓋德裕得君。謀從計合。方自以知遇爲幸。而敖適中其心故爾。又武宗使作詔書慰邊將傷夷者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善其如意。賜以宮錦。予謂居字亦不愜也。

楚詞自是文章一絕。後人固難追攀。然得其近似可矣。如皮日休擬九歌有云。王孫何處兮碧草極目。公子不來兮清霜滿樓。汀邊月色兮曉將曉。浦上蘆花兮秋復秋。此何等語耶。

李翺與王載書論文云。義雖深。理雖當。辭不工。不成爲文。陸機曰。怵他人之我先。退之曰。惟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逌爾。則班固言之矣。曰輾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予謂文貴不襲陳言。亦其大體耳。何至字字求異。如翺之說。且天下安得許多新語耶。甚矣、唐人之好奇而尚辭也。

歐陽晝錦堂記。大體固佳。然辭困而氣短。頗有爭張妝飾之態。且名堂之意。不能出脫。幾於屬題。或曰。記言魏公之詩以快恩讎、矜名譽爲可薄。而以昔人所夸者爲戒。意者魏公自述甚詳。故記不復及。但推廣而言之耳。惜未見魏公之詩也。曰。是或然矣。然記自記。詩自詩。後世安能常並見而參考哉。東坡作周茂叔濂溪詩云。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拋彭澤米。偶似西山夫。遂即世所知。以爲溪之呼。如此、則無病矣。

桑榆雜錄云。或言醉翁亭記用也字太多。荊公曰。以某觀之。尚欠一也字。坐有范司戶者曰。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此處欠之。荊公大喜。予謂不然。若如所說。不惟意斷。文亦不健矣。恐荊公無此言。誠使有之。亦戲云爾。

醉翁亭記言太守宴曰。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似是旋造也。

宋人多譏病醉翁亭記。此蓋以文滑稽。曰。何害爲佳。但不可爲法耳。

荊公謂王元之竹樓記勝歐陽醉翁亭記。魯直亦以爲然。曰。荊公論文。常先體製而後辭之工拙。予謂醉翁亭記雖涉玩易。然條達迅快。如肺肝中流出。自是好文章。竹樓記雖復得體。豈足置歐文之上乎。

歐公秋聲賦云。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多卻聲字。又云。豐草綠縟而爭茂。佳木蔥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多卻上二句。或云草正茂而色變。木方榮而葉脫。亦可也。

憎蒼蠅賦非無好處。乃若蒼頭丫髻。巨扇揮颺。或頭垂而腕脫。每立寐而顛僵。殆不滿人意。至於孔子何由見周公於髣髴。莊生安得與蝴蝶而飛揚。已爲勉強。而又云王衍何暇於清談。賈誼堪爲之太息。可以一笑也。議者反謂非永叔不能賦此等語耶。

宋人詩話言薛奎尹京。下畏其嚴。號薛出油。奎聞之。後在蜀乃作春游詩十首。因自呼薛春游。蓋欲換前稱也。歐公誌奎墓云。公在開封。以嚴爲治。京師之民。至私以俚語目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閭閻爲之斂容。而至今之人。猶或目之。歐公所謂俚語。必詩話所載者也。然後世讀之。安能知其意邪。删之可也。

歐公贊唐太宗。始稱其長。次論其短。而終之曰。然春秋之法。常責備於賢者。此一然字甚不順。公意本謂太宗賢者。故責備耳。若下然字。卻是不足責也。必以蓋字乃安。世人讀之皆不覺。曾當有以辨之者。又云。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既曰由漢以來。則自古字亦重複。

歐公多錯下其字。如唐書藝文志云。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德宗贊云。恥見屈

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姦諛。故其疑蕭復之輕己。謂姜公輔爲賣直。而不能容。薛奎墓誌云。遭時之士。功烈顯於朝廷。名譽光於竹帛。故其常視文章爲末事。蘇子美墓誌云。時發憤悶於歌詩。又喜行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尹師魯墓誌云。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此等其字。皆當去之。五代史蜀世家論云。龍之爲物。以不見爲神。今不上於天而不見於水中。是失職也。然其一何多歟。然其二字尤乖戾也。

歐公誌蘇子美墓云。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爭字不安。

張九成云。歐公五代史論多感歎。又多設疑。蓋感歎則動人。設疑則意廣。此作文之法也。慵夫曰。歐公之論。則信然矣。而作文之法。不必如是也。

歐公散文自爲一代之祖。而所不足者。精潔峻健耳。五代史論曲折太過。往往支離蹉跌。或至渙散而不收。助詞虛字。亦多不愜。如吳越世家論尤甚也。

湘山野錄云。謝希深、尹師魯、歐陽永叔各爲錢思公作河南驛記。希深僅七百字。歐公五百字。師魯止三百八十餘字。歐公不伏在師魯之下。別撰一記。更減十二字。尤完粹有法。師魯曰。歐九眞一日千里也。予謂此特少年豪俊一時爭勝而然耳。若以文章正理論之。亦惟適其宜而已。豈專以是爲貴哉。蓋簡而不已。其弊將至於儉陋而不足觀矣。

歐公謝校勘啓云。脫絢組之三十。簡編多前後之乖。幷盤庚於一篇。文章有合離之異。以仲尼之博學。猶存郭公以示疑。非元凱之勤經。孰知門王而爲閏。其舉譌舛之類。初止於是。蓋亦足矣。而播芳大全載畫遒謝正字啓。窮極搜抉。幾二千言。此徒以誇媚詩人耳。豈爲文之體哉。

邵公濟云。歐公之文。和氣多。英氣少。東坡之文。英氣多。和氣少。其論歐公似矣。若東坡豈少和氣者哉。文至東坡。無復遺恨矣。

趙周臣曰。黨世傑嘗言文當以歐陽子爲正。東坡雖出奇。非文之正。定是謬語。歐文信妙。詎可及坡。坡冠絕古今。吾未見其過正也。

冷齋夜話載東坡經藏記事。荊公愛之。至稱爲人中龍。苕溪辨之。以爲坡平時譏切介甫極多。彼不能無芥蒂於懷。則未必深喜其文。疑冷齋之妄。予觀坡在黃州答李琮書曰。聞荊公見稱經藏文。是未離妄語也。便當印可。何哉。然則此事或有之。二公之趣固不同。至於公論。豈能遂廢。而苕溪輒以私意量之邪。李定鞠子瞻獄。必欲置諸死地。疾之深矣。然而出而告人。以爲天下之奇才。蓋歎息者久之。而何疑於荊公之言乎。

荊公謂東坡醉白堂記爲韓白優劣論。蓋以擬倫之語差多。故戲云爾。而後人遂爲口實。夫文豈有定法哉。意所至則爲之。題意適然。殊無害也。

東坡超然臺記云。美惡之辨戰乎中。去取之擇交乎前。不若云美惡之辨交於前。去取之擇戰乎中也。子由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不須其臺字。但作名之可也。

東坡潮州韓文公廟碑云。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審字當作必。蓋必者料度之詞。審者證驗之語。差之毫釐而質若白黑也。

或疑前赤壁賦所用客字不明。予曰。始與泛舟及舉酒屬之者。衆客也。其後吹洞簫而酬答者一人耳。此固易見。復何疑哉。

赤壁後賦自夢一道士至道士顧笑。皆覺後追記之辭也。而所謂疇昔之夜。飛鳴過我者。卻是夢中問答語。蓋嗚呼噫嘻上少句喻字。

黠鼠賦云。吾聞有生莫智於人。擾龍伐蛟。登龜狩麟。役萬物而君之。卒見使於一鼠。墮此蟲之計中。驚脫兎於處女。夫役萬物者。適言人之靈也。見使於鼠者。一己之事也。似難承接。

東坡祭歐公文云。奄一去而莫予追。予字不安。去之可。

東坡用矣字有不安者。超然臺記云。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成都府大悲閣記云。髮皆吾頭而不能為頭之用。手足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韓文公廟碑云。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此三矣字皆不安。明者自見。蓋難以言說也。

東坡自言其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滔滔汨汨。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自知所之者。常行於所當行。而止於不可不止。論者或譏其太誇。予謂唯坡可以當之。夫以一日千里之勢。隨物賦形之能。而理盡輒止。未嘗以馳騁自喜。此其橫放超邁而不失為精純也耶。

東坡之文。具萬變而一以貫之者也。為四六而無俳諧偶儷之弊。為小詞而無脂粉纖豔之失。楚辭則略依倣其步驟。而不以奪機杼為工。禪語則姑為談笑之資。而不以窮葛藤為勝。此其所以獨兼衆作。莫可端倪。而世或謂四六不精於汪藻。小詞不工於少游。禪語、楚詞、不深於魯直。豈知東坡也哉。

滹南遺老集卷三十七

文辨四

古人或自作傳。大抵姑以託興云爾。如五柳醉吟六一之類可也。子由著潁濱遺老傳。歷述平生出處言行之詳。且詆訾衆人之智以自見。始終萬數千言。可謂好名而不知體矣。既乃破之以空相之說。而以為不必存。蓋亦自覺其失也歟。

蘇叔黨思子臺賦。步驟馳騁。抑揚反覆。可謂奇作。然引扶蘇事不甚切。按始皇止以扶蘇數直諫。故使監兵於外。當時趙高輩未敢逞其奸。及帝病疲。為書召扶蘇。而高輩矯遺詔賜死耳。豈始皇不蚤定儲嗣。則可謂其信讒而殺之非也。且秦何嘗築臺寄哀。而云三后一律。同名齊實乎。幸曾孫之無恙。聊或慰夫九原。此兩句隔斷文勢。宜去之。其言晉惠事云。寫餘哀於江陵。發故臣之幽契。夫江統陸機之作誄。出於己意。而非上命。則畦逕有礙。亦當刪削。其言曹操事云。然後知鼠齧之果無。此尤乖戾。本以愛倉舒相明。而卻似惜華佗。又云同舐犢於晚歲。又何怨於老羆。操問楊彪何瘦。而答以老牛舐犢。操為改容。是豈有怨意哉。但下疑怪等字可也。

蘇東坡颶風賦云。此颶之漸也。少箇風字。又云此颶之先驅爾。卻多颶字。但云此其先驅足矣。風息之後。父老來唁。酒漿羅列。至於理草木。葺軒檻。補茅茨。塞牆垣。則時已久矣。而云已而山林寂然。海波不興。動

者自此。鳴者自停。豈可與上文相應哉。

魯直白山茶賦云。彼細腰之子孫。與莊生之物化。方坏戶以思溫。故無得而凌跨。竹溪党公曰。此止謂冬無蜂蝶耳。何用如許。予謂詞人狀物之言。不當如是論。然數句自非佳語。細腰子孫。既已不典。而又以莊生物化爲蝶。不亦謬乎。

江西道院賦。最爲精密。然酌樽中之醁一句頗贅。但云公試爲我問山川之神足矣。

王元之待漏院記。文殊不典。人所以喜之者。特取其規諷之意耳。

代古人爲文者。必彼有不到之意。而吾爲發之。且得其體製乃可。如柳子天對。蘇氏侯公說項羽之類。蓋二幾矣。王元之擬伯益上夏啓。子房招四皓等書。既無佳意。而語尤卑俗。只是已作。其徒勞亦甚。而選文者或錄之。又何其無識也。

張伯玉以六經閣記折困曾子固。而卒自爲之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士大夫以爲美談。予嘗於文鑑見其全篇。冗長汗漫。無甚可嘉。不應遽勝子固也。或言子固陰毀伯玉。且嘗時譽者太盛。故伯玉薄之云。

宋人稱胡旦喜玩人。嘗草江仲甫升□□□使額制云。歸馬華山之陽。朕雖無愧。放牛桃林之野。爾實有功。江小字忙兒故也。又行一巨璫誥詞云。久淹禁署。克慎行藏。由是宦豎切齒。夫制誥王言也。而寓譏戲侮之語。豈不可罪哉。

孫覿求退表有云。聽貞元供奉之曲。朝士無多。見天寶時世之妝。外人應笑。新豐翁右臂已折。杜陵叟左耳又聾。夫臣子陳情於君父。自當以誠實懇惻爲主。而文用四六。既已非矣。而又使事如此。豈其體哉。宋自過江後。文弊甚矣。舊說楊大年不愛老杜詩。謂之村夫之語。而近見傅獻簡嘉話云。晏相常言大年尤不喜韓、柳文。恐人之學。常橫身以蔽之。嗚呼。爲詩而不取老杜。爲□□□取韓柳。其識見可知矣。

吾舅周君德卿嘗云。凡文章巧於外而拙於內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適獨坐。可以取口稱而不可得首肯。至哉其名言也。杜牧之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李義山云。公之新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此豈巧於外者之所能邪。

邵氏云。楊、劉四六之體。必謹四字六字律令。故曰四六。然其弊類俳可鄙。歐、蘇力挽天河以滌之。偶儷甚惡之氣一除。而四六之法則亡矣。夫楊、劉唯謹於四六。故其弊至此。思欲反之。則必當爲歐、蘇之橫放。既惡彼之類俳。而又以此爲壞四六法。非夢中顚倒語乎。且四六之法。亦何足惜也。

四六。文章之病也。而近世以來。制誥表章。率皆用之。君臣上下之相告語。欲其誠意交孚。而駢儷浮辭。不啻如俳優之鄙。無乃失體邪。有明王賢大臣一禁絕之。亦千古之快也。

科舉律賦。不得預文章之數。雖工不足道也。而唐宋諸名公集往往有之。蓋以編錄者多愛不忍。因而附入。此適足爲累而已。柳子厚夢愈膏肓疾賦。雖非科舉之作。亦當去之。

凡人作文字。其他皆得自由。唯史書、實錄、制誥王言。決不可失體。世之秉筆者。往往不謹。馳騁雕鐫。無所

不至。自以爲得意。而讀者亦從而歎美。識眞之士。何其少也。

凡文章須是典實過於浮華。平易多於奇險。始爲知本末。世之作者。往往致力於其末。而終身不返。其顚倒亦甚矣。

或問文章有體乎。曰無。又問無體乎。曰有。然則果何如。曰定體則無。大體須有。

書傳中多有自今以來之語。此亦疵病。蓋由昔至今而云來則順。由今至後者言往可也。

宋玉稱鄰女之狀曰。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予謂上二太字不可下。夫其紅白適中。故著粉太白。施朱太赤。乃若長短則相形者也。增一分既已太長。則先固長矣。而減一分乃復太短。卻是元短。豈不相窒乎。是可去之。

史記屈原傳云。每出一令。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曰字與以爲意重複。柳文鶻說云。余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而黙。徐徐而俯者。善之徒。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亦是類也。

史記田敬叔完世家云。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爲非恒人。而憐之。梁鴻傳云。鄰里耆老。見鴻非恆人。蔡高狀異恆人。孫權骨體不恆。苻堅骨相不恆。姚萇志度不恆。此等恆字皆當作常。蓋恆雖訓常。止是久遠之意。非尋常之常也。

張良聞高祖曰。上平生所憎誰最甚者。袁盎慰文帝曰。上自寬。夫稱君爲上。自傍而言則可。面稱之似不安也。

張釋之言盜長陵一抔土。抔。掬也。此本謂發冢。而云一抔者。蓋不敢指斥耳。駱賓王檄武后書云。一抔之土未乾。世皆稱工。而其語意實未安也。而唐彥謙詩復有眼見愚民盜一抔之句。豈不益謬哉。

張安世爲光祿勳。郎有小便殿上者。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邪。何以字別卻。本意當云安知非耳。

後漢張升見黨事起。去官歸鄉里。與友人相抱而泣。陳留老父見而謂曰。網羅張天。去將安所。朱浮敗走失道。問野人。答曰。天網恢恢。逃將安所。二所字不成語。謂之往可也。

吳志蜀零陵太守郝普爲呂蒙所給而降。慚恨入地。此不成義理。謂有欲入地之意則可。直云入地可乎。

新唐記姚崇談僧事云。髮而髡者。餘萬二千人。此本萬二千餘人耳。如子京所云。則是多餘許數也。可謂求文而害理。然此病人多犯之者。不獨子京也。

范蜀公記狄青面具事。止云帶銅面具而已。灑水燕談則曰面銅具。聞見錄又曰帶銅鑄人面。予謂邵氏語類重濁。燕談似簡而文。然安知其爲何具。俱不若蜀公之眞。蓋面具二字自有成言也。

通鑑云。吳主孫皓惡人視己。羣臣侍見。莫敢舉目。左丞相陸凱曰。君臣無不相識之道。猝有不虞。不知所赴。吳主乃聽凱自視。而他人如故。予謂自視字不安。若云獨聽凱視可矣。

通鑑。劉聰朝崔暐說太弟乂曰。四衛精兵。不減五千。晉孝武時幽州治中平規謂唐公洛曰。控弦之士。不減五十餘萬。唐懿宗每月宴設。不減十餘。予謂凡不減字。止可以比對處言之。而非所以料數也。宇文泰

韓賀拔岳曰。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是矣。餘減字皆當作下。新唐書劉仁軌諫校獵妨農事云。役雖簡易。猶不損數萬。損字尤非也。通鑑云。謝安好聲律。朞功之慘。不廢絲竹。予謂聲律字不安。若作聲伎聲樂或音律則可矣。

通鑑云。苻堅銳意欲取江東。寢不能旦。旦字不安。

通鑑宋紀。蕭道成遣薛淵將兵助袁粲。淵固辭。道成曰。但當努力。無所多言。齊紀。豫章王嶷常慮盛滿。求解揚州。武帝不許。曰。畢汝一世。無所多言。二所字殊乖也。

通鑑魏中尉元匡劾于忠專恣云。觀其此意。欲以無上自處。唐上官婉兒爲節愍太子所索。大呼曰。觀其此意。即當次索皇后以及大家。周書言齊王憲善處嫌疑云。高祖亦悉其此心。故得無患。其此二字。豈可一處用。新唐李德裕論朋黨云。仁人君子。各行其已。不可交以私。亦下不得其字。

史傳中間有不避俗語者。以其文之則失眞也。齊後主欲殺斛律光。使力士劉桃枝自後撲之。不倒。通鑑改爲不仆。仆亦倒也。然撲字下不宜用。

通鑑。唐文皇時。權萬紀言宣、饒二州銀利事。上曰。卿欲以桓、靈俟我邪。俟當作待。蓋俟雖訓待。乃候待之待。非待遇之待也。

通鑑云。唐宣宗時。吐蕃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五千里。赤地殆盡。殆盡、卻似幾無也。不若作徧字。

通鑑記周世宗禁銅事云。唯官法物及寺觀鐘磬鈸鐸留外。自餘民間銅器。悉令輸官。既有外字。不當更云自餘也。然楚世家或說頃襄王之辭。亦有外其餘字。

揚権之辭。宋祁之史。江西諸子之詩。皆斯文之蠹也。散文至宋人始是眞文字。詩則反是矣。

滹南遺老集卷三十八

詩話上

世所傳千家註杜詩。其間有曰新添者四十餘篇。吾舅周君德卿嘗辨之云。唯瞿唐懷古、呀鶻行、送劉僕射惜別行爲杜無疑。其餘皆非眞本。蓋後人依倣而作。欲竊盜以欺世者。或又妄撰其所從得。誣引名士以爲助。皆不足信也。東坡嘗謂太白集中往往雜入他人詩。蓋其雄放不擇。故得容僞。於少陵則決不能。豈意小人無忌憚如此。其詩大抵鄙俗狂瞽。殊不可讀。蓋學步邯鄲。失其故態。求居中下且不得。而欲以爲少陵。眞可憫笑。王直方詩話。既有所取。而鮑文虎、杜時可間爲註說。徐居仁復加編次。甚矣世之識眞者少也。其中一二雖稍平易。亦不免蹉跌。至於逃難、解憂、送崔都水、聞惠子過東溪、巴西觀漲、及呈寶使君等。尤爲無狀。洎餘篇大似出於一手。其不可亂眞也。如糞丸之在隋珠。不待選擇而後知。然猶不能辨焉。世間似是而相奪者。又何可勝數哉。予所以發憤而極論者。不獨爲此詩也。吾舅自幼爲詩。便祖工部。其教人亦必先此。嘗與予語及新添之詩。則嚬蹙曰。人才之不同。如其面焉。耳目鼻口。相去亦無幾矣。然諦視之。未有不差殊焉。詩至少陵。他人豈得而亂之哉。公之持論如此。其中必有所深得者。顧我輩未之見耳。表而出之。以俟明眼君子云。

吾舅嘗論詩云。文章以意爲之主。字語爲之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使不從。世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

錮。甚者反役其主。可謂深中其病矣。又曰。以巧爲巧。其巧不足。巧拙相濟。則使人不厭。唯甚巧者乃能就拙爲巧。所謂游戲者。一文一質。道之中也。雕琢太甚。則傷其全。經營過深。則失其本。又曰。頸聯頷聯。初無此說。特後人私立名字而已。大抵首二句論事。次二句猶須論事。首二句狀景。次二句猶須狀景。不能遽止。自然之勢。詩之大略。不外此也。其鷹質之論哉。

史舜元作吾舅詩集序。以爲有老杜句法。蓋得之矣。而復云。由山谷以入。則恐不然。吾舅兒時便學工部。而終身不喜山谷也。若虛嘗乘間問之。則曰。魯直雄豪奇險。善爲新樣。固有過人者。然於少陵初無關涉。前輩以爲得法者。皆未能深見耳。舜元之論。豈亦襲舊聞而發歟。抑其誠有所見也。更當與知者訂之。

謝靈運夢見惠連而得池塘生春草之句。以爲神助。石林詩話云。世多不解此語爲工。蓋欲以奇求之耳。此語之工。正在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借以成章。故非常情之所能到。冷齋云。古人意有所至。則見於情。詩句蓋寓也。謝公平生喜見惠連。而夢中得之。此當論意。不當泥句。張九成云。謝靈運平日好雕鐫。此句得之自然。故以爲奇。田承君云。蓋是病起忽然見此。爲可喜而能道之。所以爲貴。予謂天生好語。不待主張。苟爲不然。雖百說何益。李元膺以爲反覆求之。終不見此句之佳。正與鄙意暗同。蓋謝氏之誇誕。猶存兩晉之遺風。後世惑於其言而不敢非。則宜其委曲之至是也。

梅聖俞愛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之句。以爲天容時態。融和駘蕩。如在目前。或者病之曰。夕陽遲繫花。而春水漫不繫柳。苕溪又曰。不繫花而繫塢。予謂不然。夕陽遲固不在花。然亦何關乎塢哉。詩言春日遲遲者。舒長之貌耳。老杜云。遲日江山麗。此復何所繫耶。彼自詠自然之景。如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初無他意。而論者妄爲云云。何也。裴光約詩云。行人折柳和輕絮。飛燕銜泥帶落花。或曰柳當有絮。泥或無花。苕溪以爲得其膏肓。此亦過也。據一時所見。則泥之有花。不害於理。若必以常有責之。則絮亦豈所常有哉。

柳公權殿閣生微涼之句。東坡罪其有美而無箴。乃爲續成之。其意固佳。然責人亦已甚矣。呂希哲曰。公權之詩。已含規諷。蓋謂文宗居廣廈之下而不知路有暍死也。洪駒父、嚴有翼皆以爲然。或又謂五絃之薰。所以解慍阜財。則是陳善閉邪。責難之意。此亦彊勉而無謂。以是爲諷。其誰能悟。予謂其實無之。而亦不必有也。規諷雖臣之美事。然燕閑無事。從容談笑之暫。容得順適於一時。何必盡以此而繩之哉。且事君之法。有所寬乃能有所禁。略其細故於平素。乃能辨其大利害於一朝。若夫煩碎迫切。毫髮不恕。使聞之者厭苦而不能堪。彼將以正人爲仇矣。亦豈得爲善諫邪。

杜詩稱李白云。天子呼來不上船。吳虎臣漫錄以爲范傳正太白墓碑云。明皇泛白蓮池。召公作引。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乃命高將軍扶以登舟。杜詩蓋用此事。而夏彥剛謂蜀人以襟領爲船。不知何所據。苕溪叢話亦兩存之。予謂襟領之說。定是謬妄。正使有據。亦豈詞人通用之語。特以船字生疑。故爾委曲。然范氏所記。白被酒於翰苑。而少陵之稱。乃市上酒家。則又不同矣。大抵一時之事。不盡可考。不知太白凡幾醉。明皇凡幾召。而千載之後。必於傳記求其證邪。且此等不知。亦何害也。

老杜北征詩云。見耶背面啼。吾舅周君謂耶當爲爺字之誤。其說甚當。前人詩中亦或用耶孃字。而此詩之體不應爾也。

近代詩話云。杜詩云。卑飛寒始急。白氏歌云。千呼萬喚始出來。人皆以爲語病。其實非也。事之終始。則音上聲。有所宿留。則音去聲。予謂不然。古人稽至。初無俗忌之嫌。蓋亦不必辨也。

荊公云。李白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至於杜甫。則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蓋其緒密而思深。非淺近者所能窺。斯其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而歐公云。甫之於白。得其一節。而精彊過之。是何其相反歟。然則荊公之論。天下之公言也。

退之詩有云。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杯。世皆以爲工。予謂縞者其先所有。縞帶銀杯。因車馬而見耳。隨逐二字甚不安。歐陽永叔、江鄰幾以坳中初蓋底。垤處遂成堆之句。當勝此聯。而或者曰。未知退之眞得意否。以予觀之。二公之評論實當。不必問退之之意也。

退之謁衡嶽詩云。手持杯珓導我擲。云此最吉餘難同。吉字不安。但言靈應之意可也。

退之詩云。豈不旦夕念。爲爾惜居諸。居諸語辭耳。遂以爲日月之名。既已無謂。而樂天復云。廢與相催逼。日月互居諸。恩光未報答。日月忽居諸。老杜又有童丱聯居諸之句。何也。

退之詩云。泥盆淺小詎成池。夜半青蛙聖得知。言初不成池。而蛙已知之。速如聖耳。山谷詩云。羅幃翠帟深調護。已被游蜂聖得知。此知字何所屬邪。若以屬蜂。則被字不可用矣。

孔毅父雜說譏退之笑長安富兒不解文字飲。而晚年有聲伎。罪李于翟諸人服金石。而自餌硫黃。陳後山亦有此論。甚矣其妄議人也。紅裙之誚。亦曰唯知彼而不知此。蓋詞人一時之戲言。非遂以近婦人爲諱也。且詩詞豈當如是論。而遽以爲口實邪。其罪李于翟。特斥其燒煉丸砂而祈長生耳。病而服藥。豈所禁哉。樂天思舊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竟不痊。則公亦因病而出於不得已。初不如于翟有所覬幸以致斃也。抑前詩復有盤饌維羶葷之句。以二字繩之。則又當不敢食肉矣。

崔護詩云。去年今日此門中。又云。人面祇今何處去。沈存中曰。唐人工詩。大率如此。雖兩今字不恤也。劉禹錫詩云。雪裏高山頭白早。又云。于公必有高門慶。自注云。高山本高。於門使之高。二義殊。三山老人曰。唐人忌重疊用字。如此二說。何其相反歟。予謂此皆不足論也。

宋之問詩有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或曰。此之問甥劉希夷句也。之問酷愛。知其未之傳人。懇乞之。不與。之問怒。乃以土袋壓殺之。此殆妄耳。之問固小人。然不應有是。年年歲歲。歲歲年年。何等陋語。而以至殺其所親乎。大抵詩話所載。不足盡信。池塘生春草。有何可佳。而品題者百端不已。荊公金牛洞六言詩。初亦常語。而晁無咎附之楚辭。以爲二十四字而有六穪騷言之遺味。書生之口。何所不有哉。

樂天詩云。楚王疑忠臣。江南放屈平。晉朝輕高士。林下棄劉伶。一人常獨醉。一人常獨醒。醒者多苦志。醉者多歡情。歡情信獨善。苦志竟何成。夫屈子所謂獨醒者。特以爲孤潔不同俗之喻耳。非其言飲酒也。詞

人情任作實事用，豈不慢哉。

樂天之詩，情致曲盡，入人肝脾，隨物賦形，所在充滿，殆與元氣相侔。至長韻大篇，動數百千言，而順適愜當，句句如一，無爭張牽強之態。此豈撚斷吟鬚悲鳴口吻者之所能至哉。而世或以淺易輕之，蓋不足與言矣。

郊寒白俗，詩人類鄙薄之。然鄭厚評詩，荊公、蘇、黃輩，曾不比數，而云樂天如柳陰春鶯、東野如草根秋蟲，皆造化中一妙，何哉。哀樂之眞，發乎情性，此詩正理也。

皮日休詠房杜詩云，黃閣三十年，淸風一萬古。凡言千古萬古者，皆是無窮之意。今下一字，便有所止矣。

滹南遺老集卷三十九

詩話中

唐子西語錄云，古之作者，初無意於造語，所謂因事陳辭。老杜北征一篇，直紀行役耳。忽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此類是也。文章即如人作家書乃是。慵夫曰，子西談何容易。工部之詩，工巧精深者何可勝數，而摘其一二，遂以爲訓哉。正如冷齋言樂天詩必使老嫗盡解也。夫三百篇中亦有如家書及老嫗能解者，而可謂其盡然乎。且子西又嘗有所論曰，詩在與人商論，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閑一字，放過則不可。殆近法家，難以言恕。故謂之詩律。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途。學者不能強所劣，往往舍難而趨易。文章不工，每坐此也。又曰，吾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未見可羞處，明日取讀，疵病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覆改正，稍稍有加。數日再讀，疵病復出。如此數四，方敢示人。然終不能奇也。觀此二說，又何其立法之嚴而用心之勞邪。蓋喜爲高論而不本於中者，未有不自相矛盾也。退之曰，文無難易，惟其是耳。豈復有病哉。

歐公寄常秩詩云，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伊川曰，夙興趨朝，非可笑事。永叔不必道。夫詩人之言，豈可如是論哉。程子之誠敬，亦已甚矣。

荊公詠雪云，誠問火城將策試，何如雲屋聽窗知。苑極之不愛其上句。山谷云，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

有絕交書。極之不愛其下句。此與人意暗同。

雖可雪詩有斜倚潘岳驢、橫上馬良眉之句，陳正敏以爲信然。卻是假雪耳。

盧延讓有栗爆燒氈破，猫跳觸鼎翻之句，楊文公深愛，而或者疑之。予謂此語固無甚佳，然讀之可以想見明窗溫爐閑閒坐之適。楊公所愛，蓋其境趣也邪。

東坡詩云，文章豈在多，一頌了伯倫。朱少章云，唐藝文志有劉伶文集三卷，則非無他文章也。坡豈偶忘於落筆之時乎。抑別有所聞也。予謂不然。按晉史云，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坡亦據此而已。且公意本謂只此一篇足以道盡平生，傳名後世，則他文有無，亦不必論也。

東坡章質夫惠酒不至詩，有白衣送酒舞淵明之句。碧溪詩話云，或疑舞字太過。及觀庾信答王褒餉酒云，未能扶畢卓，猶足舞王戎。乃知有所本。予謂疑者但謂淵明身上不宜用耳。何論其所本哉。

東坡題陽關圖云，龍眠獨識殷勤處，畫出陽關意外聲。予謂可言聲外意，不可言意外聲也。

東坡酷愛歸去來辭，既次其韻，又衍爲長短句，又裂爲集字詩，破碎甚矣。陶文信美，亦何必爾。是亦未免近俗也。

東坡和陶詩，或謂其終不近，或以爲實過之。是皆非所當論也。渠亦因彼之意以見吾意云爾，曷嘗心競而較其勝劣邪。故但觀其眼目旨趣之何如則可矣。

東坡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夫所貴於畫者，爲其似耳。畫而不似，則如勿畫。命題而賦詩，不必此詩，果爲何語。然則坡之論非歟。曰，論妙在形似之外，而非遺其形似。不窘於題，而要不失其題。如是而已耳。世之人不本其實，無得於心，而借此論以爲高。畫山水者，未能正作一木一石，而託雲烟杳靄，謂之氣象。賦詩者茫昧僻遠，按題而索之，不知所謂，乃曰格律貴爾。一有不然，則必相嗤點，以爲淺易，而詩常不求是而求奇，眞僞未知，而先論高下，亦自欺而已矣。豈坡公之本意也哉。

鄭厚云，魏晉以來作詩倡和，以文寓意。近世倡和，皆次其韻，不復有眞詩矣。詩之有韻，如風中之竹，石間之泉，柳上之鶯，牆下之蛩，風行鐸鳴，自成音響，豈容擬議。夫笑而呵呵，歎而唧唧，皆天籟也。豈有擇呵呵而笑，擇唧唧而歎哉。慵夫曰，鄭厚此論，似乎太高。然次韻實作詩之大病也。詩道至宋人已自衰弊，而又專以此相尙，才識如東坡，亦不免波蕩而從之。集中次韻者幾三之一。雖窮極技巧，傾動一時，而害於天全多矣。使蘇公而無此，其去古人何遠哉。東坡薄薄酒二篇，皆安分知足之語，而山谷稱其憤世嫉邪，過矣。或言山谷所擬勝東坡，此皮膚之見也。彼雖力加奇險，要出第二，何足多貴哉。且東坡後篇自破前說，此乃眼目，而山谷兩篇只是東坡前篇意，吾未見其勝之也。

東坡臘詞云，揀盡寒枝不肯棲，以其不棲木，故云爾。蓋激詭之致，詞人正貴其如此。而或者以爲語病，是尙可與言哉。近日張吉甫復以鴻漸於木爲辨，而怪昔人之寡聞，此益可笑。易象之言，不當援引爲證也。其實雁何嘗棲木哉。東坡送王緘詞云，坐上別愁君未見，歸來欲斷無腸。此未別時語也，而言歸來，則不順矣。欲斷無腸，亦恐難道。贈陳公密侍兒云，夜來倚席親曾見，此本即席所賦，而下夜來字，卻是隔一日。

王直方詩話稱晁以道見東坡梅詞云.便知道此老須過海.只爲古今人不曾道.到此須罰教去.苕溪漁隱曰.此言鄙俚.近於忌人之長.幸人之禍.直方無識.載之詩話.甚不長人之識趣乎.慵夫曰.此詞意屬朝雲也.以道之言特戲云爾.蓋世俗所謂放不過者.豈有他意哉.苕溪譏直方之無識.而不知己之不通也.

陳後山云.子瞻以詩爲詞.雖工.非本色.今代詞手.唯秦七黃九耳.予謂後山以子瞻詞如詩似矣.而以山谷爲得體.復不可曉.晁無咎云.東坡小詞多不諧律呂.蓋橫放傑出.曲子中縛不住者.其許山谷則曰.詞固高妙.然不是當行家語.乃著腔子唱好詩耳.此言得之.

晁無咎云.眉山公之詞短於情.蓋不更此境耳.陳後山曰.宋玉不識巫山神女而能賦之.豈待更而後知.是直以公爲不及於情也.嗚呼.風韻如東坡.而謂不及於情.可乎.彼高人逸才.正當如是.其溢爲小詞.而閒及於脂粉之間.所謂滑稽玩戲.聊復爾爾者也.若乃纖豔淫媟.入人骨髓.如田中行、柳耆卿輩.豈公之雅趣也哉.

陳後山謂子瞻以詩爲詞.大是妄論.而世皆信之.獨茆荊產辨其不然.謂公詞爲古今第一.今翰林趙公亦云.此與人意暗同.蓋詩詞只是一理.不容異觀.自世之末作.習爲纖豔柔脆.以投流俗之好.高人勝士.亦或以是相勝.而日趨於委靡.遂謂其體當然.而不知流弊之至此也.文伯起曰.先生慮其不幸而溺於彼.故援而止之.特立新意.寓以詩人句法.是亦不然.公雄文大手.樂府乃其游戲.顧豈與流俗爭勝哉.蓋其天資不凡.辭氣邁往.故落筆皆絕塵耳.

東坡南行唱和詩序云.昔人之文.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山川之有雲.草木之有華.充滿勃鬱而見於外.雖欲無有.其可得耶.故予爲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時公年始冠耳.而所有如此.其肯與江西諸子終身爭句律哉.

東坡文中龍也.理妙萬物.氣吞九州.縱橫奔放.若游戲然.莫可測其端倪.魯直區區持斤斧準繩之說.隨其後而與之爭.至謂未知句法.東坡而未知句法.世豈復有詩人.而渠所謂法者.果安出哉.老蘇論揚雄以爲使有孟軻之書.必不作太玄.魯直欲爲東坡之邁往而不能.於是高談句律.旁出樣度.務以自立而相抗.然不免居其下也.彼其勞亦甚哉.向使無坡壓之.其措意未必至是.世以坡之過海爲魯直不幸.由明者觀之.其不幸也舊矣.

吳虎臣漫錄云.歐陽季默嘗問東坡.魯直詩何處是好.坡不答.但極稱道.季默復問.如雪詩臥聽疏疏還密密.曉看整整復斜斜.豈亦佳耶.坡云.正是佳處.慵夫曰.予於詩固無甚解.至於此句.猶知其不足賞也.昔時亦傳客耳.徐師川亦嘗詠雪云.積得重重那許重.飛時片片又何輕.曾端伯以爲警策.且言師川作此語.因誦山谷疎密密之句云.我則不敢容易道.意謂魯直草率而已.語爲工也.噫.予之惑滋甚矣.

王直方云.東坡言魯直詩高出古人數等.獨步天下.予謂坡公決無是論.縱使有之.亦非誠意也.蓋公嘗跋魯直詩云.每見魯直詩.未嘗不絕倒.然此卷語妙甚.能絕倒者.已是可人.又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適用.然不爲無補於世.又云.如蝤蛑江瑤柱.格韻高絕.盤飧盡廢.然多食

則發風動氣.其許可果何如哉.山谷之詩.有奇而無妙.有斬絕而無橫放.鋪張學問以爲富.點化陳腐以爲新.而渾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此所以力追東坡而不及歟.或謂論文者尊東坡.言詩者右山谷.此門生親黨之偏說.而至今詞人多以爲口實.同者襲其迹而不知返.異者畏其名而不敢非.嘗乎吾舅周君之論也.曰.宋之文章至魯直.已是偏仄處.陳後山而後.不勝其弊矣.人能中道而立.以巨眼觀之.是非眞僞.望而可見也.若虛雖不解詩.頗以爲然.近讀東都事略.山谷傳云.庭堅長於詩.與秦觀、張耒、晁補之游蘇軾之門.號四學士.獨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軾.謂之蘇、黃.蓋自當時已不以是爲公論矣.

山谷題陽關圖云.渭城柳色關何事.自是行人作許悲.夫人有意而物無情.固是矣.然夜發分甯云.我自只如常日醉.滿川風月替人愁.此復何理也.

山谷詩云.語言少味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夫阿堵者.猶阿底耳.顧凱之云.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殷浩見佛經云.理應阿堵上.謝安指桓溫衞士云.明公何須壁間阿堵輩是也.今去物字.猶此君去君字.乃歇後云語.安知其爲錢乎.

山谷題嚴溪釣灘詩云.能令漢家九鼎重.桐江波上一絲風.說者謂東漢多名節之士.賴以久存.跡其本原.正在子陵釣竿上來.予謂論則高矣.而風何與焉.嘗質之吾舅周君.君笑曰.想渠下此字時.其心亦必不能安也.或曰.詩人語不當如是論.曰.固也.然亦須不害於理乃可.如東坡眉石硯詩.指胡馬於眉間.與此是一箇規模也.而豈有意病哉.

蘇、黃各因玄眞子漁父詞增爲長短句.而互相譏訐.山谷又取船子和尚詩爲訴衷情.而冷齋亦載之.予謂此皆爲蛇畫足耳.不作可也.

山谷詞云.新婦磯邊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自謂以山色水光替卻玉肌花貌.眞得漁父家風.東坡謂其太瀾浪.可謂善謔.蓋漁父身上自不宜及此事也.

山谷最不愛集句.目爲百家衣.且曰.正堪一笑.予謂詞人滑稽.未足深誚也.山谷知惡此等.則藥名之作.建除之體.八音列宿之類.獨不可一笑耶.

山谷雨絲詩云.煙雲杳靄合中稀.霧雨空濛落更微.園客繭絲抽萬緒.蛛蝥網面罩羣飛.風光錯綜天經緯.草木文章帝杼機.願染朝霞成五色.爲君王補坐朝衣.夫雨絲云者.但謂其狀如絲而已.今直說出如許用度.予所不曉也.

山谷詞云.杯行到手莫留殘.不道月明人散.嘗疑莫字不安.昨見王德卿所收東坡書此詞墨跡.乃是更字也.

滹南遺老集卷四十

詩話下

荊公有南山排闥送青來之句。雖用排闥字。讀之不覺其詭異。山谷云。青州從事斬關來。又云。殘暑已促裝。此與排闥等耳。便令人駭愕。

山谷閔雨詩云。東海得無冤死婦。南陽應有臥雲龍。得無猶言無乃耳。猶欠有字之義。臥雲龍。眞龍邪。則豈必南陽。指孔明邪。則何關雨事。若曰遺賢所以致旱。則迂闊甚矣。

清明詩云。人乞祭餘驕妾婦。士甘焚死不封侯。士甘焚死、用介之推事也。齊人乞祭餘。豈寒食事哉。若泛言所見。則安知其必驕妾婦。蓋姑以取對。而不知其疎也。此類甚多。食瓜有感云。田中誰問不納履。坐上適來何處蠅。是固皆瓜事。然其語意豈可相合也。

弈棊云。湘東一目誠甘死。天下中分尙可持。以湘東目爲棊眼。不愜甚矣。且此聯豈專指輸局耶。不然。安可通也。

接花云。雍也本犂子。仲由元鄙人。升堂與入室。只在一揮斤。揮斤字無乃不安。且取喩何其迂也。

士會自秦還晉。繞朝贈之以策。蓋當時偶以此耳。非送行必須策也。而山谷送人詩云。願卷書囊當贈鞭。又云。折柳當馬策。亦無謂矣。

秦繆公謂蹇叔曰。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蓋墓木也。山谷云。待而成人吾木拱。此何木也。

山谷牧牛閣詩。自謂平生極至語。是固佳矣。然亦有何意味。黃詩大率如此。謂之奇峭。而畏人說破。元無一事。

弔邢惇夫云。眼看白璧埋黃壤。何況人間父子情。旣下何況字。須有他人猶痛悼之意乃可。

獵毛筆云。身後五車書。按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非所讀之書。卽所著之書也。遂借爲作筆寫字。此以自贊耳。而呂居仁稱其善詠物而曲當其理。不亦異乎。只平生幾兩屐。細味之亦疎。而拔毛濟世事。尤牽強可笑。以予觀之。此乃俗子謎也。何足爲詩哉。

詩人之語。詭譎寄意。固無不可。然至於太過。亦其病也。山谷題惠崇畫圖云。欲放扁舟歸去。主人云是丹青。使主人不作。當遂不知。王子端叢臺絕句云。猛拍闌干問興廢。野花啼鳥不應人。若譬人可是怪事。竹莊詩話載法具一聯云。半生客裏無窮恨。告訴梅花說到明。不知何消得如此。昨日酒間偶談及之。客皆絕倒也。

山谷贈小鬟驀山溪詞。世多稱賞。以予觀之。眉黛壓秋波。儘湖南水明山秀。儘字似工而實不愜。又云。婷婷嫋嫋。恰近十三餘。夫近則未及。餘則已過。無乃相窒乎。春未透。花枝瘦。正謂其尙嫩。如荳蔻梢頭二月初之意耳。而云。正是愁時候。不知愁字屬誰。以爲彼愁邪。則未應識愁。以爲己愁邪。則何爲而愁。又云。只恐遠歸來。綠成陰。青梅如豆。按杜牧之詩。但泛言花已結子而已。今乃指爲青梅。限以如豆。理皆不可通也。

古之詩人。雖趣尙不同。體制不一。要皆出於自得。至其辭達理順。皆足以名家。何嘗有以句法繩人者。魯直開口論句法。此便是不及古人處。而門徒親黨以衣鉢相傳。號稱法嗣。豈詩之眞理也哉。

魯直於詩成得一句。而終無好對。或得一聯而卒不能成篇。或偶有得而未知可以贈誰。何嘗見古之作者如是哉。

山谷自謂得法於少陵。而不許東坡。以予觀之。少陵、典謨也。東坡、孟子之流。山谷、則揚雄法言而已。

魯直論詩有奪胎換骨。點鐵成金之喩。世以爲名言。以予觀之。特剽竊之黠者耳。魯直好勝。而恥其出於前人。故爲此強辭。而私立名字。夫旣已出於前人。縱復加工。要不足貴。雖然。物有同然之理。人有同然之見。語意之間。豈容全不見犯哉。蓋昔之作者。初不校此。同者不以爲嫌。異者不以爲夸。隨其所自得。而盡其所當然而已。至於妙處。不專在於是也。故皆不害爲名家而各傳後世。何必如魯直之措意邪。

蜀馬良兄弟五人。而良眉間有白毫。時人爲之語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蓋良實白眉。而良不在於白眉也。而北齊陽休之贈馬子結兄弟詩云。三馬皆白眉。山谷送秦少游云。秦氏多英俊。少游眉最白。豈不可笑哉。

王直方詩話云。秦少游嘗以眞字題邢惇夫扇云。月團新碾瀹花瓷。飮罷呼兒課楚辭。風定小軒無落葉。青蟲相對吐秋絲。山谷見之。乃於扇背作小草云。黃葉委庭觀九州。小蟲催女獻功裘。金錢滿地無人費。

百斛明珠意哉。秋。少游後見之。復云。過我太甚。予謂黃詩語徒雕刻。而殊無意味。蓋不及少游之作。少游所謂相過者。非謂其詩也。惡其好勝而不讓耳。

朱少章論江西詩律。以爲用崑體功夫。而造老杜渾全之地。予謂用崑體功夫。必不能造老杜之渾全。而至老杜之地者。亦無事乎崑體功夫。蓋二者不能相兼耳。非獨許劉夷叔長短句。謂以少陵之肉傅東坡之骨。亦猶是也。

且食蕈蹋醐。南風吹作竹。此樂天食筍詩也。朱喬年因之曰。南風吹起籜龍兒。戢戢滿山人未知。急喚蒼頭斷煙雨。明朝吹作碧參差。年年乞與人間巧。不道人間巧更多。此楊朴七夕詩也。劉夷叔因之曰。只應將巧畀人間。定卻向人間乞取。此江西之餘派。欲益反損。政堪一笑。而曾端伯以喬年爲點化精巧。非荆產以夷叔爲文婉而意尤長。嗚呼。世之末作。方日趨於詭異。而議者又從而獎鼓之。其爲弊何所不至哉。

王仲至召試館中詩。有日斜奏罷長楊賦之句。荆公改爲奏賦長楊罷。云如此語乃健。是矣。然意無乃復窘乎。

張文潛詩云。不用爲文送窮鬼。直須圖事祝錢神。唐子西云。脫使真能去窮鬼。自量無以致錢神。夫錢神所以不至者。唯其有窮鬼在耳。二子之語。似可喜而實不中理也。

李師中送唐介詩。雜押寒删二韻。冷齋夜話謂其落韻。而緗素雜記云。此用鄭谷等進退格。藝苑雌黃則疑而兩存之。予謂皆不然。謂之落韻者。固失之太拘。而以爲有格者。亦私立名字而不足據。古人何嘗有此哉。意到即用。初不必校。古律皆然。胡乃妄爲云云也。但律詩比古稍嚴。必親鄰之韻乃可耳。

冷齋夜話云。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若教解語能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塵俗哉。山谷作酴醿詩曰。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用美丈夫比之。特爲出類。而吾叔淵材詠海棠則又曰。雨過溫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佳也。慵夫曰。花比婦人、尚矣。蓋其於類爲宜。不獨在顏色之間。山谷易以男子。有以見其好異之僻。淵材又雜而用之。益不倫可笑。此固甚紕繆者。而惠洪乃節節嘆賞。以爲愈奇。不求當而求新。吾恐他日復有以白皙武夫比之者矣。此花無乃太粗鄙乎。魏帝疑何郎傅粉。止謂其白耳。施於酴醿。尚可。比海棠則不類矣。且夫雨過露濃。同於言澤而已。果何所異而別之爲對耶。

楊軒牡丹詩云。楊妃歌舞態。西子巧讒魂。利劍斫不斷。餘妖種此根。東坡詠酴醿以吳宮紅粉命意。而終之曰。餘妍入此花。山谷詠桃花以九疑蕚綠華命意。而終之曰。猶記餘情開此花。詠水仙以淩波仙子命意。而終之曰。種作寒花寄愁絕。是皆以美人比花。而不失其爲花。近世士大夫有以墨梅詩傳於時者。其一云。高髻長眉滿漢宮。君王圖上按春風。龍沙萬里王家女。不著黃金買畫工。其一云。五換鄰鐘三唱雞。雲昏月淡正低迷。風簾不著闌干角。瞥見傷心背面啼。予嘗誦之於人。而問其詠何物。莫有得其髣髴者。告以其題。猶惑也。尚不知爲花。況知其爲梅。又知其爲畫哉。自賦詩不必此詩之論興。作者誤認而過求之。其弊遂至於此。豈獨二詩而已。東坡眉石硯、醉道士石等篇。可謂橫放而曠遠。然亦未嘗去題也。而論者猶譏其專力於是。則秉筆者曷少貶乎。

予嘗病近世墨梅二詩以爲過。及觀宋詩選。陳去非云。粲粲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渾依舊。祇有緇塵染素衣。曾元象云。憶昔神遊姑射山。夢中栩栩片時還。冰膚不許尋常見。故隱輕紗薄霧間。乃知此弊有自來矣。

張舜民謂樂天新樂府幾乎罵。乃爲孤憤吟五十篇以壓之。然其詩不傳。亦略無稱道者。而樂天之作自若也。公詩雖涉淺易。要是大才。殆與元氣相侔。而狂斐之徒。僅能動筆。類敢謗傷。所謂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也。蕭閑云。風頭夢。吹無跡。蓋雨之至細、若有若無者、謂之夢。田夫野婦皆道之。而雷溪注以爲夢中雲雨。又曰。雲夢澤之雨、謬矣。賀方回有風頭夢雨吹成雪之句。又云。長廊碧瓦。夢雨時飄灑。豈亦如雷溪之說乎。

蕭閑憶恆陽家山云。誰幻出故山邱壑。謂予心目。注以故山爲江左。非也。只是指恆陽而已。如在斜川三尺玉。公宅前有池可三畝。號小斜川。三尺字。以廣狹深淺言之。俱不安。注以爲漱玉堂泉。按此堂自在北潭中。豈相干涉。予官門山。嘗得板本。乃三畝字。意其不然。蓋如言幾頃玻璃之類耳。滄涼白鳥歸喬木。乃宅前眞景也。而注云。潔身而退。如白鳥之歸林。何其妄哉。

前人有紅塵三尺險。中有是非波之句。此以意言耳。蕭閑詞云。市朝冰炭裏。濤波瀾。又云。千丈堆冰炭。便靡痕跡。

樂天望瞿塘詩云。欲識愁多少。高於灩澦堆。蕭閑送高子文詞云。歸興高於灩澦堆。雷溪漫注。蓋不知此出處耳。然樂天因望瞿塘。故即其所見而言。泛用之則不切矣。

蕭閑樂善堂賞荷花詞云。胭脂膚瘦熏沉水。翡翠盤高走夜光。世多稱之。此句誠佳。然蓮體實肥。不宜言瘦。予友彭子升嘗易賦字。此似差勝。若乃走珠之狀。惟雨露中然後見之。據辭意。當時不應有雨也。山黛月波之類。蓋總述所見之景。而雷溪注云。言此花以山爲眉。波爲眼。雲爲衣。不亦異乎。至一枝梅綠橫冰蕚。淡雲新月炯疏星之句。亦如此說。彼無眞見。而妄意求之。宜其繆之多也。

蕭閑使高麗詞云。酒病賴花醫卻。世皆以花爲婦人、非也。此詞過處既有離索餘香。收拾新愁之語。豈復有婦人在乎。以文勢觀之。亦不應爾。其所謂花。蓋眞花也。言其人已去。賴以解酲者。獨有此物而已。必當時之實事。李後主詩云。酒惡時拈花蘂嗅。公詠花詞亦嘗用醒心香字。蓋取其清澈之氣。以滌除惡味耳。

蕭閑自鎮陽還兵府。贈離筵乞言者云。待人間覓箇無情心緒著多情換。此篇有恨別之意。故以情爲苦。而還羨無情。終章言之、宜矣。使高麗詞亦云。無物比情濃。覓無情相博。次篇未應及此也。

謝安謂王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頃正賴絲竹陶寫。復恐兒輩覺。損其歡樂之趣。坡詩用其事云。正賴絲與竹。陶寫有餘歡。夫陶寫云者。排遣消釋之意也。所謂歡樂之趣。有餘歡者。非陶寫其歡。因陶寫而歡耳。蕭閑屢使此字。而直云陶寫歡情。陶寫餘歡。舊歡若爲陶寫。假背元意。

近歲諸公以作詩自名者甚衆。然往往持論太高。開口輒以三百篇十九首爲準。六朝而下。漸不滿意。至宋人殆不齒矣。此固知本之說。然世間萬變。皆與古不同。何獨文章而可以一律限之乎。就使後人所作。

可到三百篇。亦不肯悉安於是矣。何者。滑稽自喜。出奇巧以相誇。人情固有不能已焉者。宋人之詩。雖大體衰於前古。要亦有以自立。不必盡居其後也。遂鄙薄而不道。不已甚乎。少陵以文章爲小技。程氏以詩爲閑言語。然則凡辭達理順。無可瑕疵者。皆在所取可也。其餘優劣。何足多較哉。

滹南遺老集卷四十一

雜文

揖翠軒賦并序

沃人崔公有竹軒曰揖翠。其子達之求詩文於士大夫。予亦爲之賦云。

物之在天下。皆妙理之所寓也。人之於物。必有所嘉。而所以嘉之。亦必有故也。故或取深山窮谷以爲家。指泉石風月以爲友。是豈迂僻矯激。不近於人情。誠有得乎其趣也。沃州崔公賢明之資。生於畎畝而不俗。後其居爲圃。中其圃爲亭。而周其亭以竹。叢高陰密。窗戶爲肅。森乎其如張綠帷而羅碧玉也。夫天壤之間。佳花美木。大有可以娛心而悅目者。然公皆不以爲可觀。惟此君焉是欲。對玩吟嘯。朝夕容與乎其中。若與之相忘而不足。此其意果安在哉。吾可卽之而知其所屬。獨不見夫此君乎。歲暮天寒。百物既逝。冰雪交攢。凄飈號振。芬香豔色。莫不零落敗散。至於其盡而無餘。而吾此君。宛然自若。獨立而能伸。蓋其稟於內者有足恃。是以凌乎外者無所挫。自世所難得之物。而非夫漫生雜出。暫榮俄朽之常品凡根也。而我公嘉之。則又可因之而得其爲人。意其勁挺堅確。卓乎不羣。舉世皆怯而我獨勇。衆人既屈而我獨伸。濁穢有所不能汚。險難有所不能亂。本然之氣。無適而不存也。然則公不徒愛其色。誠取其實。不徒玩之於其目。誠體之於其身。若夫披風篩月。含煙臥雨。千態萬狀。皆公之所外也。吾何敢陳。嗚呼。公今逝矣。

而子常嗣。吾聞之。孝者善繼人之志而述其事。則登公之堂。想其所取於此君。盡亦思所以自厲。如其膚儒委靡。依違顧忌。與時變遷。一折而碎。豈特厚顏於此君。亦失公之本意矣。

瑞竹賦并序

東垣有孝友之家曰許氏者。兄弟輯睦。爲一鄉最。其居室之南。得瑞竹焉。由地而上十二節而分爲二。又六節而復合。君子謂其有以致之也。許氏圖之以求文於作者。僕辭不獲。亦漫賦云。

天何爲者耶。視之蒼蒼。諸之冥冥。不可得而名。日月五星。風雨霜露。寒暑晦冥。此雖有所必至。而其參乎人者。固可感也。孰知其微。萬物何爲者耶。隨氣而生。不擇其地。紛綸雜沓。殊狀異類。怪奇偉麗。非常可喜。蓋無所不有焉。孰知其爲瑞。然感召之說。自古人不廢也。不唯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跡推類附。毫髮纖悉。以爲不啻合符。雖自信不惑者。時出而辨之。然亦不敢決其無。何哉。人有是行。天有是應。二者適稱。足以據而爲證也。蓋出於物理之當然。合於人情之至公。而其論乃定。許氏之瑞。何爲而出。吾嘗考其素而得其實。兄弟相好。閨門相輯。鄉黨稱其德。誰無兄弟。曾是不睦。妒忌欲戕。以相撿拾。陰營私積。以自植立。至其既極。乃絕以折者。皆是也。此則上友下敬。燻箎其翕。始終以之。有死無易。我心旣孚。間言莫入。可謂純正篤實。一出於自然。而非夫矯飾以求名節者之所及也。唯其同氣而異體。雖異體而卒同心。故斯竹也。始於一而中爲二。既二矣而復合於一也。噫。許氏之家。宜獲報者。而報又相似。則天意所在。猶不可必乎。雖然。天之於許氏。不應如是而遂已。許氏之爲善。不應以是而自足。亦何必圖寫鐫刻。傳述記錄。以自美而夸末俗耶。吾爲之說曰。人有因物而知勉。物有因言而加顯。蓋立德雖於錫類。而傳家欲其久遠。故夫所以區區於此而未能忘情者。殆亦憫時俗之已乖。慮後嗣之或替。而特以爲勸耳。顧豈淺哉。

寧晉縣令吳君遺愛碑

昔予閑居於東垣。聞沃州寧晉有賢令尹。民樂其政。歌而舞之。聲化藹然。愈久益播。心竊嘉焉。既而知其爲吳君公妙也。予與之同年。而昧其平生。獨謂君讀書爲儒。能以壯年取高第。此必有以過人。而其優爲一邑。固所宜者。蓋秩滿來府。始獲拜之。儀度衷衷。望而知其不凡。卽之愈深。不覺歎服。益以所傳不誣可信。翌日別去。予亦尋走睢陰。三年復來。不知君之安所在。且爲何職。居未幾。松水之民有乞書其前宰之政者。問其主名。則公妙也。從而徵其實。則曰。自吾令下車。賦役以平。刑罰以清。奸宄不逞而懲。仁廉不率而興。煦風□□。槁蘇暍醒。民飽而嬉。相忘乎無事。斯亦古人之至化也。蓋其剛柔適中。緩急得所。動故不廢事。簡故不擾民。明無不察。毫髮莫欺。而其寬也又足以有容。或是以和。而克用乂。此其大凡也。長上有德。而下不知。其罪大矣。知焉而無報。罪又甚矣。吾儕小人。其曷以報公。著之金石。大書深刻。昭不朽而垂無極。所以報也。嵩鄰敝邑。則唯是之知。書與不書。公何損益哉。然所以示吾心之不忘。則非是莫可也。故敢以託。嗚呼。美矣。在他人猶當不辭。況吾公妙哉。守令之重何如。而得人實難。故赤子每不得乳於其母。言良吏者。必予兩漢。然自今考之。可以屈指數。則若公妙者豈易得。而其民之遇之也。顧不幸而可喜耶。宜彼之不評矣。而予亦樂爲之道也。公妙諱徵。咸平之平郭人。登第於承安之丁巳。其始任建州軍判。既

以廉陞.故超授官晉云.

眞定縣令國公德政碑

爲治莫如重守令.而令爲甚.蓋其於民最親.而理亂之原.於是乎在也.故一縣得人.則一縣之事擧.在在得人.而天下平也.眞定劇邑.其宰之尤不可非其才.雲中國公明敏人也.旣下車.譁者以靜.悍者以柔.寃者有以告.聽斷如神.官無留事.偉異政焉.其去也、其民舍之而不忍.挽而留之不得也.思有以紀其遺愛而示其攀戀之心.有倡之而請言於予者曰.我公其賢哉.自吾身之所及見.與夫故老之所傳.吾邑凡更幾令.言令之賢如公者幾人.我公而去.誰其嗣之.吾儕小人.德公之賜.而顧無以報也.獨欲形容其萬一.而鑱諸石以慰吾心.以傳於天下後世.或庶幾焉.此材具矣.敢屬之子.嘻.智可以欺王公而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而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事固有非人之所能強致者.民、至愚而神者也.其心有同然之好惡.其口有同然之毀譽.有以服其心.則比閭之徒.可使之俯首而聽命.不然.國之得失.長上之是非.皆將喧嘩謗議於其下.蓋有誘之而不信.劫之而不從者.孰謂其可以強之而使吾譽之哉.予近始識公.而聞其名者舊矣.昔者旣嘗爲府參軍.聲華藹然.爲前後之冠.民旣已像而祠之.碑而頌之矣.至於去而之他.復來而治此.莫不皆然.未至而人徯之.旣至而人安之.去則思之而不能忘.此果何從而致耶.合一人之情易也.至於一邑而皆然.玆不難哉.合一邑之情易也.至於所至而皆然.玆不難哉.是必有大過人者.而非可苟也.蓋羿之注矢.左右俯仰.皆可以命中.而庖丁之游刃.批隙導窾.無非理間之自然.何獨至於爲政者而疑之哉.公之跡.足以聳動人之耳目而膾炙其口者甚多.列而著之.非惟煩不可擧.而且復害公之全.故獨論其能得斯民之公心.與夫所至皆然者以見之.其亦足矣.噫.無實之譽.君子不以爲榮.無實而譽人.君子謂之愧辭.若公者、殆可以爲榮.而予亦庶乎其無愧也哉.

王氏先塋之碑

王氏之先譜.亡不可考.世居鹿泉.農隱不仕.其最近者.諱傑.字邦美.始知讀書.今行軍參謀守道之父也.好古樂善.而尙氣輕財.務周人之急.教其子弟.一以孝友忠信.里閈少年有悍戾不率者.亦必委曲鐫諭.使之改而後已.由是中外重之.兄詠早世.二孤玠、璃、藐然可憐.公躬親撫視.以至成人.而玠爲名進士.夫人李氏.溫雅慈祥.備諸婦德.與公俱以上壽終.所生三子.其仲則參謀君也.未冠失怙.迫於家累.屈跡刀筆中.貞祐初.宣撫司以人望選充本縣尉.時甫兵火.遺黎反側未安.而爲長吏者方貪殘以逞.一日衆變.自令丞以下.悉肆屠戮.至君則肩舁而歡呼曰.惡者除之.善者擧之可也.保我百姓.非公而誰.即以縣事歸君.未幾.改主眞定簿.今萬戶史侯之立.君勞爲多.擢慶源軍節度副使.尋復召至幕中.恩顧益隆.遂專腹心之寄.君資豪爽.而倜儻多可.見者皆說而親.侯旣以碩德宏量高出一時.而君復以忠厚濟之.政簡風恬.遠邇咸賴.其從征四方.一軍所至.獨多全活.率君力也.平居喜賓客.車騎盈門.觴日夜不厭.有孔北海之風.而於文士尤厚.收攬薦延.唯恐不至.搢紳以爲依歸.儕類或譏其太過.而不屑也.故言河朔從事之賢者.君爲稱首焉.一日.語夫人程氏曰.吾出微賤.才能勳業.無踰人者.徒緣幸會.驟至榮顯.非祖考之

蔭.其何以及此.而墳壠蕭然.沒沒於蓬蘽榛棘之間.狐兔雜居.殆不忍視.吾罪大矣.每一念及.未嘗不痛心疾首.今將具禮而新之.庶幾死可以瞑目.程素剛明.因力贊曰.斯亦妾之素志也.誠不可緩.於是戒徒命工.更其宅兆.增之垣墉.以至凡五服內瘞而未葬者.皆次第而遷附焉.然後完美可觀.無復遺恨.旣而又曰.古者墓有碑.碑有文.所以垂世也.而未之具.猶爲闕典.乃以其辭來請.予於玠爲同舍生.於君爲門下客.情親契厚.勢不得辭.竊惟追遠之說.魯語存焉.報本之義.禮經著焉.此天理人倫之至.而名教之所先也.爲人後者.生盡愛敬.死極哀戚.立身揚名以顯其親.宜若足矣.而又思所以致美乎松楸.而增光乎泉壤.表其行實.大書深刻.爲不朽之說.使夫來者顧瞻想像.歆羨而咨嗟.豈非所謂追遠報本者.罔不能已耶.王氏之善慶.旣嘗爲之發揚.而參謀君孝德始終.尤不可不紀.乃敍其大略而系之以銘曰.

岡阜在後.澗溪在前.繄王氏之阡.有閟其室.旣完旣堅.有歸其碑.是磨是鐫.不有所擧.孰開其先.不有所繼.孰大其傳.德厚流光.理亦宜然.於以昭之.於千萬年.

李仲和墓碣銘

若虛有心契曰李君諱全.字仲和.博州高唐人.孝於親.順於長.仁於僕妾.其待友朋尤推誠尙氣節.確乎可託以死也.然性介少諧合.素不爲鄉曲所重.徑行直視.傍不覩太山.輕薄子戲侮其後.而不之覺.人以爲癡而笑.面目嚴冷.疎於禮貌.箕踞袒跣.不能一作謹媚狀向人.人復以爲傲而怒.志大論高.以匹夫憂天下.每欲危言叫閶闔以取時名.而不計其利害.人又以爲狂而哀.然仲和俱不屑也.明昌間.予以從師客縣中.閉門索居.不妄應接.而思與跌宕不羈之士游.旣得仲和.語合意.豁然大適.爲忘形交.久之益親.一日不見.相覓如求亡.仲和好古文而尤喜論詩.譏彈激賞.中其美疵.睥睨儕流.鮮能滿其意者.始以詞賦下有司.累不合.旣易經學.遂克取高捷.驚人.尋復齟齬.然志愈厲.氣不少衰.謂富貴終可致.後去家游京師.徧謁一時鉅公顯人.朋投之以所業.冀幸感動.借聲勢.內有所諧.卒不售也.予與仲和別十年.閱人益多.觀交態益熟.而思仲和益深.日在雕陰.嘗得其手書幷雜著詩卷.覽之太息.悵然有懷.以爲昔人相憶.或千里命駕.東垣去秦而非甚遠.平居多暇.獨不能一徑往握臂道胸臆何耶.秩滿東還.當必遂此心.若復不獲.玆則有數.歸及相臺.或告仲和卒矣.且曰.渠比從事浮屠學.參究孜孜.自以爲有得.旣又習辟穀法.因不食死.仍說偈言以辭世云.嗚呼.仲和素嗜雜學.聞輒欣慕.予嘗力排之.能折其口而不能奪其心也.其竟以是終乎.予媿仲和見遇之厚而無以報.憐其有大志而卒窮不偶.恨其思之十年欲一復見而弗果.乃書其行己之槩而爲之銘.將寄其家.俾刻諸其墓.以寫吾心.以傳諸後世.以慰仲和之靈也.仲和無子.取其兄子爲後.春秋若干.卒於某年某月日.而葬以某月日.銘曰.

維世之交.其道以市.權弃利合.否焉則止.面而不心.滔滔皆是.有不其然.如吾李子.不幸短命死矣.

故朝列大夫劉君墓碣銘

東垣劉君諱某.字鼎臣.予之執友也.高才博學.以詞賦爲名進士.興定五年.擧天下第一.授應奉翰林文字.時關右擾攘.鄜畤被兵.帥臣紇石烈承詔往援.表君從事.執政難之.不得已.乃遣.至則城陷.遂不知所

終。今二十年矣。其家以歲月既深。埋窮望絕。懼其魂爽之無依也。於是招之以葬於先塋。而請予銘其墓。義不可辭。則爲敍次而銘之。君資可愛。幼而老成。接物溫溫。談笑有味。見者皆悅而親。初自以所業過人。意氣銳甚。謂當立取榮名。而數奇不偶。累舉未遂。一時儕輩。收羅殆盡。至於後生新進。亦往往先登。而君不滯如故。繼遭喪亂。生理日艱。晚遷汴梁。纔試充史院書寫。不勝落寞。日者推其命。咸謂無科第分。君略通其說。亦以爲然。一旦雄捷。喜出望外。方將馳騁快意。以償平生。而遽有是遭。所謂命者果何如哉。斯可哀而亦可怪也。先娶董氏。再娶李氏。子四人。董所出長曰璇。以蔭補官。次曰煒。次曰炤。次曰煥。孫男三人。長曰垣。次尚幼。君累遷朝列大夫。其從政之歲。蓋四十有七云。銘曰。

其得也遲而喪之速。爲榮也不足而哀有餘。執主張者。有銜不祛。雖然名占甲科。亦既成其志。沒於王事。抑又得其死。有子有孫。足以奉其祀。壽樂同盡。竟何校哉。新宮孔固。魂兮歸來。

滹南遺老集卷四十二

雜文

千戶賈侯父墓銘

保塞賈侯嘗識予於東垣。丁酉夏六月。不遠八舍。致書見招。至則館其家。禮意甚厚。已而言曰。某也不天。生六歲而失怙恃。今四十年矣。而未有紀述而不朽之託。負媿良深。雖不及誌諸幽。猶得以表其隧。某幼既孤。家譜世系。不復能知。而先君之事。幸存其大略。敢丐一言以傳信。嗚呼。墓有碑。碑有文。所從來尙矣。且禮不忘其本。而孝莫大於顯親。親有善而揄揚之。大書深刻。以申其追慕尊崇之意。此天道之自然。人情之同欲。而子職之所當盡者也。不亦首務乎。吾觀近世自一介之微。稍躋貴顯者。爭先樹建以爲榮華。矯首翹跂。亭亭相望。宜我侯之不敢緩也。既辱侯知。能勿成其美。按公諱佺。字巨平。祁之蒲陰人。其先皆隱德不仕。公長身美風姿。賦性淳篤。事父兄以孝悌聞。待友朋以忠信稱。鄉黨宗族。莫不服其淳德。而又重氣節。急患難。有貸其錢者。雖至百萬。不問償期。議者以爲難。初。長兄儀、次兄成。與公晚生。父母屬念。且公等幹蠱可嘉。故曲極友愛。儀子弗嗣。屢請析居。儀輒紿曰。二親既有命書矣。卒舉貲產付公。州貳高君。亦謂其可妻也。以女歸焉。承安丁巳春三月。以疾終於家。享年五十九。卽以其月葬於里之先塋。公凡四娶。皆同郡巨室子。而最後爲李氏。尤賢淑備婦德。男一人。曰輔。李所出。卽侯也。一女適宋氏。孫男三。女孫

二人。皆眞祐兵火之餘。城邑殘廢。遺黎無依。侯以完復安輯之功。爲衆所推。由本縣尉至爲州刺史。及歸聖朝。勳績益著。自招撫使累遷河北東西等路左副都元帥。甲午中。朝廷更定官稱。選充行軍千戶云。侯儀度魁傑。胸次灑落。其才術器識。類皆不凡。而愛民喜士。爲河朔稱首。蓋一代之偉人也。嗚呼。源深則流長。本根固則枝葉茂。物有常理。君子每以爲積善獲福之喩。視履考祥。以人占天。如影響之敏。符契之不可無也。昔有預高閭門。俾容軒蓋。手植庭槐。期生三公者。初若妄意。已而果然。冥冥之中。昭昭者存焉。是故卽其所享。可以推其始之所自來。由其所爲。可以卜其終之所必至。夫何疑哉。侯以妙年遭遇。驟至顯榮。富貴功名。無不如志。諸子岐嶷。稱其家兒。此決非出於偶然者。固足以知其世積之善矣。而躬行之實。不替緒隧。於先有光。又可見其方來之□□。賈氏之餘慶。殊未艾也。是宜書。故書之。而系以銘曰。

厥土惟腴。厥木惟敷。有崇其邱。於城之隅。閟之深。封之固。過者必恭。賈公之墓。

太一三代度師蕭公墓表

太一之教。興於金朝天眷間。衛郡蕭眞人其始祖也。靈異之跡。上動至尊。敕賜觀名太一。萬世世嗣其法。一再傳而得師焉。師諱志沖。字用道。博州堂邑人。本姓王氏。祖某。父某。並受眞人法籙。師幼穎悟。誦書日千言。而沈靜寡言。不好戲弄。年十六。父兄議婚。師曰。性喜出家。不願娶也。強之不可。因而逃去。隱於元氏李守奇家。遂與守奇詣衛州參二代師爲門弟子。始事耆宿霍子華。子華故有淹疾。師侍奉唯謹。前後十年。無辭倦之色。或衣不解帶者數月。人以爲難。大定十六年。朝廷普試僧道。師初諳誦經文。人人不知。一旦中選。儕類甚駭。及當給據。言於考官曰。師兄蕭道宗累被黜落。年過四十。乞以據授道宗。某方壯。徐爲圖未晚也。考官不許。而多其讓。十七年。授度保充衛州管內威儀。領教門事。二代師將退席。密語道宗曰。吾門徒數萬。而試經具戒者。完顏志甯及王某而已。志甯資雖明敏。而頗輕肆。非主教之才。不如王某純粹廉潔。幾可屬。乃以爲法嗣。而改蕭姓。凡法嗣皆從蕭氏。蓋祖師之訓也。師素不爲辭章。及升堂。論衆隨意而言。悉成文理。勸戒深切。聽者聳然。內外相慶。以爲宗門得人矣。居無何。有司奏選四方高德之士。補住中都天長觀。師首應之。旣而河犯郡城。居人往往他徙。而本觀道衆。亦旅寓於蘇門。師聞而返。擧望旣隆。求教者接跡而至。歲所傳無慮數千人。先是。汲縣閻村有觀曰朝元。荒廢已久。而額籍俱存。師請議官。遷於西門墳園之側。以處其衆。明年。河復犯本觀。殿宇頹毀且盡。師次第繕完。頓復一新。而增創者幾倍。所費不貲。明昌間。前尙書右丞劉公瑋自大名移鎭河中。道出淇上。謁師甚恭。州倅移剌者。先以常流待師。見劉加禮。心猶疑之。其後數屛人獨往。而師常靜坐無爲。因問先生於此有何受用。師曰。靜中自有所得。非語言可以形容。若無得者。雖片時不能安。況終身乎。其人乃服。曰。劉公誠有知矣。師自重修觀舍。深居簡出。外人多不識其面。承安改元。日食正旦。父老懼災。請師作醮於神霄宮。士庶畢集。師少時白晳而癯。至是色如紫玉。目光炯然。冠佩整肅。若自天而下。觀者嘆仰。以爲眞人復生也。少長貴賤。悉歸禮之。泰和初。章廟春秋已高。皇嗣未立。設普天大醮於亳之太淸宮。間歲報謝。師皆與焉。五年。河南道士籍少阮以再祈皇嗣被召。過師問之。師曰。向來作醮。例遣重臣所在供擬。多傷物命。其違天意甚矣。自今宜罷之。

至於輿醨官吏皆須禁止葷酒。務行善事。庶可逮誠。雖然再三則瀆。亦恐徒勞耳。籍至闕。以勿遣重臣爲言。上可之。而令釋詣太清。行事如初。師與俱往。既又同赴中都太極宮。誦經百日。時戶部侍郎胥鼎方提控寺觀。恐師南還。率朝士十餘候之。曰。今主臨朝。尊玄重道。天長綿曆。隨建此宮。如師者人天眼目。不容遽去也。會宮衆亦堅挽之。遂勉爲留。大蝗。上遣中官問提點郭元長禳治法。元長敕其徒閱道藏求之。師從旁曰。道藏如海。豈易討尋。就使有之。吾未敢必其應。吾祖眞人嘗留經籙三百餘階。內有秘章。今可用也。遂取以進。上喜曰。天垂此教。以利生民。卽命師依科作醮。比行禮。大雨。師呪信香一炷。禱於眞人。其南立北。翌日有旨問蝗絕之期。對以三日。據法有瀝壇符。而瀝時當留一面。使蝗有所歸。師則留其西。西乃大山也。及期則羣飛入山而死。詔加賞賚。師固辭曰。道人救法。安用賞爲。上曰。眞道人也。當別議旌表。郭元長告免提點職。詔師繼之。乃賜號通玄大師。內人賈病逾年。諸醫莫療。上曰。此非藥餌所及。前禳蝗王某殆是異人。或能起之。師奉命直抵宮闈。治以符水而愈。宮闈非閹寺不得到。蓋以道重師也。衞紹卽位。特賜上清大洞法服一襲。當時榮之。師嘗謂人生貴適意。顯名雖尊顯而身甚勞。浩然有休息志。乃因胥公舉汾上李大方以自代而歸。實大安二年之春也。一日集衆曰。祖師立教。代代相承。如續燈然。無有窮盡。今弟子中蕭無道者。祖師再從孫。吾當付之。於是退處西堂。高拱淵默。不復以世務關意。貞祐二年四代師主宮之太清。師亦從焉。四年閏七月丙午。忽謂門人曰。速具湯沐。吾將歸寂。門人亟加冠履。未畢而逝。有鶴數十。旋繞久之。時天氣猶溽。閱餘旬而體不變。八月庚申。權殯於宮之壁。其日陰晦甚。衆方以時刻爲疑。俄樹杪雲開如席許。得以不謬。已而陰晦如故。又聞香風四來。送者幾萬人。咸嘆異之。初師之將誕也。有桑生於宅中。不半歲成樹。比十年。其高數尋。狀如層樓。世所未見。至是亦無故而枯。相與始終。尤可怪訝也。師平生無喜慍。恂恂似不能言。至遇事而發。雖衆所難決者。三數語輒定。老、莊之外。兼通諸史經書。而尤長於左氏春秋。其智識有大過人者。享年六十六。戒臘四十。自號元朴子云。四代師字公朔。旣返河朔。將復迎師骨以祔於眞人。而求所以表其墓者。俾予文之。公朔一世偉人。所交皆天下之士。而稱幸與之游。昔已嘗作眞人傳矣。而又有茲命。是不以無陋見鄙也。義不得辭。則據其事狀而具著焉。

淸虛大師侯公墓碣

師諱元仙。字子眞。趙州人也。大父澄以胥吏起身。至河北西路曹司掾。才幹旣優。而行已無玷。尤以孝友著稱。議者謂不見用於時。則必有得於道。每發慨然曰。所以區區塵土間者。爲親故也。今不侍養。復何爲哉。聞淇上蕭眞人立太一大教。因往參爲門弟子。眞人一見愛之。授名道淨。傳太一三元法。得以便宜行化。乃歸本州及眞定之第。爭建太一堂。奉持香火。以符藥濟人。大定二年。凡釋道之居無名額者。許進輸賜之。公遂投牒以在州道院爲太淸觀。而在府者爲迎祥。眞人每批經籙。必先授公而後傳。前後千品。公曰。天實下降。要當永劫流行。一日失世。誰其保之。密禱上眞。願於私閭生繼嗣。其後男琳得子。相貌殊常。卽師也。生不茹葷。始學語。能辨三官之像。少長嬉戲。則教羣兒禮北斗。洎大喜。以爲祈禱有徵而得所託矣。會朝廷鬻祠牒。由是度爲道士。年十四已克主大醮。詞音淸亮。負出一時。儕輩翕然推服。明昌初以高

德應詔。人住中都天長觀。自泰和改元。國家事祈禳。連設大醮。羽流極天下之選。而師皆與焉。仍常居要職。出諸人右。功完賞賚甚渥。賜紫衣。德號曰觀妙。尋佩符馳傳。降御香於岱嶽長白等山。頒之以親老辭歸鄉里。崇慶間。召住太極宮。用進補軍儲恩。改授今號。宣宗南巡。被命入汴。提控上清宮。敕有司一依天長故事。逾年而退。未幾。太清宮請爲宗主。三返益勤。不得已應之。時院門凌替。殆莫能支。加以歲賦數百斛。爲病尤甚。師下車未浹旬。以狀上聞。悉獲蠲免。衆賴其庇。已而拂袖棲遲於洧川。正大庚寅正月。爲善士左崇等作醮於鈞臺。法事勝絕。舉壇祈幸。以爲未始遇也。旣畢將還。忽示微疾。衆欲召醫候之。師不許。曰。世緣已盡。自可長往。安用療爲。越三日。日中命置高座而處之。顧未至刻。則口占一頌。舉首端坐頂中裂然有聲。兩手握子文而逝。時年六十九矣。遠近士庶炷香拜禮者累日。神色宛如生人。乙酉。焚化於郭西。從遺命也。下火之際。紫雲見其北。蒼鶴數十翔舞空中。移時乃散。送者幾萬人。莫不以手加額。嗚呼異哉。其超脫明白。如此。亦世所罕聞也。丙戌。塔於潁濱之崇眞觀。予素知師名而不及識。每以爲恨。然嘗與其門人王悟詮游。悟詮業履淸修。而讀書好事。亦落落不凡者。以大元辛丑年正月二十日改葬師於平棘縣明信鄉之鄭村原。屬予銘其墓。渠意旣堅。而予竊亦樂爲之道也。乃敍而銘之曰。

其生也爲賢。其沒也爲仙。人而如此足矣。又何加焉。著之琬琰。以永其傳。

贈昭毅大將軍高公墓碣

慶源軍節度使高侯。因教授王君進士陳生來見曰。不肖不天。生四年而先君捐館舍。訓誨不得聞。奉養不及致。其爲不幸可知也。逮其成長。事與心違。爲勝風樹之悲。顧瞻松楸。未嘗不流涕太息。今將刻石墓隧。以垂之無窮。事實始末。雖不能詳。而故老所傳。猶得見其爲人之大略。茲敢以託。予謝非其才。而請益堅。乃以王、陳雅故。義不可辭。則勉爲之敍。次曰。公諱顯。高邑人。其先皆農隱弗耀。公敦朴簡靜。而辭色溫溫。接物極愷悌。輕財務施。喜周困窮。其事親處兄弟。孝友尤篤。至教人亦必先此。里閈宗族。無貴賤疏近。交口稱爲吉人。無間言者。明昌七年五月壬午。以疾終於家。享年四十。旣葬其鄉之先塋。夫人韓氏。婦德無缺。亦著賢譽。後公十九年卒。子三人。長曰慶。終本縣丞。次曰進。不仕。次曰濟祿。卽節度也。男孫四人。女三人。正大中以節度恩特贈昭毅大將軍。夫人封號如例。初節度再罹兵火之後。寇盜並興。道路蓁蕪。城邑頹廢。而能糾集義旅。撫安遺黎。內守外援。以媾完復之功。闔境晏然。遂成樂土。有司嘉其能。擢柏鄉令。累遷今職。治聲甚美。公望甚重。其福祿方隆而未艾。異時所至。詎有量哉。嗚呼。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不及其身。則在其後。物有定理。聖賢有成言。古今有同然之效。昭乎其不可誣也。今患不能爲善。爲之未始無效。高氏世居畎畝。沒沒於常流。殆與草木共腐。而一旦子孫耆昌。門第烜赫。以爲邦人之榮。推原其自。豈偶然也。是誠可書。故揭之以勸來者。而系以銘曰。

身雖不貴。而後也昌。壽雖不永。而所存者長。褒卹有命。記述有章。以播其芳。以揚其光。是之謂不亡。

滹南遺老集卷四十三

雜文

進士彭子升墓誌

君諱悅，字子升，世爲眞定人。父椿，將仕郎，大興安次主簿。子升幼明悟過人，倜儻有立志，讀書爲文，悉得其妙處。承安五年，擢經義進士第，調冀州録事判官，仁政温温，民到於今不忘。秩滿，注濟州鹽管句，徙知鄭州穰縣事。其政如在冀，而風聲氣焰有加。居無何，忽得狂疾，喪心若物憑者，言動可怪，自謂冥司有所拘，竟赴井死，蓋年三十四矣。嗚呼異哉。子升金玉比德，心地坦夷，和氣溢於眉睫，見者無賢不肖皆悅而親。君子謂其必獲善報。言論慷慨，儀度不凡，剛大之氣，困而不折。及其得志，果若固有之，君子謂其當享大任，如何不淑，至斯極也。初將化，君亦以吉人稱鄉里，好學而貧甚，辛苦憔悴，人不堪其病，晚登一第，則到官未滿而亡，僅子隨奪，得不債喪。君子謂天之於彭氏也已薄，及子升復振，而後釋然大慰，以爲嗇乎彼者固將豐乎此也。乃大不然，則夫幽明之說，禍福之微，其可以理詰歟。子升之在穰也，予爲鄭之管城，嘗以官事會汴梁，既畢且散，予歸意甚急。子升曰：人生行止無常，而吾徒會合尤難，顧不能更少從容乎。予欣然爲一日留，痛飲極歡，夜艾而罷，翌日相別於馬上，反顧戀戀，彼此有可憐色，初豈知其遂爲永訣也。抑予心又有所感焉，退惟疇昔同居於里中，與今恩州司判王君士衡、淶水主簿周君晦之忘形莫逆，

爲兄弟交，年壯氣鋭，馳騁於一時，雖方以功名相勉，而既嘗有暮年林下之期，仍見於文字，以傳諸好事者。夫豈徒戲語而已哉，實庶幾行其志而踐乎此也。一日飄零南北，相望如晨星，固已嘆舊遊之莫繼，而後約之無涯，孰謂堂堂如子升者而遽云長逝乎。世事違人，不如意者十八九，榮衰聚散，未始有極，則生者雖存，又可保其所終邪。故予於此，不獨悼吾良友之不幸，而撫事興懷，無非可以太息而流涕也。子升之歿，以大安己巳八月之二十四日，而其家用明年八月葬於西城之先塋，俾予書而銘之。子升娶武氏。子一人，曰興祖云。銘曰：

既秀而枯，有衛不祿，命也奈何，已矣悲夫。

保義副尉趙公墓誌

公諱彥，姓趙氏，世爲眞定藁城人。祖某，父某，皆農隱不仕。公少剛果，敢爲，無畏憚。天會間，朝廷以南伐徵兵，公適出，有司卽取公兄，公聞卽走歸，自陳彼才力不我若，請自代，遂行，不一辭妻子。人義而壯之。會事平還，天資純質，治生尤勤儉，細故弱親不懈，服食器皿，期於僅足，自餘無毫毛非分用，日夕孳孳，侮若不足。教諸子孫及所以語他人，亦唯是。見諸惰侈者，咄嗟鄙棄，殆不能與言。故卒大其家，以名一邑。承安二年，以耆老受官保義副尉。後二年冬十一月庚子終，享年八十八。素康强，少疾，至是猶能自興起行步，了無狀枕瀕。將終，謂其子淵曰：吾常嘆人之子孫鮮克以義終，祖宗積累之業，一旦不難割散之，骨肉相視一旦如道路人，甚者或甚焉。爾其帥下以嚴，處之以均，無忘無頗，無速乖離，以墜我家。其孫曰元英者，以進士擢第，則又特戒曰：惟爾所獲，亦惟我祖宗實有慶，爾無遂獨庇爾胤，必及其餘，以答我祖宗意。其遺志如此。初娶靳氏，先公卒，晚娶周氏。子三人，長曰汴，以從宦官至敦武校尉，次曰温，皆早卒，淵其季也。女四人，長適靳氏，次傅氏，次周氏、王氏。男孫八人，幼者二，餘悉克自立，亦庶或有後。女孫九人，幼及寡者三，餘悉得所歸。噫，公之所享多矣，富貴壽康，子孫蕃昌，人或一二之不獲，公則兼之，兹不多歟。故其歿也，君子無大恨。其家歿後二十一日葬諸先塋，祔以靳氏，而請銘於若虛。若虛於公爲舊親，既又爲孫婿，故辭而不得免。銘曰：

萬事畢，一生足，斯而慊焉，復何欲。新宮孔固，惟吉卜，左右前後皆其族。安其神，樂其眞，以利其嗣人。

焚驢誌

歲己未，河朔大旱，遠邇焦然無主賴。鎮陽帥自言憂農，督下祈雨甚急，厭禳小數，靡不爲之，竟無驗。既久，怪誕之說興，適民家有產白驢者，或指曰：此旱之由也。雲方興，驢輒仰號之，雲輒散不留，是物不死，旱胡得止。一人臆倡，衆萬以附。帥聞以爲然，命亟取將焚之。驢見夢於府之屬某曰：冤哉焚也。天禍流行，民自罹之，吾何與焉。吾生不幸爲異類，又不幸墮乎畜獸，乘負鞭馭，惟人所命，驅叱鞭箠，亦惟所加，勞辱以終，吾分然也。若乃水旱之事，豈其所知，而欲寘斯酷歟。孰誣我者，而帥從之。禍有存乎天，有因乎人，人者可以自求，而天者可以委之也。殷之旱也，有桑林之禱，言出而雨；衛之旱也，爲伐邢之役，師興而雨；漢旱，卜式請烹弘羊；唐旱，李中敏乞斬鄭注。救旱之術多矣，盍亦求諸是類乎。求之不得，無所歸咎，則存乎天也。

委焉而已。不求諸人。不委諸天。以無稽之言。而謂我之愆。噫。其不然。暴巫投魃。既已迂矣。今茲無乃復甚。殺我而有利於人。吾何愛一死。如其未也。焉用爲是以益怨。濫殺不仁。輕信不智。不仁不智。帥胡取焉。吾子其圖也。敢私以訴。某謝而覺。請諸帥而釋之。人情初不懌也。未幾而雨。則彌月不解。潦溢傷禾。歲卒以空。人無復議驢。

哀鴈詞 幷序

昔予居故人安仲和家。將殺鴈食客。見而不忍。爲作哀之之詞。今三十餘年矣。近讀趙公誡殺生文。有動於心。因追錄之以附其後。雖文采不足觀。者取其意可也。

鳥之遠害。宜莫如鴻。浩浩長風。寥寥遠空。邈乎冥濛。去禽里而無窮。顧乃不幸而網羅之中。刀机是委。饕殘是充。吁嗟乎其恫。爐且熾。鼎且沸。宰夫礪刃而欲前。坐客垂涎而思噉。而猶神意自若。低回睥睨。不知禍期之行至。可不哀邪。捕者伊何。貪於貨鬻。用者伊何。悅乎口腹。我利我欲。物罹其酷。以是知人雖有生之至靈。而亦其至毒也。高而林莽。深而川淵。遠而窮邊。倮鱗介羽。胎卵溼化。皆有以致之而陳乎其前。封割樹膾。蒸燔烹煎。灌腥滌羶。窮甘極鮮。一邑之內。一朝之間。已有不可勝言者矣。人亦皆以己而推之乎。一毛之去皆知惜。寸膚之損皆知病。所以自待如此其至也。而獨於物不爲之少憐。雖吾之智力可役而君之。而彼之蠢愚至死而不能訴然。其賦形稟氣。同得乎天。故亦未嘗不苦則慘而樂則舒。豈天閼而重生全。奈何暴殄不恤。以爲當然。孰雪其冤。孰懲其愆。豈天有厚薄。固以彼而奉此乎。抑初無所主。而自生自殖。自攫自齧。勢強者勝而專。不然。何其太偏也。庖廚之遠。君子以爲仁。己既不忍。則假手於他人。夫其畏怖之情。觳觫之態。可以想而知也。何必見之之素。臨之之親。聞之曰。物我一類也。類無分別。滋味之在我可除。性命之於彼極切。至哉言乎。即是佛說。亦何必持乎誡律。推明罪業。觀地獄之變相。指兵刀之凶劫。人惟爲饒舌之所譏。是以安爲而不屑。嗚呼戒之。敢告來哲。

高思誠詠白堂記

有所慕於人者。必有所悅乎其事也。或取其性情德行才能技藝之所長。與夫衣服儀度之如何。以想見其髣髴。甚者至有易名變姓以自比而同之。此其嗜好趨向。自有合焉而不奪也。吾友高君思誠。葺其所居之堂以爲讀書之所。擇樂天絕句之詩。列之壁間。而榜以詠白。蓋將日玩諸其目而諷誦諸其口也。一日。見告曰。吾平生深慕樂天之爲人。而尤愛其詩。故以是云。何如。予曰。人物如樂天。吾復何議。子能於是而存心。其嗜好趨向亦豈不佳。然慕之者欲其學之。而學之者欲其似之也。慕焉而不學。學焉而不似。亦何取乎其人耶。蓋樂天之爲人。沖和靜退。達理而任命。不爲榮喜。不爲窮憂。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者。今子方皇皇干祿之計。求進甚急。而得喪之念。交戰於胸中。是未可以樂天論也。樂天之詩。坦白平易。直以寫自然之趣。合乎天造。厭乎人意。而不爲奇詭以駭末俗之耳目。子則雕鐫粉飾。未免有侈心而馳騁乎其外。是又未可以樂天論也。雖然。其所慕在此者。其所歸必在此。子以少年豪邁。如川之方增。而未有涯涘。則其勢固有不得不然者。若其加之歲年而博以學。至於心平氣定。盡天下之變而返乎自得之場。則樂

天之妙。庶乎其可同矣。姑俟他日復爲子一觀而評之。

門山縣吏隱堂記

門山之公署。舊有三老堂。蓋正寢之西。故廳之東。湫褊而稍庳。今以之館賓者也。予到半年。葺而新之。意所謂三老者。必有主名。然求其圖誌而無得。訪諸父老而不知。客或問焉。每患其無以對也。既乃易之爲吏隱。吏隱之說。始於誰乎。首陽爲拙。柱下爲工。小山林而大朝市。好奇之士。往往舉爲美談。而尸位苟祿者。遂因以藉口。蓋古今恬不之怪。嗟乎。出處進退。君子之大致。吏則吏。隱則隱。二者判然其不可亂。吏而曰隱。此何理也。夫任人之事。則憂人之憂。抱關擊柝之職。必思自效而求其稱。嵓穴之下。畎畝之中。醫卜釋道。何所不可隱。而顧隱於是乎。此姦人欺世之言。吾無取焉。然則名堂之意安在。曰。非是之謂也。謂其爲吏而猶隱耳。孤城斗大。眇乎在窮山之巔。煙火蕭然。強名曰縣。四際荒險。慘目而傷心。過客之所嚬蹙而咨嗟。仕子之所鄙薄而弃置。非迫於不得已者不至也。始予得之。親友失色。弔而不賀。予固戚然以憂。至則事簡俗淳。使於疎懶。頗有以自慰乎其心。及四隣多警。羽檄交馳。使者旁午於道路。而縣以僻陋獨若不聞者。鄰邑拔於奔命。曾不得一日休。而吾常日高而起。申申自如。冠帶鞍馬。幾成長物。由是處之益安。惟恐其去也。或時與客幽尋而曠望。蔭長林。藉豐草。酒酣一笑。身世兩忘。不知我之屬乎官也。此其與隱者果何以異。吾聞江西筠州。以民無嚚訟。任其刺史者。號爲守道院。夫郡守之居。而得以道院稱之。則吾堂之榜。雖曰隱焉。其誰曰不可哉。

恆山堂記

真定古名鎮。形勢雄壯。冠於河朔。其府署規模。適相稱副。而恆山堂宏麗特出。又爲之甲焉。堂廣七楹。其高九仞。望之鬱鬱。如翬斯飛。俯瞰北潭。備諸勝概。求其經始於何代。與夫主名之爲誰。則圖誌無傳。近世沈括言潭園初號海子。未甚可觀。逮王鎔治之。遂若圖畫。斯堂或者亦出於其時乎。而吳中復弥行宮以爲宋祖征劉承鈞。常駐蹕於此。故老或云。堂即宮之南門。而卒莫能詳也。其在金國。率王侯貴戚處之。例事豪奢。務加增飾。故益以完美。每府僚宴集其上。綺羅照野。絲管沸天。游人指點咨嗟。邈在仙境。誠一邦之偉觀也。兵火之餘。署舍蕩廢。獨堂在焉。而歲月既深。寖至頹敝。大元乙酉中。萬戶史公實來。公以妙齡肯顧。而居具慶之下。日思所以奉二親之歡。謂可以備燕息而資觀覽者。莫斯堂若也。由是特爲之作新。易腐朽。補罅漏。支持欹傾。凡常營理者。雖不及之。蓋期月而後畢。則大饗賓客。稱觴爲壽。以落其成。而遣使致書屬予爲記。嗟。予去國三十年。白首歸來。時移事改。田廬鄉井。殆不可復識。追惟疇昔。渺如隔生。豈知尚有恆山堂耶。夫物之盛衰。其極必反。興廢成毀。相尋於無窮。蓋理之常然而不足怪。然皆有數存乎其間。自喪亂以來。繁華共盡。崇樓傑觀。莫不化爲虛空。如斯堂者。絕無僅有。固已幸矣。而復爲有力者新□。宛然舊物。閱世自如。豈可謂偶然哉。抑此不足論也。予聞之。有非常之功者。必享非常之福。公以上將之才。膺方面之寄。定亂措安。澤被於生民甚厚。功孰大焉。宜其窮侈美。極尊榮。快意一時。無不可者。顧乃自安於儉陋。而致養乎其親。賢於衆人遠矣。是則不可以不著。且予平生欲一登堂臨眺。而竟不果。今既

辱公知。嘗得預賓席之末。因之寓目以慣夙心。亦殘年之一適也。於是乎書。

滹南遺老集卷四十四

雜文

鄜州龍興寺明極軒記

鄜爲州。在深山窮谷間。荒涼鄙陋。其風土固然。無池臺苑囿之觀。可以娛人者。官閑其事。散步而盤桓。不過道流釋子之居耳。而龍興寺明極軒。最爲佳處。由三門巡廊而西。其隅爲雄師院。而院之東南。則明極在焉。其始爲隙地。故節度郝公見而愛之。謂其爽塏便安。可以爲待賓之所。顧而命雄。此軒戶所以搆也。深靜而明。夏涼而冬燠。高纔數丈許。而平揖前山。俯瞰闤闠。視緣山諸刹。勢欲與之爭衡也。始予以狂放不羈。爲上官所據。宴游戲劇。悉禁絕之。雖所親愛。非公故不得相往來。逢於道路。斂避辭謝。莫敢立談者。出門倀然。其無歸也。深居高臥。讀書以自遣。而久復無聊。因思所謂道流釋子之居。而時一訪之。晏坐清談。焚香煮茗。猶得差樂而無罪。蓋大像之致爽。開元之冷窩。皆所素愛而嘗游者。然以其登涉之艱。固不若明極之爲數。雄亦開朗好客。樂與予言而不厭。由是有興輒至。至輒爲留竟日。公退飯餘。呼馬而出。僕夫或不請所之。知其必適是也。比及其門。呵喝有聲。主人者趨迎而笑。知其必爲吾也。予嘗以雄見待之厚。許爲作記以報之。而未果。其後官事日繁。而私禁稍寬。非役於簿書會期之勤。則奪於聲色紛華之樂。而予之蹟至明極者有數矣。與雄相見。未嘗不笑且歎焉。今將東歸。雄以前言爲請。嗚呼。吾負此軒久矣。

是猶可得而辭乎。乃書其地形之大概。與夫平昔游行之熟者以授之。若其命名之意。則出於西方之書。非予之所學也。略而不及。以待夫知其說者。

茀先生道院記

嵩山之陽。有承天谷。谷有道院焉。隱君子茀公之所建也。公、開封人。名從易。字縉甫。始以進士干有司。數奇不偶。乃棄家爲方外游。隨意去留。初無定居。謂至承天。則欣然曰。吾可以休於是矣。闢地築室。爲終焉計。日葺月補。蓋累年而後成。軒曰雙清。以景名也。庵曰虛靜。以道名也。竹木蕭然。都無塵土氣。由是爲嵩陽之一觀。夫嵩少海內名山。其間勝蹟。殆不可殫紀。叢爾茀公之廬。宜若無足道者。而人嘗以不到爲恨。到必盤桓而不忍去。則亦以其主人之賢故也。公以高蹈聞四方。賢愚少長。莫不仰其風。觀其擺落世紛。棲心於沖漠之境。始終四十年。處之甚安。壽考康甯。翛然而往。非胸中眞有所得。疇能爾耶。□□□□□□□□□□□□□□□時羣盜縱掠。而公夷然視之。神色自若。且能化暴爲馴。使之逡巡卻而不敢犯。非獨自免。而又有以庇人。其道德所服。至於如此。豈老氏所謂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者歟。予世之散人也。才能無取於人。而功名不切於己。雖寄跡市朝。而邱壑之念。未嘗一日忘。慕公而願見者久矣。俗累拘牽。竟莫之遂。蓋每爲之嘆息。嗚呼。公則已矣。而其姪守明與予爲忘形交。出公所繪院圖及所以自敘者。請記其事。予披玩再三。恍如即其地而見其人。忽焉自適。益覺官味如嚼蠟。守明亦自可人。由刀筆中一朝有所省。年踰四十。而屏酒肉。卻聲色。日與名流逸士游。學貫三家。略窺其妙。其剛果超詣。庶幾能嗣公者。予雖不及識公。而有斯人在。會當同往。杖屨相從。訪公之故居。而躡其遺蹤。臥公白雲。蔭公青松。逍遙徜徉。以卒歲乎其中。公之精爽。故應不昧。或者其亦一笑而見容也。乃爲書之。既以發茀公之光。且爲吾他日踐言之盟云。

趙州齊參謀新修悟眞庵記

趙州道院曰悟眞庵者。參謀齊君大年之所建也。君。鄜時人也。開朗倜儻。久行善事。壬辰中。從軍河南。既還。留寓於趙。因而家焉。自以荐經喪亂。而卒獲安存。生理益優。身名俱遂。無不足於心者。蓋神明之所相也。思有以答謝殊貺。亦其天資本靜。道念素深。故買田城隅。特建此庵。以待全眞之士。且爲他年歸宿之所云。肇基於甲午之春。凡再期而訖役。聖位有堂。齋廚方丈。總爲屋十餘楹。像設供具。隨事一新。繚以崇垣。抱以隙地。藥畦蔬圃。井井可觀。雖宏麗未極。而體則具矣。喧囂既遠。境界清涼。洒然有絕塵之趣。居人瞻仰。莫不歎喜讚歎。自一是方遠近。以至過客。皆知有齊氏之庵。大師李公曰圓明子者。故與君游。乃延致而奉之。其徒無慮三十人。君色色資給。無外求者。稍暇無事。婆娑其間。圖而樂之。自謂有所得也。予數以事至趙。始也聞其經營。再則視其次第。三則及其成就焉。一日造之。盤桓周覽。殆欲忘還。君因以記文爲請。予與大年三十年之舊。有命自不當辭。況其用心之果。爲力之勤。實可喜而足稱也。抑予衰矣。險阻備嘗。煩勞久厭。閱興亡之大變。悟榮辱之眞空。殘喘僅存。百念灰冷。方當脫屣俗累。優游蕭洒。以畢其餘生。雖不足與聞玄理。廁跡羽流。而杖屨往來。陪君爲方外之友。庶無愧焉。至其會意忘形。不知孰主孰客。

則君之庵猶我有也。能勿成其志乎。乙未年終。十二月晦月。滹南遺老記。

答張仲傑書

某啓。仲傑縣令。方深渴想。辱惠好音。曷勝慰喜。獺根之賜。甚愜老饕。正恐踏破菜園。爲藏神所怪耳。所論道學。自是儒者本分事。抑老夫衰耄。日負初心。不足進也。吾子年壯氣銳。乃能屛去紛華之習。而專力於此。好之樂之。自謂有得。他時所至。殆未可量。老夫將受教之不暇。而反能爲之發藥哉。州郡之職。古稱勞人。況此多虞。亦必有道。顏聞吾子一以和緩處之。所望正如此。民之憔悴久矣。縱弗能救。又忍加暴乎。君子有德政而無異政。史不傳能吏而傳循吏。若夫趨上而虐下。借衆命以易一身。流血刻骨。而求幹濟之譽。今之所謂能吏。古之所謂民賊也。誠不願吾子效之。吾儕讀孔、孟仁義之書。其用心自當有間。甯獲罪於人。無獲罪於天。昔宋討元昊。關右困於征斂。杜祁公在永興。謂其民曰。吾非能免汝也。而能使之不勞。於是量所有無。寬其期限。民得以次而輸之。而費省十六七。及王氏法行。官吏不堪其迫。邵康節門人之從仕者。皆欲投檄以歸。康節止之曰。此正賢者用力時。新法甚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嗚呼。古人遠矣。如此等事。尙可行之。造次顚沛。無忘是念。始可謂不忘所學矣。老人家益貧而宦益拙。鮎魚上竿。可笑可閔。雖然。遠依餘庇。大小幸安。不必過煩念慮也。遽中奉報。草草不宣。

道學發源後序

韓愈原道曰。孟軻之死。不得其傳。其論斬然。君子不以爲過。夫聖人之道。亙萬世而常存者也。軻死而遂無傳焉。何耶。愚者昧之。邪者晦之。駁而不純者汨之。而眞儒莫繼。則雖存而幾乎息矣。秦漢以來。日就微滅。治經者局於章句訓詁之末。而立行者陷於功名利欲之私。至其語道。則又例爲荒忽之空談。而不及於世用。髣髴疑似而失其眞。支離汗漫而無所統。其弊可勝言哉。故士有讀書萬卷。辨如懸河。而不免爲陋儒。負絕人之奇節。高世之美名。而毫釐之差。反入於惡者。惟其不合於大公至正之道故也。韓愈固知言矣。然其所得。亦未至於深微之地。則信其果無傳矣。自宋儒發揚秘奧。使千古之絕學。一朝復續。開其致知格物之端。而力明乎天理人欲之辨。始於至粗。極於至精。皆前人之所未見。然後天下釋然知所適從。如權衡指南之可信。其有功於吾道。豈淺淺哉。國家承平旣久。特以經術取人。使得參衆論之所長。以求夫義理之眞。而不專於傳疏。其所以開廓之者至矣。而明道之說。亦未甚行。三數年來。其傳乃始寖廣。好事者往往聞風而悅之。今省庭諸君。尤爲致力。慨話以興起斯文爲己任。且將與未知者共之。此發源之書所以汲汲於鋟木也。學者嘗試觀之。其必有所見矣。心術旣明。趨向旣正。由是而之焉。雖至於聖域無難。猶發源不已。則汪洋東注。放諸海而後止。嗚呼。其可量哉。亦任之而已矣。僕嘉諸君樂善之功。爲人之周。而書爲天下道也。故略書其末云。東垣王某序。

楊子法言微旨序

法言之行於世尙矣。始注釋者。四家而已。疎略蟲淺。無甚可觀。其後益而爲十二。互有所長。視其奮殊勝。而猶未盡也。今禮部尙書趙公素嗜此書。得其機要。因復爲之訓解。參取衆說。折之以己見。號曰分章微

旨。論高而意新。蓋奇作也。予嘗竊怪子雲之自敍。以爲法言論語之體耳。隨問更端。錯雜無次。而獨取首二字以爲名而冠之。無乃失其宜耶。及觀公解。則始終貫穿。通爲一義。燦然有條理而不亂。乃知子雲之意。初非苟然。但學者未之深考也。昔人以杜預、顏師古爲丘明、孟堅忠臣。今公於子雲之書。辨明是正。厥功多矣。至於進退隱見之際。尤爲反覆而致意。使千載之疑。可以盡釋而無遺恨。玆不亦忠之大者與。古澤陳氏者將購工板行。以廣其傳。友人張君茂進實贊成之。而屬予爲序。嗚呼。公一代巨儒。德業文章。皆可師法。自少年名滿四海間。平生著述。殆不可勝紀。而晚年益勤心醉乎義理之學。六經百子。莫不討論。迄今孜孜。筆不停綴。其所以發揮往聖而啓迪來者。非特一書而止也。如鄙人不肖。曷足爲公重輕。而斯書之傳。豈待予言而後信。雖然。陳氏細民而能好事如此。其用心固已可喜。且不肖於公。門下士也。辱知爲深。是區區者而敢辭乎。乃書而授之。元光元年九月望日。中議大夫守平涼府判王某序。

送王士衡赴舉序

滎澤逢平。風高氣清。馬駿車輕。送君此行。雖非掩泣於溢浦。悲歌於渭城者。何必愴快而含情。雖然。有以規子也。親老弟弱。室廬蕭然。燠寒華枯。將於子乎屬之。所責重矣。尙其勖哉。決科、猶戰也。請以戰喩。肩摩踵曳。鱗集毛萃。盱衡厲吻。扼腕揚袂。賈餘勇而奮素技者。皆吾敵也。攘而卻之。吾子亦勞矣。甯執非敵。武王所以誓衆。臨事而懼。仲尼所以語門人。貴育之不戒。童子扼之。晉雞之不期。蜀雞踣之。勍敵在前。若之何勿畏。吾子講學甚力。涵養且久。則兵旣厲而馬旣秣矣。然而猶有病焉。氣揚而無降志。色驕而無俯容。或者其將振而矜之歟。懼猶不足。又振而矜之。恐乘隙搗虛瑕者畢堅。而勝負之勢未可料也。鞍之役。不介馬而馳之。齊師敗績。伐羅之舉。趾高而心不固。莫敖以亡。厥鑑不遠。吾子其圖之。吾子辱與不肖游。又辱賜之誠。是行也竊將效諜以從其後。不幸而北。其曷忍諸。捷音一報。凱歌言還。玆豈惟吾子之所獲。抑不肖實與光焉。致不盡言。聞之曰。仁者送人以言。仁者之名。豈賤子所堪。抑朋友之道。將善是務責者也。故以告。

送呂鵬舉赴試序

始予得管城而將行也。故人王士衡實送之。且見囑曰。或稱鄭下有一佳少年。而不解其姓名。第聞窠勢翩翩。可以與之進也。子以經學嗣名師之傳。而爲後生之倡者有年矣。則誘翼成就。豈得辭其責乎。予謝而識之。旣至而求之。得吾鵬舉焉。聽其議論。窺其文辭。知其必士衡所謂也。輒不自量。欲遂薄有所云。以補萬一。而官事如毛。無頃刻暇。蓋未嘗不爲之歎息。今鵬舉方將求售於春官。余復默默。無乃負士衡之所教乎。夫經義雖科舉之文。然不盡其心。不足以造其妙。辭欲其精。意欲其明。勢欲其若傾。故必探語、孟之淵源。擷歐、蘇之菁英。削以斤斧。約諸準繩。斂而節之。無乏作者之氣象。肆而稱之。無失有司之度程。勿怪勿僻。勿猥而幷。若是也。所向如志。敵攻無勍。可以高視橫行矣。沽美玉者。不憂無善價。騂犢且角。山川其舍諸。鵬舉勉矣。京邑、英豪所聚。而士衡在焉。予旣因士衡以得子。子其因予而求識士衡。復因士衡求吾師友門人之凡未識者。磨礱浸灌。以益其高而極其遠。至於大有成焉。而副吾徒之望可也。

送彭子升之任冀州序

成王戒卿士以爲推賢讓能。則庶官和。不和政且亂。而秦穆之誓亦曰。人必能容而後可以保民。古之君子。有道相爲徒。而其徒相爲用。故能有濟也。有虞之時。衆賢和於其朝。而無乖爭之患。垂讓於殳、斨。伯夷讓於夔、龍。皋陶之不知者以問諸禹。禹所不知者以質諸益。賢於己而不妒。不賢於己而不侮。師於人而不恥。告於人而不吝。志同氣合。不知物我之爲二。蓋其量誠宏。而其德誠厚。此其能共成一代之極治者歟。予嘗悲夫昔人之難見。而病後世士風之薄也。忌嫉之心勝。而推讓之道絕。自待者重。待人者輕。相誇以其所長。而相鄙以其所短。鰓鰓然惟恐人之愈乎我也。凡得一職。必先審問其同僚者何如人。問其不能而不己若也。則幸而喜。如其能否。往往不樂。曰。是何以彰我。故其至也。莫不角其智力而爭其權。至於不相容以敗事。處公家之事而敗之以其私。罪孰大焉。吾子始躡仕途而得李君者爲長官。彼其才幹有餘。而能聲蹟著。蓋吾子之幸也。而吾子性明志強。臨事有決。亦自爲過人者。誠能相與戮力而無求勝之心。一司之治。何憂而不舉哉。子行矣。幸不至如吾之所病。且併謝李君。其亦以是而待子焉可也。

滹南遺老集卷四十五

雜文

趙唐臣愚庵序

鶴臺趙君唐臣命其居室曰愚庵。因以自號。旣經喪亂。流寓河朔。此復庵中主人矣。猶爲題榜以求詩文於士大夫。嗚呼。凡物有其實而後得其名。實無有焉。名烏從生。實固不可誣。而名固欲其正也。今先生才敏而識明。行高而業精。蓋世所謂賢且智者。而顧加此稱。是視薰以爲蕕。指渭爲涇也。無乃乖戾而不合乎人情邪。且先生安靜寡欲。不求聞達。與物無競。而物亦莫之攖。不必嫉邪憤世如柳宗元。遠害全身如甯武子。果何取乎此也。意者直出於至謙故歟。古之君子。其德甚盛。則其心愈謙。其責己也重。其取名也廉。雖有軼羣絕俗之資。而自視欿然。常若不足。此其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者。善而無伐。所以爲顏氏。聖而不居。所以爲孔子。其與浮躁衒鬻。急於人知。虛而爲盈。處之不疑者。豈可同日而語哉。先生於是乎過人遠矣。丙申春二月。滹南遺老王某序。

復之純交說并序

之純嘗爲交說以見譏。今贅談中以耆盧名齋者是也。其初本自爲一首。蓋辭氣意旨。出於莊、列。可謂奇作。使其處身果能如此。雖古之達者無以過也。而何其取怒之多歟。予讀而悲之。乃復以是說云。

狂生旣以交說規慵夫。已尋以忤物獲罪。杜門索居。將無意於世。慵夫因人而寄聲曰。子之病果革矣。已實行行。謂人之亢。憫我將顚。而子則先。是何其言之近似而踐跡之乖歟。子之病果革矣。惡之不可媒也。禍之不可買也。雖微子言。吾寧不知。逐逐而羣嚌非吾鄰。形變跡接。何者可絕。鍊修調適之善。而吾痛始兆。悟而藥之。治養以方。寬中溫外。茹柔吐剛。駐其明而內視。凝其聰而反聽。行之期月。乃復其常。心平氣和。百邪不攻。乃愈而康。子獨日臻。以達膏肓。盤望而走。無施其良。嗟夫殆哉。無以招之。彼孰汝尤。無以結之。彼孰汝仇。待物太狹。謀身未周。睢盱彷徉。蹇睨九州。羣讙以咻。凶乘禍鴆。勢窮力竭。而投諸囚。以伏於幽。閔氏之與居。稿伯之爲游。悒悒矣而私自憐。子子乎其遺世而無求也。吾絕物邪。抑子絕也。山淵之險。子將趨而過。今胡其擢汝車而沈汝舟。豺虎之毒。子將不之攖。今胡其齕汝趾而嚙汝喉。出於外者。亦旣然矣。伏於中者。竟如何哉。顧嘗憂我。今爲子憂。蓋將持吾之所以自治者。而復以治子。豈能從我而冀其少瘳乎。狂生聞之。不覺汗下。

移剌仲澤虛舟堂銘

泛而游。截沈截浮。隨其流。聽其所止而休。此非所謂虛舟者歟。萬物相刃乎無窮。要不可容吾意。智者困。勇者殘。而至人免於無所累。先生既以是而身託矣。雖放心委形以行於斯世可也。

四醉圖贊

泰和辛酉冬。予赴調京師。濟河垣之、振之、劉君景元俱以待舉客太學。一日同飲市中。旣暮皆醉。三子者就宿子邸。枕藉而臥。初不記也。未旦而覺。呼童張燈。則餘樽在焉。卽命重酌。復成小醉。擁衾散髮。相對怡然。顧而樂之。以爲他日或不能復得矣。振之將圖其形。而名以四醉。因命序而贊之。以記一時之美事云。

澒乎其如忘其聲。茫乎其如忘其形。神融氣泰。無欲而無營。渺乎其如物莫之攖也。不爲劉伶唯以酒爲名。不爲屈平衆皆醉而獨醒。蓋不放不拘。不晦不明。不濁不清。隨其所適而寓其情者也。

林下四友贊

東垣彭子升、悅王士衡權、周晦之嗣明。皆予心契也。晦之於予爲親故。其相知最早。後游京師。始識士衡於稠人間。言論慷慨。遂如平生。當是時。已見子升而未熟也。已而復定交於燕京。予年爲長。子升次之。士衡又次之。而晦之最少。吾四人者。臭味相似。而氣義相投也。故不結而合。旣合而歡。至於益深而莫之間。其好惡取舍。互有短長。而要歸其中。辨爭譏刺。聞者不能相容。而終於無憾。方其俱在里中。行必偕。寢必共。詩雖不多。而嘲戲贈答。時出數語以相娛。酒雖不廣。而花時月夕。一杯一杓。亦自不廢也。嘗約他年爲林下之游。且各爲別號以自寄焉。蓋予以慵夫。而子升以濟子。士衡爲狂生。而晦之則放翁也。曰濟、曰慵、曰狂、曰放。世以爲怪。而自謂其眞。施於仕途。固非所宜。而在隱居則無害也。是故安之而不疑焉。是約已。遂想像而贊之云。

磐礴兮嵓阿。容與兮婆娑。藉豐草兮偃臥。想長風兮浩歌。塵海邈其如隔。渺高軒兮不我過。險而風波、害

而網羅。突而干戈。如四人者何。

十衛眞贊

身雖寒而道則富。貌若鄙而心甚妍。庸夫孺子。皆得易而侮。王公大人莫不知其賢。豈俯仰從容。滑稽玩世。而胸中自有卓然者耶。

跋寶墨堂記

趙翰林以文章字畫名天下。片辭寸紙。人爭求之。嘗爲故參政蕭散公作寶墨堂記。仍親繕寫。尤爲奇特。自經喪亂。散落不存。而近入田君信之之手。方且什襲深藏。以爲珍玩。旣而聞公子祐在。因復歸之。噫。渠家獲所亡。不失舊物。固幸甚矣。而田君能捐己之愛。以成此美事。亦灑落可嘉也。

跋王進之墨本孝經

孝悌百行之冠冕。孝經六藝之喉衿。聖人大訓。不待贊揚而後知也。學者自童稚讀書。必始於此。而考其行。身能踐履者。鮮矣。李君貞甚其親以不得竭力爲恨。而淪於非道爲憂。故常玩意於斯文。而名卿珍翰以照於不朽。覩其自述。亹亹不絕。愛敬之誠。藹然而見。非深於踐履。能如是乎。吾友王進之得其墨本而寶嗇之。仍圖函丈之像。以冠其首。而益以翰林公誌語。且將併刻焉。卽其所好。亦可以知其爲人也。

上周監察夫人生朝

門庭爽朗。瑞氣絪縕。夫人之誕辰也。煌煌綺羅。洋洋絲竹。家人之拜祝也。渺惟愚陋。實與此榮。固無以薦賦。惟天爲高。惟地爲厚。惟川瀆不竭。惟山嶽不朽。敢焚香酌酒拜稽手以爲夫人壽。

滹南辨惑一書。初江左未之聞也。至元二十年。古滑王公時舉來丞是邑。出於行篋。始得見之。與賢書院謄錄刊行。迨今十年。其板爲復翁所得。以字多差舛。貽誤讀者。欲得元本證之。而王公去此陞行臺監察御史。尋柄文廣東。宦轍無定。雖欲成之。末由也已。旣幸任迴道過廬陵。吾州士夫以棠陰之舊。候迎公來。就乞校正。出悅漏差錯字四百餘。公因得改的。付局刊換。公又以元遺山中州集所載滹南古律詩僅二十篇。俾續卷末。收書君子。幸加詳焉。大德三年二月中和節。雙桂書院王復翁謹書。

王若虛。字從之。慵夫其號。藁城人。承安二年經義進士。歷管城、門山二縣令。用薦入爲國史院編修官。遷應奉翰林文字。爲著作佐郎。遷平涼府判官。召爲左司諫。轉延州刺史。入爲直學士。入元。遂隱居不出。復東遊泰山。至黄峴峯。憩萃美亭。談笑終焉。所著文章號慵夫集、又滹南遺老集、傳於世。事見金史。按中州集稱若虛負重名。精經學史學。文章禮樂。一代偉人。北渡後隱居鄉里。據此則滹南老人終於元。未嘗仕於元。且其人已入金史文藝傳。焦氏經籍志編入元人、誤也。此本山陰祁氏藏書。康熙乙未春王。歸繡谷亭收藏。因考史傳而附記於後。錢塘吳焯書。

又按集內詩與中州集本句微有不同。覺中州集之爲善。想元遺山入選時。摘其微瑕。不嫌改削乎。然此固原作。其後一卷係中州補入。便相間。中州集所無者。宮女圍棊一首。和王子端此本多一首。白髮歎六韻即感秋十二韻之半。亦元遺山增改。後人失考。據以編入續集耳。焯再書。

滹南王先生詩集

從中州集校注

貧士歎

瓶生（作無）塵。瓶乏（作無）粟。北風蕭蕭吹破屋。入門兩眼（作四顧）何悲（作淒）涼。稚子低眉老妻哭。世無魯子敬、蔡明遠、元（作郭元振）之真丈夫。故應餓死塡溝（作坑）谷。蒼天生我亦何意。蓋世功（作虛）名實（作貧）不足。試將短刺謁朱門。甲第紛紛厭粱肉。（作爭如只使究且圖大腹便便飽粱肉。）

白髮歎（即中州集感秋詩。）

清晨梳短髮。已見數莖白。妻孥驚且呼。謂我應速摘。我時笑而答。區區亦何必。此身終委形。毀棄無足惜。況爾毛髮間。乃欲強修飾。畢竟滿頭時。復將安所擇。

題淵明歸來圖

靖節迷途尚爾賒。苦將覺悟向人誇。此心若識眞歸處。豈必田園始是家。

孤雲出岫暮鴻飛。去往悠然兩不疑。我自欲歸歸便了。何須更說世相遺。

拋卻微官百自由。應無一事掛心頭。銷憂更藉琴書力。借問先生有底憂。

得時草木竟欣榮。頗爲行休惜此生。乘化樂天知浪語。看君於世未忘情。

名利醉心濃似酒。貪夫衮衮死紅塵。折腰不樂飜然去。此老猶爲千載人。

趙內翰求城南訪道圖詩。辭不獲已。乃作絕句以獻。復爲解之云。

得道由來不必勞。癡兒含父漫逋逃。閑閑老子還多事。時向伽藍（作攔摑）打一遭。

竹木蕭森蔭綠苔。幽襟自愛北軒開。主人無說吾何問。乘興而來興盡迴。

答鄭州辨禪師見戲代高防禦

酒肆淫房卽（作總）道場。一時（作偶然）作（作游）戲亦何妨。吾（作阿）師自墮泥犂獄（作牛趣）。更笑春風柳絮狂。

再至故園述懷五絕（中州集作還家）

日日天涯（作他鄉）恨不歸。歸來老淚更沾衣。傷心何啻遼東鶴。不獨（作但）人非物亦非。

荒陂依約認田園。松菊存亡不必（作足）論。我自無心更懷土。不妨猶有未招魂。

山杏溪桃化棘榛。舞臺歌館（作樹）墮灰塵。春來底事堪行處。門外流鶯枉喚人。

回思夢裏繁華事。幸及當年樂此身。閑立斜陽看兒戲。憐渠虛作太平人。

艱危嘗盡鬢成絲。轉覺謳華不可期。幾度哀歌仰天問。何如還我未生時。

山谷於詩每與東坡相抗。門人親黨遂謂過之。而今之作者亦多以爲然。予嘗戲作四絕云。

駿步（作絕足）由來不可追。汗流餘子費奔馳。誰言直待南遷後。始是江西不幸時。

信手拈來世已驚。三江滾滾筆頭傾。莫將險語誇勍敵。公自無勞（作心）與若（作世）爭。

戲論誰知是（作出）至公。蝤蠐信美恐生風。奪胎換骨何多樣。都在先生一笑中。

文章自得方爲貴。衣鉢相傳豈是眞。已覺祖師低一著。紛紛法嗣復（作更）何人。

王子端云。近來陡覺無佳思。縱有詩成似樂天。其小樂天甚矣。予亦嘗和爲四絕。

功夫費盡謾窮年。病入膏肓不可（作豈易）鐫。寄與雪溪王處士。恐君猶是管窺天。

東塗西抹鬭新妍。時世梳妝亦可憐。人物世衰如鼠尾。後生未可議前賢。

妙理宜人入肺肝。麻姑搔痒（作背）豈勝鞭。世間筆墨成何事。此老胸中具（作自）一天。

百斛明珠一一圓。絲毫無恨徹中邊。從渠屢受群兒謗。不害三光萬古懸。（此首中州集不載）

宮女圍棊圖

盡日羊車不見過。春來雨露向誰多。爭機決勝元無事。永日消磨不奈何。（此首中州集不載）

續編滹南王先生詩集（從中州集補入）

攄憤

非存發奮心。非徼正直譽。浩然方寸間。自有太高處。平生少諧合。舉足逢怨怒。禮義初不愆。謗訕亦奚顧。

孔子自知明。桓魋非所懼。孟軻本不逢。豈爲臧氏沮。天命有窮達。人情私好惡。以此當泰然。不作身外慮。

贈王士衡

王生非狂者。乃以善哭稱。每至欲悲時。不問醉與醒。音詞初惻愴。涕泗隨縱橫。問之無所言。坐客笑且驚。

王生不暇卹。若出諸其誠。嗟我（中州集作嗟此）與生友。此意猶未明。絲染動墨悲。麟亡傷孔情。韓良餞嶺涉。阮咸

窮途行。涕流賈大傅。音抗唐衢生。古來哭者多。其哭非無名。生其偶然歟。何苦摧神形。如其果有爲。爲爾

同發聲。

感秋

西風撼庭柯。肅葉鳴簌簌。天地一蕭條。羇懷亦岑寂。青春恍如昨。轉盼年半百。自從長大來。轉覺日月迫。

功名非所慕。老大不足惜。但然感時心。自亦不能釋。青晨梳（作理）短髮。已見數莖白。刀鑷雖可施。殆似兒子

戲。此身委蛻耳。毀棄何足惜。況於毛髮間。而乃強修飾。青青如陵展。星星行復出。畢竟白滿頭。復將何所

摘。

生日自祝

空囊無一錢。羸軀兼百疾。況昧何蕭條。生意渾欲失。清晨聞喧呼。親舊作生日。我初未免俗。隨分略修飾。
舉觴聊自祝。醉語盡情實。神仙恐無從。富貴安可必。修短卒間歸。何足喜與戚。一祈贏康健。二願早閑適。
衣食無大望。但求作願了晨夕。萬事不我攖。一心常自得。優游終吾身。志願從此畢。

失子

妍妍掌中兒。於我一何遽。其來誰使之。而復奄然去。平生三舉子。隨滅如朝露。顧我能無悲。其如有天數。
自從學道來。衆苦頗易度。有後固所期。誠無亦何懼。人生得淸安。安以累輕故。婚娶眼前勞。託遺身後慮。
百年曾幾何。爲此離稚誤。顧語長號妻。此理亦應喻。

憶之純三首

幼歲求眞契。中年得偉人。傾懷當一面。投分許終身。燈火談玄夜。鶯花逐勝春。何時重一笑。胸次欲生塵。

其二

面目三年隔。音書萬里遙。宦途俱蹭蹬。日事各蕭條。志大謀常拙。身孤道易消。本無當世用。隱處會相招。

其三

傲氣輕天下。高情到古人。銜杯曼卿放。下筆老坡神。時論誰優劣。人材自屈伸。窮愁須理遣。不必淚沾巾。

復齋二首

志大言高與世違。拂衣眞作竹林歸。黃塵道口風波惡。未必先生自處非。

其二

自笑趨塵亦強顏。食謀未免敢言閑。紫芝果可充飢腹。從子玉屏巖石間。

病中二首

學道今何得。謀生久不成。藍衫幾棄物。絳帳亦虛名。事拙應天意。交疎卽世情。煩憂時自解。感觸又還生。

其二

鬱鬱窮愁意。營營久病身。詩情渾欲減。藥物但相親。未得驅窮鬼。終須問大鈞。三時勞慰撫。謝作苦愧故人眞。

述懷

枉卻全家仰此身。書生那是治生人。百憂耿耿塡胸臆。強作歡顏慰老親。

自笑

酒得數杯還已足。詩過兩韻不能神。何須豪逸攀時傑。我自世間隨分人。

別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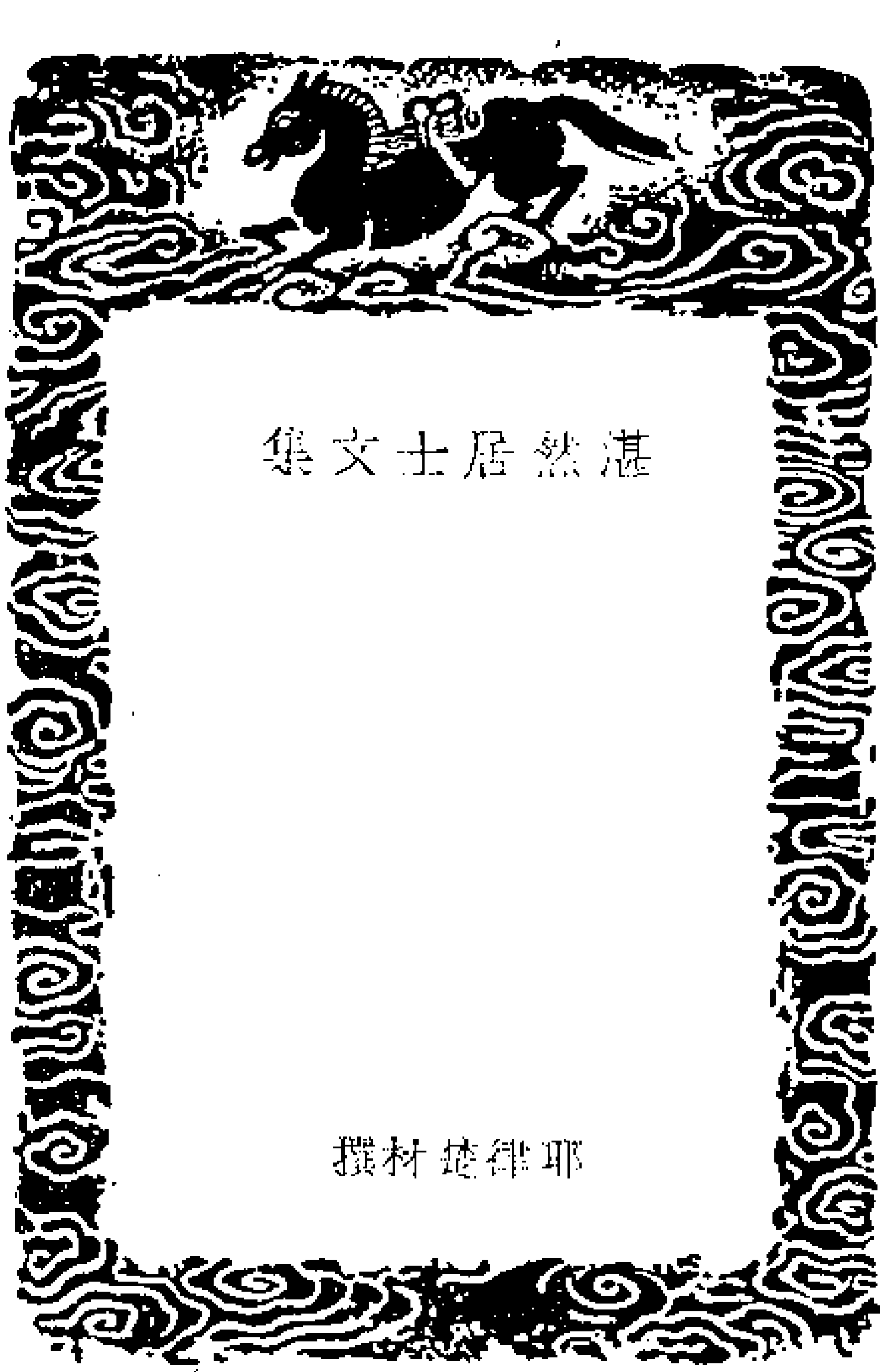
到了身安是本圖。何須身外覓浮虛。誰能置我無飢地。卻把微官乞與渠。

慵夫自號

身世飄然一瞬間。更將辛苦逐朱顏。時人莫笑慵夫拙。差比時人得少閑。

西城賞蓮呈晦之雄之自號故著

舊賞回頭已隔年。高花又見出新妍。偶成濁酒狂歌會。恰及斜風細雨天。樂事適來偏有興。閑身常得分無緣。作詩莫怪多誇語。差比放翁先著鞭。



領中書省湛然居士文集序一

乾坤之氣，否之則塞，泰之則通。日月之光，蒙之則晦，廓之則明。聖人之道，鬱之則滯，推之則行。化而裁之謂之敎，神而明之存乎人。天之未喪斯文，陰有所主宰，亦有所託付，數不終隱，待其人而後弘。況乎啓端發源於新造之初，枝傾拄邪於積亂之後，以任當世之重，以行衆人之難，必有命世大賢，超人異行，卑騰代非常之畢，卒前哲未成之志，與時標準，卓然爲吾道之倡。夫道之不明久矣，去古而今，□情其性，下索今談今有闕字典，談遠而淳風衰，雅頌息而淫詞作，以大學中庸爲虛位，以致知格物爲迂論，聖門閉而不開，正路梗而莫闢。加之兵革以來，百餘年間，宇宙之內，昏昏默默，如夜之未晝，夢之未寤，醉之未醒，病之未療，伏陰未覩於太陽，寒谷未煦於春律，黎苗之渴望未蘇，黔首之倒懸未解，失欲躋塗炭而域仁壽，濟邪僞而鏡澄清，療國脈之膏肓，補天維之罅漏，草創萬有，權輿百度，興禮樂於板蕩之際，拯詩書於煨燼之餘，黜觳皇儀，釋緯政體，變干戈而俎豆，易荒服而衣冠，斷趾反樸，鑄頑成仁，扇美化以風六合，布淳澤以雨蒼生，救宿將絕之時，功建無形之世，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哉。惟我中書湛然居士，天姿英挺，上智誠明，審貌其識，鈞鼎其器，符四方之具瞻，遇千載之嘉會，作朝廷之幹，維社稷之鎮，牢籠區夏，宰制山川，提封不牧之邦，郡縣不毛之地，正璣衡而泰階平，明曆數而盛符定，開元建極，盡彌綸之術，驅帝馳王，人酬酢之計，以唐虞吾君爲遠圖，以成康吾民爲己任，而發乎事業，形容於文章，得之心，不受一塵，應之乎

自能三昧，游戲妙場，撅揭理窟，運天地之橐籥，奪造化之機械，論性則窮其深源，談道則索其隱賾。以聖經爲根本，故其文體用而精微；以史氏爲枝葉，故其文氣焰而宏麗，盤譎謂其格言，詠歌比興，其奧義雖出師征伐之間，納銳道經濟之學，觀其投戈講藝，橫槊賦詩，詞鋒摧萬物，筆下無點俗，揮灑如龍蛇之肆，波瀾若江海之放，其力雄豪足以排山岳，其辭絢爛足以燦星斗，吟詠之勢，驚動飄舉，温純之音，金聲玉振，片言隻字，冥合玄機，奇變異態，皆有定跡，發乎出於見聞之外，鉤深炳耀，遠人之耳目，所謂造物有私，默傳真宰，胸中別是一天耳。蓋生知所稟，非學而能，如庖丁之解牛，游刃而餘地，公輸之制木，運斤而成風，是皆造其真境，至於自然而然。公之於文，亦得此不傳之妙，若夫湛然之稱，不可以形容，不可以言詮，其處之也厚，其養之也深，靜於內爲善淵，流於外爲道派，即其性而見其文，與元氣俱粹然一出於剛正，觀夫所稱，其人可知矣。然則作之者倡於始，亦在乎述之者成其終。適有中省都事宗仲亨，最爲門下之傍，收錄公之餘稿，纖悉無遺，今又增補雜文，誠好事之君子，舉其全帙，付之於門下士高冲霄、李邦瑞，協力前修，作新此本，以示學者，可謂兼善之用心。省承相胡公喜君之文，掄揚溢美，物成爲書，中或有僕者，更加益正，命工刊行於世，益廣其傳，真得仁人之雅意。省參王子卿、李君實、許進之、王君玉、薛正之，皆欣然贊應，共贊成之。二公承宗公之志，畢其能事，同諸君累求爲序，僕以兵塵中來，舊學荒廢，不敢應命。蓋公之心術至賾，不能盡探之於文，公之文章高致，不能具陳之於序，雖其文皆公之寓言，筌蹄而忘象，是亦勳業之餘蘊，公如不言，則人將何述焉。嘗謂雲漢爲章天之文，言詞可法人之文，故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爲用大矣哉。今公之爲言，非徒示虛文而已，質斯世行道之具，所以柱石名教，綱維彝倫，鼓舞士風，甄陶人物，豈惟立崇代之典章，端可爲將來之軌範。於戲，大禹不治水，吾民疑其魚，孔子不作經，王道幾乎熄。夫以文德開通，濟物，密藏諸用，扶持聖道之久斃，幽而復顯，見天意之所屬，爲時求定，而能樹治本，遏亂源，活生靈，福後世，其功德無慚於先聖，斯文之不墜，皆公之力焉，是言也，非獨予之所言，乃天下之公言也。歲次癸巳十有二月初吉褒山孟攀鱗序。

序二

夫文章天下之公。其言賦者。自以與賈馬爭麗則。言詩者。自以與李杜爭光焰。逞詞藻者。不讓蘇黃。論歌詞者。輒輕吳蔡。以至氣衝霄漢。而莫肯相下。及其較短長。探妍醜。得其全者鮮矣。祇人望者鮮矣。中書湛然性稟英明。有天然之才。或吟哦數句。或揮掃百張。皆信手拈來。非積習而成之。蓋出胸中之穎悟。流於筆端敏捷。味此書言語語。其温雅平淡。文以潤金石。其飄逸雄拔。又以薄雲天。如寶鑑無塵。寒水絕翳。其照物也瑩然。向之所言賈馬麗則之賦。李杜光焰之詩。詞藻蘇黃。歌詞吳蔡。兼而有之。可謂得其全矣。祇人望矣。外有官府得居士文集、古律詩、雜文五百餘首。分爲九卷。恐珠沈於海。玉隱於山。而輝彩未著。特命良工。版行於世。使四方士大夫。如披雲覩日。快顧見之心。嗚呼。言者心聲也。中書之言。如詠物之外。多以國事歸美爲章句。雖稷契之忠。皋陶之嘉。未易過此。癸巳歲十二月望日。平水冰巖老人王鄰序。

序三

士君子困而後學。老乃思歸。□□□流（案原闕下疑作宗淨之流）猶賢乎已。屏山年二十有九。閱復性書。（案金史李之純有屏山鳴道集與元稱之齊名）知李習之亦二十有九。參藥山而退著書。大發感歎。日抵萬松。（案謂萬松老人）深攻亟擊。退而著書三十餘萬言。內發心學。諄諄大半。睹顏早立。亞聖生知。追釋先賢。誠難倒指。湛然居士年二十有七。受顯訣於萬松。其法忘死生。外身世。毀譽不能動。哀樂不能入。湛然大會其心。精究入神。盡棄宿學。冒寒暑。無晝夜者三年。盡得其道。萬松而授衣頌。目之爲湛然居士從源。自古宗師。印證公侯。明白四知。無若此者。湛然從是自稱嗣法弟子從源。自古公侯。承稟宗師。明白四知。亦無若此者。萬松一日過其門。見執柴根。燼油斷。飯脫粟。萬松曰。子不太儉乎。曰。閑閑京城。絕粒六十日。守職如牧。（案一云劉賢守賦分堅潛不斷此皆非不去能之謂哉）人無知者。以至扈從西征。六萬餘里。歷艱險。困行役。而志不少沮。跨崑崙。瞰瀚海。而志不加大。客問其故。而曰。汪洋法海。涵養之力也。若乃習理安而滅賁。戲情緣而發機。行九流而止縱橫。立三教而廢邪偽。外則含弘光大。與侮敵國之雄豪。內則退讓謙恭。和好萬方之性行。世謂佛法可以治心。不可以治國。證之於湛然。正心修身。家肥國治之明效。吾門顯訣。何愧於大學之篇哉。湛然皆以此訣忠告心友。時無識者。慨然曰。惟屏山閑閑。（案秉文自號閑閑老人金趙謂爲晉著有滏水集內外稿）可照我心耳。噫嘻。雖欲普慈兼濟天下後世。不由也已。嘗和友人詩曰。謝君一句直截處。只要教君能凭素。但能死生榮辱哀樂不能觸。存亡通遞盡是無生路。至

於西天三步遠。東海一杯深。老作衲僧。未易及此。使表公美與無盡見之。當斂衽擱蓋片言隻字。出於萬化之源。膚淺末鑿其奥者。方且索之於聲偶鍛鍊之間。正如擬指蒙舉對何之教。豎望涯於少陵詩史者矣。加以志天文以革西曆。張焦桐而賡南風。在燮理爲難能。皆湛然之餘事。或謂萬松闊論。無乃夸誕乎。曰王從之、雷晞顏、王庭伯、何不肯屏山闔闢。形於論辯。萬鍛炎爐。不停蚊蚋。宜乎予之難信也。吾待來者。千載一人。豈獨爲予設耶。甲午年仲冬晦日萬松野老行秀中夜秉燭序。

湛然居士文集後序

夫文章以氣爲主。浩然之氣。養於胸中。發爲文章。不期文而文有餘矣。古之君子。其文見於簡策。宏深渾厚。言近而旨遠。辭約而義深。非後世以雕篆爲工者所能比。蓋其浩然之氣實於中也。諸葛孔明。暨近代范文正公。懷王佐之才。有開物成務之略。自任天下之重。初不欲以文章名世。然出師一表。可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而萬言一書。議者亦比於管仲樂毅二子者。豈嘗學爲如此之文也哉。其忠義之氣。形之於文。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嗚呼。世之作文者。非不學也。言語非不工也。及其建功定業。任大持重。不若昔之人者。其胸中所養者小也。今吾湛然居士其庶幾乎。公當聖朝開創之際。膺鹽梅鼎鼐之任。仰贊天子。茂弘德威。臣上古所不臣之國。謂禹貢所不籍之地。公之功業。著見於天下。炳如日星。雖月氏殊俗。蠻荊遠方。莫不仰戴其威名。觀其從事征討。軍務倥傯。宜其不暇留意於文字間。然雄篇傑句。散落人間。復如彼其多。或吟詠其情性。或寄意於玄機。千彙萬狀。會歸於正。皆肆筆而成。若不用意爲者。人雖服其精敏。意者何爲而能然耶。殊不知公善養其浩然之氣。充於其中。形於言動。發於功業。見於文章。有不得不然者矣。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其是之謂乎。邇者中書省都事宗公仲亨。更新此集。募工鏤版。過雲中同覽納欵子通見。屬爲序。微以爲文章者。公之餘事也。公之德業。天下共知之。固不待文而顯也。其文天下共傳之。又奚待以序而彰哉。雖然。不爲之辭者。微東城一鄙人也。幸齒於門下士之末。若復獲挂名於文集中。固所願也。於是乎書。癸巳年十月晦日九山居士李微子微序。

湛然居士文集後序

移剌文正公。爲成吉思佐命。折衝邊庭。國威遐震。草刱法度。功在廟社。諫革初制之苛猛。蘇息民物之瘠殘。豐功偉烈。衣被天下。非劉秉忠諸人所能望。振興儒教。進用士人。以救偏任武夫及色目種人之弊。亦開姚許之先聲。識者其學術必有服習六藝。根株衆流。立天地之心。以佐龕拯之業者。乃覈其實集於六藝之學。粗涉藩籬而已。其深造乃在臨濟、雲門、宗門棓喝之機用。其師友濡染。又不過李屏山、萬松老人之流。夫古今事業。無無用之體。亦無無體之用。公之體用果安在哉。沈思久之。慨然曰。吾乃今得之矣。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其言直指心地。劃清義利界限。操則存。舍則亡。義如快斧利刀。遇事一分兩斷。與孔門四科六藝家法委曲繁重者。蓋稍稍殊別。直截易簡工夫。陸文安公在鵝湖及荊門州講學。亦以利之一字。鋼蝕人心。最爲隱微深切之病。所驗在義。則爲君子。君子在位。天下莫不蒙其福。所驗在利。則爲小人。小人在位。生民莫不被其禍。治亂之數。視乎君子小人之消長。不待蓍蔡而知也。今之士大夫居高位者。率終身在利欲膠漆盆中。生心害政。敗壞風氣。亂萌愈伏愈深。此生民之所以生機日蹙。而萬事之所以渙散不治也。湛然居士。借宗門機鋒。勇猛之指。殺將在手。於此勘人。不著一物。直下承擔。其氣雄直。足以動雄虎之驕主。其詞簡當。是以折不可迴之邪謀。視儒效迂緩。功德有之。故發爲諫疏條教。諸言文字。如春雨甘時。百穀萌芽而怒生也。如迅雷乘令。威嚴潛鰍。而蟄蟲始蘇也。故能佐成吉思帝開百六十

年東菩漸一之基業。豈偶然哉。豈偶然哉。諺曰。正人行衺法。衺法皆正。況宗門姬所。操可菩行。雖異儒流。要非衺法。固亦無戾於聖人哉。國家用人。勿偏任才華。首當辨志。苟察其人一念在利欲膠漆盆中。國之蠹也。雖才何賴焉。陳同甫發策課諸生云。張良習黃老。賈生明申商。諸葛亮以申韓書發人意智。魏元成習縱橫家。彼四人豈非古今所謂名臣。何以習異端云云。其故劇可思矣。豈僅讀湛然集。發人慨歎而已哉。觀居士之所為。迹釋而心儒。名釋而實儒。言釋而行儒。術釋而治儒。彼其所挾持者。蓋有道矣。竊意國家最急者人才耳。今有人於此。釋名而儒行。足以任帷幄。靖內變。禦外侮。以視夫發蒙振落。曲學阿世。謏託儒術以為名高者。其致治亂之數。果孰愈哉。所關係於世道人心。良非一端。盍深思而觀其要矣。錢氏補元史藝文志。著錄湛然集三十五卷。又中書都事宗仲亨所輯文集止十四卷。此宗氏輯本。其三十五卷之集。則予未之見也。不知海內尚有傳鈔本否。光緒乙亥改元正月人日。芳郭无名人識。

湛然居士文集目次

卷一

和黃華老人題獻陵吳氏成趣園詩
和平陽王仲祥韻
和李世榮韻
和李世榮見寄
和李世榮韻
再用前韻
又索六經
和移剌繼先韻三首
和薛伯通韻
虎尾
過金山用人韻
過雲中贈別李尚書

和裴子法韻并序
和許昌張彥升見寄
和南質張學士敏之見贈七首
和張敏之鳴鳳曲韻
和孟鵬之韻
和陳秀玉蘇黎詩韻
和冀先生韻

卷二

和百拙禪師韻
和平陽李君實吟醉軒
從聖安澄老借書
題西菴師藏佛牙二首
和移剌繼先韻二首
過陰山和人韻四首
再用前韻
復用前韻唱玄

用前韻送王君玉西征二首
用前韻感事二首
過清源和香山居士韻
和裴子法見寄
用李德恢韻寄景賢
過天德和王輔之四首
槐安席上和張梅韻
思親有感二首
思友人
贈李郡王筆
寄雲中臥佛寺照老
寄平陽淨名院潤老
贈雲川張道人
贊李俊英所藏觀音像

題西安歸一齋有序
和景賢遊春韻二首
外道李浩求歸再用韻示景賢
外道李浩和景賢韓字韻余再和呈景賢
和楊君敬韻二首
過天寧寺用彥先韻二首
過天山周敬之席上和人韻二首
和人韻
丁亥過沙井和移剌子春韻二首
再過晉陽獨五臺開化二老不遠迎
過清源謝汾水禪師見訪
王屋道中

卷三

和解天秀韻
用萬松老人韻作十詩寄鄭景賢
萬松老人眞贊
贈萬松老人琴譜詩
寄曲陽戒壇會首大師
和王巨川韻
釋奠
和移剌子春見寄五首
寄移剌國寶
寄鄭景賢一十首
和鄭景賢韻三首
和李世榮韻
和鄭景賢一十首
又一首
和王君玉韻
過東勝用先君文獻公韻二首
過夏國新安縣

過青塚用先君文獻公韻
過青塚次賈摶霄韻二首
再用韻以美摶霄之德
再用韻自歎行藏
再用韻感古
再用韻唱玄
過雲川和劉正叔韻
過雲中和張伯堅韻
過雲中和張仲先韻
過雲中和王正夫韻
過白登和李振之韻
過天城和靳澤民韻
過武川贈侯散舍人
過燕京和陳秀玉韻五首
還燕京題披雲樓和諸士大夫韻
和咸寧珍上人韻
和李德修韻

卷四

和呂飛卿韻
再用韻送通國華
謝飛卿飯
再用韻紀西遊事
再用韻贈摶霄
再用韻謝非熊召飯
再用韻唱玄
再用韻
和摶霄韻代水陸疏文因其韻爲詩十首
寄賈摶霄乞馬乳
謝馬乳復用韻二首
贈摶霄筆

再用韻寄摶霄二首
再用韻別非熊
愛子金柱索詩
贈賈非熊摶霄一首
和李振之二首
非熊兄弟餞余之燕再用振之韻
和沚國華三首
送國華餞余出天山因用韻
還燕和德明韻一首
又和擬梅詩
和竹林一禪師韻
西安上人住夏禁足以詩戲之
送韓浩然用馬朝卿韻
戊子春雨用馬朝卿韻二首
戊子餞非熊仍以呂望磻溪圖爲贈
和宋子玉韻
和李邦瑞韻二首
和邦瑞韻送奉使之江表
和王正之韻三首
祝忘憂居士壽詩
蠟梅二首
謝禪師□公寄閩山紫玉
和鄭齋之韻
寄沙井劉子春
和琴士苗蘭韻
和人韻二首
和武川嚴亞之見寄五首
己丑過雞鳴山
寄天山周敬之
邦瑞乞茄襯因用其韻

和李邦瑞韻
過清源謝法雲禪師
贈五臺長老

卷五

贈蒲察元帥七首
庚辰西域清明
用鹽政姚德寬韻
用昭禪師韻二首
和薛正之見寄
乞扇
壬午西域河中遊春十首
遊河中西園和王君玉韻四首
河中遊西園四首
河中春遊有感五首
過閭居河四首
感事四首

壬午元日二首
過沁園有感
用劉正叔韻
西域家人輩釀酒戲書屋壁
西域從王君玉乞茶因其韻七首
和冲霄韻五首
又一首
和冲霄十月桃花韻二首
和薛正之韻二首

卷六

和景賢見寄
用劉潤之乞冠韻
西域河中十詠
西域和王君玉詩二十首

和楊彥廣韻
題平陽李君實此君軒
西域有感
早行
自敍
西域元日
西域寄中州禪老
蒲華城夢萬松老人
寄巨川宣撫
寄南塘老人張子真
觀瑞應鶴詩卷獨子進治書無詩
寄德明
才卿外郎五年止惠一書
寄清溪居士秀玉
戲秀玉
寄張子闊

寄用之侍郎
和劉正卿侍制韻
寄仲文尚書
寄軒老人邦傑久不惠書作詩怨之
謝王清甫惠書
思親二首
思親用舊韻二首
思親有感
再過西域山城驛
辛巳閏月西域山城值雨
十七日早行始憶昨日立春
是日驛中作窮春盤
西域蒲華城贈蒲察元帥
乞車

戲作二首
過太原南陽鎮題紫微觀壁三首
和松月野衲海上人見寄二詩
夢中偶得
賈非熊覲余用其韻
用李德恆韻
松月老人寄詩因用其韻
和薛正之韻

卷七

用李邦瑞韻
寄平陽淨名潤老
和鄭景賢韻
和李茂才寄景賢韻
除戎堂二首
寄武川摩訶院圓明老人五首
和李漢臣韻四首
和北京張天佐見寄
戊子餞武川劉轉運韻
憩解州邵薛村洪福院
邵薛鄆道士陳公求詩
過金山和人韻三首
謝王巨川惠臘梅因用其韻
和王巨川題武成王廟
又用韻
又一首
和景賢七絕
又四絕
和景賢二絕
和高冲霄二首
過天山和上人韻二絕

遇覃懷二絕
王屋道中
過天德和澄上人韻
贈遼西李郡王
題道人扇二首
題古井卓公雅秀園
題昭上人松菊堂
題平陽劉子寧玄珠堂
題謎公圖
題黃山墨竹便面
請治東堂
請倪公
請照老住華塔
華塔照上人請爲功德主
請嵩公禪師詣天德作水陸大會

和賈摶霄韻二絕
和高麗使三首
夢中偶得
和武善夫韻二首
題寒江接舫圖
題黃梅出山圖
夢中贈聖安澄老
戲定僧墓
詠探春花用高冲霄韻
寄休林老人
過濟源登裴公亭用閑閑老人韻四首
再用前韻
復用前韻
再和西菴上人韻
請眞老住華塔

請玉公住太原開化
和薛伯通韻四絕
和松菊堂主人照老見寄三詩
洞山五位頌
大陽十六題
西域嘗新瓜
天德海上人寄詩用元韻
寄白雲上人用舊韻
武川摩訶院請爲功德主
和房長老二絕
過平陽高庭英索詩強爲一絕

卷八

醉義歌
題悟岳飛來石
爲慶壽寺作萬僧疏

爲石壁寺請信公菴主開堂疏
太原開化寺革律爲禪仍命予爲功德主因作疏
王山圓明禪院請予爲功德主因作疏
萬卦山天寧萬壽禪寺命予爲功德主因作疏
請某公菴主住竹林疏
請湛公禪師住紅螺山寺疏
請容公和尚住竹林疏
請智公尼禪開堂疏
代劉帥請智公尼禪住報先寺
請某菴主開堂疏
爲慶壽寺化萬僧疏
請亨公菴主開堂疏
三學寺改名圓明請予爲功德主因作疏
平陽淨名院革律爲禪請潤公住持疏
太原五臺寺請予爲功德主因作疏

請定公菴主出世疏
大龍山永寧石壁禪寺請忘憂居士爲功德主代爲之疏
代忘憂居士請琳公住持壽寧禪寺疏
爲大覺開堂疏道三
司天判官張居中六壬祛惑鈐序
苗彥實琴譜序
答楊行省書
進征西庚午元曆表
西遊錄序
辨邪論序
寄趙元帥書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菴錄序

評唱天童拈古請益後錄序
燕京崇壽禪院故圓通大師朗公碑銘
貧樂菴記
自贊二首
燕京大覺禪寺創建經藏記

卷九

和敏之詩七十韻三首
次韻黃華和同年九日詩十首
寄雲中東堂和尚
謝萬壽潤公和尚惠書
燕京大覺禪寺奧公乞經藏記既成以詩戲之
寄龍溪老人乞西嚴香
謝聖安澄公饋藥
和王正夫韻
和孟雲卿韻
次雲卿見贈
和王正夫憶琴
繼宋德懋韻三首

和平陽張彥升見寄
跋白樂天姉屏圖
和請住東堂疏韻
寄倪公首座
和呂飛卿
戲陳秀玉并序

卷十

屈從冬狩
用秀玉韻
送西方子倚
用樗軒韻謝秀玉見惠東坡杖
謝邦瑞韻送行
謝西方器之贈阮杖
繼希安古韻
和非熊韻二首
過深州慈氏院

用李君實韻
繼崔子文韻
繼武善夫韻
戲琴
屈從羽獵
狼山宥獵
對雪戲琴
寄冰室散人
寄平陽潤和尚
紅梅二首
卜醉軒
寄西庵上人用舊韻四首
和漁陽趙光祖二詩
自贊

再過太原題聶公秀野園
和韓浩然韻二首
張漢臣因人覓索詩
和謝昭先韻
德恆將行以詩見贈因用元韻以見意
送文叔南行
和馮揚善九日韻
示石州劉金賢
和劉子中韻
李庭訓和予詩見寄復用元韻以謝之
和黃山張敏之擬黃庭詞韻
寄蒿公堂頭同參
寄移剌子春

寄妹夫人
送姪九齡行
送姪了真行
和英粹中山堂韻
和武善夫韻
和馮揚善韻
和董彥才東坡鐵杖詩二十韻

卷十一

用張道亨韻
題龍居士陰德圖
和馮揚善韻
和秀玉韻
示從智
答蕭庭玉
繼柏巖大禪師韻
和張善長韻
愛棲巖彈琴聲法二絕

冬夜彈琴頗有所得作詩三十韻以遺猶子蘭
夜坐彈離騷
彈秋宵步月秋夜步月二曲
彈秋水
彈秋思用樂天韻二絕示景賢
彈廣陵散終日而成因賦詩五十韻并序
吾山吟并序
從萬松老師乞玉博山
寄萬壽潤公禪師用舊韻
寄聖安澄公禪師
寄甘泉禪師謝惠醬
送房孫重奴行
從龍溪乞西巖香并方
乙未元日
付從究
是日遺從祀
是日示從周仍簡忘憂
元日勸忘憂進道

轉燈
錄寄新詩呈沖霄
寄東林
借琴
戲景賢
再用前韻二首
寄景賢
再用知字韻戲景賢
復用前韻戲呈龍岡兼善長詩友二首
慕樂天
彈廣陵散
戲劉潤之

用劉潤之韻
卷十二
琴道喻五十韻以勉忘憂進道并序
彈琴遇時作解嘲以呈萬松老師
勉景賢
劉潤之館於忘憂門下作述懷詩有弟子二三同會食誰肯開口問先生之句余感而和之
劉潤之作詩有祇琴之句因和之
懷古一百韻寄張敏之
示忘憂并序
和金城寶宮旭公禪師三絕
再和世榮二十韻寄薛玄之
閻仲文索詩二十六韻勉和以謝之
又和仲文二首
用曾頑韻

戀游然
從國才索閏閣庵茶賦
贈高善長一百韻
再用仲祥韻寄之
誠之索偈
寄金城士大夫
遺姪淑卿香方偈
爲子鑄作詩三十韻
卷十三
楞嚴外解序
心經宗說後序
糠孽教民十無益論序
釋氏新聞序
屏山金剛經別解序
書金剛經別解後
賈非熊修夫子廟疏

永安寺請予爲功德主疏
請旭公住寶宮寺疏
請文公住玉山開堂出世疏
請嚴庵主住東堂出世疏
請希庵主住普福今聖寺開堂疏
請學庵主住翠微山積林寺開堂出世疏
請石州淨秀首座住文水壽寧寺疏
太原山開化寺請予爲功德主因作疏
重修宣聖廟疏
燕京大萬壽寺化水陸疏
請奧公禪師開堂疏五首
請湘公住持興教寺疏
請東林老人住雲巖寺疏
請伯巖儀公疏
鄜州重修宣聖廟疏
安慶禮萬佛疏
請聰公和尚住山陰縣復宿山疏
題萬壽寺碑陰
和公大禪師塔記
萬壽寺創建廟宇上梁文六首
茶榜
約羊提和詩戰書
寄萬松老人書
萬松老人萬壽語錄序
祭姪女淑卿文
和林城建行宮上梁文六首
爲武州畢澗院創建佛牙塔疏
卷十四
法語示猶子淑卿
和潤之韻

贈景賢
寄東林
寄萬壽潤公禪師
寄甘泉慧公和尚
遺龍岡鹿尾二絕
和景賢贈鹿尾二絕
中秋召景賢飲
請定公住大覺疏
補大藏經板疏
武川摩訶院剏建瑞像殿疏
請奧公住崇壽院
寄聖安澄老乞藥
信之和予酬賈非熊三字韻見寄因再賡元韻以復之
雲漢遠寄新詩四十韻因和而謝之
德新見寄二十韻和而謝之
子鑄生朝潤之以詩爲壽因繼其韻以遺之
扈從旋師道過東勝秦帥席上繼杜受之韻
屛山居士鳴道集序
用梁斗南韻
贈姪正卿
寄張鳴道
送省掾郭仲仁行

寄張鳴道
送省掾郭仲仁行
送燕京高慶民行
和趙庭玉子敍韻
贈東平宅非汪玉
周敬之修夫子廟
寄萬壽堂頭乞湖山
寄東林同參
寄簡宗頭
寄孔僉使而奉萬松老師

寄倪公故人
送王瑋行
繼介庵樗景華韻
繼平陽張才美韻
德柔寄許作硯玉樽且數年矣作詩以督之
卜築一絕寄鄭景賢
寄諸君索玉博山
雲中重修宣聖廟疏
寄光祖
送德潤南行
再和萬壽潤禪師壽字韻五首
贈景賢玉潤鳴泉琴
丙申元日爲景賢壽
景賢作詩頗有思歸之意因和元韻以勉之
景賢召余飲以事不果翌日余訪景賢値出余開樽盡醉而歸留詩戲之
和景賢召飲韻
丙申上元夜夢中有得
送門人劉德真征蜀
送門人劉復亨征蜀
趙州柏樹頌
黃龍三關頌
和太原元大舉韻
喜和林新居落成
題新居壁
太原修夫子廟疏
和林建佛寺疏

湛然居士文集卷一

元 耶律楚材晉卿撰

和黃華老人題獻陵吳氏成趣園詩

雪溪詞翰類星斗。紙劄縱橫詩一首。湛然揮墨試續貂。嘲哳使人難出口。丁年彭澤解官去。遨遊三徑傾三友。悠然把菊見南山。暢飲東籬醉重九。獻陵吳氏治荒園。成趣爲名良可取。委高不肯事王侯。獨臥林泉老衰朽。今年扈從過秦川。可憐猶有蕭條柳。歸計甘輸吳子先。賦詞已後黃華手。知音誰聽斷絃琴。臨風痛想紗巾酒。嗟乎世路榮利人。不知曾憶淵明否。

和平陽王仲祥韻

一聖揚天兵。萬國皆來臣。治道尚玄默。政簡民風純。明明我嗣君。寬詔出絲綸。洪恩浹四海。聖訓宜書紳。逆收乃順守。皇威輔深仁。貪饕致天討。按吏求良循。河表背盟約。羽檄飛邊塵。聖駕親徂征。將安億兆人。湛然陪扈從。詩劍辦隨身。繁華次平水。草木成生作。冰巖上新句。文質能彬彬。冰雪相照映。珠玉如橫陳。詩筆居獨步。唐都一逸民。聖政尚二三。裁物惟平均。綜名必核實。求備務求真。經術勿疎廢。筆硯何可親。竚待寰宇淸。圜丘祀天神。選舉再開闢。仲祥當超倫。一旦騰達時。獻策宜洗說。

和李世榮韻

聖主題華旦。熊熊百萬強。兵行從記律。敵潰自奔忙。百谷朝滄海。羣陰畏太陽。黎民歆仰德。萬國喜觀光。堯舜規模遠。蕭曹謀策長。巍然周禮樂。粲矣漢文章。神武威兼德。徽猷柔濟剛。自甘頭鼓白。誤受詔批黃。我道將興啓。吾儕有激昂。厚顏懸州印。否德忝朝綱。佐主難及聖。爲臣每願良。翠華來北闕。黃鉞討南疆。明德傳變葉。寬仁洽萬方。九服無不軌。四海願來王。兵革難開創。詩書何可忘。洪恩浮曉露。嚴令肅秋霜。符聽千齡運。功垂萬世昌。餘殷延國祚。燁燁受天祥。多士咸登用。蒼生無敗戕。此行將告老。松菊未全荒。

（「云云」辭不修飾其詞文雙自潤近）

和李世榮見寄

雪橫北海西。銅騎來天際。梅軒真可人。新詩遠相惠。其聲若良金。其臭如芳蕙。文蘊用無塵。詞維言不侈。筆力似黃山。驚浪雲奔勢。犀象牙角新。螢蜂鋩尾細。遙想醉銜杯。梅塢清陰翳。閑散玉麒麟。可得觸而係。吾子臥東山。誰治今之世。好陳十漸書。毋用六奇計。尚黑入龍庭。何須致遠邇。時力涉大川。舟楫須君濟。

和李世榮韻

多謝梅軒不惜春。離詩來寄格清新。詞源莫測波千頃。筆力能扛鼎萬鈞。燮國心腸當惴惴。閑居容止自申申。誰知板蕩中原後。瀟灑河東有若人。

再用其韻

梅軒相別又三春。別後文章與日新。不念散材虛造化。好將陶鑄入陶鈞。我遊北海年垂老。君臥南陽志未申。遙想冰魂政無恙。一枝迴施隴頭人。

文宗六經

我愛平陽李世榮。一番書史再鐫銘。欲令吾子窮三傳。故向君家乞六經。簡策燦然新制度。文章宛爾舊

儀刑。莫教幼學空相憶。日月來書到鯉庭。

和移剌繼先韻三首（案元史國語解改耶律文正之姓爲移剌）

澤民我愧無術略。且著詩篇慰離索。詩書滿載升金山。（案東金山今爲安嶺在黑龍布特哈呼倫貝爾一帶西金山今阿爾泰山在齊桑泊之西此言太祖成吉思汗西征專指西金山）絃歌不輟擬松談。世上原無是非。安知今是而非昨。連城美玉沮不韞。百鍊真金光愈爍。已悟真如匪去來。自然胸次絕疑樂。斷夢邊同世事空。浮雲恰似人情薄。尚記吾山舊隱居。松風蕭瑟松花落。枕流漱石輕軒車。吟煙嘯月甘藜藿。春山寂寂春溪深。蕭條庭戶堆羅雀。而今不得安疏懶。自笑樊籠困雌鷄。勉力龍庭上萬言。男兒志不忘溝壑。

其二

當年不肯讀三略。獨抱遺經作閑索。流行坎止不尤人。自甘萬里涉窮漠。富貴榮華能幾時。生死都來如夢昨。千年興廢滿浮沈。百歲光陰電飛爍。笑梁鴻歌五噫。竊學榮啓彈三樂。未能仁義戢干戈。勉將敦厚懲澆薄。近有人從故隱來。黃花無恙開籬落。問渠林內與邱樽。奚如薇麥而甕盎。人間麋鹿滿姑蘇。阿鱗不復遊銅雀。途中曳尾希莊龜。江夏沈舟悲禰鸚。吾由作處歸休乎。鹿遊乎林魚縱壑。

其三

祖道門庭元簡略。兒孫草裏漫芒茫。擬心鷂子過新羅。起念白雲橫大漠。迴珠四句有無中。元非三際來今昨。大海纖塵一點飛。洪爐片雪寒光爍。謗業障本來空。半偈徒誇寂滅樂。細切清風非異事。更將明月剉來薄。玲瓏四面亦無門。充塞十方絕籬落。羅列珍羞渠不食。擬人猶是貪饕者。祇向龍頷摘明珠。誰知虎口存活雀。坐斷猶迷一色邊。崎嶇鳥道（一作去路）橫秋鶚。可笑人間荊棘林。死者填溝空寂寞。

和薛伯通韻

滴滴秋光溢遠山。穹廬寥落酒瓶乾。（一作杯闌一作乾天空）詩章半溢思居易。禪意縱橫憶道安。（案天寧道安萬松之弟）子不念西風霜葉脫。難經秋雨菊花殘。閑山何日天涯遠。夢裏思歸夢亦難。（案劉公若光別號閑閑山樂）

鹿尾（案宋竹坡附東丹王子逍遙劉屏山趙閑閑鹿尾詩正用此）

變與秋霜飛南國。鹿尾分甘賜尚方。濃色殷殷紅玉髓。微香馥馥紫瑤漿。韭花酢辣同葱蒜。芥屑差辛類桂薑。何似龍根釀淡液。遨將詩客大家嘗。（一作飯大家嘗一作遊此詩）

過金山用人韻

雪壓山峯八月寒。羊腸樵路曲盤盤。千巖競秀清人思。萬壑爭流壯我觀。山腹雲開嵐色潤。松巔風起雨聲乾。光風滿紙詩囊去。一度思山一度看。

過雲中贈李尚書

謀謫雲中李謫仙。詩如文錦酒如川。十畝良田君有趣。一廛薄土我無緣。舊恨常來春夢裏。新詩不到客愁邊。明朝分手天涯去。他日相逢又幾年。

和裴子法韻

頃觀子法跋陶蓮社圖。斥淵明攻乎異端。吾子不惑所學。主張名教。其韓孟之儔亞也。昔巢由避天下而遠遁。堯舜受天下而不辭。以致澤施於當世。名垂於無窮。是知潔己治天下。各有所安耳。夫清虛玄默。樂天眞而自適者也。焦勞憂勤。濟蒼生爲己任者也。二道一反。甚於冰炭。使堯舜巢由易地則皆然。後世亂臣賊子。竊伺神器。狐媚孤兒寡婦。扼其喉以取天下者。聞巢由之風。亦少知愧矣。然則巢由之功。豈可少哉。棄天下之大樂。而且希物外之虛名者。豈人情也耶。文中子有言。虛玄起而晉室亡。斯豈莊老之罪歟。蓋用之不得其宜也。以虛玄之道治天下。其猶祁寒御單葛。大夏服重裘。自底死亡。豈裘葛之罪哉。昔晉武一統之始。不爲後世之遠謀。何待已議之。旣而禍亂纖作。骨肉相殘。屠戮忠良。進用讒佞。雖元凱復生。亦不能善其後矣。大廈將頹。非一木所能支。獨淵明何能救其弊哉。適丁天地不交。萬物不興。君子道消。小人道長之時。淵明見幾而作。挂印綬而歸。結社同志。安林泉之樂。較之躁進苟容於小人之側者。何啻九牛毛耶。以淵明之才德。假使生於堯舜湯武之世。又安知不與皋夔伊周並驅爭先哉。宣尼有云。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又云。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斯亦名教之內。昭昭可

考者也。何責淵明之深也。余嘗謂否則卷而懷之。以簡易之道治一心。達則擴而充之。以仁義之道治四海。實古今之通論也。因用子法遊姑射元韻以見意云。

達磨一派未西來。無限勞生眼未開。六朝繁盛已矣耳。兩晉風流安在哉。自笑詩中老僕射。（引用佛比字事）羞做王安石。公案翻騰舊葛藤。林泉準備閑蹤跡。用之勳業垂千秋。發揚孔孟誰爲儔。舍之獨善樂其趣。賦詩舒笑臨清流。豈止淵明慕松菊。曾富高賢十八九。君子道消小人用。貞夫遠棄利名酒。蘇黃冠世能文詞。裴張二相名當時。祖道歸林恣遊戲。堯風舜德甘蘆吹。達人不爲造物役。打破東西與南北。毛吞巨海也尋常。出沒縱橫透空色。眞如類與羲易同。不勵確乎無吉凶。浩然儕雅齊騷語。隨風遠寄蒙野翁。時君一句直截處。祇要教君能養素。但能死生榮辱衰樂不能攖。存亡進退盡是無生路。（一云汝今便是無生路當此心否耶）

和許昌張彥升見寄

眞人休運應千載。生知神武威中邦。杜絕奇技賤異物。連城玉斗付親擲。兵出潼關渡大漸。翠華離映瞻輿幢。生民鼓舞獄傒后。壺漿簞食轅門降。偏師一鼓汴梁下。邏騎飲馬揚子江。良臣自有魏鄭諫。死諫安用于與逢。少微昨夜照平水。清河國士眞無雙。壯歲遊學力稽古。孜孜纖卷焚蘭釭。新詩寄我有深意。再三舒卷臨幽窗。安得先生贊王室。委倚奚爲庶政厖。堪笑紛紛匹夫勇。徒誇力鼎千鈞扛。何日安車蒲輪迎公入北闕。衛荷佳醞傾玻璃釭。（西人以玻璃盛蒲萄酒）

和南質張學士敏之見贈七首

桃源劉。鳳棲蕭。鶴冰斷玉噴通霄。珠璣錯落照蘭室。龍蛇飛舞騰霜綃。和我新詩使予起。卻得瓊瑰酬木李。邊城十載絕知音。愁斷七絃猶亦死。而今得識若姿容。胸中鬱結渙然空。詩壇君可據上位。筆力我甘居下風。筆陣文鋒寬且綽。馳騁君能覊禦學。海波瀾于頃陂。髮飫縹香爛該博。幾時把手瀟湘邊。生涯自有壺中天。鴟夷一笑舟浮蓮。滄波萬里凝蒼煙。

其二

滿沈沈。竹蕭蕭。蒲團穩定坐終宵。古爐香燼無氣息。一條白練如瑤綃。性海澄澄波不起。宛似冰壺沈玉李。盧人泥牛不知歸。七絃彈斷遮龐死。雖云至道絕音容。不離幻有成眞空。百尺竿頭更移步。普天匝地生清風。大用全提自寬綽。禪將變鋒何嬰鑠。醒時呼起夢中人。偏濟含生其利博。木無內外與中邊。踏破威音劫外天。汙泥深處植青蓮。昇平世界沈烽煙。

其三

雨蕭蕭。風蕭蕭。對牀談道徹清宵。欲盡太虛無面目。擬無落筆汙冰綃。人間平地風波起。反笑於陵噉螬李。富貴榮華都幾時。迷者孰能死前死。須彌芥子云相容。神通妙用不空空。劫火洞然渠不壞。紙鳶能御毘藍風。龍象蹴蹋何綽綽。迴視駑駘空嬰鑠。悟時一語透塵沙。安用才學侍宏博。維摩方丈傍無邊。個中無礙散花天。迴途碌碌步雙蓮。得玄鳥道橫晴煙。

其四

院深深。籟蕭蕭。伽陀舒卷度淸宵。若解荷心繫珠露。便能天外栽寔緍。大覺空生一漚起。悟斯獨有屏山李。（屏山居士李之純常作僞說別解以辟所蔽今按李屏山蔚時蔵國十元道山以詩出之云世法相人爲宜禪隱知龍蹟九天門云云）穿透楞嚴第一機。方信叢中人不死。簡蓬家風針不容。步迴六趣大千空。道人受用本無盡。明月薄剩細切風。香象朋從威綽綽。獨跳狂猿空變鑠。悲心起處了無私。濟度與沙恩廣博。不涉中流離兩邊。下無大地上無天。無人無佛豈無蓮。萋萋碧草生芳煙。

其五

雲飄飄。水潺潺。一爐香火過閑宵。神淸半夜不成夢。靑帷風細揚微綃。蓮臺昌期王者起。自愧文章輸杜李。竊思居易了無生。誰羨爲洪學不死。（一云眞不容抱朴直庭之學又云貧與耶路機之徒不食）一幅蒲團膝足容。翛然丈室塞虛空。翩躚藏明佛日。淘汰機緣振祖風。丹鳳冲霄何綽綽。天曉獸郎徒斃鑠。人間取舍本千差。世路窮通如六博。幽人嘯咏水雲邊。劫外光風白一天。閑來石上栽紅蓮。水無波浪火無煙。

其六

風蕭蕭。雨蕭蕭。蕭蕭風雨悲涼宵。籬菊殘英積黃玉。林風脫葉飄紅綃。幽人悵轉凌晨起。邂逅門前逢短李。殷衰閑道有三仁。欲說九疇君不死。奪處相結爲從容。懸河雄辯能談空。風神蕭散野鶴立。照人玉樹臨秋風。翩翩新詩一揮綽。不似武人誇毀鑠。銀鈎鐵力掩二王。照夜連城價輕博。他年相約秋山邊。秋江連秋天。閒聽越女歌采蓮。輕舟一醉眠秋煙。

其七

我龍鐘。鬢飄蓬。寄處停獨坐寒宵。蕭林造使附佳句。螢芒鳥跡靑生綃。既倒狂瀾再扶起。肯有謫仙原姓李。今日能感忽見君。誰道當年太白死。文章氣象難形容。膽能若風遊秋空。筆力萬鈞神鬼泣。雷轟電掣驟疾風。綽綽喜君能綽綽。鼓舞爲君子毀鑠。解讀奇字笑揚雄。識脈張華能物博。與君握手天山邊。舉觴相屬望靑天。他年雅社結白蓮。林泉杖履衡雲煙。

和張敏之鳴鳳曲韻

寫蛟螭。咳珠璣。英姿元揀古（一作）碧梧棲。彬彬文彩自光輝。有材希晉用。失志欲劉依。處君誰肯惜吹噓。洪才大筆識者稀。鯤遊翻海霞。鵬舉奮天飛。閑渠螭寫攀仙桂。何假讀由破鐵圍。人間強認假生死。世上本無眞是非。濃獻殘春夢。晚涼歎殘陽。步斷日沈眞可笑。驗卻離人向上機。遮眼閑經卷。蒙頭壞衲衣。息念融凡聖。無心應順違。震風威。橫濟無衆萬山歸。（蒙王國公詩道人手持楖栗杖又濟成大詩周楖栗周身恆）

和孟鵬之韻

平陽間有鄰人孫。封侍上我僅萬言。討論墳典道極致。商搉古今窮深源。文章高出蘇黃輩。英雄不數秦儀志。志同仁義濟元元。異比無雙瑚璉器。淪落塵埃德不孤。梅軒結友天一隅。我惜驤車困騏驥。騰驤未得路亨途。變膽細槪甘儉薄。飢腸甜轉光精粕。他日佳聲聞九天。富貴之來不得卻。丁年黃卷樂平生。鄉

閱一諾千金輕。拾浪倚處閣獵纓。才名高價如連城。筆下有神詩有眼。五車書史窮編簡。一舉高登甲乙科。竹對閑閑持手版。天兵一鼓下睢陽。旌旗紫紫陣堂堂。玉石俱焚君子隱。北渡來依日月光。徒步黃塵千里遠。猶抱道經究微婉。大莊椿藏一丈夫。三十未遇非爲晚。閑望早冠儒林叢。燦然星宿羅心胸。驅駿大方誰並駕。絕塵奔逸其猶龍。若是昆吾玉可切。鋸錯不是尋常鐵。利穎神鋒人未知。寶匣空閑三尺雪。何如搜出蟄龍鞭。一聲霹靂靑天。歲旱須君作霖雨。拔茅進用其茹連。天子明道求國棟。鵬飛全籍天風送。鳳池波暖百花新。詠遊不作江湖夢。

和陳秀玉賦梨詩韻

石門九月西風高。（梨出於石門之北盤化縣）縣梨萬樹金垂梢。淸溪（秀玉道號淸溪也）千里攜餉我。蔗管初發香盈包。誦伯風度淸溪亞。恭風骨飲梨花下。不用紅妝唱採蓮。醉望靑天歌二雅。我有斗酒淸且醇。飼君慮此嘗黃新。初見淸香剖金卵。更看削玉飛霜鱗。標葉緊條何足錄。夜光安可同魚目。文園屛渴政難禁。吮嚼冰雪剛香玉。

和冀先生韻

東垣士大夫。以興王聖德詩見寄。用酬雅意。

運出三爻（坐之以太乙而得）推龍飛九五乾。要荒歸化育。豪哲入陶甄。有幸恩涵海。無私德應天。偏師收百越。一鼓下三川。天子能身正。元戎不自賢。重光道同軌。累聖德相聯。策決九重內。功歸萬乘權。群雄哀稽顙。多士喜摩肩。輔弼規左右。丞疑贊後前。開夷踰漢武。平叛跨周宣。冠蓋通窮域。車書過古埏。覺機害毋障。受諫聚華林。敎塞諸燈洞。來朝百濟船。降王趨蹕闕。強虜列旗編。狰掃妖氛殄。潛消烽火煙。詞臣遊館閣。幽隱起林泉。堯舜文明盛。商姬禮樂全。九成今古奏。二雅詠新篇。世卜千百世。年斯億萬年。宗親成帝闕。國祚等瓜緜。聖政與人道。天威萬古傳。勉旃封禪事。不可策安邊。

湛然居士文集卷二

和百拙禪師

十方世界是全身。氣宇如古絕比倫。與奪機中明主客。正偏位裏辨君臣。眠雲臥月辭三島。鼓腹謳歌預四民。了了時誰可曉。閑人原不是閑人。

題平陽李君寶吟醉軒

古晉君寶世所希。幽軒佳號兩相宜。長鯨海量嫌甜酒。彩筆天才笑小詩。（案白詩嫌甜酒笑小詩乃疊韻）七步賦成文粲爛。千鍾不惜錦淋漓。（一作千鍾飲觴）何當杖屨遊平水。得預君家吟醉時。

從聖安澄老借書

湛然艱語寄西堂。此個因緣果異常。陽老十門剛結案。欽公五派強分贓。劍逢劍客須拈出。詩遇詩人何必藏。居士病多諳藥性。聖安得效不傳方。（口云訓傳心法如大曾王臨病子藥）

題西安所藏佛牙二首

般勤敬禮辟支牙。緣在西菴居士家。午夜飛光驚曉月。六時騰焰燦朝霞。一番頂帶因初結。七轉生天果不差。居士執方猶未信。防風安得骨專車。

其二

旃檀匣裏貯靈牙。來自中天尊者家。瑩色冷侵秋夜月。寶光明射晚晴霞。本同舍利原無別。疑是金剛事有差。（案傳奕事以金剛鑽碎佛牙乃羚羊角擊遊也）納僧廣長舌左右。北嘶風雨震雷車。

和移剌繼先韻二首（案移剌郎耶律欽定金史元史遼改國語解）

舊山盟約已愆期。一夢十年盡覺非。瀚海路難人去少。天山雪重雁飛稀。漸驚白髮寧辭老。未濟蒼生曷敢歸。去國遲遲情幾許。倚樓空望白雲飛。

又

不事王侯傲厲文。時危何處覓元勳。他年收拾琴書去。笑傲林泉我與君。

過陰山和人韻（案陰山即西金山過此則邪米思千城應詳文正所作西遊錄）

陰山千里橫東西。秋聲浩浩鳴秋溪。猿猱鴻鵠不能過。天兵百萬馳霜蹄。（案太祖成吉思汗由此用兵回部及印度）萬頃松風落松子。鬱鬱蒼蒼映流水。六丁何事誇神威。天台羅浮移到此。雲霞掩翳山重重。峯巒突兀何雄雄。古來天險阻西域。人煙不與中原通。細路縈紆斜復直。山角摩天不盈尺。溪風蕭蕭溪水寒。花落空山人影寂。四十八橋橫雁行。勝遊奇觀真非常。臨高俯視千萬仞。令人凜凜生恐惶。百里鏡湖山頂上。旦暮雲煙浮氣象。山南山北多幽絕。幾派飛泉練千丈。大河西注波無窮。千溪萬壑皆會同。君成綺語壯奇誕。造物縮手神無功。山高四更纔吐月。八月山峯半埋雪。遙思山外屯邊兵。西衣冷徹征衣鐵。

又

羸馬隱山道。悠然遠思家。青霜雲滿袖。黃葉雨蕭蕭。未可行周禮。誰能和舜韶。嗟吾浮海粟。何礙八風飄。（按西遊記輪臺詩夜宿陰山下陰山夜寂寥長空雲黯大樹葉蕭萬里程途遙三冬氣候解全身俱放下一任斷蓬飄）

又

八月陰山雪滿沙。清光凝目眩生花。插天絕壁噴晴月。擎海層巒吸翠霞。松檜叢中疏畎畝。藤蘿深處有人家。橫空千里雄西域。江左名山不足誇。（按西遊記過沙陀詩高如雲氣白如沙遠望那知是眼花漸見山頭堆玉屑遠觀日腳射銀霞橫空一字長千里照地連城及萬家從古至今常不壞吟詩寫向直南誇）

又

陰山奇勝詎能名。斷送新詩得得成。萬疊峯巒擎海立。千層松檜接雲平。三年沙塞吟魂遠。一夜能容客夢清。遙想長安舊知友。能無知我此時情。

再用前韻

河源之邊鳥鼠西。陰山千里號千溪。倚雲天險不易過。驊騮踊躍追風蹄。簿記長安五陵子。馬似游龍車似水。天王赫怒山無神。一夜雄師飛過此。盤雲細路松成行。出大入井實異常。王尊疾驅九折坂。此來一顧應哀惶。崢嶸突出峯峭乞。山頂連天纔咫尺。楓林霜葉聲蕭騷。一雁橫空秋色寂。西望月窟九譯重。嗟乎自古無英雄。出關未盈十萬里。荒陬不得車書通。天兵飲馬西河上。欲使西戎獻馴象。旌旗蔽空塵漲天。壯士如虹氣千丈。秦皇漢武稱兵窮。拍手一笑兒戲同。堑山陵海匪難事。翦斯鯨醜何無功。騷人羞對

陰山月。壯歲星星髮如雪。寄廬展轉淸不眠。縮頸閑敲鍋錯鐵。

復用前韻唱玄

天涯流落從征西。寒盟辜負梅花溪。昔年學道頗得趣。魚兔入手忘筌蹄。殘編斷簡披莊子。日日須當秋水。誰知海若無津涯。河伯源流止於此。人間聲價紙數重。太玄強草嘲揚雄。高臥蒿萊傲唐室。淸風千古獨王通。（按此歲文中子王仲淹年三十五在闕里大業間）曲者自曲直者直。何必區區較繩尺。一筆劃斷閑是非。萬事都忘樂岑寂。功名半紙幾字行。競美成精書太常。只知牢籠弩雙鬟。不思臨刃心悲愴。何如打坐蒲團上。參透升平本無象。一瓢一鉢更無餘。容膝蝸菴僅方丈。從教人笑徹骨窮。生涯原與千聖同。鳥道雖玄功尚在。不如行取無功功。歸來踏破澄潭月。大冶洪爐飛片雪。且聽石女鳴巴歌。萬里一關無孔鐵。

用前韻送王君玉西征二首

湛然送客河中西。（西域城名。）乘興何妨過虎溪。淸茶佳果餞行路。遠勝濁酒烹豚蹄。結交須結賢君子。君子之交淡如水。一從西域識君侯。傾蓋交歡忘彼此。當年君臥東山底。守雌默默原知雄。五車書史豈勞力。六韜三略無不通。詩詠珠璣無價直。靑囊更有琴三尺。奉命西來與重兵。不得茅齋樂岑寂。魚麗大陣兵威行。行師布置非尋常。先生應詔入西域。一軍驍異皆驚惶。武皇督戰昆明上。欲討昆明致星象。吾皇兵過海西邊。氣壓炎劉千萬丈。先生一展才略窮。百蠻冠帶文軌同。威德洋洋震天下。大功不宰方爲功。隱居自有東山月。風拂松花落香雪。退身參到未生前。方信杵鍾原是鐵。

其二

先生應詔將征西。湛然送客涉深溪。徘徊一舍未忍去。兵車曾駐大駒蹄。猶憶今春送君子。桃李無言映流水。寒暑推遷奈老何。秋風吹葉重來此。關山險阻重復重。西門寄恥蒙豪雄。定遠奇功正今日。車書混一華夷通。先生純德如矢直。詎爲直尋而枉尺。功成莫戀聲利場。便好回頭樂玄寂。故山舊憶松下谷。奇峯怪石原異常。前日盟言猶在耳。猿鶴思怨空悲愴。我掃直鉤魚不上。須信遊鱗畏龍象。冥鴻一舉騰秋空。誰羨文章光萬丈。道分人作非天窮。區區何必較異同。語默行藏在乎我。退身奚爲無成功。安東亭有閑山月。萬頃松風萬山雪。收拾琴書歸去來。惰心須要金成鐵。

用前韻感事二首

稱斤甘蕎賣京西。誰信無人謀五溪。（按[illegible]）鵾異衆禽全六翮。驊殊凡獸具五蹄。昔年學道宗夫子。盈科後進如流水。勢龍猶未試風雷。萍泛蓬飄而至此。縕袍廿分百結重。不學亂世奸人雄。忘疑學道志不二。守窮待變變則通。歲寒松柏若蒼直。凍雲直待高千尺。桃李無言蹊自成。此君瀟灑人何寂。生平恥與噲伍行。杜門從拙安天常。澤民致主本予志。素願未酬予恐惶。否塞未能交下上。何日亨通疑交象。不同廊廟爲三公。安得林泉琴百丈。（按背子賦之乃西域國名）居士身窮道不窮。庸人非異是所同。舉頭所作萬言策。人皆笑我勞無功。流落遐荒流歲月。贏得蕭蕭雙鬢雪。謀生太拙若勿嗤。不如嗣宗學鍛鐵。（按[illegible]）

其二

金烏日日東飛西。滔滔綠水流長溪。流波一去不復返。逐日恨無八駿蹄。窮通生惟孔子。歎夫逝者如斯水。歲不我與其奈何。兩鬢星星尙如此。幾時鑿破藩垣重。澤民濟世學英雄。風雲未會我何往。天地大否途難通。貂匣神劍蒼龍直。切玉如泥長數尺。利器深藏人未知。豐城埋沒神光寂。讀書一目下數行。金石其心學正常。學術忠義兩無用。近之將喪予驚惶。有意攀龍不得上。徒勞牙角披犀象。唯思仁義濟蒼生。豈爲珍羞列方丈。簞瓢陋巷廿孤窮。鴻鵠安與燕雀同。天與之才不與地。反令豎子成其功。安得方明依日月。功名未立頭如雪。問君此錯若爲多。使盡二十四州鐵。

過濟源和香山居士韻

覃懷勝遊地。濟濱乘名久。忽見樂天吟。笑我輸先手。麗詞金玉振。老筆風雷走。乘興試續貂。啟我談天口。平湖湧泉注。淸涼瑩無垢。遊艦縱漣漪。風階屢升授。龍孫千萬竿。蓊鬱濃陰厚。沁水濟源東。天壇王屋右。秀色已可餐。何須杜康酒。步步總堪詩。佳篇如素有。賡酬談相對。獨有龍閣叟。亭上幾徘徊。斜陽西入酉。晚年歸意切。對此空沈首。何日遂初心。營居碧林後。（一作林）

和裴子法見寄

人生都幾何。半被功名役。一旦燕山破。西行過千驛。顛沛不違仁。先難而後獲。鶺鴒捐腐鼠。鳥鳶北勿嚇。屈從出天山。從容遊大石。（按大石謂西遼耶律大石建牙之所）琴書淡相對。尙未忘丘索。前歲入關中。戈甲充商皖。明詔典禮省。自愧承深責。秦關劫成灰。京索空陳迹。長河尙濁流。南山自濃碧。把酒酬靑天。興亡弔今昔。長安非衣君。壯年學問積。（按裴公事）天上玉麒麟。英才可珍惜。詩魂素月高。飲量滄海窄。淸談咳珠玉。便腹笥經籍。服君百韻詩。謝子萬言策。易道已變屯。世交當應革。淮陰正臨襟。左車宜籌畫。須要運筆手。乾坤再開闢。昂藏綠野翁。異我龍門客。

用李德恢韻寄景賢

牢落十年屈御營。瑤琴忘盡水仙聲。酷思詩酒閑中樂。見說干戈夢裏驚。林下因緣千古重。人間富貴一錢輕。此身未退心先退。獨有龍閣識我情。

過天德和王輔之四首

天縱吾君大聖人。天兵所指引熒塵。三齊宙椿何須酈。六國雷驅不用秦。謀夜未聞曾請劍。勃然誰肯試埋輪。伴鎰黃閣空無輔。自笑龍鍾一老臣。

其二

六師嚴肅渡長河。師不留行誰敢何。（按何同呵）千里旌旗翻錦浪。一聲金鼓振寒波。殷亡誰道三仁在。漢滅空傳五子歌。唾手要荒歸一統。漢唐功業未能過。

其三

積年叨祿領台司。位重才微甚不宜。地上流錢慚妄算。樽前決勝愧良帷。過情聲聞傳人口。但直愚忠結

主知。三徑荒涼松菊在。他時爭此待何之。

其四

渤老先生本素臣。洪才大筆力千鈞。清名不繫傅巖版。賈世誰乘渭水綸。舟泛五湖希范蠡。腰懸六印笑蘇秦。華編三絕貺羲易。蕭散風神真過人。

槐安席上和張梅韻

廿爲五溪人不採。兩京高價貲秤斤。君方淪落羞看我。我亦飄零懶問君。人遠空殘居上紫。愁深不數鬢邊雲。誰憐古戍寒窗下。新樣梭成織錦文。

思親有感二首

遊子栖遲久不歸。積年溫凊闕慈幃。當中見仲親嘗貼。篋內猶存手製衣。黃犬不來愁耿耿。白雲空望思依依。欲憑鱗羽傳安信。綠水西流雁北飛。

其二

伶仃萬里度西陲。壯歲星星兩鬢絲。白雁來時思北闕。黃花開日憶東籬。可憐遊子投簪晚。正是孀親倚戶時。異域風光恰如故。一消魂處一篇詩。

思友人

落日蕭蕭萬馬聲。東南回首暮雲橫。金朋蘭友音書絕。玉軫朱絃塵土生。十里春風渭野店。五年秋色到邊城。雲山不礙歸飛夢。夜夜隨風到玉京。

贈李郡王筆

管城從我自燕都。流落遐荒萬里餘。半札秋毫裁翡翠。一枝寒竹韞瓊琚。錄端但可題蹤跡。筆下安能劃太虛。聊復贈君爲土物。中書休笑不中書。

寄雲中臥佛寺照老

像教中微祖意沈。盧能孀子起予深。看經不怕牛皮透。（公見閒趙故云）著眼當聽露柱吟。行道權居臥佛寺。活機特異死禪心。遐君摘取空華實。好種人間無影林。

寄平陽淨明院潤老

昔年平水便相尋。握手臨風話素心。剗燭賦成無字句。按徽彈徹沒絃琴。風來遠渡晚潮急。雨過寒塘秋水深。此樂莫教兒輩覺。又成公案滿叢林。

贈雲川張道人

雲川道士有詩聲。刻篆雕蟲醉未醒。素扇自書騎碧管。（因四人攀巽遐以緣嘗之故云）玄鶴不肯換黃庭。春秋榮悴悲椿木。晦朔生凋笑瑞蓂。何似擬開真日月。區區爝火任熒熒。

贊李俊英所藏觀音像

白衣大士足威神。運智興悲詎可陳。金色界中垂萬臂。碧蓮花上坐全身。爲州塑就金雖假。大竺鐫來玉

未真。不識觀音真面目。鶯吟燕語過殘春。

題西菴歸一堂

搏霄元帥築西菴於廳事之隅。以舍沙門。建歸一堂。設三聖廟貌。屏山居士有云。卷波瀾於聖學之域。放游絲於大方之家。其搏霄之謂乎。偶得亂道韻詩錄呈諸士大夫。幸希光和。仍請西菴上人書之楹棟間。爲他時林下清話張本云。

三聖真元本自同。隨時應物立宗風。道儒表裏明墳典。佛祖權宜透色空。曲士寡聞能異議。達人大觀解相融。長沙賴有蓮峯筆。一撥江河盡入東。

和景賢還書韻二首

居士今年又出關。牽書真味伴予閑。簡成草路初無意。語闘治擇謾犯顏。漆水自慚貽口實。龍岡卻得破詩慳。衰翁幸乞饒前過。一炷清香論八還。

其二

淵明幽隱掩柴關。擧已忘絃入亦閑。靜倚書窗獨寄傲。笑觀庭樹自怡顏。五音格外聲何限。百草頭邊法不慳。叢譜斷絃無用處。因風得得寄書還。（景賢集出題故有是句）

外道李浩求歸再用韻示景賢

自從一箭透重關。觸處忘緣觸處閑。莫問蓋裳橫衲衣。從教華髮映蒼顏。水聲說法起予甚。山色呈機不我慳。寄客天涯樂知許。判渠何必更南還。

外道李浩和景賢筆字韻予再和呈景賢

塵緣割斷已忘機。布鼓從敲和者稀。中隱強陪人事適。禪心不與世情違。昔年勳業真堪笑。舊日家山懶欲歸。我愛北山真境界。乾坤一色雪花霏。

和楊居敬韻二首

自愧才術草芥微。偶然千載遇明時。惟希一統皇家義。何暇重思鳧氏危。仁義且圖扶孔孟。縱橫安肯效秦儀。行看堯舜垂大下。萬國咸寧庶績熙。

其二

詔下龍庭萬國歡。野花啼鳥總欣然。熙朝龕卜符千億。聖主龍飛第一年。至道變通當有數。浮生富貴本由天。誰人得似楊公子。傲世高吟數百篇。

過天寧寺用彥老韻

十年不得舞衣斑。行盡天涯萬里山。黃閣伴餘空皓首。蒼生未濟漫甜顏。新朝兵革征方急。舊隱煙霞尚未還。袞袞簿書塵滿眼。衰翁笑喔謁松關。

又

今日從征亦偶然。天寧遙憶思懸懸。貧榮不得還山去。須信衰翁未古賢。

過天山周敬之席上和人韻二首

淪落天涯數十秋。區區斑鎗早年投。探微山下催枯草。洗耳溪邊懶飲牛。振武揚威難射虎。忘機絕慮不
驚鷗。當年射策承明殿。未必輕輕輸呂鐐。

其二

憩馬居延酒半醺。寂寥寒館逸春溫。未能鵬翼騰滇海。不得鴻將過雁門。千里雲煙青塚暗。一天風雪黑
山昏。天涯幸遇知音士。仔細論文共一樽。

和人韻

四海皐皐無所歸。夢魂常繞故園飛。海山不淺學居易。華表留言笑令威。毛落難尋蘇子節。囊空猶有老
萊衣。靜思二十年間事。擾擾紛紛盡覺非。

丁亥過沙井和移剌子春韻二首

科登甲乙戰文闈。吾子才名予獨知。巢許身名君易樂。蕭曹勳業我難爲。有慚得見眞無愧。知己相逢未
忍離。攜手河梁重話舊。胡然盍和子卿詩。

其二

行藏俯仰且隨時。縕袍懷珠人未知。燕雀既攀難立志。鳳凰不至擬胡爲。可嗟世態頻更變。何奈人生多
別離。莫忘天山風雪裏。滿燕花骨和君詩。予昨至沙井。乘車過前路。方遂行在。偶得句一聯云[illegible]
句云。

再過晉陽獨五歲開化二老不遠迎

萬岡登陟馬玄黃。落日西風過晉陽。道士歡迎攀林葉。儒冠遠送帮窗牕。五歲強健頭如雪。開化輕安髮
未霜。誰會二師深密意。趙州元不下禪牀。

過清源謝汾水禪師見訪

汾水禪師個裏人。杖藜尋我過清源。半盃紅葉情何厚。一盞清燈話細論。山水景中君得意。兵戈堆裏我
消魂。他年相約雲深處。松竹蕭蕭靜掩門。

王屋道中

勝克河中號令齊。神兵入自太行西。昏昏煙鎖天壇暗。漠漠雲埋王屋低。風軟卻教冰泛水。解一作冰　寒輕
還使雪成泥。行吟想像覃懷景。多少梅花坼玉溪。

湛然居士文集卷三

和解天秀韻

壯士彎弓挽六鈞。長驅入汴政施仁。前朝運謝山河古。聖世時亨雨露新。未遇自甘焚綠綺。知奇不必惜
陽春。朝廷將下搜賢詔。莫戀煙霞老此身。

用萬松老人韻作十詩寄鄭景賢

甑處何抵足。談道月西沈。議論馨香發。文章蘊藉深。正便邊氏腹。不止謫仙襟。自得逍遙意。何須泊鄧林。

其二

豐城三尺劍。神氣伺埋沈。礮礟穿楊的。生機劈箬深。天眞貯便腹。浩氣塞征襟。佇看澤天下。清風冠士林。

其三

破船無滲漏。流水不能沈。霧鎖青山秀。花藏古徑深。白雲陪野興。晴月洗煩襟。絕後重甦息。飛花枯木林。

其四

隱隱三星出。依依片月沈。鶴飛遼海闊。猿嘯楚山深。柳色雲沾袖。蘆花雪滿襟。普天秋意路。一葉隆梧林。

其五

玄珠羅帳密。寒鼎篆煙沈。翡翠疏簾隔。琉璃古殿深。本來無垢體。何必拂塵襟。俯卻蜘中柱。方成假若林。

(案眼若疑般若之誤)

其六

紫餌不須針。聊將玉線沈。須彌猶未大。渤海豈爲深。悟後牛穿鼻。迷時馬有襟。(案韓詩馬牛而襟裾)弋人何所慕。幽鳥在喬林。

其七

箇事不容針。迷途自陸沈。西天三步遠。東海一盃深。涼月盛玄鉢。輕雲剪素襟。曹溪無一滴。波浪沸禪林。

其八

流波無放蕩。死水莫平沈。機盡方鈎隱。綸空正釣深。赤心休惜口。靑眼好開襟。誤捉潭中月。人人似翰林。

其九

夢覺方知錯。生平自屈沈。灘塵千澗外。道照亂松深。柳帶縫穿履。荷衣綴破襟。寢室選佛味。何似宴瓊林、

其十

漁家何足好。乘興一鈎沈。路僻蒼苔滑。舟橫古渡深。小晴掀箬笠。微雨整簑襟。步斷知何處。寒潮沒晚林。(案東坡句不覺靑林沒晚潮)

萬松老人眞贊

昔無盡居士題復岳廟云。聰明眼目食。侮不値元珪。蓋因復州四衆致請萬松老師。師不行。凡以頂相付之門弟湛然居士再拜而贊之曰。

每恨復山。不逢珪老。四衆同緣。萬松親到。

贈萬松老人琴譜詩一首

萬松索琴并譜。余以承華殿春雷及種玉翁悲風譜贈。

良夜沈沈人未眠。桐君橫膝叩朱絃。千山皓月和煙靜。一曲悲風對譜傳。故紙且教遮具眼。聲塵何礙汚幽禪。元來底許眞消息。不在絃邊與指邊。

寄曲陽戒壇會首大師

四衆飛書請萬松。不消彈指已成功。燈籠證據眞談辯。露柱承當不耳聾。化行細推無據所。戒壇須信寥虛空。無爲濟物誰能悉。惟有東垣月拂風。

和王巨川韻(文田案西遊記稱宣撫王巨川。蒙韃備錄作王檝。蓋太祖時官宣撫御史大夫也)

聖駕徂征率百工。貔貅億萬入關中。周秦氣焰如雲起。唐漢繁華掃地空。灞水尚存官柳綠。驪山惟有辟墨紅。天兵一鼓長安克。千里威聲震陝東。

釋奠

王巨川能於灰燼之餘。草創宣聖廟。以己丑二月八日丁酉。率諸士大夫釋而奠之。禮也。諸儒相賀曰。可謂吾道有光矣。是日四衆奉迎釋迦遺像行城。歡聲沸沸。僕皆預其禮。作是詩以見意云。

多士雲奔奠上下。(案上下疑上聲之誤)釋迦遺像亦行城。旋幡錯落休迷色。鐘磬鏗鏘豈在聲。盲父赤心施有政。聾仁深意契無生。儒流釋子無相諷。禮樂因緣盡假名。

和移剌子春見寄五首

四海皇皇是後賢。狼陪扶日上靑天。且圖約法三章定。無羨浮榮六印懸。潤色吾猷惟恐後。扶持天下敢爲先。過情聲聞予深恥。可笑虛名到處傳。

其二

生遇干戈我不辰。十年甘分作俘臣。施仁發政非無據。論道經邦自有人。聖世規模能法古。汗俗習染得維新。英雄已入吾王彀。從此無人更問津。

其三

且喜朝廷先正名。林泉隱逸總公卿。萃雄一遇風雲會。萬國咸觀日月明。丹鳳何慚詳亂世。白麟自合出升平。蚌胥(一作快遇一作賸觀)北闕垂溫詔。夜半前席進賈生。

其四

舉世寥寥識我誰。未學弓矢愧山巢。衰年有幸彈三樂。盛世無由出六奇。藥物且存光海嶽。散材獲用荷天私。微臣自忖將何報。信筆裁成頌德詩。

其五

遊遍沙場論予初。天山風雪醉吟餘。文章光焰君描摸。節操儀刑我不如。對騷鄉中前進士。(君有詩云老去唯就勸作故有是句)風波堆裏老中書。他年歸去無相棄。同到閭山卧隱居。

寄移剌國寶

昔年萍迹旅京華。曾到風流國寶家。居士爲予常吃素。先生愛客必烹茶。明窗揮塵談禪髓。淨几焚香頂佛牙。回首五年如一夢。夢中不覺過流沙。(公所藏佛牙甚靈異)

寄景賢一十首

龍岡能覺識中歡。心與孤雲自在閑。翠院生涯事松菊。詩書活計老丘山。叩絃聲自無中出。得句思從天外還。踏破化工無盡藏。閑人受用亦非慳。

其二

龍岡漆水兩交歡。縱意琴書做老閑。未得一言安海內。已輸三箭定天山。肯容詩思妨心靜。豈使聲塵礙耳還。信手拈來無不是。清風明月有何慳。

其三

人間聚散妄悲歡。何似林泉遁世閑。十載飛鴻遊瀚海。積年歸夢遶閭山。(先人爲閭山居士也)空巖猿鶴招予往。滿架琴書伴我還。多謝龍岡憐老隱。新詩酬酢路無慳。

其四

絃索詞章且助歡。羨渠臨老得安閑。琴歌愛子彈秋水。佳句服君仰泰山。聲古調淒眞可聽。辭雄韻險曾難還。先難後易今方省。名士標懷本不慳。

其五

宦情觸處不成歡。未得浮生半日閒。鳴鶴有書慚北海。澤民無術愧東山。琴書氣習終難忘。嚴瀨巖扃急得還。卜隱龍岡成老伴。肯教詩思筆頭慳。

其六

廣文憐我失清歡。每著琴書伴我閑。猶憶金聲并玉振。醋思流水與高山。詩壇各當猶深閉。琴債逋延未肯還。一狀如今都領過。龍岡須破兩重慳。

其七

琴書我子盡幽歡。隨分消磨日月閑。佳句典型傳四海。水仙聲韻徹三山。每慚木李投君去。徒得瓊瑤報我還。從此龍岡開寶藏。微遊筆下便無慳。

其八

世間何事最爲歡。爭似能偸忙裏閑。得過夜晴須對月。每逢春盛強登山。無錢沽酒和衣典。一作和季典鬪利吟詩倍本還。綺語千章搴百曲。莫教風月笑人慳。

其九

我與先生久已歡。而今皆願老來閑。同舟截棹辭觀月。並轡騎驢倦看山。綺句綴成連謝換。純音彈了著詩還。琴詩此際皆拈出。可怨龍岡爲紙慳。

其十

閑人閑裏覓閑歡。未得回光未是閑。聞道一螺斟巨海。參玄千里望恆山。但能透徹穿三句。何必拖泥辦入還。个事人人皆富有。含珠休怨釋迦慳。

和景賢韻三首

龍岡便腹盡詩書。落筆雲煙我不如。一紙安書思塞雁。十年歸興憶鱸魚。託身爵隱君謀妙。委跡儒冠吾計疏。何日相將歸故里。翠微深處卜幽居。

又

龍岡走筆和清篇。出示珠璣寄湛然。字古意新看不足。挑燈寒雨夜無眠。

又

摩撫瘡痍正是賢。徵君執肯救時危。萬金良策悟明主。厚德深仁四海施。

和李世榮韻

（案世榮是西域僧頭）異同誰是是。俯仰且隨緣。居士雖聯句。梅軒卻解禪。無雲皆皓月。何處不音天。話到忘言處。迢迢夜不眠。

和景賢十首

龍岡居士得賢君。開道賢君增所聞。節操鷄鵝相與鄰。風神野鶴立鷄羣。只知輔嗣能談易。誰識相如善賦文。擬欲贊君言不盡。區區微意見詩云。

其二

天下奇才鄭使君。清名不使世人聞。五車書簡獨窮理。三峽詞源迴出羣。未得開懷重話舊。常思抵足共論文。自從一識龍岡老。餘子紛紛不足云。

其三

一聖龍飛敢擇君。曉予源倒向無聞。昔生未識鴻鵠志。皓首甘遊麋鹿羣。黃雀已歸溪望報。彩鸞飛去不能文。龍岡獨慰孤窮悶。時有新詩報我云。

其四

試和新詩寄鄭君。無言餘道不聞聞。治心更索拍中道。養性渾如鞭後羣。玄語諄諄非是說。眞書歷歷不關文。儒生束教嫌疏誕。得意忘言孔子云。門云三句謂絕學拍嬰乃能見道四句譬之牧羊原其後者而鞭之

其五

文章自愧不如君。敢以玄言發所聞。有道居庖何弃俗。無心入獸不驚羣。案此莊語直玄消息無多子。半紙功名値幾文。回首死生猶是幻。自餘何足更云云。

其六

十年不過一相知。恰識龍岡恨見遲。常愛箕山能洗耳。何堪鄰舍做顰眉。榮枯貴賤難逃數。用舍行藏自有時。案機緣之契自有其時心事紛紛無處說。援毫聊賀景賢詩。

其七

萬里西來過月氏。案大月氏今愛烏罕入北印度必由之初離故國思遲遲。人情慚媿三褒面。人世梳妝半額眉。日上野夫空歎鳳。澤邊漁父不傷時。龍岡本具英雄眼。難倩東風寄我詩。

其八有感讀唐史

林甫猶夫豈不知。三郎深恨識卿遲。虜中妃子春羅襪。鏡上開元指甲眉。七夕殿中祈巧夜。三秋原上摘瓜時。長天忽見飛來雁。垂淚空吟李嶠詩。

其九

李楊相繼領台司。兵起漁陽禍已遲。向時正惜花解語。而今空憶柳如眉。心傷桃李初開夜。腸斷梧桐半落時。試問宮中誰第一。三郎猶記謫仙詩。

其十

往來寒暑暗推移。下手修行猶太遲。迷後徒勞常捏目。悟來何必更揚眉。宗門淘汰宜窮理。道眼因緣貴識時。祇爲龍岡心猛利。湛然剛寫不言詩。

又一首

龍樹隱本知機．葛藤同盤辨者稀．廊廟虛名無意戀．林泉夙願與心違．羨君綽綽有餘裕．笑我皇皇無所歸．何憶當年垂釣處．一江煙雨靜誰扉．

和王君玉韻

王孫裘儉飯．鹽楓末扶輪．自笑低窮客．誰憐衰病身．黃沙萬餘里．白髮一孀親．腸斷山城月．徘徊照遠人．

過東勝用先君文獻公韻二首

荒城高凋枕長河．古字碑文半滅磨．青塚路遙人去少．黑山寒重雁來多．正愁曉雪冰生硯．不忍西風葉墜柯．偶憶先君舊遊處．潸然不奈此情何．

其二

依然千里舊山河．事故時移隨變磨．巢許家風鳥可少．蕭曹勳業未為多．可憐陵變須耕海．不待棊終已爛柯．翻手榮枯成底事．不如歸去入無何．

過夏國新安縣(時丁亥九月也)

昔年今日渡松關．(西城險山有松關)車馬崎嶇行路難．瀚海潮噴千浪白．(一作黑塞千)天山風吼萬林丹．氣營霜降十分爽．月比中秋一倍寒．回首三秋如一夢．夢中不覺到新安．

過青塚用先君文獻公韻

淡室空成一土丘．至今仍未雪前羞．(丘一作佳人可惜冰雪白夢中遊古)不禁出塞陟沙磧．最似臨軒辭冕旒．幽怨半和青塚月．閑雲常鎖黑河秋．滔滔天塹東流水．不盡明妃萬古愁．

過青塚次賈搏霄韻二首

當年遣恨歎昭君．玉貌冰膚染塞塵．邊塞未安頻侮辱．朝廷何事拜功臣．朝雲雁叫天山外．殘日猿悲黑水濱．十里東風青塚道．落花猶似漢宮春．

其二

延壽丹青本誑君．和親納款飲胡塵．穹廬自恨嫁戎主．泉壤相逢愧漢臣．玉骨已消青塚底．香魂猶遶黑河濱．愁雲暗鎖天山路．野草閑花也怨春．

再用韻以美搏霄之德

去歲雲川始見君．澄澄胸次淨無塵．山南第一珪璋士．蔑北無雙柱石臣．(公領騎兵故云)萬里雲松斜谷外．千竿水竹渭河濱．他年歸隱重相訪．無影林間別有春．

再用韻自歎行藏

箕裘家世忝先君．慚愧飄零兩鬢塵．自古山河歸聖主．從今廊廟棄愚臣．常思臥隱雲鄉外．肯放行吟澤國濱．驛使不來人已老．江南誰寄一枝春．

再用韻成古

宣尼名教本尊君．賊子干常犯蹕塵．鹿失嬴秦無令主．鼎分炎漢有能臣．宋朝南渡尤天水．遼室東傾非海濱．回首興亡都莫問．不如沈醉甕頭春．

再用韻唱玄

重玄不惜說知君．又恐重添眼裏塵．臨濟喝中分主客．洞山言下辨君臣．持鈴普天搖空裏．垂釣華亭沒水濱．勘破這般閑伎倆．鐵林花發劫前春．

過雲川和劉正叔韻

西域風塵汗漫遊．十年辜負釣漁舟．曾觀八陣雲奔速．親見三川席卷收．煙鎖居延蘇子恨．雲埋青塚漢家羞．深思籬下西風醉．誰羨班超萬里侯．

過雲中和張伯堅韻

一掃氏羌破吐渾．羣雄悉入北朝存．自憐西域十年客．誰識東丹八葉孫．射虎將軍皆建節．飛龍天子未更元．我慚才略非良器．封禪書成不敢言．

過雲中和張仲先韻

致澤君民本不難．嘗輕無用媿偷安．千年遼倒功何在．三徑荒涼盟已寒．巖下藏名思傅說．林間談道謁豐千．(寒天台三大士其一豐千也)挂冠神武當歸去．自有驂龍轡可汗．

過雲中和王正夫韻

白雪陽春和寡音．誰人解撫沒絃琴．詩書事業箕裘笑．刀尺功名未可欽．不信西天三步遠．豈知東海一杯深．元來佛法無多子．何必嵩山謁少林．

過白登和李正之韻

十年淪落困邊城．今日龍鍾返帝京．迹拙不須求富貴．時危何處取功名．驊騮誰識孫陽驥．俊逸深思支遁鷹．客裏逢君贈佳句．知音相見眼偏明．

過天城和靳澤民韻

西征屢從過龍庭．僥得東州浪播名．琴阮因緣真有味．詩書事業拙謀生．咄嗟興廢悲三歎．倏忽榮枯夢一驚．何日辭官歸舊隱．滿園松菊小蓬清．

過武川贈僕散令人

班姬流落到而今．聞道翻身入道林．歌扇舞裙忘舊業．藥爐經卷半新吟．閑眠白晝三杯醉．靜對青松一曲琴．更看他年棲隱處．蓬山樓閣五雲深．

過燕京和陳秀玉韻五首

回首親朋半土丘．嗟予十載浪西遊．半生兵革慵開眼．一紙功名暗點頭．下士笑予謀計拙．至人知我謂心癡．再行不憚風沙惡．鶴跡雲蹤任去留．

其二

六十五号

24A

君恩猶未報山丘，自笑遐方汗漫遊。客過玉關餘白髮，娶遊金谷覓蒼頭。冷官特罪予爲歎，兩世居官君不疑。猶望道行澤四海，敢辭沙漠久淹留。

其三

狐死尚聞首首丘，悲予去國十年遊。崑崙躋登日落處，渤海西傾天盡頭。君子云亡真我恨，斯文將喪是吾憂。尚期晚節回天意，隱忍龍庭且強留。

其四

餘生不得葬林丘，猶憶丁年選勝遊。幾帙殘編聊嘆眼，一張衲被且蒙頭。麒麟已報西門役，桂石猶懷東國憂。自料荒疏成棄物，竟裘歸計乞封留。

其五

空嶷滄海變陵丘，白首分明夢裏遊。除去楔遊重出楔，求真頭上更安頭。亨通富貴剛生喜，苦惱悲愁強作愁。斫斷葛藤閑伎倆，蹉跎懶子不須留。

還燕京題披雲樓和諸士大夫韻

閑上披雲第一重，離離禾黍漢家宮。窗開青鎖招晴色，簾捲銀鉤揖晚風。好夢安排詩句裏，閑愁分付酒杯中。靜思二十年間事，聚散悲歡一夢同。

和威寧珍上人韻

十載西遊志已灰，南征又自大梁迴。扶持佛日慚無力，翊贊皇風愧不才。猶納未能林下去，新詩常寄日邊來。何時杖屨煙霞裏，一笑伸眉得共陪。

和李德裕韻

明明聖主萬邦君，神武彫弓挽六鈞。時有逸人遊闕下，更無騷客弔江濱。衣冠師古乘殷輅，曆日隨時建夏寅。厚德深仁施萬世，巍然一代典謨新。

湛然居士文集卷四

和呂飛卿韻

舊說飛卿詞翰全，風神渾似昔名賢。吟詩校子三千里，押韻輸君一著先。筆跡查牙森似戟，詞源浩瀚注如川。新詩好字獨余得，准備攜將帝里傳。

再用韻贈國華

學道宗儒難兩全，湛然深許國華賢。儒門已悟如心恕，道藏能窮象帝先。似海詞源涵萬水，如鯨飲量吹長川。而今一識君侯面，始信清名不浪傳。

謝飛卿飯一首

一鞭贏馬渡天山，偶到雲川暫解鞍。獨守空房方丈穩，西無薄酒一盃殘。詩書半蠹絕來客，釜甑生塵笑冷官。賴有蹊非（飛卿道號）憐野拙，長齋爲我饋盤餐。

再用韻記西遊事

河中（西域尋思干城，西遼目爲河中府。案斜米思干城在阿留泰山之北）花木蔽春山，爛賞東風縱寶鞍。留得晚瓜過臘半，藏來秋果到春殘。親嘗芭欖寧論價，自釀蒲萄不納官。常歎不才還有幸，滯留遐域得佳餐。

再用韻謝搏霄（以擧霄武內鹽犬，故以是詩奘之）

夜深風神白玉山，龍遊馬大道金鞍，瑤琴高掛么絃絶，義易類翻斷簡殘，息念如僧還有髮，忘形見客但無官，伽陀誦罷爐薰冷，一鉢疏羹當曉餐。

再用韻謝非熊召飯

行盡遐陬萬里山，十年飄泊困征鞍，春風燕語歸心切，夜月猿啼客夢殘，聖世因時行夏正，愚臣嗜歡愧春官，誰知賢師開靑眼，掃灑西菴召我餐。

再用韻唱玄

蕭條蝸破鍊園山，倒跨白牛不鞴鞍，講疏僧歸經卷亂，坐禪人起佛燈殘，爲學未必知爲道，選佛從教勝選官，百事湛然都不念，祗知渴飮與飢餐。

再用韻

雲山疊疊復雲山，瘦馬羸鞭矮面鞍，瀚海去程千驛遠，揭川歸夢五更殘，塵緣淡處應忘世，逸興濃時好解官，二頃良田何必覓，春山箭蕨亦供餐。

和搏齋韻代水陸疏文因其韻爲詩十首

齊生無畏濟人深，便見能仁六度心，塵世指財矜苦厄，寒林施飯拔幽沈，旣臨巨海鈞神物，試叩洪鍾伺好音，今日湛然攀舊例，殊慚休惜挂祇林。

其二

新朝盛德盛人深，渴望雲霓四海心，東夏再降烽火滅，西門一戰塞煙沈，斷斷殲剿施仁政，竚待更元布德音，好放湛然雲水去，廟堂英俊正如林。

其三

論道西菴愛霧深，摧誠片片露丹心，瑤琴莫撫相如引，寶鼎休焚韓壽沈，花氣渾如三角串，松風全似五絃音，淸談終日忘歸思，不覺昏鴉噪曉林。

其四

五派分流道愈深，塵中誰識本來心，穿心土槐元無滿，沒底膠船卻不沈，山色水光呈妙相，鳥啼猿嘯露眞音，寔爲活計無求飽，何事往齋一作痛火作肉林。

其五

前生未了妄緣深，薄宦相縈負夙心，只見淵明能印衆，誰知居士解舟沈，窮通榮辱皆其夢，毀譽稱讒盡假音，中隱冷官閑況味，歸心無日不山林。

其六

居士才微學未深，靜思寧不愧中心，難忘北海千鍾酒，虛負西菴一炷沈，綺語做塑房險論，瑤琴學步鼓純音，此番公案休拈出，祇恐相傳入笑林。

其七

新詩欸玉起余深，獨有搏齋我許心，眞跡居塵聊俯仰，高名與世任浮沈，同成雅會淸茶話，共賞枯桐白雪音，他日歸休約何處，燕山叠巘萬松林。門僧云歸本師。

其八

賢師文章蘊藉深，雲川傾蓋便同心，揮犀談道繁燈灺，抵足論文塞月沈，有眼句中君得意，無絃琴上我知音，乘舟誤捉波中月，莫學當年李翰林。

其九

浪跡西遊歲月深，臨風誰識湛然心，斯文將喪儒風歇，眞智難明佛日沈，作者轉持蒼浪正，寧聊作鼓雷音，年來逸興十分切，准備求眞入道林。

其十

漁磯僧隱荻花深，避世寧忘昔日心，兩岸淸風單舸穩，滿江明月一鉤沈，飢來煮稻無兼味，醉後鳴榔笑五音，閑臥煙蓑春夢斷，不知潮起沒蒼林。

寄賽搏齋乞馬乳

天馬西來釀玉漿，革囊傾處酒微香，長沙莫吝西江水，文擧休空北海觴，淺白痛思瓊液冷，微甘酷愛蔗漿涼，茂陵要灑塵心渴，願得朝朝賜我嘗。

謝馬乳復用韻二首

生涯寶食與瓊漿，空憶朝回衣惹香，筆去餘才猶可賦，酒來多病不能觴，松窗雨細琴音淵，槐館風微枕簟涼，正與文君謀此渴，長沙美湩送予嘗。

其二

肉食從容飮酪漿，差酸滑膩更甘香，革囊旋造逡巡酒，樺器頻傾瀲灩觴，頓解老飢能飽滿，偏消煩渴變淸涼，長沙傲令君知否，只許詩人合得嘗。

附搏齋韓

一札緘毫綴玉枝，管城家世出東涯，遂東筆鋒端有口能談辯，紙上無聲解寫詩，免向江淹求彩管，莫學班氏樂毛錐，嘶君聊助文房用，賦就離騷寄我知。

再用韻寄搏齋二首

玉立堂堂紫桂枝，雲川中隱寓天涯，風神蕭散能談道，格調淸新解作詩，謬論我甘嘗警就，搏齋作予詩論之辭雖材君已露囊錐，澄澄胸次人誰識，祇有淸風明月知。

其二

斫倒松筠節外枝，誰言法界有邊涯，參歸意盡閑周易，脂粉情忘東話詩，去歲生涯猶說劍，今年活計更捐錐，咸亨那畔眞消息，試問瞿曇也不知。

再用韻別非熊

鍾木垂芳桂兩枝，非能佳巽動西涯。倦聽竿阮嫌狂客，倦看經書厭小詩。成德羨君垂竹帛，虛名嗟我角
刀錐。會難別易堪惆悵，何日重來誰得知。

愛子金柱索詩

文獻陰功絕比倫，是哉草木盡承恩。我爲北闕十年客，汝是東丹九世孫。致主澤民宜務本，讀書學道好
窮源。他時輔翊英雄主，理策承明策萬言。[illegible]

贈賀非熊搏青一首

三陸尊賢擅美聲，月評難弟亦難兄。西巷揮塵談三界，北觀攝翠論五行。休道酒仙無太白，須知詩伯有
飛卿。奇人輻輳君門下，古斷西州好士名。

和李振之二首

半紙功名未可量，無心何處不安生。十年滄海塵空起，百歲黃粱夢乍驚。舊徑既荒松菊在，丹誠不變管
捐更。年來漸有升平望，倚恨祠雞半夜鳴。

其二

酷憶溪山寸碧量，歸耕何日樂餘生。蠅營得失都無念，狗苟榮枯總若驚。客夢覺來家萬里，詩聲吟罷月
三更。預鴻木有沖天志，直待三年再一鳴。

非與兄弟錢子之燕再用振之韻

喜逢知己載相呈，幾夜論文喜氣生。筆陣我甘三舍退，詩壇君使四筵驚。公初傾蓋多將半，予擬乘軺歲
欲更。特與幽人助行色，一聲寒角隔煙鳴。

和連國華三首

歲月如流走兔烏，求眞可惜費工夫。深源到底忘根柢，至道元來貴揖愚。眞理不容宜具眼，太虛無面莫
添鬚。直須穩坐長安好，切忌途中認畫圖。

其二

安得長繩繫日烏，天涯老卻舊耕夫。林泉放曠愉君樂，沙漠淹留笑我愚。虎戰每驚涉虎尾，龍飛不得採
龍鬚。文章畢竟成何事，富貴原知不可圖。

其三

月上南枝啼夜烏，悲歌彈鋏歎征夫。愁邊逐日看周易，夢裏隨風謁太愚。縱有征塵遮兩眼，卻無慚色上
三鬚。與人已應千年運，佇待河淸再出圖。

連國華餞予出天山因用韻

十年不得襲衣斑，一憶江南膽欲寒。黃犬候來秋自老，白雲望斷信何難。軍中得句當橫槊，客裏傷心每
撫鞍。遊子未歸情幾許，天山風雪正漫漫。

還燕和吳德明一首

紛紛世態眩榮華，靜裏乾坤本不譁。琴阮生涯聊自適，詩書事業更何加。但期聖德澤天下，敢惜餘生寄
海涯。可笑燕然倦遊客，倚樓悲我客程賒。

又和橙子梅韻

可笑人心自知長，誰知箇事不葳藏。化成橙子舌耽味，幻作梅英鼻覺香。金鼎似眞隨變滅，冰魂元假卻
芬芳。唯心識破同根旨，何必臨風再舉揚。

和竹林一禪師韻

富貴無心羨五侯，隨時俯仰浪西遊。斷無事業留千古，靜看英雄橫九州。白雁縱傳遐域信，黃華卻自故
園秋。若生未濟歸何益，一見晉山一度羞。

西菴上人住夏禁足以詩戲之

觸處無非選佛堂，西風何處避春光。鄰人無足充下界，大地絕塵塞四方。擧步蹋翻滄海月，轉身踏破白
雲鄉。快須擊碎閑家具，說向西菴笑一場。首句一作都盧只是一禪林

送韓浩然用馬朝卿韻

閒情樽俎笑談傾，未暇論文君已行。富貴從來渠易致，詩篇韻險我難成。已成傾蓋金蘭友，安用沾襟兒
女情。准擬秋深迎歸騎，一樽濁酒遠相迎。

戊子喜雨用馬朝卿韻二首

[illegible]
雲深。王孫喜雨登樓宴，貰酒黃塵解帶金。

其二

生死輪迴苦莫禁，不如學道惜分陰。紅塵沒底卿相渡，白雲出無心[illegible]。不死鄉中靈草異，長生劫外紫
雲深。茅山道士眞堪笑，虛費工夫煉五金。[illegible]

戊子餞非熊仍以呂望磻溪圖爲贈

昨夜白麻降日邊，文章領袖遠朝天。旋思御座分香賜，更想龍庭命席前。白面書生酬夙志，黑頭遊師領
新權。非熊應笑非熊老，八十翛然釣渭川。

和朱子玉

勇將謀臣滿玉京，吾儕袖手待昇平。荆榛至道常嗟我，狂石中原豈怒卿。日下有人明玉鑑，雲中高士振
詩鳴。思君興味如梅渴，海印那能知此情。海印道號也

和李邦瑞韻二首

隨有奇才冠士林，萬言良策見予深。澤民致主何升黜，遊利沽名非素心。我伴詩書無好思，君陪風月有
閒吟。他年共納林泉下，茅屋松窗品正音。

其二

謝君千里遠相尋，傾蓋交歡氣義深。筆硯生涯（一作遊劍因緣，又作鐵石肝膽）無異志，金蘭氣味本同心。揮毫解賦登高句，緩轡能彈對竹琴。此去歸鴻知有便，臨風無吝寄芳音。

和邦瑞韻送奉使之江表

驅騎翩翩出玉京，金符一插照人明。莫忘北闕鴻飛志，要識南陬鴂舌情。布袖來朝無騎乘，錦衣歸去不徒行。昇仙橋畔增春色，節守傳呼接長卿。

和王正之韻

洪才碩德兩相宜，雅操真誠博咸池。富貴未移隨步穩，功名何在值時危。奇詞解吐萬言策，敏思能成七步詩。但倚東風輕著力，摩天鵬翼若雲垂。

其二

自慚不解借嘉謨，十載韜藏僻一隅。巨海汪深容棄物，新朝寬厚用愚夫。亭時若肯千年少，聖主旌才萬代無。文物規模皆扶古，佇看明詔起真儒。

其三

皇天輔德本無親，纔道笑變饑滿處。道泰小人常屏斥，時屯君子自經綸。浮雲富貴原千變，昨夢繁華得幾春。過不過分皆是命，舍辭休羨錦衣新。（楞嚴經生死迢，般若都如昨夢）

以上皆官中詩

壽似燕山竇十郎，靈椿初老桂枝芳。兩朝曾遇垂千秋，一日高明滿四方。玉佩丁東照臨省，斑衣搖曳悅萱堂。他年參到平常處，便是長生不老鄉。

蠟梅二首

越嶺仙姿迥異常，洞庭春染六銖裳。枝橫碧玉天然瘦，蕾破黃金分外香。反笑素英徒淡抹，卻嫌紅豔太濃妝。隨風過此薔薇露，醉襲淋漓寄渺茫。

其二

冰姿夢裏慕姚黃，滴蠟凝酥別樣妝。生妬白紅來濃淡，懶施朱粉自芬芳。寒英深染薔薇露，冷蕊微燻馥香。受用詩翁恣吟遶，惜花一念未全忘。

謝顯師口公寄闡山紫玉

方外閑人天一隅，因風寄我紫雲腴。起予妙理欺獻伯，滌我枯腸壓酪奴。琥珀精神誰彷彿，醍醐滋味較錙銖。禪師遠棄桃源路，日日尋山摘此無。

和鄭齋之韻

聖主龍飛日月新，徵才豫預股肱臣。民財已阜錢如水，驅騎長閑塞不塵。咸鎮西陲輸定遠，宴開東閣慕平津。何如收拾琴書去，林下衣冠作野民。

寄沙井劉子春

寄語沙城老故人，別來贏得鬢邊塵。衝蹄踏破閑中月，新句吟空洞裏春。名利相縈予有歎，琴書自樂子非貧。何時策杖君家去，再試淵明漉酒巾。

和琴士苗蘭韻

徒步南來愛陸機，公餘遊近似相期。高山韻吼千巖木，流水聲號半夜陂。聖德範如歌治化，倫風猶似撫瘡痍。曲終散盡無人會，撩我高吟一首詩。

和人韻二首

回頭諸事古來知，未生遠過高封禪。名由推擬金泥檢，古塞無勞羽檄飛。世樂詎能敵靜樂，蓑衣到底勝朝衣。年來痛憶閑中景，月照東亭水一圍。

其二

干戈未息我傷神，自恨虛名假此身。古調誰能師白雪，微才安可步三辰。箕裘設欲資遺訓，勳業空慚自鬢新。安得夔龍廊廟手，扶持堯舜濟斯民。

和武川嚴亞之見寄

當年西域未知名，四海無人識管卿。屈從鑾輿三萬里，謨謀鳳闕九重城。衣冠異域真余志，禮樂中原乃可榮。何日功成歸舊隱，五湖煙浪樂餘生。

其二

亞之平水久馳名，（亞之本平陽人，今寓武川，訓童爲生）壯歲魁梧志長躡世德風如偃草，騷人詩價比連城。功名未立不爲懷，仁義能行亦足榮。此理幽微人不識，莫言儒道拙謀生。

其三

今年又得亞之詩，每嘆風雲會過遲。拙運且淹童子役，雄才宜作帝王師。羨君筆下揮千字，知予胸中蘊六奇。靜對西風和新句，淒然南望動深思。

其四

謨忝綸恩斗印懸，乏才叨到玉墀前。効奸對事步納諍，許國忠誠老益堅。仁政發從大北畔，捷音來自海西邊。從今率土歸王化，禮樂車書共一天。

其五

寥落龍沙寄此生，情鍾我輩豈無情。參商管鮑賢朋友，南北機雲好弟兄。蓮葉飄香思曉浦，梅花飛雪夢春城。故園日夜歸心切，未濟斯民不敢行。

己丑過雞鳴山

三年四度過雞鳴，我僕徘徊馬倦行。寂寞柴門空有舍，蕭條山寺靜無僧。殘花濺淚千程別，啼鳥傷心百感生。今古興亡都莫問，窮廬高臥醉騰騰。

寄天山周敬之

當年傾蓋識君初，爛飲天山駐使車。秋去安仁空有賦，雁來公瑾又無書。林楓紅葉知人老，籬落黃花笑我疎。爲問天涯遊子寢，強吟新句附雙魚。

邦瑞乞訪親因用其韻

干戈擾擾職交侵，一紙安書值萬金。几子半還愁未解，萱堂偏去恨尤深。消磨倚木西風怨，腸斷聞鈴夜雨淋。蒼老遠移真有數，號天知割望雲心。

和李邦瑞韻

趙老名書本爾忘，（案：趙老即趙州和尚。）庭前空有柏蒼蒼。（案：庭前柏子是西來意。）西江吸盡開口，北截添來亦括囊。明月清風何所礙，落花流水不相妨。須知居士元無病，底用千年舊藥方。

過清源贈法華禪師

汾水禪師簡要人，杖藜尋我過清源。半甌紅棗情何厚，一盞青燈話細論。山水故中君適意，兵戈堆裏我消魂。他年相約雲深處，松竹蕭蕭靜掩門。

贈五雲長老

高岡登陟馬玄黃，落日西風過晉陽。道士忻迎捧林棗，儒冠遠迓挈壺漿。五臺強壯頭如雪，開化輕鞍鬢未霜。誰會二師深密意，趙州元不下禪牀。

湛然居士文集卷五

增蒲察元帥七首

閑騎白馬思無窮，來訪西城綠髮翁。元老規模妙天下，錦城風景壓河中。花開杷欖芙蕖淡，酒泛葡萄琥珀濃。痛飲且圖容易醉，欲憑春夢到盧龍。

其二

積年飄泊困邊隅，閑過西隅謁故人。忙喚賢姬尋器皿，便呼遼客奏箏篌。葡萄架底葡萄酒，杷欖花前杷欖仁。酒釅花繁正如許，莫教辜負錦城春。

其三

主人知我怯金觴，特爲先生一改常。細切黃橙調蜜煎，重羅白餅糝糖霜。几盤綠橘分金縷，一椀清茶點玉香。明日辭君向東去，這些風味幾時忘。

其四

使君排飫宴前淡，不枉從君且屈西。春雁旋澆濃鹿尾，臘糟微浸軟駝蹄。絲絲魚膾明如玉，屑屑雞生爛似泥。（案：泰西庭下亦嘗作雞生。）白面書生知此味，從今更不嗜黃齏。

其五

筵前且盡主人心，明燭熒熒飲夜深。素袖佳人學漢舞，碧髯官妓撥胡琴。（案：蒙古人呼琴爲扣古兒。）輕分茶浪飛香雪，旋擘橙盃破軟金。五夜歡心猶未已，從教斜月下疎林。

其六

主人開宴醉華胥，一派絲篁沸九衢。醉紫葡萄垂馬乳，輕黃杷欖燦牛酥。金波泛蟻斟歡伯，雪浪浮花點酪奴。忙裏偷閑誰若此，西行萬里亦良圖。

其七

閑乘羸馬過蒲華，又到西陽太守家。瑪瑙瓶中簪亂錦，琉璃鍾裏泛流霞。品嘗春色批金橘，受用秋香割木瓜。此日幽歡非易得，何妨終老住流沙。

庚辰西域清明

清明時節過邊城，遠客臨風幾許情。野鳥間關難解語，山花爛熳不知名。葡萄酒熟愁腸亂，瑪瑙盃寒醉眼明。遙想故園今好在，梨花深院鷓鴣聲。

用鹽政姚德寬韻

乃祖開元柱石臣，雲孫學踞玉麒麟。從容德美輿人口，此日恩沾聖世春。欲草雁書學北海，未開東閣愧平津。而今且信調羹手，竚看沙隄繼舊塵。

用昭禪師韻

銀鉤全似趙周臣，詩比黃華格調新。道眼點開言外句，禪心說破劫前春。山中欲挈無爲客，林下逍遙自在人。不犯清波垂釣處，臥龍隨手出龍津。

其二

聖德洋洋雨露零，蟲魚草木總歡榮。妖氛斂霧堯風扇，外道消聲佛日明。

和薛正之見寄

賢臣聖主正時遭，建策龍庭莫憚勞。大壑波深翻巨鯉，高空風順過鴻毛。一番制度新才術，百代文章舊雅騷。勉力自強宜不息，功名何啻泰山高。

乞扇

屈眴闊裁白玉盤，（案：屈眴，西域布。）幽人自劉素琅玕。金勝織女綾綃帕，高出湘妃玳瑁斑。座上清風香細細，懷中明月淨團團。頗願新數柄分居士，顛倒陰陽九夏寒。

壬午西域河中遊春十首

幽人呼我出東城，信馬尋芳莫問程。春色未如華藏富，湖光不似道心明。土牀設饌談玄旨，石鼎烹茶唱道情。世路崎嶇太尖險，陷高逐下坦然平。（□云，竟是寒山子，隱壞老人矣。）

其二

三年春色過邊城，萍跡東歸未有程。細細和風紅杏落，涓涓流水碧湖明。花林啜茗添幽興，綠畝觀耕稱

野情。何日要荒同入貢。普天鐘鼓樂清平。

其三

春雁樓邊三四聲。東天迴首望歸程。山青水碧傷心切。李白桃紅照眼明。幾樹綠楊搖客恨。一川芳草惹羈情。天兵幾日歸東闕。萬國歡聲賀太平。

其四

河中二月好踏青。（案正旦牙河中府時。折入眼國爲斜米斯干。今者）且莫臨風嘆客程。溪畔數枝紅杏淺。牆頭半點小桃明。誰知西域逢佳景。始信東君不世情。圓沼方池三百所。澄澄春水一時平。

其五

二月河中草木青。芳菲次第有期程。花藏徑畔春[illegible]碧。雲散林梢晚照明。含笑山桃還似識。相親水鳥自忘情。遐方且喜豐年兆。萬頃青青麥浪平。

其六

異域春郊草又青。故園東望遠千程。臨池嫩柳千絲碧。倚檻夭桃幾點明。丹杏笑風真有意。白雲送雨太無情。歸來不識河中道。春水潺潺滿路平。

其七

四海從來皆弟兄。西行誰復歎行程。既蒙傾蓋心相許。得遇知音眼便明。金玉滿堂違素志。雲霞千頃適高情。廊廟自有夔龍在。安用微生措治平。（案五句老子語）

其八

窮跡塵埃且樂生。垂天六翮斂鵬程。無緣未得風雲會。有幸能瞻日月明。出處隨時全道用。窮通逐勢歎人情。憑誰未發豐城劍。一掃妖氛四海平。

其九

不如歸去樂餘齡。百歲光陰有幾程。文史三冬[illegible]倩。田園二頃傲淵明。資朋冷落絕交分。親戚團欒說話情。植杖耘耔聊自適。笑觀南畝綠雲平。

其十

衰翁老矣倦功名。緊前行軍笑李程。（案李程不識）牛糞火熟石炕暖。蛾連紙破瓦窗明。水中漉月消三毒。火裏生蓮屏六情。野老不知天子力。謳歌鼓腹慶昇平。

遊河中西園和王君玉韻四首

萬里東皇不失期。園林春老我來遲。漫天柳絮將飛日。遍地梨花半謝時。異域風光特秀麗。幽人佳句自清奇。臨風賜飲題玄語。方信無爲無不爲。

其二

清明出郭趁幽期。千里江山麗日遲。花葉不飛風定後。香塵微斂雨餘時。鷗鷺冰玉詩尤健。揮掃龍蛇字

愈奇。好字好詩獨我得。不來賡和擬胡爲。

其三

異域逢君本不期。湛然深恨識君遲。清詩厭世光千古。逸筆驚人自一時。字老本來遵雅淡。吟成元不尚新奇。出倫詩筆服君妙。笑我區區亦強爲。

其四

風雲佳遇未能期。自是魚龍上釣遲。巖穴潛藏難避世。（案郭子詩。天下有名難避世）廛闠俯仰且隨時。百年富貴真堪歎。半紙功名未足奇。伴我琴書聊自適。生涯此外更何爲。

河中遊西園四首

河中春晚我邀賓。詩滿雲牋酒滿巡。對景怕看紅日暮。臨池羞照白頭新。柳添翠色侵凌草。花落餘香著莫人。且著新詩與芳酒。西園佳處送殘春。

其二

河中風物出乎倫。閑命金觴玉斝巡。半笑梨花瓊臉嫩。輕顰楊柳翠眉新。銜泥紫燕先迎客。偷蕊黃蜂遠趁人。日日西園尋勝槩。莫教辜負客城春。

其三

幾年萍梗困邊城。閑步西園試一巡。圓沼印空明鏡瑩。芳莎籍地翠茵新。幽禽有意如留客。野卉多情解笑人。屈指知音今有幾。與誰同享甕頭春。

其四

金鼓鑾輿出隴秦。驅馳八駿又西巡。千年際會風雲異。一代規模宇宙新。西域兵來擒僞主。東山詔下起幽人。股肱元首明良世。高拱垂衣壽萬春。

河中春遊五首（案和[illegible]）

西胡（案尋斯干[illegible]）精室未全終。又見頹垣遶故墉。綠苑連延花萬樹。碧堤迴曲水千重。不[illegible]鼓譏非馬。什分[illegible]。[illegible]食粗衣聊自足。登高舒嘯樂天慵。（案西遊記云。師往尋思干。[illegible]）（[illegible]）

其二

異域河中春欲終。園林深密鎖頹墉。東山雨過空青疊。西苑花殘亂翠重。杷欖碧枝初著子。葡萄綠架已纏龍。等閑春晚芳菲歇。葉底[illegible]困蝶慵。

其三

[illegible]止流行只待終。幽人射牛上高墉。窮通世路元無事。艱險機關有幾重。百尺[illegible]枝藏病鶴。三冬蟄窟閉潛龍。琴書[illegible]使[illegible]忘言友。沼圃[illegible]疏自養慵。

其四

西域渠魁運已終。天兵所指破金墉。崇朝驛騎馳千里。一夜捷書奏九重。鞭策不須施犬馬。廟堂良算足擾龍。北窗高臥清風裏。儘任他人笑我慵。

其五

重玄叩盡故年終。天道雖寬萬仞墉。舊信不來青鳥遠。故山猶憶白雲重。自知勳業輸騶虞。且學心神似老龍。（案老子猶龍。如此用太子猶龍。）忙裏偷閑誰似我。兵戈橫蕩得疎慵。

過閑居河四首（案亦和鄭其卷。）

河冰斉盡水無涯。岸鉤魚羨凝冰。乍遠南州如步蟻。暫遊北海若飛鵬。隔堤柳絮風何處。緘歳梅花信莫憑。試將停鞭望西北。迎風羸馬不堪乘。（案西遊記。出沙陀至魚兒濼。詩北陰山寒自古稱沙陀三月尚凝冰。更尋若士尋黃鵠。要識修鵬化大鵬。武帝北巡甚欲死。今陰南望去無悲我今返鄉。盡數志六合窮截足上乘。）

其二

北方寒凜古來稱。親見陰山凍鼠冰。戰鬪爭權翻鐵馬。窮通恭勢變金鵬。五車經史都無用。一鶚青雲誰可憑。安得衝天揚予志。雲輿六馭信風乘。

其三

一聖龍飛德足稱。其亡凜凜涉春冰。千山風烈來從虎。萬里雲垂看舉鵬。堯舜徽猷無闕失。良平妙算足依憑。攀鞠泥一非多日。浮海長桴未可乘。

其四

自媿虛名無可稱。賢愚混世炭和冰。飄颻倉鼠初成蝠。噴浪溟鯤未化鵬。買劍學耕食粗遣。買山歸老價難憑。秋江月滿西風緊。何日扁舟獨自乘。

戊午四首（案亦和風非道人。）

富貴榮華若漏浮。生涯似水東流。仁人短命嗟顏氏。君子攖疾歎伯牛。未得鳴珂遊帝闕。何能騎鶴上揚州。幾時擺脫閑韁鎖。笑傲煙霞永自由。（案西遊記。經陸局河南岸。行十有六日。又行十日至斜見大山。從此南有山阜。人煙頗衆。亦以蒲萄釀其實云。極目山川無盡頭。風煙不斷水長流。如何造物開天地。到此令人放馬牛。飲血茹毛同上古。峨冠結髮異中州。聖賢不得垂文教。歷代縱橫只自由。此四首並用此韻。）

其二

當年元擬得封侯。一誤儒冠入士流。赫赫鳳鸞捐腐鼠。區區蠻觸戰蝸牛。未能離欲超三界。必用癡旋混九州。致主澤民元素志。陳書自愧我無由。

其三

得不欣欣失不憂。依然不改舊風流。深藏鳳璧無投鼠。好畜龍泉候買牛。山寺幽居思少室。梅花歸夢遶揚州。豈堂溫清十年闕。負米供親媿仲由。

其四

人不知予我不尤。濯纓何必揀清流。良材未試聊耽酒。利器深藏侯割牛。舊政欲傳新令尹。新朝不識舊荊州。眉山云邁歸商路。猶恪新詩寄子由。

壬午元日二首

西域風光換。東方音問疎。屠蘇聊復飲。鬱壘不須書。舊歲昨宵盡。新年此日初。客中今十載。婦指信何如。

又

萬里西征出玉關。詩無佳思酒瓶乾。蕭條異域年初換。坎軻窮途臘已殘。身通碧雲遊極樂。手遮東日望長安。年光迅速如流水。不管詩人兩鬢斑。

過沁園有感

昔年曾賞沁園春。今日重來跡已陳。水外無心修竹古。雪中含恨瘦梅新。垣頹月榭經兵火。草沒詩碑覆劫塵。羞對覃懷昔時月。多情依舊照行人。

用劉正叔韻

登耶松軒積有年。光塵融洩一愚賢。視民每羨如芻狗。治國常思烹小鮮。只道牛邊休執杖。誰知琴上亦忘絃。湛然稍異香山老。不學空門不學仙。

西域家人輩釀酒戲書屋壁

西來萬里尚騎驢。旋借葡萄釀綠醑。司馬撩衣親滌器。文君挽袖自當壚。元知沽酒業緣重。可奈調羹手段無。古昔英雄初未遇。生涯或亦隱屠沽。

西域從王君玉乞茶因其韻七首

積年不啜建溪茶。心竅黃塵塞五車。碧玉甌中思雪浪。黃金碾畔憶雷芽。盧仝七椀詩難得。諗老三甌夢亦賒。敢乞君侯分數餅。暫教清興遶煙霞。

其二

厚意江洪絕品茶。先生分出滿輪車。雪花灩灩浮金蘂。玉屑紛紛碎白芽。破夢一杯非易得。搜腸三椀不能賒。瓊甌啜罷酬平昔。飽看西山插翠霞。

其三

高人惠我嶺南茶。爛賞飛花雪沒車。（是日作茶會值雪。）玉屑三甌烹嫩蕊。青旗一葉碾新芽。頓令衰叟詩魂爽。便覺紅塵客夢賒。兩腋清風生坐榻。幽歡遠勝泛流霞。

其四

酒仙飄逸不知茶。可笑流涎見麴車。玉杵和雲舂素月。金刀帶雨剪黃芽。試將綺語求茶飲。特勝春衫把酒賒。啜罷神清淡無寐。塵囂身世便雲霞。

其五

長笑劉伶不識茶。胡為買鍤謾隨車。蕭蕭暮雨雲千頃。隱隱春雷玉一芽。建郡深甌吳地遠。金山佳水楚江賒。紅爐石鼎烹團月。一椀和香吸碧霞。

其六

枯腸搜盡數盃茶，千卷胸中到幾車。湯響松風三昧手，雪香雷震一槍芽。滿囊垂賜情何厚，萬里攜來路更賒。清興無涯騰八表，騎鯨踏破赤城霞。

其七

啜罷江南一椀茶，枯腸歷歷走雷車。黃金小碾飛瓊屑，碧玉深甌點雪芽。筆陣陳兵詩思勇，睡魔捲甲夢魂賒。精神爽逸無餘事，臥看殘陽補斷霞。

和冲霄韻五首

垂亡聖道賴君明，坎軻休嗟道不行。須信詩魔降筆陣，好將酒賊破愁城。滔滔秋水如人志，薄薄閑雲似世情。一舉冲霄知有日，垂天萬里看鵬程。

其二

古今興廢不堪聽，寵辱都如夢一驚。韜略欣然推後進，琴書足以了餘生。既知物物頭頭是，誰問朝朝暮暮情。散盡迷雲何所有，一輪秋月普天明。

其三

天涯索寞正窮秋，衰草寒煙無盡頭。葉底哀蛩空促織，雲間征雁祇供愁。酪漿滿引渾辛胛，穄食盈盤綠鹿脯。試看遇光樂且從，人間萬法一時收。（一作儘從世態一時休）

其四

星星華髮鏡中驚，好賦歸歟接淅行。重位寧貪高一品，故園無憚遠千程。晴天花絡春山色，落日松和秋水聲。無恙閒峯三百寺，遨遊吟嘯老餘生。

其五

古木殘陽映矮牆，雁行天際寫秋光。霜衰帶雨添愁色，晚菊和風送冷香。濁酒三年渾未試，黃糧九月得初嘗。龍沙且喜身強健，南望幽人天一方。

又一首

不見高陽舊酒徒，臨風惆悵幾踟躕。無窮興味思焦尾，有限浮生歎白駒。德望服人輸一陸（二陸平此矣云利一家），（陸據邢）文章重世愧三蘇。散材淪倒渾無用，空作昂藏一丈夫。

和冲霄十月桃花韻二首

桃源仙子憶劉郎，不憚嚴冬雨雪涼。紅雨已先初夏落，妖魂重對小春芳。冷侵絲萼開舒臉，寒徹朱衣強噴香。誰向花園慇懃索，數枝無語映斜陽。

其二

春生秋殺乃天常，來往推遷炎與涼。晚節正當陰氣盛，窮冬忽見小桃芳。豈知木裏能成實，但與江梅敢並香。自媿備員調鼎鼐，不知何事謬陰陽。

用薛正之韻

無德敢為天下先，湖山歸計好加鞭。霜深尚有籬邊菊，風勁全無鬢底蟬。三弄瑤琴歌素月，一樽濁酒醉蒼煙。鳳池分付夔龍去，萬頃滄湖浩浩然。

湛然居士文集卷六

和景賢見寄

龍岡參透後三三，琴籟誰人何所慚。妙筆照人驚老字，新詩入手想清談。塵中名利予難出，夢裏榮華君不耽。准擬歸時便歸去，閒山珍重舊禪庵。（珍重一作好菴）

用劉潤之乞冠韻

隱逸羞冠冕，飄蕭兩鬢蓬。角巾折墊雨，醉帽落秋風。避冠挂石上，啣盃漉酒中。忘機任冥寞，露頂向王公。

西域河中十詠

寂寞河中府，連甍及萬家。葡萄親釀酒，杷欖看開花。飽啖雞舌肉，分餐馬首瓜。（西瓜大如馬首）人生唯口腹，何礙過流沙。

其二

寂寞河中府，臨流結草廬。開樽傾美酒，擲網得新魚。有客同聯句，無人獨看書。天涯獲此樂，終老又何如。

其三

寂寞河中府，遐荒僻一隅。葡萄垂馬乳，杷欖燦牛酥。釀酒無輸課，耕田不納租。西行萬餘里，誰謂乃良圖。

其四

寂寞河中府，生民屢有災。避兵開邃穴，防水築高臺。六月常無雨，三冬卻有雷。偶思禪伯語，不覺笑顏開。

其五

寂寞河中府，頹垣繞故城。園林無盡處，花木不知名。南岸獨垂釣，西疇自省耕。為人但知足，何處不安生。

其六

寂寞河中府，西流綠水傾。衝風磨舊麥，西人作磨，風動機軸以磨麥。懸碓杵新粳。西人皆懸杵以舂。春月花渾謝，冬天草再生。優游聊卒歲，更不望歸程。

其七

寂寞河中府，清歡且自尋。麻牋聊寫字，葦筆亦供吟。傘柄學鑽笛，宮門自斵琴。得故宮門壁木三尺許斵為琴有清聲。臨風時適意，不負昔年心。

其八

寂寞河中府，西來亦偶然。每春忘舊閏，隨月出新年。西人不計閏，以十二月為歲，有渾心竹。其金銅錢無孔郭。強策渾心竹，難穿無眼錢。異同無定據，俯仰且隨緣。

其九

寂寞河中府，聲名昔日聞。城隍連畎畝，市井半丘墳。食飯秤斤買，金銀用麥分。生民怨來後，簞食謁吾君。

其十

寂寞河中府，遺民自足糧。黃橙調蜜煎，白餅糝糖霜。漱旱河為雨，無衣壠種羊。一從西到此，更不憶吾鄉。

西域和王君玉詩二十首

年來深欲買湖山，貧病難酬絹五千。歸去不從陶令請，知音未遇孟嘗賢。排愁器具思歡伯，送老生涯乏貨泉。雅有詩魂常伴我，閒吟陶寫箇中玄。

其二

一從燕然曉日邊，寒雲疊疊亂山千。萬重沙漠猶逢友，十室荒村亦自賢。留客芳樽思北海，驚人奇語憶南泉。思量萬事多渾錯，勉力輪鎚好扣玄。

其三

君侯乘興寫佳篇，我得瓊瑤價倍千。妙筆一揮能草聖，新詩獨步過稱賢。半瓶濁酒時傾斝，七椀清茶泛玉泉。萬里西行真我幸，逢君時復一談玄。

其四

健羨金鞍美少年，盈門劍客列三千。須知執德元非德，況是無賢敢自賢。不解彎弓射石虎，誰能蹙劍躍龍泉。黑頭勳業今何在，此歲功成愧謝玄。

其五

竊讎相戚不平天，曾合君侯歲一千。西伯已亡誰老老，下商何在肯賢賢。雞鵝未必輕發鼠，蚯蚓猶如下

飲泉。巧拙是非無定據，到頭誰解辨黃玄。

其六

奔走紅塵積有年，深思寄跡竹竿千。誰能世上全三樂，案榮啓期三樂。好向林間伴七賢。筆下風生詩似錦，瓮頭春滿酒如泉。詩成酒罷渾無事，淨几明窗誦太玄。

其七

竹徑風來自破顏，修篁青劍葉垂千。烟吟風月元無礙，高臥煙霞未是賢。迷處無由逃絆鎖，悟來何處不林泉。縱橫觸目皆真理，坐臥經行爲路玄。案永嘉云，見道忘山，人間亦寂。

其八

無滅無生不論年，誰誇桃熟歲三千。休將真宰陪司命，星名。莫使明星動進賢。星名。有道不妨居鬧市，無心奚敢酌貪泉。何能遠遯遐窮去，且向人間養素玄。

其九

從他豪傑領時權，指顧雄豨戮百千。碌碌餘生甘養拙，明明聖代豈遺賢。且同混世吸醇酒，勿謂澄纓棄濁泉。莫道無為云便了，有為何處不逢玄。

其十

浮生瞬息度流年，唐漢興亡不計千。清潔探微兪二子，英雄濟世有三賢。未能海上尋芝草，且向塵中泛
盜泉廉泉隨處路，杜儀雖何處奧亦通玄。

其十一

成敗興亡事可憐，勞生擾擾幾千千。調心莫若先離欲，治世無如不尚賢。案老子，不尚賢，使民不爭。小器豈能儲大器，短繩那得汲深泉。案莊子引管子云，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直須箭透威音外，不用無絃不用玄。案六祖壇經，威音王以後，無師自學，盡入外道門。

其十二

得得清歡樂自然，不辭去國客程千。翩翩舊案因君玉，唱和新詩有故賢。每遇開樽邀素月，常因盥手掬寒泉。衰翁自揣何多幸，未死中間樂此玄。

其十三

幾回午枕不成眠，幽鳥關關近數千。安世不知安世計，隱居當慕隱居賢。幾行石榻圍松徑，一簇茅齋繞澗泉。掛起西軒風似水，閑將義易索幽玄。

其十四

農隱生涯樂自天，蘂畦香稼僅盈千。蠅營累世真堪笑，狗苟勞生未若賢。帶月扶犂耕暮野，衝雲荷鍤撥春泉。耘耔餘暇逢窗底，獨抱遺經考至玄。

其十五

閑閑笛事本明圓，一念纔興路八千，生死既知皆是幻，功名猶戀豈能賢，與來暢飲偕月，醉後高歌枕碧泉，觸處逢渠何所礙，不玄玄處亦玄玄。

其十六

物物頭頭總是禪，觀音應現化身千，杜門宴坐無傷道，避世幽居也是賢，祇為看山開翠竹，偶因煎茗汲清泉，瞌雲檢點真堪笑，不見桃花不悟玄。

其十七

蓑衣狂脫暮江邊，(蔡松年詩，狂脫酒家春醉後，任他門外雪蓑衣也。)一醉寧論價十千，老矣鶴唐何所往，歸歟陶令最為賢，鹽茵細細初翻雪，春水涓涓漸滿泉，酒醒夢迴無個事，澄心忘慮體三玄。

其十八

九重閶闔列華宮，曳颯鳴珂及萬千，雲水儻將閒野叟，功名迴施與時賢，好憑定慧超三界，不戀輪迴沒九泉，迅速光陰真箇度，回光返照靜參玄。

其十九

不學經書不說禪，(門云，自謂不識禪，吾不信也。)誰論芥子納三千，忘形詩句追先覺，適意琴書慕昔賢，白雪陽春吟雅調，高山流水奏鳴泉，平生受用元無盡，參透真空未是玄。

其二十

鄙生莫解慕詩仙，(玉山也。)亂綴狂吟數百千，議隨妄言嗤俊哲，清新綺語愧先賢，摧殘吟鬢星星髮，傾倒詞源滾滾泉，韻險言窮無可說，祇憑此句賦深玄。

和楊彥廣韻

三盞須要趁琵琶，知己相逢兩會家，雖斷勿傷石內玉，縱橫須放火中花，探玄渾是三盃酒，清興何消七碗茶，誰識湛然端的處，羞衝隨分納些些。

題平陽李君賢此君軒

環楊森森蔭好涼，此君風味詎能忘，虛心悄悄生來勁，直節亭亭老更剛，雖與蓬蒿均雨露，本同松菊傲風霜，主人雅志元堪尚，物以群分類以方。

西域有感

落日城頭鴉亂啼，秋風原上馬頻嘶，雁行南去瀟湘北，萍跡東來烏鼠西，百尺棟梁誰着價，三春桃李自成蹊，功名到底成何事，爛飲玻璃醉似泥。

早行

馬馱殘夢過寒塘，低轉銀河夜已央，雁蹟印開沙岸月，馬蹄踏破板橋霜，湯寒卯酒兩三盞，引睡新詩四五章，古道遲遲四十里，千山清曉日蒼涼。

自敘

信流乘坎過西天，缽裏吞針亦偶然，(案吞針，佛家法，師羅什事。)只道一花開點額，不知二子暗登肩，既來此世難逃數，且應前生未了緣，俗眼見時難放過，并贓陳首萬松軒。(人云，吾上首自首過於萬松老也。又云，肩中時時有本師在。)

西域元日

遼是隨分辦椒盤，辟疫屠蘇飲一杯，迂叟不令書鬱壘，癡兒剛要畫鍾馗，新愁又逐東風至，舊信難隨春日來，又向邊城添一歲，天涯飄泊幾時回。

西域寄中州禪老士大夫一十五首

很離師太早，淘汰未精，起乳慕之念，作是詩以寄之。

吾師道化震清都，奔走絕塵我不如，近日虛傳三島信，幾年不得萬松書，宗門淘汰猶嫌少，習氣薰蒸尚未除，惆悵天涯淪落客，臨風不是憶鱸魚。

蒲華城夢萬松老人

辛巳閏月，蒲華城夢萬松老人法語諄諄，覺而猶見其髣髴，作詩以寄。

華亭髣髴舊時舟，又見吾師釣直鉤，只道夢中重作夢，不知愁底更添愁，曾參活句垂青眼，未得生侯已白頭，檻下塵囂歸去好，誰能騎鶴上揚州。

寄巨川宣撫(巨川，王檝也。元史有傳。)

巨川宣撫文武兼資，詞翰俱妙，陰陽曆數無所不通，皆際法界觀序，此宗門之捷徑也，今觀瑞鑑鶴詩巨川首唱，駕歎其多能，作是詩以美之。

歷數興亡掌上看，提兵一戰領將官，馬前草詔珠璣潤，紙上揮毫風雨寒，昔日談禪明法界，而今崇道倡香壇，諸行百務君都占，潦倒瓢生何處安。

寄南壇老人張子真

張侯風味詎能忘，黃米符令我一嘗，(舊予赴漁陽，道過南壇，子真召余一飯，設黃米飯。)抵死解官遊北闕，逢生遯世釣南塘，知來何假靈龜兆，(宿習知未來事。)作賦能乘瑞鶴翔，豈是西邊無七物，不如詩句寄東陽。

觀瑞鶴詩卷獨子進無詩

丁年蘭省識君初，緩步鳴珂遊帝都，象簡常陪天仗立，玉驄曾使禁街趨，只貪殢酒長安市，不肯題詩瑞鶴圖，我念李侯端的意，大都好事不如無。

寄德明

德明喜獵，作詩欲自絕，且云且得為一飽死鬼足矣，士大夫憐之，其詩末句有云，功名揖手笑殺人，四十八年如一夢，予每愛此兩句，近觀彌勒下生賦，德明所作也，因作首以寄之。

英俠志節本凌雲，倘自飄零故國塵，有道且同麋鹿友，談玄能說虎狼仁，幸然不作飽死鬼，可惜空吟笑殺人，彌勒下生何太早，莫隨邪見說無因。

才卿外郎五年止惠一書

五年只得一書題。路遠山長夢亦迷。睡老黑甜酣順北。（公詩中有云睡老有燕南順北之句）冷官清淡泊遼西。（西遼故都之西也）（寨林牙耶律大石平餘衆保河中府自稱西遼）美人得志能如虎。笑我之才粗效雞。佇看天兵旋北闕。從今不用玉關泥。

寄清溪居士秀玉

鷓鴣猶欠一枝棲。不得燕山半土犂。時復有琴歌碧玉。年來無夢繞清溪。數行文字聊遮眼。半紙功名苦噬臍。回首故人今健否。餘生甘老碧雲西。

戲秀玉

辱書聞秀玉油房蕭索。馬斃衛死。田畝水災。不勝感歎。清溪達士。豈芥蔕胸中耶。因作詩以戲之。

清溪撒倒打油房。五衛凋零三徑荒。未信塞翁嗟失馬。須知谷寇覓亡羊。東湖菡萏從君賞。西域葡萄輸我嘗。各在天涯會何日。臨風休忘老髯郎。（清溪常呼予為髯郎）

寄張子聞

憶昔搖琴論太玄。（集通太玄經）湛然初識子聞賢。回頭蔥嶺仍千里。分手松軒已五年。（常會萬松老人之室）東望盧龍傾玉斝。西來青鳥闕金牋。幾時重會燕山道。一曲臨風奏水仙。（予彈水仙，公常學之）

寄用之侍郎

用之侍郎遺書。誡以無忘孔子之教。予謂窮理盡性。莫尚佛法。濟世安民。無如孔教。用我則行。宣尼之常道。舍我則樂。釋氏之真如。何爲不可也。因作詩以見意云。

蓬萊憫我寄芳牋。勸我無忘仁義先。幾何良言甜似蜜。數行溫語煖於綿。從來詐譎毫毛拂。到底難調膠柱絃。用我必行周孔教。舍予不負萬松軒。

和劉正卿待制韻

布袖瓢鍾兩眼塵。丹誠如舊白頭新。暮雲西畔猶懷漢。曉日東邊幾是秦。酒賤不妨遊夜醉。花繁長發四時春。花繁酒賤無佳思。誰念天涯萬里人。

寄仲文尚書

知仲文尚書投老而歸。歎其清高。作詩以寄。

仲文曾作黑頭公。輔弼明時播美風。治粟貨泉流冀北。提刑姦跡屏膠東。笑觀桃李新恩遍。拜掃松楸老計終。西域故人増喜色。萬全良策不謀同。

雪軒老人邦傑久不惠書作詩寄之

當時相遇便忘年。別後春風五度遷。萬里西行愁似海。千山東望遠如天。不聞舊信傳梅嶺。試進新詩慰雪軒。更上危樓一回首。朝雲深處是燕然。

謝王清甫惠書

西征萬里風鑾輿。高閣文章束石渠。只道昔年周夢蝶。卻疑今日我爲魚。一簪華髮垂垂老。兩眼黃塵事事疎。多謝貴人憐遠客。東風時有寄來書。

思親

老母琴書老自娛。舊山側近結蓬廬。舊遊尚結辟兵髮。（昔予從征太夫人以髮少許賜予云俗傳父母之髮佩之可辟五兵今尚存焉）篋內猶存教子書。幼稚已能學士梗。老兄猶未憶鱸魚。誰知萬里思歸夢。夜夜隨風到故居。

其二

昔年不肯臥茅廬。偏得飄蕭兩鬢疎。醉裏莫知身似蝶。夢中不覺我爲魚。故園屈指八千里。老母行年六十餘。何日挂冠辭富貴。少林佳處卜新居。

思親用舊韻二首

前年驛騎過西陲。聞道萱堂髮已絲。琴斷五絃忘舊譜。菊荒三徑負疎籬。延前戲笑知何日。膝下嬉遊看幾時。欲附一書無處寄。愁邊空詠滿篇詩。

其二

天涯惟仗夢魂歸。破夢春風透客幃。燈下幾時哦麗句。（太夫人昔有詩云挑燈教子哦新句冷淡生涯樂有餘）筵前何日舞斑衣。垂塞北行人老。得得江南遠信稀。回首故園千萬里。倚樓空望白雲飛。

思親有感

骨肉星分天一涯。萱堂何處憶孤兒。排愁正賴無聲樂。遣興學吟有眼詩。麗何日遂三上閣。香醪時復一中之。（前年漢使來西域，見我星星兩鬢絲。）

再過西域山城驛

庚辰之冬。馳驛西域。過山城驛中。辛巳暮冬。再過。因題其壁。

去年馳傳莫城東。夜宿蕭條古驛中。別後尚存柴戶棘。重來猶有瓦窗蓬。主人獻喜鋪毛毯。驛吏苍忙洗瓦鐘。但得微軀且強健。天涯何處不相逢。

辛巳閏月西域山城值雨

冷雲攜雨到山城。未敢衝泥傍險行。夜聽窗聲初變雪。曉窺簷溜已垂冰。誤凝孤枕三停淚。花結殘燈一半明。又向茅亭留一宿。行雲行雨本無情。

十七日蚤行始憶昨日立春

客中爲客已狹旬。歲杪西邊訪故人。杷欖花前風弄麥。葡萄架底雨沾塵。山城腸斷得窮臘。村館銷魂偶忘春。今日喚回十載夢。一盤涼餅翠蒿新。

是日驛中作窮春盤（是日早行始憶昨日立春）

昨朝春日偶然忘。試作春盤我一嘗。木案初開銀線亂。砂瓶煮熟藕絲長。勻和豌豆揉蔥白。（西人於餅必樓以豌豆）細剪蔞蒿點韭黃。也與何曾同是飽。區區何必待膏粱。（案東坡詩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

西域蒲華城贈蒲察元帥

騷人歲杪到君家。土物蕭疎一餅茶。相國傳呼扶下馬。將軍忙指買來車。琉璃鍾裏葡萄酒。琥珀瓶中杷

櫻花。萬里遐方獲此樂，不妨終老在天涯。（將軍乃元帥子也）

乞車

君家輪扁本多能，斲軾朱輪照眼明。居士此回無馬坐，郎官不可輒徒行。陳遵投轄情何重，（將行，又請駐迹數日）輒扶輪報敢輕。別更不須尋土物，載將春色去東城。

戲作二首

蒼頭太守領西陽，招引詩人入醉鄉。風晌輕衫拔鴨綠，葡萄新酒泛鵝黃。歌姝窈窕擡遮口，舞妓輕盈眼放光。野客乍來同見慣，春風不足斷人腸。（一稱白葡萄酒，色如金液）

其二

太守多才民富強，風光將不讓蘇杭。葡萄酒熟紅珠滴，杷欖花開紫雪香。異域絲簧無律呂，胡姬聲調自宮商。人生行樂無如此，何必咨嗟憶故鄉。

過太原南陽鎮題紫薇觀壁三首

廷臣侍從蒞前驅，道侶忻迓送使車。縣吏喜聞新號令，村民爭認舊中書。熒熒山菓盈磁鉢，薄薄郡醪半瓦壺。隱逸競詢新事迹，幾時遷洛卜新都。

其二

吾皇巡狩用三驅，萬騎千官奉帝車。北闕春殖勸農詔，南陲夜報捷音書。士民安堵耕農野，老幼迎郊簞滿壺。佇看要荒歸一統，天兵不日破東都。

其三

三教根原本自同，愚人迷執強西東。南陽笑倒知音士，反改蓮宮作道宮。（紫微觀舊佛寺也，邪人改佛像爲道像，故有此句）

和松月野衲海上人見寄二詩

遊子凝愚莫識家，牛車還棄愛羊車。汪洋渤海龍宮藏，涓滴波瀾坎井蛙。迷後萬言猶是少，悟來千里不爲賒。叢林衲子空行腳，迤邐天涯與海涯。

其二

小隱居山何太錯，居塵大隱絕疑樂。山林朝市笑呵呵，爲報禪人莫動着。

夢中偶得

庚辰正月，步旃檀剎，澄公託萬松老人乞算壽於予，予以九十一齡貽之，仍作頌一絕，覺而猶憶。遂錄之，爲他日一笑云。

昔年鉤隱索幽奇，只向縱橫枝上窺。而今拍手笑呵呵，九九元來九十一。（仍偈付後者云，若澄公道何不云八十一，汝但應云果然果然）（佛誕捏曲，覺而自書跋。云殊日昏汎夢中捷五）

賈非熊餞余用其韻

靈轉和鸞車指南，廷臣自愧侍龍驂。平生慷慨貞夫一，萬里別來益友三。老子此行無酒債，故人歸計有

聊莊。白雲野衲皆宗匠，道服因緣好細參。

用李德恢韻

吾子棲遲尚布衣，挑燈鼓鋏壯歌悲。阮生既已開青眼，馬氏元來有白眉。迹托巢由真可羨，時亨房杜不難爲。男兒用舍奚凝喜，三徑耕耘足自資。

松月老人寄詩因用元韻

談禪講教不知家，芳草漫漫去路賒。杓卜爐聲禾老鼓，盤星錯認洞山麻。全無去就論空色，誰有心情說照遮。松月野僧須薦取，釣魚人是老玄沙。

和薛正之韻

天涯倚遍塞城樓，凝望冥鴻空自羞。禮義不張真我恨，干戈未戢是吾憂。每憐丹鳳能擇食，常笑黃龍誤上鉤。何日解榮償舊約，扁舟蓑笠五湖遊。

湛然居士文集卷七

用李邦瑞韻

沈沈北海雪波深，老眼增明寸碧琴。未得一江活物水，何酬四海望雲心。我生有過千年會，自愧難爲三日霖。吾子佼然遺舊德，臨風羞繼謫仙吟。

寄平陽淨名禪老

降騎新從平水回，知公無恙笑顏開。出門不覺閒庭草，退步從生古殿苔。玉鎖何須栓彩鳳，金鉤毋得釣黃鮐。夜深織就無紋錦，但有人來寄滴來。

和鄭景賢韻

我愛龍岡老，鳴琴自老成。未彈白雪曲，先愛水仙聲。但欲合純古，誰能媚世情。林泉聊自適，何必獻承明。

和李茂才寄景賢韻

醒時還醉醉還醒，尚憶輪臺飲興情。瀚海波濤君忍聽，天山風雪我難行。好學慷慨英雄操，毋做辛酸兒女情。但得胸中空洞洞，天涯何處不安生。

除戎堂（繫易萃卦，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王師西征，賢帥賈公留後，於雲内築除戎堂於城之西阿，以練戎事，禦侮折衝，高出前古。予道過

青塚公召予宴於是室，鴻筆大手，題詩滿壁，錯落於楹棟間，皆讚揚公之盛德，予因作二詩，以陳其梗槩云

除戎堂主貴威名，一掃塵氛消未萌，不出戶庭成廟算，折衝樽俎有奇兵，何須公瑾長江險，安用蒙恬萬里城，坐鎭大河兵偃息，居延不復塞塵驚。

其二

除戎應事築城阿，烽火平安師旅和，遠勝長城斯李勣，徒標銅柱笑伏波，服心不用七擒策，禦侮何勞三箭歌，高枕幽窗無一事，西人不敢牧長河。

寄武川摩訶院圓明老人

臨行不暇別圓明，羈客機關百變生，明月清風都不會，落花流水兩無情，只知長壽摩訶院，誰道曾離歸化城，省主相忘非聚散，笑談松竹自清聲。

其二

新詩入手眼增明，老作機鋒太峻生，略截寒溫閑禮數，過承褒賞假人情，羨君猶迅超塵地，笑我徘徊戀化城，且喜武川歸海若，狂流萬派盡消聲。

其三

我愛圓明道眼明，道書時復寄鯫生，識眞辨妄諭達士，背正歸邪笑世情，且隱驪珠光萬丈，奚貪尺璧價

連城，寄盧高枕無餘事，靜聽潮音北海聲。

其四

歸與不得效淵明，細碎功名誤此生，客裏止知閑氣味，病來猶有好心情，冰絃罷品昭君曲，醉墨閑題蘇武城，受用觀音法無盡，悲笳風送兩三聲。

其五

一扇儒風佛日明，含生從此樂餘生，高人編簡尋常味，衲子林泉稱野情，見道殺身兇處滅，悲聞流散集京城，自慚無德毗明主，千里虛名浪播聲。

和李漢臣韻四首

夢中身世驚乖班，方士從誇藥駐顏，性海一波涵萬象，威音雙箭透重關，閑樹活水非生滅，浩劫虛舟任往還，便好灰心焚念攝，須知大智本閑閑。案莊子大知閑閑

其二

龍飛登九五，曆數與天膺，休運綿瓜瓞，功臣列土封，但期酬子志，笑嘯枕吾肱，千載聖人出，休嗟見有恆。

其三

雲中棲遲養雄豪，我愛先生一著高，鼓腹詩鳴光聖世，雄文端可繼離騷。

其四

龍庭十載不知疲，自恨無才出六奇，欲薦涓埃裨海嶽，虛名開擧投人知。

和北京張天佐見寄

萬跡龍庭積有年，功名已役風生眼，鑠金衆口嫉居士，好事獨君甚浩然，許遠雲山分袂別，幾時風雨對牀眠，塵華斯我將何報，聊寄江南古樣絃。

戊子餞武川寫詩青韻

不得吾山臥翠微，西行行過海之涯，火風地水誰非我，南北東西總是家，驛騎親馳涉弱水，星軺將駕過流沙，惟期聖德涵遐邇，不憚龍庭萬里賒。

懇解州邵薛鄉洪福院

天兵南出武陽東，暫駐征鞍憩梵宮，張樓殘紅葉捧，金容奕奕碧紗籠，三秦繁盛如席卷，兩晉風流掃地空，惟有眞如元不壞，高山依舊白雲中。

邵薛鄉道士陳公求詩

玄言聖經五千言，不說飛昇不說仙，燒藥煉丹全是妄，存神服氣足延年，須知三教皆同道，可信重玄也是禪，議破異端何足慕，紛紛皆是野狐涎。

過金山和人韻三首

金山突兀翠峰高，清宵碧如卓太牢，半夜穹廬伏枕臥，亂雲深處野猿嘷。

其二

金山前畔水西流，一片晴山萬里秋，羅月幽幽上東嶂，翠屏高挂水晶毬。

其三

金山萬疊鬬崢嶸，山色空濃著晚晴，我愛長天漢家月，照人依舊一般明。

謝王巨川惠臘梅因用其韻

雪裏冰姿破冷金，前村籬落暗香侵，令人多謝王公子，分惠幽芳寄好音。

和王巨川題武成王廟

商辛自底滅亡期，保障全容緊綴絲，誰識華山歸馬日，易於渭水釣魚時。

又用韻

不遇知音鍾子期，逢人來敢理冰絲，年來忘盡悲風操，空憶傷麟歎鳳時。

又一首

今年屢從人西秦，山色猶如昔日新，詩思遠隨、秦嶺雪，征衣全染灞橋塵，含元殿壞荊榛合，花萼樓空草木春，千古興亡同一夢，夢中多少未歸人。

和拔賢七絕

一曲悲風鶴子歸，穹廬聊復助清歡，自慚未盡桐君趣，老境方知道滋味。

其二

龍庭十載典南訛，再品朱絃韻未和，美蘊千鍾聊當酒，純音三弄且充歌。

其三

今日邊城又見君，試彈流水和梅魂，聲和塞色金徽潤，香散穹廬玉鼎溫。

其四

雅操其堪坐廟堂，積年仁義佐賢王，鳴琴談笑澤天下，始信斯文天不亡。

其五

桐孫元揀嶧陽林，萬里攜來表素心，聊借斷君爲士物，也教人道有知音。

其六

年衰老口四旬餘，願與人間萬事疎，惟有琴魔降不得，鳴球戛玉敵淸虛。一作算來心地未淸虛

其七

知音重過已忘憂，況復遊山七月秋，聯句絃歌淸夜樂，人生適意亦何憂。

又四絕

年來世事已參商，但有絃塵尙未忘，若向琴中定優劣，龍岡錯認老髯郞。

其二

獨彈桐君樂自然，家家古調評容俗，伯牙點檢眞堪笑，不過知音便絕絃。

其三

幽人寥落思無窮，付與軒昂一曲終，欲能不能行且止，泣麟嗟鳳哉悲風。

其四

接得新詩想笑談，奇才獨步斗之南，縱橫風月輪君手，惟有枯禪不許參。

和景賢二絕

常許景賢黃華學蹟，景賢寄詩怪予，因和其韻以戲之。

醉時遊許醒時無，諱有斯言正謂予，未得家雞自似鶩，等閒難與右軍書。

其二

龍岡才德古來無，敏捷新詩正起予，詞翰雙全妙天下，銀鉤深似晉公書。

和高冲霄二首

千里東風渭水春，臨風酬月弔英魂，直須立事書麟閣，何必題詩寄雁門。

其二

翠華南渡濟蒼生，垂老將觀德化成，昨夜行宮傳好語，秦川草木也欣榮。

過天山和上人韻二絕

從征萬里走風沙，南北東西總是家，落得胸中空索索，凝然心是白蓮花。

其二

一入空門心暢哉，浮生名利也忘懷，無心對鏡誰能識，優鉢羅花火裏開。

過草堂二絕

十年空落隱穹廬，驛使空來好信無，再過草堂覺陳跡，冰魂無處影扶疎。

其二

情斷江南望明麗，十年辜負嶺頭春，而今重觸靈懷地，卻與梅花作主人。

王屋道中

雪嶺風林度古關，畫圖曾見昔名賢，而今好借丹靑手，寫我龍鍾一漢然。

過天德用澄上人韻

行盡江南二百州，黃能往往不吞鉤，而今再出天山道，收拾綸竿北海遊。

贈遼西李郡王

我本東丹八葉花，先生賢祖相林牙，雲林牙即林也西遼主大石皆爲之此即指西遼主 而今四海歸王化，明月靑天却一家。

題道人扇二首

誰截雲扇搖春櫻，招引微涼枉費工，何假踏開眞境界，普天匝地起淸風。

其二

眞空境界本如如，病眼生花認畫圖，至道絕形剛着面，太虛無面更添鬚。

題石抹草公雅秀園

流水潺湲屋下繞，靑山壘上數峯奇，佳園已有溫公句，何必裵公更寫詩。

題昭上人松菊堂

晴嬌蒼節出牆靑，斜日黃華隔檻明，松菊尙存歸未得，滿籬眞箇太憨生。

題平陽劉子寧玄珠堂

玄珠失卻已多時，縱使離婁枉用眉，誰失道些關捩子，再三撈摝始應知。

題志公圖

昔傳難覩志公眞，我道斯言尙未親，剎剎塵塵無處遁，丹靑也是本來人。

題黃山墨竹便面

黃山落筆露全機，底箇團欒太崛奇，點破本來眞面目，何妨節外更生枝。

請治東堂

雲中豪傑構東堂，便請禪師爲發揚，自有東山鐵餕餡，不妨拈出大家嘗。

請倪公

倪公本是我同參，道價崢嶸冠斗南，予里雲山嘗遊地，何妨杖錫住西菴。

請照老住華塔

華塔當年隱蟄龍，赢諳製宅滿雲中，而今卻請還山去，折脚鐺邊煮曉風。

華塔照上人請我功德主

晉陽名刹近千區，華塔叢林冠一隅，今日請予來領略，他年乞我一禪廬。

謝器公禪師請天德作水陸大會

禪師久住賀蘭山，心與白雲自在閒，便好因風到人世，化爲甘露滿人間。

和賈搏霄韻二絕

舉世昏昏假醉眠，悲哉不肯救頭然，禪師點破新關捩，且指人心教外傳。

其二

西來談道頓忘眠，今日相逢亦偶然，欲問罽盤端的處，燈龍露處卻能傳。

和高麗使三首

神武有威元不殺，寬仁常愧數興戎，仁殺神宸誠難敵，重譯來王四海同。

其二

揚兵青海西涼滅，渡馬黃河兩汴空，百濟稱藩新內附，馳軺來自海門東。

其三

壯年吟嘯巢由月，晚節吹噓堯舜風，兩兩蒼蒼塵滿眼，東人猶未識皆公。

夢中偶得

我愛湖山好，非齋透湖泉，道人閒受用，不使半文錢。

和武善夫韻

佐主焦勞力已殫，微才安可濟時難，開樽北海希文舉，攜伎東山笑謝安，雨露新恩君賞重，桑榆老境我

年殘，何時致政閒中去，三徑依然松菊寒。

其二

秋霖初霽覺新涼，午夜東山月吐光，翠竹無心甘晚節，黃花有意助年芳，忠誠自許一心赤，老境誰憐兩

鬢霜，遙憶香山歸未得，故人書簡怨東陽。

題寒江棹舫圖

一派瀟湘萬里山，開軒凍驪照江天，風帆雪棹知多少，認取維亭沒底船。

題黃梅出山圖

佛祖不識山中主，良材可惜遭斤斧，脂擠明月過前峯，一時忘卻曹溪語。

夢中歸興安從老

一東三人作一團，了無前後亦無偏，幾乎笑殺維居士，士名維居擬問如何便着拳。

跋定僧詰

玉嵩三尺碧玲瓏，入定僧迷一色功，打入無明山鬼窟，不知何日透真空。

詠探春花用高沖霄韻

風拂新芳映短牆，典型依約類丁香，梅花欲謝桃先坼，消得東君爲汝忙。

寄休林老人

一禪客論洞山公案，果謂洞山果有喫棒分，因作頌以記之。

批上原無真是非，叢林禪客自多疑，此詩寄向并州去，笑倒休林老古錐。

過濟源登裴公亭用閑閑老人韻閑閑老人趙秉文元之號公亭之主也

一抱青山插碧空，平湖春水碧溶溶，裴公亭下千竿竹，撩我詩情得得濃。

其二

珍重參差照座寒，閑閑佳句襯香山，香山碑有樂天詩在焉 湛然不□真堪笑，也敢題詩刻壁間。

其三

繞垣喬木碧天參，松菊蕭蕭斷境覃，他日攜琴來隱此，林間乞我一禪菴。

其四

碧湖風定水痕平，雪竹幽禽自好聲，我羨青源高隱士，干戈人世不知兵。

再用前韻

山接晴霄水浸空，山光灩灩水溶溶，風迴一鏡揉藍淺，雨過千峯潑黛濃。

其二

擬攜坐語閱臨水，仰面徐行飽看山，竹裏忽聞春雪落，天教著我盡閒閒。

其三

侍中菴底春山色，裴老亭邊秋水聲，修竹茂林真隱地，但期天下早休兵。

其四

劫外玄機好細參，他年卜築繞澄潭，琴書活計無多子，祇與龐閒共一菴。

復用前韻

水影連天天渺渺，山光和水水溶溶，一枝修竹搖寒碧，百畝涼陰蔽日濃。

其二

門外回環背碧水，庭中坐臥得青山，憑欄盡日搜新句，思入煙霞縹緲間。

其三

幾時投老謀同參，擬向君王乞鏡潭，休了遨遊容膝處，裴公亭與侍中菴。竹一作闕作裴公亭與侍中菴對

其四

四海干戈尙未平。不如歸隱詠歌聲。惜知文武都無用。能讀詩書不學兵。

再和西巖上人韻

不在寺嘗不在參。誰分西北與東南。空門試入西巖去。三聖元來共一菴。

請嵓老住華塔

華塔叢林久席虛。與公子爾背來無。渦然拙偈聞君去。便好擔瓶倒下驢。一作笑倒當年十萬大

請玉公住太原開化

大愚不了又兒孫。開化重興正賴君。便請踏開關捩子。何妨地裂與天蕃。

和薛伯通韻四絶

黃花紅葉滿秋山。月浸銀河夜未闌。寂寞梧桐深院落。有人何處倚闌干。

其二

碧天妝點滿天秋。老盡黃花蝶也愁。捧醉東籬顚倒舞。人間富貴一何樓。

其三

昔年且喜志微伸。鏡裏驚看白髮新。何日得遊雲水去。秋江鷗鷺淡相親。

其四

題詩歸我未能歸。叢見冥冥一雁飛。拜歸松楸定何日。不堪雙淚對君揮。

和松菊堂主人照老見寄三詩

松菊堂中老故人。芝眉重謁我無因。林松老節應依舊。籬菊寒英又一新。

其二

昔陽相過亦前因。分手歸來跡已陳。松菊幽室應冷淡。與君同話更何人。

其三

老老茶毗四十年。前身是吾誤相傳。香山曾僧喧天下。半似衰翁不會禪。來詩謂予是香山後老之後身故以此解嘲云

潙山五位頌案寶州潙山位亦曹洞出法孫也

正中偏

十月澄江徹底冰。梅花江路破瑤英。寒齋冷坐人無寐。雪映書窗一夜明。

偏中正

區區遊子困風塵。就路還家觸處眞。芳草滿川桃李亂。風光全似故園春。

正中來

石女歸𪇆鳥道飛。淵明琴上撫冰絲。綾歌劫外陽春曲。慢看盤中白雪詞。

兼中至

涇渭同流無間斷。華夷一統太平秋。而今水陸舟車混。何礙冰人跨火牛。

兼中到

水窮山盡懸崖外。海角天涯雲更遮。撒手轉身人不識。迴途隨分納些些。

大陽十六題

識自宗

拈花老子徒饒舌。面壁胡僧太賺人。更看洞山行過水。吾宗從此永沈淪。

死中活

百尺竿頭須進步。無明鬼窟好抽身。寒灰定爆無奇味。枯木花開別是春。

活中死

韶老須彌論過失。廬陵米價認商量。可憐一粒金丹藥。嚥下咽喉命已亡。

不落死活

白雲深處處滄波。半醉微醒哭更歌。孤艇往來無繫絆。陰晴天氣喋漁蓑。

背捨

人亡家破更何依。退步懸崖撒手時。去歲生涯無寸土。今年活計更忘離。

不背捨

通方大隱好居鄽。手段能如火裏蓮。九陌香塵烏帽底。一篙春水白鷗前。紅蓮九陌香處爲帽底一作鰲紅五湖春水白鷗前

活分

垂衣端拱愧佳兵。文化優遊致太平。昨夜濛濛春雨足。松筠花草一時榮。

殺人劍

霜刃森森倚碧雲。佛魔凡聖總亡魂。水乾滄海魚龍死。火烈崑岡玉石焚。

平常

寒來向火被蒙絲。夏月臨風便扇扇。渴飮飢飡隨分過。閑中打坐困時眠。

利道拔生

箇箇旣知迦葉富。人人休怨釋迦慳。破鐺煮得空拳實。甑裏盛來鐵漢飡。

言無過失

元知石上無橫骨。須信喉中有轉關。噴出龍蛇人不肯。直教迦葉也眉攢。

透脫

瀟湘一片蘆花秋。雪浪銀濤無盡頭。何須漁鼓發詩興。鷺鷥飛出白汀洲。

透脫不透脫

重陽九日菊花新。妙契忘言不犯春。收得安南憂伐北。不知何日得通津。

稱揚

從來爲事不彰藏，刹刹塵塵爲衆揚，近日令嚴誰敢犯，不教觸市與擬行。

降句。

鷲嶺默然全是墮，毘耶杜口本非真，燈籠露柱呵呵笑，誤殺浮生多少人。案毘耶居士名

其二

疎山作作莫匆匆，龍牙且無祖師意，須信揆牛另有方，不犯鋒鋩磕天地。

方丈偈

破船折棹殘蓑笠，石女直鉤波上月，方士徒誇鐵作金，道人祇要金成鐵。

西域嘗新瓜

西征軍旅未還家，六月攻城汗滴沙，自愧不才還有幸，午風涼處剖新瓜。

天德海上人寄詩用元韻

知子無心謁五侯，浮雲富貴豈能留，華亭夜靜西風起，萬頃滄波沒月鉤。

寄白雲上人用舊韻

上人別來未能參，一首新詩自北南，道寺深沈香火冷，白雲門鎖舊禪庵。

武川摩訶院請爲功德主

昔日南遊又五春，馬蹄踏遍武川塵，而今親到經行處，且與斤謂作主人。

和厉長老二絕

只識瓶盤不識金，瓶盤釵釧本真金，一從打破疑團後，物物頭頭總是心。

其二

生死與涅槃，都如昨夢耳，覺後笑呵呵，無彼亦無此。

過平陽高庭英索詩強爲一絕

一川秋色滿東籬，雁字行行自寫悲，試問詩翁何所省，黃花紅葉總堪詩。

附李若農侍郎湛然居士文集卷七跋

湛然集卷七過金山和人韻三首，第一首年號，亥流秋毬，三清晴明，案邱處機西遊記，金山詩三絕，第一詩晴明，亥流秋毬三萬年號。然則和人者，即和邱處機也。西遊記絕不及耶律晉卿，而此集亦絕不敘長春一語，殆以晉卿溺於佛，長春學道，本不同轍，始雖有和，後乃相惡而絕交歟。觀晉卿歸依萬松老人而頌毁老氏，故知其異趣也。偶拈出之。光緒丁亥六月，李文田。

晉卿西遊錄序、辨邪論序等篇，皆專爲攻擊邱處機而作者也。六月十日又識。

湛然居士文集卷八

醉義歌

遼朝寺公大師者，一時豪俊也。賢而能文，尤長於歌詩。其旨趣高遠，不類世間語。可與蘇黃並驅爭先耳。有醉義歌，乃寺公之絕唱也。昔先人文獻公嘗譯之。先人早逝，予恨不得一見。及大朝之西征也，遇西遼前郡王李世昌於西域。予學遼字於李公，期歲頗習。不揆狂斐，乃譯是歌，庶幾形容其萬一云。

曉來雨霽日蒼涼，枕幃搖曳西風香。困眠未足正展轉，兒童來報今重陽。吟兒蒼蒼渾塞色，客懷衮衮皆吾鄉。斂衾默坐思往事，天涯三載空悲傷。正是幽人歎幽獨，東鄰攜酒來茅屋。憐予病窟伶仃愁，自言新釀秋泉麴。凌晨未盥三兩卮，旋酌連斟折欄菊。我本清癯酒戶低，羈懷開拓何其速。愁腸解結千萬重，高談幾笑吟秋風。遙望無何風色好，飄飄漸遠塵寰中。淵明笑問斥逐事，謫仙遙指華胥宮。華胥咫尺尚未及，人間萬事紛紛空。一器才空開一器，宿酲未解人先醉。攜樽挈榼近花前，折花顧影聊相戲。生平豈無同道徒，海角天涯我遐棄。我愛南村農丈人，山溪幽隱潛修真。老病猶耽黑甜味，古風清遠途猶迍。喧囂避遁巖麓僻，幽閑放曠雲泉濱。旋舂新黍爨香飯，一樽濁酒呼予頻。欣然命駕匆匆去，漠漠霜天行古路。穿村迤邐入中門，老幼倉忙不寧處。丈人迎立瓦盃寒，老母自供山果醋。扶攜齊唱雅聲清，酬酢溫語如

甘澍。謂予綠鬢猶可需，謝渠黃髮勤相諭。隨分窮秋搖酒卮，席邊籬畔花無數。巨觥深斝新詞催，閑詩古語玄關開。開懷囑酒謝予意，村家不棄來相陪。適遇今年東鄙阜，黍稷馨香棲畝畝。相邀斗酒不浹旬，愛君蕭散真良友。我酬一語白丈人，解釋羈愁感黃耇。請君舉觴無言他，與君卻唱醉義歌。風雲不與世榮別，石火又異人生何。榮利儻來豈苟得，窮通夙定徒奔波。梁冀跋扈德何在，仲尼削跡命終多。古來此事原如是，畢竟思量何怪此。爭如終日且開樽，駕酒乘盃醉鄉裏。醉中佳趣欲告君，至樂無形難說似。泰山載斲為深盃，長河釀酒斟酌之。迷人愁客世無數，呼來攝耳充罰之。一杯愁思初消鑠，兩盞迷魂成勿藥。爾後連澆三五卮，千愁萬恨風蓬落。胸中漸得春氣和，腮邊不覺衰顏卻。四時為馭馳太虛，二曜為輪輾空廓。須臾從轡入無何，自然汝我融真樂。陶陶一任玉山頹，藉地為茵天作幕。丈人我語真非真，真兮此外何足云。丈人我語君聽否，聽則名利何足有。問君何事徒劬勞，此何卑，彼豈高。巍樓日出尋變滅，雲峯風起雖堅牢。若納須彌亦閒事，誰知大海吞鴻毛。夢裏蝴蝶勿云假，莊周覺亦非真者。以指喻指指成虛，馬喻馬兮馬非馬。天地猶一馬，萬物一指同。胡為一馬奔西東，人之富貴我之貧困。非予窮。三界惟心更無物，世中物我成融通。君不見。千年之松化仙客，節婦登山身變石。木魂石質既我同，有情於我何瑕隙。自料我身非我身，電光興廢重相觸。農丈人。千頭萬緒幾時休，舉觴酩酊忘形迹。

題恆岳飛來石

無情居士題恆岳之飛來石有偶云。石落黃河北，由衛向西。聰明厭血食，悔不値元珪。天下稱嘆之。為人磨毀，字文漫漶，不復識矣。有仁上人自恆山來，請予復書是頌，欲刊諸舊文之側。予應之曰。無盡之妙言，昭如日月，與天地而齊終，豈風霜之能掩哉。然不能拒上人之請，勉為之書。己丑清明日湛然居士漆水移剌楚材晉卿題。

為[illegible]壽寺作萬僧疏

竊以棲身物外，已知四大之空。寓跡塵中，且賴十方之供。矧五常尤尊於博施，而六度首重於檀那。不求郡國之英豪，誰發林泉之殷聲。芒鞋藜杖，弗辭千里之勤。糲食蔬羹，好助萬僧之化。謹疏。

太原開化寺革律為禪仍命予為功德主因作疏

竊惟昔年開化，今日為禪。已蒙智老拈香，又請湛然作主。尋行數墨，一豁教化家門。運水搬柴，使有叢林氣息。謹疏。

為石壁寺請信公老主開堂疏

竊以達磨昔年非齒，截鶴續鳧。天寧今日顛倡，說龜作鼈。可憐弄巧成拙，不免出醜放乖。我信公老受洞下之宗風，佩雪波（天寧老人道號也）之心印。參窮行說不到處，踏開偏正未分前。既已降尊就卑，何慚厭良為賤。逢場作戲，請來鬧裏剃頭。借水獻花，便好穩處下腳。謹疏。

壬申閑閑禪院請予為功德主因作疏

王山乃嶽巖之古刹。湛然實萬松之門人。既是當家。本非生客。春風秋月。長聯萬葉之芳。晨香夕燈。永祝一人之壽。

萬壽山天寧萬壽禪寺命予爲功德主因作疏

惟萬壽之古刹。實萬松之舊遊。有虛己道人（淨公號）飛書。請湛然作主。勉爲提領。良愧慇懃。山色水聲。永作道人活計。漁歌樵唱。備傳衲子家風。謹疏。

請某公菴主住竹林疏

狐死首邱。是雖忘於舊處。心空及第。何須迷於故園。我某公菴主。三頓打不回頭。一喝令無人耳。喫竹林飯。嗣竹林矣。嗣竹林法。傳竹林禪。打甑哄鉢。莫忘竹林之舊德。披毛帶角。好種竹林之道場。

請湛公禪師住紅螺山寺疏

祖禰不了。慚愧碧眼之老胡。兒孫受殃。架構紅螺之大刹。既是將錯就錯。不免拈空拄空。我湛公禪師。昭陽遠孫。摩訶嫡子。參透三句語。擊碎十法門。便好住持。更休推讓。着天嶺上。只圖同看有毛龜。絕頂山頭。且要共栽無影樹。謹疏。

請容公和尚住竹林疏

荼毒慈悲。拽犁而耕種。竹林瀟灑。數標廠之空閑。已讓位而逃。宜見機而作。我容公禪師。一條生鐵脊。兩片點鐵唇。參透濟下沒把鼻禪。說得格外無滋味話。呵佛罵祖。且存半面人情。攪海撥湖。便有一般闘換。試問孤峯頂上。何如十字街頭。若是本色瞎驢。好趁大隊。既號通方水牯。何必芒細。謹疏。

請智公尼禪開堂疏

用管仲則安。用豎刁則危。賢愚改事。參萬松則訪。參延洪則羣。冷煖人情。行窮萬里山川。只是一天風月。惟智公禪師。本有丈夫志。不學老婆禪。拈卻花冠。再裝珍御。可憐特牛生犢。便好出頭。勿謂北雞司晨。不敢下牀。謹疏。

代劉帥請智公尼禪住報先寺（劉公婿居報先）

洗垢無緣。乏遠井之救渴。卜鄰有德。故近寺而敬僧。我智公禪師。先酬報恩。後參奉福。遠如舊總。近似新深。濫領打開。便請升堂啓戶。明燈剔起。願希豁發餘光。謹疏。

請某菴主開堂疏

和尚拋碌子。不離寺內。老鼠拖葫蘆。只在室中。某公菴主。先爲報恩。再參奉福。升同斗轉。倒展西十分利。不圖半文。一石禪糧擬八斗。草學淘沙去米。打破雜盆。且來量土。明疑熱設敢將。謹疏。

爲慶壽寺化萬僧疏

隱迹林泉。齊死生於度外。隨身瓶鉢。寄口腹於人間。欲除三寶之風。強廣萬僧之化。何須異味。唯求野菜。淡黃虀不用多般。只要山田脫粟飯。謹疏。

請亨公菴主開堂疏

亨公菴主久參萬松老人。因緣不契。再謁王山大愚和尚。不期月能參。予過太原王山寺。僧請予作疏。

萬松三頓不回頭。王山一鈎便吞鈎。大愚不似大愚老。脅下三拳卽便休。

三學寺改名圓明仍請予爲功德主因作疏

本無男女等相。着甚名模。強分禪教者流。且圖施設。粵三學之巨刹。冠四海之名藍。今改僧而合尼。遂從禪而革律。邀印公爲粥飯頭。請湛然爲功德主。根深蒂固。長聯萬葉之芳。地久天長。永祝一人之壽。謹疏。

平陽淨名院革律爲禪請潤公禪師住持疏

竊以不居這那院。姑簡主人本無南北心。悉爲佛子。謹請懷仁潤老。來住平陽淨名。翡翠簾前。請看木人之舞。琉璃殿上。願聞石鼓之音。謹疏。

太原五臺寺請予爲功德主因作疏

鎮三晉之雄藩。有五臺之古刹。獻花酌水。改律爲禪。其疏懇慇。請予領略。謹命休林常祝壽。結个好因緣。爲雜文殊莫放光。不打邊鼓笛。謹疏。

請定公菴主出世疏

少林九年打坐。祇得半提。曹溪五派分開。全沒一滴。雖是將無作有。也要算假像眞。我定公菴主。洞下玄孫。（[illegible]）五葉嫡子。解造無米粥。能撫沒絃琴。既已炙地薰天。須要撥海翻山。正逢潤化。狂階有力叢林。使好出頭。莫戀無明鬼窟。謹疏。

大龍山永寧石壁禪寺請忘憂居士爲功德主代爲之疏

惟明月清風。取之無禁者。況龍巖石壁。命予爲主人。煩我一心護。謝他兩手分。付予最好。其半文不費買山錢。持數紙閑書。一狀更充商稅契。謹疏。

代忘憂居士請琳公禪師住持壽寧禪寺疏

臨汾水之故邑。有壽寧之巨藍。歷代皈依。百年燒燬。乞忘憂爲功德主。請琳公爲粥飯人。獨掌不浪鳴。單手豈成拍。千年罕遇。最難時節因緣。一疏連來。便是衲僧把鼻。謹疏。

爲大覺開堂疏三道

竊以門裏安身。早已荊棘漫地。巖中宴坐。更知過鬼窟天。請來借坐升堂。便好借人間話。引得魑魅魍魎也。

閒扶予逍遙。快透嬌婆熱時。搭一滴雨滴。

竊以螺門關梱。切忌嘍囉。展陳米價。怎敢商量。不比公案淆訛。正要作家批判。伏惟契公和尚。佩聖安之正印。據昭陽之上關。莫守命鬼窟中。三彈不動。快橫身虎口裏。一勘便招。

竊以逢人不出。出則便爲人。旁觀者哂。逢人便出。出則不爲人。當局者迷。直須一箭透重關。不得三心兩意。自甘入室。深如豹膽。能心不肯陞堂。卻是蛇頭鼠尾。

詞天判官張居中六壬袪惑鈴序

予故人張正之,世掌羲和之職,通經史百家之學,尤長於三式,與予參商,且二十年矣。癸巳之春,既克汴梁,巢入覲於朝,形容枯盡,惟語音存耳。乘間因出書一編,曰六壬袪惑鈐,予再四繹之,引式明倚,皆有所據,或有隱奧,人所未通者,釋以新說,蓋採諸經之所長,無所矛盾者,取其折衷,爲一家之書,近代未之有也。求傳寫者頗衆,其同列請刊行以廣其傳,余忻然爲引,以塞其端。癸巳中秋日集,湛然居士漆水移剌楚材晉卿序。

苗彥實琴譜序

古唐棲巖老人苗公,秀實其名,彥實其字,博通古今,尤長於易,應進士舉,兩入御闈而不捷,乃拂袖去之。公善於琴事,爲當今第一,嘗遊於京師,士大夫聞皆服其高妙。泰和中,詔天下工於琴者,侍郎喬君舉之於朝,公待詔於祕書監。余幼年剸意於琴,初受指於待詔彌大用,每得新譜,必與棲巖商榷妙意,然後彈之。朝廷王公大人邀請棲巖者無虛日,予不得與渠對指傳聲,每以爲恨。壬辰之冬,王師濟長河,破潼關,涉京索,圍汴梁。予奏之朝廷,宣棲巖於南京,得之。迨范陽而棄世,其子蘭挈遺譜而來,凡四十餘曲,予按之果爲絕聲,大率署令衞宗儒之所傳也。予今錄之,以授後世有知音博雅君子,必不以予爲徒說云。壬辰仲秋後二日,湛然居士漆水移剌楚材晉卿序。

答楊行省書

某再拜,復書於行省閣下:辱書,論及辭位事,請閑奏施行者。惟聖代之深仁,賞延於世;偉閣門之內助,贊繫於夫。故行省李公雖稽北覲之期,頗著南伐之績,時不適願,天弗假年。伏惟閣下族出名家,世傳將種,無兒女子之態,有大丈夫之所爲,東民服心,朝廷注意,遂授東藩之任,幾舒南顧之憂。今也抑意陳書,引年求退,誡折鼎覆餗之患,避牝雞司晨之譏,雖曰謙尊而光,均若隨時之義。分茅列土,無忘北闕之恩;秣馬厲兵,可報西門之役。今因人回,謹復書以聞。山川遼闊,書簡浮沈,比獲瞻依,更希調護。不宣。

進征西庚午元曆表

臣楚材言:堯分仲叔,春秋謹候於四方;舜在璣衡,且齊于七政。所以欽承天象,敬授民時。典謨實六籍之大經,首書其事;堯舜爲五帝之盛主,先務厥猷。故知日星記之方冊,由此言之,有國家者,律曆之書,莫不先也。是以三代而下,若昔大猷,遵而奉之。推曆之官,代有其人,漢唐以來,其書大備,經元創法,無慮百家。其氣候之早晏,朔望之疾徐,二曜之盈衰,五星之伏見,疏密無定,先後不同,蓋建立因而各殊,或涉歷歲年之寖遠,不得不差也。既差則必當遷就,使合天耳。唐曆八徙,宋曆九更者,良以此夫。金用大明,百年寖經一改,此去中原萬里,不啻千程,昔密今疏,東微西著,以地遙而歲久,故勢異而時殊。庚辰聖駕西征,駐蹕尋斯干城,是歲五月之望,以大明太陰當虧二分,食甚子正,時在宵中。是夜候之,未盡初更,月已食矣。而又二月、五月朔,微月見於西南。校之於曆,悉爲先天。恭惟皇帝陛下,德符乾坤,明並日月,神武天錫,聖智夙資,邁唐虞之至仁,追羲軒之淳化,眞成仁而底義,敬奉天而謹時,重勅行臺,旁求儒者。臣魚蟲細物,草莽微人,粗習周孔之遺書,竊慕羲和之陳迹,俎豆之事,庶適諳也,簪裳之業,敢忘於心。恨無命

世之大才,誤忝聖朝之明詔,欽承皇旨,待罪清臺,五載有奇,徒曠著滿之任,萬分之一,聊陳犬馬之勞。既校曆而差差,輒致疑而改作。今演紀積元,得積年二千二十七萬五千二百七十歲,命庚辰,臣愚以爲中元歲在庚午,天啓宸衷,決志南伐,辛未之春,天兵南渡,不五年而天下略定。此天授也,非人力所能及也。故上元庚午歲,天正十一月壬戌朔,夜半冬至,時加子正,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同會虛宿五度,以應我皇帝陛下受命之符也。臣又損節氣之分,減周天之杪,去交終之率,治月轉之餘,課兩曜之後先,調五行之出沒,大明所失,於是一新。驗之於天,若合符契。又以西域、中原地里殊遠,創立里差以增損之,雖東西數萬里,不復差矣。故題其名曰西征庚午元曆,以記我聖朝受命之符,及西域、中原之異也。所有曆書,隨表上以聞。伏乞頒降方臺,以備行宮之用。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西遊錄序

古君子南逾大嶺,西出陽關,壯夫志士不無銷黯。予奉詔西行數萬里,確乎不動心者,無他術焉,蓋汪洋法海涵養之效也。故述辨邪論以斥糠孽,少答佛恩。戊子,乘傳來京,里人問異域事,慮煩應對,遂著西遊錄以見予志。其間頗涉三聖人教正邪之辨,有譏予之好辨者,予應之曰:魯語有云:必也正名乎。又曰:思無邪。是正邪之辨不可廢也。夫楊朱、墨翟、田駢、許行之術,孔氏之邪也;西域九十六種,此方毗盧、糠、瓢、白經、香會之徒,釋氏之邪也;全眞、大道、混元、太乙、三張左道之術,老氏之邪也。至於黃白、金丹、導引、服餌之屬,是皆方技之異端,本非伯陽之正道。疇昔禁斷,明著典常,第以國家創業,崇尚寬仁,是致僞妄滋彰,未及辨正耳。古者嬴秦焚經坑儒,唐之韓氏排斥釋老,辨之邪也;孟子闢楊墨,予之黜糠孽,辨之正也。予將刊行之,雖三聖人復生,必不易此說矣。己丑元日,湛然居士漆水移剌楚材晉卿序。

辨邪論序

夫聖人設教立化,雖權實不同,會歸其極,莫不得中。凡流下士,惟務求奇好異,以眩耳目。噫,中庸之爲德也,民鮮久矣,良以此夫。吾夫子云: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老氏亦謂下士聞道大笑之。釋典云:無爲小乘人,而說大乘法。三聖之說,不謀而合者,何哉?蓋道者易知易行,非掀天拆地、翻海移山之詭誕也,所以難信難行者,舉世好乎異,罔執厥中,舉世行乎難,非行厥易,致使異端邪說,亂雅奪朱,而人莫能辨,悲夫!吾儒獨知楊墨爲儒者患,辨之不已,而不知糠孽爲佛教之患甚矣。不辨猶可,而況從而和之,或爲碑以記其事,或爲賦以譏其惡。噫!天下之惡一也,何爲患於我,而獨能辨之;爲患於彼,而不辨反且羽翼之,使後進更好惡,豈我夫子忠恕之道哉?蓋惡佞好,頹風傷教,千載之下,非有所歸,設數君子皆不措心而靜思及此也邪?予旅食西域且十年矣,中原動靜,寂然無聞。邇有永安二三友,以北京講主所著糠孽教民十無益論見寄,且囑予爲序。予再四繹之,辨而不怒,論而不縱,皆以聖教爲據,善則善矣,然予辭而不序焉。予以謂昔萬松老師以聞糠孽邪正之道,萬松以予酷好屬文,因作糠禪賦見示。予尚慮其傳,萬松不可,予強爲序引以行之。至今庸民俗士,謗歸於萬松,予甚悔之。今更爲此序,則又將貽謗於講主者也。謹以萬松講主之餘意,借儒術以爲比,述辨邪論以行世。有謗者,予自當之,安可使流言飾謗,汙玷由

林之士哉。後世博雅君子有知我者。必不以予爲囁嚅云。乙酉日南至。湛然居士漆水移剌楚材晉卿。敍於西域瀚海軍之高昌城。

寄趙元帥書

楚材頓首。白君瑞元帥足下。未審邇來起居何如。昔承京城士大夫數書。發揚清德。言足下有安天下之志。仍託僕爲先容。僕備員翰墨。軍國之事。非所預議。然行道澤民。亦僕之素志也。故不揆蕪鈍。以羽翼先生之萬一乎。僕未達行在。而足下車從東旋。僕甚怏怏。夫端人取友必端矣。京城楚卿、子進、秀玉輩。此數君子。皆端人也。揚推足下。譏不容口。故知足下亦端人已。然此僕於足下。少有疑焉。若夫吾夫子之道治天下。老氏之道養性。釋氏之道修心。此古今之通議也。舍此以往。皆異端耳。君之尊儒重道。僕尚未見於行事。獨覩君所著頭陀賦序。知君輕釋教多矣。夫糠孽。釋教之外道也。此曹毀像謗法。斥僧滅教。棄布施之方。杜懺悔之路。不救疾苦。敗壞孝風。實傷教化之甚者也。昔劉紙衣扇僞說以惑衆。迨今百年。未嘗聞奇人異士辨翼其說者。夫君子之擇術也。不可不愼。今君首倡序引。黨護左道。使後世陷邪歧。墮惡趣。皆君啓之矣。千古遺恥。僕爲君羞之。糠孽異端也。輒與佛教爲比。萬松辨賦。甘泉勍書。反以孟浪巨蠹之。言蔽之。以此行己化人。僕不知其可也。僕謂足下輕釋教者。良以此也。夫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君既薄釋教。則儒道斷可知矣。君之於釋教則重糠孽。於儒道則必歸楊墨矣。行路之人。皆云足下吝嗇。故奉此費。闕其有贄故也。昔諸士大夫書來。咸謂足下以濟生爲心。且吾夫子之道。以博施濟衆爲治道之急。誠如路人所說。則吾夫子之道亦不可行矣。又將安濟生靈乎。又君序頭陀賦云。糠孽宗師。厥異服以利斯民。足下民之儀表也。崇重糠孽。毀斥宗師。將使一郡從風漸化。斷知斯民罪惡日增矣。又將安以利斯民乎。僕謹撰辨邪論以寄。幸披覽之。更請涉獵藏教。稽考儒書。反復參求。其邪正之歧。不足分矣。僕素知君爲邪教所惑。亦未敢勸論。君不以僕不才。轉託諸士大夫。萬里相結爲友。故敢以區區忠告。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經云。士有諍友。故身不離於令名。若知而不爭。安用友爲。若所尚不同。安可爲友。或萬一容納鄙論。便請杜絕此醫。毀頭陀賦板。以雪前非。如謂僕言未當。則請於茲絕交。夏暑。比平安好。更宜以遠業自重。區區不宣。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菴錄序

吾子在京師時。禪伯甚多。惟聖安（案大金聖安寺在燕寧門內偏西南）澄公和尚。神氣嚴明。言詞磊落。予獨重之。故嘗訪以祖道。屢以古昔尊宿語錄中所得者扣之。澄公間有許可者。予亦自以爲得。及遭憂患以來。功名之心。束之高閣。求祖道愈亟。遂再以前事訪諸聖安。聖安翻案不然所見。予甚惑焉。聖安從容謂予曰。昔公位居要地。又儒者多不諦信佛書。惟搜摘語錄。以資談柄。故予不敢苦加鉗錘耳。今揣君之心。果爲本分事以問予。予豈得納製而慈。不爲苦口乎。予老矣。素不通儒。不能教子。有萬松老人者。儒釋兼備。宗說精通。辨才無礙。君可見之。予既謁萬松。杜絕人迹。屏斥家務。雖祁寒大暑。無日不參。焚膏繼晷。廢寢忘餐者幾三年。誤被法恩。謬膺子印。以湛然居士從源目之。其參學之際。機鋒罔測。變化無窮。巍巍然若萬仞峯。莫可

攀仰。滔滔然若萬頃波。莫能涯際。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回視平昔所學。皆塊礫耳。噫。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者。豈虛語哉。其未入閫域者。聞是語必謂予志本好異也。惟屏山閑閑其相照乎。厥後奉命扈行在。居從西征。與師相隔。不知其幾千里也。師平昔法語偈頌。皆法隆公所收。今不復得其稿。吾宗有只輩。審頌古百篇。號爲絕唱。予堅請萬松評唱是頌。開發後學。前後九書。間關七年。方蒙見寄。予西域伶仃數載。忽受是書。如醉而醒。如死而甦。踊躍歎呼。東望稽顙。再四披釋。撫卷而歎曰。萬松來西域矣。其片言隻字。咸有指歸。結款出眼。高冠古今。是爲萬世之模楷。非師範人天。權衡造化者。孰能與於此哉。予與行宮數友。旦夕游泳於是書。如登大寶山。入華藏海。巨珍奇物。廣大悉備。左逢而右遇。目富而心飫。豈可以世間語言形容其萬一耶。予不敢獨擅其美。思與天下共之。京城法弟從祥者。與僕爲忘年交。謹致書請刊行於世。以貽來者。適序之曰。佛祖諸師。埋根千丈。機緣百則。見世生苗。天童不合抽枝。萬松那諳引蔓。湛然向枝蔓上更添芒索。穿過鷄香。透氣者鼻孔。綽倒行玄微妙底腳根。向去若要腳根點地。鼻孔撩天。卻須向這葛藤窠裏始得。甲申中元日。漆水移剌楚材晉卿。敍於西域阿里馬城。

評唱天童拈古請益後錄序

雪竇拈頌。佛果評唱之。擊節碧巖錄在焉。佛果頌古。則通諱國師評唱之。擊海軒錄在焉。是臨濟雲門互相發揚矣。洞下宗風。未聞舉唱。豈曲高和寡耶。抑亦待其人耶。必有通方明眼。料斷倘未晚也。昔佛鑑搭八方珠玉集。止及其半。每至曹洞、夾山、石霜、丰宗機緣。留付佛果。今佛鑑佛果拈八方珠玉集具在。惡可疑焉。三大老後。果有天童覺和尚拈頌洞下宗風。爲古今絕唱。迨今百年。尚無評唱者。予參承餘暇。固請萬松老師評唱之。欲成三宗鼎峙之勢。恐拈提儉吝之譏。今評唱頌古從容菴錄。已大播諸方。評唱拈古請益後錄。時老師年已六十有五矣。循常首衆佛事。人情甚疎之間。僧請益。旋舉旋錄。曾不思而對。應緣成文。凡二十七日。百則詳備。神鋒穎利。於斯可見矣。若夫據令於臨濟棒喝以前。發機於雲門三句之外。豈更與佛果圓通。幾使爭衡哉。俊快衲子。舉一明三。略見全鼎。則潙仰、法眼、[illegible]亦宛然矣。但恐口信不及。徒勞評議也。時壬辰重陽日。湛然居士漆水移剌楚材晉卿。敍於天山。

燕京崇壽禪院故圓通大師朗公碑銘

師諱祖朗。姓李氏。薊州漁陽人。九歲出家。禮燕京大聖安寺圓通國師爲師。大定十三年。京西弘業寺受具。至二十一年。改弘業爲大萬安禪寺。有司承制。師充知事。厥後拂衣駐錫聖安。復爲舉充監寺。崇壽禪院者。實圓通國師退老之菟居也。以師爲宿德之最。承安間。堅請師爲宗主住持。一歷十稔。又奉勅遷香林禪寺開山提點。凡三載。勅賜總持大德。答其勤也。既而崇壽復請住持。載閱五春。貞祐間。奉勅改賜今號。度門徒凡十有一人。咸有肖父之風焉。師前後輔翼叢林。不憚艱苦。讓功責己。潛德密行。不可概舉。師以壬午之仲冬十有四日。示寂於崇壽。僧臘五十三。俗壽七十四。師將順世。預召其高徒笑謂曰。生緣我將盡矣。衆徒退而相謂曰。師神色自若。若無他疾。安得遽有是事耶。居七日。師命侍僧執筆代書頌云。咄遮[illegible][illegible]常爲患害。稱祖無能。念佛有賴。來亦無來。去亦無去。四大各離。一時敗壞。且道還有不敗壞者麼。

良久云。浮雲散盡月升空。極樂光中常自在。語竟。乃閉目跏趺而寂。於是遐邇緇素弔祭如雲。嘉聲遠播。愈光於生前矣。其弟子碧珠瘞骨於師翁靈塔之左。去京城之南可二里許。丁亥之冬。予奉詔搜索經籍。馳傳來京。有菴主志與者。師之受戒弟子也。晚得法於聖安澄公圓照大禪師。以僕素與則師善。屬予求碑銘。僕素愛師之純古灑落。與之遊者久矣。師嘗云。予晚節愈堅於持誦。日念彌陀聖號數萬聲。方此。嘗如抱河梁而洛。又何害焉。今聞師之寂也。七日預知時至。雖符龍猛祖師之讖。無乃持誦之驗歟。噫。聖人豈欺我哉。豈欺我哉。萬松老人為宗門之大匠。四海之所式範。素慎許可。嘗贊師之真曰。德學猶沈。霜骨錚金。訥於言而敏於行。璞其德而玉其心。故選提封於國寺。天資寶鍊於禪林。子徒知寒蟬將蛻而猶吟。吾以為陸圓通之堂者。積古依然接武於方今云。萬松見許如是。人可知已。僕聞歸侍從圓通國師最久。而又臨終之際。超然自在。是必得法於國師。或因緣未合。或授國師密訓。不令出世。亦有霜松侍者之儔侶與。崇壽禪院法堂叢林制度。一如聖安。師久據而不請禪伯住持者。亦猶素侍者平坡老黃龍。下視兜率悅之意與。予恐後世人責備於賢者。累師之重德。故書之於此。後之子孫。當幹父之蠱。無蹈前轍。以玷師之高名焉。湛然居士再拜而作銘曰。

偉哉則公。誕跡漁陽。師侍閒通。達與綠堂。肅依宸命。歷提國寺。
退己讓人。屈膝婆娑。兒孫衆多。皓本彌陀。心期極樂。逆旅娑婆。
微乎使行。預知時至。臘五十三。壽七十四。奄爽赴終。緇素驚閧。
嘉聲遐播。愈盛生前。京南之原。茶毗鑑骨。素塔陵空。則師不殁。
佯擬放憨。素公同參。殷觀兜率。平欺區南。不遜宗匠。冷附方丈。
垂手無人。老殘龍象。予聞君子。責備乃賢。毋以微瑕。累乎大全。
云予云孫。幹父之蠱。戢嶷師名。永揚萬古。庚寅年六月望日。

貧樂菴記

三休道人稅居於燕京之市。榜其菴曰貧樂。有湛然居士訪而問之曰。先生之樂。可得聞與。曰布衣糲食。任天之真。或鼓琴以自娛。或觀書以自適。詠聖人之道。歸夫子之門。於是息交遊。絕賓客。萬慮泯絕。無毫髮點翳於胸中。其得失之倚伏。興亡之反覆。初不知也。吾之樂良以此耳。曰先生亦有憂乎。曰樂天知命。吾復何憂。居士進曰。予聞之。君子之處貧賤富貴也。憂樂相半。未嘗獨憂樂也。夫君子之學道也。非為己也。吾君堯舜之君。吾民堯舜之民。此其志也。使一夫一婦不被堯舜之澤者。君子恥之。是故君子之得志也。位足以行道。財足以博施。不亦樂乎。持盈守謙。慎終如始。若朽索之馭六馬。不亦憂乎。其貧賤也。卷而懷之。獨潔一己。無多財之禍。絕高位之危。此其樂也。嗟流俗之未化。悲聖道之將頹。舉世寥寥無知我者。此其憂也。先生之樂。知所謂矣。先生之憂。不其然乎。道人瞪目而不答。居士笑曰。我知之矣。夫子以為處富貴也。皆隱諸樂而形諸憂。處貧賤也。必隱於憂而形諸樂。何哉。第恐不知我者。以為洋洋於富貴而戚戚於貧賤也。道人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吾子之謂矣。請以吾子之言。目以為記。丙子日南至。湛然居士

漆水移剌楚材晉卿題。

自贊

別來十年五歲。依舊一模一樣。髭髯垂到腰間。眉毛儼然眼上。龜毛拂子盡虛空。寫破湛然閑伎倆。

其二

有髮稱僧。（案逸翁自註云假指有髮似僧無髮）無名居士。人道甚假。吾道便是。塵塵劫劫為余身。紙上毫端何處避。

燕京大覺禪寺創建經藏記

遼重熙清寧間。築義井精舍於開陽門之郭。傍有古井。清涼甘滑。因以名焉。金朝天德三年。展築京城。仍開陽之名焉。其里大定中。寺僧善祖有因緣力。道俗歸嚮者衆。朝廷嘉之。賜額大覺。貞祐初。天兵南伐。京城既降。兵火之餘。僧童絕迹。官吏不為之恤。寺舍悉為民居有之。戊子之春。宣差劉公從立。與其僚佐高從遇輩。請奧公和尚為國焚修。因革律為禪。奧公罄常住之所有。贖換寮舍。悉隸本寺。稍成叢林。可容千指。瑞像殿之前。無垢淨光佛舍利塔在焉。殘缺殆仆。提控李德者。素蕭於樓臺。不信佛教。至是改轍。則完葺其塔。藏有提控晉充者。施蔬圃一區於寺之南。以給衆用。糊口粗給。庚寅之冬。劉公以狀聞朝廷。招提院所貯餘經一藏。公逕於本寺安置。許之。於是奧公轉化檀越。創建輪藏斗帳龕座一週。凡二十架。飾之以金碧之以彩。窮工極巧。煥然一新。計所費之直。白金百笏。能事告成。累書請湛然居士為記。余慨然曰。昔者聖人之藏書也。貯之於金匱。寫之於琬琰。寘道德書以示於將來也。洎居之建寘藏者。亦猶是乎。吾夫子刪詩定書。明禮讚易。六經之下。流為諸子春秋。以降散為吏書。較其卷軸。不啻不多矣。兵革以來。淹散落於塵埃中。吾儒得志於時者。曾無一人為之哀集。設之淨室。安之寶架。豈止今日也哉。承平之世。間有儒冠舉集士民。修葺宣聖之廟。觀者皆未卒工。已為有司糾劾矣。且以擅興之罪罪之。噫。吾道衰而不振者。良以此夫。昔靈巖示寂於王山。時萬松老人方應詔住持仰山。計聞既至。不俟駕而行。過完顏子玉諸從子玉數曰。士人聞受業師之物故也。雖相去信宿之地。未聞躬與其祭者。豈有千里奔喪者耶。佛祖之教。源遠流長者。有自來矣。子玉每以此事。語及士大夫。今奧公禪師。非為子孫計。無取功名心。汲汲皇皇。丐乞於道路。惟以佛宮秘藏為務。可謂不忘本矣。余已致書於諸道士大夫之居官守者。各使營葺宣父之故宮。亦由奧公激之也。癸巳中秋日記。

湛然居士文集卷九

和張敏之詩七十韻三首

敏之學士遠寄新詩七十韻。捧讀之餘。續貂以尾。聊資一笑。

壯年多轗軻。晚節效行藏。故國頹綱墜。新朝明德香。雄材能預算。大略固難量。迭出神兵速。無敵我武揚。
本國服叛逆。何止暨諸羌。西討窮于闐。東征過樂浪。彗從天畔發。光動太白鋩。整整東徒旅。鱗鱗旗鼓望。
天皇深貴重。賢帥廟謨臧。江左將擒楚。河陽已滅商。英雄皆入彀。強禦敢跳梁。採訪軒車闊。司農官吏忙。
輕徭常力足。薄賦不財傷。勸業超秦漢。規模邁帝王。流言無管蔡。奇計有平良。增葺新文物。耕耘古戰場。
蛟龍方奮迅。鵰鶚待翱翔。偶遇風雲會。爭依日月光。永除千古恥。一怒四夷攘。虎帳十年夢。龍庭幾度霜。
迎降初請命。出郭遠相將。久敵真宜死。寬恩何敢當。赦書民有幸。歌詠壽無疆。扶杖聽黃詔。稱觴進白狼。
散財鵝廆藏。拔將出戎行。般涅仁猶在。周顛道不亡。來招燕都內。人覲大食傍。戎服貂裘紫。星帽駿馬蒼。
中春辭北望。初夏過西涼。瀚海滔滔渺。陰山彷且徨。閑雲迷去路。疎雨潤行裝。出處空興歎。風光自斷腸。
典型陳故事。利病上封章。天下撈深溺。中州冀小康。風俗乘喪亂。籌策要優長。瘟疾如神附。遊魂笑鬼倀。
仁術能骨肉。盜藥起膏肓。逆禍宜緘口。當言肯括囊。瀝誠心欲剖。涉苦膽先嘗。北漠絕窮域。西隅抵大洋。
詩書猶不廢。忠信未能忘。能補連腮帳。總綴朽脚牀。鄰行長對與。人靜若禪房。回憶交遊熟。崑崙事蹟詳。

風煙多黯黯。雲水兩茫茫。災變垂乾象。妖氛翳太陽。群龍三島去。玉葉一枝芳。明主初登極。愚臣敢進狂。
九疇從帝錫。五事合天常。大樂陳金石。朝服具冕裳。降升分上下。進退有低昂。拓境時方急。郊天且未遑。
應兵無血刃。降虜自壺漿。接堵無更肆。因敵不饋糧。寬心尊德義。聖政濟柔剛。恩澤頒諸夏。威稜震八荒。
勢連西域遠。天助北方強。舉我陪三省。求賢守四方。錦衣揖毒禍。肉食棄糟糠。隱逸求新仕。流亡集故鄉。
百官欣載舜。萬國願歸唐。耕釣成生遂。工商樂未央。符將封泰岳。行在建明堂。自歎才雕篆。長慚學而牆。
君恩予久負。賢路我深妨。覆餗恨疑懼。持竿皆恐惶。故山松徑碧。舊隱菊花黃。太守方遺鳥。初平政牧羊。
厚顏居此位。若已納於隍。吟嘯須歸去。香山老侍郎。

再用張敏之韻

我愛張公子。丁年密退藏。施爲宜法則。議論自馨香。元氣御不死。深陂豈可量。兒時供府掾。壯歲已名揚。
汲汲尊尼父。堂堂類子張。遷居擇鄰里。濯足詠滄浪。作傳編毛穎。談玄說劍鋩。奇才千古重。介闊萬民望。
氣壓四明客。尚窮三耳臧。典謨師我舜。雅頌起予商。餘蘗皆陳談。仁術屢說梁。本非中酒困。長爲和詩忙。
道長古韋拔。時衰心獨傷。篆文追似李。隸字楷如王。詩眼予能作。白眉君最良。萬言陳國利。一戰捷文場。
出海游龍舞。騰空鷙鳳翔。十金君子行。一代士林光。句法吾師範。詩材我竊攘。忠心常向日。直節欲凌霜。
文從歲去久。道亡天未將。狂瀾時既倒。木鐸子宜當。德業能純粹。學術燦琳瑯。衝天悄燕雀。當路盡豺狼。
綺語吟千韻。宸章捕千行。行藏關治亂。出處卜興亡。都肆清河上。家居杜曲傍。登科年甫冠。修史髮初蒼。
仙觀曾新久。宮闈辨曉涼。朝天恭跪蹐。退食獨彷徨。得暇多休沐。游山小治裝。一瓶持竹葉。左手把無腸。
官酒澆三斗。宮詞唾百章。阮聲師校尉。琴訣受嵇康。似玉風神異。如蘭氣味長。用懷無戚戚。明見笑倀倀。
草檄堪將疾。緘詩可治肓。博聞敵武庫。高價重珠璫。憂患經多故。艱難已備嘗。悲歌聲歷歷。雅調韻洋洋。
造次必於是。中心何日忘。生涯兩書篋。香火一禪床。海上尋徐福。壺中覓長房。流傳難若此。真僞甚難詳。
水國波瀾激。仙鄉路渺茫。孤身朝北闕。皓首歎東陽。險韻嗤佳句。殘英噀冷芳。仁人今尚在。箕子本佯狂。
洪範明皇極。彝倫敘有常。百王遺禮樂。三代舊軒裳。會補南極缺。能令北斗昂。無媒言囁嚅。失志思迴遑。
秋老空悲扇。天涼反置漿。御來頻渭釣。又絕在陳糧。志道衰猶夢。依仁老更剛。故家三徑遠。薄土一廛荒。
混混常無擾。乾乾體自強。卒弱能省己。行道不踰方。寧恥身衣褐。誰嗟日食糠。起歌明月夜。舒嘯白雲鄉。
綺食終辭漢。巢由固避唐。名逾得三者。柴立杭中央。榮遇傳金馬。題名到玉堂。未窺君所蘊。徒見子之牆。
遣欲絕形累。無貧不行妨。一瓢渠樂逆。陋巷我凝愴。濃易蓋編暗。麟經古楮黃。著述遺輔嗣。去取笑公羊。
再辨麟經筆。重縱城復隍。焦桐人不識。獨有蔡中郎。

讀唐詩有感。復繼張敏之韻。頗有脂粉氣息。遂就聲韻故也。呵呵。

唐室承平久。道賢不遇臧。羅紈桑蠶賦。餅餌麥時香。馬牧初蕃息。民耘莫校址。邊城閑虎略。衞士斂鷹揚。
禁苑棲鏡蝀。黎園錦障張。披香風細細。太液水浪浪。河漢明方潤。長庚淡不鋩。羽旗儀面列。冠蓋道相望。
諫士陳休戚。廷臣論否臧。金石歌大雅。琴瑟奏清商。詩爲迷鸞丸。烏衣遶畫樑。供張官府備。徵饌大官忙。

共享清時樂。殊無諫議傷。合元朝百辟。花萼宴諸王。主上貞觀聖。（案觀去聖誤作不妥）官僚魏鄭良。歲時開武講。春首蹋文場。異寶浮淮水。餘糧朽鳳翔。諸羌來入衛。百濟請觀光。關塞沈烽火。鄰國息寇攘。三春常若雨。六月不飛霜。聖德躋朝夕。仁心不就將。游知人意順。仰視帝心當。驥騎輕關內。精兵重北疆。朝廷濟巨蘖。方鎮養貪狼。粉面三千輩。金釵十二行。持盈當忌滿。居治不知亡。相罷曲江去。權移林甫傍。華清高屼屼。囉蟾碧蒼蒼。金屋眠春曉。温泉浴暮涼。掖庭花爛漫。閒道路彷徨。官監金屏飾。妖姬珠玉裝。危弦鏘醉耳。哀調斷柔腸。燈燭陣鴛鴦。絲簧沸建章。奢淫幾桀紂。純儉劣成康。聲析宮城邃。傳籌禁漏長。謀惟長汲汲。沈醉若倀倀。未悟薪及爇。誰知病已肓。人憐碧玉笛。腰佩綵香囊。嶺表千山遠。荔枝三日嘗。仙衣吹渺渺。蓬劍泛洋洋。力士權誠重。楊釗寵不忘。承恩超寶座。奏事近牙牀。熒惑頻侵斗。秋陽弗集房。人心咸怨怒。天象不披詳。易水聲嗚咽。燕山水鬱茫。盜賊充上郡。鼙鼓起漁陽。殺氣凌金闕。緊霜殞玉芳。環兒腸斷死。天子懼如狂。戰士皆思變。奸臣亦易常。空閣塵羯鼓。誰舞舊霓裳。忠義心徒憤。英雄志自昂。翠華搖曳曳。鑾馭去遑遑。禁樹庖供象。村民路進漿。險兵蜀道險。糊口徐州糧。盡武英聲振。汾陽意氣剛。復收京闕克。重治廢園荒。賊勢時深楚。官軍力益張。羽檄傳劍閣。龍駕返南方。御府仍無酒。飢民尚嚙糠。耶孃未返土。逢島覓仙鄉。符使將歸漢。真妃猶憶唐。金釵分一股。鈿合劈中央。揮涕春風殿。傷心秋月堂。梧桐飢院砌。桃李映宮牆。佳夢真難得。幽懷頗有妨。春宵成怨憶。秋夜愈悲惶。尚記修眉綠。猶思半額黃。強舒愁被繫。闕牧鑿東羊。陵谷俄移海。滄浪已變隍。臨風一卮酒。聊復酹三郎。

次韻黃華和同年九日詩十首

黃華和同年九月詩。以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爲韻。予愛而繼之。翻敘思歸之心。後述參玄之志。所謂倒食甘蔗者也。

秋香真可人。不爲無人改。自憐寒苦盟。東籬予容待。我獨搖酒卮。不得寒英採。臨風望故園。參商二十載。

其二

西風殘日秋。有客嗟幽獨。偶獲得香醪。姿然憶籬菊。世態屢變遷。生人多返復。十年一夢中。猶未黃粱熟。

其三

無花復無蝶。不似今秋節。黃花歲歲別。九日年年同。我居北海南。子在西山東。公余會何日。一醉閑愁空。

其四

當年別吾山。曾與黃華期。富貴非予志。卜築臨東籬。今也違初心。知我者其誰。掛冠猶未遂。寄此相思詩。

其五

無意戀三公。有心辭駟馬。洛陽失金谷。關山有別野。芳酒瀉盈樽。秋香折盈把。沈醉臥西風。不讓梨花下。

其六

汩沒紅塵中。辜負黃華秋。林泉與朝市。試問孰爲優。胡然久沈者。令我心悠悠。酷思山水樂。夢寐空神遊。

其七

歲月不我與。彈指及衰年。平生辭萬事。抵死參重玄。因緣不可滯。恆無法自然。兩邊都不立。別有壺中天。

其八

無知豈真知。無見非真見。遮照玄縱橫。機關千萬變。虎口縱橫身。臨敵經百戰。三折爲良醫。一變學一便。

其九

五流分洞下。一派起湖南。春水無心碧。秋山著意嵐。臨濟真顛漢。曹山放酒酣。許多閑伎倆。仔細好生參。

其十

水外猶連水。山前更有山。元知非內外。更不在中間。測海纔盈掬。窺天見一斑。樞機謾萬世。一筆請君刪。

寄雲中東堂和尚

雲中種出火蓮華。到底東堂是作家。伏手曾攜腰下劒。笑人家具手中蛇。三玄戈甲徒心亂。五位君臣莫眼花。只這些子難理會。草鞋包裹破袈裟。

謝萬壽潤公和尚惠書

多謝堂頭遠賜書。驚人才筆我難如。承當禪髓心無媿。供奉佛才力有餘。幼子可堪先父業。遊人卻到舊時居。箇中消息誰能悉。玉女乘風跨鐵驢。

燕京大覺禪寺與公乞經藏記既成以詩戲之

詞源老去苦無多。強著閑文或擇過。遠從兔毫生月窟。光明直紙出新羅。茶煙幾許能消盡。玉板十分風墨磨。此起科差真可笑。湛然陪酒更陪磨。（新擇芙玉板硯於友人）

寄龍溪老人乞西巖香

寄語龍溪老古錐。西巖風韻我長思。香鑪綫發鳴琴後。丸鼎濃薰入定時。比擬梅魂祇獨步。品量龍腦可同馳。湛然鼻孔撩天大。穿過多時不自知。

謝聖安澄公餽藥

一粒靈丹寄我嘗。湛然回簡謝西堂。殺活一莖真難會。藥病相治未易量。仔細嚼時元不礙。渾淪吞下也無妨。聖安曾豈知多少。賣弄千年舊藥方。

和王正夫韻

壯年自笑鬢先霜。喜色眉間一點黃。退食紫宸居鳳閣。朝天丹闕列鴛行。功名必要光前古。富貴何須歸故鄉。濟世元知有仁政。活人不假返魂香。

繼武雲卿韻

歸與奚待鬢皤皤。無意閑山聳嵯峨。萬壑松風思仰崦。千巖煙雨憶平坡。（仰山平坡皆燕然名剎也。案仰山寺在柳山南。平坡寺在翠微山）開基氣概吞滄海。遁世生涯飲渭河。好買扁舟從此逝。醉眠江國一漁蓑。

次雲卿見贈

濟濟千官侍玉宸。發賢容衆更親親。風雲際會千年少。天地恩私四海均。西狩一條張掖亂。南巡重變大

梁春車書南北無多日。萬里河山宇宙新。（一作同文軌）

和王正夫憶琴

道人嚴世厭囂塵。白雪陽春雅意深。萬頃松風皆有趣。一溪流水本無心。忘機觸處成佳譜。信手拈來總妙音。陶老無絃猶是剩。何如居士更無琴。

撫宋德懋韻三首

聖人開運億斯年。睿智文明稟自天。旁午衣冠遊北海。縱橫耕釣滿居延。月氏入貢稱屬國。日本觀光列戶編。威震西溟千萬里。漢唐鴻業亦虛傳。

其二

笑我區區亦強爲。故園荒矣欲何之。讀書測海持蠡測。學道窺天以管窺。疲俗不許新疾苦。諂官難撫舊瘡痍。才微任重宜求退。自有當途國手醫。

其三

廣平流落寓平城。親老家貧強苟生。炎漢蕭曹賢政事。李唐房杜美聲名。進求高譽千金重。退隱閑身一葉輕。應繼開元舊勳業。華堂鐘鼓對長檠。

和平陽張彥升見寄

天兵出塞中。一戰平城破。居庸守將亡。京畿遊騎邏。有客赴遐淵。（予嘗僻州）無人送臨賀。奸臣與弑逆。時君遠遷播。聖主得中原。明詔求王佐。胡然北海遊。不得南陽臥。幾遇命前席。客星侵帝座。萬里金山行。三載玉門過。于闐歲貢輸。燉煌兵勢挫。國維張禮義。民生重食貨。黜陟九等分。幽明三載課。小人絕覬覦。賢才無轗軻。功名本忌盈。廟堂難久坐。老矣盍歸來。歸與可重和。俯仰不心慚。寬弘從面唾。清濁自沙汰。精粗任揚簸。賦性嗜疏閑。高眠樂慵惰。荇雞粗庇先。黃犢足犂拖。幼子事耕鋤。老妻供碓磨。隨分養餘齡。雖飢而不餓。

跋白樂天慵屛圖

三盃兀兀元如道。一覺昏昏恰似真。不離香山慵睡意。知音自有畫中人。

和請住東堂疏韻

東堂不肯臥西堂。珍御雖食別樣裝。枉費青蓿三百尺。雲中公子不來嘗。

寄倪公肯座

亭臨逃海流灑瀑。降老成龍過禹門。獨有倪公尚凝坐。幾時承繼萬松軒。

和呂飛卿

一試戎衣天定初。遼賢不得退閑居。盟津既渡諸侯喜。親見王舟躍白魚。

戲陳秀玉（并序）

萬壽堂頭自汴梁來。遠寄萬師偈頌。舊本有和節度陳公一絕云。清溪居士陳秀玉。要結蓮宮香

火緣。雖得稍翁搖觸棹。卻云到岸不須船。噫。三十年前。已有此段公案。湛然自清溪嘗味心居士者。厥有旨哉。僕本參萬松時。秀玉嘗稱老師之德業。厥後少得受用。皆清溪導引之力也。每欲報之。秀玉竟不一染指。故作是詩以戲之。

不見桃源路渺茫。（驛道也）清溪招引到仙鄉。（未嘗好心）湛然幸得胸胸飽。（也須吐卻）還與此兒不肯嘗。（真恰個）

湛然居士文集卷十

扈從冬狩

癸巳扈從冬狩。獨予誦詩於穹廬中。因自讚云。

天皇冬狩如行兵。白旄一麾長圍成。長圍不知幾千里。蟄龍震慄山神驚。長圍布置如圓陣。萬里雲屯貫魚進。千群野馬雜山羊。赤熊白鹿奔青麂。壯士彎弓殞奇獸。更驅虎豹逐貪狼。（之御閑自有騶野虞騶獸）獨有中書倦遊客。放下氊簾誦周易。

用秀玉韻

甲午之秋。秀玉嚴學。遠以新詩寄東坡杖。因用原韻謝之。

七尺烏虬乳節堅。清癯寄我我欣然。敢輕纍鐵三千兩。遠勝黃金百萬錢。好句君攜坡老敵。清詩予負定公先。他年攜此林泉去。靜倚松軒誦大全。

送西方子尚

西方子尚氣凌雲。一見忘年各任真。陰德傳家宜有慶。義方垂訓不違仁。雄文固可魁天下。確論皆無詭聖人。天降英才須有意。好將吾道濟斯民。

用樗軒散人韻謝秀玉先生見惠東坡杖

圓方頂足法高卑。五九蒼蒼老節奇。一日湛然獲二寶。東坡鐵杖寂通詩。

和鄭瑞韻送行

幸有和林酒一樽。和林出於和林城，故有是句。地爐煨火爲君溫。昔年相見興三歎。此日臨行贈一言。士行莫忘直報怨。人情須信害生恩。而今躍入驚人浪。珍重風濤過禹門。

謝西方器之附阮杖并序

了然居士素富東坡鐵杖。洎地宇號阮。真絕世之寶也。大兵既克汴梁。先生攜二君來燕。欲藏之恐不能終寶。欲附湛然。南北相去不知其幾千里。慮中道浮沈。是以獻諸秀玉殿學田公奉御。欲轉致於予也。甲午之秋。陳田入覲。果饋之於我。亂道數語。用酬厚意。

睢陽三絕從來傳。坡仙鐵杖爲之先。宋朝四美豈易得。地君神器稱乎賢。了然居士隱洛濱。讀書好古有積年。擒龍捉日獲二寶。寶之鑒棟屋壁穿。龍庭萬里盤山川。欲來饋我嗟無緣。將奪固與此理玄。慇懃攜贈陳與田。陳田今歲來朔天。惠然出賜穹廬前。烏虬入手脊壁懸。恍然遺世如登仙。長蛟倚壁光娟娟。鱗介欲生如蜿蜒。澄澄秋月瑩朝鏡。須臾洗盡予腥膻。足方法地頂法乾。四十五節松柏堅。七尺烏金三十兩。微箕瑟瑟鳴哀蟬。雲頂纖纖空腹圓。十三玉柱鴻翩翩。軟軟雲半臨猛虎。巖巖山口雙雙絃。鐵君伴我遊林泉。足疾頓誠衝雲煙。臨風三弄碎瓊玉。湍商秋水聲涓涓。安仁得此如臨淵。予聃求杖不惜錢。湛然坐受匪勞力。不勝其服心胡然。西方飄我求終焉。故令二友相招延。抱桐扶杖聞山巔。舉觴笑詠秋風邊。了然居士作鐵君傳云。長七尺。重三十兩。頂圓足方。中有琴隻。凡四十五節。世傳猶是又云書蘭宗刷宮時嘗習之東坡鐵杖詩因名不侍僱郷子明問杖之存亡子聃以在雖傷隻對因以敢千綠鐵於張文宗公之孫其孫藏於腦撐芋屬龍不得一見云地字號阮仁宗之故物天地玄黃以此四阮爲絕寶也參和聞諸於蘇中待詔孫安仁之妙以琴阮得入侍上以此阮賜之安仁以嶲之其舖以阮見寄麟制宮掖中舊人不許與親戚過耗安仁留去得之其好事有如此者故予非用其語云

繼希安古詩韻

垂藍綸不上鉤。冥鴻高舉弋無由。不圖垂墨流千古。安肯低眉謁五侯。

和非熊韻

世間功名未足誇。欣然一笑付南華。他年擊破疑團後。始覺從來盡眼花。

和非熊韻

萬萬英聲鎮北州。非熊人物本風流。時逢佳客開青眼。久領元戎尚黑頭。已發豐城神劍出。休嗟暗室夜光投。驅兵經略關中了。題遍長安舊酒樓。

過深州慈氏院

今年屢從東鑾溝。暫解征鞍慈氏遊。世變劫灰何所有。人隨兵火鮮能留。堂堂聖像孰曾識。燁燁真詮詎可求。醉墨淋漓塵壁。使人知我過深州。

用李若實韻

多病逢秋苦未宜。天涯屈指故人稀。塵飛滄海悲人世。夢斷黃粱笑錦衣。靜樂浮榮難兩得。宦情歸與本

相違。高山流水無窮思。撫弄絲桐爲發揮。

繼崔子文韻

崔子龍鍾亦可憐。臨風相送我胡然。君來玉塞三千里。余隱龍沙二十年。美玉詎容藏韞櫝。精金到底入鈞甄。他時定下搜賢詔。先到河東汾水邊。

繼武善夫韻

老子年來酷愛閑。不堪白髮映蒼顏。十年興廢悲歌裏。半世干戈驅策間。北闕欲辭新鳳閣。東州元有舊閭山。熊經鳥引聊終老。當下疏松正好攀。

鼓琴

宴息穹廬中。飽食無用心。虛書費目力。苦思嫌哦吟。樗博近博徒。圍棋殺機深。洞簫耗余氣。箏筑惡鄭音。呼童炷梅魂。索我春雷琴。何止銷我鄙。還能禁邪淫。正席設棐几。危坐獨整襟。尋徽促玉軫。兩弦思沈沈。清聲鳴鶴怨。古意鏘石金。秋水洗塵耳。秋風振高林。清興騰八表。成連何必尋。絃指忽兩忘。世事如商參。泥途視富貴。昔夜等古今。湛然有幽居。祗在閭山陰。茅亭遶流泉。松竹幽森森。攜琴當老此。歸去投吾簪。

扈從羽獵

湛然扈從狼山東。御閑天馬如遊龍。驚狐突出過飛鳥。霜蹄躡處飛塵中。馬上將軍弓挽月。脩尾蒙茸臥殘紫。玉韝納帶血模糊。駿騎嘶鳴汗做血。長圍四合匝數重。東西馳射奔追風。鳴鞘一震翠華去。滿川伏藉皆豺熊。白髮牛塑老居士。揣身徧吟弓矢廢。向人忽取乞弓餘。拽兔爲獵業疑背吾儒六藝聞吾習射兒可廢。射御乎。明年準備秋山底。試一如皋學射雉。

狼山宥獵

扈從車駕出獵狼山。圍既合。奉詔悉宥之。因作是詩。

君不見。武皇校獵長楊裏。子雲作賦誇奢靡。又不見。開元講武驪山傍。盧陵修史譏荒荒。二君所爲不足法。徒令千載人嗤黃。吾皇巡狩行周禮。長圍一合三千里。白羽飛空金鏑鳴。狡兔雄狐應弦死。翠華駐蹕傳綸綍。四開湯網無掩羣。天子恩波沐禽獸。狼山草木咸忻忻。

對雪鼓琴

君不見。党侯貴豔斟羊羔。蛾眉低唱白雪謠。慨慷樽前一絕倒。高談闊論誇雄豪。又不見。陶穀開軒收竹雪。旋燒活火烹團月。笑撚吟鬚吟雪詩。冷淡生活太清絕。清歡濁樂爭相高。至人視此輕鴻毛。嗟其酣酒元爲俗。烹茶唱句空勤勞。龍庭積雪風淒冽。天地模糊同一色。獸爐美醞溫如春。三弄悲風絃欲折。酪奴歡伯持降旗。詩魔歌鬼不敢鳴。党武陶文都勘破。真識此心無一箇。

寄冰室散人

佳人元不是塵緣。幻術因循汙此生。對雪鮮吟飛絮句。滅燈能辨斷絃聲。風樓遊潤閑拋筆。冰室深沈冷玉笙。好訪龍沙善知識。傳燈何肯總持名。三學尼長老道號龍國老人

寄平陽渊和尚（張參丹寄平陽渊和尚所著金蓮兒十首因作鈞詩詞公）

十首新詞寄我時，淨名手段我獨知。解將沒孔鐵鎚子，打就無縫金蓮兒。言外翻騰閑曲調，劫前拈弄古鈴鎚。清和露布殷公案，贏得衰翁一首詩。

紅梅（東坡詩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太陋俗固論鮮其詩成之）

瘦損佳人冰雪枝，天教妝抹入時宜。小桃嫌鋪翠裳葉，疎杏擬看碧玉枝。李白詩成怒妃子，吳宮宴罷醉西施。而今辜負黃昏月，只少西湖處士詩。

其二

天仙皎皎素羅裳，淡抹濃塗總不妨。酒量半潮妃子醉，胭脂初試壽陽妝。肯同桃杏迷蝴蝶，本與松筠傲雪霜。疏影也應悲漢室，臨風猶似怨三郎。

吟醉軒

脩竹千竿五畝宮，幽居活計與無窮。詩詞既向梅詩老，白髮蒼顏歐醉翁。潑墨疾書千首散，浮白痛飲百樽空。醉吟閒有香山老，倒用顛拈意略同。

寄西菴上人用舊韻四首

別後無緣得再參，新詩重寄代和南。他年放我休官去，只向雲川結小庵。

功名我已讓曹參，又見曹參定五南。布襪青鞋從此始，濟源有個侍中庵。

多幸松軒得飽參，玉泉山水勝江南。泉邊使作歸休計，何必香山覓舊庵。

憶昔吾師（萬松老也）放晚參，揚兵西北蹙東南。一聲霹靂龍飛去，何有擬人宿草庵。

和漁陽趙光祖二詩

巖廊深貴忝疑丞，位重材輕負寵榮。猶慚七擒輸葛亮，奇謀六出媿陳平。未行禮樂常如歉，欲挂衣冠似不捐。何日對君言我志，夜闌秉燭笑談傾。

其二

生民垂欲陟春臺，南北妖氛絕點埃。典禮已隨前代廢，遺音猶怨後庭哀。十年歎我垂垂老，萬里憐君得得來。此語縱無多忌諱，緘題未可對人開。

自贊

美髯中書，白衣居士。從他抹粉施朱，一任安名立字。手中玉麈震雷音，說盡人間無限事。

再過太原題草公秀野園

君嘗洛陽園，花竹秀而野。先生取此意，開園臨古社。土階甃以石，茅亭略其瓦。佳木碧雲搖，清泉寒玉瀉。開軒扣翠筑，憑波凝雕斝。我來正秋晚，殘英折盈把。粲然啓一笑，琅然歌二雅。將歸且裴徊，幽尋未能捨。呼酒盡餘興，索筆為模寫。緬懷溫國公，重名滿天下。寥寥二百年，童卒傳司馬。君侯葺茲圃，如有所慕者。睎顏顏之徒，予亦斯人也。

和韓浩然韻二首

浩然以丹元寶器、玉潤鳴泉、二琴見贈，勉和來詩，用酬厚意。

標格雄雄蘊稚深，烏龍胸臆隱雷音。一雙神器波及我，不負分金結義心。（浩然得西琴，分二琴於我，故有是句）

又

一曲風高奏古宮，坐驚神物媿無功。千金厚惠將何報，為表殷勤效孔融。

張漢臣因入觀索詩

漢臣千里觀龍庭，欲使天皇致太平。十事便宜言懇切，三千疑罷令嚴明。好謀廟算如留相，莫憶鱸魚假季鷹。一統要荒君勉力，豐碑須占最高名。

和謝昭先韻

失笑為劣得笑優，遇流而行坎則留。笑殺紛紛兒女輩，成是敗非徒相尤。衆人所取取所棄，獨識萬松為出類。本欲心空及第歸，誰請長參惟一志。浮生迅速奔隙駒，無窮塵劫元斯須。參透威音劫前事，花開枯木誰云枯。河朔干戈猶未息，西域十年客旅食。賢人退隱予未能，夠銜竊位盜名極。真人應運康世屯，數延賢詔頒絲綸。詞若懸波論骨髓，望皇四海咸熙春。漢唐獨守非為大，戍守西臨玉關界。百濟稱藩過海門，部語粗言其大概。天皇自將辨多多，天兵百萬涉長河。京索為客祚梁下，秦皇漢武曷能過。隱隱威聲震天宇，不殺為功果神武。兩南一混車書同，皇業巍巍跨千古。先生吾邦之彥兮，□琴書而自怡。勁挺松柏操，磊落英雄姿。明正道，無邪思，一貫詩書繼先覺，脩今才德真吾儕。王謝來江左，家學易道豈忘貽。須世須君展驥足，致君再黼入耳目。小子區區何所視，但願天衷俞奏牘。

德夫將行以詩見贈因用元韻以見意云

國士朝黃屋，無辭路八千。徒聞蘇子困，誰識禰生賢。腰下無金印，山中有翠煙。英雄須有用，勉力待中年。

送文叔南行

季子敦純不入時，而今失志又南歸。縱無手內毛生數，自有囊中葉子衣。未得忠貞思聖主，且將甘旨事慈闈。鴻雛不忘衝天志，直待三年更一飛。

和鄭揚善九日韻

鄭君今歲又離家，攜手天南海一涯。秦漢興亡真夢寐，蘇張翻覆莫吁嗟。孔融座上樽盈酒，靖節籬邊菊有華。何日公餘同此樂，西風一醉泛流霞。

示石州劉企賢

西州來索浩然詩，笑聽霜毫錄鄙辭。底事行藏元有數，斯文否泰本由時。須材未信明君棄，雅操何愁惡吏欺。此話頗涉人忌諱，等閒勿使細民知。

和劉子中韻

遼由散人劉潤子中，頗通儒，幼依余與出家，今已還俗，故有操術不可不慎之句。

蓬山北海遊。珥筆陳良謀。徒步而南來。意氣凌馬周。貪吏亂法令。如炎不可束。子中有大志。每甘路下蹊。他日得從龍。其鋒誰敢觸。今日君子來。非爲五斗粟。君子愼俗術。痛恨陪金玉。調心正是姿。堪笑學爲伸。一日錯下脚。萬劫含酸辛。平生大夢中。不識卷中人。一言贈吾子。宗匠宜相親。

李庭訓和予詩見寄復用元韻以謝之

忝位台司歲月深。中書自笑不如岑。殷周禮樂須予事。虞舜規模本素心。鄒五每慚難作相。竹牌終欲強爲霖。隴西妙語虛推獎。舒卷寒窗盡日吟。

和黃山張敏之擬黃庭詞韻

黃山無媒亦無梯。蕭條白晝闢荊扉。凌晨端坐漱玉池。闌干苜蓿先生飢。惠然寄我黃庭詞。湛然一笑凝脫頤。一鶴南翔一不飛。十年一步今登非。故山荷隱荇松欹。而今老盡虬龍枝。曾學四老餐紫芝。從識懷寶而邦迷。塵緣一掃無子遺。隔穀觀月猶依稀。汪洋法海無邊涯。發光詎可窺晨曦。蓮花自是生汙泥。泥不染清涼肌。彩雲易散碎琉璃。人間四相天五衰。有爲無爲俱有爲。諦窮塵劫元非遲。湛然醉搖芭蕉危。齋微深醮藉淋漓。白眼一望須彌低。黃山先生耽書癡。退藏不露龍蟠姿。對人不恥弊縕衣。自甘貧困元知微。離邊黃菊香難披。門前山色寒參差。不以下體遺葑菲。新詩遠寄盤龍螭。胸中滿貯爽齊齋。忘機臨水狎鷗鷺。幾居申申不慍饑。含光隱秀如文犀。乘閑綸釣乘清漪。躬耕耒耜方離離。須信君子能自卑。予知先生之獨悲。深發海內生民疲。先民投擢如芻絲。笑予素餐徒位尸。先生識鑒如元龜。旁通發而爲聲詩。照我寫塵生光輝。窮通進退元有時。至人終不貪危機。他時天子求塤箎。欲行周禮脩周非先生好應千年期。沙堤行入漢輕肥。鳳凰到底鳳池棲。太平釣石須君持。蒼生未濟無言歸。

寄崧公堂頭同參

崧公闡道住南宮。笑寫新詩託去鴻。准備金桃三百顆。因風寄與老崧公。

寄移剌子春

說與沙城劉子春。湛然垂老酷思君。同遊古塚秋將盡。共飲天山酒半醺。蠻紙題詩熟鉄字。氈廬談道細論文。五年回首眞如夢。衰草寒煙正斷魂。

寄妹夫人

三十年前旅永安。鳳凰樓上倚闌干。(先叔故居之樓名)初學書畫同遊戲。靜閱琴棋相對閑。聚散悲歡燈影裏。興亡成敗夢魂閒。安書風送來天際。望斷中州一髮山。

送姪九齡行

我欲歸休與願違。而方知命正宜歸。閭山自有當年月。一網西風賦式微。

送姪了眞行

吾兄惟世祿。襲封食東平。幼子死王事。長安闕門英。孀居二十年。禮佛讀傳燈。一旦遇宗匠。了眞測其名。前歲陽翟破。道服潛偷生。寧死不受辱。託疾燕山京。湛然憐孤族。與汝爲編氓。死生本如夢。寵辱眞若驚。

莫忘亂離苦。長思厭世情。三學有龍溪。叩參宜盡誠。喝碎須彌山。打破乾闥城。兩頭俱放下。枯木一枝榮。

和少林和尚英釋中山堂詩韻

我愛嵩山堂。山堂杖寂寂。嘉煙自搖蕩。白雲風出入。冷冷溪水寒。細細岸絲溼。離塵欲無事。又有閑蹤迹。

和武善夫韻

不得潛身假許由。踐閣孱負萬山秋。未羈犬馬難爲儀。忽憶猿鶴卻自羞。黃閣舊懸新寶印。白鷗元有舊漁舟。他時學夜尋良友。且學當年王子猷。

和鄭揚善韻

揚善從來蕊骨聊。滄浪濁處不濯纓。關東易學孰能與。冀北詩聲莫與京。今日窮途難逢刺。他時行道自亨貞。須知遯世元無悶。莫怨龍鍾出帝城。

和董達子東坡鐵杖詩二十韻

女媧未補青天裂。神液飛精散爲鐵。稽生煆鍛洪爐白。汗灑漿滴清血黑。虬彷彿欲飛躍。蟠介蒼芥生乳竇。誰知中散氣凌雲。肯與凡工爭巧拙。柳君得與東坡老。神物終須歸俊傑。坡仙有意文定公。酬和新詩誇勝劣。讖妙室名龍尾硯。睢陽并此爲三絕。睢陽城破兵火炎。神器不隨煙焰滅。了然居士出伊洛。登山度水相扶挈。燕然分付我清狂。妙語難窮跨先哲。遠來攜贈白頭翁。天理假爲予所設。湛然忝位本無功。致主澤民媿皋夔。再造北海復何說。因君同步龍沙雪。大漠深山無所繫。掃除魑魅悖兒篋膝。吐微詰閑對幽人。如鼓舌有和枯髏。須偏須彈響侍佰。丘埋雲門遠逝徒。山去道對翁開口說一時。聽倒野狐禪。奔走不來予闢闢。他年神武掛冠去。誰知劫外乾坤別。橫擔此杖入千峯。大方獨步無蹉跌。

湛然居士文集卷十一

用張道亭韻

道亭予故人也．間闊二十年．今寓居平水．以詩見寄．因和其韻以謝之．

大安之季君政乖．屯交用事符甚衰．邊軍驕儲望風潰．燕南趙北飛兵埃．民財已竭轉輸困．元元思治如望梅．太白經天守帝座．長星勾已坼中台．玄蓋密表告天道．災妖變異無不該．奸臣構禍謀不軌．魚鱗首侵宸階．喋血京師萬人死．君臣自此相嫌猜．居庸失守紫荊破．天兵壓屯懾八垓．潛議遷都避凶禍．銜枚半夜宮門開．河表偷生聊自閑．京城留後除行臺．力窮食盡計安出．元戎守節甘自裁．虬髯迅脫大難．微波洩漏獨黃能．王師神武本不殺．一發鹿臺能散財．威聲遠震陝洛溢．勢同拉朽如枯摧．將公退耕養拙．白麻一旦天邊來．萬里龍庭謁天子．軺車帆颿風塵埋．言譯無用白鬚皺．浮沈隨俗相趨陪．布衣匪廬庇風雨．日中一食如持齋．瀚海波聲塞澗涌．金山峯勢高崔嵬．十年行役亦艱苦．羸車強駕同駑駘．羨道如飴潤喉吻．仃伶獨撥寒爐灰．故園夢斷幾千里．燕然回首白雲堆．彈鋏悲歌望明月．山城明月空徘徊．往事如絲不敢憶．令人成病生餘哀．聖人繼起踐九五．歡聲鼎沸天之涯．萬國梯航喜奔走．幣帛交列陳璣瑰．天子恩威溢中外．遠邇翕然無不懷．四民樂業庶政舉．宗臣戮力諸王諧．行殿受朝設鐘鼓．明堂祭祀陳大物．卿雲輪囷自紛郁．妖星不復侵天街．否道已窮受諸泰．人心已順天心迴．制度一新從簡

路．禁網疎闊如天恢．賢才尚隱若冥雁．區區弋人何爲哉．自慚忝位司鈞軸．可憐多士無梯媒．願學留侯引年去．不與赤松遊蓬萊．閒陽舊隱度殘朽．扁舟蓑笠五湖涯．

題鼎居士陰德圖

易易難難各一機．非難非易亦新奇．若將三句分優劣．露推疑龍暗皺眉．

和馮揚善韻

天道不可窮．此理自古然．大盜壽盜跖．至仁夭顏淵．偉材鮮遭遇．君臣難兩全．庸愚厭粱肉．廣文寒無氈．未逢知音人．伯牙故絕絃．我愛馮公子．孔教窮高堅．處道不憂貧．一室如磬懸．卻笑庸庸生．俱爲徒備員．詩書貯便腹．一斗吟百篇．遠蹈顏孟迹．近比蘇黃肩．寧受胯下辱．不爲天下先．升平已有期．上道化日躔．九州成一統．刑賞歸朝權．汴梁三戰定．樂浪一檄傳．先生謁承明．萬里來秦川．徒步沙磧中．往復幾一年．揲蓍說易傳．應詔命席前．十年存億兆．一世盈十千．男兒志在道．何論賤與胼．一旦得榮遇．閭巷車馬塡．窮通固由命．何必興嗟歎．用之自可進．舍之便可還．自笑猥中書．有過仍不悛．三代不同禮．勉徐相襲沿．賢人正退隱．強起居官聯．冰炭豈其器．安可僭愚賢．可惜和氏璧．庸工誤雕鐫．不能作大器．取次成棄捐．潛龍喻君子．或躍或在田．未逢馬周志．好擊揚雄廛．伏臘粗酒脯．旦夕充饔餰．窮達不足論．弔影無自憐．人生一瞬息．日月如璣旋．學道如牧羊．後者爲之鞭．離羣謝富貴．遁世安林泉．勿學躁進人．扼腕長吁天．

和秀玉韻并序．

三學老人背佛說法．教僧幽半癡謗之．清谿老人有頌．因和之．

清谿作頌語．湛然大笑之．僅能知大用．尙未識天機．貪隨言語轉．錯認二阿師．箇中關捩子．卓然絕百非．

三學未嘗坐．何說非與是．半藏未有言．奚論譖與毀．解語非干舌．能知誠匪智．爲報清谿公．無事莫生事．

示從智

知人者明．自知者智．仁人一言．溥哉其利．

答苗庭玉

文章太守鎮綸關．遠寄新詩與湛然．卓爾功名君勉力．歸與活計我加鞭．扶衰幸有東坡杖．濯足猶存玉澗泉．布襪青鞋任真率．東垣山水不拈錢．

繼柏巖大願師韻

行盡千程與萬程．誰能退步見巖扃．曉築解釋庭前雪．笑彼難除室外塵．翡翠能簡綺是汝．琉璃殿上更何人．直須踏出銀籠外．受用壺天不夜春．

和張善長韻

下馬如虹氣始雄．驚人詩筆有誰同．銀鉤老字學顏體．玉振奇辭類國風．今日白衣聊養素．他年臺閣好推忠．經營江左須豪哲．占取雲臺第一功．

受棲巖彈琴譜法二絕

須信希聲是大音。猱多則亂吟多淫。世人不識棲巖意。祇愛時宜熱鬧琴。
多落吟猱熱客耳。強生取與媚俗情。純音簡易誰能識。御道從棲無木聲。

冬夜彈琴頗有所得亂道拙語三十韻以遺猶子闓 幷序

余幼年剡意於琴。初受指於別大用。其閑雅平淡。自成一家。余愛棲巖。如蜀聲之峻急。快人耳目。每恨不得對指傳聲。間闊二十年。予叅之。家於汴梁得焉。中道而卒。其子闓之琴事。深得棲巖之遺意。甲午之冬。余扈從羽獵。以足疾得告。凡六十日。對彈操弄五十餘曲。棲巖妙旨。於是盡得之。因作是詩。以記其事云。

淵然有琴癖。不好凡絲竹。兒時已存心。壯年學愈篤。倉忙兵火際。遺譜不及錄。四首二十秋。絲桐高閣束。
棲巖有後人。萬里來相逐。能繼箕裘業。得予爲季叔。今冬六十日。對彈五十曲。五旬記新聲。十朝溫已熟。
高山壯意氣。秋水清心目。陽春慨塵攻。白雪碎瑤玉。洛浦太倉悲。楚妃歎如哭。離騷泣鬼神。止息振林木。
秋思盡雅興。三樂歌清穆。自餘不暇數。渴心今已沃。昔我師彌君。平淡聲不促。如奏清廟樂。威儀自穆穆。
今覩棲巖意。節奏變神速。雖繁而不亂。欲斷還能續。吟猱從簡易。輕重分起伏。一聞棲巖聲。不覺傾心服。
彼此成一家。春蘭與秋菊。我今會爲一。滄海涵百谷。稍疾意不急。似遲聲不蹴。二子終身學。今日皆歸僕。
我本嗜疎懶。富貴如桎梏。幸遇萬松師。一悟消三毒。早晚掛冠去。閭山結茅屋。蔬筍粗充庖。糲飯炊脫粟。
有我春秋子。豈憚食無肉。旦夕弛純音。便是平生足。

夜坐彈離騷

一曲離騷一椀茶。箇中眞味更何加。香銷燭燼穹廬冷。星斗闌干山月斜。

彈秋宵步月秋夜步月二曲

碧玉聲中步月歌。彈來彈去不嫌多。從教人笑疲琴癖。老子佯呆不管他。

彈秋水

信意彈秋水。清商促軫成。只疑天上曲。不似世間聲。海若誠無敵。河神已尚平。三朝不彈此。心鏡覺塵生。

彈秋思用樂天韻二絕示景賢

秋思而今不入時。平和節奏苦嫌遲。香山舊譜重拈出。不問知音知不知。
蕭蕭颯似鳥蛇蚹。瑟瑟徵知在殿苔。玉澗鳴泉獨愛用。穹廬祇少景賢來。

彈廣陵散終日而成因賦詩五十韻 幷序

嵇叔夜嘗作廣陵散。史氏謂叔夜宿華陽亭。夜中有鬼神授之。韓皋以爲揚州者。廣陵故地。魏氏之季。毋丘儉輩皆都督揚州。爲司馬懿父子所殺。叔夜痛憤之。懷寫之於琴。以名其曲。言魏之忠臣散殄於廣陵也。蓋避當時之禍。乃託於鬼神耳。叔夜自云。靳固其曲。不以傳袁孝尼。唐乾符間。待詔王邀爲季由甫鼓之。近代大定間。汴梁留後完顏光祿者。命士人霍研一彈之。因譜中識大夫張崇爲譜序。備載此事。其云驗於琴譜。有井里別姊辭鄉報義取韓相投劍之類。皆刺客聶

政爲嚴仲子刺殺韓相俠累之事。特無與揚州事相近者。意其叔夜以廣陵名曲。微示其意。而終畏晉禍。託其序其聲。假聶之事爲名耳。韓皋徒知託於鬼物以避難。而不知其序其聲實有所託也。崇之論似是而非。余以爲叔夜作此曲也。皆尚未受禪。慢商與宮同聲。臣行君道。指司馬懿父子欄倖人主。以悟時君也。又序聶政之事。以譏權臣之罪。不啻俠累。安得使義之士以誅君側之惡。有所激也。不然。則遠引聶政之事。甚無謂也。泰和間。待詔張器之亦彈此曲。每至沈思峻迹二篇。緩彈之。節奏支離。未盡其善。獨棲巖老人混而爲一。士大夫服其精妙。其子闓亦得棲巖之遺意焉。

淵然數從軍。十稔苦行役。而今近衰老。足疾困卑溼。歲暮懶出門。不欲爲無益。穹廬何所有。祇有琴三尺。
時復一絃歌。不猶賢博奕。信能禁邪念。閑愁破堆積。清旦炷幽香。澄心彈止息。薄暮已得意。焚膏達中夕。
古譜成巨軸。無慮聲千百。大意分四節。四十有四拍。品弦欲終調。六絃一時劃。初訝似破竹。不止如裂帛。
忘身志慷慨。別姊情慘戚。衝冠氣何壯。投劍聲如擲。呼幽達穹蒼。長虹如玉立。將彈怒發藹。寒風自瑟瑟。
塊珠落玉器。鏗鏘漁人笠。別鶴唳蒼松。哀猿啼怪柏。數聲如怨訴。寒泉古澗澀。幾折變軒昂。奔流禹門急。
大絃忽一捺。應弦如破的。雲煙速變滅。風雨恣呼吸。數作撥刺聲。指邊轟霹靂。一鼓息萬動。再弄鬼神泣。
叔夜志豪邁。聲名動儔類。洪爐鍛神劍。自覺乾坤窄。鍾會來相過。箕踞方袒裼。一旦譖殺之。始知襟度阨。
新聲東市絕。孝尼無所獲。密傳道王邀。曾爲山甫客。近代有張研。妙指莫能及。琴道旋汴洛。履舄光祿席。
器之雖有聲。鍊此垂頭白。中間另起意。沈思至峻迹。節奏似支離。美玉成破璧。爲山虧一簣。未精誠可惜。
我愛棲巖翁。纖聲從節格。始終成一貫。雅趣超今昔。三引入五序。始作意如翕。縱之果純如。將終繳而繹。
嵇生能作此。史臣書簡策。又謂神所授。傳自華陽驛。韓皋破是說。以爲避晉隙。張崇作譜序。似是未爲得。
我今通此論。是非自懸隔。商與宮同聲。斷知臣道逆。權臣倖人主。不啻韓相賊。安得聶政徒。元惡誅君側。
上欲悟天子。下則有所激。惜哉中散意。千古無人識。

吾山吟

兒鑄學鼓琴。未期月。頗能成弄。有古調枝泛聲一篇。鑄愛之。請余爲文。因補以木聲。稍隱括之。歸於羽音。起於南宮。終於大簇。亦相生之義也。以文之首句有吾山之語。因命爲吾山吟。聊塞鑄之請。不敢示諸他人也。淵然題。

吾山吾山予將歸。予將歸深溪。蒼松園茅亭。扃柴扉。水邊林下。琴書樂矣。水邊林下。琴書樂矣。不許市朝知。猿鶴悲。吾山胡不歸。

從萬松老師乞玉博山

吾師珍惜玉山爐。可歎雕紋朴表初。無黨無偏三足峙。不縕不磷一心虛。禮佛誦讀須資汝。示衆拈香正起予。對此好彈三調率。因風遠寄萬松書。

寄萬壽潤公禪師用舊韻

憫答禪師一紙書。禪師佳句古誰如。不才欺我垂垂老。美袴憐君綽綽餘。斷臂志能如慧遠。點胸終不似雲居。三關參到縱橫處。識破黃龍腳似驢。

寄聖安澄公禪師

澄公應有寄來書。不管寒溫問訊予。老柏依然護古殿。（庭中有怪柏數株）府僧無恙鎖精廬。金鱗透網三乘外。大隱居鄽下收除。（聖安居市中。舊聖安眾兩寺。今皆近南偏門蕭寂已甚。元時大城偏西。故其時寺居市中。）祇有此兒堪倚處。向人剛覓護身符。

寄甘泉禪師謝惠香

萬松節外有孫枝。德業文章冠一時。不惜臨風寄新句。知音剛得湛然詩。

送房孫重奴行

汝亦東丹十世孫。家亡國破一身存。而今正好行仁義。勿學輕薄辱我門。

從龍溪乞西巖香并方

余愛龍溪老人之西巖香。屢乞之。每恨得少。旋爇而盡。因道鄙語乞香并方。

我愛龍溪新樣香。西巖風韻卒難忘。深玄欲說吾頭知。妙觀先通鼻孔長。秋水彈時宜受用。碧巖讀處更相當。請香妙譜都拈出。莫惜十年窮藥方。

乙未元日

劫前別有一壺天。萬古長空無後先。建化門頭聊爾爾。也隨徒衆賀新年。

付從究

曠劫茫茫困路塵。回頭便是故園春。而今既遇松軒老。究取元來不死人。

旦日遺從祖

乙未旦日。從祖索詩。漫道數句以遺之。

塵世在風歲又遷。僥閑來賀古川前。誰知萬法生心上。不覺雙毛落鬢邊。人生能得幾緉屐。文章不直一文錢。威音那畔乾坤別。且道而今是幾年。

旦日示從同仍簡忘憂

乙未旦日。從同索詩。因道拙偈二十韻。仍簡忘憂。

昔我馳居輅。駐車歸化城。汝方來攝衣。從同訓其名。侍予垂十年。百事無一成。律曆且及半。琴道猶未精。禪書讀一關。尚未窮一經。大道若滄海。萬古長澄清。酌之而不竭。注之而不盈。偃鼠得滿腹。亦足他鯤鯨。又如大圓鏡。曠劫長圓明。中間無影像。應物不現形。胡漢遞相照。出沒能縱橫。又如萬鈞鐘。寂然藏雄聲。隨叩而即應。聞音自鏗鏗。小擊而小響。大撞而大鳴。又如長明燭。積歲長熒熒。分為百千萬。光明如日星。惠之而不費。是為無盡燈。日月照天下。不可語瞽盲。雷霆碎山岳。聾者未曾聽。枯木元無花。徒怨春不平。作偈以勸汝。可以為盤銘。

元日勸忘憂進道

乙未元日。忘憂居士索詩。勉道數語。因勸其進道云。

劫外風光別。人間日月遷。南洲迷一歲。北海又三年。榮利蝸黏壁。功名蟻聚羶。萬緣都放下。好扣祖師禪。

轉燈

乙未元日。安臣以轉燈見餉。忘憂居士索詩。走筆作偈。以警世云。

安臣作戲燈。惠然來餉我。燈籠徹明。細火燃其座。乘茲風火力。盤旋如轉磨。中有角抵人。揮臂不知禍。闤闠十方匝。輪迴莫能越。此燈雖戲具。無果大因果。三世塵沙佛。皆如轉燈過。三千大千界。成壞亦風火。所以明眼人。直道輕利貨。生死比夢寐。榮華等涕唾。長行此觀心。人間都看破。多少看燈人。知音無一箇。

錄寄新詩呈沖霄

沖霄酷愛玉泉詩。媿我年來無好辭。錄寄新詩三十首。莫教俗子等閑知。

寄東林

屢承東林同參賜書。未遑裁答。亂道鄙語。以代手訥云。

同參萬里寄書來。盥手緘封手自開。沒骨舌頭我難說。無根樹子若能栽。金鵬手段平翻海。任老鉤竿不釣能。何日萬松軒側畔。笑談抵掌一開懷。

借琴

龍岡居士本知音。參透淵明得趣心。暫借偶君休吝惜。玉泉習氣未忘琴。

戲景賢

景賢愛彈雉朝飛。作是詩以戲之。

牧犢曾歎雉朝飛。七十無妻是以悲。何事龍岡愛彈此。欲學白傅覓楊枝。

再用前韻

景賢彈雉朝飛。予作詩以戲之。蒙韻和、有若有餘陰乞一枝之句。予再用前韻以拒之。

遏住行雲不敢飛。一聲遺噫一聲悲。樊兒深慨龍岡意。唱得香山楊柳枝。

又

妙舞盤中塵不飛。採蓮一曲繞梁悲。樊素鶯蠻獨當兩。貫珠歌韻柳腰枝。

寄景賢

因延疾在告。彈琴逾時。腕臂作痛。自訟其癡。作詩以寄景賢。

湛然有過必人知。笑寄龍岡自訟詩。閻浮衆生苦為樂。華嚴是苦樂能隨。十年撥甲足疾作三川彈琴臂力衰。因病得閑閑御病。閑中雖病也便宜。

再用知字韻戲景賢

薄德從來總是知。龍岡又有和來詩。機關不解活龍奔。（詩有是語）擬疾還如死馬醫。大舜再逢難永訣。周公不夢覺吾衰。鳳池元是藏龍宅。山鹿野麋終不宜。

復用前韻戲呈龍岡居士兼善長詩友

君有蠻兒我已知，蕩然撥筆上新詩。翠屏也惹禪心動，玉頰休教獅髓醫。舊有藥爐難竭底，新來鼎器卻扶衰。隆隆玉準能青眼，不解雲霓也自宜。（西人都鼠白衣）

其二

行雨行雲一夜飛，襄王從此莫含悲。蠻兒侍寢龍岡老，恰似柔稊生柳枝。

薦樂天

荊水（荊水出於玉泉）蓮如入節灘，玉泉佳趣類香山。草編周易忘深意，貝葉佛經送老閑。爽我翠蓋池五畝，伴人詩酒竹千竿。樂天活計都相似，脂粉獨嫌素與蠻。

彈廣陵散

居士閑彈止息時，胸中鬱結了無遺。樂天若得嵇生意，未肯獨吟秋思詩。

戲劉潤之

從劉潤之借杜詩，因豪奪之，作是詩以戲之。

休嘆久假不云歸，捧笑還書是一癡。居士親行萬里地，政須百註杜陵詩。

用劉潤之韻

箇中消息本忘言，一念從渠一萬年。大地山河皆是水，頑石不礙圓無煙。成佛莫落謝公後，建業從教祖氏先。萬法悉從心地起，元來禍福不由天。

湛然居士文集卷十二

琴道喻五十韻以勉忘憂進道（并序）

予幼而喜佛，蓋天性也。壯而涉獵佛書，稍有所得，頗自矜大，又癖於琴。因檢閱舊譜，自彈數十曲，似是而非也。後見琴士彈大用，惹業舊學，再變新意，力悟佛書之理未盡，遂謁萬松老人，旦夕不輟。即琴者且三年，始蒙見許，是知聖論第一義諦，不在言傳明矣。邇因忘憂學鼓琴，未期月稍成節奏，又知學道之方在君子之自強耳，故作琴道喻，進得旨之由，勉子進道之漸云。

昔我學鼓琴，豪氣凌霄天。輕笑此小技，何必師成連。寶架翻舊譜，對譜尋冰絃。自彈數十弄，以為無差舛。有客來勸予，因説莊生緒。時君方論書，論扁居其前。釋椎而入請，何故讀殘編。上古已久矣，不得見聖賢。道存糟粕餘，與道雲泥懸。匠年七十秋，雙鬢如垂縣。斲輪固小巧，巧性非方圓。心手兩相應，不能語子焉。是知聖人道，安得形言詮。至今千載間，此論不可遷。琴書亦上語，妙趣焉能傳。不學妄穿鑿，是為誰之愆。今方謁彈君，照膺乃弄琴。相對授指訣，初請歌水仙。吟猱不踰矩，節奏能平平。起伏與神會，態狀如雲煙。朝夕從之遊，琴事得大全。小藝尚如此，大道寧不然。當年學佛書，總論窮疏箋。公案助談柄，旨辭猾頭禪。一謁萬松師，翳臨蒙策勉。奮身事灑掃，摳衣且三年。間教攝萬法，始覺猶攸偏。回視平昔學，尚未及其淵。漸能入堂奧，稍稍窮高堅。疑團一旦碎，桶底七八穿。洪爐片雪飛，石上栽白蓮。佛祖立下風，辭祖威音先。

忘發西域時。師我求眞筌。經今十五春。進退猶遷延。望涯自退縮。甘心嗟無緣。將求無價寶。未肯酬一錢。未啓半賫士。欲酌九仞泉。美玉付良工。良工得雕鐫。良金不受冶。徒費爐鞴煽。問君近好琴。停燭夜不眠。彈之未期月。曲調能相連。君初未彈時。曾不知勾弦。學道亦如此。惟患無精專。誰無摩尼珠。誰無般若船。立志勿猶豫。毋參宜勉旃。他時大徹悟。沛然如決川。毛端吞巨海。芥子含大千。瞬息一世過。生死相蟬聯。此生不得覺。曠劫徒悲煎。吾言眞藥石。猛子洗痾痊。

彈琴適時作解嘲以呈萬松老師

一曲悲風歷指寒。昔年曾奉萬松軒。本嫌浮脆繃吟抑。爲愛軒昂變撥敦。高趣擬成眞有味。煩襟洗盡了無痕。禪人若道渠麤妄。孤負觀音正法門。

勉景賢

昨日景賢坐間。屢稱東坡眞人中之龍也。若慕其才而異其志。採其華而棄其實。又何益於事哉。因作偈以勉之云

既慕東坡才。當如東坡志。君才如東坡。其志未相似。詩似東坡詩。字如東坡字。胡不學東坡。且學長不死。

劉潤之館於忘憂門下。作述懷詩。有弟子二三同會食。誰曾開口問先生之句。余戲而和之

從來眞士遯相重。到底輕人卻自輕。醴廢翻然便歸去。至今高尙穆先生。

劉潤之作詩有厭琴之句因和之

學士既歸夫子道。吾儕宜識仲尼心。當年刪出詩三百。時復弦歌不廢琴。

懷古一百韻寄張敏之

興亡千古事。勝負一枰棋。感恨空興歎。悲吟乃賦詩。三皇崇道德。五帝重仁慈。禮廢三王謝。權興五伯滋。焚書嫌孔孟。峻法用商斯。政出人思亂。身亡國亦隨。阿房修築魏。徐福覓靈芝。偶語眞虛禁。長城信設爲。只知秦失鹿。不覺楚亡騅。約法三章日。恩垂四百朞。漢興學校啓。文作典章施。黷武疲中夏。窮兵擾四夷。嗣君恩稍失。劉氏德難追。新室雖興雜。眞人已御期。魏吳將蜂起。靈獻自荒嬉。孺子權移漢。奸臣塢築郿。三朝如鼎峙。四海若棼絲。纔率山陽主。已生司馬師。仲謀服孟德。葛亮倍曹丕。惟晉成獨統。平吳混八維。有初終鮮克。居治亂誰思。蟬鬢充蘭掖。羊車遊竹岐。孫謀無遠慮。神器委癡兒。國事歸椒室。民飢詢肉糜。爲人昧菽麥。開蟆問官私。衛瓘胥幾諫。何曾已預知。五胡方擾攘。六代竟奔馳。川谷流腥血。郊原厭積屍。天光分隙日。地理裂瓜時。歷數當歸李。漏除暫假隋。西鄰開鄯善。東鄙討高麗。鬱鬱如江闊。龍舟泛汴湄。錦帆遮水面。粉浪污河闌。府藏金帛積。生靈氣力疲。盜賊天下起。章奏禁中欺。海內空龍戰。河東有鳳姿。元戎展鷹犬。頡利助熊羆。奉表遵朝命。尊王建義旗。輕舒於盜手。禪讓托君辭。豪哲歸吾彀。要荒入我羈。太宗眞令主。貞觀有皇規。正美開元治。俄成天寶悲。曲江還故里。林甫領台司。裂土封三國。纏頭愛八姨。霓裳猶未罷。鼙鼓恨來遲。逆寇陵丹闕。君王捨翠眉。兩京賊黨滅。方鎮重權移。朱李元瑞敗。石劉亦可嗤。九州兵構亂。五代苦荒饑。遼宋分南北。翁孫謀禮儀。(昔宋事遼爲兒，仿晉代以序略。後至季年，遼爲翁，宋爲孫)宣和風侈靡。教主德

庸兇。背約絕鄰好。興師借寇資。懸知喪脣齒。何事撤藩籬。失地人皆怨。蒙塵悔可追。遼家遵漢制。孔教祖宣尼。煥若文章備。康哉政事熙。朝廷嚴袞冕。郊廟奏塤篪。校獵溫馳射。行營習正奇。南州走玉帛。諸國貢觀龜。天祚驕人上。朝鮮叛海涯。未終三百歲。不免一朝危。鴨綠金朝起。(武元起於鴨綠江之地)桑乾玉輦移。(金兵逼京師，天祚西狩，遼傳國璽於中之桑乾河，竟不獲)後遼興大石。西域統龍荽。萬里威聲震。百年名教垂。(大石林牙，遼之宗臣，挈衆而亡，不滿二十年，克西域數十國，幅員數萬里，傳數主，凡百餘年，頗尙文教，西域至今思之，廟號德宗)武元平宋地。殷禮雜宗姬。(金諸王子之昏雜用周禮)治國崇文事。拔賢尙賦詞。邦昌君洛汭。劉豫立青淄。大定民興詠。明昌物適宜。日中須是昃。月滿必先虧。肘腋獨夫難。丘墟七廟墜。北朝天輔佑。南國俗瘠疲。天子潛巡狩。宗臣嚴守陴。山西盡荊棘。河朔半豺貔。食盡謀安出。兵羸力不支。長圍重數匝。久困再周朞。太液生秋草。姑蘇遊野麋。忠臣全死節。餘衆入降麾。文獻生三子。東丹第八枝。虛名如畫餅。道業學爲箕。自笑蓬垂鬢。誰憐雪滿髭。撫膺長感慨。搔首幾嗟咨。車蓋知何處。衣冠問阿誰。自天明下詔。我知素逝遲輒裝琴劍。登車孰兼綏。臂鷹或白黑。驊騎半黃驪。肥猷白如瓠。瓊漿甘似飴。天山連北府。(天山之北有北庭都護府在焉)瀚海渦西伊。(伊州之西北有瀚海，伊州又赤之西州)天馬窮渤澥。神兵過月氏。感恩承聖勅。寄任到尋思。(尋思干，西域城名，西人云尋思，肥也；干，城也；通謂之肥城。今名尋思干，有木道渠溉之利，在七河之中，故曰肥城)春色多紅樹。秋波總綠陂。(西域風俗，家必有園，園必成趣，多有方池館沼)不須賒酒飲。隨分有爐騎。畎畝棲禾粟。園林足果梨。春粳光璨玉。衣酢滑流匙。聖祖方轡舉。明君應樂推。龍庭陳大讌。原廟獻明粢。萬國朝金闕。千官列玉墀。求賢爲輔弼。舉我忝丞疑。才德眞爲愧。顚危不解持。頗從騷疵性。豈戀鳳凰池。投老誰爲伴。黃山有敏之。

示忘憂 幷序

余作懷古詩百韻。非徒作已。使世之人知成敗之可鑑。出世之人識興廢之不常也。因作偈以見意云。

歷代興亡數張紙。千年勝負一盤棋。因而識破人間夢。始信空門一着奇。

和金城寶宮旭公禪師三絕

知公已得夜明符。任運騰騰無所拘。見說金城多長者。有人青眼待君無。

南北東西總一家。稱生擬議便生瑕。人人錯認爲居士。只有禪師不眼華。

旭老今年雖也無。轟堆卻得夜明珠。穹廬半夜無燈燭。請盡平安一紙書。

再和世榮二十韻寄薛玄之

余嘗和李世榮律詩二十韻。薛玄之和元韻見寄。以求拙語。因再和之。

尙記承平日。爲學體自強。經書興我志。功業逼人忙。鵬翼長思遠。葵心本慕陽。蛟龍初得雨。日月近依光。事主心無隱。遭時策建長。引君當正道。陳事上封章。亦既修仁義。胡爲失紀綱。箴規盡忠赤。人物敢雌黃。斷似南山定。言分北斗昂。致君師魏鄭。嫉惡法張綱。青眼蒙高顧。白眉忝最良。誰知天有數。不覺漢亡煬。人笑段干木。誰師田子方。上蒼垂大命。天闕冊明王。殷宅君雖滅。仁人道未亡。南州遠煙水。北海幾星霜。仁政時將治。明君國發昌。卿雲知有慶。嘉穀又呈祥。名遂宜思退。機危乃自戕。歸與今好賦。開道故園荒。

爲仲文寄詩二十六韻勉和以謝之

我愛仲文公。敦純有古風。料名擢乙選。制策冠宸衷。作事能謀始。爲人克有終。養如鄒軻〔譬去〕氣。成自仲尼銘。致主忠誠懇。容人便腹空。一朝淹驥足。百里試鳴功。牛刀聊施割。蠶錐已脫鋒。屯方雷雨動。泰未地天通。聚散悲歡裏。興亡夢寐中。勢傾秦失鹿。奸殄蘇爲熊。不學東方朔。譙徵皇甫嵩。洛陽傳白傳。江夏舉黃童。上國平諸域。輿情達四聰。百司將布置。多士想登庸。未識荊州面。徒思衛玠容。中原期混一。天子訪英雄。嘉運人皆幸。亨時君又逢。汚俗風已變。明主德方隆。施雨皇恩布。如流直諫從。凱元成戮力。稷契各言忠。我愧凡庸士。恩蒙造化工。兵氣箕尾沒。劍氣斗牛衝。西華將歸馬。南陽癸臥龍。孝廉爲選舉。仁義作屏幪。縣逖千年合。衣冠萬國同。草儀獨有子。行待泰山封。

又

仲文才華冠人間。工部壇前第一班。世上久無孔北海。雲中誰識謝東山。忘懷詩酒醒還醉。適意琴書樂且閑。野有遺賢猶未用。中書爭得不胡顏。

又

室中忝預萬松籌。脫得中閒與兩頭。反覆人心厭般室。咄嗟天下屬宗周。直須勇退中書事。未肯榮貪留國侯。收拾綸竿與蓑笠。華亭御覓渡漁舟。

用曹楫韻〔楫金城人字梓臣始冠上詩於我文采可觀因和元韻以勉後進云〕

征南都護得旋旆。平北將軍已能師。寰海謳歌歸大舜。明堂鐘鼓奏咸池。咸陽父老傾心日。燕國書生得志時。收拾琴書歸我去。朝廷人物有暴變。

戲浩然

韓浩然嘗以詩許昇元寶器、玉澗鳴泉二琴。予已有謝詩。今得書。以玉澗遺周漢臣。藏昇元而託以他辭。因用浩然新韻以戲之。〔漢臣小字六合予嘗戲呼爲六和居士〕

先難後易真交契。醉許醒違蓋世情。玉澗白輸六居士。昇元烏有一先生。昔蒙佳句誠欺詐。今得芳緘且歎嫉。一入侯門深似海。騷人空夢帳中聲。〔昇元寶器亦名帳中寶〕

從國才索閑閑煎茶賦

聞國才近得閑閑手書煎茶賦。以詩索之。

聞君久得煎茶賦。故我先吟投李詩。爲報君侯休吝惜。照人瓊玖算多時。

贈高善長一百韻

高善長本書生也。嘗入御闈而不捷。乃翻然從醫。悉究難素之學。後進咸師法焉。與龍岡居士善。尤長於詩。而酷愛予之拙語。蓋自厭家雞耳。因漫成俚語一百韻以贈之。

君本遼陽人。家居華表傍。隨任來燕然。卜築金臺坊。幼蒙父兄訓。讀書登上庠。大義治三傳。左氏爲紀綱。詩書究微理。易道宗京房。吏學亦精妙。議論如馨香。行道有餘力。下筆能詩章。典雅繼李杜。浮華笑陳梁。

嘗年闢科舉。郡國求圭璋。御闈雖不捷。名前饒糠粃。先生乃從醫。退身慕羲皇。難素透玄旨。鍼砭能起殭。可並華扁跡。可聯和緩芳。門生皆良醫。西海高名揚。昔我知君名。方且干事忙。兵塵隔東西。忽成參與商。君初涉洛邇。我已達燉煌。瀚海浪奔激。金山路彷徨。西遊幾萬里。兩鬢今蒼蒼。西方好風土。大率無蠶桑。家家植木綿。是爲壠種羊。年年旱作魃。未識雄鶴鶬。決水溉田圃。無歲無豐穰。遠近無飢人。四野棲餘糧。是以農民家。處處皆池塘。飛泉遶山水。亦可斟流觴。早春而晚秋。河中類餘杭。濯足或濯纓。肥水如滄浪。雜花間側柏。園林如綉妝。爛醉蒲萄酒。渴飲石榴漿。隨分有絃管。巷陌雜優倡。佳人多碧髯。皎皎白衣裳。市井安丘墳。耿獻連城隍。貨錢無孔郭。賣餅稱斤量。甘瓜如馬首。大者狐可藏。採杏兼食核。〔西方杏仁皆甘香〕〔如蠻〕邑滄瓜悉去瓠。西瓜大如鼎。半枚已滿筐。芭欖賤如棗。可愛白沙糖。人生爲口腹。何必思吾鄉。一住十餘年。物我皆相忘。神祖上仙去。聖主登明堂。驛騎徵我歸。忝位居巖廊。河表與蒼盟。鄰秦成戰場。翠華乃南渡。慘默避鏘鏘。六軍臨孟津。偏師出太行。間路入斜谷。南鄙侵襄唐。犄角皆受敵。應戰實未遑。一旦汴梁破。何足倚金湯。下詔求名醫。先生隱藥囊。馳轄來北闕。失措空倉惶。我於叢雜中。忽見孤鳳凰。下馬執君手。湧淚其如滂。我歎白頭翁。君亦嗟鬢郎。停燈話舊事。談笑吐肝腸。酬酢賀佳句。沈思搜微茫。滿然訪醫藥。宿備庸何妨。高君略啓口。確論開未嘗。醫術與治道。二者元一方。武事類藥石。文事如膏粱。日用藥石藏中箱。一朝有急疾。藥石施鋒鋩。病愈速藏藥。膏粱復如常。稔急適難作。大劍須長槍。寇止兵弗戢。自焚必不長。發表勿攻裏。治內無外傷。朝廷有內亂。安可搖邊疆。揚戈督急中。綫決自戕陰。病陽脈生。陽症陰脈亡。嫪法皆之陰。仁政喻之陽。太平雖日久。恐暴降百殃。大亂追天下。行仁降百祥。一君必二臣。佐使仍參詳。不殊世間事。烝民無二王。國老假甘草。良將比大黃。一緩補一急。一柔濟一剛。病來不速治。安居養豺狼。疾作醫無藥。遇水泛舟航。病固有寒熱。藥性分溫涼。療熱用速獎。理寒宜桂薑。君子與小人。藏剛令相當。虛者補其虛。實者瀉其強。扶衰食枸杞。破血服檳榔。仰高舉其下。天道猶弓張。損餘補不足。貧富無低昂。寒多成冷痢。熱盛爲瘡瘍。政猛民傷殘。政慢賊猖狂。保生必求源。胃府爲太倉。四時皆爲主。端居鎮中央。朝廷天下本。本固邦家昌。實實而虛虛。其謀原不臧。五行不偏勝。所以壽而康。太宗半府兵。是致威要荒。未病宜前治。未亂宜預防。賊臣伏君父。禍雖生蕭牆。辨之由不早。即漸成堅霜。心腹尚難治。況復及膏肓。湛然聞此語。不覺興胡牀。謝君贈藥言。苦口如藥良。聞一而得二。和璧升夜光。走筆書新詩。一笑呈龍岡。

再用仲祥韻寄之

金城薛玄之。用李世榮韻。寄詩於予。予拙語已和寄。忽思冰巖。再用仲祥元韻以寄之。

能談仁義兵。經傳宗素臣。字書如閑閑。〔金人稱趙閑閑李屏山爲元當之則閑閑門下士也〕老。何法如之純。淡然與世疏。猶水獨垂綸。高蔡塞隄除。岸土落衣紳。歸我夫子門。三月無違仁。後生求從學。善誘能循循。簞巷不改樂。范甑長生塵。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進德方乾乾。慎行而修身。旅食秦晉間。驅馳三十春。珠玉炙人口。麗藻嘉彬彬。今年又舊撻。生涯如在陳。歌詠猶不輟。勇爲萬夫民。新詩過予帳。離騷齊靈均。亡機天壤間。舉措皆

天眞。混足滄溟中。鷗鷺來相親。胸中萬卷書。下筆端如神。素負經濟才。人品伊皋倫。桂林祗一枝。亦何慚郤詵。

寄金城士大夫

遠聞金城學齋絕糧。因率衆十州。助齏鹽之資。故作小詩以勵本土學士大夫。

金城人士本多奇。何事庠宮久廢資。周急無輕五秉粟。傷時因寄一篇詩。

誠之索偈

誠之久侍萬松師。何事十年下手遲。劫火光中須退步。青春寧有再來時。

遺姪淑卿香方偈

姪淑卿疾作。索安息香於予。欲辟邪也。將謂汝是箇中人。納有這箇在。因作香方偈以遺之。

我有一香香。祕之不敢說。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退身一念未生前。此是眞香太奇絕。邪神惡鬼永沈淪。外道天魔皆膽裂。

爲子鑄作詩三十韻

乙未。爲子鑄壽。作是詩以遺之。鑄方年十有五也。

皇祖遼太祖。奕世功德積。彎弓三百鈞。天威威萬國。一旦義旗舉。中原如捲席。東鄙收句麗。西南窮九譯。古器獲軒鼎。神寶得和璧。南陬稱子孫。皇業幾三百。赫赫東丹王。退位如泰伯。藏書萬卷堂。抒書成遺癖。四世皆太師。名德超今昔。我祖建四節。功烈光黃閣。先考文獻公。弱冠已卓立。學業飽典墳。纂作乙未曆。入仕三十年。廟堂爲柱石。重義而疎財。後世遺清白。我受先人體。兢兢常業業。十三學詩書。二十應制策。禪理窮畢竟。方年二十七。萬里渡流沙。十霜泊西域。自愧無才術。忝位人臣極。未能扶顛危。虛名徒伴食。汝方志學年。寸陰眞可惜。孜孜進仁義。不可爲無益。經史宜勉旃。愼毋耽博弈。深思識言行。每戒迷聲色。德業時乾乾。自強當不息。幼歲侍皇儲。且作春宮客。一旦衝青天。翺翔應六翮。儒術勿疎廢。祖道宜薰炙。汝父不足學。汝祖眞宜式。酌酒壽汝年。五福自天錫。

湛然居士文集卷十三

楞嚴外解序

昔洪覺範有言。天台智者禪師。（□云天台作 案訶止觀）聞天竺有首楞嚴經。日夕西向拜祝。願此經早來東土。續佛慧命。竟不得一見。今板露遍天下。有終身不聞其名者。因起法輕信劣之歎。若夫微心辨見。識悟窮曉。明三界之柢。深七趣之本。原始要終。咸大悉備。與禪理相爲表裏。雖其眼衲附。不可不熟釋之也。余故人屏山居士。纂引易。論語。孟子。老氏。莊。列之書。與此經相合者。輯成一編。謂之外解。皆漸消吾儒不信佛書者之餅也。昔儒中罪佛乘者。固亦多矣。其全信者鮮焉。或信其理。而棄其事者。或信其理事。而破其因果者。或信經論。而譏其神通者。或鄙其持經。或訕其建寺塵沙之世界。以爲迂闊之言。成壞之劫波。反疑誕駁之說。亦何異信吾夫子之仁義。詆其禮樂。取吾夫子之政事。舍其文學者耶。或有擬竊相似之語。以爲皆出於吾書中。何必讀經。然後爲佛。此輩尤可笑也。且竊人之財猶爲竊。況竊人之道乎。我屏山則不然。深究其理。不廢其事。其於因果也。則舉作善降祥之文。引羊祜鮑靚之事。其於塵界也。則騐鄒子之說。蜿蜒寇之談。其神通也。則云左慈術士耳。變形於魏都。皆同物也。疑吾佛不能變千百億化身乎。其於劫波也。則云郭璞日者。卜年於晉室。若合符券。疑吾佛不能記百萬之多劫耶。其於持經也。則云佛日禪師因閉誦心經咒。言下大悟。田夫僅婦。持念諸果者。詎可輕笑之哉。其於建寺也。則云阿闍若法當供養彼區區

者。尙以土木之功爲砦。何庸望之甚耶。其品評三聖人理趣之淺深也。初云。稍尊儒學。且窺道家之言。又紬內典。至其蓮邦。吾中國之書。似不及也。晚節復云。余以此求三聖人垂化之理。而後知吾佛之所以爲人天師。無上大法王者。非諸聖之所能侔也。擧至於佛。則無可擧者。乃知佛卽聖人。聖人非佛。西方有中國書。中國無西方書也。或問屛山何好佛之深乎。答云。感恩之深。則深報之。屛山所謂心不負人書矣。渠又云。吾佛之所謂人者。其實如如不誑不妄。豈有毛髮許可疑者耶。噫。古昔以來篤信佛書之君子。未有如我屛山之大全者也。近代一人而已。泰和中。屛山作釋迦文佛贊。不遠千里。以序見託於萬松老師。永長互豪劉潤甫者。笑謂老師曰。屛山兒時闢佛。以手加額。旣冠排佛。今復贊佛。吾師之序。可愼與之。斯詎知他日得不復似韓歐排佛乎。老師曰。不然。今屛山信解人微。如理而說。豈但悔悟於前非。亦將資信於來者。且兒時喜佛者。生知宿熏也。旣冠排佛者。華報纍惑也。退而贊佛者。不遠而復也。而今而後。世尊所謂吾保此木。決定入海矣。後果如吾師言。余與屛山通家相與。爾汝。曹不檢纖。其子阿同同輩。待余以叔禮。天兵旣克汴梁。阿同挈遺藁來燕。寓居萬松老師之席。老師助鋟木之資。欲廣其傳。阿同致書請余爲引。余亦不讓。援筆疾書。以題其端。不惟彰我萬松老師冥有知人之鑑。抑亦記我屛山居士克終全信之心。且爲方來淺信纖道者之誡云。甲午清明後五日。湛然居士漆水移剌楚材晉卿。序於□□城。

心經宗說後序

白華山主。損折脚鐺。煮沒米粥。萬松野老。用穿心椀盛與無口人。雖然指空說空。爭奈依舊其實。嗟見誦論吞栗。只管誦持。故教混沌開。勿妄生穿鑿。如明以字。莫認經頭。未解本文。且看註腳。湛然居士漆水移剌楚材晉卿。詳勸印行。

糠孽教民十無益論序

昔余友以此論見寄。屬余求序以行世。余恐謗歸於講主者。辭而不序。遂採萬松老師賦意。及講主餘論。述辨邪論之意。以謂世人皆云。釋子爲教護宗。由是飛謗流言。得以藉口。予本書生。非釋非糠。從傍仗義。辨而證之。何爲不可乎。予又謂昔屛山居士序帷數編有云。儒者皆爲佛者害。佛者未嘗爲儒者害。誠哉是言也。蓋儒者掌銓衡。故得高下其手。其山林之士。不與物競。加以力孤勢劣。烏能爲哉。余觀作頭陀賦數君子。皆儒也。予不辨則成市虎矣。不獨成市虎。抑恐崔浩李德裕之徒。一唱一和。撥搖佛教。爲患不淺。故擧引儒術。比而論之。以勵吾儒爲糠孽所惑者。論旣述。所謂余友者。復以書見示。其大略曰。講主去人者。以糠孽叛教。飄風乃檢閱藏教。尋繹儒經。積有年矣。窮諸佛之深意。達三乘之至賾。列十篇之目。成一家之言。詞辨而詞溫。文野而理親。聞之者是非莫逃。論之者邪正斯分。雷震獅吼。邪摧魔奔。良謂假德之仕風。釋疑冰之陽春。噫。或佛道之未喪也。諒必由子斯文乎。是以信奉佛教者。展轉錄傳。不可勝記。京城顯伯耆宿。欲流之無窮。不憚萬里。往復數書。託予爲序。今之士大夫。才雜勝子者。固亦多矣。豈不能序此一書乎。以子素淘汰禪道。涉獵佛書。頗知旨歸故也。子何讓焉。此老不避嫌疑。自興謗端而爲此書。彼且不避。子何代彼而避謗乎。吾觀子所著辨邪論。正爲儒者述。儒之信糠者。止三子而已矣。市井工商之

徒。信糠十居四五。自非此書。彼曹何從而化之乎。子所得者少。所失者不爲不多矣。書旣至。余不能答。謹以書意。序之論者。丙戌重午日。題於肅州鄯善城。

釋氏新聞序

昔仰山叢林。爲燕然之最。主事僧輩。歷久不更。恃權附勢。搖動住持人。泰和中。本寺奏請萬松老人住持。上許之。萬松忻然奉詔。人或勸之曰。師新出世。彼易師之年少。彼不得施其欲。必起風波。無遺後悔乎。師笑而不答。旣住院。師一遵佛法。無所變更。惟拱默而已。夏罷。主事輩依例辭職。師因其辭也。悉罷之。師前於衆中。詢訪耆德。爲衆推仰者數人。至是咸代其職。積歲頹風。一朝頓革。遠近翕然稱吾師。素有將相之材矣。世（云其因仍也守如品女其屬　出如服兒此中有殺爲手段）布遍後堂廟秋獵於山。主事輩白師曰。故事。車駕巡幸。本寺必進珍玩。不然。則有詞必有詰問。師責之曰。十方常住信施。爲出家兒。余與若不具正眼。空□施物。理應償報。汝不開本耳之線乎。當有四禍。貴爲一人。豈識吾曹之珍貨也哉。且君子愛人也以德。豈可以此取媚貽君主乎。因手錄偈一章。詣行宮進之。大蒙稱賞。有成湯狩野恢大網。呂尙漁磯侍月釣之句。誠仁人之言也。翌日。章廟入山行香。屢垂顧問。仍御書詩一章。遺之。師亦泊如也。車駕還宮。遣使賜錢二百萬。使者傳敕。命師跪聽。師曰。出家兒安有此例。使者怒曰。若然。則予當迴車。師曰。傳旨則安敢不聽。不傳則亦由使者意。竟焚香立聽詔旨。章廟知之。責其使曰。朕施財施福耳。安用對人閱禮耶。上下悚然服吾師不屈王公之前矣。此二事天下所共知者也。自餘師之隱德默行。未播於人聞者。何勝道哉。師之切於扶聖教。急於化人心也。萬分之一見之於此書乎。師應物傳道之暇。手不釋卷。凡三閱藏教。無書不讀。每有多聞。能利害於佛乘。關涉於教化者。悉錄之。目之曰釋氏新聞。將使見書而知歸。聞言而悟道。真謂治邪疾之藥石。濟迷途之津梁也。豈小補哉。有門洪覺範著林間錄。辨而且文。間有偏黨之語。後之成人之美者。未嘗不歎息於斯焉。我萬松老師之意。扶教利人也深。是以推美他宗。談不容口。此與覺範之用心。相去萬萬者也。讀是書者。當知是心矣。嗚呼偉哉。予請刊是書行於世。因爲之序。甲午上元後一日。湛然居士漆水移剌楚材題。

屛山居士金剛經別解序

佛法之西來也。二千餘祀。寶藏瑣函。幾盈萬軸。可謂廣大悉備矣。獨金剛一經。或明眼禪客。若脫白沙彌。上至學士大夫。下及野夫田婦。里巷兒女子輩。無不誦者。以斯見如閑。諳者而不問者有之。以至理匠潤望涯而退者有之。噫。信其小而不信其大。信其所見而不信其所未見。自是而非他。執一而廢百者。比比然。又何詩焉。偉哉。屛山居士取儒道兩家之書。會運奘二師之論。□□□承引雜說。錯綜諸經。著爲別解一編。莫不融理事之門。合性相之義。析六如之生滅。剖四相之鍵關。謂真空不空。透無得之得。序聞頓而有據。識宗說之相須。辨因緣自然。喩以明珠。諸佛衆生。譬之倒鏡。若出聖人之口。冥吾佛之心。可謂天下之奇才矣。噫。此書之行於世也。何止化書生之學佛者。偏見衲僧。無因外道。皆可廢藥矣。昔余與屛山同爲省掾時。同僚識此書。以爲佛[illegible]諂之具。余尙未染指於佛書。亦少惑焉。今熟釋之。自非精於三聖人

之事者歟。措一辭於此書乎。吁小人之言誠可畏哉。乙未元日湛然居士漆水移剌楚材晉卿題於大碩黃石山。

書金剛經別解後

孔子有云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是知學道未至於純粹精微之域。雖聖人亦少惑焉。昔樂天留心佛教之識中年歸崇山而修兜率。垂老為讚佛發願文。乃因起因張本其事見於本集。子瞻上萬言翻稱釋氏之弊。晚節專用佛事。臨終作神咒退出之偈。且曰著力即差。其事見於年譜。退之屢論於大顛。而稍信佛書。韓文公別傳在焉。永叔服膺於圓通。而自稱居士。歐陽公別傳在焉。是知君子始惑而終悟。初過而後悛。又何害也。屏山先生幼年排佛說。殆不忍聞。未幾翻然而改。火其書。作二解以滌前非。所謂改過不吝者。余於屏山有所取焉。後之人立志未定。惑於初年者。當以此數君子為法。乙未清明日湛然居士題於別解之後。

賈非熊修夫子廟疏

天產宣尼降季周。血食千祀德難酬。重新庠序獨無力。試向洽溟下釣鈎。

孝義永安寺請余為功德主因作疏

塵緣不逮。淹風池而有年。習氣難忘。慕祥林而未暇。適遇昭然老子。請作永安主人。乞留一笑。何須再議。為爺做笑。宛如馬耳之風。松菊新堂。便是終焉之計。謹疏。

請旭公禪師住應州寶宮寺疏

孫枝出入萬松中。便好移來植寶宮。投蔭人天正今日。不妨鼓動劫前風。

請文公菴主住王山開堂出世疏

兒大做翁。當仁不讓。便請承當。何須再勸。

請嚴菴主持東堂出世疏

西堂乘東堂。山東邊山西禪師開狗口。居士展纏腰。

請希菴主持晉祠奉聖寺開堂疏

晉祠山水冠人間。好請希公向此閑。飯了蒙頭三疊睡。逢人休說趙州關。

請學菴主持環微山寶林寺開堂出世疏

金城元有翠微山。寶剎禪林積藏閑。究請學公來領略。一瓶遊戲白雲閒。

請石州海秀首座住文水壽永寺疏（秀公萬松法嗣也）

聞道寒師退壽寧。秀公難弟亦難兄。新詩遠寄石州去。眨起眉毛便好行。

太原山開化寺灰燼之餘再興故宇請余為功德主因作疏

竊以塵緣有數。否則泰。泰則亨。聖道無窮。變則通。通則久。惟開化之故剎。實太原之名藍。兵火以來。劫灰而已。住持人固有定老功德主乃請湛然。良慰般勤。強為領略。禪心佛語。誰知教外別傳。梵剎蓮宮。更看

無中唱出。謹疏。

重修宣聖廟疏

精藍道觀已重新。獨有庠宮尚境垣。試問中州士君子。誰人不出仲尼門。

燕京大萬壽寺化水陸疏

竊以生死袁恩。便見法門不二。怨親普濟。始知憐度無私。仰惟佛陀與悲。乃是阿難張本。欲啓無遮之大會。必資有衆之良緣。但肯同心。便希垂手。謹疏。

請興公禪師開堂疏五首

竊以深達大本。何妨摘葉尋枝。截斷衆流。便是隨波逐浪。欲整雲門窟宅。必求佛覺兒孫。伏惟興公和尚。道合圓通。法傳圓照。逢人便出。方為禪子家風。戀土難移。未是衲僧氣息。謹疏。

竊以轉身就父。從來禪子宗風。借路還家。好箇衲僧消息。伏惟興公和尚。受戒崇壽。得法聖安。未聞微猷。權棲大覺。因席就請。何須特地人情。隼帖奉行。折合謾翻公案。謹疏。

竊以釋迦慳。迦葉富。無物與人。興公偷。聖安慈。慢藏誨盜。既收錐斧子。不惜破皮鞋。須要妝癡似聾。何礙將錯就錯。抱將十字街頭。便好投衙。推來百尺竿頭。更教進步。謹疏。

竊以法海彌深。曹水五派分派。化風猶扇。雲門一葉重華。興公華宗。透圓照之重關。提圓通之正令。善作降龍相。能談文字禪。開裏剔頭。最好逢人便出。穩處下脚。何礙遇緣即宗。謹疏。

竊以當年喫飯喫粥兒。聖安左錯。今日把棒喚狗子。居士風顛。你打開漆桶。徹底承當。我劈破面皮。須要相見。橫摩栗木。獨行正令。莫厭弱倚強。與據梧佛。共演梵音。好挽行奪市。謹疏。

請湘公上人住持新院仍名興教寺者因作疏

寶剎成空。隨劫灰而已滅。精盧如聖。逐化日而重新。為國報恩。可名興教。亦軸黃卷。且圖摘葉尋枝。寶殿瑣窗。何礙尋行數墨。謹疏。

德興府礬峰雲巖寺請東林老人住持疏

昔日山中養聖胎。峰中松柏手親栽。院荒松老無龍象。便請東林更一來。（公幼年在此寺。有手植松柏在焉。）

請柏嚴嚴公疏

良駒施宅渴天寧。卻請天寧舊衲僧。為報柏嚴休遜讓。閑中續出祖師燈。

利州重修宣聖廟疏

宣尼萬古帝王師。可歎荊榛沒古祠。重整庠宮闡文教。顯觀日月再明時。

安隐繡萬佛疏

余自參預政事。以文翰為疏文。恐物議挾勢故也。安隐者工巧妙天下。自創新意。繡萬佛為施。嘉其意。因破戒作此疏云。

十方三世萬如來。不犯梭頭打座開。單手元知不成拍。三臺須要大家催。

請聰公和尚住山陰縣復宿山疏（世傳文殊點化再宿於此山故得名。）

昔日文殊付復宿。當年聰老可重來。（公舊常住此山。）此山便是真佛窟。何必區區禮五臺。

題萬壽碑陰

昔遂唐西來。禪宗大播。門庭峻峭。機鋒驟馳。非世智辯聰所能曉也。其予奪之間。例有賓主。抑揚之際。不無權實。其未具透關眼者。豈克隨語注解之病哉。香山俊公和尚。受法於大明集。謂洞山之後。偏正五位。失其本意。亦行權之語。與同參燊公删之。果香鈎餌。俊公門人甕。從而勒諸石。遠發後世之一笑。噫。受師之道。而反謗之。是自謗也。何止自謗也。曹山猶子。清山諸師之道。習不足法矣。顧香山亦近世之豪邁者也。忍爲此事耶。昔雲門拈世尊初生因緣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琅琊覺云。雲門可謂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臨濟臨終謂三聖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卻。至今道法大行。是知宗門之語。一擡一搦。豈可以世間語言。定其準的也哉。若香山果無毀大明意。後之子孫。宜改覆車之轍。不然。則自有勝默老人之箴語。余手書於故碑之陰。以爲來者誡。其辭曰。燕俊與朔燊。齊是出大明。俊居住巨刹。燊衒梟獍聲。探抱洞山屍。逆扮大明睛。開兒弔淺季。搦腕皆含情。燊甘竊蠹號。掉尾求蘄醒。曲助碑其言。欺賊晚來誠。我覽取諸譬。皆彼秦築城。秦非不謀固。無德秦亦傾。上德無可德。下德方記銘。端然居上德。非碑道亦行。況聖不自會。（古德云。其是聖人法。聖人不會。）其肯自矜登。塔毋致子有。反是而未聆。目花只自見耳聲。紛誰總。雖欲信天下。未必同爲聲。不見三葉祖。削跡捨身名。兒孫愈彷立。史傳愈金經。不見北宗下。功勒石上爭。期昌竟何昌。千古招譏評。儀柔慶基取。（大明老師嘗記曰。彼有篤僕。必不得好嗣。果敗於慶柔基三人也。）玷累斯文貞。暫然質盧堂。徒裝篇宗明。

和公大禪師塔記

師本平水人。俗姓段氏。幼習儒業。甫冠。應經義舉。因閱春秋左氏傳。悟興衰之不常。慨然投筆。退居山林。年二十。乘俗出家。禮平陽大慈雲寺僧宗詩爲師。受戒披剃。頗習經論。後聞教外別傳之旨。乃傾心焉。遍歷諸方。因緣不契。師知萬松老人之聲價。照映南北。直抵燕然而見之。居數載。師資道契。始獲密許。人頗知之。丙戌夏六月。故勸農使王公爲功德主。作大齋。又崇行者和公、洎以下僚佐。專使費疏。勸請開堂出世。因住持大萬壽禪寺。師素剛致寡合。未幾。退居漁陽之盤山報國寺。建州元帥蔦公、權府朱公、彈壓樊公。聞師之名。飛疏敦請。辭不獲已。杖錫北行。詣建州黎花道院。以塞其命。未幾。示微疾。移居閭山之崇福寺養病。一日。忽召門人普淨端謂之曰。生死去來。猶空花水月。何足爲訝。遂淨髮更衣。端坐而囑後事。乃作頌曰。臨行一句。當面不諱。皓月清風。不居正位。頌畢。右脇而寂。師將順世。有本寺傳戒大師臨謂之曰。善爲道路。師笑而不答。令衆且去勿諠。衆皆出。聞師咄一聲。衆驚視之。師已寂矣。三日神光不絕。荼毘之日。頗有祥異。數州士民。焚香拜禮者。絡繹於路。師俗壽四十六。僧臘一十六。其徒迎其靈骨。藏於萬壽祖塋之側。噫。師之處萬壽也。每開而經之際。形不悍之色。由是人皆識之。臨行之際。命其徒諷尊勝咒者何哉。殊不知大善知識。臨機應物。一抑一揚。一奪一縱。若珠之走盤。千變萬化。詎可以一途而測耶。至於巨

川海和尚。平日亦行此令。執相者諷之。所謂毀梵行。掠虛者讚之。所謂無礙禪。皆失之矣。後之學者。當以此爲誡。己丑之清明。其徒屬余爲記。遂以所聞之語。信筆記之。湛然居士云。

萬壽寺創建廚室上梁文

萬壽寺創建廚室。浪著上梁文六首。幸付工人謳歌之。用光法席。

抛梁東。香積移來不犯功。卻笑維摩無手段。但將盂飯到座中。
抛梁南。底箇因緣最好參。試問助緣多少衆。前三三與後三三。
抛梁西。巧匠騎驢倒上梯。四面無門何用鎖。十方沒壁不須泥。
抛梁北。柱石宛存擎天力。欲模此樣向諸方。慚殺僧繇描不得。
抛梁上。手不傷材真大匠。盧堂窮劫鎮叢林。借與兒孫爲榜樣。
抛梁下。聊倩般輸成大廈。朝朝香飯供諸佛。永事悉無空過者。

茶榜

今辰齋退。特爲新堂頭奧公長老設茶一錠。聊表住持開堂陳謝之儀。仍請知事大衆同垂光降者。

竊以个中滋味。誰是知音。向上對題。孚逢藻鑑。伏惟新堂頭長老。名超絕品。價重諸方。黃金碾畔析微塵。除他三昧手。碧玉甌中翻白浪。別是一家春。睡鬼潛奔。使是至人無夢。湯聲微發。解救醉眼先醒。趙老三甌。盧公七椀。且是仁義中。雖然權補新陳。不得輒預甘苦。便請大家下口。且圖一衆開懷。幸甚。

約善長和詩戰書

余奉善長詩百韻。仍乞光和。集謙抑退讓。以降啓見戲。余亦戲作戰書以悴之。聊發一笑耳。

維旃蒙協洽之歲。三月甲午朔。湛然謹致書於詩將善長先生麾府。恭聞李杜齊名。已有登壇之序。元白並駕。寧興定伯之書。在昔云然。於今亦可。既久陳於師旅。宜一決於雌雄。無約而和者。必謀有備。則所以亡思在德不在險。雖粗跡於古語。受降如受敵。則爲戒於兵家。伏惟善長先生。冀北無雙。斗南第一。能投壺而講禮。善橫槊而賦詩。詞鋒折萬里之衝。筆陣掃千人之敵。將略多多而益辦。雄材一一而難陳。過險前而愈奇。見大敵而倍勇。君唱之而來挑戰。我和之以爲應兵。方及出綏。懼陳降啓。前鋒少卻。雖未損於一毫。勇氣未衰。遂引退於三舍。張飆師而誘我。遺厚利以餌余。囑曰持久。以老我師。重辭甘言。以驕我志。深藏九地。必發九天。故示以不能。將攻我之所短。倘非遊於仁術。勝亦非功。苟不推於至誠。盟之何益。此笑延耳。理亦灼然。兵不戰而屈人。可爲上策。心未服而納款。豈無詐謀。若非先見之明。徒貽後悔之誚。是以收嚴文壁。發整詩兵。比爾干。立爾矛。一乃心。齊乃力。文章燦爛。依稀蟄蟄之旗。聲律精嚴。彷彿堂堂之陣。乃一鼓而成列。決再戰而立功。願天下之英雄。惟使君與操。歎文章之微婉。非夫子而誰。竚持兵壁。願聞金諾。謹奉戰書以聞。指不多及。

寄萬松老人書

嗣法弟子從源。頓首再拜師父丈室。承手教。諭及弟子有以儒治國。以佛治心之語。近乎破二作三。屈佛道以徇儒情者。此亦弟子之行權也。教不云乎。無爲小乘人而說大乘法。弟子亦謂舉世皆黃能。任公之餌不足投也。故以是語餌東教之庸儒。爲信道之漸焉。雖然。非屈佛道也。是道不足以治心。僅能治天下。則固爲道之餘滓矣。經云。欲治其國。先正其心。未有心正而天下不治者也。是知治天下之道。爲治心之所兼耳。普門示現三十二應。法華治世資生。皆順正法。豈非佛事門中。不捨一法者歟。孔子稱夷齊之賢。求仁而得仁。死而不怨。後世行者難之。又安知視死生如逆旅。坐脫立亡。乃衲僧之餘事耳。且五善十戒。人天之淺教。父慈子孝。不殺之仁。不妄之信。不化自行於八荒之外。豈止有恥且格哉。是知五常之道。已爲佛教之淺者。兼而有之。弟子且讓之以儒治國。以佛治心。庸儒已切齒。謂弟子叛道忘本矣。又安足以語大道哉。又知稚川子尙以參禪卜之。立見其効。師皆有頌。試招本分鉗鎚一下。使知眞假。正謂此耳。呵呵。春深。萬寳爲道珍重。區區不備。

萬松老人萬壽語錄序

余忝侍萬松老師。謬承子印。因遍閱諸派宗旨。各有所長。利出害隨。法當爾耳。雲門之宗。悟者得之於緊俏。迷者失之於識情。臨濟之宗。明者得之於峻拔。昧者失之於莽鹵。曹洞之宗。智者得之於綿密。愚者失之於廉纖。獨萬松老人。得大自在三昧。決擇玄微。全曹洞之血脈。判斷語緣。具雲門之善巧。拈提公案。備臨濟之機鋒。潙仰法眼之爐韝。兼而有之。使學人不墮於識情莽鹵廉纖之病。眞間世之宗師也。略舉中秋日。爲建州和長老圓寂上堂云。有人問。既是建州遷化。爲甚萬壽設齋。師云。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又問。不是盡七百日。又非周年大祥。斷勘今日設齋。師云。月色四時好。人心此夜偏。衆中道。長老座上謳中秋月詩。佛法安在。師云。萬里此時同皎潔。一年今夜最分明。將此勝因。用嚴和公覺靈。中秋玩月。徹曉登樓。直饒上生兜率。西往淨方。未必有燕京蒸梨餡䭔。爆栗燒桃。衆中道。長老只解說食。不見有纖毫佛法。師云。謝子證明。即且致。爲甚中秋閉目坐。卻道月無光。有餘勝利。迴向諸家檀信。然轉蒸荳角。新賞雞頭。莆萄駐顏。西瓜止渴。無邊功德。難盡讚揚。假饒今夜天陰。暗裏一般滋味。忽若天晴月朗。誓定不索點燈。老師語錄。似此之類尤多。不可遍舉。且道五派中是那一宗門風。具眼者試辨看。噫。千載之下。自有知音。乙未夏四月。湛然居士漆水移剌楚材晉卿。序於和林城。

祭姪女淑卿文（今案題闕疑居士女）

維乙未之春。三月二十六日。叔湛然居士。謹以蔬食清茗。致祭於猶子嫏嬛淑卿之靈。維靈胄出遼室。支分大宗。我考賢王。夙植於令德。吾兄按察。載振於清風。汝幼奉母訓。長知父從。禪理頗究。儒學悉通。窺鄭娘之標格。有宋思之心胸。不食葷於笄年。欲爲尼於高嵩。德播人口。名達帝聰。遣使求於故鄉。有詔入於深宮。守志持節。愼心備躬。垂及知命。尙爲嬰童。古所未有。來者孰同。章奏久寧。名位日隆。上謂之女學士。人呼之官相公。屢有諫諍。多所彌縫。德殊辭輦之班。功勝當熊之馮。忽家亡而國破。歎勞盡而途窮。果全

身而不辱。示微疾而善終。正悟之名。得之於空老。徒悟之號。乞之於聲翁。信幻有之非有。如眞空之不空。來兮無跡。去兮無蹤。來無跡兮出燕山之白雲。去無蹤兮蔣和林之青松。明日灰飛煙滅後。天涯何處不相逢。嗚呼哀哉。伏惟尙饗。

和林城建行宮上梁文

抛梁東。萬里山川一望中。靈沼靈臺未爲比。行宮不日已成功。
抛梁南。一帶南山挹翠嵐。鋼築和林建宮室。鄭侯功業冠曹參。
抛梁西。碧海寒濤雪拍堤。臣庶稱觴來上壽。嵩呼拜舞一聲齊。
抛梁北。聖主守成能潤色。明堂壯麗鎮龍沙。萬世巍巍威萬國。
抛梁上。棟宇施功遵大壯。鳴稍聲散翠華來。五雲深處瞻天仗。
抛梁下。柱石相資成大廈。君臣鐘鼓樂清時。喜見山陽歸戰馬。

爲武州摩訶院勑建佛牙塔疏

佛日增輝國政和。靈牙有詔賜摩訶。因風吹火何勞力。乘手同修窣堵波。

湛然居士文集卷十四

法語示猶子淑卿

汝自謂幼年嘗禮禪空師求名。因寄頌云。父母未生前。凝然一相圓。釋迦猶不會。迦葉豈能傳。此語極妙。且道汝作麼生會。古昔以來。有志師僧。辭親出家。尋師訪道。千辛萬苦。三二十年。祗爲此一段空劫以前大事。尙有未透脫者。汝幼居閨閤。久在掖庭。未嘗用功叩參大善知識。但博尋宗師語錄。徒增狂慧。深背眞道。貢赤滑頭。於道何益。所以古人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又云。滿肚學來無用處。閻王不要葛藤看。眞良言也。只如空老所寄頌。亦論父母未生前面目。又道釋迦猶不會。迦葉豈能傳。此是何意趣。若云釋迦不會。能仁四十九年。橫說竪說。貝葉瓊函。遍滿人間。末後拈花以傳教外之旨。且道此法從何而得。若云迦葉無傳。西天二十八祖。東土歷代諸師。相傳之道。自何而來。若謂釋迦不會。迦葉無傳。這空禪師亦是佛祖兒孫。寫此頌圖箇甚麼。箇中關捩。盡在此兩句。不可不細曰參詳。余爲汝透漏些子消息。父母未生前。老夫云。水泄不通。（門云此禪家參證頌也）凝然一相圓。老夫云。針劄不入。釋迦猶不會。老夫云。非思量處。迦葉豈能傳。老夫云。識情難測。父母未生前。老夫云。三更沖世界。凝然一相圓。老夫云。半夜鬼乾坤。釋迦猶不會。老夫云。只許老胡知。迦葉豈能傳。老夫云。直饒將來。他亦不要。父母未生前。老夫云。頭圓象天。凝然一相圓。老夫云。足方象地。釋迦猶不會。老夫云。寒山撫掌。迦葉豈能傳。老夫云。拾得呵呵。老夫爲汝橫批竪判。

一用頭拈十字打開。兩手分付了也。一句子處得。可與佛祖爲師。一句子處得。可與人天爲師。一句子處得。自救不了。閑中試定看看。其成未明。若到燕然。問取萬松老子。

潤之館於忘憂門下生徒乘蹻。渠徒步抵和林城。有詩云。破帽麻鞋布腿綳。強扶衰病且徒行。區區不道圖他甚。一夜山妻罵到明。予憐而和之。

疎箭離邊正脫綳。故山清處便宜行。錢湖他日應過我。好向湖邊訪四明。

贈景賢

荼蘼藥物成邪氣。琴伴箱笙變鄭音。可惜龍岡老居士。卻教邪氣惑真心。

寄東林

東林已秀兩三枝。翻陰人天正此時。貪向龍宮翻貝葉。惱人不寄玉泉詩。(以來書云見閱藏經。故有是語。)

寄萬壽潤公禪師

林泉人笑鳳凰枝。我羨林泉歎後時。盼得人來問消息。太平和尚又無詩。

寄甘泉慧公和尚

東林枝勝桂林枝。不惜甘泉濟旱時。錢額鋼頭含笑面。可人能字更能詩。

去歲秋獮余謁龍岡。因彈秋水。龍岡出山羊一雙爲贈。渠笑曰。已過價矣。余愛客多。微鹿尾漿。今年上獵於秋山。龍岡乞以鹿尾可入藥。得數十枚。悉以遺余。因錄近和人詩數篇以報。仍作詩二絕爲引。聊發一笑耳。

秋水清聲忽變商。龍岡什遺二山羊。今年祇奉詩三首。爲報先生鹿尾漿。

去歲山羊酬過價。今年鹿尾不値錢。龍岡藥物都竭底。只得髯翁詩數篇。

和景賢贈鹿尾二絕

日暮長楊獵騎歸。西風弓硬馬初肥。今年鹿尾休嫌少。且喜君王不合圍。

禁網情思澀鹿汁。香藏久厭小兒拳。龍岡採得斑龍尾。一串穿來寄玉泉。

中秋召景賢飲

中秋北海波濤渺。好判今宵醉似泥。快請龍岡疾過我。與君同泛玉東西。

請定公住大覺疏

龍庭寶藏照人寒。與老功成住聖安。卻請定公來領略。收拾香火禮旃檀。

補大藏經板疏

十年天下滿兵埃。可惜經文半劫灰。欲析微塵出經卷。隨緣須動世間財。

武川摩訶院㪷建瑞像殿疏

郝人翻刻旃檀像。寺衆新修窣堵波。兩段因緣非細事。成功須仗大檀那。

請奧公住崇壽院

泥瓶昔日隱蟠龍。一歲重新大覺宮。卻請收雲歸舊壑。且將香火禮師翁。(泥瓶院圖道禪師真堂在焉。)

寄聖安澄老乞藥

登高回首望燕山。試道新詩怨聖安。賺得護身符子去。三年不寄大還丹。

信之和余酬賈非熊三字韻見寄因再賡元韻以復之四首

鵷鴻徒羨大鵬南。絡馬終須後驥驂。至理猶刪萬歸一。庸儒剛說二生三。透關活眼嫌金屑。戀土癡人宿草菴。寄與雲川賢太守。洗心灕盡與君參。

惱人捷徑超終南。幽黍沙堤和闕驂。幻稿安於般七七。真詮誰識後三三。家鄰荊水(玉泉也)。宜栽竹。緣在香山好結庵。斫斷葛藤窠臼後。閒家破具不須參。

鴻雁翩翩自北南。歸與何日繫歸驂。潛龍在下官初九。卻鹿無庭戒六三。洛下好遊白傅寺。濟源重覓侍中菴。袞翁自揣何多幸。昨夢齋中得龍參。(萬松老人住持大覺寺。榜其菴日昨夢。)

舊隱豐閑自嚮南。故山佳處好停驂。噴貪癡者元無一。詩酒琴之樂有三(門云野調)。菱芡香中橫短艇。松筠聲裏稱危菴。有人問道來相訪。一碗清茶不放參。

寄雲漢遠新詩四十韻因和而謝之

兌交符太乙。天和泰文昌。泛海難追鑑。封留欲學良。藏形伴珠玉。朽木厠松樟。直節心雖赤。衰年鬢也蒼。伴食居相府。無德報君王。草甲淋春雨。葵心傾太陽。大稱歸禁闕。成算出巖廊。自北王師發。平南上策長。皇朝將革命。亡國自頹綱。漢水偏師渡。長河一葦航。股肱無敢惰。元首載歌康。號令傳諸域。英雄守四方。大勳雖已集。遺命未嘗忘。萬國來馳轡。諸侯敬奉璋。兆民涵舜德。百郡仰天光。大有威如吉。重乾體自強。

碩賢起編戶。良將出戎行。太廟陳籩豆。明堂服冕裳。末朝微淺滅。皇嫡久成殃。政亂人思變。君愚自底亡。右師潛入劍。元子直臨賈。殺氣侵南斗。長庚犯玉堂。(之兩分州)弓納藏寶玉。劍永識干將。皇業超千古。天威聳八荒。元戎施虎略。勇士展鷹揚。武繼元封跡。文歸貞觀芳。宮庭敷諒鼓。帷幄上書囊。佇待卿雲見。行觀甘鳳翔。武文能迭用。威德是相當。多士思登用。遺賢肯退藏。詩書搜蟲篆。功業拯龍驤。國用俊無缺。民財昔不傷。八音歌雅頌。可戲屏優倡。聖澤傳朝露。明刑凜晦霜。水乖歷烏鵲。一混九州疆。重任司鈞石。微才匪棟梁。思歸心似醉。處愧淚如滂。嚴子終辭漢。黃公合隱商。窮通須有數。憂樂會難量。遯爰卜鍾漆。何如歸故鄉。乙未閏月上旬日玉泉書。

德新先生惠然見寄佳製二十韻和而謝之

當年職都水。曾不入其門。德重文章傑。年高道義尊。難聞博國士。恨不識王孫。詞語如蘇武。離騷類屈原。煙霞供好句。江海入雄吞。意氣輕三傑。才名冠八元。著述歸至賾。所論探深源。結稍名雖重。區區席不溫。家貧講舜禹。國難避王敦。北闕來雲內。西邊退吐蕃。勉將嚴留寄。不得細論文。遠寄雖君智。全身亦聖恩。大科宜應詔。豪氣傲司閽。學識光先哲。風流遺後昆。莫尋三島客。好話萬松軒。六塵蘇光發。三毒妄影奔。素絲忘染習。古鏡去塵昏。爐上飛寒雪。胸中洗熱煩。到家還不識。得象因忘言。心月孤圓處。澄澄泯六根。

乙未四月上休日玉泉會

子錄生朝謂之以詩爲壽予因繼其韻以遺之

巖松傲歲寒，枝幹聳千尺，月兒若待右，功名垂竹帛，我祖東丹王，施仁能善積，我考文獻公，淸白遺四壁，盛名流萬世，馨香光赫赫，余生歎不辰，西城十年客，貧困志不渝，未肯忘平昔，昔日出燕然，辰當攝提格，鵷尾得風毛，續後予無責，汝知學不學，何曾裹泥濕，爲山虧一簣，龍門空點額，遠襲周孔風，近追顏孟迹，優游禮樂方，造次仁義宅，徹夜誦詩書，廢時毋博弈，勤惰分龍豬，三十成骨骼，孜孜寢食廢，安可忘朝夕，行身謹而信，於禮順而撫，詳麟其五驟，吳鴻全六翮，爲人備五常，矣憂任與誠，成功不自滿，始知謙受益，愼毋忘此詩，苦言眞藥石，甲子重午前三日涵然居士書

歷從旋師道過東勝樂帥席上繼杜受之韻

去國十年久，還鄕兩鬢皤，三川猶梗澀，百越正干戈，東勝城無恙，西征事若何，凭高吟望久，搔首酹長河，

屛山居士鳴道集序

屛山居士年二十有九，閱復性書，知李習之亦二十有九，參藥山而退著書，大發感歎曰，拔萬松老師深攻頭疑，宿稟先知，一聞千悟，注首楞嚴金剛般若，贊釋迦文達摩祖師夢語贅談翰墨佛事等數十萬言，會三聖人理性之學，要終指歸佛祖而已，江左道學，倡於伊川昆季，和之者十有餘家，涉獵釋老，肆意一二，著鳴道集，食我園椹，不見好音，謗訕聖人，聾瞽學者，嗤潛虛氣，任私情，一讚一毁，獨去偏取，其如天下後世何，屛山哀矜著鳴道集說，廓萬世之見聞，正天下之性命，發揮孔聖隱幽不揚之道，將攀附游龍騣，騎乎若佛所列五乘教中人天乘之俗諦偏隅矣，鳴道諸儒，力排釋老，拚陷韓歐之隘黨，孰如屛山尊孔聖與釋老鼎峙耶，諸方宗匠，皆引屛山爲入幕之賓，鳴道諸儒，鑽仰藩垣，莫窺戶牖，輒肆浮議，不亦僭乎，余忝嗣宗門，室室之奧，甚爲保證，固非師心昧識之黨，如謂不然，報推影響耳，屛山臨終出此書，付敬鼎臣曰，此吾末後把交之作也，子其祕之，當有賞音者，鼎臣卽予晴屛山書甚切，不遠三數百，徒步之燕，獻的稿於萬松老師，轉致於予，予覽而感泣者累日，昔予嘗見鳴道集，甚不平之，欲爲書糾其謬而未暇，豈意屛山先我著鞭，遂爲序引，以鍼江左書生膏肓之病焉，中原學士大夫有斯疾者，亦可發藥矣，甲午冬十有五日，湛然居士漆水移剌楚材晉卿序，

用梁斗南韻

丁年學道道難成，卻得中原浪播名，吞德自慚調鼎鼐，徵才不可典璣衡，誰知東海將姿望，好向南陽起孔明，收拾琴書作歸計，玉泉佳處老餘生，

贈廷正卿

遂室東升九葉芳，曾陪劍佩侍明昌，（今寀明昌金章宗年號）學書寫盡千林葉，習射能穿百步楊，興廢人間戰白蟻，榮枯枕上夢黃粱，故山咫尺宜歸去，莫使因循三徑荒，

寄張鳴道

張君宗派自留侯，壯歲成名入士流，一代詩聲如玉振，千鈞筆力挽銀鉤，平山邂逅初青眼，汴水拾行已白頭，遙想荷花好時節，故人吟倚仲宣樓，

送省掾郭仲仁行

鼎省而今已預名，還鄕衣錦也爲榮，遼陽幹事須詳悉，速駕星軺上玉京，

送燕京高巖民行

國事煩多我政疑，上章清選俾徵收，好陪劉晏勤王事，早使錢如地上流，

和趙廷玉子賛韻

萬里龍庭白草秋，時時歸夢遶漁舟，酌殘白酒難成醉，老盡黃花無限愁，久識人心多脈政，喜逢天下已歸劉，而今子入中州去，炎惜寒梅寄隴頭，

贈東平王事王玉

聖主方思治，遠臣未奉行，憑君述此意，無得負蒼生，

同敬之繼夫子廟

天皇有意用吾儒，四海欽風盡讀書，可愛風流賢太守，天山創起仲尼居，

寄萬壽堂頭乞潤山

削玉廻巒出自然，依稀嚴寶吐雲煙，禪師手段撅山嶽，便好擔來向玉泉，

寄東林同參

東林屢有寄來詩，忙裏何嘗報一辭，豈是玉泉生吝惜，言無滋味不宜時，

寄簡堂頭

巨川生下此村牛，下頭中祇一頭，鼻孔撩天無主伴，不風流處也風流，

寄孔雀便面未萬松老師

風流彩扇出西州，寄與白蓮老社頭，遮日招風都不礙，休從侍者索犀牛，

寄倪公故人

玉泉回報故人書，問予巻玄若意無，且趁萬松鍋鐵熱，疾忙索取護身符，（明一符作衣）

送王壕行

天涯九日出龍沙，冬後多簡卻到家，饑渴功成須報我，好遊天漢上浮槎，

和介丘隱黃華韻

北海鮒魚北海鵬，予慚爲向黃華伸，奇才曾爲堪爲匹，何事唐虞不得臣，行道欲期丹鳳出，忘機且與白鷗親，龍庭萬里休辭遠，六出奇謀正須陳，

繼平陽張才美韻

才美風流自一時，因風來寄浩然詩，新朝制度知將近，晚節功名未是遲，識子固爲天下士，微君孰撫我

民瘼。按橐欲織清新何。笑我卻無黃絹辭。

德柔容許作鞍玉轡且數年矣作詩以督之

異物當時許晉卿。幾年思渴動詩情。龍庭風細沙堤軟。玉轡雕鞍正好行。

卜鄰一絕寄鄭景賢

龍沙幽隱子真家。自撥寒泉出沒沙。我願卜鄰穹帳側。旋分清酌煮新茶。

寄岳君索玉博山

玉爐精巧若雕肪。寄與髯翁也不妨。古廟多年無氣息。直消一炷返魂香。

雲中重修宣聖廟疏

槐宮悉混玉石焚。廟貌依然惟古雲。須仗吾儕更修葺。休教風世喪斯文。

寄光祖

漁陽光祖冠當時。筆法詞源我獨知。君有家雞君自厭。為何偏愛玉泉詩。

送德潤南行

燕然民庶久瘡痍。摩撫瘡痍正此時。慕吏猾胥諂君日。開緘三復味予詩。

再和萬壽潤禪師書字韻五首

疑道

不肯參禪不讀書。徒喧口鼓說真如。未能即色明真色。只道無餘已有餘。法眼凋殘浮海去。溈山寂寞少人居。一從三聖承當後。季世寥寥無瞎驢。

述懷

寶藏蹤窮貝葉書。方知真理本如如。一心不昧無生滅。萬古長空豈欠餘。妙藥更濃難忘口。長安雖肯不堪居。毛吞大海渾閑事。誰訝甌中出白驢。

警世

看盡人間萬卷書。較量佛法總難如。本無妄我剛淬礪。幸有回波好乞餘。方丈名由真碧海。含元古殿是皇居。行人半老家何在。終日騎驢卻覓驢。

傷時

金馬門前數上書。子虛新賦笑相如。萬言鏖筆才無敵。六國縱橫智有餘。千里兵車討奸宄。五更朝馬候興居。功名賺得頭如雪。不悟幽園如麝驢。

投老

黃髮疏拳架上書。篇中滋味更何如。伴閑美竹千竿許。養老田園二頃餘。睡起焚香誦圓覺。興來緩杖品幽居。（此曲音有）夕陽半下由偏好。吟入煙霞穩跨驢。

贈景賢玉潤鳴泉琴

玉泉珍惜玉泉琴。不遇高人不許心。素軫四三排碧玉。明徽六七粲黃金。臨風好奏朝飛曲。對月宜彈清夜吟。（渠能彈朝飛清夜吟）贈與龍岡老居士。須教下指便知音。

丙申元日答景賢詩

龍沙一住二十年。獨識龍岡鄭景賢。詩筆饒君甘在後。琴棋笑我強爭先。冷官何啻成文樂。歸計猶存谷口田。劫外壺天無景。請分勸印祖師禪。

景賢作詩頗有思歸意因和元韻以勉之

我訪龍岡老。珠璣咳唾閒。酒熟香馥馥。琴清水潺潺。王吉（名河）中栽菊。和林也有山。但能放心下。何處不安閑。

景賢召余飲以事不果翌日余訪景賢值出余開樽盡醉而歸留詩戲之

昨日命我初無興。今日尋君不在家。不問主人都飲盡。醉令倒載黑氈車。

和景賢召飲韻

書滿穹廬酒滿樽。龍岡留我謝殷勤。琴中別有無絃曲。醉裏閑懷堪似君。

丙申上元夜夢中有得

超佛越祖透真空。也與溈山說夢同。面覩眼睛鼻孔裏。大千沙界一毫中。

送門人劉德真征蜀

門第遼陽劉德真。剛直木訥近乎仁。憐君粗有才學術。師我精通天地人。今日從軍征兩劍。他時擁旆入三秦。三辰醻驗須吾子。剛作天朝賀曆新。

送門人劉復亨征蜀

誠之識我二十年。不讀經書不學禪。慢爾儒冠好投筆。過人勳業好加鞭。浣花溪畔春如畫。濯錦江邊酒似川。壯歲從軍真樂事。鄧侯遺躅勉爭先。

趙州柏樹頌

古佛猶存舊道場。庭前依舊柏蒼蒼。莫謗趙州無此語。禪林奔走錯商量。

黃龍三關頌

我手何似佛手

稱頭斤兩須端的。知少毫釐不可欺。函關辨認合同券。未肯輕輕放過伊。

我腳何似驢腳

行令如同車腳圓。你三文後我三錢。直饒道底分明是。也是當年騾鶻禪。

如何是上座生緣

只打野盤無寺宿。不供糊口趁村齋。上戶莫吞虛物□。借問無得錯推排。

和太原元大舉韻（今案曲和元大舉之詩疑誤）

魏帝兒孫氣似龍，而今飄泊困塵中。君遊泉石初無悶，我乘鈞衡未有功。元氏從來多慷慨，丼門自古出英雄。李唐名相沙陀在，好與微之繼舊風。

喜和林新居落成（今茲和林在虜倫之四有闕特勤碑）

登車擬賦我怡顏，飽看和林一帶山。新構幽齋堪假息，不閑閑處得閑閑。

題新居壁

舊隱西山五畝宮，和林新院典刑同。此齋喚醒當年夢，白晝誰知是夢中。

太原修夫子廟疏

丼門運歲不年豐，証父攘羊禮義空。既倒狂瀾扶不起，直須急手建庠宮。

和林建佛寺疏

龍沙玄教未全行，故緊精藍近帝城。須仗檀那垂手力，一輪佛日煥然明。

剡源集

附札記

戴表元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剡源集三十卷。元戴表元撰。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人。宋咸淳中。登進士乙科。除建康教授。遷臨安。又遷行戶部掌故、國子主簿。皆以兵亂不就。元大德中。以薦除信州教授。調婺州。移疾歸。再以修譔博士薦。不起。終於家。事蹟具元史儒學傳。表元所著剡源集。明初上於史館。宋濂嘗序而刻之。凡二十八卷。其版久佚。此本乃嘉靖間四明周儀得其舊目。廣爲蒐輯。釐爲三十卷。表元後裔洵、復梓行之。王士禎居易錄稱。海寧刻剡源集四卷。乃黃宗羲所選錄。非完書也。表元少從王應麟、舒岳祥游。學問淵源。具有授受。顧嗣立元詩選小傳稱。宋季文章氣萎薾而詞骫骳。帥初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其學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潔。化朽腐爲神奇。閒事摹畫。而隅角不露。尤自祕重。不妄許與。至元大德閒。東南之士。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時。帥初一人而已。又引宋濂之言曰。濂嘗學文於黃文獻公。公於宋季詞章之士。樂道之而不已者。惟剡源戴先生爲然云云。於元人之中。推之獨至。今觀其詩文。信嗣立所論不謬也。

元史本傳

戴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七歲、學古詩文。多奇語。稍長、從里師習詞賦。輒棄不肯爲。咸淳中、入太學。以三舍法。陞內舍生。旣而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教授建寧府。後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大德八年。表元年已六十餘。執政者薦于朝。起家。拜信州教授。再調教授婺州。以疾辭。初、表元閔宋季文章。氣萎薾而辭骫骳。骳弊已甚。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時四明王應麟、天台舒岳祥、並以文學。師表一代。表元皆從而受業焉。故其學博而肆。其文淸深雅潔。化陳腐爲神奇。蓄而始發。閒事摹畫。而隅角不露。施於人者。多。尤自祕重。不妄許與。至元大德閒。東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時者。唯表元而已。其門人最知名者曰袁桷。桷之文。其體裁議論。一取法於表元者也。表元晚年。翰林集賢。以修撰博士二職論薦。而老疾不可起。年六十七卒。有剡源集行于世。當表元時。有四明任士林者。亦以文章知名云。

戴剡源先生自序

先生姓戴氏。名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其世譜可知者。六代祖、居奉化縣小方門。三傳而徙坊郭。又再傳而徙剡源之榆林。先生生淳祐甲辰。五歲知讀書。六歲知爲詩。七歲知習古文。十五始學詞賦。十七試郡校。連優。補守六經論。即厭去。遊杭。作書言時政。激摩公卿大人無所避。杭學每歲貢士。得三百員。試禮部。中者十人。入太學。謂之類申。二十六歲己巳。用類申入太學。明年庚午。試中太學。秋、舉。歲終。校外舍生。試優。升內舍。辛未春。試南省。中第十名。五月對策。中乙科。賜進士及第。授迪功郎。昇學教授。癸酉冬。起。昇及乙亥春。以故、歸舊廬。改杭學教授。辭不就。既而以恩。轉文林郎、都督掾、行戶部掌故、國子主簿。會兵變。走避鄞郡。及丁丑歲。兵定。歸鄞。至是三十四歲矣。家業貧。燬動之餘。衣食益絕。乃始專意讀書。授徒賣文。以活老稚。鄞居度亦不可久。遂買榆林之地而廬焉。如是垂三十年。執政者知而憐之。薦授一儒學官。因起教授信州。喟、足矣。大德丙午。歸自信州。時體氣益衰。而婚嫁漸已畢。即以家事屬諸子。使自力業。以治養具。然性好山水。每杖策。東遊西眺。不十里。近才數百步。不求甚勞。意倦輒止。忘懷委分。自號曰剡源先生。因以名其集。或稱質野翁、充安老人云。

重刻剡源集序

余自垂髫時。游泮宮。見稱所謂剡源先生者。歸言之家大人。始知其爲先世也。稍長、見其遺文一二。因訪求其全藁。始知有剡源集。宋景濂學士爲司業時。嘗敍而刻之太學。而竟無從得之。既而友人周羽可好其文。極力訪輯。頗得其全。而多所訛脫。余嘗從借得。手抄之。日夕實味。始知前輩爲文。其命意措辭。必有準繩。不苟馳騁。以衒奇巧。每欲刻之。以程後進。而力未能也。邇以承乏來典南太學事。因求宋公所刻遺板。而無有矣。乃稍加校訂。命工鋟梓。以完太學之舊。嗚呼。先生舉宋咸淳進士。未幾而國祚遷改。東西奔竄。甘於窮老。時江南搜訪人才。使者如織。先生名傾一時。而竟不之及。晚乃強就一儒學官。而無何即棄去。此可以窺先生之心矣。晉陶元亮辭爲彭澤宰。而日娛於詩酒。千載而下。非有精詣之士。孰能知其解哉。余嘗謂淵明非詩人。而先生亦非文士。蓋無意於詩文。而詩文自不得不工者。此所以爲難及也。余故因刻既成。而敬識之。以告世之學詩文者。萬曆辛巳春仲。四明剡溪後裔戴洵謹敍。

刻剡源集小引

刻源先生集。集宋剡源戴先生作也。先生生淳祐中。以舍生高等。登進士乙科。累教授建康、臨安。而雅好山水。閒一濡毫摛藻。爲古文辭若詩。往往匠心而成。追古作者。有聲藝林。然先生輒又斂菁祕之。故非以此獵入世名者。至世之升沈晦顯。倏忽變態之嘗其前。一視如飛霞飄風。歸于烏有也。以故趙孟頫黃文獻諸公。一稱先生爲江南夫子。一樂道先生不輟。及郡國志乘所記載。先生高標逸韻。如升霄紫霞中人。不啻古所稱田子方魯連之匹。爾先生於仕進既澹如。又不喜標揭爲名高。遂令曠世後無知先生者。迄于我明。宋潛溪氏爲一代鉅儒。博綜群籍。搜訪遺編。得先生之文于殘篇斷帙之中。序次而表章之。顧于今幾三百年。所而先生諸作炳然。藏于國史。副在名山。直與前代作者韓歐諸大家。並垂不朽。其於人世名。又烏乎逃焉。語有之。日月之光。匪爝火。雨露之澤。匪桔槔。所從來遠也。先生歿數世。有孫愚齋公。起家進士。爲明天子侍從之臣。尋擢司成。教兩都國子。教行古誼。以身率先士。自勝冠以上。爭自修飭。以期無負司成公教。而礪亦承乏南雍。備司成公屬。叨受知遇。黎膺校閱。得縱觀先生之文。而因知司成公所以有今日者。其樹德發祥。蓋有本歟。司成公不以礪不文。屬爲之引。顧安能爲先生志萬一。而愚疑司成公命。輒拜手僭引其端云。萬曆辛巳仲秋。賜進士出身。廸功佐郎。南京國子監助教。後學東吳周汝礪頓首拜書。

戴剡源先生文集序

濂嘗學文於黃文獻公。公於宋季詞章之士。樂道之而弗已者。唯剡源戴先生爲然。濂因日購先生之文。絕不能以多致。會有詔纂修元史。命濂總裁其事。事有闕遺者。遂以上聞。遣使訪于郡國。濂以謂先生著作。有關於勝國宜多。乃與從者入鄞。徧求之。鄞先生鄉國。庶幾有得之者。曾未幾何。果以剡源文集二十八卷來上。濂始從而覽焉。因而作曰。辭章至於宋季。其敝甚矣。公卿大夫視應用爲急。俳偕以爲體。偶儷以爲奇。靦然自負其名高。稍上之。則穿鑿經義。隱括聲律。孳孳爲華世取寵之具。又稍上之。摭掠前修語錄。佐以方言。累十百而弗休。且曰。我將以明道。奚文之爲。又稍上之。騁宏博則精麤雜揉。而略繩墨。慕古奧。則刪去語助之辭。而不可以句。顧欲矯敝。而其敝尤滋。私自念詞章在世。如日月之麗乎天。雖疾風暴雨。動作無時。將不能蔽蝕其精明。獨怪夫當時之士。奚爲乏一人障其狂瀾耶。復念豪傑之士。何代云無。區區所見孤陋。故鮮能知之。非誠然也。及覽先生之作。新而不刊。清而不露。如青林出雲。姿態橫逸。而連翩弗斷。如通川縈紆。十步九折。而無直瀉怒奔之失。嗚呼。此非近于所謂豪傑之士耶。蓋先生七歲。即知攻文。咸淳中。入太學。以三舍法。升內舍生。既而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調教授建康府。又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會宋亡。爲元執政者薦之。起爲信州教授。先生年已六十一矣。尋遷婺州。以疾辭。後六年。終于家。初先生既擢第。憫宋季詞章之陋。即濯然自異。久之。四方人士。爭相師法。故至元大德間。

集南文章大家。皆歸先生。無異詞。先生之沒。僅六十年。已罕有知其名若字者。殊可哀也。濂在史局。既命輯入儒學傳中。及司業成均。復將錄其剡源集者。歸以示諸人。而先生之鄉。有夏君閎者。來爲國子學正。方與先生之孫貢先謀刻于梓。夏君遂以題詞爲請。且謂知先生之深者。唯黃文獻公。公既不可作。子幸無讓。于是忘其僭踰而爲序之如此。嗚呼。豐城之劍。荊山之玉。縱埋沒泉壤爲已久。神光上貫於雲漢者。終弗能掩也。其先生之文之謂乎。先生諱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

洪武四年秋八月望日金華後學宋濂謹序

重輯戴剡源先生文集序

余自束髮時。耳先進言。即知邑有鄉先生曰戴剡源先生者云。元史傳。先生學博而肆。爲文清深雅潔。化陳腐爲神奇。及閱邑志。得中所載先生文一二。讀之。鏗然矣。鏘然矣。先生之文不特志所載已也。意先生里中人。染化爲近。必有悉得先生之文者。於是詢之先生里中人。里中人弗知先生文矣。即知。亦罕有藏者。乃更詢之文學士。文學士有錄先生文者矣。錄非先生全也。嗟夫。先生之文。儒訛翻淺。宗旨道原。明體發微。矩式才彥。若大車行塗。而險者易者弗能舍也。若利器宜用。而大者小者弗能外也。若布帛菽粟。資民生活。而千百世弗能越也。乃今迺先生之沒。僅二百餘載耳。而先生之全文。卒不可得而見。豈先生在當時。輕重著作不安與人以故。修文之士。罕有常誦。終鮮流布也與哉。噫。非然也。文之上下隨乎時。時之取舍存乎人。人之輕重由乎世。世之崇尙係乎好。尙不以好。而世之重者輕矣。世罔攸重。而人之取者舍矣。人不知取。而時之上者下矣。先生起家宋咸淳進士。未幾。而元胡當王。明寶淪喪。則時非熙隆之時。世非熙隆之世。而人非禮重文學之人。知先生者惟趙孟頫氏。以江南夫子歸先生耳。他何能尙。可俾世流布也耶。此先生甘心窮約。屢遷居止。爲避地計。而終不肯以文字擅名人間。其先生不得已之意乎。至我明德隆盛。彰文起學。始求先生之文。采入史館。而太史宋景濂氏。復序首簡。以表先生。於是學士大夫。既知有先生。而又知有先生之文矣。然布之未廣。而家藏人錄之卷。或散于衰微。或壞于水火。往往好

尙文學者。知重先生。而不克得先生之全文以資多識也。嗟吁惜哉。嘉靖丙辰。余過進士家。偶得先生全集之目。閱之。輒躍然喜曰。此足以綜先生之文矣。乃持是博訪。苟有所得。無論單篇斷簡。即手抄之。積至十五六年。而先生之文始全矣。獨詩集一部。僅備諸體。而散落尙繁。然後之人。有能舉一而知三者出焉。則先生之詩教可無限也。隆慶壬申。余承乏西蜀。遂攝之官。退食之暇。復躬校閱。區分類聚。勒成三十卷。命吏繕寫。獲成全集。庶幾後之學者。知四明文獻有如先生。而軌範文章。不獨韓蘇諸大家爾矣。因爲之序。以識始末云。萬曆元祀歲在癸酉夏孟。四明後學華東周儀羽可甫書于巴渝之官舍。

剡源集目錄

元史本傳
剡源先生自序
第一卷
記
仁壽殿記
奉化州學興鑄記
和靖書院記
奐化書院記
稼軒書院興造記
綠峰義塾記
洛陽獨樂書堂記
溧水州中正堂記
當塗戶曹掾續題名記

奉川驛記
三江鹽場興造記
臨池亭記
寒光亭記
耿氏時思亭記
喬木亭記
紫芝亭記

第二卷

記

遺安堂記

秀野堂記
濟華堂記
質野堂記
愛蓮堂記
廣心堂記
居清堂記
陳氏不礙雲山堂記
水心雲意樓記
困學齋記
清容齋記
養心齋記
學古齋記
愛日齋記
謙益齋記

第三卷

記

清峙軒記
容膝軒記
餘軒記
省軒記

清茂軒記
恕軒記
蒼翠樓記
光安閣記
松風閣記
拂雲閣記
清寓記
壽樂行窩記
芷屋記
擷晉山房記

第四卷

記

陶莊記

董可伯隱居記
玉林記
蘋隱記
泳谷記
文溪記
西村記
秋山記
中枝山葬記
丹泉巽記
唐畫西域圖記
崇勝寺長生燈油局記
山陰慈恩院法華會記
寶陀山所見記
損庵記
竹溪道院眞武祠記
順寧庵記
西原庵記

第五卷
記
會稽唐氏墓記
鄮山記
戴氏剡源張村葬記
小方門戴氏居葬記
計籌山昇元報德觀記
程母二夫人祠堂記
固海宿雲山崇勝寺記
天壽報本寺記
法華寺興造記

第六卷
記
杭州祐聖觀記
婺源羊鬪嶺施水庵記
重建瑞龍威德寺記
邢州秀野堂記
徐氏報恩閣記
此樂堂記
冰雪相看之居記
曉香堂記
先天觀記
盧室記
第七卷
序
春秋法度編序
通解箚辨序
讀易蠡測序
左氏窺斑序
于景龍註朱氏小學書序

陸宣公奏議精要序
汴略序
急就篇註釋補遺自序
左氏蒙求序
伍典蒙求序
呂國應君類書蒙求序
奇童烈女寶鑑序
程宗旦古詩編序
趙子昂詩文集序
尚書小傳序
天原發微序
先天圖義序
老子原旨序
王伯善農書序
禮部韻語序
齊東野語序

第八卷
序
潘可大孫子釋文序
大學中庸孝經諸書集解音釋序
仇仁近詩序
初寮王先生摘稿序
方使君詩序
桐江詩集序
周公謹弁陽詩序
張仲實文編序
趙君理遺文序
陳無逸詩序
李時可詩序
胡天放詩序

張君信詩序
張仲實詩序
白廷玉詩序
陳季淵詩序

第九卷

序

湯子文詩序
陳晦父詩序
洪潛甫詩序
許長卿詩序
李元凱詩序
董叔輝詩序
趙生詩序
國南仲詩後序
長汀和漁歌序
朱伊叟詩序
劉仲寬詩序
方端叟詩序
吳僧崇古師詩序
圓至師詩文集序
魁師詩序
瑜上人删詩序
珣上人再删詩序
余景游樂府編序
王德玉樂府倡耆小序

第十卷

序

富春孫氏族譜序
秣陵翁氏譜序
李氏族譜後序

戚氏家集序
衷中雜詠圖詩序
旌表節婦徐夫人詩序
賈母滑氏夫人詩序
東平杜氏新修宗譜序
楊氏池堂燕集詩序
牡丹燕席詩序
八月十六日張園翫月詩序
北山小序
遊雲門若耶溪詩序
遊南巖詩序
陵陽牟氏壽席詩序
城東倡和小序
遊蘭亭詩序
客樓冬夜會合詩序

第十一卷

序

王丞公避地編序
王敬叔詩序
厲伯玉詩文稿序
紫陽方使君文集序
恆莊詩序
千峯酬倡序
陸孟孫字士宗序
袁鈞字德衡序
史景正字序
陳處度字序
王一初名字序
曹仲達字序
袁氏子字說序

史昭父字序
王仲昭字說序
第十二卷
序
陳公輔字序
陳養直字序
陳同與其弟周字序
字三友序
陳景惠諸子名字序
陳氏三子字序
趙氏二子字序
曾氏四子字序
唐氏十子字序
凌氏二子字序
朱使君七子字序
張蘭之字序
道上人字逢原序
陸原章字序
送袁伯長赴麗澤序

第十三卷
序
送屠存博之婺州教序
送白廷玉赴常州教授序
送盛元仁赴吉水教授序
送杜子問赴學官序
送杜孟傳之石門洞序
送高虎臣序
送趙生遊吳序
送賈敏求序
送貢九萬詩序

送孔明遠序
送唐君儒序
送王子慶序
送陳養晦遠遊序
送鄭若晦遊建業序
送鄭聖與遊闕里序
送方中全北行序
送張叔夏西遊序
送王月友遊華陽洞序
送羅壽可歸江西序
送葉茂叔之淮安序
第十四卷
序
送鄧善之序
送賈仲章序
送曹士圖序
送吳州判還番陽詩序
送趙學古歸永嘉序
送老甘秀才序
送宋吾省序
贈曹子貞編修序
贈黃彥實序
贈龔子敬序
贈相士歐陽生序
贈談星者謝生序
贈李公度歸三茅山序
送郭以南爲道士北遊序
送慶上人謁陳使君序
送恩上人歸雲門序
送子虛上人北遊序

朱尉開伯求葬親費序
送鉛山王亦誠歸鄉序
送柳道傳赴江山序
送鄭南仲赴昌化主簿序
送謝仲潛序

第十五卷

墓誌

安陽胡氏考妣墓誌銘
曾君墓誌銘
吳君墓誌銘
楊氏考妣墓誌銘
游縣丞墓誌銘
故玉林項君墓誌銘
故禮部進士徐君墓誌銘
游鄉貢墓誌銘

第十六卷

墓誌

吳孺人江氏墓誌銘
單君範墓誌銘
趙君理墓誌銘
陳府君功父壙誌銘
伯妣袁氏夫人遷葬墓誌銘
故道錄章公墓誌銘
康濟甫墓誌銘
故瀏陽教授李君墓誌銘
樓府君墓誌銘
孝壽胡先生墓誌銘
張允甫墓誌銘
李思宣墓誌銘

第十七卷

墓表　墓碣

宋氏墓表
徐使君墓表
五山陳公墓表
徐耕道遷葬碣
周府君碣

第十八卷

題

題滕氏族譜
題新刊袁氏孝經說後
題徐可與詩卷
題陸淵南遺文抄後
題呂復初所藏大父放翁二詩卷
題寶葉眞
題獎孝尉卷後
題董壺醇詩後
題趙考成遺事後
題姚秀實家藏陳所翁畫龍
題坡書歐陽公醉翁圖
題蜀蘇氏族譜後
題天台吳康齋公家藏朱文公遺墨
題貫休畫羅漢
題鄧秀才蘭亭小本
題秦景山遺藁
題曾道士祠師詩卷
題王秀才蟹山籤詩
題趙凝仲詩稿後
題畫
又
題盧鴻章草堂圖

題陳留仇公訓子詩後
題畫卷
題十一子像
題胡環報恩圖
跋劉文節公帖
題溫上人心經
書張浮休郴行錄後
題梅庵柴君自書所作詩後
題孫常州摘藁
題趙郎中詩卷
題馮仲友詩卷
跋史和旨詩卷
題萬竹王君詩後
題賈子西詩卷後
題王氏寓庵遺藁
題袁通父詞卷
題京兆劉侯事後
題雙溪王晦仲讀易筆記後
題婺源武口王氏世系
題周氏先世書帖

第十九卷

題

題趙子昂摹龍眠飛騎習射圖
題明皇聽樂圖
題洪崖圖
題怪水疏篇
題石鼓攷
題蘇氏三帖
題李嬌叔帖
題趙侍郎誥

題渡江諸賢帖
題方公刪定家藏諸賢墨蹟
題王初寮家帖
題滕翁書坤六二文言帖
題陳了翁合浦與弟帖
題翁舜咨所藏文丞相梅堂扁
題王希聖續漢春秋後
題茅生劉字後
題王理得山中觀史吟後
題陳強甫樂府
題陰符經後
題趙子昂琴原律略後
題王徵仲孝弟類編後
題太學登科題名後
題唐師善談乘
題沂州先賢攷
題鄮寶行紀後
題李常鄉試藁
題陳提學講義後
題徐山長講義
題王教授瀟湘講義
題陳獻肅公邦彥遺事後

第二十卷

跋　銘　箴　贊　述　碑

跋濂溪二程諡議
跋宋元獻韓獻肅二公流盃小飲倡和詩帖
跋吳侯二蜂說
瓶城軒銘
周氏森軒銘
昉軒銘

朱漆印匣銘
復心齋銘
遯齋銘
寸屋銘
君子軒銘
奉化州庠小學箴
袁氏字箴
眞贊二首
仇仁近眞贊
鮮于君眞贊
周義烏眞贊
徐仲彬眞贊
單吉甫判官眞贊

韓仲友眞贊
任仲端題眞
蟾上人眞贊
東坡雨行圖贊
蘭石贊
畫鬼戲贊
畫龍贊
千戶高君行述
東平趙氏述
奉化知州于伯顏去思碑
王氏子葬述

第二十一卷

賦

可竹軒賦
耕寬堂賦
寄安齋賦
一大庵賦

竹坡圖賦
縮軒賦
喜友堂賦
息齋賦
容容齋賦
靜軒賦
胡麻賦
蠅虎賦
碧桃花賦
觀漁賦

第二十二卷

史論

讀司馬穰苴傳
讀吳起傳
讀孫武傳
孫臏附傳
伍子胥列傳
孔子弟子傳
蘇秦傳
張儀列傳
樗里子甘茂甘羅魏冉白起王翦列傳
孟子荀卿列傳
范雎列傳
樂毅列傳
藺相如列傳
田單列傳
魯仲連列傳
伯夷叔齊列傳
孔子弟子傳總論
商鞅傳

孟嘗平原信陵春申四君列傳
第二十三卷
雜著
讀國語
讀孔叢子
讀蔡氏獨斷
辨孔璧傳
佩韋辨
篆亭二氏誡
貓議
祭文
衆祭徐子方承旨文
祭張復山長文
祭趙丞文
代千奴監司歸祭祖考妣文
代祭王右軍祠堂文
祭告榆林廟文
祭張村千廝奧山神文
遷奉祠堂文
偕學謁先聖文
先儒祠文
鄉賢祠文
土地文
中丁遷先賢祠文
祭徐舜吳氏夫人文
榆林瓦嶺廟上梁文
第二十四卷
書啓
通謝張可與參政書
趙氏婚啓

回孫氏婚啓
回徐氏婚啓
范氏婚啓
舒氏婚啓
回弋陽趙教授啓
通燕右丞啓
通蘇教授啓
回凌德庸諸公啓
回舒子燕送鵝酒啓
代太學同舍內優成謝賈平章啓
疏
觀氏開營造疏
石屏戴式之孫求刊詩板疏
抄題刊傷寒書機要疏
蒙古崔教授求路費疏
萬戶府新提控求仕疏
趙道人北遊疏
翁舜咨疏
代史承奉謝安醮疏
鄧君疏
城隍廟修造疏
傳
三歎者傳
劄子
回袁通父秀才送喜詞并物劄子
說
漁說
論
寓論
第二十五卷

講義

先進於禮樂　一章
子與人歌而善　一章
孟之反不伐　一章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　一章
子以四教　一章
故至誠無息　三節
德不孤　一章
謙尊而光　二句
菁菁者莪　四章
仲弓爲季氏宰　一章
觚不觚　一章
回也其庶乎　一章
子罕言利　一節
祭如在　一節

第二十六卷

講義

子路人告之　一章

曲禮曰毋不敬　一章
天在山中大畜　一節
天官冢宰以九　一條
說命惟學遜志　一條
子路使子羔爲　一章
中庸其至矣乎　久矣
良治之子　馬前
善人爲邦百年　一章
伯夷叔齊不念　一章
後生可畏　一章
滄浪之水淸兮　二節
惻隱之心仁也　八句

第二十七卷

古詩五言
九十八首
排律
一首

第二十八卷

古詩七言
六十五首

第二十九卷

律詩五言
一百首
律詩七言
四十九首

第三十卷

律詩七言
五十九首
絶句五言
二首
五雜組
絶句七言
八十八首
扎記附

剡源集卷第一

元 戴表元 撰

記

仁壽殿記代阮侯

慶元路奉化縣學仁壽殿成。縣尹丁濟以書詒於同知總管府事阮麟翁。曰。願有所述。麟翁曰。嘗學詩。而竊聞詩之說。曰。天下之生。未有無本者也。萬物本乎天。爲之子者本乎父母。而民本乎君。是三者仁之至也。而有報。物莫壽乎天。天之壽。不待物願之而壽也。然而孰不願之。若人子之壽其父母。則苟可以願者。無不至矣。此報之道也。昔者周之始興。其詩有七月。周之極盛。其詩有鳧鷖既醉。周至于文、武、成、康。而仁其民至矣。其民如天如父母以懷之。懷之不已。則詠歌之。詠歌之不已。則相與持酒醪飲食。具樂舞。設祝嘏以壽之。此人之情。亦報之道也。然獨至于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常棣、伐木之燕樂。天保之歸美。則疑若君私仁其臣。臣私壽其君。而民無所與。久而知之。則鹿鳴諸詩之所燕樂者。即周之親賢中外諸臣所託命以仁其民者也。天保之歸美。則諸臣采諸其民而獻之。即其平時持酒醪飲食。具樂舞。設祝嘏。而欲以壽其君者也。噫乎休哉。洪惟皇元纘宋御宇。奄有諸夏。聲弓偃鉞。而天下戢其威。蠲征緩獄。而天下頌其

平。維茲海邦。遠在數千里外。慈仁所加。無間軒陛。故詔書每下。斥鹵之甿。巖穴之叟。投紼植耒。讙喜出涕。誠可謂千載一時。太平混合之嘉會。而麟翁及濟。適于此時。分受國邑。何榮如之。始麟翁佐治宜城。濟實爲附屬。迨麟翁之來。復相際接。誠嘉其廉明肅給之材。而出之以豈弟樂易。庶幾乎知古諸侯之職。而無愧于詩人之所稱說。今又因斯民休養之餘力。不煩尺符寸箠。而斯宮鼎成。以彰尊君報本之意。麟翁安敢不發揚而褒侈之乎。若夫作爲一代聲歌。以追繼風雅。使天子仁聲令聞。無疆無極。則學館諸生。必有美其事者。麟翁願竊有俟焉。至元壬辰秋七月望。

奉化州學興築記

古之齊民。一名爲儒。則其人所以自待。與官府所以待之。皆異。至於學校。雖有常居。而發政出師。養老習射獻馘聽獄之類。無不在焉。然方其盛也。有優禮以乞其一言。俗之既衰。乃或欲毀之。而杜其議。政俗之發衰。上下始尊守夫子遺言以爲法。故有廟以嚴鬼神。而有學以明禮樂。吾奉化猶爲縣也。廟學棟宇。毀爲兵廢。襄賁丁公濟來爲尹。與之。縣既升爲州。相距不十年。而垣籬不修。衢防曠空。荊蓁被之。蹊隧生焉。某郡王公某來爲守。悒然歎曰。茲非吾職乎。即與同寮議興之。計其役賦。板栽均丈。例章逢樂輸。胥徒驩從。不累旬。百堵齊立。于是增繪象。施藏帷。鼓饌之室。嵩呼之殿。風雩之亭。齋衿之舍。缺完仆興。縛補茅塞。闔游有禁。觀眺有節。偃憩有適。瞻展有敬。重扃穹屏。修齋清浸。于相仍。雲行星輝。噫乎美哉。州之耆老。遂相與燕樂。而謀勒文以頌公之賢。著公之惠。余自齠齔。嘗從父兄居游庠序間。見魁儒鉅公。無慮百數。皆修衣冠。隆闕閱。歲時燕毛序坐。談古今久近文獻。亦或雌黃當世人物。孩稚立聽不倦。歸必充然有得。以余之愚。至今猶能縷縷記憶本末。如昨日也。每課試。縣大夫親命題。第肯格。慈愛教督如子弟。及以事相見。酬答如客。于時風淳氣厚。上下情義周洽。與前所稱古俗。殊爲未遠。顧彈然眉顏。亦復蒼皓。猶幸及身爲賢侯之氓。狎見廟學之興。而詠歌德化之成。良可自慶。因爲摭實記載如右。而併錄所聞見一二。以厲吾黨。亦務謹重修飭。以稱官府見厚之意云。大德五年。歲在辛丑冬十一月望。

和靖書院記

越會稽五雲鄉之石帆里。故侍講侍郎和靖先生尹肅公之墓在焉。肅公洛人。以學行名節爲程門高弟。顛關載而南。蓋晚年遂寓居越。死又葬越。越人嘉而祠之也宜。元貞丙申冬。部使者曹南完顏公貞按越。有詣門下而言。曰。越雖山州。而多儒先故實。爲時興文郡國有名賢者。許即祠建塾。徽朱文公以澄仕嚴。戴處士王右軍以隱居。皆自教典有如。肅公生依死藏于越。乃祠而不塾。非闕典。前使者河南狄公。嘗草創籌度。不果就。惟公圖。公聞之興。曰。豈不在我。郡屬其事學官。學官以聞于提舉。學事以諗于郡。若宜嚴使。以上於省府。報下如請。先是。議易地于禱瑞宮之傍。以爲址。黃冠師世業也。不便。曹南公與郡侯忽哥兒通議。躬往相視。而得今卜。北山寒。南日鑄。東攢風。還而西石帆。石帆之陰。即肅公之墓。岡巒縈環。墟聚綿密。越之名蹟。秦皇酒甕。射的玉笥。陽明洞天之屬。一一在目。咸曰。蔚乎壯哉。議既定。里士亦發藻治弟震以地之比近者。欣然相成。其在民產。猶有所礙。則郡侯通議公捐俸金厚價買之。而址始完。乃以大德

丁酉季春起工。訖明年戊戌仲秋。日幾五百有奇。鋤荒起廢。而成祭室講堂藏修之處。庖湢之舍。凡爲盤一百有六十、祭器皆所無有。而新治銅陶七。斵竹木製之者。爲事九十四。通塾之址。及田土之隸于塾者。爲畝二伯。其役之速。而民不病其勞。其費之鉅。而士不知所出。塾成。扁之曰和靖書院。而相與伐石。願記其始末。余惟天下之事。雖有皆知其盡善者。必人與時相値。而始能成。古之人賢有道德。可師於鄉。則死而祭于其社。在禮謂之樂祖。又凡始立學。必求其國之故而祭之。以爲先聖先師。國無其故。然後不得已合于鄰。肅公之賢。其在越也。謂之當祭于社。謂之當爲儒祖。苟立學而求其故。謂之當爲國之先師。此事之甚善者也。然積之久。而無人爲之。有爲之矣。而不能成。迨至于今。始値曹南公以材御史高選。持節而來。實廉勁知大體。郡侯通議公亦由閩部使者移守至郡。寬明有慈愛。官師偕孚。材良勸趨。於是郡之賢士大夫。皆出而佐謀贊力。而終始經營辦治者。郡學正王君庭槐。是爲北岳右丞公謀孫。皆非偶然之故也。君子嘉其事之成。而爲越人喜也。曰。是不可以無記。是爲記。若夫肅公言行出處本末之詳。不特越人知之。天下學者皆能言之。此不著。其年八月望日。前進士剡源戴表元記。

美化書院記

美化書院以處之縉雲美化鄉得名舊矣。當江南初創時。宗正寺主簿陳公大猷以名大夫。太傅喬公行簡以材宰相。相與極力鼓勵絢飾。穹碑鉅榜。隆棟宏址。美化雖在縉雲窮山中。一日而名字聞于天下。膾炙于縉紳京布之口。然書院立未百年。兵燹及之。悉化而爲蒿萊燼礫。問其本末。則已無有道之者。元貞二年秋九月。四明陳君天祥始被檄。來爲山長。於是事勢平定。前涖是官者。薄其地迂塵。擗往往託故不至。禮殿六楹。孤立風雨中。肖象弗建。奠謁靡寄。籩豆祭器。若其他供養居止之須。種種匱乏。君曰。是欲誰諉耶。卽易瓦補塞。修甓窒漏。設素王之容。倡先賢祠。屹門闕。翼廟廡。秩豆籩。諸事既以略備。乃率先置養士田十五畝。繼而詢荒覈耗。經理而得田及諸儒所助。通一頃六十四畝。由是春秋之祭費取焉。朔望之膳具取焉。師長職員之稍給取焉。月有書。季有考。雍雍于于。雲興谷應。緩居之叟。逢行之子。嗟呼歎詫。以爲不圖荒涼契闊矣。而復有歌舞雩觀饗相之閙之盛也。惟講書之堂。以役重未就。大德元年冬十二月。廉訪副使拜降公、僉事完顔公、臨其地。嘉前事之有緒。而欲雄其成也。以屬邑士雅安翟侯。翟起望族。年方壯。有材識。尤致意學校事。人勸趨之。遂增黌門。新宮垣。至明年十月。而堂竟成。完顔實始大書美化書院額。亦書其堂曰美化堂。於戲。美化之於縉雲。縉雲之於處。猶秦漢郡縣鄉聚之所隸屬。地不加大也。處有學。縉雲有學。美化復有書院。視周人之序而庠。庠而塾。學不加多也。而君子論古。常若有餘。驗今常若不足。要非皆人事之咎。勢或有所待焉。周法取人用鄉舉里選。秦漢以兵以貲以吏。至擇經術生。猶多本齊魯。法之盛衰。始有科舉。今此事且止。士庶幾返本趨實。而令宰如翟侯。師儒如陳君。適皆能效職于下。知體要。急名教。如兩使者。能大宣其道于上。將見人人閑散。黨正不暇書。家家毛伏。儒林不勝傳。禮俗匝于寰區。王風還乎無垠。而美化爲之兆矣。遂相帥斲石聘文。願著興作之始。以貽永久。余不得辭。因次第而爲之記。

稼軒書院興造記

廣信爲江閩二浙往來之交。異時中原賢士大夫南徙。多僑居焉。濟南辛侯幼安居址。臨地最勝。洪內翰所爲記稼軒者也。當其時。廣信衣冠文獻之聚。既名聞四方。而徽國朱文公諸賢。實來稼軒。相從游甚厚。於是鵝湖東興。象麓西起。學者隱然視是邦爲洙泗闕里矣。然稼軒之居。未久蕪廢。辛氏亦不能有之。辛巳歲。太守會稽唐侯震。因豪民之訟。閱籍則其址爲官地。明年乃議創樂精舍。以居生徒。纔成夫子燕居及道學儒先祠。而唐侯去。其冬。番陽李陽雷初至。遂始竟堂齋廡門臺諸役成。而扁其額曰廣信書院。甲戌歲春也。書院成之二十五年。是爲大德二年戊戌。官改廣信書院額還曰稼軒。而棟宇頹敝已甚。又五年。北譙朱侯霽至。展謁見之。作而曰。茲復誰諉乎。卽屬山長新安趙君然明。極力經理。初書院之爲廣信也。計屋不啻二百楹。浮瓦飾鐵。不支風雨。及整頓完損。迄成堅廈。講廡齋房。儲倉膳庖。會朋之序。休客之次。通明之廡。備禮之器。於昔所有必補。凡今所無必具。植都門。繚周牆。甃文選。余嘗以暇過趙君。閣僻回環。楡柳掩鬱。長湖寶帶。橫其前。東關華表。翼其後。心甚羨之。問水堰。曰。是中可種萬頭魚。今以蓄洩水處也。問松臺。曰。是稼軒遺跡。舊植柏千株。今增之成林也。問桑圃官池。曰。是稼軒所耕釣。今表而出之也。問湖上門。曰。是舊途。自西循河南東來。今始復也。問新井。曰。是舊甃。今得諸灌莽中。修浚而汲之。非新井也。問地廣袤若何。曰。是西北曠土。皆稼軒故物。爲營卒所侵。吾請于官得復。而萬戶府又約束之使無擾也。問土役多寡。財計贏縮若何。曰。吾力何以及之。此賴郡侯捐俸倡助。而諸人相與成之也。問餘役尙幾何。曰。吾所欲就何有極。使不以滿去。將專祠辛侯。別置小學。作一亭名倚晴。以眺靈山諸峯。一亭名魚樂。以俯西池。一亭名還鷗。以復湖心之舊也。嗟夫。人嘗言有才不得位。及有位。何嘗見其才。顧其志何如耳。一精舍之在廣信。于事未係輕重。識者以是覘風化厚薄。吏治賢否。自唐李二侯去。又幾何年。而僅遇今朱侯。其間豈皆無位而不爲乎。若趙君以一羈儒領客塾。能成賢守意。與重役。其才志彌不可及。請爲摭實登載本末於石。以勸來者。

銀峯義塾記

銀峯義塾者。饒德興余文夫氏之所築也。銀峯、饒之勝處。余、望族。文夫、雅士。居望族。得勝處。不私以爲遊觀憩佇。而藏書闢館。欲與同志好學者共之。誠哉其可以謂之義矣。初文夫之先。有以長者稱于鄉。嘗求聚遠樓詩于蘇學士文忠。文忠褒嘅之。其後有朝散公。又得趙丞相忠定題其居之歲寒溪。累傳而至曾祖鄉貢公。遂用所學教其子逢昌尹。以進士科爲通儒名大夫。是爲思齋先生。思齋及游新安朱晦翁之門。居家甚感興詩。及蔡氏三問解。與夫性理諸書。悉行于世。思齋之子聚齋公。仍以進士業貢于鄉。而値舉罷。不得盡試。文夫濡染家教。自其妙齡。如龍馬駒。未調而知步。如器車材。不削而成軌。性復高爽。不動于勢利進取。說說然惟恐隳思齋某據是懼。而銀峯之塾興焉。塾既興。不遠千里。復緘介友人蹇底以謁文於余。余惟文夫之興是役也有二。其一曰。尊祖以知本。其二曰廣教以美俗。知本義也。廣教亦義也。而余之所期于文夫則不止于是。按、塾之名起于禮記。禮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四

者疑皆有師教之。而古者學無專官。師無常員。竊意惟國學有司徒樂正宗伯之屬。庠序則黨正。遂大夫等官自爲之。而塾者二十五家爲閭。而父老之不仕者。坐于門側之室。爲左右師。以時督其子弟。是之謂塾。德興于饒爲多士。文夫歸而益以義。致其老成而賢者。禮之于家。休之以車輿几席。導之以書册琴瑟。興其少壯而材者。納之以介僎之祝。習之以笙匏俎豆。使德聞流暢。情文周該。將有魁奇英博之士。彈冠束帶。輕身千里外。慕義而至。而況銀峯蘇趙之風聲。潤澤未遠於耳目間乎。余雖老。落成之餘。尚能爲文夫賦之。至大三年歲在庚戌孟夏哉生明。婺州路儒學教授剡源戴表元記。

洛陽獨樂書堂記

司馬溫文正公居洛陽。以道德文章功業爲中原純儒名臣。當昇平之時。享謙靜之福。所與遊。如文潞公、邵堯夫、二程夫子、蘇子瞻之徒。又皆一時天下妙選。而其獨樂園者。嶷然在諸豪貴間。幾不可比數。人以公故。亦屢喜遊之。竊計洛陽雖名區。去之千百年。欲復求時遇其人。似不可再得。公沒未幾何事。果有不可言。凡昔之王侯將相。華棟繡戶。文軒暢轂。弦歌鍾鼓。衣冠玉帛。相與動心盪目。以爲承衍之娛者。舉一轉而爲荒蓁茂草。獨其山川猶存。不過寒螿野兔之往來。弔勞寂寞而已。而行人過客。樵夫里老。下及兒童婦女。道及洛陽故實。則誦司馬公之德不衰。夫一司馬公。生而狀貌無以逾人。雖爲相。居位之日淺。被服清苦。無異窮書生。不知何以能得人之歎慕若是然耶。大德丙午歲。余遇衛君用于信州幕府。君用洛陽人。問其故。曰洛陽之事。則既然矣。抑獨樂園亦不得爲司馬物。吾圖之百端。幸而僅有之。顧吾家自高曾大父以來。世世知讀司馬公之書。且知慕公之爲人。今驅馳北南。髮漸種種。洛陽之俗。猶爲近朴。欲以其地爲祠塾。仍榜曰獨樂。以存先賢之化。又他日更有餘力。則買田賦粟。以供諸生之稍食。庶里中後生小子。可以共學。於戲。玆非司馬公之遺風休澤。所以覃被其後人者乎。士大夫患無志。不患無位。君用得勤謹恪知體要。敦雅實。是眞能學司馬公者。後有道龍門嵩少而來。言獨樂之役。將見堂廡告成。深衣釋菜。賓席養老。使洛中之人。長者興慈。幼者知孝。雍雍于于。復還盛時舊觀。皆君用之賜也。因書以爲記。

溧水州中正堂記

中山、溧水之望也。溧水自爲縣時。官治嘗面之以臨民出政。其氣勢清嚴秀重。與人情相稱愜。縣志以爲賢宰史侯彌鞏之所規搆。有正堂、琴堂、蘭堂、諸目。相去八九十年。仍之以兵革。棟宇毀廢。縣亦升改爲州。乃稍別築聽事。退食之居。而隘陋久不能備。大德六年秋九月。知州汝南郭侯敬始撙浮費。乘餘力。創後堂四十楹。然後會寮有容。休勞有次。展遠有眺。思深有顧。且復徵元幕于賓贊左。挺公廳于吏舍右。成石之隙。蔭之古槐。門墉之表。飛以麗譙。至于秦淮一河。油油洋洋。與山趨迎。絕爲州境。佳處則有亭榭樓臺。倪士庶來遊來觀。驚嗟歎惜。詫未嘗有。侯因民之樂。既率長佐舉酒樂之。總衆役之最。題其堂曰中正堂。曰。吾爲吾州求無頗吾中山。且不忘史侯舊名也。噫。今人居一官。攬其土之美。擺不擺。不擺不能稱。作事未分寸。務求掩前人而專之。若郭侯之顧名思義。希賢勵志。宛然有古君子風度。非可以世俗論。史侯四明人。於余爲鄉先生。其家世父兄躋台輔。能自立。不附麗。卒以學行政業著稱于時。郭侯治溧水。廉而知

體。慈而守法。蓋與史侯異代同道。盍斲石爲州民紀之。俾勿壞。

當塗戶曹掾續題名記

士大夫居今時而能輕旦暮之變。以爲千載之計。可以謂之難乎。曰。難也。貢舉盛。而人不崇世官。一介之賤。初脫畎畝。就祿州縣間。視簿書期會非素習。其志拘而力窮。雖有多能。鮮有所作爲。持之僅三年。幸不以罪斥。輒相顧有滿色。又暇責其餘哉。惟戶曹在諸掾中。職最優。責最輕。意欲最易於上通。有才者居焉。往往擅一府政。凡始調于吏部。率得之。夫其若是。宜可以行志而樂于名爲之人。乘其少事。又盈之若不屑然。曰。吾不過爲歲月回翔而已。嗟夫。食焉而無愧。事焉而求有成。自古聖賢猶難之。今也不謂吾不堪其官。反謂官不足充吾身。寧非欺乎。上饒楊性叔敏愿而文。方盛年。已能翩然取天子科第。爲當塗戶曹之次。蓋以餘力大治其學。六年而後至官。至則應聲饜馳。識議川決。前後郡使者郡太守咸其能。屬委叢夥。君甚坐議舍理案牘。夜歸繙讀書傳。其說以爲世之言儒者必擯吏。習吏者必違儒。將融揉異以適于世用。是既蛻去州縣之拘勞。而復無樂於名高之累。其擇術審而用心宏。待己寧而期澤物也急。卓乎有可稱已。垂去。以故事皆題名。而舊石久已泐。顯瞻慨歎。懼愈久愈失其傳。乃爲續立石。而遣使徵記於余。余聞物之久。莫如石。先秦以來。古文奇字載于石者必傳。然徒以久而不以賢。古之賢而能傳而久者。則不賴于石。是故以石而傳人。不若以人而傳石也。性叔既身勉之。且推此以勵後之人。使官學于斯者。皆能內不慚于心。外不慚于政。上不慚于君。下不慚于民。近不慚于朋友。遠不慚于簡書。雖微此石。千歲之下。固將聞其風而慕焉。而況有以詔之乎。性叔名應桂。今石蓋自授君代者施君有政起書云。

奉川驛記

浙江東行數百里。將窮而爲海也。其州曰明州。明州之海益東。而南行數十里。江之支流亦窮。而山興焉。其爲縣、曰奉化。奉化倚山枕江而瀕海。其形壁於明州。雖最高而土壤峭瘠。津塗阻艱。行者病之。凡西人之格水而欲東。與東人之辭陸而欲西至者。皆失其便。故濱浙之塗。通舟船官騎廢。而奉化無有。余攷地誌。奉化在秦漢前。蓋介于百粵甌閩之交。當先王統一盛時。政役之所不加。王人使客之所罕至。其館置疏闊。非意故。路之勢有不可得而設也。然近世事繁難。概于古。前有縣者嘗屢創驛。隨作隨廢。會有聘問發召期集之事。郵傳猝至。則寓諸民廬。喧隘擾雜。客主交愧。今令襄賁丁侯濟之來。喟然歎曰。是不可久。且每至而煩民。吾何安焉。乃相土度材。得廢址之在官者。成屋之舊規爲驛者于民廛之東。崇拓而增營之。風雨蒿萊之場。塵煤蠻燐之區。忽焉而垣闠其。軒疑立。先是、主簿李君大用實倡其畫。及是、二丞王君澤、白君龍、志同議諧。功用大集。計屋之楹。至于百有五十。計功。至于百八。計日。至于七十。而官與民俱不知其勞。起事于季秋庚戌。訖功于仲冬己未。驛成。因其名名之。曰奉川。曰。吾以存國俗。名其堂。曰德星。曰。吾以賓賢德。噫嘻美哉。于是縣人樂侯之成。嘉侯之勤者。相與過余而謀。曰。玆事子不可以無記。余惟侯之可紀者衆。以余之爲民于玆邑。自侯下車。見其當兵燹之餘。日夜與其同僚。彌其缺敗。振理頹廢。皆之撤蕩夷靡而逋亡者。今皆歸葺其廬。有居處之樂。而侯之所興築。若廟學亭治。賦鮭之局。祭社之壇。蔵

獄之戶。諸如此類。何可枚數。而專美一驛乎哉。顧侯之通明廉愛。無一役不矜乎民。凡以圖久安而除其敝害。有古循良吏之風。則吾父兄子弟。宜不可泯滅不著。夫紀當世賢大夫之功行。而推考其里俗山川風土之盛衰興廢。此儒者之職也。余不敢辭。遂以爲記。

三江鹽場興造記

古之君子。先民之勞而後逸其躬。故雖不急于崇構修美居處。至于政成力暇。因人情而興公役。賢者亦有取焉。越三江鹽場官舍。歲久廢壞。前任事者。護不屑意。元貞十年。場之長官改隸司令。爵在七品。而大槩曹使自公府高選。實來爲之。鹽法繁碎。戶額等第不可均。民無完心。侯至。嚴楊實酌強耗。推籍士業高下。宜增而增。宜縮而縮。不旬月。遁流還歸。盜販清息。昔之焦熬憔悴。晨盱暮嘯而莫之給者。一轄不施。談笑辦集。官吏坐曹而相慶。父老擁迎而交賀。於是剷荒剔汙。嫣塈蒐良。於聽事故址。新宴遊憩息之室。以人人計者三十有奇。使客有歸。節將迎也。僚吏有聚。協官守也。輸納有藏。護賦計也。臨涖有容。嚴發召也。覩眺有娛。宣懷勤也。總室之大有堂。因舊而扁之。曰清安。嗟乎。今人之材。有悉其聰明敏決。僅周於簿書籤楚。而不暇乎他營。若古之運甓者。亦有風神高曠。視吏事不足浼我。而寄託於耳目心體俛仰之樂。若拄笏西山之爲者。此其道皆有所缺。若侯之精蠡不遺。清恪兼至。進盡奉職之能。退全養志之適。役之不威。而政足以成物。勞之不私。而仁足以庇後。蓋非謂儒健吏所可窺識。人由三江來。頗能談侯隆寒溽暑。躬造場亭。家撫戶諭。饑糧不屬。至自備饔糜以濟其饑乏。秋賦足。置公堂上。坐飲賞賜之。人人得其驩。其戲賦者。拱手跪膝。使之自悔。余聞近民吏有父母之稱。師保之教。寧非是耶。侯名寳。字秀實。前歷江西行中書省掾。和州經歷。皆有政績。可精通文學。其材方嚮用於時。官且滿。士民或咽塡訴。持其車不聽去。而相率來請於前進士剡源戴表元。願書其事于石。以著永遠不忘侯德。且勸後之爲是官者。遂不辭而爲之記。大德三年歲在己亥春正月望日記。

臨池亭記

臨池亭者。山陰右軍祠塾之別築也。祠塾始自都使者東平王公侯。按郡乘所載蘭亭舊跡。以金氏廢爲之官。爲置塾長。聚生徒講學其中。及是十年。而東楚湯君鎮會來。既大出義理之學教塾徒。餘暇巡行丘壠。周視垣宇。慨焉有興弊飾陋之意。乃先修右軍祠。增繪象。設爼几。凡所以展奉嚴事之具。必與禮稱。地迫山麓。過甚[illegible]則水流堂間。爲甃石渠以疏其餘。甬好事者者有本蘭亭序。甚姱。幸見與。因併刻諸詩暨傳文之類。分置兩壁。塾事幾略振矣。惟墨池之在江南。往往而有。此正永和修禊處。反闕不具。遂指俸倡率諸生。又亟謀于時僚之賢而文者。東平彭郎中榮祖。若右軍之遠孫易簡潤之等。志諧力均。爰相甃鑿。于是就面勢之宜。得池於塾西。而翼之以茲亭。亭成。伐石請誌其事。余惟古之名人。能以其所長。行世不廢者。未有不始于勤勞。而成於有以自重。今右軍書擅天下。學士大夫極力模楷之。幸且有得。莫不憪然內慊。以爲清修妙解。雖連城之富。三公之貴。有不與易。而是邦之山川形勢。前後名馳勢驅。計不知凡幾。何車轍馬跡。獨右軍遺事。令人追慕不已。良必有激厲勤篤於翰墨之外。此臨池之所以爲美也。湯

君年方富。晉賢好古。能行其家學。居職不以營斗升苟歲月爲事。志於興文美俗。又方謀增置田租。以完教養。其事可書者未艾云。大德五年歲在辛丑仲夏既望戴表元謹記。

寒光亭記

寒光亭在溧陽州西五十里梁城湖上。亭之下爲寺。曰白龍。歲月湮沒。不知興創之所由始。宋元豐間。重修塔記稱。父老相傳。已七百載。則沿而至今。可知其久也。東閩浙西淮襄。宦客遊人之所必至。至必有歌詩詠歎。以發寒光之美。無慮覽者。張安國。趙南仲。吳毅父。雄詞健墨。最爲人所推重。而棟宇垂廢。不足以相睽發。州有進士湯君。以文辭爲之徵。施於江湖之往來。值一二名公卿喜之。亭得改立。如此十年。又廢。大德辛丑年。進士君之諸孫寳來相游詩。顧瞻徘徊。則昔之華棟畫檻。惟荒榛存焉。喟然曰。茲亭之興。吾祖固有力。今安得懸其勤。傾貲庀工。亭又加築。既又相田白龍。以爲修葺之助。功完事具。寺僧乃爲進士君置祠。而來徵記于余。人嘗言。江南佳山川。造物者靳畀于人。而惟僧佛者可以得而居之。是蓋不然。人之獲如此意者。孰加於王侯將相。彼其占形勝。營園池。斥臺榭。徙欲樂于其身。有餘。丐及於賓游僮伎。僧佛之樂。常願與人同之。故人之從之。材者不吝於言。仁者不吝於財。無怪也。此非惟有數。而用心之公私廣狹。吾徒有愧焉者多矣。豈止於係一亭之興廢而已哉。進士君諸孫。曰德裕。曰佑孫。寺僧曰祖懸。余剡源戴表元。十年丙午秋季二十六日記。

耿氏時思亭記

鄆、耿子都之先塋。在泰山東汶水上。子都既出仕。游四方。而心懸懸不能忘也。一日以諗余曰。吾家由高曾以來。恍于兵。顧兆域雖存。而榛蕪莽然。懼爲牲來。蓋嘗與宗黨謀築一亭。以爲展省之地。而名曰時思。子幸爲我記之。何如。余惟子都之不忘其親而思之。於義既得。而於名既稱。而其禮不可以不知也。人子之於親。苟欲盡其情。何有紀極。先王每爲之節。使弱者可及。而強者不能過。如死之哉。如狂如迷。如逃亡無所歸。比既葬而虞。而卒哭。而祥。而禫。遂返服復寢。而哀散矣。至於葬也。所以掩藏而安之。而不敢修不敢易。且不敢瀆而祭也。然此猶論其近親。愈遠者祿愈嚴。服愈降者諱愈略。故無見於目者。無想於心。先王懼其然。於忌日也。以爲終身之喪。而春秋時祀。如見之於齋。君子之不忘其親而思之。其慎諸此而幾矣。抑余於子都有思。其大者焉。耿故大宗。而鄆、齊魯儒府也。耿自得姓。以至子都。凡幾世。世凡幾兵。兵而得完者幾家。家完而得衣冠登仕籍者幾人。同枝而獨榮。氣必有所鍾。同源而獨清。流必有所潴。子都於此時時而思之。爲人子則思孝。爲人臣則思忠。爲人長則思慈。他日功成名遂。行高爵尊。懷瘁而歸故鄉。下車而入里門。父兄子弟。燕毛慶飲。姻游鄉黨。牲牢迎勞。然後除道拜塚。燎炙告恩。虎羊蹲前。冠劍立後。使士大夫往來山東。而道茲亭之下者。瞻阡名而致肅。讀題表而太息。將見儒林榮之。鄉評稱之。曰。噫嘻。耿氏門幸哉。有後如此。不亦美乎。子都爽然而覺。欣然而諭曰。吾雖初願不至於是。是子之言不敢辭。因書以爲記。

霖木亭記

喬木亭在淸河張君燕居之東.張君望淸河.籍西秦.其先世忠烈王嘗以功開國于循.而邸于杭.子孫五世.而所居邸之坊至今稱淸河焉.余兒童遊杭.見淸河之張方盛.往來軒從騶蓋塡擁.歲時會合.鳴鐘疊鼓.笙絲聲筑相譍樂.飛樓疊榭.東西跨搆.纍纍然無閒壖.豈惟淸河.雖它貴族.蓋莫不然.如此.不數十年.重來杭.視宮室衣冠.皆非舊物.他族亦皆湮微播徙殆盡.而惟淸河之張猶存.余嘗登所謂喬木亭而喜之.風煙蔽遮.林樾淸淒.美乎哉.其可以庶幾古之故國喬木者乎.主人對余而歎曰.嗟乎.吾喬木乎.是亭者.幾不爲吾有.吾幸而復得之.吾生于忠烈之家.自吾之先.未嘗無尺寸之祿.當其時.出而遨遊.入而恬居.耳目之於靡曼妖冶.心體之於芬華安燕.固未嘗知有喬木之樂也.自吾食貧.不免於寒暑飢渴之患.吾之處世.不待物而休.涉事.不待困而悔.日夜謀所以居吾躬者.百方欲復疇昔之髣髴不可得.時時無以寄吾足.騁吾心.則瞰好風景佳境.取古聖賢之遺言.就喬木之傍而諷之.其初不過物與意會.久而覺其境之可以舒吾憂也.爲之徘徊.爲之偃息.爲之留連不忍舍去.故倦則倚喬木而憩.悶則扣喬木而歌.沐則晞髮於喬木之風.臥則曲肱於喬木之陰.行止坐臥.起居動靜.無一事不與喬木相爾汝.蓋吾昔也無求于喬木.而今者知喬木之不可一日與吾疎也.吾是以必復而有之.余聞其言.益驚喜.昔人有欲存謝公宅者.云愛召公者.愛其甘棠.有文靖之德.而不能芘數畝之宅.李衞公愛平泉草木.至自作記戒子孫.夫勳名世祿之家.自不能保其存.而使子孫存之.子孫又不能存.而使他人存之.今淸河忠烈王諸孫.乃自能以力學好修.存其先業.至於皆仆而獨完.幾棄而復振.不惟無愧於後.而反若有光於前.異矣乎哉.於是張君止歎而作.洗酌而謝曰.非君.吾亦不自知吾美之至此也.盍書其詞於吾亭以自勵.且亦勸後之人.

紫芝亭記

集賢直學士趙君之隱居.在德淸龍洞山之陽.大德庚子歲秋月.紫芝生其游亭側.山翁里老.驩傳奔觀.驚未嘗有.集賢君旣喜而以名其亭.而來諗於剡源戴表元.曰.願有以誌之.何如.余惟天地山川雨露之所生.草木之華實.一一皆有益於人.惟芝之爲物.疑若世外無用之寶.可以爲祥瑞頌詠.而不係于朝暮之所採擷.寒暑之所服饗.又芝爲種不一.色亦異產.往陶隱君葛稚川之徒.皆嘗以載之圖錄.登之藥餌.然富貴而好者.力求有不能卽獲.獲之而疑者.輒不敢服.則名字徒存.不過以備異聞資廣記而已.紫在其類中.差可致服之.可不必疑.其卽之郁而柔.藏之忍而堅.近于有德君子.故自秦漢間.隱逸如商山四老翁.歌之以爲高.唐士大夫如元魯山.字之以爲賢.而今集賢君名之以爲瑞.蓋異世而同賞.不相謀而相協也.雖然.余於集賢君有所贊也.集賢本承平故家.以英才俊氣.淸識雅藝.爲世所不捨.入儀館閣.出坐方岳.五轉而來攝領東南之庠校.天下士被其欬唾者.嘘爲祥風.飲其膏沐者.潤爲榮河.顧何所不可得.乃方披棧栟.荔藁騎.求一丘一壑.如老將焉.是當其方隱.而不拒於出也.迹未嘗不似商山翁.旣出而不離於隱也.道未嘗不若元魯山.且其實不偽寵.華不病躋.名生于無用.而愛緣於不切.人之役之勞固多.而天下之逸之暇亦不少.則夫是芝之生.豈非亦如娛其幽閟.而慰其晚暮乎哉.集賢嘗語余.龍洞奇

甚.山迸溪迴.迴而上者二十里.古之至人所居.土爲之不壤.暴物爲之不疵癘.竊意山之綿絡附麗.盤根異橥.如是芝者可采.旦夕從君遊.取龍洞泉蕩滌腸胃塵垢.然後庶幾一遇道家所稱胡麻石髓之類.仍用縶芝汁.雜錬之.遂成二老.優游往來.永無飢渴.聊以燕樂.聊以引逸.不亦可乎.其歲冬十二月朔日記.

剡源集卷第二

記

遺安堂記

辛卯之春.余遇溪陽馮德昌於松江之上.於時.浙西水.德昌以彙僚銜命.發粟賑飢.所至州縣吏胥奪矢郊迎先驅.候官鑾途.廢帥林騎.德昌巾褐坐治事.聲煜煜甚.余深歎羨.以爲大丈夫如用於世.固當如此矣.一日少閒.愀然謂余曰.吾無樂於是.吾家故農夫.聚族溪陽.世世以耕田讀書爲樂.無肯去鄉井者.至今大木累十圍.纍纍然馮氏族葬處也.自吾先大夫嘗遇一隱君子.敎之曰.子異日必不免仕.吾見世人仕者多貪.子能不貪.而有以及物.卽甚善.先大夫異其不凡也.旣而果不免一出爲州典籤.辭棄歸.亭上壽.浮沈以終.先大夫性本廉.在官以事活百千人.亦如其所云.旣歸.築一堂.用龐德公語.名之以遺安.曰.我不免於隱君子之言.若吾子孫.自當如我志也.洎吾之身.與吾昆弟.則皆不得如先大夫之言.浮家南來.驅馳霜露.衝冒暑濕.所樂能幾何.孰與吾溪陽田里閭.歲時豚酒相徵逐.臨流坐樹.歌呼散步之爲快哉.且先大夫遺吾以安.吾廉.吾勤.吾慈.吾儉.吾不敢衞吾先.庶幾不辱先大夫之力.至於吾心.其何以安乎.余聞之.爲之肅襟正容.三抑氣.然後敢復語.夫德昌之所以賢.與其先大夫之賢.豈非古所謂君子人

哉．蓋自井法廢．而士始不安於耕．居詠畝者．不談說游宦．則迫於賦稅征戰．周衰已然．剡於今日．吾見草野書生．朝乘高軒．而暮恥其故居不可旋馬．行遇父兄時常所往來．有厭然之色．語以龐德公事．不可入於心．況又使聞禹稷伊呂之風哉．今吾德昌家世儒學．潛光樸質．蓄止不洩．至於賢父子再世．始聞於時．發震渦啓．隱璞遺識．聲明潤澤．宜有不得而廢者．而方謙沖掩抑．欲尋龐德公本語．求安田里．豈不高哉．雖然．德公之道狹矣．古之君子不皆以不仕然後爲安．而德公鄙朴．過當視之．計較於入己禍福之間．其遂纔勝於當時叢者而已．然自其子姪．如士元輩．已不用其語．若德昌父子之道．可以仕．可以不仕者也．德昌年方壯．仕方始．當世決未見捨．他日功成而歸．杖行几坐．洋洋乎以詩書禮讓．益厲其家．又以化其鄉人．使遂陽之俗．農於郊者．見其遜耕而敬饁也．儒于庠者．見其睦婣可書．而秀孝可舉也．當是時．馬氏之道．其及物爲何如．夫及物廣者．天之報亦廣．然則馬氏之安．非人遺之．天亦遺之矣．德昌曰．不敢知．不敢知．抑或然者．先大夫之慶也．子併爲我記之．

秀野堂記

宣之北爲淮．其士氣雄深曠寬．故其人倜愨．力勤而趨本．南爲浙．其士氣清妍沃源．故其人開朗．多閒而好禮．宣人介而中居．隨其性之所欲而遷焉．有南漪湖．盤涵宣傍數州．而宣占什七．宣之鎮山曰麻姑．臨其上游．岡林蔽遮．雲物噴吐．隆隆然自成一島嶼．而岸湖之州．地偏勢隔．不立廢殘．非富商貴官之所趨走．淮浙之氣．兩無所入．靖康中．武德貢大夫．自蒲城始來居湖之陽．幾二百年．而大夫之子孫．皆以文學薦舉顯聞於時．有名松者．與余同咸淳太學．其父濟貢公吉德君子也．與其族連甍接居．衣冠棟宇．歲增月益．幾無壖壤．德祐之微．舊物盡．而最西一堂．與附園諸亭．獨完焉．茲非昔人所謂瑞室者耶．乃葺而自居．取大蘇公獨樂詩．名之以秀野．而新築先世所卜．以延諸子．又擬別館．以儲美書．延碩師．致嘉客．於是居者如遊萬石之庭．游者如登鄭莊之門．余丙申歲．亦嘗道南漪．登秀野之堂．而觴詠於其中．名臺美植．曲欄交蔭．一一如意．而麻姑之支峯．離羣偃行．與湖相須．駢伏堂背．畝種之田．曲尺之流．縈紆迴環．信乎其爲秀而野也．越三年．公來請記．余惟人性之感於清妍沃源而開朗者近於秀．感於雄深曠寬而倜愨者近於野．二者可相兼．而不可以相勝．昔者仲尼發秀而不實．亦不以野而勝文爲美．今夫南漪之在窮壤間．不知幾千百年．始得貢大夫居之．大夫又二百年．始得公父子文學而顯．至於廢興絕續之際．天又瑞其所居以開之．是皆有數．然公方敦飭其家．請修爲守．徐行儉取．若恐傷先世二百年忠厚之積．是不獨爲淮浙偏氣所勝．而能兼有其美．貢氏南漪之澤．吾見其未可涯也．遂爲推述大略．併地乘世本寄之．庶幾後人知作堂之始．

清華堂記

來化萬竹黃氏．以衣冠文雅爲吾州甲族．其枝葉散布江浙間者．爲名卿材大夫不一．而萬竹故家．獨守恬素．輕進取．有處士之風焉．余嘗過而愛之．有彥受者．於子弟屬甚．而台寧海俞出也．余與俞世舊．尤愛之．於是彥受將築讀書之堂於所居之東．而成．請名於余．余取文選語．名之清華．而告之曰．子亦知夫水

與木乎．水之滔滔而來．若是之清而不汙者．豈非崇岡激之．巨石梗之．疏治之不已而致然乎．林木之蒼然．其蔚藹荷絢於春陽時雨．若是之可悅者．豈非以前日之凝冬沍寒．鬱薄之久．而能堅其華乎．是不難覺也．今子之質甚良．而資甚裕．良則不煩．裕則不勞．不煩不勞．則不知所苦．而懈於學．吾固願子激梗之以崇岡巨石．鬱薄之以凝冬沍寒．使清者益疎而深．華者益成而堅．不亦可乎．且子之宗．不爲不清且華矣．亢宗之難．不如承宗之易．進趨之有餘．不如恬素之不及．子之智似亦足以知之矣．以關西之風節．而有德祖．河東之名德．而有子厚．非不爽然起於人意．顧去其初則甚遠．故不願子之似之也．彥受繼自今問安視膳之暇．督耕治事之隙．游歌於此臺之上．不惟其清華是逸．而以其已得者．日取古聖賢之言．洗濯培壅．候異時學成而材立．交廣而名暢．然後不得已而用．則用於世爲高流．不得已而處．則處於家爲隆棟．余之所愛於彥受．庸有既耶．

賁野堂記

剡源先生幼而羇居．長而浪遊．老而歸栖．獨常常以爲異時儻得餘閒．營一區之宅於山林間．則將名之曰賁野．以遂吾志．自爲斯言．憧憧然往來於心者五十年．而不能成也．蓋方其盛時．川浮鷁流．陸走巇坂．鯨鯢滿前．狼虺伺後．竊自思吾惟學文干祿．以至危於道路．使但爲尋常人．何患無容足之地而安哉．及失勢而奔逃．扶攜老弱．經涉險阻．見所過窮村鄙人．籬垣潔脩．雞犬驩畔．又未嘗不起卜鄰結社之羨．乃大德丙午之孟冬．歸自上饒．於是筋骸倦衰．世念銷薄．而眼前子息．各以長大．平生婚嫁．祗就清簡．發橐中裝．舟車薪米．備貲雜費之餘．尚留三千緡．以爲隴賈分金．則不給．以爲蕭何買田．則難多．且專議興築．伐材於近岡．聚士於後麓．役工以勞．而使之自食．煩鄰於暇．而量予之植．不三月．賁野堂成．以次充安閑．岩巒亭．縮軒．雪鏡．諸役．仍舊名而增新構．前後左右．凡一百三十六楹．溪山而勢．煙雲情貌．無不欣合．桑蔬徑術．禾麥行伍．無不周密．客有在傍歎曰．先生之志．則少遂矣．抑欲以賁野自晦．而未忘於名也．何居．先生曰．子不觀於山川草木蟲魚之爲物乎．物之居於世．未有無名者也．草木蟲魚之可資於用也．黃帝名之．山川之著也．禹名之．惟羽毛有識之屬．能以聲自名其名者．然後人亦因其名而名之．以余之區區持衰窮之身．託於山川．湊於草木蟲魚羽毛之間．以爲居游．願五十年欲成一賁野堂不能得．而今也晚歲幸得成之．而得自名之．而何不可樂．而復何護乎．客聞而愈笑．先生亦笑．因復自名爲賁野翁．以記其辭於賁野堂云．

愛蓮堂記

物之無情．莫如草木．然至其發於形．動於氣．而隨人之順逆．以爲禎祥妖孽．昭然有不可掩．亦猶人之一身．其行事和平樂易耶．則遇其境無非芝蘭玉樹．乖刺齟齬耶．則遇其境無非蓬艾荊棘．昔者子思之中庸．言善不善之先知．以爲見乎蓍龜．動乎四體．而商書之陳天命．謂之貢若草木．皆其證也．相臺唐伯榮所居錢塘東之園．有池焉．植蓮其中．歲己亥孟秋既望．其蓮生一莖雙葩．國人以瑞告．錢塘好事者．則既繪爲圖畫．以相傳詒說．交游士大夫則且將作爲歌詩．以相稱翊讚美伯榮．伯榮於是取周元公語．名其

甚池之堂曰愛蓮而屬前進士剡源戴表元曰盍有記初伯榮盛年慷慨而南嘗仕矣驅馳未幾何有浩然之志乃移北材謀之可辦於疏煩劇者經營池臺位置花石殺不傷煩請不苦寂値佳風晴日體中欣暢部扶藤而遊班荊而休自有道者窺其微倒以爲不減千戶侯樂至是雙蓮生若造物嘉其安恬而設幻以娛之者伯榮曰吾則何敢居之或者吾唐氏之先世遺澤鬱積盤薄之久而將發其祥乎蓋嘗是時伯榮之伯氏在海鹽通守叔氏在南昌試宰皆秩滿將至而伯榮之子居安適用中朝官薦通籍翰苑一門內外前後朱紫歲時會集左羔右雁榮名貴祿殆與是花相須而至是誠可爲傳誇讚羨者也然有一焉蓮之德元公以配君子君子者之居於世以孝友爲根株貞恪爲附萼材敏爲條蔓詞章學問爲枝葉花藻能是矣飄浮名外物之去來如暄涼榮悴之制於天培覆壽夭之存於人者吾所不願而要其定焉彼亦不能違也伯榮兄弟居家有睦行涖官有能績畜奇書致名士彬彬然興於文學是能備君子之德而知所以居其祥矣故爲之記

廣心堂記

鄞剡之交有塢曰雕溪其傍之山屏盤陡矗悍急而無停波其水春衝激瀉紆繞不知幾折而始達於匯獨近乎儒者薛卿之居則襟靈發舒瞻眺展發薛卿遂題堂之榜曰廣心吾以爲其地當二邑之中勢若至此而稍廣者衆皆奇之余獨晚而知之蓋山將止也當其地之中皆爲心有百里數十里纔一止而爲心者有不能數十里即止而爲心者亦有十里五里止之少而爲心者心之廣狹視其勢之偏全若水則准山之趨山止而止山行而行山全而全山偏而偏今夫匯溪是當鄞剡數十百里之中爲山之適止勢之適全心之適廣而茲堂又當匯溪之中爲止之又止全之又全廣之又廣者也而薛卿豈偶然得而居之哉余試與薛卿登堂而飲飲酣而歌歌慷而遊望其東之諸峯想像唐賢皮日休陸龜蒙濟華唱詠之迹班班具在玉花臺月榭無復存者其西之窮林窈洞則從劉罡夫婿曾孫承公兄弟所從登仙避世之道煙霧蔽遮不可物色其南之荒關斷棧鼯鼬鳥噪因當江左王謝家衣冠絲竹之窟穴而其北之陰嵐海氣噴薄吞瀉猶疑幾齊魯間安期生臨夷子皮之徒不死而浮游其處方當諸公功名盛時形神炎炎

朝馳暮奔去人何遠而惟高情絕識之士擇而御之如棄涕涶想其靈臺太宇池融淵淨略無絲毫畦畛遊軻傳不云乎得其大體爲大人得其小體爲小人夫人之所具耳目口鼻肢體皆同而大小如此相遠者豈亦以其心耶吾觀薛卿大聲瀟灑門不留客軒騎惟多心乃快愜而遇荒歲不遮產待窮交不改愛自齔年倜儻官之牒不求調授子一經不廢業行藏去就動有古大人長者度量是眞能爲溪山佳主人對之兩無慚色矣故爲之記

居淸堂記

自余歸榆林交遊益離有故人子單允涵來輒留聽坐移日客情蕭然時時取架上書相與據爐隱几席築茨薪屢岸棲蘿而吟之以爲樂一日得東漢仲長統傳至欲卜居淸曠之說欣然會心允涵曰若曠則吾不能抑願得淸者居焉其庶乎因錯而名其廬曰居淸之堂蓋允涵家世儒業自先君子以觥蓬爲

資積俸錢餽粟之入稍歸山中增葺廣宅閉飾里胥巳從而指目其後故但有嘉於淸以爲衣食取給而不求豐餘起居取適而不至縱逸浮沈以玩世優游以畢齒而不翅志願足矣噫嘻嗟夫如允涵之謀與仲長公之所歎羨大略自無以相遠誠或偶而得之豈不甚幸而人事容有不應然者夫既以其身得脫於官府之勞朝市之役又假山林田宅溝池畦苑之饒足以養富舟車僮役浮游釣弋之具足以養佚蓋豚魚果酒醪肴膳之珍足以養欲庭閨無恙妻孥恬適詩書道德談詠之交足以養素則是王侯卿相所無之安而神仙棲遁之流所不能兼有之樂而人世何以容之且夫淸之爲道尤難於言難尚而起合耳目口體百爲與物營營然交關回念淸夜之所存有能持而澄之雖塵埃滿頭泥淖沒膝吾視之如玉雪不然名利一不酬其心言動無以資諸人縱使朝餐沆瀣暮飲滄浪腸胃淵柢益穢濁可醜耳故仲長公風裁雖高當其往來展轉靑徐并冀之郊鼓舌說伯何所不有晚謁鄴臺不免參預曹公父子機事塵勞如此所謂平林高臺彈琴諷詩之趣度不過夢想及之而已然遺言灑落初不失爲佳士今吾允涵居有圖史之娛出無簡書之變閉門奉養仰力於農圃登山遊眺雜坐於漁牧爲之不止將天機日深世累日遠而猶懼不足於淸何耶天惟淸故能藏光景阿變化海惟淸故能容蛟龍興寶藏古之君子至淸如伯夷方能與人無怨其次黃叔度陳太丘諸人近於無感而物畏不言而教行又其次方至仲長公鑿侯他日閒暇別爲允涵言之

陳氏不礙雲山堂記

余異時聞越中士大夫名其居之堂有不礙雲山之號者心誠欽賞之以爲山川信佳亦必有佳主人而後當之余安能如王謝諸人遂命車開道徑而從遊其間乎癸巳之秋會上虞陳孔晨於鄞與之言則堂孔晨物也在上虞之雪岑靑山白雲庵之傍聞其名益佳余所居剡源諸山與上虞相犬牙孔晨雖貧而高爽好事喜客約孔晨歲時間意到輒訪之孔晨慨然曰噫此吾先君子南墅公之所名也蓋先君少而廬居倚廬有南山於廬中歸眺爲最勝嘗曰是若造物賜設以樂我者吾既取以名吾墅矣倘幸而營一堂以居因其面勢名之以不礙雲山爲宜當是時天下名卿以樞柄意氣得士如江東二吳趙信公李制置曾伯皆嘗聘翁入幕則皆致賓合力成翁之志臺閣以文字知名如木石先生尤端名故參預姚君希

得則各書四大字顏揭翁堂顏以爲之扁江湖騷人過客戴復古翁賓暘高翥則落堂之成往來題詩几壁以相讚賞然堂雖落成翁未嘗留居之凡再上寨再度嶺辛勤三十年堂雖大成而翁倦遊老矣甲戌之事遂不可言又一年上虞毀獨此堂者巋然榛棘中吾兄弟不能寂而居也於是乎有雪岑之藥雪岑在村郊空曠間名之以不礙雲山爲尤宜故姚扁吾存之尤扁吾弟存之雖亦先翁之居而先翁之意也始余忻然奇孔晨我聲士耳及狎聞孔晨言俳徊重有感焉夫物之資於人可以相娛而不可以相勝功名富貴之人一日而無所爲則其心不樂日無以預乎煙雲丘壑之事而其力皆足以兼之層臺疊館翠比朱連土石疲乎鍬鑿林垣奪乎綺縠以至禽蟲草木之情震搖於歌鐘輿隸之役而皆失其素故雖雲山在前目不得舒心不暇領則物有以礙之也今夫越中固侯王之窟宅而山川之領袖前乎此時自非

以文章氣業相求。誰復有過上虞。問南墅翁之居者。歲月幾時。陵移谷遷。彼雄豪什百千萬於我者。忽焉不知蹤跡之所在。而陳氏雲山故存。求之南山。則不礙於南山。求之雪岑。則不礙於雪岑。不惟閱廢興。通喧寂。容之而愈存。散之而皆足。而一門父子兄弟。前苞後映。東攬西襲。若雲山獨於陳氏有情者。佳哉佳哉。南墅翁於余前後輩。余在金陵。適習識翁。鬚眉皓白。顏頰丹潤。每侍坐留飲。必至夜分。目光炯然。談天下事。數千百言不倦。若無老人衰颯之氣。孔晨兄弟。其能從容釀酒。作雪岑佳主人。令余忘醉。歌以附於文。黨翁高吾家。復古之後。南墅翁聞之。亦當爲雲山助喜矣。

水心雲意樓記

淳安胡天放嘗爲余言黃灘之美也。曰。黃灘南於淳安之治二十里所。背崇嶺。面雙溪。巖林淵盤之所縈盤。風煙魚鳥之所湊泊。自曾大父岳陽公以上。世居之。岳陽公既貴而徙居邑之西塘。大父楓川公繼貴。莫之有易也。然時時念念不忘黃灘焉。迨今西塘之盛且四世。當承平時。人情以遊宦爲樂。雖西塘闤闠中不得久處。而暇數數遠顧黃灘乎。邇來名宦事息。邑城於兵。廬燼於燬。吾將返吾初而隱焉。丁丑之春。既披荊伐翳。架樓十餘楹於黃灘之上。取杜子美語名之曰水心雲意。而子爲我記之。余聞而歎曰。嗟乎賢哉。胡君之歸黃灘。信美矣。而何以有取於水與雲乎。夫水無心。人之習於動者。得之以爲心。雲無意。人之習於靜者。得之以爲意。及乎淵停扶當。風起雨作。動者未嘗不靜。靜者未嘗無動。而二者卒不自知其然也。今吾與天放。以其藐然之身。三十年行乎世故之江河。而生物之息。日夜更起而噓之。陷深而莫辭。險數而不悟。故方其盛時。視人間之可欲艷愛悅者。莫如名第官爵車馬裲訶於門途。僮妓笑歌於館榭。濟人之突未黔。邸吏之傳已秣。使西塘之人咨嗟仰望。以爲不及。雖比鄰雞犬草木。亦有功名富貴之色。此如水之方波。雲之初族。雖欲不動。而不可得矣。洎夫心疲意倦而嘗休也。則畝畝榮於祿食。徒步安於驕御。禽蟲之歌險。不倣於鐘鼓之音聲。丘原之陟降。不煩於鑾蹕之奔走。予朝出而遊於黃灘。黃灘之漁者。將與子分磯而坐。黃灘之牧者。將與子同川而飲。暮歸而休乎茲樓。黃灘之寸姸尺媚。將縱橫自獻於几席之下。此如暝雲歸山。冬潦返宅。雖欲不靜。亦不可得也。天放歸而屬好事者用王維盧鴻例。闕黃灘以見寄。天放善爲詩。凡與天放游者。登於茲樓。多所詠述。而黃灘溪溪有一老石。盤陀可愛。岳陽公屢屢爲之賦詩。而未及刻也。余憂患之餘。比天放尤早衰。決已無復四方之事。且夕按圖髣髴。或因而起興得附題於諸君登樓之什。又不歸而託名刻石之末。則幸矣。

困學齋記

丁亥之春。余識鮮于伯幾于杭。方是時。伯幾以材選爲三司史掾。意氣雄豪。每晨出。則載筆牘與其長廷爭是非。一語不合。輒飄飄然欲置章綬去漁獵山澤間。而後爲快。輕騎所過。父老環聚指目曰。此我鮮于公也。及日晏歸。焚香弄翰。取數十百年古鼎彝器。陳諸階除。搜抉斷文廢款。若明日及有所須而爲之者。門無雜賓。至則相對吟諷松竹之間。或命觴徑醉。醉極作放歌怪字。亦有足悅。余雖齷齪。驟見伯幾如此。輒以爲世外奇崛不凡人也。別去五年復來。名字黯然無聞。問之云。伯幾比來慵不耐事。閉門謝客。方營

一室。名曰困學之齋。將收放心而求寡過焉。余聞之。歎曰。嘻乎。世有如伯幾之材。而待困學者乎。然如其言。自不失爲奇士。諸葛孔明高節不仕諸侯。一出成鼎足之業。其終身本志。乃云抱耒躬耕。作南陽田舍翁耳。嵇康人中龍。不以三公易冶鍛之樂。彼其雍容揖讓。進退傾然。豈無學人所爲哉。今吾伯幾推而進諸嵇葛之儔。困所未遂。其屈折歎此。殆似爲世故所困耳。夫困道尙多。伯幾不困於嗜欲。不困於榮辱得喪之故。踰於常人。何止萬萬。就其所好。雖賢而未免於累者。而愈輕之。使如紀渻子之木雞亢桑楚畏壘之說。豈不爲學之愈成哉。於是知伯幾者。皆曰子之言於伯幾爲宜。盍以爲困學之記。是爲記。

清容齋記

鄞袁生養直既規寢旁爲讀書之齋。而榜之曰清容。曰。吾慕東郭順子之爲人而云耳。其所從遊之賢者。台劉君正仲父爲友。復於伯夷柳下惠清和之說。以爲之銘。而寄來剡源。願有記。夫東郭順子載於莊周。其事他無所從質。然如其言。則天下有道之士也。若夫孟子之於夷惠也。余嘗疑之。夫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人而至於無怨。其和孰加焉。彼子子然輕一夫之死。以與八百諸侯之伐君者異論。在周人以爲矯。在商人未嘗不謂之當然也。而孟子則曰。衣冠不正。望望然去之。由其道者。將入於隘。夫無怨者固教人隘也哉。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夫子稱之曰行忠慮。言中倫。世有言行中倫慮。而爲不恭之和者乎。蓋夫子沒而學者傳其舊聞。微異矣。今夫袁生生於萬石之家。而躬寒素之操。處未弱冠之年。而志丈夫之事。日取古聖賢之言味之。而舉其道。而求其清焉已。乃有所不慊於語。而容人是閎。是何生之所聞於道者過耶。道未有淸而不能容。亦未有不能容而得淸者也。天之蒼然。日月星辰係焉。四時行焉。百物成焉。江河之泓。百里一淺。而明者可鑑毛髮。其爲淸而容也大矣。生歸而益治其學。懼不能淸焉。苟爲能淸。端居而家巷睦。徐行而州里遜。又益治而淸之不止。滯者盡。淸者安。三年而與之親者。不見喜怒之色焉。十年而與之疏者。不見臧否之迹焉。夫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凡生所學於古聖賢人之道。與其所言。舉無間然矣。何羨於東郭子者。而滯然舉之哉。若余之愚。偶幸竊聞之。而未迨學也。且將求人之未暇。其何足以進生乎。以生之勤也。姑次第其辭以附於劉君之末。

養心齋記

史文靖公之孫曰景文。其居第在東湖之上。間亦往來州城。與余相從如一。相善也。景文宰相家。而余窶然書生。聲殊不相敵。然過余傾意氣與語。有移刻不厭倦。及見余披繙簡編。塗竄鉛墨。喜而從旁歎羨若以爲不可及。昔魏公子之於侯生。陰將軍之於井大春。風度不亦若是然哉。嘗闢一燕居之齋。名之曰養心。而求記於余。曰。吾觀世之人。好役其材而智者。何其愚乎。吾年亦高。力非弱。然而能厭之。願歸而少休焉。將求爲子之學者與之朝遊夕居。讀書以寡過。教子以佚老。吾志足矣。余謙謝久之。則復之曰。賢哉景文。亦知景文之先。所以居東湖者乎。蓋夫東湖窮海之僻壤。而會稽下邑之荒聚也。其始不過爲農樵漁牧之居。君之高曾擇澳而潛焉。老者知慈。少者興孝。其俗幾少變而善矣。無幾時。而絃歌唱焉。衣冠翔焉。

而東湖為文物之區矣。又無幾時。而高車駟馬之所奔騁。朱門甲第之所照映。騶官僕從。塡塞往來。笙鏞歌舞。喧咽攤沸。而東湖之富麗。遍於名都會府矣。夫物氣過泄者。則當少息。人文太盛者。則將反本。今之東湖。亦可以少還其初乎。景文歸而力踐其言。使山川草木。得涵濡蘊實。以自致於君。且余聞之。采色養目之昏。鄭衛養耳之聾。滋味服御養口體之衰。惟以學問養心者。無憂而常安。無辱而常貴。景文歸而規其名。務思其義也乎哉。景文曰。唯唯。遂書之以為記。

學古齋記

三吳之州。莫大於杭。其地山穠水妍。其人機慧疏秀而清明。其俗。通商美宦。安娛樂而多騖馳。通衢廣陌。行如附車輪而與之上下。坐如聞江湖澎湃之聲。繇意雖有董仲舒揚子雲。雖於攻苦寂寞。而守其淵深之思焉。州城之西南。余友人西秦張仲實居之。入其門。庭除靜修。草樹深鬱。儼然山人處士之宅。先是。巴西鄧善之與仲實兄弟交。分一室共居。而題其扁曰學古齋。相與讀書玩義理於其中。如此十年。而善之以藝選召。且由此而進為於時。仲實曰。我則不能。吾家有垂白之二親。貧無以奉魚菽。重使之疲勞道途。則奪其便。且吾非矯名者。為一常調得一郡博士。給數斛米。充養其。亦足矣。何用是紛紛為哉。於是學古齋仲實獨居而有之。余問仲實。子之安恬悃愊。言實而志儉。既過他人遠甚。抑學古實難。子之道。將何先。今且由子之學。於是齋者言之。子早起而盥沐巾櫛。焚香而振册。則冠服鼎彝簡編字書非古也。飢食而渴飲。寒裘而暑葛。與夫賓客祭祀之交。按其禮文器物制度非古也。廣而推之。出而與宗族姻戚朋友言。入而仰以燕其親。俯以飭其妻孥臧獲。一舉足。一出口。而步趨唯諾之節非古也。益廣而推之。事之非古者何限。而子何以安之。雖然。若此之類。猶欲以古其外。必不可已。則又當古其中乎。故曰。學古實難。始余之少也。有意於是。功名悲難。四十餘年。頭白志荒。而茫然無成。今之來杭。尚賴比鄰於仲實而學之。仲實曰。有是哉。子之言。吾將佩服之。且以諗善之。俾無忘吾齋云。

愛日齋記

吾黨之士。有復初。以門功世祿。望於越。至復初之身。而脩然為清儒。余嘗與之交而賢之。一日。屬余以其所謂愛日齋者。吾甚愛揚雄氏之言愛日也。其書兩舉之。其一以為學。其一以為孝也。吾學既不屑為今人。猶幸而及事垂白之親。而吾孝不能為古人。則吾病焉。故取以名吾齋。以勵吾志。子知我者。幸而為之記。余聞其言。益賢之。夫復初之云云。豈亦篤學力行修謹博習君子人哉。然余自讀書涉事以來。平生交遊。不可勝數。自非甚闒茸無志操。誰不能為復初斯言者。顧久而皆怠。或雖不怠。而勤所不當為。疲心竭力。而反陷其心於不屑者。往往如是。故君子之學也。將以為孝。而其為孝也。不可以無學。今夫口之於肥鮮。體之於輕煖。耳之於韶濩。而心志之於歡暢。此人之志願。而仁人孝子之不敢不極於其親者也。然而學道者。有不得而願焉。彼以其身。簞瓢如羊豕。被褐縕如狐貉。安煩習苦。則聽其命而奈之。俾其親而甘之。故有窮日之力。皇皇焉欲榮其身。朝登金張之堂。暮投衛霍之第。以從事於祿養者。此諱於名者之愛日也。雖鳴而起。操錐刀之術。日昃而不得休。至秉燭以繼之。曰。吾不為是。則饘粥不充。而甘旨且缺。此

貪於利者之愛日也。之二人者。欲孝矣。而病於不學。蓋有欲學者。又或病於不孝。呻吟佔畢以為勤。組纂藻繪以為工。雖賢者不廢。則有資之而淩節躐等者焉。方其惜陰晝晷。請益觚槧。則已心高志揚。有馳里門淩諸父之氣。此驕於學而愛日者也。學問以去蔽。而有專精一經之士。慕董帷螢火之名。習持書漂麥之事。忘飢渴。迷晝夜。神凝氣眊。而其親之容顏命令。有不暇伺察焉。此愚於學而愛日者也。復初生於三公之家。長於萬石之族。今勤心忍性。皆已不有其有。清修而靜虛。群視而順聽。於前四者之事。可以保其必無。聞所居北海坂之上。有便田弱耕。有舊書家藏。先大夫手搆南望一區。湖峯縈環。仰有煙林雲月風嵐晴雨之飫。俯有魚鳧鷗雁蒲荷菰稻之適。越之姻連多良儒。而太夫人禮法家。復初出而與其徒淸談雅歌。商榷今古。盡文章翰墨之樂。而披爛斑之衣。侍寬閒之燕。日暄輿軒。時節觴膳。極庭闈顏色之奉。是自古交游淵懿之不能兼者。可以不出戶限而得之。賢哉復初。亦無有頃刻懷然於心者乎。復初曰。是則吾何以當之。抑子之言。於愛日為有助。前之可懼。吾將以為戒。後之可樂。吾將以為勸。遂書以為記。

謙益齋記

天下之善。惟其不免於私之為者。常人之所易容。而君子之所必察。然亦有心知其然。而名義之責不可加。則舉而歸之於天。何者。吉凶禍福。是非善惡。至於天。而庶幾乎各有所止矣。故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余嘗怪今世士大夫。位卑而氣高。身微而欲廣。於力之所及。為志之所得施。一切無所辭讓。而獨姝姝其容。嚳嚳其辭。傾己以行悅於人。曰。將為謙以求益。是果以謙而益者乎哉。是豈非穿窬之行。壟斷之道。而天地鬼神之所忌疾者乎哉。昔者伯益之書蓋言之。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既而推之至誠。以為人能至誠。而物無不動。既而文王周公以來。以其繫辭而著之於易。既而孔氏之徒。以其說之大略。而發之於中庸。既而儒者禮法之家。以其道世守之。至於春秋秦漢之初。而猶以為教。故趙文子之早慧也。而其父忍於折委辭。張子房之未相知也。而其師安於坐而受履。魏公子張廷尉之貴也。而其客敢於使之執轡結韈。是皆誠心為之。以損抑分量之有餘。而增益其不足。非獨如是而止。吾想其時。齒於庠而貴者。猶有坐於賤者之下而不慚也。行於途而壯者。猶有代其老者之負任。而不以為德也。射於鄉而能者。猶有授其不能者之爵。而不倨也。於乎。是豈非天道之當然。而容可以僞為之哉。長樂林敬與。溫然好禮。知義君子也。紫陽方先生既名其讀書之齋曰謙益。而重之以訓辭。而敬與復以請文於余。余於先生之已言者。不能贊也。舉所聞於天道以證之。因以為之記。

剡源集卷第三

記

清峙軒記

余嘗愛東晉人善清言。談之。使人犢犢然有高世想。及出而預人家國事。輒不能盡酬其懷。然議者終以前意不相異同。曰。是固有命。乙巳春。過高安李所瞻於冰溪之上。相與劇談此事。爲之太息。既而諗其居有讀書之軒。名清峙。問非東晉王茂宏以稱庾公者乎。則大笑。夫庾之得於人不薄矣。起世家。不出門。致公輔。聯貴姻。據要權。而身兼名賢之目。一日進用少遲。則九州四海以爲鬱乎。不見夫山乎。山之嵬嵬。上摩青蒼。下蟠無垠。然必能出雲雨。吐光景。興草木。藏虎豹。游仙異人。始異而神之。世稱端曰景星鳳凰。致星鳳凰。不得數見也。見則其時良。其國昌。庾公之清峙。人望其爲山。爲景星鳳凰可也。庾公其能然乎。若吾所瞻。恣睢於詩書之林。頡頏於風雅之府。徐行而攟取。精思而靜持。幅巾布衣。起乘傳車。以桂後惠文彈治道。強使悍將。不少震撓。公休吏退。焚香閉閤。吳吟洛詠。作仙人處士。亦無愧作。此其規模器量。雍容蘊藉。豈與夫退不忘進。進不能退。往來於功名得喪之岐者。同年而語哉。雖然。昔人猶能清言。人物如庾公清峙猶可概也。更後百十年。清言日微。以至於隋唐。科舉興。名檢廢。士長驅疾馳。不暇峙矣。昔與所瞻

生於百世之下。百世之上事。無庸深議。所瞻之鄉。有三劉先生。清風高節。過庾公遠甚。暇日約所瞻。登石鼇峰絕嶺。踞投壘臨滄浪。誦冰玉堂之詞。歌廬山高之篇。以爲樂。以附於古人班荊傾蓋之贈。可不可乎。所瞻曰。唯唯。因以爲記。

容膝軒記

始余讀書。則嘗想像古人居處服食。動作百物之態。以質諸書中之所言。合者以喜。不合者存而求合。然後已。出而語於人。曰。如子言。則當席地而坐。汗竹簡。科斗書。編韋而讀之。而後可。又益求不止。則夫是棟宇衣冠飲饌者。將皆不合。而子豈不爲怪民哉。余曰。孟子之論友也。先論世而學禮者。道古昔。稱先王。豈曰吾具耳目口鼻。四體儼然。但當爲今人也而已乎。自爲此說。與世之人落落不相同之日。亦已久矣。而終未悔。會稽孫君凝字德夫。築別室於疑之東偏。聚古聖賢人之書。以學於其中。命之曰容膝。余聞其名而思之。蓋聞古之君子所以居其躬也勞矣。雖一欠伸。一俛仰。而不得肆也。其揚之有次。而動之有業。聚之有分。而息之有時。凡其得專席安車。凭几杖而休者。惟老而貴若爲師者爲然。餘人則否。而士非其世家。若秀孝有聞於上。則何能脫乎沾體塗足之勞。而近於冊書琴瑟之事。若今之士。職未離於子弟。而享父兄之安。身爲匹夫。而兼封君之奉。不賢者在所不論。賢者亦不過飽食放言於禮法之外。故夫昔之有爲容膝之言者。體已若少倨。然非三代學士之所得行也。又嘗下之而論。則昔之抱膝而獻者今之道家導引之似也。昔之膝行而謝者。今之禮家簡笏之似也。其云容膝。乃近於今浮屠家趺坐而儒家反以爲非禮者也。於戲。以三代學士之不得行。而今得行之。以吾人所笑以爲非。而或以爲是。是可不思其然哉。兮余竊嘗聞之。古之學者。左圖右書。國家以來。士大夫好事家。往往猶能置圖書於壁牖間。暇日審遊者至。卽與之左縱右索。以徵古事之所由起。故談笑動作。皆有本末。孫君世家。詩書多聞而嗜學。方今棄軒冕。薄城市。而爲山人處士之事。望其居。儒氣藹然。傳不云乎。禮失則求諸野。他日。余也力作之隙。躡門而來。俯身而請。儻幸惠然教之。君曰。吾固願聞於子者也。盍書之。以附於吾說之後。軒成之明年。剡源戴表元記。

餘軒記

鄮程士安佐浙東元帥府。於明公退。不忍棄其餘。日讀書以明理。畦所居軒外餘地。種蔬以給食。而問軒名於余。余名之曰餘軒。安逡巡而笑曰。吾之問子。義止於是乎。余爲詳言士安之起居出處。所以資於餘者以告之。人之居世。必有事焉。以勞其心思。而役其筋骸。古之君子。自孩童以上。糞除趨走。鼓歌舞蹈。弓矢羽籥之類。及諸賤事。無不嫺熟。故平居多勞而少疾。一旦驅之臨煩處劇。則亦無趦趄畏懦之色者。餘於身也。齊民之倫。莫貴於士。爲士而不識其事。憒焉與凡民何異。豈獨不異。仕而靡之。則反以爲賊。不仕而儕之。則反以爲蠹。山林韋褐之徒。足未嘗履官府。而憂人之憂。急人之急。悍然負廊廟之望者。餘於識也。以醫藥者不習則殺人。以溝洫者不習則殺身。政之禍福。危於醫險於洫。而人之習之益鮮。幕居豢養不知衣食之所自來。況復餘事。今以一人耳目之聰明。坐於五洮四民之上。而指揮布置。縱橫左右。人人

不失其所欲者。餘於政也。谷容澗。湖容谷。濱容湖。海容濱。閩濶險夫。扶背嚙齒。出橫逆以挾人。至於大人長者之前。如飄風然。蓋有有道之士。以容一世之人而未足。觀其胸次。休休焉若可以容天地萬物者。餘於藝也。才支一時。智周終身。是能及其所知而止。惟德無所止。堯舜垂文章為永世法。禹之水功。稷之農勢。仲尼之儒道。衣被長育。凡累千百年。天之助之。人之味之。亦累千百年不絕者。餘於德也。士安生於齊魯諸生之宅里。衣冠翰墨。今為許洛通才。盛年方出遊大藩府。於學何所不該。於用何所不給。鉛槧俎豆間事。不可不問而悉也。抑此五餘者。其毋忽忘乎哉。士安唯唯。因書以為記。

省軒記

大名王麟伯官嶧山。三年秩滿。當北歸。留行過余於吳。見諗以其所居之省軒。而求言以為記。余惟麟伯。自其少時。則既知誦習於聖賢人之書。長而能遊。則及接識天下之名卿賢大夫。遊倦而仕。則又能行其所知而無愧於百里之民。是其平生本末稱愜。皆非流輩所及。顧方兢兢然顧內自省焉。豈非歷時材俗譽為不足喜。而求庶幾有見於道乎哉。抑余臨川之患。雖不足以助麟伯。姑嘗試為麟伯誦其所聞。而麟伯亦嘗試為余聽之。蓋余居山。知天台華頂三十六峯之險且艱。而山中之往來而行者。未嘗病也。問行之人。則山之縈紆屈曲。低昂起伏。嵌崟偃突。雖陰暝羅晦。而一能識其處。他日。其人與羣兒戲乎陸。白晝瞰焉。又嘗行大川。淩震澤。浮揚子。見舟人駕扁舟於溟茫洶湧吞天浴日之濤。目無留瞻。而手無停操。人

人為之震眩失措。而已方夷然不自以為勞。及乎篙休載輸。故意酣臥。而溺生其中。此省與不省之說也。今夫吾人以藐然之身。行乎世故之風波。而歷乎人情之險阻。功名利祿之誘、噓之於外、妻子饑渴之迫、驅之於後。此雖欲省且不得暇。而顛迷陷溺之癡、何由而免。故古之人。居則必有盤盂几杖之銘。以省於視。動則必有珩璜琚瑀之節。以省於聽。納屨也必有絇。以省於步。飲酒也必有禁。以省其量。御省於轡。立省於珮。交際也省於辭令。侍命也省於容色。齋戒也省於肸蠁。凝息也省於夢寐。此猶曰平居暇日。常情恐懼云耳。古之學道之士。稱能省其身。莫如曾子。曾子垂沒。啓手足。自謂能全而歸之。而小人姑息之愛。方見慚於執燭之童子。蘧伯玉能悔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而能自儆戒。其高年卓識。無一毫衰頹倦懶之氣。則其精力剛強時。從可知也。麟伯之齒。方少於余。余也蓬蒿之資。俘擭之器。身不待恭而卑。語不待簡而訥。而麟伯居處纂養聲實皆厚於余。以余之猶不敢惰也。而麟伯安得泰然無慮乎。惟各不至於白晝平陸之醉。篙休載輸而溺其舟者。幸甚。於是、麟伯謂余之言愨。俾書而刻諸省軒之石。

清茂軒記

剡源在雪山與四明洞天。相為犬牙。異時、避世幽棲之士。蓋多有之。而故家荒蕪。遺膢放落。余嘗恨之久矣。獨所謂大雷山者。嘗為唐賢謝遺塵所居。其名著於騷人墨客之賦詠。蹤跡宜可考見。然剡源有兩大雷。東西相望百里。皆在萬山之中。人跡罕到之處。余亦無從深覈其何以也。兩大雷之下。皆有石門。鐵壁乎立。湍流貫之。因而謂之門。而在東之門。適去吾家不遠。余既來為農。時時以賤事往來其間。門傍有嶺祠。閭隨父老。禱謁水旱。頗愛其土狹不枯。山窮不悍。雲泉蔽深。竹樹蓊密。私以為謝公之居。庶其在此。訪

髹其聚。則梯高以飛宇。夷凹以展圃。青簷墨垣。斷續隱見。謳謠之聲。忽出林莽。噫乎異哉。有毛氏子震卿。秀整而業文。其廬獨當溪山偃薄之會。蓋毛氏自曾高以來。世稱寬厚長者。至乃父始以詞賦薦名於鄉。而上諸天官。於是、招延賓客。儲蓄異書。闢一軒於燕居之左。名之曰清茂。余每過之。酌泉而歌。席陰而坐。為之徘徊忘去。殆不獨以其居也。嘗卽軒中所見問之子。知子之軒之名之所從始乎。夫斯泉之水清矣。濬而達之。可以至海。有不失今之為清者乎。亦有未至百十里而止者乎。斯林之木茂矣。望之蔚然可悅。追而致其材。有中為九鼎之室者乎。亦有取而為雞豚之柵。猿狙之棲者乎。是不可得而知也。今吾子之居於此土。幸而無四方之事。力農以美藏。量材而慎出。一匕之餐。必勞而後食。一武之地。必視而後蹈。吾見祖父隱於農耕。而子孫資之以為達人者矣。未有既為達人。而子孫得返於農耕者也。何者。其先之畜。抑鬱於隴畝之間。百年嘗之。故一日發舒。而不以為暴。及其貴齋。服飾鮮華。輿御美倩。恥於素所僻陋。而求遷之。已散之朴。一決而不可復收。勢無足怪。吾觀子之志與年。皆不可及。顧方闇闇愿靜。若有所耽於勢祿之外。而余亦倦遊。駸駸老矣。其獲免於前之云云者哉。震卿聞之。瀟然而喻曰。幸甚。然必書之。以警來者。遂書以為記。

恕軒記

東平程侯士謇。為通守於吾州。和以承長如兄。禮以接士如賓。恕以恤民如子。嚴以馭吏如隸。而獨於姦魁俠徒譁黨貪頑。疾之如仇。每臨廷蒞政。心平氣爽。春暘容煦。而一得其人。則研窮鍛鍊。不貸絲髮。逸者門禽。猾者窟考。由是。平時世家根連為惡之窗。收蹤改業。一國稱快。而不得志者。亦狙伏而伺。暇日。余嘗過其遇公之居。見室額之扁。曰恕軒。余請之曰。得無意有所抑。若古人佩琴服韋之比乎。夫恕之為名也約。而其道甚廣。儒者蓋難言之。而人情之剛柔緩急。與夫處世之拘通。行事之寬猛。尤不容以一概其至。大要則嘗苦於利害喜戚之不能相知。一不相知。遂睽隔於楚越。同氣疏於途人。而況持三尺之法以臨一州之民。勢邈而分懸。情深而貌峻。而欲興其所利。除其所害。就其所喜。遠其所戚。戛戛乎難哉。故善治民者。嘗先於以身推之。曰。吾之求來茲邦也。因居於家。吾為長於家。而患承我者之不吾和也。故推之以和其長。吾為士於鄉。而懼接我者之不吾禮也。故推之以禮其士。吾之居處。見吾之鄰。有為民窮而無所告。而有司不之恤。吾非之。故推之以慈其民。吾之居位。見爵官貴將幸有權而為吏操持。以暴其民。而不能馭也。吾嘿之。故推之以嚴其吏。至於姦魁、俠徒、譁黨、貪頑。天道之所不容。公法之所必誅。自吾有知識。則心誠嫉之。推之他人。其讙爾之不然。故於文如心為恕。人之所欲和。所欲禮。所欲慈。所欲嚴者。皆吾如其心而欲之。人之所嫉。吾亦如其心而嫉之。察之於身。驗之於事。習之於家。行之於國。蓋無往而非恕也。且虎狼不懲。羔犢不育。蓬蒿不除。禾黍不興。姦魁俠徒譁黨貪頑不清。良民不寧。為長吏者。惟能於此有所不恕。然後能行其恕。故曰。仁者必有勇。又曰。惟仁者能惡人。堯舜之罪四凶。周公之懲荊舒。刑管蔡。仲尼之誅少正卯。其為恕也宏矣。而於政何所傷。於侯之意何所當抑。而余復何所贊其辭乎。於是、侯聞之。儵然而喜。肅然而興。曰。美乎。子為善言人情者。其遂為我記之。

蒼翠樓記

宛陵多名山人以李太白所愛遊常常詩談之然而其州多平岡淺陸城居者初未嘗得由而玩焉出郭西七里至王敬叔之居則宛陵之山四面集於其門近者盤旋遠者鱗轃而敬叔之居白其先君子所植古梅老桂修松茂竹陰森翁翳儼然幾如雲門石洞有一樓橫跨其巔尤與山稱敬叔既取太白詩語名之曰蒼翠樓而從余索文以爲記余惟天下之物凡其不能忘情於榮辱成敗者往往須名而行名榮而榮名辱而辱名成而成名敗而敗然其得之也必各顧其分故李氏雖大夫也不得越境而有東蒙孫叔敖賢相也僅敢取寢丘之陋封惟夫高曠奇逸之人無求於時不拘於物彼出林草野煙霞泉石之具又非人情之所爭物論之所禁故可以多收橫取而不較若今蒼翠樓之託於太白是已方太白之來宛陵出於一時飄忽神馳氣跨不可測識而宛陵在江東古爲衣冠玉帛往來騈集之地想其名王貴卿車轍馬跡處處而有今千百年後乃知太白獨常遊之甚者雖非太白所常遊者亦欲扳挽其平生辭藻而及於乎是豈不以其人耶余觀敬叔天資明爽不耐羈束時時幅巾野服瀟散塵外居家貧產不能致百金而常好客置酒酣與其兄弟高歌朗吟下筆皆無俗子氣韻似此輩流因當爲太白所許頗恨生晚不及識其先君子而規模蹤跡家風井井已略可以得之矣

充安閣記

剡源翁居不能二十楹界其中之後垂蔽之以爲閣冬舒其簾夏達其牖溫涼晦明時闔闢之以趨便焉人皆不堪其陰且勞而翁居之彌安家無浹晨之儲兼金之值而有書一車悉取而陳諸閣之四旁坐閱而臥諷之左右縱橫充然無不滿之處因命之曰充安嘗歎曰昔周元公有言君子以道充爲富身安爲貴我不敢希其人而希其言可乎然雖名之久而猶疑之一日忽悟而笑曰吾所以疑於元公之言豈不以富貴爲美物而不敢居哉夫聞其名猶疑之而遇其實將如之何是故不可以無學也今夫余也固剡山之窶人也而昔之當仕者亦余也有仕有不仕而余一也昔嘗見有乘車而行於途也其不乘車者相與羨之他日逢大官於途則其乘車者先俯然下之豈不以其尤嵬嵬哉等第而充之人之相羨無有紀極而山林道學之士非而訕之曰是俱不足爲吾道者若是者亦高矣又有遺世忘物之士笑其爲高者曰彼自爲彼吾何以存於口而非訕之爲我與之俱行於途如壯夫之觀優不怒不悅如飽人見嬰兒之珍其餅餌不嚥亦不唾也然則余今之窶爲何所失於余乎余行四方而不知田疇稼穡之事今始力而爲之而筋骸已疲不可勉強顧吾居之左右前後無非農者而余安得儼然獨辭其勞呻吟偃僂一年而知其候二年而通其業三年而寒暑燥溼欲與之俱化每至釋鉏解笠之暇人休乎充安意挾一冊而披之見古之高人勝士如鴟夷子皮張子房之徒辛苦兵革之中晚暮脫乎不測之險遺其千金相印幾無所適欲如余之徜徉鄉井棲伏原圃儵然爲無名布衣而不可得也見仲長統司馬德操輩遁於喪亂全於貧約若可以無預人事而身居名賢之目其風采爲四方人士之所走集欲如余之交疎黨棄指議不及伸眉縱足於是非臧否之外而不可得也見皇甫士安王仲淹幸可以充默自容而何用著書以取名

於時見諸葛公房喬丞相起畎畝而躡風雲歎其忠勞以沒而惜其子孫遂指家世耕漁之舊以輕其身而余於是閣心無遠馳業不他慕時動而作遇倦而息屈伸偃仰以舒吾體周旋涉歷以散吾目環堵之內方寸之小而山海衆物之藏具焉宗廟百官之美寓焉古今九州萬里之變聚焉常其氣快體適何有乎王公之尊何睹乎宇宙之廣何慕乎千百世之下名余爲何人哉而況乎人間區區飢寒得喪榮辱之懷何足以容言以是爲充安於元公之言可乎不可乎且吾附吾名而又何疑可不可於他人耶言畢諸兒置書執筆請曰翁今之言大於韋紱不可以無識也豈惟翁自命之其有所教矣遂書於閣之壁

松風閣記

山陰王德玉之居在州城之東隅因臺池之秀林丘之勝橫俯之以爲閣而名之以松風既乃以諗於余曰於子何如余惟山林風物耳目情態之蘇樵夫野客能深知之而不足以爲樂江湖市朝涉於世者忽然得之足以爲樂而不能以深知若余者庶幾知而樂之而德玉庶幾聽之今夫松風者其初發於陰巖撼乎陵丘當夫天地閉塞萬物枯槁鳥棲獸藏路無往來沙石爲之飛走林谷震而驚恐則是風也衝擊號呼觸者容傷當者膺摧非夫堅全而不蠹靜密而自重者鮮不撓焉若是者特適遇其怒耳及乎委蛇而休優游而行春和氣明人禽熙恬山光野聲相爲濟妍則是風也徘徊乎卷阿周流乎平林昂者爲舞偃然爲笑雖培塿叢薄之間可以暢意自樂而況於翹翹者乎若是者又適遇其喜矣乃若驕蘊欲收稚暑方壯濤居愁霧幽伏畏暍千金之子環堵之夫鬱鬱不得免焉颯然微掠蓊舉襟啓開牖而視之則蒼雲扶疎清蔭如堰纖塵不搖百竅猶默而儵儵瀏瀏已爽焉若游清冷之淵而餐沆瀣之漿矣當此之時可以投壺雅歌可以抱膝長嘯可以偃息可以笑傲若是者可謂樂之極遇之至而世言松風者庶幾乎得之矣今夫德玉居有紛華喧囂之厭出有功名進趨之恥清修而強舉虛心而敏事視人間之得喪休戚榮辱豈有以異於寒暑之變顧吾所以堅忍自持逍遙內得小失意而不遷太極願而能止亦有以遇於適然之遇爽焉之樂者乎古之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彈琴著書飯蔬飲水以爲榮於軒輊甘於鼎俎者用此道也德玉肄習之暇登斯閣也想斯名也必有翛然於中者矣德玉曰是吾樂也抑吾願與客同之遂以爲記

拂雲閣記

貴溪道士鳳明仲既創築玉清觀於所居盧峯之山中即其上游架一閣焉以栖心放目而取於物之至清而至高者榜之以拂雲而徵記於余余異之曰噫有是哉夫雲發於微茫散於冥濛而反於虛空來不知始去不知終其無定止若是而欲取之以爲清以爲高蓋人之強名其然而然而雲豈其然乎且吾居於山頗知雲請爲明仲彷彿言之而明仲亦彷彿爲我聽之蓋余之昔也嘗健游倦歸而迷其鄉望望然千步數百里之外以爲雲皆在城市井落而雲無有焉又千步數百步之外而望之以爲雲在郊陌藩籬及至郊陌藩籬而雲無有焉又千步數百步之外而望之以爲雲在林薄崖谷夫自城市井落累進而至林薄崖谷其取於雲彌近矣就而即之雲終不得而有何也雲固與人相從而遂欲記而取之則不可也

人之求有見於道亦猶是焉彼道游而忘歸迷鄉而不知求者姑置勿論幸能歸而求之其初焉不至以爲在言語章句求之言語章句而無之則以爲在名物度數求之名物度數而無之則以爲在居處動息求之言語章句則墟市井落之類也求之名物度數則郊陌溝塍之類也求之居處動息則林薄崖谷之類也人之求道而能擺落言語章句超脫名物度數一取之居處動息用力也精而見功也敏賢於常流何止萬萬抑豈居處動息明仲登斯閣也澄觀反視凝思靜察一窗戶開闔一几榻縱橫一巾幕張弛無非道者豈惟一雲一泉石俯仰一草木卷舒一禽蟲語默無非道者然就而求道種種皆不可得是雖君家計然之智不得而推莊周之辯不得而悟而余也當復爲何言乎明仲居山林久泊然於世無所競意性篤孝養一母老矣廬西峯下對之若不忍暑刻離去當世所尊尚清高有道之士非君謂其誰

潛窩記

剡源之徒陳生養直題其居曰潛窩客有疑之而言於剡源翁曰陳生年方強氣方開而遷從事於署也何居他日閒暇以問生生曰彼客者安知吾潛哉吾之潛有三吾之幼小爲子弟於家懼倫類之不通而疎於禮而願潛於學長涉世亂懼憂辱之切其身而願潛於名盛長而老且及之無以傳永遠也而願潛於德爲窩而揭焉朝出而履其外吾思之介介夕歸而寢其中吾愛之沖沖起居食息凡惟是三潛不敢置而何有於客之云云哉始翁以避地西來幸與生家交故舊謁館憩止於時見生雁行間步驟備楚既而隨諸兄受書稟業知見日聳然私心不過以翰墨事相待行藏離合忽然不知光景之變化迨茲閱拒客語爲之爽焉自失蓋翁之於潛亦習之五十年而猶恐不至者也乃以其意作詩三章歌之以廣生一歌曰生誠潛於學兮寧悃悃以行其朴兮毋嘵嘵以爲聲兮再歌曰生誠潛於名兮春華之英英兮須風霜以成兮三歌曰生誠潛於德兮薄取以厚吾宅兮抑貨而不獲姑耨而食兮歌畢因書於窩之右方以爲記至大己酉季冬既望

壽樂行窩記

始余兒童時受論語至仁智樂壽之章而疑之有老先生教余云人惟無物以累其心則壽樂生余時愛其言簡而終不解蓋自涉事以來行世故苦樂榮辱四十年然後知其言妙於理也今夫人之居世雖強弱勞逸不同而年壽之量大約皆可期以百歲富至於萬金貴至於卿相與夫陋巷一瓢之貧賤充其所求亦各有以自樂然得於天者或失之於人得於人者或失之於天故山林虛曠矯世之徒爲莊周列禦寇之學者寧不願久生富貴以爲高其說曰人壽則多辱南面之樂不如泥塗之無憂而市朝沈溺之士至於服金丹信方士以庶幾長年不死幸而苟存又不過馳騖貨財聲伎狗馬宮室之區區以肥耳目之慾余以爲似是之類殆皆過也惟無物於心者則不然其中休休乎如山之無不容而造次顛沛不可得而遷也其外油油乎如水之聽其所趨崎嶇百折而亦莫之礙也由是其心雖不期於壽與樂而二物自至雖不必辭之以爲高而二物不能爲吾累此仁智之道也古睦邵德芳少壯與余遊太學同業選禮官仕銓曹同年嘗被檄考兩浙進士同寮當是時意氣軒軒殊自喜既而隔絕不相知余窮居海涯而德芳

離其本鄉僑居松江五湖島岐幽迴之處邂逅客遊見之蒼顏白髭無復故態與之坐連日咨嗟抑鬱可憐之語一不出於口問其居之志曰吾家睦也有先人之故廬嘗並西偏堂曰尋樂並堂爲亭三前二後一可以休息可以遠眺今居松江未之能樂也而不敢忘姑彷彿其大致爲一堂一亭以寄吾思而將榜之爲壽樂行窩子以爲何如余喜德芳之德有成行乎世故苦樂榮辱隨其居而安之而無所累與余之心合也書前說以告之因以爲行窩記

芷屋記

鄉友范龍友字雲仲嘗以芷屋名其居而從余謁文以爲記余嘗問之雲仲屋凡數楹種芷若何雲仲曰吾蠻人未進於是姑有託於騷而云爾余聞其言竊有感焉蓋余少而喜騷私念其居近市囂隘故嘗思爲楚人飄蕩淺說之辭擥擬以自廣既而思其所服食思其所佩纓思其好樂思其寄託獨恨與屈大夫同生江南而騷中草木名字往往不能通解豈由湖浙風氣土俗不同而然耶久之得一宦遊楚曰與楚人博物通文字者往還舉而問之其茫茫不知去吾浙人無幾耳余然後始大悟夫學騷人無庸以名物爲主亦聊取其志而已然方是時不免爲科舉利祿之役既以不貲之身爭得失於千萬人喧呼之場衝風露冒暑潦跋涉一二千里水陸以干斗升之粟此何足與語屈大夫之風哉邇來形顏悴枯氣質變化異時雙言片語所探擬於騷以爲娛者油然觸心不知百憂之集則聞雲仲之言豈不亦有不期而同者乎雖然雲仲之言雲仲之志余所嘉而喜也而名不可以無當也余近所居山麓旁多閒壤頗欲規數十百弓之地爲一藥畦聚衆芳而環蒔之四時攀玩藏條搜摘根實以遺老寄窮於其間因念楚物如江離杜衡蘪蕪宿莽蕭蘭蕙菌之疇猶可以類取惟芷之在騷是不一族曰辟芷曰白芷曰白蒞曰芳香曰藥荃皆芷也然則是物宜江南最多有而最不易識雲仲誠有之則幸以見餉以補山中之缺願芷不難致而余畦成未有期恐亦與雲仲之屋相類耳雲仲笑曰姑記之

擬晉山房記

集賢學士河東李公士宏以好書名天下稽暇則取晉右軍縱筆擬爲之所居山房之窗壁几格硯席諸供具花物皆奕奕有晉氣由是以擬晉題其齋而介所從遊以徵言於余余始聞而疑之以爲集賢公之居切邇中朝既以文學爲翼侍從出又爲贊二千石權強扶良拯飢約輿廢墜去之既久而能使其民詠思之不忘是於材何所不具於古人何所不可至而專取晉人書名以自擬何耶噫嘻嗟夫天之生斯人與之以聰明藝能必將使之有爲以用於世而人之耳目手足筋骸精力苟不時時役勤勞苦之以發散其昏滯則血氣不行而疾疢生焉故古之君子生而無不精於賤事及閒居假息投壺也以習於射歌詩也以肆於舞以至于戈羽籥琴瑟算數之類無所不學書刀簡櫝雖非如後世之妍巧媚異亦往往求通其說而盡其用一旦猝然起之臨戎出政則亦不至有恇怯齟齬之態秦漢以來此俗猶在黨錮興而士始以清虛爲高視人間事一切穢秕之若不足爲者晉氏遂東風塵迷目始翼無所用力而各獨以其書傳右軍在當時輩流中傳最甚雖書之工亦緣其人沖懷妙識遠謀靜操有以相挾而爲之耳豈惟右軍

令他人皆如王敦郗超等說，千載之下，望其遺迹，將棄唾不暇，又豈置齒牙哉。今吾集賢公，生於興盛之朝，而據乎逸爲之會，其起龍舉，其止豹隱，萬萬不嘗以丘壑自局，翰墨一事，未之能忘，蓋優哉游哉，聊以寄意，偃仰爲適而已，而謂可以寬公之杜德機乎。於是知公者，翕然而同辭，以爲余之期公，與公之可用於世，殆不但若是而止，請書以慰公而且爲公勉焉。

剡源集卷第四

記

陶莊記

古之言隱者，謂其材可以仕，而時不用，志不屑就，而去，放於山林巖畝之閒，然後已無所愧，而人有聞焉。故仲尼以禮樂稱野人，而史官許大夫之材，曰登高能賦，苟使爲野人，而無禮樂，登高而不能賦，徒巖棲谷飲，蚩蚩然氓耳，何隱爲。余嘗與番陽吳熙載縱論此事，爲之三歎。既而熙載出其所居陶莊諸詩讀之，蓋陶莊者，在番陽西山下，瀏泉縈縈，林樾蓊蔚，自其初，不過莊之旁有業農而氏陶者，以爲場圃，癸卯冬，熙載由錢塘歸，望而樂之，屋其塲墟，以爲居游之墅，因而疏翻流之波以爲池，蒔秀蔚之叢以爲苑，而横一樓以操琴，其額曰清音。樓之北爲室，藏書册硯筆壺觴之賜，曰集雅。中爲堂，深沈曠廓，曰無超。燕超之西爲齋，陳三代以來石碑銅器，消古今書法名畫，曰玩古。東爲軒，臨泉，曰觀魚。北陵處爲二亭，曰看雲、駁風，門之南爲逕，曰五柳，橋曰映榆，而總其墅之名，曰陶莊。熙載既爲其名，與其詩，番陽又多故家遺儒，人人皆能詩，日相飲集唱酬，以爲歡，由是陶莊日聞於人，而熙載方盛年强仕，以詞章器業行名當塗，凡四遷，而來通守吾州，陶莊雖佳，不得安而居也。嗟夫，若熙載者，豈非余所謂其材可以仕，可以隱，而内無愧

於己，外可聞於人也乎哉。雖然，熙載之於陶莊，今誠未得居也，熙載志雖不屑，而方用於時者也。熙載驅馳四方，北居庸，南崑崙，東溟渤，西岷峨，風霜道路之危，若猶未厭，今而爲詩，宜有太史氏登歌以絃明堂，笙清廟，俟他日功成名就，潔身來歸，問園池花木固無恙，徐與番陽諸老，或過客如余輩，嬉笑詠以償陶莊隱居之樂，尚未晚也。

董可伯隱居記

世之爲高者，多託隱於山林。山林之去人甚近，貧賤而居之，則累於身，富貴而居之，則累於名，是二者，皆非所以安也，於是又有逃蹤絕俗之士，求超然於是物之表，以爲安，而終不免於累者，心迹異焉故也。友人董可伯之居，在連山萬竹岡之陽，余嘗過而熟之，熟而知其說。蓋其居之左右前後，一以竹爲藩屏，傍簷規小亭，閒植荷花，則名之曰深淨。少東豁一亭，老梅交加，則名之曰青白。折而少西，築凌空之齋，曰點易。折而益西，瞰龍山之地，曰蒙泉。經營位置，閒遠迴僻，若無絲髮與世事相接者，而可伯資性從容，言動詳重，懶未嘗廢江湖交，亦不至忘客主禮，遇好風良時，幅巾野服，或班荆共酌，或臨流雜詠，優游偃仰，有稱情之安，而兼及物之樂，及乎觴休席散，庭靜幕聚，浮雲在空，流水繞礎，或焚香凝佇，或展卷遐想，人間愛憎喜怒休戚之感，是非榮辱得喪之役，亦不能入也，持是而隱於山林，可謂心迹俱超，而身名無累矣。雖然，可伯學易者也，易之書，本不專爲隱設也，夫子老學易，而環轍行道，終其身，韓伯休學易，因言以立教，王仲淹學易，傳業以贊化，大之於政治，小之於風俗，殆無往非易也，得易而不善用者，是爲京房虞翻郭璞，可伯其擇於斯乎。

玉林記

學仙者貴溪桂君之居，名玉林，客有異之，以問於余，余惟玉林之得名，於理不可知，而就余之所可知，請路爲客言之，而客略以余聽之。蓋天下之物，未有生而即貴者也，生而貴者莫如玉，而玉與石固同類也，玉與石同類而貴於石，猶爲仙者與人同居同遊，而人不知也。今人之言仙也過高，以爲仙當在雲霄風日之外，不飲食而無飢渴，不葛裘而無寒暑，不車而馳，不舟而遊，以至寢處巡歷服用玩好之屬，一一俱嘗窮奇極靡，彼王侯將相所無之饔養，而後爲貴且樂，而玉林之說興焉。假令如是，亦不足怪，而其心熒熒然，方將與俗物相勝負，而何以異於人而爲仙乎。至德之世，沈珠於淵，藏金於山，此猶未免於顧惜，論吾黨之士，少知道者，視璆琳琅玕之過目，眞能使之如泥沙瓦礫，不以挂意，而況於仙人，則又何說，故古之雜書圖畫，所載仙人蹤跡，皆蓬頭垢面，敝衣惡食，塵埃市井，腥臊穢腐，一無難色，而處處超然，而於玉林乎何拘。抑玉之最近而多稱藍田荆山，藍田荆山之玉信多矣，當卞和氏時，不知者幾以石廢，世又久無和，如之何不胥而爲石也。嘗有從玉者，求玉於藍田，至輒多得玉，既給用，所棄餘皆光明瑩潤，無非玉者，後人躡其迹，從故處求之，絕不得一玉，是知一玉也，遇之得其人則爲玉，遇之不得其人，則爲石，吁嗟乎，玉林乎，其果又在有有無無之間乎。桂君年甚妙，質純而氣清，其所師承樓楷，高流名輩，與余厚善，客往而問途焉，去玉林不遠矣。

戢隱記

越之為州，當東南水陸之衝，輕舟迅飛，勁騎疾奔，可以朝荊吳，暮齊晉。異時干名逐利者，家金張而人陶頓，不翅也。而江湖之士有游觀之好者，於山慕雲門禹穴，於水誇鑑湖若耶。又往往多在荒墟僻島，人煙散朗之處。而蕺山附州城之東偏，雖越人未嘗有知而遊者。問山之所以得名，蓋昔者越王句踐常於此擇蕺焉。既而王內史逸少居之，既而為戒珠寺，則越人雖有遊者，而亦以忘其蕺山久矣。有儒者王廷吉，家於其山之陽，而名讀書之齋曰戢隱。余聞而異之。又他日過之，則蕺山者，去其家尚半里，然郊原曠谷，旁無蔽遮，自其家望之，適如承塵負扆。凡山中之雲煙卉木花鳥陰晴寒暑昏旦百物之變，攬之如屏帷之飾，几席之玩，是誠可以逃喧囂、遺榮辱而隱焉。而廷吉於越中為故家清門，自其先文昌公以進士第一人起家，子孫累葉，輕軒裳而重名節，薄田園而厚文墨。故如廷吉之年華器幹，皆非可以無用於世，而方謙謙然慕為山人處士之事，宜乎、數千年之遺憾懷賞，日千萬人過之而不顧者，一日閉門而能居有之也。嗚呼樂哉。雖然，廷吉之樂，必有以養之也。夫隱之至者無名，而蕺山之為廷吉隱，亦將幾為廷吉而顯也。余自丁丑歲，三至越。其始至也，儒者、吾見其矯然如楚兩龔之介而立也。其再至也，吾見其愜然如東方曼倩之通而俯也。其三至也，吾見其藹然如柳士師之和而守也。若是者，蓋皆隱也。廷吉其歸而求之古之學道之士，能不以外物動搖其靈臺者，顧其中嘗休休焉，居處玩悅之具，是養其耳目之體而已矣，不可恃也。廷吉固願受教，因書於齋以為記。

冰谷記

天地之間，得氣之最先，流動有形，而最多者，莫如水。水之動於氣形，其自有而無者為雲，自無而有者為霜為雪為霰，至於為冰極矣。而皆水矣。然水之動而為雲，人見之以為常，而其為霜雪也，必感於其時而變。變之過者為霰，人之過之，必惴然以驚，有之多而必厭苦。惟夫冰，人之過之而不驚，有之多而不厭苦。當其時之宜有，而適無，則國無以為禮，而史官書之以為闕。且其為物，生於氣之本無，而不浮寄於形之自有，而不滯，清而不傷，堅而不劌，明至於可鑑，而能深沈以藏納，嚴至於使人僭切凜栗，而潛陽內敷以發物。可以濯煩熱，可以爽滋味，可以卻汙穢，可以消疾癘。蓋天地之精粹，而氣形之先覺者也。東昌徐仲彬卜隱居於楢陵，有園池之勝，臺館之適，取太白詩語名之，曰冰谷。而問其說於余。余知人也，自未識仲彬時，聞里之塞人有居兵衝，而為軍士誤俘其孥，請於官且再，幾不可得。仲彬為公府掾，一日署牘如其類，盡放出之。贊戎於發也，赤子無辜，已入死籍，而力爭得活者千萬計。余聞其事，每為之哽咽。及與仲彬遊，見其門庭潔修，樑宇瀟灑，雖闇儀騎騶，亦無苞苴脂膏之相鏗鳴，而起從人問民疾苦，事功書於冊，不行不止。余謂仲彬之才猷德量，苦其清嚴堅明，而不浮滯，行事可以及人，人喜之，不驚不厭苦，而用舍關於世之有無，皆庶幾乎吾之所取於冰者。由此道也，他日益出而發祥於時，流澤於民，名揚譽洽，疏瀹澡雪，而歸濯纓於冰谷之泉，晞髮於冰谷之林，挹冰谷之沆瀣以為茗漿，發冰谷之清冷以為醪醴，楢陵之居游名流勝士，有如太白者，聞冰谷之風而來，則與之清談雅歌，憺遊樂飲，以終日，豈不出處無愧，而身名

兩適也哉。仲彬曰，吾願也。因書其語於冰谷之壁。

文溪記

明之北四十里而近，有溪曰文溪。邪誵以為山水掩映，碧而成文之名也。學佛者本暢師愛之，卜鄰而居。久而情誼聲跡與溪相馴，人之自遠外慕師而來者，亦號師為文溪焉。余嘗詰之，是溪之初，本無卽名之者也，而不害其為溪。自夫人以文名之，而愛始生。愛生，則人不能忘，而是名且將為溪累，而溪又以累子。何如。師曰，吾何以知名累之有無乎哉。吾以一身寄於空虛，混混乎與衆幻俱馳，與群有俱休，顧不可無食也，而讀於溪之毛，不可無飲也，而掬於溪之泉。暇則杖溪雲而遊，喜則藉溪石而語。吾取於溪若是足矣，而何知夫溪之為我，我之為溪乎。而何者為名，何者為累乎。且吾久之，殆將忘我，豈惟忘溪，又將忘人。而人與溪之自不相忘，則吾又何容知乎。南望靈騎，出羅張將軍意子中書郎齊芳之所隱，西背闞峯，吳侍中澤故居在焉。北引鑒蓬，士人相傳，秦始皇常登此山，謂可以達蓬萊，而東眺瀚海，方士徐福之徒所謂跨溟濛、泛煙濤，求仙採藥而不返者也。俯仰二千年，是溪之左右前後，汲汲而處者，非以全身，則欲適志。當其饑皷，恨不疾驅而先乘，燭而樂今，其遺存幾何。盧距知陵谷遷未變遷之閒，而吾偏區者乃獨得而專之。專之復幾何，而能不為衆人之所睥，是豈不可為慨然而思，廓然而悟乎，而吾與子皆可以忘言矣。於是余聆其說，喜師道之將成，而離於名、遠於累不久也，又嘉其言之足以達其意，亦如是溪之不期於文而文也，遂摭而述之以為記。

西村記

古之達人，以宇宙為鄉關，江湖為室廬，雲物為騶從，丘壑為心胸，故有離形獨立，逃喧長遊，彼其去於人情遠矣。而禮法之士，譏之曰，人之能免於禽獸之患者，以有群也。群而能安，安而能久者，以有居也。而可一日違哉。之二說交相攻，彼稱此為拘，此駁彼為孤，雖有所辨，無以決其是非。推仁人君子之論，則不然。於其安而不遷，而有懷土之戒，於其往而不返，而有首丘之勸，故自周公仲尼以來，雖以怨如屈原，露如相如，勇如項籍，流離顛倒，志氣百折，而父兄桑梓之念，終不能以相忘，而況循循然者乎。東平樂君廷玉，瑋材美資，仕江南二十年，江南之士民愛而懷之，喜而親之，廷玉亦諳其土風，而喜其政之易數也。欲去之不能。余嘗閒行，過其居，見其居扁書所謂西村者而異之。廷玉曰，嘻，吾東平先君子之所廬也。吾家自昌國君有籍齊趙間，子孫膺徙而東平之西村，自亳而東，三世矣。其鎮有三山之秀，且崇，其浸有汶汶二水之委流，其聚有陂池場圃館榭之勝，其業有耕釐釣弋麥荷榆棗瓜蔬之入，其俗有宗姻鄉黨歲時伏臘遊眺謳歌之娛。自吾來南，此事遂廢，每好風佳辰，未嘗不慨然觸以遐慨也。故吾以名其居，庶幾時時見吾西村焉。余惟廷玉之去西村而仕也，將以行志，仕而不忘西村也，所以存本。其出處去就，合於仁人君子時中之義，而無拘孤一偏之失。推是道也，知其心無所負，他日雖寄千里、託社稷可也。於是、知廷玉者，謂余之言愨，而期廷玉也遠，請書以為西村記。

秋山記

宣之爲州。州之居人。多因山以爲勝。而龍峯亘州之東南。於山爲絕高。稽法師之居。所謂秋山在焉。元貞乙未歲之六月。法師與余相遇於錢塘西湖之上。常道其勝。而不得詳也。曰。子姑以意爲我記之。余謝唯唯。越再月。余來官。乃始得登龍峯。而訪秋山之居。則凡州之勝。溪山城堞、樓臺阡陌、郊廛風物之狀。無不軒揭呈露。一一攬集於檻席之下。余爲之啓嗟笑詫。以爲茲山固造物者故爲設之。以供高人逸士之所棲玩。法師曰。不然。吾與子皆適値其逢耳。蓋夫龍峯者雖高於諸山。而當春夏之時。紛華蔽遮。塵囂往來。吾居之所攬取以爲玩悅者。雖有智力。無所得施。迨至於秋。而氣之晻者爽然。而淸物之壅者豁然以流。故非分之娛。雖致之美。不謀而獲。無約而赴。又夫秋之爲言收也。天地之間。取數過贏者。有時而收焉。吾宣州嚮時。聲馳勢奔。家公戶卿。山之幸而附於其旁。高者風臺天榭。卑者錦林繡谷。兵爭以來。忽焉而化爲風煙。返爲丘墟。異時衣冠鐘鼓之區。但見寒螢野燐、幽蟲過焉。相與窺遊聽承於荊榛草莽而已。故夫彼之滯於實有者。既盡而後吾之寄於虛無者始完。雖千變萬化。而要其終。爲吾豈忽失吾秋山者乎。於是。余聞其言。中心惕然。亦若有所遺失。稽氏世有仙種。而是時陵陽岑高諸仙翁之迹。往往而在。法師方以道術名行。見重於時。倘可以求其人乎。

中枝山葬記

剡源中枝山之葬。起我先考府君。以至元甲申季冬十有七日。兌穴震向。又明年丙戌。伯考府君卒。以仲冬二十八日。祔葬先考府君塋右。旁山爲穴五。後壁三。用鬼尙右。最右穴葬伯考。府君穴居中。又次虛穴爲左。遂稍前。左右各虛穴一。外曲角如月形。內皆甃結磚櫬。仍實土。以待他日有男女婦而祔焉。余家初絕貧。來檢林。又日淺。又連歲遭大喪。然不敢不即葬。蓋幸既有中枝山。而家世居喪不用俚俗禮。無緇黃糜費。鄉鄰姻友。賻賵所入。咸可取資。以故僅僅得以成葬。又古禮士葬踰月。陰陽家放其意。葬在百日者。不問凶殺。故自初喪。卽旅力治葬具。無他營以及於事。又江南山樹水迫。難用中原昭穆爲穴。穴多者。惟以磚櫬分左右。中枝之祔穴。不先甃結。則後不可動。每見世人有餘資。多買田。而不蓄山。蓄山又不可用於葬。比居喪。不惜資財。以供雜祀廣會。以沽兒童婦女之稱譽。久之。心移力倦。不暇能葬。而皆巫譔史拘忌禍福之說。緣之而起。有三年五年十年不得葬。葬又鹵莽。知後有當祔。而不豫爲穴。至於臨時穿鑿。崩損慈傷先人之肌骸。爲可恨也。故爲記。以戒吾子孫毋忽。

丹泉菴記

葛翁煉丹泉。處處有之。人或疑焉。余以爲神仙家奇詭變化之迹。何所不有。而獨疑於丹泉之是非。不益隘乎。而儒者遂謂世上幷無神仙。則又過矣。世之言神仙者。主於長生不死。就能長生不死。而其人無益於世。則是天地之賊。造化之蠹。何足以爲貴。嗟夫。世不必言無神仙。假令必不可無。必自有一種忠孝人爲之。余聞葛翁當英雄蠭起之秋。而能不慕高官厚爵。姑取荒遠一徼際。求丹砂以便鍛煉。又所以經營辛苦。專欲爲人開迷除患。而無絲毫沈湎豢養之慾。此其天資。去流俗人遠甚。雖不成丹。得仙何疑。番湯銀阜之丹泉。亦相傳爲葛翁所汲。里人葉士心葬母於其旁。而結廬焉。如將終身。既而部使者嘉其行。拔

以爲左史。士心淸通諳恪。與物無競。自其長、其朋、其游、其所知。一一俱以孝廉稱之。於是各爲丹泉之歌若文。以發士心之微。非所謂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耶。余惟士心方爲世用。以不可虛之器。逢不可失之時。爲控弦擬彈、礪硎規劃。不當遠以方外服食之說自蔽。他日功成業就。辭祿而歸。尋隱居之初服。覓揚名之終志。螭龜表前。翁仲植後。使軒車駟馬。取道於銀阜之下者。瞻題目。竦誦辭。心肅曰。於乎良哉。葉母夫人之墓。不亦善夫。事驗。請賀余爲知言。因以爲記。

唐畫西域圖記

唐畫西域圖一卷。卷凡四則。每則各先書其國號。風土不同。而同爲羌種。畫者又特舉其槪。每國畫一王。而一二奴前後挾持之。王皆藉皮坐於地。侍者皆立。一王撥掌倨語。貝皮頭帽如鉢。貫組鐵下垂至稽。皮服衣裘牛脚韈。胸懸一貝金花。一奴小貝皮帽。斂袂受事。一奴曳幕羅。手上下。准斟壺。若俟而進。裘韈與王同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附國良夷也。一王皮韜小髻。餘髮垂雙辮如繐。皮裘玄韈。解衽交手按膝。一奴皮韜。髮餘垂獨辮。朱裘玄韈者。吐國渾之南。白蘭之北。彌羅國也。一王烏氈冠如首經。上標白犛牛尾。旁譯二離朗。皮裘朱帶。玄服綠襪。二奴一冠飾裘帶履韈與王同。而紺襌。一紺帶素韈而朱襦者。又西於白蘭數千里。佇眄欲歸國也。一王二奴。皆垂髻。王白皮裘。黃毛韈。坐而僂指數而。奴青襦黃履者。拍手爲節而歌。而有酒色。丹襦皮束項者與王同。目右注而盼。衣皆及項者。又黨項之西千碉國也。所藉皮或毛或不毛。色或素或淡紫。或絢緞或紅波。人物膚肉。溢生紙面。顧指向背。動止遲速。諸態之變。然如生。餘器藻鏤精潤。功參神鬼。不可探度。余考唐史。諸國名俱不經見。當由史官追書。不能諳知當時事。而當時來朝。此蒐者混居羌中。亦無特出名字。故若是泯泯不著。此可以見唐治之盛。而爲國大體正不必當然也。今人常恨生世不如太古。太古時風氣不啻如是而已。無官府。而能不亂。無城郭。而能不危。無宮室布帛魚肉蔬蓏。而能不害其爲生。誠可比於不雕之朴、未散之質。獨其陰偏獷戾。多淫而阻殺。則一蔽之性不能通耳。河山以內。更犖帝王之化。文華禮俗日滋歲盛。遂與其地愈遠。不相往來。謂之荒服之外。夫外之不恥。遠之不怒。亦已可矣。幸各不失其俗。亦已善矣。吾國名爲有異於彼。何嘗能百年不悖亂。而欲兼治遐絕荒忽不可通車轍馬跡之處乎。兩漢以來。夸君、倖將、貪空名而醞酤禍。以至於唐人之事。如此。蓋可悲而不可羨也。然余見儒者談職方。抱傳紀。尤不信世外無窮極之辭。以爲與幅員常數不合。姑幸茲圖出於唐人目睹手寫。其國名因土音載之。不皆有義。而當於實。其語陋。其事廣。其居處、服食、嗜好、去人不遠。可以補軼聞。資博識。有輶軒方言、番爾雅之餘意。畫復精絕。非後世可及。欣玩之不釋。遂爲采記彷彿。存諸篋衍。有好事者與之共焉。

崇勝寺長生燈油局記

余兒童時。遊錢塘三竺。與學佛者往來。聽其談無生。謂其師教人以得道滅度爲樂。而憫世人貪生怖死爲可惜。今特所聞以疑之。以爲死生之道。如晝夜。佛氏專於無生。爲有夜而無晝。老氏之道專於長生。爲有晝而無夜。惟吾儒之道。如是而生。則不苟生。如是而死。則不徒死。爲有晝有夜。其呶呶而不能一。遞來

驅馳五十年,科名利祿,出入是非之關,兵革饑荒,呼吸存亡之岐,可謂沈酣饜飫,心欲休而迹不寧者數矣,乃始時時邂逅山林方外長往之流,雖不能窮其學,見其逍遙自在,意不能無感動,若其徒之說,以佛氏之道,光明疊徹,傳於諸老先師之潤色,而不可滅者爲燈,發之以堅忍,堅之以精苦,散之以慧悟,其初甚微,其末甚熾,故有一燈萬燈無盡燈之目,學者存而求之,無所窮其想像燊變,則爲之宮室焉,而束之於躬,爲之儀像焉,而肅之於目,爲之鐘鼓焉,而震之於耳,爲之梵唄焉,而嚴之於口,爲之芬香焉,而熏之於鼻,諸事具矣,乃復爲長明之燈焉,而洞之於心,情文周流,中外融朗,余然後知其徒之學,於其師所謂無生者,初未嘗無生,所謂滅者,初未嘗滅,而余所疑特未盡也,因海宿雲山崇勝寺,起廢既久,而經室法筵之燈,尚復多缺,有元時師靜秀而敏於事,慨然出私資,買田若干畝,以供其膏液燃燎之用,名之曰長生燈,油之局,曰吾祖之光明,何事於此,抑私爲吾宿雲謀,則宿雲之燈,庶幾可以永久不絕,余即其名,嘉其多賢徒,而愧吾黨之不及,且又感於疇昔之言,遂書以似之,因而爲之記。

山陰慈恩院法華會記

一介之夫,有未嘗學問於儒者之道,而能輕死生,同彼己,置紛華勢利爲不足顧惜,此可謂之難乎,曰,不難,孟子嘗言,告子先我不動心,今之學佛家嘐嘐然守其師說,枯坐於山林深阻之中,引一世趨之不爲勸,舉千萬人排之不爲阻者,皆是矣,非徒若是而止,充其道,雖使虎猊跑前,蛇虺羅後,決無有心怖而色撓者,自信之篤,而物不能動也,世之不爲其學者,持空虛而議之,平居暇日,皋比麈尾,瀟灑振迅,豈不亦有一日之勇,少遇得喪如鴻毛,四肢百體皆不自保,而惟物之聽,此猶不足望告子,而何敢附於孟子之門,則其勢輕而力屈,固不爲不幸也,越之浮屠氏義方,善催及華藏孫諸人,相與爲法華之學於山陰之慈恩院,日朔望,率其黨衆而合誦焉,既而嚮之者滋廣,又裒資置田,收其入,以供薰蠟湯膳百須之費,之經始於大德元年六月,迨三年五月,而介其士大夫來謁記,謂將鑱之石,以傳永久,余方愧歎其道之盛,顧反待區區之言而傳也,然余困日久,自爲吾學者,不望其用吾言,而佛者之徒,殷勤而求之,所謂其道之異於人,大抵皆此類也,遂爲登載歲月本末,而略發孟子告子之異同,以求正於越之君子,若夫資主氏某田數若干,別具諸碑陰,此不著。

寶陀山所見記

明州昌國之東絕海,有島曰寶陀山,相傳觀音佛之居,邂逅大人長者,以誠至其居地,則必爲見光明富美瑰怪不一之相於巖洞間,值其不肯見,求之百端,卒無有也,至大元年正月十六日,今肅政廉訪司僉事阿里寄公以渡海賑飢至寶陀,觀音凡再見,初見彌勒,終見本像,金輝玉質,掏誘絢耀,珠纓繡帨,繚繞燦爛,從行者潞史南陽李玉君璞、括蒼季惠迪吉、及僧官李圭,驪儼僎庶緇素耆儒同矚異盼,駭眩驚怛,稱意滿欲,獻喜而退,惟佛氏之道,非儒者所敢知,然其大歸,主於慈悲救苦,又時時出奇示幻,要皆使人除去妄想,而不趨惡,爲合於神道設教之說,而僉事公天性清穆,於朝廷爲重親尊屬,其來吋卅,先聲所臨,山海震動,詢災恤荒,嫠惸艱險,不貲魁桀,被行之處,抱馬足,投牒訴冤者,日以百數,人人得吐氣去,非

誠心救苦除惡,何能至是,是以幽明感通,神人欣諧,如昌黎望衡岳,而陰雲開,東坡禱文登,而海市出,中庸傳曰,至誠之道,見乎蓍龜,動乎四體,云云,故至誠如神,寧非然耶,寧非然耶。

損庵記

普益師之居在吳州東南海上,少長走四方,得於大浮屠之有道德者數人,其說不同,大要皆教之去益以爲損,及是投老於鏡塘之淨慈,而名其居曰損庵,而求文於余,余曰,子之師日夜教子以損,而又益之以吾之說乎,則大笑,然求不已,乃與之言海,夫海難言也,其廣狹淺深,非人之智計所可測也,昔者子之所居,僅得於海之支流餘浸,而非海也,方其汎然而流,漫然而浮,汪然而經途越港,穿塘埭,泛陂澤,飆馳而來,霆突而奔,雲蒸而潏者,海之瀰漫衍溢,而非可以爲益也,及其忽然而休,去之洸然,而不可得,崩舒而後洩,東決而西瀉者,海之斂藏消縮,而不可以爲損也,非徒如是而止,蓋嘗靜而思之,海之爲物,澄清停蓄,終古一息,春不加盈,冬不加涸,輸之以湖瀆,程之以竄漾,而不見其無所容,漏之以尾閭,渫之以陽爲,而不見其有所爲,學者之於道亦然,慧如癡,智如敝,無所不爲也,如無所爲,無所不能言也,如默無一辭,彼其知己之有可損,是猶未離於益也,惟無所事損,則併益而忘之,今有人勸子勿多食者,必嘗傷於飽者也,以辭千金無德色者,必能輕千乘者也,於是普益師聞之,洒然笑曰,子言辯矣,凡吾子之所自名,與吾師之所以致我者,皆贅矣,姑爲錄諸壁,而觀之。

竹溪道院眞武祠記

人之氣衰,則鬼神爲之輔,道勝,則物之助之者多,此理之當然,不可以常情窺,俗論定也,余嘗怪儒生談幽明之事,凡在先民所常言,輒棄不信,殆不深考其故,而胸臆決之,蓋上古鴻厖之初,蒙僛方相之徒,同憧憧然白晝與人雜行於塗,而莫之禁也,於是有祭祀卜筮,於是有祈禳祓除,於是有盟詛祝,其於鬼神,既察之不置,而謂之非常言也,何居,橫山道院眞武祠,本經始於竹溪黃公,祠剡術兵,功用靡究,其子宗元,徒橫山,廢材增創於其居之東,遂以竹溪道院立石,而書來剡源曰,願有記,按眞武即北方玄武神,於行用水,於卦起坎,於次起斗,登三辰,六氣,五岳,四瀆之屬,已嘗應祀,而故牒相傳,其神爲人時,亦修道武當山中四十餘年,然後飛舉,則是列仙之流,有功於世,以受報享,且禮言,有其舉之,則莫敢廢,安有祖考之命,人得通祀,而法所不禁,而可用一切毀之,初竹溪公之父,窮冠遊錢塘,遇黑衣道人於蘇堤茶肆坐間,玄論蜂起,授以養丹要旨,及役使風雷秘法,時年少,不免有功名心,姑癡之,未深信也,尋之永嘉,從孫先生學易,多年回,值天久旱,取前所授法,炷香籲禱,須臾有白蛇蟠几,大雨如注,人始驚異,而猶未以爲好,垂老倦遊,歸休山林,自號松岑居士,黑衣翁復見於夢,賜以詩一章,有鐵皮鐵袴鐵圍圍句,年踰八十五,不疾而化,至竹溪翁西遊,亦遇月蓬道人者,朝行天門市中,贈言彌切,自是繪畫眞武像,展禮無怠,禳旃禜禜,數數常或見之,道家用日充,而有橫山之築,宗元不敢替斯諾也,而終竹溪之役,一門三葉,前業後構,昔張子房得法於黃石公,而祠之,比其沒也,後世猶祀黃石不絕,陰子方臘日晨炊,而竈神見,祀之黃羊,子孫因世臘祀黃羊,史冊皆誇稱之,以爲隱逸之遇,慈孝之感,今竹溪之祠,尊於黃石,而備於臘,

謝翔祠澤。又復相類。謂之氣燄而鬼神輔。道勝而助之者多。豈非然耶。山川風物古今人情不相遠。安知世無班范大手筆者。爲董氏書之。是爲記。至大己酉歲季秋四日。

順寧庵記

奉化大小爲竹之西。登岱山之陽。其支之聳曰菱湖。其匯之秀曰錦溪。風煙回還。林樹蓊潤。處士徐翁之居在焉。於居之西不二百步。武爲之丘壠。曰。吾異日偕獲夫婦同室於此。卽吾事畢矣。旣又爲之廬舍。以嚴其守護。旣又選羽流。以勤其展省。斥禾田。以久其贍養。若是。於人世之所須。可以略備。而一日請名於余。余名之曰順寧。噫乎。人之死生大矣。生也必求所以無愧於生。死也必求所以無憾於死。然後人道盡而天命得。彼莊周荒蕩之徒。視生也若浮。視死也若休。故爲其學者。至於楊王孫之贏葬。劉伯倫之荷鍤。則已太簡。有愛之者。殊襦玉匣石槨蠻炭。苟可以用其厚。無所不至。蓋皆過也。惟關洛諸儒之說。以爲人之受身於天地。如受命於父母。生幸而無過。則謂之順。死幸而無辱。則謂之寧。是其百年間。兢兢業業。不容有一日之暇逸。故樂正子下堂傷足。而數月不敢出。曾參易大夫之簀。而始自安。以爲得正而斃。余家去岱不遠。南北奔馳。晚乃方邑一築。以託風雨。何爾餘事。聞翁持家生理。種種預備。爲之欣歎。自今以往。優游篤老。益務謹行止。以教鄉黨。闢問學。以興子弟。使裘堪之枝髮爲懋勳。錦溪之瀾躍爲蛟龍。庶不負余之言哉。

西原庵記

西原庵。創於奉化爲岸鄉銅山西。足翁師之塔在焉。足翁師。諱德麟。字足翁。許氏。剡源人。剡源有古剎。曰西峯圓覺寺。十四歲投其主僧一公爲師。稍長。縱遊廣參。卒得法於天童無際派公。遂主慈溪龍山三年。次廣山六年。次昌國普慈八年。撤普慈一新之。次奉化岳林三年。次昌國吉祥四年。余尚書開奉化岳林。住持一年。卽退歸鄞育王闕主。主育王一年。退主鎭江焦山四年。辛未十一月二十八日。索筆書偈。辭衆而逝。師生慶元己未。至是七十三載矣。逝、旣用天竺法。其徒介文自焦山捧骨東歸。余尚書之夫人魏氏。捐山三畝。令介文塔瘞之。是爲西原。旣而其徒之長淸萃。及其季介文介逸。各出私力。爭貿山麓。拓塔趾。築塔亭。又宏屋室。以備歲時朝夕展禮。若祝釐報本之事。是爲西原庵。旣而於塔之左右。積二塔。以濟他比丘之不忍棄其骨。與諸人之亦用其法者。祔瘞於其間。旣而其季介石捐家田五十餘畝歸庵。以助饘粥香火之須。旣而告諸有司。以西原庵立籍。使其子孫自淸萃而下。世世以次傳之。如是、庶幾可以堅久不壞。而介文介逸介石不幸相繼喪。淸萃煢然耄衰。盡力於西庵。不少懈怠。顧其嗣惟如紹。欲以西原之事傳如紹。而來請文。曰。願有以記之。噫。夫人孰不死。死則無復可念。此世之達人皆知之。而況於學道者乎。然爲人子孫。則不得若是之恝。故爲之蓋藏。爲之展息。爲之衛防。蓋人心之當然。而孝慈之道。在佛氏本不廢也。足翁師有語錄行世。焦山辭衆偈。尤俯潔。僧林皆能言之。此不著。

剡源集卷第五

記

會稽唐氏墓記

古之人。生而個居。死而族葬。故其敎親電土。昭穆百世。而宗不遷。文華未繁。而侵越予奪之訟不興。後之時。國無世家。鄉無禮俗。有能儀存而不廢者。非上之敎。蓋係乎其人焉。降及近世。風俗益衰。吾觀於士者之家。而三世不別籍者。希矣。一命之貴。適集其躬。歸視父兄之居。若恐不足以容高輿。旋乘馬。閭閭然思更之。至擇葬地。則不求安死。而求利生。拘忌陰陽之說。東奔西馳。故有躐祖以支破宗。形優勢擇。習謀力奪。無有厭極。旣其葬也。有出竊遺卜。非殯非葬。世之子孫。疲於展省。而併失其故封者矣。有壤地相交。與鄉人爭尋尺之畔。而興無涯之獄者矣。於乎。人生而聚。不可以無居也。死而掩之。不可以無葬也。先王公爲之制。而人各不失其厚。後世務厚其私。而行之背陷於薄。有感之士。得不惻而閔哉。會稽唐氏。爲東南聞族。譜牒絲牽繩聯。數百年不私入其家。累世合居。一門之中。隱然成小都聚。斯旣賢於人矣。其遠祖通議大夫之葬。在山陰縣廬善鄉之古城山。寶祐中。有私致其家之旁於鄉。昔人節度余君。今君以開壤納之。久而知爲通議之墓域也。瞿然曰。得無有譏我者乎。俾守隸詰其樵蘇。而通唐氏之灑掃如故。越二

紀。會通義之七世孫班。謀於宗老。引義致書。以請于全君。全君謝而諾之。竟還券唐氏。且爲寫圖形。標界石。以信于唐氏如法。於是會稽之士大夫、賢唐氏之子不散其宗。能守其身而孝其親。復故物而先先獻也。曰凡有家者。不當然乎。又賢全君之復券。能下勢於舊族。不煩有司。以禮信質成仁人之親。而錫之孝也。曰凡處鄉者。不當然乎。事成。唐氏遂識本末。刻諸堅碑。以著不忘全君之德。以示後人。使知爲子孫而與人以先世之近贈。與受之者。皆義所不容。而法所不許。以余之嘗學禮也。督來請文以繫於碑陰。乃述其概而授之。其歲月先後。步畝阡表。則唐氏所謂詳焉。

敷山記

昔余嘗讀晉人絕交書。督葬文。心誠怪之。以爲諸公醉詠山林。沈湎鄉井。亦云過矣。久之。歎曰。嗟乎。士大夫心知材業無所益於時。事出此焉。猶可矯儒激頑哉。然此事貧者亦不易爲。則好義之士。又有爲之真工。穿鑿致鏹買山。以成其高者。若吾家處士之於吳中。符山人之於襄陽。風流客半天下。兩賢之。而今豈復有斯人乎。庚寅之冬。過吳興姚子敬于杭。子敬慨然爲予道敷山之事。敷山者。西於吳興十有餘里。山中卷外截。水縈折行平原茂樹間。左右之徐山杼山。挾敷山而蹲。敷山之前。苕峭亘迤。圭起鐶伏。望而知爲美壤也。然已入於勢家。莫可物色。更累十年。子敬之鄰。有曹君者。始售而有之。既克有之。則以予子敬。於子敬欲竢一區之地以居久矣。而不敢望如敷山之美也。曹君曰。敷山之美。我幸有之。子貧而賢。我以成子。子敬曰。我誠不敢望敷山之美也。而不敢不成曹君之義。且吾親年高。他日倘幸以爲嵩藏。而築室讀書於其側。耕漁以給口。藏脩以養體。詠歌以舒志。洋洋乎曹君之賜。吾事畢矣。吾聞之驚喜。夫子敬之所以得於曹君。與曹君之所以知子敬。視古人何遠哉。雖然。曹君義人也。子敬非材業無所益於時者也。予未識子敬時。凡從吳興來者。誇子敬不容口。曹君亦用是賢賢乎。及既識子敬。乃愉然一儒徒。衎衎苦刻厲。議成而言。慮言而勤。其不負敷山審矣。則曹君不爲傷義。子敬不爲沽惠也。雖然。子敬材誠高。業誠良。知子敬者。或不皆如曹君之異。將有結駟千乘。兼金束帶。問途於敷山之下。是吳興之榮。子敬之遠。非敷山之得曹君也。子敬曰。吾何暇於是。抑子之言愨。姑爲我記之。吾將自書以鐫於敷山之石。子敬名式。曹君名元。弟名浚者字資深。名淵者字子登。余剡源戴表元字帥初。庚寅之歲。是爲某年。謹記。

戴氏剡源張村葬記

嗚呼。我先考府君以寶祐丙辰。葬我祖考府君於剡源張村之長錫奧山。十八年爲德祐甲戌。而我祖妣鄭夫人卒。以其歲自金陵官舍輦柩歸。祔葬我祖考府君兆西。又十年爲至元甲申。而先考府君卒。卒前囑其孤表元曰。昔吾藏吾二親於此。蹤冢三舍。人皆以爲遠。雖吾亦以爲遠也。今脫此持空身來。得與汝等同廬居。衣食於此。朝夕如見吾親焉。昔吾得數寸之壤。纔足以爲墳。甲戌之葬。吾以金陵賻錢而易諸鄰田。遠今計之。爲畝幾累十。昔吾之貧愈於汝。家無守人。視護不時。今山有毛。吾手所自樹。亦且向拱。不言而封之。樵牧不忍。至吾於藏吾親。無所悔。惟是餘壤之未完。心猶歉然。表元拜而請故。則申囑之曰。吾非多求也。吾長錫山之願。在兌。兌頗折下。蛇行數千步而屬于家者。吾既易而有之。長錫顛之表。少右而

庚。復有顯居。曰望春尖。望春之小支。垂爲瓠藤。曰天廚。奧之右。又從庚頓分垂高支。披之益長。以抱長錫。長錫之左。曰郭浪嶺。郭浪之左。其顯與天廚齊。如二肩。垂支加高而長。綿綿延延。其將停也。過巖峭壁。駐于長溪。曰青梅潭。青梅天廚之間。巉𡾊砂礫。不堪往來。有役于山者。往往取逕冢下。儌幸而盡有其處。嵌者爲樊。輿者爲舍。以事吾親。不亦善乎。甲戌之葬。力可爲矣。而不暇。今暇而力不給。奈何。願吾家有喜種。吾父丙申八十。吾母庚戌八十五。吾庚辰今方六十五年。若盡吾齒。必能成也。小子識之。於時見先考府君語訖。泫然欲泣。於乎。安知語出不旬月。遂覺爾不群乎。穹天之罰。不敢死。既以十二月十七日前。卜葬我先考府君于西二里中枝之山。又二十年。賴先世遺澤。凡所欲於長錫左右青梅天廚。罔不略備。表元幼愚。逮事先祖考府君。寬慈樸謹君子也。於雲臺府君爲同祖兄弟。祖妣鄭夫人。聰敏精審計。於鄉貢進士諱一枝字善甫爲同父妹。雲臺府君以毛氏時起家。宦四方。晚始貴於朝。祖考府君不及卒業。故先考府君學於外家。以外家之學學賦。學成。復以教表元。戴氏起雲臺府君以來。仕者三葉。其以賦學決科。則祖妣夫人先考府君之爲也。祖考府君有子五人。先考府君在仲。最愛。祖考府君始疾。以夢誌先考府君。曰。屬寢於張山。甚燠而安。我死。汝必以是藏我。既襄在殯。先考府君於近郭之山。但號張者。靡不如也。率不合。既而諭信宿不歸。家人惑焉。一夕忽自歸。曰。有剡客與我言。問其居。居張村。吾欣其名。儻失之。因不及之告而往。往而覩一麓。甚美。與吾父夢合也。吾其圖諸。然而無貲。則往謁館於大姓。許將教授其子弟。既館。詢其麓。乃楊氏之麓也。房而隸之。且累十主。先考府君以誠謀於許。曰。公能以館我數年之貲假我。使吾親得成葬。自茲而往。吾悉心力以償君。如約焉。許亦長者。惻然相成。用其貲。佐家之所出者。分致累十主。又日具饍食人。求其諾。殫勞竭瘁。迨於畢也。肌顏槁削。而後得葬也。於乎。勤矣。人子於親得稱譽。先考府君之勤。不可沒也。若先祖考府君之隱德。祖妣夫人之教。與吾子孫之得居於剡源者。皆不可以不知也。苟知之。不可以不念也。表元因齋沐追記其事梗概于冊。以示後之人。大德十年丙午二月朔日。孤表元謹記。

小方門戴氏居葬記

小方門。在奉化治南三里許。實化山之陰。戴氏之祖居之。戴氏古大族。從漢晉來。比比以學行顯重關河間。而居江南者。莫著於剡。剡與奉化相犬牙。譜系宜近。然昭穆不可得而詳矣。小方門戴氏始於八代祖。曰九府君。妣曰趙氏夫人。七代祖曰十三府君。六代祖曰十五府君。妣曰徐氏。六夫人皆葬龍潭宣公石橋山。九府君之葬。據橫岡面左。地理家謂之斬關穴。十五府君之葬。臨低坳面右。謂之蟄龍穴也。惟十三府君迷其葬。當在眾兆中。不能定。十五府君始定居小方門。遂生三子。長諱果。居忠義仇村。爲仇村戴氏祖。次諱昇。居縣東郭戴氏花園。爲花園戴氏祖。又次諱暹。曰廿六府君。仍居小方門。葬龍潭山高坳。亦面右。爲小方門五代祖。妣曰劉氏夫人。事具崇事閣石碣。生四子。長諱宇。曰六四府君。妣曰陳氏夫人、顧氏夫人。葬小方門西南樟樹灘。府君性寬良長者。嘗以衙前役。服勞縣庭一年。故平決鬭訟。與嘗釋勸論而解者。無慮累百家。役滿日。縣大夫遣子弟。擁輿。簪花帽。以華其歸。樟樹灘距家七八步。其葬。有崇阜左

拱水築築環之龍潭、廣度、石棋灘、諸山趨迎顧揖皆合地理家又謂之冠帶穴也是於表元爲高祖次諱宦曰八十府君再傳而絕又次諱賓曰八一府君居小方門西宅爲西宅戴氏祖又次諱寘曰八二府君居小方門益西洗馬橋爲洗馬橋戴氏祖六四府君生六子長九一府君諱顏次九三府君又次九四府君又次九五府君諱辛貧而極孝讓又次九七府君又次九八府君諱克順九七府君去居鄮餘皆不離小方門而九五府君於表元爲曾祖以六月十三日卒妣曰六一夫人以五月二十五日先卒同日葬小方門東北王家塘青墩青墩在田隴間異時族聚盛田皆戴氏物塋有封樹今屬單居遠萬一顧視之不周將爲犂鉏所及吾子孫不孝之誅何以自贖九五府君生三子長萬一府君次萬四府君皆絕又次萬三二府君諱汝明字叔晦是於表元爲祖始去小方門別居坊縣絲綿行妣曰鄭氏千十夫人諱如玉初六四府君之六子有十二孫九一府君之季子諱簡字簡之最後以毛氏詩爲待補太學弟子員一人九八府君之長子萬廿九府君諱杰字頤仲又字良英太學上舍附甲戌進士乙科仕至宗學武學諭出倅溫州終於奉議郎主管華州雲臺觀次子萬三三府君諱奋字梅英魁丙子鄉貢終於禮部特奏名其子謙四府君諱續字平甫復入乙未太學先祖府君獨樸魯有至性兄弟間以房院擁隆輩議出壻于鄭夫人夫人善父先生諱一枝妹也善父先生以詞賦教授里中有重名鄉舉十四人時預其高選鄭夫人督警又嚴甥孫緣外家故始皆改用詞賦業府君生丙申七月十日亥時年七十九卒甲寅十一月二十七日夫人生庚戌五月二十日辰時年八十五卒甲戌八月十二日剡源張村別有記府君生五子長再十

六府君諱灤字默叟性貌酷類先祖書法中朝官三歲得牒上其族子弟名之在總功親者試國子監試中補國子生府君以伯父武諭牒至杭試一不中即罷業晚歲自號褚逸居士生庚午五月六日辰時年七十七卒乙酉八月二十一日妣曰袁氏三八夫人生丙寅八月十五日子時年五十卒乙卯九月七日次再十八府君諱灝字商叟生庚辰三月二十九日卯時年六十五卒甲申七月十九日次再廿九府君諱顏字子美次再二十府君諱南一字梅叟次再廿一府君諱須凡七孫在者四人而表元由居士第三子爲仲父後兵毀無所歸己卯竟歸剡源張村東二里榆林葬奉二父葬榆林西中枝山袁夫人之殯則倚寄小方門西南二里張山下陳家園先兄桂二府君兆東旦夕當卜榆林附近之壤而遷焉表元因念爲兒童時鄰巷無過從旬日必取間道歸小方門問父兄宗黨舊事頗知未離析前諸房鳴鐘會食縣南軒蓋惟吾族及王趙二家常相往來花園之族歲一見仇村之族大慶弔則一見花園後雲臺公三十年有六八府君諱鑫字淳父亦用毛氏詩自太學上舍附甲辰進士第釋褐仕至承議郎、太平倅七九府君諱蘇字良父太學特奏名迪功郎主新昌縣學蓋繇自表元得通家展敍龍潭嶺有山租饋若干緡麥若干斤每歲一人以其租具清明祭祀祭之日小方門西宅洗馬橋坊郭老稚傾室來羅拜墓下拜訖餕祭之餘歸舍復治酒數行果盤食餅、雜饌如式富不敢奢貧不敢陋最後湯餅一箸而散闔族聚會歡讌自以爲至樂花園比仇村絕近亦不至其旁枝居結崎者榮一府君諱履字元泰又字行之以詞賦入庚戌太學成三舍正奏名榮五府君諱元春字仁長辛酉鄉貢每與表元兄弟語爲之歎息故表元自金陵歸

郎先復小方門特奉公故廬而居之漸欲增墓田廣宗譜力不暇及而止惟奉化戴氏甚繁至於明經入學決科登名獨小方門爲然祖德深長未易俄測而後裔轉徙方張莫知本始歟於糾合失今弗圖後悔滋甚輒盡所覩聞登載簡冊以示剡源子孫并錄副本使小方門、坊郭、西宅、洗馬橋、仇村、花園之益後於表元者通知而總其名曰小方門戴氏居葬記

計籌山昇元報德觀記

人與人相羨羨而至於不可及者以其能也而有能者不必富且貴能矣富貴矣而於物也必勞蓋有以命世之英王侯卿相終身之樂而不能得山林隱逸一日之樂兼其樂矣而人之生必有死死則羨者始窮而人之弱者欲不可窮也而神仙之說興焉神仙者於世之死不足爲於世之榮不足有於世之名區勝壤羿人力所不能至者空飛幻出無江湖之阻寒暑之變資糧車馬之煩而皆得信其所往又能長有其樂而不死於乎是豈不知可願哉然自秦皇、漢武以來疲精畢歲以求之卒無見者而幽閒荒寂之濱枯槁之士往往有忽然而遇無意而得者焉余自四方之事及經喪亂所至見佳山水不一每從樵夫獵人訪知爲古來名跡則爲之徘徊睥睨不忍舍去所居敝廬抵道家所稱四明洞天者遠無數舍歲時過之蓬蒿沒人蹤蹝宅焉私歎安得瓊臺玉宇也而辱仙人居之乃聞吳興山水清絕之鄉有計籌之山嘗餘英之東南古禺氏國之要衝崇峯秀壑峭立天外而棟宇雄嚴與其地稱竊欣慕之問山之所由得名則地志以爲越大夫計然嘗登此山籌度面勢以營隱居久之道成躡山顛危石乘雲而去至漢而葛玄煉丹其上故常有雲物騰騰然護其丹穴天朗夜清吳人候望金丸之光以占豐年問棟宇之所以盛則初也有室尋丈以行鄉民崇祀既而壞廢既而復置爲觀宋紹興初和國楊武恭王即觀之故而新廣之始有肖像之地退食之堂棲鐘之樓巢經之閣與凡所以居止供具始莫不備問居之之人、其居之所以

能久則當武恭之時亳有祖君慶章王賢其人以禮聘居之爲致永陵仁和之田爲頃畝二十有八武康之山爲畝贏五百以充其用乾道丙戌之春太上皇爲枉車駕幸其山中又爲內出御書經文及他錫賚爲寵祖君之後始改今額爲昇元報德而居昇元者一執祖君之道最後得嘗除杜君道堅王之五世孫頖祖賢其人又爲致山壤之田并昇元若隸昭忠廟者爲畝贏千又有所謂科儀田經始於祖君以來諸人至杜君益成之爲畝贏二百山爲故而田如先其山川若是其人之爲也若是而昇元之美始完余嘗思之夫何必爲仙人翱翔是山之中而後爲樂誠使憂患不加毀譽不至得爲昇元之徒探是山之毛以爲衣挹是山之泉以爲漿已不翅王侯卿相所無之樂矣然吾聞神仙者不遠人凡與人居行而人不知不必專在深山窮谷之間亦不必以世俗心窺之謂其欲長處以自全今道家言神仙宗老子雖於計然也亦云得道於老子其遠事不可知而吾讀老子書有慘然憂世無憀之心其言忌取物多以有力爲苦將疑人之憂而自爲者樂乎抑皆其無憂而後能樂乎它日余持此說也從山中之人叩而學之

程母二夫人祠堂記

自宗法廢士大夫不幸而無子則取之他宗比其諱之也緣飾覆護若固有然余獨見蜀鶴山高魏氏台

西澗陳葉氏合二族爲一家。歲時子孫衣冠朱紫通祠廟。聯昭穆。班拜齒坐。上不諱其祖。下不沒其親。如秦漢前分注別籍。而相援敍者。禮有緣於人情。可以義起。其謂此類哉。江東醴陵教授程元憲見余言其二母氏之事。元憲故弋陽鄭族。而貴溪程出也。程夫人之父禮兵曹掌故。用經術兩貢于鄉。入太學。釋褐。稱江南名儒。委家政於翁夫人。程夫人爲女甫十齡。輒能代二親經紀中外事。化艱險爲饒裕。既長。適鄭。鄭亦益蕃。當是時。程夫人之仲弟今將仕公之夫人邵氏。亦賢淑嫻禮度。與程夫人相善。縉紳間號孝義程家。憲府嘗列上其事。乞旌閭。値改物。不果。既而邵氏無子。掌故公夫婦年且七十。每享先廟。卻顧深念。憂形顏色。會甲戌歲。程夫人攜諸甥歸寧。見元憲方齔。奇之。曰。必以是爲吾賢婦嗣。且吾女雖鄭歸程氏家由吾女而立。不可忘。程夫人以姑嫂辭。明年。程邵二夫人相繼卒。掌故公夫婦固請于鄭。得如言。以童儒持喪行服。乙亥秋九月也。後三十一年。當大德八年甲辰。於是元憲歸自醴陵。既閱歲。卽高守塢邵夫人之墓。丙築堂以併祠程夫人。供養鋪設。糧蒔布植。一一如式。旁祠置田若干畝。以充祭薦守護之費。初、醴陵以氣泉得名。其泉不時發。父老相傳。有異人至其地則發。醴陵升州。設教授。自元憲始。庚子春。山亭落成。而泉發于亭下。凝碧如染。因名亭漾泉。中都官、部使者、州長、僚佐、學士、諸生、徵闔作歌。以相推美。及是。以名祠前之池亭。所以申報稱、寄思慕之道甚備。而不鄙辱諗於予。噫嘻。此固晦昔所常惓惓於緣情起禮之歎者也。元憲年方強仕。有才學。能不遺其本。益取德義道藝倡率程鄭子姓。使祠家賢俊。雲蒸霧滃。他日軒車駟馬。修宗合譜於高守之亭者。纍纍百世而不絕。後之君子。夫豈惟高魏陳葉是許。將程鄭澗閣附焉。蓋皆漾泉之餘澤也耶。其年十二月十日。剡源戴表元記。

固海宿雲山崇勝寺記

道奉化鮚埼西南五六十里。有聚。曰固海。有山。曰宿雲。有寺。曰崇勝。山起鎮亭。困盤枝披。爲大小橫山。蓬島、安嚴、馬鞍、龍鬚、堋墟之屬。千縈百折。而後至於宿雲。傍峙一麓。且伏且昂。土人目爲鎮山頭。若與鎮亭相首尾者。自此外薄爲海。而山止矣。山止則氣必聚。前此搆寺者。取於宿雲。率面之以爲對。既而掖之以爲右。三易。而負之以爲背。遷迎按據。始與山稱。寺之額。自唐天成三年。名固海院。宋治平一年。改今名。寺之棟宇興廢。則有瑋禪師者。實爲開創第一祖。而不知其所從來。屋久且敝。嘉定間。妙聖師一徹而新之。惟大殿爲故物。至元丙子之兵。方丈祖塔外。皆以毀廢。祖森師乃重建法堂庫院諸室。儲材鳩工。將以次營懺殿。立塑像。前寺主文彬師。亦擬於道場上。飾觀音自在像。漸漸可以完復舊觀。而森師逝。己丑二月。鄰境盜發。寺屋自方丈祖塔及彬師下房外。又皆燬。于是一正師劬勞撙節而重興之。以戊戌冬。建庫院。又二年。壬寅冬。建懺殿。文約師建鐘門。長老天台蔣邦佐建法堂。丙午冬。建香積廚。馬溥建大釋迦像。諸餘藻飾位置。以至祝釐禬災之處。凡寺之所須。無不具備。寺之田產贏縮。則舊籍僅二十有六畝。山一百畝。延祐元年。疊產師始於寺東青山西得海成田。得若干畝。繼而妙聖師於川塘南築月浦。得若干畝。然猶不給。迨一正師又積累增買。六十畝有奇。以充長夏口供。由是晨昏鼓鐃。寒暑鼎鉢。稽成叢林。而於後協贊傾貲助役者。猶如日如月也。及是耆宿文采等以狀載顛末與其諸老之績。若一正師之行實。來求

文以爲紀。一正師之居。號靈泉。奉化滌者吳氏子。年十八。棄家投寺僧如岳爲比丘。稍長。講學於南湖安遁事法師、華亭西巖伊法師。有實名。丙子。歸靈思蘭若。奉乃祖彬師。師逝。繼主其席。兼主宿雲者十有三年。逝以丁未正月望祔月浦祖塔側。壽五十八。嗣三人。允聰、允時、允中。師爲人天性崇重。接物無親疎。一以慈恕。蓋狀之云云如此。余聞宿雲山久。山南古仙人種梔林、燒丹洞、靈跡。接踵而有。竊以爲四方之事。可以老息若此山州里之中。簦笠屝屨之所不及。固不得捨寺。又當台明孔道要會。多遊從開堂振錫。先後多得賢主人。旦夕幸身閒健。或尋靈運穿山之蹤。繼興公登隆之賦。而庶幾見之。遂不憚以文爲之先容云。至大戊申之後十一月既望記。

天壽報本寺記

奉化剡源之山。起會稽。略天台。穿選山、界嶺、石門。南東行。累十百千折。然後達于班溪。堂皇曠爽。扆衛偃伏。行道之人。皆以爲宜棲禪林梵坊。而未有領會之者。余近過其地。則風煙林莽間。朱碧暈煥。鐘魚有聲。問其廬。曰天壽報本也。問其創之僧。曰正居也。問規搆。曰。剗荒萊。揭隆棟。有若幻成。凡室之於殿堂廡廊帑廥庖湢。像之於繪塑。器之於食用諸物。無不具也。問產殖。曰。田之可稼者爲畝二百。陸地山林之可藝可薪者。通爲畝百五十。朝夕之饘粥。公私之靡費。可不至缺乏也。問歲。曰。經始於大德癸卯。距乙巳落成之日。無幾時也。於乎。據形勢之要。擅工能之巧。謀敏而業宏。心精而慮久。是何不動聲色。而倏忽變化魁偉不常如此哉。世儒多言浮屠法能絕私去累。無愛惜戀嘉於心。故遇事往往堅決不就不止。又所與遊。盡江湖之交。多闊於士風。而熟其向背逆順。故所爲而成。所成而遂是不盡然。思師於班溪爲鄉里毛氏子。父諱某。早世。兄弟五人。最少者亦爲僧。曰清瑞。思師自其幼年。母邵氏卽割愛命之薙髮易服。復與之經營之資。曰。他日我老。爾汝築一庵以養我。師受其言。庵未成。而邵氏沒。日夜念之不能忘於懷。清瑞師懷之。爲助鄰田若干。以起其役。功用克集。庵之考卜。師耳目所自悉。其初本以居室之名名靜山。師以庵籍校之奉化。凡四五百區。今存者纔什一。非壞於故家子弟。則同門僧挾強懷妬以破蕩之。遂以公牘上聞。乞易庵爲寺。而得今額。其名義蓋上申華封之祝。下存凱風之思云。寺僧相傳用甲乙。思師之下。曰拱辰。曰自端。其世世以次護持之。俾勿替。至大改元孟夏七日記。

法華寺興造記

奉化僧剎以名跡著稱。而人所嘉遊者。東岳林、西雪竇。二剎相望六十里。蓬溪俯之。峻嶺蟲蜑。或値霖潦凍雪。進不得達。而退無所休。自余爲兒童時。聞患此久矣。後十年過之。則當二剎之中。日峯之西南。有法華接待者。建屋廬。儲饘餈。以爲行路之饋食。又二十年過之。則前鐘後魚。左巾右鉢。崇殿修廡。層軒複院。翬高聳躍。巍巍然成一寶坊梵宇矣。訊其事。蓋法華僧前後二師者實爲之。前師曰妙森。後師曰文岡。前師於時。泊日與其賢主人趙二卿者相善。二卿爲之捐輸以補。竭資力以創。施久而邇孚遠悅。輪助恐後。遂覃其址爲唱法之堂。爲炊爨之庖。爲偃勞之室。既而二師圖所以永久也。前師居治如故。而後師持函遊。從江浙間富豪乞求。贏餘歸營子本。以貯田產。由是法華之舉漸立。而前師病垂殁。力疾。求後師于臥

楊側。睟日囑以吾二人㩁空拳。爲江湖暨津梁。不可中輟。意。後師答以盡力當如言。即瞑而逝。宋咸淳辛未歲七月五日也。數經始之年。當淳祐乙巳。至此二十五寒暑矣。後師嗣爲之。益增田拓址。裒材展工。又凡二十五年。然後緇流居游出納之所。像設妥侑起止之位。法屋拱衞莊飾之序。大小靡不完備。輿奉化諸大刹等伏臘朝晡百需之費。亦不假求外而給。於是略可如志。而後師又病。又力憊。以艱難繼紹事宜囑其嗣若珣瑩而逝。其語如前師加苦。元貞乙未秋七月十八日也。後五年。若珣瑩懼歲久墜其遺言。而先勞之不可不紀。裒事狀底裏來請文。誌諸石。余惟一法華之有無。在宇宙間不爲損益。而其道之所由興廢。可以爲世之勸戒。方是地之未爲法華接待也。人見其荒榛野草。固不知有今日之盛。雖二師往來蹔帥霜露中。時亦何敢以爲必濟。謀同助勞。肯分志廣。而衆不疑。故能赤手竟成之。然又必須五十年之相繼。事始不廢。孔子稱如有用我者。期月可也。三年有成。稱王者必世而後仁。稱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而孟子稱大國五年。小國七年。至要其大期。則謂五百年必有名世。人之行志。待五百則已遠。任之者復要之必世。而三年五年七年期月者。皆是也。而功卒不立。孤行而少與。多嫌而數易。故吾儒之齟齬。什有八九。爲二師之徒所笑。無足深怪。二師皆居鄞之通遠。前師周氏。受經金谷空相。壽五十有五。後師戎氏。受經城南能仁天壽。壽七十有五。藏骨異塔合亭。在法華後鳳凰山上。大德四年後八月望日記。

剡源集卷第六

記

杭州祐聖觀記

祐聖觀在杭州城東隅。宋淳熙三年丙申歲所創也。越再乙未。當皇元之元貞元年。今盤妙貞常崇教法師玉君壽衍。被璽書之寵。來領觀事。始至。睹營繕事劇。即勤勵自刻。完缺飾廢。不期月。績望大孚。乃從遺老搜問故實。而記載之詳。泯然無聞。乃愕然而作曰。噫。茲寧非缺歟。蓋觀之地。舊有明遠樓者。阜陵嘗讀書其間。後移爲觀。以崇奉祐聖香火。爲百姓祈福。仍賜今額。以道士仇君安一主之。然館廡徒具。而資糧不充贍。杭尹若灃以時時經紀之而已。又後壽成后許以遺命。撥奩田二十餘頃之隸仁和臨平者歸觀。慶元四年戊午。觀始有產籍。既而端平元年甲午。有栖霞何氏一區之山林。淳祐三年癸卯。有錢塘界田原園總二千餘畝。俱以恩澤得之。然後化者有歸。而食用無乏。嘉熙元年丁酉夏。民廬火。觀遂延燬。賴有司之力。期歲復舊。至元十七年庚辰冬。復燬。惟門臺及陸君宗補處白齋存焉。於是陸君竭囊橐。躬畚鍤。晝夜興維。大人長者聞聲響應。時則有若平章政事游公、副總管張公、援助爲多。荊榛瓦礫中。白礎齊築。工殫力疲。而法師適來。若素後繪。若耕終畝。凡陸之規。修廊崇殿。叢房複宇。罔弗周舉。最後乃架方丈之

室。丹青絡迷。鬱蒙遊棲。蕭脩有趣。朝展有次。歲時朔望。摹瞻翡翔。琅璈之音。幢忱之氣。風行雨淳。蠢斿神槩。陰翳閃爍。嵬嵬乎信籌郡之勝觀。仙真之珍宅也。夫由曩之創則重勞。由今之繼則倍善。誠宜亟圖之。以傳信勸遠。爰相與斲石來請文。余惟神道設教。所從來久矣。而是觀韜藏俛仰於百有餘年之間。名字若存若亡。主者自仇君後且十七易。及今始適遇其時而興。又適得其人而盛。是殆非苟然者。然古之至人。常以道超世。不以世溷道。跡其天遊神運。逍遙揮斥。自當渺八荒爲一室。閱千紀如一息。去留伸縮。無不如意。而暇計較于區區名跡之短長乎。惟至于有生之必有寄。有寄之必欲安且久。雖甚曠達。詎能忘之。此紀述之所以不可廢也。因不辭而爲文。俾刻之。大德五年辛丑夏六月既望。剡源戴表元記。

婺源羊鬬嶺施水庵記

徽之山內閩出。其綿連亘行。千蹊萬折。將舒而爲婺源也。五嶺截焉。氣雄形深。俯峭阻阸。而其塗爲三吳百越商旅之所必經。加以霜霧晨瀫風雪之蒸薄。蒙冒前無停居。後無行彝。則螫蟲惡獸異物隱見駭惑。不可睥睨。往來者皆以爲病。有士人洪君覺縈。當五嶺之中曰羊鬬嶺者。躬刊築之勞。創精廬若干楹。以休行人之艱憊。又烹泼茗飲。以沃其渴煩。既又懼功惠之不既。爲捐稼田爲畝者五。圃地爲步者二千一百六十。使學道者徒守而居之。於是人之有役於婺源者。如無五嶺之險焉。余嘗見世儒非楊墨氏。楊之持己堅。墨之狥人廣。而要其終。俱不能以無弊。若洪君之不憚疲其躬以濟物。不近於墨氏之道者耶。而人何由非之。蓋當先王時。斯民之行者。雖累千百驛。山不逢虎兕。水不逢蛟龍。疑也。有鑄之以象。迷也。有指之以車。阻也。有達之以節。勞也。有止之以舍。飢也。有餼之以食。使洪君生於其間。雖欲行墨之道。如今之爲。其何所施乎。然若是者。世必有異儒能爲之。顧諸君談何容易。而洪君之事。近在目睫。不可以不紀其始。使來者姑有攷也。五嶺於婺源爲著。其外有回嶺、羣嶺。前是洪君既嘗廬之。因附書焉。大德五年歲在辛丑八月既望。

重建瑞龍威德寺記

信多名山。山尤名者。往往浮屠氏居之。有居貴溪之瑞龍山者。曰威德寺。相傳天將雨。即有雲氣蒙蒙然吐其上。旱歲。有司爲壇墠請。輒應。由是以瑞龍名山。而寺額取神靈潤澤之義。如所稱。寺蓋爲民而設。非尋常崇土木粱繡褐而已。然郡志於貴溪載威德寺。縣志併載寺山五百五畝。而皆不詳其所起。惟僧家以爲昔馬祖禪師實始開繇。寺久且廢。田歸豪家。雩禜之跡亦少。而瑞龍爲空山矣。乃至正己丑歲。今天寧主僧妙薰。自鉛山西林歸。道途所經。日悟心動。會詔旨許所在興葺廢寺。有棲蜒匿產者。詰其罪。於是夷荒發堅。鳩良役能。凡經營六年。門臺廊廡。堂寢房寮。洎諸莊嚴像飾之制。靡不完麗。豐錫往來。鐘魚朝昏。儼然與承平梵字無異。此一瑞龍山也。以昔焉廢之之易。而今焉復之之艱。何居。是不繫其人乎。萬家之邑。百里之城。視一寺爲大也。居其位而不治其事。問之。則曰。吾志非不及此。權不得獨爲也。今夫妙薰師爲之。不因其素治之不當其任。謀興于邂逅。功成於咄嗟。劬躬悴心。先施其勞。而後食之。及既去。來天寧。則以授其徒之嘗同宜力者廣燈、廣授、廣猷、大隆、崇殄等。使次第補其處。行藏進退。從容治辦。豈不偉

然異于人哉。師字少白。閩儒家黃氏。寺成之九年。遂來索文爲記。因爲略敘本末。若諸驗文檀傾助氏名。宅石具焉。大德七年歲在癸卯五月朔日記。

邢州秀野堂記

邢臺王成父。自其先大夫築秀野之堂於所居之里。洎成父長成。而能仕。以材選佐使江南。乃及與余交。而問記於余。余嘉其意。不得辭。則本故實。據古昔。爲成父講之。先王之時。人無不農。凡操耒耜服稼穡者。通謂之野人。人人皆農。而何以治之。於農之中。擇其秀者。以齒于學。以錄于鄉。以升于朝。其尤秀者爲大夫爲卿爲公。而通謂之君子。孟子所謂非君子莫治野人。非野人莫養君子。此其別也。漢始以秀才名科。然亦不廢力田孝弟諸目。自是有公府辟召。自是有九品中正。其所取之人。載在史冊。往往由草野得之。非皆綸巾羽扇。唾壺麈尾以淸流自命也。科擧任子與。然後一切鄙農不爲。余之少時。身蹈斯弊。中原風俗。則非江南可比。三河尤爲豪傑義士窟宅。想見王大夫名成行尊。倦遊東歸。有意於斯堂而營之也。神馳大行之飛雲。目迴漳河之流泉。下車留徐。逍遙阡陌。班荊從容。問勞父老。禽鳥往來。花竹左右。一時功名經濟之懷。收捲淨盡。平生交遊故舊。開堂成而落之。烹羊羔。擊伏雌。彈鋏擊筑。醉舞起和。而歌嘘嗚。於是公罔揚觶。張老進祝。擧過庭之異聞。修飲鄉之旅語。雍雍乎于于乎。其尙友淵國。徵名洛園。而徜徉於秀野也。然乎。豈不然乎。成父之材之能仕。余所聞而知也。抑成父有所受之而然。而余之知猶未盡也。士何用專以材得名。亦何用以能仕爲材。成父顧斯堂之名。而常自省焉。

徐氏報恩閣記

人道之至親。無逾於父。由父之親而類之。凡父之同父。皆父也。皆父則皆親。然先王制禮。獨許爲父廟。而諸父不廟者。尊各有所專也。皆親以順其情。獨尊以嚴其義。而禮始行。又當其時。生閭里。死族葬。服盡者擧同爨之緦屬遠者由四宗之祭。想見世家族聚。雖百代可以不亂。而況衆從尙近之親乎。後世宗法先壞。人無貴賤。以析居幾產爲俗。以第五倫之賢。而愛衰于兄子。謝太傅之義。而哀廢于期功。他何望哉。弋陽徐君覺民嘗爲予道其伯父思齋公之事。徐氏初以儒儉起家。迨覺民之生十一年。而喪其所天。思齋公撫之猶子也。爲之督業。爲之聘師。爲之典衣鬻田。以供其費。比長。爲之通名于鄉先生謝禮部張教授之門。以盡其藝。藝成。而科擧廢。公亦與世辭矣。於是覺民兄弟既葬公于里之杉木原。有司上其名。而官之。遂教授信州。再轉尤溪。建昌主簿。而家且日肥。覺民曰。吾微伯父之賜。不至是。圖所以寄其慕思者。杉木原之旁不半里。有寺名中山。乃於寺東偏。創飛閣三間。嚴像設。潔鑪几。崇鼓鐘。割上肥田十畝以予僧。俾諱日以其禮祠之。而聽徐氏子孫嘗祭。閣成。扁曰報恩。夫此何足言報。抑聊以志不忘焉耳。如是既定。覺民不自安。以問于余。余曰。此雖非先王之禮。而猶先王之意也。不然。儒家者力既不能置宗法。又不許備廟。人人各親其禰。世世愈遠其祖。而覺民之一再傳。不復知有思齋公矣。覺民其忍乎。君子于此。不惟當姑許之。又當奬成之。使爲尊者。知恤其卑之有報。爲子姓者。知不遺其旁親之爲美。於以扶人倫。勵世俗。宜非小補。閣扁某公參預所書。其割田件目。創閣月日。載在租籍。此記者宜不著。

此樂堂記

弋陽徐覺民爲尤溪主簿時。太夫人年適七十。覺民歸而率其子弟諸孫奉觴爲壽。怡如也。顧府堂頤迫陰。明年。因其後隙闢而新之。爲屋十五。爲楹十二。魁深廊方。有翼有容。遂取白樂天對酒詩中語名其額曰此樂堂。而屬余爲之記。余惟天下之樂。出于力營勢致者。莫不皆有淺深豐約之不齊。而惟奉親之樂。不得于中心之誠然。不以貴加。不以窶損。迨乎情眞事愜。適無牴牾。則單門素士之養。或有王公卿相之所不及。樂天名位。固不爲甚高。其淸才至性。發于懽暢。形于歌詩。鏗鏘膾炙。羅人齒頰。覺民有羡于此而取焉。無所不可。抑區區之論。以爲覺民似不必甚羡于樂天。今樂天在。固將求爲覺民。而不可得也。何以言之。樂天奉母時。家貧俸薄。嘗從禁林乞兼京兆戶曹參軍以便養。淒涼酸楚。聞者憐之。後來祿食稍充。居饒園池。樂備絲竹。則其樂日興。賓遊僮伎共之。而不及親矣。新井之篇。爲母受惡。一斥司馬。再遷分司。逃讒畏譏。浮沈終身。兼之門情祚薄。子息稀絕。晚節寂寞。自同枯禪。而何樂之言乎。今吾覺民。官雖淺。足以行志。居雖僻。足以全眞。進無簡書之憂。退有山林之安。而太夫人自其盛年。秉節勵操。勤勞之獲。積成豐餘。貞烈之苦。舒爲康怡。歲時昏晨。問安展慶。綵衣盈前。含飴擁後。意動而甘旨具。頤指而供帳給。計人生居處承順之悅。一一無所虧缺。豈惟樂天愧之。將世之凡爲人子者。擧願爲覺民此樂。而不可得也。古者朋友比兄弟之義。將登堂拜母。覺民於余不可辭。乃敘余所欲陳之云云以先之。而因以爲記。大德八年四月既望。

冰雪相看之居記

吳成季法師之居。在京師崇眞宮。客有疑于冰雪相看云者。以問之。其人應之。曰。法陣淋涔灣。暑瀾濁。姑有取於天地間淸物。以爲洗心濯目之玩焉耳。何疑乎。其人之對。有學道者。聞其人之說。呀然而笑曰。噫。水是以世議相短長可也。烏足以盡道人之云云哉。且予以爲冰雪孰爲之。曰。氣爲之。氣孰爲之。曰。水爲之。曰。水盈於天地間。爲雲爲雨爲霜露之屬。皆是也。而得爲冰雪。卽可常玩之乎。曰。冰雪之可玩者。水以其爲水之變而愈淸者也。曰水變爲冰雪而愈淸。不曰冰雪又變而爲水乎。蓋嘗靜而思之。冰雪者水之迹。水者天地之迹。天地者太虛之迹。太虛者氣之迹。人以其迹。與太虛之迹相摩。不啻百千萬億之一息。其偶然得氣之淸。而能以功言行業著稱於時。而超異於流輩者。亦猶水之偶凝而爲冰雪也。名成志就。得其漸依享之長年。而有後者。冰雪之近於人。而收藏稍久者也。俯仰不愧于幽明。而凝識異識。名不能終全。志不得盡遂者。冰雪之難成而須臾幻滅者也。全貞守素。深潛不市。以自壽其道。冰雪之處于空林邃谷。而無斤斧之戕。風日之爍者也。然是數者。皆不能不化。雖不能不化。而其爲冰雪淸氣長在也。抑其說何止于是。吾遊於世。而知夫人之可貪可慕者。無如權貨勢祿。大之英雄豪傑之所必爭。而小之不免爲愚夫愚婦之所共惑。當其疾趨而求。重關而扃。莫不以爲難致之珍。不拔之業。而由吾觀之。經於吾前而不留于吾目。蕭蕭然冰雪之不若也。故冰雪一也。有化之于迹。有化之于無迹。有迹之化。吾前之說也。無迹之化。吾後之說也。吾常見儒者。不涉吾道家門戶。以爲恍惚怪誕。故其事雖爲言。吾道家所居。

有璟林珠玉之雕飾。夏暑不能使之暄。冬寒不能使之凍。窮其飛籌變幻。詭跡之觀。希世之須。何境不可遺。何求不可獲。而況區區冰雪之玩。欲有即有。欲無即無乎。而公等何以疑之。於是客與其人者。駭歎愧謝。知世外之學。果有所未盡也。託余述之。而文之以爲記。

晚香堂記

番陽樵隱吳君作新堂于蕭樓山所居之西偏。種菊其間。而名曰晚香。其子法師與余遊。以書屬爲記。曰當其時。公之年與夫人之壽皆七十。法師自禁林得請歸。奉觴稱慶。朝廷之近臣。江湖之名儒。凡能文詞墨翰者。俱有饋贈。以相褒美。詩歌。華編纚榜。照耀山谷。文軒貴騎。震動行路。以人情論之。意亦可以娛遲暮。暢發鬱。而不愧于其名矣。法師曰。不然。吾家居樵山。幾餘二百年。自樵隱公以上。世有厚德。不戚戚以居。不汲汲以趨方。番陽盛時。朝朱暮紫。東印西組。人擁篤蹤。而樵隱公處之恬然。及今詮改擧罷。驅馳之事盡息。而吾樵隱公恬然猶前日也。爾作一區之宅。以避寒暑燥濕。前有清泉盤石之觀。後有脩篁茂樹之美。行豆觴、業誦絃于其中。已不啻足。必於耳目欲有所增益。將世情何物不可願。而獨取夫菊。殆微懷淡泊。偶自相合耳。而何他說之云乎。嗟夫。物之無情。不如人之有欲。自垂髫以至皓首。余見富貴家多矣。名園甲第。遷奇花。構怪植。千金之資。萬夫之力。聘致惟恐不亟。裝飾惟恐不侈。歌鐘未休。老態且至。幸乃有賢子孫扶持之。僅僅猶可自保。此不待遠取而知也。而吳氏隱德盤薄停蓄。至于二百年之久。可謂晚甚。猶徐行濺取如是。天豈不愈念之。而士大夫聞晚香之風。亦可爽然動心哉。是爲記。大德八年秋九月四日。

先天觀記

信之龍虎山以儒著。學儒者附之而居。枝牽葉聯。不可勝數也。會貫翁作先天觀於其山之南。役最後。地最僻。境最勝。其初也人皆疑之。終也人皆奇之。貫翁曰。噫嘻。吾何意于是乎哉。蓋吾生而畸孤。年未衰而倦遊。交雖多而寡諧。以爲旣不願有求於世。徒得數弓之宅。一夫之田。率吾師香火而休焉。已不翅足。顧便近地不可得。會有以山麓售者。而貿之。則樵者捫巖而蘇。耕者焚林而畬。其艱且勞如是。而何以爲居。然不敢決焉捨去。爲之盡力攀陟一睨。忽然而堂㙜開。突然而補衞立。問其名。若仙人岡、麋山、臺山、天應山之關乎。時想像於煙嵐渺茫間者。一一近在目睫。心不能無動。遂乃銖累寸積。自經始于庚寅。明年辛卯。精廬成。又明年壬辰。中堂成。越十有三年甲辰。祖殿、廡、門、臺、諸室俱成。凋徑自水口登至觀前。可三里。水縈縈。四時不絶。流迴鶴飛臺下。少東。第一橋曰雙清。其南曰月泉。益東。第二橋有戍石如船。俯瞰澗中曰與鷗。而迴少南。第三橋曰桃花。流水益南。又橋□□北折。匯一巨池。曰長生。先天觀門臨焉。過門益北□□□□渠中。又折益西曰自然亭。自然之西南。曰深處□□深處。陡上。飄屏巖巘。正與儒人岡盧山相客主。曰雷壇。俯壇而西南。曰雲庵。曰逍遙眺。琵琶峯可企而摘也。復南。俯一圓池。曰魚我。魚我之嶺。曰天風雲外。其東下、曰元圃。益下。橫二泉。橢而彌腹者一甌。餘流爲丹出。二泉右、可以第四橋。左、可以長生池也。諸名或亭或不亭。或扁或虛。大略使人遊其中。如循環無端。覩傍田可稼者。余百畝田上山。破荒

發嘆。悉種花竹雜果木。今皆蔚然成茂林。此吾居山之顛末次第。誠不料得主於此。而人何以疑之。復何以奇之乎。吾始聞貫翁賢。願親之。及承其言。儉而慈。靜而貞。信乎其有道高君子也。古之爲儒者不擇地。今所稱琳館。往往爲人指目者。其先固皆荒巖絶谷。不通車轍馬迹之處。意有神物祕惜。待其人而居之。如貫翁之於先天。寧非是耶。寧非是耶。請以是爲記。大德八年九月日朔旦。

虛室記

人情之至不能忘者莫如身。因有身也。而不能忘其居。因有居也。而耳目口體百物之須。舉不能忘焉。因有耳目口體百物之須也。而貧賤者思足其欲。富貴者患固其獲。貧賤者思足其欲。富貴者思固其獲。而世無閑民矣。臨川危公讓法師與余相遇於玉溪之上。曰。若我。則庶幾免於斯夫。余聞其言。固心異之。闕一年。而以書來。請記其所居之虛室。嗟乎。公遠乎。子之室。其旣異能盡虛之耶。抑方將有諸。而遂以漸虛之乎。人之一身。寄于茫茫。行于冥冥。得有其室實難。有室而能虛之尤難。有而能虛。虛而不失其有。尤加難焉。公遠生于世家。左元右史。前道後衞。少無科擧利祿之賊。長無妻孥產室之錮。所謂耳目口體百物之須。仰於世者甚簡。使之富貴。可以知其不淫。使之貧賤。可以知其不忧。而又出門盡見天下之名山大川。登堂則縱交四方之公卿豪傑。凡老師宿儒經生學士白頭淹暮而不得如意者。不勞經營。悉萃几席。餐芳襲腴。審寄攬秀。天爵之華。內美之珍。無物不具。公遠方守之以謙。取之以廉。薄積而厚貸。多讓而少蓄。其爲室也。可謂之有而能虛。虛而能不失其有者非耶。雖然。公遠爲老子學者也。虛室之言出于莊周。莊亦師老子。而老子之虛與莊周異。老子之虛。虛其德。其言也。憂世以爲慈。同物以爲和。譬之與天地八荒萬象爲一室者也。莊周之虛。併其言而虛之。久則將使人傲世遺物。而自居其福。譬之欲以天地八荒萬象爲己之私室者也。公遠其審擇于斯二者而居焉。大德八年孟冬旣望。

剡源集卷第七

序

春秋法度編序

咸淳中余備員大學博士弟子見學官月講必以春秋竊怪而問諸人曰是自渡江來以爲復讎之書不敢廢也夫復讎之說初非春秋本旨中興初胡康侯諸公痛數千年聖經遭王臨川禁錮乘其新敗洗雪而彰明之使爲亂臣賊子者增懼使用夏變夷者加勸儒者之功用所爲與天地並如是而可已場屋腐生山林曲士因而掎摭微文破碎大道爲可憫歎及其久也春秋之編未終讎不得復而鼎遷科廢學者不待申臨川之禁而絶口不復道矣雖以余之困而顓學求欲如昔年從博士後時意氣詎可得耶鄉郡趙君漢弼與予爲同年生精力趣尙記誦討論視余略不衰惜其先人壽敬公嘗以春秋經傳集解奏之經筵刻之琬刻者若干言經火燬滅漢弼追憶而補存之摘其出於先公自著者定爲若干言又詳考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合於詩書六典名曰春秋法度之編者若干言雖近世掎摭破碎之嫌而於儒者之功用有所發於乎何其能哉蓋漢弼之爲人吾知之生於紛華之窟而能勤長於功名之塗而能靜老於艱危之境而能泰故其於是書亦不以世故炎涼盛衰而奪抑變游之期於漢弼何有紀極漢弼年未甚高

余戊戌春過之見其蕭然一室几硯存左杵臼居右畦蔬汲井無一毛干世之色其於春秋法度未可量也

通鑑嘉辯序

學者之於書譬然賈欲居貨必據乎雄都要府五通八達之衢百物之聚時其贏詘而察其良窳博取而精出之而又取之以廉而守之以不悖然後可以爲善賈不惟能富而能不至於敗通鑑者求史書之雄都要府五通八達之衢者也通鑑未出之前稗古之士一史不窺以爲闕通鑑既出衆史書事以略廢是天下之貨一日不勞而致之矣然自余知學以來而見前後輩習通鑑者甚少不曰未暇則曰力不及夫力不足者窮賈也力足之而未暇者弱賈也暇矣力及之矣而有終身不習焉者陋賈也幸逃是三者有是三焉弱力而習之詰其事前舉而後隨誦其言累百千萬不遺一辭可以爲難矣然而不通其理不盡治亂賢否之所以然則猶多蓄天下之貨而不時其贏詘不察其良窳貨雖多而不知爲富之術是滯賈也又有人焉能習其書能通其理能盡治亂賢否之所以然可以爲愈難矣然而措諸辭則戾於訓施諸用則樹利遂使而不適於經久則姦賈也姦賈不若不賈之善也里中有博雅君子曰王君熙字子和予晚不及見而見其弱冠所著通鑑嘉辯若干言而讀之覺事求當不來遂語求盡不求巧時引周漢以下千餘年陳迹裁之於王道此其譬於賈也若挈禹貢九州山海之富而用周官之法衡之也豈與夫白圭范蠡輩比力而等哉惜乎王君年未老而學已成追其老且益昌而不得一名以行其志使之議於朝聞於國也君止一子今亦老矣實備非不蓄也而世窮人之博其書與否不可知姑私係所聞以諗于同好云爾

讀易蠡測序

古聖人之經毛難言者莫如易余攷王制見先王時之居學校者其法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而仲尼之門人記其師雅言之辭不過詩書執禮而皆不及易推其自爲也則不得已有文以明之以見易非聖人不能言而雖聖人之教人亦不使人之得以易其言也漢以後始有易師今諸家法度髣髴具存往往用之占步測算非若後世之言易者以爲必能通聖人之言而續爲之說也余之少時不免斯累近乃稍自悔艾欲慎其出竊皆閒與爲雜學者往還若丹經之鉛汞曆書之紀朔醫家之運氣兵家之機勢大略反與易合而支離泛濫不切者莫如書生學子之說兆無他使數氏者猶託於象數爲可準而書生學子專以空言談理故也儒者徐君之祥自號陽窻所著易經蠡測若干言見余於餘杭其言象數取皇極於康節取太極於濂溪厥旣知所先務而諸卦之中多詳其變曰非變無以明易自正體伏體互體變體反對體上下體而通之一卦有六十四以至於四千九十六愈變愈通而卦愈不窮有辯卦中有四畫五畫而成卦者皆見於易反覆縣款實皆不叛於新安漢上二朱氏之學余甚慕而奇之而徐君機神敏給於天人性命事物精麤之理他人經年歷紀而未驗者一日即了其得於天蓋厚不但人力之勤也然君於易書之變本由象數以通理而象數者起於無而寄於有理者妙於有而歸於無寄於有者其變可知可

言歸於無者不可知不可言也。人之可知而言易之變。固不止於四千九十六。人之不可知不可言。謂之一不必三卦之八不必六十四可也。古人老而學易。易又爲憂患作。徐君涉世益熟。刊落輕銳。而復臨之。蠡乎蠡乎。其遊於聖人之海。有不爲夜光乎。

左氏窺斑序

夫子沒。遺言之著于世者爲經。學者各爲說以通之。通之不得。則反諸經。惟夫學春秋則異是。左氏公羊穀梁三家者。與我肩隨而學夫子者也。後世信於其言。乃過夫子。三家之中。左氏之徒謂其師逮與夫子同世。信之尤確。而春秋反爲疑經。夫左氏者。豈曰眞足以敵春秋哉。緣其文勝。學者有求於左氏。而無求於春秋故耳。余於近世得析衷左氏之書二編。曰晁吏部雜論。曰呂著作後說。晁約而通。呂博而覈。嘗欲依倣其法。刪繁去滯。定爲一書。以達於春秋之義。而力未克也。年來備學龍巢凋槁。以爲二編之法雖在所舉。而江南併經家自歐陽公以來。皆直取春秋爲斷。甚者尚疑今之春秋出於魯史本文者。不可盡致無問左氏。因知學廣者疑倘多。如登千仞之峯。舉足愈高。而見愈難。如遊四通八達之逵。奇珍異貨。目眩而不卽定。要其定而不雜。久然後自得之耳。葉君正道以左氏窺斑示余。余讀之。猶愛晁呂時也。問書之所由成。則方諸儒汲汲科舉之年。君已脫稿久矣。嗟夫。此豈若余年少退惰不自力者比邪。君名某。台寧海人。

于景龍註朱氏小學書序

余兒童時。聞鄉里老儒先生以小學教授者。纔四五家。每講課罷。雜試河圖洛書之數。若堯典閏法、禹貢賦則、周禮兵制之類。又少暇。則都講口授顏氏家訓、少儀外傳等小書。故諸生略有姿性者。自未冠以前。而諸成人之事皆已概畢。於時朱氏書猶未盛行浙中。時從人傳抄之。以相啓發。恍然如揚雄聞方言、蔡邕見論衡之喜。及甲辰乙巳間。有用其說取甲科者。四方翕然爭售朱學。而吾鄉以遠僻。方獲盡見徽文公所著書。大抵諸書惟易本義、四書註、小學書最爲完備。其餘或未經脫稿。或雜出他手。非全書也。今三書者。惟四書家有人誦之。易本義眞知者絕少。而小學書最益於人。人無讀者。良可慨痛。于君景龍生於文公闕里。年齒長大。而好深沈之思。獨取小學書。句釋章解。欲以行世。美哉。其爲人乎。余也少而遠遊。長而亟仕。不惟學不俟成。而併與兒童之所得而失之。固于君之罪人也哉。大啓其衷。方自悔咎。幸于君書成。則願秉燭而學焉爾。書序引。謹箋諸其篇端云。元貞乙未季秋朔旦。

陸宣公奏議精要序

有陸宣公奏議精要三卷。宣公吳人。以純誠直諫、嘉猷遠識、學行政術。爲唐忠臣。未嘗以文名也。其言亦止緣當時利害而發。非有垂世傳遠之意。而眉蘇公父子亟蘘而學焉。大蘇公遂取其書進之經筵。以備講讀。自是以來。學士大夫以諫諍者。尙其懇實。以詔徹者。尙其明達。以書判者。尙其果決。以識義者。尙其詳盡。而宣公之書行矣。夫以宣公之誠之才之識之學。發而爲文。在其當時。雖嘗暫用。而蔽於昏愎。怵於讒邪。至於臺疑負累。偃蹇困躓。覩同列材名下已而位宰相者。滔滔皆是。獨不得久立於朝。而卒以罪死。

死數百年。其書始盛行於天下。則於宣公可謂無負。而懷忠抱朴之士。行不愧神明。信不欺豚魚。一時偶不過於其身者。亦可以無悔矣。嗚呼韙哉。然自唐史稱宣公議論炳如丹青者。已數十百篇。今之所存卷軼。猶爲浩汗。故窮檐白屋之下。沈潛焉永。無所不可。而簿領劇繁。刀筆倥偬者。卒然覩之。有不得其涯際。余友蘇臺陸君子順。乃採摘其精語要義。聚爲一編。以便觀者。萬口之網。挈綱而皆舉。千口之室。入奧而不迷。余爲之深嘉重歎。不獨喜吳中陸氏淵源之有致。而由今以往。使人人不憚煩於宣公之書。因而熟復其用心行事。將見草野懷珍者俱蘊謨之士。囊開結綬者舉端貞之臣。於人文治化。似不無少補云。大德戊戌孟冬朔日。

汴略序

古之通史者百家。皆出於父、兄、先世。聞見積累以得之。若司馬班范劉李以降。可睹已。其有草野後流、序遺哲、辛苦採拾而後喻者。則不在此限。然及其至也。精之以講學。嚴之以甫世。俱不病於臣之。故東方生三冬之勞。而文史可以足用。陸賈賈山鼂錯。秦漢近事。以資口辯。而時人謂其知務。此其效也。汴梁立國百六十八年。渡江而南。又百五十年。其間設施沿革。本末條貫。筆之汗青。緘之金匱。在承平時。學者尙不能盡曉。加以兵燹相仍。典籍散失。以余之涉獵記誦。間咸淳景定中事。首尾茫然不相聯屬。而況耳目疏遠者乎。天台潘可大生又後於余。質敏而志專。學劬而識詣。窮坐山谷。授徒以奉親。足未嘗出戶限之外。而網羅傳聞。自建隆庚申迄端平丁未。詳其記事之體。附以辨論。若范淳夫之唐鑑、胡明仲之管見。名爲汴略者三十卷。又自建炎丁未迄德祐甲子、金天輔戊戌迄天興甲午。撮提綱要。名爲南北紀年者若干卷。嗟夫。如可大之講學。豈非靈龜神蓍。潛藏巖澤。而光彩氛氳。自見於外也哉。使之進爲以用世。何可揆抑。而出大不顧。爲東方生、陸賈賈山之流者也。姑爲題辭篇端。以發其概云。

急就篇註釋補遺自序

古之君子。不以道廢物。自一藝以上。苟有所益於人。雖農匠庖祝之賤。猶身親爲之。粤大聖人亦莫不爲。若黃帝之醫藥。虞舜之陶漁。夫子之牛羊會計。皆是物也。夫古之聖賢。豈以殫力疲肌爲異人之能也哉。後之君子。卑居侈然。論古先王之道。若不足爲。而問之以日睫之事。於其所服食。於其所居處。於其所游衍肄習。有日與之接。而不知其名義者焉。豈不大惑耶。余之幼也。被沐父兄之教。凡小學之所當講者。幸而得其端倪。氣昏質陋。中道輟書。年益長而悔之。乃始拊膺持頰。以自刻勵。而文獻凋零。微言就絕。一時交友方共嗤傷。以爲不切於事。每至耕鉏之餘。酬晝之頃。有觸於心。必默識而私求之。家罕書籍。有急就篇一卷。漢黃門令史游所譔。唐宏文館學士顏師古所註。又經新安朱先生仲晦所校。自謂名本。然而篇中正文絕無音訓。註之所及。疑義尙多。竊不自量。爲之補其遺闕。彙有異同之說。載於左方。嘗觀洙泗以來。師友會辨。皆互出所疑。以相扣答。然後理盡而學精。使顏朱二公而在。余固願得而面請也。又惟古人著書。勤緣教戒。而作此書。本取急速成就。其辭以便於童習。而四民之業。百用之宜。靡不周究。秦人以法吏爲師。公私宦學。傳相授襲。故以吏文終焉。儒者欲求漢學。惟齊魯諸生訓詁。猶近古哉。

左氏蒙求序

吳伯秀爲鄉校諸生時。余與之寒同枕。飢同竈。比試於有司。亦同業也。然余性遲。每得有司命題。輒勉強爲度。至移晷刻不能辨。回視伯秀。引筆書卷滔滔。十已成五六矣。又嘗是時。學徒如林。問疑請益者。八面而坐。人人得所欲。越幾日。榜出。伯秀嵬然占居上游。諸問疑請益者班班選中。余甚慚而慕之。以爲爲儒不當如是。別十年。余自太學成進士。伯秀亦階鄉擧收禮官之科。各相慰勞滿意。年齒又皆壯強。自度非碌碌。必將有所著見於世。既而皆失官家居。流落顛頓。積二十年。顏蒼髮枯。皆欲成老翁。於是余始悔其舊業。謀以筋力之勞辦治衣食。尋計隙補樹書、陶公養魚法之類。而習之。顧此事亦非旦暮可就。徒失之而已。而伯秀學益堅。識益深。風節益峻。乃方闔門下帷。躬少年書生之事。取數千年興亡之說。賢否之迹。若紬理纂緝成一家言。惟左氏傳自其少時即已精熟。蓋嘗取義類對偶之相洽者。韻爲蒙求。以便學者。余讀之。如斲泥之斤。鳴鏑之射。百發百返。而不少差。嗟乎異哉。夫人之材力相去。果若是遠乎。伯秀蒙求成。於左氏傳、又有筆記通纂。於毛氏詩又有集義等書。次第皆且脫稿。余雖坐前累。不可望有所進。抑攘臂於勇夫之旁。垂涎於飽人之餘。意氣固未已也。伯秀名化龍。今又字漢翔云。

伍典蒙求序

古之學者。自其孩童能言。而所以授之之事詳矣。然必至於十歲。請習于外傅。雖其篇數今不可聞。大要不過詩書執禮之目。既又俟其年愈長。而氣愈強、識愈明也。然後始許之以博學。蓋初不以誦讀口舌浮華爲急。而惟恐誇根儆蘖斐斵之不早。以爲終身之累。而爲之師者。又必學成行篤而不仕者。乃敢居之。故其前後輩之相成班班可攷。其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此之謂也。余爲兒時。猶及先生長者而事之。景定中。時議罷童子科。以爲齠齔之蠹。而賊之以辭章記誦。遺囂無益。其說是矣。而白首紛如者。雷同一律。僅不過以舉子業相傳授。其習復出童子科下。識者病之。鉛山詹仲美實生於衣冠之林。長於文獻之府。來杭以伍典蒙求示余。其一事親。其二事君。其三夫婦。其四長幼。其五朋友。典繫一章。章繫百句。句係一事。詢其所以然。則仲美嘗登故相江文忠之門。而學於白鹿洞。有視於先師晦翁之說。而爲此也。嗚呼。令仲美之書行。充其言。庶幾乎、成人者有以教。而小子者有以學乎。屬余方以窮授徒。見朋友間積蒙求。何翅百家。論其不悖於小學家篇數。而可以發人之純心稚節。固無踰此編者。故爲之序云。大德戊戌歲孟冬二日。

昌國應君類書蒙求序

余五六歲時。嘗觀鄉間有中童子科者。心慕之。盡其法、以通念九經、而復試中能文爲出身。夫以江南東西閩浙淮湘廣蜀之大。試者歲不過一二十人。而中者不過一二人。則亦可謂難矣。景定咸淳中。試員稍衆。有司厭之。以爲徒斲人之淳心而長浮慧。廢其科不用。因念取士之法敝矣。進士科最貴。最敝。三舍、宏辭、次貴。然亦皆編析成言。以侍問諸。比遺詞以眩畢。幸而得之。則冀不次之擢。非若童子冀能淹誦羣經。而試所能。而後授一下士之秩而已。自餘任子軍功吏員納粟之類。歲以累百計。又所不論。有司不敢廢。豈

習愛其能哉。重變古耳。而獨嶄於童子一二人何邪。其亦不詳之甚矣。童子科既廢三十年。人諱之不習。而風俗愈不加厚。余以窮授徒江海上。鄉大夫昌國應君翔孫過之。相與慨歎江南經術荒蕪。紛紛朋儔中。疑難滿胸。而卒無所問。是誰當執其咎者。出其類書蒙求示余。凡諸經之指篇標韻。舉粲然在目。汎濫而及於儀禮爾雅諸子、揚雄之太元。馬融之忠經。莫不皆有蒙求。自初本以來。防而爲之。是不一氏。其能散而完。博而精。固未有如此書者。應君蓋景定咸淳前未廢科時童子也。嗚呼。難哉。余既序其書。謂昌國宦學士大夫應氏實爲祖。至參預公。遂大其閥閱。而應君問學氣行。白首不衰。方就家塾。請合祠先賢。天之欲昌其文。以淑其徒者。意未已也。大德戊戌孟夏望後五日。

奇童烈女實鑑序

古諺有言。教婦初來。教兒嬰孩。余垂髫時。每得侍坐鄉父兄。必聞其舉此二語。以爲家箴。爲之耳熟。於時東閩西巷。男誦女織。氣象可入圖畫。稍長大。驅馳未倦。而歸則見疇昔儒素之門。僮奴輿馬。姻連玉帛。光豔薰爍。一一無復舊俗。蓋時尚推移。而禮之衰久矣。史稱萬石君家醇謹。不再傳輒廢。而洛下袁司徒子孫。後皆以驕奢敗。士大夫辛苦立門戶。至此豈不可憐哉。竊嘗思之。人之常情。當其未縱也。先生長者以片言隻語收之而甚易。及其已決。則雖有司嚴行重法禁之而良難。故古之人不問男女。於其幼稚一步趨。則教之習讓。一飲食、則教之知恥。一祭祀、則教之觀禮。非固勞其筋骸。而聒其視聽。蓋愛之而納於善也。想見當時少儀、弟子職諸書。與彤管女史之類。朝吟夕諷。亦如余少時所睹記。而今去之數千年。謠諺荒涼。簡篇散脫。何由復可髣髴。庚子之春。有吳興故家張生煒。於廢書中。得所謂奇童烈女寶鑑者。喜其有助於名教。爲之重廣盡脊。板行以示人。而徵言於余。余惟他書之行不行。未必能損益於世。而此書行。則足以使人知童幼之身。而必有所事。閨門之行。而必有所傳。其於勸講學。扶彝倫。殊非小補。遂從臾成之。而併書所聞如左。

程宗旦古詩編序

詩之成文者有韻。猶聲之成音者有均。一也。均法廢。世以胡部新聲爲古樂。韻學流。人又以唐人近體爲古詩矣。可不痛哉。余嘗有意緒正其事。以爲樂出於中聲。與人之歌詩。最爲不遠。三百篇國風雅頌。可以被絃歌。薦宗廟者。本不求如後世音切之備。然當時人之誦念精熟。士大夫尋常敍述、邂逅寄託。必取斷章一二。以流暢其意者。諸成文而有韻故也。漢魏後。詩猶人樂府。遇其理到處流傳。至今兒童婦女皆能諷之。與起若如今人直謂之無詩無樂可也。宛陵程君宗旦。老而篤學。收唐虞以來諸經傳詩之有韻者。自爲古詩一編。以誘啟後進。其意若與余合。寫書梗概卷後。而歸之。元貞乙未秋八月日。

趙子昂詩文集序

吳興趙子昂與余友十五年。凡五見。必以詩文相振激。子昂才極高。氣極爽。余跂之不能及。然而未嘗不爲余盡也。最後又見于杭。始大出其平生之作。曰松雪齋集者若干卷。屬余評之。余惟人之各以其才自致於世。必能相及也。而後相知。必相知也。而後能相爲言。余於子昂不相及。而何以知。何以言乎。子昂曰。

遊然。必言之。余曰。必言之。則就吾二人之今所歷者。請以杭喩。浙東西之山水。莫美於杭。雖童兒婦女未嘗至杭者。知其美也。使之言杭。亦不敢不以爲美也。而不如吾二人之能言。何者。吾二人身歷而知之。而彼未嘗至故也。他日試以其說問居杭之人。則言之不能以皆一。彼所取於杭者異也。今人之於詩。之於文。未嘗身歷而知之。而欲言者皆是也。幸嘗歷而知之。而言之同者亦未之有也。子昂未弱冠時。出語已驚其里中儒先。稍長大。而四方萬里重購以求其文。車馬所至。塡門傾郭。得片紙隻字。人人心愜意滿而去。此非可以聲色致也。而子昂豈謂其皆知我哉。故古之相知。必若韓孟歐梅。同聲一迹。綢繆傾吐。而後爲遇。而後世乃欲望此於道途邂逅之間。則又過矣。余評子昂古賦。淩厲頓迅。在楚漢之間。古詩沈潛鮑謝。自餘諸作。猶儻悅高適李翶云。子昂自知之以爲何如。大德戊戌仲春既望。

雙溪王先生尙書小傳序

古之君子。欲明道於天下者。不能使人無異。而嘗惡人之苟同。以爲異則道可因人而明。苟同之情。雖一時懽然無失。而初不能以相發。故以仲尼百世師。西家之鄰夫猶不知其賢。而鄕國之人。至以爲不知禮。故偏交游門弟子之徒。雖達如原憲。賢如晏嬰。親且久如仲由陳亢。猶或愕而疑之。及乎事久論定。則亘古今之遠。窮天地之廣。家傳其書。而人習其道。此豈人情眉睫旦暮之所可期哉。徽士大夫嘗爲余言。朱文公無恙時。閭里間有雙溪王先生炎。字晦叔。亦以學行爲諸儒宗。兩家議論。時相糾切。文公既沒。而諸生方脫黨禍。起而尊獎先說。非朱氏者皆廢格不用。王先生之書。與其爲人。後生輩不及盡知以爲惜。余

不暇論其何如也。己亥之夏。有王君傳自京口來。以尙書小傳五十八卷相示。蓋雙溪先生所著。而於君爲四世矣。曰。自吾先君子遭喪亂。遷徙不一。舊物皆不得存。而此書儼然獨完。竊自喜幸。余以餘隙。稍取問習。其發蒙之義。破的之辭。大抵訓詁家所未及。文公居閩。多於諸經釐正。不遺餘力。而獨尙書及春秋。遜避若有所待。先生此書。稿脫於開禧末。而板行於嘉定初。於時文公易簀之日既久。假令尙在。必相與綢繆桑梓。雅舊相樂。當有莫逆於言辭文字之間者。殊鄕晚出。各立名字。驟開門戶。遂生異同之論。豈復一一盡出其師意耶。且經師自漢以來。專門尙不相一。惟其不相一。而眞是出焉。而今人謂獨視單聽。可以盡天下之耳目。無是理也。王先生又有易上下經解六卷。易繫辭總說若干卷。余亦竊將盡求而學之。

大德三年四月日。

天原發微序

古之言天道者必兼人事。自羲和來絕地天通以前。書傳之所職記。不可考也。由是而有曆象。有律呂。有龜策。有祠祭、禨禳、盟詛之類。其渉與仁義道德紀綱制度之說。通行於世。至其緒閏餘論。春秋之季。鄕人人能道之。先儒有云河圖洛書。聖人以神道設教。通經者病其闇。豈天人所以然之故。在當時小人之所易喩。而後世搢紳先生以爲深遠而難言耶。天之未喪斯文。而仲尼出。仲尼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至哉其自爲言乎。再傳而子思子明之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而充其極至於三千三百禮樂之美。九州四海聲容文物之盛。而其妙又歸於無迹。又再傳而孟子明之曰知性則知天。曰

存心養性以事天。而諸事一一以天行之。能治其人曰天吏。能自治其身曰天民。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爵曰天爵。道之將行。而爲堯舜也。曰天使之。道之不行。而退不失爲孔氏徒也曰天止之。嗚呼至乎哉。秦禍息。漢學興。傳言者雜災祥讖緯。尙象者拘巫史推步。明理者溺淸虛釋老。千有餘年之間。學者醒行寤語。誘天爲茫茫。無預吾事。於是有周程張諸大儒。同時參立於隆平之代。藥其狂昏。鑿其冥聾。迨其說之流傳未久而將惑也。又得新安朱子卽爲之蓋析剖決。然後微言要旨。粹然一趨於是。睟然而無復遺憾。士之幸而逢於其會。亦可謂如天之福矣。而奈之何學之者又以易厭。城闕之童。耳熟而心荒。市朝之夫。口然而身悖。前所謂秦漢以來之弊。夫何以相遠。余行憂患。展轉百折。竊意深山窮谷中。輕功名拙進趨之士。必有精其學而藏於家者。一日新安方使君出其平生故人鮑景翔所著天原發微五卷相示。讀之。自太極渺茫之始。至於行之所倚。氣之所使。數之所起。器之所擬。精麤內外無所不紀。而綱提領挈。出於使君指畫不少。景翔嘗以鄕貢進士一調春官。不售。歸食貧終身。鄕長者提學鄭君孔明館穀之。朝夕與共講學。書成。遂爲板傳之。以成其勤名。以慰其遺志。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詎不信然。屬使君已爲序。俾予附書其後。謹不敢辭。

先天圖義序

自漢儒易林之傳絕。而士大夫一切以理談易。幾二千年。如揚子雲太元。虞仲翔納甲。關子郞洞極。魏伯陽參同契之類。往往皆古人象數之餘說。而學者疑其近於曆家。方士棄不肯習。迨至近世。乃有太極先

天二圖。於易最爲深密。然非濂溪康節闡張於前。考亭朱先生尊獎於後。則二圖者安知不以疑廢。今二圖既皆顯行於時。而今談先天者。猶不如太極之盛。何也。太極以理。先天以象數。理易喩。而象數難精。前賢所以有狗馬鬼神之論也。余之少也。困習於科舉。長也阨於憂患。又生窮鄕僻邑。無所師授。亦莫能聽受其說。山陰嚴養晦以四十九圖相示。方員之象。縱橫之數。不勞執比。一一脗合。而陰陽往來。動靜消息之理。開卷可一日而盡。是其於濂溪康節考亭之學。可謂叩其藩籬。而窺其堂室矣。世念漸空。幸有餘力。可以償平生飢渴之願。當從養晦卒業焉。

老子原旨序

右老子原旨三卷。當塗南谷杜君所著。注老家多矣。亦有出於名儒大老之手。而人無傳焉。豈故略而道之耶。緣其中未能釋然於老子之學。而務牽其辭以合吾意。毋怪乎有所扞格齟齬而不能通也。儒者疑老子道德仁義與禮之說。又憂禍厭亂。自爲也過多。又謂老子非神仙。無久生不死者。以此數說橫於胸。與今之言老子家異。譬如越客楚服。澤居之人而評陸產。安從而折其衷哉。余嘗與杜君商略此事。杜君儵然而笑曰。是烏足以疑吾師乎。凡吾師之事。吾知之。若他人則何由知之。吾師歷年多。最後爲周柱下史。其著書某章指某事。某章指某事。類古史。因盡出其原旨。諸所云云。世儒窮年敝紀而不得者。一一傳其師意。縱橫出入。無所遁匿。嗚呼。世無老子之學卽已耳。必若欲崇老子之學。其書當自老子之徒自爲之。吾夫子獨壽時。門人高弟身親受業。然且未服。而難易同異之論。紛然而起。後來殘編斷簡。同門彼此

相違者。又所不算。蓋皆以爲出夫子。而卒不敢自以爲是。而又假強知老子意而註其書耶。故道相若。則能相爲知。智相及。則能和爲言。杜君黃冠師。不事假煉方藥。役使鬼神。察其意。似恥之而不言。至於談笑王侯之間。游戲榮名之外。逍遙委曲。以退爲體。以忍爲用。變化無礙。委蛇若處。是庶乎能爲老子者。若余也何足以知之。若余也何足以知之。

王伯善農書序

世人嘗譏嘲儒者無所用心爲。必不得已。寧退而躬耕野間。爲農以畢世。猶爲無所愧負。余每隘而非之。使儒者誠用。將無民不得業。而農預其數矣。安在栖栖然衹扶犂負耒。而後爲善。昔者仲尼鄙樊須。孟軻闢許行。良爲此耶。丙申歲。客宣城縣。與旌德等王君伯善。儒者也。而旌德治問之。其法。歲敎民種桑若干株。凡麻苧禾黍牟麥之類。所以蒔藝芟穫。皆授之以方。又圖畫所爲錢鎛耰耙耖諸雜用之器。使民爲之。民初曰是固吾事。且吾世爲之。安用敎。他縣爲宰者。舉揶揄之。以爲是殊不切於事。良守將賢部使知之不問。問亦不以爲能也。如是三年。伯善未去旌德。而旌德之民利賴而謳歌之。蓋伯善不獨敎之以爲農之方與器。又能不擾而安全之。使民心馴而日化之也。後六年。余以薦得官信州。伯善再調來宰永豐。永豐信近邑。余既知伯善賢。益慕其治加詳。伯善之政。孚於永豐。又加速。大抵不異居旌德時。山齋翛然。終日淸坐。不施一鞭。不動一檄。而民遵功趣令惟謹。歲時屬耆老強壯。閒能從吾言。試其具。幸而能。則大喜。出卮酒相勸獎。即不能。或怠惰不帥敎。輒蹙蹙展轉。引愧如不自容。嗚呼。眞美哉。而儒者之道所謂爲民父母。能近懷而遠悅者。有不當然乎。於是伯善自永豐囊其書曰農器圖譜。農桑通訣。示余。閱之。綱提目舉。華塞實聚。顧舊農書有南北異宜。而古今異制者。此書歷歷可以通貫。因爲序。發其大指。併附載所聞見。以信儒者之用世。皆非空言。令是書行。而長民者一以伯善爲法。雖人頌子產。邑歌豳風。可也。

禮部韻語序

余少時請益鄉先生。問記禮家言春誦。何也。曰誦詩也。曰誦詩何爲也。曰將以爲樂也。曰夏弦何也。曰古之學官。惟禮與樂。其春夏皆樂。其冬讀書。亦將以爲禮也。不特此也。其學曰辟雍。辟以明經。雍以和樂。其官有祭酒。司業。酒者。行禮之物。而業樂板也。余於時頗領悟。顧琴瑟亦不易爲。惟詩爲近樂。差可自力。由是日爲之。槩垂四十年。人情世故。何所不有。而不至於放心動性。而出於繩檢之外者。詩之力也。來江東。有鈴山虞世民。取平生所見古書之涉於禮者。叶爲韻語。欲使兒童婦女流傳成誦。熟於口耳。浹於心體。將見朝昏節朔之儀。不教而自行。父師保母之訓。無言而皆喻。甚有功於人。其教固不淺淺。而虞君之意。亦云厚矣。於是遂從之以成書。而附余所知之區區。係諸其篇端云。

齊東野語序

齊東野語者。吳興周子自名其所編書也。周子吳人。而名其書齊語。何也。周子其先本齊人也。周子之客。讀其書而疑之。曰周子之辭。謙耳。非實也。蓋昔者學廢兵起。而天下遊客悉聚於齊。臨淄稷下之徒。車雷鳴。袂雲摩。學者翛然以談相宗。雖孟子亦嘗爲齊學者也。然而能非之。今之所謂齊東之云者。非實辭也。

故莊周自齊論爲滑稽。漢高貴齊虜以口舌。如斯而已。今夫周子之書。其言覈。其事確。其詢官名。精乎其欲似郯子也。其訂輿圖。審乎其欲似晳伯宗也。其涉辭章禮樂。贍乎其欲似吳公子季札也。他如稱舉旁引曲證。如歸太山之巔。而記封丘之壇也。過矍相之圃。而觀射夫之序也。凡若是不苟然也。而豈齊東之云哉。故曰周子之謙耳。非實也。周子曰。我自實其爲齊。非也。然客爲我非齊。亦非也。我家皆大父中丞公實始自齊遷吳。及今四世。於吳爲客。先公嘗言我雖居吳。心未嘗一飯不在齊也。豈其裔孫而遂忘齊哉。而又大父侍郎公踐歷六曹。外大父參預文章之事。出入兩制。臺閣之舊章。官府之故事。汎濫淹貫。童而受之。白首未忘。失今弗圖。恐遂廢軼。古人有言。人窮則反本。若我者。今非窮乎。苟反其本。則當爲齊。故吾編吾書而係之齊。何不可乎。客曰唯唯。則次第其辭。以附於其書之末。周子名密。字公謹。

剡源集卷第八

序

潘可大孫子釋文序

始余疑孫子教吳宮美人戰陣非事實。太史公承襲所聞。括其奇載之耳。及言爲將。西破楚入郢。北威齊晉。事亦甚略。蓋古有是人。善言兵。不必其能自爲兵也。而孫子十三篇遂行於世。後之能兵者因其宗之。嗟乎。夫孫子者。豈非春秋戰國間詼詭抗拔人。世不獨能兵者耶。其書縱橫變化。深而切。博而盡。讀之使人好焉。友人潘可大蓋修詞而好焉者也。年方冠。於書無所不觀。而獨爲孫子作釋文。若干言。一日袖以過余。曰自吾爲此書。朋友始而駭焉。什四。中而疑焉。什六。卒而非且笑焉。什八矣。夫非且笑者。是誠不知。而疑焉。而駭焉者。亦納未釋然於此也。昔周之衰。學士大夫失其所承。凡能修明世教。不畔於先王者。惟仲尼之徒爲然。自餘爲游談雄辯。爲狂憤著書。最下爲刑名計數諸家。蓋人人而能言。而能文也。孫子其言兵而文者歟。夫既言而文。故能勇變古人之法。而自名其家。由漢以來。最名將如韓淮陰。趙營平。皆口傳其語。班班於策。最姦雄如曹孟德。至親爲之議。他可知矣。然而其書之要。曰兵以詐立。以利動。夫車馬資糧之輸。賞罰部伍之節。山川陰陽之宜。不待武之智而能及之也。必若以詐而立。以利而動。生人何

罪焉。後世尊其人。專徇其法。襲其實。陽諱其名。凡軒轅氏之子孫。逮于茲累千百年。爲血爲肉。臯臯然終不能自必其命。非言之文者爲之乎。於此、復以文翼之。譬若燼火之熄。而扇其炎。愈不知所終矣。然潘之意、非翼孫子者。觀其書所折衷。至稱仁人之兵。主於除天下之害。其殺之也。所以生之。諸如此類。本孫子所未講。而學孫子之家所未悉。持兵者得是說而行之。則爲湯武之舉。談兵者得是說而推之。則爲伊呂之佐。其心仁。其術慎。其於詐利也。遠矣。然則必若潘君之云。然後可以論孫子哉。故孫子雖或可廢。而此書之意不可以不傳也。君名衍翁。天台人。

大學中庸孝經諸書集解音釋序

儒者之說。其精者爲道德。而麤者爲禮樂刑政。當三代以前。雖世治有繼續。而二說未嘗一日廢於天下。書之所存者略也。周之既衰。禮樂刑政盡壞。道德茫然無所附麗。夫子不得已始與其徒共辭之於書。書辭而後世之託言者始雜然。自其徒相繼皆歿之後千有餘年。往往常有騁經學古之彥。不以世故動心。枯然自守師說於山林草澤間。宜舉一世不好之。而不變。辭藻氣染之久。而亦或爲人所採拾。道德之緒餘。禮樂刑政之髣髴。因之而不墜者什五。至于近代。濂洛之派興。於雜書之中。定著其書通於夫子者。曰子曾氏、子思氏、子孟氏。而上三代之書存者。曰孝經、中庸、大學、孟子。若論語、又孔門之高弟共爲之。尤精者也。爲之披微文。抉浮辭。使溯源者不迷其津。趨塗者不昧其岐。有功哉。濂洛之徒皆沒。說者又雜。考亭朱先生出。又取濂洛之已詳者。與其徒加明之。故孝經有刊誤。論語孟子有集註。大學中庸有章句。以迨太極西銘通書之類。凡殘編斷冊之關於義理者。畢有訓解。其徒之書。余之資雖鈍。猶得而窺之。其徒之人爲余之先。猶得而知之。顧歲月推移。風氣變化。資品之尤鈍於余者。則不及預此矣。余也白首東來。乃始獲聞番陽有雙峯饒君者。嘗學於考亭之門人。而於考亭之書。鑽研探索。纂述彙𥳑。其意猶考亭之於濂洛也。久之。是邦之儒者淩君堯輔與余遊。余又見其纂詁疏釋問答圖辨。而知其游饒君之門。而於饒君之書。又如饒君之於考亭也。嗚呼。茲非余所謂窮經學古之彥。不以世故動心。而枯然自守師說於山林草澤間者耶。堯輔歸。而於是書也益宏。其入謹。其出幸。且及於伏生申公之年。其有欲圖道德禮樂刑政之說者。不以爲君之徒而誰耶。

仇仁近詩序

景定咸淳之間。余初客杭。見能詩人不一二數。不必皆杭産也。時余雖學詩。方從事進取。每每爲人所訕薄。以爲茲技乃天之所以畀於窮退之人。使其吟謠山林。以洩其無聊。非涉世者之所得兼。余嘗隨而非之。諸君子非失職。安得爲此不祥之言。離去二十年。復來。事有不可言。諸詩人皆盡。而余恍然獨行獨止。如羈禽越鄉。而無與群。如馬行過其故櫪。裵回而悲鳴也。嗚呼。疇昔之歎。豈不以此哉。然猶未敢自斷。何世無人。何人無心。特余交際先後疏數之間。不足以得之。久之。屠君存博。白君廷玉。二君者皆聲擬志於古人。皆不棄余。而肯與之交。私心自喜。久之。因二君得仇仁近也。遂贈余錄成一巨編。叩其藏未錄者尚什佰於此。余驚其多而服其善。羨其敏而敬其密。自是寓客中抑鬱不自暢。不得與諸君晤語。則取其所

編。張之案端。行坐諷之以爲快。仁近又方力學。期樹立。以爲千百年後世計。視余區區相知於耳目間。似不足爲。既竊自喜茲編之不絕於世。而余猶及見之耳。仁近詩。余不敢託於知言。就杭人求之。比其盛時。又過之。無不及也。余年視仁近不甚相絕。而氣盡衰。業不早就。進退皆無足據。幸君之相親。庶幾諸君愈益見厚。時時得新聞以洗舊蔽。不敢望有名譽。或藉以一樂。稍稍損去晚暮孤貧之憂。即君賜大矣。若君之所願。君自得之。余無以進君也。

初寮王先生摘稿序

初寮先生左丞遺文前後集內外七十六卷。李文敏公周文忠公爲之序。所以尊奬稱美之者至矣。靖康之難。公落南且死。子孫往往散居江閩間。皆以材業通顯。而臺閣詞章議論之臣。一時收用中原舊族士大夫不諱。習公文者。以爲野陋。於是七十六卷之傳。家有其書焉。大德己亥夏。余始識公之六世孫庭槐于杭。問之。云甚矣乎吾先公之澤將微也。吾憂之。然兵燬而猶實藏其書。惟是一二父兄之不競於力。懼無以貽永者。且先公仕政宣歷兩制。登中司。嘗以直忤蔡京父子。被譏斥。陷死地。偶幸不死。而本末人不盡知。頗欲摘取奏篇制草之有所關涉者。別爲一編。以便傳覽。其間關楚越倡和之作。實與茶山曾公吉父、東萊呂公居仁、龍門陳公去非諸老。相爲鼓吹。文獻之不亡。繫此之故。因亦附載編中。子以爲何如。余惟公之言行名實。布在天下耳目。如會粲綺縠。其誰不厭飫被服。而是編所謂擬其珍而錫其華者也。遂相與贊成之。而併書所謂詮擇之意如左。是歲六月望後四日記。

方使君詩序

右紫陽方使君丁酉歲雜詩 一卷。使君初爲名進士時。表元以兒童竊從士大夫間得其文詞。誦之。沾沾然喜也。年二十六。入太學。而使君適由東諸侯藩府。歸爲國子師。始獲因緣扳敍。償平生之慕顯焉。然當是時。諸賢高談性命。其次不過馳騖於科舉場屋破碎之文。以隨時悅俗。無有肯以詩爲事者。惟夫山林之退士。江湖之羇客。乃僅或能攻。而館閣名成藝達者。亦往往以餘力及之。使君魁然其間。外兼山林江湖清切之能。內收館閣優游之望。於是一時好雌黃揣摭者。無所施其輕重。越二年。表元亦成進士。稍稍捐棄他學。縱意於詩。而兵事起矣。自是別去使君二十七年。然後得讀此卷。大篇清新散朗。天趣流洽。如晉宋間人辭語。雖甚褻。不及聲利。小篇沈鬱峻潔。如李將軍游騎遠擊。自成部伍。蓋使君好客。志氣白首不衰。而學問播聞端平以來諸老。於書無不窺。於理無不究。故能若是之有餘也。闓篇帙浩繁。承學之士疲於傳錄。惜未有好事者託之木石。以廣其傳云。

桐江詩集序

紫陽方使君。平生於詩無所不學。蓋於陶謝學其紆徐。於韓白學其條達。於黃陳學其沈鷙。而居常自說。欲慕陸放翁。豈其暮年安貧守約。忘懷出處。有偶相貌類者。而姑引之以自託耶。抑放翁雖生長東南。承接中原文獻。獨其爲詩。亦親經東萊茶山諸先生指授。遂爲是虛心傾慕如不可幾及也。此前輩風流盛德。非近時沾沾自喜之徒所可窺議。然有一事不謀而合。放翁晚起家得嚴州。爲詩幾千首。翁去而州人

愛其詩。版傳之至今。使君乘老亦守嚴。多爲詩。州人爲刻其桐江集者六十五卷。錦峯繡壑。淋漓翰墨。前後照映於百年間。良耕鬱肯表元內念生世不早。不得事放翁。而竊幸熟從其子孫遊。聞翁爲州日。江湖詩客畢扣其門。傾箱倒橐贈施之。無吝色。及解印東歸。扁舟栩然。使君去桐江屬邑耳。儻贏縢雜襲。人人見之者。不知其嘗爲二千石也。偶遇臺饒卻玉揮金貰酒讌客。終日一時雅歡。雅量略視放翁何遠。故其爲詩。笙鳴鏞應。磁動鍼合。雖不規規求與之似。而自有不容不似者。其居使之然乎。於是同遊之士來謂表元子於門牆衿佩中若知言者。盍識其云云。以爲桐江集序。

周公謹弁陽詩序

人嘗言。作詩惟宜老與窮。彼老也窮也。事之嘗其心者多矣。故其詩工。人孰不願其詩工。而甚無樂乎老與窮。則夫詩之必至此而工者。人之見之宜相弔以悲。而顧好之何哉。曰天固以是慰之也。天以是慰之。則凡人之得工於詩者。命也。非其性能也。詩之工。非其性能。而有挾之者。是挾命歟。曰是亦人也。人少而好之。老斯工矣。其窮也、亦好之。而詩始工也。其不好者。雖老且窮、猶不工也。人之好工其詩。且好老與窮歟。余亦好老與窮者也。然亦適遭之也。若吾周公謹父之於詩。謂有遭非歟。公謹少年。詩流麗鍾情。春融雪蕩。翹然稱其材大夫也。壯年典實明贍。覩之如陳周庭魯廟遺器。蔚蔚然稱其博雅多識君子也。晚年展轉荊棘霜露之間。感慨激發。抑鬱悲壯。每一篇出。令人百憂生焉。又烏烏然稱其爲纍臣羈客也。公盛年藏書萬卷。居饒館榭。游足僚友。其所居弁陽。在吳興山水清峭。遇好風佳時。載酒殽。浮扁舟。窮旦夕賦詠於其間。就使失祿不仕。浮沈閒時。但如蘇子美沈睿達輩。亦有足樂者。今皆無之。雖其弁陽、且不得居。頹顏皤鬢。離鄉索立。而歌欷歔如此。而人方美其詩工。不知於公謹何如哉。雖然。公謹非此。愈無以適其心手。丙戌春道杭。遇之。氣貌充然不衰。類有道術者。此又非後生俗子之所可知也。詩凡若干首。猶保之弁陽。示不忘土風云。

張仲實文編序

詩者。文之事。余嘗怪世之能詩家。常謙謙自託於不敢言文。而號工文者。亦讓詩不爲。曰道固不得兼也。噫嘻。是何異於言醫者曰吾嘗爲小兒醫婦人醫。而不通乎他。言兵者曰吾能車而不能徒。吾能謀國而不能謀闕。豈理也哉。西秦張仲實。余誦其詩久矣。信乎其傑然者也。交之二十年。而始見其文。其敍事、如諸葛公起草廬談鼎足形勢。某當如是如是。而無闕辭、無剩語也。其析理、如吳公子札過魯觀歷代之樂。因其所起而知其所止也。其立教、如嚴君平依卜筮、勸人父慈子孝。而各喻善也。旨哉旨哉。然仲實終不自眩鬻其疊峽巨編。雲蒸錦組。山翔濤湧。而皆緣於人情時務。若迫之而答。不得已而發。此其器量。又有進於文者耶。抑猶欲姑出入於謙謙自託者耶。仲實生世家。能力貧勤學。爲進士。能早不累於科舉。縱交博覽。意氣超卓。而年少余十許歲。其材名何假余言而著。獨感於所見。爲敍大略云。

趙君理遺文序

吾鄉五桂堂趙氏以文翰科目起家。兄弟皆爲名大夫。余晚不及識。而識其後人澧陽使君之孫。曰君理。

與余交最相厚也。君理雖生世家。貧與余同。其處貧之策亦與余同。鋤園授徒。取贏筋骸。以充饘粥。如是積十數年。家稍康。始有意遠遊。以廣其成名。嘗客崇德州理侯家。衣冠鉅紳之士爭附之。不二年。以病歸里中。輒死。初君理與余遊。雅獨好書。見奇書。傾囊倒橐收買。不吝惜。晝閱夜誦。務欲蒐攬玩味。而爲詞章。舉筆沈直發綜。有元和嘉祐之風。詩騷賦尤敏贍。應接如響。然骨相清峭。天台舒景高在黃甘。余攜見之。景高私余。問曾識歐陽公二蘇公畫象乎。余應曰識。則問君理何如。余時以爲景高好謾言。斯人正不須若是。嗚呼。庸詎知其不祥之卜遂誠然乎。天之多與人以才。常少與之福。故自古名能文人。十有八九窮困坎坷。廬陵公雖富貴。比於同時兩府諸公。絕爲未遇。二蘇顛頓有不可言。至其門第非不奇崛秀偉。誰復如意。獨身後聲名赫赫。能千古令人歎仰。此福固將安用。君理死十年。其弟幼宣爲之收拾遺稿。託余爲序引。余知君理早。凡所譔述。多爲鑒史。而惜宜求之未盡。今之奉化。於古爲鄞。今之鄞。古乃爲鄮。君理嘗爲古鄮志。大佳。亦不在卷中。宜使廣詢之。

陳無逸詩序

余年二十四五時。識龍泉陳公于杭。自是展轉離合八九年。得間。無不以文字相聞。然未嘗說詩。龍泉公居湖。晚年歸湖。既歿。而余始識湖之秀民奇士能詩者數人。數人詩皆清嚴有法度。竊怪之。蓋雖科舉學癈。人人得縱意無所累。然未嘗頓悟至此。久之。識公之諸孫無逸。始聞得龍泉詩讀之。然後乃知湖人之於公。良有所受。而公平生雅善爲詩。中經憂患。寄託益廣。但不喜翫誇於人。而獨家庭里閈子弟時時竊聞之耳。最後戊戌歲。與無逸同客杭。始又得讀無逸詩。無逸之詩。視其祖。天閑之駒。朝生而知步。玉田之禾。晚稑而同熟也。視其鄉人。冰霰火布。起塵煤。脫垢壒。淡然而潔也。於是絕慕與無逸遊。而無逸以家世故。猶若未棄予者。或攜手秋郊行吟。或抵足夜榻卧誦。或杯觴探繹。或硯席點摘。歡諧怨懟。舒適困促。一一共發之於詩。余年衰學放。任心而成。遇手而得。閑蕪雜揉。瘡疣焉。有一時欣快出之。而徐即增赧自悔。無逸盤旋營度。一字不圓不脫口。嘗笑問何苦乃爾。無逸亦笑曰。吾自吾苦也。吾苦何容外人知之。余退而味其言。眞陳氏詩種也。至是。歲晏將別。忽傾橐出數十百篇示余。求余評。余惟區區之言必不足以重無逸。而交情世好實深。相知有如所陳者。乃爲登載梗概其篇端云。

李時可詩序

余自五歲受詩家庭。於是四十有三年矣。於詩之時事憂樂險易老穉疾徐之變。不可謂不知其概。然而不能言也。夫不能言。而何以爲知詩。然惟知詩者爲不能言也。今夫人食之於可口。居之於佚。服之於煖。而遊之於適。誰不知美之。問其美之所以然。則不得而言之。昔嘗有二人射。其一百發百中。若矢生於手。而侯生於目。其一時而中焉。時而中者每中輒言。百發百中者未嘗言也。指百發百中者問之。其人啞然而笑曰。吾初不知吾射之至此也。問可學乎。曰可學。而不可言。學之法。固問之。曰日射而已矣。夫學詩亦猶是也。故余平生作詩最多。而未嘗言於人。亦不求人之言。今年辛卯春。余來吳。吳士李鳴鳳、字時可、以其詩示余。余以斯說告之。時可曰。雖然。必強爲我一言。蓋時可之於詩。勤類余。居家窮類余。窮而不廢業

類余往年吳中熱時可攜書就食諸公間東家饘粥西家發釀妻孥終歲充然無不悅之色而今此樂何可復得時可閒闊憔悴猶日爲詩自娛爲詩必擬古自近古名能詩人陶謝以來之作規摹略盡故下筆輒無今人近語時可之於詩其視余殆可謂莫逆於心者耶嗟乎時可休矣今與時可別更五年、三年相逢於江湖之上樽酒班荊握手道舊當亦慨然於吾言之非誣矣時可識之

胡天放詩序

嚴於浙中爲佳州奇山帷攢清流綠飛世之騷人稱之有錦峯繡嶺之目迨至於淳安則佳益甚山叢而益奇川疎而益清異時余嘗識其間知名者數公衣冠笑談楚楚然稱其山川者乎然當是時諸公之文章方期於用世無有肯刳心凋形沈埋窮伏而爲詩者山川雖佳其煙雲魚鳥朝夕冥趣不過散棄爲漁人樵客之娛而已兵戈以來游宦事息乃始稍稍與之相接而前時諸公吁謨典策之具亦且倚閣無用呻吟憔悴無聊而詩生焉去年春識胡天放天放者、淳安諸公中之一人也讀其詩獨無呻吟憔悴無聊之聲焉余疑而詢之蓋夫天放生二千石之家而甘簞瓢之操懷四方萬里之志而存丘壑之好自其童年厭薄世祿陳擯舉子己就爲詩今之所編稿欲十易於乎美哉乎余於天放交游視淳安諸公爲晚古人有言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余於天放獨安得而無言乎天放名僑

張君信詩序

人之於藝苟非其攻而好之者則不能精余少時多好好仙好俠好醫藥卜筮以至方技博弈蹴踘擊刺戲弄之類幾無所不好翰墨几案間事固不言而知也然皆不精惟於攻詩最久而異時以科舉取士余嘗治詞賦其法難精一精詞賦則力不能及他學在杭州見異方之精詞賦者莫如閩士閩士中有尤精者焉當是時張君信閩士中尤精詞賦之一人也余既早成進士去益爲詩君信雖精詞賦遇大進取輒不利然亦數數爲詩嘗以贄、見其鄉先生陳性善學士陳學士戲曰子欲持是上春官乎君信慚之棄其詩復專攻詞賦而科舉廢矣於是君信若慍若狂始放意爲詩不復如前卻行顧忌辛卯春余來吳君信盡出其所作累百篇相示酒酣氣張音吐淸暢余爲擊節從容停奮歎永惟呼適哉雖然余於君信皆漸老矣余自追念少年血氣盛強時所好諸藝皆爲無益幸而不精雖精於詩亦復何用曾不如醫藥卜筮方技猶可以自給蹴踘博弈之流、猶爲人所愛幸東方生數匿楯卽之不爲優庸太史公著節士而皆貨殖非空言也君信此事姑止開新年移家湖上爲我種魚千數頭栅雞圈豕令敎養可作百十日具醞秫釀美酒數石余以深冬訪子爲子屢醉不一從來二曹父子淵明太白精於詩者無一詩不及酒余二人亦可緣此縱言乎君信名苹

張仲實詩序

異時搢紳先生無所事詩見有攢眉擁鼻而吟者輒靳之曰是唐聲也是不足爲吾學也吾學大出之可以詠歌唐虞小出之不失爲孔氏之徒、而何用是嗚嗚爲哉其爲唐詩者汩然無所與於世則已耳吾不屑往與之議也證改舉廢詩事漸出而昔之所靳者、驟而精焉則不能因亦浸爲之爲之異於唐則又曰、

是終唐聲不足爲吾詩也吾詩懼不違於古不懼不違於唐其爲唐詩者方起而抗曰古固在我而君安得古於是性情理義之具譁爲訟媒而人始駭矣杭於東南爲詩國之二說者余狎聞焉蓋嘗私評之時自盛古至於唐不知幾變每變愈下而唐人者、變之稍差者也今人服食寢處之物玩適之器不暇及古雖古、不能信其必古但得唐人遺緣斷楮廢材敗鐵數百千年間物卽古之疑其攻能精絕亦嘖嘖歎羨以爲不可及至於爲詩去唐遠甚然談及之則不以爲古誠古不止此抑充其類焉姑無深誅唐乎張仲實循忠烈王諸孫在杭友中年最妙而詩尙最力强志多學嘗與廬陵劉公會孟往復是能爲唐而不爲唐者也故吾概舉諸人所疑於古者告之亦以堅仲實之學云

白廷玉詩序

日余得白廷玉姓字於周義烏往還書中其賦銅浮漚一篇尤淸馴可念自是欲識廷玉逢人輒問之而廷玉授書北關數里外栖栖然窮書生耳時節一入城不能與故人從容立談而去則余無自而接廷玉焉一日儼發博之衣忽來顧余逆旅中辭傾意酣慨然有古人班荊之喜、傾蓋之誠又出其自寫詩數十百篇贈余以其有以自重也愈益念之昔者杭爲行都士非欲售其業者不至杭杭雖非干世之業而自山林攻詩者一涉足於杭而遷焉若杭人之所自爲詩則遷愈甚何也累於知也今夫士大夫之居游於杭者皆無前時之心而余之得廷玉與廷玉之得於余豈不亦有可言者哉廷玉詩甚似渡江陳去非而嘗諒言去非又特好記覽每一篇必欲令注波於六經之淵拔條於百氏之畹誠放此不止余何云以得廷玉哉

陳季淵詩序

昔年嘗爲人賦海東青詩有曾此詩經研雲公題絕似難復措手也併舉全章云云余記之不能忘來江東夾谷子括都事以使杭經過席間及前詩始知爲畸亭陳季淵所作季淵京兆人與遺完裕之同輩邁完盛推下之他詩文極多海靑詩、研雲外尙餘七章皆淸豪可諷既而子括去歸杭將倡率朋友之知畸亭者盡刻其所藏以傳會郡守朱侯適同其語忻然屬意以爲不須他人遂下諸學官爲之彙敍釐正登載版本凡得古賦一、古詩六、律詩九十四、絕句七、樂府三自古文人才士能以著述名字聞於後世要自有不可泯滅然亦豈無不幸而不自傳者如杜子美稱薛華長句至與李太白相埒而華無一語行世計當時留連顚倒淋漓揮寫歌闌興盡不自收拾而諸公雖相賞愛或者不免脫落散失故爲是可惜耳然則是編之傳不但後生可以想見中原文獻之美如夾谷君之尙友朱侯之好事皆不易易得也

剡源集卷第九

序

湯子文詩序

丹陽湯子文宦余州時。余方爲民萬山中。勢不得相往來。而子文數數以詩見交。余重謝其意。而心賢之。闊絕十五年。以爲子文去而翺翔江湖之上。當已執士大夫之珪。乘客卿之車。而開通侯之封久矣。辛卯孟春。忽邂逅于錢塘逆旅。握手問寒暄竟。復出詩若干篇相示。曰。自去子州。所辛苦極力而得者。纔此耳。余讀而味之。則子文詩肆麗清邃。乃一如丘園書生、山林處士之作。搜羅蟲魚。抉摘煙霞。幾相忘於前日之爲者。嗟乎。子文何以若是然乎。富貴不足道。然得而處之。亦良不易。使子文十五年之間。幸能如衆人。有所成就。不過亦如衆人徒勞而已。何苦勞於詩耶。此事勿論。論切於詩者。余自學詩來。見作詩人諱寒語。兼不喜用書。云二者能累詩。是矣。然古詩人作寒語。無如淵明。最多用書。無如太白、子美。而三人詩傳至今。不見累之也。今吾子文詩二禁俱廢。尤有爽然於余心者哉。子文所居丹陽古詩圍。今交游風流可稱者有誰。其江山高秀。余平生雅愛游處也。旦夕從子文歸而求之。詩在是矣。子文名炳龍。

陳晦父詩序

世多言唐人能攻詩。豈惟唐人。自劉項二曹父子起兵間。卽皆能之。無間文士。至唐人乃設此以備科目。人不能詩。自無以行其名。故不得不攻耳。近世汴梁、江浙諸公。既不以名取人。詩事幾廢。人不攻詩。不害爲通儒。余猶記與陳晦父昆弟爲兒童時。持筆橐出里門。所見名卿大夫。十有八九於出場屋科擧。其得之之道。非明經則詞賦。固無有以詩進者。間有一二以詩進。謂之雜流。人不齒錄。惟天台閬風舒東野及余數人。輩而成進士早。得以閒暇習之。然亦自以不切之務。每遇情思感動。吟哦成章。卽私藏篋笥。不敢以傳諸人。譬之方士燒丹鍊氣。單門秘訣。雖甚珍惜。往往非人間所通愛。久之科擧屋之弊俱革。詩始大出。而東野輩憔悴老死盡矣。余亦鬢髮種種。晦父在當時年最少。且復五十餘。作詩方工。大問將邁其成。使之行名以過於世乎。晦父詩凡若干卷。嚮昔已經閬風翁稱道者。余不復舉。舉自括蒼以來。縝而通。清而有餘妍。編諸唐人。庶幾升堂而入其室者也。大德丙午孟冬二日敘。

洪潛甫詩序

始時汴梁諸公言詩。絕無唐風。其博贍者、謂之義山。豁達者、謂之樂天而已矣。宣城梅聖俞出。一變而爲沖淡。沖淡之至者可唐。而天下之詩於是非聖俞不爲。然及其久也。人知爲聖俞而不知爲唐。豫章黃魯直出。又一變而爲雄厚。雄厚之至者尤可唐。而天下之詩於是非魯直不發。然及其久也。人又知爲魯直而不知爲唐。非聖俞魯直之不使人爲唐也。安於聖俞魯直而不自暇爲唐也。邇來百年間。聖俞魯直之學皆厭。永嘉葉正則倡四靈之目。一變而爲清圓。清圓之至者亦可唐。而凡枵中捷口之徒。皆能託於四靈。而益不暇爲唐。唐且不暇爲。尚安得古。余自有知識以來。日夜以此自愧。見同學詩人。亦頗同愧之。顧自齒搖。無所成就。來上饒。得新安洪焱祖潛父。潛父詩優游雋永處。不減宣城。洗著俊蓄。往往豫章社中語。視永嘉雕琢。俯手而徐就之耳。爲之驚喜贊歎。恨相得晚。而潛父之年。非余所及。謙躬強志。於書方無所不觀。於理方無所不究。誠若此。其升階而趨唐。入室而語古。不患不自得之。余憊矣。不能從也。大德八年九月朔日。

許長卿詩序

酸鹹甘苦之食。各不勝其味也。而善庖者調之。能使之無味。溫涼平烈之於藥。各不勝其性也。而善醫者製之。能使之無性。風雲月露、蟲魚草木。以至人情世故之託於諸物。各不勝其爲迹也。而善詩者用之。能使之無迹。是三者所爲。其事不同。而同於爲之之妙。何者。無味之味、食始珍。無性之性、藥始勻。無迹之迹、詩始神也。余自垂髫學詩。以至皓首。其間涉歷榮枯得喪之變。是不一節。詩之難易精麤深淺。亦不一致。雖不敢自謂已有所就。然不可謂之不勤其事也。方其勤之之初。顰呻蹙縮。經營轉折。幾亦自厭其勞苦。及爲之之久。積之之熟。則又皤然資之以爲樂。戊戌之冬。過錢塘瑞石山許長卿於逆旅中。與之商論及此。長卿曰。夫我則亦然。蓋長卿生於二千石之家。嘗通金馬門之籍。從下士之列。而游東諸侯之幕府。最後遂爲文相國知。用志既不展。則幅巾布衣。浮沈民伍。故其詩徘徊窮蹙。情鍾意勮。如高漸離李龜年之過都歷國。驚欣而悽愴也。嗚嗚慷慨。神張氣旺。如唐衢莊舄之懷人思土。若不顧居而中不能什也。登山

臨水，留連暢洽，如宋玉司馬相如之感遇，而有所適也。掩門卻軌，呻吟沈著，如屈原馮衍之獨行無與，而莫之悔也。嗚呼，茲非余心之所同然者耶。茲非人情世故之所託於無迹之迹者耶。雖然，長卿之齒在余後，而才氣在余先，非泊然無用於世者，不得以余為比。無室家，極力孝養其母，扁舟往來吳松震澤間，鱸翔冰蟹。見之使人毛髮清竦，且夕幸西游，或當就而問之，此中多車馬塵，非論詩所也。

李元凱詩序

括蒼諸老先生之賢而文者，余猶及識長山葉公，其稍後則梁君子奇，又稍後則華南伯、胡國器，與余相莫逆者也。當是時，括蒼衣冠名宦蔚起，為執政侍從諫諍官者六七輩不止，浙河東西僑寓寄客，依之成聚。然至於談鄉曲學問淵源本末，則諸公歉然各有所避讓。每私居盛集，長山翁幅巾雅服專席中坐，南伯、國器之徒，攝齊摯繭，執簡受卯，如師弟子。惟子奇以嫌在遠，不得至會所，觀其一時會合風致，浮沈雅俗，餐吐華實，真如建安鄴下元和鄜城之適，而今想像何可復得。庚子春，有李元凱舜臣過余吳山坊中，蓬蒿風雨之舍，詢其年，與余同甲子也。問其業，與余同詞賦也。問其居，括蒼。問其族，其父兄，疇昔與余同業於長山翁之席者也。於是元凱老而好詩，呻吟嗚嗚，心愈勤而身愈窮，又不得寧其居而遊，其事種種有與余相類者，及為詩之淒折悲歎，炎涼之感，盛衰興替之變，疾徐繁簡古近之發，開懷抵掌，顛倒傾盡，亦往往與余合。嗟乎，元凱乎，夫身既已老而窮，而方好詩以遊，遊將何之，而詩復將為何用，顧為詩亦窮，不為之亦窮，吾人姑毋尤詩，惟遊當少止。元凱歸山中，疏少微清冷之風，以為絲笙，醲石林沆瀣之泉，以為醪漿，委蛇行吟，徜徉醉歌，詩不少康乎。為我問訊長山翁子奇南伯國器之徒之子若孫，其亦有可與元凱同遊者乎。

董叔輝詩序

吾奉化前百數十年時，地理去行都邇，士大夫安於澼處，無功名進趨之心，言若不能出諸其口，氣若不欲加諸其人，閉門讀書，以遠過咎，耕田節用，以奉公上，雖無當塗赫赫之名，而躬行之實為有餘矣。渡江以來，鄉老之書天官之選，信宿可以驛致，加以中原僑儒裹書而來，卜鄰而居，朋儔薰蒸，客主浸灌，編戶由明經取名第者十有八九，可謂詩書文物之盛，而過飾之器必濫其素，倍華之木易腠其根，於是平時恂恂自重之夫，濯纓鼓篋為時所興，居有喧謠諷歎，行有通名投附，聲華氣習，豈不愈偉，求其復為前日惘朴默訥之俗，何可得也。董君叔輝之族，為硯溪寺下覃頭三院，當其盛時，儒衣乘軒飛蓋者，幾累百年，然諸老大抵專以躬行明經為本，故雖門戶俱相顓頏，鄉閭乃最稱獨為長者，至於詞章學問，淹注發泄，無所不具，而不肯琢刻鏤繪而為歌詩，謂之江湖技擾，恥而笑之。以余所聞，惟叔輝之遠祖耐叟參軍有集藏于家，其詩近樂天，近世靜笑翁方嚴簡重，不輕語，語出必該涉名教，其詩近康節，少允鄉貢公每見人，即說張武子姜堯章作詩家法，而不作詩，即今文獻淒涼，前後行輩，荒落殆盡，而叔輝孤承大宗遠紹隆業，窮居教學之隙，大肆其力於詩，詩之成家無一不學，而尤酷好余作，見輒稱獎，余投老空山，單行無徒，亦喜叔輝時時佐之值，一篇成，相與倚桐藥為歌，而折竹枝扣牛角，和酬以為樂，及是以嘐嘐編示余

求評，余評不評，於嘐嘐編未能輕重抑揚之，成非一味，叔輝之詩，其醞釀之積，採擷之勞，非一朝一夕矣。遲其熟而嚼之，其甘苦辛酸之變，亦已畔且悉矣，故余惓惓先之以諸老躬行明經之本，若食之祭先炊、飲之祭先酒然，不亦可乎。

趙生詩序

往歲余遊金峨山中，值天大雪，上下罔澗一色，急投寺門，回顧已無行蹤，寺僧款余，附火坐定，問案間何書，乃張武子詩一巨編，因取諷之，窮昏晝不厭，僧見余嗜之甚，云有能詩趙翁，雖去此可三十里許，甚恨無暑刻從容機便，不得相接款也。逮晴，上大梅山訪保福護聖，趙翁在焉，蓋余里閈前輩，出所謂秋汀詩，詩中交遊名字，往往有白玉蟾紫庭諸公，亦及與張武子父子甥舅間相決，余心異之。夫白玉蟾以仙，紫庭以俠，張武子以文，今人談此三人，令人倘倘然有宇宙外意，而翁周旋其間，良可人哉。遊大梅山歸後，翁死，翁之子景嵩今又能以詩示余，余晚學不能知詩，而知世間如白玉蟾紫庭張武子諸公必尚有畫往遊而求其人乎。

國南仲詩後序

往時國溫州使君官錢塘，余方弱冠，習熟遊其門，值衣冠盛集，鄉人自寧海至，無慮累十數人，人以為詞宗賦伯，談辯縱橫，無所避，獨胡俊甫舒東野在坐，則衆客停喙，聽其談嘲以為笑，然二公多說詩，當其時，自二公外，諸君皆薄詩不為，使君居席端兩容之，余開起遮使君，挑二公欲私有所問，輒搖手不肯答語，然余心知其不必語也。俊甫窮布衣，得一官歸，死，使君歸自溫州，亦即棄我去，獨東野老壽，巋然高臥閭風香巖上三十年，浙河以東學詩者朝暮至，余以貧賤逐食，時時得一相過從，聞去歲又亦棄我去矣，嗟乎，余之悴悴乎其處於世，豈曰不遇，而今若是乎。於是零丁仲懷，神消氣懾，若孤行無鄰，若中渡奪楫，有儒學子囊詩一編，邐迤錢塘客舍，叩之，其居寧海，其氏國，其字南仲，其名偕，蓋使君季子，而余故人也。發其編，閱所為序，東野公也，問嘗識俊甫否，曰吾鄰，且父友也。逆而計其言，嘗余在使君傍問詩二公時，君垂髫跟躡知狀也。余為喜慰甚，喜以幸使君之有子，慰以私其孤窮而將振其頹也。然君方欲余評詩，君詩本有家法，又經鄉先生二公爐鞴，風姿格力，已超脫凡近，至於年加境變，則識當自長，此非他人可預，雖使君與二公之初亦不以語余也，然則是行也，君歸而行吟坐嘯於南岡北澗之間，翛然而驚矣。

長汀和漁歌序

長汀和漁歌者，州判官吳公照載之所作也。奉化之為州，其右連南明，跨沃洲，陰巖囷盤，崇嶺巑積，行人經從，值天凍冥，非籌明挾擧，不可以縱適，其左逢萊瀚海，盲風駭浪，舂翻吞嚙，晝夜變態，雖好遊之客，亦不得安意而處。惟州之背脽，通塗坦郊，平達於北，渡不五十里而清溪貫之，紆徐縈迴，水行者以舟程折計，凡七十二汀，近州之汀稍長，謂之長汀，汀人多漁，每風休月淨時，縱篷小艇，往來如織，忽窈窕闘漁歌聲，與嘔櫓相交，意像森悄，非復人境。汀中父老又相傳唐時有葉法師修真結壇汀津，而白龍嘗來聽法，又慫僧持布袋行丐市井，一日因裸浴汀潭，而人見其背上有眼，驚怪禮拜，稱為古佛，雖非學之必有要

其山川元氣噴薄隱見，自應為仙真神佛之所棲託。熙載之從事於是州，長官之賢者禮而儀之，專者節而安之，吏民之能者親而學之，不能者柔而勸之，故居其職少勞而多暇，獨喜為詩，詩成名之曰和漁歌。歌不能為漁作，而作之趣與漁合，又實常以公檄過從漁汀，諳其風俗嗜好音節態度，出語輒能道漁意。汀漁安公之政，樂公之為人，見公之來，喜動眉睫，往往詩方脫編，而汀漁已傳相成誦。自下車至解印，通作若干篇，清純纖美，如其性行，一一可繕錄。昔元次山有浯溪詩，劉禹錫有湖南竹枝歌，近世名賢宦跡所歷，惠愛不可忘者，皆諸其篇章，長汀之歌，其為吾州琬刻之鎮、筌鐘之編乎。至大改元之季春既望敍。

朱伊叟詩序

往時吾州堯礅劉良佐有詩名，其詩多山林田野之思，江湖交游相為引重者，吳郡范至能、山陰陸務觀，其尤也。於時浙中諸老林立，寄公僑客自中原避兵來者泉集，而吾州尤為淵藪，衣冠談笑，朝暮翕合，若堯礅之徒，雖鶉衣芒屩，塵垢滿面，徒行於市井之間，人豈有斬斬者哉。自余為兒童，猶及見父兄行年三四十不遇，則去而挾詩以遊，或藏重卓廬中，莫不皆有王公之高、千駟之貴。嗟乎，古先賢達不及識士窮如此，豈不亦可以浩然無憾於世乎。戊戌己亥歲，余與鄉友朱伊叟相遇于錢塘逆旅，白髮蒼鬢，皆老矣，皆窮，皆能以文字自樂，而伊叟示余手抄詩一編，讀之，藻豔律熟，於堯礅時時過之，無不及也。顧江湖交遊不得范陸有位貌者以為之名，雖相知如余輩，瞎瞎何足為伊叟損益，因相為扼腕太息，而伊叟一不以為意，惟殷勤欲知吾詩可不可何如耳，是其中愈非俗子所不窺測，遂留其編篋衍，而書私情之感慨者，以復伊叟云。

劉仲寬詩序

余少時喜學詩，每見山林江湖中有能者，則以問之，其法人人不同。有一老生云，子欲學詩乎，則先學游，游成，詩當自異。於時方在父兄旁，游何可得，但時時取陸放翁入蜀記、范至能吳船錄之類，張諸坐間，想像上下，計其往來，何止日行數千萬里之為快。已而得應科目，出交接天下士大夫，諳其鄉土風俗。已而得官學江淮間，航浮淇流，車走羲坂，風馳雨奔，往往經見古今戰爭興廢處所，雖未能盡平生之大觀，要自胸中蕩蕩然無復前時意態矣。身又展轉更涉世故，一時同學詩人，眼前略無在者，後生輩因復推余能詩，余故不自知其何如也。然有來從余問詩，余因不敢勸之以游，及徐而致其詩，大抵其人之未游者，不如已遊者之暢，遊之狹者，不如遊之廣者之肆也。嗚呼，信有是哉。番陽劉仲寬自其鄉裒詩數十百篇東來，不肯妄以示人，而專求一言於余。余讀之終帙，其適聲而鏃飭者，升許丹陽之堂，其頓挫而悠揚者，靡黃豫章之壘，訊其所以然，非過從經歷、足之所及、目之所獲，則一一語不以營于心而諷諸口。今觀卷中山川草木雲煙蟲鳥，皆有余往年經行蹤跡，無遺落者，仲寬蓋似與余不同謀而同法也。抑仲寬年方盛，仕方開，材良氣銳，遊恐不止於此，方當裹糧裁箋，與中原燕趙梁宋齊魯諸名儒弦歌二南之風、笙鏞九成之音，其次尚當頌碧雞，賦洪都，歌于豳，于以發揚太平製作之美。如此則游益廣，詩益肆，而非余衰窮拙陋者之所可知已。

方端叟詩序

余於吳興方端叟，以詩交三十年矣。其初見在錢塘吳山下，于時年方盛壯，意氣疎爽，詩如杜牧之落魄放遊，不顧人世拘檢，但欲自快胸臆耳。再見在秦淮宦舍，詩如曹景宗得一州，雖左右顧盼自如，而終不如漁獵山澤間之為樂。三見在山陰逆旅，值流移初定，相顧歎嗟唶悵，詩如張中郎海外遠歸，神氣自完，而容澤故少。四見當大德庚子之春，乃幸復在錢塘吳山下，余既以飢窮裹書授徒而活，忽忽何暇作詩，間作詩，不過如李龜年白頭感慨悲歌，對人羞澀，人亦無與聽者，此余自敍平生血氣盛衰之大略也。嘗舉以語端叟，端叟曰，夫我則不然，吾自喜為詩以來，遊江漢淮鄂甚久，江淮漢鄂間諸將吾識之幾盡，異時談封侯富貴之事，如取諸其寄，然而今歸來窮山深谷中，風露之與棲，草樹之與鄰，禽魚兔鹿之與羣，外之榮枯喧寂之役，內之悲歡強弱之變，是不一態，而吾詩未嘗一日而廢，吾所以出吾詩者，亦未嘗一日而異也，子何以者是紛紛然乎。余聆其言慚焉。既而端叟示余一巨帙，通若干首，徵余序，余讀之，信乎能充其言者也。端叟居越諸暨，諸暨之方與桐廬近，學詩者大抵祖元英先生，元英詩既高，晚年更以節著，端叟今年七十餘，出處清癯，余知其為元英子孫不辱矣，宜乎能充其言哉。

吳僧崇古師詩序

入之能以翰墨辭藝行名于當時者，未嘗不成於艱窮，而敗於逸樂。何者，材、物也。詩人之材，其於翰墨辭藝，勤之尤近而切者也。彼其鬱度於心思，綿歷於耳目，諷詠於口吻，辛苦鍛鍊，百折而後以其成言哉。決而出之，而詩傳焉，其得之也勤，其發之也精，使有一毫昏憒眩惑之氣干之，則百骸九竅將皆不為吾用，而何清言之有乎。今夫世俗聲色富貴豢養之物，固昏憊眩惑之所由出也。吳僧崇古師生

華亭錢氏世家，當錢氏全盛時，余婦舍與之相邇，屢過之，軒綏填門，騶阿塞途，歲時節朔休沐，子弟褻衣靚飾，嬉行庭巷，略與四姓五侯家貲游何異。崇古師娟娟然在雁行中，不知其何以能別異於人也。崗日加勢日專，事日殊，崇古師之所變，吳人也，所見所聞，吳事也，計其心，雖欲不為吳不可得。闊絕二十年，余再來錢塘張湖間，壯年歌游處所，一一無復故物，獨煙林水鳥相顧徘徊太息，頗欲捐棄生理，訪祗季也，燒天隨生之遺蹟而隱焉。有緇袍而雍者，袖詩一篇覗余，閱之，清剛而不枯，抑怨而有章，詮其刺，崇古師也，訊其族，華亭錢氏也。嗚呼，使崇古師猶有其家，富貴、豪華豢養之具所以昏憊眩惑入者，去之不盡，不苦其心，不動搖其肌體，豈暇若是專於詩耶。蓋天扶其疾，而納之以清能鑑識，此可以為崇古師賀，而不可以為弔也。且又聞時貴權祖先者，既皆歸于灰飛絕滅，而錢氏子孫乃今猶以詩著，不又重可幸歟。崇古師勉之。大德戊戌歲仲冬日南至，前進士剡源戴表元序。

圓至師詩文集序

圓至師詩文一卷。師諱圓至，字天隱，江西高安姚氏子，父兄宗黨俱以進士科目起家，獨喜為僧。江上兵事起，即去依袁州仰山雪巖欽禪師。至元中自淮入浙，依承天覺庵真禪師、天童月波明禪師、育王橫川載禪師。二十七年復歸廬山。越四年，建昌能仁虛席，郡牧趙侯移文請居之，二年竟棄歸廬山，卒於大德

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以上皆吳僧行魁師所記。圓至師在天童育王時。余適授徒鄮郭。屢相遇於親友袁氏舍。每見。但好弈棋。勞形苦心。拈子移時。喃喃不卽下。骨貌衰羸。不喜飲啖。一語不肯爲人說詩文。性似厭斯。然退而出其所作。詩馴削。殆以理勝。魁師又言。在承天時。亦留磧砂三年。磧砂魁師所居。有賢遊從。佳館穀。留之甚安。既不得已居廬山。愈多病。魁師嘗南泛長江。間其安否。今死。又懼遺稿散墜。爲掇拾刊木磧砂以傳。其氣義可謂能始終。而天隱爲少愆矣。師可傳不但詩文。今世言禪者亦多推天隱。又咸號鶚溪牧潛云。

魁師詩序

藝之於人。有好之而不厭者。以其樂也。苟所樂之在此。他雖有可樂者。不好之矣。千金之家。終日吹彈棊蹋。而窮閻窶夫。皇然塵鐲酒削雕鍛。利贏餘以給妻子。此二途。所爲樂不同。而樂於所自養者同。故當其疲精神。窮昏晝。忘飢渴而爲之。雖使師襄放叟。歌周南誦離騷於其側。有不能暇聽。何者。所樂不存焉。故也。浮屠氏之枯寂淡泊。草衣而木食。趺居而野游。無富貴繁華之美於其心。無貧賤急迫之勞於其體。其於人世一切之累。舉不可以相及。而詩之爲藝出於人之精能慮覺。勞不攖形。清不膠物。又非若吹彈棊蹋之鄙褻而難成。塵鐲酒削雕鍛之喧煩而爲美也。則樂而好之。是固其職。余之少時。往來西湖三竺間。見其徒能此者不一。令人愛悅甚。時雖未能學詩。學之固未能精。因亦以爲彼山林世外人適當然耳。一來省事屏居。同時先輩士大夫翁忽向盡。始好爲人說詩以爲樂。尤喜與山林無世累者游。而所見聞一

不如昔。戊己亥歲。有魁師自吳中來。屢相接。前後稱詩。貺余累十百篇。指斥傾盡。寄意沈著。頌其詩。繁者鏘鏘音。簡者涵淳風。究而訊其能。奔駒縱鶻。搴拔俊發。飛丹幻寶。閃爍迅發。蓋於余少時所愛悅。有過之無不及也。嗟乎。師之詩至此。信其所自養。與好而樂之者。異於人耶。將視他人以爲異。而在師能之。則固適然耶。聞師所居吳中。有良父兄別業。藏書致客。規模風指。凡皆出人意表。師所以能縱游博交。耳目肺腑豁無滯者。亦有以成之而然也。余家大處士。晚年、吳中好事者經理佳山林館留之。迤邐遂居吳中。余窮困。何由就師結詩社乎。

瑜上人刪詩序

人之於言。少繁而老簡。彼其中固有定不定也。言之至者爲文。而人之文有涉於刑名器數。而作者不必皆出於自然。惟夫詩則一由性情以生。悲喜憂樂忽焉觸之。而材力不與能焉。此其老少之變。繁簡之異。豈得不有待而然哉。瑜上人學佛氏之道。遠世避俗。與木石並居於大山長谷之中。余不敢以常情論之。顧獨喜爲詩。出所作十百篇示余。謂余曰。爲吾刪之。余疑而歎焉。夫古之學佛之徒。以吾書所載。如支遁佛圖澄二人者。於其時最號能言。能使國君大臣公卿子弟人人傾嚮之。然其言傳者甚少。將其所爲言與今浮圖之言不侔乎。抑固多有之。而不見於吾書耳。文教陵夷。詩律蕩鶴。於是其徒始有棄其空空之說。而以能詩鳴于世者。蓋兵亂已極。衣冠之流。鉛槧之士。逃於其類而爲之。非佛氏之爲教或當然也。上人本三山陳氏儒家子。年未四十。氣貌瞀然。如不欲語。今又厭詩之繁而務刪之。是不待年之老而能簡

於言者歟。夫由佛氏之說。則不如無言。由吾之說。則氣識定而言當自簡。上人其審思之。

瑜上人再刪詩序

余識東玉師在紫芝山中。且一年。嘗爲序所刪詩者也。遊烏石之明日。入剡源村。省拜丘墓。禮畢。循溪行。悵悵若有所失。有衣緇褐之徒。躡其行躍而來。蓋東玉宅里在焉。余邀歸信宿。見其雖習爲超世忘物之說。而溫爲孝友。信乎仁義人也。且別出一編貺余。曰。子昔所歎於吾詩者。吾刪之既矣。吾歸而諗之。吾法於吾徒之言有所不屑。而何子言之須乎。雖然。必爲我覺言之。余聞而益疑。蓋佛之說異於吾之說者不獨此也。吾以百世千萬世爲久。而佛曰是旦莫之驟爾。吾以九州四海爲廣。而佛曰是得其地初無幾何爾。吾以生人以來莫堯舜夫子爲聖。而佛曰是靈人於人間世而已爾。其大者若是。自餘刑名器數民物事爲宜無所留於心。而況飢渴寒暑之感。昆蟲草木之喙。嚶嚶然呻吟雜擾。以爲辭者。視之何直劍首之吷哉。何東玉遺於大。而未能遺於小也。吾觀東玉行聽法。言近道。其必有所異於諸人之得者矣。雖然。東玉之道於今爲盛。載其輕單無累之身。輔之以學。將何行不可至。何人不可得。余懶矣。不能從也。家有三老人。方謀儒貧山樊之間。動搖筋骸。以治養具。於其暇日。修闢種牧之書。與溪丁野稚講而治之。幸而往法不加。饘粥無絀。上下相保。優游天年。斯既多矣。他日東玉遊行而歸。過相勞問。於是益出褒閱詭觀。以發藥其蔽陋。是則余所望於平生遷往者也。餘何有哉。餘何有哉。

余景游樂府編序

詞章之體。累變而爲今之樂府。猶字書降於後世。累變而爲草也。草之於書。樂府之於詞章。禮法士所不爲。余於當時。亦棄不學。及後有聞。乃知二藝者。本爲不悖於古。而余所知特未盡也。今夫小學之家。翦毫布楮。一人意而創之。千萬人楷而習之者。世之所謂正書。而古法之壞。則自夫正書者始也。放焉而爲草。草之自然。其視篆隸。相去無幾耳。國風雅頌。古人所以被弦歌而薦郊廟。其流而不失正。猶用之房中焉。此樂府之所由濫觴也。余嘗得先漢以來歌詩誦之。大抵樂府而已。宋梁之間。詩有律體。而繼之作者。遂一守而不變。聲病偶儷。歲深月盛。以至於唐人之衰。而詩始自爲家矣。其爲樂府者。又淫而陷於留連荒爾杯酒狎邪之辭。故學者諱而不言。以爲必有託焉。陳禮義而不煩。舒性情而不亂。其事事出於詩。劉夢得有言。五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樂府之道。豈端使然。同鄉友余君景遊自總四方之事。捐書避俗。日課樂府一二章。有所憤切。有所好悅。有所感歎。有所諷刺。一一繫之於此。編成久之。不敢以示人。而先私於余。余竊然曰。此固疇昔所悔。以爲未及盡知者也。君強記洽聞。法度修謹。故其所作撥古多而諳今少。覽者多有以余爲知言。歲陽在元默。陰在敦牂。良月晦日。剡源戴表元序。

王德玉樂府倡答小序

往年客錢塘。與金仁翁、劉篯源霜、處靜蓬商。賭樂府。往往花朝月夕。皆能自爲而自歌之。余雖不能。輒從旁拊掌擊節稱善。亦一時之快也。聚散三十年。升沈工拙是非賢否悉所不問。獨江湖交友過從之樂。時時未能去心耳。覽山陰王德玉此卷。令人恍然憶喜。然德玉世家學問。詞語佳處。自不減吾仁翁。其所從

遊。永嘉陳用賓。淳安胡天放諸公。皆耆儒名流。醞藉自重。亦無養源處靜留連放蕩之態。余末路得翱翔其間。良可自慶。惜乎材思衰薾。無以映發。聊作小序。附名篇端。譬若侏儒廁俊而笑曰。彼長者豈欺我哉。

元貞乙未孟春十日。剡源戴表元序。

剡源集卷第十

序

富春孫氏族譜序

富春孫氏。在東漢時。有長官者死。葬餘姚四明山中。子孫從而家焉。然越千有餘年。至宋之乾道淳熙間。始有以學行著。又百餘年而遂爲大族。名卿望郎良守牧賓師儒萃於其門。盛哉。顧世代愈深。而譜牒不立。夫世代愈深。則恩疏而忘祖。譜牒不立。則傳久而失宗。有國子監進士堯字叔高。慨然以爲病。家詢戶問。旬纂月緝。凡寢廟之所藏。碑碣之所存。父兄姻故之所知。心思耳目精力之所可得而及者。蒐討略備。亦既可謂數世。蓋已無復遺憾矣。其心思耳目精力之所不得而及。雖孝子順孫無如之何。一日偶得先世嘗爲浮屠氏之教者數紙於塵煤鼠蠹中。自其譜以上。於是又得諱第居娶男女生卒葬之歲月者數世。而世譜遂完。嗚呼。以孫氏之積。必待二千年之久。然後始大。而其子孫始克爲譜。度東南士大夫世家固少有能致此者。若進士之純誠篤孝。日夜恐墜失其先緒。殫勤盡瘁。然後僅以成就。皆余所愧歎而不及者也。進士君作譜。兼有書某男子長而能爲人子弟若父兄。某女子嫁而能爲人婦若母。與其有犯失也。皆備書之。讀其譜者。勸戒生焉。譜既成。其擧從兄弟之賢而有力者。又相與糾合其族人。使行爲一第。以

五行相生之義。第爲二十字。以傳永久。曰。如此遍而復始。若長幼昭穆可以百世而不亂。其族人窮老廢疾孤寡不能自立。婚嫁葬埋之不能舉者。又皆爲條畫以賙恤之。孫氏之義風。殆方興而未已也。餘姚他孫甚多。惟祖長官者自別其望曰富春。故曰富春孫氏譜。

秣陵翁氏譜序

氏族之難言久矣。世之賢而有知識者。雖欲求之而不能得。不賢而無知識。棄之而不求者。固不論也。蓋古之所謂同姓。昭昭穆穆。百世而宗不遷。離鄉別土。疏支別屬。有歷再或絕而婚嫁不容以相通。謂若唐與陶。陳與胡之類是已。而近世自其近而可推者則已不問。嗚呼。是孰使之然哉。余嘗見廬陵歐陽公孩提之歲而喪其所天。流離艱苦。寄食他氏。稍長大。發憤問學。卽痛念宗緒之凋疏。而爲之訪求纂緝。定次爲歐陽氏譜一編。他日至謂人曰。人而不知族姓所自出者。則無以別於禽獸。蓋深切齒於此矣。一時游從諸賢。相與激發。故眉山之譜細味道。而南豐公宗鄫子。然亦臆度倚傍而言之爾。而此三族者。其本末幸而猶若可攷。故言之而通。自古昔喪亂以來。族愈大者散失愈深。而混殽愈甚。則雖有賢者。固無如之何也。秣陵之翁有夔者。以譜示余。閱之。由其高大父通直公而上。通於楚國左臣。絲牽繩連。可數者五十世。又由楚國左臣而上。通之於軒轅。少典數千世之遠。而可以一日盡也。嗟乎美哉。閒嘗問其故。則潸然曰。夔之生也。幼而孤。惟其不忍翁氏之宗將由我而忘焉。而爲此也。且非我也獨能之。雖生之晚。而凡翁氏之顯人。靡不知也。姻連中外。有所可知於翁氏者。靡不求也。知之求之。而靡不考也。故是譜也幸而備。余於是既爲傳錄其大略。可備攷證者于家。而有感於廬陵公之事。因舉而贊之。以成其志。且以益廣其學云。元貞丙申歲季春既望。前進士剡源戴表元序。

李氏族譜後序

崇化江口李氏。其先自閩來明。至秉義。復以盛德者起家。其諸孫多美而文。皆能因緣科目以取貴顯。當其盛時。擧族幾無布衣。蓋江南之取士有二途。其一曰進士甲科。其法。以三歲之秋。擧于鄉。于漕。于國子監。試用經義詩賦論策。明歲春再試。儀曹。中卽進之大廷。策之第爲五甲。而高下皆授之官。其二曰三舍法。其法。儀曹於春試進士舉。取去歲秋擧之見遺而不忍棄者。覆試之經義詩賦。中卽升之成均。曰外舍生。以經義詩賦論策。月各一試。而學官自考之。曰私試。歲終。較其優。升內舍。曰外優。優成。又取內舍生月考之。歲終。較其優。曰內優。優成。儀曹再歲取內舍生通試之。爲優平二等。曰上舍試。內優。成而再入優爲上等上舍。授官比進士第二人。其次一優一平。爲中等上舍。其次二平。爲下等上舍。與教授而通名之曰釋褐。外舍生之未升也。儀曹又每歲以經義詩賦論策一試之。亦分優平。曰公試。既升而試如上舍法。李氏之興。自族譜外。有傳科錄。別載子孫中諸科者名字。有棣華集。載子孫中諸科之文。以其法之細且煩。得之宜艱。而李氏於傳科也。歲無虛籍。於棣華也。月不停書。如此垂七十年。殆亦可謂盛矣。兵火以來。高堂列宇作爲灰塵。傳科棣華之彷彿不可復考。而舊譜亦再以燬廢。於是水口鎭通直公之子明新以爲懼。日夜以所記憶精詢備蒐。而譜得略完。惟是漏落者不能增加。傳鬮者且將就盡。爲之憮然不寧。而徽

言於余。余家三世成均。與李氏爲硯席交。知其事不爲不熟。甡亦自懼宗祚荒涼。後有閒闊閎曲折於見聞者。卒無以對。因以身艱目睹之故。備陳之。附書譜後。比之紀遊述夢。萬一或有考焉。若夫李氏祖澤積累之源。則有傳宗龜鑑、建炎備禦錄、江口橋記及諸墓碣。去之百世不可磨也。至大己酉秋季旣望剡源戴表元書。

臧氏家集序

吾州臧氏自鄱陽東遷。以余所知十數公。皆鏘鏘然能用其文辭氣韻。行名儒林間。而吏部公正子最著。然其家單矣。自餘往往清純自持。純甚者業醫。聞其先人嘗精醫。醫全活人不可計。故天報之以賢子孫云。每鄉國大比。若試于禮官。臧氏昆弟子姓藝然獨斑斑籍中。蓋亦可謂盛矣。而鄱陽之族。余以遠未之聞焉。丙申季春。始識廷瑞於官廷。瑞、鄱陽族之鏘鏘然者也。鄱陽距官尤近。其來宜者言。其族之在其州猶其在吾州者也。於是加歎慕焉。既而廷瑞出其世譜。載其著者爵位名字。凡鄱陽與吾明之族皆備。又附繫遷文。凡爲一編。嗚呼富哉。昔太史公既廣覽奇書軼傳。作成史記。其辭偉矣。而自序家世舊文如劍論等類。亦不遺棄。王仲淹稱其先人銅川府君以上。人人有述。仁人孝子之於其宗。固如是乎。廷瑞之作。視二公尤廣。當學衰族散之久。而極力從事於此。其志爲尤可尚也。惜乎余陋不足以發其事。廷瑞嘗中童子科。當壯矣。今猶強力而吾州之族國史公之後。方以廉謹進爲於時。天庶幾未忘臧氏也哉。

褒中雜詠圖詩序

異時聞關陝多奇士。其山川峭深。風氣淸厚。懷珍負異而隱者。可以爲鄭子眞。逢時撫運而起者。可以爲諸葛公。皆無所愧怍於人世。而惜強壯之年。道里隔絕。不得接識其人。以爲不慊。迨於混一。車馬厩置。可相往來。而老懶及之。所居又海濱遐壤。非進趨富世者所屑至。以故常有齟齬弱陋之歎。乃不自意諸公儕其無營。薦授之一秩。得以職事受察於今江東廉訪僉事王公。而因以諦聞先大夫褒中先生之爲人。先生博學而通。宏材而遷。余也何足以知之。而僉事公淵源文雅。猷爲器業。川鼎鑑行。春煦霜肅。寬不容姦。廉不剟物。觀公之施於身。達於吏民。推其本於家庭者。可以得先生萬分之一焉。先生嘗著褒中雜詠若干篇。隱居之懷。經濟之識。陶寫具備。其在憲臺。尚左山、魏中丞、閻、徐二承旨之流。皆爲之敍述稱贊。來江南。高郎中、趙學士復寫諸圖畫。以相映發。余實不揆。輒亦附辭各題之下。以致想像尊慕。而併書所以然之故于右方。詩不云乎。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先生有焉。大德九年歲在乙巳冬十二月望序。

旌表節婦徐夫人詩序

人之常情。以物與人而人能守之不失。則愛之也愈甚。天之與物於人。其何獨不然。天之所與人之物。莫貴重於其身。而又與之以守其身之物。曰禮義。人受天之所與而能守禮義。不失其貴重之身者。天亦不失其愛。而常扶持之。故孤嫠寡弱之家。艱闞勤苦。百折能行人之所難行。則生於其門者。爲子必孝。爲臣必忠。而其人必康強壽考。及見幼稚之成。而身厚其報。此天理之自然。人事之必至。如炊之食。如種之穫。可坐而待其熟也。浙東部使者拜降公之母太夫人徐氏。生公而寡。太夫人秉不欺之節。躬靡它之誓。內

謹祭饋。外勤師資。朝哺暮祝。勸不違正。迨公業成名立。遂踐台垣。儀憲府。出播人從。左侯右伯。而太夫人魚軒褕衣。委蛇就養。金翳錦誥。便蕃受寵。人以爲康強壽考。享禮義守身之報。而收愛於天者。豈不在茲乎。己亥之夏。有命卽所居第旌表如式。有司題其門曰旌表節婦徐氏夫人之門。巍巍乎義風熾乎當塗。洗洗乎頌聲流乎寰區。於是縉紳士大夫侈其事者。咸作爲歌詩。以播揚積善之慶。且上以光孝治。而下以勸禮俗。余之昔也受廛於公爲民。又嘗登堂爲客。散髭贊慕之日深矣。謹顯誦所聞。題辭其編首云。

賈母滑氏夫人詩序

古者內諱不出門。外言不入閫。婦人女子而以名字聞於人難矣。世德之衰。始有發居貞節之譽。斑斑書間。然宋共執經蹈死。左氏尙惜其無權。巴淸肥家累貲。史遷不以爲知禮。求諸婉孌執法從容名義者而有致慈而能斷。若今賈母滑夫人者。近世鮮有。往古亦無愧焉。夫人居趙州柏鄉滑里。嫁同縣儒者賈府君。年三十四。生二男二女。而府君沒。於時孩幼滿室。舅姑耄衰。夫人俯躬艱勞。仰備珍養。支傾補罅。晨夜帷息。二老人者安其經營。皆以高年樂終。及時招師資。選婚偶。遂以餘力改厝先親之稿殯者四世。賈氏綱紀資業。倍振於府君存時。大德庚子歲。於是男廷瑞以承事郎來江浙爲中書行署都事。年三十九。數始孤之期三十有一年矣。而甚勤其官。苞苴之謁不行。冰蘗之操日著。緋衣象板。魚軒綵書。出儀都寮。入侍親膳。誠宦游之美。家教之飭。而造物者矜其苦節。報之以材賢。而享其慶也。嗟乎盛哉。南北縉紳韋布之士交爲歌詩。以頌歎美德。謂表元之舊也。嘗爲文學掌故。俾以古義發題篇端。謹爲敍次本末如右。

東平杜氏祈岱宗事序

鬼神之事。自孔氏以來難言之。因其難言。而世之人謗爲茫茫。吉善者無所恃。悖逆者益無所憚。不知古先聖王雖不目睹其說。以求人之震眩。而初亦未嘗廢也。故有占筮。有盟詛。有禜禬禱禳之禮。而人之愛厚其親者。至有減年以相益。移禍以自損。其事往往有時而信。而爲儒者又正言以非之。曰天之道豈若是瀆而甚者。又擬人之近名而言之也。嗚呼。金縢之書載武王病。而周公爲弟欲代其死。使非仲尼存之於經。則人亦豈信之哉。東平杜克仁寄山陰。其兄以檄出餘姚。俱病疫。克仁念其家自嚴侯開東藩。卽有名宦之籍。今兄弟南來相依。而生死不可知。且父遠。恐遺撫嬰愛。則私禱岱宗。願損己十齡以延其兄。幸萬有一得良愈。卽歸。自家步拜詣祠下謝神。既而皆愈。克仁如其言。步拜詣祠下謝神。巫請其故。驚異之。事遂漸聞於人。士大夫詩各爲詞章嗟歎。以激厲流俗之隆於私而薄於義者。而示以諗於余。余於岱宗之能生死壽夭人。其理不可知也。然岱宗無神則已。岱宗有神。不以與杜氏兄弟。而誰與。而其事則孔氏之徒所難言。後世以爲疑。而古先聖王之所不廢者也。遂爲略書梗概而歸其卷杜氏云。

楊氏池堂讌集詩序

丙戌之春。山陰徐天祐斯萬、王沂孫聖與、鄞戴表元帥初、台陳方申夫番。洪師中中行、皆客于杭。先是霅周密公謹與杭楊承之大受有連。依之居杭。大受和武恭王諸孫。其居之苑囿多引外湖之泉以爲池。泉流環迴斗折。涓涓然縈穿邃閒。松篁覆之。禽魚飛遊。雖在城市。而具山溪之觀。而流觴曲水者。諸泉之最

著也。公議樂而安之。久之大受昆弟相其餘地之西偏。使自營別第以居。公議遂亦爲杭人。杭人之有文者仇遠仁近、白珽廷玉、屠約存博、張模仲實、孫晉康侯、曹良史之才、朱蕖文芳日從之游。及是公議以三月五日將修蘭亭故事。合居遊之士凡十有四人共講于曲水。客皆諾如約。而大霈雨作。自朝達晝不止。宦塗水尺。行者病涉。十四人之中其六不至。公議望望然莫之起。視曲水則既漫爲壑。恚而曰。余惟客缺是愧。若飲、豈必曲水哉。乃揖其在者。遷酒與殽。近集於臨池之堂。背堂有危樓翼然。俯納衆碧。大受又特具禮領客陟之。既又復于初。公議大出所蓄古器物享客爲好。或膝琴而絃。或手矢而壺。或目圖與書而口歌以呼。醉醒莊諧。駢拌競狎。各不知人世之有盛衰今古。而窮達壯老之歷乎其身也。酒半有作而歎曰。茲遊樂哉。其有思乎。抑亦知夫茲遊之所由起乎。蓋夫茲遊者。蘭亭之變。蘭亭者。鄭國風溱洧之變也。鄭之溱洧。在當時小人知慚之。而晉之蘭亭。在後世君子以爲善也。雖然。人生而感樂哀之情。猶天時之不能廢於寒暑。其廢之有節。而導之有故。苟使變而不失正。則歲時樂遊。以盡人事之適。豈惟君子。雖先王張弛之道。其孰能廢之。方晉之未遷。故都之氓處五方之中。而習累世之盛。男袿女袂。春遊而禊焉。固其閭閻委巷之所通行也。晉之既遷。名士大夫僑居而羇宿。愁苦而嗟咨。有願爲盛時故都之氓不可得矣。故且寓言出遊。以寫我憂。而何擇於禊之有。吾觀蘭亭一時臨流援筆之作。率嘯嚶唔囈。如長沮荷蕢。冥然而遠懷。其能言者。不過達生捐累。如莊周、翛翛然羨死灰枯骼之適。若是者謂之樂乎。非耶。今吾人之集於斯也。宜又不得視晉人。而樂於晉人何耶。於是坐中之壯者茫然以思。長者慨然以悲。向之歎者欲幡然以辭。既而謹曰。事適有所寄也。今日之事知飲酒而已。非歎所也。且我何用遠知古人。盡各爲辭以達其志。辭之達志。莫如詩。公議遂取十四韻。析爲之籌。使在者人探而賦之。不至者授之所探而徵之。得其韻爲古體詩若干言。得其韻爲近體詩若干言。羣篇鼎成。咸有倫理。是庶幾託晉賢之迹。而返鄭風之變也已矣。因次第聯爲巨編。而命表元爲之序。

牡丹讌席詩序

人之於交遊會合讌讌之樂。當其樂時。不知其可慕也。事去而思之。則始茫然有追扳不及之歎。渡江兵休久。名家文人漸漸修還承平館閣故事。而循王孫張功父使君以好客聞天下。當是時。遇佳風日花時月夕。功父必開玉照堂置酒樂客。其客廬陵楊廷秀、山陰陸務觀、浮梁姜堯章之徒以十數。至輒歡飲浩歌。窮晝夜忘去。明日。醉中唱酬詩或樂府詞纍纍傳都下。都下人門抄戶誦。以爲盛事。然或半旬十日不爾。則諸公嘲訝問故之書至矣。嗟夫。此非故家遺澤。余所謂追扳而不獲者耶。大德戊戌春。功父諸孫之賢而文者國器甫復尋墜典。自天目山致名本牡丹百餘歸第中。以三月九日大享客。瓶罌設張。屏筵銅輝。衣冠之華。談諧之歡。咸曰自多事以來所未易有。是樂也。不可以無述。於是國器甫與永嘉陳某等各探韻賦詩。通得古律若干篇。而命前進士剡源戴表元序其卷端云。

八月十六日張園玩月詩序

斯人之居斯世。雖學道。不可以過勞。於是乎必有時節讌遊詠歌之樂。以節適其筋骸。而調娛其血氣。其

讌遊之樂。非遠之乎山林寬閒曠野之處。則不暢。固亦有因勞而求樂。未樂而反勞者矣。幸而得其遊而可樂。然四時之中。値乎冬夏隆寒毒暑。則不可出。可出而遊者。惟春秋。而春氣喧濁。不如秋清。故自古騷人逸士。以中秋玩月爲四時樂遊之最。大德戊戌歲八月十五夜。望舒掩其明。遊者闕焉。乃以次夕合讌于君子軒之圃。圃主清河張模仲實。其族焴如晦、烈景忠。客剡源戴表元帥初、錢塘屠約存博、龍泉陳康祖無逸、會稽王潤之德玉、戴錫祖禹、嘉興顧文琛伯玉。侍遊者仲實之子炬、煖如晦之子奎、無逸之子繹曾。是夕也。雲河豁舒。風露娟爽。客主諸人談謔莊諧。嘯歌起止。各盡其趣。而圃在杭城闤闠中。略無囂聲。深垣窈徑。芳林遠樹。居然令人有山谷意。酒半。有歌過之贈張功曾長句者。遂取其末章分韻賦詩以爲樂。夫其遊足以散勞而不煩。飲足以合歡而不亂。氣清而能舉。樂最而有文。是豈非學道者之所許。而騷人逸士之事也耶。明日。聯其詩一編。而謂表元之齒稍長於諸客也。命以爲序云。

北山小序

大德己亥之春。維清明二日。余與顧伯玉約遊北山。訪林以道。騎過陳無逸。要之俱行。以道之居去北山尙二里而遠。至已日高舂。留飲少憩。以道遂導余三人者。循冷泉。穿玲瓏巖。緣三天竺。出小陌。復南入彌陀寺。謁大山恢師。初遊時自不擬卽歸。謂幸可留。得留爲佳爾。至是、恢師一見以文墨故家相厚。諸客殊無去意。行談坐歌。俯仰自在。倦劇夜向深。纔就枕席。聞山雨洶洶聲。觸戶搖動。如臥楊瀾左蠡舟中也。明日飯巳。恢師復留。以道之子自其居載醴食來。稍出就彌陀西小精廬享之。大醉。客主將各散去。因分韻詩賦記懽。而屬余序其篇首。無逸、伯玉吳士。余家近越。於恢師、以道父子、蓋鄉里云。是日剡源戴表元帥初序。

遊雲門若耶溪詩序

出稽山門東南三十里。得陶山。魁然一佳塢也。於是暮春。溜林□□散坐。索索有涼氣。夜分尤甚。臥者聞巖上虎聲。詰朝問人。非虎也。出山盡東六七里。一溪清紘如帶。車者云卽若耶溪。溪上有任公子釣臺。敞恍無復人境。乃知唐詩人令謝非虛語。彼王謝翟憹章綬擁導從而遊。直以不能遽削舍去故耶。溪忽縈忽直。山乍昂乍伏。左右顧皆會人意。稍轉登明覺寺。諸勝一一在眼中。穿西望碧雉四縣。雲門寺也。初遊陶山。小雨。至若耶。尙陰晦。近雲門。天日始盡清朗。遂投元上人竹房飲酒。酒酣。倚顧況所題松樹。酌葛翁丹井泉。分韻詠詩。自永嘉陳用賓而下。通十四人皆賦之。詩成。剡源戴表元序之。甲午歲三月十日序。

遊南巖詩序

余既棄故業。以文學掾至信州。蓋老而遠行。意惻然不自聊。頗聞州之南有危巖空寬。僧廬其中。林泉溜清。禽鳥往來。幸而一遊。得以發鬱積。舒固滯。然至官四閱月。不能遂也。乃季秋二十有八日高舂。約朋客出關。駕輕舟西浮。可七八里所。捨舟遵小徑岔南。坡壠高下起伏。又三里所。得巖。形如剖瓠。穠實懸綴。飛屑仰積。橫嶂旁豁。崩湍欲窮。未半倏湧。居者緣其餘隙。疊坐牀薪。步道曲會人意。巖東有泉。時時出一滴石罅中。地宜拒霜花。於時喧晴。光彩穠澤可愛。滿巖鐫來遊人名氏。前漫後缺。獨朱晦翁、辛幼安題蹤儼

然。數之適百二十年。歲月日與今游皆相同。良爲奇事。巖西攀磴上小窩無數。其一稍盤窮。云古有得道老釋結坐於此。平出轉南。疏蟲一石紊相直。次第刻成立梯者五卷。其巔州城郭可俯眺。余極力及四梯。不敢盡登而止。所見已不貲矣。初約以昏歸。抵巖既晡。遂治宿具。歡飲巖中。夜向深。氣倍凄峭。非人境。凌晨再周覽。披歷俱不忍去。是遊之事。取饌於漁。因庖於樵。假筆於圖。惟牢糟、甕酒、麋米、燭臺。客有預攜者。懽縱之極。他無比喻。乖歸。忽自笑。余也固習於山居。平生行吳楚間。見若不少。而獨爲此留連不能忘情何耶。余既不自持。抑諸人者方英年盛氣。又多七居。何爲亦若是復憀憀乎。於是分韻各賦詩一篇。同遊者大名王應夢景然、先歸。餘客、鉛山虞舜臣、舜民、宋如曾吾省、上饒鄭仁則則榮、曾道華華父、徐如儞若金、王叔太正輔、叔謙自牧、則榮之子羲榮、番陽湯及翁及翁、而余剡源戴表元帥初。是爲歲大德壬寅良月朔日序。

陵陽牟氏壽席詩序

天下之樂。有可以力得之者。有不可以力。而惟其所欲則得之者。可以力得之者。富貴紛華、燕私之奉、皆是也。不可以力。而惟其所欲則得之者。家庭、顔色、起居、飲食、甘旨之情、是也。士大夫當鐘鳴鼎食時。豢養百爲。纖息如意。勢足以厚其親。而行須輿衛。居仰安宅。體或有以煩馳。暇或有以勞奪。至於窮栖寒處。杯棗爵酒。𣏌鮮粒滾。非心營手治則不能給。可謂艱薄已甚。然飽而將之。其歡忻暢悅。反過於備物之享。何也。力在外可屈。而情由中難量也。陵陽牟先生自邇會稽使者節。食貧茹辛。臥苕溪上二十餘年。夫人同郡鄧氏、毗陵使君之子。多官二卿秀巖李先生之外孫。家世軒冕。忘其貴奢。相與隱約。產息煩衍。更衣而愧。併釜而飽。清風苦節。與陶淵明家伉儷翁稚相同。人皆高其賢而歎其約也。丙申春。先生年七十。其長子余同年弟成甫帥諸弟。大設醴食私第。爲二親壽。二親燕而樂之。遊從朋客甥孫中外聞而爲詩以歌吟頌美者。累十百人。越三年。歲己亥春。鄧夫人復七十。成甫復帥諸弟。設醴食如前禮。二親加樂焉。於是聞者相率爲詩以歌吟誦美。而余適預名其間。竊以爲是事、兵革以來、衣冠閥閱之所無有。余重自惟念。以牟鄧蜀大家。先生父子又東南久宦。極今之豐。宜不能視昔之儉。而眞情懽忻暢悅如是。有衆人之歌吟頌美如是。是吾徒所爲優游自得於斯世者。庶不係於外物之去來。由今而後。聞風而作。感義而起。知人人孝德之易爲。而明時禮俗之將成也。遂率意爲辭。表諸篇端。而題爲陵陽牟氏壽席詩序。

城東倡和小序

余少時學詩。誦夫子之說。曰。可以興。可以觀。可以怨。易知也。至於可以羣。而難之。有老先生教余。汝他日當自解。此非可以言語悟也。蓋自弱冠出遊。至于今閱歷三紀。平生所過從延接。貴賤淳洗、賢愚聚散。無慮千數。至是而始略知夫交之難。而尤未知羣之難也。非羣之道難於交。而交之可致。不如羣之不可致也。交之羣莫盛於杭。於是歲在大德戊戌。嘉興鄧伯玉客於杭城東。杭之賢而文者皆與之游。而居存博白廷玉以歲晏立春前一日過廬。清談劇飲甚適。既少倦。即相與循闤垌。步江皋。眺太白鍾鏐之荒墟。弔陶朱子胥之遺跡。意色蒼莽。襟神飛疎。退而存博遂先成古詩二韻六言五章以紀其事。既而廷玉有和。

伯玉既和。又別爲詩。而張仲實陳無逸諸賢又皆有和。和詩遂不可勝紀。其氣如椒蘭之變變而郁也。其音如簫鐘之洪居而不亂也。其數如鈞芥磁鐵之不相違而相入也。嘻嘻美哉。其羣矣哉。余也山野土木之人。無能預於玆集。而知舊憐其流離。每不疎外。辱以小序見命。不敢固辭。私心亦喜交道之有羣。而詩學之少驗也。而爲同羣者願之。因附繫其頌歎云。明年仲春哉生明。剡源戴表元序。

遊蘭亭詩序

蘭亭自右軍後一千年。人無繼其遊者。山川人情古今賢愚不相遠。蓋豈無遊者。而人不傳耳。至元甲子之春。於是都使者東平王公新蘭亭右軍之祠墊。凡再歲。荒原廢墟粉翠翔湧。今使者河南狄公禮[illegible]臨。教治益洽。當三月三日。右軍肖像適成。王氏子孫之賢而文者曰子才。拜薦牲酒祠下。遂詣曲水流杯序飲。如永和脩禊故事。當是時。兩使者前後至越。以詞翰風流接士。聲撼江浙。東平公雖去越。行部相望。而河南公欣禮之成。縫衣戟冠。彌巷滿谷。山翁野叟。奔走出觀。先是。東平公即墊招明師。選童稚之秀者以爲諸生。至是命之當席拱羣誦永和諸賢蘭亭詩。音容諧同。情禮淸愷。凡在飲者。無不懽愜。中飲。有坐而歎曰。美哉遊乎。自吾其耳目以來所未始睹識也。獨未知較永和諸賢時何如。昔仲尼感逝川。羊公悲峴山。後吾人一千年。不能使人慨慕咨嗟歎想如吾人於永和否。是未可知也。既又作而非之者曰。子何以古人爲哉。子不觀夫杯乎。今夫杯油油然隨風而行。浮浮然乘波而流。醲醇駕輕。若浮若沈。前行既遠。而後至者亦莫能自休焉。今吾人之游於世。有以異於杯之游於水乎。今人之不能爲古人。猶古人之不能爲今人也。而何羨乎。且人苦不自知。當永和諸賢俳徊几席間。取快一時。豈暇豫期後世事若然者。徒敗人意耳。今日之事。且極飲爲樂。安知後來者不羨從吾今日而不可得乎。飲酣。遂取右軍詩爲韻。人探一韻。韻成一篇。自河南公以下。總得詩若干篇。而屬剡源戴表元爲之序。

客樓冬夜會合詩序

五官四體之於人。皆不能以無役。役而有所獲。則因而資之以爲樂。農之於耕。商之於市。百工之各於其業。當其衝風埃。觸霧涼。艱難曲折。竆心思之所營。殫筋力之所獵。而後能有區區之贏餘。或終朝莫息。或竆年暫逸。幸而値之。則收形神。散肌膚。與妻孥姻黨笑談讌集。以展平生之綢繆。以補尋常企願之所不及。豈徒若是而已。人之能以功名志業致其大欲於世者。雖賢愚臧否爲人稱慕姍笑之不同。而皆未有不爲而成者也。況若吾人之云云。進無所羣於時。退無所佚於家。疲其躬。苦其心。自兒童佔嗶學誦。閒關於名實之得喪。顛頓於事物之變遷。其勤勞又有過於農賈百工者矣。而欲何所成。而何所資以爲樂耶。於是、必有默然而自喩者焉。而不必人之同之也。雖不必人之同之。而必有同之者焉。何者。四海之廣也。千萬人之衆也。我爲迂人。必亦有爲迂者焉。我爲獨人。必有亦爲獨者焉。大德戊戌之孟冬。余客杭。久且念歸。而方韶卿自婺至。顧伯玉自秀至。一夕。不約而皆會于贊陳無逸之邸。四人者皆竆。皆好迂行。獨閒關顛頓而不悔。而余與韶卿老矣。相顧尤不能爲情。因相留止宿。無逸大出酒炙。饌具相飲飫。左觴右弈。前歌後笑。至於語洽氣酣。感慨之極。則又各以古今名義相振激。吞撝擺闔。略無道途羈旅之感。意度相

與驕甚。夫由貧賤而得其求者。樂止於妻孥姻黨而已耳。富貴而肆其欲者。樂止於多僮奴侈賓游美衣豊食。則亦足矣。而豈復有賢於吾四人相與者耶。是果有與吾同不悔於徒勞者耶。夜聿云半。詩籌再探羣績告成。厥有序引。是月二十有三。剡源戴表元序。

剡源集卷第十一

序

王丞公避地編序

父黨王丞公子兼。字達善。避地編古律詩雜著凡七十五篇。始丞公以文學行義傑立鄉閭間。余初爲童。居相距無半舍。不能識也。來錢塘。乃始邂逅。定爲忘年之交。聚散數歲。各守一官江浙。不相聞。乙亥之夏。皆失仕歸。余又買廬並公爲鄰。於是疇昔重鄭累獨之不可接者。一旦盡得之。當是時。兩家生產亦立。徒有六經諸史。先秦以來古文奇剡處士之書。合數百千卷。每間暇時。留連聚論。日至五六往返。間又爲歌詞韻語。以發其燕居之娛。私心甚幸。以爲吾徒雖不得志於世。固有以樂矣。越明年。兵聲撼海上。村郊之民往往持黨東緡而立。伺隍起卽逝。余與公勢不得止。負挈棄其故業。指山中可舍者爲之歸。蓋其事不能相謀。而流離轉徙。困頓百折。不自意復相出於天台南峽之麓。自是而行同途。止同旅。交同友。客同門。急則傳聲疾呼。老稚攜挈。以逝須臾之命。緩則握手勞苦。流涕嘆釋。以寬離鄉棄土之戚。此於人情何所暇逸。而長篇大章交至迭出。假假乎若不知其身之受死禍而飢渴寒凍之號其後也。將痛極感深。力不可措。遂且猖狂放恣。以暢其鬱滯而不自知耶。今觀篇中次第一一而在。竊嘗想像當時交際間事。惟渢

陳時爲詳。或臨流據石。佇思而遲成。或褰裳攘臂。率意而立就。獨吾丞公鬚眉老蒼。矩步就席。至一字不肯出口。少焉迫之而作。語盡遒妍。音度諧合。比事屬辭。默寫如注。衆客始爲傾歎自失。而己若無有焉。是不亦盛德長者人哉。公平生他所論著。悉燬于火。既出峽。率妻孥耕燼地而食。終日言不及利。天果不欲斐斯文乎。何其老而堅也。余雖不材。旦夕從東阡南陌後。和叩牛之行歌。續負苓之坐論。尚能爲公好之。

王敬叔詩序

金華王敬叔示余古近詩若干篇。余受而歎曰。敬叔詩非余不能知。非敬叔亦無以知余之知也。敬叔初與余相識時。在錢塘西湖之上。脩脩然山人處士。日幅巾杖屨。往來南泉北峰間。或遇豪貴人供張其處。耳如不聞。目如不睹。時雖不肯與余說詩。時時察其動作俯仰。蓋無非詩也。爾後來吾鄉州。同寢食。稍及詩事。然非有所游歷。及邂逅高人異境。瀟散適意。亦不出一語。余嘗評敬叔。斯人有無故而餉之千金。虔正色能辭之。故其詩自然與世故簡遠。最後余來宛陵。與敬叔益狎。見其詩益多。敬叔雖世家金華。而生長宛陵。有先業之池臺足以備游眺。有中產之田園足以充庖饎。貧而不怨。卑而自肆。當戶門消休。風日佳好。兄弟壺觴硯席。浩歌驩醉茂林幽樾之下。無不足者。以是其詩往往皆非無故而作。作必爲人贍炙不厭。莊周有言。瓦注者巧。金注者昏。百里奚無爵祿於心。故飯牛而牛肥。豈不信哉。敬叔亦嘗與余言。吾人學詩如燒丹道人。勞形內悅。或能以餘力取給朝暮。若王公大人則不必待是而榮。嗟乎。敬叔之道信其至於是乎。抑吾人之相知。猶未之悉。異時宛陵有李咸用詩種。子孫世。其業數百年。雖貧而衣冠蟬聯至今。近世梅都官能詩。尤貧至使人不敢譏其墓草。敬叔勉之。余旦夕歸剡源山中。亦不敢廢故業。以求無愧於所爲知敬叔者焉。元貞丙申歲長至日。剡源戴表元序。

顧伯玉詩文稿序

古之聞人。能以文學華其躬而名于後世者。豈獨繫乎人力之所成就。亦其豪傑之見有以異於衆人而然乎。予常怪今人好揣摩時材者斬吳士。嗚呼。彼直見其居衍沃安紛華。而無志於超觀遠舉以爲士風適當然耳。是焉知其初吳之初。有延陵季子。以多聞博識。能使齊魯晉鄭諸國之名賢傾身而願從之交者。有言子游。輕千里而北學於仲尼。仲尼之門。遊者累千人。而子游爲文學首。凡東南之儒者斐然名揚藝顯。宜皆出於二人之苗裔焉。故其流膏餘澤沾洽吳士。漢魏以來。闕閱尤盛。若華亭顧氏。其一也。顧氏起丞相雍。子孫世世不墜清業。其詳著於史牒。余嘗客華亭。聞所謂亭林野王讀書堆。而願遊焉。亭林之東數十里。亦有顧氏之居東園。而與余同太學。屢爲之留連往復。如是二十年。始識伯玉。伯玉雖世居東園。業成而科舉罷。卽大縱其學於六藝百氏之書。浩浩乎慕爲古文章。而出變於當世之勝己者。以廣其識。既而猶以爲隘也。會郡國以其名舉茂才異等。則橐其書走燕趙間。盡與其奇士遊。遂邂逅見執政大臣。將撼動之以太平經濟之略。當是時。年甚少。氣甚銳。視動名爵位若不足致留滯。未見省而頹闔然以歸。諸公相知者頗極力稱薦之。不可得。人或爲伯玉惜。伯玉曰。我之爲我未失也。歸而益力學攻文章。乃今叢編鉅帙間。楚客之賦詞。漢儒之論議。唐賢之篇什。旬抄月纂。已使人膾炙不暇。令不止其可以名終

身傳後世者雖古之聞人何遠也士大夫僑居養安內無豪傑特起之見外無交遊廣博之助而望有所立其難哉惜予雖知出此而早衰多累年又加長不得從伯玉驅馳先後而相與覩德業之進則爲深可愧悔乎

紫陽方使君文集序

日月五星晝夜與天錯行而雲霆風露雨雪雷雹爲之變化不測山起西北與水東南馳而外截爲海介鱗羽毛齒角物果寶藏之美從而畜焉蓋其爲物也停涵盤薄鬱積之者厚則其周於用也不竭人之精氣蘊之爲道德發之爲事業而達之於言語詞章亦若是而已矣竊獨怪夫古之通儒傾人凡以著述表見於世者莫不皆有統緒若曾孟周邵程張之於道屈賈司馬班揚韓柳歐陽蘇之於文當其一時及門承接之士同已親而得之而遺風餘韻傳之後來猶可以隱隱不滅近世以來乃至寥落散漫不可復續豈天地之數不時而不齊如適値其薄蝕震動傾陷瀨洩之或然者耶故嘗考之自夫子之徒沒言道者不必貴文言文者不必兼道如此幾二千年迨新安子朱子出學者始復不敢離道於文子朱子沒其嘗大行最有力者建安眞希元臨邛魏華父二公纂紹而彙緒之爲精余生愈晚併不及識二公而每每私從諸老先生之嘗爲其學者剽傳之戊戌己亥間來錢塘始得熟從紫陽方使君遊使君生子朱子之鄉而於眞魏二公書纖析銖校無復遺憾禮樂刑名度數之規天人性命智識之奧詢之靡不知知之靡不樂一夕乃得盡其平生製作讀之熒熒乎河漢之光華而陰明舒慘若有鬼神物怪先後而翕忽之也恢恢乎太山喬岳長川巨瀆之噴薄氤氳而黿鼉蛟鱷豹犀虎象出沒震爍之不可狎也熙熙乎時春美卉平郊茂樾輿馬丰腴而衣冠靚侈舒眉酣氣樂聞歌謠之奏也嗚呼是豈非精氣之英統緒之會而諸老先生未盡之澤者哉余既惰愚雖幸許教於門而衣食經營有所不暇顧今江南舊德如使君不一二數詩不云乎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又不云乎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是用疾首疚心願與同門者永其傳焉辱諸生以序引請故不敢辭

恆莊詩序

客有言恆莊於余者曰晉山李侯德隆自其遠祖太師公以勳業行義立家爲北州鉅族事在史官名在天下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識與不識皆稱之爲緡山忠孝李家德隆又自用其敏介淸愼爲時能臣而念先業之勤懼愈久且散其宗乃取旁近先塋之田若干畝命之曰恆莊使李氏爲子若孫者世守之以圖永久不壞庶幾近於古之元宗保族而能恆其德者乎余答之曰李侯之世則美矣李侯之爲是事則加美矣抑客亦知夫人之所能恆者乎夫人居土而生資土而養其沒也藏土以爲歸先王知人之須是三者也於其居也哉之宅里於其養也界之田疇於其藏也成之塋域而賢有功德於人者又世世胙之國邑以酬其勞以勸其類然後人無賢愚貴賤皆得而恆焉後之人於是三者旣皆其所自爲有力者過於有餘而無資者遂至於無以濟其不給人之常情有餘之過不能撫爲不肯不給之久亦不能自制其命而必爲賢於是惶惶然或起於遊說或發於技擊或豪或俠或譁或訟干榮冒墨以求脫貧賤之厄其不

幸而不得與得之而後失者則去窮民之猥籍無幾耳而惟禮法之家豪傑之士始僅能自以其志節表見於世故古之能恆以時而今之能恆以己今夫李侯植身於璆璧之林羅名於冰雪之府名言應經制事合法而方進爲於時以大試其道於是舉也聲激氣盪家振戶率將合四方好義之士悉取緡山恆莊以爲式則銷頹風扶善俗其於時政也不爲無補豈獨元宗保族私其德於李氏子孫而已客曰侈哉子之言乎退而率其朋相與爲衢歌以發揚李氏之美凡得古律詩若干篇而屬筆於予予綴緝前所問答之云以爲李氏恆莊詩序

千峯酬倡序

故友謝皋羽嘗爲余言唐詩人在江東者郡最多不過三四人而獨新定自元和至咸通間施處士肩吾方先生千李建州頻章協律八元之屬以十計余攷之信然豈其山巘水駛風氣疎爽士大夫得之而爲淸能鑿解往往有非他郡所可幾及耶而恨平居以來不得攬登褰裳往從之遊以縱觀其如何之爲快庚子歲其在錢塘有攜千峯酬倡過余朱墨伊優中取而疾讀之蓋皆新定諸公所作亦有與余江湖場屋庠序之舊方其潔纓淸流連鑣層雲雍容雅言優游燕歌固當他有泯泯於今時之爲者風霜搖落砂礫淨盡平生振援馳逐之好一切不以介意乃相率俛首從事於山川篇翰間一以逃喧遠累一以忘形遺老寒暄榮悴羇窮禽蟲卉木百物之變出沒於前憂愁喜樂窮達貴賤史册古今之感往來於中一一可與吾接而不得爲吾累也何莫非詩之助者嗚呼快哉然而余言諸公之詩顧若倘然無所遇而作非如唐人朝夕刻苦挾之以資身華世者也夫爲詩不挾之以資身華世而倘然以淸能鑿解自適其不遇此正古仁人君子隱居求志之事而於唐人乎何譏惜皋羽不在不得反覆究極此論姑摭大略題諸卷端而歸之

陸孟孫字士宗序

笠澤陸孟孫以其父命請於余曰陸氏幸甚得公爲婿今者孟孫又幸得婿於公惟是孟孫年寖長矣而業不脩備頼其家且貽公慚願賜之字以教孟孫余議爲字曰士宗姑蘇之族皆望於陸自三國至於李唐代有爵士其學行志業載於簡牘間斑然偉矣迨乎近年資蔭名第不爲無人而不聞有以是族而行於儒林者與微族等耳而山陰之族遂名天下談者曰姑蘇田腴而俗侈田腴則其小人無耕鋤糞治之勞而不害得善禾俗侈則其君子偷而無遠心彼山陰之壤多雄岡潔流士生其間不恥無資而恥無名雖牛醫馬人之子知貴挾册而歌唐虞況以舊族魯語有之沃土不材瘠土好義茲非其證歟余以爲不然士視其所居立耳士之腴瘠何擇焉自余爲爾家婿猶見襲衣而能淸言者數公遠祖唐宣公之牒猶櫃而藏諸廟宣公之祠于祀歲時子孫陪祀猶於爾家取之今皆無矣更去之百十年將愈無矣嗚呼孟孫之宗可不爲寒心哉孟孫於嗣爲嫡長禮謂之宗子吾女亦嫡長也獲承宗事孟孫其力務爲學焉以無忝所生以解談者之惑毋惰

袁鈞字德衡序

積物之力。其初起於銖。其輕易舉也。銖銖而積之。累百而至於爲鈞。則不勝其舉矣。智者於此。欲舉之不勞。而知其力之所以然。必程之以衡。衡舉鈞立。而物之無窮可以坐致。人之於德亦然。人之與人。其初並鄉而居。同塗而趨。循循然。固相若也。忽焉而爲大賢。無以異於物之積銖而成鈞。又由此加積之。且且而程之。而至於可以爲堯舜。故程物之力。而知鈞之無窮者。衡也。程人之所至。而知人皆可以成堯舜者。以德爲之衡也。濟南袁氏子鈞。字德衡。請文於予。書此贈之。

史景正字序

甬東史君霖卿。其族昆弟之字皆別以景。既有字君景呂者矣。年長。學成而疑之。以書來剡源。曰。是不慊吾志。頗有易也。遂爲易字曰景正。而告之以其說。夫物未有可必正者也。必正之。能正焉者寡矣。惟人之心自其童蒙。未有不正者也。既而能言。既而有識。則既而無所不爲。不正者斯至矣。雖然。其所不正。幸而有以治之。已失者可使未遠而還。不幸內無賢父兄。外無良師傅。育微氣薄。功力不充。茲其陷於棄人也已爾。吾他日掘地下而得泉。涓涓然出實穴間。舒之爲淪漣。隱之爲滄浪。清可鑑而美可釀也。放之數尋。則又混而爲泥沙。壅而爲汙池。湮而爲糞壤。草莽交之。蟲蛇興焉。其不至於是。然後積衆流之會爲渠爲溪。爲湖爲江。以達於海。人心之初。不愧於斯泉之清與美也。世故之爲泥沙。嗜欲之爲汙池。利祿之爲糞壤。朋儕臧獲之爲蟲蛇草莽。可以不懼哉。聖人於易之蒙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其象曰。山下出泉。蒙。吾予其務慎其出而養其正也乎哉。年既長者德將愈加。學既成者識將愈堅。積其功。趨而會於聖人之海。無難矣。

陳處度字序

蓋天地之間。凡其形之大小。聲之重輕。數之少多。至雜而不能齊者。必權之於度。然亦有度之所不能權。則又折而歸之于矩。故有度以度物。有矩以處度。而天下之理盡矣。豈惟物。學者之於道亦然。今有人處閨門易周也。而不能推之於鄉黨。處賓僚易嚴也。而不能推之於昵近。處窮約易持也。而不能推之於貴盛。處煩劇易決也。而不能推之於閒裕。處安樂易肆也。而不能推之於患難。諸如此類。蓋必有縱橫曲折旁通泛應而不失其度者焉。大學論絜矩之道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夫子年七十而始從心所欲不踰矩者。其爲不失之道也。陳氏子矩。字處度。乞言於予。書此遺之。

王一初名字序

松江王君名一初。既又名讀書之室曰一初。而問其說於予。予復之曰。子之名若字。子皆自爲之。爲之而不自知。而他人何從言之。且亦嘗推夫人名字之所由起乎。人生之初。一而已矣。既而不可以無別也。而名生焉。名之又不可以無別也。而字生焉。既而其所居處、其所服用、其交接游歷、不可以無別也。而名始紛紛然而繁。夫其初之一也。而誰與約之。其末之紛紛然而繁也。而誰與益之。是非惟吾與子二人不能知。雖有上智神識。而何以言其然乎。且又非其人之生者然也。天地之間。形色之類。事物之故。其生者何

限。一一而名之。將不勝其名。一一而言其然。將不勝其言。故姓氏一也。今幾族。井地一也。今幾尋。歷象一也。今幾家。書契一也。今幾法。以至皋陶之刑名。伯夷之典禮。伶倫之音樂。岐伯巫咸之醫藥卜筮。與凡百工衆業。莫不各有本祖。其初如此。而今如彼。是孰使之然哉。且又非惟人事之變然也。陰陽之升降。古今之去來。其淳其疵。其成其敗。如蜩蟬之化。蛇虎之逝。故者控持把玩不能須臾之久。而新者已代之矣。則其所謂一者何嘗可一。而初安在哉。虛無幻誕之徒。乘其眩也。遂欲悉取而屏之。而索諸羣言之外。九州八極之表。而世之儒者攻之愈堅。守之彌力。雖其說不必強所難通。而遠自上古以來。天地之所以立。日月之所以明。風霆之所以神。江河山岳之所以流載。近取吾人日用飲食之所仰賴。更百千萬變而未嘗不一者。夫豈不可深言。而況吾與子之所欲知乎。於是王君偷然而笑。憮然而喻。曰。吾問一初子併舉其極。吾問名字子編語其類。辯乎哉。因書以爲序。大德戊戌孟夏望日。剡源戴表元序。

曹仲達字序

太學曹君之子和父。字仲達。居吳。與余世好相善。余爲序所爲達之義以諗之。今夫雞鳴而起。日入而休。人之起居偃仰勞逸榮悴。關於氣之噓吸。凡計一萬三千五百息。能和之者鮮矣。幸而和。則四肢百骸皆無瘵。寒窒滯之處。疾病不興。而安樂生焉。此一身之達也。親親長長。老老幼幼。而家道具。莫難於爲上。寒暑飢渴豐殺之權不敢悍焉。莫難於爲下。喜怒愛惡予奪之欲不得肆焉。惟夫不悍不肆。處之得其宜。則指揮唯諾。節度愜適。而情義諧洽。此一家之達也。爲人子弟。而撫之者順。爲人師友。而接之者悅。邇近而遠者聞。身賤而貴者孚。然後不求之祿。非望之福。蹤都越邑而自至。蓋有闖垣揚軌。恐不免焉。此一國之達也。珠玉不市衢而亡。麟鳳不庭畜而祥。賢士不出里巷。其治行。故窮居而和其言。則信而化之。可使爲

三代之俗。篤行而和其政。則尊而用之。可使爲三代之士。此天下後世之達也。達於一身。古之人有行之者。嚴君平費長房之類是也。達於一家。龐德公陳仲弓之類是也。達於一國。管幼安李介伯之類是也。達於天下萬世。伊尹周公孔孟之類是也。仲達於此數者。其何所從乎。仲達曰。吾將思之。遂以爲序。大德三年歲在己亥五月望後三日。戴表元序。

袁氏子字說序

桷之屬於室也。其爲木至小。而爲數至繁。繁故易售。小故易求。然惟其直焉者爲中桷也。吾嘗居山。見匠者之擇木。得爲棟者。十難一二焉。得爲梁者。十難三四焉。得爲楹爲梠者。十難五六焉。至於桷。宜若往往而遇。而若之反勞於他材。輒疑而問之。曰。是尋常之須耳。他日營大廈。其用有數倍於是者。非踰都越邑累年歲而求之不可得。蓋不惟直之貴。而兼其長焉。然後爲美桷也。故愛木者。自其拱把而養之。以至於桷。既桷矣。不敢使止於桷也。益養之。至於爲梠爲楹爲梁爲棟。亦不止也。益養之。如皆不適用。則有規而爲應門爲闕者取焉。爲明堂大室者取焉。此非其材之異。養之者至也。君子之德藝亦然。小進如大卻。蓋居而獨行。拙於美成。而工於持久。怯於近名。而勇於任重。夫然後材堅器良。行乎世。故霜露之中。出乎衆累斧斤之上。不敗不傷。引而伸之。無用不適矣。袁季源命其子曰桷。復取義於般頌。字曰伯長。余愛之。欲

有以助其養也爲茲說以廣之

史昭父字序

人常言日中必昃以爲世之用明而不能持久之喻余竊謂不然蓋日之行乎中天臨乎下土千萬世且旦仰而不褻者正以其能中而能昃也苟使中而不昃則人得以窺其神而爲日不旣勞乎豈惟日天之於雷霆風雨霜露所以寄號令行惠澤者也然朝之烈者晝即收春之震者冬必藏何也彼所爲不數數於用者即其所以用也豈惟天人之精神智力不僵於不堪而懼於難繼故有聰如愚敏如鈍其初暑剋不能自給而日積月累沛乎其有餘在易之晉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夫晉進也明出於地上其勢加進也以加進之明而其體四柔二剛剛又客而柔主也用易者詳戒義於爻而嚴加辭於象使養之以柔而自立於昭若其明不出於勢而出於我陰多而不晦氣升而能卑嗑嘻至哉而於序卦有言曰晉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明夷若之何日中之不昃而可以持其明乎鄉友史昭父名晉伯生於竇鏞之門而世鉛槧之業躬韋布之禮余嘉其可以語易也爲序以贈之大德三年歲在己亥十一月望日剡源戴表元序

王仲昭字說序

三衢學者王君勳字仲昭詣余而請曰勳之幼也旣幸受名於親長也又幸得字於友而未有命之以訓辭願序而贈焉何如余讓不獲則爲仲昭略疏其概而聽仲昭自擇焉蓋夫人之居世未有無勞而食者也無勞而食者謂之惰民政之所非而刑之所不貸故於文力田爲男自其勝耕也而皆與之一夫之產使之勤搖筋骸以孝養其父母以活其妻子雖以舜禹后稷伊尹之聖而不得免於其初而況他人乎此以耕稼爲勤者也耒耜旣閒則業必有所馴筋力旣疲則氣必有所滯於是有射鄉賓介之禮有干戈羽籥之示有弦誦俎豆之舉歲時伏臘湆之學官錄之黨正而登其成者進之鄉老而列之士大夫此以肄習爲勤者也苟非君師而求學者聚於其門權非官府而辨訟者決於其庭若漢以來名賢貞士雖功烈不能暢於天下而一時遺風餘韻薰良伏暴扶類起懦如江河之浸雨澤之潤日夜長養而物不知此以教勸爲勤者也德行道義也者人之根幹也言語詞章也者人之枝葉也枝葉之去於根幹遠矣然木無枝葉無以庇其身人無詞章則亦無以養其德自有人類以來以迨于今紀載之事莫之或廢而千載之間行名之士精於言者皆傳大之以鋪揚先王典章禮樂之美而小之呻吟伊優以自娛其不幸此以著述爲勤者也若乃爲大丈夫而遇於世才足以行其所欲爲計足以達其所欲謀從容廊廟而使四方萬里無桁楊杻械之擾談笑邊陲而使三軍百姓無鼓桴烽燧之警其存也珪冕以迎之鐘鼎以榮之其久也旂常竹帛以旌之此以宦達爲勤者也耕稼也肄習也教勸之于著述也勤之在我者也自昭其昭者也宦達也勤之在人者也昭人之昭者也昭人之昭者待於命命得而爲之則得爲之命不得而爲之則不得爲之自昭其昭者不待於命爲之在我而已矣今之人窮歲年弊血氣以爭不可必爲之命而己所得爲者反若不暇爲之嗚呼吾見其力之勞而不免於惑也仲昭智人也今而往其且將自昭其昭乎其

將徐有所待以昭人之昭乎仲昭曰吾謹喻矣是爲序

剡源集卷第十二

序

陳公輔字序

天下之器可以遠行者莫如車居而能制人者莫如弓然弓非矯之強莫得以成其堅徒車而無所翼亦不能以重載故古之君子擇養而名之收於弓之矯之之強以爲弼取於車之翼之之重以爲輔自其孩童知父兄師友之教也一嚬嚱唯命磬折不敢自用也而必順於禮其聞之於昭昭也若有官府書之其爲之於冥冥也若有鬼神臨之凡所以矯之而強其內也自其達於政而可仕也求之山川風土國俗以廣其識習之簡書詞令才藝以宏其業責之封疆兵革要約以信其節凡所以翼之而重其外也內強則不至於失身外重則不至於失人大丈夫所爲平居俯仰無愧臨事從容有餘者用此道也今之君子方其自爲也旣不過以塗人待其身及其待人亦儱侗相與爲塗人無怪也宛陵陳君名弼字公輔問其說於余余爲略考書名之義而遂及於弓車之用昔工尹商陽以弓射人而知禮君子善之王良恥爲嬖奚御而見稱於孟氏公輔往而務其矯之於內者愼其載之於外者其於養也思過半矣

陳養直字序

學者陳生名規.斯於人之意其圓也.其族昆字之以養直.曰.規.弓材也.弓材直.養直疑之.以問於余.余曰.何傷乎.古之言規者.曰.官師相規.曰.沔水規宣王.人未有己不直而能規人者也.故規也者.以己之直直人之不直者也.仲尼崎嶇以行道.而長沮桀溺非之.以矯規者也.西都之季.篡勢已成.谷永貢禹諛諂於亂朝昏主之間以容其身.以詐規者也.竇摯淺治不勝區區之諒.訐君以干禍.以隘規者也.范蔚宗柳子厚才高氣銳.欲伸一二而喪其千百.以亂規者也.故己直而規人.則其規行.己不直而規人.則其規毀.若伊尹規太甲.孟子規齊王.汲黯規公孫宏.韓退之規陽城.規之善者也.養直美資識.嚴檢操.是能顯其名矣.是能直矣.余得廣其材說於弓材之外.以堅生之養.大德丁酉歲後十二月朔日.戴表元序.

陳同與弟周字序

人雖甚賢.所以待人者.必有不能使之同.人雖甚不肖.所以謀己者.必無不欲使之周.余自涉事以來.至于今.有見於斯理熟矣.誠有一人焉.能恢容博施.於其躬之飢渴寒暑安危苦樂.舉不暇乎自爲.而必使惠足以及人.功足以壽俗.則天未嘗不與之名位福壽.而昌其子孫之允.故堯舜之憂勤而不私也.以朱均之不肖.而猶百世不乏其祀.禹之水功.契之教績.稷之農勞.而配天皆數百年.孔孟之皇皇明道.無一己之勢以資其身.而袞冕蒸嘗.至今爲萬世師.門恩里蔭.他姓莫敢望焉.此豈區區褊心狹量之所能知哉.潁川陳文忠公.家禮法爲宋大夫第一.化其德者.國稱忠臣.家稱良子.有遠孫羅田尹見其二季同周於余.而曰願賜之字.而因以教之.余與之交.信乎其爲仁賢忠厚之澤也.謹爲字同曰孟恢.字周曰仲博.而推明之以人情天道之說.庶幾休風慶譽勿替.引之以期于永久寘曠云.大德丁酉十二月朔日.前進士剡源戴表元序.

字三友序

五行之近民用莫如火.彼木金水土.皆出於自然.惟火也人爲之.雖人爲之.而亦出於自然.古之人.嘗其時也.則然新火而後始飲食.火之不新.蓋自五季以降不以爲怪矣.學者安於舊弊.而不聞先王之法.此其一也.字舒然以新之.易之象曰風雷益.吾嘗觀於風.其順於物而動者.皆益也.其不順於物而動.皆損也.惟雷亦然.是風雷之於物有二道也.君子觀其順之道而從之.則爲遷善.觀其不順之道而違之.則爲改過.然善與過豈有能自知哉.吾若求益也而入於損.吾若求損也而入於益.在擇之而已矣.字蓋益之以擇善.天下無有生而貴者也.自古之聖賢舜禹伊呂.皆起於隴畝耕漁之流.當其窮時.未有不以所事在位而貴者也.孔子之法.曰.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孟子曰.彼趙孟之貴非貴也.我仁義之貴良貴也.斯言也非孟子而言之.則涉於傲.安有傲而猶得有貴於己者乎.雖然.若孟子之道.則不可以不守也.字與良貴以守道.

陳景惠諸子名字序

儒者陳景惠氏.自其嚴君積德攻文.以良聞于鄉里.鄉里同業.讓行若後進生.往往持所嘗名薦書齒仕籍.齟齬不偶.而大昌其家.景惠遂有丈夫子七人.皆明嚴整飭.良種幾來豐云.一日.以名字請余.余爲

貳名繫之於良.而各爲字以訓之.曰.汝良合.合莫雜於羣.玉羣石而獨於石.蘭羣卉而獨於卉.其類不可遠.其自處不可不嚴也.字良合以孟嚴.曰.汝良會.事當其時之可謂之會.然知時之可.而不知理之可.則入於悔.暴虎馮河有不顧而爲之者.彼其心一時亦以爲可也.字良會以仲理.曰.汝良全.人之受身於父母.耳目四體之與其心.俱不可妄也.耳全於聽.故不妄聽.目全於明.故不妄視.手足與心各全其職.故不妄爲.字良全以叔受.曰.汝良俞.古之君子重然諾.然者然人之言.諾者諾己之許.而其最著於經傳曰唯.曰俞.唯者惟於己而有所悟.俞者喻於心而有所感.今之君子.意然而言色然.而許而望其能自信人無有也.字良俞以季信.曰.汝良僉.自大聖賢不敢以偏聰明智自用.每見一謀.必博盡於衆言之僉同.而後出之.窮閻白屋之士.橫經以待問.懷珍以求聘.而曰我能爲人決大疑.發大政.吾知其必有以得此也.字良僉以季博.曰.汝良介.柳下惠之居魯.謂之和可也.徐邈之居魏.謂之通可也.他日君子考其本末之實.而以介歸之.字良介以季實.曰.汝良企.自圭企禹.而不至於禹.燕噲子之企堯舜.而不至於堯舜.豈獨不至.去之益遠.惟七十子企仲尼.雖不能至.而去之不遠.則學與不學之分也.字良企以季學.訓畢.七丈夫子者請書於楮.因書以遺之.

陳氏三子字序

剡士陳子得名其三子.曰.模.楷.格.而請字於余.余曰.是三名者.其義一也.傳曰.脊梁難正.夫子弟之難正豈獨脊梁哉.余頻年浮沈客徒.所交游大家子不一.有見狗馬聲色而悅.有見貨玉章綬而悅.有見宮室輿御而悅.號稱賢者.不過見吳書異服古器玩而悅.無有恂恂然謙顏遜辭而能行儒生學士之事者.越來山中.氣象朴野.前數者之疑.幸且不接于目.而謬用其心者.猶不少也.陳氏之子.耽儒而好禮.是能正矣.模也者.正之始也.字模曰伯正.木無楷不能器.人無學不能材.舜楷堯.禹楷舜.七十子楷仲尼.古之人皆然.字楷曰仲學.學欲博.博則不能皆正.學欲約.約則不能必正.於此有道.且學而且格之.格也者.所以一予心也.字格曰叔一.三子盡往而各思其義也哉.雖然.居是家而無以正其子弟.非良父兄也.居是鄉而無以正人之子弟.非良士也.余與子得亦盡變自勉焉.

趙氏二子字序

仲尼於春秋諸國.非主齊則主晉.成季之在晉.猶夷吾之在齊也.然仲尼以功許夷吾.言不及成季.何也.夷吾之功及天下.成季之功止於其國.他日.謂齊桓公正.晉文公譎.亦猶是也.由求子貢之才.過曾點遠甚.吾嘗謂言志.悠然數十言.適契聖人之懷.輒稱與之.至終身所成就.竟亦何敢望由求子貢.故以成季之志.而能擴之以宏毅.曾點之志.而能斂之以平實.則爲全才盛德.無復遺憾.是皆不可以無學也.上饒趙氏以丈夫子長勳.字伯成.次點.字仲與.請爲訓辭.書此遺之.

曾氏四子字序

易之道.無不亨者也.易爲憂患作.而能無不亨.何也.易有亨不亨.而易之道無不亨也.今夫人有生而見與於天者.天亨之.有生而見與於人者.人亨之.夫我之道欲亨.而天與人交亨之.豈非我之大顯.至於道

不可期．而天與人或不見與．則如之何．若是者、我必自亨之．故命之有亨有不亨、在天在人．而道之無不亨者、在我．太丘曹君士開取易名其四丈夫子皆以亨．且既皆有字．而質其義于余．余爲四子者而諗之．曰．來震亨．字子以德裕．震於易爲長子、爲動、爲懼．爲長子、重任也．動而懼、危道也．任重而危．人何賴焉．古之人．於此不特無懼．而恃己之有德．周公之東山也．而赤舄几几．仲尼之陳蔡也．而調琴自如．裕德故也．來賁亨．字子以文剛．賁之體中柔外剛．而飾以文．夫苟中柔外剛而飾以文．君子何貴焉．象易者戒之．若使之以柔文剛．不若主柔而文之以剛．於是體不攜於內．飾不慮于外．而文以成．來謙亨．字子以光．尊．天道之不可過莫若謙．謙也者．欲人損有餘而益不足．王公損驕吝．故能以富貴光其家．士君子損猖狹．故能以貧賤光其身．來復亨．字子以善初．人之初無有不善．靜而伏於地中．其氣氤氳然．及動而震驚．搏物有病之者矣．性之於情猶是也．故曰．爲善者務要求復其初．曾氏之四丈夫者．爲人子者也．爲人兄若弟者也．今而爲人子者、他日爲人父者也．爲人子若弟者、它日爲人臣之道也．爲人兄若父者、它日爲人師爲人長之道也．四丈夫者處其義則思慎其躬．慎其躬則思稱其名．稱其名則思亨其道乎哉．

唐氏十子字序

柏臺唐氏一門十男子．其鄉大夫紫山胡公命之名居、字元．若曰．元、善也．人之居不同．而同歸于爲善云爾．余考傳紀．元、非徒爲善而已也．蓋於卑之序爲初．物之數爲一．而人之體爲首．若是乎其尊而孰能踰之．今試驗之於君之鄉．羣然朝而同遊、暮而同休者．孰非吾等夷儕輩也．而有一人焉．能脩飾顧籍爲善人君子之事．則衆必交相推異．恥其身若不敢與齒．何也．彼爲善．則我亦莫能踰之也．爲善於一鄉．一鄉尊之莫能踰．爲善于一國．一國尊之莫能踰．爲善於天下．天下尊之莫能踰．爲善于千萬世．千萬世尊之莫能踰．亦猶是也．雖然．彼爲善者非徒曰能善其名字而尊也．而爲善者無有不得善其名字．是道也．雖文王周公不廢．豈惟文王周公．古之人．其子之最貴稱元子．卜用元龜．筮用元日．貞用元士．冠用元服．凡物之可以顯其善者無不用也．天下之民族亦無別生分類．若垂禹皋陶伯益之倫．僅始得稱才子．而稷契朱虎熊羆八人．遂目之爲八元．嗟乎．唐氏之子亦務尊其名字．而使人無以踰之哉．按十子．海鹽使君者五．曰居仁、字元吉．曰居敬、字元讓．曰居約、字元博．曰居禮、字元脩．提舶君者二．曰居安、字元靜．曰居謙、字元益．南城令君者三．曰居簡、字元可．曰居信、字元諒．曰居貞、字元質．三君者方以才名器業顯揚於時．余既諗而嘉之．其往而益厚基構、綿禮遜、隆賓遊．使此十元者虛心而強學．廣名而思義．居則不失俱爲良子弟．出則相望俱爲名卿賢大夫．它日國史書之．儒林譜之．三河衣冠世家．遂將推唐氏爲稱首．不亦可乎．余於紫山公之言非敢益也．直衍其遺餘焉耳．

凌氏二子字序

安吉二凌．長愈．次懋．其父官宣城時．招余館中所教學徒也．既有字之彥道、彥德．而未加之以訓辭．及是、乃求請於余．余而告之．曰．噫、爾愈．爾兒兒昂昂欲爲韓者耶．爲韓有四難．起孤窮得官．遇當盡言不懷祿．當盡節不畏死．勇難．無師資之素．遺言絕學．徑詣聖處．敏難．知順逆．謂叛鎮爲必不可宥．明同異．謂外教爲

必不可殺．介難．與人交無怨仇．而平生所受恩必酬．厚難．是四難者．在同時同輩中行之不能一二．而韓子全之．是非有見於道不爾也．而世人但以文求韓．遠矣．噫．爾懋．爾天下之物無不求而至．天下之業無不爲而成．故富貴貧賤所以朝暮焦勞．其筋力不同．而同志於得．然而不能皆得也．惟德之在人．其爲物甚良．業甚精．其得之甚不難．而人未有求而爲焉．此不懋之過也．今夫仁、始於不忍欺孩童．及其懋之也．至於爲堯舜之博濟．義、始於恥穿窬．及其懋之也．至於可以爲夷齊之讓國．今驟焉語汝以堯舜夷齊之事．欲然誠有所未暇．而不忍欺孩童與夫見穿窬而恥者．人人之所可能也．夫道務於爲韓之勇敏介厚．而不專於文．德務於人人之能爲．而可以至堯舜夷齊之仁義．人之所欲納忠於二子者．寧復有加於此乎．二子顧其名若字．而無負余之言哉．

朱使君七子字序

廣信朱使君以德世其家．有大丈夫子七人．既皆取德爲名．繫之以曰懋、曰輝、曰容、曰成、曰潤、曰明、曰寬．且既皆以伯仲叔季得字曰昭、曰剛、曰大、曰振、曰溫、曰俊、曰裕．而未加之訓辭．客剡源戴表元乃爲考據名義．本使君之意爲詞以序之．山木之脩然．其既成材也．人知之．其寒暑之所積．日夜之所息．不得而窺之．德之長於身．其昭也人知之．其懋也人亦不得而窺之．伯昭、昭其懋乎哉．日行乎中天．人日見之．而日日其輝如新．豈非以剛故耶．人之輝其德亦然．剛純者明極．剛雜者明微．最下無剛．惑矣．仲剛、剛其輝乎哉．海容涓瀆．容湖．湖容谷．故大賢容小賢．大才容小才．德之優劣於容之多寡稽之．叔大、大其容乎哉．物之成實．風振之．音之成．樂聲振之．拜成．禮曰振動之拜．師成．列曰振旅之師．德之成．尤不可以不振也．叔振、振其成乎哉．玉在石中．其德溫．溫而山不枯．君子取象焉．溫乎其性以潤身．溫乎其文以潤國．溫乎其政以潤物．溫爲質．潤爲華也．叔溫、溫其潤乎哉．毒莫慘於察淵魚．智莫窮於數眉睫．明於大者．小固有所遺也．故書稱克明俊德．俊之爲言．大也．叔俊、俊其明乎哉．上寬者裕於耕．貧寬者裕於齊．才寬者裕於行．德寬者裕於凝．季裕、裕其寬乎哉．序既．七丈夫子者肅然而興．聳然而思．請書其詞於册．以蚤夜觀省．無違義方云．

張訓之字序

瀛國張氏子嚴．既受其名於親．不敢一日忘也．而字莫能定．其友王成父欲字以訓之．若曰．嚴其親之訓云爾．而不遠數千里來諗於予．予曰．可哉．按．訓之爲言古．箋傳家皆釋爲順．順以行美．美以立順．其爲人也．殆庶幾乎．姑以人事切近言之．曰不敢睇非道之色．耳不敢聽非禮之言．足至於不敢踰閾．手至於不敢下帶．此一身之嚴也．父坐而子立．兄行而弟隨．夫語而婦諾．此一家之嚴也．推而至於嚴交際．則行必執贄．見必修容．坐必正席．語必儼顏．又推而嚴於官學．則辨必援經．取必顧義．諫必守禮．刑必據律．嚴於祭也必齋．嚴於戰也必誓．嚴於婚嫁也必媒．嚴於聘享也必賓．必介．凡此皆所以爲嚴之目也．行之既久．執之彌熟．則血氣和平而災害不生．儀情純習而悔辱自寡．天下之言順．亦無以加此矣．成父歸語訓之．毋多讓．西北自古多奇男子．子之鄉有堯之遺風焉．迨於近世．如宋廣平、元魯山、鄒磊落．令人歆重．

訓之願其名若字，而就有道者正之哉．大德八年九月朔旦．

道上人字逢源序

事之發必有原．故地之高平曰原．物之可復、言之可述、情之可矜、亦皆曰原．取其動之善而不失其初也．學者之於道亦然．人之生，天莫不與之以口目耳鼻百骸四體之屬曰身，主其身，有知覺而能動者，曰心．心之動之之初，其原皆係於仁義，曰性．動而不失其初之原，耳不能使越仁義而聽，目不能使越仁義而視，口鼻手足百爲皆不能使越仁義而動，以至達於事物，發於禮樂刑政，著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別，而散於陰陽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之運，曰道．道之所以不可一日離於事物，人之區區之身所以能參天地變化而爲三才者，以此耳．故學道者貴於逢原．逢之如何．逢之仁義而已矣．人之心初動於仁義之原，能擇之精，守之堅，勉強而皆逢者，則爲大賢君子．逢之自然，不待勉強者，爲堯舜．力不能爲惡，時一逢之而不能精擇、堅守，爲中才愿人．強者隔於血氣，弱者陷於嗜慾，昏冥終身，不能一逢，爲下愚不肖．爲桀紂，爲禽獸，無足數矣．斯說也，由孟子以來不廢．而爲佛氏者，曰性不可失其初，是也．若心則惟恐不滅．盍南湖道上人之字，曰逢源．余嘗與之言其義而疑之．上人曰，今吾教行，將人人不失其性，不起其心，不私其身，將舉國而爲善人，雖官府可以不設，而君何疑乎．嗟夫，上人爲上人之學，獨居龜引於山林間，以其說身行之，清齋屛求，屛絕世故，何患不得爲善．而吾之云云，則稻粱藥石衣冠琴瑟，可以通行四方，公傳百世而無厭者也．凡道無二原，子不可以爲余之逢，使我而慕上人之逢，亦勞矣．而上人沖虛秀朗，內練精苦，於諸聞學併通轉注，然能將之以靜，絕無絲毫淨佚險詐之氣，雖不垂紳綺，髮，吾知其深於逢矣．故詳爲之言，以導其名若字，導之猶有所未喻也，而還心難覓矣．上人他日數稱太章，其學與上人遠甚，

亦以示之何如．

陸原章字序

物之麗乎文者皆曰章．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其在水，清濁錯而成文，曰漳水．在玉器，合而有文，曰璋玉．在木，理合而有文，曰樟木．其在人，爲士而有文，曰文章．首有文，曰章甫之冠．身有文，曰章服．然皆以文其外．夫爲文而外之不止，將令人輕學而文．亦有時而繳虎豹之炳然，其存也人鞔其鞹，其瘞之也猶愛其皮．君子之爲文章者恥之．然使非虎豹而生蒙其皮，則不若是甚愛之矣．故君子貴實，實也者所以出其文章者也．甫里陸氏世賢而材．余因家子．少年子名原章，請字．余爲字曰士實．

送袁伯長赴麗澤序

人之居世，自其身之起居寢食，與其家之揖揮灑掃，推而大之爲官吏，而受人之民人，爲師儒，而受人之子弟，無非事也．人自幼少強壯，而至於老，日日而學之．凡以求無愧其事而已．未有嘗曰我不能，而姑止者也．而今之君子率習爲之辭，曰，我學治其身治其家，猶未之能也，而安能治人．此說行，故賢者得成其讓，而不肖者亦以容其僞．及乎人不得已而取之，則讓者退縮，僞者售焉．此甚非君子之通法也．蓋往者銓格，以科第高者爲郡博士．吾鄉之先生長者史文惠、袁正獻、沈端憲之徒，於格當得者，皆辭避不受，而

寧求他官．他官之難不優於郡博士，而爲之者，以爲皆以不能，而不爲則勢所不可．故隨其資，就其力，且爲而且學之耳．余年未三十，以新進士調天官，於格亦當得郡博士，而不敢辭避不就．當是時，家有老人須祿以養．余性尤不通吏事，勉強文墨議論間，且爲而且學之．亦先生長者意耳．邇來又二十年，居閒散放，無絲髮進益．時時回思前事，令人面熱汗下．今袁君伯長與余同郡同業，懷麗澤之牒，當行已久，而不肯決．曰，爲長於麗澤師儒也．其任異時與郡博士正等，而東萊公之闕里也．吾趦趄焉．余曰，固也．然吾伯長當學爲其事，而求無愧者也．讓而非僞也．東萊公之學，又史袁沈諸公之所同者也．必不可已，則當且爲而又且學之者也．伯長持身有士行，居家有子道，天資高，文章妙，博聞廣記，尤精於史學，近復貫穿經術，他如琴書醫藥諸藝，深得其理．婺多君子，至必皆愿從之遊者．余故人王及翁御史無恙，其介紹而請焉．元貞乙未春十日，剡源戴表元序．

剡源集卷第十三

序

送路存博之婺州教序

古之君子可以仕乎．曰，可以仕而可以不仕者也．今之君子不可以仕乎．曰，不可以仕而不可以不仕者也．可以仕而可以不仕何也．其材與學可以仕，而其身可以不仕者也．不可以仕而不可以不仕何也．其材與學不可以仕，而其身不可以不仕者也．古之君子，其得材也厚矣．其師良，其學之之法備．上之人其時可仕也．然後仕之．然而不必皆仕也．不必皆仕，而爲民則亦無不樂也．今之君子，其材不及古矣．師不必皆良也．學之之法不必皆備也．其可仕也，上之人不必皆仕之也．然而皆有欲仕之心焉．以爲不仕而爲民，則其身將不免於累也．故古之君子，可以仕而仕，則爲仕者皆爲賢公卿大夫．可以不仕而不仕，則不仕者皆爲良民．今之君子，其仕者既無以心服不仕之民，而不仕者至於無以自容其身．今古之不齊，與其俗之靜躁，人之治亂，如斯而已矣．杭有吾黨張君，約字存博．學古人之道，而其材能爲今人之所難能．生於紛囂，長於華豪，而閭門哦書，耳目不亂．取所得於書之清切雋快者，發之於歌謠，布之於翰墨，有騷人貞士之趣．年四十矣．當路數授之以官，翺翔而不就．迨于今茲，又板之爲婺學正．始拜而行．斯人也，

使之不仕。知其能靜。使之仕。知其能治者乎哉。然余於存博猶有欲言焉。蓋存博之可仕者以其材與學。而不可以不仕者。猶以其身乎。夫人之生於世勞矣。其不勞者非人道也。古之爲民。無刑獄犇至之憂。無賦役淹久之苦。人知其可羨如彼也。然其筋骸膚體疲於田畝。而拘於耒耜。狎習於風寒暑溼之事。與今之農夫正等耳。居之久也。以百里奚甯越之賢。不免於叩角而嗟。釋鋤而起。它可知已。今之民一名爲儒。則其處也晦盤而麈尾。其出也高車而駟馬。乃有古時已仕在官者之所不及。至於在家庭爲子弟僕役。在道途爲少賤負戴。在庠序爲生徒肄習。其勞逸萬萬相遠於古人。又未論也。已仕者之當勞。較於未仕之責愈難也。均已仕也。仕而爲人師長之當勞。較於爲官吏愈難也。未仕者之責止其身。已仕者之責及其人。爲官吏者治人以政。爲師長者教人以道也。嗟夫。存博知夫道之難於政。身之所憂輕於人。今之勞也。猶有逸於古。其有蓁然於心者哉。存博行矣。異時。婺學稱東南經術淵府。正余所謂師良而法備者也。今猶有爲東萊之學而不變者乎。存博問而求之。求之而得其人。則以余說質之。又歸而教余焉。

送白廷玉赴常州教授序

古者學無官。學之有官。蓋以居其人而絃歌舞蹈揖遜槩習於其中。亦或以兼他用。如養老習射獻馘聽訟之類。非若後世置師弟子專以教學爲也。置師弟子而專教學者。古有之矣。則必取之於高年退官。窮鄉素望。又非若後世以銓格調官名。一人爲師。而其餘皆如弟子者也。夫以銓格調官。得古人不能必之名。行古人不得專之教。問其年、不必耆也。致其仕、非必舊也。索之一旦。而推而位之衆人之上。決疑請益者四面而至。此非才可以備三代之司徒宗伯卿大夫。學可以配先漢之齊魯明經師。[illegible]雒壞之。而三代司徒宗伯卿大夫之才。齊魯明經師之學。不常有於天下。後世有郡必有學。學必有師。則取之於何而給。於是選者始不詳。而教者亦不暇皆善。江南科舉盛時。蓋嘗有議之者。其說以通經義能詞賦爲稱職。古之師儒教人之法。非止於通經義能詞賦而已也。顧其疏密淺深之有所據依。猶足以爲無法之法。通都大府千萬人之聚。儼高坐者一語不酬。則羣喙咻焉。至於刮席坐鍼。愕然不容其身而後已。嗚呼難哉。毗陵爲南中文獻之國。游儒寄士冠屨蔽蹩。居學官者以爲尤難。大德庚子春。錢塘白廷玉以公府高選得之。江南之搢紳韋布識與不識。不謀而同聲。曰。此固才學可以爲師儒稱職而無愧者也。此固取之高年素望。可以四面決疑請益者也。銓格而得若人。其何不可之有。因相率作爲詩文以餞其往。而尋復徵贈於余。余不得辭。抑余私有欲贊於廷玉者。廷玉本余同里。舒文靖公諸孫。少度君之子。生十齡。以孤稚隨母寄養於白。及今成立。自當用范文正劉文節二公例。歸爲白氏置後。而身歸舒宗。乃合於禮。繼人情不忘本之義。夫爲師儒。將教人以禮。而不先以自爲。則法不信。知其爲禮而有不盡於黨鄉故舊。則言不忠。然則以廷玉之可爲言。而余盡言之。蓋亦人情之當然。而非私也。遂不敢呫囁。而據諸題篇之末。

送盛元仁赴吉水教授序

天下之官。其愈大者爲之愈難。知其愈難而投之不爲。則道廢。不知其難而冒爲之。則官廢。官與道其廢必有一焉。廢其一。而其一不廢者亦隨之矣。天之於人未嘗一日棄也。寒而欲授之衣。飢而欲授之食。危

而欲之安。否而欲之明。則當其時必生其人以須之。故賢能之人未嘗一日絶於世。而其人有用有不用也。於是爲大官者、不幸而非出於天之所須。則往往不稱之。患深。而責之者苛。其小者、才可稱一官。則事止於一官。非天下衆論之所咻也。然而猶憚以爲難者。謂精神氣力必足以檢括應接。心思智計必足以周旋遊揚而已耳。無他說也。惟夫州教授者。責尤輕而事尤簡。世之所共目以爲冗慢而不急。若可以浮沈寄歲月於其間。大德庚子秋。盛元仁以純儒茂老清才篤學。拜吉水學官之命。候人趣行于途。姻黨載餞于郊。見之。貌有蹙縮不安之色。問之。曰。若吾者。其敢自謂無愧於教授一州乎哉。自吾之能言而受教於父兄。自吾之能誦而受教於師友。舉吾族里州國。一善一能之加於我者。皆我所受教。而懼其不足也。自今以往。其將以教我者而授諸一州之人矣。則一州之人皆不我若也。吾安得不愧且懼乎哉。且今天下內外百司之官。皆不可謂無職。而教授之職專以道。他日、化行俗美。則吾賤。畢州諸生子弟有一悖理而駭衆者。是吾教之不至也。吾又敢自謂之有道乎哉。余聞其言。爲之面汗內熱。蓋其官也、余之嚮昔亦嘗容易爲之。而不思其難者也。今世諸人之居其官。如余之不思而爲之者。皆是也。以余與諸人者不思。而元仁之才之學之可以優爲也。而獨能思之。余知元仁之職易稱。而居之眞無愧矣。吉水異時、於廬陵尤爲佳邑、衣冠文學猶有與嘗從游而存者乎。爲我物色。而以元仁之說叩焉。

送杜子問赴學官序

吾鄉奉化經學淵源可攷者、起樓先生文叔。文叔與慈溪杜先生醇、一時俱爲鄞令王荆公所尊禮、文叔終慶曆中。其門人弟子散布東南。而私淑於奉化者、趙教授、范民、舒文靖公元質。荆公爲政。以經義設科取士。奉化去開封遠。文叔之徒多不屑仕。至渡江。久之、乃稍稍有以經進。而毛氏詩最盛。每試。與江浙閩湘之士爭逐于禮部。若辟雍。習詩者望其風不敢與奉化齒。主司第甲乙。或至榜中連題奉化五七輩。然後及他州。公論莫不以爲當然。數十年間。名字膾炙。藉藉於諸人之口。李秘書景平、楊博士獻子、黃知郡叢甫、杜常平叔範、其尤著也。四者之中。李楊黃嘗立朝位。望相埒。而叔範官若不逮。然獨有才子弟。其名裕字子問。若才尤奇。奉化後來言詩。遂推子問稱首。又以爲諸老先生之澤於此未絶。而天之綢杜氏者庶其在是。無幾何。舉能三百篇之策。學者翕爲容言。邑中故家。雖衣冠強盛如李楊黃者。亦皆遁播蕩析。子問不得已。擯其耿耿者去而之西。會尊官貴客適知其名。左館右穀。既而爲之薦進於當途。假之文學掾之階。而強之仕。於是子問老矣。曰。我無慼於仕也。而不能無慼於祿。俛首東袵。忘數千里江楚之勞而赴焉。人或以爲子問憙。余曰。是未足爲子問壽也。余鄉人之所期子問於杜氏。與諸老先生之澤。殆不止於是也。雖然。子問之年非甚高而衰也。人之於子問。其知之亦非曰止於是也。然則子問之於杜氏、之於鄉之諸老先生之澤、猶可期也。於其行。遂酌酒以壯之。而文余言撫而書之以爲序。

送杜孟傳之石門洞序

儒者杜孟傳。其先蜀人劉氏也。於前溪先生巨濟爲八世祖。巨濟之孫爲文節公德脩。西南學者因而尊稱之爲後溪先生者也。其家世、文學、風操。余知之稔矣。己亥庚子歲。俱去鄉關僑處於杭。一日來告余別。

曰。吾以貧故不能忘尺寸之祿。然得一山塾。瘠甚。恐無以給吾孥。而幸前溪公之蹟在焉。蓋括山之石門洞。東距永嘉相犬牙三百里耳。其初。巖壁險峭。草樹蒙密。人無知其名字者。往往不過爲山魈木客之所棲託。宋景平中。謝康樂守永嘉。尋幽得之。始漸漸以詩傳於人。至梁天監有中書侍郎丘希範。唐大歷有侍御史丘丹州、刺史裴士淹繼至。皆有詩。唐末凋廢。宋皇祐改元。蜀李堯俞守括。洞始復。復五十年。當紹聖三年。而前溪公守括。有監州杜穎行縣過其地。覺有異。戒從徒持斧斫道見之。寫圖歸以相詫。前溪公慨悵。卽飭吏新葺之。時米元章守漣。平生兄弟交也。馳報。屬書其所爲石門洞文。於是林泉雲物。雄詞麗藻。相爲光輝。而洞遂爲東吳形勝第一。前溪公去。洞又廢。廢二百年。又稍復。洞旁官爲賴塾。而不肖孫承人之乏。實始幸得贍餘風。拜遺澤。雖藜羹糲飯。猶將甘之。余聞其言。爲孟傳喜。然贊孟傳亟往。今人禮法家常輕詞章。厭遊覽。是自有說。顧如石門者。非遇康樂以來數公。若君家先大夫。發明之。而使稀奇詭傑之觀。滅於荆榛狐兔。棄於樵蘇鬼物。良可痛惜。孟傳官雖卑。祿雖寠。視先大夫身爲二千石。徒想像纍素間。不得親往。而謝丘李杜諸賢雖得親往。然亦有官府。不能久。豈若孟傳三歲居遊其中。朝暮仰窺巖林俯聽鳴泉之爲樂哉。孟傳行矣。他無以爲言矣。所知襄陽孟侯。年方富。清而能詩。今適爲其州焉。其又將爲石門動心乎。

送高虎臣序

古之學者必始於鄉。七雄以來始有遊學。然濮流至漢。而濟南伏生、廣川仲舒之倫。皆以居里著其名行。示有本也。宜爲名州。又江南部使者治所。簡書之宗。衣冠之業。舟車之衝。職庠校者。恆多勞而少譽。非望實兼茂。嶠敢居焉。南陵高君虎臣醇質清裁。隆齒俊業。魁然爲桑梓稱首。遂奉省符來正本學。爲之三期。佩衿歸良。資案推平。官府稱賢。由是道也。豈惟行於鄉。雖達之天下。其誰曰不宜。君子以是知高君之學成而將仕也。滿秩之日。騷謠騰興。裒編載囗。冠以序引。元貞丙申十月望。前進士剡源戴表元序。

送趙生遊吳序

邑有雋者趙生壽父。美其衣冠過余門而別。曰。纍孫生於燕媒。長於甄虞。年幾壯而始知學。然而未嘗知遊之樂也。惟家世父兄嘗宦於吳。今將往而涉足焉。惟長者賜之言詞以先之。余聞而嘉之。夫吳。古奢國。有陸海蠶絲稻魚鍛冶之饒。聞於天下。其地形介於荆越。姬太伯之所逃。夫差項籍劉濞孫權之所用也。然而有言偃公子札之化。故其人多閑而善讓。有朱買臣機雲兄弟之馳驟。故其人好詞章而長說謔。有范蠡張季鷹之慷慨高舉。故其人機變喜事而無留心。其山有虎丘靈巖之嵬富峭刻。其浸有松江震澤之瀰綿浩渺。煙雲魚鳥池臺苑囿漁帆歌酒之玩。日充於前。故其居者儇資內足。可以不出戶限而通公侯。其遊者輕裝空行。亦能談笑跬步。轉易拱把。而居千金。昔余之少也。當壽父之年。則嘗遊之矣。其君子者余嘗親之。其故實猶可徵也。其野人者余嘗接之。其資朴猶可詒也。追再遊之。不如昔矣。遂三遊之。又不如再之見矣。今壽父之遊。其得如余三遊之所見者乎。雖然。壽父之遊不可已也。壽父不可已。則有一焉。古人之遊必擇國。既擇國也。而後擇所與遊。壽父其既有所擇於吳否乎。吳之良大夫、以余所尊敬、莫

先於方處州。因處州而吳之所與遊盡在焉。壽父至吳。其以弟子禮遊於其門。安知余三遊之不能得者。壽父不一遊而盡得之。山川風物盛衰榮枯外物之美。皆不足爲賢者道也。他日充囊飽橐。滿欲而歸。則復以報我。

送賀敏求序

士大夫學成于家。行乎于鄉。而不得食一命之祿以酬其勞。而至于子孫三四世。停涵鬱勃。則往往有清疎秀謹之氣外發而離遇。君子以是占爲將興之祥。若吾賀君敏求是已。敏求之先高大父府君。爲婺州鄉先生。發之爲州。有蘇穎濱詞章之俗。其人喜清言而知理道。有呂東萊淵源之化。其人務學而教本風流蘊滋。鍾于賈門。府君既恬於勢名。卽退而考槃一丘。誅茅澗闕之上。蒔花種木。終爲壽藏。學徒致饗場之墓。鄉人修祠祉之敬。至今鹵莽芊芊。雲衡霧積。甥孫中外。重襁列騎。時節拜掃。以爲金華之閭里焉。敏求收炊於既穫。食果於愈熟。奮其妙手一出而遊東諸侯。諸侯嘉其才。再出而來爲吾州學政。吾州之士師其賢。余與之遊三年。見其嗜善如飲食之於正味。雖日習之而不厭也。惡不善如行路之於臭穢。雖人不可違而必避之也。嗚呼。豈非世家習禮問學之所成也哉。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釋之者曰。其人君子矣。不幸易世而非君子也者。其澤猶可以五世。所以厚君子也。其人小人矣。幸而易世非小人也者。其澤猶五世而後斬。所以甚小人也。使世世而君子。雖百世不斬可也。敏求行矣。可以仕矣。天之厚於賀氏久矣。先君子之積至於敏求而亦可以發矣。故於其行也。與之飲酒。與之歌詩。而復贈之序。

送賀九萬詩序

學之於人。不得而廢者。非欲以求仕也。而有仕之道焉。古之君子。學成而不仕者有矣。則始以其學教於其鄉。故仕有可能。而以其學教於其鄉者不可能也。後之君子則不然。曰。吾寧不暇學。而不可不仕。嗚呼。是不亦重其易而輕其難耶。宜學他時爲江南儒府。凡綴教職於其間。非才望高美。誰敢居之。而賀君九萬蔚然以鄉閭之英。板授而來爲本學正。三年終更。士論稱善。君子嘉其能學。而望其仕也。咸爲歌詩以褒勉之。而屬筆於前進士剡源戴表元。俾題編什之首云。元貞乙未歲秋八月望日序。

送孔明遠序

余兒時。聞孔聖子孫有避靖康之亂而南者。寓家于衢。四世。而樞密公由太學發身。位至兩府。余生於單寒。長於乖蹇。欲修好於其門。莫之能也。已而其子明遠以公府高選。被符而來爲婺學正。始得扳緣事分之誼。誼託意氣。締交遊之誼焉。蓋爲明遠者。居三難而備四有。余於是久而益嘉之。明遠承聖人之宗。欲守其法。一難也。爲人師。二難也。少而孤。三難也。然明遠嚴於自修。有泗侯持躬之愿。精強嗜學。有叢子纂言之勤。當公能諫。有嶺南辭祿之深。見義力爭。有寧州誅妖之勇。以此四有而行三難。宜乎諸絃洋洋。冠裳鏘鏘。舒英乎聖林。發名乎儒堂。爲家之祥。爲國之光者矣。三年教成。懷牒北上。凡我同業。聚爲歌詩。而謂余也厚於明遠。且嘗從事於卜商、衛宏之學。屬以爲序。

送唐君儒序

杭學爲東南望、其來久矣、士之自四方萬里至者、遊多於居、又多尊富貴儇、博士朝暮將迎奔走、僥幸不失事、故嘗不暇數數與諸生接、而委責於其正、正之爲職、其任重且難無疑、前是典選者、於學正闕、輒停筆不敢輕注、必擇學識才行卓然有稱于時、而爲士論所壓服者、然後授之、大德己亥秋、檇李唐君君儒秩且滿、杭士賢其爲人、而重其去、羣臨于剡源戴表元曰、唐君學醇行良、材通識清、自其父兄家勢之所振激、里巷塲屋之所推擇、則固已當濯纓青雲之淵、飛居積星之林、年運而遇、方由諸侯賓掾佐厲計日積勞、進名於天府、此杭學之遇、而唐君以爲淹也、凡我同志、既各爲詠歌、道所以般勤懸慕之意、而子爲序發之何如、表元不得辭、因爲之序、

送王子慶序

宇宙間清華奇秀之氣、發於祥瑞者、爲醴泉慶雲珍禽異卉珠玕寶玉之屬、而在人也爲文章才藝、殆未嘗一日闕於世、使一日可闕、則天地之氣有時息矣、然自常情窺之、類若無預於治道、而自古秀人才士制作精能之極、必待禮樂太平全盛之日、而其事始備、吾觀漢魏以後、書學始興、逮於六朝、士大夫往往能書、如是數百年、至唐貞觀開元中、干戈弭寧、諸所以黼藻緣飾之具、次第施設、而歐虞褚陸閻鄭王曾等輩、鱗比櫛擁、皆極一時之選、此雖人事、亦天運有所啓而然與、自是浮沈顯晦、又數百年而得宋之慶歷元祐、風聲氣韻、大略與唐人無甚相愧、而君謨才翁子瞻魯直與可元章伯時諸公、清才峻節、雄詞盛德、照耀掩映、有出於觚翰縑楮之外、則又非偶然而然也、元興、運化敷功、比擬唐宋、于以開明堂總章之觀、輯康衢皇極之誦、陳器車銀甕之貢、歷天球河圖之瑞、神文鉅繪、嚴書壁篆、重譯而來、四面而致、所謂書林藝府、珍藏秘玩、固千載一時之最盛者矣、錢塘王子慶、多聞而博覽、以公卿之薦、乘軺詣郡、遂將汗竹翠玉之堂、雕黃五雲之閣、平生知交贊餞滿道、余爲備古今難逢之會以勸之、

送陳養晦遠遊序

自余居剡源、得一士焉、曰陳君曰成、字養晦、養晦當其時年方二十許、而未委器識如四五十者、每見余、狂歌劇飲、叩壺擊筑、爲沈酣痛快之適、未嘗不慨然與余和答以相樂、及思極愁生、閉門擁衾、爲呻吟憔悴之作、又未嘗不憮然與余同憂也、然余平生好鑽磨後生、常自恨涉世太早、故未亂而學、未冠而遊、未壯而仕、未老而休、方氣血盛時、東南馳騖、自許要不難艱、而豈知有今日、窮居剡源、欲爲耕漁樵獵而不可得耶、故時時願養晦輩以爲戒、而不願以相激發慕效、自爲此言、諸少年聞者多首肯、惟養晦曰、不然、士患不欲學耳、欲學則無不可能、患不欲遊耳、欲遊則無不可遂、必如公言、是世之拘儒愿夫、朋友不出保社之間、耳目才周於几席之內、時然而言、時然而趨者、然後爲可、安得騁度外之談乎、昔者孔孟之門、固已無所不遊、無所不學、故莊周滑稽、史遷馭雜、楚原馳騁而忘返、揚雄汗穢而不慚、皆蒙譏後來、而自適於當世、吾今方將賦招隱、歌遠遊、洗塵冠、綻敝裘、不惟厲吾口氣、以盡荆吳齊魯之觀而已、聞燕代之南、汧隴之北、有魁梧奇傑之才、自埋於博徒劍客者、不可勝數、吾將往而求之、農桑什一、章句興亡之學、

不足爲吾事也、以爲公當喜而強之、而反咻我爲、余聞之、爲之心熱不自持、蓋所謂伏櫪之馬、聞北風而嘶鳴者也、剡余實已衰憊、無所用於世、平生名高交友散布四方甚多、養晦爲我物色、而問其知余者、亦必有以知養晦焉、

送鄭若晦遊建業序

自言超邁倜儻好遊之士、所喜談山川城郭風物宮室技巧之奢麗、可以動心盪目、無過長安洛陽成都廣陵錢塘建業、而成都長安以險遠不易至、惟洛陽廣陵錢塘建業、半途順流、一擬千里、得用舟航輿騎代其跋履纍緣之勞、故遊者以爲便、然士非有事於進取與其篤好、雖錢塘有不暇至、而況數百里數千里之遠乎、鄉有鄭若晦、與余同客錢塘之日久矣、自其始遊、臺錫之貴公、方岳之名卿、聞其才、多禮致之、而若晦每得餘閒、即浮滄浪、穿巉巖、往來南北兩山間、彌旬竟日、若忘歸焉、性喜作詩、以江西葛處士慶龍爲師、得其法、嘗意酣氣適、信筆取紙自書、山僧道人見之、懷欣愛悅、更下榻致饌食、留連不聽去、用是益無他人羈棲旅頓之慘憔悴之色、已而若晦輕裝別余、云將改遊建業、察其勢、又若不止於建業者、爲之驚喜過嘗、夫建業固余舊遊、相去三十年、殘儒遺老猶有能記憶不相忘者乎、旦夕亦欲一詣廣陵、聞其蝗旱連年、民居蕭然、未敢舉足、陝路士大夫近數數接之、其人恢疎厚重、稱其士風者也、獨道決不可登、人生何用必入蜀、然後爲名士耶、因若晦行、即道中日雅素、併以廣若晦之意、

送鄭聖與遊闕里序

東南慷慨士大夫、異時局於地狹、不得遠遊、以爲恨、自中原道開、遊者響奔影赴、惟恐居後、然皆不能無所健羨、未有無求於人而往者也、余惟見吾里中僧六七輩、相結約徒步禮五臺、天台一黃冠愿慕嵩高緣嶺、躋蹬既至其地、而歸者侈然以道自重、問以所遇城郭富貴王公大夫、如目未嘗見、蓋其心不在是也、先師仲尼之闕里在東魯、今爲兗州、由吳越計之、不過三千里而近、而人未有慕而遊焉、何耶、不爲儒者、姑所未論、爲儒者平居高談自命、動以孔氏徒相緣飾、或至誕浮屠老子二家如仇、如不足與吾亢、而爲習反出其下、長纓華組、雕鞍輕轂、憧憧於燕趙宋魏之郊、又益外而遠之、踰萬里不憚、而其師之居在三千里之魯、則不暇至、豈果力不暇哉、以所爲從事於遊者、有求於燕趙宋魏之外、而無求於魯故也、江東之貴溪有鄭君聖與名沂、獨毅然勇往、余甚畏而嘉之、客有靳余曰、子以爲聖與之遊理所必應然乎、夫今之爲魯者、非昔之爲魯者也、昔之魯也以夫子之教止行於一邦、今夫子之書遍天下、而都國所在得設廟學、建像祠、則往往皆闕里也、而子何魯之拘乎、且士患不學孔氏、不患不能遊魯、余曰、茲說是也、而權意爲遊嵩高五臺者笑也、古之君子、其身存而人爲之式其閭、表其鄉、沒而百世猶祭其社、禮其丘隴、甚者愛其所經歷山川草木、何也、爲風聲德義有以甚存於人而不可忘耳、夫子之道、庇我如天地、存我如父母、其甚盛矣、非獨余不能言、而窮天下之辯博者、亦未能爲之辭也、而諸人欲忘之乎、苟諸人之不能忘、則聖與之遊爲在所取矣、聖與名在天官之板、他日載星重趼以來述化、乃方徘徊壁觸、爲人之所不及、是尤可嘉也、

送方中全北行序

曩時江南士大夫去關洛遠。嘗患於難仕。仕又必須材望。雖有家門之行。鄉曲之譽。而非官府公薦。公卿通知。則不可必得。往往塵埋鼠伏。沒世而無聞者多矣。三國以來。盡驅而求。盡拔而用。始有閥閱。名字班班見於史册。甚者牀堆珪組。庭業槐棘。一門數世連綿而不絕。是何天之生材。偏嗇於前而豐於後耶。抑亦人物之顯晦。時運之變通。有適當其遂。而不可知其然也。新安之在江南。以山爲州。儒其間者是不一族。當貢舉法行時。方君中全之先大父廣西公。首以毛氏詩策名鄉書。登集英之甲科。既而君父今通議大夫建德使君。復用孔氏尙書爲南宮進士第一。於是新安道德詞章之士。致通顯於時者雖多。而語家世科目宦學能名。必推方氏稱首。鼎改舉罷。使君驅馳之倦。既淡無宦情。晚歲益貧落。觴詠自娛。以養其高。年來仕路。比曩時關洛又益加遠。子孫浮沈里閈。艱關往來侍養。何敢出口言干祿事。如是者積二十年。余以事勢推之。則前所云江南士大夫生於秦漢間。雖有家門之行。鄉曲之譽。而沈埋鼠伏沒世無聞者。累千百計。何足怪也。而豈其理當然哉。久之。中全一日過余而別。曰。存心今者行仕矣。問何以行。何以仕。曰。吾親之名之貧之久不仕。自中外諸貴僚舉知而憐之。於法上大夫得謝任子。許授中士之秩。幸而公府予之。吾庶幾其逢乎。余曰。是固官府之薦。公卿之知。江南士大夫慁焉而不得者也。方氏家世宦學能名。其將復自中全始矣。請以爲賀。復以爲勉。

送張叔夏西遊序

玉田張叔夏與余初相逢錢塘西湖上。翩翩然飄阿錫之衣。乘纖離之馬。於是風神散朗。自以爲承平故家貴游少年不翅也。垂及強仕。喪其行貲。則既牢落偃蹇。嘗以藝北遊。不遇失意。亟亟南歸。愈不遇。猶家錢塘十年。久之。又去東遊山陰四明天台間。若少遇者。既又棄之西歸。於是余周流授徒。適與相値。問叔夏何以去來。道途若是不憚煩耶。叔夏曰。不然。吾之來本投所賢。賢者貧。依所知。知者死。雖少有遇而無以事吾。居吾不得已違之。吾豈樂爲此哉。語竟。意色不能無阻然。少焉飮酣氣張。取平生所自爲樂府詞自歌之。噫嗚宛抑。流麗淸暢。不惟高情曠度。不可褻企。而一時聽之。亦能令人忘去遠羈得喪所在。蓋錢塘故多大人長者。叔夏之先世高曾祖父。皆鐘鳴鼎食。江湖高才詞客姜夔堯章孫季蕃花翁之徒。往往出入館穀其門。千金之裝。列駟之聘。談笑得之。不以爲異。迨其途窮境[illegible]。則亦以望於他人。而不知正復堯章花翁尙存。今誰知之。而誰暇能念之者。嗟乎。士固復有家世材華如叔夏。而窮甚於此者乎。六月初吉。輕行過門。云將改遊吳公子季札春申君之鄉。而求其人焉。余曰。唯唯。因次第其辭以爲別。

送王月友遊華陽洞序

松江王月友嘗爲余言。其先人蟠客萬里。入峨眉山。遇異人。得道歸。而授其徒。有林生順儒者。以歲辛酉西遊。句容三茅之華陽洞。所見奇花怪石。飛臺涌殿之類。莊嚴閃爍。千態萬狀。不可勝紀。因辭師友去。不知所終。當是時。月友作詩誇餞之。及他士大夫詠歌從臾歎嘉者甚衆。而皆有世累。不可往。後四十年。當大德庚子歲。於是月友亦以其先人之道被聘北遊。而能辭其官不拜。歸錢塘城中閒居之日久矣。一日。

忽過余別。曰。吾之奔馳泥途霜露間。雖幸而少休。每淸晨良夜思之。未嘗不媿於吾林生也。今將泛太湖。穿雲巖。略毘陵。抹朱方。遂尋華陽洞而訪焉。子亦盍有以餞我。余駭而問之。夫神仙之在人間世。其理之有無不可知。就令有之。則必忠孝豪傑之士。然後得焉。顧寒暑飢渴衣食之欲。不必皆與人同。而蹤跡浮沈顯晦。自應去人不遠。但人不得而窺之。自余識月友。見其論平生交遊。至余所畏愛。輒諄勤敎篤。不間生死。官階俸祿。可以棄妻孥。眩僮僕。名爲有識者。猶或好之。而談笑不可經意。朱幡在前。掉臂輕去。麻鞋葛袍。傲睨當世。無枉求無詭謁。以此榮其身。雖塵埃市井煙火廬落。何往而非華陽洞乎。不然。襟懷氣誼有一不自得。將望華陽之雲霞草樹。咫尺不得至。至亦非吾所得有。月友姑少徐徐。何如。月友茫然而思。恍然而喜。曰。吾非不解此。然吾事不可止。爲子薄遊而歸。幸萬一邂逅吾林生。則亦以子語質之。因書以爲餞。

送羅壽可歸江西序

古之所謂士大夫者。少而學成於其身。壯而材聞於其國。及其老而無志於用。則退而以其學師於其鄉。是故有以一人而成千萬人之俗。余自知讀書學文。以至于今。所聞見天下之士大夫。略可以舉其操。若今廬陵劉公。其非斯人也乎哉。夫江西數州之在東南。自二百年來。常爲文章議論之國。廬陵之在江西數州。常抗而先之。若劉公則又抗廬陵而先之。身在而世傳其書。言出而人取以爲法。精神氣貌。蕭然假專於一室之內。而環其州千百里之儒者。顚倒傾動。雖其怨嫉。正色而不敢議焉。此豈苟而然哉。羅君志仁壽可之居。接劉公爲不遠。能以文得公之言。而攜之遠遊於浙河之濱。浙河之濱之人。聞其爲劉公之所與也。莫不愛之。壽可又能自以其詩與文取知於人。人叩之而不見其窮。卽之而不見其鑪。皆曰。是宜爲劉公之所與也。莫不愈益愛之。愛之則必有合。壽可曰。吾無意於合也。吾之居吾鄕。不爲無樂。吾猶有垂白之親。吾所爲僕僕而來者。向也吾之至於斯也。而不得盡其交遊。吾求以盡之。今盡矣。吾歸也。吾無意於合也。余愛其言。握其手而告之曰。壽可賢乎。蓋壽可劉公客。余亦劉公客。余不敢不盡於壽可。爲壽可謀。凡壽可所自道。皆是也。竊有以廣壽可。人之不得安於其居。遠父母棄墳墓而出者。非獨以盡交也。亦以學也。其爲農與商賈也不與焉。壽可之遊。將以盡交乎。誠已少足矣。抑以學。則子之鄉既有劉公。而復求劉公於他人之鄉乎。子歸而覓其學。學至於劉公之年。子之鄉有學子者。如子之學劉公矣。皆若宗子之子。復將爲宗。不亦善乎。而爲壽可謀之乎。雖然。學必一於道。壽可盛年。而時時學於孔子之外。不可也。若劉公學成而及之。可也。所謂小德出入者也。然亦不可不愼也。壽可之歸也。亦以請之。剡源戴表元帥初序。

葉茂叔之淮安序

人性之弛張。隴源通塞。無不各緣於其土俗之所近。故齊魯多經生。而趙魏饒壯士。非齊魯無壯士。趙魏無經生也。舉其多者論耳。天下名山大川。一一起從西北。其紆夷演迤。至於長淮之廣袤妖美。不耕而善植。少寒而耐居。士大夫嚴莊重戴。擧劍詩禮。雍容喜功名。謹然諾。以爲俗。余嘗宦學經從。見東南交遊中。

有資直寡言.不事奔謁諧媚談謔者.望而知敬其爲淮客也兵興以來幾三十年.加之以連歲旱蝗饑饉.而民不移業.士不廢學非天之所資者厚而然耶.高郵葉茂叔以名家良儒爲正於淮安學.余旣發興之善.而需余言不已.嗟乎.茂叔往而惟毋以見多者取足於己乎哉.人有成言.自知之謂明.自勝之謂強.茂叔之職今非止於自知自勝而已也.至淮安.亦披胸傾膽盡出其蘊爲同業者講焉.要必有可觀者.茂叔其以余言爲然哉.

剡源集卷第十四

序

送鄧善之序

大德戊戌春.巴西鄧善之以材名被徵.將祇役於京師.於時.甘泉近臣乘馹而致詞.瀛洲仙官揚鑣而先途.友朋星羅.從徒蟻奔.扳末光附餘聲之士.餞善之於郊者.遝而無不頌善之於家.曰.嘻乎偉哉.善之其果能去此而行其志也乎哉.方善之清脩苦學於隱約之中.蓬門縕袍.筆硯爾汝.羸單力不可與飢凍抗.其則曰與其徒歌吟古聖賢之說以自壯.至於寒嚴永夜.擊出風雨.赤日流汗.而挾書不知.此其堅忍強志欲何爲耶.當是時.有無故而與之千金.度善之能辭.卒然而加之連城列乘之貴.較其樂.亦未易以彼而易此也.及乎名成行孚.高臥而車馬愈喧.無求而羔雁自至.然後岸幘迎謁.深衣拜聘.其一時風規器量雍容談笑之際.度越諸人何止萬萬.而豈一朝一夕能偶然哉.雖然.善之之志初不止此也.今夫人之於飮也.有飮水而樂者.有飮者而樂者.有飮酒而樂者.有俱不飮者.不飮者則過矣.強飮水者以著.有不能如飮水之安也.強飮者者以酒.則往往沈湎醉極而亂.習熟之久.蓋有初不堪升勺.而終也能至於斗石.何也.彼其初自不知其樂之至此也.善之前日之隱約也.是安於飮水之類也.榮途方開.紛華嗜欲可以

醉人之具不一.惟無使之沈湎斗石而亂也哉.古之論人也.自弱冠而強.以至於老.老之爲言.考也.成也.他日善之取通使、上大夫.執珪結綬而歸.而余野人也.將賀善之之成.而因以考焉.三月朔日.剡源戴表元序.

送貢仲章序

天之生材.猶地之產物.隨其風氣土性.雖窮崖僻谷海遠野陋之處.無不有焉.然而非常之珍、希有之玩.口不能自言.足不能自運.往往埋藏伏匿.積千百年而不得一日之遇.而碧丹綵漆貝毛齒括尋常瑣細之嗇在於國.容庭實不盡得之.亦不足以備物.而況於秀人奇士.懷不可廬之藝.而逢不可久之時者乎.大江之南.民齒多者.以約計之.郡不下三十萬男子.幸而爲儒者居千之一.而幸能以名字自通於上.以取榮祿顯仕者居萬之一.其選可謂至艱.而得之可謂勞矣.於萬一之中.鈍望慚懦自棄者.又所不算.貢君仲章以儒隱宣城南湖上.余嘗遇之.觀其居家厚、待鄉順、怡親、悌長、隆師、敬客.而餘暇攻問學.治文詞.種種不麗於流俗.然亦竊怪其天資疏通爽邁.可以用世.而若未有所營者.既而有司次第其庠序歲月之勞.以名聞於中都.而將授之以郡博士之秩.前所謂甚艱且勞之選.既可以安坐而得.一日.贏糧秣騎.騰觚鉛筆.翩翩然告余以遠役.曰.奎生三十有一年矣.平居讀古傳記.見材名氣皦士.必快慕之.今縱不得如洛賈生、蜀司馬長卿、吳陸士衡.即取印綬節傳爲左右侍從言論之臣.尚當賦兩都、三大禮.獻太平十二策.遇則拱摩青霄.不遇則歸耕白雲.安能浮沈洪忍.爲常流凡儕而已乎.余聞其言而壯之.蓋夜光明月、干將鏌鋣之氣.將辟塵沙、脫垢壤、以發祥於時.騰曜閃爍.勢不可止.如余之徒.則鈍惰慚懦自棄.往顯爲碧丹綵織貝毛齒括而亦不可得也.人之賢不肖相去者是遠哉.戲裝在途.酒酣氣傾.書以爲之別.

送曹士宏序

歲壬戌.余初遊武林.識廬陵歐陽公權先生於祕書之署.其人清純簡直.雖居蓬萊道山間.而布袍蔬食之氣.鬱鬱然見於眉睫.余時年少.自衒飾.每從其所歸.未嘗不發慚面汗也.以杭學博士弟子.謁拜劉先生會孟.會孟亦居廬陵.其人英爽峭邁.下筆造次數千言不休.而躡之、無復近世軌迹.至於清談滑稽.四面鋒接.一時聽之.略與李謫仙人何遠.然畢足不忘歐陽先生.十有八九語稱吾師.當是時.歐陽先生以迂癖.高臥里巷不出.余受劉公之愛.於文字間特厚.未幾.劉公亦歸.而余年長.四方之遊從日以汎濫.其士大夫自廬陵來、而喜與余交者.則以二先生之故焉.最後入太學.太學之徒廬陵爲多.余一皆識之.大抵其人之核中強項、敦志業、而好潔脩者、歐陽公之教也.其人之英資高識、多風肇而精體要者、劉公之法也.顧常數數爲曹君學可商論及此.學可曰.子似未足以知吾州鄉俗之美也.子之稱於吾州二先生.猶以其名.若吾父兄之在吾州.而不獲乎其名者.子安得而知之.余聞其言.殊自悔.以爲稍久必當有以滿吾志.與學可別三十年.余遂躬老不可出戶、聞學可死亦久矣.而始識其兄子士宏.士宏者.於其鄉之文獻靡不聞.於其家之行能靡不習.余於是不獨知士宏.又因知士宏之父在其州.即吾學可所謂不獲

乎其名。而人不得知之者也。於戲。誠美哉。己亥三月。士宏揖還省戶下。僑遊將西。須一言以處別。余自顧無以振激士宏。而盛意不可虛辱。獨能平生不得於君家父兄師友者。還以諗於士宏。詎不云乎。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士宏盍歸而自樂其樹檀乎哉。

送吳州判還番陽詩序

至大改元之秋七月。州判吳侯熙載秩滿。將還番陽。州之士大夫相與祖送於西津之門。既而私相與言。曰。侯之來涖化二年。民安其治。吏憚其明。而吾徒敬其文。雖侯之才實概於吾州。如大庭之治小俎。幾不足勞者。而出其緒餘。不可測之智。不可干之威。不可窮之辨。不可欺之政。已足以聳動其僚。而爲惠於吾人亦已厚矣。故嘗抗旌結轍。指揮詰斥。風迅雨疾。諸葛公之部伍位置。取諸其胸中。而措之也。及乎藏鋒斂鍔。韜潛謹飭。冰淳矣直。鄰曼容之浮沈小官。潔身寡過。而求自免也。迨至端毫振檟。周遭黎刷。春旋樞撥。陶士行之勤勞筋體。願有所儲以待用。而不敢惰也。嗚呼。吳侯持盈而來。奉初而還。權雖薄。俯仰無所怍。祿雖薄。身名無所辱。視同時前後得志不得志。蒙瑕裹玷。有幸全者。有能者。侯之浩然去就之閒乎。於是。代者未至。浙東都刺史按州。大顯汝襲勸。甄侯行能。委以識核。符移叢湊。侯意亦以願有所激厲。而官期滿矣。乃相率作爲詩歌。以發其未盡之志。以樂侯之行。而慰州人之思也。昔者。桐鄉遺愛。爺於家祀。襄陽耆舊兼載名宦。今而後。吾州父兄子弟見山川草木。誦侯之篇章。經池臺館舍。想侯之爲人。自不能以忘侯。抑侯之去吾州。其能以遂無情耶。其年八月朔日序。

送趙學古歸永嘉序

古之人。有視其世爲不足居而忘之者。其次有忘其鄉。其次有忘其家。其次有忘其身。其達之有大小。故其忘之有輕重。固也。夫物莫著乎天地之運。事莫甚乎古今之變。今有人言山川之崩竭。日月五星之附蝕。生人以來。爲衣冠。爲血肉。爲君臣。爲鬼域。與廢治亂之故。往往嘗試而道之。人亦嘗試而聽之。有人曰。我能蹈死如蹈生。受危如受泰。聽者必曰。是怪人也。有人曰。我能捐貨財。違妻子。離鄉去土而不戚。聽者必曰。非人情也。是何達於大而不達於小。忘於重而不忘於輕歟。蓋推其遠者易爲理。處其近者難爲情也。余於趙侯學古之歸於永嘉也。尤有以動余心。趙侯生於神明之胄。長於貴戚之里。竄名四十年。不求人知。白首下邑。仕違其時。不矯不阿。陳力遂去。嘗窺其爲人。殆非有意於斯世者。客食特久。悵悵然無所歸。問南東行者。知故廬先壟獨無恙。而父子兄弟盡矣。慨仰天發泣不自禁。一日。倏羸滕約敝篋。戒隣車弱僕。告行於邑中三四儒者。嗚嗚唏噓。悲動路人。嗟乎。趙侯人生離合之懷。他時常有如此者乎。余家世剡人。幸既得一區於剡源之上。筋骸方強。法當備耕以供三老人養具。詎不云乎。人窮則反本。勢使然也。趙侯之鄉不得在永嘉。而以永嘉爲歸。亦值其窮者。宦學可息。合并無期。趙侯歸而自愛。強志以光晚歲。所謂不忘其身者。非全之之謂也。力業以訓子孫。所謂不忘其家者。非私之之謂也。敦義以厚風俗。所謂不忘其鄉者。非客之之謂也。雖然。趙侯行矣。迴侯之心。其不可得而忘者。事雖過三者而已。三者不忘而且能忘其大者。是能忘於言而已。苟可得而忘於言。雖是三者。亦可忘也。於是諸公載酒餞諸邑南門而

余爲之序。

送老甘秀才序

人幸而得至於老。又不幸老而窮。此人情之所矜。而不敢恝然者也。故先王之時。於其老也。有祿與位者。尊而優之。無祿與位而窮者。存而賙之。然其人必皆有以自重大之。典籍辭令。必有可以備咨訪。次之詩書學問。必有可以教導其鄉里子弟。惟孤窮廢疾無所倚賴。然後始仰食於有司。而盡其齒。然亦未嘗使之生缺其養。而死失其歸也。後世羈縻齊民。人一老而窮。則爲人所賤。而老者亦氣昏志阻。不敢與強壯齒。儒窮尤甚。余來上饒之明年。有弋陽甘中立以行卷謁余於學宮。即之貌枯而行腴。學專而思宏。與之談。於易書以來。程邵二家先後天之義。涉獵貫穿。於蒼雅以來。字畫形聲之淸濁輕重。推索邃密。蓋江東之衣冠盛時。一種高人奇士之所傳授。中立嘗私淑得之。而徜徉山林。鄙棄科目。其勤心忍性之日。亦已久矣。自余之同業。若所常還往。皆敬中立。而無以療其窮。中立浩然且將入閩。余許中立非氣昏志阻者。閩多故家。去中都進趨之途遠。至必有學徒築館重幣。而相迎於武夷雲谷之上。篋囊發書。樹門戶。俟著書成。纂之名山。傳之其徒。視世備虛有祿位。而期頤甕盎黃金與馬。淹淹日暮。無一名可稱者。相去豈不遠甚哉。

送宋吾省序

始余讀史。既見蘇季子出遊時。洛陽人舉嗤之。以爲捨本業而事游說。非其士俗。韓淮陰無鄉曲之譽。不得推擇爲吏。遂去寄食於俠徒。歎曰。此猶先王之遺澤也。當其時。使有權力氣誼者一人。爲能陶其緩急而馴養其才技以爲良。能則二子必不至但如今日之所驚異。然二子非更困苦險厄。何由肯自激發。將終身俯仰民伍而已。以此知往古士大夫所爲多才而寡過者。非賦性之異。亦有以成就之也。信之爲州。以余所知。名賢比比而有。渡江而來。中原故老無不抱恨長息於此。故其俗敦儒而喜義。慕名高而重客。施鉛山、宋吾省。自予之息肩、無十日不相往來。蓋家世爲儒久矣。嘗以其文藝受知於名僚貴將。強之出。因浮沈斗食佐史間。不出鄉而養親結友之事蠡足。是既能淸純自重。而秩滿當調。後無以自拔。此非有權力氣誼者之責而誰乎。吾聞吾省天資爽爽。居財殊不吝澀。其與於人已多。人不當爲吾省惜。爲有行役。爲略書所慨於右近之故。贈之。且以爲吾黨勸焉。

贈曹子貞編修序

天地之氣。發於山川風土。其雄深渾厚。平原鉅野。洪河喬岳之類。往往皆在西北。而枝條餘委散之爲淸纖峭麗奇偉瑰秀。若康廬九華。桂林天姥。瀟湘彭蠡。若耶采石之勝。皆在東南。豈惟山川風土爲然。世之君子。詮量人之才性氣質。亦或以相擬。是故有適然而然者矣。惟夫通人碩儒強志力學之士。則不係於是。故太史公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稍長大。即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以廣其記覽。吳公子季札雖早習文學。而不憚北游齊晉魯衞諸國。日與賢士大夫講論。以求去其陋固。蓋不以生而受焉爲足而他復有以成之耶。余之狷愚。生於窮海之濱。長於憂患。而漸老於貧賤。其足跡之所經。遠不踰荊。近不

跨越。其耳目所悉。不過尋常轂轂之內。無異通解。其平生從遊。則又材高者既不吾屑。卑下者吾亦不屑之。是真自棄而無望於斯世矣。獨時時俯仰方册。見六合外事。及聞接古名賢人晤語。如搔癢沃熱。聊復少自快意而已。庚子之夏。有中都官敝襤儀過余錢塘逆旅。挹之氣溫而貌嚴。叩其談。引古今繩墨。灑灑然數千百言不止。質其居。居東平。詢其官。太史氏之屬。請其姓氏。曾君子貞也。余驚喜。願交之。久而讀其文。麗辭莊屈之潔。析理孟荀之遠。而比事左班之覈也。噫嘻。若子貞者。非余之所當朝觀夕習。以求成其才性氣質之不足者乎。抑余之願交子貞。知子貞之於余亦有不能忘情者焉。而為子貞難。為余易也。何也。余之狷愚。提於憂患而老於貧賤者也。陂渠之水。澣之以自濡。雖亢旱猶可後。溜注而決諸遠。則不如天雨之澤。微服處廬巷。人皆異之。徙而居高。指目多矣。愚之狷愚。澣陂渠。處閭巷之類也。若子貞之道。方當行遠。其勢不發高不止。而安得不謂之勞於余哉。雖然。子貞之勞。猶能成余。余非能成子貞者。子貞家有賢父兄。而所居東平。今為儒府。諸老先生方以類相先後進用於朝。子貞往而試以余言論焉。無必豐於名。必豐於其所可名。無必充於其欲。必充於其所可欲。徐行而敏觀。多藏而善出。是其學也。倘庶幾乎異於今人之所謂學矣。子貞曰。唯唯。因以為序。

贈黃彥實序

自老莊氏憂身厭世。有不願為材之意。而世之闒茸晦昧者託而逃焉。於乎。是何不仁已甚耶。天之生斯人。苟不使材者舉之。則如勿生。耳材聽。目材明。人之不可無耳目者。以其非是二物。則往往陷而入水火。今曰。我之耳不願為聰。我之目不願為明。其不為廢人乎。若曰。聰不至於聽闘蟻。明不至於燭淵魚。則惟於聰明之過之論也。而非遂以聰明為不美而不為也。畜馬願其善走。畜劍願其善割者。馬之材在走。劍之材在割也。有惡走之驟。割之銛。而專得土馬木劍焉不可也。余少壯時。州之慈谿有黃東發先生。以經術行誼政業為江南名卿。緣桑梓故。每與余評覈古近人物。以為士之生世。誠不可無材。蓋當其時方以閥閱科舉取士。幸而有父兄之素。場屋之目。即拔擢而試之。試之以文墨記覽。錢穀獄訟之煩。俱不可。則名之曰道德。展臂雅揖。垂紳緩趨。浮沈談笑羣衆中。不失繩墨。則訾責不加而品級驟致。惟先生崛起寒遠。實用所長取知於人。寸量尺較。然後至。故其語執之良堅。後生晚學化之。亦皆矯然有自勵之色。而先生歸而私料其家庭子弟者。尤嚴於他人。先生沒二十年。家常嗣絕。四壁不立。平時炎門赫族。勢當同澌共盡。而子弟乃於中間方以材著。大德辛丑之夏。遇宣城校官宇彥實於杭。聞之先大夫行藏本末無不習。問之古今學問文獻無不貫。至於雜篇雅章機舂穀奔奇聞異解踐通部屬一一去人遠甚。茲非天之所生。為家庭之所成者然耶。以斯人之窮。留於吾徒甚急。今即用。材又可得無耶。雖然。古人之材。因事而見。其未有事也。如無材。然彥實之劍與馬。惟謹毋使人毀其銛且驟。而益務藏聰明以待事至而出之。何如。回宣城。見王敬叔兄弟。尤取材也。亦以質之。是歲五月既望。

送饒子敬序

大江之南。士連吳荊。當春秋時。能以言詞聞學通名中原者。謂之奇人。漢晉以來。弓旌之聘。軒輶之傳。無

日不至山亭野郭間。由是功名歸驟之路繁。而隱逸稀矣。夫豈惟人物懸絕如是。凡壤地所生名材異寶。犀象孔翠鮫綃火浣之幣。空行人語之奇。形容不經見於前世者。無不爭先自獻。以充明堂之職貢。豈造物者固使之然。而勢不容不然耶。近日之江南又異於昔。人物磊落者十數公。則皆出於科舉。科舉不足論。論科舉之得士。視春秋漢晉諸所以取之。功過猶足以相補。而世嗤之不已。非徒嗤之。且羣詆族誚之。惟丹陽饒子敬過予。與之商略此事。犂然有當予之心者。蓋子敬之學。淹通而纖實。據古而少尤今。其先人大父。復俱由科舉出為名公卿賢師帥。龍丱之年。瑣瑣耳習編組目屬。及今春秋鼎盛。乃方從于大夫車馬後。欲觀上國之光。此雖余輩累千百無足數。而能見容乎。抑子敬與余皆南產。儒者浮沈里巷。居常自謗不見用。故每事退縮。若無所解。設見用。將何以別異於餘子。言游之弦歌也。而慕之者復為魯恭卓茂。屈平之詞賦也。而慕之者復為子雲相如。以風土詳量天下士。幾於自狹。子敬努力。為江南吾黨一出。亦使四方諸人有所慕舉於家庭。談於庠校者。非空言矣。余雖不能倚攘臂企趾。為子敬助喜云。

贈相士歐陽生序

壬戌歲。余始自杭歸鄞。識長沙歐陽生於鄞侯劉朝奉席中。歐陽生善相人。人之欲問歐陽生者。爭慕先得之。越弱而招。排闥而迎。幸且至。則修衣冠。振顏容。候其一言以為窮達。當是時。歐陽生之裝未解。而他候其門者已若干人矣。既而亦從劉侯來謁予。予驚而問焉。歐陽生曰。不然。吾技人也。吾之技以達許人。而心之所不賢多於術之所取者。不可勝道也。以窮許人。而心之所賢多於術之所黜者。亦不可勝道也。用此。雖屢許人。人不以為妄。而術當不敗。余深異之。以為生非技人也。其言近於有道之言也。自是相闊十五年。余以憂患困絕。傭書於鄞。而生適復來。當是時。鄞之人舊識生者皆無存。存者往往病癈先業。求昔之所依以為光華如劉侯之徒。安可得哉。人皆為生悲。而生夷然不傷於懷。不惟言談趣尚若有得。乃其旅力趨蹡。矍鑠比於劉侯之席。輕健似復過之。嗟夫。歐陽生真非技人乎哉。真吾所謂近於有道者乎哉。吾聞古之善道術者。若巫咸之於卜。扁鵲之於醫。皆能相人。得其道而不善用者。為京房郭璞。生其毋數數於行乎。生之來杭。有學士張鄭二君。皆因之以書。余未有以復也。生歸杭。先以是似之。

贈談星者謝生序

余十八九時遊杭。杭故多技術家。其用星曆躔度去來逆順言人災祥貴賤以徼名逐利者甚衆。大抵重簾複肆。業愈售則愈貴重不可褻。有歐陽可山栖栖自江西來。白晝侍官墉。設案席。夜即篝燈露談市中。余間往聽之。術與衆星翁異。往往雜取五行生剋制化之說。士大夫既相駭惑。而衆星翁其共排斥之。以為何必乃爾。可山翁曰。我術誠不能強人。然不出三十年。必當如我說也。余遊戲猶記亦語。越十年去杭。又二十年再過之。舊所接識人物一一無復存者。况於可山之徒。復何從物色。於是後一輩談星家無高下。例以五行生剋制化為斷。如兵法吏律。從之則合於算。違之則謬於測。雖不識可山翁者。靡不悉然。余嘑歎錯愕。豈不知可山翁之語何以如此驗也。東山謝生亦學可山翁之術。加精審。初聽似任心輒發。及蠶摩某禍後當如彼。某福後當如此。無不應。其體局所經。裹囊握券以候之。叩門恐後。噫可異哉。謝生之

父，於余為同產兄弟，本業儒，儒無所售，而出於此，其意若以余為覆車之戒，獨感可山翁之自信，不以勞蹇曆阻卒能使人皆用其道不疑，非近於古之身死言立者耶，而吾黨何為乃獨不然，因為遂書所見勵生，且以自勵云。

送李公度歸三茅序

余兒時，聞江南山之美者曰句容之三茅，有鄉丈人趙君躋，字立道，年三十，以闕闔辭翰志節當得美仕，一日棄其家，佯狂出門而逃，家人莫知所之也，徧國中物色不能得，一老嫗云，是子他日數言三茅，試依其言求之，使人至三茅，夜半見一燈熒林薄間，穴窗窺之，果趙君，即不敢驚問，明日益以數輩，破產挾持登車，趙君不果逃，然歸家無一日不戀念三茅，愬其家奪其志曰，必殺我，竟以此怏怏得疾，余嘗疑之，趙君非佯狂迷惑者，其意殆與韓退之登華山不返事相類耳，人仕宦妻子豈無足樂，必其山陵丘壑煙霞水石之適，什伯千萬相遠於此，然後輕性命而求之，古之達人奇士，一牽於世故，欲有所建立，則不暇得，而偶念之者，又耳目隔遠，知之不深，或知之雖深，而制於累，窘於力，與不暇知等耳，故如趙君之捐身行志，世人往往驚駭以為怪事，必若神仙隱逸方外之流，無仕宦妻子世故於心，然後有暇而深知之，余未三十，亦嘗以科舉得官，道過三茅之鄉，望其山而不得入，竊有愧焉，癸巳之歲，於是年五十，衰憊退惰，無復四方之志，忽與道士李公度相遇於鄉城間之，自三茅來，欣欣然令人有得青牛騎黃鵠之想，而公度方以名字通籍金闕，平生學力，諸貴人頗有知之者，則三茅雖佳，將亦非公度所得有，嗟乎，異哉，夫三茅之於世，有非蓬萊崑崙方壺圓嶠，如道家所言之恍惚難至也，而求之不能得，得之者不能有，是豈不係於人哉，公度勉之，歸掃其故居，余遲十年之力，俟諸兒勝門戶，當杖藜芒屩，訪君於東岡西澗之間，尚未晚也。

送郭以南為道士北遊序

天地清明純厚之氣，鍾而為聖賢於世，使之自養而養人者皆具，是亦可謂幸矣，而世不可以數數遇也，於是乎磔裂四出，散而為異人奇士，沈埋隱伏於山林巖穴之間，大之或有時而名世，而小之亦能為高以矯俗，吾觀古之崆峒鬼谷之徒，蹤跡嶮峭，言行誕譎，往往皆是，而李唐以來數百年中，雖以賀知章婁公輔鄭遨之高才絕識，動飄離家棄俗，俛首去為黃冠師，大丈夫至於不得行其所欲，而縱橫奮睢無以自制，何往而不可寄其身哉，永嘉異時為公卿淵府，一閩之聚，十朱九紫，郭君以南於其中，以明經崛強自負，朝遊歐徐之庭，夕造金張之邸，無不獲者，年運而老，潛然不免有霜露變，則投章甫，裂逢掖，遂一往為老子役，若終身焉，既又憧憧然有嘯蘇門、棲崧高、遊麋鹿之想，人皆疑之，余獨奇之，以南者，蓋余所云縱橫恣睢無以自制焉者也，資之自養既不足，求之養人亦不能有餘焉者也，雖然，以南、儒者也，儒者之道，行如龍，藏如龜，夫龜惟不食於人，故能全其生，龍出而噓百川，雨八荒，其去也人不得而知之，以南去而簡其資之以為食者，慎其見求於人者，其行也、其藏也，雖微老子，其誰曰不宜。

送凝上人謁陳使君序

人惟負超曠遊遠之志者，必有事乎遊，然而入焉不無累於身，出焉不能無以累於人，則雖善遊者，吾猶病焉，斯二累咸去矣，徒遊而不得其所為遊，則雖賦行喝走，役役於道途之間，祇自弊耳，鄞為東南斗絕之處，壤地相接，而山之最名者曰天台，曰雁蕩，生東南、不得一至焉以為闕，故凡懷章之吏，彈鋏之客，莫不顧晼軒舉，指為先登，他日輦而貲之，得至者十無二三焉，是非有遐騁絕壞之隔也，亦非有其志皆不足以為也，以吏遊者以吏累身，以客遊者以客累於人，故非惟不能深知之，或知之而不暇餞也，惟夫浮屠氏之徒，意往而輒至，樂極而如忘，彼其捐父母，棄親戚，視吾世如附贅懸疣，而不之省也，糧糗不待頒而給，役使不待具而佚，將何行不可遂，而況二山之犬牙吾邦乎，是故非吾徒之所能然也，雖然，為彼之遊則易，然為彼之遊而卒無得，猶無遊也，慶上人告余，行將略天台而窺於雁蕩也，問其故，曰，吾志於是久矣，日吾有母養，不得出，今則鄉之戶部陳公適為其州焉，夫慶上人之遊，賢於他浮屠矣，陳公又天下之端直博毅君子也，子行矣，必有以教子矣，斯遊其庶幾有得乎。

送恩上人歸雲門序

人之情莫適乎得其所欲，耳目之適於遊，心體之適於居，尤人之甚欲者也，然至於權足為，力足行，而有得有不得焉，而後可以言命，昔者嘗怪齊景公以賢諸侯，欲一觀轉附朝儛，而其臣有流連荒亡之諷，謝康樂韓吏部以名士大夫，一欲臨山出海，一欲離家棲華山，而諸人驚惶駭愕，防之如觸禁犯毒，乃若山林避世枯寂之徒，輕裝徒步，欲行而行，欲留而留，略造意，即得縱恣於所如，人情之疏通滯礙，果各異其迹哉，東南之山，卓然以名跡著聞於人，人所慕遊者，不過二三十里，道之相錯，遠近不過數千，由浙人言之，雲門最有名，最近，彼其左台右剡，前沃洲，後天姥，遊者宜不可緩，他日諗其人，百不能一二至，有曇恩上人字以仁，自四明脫髮即往居之，為上人壽，上人曰，吾何為拘拘於此，有一鉢，緣石橋，循雁蕩，出金華洞，過天目，拂靈巖虎丘，浮金焦，仰鐘阜，沿瀟皖，投匡廬二林，久之，略大小孤，挹九華，窮其勢，遂將歷洞庭，

跨巫峽，歷峨眉，望崑崙，然後返豫章，經衡岳，從觀於蒼梧之野，無難也，己亥秋，忽相逢西湖南屏山下，曰，吾遊倦矣，吾思之，使吾有以自適，雖居雲門，可以遺吾老，無所適，雖日遊萬驛，未見多賢於吾雲門者，徒勞苦耳，吾行天下，有詩累百首，平生交友滿江海，今亦不損念，顧歸而見雲門花草樹石，皆吾飲食臭味，見雲門風林湍瀨，皆吾聲音器玩，見雲門煙霞天露，皆吾囊橐儲餼，見雲門禽蟲魚鱉，皆吾過從還往，外此吾何求乎，而復何恨，於乎噫乎，窮入世之適，有甚於上人之行留無滯礙者乎，上人之得於天而厚，過於人也亦云遠矣，若余之區區，困非有封疆之責，軒紱之累，所居去雲門東無十舍，鳥道一宿可至，秋高山中熟時，上人為我取篛翁泉釀酒，斫鮓數行，蕩濯五臟昏垢，遂與上人誦大令之故蹤，詠徽公之遺篇，陶陶乎，醺醺乎，寤而遊，憊而休，不亦可乎，上人胡底而歎，余亦覼縷而書，以為之字。

送子儀上人北遊序

自中州文軌道通，而東南巖嶠島客，無不有彈冠濯纓之想，彼誠鬱積久，而欲肆其揚揭者也，然皆不能無所誘焉，其無誘者，雖使周穆之御談廣莫於前，楚國之鄉夸侈靡於後，聽之亦如也，故余窮居二紀以

來.多喜與山林世外若爲浮屠氏之學者相往還以爲樂.庚子之春.有越僧儀者.詣余錢塘吳山授徒之舍.貌甚慈.辭甚文.氣甚肅.曰吾將北遊.余問所異之.儀公曰.君勿異也.吾之遊.無所願於彼.蓋吾居越.吾於世泊然.草衣木食而已矣.長能游.遊南天竺.視南天竺.猶越也.久而得一刹餘姚山中.初至之日.山焦然.爲之五年.而山黯然.然吾視之猶南天竺也.徙餘姚.得天台之瀑布.瀑布吾所未狎.吾視之亦不過如餘姚山中耳.顧爲瀑布.則有事瀑布.有嘗北遊者.吾以爲如瀑布遊.且吾聞薊丘之陰.涿水之陽.有五臺焉.因得一寄目以攄吾懷.則亦幸甚.而吾何知所誘.而君復何所見而異乎.於是余爲之憮然自失.不獨悔余言之淺.且益信夫世外自有所謂曠達知道之士.而豈不在深藏固閉以爲高也.於其行.書之以爲序.

朱尉開伯求葬親書序

朱開伯承孫任吾鄉爲故家係.人無知者.己巳之歲.表元入館下.同業生以其居於鄞也.往往問識朱開伯乎.則對曰.不識.每問皆然.其知者諱之.曰.開伯學行在其先出.宜不相接.其少年者見輒嘿然而笑.表元然後始愧恨蓄伏.知其學之陋也.蓋開伯之先世居桐鄉.西漢時.名邑者爲吏而有德於民.遂家焉.曰.後世子孫奉祠我不如桐鄉民者也.歷千年.世緒不墜.建炎之亂.衣冠播越.始有散而入浙者.而紫微公新仲遂爲鄞人.紫微公文章道德.載在宇內.聞公之風.猶師慕之.況其辱居吾鄉乎.吾之愛其人也.及其胄.及其樹.及其屋烏.況其子孫乎.表元既感於同業之言.求交開伯甚決.時時從開伯誦家世所聞皆浙中士大夫之未言者.其淵源本末可效不誣.獨以父兄棲學.不肯隨時作纖巧語.故短於爭名.他人或

鮮知之.雖然.其家世則容有知之者矣.表元得一官.則失仕.開伯亦抱會稽之牒而居.惘惘焉窮相似也.丙子之禍.表元扶三老人走三州五縣.覘死道數十.越多年.賴一親戚物色得之天台山中.援之歸鄞.久之.益困.謀居浙河之西.又不可.則遷而歸烏石.又謀還剡.以開伯之廬也.往別之.及門.見開伯方儼然負其齊衰絰.失聲而哭其母.卻立.俟其氣定.問之.開伯咽而言狀.既而曰.吾門不開三日矣.誰爲吾來者.問能斂乎.曰.幸斂矣.問能葬乎.曰.吾無資也.而何以葬.問有以殯乎.曰.吾哭於斯.非吾居也.而何以殯.問有爲子之喪者乎.曰.吾鮮兄弟也.而孰爲之喪.問有賻乎.曰.吾羈旅之人也.而孰爲之賻.表元聞其言.持其手泣.益悲之.曰.若是固朋友之職也.爲之留行而圖之.爲之經紀.爲之告於人.而人不知戚也.返而告之.曰.是表元之未至也.天下之物.苟以其力致之者.無不獲也.天下之事.苟以其誠持之者.無不集也.天下之人.苟以其己動之者.無不應也.今夫端居而簡重.守讓道而不求者.士之節也.不愛其身.嚴其親之終.力盡而繼之以死者.孝子之義也.昔者子之先之居於斯也.有其故矣.則亦惟我禮義之邦.有周於德而恤人之不獲者.故輕千里而長其遺息於此.今其車蓋過子之門者.其先人皆紫微公故所等夷者也.且子惟不願知於人.人則何自知之.今有所居者而求焉.而有謂不知子也者.知子而不能免子於不孝也.禮義之責有所歸矣.開伯曰.吾心悴悴然安能爲之辭.於是退而次第之.且係其私於開伯者.以爲之序.

送鉛山王亦就歸鄉序

物之能爲其類之宗者.必異.世言鳳飛而群鳥從之以萬數.世固未有識鳳而見其飛者也.誠使世之人嘗見有異鳥.而其群萬數從之.則豈不駭眩而異之也.故其名可聞.而其身不可見.不然.方見異於人之不暇.而何以能爲宗.庚午歲.揚子江漁人網江得大龜.長二尋.櫝之以進.諸水聚小魚千百櫝中.魚湊集龜口旁.若拱伏聽令不敢言.兒童強徙魚從遠處.終湊集拱伏如初.禹貢.荊州九江納錫大龜.以其地考之.良近.然注家說大龜纔尺有二寸.雖古人亦未嘗見大龜如所遇於漁人之櫝者也.以龜之易獲不可見.則其不足以識鳳固宜.孔孟荀韓之於儒.其當爲宗.何以異於龜與鳳.然方其存時.從夫子而遊者.去來之大略不過三千人.孟荀加少.韓之門.不叛去僅六七.惟其久也.人始聞風而宗之.此一聖三賢.豈無翹然欲見異以取眩駭於天下之耳目.直不忍孤守己道.推而同諸人耳.而奈之何人不可得而同也.鄉原流俗楊朱墨翟釋老之同.爲鳶蛇蜩之同也.羣然而飛.羣然而遊.又羣然而止而已矣.余初學儒時.見世之窮利達者宗科舉.科舉初能.慕名高者宗隱逸.隱逸之視科舉.有間也.當是時.猶各有大儒遺老有名實者爲之宗.學者賴以不散.歲月推遷.心志變化.昔之爲宗者且將銷鑠就盡.而士漸不知其宗.吾爲吾道吾類懼焉.鉛山王亦就遠學於余.期月.歸省親.請益.余書此說遺之.余友李君明通.釋褐太學第一.清修博學高文章.亦鉛之鄉之龜鳳也.亦因以諗之.何如.大德乙亥歲十月望日.前進士剡源戴表元序.

送柳道傳赴江山序

古之用人者.權專而法疎.權專則易取人.法疎則人得以盡其材.吾觀周官.六卿屬吏多出於其長所自命.漢晉之相沿.三公皆得開府牧召名士.故薛宣有欲吏朱雲之嗟.而桓溫亦以能容孟嘉爲善.然初不聞於庠校師儒之員有所肆置.惟其學行有稱於鄉.則人自聞風裹糧而從之.此非獨其人之難.而道固不可易而屈也.科舉興.銓格密.其視先裁之以中人以下可能之文.然後拘之以愚不肖易成之歲月.

以至江南異時自通守令丞主簿尉.若錢穀刑獄諸僚.若州縣學官.注調一決於選部.法不可謂不陋.而人情往往不難於爲通守令丞諸僚.而一聞師儒之號.雖百里之學.亦趦趄畏報而不敢輕赴.彼誠知夫通守令丞諸僚不過簿書胥史.何稽剖析之類.而師儒之職.有不止是焉者.則法之所不及.又係乎其人之自爲之歟.屬者科舉之弊.既除.諸選猶守銓格.惟縣學官以其秩卑.付諸下大夫之領之者.使得專志有志節者或恥爲之.而官益不重.大德庚子歲.吳楚閩越士待命於中書行署.行署長取其尉升府.俾宰士擇牒.以次禮進其人.廷授之.觀者以爲榮.而吾友金華柳道傳得衢之江山焉.江山固衢佳邑.氣清而俗簡.貴僚使客車馬之跡罕至.道傳又金華良士.攻文章.通記覽.不患無以盡其才.昔夫子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憂好學之不至.道傳往而以好學鼓動江山之人.道之成也.豈惟江山.闢江山之風者.且將四面裹糧而來.於以爲明時興文美化之助.以成諸公能取人之名.不亦可乎.道傳曰.唯唯.

送鄭南仲赴昌化主簿序

合天下之官.自宰相第而下之.至官於縣而卑止矣.合一縣之官.自其長第而下之.曰宰.曰丞.曰主簿.曰尉.曰巡徼.而卑止矣.然尉與巡徼雖居主簿下.而其職專權行勢伸.若不與縣相混.主簿雖尊於尉與巡

微。而職不專。權不行。勢不伸。勞多而責先。處下而辱近。故有志節者或憚為之。昔者余與友人鄭炎南仲相遇於吳楚之間。每酒酣談論此事。南仲於時慷慨言功名。不免有干祿意。則為數數歎息不淺。南仲本閩中佳士。年甫冠。屢用其長技角於有司。屢為數萬人舉首。又進為國子生。文學益震。至是諸公頗有知而薦之者。竟用其力得湖學教授。南仲嘗曰。吾不能忘祿而為此。然幸而得免於辭者之歎。及既為湖學。南仲不惟能自軒翥不失己而已。及大僚貴客東南行者。皆輟車屏從。先願納交於其門。於是人之慕南仲者。若蛻塵而仙。簿書箠楚之吏欲為南仲而不得者。若墜重淵而仰青天。南仲益自喜。為之數年。於法不得不調。再謁於天官。而有昌化之拜。嗟乎。南仲今日復欲翱翔嘯詠、洋洋然以儒者自命、如前日湖學。得乎。於是人皆復為南仲歎。而南仲亦不能釋然。以問於余。余曰。南仲無歎也。南仲前後所居官異。而南仲之所自為一也。前日之大僚貴客願交於南仲者。亦非必以其官也。今之所見。勞多而辱近。有尉與巡徼之不如者。其官之卑。而非南仲之所自為也。南仲行矣。毋以誘遷。毋以脊阻。余聞昌化山水之窟。風淳而士美。士大夫非樂靜慕奇者不至。將有儁子之才。而拔子於窮遠者。如湖學之知子者矣。南仲平生同志者。遂各為歌詩以壯南仲。而謂余與南仲最舊也。屬以為序。

送謝仲潛序

始余以文學掾遊金陵時。年纔三十爾。性喜攻古文辭。每出經義策諸生。以觀其能占對與否。而鼓舞抑揚之。同時執領數百人。有謝仲潛常在鼎甲中。余愛其材。而未嘗不期其成也。別去二十有五年。余寄食錢塘市舍授徒。於是耳目疲耗。心膽銷怯。值稠人廣席談辯縱橫。輒畏縮如不勝。況有所挾乎外者。尤不敢仰首視。乃聞有吳江教官能禮親僑老。自民伍起余太學、周孔明、于庠校間。待以賓客。不用官府法。為之喜甚。己亥秋八月。吳江教官者滿。以謁來見余。余延坐問之。蓋仲潛也。曰自契闊來。一日不廢學。然念更事者變故。髮漂鬢皤。較前為諸生時。意氣亦不復行。其俛仰升斗之祿。直欲少避嗇夫亭長訶辱耳。故邂逅冠服與我相類者。亦稍稍有志扶持之。嗟乎。仲潛乎。始余愛仲潛。尚不過相期文墨几案間事。由今想之。科舉子略有器業者之所能辦。不見二十五年。乃能滋養成就至此。尤仲潛之志所欲為。與儒者之職所當為。世上何有紀極。而紛紛乎孰非與吾同類者。居是世也。同是人也。而儒冠儒服者。吾師友類也。吾優之。居是世也。同是人也。雖不儒冠儒服。而其名德可以臨接我者。吾父兄類也。吾周之。居是世也。同是人也。雖不儒冠儒服。而其年齒推讓於我者。吾子弟類也。吾柔之。居是世也。同是人也。雖不儒冠儒服。且不可皆與父兄子弟也。而不幸飢渴寒暑之情若待我而獲者。吾比鄰里巷知識類也。吾愛之。居也則曰吾必有以為之致也。行也則曰吾必有以為之政也。嗟乎。仲潛乎。儒者區區之一身。而何以當衆人紛紛之求乎。古法。四十而祿。五十而爵。年愈高。仕愈貴者。人之望之愈詳。顧余之賤且衰。已非世所齒。及幸嘗愛仲潛而期之。而仲潛亦幸不負余之知也。故於其去吳江而將受民社之寄。且將進備乎郎大夫論議之選也。而望之以辭焉。仲潛愈思充其類而盡其職也乎哉。是歲大德三年季秋朔日。前進士剡源戴表元帥初序。

剡源集卷第十五

墓誌

安陽胡氏考妣墓誌銘

大德壬寅歲。余在錢塘授徒且五年。識安陽胡士讓於中書行署。恂恂然儒也。於是諸公憐余老而加窮。薦授之一官。將行。別士讓。則方閔其齋、衰經在苦塊之中。越再旬。介友人以其母夫人行述來謁銘。且曰。今將奉柩歸。以明年癸卯歲秋某月某日合窆於安陽棠庵村先府君之兆。惟先府君之死與葬。蓋不忍言。幸哀而併銘之。按府君諱泰。字通父。胡氏。夫人王氏。俱彰德安陽人。胡氏世長者。至府君父諱仙。嘗僉時選充行軍副統。壽九十而終。生四子。府君於次在三。資特粹厚。幼好學。遂通贍經史。居家庭、鄉閭。以孝謹聞。嘗典掌本郡財賦。有貸府君私錢、踰期不償者。一不問。比其死。擕券對几焚之。至元十一年。以差籍、從軍南伐。道遇士卒急難。嘗挺身救護。全活者甚衆。謂人曰。此輩皆此方良家子弟。設不幸不以正命死。將何面目見父母妻子乎。十二年。守鎮黃州。充管軍總管府知事。十四年夏五月。司空山等寨。賊發。劫黃州。吏民驚散。府君獨誓死不去。仍以義倡其衆、力戰拒守。少頃。賊來益多。遇害。夫人父諱聚。清慎無餘貲。夫人當笄。為擇良對。得府君。壻于家。府君死黃州時。長子方十六、處益也。次子處敬、方十三。夫人嘗盛

年，以貞節刻苦自勵，日夜力織紉機杼，取其贏供師資費，二孤賴教督，皆成人。處翁今以行著秩滿，授從仕郎、淮東淮西道宣慰使司都事，盧敬、浙東勸農司書吏，嵩。天之念之，幸而及於宦祿，待以旌褒壽考酬其前勤，而夫人苦風濕疾，以去年辛丑歲十一月三十日死矣，嗚呼，玆豈可不爲嗟痛悼惜，而慨慨引義節如胡氏考妣者，儕之古烈丈夫烈婦，曾不謂宜哉。府君年四十四，夫人年六十四，孫男二人，曰怡，曰默，孫女三人。銘曰。

婦義於後，夫忠於前，嗚呼，此安陽胡氏一門二烈之阡，倘百年千年，無震無騫。

曾君墓誌銘

江西之曾，以氏稱者三，南豐、其甲也，有居金谿之眉東山，曰曾君叔翔父，其先由南豐徙，余遠不及識，而讀其狀，識君所從遊師友，若周義山、吳允文之屬，皆東南知名士，即君之器業、淵源、風采、固可以次論焉。君諱一鶚，字叔翔，父少允，爽有奇骨，曾祖琳，祖次點，父東山居士洪，世以問學相授，居山既遜役，爲君子家，稍長，遣出使縱交，聲漸氣摩，靡不通究，時方崇進士舉，顧於此不得志，雖豪傑無以自振，僅十五六通顯矣，君浮沈其間，不倦不慼，然性明決，常高持風裁，見鄉人過誤，多面折少容貸，及有不能可否事質成於君，是是非非，應口剖析，聞者犂然而服也。母胡氏卒，居士年寖高，君承鳩寢膳，冬夏溫凊，晨昏起居，無違禮，居士壽考令終，而季父病，奉季父湯藥，如居士時，事兄順，家事諮而後行，撫諸弟友愛，有善獎之，少不諱督之，患難則扶持之，延良師，教二息，族子弟有佳質，亦糾收之，治家嚴內外，而好客恢疎，樂易，留連詩酒，頹然竟日，人莫測其雅量，鄉有急難，赴之恐後，至賙窮賑乏，尤不斳，內子之遺，所在無寧居，或相譸張爲閔，君以靜鎮囂，衣冠細弱，依而全活者，不可勝數，他日，居士葬，送車縞素，傾村空郭，出饗𥫣百餘里不啻，皆前日受恩客也，其閒居、不言而教成，無權而惠行，往往類古義烈士，去家五里，所得莪石塘林壑，繼盧有鶴巢、龜峯之目，君築室其下，扁以龜鶴，隱蘁山諸公嘗爲賦詩，甚奇，並溪種梅，亦號梅溪翁，琴書壺弈，將饗逸以延老，至元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遂卒，卒之日，遠近士大夫知君者，舉痛惜之，嗟乎，使翔父君當諸公無恙時，亦策一名，不過循例如是而止，今諸公所成就幾何，叩其顛末，有不忍言，而君生有及於物，死無愧於己，詩書滿門，哀榮稱情，非天道有以伸之而然乎，君前卒以歲除夕得疾，越一月，少間，家人以爲喜，忽索筆疏遺言，戒子以不可忘清苦，勵友讓遜，及勿以錙黃亂喪禮，凡累十言，又三日而瞑，年六十有一，娶陳氏，先君三年卒，子男二，起東、起南，女二，長適承務郎慶元路治中張與紹，次適倪濟，孫男五，鏐、鋭、鐃、錡、鏞，女六，長適倪詩，次適陳聖廣，次許適吳相孫，餘尚幼，諸孤以故葬綫，大德六年十一月某日，始克窆于里之流光亭，陳夫人祔，銘曰。

鵠以羸存，龜不利走，彝予與偕藏兮，今復奚云，昭之熄，潛之癥，既堅既謐，維玆幽宅。

吳君墓誌銘

君諱榮，字景榮，吳氏，饒德興建節人，建節之吳，唐末逃黃巢兵，由歙徙美橙居，號橙下吳家，環橙下數里間，至今祠所謂吳尚書，其遠祖也，曾祖俊章，祖次祐，父應辰，贈承務郎，承務公性沖靜，生二子，長安行，以

詞賦中甲戌進士科，調信州貴溪尉，次即君，少警敏甚，母劉夫人尤愛，遂早授勞事以逸親，而縱其兄使專意文學，家本儒儉，自君爲之，擧殖日增，祠紀日飭，奉養日具，迨於晚年，遂成高門，賓宴、軒騎、熙恬往來，詩書、豆觴、談笑辦集，悠悠然，令人忘死生之憾、興廢之戚，才乎哉，樓下居皆毀，改築柏水，柏水者、承務公本生家徐氏丘隴所在也，於是君年高，經營滋疲，諸人資成徽施者四面而至，然平居鼓急義，伯姊難嫁，傾其私裝，女甥無依，鞠如己息，他恤孤撫弱事，聞無不爲，嘗自書一編，述大意示子孫，曰，棟宇不必華，庇風雨足矣，田園不必多，了伏臘足矣，賓客不可疎，在擇交，聲名不可貪，在立己，施予不可吝，在隨力，此其施爲纖嗇之可窺者也，年七十六，以大德壬寅秋九月二十五日卒于正寢，卒之日，人哀惜之，娶康山許氏，子男三，長大本，次端本，早世，次建中，爲承務公本生家後，女一，適同邑蘇濤，孫男三，長德馨，次德昌，次德宏，女三，長適同邑張詔，餘尚幼，初貴溪尉仕成而倦遊，問以郡繳起領鄉校，講道授業，無虛日，君又帳仁山之塾，禮幣甚腆，以招延名師，江鄉稱世家，多賓游文雅好禮者，必推仁山居士，子弟居其間，欣然漸於學問，大本既精孔氏尙書，復授德馨周易，曰，吾不能以罷擧廢業也，惟嘗誦道書，一夕，夢神間南斗經中何脫二語耶，明日以質諸所親，取刊本校之，良是，丙子歲危病，恍惚見楕鄰廣廈，有羽衣人拾刀圭藥授使服之，覺而牙頰間猶隱然丹砂氣，疾亦隨愈，嗚呼，世議之隆，士大夫天資高邁者，人人思飛騰高擧，脫屣箸機械以爲樂，將白不可淵邪，癸卯冬十月某日，大本將葬君於樂平州公墓塢，前事奉天台主簿程君之狀來丐銘，銘曰。

勗其功、美其宗，天不懸其豐，深其居，敦其初，人不疾其疎，惟玆新岡，孝友之藏，後百千祀，其固其康。

楊氏考妣墓誌銘

信弋陽楊君應桂，既葬其父府君，永年鄉蒲塢，葬喪母夫人張氏，又葬密石，及是，陰陽家皆不以爲吉，乃追用治命、改卜於二塋之間，得吉，將合窆焉，書來屬表元銘之，始、表元年未三十，客於金陵，君掾當塗，有能名，幾長一歲耳，聞以部使者檄、同考試，補太學弟子員，一見結兄弟交，於時、兩家各奉重親、安輿就祿養，意氣相顧驩甚，闊絕三十年，再來見君鄉州，問前事如夢寐，憂患病憊憔悴，亦具成老翁，于是、又相弔以悲，銘何可得辭，按狀，信弋陽之楊，由建徙，派出祥符，內翰文公府君諱鉻，字子成，曾祖和，祖嶷、將仕郎，考春、迪功郎，妣葉氏，府君幼警秀不羣，比壯，儕鄉先生王伯羽學問行藝、出諸生徒右，迨二子能受書，即擇知名士爲師，而日以一編程所業，既而應桂遂中乙科，人爲府君喜，府君曰，吾期吾兒不止是也，儲信爲江東士大夫窟藪，景定咸淳中，湯尙書以耆俊，謝禮部以忠鯁，徐正言以隱逸、風采聳然籠一時，應桂東還丙染，出聞瑲之音，入瞻繫村之戒，不言而成良士，至當塗儆僚宿師，皆驚怖說服，以爲少年安得乃爾，不知其有所受之也，襄師清當國，耆縣高爵誘士，士來如瘋，府君曰，是尙可爲乎，應桂僅以文林資調括蒼元僚，以歸聚宗族保衞，緒亭山鄉民依而全活甚衆，久之，藍山魁闕長、儒望歸應桂，不得已許赴之，遇是不敢以請，府君天資高邁，事不可忤，而無含怒畜怨，馭家有法，睦族有愛，待賓有禮，鄰有義，謝禮部之謫富川，交遊畏禍，不敢造其戶，府君獨持纛遠餞至匯澤，語之曰，此睦敬與忠州鼪本草時也，顧

自愛。禮部歸。先寓書道謝。語甚切。至晚歲。以家政付二子。時時飲酒而不至醉以適性。吟詩而不傷計以適意。蓋樂天知命、忠厚篤實君子也。母夫人之狀。曰。張氏諱妙靜。祖維、兩充鄉貢進士舉。父孝友。世爲弋陽儒家。夫人歸府君。相尙勤儉。葉夫人性嚴。少假借。禮部銘其墓。所謂治家中禮者也。夫人承迎左右無違。順而正。慈而節。常舉外家所聞見。督二子以虛心好問。自諸老處歸。問得一善言。爲之喜見顏色。府君沒。家遷於鉛山之何田。以氣疾竟死何田。府君年六十六。生嘉定癸未七月十二日也。沒至元戊子三月二十六日。夫人年七十二。生嘉定己卯十一月二十日。沒至元庚寅十一月十八日。今葬以大德癸卯某月某日。子男二。長應桂。次應得。子女二。長適前進士趙嗣惠。次適進士游咏道。孫男三。公審、志學、宏孫。公審早世。孫女二。長適進士黃進德。次幼。曾孫男一。愛孫。銘曰。

既有爲之華。孰得而竊其家。既有爲之終。孰得而諒其躬。惟安惟穩。歸茲新卜。斵堅書良。永閟陰石。

游縣丞墓誌銘

君諱子賢。字俊伯。游氏。其先世居建之長平。歷漢魏隋唐官緒不絕。詳具族祖文淸公似所爲譜。建亂。徙信。今爲信上饒人。大觀中。舉八行。有以長子中其科、官升朝、積封至中大夫者。君七世祖也。曾祖某。祖某。父某。俱隱不仕。妣張氏。君幼爽敏。讀書一目輒成誦。十二三。作詩賦驚人。尋喪父。孤苦樹立。卒以成學。致授鄉里。奉寡母。嫁二妹。雖環堵之室、困苑屢空。而時節設施屈殺曲合禮度。嘗領鄉貢進士舉。泊上禮部試成均。同業及所受教者滔滔先登。獨坎軻不售。辛未歲。遂用累舉恩授容州文學。改迪功郎。轉循職郎。調贛州興國主學。會文丞相帥贛。一見奇君。檄主贛縣簿。贛令倚君辦其縣事。俗好訟。有葛獄積年不能決。一讞得。一諱儒。君承牒詣幕所。徵訊得實。傳以經律、具牘上府決之。聞者相戒毋犯主簿教。贛薦進膺遠不能致。帥委君度嶺。逮南雄。至則爲鄉人徐經略留攝新會丞。司其征賦。蓋當是時、兵事新起。宦府奔潘。人無寧懷。君佐新會。廉恪慈恕如平時。公帑之美不歸私裝。商榷苛比減從其寬。邑有譚氏林亭。爲登臨佳處。休暇。則與寄公儒士、觀風訪政其間。廣破。鄉民爭迎致藏免。君如慈父。君亦以老辭。不復出矣。並海買田宅。婚男嫁女。若將爲新會民而終焉。初、君之由贛入廣也。獨長子應梅居守。而次子斯道從追乘官新會。斯道以崖山巡檢前死。越一年。君亦死。女子嫁新會者與壻相繼皆死。十七年。應梅始自上饒間關數千里跋涉。物色問勝。得君殯於新會瀧水且之坳頭村。於是發土撤筴。奉餘骨歸葬上饒某山之原。以巡檢衣冠祔兆域焉。入嘗疑科舉士無實材。予觀得喪若有鬼神焉戲之。君起衡茅。用文墨得一邑佐吏。不爲通顯。然所就落落出人意表。上饒人能言。布衣時。淳祐間。徐侯爲禮行經界。某定初。黃侯愬招義勇。皆君書策建議。端大事。慷慨有馬周張齊賢之風。晚歲流離倉卒。身隕家散。竟以客死。禍福果何如耶。將事出適然。而鬼神亦有所不能盡知其情耶。闢義而行。知難而退。孤老窮壘。僅免兵革。天又遺之賢息。使遊魂寓魄歸妥墓廟。然則君之於此自可無憾。世不必皆知君也。君嘗種梅於所居南。榮稱君者有梅谷之目。年七十五。生嘉泰甲子十月。卒至元戊寅正月。葬以大德某歲月日。配趙氏。繼王氏。子男二。應梅。兩請鄉貢進士。斯道。女二。長壻將仕郎濟南李衢。次故迪功郎新會尉□□平可翁。孫男二。長肯龍。次肯

鎮。爲巡檢後。曾孫女一。銘曰。

生爲勞儒死羈客。星風癃魂焉薄。不如鄉丘安可樂。嗣續展省延遺澤。綿百千祀鎮茲宅。

故玉林項君墓誌銘

君諱天覺。字希聖。項氏。徽婺源人。項以國氏。後葉子孫散處荆揚閩。據之項。徽爲盛。所居婺源有山。曰疊嶂。峭拔奇秀。聚族負之而廬。且累百年。至宋紹興中。鄉先生利用始以文學顯。有司三上名禮部。雖不仕。而其甥月湖許公錫用所受學去爲名卿。淳熙中安世父子復發聞於荆。而族相望隱然爲東南華門。君曾祖黃仕尙書省屬。於月湖爲妹壻。祖維寅。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從外家學。以詩鳴。父一變。累試補太學。不幸早世。幹辦公亦相繼遷謝。雀鼠之訟。驚于家庭。君纔七齡。二弟襁褓。母戴氏夫人跋涉挈攜以求直于郡縣、于臺、于部。猶未免。君年十四。一日。讀書論至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忽蹶然有感。曰。吾喪吾父、喪吾祖、又幾喪吾家。非天乎。翻壞以和。毋敗吾溫凊簡紱事。戴夫人喜且泣。從之。自是。躬帥二弟承師業學。日記千餘言。援筆爲文。俊氣奕煜不肯休。未幾。母夫人以疾不視家政。君獨持門戶。而游其弟於塾。當是時。徽婺源與饒樂平、德興、相犬牙。號多明經生。如吳君遇龍、許君月卿、沈君貴珤、李君睦齋、君與龍、夢龍之倫。皆負場屋重價。皆喜從君游。每進士三舍榜出。金鈴綵幟、霆轟電馳。華軒蓋。鳥集蟻附。項氏塾必在指擬中。於是君兄文蔿既登甲戌高第。而弟若子迤邐以次充貢。方增創玉林精舍。益延師招友、聚書講學。魁儒勝士、四遠如流而來。玉林之西有別林。湖臺潔脩。花樹秀蔚。幸時節閒暇、採芳釣鮮。以供觴詠於其間。一時規模風致、使人娓娓如欲繪畫。君少歷艱險。長經離析。精於人情世故。韡皓康裕。似造物者憐其愿而娛之。然性不吝游。見義即爲。過急張弛。尊幼貴賤、事無巨細得其一言而解仇釋憾多矣。戊戌之歲。以七袠稱慶。膝下斑斕綵舞者幾三十人。暮從婣游可千客。君飲酒談笑。應接累日夜不倦。最後夜半執酹言曰。吾辛苦樹立。偶不隳先業。田園雖薄。足了汝輩耕織。即死、亦不爲不壽。萬萬無恨。因出手抄處置家事條目示子孫。且顧次子之祥之爲徐氏後者。曰。明年今日能復見吾子否乎。心期何所不至。恐天不我與耳。明年及期。復爲壽無恙。不越月。疾動。諸子拜醫請藥。君曰。天不我與、醫藥何爲。囑治喪勿用浮屠老子法。言畢而逝。大德己亥十一月某日也。君生於己丑十月某日也。享年七十一。初配同郡張氏。檢校公孫女。生子男淵、然、之祥、起元、德元、繼室康山許氏。生福翁。吳氏。生采孫。爲宗人斗南後。女一。壻若陽教諭徐俗。孫男十。傳孫、良孫、蘭孫、平孫、咸孫、德善、性善、友善、文孫、擬孫。蘭孫爲之祥後。孫女二。君嘗自卜地於里之五蘊塢。以故葬綏及是將用甲辰十月某日奉窆。前事以鄉貢張君之狀來謁銘。銘曰。

遜也而強。約也而康。吾觀其人。玉雪春陽。言行志酬。歸藏茲丘。嗚呼永世。無震無譸。

故禮部進士徐君墓誌銘

取士以明經設科。垂二千年。其法、詳記誦、精傳註、使人崇本勤業、不虛爲浮藻而已。王荆文公行新經義。始命舉子肪對策、依題爲文。多者逾至汎濫累百千言。嗚呼。取士明經授題限格。刻倉卒至累千百言而求上不悖先王之教、與老師宿儒相傳之說。下不失有司之程度。豈不甚勞且難哉。余來江東。聞饒士徐

君志禹.未弱冠.以尚書應鄉貢進士舉.入院.日未晡.不點竄已篇滿成文.復紆餘思、拓別紙、縱筆滔滔成篇.同院生仰視交口驚異.比揭名.君與兄堯龍聯翩居前行.再作者亦冠二牓.時饒士以尚書爲穎脫萬計.充貢者纔十五人.君方妙年.踶高才.能捷取奇中如是.世所稱賈誼、陸士衡.何足多㠯.既而其從子之群以君將葬、狀君行來求銘.按.志禹諱子鄧.字志禹.徐氏.饒德興人.徐之世出伯翳.傳偃王以慈惠國.民爲立祠龍丘.依而居者代不乏斯人.唐季有成避亂黃嶺.予盤游學于饒.因家焉.是爲君七世祖.曾祖允武.祖爽.父陳.迪功郎循州長樂尉.父公著.迪功郎致仕.闢東軒數十楹.以琴書娛閒.自號東軒翁.君少聰穎.其學尚書、以鄉先輩舒君成大、余君木、爲師.宗人節甫爲友.閩塾櫛比.書燈熒熒.君樵其間.鄉舉之歲在乙卯.人謂明年南宮試.乘銳可平掇.既不售.益自刻厲.曰.天將徐之以大吾成乎.先是東軒翁以好客聞鄉里之客有器識、能文章者.往往聘致結約恐後.君繼其志.禮際有加.如程君顯甲.洪君以中、平生游從最厚.自餘吳君安行、曹君應龍、張君應霖、方君清之流.以姻以舊.朝熏莫摩.久而益親.晚歲學成行尊.世念疎寡.而故相集賢馬公退休于家.時時相過.訪道德之遺言.攷古今之故實.儵然非復少年場屋時徐志禹矣.所居西偏.倚有會文之齋.曰化龍.至是增葺改名雨軒.嘗謂子弟曰.孔孟之道昭如星日.學之者可以脩身繕性.可以康時濟物.秦漢以還.異說朋興.其慣所習.勿爲虛誕騫淺者所咻.庶幾有益於世.聞其言者知君非科舉士.且悟雨軒之云將有所謂澤也.君承親孝.撫弟友.處族婣和.雖不顯融充裕.而天與公多男子.有田可食.有經可傳于世.未爲不遇.生以戊戌六月某日.卒以大德庚子六月某日.享年六十三.娶張公廷評公孫女.子男五.大中、積中、女中、允中、高中.女一.適同邑張湮.孫女二.其墓在里之塘源.葬綴有故.以甲辰九月某日.銘曰.

雖衡且角.譽族而不澤.吾藏吾斲.以還于冥漠.是之謂眞宅.

游鄉貢墓誌銘

余至僧州之明年.於是、上饒游叔大旣踰嶺返其先人新會府君之殯.且葬.而屬之銘.余旣哀而銘之.越二年.叔大卒.其子又亟俾銘焉.嗚呼.余之不腆.其奮能信於游氏父子之間乎.按.游氏之譜.遠自漢魏隋唐以來.不乏顯者.五代避建亂.徙信.大觀中.八世祖以子應八行科登朝.積官至中大夫.詳已具新會府君志.江南之族貴進士.其法、每州率四百人、拔其一、謂之鄉貢.信多詞賦.以詞賦充貢爲尤難.新會府君起清門.挾儁能.同業既讓爲先登.叔大甫弱冠.隨擧授牒.輒復得之.旗鈴踵門.冠蓋塌途.州閭以爲榮.然叔大資嚴重.不切切於卑近之獲.早即從徐巖.爲陸氏之學者游.於時湯文昌、黃台州.皆以顯官領祠象山.寒饋暑研.稍見條貫.遂歸築室於翁山之陽.自號翁山翁.癸酉歲.以擧首再貢于鄉.將試禮部.遭所生父喪.不行.而擧罷矣.初.科曰士厭詞賦雕篆無益.故試之明日、加試論一道.又明日、加對策三道.以觀其題才.試者殊不能並皆.叔大自爲童時.舉筆已崢嶸驚人.迨於成立.諸大家不惜禮幣.將致以爲賓師楷則.雅善教誘.欲學.即授以捷法.聽受者無留難.晩涉世患.家事日落.體粥因賴以羸給.嘗有推轂爲婺源校官者.辭不赴.惟爲郡博士一出.當其計會兵燹後殿廡舍次.葺之一新.新會府君之入南也.叔大居

守.而弟斯道從.隔絕十七年.不得達.乃剗心銖形.忘飢渴寒暑.數千里而求之.則皆已死.發哭躃擗如喪.得二喪於瀧水坳頭村.負骨以歸.士大夫聞其事者.畢爲詩文以感歎嗟傷之.叔大於人.惆悵讜直.多忤少合.而人矜其情不爲怨.宗姻交友遇有所疑.必來詢謀.燕游談笑.經韻史藁.琴怡弈暢.恢恢然通儒達士也.喜爲詩.以邢居實之名名其集.曰呻吟.叔大諱應梅.字叔大.曾祖諱曰新.祖諱敏.父新會丞.諱子實.先娶余氏.繼周氏.子男二.長曾龍.有儁質.先一年卒.次曾爲弟崖山巡檢後.子女二.適余劉、周某.皆業儒.孫男一.隆.弟.孫女一.生辛丑四月十五日.卒大德乙巳二月十八日.年六十四.臨絕不屬家事.諸孤奉其教.居喪不用俚俗禮.十一月某日葬謝郭.銘曰.

生無悔於身.死無愧於親.吁嗟乎.斯人斯人.

剡源集卷第十六

墓誌

吳孺人江氏墓誌銘

大德丙午歲之季冬.余將發上饒.有儒生吳自徽婺源不遠數百里來請銘.問其葬.大母孺人江氏也.讀其狀.埒浮梁文學掾操君茂之爲也.余以禮辭.不可.則據所受狀爲之辭.孺人諱秀.字靜貞.江氏.世居徽婺源之虎溪.其先有諱雲者.仕至銀靑光祿大夫.五世而至參議公振.於孺人爲曾祖.參議生三友.舉進士.於孺人爲祖.進士生一龍.於孺人爲父.虎溪之上二十里.有山曰沖峯.峭崿嵯峨.盤繞而爲村.下有大族.吳居之.江、吳世爲婚姻家.初.孺人之大母汪氏.從女于吳.識帥屬公之子克珍.字實翁.於稚年.語其內子齊曰.是兒碩貌寡言.重遲不戲.異日、必受成福.吾孫女一.甚愛.擇於他族多矣.必嫁是兒.媒者曰.然.卜者曰.祥.而孺人亦歸于吳.孺人性沈毅.聞義即從.其始至.親饋之.次姑.誨之曰.吾家閨閫以柔順爲法.柔故能持剛.順故能處逆.爾謹識之.自是於吳氏之門.承親相夫.接族馭隸.一準其軌.以至白首.嗣主家政.吳之上下內外.無不悅喜.惟訓飭子婦.則嚴不可犯.歲時節朔.有進新衣者.曰.吾適體足矣.文繡非所愛也.有獻美味者.曰.多殺而傷慈.亟食以易疾.不若蔬食之安也.晚歲貲算益豐.不以爲意.遇窮之必思施

賃里中多阻溪澗。創杠梁以濟涉者。尤重儒業文士。詣門。朝夕爲親視饌膳有加禮。坐閱諸孫諷書聲。喜津津出眉間。或躬攜飯粟以示勸資。每歎曰。吾吳氏積善者累葉矣。天不遠人。必有以詩書顯其在茲乎。辛丑九月十八日以疾覺卒。年七十五。子男二。應楊、應標。女二。孫男五。琛、瑾、環、璪、斑。孫女四。曾孫男一。臨。女一。葬綴石故。丙午十月某日。始從里之薔原。銘曰。

蘭幽而煮。玉韞而氣。吁嗟賢柔。作則吳門。後有君子。尚敬斯文。

單君範墓誌銘

吾剡源有爲明經之學者單氏。諱庚金。字君範。君範初與余俱以詞賦行州里間。有微名。既一再不得志於貢舉。即去而他遊。庚午秋。予在錢塘。叨太學薦。送兩浙漕運使者。亦以君範名聞。明年春。予成進士。君範竟守母喪居廬。追甲戌歲。始來就南省別試所。乃見黜免。於是遂歸隱剡源晦溪山中者三十年。日夜取古聖賢經傳遺言。洗濯磨治。家無贏餘。口不道營殖。而不帶憂慍。飲水茹蔬。客至。開門淸言。款接忘倦。蓋眞以德義自給者。而予解秉官守。攜持老稚。晚方徙依君範同鄉而居。每見之。未嘗不內愧也。君範卒。且葬。其孤函襄父所著書及事狀求徵銘。按單氏之籍。自婺遷明奉化。凡三枝。居潮山枝稱會稽理曹掾德旗居下鄰枝稱鄉貢進士淵。而晦溪枝稱君範。曾祖光喆。祖大年。父欽。字崇道。世醇儒。君範知讀書。崇道公輟衣食用以供其師。妣熊氏。尤賢明。游學資費取之簪珥無吝惜。其書已脫藁有春秋三傳集說。分紀五十卷。用呂氏程氏所纂自左氏、公羊傳、穀梁傳以來諸家之異同。定於一書。後學得以依據。又解春秋正經、題爲春秋傳說集略者。十二卷。又讀論語。去取諸儒本趙爲增集論語說約者若干卷。雜著五七言詩、擬古樂府。題爲晦溪處士餘力稿者。又若干卷。嗟夫。君範惟無利祿得喪於心。故能善其道全其身。若分得一下士之秩。碌碌驅馳塵土中。終復何所成就。令居產能致千金裝。孰與淸素傳子孫之爲安。然君範性謙曠。非若他人能商略利害爲避就。往往大山長谷、故家遺俗、風聲氣澤、陶寫停積而致然乎。生己亥十一月十九日。卒大德九年乙巳十月二十四日。壽六十七。娶鄞縣西山吳氏。子男二。涵、池。孫女二。素心、如心。以十一年丁未十一月某日葬鄞縣忠節鄉葛竹山之原。兆穴、手自銓製。蓋於地理家亦臻其奧矣。銘曰。

大山嶙嶙。長流活活。是爲晦溪明經處士之墓。百世之下。尊無智者。勿蹯其石。勿翦其檟。

趙君理翁誌銘

君諱與蒔。字君理。趙氏。明奉化人。趙之先皆汴出。逃靖康亂。始南來。而君爲燕懿王德昭十世孫。曾祖伯璹。宋通奉大夫。妣王氏。碩人。祖師簡。朝奉大夫。知澧州。兄弟凡五人俱擢進士科貴顯。里人號其居五桂堂。妣陳氏。宜人。父希耘。從事郎。嵊縣丞。妣史氏。孺人。君生而貴。長而兵。其持家瞻親以移組筆硯。余識君當十三四時。淸羸秀削。不類貴家子。得錢即置書。研獵奇異。廣蓄精取。每見必有扣詰窮閱幽宏奧妙。若有鬼神授之者。一日訪其讀廬。不遇。遇諸郊途間。何適。曰。聞二十里外社廟有古碑。往尋之。果然得以證某誤也。因喜不自禁。嘗示一文戲以少史漢氣。明日復示笑云。較漢史氣何如。其苦心懸悟非尋常才子

所及。而善生殖。世業在州東白水村。買山及陸地。開田壟水渠。僮丁。某所種禾菽。某所種粱粟。高卑位置具合繩度。然平時卷帙不離手。初未嘗見其舊爲農圃事也。三十復一出游與時僚、才士、舉慕與之遊。以病歸。竟死白水村。不娶無嗣。以其兄之幼子衰絰主喪。遂葬世墓旁。而弟與聲來乞銘。嗚呼。余實村居。厚君。而忍銘君乎。而忍不銘君乎。君所爲韻詩文。散落僅存者若干卷。於氏族有姓源。於州里有鄞城志。於字書有汗簡。於謚法有謚譜。於古今有聖賢事補錄。生甲子十二月二十七日。卒大德丁酉七月十三日。年三十四。銘曰。

生之奇。曷不益其贏。成之疾。曷不舒其逸。郭門之東。有桂叢叢。有龍隆隆。聯城異宮。祖孫是從。

陳府君功父墓誌銘

明奉化之陳有自閩來者。開族於海陰。海陰後名忠義鄉。而陳以文章科目、遂爲鄉大家。余弱冠、客錢塘、姑蘇。即及從之遊。一門畢從。東瓠西繫。左牖右楹。軒軒然而邃。嫋嫋然而休也。功父君在昆弟間獨談諸脫略。若不屑意時好者。余甚異之。功父君諱晟伯。字功父。一字止善。曾祖諱聰謀。故不仕。祖諱師稷。善詞賦。嘗試進士舉。不售。去試武舉。絕倫。又不售。輒歸而問道於鄉先生楊文元、舒文靖、沈端憲之門。里閭推尊爲儀範。壽八十三。以子貴爲宣議郎致仕。贈朝散郎。父諱育孫。[illegible]篤厚。繡衣公即其伯氏。一出仕。歷爲當途所知用。歷馳節旌不暇私廟。因盡任其留事。闢廣廈幾千楹。聯同堂聚百指。娛適朝散公無虧容。每曰。仕者養志。居者養體。其爲孝一也。斥餘資倡義於族黨。至今歲時序拜樽俎。猶守其遺意。晚歲以恩補迪功郎致仕。功父君幼習孫吳書。有祖風。疎財好義。用父道。歲丙寅。以有階註銓。調隆興軍使。轉承信郎。擇殿前都統司幹辦公事。右司梅公應發一見奇待□□舉任使制詞。有借還發明之奬。至甲戌。多事急材。超轉武節郎。將有授任。而府罷矣。築一區於所居山之左。榜之曰東墅耕舍。日求異人元客與之講駐形鍊氣之說。亦以其術療人疾患。時驗。雖重費不計惜。既而慕龍虎山淸妙徒步往謁。尊受其山中師號以歸。晨蔬夕脯。午飲三行。不至醉。曰。吾飯、用淸獻。酒、用康節法也。迪功舊刊解氏義居圖教戒子姪。君繼其爲。求施者紛然。性篤孝。母病不解衣。扶掖者數月。父病有加焉。既歿。躬負土合葬。事畢。奔厭塵濁。有長往不返意。以大德九年乙巳八月十日覺卒。生乙亥九月三十日。年六十七。夫人趙氏。諱與康。燕邸諸孫先卒二十六年。子男五。紹濂、紹恕、紹俞、紹奐、紹俞爲仲弟後。女一。適汪模春。孫男二。宜、寅。於是君所自卜壽藏在耕舍西已山之原。紹濂等將用某年某月某日葬其兆。併附趙夫人。而介世好來請銘。銘曰。

曰獨而獨。曰羣而羣。不離其人。曰左而左。曰右而右。不失其我。林木之脊然。風谷之瑯然。翯翯翩翩。歸來乎茲阡。

伯妣袁氏夫人遷葬誌銘

嗚呼。我伯妣袁氏三入夫人之譜。由奉化城西營山居鄞城南。世遠。不能詳其始。所備可知者。外曾大父諱珪。外大父諱伯顯。皆不仕。夫人歸我伯考拙道居士府君時。家方貧。攻出祖妣鄭夫人。持綜嚴急。居士府君惟豁達好飲酒。寸絲勺米。心籌手量。然後經用。猶時時闕絕。又多生育。初得女。曰巢娘。鄰閭里遷山

壬之禮。長男表正，次沂，次慶孫，次表元。沂以後餘埼謝氏姑，而表元以後仲父。伯妣夫人慈甚，見人窮蹇，忘己之乏，必予之乃已。常被遺出治南山下龍潭村別業，村中嫗嫗聞夫人來，懽忻服役，至有所須，不言而如約。用此生理少振，然累日重竟，悒悒以病，歸卒于家。乙卯歲九月七日也，生丙寅八月十五日子時。年五十時，新遷祖考府君憂，坊郭廬舍不能數堵，大喪在堂，小喪在戶，仲父負重囊，力貧以其歲權殯夫人張山下陳園旁，以待他日得地而遷焉。表元生年在十二，越十四年入太學，又二年成進士，又二年仕建康，又二年自建康歸，累徙，遂定居剡源榆林。家始稍貧，何暇議遷葬事。又七年，居士府君卒，葬榆林中枝山，可以合祔，而有所礙不得遷。又十七年，仕信州，又五年，自信州歸。於是表元年已六十二，扶憊往謁陳園之殯，不得封樹，蕩析耕犁侵之，麥丸丸然，幾無以容拜展。爲之心震神悸，竊自痛念先大父勤勞多艱，生無以奉一日之養，死又不得中壽。所遺諸孤同氣，時寄丁夭折，無至五十者，獨表元移承旁宗，偶幸未死，荒塋車寄，沈綿五紀，以吾世能念之，尚不免棄捐荊杞如是，有如鷃就事遂，何所不至。且吾年向老，早暮不可知，而貧勢未止，不得尚以力薄爲解。居之東北有山曰紹地，近始愛而蓋之，亦既卜吉，規以爲壽藏，於專葬無所礙。乃以大德十一年丁未十二月二十三日啓殯陳園，奉遷而西二十九日，改窆紹地中壠，壬穴內向，邈迎稠直，環衞秀密，望居士府君中枝之麗，冠襟而屏机也。古者子不敢銘其親，懼以愛溢稱。表元銘伯妣夫人，以舒幽懷，以期永久。銘曰：

生爲勞母，而不及承一日之養，死爲慈婦，而不得與同穴之藏。日吉辰良，作茲新岡。凡我剡源子孫，其謹勿忘。

故道錄章公墓誌銘

章居實法師在餞塘西太乙時，余以授徒餘閒，常相周旋，見其黃冠羽衣，而耽章逢之趣，深賢之。別去數年，當大德乙巳，其徒走狀來江東，言居實以去年十月十日解化於西太乙宮矣，某月某日，將窆洞霄山中，敢請銘。余知師，銘何辭。按狀，師諱氏，字居實，章氏，台黃巖人。章之世多逸者，至師曾祖某、祖某、父某，俱隱德不仕。幼敏悟，總角入鄉校，有奇名。歲戊辰，侍父來杭，居紛華之場，而讀書一室，端凝如愚人。己巳春，竹宮緇經往遊，纔揭儀止，脩雅應對，開爽衆目爲屬。時大滌諸老咸在，遂攜以入山。一山郎公專意育教。十八歲，爲道士，命禮四世孫李某爲師。至元戊寅，擢西湖崇真觀上座，兼書記。辛巳，充元學脩課，西太乙宮焚脩。丙戌，轉台州路道錄，以一山公委寄之重，不赴。庚寅，進元學提舉，住持龍德通仙宮。元貞丙申，提點佑聖觀事，因辭之，繼爲凝神齋高士，兼住持元洞觀。大德改元，提點元妙觀。戊戌，充西太乙宮提點知宮，復辭。明年正月，涛被是命，辭不獲，始就職。十一月，授杭州路道錄。辛丑，陞提點知宮，力丐仍本職。壬寅，拜璽書護持師，內飭風裁，外接光塵，所居而理，所施而悅。初，西太乙之失其廬也，道侶栖栖然僑寄湖側。偪陰單寒，有不堪之色。一山公與其嗣逸峰楊公相繼極力補緝，漸見端緒。師承其後，必欲改爲以成先志，相攸其宜。凡杭之中外遠近，靡不涉歷，乃得一區於楊氏之廢圃，面勢而原麓，稱卜吉而鑱筮叶，要成而畚梁備，於是發橥節所餘之緒，買材役工，心計身督，忘寢食而爲之，未期年，庫舍、齋堂、丈室即成，而師

以勞勛致疾，然猶不自悔，隆寒盛暑，蹁躚木叢几架間，曰：命之脩短，天也。西宮吾家世事，不可不竟。性通豁，與人交無城府。在元妙，元妙之人惜其去；在杭錄，寵劉者自以爲不寃，將迎之需，應貨如已責。簡文移省勾追，代則未滿而退，人高其勇。故導、餞行有彩帳。師以法擧無益，卻不受事。一山公三十年，驅馳艱險無倦容。丁亥，入覲宣勤，尤至。一山公仙遊，與逸峰之喪，營奉如禮。在通仙，建層閣，闢公帑。蜀使廉，宏外門。在元洞，則巨構一切鼎新之。錢塘使客中都宮往來如麻，師未嘗褻與之觀。初若不可干，久而彌敬，酬應稍容。縣儒諧士，穀葬觴詠，瀟灑然清事起矣。世人言仙不可學，以爲去人道遠，故求之茫茫。以余觀之，古之名能爲仙者，其人必皆孝弟清明忠厚，然後得之。去人道殆甚近。觀師之爲人子孫、爲人師長、爲人交友，一一無憾，使爲仙者不絕於世，非師誰其誰宜。師將化，命左右被以坐，知舊聞疾有趨泣者，張目視之，曰：死生如寒暑晝夜，何戚爲。復就枕，遂化。嘗名燕處之居曰耕隱，人稱耕隱翁，號明素真沖妙法師。生於甲寅十一月二十三日，及是年五十一。爲之嗣者吳貴德、胡仁、方水丘、浩然等也。銘曰：

以道爲燬，以氣爲馭，其形甚勞，而心甚豫。天目之陽，雲庭霧臺，師乎庶幾，冥冥去來。

康濟甫墓誌銘

香陽康濟甫卒。既葬，附于新興鄉查句源祖塋之旁。及是將別卜塋，而其孫吉州教授彥博、奉族前鄉貢進士南能之狀來請銘。曰：吾康氏之世出衞侯封，有郈郕太守諱集，衞侯以來至宋初幾百世者，爲京兆謂陶穀學士爲序。其徙汴可稱者，曰澄，唐大理少卿；曰保裔，宋彰信節度，見吉州太守觀所集爲閥封譜。濟甫之生在浙，亦由京兆徙。有曰翼，晉左將軍、吳興司馬，十世至義誠，唐太子舍人、婺州司馬。婺州之□子子元，以通易、老、莊侍讀，後乃徙宗正卿事，具婺州墓志及唐書儒學傳。子元之曾孫克，遭巢寇亂，避地貴墩。因僑居浮梁之曲溪。卒，遂葬曲溪。其子新，家祁門武溪。四世，有守榮，析居板石。板石距武溪十里許。又四世至澄軒府君景傑，登紹興丁丑乙科，調忠南教受，桂陽令。年未七十，以奉議郎致仕，始居香陽，是於濟甫爲高祖。曾祖勝，子祖必和，父震之，俱不仕。濟甫諱榮，字濟甫，資性靜慎，敬事重親，無家庭之過。撫弟妹有恩，淡宗姻有禮，交鄉曲有道，從祖茶陵主簿必厚、禮部進士夢鷹，以鄉先生教學，嘗往受業，詞藻記覽爲同輩推許，然試場屋輒不利。濟甫一無沮容，浮沈觴詠，陶寫圖史，充然若它有所獲者。生平足不履官府，中更徭役，峩冠博帶，與塵士相持，終其身。家徹鋯招師，好客不少厭。有司採能名，檄授徽州紫陽正，不赴；郡校延爲耆儒，吉月必區勉一至焉。所居南榮，樹橘成林，里人稱之爲橘林先生。生乙未三月二日，大德癸卯，嬰風脾疾。明年三月一日遂卒，年七十有八。明年十一月某日，祔查句。又二年丁未某月某日，塟某鄉某塢。娶李氏。子男二：朝瑞、朝賢。女一，適進士胡安榮。孫男五：彥博、彥才、謙孫、月孫、圓孫。女孫三，曾孫男四：洙、泗、沂、泰。余不及識濟甫，而嘉鄉貢之文、教授之請，知其世之多賢，而教行乎子孫也，乃爲之銘曰：

維橘不遷，鬱而成林。後有聞康叔之風，而訊其隸者，雖去之百世，其獨無心。嗚嘻乎斯今。

故衢陽教授李君墓誌銘

君諱夢登.字仲實.李氏.越餘姚人.餘姚之李.自遠祖唐相國紳始遷.遷其籍至君曾祖潤.迪功郎.祖章.承務郎.皆跗鄂相承.父碩.以太學詞賦高選.中壬戌進士鼎科.仕至從政郎.台州教授.早卒.母黃氏.安吉州歸安令申女也.從政初壻黃.館授館其宗.歸安見從政有成.甚喜.既不幸.而君與伯氏午發.皆能斬斬剡厲孤露中.已愛期之.以為李氏之不亡.庶其在此.當是時.東南士大夫席聲望.憑藉澤.以官學相嘉.李黃又餘姚高門.語少後者必齒二孤.然常小試捷.大試卒不偶.年遷歲移.而舉罷不及售矣.至元丙子.鄉校燬.帥鄉人新之.於是提學趙公孟至聞其才.檄充徽州月泉山長.不赴.郡別駕温公廷玉行縣訪遺佚.得君薦于浙東部使者.部使者核覆得實.移有司.上名中書行署.授明學正.明於餘姚為鄰州.明之儒先如內翰深寧王公猶無恙.聞君之來.動色相慶.內翰即從政仕台時員外司馬也.君虛心事實.直躬贊長.肅客合尊.有藏適之.有忤謂之.有危撤之.儀門書閣禮殿論堂齋廡諸役.有煩.任之.鏹穀會計.有釁.公之.賓榮憤訟如濆河.而庠校賴君不廢.郡遂以學事委君主齋.既而秩滿.扁舟賦歸.蒔花樹木.為休閒之計.所居之室曰雲心.並西一軒曰帶經.客至.瀹茶清言.銜盃浩歌.類古之樂天知命者.大德丁未孟春.有命授潮陽州教授.五月二十六日.以疾卒于正寢.生甲辰十二月二十八日.年六十四.娶趙氏.先二十年卒.子男二.長文龍.早世.次德麟.女五.長許適孫氏.餘尚幼.孫男三.昌孫.昇孫.昺孫.孫女三.余之生長君十月.為同甲.嘗入太學.於君家世為同舍.比來明.同游相好.覩公護重顏暢.疏財急義.未嘗無恩齊之想.君平生以門戶丘壟為重.既幸脫民板.羈儒蔭.戒子孫勿輕舉動.慈水之招提曰金仙.與祖塋相望.捐田租三十解以奉香火.族故希少.歲時會集.必盡歡洽.有不給者.亦贍周之.嗚呼賢哉.德麟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某山之原.而請銘.銘曰.

嬰幼耆皓.罹勞濟難.幸完而歸.以奠禰祖.英英新丘.龜從筮良.勿震驚之.視此銘章.

樓府君墓誌銘

士之閒居.有能以家世積累自重.而不繫於榮名勢祿者.吾聞諸鄉井.得一人焉.曰樓君與夫.君諱師默.與夫字也.樓之籍在明奉化忠義鄉.自十一世祖銀青光祿大夫茂郊始.奉化之壤本為鄞.鄞沒.改名奉化.而鄞別為縣.銀青從自吳.當唐季.佐吳越王為鎮海節度.往來駐屯二縣間.誥詞有公忠奉職信義修身之褒.晚歲.愛奉化鄞陽鄉山水.卜築而居之.鄉人感其惠.死.廟食於鄞之橫溪.至今而鄉名遂易為忠義.蓋取誥詞云.曾祖先哲.祖紀.父奎.皆不及仕.君世業儒.天性恭儉慈孝.尤樂於施予.里中有鬬訟者.正色語以枉直.往往愧止.治生無鉤距.餘暇歌酒自娛.賓朋故舊過門.從容燕款.人人得其歡心.齒髮衰暮.翛然如欲脫去世俗機械.遇山林物外雲壑雪㵎之客.意相投而色相喻也.一日命家人曰.吾死期至矣.汝曹勉之.時大德甲辰五月三日.明日遂不起.生以丁酉十一月二十二日.壽六十八.娶黃氏.先二十三年卒.繼室陸氏.子男二.復翁.全翁.女二.於是諸孤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鄞豊樂鄉東之原.而來乞銘.銘曰.

孰有能分宗累百祀.而不替其家之人也.憲行而不斁.道隱而無華.悠悠乎其又何嗟.

孝善胡先生墓誌銘

元貞乙未歲冬十月十有七日.徽婺源考水胡公卒.聞卒之日.自公州里宗黨知識.若遠外學士大夫.皆嗟歎失聲.以悲.其門人弟子俞洪等一百十五人.相與考次公平生言德.用古隱君子私諡例.尊稱之為孝善先生.公之世本出江南李氏.金陵圍急.逃來寄姓為胡.因籍焉.其子昌義.遂以明經中科.九世至國子司業仲.與同郡汪內翰藻齊名.元符太學所謂江左二寶者也.弟侃.亦善書.有棣華集存于家.自是又三世.徙考水居婺源郭東集賢里者.以學行推擇為鄉校正.諱允濟.於公為王父.四世有通五經.尤精易.服史事者.易簡居士.諱師夔.於公為父.一門十餘葉.耕素相傳.故徽之他胡雖多.而獨考水之宗.號明經胡氏.公諱斗元.字聲遠.少孤.師朱文公從孫小翁.受書說.年十四.始從小翁閒居士所授易學.刻意探述.日玩一爻.至七日則通玩六爻.循環習之無窮.白首以為常.亦以此教其徒.常貢舉法行.徽士囊楮筆.起山林.出與四方英俊爭進趨.往往高捷鄉闈.每三歲.上公名.咸均有司.不足以知公.至輒擯罷.乃徑歸閉門.養志以自樂.然甚從之遊者.還邁如歸.餐華茹實.人人去為良儒.嘗曰.乾專言善.坤兼言善.不善.乾之善世.吾無及已.坤之積善.吾庶幾勉之.尤以不逮養為終身憾.春秋朔望.拜祀像.涕泗不能已.塋壠親躬拜掃.老不避勞.人謂年彌高而慕彌深者.於公見之.嘻.公誠可為孝善也已.年六十時.忽語諸子.吾筋力覺衰.遊人間世.當可餘十稔.顧吾本懷常在考水.念之不能一飯忘.吾死.汝輩必葬我考水高倉.至是疾訣.復屬諸子.我家明經胡氏子孫.汝輩幸力學積善.毋辱我.享年七十有二.諸子以丙申秋九月十七日葬公高倉.太守涿鹿翟侯大書孝善先生胡公之墓.娶俞氏.子男三.炳文.煥文.爍文.女一.孫男四.念祖.進祖.光祖.德祖.女四.於是炳文以前進士程君龍.江君靁.胡君次焱之狀與議來丐銘.銘曰.

庶其獨嚮其伏.既安既穆.是為孝善之卜.

張允甫墓誌銘

往時.江南以太學養士.至眾千人.業六經若詞賦者.雖不特置博士.而常往來通澄之.然詞賦獨多.其數常不與六經等.於獨多之中.業之而精者.自閩浙江湘巴蜀諸生.甲乙可一二數.開慶己未歲.混試補弟子員.吳門張允甫與焉.又明年春.自外舍試中優等.升內舍.為太學詞賦第一.於是聲譽蜂起.允甫又謙粹修飭.凡同業無不慕與之游.而先生長者尤相敬厚.自是十年.再試中國子監舉.又試中平等.奏名.遂自內舍升行上舍事.為諸生長貳領袖.且夕解褐賜官.而太學廢.允甫悟然無得喪意.談笑浮沈里巷.又二十年而終.始.余於允甫同業中年輩差晚.每堂廡間望見.儀觀整整.私心歎想自失.既先竊一科去.癸酉秋.被檄考校兩浙進士.同寮陳文林方叔為余言允甫賢行甚詳.尤恨前時不得數數相從也.及余晚自金陵歸鄞.文林亦自合淝趨杭.覓託學允甫家.允甫優廩廩之.文林病死.允甫為藥殯送如私喪.文林吾嘗昔太學閣士.所與同業尤相敬厚之一也.余愈益慕允甫有氣誼.眞能不負生死緩急如此.欲終與之游.而其子覿以狀來謁銘.允甫以至元癸巳冬十二月四日死矣.嗟乎傷哉.按其狀.允甫初名公顯.避諱改士元.曾祖彥琦.朝奉郎.祖仲父.孝德迪功郎.世為平江常熟橫涇望族.允甫之季年.始徙居杭.死遂

葬杭南高峯下婁嶺。横涇之居初綫中產。迪功君單傳承家。性坦疎無鉤距。營業不贅而裕。尤甫遵用其道。加蕃蓄。好施與。平居一衣不輕服。一膳不過滄。至移於師友餽餉、閭里賑貸、學校營繕、驩如也。事親孝。內舍奏名時。迪功君見之喜曰。吾教子無憾矣。尋執喪。服闋。即不復復進取。以母陳氏年耄。謁假歸養。既乃艱閱跋涉。扶侍風雪中。得股髀筋攣疾。天陰晦。輒發動。良苦。他日、杭居有火警。盡棄積貯。急掖母行。止與俱。如初無苦者。人以爲至誠之助。無幾何。疾復作。竟劇。劇且絕。猶力憶訣母。囑治斂必以儒服。年五十有九。葬以甲午某月某日。子男一。觀也。銘曰。

不爲之竊。亦莫梴吾玉。不爲之趨。亦莫跌吾車。其豐吾存也。吾發其餘。其潔吾歸也。吾復其初。噫嘻吁乎。幾百年千年。尙勿震吾幽貞之居。

李思賓墓誌銘

君諱銖。字思賓。李氏。饒浮梁人。浮梁李世爲江南明經高科閭家。贈朝奉大夫諱游者。君曾大父也。太中大夫、刺論、制四蜀、改刺潭安、撫湖南、以寶謨閣學士致仕、特進、謚忠靖、諱遇龍者。君大父也。奉議郎、刺信、嘗入知大宗正丞、今以老屛居于家、名雷初者、君父也。宗正公初娶某氏。後娶朱氏。封孺人。敷文閣學士天官卿諱鎔孫之女。而君妣也。君生之四年。以特進遺表恩授將仕郎。又五年。以覃恩循資擬轉修職郎。又九年。始冠。又三年。授室新安康氏。又二年。生女男樂父。又四年。當至元甲午。以薦上江浙中書行署。板授饒學正。又四年。考滿。詣吏部。格當注州教授。垂仕矣。明年。死燕逆旅中。大德己亥秋七月五日也。年止三十五。前死、託其友貴溪張君時舉。必歸我骨浮梁。葬必築亭。曰存亭。豫自書存亭記。孟子修身俟命不貳。而歸於張先生存順沒寧之義。凡二百餘言。皆有條貫。既自寬釋。冀病少愈。亦可慰吾親。使知非如他人輕生徒死者。以捐其憂。嗚呼傷哉。始君自垂髫。而目厭朱紫。耳熟珩瑀。稍長。連貴婚兩家。所與賓游談論。皆天下大人長者。豈屑躁逭名祿。憫親年高。欲代門戶事。勢不得自逸。故盤薄遠出。幾不意竟至於此。殆眞有所謂命邪。死之明年春二月。君之喪至自燕。城衣冠士大夫、識與不識、皆爲出涕。又二年。壬寅冬某月某日。葬浮梁某山下。存亭在焉。銘曰。

生不繫其躬。死不沒其名。去兮靈驂。歸而臨弃。斯人也。殆庶乎存存。

剡源集卷第十七

墓表　墓碣

宋氏墓表

東昌莘宋氏有爲信州推官者。嚬蹙而謂其僚剡源戴表元。曰。吾宗之先、鄆人也。鄆今爲東平府。吾宗之居、東平陽穀十八都獅子堂。其西北、曰石佛堂者。葬域在焉。金之季年。兵燹濼擾。士大夫家莫能知有譜牒世次。而宋氏之可聞者。斷自吾祖。嘗爲軍千戶。千戶府君娶東昌莘姬氏。生吾父府君。後娶莘孫氏。因居莘爲莘人、初千戶府君昆弟五人同時死。其四、推號五公者在。五子傳一子。承陽穀之業。千戶府君亦死。葬陽穀。死三月。而吾父始生。姬夫人抱遺孤、居陽穀兩年。會難作。徙莘。姬之父母憐吾家單子。又不可託。數數欲奪志改適。吾祖母誓死守節者十四年。乃以病死莘。而歸葬陽穀。吾父府君生長莘。性溫恭悃愨。無機穽。莘人至今稱其行。生庚辰四月八日。死戊午四月二日。年三十九。死之歲。吾母孫夫人年纔二十六。奉姑之化。卻鉛澤。服素縞。以嚴儉持家。終其身。雖比鄰、無故少游接。而鄉閭姻族、無時慶弔無闕禮。吾賴教育。儌倖成立。至元十六年。以尙用監吏。値進俘寶、隨監長忻都廷見。蒙賜白金爐、合等器五十兩。吾母見之喜。曰。此汝家先世遺慶。汝何以及此。宜自愛。十七年。勞調充征東行中書省掾。尋改充江淮行

中書省椽二十五年調承事郎鎮江金壇尹滿再調徽祁門尹吾母皆及就祿養凡涖官行事朝夕嘗督備至馭下慈臧獲有過譴遜必痛責子婦使復還中外毋敢犯數年七十四死祁門生癸未七月三日死大德丙申十一月十七日臨訣呼諸子前曰我起親蠻至今日死不恨惟爾祖墓在陽穀爾父遺體寄葬華城北恐散遠不得展省以爲念汝等豈能酬吾言乎言訖而瞑祁門歸吾不孝不獲亟遵吾母言姑藁殯吾母揚州以俟後歸今信府秩且復滿年加髦衰如有不可待及於大故將何以見吾母地下既卜吉於華城西三里新張保將用大德某歲某月日陽穀遷祖考千戶府君祖妣姬夫人之窆併奉華地揚州考妣合葬惟宋氏存亡繼絕實遷二妣婦節母範苟延悉嘗爲衣冠家誠不忍遺負先德按士禮子孫追榮其親得植墓表刻石器子宜爲文辭以慰吾志表元辭不獲命誦實錄底裏鏘載琬剡揭之壟上使人知夫世之爲善無不報而幽閨窮巷孀嫠寡弱服勞秉節於冥冥之中者天必憐其貞苦榮之以賢子孫使之康強壽頤而享食其效於以旌孝思勸厚俗非曰褒飾而已推官父諱衡母孫氏諱妙貞推官名彧弟仲某早世季彬推官之子萬里彬之子萬鈞萬美宦學蓋方興未艾云

徐使君墓表

信上饒徐公卒於員郎二千石既葬其縣之石橋鄉南徐大塘塢者三十七年而墓碑不立承學之士以爲公名蹟在史冊行業在鄉閭誠不待是而顯著然愈遠亦恐墜逸無以異觀瞻昭永久乃相與來謁予剡源戴表元頗有以紀之按徐氏世緒遠出偃王居信者尤多顯人公諱子卿字奇仲少穎悟日誦數千言族父忠公元杰每曰是子必亢吾宗嘉熙丁酉遂以詞賦魁鄉貢戊戌試禮部中進士科人爲公喜公曰時方以此取士吾不得不爾耳授迪功郎隆昌南昌尉尉治左有南州高士塚荊蕪沒人一日命薙去築思賢亭以見志轉運使何君處久傾蓋器重檄攝郡文學尋檄分司撫州小事許專決州苦和糴斛面及田宅稅契錢爲民害立罷之再檄瑞陽如在撫考滿未謁選會趙信父觀師江上欲辟公而淮西總領所辟監鳳臺酒庫仍赴其聘而兼贊趙公幕府當是時軍興事煩公年少入預籌畫出殫謀筭精采徽纖諸公聞用趙公薦特差充兩浙轉運使司準備差遣榮王府奪民田公斷歸民田王怒語侯使林使公改斷公曰吾職可削筆不可改也鑒下供億重歲入不足以支持節出納作漕計本末一書示來者癸丑春以考舉及格改官授臨川民壽見顏色問是吾分司公耶至則興學立黃勉齋先生祠請版曹宿負蠲經界隱賦邑以大治有殺人委于隍者吏執王應亨奴主七人鍛鍊誣服公白郡改鞫殺人者常平司都吏馮汝能也事聞轉一官舊例試院未揭名許健者疾足報捷以邀厚犒乙卯秋舉禁卒與馮營爭其利致閧郡守主兵官不能制且亂公單車往諭咸聽命廣縣廨創蓮華漏建相業堂成皆自爲記包羅密閎其政謂人曰江西五十餘縣臨川第一丁巳除尚書檢閱官書擬有司文字初立朝感激欲言事輒劄入乞建儲不報戊午出通判平江改嘉興守挾同袍爲執政傲慢甚公極力規正不可則以郡州不職自劾守爲斂戢悉卻俸外無名事例作一杯冰亭暇日獻詠其間倫如也除太常寺丞就守嘉興命下丁母憂去家食不通貴人書疏翛然東山下自號東山翁文酒耕漁相娛數年以疾卒生壬申八月四日卒甲子八

月二十一日得年五十三曾祖功懋妣王氏祖思聰妣陳氏父賈通直郎兩浙轉運使司主管文字妣張氏贈安人配華氏通直郎建寧嘉禾令君女性端淑儉恪佐公居官無紛華意公盛年思退贊其決盡逸嘉興歸相張安人喪盡禮公疾侍藥盡勞卒持制盡哀通直公在堂華通直亦老迎致相驩養盡誠宗姻鄉黨急乏賙貸盡惠既貴不忘蠶桑常夜績課兒誦書教盡方生壬午三月二十六日卒至正壬辰十二月丁酉以遺命葬鄭塢距公墓八百舉武而近子男三忠甫歷上饒南城建平三尉有能名次迪吉登仕郎出爲外家後先卒次志甫以軍功補官乘換授州教授卒女道韞適池州教授管茂孫男二揆辰徽州教授次宿老女二曾孫男若干女若干公平生爲文有體裁自舉子時擊搣場屋及宦學東西師友益廣如袁廣微兄弟湯伯紀父子徐景悅蔡仲節諸公俱以剛介廉靜見交在淮西幕年增餉額十一萬有奇奏減磨勘十一年恥自陳併他賞皆不敘呂節使文德舉親民卻不受在兩浙吳謝二相賢公爭致門下兩辭之在右司嘗寧穎輔臣稱信有三徐可進用指公與忠愍公之子直諒台守宗仁也丁大全貪其功誘公監察御史且啗以林參政彈文公曰臺官可爲當路私人乎即日告假出關去里居服闋有薦于朝予江西一州不拜予歸班不拜翁祭酒寓舍人皆同年在朝展道賈平章意將處之清要以父年八十不可出力辭終父之世不過朝奉郎賜紫魚服嗚呼科舉法敝久矣敝極則可廢然由隋唐以至近世所得名卿材大夫不少其人必皆沈潛好氣節疏通知體要無有肯邁然闒茸不振者而風骨稍高即成奇傑薦其獲之也不以求而以知貴之也不以役而以禮故人人得自持重而盡其材余生晚雖不逮事公即公之淵源趣向皆耳目所睹記賢者不必以不仕爲高仕矣天下共名爲姦邪者嫉之不可主天下或名爲姦邪或名爲忠良者疑之不可主至於天下共名爲忠良可主而亦不苟就焉若公之落落於吳謝丁賈之間所向蹇蹇旋孤行直立此非可徒以科舉士論也昔者延陵義死葬有旌題仲舒貧葬行路展禮盾敢竊附二賢□例揭之壟端使百世之下想遺風談故事者猶有所考不亦可乎

五山陳公墓表

嗚呼是爲信上饒五山陳先生之墓公之世本籍玉山後稍徙上饒沙溪之旁有五山公晚居其間學者因尊稱之爲五山先生焉方公少年上饒多名士大夫徐祭酒父子韓直院兄弟諸賢爲領袖疊山謝氏城山林氏虛山張氏之徒爲羽翼風采扇動東南而公生世家能以義氣招致衣冠俎豆不徹於門籍章逢掖日請其席乙卯秋舉用詩賦充鄉貢州人謂一蹴且躋通衢雲遊矣春官失之恬不以介意益廣聞學築室聚書闢館聘客笑談步趨皆有法度久之名成行孚鄉鄰有事則聽之決官府有急則倚之助蓋古之善人君子布衣韋帶而尊於王公重於專城者其道類如此也丙午兵起始避孔道入深谷茇舍相依者至數百家藥病飯飢全活甚衆事定起領邑校掃爐地立講廬於是大會民數郡博士以儒籍爲憂託公扶之聞命不辭殫勞解貲凡留連省戶下踰年迄脫同袍于編氓而歸俞廣信闕長長廣信州將部使者聞其名方議薦擢而公竟還五山遂終身焉喜爲詩有古近體并雜著若干卷藏于家性篤直好義重然諾見人善稱誦如己出及聞其惡一不挂口待交游能始終犯不較施不伐由是無林壑怨嫉於人

美鬚眉。耆年華皓。意行鄉閭間。識與不識。望之知爲吉德。諱堯龍。字繼臣。曾祖伯蓮。祖德寧。父良才。世爲儒。娶鄭。繼張。皆先公卒。又繼施氏。子男三。公美、舜懋、早世。次舜清。婺州永康教授。女二。適徽州婺源學正祝廉。次適趙鎔。皆鄭出。孫男六。禹疇、禹錫、禹遠、禹範、禹謙、可崇。女二。曾孫男若干。女若干。年八十。生壬午正月八日。卒大德五年九月十日。葬五山西十里雙峯。以其年十二月庚寅。公事親以孝聞。居父喪。治葬極盡力。至是雙峯亦自卜。余之來後公死纔一年。每臨事接物。興扳援不及之歎。嘗作詩哀傷之。又以事嘗至五山。亦及拜雙峯阡。婆娑松檜。撫酌泉石。遺風猶存。顧安得復有斯人乎。而其子孫多善文。雅喜從余游。發宋家乘。訂以鄉邦公言。揭辭椎表雙峯之下。使後來爲者知勸慕云。

徐耕道遷葬碣

歲甲戌乙亥。余客金陵四幕。文武掾佐浮沈去來以千計。徐君耕道在數中。余接之不及餘也。解後三十年。來上饒。於君爲鄉。始獲知君之家世出處。及誦君詞賦。蓋上饒之徐自衢徙。而居世青塘。諱元得。字耕道。曾祖賜。迪功郎。祖楨。禮部進士。父華甫。自號橘隱翁。世以儒素科級自重。至君從兄忠愍公。遂爲壬辰進士第一人。仕終於大司成、冬官二卿。當忠愍公時。四方官學之士無不願登其門。君攜超穎之資。入則與二季、端友、龍岡、立大侍郎。綱理書疏。出則與趙茂實尚書、徐景說祕書。翟商略義理。及既不得志場屋而遊。則與揚州李制置、江州趙安撫之徒講畫籌策。游倦而歸。則與蜀郡楊參預、天台葉集賢諸公考問故實。聲漸氣摩。意喻色授。不勞而成良器。江淮舊稱功名馳騖之地。嘗奉檄餽懷遠軍城。補進勇副尉。升授滁州散祗候。移淮陰文家峯巡檢。淮陰尉。進保重夏。轉進義副尉。又劃廣益吞湘南。轉進武校尉。又五轉自承信郎至忠翊。皆身冒矢石得之。非他書生用空言寄功幕府之比。然盤旋曲折。亦不足盡其才。而歲年老矣。於是歸傍鄉井。既而避地于饒德興之宗儒村。宗儒有王氏。故大家。能以禮館毅君。舉徒爲之壙委。會李制置弟宰鄱門。於德興鄰邑也。復招游鄱門。爲刊所爲詩詞。曰橫塘小草一筆二筆者若干篇。君平生輕財。有俸餽。輒散以周人之急。故晚而益貧。三年。不得已遂歸黃塘。課子讀書。督奴灌畦。殊不爲前時意度。閒暇。惟與宗族鄉黨相倡和。命詩社曰明遠、并主鄉社香林。社友又爲刊小草六筆者若干篇。癸巳夏感疾。至秋加劇。索紙作書別所嘗交往。有此行遙指柯山云云數十字。若寓升遊洞天之意。書畢而逝。十月某日也。生庚辰十一月某日。年七十四。葬之新卜。在祖塋白土山側。子男四。長某。次某。皆早世。次某。出爲衢官堂宗人後。次直諒。銘曰。

不局於趨。亦不失吾儒。不急於營。亦不害吾生。大袖長紳。魁顏豪髯。閟此佳城。

周府君碣

饒安仁周君諱文清。字清之。年六十四。以至元辛卯二月十六日卒。乙未二月二十七日。既葬于附郭之譚山。而石表未立。其孤懼無遠於將牧。持武岡王侯之志來請銘。按志君曾祖諱某。祖諱遠。父諱志。家世循良。君早從鄉搢紳間學。恬於進取。而訓兒女一以孝悌忠信。邑大夫推其賢。尊爲耆宿。常禮貌之。歲飢荒。力勸賑恤。人有鬪閱。爲質決是否。皆喻而止。安仁路當孔道。每觀風問俗之使至。納其雅言。民受寬賜。

晚歲。益屏人事。灌畦種蔬以自樂。號愛圃翁。文士賦詩盈編。君不介意。頗好西方之書。繙誦梵譯。若有深得者。造婚嫁將畢。遂感疾。命家人衣周身。棺周衣。翛然而逝。世之譏儒者嘗詆釋氏爲誕。其弊也。華言雅趨而少誠慤。觀周君之於出處死生之際。不近於有得者邪。君生於戊子六月二十四日。先娶李氏。繼夏氏。俱先卒。子男三。宗堂、宗懋、李出。宗允、夏出。女一。嫁支以良。孫男三。女四。銘曰。

吾聞適丘墓道。不施哀而哀生。嗚呼茲閟。吉人之藏。其固其康。

劍源集卷第十八

題

題繆氏族譜

中世士大夫尊尚譜牒。以爲宗法廢。所賴以考訂昭穆。而知氏族之所自來。惟有此耳。然亦有不幸兵燹。蕩析漂寄。荒遠併遺。故老不可物色者。其勢無如之何。則往往識藏諸心。遇官學所歷。博問而精覈之。萬一或庶幾焉。信州之繆爲譜已久。其族聚居上饒靈山之陽。湄之繆源。今猶及與沿江機宜、諱君瑞、字振玉者交游。江東呼繆作穆。不聞其復爲他音也。而信州之俗承襲淺俚。乃獨以爲樛戾之樛。至是機宜之族子若鳳。教授天台。又得合黃巖、平陽、長溪之譜。其世次由江南之近年上遡戰國。以達於魯穆。曰史記、孟子書。穆通作繆。定其望曰瑯邪、蘭陵、東海。而三郡皆近於魯。吾家恭齋祕書。又題文譜。嘗辨秦穆公書謚秦穆靈穀傳。不應舜其殺三良、秦百里奚。書穆姜、書於春秋列女傳。不宜譏其性慧行亂。而皆改從繆戾之謚。秦書臣子亦不應以惡謚加其所尊。謂宜於譜直書穆氏。爲合於古。辭嚴義備。可以一洗千古之惑。覽者其慎詳之。

題新刻袁氏孝經說後

右袁正肅公廣微孝經說三卷，前一卷已刊在宣州學官，有知州王侍郎附註行於世。餘二卷、引論語孟子而發者，余未之見也。正肅於余爲鄉先生，先伯大父崇憲府君託同甲戌進士第，爲通家尊行。餘言緒論，講問爲多。蓋正肅公之父正獻公叔和學於象山陸文安公，正肅公雖不逮事象山，而家庭承襲深有源委。豈惟正肅公。自洛學東行，諸大儒各以所聞分門授徒。晦庵朱文公在閩，東萊呂成公在浙，南軒張宣公在湘，象山文安公在江西。其徒又皆各有所授，往往散布遠近。殊途同歸，而象山之傳，獨盛於四明正獻、正肅父子、若文元楊公敬仲、文靖舒公元質、端獻沈公誨叔，其尤著者也。正肅公既貴，嘗持江東憲節，數數爲士大夫講象山之說。行部之貴溪，乃爲象山改創祠塾。故江東之人自正肅公而尊象山之道益嚴。貴溪姜翔仲之先世，故嘗時講下士大夫一人之數。翔仲今又爲侍祠諸生，能取家藏是書併刊之塾中，可謂鶴鳴而子和之矣。余實不敏，區區家世亦有與翔仲同者，遂不得讓，而繫名其編末云。大德十年丙午歲後正月既望識。

題徐可與詩卷

霅窗先生張武子，諱良臣，自洪徙鄱，高才博學，妙爲詩，爲吾鄉渡江以來詩祖。凡後生操觚弄翰而有事於篇什者，未有不出其門者也。天性淸曠，不營生業，子孫未再世，即棄丘壠盧舍去而它游，詩事遂如贅疣。有一女，嫁上饒徐氏。其子是爲忠愍公，以進士第一人得名于時。忠愍公貴，不知能收恤張氏子孫與否。獨嘗見其板刊霅窗詩一編，則出於忠愍公家所爲刊，雖不多，然相去百年，江湖名字寂寞，猶賴此得在人目睫耳。大德丙午歲，余來上饒，且四年，訪求忠愍公家，猶張氏之於吾鄉，而公從子可與名九齡，數數辱以詩見交，余讀之，波瀾淵深，音節韶美，於是不但喜是邦故家典刑之未墜，而吾鄉詩祖氣脈沿接，所謂適空谷者聞足音而欣然，非邪。

題陸渭南遺文鈔後

右陸渭南遺文一帙，用王理得本傳鈔。帙後有庚饒州繫譜。饒州端士，惜放翁所作韓氏南園記無甚譏語，而子孫諱之，不載於家集。其論厚矣。自饒州以下，又詆其閱古泉記，及賀平原二千除祕閣等啓，以爲不當作。余蚤聞好事者說，謂放翁晚歲食貧，牽於幼子之累，賴以文字取姸韓氏，遂得近臣恩數，遍官數子。此說既行，而凡異時不樂於放翁之進與忌其文辭者，同爲一舌以排之。至於死且百年，同時爭名角進之人亦已俱盡，宜有定論，而猶未止。蓋其事可傷悲者焉。渡江以來，如放翁可謂間學行義人矣。念其放既而不傷，困蹇而能肆，不可謂無君子之守。就令但如常人之見，欲爲身謀，爲子孫謀，富盛年時，知已如麻，何待七八十歲之後，始媚一戚里權幸而爲之邪。雖血氣既衰，聖人不免於戒，不可謂世之作者必當然也。謂世之君子必當然者，其自待亦不厚矣。然放翁固有不得辭者，窮不能忘仕，爲文不能不徇人之求，厖眉皓髮，屑屑道途之間，而曰，我意非有它也。人誰能諒之哉。此編取饒州之意，於南園、閱古二記存而不去，使世人知放翁不絕於韓氏者，其語止此。其賀除祕閣等啓，絕不類本作，余於文不敢謂知之。若俗雅四六，人望而能辨其爲放翁與否也。併告理得，使刪去云。

題呂復初所藏大父放翁二詩卷

丞相忠穆呂公以勳業爲渡江名臣，而常恥悅文藻，云得法於李邦直。復初之大父於忠穆爲孫，亦承學於放翁。翁非稱其家兒邪。近世負宦簿者自貴而指閒業之譏。名簪者自賤而失守道之高。皆不復中原遺俗矣。披味此卷，令人憮然。

題寶葉翼

身不待帛而溫，名不依權而著，此吾所見於源公者也。及乎苦心密行，憂萬人之失乳，而不敢私其形者，吾亦不得而知之，今乃見其貫有古墨氏之風也。

題樊孝詩卷後

右樊孝詩一帙，騷壇名公樊康彥中公廬墓之孝者也。公諱敬，字彥中，鄮茅山世宦裔也。其伯兄萬石君歿，奇吾剡源山水，隣茂林通家張氏山，寓乃考迪功郎維翰府君。公以成童之年，自扶櫬至兆，既葬，別聞泣曰，吾不忍遠離吾親也。遂獨留廬墓讀書。張氏嘉其孝且俊，妻贅之，因家茂林，爲奉化人。今其子姓詵詵，門昌資裕，孝讓之風藹然爲鄉族望，有由也。一日，余訪公後安時先生於讀書齋，適見是帙，讀之慨曰，是詩也，所謂樹風聲、表宅里者也。家庭之範在是，鄉黨之則在是，國之忠臣必有出於是門者矣。康氏子孫能寶藏，越今而時閱之，亦可謂宅心孝讓而尊祖敬宗者矣。表元也幸得以稽孝子之世，而諸其行，庸附名孝子之錄，以託於不朽。大德十二年仲春望日題。

題董彥醇詩後

始余過竹溪董氏舍，見諸少年諷書林樾間，童冠相錯，瑩和玉明。時兵革新息，文獻散落，私以爲故家遺俗適當然耳。越二十年，復來前所，見子弟皆肆習矜飾，威偉丈夫，而余年浸倦衰，交游益荒，爲之驚嘗過望。有名儒金華彥醇，見詩一小編，閱之，則其氣、士衡入洛之儔，其趣、仲宣遊鄴之暢也。於是與之語累數夜，娓娓皆起人意，而稍及詩，輒求益不滿。嗟乎。士之生，患無以爲之家，有家矣，患無以爲之徒，有徒矣，患無以爲之志。彥醇內承賢父兄積累之資，外收良師友漸洽之助，觚鉛緗素不絕於席，衣冠軒蓋日盈其門。所以開彥醇而迪之以必進者，不遺餘力。此其志豈小小。顧余之不敏，何足以懋酬之。抑學者之爲詩，猶富貴之求丹然。世以爲無丹，不必學，又以丹爲自成，不待學，皆過矣。若必待學而成，則當捐紛華棄榮，草衣木食，輕寒暑，忘飢渴，以求於深山大澤之中，萬一或遇其人，而得其法，而世累不可盡棄，人亦有自能淸靜淡薄，不出戶庭而致其人與其書者，是蓋有數，不可以一概論。然亦必其受道之質，去常人遠甚，然後可得。彥醇之得於天者豐矣。其益修而俟焉。

題趙彥成遺事後

益都趙昌甫諱成，以國信使屬官，隨其父南使，事在淳祐辛丑。是時，嘗經破蜀之後，淮漢創殘甫息，南事亦甚岌岌。行人玉帛，奸間往來無虛歲。不知趙君等何以拘勢如此之久也。史子由雖非良相，然熟於料敵，能得人死力，又善謀耳目偵候，非後來當國者比。當由境外結約，先有私許通饒事宜，及使至，而因

論異同。不得如請。展轉遷延。伺報不決。乞相繼至。幸謀不已。出置之不以爲意。以故留滯至於三十六年乎。正使月呂護思偶以中毒死。其餘者十四人散處不知存在。而趙君徙置慶得及兵至城下生還。嗚呼。匹夫杯酒意氣許與。尙一語不忍負朋儕。而況國事。握節銜命如趙君。可以言使臣矣。得一命長歸見天日而死。萬萬無恨。功賞厚薄不足齒齒牙也。而兵交受人使間。至於三十六年不得報。死者且盡。而謀國之人不知。此不可以爲寒心乎。余不及識趙君。士大夫多言其諸子世顯者、能踊事實於人。以揭其先烈。然則仁者宜有後。趙氏之澤殆未可量也。

題姚秀實家藏陳所翁畫龍

所翁畫龍雖近出。異者世不多有。其法、當欲畫時。遊戲取人縑素用墨潑灑。有及有不及。乘快瞬瞬數筆。蘢葱其中矣。凝陵傲兀。恍惚變滅。蓋君自以寄意爲樂。龍成。傍附題識。辭翰散朗。與畫相入。眞奇物也。世人見其易就。輒亦造次擬爲之。不滿一笑。此卷微瀾細霧。瀰漫通幅。前衝後擁。略具鱗鬣。點染精緻。殆非一時信手之作。姚氏護藏之。

題坡書歐陽公鶺鴒圖

右草書歐陽公鶺鴒詞一卷。建業翁舜咨得於姑孰士大夫家。從來以爲山谷書。漁陽鮮于伯機以爲東坡草書。世人見者絕少。余嘗見所書秋聲賦。筆法與此略相髣髴。蓋皆書歐陽公所作。一時師友心相鄉往。風流映帶。自古未之有也。夏難者、京西人以名鶺鴒。爲衛捉伏事出唐書。南字不作兩。今人以捉字爲促字之誤。皆非也。

題蜀蘇氏族譜後

人情之望於天者。其爲福不一端。而莫良於有後。然非可以容易言也。蜀蘇文忠公論揚雄之無後。以爲有其名而無實之報。夫揚雄之賢而文。非可例以無實斷也。公之論雄如此。決非敢謂我爲安然無愧慊於心。而有所覬於他日者。然其家屏處荒遠。鬱勃幾世。至宮師公始以名字勸于京師。不過得一編太常禮書。而卒至文忠公兄弟大科異等。名官美爵。若儻酬之者。然榮華幾何。忌嫉不少。因而遂流分竄於蠻煙瘴雨之域。洶洶至身死而未定。人以爲無天道矣。誠不自意。時移事換之後。子孫幸而存者。皆以家世錄用。其星居他處。譜牒不可詳考。乃若二公之後。皆嘗守婺。而留居婺者。胥延二公之賞。班班預於天官之籍。余辛未主歲太學。聞有六世孫埏字伯淸。方以是時入爲弟子員。而未及接。越三十六年。乃相見于杭。出所敍次昭穆數疊不亂。爲之驚嗟喜詫。當二公之與諸賢得禍也。戮然存機穽之中。想望衰蔡威嚴。何敢仰首覬死骨未寒。而彼二宗疑徵銷滅。言之令人頸縮。嘗見建州章氏家登科題名記。惇雖位至宰相。醜其人。削而不錄。莆田姓蔡士人嘗應舉卷首。明稱不係罪人京卞子孫。士大夫能不沒其名。則百世之下。它人亦爲之驚嗟喜詫。一辱其身。雖子孫猶知羞而諱之。可不懼哉。伯淸疏通有醞藉。少余年數歲。拳拳以詞章問學自重。蓋不愧蘇氏家法云。

題天台吳康肅公家所藏朱文公遺墨

吳康肅公以淸純讜直爲江南名臣。朱文公銘其墓。誰復有異辭者。今又獲觀文公親書爲公所作哀疏挽歌二幅。彌可珍尙。其時。士大夫人人愛惜自重。不敢棄其身爲不肖者。不但名義當然。亦懼端人正士之不與。而或議其後爾。嗚呼嚴哉。

題貫休畫羅漢

此老禪律詩敎。流布縑素。乃作此變幻詼詭相邪。

題鄧秀才臨蘭亭小本

古人臨書。臨意不臨形。若長短闊狹。規規求似。強勉而不自然。乃優孟之學孫叔敖耳。鄧君臨蘭亭此卷。故用小字。絕不用舊本。而規模法度皆足俊哉。

題秦景山遺槀

余嘗觀秦漢以前士大夫慷慨多奇氣。爲人排難解急。而不居其功。若魯仲連、虞卿、張孟談。皆是。虞卿號能著書。書不傳。自餘無所著。然三人者雖不著書。或著而不傳。其言議風指猶表見於世也。余中歲更涉患難。偶幸不死。晚始及聞廣陵秦景山之爲人。景山與余同太學。任在後。其佐幕淮南。嘗畫策全城。及論賞優秩。輒拂衣不受去。竟以貧死。胸次賢於人遠甚。既而其子弟出遺文相示。閱之舂容醞藉。雍雍然周乎人情。而達於世變。信乎其爲有本之言哉。

題曾道士祖師詩卷

信之爲州。東連浙、南接閩。西達江、楚。山谿水迴。居可以養眞全身。出便於馳名遂志。故其地嘗爲高人奇士窟宅。余平生所嘗交游。名字班班可按也。洎余之來。流輩俱盡。而惟深巖邃谷、能從事於神仙世外之學者。倘然獨遊。爲之徘徊太息。州南有貞慶宮。嘗郊闕之會。而據溪山之要。道士曾法師居之。每歲時休沐。講肄之隙。必一往臨眺。法師又氣誼深古。至必綢繆傾盡。一日出其祖師無無薛公豹隱巖公詩編相示。讀之有南華鵬鷃之趣。辟門鷇鴻之韻。不但葩華搖落之餘。以歸根反本爲慰。而衣冠故家門祚荒絕。如法師之爲人子孫。能揚先譽。起遺業。尤絕無而僅有也。

題王秀才靈山籤詩

人情之於吉凶避就。有不能自決者。必決諸龜筮。然後行事。雖古聖人皆然。後世祀意瀆。卜愈繁。乃至籌環珓之刱。亦在所取。王秀才作靈山籤詩。復據易卦爲辭。近古哉。

題趙幾仲詩編後

趙文昌幾仲自錢塘赴東嘉守時。余方在太學。緣余仁翁、胡國器、交游。故亦及造館下。文昌以諸王孫奇才高等名爲詩。所與相倡和者。劉養厚、柴景山爲多。二君皆布衣。頗以章句自負。仁翁、國器、終有名宦心。不敢與較高下也。至余則從旁傳賞歎羨而已。然其音響氣趣。未嘗不熟詢而詳叩之。故於時雖科舉俗學之累多。若詩之古近興廢本末。不可謂不知其概矣。越數年。兵火奔播。偶有天幸不死。俗學於是盡廢。時亦不足以爲名。近憶舊有從游姓氏。茫然不知誰亡誰在。來上饒。有閩淯趙主簿擴致軒詩一編見示。

讀之。文昌所作也。自唐宋以來。詩之存而傳者。皆其人手自料簡。或家有賢子孫能珍襲之。故不致冗雜散逸。主簿君於文昌爲的嗣。所編既一一精選博載。而卷中養原、仁翁之徒。燗班在目。爲之喜而感。感極而繼之歎也。文昌詩、藥清於放翁、潛夫。資爽於堯章、季蕃。其襟懷學問。遠有渡江前諸老餘緒。非近世單聞陋識所可窺議。主簿君更爲搜訪裒聚。以俟知者出焉。

題畫

子昂作畫。初不經意。對客取紙墨。遊戲點染。欲樹即樹。欲石即石。然纔得少許便足。未嘗見從容寬暢如此卷十餘尺者。昔有送長縑於郭恕先。恕先意所不樂。而不得已。爲作小手。輪囷一綫。勁直終幅。繫以紙鳶還之。其人慍不敢言。然不害爲奇筆。子昂才氣不減恕先。乃能爲求者委曲至此。殆其人有以得之邪。

又

吳興錢選能畫嗜酒。酒不醉不能畫。然絕醉不能畫矣。惟將醉醺醺然。心手調和時。是其畫趣。畫成。亦不暇計較。往往爲好事者持去。今人有圖記精明。又旁附繆詩猥札者。蓋贋本。非親作。設親作。亦非得意畫也。此卷。烟林水嶼。伸紙數尺。自非須臾可就。想見經營布置時。累醉不一醉。龐提學云。有人仕吳。詣錢生。値醉。得之。良是。

題盧鴻草堂圖

古之隱人。多枯苦簡嗇。安有美池苑臺榭如此圖所傳者。蓋開元間。官府就嵩洛佳處。用公庫錢營飾以賜之。又於其中聚學徒五百人。非獨居長往之比也。畫本通幅。今改作十段。不失元致。覽之令人精爽飛動。

題陳留仇公訓子詩後

大德辛丑夏。余寓錢塘。張檢校招歸其家池亭飲。於時隆暑。會者數客。席端。仇廉訪微笑問是亭宜何名。余名之曰。清風。廉訪公大喜稱善。因娓娓款論移日。酒散。各別去。不相聞。然心知其人中原故家君子也。越四年。留信州。有妙年書生攜其祖雲軒仇先生訓子詩卷見示。叩之。即廉訪公尊翁所作。嗟乎。有是哉。詩三章。皆有所指切。而辭情溫厚。音韻閒適。可以優游起發。無急迫苛厲之氣。想見其居家無言而令行。不怒而威立。士大夫輕窮達、忘貴賤。所至有以自養。亦不遽隕其家聲者。用此道耳。仇氏世世謹藏之。

題畫卷

此卷。修顙深目。衣裳而拱者、一人。服裥而貌微瘠、肩隨于旁者、二人。題者皆以爲孔氏師弟子。似矣。投器地上、袒而舞者、一人。或以爲楚接輿。或以爲榮啓期。則余不能知也。余又有疑地上所投、近飲器。而此一人立飲而無席。古又未有小冠及加巾。而四人冠皆小而加巾。則俱不可知也。然筆製精妙。自非近物。必有博識能定之者。

題十一子像

昔吾嘗論太史公敘孔氏門人。不當有七十子之數。文翁又圖七十二人者于廟。皆非所以尊夫子。大聖

人之生於世。其道之及人如天地之成物。大者大成之。小者小成之。而可以數計乎。與孔子同時人雖尙多賢。竊計未有踰於老子者。夫子且嘗問禮。今禮家雜記、其言多本老子。則老子之賢。在其當時所嘗學道而去爲君子者。何可勝算。豈止如今杜君所舉十弟子而已。而杜君學仙。謂老子爲仙祖。十子者皆得老子之道而仙。吾友趙子昂畫不易得。乃爲之十一像。像繫一傳。其於老子也。是猶不免作漢人尊孔子意耶。

題胡瓌報塵圖

胡瓌報塵圖。畢具其史。此作、臆趨精迅。毫纏縷縷間俱有動意。是其眞跡無疑。報塵者、異時邊堠以塵起計馬數多寡。數騎疾驅東首。鳥擧電抹。前無行塵。後脫追者。壯哉。

跋劉文節公帖

嘉定初。誅權姦。以舊老召文節劉公於澧。垂入國門。出之襄陽。其惓惓之心、出處進退之際。有羨於陸生。何是怪哉。陸生、不知何如人。吾聞唐宣公謫忠州。無所用心。惟著方論。醫家至今賴之。近世。放翁歷居山陰。往往野服行山蹊。背囊施藥。活人無數。生兒多以陸爲名者。人名跡晦者不足論。陸氏世有賢達。不得志則隱於醫藥。事適相類如此。皆文節公意也。

題溫上人心經

溫上人面目嚴冷。人欲求一笑不可得。亦不肯輕諂人。而遇其性所喜悅。驩然自留。得錢出戶。即散施貧者。或多。則袖攜以訪失職賢士大夫而與之。布袍蒻屨。放浪歡傲於西湖三竺間五十年。吾觀其人視策名貨利爲何等物。故其翰墨流落人間。足堪把玩。又善以意寫蒲萄遊戲。遇物立成。至有氣力者具紙素邀之。輒又一筆不與。聞東昌徐仲彬云。時時過其家。傾懷壺興。淋漓揮灑。皆不求而作。此卷心經乃其行書。尤爲難得。徐氏幸寶藏之。

書張浮休郴行錄後

元豐靈州之役。士大夫不得其位。而不能諫止。則有之矣。又可攘臂踴躍於其間哉。余讀浮休公自序此篇之辭。軒軒然如喜事少年。不以三數萬不得同歸之人爲戚。而以其身得周遊縱觀爲快。初甚疑之。久而知公之爲長者人也。師之初出。朝廷貴臣自呂公公著、孫公固、而下。皆嘗引大體爭之。不得。張公於時一陳留縣令耳。被敕從軍。辭受之節、行留之責、皆非力所能及。及既在行。實隸高遵裕幔下。而靈州傅城之戰、沮劉昌祚軍使不得奪關而入者、敗形自遵裕始。遵裕固非公所素事。然乘其敗而訐之。則嚴爲人僚屬之誼。且既皆受罪於朝。疏之則近怨。故一不敢道辭。而但載經行交際、寒暑變遷、風土異同。以爲好事之助。西羌爲中國患幾數百年。患不審攻。不患不可攻。故又激發言之。以啓後來者。此仁人志士之所喜聞者也。世之人、食焉而共其祿、勝焉而分其功。小有戾、責揭於書、暴於人曰。我不與。我不與。是尙可立足於公之下風哉。

題梅庵柴君自書所作詩後

吾鄉汪村有隱君子。曰汪度仲容。朴學而好修。嘗魏文節公家無恙時。仲容年少。及以布衣客於其父子間。文節家固多士。仲容又特喜交結。四方知名人因而不遠數百里千里與仲容過從者不絕。余生晚。不及識仲容。每過其閭。爲之徘徊鄒慕。肅容致歎。而後得去。袁氏兄弟與汪有連。一日。從汪村傍近小民家梁皮間得故紙一束。摘撫而綴背之。知爲梅庵柴君爲仲容自書所作詩。柴君諱屘。字張甫。梅庵其別號也。計當與王季夷、張武子一輩、前後在文節公家。文節公家數世丘壟皆在吾鄉。歲時往返不一。柴君豈非從後車載來邪。抑或如晉宋間人相思命駕。乘興泛舟而行也。一時溪山草木。辱其顧盼。或發於談笑賦詠。亦甚光寵矣。柴君詩極佳。字體奇崛縱恣。讀之不能盡悉。卷中所與人遊者。如眞舍人、宋眉州。窮者、如葛天民、白玉蟾。間往往度史丞相家。擧從相去未百年。向來功名富貴忽然如電光石火之過眼。而廢箋敗墨出於塵煤蟲鼠之餘者、令人愛惜如此。古人輕齊景公千駟。而高孤竹君二子之義。豈不以此哉。汪村人尚能言、柴君黯黯然一狂酒徒耳。來仲容家。家人厭其索酒不已、不無倦色。而仲容禮之愈勤。夜分、醉極不能引體卽睡。擁被曳席。明日、四壁有吐迹。葛天民名行怪濁。世言白玉蟾事尤可駭。而柴君與之相好。逃形變跡亦相類。世無神仙則已。果有之。大丈夫不得志於俗子中。則飄飄然凌雲霞、鞭鸞凰、而遊於坱圠八極之表。以逞發其所欲適。何足怪哉。前輩風流日就泯沒。祗如仲容本末、言者亦少。後來益不得聞。此卷幸袁氏兄弟寶之。他日、更會粹柴君他事相發。以信其爲人也。

題孫常州摘藁

孫常州天資篤雅瀟灑人也。晚歲。歸臥四明山中。卽園池之適易軒馬之榮。用篇翰之勤寄簿書之能。而尤好哦白樂天詩。意至、輒效其體爲之。得之不勞而神全機縱。坐客往往服其敏、而嘉其達也。余以連姻往來。屢預其集。每見琴樽杖席之間、詩行酒起、酒倦詩止。名談勢語。終夕不及。私歎、一時風流略與樂天何異。亦由承平士大夫氣習薰摩沾溉之所致。而今豈復易得斯人哉。公既沒。其子將版刻家集以傳。而所作極多、力未能及。遂先摘刊一二以答求者。此藁是也。余讀而潸然。昔樂天以無子爲恨。垂老、手自編次詩文、寄藏浮屠之室。以求傳久。其言悲傷之甚。而公有子如此。又可敬也。

題趙郎中詩卷

寶祐景定中。山陰趙郎中以清材直氣不容於時。退居山壘。而四方士大夫從之如雲。余聞其家客至日以累十數。至輒留連竟夕。東琴西弈。南書北畫。談笑縱橫。人人自以爲得盡其意也。晚年。臥病。事力益衰。然一日無客。則爲之憮然不樂。其天性如此。雅善爲詩。規模風度宛然在陸務觀、高續古之間。而尤精行草。每一篇出。師於好事者爭而得之。尺箋寸楮。不翅重寶。今諸公所收遂至百首。又多有塗竄點定蹤跡。不作意而甚諧理。殊足珍也。剡源戴表元書。

題湯仲友詩卷

湯君仲友兵後猶在吳中。余屢得其詩讀之、蓋年七十餘矣。深沈醞藉。足稱遺老。此卷固是其少作邪。舊時江湖間諸公以詩行不少。謂之詩客。公卿折節交之。自華子山、敖器之、劉潛夫、前後詩編作。士氣稍稍

摧沮。雖不絕。然不得如昔矣。剡源戴表元書。

跋史和旨詩卷

宋時。宰相世家多言韓呂。二氏之盛皆蔓延至今。然問其人之賢。必多言呂氏。夫呂氏豈能皆賢而無過哉。君子愛之也。從而爲之辭。至於韓氏。忠獻之後一跌而不可支。遂使不得容於世論。他有令善者亦若分受其辱。余嘗疑之。蓋韓也多敏於才、呂也多遜於學。遜而學者人常進之。敏而才者人常退之。此人事亦天道也。渡江以後。世家之盛獨在史氏。遂欲與韓呂爲三。文惠開國。淳風粹懿。載在方册。生其門者人懷鄉輔之望。兩制以下或所不屑。然及文惠之存、乃有同產弟删定君獨能辭其官不拜。而恬然用恩擧恩致祿以終其身。删定沒。授官者必欲以貤其子。其子和旨君又辭不拜。夫生而貴、有德而祿、命也。不必以不仕然後爲賢。而況富貴人之常情。二君於此顧能有所不爲。辭遜之節。植於一門。非講之而習、履之而察、有以養其心而不亂、殆不至此。此固尙德君子、成人之美者之所願聞也。戊寅之冬。和旨諸孫濟甫出所藏和旨遺墨相示。詩若干。皆清純典密。有詩書仁義之味。筆墨超勁。可以想見其人。景肅好修強記。誦前言往行。本末整整云。自删定以來。父子祖孫人人有集。世家學問之澤其不在茲乎。經有之曰。不愆其德、或承之羞。景肅歸而倡其諸弟者、思所以承之哉。

題萬竹于君詩後

吾鄉萬竹詩種發芽於高公端叔。端叔本中原將家右族。扈從南來。以丘壟在萬竹寮廡岡、愛而居之。學者因尊稱之爲萬竹先生。其詩、醞藉委宛。出於離騷。號茶甘集。然端叔實未嘗得久居萬竹。居萬竹久者、大家惟王氏。而不爲端叔之學。非薄其學。不爲。大抵異時江南士大夫發身亢宗、必須由明經詞賦進士業。而端叔雖名高道尊、往往不得志於科擧。余聞之舅祖鄭公善父鄉貢。嘗假館王氏秀發諸祖家。言端叔歲時一歸上冢。必詣王氏。留連數篤如鄰曲。王氏先世待之如奉貴官。及退。而輒相與歎其無成、而惜其徒老以死如此。何緣肯爲其學。至秀發之子蘆居古桐。始爲詩。有茶甘之風。古桐君死三十年。而擧從某以棠墅藁傳。棠墅之視古桐、肩肘隨之。其闖茶甘、亦可翹足及也。傳不云乎。居必擇鄉。遊必就士。今科擧學盡衰。士得反本趨古。萬竹之世家不患無古桐棠墅之好。故余於題其遺編。而爲詳具文獻之淵源如左。以俟聞茶甘之風者攷焉。

題蕭子西詩卷後

蕭子西詩若干篇、已經其姊夫王丞公達善校定者、一一可諷詠。求綴者屬余評之。始、余與丞公往還時、居相鄰。雖說詩、大抵各以承平世家學問相高騰。皆如飲食之於庶羞肴饌。以爲不可闕耳。未知詩之爲永極味也。年俱老。加之以世故。兵革羇旅。炎涼之變、攻之於外。田園婚嫁、朝暮之迫、撓之於內。於是詩味之酸鹹苦辣、煎煮百出。如齊饗果蜜。力盡津竭而甘生焉。故平生與丞公倡酬之日、惟避地天台時爲多。又方其時。同遊佳朋友皆無恙。舒舜侯在馬奧。劉正仲在雁蒼。胡元魯在峽石。每兵休事定。輒一會合。必有詩郵。急於百返。危韻或乃共和。爭奇鬬博。下至傳藁生徒、執硯童孺、欬唾相熏、亦有法則。今一章衣

冠悉皆凋謝。而惟老夫淒然孤留。人遂無從余問詩者。竊自快快慨歎。謂不復談此事矣。里閈之間乃得子西山。陽笛聲之感、黃公酒爐之懷。爲之愍然上心。抑余評子西詩。氣清而能不枯、趣廣而能不埋。其模擬造詣處不愧古人。次猶當在丞公伯仲之間乎。使舒劉諸公在、必以余爲知言。

題王氏寓庵遺槀

吾鄉王氏自伯倫季嘉兩先生。不但以文學科目起家。其發言制行足以儀範閭里。涖官行志足以潤益政治。事具山陰陸放翁所撰舉詞墓誌。余爲兒童時。猶及識其諸孫行十數公。皆修衣冠、高風裁。人人能言家世本末。蓋可謂桂林無惡枝、藍田少凡礦也。投老火毀、百折之餘。乃方得見寓庵遺槀於其孫得塗。寓庵名崈、字抑之。於兩先生爲從子。嘗以詞賦再貢于有司。七上禮部。不售。僅晚授南廊一秩、丞佐小邑。權雖卑不肯齷齪苟祿。屢與上官爭役錢、辨水利、列邊防形勢。欲以經濟自見。言既不酬。即和淵明歸去來辭。棄官歸養。灑然有近古豪傑之風。亦不負王氏家法矣。然死未百年。宗緒單落。殘章斷簡、平生辛苦撰述、而欲存者幾不自保。而其孫偶由甥館宛轉得之。自古文人才士學成言立而不傳者、何限。寓庵之傳、似有以相之而然乎。因觀藁中同時遊往若端本李淳伯、吳伯華之徒、異時皆崢嶸名輩。杯觴冠蓋笑談無虛日。而今問其子孫一無在者。可爲惋歎。安知吾黨無能贊汝南先賢傳、襄陽耆舊者、其以此藁補之。剡源戴表元書。

題袁通父詞卷

姑蘇袁通父示余長橋秋夜詞。題爲懷湯師言、張叔夏、諸人而作。余少年時屢過其地。攬嘉古人風流遺跡。俛仰大息。亦知爲遊行快心處。於時舉措輕捷。交游易得。不知世間離合之苦。顧今此樂既不數數。而同儕友朋消鑠且盡。幸而存者復憔悴無聊賴。故讀通父詞而悲。又羨通父之襟誼、能文而好禮。皆余所欲爲而不可得也。

題京兆劉侯事後

人之生世其壽之大都不過百有餘歲。百有餘歲之身寄於無窮之宇宙。其間不翅旦暮。縱使羅膏粱之養。窮血氣之樂。亦復能幾何哉。而有奪於旦暮無幾何之不忍。至於隳名敗節。以遺無窮之恨。則可爲痛惜甚矣。故顏杲卿、張巡之徒之不得死於牖下。君子榮之也。謂之考終命。李陵、孔光之惜身顧廕。君子惭之也。謂之偷生。吾於京兆劉祥卿之言其父之事。亦欲有以慰其心而榮之。祥卿之父死於邛部川。邛部川者、西南蠻夷種所居。異時、邊吏以恩信羈縻之。不盡用內地法。然猶時時桀驁不可猝定。祥卿之父以招討深入其巢穴。既受約束而變起不虞。力戰死焉。祥卿於時年尙幼。迨長大。從人語及本末、必悲傷感愴不自禁。嗚呼。孝哉祥卿。勇哉其先公乎。然祥卿將家子。方好文墨。謙謙士大夫間。行身揚其先美。此殆劉氏義烈之報。時方念功。豈無知之而爲之言者。祥卿靜俟之。

題雙溪王晦仲讀易筆記後

易、以象爲書而理附焉。亦猶人之有是耳目口鼻四體。然後可以論其視聽言動云爾。而世之言理者先

去象。不知去象則理於何所附而存哉。漢之易林、存者惟焦氏一家。士大夫占筮多用之。其餘京房、孟喜、諸人之學。竊意王弼註未行時、必且家有其說。一時以好惡廢棄。而千載之下遂茫然不可復致。余爲之恨恨久矣。然亦疑古聖人之爲此書、何緣止於卜筮。最後乃得新安朱文公本義啓蒙。於程邵外、時時出入沙隨漢上。而一斷以古法。上不失潔靜精微之教。而下可通吉凶鬼神之變。於是盡舍他學而學之。又得今雙溪王公筆記。其說以書起象、以象明理。又謂雜物撰德。興於中爻。而互體不可廢。又謂麻衣非直、河圖非緯之類。討論講貫。其在文公鄉閭師友間、幾於雞鳴而子和也。語曰。體不必同。同於適足。味不必同。同於適口。語不必同。同於適理。學者取其大要。而姑置其小疑云。大德己亥歲仲夏十日。後學剡源戴某書。

題婺源武口王氏世系

氏族惟王最繁最雜。致蓋自秦漢初。則既淆亂。王子朝之後與齊諸田改姓者人莫能辨。元城王家有欲以古禮取名。而身娶於王。他可知也。士大夫又遠二千年。亂離竄徙。譜牒散亡。乃欲追補渺茫無據之昭穆。亦甚勞苦。然自吾耳目所可知。而又不即紀。則愈後者愈無若之何。婺源武口王氏獨能知其出於齊大夫王子成父。爲太原王氏。其此居祁縣。可知者爲東漢隱士烈。其次、見於韓文公所爲墓碑、可知者爲唐尙書郎元曦。自此下凡十五世。其所以能然者。以宋嘉祐戊戌歲、有七世孫、左承事郎國子監主簿、知撫州崇仁縣汝舟。嘗爲九族圖。嘉定辛未歲、有十世孫、中奉大夫婺源縣開國男炎。嘗爲世系錄。而其宗遂因之而不散。錄成後迨今又幾九十年。中奉公之曾孫傳、又搜討綴緝、增爲五卷。而徵言於余。余既嘉王氏世德之長、義風之美。而前後賢子孫、能爲人之所難、知尊祖合族之道。遂喜而爲之書。

題周氏先世書帖

余初來杭。即與周子一同遊、同杭學、同治詞賦、相善也。余先仕。數年歸。而聞子一領江東學事。甚恨不得見。子一既死。其弟以家藏書帖見示。蓋子一戊午歲秋賦初出、其父喜其所試如格、而書以與之者也。是歲。子一遂充鄉貢。閱之。令人悽感。又以見異時雖科舉學。父兄子弟於平居造次必以成人相期者。其事如此。而豈可盡廢哉。

剡源集卷第十九

題

題趙子昂摹龍眠飛騎習射圖

右趙子昂摹李龍眠飛騎習射圖一卷。子昂故諸王孫。家攻畫種。其藝之至此、蓋天機所激。一學便似。非如他人疲精竭力而能者也。每畫成。子昂亦自愛重。張景亮是其外甥。人欲得之者、多從景亮索覓。故景亮朝暮見畫。而未嘗得留。此卷初本龍眠元豐間試院所作、子昂摹時、猶未涉世。故學問之氣可掬。開玩數四。令人灑然。

題明皇聽樂圖

右龍眠李伯時畫明皇聽樂圖一卷。樂壞久矣。至於新聲異曲。衒耀動蕩。未有如此圖者。宣和諸公遷騰富盛。祖述梨園霓裳遺製而爲之。伯時不得不任其責。此圖豈平生沈著得意趣邪。

題洪厓圖

韓仲文示余畫一卷。云洪厓圖。洪厓之真若是與否。余不可知。然觀其裝褫鮮華、徒御輝赫。乃如廣鄉、蔡澤之容、辭諸侯、過相國而歸者。豈若草衣木食、泥飯水飲之爲安乎。或曰。神仙家何所不有。彼不舟車而

速。不供具而佚。不能登而能不乏使。而子欲以世俗耳目料之。過矣。玩詠累日。頗令人增煙霞棲遁之想。

題怪木疏篁

文湖州墨竹世所通識。不聞其善作它畫也。州倅番陽吳侯熙載。家世雅素。乃能寶藏怪木一紙。湖州自是日嘗所寫疎篁。而熙載偶逸之矣。剡丘李侯仲賓作竹、來自湖州。筆力足以追配。因請爲補遺。而合刊于奉化學宮。以與好事者共之。異時風流潤澤。衣被照映。於是邦文獻爲有助云。

題石鼓考

石鼓至臨川王順伯之說、盡矣。其駁鄭漁仲以爲莽秦篆。然許叔重說文解字本出小篆。順伯信石鼓非小篆而取以爲據。何也。侯博古者更考之。

題蘇氏三帖

蜀學無工書者。東坡以高材餘事爲之。化其子弟。彬彬然皆有家法。必有得於墨池筆冢之外。今人胸中無千卷書。輒欲假借眩惑。以爲坡蹤。多見其不知量也。此卷三手。是其真作無疑。子由真書爲弟。叔黨真當爲子矣。

題李端叔帖

杜時。文士嘗經歐蘇二公門下者。談話皆有模楷。其不然者、雖立名字、往往不能成家。姑溪李端叔從蘇公晚。在秦晁張陳諸君後。而受知不淺。人品瀟灑。才藻精贍。人尤珍其尺牘。幾有漢人藏元爲衆之意。觀此二帖信然。

題趙侍郎誥

趙侍郎書法在歐陽率更、柳誠懸之間。樓獻公所評。誰敢異者。尤稱其在吏部時告身書名。端重勁直。以爲有體。此誥乃侍郎自書、以開國於高術者。固是趙氏家寶。余嘗見唐誥書。往往多用花書草體。不知於何時以楷爲體也。侍郎書帖在其子孫甚多。超揚縱恣如騫龍蹴鳳。不可名狀。與今學書家所言歐柳異其書名一節、出於偶爾。觀者併詳之。

題渡江諸賢帖

渡江以來。人品如李伯紀丞相固當第一。張魏公、李莊簡、正可相伯仲。然皆流離困躓。百折而忠純骨鯁之氣。確死不衰。呂元直附會其間。優游取容。比同時諸公壽差少遂意。由今較之。所就亦復幾何哉。山樓初寒。繙閱遺墨。爲之毛髮森豎。

題方公綱定家藏諸賢墨蹟

當秦檜專國時。士大夫嗜進者蠅營蚋集。有自庸儇談笑至政府。權饒可知也。然亦往往未久而敗。蓋有自檜予之?自檜奪之。所得富貴幾何。而名字汙人齒頰。爲千古歎辱。不少四海九州共知。其意見不同者莫如張德遠、趙元鎮、胡邦衡、張無垢、汪聖錫數公。由今觀之。人品超檜幾等。而一時遇合俱不如檜。人倘不可以目睫淺近斷也。因齋方公耕道起弋陽布衣。得一科。即上書陳宗社大計。欲攻檜去之。遂與前數

公同甞官卒不顯。終於金陵通守。此其升沈壽天。非緣忤檜所致。命偶當爾耳。余來公鄉。見公諸孫。出諸賢往還翰墨讀之。不勝故家喬木之感。

題王初寮家帖

古人往還寒暄處形尺牘。不作浮語。魏晉以來法帖可考也。北岳王氏藏其家右丞、檢正、提刑、三世遺墨。典刑文獻。前輝後映。良為故家奇寶。然習俗相仍。日非中原之舊矣。嘉叟為陸務觀所作漁隱堂詩。清純翫繹。讀之令人心醉。

題晦翁書坤六二文言帖

晦翁先生平生未嘗留意筆札。而書法端嚴簡勁。如天球大璧。不勞雕琢。自然輝潤。此帖舉坤卦言、言敬義。以警發學者。尤可寶也。

題陳了翁合浦與弟帖

此書、陳忠肅公崇寧間。由黨錮廉州編管時。歸訣其弟斿者也。公見二蔡兇譎叵測。自分必死廉州。然偶不死。觀其隻身萬里。流離顛沛、死生憂迫之際。於家人骨肉事一語不及。而獨不忍史官用王安石私家日錄汙蠹正史。既作此書外。別有自譔墓誌文。及追薦國忌疏文若干言。備載辨誣論等。囑其弟密藏之。以為不幸身沒。而他日、蔡氏敗。國論明。則萬一可以為吾之證而已。無它想也。嗚呼。其志良可憐哉。然當是時。尤以日錄。詆誣歸罪蔡卞。而不及安石。及來晉州。作四明尊堯集。始明白痛斥王氏。而悔合浦之言雖回護。以為非矣。然則此書於忠肅公。尚尤為未定之言也。公自合浦。崇寧二年至宣和六年。凡蹤健幾二十寒暑。始以病死。蔡氏何嘗能殺之。而國史朱墨本是非。竟不行王氏錄者。公之驗也。公死之明年。蔡氏大敗。至今道其姓名如糞穢。聞之必唾。而公殘箋賸墨。脫於塵煤蠹鼠之餘者。令人寶愛如此。士大夫可以知所擇矣。至於一時諸老淵源學問之餘。蔓延及於釋氏。此蓋寓其庶幾於孟子所謂不動心者。學者不可專以為據也。

題翁舜咨所藏文丞相梅堂扁

近時縉紳先生、以梅堂名於世。若東武趙侍郎粹中、毘陵鄒忠文公重珍、其最著也。建業翁氏亦有梅堂。廬陵丞相文公天祥宋瑞題其扁。亦為人所敬重。嗚呼。江南士大夫、吾見其祿苟充、宦苟達。卽崇園池、飾館榭。佳名美號。以相標者。十人而十、百人而百也。而鄉閭修飾之夫。欲自託於好事者。一有營創。輒從當時有權勢者求其翰墨。以為光寵。當其盛時。大書深刻。金璧輝絢。與臺皁隸之徒嗟諮而歎諾。然其為人卑汙齷齪。雖復巧施為高布置。蓋已不勝俗態醜狀。不過反為林泉草木之辱。有識者往往含笑棄唾而去。然則人有所傳於世。其行止進退、何可不先自重哉。文公之書。點墨今成千金。而翁氏數百年世家。舜咨又堅苦好學。擇粟而餐。審泉而飲。有貞儒傾士之風。余也幸它日童稚成人。門戶清立。或輕舟道丹陽、上三茅。迺尋建業以來舊遊。而得登舜咨所謂梅堂者。糞蔬饌茗、相與仰瞻文公之清風。而為舜咨詳論趙務諸賢之遺聞緒行。固一快也。

題王希聖續漢春秋後

始余考論古今統系。於周漢絕續之交、三國南北朝五代離合之際、未嘗不反覆疑之也。乃至於今、承學之士皆能黜魏遠吳。尊蜀而進之。則以子朱子通鑑綱目之作。有以補司馬公之未及焉。然自朱說大明。學者遂謂司馬本書為不能出此。而嘗之者何不諒其創之之難也。蓋司馬公之於系魏也。既言之曰。吾書起威烈。訖後周。紀事不得不屬紀年。紀年不得不承舊史。故乃傳述為文。而使觀者自詳焉。非立褒貶之法、撥亂反正、如春秋然也。朱子之綱目進於是矣。又不過曰通鑑也。目錄也。舉要也。補遺也。詳節之不中也。紀識之不強也。緣本書為之義例焉。非斷斷然自名一書。曰我行春秋之事也。余讀其書而感之。昔者、夫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其於春秋。因舊史策書。而自孟氏以來。皆謂夫子作春秋。蓋當時夫子老矣。雖作春秋可以無辭也。通鑑之事。宏於魯史。綱目之心。儉於春秋。而二公敬古尊賢。謹重忠恕。藹乎有君子之道矣。然而詳焉者以使擇。嚴焉者以使守。生乎百世之下。賜乎二公之說。其為幸也不既多乎。王君希聖與余年相伯仲。才敏十倍於余。示教所作續漢春秋若干言。不特發陳壽之膏肓。助鑿齒之墨守。嚴辭正氣。翼司馬公之忠臣。而視朱子又所謂於湯有光者也。病困勦擾之中。飄蘸併日。為之作與。顧辱不鄙。見需序引。數縮再三。莫知所發。獨其鈍質、有於通鑑綱目之書。惓惓不能遺釋者。題槪于卷後。而歸之。雖然余與希聖有朋友之義。責多聞以畜德。俟餘力以學文。方願相以勉焉。

題茅生刻字後

古之書家無不能刻。其謂之書刀。後乃用以書丹入石。則愈勞矣。余嘗行會稽間。見米南宮題詩屋壁間。鋒勢飛動。遺老云皆其所自鑿。今人名能書。以刻字為恥。殆非通論。

題王理得山中觀史吟後

余嘗評太史公書。近於夫子春秋之義以十數。而學者徒玩其辭。拘者又引古異用攻之過苛。雖不害於書之傳。而後來者耳目益以陋矣。會稽王君理得、當書散學衰之季、不棄其世守。裒史記若干卷入南明山中讀之。自列傳以下、篇為一詩。顯有所規。微有所表。緣其多聞而精識。故人研字摘、舉得其當。非臨文創意。為僥倖一中之說者也。君又早攻詩。姿律流麗。足以笙鏞是書。其自太史公視春秋。庶幾騷人之於二南哉。然余聞之。作史如法家。詳文著義而使人自避。論史如禮家。辨駁衆難而一歸於是。二者之道可相起而不能相為也。君尚有以教余者乎。

題陳強甫樂府

少時。閱唐人樂府花間集等作。其體去五七言律詩不遠。過情愫不可直致。輒略加隱括以通之。故亦謂之曲。然而繁聲碎句。一無有焉。近世作者幾類散語。甚者竟不可讀。余為之憤憤久矣。山陰陳強甫示余無我辭一編。體用姜白石。趣近陸渭南。而編名適與其家去非公無住詞相似。是有以爽然於余心者哉。

題陰符經後

右陰符經。相傳其書出於黃帝。蓋養生家為黃帝之學者之所作耳。而言兵者亦咸稽焉。古學散裂。諸氏

百家如蝟毛而起。然未嘗不託於古先聖人以行其說。至言黃帝、尤怪妄不經。更聞明智。訖未有深非之者。要以資於近用。非所可廢而已。如此者多曰非黃帝所作。遯世學道之士得而習之。固不爲無益也。

題趙子昂琴原律略後

趙子昂好音。凡古之言音者、靡不知也。知之靡不能爲也。爲之而示於人。人習於今之音也、駭而避之。旣又相聚非訕子昂。子昂抱其器與書發憤以悲。余始聞其然。亦以爲子昂誠高絕。其成書似太銳。且嘗慮心盡人之言數千百年間、爭音樂異同、甚於聚訟。獨今人紛紛哉。久而得其書琴原、律略等讀之。則知今人所爲非子昂者。特今人而非之。非特古人而非之也。嗚呼。豈不眞可憐哉。子昂爲音始於琴。子昂之琴、子昂旣自見於書。吾舉今人琴以明之。今人學琴者、推楊司農。司農之琴不用律。以手指抑按絃間。得其碎然者。傳於白雪之曲。曰。此折竹聲也。得其啞然者。傳於夜烏之曲。曰。此投林聲也。諸爲曲皆若是。曲成而合其譜。然後曰。某主某絃、爲某音、爲某音、而琴成。夫司農之琴。纔近於莊生所言籟聲。而安得爲樂音乎。將司農不以樂予琴、而用無律之音乎。將司農聖於伶倫、后夔。律成於心而無所事器乎。嗚呼。何必子昂。雖余之愚、豈不能非之。然當司農時。猶自謂之新聲。司農每一譜成。而尸琴祭於寢。曰。吾安能爲是聲。吾琴必有祖。吾祭祖。余嘗私譏之。是司農琴。當司農自爲祖而食之。琴祖不食也。爾來司農琴擅天下。投林折竹之聲。兒童婦女聞而喻之。則哂然而笑。始也。兒童婦女習之。久也、縉紳大夫之安於近者。幸其聲之託諸古之器也。隨而習之。嗚呼。何必子昂。雖余之愚、豈不能悲之。然余雖知不當爲司農琴。覺亦不知當爲何琴。雖知人之學之非。而自無以語人。今得子昂書。始豁然有以實於余心。以子昂之於琴不誣也。推之於他樂、知其皆可徵也。顧子昂窮。余知之又窮。而人之好司農者方盛。姑私其書。而勸子昂自重以俟其定焉。

題王微仲孝弟類編後

人有常言。窮則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嗚呼。君子之處達也。其道必有以及之。而能兼善固也。至於處窮而欲私善其身。豈不隘哉。古先名賢不幸偃蹇顛沛。無權以達其志。則退而政行於家。俗成於鄉。近尤能使同時不譽者有所媿。遠尤能使千百世而下聞其風者有所慕。正如溪澗沼沚之流。雖狹於江湖。而其勢皆足以潤物。惟啓名無實之徒。精神氣韻無所振激。乃類於斷潢眢井。未潰而先竭耳。余自屏居以來。嘗以自勵。亦以勵同志。至上饒。得窮者一人。曰王宏微仲。以孝弟類編示余。余讀之。有味於其言。使好事者人傳一編。置坐間。朝暮熟復而感發焉。雖官府不立可也。

題太學登科題名後

余爲咸淳諸生時。楊鵬舉去太學久矣。然以鄉里前後輩、見余輒說太學不休口。此其天資篤厚。綢繆舊故。豈如他人朝遊暮忘、若逆旅相逢之爲哉、去仕各二十年。始以所編太學登科題名示余。余爲之重慨。蓋余家自余以上數世皆在太學。習聞父兄時議。恥於不入學。而不恥於不仕。故雖江浙近郡。亦有逢舉不赴、得恩不陳、以爲高者。時三舍法嚴。又不易出仕。雖嘗仕之人俊才高等。亦須盤薄掩抑待年久之。而

後解褐。以陳同父、劉潛夫聲望。卒不敢假借它途以出。餘人從可知矣。故當是時。宿儒老生旣無利祿得喪於心。國有大事。則不顧鈇鉞。羣起是非之。其理明。其言確。往往令人悚息畏聽。退而歌吟庠序間。有以自樂。亦無不過戚戚之歎。自後一相進一法。改恩數益寬。祿仕益易。而太學不得如前日之重矣。今使鵬舉與余輩復爲諸生相從。顧不媿乎。

題唐師善談乘

往時、木石尤先生居吳中。每朝膳畢。四方之賓遊者擁其門。先生幅巾野服出見客。薄茶一甌。坐中談說典章、儀註、經術、吏事、以至巫醫算弈之類。無所不有。日且中。又茶一甌而散。以爲常。羣子弟載筆札、從屏後竊記其所言。雖未嘗執卷問學。而人人談吐各有本末。無白丁之媿。於時、陳端明居崇德、林直院、劉南兵居諸暨。亦然。丁巳歲。尤先生史禍發。此事俱廢。表元生愈晚。又居窮鄉白社。然猶及識老先生十數公。時時衣冠黃席。必援引前言往行以助談柄。故亦不至虛爲年少。一二十年來、無復此樂。欲略聞嘉定、端平前後成敗曲折。噤口瞪目有茫然之歎。每羣居燕聚。舉閭巷鄙猥褻近事。則相與哄堂絕倒而已。可勝言哉。臨安儒者唐師善深潛而駿發。出其平生所著談乘十二卷者見示。於塵埃羈旅風雨呻吟之中讀之、快哉。無當雖書多重複牴牾。而此編一一精確。可以補亡決惑者甚衆。固幸遲莫之猶有所遇。而恨師善亦有衣食之累。旦暮且去。而不得款曲相成也。於是爲題其梗概於卷末云。

題沂洲先賢致

世人所稱五福。宜若皆聽命於天。余攷洪範之說。壽、富、康寧、考終命、四者、容或天可爲之。至於攸好德、則在人而已。於天無與也。余自知讀書以來。見古人名賢盛德君子。爲之歎欣慕悅。及江湖道路邂逅交接。聞一嘉言善行。亦願執鞭捧謁。如恐相失。此豈有所驅迫美誘而然哉。以遠者猶然。若使鄉鄰里閈而有其人焉。則慕之當何如。故古者鄉先生沒。則祠於社。而其久也。百世猶祀其遺烈。如汝南先賢、襄陽耆舊傳之類。皆足以起人之敬思。而風俗名教、亦因之而增重。且又人無窮達貴賤通得行之。而法所不禁。則何爲而不爲。沂學舊有忠賢堂。刻鄉賢名字于石。兵火燬滅矣。海漕萬戶王輔臣名君佐、創意蒐討積之。增舊之數。起自周太公望。至唐末。已得二百九十六人。猶恨近世者有闕。而文獻不可問也。來江南以謀於吾黨。余嘉輔臣有功於風俗名教。又與吾所謂攸好德者合。旣力贊而成之。其古瑯琊與今沂州及沂水所沿名跡相聯甚廣。故採取寧過於寬。惟夫雖居沂州、而生無益於人、死無傳於世者。當稍釐汰之。使有勸云。

題雪竇行紀後

四明洞天之麓有三僧剎。其陰爲梨州杖錫。而其陽爲雪竇。比二剎稍寬敞。又近於人境。遊覽之所易及。然騷人勝士有事于雪竇者。間涉筆墨。往往不過單章隻詠以相酬答。未有囊括本末而爲一書者。蓋志書荒唐。行役匆遽。其勢不容不爾。雖余之居近遊數。亦莫得而詳也。番陽吳熙載以故家名儒來爲州判官。奉公檄經過。留不暇久。猶能採撫詢訪。作雪竇行紀一卷。事贍而辭精。趣腴而理覈。不但可以壯本山

之故實，而棨洲杖錫，儼然如在目前。人之材力、相去乃若是懸遠哉、聞山中僧多好事，熙載宜布施此文，使刻廠木山以示觀者。

題李常鄉試稿

江南多故家，以余所見，干戈以來，有身爲名人子孫，問其祖父行事，而不能自言者矣。至於衣冠科目、華詞藻、相掩映數百年不墜，若宣城李氏，固不可多得也。李氏自唐已著，入宋，太常公以太平興國五年登進士第。此卷卽其試稿，中更散軼，六世孫宗正公能搜攷訪獲，遂復爲李氏物，今又再世，凡兩經兵火，而其家裝潢如新，良可人哉。太常公廷試時，猶用詞賦，未改對策，士大夫廉恥自重，無挾書假借，無冒名請託，人人各以所學著見，故動輒得士云。

題提學陳侯講義後

古之爲儒，惟其傳寫之不可已者、乃有簡牘。至於師生講學，必口授耳受。今之魯論載記問答、漢儒之師說、康成之鄭志、皆其物也。後世既無專師，爲師者以故事不敢廢，則書成文累幅，時節臨諸生，高坐讀之，謂之講義。彼此漫不知何語，因何能有所感發成就。然嘗聞臨川陸子靜在鵞湖講君子小人義利章，坐中聽者爲之流涕。吾鄉袁廣微使江東，講孝經數日，官屬有棄祿歸養親者。是雖故事，而言之輕重又係乎其人哉。提舉學事永嘉陳侯示教平生講義若干篇，純篤精實，機無虛發，蓋其文獻問學、淵源有自來矣。

題徐山長講義

講之爲言，義兼師友，主於反覆辨難，以成其說。余猶及見浙閩諸老先生開講，不用寫本，直是據案口說。後進者質問於前，隨機應答，粲然可述。講退，各以所聞載之方策，而寫本出焉。今之講師，朔望抽方尺之紙，書陳說累百言，忽然臨高朗誦，聽者漫不知何語，以爲故事不可廢而已。固不敢望有所激發開悟。徐則高爲長於饒之雙溪，見示此卷，皆與諸生月講之作，如天人性命，綱目該涉既廣，而名物度數，官守世次，地理之類，攷據思索，俱不疎漏。古稱教學相長，詎不信然。衰老廢放，加之以駑馳，形神惘惘，何由頻聞至言乎。書此，以識媿慕之意。

題王教授瀟湘講義

古之經師，與其門人弟子羣居，有辨疑問難，授者無強聒之煩，而聽之者易入，非如今人書盈几之紙，臨容丈之席，無疑而游談，不問而強語者也。然誠知其無益，而歲時朔望、庠校之間，有不敢廢，以爲不爾、則益無所事而已。鄉前輩全州教授王君守之，由太學決科，余生晚，不及識，而其家子弟從游甚厚，因得見其在瀟湘時所爲諸生月講若干篇，粹然君子之遺言乎、旣感歎，繫之以辭，遂歸卷王氏，俾寶藏之。更數十百年，覽此，又爲古矣。

題陳獻肅公邦彥遺事後

昔孟軻氏稱能言距楊墨者，以爲聖人之徒。夫聖人之徒，豈易易然，而一言距楊墨、卽與焉。推是以論人，

則紹興之末、乾道之前、能言主張魏公、排秦檜、又不肯媚大淵者，可謂之君子之徒非邪。然不媚曾覿，其賢易決，魏公雖終始不道和，而輕信累敗，罔功，又嘗沮忠良相李綱，使不得行其志，是雖欲盡賢之，而人豈盡信之乎。曰，魏公輕信取敗、誠有之，最甚者富平之役，及與李綱不悅，皆在少年輕鋭時，晚歲識鑒精明，純誠勁氣，不挫益加，遂與伯紀傾懷相驩，期有所濟，而伯紀且死，朝廷內外更呼迭歎，無非秦檜餘黨，四海所倚以枝梧三綱五常者，惟魏公巍然獨存，而陳應求、胡邦衡、王龜齡、若獻肅陳公邦彥、六七君子附之，推盪抑倖，扶正培本，一時朝望山立森起，嗚呼壯哉。大德辛丑春，余與獻肅四世孫處久同客錢塘，出行狀、志銘、謚議、及名賢遺墨之偶存於兵火餘者、以見示，瞻仰慨歎，悽惋久之。

剡源集卷第二十

跋　銘　箴　贊　述　碑

跋濂溪二程謚議

濂溪周元公初未嘗以道學自名，而精修妙悟，上接鄒魯，其衣冠言笑，雍雍然，與人蓋無異耳。大程先生亦用此道，至伊川先生始以軌範繩物之論、有所不屑，然當純公旣沒，衆說紛紜，卒能堅忍植立，而不變其師法者，伊川先生之力也。夫由前之道則廣而難窺，由後之道則高而易疎。知之尙艱，況從而名言之乎。加之渡江以來，世故之所消磨，時尙之所擯黜，吾鄉考功臧郎中爲此二謚議，時去黨禁之開，歲月纔幾許，而剖析精微，蒐揚幽眇，繪畫鋪張，委曲各當，非知之眞，其孰能爲此之言哉。伏讀遺編，不勝故家喬木之感。

跋宋元獻韓獻肅二公流杯小飲倡和詩帖

汴都諸公風氣渾厚，初未嘗區區以詩篇字畫名家，而餘事爲之、亦非後人所及。今觀宋韓二君子流杯倡和詩帖，如泰山喬嶽，巖重不言，而雲煙草木自然輝潤，人撫卷三歎。

跋吳侯二蜂說

蜂之於蟲以螫聞。利害休戚與人宜不相涉。今以不堪其類之強擾。忘己之螫而赴急於人。人宜不直其類之強擾忘螫之惡而助之。此人心天理之自然。不可泯絕。春秋存小國者進其與。滅同姓者甚其罪。殆與看雲道人此文同義。

瓶城軒銘 并序

吳興淩德庸規寢旁小軒。爲習讀脩身之所。而摘先賢法言、守口如瓶、防意如城、云者。名之瓶城。剡源戴表元爲二銘題其楹。曰。

物生於土。而散復爲土。然陶人得是土也。濡之、炊之、而爲瓶。則一成形以終古。至於收藏齏葅、缺破甀甌。亦不能以復補。不如爲土之爲愈也。惟口亦然。善出其言。則玉帛歌舞。不善出之。血流漂杵。害爲禍主。怒成禍府。故明者愼之。與其遂時而偶義。寧且默而無語也。

上謀依情。中謀依兵。下謀依城。依情無傾。依兵無撓。依城無爭。意之兵人。其來無形。其去無聲。有寇之禍。無寇之名。至人忘意。堯禹之佐。賢士制意。桓文之盟。上不能忘。中不可制。惟城斯憑。故必無喜而濟。無怒而明。無懼而平。然後可以居無危之樂。而收無辱之榮。以庶幾乎君子之城。

周氏彝軒銘

凡人有彝。衷良於心。存之聖賢。違斯禽獸。摸把百尋。咫尺千里。叩其造端。不越常理。常理伊何。人之秉彝。父坐子立。兄行弟隨。夫婦禮睦。朋友義正。放乎君臣。曰忠曰敬。嘗之未出。童子能然。言之既出。壯夫所難。端木費辨。季由傷勇。恂恂究公。藏珍自重。徐行無驚。善養非餒。亨心在坎。致命惟困。我友天錫。周室之望。刊銘彝軒。用永鑑觀。

防軒銘 并序

日初明爲防。日之明無時而不有也。而且也人始見之。人心之明。人惟不見其用。用則見於威儀、辭令、政事。而人始爲之瞻仰歎詠。故觀人者、不可以不見其明。而期人於闇。自觀者、亦不可以人所不見而不用其明。里友翁子西春秋高矣。方治防軒以爲燕脩之室。而請文於余。乃爲之銘。曰。

羣動夜息。人方安眠。我視闇室。燭龍在淵。亦既且止。東方啟明。乃見旭日。心虛日淸。昔晦非沒。今明非出。動作爲光。鼎鑑其質。外物之來。日千萬趣。嗜欲薄蝕。紛華陰霧。敬讓保綏。勤勞通爲。上天之載。我惟新之。人言中歲。如日將晏。翁子勉哉。常如始旦。

朱漆印匣銘

彪其縟。日見而不渫。黝其中。靜乎有容。處不失方。出不近迂。楊朱氏之徒歟。漆雕氏之徒歟。

復心齋銘

復之彖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里士陳景惠取以名讀書之齋。曰。復心。而剡源戴表元銘之。其辭曰。

陰六之極。是爲寒冬。天道當復。雷行地中。我有篤友。於焉觀心。不出戶牖。明神照臨。方其未復。天地懸隔。乃既復之。如還故宅。父命子諾。夫言婦隨。行行伍伍。無闕無虧。無闕伊何。其先本全。無虧伊何。避乎自然。

惟茲精微。不能絲毫。睨則愈遠。抑之滋高。勿謂既復。返亡逐奔。守者少怠。寇窺爾垣。束爾筋骸。攝爾知覺。百爾所思。不如善學。桓桓齋楹。受楊良箴。先哲省然。匪惟斯今。

遜齋銘 爲簡池劉氏作

遜食不噎。遜步不蹶。遜獲者鬼不得瞰其室。遜言者玉質金相。我行四方。求道荒荒。歸治一室。芟稿鋤彊。義以爲疆。禮以爲隍。慈以爲梁。德以爲航。蓋不但鄒鋪英雄之林。折肱紛華之場。方將幸學兒之三舍。辭思父之五漿。又安得以今之魯狂。擬昔之蜀莊者乎。

寸屋銘 爲時上人作

我聞黃庭。治田以寸。治寸不勞。而收千萬。四方之流。出自金仙。乃有寸屋。其法同銓。惟人一軀。不能數尺。心居殼中。如苞保棘。厥苞幾何。纔寸而方。靡至不受。有開皆藏。道義輜重。畢爲鋪設。父愛子恭。師和友悅。人求容膝。我獨容道。實計不足。虛存有餘。卑儉爲楹。淸靜爲梁。裁以正直。覆之慈良。燕處樏杌。美疑便腹。六合爲胸。八荒在目。廣居雖廣。以寸爲度。寸寸不已。莫窮其數。劉爾扃鐍。徹爾藩垣。冥懷信踵。以據無垠。

君子軒銘

蜀牟先生。名其婿秦張模授徒之室曰君子軒。取孟子所以教者五之辭云。剡源戴表元爲之銘。曰。

維古君子。有國有民。德符命圭。化行垂紳。王風之陵。賢不必貴。乃有專師。以名抗位。舍爾洪荒。從爾滄溝。八荒茫茫。雲興於丘。哇收經鳴。榛夷道開。素王之門。三千其來。嗣者鄒公。拓孔之淵。舌舐楊墨。氣壓齊梁。逆拂順磨。明滋陰潤。力施一夫。功踰千乘。我聞至言。厥教雖五。洎乎有成。一似時雨。肅肅軒楹。雍雍佩衿。哲人嘉謀。如玉如金。莫尊匪禮。莫審匪文。咨爾君子。各敬其身。

奉化州庠小學箴

維人之初。其天渾渾。有識而爭。能言乃昏。方其未然。提遜折衝。習之既堅。嚴誅莫從。於昭先民。厥重小學。用恥與畏。因恭道變。童牛受穿。負載千里。良駒服鞿。以配君子。有一黠悍。病譽毀車。御者惡之。甚於猿狙。記誦蘊蓄。詞章潤飾。專精乘時。矜能敗德。姬父翼翼。虞舜蒸蒸。任如鴻毛。舉莫能勝。嗟嗟州儒。聚講有廬。髫彼舉髮。亦步亦趨。我作新辭。爰警傲偷。匪我則然。維聖之猷。

袁氏字箴

國袁氏子璩。字敏存。請言於剡源。剡源爲之箴。曰。蠶玉之生。與石同族。緣有其文。以追以琢。厥文伊何。外潤中明。潤溥陰施。明涵陽精。惟禮有璠。取材斯先。純和四通。芬香潔鬯。目持聽從。息視心聽。臨之孔威。曷敢不敬。堂堂袁宗。累世朱紫。政流岳牧。名在國史。迨爾賢祖。沈厚寡言。孝通神明。信孚魚豚。鍾慶於子。是爲名父。培鑿葘耘。勤勞纂組。爲茲嗣續。厥惟艱哉。負重惟德。致遠須材。有一怠傲。如器斯捐。奢浮沈湎。取仆招顚。賓老在席。恭陳訓辭。兢兢惟璩。敬以存之。

眞贊二首

邂逅夷惠之間。雌黃管葛之上。蓋其愚近遠。懦近放。戇近直。退近讓。至於潛光返獨。澄源觀曠。審一區之

易足．悟兩岐之皆妄．固不害其爲風平川淨、天融雲盎也．
此翁足未嘗出門．而心游萬里．言不能脫口．而手評百家．故知之淺者以爲江湖朝市．得其貿者許之泉
石煙霞．嗟嗟乎．其無他乎．抑猶未免於誇耶．

仇仁近眞贊

廣袂長襦．纓緌其胡．素絲以爲絇．何爲是羅羅于于．非平時暮作洛詠．而歌吳歈者乎．

鮮于君眞贊

不可以爲山澤之臞．亦不可馳騖於功名之途．夷乎惠乎．魯狂之徒乎．

周義烏眞贊

睽睽乎若無所爲．咿咿乎又若有所思．頎頎乎若氣盛遠馳．纍纍乎又若老而將覆．歸來乎吾與誰歸．後
有作者則不可知．欲同世莫我瑕疵．莫我爲宜．爲無町畦乎．爲嬰兒乎．

徐仲彬眞贊

吾觀斯人．胸襟浚汗．如能吞八九雲夢之寬．眉睫鬱勃．有會活十萬生靈之績．可以垂紳佩玉、規行矩趨．
可以飛書走檄、縱橫應敵者也．

單吉父判官眞贊

吾觀其人．鬚眉聳峭．巾屨整飭．循循乎似不欲一物之干其靈臺．而焦焦乎常有疾衰豪、憂黎庶之色．殆
可與爲祥風慶雲．可與爲雷霆霹靂者也．

韓仲友眞贊

謂子賢邪．錦心繡肝．謂子達邪．草衣弁冠．蓋世之畸人．天欲完之．而姑試以世材之難．不然．宅於荊．食於
韓．宜可以偃仰盤桓．尚何爲飲鏖縱橫之林．而迴帆功名之端耶．

任仲爐題眞

衣冠禮遜．以爲雅飾．詩書意氣．以爲清朕．望之儼然．知其爲東魯之徒．

媧上人眞贊

此老以清峭爲骨．故於物無所屈．以慈和爲貌．故於人無所較．至於縱橫翰墨．浮沈談笑．則又庶幾乎棘
端之戲猴．管中而窺豹者也．

東坡雨行圖贊

玉雪心肝．泥塗巾屨．赤壁磯前．雲裳徐步．宜乎馬呂諸賢擯之．鬱披禁苑而不爲榮．竄蘇二子投之蠻煙
瘴雨．而不加悴也．

贊蘭石

風柔日暄．不自以爲妍．崖枯水縮．亦不自以爲艱．此之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者耶．

贊畫鬼戲

水息輪停．風休綫偃．有何煩勞．作此舒展．
一毬在冠．衆鬼驚翻．不聞施爲．以目相語．
鳶飛於天．與汝何毒．陰機激之．爲是反覆．
葫蘆在手．鑱簪在口．自居其娛．不覺其醜．
冥行直坐．不害爲嬉．狂矢唱壺．從何得之．
削方鑿亮．周代鐵躋．嬰兒之心．百死不譎．

贊靑龍

滿江湖吾竊宅．噴雲霧其裳衣．饑無求而不得．嗟無出以何爲．

千戶高君行述

人有居微賤．約不擇己之便安．而急人之艱窮．又能當忽然之警．而不惑於鬼神死生之故．此學士大夫
有氣節敏決者之所難也．而或談笑造次衆之不既甚可稱乎．然其名字不幸湮沈泯滅於稠衆之中．沒
齒無所表見．僅幸而天報之以賢子孫．尚德君子惟論福澤之所由來．而因得彷彿其爲人．若千戶高君
者可謂番矣．高君諱忠義．族世出齊憤氏．當金之存．世襲千戶．君父自遼東分鎮洛陽五樓寨．於是君生
方十五歲．父以調發至慶陽．病死．君仍其職．管轄軍伍．有能名．金亡．居大名．爲民．有權豪張宣差占據新
附戶四十餘．君引義訴列．奪而還．艮黎罕公開行中書省于三河之上．帶銀牌爲其府參謀．軍行與因如
臨．君一一簿錄疏理．免者以百計．雖受罪自以爲不冤．至元師南興．充軍所儲．和糴遞糧官．漕輓．百餘萬
石．襄漢間接餉軍．淌猶有餘積．以功最當陞遷．十二年十月七日．竟死．年六十七．娶吳氏．生子男某．教習
儒業．不仕．孫男天祐．今爲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問理官．君長於弓馬射獵．百步內不發虛矢．性質直．不好
浮屠老氏．見貧困者．卽解囊賙給無吝容．渡江之役．汴梁多逃軍．黃河置禁甚嚴．不得脫．則往往於民家
傭雇．或乞食市井狂活．君輒饘粥之．且喻以理法．勿爲非．客主皆得其便．在江南遇俘掠男女骸骨暴露
道路間．出私錢收埋不知數．尤不信神怪．嘗督糧經汴梁西鈞州．暮．當宿驛．驛吏告有妖．不許宿．君徑入
驛燈宅丙夜．據牀暝坐．須臾有扣門者．問何人．不答．再問．又不答．遂問汝輩非鬼乎．敢入卽入．其門忽自
開．形狀一似小嬰兒．而不見其的．君呼前．使取足下履．稍近．因手擒之．旋竄走出．稱官人、我再不敢來矣．
次夜．又聞戶外悲啼聲．問之．云我卽昨來取履幾見擒者．且吾本欲伸冤．非妖也．吾本州家庖夫．爲前驛
吏箠死．埋竈後．每官來出告訴．而官反怖我．故不得聽我語耳．君憮然．明日．爲白州將理其事．掘所指地．
得白骨一具．改瘞之．驛遂無事．余嘗涉獵史傳．凡君數事皆數有．而求之今人無所見．以爲恨．殆風氣日
不及古．而爲流俗汨沒以至於是．聞君之擧．錮之近於豪傑特立獨行之士非歟．金兵潰時．君孤行榮陽
道中．一人對而張弓欲射君．弓自折．竊意天地間善類常自有物扶衞之．射不得侵．賊不能害．世謂沾沾
沾名行險之人．禍福可以智計避就．又非通論也．謹述．

東平趙氏述

東平趙仲文由浙西臬掾遷江東。乙巳春。以刑部至信州。余備官屬。得上謁。見其貌甚温。氣甚清。而言其文。心賢之。然舉口輒不能忘其鄉。若無意於出者。余疑焉。曰。吾家壽父年且七十有四。母閭夫人亦六十有九。凡仕、欲以行志。吾於仕幾何。志於何行。而先廢人子之養乎。余聞而重賢之。旣而出其家乘一通。曰。吾中原士大夫。遭金季亂。宗族世次、俱莫能稽攷。而趙氏所及纔止此。往者不敢臆補。失今不圖。恐愈無以語後嗣、傳永久。幸爲我述其槪。謹按。趙氏自諱海府君以上、皆籍東平汶上縣泉濟村。累世纍纍葬城在焉。惟府君父避難。暫徙鄆城縣。死。遂葬縣東下馬頭。兵定。子孫復還居汶上。府君生瑞。字祥卿。是於仲文爲父。嘗爲浙東處州平準庫大使。考滿。不復仕。而耳聰目明。膂力強健。無異年少。所居雖廛郭。田園池榭、別業悉在郊外。軒車騎從。行留自恣。足以娛老。時時爲仲文一遊江南。不久卽歸。仲文與二季咸有子息。讀書應門。含飴繞膝。足以承養。噫乎仲文。誠如公言。人生至樂。孰有踰於父母兄弟及時無事。春秋歲序、展省丘壟。羔羊祭薦。燕洽宗黨。綢繆姻友。歲有文酒棋弈歌笑之娛。出有弋釣浮游、登覽之適。其與離鄉棄土、衝暑潦、冒風雪、以規銖兩之榮、尺寸之積者、相去何遠遠哉。余不及識平準公。東平古爲聖賢宅里。名儒鉅卿。今猶林立。覩公之行藏進退及居家教子。可以知鄉閭風俗之美、師友學問之益。爲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詎不信然。敍家世竟。因附見區區歎羨如左。仲文名煥。弟某某。是歲大德九年二月四日。剡源戴表元述。

知奉化州于伯顔去思碑

奉化之爲州。山疎而水迅。疎、故士居者清勤力業而少餘貲。迅、故仕遊者儻恍外馳而無留心。鹽鹺米與治果植器畜之饒。不通於四方。而衣冠文墨。閥閱意氣之變。異時、常與形勢相爲長雄。故其民亦號爲難治。大德癸卯冬。薊丘于侯以九卿世家來爲守。專用忠厚文雅慈撫柔興弱。銷沮囂競。一年笞榜輕。再年符移清。三年科徭平。逋流還鄉。凋瘵完復。吾與黎民漸漸知爲生樂矣。秩滿久不得去。而天災作於浙東。飢饑癘疫。死者相枕。侯日夜與其同寮謀所以拯之。官廩有給。鄉餉有勸。野劫有禁。道殣有葬。至於力不可施。則以降貸減征懇籲于上。蒙應犯怒。必得請乃已。迄于今。荒墟廢壟。間猶有談笑炊耕以廝人數者。皆侯之惠。及州民旣更生。氣孚侯誠。熟侯教。呻吟按摩。動相開知。亦與恬然若安居其鄉而忘去者。今人常稱近民官爲父母。父母之於子。寒也常恐無以覆之。饑也常恐無以哺之。危病也常恐無以護之。比其旣成立也。有禮馭之。有過怒之。然後父母愈嚴而子愈親。若于侯之於吾州。安能使人不親而懷之乎。懷之不已。發於言。言之可傳。必載之碑。繫之以詩。曰。維明有附庸。負海西南。名張實楊。民不勝堪。孰返其適。有侯氏于。郁郁舒舒。清言雅儉。亦旣構宇。乃疆乃理。天降饑荒。奪其乳哺。眞墟作家。纍骸爲人。呻吟笑歌。繄侯之仁。侯性無怒。侯軀無欲。驅攘疾癘。扶導饘粥。民曰侯止。侯毋我遺。侯曰勿止。我非爾私。匕人有心。以己爲則。無窮之瞻。繫此樂石。

王氏子葬述

人之常情。莫羡於久生。莫不幸於夭折。而孔光、馮道之長年。人之醜之也。以爲不知包羞而疾死。顔淵、伯

魚、楊家之童烏、得於天者劣矣。人之念之也。以爲其身雖死而名存。是何區區無窮之好惡若是乎相縣邪。蓋幽明善惡禍福之辨。至於無可奈何。而後不可以無君子之論。濮之王氏子叔愚甚慧而賢。余與其兄伯温遊。其兄屢稱之。旣而其兄之友又皆稱之。旣而叔愚之友亦來與余遊。叔愚之友又皆稱之。旣而非叔愚與其兄之友、他與余遊而知叔愚者。往往又皆稱之。余奇焉。而叔愚於其間亦自多與余遊。余因人之稱而察之。良信。無幾何。叔愚以大德四年某月某日感疾死錢塘城東客舍。年纔二十一。於是叔愚之兄哭而悲之。曰。吾失才弟矣。其母悲之。曰。吾失賢子矣。叔愚之友、若其兄之友、若鄉里知舊悲之。曰。吾失佳友矣。吾黨、識與不識同聲悲之。曰。國失一良士君子矣。親者旣傷摧痛楚無以自容。而疏者亦復嗟憐歎悼不能爲懷。夫斯人也。天旣生而材之。驟焉而奪之。何居。嗚呼、是眞不可以無君子之論。人之賢愚材否可以力爲。而死生壽夭之不出於己者。嘗姑置之。使勿亂吾意。故夫子愼言命。恥無名、譏老而不死、而以朝聞道夕死爲無憾。叔愚年雖不高。今觀高明之家。處貴權通顯一人。百年之間。誰能不死。一日輒車出門。柳翣載道。亦有能使人嗟憐歎悼如吾人之於叔愚者乎。世之名譽或有能以矯取。而至於行衆致遠。則必敗。叔愚之勢非能致人以自厚也。而自其家庭、自其閭塾、推而致於遠且衆、舉皆稱其名。而信非有所聞之實而能然乎。是則叔愚雖死。而實於人固遠矣。而知叔愚者其何悲。叔愚諱友賢。其先世本居東平。祖仕濮。因徙濮。父演卿。嘗佐蘄宿帥府典籤。家世敦雅清素。故叔愚生而凝重。寡言篤學。邵熙能文章。其漸染服習然也。死之年某月某日。葬某州某原。衛葬、諸公誄文挽歌之類。裒爲一編。屬余敍次。遂爲略具梗概。而詳其儼然者。以釋叔愚之親之悲。而亦以風勵吾黨云。

剡源集卷第二十一

賦

可竹軒賦

山陰王理得。靜人也。嘗築一軒竹間。取晉子猷語、既名之以可竹。而請問於剡源。乃為設客主人問答之詞。以廣其意。

客有問可竹之義於王子、曰、昔子之先瑯琊黃門。厭歷兵革。頹傾世紛。捐家勤而弗紹。欲投好於此君。寄廬於東土。肯之一壑之波流。然而傳車代斲。弛擔擇棲。寧館庵之不繼。閱蒼荷以消憂。此其達生幾於栁下。憂世近乎莊周者也。今子襲舊德之箕裘。耕素封之穀穡。傲睨徐卑。優游內息。出無籌朱許史之榮。入無研桑陶頓之役。浮毫泛穎。沿典遡籍。油油乎顏充氣盎。華春盛而方敷。備備乎材堅氣良。兵鋒發而待槃。雖徵名於古賢。亦取妍於幽植。所為几案之玩。階除之飾。成可有而可無。非至人之所溺。王子聞而歎曰。於乎嘻乎。是何傷乎。蓋聞事有不期而相役。物有適至而為娛。客不愧夫蠶蠡蟲絲之世。崇臺廣榭之區。聲千夫以斥苑。囊萬金以聘姝。歌嗜管咽。鐘奔鼓趨。乃有下舍一朝之費。而耗中人十家之須。觀其饞饕欲療。體疲索扶。意昏昏然不接。棗㧾唾於須臾。至此窮匿之類。絕島之上。慘天荒而地寂。四無人以偶

悵。忽見奇叢異幹。瑰質瑋狀。至繫情以忘歸。為游揚而詠唱。使客訝一塊之異同。較一時之得喪。果孰為之賢愚。將悠悠而無嘗。毒吾來於茲土。姑無論乎古先。今夫殘墟斷礎。廢圃荒煙。因前時之燈燼。常備比而雲連。雖蕭蔚分根於遐徼。瑯玡移植於深淵。可成林於談笑。何是竹得而偉旃。而吾一夫之宅。存櫟之廬。本先人之遺構。匪東郭而開墟。籟濤陰之見覆。幸斤斧之相疎。風春霧朧。雨曉晴晡。吾試與客振衣坐石。攜琴挈壺。醒則行歌商山首陽。醉則臥遊無懷華胥。竹嘗儼爾而笑。色勃而呼。當此之時。人可竹歟。竹可人乎。於是客主相喻。類然忘言。但見倚錯之涼月。若迎顧乎前軒。

耕寬堂賦

孫常州既納印而歸。築堂於四明山之陽。命之、曰耕寬。其說曰。吾畸於人而完於人。介於世而通於疇。與其盤旋鬻縮於勢祿之途。數驚而多恥。寧自放於耕。無適而不足焉。且夫攀腰屈膝。野慢以為禮。吾得以寬吾四體。行歌散嘯。多取而無辱。吾得以寬吾耳目。作止信期。飢飽係時。而不自為。吾得以寬吾心思。豈與夫搖脣觸罟、動足蹈機、濁轍疾之車、轢鼓礡之旂、憧憧然猶疾馳而不止者比耶。客載某聞而歎。曰。先生寓言哉。今夫千金之子。居與人羣。有徽稼於器。而菽粟不分。冰耕露斷。水種火耘。被服田者。或愁乎勸。嘻乎先生。亦既裂千里土而君之。何用躬耕畝畝。真若野人之云哉。乃其風指。則走竊聞之。走與先生皆越產也。而嘗官於吳楚。由所既知而不知者。可以類舉。彭蠡之藪。震澤之區。由其濱者。饒於漁而疏。農其上者。暇於力而漁。故其君子儀儀舒舒。小人則雍雍于于。茲非以寬歟。越農則不然。穴野而焜。糞山而畬。弓培寸爇。歲無贏儲。蓋用寬者不勞而嘗給。處狹者愈急而無餘。今先生封殖道德。畦畛禮義。播洽肇緝。藝崇列藝。豈弟聞望以為嘉穀。優游篇者以為樂歲。方欲發廛庸治。春秋還無鄰之不饒。遠無之之不周。耆年勝客。以燕以游。乃操南風。乃歌白駒。文孫感息。前挨後扶。歲良日進。迎貓虎也。雅素時飭。尊田祖也。濟偈和之。水旱遠敗。類之雀鼠。若然者。棄壁焉而神莫予吐。蓄藏焉而寇莫余侮。不饑不寒。不秀厥士。亦不穢予宇。滯墉僞戶。以保百世之風雨。抑走又聞之。能勞者不居。善施者如忘。故自古仁賢之居位。其為政也。往往可以馴盜賊。驅螟蝗。必不得已。窮居而野處。猶能使貪夫、客客。媿恥於其鄉。嘻乎先生。逍遙茲堂。想見鄰曲閒風而遐畔。交游翼德而稱良。人懷閭里之訓。家哦召南之章。然後道路歌惠。穹祇降康。門比中呂同大。壽等松喬並長。回視世俗區區。視豚蹄之多獲。夸鼠壤之餘糧。何翅乎滄海一粟、太山毫芒哉。於時。農詳麗天。東作胥勸。先生方持齋啓閑。徐行屏從。有持警言順風三誦。先生聽之忻然。以為賢於張老之頌。

寄安齋賦　爲廣平舒君作

智安於無疑。勇安於不懼。廉安於敷貧。讓安於不屈。內恕者安於寡言。達權者安於簡出。乃有至人。行無朋徒。止無居室。忽爲禮之以衣冠鐘鼓。猝然辱之以泥塗祖裼。而不知其爲泥塗祖裼。故能除藩去蔽。剖觚破錣。動如大鵬。飛揚振迅。寄跡於八荒。靜如神龍。收潛變化。寄形於一物。彼拘拘者方欲與之商行藏。籌語默。宜乎叔孫見笑於兩生。楚趙之徒聞。老翁之風而自失也。

一大庵賦

宅佐師與水晶宮道人遊.淺八間其居.曰.無居.既而有居.問其名.曰.吾之居姑爲、一大庵焉.而無以爲之名.庵之大若何.曰.吾之庵以鴻濛渾沌爲蕤緣、崑崙蓬萊爲枕託.羲和光景爲啓閉、山川煙雲爲聯絡.春秋花木爲游觀.江湖魚鳥爲賓客.出無扃鑰.入無住著.聚無守束.散無部落.若是何如.道人曰.異哉庵乎.吾無以名之.名之一大庵.宅佐師歸而言於剡翁.剡翁曰.師之居之所寄則誠大矣.惜乎其猶有大患.道人名之所由則誠約矣.惜乎其猶有約也.師不觀於南崖之鷗鳶.東海之鵬乎.夫南崖之鷗鳶.朝鬬枯鼬.暮伺田雀.投危抵隙.窮虛瞰厄.極終日之經營.寄一饑於擊搏.彼其區區之志.自無望於勝天地而沖雲壑.東海之鵬則不然.神消氣迴.欲鮮味薄.蕭森亢爽.擺擊卓削.飢疑沆瀣.倦倚遼廓.若可以遊溟茫.詩沖漠.而名猶登於流俗之繪畫.用不免於飛仙之羈靮.若是者、皆累也.今宅佐師旦誦先民之言.以濟西竺之學.既自以涵沱茹妙.除煩去縛.乘世絲如蛇蛻.搖天和於龜殼.固當捐忘名實.消融知覺.據遺爲安堵.泛無何之空宅.猶復濶無較有.誇宏賭博.前鶩後岸.東覓西路.遼者聞之.得無有笑列子之御風.齊侯之糟粕者乎.於是宅佐師聞之微笑.取蓑更滄翁亦皦然振襟而作.

竹坡圖賦

潤韓仲文所居之竹坡.劉李仲實圖之.剡源戴表元賦之.其賦曰.吾聞楚江之濱.修竹如雲.蓋揚州之土檟.從古昔而已云.有一儁人.宅居其隈.道儇微遊.雲臂去來.蠡騷乎若環華自束.蘭靡幡而後羽騎.僩僩乎又若離騷遠舉.淩貝闕而登瓊臺.於時、雪止霾徹.風微帳開.接鼓吹.羅鐘鎛.攜華陰之婆娑.脉故丘之崔嵬.弔古人之名園茂苑.瓊花龍冉.皆已磨滑而跡滅.而吾區區之所玩悅.獨鬱然高出乎氛埃.則豈不可爲臨文感慨.顧眄徘徊者乎.或曰.是亦寓爾.物之於形.久無不化.金銷石爍.川壞山鑄.而況工力之所轉移.廣土之所殖藉.皆把玩不能須臾.而君胡爲乎欲尋峴首之留連.躡牛山之悲嗟.乃有偶儷奇士、悵疎通儒.酒以秋兔之毫.寫以冰繭之腴.寢玩食閱.津播張趨.內不爽身心之安.而外無廢耳目之娛.觀其乍起忽仆.如嚮復笑.欹煙偃露.涵陰吐照.縈紆歷落.曲盡其妙.誠可以舒襟紳、窺道要.何必擬崑崙以訪樂.慕蘇門而聞笑.然後存浮居之勝觀.快長年之清眺.主人於是齋形返息.頹然如醺.賦微言以三作.期託老乎此君.

縮軒賦

戴子既爲縮軒於剡居之西.有客過之.啞然而歎.曰.戴子將隱乎.抑將以爲德乎.何其志之高而言之謙也.戴子曰.不然.吾三十年行乎功名之途.而涉於是非之林.及今年漸衰而始休.業無成而多悔.進不能有爲於時.以光宗姻、起門祚.退不能賫其所自力.以樹田園.活童稚.七箸而一萬十哺而九糜.皇皇乎徒勤而無所施.荒荒乎內憂傷而人莫之知.文陋巢以竄伏.聊憩愧而逃墟.蓋不武以成怯.非能高而爲卑.而何暇於隱.何以爲德哉.客曰.子不觀於南山之熊.東海之鯨魚乎.夫南山之熊、人知其勇也.然而未嘗狎於郊.豈不知夫郊之獲爲飽[illegible].如使日日而見之.則人得以輕其勇矣.東海之鯨魚、其怒也.能覆千

斛之舟.習於海者未嘗過而覆其舟也.今夫能言之士.聽先生之說.以遊於千萬人之都.與操利業以閱伺於四通八達之市.人人志於取也.趨喜而違怒.據安而避危.其事良苦矣.有一不當意.而無尺寸之地以居其躬.子不售避之.而欲以常癈之名.揭乎必趨之衢.此豈徒無得而已.殆難知其所終.故曰.算求而少願者.守身之寶也.不爭而善讓者.遠災之道也.且夫華煜者老而歸根.飾美者勞而返素.火以晦傳燼.縣以退合度.子毋以昔之渴揭.而病今之睍睨.安知非子德之將就.而樂其旁也.宦雖薄猶賢於無名.居雖陋猶愈於無家.三遇兵而不死.一謀歸而就成.心懷貞士之操.身漏閒民之征.一以子爲備官亦或以爲夫.一以子爲懦.雖亦或以爲雄.熙熙乎.嵩嵩乎.無譽無譏.人不得以錮子之衡.無勢無辱.天不得以制子之梏.子於此猶不足.顧今之側肩曲項.擊攣累足.以求伸者.寧得如子之縮乎.察子之介介.誠有所缺然.子且自視.孰與古之黔婁.萊蕪賢.黔婁賢而死不衾.萊蕪賢而生無炊.子敢望豐衣給食乎哉.姑務縮而闔之.縮於齊者康.縮於力者強.縮於名者良.縮於德者百世不忘.故今登子之軒.嘉子之誼.將闔略乎陸夫曲士之節.而窮摩於大賢君子之事.於子何如.戴子聞其言.始而憂然若無所容.既而渙然以怡矣.久而恢然於中.忘其居之約而身之窮也.

喜友堂賦

梅林先生家於海隅.柔兆之歲.失其先廬.先生攜挈東西竄奔.三歲而歸.嵩蓬沒垣.有季[illegible].亦倦於行.羈暗嗟傷.潸然不寧.嗟彼行旅道途之人.望屋而館.心攫色親.鳥集於林.獸穴於籠.日暮相求.各以其族.先君之息.惟季與余.出此萬死.乃不共居.是會行路之人與二物之不如也.爰議築堂.龜食其病.除荒疎穢.以戶以牖.先生左處.其季在右.熙雍于于.子姓先後.徽嘉名於陶詩.命是堂以喜友.名成益喜.興客飲酒.酒半、有客離席而歎.揭襟振衣.粲齒舒顏.曰.子所謂喜.吾能言之.凡人之喜.幸出於憂.患病者喜愈.客者喜還.困者喜舒.危者喜安.又有人焉.緣物而喜.夸者喜權.譁者喜市.荒者喜色.貪者喜賄.今先生羈旅之餘.藜藿之伍.行無軒車.居無妻闈.退無貨財.進無官府.於彼所喜.既棄不取.脫鬼爲人.化爐作家.驚遺蒲定.未遑其化.恤恤骨肉.感歎咨嗟.遂闡[illegible]於一室.浩慰壽而無涯.此於人焉.相去幾何哉.且子不聞之乎.有庫放象.舜實爲兄.周公、管、蔡、不免相兵.兄弟之鬩.聖賢所難.下至漢文.淮南斗粟.魏邸急諧.唐宮飛鸞.貴極萬乘.富兼九州.豈曰無家.兄弟爲仇.先生之居、雖陋不完.我行其庭.爾篪爾塤.先生之身、雖窮不偶.我觀其私.爾足爾手.食不待奢.分饔并餐.衣不待華.同溫共寒.霜露之晨.風月之夕.行吟接膝.坐諷聯席.昔也斯墟.風棲露泊.今也斯堂.歡歌燕樂.昔也斯墟.螢飛燐走.今也斯堂.圖書俎豆.且先生自以無驗於人.而遵伸於閨門.自以無用於世.而政行於丘園.三畝之宅.十畝之原.弟耨於後.兄耕於前.既孝既友.從容笑言.醞此醇醴.盎如春溫.凡登斯堂.與飲斯醪.歸視其家.誰無兄弟.是先生之喜、不私諸己.將令吾徒聞風而起.將令吾居、皆爲孝友之里也.於是先生欣然.環坐皆醺.衆客酢酒.先生起舞.而酌其季.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兄弟更醉.衆客欲行.宅主又起而酌客.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息齋賦

剡丘李仲賓郎中、風流博雅輕淸人也。而好世外之[illegible]無年華士。風度蕭然。異時、常以息名齋。屬剡源戴子賦之。賦曰。

剡丘之陽。有一人焉。非隱非吏。不儒不仙。手握昭回之章。口誦逍遙之篇。跨鴻濛。抗靑雲。同游星辰。動擬穴鈞。蓋其道術旣超乎物表。而名跡未離乎人羣者也。玩大化之所趨。悟浮生之無窮。寄百世於須臾。期已息乎心弱。曰。何行而非家。雖穹隆而能容、噫嘻乎。予獨不觀之水上之漚乎。謂水息而爲漚。則浮然而流。不知其休。謂漚息而爲水。則波然而起。不知其已。是水與漚皆非所以息也。又不觀之木與風乎。風欲息而水籟之鳴。木欲息而風擣之零。謂風累木、風無形。謂木累風。木無聲。是木與風皆非所以息也。今夫人之居世。何以異於水漚風木之相遭。雞鳴而起。百體皆勞。彼求息乎夢寐。則有謀飮食於田獵。惑錢財於蠹械。彼求息乎老耄。則有聞鳴鐘而不休。思秉燭以繼照。志燕者息燕。不息燕者益北其轍。志越者息越。不息越者愈南其轍。人有常言。貧者欲富。富者欲貴。貴者欲不死。彼達者姑舍是。無辱無榮。無死無生。以入於不爭。鬼神莫之敢攖。若是不旣息乎。而山中之鳥。或以暗烹。潛居淵觀。或走而驚。彼猶未逃乎實與名耶。故有南華儵怳之裔。西方奇詭之倫。捐有說幻。梯空陵虛。凡皆客所未喩。吾將叩之其人。

靜軒賦

東平閻公名某。居靜軒。剡源戴表元爲之賦。曰。

世有欲靜者。罔於其師。其師敎之以學坐。蓋屛居久之。能安於足。而不能安於飢窮之水火。於是敎之以學默。又絕語久之。能忘於口。而不能忘變懼之荊棘。於是、敎之以息交。則不能蟄穴而栖巢。敎之以寡求。則不能餐松而飮流。故稽叟以暮仙傷生。楊卿以怍物招咎。喑雁先烹。柔木速折。惡影者走而滋多。逃聲者除而愈有。嗚呼悲夫。事有適至。理有固然。子不觀於空洞渺沒滄溟之淵。方其決陰谷、溢層巔。經蒼莽而始激觸縈紆而瀰[illegible]。道至乎鉅海。則洸洸湛湛。人莫測其虧全。又不觀陰陽四時之去來。前者誰挽。後者誰推。但見河漢。鳥飛而兎沒。草木實落而花開。人之熒熒。與識俱生。識步而馳。識取而爭。窮血氣之所趣。雖賢愚其同情。惟夫大靜之士。得智遺智。居名避名。用能玩外物若蟬蛻。戲世好爲孩嬰。時然後出。不得已於出、則山搖而岳動。時然後處。不得已於處、則鵠峙而鸞停。時然後默。不得已於默、則風收而霆息。時然後語。不得已於語、則玉振而金聲。彼沾沾之小夫。與硜硜之俗子。勺水盈縮。杯羹慍喜。閒有聞蘇門而習歗。望箕山而結軌。豈不賢於其徒。詰諾大人先生之門。是猶過蓬萊而誇海市也。

容容齋賦

東平徐公書燕居之齋。曰容容。剡源戴表元嘗過之。問曰。是非漢人之所云白璧不可爲者耶。公曰。不然。因擬其意作容容齋賦。久不卽就。而公歸東平。懷感舊話。不敢負言。乃爲賦曰。

大智蝕。小智仇。機鳴轍奔。萬類一丘。厥有黃髮冀逸。靑雲焦遊。偃蹇於希夷之林。濫纓於淸冷之流。笑衆讎之相役。泯然示之以無求。姑其昂頭瞪目。驕面怒腹。歲崢嶸以思逞。如不行其所欲。旣靜俟以自休。亦逡巡而心伏。故力敵者攻。勢兼者雄。才十百者不強而從。量千萬者容之又容。升容於斗。釜容於庾。舉而

投之大倉。不知其有。澗容於谷。湖容於瀆。輸而爲之滄海。不知其足。豈狐之擇燠。乾鵲之違風。知陂阿羣獾之功。而不知託氣於太空。海鵬息以六月。澤龍神於勺水。偷偷乎知太空之容已。而不知太空之所倚。物之相容、何有窮已。昔者周公端揆。日容千士。仲尼閒居。容七十子。當其垂紳端委。擎拳曲跽。前俞後唯。而不爲之喜。及乎危疑轉徙。詩鴟鴞。歌虎兕。風披雨圮。亦無所毀。竊汎汎而容之。遺簪墜履。綫纏[illegible]纓。或聞風披靡。或承流迤邐。不知其幾。蓋何必家陳燕媒之贄。人攀軒車之華。而誰不曰我嘗趨明堂而遊闕里。彼有託一時之喜事。誇四海之龍門。修公孫之華館。開文舉之芳罇。唾面敎忍。佩韋矯溫。所謂擬富於聯珠之室。銜明於扶桑之暾。吁嗟乎。獲容於人則幸爾。爲足以盡彼我之所存。

胡麻賦

六月亢旱。百稼槁乾。有物沃然。秀於中田。是爲胡麻。外白中元。噫微心之良苦。徹日御而周旋。朝舒翹以東嚮。夕偃媚而西遷。若餞迎之有節。閱旦旦而不愆。有一儒者。睹而異之。曰。是物有其識。可比義於戎葵。惟太陽之委照。曠一物之得遺。彼丸然以自遂。有得氣而不知。獨輸勤於畎畝。致展轉於趍蹌。迹其華榮。粲以淡成。幹亭亭而直致。陰回翔以、蓋屬齊淺淳而蒸媚。疑本質之過淸。常凝溫而抱粹。膚遇暵以不傷。表孤妍於衆悴。且其芘本近仁。觸明近智。蹈約而不移、近信。在困而能恭、近義。故論胡麻者。以爲君子之道四。宜乎以備登良醫之飯術。佐飛仙之服餌也。

蠅虎賦

有蟲翼然。旣獰孔武。若腹而絲。若臂而距。跳踉振擲。是謂蠅虎。搏蠅甚智。狙伏壁間。羣蠅避之。如虎於山。我玩掌中。以弄以嬉。惴不敢動。蠉蠉嬛嬛。先生忻然。笑而嘗之。我聞古人。龍猶可豢。惟虎必誅。與民除患。或生得之。用之於戰。蓋與死而爲鄰。曠其危而敢玩。乃有至人。以道豢虎。居以爲徒。出以爲御。又有人焉。虎至不怖。曰。我不爾惡。爾無我怒。與虎相忘。其道甚恕。嗟爾蠅虎。何爲者耶。謂非虎耶。於蠅不仁。謂誠虎耶。遇我而馴。或曰。搏人所憎。不爲不仁。故見畏於蠅。其所以見狎於人。或曰。是亦虎類。馴之有道。蠅視之大。我視之小。藐然掌中。以馴易暴。亦如彼虎。雖跳蹀躞。極衆庶之所驚。纔至人之一笑。嗚呼噫嘻。物之於人。嗜欲血氣。鮮有不同。意兩銳者必爭。力俱強而乃攻。此其無齒牙而忍。不爪距而肉。搏善良以爲食。腥膏血以自豐。其名爲人。其實有違。愧於爾蟲者矣。誠得道以御之。彼雖暴而莫勸。故有談笑而儀衍控謀。拱揖而孟賁失勇。案而言之。理無不然。一日之內。一身之間。陰陽水火。寇賊百端。有道於此。愈攻愈堅。泰山裂東。而目不瞬。疾雷破柱。而足不遷。四海一航。八荒一席。干戈血肉之區。歌舞腥臊之域。閱千世於須臾。忽微蟲之過隙。謂振古之如斯。復誰喪而誰得。於是先生頹然如醉。嗒然欲默。縱吾意之所如。聊優遊而假息。

碧桃花賦

王贊公家。旣燬於火。儼榛莽之遺墟。紛風披而雨蝕。二十年亂定。主人一還。顧瞻咨嗟。慘見心顏。忽有異花。爆於蓺間。主人曰。吁。是何祥也。問之居人。居人不知。問之行路。行路愕眙。乃問野老。野老曰。此所謂碧桃

花也。胡爲乎來哉。且其爲花。種之實艱。上不混而不甿。歲不遠而不春。睹厥種之瑰奇。疑仙人之所植。故花於桃者必紅。而此色獨白。今主人迸空虛而遠適。曾日月之未踰。厥覺燥剛。厥蹀交加。偉尤物之突生。誠可駭而可嗟。野老既去。主人默然。徘徊花間。花若有言。於是主人遽然而悟。色然而笑曰。此非造物所以戲予者耶。此非造物所以慰予者耶。一以爲慰予。則我也既履其殃。一以爲戲予。則我也方玩其祥。長楊建章之苑。太液未央之園。一業之見材。爭獻妍而恐後。嘗其供娛燕遊。進幸俎豆。土壤飫乎膾肉。丘隴陵乎組繡。蓋有海西異域之植。嶠南遠驛之果。勤追風之飛騎。煩浮天之大舸。猷累千萬人之力。僅易一盼之娛。迫乎陵遷谷改。時異事殊。視茫然之陳迹。曾不足以自附於劫灰之餘。願樵蘇之見赦。與匠石之不誅。反不如漆園吏之所羨。若彼擁腫不材之樗。噫嘻嗟乎。物有至妖而爲累。事有當戚而可欣。大者若此。細胡足論。惟夫環堵之室。數弓之圃。雖故物之已非。而爲我者自存。訊鄰里之在亡。對江山之無恙。特壺觴以相勞。發慷慨於偶假。清風往來。鷗鳥上下。突焉階除。見此粲者。嬌焉若凌虛猝驚。翕然若離羣獨至。淡焉若鉛容素膩。將擊將彈。弔予厄而悲。飄焉又若茶裳縞袂。將翺將翔。幸予還而喜也。迫而親之。不可睇視。若商山之皓。須眉秀偉。忽不召而自來。咸驚嗟而歎異。又若西山之陽。孤竹之子。亭亭冰峽。巉巉玉峙。慨塗炭之在前。欲潔身而趨避也。耿孤㷀於衆妍。時臨風而興喟。如是花之吉祥。將慰我而非戲。噫嘻嗟乎。物之無情。妍媸美醜。待人而名。亦有不待人而生。人雖至靈。悲懽喜戚。觸物而形。亦有物莫之攖。脩遽廬於宿信。任偶意之所之。蓋吾昔者之非去。而今者之非歸。尚安能以私心之察察。預一物之盛衰。其來也無所期。其泊也無所歸。其凡然異也。無毀無譽。其彼然麗也。無潔無緇。與是花兮相忘。聊遣老兮庶幾。

觀漁賦

秋潦既退。河歸故痕。童子六七。攜舂出門。載奔載呼。集於河壖。先生異之。往臨而觀。乃見衆童。脫衣倮足。斷渠起壍。觸水使涸。或蓮淖沒膝。或揭泥沾髀。或傾舂挂箕。或布葦行筏。或羣蹴鼓讙。或獨仆發謼。併力饒勞。有頫竭作。先生曰。唉。爾何爲乎。有叟在傍。倚策而吁曰。童子之知。爾將取魚。每歲八月。大水瀰漫。潰河之陸。湧浪如山。常有大魚。隨潮往還。彼一童子。及潮末汐。往漁於河。得魚盈尺。今此巨浸。與秋俱退。渠居平陸。不絕如帶。衆童惑焉。求魚於渠。曾是區區。魚得而歸。且雖有魚。其獲幾何。常聞漁人曰漁於河。出市售之。殊薄少甘。得不償勞。甚勞而纖。一網出海。百夫盡厭。視河之獲。力減功兼。我求其說。漁何爾殊。海勞而苦。河逸而腴。苦厚腴薄。勞成逸敗。所以論魚。河卑於海。蛟鼉之宅。風濤之淵。健者以膂。弱者以遷。亦若吾人。隨鄉論對。故有七者材。而沃壤愧焉。議河於海。無所取旂。曾是沮洳。蝦翔蛤奔。升勺之水。可得而言。先生聞之。恧然而慚。憮然不悅。問叟姓名。俛首不荅。顧謂童子。汝漁且止。吾聞是邦。有隱君子。汝往問之。叟寧非是耶。

剡源集卷第二十二

史論

讀司馬穰苴傳

田穰苴之事薄矣。太史公爲之論次以爲之傳。非賢之也。易曰。臣殺其君。子殺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也。田穰苴之斬莊賈也。蓋齊之漸也。方穰苴以羇旅之餘。受兵戎之任。名實未必深孚於齊。而莊賈者齊侯之寵臣也。夫以寵臣預兵。而加於羇旅之臣之右。其驕蹇而難制。固宜。然而穰苴之所自請也。己自爲將。而請君之寵臣以爲監。既許之矣。而逆爲之約。追爲之期。待其至也。而借爲之辭而斬之。此豈有不忍於齊國哉。凡燕晉之師於齊。非有旦暮之急。遣一素貴幸之臣。而親戚左右爲之效杯酒殷勤之懽。此人情之所有也。藉令穰苴欲申其兵法。當先爲之令。俟其不受而後誅之。或不可已。則遷刑於僕御。亦未太沮屈也。而若是不能終日焉何耶。賈誅而馳赦者僅免。會燕晉亦解。侵疆悉還。齊之君臣惴惴焉拱手重足以須犬馬之命。田氏之簒齊而有之。豈待海上一城之邊哉。嗚呼。自戰國以來。簒殺遂爲常事。而權臣盜將。未有不先立威於君側者。皆用穰苴之道也。漢衛青伐匈奴。蘇建盡棄其軍。青不敢自擅專誅。以境外而聽天子自裁。曰以風爲人臣不敢專權者。郭子儀以九節度兵圍鄴。制於魚朝恩爲軍

容宣慰使。而無所統一。以至於敗。歸又為朝恩所困。然終身不敢失為人臣禮。此非將帥之事也哉。

讀吳起傳

世儒言吳起。未有不艴然異之也。嘗讀其傳。而得其為人。蓋魏公子所謂節廉而自喜名者。起之實錄也。當戰國時。士之道先王而守禮義者鮮矣。魯俗猶為後衰而起也。及事曾子。曾子以孝聞魯。而議起者曰。起之學於其門也。齧母而訣。殺妻而求將。世有學於曾子而齧母殺妻者乎。若其答魏文侯舟中之問。與夫遜田文、辭尚主。趣舍進退。從容可觀。則猶曾子之教爾。學不勝質。溺於技勇。後人循跡而議。置其輕者。推其重者。名之為薄夫。君子惡居下流。其是之謂哉。

讀孫武傳

或問戴子。曰。子於田穰苴之斬莊賈、嘗甚而非之、於孫子之斬吳王美人也、不尤甚乎。曰。其迹似。其情非也。穰苴之將兵、苟惡人之監己。不如勿請。既請而從之。不待令而誅之。是欲借莊賈以威齊也。吳王以美人試武。武受而教之。再三不從、而後誅之。則是欲售術於吳耳。然儒者多言孫武治兵無驗。吾併疑試宮人非事實。太史公錄穰苴事。以所聞適相類、故牽聯書之歟。

孫臏附傳

按。太史公不為孫臏特立傳、而附於孫武。蓋其事微耳。而世人稱之嘗過實。夫臏以刑餘之人而投齊。倔然求得其當以報魏。不啻郤克笑躄之讐、范雎折脇之憤也。故其從田忌也。一舉救齊。再舉救韓。皆不以取救為急。而急於乘梁之虛而殘之者。此其志無一飯不在梁也。馬陵之役。恥幸僅伸。而終臏之身不聞他業可紀。就言兵者觀之。尤淺之為丈夫哉。

伍子胥列傳

昔者嘗怪孟子言君臣之義於齊、而有國人寇讐之報。曰。孟子以義教人者也。君有不禮於臣。而臣不施讐於君。今也教人讐君、而得為義乎。久之而得其說。曰。此乃古之君臣之所為義也。夫國之有君。非以其國私之也。蓋將有以為其國也。故國得擇君而治。臣得擇君而事。而非使之傲然無畏以為上也。當戰國時。士之仕者猶無常國。故孟子以之聳動齊宣王。而著為驕君之戒。若夫人臣之所自得為者。則必使其君待之不至犬馬草芥。而後是也。然自孟子之說行。而世之得臣有所不直於君。則悻悻然欲甘心焉。曰。君固有可讐者也。於乎。此非伍員父子之於楚、其君臣始之有不盡、而終至於多傷其義者乎。且以楚平王之無禮、而伍奢傅其子建。奢以正諫觸死。微員之逃。則與其兄尚亦必俱死。罪在平王無疑也。為奢謀者。欲忠於建。則勉建無怨、可也。欲全於身、則知不可諫而去之、可也。建以讒疎。身以諫死。由君子論之。奢猶死於職也。員為人子、至於殘宗國以為墟、發君屍而行戮。其不太甚乎哉。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昌黎韓子嘗駁其語。以為不可施於今世。此正伍員之比也。後之論君臣者、當擇於孟韓之間也歟。

孔子弟子傳

某按古史考。疑公伯寮為讒愬夫子之人。夫子不責而委諸天命。以為不當預弟子數。而蘇子由古史修

孔子弟子傳。非太史公紀載。多所糾正。乃亦不遺公伯寮。而盡錄其語。竊嘗考之。公伯寮者魯人也。夫子之居魯、魯人雖不能盡知其道、而凡為儒者則希不及夫子之門矣。公伯寮固嘗學於夫子者也。魯國之政在季氏。以門人弟子服勤夫子之教、而賢者委曲而從之。而責一公伯寮之不溺於季氏哉。當是時。由孔氏則必貶季氏。由季氏則必叛孔氏。公伯寮學孔氏而中叛之。以市於季氏。固勢之所必有也。太史公泛錄夫子門人。以其嘗從遊而不棄。不然則子服景伯之言過也。夫子本不深信其為愬。而公伯寮亦遂卒業於夫子之門乎。

蘇秦傳

蘇秦、戰國傾危之士也。世之人有稱之者。以其能以口舌擋卻虎狼之秦。介其說行、天下不至坐受秦禍。嘗考之事或不然。方蘇秦自齊歸周。自周而之秦。然後之趙、之燕、之韓、之魏。流離狼狽。不勝兒童婦女之所訕笑。苟得一言納之。利從則從、利橫則橫。其區區籌謀、本不專有擯秦之心。惟不得於秦、而從事於諸侯耳。豈得以魯仲連、虞卿之事比之哉。如其所策、誠能盡其形勢之強、士馬之盛而用之。秦人豈真不得以逞也。君子之道。內誠其身而後能誠諸人。齊之管仲、相其君、九合諸侯。其事偉矣。而不免有叛之者。泗濱之間、至無以服楚。六國忮忍之君、視其親戚骨肉有不能自託。而能託唇吻之外交、以待斃於秦乎。從散國破。而蘇秦亦以謀死。固理之不足惜也。昔者嘗怪夫子數稱東周。蘇秦之時。周至於顯王益不振矣。先王之遺風猶或不墜。故蘇秦東學遊說於齊。而洛陽之兄弟嫂妹皆能非誚。以為非其本俗。當是之時。得孔孟之佐。外以禮樂交諸侯。而內以農桑治其國。東周之是輔、尤賢於諸國萬萬也。蘇秦初干顯王。顯王既薄其詐不用。而織其說於諸侯。諸侯之事如彼。周又他無賢輔。秦以夷狄、卒併天下。有之豈小小之故哉。

張儀列傳

六國與秦皆有併吞搏噬之心。非為一君獨實也。顧秦幸而成耳。而世人罪秦不置者、以秦戎狄、而資之詐也。以愚考之。秦之行詐不信於諸侯、莫如商鞅張儀二人之甚。而鞅至自衛。儀自至魏。固非可專曰秦詐。就二人考之、鞅之不信。又未若張儀之尤甚也。當儀之時。蘇秦同學、先以從約取貴。儀後出、不得不倚秦以為稱。迹其口舌反覆。傾人十城。然後利一邑。陷人數鄉。然後進一號。本不當責之以仁義長者之事。而儀之始末得幸於秦。屢屢餌其父母之國以為己食。此不特商鞅之所未為。亦蘇秦之所恥言也。吾觀張儀欺楚。楚怨、欺齊。齊怨。雖其終以計免。猶皆覺而疑之。獨其欺魏、魏人至死不能覺其為賣己也。平時腰金結駟。徉徉往來於關河之上。梁地日削、儀身日貴。及其歲晏寵衰。秦人以禮歸之於魏。使之坐速寇兵、以傾所居之國。而魏之父兄弟子方與之優游談笑而終老焉。有商鞅蘇秦所無之毒。而無蘇秦商鞅所有之禍。世之姦人如儀者。可不謂行險僥倖哉。

樗里子甘茂甘羅魏冉白起王翦列傳

戰國之世。秦人以形勢詐力、頡頏諸侯。故為秦者易為功。而事諸侯者難為力。樗里二甘魏冉之於當時。

固非有過人傑出之謀。而白起王翦、雖爲善戰。然不過縱燎於順風、採果於垂熟。而凡其盡銳以爲取勝之道者、皆其不可再用者也。此非惟不當責以古良將之風。其視同時廉頗李牧。猶遠媿之。而得爲賢乎。蓋當是時、秦勢八九成矣。天方假毒其手以樹君中原。謀不必工、所施而服。戰不必良、所向而克。彼諸侯之臣、尙有賢於樗里二甘魏冉之謀。勇於白起王翦之戰。其君用之未必能專、信之未必能決。而又連栖爭鳴、佐寇自戕。顚倒繆誤。卒俱墜於彀中而後已。而數子乘時遂利。各以能名見登於好事之齒舌。彼諸國之臣、其材賢過之者、國敗身辱。而名字因曖昧而不彰。豈非所遇者幸不幸哉。

孟子荀卿列傳

古之君子、其學爲己也。而不專乎爲己。蓋其得之也有餘、則推以與人也、不患於不足。成之也勞、則其事傳之於久而無弊。孔孟之道、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來、莫之能尙也。惟其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而不著於用。故鬱勃湮積於當時。而卒能徐出而大暢之、以及於百千萬世之遠。自其及門弟子旣皆身被其傳、以立於世。又自諸子各有所傳。然受之淺深、而行之久近、有不能以皆善。而要其大歸、苟出自孔氏之傳者、至其極甚大壞、猶賢於他氏萬萬也。何也。孔氏之道可遠可近、可約可博。非若他氏詭汚辨雜以爲通、誕神僻異以爲高也。學他氏者、於己不必誠、而常懼於無以徇人。學孔氏者、進可以及人、而退亦不自辱其在己者也。故學孔氏者近勞。而什有八九焉不失爲君子。學他氏者近佚。而什有一焉不免陷於小人。孟子荀卿之於鄒子淳于尸子長盧之屬是也。自夫孔氏旣沒。世亂道微。生民之命懸於談兵說利之口者若干年。而子思之學再傳而爲孟子。子弓之學亦一傳而得荀卿。荀卿之學未知出於子弓何如也。而孟子於子思有光矣。夫當孔子之時。諸子不棄其師之窮。相與追隨馳逐列國之郊。羈愁困餓而不忍去。一時能言之士、與夫非詆孔氏而不爲其學者、聲華氣勢、計當十百過之。訖無所據託、而獨孔氏師友一綫之傳屹然不墜。以爲儒者折衷、非止鄒子淳于之徒不可度絜短長而已耳。自是而降。諸子愈散。其荀卿之學、亦一傳而瓔。天下異端曲說愈熾於鄒子淳于之徒。而孟子之所著書。遂與諸子之書之可傳者、共扶孔氏以至于今日。由此言之。孔氏之道。世治則與之俱治。世亂則不與之俱亂。自古至今、固未嘗一日廢。而學何其勞而孤也。世言太史公不知孔子。吾讀孟子荀卿列傳。亦燦然知所趣舍哉。

范睢列傳

范睢入秦。意在於急得秦權、以及時償區區之私仇耳。豈有奇計爲秦哉。夫欲得秦權。則不容不急逐穰侯白起。欲償私仇。則不容不以兵脅韓魏。此如怒犬噬人、伺便搪中、圖一決之快。君子蓋羞稱之。然而睢之所以言於秦者、則未爲非便秦之奇計也。雖秦之強不專以睢。而昭襄以後諸國於秦若附若離。卒能藉必成之資、以速得志於天下、則睢之助也。何也。穰侯之在秦固有可議。而越韓魏以攻齊者、尤爲非計也。今夫欲有所圖於天下。而無一定之畫先斷於胸中。或至緩其所先而急其所後。則雖日屠一城、月墮一都。而無益於大計。使秦人竟守穰侯之策。近捨韓魏而遠攻強齊。則齊地未必可以卽得。韓魏亦且共起而謀之。外讐日堅。內力日分。而秦事勞矣。自睢爲遠交近攻之說。秦人一如其教。日夜搏擊於韓魏之

郊。瘵股奮食。腹必垂盡。而膚革不知。卒之三晉先亡。燕楚讋服。而君王后之齊最遠最親、最後亦徐取之。若此者謂之睢謀非邪。故曰。逐穰侯。攻韓魏。雖出於范睢之私。而未必非便秦奇計也。嗚呼。睢以亡夫乞一生於萬死之中。出其困辱餘智、以報平生之仇。意得欲行。一聞蔡澤之言。卽納印去。本不切切於秦。而秦人竟賴其謀以帝。然則非睢之假權也。嘗觀六國視秦初非強弱相絕之國。而秦能獨伯者。六國有客不能用、而秦能併六國之客用之也。六國之客入秦者多矣。而三人之策最爲有功於秦。其一、商鞅以富強開業。振於諸侯。其次、張儀大破諸侯之從以爲橫。其後則睢所謂遠交近攻者。若此三人皆至自魏。諸客入秦、於其舊國、不能保其不亡。而此三人者、必至大毒於魏焉、而後爲重。張儀以姦、商鞅以獄、范睢以仇。要之。六國與秦皆無義客。而魏士尤薄也哉。

樂毅列傳

戰國之君臣未有能以義始終者也。吾每讀樂毅書。爲之慨然悲歎焉。方燕昭不勝報齊之憤。卑辭厚禮以招賢士。而毅也往爲之屈。此其意氣之相求也。已非納交要譽於游揚干謁之門者比矣。五國之師、百城之敵。先構其謀而後從之。卒功專事擅而諸侯不忌其成。兵連役廣而天下不議其非。毅之言曰。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蓋非虛語也。昭王旣沒。新王以一介之疑、棄百年之烈。毅於是不得不棄燕而走趙。及惠王般勤反復。以義見邀。則又幡然因趙以通燕。進退去就之間、猶庶幾古烈丈夫之風哉。世之論者、謂惠王薄於待毅。又疑毅不當遽捨燕。夫毅於是時不去燕。燕未必能全之也。毅誠能死。死於昭王則可。使死於惠王之際。則亦不爲得所矣。故謂、能死於昭王者、義也。其不死於惠王、而去之者、亦義也。若夫惠王之待毅。則猶有禮矣。古者、人臣之於其國。苟爲有故而去。出疆、必有爲之道也。所往、必有爲之先也。毅之去燕、不可爲小故也。恩隳而辭不汚身。疏而家不絕。自近古求之。故君易將之交、處讒疑怨讟而能相全者。惟毅君臣而已哉。或曰。毅則義矣。予知惠王之不能全毅。而許之以有禮。何也。惠王之有禮、毅爲之也。父有不慈、而其子申生伋壽之孝、非子之常也。君有不仁、而其臣爲伍奢大夫種之直者、非臣之願也。毅爲自全而因全其君。毅固常學於賢人君子之道也哉。

藺相如列傳

世言藺相如持空言與秦爭璧。璧還而終不免趙於璧。何益哉。余曰。不然。秦併諸侯非皆以其能也。詐脅之所得、較於兵取者、往往十居六七。則夫今之視趙、其意豈止於區區之璧哉。秦計旣然。則相如之抗秦、固有不在於區區之璧矣。且國之以人爲存亡、無以異於人之以脈爲生死也。有一脈之不絕者、人雖危而不卽死。爲一賢之可奪者、國雖敗而不卽亡。秦誠積強之國。見諸國皆畏、而有不畏者在焉。則其不敢易者、必其不畏者也。豈爲一璧之重輕乎。吾觀相如蓋戰國桀俊有謀之士。近古曹沫之徒也已。故能犢軀授命、而知秦力之不敢加。強辭臨盟、而保趙偶之必可反。不然。秦昭王之無道、狎神明、欺骨肉、何忌於趙。何愛於相如哉。蓋嘗考之。相如之爲趙。不但外以口舌折秦。蓋諸將之與趙始終而能爲秦畏者、有三人焉。廉頗固相如之所遜。趙奢晚而與之同位。李牧知名進用、計當亦在相如之時。使相如但以空言爲

強.而無待秦之實.則秦之加於趙必不若是怨矣.故曰.相如者戰國豪俊有謀之士也.獨怪趙以相如之賢.所推將適皆一時名傑.自不可爲無人之國.冉傳之後.相如未死.已不救於長平之事者以子敗.頗廢收誅.然後昔之所恃以待秦者皆盡.而趙亦亡.雖曰廢興.使然.觀國者可不爲寒心乎.

田單列傳

齊於山東最爲大國.方湣王之亂.樂毅奮區區之燕.假天下全力而攻之.一戰而破濟西.再戰而招臨淄.湣王出奔.齊之七十二城一日翻然爲燕.何其亡之暴也.及田單起遺虜.破殘城.哨五千之卒.以鏖百萬之師.燕將授首.所失七十二城復翻然爲齊.又何其興之易也.儒者謂、使樂毅不以讒逃.則燕不敗.田單不堅忍窮城以須持久之變.則齊不興.嗚呼.此二者似矣.而皆非全論也.何也.齊雖無道.其君可誅.而齊國未可卽滅也.燕起僻遠.出擅中國兵革之盟.賴天下方切齒於湣王.而樂毅之賢智足以彌縫.故數歲而無他.然其一人之身而居不世之烈.旣有憂其持之之難者矣.當是之時.齊亡而田氏子孫不能盡.幸而田氏無良子弟耳.齊之臣民含怒嘗怨之日久矣.寧以千里之大而一人之能安乎.故毅去燕、而田單一匹夫之力遂得乘間抵隙而爲之.此天下必至之勢.非毅之道不得盡用、而單之術果有餘也.且齊、舊國也、燕雖召公之後.而其德見厭於天.與諸國之君無大相過.故五六十年之間、六國迭興代仆.而卒以同盡於秦.秦一再傳.與六國之餘民又相屠戮.而俱至於滅.蓋多殺人以立國者、其國之不可久.而又欲兼人之國乎哉.吾於燕齊之事不能爲之數數然者.以此故也.然使徒以一日戰伐言之.毅兵雖爲近正.而田單之術何損於此哉.今人旣詫其神師火牛等智.往往又出於兵謀之外.單之爲人詭譎而不足稱者.太史公亦復不載.吾亦不暇詳論焉.

魯仲連列傳

魯仲連事謂卓犖不羈之士矣.當戰國時.士非媚秦.則宦於諸國.朝從暮橫.去來紛紛.而仲連游不以祿、說不以利.潔身高視於喧汚垢辱之外.一言之出.列侯傾風.羣士折喙.吾嘗評其挫秦之鋒.幾於仲尼春秋之義.顧從御者執鞭焉.獨嘗讀燕將書而疑之.夫君子之立言、出於正而無慚、處於人而無憾.一時未見甚便.而萬世莫之能廢者.此天下之至言也.故其居利害之中.如是則生而存.如是則死而仆.迫於有爲而言者.戰國之士皆能然矣.而其然者、仲連之所不爲也.不爲有爲而言.則其不得已而有言.天下後世固將於是觀之矣.且夫聊城燕將受其君之命而死守以拒齊之城.沒於燕者七十有餘.他皆反面復畢爲齊.獨此城之將、外無援、內無資、而不愛一死焉.雖非齊人之所樂.而自爲臣之道言之.君子必許爲燕也.仲連奈何教之行叛以歸齊乎.曰.仲連齊人也.爲齊謀之也.則何待仲連之狹也.仲連苟有父母之愛於齊.齊嘗亡矣.仲連遠不爲楚申包胥.近不爲王蠋.今齊地已復什九.極齊之力何患不獲.而爲妾婦之忠乎.且爲此說、則與仲尼聞魯亂、而使子貢攜齊破吳者、同一見也.曰.仲連天下士也.非以齊人自爲也.申包胥、王蠋、亦非所以論之也.直不忍孤城之兵歲餘而不決.欲全其民.脫之白刃之下耳.嗚呼.此又何言之拘哉.戰國之民無歲無戰.戰國之兵無歲無殺.其爲聊城大矣.仲連安得城城而仁之.且仲連嘗

爭帝秦.率梁燕佐趙而鬬之.所不惡於鬬其兵者.全民之仁少.而卻秦之義大也.全民之仁.止於一時.御秦之義.垂於萬世也.今乃欲仁一城之民.而先教人背叛偸生.以廢君臣之義.何其得之於梁客而失之於燕將也.然雖燕將旣死.何救於一城之屠哉.進退思之.無所於據.賴其將自能以義引裁.不昧於殺地定封之誘.以隳期月之守.不然.則燕國有實城之將.仲連爲說降之客矣.曰.仲連之爲燕將謀.但勸之東兵歸燕.而東游齊之二者舉其不可以決之.非正言也.故燕將得書.而歸燕不能.降齊不可.則擇義以死也.是其死也.自仲連處之也.於乎.此非君子之言也.君子之爲人謀.於其求決於己.而忠告之.燕將未嘗求於仲連.仲連逆爲不正之言而強告之.何也.宋牼以利說秦楚之君罷其戰.孟子譏焉.以爲先生之號則不可.故君子惡遁辭而大居正焉.有勸人以死徇兵而姑爲不正之言乎.夫仲連之道君子也.吾固詳責而嚴求之.在他人吾亦不咎之矣.然仲連之言如是.世終不以聊城之事累仲連者.以聊城旣屠而不利其爵.故賢之耳.是固可賢者也.古稱明乎齊晉者見利能讓.而戰國齊士始不讓而盡於蔿.若仲連者.士之能讓者也.

伯夷叔齊列傳

某按、上古國以萬計.其各國之所賢者、則自推以爲各國之君.其衆國之所賢者、則共推以爲天下之君.雖堯之唐、舜之虞.其初不過萬國之一耳.惟其總盛.故衆國環而宗之.宗之矣.而有不宗者在焉、則衆國環而攻之.夏殷以來.主於傳子.故天下之共君者不能世賢.而分則略定矣.孤竹之爲國也、不知其所從始、相傳云墨胎氏.又云成湯所封.則是古或有其國.而成湯革命始更封之耳.此於齊人、固無骨肉相連之親、與心誠悅服之歸也.自成湯至紂凡幾世.自孤竹始封至於伯夷亦已久矣.然澤足配天、無以過周.紂惡可誅、不浮於桀.而湯武之伐君、伯仲之間也.孤竹之始封不辭鳴條之爵.而其子孫乃非牧野之師乎.嗚呼.商之末亡也.孤竹之事吾不得而知其何如也.然但云成湯所封.則伯夷之先世已臣於商矣.不特伯夷世臣之.雖武王亦且世臣之.夫君之不能世賢、其亂猶小也.紂雖天子.與諸侯分國而治.盡紂之身、亂止其政令之所及而已.諸國未大害也.幸而紂死、一中主代之.雖國之所以自治者、可以不亂.以一君之惡、而易天下之共主者、湯一行之.旣以爲世駭.豈可數數然階亂教叛.使爲羿浞者接跡於後來耶.故其歌曰.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此伯夷之志也.若夫國存而爲之君臣.國亡而視之途人.不待其賢如伯夷而能差之矣.吾太史公表伯夷爲列傳首.而怪世儒言伯夷皆過、故詳論之、

孔子弟子傳總論

某觀太史公之爲書.務在推尊孔子.而欲廣其道.則錄其所嘗從遊之士爲弟子傳.而發篇之言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以爲此言夫子所自道.嗚呼.是何尊夫子之至.而淺之爲知夫子也.夫子之道.自其知者言之.而千萬世受其賜.自其不知者言之.而當時之鄙果有不論其爲賢.而此七十七人之云云者.初復何所繫於其道之重輕乎.今夫一介之夫有以自立於鄉曲.同時之士或昵而交之.或

信而事之。或知之深。或譾之略。紛然去來。尙不能以一槩。夫子行聖人之道。周流於天下。其所歷非一邦。所接非一士。而奈何欲從數千百載之後。追定其從遊之數乎。就令不繆。而七十七人者。但如太史所記。自不必皆爲賢能之士。皆出於受業之數。則夫子又自誇其所教之至此乎。大抵戰國以來、異書雜說、載夫子事多失實。其尤甚者、漢儒遂謂夫子以布衣養三千士。蓋其舛妄至於智者而止。吾擇此篇之大者、略爲之辨。其諸傳中同異、則有先儒之折衷。此不敢盡僭焉。

商鞅傳

戴子曰。昔者孔子作春秋、賤夷狄。至語門人、以爲諸夏之無君、猶賢於夷狄之有。其抑之嚴矣。故事取齊桓管仲之伯功。以紓左衽之禍。而孟子學於孔子。乃幷桓文非之。夫明王不興、而天下無伯。獨不爲夷狄憂乎。嗟乎。是固皆嘗變也。夫齊桓晉文、伯之盛者也。當其盛時。猶藉先王迹而爲之。故足以統盟諸夏、而外威夷狄。雖不心服。而猶畏其力。迨其久也。又襲於齊桓晉文之迹而動。故力竊智蹙。而夷狄輕之。不惟輕之。亦且襲而爲之。秦人起於西陲、而行霸於天下。此之謂也。且秦人之覦吳楚、其地非便、衆非大也。方吳楚之強。輔之以諸臣之材良。應與齊晉爭盟。卒不得獨馳而久逞。而秦孝公得一區區之衞鞅、諸侯來朝、天子致胙。不六世、而席卷先王之疆宇。此非齊桓晉文之具、昔之所用以威夷狄者、夷狄反竊用之乎。今夫衞鞅本諸姬之子孫、而中國冠帶之士也。一不得志於魏。西行入秦。而執帝王之說。鞅固非知帝王者。精令知之。亦非秦人之所得聽也。於是遂之於伯。伯說進、而孝公傾國而聽之。蓋其生長於僻絕擯棄之區。甚聞中國之事而不可及。一旦有導之爲齊桓晉文。宜爲驩然驚喜。欲亟及其身而償其志也。吾嘗考之。鞅之爲秦、其煩刑細禁、仇刻之太甚者、出於鞅所自造。至於別男女以詰姦。平器量以一制。與夫重農力本、開糴益賦。汲汲然富強之術。皆齊晉君臣之已講。而鞅益脩之耳。儒者謂、當孝公時、無桓文之伯擴之以至於不可制。是豈知爲伯之道其弊一至此哉。吾故曰。此固孟子之所嘗憂也。

孟嘗平原信陵春申四君列傳

欲有所爲於天下、而無特起之士以爲之佐。雖湯武不能以得志。而況戰國區區君臣之間乎。自學校井田俱廢。材士豪民、高者爲義俠。卑者爲游說。士裂兵煩。隱於農桑者不得逸焉。則往往出一時之僥倖、以求迎合之利。此固當時俗尙之所同然也。而孟嘗、平原、信陵、春申四君遂以好客聞於天下。士亦忻然從之。上下皇皇相求。翼若傾心赴義以相成其事者。以吾觀之。四君之中、惟信陵行事近於有禮。惜其懇愿。既以桓文之事爲勸。其客猶似可使者。其餘不過補罅之賓、盜賊之道、朝暮遊說之徒耳。何士之云哉。何則。四君之時。秦雖已橫。猶有畏忌諸侯之心。齊楚爲大國。而三晉自負勁兵。皆未遽屈於秦。貴戚雖以口舌緩禍。迨其歸相。[illegible]翠無足稱者。田文之客、惟一馮驩、終始不忍叛其豢養之恩。爲之忠計、以求益封復爵。意念不出齊國之外。趙勝雖有虞卿、毛遂、稍能叱咤挫秦。然其兵退議功。從成而德色。固有不滿魯仲連、張孟談之一唾者。而能以強志奇計、扼虎狼之秦而收其弊乎。信陵之取士、則有異於三人矣。秦兵壓邯鄲。而晉鄙受人之憾、翔翔而不敢救。挾計殺之、自不失爲忠於宗國。未聞爲姊弟骨肉之情也。赴趙、趙

存。歸魏、魏重。終信陵之身、秦人不敢肆力而蠶。而侯朱之義死、毛薛之正諫、就同時諸客求之、亦所謂彼善於此者。天方授秦。愚智同斃。中華冠帶之區不數十年淪爲虛莽。而談四君之事者。至今徒艶羨其能好士。亦不辨士之何如也。其罔乎哉。

剡源集卷第二十三

雜著

讀國語

國語有二十一篇。用周公本。及補音點校。自有此書來最善本也。當宋公時。韋氏註已始行。蓋古註如賈唐諸君之善者、韋氏悉擇而收之矣。宋公又博洽大儒。所定本信無憾。余讀之久。時時見韋氏千百中有十一過當。而註家緣名拆義。於文人灑趙阜拆之勢、導之多不得暢。故此書所爲與內傳相出入者。亦或病之以爲難讀。竊不自勝悾悾之愚。遇有所疑。標識卷顏。其可通者悉斷爲句。豈獨私諸家塾、共學之士、參其如彼、決其如此、亦將有以教我者焉。此書不專載事。遂稱國語。先儒奇太史公變編年爲雜體。有作古之材。以余觀之。殆放於國語而爲之也。

讀孔叢子

孔叢子六卷、連叢子一卷、通二十三篇。嘉祐中。有宋大夫咸爲之註釋。今所傳蜀本是矣。乾道中。王君闕稍又益補其訛闕。是爲舒家本。然取兩家本閱之。蓋皆以爲孔子八世孫鮒子魚叢聚成書、而連叢續於漢太常孔臧。其實不然。子魚生於戰國之末。一爲陳涉出。知難而退。遺言隱行不傳於世者必多。安在孫

取一二自暴其美。修然上附於先君之列。而謂之著書耶。張耳、陳餘二人者。漢初謂之賢士。又或以叔孫通爲聖人。今書數引其名。此後人所推託。若房元齡、杜如晦之於文中子耳。連叢亦非孔臧所爲。其四賦尤猥劣。無西都人語氣。二書依傍故實。僅僅不失。余故讀而疑之。然諸子書。自裂襄冠以下。多非正文。君子之於書。爲其可以正人心。息邪說也。則存之。孔叢子者。媕媕然守其經生之學。試讀而行之。其心之於貧賤患難也不苟辭之矣。此非孔氏子孫若其徒。孰能爲哉。

讀蔡氏獨斷

蔡氏獨斷二卷。本傳載、伯喈嘗著此書。而世儒或疑今本非眞。出於後來者掇拾漢史餘文以成之。余攷之。伯喈之學不止於此。謂不出於伯喈亦非也。當由本書散亡、幸而存者僅此耳。若車服諸志、乃其所已創。與范曄史文時相出入。蓋曄取伯喈。非傚伯喈者取曄也。古人作史。咸有所本。一史成而諸書皆廢。伯喈之書。其以范曄史廢哉。然猶僅有。則猶有不可盡廢焉者矣。伯喈才識數倍於曄。繼孟堅者當在伯喈。天奪其成。逸而歸、至於偃蹇取死。二人之道雖絕不同。而皆不得免其身。士亦何貴於文哉。讀其編竟之三歎。益增學道之慕云。

辨孔壁傳

魯共王所得孔子壁中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釋文以傳爲春秋。又以爲周易十翼。按十翼之事不古。陸氏既云非經。謂之傳。則春秋不可以爲傳也。班氏藝文志載。其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然則孔安國所謂傳。則班氏所謂論語、孝經也。

佩韋辨

人性剛柔得於天。宜若不可以矯焉者。然有修之成德而爲君子。亦有陷之失中而爲小人。則不可徒委之天矣。德既成。性既善。我不病剛矣。而以剛取禍。我不病柔矣。而以柔致咎。是則又若出於天之所爲。而人力不得盡預其間。吾讀柳子厚佩韋賦。感而悲之。夫子厚謂純柔純弱者必削。必薄。純剛純強者必喪。必亡。故取於韜義服利之君子以爲之盟。是行善矣。吾獨不釋於取舍之指。何其持心危、擇利審。惴焉奪於其外。將不暇執其衷、委躬而趨之也。且洩冶之爭其君而死、義也。安有義而可悲者。義不可悲而不免於禍。非洩冶之罪也。而子厚罪之。陳咸在昏上亂臣之間、矯強自異。病在猶未能盡誠直耳。其觸屏而拒教、君子何譏焉。而子厚譏之。充子厚之意、則擬之若何、然後爲剛耶。如此而剛者在所惡。則將出於如彼而柔者。而後可耶。洩冶之爭非過孔寧儀父。其君固能容之。陳咸不過不能久爲要官。當是時、不爲陳咸之直。而以偸過竟死者、多矣。然則二子亦偶不幸耳。非謂其不能柔而剛也。世有所謂眞剛者。加之以所不堪、而不爲之辭。予之所以不當得、而不爲之受。何者。其自處者定也。吾觀子厚奇才。盛氣。言論雄峭。得君之淺、未覩著立。何如而平居與敵以下言。視施於所畏者悻悻之義已少衰矣。夫子曰。棖也慾。焉得剛。慾之害剛不必已甚。亦孰有大於利祿者乎。子厚悼害諫之敗名。懲直躬之失職。逃剛太過。遂迷不悟。而墮於黨人之穽也。哀哉。吾故重惜子厚賢而有識、疎於剛柔之辨、不及辭而擇之也。王君希聖作佩韋辭。

自西門豹、范丹、柳子厚諸人、至朱夫子。凡取於韋者備矣。微僕爲之銘。僕不能有所發。獨謂子厚宜慕剛者師之。不得尙愧不能執柔。故爲其辨。且僕之資、外狷急而內巽弱。僅學之不勇。迄爲小人之趨也。亦幸因希聖之言而警焉。希聖才敏倍於僕。方謙謙好問。其以不腆之言爲何如哉。時徒維攝提格余月己卯。表元書。

自袁氏字說至佩韋辨五篇。刪去不存蓋久矣。蓋己卯歲前未居剡源詩也。庚子春。有三衢王秀才從何處傳寫。以訛缺見問。余遂取而存諸篇中。俯仰二十年。文學志業一無所增益。反若有愧於前。如何如何。

象夸二氏誡

古有象氏之國。其俗喜搏。有一人最善搏。力既蓋一國矣。於其奮迹批控遂遏之術。特殫其巧焉。他善搏、雖趫健如堵牆躍其前、肘交而仆。由是人心服之。盡國中無與爲搏者。然謀折之挫之百方。乃相率奉之者爲燕遊、醴食聲樂以儇其體。其人亦以爲吾搏已絕。寖淫欲兼他技。經而及於戲弄博弈之事。衆奉之者外與之遊。而實搏之不如也。心索而習之。久之搏成。度其人已不復可畏。一少年衆耆曰。吾嚮所爲畢子者以子能搏耳。吾今與子搏。明日。搏於市。其人振腕翔躍而赴之。氣喘然索矣。故今言技之不終者以象氏爲戒。夸氏之國有好德之士。亦猶是也。夸氏之國之士。叩之其策。靡不知。投之其藝。靡不習。自炎黃以前茫昧無名之初、沿而及於其身之所歷。其間廢置盛衰然否之迹。靡不通其故。自儒者之所當務、以至九流百家六合之外、奇譎恍惚之說、靡不能舉其概。亦可謂辨博不常之士矣。去之而一邑、一邑敬之。去之而一州。一州異之。去之而天下、天下之士愧之。曰。吾見此人殆盧爲士也。則相與北遊而事之。願爲弟子。出則安車。居則函丈。羣弟子往來聽其說。而先生坐授之。其說曰。凡吾於學、弗能物物而精之也。吾有要、學吾之要。而諸所欲能者可舉。羣弟子得其說與書。大喜。不期年。學皆成。先生處之洋洋然。其道、有授而無受也。其能、有出而無入也。心竊自幸。吾既爲天下師。何能勞苦復事學。今然後、惟遊樂是圖。以畢其齒爾。如是又幾年。羣弟子時造先生之居而究焉。先生應之不踰其初。稍稍厭而去之。益老益昏。師道益衰、學者益離。無所得食而歸其國。其國之人不爲禮。令人言爲師者、又相戒毋若夸氏子然也。戴氏曰。二氏子之取悔。其終身者不可追矣。抑所與從遊者何太薄也。吾觀自古志怪之書不一。其州國名號非人迹所經。誕謾無所考。信其事復非人世當有。故君子多略而不稽。茲二事有涉於教。吾故表而錄之。以使儇近娛而安成名者警焉。

貓議

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犬、猪、皆得其類於人。謂之十二屬。貓與人最近。獨不預。客或疑之。以爲他物貴賤猶有可言。顧不得比蛇鼠乎。曰。貓慕肥暖。輕遷就。不信無義。又生子多。自殘賊。其事、蛇鼠所不爲也。

祭文

祭徐子方承旨文

嗚呼哀哉。人之羣居。各以其倫。故生而達之。不相遺也。所以爲義。死而囗之。不相汚也。所以爲仁。閟者竊見求之於風氣混合之會。豈六合之廣。百歲之遠。而不知其人。蓋亦兩不相值。至於貴者吝權而忌善。賤者徇勢而忘身。惟我徐公天性淸眞。聞一言之中於道。一材之適於用。則夸張贊翊。至自引其躬以爲如不可及。羅草茅側陋。江海阻絕。內不度己之嫌疑。外不顧人之願欲。而必將使之處屈而能伸。位近三台。仕踰五紀。衣冠之所楷則。中外之所警策。而謙容雅度。言笑恂恂。譬之大川喬岳。有來必容。無門不納。人益見其浩蕩而嶙峋。彼斗筲之夫。搵搪掉擲。豈不欲驅羸攻堅。揚穢涸潔。卒之力不給而先蹶。目旣昧而徒瞋。夫惟在罷知讓。居尙能貧。故其忘懷出處。隨時顯晦。白首一節。愈久彌純。四海之士方期公之大用。假使病憊已甚。猶當如古法閉閤予告。卽家賜珍。如之何遂棄斯人而長往。若反閭閻而遊氣氳。致公之平生本末終始。至是則適可無憾。惟私情之不釋然者。悼行志之未卒。而爲善之無鄰。悽焉薄奠。於彼河滸。而冀公神遊恍惚之一遇也。如疇昔之相親。尙享。

祭張復山長文

古之君子。執不能剛。剛而不蹶。所以爲良。我識張君。晚在江鄉。蓋窮年卒歲。不贏五秉之入。而嚴顏毅色。能卻千金之裝。何以言之。其司會計。備廉名於朋友。其飭子弟。捐近利於胥商。而又退不苟衰老之祿。進常守高蹈之方。惟於當筵發辯。臧否憤激。敢者難當。雖人情油然終歸避伏。而靈臺泰宇沖抱先傷。此則君之自損。若吾徒所爲慘怛者。病直諒之不作。而老成之云亡。悽焉草奠。語短情長。魂兮有知。尙歆茲觴。尙享。

祭趙丞文

嗚呼哀哉。人之居世。患不能賢。有賢於己。咸鮮其傳。賢且有傳。是可以死。我之哀公。則何可已。公昔燕居。我爲鄉人。晚而失仕。亦同爲民。窮達之變。死生之故。人所不知。我得詳數。勢櫂之鄉。囗弱罷市。公於此時。儒如處子。齊梁之門。綏荒史籒。公於此時。勤於饗儀。世祿臨民。以律爲戲。公於此時。敏如法吏。一鎭穿城。千夫喪魄。公於此時。勇如使客。衣冠播越。大賊小竊。公於此時。逸如飛仙。父余齒前。子穉於後。洋洸里閈。以盡耆壽。一昨兵奔。始寓南宅。雋者玉輿。左侯右伯。神農徙淵。寶物先盡。山之將移。蘭枯玉隕。堂堂大宗。餘一盡衰。今其餘者。又不能遺。人亦有言。公善其終。我知公子。甚於知公。公居未成。公許壻我。公族有女。公許姻我。公笑公懟。我無不可。曷爲去我。令我無與。雖公之子。誰免其悔。不悔在我。我慕公熟。惟知公存。不敢自辱。我老知此。非以自譽。且告公子。公目其瞑。北山蒼蒼。南溟洋洋。百年之情。臨此一觴。

代千奴臨同歸祭祖考妣文

介丘出雲。雨流于田。靈泉發源。𨻶陂積焉。維我大父。造基險艱。以身易宗。忠不忍言。嵬嵬太中。承徽襲美。華轂高揚。良實中毀。施及孱孤。遂享豐報。未收再穫。鼎受旣耄。惟穫之逸。居之實勞。其何無愧。而可終朝。爰念塋域。爰念封樹。魂飛萬里。有淚如雨。屬者天祿。洊延祖妣。得請于廷。歸奔喪机。有嚴衣冠。神靈是遷。

是舉合葬。是安是俊。銘碑植植。石儀閑閑。匪以飾哀。哀在肺肝。

代祭王右軍祠堂文

維某年月日。遠孫某等。謹以牲酒致祭於遠祖故晉右軍王公。維公淸風懿範。繪在史冊。俗情傳誦。舉一遺百。造意成書。縱橫文殘。珪斷璧。千古難舉。小者且然。況乎精微。青山白雲。魂來是非。谷禽弄吟。澗卉晴秀。庶幾揮毫。尙想舒嘯。樹愛召伯。纜在平原。名賢之光。被于遠昆。某等瞻覩新像。載祀山墊。撫香矢辭。烟燭心曰。尙享。

祭告榆林廟文

某流連之人。自癸酉以家東行。卽有兵禍。脫命生還。顚危益甚。六年之間。奔走九郡十五縣之地。二千里之遠。心未嘗一日寧。而剡者固吾曩昔所卜以藏吾親。寤念所加。非他處所比也。不自意轉徙而來。遂得一區居之。舂鋤不勞。饘粥自協。鄉鄰往來。如素相識。夫豈人力所能至。斯是敢以民禮謁告於神。惟神不賜簡薄。於不肖躬。惟先之澤未或隕墜。俾世世承祀。則其子孫庶克用康。將施福其孥。以昌其家。綏安寰和。勸罔不裕。亦惟我子孫大厥族於斯世。敬事神無斁。以伸其報焉。敢告。

祭張村于廚奧山神文

維年月日。婺州路儒學教授戴表元。謹致告張村于廚奧山之神。維我祖考府君祖妣夫人。實始託體長錫鑿山。不肖孫遐賴遺蔭。幸未成居。積累歲年。增邊拓表。延袤滋廣。今將用閏月某日。預卜壽藏于茲山。謄言長錫。爰在東首。祖孫相依。禮惟其宜。惟神尙安安之。勿震勿愆。以康我不肖躬。以慰安先親之靈。則幽明之間。爲惠侈矣。是敢祗告。

遷奉祠堂文

維大德五年。歲辛丑。十二月丙寅朔。越九日甲戌。孝嗣孫戴表元。謹以淸酌時羞之薦。昭告于戴氏初祖九府君以下列廟之靈。古者將營宮室。宗廟爲先。表元來居剡源。餘二十載。而新寢未築。顧瞢規瞻先祠。奔馳之煩。莫克就緖。深懼邇遷。愈茲不虔。爰涓吉日。祗遷神主。宅茲上游。位惟辰巳。北上西向。初祖以下在北室。高祖六四府君在中室。五祀諸神附南室。惟土地之神在下室。遷奉之後。庶幾妥靈。陰陽協相。家用和康。以延于子子孫孫。無墜厥祀。敢告。

信學謁先聖文

惟夫子之道。大而無所不該。故精麤內外。皆詣其極。今之爲夫子之徒者。未能盡己。而但欲盡物。多見其不知量也。表元之區區。誠不意復奉牲幣。以事夫子。雖其情裹不敢不勉。祗役之初。是用謁告。

先儒祠

先王之學。旣散而無所宗。扶而存之。是在孔氏。孔氏之學又散。而莫知所宗。然猶能綿延不卽絕者。則濂洛以來諸先儒之賜也。故所在廟學。亦得通祀。惟謹祗役之初。是用謁告。

鄉賢祠

信爲江東儒國。異時、諸老先生議論風指、所以覃被吾徒遠矣。愛其人者、愛其甘棠。況表元得以職事奉祠宇、備掃除之役。祇事之初。是用謁告。

土地

惟神滋食茲學有年。爲官者故苟且暮。以充官簿不得如神之專且久也。祗役之初。是用謁告。惟神嘉相之。

中丁遷先賢祠

惟茲學祀鄉之先賢舊矣。中更兵燬。宇舍不周。混處廟廡。祭虞差迭。有及有遺。神人弗寧。相攸西偏。厥向面陽。爰議改奉。適時中丁。諸生將有事於釋菜。遂於新祠揭虔妥靈。尙歆饗之。

祭徐母吳氏夫人文

嗚呼。人於父母誰不知親。然分別言之。父當嚴而近義。母或愛而爲仁。至於離脫襁褓。重嘶簡册。則必待師友而成身。其有閨門貞淑之節。而能督飭孩稚。家儀塾範。與父師均。此豈可但謂之賢母而求之曠世。蓋鮮其人。英英徐門。弋水之濱。惟彼良子。幼罹艱辛。惟太夫人機杼箴紉。御朱鉛而不事。慘獨劬於相晨。顧中饋之所惜。有掌握之奇珍。則爲招名工、購美錯。朝追暮琢。以使遠異乎凡珉。比諸陶姬截髮、孟嫠遷鄰。雖風流之已遠。實懿則之同倫。天閔其勞。與之康強燕樂。冀得登壽於朱暑翠管。祿殺雖薄。宜百年而未足。胡壹弔之相因。某顧託子列。雖同乞賓。既登堂之不早。當薄奠之躬陳。兩辭絮酒。終若有梏吾足者。徒含愧而凝呻。靈分有知。鑒此情眞。尙享。

榆林瓦嶺廟上梁文

天開地闢。山川忽竄於神靈。歲改星回。祠宇自關於氣運。睠榆林之樂土。時瓦嶺之閟宮。龍脈東來。雄跨蒼龍之背。鶯牙南指。前占朱雀之靈。精神數十里之趨迎。生齒累百家之環擁。祭則受福。久無螟蝗水旱之災。過者下車。眞有社稷尸祝之愛。逮於近歲。尤著陰功。間亦避兵。驛候朝傳而不至。人方憂盜。里門夜啓以無驚。耕穫之賜既多。崇飾之靈未稱。遂恢新搆。益聳尊瞻。良家輸杞梓之材。千章輻輳。巧匠獻般垂之技。百堵朋興。日吉辰良。人懽神悅。修梁斯舉。善頌宜宣。

兒郎偉。拋梁東。好把詩書變士風。看取婺州文筆樣。嵯峨高插萬人中。

兒郎偉。拋梁西。榆柳堤平鳥不嘶。從此太平無鬨訟。村村化作好山溪。

兒郎偉。拋梁南。積翠前峯手可探。事少自然生富足。宜耕宜畜又宜蠶。

兒郎偉。拋梁北。匝匝連甍如拱極。人行晝靜少追呼。犬臥清宵無盜賊。

兒郎偉。拋梁上。古善之人神所相。期心莫向廟中來。且勸鄉鄰與遜讓。

兒郎偉。拋梁下。此村今是平安社。驅將虎豹不窺山。譴使牛羊長蔽野。

剡源集卷第二十四

書啓

通謝張可與參政書

正月吉日。剡源戴表元謹頓首再拜。奉書參政相公閣下。表元嘗聞之。周公之相周也。勤於求士。天下之士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見者三十人。貌贄之士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後世文人墨客誇而張之以爲美談。表元竊獨以爲不然。當周公時。誠多士。安有千餘人日擾擾焉於周公之門而不恥。而受其謁者。方疲精傷體。有戰國四豪、呂不韋、陳豨之所不暇。曾是以爲周公乎。蓋理之必無者也。故夫古之君子之求人也。其道必有不勞而致之。而君子之見求於人。亦必有以自致。貞女之行不出於閨、知者詳也。鬻寶玉者不登門、信者先也。今有善匠。將使之爲巨室。問其材木之所產。耳目之所經歷。口疏指畫。一日而辨。求馬價於良御。某優某劣某悍某馴。雖千里之遠畢能言之。何者。考之熟而蓄之素也。伏惟明公以淸材敏識、隆名雅度、振撼於東南之日久矣。東南之人情土俗、時宜政理、倂其樂而過其所不堪者、其事悉矣。而況於士大夫之行。藏名實。進退俯仰。容之以禮貌。動之以意氣。其知之詳而信之於先。考之熟而蓄之有素。無所不用其至矣。而表元抱區區之賤愚。譬之於物。醜女礦石樸木駑駒媒賈之

所不親近御之所不議自其少時願嘗以埸屋空虛猥鄙之文竊有司之科第以苟一日之祿而兵革以來心氣昏耗雖童子之所能者亦皆廢忘不可溫習以是踸踔褫懍守其常分積二十餘年不敢以躍跡累明公之典謁去年秋有親友自中都回則聞明公不鄙而講其姓名於公卿將薦之公廷登諸天官之選而使食勞於下士之秩表元驚疑徬徨不知其何以得之者既而思之明公之心古君子之心也明公之道古君子之道也推明公之心之道天下之士豈必待求於我而後與之者乎推明公待天下之士之心之道其於天下一民一物之未盡得求者惟不知則已矣苟知之其有忍遺之者乎故因明公而前所疑於周公之事者愈決表元之所以得于明公則終非其人也明公知之過而取之泛也雖然明公非知之過而取之泛也明公意表元之或可知或可取而不忍遺遺之也表元之非其人以其或可知或可取也而猶不遺之天下之士誠有眞可知眞可取者明公其忍遺之乎故表元不敢獨爲愚賤之身僱而爲天下之賢士喜也不獨爲天下賢士喜而直爲天下之民物賀也道里修遠貧乏未能參候函謝而先之咫尺之書以攄其惓惓漸老矣使明公功成業就它日或能從文學諸生後作爲歌詩以頌巍煌盛大之美而或幸而能附託不朽編摩紀載以補山碑野乘之遺闕以明明公之知人以侈東南門下士之遇蓋未晚也初暄鈞重加愛不宣

道氏婚啓

伏以敍杏園之年好久熟大門敷楡社之文交莫踰賢從宜有絲蘿之託以增金石之情伏承親家某官次令女玉雪自持閨早閑於婦事而某長男某纖緗不輟髦猶有於童心嘗幹蠱之云初豈授姻之敢後賁緣高義邂逅成言之子既歸於有歸吾宗遂從而獲助訊三星之候庸幣帛之是將開百世之祥倘衣冠之相映

回孫氏婚啓

某官學四方雖知名之已熟婚姻兩姓願投分以非宜出於盛心來此信約伏承親家提刑大監令姪封郡寺簿長孫男肖翁將仕溫良之積必克世於詩書而某男某次女少奎寒薄之習櫂未閑於禮法既獲量之自審何扳蠡之敢高躡問愈勤願辭不獲吾聞命矣敢虛道義之風其自今茲共振衣冠之緒

回徐氏婚啓

伏以中年涉歷苦婚宦之縈懷鄰境扳緣喜親賢之在望投我尺素重於彙珍伏承親家學士令嗣宣教辭甚醇明定熟會稽初學之記而某第三女在娘蕭然清鑒眞是東漢逸民之家草木之味偶同金石之盟遂卟相邀古道不較浮文兩姓甥舅之歡足光吾黨百年子孫之託昉自茲今其爲忻愉罔既敷寫

范氏婚啓

伏以江海浮蹤既屠羊之靡託山林餘念惟舐犢之難忘欲爲詒後之謀爰擇宜家之偶伏承親家學士令女小娘子襲清門之禮訓婉娩固宜而某男次紀守先世之儒氈鑽研窮淺賁緣諸父之舊締合兩姓之歡庶無異觸以永良好絲蘿可託實昉自以茲今冰雪相看是所期於吾黨扳緣之喜鋪寫奚殫

舒氏婚啓

伏以吾州四姓之家久煩嘉仰斯文一日之澤亦許扳緣蒙厚幸之如斯臨嘉盟而甚喜伏承親家學士令女小娘子早諳禮範如種玉於藍田而某男後庚窮守儒氈願尋源於濂洛賁緣草木之味締合金石之交非然微儀辱在高義論財夷虜正吾黨之不爲邀福祖宗尚後昆之見相忻愉之至鋪述奚殫

回弋陽趙教授啓

伏以山林偃薄分絕望於青氈江海游從喜論交於白首敢惜投瓜之報以鳴伐木之求敬惟教諭學士前輩東土俊流南宮舊物居楚客衆勞之日加以能言留番君遺愛之鄉久而成聚閱變化於浮雲外物謹行藏於暮景修途乃邇九萬里之圖而從二三子之撰時方興學必大修明堂辟雍之儀君若應徵豈多遜公孫晁董之對淸華之選遺次可須某猥緣虛名莫返初服病顏壁足居然棄物之逢時血指汗顏詎意良工之在側既循牆之不敢惟倚席以增慙所願芳鄰見分餘映扁舟散髮同窮禮法之疎斗酒同襟倘許談諸之數

通燕石丞啓

伏以江浙同風久勞於鄉往雲泥異路遂隔於瞻承蓋以初無先容之言益成後至之罪比聞台從將歷鄙封此而不預謁於道周僕則自取疎於門下然古人之禮見必有贄而儒者之業職當修辭聊效蛙蛩之鳴以當雁雉之執伏惟右丞相公三光五岳之氣餘四海九州之胸襟文雅風流不在王茂宏謝安石之下淵源議論及遊陳元方鄭康成之間方蜀道浚乎難登乃廬山屹其獨立單辭造膝而雷霆收聲輕車就道而風日淸夷立談函拜於璧雙坐對不知於席近徑由載刻往開槐庭賓職以補躬絲綸加交而滋羨醫功以康國參吞解毒於無形遺民有今其樂熙之謠同類發吾復何憂之歎脫干戈而安錢鎛送桎梏而還衣冠有年於茲伊誰之賜今者輟步紫薇之府宣恩滄海之濱山君水妃收雲霾而聽令蕃侯邦伯候道路以趨塵榮百於會稽邸使之見章威萬於蘿印邑令之負弩竊想明公之志非如俗士所窺必將措世唐虞無衛節册之載然後許身稷契盡酬章布之言表元髮種種以欲華髓搖搖而歸止試三作而氣絕已不記於前勞木再實者傷根刻敢萌於妄想家有蹤七至八之老漢遇滿十除五之窮耕鑿硯以誑飢紝楮衣而蹤踐取數糜於卜筮獻伎窮於優伶何待河淸始有相知之至頗驚星動乃傳鼎實之來凡公意氣之交皆昔朋遊之舊簡櫝未滿忍獨棄於遺珠翳桑方陳姑暫盡於布舊知我罪我進之遇之一維門館之所裁自分泥塗而已矣屬時炎暑祇役江郊諒豈弟之有孚宜興居之膺吉尙祈謹嗇益保熾昌謹奉啓事再拜以聞伏惟鈞慈俯賜鑒念不備

通蘇教授啓

某頓首再拜奉啓伯淸教授學士同舍執事某一別光塵九更歲籥鄰避遊從甚遠莫知桃李之成蹊而潤澤不忘常如珠玉之在側比從鄉論獲採鄰音雷將屈於範模來俯臨於衿佩諸人動色知爲文藻之故家我輩歸心恃有波流之砥柱惟此弦歌之國素無刀筆之風雖自近年誘成惡黨魚鱗田籍化爲子虛

之歸。鶴髮儒宗。侮以侯白之術。計盧疎而自陷危穽。造詣拙而倒持太阿。信萋斐之小言。乘隄防之通例。貂不足而狗尾續。鷺位置之何多。贅則續而蟹有筐。幾主名之莫辨。得者不以爲感。慢之反以有辭。宜謗議之喧天。致紀綱之掃地。怒室色市。遂疑善類爲皆然。延寇啓關。因令外侮之得入。體貌衰而誰顧。門戶墜而不扶。儼然冠蓋之林。淒其羈旅之色。事已至此。當取瑟而改調。行或使之。有彈冠而交慶。玆蓋伏承伯清教授學士。木假山之家世。金華洞之精英。方億萬計。圜橋門首預登瀛之選。及七千里。距要服遙充觀國之賓。清談雅步。而懷璧自如。深潛屏處。而推轂恐後。居席之右。載道以東。洎敎令之未施。已觀臨之頓改。嘗使大官貴將。知有師儒之宗。自然新學小生。復還禮遜之美。某蓄依童習。老綴賓游。塵土容顏。蝕消磨乞已盡。江湖名字。猶記憶之未忘。闌脂轄之在行。喜同袍之有託。川途孔阻。涼燠靡常。想愷悌之有怒。凡興居而昔吉。未由面訊。先致手書。更冀司存。倍加珍毖。爰茂乘於昌會。以前迓於亭除。不鄙委令。敢辭駑鈍。伏惟垂慈鑒念。不宣。

回淩德庸諸公啓

表元頓首再拜。德庸知事學士執事。表元二紀荷鉏。已都忘於舊學。一麾彈鋏。敢過望於新交。不虞跋涉江海而來。猥接淩厲風雲之意。盼之青眼。投以赤心。謂其可爲童子之範模。遂欲大率國人而館穀。既領訂金之諾。又來儷錦之箋。陳誼甚高。豈俗流之可及。有言不食。尚歲晚以爲期。惟是精力早衰。淵源素淺。使不深於謏說。得無賴於高明。諸丈先覆不一一。未記合并之間。謝敍是幸。諒此占報。切幾鑒融。

與舒子燕送鵝酒啓

某老而憐子。欲分井臼之勞。窮爲擇壻。又得蘋蘩之賴。政自安於儉陋。誰或達於高明。乃行脅私。遠致慶問。愛鵝封酒。雖或詠之難忘。烹魚得書。惟報酬之非稱。

代太學同舍內優戒謝賈平章啓

伏以公堂較藝。守三尺之拘攣。鉤路憐材。慨一陶之埏埴。使寒畯動速成之想。爲國家增樂育之仁。遇恩如歸。潔己以謝。若稽學制。厥貳舍優加緣宛陵之竿。不能以足而爲先後。如主鸜匾之射。但聽所命而爲去留。至若積累而升。較然勞逸之判。鯰時歷月。進以錙銖。墜地登天。繫於眇忽。角鉛槧者歎其不易。而執刀筆者阻之無難。自非遇寬大之朝。何以成闊絕之選。伏念某蟲雕無益。兔穎未陳。進不得飛名譽以爲高。取仇覽長鋩之羨。退不敢聚朋曹而造。累踣子厚尺檟之嘲。獨於分寸之躋攀。欲効尋常之馳逐。誠非覬望之及。動有僥倖之期。洛陽年少之能。曾或輕初學。闕黨童子之居位。躐見並行。詎可滿意以予齊。更欲乘綖於望蜀。乘機併進。取數已多。而乃雉釆先成。履鳴廣而未定。馬形皆具。僅關尾以不全。旁觀訝令顯之難。相知惜虧簣之淺。徐紓危悃。仰籲元台。造化之筆方勤。文法之絲纖至。天人曰可。堣輿曰否。自奇比之多端。執友稱信。交游稱仁。辱公言之交上。從來僉同之請。亟領特達之俞。器羅冶而鎔鑄。材束薪而推挽。伏覩寰寰。允重負芒。蓋度越常調之恩。猶謂素憐於庠校。若品題佳士之日。實非易得於廟堂科場之辭。頓輕慈闈之色。爲勸所謂生我成我。不知舞之蹈之。玆蓋恭遇太傅平章魏公。別墅折衝。翹材錄用。

謂周官六典之法度。必出關雎麟趾之心。謂洛水數世之源流。可培菁莪采芑之用。遂使鶱魚之飛躍。不諱兔罝之短長。居然數奇。亦以等進。某敢不激昂弱質。報稱隆知。志乎上、志乎中。此亦儀來之別物。優則學、優則仕。尚期無愧於前修。不出他門。昉自今日。

疏

觀民閣營造疏

伏以名藩偃處。實分鑿鷲之南支。古閣巍然。尤據蒼龍之左角。非但聳嚴於郡治。蓋將觀覽於民風。歲久日長。霜摧雨剝。工已成而壞之可惜。力有限而舊之良難。惟牧守爲古諸侯。居處不容於簡陋。如父母之役衆子。奔趨敢憚於煩勞。各肩乃心。共相斯舉。謹疏。

石屏戴式之孫求刊詩板疏

伏以天台山高幾萬丈。產人傑以何多。石屏翁死未百年。有詩名之故在。思昔江湖半天下之跡。定交冀、袁諸大老之間。掀髯顧盼。則軒蓋成羣。握手笑談。而壺觴達曙。故其吟篇朝出。鏤板暮傳。懸咸陽市上之金。咄嗟衆口。通雞林海外之舶。貴重一時。既遭遇之如斯。何消磨之遽甚。今欲訪劫灰之殘燼。新文梓之新編。風雅還開。定有聞名而樂助。英賢氣合。何須同世之相逢。慷慨揮毫。琳琅照日。謹疏。

鈔題刊傷寒書機要疏

伏以醫爲書行世。自岐黃有此用心。人說證無方。雖倉扁難於措手。況傷寒之至切。於療病以易差。自張仲景以來。若龐安常諸老。既陰陽虛實十能辨其八九。何死生反覆百不將於二三。蓋緣用藥之時。多至臨岐而惑。今欲一遵古賢之訓。明該治法所宜。遇某症則飲某湯。傳彼經則投彼劑。大書標揭。決無疑似殺人。衆力板行。即是慈悲救物。筆下灑霏霏之澤潤。眉間觀藹藹之陰功。

蒙古崔教授求路費疏

伏以抱關擊柝。仕有爲貧。毀瓦畫墁。志將求食。乃有北士。來遊東州。通隸古前之書。爲科舉外之學。識讀誦說。欲盡變莊嶽之音。皇皇道途。竟不賦侏儒之粟。廣文之曹司何在。考功之歲月何多。居然代者之棲淒其去客之役。昔陳師道有外姻寄食。故能辭處約之金。范希文在鄰郡解官。猶時需代勞之馬。今併無於指擲。欲遺辨於齎將。惟當路之諸公貴人。若是邦之君子長者。庶幾興念。聚刮毷氉背之資。萬一知恩。有銜珠蛇口之報。

萬戶府斬提控求仕疏

切以陽燧露處。借隙日而生光輝。神龍泥蟠。得尺水而興雲霧。豈有英雄之奮發。不資氣勢之依憑。伏承宏道提控。矮短長身。危塗緩步。取毛錐子投地。諒世家之豈然。辭柳烈君染衣。幸歲年之已久。今欲脫蹤韓灌之伍。謁還燮皋之庭。知己紛其如麻。捨爵易於若芥。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須衆力之相成。方寸之木俾岑樓之高。看幾程之立至。請題氏某各助若干。

趙道人北遊疏

伏以閱世千萬塵。何處有建德國。齋心三十日。爲子說逍遙游。佩煙霞爲齎糧。指江湖吾傳舍。交梨火棗。左右逢源。金母木公。先後興悔。此自仙家之素。有必須人力以相成。如龍藏芥中。得水卽化。如雕離鷇外。待風卽飛。但舉揚州緡纏與之。從洞庭劍渡行矣。

翁舜咨疏

伏以挾策爲仲尼之徒。居然自異。求食必伯夷之粟。正爾良難。竊見翁君舜咨、家乏負郭之田。躬希陋巷之節。寒食三斗□。不肯隨肥馬以拜塵。強持一寸膠。乃欲迴下流而抹濁。焦間之鹿久去。釜中之魚屢生。今將戢魯章甫之冠。分唐廣文之飯。顧窮坑之莫塞。何選海之可尋。凡我同遊。豈無知已。動色顧我。決非平生之心。刮毛成氈。是爲衆力之助。片言白水。雙翮青雲。

代史承奉謝安醮疏

伏以上帝好生。本哀矜而不忍。下愚有過。許悔艾而自新。伏念某貌幽羸軀。嬰茲痼疾。醫師畨進。幾百藥之俱投。役隸頓勞。積三旬而相守。去死不能以寸。得禍必有其端。方當呻吟痛苦之中。不勝憂危恐迫之至。生身順境。則豈知夜食之艱難。處事少年。則寧免語言之淩忽。或計慮再三。而用以過當。或經營什一。而謀慮太深。或乘己喜怒而有所傷。或見人患難而莫之卹。或暗室屋漏自虧戒謹之恭。或肥馬輕裘不思卑近之福。諸如此類。可得而殫。今盡悟夫前愆。庸敬陳於異款。伏願惟皇孚佑。有赫鑒觀。活臣螻蟻之身。使沈痾之頓起。延臣犬馬之齒。得警策於將來。誓以餘生。力成善士。

鄧君疏

伏以爲五斗米折腰。有居貧而不免。封萬里侯食肉。無委運以自求。切見覺非學士鄧君、揚旆歐曾翰墨之鄉。揮犀朱陸講辨之地。睨盲泉石。幾欲攜老子入名山。欬唾珠璣。聊復對離騷飲醇酒。固天機之灑落。亦要路之崢嶸。今者鐵硯已穿。刻書將上。大則緇衣乘傳。驅馳風塵。小亦金鑾代言。黼黻雲霧。惟公意之所願欲。於事勢初無留難。爲交道之光華。增儒林之膾炙。雖蠅附驥。自皆致於盛心。龜毛成氈。想不遺於餘力。兼資一灑。鞭影如飛。

城隍廟修造疏

伏以一縣之有城隍。如心腹爲禮膺之主。百姓之趨力役。若子弟效父兄之勞。本事理之相須。出人情之樂助。睠惟茲廟。擬自有唐。溪山清雄。據上游之最勝。殿廡宏敞。聳僑治之具瞻。自丙子煽祝融之災。至己卯議斯干之築。更三數令雖靈有成規。閱十餘年猶未還前觀。蓋向之官府。亦知衆戶之願輸。故免其科徭。欲使期年而趣辦。惟此意之甚美。惜舉行之不終。於是瓴甓之材。露積於水濱。棟梁之幹。雲委於山岡。坐令蕭爽之叢祠。猶作淒涼之茇舍。行路爲之歎息。居民見而傷嗟。今者邑政清明。天時豐美。左鬻右粥。家餘魚稻之藏。十雨五風。人思牲酒之報。使班垂不期而竭作。杞梓無蹤而趨門。絢發丹塗。暈飛寶構。上以妥威從鬼神之率。下以展烝嘗香火之嚴。是在指揮之間。適值作興之會。先王典祀。非同浮屠老氏之

程祠。宅日鸞碑。併迹武城桐鄉之遺愛。斯文風播。所至嚮從。

傳

二歌者傳

咸淳德祐中。杭有善歌者十人。以材貌聞於天下。兵亂。流落皆相失。其一人爲一武帥得之。絕幸。有貲權。而一人嫁爲民妻。在武帥部中。方其未相值也。音信隱隱常相聞。旣而幸者創別館。求民妻而致之。曰吾與爾疇昔固相同類也。幸甚脫死。邂逅于此。願相娛以盡吾志。民妻曰婦意誠美。然吾已棄其身草野間。食麤糲。衣極麤弊。窮殘藍縷。以求容於膏梁綺靡間。強而爲之。則辱其素。吾不得行也。蓋凡使者三至三辭之。其言如初。然幸者意堅。請益苦。民妻亦居貧久。不敢相違。遂致諸館中。二人者相見。問艱厄道故舊。甚懽。幸者堅留之不可以安民妻也。則出少年女奴數輩煩民妻教其歌。而時與之祿。稍使歸有以贍給其夫家。民妻旣漸衰老。舊習歌雖善。無所復用。亦幸人傳之。遂不斷而爲之教。數女奴皆如法嚶嚶鳴鳴。勤搖其脣輔。拘綴其肢體而爲之。及暮而始得休。幸者自帥家間一至其館。按所授歌。歌進則喜。不進。顧微督讓。若恐不爲盡心者。民妻愧悔、內不自堪。而感其恩。且業已出。終不敢怨意相得無違言。戴子曰。余在杭時。見衣冠士大夫以文辭道德相交游多矣。一經患難。反面如不相識。而二歌者倡優技藝之流。承平齒不餘論所不敢及者也。其所爲若是。有愧之乎。然議者、猶以爲貴幸者旣以義存舊。則不當苛督其過。賤窮者旣以禮辭聘。則不當詔順其欲。斯乃求全已甚之論。君子蓋無責於其人焉。

劄子

回表道父秀才送壽詞幷物劄子

某頓首再拜通父學士執事。某猥蒙還鑒。豈記生辰之及。江湖泛識。亦無慶問之交。敢圖英賢。不棄衰陋。浹洽旣成於數面。游揚肯吝於餘詞。至歌郢人之陽春。以華絳老之甲子。欲倚聲而和。則深愧七襄。將捲錦以還。則又貪十襲。外有多儀之餉。益寬逆旅之需。拈薄敍於謝言。殊未殫於忱悃。尙徼永好。俯賜深原。

說

漁說送王伯畏講書歸新安

江漢之俗多漁。畜得魚老。則風晨日暴之。以俟遠鬻者售焉。其事常逸而息甚微。有厭之。鬻魚仰致諸黔歙山谷間。初至。墟民爭趨之。售十九。明日什六。又明日什二。又明日、無售者矣。非民商薄。土狹而易足。無復多事魚也。新安、今東南經生之江漢也。儒者王君伯畏以成學輔授於鄉。寡求而自重。養親教子。雖無贏餘。不至缺乏。鄉多名山川、佳姻友。良天好日、壺觴過從。楸弈譚笑。未嘗一日不從心適意。而躐高從險。遷涼就薄。爲廣信之役。爲諸生講經三年。蕭蕭然空載而返。值余亦窮。復無以振發。嗚呼。此不皆近於鬻

魚黔燓間者哉。抑余聞之古有大漁陶朱公能生畜魚。嘗自五湖入海。游齊楚。致千金。商愈富。術愈奇。又莊周、嚴光、張志和之徒雖漁而不商。名愈高。予與伯具更思之。大德癸卯二月朔日。

諭

蜜諭贈李元忠秀才

釀詩如釀蜜。釀詩法如釀蜜法。山蜂窮日之力。營營村壚藪澤間。雜採衆草木之芳腴。若惟恐一失。然必使酸鹹甘苦之味無可定名。而後成蜜。若偏主一卉。人得咀嚼其所從來。則不爲蜜矣。詩體三四百年來大抵並緣唐人數家。豁達者主樂天。精瞻者主蒙山、刻苦者主閬仙。古淡者主子昂。騷健者主許渾。惟豫章黃太史主子美。子美之於唐爲大家。豫章之於子美。又亢其大宗者也。故一時名人大老舉傾下之。撫關諸子自是以後學豫章之徒一以爲豫章。支流餘裔。復自分別標置。專其名爲江西派。規模音節豈不甚似。似而偽於似矣。貴溪李元忠以詩游江西之同名能詩者。略徧皆余所未識。而不鄙請益於余。顧余之寡陋。豈暇有益於人乎。姑與之言蜜。以資同味者一啓齒云。

剡源集卷第二十五

講義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　一章。

當孔子之時。周道雖衰。先王之禮猶有存者。可以訪問劈疏。若老聃、萇宏、師襄之類是也。然其人多隱逸放棄。故時論目之爲野人。至於威儀曲節。華飾過盛。則幾傷其本。而反以爲君子。仲尼感歎風俗之日移。自言吾不用禮樂則已耳。幸而用。則寧取前一輩質朴之人。而後一輩之過華者在所損節。而亦不盡以爲非也。其立言之婉。寄意之切。學者正當玩味。但不知今去夫子時又二千年。所謂禮樂不敢望及先進之野。猶得僅如夫子時後進君子否耶。官府市井閭所不得聞。聞禮樂之在學校。古稱學校爲禮樂之官。今禮之近古者幾何。何以爲君子。何以爲野人。古樂已盡亡。學校所可常用惟琴瑟。而琴瑟亦非古聲。居其地則必爲其事。爲其事則必通其說。是不可以不講也。竊嘗思之。譬如山林田野間有人以耕農起家。高曾祖父雖衣冠頹黯。辭令質俚。而皆有古氣。追其子孫修飾日增。文爲日美。而日不如舊。古禮樂之至於今。不知又幾何子孫之子孫。而得與夫子時先進後進並論耶。伏惟上饒名郡。東南學問淵源所聚。抵近世玉山尚書風聲未遠。表元窮鄉遠士。追於諸公牽強而爲此來。開講之初。敢以先後進禮樂異同爲

告。自此得相與勉焉。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歌詩之道。古人不以爲甚難。尋常交際。邂逅會集。往往有之。不必皆歌己作。蓋多舉古人成語以相委屬而已。然必以當人情。適事類。爲善。今也。其歌詩能爲夫子發。發而又能善。則其爲人已不苟矣。夫子於此既不失其傾寫之懷。又不奪其委宛之趣。姑且使之反覆詠歎。然後自歌而和之。想見一時客主雍懷。春融玉盎。淵停雲止。無形體。無渣滓。此聖人德化及人。至誠盡物之一事。非但可以小智窺測。後世詩必己作。間有從事於倡和者。非矜材而逞氣。則拘韻而牽強。其流於樂府歌曲。復皆委巷狎邪之作。敗壞人心。汙穢風教。莫此爲甚。今欲與諸公稍稍釐正。捐俗趨雅。去華務實。取古人三百篇以來之作。可登於絃匏、可編於簡冊者。純熟諷念。可以觀志。可以養德。推而伸之。可以使能。可以成物。其非體新聲。一切不用。庶幾近于夫子之指。

孟之反不伐。　一章。

此一章可以爲士大夫觀仁取善之法。古人以戰陳無勇爲非孝。僨軍亡國。不與於射位而死也。不得入於墓域。則兵敗而後奔。蓋未足深以爲孝也。孟之反事見於春秋傳哀公十一年。當是時。魯有齊難。夫子之門人若冉有、樊遲輩皆在兵間。之反之爲人不可詳攷。往往恐亦嘗受教於夫子。今也。見其入門而能殿。有勇而不居。故深喜嘉稱之。與童汪錡執干戈衛社稷而不在殤例。正一時事。此聖人隨材因事、成就長育之妙。如造化之於萬物。大而大容之。小而小養之。形形色色。無所遺棄。俱成其美。嗚呼仁哉。莊周之徒得其一節。遂以孟之反之退讓爲常道。爲可以逃名遠禍。而慕之喜之不已。流於計較利害之私。而聖人所以教人之大指失矣。學者審擇之。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　一章。

天地之間。動物之最靈莫如人。人之爲動物。而能最靈者。以此心爲之本也。心爲人之本。而能動、能最靈者。以有仁也。故心有仁。則人得以謂之人。心不仁。則人不得謂之人。雖名之曰禽獸可也。敢問於何而觀之。曰。於人之處富貴、處貧賤而觀之。而心之仁不仁可見矣。蓋夫富貴之爲物。非不美也。苟其道之當得而得之。君子未嘗避焉。舜禹周公是也。貧賤之爲可惡。苟其道之當得而得之。君子未嘗辭焉。孔子之在陳絕糧、乘田委吏、伐木削迹之類是也。如必曰。我學爲舜禹周公。我有居富貴之道。我不可以不富貴。我學爲孔子。我無取貧賤之道。我不可以貧賤。則其心不仁矣。何也。我有居富貴之道。我不可以不富貴。則必甚富貴而苟求。曰我無取貧賤之道。我不可以居貧賤。則必恥貧賤而不安。甚富貴而苟求。恥貧賤而不安。其心何所不至。其人何所不爲。其於本心之仁。何能保其必存。而爲君子哉。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言人能不失其本心之仁。不媿於人之所以爲人。則不失於君子之名。不但於平安無事時能存之。雖急遽苟且、顛覆流離之時亦能存之。其爲人也。當富貴而富貴。則爲富貴之君子。當貧賤而貧賤。則爲貧賤之君子。安往而不預於舜禹周公孔子之倫乎。嗚呼。

天之命斯人以爲人子之以最靈之心其初、一也。一能存之。雖貧賤不失爲舜禹周公孔子。一不能存之。雖富貴不免近於禽獸。可不畏哉。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宇宙之間。一事一物莫不有理存焉。君子不可以不知。必然何由而能盡知之。於是必有方冊紀載之鑽研。師友問學之講論。是之謂文。於方冊而得之則理在方冊。於師友而得之則理在師友。是猶資於外也。於是必有以會之於心、體之於身、而復驗之于事物。是之謂行。文矣行矣。君子之學。可以本末兼該。而內外交養矣。然不主於忠信。文何以實其文。行何以成其行。孔門之教人所以切實用功之本。盡於此四事常常而不置也。是之謂四教。今試與諸君亦循其序而略評之。今之方冊非古之方冊也。董仲舒、揚雄、韓退之在三代以下。號爲知道。仲舒明經。專主災異。揚韓旁取以工詞藻。吾人望此三賢猶不可企及。而何孔門之言乎。至於師友。尤爲鹵莽。群居族處。以位相高。以氣相長。考德問業之事無聞。訂疑辨惑之說不講。是文不足求也。著書滿家。發言成羣。退而察其跡於僚友者。難以質於獄獲、號於鄉閭者、難以合于閨門。是行不足攷也。平常小小譽度計較。利惟恐不居。前害惟恐不在後。欲求如禹稷之以天下飢溺爲飢溺。必不敢當也。與交游意氣然諾不出几席之間。朝許而晡已不踐。欲求爲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必不可期也。是忠信不足恃也。吾人試於平日饑而凝思之。食而食思之。若然者、病根蠹本正復何在。大抵古人之於文行忠信、沿其一而可通其四。今人一不成而四有餘喪。良可憫痛。竊意孔門之所謂文、近於大學之致知格物。欲與諸君詞章記覽外、先從事於講明義理之學。儻其然乎。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至博厚則高明。

至誠者眞實無僞之稱。要其極、惟天道可以盡之。惟聖人可以當之。世之人、亦有知至誠之爲美、而爲之者矣。爲之而不能無間斷。則其力不能持久。則不能有徵驗。何謂徵驗。我爲至誠而物應之。於此人知之於彼畀也。今且以家庭切近事驗之。人未有不誠於父母兄弟者也。今有爲人子者。曰我誠孝於父母矣、而父母或不我悅。我誠恭於兄矣、而兄或不我友。是其理殆不然。誠患不能持久耳。使我能誠于爲孝而持久無間斷。父母安有不我悅。使我能誠于爲恭而持久無間斷。兄安有不我友。推而於夫婦。誠其敬。推而於朋友。誠其義。皆能持久無間斷。而推而於鄉里、於邦國、誠其信。皆能持久無間斷。其行愈力、其徵愈廣。又推而達於四方萬里之遠。而四方萬里之遠服之。質于鬼神而鬼神宜之。被於豚魚而豚魚孚之。其精神功用遂與天地同運。爲悠遠。爲博厚。爲高明。爲博厚載物。爲高明覆物。爲悠久成物。而中庸之能事畢矣。然此爲聖人天道極處。吾儕小人、驟焉而語之、固所未喩。敢問平居日用之際、亦嘗有一思一慮一言一動、不離於誠否乎。於居處、有能不欺暗室屋漏否乎。於飲食、有能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否乎。於言語、有能儼若思、安定辭否乎。於交際、有能不忘平生之言否乎。於辭受、有能見得思義、臨財毋苟得否乎。於祭祀、有能事神如神在、見其所爲齋否乎。凡一思一慮、一言一動、所以養誠之具皆備。尙懼不能無間斷、不能持久。況又不能誠。而何以爲人乎。所以自爲於己未至、而何以責物之不我應、人之不我知乎。

程明道先生十八歲學顏子。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司馬溫公孩童時。以食胡桃失言。爲父母所責。從此終身不敢誑語。呂成公伯恭少年。飲饌不如意。輒推案發嘖不食。晚歲涵養成就。至于家人不見怒色。此皆前輩嘉言善行。可以爲至誠無息之助。諸君試相與講之何如。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此一章、可以見聖人寬容篤厚、與人爲善之意。先王盛時。禮樂脩。刑政舉。爲善者旣衆矣。而又有以使之知勸。爲惡者旣鮮矣。而又有以使之知恥。傳稱堯舜之俗、比屋可封。成周人人有士君子之行。雖不盡然其風氣純美可知矣。後世不復望其如古。然人心天理何嘗一日見其斷絕。故鄉里之故家遺俗。學校之明師良友。常隱然相與扶持之。或豪傑興起。或聞見濡染。大抵俱爲善人之歸。無有有倡而無和者。此之爲德不孤。必有鄰。言其理勢自當如此也。今且與諸賢試以目前事驗之。徐行後長者。坐不敧、立不跛。此近於有德人也。謙沖退讓、恂恂然。言若不出諸口。此近於有德人也。諸賢以此人爲何如。若見之則必敬之、重之、必然之。退而之其家、則欲其子效之。其有驕矜躁競、憸中而利口者。此近於無德人也。諸賢見此人則必惡之、賤之、心非之。退而之其家、則不欲其子弟似之。如此朝咻暮誘、年遷月革。見一不善、自然如觀怪物。惟恐不相離。見一善人。自然如對芝蘭玉樹。惟恐不相入。行之愈久。習之愈熟。何患風俗之不美。何患教化之不成。刑不清而盜不弭邪。此聖人周流環轍之餘。救時扶世之心。尙有見于此也。講學不明。人多以異於流俗爲賢。夫旣爲賢、則自然與流俗異。但秉彝好德之良心初不相遠。其機括在父兄師友先覺者、倡率開導之耳。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謙者人之盛德。然徒謙而不知所以爲謙。則處己接物俱失其宜。而不足以爲德矣。故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言善爲謙者。尊則能使其道有光、卑則能使人不可踰己也。人情居富貴。鮮有不驕。自古以來公侯將相、如四豪之結客至三千人、卑躬厚禮以畜養之。如公孫宏之開東閣以收四方奇士。其身甘脫粟飯布被而不以爲恥。可謂能謙矣。不知有何功業及於萬物、著於史冊。此尊而不能光也。貧賤之士人所易踰。所以自重者。謂有名教之樂、道德之美耳。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樂天知命。謹身節用。以遠悔吝。以安隱約。所謂賢者不過如此。雖帶索行歌、飢色滿面。而當路之三公、千金之子、欲與之交、而恐不我屑也。倘得而慢之乎。苟使執柔行諂、召悔取辱。而不知謹焉。則卑而人得踰之矣。古之善處富貴而謙者。莫如舜禹周公。以大聖人而能取人爲善。能聞善言則拜。能小心恐懼流言。天下誦其功業、煜然至于今不衰。善處貧賤而謙者、莫如孔孟。孔子能困厄陳蔡而彈琴自如。孟子能不見諸侯而辭萬鍾之祿。天下後世誰得而非之。按謙卦艮以一陽爲主。在上卦三陰之下。下卦二陰之上。上於下卦則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其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夫動靜旣不失其時。而又思不出其位。雖舜禹周公孔孟之事不過是矣。

菁菁者莪　四章

此詩四章。章四句。作序者以爲長育人材之詩。鄭氏直云。長育之者、既教學之、又不征役。則斷爲學校所作。儒者傳授可信不誣。今試以大意逐章釋之。首章言、菁菁者莪、在彼中阿者。喻人材之在學校、亦如莪草之生于阿中。得其所養而茂也。先王盛時、其於學校之士、豈徒寬容逸樂之而已。想見一飲食、一射御、一步趨、一坐作之間。不言而知有所謂父子尊卑之節焉。知有所謂君臣忠敬之義焉。知有所謂長幼揖遜之序焉。知有所謂師友聚辨之道焉。知有所謂交際辭受之方焉。故曰。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若樂而無儀、則散慢猥媟而不足以爲樂矣。次章言、菁菁者莪、在彼中沚者。喻人材隨其高下左右無不得所。而暢達如莪草之或陸居、或水處、而皆莪也。道化流行、禮義習熟。耳不聞可非之言。目不見可鄙之事。身不居可侮之行。生乎其時。爾遭逢教養如此。心烏乎而不喜。故曰。既見君子、我心則喜。三章言、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者。陵淺於阿而高于沚。所及者愈廣。所被者愈孚。所得者愈深。古人聚帛泉布外、兼以貨貝爲用。而五貝則爲朋。至此、諸生自喻其遂心懸意之樂。雖錫我百朋之多、不足以爲賜也。四章言、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者。舟之爲物。可以涉險。可以行遠。可以載重。喻人材長育之久、其氣質皆有成就。可以見用於世、而不必於用。進退從容。行藏自任。原其功效之所以然者。有以使之爾然也。休之爲言、歎美饜足之味。此四章、非先王學校全盛。不足以當之。吾徒生長於二千年後。不宜妄自菲薄。何代無賢。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一卷之書必立之師。自今以往。相與講明探索。求古人居學校所樂者何道。所以得者何業。所以欲用者何才。必有異於後世之汲汲而求、求之不得、則悒悒而困者矣。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　一章。

古之君子。苟自知其道可以及人、才可以用世。則皆未嘗有必不仕之心。何也。天之生斯人、必有所託以治之。我幸可以治之。而又不屑爲。則徇己之私而絕物太甚。非君子之學也。孔門諸弟子、其賢者多不仕。而仲弓之徒仕於季氏。夫季氏非可仕也。季氏不可仕。而天下皆季氏。則賢者有終身不仕而已。賢者不仕。則不賢者必仕。賢者不仕而不賢者仕。則天下愈病矣。仲弓之賢豈不知此。故不以季氏爲嫌而仕之。非獨仲弓爲嫌。而夫子亦不責。非獨不責。方且因其問政而教之。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嗚呼。旨哉。人之患莫大于自用其聰明。非聰明不可用。而事物之多、非一己之聰明所能盡也。故爲政者必先使有司各任其職。然後我徐考臧否而賞罰之。此先有司之說也。君子誰能無過。過之小者。於事又未害也。人未得展其大能。而先錄其小過。則人無可用而事必多廢。此赦小過之說也。先儒有云。強毅聰察之謂才。強毅聰察、小人如鯀、共工、桀紂、亦或能之。惟賢才則可用而不害於政。此舉賢才之說也。仲弓於前之二言、油然領會、不勞致疑。而惟以舉賢才爲問。此其眞知爲政之要。而不苟於問也。知人、堯舜所難。雖夫子不免失之宰予、子羽。而謂己足以知之乎。迨夫子教之以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而取人之道始備。此三言者、豈但可爲季氏宰。蓋千萬世宰天下法也。聖道未明。人才日陋。爲學者未能治己而治人。爲政者不暇信人而信己。纖悉於小節。而鹵莽於大綱。牢籠於虛譽。而闊略於實德。聞仲弓之風。可不愧汗自奮也哉。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人才之升降。觀于風俗之巧拙。驗于器物之眞僞。蓋有其用至微。而所關甚重。若此章觚哉之歎是也。觚以角爲之。或用之于飲。或用之于書。大抵取有稜角、不揑杌爲便。今者觚名雖存。觚制不古。於事未大害也。夫子反覆形於嗟惻不置。此豈爲一觚發哉。竊嘗思之。吾徒雞鳴而起、日入而休。凡託於居處、飲食、衣裘、輪輿、交際、動作之間。皆名而責其實。恐無一可合於古。惟偸安目前、苟且滅裂、不暇思及耳。偶一思之。有不惕然汗下者乎。學校所以講習道藝之區。今所講者何道。所習者何藝。坐斯席也、想斯名也、安乎否乎。古之人皆躬耕而食。惟仕者以祿耕。爲其勞於治事。力不能自耕也。今一名爲儒。則棄耒耜、離阡陌、終日不知何勞。而仕者之勞。復何所爲乎。衣本以蔽體。厚之以禦寒。短之以便事。彩之以致飾。嚴之以成禮。惟儒者得服寬博逢掖。今嚴葬短厚與寬博逢掖混然雜居。亦有知其然乎。李斯程邈之學興。人以科斗大篆爲古。今則又以李斯程邈爲古。是字書不可知也。雕騷河梁之體作。人以國風雅頌爲古。今則又以雕騷河梁爲古。是詞章不可知也。推之於官名、於儀禮、於日用常行諸事。種種豈得皆與古合。而吾持己處物、憒憒然皆如夢夜遊昏霧中。投坑墮井不可自保。何暇目營杅几杖之銘、耳玩琚瑀之音、而相譽爲聖賢哉。故夫子之歎、非歎於一觚。殆憂風俗之變。將至於如此也。且夫子不獨于觚然也。歎拜下、歎麻冕、歎先後進禮樂、歎借馬、闕文、不曾屢舉焉。以風俗之將衰、在夫子尙不能如何。不過私憂而已。吾徒則又何說。惟當精致而謹修之。存之於心。持之於身。或可傳之於書。告之於其人。其人萬一有知其說者、逢可爲之時。得以漸而正之。風俗猶有望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一章。

人資質雖甚高。苟飢寒衣食之不給。則十有八九離乎其爲賢。學問雖不深。使生理有以養其心。亦未至遂然流於不肖。此論本止中人以下發。夫子之門人最聰明者莫如顏淵。其次子貢。今也平居商略二子。而乃有屢空貨殖之歎。何耶。嗚呼。此不可以小事觀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穀之爲言善也。且既謂之正人。安有必待既富而後爲善。蓋先王之時、天下無甚貧之民。惟賢者在高位、有俸祿采地之厚。始得以言富。惟既富、而所以居富者斯有道矣。顏淵之時、井法隳壞。舊猶有壞之不盡者。故莊周言其有郭外之田五十畝、郭內十畝。固非皆寓言也。但支持有所不贍。而時時不免空乏耳。夫子於此、歎其居窮守約之極。簞瓢飲食。天樂內足。泊然不以外物累其靈臺。此與陳、蔡、絕糧、而彈琴自如者何異。其曰庶乎者。蓋引之以自近也。至若子貢之貨殖、先儒以爲未能忘情於豐約。夫未能忘情於豐約。則是其中已爲貨殖所累。惜一金與貧萬鍾同一不化。天之命人、如是而貴、如是而賤、如是而貧、如是而富、此理誰不能知。惟安之爲難。彼冉求、季路、輩地位高人幾等。夫子亦甚賢之。然見其皆昏於辭受去就之間。仕不擇地。食不擇粟。譏怒之極。惟取其名教最不可容者攻之。未嘗以貨殖爲責。其以貨殖責子貢。殆愛子貢之深。勉子貢之遠。欲其至於顏子之屢空而已。顏子未嘗多言。言則中理。子貢惟多言而屢中。故出於億度。在同門中亦不見其比。今人見夫子一抑一揚。遂疑子貢不得齒於顏子之列。又謂處飢寒逆境爲小節。皆

未深攷也。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利者四德之一。命者天之所以賦於人。仁者人之所以爲心。聖人何以靳於言哉。曰。利非君子之所急。其罕言之是也。至於命、至於仁、亦若是焉。蓋夫性理之學。其體也、在於心傳。而不可以耳受。其用也、在於躬行、而不可以言說。今姑毋論夫子時。夫子沒。夫子之道湮塞晦昧者數百年。賴孟子明之。孟子沒。又湮塞晦昧者千有餘年。賴濂洛周程以來諸儒明之。方諸儒之未明也。人人以性理爲難言。而不敢言。故講學者必質所聞。讀經者必闕所疑。推賢敬古。風俗朴厚。而眞修實踐之意。常踰於議論之表。自諸儒辨析旣精。記錄亦繁。字義無所容於心胸。談柄無所措於唇舌。向也。白首老生之不能論者。五尺童子類能言之。可謂家游夏人舒向。而淵源根柢有不暇計矣。以此推之。聖人所以罕言者。豈非慮其弊之將至此哉。區區以空虛倚席於斯。亦旣再識。愧無所發明以稱答父子兄弟之意。切願閒暇之時。有惑相訂。有益相告。取五經諸子之遺言縣義。雖易通而非盡解者。常常質難。傳曰。毋勦說。毋雷同。如利一也。孟子之所非。與周易之所取何以異。命一也。修身之所俟。與巖牆之所避何以殊。仁一也。司馬牛之所難。與管仲之所近。何以別。不徒求之。又從而綱之。不徒獲之。又從而續之。朝夕復熟。彼此浸潤。庶幾修辭存誠。致知格物。不無膚寸之益。諸君子以爲何如。

祭如在。一節。

祭之以禮。難言也。其禮之所以然。不可以不知也。惟知其禮之所以然。而鬼神之狀、陰陽之故、皆瞭然於胸中。而祭可言也。此章、祭如在、謂祭先祖時也。祭先祖如先祖之存。脈絡相通。精神相接。此易言也。祭神、論祭外神、若天地社稷山川五祀之類。脈絡何以相通。精神何以相接。此難言也。古之人。食則祭先炊。飮則祭先酒。馬祭馬祖。田祭田祖。以至捍大災。御大患。有功於國、有德於民者。擧不遺其祭。今且靜而思之。人惟不知恩義則已耳。稍稍知有恩義。則凡有力於我者、豈能忘之。厥初生民風氣朴野。不但拙於防患。患亦未生。不但略於息爭。爭亦未有。迨乎爭鬪患作。人且不免與禽獸相食。先後聖賢相繼出而變之。於是乎、有管攝、有裁助、有敎導。又知夫人之衣食居處生息於宇宙之間。一物必資一物之力。資其力者必懷其感。懷其感者必圖其報。此祭祀之所由始也。籩豆誠陳。尸祝誠設。登降瞻仰若將臨之。周旋聲聽若將聞之。精神安得而不接。血脈安得而不通乎。至若吾夫子之恩之德。開吾人耳目。洗吾人腸胃。易吾人心胸。續吾人命脈。隆於天地。深於父母。又當何如其感。何如其報。丁祀在邇。齊戒有言。謹爲諸君竊所聞。而諸君省焉。

剡源集卷第二十六

講義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一章。

善者天理之總名。人人有之。人人有之而有不能有之者。心不在焉故也。心於善者。不但能有己之善。又能有人之善。不但能有人之善。又能與人同其善。心不在乎善者。人己兩失之矣。今且以此章三節逐一紬繹。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是取人之善以去己之不善。猶未免於有不善。惟能去其不善斯美矣。此賢者事也。禹之聞善言而拜。是喜人之善與己相契。雖有人己之分。而同於爲善。比子路相去甚遠。此聖人事也。至舜則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一人之身、而耕稼、陶漁之類。亦取於人而能之。取於人以爲善。則人益勸於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舜、禹、俱大聖人。不宜分別。就吾黨今日所學、且論子路。子路在孔門最爲多過。初見時。氣象麤暴可掬。從游雖久。而鼓瑟言志、侍側之頃。威儀應對每見譏斥。後來出仕。黨季氏、爲衞輒。平生本末無一合於正理。不知聞過而改者何事。想見其爲人純誠信勇。似有所聞。知其不善。隨卽悛悔不敢復作。故能日克月厲。薰摩浸灌。陶寫灑染而卒成大賢。而稱其可爲百世之師也。今人隨羣而趨。逐隊而處。一般浮沈。一般容悅。故終身不見有過。又或位高齒長。則人方譽之。擁隆

勢盛。則人方憚之。眞見有過、亦無人言。蕩者奪於外馳。鄙者安於近務。幸人不言。偃然以為人事不過如是。尊卑相承。前後相襲。耳不聞善言。目不見善事。既以誤己。復以誤人。悠悠兀兀。坐成凡庸。此皆子路之罪人也哉。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曲禮者、先儒以為委曲說禮之事。雖是委曲說禮。此起初一章卻是禮家大綱目處。毋不敬者。時以敬為本。戒人常常警畏不敢放縱怠惰。儼若思者。人思事時顏面必端莊儼恪。持敬者其貌亦當如此也。安定辭者。人之發言不可輕躁。必審定其是。使之穩當無有後悔。方可出口。安民哉者。言人能行此三節。不但可以自安。而見於政事、亦可以安民也。總而論之。其目三、曰貌、曰心、曰言。其綱一、曰敬。心在於敬、則貌與言皆在於敬。心不在於敬、則貌與言皆不能無失也。世之儒者多言心屬內、貌言屬外。既分別為二。遂以為敬當主於心而已。一戲笑過差、一謂體失節、未害於道。殊不知心是貌言之根苗。貌言是心之枝葉。未有枝葉有病而根苗無傷者。故其始不過小不敬。而其終也、卒陷於大不敬。不可不察。衛武公之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韓退之則直云張而不弛非文武之道。夫文武之道豈使人謂戲謔可為者邪。春秋之時。一執玉惰、一受脤不敬、一行人失辭。識者知其年壽祿位之脩短。尙書傳洪範五事、一曰貌、二曰言。所關順逆休咎尤如影響。猶是古人告戒流傳常法如此。今人所以不然者。蓋緣常情以禮為拘束禁制之物。強而持之。令人血氣不暢、筋骸不舒。此不知理者之論。吾黨試以曲禮此一章玩味而習復焉。心常常不敢放縱。容貌常常端莊、不敢輕於戲笑。言語常常謹重、不敢易於譁謔。但見氣象詳和、身心安樂。今日為生徒、則禮行於學校、而為賢生徒。為子弟、則禮行於家庭、而為賢子弟。它日為人師長、為人僚佐、則禮行於州里邦國、而為賢師長賢僚佐。推而大之。無往而不宜。無為而不順。其效豈不章章可睹哉。

大畜。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多識前言往行。

物之大莫如天。而山能藏之。以此言學、何學不充。以此言德、何德不具。又大畜之卦、內乾外艮。乾者、健也。艮者、止也。人之學、行。於內能健、則無間斷不一之病。於外能止、則無淺躁輕出之悔。皆大畜之義也。易卦本不專為一端而發。此象、既取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為辭。於義亦不為小矣。前言者、自聖經賢傳、及載於簡書、聞於談論之善者、皆是也。往行者、古人立身行事可聞可法者、皆是也。今之君子所以不如古人者。多是自倚其聰明才智。師心而行。據己而發。其天資純美者、或能暗合義理。無大差繆。而思之不周。講之不熟。反致禍患。其他、強敏者強敏而失、矜驕者矜驕而失。苛細者苛細而失。遲重者遲重而失。惟多識前言往行。則念念有龜鑒。事事有軌範。平時或得於考究。或聞於講明。耳濡目染。心領意會。今日積一善。明日積一善。日日積之。以至無所不通。無所不悟。如富人多藏貨物而不妄用。如深山大澤、草木生之、寶藏興焉。而不見其運動。一旦臨是非、據利害。剖析無不中節。施行無不合宜。此大畜之所以為美也。按大畜以艮上九一爻為主。而初九言有厲利已。九二言輿脫輹。九三言利艱貞。六四言童牛之牿。六五言豶豕之牙。皆以止而不行、為無災尤有吉慶。至上九始言何天之衢亨。象曰。道大行也。言畜多而至

此始可行也。人不多畜其學問德行、而速於欲行其志者。可不為戒哉。

周禮。天官冢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

此章言周公之所以聯綴邦國之民、使之綢繆固結而不散者。有此九事。兩者耦也。猶言均平偏具、不偏枯孤單也。一曰牧。鄭氏以為州長是也。民無土地則無生業。使相養育。九州之長各有土地以養育其民。豈不上下相得。凡言得民者、非謂得而有之也。謂得其心也。二曰長。鄭氏以為諸侯是也。九州內之諸侯、公、侯、伯、子、男、各貴於其國。然苟徒以貴臨之、則威權控制、勢分扞格、而不相得矣。古之諸侯蓋以貴養賤、非以賤養貴也。三曰師。師之為言、凡能以善教得民者皆是也。故以賢。四曰儒。儒之為言、凡能以善道得民者皆是也。故以道。後世言儒、儒拘於學問文藝。故失其指。如古之禹稷伊傅之流。朝為田夫。暮為卿相。所吐之言皆為經。所行之事皆為史。至今千百世下。遵之則為聖賢。悖之則為愚不肖。非師儒而何。五曰宗。民無族則離。惟有大宗小宗之法、則有族以相糾合。六曰主。民無主則亂。惟有世世食采之主、則有利以相賑恤。七曰吏。民羣居易爭。惟有吏以治之、則不至於無統攝。八曰友。民分耕必力弱。惟有友以任之、則不至於無救助。九曰藪。民各產常產而不及乎其它。惟有藪以富之、則不至於無儲畜。以上九事、於居民之法、養民之具。纖悉備盡。人以為非周公之書、非周公誰能為此書哉。吾黨今日學問且先於師儒二項討論玩味。所謂賢者何說。所謂道者何物。設使居田里、其何以為俗。設使居官府、其何以為政。賢莫先於自治。而後可以治物。道莫妙於無為。而後可以為事。二者其何以能得民之心。知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惟毋汎汎然以為方冊之空談幸甚。

說命。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

古書言道德未有如此數語明白詳盡者。天下事物莫不有道。惟我能自修之於心。則德為吾德。而所以能積之、修之、則在於學。當傳說時。異端諸子之說未興。文辭利祿之誘無有。其所謂學、其所謂道德、可以想像按攄而知也。說命三篇說學、惟說學于古訓。要自是一種格言大訓。載諸學宮簡牘之中。老師宿儒伏於田野耕築之流。當時尙可致問。而今茫然遠矣。如傅說其人卽是其類。今試以意求之。學惟虛心可以大受。先君傲然以己見實之。它有增益、由何而入。故貴於遜志。然一於遜志、而不及時用力、又失之悠緩。故貴於務時敏。既遜既敏。所修者滔滔而來。而愈信愈懷。不敢怠忘。則積於厥躬。此一節也。學不止於獨善其身。必有以及物。而後可以驗學之進。故始於自學、而終於教人。體用內外各得其半。雖已能如此。惟念念主於學。功力無間斷。則所修之德、有自然而然、而莫知其然者矣。此下一節也。兩惟字、三厥字、三學字、此其立言之精、垂教之切。誠可為學者警枕。又三篇中指實事多、引空言少。期其身必以伊尹。期其君必以堯舜。淵源氣象、上與禹稷皋陶、下與孔孟、初不相遠。漢儒明經家說若稽古已三萬言。豈足以知此。而況於後世生于異端諸子、文辭利祿之俗、穿鑿剽竊、又出漢儒之下者乎。

子路使子羔爲 一章.

子路之爲人.最多過.最勇於改過.惟勇於改過.故雖多過而不害爲君子.此章、何必讀書之云、發於爲季氏宰時.從游既久.漸染既熟.何以有此麤率.可謂聰不及否矣.然不知此乃子路進學之候.以自信、可也.而以處子羔.則非矣.子路以政事稱.其於治民人何疑之有.若鬼神之事、固嘗覩聞於夫子.所謂社稷、亦必講習有素.此二事雖不必讀書而可以爲學.子羔之資質雖美.度不敢望子路.敏不及子貢.勇不及子路.其從游之久、漸染之熟、又未必及子路、而子路遽薦之爲宰.又遽然許之何必讀書.何其容易之甚邪.又況人之聰明有限.事物之義理無窮.假使讀書已多.見道無蔽.尚不可廢學.故夫子老而學易.其語人.曰.仕而優則學.而子路未知子羔之何如.乃先斷之以何必讀書.幾何不以人民社稷爲戲乎.夫子既斥其佞.子路亦必愧悔.聞其說者宜可以爲戒.而流俗之弊至今反以爲口實.得百里之地爲古諸侯.見儒如仇.見書如毒藥怪物.悍悍然.曰.儒無益於世.曰.書能誤人.相率擯而棄之.嗚呼.安得知過服義如子路者.而與之語哉.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中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庸是平常.此二字惟聖人能行之.若非聖人.決然有偏倚.決然有過不及.決然不能平常.故處事而無偏倚、無過、無不及、與夫合於平常者.天下之至理也.既是至理.自然民鮮能行之.堯舜之禪授、於理當禪授.堯舜不容不禪授.禹之傳子、於理當傳子.禹不容不傳子.以至湯武之應天順人.伊尹周公之輔太甲、成王.仲尼之轍環天下.由後世觀之.其事至難.其迹各異.在聖人當時處之.不過當然之理.此所以爲中庸也.道學不傳.漢儒遂以胡廣爲中庸.夫胡廣阿將取容.持祿固位.其所爲但能記誦典章儀註.以爲口耳之資.用心行事全不正當.何哉.其所爲中庸乎.近世士大夫說及中庸.又降而歸之中才庸人.聞中庸之名.往往諱而歎之.故每發一議.每創一事.必求以異於人.嗟夫.中庸者.夫子、子思、諄諄以教天下後世.以爲之難能.而士大夫諱之不爲.亦可傷哉.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

天下之藝、惟其辛苦力學而後能者.不如天性之自然.天性之自然發之於內.耳目之聰明接之於外.有不學、學必積矣.良冶之子當學爲冶.良弓之子當學爲弓.父業而子世之.宜也.今曰、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何也.以言爲冶之家.習見其爲冶之事.鋼補穿鑿者、有似於爲裘.故不用之於冶而用於裘.爲弓之家.習見其爲弓之事.撟揉揣製者、有似於爲箕.故不用之於弓而用之於箕.此亦天性自然之所近.得於聰明之所接.故不待力學辛苦而能者也.豈惟藝.人之學爲聖賢君子之事.亦如此也.學仁者始於孝弟.學義者始於不妄取.學禮者始於不妄動.學智者始於不妄爲.學信者始於不妄語.學仁而能弟悌.雖不得仁、去仁不遠矣.學義而能不妄取.雖不得義、去義不遠矣.學禮而能不妄動.雖不得禮、去禮不遠矣.學智而能不妄爲.雖不得智、去智不遠矣.學信而能不妄語.雖不得信、去信不遠矣.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本有此仁、而不能孝弟.性本有此義、而不能不妄取.性本有此禮、而不能不妄動.性

本有此智、而不能不妄爲.性本有此信、而不能不妄語.是得之於性而失之於習也.是良冶之子不特不爲冶、而併不能爲裘.良弓之子不特不爲弓、而併不能爲箕也.爲冶爲弓也者、性也.爲裘爲箕也者、習也.仁義禮智信也者、性也.孝弟也、不妄取也、不妄動也、不妄爲也、不妄語也者、習也.聰明者、所以嚴其性之所從出、謹其習之所從入者也.禮記又曰.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何也.此言馬之性難馴.人之教之者勢.故始駕馬者、車反在馬前.人性之易學不如此也.人之聰明、所以能爲萬物之最靈者、謂如此類也.人之子弟有聰明而不能用.至於自汙其所習、自棄其所學者.眞可惜也.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云誠哉是言也.

善人、慈祥信實之稱.爲邦、猶言治國.凡今子男百里諸侯屬、皆是也.勝殘去殺、是化殘暴之人使既不爲惡.自然不用刑殺.此是功效比於唐虞三代、雍熙泰和之俗、有深淺.然亦可以爲難矣.夫以慈祥信實之人臨民從政.能使其人不爲惡而免於刑殺.此非一人一日所致.故必待於百年之久.先儒謂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幾近之.唐與三代既不易爲.儒者說漢初禮樂則不服.興經術則初未講.風氣可謂朴陋之甚.其爲政者、蕭何起自刀筆、曹參周勃皆自戰行伍.而一團眞淳寬厚之味.令人感動.蓋承秦人刻薄之餘.眞所謂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飮也.蕭曹既創之於前.相接爲政者申屠嘉、周亞夫之徒、亦如泰山喬岳.儼然不動.雖無善人之名.而有善人之實.後來公孫宏以明經封侯作相.儒術始顯.海內亦紛紛多事.以此想望善人爲邦氣象.欲如漢初以來何可復得.論者遂疑儒者無益於世.多虛而少實.徒勞而無功.儒者亦無以自解.殊不知漢初魯國兩生、及申公、董仲舒、等若幸而得用.又久其歲月.又推舉其同類使相繼.至於百年之浹洽.安得無效.祇如陳太丘、魯恭、卓茂、僅得尺寸之地.亦自移風易俗.恥於爲惡.大概可以見矣.豈可謂儒者無益於世.而皆可疑耶.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天下之至難平、莫如怨.而至易偏、莫如好惡.我有是善也、而人不知以爲善.我未必有是惡也、而人斷之以爲惡.怨斯與矣.人有是善也、而我不知以爲善.人未必有是惡也、而斷之以爲惡.好惡斯不足乎於人矣.伯夷叔齊以清隘聞於天下.鄉人一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與惡人居、若坐塗炭中.意其平日必待己太嚴、而責人已甚.夫子乃以爲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所惡之人、今日爲惡、明日能改過爲善.則伯夷叔齊亦不追記而咎之.審如斯言.豈有一毫芥蒂荊棘之意.以此道處一家、則一家可以無怨.以此道處一鄉、則一鄉可以無怨.以此道處一國、則一國可以無怨.以此道處四海、則四海可以無怨.先儒疑二子爲惡之事無以考.以愚觀之.武王以至仁伐不仁.八百國之諸侯同心歸之.而二子獨非之.是與八百國諸侯宜爲怨者也.然天下後世、至今以武王爲是.亦不以二子爲非.蓋各當其理也.然則用伯夷叔齊之道豈獨四海可以無怨.雖萬世無怨可也.今之人好惡不由其理.一杯羹饞色、則悅之.一睚眥反唇、則仇之.聞二子之風.亦盍少勵心乎.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爲先生長者之法、主於教言遜讓。安有以後生爲可畏。又許其有求聞之心者哉。嗚呼。此可以見聖人教人懇切之極矣。人非生而知之、誰能廢學。學則雖單夫賤人、而可以爲君子爲聖賢。不學者、雖堯舜之聖、不免爲小人愚不肖。爲君子者、爲聖賢者、人常畏而敬之。爲小人者、爲不肖者、人常賤而鄙之。此必然之理也。今夫一等同鄉井、同國族、人物相似也、家世相似也、年位相似也。而能修飾衣冠、遵守禮法、口無妄言、身無妄動。衆必共相指目以爲模楷。此聞其人而可畏者也。其有沈酗佚遊、狎暱非類、幼不遜弟、長不慈敬。衆必共相指目以爲疵癘。此聞之而不足畏者也。推之於庠序、於朝市、皆聞而知之。善者必有舉之以爲公卿士大夫。不善者必不免糾之而蹈于刑。善有可舉爲公卿士大夫、而不得爲公卿士大夫。君子謂之命。惡有可蹈于刑、而不及蹈于刑。君子謂之倖。而人之爲人不可不自擇也。爲先生長者之法、不可不勸其爲善、而阻其爲惡。當夫子之時。風俗猶美。先王遺文餘澤、猶有僅存於草野之間。惟無老成師傳以接引將就之。故悵悵然不知所歸。夫子勸善阻惡之權、既不得見於爲政。舉舉此歎、必發於倦遊歸魯之日。然則亦可傷矣。其曰四十五十云者。人能自少小始有知識之時而學之。則年之至此、必有一善以聞於人。非謂四十五十而始致之也。吾黨之年、視四十五十爲有加。所可以聞者何事。所可以畏者何道。所可以教後生者何業。亦盡先講明之。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人必自貴也、然後人貴之。其賤也、亦惟自賤、而後人賤之也。孟子此章引孺子之歌、孔子之言。本爲當時禍福而發。其實天下之理莫不皆然。夫滄浪之水有清有濁。水幸而爲清、則人取之以濯頭上之冠纓。水不幸而濁、則人取之以濯足。是因其體之有清濁。故人用之有貴賤。今有人焉。口誦聖賢之言、身履君子之行。則鄉里必取之以爲師範。國家必取之以備官府。是猶滄浪清水之貴、而人取之以濯冠纓也。又有人焉。言不出於禮義、而鄙悖是習。行不準於先王、而市井是行。則朋友必棄之以爲醜子。官府必擯之以爲凶徒。是猶滄浪濁水之可賤、而人取之以濯足也。同一水類也、而用之有如此其殊。同一人類也、而待之有如此其遠。亦可以自擇矣。或曰。水本清也。而人有用之以濯足。人本賢也、而人有不用之以居高位。則奈之何。曰。是有命焉。不可以概論也。季氏世爲大夫、而孔子懷羈旅之歎。臧倉、王驩得君、而孟軻有不遇之歎。故君子得福以爲常。而小人得福以爲不幸。小人得禍以爲常。而君子得禍以爲不幸。不幸、亦猶水之清者、人固辱之以濯足。而可貴者無損。水之濁者、強用之以濯纓。而可賤者猶在也。循理以安分、修身以俟命。事之在我者、譏而行之。事之在人者、靜而竢之。學問之道、其庶幾乎。

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

此四句、孟子前篇已嘗言之。引仁義禮智、歸於人心、最爲親切。大抵天之予人以此性。止有仁義。禮只是以恭敬爲仁義之節文。智只是分別仁與不仁、義與不義之是非。三尺之童亦知仁義非心外物。而其初本因告子義外之辨。今天下後世、但知告子之害仁義。而不知其害實起於老子。老子於孔子爲前輩。多

讀書、識道理。孔子亦嘗問禮。而其言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曰。絶仁棄義、民復孝慈。絶巧棄利、盜賊無有。嗚呼。是何言乎。然老子之說險怪不經。其害在孔子前。而孔子終身無一辭非之。告子之說、緩於老子。而孟子略不少容。何也。夫子道高。以爲我之教行、則彼論自息。孟子則不然。以爲失今不攻、後害愈甚。故當時亦稱孟子好辯。卒之天下後世、因孟子而遂知仁義者、辯之力也。吾黨今日不必追咎老聃、深非告子。羣居終日、固未暇憂人之憂、急人之急。且問自身嘗惻隱者何事。居窮無事、固未識讓千乘之國。且問自身嘗羞惡者何物。出門、固未能如見大賓。且問居家能不欺暗室否。居鄉、固未能使人質決曲直。且問能無鬭言於父子兄弟間否。是四事也、惻隱也、羞惡也、恭敬也、是非也。皆良心也。皆非他人所得與也。盡亦返自思之。

剡源集卷第二十七

古詩 五言

大名元復初郎中攜示感遇五言八章。次韻。并簡東平曹子貞編修、湖汜曹克明教授。

美人乘天風。下吹玉參差。我有龍門桐。緩之冰蠶絲。空中一偶答。聞者爲忘機。神馬已出河。鳳皇且鳴岐。悠悠百年內。僅有相逢時。

我登海山巔。丘陵如芥。客來談九州。東南誰小大。神疲穆滿駁。足繭神始杖。終然方寸心。擾擾軀殼外。

流光如急水。一去難復再。歸來坐虛室。始覺身安泰。老馬寧爲駒。即且或甘帶。名跡吾不嫌。全生聊遠害。

明有不見睫。智有不衞足。學靜三十年。晚始悟無欲。識卑擢名高。居羣忌行獨。不見歌鍾家。白日臥金谷。

不見帶索生。行吟和哀竹。爲君慎燕息。頽兔方在腹。

東陽方韶卿惠古意七篇。久不得和。五月二十六日。將假館宗陽橋。稍有閒暇。乃爲次韻。因寄訊彼中吳子善、陳文毅公同父甥孫。

長歲狎紛諠。新廬稍蕭靜。虛名亦相累。舒珮來聱聱。背天戍樓柳。白日仙林杳。散書一長謠。消此清夏永。

二

營營寄巢蜂.白晝爭空花.跂跂緣壁蟲.喧飛亂如麻.譬如惡俗士.便不擇鞭撾.桐君何處來.隔壁聞瓠巴.

三

舊交空中雲.零落跡易消.新交江上流.來去同奔潮.翩翩元英孫.望之十舍遙.願附多黍稌.相投共簞瓢.

四

人膽小於壺.揣想無限極.及其遂所願.不過一消息.金華文物府.前哲餘楷則.千年萬年名.豈使夸者得.

五

作詩如挽船.學力乃篙櫓.向來牛耳盟.諸老肯多許.元暉雲林荒.仲宣江海阻.之子歸未歸.相思想風雨.

六

德孤誰嫌高.氣寒誰願清.斯文鄒將來.境坎勞其生.豈無性命憂.艱難愈同情.如何及門士.亦作胡越聲.

七

永康經濟學.近古將無同.甥孫世其業.汗馬收全功.我欲覓遺跡.雙眸冰鏡空.君亦跨黃鶴.吹簫白雲中.

韓君美經歷賦孟夏木長五詩示僕.因寫鄙懷.通呈阮使君.君美時與諸公講易

吾評陶淵明.略似段干木.詩文雖滿家.不飽妻子腹.仰瞻清風祠.俯窺白雲谷.誰能爲升斗.辛苦受羈束.因君寄高韻.千古動遐矚.

以羔裘如濡洵直且侯韻.爲八詩.送奭谷子括赴明州推官.

鑑盧磨愈明.絃柔調自直.臨民要儒術.非但用三尺.君看春秋學.從士能斷國.人情豈相遠.贈子以不惑.

二

水耕當用牛.陸行當用馬.詩書無近功.平世安可捨.吾州兵荒來.冠蓋多苟且.專無段干木.意氣能少下.

送袁季源之婺州因簡范經歷

爲山不願高.爲水不願深.水深蛟龍集.山高虎豹蹲.我有避人法.終日衣冠林.煌煌錢塘城.游塵晝爲陰.豈無青雲交.難在相知心.豈弟袁大夫.寒窗理閒琴.峻坂爲牛力.炎天九秋襟.膠漆四十年.離亂以至今.天欲饑餓我.使子無黃金.勸仕拙不諧.驅耕弱難任.低回向離門.後生氣駸駸.今晨積潦霽.鳥爲有好音.約我共行役.東平步嶔嶔.皎皎婺女精.彌彌雙溪潯.嘉有白馬生.風棱其蕭森.文林惜妄動.動必向所欽.吾評古毛義.志行近蹇蹇.公府許辟召.屈身非祿淫.斯人我知甾.長髯善哦吟.穴蟻夢離合.風花命浮沈.往者納千贄.終然遺一簪.欲行又不得.出門失前禽.子往冉拜問.何由振聾喑.

次韻答朱侯招遊海山.

江南春草黃.江北秋雁飛.羇居念還往.故物悉已非.我有青雲交.山林可同歸.十年學撫琴.對客輒累欷.豈不願和悅.調苦心易爲.青天無古今.白日相因依.向來炎炎人.所得一何微.成者化埃塵.不成罹禍機.玉兔受雕鐫.馬良遭絆羈.所以曠達士.但貴知我希.請休接輿歌.且繼梁鴻噫.名微少士責.身閑免官譏.事無一日力.相對盡崎嶇.霜魚碧玉膾.冰菊食金輝.君歌我按筑.我舞君攬衣.此日爲君歡.醉避微船扉.

題陳高士所藏冬青枝上白頭翁畫

飛高得珍叢.青子飢可食.不知何憂愁.二鳥頭亦白.道人天機深.清齋甚相許.賴汝不能鳴.一鳴嫌殺汝.

以客飛本無迹韻.爲五詩.往祁廣微張公.

智有不近名.豈有不踐迹.百年如飄風.誰作遠行客.所要在持久.以道自消息.吾師豈欺我.白首方學易.

浴鷺沙溪水一首.爲上饒陳烈婦作.烈婦信州上饒人.嫁同郡葉氏.年二十五.生子四齡而寡.丙子.兵冠起.能以智全其家.歲饑.發粟賑貧.類大丈夫.慷慨知大節.非徒守閨門貞行而已.有司上其事.賜旌表.蠲復如法.

浴鷺沙溪水.採桑玉山巔.絲成白縷縷.膠作烈婦絃.烈婦何所言.絃中意纏綿.一說鸞影孤.二訴雛巢穿.巢穿何可葺.影孤恨終天.有食不自肥.衆禽仰喉咽.賢宰憫其疲.勞役盡弛蠲.及今雛長成.雛擊亦騫騫.朝陽照巖林.枯槁生光妍.黃鸝誰謂苦.鐵石誰謂堅.請君屏俗耳.聽我沙溪篇.

背歎七首

王生困縲紲.泳道 劉子急徵追.正仲 舒叟挈家走.幾遭鞭與笞.東野 我無三人辱.閭門但窮飢.飽死世更多.徒髮何以爲.敢作小夫歎.聊爲才士悲.

舒子高品藻.王生怪衣冠.處世那得爾.譏讀眞自殘.劉子最多愛.逢人傾肺肝.勸我學其道.縮身可泥蟠.胡爲亦不免.念此坐長歎.

英英天上星.碌碌澗中石.升沈雖不同.精爽或相激.我有知名文.四海仰鄞壁.子昂 遭逢不自閔.頗爲談者惜.談者自不知.斯人寧易得.

袁弟豁達人.陳兄靜默士.平生少附麗.頗與同憂喜.邇來怪事發.談笑不可擬.一爲脫淵魚.一爲墜柯蟻.吁嗟其奈何.天運固如此.

數友越州居.無書已三年.台州已無數.逢人每相賢.日夜憶遠友.遠者隔蠻煙.風氣不擇州.俗情輕目前.管鮑死何處.寄酒灑其阡.

結友何用多.管鮑無三人.讀書何用博.得少全其身.君有狗名子.援援起風塵.朝逐富兒飲.暮騁豪士茵.歸來反如客.魚鳥亦相嗔.

蘇州米妄熟.越州人不來.緩急託遠婚.不如傍蒿萊.蒿萊在籬落.爲我障浮埃.生女屬他人.生男倘嬰孩.從何得饘粥.作此聊自咍.

觀村中禱雨三首

十里不同雲.五里不同雨.天公白茫茫.乃爾多肺腑.人言蛟龍神.象類可以取.蛇蟲當此時.行路誰敢侮.飛騰信有術.忍待號者苦.咄哉神禹功.浩蕩流萬古.

二

昨日苗穗赤.今朝灑然青.願知窮旅人.百金換顏形.念爾雖微根.同稟造化靈.自古有枯旱.人類幾千齡.

恐是自生化．雖皆問蒼冥．野草人不憐．何獨不凋零．

三

西村迎龍歸．東村請龍出．西村雨綿綿．東村猶出日．共稱西人良．或是窮可恤．誰知所雨粟．盡入東村室。
儒生無愛憎．但喜蔬蓏實．通年一飽厨．猶在兎園帙．

山中甄物雜言十首

時露下百草．流螢此飛翻．初如灰燼微．忽作秋星繁．念彼生育處．回光照其根．君莫輕流螢．流螢尚知恩．

二

青橘霜露時．英英秀中園．問訊訊居人．今歲胡不蕃．云有孤兒來．手觸枝上丸．嗚呼此義木．痛感在吾言．

三

野果散高林．雀鼠食之宜．設非人所殘．一顆不敢窺．寧由網罟防．亦無神物司．食道固當爾．雀鼠猶有知．

四

見狗須不走．見蛇須拱手．不走爾非偸．拱手亦相厚．無欺物自信．能勝誰肯負．不見吳山虎．郭文探其口．

五

鳥有反舌者．自古比讒人．時氣一朝遷．此舌竟不伸．衆鳥莫不然．更鳴以存身．如何能言士．聒聒無止辰．

六

犂牛有土德．體厚靜綏綏．豈無牝牡情．不自求其雌．終朝草棧間．若忘渴與飢．嗟彼位兒高．乃爾難自持．

七

精衛勇塡海．韻且苦求明．明尙可得求．塡海何時成．我觀飛鳴族．一一各有營．但爲口腹謀．遂爾遭其名．

八

燕是孝義鳥．常棲孝義家．堂齋白日暖．上下靜無譁．以此託軀羽．禍羅審不差．誰云知數曆．俗士義之夸．

九

圃人發孽蟲．爲蔬畜雛雞．小雞擇蟲啄．大雞遂啄蔬．蟲去蔬亦盡．對之可歔欷．昂昂高冠幘．反不小雞如．

十

蚯蚓食土壤．螢螢何所爲．蟬蟬飲風露．蛻上高高枝．卑者豈其仙．飄颻安可追．倘令智相及．無羨亦無悲．

自居剡源．少遇樂歲．辛巳之秋．山田可擬上熟．吾貧庶幾得少安乎．乃和淵明貧士七首．與鄰人歌而樂之．

貧賤如故舊．少壯即相依．中心不敢厭．但覺少光輝．向來乘時士．亦有能奮飛．一朝權勢歇．欲退無所歸．
不如行其素．辛苦耐寒飢．人生係天運．何用發深悲．

二

我居在窮巷．來往無華軒．辛勤衣食物．出此二畝園．雖松鬱朝露．桑柘浮春煙．以茲亂心曲．智計無他奸．

擇勝不在奢．興至發清言．相逢樵牧徒．泯泯誰愚賢．

三

松風四山來．清宵響瑤琴．聽之不能寐．中有怨歎音．且起繞其樹．魂珂不計尋．清音可敷席．有酒誰與斟．
由來大度士．不受流俗侵．浩歌相倡答．慰此雪霜心．

四

中年涉事熟．欲學唾面婁．逡巡避少年．起鬬不敢酬．旁人吁已甚．自喜計慮周．微勞消厚疚．造辱勝深憂．
從知爲下安．處上反無儔．人生各有志．勇懦從所求．

五

古人重畎畝．有祿不待千．德成祿自至．釋耒列王官．不仕亦不貧．本自足饔餐．後世恥躬耕．號乎脫飢寒．
我生千禩後．念此愧在顏．爲農倘可飽．何用出柴關．

六

村郊多父老．而垢頭如蓬．我嘗使之言．辭語不待工．古來名節士．敢望彭城龔．有叟誚其後．更恨道不同．
鄙哉謬藉者．爲隘不爲通．低頭拜野老．負耒吾願從．

七

去年秋事荒．販鬻卬鄰州．健者道路間．什伯成朋儔．今年漸向熟．庶幾民不流．書生自無田．與衆同喜憂．
作詩勞鄰曲．有唱誰與酬．亦無採詩者．此職何可修．

丁氏厚德堂

賤士懷永歎．一物常恐枯．貴者止營私．智或遺妻孥．肉食從古鄙．黃金使人愚．我游四十年．錢塘車馬區．
但見插桃李．誰曾種桑榆．白頭識丁子．俄冠儼于于．示我厚德編．嘉名在塘隅．談之爲踊躍．喜氣生眉鬚．
願子富倉庾．人人飽餐餔．願子多酒漿．日日開樽壺．行藏自有命．不謂守錢奴．

排律十七韻賀阮侯伯子

芳城春樹晚．清海月弦初．瑞出三神島．光纏五馬車．眼中新鸑鷟．膝下小璠璵．錦褓看爭羨．屏顏畫不如．
試啼宮錦愕．獻夢媪勤渠．庭舞張公鶴．門塡孔氏魚．一時官府慶．數世甲科儲．聞說衣冠里．高增棨戟閭．
民隨阮公姓．鄰替宛溪魚．東去龜浮印．南遊雉遶車．陰移棠芾芾．騎擁竹舒舒．或有兒童戀．謠隨父老餘．
攢眉詢賦額．正色署刑書．暗室天如鑑．心田老自畬．看騎金腰裊．待弄玉蟾蜍．我欲歌三頁．誰能說兩徐．
先隨湯餅祝．聊當賀錢醵．

傍冢東北有山．曰紹地．余幸得之．規以爲索莊也．

紹地吾所欣．他時以藏我．岡原見逶美．松柏栽已夥．雙流交在右．一几平連左．憶惜初經營．登高忘籃鼓．
年衰已漸怯．步暫石頻坐．居然契券叶．偶爾鑑策可．心手之勤勞．軀骸庶安妥．況復近芳茨．時能篇蔬果．
雖無劉伶鍤．備墓王孫裸．

謝陳君祥憲使。詩郡家以余充歲貢。陳侯頗憐之。令無行。

鸞凰不驚。瑤琨無錙銖。評材容一切。末覺世論嚴。僕昔江東歸。二紀操鉏鑱。閒山但廬霍。慕水惟沱潛。
宦車歲千兩。未省謁帷幨。豈無趙張倫。居突不得黔。新年有古語。所在輿循廉。惟此沮洳氓。生涯嗇而纖。
廩營疲負挈。陳取困淦澀。赫赫金鋪門。風雨今無簷。皎皎華裾生。塵土今無齊。分甘得陳侯。笑語脫烹爛。
仁賢所居國。不言卑頑儉。侯家仲舉峻。何如太丘謙。問侯何所爲。深坐靜春簾。問侯何所學。淨几飄風籤。
儼雅當川公。高節齊晉瞻。橫流滔天來。挺身臥西崦。何以贈陳侯。孟光書滿奩。名曰事言補。其辭淸以恬。
豈但資裨官。五經之縕鈐。從來名世士。必有淵源漸。侯識民著龜。侯材鼎梅鹽。誠令以德舉。遐陬豈能淹。
愚者理宜止。容僕守窮檐。

往時王逵蓋嘗與予評陶、顏、二公。云、魯公乞米於李大夫者。李大夫、光弼也。而怪淵明所乞食。失其主人名氏以爲恨。余按。淵明乞食詩云。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則是淵明爲飢所驅。本不知爲何人家而叩之。亦可憐矣。然淵明家有五男子。傳稱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鉏於後。又責子詩。雍、端、俱年十三。或當別有庶母。淵明又嘗助其薪水。大約計之。不翅百指之家。而當飢餓。單身竟行望屋求食。不知其家何以爲處。乃不如魯公闔門同飢共飽。擇英賢可語者通情焉。不亦可乎。余家與淵明略相類。不敢用淵明法。壬辰春。有感於故人之言。遂和淵明詩韻。將求如李大夫者而告之。

今朝胡不樂。取書一哦之。飢窮古不免。陶生良有辭。骨肉同天倫。僮僕緣食來。如何凶年中。萬事付酒杯。
脫身得一飽。激烈陳歌詩。不如魯公仁。借貸英雄材。嗟余亦有作。欲向誰同貽。

君莫誇少年一首贈俞光遠。

君莫誇少年。與我儷者疏。我亦嘗少年。少年君不如。談諧今已忘。猶有少年餘。東南山水國。早得飛長裾。
春闈虎丘樹。夏檻玉泉魚。吳妍與楚豔。過眼月千車。常此秋風淒。遊子易欷歔。我時未更事。意氣益發舒。
出門有佳侶。遇勝不得虛。惟憂日晷短。當去亦躊躇。官曹人所厭。高士不肯居。平生縱觀處。最在客南徐。
婀黛四面集。綵衣攤安輿。停舫待淮蟹。醇甘逮僮胥。道路無此頗。此頗勝鄉閭。自從秣陵歸。鬱鬱不再攄。
三間風雨屋。僻其荒林墟。非君好事者。誰能至吾廬。今來建溪上。逢君歷相於。行藏且勿問。人世有乘除。
蕭狂我已悔。新銳君當袪。男兒不用世。資身在犁鉏。臨風贈君別。勸君惜居諸。勸君重桑梓。勸君重名譽。
歲晚末相忘。頻寄山中書。

老樹

老樹老且枯。數柯枝綴之。鳥來食其稊。藤來纏其皮。幸然根本堅。未至甚離披。風霜既無損。雨露猶見私。
如何烏雛。同巢自傾危。鬬擊習似斧。啄傷嘴如錐。樹色歲時減。樹力日夜衰。回頭試一顧。但可相扶持。

伯收東岡麥

伯收東岡麥。仲移西塍秧。四季各有役。餬口走皇皇。豈不惜冠履。兼習業鋤耜。憐爾衣食儉。及茲筋力強。

古來經術士。什九起耕桑。窮通自天命。謹勿事肯商。

邀陳氏子飯。歸。似銅山瑜老。丁酉五月十五日也。

飯子山下麥。羹以山上筍。筍堅傾齒牙。麥糲哽喉吻。相邀豈云厚。覓去良不忍。林園隱趣出。魚稻秋事近。
短歌訊而翁。贈子以一酌。

飢旱

旱風爍我膚。飢火煎我腸。春夏猶自可。入秋始難當。鬻珥陡頓盡。衰裯織細將。暫從女奴手。併入米客囊。
但冀喘息延。敢憂生理妨。山州古磽瘠。歲計仰蘇杭。發地流玉粒。浮天駕牙檣。如何水後郡。翻籍浙東糧。
行路急促促。人情沸皇皇。焦枯望一雨。諭指願千方。雲氣亦假塞。魃妖轉炎揚。浮生想有閱。沈憂聊暫忘。

余居之西偏。有小室。名嗇菴。詩以識之。

嗇語養氣海。嗇食養脾土。嗇處養心神。嗇勞養筋膂。衰年百事袪。寄息此環堵。危如突圍將。鈍似滯風賈。
願仆冀賒延。谷扁待償補。夸盧道爲賊。還獲命斤斧。收君詩療符。佩我養生主。

鄰峰

霜嚴火炬青。月淡雨峰白。室堂行夜譙。鄰峰販醝客。販醝事且止。歸農牧又薄。枝擊習鞭撻。鮮肥慣烹炙。
外雖刑憲拘。內實飢困迫。鹿窮有狂奔。虎斃猶恐擲。如何隴上豪。坐作溝中瘠。世無卓魯化。名在跖蹻籍。
感離重惻傷。觸危轉驚赤。

春日城南聞禽鳥聲喧甚。爲賦二十二韻。

今日春氣至。新禽各啁啾。豈無好唇舌。入耳何啾啾。雜雖最多端。能以巧自發。黃頭亦翩給。微吭和且調。
無計館滑熟。烏鴉與鵲鴝。自餘不知名。嚱呼雜竽籥。黑衣猥雞黠。晝動固非梟。均爲樂其性。幸此風日朝。
城南六七曲。荒園繞樸茅。我來感物變。何異在山郊。恰聞黃鸝至。不聞叫交交。常由戀幽谷。畏寒遠避巢。
羣英蓋壞內。小大一逍遙。得氣不足悅。觸情遂相邀。乘墉少年兒。挾彈欲見邀。所規不滿擲。翻令汗廚庖。
鷹鶻勢險薄。爪長尤善梢。同羣自賊擊。此禍極無聊。深藏務遠晦。尚懼形色招。危機布平陸。況乃縱輕僄。
悲憐復譬釋。當鳴詎爲妖。但懷道傍樹。信美非其巢。

林貴父投老謁銓有贈。

天寒道路長。行子難爲客。況復迫衰暮。視近步憧憧。千世悔古學。當時慚惰農。誰知凍雪巷。忽視戟幢翁。
袖有排闥書。談如發硎鋒。聽之不能竭。浩氣生奇胸。從來庠序師。專以爲龍鍾。才高得教誘。祿休尚遭逢。
此職今不少。有求豈難從。去去奮自愛。春禽語喈墉。

陳晦父赴銓十三韻

古人取遠士。得一以爲豪。江左貢千百。選掄今始勞。占對泥童廝。趨蹌借吏曹。以茲寓繩準。爽髓索皮毛。
遂乃考卷業。成文喧誦號。其次嚴保舉。盧牘相龍叨。常儒坐可得。貪儒走滔滔。有司見其然。厭賤如蓬蒿。
誰知眞儒者。百黜寧不遭。陳生青紫門。佐書越江皐。秩滿在選中。家寒無所操。虞翻與馮易。買臣進縫騷。

吳士例則然。且毋銜名高。

次韻答驤官傳秀才

欲有險於穿。千金身徒沈。爭名急飢渴。對面九關深。誰知海城畔。山水發清音。蟬蟀泄喜慍。鐘鼓鬧晴陰。
意到得所指。不作寒蛩吟。斯人定不惡。我輩許同襟。去去復去去。白鷗未忍心。

南巖留宿。分韻落字

遊歎値暄秋。飲狎得嘉客。嵌巖復在眼。徘徊忘還郭。款款坐向夜。喧喧笑多謔。低簷近見出。寶乳時聞落。
防閑燎烝新。驚蘆搖鼓鐸。偉憨榻露處。僧馴者頻渝。覺隱諒未能。羨彼高棲雀。

朱使君家諸郎將別十一韻

東南典藩材。朱戶實第一。天生好兒郎。玉筍森六七。俱能弄文翰。郡教蹤戶室。伯也秀英英。珊瑚映初日。
翁仲最似古。鼎彝熊彪質。叔季相和鳴。笙入鏞聲出。人言有陰德。我受少權術。公退亦見容。老衰時自失。
官期忽在眼。別語常促膝。江湖芥舟小。歲月翎箭疾。善保清明心。臨岐莫輕恤。

掩篋

十客九不解。一解値吾仇。嘗如巧蛾眉。同鏡見之羞。結交恨不廣。難在相綢繆。掩篋謝年少。所藏非所求。

次和焦治中贈紀遊十四韻

是身虛空中。如雲本無有。遊行又其寄。縱樂安得久。瞰巖大魂貿。鑱削奇鬼手。棟宇起何年。名稱出誰口。
僊昔扳蘿蔓。淩空訝雞狗。疏疏石生竅。刻刻室懸斗。乘峻開棲梯。綠明掛窗牖。豈無祖驥堂。多逢研奮叟。
賢侯韋平家。雅韻王謝友。驪珠百四十。模寫已八九。坐我南樓牀。澆我北海酒。人生主客意。如此豈云偶。
風花命浮沈。木雁大可否。悠然村一壺。山靈俯回首。

借府同知黃侯名其讀書之室曰廣居

陸夫謾躇躊。得少便有餘。達士心曠然。清明如大　令奇陳鼎俎。義獨走軒車。唯諾無不行。尙懷豚與魚。
嗟茲山城氓。憎長速其肯。好語朝索芋。怒攻晝攘裾。侯來未月。眉頭笑舒舒。退食擁一室。焚香展群書。
擧頭窗楹間。有榜揭廣居。力行守義。鄒公不欺余。

丙午二月十五日。以府檄出宿了巖。

袞年慈棲息。役役殊未休。天明發東郭。日晏泊西州。登其于金驅。爲此一潑謀。宿麥靑已鬱。稗桑黃亦稠。
欣然一會意。所愧非吾丘。晦日諒不遠。誓言良未酬。揮手聊還往。伊嚶自伊嚶。

送官歸作

生世悔識字。視身如野農。勤勞養尊老。膳味日可重。晨芻熟新黍。耕林有過從。行吟苔松顚。此樂諭歌鐘。

七陽字

雁雁西北來。亦復東南翔。勸物各有時。吾當護行藏。厚□違嚴風。密袂禦凍霜。陶然茅簷下。一餞生春陽。

班溪

我愛班溪班。班班爲誰好。於時九秋晚。霜葉紅不埽。石橋未歸雲。水映欲衰草。累累牛羊隊。灑灑魚龍道。
崇丘何多榮。殘村幾綿渺。故物一若斯。今我胡不老。過從幸相狎。聊坐暢懷抱。

宿福海寺

嶄巖蒼龍角。汲流紫雲根。道人不絕俗。自然無耳喧。屋脊掛修嶺。一日過千轅。此中但高臥。松風有清言。
聽之亦無有。風定松在門。炊破我欲去。獨鶴鳴朝暾。

六月十三日嚮頣子徵太拗十首以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爲韻

一無字

驛雲散飛雨。隨風爲有無。老農終歲日。望施在須臾。平生官田粟。長此禮義驅。置之且勿戚。一飽任妻孥。

二官字

青青澤中蒲。九夏氣淒寒。翩翩翠碧羽。照影蒼溪間。巢由薄天下。俗士誓一官。小大各有適。自全良獨難。

三一字

窮居無公憂。私此長夏日。蚊蠅如俗子。正爾相妬嫉。塵驅非吾任。迢遞亦無術。惟當俟其定。靜坐萬慮一。

四身字

流螢出草莽。姿飛亂星辰。蜻蜓水蟲質。一變能輕身。物情羨遷化。過眼異新陳。嗟嗟白屋士。吾方保吾眞。

五輕字

當暑苦炎暍。廿□秋風生。窮愛在衣褐。霜歸亦可驚。徘徊念年少。歲月去已輕。歲月可奈何。學道恐無成。

六有字

自古皆有隱。陶生隱於酒。炎氛四面集。一窟在北牖。世人羨桃源。桃源復何有。惟容醉鄉徒。白世得相友。

七子字

永日豈無飢。谷粟非所擬。暍行豈無勞。惡木非所止。君家碧梧軒。蓬荷汎芳沚。我來息涼陰。嘉賓藹君子。

八萬字

幽蟲咕午枕。掩抑聲千萬。風前以蟲鳴。蟋蟀最多怨。我靜乃得聞。一一來自獻。憧憧道傍子。與爾故相遠。

九事字

炎方有朱鳥。璀璀顏色異。土人目爲鳳。信爾可安致。生雛固當奇。千歲曾一至。紛紛鴻燕期。寂寂非我事。

十足字

朝遊剡山巓。暮戲剡山足。英英丹霞洞。不受塵士辱。飛仙復何許。諸子如立鵠。酌君滄浪泉。和君紫芝曲。

陳茂陽書塾赴史氏塾

靑天碎浮雲。飄落隨長風。當年江海心。聚散豈謂同。我髮春霰白。君顏秋樹紅。各將飛騰具。坐受窮困功。
懷書更何罪。暴客歲不容。數夕稍振發。共語涼天中。天明換顏色。囊瓢赴槩蕡。此事本下策。改道無所從。
猶勝古俠士。僧牛市牆東。

春風

春風吹愁端．散漫不可收．不如古溪水．祇望鄕江流．新花紅爍爍．舊花滿山白．昔日金張門．狼藉餘廢宅．
回頭語春風．莫向新花叢．我見朱顏人．多金亦成翁．多金不足惜．丹砂亦無益．更種明年花．春風多相識．

八月十五夜．雨中微有月色．

雨色今夜別．映門白鮮鮮．陰知萬古月．自在最高天．天高無陰晴．月亦無虧圓．中間隔雲霧．頃刻變態千．
惟當自作樂．上界豈我憐．接竹風撼郭．倒尊水號川．狂歌眺渺莽．恐有浮槎仙．

九日與兒輩遊巾溪

悠悠循澗行．磊磊據石坐．林垂短長雲．山綴丹碧顆．蓼花最無數．照水嬋娟娜．何知是節序．風日自清妥．
鼙鼉競時新．瓤果間蔬蓏．欣然爲之醉．烏帽危不墮．此日山中懷．孟翁不如我．

閒風舒先生客居棠溪袁仲素家．見示竹簾詩．戲作問答二首．

剡竹吾問君．班班爲誰設．一登君子堂．迴與凡界絕．陂龍鱗欲鮮．湘娥淚猶熱．旣能露文章．匠手安得餮．
所憐無可娛．如伴枯禪滅．千金散紅裙．一鏡垂白髮．定非夏侯衣．高堂挂秋月．

其答

何物非可憐．聿向翁戶設．翁好詩更佳．蕭然得三絕．他家少年叢．徒爾歌舞熱．正如閱傀儡．未久意先鼈．
翁今一室老．高臥百念滅．湯爐松林風．紙帳梅花雪．時時有佳客．文字送日月．

古詩十五韻送胡天放西遊 名霑浮安人

有鐵莫忘鎔．鎔作俠士椎．有帛莫妄縫．縫作山人衣．君看天放翁．氣貌絕清羸．瀟落七尺身．仁義充膚肌．
無家救人窮．無田恤人飢．江湖三十秋．白頭博帽欹．餘情尙灑灑．不吐酸寒辭．事慕古豪傑．諸兒那得知．
或云有仙骨．深中愈難窺．遙觸華佗戲．偃蹇梁鴻噫．世態貴反覆．口語瀾翻飛．夫子顯之笑．百觸不發機．
寧當待滂鼇．西山古誰悲．佩君珊瑚鉤．酌以玻璃巵．相知豈云無．去去勿復疑．

舟中望紫巖

近山如畫牆．遠山如帶長．我從雲中來．回頭白茫茫．惜去乃爾覺．常時自相忘．相忘豈不佳．遺此春懷傷．
飄飄從何來．衣巾徑微涼．初疑雨氣集．冉冉遊塵黃．無歸亦自可．信美非吾鄕．登舟望東雲．猶向帆端翔．

次韻答二袁

相逢何草草．不念別日長．別我我在山．別君海茫茫．慰別有難易．我老不易忘．今此春雲篇．來別已悲傷．
春雲雖多態．與世無炎涼．朝出山路白．暮歸海天黃．人生不免別．與君非異鄕．我詩不如雲．春雲解飛翔．

感物二首

贔贔今失羣．亦自矜騰騰．俛仰歲時久．帖然困蚊蠅．橐駝迫其穴．天水成滄溟．豈無魚鼈交．望望爲所憎．
物理有翕張．逢人同廢興．幸無憂追憂．聊復曲吾肱．

其二

魚目出泥沙．空村百金珍．豫章値擁鑊．細細供蒸薪．論材何必多．適用卽能神．託交何必深．羈求永相親．
鮑叔拙觸魯．張生窮厄陳．茫然拔擢際．豈意出風塵．

八月十六．張園翫月得一字．

明河盡殘雲．濟海收晚日．婆娑林端月．爲我良久出．洗杯問勞苦．天女笑肸肸．月行虛空中．萬古無損失．
且可娛今宵．勿復思昨日．歌情天水遙．坐影入樹密．喚醒有微酒．徵詩或呼筆．仲容數人林．僮嗣嬌在膝．
初猶羈裘褐．久乃忘冠幘．趨蹌鏘弈幡．笑傲驚蜈窒．寧來共嗒嗽．不許私暇逸．蚩蚩復擾擾．醉態不可一．
情知此月下．此樂世無匹．月光本天性．淸瑩本其質．勉定稱浮涵．飛沈轉蕭瑟．忽忙寄醉語．悟遲已難述．

送鄕友林耕道往信州．因寄李明通．余與林．李．皆遊故中書盧公威仲之門．

盧公全盛時．桃李何紛紛．冠蓋蔽白日．談笑起靑雲．林翁我鄕曲．同業又同門．如何三十年．白頭始相聞．
全家作楚鬼．隻影窮江源．起手問曲折．口澀不肯言．舉非衣食牽．猶賴齒頰存．歎此皆有數．吾書已云云．
下蹶浮世塵．上通先天根．事來卽順受．不得勞悲欣．我老耕破硯．百錢混人羣．聽之如飲醇．油油至微醺．
所恨各有役．東帆復西轅．平生李元禮．歸爲致寒暄．

鹿頂山朝暉軒．爲東玉師賦．

金雞警神閒．燭龍轉嚴車．陰壑欲斷散．巖谷開噓呀．急然賁羅顛．湧出紅蓮華．天暉初照爍．六合無藏遮．
而我靈臺中．善根始萌芽．珍重愼消息．外物如塵沙．

鄕友陳養直請賦山心樓．樓乃入剡舊寓也

諸峯何縈盤．四起如帷牆．試問客主誰．茲樓山中央．面勢旣環合．結構欲飛翔．我來名山心．一笑借胡牀．
左手南風翊．右手北斗獚．山鬟亦我笑．夜夢車兩廂．一坐三十秋．林篁鬱相望．花鳥天語默．煙雲野行藏．
開通勿障蔽．百世敢遺忘．

刈蘭詩．爲竺秀才作．趙寶義人．

朝從園中去．暮從園中歸．園中何所有．雜草靑離離．刈少猶未覺．刈多還漸稀．豈愛貧宮頻．要使牛羊肥．
但放刈手緩．勿傷蘭與葵．葵高葉難護．蘭弱根易萎．惟彼惡草種．刈盡轉萋滋．此理不可詰．此語令人思．

送陳養晦赴松陽校官

書生不用世．什九隱儒官．抱璞豈不佳．居貧良獨難．陳子剡中秀．盛年早彈冠．皆寡丹丘雲．亦窺滄海瀾．
仙翼顧喜笑．魚龍從盤桓．天風一吹激．卻步亦松關．諒子太宇定．悠然置悲歎．但令懷居裳．梅日勞追扳．

秋蟲歎

夏蟲聲漸微．秋蟲聲漸緊．微物何所知．時至不得閑．嗟我鏡中髮．亦復就凋殘．淒然雜憂患．霜風掃茅菅．
反不如彼蟲．自得草莽閒．所以達生士．逃名在空山．客居雖云樂．不如早知還．

34A

六十五號

剡源集卷之二十八

古詩七言

聽琴行贈沈秀才

君不見江南琴師海興聰。雖與傳者夢溪公。又不見醉翁詩中沈夫子。聽水作琴琴譜起。祇今人間何處無琴師。問渠端由渠未知。錢塘東風萬人選。沈家還見奇男兒。沈家家住鸞湖曲。夜理漁絲朝采菊。菊苦雞餐魚叉寒。彈出歌聲寄慶獨。近來攜琴東海行。清音爐滑如流鶯。湖園日煖百花笑。彈徹滿樹春風生。我不識琴識琴理。爲君悲酸爲君喜。相逢正值酒醆空。徉狂擾臂紅塵市。琵琶阮咸休羨渠。相知豈須獨曳裾。醉毛死久髯徐去。洗手空山脩樂書。

赤泥嶺行

種桑三年寒得衣。養犢作牛耕挽犁。生男祇解戀鄉土。五日溪船催父歸。行，前倉庚後杜宇。去家漸近聞剡語。悵身不作田舍兒。騎竹搏沙邊牆戶。人生衣飯取裁足。阿奴碌碌猶頹福。獻書覺舉異下第。年少奔馳頭已白。君不見燕山萬里客更難。赤泥嶺上春風寒。

建溪精舍得本字

四山鋪鋪風日煖。白髮簪花惜春晚。當時衰草牧羊坡。今日池臺紅霧滿。最憐幽篁手所植。兒戲成叢亦千本。舊遊聚散萬事拙。客夢悲歡百年短。荒涼處處經戰馬。寒食家家澆祭盌。陰知地下不識醉。祇合生前尋酒伴。蒼苔白石塡枕藉。野鳥清溪自絃管。向遊飄揚正捷步。老我摧頹甘負眼。風牀薄鬢新梭濁。江樹飛雲故人遠。出城少事幸縱恣。賭令爭歡君莫懶。

夜寒行

昨日天寒不成醉。今日天寒不成寐。醉邊得酒可強歡。寐少愁多頻發喟。紫竿草炬鬧荒城。役夫遙作鶻鳴鳴。擁衾高枕未云苦。熟聽但覺令人驚。烏孫黃鵠飛不返。邊城白骨塡未滿。朔風蕭蕭吹戍旗。居人何如去人遠。丈夫無成霜滿鬚。沙場萬里星河疏。南牆詩翁窮擁爐。北窗少年猶讀書。

騎馬行答贈吳中張子濟鄉貢

君不見天上續絃膠。又不見海外切玉刃。傍人錯愕心自快。痕迹過眼無秋毫。吳江先生淮海客。長篇大章歌落托。白袍只作東土音。黑頭曾射南宮策。霜清水落芙蓉開。酒酣獨上吳王臺。橫書右望寄飛鳥。乘風忽擬穿蓬萊。人生相逢不在早。賈生太少顏生老。興來亦欲向西遊。約君騎馬闖門道。

自信上歸遊石門訪故人毛儼卿鎮卿兄弟作長句贈之丙午冬

山開未開白雲梯。人行不行青麥溪。五年清夢隔蟻穴。千里飛塵深馬蹄。重來交遊亦笑樂。但覺几杖頹提攜。門閒羅葉無數積。風定水禽時一啼。藥草春暄夜更長。木間花下聽天雞。

昨日行

種樹莫種垂楊枝。結交莫結輕薄兒。楊枝不耐秋風吹。薄交易結還易離。君不見昨日書來兩相憶。今日相逢不相識。不如楊柳猶可久。一度春風一回首。

招子昂飲歌

與君相逢雖草草。與君相逢苦不早。人生何處少泥塗。此日飄零武林道。武林城中馬如雲。閉屋狂歌人不聞。狂歌自笑君亦笑。依然狂絕不如君。君歌豈是眞狂者。青衫少日春瀟灑。至今筱筆五花紋。最惜青眸十步下。扁名何用等灰塵。不如世上蓬蒿人。黃金偏趨不貧室。白髮難老無愁身。風雨無情亦如此。淒淒但聒窮人耳。不見朱樓高到天。鳳簫龍管連朝起。連朝笙管可奈何。我歌且止須君歌。青天白雪望不極。坐見綠水生層波。我生胡爲被狂惱。江頭魚肥新酒好。從今作樂拚醉倒。與君相逢雖草草。

雁南飛

雁南飛。飛且鳴。我不愛爾絕漠拂雲之健翼。愛爾秋來意氣各有適。江湖萬里同風聲。風聲萬里秋蕭索。山鄉田荒水鄉薄。不應專爲稻粱來。得飽且住今亦樂。樂飛嘹唳奈爾何。青天茫茫無網羅。誰知世有苦心者。夜半聞聲悲轉多。雁南飛。勸爾飛時莫近征婦舍。手斷邊衣添淚下。更莫飛近貧士屋。絃絕樽空恐悽獨。雁南飛。飛且止。世事驚人例如此。我昔扁舟五湖水。年年見爾秋風裏。如今未斷少年情。一度雁來心一驚。今年雁來明年去。明年去去江南路。欲將書寄去邊人。明年謝作書回處。

剡氏飢

剡氏飢.山前山後尋蕨萁.斷其得粉不滿掬.皮膚皴裂十指禿.皮皴指禿不敢辭.阿翁三日不供糜.不如拋家去作挽船士.卻得家人請官米.

俞光遠父子歸馬與兼記問訊故舊

君不見深山野馬生龍駒.又不見荒林老鷹鳩作雛.男兒似種世所少.俞郎三世成清儒.秖今道路滿塵土.大袖已覺妨奔趨.提攜逐食何足羨.羨子有策寧親軀.調符晝行鞭犬靜.鬢錢下歲鮭魚須.機神有餘自靜重.蔚蔚老氣生眉鬚.高堂百客森冠裾.四座指點眞明珠.誰能對此心不動.歸來轉覺癡兒愚.峽南雲深山氣冷.今歲亦聞愁旱枯.但憐四壁愈憔悴.傍人解笑吾人迂.書來隔宿發夢寐.便買舴艋隨僮奴.山羅語喧聽櫧栗.晚開甜能懸蜘蛛.暫逢相見喜定劇.勝似朝夕趨庭隅.因子此去傳區區.先從買翁到吾徒.劉郎殲絕今更殲.香巖老人安穩無.

採藤行

君不見四明山下寒無糧.九月糧麥五月嘗.一春辛苦無別業.日日採藤行遠岡.山深無虎行不畏.老少分山若相避.忽然遇藤隨意斫.手觸藤花落如蝟.藤多力困一聲伸.對面聞聲不見人.日昃將來各休息.妻兒懶拂籠中塵.須臾叩門來海賈.大藤換糧論斛數.小藤輸市亦値錢.糴得官粳甜勝乳.明朝滿意作晨炊.飽飯入山須晚歸.南村種麥空早熟.逐日扃門忍飢哭.

杖錫虎

杖錫山中深.與世絕往還。從來稱是仙聖窟.虎暴不得奸其間.今年山神大失職.虎來山前搏人食.傳聞此義我亦怪.歷問吏爲居者惜.杖錫山中民.獷健疎農耕.老稚爲樵壯爲獵.朝朝暮暮山中行.山獐野雉牧當糧.天寒果熟霜狸香.腰弓度壠矢插房.黃茅覆溪機半張.烏啼犬奔風箭急.機鳴未發且前立.平生聞虎不識面.顚倒窮途忽相及.驚呼頓迅聲漸微.妻兒駭呀不即歸.循蹤走至設機處.但有血漬爛斑衣.嗚呼哀哉乎.此民良足悲.嗚呼嗟哉乎.此事不足疑.吾聞以毒殃物者.物亦以毒殃其身.我不敢以爾爲仁.以餌鉤物者.物亦鉤爾以爲餌.我不敢以爾爲智.杖錫山.山絕深.無虎不必古.有虎不必今.天生此物居山林.有虎無虎視爾心.但令爾心無干戈.虎居深山奈爾何.

少年行贈袁養直

我昔如君初冠時.見君垂角兒童嬉.君今長大一如我.但少頭上斑斑絲.誦書如流日千紙.更出清言洗紈綺.明珠在側眞自失.挾册茫洋吾老矣.人言四十當著書.春風半負黃公壚.僮奴哂笑妻子罵.一字不給飢寒軀.儒學無成農已惰.臥窮始悔知無奈.人生少年還易過.請君努力無如我.

義蜂行

山翁愛蜂如愛花.山蜂營蜜如營家.蜂營蜜成蜂自食.翁亦藉蜜裨生涯.每當山蜂採花出.翁爲守關司儆遮.朝朝暮暮與蜂狎.頗識蜂群分等差.一蜂最大正中處.千百以次分來衙.叢屯雜聚本無算.勢若有

制不敢譁.東園春晴草木媚.漫天蔽野飛橫斜.須臾騈聚致雋永.戢戢不翅輸牛車.似聞蜜成有所獻.傷類不得先嚌牙.重防覆衛自嚴密.雖有毒螫何由加.一朝大蜂出不戒.莽容靚飾嬌且姱.蜻蜓忽來伺其息.搏擊少墜遭蝦蟇.群蜂倉皇迷所適.躅走欲死聲呀呀.求之不得久乃定.復結一聚猶如麻.我來訪翁親目睹.搏髀不覺長咨嗟.翁言蜂種幸蕃盛.衆以義聚猶堪嘉.烏衣槐安傳自古.蠻觸分據兩角蝸.雖云彷彿存國族.徒以紀異其辭夸.博勞舅婦慢翼知.驚靈異姓爭荒遐.豈如玆蜂互推翬.一體同氣無乖戾.我憐翁言私誚責.扶傷蚤愧賢侯蛇.況伊二毒俱下類.瑣細不足勞鞭撾.前尤往悔俱勿論.事會倚仗來尙賒.新房才成蜂未壯.齒房委棄墜泥沙.

雪後況湖歌爲阮使君作

君不見明州城中日月湖.縈藍綠白如畫圖.良時樂遊古亦有.何人破雪浮官廚.金猊暖壓紅氍毹.紫貂醉拂青珊瑚.麈尾高懸前唾壺.使君霜鬢雙臉朱.同時僚客總豪秀.陸沉閬苑羣仙儒.名談錦淺初不惡.安得玉人歌纓珠.似聞州民冥公出.終日繞岸狂驩呼.絃管何足道.入耳得此成眞娛.城尖數峰大模糊.山郭何路通樵蘇.年年臘前得三白.樂歲仍然多餓夫.定知新年稍安樂.風流便君江左無.

山苕行

苕花如雲色如霧.萬壠千溪看不絕.風吹日炙自鮮明.乘在空雲誰愛悅.遭逢偶入山人手.縛作蓬鬆插塵帚.鬢疎髮落已蕭然.時對西風一回首.人間貴賤不須論.此物古來從至尊.猶勝長拋霜露裏.秋蟲野憐愁枯根.

啄木行贈淨理上人

東岡嘹嘹還剝剝.有鳥飢啄霜木.天寒蟲豸得幾何.爪觜披猖良爲腹.華堂蝙蝠添毛衣.飛蚊淨盡何處歸.海山野鶴亦有飢.飢絕不向人前飛.

坐隱辭

坐隱.字出顏黃門家訓.而其義非也.余雖移家棠奧.居猶未定.每往城南寓舍.城中無所營.交遊益疎.或至堅坐踰旬不出.遂取二字榜其室.而作坐隱辭以儆之.

快馬疾馳不如徒步.多金善賈不如弱耕.日食八珍不如強飯.封侯萬里不如還鄉.我觀古來丈夫子.何用桑弧蓬天射四方.蘇秦生爲六印役.主父死類五鼎烹.不如諸葛草間談管樂.陶潛醉裏傲羲皇.南面之尊何如於媍梧之賤.環轍之智無損於荷蓧之狂.高岡峻谷久亦變.青天白日晝夜行茫茫.胡爲憂愁浪自苦.百年齒髮誰得長堅強.不如掩關埽跡成坐隱.清齋永日一爐香.

賦意未暢復拾前韻之餘者作廣坐隱辭

我作坐隱辭.客來問我坐隱方.開門進客還復坐.爲客歷落書其詳.隱朝市我不能衝塵冒暑走遑遑.江湖我不能披蓑戴笠操舟航.隱山林.山林白晝行虎狼.隱田里.田里亦亢無資糧.窮觀六合內.投隱幾無鄉.是以古來人失路多猖狂.或隱伶官伙客.或隱藥肆僧房.或爲君平溷賣卜.或稱陶朱隱行商.雖能

六十五冊　34 B

逃世網。於事未爲良。況我雖播一身隱。二親白髮垂高堂。神仙拔宅古亦有。無翼不得高飛颺。不然少自屈。歸去隱耕桑。隨傭竭作既無一夫力。買田築室又乏千金裝。僮奴挪撿親友棄。往往人厄非天殃。悲來俯仰尋隱處。欲親書冊依杯觴。引酒未一酌。狂風鬱律衝肝腸。讀書未一卷。噫嗚感慨淚浪浪。酒能觸人生憤激。書能覽古知興亡。非徒不足充隱具。反緣二物來自戕。覆杯掩卷且默坐。氣定始覺如平常。因思世上百千事。是非榮辱俱可忘。楊朱墨翟、悲流吶無益。伯夷叔齊、浪死埋首陽。不如隨緣委運祇塊坐。冥心徑往遊黃唐。不論辨。不憂彈射相摧傷。不遑往。不憂風露沾衣裳。人生衣食分已定。登途役役空自忙。不見啄木鳥。終朝一飽如不惜。不見守蠹龜。窮年引息泥中藏。目前伸屈君莫問。此鳥孰與龜年長。坐歎自笑客亦歎。烟□暗室生天光。

行婦怨次李編校韻　丙子台州作

赤城巖邑今窮邊。路傍死者相枕眠。惟餘婦女收不殺。馬上娉婷多少年。蓬頭垢面誰氏子。放聲獨哭哀聞天。傳聞門閥甚輝赫。誰家避賊山南巔。蒼黃失身遭惡辱。鳥畜羊豚驅入燕。半居鄰牆不識面。豈料萬里從征鞭。酸風吹蕩白日短。天地闊遠誰當憐。君不見居延塞下明妃曲。惆悵令人三過讀。又不見蔡圖十八胡笳詞。慚貌千年有餘戮。倫生何必婦人身。男兒無成同碌碌。

飛花行贈馬衢州時馬在建奧別業

山上風花山下飛。花飛欲盡山翁歸。歸來亦自忘行跡。但覺滿地紅依依。餘花更惜隨春去。溪上遊人山下路。戀家漁父斯來蹤。雖老劉郎記前度。花開花落春風前。我昔與翁同少年。祇今鶴去但華表。何處爲睎愁杜鵑。遊人自遊春自暮。從翁問花花不語。且當向花日日醉。醉倒花前學花舞。

織錦迴文苻堅時秦州刺史竇滔妻蘇蕙若蘭爲其夫徙流沙作

君不見秦州城中雙帶花。春風吹散著流沙。流沙千縈復萬轉。織入錦機歌不斷。歌不斷可奈何。人生富貴憂患多。不如窮山饁田婦。白頭不識遷移苦。

石湖范至能嘗作姑惡詞以爲婦怨非天下之爲婦者所願聞故作續姑惡詞以廣之

姑惡姑不惡。人言姑惡人豈知。爲姑作婦百不辭。婦在姑尚可。婦死姑方悲。恐傷姑意不敢違。化作異物鳴無時。姑不惡姑不惡。怨姑還當被姑責。但願生身復作婦。死別不如生見樂。

余博士家貓相乳歌

上饒余宗鐘鼎家。孫枝十世猶清華。南昌博士最賢者。膝下圝圝開綵牙。我行其庭值供頓。食指半千聲不譁。女蛾男髽況脩謹。冠立氣肅知等差。江南族聚盛亦有。如此禮法嘖可嘉。長公公退忽語我。瑞貓之篤超滿車。二雌同時各生子。一雌病僵如臥瓜。一雌端來代其乳。顧眄戀惻呼嚶啞。子衆身疲乳亦竭。病母起將新乳加。天寒褫褥更枕籍。日暖花磚羣戲拏。我憐二貓有至性。欲脫毛尾升筓珈。北平將門梁肉竄。此事向得昌黎諮。公家儲化鬱積久。義感宜可馴豚豭。願公盡力持閫範。彌補始終無闕瑕。不見古來歌舞地。祇餘狐鶴與蟲沙。

贈天台潘山人號秋崖

老潘雙眸如紺珠。帶以秋陽朝露之清腴。山形水態出沒千百變。經君指顧不得藏錙銖。我昔少年好狂走。風餐雨沐逐逐忘朝晡。至今臥遊想其處。但覺雲濤煙樹千里行須臾。匡廬春風鍾阜雲。彭浪之磯大小飛來孤。秦淮震澤洞庭野。疑居縹緲雨樓五嶺東蒼梧。歸來把鉏剡山下。有時一竿釣月賀家湖。龍驤驥馬困縶束。每逢風鳴草驚動嘶呼。聞君談診到骨髓。褰衣振迅恨不六翮生形軀。尋牛卜龍古所有。君家祖孫三葉傳詩爲人言。河流可移山可鑿。秦皇漢武已類愚公愚。相留徘徊山南山北一百里勝處。忽然開酒壺。問渠劉伶一蓋一鍤欲何用。且可從我日日醉倒黃公壚。

范文正公黃素小楷昌黎伯夷頌蓋宋皇祐三年十一月在青社所書以遺京西轉運使蘇公舜元者也後二百四十年大與李侯戡得此本於燕及南來守吳乃文正公鄉里即訪公子孫以畀之范氏喜而索詩爲贈

有耳不聽下里巴人。有手不寫劇秦美新。天生靈物寄我體。可惜穢棄同埃塵。清風百世希文老。一字流傳今是寶。誰知堂堂伯夷頌。曾借春暉發枯槁。韓子也復英雄姿。冰寒斗峻餘文辭。吹噓自起北海隱。膾炙聯翩西山飢。天荒地老精靈在。處處江湖紅散彩。昔離孔氏忽自歸。令遇與侯如有待。世情愛古兼愛奇。書奴滿眼非吾師。請君焚香盥手拜此帖。歸洗人間兒女癡。

送程敬叔教諭赴延平

爾之王父東諸侯。朱門行馬高修修。嚴君家學又繼美。年少鄉書推上游。我生苦晚百無益。猶及步趨陳太丘。飄若不死見三世。耐復傾此能言流。風神清羸談炙轂。生理蕭條書汗牛。今年別我忽遠役。天馬放靶難停留。問渠何官縣博士。橫山之西江東陬。此邦固是吳楚會。風淳土朴衣冠稠。亦聞巖谷多古跡。最喜道途稀使騶。公堂講罷看山坐。香鼎茶鐺相勸酬。熱官千騎豈不好。白日公庭愁督郵。飲冰茹蘗善自愛。歲晚相期釣滄洲。

題陳貴白畬齋

海山作農農較苦。累級開畬燒宿莽。畬成得粟不償勞。歲晚空瓶誤飢鼠。不如陳郎腹果然。日日閉門耕紙田。餘糧尚許餉遠客。植來時和南風篇。

余既題畬齋有聞紙田之說而笑者復作長篇

學農無年尤可待。學儒無成祇益餒。羨君終歲作書癡。聚室督督窮不悔。客來問計何所出。一飽自懸饘粥外。平生據案畝畝心。汗簡爲犂筆爲耒。柴芽百氏草遊耨。膏澤羣經泉赴澮。日高落誦鳥烏悅。夜半吳吟風雨會。世間粱穀何足道。開卷穰穰心欲醉。旅熏鼪鼯防雀鼠。更繕巾箱築倉廥。古言樂歲生禮義。先見儒門消鄙悖。租符且免里正索。子本時容書客儈。東憐有田多牛翁。日執牙籌親細碎。困糧覺作誰腹飽。騎吏驚惶汗流背。此時畬齋讀無事。峩冠正與周孔對。禮義適口即爲味。牛心菊齒皆可膾。我詩君意兩自知。且勿譊譊語兒輩。

剡箋送任叔實

剡溪春水碧鱗鱗。剡水野藤如亂雲。剡人伐藤就溪洗。匠出素箋黃土紋。大箋敷腴便竿牘。小箋輕盈日千束。我昔少年貪著纂。累筒連箱輸不足。年來棄置百事休。引腕就書如畏囚。有時得箋不自愛。杜曲酬歌相獻酬。世人貴賤隨人好。西家棄物東家寶。退筆成山何足道。爲我攻修太玄草。

次韻和郭祐之雙桔堂趙仲壽詩

嚴親不待高官秩。一剡歡娛勝千日。趙郎宦薄母八旬。自採芳甘充俎實。堂前醽醁雙桔紅。畫兒見客笑滿容。有田得耕我亦去。繡衣御史語生風。

醉歌贈袁茂才

君休咕嚅聽我歌。君語雖工不可多。我歌顛狂如我何。君不見蘇季子。腰橫六印車如水。奇禍一朝生口齒。又不見朱買臣。朱綬煌煌不庇身。不如會稽晤壑人。南山山頭北山下。亦有騎牛唱歌者。行人不訶官不問。歌罷牛歸臥牛舍。我歌屬君君爲歌。桃花醉面春風和。君歌不成春亦老。盧客江城車馬道。明日酒醒應絕倒。剡源溪上看芳草。

題范道士來鶴亭

仙客已騎黃鶴去。道人自愛白鷗閒。白鷗萬里猶可狎。黃鶴已去何由還。借君剛風七龍轡。返此鸞物三神山。天空海闊望不極。回首正落樊籠間。

題李伯時畫五馬圖

嗚呼良馬不世出。今人但尋李侯筆。五龍忽墮白雲鄉。海角孤臣看自失。太平天子謁明堂。前驅麒麟後鸞凰。當時此馬來萬里。想見顧盼生風霜。龍眼老仙亦如此。揮毫談笑羣公裏。官閑祿飽少塵埃。霧閣雲窗天上起。風流轉眼餘山河。人間荊棘何其多。臨風卷圖三太息。此馬今存知奈何。

孫使君飛蓬亭

江南澤國多煙水。年少輕身作遊子。適來衰懶畏奔馳。忽見飛蓬平地起。飛蓬主人人中仙。曾乘千斛浚風船。船頭疊鼓催行酒。船尾紅糯歌采蓮。收篙卷綸今尚樂。卻悔從前風浪惡。青雲蹇禍一鷗身。白髮山林五湖客。我來花霧紅霏霏。此蓬如山何處飛。但當共坐索酩酊。溪塘過雨春魚肥。君不見鴟夷名成滄海去。富貴畏人如脫兔。又不見羊裘釣客桐江上。一出驚皇動星象。何如飛蓬主人亭上飲。醒與客論醉即寢。黑甜忽作江湖夢。風雨漂搖蓬不動。

題覘山圖

山頭積石懸蒼雲。山下急流風卷紋。何年荒碑當嶺立。龜趺缶首猶鱗皴。神龍驅雷鬼輸墨。羊公精神荊楚色。想當意匠經營初。已盡東南煙霧迹。從來登覽非虞遊。羨人正樂吳人愁。骨前墮淚亦不惡。江山千古同悠悠。君不見征南後來人姓杜。自喜作碑心更苦。祇留陳迹笑癡迷。行客何曾淚如雨。

看花曲

穠花郎君愛花好。看花兒女笑花老。牆東花開鬧喧喧。馬蹄蹴碎牆西草。遊人攬草只看花。明日重來還可嗟。但見萋迷青覆地。千紅萬紫成泥沙。君不聞明妃當年辭漢宮。黃雲寒下白楊風。一朝邊亭靜烽火。貂書自織麒麟功。又不聞馬嵬山前玉環血。歲歲春風吹不滅。祠人正賞浯溪碑。千秋妖恨無人說。紅顏誤人何足憐。花開花謝春風前。猶勝淒涼後庭樹。離歌未斷江南暮。

東門行二首 時鄞城火弟宅遭燬故有此作

春風顛狂卷地起。吹動江城塞劫灰。江城千家丹碧窟。過眼不復餘樓臺。九轉燭龍竟爲爾。六尺海鵠安在哉。平原無人金谷散。惆悵東門歸去來。

其二

松枝可餐不可久。嚴兵可脅難入手。書生身業値無年。翰墨千囷不充口。煙洲何客釣寒魚。江郭誰門倚殘柳。翠臺歌管無處尋。惆悵東風幾回首。

江行雜書

荒城日暮秋江長。穲稏對熟秋風香。青天茫茫不知處。扁舟臥入菰蒲鄉。波深浪靜魚鴨樂。遙林壞影問飛揚。平生見畫無此本。便欲戲寫懸高堂。須臾雷雨漲深墨。漁戶悉閉收牛羊。篙人軟語似憐我。拗蓬畫頭糊萬牀。此時殘怒尚什七。滿灑幸爲清蚊寫。無人靜覺物性出。蚯蚓草蟲歌晚涼。銅山乳竇青最遠。秦縮不似來時糙。但餘田鳥如匹練。雙雙飛點暗煙黃。山川一日幾變態。人事百年安可常。停舟起問魚酒戶。此地幾年成戰場。虹梁羽化新起廢。白骨無數埋前岡。惆悵令人百憂起。飲客正酣歌發狂。坐中悲樂誰覺是。歸來玉兔搖滄浪。

吳姬曲五首

吳姬來。吳船蕩漾湖花開。隔堤迎笑欲飛舉。不用少年多獎催。問君青春得幾許。看取架上紅玫瑰。

其二

吳姬歌。歌聲宛宛歌情多。當尊一闋且呼酒。酒逼餘聲無奈何。春風顛狂亦如我。坐見花外搖湖波。

其三

吳姬舞。朝看成雲暮看雨。偶然欲笑一回眸。錦段金錢落如土。誰家學取野鴛鴦。終日癡迷弄沙浦。

其四

吳姬醉。濃花爛熳春憔悴。當筵賭令諱空拳。忘卻拈三弁數四。坐中癡客儘偸看。翠鬟雲翹欹不墜。

其五

吳姬歸。湖光燭影紅霏霏。中心有語不敢吐。安得作月生汝衣。明朝花下更須醉。放取後園鶯燕飛。

遠觀亭歌爲建康徐氏作

天風颯爽麗曦開。雲溪繚繞芳樹來。林棲鳥盛眼未識。何人擇勝誅荒萊。仙跡着人清辟易。徐郎襟懷趙郎筆。經營須通山鬼意。鼎鑿曾煩祖龍力。高亭一區尤絕塵。滄浪撑足芙蓉賓。遐想危醉歌歛花氣。九衢塵

士何紛紛。客來問名名遂觀。對此心情轉蕭散。想見千秋爭戰場。只把雲霞眼中換。浮名絆人茲可憐。飛鴉落日釣窗前。何時眞脫塵纓去。我自網魚君刺船。

春愁曲次劉正仲韻

山翁隱居雁蒼谷。春樹年年爲翁綠。耕休坐樹作勞歌。山光水影相徵逐。歌成無人祇自娛。行人聞怪歌聲殊。循蹤躡跡見井舍。恐是避秦來此居。花煙漠漠亂晴雨。山前倉庚後杜宇。客來不喜亦不驚。但道塞喧無俗話。山中今歲是何年。黃旗徽幟裝樓船。淺村已盡到深谷。逢人未說先淒然。憂來宛轉歌不已。我樹非材端後死。劉氏樓園五陵當日氣如雲。如今何處悲風起。山南老農亦不憂。機淺不爲妻子謀。日高飯飽牛背坐。日晚放牛溪上游。人生逐名被名誤。十年車馬長安路。長安路絕雲霧昏。歸來棄鋤尋舊具。舊遊年少難與隨。夢境一笑難重追。惟有剡源窮掌固。相思望斷西天垂。

正仲復有倒和春愁曲之作。依次奉荅。

漸老之日來垂垂。已去之日不可追。傷春畏老兩作惡。世事皆與愁人隨。忽得君家遣愁具。行歌日日春溪路。不知愁緒逐詩來。更惜芳顏彼春誤。王孫草暗誰重遊。曲江痛哭窮拳謀。燕騎琵琶渭城酒。居人不覺行人愁。行人欲歸痿恩起。白髮逢春心未死。水流花落無處尋。燕去鴻來何日已。溪村此日更蕭然。強笑爲君呼酒船。黃雞喚日不待曉。蟠桃一熟三千年。草間管樂眞浪語。烏雀應門蓬杜宇。祇餘平世畝畝心。夜半吳吟泣風雨。高人與虎能同居。壯士斷蛇應不殊。年高漸欲置憂患。每賴君語相謝娛。昔日劉郎悲放逐。看花惆悵春無綠。何如今日春愁曲。爛醉佯狂白雲谷。

題趙子昂畫馬

趙子奇才似天馬。頃刻飛龍生筆下。畫成撫卷復長歌。坐客喧喧不停寫。騰勢經鞭秋跌蕩。鬃毛出跳風瀟灑。似嫌文繡減天眞。盡脫鞍韉轡輕把。青袍洗足巧眉睫。馱坐冥官亦閑雅。我來一見驚欲拜。曾識驚和趙廝社。千金朽骨古猶惜。況此難分毛色假。瑤池路斷伯樂盡。日暮嘶鳴氣喑啞。爲君昂首一欷歔。猶勝無逢老巖野。

南山下行

南山高。北山高。行人山下聞叫號。旁山死者何姓氏。纍纍骸骨橫林皋。烏喧犬嗅沙草白。酸風十里吹腥臊。中有一人稱甲族。蔽膝尚著長襦袍。不知墜觸爲何罪。但惜貴賤同所遭。妻求抱尸諸子哭。冤氣滅沒埋蓬蒿。人言投身由貨寶。山村豈得皆權豪。一言不諧兵在頸。性命轉眼輕鴻毛。龍爭虎鬪尙未決。六合一穽何所逃。振衣坐石望太白。寒林夜籟聲滔滔。

相逢行贈文伯純同年

昔日相逢面如雪。今日相逢面如鐵。人生年少得幾時。動作風塵十年別。十年別久未爲遠。預見亦無年少樂。寒樓夜雨金瑲夢。故園春風白袍客。雕鞍駿馬紛紛來。西城亂花春漸開。與君追逐覺老醜。一笑且醉高陽杯。相逢得醉今日好。醉眼相思還易老。只圖留君日日醉。醉裏忘卻江南道。

壽陳貴白

祝君以陸地千蹄牛。君言不如扁舟江海狎浮鷗。祝君以通侯尺二組。君言不如草屋三間臥風雨。富貴何人不解願。君視二物如兒嬉。我今贈君亦無物。但有鑿牙佶屈村田詩。我歌詩。君進酒。客主謹諱相壽。壽常此日費千金。京洛奔馳今白首。江風颯颯吹黃塵。對面樓臺不見人。與君漂泊爲何事。一笑幸是山林身。寡語薄味足以養氣。少求簡出足以養體。奇章鍾乳木斧斤。胡廣菊潭甘睡涕。君不見南方最屬五色龜。窮年引息不嫌飢。又不見曲轅擁腫百圍木。匠石揖棄反爲福。蝸封蟻壤何足論。歸來未廢蓬蒿園。我更搜詩君釀酒。通家應公有賢婦。

春溪惡寄孫常川 孫有約不至

春溪惡。日日春風吹過客。千崖萬轍不相識。一客歌來吹倒卻。旁人借問客爲誰。咸淳朝士今布衣。聲名欲隱人自知。君不聞孫興公。逃亂走入黎州峯。子孫百世居峯下。往往翰墨餘仙風。鶉衣藿食何足恥。頭白河清吾亦俟。何來兩面五馬車。只飲西山一盂水。青牛處處迷行蹤。白鶴歸來餘故宮。道逢樵客知去遠。遲君不來三日晚。溪水猶能作吳語。似續君家遂初賦。

碧桃花歌爲王丞作 丞名子兼字達善丙子家燬於火瓦礫中自產此桃

君不見孔家藏書屋。屋壞猶聞巴絲竹。又不見鄭家註書老。書帶後來垂作草。如今王家萬卷文字林。桃花一樹春沈沈。花成不勞主人種。花落更同山客吟。從來春花貴華不綴實。此花可玩實可食。我擬天公出奇物。來壽主人并餉客。春前待花花下狂。春後待實林下嘗。定知此桃不作尋常草木味。祇作舊時文字香。王夫子。多釀酒。春風亭館何處無。天錫名花祇翁有。從翁乞醉三萬日。仍令醉後花從筆間出。

王丞分惠碧桃樹再賦奉謝

木星之精天上遊。春風歲歲蒼龍頭。偶然根葉著下土。散作人間百花樹。莫疑君家此花無種生。定是天上蒼龍精。白玉之趺青玉蕊。開花既奇成又速。三年方數大如林。五年已見高踰屋。我來吟作書林花。煙塵萬捲置抽。步君家原有孝義稱。自來青州丞相家。爲君出芝草。芝草那能千日好。爲君結琥珀。琥珀恐爲貪者獲。不如此花泥在春花叢。叢叢與君同春風。春風同賞復同吟。願與主人同好心。更令此花分作千百本。處處種成君子林。

贈趙子實

北風吹沙溪倒飛。白日未落山中歸。千邀萬覓不相就。誰信有人穿翠微。幅巾大帶長襦袍。草篋錦囊鮮綵毫。名門騰身合燕頷。一經傳家眞鳳毛。坐車俟贏吾不讓。白社塞林氣清放。驊騮騄駬誰不能。要識神光牛背上。逢萊山。丹霞谷。大仙留書三萬軸。聞君暫去還復來。許君細和滄浪曲。

積雨小霽袁太初舒叔恭兩生至

春山日日寒風雨。一日天晴花欲舞。林蹊澗壑散蘼煙。水活溪巖落冰乳。嗟余鬱鬱無所適。方對青山一開戶。蒼袍紫帢兩少年。健足齊拔氣如虎。名區入眼疑未快。忽肯捫蘿到茲土。霜蔬處處稀尙摘。臘酒家

家寒未養相看氣味太村野自喜談諧少城府舒郎十八白眉長四海龍門有朋父袁郎皎潔巧步趨出語珠圓吾所許人言風骨須晚秀早慧謊譁天護與吾評此論殊未公皴莊曾經孔文舉歌成高軒已年倍賦解鳴蟬容客覩吾山雖窮有靈跡雪溪丹崖相媚嫵留君待作大雷吟莫學儀兒生與語

謝李仲賓墨竹

君不見李侯筆端如渭川頃刻匹紙生琅玕霜柯雪幹鐵石色忽作小山煙雨寒問君何從得此本湖州嫌濃眉州軟風軒月檻一相逢妙處不與人意遠人言學畫先學影此君風骨青雲並林深有路鳥聲翼日高無人山氣靜平生見此我不疎逢侯得畫兩有餘從今洗眼空山底更讀人間瀟灑書

題王敬仲野亭賞竹

王家野亭蒼翠邊秋山萬疊相鉤連披衣曉舞伴雲坐散髮夜涼須月眠主人清豪亦好客常有車蓋來翩翩門閑無煩鶴通謁酒散有時風掃筵問君生涯幾何許笑指渺漠滄洲煙朱門千礎扃嬋娟豪敚急管爭喧妍何曾一日能免俗稍來對談心爽然古人去遠吾不識今日汩沒難爲賢長公高談少公和眘山伯黨相後先名成但恐累隱趣莫遣妙語人間傳

贈彈琴衡山蕭道士

寂寂歷歷不足聽聽久亦復難爲情名喧勢忿大如屋袖手對此須臾平一拊再拊冠鶴舞三四拊之淒風生天寒歲晚行路遠湘水日夜東南傾

登新嶺

犖犖磷磷白石溪綿綿茫茫青草蹊四山陰霧澀灰色六月杜鵑深樹啼田廬經濮有高下麻豆滿塢無東西隔巖飛流送人語對面喧風吹馬蹄祇今莫辭榔栗杖與子更上巑岏梯登高意遠會有極回首煙海令人迷

送葉伯幾赴奉化錄杭州作

君不見東海獰龍子學飛便逐風雲起又不見西域豪馬駒墮地一日能馳驅葉家翁季亦如此一經接武成師儒毛錐如風腹如笥快書疾讀三千字頗聞曾下仲舉榻不爲頻通廟衛刺囊書翩翩江上來吾州自古多賢才襄翠攜硯速相就袋子歸帚山中萊

歲晚次韻答李在明

墨鄉守墨不作惡歲晚左就辛鄉公何人吾伊驚夜半大雪北窗歌國風

仇山圖爲仇仁近作

仇山山下仇山人白頭官學走風塵問渠家在山何處雲氣漫漫不知路詩人作事例多癡逢山且畫且題詩不如鄰翁不識詩與畫一生耕釣仇山下

剡源集卷第二十九

律詩五言

三次韻寄戴祖禹

同分剡溪派自喜小王書野服調驕馬濃香熏蠹魚歲時趨闕里早晚上公車與我真兄弟風流但不如

苕溪

六月苕溪路人看似若耶漁嘗掛棕樹酒舫出荷花碧水千塍共青山一道斜人間無限事不厭是桑麻

道桐川欲訪梅右司不知其處

桐川瀟灑處面面碧芙蓉峻塔當關獨清溪抱郭重市多吳客語祠有漢時封欲覓梅仙去知藏第幾峯

故總幹潘伯可從大挽詞二首

落落知難久堂堂竟不還江湖官七品風雨屋三間已矣烏頭白嗟乎豹管斑兒曹莫輕脫爽爽在空山

得死何須哭偷生正可疑倉皇歸印日慷慨卻金時規矩諸郎有襟懷我輩知平生郭有道消得蔡公碑

和鄧善之秋興二首

鬢髮日夜老神仙那可求揚雄識字苦冠爰著書愁碧酒紅蓮夜朱崁白雁秋論心得少暇同上最高樓

鶴化城猶在，龍移井未枯。百年吾道半，六合此身孤。西嶺栽花圃，東風賣酒壚。伴狂兒輩舊，處處土音殊。

濟長卿。投小蒸邵教授宿

濟艣浮雙槳，黃昏值一飧。風鳴長御浪，雲擁小蒸村。饑極知鱸美，驚還覺雁喧。同袍思有愛，燈火細溫存。

客遊

客遊吳楚地，最好是秋天。三泖團臍蟹，雙溪縮項鯿。桂林雲頂寺，虞渦月中船。酒醒□□雁，猶勝聽杜鵑。

自宣州至湖州風雪中十日始達

江湖老未休，十日走三州。南雪馬沒耳，北風船打頭。窮猶攜筆硯，寒欲貰衣裘。漸喜家鄉近，兒童浙語稠。

十二月二十三日華亭小泊華亭近方通潮

一一歌遊處，今年又歲寒。雞聲生塢樹，蜃氣雜江潮。斑白尋遺老，丹青訖麗譙。衰情緣子女，不憚往來遙。

次韻答應德茂雪後遠寄

山中不來久，何處度殘年。人閟如中酒，村荒似禁煙。將茶冰箸煮，移枕雪篷眠。更肯狂歌否，春風雙玉船。

贈上饒道雲仲

江上青雲客，天邊白馬生。百年文物似，一席笑談傾。間奮能枚舉，論財比莽輕。徘徊亦自好，可便濯塵纓。

送鄉同舍責君嘗錫陳提學

六館賦聲在，五陵遊伴稀。如何趨仕版，猶自著儒衣。春晚鶯羞語，城寒花懶飛。江湖陳仲舉，相見肯空歸。

六月朔日再會再次韻與胡氏謙避暑

蓋屋深難暑，湖林近易風。高歌送長日，醉眼睨涼空。雀舌纖纖碧，雞頭淡淡紅。行藏數子別，談笑一樽同。

次韻蔚上人見寄

流落誰相憶，山林蔚講師。囧機魂夢捲，詩力鬢毛知。卅去須尋處，書來不記時。君看東海月，今夜亦追隨。

道衡書寄求詩

烈士蹈東海，公仍歸白雲。龍藏誰顧蛻，鶴去不隨羣。道貌肯難寫，香風還自聞。人間塵垢子，羞讀徑山文。

次韻蔚講師新春之贈

每見輒自失，春風雙鬢斑。詩盈貧裏富，藥市鬧中閑。覺路通湖寺，斂樓當郡山。淸緣事事足，雖此屢開顏。

史昭甫招陳宗魯之晁興

之子滄浪去，三吳西更西。白蘋尋菜膾，紅酒稻花雞。地少驚雲滿，天空見日低。錦囊看爛漫，佳客醉留題。

風雨行湖山村

風雨湖山暮，居村又鮑村。鳥巡漁退艇，犬認獵歸門。天作雙雲暗，溪憑剡溜喧。十年燈火伴，草次共魚飧。

詠寓

物亦有仁者，寓功不可量。將身甘鼎鑊，與世作衣裳。過棧蒼雲濕，登山白雪香。未知龍種似，猶與馬羣妨。

稻坑

西去疑無路，誰知是剡津。行多收稻客，住有掘苓人。寺隱山前古，村經水後貧。時時百里外，來此祭田神。

證道寺

彎環靑逕斜，自是野僧家。滿澗瀉巖液，插天排石牙。爐寒餘柏子，架靜落藤花。記得逃兵日，門多貴客車。

寄王丞病較

途窮已難忍，那許病經時。學到自無鬼，命強容有醫。飯爲扶壽本，書是解煩資。便作天台約，山行未覺衰。

丁亥歲除前二日書事

索索寒搜客，沈沈雨洗年。殘林生獵迹，歸鳥避鶯煙。節物杯盤外，溪山鬢影前。行藏都未定，筆硯底能捐。

寄雪竇何長老嘗許畫蘭不至

高高山頂寺，更有最高人。定起松鳴尾，吟圓月上身。雲藏三伏熱，水散百溪津。肯乞蘭花供，無書又過春。

鄞城火後見光遠

火後丘墟市，兵前風雨春。那知攜手地，俱是皺眉人。海柳吟猶弱，山鶯聽未眞。明朝各分路，何處避風塵。

客言劉桿翁事

俗薄名難盛，人窮迹易危。從來天下士，不計里中兒。鑿玉看虹氣，堅松任蠹枝。相知不相識，況又不相知。

蔣堯仁監簿挽詩二首

家顯宜和後，官名德祐前。不圖諸老盡，竟得一身全。月旦懸盧鑒，巾箱有秘篇。堂堂何可得，誰乞畫圖傳。

照席雙眉古，傾筵咳唾淸。緋魚前進士，刀筆老儒生。政熱元無譜，壽高別有評。百年茲士少，諸彥自偏名。

四十

四十不解事，眞成無用人。交遊靑草盡，途路白雲新。漸覺名妨靜，難將學濟貧。堂堂楚龔傳，猶有隱淪嗔。

夜坐

愁髮丁年白，寒燈丙夜靑。不眠驚戍鼓，久客厭郵鈴。洶洶城瀕海，疎疎屋滿星。十年窮父子，相守慰飄零。

晦亭

東海窮詩客，西風古驛亭。髮從殘歲白，山入故鄉靑。世事徒三窟，兒童且一經。丁寧速除酒，煮栗試沙瓶。

孫常州挽詩

白髮何人在，靑山此老歸。殉書貧日視，斂舊賜餘衣。文物隨興滅，園林鶴是非。諸公莫惆悵，英爽世間稀。

嚴提舉挽詩

忻得身煨燼，歌銘尙爾爲。可憐蟬脫蛻，還許豹留皮。剡水歸來棹，柯山看斷棊。平生觸心處，臨卷費相思。

霖雨溪漲抵郭可提

黑雨連三日，黃流迸一川。盡漫騎馬路，祇有釣魚船。城郭功如此，江湖興豈然。兒曹卻輕捷，來往似飛鳶。

夷齊

夷齊乘封國，虞芮讓閒田。如何後世士，尺寸事爭喧。鄰居有愧恥，況復兄弟間。掩卷三歎息，古風何時還。

贈針醫范秀才

不佢針經熟言談語語眞。疎形如鐵佛。信手合銅人。秘囁魚千里。空飛鶴當輪。功成倘相挾。平地脫風塵。

遊袋寺寺出茶筍甚佳獨無杜鵑

苦雨忽相賃。名山難久孤。春泉新雀舌。野苑嫩龍鬚。上宇錢王日。風煙釋氏徒。行人逢不問。松吹自傳呼。

其二

路絕猶人跡。山空惟水聲。如何芳樹裏。不著杜鵑鳴。筍市層層出。茶田寸寸耕。緇流太清朴。亭榭不標名。

偶得巾樣問老匠云正古漉酒巾也

漉酒陶元亮。名傳尚有巾。方成執鞭志。更著捧心人。待菊須簪髮。臨流擬祓塵。乃翁眞處士。吾黨祇閒民。

又作散愁

說窮人不信。欲說更何爲。日永害腸覺。霜濃病骨知。□家兵潰後。交絕慶容時。頭白風塵境。消磨尚有詩。

太學冬至日同齋朋友先以兄弟敘拜訖遍詣諸齋行禮出遂醵酒湖上衣冠談笑之樂至今栩栩在念間也因至日去近二十九和爲正仲道之

晝閒東爐早。黃罷曉燭遲。名闕僮僕滿。當拜弟兄疑。歡酒神仙舫。衣冠宰相碑。如今窮海上。逆旅話襟期。

舊里火後多有築宅者太平客戶也

人說離鄉賤。歸鄉更莫論。許詢家莫幹。杜甫客東屯。廢井微蹤出。新鄰雜語喧。平生江海意。歲晚白榆村。

食淡

世亂謀生拙。村深食淡能。沙蔬藥白煮。山稻飯紅蒸。暑豉方傳友。寒糟具學僧。庖厨尙如此。未歎宦生冰。

寄謝王侍御

雲氣蓬萊閣。霜威獬豸冠。就書眞柱下。執法更臺端。步驟三台近。聲名七郡寒。誰知階級禮。許爲廣儒寬。

久客且歸留別郭子昭憲掾

久客令人厭。初春乍許寒。飛蓬妨覽鏡。脫粟愧加餐。坐有詩羊酪。門誰住馬鞍。重來會相見。老性忍悲歎。

趙壽父遊杭

東浙飢難住。西湖遠不多。好辭松葉麪。來聽竹枝歌。水屋花千繞。巖林錦一窠。秋深道途好。老子亦婆娑。

鄰友疫

歲惡災妖熾。人窮性命輕。如何亦髮鬼。亦及白眉生。忍楚嘗親藥。停哀寫子旌。鄉鄰拘俗忌。哭弔並無聲。

老態

老態誰能脫。中年子自如。丹胎三轉候。卦氣一周時。倦動身如客。平眠力勝醫。看書亦漸懶。意到或成詩。

頃寒懷單詳卿教諭時新開酒禁

霜花一夜白。風葉滿村黃。欲出歲華老。相思江水長。留枝遮鵲戶。存蜜補蜂糧。想見山行處。開窗新酒香。

蘇伯清席中領張仲賓所寄二詩兼聞陳無逸已從湘南官滿歸養喜而有答仍次來韻

我愛張公子。淸言氣不低。湖溝隨市轉。亭樹與城齊。杯酒方花下。扁舟又水西。祇愁騎馬滑。難惜錦障泥。

次韻蘇教授立齋書事

病老空山客。寒紆積雪春。麥苗青有主。桃板粉成神。短策陶元亮。輕舟賀季眞。征衞辛不及。游眺雜閒民。

讀閭風題林隱詩追和貽汪秀才

山林一跡地。塵土二毛年。避世書爲屋。謀生藥當田。卉衣從俗製。疏供學僧煎。渺渺滄溟去。今誰魯仲連。

送謝教諭

聞說龍泉縣。儒風最可人。墨池千澗縮。石室四山鄰。北學中連刻。南音漸帶閩。峩冠作賓客。磬折不須顰。

蝗來

不曉蒼蒼者。生渠意若何。移蹤青穗盡。眩眼黑花多。害慘陰機賊。殃踰蠱毒蛾。秋霖幸痛快。一捲向滄波。

丁丑歲初歸鄞城

城郭三年別。風霜兩鬢新。窮多違意事。拙作背時人。雁跡沙場信。龍腥瀚海塵。獨歌心未已。筆硯且相親。

夜坐示友

夜久燈花落。淒聲生遠林。有懷嫌會淺。無事又秋深。黃葉歸田夢。白頭行路吟。山中亦可樂。不似此同襟。

宿永丙寺

小寺如山艇。坐來風雨宵。燭分櫻樹影。饌帶菊花苗。親近談難褻。狐馴聽不妖。許由渾欠遂。嫌掛野中瓢。

孫太監挽詩餘姚人

禹穴收雲氣。滄江亦斷流。眞成掃地盡。同作上天遊。銘誄看遺史。衣冠入隱丘。空餘平世眼。尙望李膺舟。

其二

穆祠收英俊。斯人晚更成。白頭眞老監。褐服舊諸生。仕國餘波遠。儒鄉巨棟傾。蒼蒼無處問。西望累吞聲。

風雨遊小大浦

海塢秋風裏。無惊眼亦開。湖衝烏嶼長。雨過象山來。畬父收牛稼。漁丁拾蠣胎。乘桴吾豈敢。人說近蓬萊。

方處士挽詩二首

不謂高名下。終全玉雪身。交猶及前輩。吾不似今人。別號行鳴雁。遺編感獲麟。斂儀應日定。只著古衣巾。

其二

不比他人死。何詩可挽君。淵明元嬾仕。東野别攻文。滄海諸公淚。青山處士墳。相看莫浪哭。私謚有前聞。

宿趙嶸家

溪山兵後縣。風雪旅中人。迫夜愁嚴鼓。衝寒託軟巾。摧藏名字在。疏率饌殽眞。今代徐元直。高風自可親。

社日城南山作

社日年年雨。江花處處春。漸成垂白老。不見踏青人。榆柳邊聲雜。龍蛇歲事新。端來近城郭。猶自厭風塵。

趙君理約同遊不至

六十五年　33A

侍子不來久。煙山看樹靑。爲吟天外句。更立水邊亭。雨暖催科斗。雲深長茯苓。鄰居亦有約。休待鬢星星。

送雙溪託和仲往象山見周使君兄弟

五馬天邊外。雙鳬海上翁。白頭眞避地。黃卷舊趨風。歲月搜詩味。山林把酒同。漂零誰得去。羨子逐飛鴻。

聞應德茂先離棠溪有作

落日蘆花雨。行人穀樹村。靑山時問路。紅葉自知門。苜蓿肩詩味。芭蕉醉墨痕。端知棗城市。經席許頻溫。

交秋不雨

潑水飛成雨。焦田遍作秋。江湖雙跰底。伏臘兩肩頭。餓蟻知何罪。蛟龍自不憂。吳兒有高廩。正蕩采菱舟。

曉行

漸漸路可識。紛紛山轉多。數雞啼遠塢。一鳥起滄波。藤杖泥雲石。筍鞋濃露莎。何人尙高臥。層構鎖煙蘿。

同諸子行上甑山

白石秋更潔。淸溪寒自鳴。牛羊爭道路。鳥雀聚柴荊。野果高低熟。山田早晚耕。吾歸任衰懶。兒輩託平生。

晚投韓采巖

冬日寒難暝。巖溪淺易冰。獲飛紅果瞳。人度白雲層。穿屋多依竹。逢樵半采藤。艱難吾甚厭。何處學孫登。

下郝長塘小憩示陳養晦

野水通田白。村山貼鮮靑。兵荒猶古道。暑喝且長亭。稻地晴耕犢。瓜田晝撲螢。吾詩不寂寞。細瓢與君聽。

此地

又說風塵起。人來似水流。飢臊餘此地。嘯聚是何州。野白荒荒闊。雲橫莽莽浮。相逢問田父。未可賣耕牛。

送徐生仁榮侍親遊山

蚤識梁松拜。居成潘岳游。一年歸雁雨。四月落花秋。溪味涼供酒。山聲晝入舟。歸來佇新語。莫但作吳謳。

簡王元剛併寄意王理得君玉

見說頻相憶。新年已兩書。雪肥秦望草。春動鏡湖魚。繭紙堆成屋。烏蓬走當車。諸公有遊事。少待意何如。

紫溪邵義翁挽詩

先君老交友。最是後凋人。開解日千牘。藏書山四鄰。門迎新印綬。墻掩古衣巾。會哭皆英俊。哀風暗海塵。

題陳秀才溪山佳趣

城郭籍籍盡。溪山宛宛來。同誰躡蠟屐。爲子破蒼苔。書欲斕斑設。花須爛漫栽。趙郎題墨妙。煙霧眼中開。

東離湖州泊南潯

張帆出東郭。沽酒問南潯。蓋屋蘆花淨。紅橋柳樹深。魚鰻寒滿巷。橘市晝成林。吾道眞迂闊。浮家尙越吟。

次韻苕寄閬風舒先生

聞說龜巖老。風情不減前。紛盤秋熟蟹。竹枕晚涼蟬。碑碣僧頻謁。詩囊客自編。梅花紫溪路。一別又三年。

送陳養晦教諭之象山

聞說橫經處。潭潭坐翠微。開窗見日出。拂席有雲飛。藥市山山古。魚餐水水肥。新篇應爛漫。依遣遞尙稀。

趙孟樵俯職挽詩

辦得從容死。知渠磊落人。風雲數世澤。玉雪百年身。譜牒圖經舊。園林墓道新。不知滄海上。更費幾沾巾。

送羅學正赴欽

文公湯沐邑。子去作儒官。馬首千峰秀。鶯聲二月寒。山禽攢俸納。溪友借書看。近日科名闊。靑雲上不難。

杜子問赴建康南軒祠長 祠前花木可愛

一席淸溪上。深衣雪鬢翁。揮犀談孔氏。釋菜禮宣公。堂饌淮鮮白。賓筵楚醴紅。花尊無恙否。回首幾春風。

己亥歲歸過泉口紫芝山僞讓講師

行路夢猶在。入門人已非。山靑古佛頂。雲擁祖師衣。賭弈曾同拙。看眞似欠肥。百年誰免此。只合早忘機。

三山鄭君挽詩

近日經師少。入中又哭君。遺編空白屋。同列盡靑雲。塵土千金產。湖山數尺墳。紛紛欒肉稱。誰得致斯文。

送寶上人還里

但得扁舟便。春風處處行。定中三竺月。禪外五□□。海角雕胡飯。山畦玉版羹。淸緣倘相就。談笑解塵纓。

褚叔豪赴山陰和靖祠長

此老眞迂闊。白頭方出山。一燈河洛後。千礎劍湖間。講鼓驚雲動。書船載月閑。可無容席地。容我了躋攀。

逢翁舜咨

相逢渾不覺。祇似宛陵貧。梟梟花驕客。瀟瀟雨淨春。借書消萬困。索句寫梅眞。此去靑雲上。知君有幾人。

舟過嚴州

溪石茸茸出。冰泉濈濈懸。衙參仙洞頂。拄席客星邊。古岸魚爲市。殘鄕繭當田。生涯著處有。奔走愧華巔。

招王奕世

聞說銅山下。書屏四面開。就僧煮紫筍。共客席靑苔。鐵畫年俱長。霜根頂未栽。何當偏午暇。一別剡鄕來。

再招奕世

雷晚還多雨。山寒只似春。野榴開向客。籬笋長過人。一寸書看懶。三叉路走頻。王郞肯來否。談笑共南鄰。

山中

野水晴猶漲。春寒晚始鳴。地閒無疏邏。山遠有畬耕。身世通寒暑。交遊半死生。方知一杯酒。眞勝百年名。

七月初五夜簀正堂示諸友

客裏猶多事。秋來又一旬。靑天星斗淨。白露稻粱新。留落空存節。炎涼莫問人。儒冠得佳伴。吟諷動比鄰。

袁提幹挽詩二首

頓世誰無死。深山獨有歸。送車晴起霧。埋碣夜生輝。晦朔雞鳴在。江山鶴夢非。剛言仁者壽。近事例多違。

其二

我昔攜家走。君曾塔楊招。亂離心易感。生死義難消。雅魄歸泉壤。潛光出市朝。平生五字苦。塞淚灑山瓢。

單清買君範挽詩

覺抱遺經死。斯人亦可哀。傳家一夔足。涉世萬牛回。白屋身空脫。青山手自開。樓蘇且莫近。玉樹倒泉臺。

久客鹿頂承棠景山寄詩次韻率答

但得無拘束。身輕處處仙。清談終半夜。陳夢榼花年。水寶羊腸折。山籬兜眼編。詩來正清絕。松下忽聞鵑。

梅山

梅尉功成後。安知不此來。路逢耕者問。山是化人開。㰘閣低通海。茶村暖待雷。錄园亦可隱。不用鑿蒿萊。

律詩 七言

乙亥歲琵琶道中 清明

百年只有百清明。猿猿今年又避兵。煙火誰家寒食禁。鸞裾那復麗人行。禾麻地廢生邊氣。草木春寒起戰聲。渺渺飛鴉天斷處。古來還是闔廬城。

丙子除夜

富貴如今似駭機。漂流未遣壯心違。鄰家有酒貧能醉。村落無醫病亦稀。客任低頭從狗竇。妻休掩面對牛衣。十年涉世渾如此。除卻躬耕事事非。

杭城風雨中簡子昂

五月錢塘風雨秋。懷人頻倚面山樓。雲收樹色遙成海。水學江聲暗入溝。一斗盡輸無事飲。千金不買肆寒裘。自憐寂寞無园學。車馬門前過似流。

東湖第三溪上皆史氏故第

日晏霜濃十二月。林疎石瘦第三溪。雲沙有徑縈寒燒。松屋無人鳴晝雞。幾聚衣冠塊作土。當年歌舞醉如泥。早知涉世真成夢。不業山田春雨犂。

史亨父挽詩

玉食嬋娟非舊貧。清懷猶勝幾男兒。壹觴竹寺尋秋月。燈火荷齋聽雨時。補衲有衣曾禮佛。呑丹無訣莫還醫。平生瀟灑王文學。地下相逢且說詩。

吳允文叅議同登金陵鳳皇臺醉作

百年訪古此徘徊。更上山椒補草萊。一髮地腴胡馬瞰。數圍天險化龍開。時間鶯鷀傳謠曲。誰見麝宮隳劫灰。李白不生王謝歇。西風日落鳳皇臺。

趙城待旦

簾簾盧櫨竹隔明。悲來帳轉向誰傾。天寒胡雁出萬里。月落鯤雞啼四更。爲底朱顏成老色。看人青史上新名。清溪白石村村有。五尺烏犍託此生。

林村寒食

出門楊柳碧依依。木筆花開客未歸。市遠無餳供熟食。村深有紵試生衣。寒沙犬逐遊鞍吠。落日鴉銜祭肉飛。聞說舊時春賽罷。家家鼓笛醉成圍。

寄天台舒閬風先生 初丙子同避兵台之璞石

嶺雲盡處是台州。有箇詩翁住下頭。不寄一書春又晚。相思百里水空流。新蹤夜合鴛雛谷。舊夢花迷燕子樓。聞說道旁烽燧急。定應重作峽中遊。

火後

當年歌酒留連處。火後來看一惘然。傍水幾家初飲馬。入春三月未聞鵑。炎涼世事殘城樹。歌哭人聲去客船。不是危腸拌醉得。頗狂無處着詩篇。

過應浩然先生墓

人間萬卷厖眉老。眼見堂堂入草萊。行客須當下馬過。故交誰復裹雞來。山花不語如聽講。溪水無情自薦哀。猶勝黃金買碑碣。百年名字已煙埃。

劉正仲至寶山不值主人而去次韻奉寄

日日松間過□□。詩成忽在水雲西。何人夜榻愁聽雨。無數春船倒上溪。燕筍出時斑豹美。風花開處杜鵑啼。東歸吏路來時路。醉筆山牆取次題。

遊陽明·洞天呈王理得諸君

禹穴蒼茫不可探。人傳叢笈鎖煙嵐。初晴鶴點青邊嶂。欲雨龍移黑處潭。北斗齋壇天寂寂。東風仙洞草毿毿。堪憐尹叟非關吏。猶向江南逐老聃。

送旨上人西湖幷寄鄧善之

聞說西湖也自憐。君遊更傍早春天。六橋水煖初楊柳。三竺山深未杜鵑。舊壁草生尋篆刻。新巖茶熟試新泉。城中新友須相覓。西蜀遺儒解草园。

辛卯除夜

臘月今年只今夕。春風明日是明年。狂歌把酒屠蘇地。醉眼看梅霧淞天。碧玉千壺喧坐次。紅牙六博鬬飛錢。頭顱雪白心情在。聽說承平一惘然。

拜袁越公墓因遊定水寺有懷源老

乃翁已作飛仙去。猶得潭潭好墓田。老樹背風深拓地。野雲依海細分天。宵蜂曉接鳴鐘寺。玉井秋澄試茗泉。我與源公舊相識。遺言瀟灑有人傳。

陪阮使君遊玉几

花滿車茵酒滿船。亂雲堆裏訪枯禪。林深何處無芳草。人靜有時聞杜鵑。神屋實飛青礛礋。蟹潭陰罩赤蛇蜒。居然悟得松風夢。回首廬山二十年。

雪會飛雪亭和孫使君
匡廬亦有千尋瀑。無此陵虛翠玉臺。身倚老松天上立。眼看飛鳥雪中來。山神禁肅難投唾。木客魂清得
淙埃。見說下巖堪對榻。道人臨壑斸蒿萊。
邑中滯雨示陳貴白
猶及相逢鬢未華。故鄉春盡不須嗟。園林處處生新草。風雨年年送落花。高樹晝寒歸有鳥。小溪潮急走
如蛇。方知傲世不在隱。高枕北窗聞打衙。
十月朔旦寄貴白兄弟
黃牛村前秋葉飛。青螺峰外海雲歸。故人相思雪滿鬢。客子獨行風舉衣。烏鵲定占誰屋喜。鱸魚知比去
年肥。當時歌酒江湖上。百里音書今亦稀。
次韻任起潛謀歷之作
江邊秋日逢任子。大醉索詩吾欲狂。為問山資何次第。祇餘丹訣轉淒涼。黃金范蠡曾辭祿。白首虞翻未
信方。千古浮雲共歸意。曉風城郭水花香。
晚秋遊中溪四首戊子
淡竹岡前沙雁飛。小花尖下柘丸肥。山雲不見雨自滿。天氣欲寒人正歸。招伴祇須新稻酒。隨風猶有舊
苔磯。風流鬢髮蒸蓬在。怪石老松今是非。
其二
經秋溪水碧洄洞。無數曉山如鏡臺。紅葉流從龍奥出。白雲飛向石門來。亦逢祇戶曾相識。尚有樵蹤且
莫回。端為何人作風物。漫山漫谷野花開。
其三
休折山中松桂枝。溪魚亦小莫垂絲。沙田翻白收秔後。霜樹著紅看柿時。日落牛羊歸徑熟。天寒烏鳥向
人慈。出雲數里成官路。問事如何總不知。
其四
樹淡雲濃又一坡。招邀處處是行窩。梯巖危似蟻緣木。架屋高如鵲結窠。水味野栽茭白瘦。山毛人摘芋
紅多。行年四十不稱意。更欲客遊知奈何。
春夜喜陳汝晦見過
乃翁治獄多陰德。之子論文有古風。尊俎祇容吾黨共。衣冠能得幾家同。書林有業何妨隱。術籍無名莫
怨窮。百歲相期今夕意。賴君咳唾起諸童。
鄭君子肯堂董君分教貴溪作詩奉寄
舟車赤日千餘里。筆硯清風二百年。閩口人知宗洛派。舉頭身欲近閩天。藕袍涼擁松皮几。桂酒春浮藥
玉船。猶有英髦臥空谷。儻將名字訪華顛。

次韻答陳叔高
荃蓀青蒲已滿溝。暮栽黃菊亦成丘。不辭西日射牛背。尚勝北風吹馬頭。新雨客疎塵鎖几。故山秋淡樹
藏樓。離離終覺鄉情耐。準擬行窩處處留。
次韻寄陳遂觀少府兼簡叔高
惜人路絕雲歸海。避俗門深草蔽丘。萬事漸消閑客夢。一生虛白少年頭。山猿叫徹從除架。淮雁來多莫
上樓。近日鄰家有新釀。每逢詩伴得淹留。
過清涼寺王參預墓下
江左風流鄗廟人。荒墳拋與梵宮鄰。多年羊虎猶眠石。敗壁貂蟬祇貯塵。萬古雲山同白骨。一庭花木自
青春。永思陵下猶淒切。廢屋酸風吹野薪。
送僧無等遊華亭
華亭是我曾遊處。記憶蹤然不作疎。地帶三吳猶壯麗。人經二陸自詩書。輕身羨爾能隨鶴。薄味從來不
為魚。未卜西遊時遠近。道成相問定何如。
送陳彥愉北上兼簡李奇卿學士
天末翛翛起書舲。離歌尚切也堪聽。十年夜雨頭垂白。萬里春風草又青。莫戀皋比專臀席。終須霧角瑞
堯庭。平生知李江南傑。今作文昌第幾星。
於杭州九月送袁太初赴寧海教官
憐君跋涉走風沙。九月江城飛雪花。黃蝶終歸穿硯手。青袭曾□聚書家。吟圓坐石題山葉。醉遇登樓看
海槎。年少文遊渾好在。何時相伴訪煙霞。
次韻王監簿春前對雪之作
悄懷未厭日如年。幻境先看海變田。梁苑貴遊圖畫裏。山陰風致酒尊前。蝦鬚簾濕閑春曉。鴨舌香濃疑
午煙。肯信高人有高臥。磯頭新泊釣魚船。
陳秀才問詩於余次韻贈之叔耆
秋半說詩秋又闌。覓從忘處更哦看。不妨味熟心自悟。祇恐業成身轉寒。蠹木野風天倡和。崩溪怪石鬼
鐫刊。板君更上最高頂。莫羨千金遊子鞍。
次韻答胡山甫兼簡汪日賓
白髮詩翁南峽居。肯來與予不相疎。久知耆老難折節。端為此家多貯書。緩吐清辭涉俗處。容顏衰似避
兵初。溪梁一別還經歲。接得新詩錦不如。
其二
亂後交朋星散居。如君那得易親疎。酎多但有客滿座。忙絕不令兒廢書。萬里山河蓬鬢底。一春風雨杏
花初。閑身共遲耽詩老。野服枯藤得自如。

寄袁季厚

莫笑袁顏老剡翁凶年過儆服頑窮坐留海嶼日南至行路不愁天北風清話客多無酒歡白頭交在有
書通聞知別野林泉美一策一筇吾欲東

挽舒君實名徽號亦山

玉比清癯鶴比羸相看中路忽相遺詩才萬斛難供歎藥論千箱不起衰定有童遊輕竹杖猶餘手剪碎
松枝瘦山山下徘徊處曾指佳城示阿宜

感事

死生契闊強兄弟南北分張好友朋戰國幾人成漢鬼劫灰今日借胡僧翰林身後詩千首工部丘前米
五升山路陰寒魚雁絕舊遊何處寄藤藤

夢覺

夢覺依然一草寮浮蹤已慣任飄搖虛簷晴氣生朝露遠樹寒聲過夜潮白骨又驚山下滿朱顏剛向客
中消時平不愛通侯印且願深林作老樵

黎州山下有坡曰響地平黎州自孫興公經始至今有祠其上

蒼茫一片苺苔地隨意觸來還有聲定是戰坑餘舊鼓不然琴屋貯瓶罌名真過客多能記跡古居人不
敢聆孫叟有靈應索笑賦成留此試雞錚

寄趙子昂濟南

濟南官府最風流獨是山東第一州戶版自多無訟獄儒冠相應有賓游秋風魚酒黃粱市夜月笙歌畫
舫舟行樂使君詩筆俊一篇肯寄剡溪頭

陳無逸張仲實皆授從城中相望遣問小詩往問

閒身不用苦咨嗟隨分風流閱歲華白日垂簾同賣卜清流岸幘勝趨衙飛書詠栗詩無草夾註高贄眼
來花更喜芳鄰還二妙時時衿佩問東家

蔣師韓見示方使君唱酬詩次韻

長汀江上別多時白髮閒身天所遺避俗如仇難好客知窮篤泉欲耽詩鄰山雲淡雅移久湖市春寒鶴
下遲過盡榴梅與甜筍高候還許放侯知

次韻如晦木犀因寄其從父性之老同舍

詩力如弓不易張煩襟且爲對花涼玲瓏南雲晴秋樹淅瀝西風夜月香消得玉人歌古淡許誰金屋關
清狂風流更憶同袍老一塢閒雲傍水鄉

徐都目之官奉化

小壘飛書定不難十年清苦舊儒冠黃巖日轉山衙靜彩筆春消海驛寒坂馬易勞須緩轡潮魚雖美真
多鯁人來肯寄平安不茅屋三間伴剡灘

次韻和蔣師鑑師春懷

愁是雲陰喜是晴春遊何處不關情黃鸝亭館翠三弄青果杯盤酒數行滿砌雨添新筍密隔簾風送落
花輕鑑湖湖上樵山老破帽枯藜過一生

次韻王景陽寄軒

江湖猶覺氣橫行羽褐蕭冠學養生掣肘畏輕天與福欺心戒重鬼司盟行收耕稼閒勤業別有吟哦好
性情祇恐蹊成似桃李人來先識隱居名

剡源集卷第三十

律詩七言

送柯以壽自杭遊鄂

江漢天風日夜清君遊何處濯塵纓雲從鸚鵡洲前出月在鳳凰山上明已羨經叢吳士豔行看詞筆楚
人驚殘蕪賸芷將何用歸日分張與後生

讀福建廉訪輔大使碣字正臣遺事

臬官難稱是閩中遺愛堂堂得比公姓字丹青太史筆歲時籩豆素王宮一生畫桂那時辣百死江湖必
向東從古仁賢有家世名郎臺閣已生風

客京口

酒醲花穠鼓瑟天百年成此好山川黃煙暮接淮南火白米秋攢浙右船碑古猶多埋鶴寺田高耕遍臥
牛阡陳蹤興廢何由問只憶風流走米顛

金陵贈友

虎變龍阡此一時春風得似舊城池宮閒軍賣偸來果寺廢僧尋斷去碑水水魚肥供白鮓家家蠶熟衣

紅綠。太平官廚窮詩客。酒賤如泥醉不知。

湖山村

老去生涯學釣魚。溪山忽憶似湘湖。風林四畔動竿瑟。煙雨一篙行畫圖。小市籌明沽郭索。平園欄樹椿於菟。偶然得住何妨住。是處人間是畏途。

己卯歲初貧剡居

休言聲迹轉沈淪。百折江湖亂後身。窮未賣書留教子。饑寧食粥省求人。坐來齋避樵蘇長。往處蹤迷木石鄰。暫笑古來逃世者。標名先製隱衣巾。

耕桑

耕桑本是閒居事。學得耕桑事轉多。先曬麥蠶憂出蝶。遲纏瓜蔓怕生蛾。調停寒暖春移亭。偵候陰晴夏播禾。衣飯爲誰忙不徹。醉來乘興作勞歌。

秋盡

秋盡空山無處尋。西風吹入鬢華深。十年世事同紈扇。一夜交情到楮衾。骨警如醫知冷熱。詩多當圖記晴陰。無聊最苦梧桐樹。攪動江湖萬里心。

王丞自鄞城歸又許入剡

江城醉別太匆匆。風雪家園一笑同。儘健不妨天子老。絕清邪許鬼欺窮。留書異日關謀事。燈火寒鄉賴此翁。幾度丁寧雞黍約。掃關拂榻課兒童。

壬午清明

節序愁中都忘卻。見人插柳是清明。登降戍出吹彈樂。上冢船歸語笑聲。解事渴膠相料理。當權圖扇正施行。悲歡寒暑君休問。花鳥年年管送迎。

寒食

寒食清明都過了。故鄉風物祇依然。窮中有客分青飯。亂後誰墳挂白錢。落魄暖春爲麥地。陰沈薄雨近梅天。閒情正爾無歸宿。石鼎新芽手自煎。

無題

板屋蟰咱飛白蟻。紙窗欲雨曬蒼蠅。長勞井臼嘶妻子。近絕音書惜友朋。夜半苦啼堪泣鬼。日高甘寢祇慵僧。意衰俗物何難敗。才薄天公卻未憎。

奉題孫使君祉館

白髮使君經世材。儘閒猶解暢祉臺。雜花屏障四時有。明月鏡奩三面開。各坐山隨人意看。正吟風遞鳥聲來。當年時雨堂前夢。得似從容此一杯。常州有時雨堂。

家西十里外茅洋小山中士塚巍然初不封樹鄉先生舒文靖公墓也

莫輕數尺黃泥壤。埋卻斯人後更無。山上自難生毒草。樹間長見聚慈烏。機耕可免澆鄉俗。識嚮能來是學徒。後有宣尼須痛惜。待將墓額寫嗚呼。

戊子歲晚贈應德茂

江海悠悠雪欲飛。抱書空出又空歸。沙頭人滿鷗應笑。船上酒香魚正肥。塵土竟成誰計是。山林又悔一年非。平生萬卷應夫子。兩世知名窮布衣。

寶山寺寒食次韻和關翁

綠陰啼鳥春將老。古寺垂楊日未西。客子欲歸風滿袖。桃花無語水流溪。有人蔬筍忘飢渴。何處松楸繫笑啼。準擬一時僧榻畔。詩翁題後更誰題。

戊子清明前陪王丞度新嶺

一百五日熟食節。七十一曲下山坡。寒暄相逢舊人少。風雨欲盡新林多。青巖不辭掛春蘿。白鳥何處生滄波。塗泥同與不同調。我懶且休君更歌。

同陳養晦兵後過邑

搜山馬退餘春草。避世人歸起夏蠶。破屋煙沙飛颯颯。遺民鬚雪鬢毿毿。青山幾處楊梅塢。白酒誰家樺柳潭。休學丁仙返遼左。聊同庾老賦江南。

送人遊霞嶼

霞嶼風煙接渺溟。老仙萬鑽斂林扃。峯前雁起湖雲淨。袖面龍來海雨腥。閱世僧閒頭果白。遊山客爽句丹青。何緣飛去清源閣。雨夜燈燈著翅翎。

己丑正月六日袁季源家遺燬次韻書悶

郭侯家襄新千架。杜老前屋萬間。此事吾堪慰流落。遲來天亦妒窮閒。反風待禱真虛語。戰雨無方自厚顏。間絜殘家過西塢。風流還許幾生還。

正仲今年鄞城之約不就因次韻慰悅之

莫怪詩翁不出山。詩多那得是山閒。清溪欲暖鶯啼樹。白日無人犬臥關。不惜野花辭素髮。時澆春酒轉朱顏。當年阮籍何曾達。直到途窮始哭還。

送于知州

居官難得是全名。于守年多政轉清。身爲素王扶墜戶。手提赤子出飢坑。使來公館文書簡。吏退私齋几硯橫。似此雍容好風度。天邊看著繡衣行。

壬午六月八日書懷

懷人故國鱗鴻絕。避地春園草樹長。四壁空存瞖俗具。千金難售賣獃方。共兒坐誦悄吳語。有客行歌衙楚裝。昨夜見花搖作夢。南風吹海白茫茫。

杖錫寺

仙草漫漫路不分。鍾魚那許外聞聞。涼天九月已飛雪。晴日西山猶帶雲。火後客誇新屋樣。兵前僧惜舊

碑文。壽湖只去招提頂。見說彭田可種秫。

四明山中逢晴

一岡一澗一縈環。新歲新晴始此迴。莎坂南風雨始出。茅簷西日一窗來。人迷白路羊羣石。水搶青天雪裏雷。猶是深山有寒食。梨花無數繞巖開。

魏文節公墓

萬騎南來駐不留。衣冠客此鎮林丘。寒巖碎裂從中起。亂水喧鳴竟獨流。故物今惟存萬馬。當年誰爲指眠牛。墳傍小寺終村俗。畫柱紗籠護冕旒。

辛亥歲七夕醉陪諸公登西湖竹閣

畫鷁凌風汗漫遊。雨聲飛出萬山頭。江湖聲闊邊城起。吳越香多客思柔。野樹有枝猶繫馬。官荷無葉不藏鷗。十年浪走紅塵道。今日臨城始識秋。

蔡奥食蘋

地遠平蕪亦繞道。不是逃兵底青來。坡上一祠猶姓蔡。山前當路盡逢台。高巖重去收桐子。鄰縣人過問蘋栽。忽忽深衣老儒者。清時不惜少遺材。

辛巳歲六月三日書事

急報傳來又不真。迎門獨稚笑聲頻。情懷盡苦思平世。顏貌緣愁似老人。兵後尙多難料事。山中誰是自由身。沙瓶酒罄雞栽有。個取燈花一樹春。

耕休

耕休何處散煩勞。東塢西梁信所遭。溪水清清照魚影。山風細細落松毛。無名野草疑皆藥。有韻村謠例近騷。稽古祇堪農圃用。莫將車馬誤兒曹。

會書次韻

貧賤知心老弟兄。祇疑相得似前生。避窮無地甘貪學。負謗如天底用名。兵後脫身宜共惜。書中辦業尙堪耕。殷勤預約頻頻見。未見亦須頻寄聲。

保福寺

漫天罷戛斷追尋。猶有人嫌未苦深。屋古沙當風雨氣。僧馴化得虎狼心。松花晝暖蜂科重。梅子春殘鳥戀陰。不應初來便忘去。身閑處處是山林。

張景忠學正之平江

江南最好說蘇州。傍得閒官也自由。市舍酒香春四坐。湖田租熟雪千舟。歌成儞漫烏絲寫。畫到飛紓畫鵠遊。我亦少年心性在。舊從準擬作遨頭。

餞于伯機家釣臺石

人間巖石亂紛紛。嚴子嘗名最著聞。何術縮渠千里脈。有人分得兩峯雲。天邊路遠星還動。江上樹回日

又曛。解道泥塗等軒冕。東西更有范希文。

辛丑歲十一月二十六日東歸舟中示三子

節物悠悠不負公。江行三日雪花風。雲停智盌山亭白。日在徐仙海島紅。自笑得歸如病鶴。也思結伴附歸鴻。何時辦得村田活。稻飯魚羹百指同。

歸自西關有作簡余率公鈔使

白髮微官小祝同。也隨年少踏春風。鄉心幾夜馬生角。世味一時蠶脫筒。紅旆戍樓花磐磐。綠莎溪路水茸茸。歸來健羨余公子。卷帙如山一覽空。

貞溪葉教論回里

八月喧喧似小春。鄞江歸客楚江濱。夢中嘯詠紫薑菜。書裏紆袍烏角巾。不枉詩張別風土。有時吟嘯雜仙真。年高官滿身輕健。聊復棲遲亦可人。

陳篇逸教諭赴敘州

白露西風湘水濱。蒼霞南岳曉天明。離家休說三千里。行道新看第一程。橘味熟來思母遺。草名疑處教兒評。人生誰是安居者。早拾貂蟬映父兄。

周東鄉載酒泳溪上因遊岳祠醉作

葑塵城下草平沙。狼牙峯前溪吐花。晴日路塵消野馬。空林人語亂神鴉。饑思火壟生燒筍。渴愛山爐熱煮茶。投老遠遊何所惜。爲君歎坐岸烏紗。

次韻東魯省游石龜山

一舸悠悠醉又醒。溪山無語意分明。龜身何日化蒼石。鶴背有人遊紫清。百榼頻空看少俊。千金難買是春晴。筵端宋玉尤騷絕。游戲長歌復短行。

寄趙子昂

溪上輕雲去若飛。花閒密石靜相依。遲行自愛數段馬。雖坐誰嗔短後衣。江海於人元不薄。風流如此欲安歸。集賢學士吾兄弟。近日音書亦較稀。

亡友內翰趙公晦叔哀詩

振鷺庭中御坐身。行藏空寄鰈蒲輪。上來鬼泣荊山璞。纔罷人驚魯外麟。死肯扣閽排貴倖。貧猶傾橐施鄉親。平生一一明經術。鷸永依然世澤新。

次韻答貴白

斗粟千錢不易餬。海風吹斷寄詩郵。誰家盤飣豐膏餅。有客翻披狐白裘。春樹自隨冬樹老。官河長挾野河流。隔生兄弟何須說。來作城南十日遊。

清華堂

人生隨分有清華。萬竹岡頭第一家。甃整水溫初荇葉。粉牆風細欲藜花。衣冠昔皓迎如畫。緗素朱黃積

滿車從此儀林添膾炙.老夫先借小詩誇.

陸君采都目入閩

趙閩漸近解閩吟.公子來時夏欲深.捲地翠棚榕樹暗.漫天紅錦荔枝林.官庖鶴永多珍膾.野路啁啾有怪禽.風物自佳歸逗遛.浙江歸棹待相尋.

亞尹黃侯慮囚溫處婺三州

金華環秀抵仙都.雁宕石門天下無.眼見朱幡出雲霧.手提丹筆洗焦枯.梅魚味爽休多食.檞馬程艱合緩驅.定有車前投贄者.幅巾麻褐是眞儒.

簡湯及翁

六十三翁尙美髯.今年添盡白髭鬚.心如晚路思家馬.身似春簾欲繭蠶.無事官曹容岸幘.有時書帙嘗淸談.風情最苦湯公子.家世衣冠舊汝南.

舒子俊見過

來往通家不厭頻.靑山心性白雲身.陰林石溜雲傳語.霜月溪梁水寫眞.歲儉魚鮭難辦致.天寒鳥鳥自相親.燎爐薪暖糟牀香.隨分歡留作好春.

以家事付諸兒.惟不得姑辭陸氏女子消息

祇憐地僻少過從.更許年衰養惰慵.行健有時尋近局.起遲會日到高舂.鹿皮冠野頻頻戴.鵝頂靴高款款供.兒女團欒俱在眼.獨憐無信過吳松.

江海

江海三秋古鄮城.山林百拙剡溪生.歸來鄉國方爲客.絕盡交遊更畏名.白帽管寧形態醜.黃金季布語音輕.荒齋竟日無人事.自作長歌寄好聲.

兵後復還白巖山所舍作

脫命歸來意恍然.餘生堪喜亦堪憐.財逢亂世眞如土.人到窮途始信天.間訊比鄰喃舊燕.呻吟兒女夜燈前.明朝又作安西計.飯後誰家沁雪田.

鄞塘田家

經秋心事轉衰頹.客舍山村病眼開.識路牛羊緣坂過.通家燕雀下簷來.飢從野檯分蔬飯.渴擁爐罇寄黃黍醅.世事百年誰較是.髯公鼻息晝如雷.

江村過九日

去年九月江城角.尙得臨風把一盃.今歲併無黃菊看.誰家更遣白衣來.身猶是雁飛難泊.時不如鷗去解回.還有南山會人意.晚舟相對碧崔嵬.

再寄曹居士

江海悠悠不爲名.年深識盡世間情.於人有信惟潮候.去處無權是鶴聲.新欲收書添累重.舊曾學劍向

財輕.如何此日投閒遂.又結精廬傍古城.

兵後見三江口木芙蓉盛開

江上積花無數生.紅紅白白照江明.當年茂苑看會厭.今日荒村望急驚.泣甬歸臣愁去闕.歌風豔女情傾城.蕭條欲別那拚得.移向東籬配菊英.

遊西峯余兒時讀書其旁

山遶水抱西峯寺.二十年前日日來.一出居然負丘壑.深藏還此遠風埃.農樵識面逢多問.鳥魚知心見不猜.家世剡人須住剡.相尋未識百千回.

餉鯖唐鄉貢火買酒悟空寺見款

南宮通籍唐先輩.白髮天寒海上洲.五鼎已推華屋夢.一餐猶及少年遊.桃源有吏今安避.銅雀何人死亦休.祇羨龍鍾老禪伯.倚欄無語看沙鷗.

謝貴白

客裏光陰取次休.曉寒一夜襲衣裘.不須多畏趙盾日.正好深悲宋玉秋.紅葉舊題猶在手.黃粱新夢又從頭.餘糧栖畝猶國老.此事輸君第幾籌.

白巖山

漠漠溪風吹路塵.白巖山下幾窮身.秋深竹色老於樹.晝靜鳥聲喧勝人.何處人家藏刻鐵.有時行客裏唐巾.平生笑殺朱翁子.剛爲乘車棄負薪.

絕句 五言

班婕妤題扇圖

時情任銷歇.閨思轉慇懃.也勝山陰嫗.揮毫託右軍.

子昂秋林行客圖

石棱棱而白出.樹悄悄以紅披.嗟紅衣之嘉客.方蜚蹇以何之.

五雜組

五雜組.金花綾.往復來.宮路程.不得已.始歸耕.

五雜組.斑斕衣.往復來.反哺兒.不得已.爲人師.

絕句 七言

張騫乘槎圖

數尺枯槎底易騎.海風吹浪白彌彌.如今市上君平少.曾到天河也不知.

呂氏六桂堂

年少奔馳有底忙。棘闈蘭署夢茫茫。白頭鞍馬風沙裏。聽說燕山六桂堂。

周秀才悲貓

但死輕提豹兒班。作勢撫牛也不難。漸覺形神欲相賀。青奴黃嬭夜平安。

汪濟秀才飯牛稿

冰雪玲瓏汪太中。吟詩十葉有家風。天寒日暮江東道。逢此甯仲牛口翁。

蘇李圖

塞北中郎雪滿頭。隴西壯士淚沾裘。人生百歲能多少。直至如今說未休。

元顧二道士俱以酒死

銀甕好客月千壺。余吃清貧逐斗沽。二子若逢仙識會。化成一對酒葫蘆。

湖州

山從天目成羣出。水傍太湖分港流。行遍江南清麗地。人生只合住湖州。

其二

一簡懸天不待求。幾人乾白少年頭。君看滾滾東流水。到海成淵始懶流。

百鶴圖 題徐教授

葦折荷枯可奈何。西風吹影得婆娑。徽君作此超遙趣。一箇江天也厭多。

因營張村曉窩并書所見

老子來無一把茅。居然得此好窪坳。踏遮避蛟龍窟。伐樹須存烏鵲巢。

其二

頭白西來不買田。時時御費買山錢。一丘一壑吾歸矣。守得田多是幾年。

其三

舅兒三十氣吞牛。漏盡鐘鳴走未休。不問征西并處士。山中一樣土饅頭。

百雁圖

近看分明遠欲無。水天空闊好江湖。幸然不入虞人眼。又被閒中畫作圖。

題番陽徐氏雙頭牡丹圖

天公幻化不經意。雙萼忽然枝葉同。一似人間好兄弟。朱鞍錦韉踏春風。

陳公哲梅花百詠

梅下故人呼不應。石橋溪寺水泠泠。回頭聽得陳驚坐。一似春風吹夢醒。

其二

雪後西湖空碧波。酒徒消散也無多。白頭醒眼春風裏。奈此梅花百詠何。

張道士求橙林詩

地移淮橘多成枳。人說江梅覺是紆。蜀木似檀成底用。盛時名字落江南。

酬陳秀才

一春一百二十日。日日開眉得幾人。直與破除風雨去。今年渾似不添春。

賦董氏雙岐竹

山莊一對青青玉。瀟灑天然同體生。說與人間好兄弟。時來林下聽風聲。

讀書有感

魯女悲嗟起夜深。當年枉卻淚沾襟。如今已免鄰人笑。老大知無欲嫁心。

其二

最愛徐生欲避秦。海天東去不通津。都知勝似桃源境。男女同行五百人。

題子昂照夜白

風鬣新辭錦轡韉。雪色朦朧霧色寒。此物人間無處着。千金祇得畫圖看。

題蘇李泣別圖二首

弓疲矢盡三千里。節弊衣穿十九年。流落天涯有離別。當時誰擬畫圖傳。

其二

沙磧如雪雪如塵。握手相看語隔真。多少世間無淚面。一生錯笑隴西人。

馬浩秀才攜秋日海棠詩見過

山城八月有春風。一樹嫣紅淡又濃。縱使失時無態度。也勝茉莉與芙蓉。

奉化城西三溪口

青林白石三溪口。斑筍黃梅四月頭。正好清遊誰佃得。幸無公事且歸休。

題趙子昂疊軸圖

百折雲頭路儘通。無名怪木淡青空。相逢無罔秋江客。不是巴中是剡中。

其二

白石青林底處無。便雲亦有小屠蘇。桔花飛盡不歸去。揮汗江城看畫圖。

九月西城無潤同陳道士衞上人

仙翁面帶江海色。釋子口融冰雪聲。同是西風未歸客。燒香素茗作重陽。

其二

巾衣三客不須同。泉石相看我亦翁。最惜一軒秋爛漫。芙蓉池上木犀風。

西興馬上

去時風雨客匆匆。歸路霜晴水樹紅。一抹淡山天上下。馬蹄新出浪花中。

贈屋西小陳秀才 名公凱余字以無遇

年少飢寒不足憂。笑談有味自風流。等閑賦贈南兔穎。待看修成五鳳樓。

其二

毛錐自是今無用。鐵硯還知古可穿。不惜日鈔三萬字。勝儲百畝刻中田。

胡蝶

春山處處客思家。淡日村煙酒旆斜。胡蝶不知人事別。繞牆閑弄紫藤花。

夢中作

晴霞冠領朝紅潔。新漲連空晚綠齊。惆悵春風倦游夢。木蘭亭上望淮南。

入杭

會江白酒樊江飯。處處當年客似家。垂老重來舊相識。春風只有野桃花。

題東玉師府所藏瀟湘圖

少年魂夢底曾閑。多在江湖煙水間。今日精藍方丈地。倚窗眠看洞庭山。

灼艾戲呈阮使君

鬢毛秋後轉蕭零。愁坐窮簷展疾經。得似畫堂歌吹裏。硫黃鍼乳按娉婷。

水墨梅花

江梅歸來見似人。離披猶自少風塵。何如淡月山莊夜。百幅清溪亂寫真。

贈陸相師

江南江北路漫漫。七十九翁能往還。今代貴人容易識。臥龍不在草廬間。

題伏生授書圖

白頭不死見時清。子女相依解授經。何用生男作豪傑。乃翁一鍔不甘鳴。

題江干初雪圖

斷樹寒雲古岸隈。漁翁初掇小船開。有渴風雪忙如許。還有魚兒上釣來。

鄮山寺口初見梅花寄何則顏二首

吳歌楚舞送年華。憶著終還不似家。今日春風吹夢醒。鄮山寺口見梅花。

其二

沙磧石瀨水涓涓。折得梅花費兩年。更與何人說瀟灑。香中行坐水中眠。

戊戌清明杭邸坐雪

思鄉處處只愁生。正好春遊又不晴。雪是梨花雲是柳。馬婆巷口過清明。

四明山中十絕

層巒不斷楚天長。雲路霜林級級黃。何處人煙有墟落。北風高壠散牛羊。　右楓樹坑

山深不見焙茶人。霜日清妍樹樹春。最有風情是巖水。味甘如乳色如銀。　右茶焙

小横欲盡大横來。萬壑千巖洶湧開。閬道洞天深幾許。紫雲深處有樓臺。　右大小横山

亂雲穿盡得平蕪。一段冰寒碧玉壺。猶是春風未相棄。山前吹長萬龍鬚。　右北溪

洞深煙樹碧氤氳。只采靈苗不采薪。聞着蹤由多懶說。相逢莫有姓韓人。　右韓采巖

怪石驚湍吼不休。時時嚴客飲寒牛。誰知此水明州去。浸作琉璃萬頃秋。　右莽廣溪

七里黃泥紅樹岡。西風果熟一村香。居人只道山深好。三百年來是戰場。　右木蘭

仙在人間不易尋。當時已道是山深。可憐華表標題處。夜夜猿啼楓樹林。　右仙山

兩頰棱棱額下分。更無坳處可藏雲。西風怕奪行人眼。蕎麥滿山鋪錦雲。　右羊額嶺

劉郎一去杳無蹤。水白山青只故宮。欲問巖前老松樹。人間贏得幾秋風。　右白水

題趙大年蘆雁

寒更索索響霜叢。兄弟當年意自同。獨是江湖太平處。未妨沈着臥秋風。

謝鄉友陳仲學秀才惠王芎苗二首

坊州杜若自堪羞。沛國青粘亦慚求。那似一叢蒼鳳尾。等閑收味古甌甌。

其二

君家自有頭風藥。種在青青竹素園。此物但堪供暑飲。肯來相就發清音。

瑞上人求詩

寶葉山中源悟師。布衲百結面如癡。十年相憶忽在眼。談笑甚似仍耽詩。

其二

源公作詩可憐生。亦有譏譏山林聲。見說丰姿委森素。霜類黛眉照人明。

茅齋

紅杏園林雨過花。遠陂深草亂鳴蛙。春風不問茅齋小。自向階前長筍芽。

感舊歌者

牡丹紅豆豔春天。檀板朱絲錦色箋。頭白江南一尊酒。無人知是李龜年。

蕭照春江煙雨圖

波痕如樹樹如煙。更是春陰小雨天。何處得魚何處醉。箬皮蓬底解蓑眠。

西寨山圖

客中生業寄魚蓑。雲是親情水是家。便有蹤由無處覓。春風岸岸野桃花。

李元中秀才歲晚游諸公間

愁中待醉何曾醉。夢裏還家不是家。輸與山行窮學究。一篙一笠看梅花。

丙午清明日青墖道中

三里五里淺路平。一番兩番溪雨聲。無奈春風動人處。紫荊桃李滿林生。

桃花寺石臺

臺前藤蘿碧交加．臺下溪流直又斜．待得丹成知幾日．春風隨分野桃花．

有人示山水畫卷以爲元暉作求詩

硯山山下小於瓶．文彩斕斑今亦無．一塢亂雲濃似潑．春風吹夢過西湖．

題孟浩然霜曉吟行圖

霜風颯颯攪吟鞍．瓮怖驢愁作許難．便使玉堂遭遇去．朝參更是五更寒．

荀陳聚星圖

州里相過未厭頻．居然蹤跡動星辰．當時多少輝煌者．不畫諸公畫此人．

梁楷畫雪塞游騎圖

聳肩攢蹄一駐鞍．鐵衣氊帽白漫漫．祇應田舍騎牛者．無此風沙踏雪寒．

過姑蘇

水天彌望接青蘇．蜃氣漫漫近又無．一色好風三百里．挂帆安坐過姑蘇．

五雲山圖（子昂爲袁氏作）

林廬深插紫雲顛．一點漁舟帶暝還．但得身閑無俯仰．人間處處五雲山．

雨中過泉教張子開名先週

平生剡夢十八九．短策邊經靜者居．一曲好溪山起處．數聲疏雨雪來初．

其二

衣冠顛倒君休怪．筋力過從我有餘．卻笑秋風洛陽掾．得歸猶望食鱸魚．

次韻答鄰友近況六首

十頃琅玕接麓山．麥花淡白菜花斑．有園富貴誰消得．更看溪南墨牡丹．

其二

炊成日影三竿直．睡起溪流一尺高．懵懂不知何歲月．山風吹白鏡中毛．

其三

祝雞歸後放牛初．小立溪梁看打魚．漸喜村鄰盡相識．向來朋舊卻無書．

其四

剡源田舍誰能識．只此桃源有路通．草長岸漫漁艇北．月明人語紙窗東．

其五

三間瓦屋數弓圃．旋學桑麻又一年．村酒沾唇須得醉．山歌出口卽成篇．

其六

舍南舍北種田郎．唱得田歌曲曲長．莫學榜村遊俠輩．膏紅抹額臂鞲蒼．

送陳養晦謁閩風舒先生四首

嚼雪餐冰二十年．空山日月自風煙．從君識盡摟詩法．不遜獅巖不是仙．（獅巖山名．）

其二

大篇無法須自悟．小語有聲最難尋．祇今人嫌佯老諱．稜寒追憶直千金．

其三

大冠薢秩走紛紛．對面可容三斗塵．便令眼識天下士．此子已勝尋常人．

其四

無詩莫入閩風里．到卻閩風那有詩．拾取松風作新曲．歸來時向夢中吹．

同曹恭字賦寶化鳳花二首（曹名試字習之）

花開難得年年看．住近須還日日來．古壁危闌自顏色．不煩高築鳳凰臺．

鳳凰不出幾何年．莫怪山花惜杜鵑．一樣春風好毛羽．回頭會管蜀山川．（鳳以杜鵑小爲之．）

過鄭山祠纂作

滄江城闕三叉口．白日弦歌散畝宮．猶有祠宮舊楊柳．向人雖立管春風．

跋

戴帥初剡源集三十卷．一刻於洪武初宋景濂爲司業時．再翻於嘉靖中周儀羽．可重刻於萬曆間後裔戴洵．今世所行者皆此本．而頗不易覯．余購之久矣．嘉慶辛未冬．訪老友鮑君以文於烏戍．時君病足不能起．留坐榻前．憐話竟日．並許以此書見貽．老人善忘．是冬未能卽寄．明年春．余有關中之役．及乙亥返里．已嬰末疾．欲詣烏戍．未果．而君且歸道山．余自君譽還汪道烏戍．命兒子虞代寘生芻．值令嗣志祖屯出晤於吳門．因及此書．今年四月．又見志祖於吳興．復申前說．既別．輾轉覓寄．八月始達常州．知爲竹垞秋紡藏本．鮑君亦嘗校之．書誠不易覯．而購之者亦綦勞矣．爰識得書所從來．並及鮑氏兩世交誼．至於帥初之文．自爲宋文憲推服．洎乎國朝．已入四庫．久經論定．不更贅云．嘉慶丁丑九月．牧庵叟趙懷玉力疾書．

余既得袁清容居士集元槧本五十卷．刊之．清容爲戴剡源先生弟子．剡源集．無論明初所刻．卽嘉靖間周儀重輯者．亦殘佚不易得．余家所藏．卽黃梨洲先生所從選鈔．不全本．蓋是集鈔湮失久矣．今所刊三十卷者．寶山毛君生翁得於武進李申耆太史．太史得於同郡趙味辛司馬．司馬則得於湖州施以文孝廉．司馬跋云．是書爲竹垞、秋岳兩先生藏本．鮑君亦嘗校之．今觀書中闕爲刪加．朱墨燦然．皆無主名．不能分別某者爲何氏．其明確者．旣皆從之．而意有未安．亦弗敢徇．至原本字畫、音義、譌繆脫者．輒以己意參攷補正．疑者闕之．其朱墨校改者．旣不能辨爲何氏．則統以或云括之．而余所更定者．則舉隨文條列．又原本詩文間有容字．或仍或否．亦皆注明．以存原刻體製．凡三閱月．是書始少完具．可繕寫付剞劂．夫剡源先生之文章．淳博奇雅．義法醇．宋末元初．爲東南一大家．宋金華諸賢多論著之矣．而惟是實事求是之心．不敢擅書．不敢臆決．區區於愼所由刊刻者．略述其大端．以告後世．且使海內博物君子得匡其疏漏云．道光二十年五月三日．上海郁松年泰峰氏書於宜稼堂．

重刻剡源集札記

上海郁松年泰峰氏識

原本每葉二十四行．每行二十三字．

目錄．

剡源先生自序在元史本傳下．原本編次列於諸家序末．在目錄前．今改正．

第七卷．左氏雞斑序．斑原本誤班．今改．　于景龍注朱氏小學書序．于原本作于．案後題及文並作于．朱原本作宋．後題作朱．今並改．　程宗旦古詩編序．古原本脫．今據後題補．

第十五卷．竹君墓誌銘．君原本誤會．今據後題改．

第十八卷．題徐可與詩．與原本誤興．　題實葉眞．眞誤貝．　題樊孝詩卷後．樊誤藉．　題坡書歐陽公鶴鶴鬪．鶴誤鵬．今並據後題改．

自第十八卷題盧鴻草堂圖至第十九卷．題趙子昂畫龍眠飛騎習射圖．原本闕一葉．今據後題補．

第二十一卷．觀漁賦．漁原本誤魚．今據後題改．

第二十二卷．讀蔡氏獨斷．讀原本誤續．　辨孔壁傳．壁誤璧．今據後題改．　衆祭徐子方承旨文．承誤丞．後題同．後題或改承．今據以改．　祭張村千廚輿山神文．輿原本作轝．案字書無轝字．與輿通．清

容集及集中多从輿，其从與者今並改．

第二十五卷孟之反不伐一章下文有子曰富與貴一章，曰錄誤在中庸其至矣乎下，今改正．　故至誠無息三節．　誠者而光二句原本並誤一章．　猝如在一節節誤章，今並據後題及文改．

第二十六卷良治之子至馬前．　滄浪之水清兮二節．　惻隱之心八句，原本並誤作一章，今改．

第二十七卷五言古詩九十八首，原本誤作四十五首，中有賈阮侯伯子題標明排律十七韻，餘俱古體．原本作排律十六首外誤殊甚，今並改．

第二十八卷六十五首，五原本誤四，今改．

第二十九卷一百首，原本誤作九十九首，今改．

第三十卷律詩七言，原本誤首，今改．

卷第一．

仁壽殿記．常棣伐木之燕樂．常原本誤棠，今改．　洪惟皇元．原本惟下空十四字，今不空．

和靖書院記．觀闕載而南．原本闕下空一字，今仍空．

美化書院記．褰廟廡廳．原本誤廩，或改廡，今從之．

稼軒書院興造記．蹇始竟堂寢齋廡門塾庖廩原本誤廣．　輿地廣袤若何．袤誤裹．　財計贏縮若何．贏誤嬴，今並改．

餘姚義塾記．毖毖然惟恐墜思齋基構是懼．兢兢或改兢兢，非．說見清容集札記．今從原本．　未遠於耳目聞乎遠．原本誤違，或改遠，今從之．

嘗從芦曾孫積題名記．待己尊而期澤物也．原本待下誤空一字，今不空．

三江書場興造記．父老擁坐而交賀．案字書無坐字，說文亦部，坐則古文亦字，或疑古文地字、墜之誤文．玫說文土部，圣云汝潁之間謂致力於地曰圣．讀若兔窟．塱云土塊塱塱也，圣與坐字尤形近，然擁亦、擁地、擁圣皆不詞．當是壺字之譌．無他本可校，姑仍之．　以人人計者．二人字疑有脫譌．

喬木亭記．鳴鐃疊鼓．鼓原本脫，或補，今從之．

棠芝亭記．謂爲棠河．棠原本作棠．案梁簡文帝大法頌，棠河恥其祥潔，又徐陵文堯舜之臣棠河薦其金版，與上祥風爲對文．當作棠，若棠，則澤名耳，於義不協，今改．

卷第二．

貴野堂記．客與而愈笑．聞原本誤問，今改．

水心堂記．孟子稱記而何以有取於水與雲乎．何原本誤可，或改何，今從之．　清人之竊未黔．突原本作突．玫說文穴部，突深也．一曰竈突．从穴，从火，从求省．案突爲深淺之深正字．又爲竈突字也．突爲犬從穴中暫出，非竈．　此如瞑雲歸山瞑，誤暝，今並改．

養心齋記．教子以佚老．佚老原本誤供者，或改佚老．　今之東湖．東誤東，或改東，今並從之．

學古齋記．揚子雲．揚原本誤楊．　余問仲寶．問誤閒，今並改．

愛日齋記．吾甚愛揚雄氏之言愛日也．揚原本誤楊．　越之婣連多良儒．連作嫿，案字書無此字，今並改．

卷第三．

容膝軒記．則當席地而坐．當原本誤常，或改當，今從之．

餘軒記．憒焉與凡民何異．憒原本誤貴，或改憒，今從之．

省軒記．雖陰暝黯晦．暝原本誤瞑．　浮揚子．揚誤楊，今並改．　齋戒也省於肸蠁．肸誤盼，或改肸，今從之．

清茂軒記．蹤跡宜可考見．跡原本誤蹤，今改．

松風閣記．萬物枯槁，鳥棲獸藏．槁原本誤稿，鳥誤烏，今並改．　飯蔬飲水．飯誤飲，或改飯，今從之．

拂雲閣記．澄觀反視．反原本誤及，或改反．　種種皆不可得．皆誤何，或改皆．　廬西峰下．原本作廬清清西廬峰下，或刪改，當有所據，今並從之．

芷屋記．嘗以芷屋名其居．芷原本誤芝，或改芷，今從之．　如江蘺杜衡．蘺誤離，今改．

擬晉山房記．一旦猝然起之．猝原本誤倅，或改猝，今從之．

卷第四．

陶莊記．因而疏鑿流之波以爲池．鑿字書無鑿字，疑作鑿．

冰谷記．爲霜爲雪爲雹霰．霰原本誤霍，或改霰．　閭里之宴人．之誤人，或改之，今並從之．

文溪記．喜則藉溪石而論．藉原本誤籍，今改．

西村記．而况循循然者乎．况原本誤元，或改况，今從之．

中枝山葬記．緣之而起．起原本誤人，或改起，今從之．

丹泉窯記．姑取荒遠一儆僚．僚原本誤潦，或改僚，今從之．

唐畫西域圖記．或識題下云此篇缺後半段，謹黎洲先生還刻亦未見也．亟從鮑從善鈔本校補，惜世無知之者．嘉慶壬申五月二十六日補寫．改正六字，刪二字．介叟時年八十又五．今案．每圖畫一王而一二奴前後挾持之．畫原本作書．前原本作於．解衽原本作徼解．一奴皮帽髮．皮原本作布．故若是泯泯不著．泯泯原本作淺淺．實改七字，云六者，蓋不數重字也．原本篇末識可比於不離之朴矣乎．矣乎二字刪．下補末截之質至與之共焉二百七十三字，並從之．　飾器蓋鐵精潤鏤製．鏤誤鏤，今並改．

寶陀山所見記．駭眩驚怛．眩原本作駭．案玉篇，馬一歲曰駭，與文義不合，當是眩之誤文，今改．　故至誠如神豈非然耶．然原本誤能，或改然，今從之．

揖庵記．凡吾子之所自名．子字疑衍．

幗寧庵記．劉伯倫之荷鍤．倫原本誤侖，或改倫．案劉伶字伯倫，今從之．

西原庵記．六年次昌國普慈．八年撤普慈一新之．普原本並誤晉，或改普．　此世之達人之誤，世或改之．

今並從之。

卷第五。

會稽唐氏墓記。至擇葬地。地原本誤也。今改。

小方門戴氏居葬記。次子萬三三府君諱峇。案。字書木部、山部、並無峇字。

計籌山昇元報德觀記。有壞尋丈。丈原本誤文。它日余持此說也。它誤宅。今並改。

程母二夫人祠堂記。緣飾璽豔。飾原本誤飭。或改飾。今從之。

岡海宿雲山崇勝寺記。前此佛寺者。此原本誤於。或改此。今從之。鬘笠屝屨之所不及。屝誤扉。案。說文。扉戶扇也。屝屨屬。釋名。草屨曰屝。屝與扉義別。今改。

天壽報本寺記。則風癡林莽闠闤。闤原本誤遷。今改。

卷第六。

杭州祐聖觀記。藉有司之力。藉原本誤籍。今改。

重建瑞龍威德寺記。以爲昔馬祖禪師。昔原本誤時。今改。大隨崇𡨋等。案。字書無𡨋字。當是𡨋字誤文。

此樂堂記。適無牴牾。牴原本誤抵。或改牴。令樂天在。令誤今。或改令。並從之。

冰雪相看之居記。吳戍季法師之居。季原本誤李。今改。

晚香堂記。華編巍榜。巍原本誤魏。或改巍。今從之。

先天觀記。原本盆南叉橋下空二字。過門盆北下空五字。曰深處下空二字。今仍空。槽而刳腹者。案。器物之狹而長者曰槽。原本誤橢。今改。

卷第七。

通鑑窮辯序。時其贏詘。而不時其贏詘。贏原本並誤羸。或改贏。今從之。

讀易臆測序。余攷王制。攷原本誤致。或改攷。一目即了。目誤日。或改目。今並從之。原本徐君涉世益下一字漫滅。今空。

左氏窺斑序。斑原本誤班。或改斑。君已脫稿久矣。稿誤槁。或改稿。今並從之。

于景龍注朱氏小學書序。如揚雄閎方言。揚原本誤楊。凡揚雄揚子雲卷內同。今並改。于君景龍。龍誤言。案目錄及題並作龍。今改。

急就篇注釋補遺自序。若黃帝之醫藥。黃原本誤皇。或改黃。中道輟書。輟誤輒。或改輟。今並從之。

左氏蒙求序。伯秀嵬然占居上游。嵬原本誤蒐。或改嵬。今從之。

奇童烈女實鑑序。而聒其視聽。聒原本誤聒。今改。

雙溪王先生尚書小傳序。原本作尚書小傳序雙溪王先生序下空一字。案。與諸題不一例。今改。

天原發微序。絕地天通。天通原本誤通天。或改天通。案。本尚書呂刑。今從之。

王伯善農書序。歲時臘耆老強壯。老原本誤者。或改老。今從之。

齊東野語序。雖孟子亦嘗爲齊學者也。嘗原本誤當。或改常。非是。今改嘗。

卷第八。

大學中庸孝經諸書集解音釋序。使尋源者不迷其津。津原本誤精。今改。

桐江詩集序。而自有不容不似者。自原本誤目。或改自。今從之。

趙君理遺文序。余時以爲景高好諛言。諛原本誤庾。今改。

陳無逸詩序。中經憂患。經原本誤經。或改經。今從之。

張君信詩序。惟於攻詩最久。於原本誤我。或改於。今從之。

張仲實詩序。實原本作寔。案。前張仲實文編序及目錄並作實。作寔誤。篇內同。今並改。譜爲謚諜。譜原本誤譚。或改譜。今從之。

陳季淵詩序。與遺完裕之同輩。遺完盛推下之。遺完疑並作遺山。或遺完裕之作遺山元裕之。山元二字誤合爲完。下遺完則遺山也。無他本可校。仍之。

卷第九。

董叔輝詩序。倍華之木。木原本誤末。或改木。叔輝之詩。詩誤世。或改詩。今並從之。

國南仲詩後序。又經鄉先生二公爐鞴。鞴原本誤韛。案。玉篇。鞴。火拜切。韋囊也。可以吹火令熾。亦作韛。今改。

長江和漁歌序。昔元次山有浯溪詩。浯原本誤活。或改浯。今從之。

吳僧稽古師詩序。蓋天抉其疾。抉原本誤快。或改抉。今從之。

圓至師詩文集序。圓至師在天童育王時。王原本誤土。或改王。今從之。

魁師詩序。皇然摩鑢洒削雕鍛。摩鑢洒削雕鍛之喧煩而爲美也。鑢原本並作鑪。案。字書金部無鑪字。攷玉篇。鑢。力預、力魚二切。錯也。集韻。鑢。錯銅鐵也。本作鋁。與鑢通。攷說文。金部。鑢。錯銅鐵也。玉篇。鑢、錯也。鋁同上。考工記。秦無廬。注。廬或曰摩鑢之器。疏。柄須摩鑢使滑。是摩鑢連文。今改。

瑞上人刪詩序。則不如無言。如無原本誤無如。今改。

余景游樂府編序。同鄉友余君景游。余原本誤朱。案。題及目錄並作余。陰在敦牂。牂誤祥。今並改。

卷第十。

李氏族譜後序。不可復考。原本考下誤衍一考字。或刪去。今從之。

褒中雜詠岡詩序。廉不劌物。廉原本誤廣。或改廉。今從之。

旌表節婦徐夫人詩序。謳謠誦所聞。聞原本誤閒。今改。

八月十六日張園玩月詩序。而調娛其血氣。調原本誤凋。或改調。嘯歌起止。止誤上。或改止。今並從之。

游雲門若耶溪詩序。原本於是摹春湍林下空二字。今仍空。

游南巖詩序。則榮之子羲榮。褚陽湯及翁及翁。案。羲榮以父之字爲名。及翁名字不異。疑並有誤。

陵陽牟氏壽席詩序。宜不能視昔之儉。視原本誤親。或改視。今從之。
城東倡和小序。卽相與循闠堣闒。闒原本誤闒。案篇韻皆無闒字。門部與十耕闁。並云門屛聲。於義不合。而玉篇闠爲闒俗字。當是原文作闠。从俗作闒。涉闠而誤爲闒也。又闠堣郊。闒堣野也。今改正。　伯玉旣和。玉原本誤王。或改玉。今從之。　而張仲實陳無逸諸賢又皆有和。和詩遂不可勝紀。有和原本作和有。或以又皆和有和詩爲句。非是。今改。
游蘭亭詩序。羊公悲峴山。峴原本誤硯。或改峴。今從之。
客樓冬夜會合詩序。原本樓下誤空一字。今不空。

卷第十一。

葉陽方使君文集序。屈、賈、司馬、班、揚、韓、柳、歐、蘇之於文。揚原本作楊。案班揚數揚子雲也。今改。
千峰酬倡序。故友謝皋羽。　惜皋羽不在。皋羽原本並誤羽皋。或改皋羽。今從之。
陸孟孫字士宗序。遂名天下。遂原本誤逐。或改遂。今從之。　沃土不材。沃原本作息。案序本據魯語。致國語作沃。原本誤。今改。
曾仲達字序。蓋有闠垣揚軌。闠原本誤闠。案字書無闠字。篇韻闠。寬也。寬垣義近。字形亦相似。今改。
袁氏子字說序。袁原本誤李。或改袁。今從之。
王仲昭字說序。從容廟廊。容原本誤客。或改容。　無析楊擺械之辜。析誤術。或改析。今並從之。楊擺　揚今改

卷第十二。

趙氏二子字序。故以成季之志。季原本誤李。或改季。今從之。
唐氏十子字序。命之皆名居。名原本誤居。或改名。今從之。
朱使君七子字序。曰明曰寬。寬原本誤覺。或改寬。今從之。
道上人字遂源序。目不能使趙仁義而視。目原本誤自。或改目。今從之。
陸原章字序。曰璋玉。玉原本誤王。或改玉。今從之。　曰梓木。其在人。木其誤其木。今改。　余因家子少年子名原章。因疑作姻。原誤元。今改。

卷第十三。

送白廷玉赴常州教授序。毗陵爲南中文獻之國。南原本作浙。固誤。似當作吳。或改南。必有所據。　而有不盡於鄉黨故舊。盡原本誤書。或改盡。今並從之。
送盛元仁赴吉水教授序。必足以檃括聽接。括原本誤捉。或改括。　姻黨載餞於郊。姻誤烟。或改姻。今並從之。
送杜孟傳之石門洞序。若君家先大夫發明之。夫原本誤父。或改夫。今從之。
送高虎臣序。原本眞編載下空一字。今仍空。

送唐君儒序。構李唐君君儒。儒原本誤擣。或改構。今從之。
送陳養晦遠遊序。揚雄汗濊而不販。揚原本誤楊。今改。　原本不惟厲吾下空一字。今仍空。　沂隴之北。隴誤瀧。或改隴。　平生名高交友。名誤有。或改名。今並從之。
送鄭聖與遊闕里序。東南慷慨士大夫。慨原本誤慨。今改。
葉茂叔之淮安序。余嘗宦學輕從。宦原本誤官。或改宦。今從之。

卷第十四。

送貢仲章序。貢名仲章。章原本誤璋。或改章。今從之。
送曹士圖序。其人英爽峭邁。人原本誤亦。或改人。今從之。
送吳州判還番陽詩序。如大庭之治小胡。庭疑作庖。
送趙學古歸永嘉序。一日偷嬴滕。嬴滕原本誤嬴滕。或改嬴滕。今改之。
送老甘秀才序。鄉薦科目。目原本誤自。或改目。今從之。
送宋吾省序。此猶先王之遺澤也。王原本誤生。或改王。今從之。
贈曹子貞編修序。則又材高者旣不吾屑。原本又下有可字。或刪去。材作相。或改材。今並從之。　敝韉羸僕。僕誤鎌。今改。
送熊子敬序。乃方從於大夫車馬後。車原本空。或補。今從之。
贈相士歐陽生序。而術常不敗。常原本誤嘗。今改。
送李公度歸三茅序。佯狂出門而逃。　趙君非佯狂迷惑者。佯原本並誤徉。案。徉。玉篇。彷徉也。廣韻。徜徉。徙倚也。廣雅。徜徉。戲蕩也。佯。詐也。淮南子兵略訓。此善爲詐佯者也。又通作陽。六書故亦借用徉。史記。凡佯字多作陽。詳宋世家。箕子被髮佯狂。正作佯。今改。
送郭以南爲道士北遊序。言行誕譎。誕原本誤讞。或改誕。今從之。
送慶上人謁陳使君序。陳公又天下之端直傳教君子也。傳疑作專。
送恩上人歸雲門序。可以遺吾老。遺原本誤遺。或改遺。　平生交友滿江海。原本生下誤衍高字。或刪去。今並從之。
送子儀上人北遊序。顧爲瀑布則有事瀑布。原本有下衍瀑布二字。或刪去。今從之。
朱尉開伯求葬親費序。今其車蓋過子之門者。車原本誤居。或改車。今從之。
送鉛山王亦藪歸鄉序。揚子江漁人。揚原本誤楊。今改。　烏鳶蛇蚓之同也。烏原本誤鳥。或改烏。今從之。
送柳道傳赴江山序。銓格密。銓原本誤詮。今改。
送鄭南仲赴昌化主簿序。而南仲亦不能釋然以間於余。間疑作問。　亦非必以其官也。以其原本誤其以。或改以其。今從之。
送謝仲潛序。每出經義策諸生。經原本空。或補。　吾比鄰里巷知識類也。類誤頓。或改類。今並從之。

卷第十五。

安陽胡氏考妣墓志銘。嘗與掌本郡財賦。財原本誤材。今改。　夫忠於前。夫誤失。或改夫。今從之。

曾君墓志銘。居士旣蚤夜㫒君于家。于原本誤干。或改于。今從之。

吳君墓志銘。㙗殖曰增。㙗原本誤壘。今改。　以招延名師。招誤昭。或改招。今從之。

楊氏考妣墓志銘。入臨㲃杅之戒。杅原本誤杆。或改杅。今從之。　孰得而羸其家。羸誤嬴。今改。

溧縣丞墓志銘。原本次故迪功郎新會尉下空二字。今仍空。　生爲勞□死歸客星風霾羅魂焉薄歸誤歸薄。今並改。

故玉林項君墓志銘。似遺物者。似原本誤以。或改似。今從之。　不踰月。原本不下空一字。今不空。

卷第十六。

單君範墓志銘。有徽名。徽原本誤徵。或改徽。今從之。

陳府君功父墓志銘。原本一見奇侍舉下空二字。今仍空。　風谷之琅然。琅原本誤瑕。案說文玉部。琅石之似玉者。琅訓琅玕。似珠者。玉篇訓與說文同。而楚詞九歌。璆鏘鳴兮琳琅。又周禮夏官司馬振鐸注。司馬法曰。鐸聲不過琅。是琅有聲訓。作瑕非。今改。

伯妣袁氏夫人遷葬志銘。雖無以容拜展。屐原本誤屣。案字書無屣字。今改。

故道錄章公墓志銘。將窆洞霄山中。霄原本作霄。案說文篇韻皆無霄字。山名洞霄。不名洞霄。作霄誤。今改。　師諱氏。案氏當是民字誤文。　代期未滿而退。未原本誤末。　在因洞。洞誤同。案上彙住持因洞觀作洞。今並改。

康濟甫墓志銘。原本密州之下空一字。今仍空。

張允甫墓志銘。被檄考校兩浙進士。檄原本誤徼。或改檄。今從之。　獨力償缺。毋。毋誤毋。今改。

李恩宜墓志銘。皆有條貫。貫原本誤貫。今改。

卷第十七。

徐使君墓表。華通直亦老。原本華下誤空一字。今不空。　屢進賈平章。章誤意。今改。　原本屑敢竊附二賢下空一字。今仍空。

五山陳公墓表。次適趙鏴。案字書無鏴字。疑作鏴。　使後來爲者。爲下疑有脫文。

徐耕道遷葬碣。惟與宗族鄉黨相倡和。與原本誤去。今改。

卷第十八。

題繆氏族譜。併遺故老不可物色者。遺下似脫闕字。

題徐可與詩卷。卽乘斤龔廬舍。龔原本誤襲。或改龔。今從之。

題陸渭南遺文鈔後。若俗雅四六六。原本誤三。今改。

題蜀蘇氏族譜後。論揚雄之無後。　夫揚雄之賢而文。揚原本並誤楊。今改。

題趙幾仲詩稿後。皆其人手自料簡。料原本誤科。或改料。今從之。

題梅庵柴君自書所作詩後。與汪有連。連原本作趧。案字書無趧字。史記尉佗傳。及蒼梧秦王有連。注。有連者。連姻也。正作連。今改。

題萬竹王君詩後。及退而輒相與款其無成。款原本誤歇。或改款。今從之。

題京兆劉侯事後。故顏眞卿張巡之徒之不得死於嬴下。徒原本誤待。或刪去待之二字。與下李陵孔光之惜身顧蔭爲對文。於義亦通。第紬繹本文。以如顏張者尙多。故用之徒括之。如李孔者亦然。則省文矣。徒與待字形相似而誤。今改。　李陵孔光之惜身顧蔭。李誤季。或改李。　然猶時時焚驚。驚誤駕。或改驚。今並從之。

題婺源武口王氏世系。可知者爲唐尙書郎屈隯。隯原本誤隯。案字書無隯字。此隯字誤文。今改

卷第十九。

題趙侍郎誥。同是趙氏家寶。寶原本誤實。或改寶。今從之。

題陳了翁合浦與弟帖。歸罪蔡卞。卞原本誤下。或改卞。今從之。

題陳強甫樂府。輒略加隱括以通之。括原本誤栝。今改。

題趙子昂秊源律略後。雖余之愚。余原本誤合。或改余。今從之。

題唐師善親乘舉子弟載筆札。舉原本誤郡。或改舉。　舉閭巷牀第猥褻近事。第誤第。或改第。今並從之。

題徐山長講義。余猶及見浙閩諸老先生。浙原本誤折。或改浙。今從之。

卷第二十。

跋宋元獻韓獻肅二公流盃小飲倡和詩帖。元獻原本誤元憲。案目錄作元獻。今改。

遯齋銘。麦槁勁彊。槁原本誤稿。今改。

奉化州庠小學箴。揖遜折衡。衡原本誤衡。今改。

袁氏字箴。國袁氏子瓘。案瓘卽袁淸容長子。國疑作越。或作鄞。或國上脫越字。

知奉化州于伯顏去思碑。儒佹外顧而無留心。佹或疑傷誤。是也。案說文人部。佹。小兒。國語曰。佹飯不及一食。玉篇云。佹。公黃、公橫二切。國語云。佹飯不及壺飧。注云。佹、大也。大飯謂盛饌。與許異義。攷廣韻十一唐。佹盛皃。義同韋。十二庚。佹、小皃。春秋國語曰。佹飯不及壺飧。則義同許。是佹有大小二義。公黃切者。大也。公橫切者。小也。故廣韻兩收之。而許訓佹則爲小也。意許所見越語是一食。非壺飧。壺飧小飯不及一食大飯。不及壺飧。其喻輕重等耳。故許以小爲義。則儒佹亦有本。仍之。　三年科徭平。徭原本誤搖。　繫此樂石。石誤右。今並改。

卷第二十一。

可竹軒賦。弛擔揮橿。擔原本誤擔。　瑰貿瑋狀。瑋誤瑋。　竹當驅解而笑。驅誤樞。今並改。

一大庵賦。原本豈不知夫郊之獲爲飽下空二字。今仍空。　孰與古之黔婁萊蕪賢。　萊蕪賢而生無炊。

萊並誤榮.或改萊.今從之.
喜友堂賦、揚㩳振弁.揚原本誤楊.今改.
靜軒賦、於是教之以學默.默原本誤然.或改默.今從之. 不得已於盧.於誤而.今改.
容容齋賦、瀏瀏於清泠之流.泠原本誤冷.今改.
蟈虎賦.不爪距而囚.爪原本誤瓜.今改.

卷第二十二.

讀吳起傳.齧母臂訣. 而齧母殺妻者乎.母原本並誤毋.今改.
伍子胥列傳.而伍奢傅其子建.傅原本誤傳.今改.
蘇秦傳.豈得以魯仲連.虞卿之事比之哉.虞原本誤盧.或改虞.今從之.
樗里子、甘茂、甘羅、魏冉、白起、王翦列傳.採果於乘熟.採原本誤林.或改採.今從之.
孟子、荀卿列傳.猶賢於他氏萬萬也. 非若他氏.氏原本並誤事.案.下歷云舉他氏者.今改. 與夫非諧
孔氏.夫誤末.或改夫.今從之.
伯夷、叔齊列傳.吾太史公表伯夷爲列傳首.吾下疑有脫字.
商鞅傳.屢與齊晉爭盟.晉原本作桓.案.吳楚不獨與齊桓爭盟.且吳未嘗與齊桓爭.篇中屢舉齊桓晉文.
此不當獨云齊桓.作桓誤.今改. 不六世而席卷先王之疆宇.疆誤彊. 汲汲然富彊之術.彊誤疆.今

卷第二十三.

佩韋辨.時徒維攝提格、孝、徒、爾雅作屠.屠、徒、古通.惟爾雅釋天.太歲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史記曆術

甲子篇.徒維敦牂.索隱曰.徒維、戊也.敦牂、午也.祝犁協洽.索隱曰.祝犁、己也.爾雅.作著雍.凡八見.戊皆
曰徒維.己皆曰祝犁.與爾雅正相反.而歲陰.則天官書皆與爾雅合.又攷淮南子天文訓.午在戊曰著
雍.高誘注.在戊.言位在中央.萬物繁養四方.故曰著雍.未在己曰屠維.注.作己、言萬物各成其性.故曰
屠維.屠.別.維.離也.是歲陽在戊.古皆曰著雍.在己、皆曰屠維明矣.而史記與索隱歲陽互易者.或是傳
寫譌也.案.此文後書云.己卯、前.前者戊寅也.不曰著雍曰徒維.是從史記.
乘祭徐子方承旨文.承原本誤丞.或改承.今從之. 原本死而下空一字.今仍空.
祭張復山長文.不羸五秉之人.羸原本誤贏.今改.
祭趙丞文.原本弱龍市上空一字.今仍空.
代千奴監司歸祭祖考妣文.匪以飾哀.飾原本誤飭.今改.
還葬祠堂文.昭告于戴氏初祖.原本于下空十字.今不空.
祭徐母吳氏夫人文.而能督飭孩稚.飭原本誤飾.今改. 以使遠異乎凡珉.珉誤氓.或改珉.今從之. 孟
塋遷鄰.塋誤瑩.今改.

卷第二十四.

標題書啓.啓原本脫.今據目錄補.
趙氏婚啓.開百世之祥.百原本誤八.今改.
回弋陽趙教授啓.以鳴伐木之求.鳴原本誤嗚.今改.
回舒子燕送鵝酒啓.敢自安於儉陋.儉原本誤險.或改儉.今從之.
代太學同舍內優成謝賈平章啓.恢一陶之埏丸.丸原本誤北. 取仇讐長楷之譏.楷誤湝. 乘機翔進.
乘誤乘.器躍冶而鑄.鑄冶誤治.今並改. 原本茲盡恭遇下空一字.今不空. 某敢不激昂弱質.質
原本作鑒.案.字書無鑒字.以文義求之.當作質.今改.
石屏戴式之採求刊詩板疏.慨慷揮毫.慨原本誤愷.或改慨.今從之.
鈔題刊傷寒書機要疏.百不將於二三.將疑作得.
萬戶府斬提控求仕疏.辭柳烈君染衣.烈原本誤列.或改烈.今從之.
翁舜咨疏.原本食三斗下空一字.今仍空.
案.目錄.二疏者傳上行題一傳字.漁說上行題一說字.書綸上行題一綸字.原本並脫.今補.

卷第二十五.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一章.君子未嘗避焉. 君子未嘗辭焉.未原本並誤末.今改.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先王盛時.王原本誤玉. 其機括在父兄師友.括誤栝.案.栝、木名.括、矢末.機括字當
作括.今並改.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如公孫閼之開東閣.閣原本作閤.案.說文.閤、所以止扉者.玉篇.樓也.揚雄校書於
天祿閣.又皮物之閣.又閣道.並从門从各.閤.說文.門旁戶.攷公孫閼傳注.師古曰.閤者小門.東向開之.
避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別掾史官屬.是東閤當从門、从合.作閣誤.今改.
菁菁者莪四章.則散慢汎濫.濫原本誤濫. 四章言汎汎楊舟.楊誤揚.今並改.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五尺童子類能言之.五尺原本誤三寸.今改. 又從而隨之.隨疑作隨.

卷第二十六.

大畜.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中原本誤上.今改.
周禮.天官冢宰以九兩條.惟有友以任之.任原本作信.案.上講吏以治得民云.惟有吏以治之.下講藪以
富得民云.惟有藪以富之.此講友以任得民.不當舍任而言信.作信誤.今改.
說命.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案.教學
半.教、書本作斅.學記引作學.此殆以意改. 當傳說時. 如傳說其人.傅原本並誤傳.今改.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禹之傳子.於理當傳子.禹不容不傳子.原本三子字皆誤賢. 夫胡廣
阿時取容.時誤特.今並改.

良治之子至馬前。良工之子必學爲箕。何也。良原本誤爲恠。本有此仁。仁誤物。今並改。
子曰伯夷叔齊一章。夫子乃以爲不念舊惡。子原本誤入。今改。

卷第二十七。

大名元復初郎中書示感遇五言八章。次韻。并簡東平曹子貞編脩。莿丘曹克明教授。簡原本誤陳。或改東。案。集中東某多作簡。此亦當作簡。今改。 明有不見陳。原本連上爲一首。或以爲又一首。今從之。
韓君美經歷賦孟夏木長五詩示僕。因寫鄙懷通呈阮使君。木上疑脫草字。 詩。辛苦受羈束。羈原本誤羇。今改。
以羔裘如濡洵直且侯韻爲八詩。送夾谷子括赴明州推官。直原本作美。案。詩鄭風。羔裘文作直。又八詩僅存二首。直韻正存。作美誤。今改。侯誤俟。或改侯。今從之。
送袁季源之婺州因簡范經歷長嬰善哦吟。哦原本誤嘆。案。字書無嘆字。今改。
謝陳君祥憲使居覓不得黔突。突原本誤突。今改。
往時王達云云。余按淵明乞食詩云。飢來驅我去。驅原本誤驅。今改。 詩不如魯公仁。公誤侯。或改公。今從之。
君莫詩少年一首贈俞光遠。俞原本誤余。案。二十八卷有俞光遠父子歸馬輿衆訖問訊故舊詩。詩中有俞郎三世成清儒。並作俞。此作余。誤。 詩。新銳君當袪。袪誤祛。今並改。
余居之西偏有小室。名書庵。詩以識之。衰年百事祛。祛原本誤袪。今改。 收召詅擬符。佩我委生玉。詅誤

論。或改詅。案。詅音鑑。衒也。賣也。顏氏家訓。吾見世人至于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以衆矣。江南號爲詅擬符。正作詅。今從之。佩誤偑。案。偑。廣韻音風。地名。今改。
朱使君家諸郎將別。十一翻歲月翮箭疾。翮原本誤翻。或云翻當作翮。箭羽也。今改。
送官歸作行吟。苔松籟。苔原本誤苓。或云苓當作苔。今改。
七陽字。原本達嚴風上空一字。今仍空。
六月十三日壽陳子微太博十首。以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爲韻。三、一字。壓驅非吾任。驅原本誤驅。今改。 五。輕字。原本秋風生上空一字。今仍空。
陳茂陽書監赴史氏塾。飄落隨長風。長風原本誤風長。或云。隨風長當作長隨風。案。韻脚長風二字。義已明。今改。

卷第二十八。

聽琴行贈沈秀才。瀏闓日煖百花笑。笑原本作嘆。案。當作咲。俗笑字。因誤爲嘆耳。今改。
夜寒行。朔風蕭蕭吹戍旗。戍原本誤戊。今改。
招子昂飲歌。人生何處少泥塗。少原本誤小。或改少。今從之。
雁南飛。得飽且住今亦樂。且原本誤目。或改且。今從之。

山居行。縛作蓬窗搖塵帚。窗原本誤樬。今改。
賦意未暢。復拾前韻之餘者。作廣坐隱詞。原本曆宝生天光上空一字。今仍空。
范文正公賓素小楷昌黎伯夷頌詩。昔游孔氏或自歸。昔原本誤諜。或作昔。今從之。
送程敬叔教諭赴建平。飲冰茹櫱善自愛。冰原本誤水。櫱誤櫱。或改櫱。案。當作蘖。今並改。
題李伯時畫五馬圖。前騧麒麟後鸞鳳。鳳原本誤鳳。案。依韻當作凰。今改。
看花曲。馬蹄蹴碎牆西草。碎原本誤醉。或云。醉當作碎。今改。
東門行二首。其二。煙洲何客釣寒魚。洲原本誤州。今改。
吳姬曲五首。其三。錦段金錢落如土。錦原本誤錄。或改錦。今從之。段誤叚。案。段即假借本字。今改。士誤上。或改士。今從之。 其五。湖光燭影紅輝輝。案。第一首有湖花句。此湖光疑作湖光。
正仲復有倒和春愁曲之作。依次奉答。忽得君家遺愁具。具原本誤異。或改具。 行人欲歸猨思起。思誤念。或改思。 烏雀應門蓬柱宇。應誤麏。或改應。今並從之。 爛醉佯狂白雲谷。佯誤徉。今改。
南山下行。蔽膝尚著長襦袍。案。後贈趙子實詩。幅巾大帶長襦袍。襦作襦。說文。襦。短衣也。釋名。襦、耎也。言溫耎也。急就篇注。短而施要曰襦。襦既衣名。其制又短。言襦又言袍。言長。似不文。韻府載長襦袍。直引此詩作襦。不更詳所出。若長孺、則人名。漢汲黯、韓安國並字長孺。急就篇又有伊長孺。後漢書馬援傳有嚴長孺。齊悉麏獻傳同郡麏蹕字長孺。與袍無涉。姑各仍之。
壽陳貴白。但有聱牙佶倔村田詩。聱原本誤熬。屈誤倔。 君不見南方最麗五色鑑。麗誤最。今並改。

碧桃花歌。歌原本作破。案。啟音詩。說文。吹也。一曰笑意。此當是歌字誤文。今改。
積雨小溪寄袁太初舒叔恭兩生至稍疏處處稀尚摘疏。原本誤疏。今改。
仇山園。注爲仇仁近作。仁近原本作近仁。案。八卷有仇仁近詩序。二十卷有仇仁近墓誌。作近仁誤。今改。

卷第二十九。

和劉壽之秋興二首。揚雄識字苦。揚原本誤楊。今改。 西嶺栽花屋。嶺誤山。或改嶺。今從之。 佯狂覺耆舊。佯誤徉。今改。
客遊。原本酒醒下空二字。今仍空。
十二月二十三日華亭小泊。不憚往來邀。邀原本誤遊。或改邀。案。依韻。當作邀。今從之。
寄王丞病較較疑誤。 詩。命強容有醫。容原本誤客。或改容。今從之。
又作散愁。原本家兵潰後上空一字。今仍空。
久客且歸留別郭于昭憲掾。坐有諸羊酪。羊酪原本作年酪。案。說文。酪。酊、醉也。年酪不文。與下馬鞍亦不對。當是羊酪之誤。世說。陸機詣王武子。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江東何以敵此。正合坐諸之義。今改。
宿趙縣丞家攜歲名字在。字原本誤自。或改字。今從之。疑作氏。

送徐生仁榮侍親遊山歸來佇新爵。佇原本誤停。或改佇。今從之。
簡王元剛併寄意王理得君玉少待意何如。何如原本誤如何。或改何如。今從之。
題陳秀才溪山佳趣花須偏漫栽。栽原本誤開。與末聯露眼中開韻複。今改。
趙孟禮修竣挽詩。禰原本誤禰。案字書無禰字。當是禰字爲文禰同禰。今改。　辦得從容死。辦誤辨。或改辦。今從之。
送甯上人還里。原本禪外五下空二字。今仍空。
舟過嚴州冰泉瀉瀉懸。冰原本誤水。或改冰。今從之。
梅山山是化人開。是原本誤寺。或改是。今從之。
劉正仲至寶山不值主人而去次韻奉寄。原本日月松間過下空二字。今仍空。
辛卯除夜醉眼看梅驚凇天。凇原本漫漶。或改凇。案凇江。後人加水旁爲凇江。爲吳凇。與凇異。致玉篇仌部。凇、凍落也。廣韻三鍾同字。林凇、凍洛也。寒氣結木如珠。見睍乃消。齊魯謂之霧凇。是字當从仌旁。或改誤。今改凇。
過清凉寺王壽預墓下一庭花木自青春。自原本誤目。或改自。今從之。
於杭州九月送袁太初赴事海教官。原本青霧會下空一字。今仍空。
卷第三十。
寒食落魄暖春爲麥地。魄原本誤蒐。或改魄。今從之。
四明山中逢晴涉坂南風雨蛤出雨原本作寅。案蛤有蟦蛤、螟蛤。無寅蛤連文。此與下一禽爲對。當作雨蛤。雨與寅字形相涉而誤。　蘱花無數耦巖間。蘱原本誤黎。今並改。
辛亥歲七夕醉陪諸公登西湖竹閣十年浪走紅塵道。十原本誤十。或改十。今從之。
次韻東魯省遊石龜山百樁頻空看少倚。頻原本誤頗。或改頻。今從之。
舒子儉見過歲儉魚鮭難猝致。儉原本誤險。或改儉。今從之。
鄒塘田家翁公鼻息畫如雷。鼻原本誤劓。或改鼻。今從之。
贈屋西小陳秀才等閒楓贈兩兔穎。楓原本誤暇。　其二二誤三。今並改。
謝鄰友陳仲學秀才惠王壽苗二首坊州杜若自堪羞。坊州或云當作芳洲。案夢溪筆談云。貞觀中。敕下度支求杜若。省郎以謝朓詩云芳洲采杜若。乃責坊州貢之。當時以爲笑。詩本此。或說非。
過姑蘇挂帆安樂過姑蘇。挂原本誤桂。今改。
五雲山圖一點漁舟帶暝還。暝原本誤瞑。今改。
雨中過泉教張子開數聲疎雨雪來初。來初原本誤初來。或改來初。今從之。
次韻荅鄰友近況六首其一麥花淡白棗花斑。斑原本誤班。今改。　其四月朗人語紙槽東。槽誤糟。或改槽。　其五村酒沾脣頻得醉。醉誤酒。或改醉。今並從之。

湛淵遺稿

附補稿

白珽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湛淵集一卷

元白珽撰。珽字廷玉。錢塘人。家於西湖。有泉自笠山匯於其門。珽名曰湛淵。因以爲號。成化杭州府志載珽湛淵集八卷。文淵閣書目尙著錄。今已久佚。此本爲近時杭州沈嵚町所輯。凡賦二首。詩六十三首。文六首。冠以戴表元序。而附以宋濂所作墓誌。表元序。稱其詩甚似渡江陳去非。濂誌載劉辰翁之言。稱其不爲雕刻苛碎。有雲山韶濩之音。又月泉吟社。第十八名唐楚友者。即珽之寓名。謝翱方鳳等亦評其格調甚高。陶九成撰輟耕錄。載其演雅十首。蓋珽在宋咸淳中。已與仇遠同以詩名。入元後。二人皆應薦爲儒官。坎坷不達。退老湖山。出處亦略相近。其集皆散佚之後。經後人重輯。略存什一。而遠所撰金淵集。以永樂大典收入。恭逢聖代右文。得邀簪甄。重壽棗梨。而珽集以永樂大典未收。無從裒錄。故所傳祇有此本。其中又間雜僞作。如成化杭州府志所載。三月八日過西馬塍一首。中四句。全與月泉吟社詩同。而第二句。以塍字與晴聲名字同押。是於至正之初。已用洪武正韻。其爲依託淆混。不問可知。是則與遠所遭。有幸有不幸矣。然吉光片羽。終足寶貴。固不妨與遠並傳也。

湛淵遺稿序

自余得白廷玉姓字。於周義烏往還書中。其賦銅浮漚一篇。尤清駉可念。自是欲識廷玉。逢人輒問之。而廷玉授書北關數里外。栖栖然窮書生耳。時節一入城。不能與故人從容立談而去。則余無自而接廷玉焉。一日。儼褎博之衣。忽來顧余逆旅中。辭傾意酣。慨然有古人班荊之喜。傾蓋之誠。又出其自寫詩數十百篇贈余。以其有以自重也。愈益念之。昔者杭爲行都。士非欲售其業者。不至杭。詩雖非千世之業。而自山林攻詩者。一涉足於杭而遷焉。若杭人之所自爲詩。則遷愈甚。何也。累於知也。今夫士大夫之居游於杭者。皆無前時之心。而余之得廷玉。與廷玉之得於余。豈不亦有可言者哉。廷玉詩甚似渡江陳去非。而嘗諱言去非。又特好記覽。毎一篇。必欲令汪波於六經之淵。披係于百氏之畹。誠故此不止。余何云以得廷玉哉。剡源戴表元帥初父撰。

湛淵遺稿卷上

西湖賦

錢塘　白珽　廷玉

杭之有西湖。不獨如人之有眉目也。如楚有金。如蜀有錦。人得貴而玩之也。凡水在天地間。由山而出。由地而受。爲里合萬有六千。奚止此水。可誇絕於天下哉。顧一州一縣理所。在水之東者。皆西湖也。類有之。松有之。山陽四明類有之。獨在杭者。傲睨諸夏。而箠駒羣彥。是蓋有明珠玉樹。不待斵而成。大圭圜璧。不待纖而貴者矣。是湖也。發源南北之諸峯。而風氣蜿延乎東州之列岫。近而秦望。遠而桐扣。左龍飛之兩乳。右鳳凰之孤咮。勢將合五州之芳澤。集萬山之鮮澗。豈惟武林之一泉。(武林即靈隱山也。俗稱錢塘門裏太乙宮小隱非。)能專此江北江南之秀。原夫奇狀天造。勝境人爲。古稱圖畫之如則陋。今曰蓬萊之山亦非。若欲知三歎望洋之盛。當不憚登一覽衆小之危。恨天地之尤物。何簡牘之偶遺。於鄴侯之六井。或擊見於唐碑。邊海瀕之瀉鹵。頭疾厲於羣黎。今衍之而爲井十。或通貫乎闤䦆。縱崇隄而節水。將下塘而注陂。先蓮滿而達河。亦溉旱而滿澤及田疇之廣。乃繼開於太傅之記。辭錢氏置千兵而殺撩。陳氏述古。賓衆僧而葺治。既大備於蘇公。樹三塔於中流。橫六橋於長堤。復織志於趙侯。與鸞鷀波光於板目。續麯院之一支。亭館日增

而月窟。崇樂前規而後隨。此特表其人爲之序。適以見夫天造之機。南北兩峯。亦有祠宇。皆之龕叢。爲盟於魯皇妃保叔。雙髻峯塔。截翠峯之駿奔。爲西湖之門戶。冠之以南屏。襟之以赤土。宮其淵以致齋。廬其墟而閱武。煙霞乍舉。白雲不去。金鐘無聲。玉岑有數。鵓鴿延爲向背。鸞鸞衍爲脊附。五峯指列乎虎林。飛來(白猿稽留蓮花月桂)三竺駢羅乎玉女。按駝巘而巾子巍。如帶束山而石甑酷似。在水中央。孤立一嶼。逡鶴不來。處士誰與。幸庾梅之猶昨。惜陳柏之非古。由四刹(報恩智果崇化瑪瑙)負鼇而徒成太一祝釐之所。復有寶蓮瑞石。遠映背山之輔。金地七寶。(南屏至此皆遠湖山名)翠瓦丹柱。寫影乎水滸。凡此前後聯絡。復多鶻鴿。烏公巳往。而丹井不改。仙姥既去。而慈雲如故。二麥當風篁之衝。臙脂對黃泥之據。萬松東接乎宮垣。棲霞南沿乎岳墓。紫坊鐵冶石人大青之儔。散不計其在處。中有水竹青芝法華大悲桃花瑞岡之相背。巢溝龍駒之並馳。詠吳王之楓木。表金媼之楊梅。抑不過因人煙之所聚。曾不若朱野葛陽之得人而奇。洞則有龍泓、香林、水樂、石屋。呼猿公之白猿。避里人之蒼蝠。煙霞(蝙蝠洞後即煙霞)乾溼二洞。(在靈隱)往往刓巖而嵌谷。雕形勢之或別。皆所以發湖光而增山漾。泉石井潭澗谷實繁。蓋爲十八。合爲一源。濯盡因之滄浪。弄金沙之潺湲。冷可洗耳。甘可滌煩。(城有甘泉坊)蟠白鱗而祠烏龍。記水魚(鼠井)而碑靈鰻。限玉爲池。跳珠爲軒。香山六一。參寥東還。各井其井。各泉其泉。終歸乎一萬頃之湖天。若也園池樓觀。佛宮仙宇。辯口不能殫其名。巧曆不能知其數。余固拙於言辭。姑槩陳其淢露。倘盧齊人。不知有稷下徂丘。徒知有管仲晏子。湖詠維百。先言御園。爰有聚景。圜經所會。致坤宮之孝養。據宸位以生春。來四朝之游幸。攬衆遠以爭呑。(慈壽堂名)南有翠芳。蘭櫚在焉。(御舟名)接蓬萊於中沚。(中沚有甘園蓮荣堂)賓慧日於前軒。北有玉壺。紅鵝尚存。創於郡王。隸於慈元。去環碧兮百櫂。隔水月兮一垣。慶樂有梅。闕桂林之勝。珍鳥異獸之繁。(內有天鵝丹頂鶴三尾牛等)亭連棟爲十錦。碑蝕苔以千言。記南園之絕景。扁西湖之洞天。此皆始屬於禁籞。又不但皆錫之侯藩。次則仰冥珠之高寒。聽水樂之聲在。(萬寒堂在圃中皆名)雲洞居下湖之左。古柳列照慶之外。得萬景之天全。攬九曲之蒼翠。(萬景天全蒼翠皆亭名)繼宜春晴雨之奇。養樂集雕鏤之藝。(廖氏九經書板其中)梅岡斑衣。擇勝秀野。藕梅坡之綠陰。逆花家之紅露。尚名苑實勝圃。遊角奇而闢異蟲。不知其幾百十所。所可言者。特言其最。堂則有德生。溥冰飛之仁。依光覺貪濁之迷。偉觀興頑儒之志。湖山廣壽樂之基。三賢先賢。序列一隄。表義夫節婦三十九人之樂石。儼大人君子千載一心之令儀。閱雪江之講肄。(在湖濱新路講堂)褒冰壑之書帷。(在金南山下冰壑書堂)隱居思興。玉蓮一帶。(皆亭名)翠樾九師有美。尚可按跡於品題。亭稱冷泉。旁連壑雷。上有天香。下有客兒。花光巧於公輸。通玄掩於招提。春雨爲觀。香月爲鄰。水竹院落。無邊風月。見天地心以總之。(皆賈氏亭館名)池有湧金、金牛、白龜、瑪瑙。白洋分占湖之四涯。林塘之墅。花徑之構。各擇其地。各揭其楣。非寢園則莫知。禮重崇報。有國所祠。夏禹據城隍之堞。神胥峙鼇道之陴。旌金祝之奮忠。慨朱躍之蹈危。(皆湖上捍禦死節者)嘶府君之神馬。游宰相之白衣。海州死節。(張冠)郭國錫圭。傳唄林於靈山之巔。薦菊泉於嘉澤之壖。維廟食於百世。皆功德載於祀典。(一本祀司)非若倚草附木。徙

祠麗於六時、陵墓則有后妃亂離之攢宮、侯王君公之瑩碑、朱少章之節旄、已舊馬三寶之壺蜂不飛、和
靖、贊寧、花翁、紫芝、（孫惟信 趙師秀）皆炳乎山靈水秀之滑稽、（惟喈 福喈 之□ 靈□□□□□ 慶教 先也 哲太 之乙 □冀）四聖觀、應報陰相於中
興、三茅表忠、見闕靈於內、向安晚峙玉清之下、初陽臺玉清之上、雲濤、靈曜、崇眞、希夷、明眞、神仙、雖靈曲
占、爽隱顯於此湖、要不若佛寺蘭若、後先乎重山複水之廣、松門九里、袁公是與、（仁鼓）七峯兩湖、靈隱在中、
秀石奇木、靈泉怪峯、衆幽人羅衲之盛、將互見於累代能言之筆、公建有三、連塔接擁、觀自下而中而
上、始王園而臻大士之宮、神檜重榮、御梅猶紅、草堂欹枕流之翠、香林掛古藤之虹、禮寶掌而登天巖、臨
珠瀑而下乳峯、前生仙而廣利寺、（曾稱）後月桂而洪壽寺、（慶）圓覺藏思陵之展、靈芝抱越王之弓、翻雲屏之
幽窈、（慶寺）撫靈石之玲瓏寺、（福）現長耳之妙相、演句麗之慈風、南屏列家人之象、瑞龍豁奇觀之智、五百
應眞、萬鈞巨釜、畫廊絢日、鐵塔插空、惟淨慈爲南山衆刹之宗、瑪瑙而坡、鳥窠而叢、佛三寸不爲小、樓十
三以寵其像、佛百丈不爲大、舟萬斛以維之、蹤借竹智光、埽佪中庸、惟壽星爲北嶺叢林之雄、豈唐朝四
百八十猶有存者、而宋興幾三百載、損益其中、樓閣、則豐樂中峙、據湖之會、書以亭樹、附以闌闠、魚莊疊
衍、柳洲縈帶、竹山城而可眺、迎光（張園王樓）雲而不礙、清曠專負山之美、（南山下犀）先得俯近水之快、（部公湖樓）紅
梅閣於孫洞、綠竹開於居易、巢居穩杖於屏下、四照插峯于鏡外、（二閣在山上）外如延賓、望海、蓬萊、雲濤、正倡
海會、顧層見迭出之多、而半爲白鶴青鸞之所藏、（皆在佛寺道宮中也）復有如虹者六、御輦仰題、西泠處士、宛武揚
鬢、斷橋非荒蘚之舊、長橋有古木之依、琮老金佛、（二橋在上竺）節奔泉之所發、行春合潤、餘衆繫之依歸、餘則

淩金跨玉、斜斜盤盤、將擧指而皆迷、其或男篇女桂、東遊西汎、畫舫蘭舟、輕舠巨艦、各標令名、明淥清泛、
金勝小而善疾、寶艇大而宜緩、明玉坐百客而有裕、總勝列四筵而才半、賞心汎淥、百花望月、鼓綠鬬鶯、
流蘇颭幔、坐若室廬、行若物換、値御舟之游幸、從水嬉之宜喚、前金吾而不禁、後天香之拂面、鱗如翼如、
恍乘星拱辰於天河之畔、非萬斛之能擬、豈千丈之爲算、（史記船長千丈積數也）別有龍舟兩兩、疊鼓淵淵、花幡袨
於御愛、繡袍見於神散、陳百戲於水面、竪六標於湖心、叠前兩後、三令五申、觀者舟兩行如廣陌、迓者錦
萬竿如長林、五步一亭、酒旆茶烟、笙歌沸騰、軒鞅紛紜、柳行撲地、花陣排雲、梭門秋千、出沒乎翠園、舞衣
歌扇、周旋乎香塵、新路習金雞之跡、（郊祀大禮歲則御前教之新路）祠山迎寶馬之羣、（二月八日賽祠山張七相公）
（甚臺）自不暇瞬、步不得循、想見漁魚鷄之宋嫂、猶多星鶴舞之優人、剪羅釘採花之鑑、範飴爲穿柳之鱗、飾
木兵於小衍、串家具於椅篙、篙矢激半空之霹靂、紙鳶競九天之經綸、柘彈象弩、畫棍髹盆、（水才）巨
羅襪凌波、金釵照春、時固多攬紅拾翠之子、亦豈無尋幽討勝之賓、此特昔萬一於春九十之辰、薰風勤
核、清和云始、鞏襄湖之梶林、拂夾塘之荷翠、紫雁警過、白鷗乍起、早崔祠之初度、（蘇州府君六月六日生辰）
（已集湖中爲鬭釵）正盾日之方熾、水鏡濯髮、（湖中者）冰山隔齒、移舟南向、攜衾夜艤、無人世之熱惱、有月宮之寒意、
臨麗見於水、如見於仙、醲鮮取諸舟、如取諸市、秋容不淡、拒霜已紅、映後開之菡萏、雜戰水之游龍、刺霜

柑于驄轡、響霹菊於船篷、西山賦紅葉之句、南山闢紫萸之鐘、北風戒寒、城人猶出、肉簟酒船、亦無虛日、
延祥之紅白梅城、吳阜之高低雪坡、寶騎蹦長隄、而蹴瓊瑤、輕車穿名園、而踏珠璣、是蓋四時之景不同、
亦各以見賞心樂事之不一、爾乃既聞遊娛之盛、請言風土之美、水憑山而甘潔、土得湖而豐泥、蔬茹取
穰於莽蓄、遂其移根於攜李、紫芋青菰、白藕紅菱、文鳧京鵝、黃雀錦雉、魚甜蟹香、筍鮮芹脆、松杉檜柏、參
朮蘭芷、寶鍾此湖山之秀、故無物而不備、婀佳氣之磅礴、至人材而尤異、所謂儒兒販婦、涵冰玉之不爛、
況彼都人士、褚陶、（晉人十三能作鷗賦）杜棲、（南齊人舉進士）之文行、全琮、（吳人父令齎米數千斛以貴功爲大司馬）許遠之忠
義、元絳、唐肅、（皆宋人有功及物）廣息惠於民人、伯玉、（姓褚南齊人山累召不起）君復、抱孤貞於林壑、褚氏世濟其美於大
唐、錢氏開國承家於五季、顧歡、郎簡之昆弟、（宋人貴由閭閻人道而學儒）羅隱、楊蟠之誠烈、豈工詩而已矣、惟此
人物之盛、不可殫紀、方外則郭文、王復、馬湘、潘閬、簪歸眞之流、以發揮其英聲、法照、贊寧、道濟、清順、抱一
子之徒、以陶寫其清氣、時人但知游觀之可樂、而不知景物緣人之可貴、且自有天地即有此湖、羣峯注
流、底而成藪、尙念東漸於海、鹹鹵所潟、草木留餘、而色變山川、溝久而氣壅、所以消沮沈昧之不已、雖有
此湖而如無、於是樂而防之、使遲潤各得其所、闢而浚之、俾鳶魚各遂其初、風無大浪、雨無奔湍、將翱將
翔、以佃以漁、以此知古人有功於此水、將舉一朝而利萬世、以無餘、何□實正以還六龍南渡、搜勝抉奇、
重丹曇素、致悅心駭目之觀、非晴光雨色之故、彼徒知識增侈而月益、春至以釜鎗金之爲嘆、殊不知神
京不返、憂勤聖宁、千官展轉而擇棲、萬姓彷徨而懷土、故思極耳目之娛、而爲安旦夕之具、不然中原豈
無黃河泰山之雄觀、花石艮嶽之奇趣、日月云邁、寢寶瞻顧、嗟居人游女不能不極盤游無度之歎、而志
士仁人不能不興宴安酖毒之慮、（咸淳庚午）

游湖後賦（蒼山賦又見方回桐江續集）

三月廿又三日、張鵬飛及方萬里、李和之、白廷玉汎湖値雨、各賦詩一首、萬里曰、晩柳春濃萬綠垂、開懷
消得好風吹、絕勝白也詩無敵、共賞坡仙雨亦奇、興欲狂時呼酒急、境當佳處任船遲、豈無顧陸丹青手、
畫與人間後世知、余戲作小賦云、

柳絮化萍、濃綠藏鶯、不見其處、止聞其聲、此豈非春工之極致歟、湛然宴坐、輕舟自行、萬壑千巖、還山縱
橫、透薜蘿而捫衣、忽驟雨之若傾、甫下矴而閉戶、才頃刻而復晴、白子酒稍酣矣、奮髯而慷慨曰、此何爲
者邪、擁流光之倏忽、悟憂樂之不常、於是誦趙抃表忠之奏、歌蘇仙萬菊之章、彼劉據於五季、若錢氏之
數王、瞻巨靈之無跡、惜松楸其可傷、涸銀海而出金盌、穴狐兎而上牛羊、豈不亦雄傑一時兮、終若雍門
之泣孟嘗、賦梅處士、妙解影香、骨可以腐、千古不亡、弔孤山其猶兀、擁萬樹之青蒼、問蘭節之遺恨、保故
封猶若堂、天道茫茫、一雨一暘、樂悴慘替、柔剛微彰、翩偶然不足芥蔕兮、曰作善降之百祥、謂理有必可
特兮、見顏夭而蹠長、二客方李、邀頭目張、噴無故而多事、掇陳迹而揣量、指金匜羼其糟粕兮、舉大白而

浮之極。白子曰。不然。老陰爲六。老陽爲九。老則必變。如屈伸肘。惟知變者。可與長久。知六之變。因乃可守。知九之變。健不爲首。顧此湖中之舟。與舟中之人。事常壽而不朽。能畏譏以自修。庶吉亨而無咎。幸乘時而過分。負且乘兮致寇。環綽約之蛾眉。佩金印而如斗。管絃沸其前後。紫綠奔其左右。一旦不能自保。牽同歸於石友。蠹苗竄於三危。防風橫於九畝。曾不見或倮體以罩魚。或跣足而踏藕。伴帶索之榮公。甚泥塗之絳叟。立層冰而弗寒。茹野菫其適口。無樂亦復無憂。不自知其不偶。豈不勝於夢晉而疾顛者乎。此莊子所以不爲廟犧。而李斯所以懷上蔡之狗也。舟且抵岸。悉歸其廬。賦詩各成。肴核再取。有化而無。無化而有。雨晴晴雨。紛糅結糾。斯時也。度夕陽猶未至於酉。多言數窮。姑相與大笑。盡樽中之酒。

湛淵遺稿卷中

吳季子墓

聖人如日月。下照無黨私。藏珠與韞玉。所得自華滋。恭惟吳季子。夙稟明睿姿。近取子臧節。遠紹泰伯基。爾以大國讓。廉風起蠻夷。觀樂義已燭。挂劍心如飴。時方尚詐力。子獨恪且祗。時方事冠攘。子獨甘棄遺。孔子不到吳。聞風重嘻咨。佳城介申浦。采地亦在茲。特書寄餘哀。豈不遐邇思。惋惋龍蛇書。皎皎星日垂。萬世懷道義。取舍實繫之。寄言邦之人。無但峴首悲。

題斬蛟橋

桓桓周將軍。英烈照千祀。少年知自艾。成仁不惜死。射虎南山下。斫潛北橋底。膊擊三日夜。濺血四十里。激波爲嶽立。揮刃電亦駛。想當批鱗初。見義不見水。及其立人朝。矯矯中不倚。文事既英發。武事復靈起。璞兒善醜正。甘作忠義鬼。至今有生氣。耿耿耀青史。蘇公百世豪。氣味有相似。泊舟蛟川下。洗石題所以。平生疾惡寃。十有二言裏。豈碑刻祠宇。詞翰晉二美。二美固足珍。吾取不在是。

同陳太博諸公登六和塔

龍山古化城。浮屠峙其巔。開殿生妙香。金碧森具筵。臨眞儼若生。倒飛青金蓮。頭陀紺林叢。導我丹梯緣。

初猶藉佛日。閱境儵已玄。回頭失誰何。叫嘯衣相牽。且復忍須臾。當見快意天。嬌兒詫先登。網戶相鉤連。烟若蟻在珠。九曲隨盤旋。爛爛滄海開。落落雲氣懸。羣峯可俯拾。背閱黃鵠騫。奇觀與懦夫。便欲凌飛仙。絕頂按坤維。始見南紀偏。神京渺何許。王氣須停（停一作須）。膠舟東集百蠻。島喚通人煙。一爲帝王州。氣壓三大千。罡風灑毛髮。鐸語恣蟬聯。紅紅杏園花。愧之慈恩篇。

冷泉亭

靈山本清淨。一泉渟其中。靈山孤飛來。此水將（一作得）無同。山影壓不盡。照見天玲瓏。分明千尺冰。不獨疑塞蟲。京洛多風塵。到此一洗空。炎寒無二心。凜有操者風。泊然守空梵。萬劫無終窮。驪山有溫泉。盧（一作費）紫華清宮。

題松雪臨郭河陽溪山漁樂圖

遠山近山何歷歷。下有長溪橫一碧。溪中亦有釣竿手。此手不遮長安日。野橋煙樹接草廬。飛流如練懸空濛。截山白雲凝不去。要人寫作巖居圖。（款云。泰定丙寅春。湛淵白題。子昂所作上）

河南婦

（按輟耕錄。婦世爲河南民家。元兵下江南。婦被虜。姑與夫行求數年。得之河南。婦已嫁千戶某。鏡於財。情好甚洽。親夫姑若塗人。會有旨。凡婦人被虜許銀贖。敢匿者死。某懼罪。急遣婦。婦堅不行。夫姑留以俟。婦閉其室。弗與通。遂號慟顛絕而去。行未百步。奄天無雲而雷。回視婦已震死。）

從軍古云樂。獲罪竊懸難。母望明珠復。夫求破鏡完。押衙逢義士。公主奉春官。爲報河南婦。天刑不可干。

春日田園雜興（月泉吟社。第十八名。唐楚友。即湛淵先生也。）

雨後散幽步。村村社鼓鳴。陰晴雖不定。天地自分明。柳颭風無力。蛙時水有聲。幾朝寒食近。吾事及躬耕。

（月泉吟社評曰。前聯不束于題。柳颭蛙時一聯。組織俱足。格調甚高。結亦不浮。）

山中懷友

幾年音問絕。此夕更關情。寒雨人孤坐。殘燈雁一聲。干戈猶故國。貧病自空城。惟有琴堪訴。愁深彈不成。

清和

白苧漸相便。因知物候遷。空山一雨後。小檻綠陰前。鶯在留春思。人幽減晝眠。此時風日好。元不似梅天。

餘杭四月

四月餘杭道。一晴生意繁。朱櫻青豆酒。綠草白鵝村。水滿船頭滑。風輕袖影翻。幾家蠶事動。寂寂晝關門。

遊宜興張公洞

天闢靈地據雄脊。果老張公幾代孫。一竅通天纔直上。千崖轉石已平呑。山頭白鶴來無影。石上青騾去有痕。我欲放身如脫屣。仙凡一檻隔重關。

淨慈禪寺

杳藹昭回龍屈盤。入門已覺脫塵寰。何當白髮三千丈。來寄清風五百閒。帝子釜搖金激灩。家人卦闢翠

潟顔。西湖日日船如織。半在南屏第一山。

湖樓玩雪

上湖十里捲簾中。幻出瑤華第一宮。山勢蹴天銀作浪。柳行撲地玉爲虹。漁蓑鶴氅同爲我。(一作任)鶻舌羊羔不負公。明日鳳池朝退蚤。一鞭骨豹試吟驄。

酒邊贈朱處士

烏葛唐巾白苧裘。棉庭終夕共淹留。醉中談論心猶壯。老去歌歡淚亦流。對客呈詩如獻佛。課兒收橘當封侯。明年好理西風棹。重約三吳爛熳遊。

遊天竺後山

山轉龍泓一徑深。嵐煙吹潤撲衣巾。松蘿掩映似無路。猿鳥往來如有人。講石尚存天寶字。御梅曾謁建炎春。城中遮日空西望。自與長安隔兩塵。

竹陰

占斷人間瀟洒地。全身水墨畫篔簹。非煙非霧一林碧。似雨似晴三徑涼。翠袖佳人蹈空谷。白鬚道士隱南塘。數竿靜日君須記。移向西窗補夕陽。

題蘇東坡書楚頌帖菩薩蠻滿庭芳詞卷後

南荒九死幸生還。種樹曾成手自刪。赤壁夢雖同楚頌。洞庭樂不減商山。人生墮地少如意。老子對天無愧顏。千古蒐裘有遺恨。斷珪殘璧自人間。

續演雅十詩

海青矜中虎。燕燕能制之。小隊沈大舟。關尹不吾欺。(海青雖禽也。而鷙獸撲之卽。堅物變於所制者。無大小也。)

草食押不蘆。雖死元不死。未見滌腸人。先聞棄簣子。(漢北有名押不蘆。食其汁立死。以他藥解之卽蘇。華陀洗腸胃攻疾。疑先服此。)

誰令珠玉唾。出彼蕓薹腸。仁人不爲寶。良賈宜深藏。(相林有尼。能吐珠玉難寶。)

嬰啼聞木枝。甄乳見茅茹。何如百年身。反爾無根據。(漢北隨羊角樹。其羊大如羔。食之肥美。嬰啼木枝。見山海經所載。)

西村獲白鱗。至死意不吐。代北有角蟜。能通諸國語。(角蟜北地異獸也。能人言。其音如浮圖。)

穠脫海鶴啄。已登方物輿。仰面勿啾啾。我長非儒如。(少人國人長七寸。夫婦二枚。形體畢具。)

羯尾大如斛。堅車載不起。此以不掉滅。彼以不掉死。(西漢有羯。尾大於身之中。非車載不可行。)

八珍殺龍鳳。此出龍鳳外。荔枝配江珧。徒誇有風味。(漢北八珍也。所謂八珍則醍醐麈沆野駝蹄鹿脣駝乳麋天鵝炙紫玉漿玄玉漿也。)

漂人薪巨松。童山八百里。世無奚超勇。倜儻渡易水。(取松煤於燕郎。今上郡去上郡二百里。卽古松林千里。其大體十圍。今人薪之。將八百里也。)

兩駝侍雪立。終日餓不起。一覺沙日黃。肉屛那足擬。(沙漠驛舍。兩駝侯其旁。終夜不動。用[illegible]架片。駐其上。[illegible]於下。護其肉屛。且不動起心兵也。)

積雪峯詩梁道士

驚羽穿林響細碎。健輿橈石路欹斜。道人住近茅峯北。一簇樓臺五色霞。

湖居雜興八首

御舟初出賞春歸。傳是諸王與后妃。香霧漸深簾幙暗。日斜微見淡黃衣。

脈脈吹香屋角梅。背風移燭小簾開。鳳城幾日元宵近。一片簫聲水上來。

龍舟曉發斷橋西。別有輕舟兩兩隨。春色可人晴較穩。酒家爭出柳梢旗。

相國平泉水竹居。吳山(一作中)花石世間無。遊人馬上休回首。一半春風在裏湖。

雨後林塘夏亦秋。一葫蘆酒在船頭。醉來深入荷花去。臥看青天飛白鷗。

三寶猶得仰高風。冠服雖殊氣味同。後五百年無繼者。桃花含笑夕陽中。

車魚人散水風腥。雨色涼分柳外晴。回首夕陽都寂寂。忽然東向數峯明。

萬樹芙蓉兩蘂宮。秋風開徧水邊叢。白牆遮盡紅牆出。只見紅牆一半紅。

翔泳堂酒邊(堂在西湖永壽寺)

環餅虔得(一作出)雪兒歌。濃墨斜書碧玉柯。醉折芙蓉薰酒盞。裏湖涼似外湖多。

題江貫道百牛圖

幾年散放橘林後。餘四百蹄猶可騎。攬鏡(一作[illegible])挂書多事在。館騎惟有一凝之。

題龔翠巖中山出遊圖

何處彊狐鬼一車。中山曾見夜蒐圖。紛紛眼底朱成碧。後乘鍾家有此妹。

玉清宮與趙達夫鮮于樞聯句二首(宮在西湖葛嶺。宋紹定初建。)

湖光(一作田)漠漠水禽飛。(達夫)堤柳斜斜帶夕暉。(樞)二月江南好天氣。(達夫)初陽臺上惬春衣。(樞)

巾子峯頭纜釣船。(達夫)初陽臺上坐鳴絃。出雲高樹朋幾日。(達夫)過雨蒼苔泣細泉。(樞)絕俗誰能繼還踏。凌虛我欲學飛仙。(達夫)還家正恐鄉人問。(達夫)化鶴歸(一作來)知幾年。(樞)

靈隱寺暮歸

山色晚蒼蒼。山門下夕陽。楞林飄槲葉。新月到禪牀。遲出千峯秀。亭迴一澗長。淹留不可及。露溼薜衣裳。

宿上天竺

名山倦游屐。挂起手中藤。佛國三生石。天岩百歲僧。定回松院磬。吟苦雪窗燈。愧我心猶雜。何因問二乘。

西湖訪古

隱約湖(一作山)一點青。秋風歸去阻雲程。貝宮珠闕無尋處。夜夜淒波哭月明。

山居懷林處士

昔在林處士。結廬鄰峯巒。年年不入城。梅花有佳聯。畫鶴三數口。負郭十畝田。弟姪列朝衙。成平好時年。

人品既已高，奉養當充然，嗟我何爲者，日用買山錢，愛詩不能佳，求了區中緣，空有一寸心，羨殺處士賢。
能看貴人面，不若飢看天，推牀呼伯雅，且此相周旋，有田足幾時，卓哉坡翁言。

題鄭子眞畫四季詩意

紅杏綠楊永晝，野服柴門散仙，莫道無人知處，東風都在吟箋。
蓮葉吹香瀲瀲，扁舟撐港斜斜，驚散一行白鷺，西風捲起梨花。

贈張知府周卿

人品中原說此翁，雄文直氣敢心胸，幾年天上張公子，今日雲間陸士龍，來暮已聞歌五袴，平反何婲（翅）麽
千鍾，相從娩落諸公後，拭目西巖第一峯。

贈青龍任月山

傾蓋相逢意已親，風流儒雅邁同倫，嘗來東閣觀奇士，又向西湖見偉人，放棹小溪梅蝶蝶，敲棋深院燭
燐燐，懸知後夜相懷切，帆落背山月一輪。

題洞霄宮藥圃 案此首見臨安縣志

仙翁嘗播植，瓊圃倚斂榮，春日祥光滿，秋風瑞實成，黃精宜益壽，萱草足忘情，候採靈芝服，遐應羽翼生。

峨眉亭

秦精鑿填石，不受腰篋考，寄落楚江濟，相峙蟲三島，穿松得細逕，據一墜二小，奔流浩浩來，五色爛華藻，
至寶地不惜，絕境天所造，誰言兩峨黛，功奪京兆巧，終朝對靈應，似爲今古惱，然犀磯沈沈，跨鯨月皎皎，
林綸三千丈，蒙衝百萬櫂，天風吹過夢，多憂只空老，今者吾與子，所慨在幽討，供樓莫怱怱，槃觴從草草，
雅琴鼓一再，領此風日好，臨崖發清嘯，倚樹或絕倒，禮存玉帛外，縱弛或一道，興極不知歸，白漚破晴昊。

李翰林墓

出城得佳山，兩峯特奇詭，一如植列圭，一峯拱而侍，我見猶愛之，而況謫仙子，孤墳在其下，政爾直一死，
謫仙眞天人，出處見諸史，豈敢慠吾君，辛苦植唐祀，嗟子偈偈者，塵土正如此，停車不忍發，載拜顙有泚。

仰止青山高，清風與終始，孰謂千載人，不在天地裏。

題如鏡淨講師房 案如鏡有和詩見山林清氣

娛老林房世路賒，塵埃飛不到袈裟，西湖草木雖同土，北寺煙霞自一家，靜敵白閒翻貝葉，閑輪赤仄養
椒花，鑑光炯炯輝今古，身後何須用五車。

春日重過如鏡上人房

憶昔敲門賦瑞鷂，鹿園佳話又重新，屋頭能拓三三徑，林下知非陸陸人，鑿沼何須晉康樂，種蔬還憶楚
靈均，老師鍊得心如鏡，更把高臺比月輪。

題子貢碧桃折枝

玄都千樹欲無枝，全得春風爛熳吹，曉露未晞紅郁郁，仙源長在日遲遲。

弔林處士墓

千古西湖見一賢，斷碑猶在草芊芊，人間豈少題梅者，石上誰來酹菊泉，陳柏鼎門疑是宅，唐衣廟貌望
如仙，可憐遼鶴無消息，寂寞春風二百年。

聲蛇笏 此首見瑞硐木碣

孔明廟前柏，手版賊其枝，枯株無生氣，衆目炫一時，何如孔公笏，鐵面含霜姿，虺蛇何足道，正氣壓奸欺，
祥符靈壓閒，豈無識人斯，聞之膽爲落，不在彼在茲，聖學億萬年，聖源浩無涯，八傳得巨源，憤學求似之，
遺經與遺物，保護如嬰兒，萬里去復遠，見者咸齎咨，況此一尺槐，千載孔林思，非無原壤杖，非無少正皺，
用舍各有時，小大各有施，疇能起段公，共賦甘棠詩。

寄天香瑞悟上人

門掩天香竹樹叢，了無塵翳此心同，東林社散圖空在，南國山多夢不通，白草秋開支遁馬，黃沙春斷子
卿鴻，思君記得逢君處，一片歸雲海樹空。

岳武穆精忠廟

國勢已如此，孤忠天地知，死生同父子，姦宄繫安危，假月無封檜，栖霞有墮碑，中原遺老在，歲歲夢王師。

三月八日過西馬塍

散策好春日，湖西古馬塍，陰晴雖不定，天地自分明，柳處風無力，蛙時水有聲，國家分半席，問得御花名。

過東寺

倚空樓閣競翬飛，鐵鳳金鈴一望齊，多少流民無片瓦，江南四月雨淒淒。

止征婦哭

戰國曾聞挾兩戈，病中軍不渡交河，一身同爲明庭死，死敵強于死病多。

湛淵遺稿卷下

大易集說序

易言吉凶悔吝。進退存亡。無非切己之用。邇年以來。談易者。芬芬籍籍。三人是之。一人非之。則攘袂瞋目而與之爭。謙卦謂何。三人非之。一人是之。則揚眉頓足而為之喜。頤卦謂何。嗚呼。徒能言不能行。易之道幾乎熄矣。蘇彝叟俞玉吾。樂衍安道。華皓一節。於易則不但能言之。又能行之。輯先儒諸名家之善。為是書條列縷分。醇正明白。深有益於後學。所居榜石澗。學者稱石澗先生云。皇慶元年春。將仕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白珽序。

淮雲寺化緣序

佛廟之治有二。補飭故物。為二梵福。崇建新製。為三有利。崇建之利三。譬入海安隱。多獲重寶。欲作寺且不貪惜也。噫。凡天下事。即以利而後有所為。是名未離塵著。雖然苟利一一切。不問緇褐。無論耆稚。皆宜有為。但利己不利於人。利寡不利於眾。豈徒塵著。猶之貪惜可也。崑山太倉之陳涇。前無寺。自顧氏由淮而吳。占地猗曠。而通上人與師正庭。結茅而棲焉。且曰。吾里崇明有永事。而民日趨於善。惜寺薄海隅。濤齧風擊。歲廢歎墊。欲遷善地而未能也。我佛創四廟兩塔。或伽邪山。或祇陁園。如白雲去來。隨所止息。無

有方所。若即此殊勝。有所建。推原其本。顏曰淮雲。銳心書果。日增月益。克臻於有成。不四三年。紺樓翠宇。暈飛金麗。若就地涌出。榜林嶷嶷。法輪團團。食有堂。寢有寮。行有廡。衍膏腴以豐巾鉢。闢崇深以供薪水。首暨寒暑之奉。罔有或闕。嗚呼。今念慈教偏天下。招提蘭若。如恆河沙數。豈繫有無於太倉一區地哉。徒以象教所至。如日之無不照。雲之無不覆。使人觀感興起。為善者眾。於國家政教。與有助焉。為是緣果。非了通其誰。尚勉之哉。至大庚戌正月既望述。

跋顏魯公劉中使真蹟 又名瀛州帖

瀛州帖。視魯公他書特大。而凜凜忠義之氣。如對生面。非石刻所能彷彿也。余生平獲見真跡二。小字麻姑記。與此耳。嘗有云。桃源在何處。乃見世道汙。所以顏魯公細書。記麻姑。事近荒忽。特賢者適足多虞。世降俗卑。陋假異境以明其志。殆子欲居夷也。維魯公忠貫日月。功載旂常。固不待書。書名于代。況筆精墨妙若是耶。昔桓彝渡江。傷晉之弱。及見王導。望語。則知有託足之地。余於是觀公鄭衛之帖。亦知夫唐燼未熄歟。史侯處厚。尚義士也。曠歲月而得之。既得之。非尚義者不出示。處厚知所尚哉。錢塘白珽題。

跋米海岳臨唐玄宗書鶺鴒頌

余生平見米氏真蹟。將八九種。皆晚年放縱之作。其摹學古人者。惟諸石搨中見之。墨跡不多得。邇來得見此帖。然後知米氏之斂。拔鬚張。悉從小心翼翼中來也。論者謂元章之書。沈著痛快。超妙入神。不亞於唐玄宗。嘗並肩齊驅耳。何故摹之。吁此以管窺天。未知書之奧妙者也。凡天下事最忌自滿。器滿則發。舟滿則覆。故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君子戒於闕黨也。況右頌筆法。結構遒媚。精神骨立。不狃於世習。得自然丰度。亦有元章所不能到者。今截長補短。更覺神韻不凡耳。所謂至寶必百鍊而後成者耶。然元章摹書。與他人異。元章此帖。與他帖異。將來必有宥余論者。錢塘白珽。

跋臨褚書

褚公書。擘六朝衆長。而成一家於代。何獨枯樹賦而已。子昂後五百年。一振豪頓。奪其符而代之。豈規規學褚而能之。抑胸中有所謂鑿者也。謂予不信。有木居士在。

木齋王公孝感白華頌 并序

古孝親之感。以致物之異。多白。故劉殷白雁。林攢白烏。程袁師白狼。梁文貞白兔。而詩之素冠白華可見矣。若宇文周之王崇。神草生庭。以有德感無情。登之信史。傳以為祥。不可誣也。今木齋王史君孝母之徽著。朱華白實。於離根去土之瓶盎。此又因心之效。貫於神明者。錢塘白珽。謹拜手為之頌曰。

草木何知。知所知者天。母也天只。隔彼壤泉。事死如生。將終身焉。酌水獻花。罔或不虔。潔白之感。著于几筵。德有所屆。在爾象賢。守富守貴。孝忠則全。國人稱頌。願一作 懇棠樹萱。斂華就實。遺訓乃宣。播此徽烈。本支永年。

六十五冊

湛淵遺稿補

武陵勝集

大風振尾，積雪壓頭，余方擁榾柮，課二雛，讀袁汝南傳，聞戶外策策有除雪聲，吾西溪子也，顧余曰，王馬曹中夜歌招隱，思戴安道，使拏舟規往，及門而返，何其興之易盡也，我則不然，道阻且長，不見不止，俞伯奇北道主人，在上人方外友，聞而載酒肴來，相與賞會，珠玉在側，琴瑟在御，一擧一杯，頗極適，陳簫弄翰，雪疊疊著腕不暇題，狂談雅謔，小飲大歡，計勝踐一時，不多見於人世間也，因拆飛入園林總是春爲韻，人賦五言，仇仁近、張仲實、鄧善之、皆周旋人間，此亦爲我助喜，用餘三韻徵之，噫，一月九白，此何時也，饑夫凍人，有不忍言，彼健者貴有力者，居當擁狐貉，吐氣如虹霓，掃庭結客，謳低斟淺，出則擎蒼牽黃犬，水南山北，馳擊飛走，耳後風生，鼻端火出之爲快，顧子當代名流，方栖栖然，策款段馬，走寂寞濱，覓一窮措大談，邂逅相遇，獨不畏彼指而笑之耶，西溪子曰，不笑不足以爲道，不惟彼笑我，吾亦自笑吾，於是擧滿引白，相視一笑，溪實汴梁人，鮮于伯幾，樂西溪山水，因以自號云，至元丁亥十有二月二十，錢塘白珽廷玉甫序，

飛　張楧

雪天縱遊集，四顧娛淸輝，豪家挽不去，悠然款柴扉，靑陽時未來，乃見花絮飛，歡顏既一破，酒至不復回，
客馬儼在門，主歌毋庸歸，古來盍簪地，荊棘牽人衣，

入　文原

雨雪政紛紛，氣壓后土涅，大梁雄豪士，衝寒策馬急，欣然款柴門，稍稍冠蓋集，酒酣歌白雪，闕覺春風入，
蹇予守空巷，歲暮憂思積，念有流離子，饑寒夜中泣，

園　有在

騎馬一身雪，來敲隱者門，林林憂桂玉，草草樂琴罇，勤業誇麟閣，文章鄒兔園，探題歸去路，燈火已黃昏，

林　仇遠詩張炯寫

城中十日雪，山中三尺深，我從吳都來，頗畏寒見侵，亦念子在野，相從詎無心，緬懷梁園遊，豈不勝竹林，
落落歲寒友，歷歷瑤華音，重期春日和，飛蓋西園陰，

總　楨

窮冬十日雪，外戶曾未闢，念我平生友，欲往恨不勇，玆晨劇命駕，相對腹一捧，促招東林道，共念北海孔，
把酒望六合，瓊瑤紛總總，興極不知休，嚴城鐘鼓動，

是　亻之

朔風何崩騰，大雪午未止，高人乘興來，遠自數十里，解轎款西齋，風采照屏几，新詩一揮洒，追惜雪到紙，
僻居寡賓從，俎豆聊復爾，樂我山林友，政尒不在是，

春　珽

今日知何日，談詩得偉人，閉門方掩雪，老硯白回春，湖海詩尊樂，乾坤白屋貧，時時看雲色，吹落紫綸巾，

小圃隨所得五絕，錄寄呈法濟堂上無詩禪師方丈，　湛淵居士白珽頓首，

一坡花竹接書齋，不屬山林不市朝，莫問鷄蟲開得失，且尋鷗鷺各逍遙，
今年籬竹長新竿，遮斷南風一曲闌，欲翦繁枝心不忍，好書持出屋旁看，
衡門之下可栖遲，好句新圓旋著題，無客誰爭牀上下，有兒自占屋東西，
老去一身都是懶，不妨林屋影蕭蕭，瀾翻著筆成何事，只合風枝挂酒瓢，
乍風乍雨迓沙鷄，輕暑輕寒釀木犀，三月不窺園上月，小亭坐到夜平西，

至治壬戌歲

右湛淵遺墨二帖，前帖抄自珊瑚屑，後帖巢氏靈巖山館石刻也，茲時俱不及見，錄附卷末，以竟亡友之志，廷博，

36 B

石莊四季詩爲史道原作佚其二

紅杏綠楊永晝柴門散服野仙真遂無人知處東風多在吟箋
遠葉吹香澹澹扁舟撐影斜斜驚散一行白鷺東風捲起梨花

右詩二首見醉齋至正直記道原溧陽人四詩鄭子實補圖子實爲湛淵之壻即墓銘所載常州路儒學正鄭禾也嘉慶乙丑十一月廿一日偶閱直記補錄於此

元 故湛淵先生白公墓銘

宋濂

嗚呼是惟湛淵先生白公之墓先生諱珽字廷玉白其姓也出於宋丞相時中之裔世居文水時中之從子翼扈蹕南渡官至防禦使生武略大夫良輔食邑檇李因家焉武略之後又至武功大夫顯始占籍於錢塘生修武郎必勝修武生通武郎鑅先生父也妣方氏先生本四明名儒舒少度遺腹子通武育以爲嗣五歲能屬對八歲能賦詩十三受經太學習爲科舉業轟然有聲場屋間一時貴人爭欲出其門下甫及壯元丞相伯顏平江南聞先生賢徵爲安豐丞辭不赴乃客授藏書之家晝繙夜誦燈墜花穴帽不知也如是者一十七年程文憲公鉅夫劉中丞伯宜前後交薦之復以疾辭中歲嘗出游梁鄭齊魯縱覽河山之勝登臨弔古訊人物風土慨然有尚友千載之意及至燕王公貴人見輒賓禮或欲舉爲東宮官者先生復引義固辭南北孤遠士久困逆旅則必昌言甄拔之自是學益充文益富而家益貧宣慰都事鮮于公樞帥一時名士援杜甫邵堯夫故事共買屋使之居會李文簡公衎出將使指喟然歎曰有才如是坐視其窮可乎力挽起之授太平路儒學正先生不得已應命未幾攝行教授事悉心官政修建天門采石二齋院政成當時事例可貢行臺令史達官勸之行先生笑曰吾守章縫爾它何覬哉尋轉常州路儒學教授兵燹之後禮殿與堂廡胥廢弗治祭器載籍亦闕先生爲完之且復侵疆三千餘畝俄再遷教授慶元未上翰林集賢兩院謀曰白先生淹回下列吾儕不啻齒一首可謂汗顏矣共尉薦之陞江浙等處

儒學提舉司副提舉階將仕佐郎時鄧文肅公文原實爲之長與先生志氣膠合舉刺得宜文化大行秩既滿銓曹有不知先生者署淮東鹽倉大使先生自以鹽筴非所諳習不俟終更即謝事養痾海陵遠近學徒擔簦相從者殆無虛日先生已六十又七及再遷從事郎婺州路蘭溪州判官則不復有宦情矣日與諸朋儕友曳杖游衍銜杯賦詩惟恐日之易夕所居西湖有泉自天竺來及門而匯榜之曰湛淵因以自號晚歸老栖霞又號栖霞山人以天曆元年九月十五日卒年八十一其年十一月二日葬錢塘縣履泰鄉栖霞山之陽其子遵治命題曰西湖詩人白君之墓云先生性至孝母病刲股和藥起瀕死者再及歿號慟自擗嘔血至數升父感奇疾醫言必得兔屎可療先生踏冰雪緣崖穴求之三日不得父死抱屍哭絕而復蘇繼母虐不子厥子先生事之愈恭既而改適他氏無儋石之儲先生爲營朝夕且負其避兵迄免於難然汲汲行義尤不顧家之寠孤嫠不能昏者嫁之死而無所歸者藁殯之道中拾遺珠待其人訪索審而還之或以質劑假金隨乏不獲償焚而慰之生平無驕辭怠色一以謙抑爲事聞人善未嘗不黯嗟見揚人過掩耳亟避去奉先之外不惑異端不諂瀆鬼神疾疢憂患之來一委之于天自幼至老無一日廢問學故能長於詩文紫陽方公回稱其冠絕古今有英雄大丈夫氣剡源戴公表元謂其注波五經之淵披條百氏之畹廬陵劉公辰翁又言其不爲雕刻苛碎蒼然者不惟塵外之趣兼有雲山韶濩之音皆確論也翰墨雖其餘事亦有晉魏風酒酣命二童持紙懸筆一揮疾如雨風聲光翕然四達而先生秉志已堅以退爲進故位不逮名君子惜之先生娶沈氏有賢行前二十七年卒子二賁文林郎南安路總管府經歷采溫州路永嘉縣鎮海東寨巡檢女一歸常州路儒學正鄭禾孫四栩越東明皆蚤世孫女一適平陽宋允恆允恆由紹慶路儒學正陞授新州新興縣福綠寨巡檢賁以子天命允恆仲子範爲後範有學而文能繼其家者也範生子二弦弢女三先生所著書曰詩曰文曰經子類訓曰集翠裘曰靜語皆二十卷嘗鋟諸梓四方多傳誦嗚呼先生已矣濂也晚出遲不能識先生幸從鄉先生黃文獻公遊聽談杭都舊事有如淮陰龔公開嚴陵何公夢桂眉山家公之巽莆田劉公濩西秦張公楧虎林仇公遠齊東周公密凡十餘人相與倡明雅道而先生齒爲最少乃與群公相頡頏南北兩山間其遺蹤班班故在僅逾五十春秋而先輩流風遺韻弗可復見不亦悲夫嗚呼死者俱不可作若併其言行而不彰將何以爲聳善扶俗之勸於是徇範之請鉅細畢書之嗚呼先生之名其果待文而後傳哉銘曰

虎林有哲夫兮秉德良優柔嗜義如嗜利兮避名如避讐指退以爲進兮謙抑每自脩知分中自定兮不假外物求天極況所悖兮血淚交頤流冠冕百行先兮倫品庶不偷發越見聲詩兮笙鏞間鳴球律呂素和協兮八音交相繆雄章落四海兮虹氣日夜浮栖霞有名山兮草木光如油紀德鑱石章兮千古振諸幽

湛淵先生詩集二十卷。戴帥初爲序。元時曾鋟梓以行。著錄於明文淵閣書目者。凡五册。今傳世。僅
顧氏元詩選中數十篇耳。錢塘沈君菘町。特愛其詩。求全集不可得。乃徧搜羣籍。掇拾叢殘。稍稍附益
之。積久成帙。編爲三卷。今四庫全書所收。卽其手輯也。菘町名景梁。字敬履。貧居北郭。性嗜異書。時就
人借錄。所居湫隘。不蔽風雨。嘗縛蓋著屐。握管其中。肩日夕不少休。所傳秘册。堆積几上。至數百册。每
嘗舂炊不繼。侘傺無聊時。輒指以自慰曰。陶朱猗頓。寧亦有是乎。蓋未嘗不以此傲人也。性嗜酒。苦不
時得。黃小松易歸自濟寧。袖資以贈。古詩謝之曰。酒人歸訪故山樓。怪我蓬廬久不提。笑贈青銅三百
片。晚來依舊醉如泥。可想見其風趣矣。於詩唐喜郊島。宋則林逋魏野。元則仇遠及湛淵數家。亦就其
性之所近也。而於湛淵猶有偏嗜。嘗書其飽看貴人面。不若饑看天。二語於壁。以爲此吾之所欲云也。
因顏其齋曰看天。其爲湛淵編輯遺稿。蓋亦以此。予嘗許爲梓行。惜刊成而君已不及見矣。予惟湛淵
詩名。自在天地間。菘町所補益。曾不得其什一。然其嗜好之篤。用心之勤如此。使湛淵地下有知。未必
不以後世子雲許之也。予因附何君春渚所作菘町小傳於後。使附驥以行。庶不致有名氏翳如之歎。
菘町不娶無子。予無能卹其身後。所藉手以報故人者。如此而已。悲夫。
嘉慶癸亥十一月四日。鮑廷博識於知不足齋。

菘町居士傳

何琪

居士諱景梁。字敬履。姓沈氏。菘町其自號也。世居錢塘。父心韶公工詩。著有適我齋稿。會城王先生芟
樵名士也。移家北郭。與君比屋居。見詩悅之。句汪徵君槐塘爲之序。君與弟景梅家學相承。而又得芟
樵先生薰染之益。故並能詩。吳隱君西林亟稱之。家極貧。宅近清水潭。破屋數椽。不蔽風雨。君晨夕坐
小樓。執卷伊吾。與鄰寺梵唄。時時相和荅。妹早寡無歸。君與景梅膳養之。而遣嫁其兩女。性喜蒔花。雖
瓶粟勿繼。不之省覽。惟批紅判白以爲樂。晚益嗜酒。然性癖。人留之飲。遇他客。輒逃去。友人鮑君以文
多蓄古書。嘗借歸手抄。遇古忠臣孝子之作。尤寶愛之。詩喜林君復。故所作多沖和閒淡之音。常挾其
橐以自隨。後館某氏。一日他出。胠篋以去。君心知其人。而不能離何。用是恚忿得膈症。或解之曰。昔羅
紹威慕昭諫詩。竊其字句。遂號其詩曰偸江東集。今子作某掩而有之。不將名曰偸菘町集乎。君聞之
爲一笑。然卒以是疾劇竟死。年六十五。不娶。初景梅嘗手錄君詩。至是乃追錄得之僅十之四五云。他
日附剞。適我橐後。君亦可以無憾矣。

清容居士集

附札記

(一)

袁桷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清容居士集五十卷.元袁桷撰.桷有延祐四明志.已著錄.其集據蘇天爵行狀.及元史本傳.俱稱五十卷.此本卷數相符.蓋猶舊本也.桷少從戴表元、王應麟、舒岳祥、諸遺老游.學問淵源.具有所自.其在朝、踐歷清華.再入集賢.八登翰苑.凡朝廷制册.勳臣碑版.多出其手.故其文章博碩偉麗.有盛世之音.尤練習掌故.長於考據.集中如南郊十議、明堂郊天異制議、祭天無閒歲議、郊不當立從祀議、郊非辛日議諸篇.皆成宗初所上.其援引經訓.元元本本.非空談聚訟者所能.當時以其精博.竝採用之.其詩格俊邁高華.造語亦多工鍊.卓然能自成一家.蓋桷本舊家文獻之遺.又當大德延祐間.爲元治極盛之際.故其著作宏富.氣象光昌.蔚爲承平雅頌之聲.文采風流.遂爲虞、楊、范、揭等先路之導.其承前啓後.稱一代文章之鉅公.良無愧矣.

一代文章之盛.其傑出者、不過十餘家.而其書又或傳或不傳.即幸而存者.輾轉傳寫.譌謬滋多.甚至不可句讀.卒與淪蕪湮沒者何異哉.元代著作家.雄偉浩博.閎雅疏鬯.自姚牧庵、黃晉卿、柳道傳、虞道園外.則有四明袁清容先生.才智亮特.學問綜覈.承絜齋之舊聞.資深寧之淵博.故其詩文集五十卷.凡詞賦歌詠碑記志銘傳贊誥册表牘書啓序議題跋.氣體明貫.義法宏贍.經術淹通.詞旨雅麗.又悉兩宋文獻深邃史學.洵爲元代著作之鉅者.惟其書刻於先生歿後.原本僅存.前明永樂時已闕殘闕.往年余購得之.幸尚完具.又寶山毛君生甫.先有寫本.足資校勘.備斠其書.不即刊刻.雖不至遽至散佚.更復數十百年.恐其書得益不易.無以逸海內承學之士、欲稽考誦讀先生書者也.余才學弇陋.豈克窮研.竊念先府君辛苦成家.督子孫力田讀書甚力.伯兄竹泉先生.器識高亮.以余性好聚書.家事一不煩余.余不惜重貲購諸善本.任余丹鉛.少成文學.皆命仿前賢叢刻諸書.仰承先志.乃以是集爲權輿.其有改易.及所疑義.別存札記.又續刻諸書.則以付梓歲月爲先後.不復次其時代云.道光二十年四月朔日.上海泰峯氏郁松年書於宜稼堂.

淸容居士集目錄上

第一卷

賦

溥遊賦
雲林賦
玄雲石賦
淳賦
玉龜杖賦
桐柏觀賦
椿堂賦
仁壽堂賦
樂水銅賦
餘閒齋賦
息齋賦

凝雲石賦
紅梅賦
九華臺賦
墨竹賦
素軒賦
冬窩賦
榕軒賦
復庵賦
擬劇亭賦
餘軒賦
隱居圖賦

第二卷

騷辭

歐警
廣招
七觀
樂籠劑辭
悠然閣辭
金隄辭
石田山房辭
雪江圖辭
垂綸亭辭
巨峯辭
雲中辭
春雨辭
棲婦辭
哀蘭操
關竹操
黃可玉哀辭
林彥栗哀辭

郊元歌九章
第三卷
古詩四言
送姪樗示從子漢
張孝子
徐母教圖
致樂堂
章氏歸衣堂
古詩五言
舟中雜詠十首
車行二十八韻
餞王參議十首
次韻虞伯生夜坐二首
次韻伯生二首
再次韻伯生彙餹仲章二首
三次韻二首

觀馬圖
張希孟嘉慶圖
遊長春宮分韻得兼字
次韻徐志友雜詠十首
再次韻答仲章仲實十首
三次韻酬繼之伯生十首
題周子明三獄詩卷
題弋陽巖山精舍圖
次韻仲章蘇村阻風
次韻陳會齋七首
次韻答蔣商卿三十二韻
集慶圖
次韻仲章杜門
幕歸

贈黃教授歸閩中
送許世茂歸武昌二首
題金華洞圖二首
送張上卿
壽何平章二首
次韻雜詩五首
壽程內翰二首
別仲章
別吳養浩十首
變淮寄養浩
懷伯生
酬蕭靜安提舉二首
題劉充之載月編
壽賈參議二首
次韻揭教授宦閩中
寄題撫州先天觀
送卓景陽教授天台四首
雲隱齋
劉希孟訪子昂以詩寄之
送胡安常員外
次韻錢秋泉墨蘭

第四卷
古詩五言
夕佳亭
贈龔灝編修同嚴陵省墓
贈昌上人二首
宿竹院次韻珙橫川二首
送宋壽卿侍御迎養歸廉
廣信陳氏擇勝樓
贈潘孟陽歸里五詠

題盧溝疏雨圖
滑州從事表閩
贈孟和卿
雪中郝孝子
送沙君寶宰邑
次韻馬伯庸供奉書館書事二首
送伯庸御史奉使河西
月蝕
夜集西太一宮分韻得草字
史氏報春堂
送于思容助教官濟南
天師留公返眞空洞歌步虛詞十章以導遊
大名劉節婦吟
育王琪禪師示寂寄塔主
送胡止水回三衢三首
贈岑易直登第歸里二首

善之僉事兄南歸述懷百韻
題張中丞東亭圖
曲陽李孝子
送趙虛一道士降香南海諸名山
屏山堂
題輞川捕魚圖
子昂墨竹
可竹軒
子昂雙木竹石圖
以劉士先子墨贈薛玄卿
飲酒雜詩十二首
劉氏義門
過郭楚望步月秋雨琴調二首
送吳博文歸天台

送人之官遼東
得一齋
次韻蔣遠靜二首
次韻鄭景尹二首
再次韻二首
觀圖書次韻景尹
次韻黃伯玉東瀛名士十詠
觀眞文忠公畫像
陶道士心遠齋
寄題郭靖州絅齋

第五卷

古詩五首

爲楡川進教授賦梅城
泊眞州次韻仲章
次韻呂學正古意二首
次韻元復初春思三首

雨後聞鶯
節婦吟二首
送李德隆乞郡江陵省養
次韻范德機海鵲篇
送任懷可
同復初功遠飲仲章家觀芍藥分韻得一字
洛詠五首示洛人張孟功任大正
贈汪生
感興
題王眉叟溪月圖
壽李子卷
夜泊城北有懷孫秦二學士
灘口風雨二首
詠史四首

次韻仲章初夏即事
城南亭
題范德機東坊齋
送武當張道士
觀梅分韻得影字
送陳仲剛歸鄱陽
送薛玄卿歸吳
有感
董道士雷泉齋
三月十二日自殿廬歸舍梨花盛開薄暮與陳汝年花下小飲
送祝丹陽使武當山
贈陳文翁求篆扇
送李平叔之信陽
贈徐中丞二首
拙訥齋
送鄱陽判縣令之官宜春二首
題文與可風雨墨竹
答李生裕
題巨然楓林雅集圖
避塵軒
次韻伯生楓林中秋
送鄭景尹還里
李野齋別墅圖
子昂八馬圖
墨蘭圖
次瑾子過梁山濼三十韻
憶昔三首
東巖圖
次韻王叔載十首
黨生顯上人用叔載韻見貽再次韻十首

芳思亭
次韻袁季厚惠苦筍楊梅二首

第六卷

古詩七言

題高彥敬桑落洲望廬山圖
秋泉伯生仲章梅叔章周儀之皆次予韻題廬山圖再次韻以謝
賦張彥清復古硯
金華曹道士白雲樓
賦廣帥平寇還
謝王參議送隸春紅二枝
題董節卿瀟湘圖
絡馬圖
康樂圖
贈杜秀才歸省荊南
贈拙訥子
寄南劍李士弘使君
送任道士歸武夷
送郭天錫還京口
燕吳開閒冰雪相看
鄱陽張節婦瓶中杏枝著花為賦長句
仲章與予連舟夜泊夾馬營仲章有詩因以奉戲
蒲城孫編修父年九十四院長而次各賦詩
樹籠圖
送何太虛歸山中
賦水車
次韻夏明道紅梅
雪汀齋
次韻閒閒甲子雪
贈錢塘吳月湖
送趙君佐茶使

黃臨汝以長句索筆次韻
題翠山嗣禪師雜花世界
贈劉晉
次韻段惟德右司
子昂風林牧馬圖
張氏女
送儀上人歸天台
題李廷弼歸安去思碑
題董高閒赤龍行雨圖
送錢塘萬戶還鎮
嗣天師寫竹
送趙正卿歸養昨城
送保寧萬戶出鎮
子昂寒篠枯槎圖
澧州通濟橋
懷日溫妙明上人二首
善之攜酒招遊西湖值雷雨分韻得杯字
賦金華方君雙魚硯
寄張伯雨道士兼簡鄧慶長二首

第七卷

古詩七言

煮茶圖并序
贈張玉田
題子昂浴馬圖
送倪德進歸鄱陽
送僧德芬過松江
懷陳道士
病馬圖
次韻張伯雨梅花島
次韻渭川春玉圖二首

恕堂
飛鴻軒
李士弘枯木風竹圖
題茅山道士雪梅障
餞廣信吳靜能之官南康
次韻王道士
送馬季權之官平江州
送宋誠夫押送交趾使之武昌
送濮陽陳景皋之宜忻州
送湯道士降香武當山
過高郵湖
趙昌荷花
京尹旌門
乘鸞吹簫圖
雲岡圖
贈吳江宋尉
與相士王月崖
廬陵梁醫濟生堂
次韻史允叟榆屏
次韻蔣遠靜二首
廬江羊孝子表閭
送潘元卿
次韻黃松瀑自廣信見寄
青居柴蒼鷹擊雉圖
送廬陵陳存道赴廣州教授
送毛道士降香嵩衡淮海四首
贈鄱陽劉生
句曲山迎真送真詞二章
贈呂輿之
送瞿伯器還吳

35 B

竹素園
松聲樓
次韻鄭功父杏山詩
送林以道歸栝蒼
題明皇聽梧圖
題何仲博棣華堂

第八卷

歌行

吳船行
淮船行
越船行
清明行
河船行
綵鞭詞二首
天祿硯滴歌
新安弓彝歌
天馬歌
晉寧丁節婦歌
哀牢夷
安南行
次韻貢可玉古墨行
李宮人琵琶行
滁州老人歌
大雨辭歌
龍尾歌
月潭歌
敬亭歌
秋江釣月圖歌
二老歌
三馬歌

廣陵劉老人百一歌
月蝕歌
玉果龍泉歌
秋風歌
東門行
廬陵海月道人歌

聯句

東湖
遨遊
望洞庭山
秋雪
又
積翠嶺
送曾編修
李成古木

第九卷

律詩五言

次韻善之雜興七首
月照
次韻題林墅
次韻上官伯圭夜坐觀梅二首
題何自牧救荒記
壽高舜元父二首
打灘
春曉
懷城南諸友二首
舟中雜書五首
淮浦
立春日宿大清口舟中見新月二鼓舉作
次韻陳剛中待制初秋二首

送李元通歸瀘州
夢中作
淮陰大風
題濕州太守德政詩後
次韻伯庸春思兼簡繼學二首
送秦巖卿從事出宰北平縣
黃河口
徐中丞母八十
送張榮澤
贈瑛上人住洞林
送周南翁集賢南歸省墓
送文璋父佐西省
劉氏集慶堂

送蘇子寧和林郎中二首
蘇子寧北行詩二首
吳閑閑病起二首
蘇州郭氏永寧亭
次韻伯庸題凌波仙圖
伯庸以詩見嘲次韻二首
高據祖父八十
長春道士綺雨有懷
次韻馬御史題漢州喻氏多勝亭
次韻馬伯庸過天寶宮
送白誠之赴台州別駕
贈醫者
送成公頤守光州
寄開元秦律師五首
述懷寄砥平石六首
次韻張希孟凝雲石十詠
山水圖

淇綠堂
寄砥長老
送李希白降香武當山
送永新王東野還里
輞川圖
贈雪窗上人
直沽口
避風溝家口
次韻劉明叟
壽閻承旨三十韻
次韻仲章過陳氏城南書隱十韻
書山陽舊事十六韻
壽王侍郎八十二十韻
壽牟獻之大理卿七十三十韻
壽李承旨四十韻
送文子方著作受交趾使于武昌二十韻
墨譯開平次魯子暈御史五十韻
王趙公八十應制十韻
壽閻府承旨十韻
劉邢公九十應制十二韻
次伯庸賞松十韻
壽張希孟父郡侯八十二十韻
王叔能侍丞相入覲灤賦十二韻

第十卷

律詩七言

次韻集康園
寒日與剛中遊康園復次韻
送孫道士歸杭
次韻王寅甫侍讀在醴長春宮
題張宗師編修詩集

送李伯英秀才歸廬陵
次韻答周秀才
次韻成季濼陽見寄
次韻陳又新
西湖空濛圖
次韻秋泉盆梅三首
次韻仲章遊南城二首
贈王君佐
送衞立道歸天台
送李景山使交趾
九日書懷
慰曾道士
抵滄州先節菴之
送李彥謙赴西臺御史
次韻題張虛靖圜庵
送華道士降香武當山

次韻題張虛靖圜庵
送華道士降香武當山
送伯生降香還蜀省墓二首
再次韻二首
三次韻二首
送權學伯庸分院上都二首
寄王儀伯太守
壽劉承旨
孟習卿都事母八十歸省關中
送李元章宰陝縣
次韻李伯宗苦熱
次韻程士安睡鶴
次韻陳海翁
次韻院長退朝書懷兼送李元章廟令三首
題鯀齋
送東平程太守

送周南翁分刺池陽
次韻詠雙頭菊三首
賦閣皁山青玉軒
題揭曼碩詩卷
送衞大曠問餞塘
送華道士住宗陽宮
鸛刀草
伯庸擬李商隱無題次韻四首
送浦如淵辭官南歸
送李公敏薊州之官
劉婦表門
永新□氏義門
送柳庸佐出守懷孟
次韻大亨待制賦院中御馬櫻花
賦文子方篔簹亭竹影五首

次韻大亨待制賦院中御馬櫻花
賦文子方篔簹亭竹影五首
梁氏玩芳亭
送牟景陽信州監征二首
送巨德新西川省郎中二首
送樂德敬甘肅儒學提舉二首
示從子瑛
送玉笥山聶道士
次韻子昂人日立春二首
書懷寄從子瑛二首
送李仲函雲南廉使
送馮士啓淮東憲司幕長
送李仁甫歸高安
送職學御史分司汴省
院長從許州募得子院中華賦詩
東平張善父野堂
贈姑蘇陳生

送鄭景尹遊麗水
次韻院長新製安車
送張道士降香龍虎山
寄賁畯齋侍讀
次韻楚棠暘師
次韻天童訥禪師
答吳門穎上人
冀東徐母哀詞

第十一卷

律詩七言

過揚州懷昔六首
觀物
客中端午簡善之
再次韻
次韻馴王參議

次韻鄭潛昭賦玉堂合歡花三首
次韻鄭應奉苦雨
觀閒閒齋紅梅次蘇公麥字韻四首
壽善之
次韻仲章遊長春二首
次韻仲章舟中思南湖
再次韻二首
再次仲章過彰城韻
仲章詩律大進復次前韻以勉之
再次韻三首
四次韻述懷
中秋次韻陳貴白
寄王參議二首
泊文家口望瓠山僅一舍復寄
次韻應德茂寒食見懷

次韻史猷父春遊夜歸
戲贈黃仲正
再用韻答仲正
泊彭城復懷黃樓
泗水
歌風臺
清明
宜遠樓
李學士畫壁初成分韻得毫字
次韻危功遠道士二首
再次韻二首
遊城南次韻陳玉參
送眞定任生
次韻史允叟殘菊
次韻復初兼簡功遠
蔡逢原婦翁壽八十
次韻陳無我題史石窗故居
夜別俞生
次韻正旦會朝
送山人還江南
次韻田師孟詠牡丹三首
次韻師孟西曹郎事兼簡子貞儀曹二首
次韻贈峨眉侯道士築宮江陵
次韻陳貴白中秋見懷
次韻鄭景尹詠梅十首
贈潘山人
次韻景尹詠酴醾二首
可久齋二首
送長洲江都史
送呂上人兼簡諸遺老七首

次韻繼學
除夜雪
元日朝回二首
偶述末章答繼學二首
雪後
送李署丞歸許下

第十二卷

律詩七言

送喻道士歸蜀
趙郡睦孝子眞逸堂
五老堂
送河中段惟德除西臺御史
韓參議嘉慶閣
吳成季父母壽八十

白雲平章致仕
寄題成都李御史萬竹亭
送鄭君用教授歸廣信山
壽李承旨二首
安西老人
早朝興聖宮次韻
次韻周南翁退朝三首
和遊閩子原韻
用早朝韻酬伯生試院見懷
酬周南翁子二首
送何大方歸信州
次韻周南翁拜孔林二首
聞豫章蔡龍歸里
次韻院長題玉蘂
送朱本初住玉隆萬壽宮
寄城南友人

寄史允叟
寄陳文卿
寄蔣遠靜
寄鄭景尹
寄開元恩禪師
寄本中峯
題郝伯常雁足詩
送王景先赴燕南僉事
小院四月十二日牡丹始開作詩示瑾
初夏即事
壽椿堂
送湖廣萬戶
次韻宋誠夫二首
尚內宰母夫人李氏表門
壽劉彥良宣慰母夫人九十五

送潘師校經回京
送雪竇長老校經回里
送黃教授之淮南簿
寄上都子貞伯庸職學兩學士
遠客三年親友簡絕開元都僧以詩茗相寄感懷偶成
進史明仁殿書事
寄開元奎律師
伯庸開平書事次韻七首
送梅叔章官東流簿
次韻景尹觀菊二首
送杜輝卿還蜀
送別石上人還江西
送李巖夫四川譯史
紀生書經能歸還里
示皇甫生

再送紀生
鄉友南歸客舍淒然再次韻
睡覺東西書燈猶明喜勉元達兼示璘子
省中議事同元達有詩次韻
伯庸以詩饋兔次韻
十一月十四日鷩至京城楊仲禮有詩次韻
題馬氏先塋記後
甲子立春
疊次韻復成寫隱居對
病中玩易復次韻
三次韻
武氏母八十
安山曉泊
發御河
次韻砥平石
次韻謝定水
次韻昌國宗壓上人
贈徐秀才還里
送劉明叟還省
次韻答西山道逢原
送章仲和之官池陽
梅隱齋
次韻景尹重九四首
秋日海棠瓘首賦詩次韻二首
次韻聲上人二首
儋雙溪
寄張希孟內翰

第十三卷

絕句七言

觀扇圖

碧梧圖
韓幹五王出遊圖
夜讀唐將遺事二首
秋山圖
泊京口十絕
舟中招伯生祝丹陽二首
梁山濼
支家口
黃河
耿山
古黃河口
黃樓
伏日渡淮
過高郵
甓社湖
聞見
渡揚子江
俞光遠治予別覽口占奉謝
寄周子敬
寄黃仲正
懷應德茂
明皇醉歸圖
送昌上人
過故人墓
題葛仙翁移居圖
黃松瀑索酒
祝丹陽飲馬圖
寄周子敬四絕
題鄭潛昭玉堂義二首
宮娥弈棊圖

求酒四首
伯生約賦竹枝詞因再用韻
舟中得功遠瓊花露因成三絕
梁山濼三首
仲章以予賦瓊花露因成陽春之句次韻
送危功遠三首
送吳成季五絕
長沙鄧醫壽軒三首
平原賈氏戲綵堂
晚訪仲章不遇
梅溪圖
三徑圖
靜芳亭
貯香亭
大年宿雁圖
次韻伯庸應奉一十八首
題伯庸文藁

逸馬圖
試馬圖
散馬圖
次韻繼學伯庸上都見寄三首
題危功遠山水
孔節婦表門
墨梅圖二首
蜀女績牛圖
錢舜舉折枝菊
子昂控馬圖
渡水羅漢圖
次韻繼學天寶宮禱雨見懷四首
送嶼上人四首

寄天童岫長老
附南嶽道士歐陽君
崔白竹
述懷次韻商隱長老三首
次韻商隱長老三首
侍祠太一朝罷觀紅梅二首
次韻祗平石五首
省庵
姚子中左司墨竹
斗巖
歸德王珽母表閭
西軍李處士碑
博平王獻妻徐氏表閭
雕宮圖
子昂逸馬圖
薛濤牋二首
馬麟野芳佳木圖
題寒拾圖
奉還舒貴和貢萌
雲峯圖
楊節婦傳
宮女賞花圖
宮女度曲圖
靜中齋
張氏承詁堂
何尊師辟穀
題初平起羊圖
題鮮于伯機拱北樓樂府
酬伯庸
山水圖

書懷
女孫生朝
隱居放言二首
以琴絃寄永嘉周子敬
堯民圖
育王長老見惠茶瓜次韻奉答
蜀江圖
樵溪堂
餘慶堂
李士弘墨竹二首
題管道士雷谷
處滿符氏酒亭
牧羊圖二絕
李唐牛
遊園思齊調爛府

水仙圖
百雉圖
絕句五言
信州招真觀二十八詠 小蓬瀛 長生池 郁香巖 老人峯 華堂巖 三山石 鬼谷巖 蔡深 升仙臺 玉簾泉 釣臺 石人峯 一線天 仙足巖 五面石 月巖 寒月泉 雷公巖 金沙潭 道人隱 丹井 逍遙巖 洗硯池 長廊巖 匡山 龍口巖 風洞 靈湫
朱寓錫柳青五調
墨蘭二絕
次韻宿清風軒
石湫二水橋
盧一
題應德茂遊吳紀事二絕
雲鏡
靄香
竹西

第十四卷
絕句五言
雙雁圖
夢中作
漁樵問答圖
新安郡嶺南十詠 清江釣月 雪酒浮龜 空谷耕雲 輕嶺扶車 許峯卓筆 問關捫斗 [illegible] 古寺乖虹 楓林聚艦 雙溪合璧
子昂蘭竹墨戲二絕
題龍虎圖二首
墨竹四絕
墨蘭蕙四絕
題悟律師詩卷二首
子昂枯木竹石圖
六言
次韻厚齋借玩辭二首
題湖山小景
送鄧師禹回龍虎山

猿猱圖
孤雲三絕
題陳文翁畫扇
美人圖 西施 洛妃 昭君 綠珠 楊妃 壽陽 班姬 張麗華
次韻潛昭焚香四首
潛昭九日將龍團次韻二首
題伯庸所藏子昂竹石
墨竹
子昂墨萱扇
峯谷曉行圖
高彥敬遠山木石圖
復成

春雲出岫
謝氏梅坡
劉生還廣信省親就試
頤齋
禮闈倡酬乙卯
次韻禮部李公二首
次韻監試李仲囦御史四首
次韻郭巖卿
秋闈倡和丁巳
次韻席士文御史
次韻士文感興
謝賜法酒次韻
次韻王正臣書史試院書事二首
次韻宋質夫應奉書事二首
次韻士文御史六首
秋闈倡和丙寅江浙
校文江浙述懷呈譬之
中秋錢舊簡倪仲深
中秋簡周儀之曹伯明
述懷示汪叔濟鄭復初周本道
次韻段省掾
再次韻
挽辭
謝尚書二首
史觀文二首
李官慰二首
史徵父二首
王尚書四首
楊夫人
潘少白

史湖州夫人
文集賢三首
黃夫人
悼韋斯遠二首
悼張道士
吳君載
夏昭文
熊處士
危功遠道士
劉古鼎教授
成都何德之處士
吳饒公
王秋山
廬陵李主簿
趙介人
吳夫人
黃如山
劉中丞
東平段衡率
何德之處士
播州楊宣撫
眞定史萬戶三絕
臨江熊君
至治丞相
雜詩
祓衣僧
熾盛光佛偈
綠陰堂山偈十首
還源庵

第十五卷

開平第一集甲寅
居庸關
雨中度南口
重午宿南口
桑乾嶺
渡懷來沙磧
草地
龍門
彈琴峽
雲州
次韻伯生題祝丹陽畫九歌圖
伏日書懷二首
題李士弘明復齋風竹

慈雲堂
送灌伯玉之官雲南
次韻玉堂畫壁二首
再次韻
客舍士弘爲作風竹
題金主畫孟浩然騎驢圖
李陵臺二絕
楊節婦
開平第二集己未
登候臺
次韻李伯宗
再次韻答李彥方應奉
再次韻伯宗復敘齋
伯宗遊華嚴寺次韻二首
上京雜詠十首
再次韻十首
過李陵臺次韻彥方

次韻李齊卿呈閒閒
再次韻
伏日二絕
松林行
探摩站
上尊賜張上卿薛玄卿賦詩次韻
再次韻
復成二篇
西京任庭瑞樂善齋
白雲開齋
送金華王生
建昌李生城南別墅
開平第三集辛酉
次韻繼學竹枝詞十首
四月二十六日曉霜
戲題樺皮
望雲州
次韻薛玄卿南還題驛二絕
次韻答陳明復
再次韻
次韻伯宗途中述懷六首
端午謝閒閒惠酒
榆林
龍虎臺
居庸關
桑乾嶺
李老谷
龍門
獨石
曉發

合門嶺
赤城
灤河
次韻伯生墨竹畫壁
楊花曲
伯宗悉和鄙作敘謝
與繼學同出健德門伯庸是日入都城作詩寄之
乞酒潘景梁學士
次韻繼學
端午聯句
裝馬曲
嘉禾圖
蘇武牧羊抱雛圖
李仲賓墨竹圖
次韻偶元恩禪師

王濟游墨竹
次韻繼學竹枝宛轉詞四首
次韻陳景仁惠酒二絕
贈翰林何生
嗣天師墨戲四絕
果老圖

第十六卷

開平第四集壬戌
客中三度端陽愴然有懷
經崇真丹房惟蒲苗楊柳感舊有作
聞閒未至
寄繼學吏部
懷玄卿背暄言懷
五月八日雨霰
開平十詠

商嶺
天鵝曲
李老谷
偶成
鷲峯石
子規詞三首
觀行院題名憶盧彥威
觀元復初行院題壁為四韻以挽
觀草堂有感憶潘景梁學士
客舍書事八首
觀草堂四詠
華嚴寺
贈華嚴長老二首
書邢遵道二父家傳
贈寫真佟生
贈李道士
行路難五首
賣薪行
觀草堂歲久傾圮遂懷二首
擬宮詞十首
書懷
五月二十日甘雨如注
五月廿六日大寒二十二韻
御天門聽詔
露立
喜閒閒至
食杏有感
寄繼學吏部
皇城曲
天童圓上人以舊詩求題因成二絕

題信上人手書
客舍四詠
次韻圓上人三首
次韻華嚴賀李彥方御史
彭法師禱雨有感
次韻桐柏山四詠
再次韻
上上人遊開平回四明
成君輔廣濟堂
內宴二首
伏日
龍門
戲題開平四集
王繼學題開平百詩後

清容居士集目錄下

第十七卷

贊

劉敏叔畫八君子圖贊 韓王 魏王 潞公 荊公 歐公 温公 蘇公 黃太史
祝道士龍贊
墨竹贊
子昂集賢眞贊
張廣微金書陰符經贊
雲中龍贊
龍贊
又
太上授經圖贊
半稼軒畫像贊

仁廟御書除官贊
至治丞相眞贊
又
英廟御書開經偈贊
自贊
王承旨畫像贊
王叔能眞贊
自贊
馬元帥眞贊
瑞檜贊
雷氏龍吟琴贊
吳閒閒眞贊
仰山熙禪師眞贊
南湖入法師眞贊
定水源禪師眞贊
雪崖吳法師眞贊

箴

存悔箴
遵誨堂箴
貞一齋箴
誠求堂箴

銘

復庵銘
君子齋銘
澄心齋銘
雪房銘
崇眞觀鐘銘
朝陽堂銘
藏書室銘
極高明齋銘

九思堂銘
淵靜齋銘

第十八卷

記

慶元路鄞縣學記
鄮山書院記
鄞縣興造記
西洛書院記
建城夫子廟堂記
封龍山書院重修記
慶元路醫學記
白石書院記
昌國州重修學記
昌國州醫學記
定海縣重修記
新建鄞縣尉廨記
重建澄清堂記
明遠堂記
新修司獄司記
慈溪縣興造記
定海縣學藏書記
慶元路重修先聖廟記
鄞縣學興造記

第十九卷

記

馬元帥防倭記
兩浙轉運鹽使分司記
鄞縣小溪巡檢司記
吳江重建長橋記
薛氏捨田記

野月觀記
沖庵記
順堂記
積慶堂記
樂全齋記
竹鳳石屏記
日生堂記
信州貴溪縣楊林橋記
小領水亭記
友恭堂記
種德堂記
春暉堂記
賀蘭堂記
沈香石記
樂善堂記
亦樂齋記

第二十卷

記

邵庵記
古劍記
昭賓山水記
東山精舍記
采芝亭記
梅亭記
西泉記
甕庵記
桂山堂記
張侍書救荒後記
晚香堂記
玉冠記

孝思亭記
福源精舍記
治平寺記
海會庵記
重建延福院記
寶教寺修三門記
吉祥寺重建記
妙果寺記
石夫人廟記
信州白鶴山加封記
隱仙記
通玄觀寶道士記

第二十一卷

序

易三圖序
易集傳序
新安程子見四書問調序
輔漢卿先生語孟註序
郭好德論語義序
趙氏四書朱陸會同序
五經約說序
鄧淳翁春秋集傳序
王先生困學紀聞序
大易通義序
老子講義序
高一淸醫書十事序
四明志序
李景山鳩巢編後序
劉內翰文集序
樂侍郎詩集序

曹邦衡詩文序

第二十二卷

序

韓泗州老人詩序
張氏宗譜序
廬陵羅氏世譜序
臨川危氏族譜序
熊西玉文集序
陳元吉韶海序
鄆城馬節婦詩序
蕭克有字序
袁氏舊書目序
袁氏新書目序
文子方安南行記序
白季淸母夫人受新封詩序

甬山集序
蓬萊閣詩序
馬氏族譜序
鄭原善思親詩編序
周彥祥存樂堂詩序
白鶴詩序
春燕詩序
曹伯明文集序

第二十三卷

序

送鄭善之應聘序
送曹伯明序
送范德機序
送周子敬序
送劉智卿序

送祝道士南歸序
贈汪澤民登第歸里序
送吳威季歸省序
送達兼善祠祭山川序
送曾巽堂南歸序
贈崔兵部序
送王叔能守會稽序
贈孟久夫南臺掾序
崔君鄴中餞行詩序
贈陳太初序
送俞教授回里序
送陳山長序
送蔡府尹歸里序
送閔思齊調閩府序
送薛景詢教授常熟序

第二十四卷

序

李慶長御史餞行序
送王平章歸省序
瑞芝亭賦詩序
壽樂堂詩序
送彭道士侍親詩序
送文子方使安南序
送程士安官南康序
送陳景仁謁官雲南序
送李溉之致祠山川序
郭子昭餞行詩序
王正臣餞行詩序
送朱君美序
送陳道士歸龍虎山序

送劉生歸鄉試序
仰高倡酬詩卷序
送陳仲剛序
陳彥恂餞行詩後序
送洽師歸吳序

第二十五卷

碑

獻州交河縣先聖廟碑
獻州交河縣三皇廟碑
奉化州三皇廟碑
衢州重修三皇廟碑
饒州安仁縣柳侯廟碑
徐州呂梁神廟碑
奉化州開河碑 附碑陰
許州衞君去思碑
華嚴寺碑
興福頭陀院碑

第二十六卷

神道碑銘

武義將軍梁公神道碑銘
資國院使贈中書左丞順義郡公神道碑銘
播州安撫使楊忠宣公神道碑銘
漳州路同知贈開封郡伯馬公神道碑銘
李溶州神道碑銘
東昌路同知蔡公神道碑銘

第二十七卷

神道碑銘

同僉太常白公神道碑銘
贈翰林學士馬公神道碑銘
翰林學士承旨永國閻文康公神道碑銘

周瑞州神道碑銘
贈吏部侍郎郭公神道碑銘
王氏先塋碑銘
邢氏先塋碑銘
任氏先塋碑銘

第二十八卷

墓誌銘

翰林學士趙公墓誌銘
宣寧郡侯劉公墓誌銘
教授陳君墓誌銘
陳士在墓誌銘
戴先生墓誌銘
周隱君墓誌銘
楊府君墓誌銘
劉隱君墓誌銘
曹士弘墓誌銘
陳縣尉墓誌銘
靜清處士史君墓誌銘

第二十九卷

墓誌銘

浦經歷墓誌銘
司天管句焦君墓誌銘
滕縣尉徐君墓誌銘
司獄潘君墓誌銘
教授岑君墓誌銘
清臨使郝君墓誌銘
翰林學士承旨魯國王文肅公墓誌銘
程磁州墓誌銘
贈特進饒國吳公饒國夫人舒氏墓誌銘
海陰陳處士墓誌銘

黃仲正墓誌銘
前將作主簿蔣公墓誌銘

第三十卷

墓誌銘　墓表　葬記、

壽春副萬戶吳侯墓誌銘
許世茂墓誌銘
任隱君墓誌銘
史景賢墓誌銘
孔明遠墓誌銘
浙西僉事范君墓誌銘
鄭照磨墓誌銘
薛處士墓誌銘
教授袁府君墓表
眞定安敬仲墓表
史猷父葬記
張府君墓田記
田氏先塋誌
高夫人葬記
趙令人葬記

第三十一卷

墓誌銘　塔銘

周夫人墓誌銘
方夫人墓誌銘
憻世王夫人墓誌銘
侯世王夫人墓誌銘
劉夫人墓誌銘
韓夫人墓誌銘
定水源禪師塔銘
延慶入法師塔銘
天童日禪師塔銘

廣恩仁法師塔銘
延慶良法師塔銘
需道士墓誌銘
戴道士墓誌銘
通眞觀徐君墓誌銘
陸道士墓誌銘

第三十二卷

行狀

翰林學士趙公行狀
贈推誠保德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齊國梁忠哲公行狀
翰林承旨王公請諡事狀
李司徒行述
贈推忠贊治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齊國鄭忠宣公行狀
特封饒國吳公行述

第三十三卷

表誌

西山阡表
先大夫行述
師友淵源錄
先夫人行述
亡妻鄭氏事狀
外祖母張氏壙誌

第三十四卷

傳

徐師顏傳
蕭御史家傳
史母程氏傳
孫孝子傳
韓威敏公家傳
玄教宗師張公家傳

浙東元帥出使事實

第三十五卷

內制

昭獻元聖皇后諡册文
英宗皇帝諡册文
皇后册文
特命右丞相詔
戒飭曲阜廟學詔
閤皂山萬壽崇眞宮加大崇眞萬壽宮詔
試進士策問延祐戊午
試進士策問泰定甲子
先農祝文
司爵祝文
太歲祝文
后土祝文
五方帝祝文
立皇太子告太廟祝文
西鎭祝文
司天臺祭告祝文十三首
楠木殿上梁祝文
崇眞萬壽宮設醮齋文
青詞
皇帝本命長春宮祈福齋文
青詞
昊天上帝青詞
崇眞萬壽宮設醮齋文
青詞
皇太后爲皇太子祈福設醮齋文
青詞
長春宮散壇青詞

興聖宮上梁文
皇太后寢殿上梁文
楠木殿上梁文
普慶寺後殿上梁文
天慶寺佛殿上梁文
天壽節致語

第三十六卷

外制

翰林學士承旨閻復贈永國公
妻李氏贈永國夫人
翰林學士承旨劉賡封贈三代道七
集賢侍讀學士李倜封贈二代道七
集賢大學士李謙贈齊國公
妻孫氏贈魯國夫人
禮部尙書元明善封贈二代道五
湖廣行中書省左丞相阿爾哈雅松年案舊作阿力海雅贈太師郡王
妻贈國夫人
太尉平章政事某特授太子太傅
平章政事某封秦國公
中書左丞某封贈三代道六
宣政院使某贈太師齊國公
妻封齊國太夫人
同知宣政院事某贈太傅齊國公
妻贈齊國夫人
監察御史沙某贈祖父母道二
正議大夫沙某封贈父母道三
播州安撫使楊漢英贈平章政事播國公
妻田氏加封播國太夫人
右丞相拜珠松年案舊作拜住贈太師東平王
妻封東平王夫人

內史府司馬狄琮贈平章政事冀國公
妻張氏贈冀國夫人
妻劉氏贈冀國夫人

第三十七卷

外制

太傅右丞相巴延松年案舊作伯顏贈太師淮陽郡王
平章政事康希憲母贈國夫人
皇女贈齊國大長公主
宗正卿某贈祖父母
參知政事賈某贈官
淮西宣慰使劉復亨妻趙氏贈齊國夫人
荊湖宣慰使劉澤妻孫氏贈荊國夫人
參知政事趙世延會祖母贈雲中郡夫人
平章政事萬某封贈三代道九
集賢大學士張晏贈二代道四
[illegible]封[illegible]夫人
御史中丞[illegible]贈平章政事薊國公
大茅君加封眞君
二茅君加封眞君
三茅君加封眞君
吳全節授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
三十七代仙姑馮淑眞特封靖明貞素夫人
路應宮王氏特贈眞人
許某特授玄門演道大宗師
張惟一特封眞人
邵鑑瑞特追封宗師
盧行簽襲封眞人
留用光特加封眞人
易如剛特加封眞人
馬伯晉隱加眞人

毛穎遷特封奠人

第三十八卷

表牋

進五朝實錄表
賀冊皇太子表
又
賀正旦表
賀武宗皇帝登極表
賀皇太后表
賀聖節表
又
賀皇太后冊寶禮成表
又
又
賀聖節表
史局謝錫宴表
賀正旦表
又

賀皇太后正旦表
全德泰寧福慶皇太后尊號冊寶禮成賀皇帝表
賀皇太后正旦表
又
賀冊皇太子表
冊皇太子賀皇太后表
皇太子兼中書令賀表
賀正旦表
賀皇太后正旦表
賀正旦表
賀太皇太后正旦表
進仁宗皇帝實錄表

又
賀正旦表
賀聖節表
賀皇太子受冊牋
又
又
又
賀皇太子正旦牋
賀千秋節牋
又
賀皇太子正旦牋
又
賀皇太子受冊牋
賀皇太子正旦牋
賀千秋節牋
又
又
賀皇后正旦牋

第三十九卷

啓

上王尚書
謝王尚書
與陳無我
回袁教授
謝閻學士
賀鄧應奉
壽鄭潛庵
答潘檢閱
答冷教授
賀吳編修

壽貢仲章
賀鄧善之修譔
答趙太社
答趙太社鄉飲
答趙太社
壽徐德剛
謝程承旨
謝李承旨
賀曾提舉
招俞先遠入塾

第四十卷

啓

回郭教授

答郭山長
回府學觀禮
答朱生
答揭編修
賀臧戶書
答韓知州
壽史允叟
埜甥定鄧氏
趙氏請婚
長女許適趙氏
次女許適趙氏
回余氏議姻
季女許適余氏
叔女許適史氏
回史氏聘
瑾請婚史氏
牟氏招贅

疏

易州文廟疏
贈陳無我渡波圖疏
張玉田歸杭疏
周可竹移居疏
許教授入館疏
趙太社刻春秋法度編疏
戴先生刻遺文疏
倘仲良刊醫書疏
陳晦父致仕還家疏
金陵鄭生回里疏
劉謙甫葬母疏
史朝甫建真隱道院疏
童子固求金疏
奇禪師住天童疏
沖禪師住補陀疏
壽國堂師住廣恩疏
修南湖十六觀疏
永禪師還定水疏
儀師住天台飛瀑寺疏
真禪師住定水疏
寶林塔重建疏
東嶽興道疏
西隱道院重修疏
修桐柏觀疏

第四十一卷

議　狀

進郊祀十議狀
郊祀十議序
昊天五帝議

祭天名數議
圜丘議
后土郊社議
祭天無間歲議
燔柴泰壇議
郊不當立從祀議
明堂與郊天禮儀異制議
郊非辛日議
北郊議
國學議
修遼金宋史搜訪遺書狀

第四十二卷

策問　問答

大都鄉試策問
會試策問
江浙鄉試策問
答高舜元春秋七問
答高舜元春秋四問
答高舜元經史疑義十二問
答高舜元十問

第四十三卷

祭文
祭余寺丞
祭外祖
祭李兩山
祭王尚書
祭胡梅澗
祭戴先生
祭危功遠
祭楊內翰

祭王承旨
祭吳饒公
祭黃仲正
祭袁府君
祭張宗師
祭外祖
祭趙子昂
祭史助教
祭定水眞禪師
祭定水源禪師
祭湖心奎律師
祭育王叨禪師
祭王蓬山

祝文
壬子歲除告祖禰祝文
丙辰歲告追封祝文
戊午歲終告祖禰祝文
己未歲封贈祝文
告鄭氏縣君祝文
辛酉歲終祭祖禰祝文
壬戌春祭祖禰祝文
癸亥封贈告廟祝文
告嚴州府君祝文
告處州府君祝文
告鄭氏縣君祝文
謁告還家祭祖祝文
追封祝文
立碑告墓祝文
祭外祖母張氏祝文
立碑告墓祝文

男瓌祈祭文
瓘祔祠堂文

第四十四卷

雜文

放生池祝聖文
鮑王廟祈雪祝文
賀東嶽表五道
東嶽殿上梁文
梓潼青詞
梓潼醮齋文
宴安代鄧集賢致語
亡是公代聽雪主人宴客致語
太虛道士劾清容子文
涼州牧白羽乞致仕表
答詔
澹雲字說
張子敬字說
史文振字說
余孝友命名說
平山說
琴述
贈儕者陳生
示羅道士
示鄱陽錐工竟生

第四十五卷

魯國大長公主圖畫奉教題
徽宗扇面
定武蘭亭
牧羊圖
吳元瑜四時折枝

九馬圖
江貫道煙雨圖
周增水塘秋禽圖
汪振鵬狸奴
天王供佛圖
徐白秋塘戲魚圖
惠崇小景
黃太史松風閣詩
王生鬼戲圖
出山佛像
折枝
隆茂宗羅漢
周昉金星
黃居寶湖石水禽圖
梵隆護法神
馬賁秋塘水禽圖
孤鶴圖
唐摹鍾繇賀捷表
傳古龍
何尊師醉貓
羅漢圖
錢舜舉禾
徽宗鸂鶒
徽宗桃核圖
蕭照江山圖
順宗墨竹
巨然山水
趙昌折枝
時苗留犢圖
徽宗[illegible]鸚鵡記

蘇李河梁圖
燕文貴山水
海潮圖
海狗窠石圖
王振鵬錦標圖
徽宗梅雀圖
黃宗道播州楊氏女
圖畫記

第四十六卷

題跋

書孝宗賜史忠定王褒賢臣頌後
書彭忠毅贈官誥後
書高安蔡中允誥後
題放翁訓子帖
題汪龍溪與從子書後
跋朱文公與辛稼軒手書
跋蔡君謨帖
題曾文昭詩
跋曾文肅帖
跋楊補之月賦
跋米元章帖
書東坡寄翼隱詩後
跋晉帖
書陸子履賀復熙河詩後
跋于湖帖
跋定武禊帖
題薛紹彭帖
跋魯公坐位帖
書梅聖俞詩後
題王黃華帖

書錢王板授某官長洲縣
跋孔子廟堂碑
書皇甫君碑
題劉共甫與朱文公書
跋李公擇尚書帖
題子昂書靈寶經
書徽宗御製詩後
跋李時雍墨蹟
書徽宗賜溫益搨本黃庭後
跋米元章書趙崇公墓誌後
書劉貢甫與羅正之手帖後
書潞公帖
跋荊公帖
跋富韓公帖
跋蔡忠惠帖
跋王岐公帖
跋趙清獻公帖
跋陸放翁答杜賢良求試牒書
書東坡涼熱偈
書鄭資政伯祖中散題名後
跋米元章書
跋吳傅朋書虞美人草歌
跋黃太史帖
跋東坡黃州謝表
書劉元城與李莊簡公書後
跋唐鎮遏使侍御史倪亞手帖
跋李後主詩藁
跋東坡飛白記
跋東坡玉堂制草

第四十七卷

題跋

題唐玉真公主六甲經
跋竺氏藏舒沈二先生書後
題唐臨講堂司州帖
跋鄭太宰奏議樂章
書唐臨蘭亭
跋齊竟陵王蕭子良書
跋柳誠懸隴西李夫人誌
題定武損本
跋懷素草書四帖
跋歐陽詢隔陝帖
跋聖教序
跋懷素自序
跋急就篇
跋懷素聖母帖
跋玉笥觀李後主牒
跋蔡君謨汝嶺帖
跋秘閣續帖雙鉤蘭亭
跋蘇文忠公與黃師是尺牘
跋米元章書
跋汪氏推恩誥
題李龍眠雅集圖
題八馬圖後
題雙竹圖
書十節度風雲圖後
書辟穀圖
題趙希遠山水
題家山圖
題赤壁圖
題模本蕭尺圖

書牟端明脫靴圖黃魯直返棹圖贊後
題楊補之梅
題湯叔雅梅
題李成寒林
題小坡竹石牧牛圖
題李伯時馬性圖
題王黃華墨竹
題李龍眠十六羅漢像
題彥敬子昂蘭蕙梅菊畫卷
題子昂鞍馬圖
題鄭有之蘇黃海棠詩卷
書趙監酒墓記後
書進脩堂往還尺牘
書馮將軍寨峯詩後
書史文靖為西山先生薦黃參軍家問後
書張仲實家譜後

第四十八卷

題跋

書張忠烈王傳後
書史忠定王貸錢券後
書焦節婦傳後
書湯西樓詩後
書方夫人墓誌後
書賀夫人華嚴偈頌後
書鄭潛昭李商隱詩選後
書王成之墳菴記後
書陸淳春秋纂例後
書鄭東谷讀戒後
書洞齋都梁第一樓詩後
書朔齋從弟牧翁十絕後

書高使君賦圖後
書豎司畫像詩卷後
書白敬甫大字卷後
書胡評事印紙
書吳景山樂府
書黃彥章詩編後
書劉將軍詩
題金承安樂府
書清江羅道士詩後
題蕭安撫迪後記
書謝道士歸洞庭詩卷後
書張侍郎孫祖傳存靖齋銘後
書鄭魯公全抛齋銘後
書鄭魯公書充遠庵記後
書高密鄭節婦傳後
跋璜山吳氏經德堂記後
吳總公制書跋
跋象山先生經德堂記後
書南劍謝君程文後
書順堂記後
書廬陵蕭煥有救荒策後
書余國輔詩後
書程君貞詩後
書杜東洲詩集後

第四十九卷

題跋

書番陽生詩
跋集書金剛經
書綵衣堂楊次公記後
書廣伯生送周南翁序後

書龍陽傅氏旌表記後
書昇定武仁夫靜壽堂記後
書逡生功課曆後
題進士梁宜致戀亭記後
書虞伯生從子豐登字說後
題徐天民草書
書括蒼周衡之詩編
書仇按察父訓子詩後
跋王使君年像圖詩卷
題樓生詩集
書茅生家譜
跋子昂贈李公茂詩
跋宜春夏君與上饒陳先生講經書問
題何子方丹書後
書江陵唐氏族譜後
題鑒嘉王母香几銘
跋劉眞人帖
題姚雪齋右丞草書
題姚牧庵贈楊安撫樂府後
書葉信公家問後
書楊安撫訓子詩後
題吳浩然詩卷
書朱氏精舍圖詩卷
書楊御史奏藁後
題潘伯潤家譜
書鮑仲華詩後
書李弘道朝天錄
書蘇合嘽〔敘年案舊作趙石碑〕道甫詩後
書郝伯常題黃鶴樓詞後
書張少監族譜後

跋吳子高詩

第五十卷

題跋

書正肅公懲忿窒慾篇
跋正肅公手澤
題從子瑛城門八詠
跋外高祖史忠定王尺牘
書凌德庸瓶城齋記後
跋汪龍溪外制草
書劉貫父種竹倡和詩後
跋蘇子美帖
書蕭傳正左丞帖

跋懷素揮翰帖
跋柳公權書清靜經
跋顏眞卿誥
書舊作九華臺賦後
書李巽伯夢歸賦後
題東坡書歸去來辭
跋吳丞相繳京湖帥陳清敏帖
書世綸堂雅集詩卷
題樂生詩卷
書孫僉事訓子說
書覺承旨篆書杏壇二字後
書吾子行篆書陰符經
題劉明叟詩卷
題閔思齊詩卷
書吳明之文編後
題雲岡圖詩卷
書馬元帥救荒事實後
書孫孝子事實

書戒壇儀後
書大般若經圖後
書文宗周祕藏圖詩卷
題瞿上人疊秀軒賦後
書禪林備用
書瞿上人慈照師行述後
題彝上人詩卷
題雪竇中禪師詩卷
題雪竇潛師語錄後
書笑堂偈頌後
題傻老語錄
跋觀禪師石菖蒲賦後
跋覯䌫師摩利支天贊
書薛儼二道士雙清編

諡議附

墓誌銘
札記

清容居士集卷第一

元　袁桷　撰

賦

導游賦

陳郡袁桷家于甬之隅。足不踰闠。而四方交游往復之義。亦能舉其槩。聞吳興子昂趙子。清名雅言。爲作導游賦。道予所蘊。亦以見夫思其人而不可見之意。詞曰。

嘗悲乎好游之士。閱終歲而莫聞。弃乘志而媚私。亦飾行以矯羣。方其命車於王良。假驂於造父。過居館之沛弔弦歌之音。許身結志。慷慨偃僂。抗鋼盤以矢辭。握幽蘭而結賦。炫華堂之冰雪。眇修途之霧露。薰將脩斷金之利。雖閎嫷而莫我敢侮。息屑于門。晞髮于廬。不一歲月。追見夫蠅聲而歌。倚權而呼。蓋千里之異殊。何老壯之卒逾也。世有索居肥遯。塈門寡實。尊委俚之閑。友犴脊之朽。是猶談智於尺寸。測日於戶牖。猛虎嘷嗥。幽猿悲啾。獨行無儔。誰操其軌。槩彼一士。與時偕藏。具大塊之淸淑。服忠厚以自昌。余將往而未得。倚吳山以相望。振衣中庭。萬籟寂玄。願形廣顙。眴兮翩翩。鑒余以言曰。懷辛之椒人。或議其妖。充梁之木人。或惡其獨。夫既自以爲直。而亦豈不以爲曲。阮生自持。幾於目語。削木已漫。假手于祖。匪達人之騷屑。終寮寮乎廉隅。余瞿然而笑。喟然而思。拂龜以占。莫測其疑。抑搔首而欷歔。故號號以致期。遂

伸之以辭。回城之璧。佩以容兮。環龍之劍。喜其銘兮。伊若人兮。物不可厠。𡲅我欲從兮。樂有終兮。江山兮複長。方舟兮可航。辭未竟。童子攘聲而前曰。豈所謂千載之人耶。吾嘗從子而西矣。

雲林賦

若知雲乎。昭昭然服光以廣徵。隆然廓然。又似大五色萬物而沈凝。來帶以趾。去弗以馳。其始也。盤辟夾輔。輪輪囷囷。孰合其處所。其終也。寸芒以熱。溟濛轟轟。啟鈴鈴。汨汨濞濞。丘陵若崇而佇。若泣而赴。楸兮哀不知所訴。婉蟬眇綿。含英吐鮮。逈傾蓋而忘返。粲接席以乎先。誠某樂乎。吳興之宦。形成乎無形。名生於有名。圃于家林。尤爲儀刑。奉書占之曰。居高而卑。佩矩帶規。乎于太無。往不復。不泄不辱。言歸其谷。伊南維淵。將以爲居。齊三日祝而消諸。脊兮中峯。式瞻其端。爲章爲辯。爲輪爲冠。風以潤之。雨以露之。挾陰而嘯。乘陽而舒。朝飛夕躋。莫窮其栖。有鸞者鵠。遊于其涯。曰將有行。自東徂西。被而迎之。維墉之崇。施而流之。維泉之通。以沐以容。是謂雲林之宮。

玄雲石賦

泗流迴淵。禹朝步兮。棐陸發奇。靈鼉負兮。玉質璺章。浮帝都兮。廉辨以奇。協磬濩兮。堅剛凋虛。積元威兮。磅礴太素。屹峉嶬兮。静居泊如。日儀以濬兮。咸一闡閎。提九讃兮。八方宣明。二儀竅兮。抱形介貞。合窈眇兮。絪絪縕縕。道之奧兮。肇稱玄雲。吾將以觀衆妙兮。

淳賦

粤若邃古。仁風熙熙。馨墣濩陰。以佚以嬉。巷無夭瘥。物無疵癘。祥麟應圖。靈龜負池。樂以導和。禮以黜褻。漸漓其春。深滓其天。守沖若虛。不夸不矯。佩矩帶規。養於深淵。擬諸樸兮。文理具宜。擬諸象兮。充然混完。見不以迹。視不以形。斟酌大和。胚胎粹精。居之眞。疑神維壹。湝若有若亡。䜣莫可名。二儀絪縕。肇分化醇。人行乎中。執全其眞。注茲玄酒。淡兮在尊。御史氏尹。敏學淸珍。服習典謨。探厥靈根。齋居靜儀。人莫可聞。致諸庵楹。其名曰淳。

玉龜杖賦

有璞於此。純粹氤氳。瑤光之精。爲靈爲文。護櫝以藏。不瀆孔温。穹隆中乾。爽靜合坤。淵淵其容。深深其神。爰有善木。含章揚芬。飾端以儀。往來無垠。鬱巍耆宮。有樂耆雲。維季翼翼。聿懷彼濆。跪而觀諸。以奉香君。曰履道坦而元吉者歟。任重而不希其力者歟。覩下而無危。嬉戲如兒。審時而行。得長以防。抑心自強。底夫康莊。其形不孤。其智若圓。化而神之。曷知其遷。以相以持。是謂對顏。

桐柏觀賦

孫興公、天台賦。運意高簡。忘象以求斯得之。疑和盧君、居是山。以桐柏觀圖授余。曰。子爲我繹釋其景。不援瓦石。援筆爲之賦曰。

厚坤載德。台山效靈。蜿蜒扶輿。天孫之精。仙書易之以桐柏。敞神界爲金庭。㲧輝三光。磅礴太空。㬥鴞谷之倒景。卒莫能擬諸形容也。隮彼華頂。華山營壁。倡九牧以執玉。巍冠仰其顧顧。香林玉響。英驂以從。華

林不彫，臥龍蜒蜿，玉泉御右，法遠殿戎，東峙翠微，西蹲紫霄，巧面勢以規輔，玄扃沈沈乎沈宴，雖妙有之珍館，匪樊櫳之可求，除三彭之內蕩，守中戒以默修，影息於鄧林，機忘於海鷗，上池飲之以洞觀，金膏服之而冥搜，不然者，良不能以久留也，粤昔子晉，韜精帝京，弄參差於緱山，搏扶搖以遐臨，瓊臺儼其鼇負，雙闕屹乎龍蹲，正右弼以贊化，千齡髣乎飫氣，故茲山也，四面削成，中心知掌，真風合於冥廓，梵磬通乎聆覽，三井之泉千尺之靈，皋羽警其濩露，鬢羊匿於陰嵐，飛梁凝冰，側足涉蹇，翠藤流霜，觸纓捫綠，枝溪交流以織文，忽蟠蛛之飽漣，望飛湯之懸絕，日五色而成妍，夫樂與餌，過客所止，夸誕逐魂，蹊形者恥，長生之藥，眇茫於神山，執期之候，誡謫於五利，卻衰疏頑，簡易理得，其亦有所益乎，齒蠹春秀，頁醬冬萌，五葉之松，三脊之香，丹光騰於金鼎，冰泉徹於銅罍，服食之而不墜，身輕忽焉以復了，企列仙之遺蹤，葛翁策名於太極，斗晶發於楓紐，金光雜流於瑤席，納雷谷之砰磕，窮幽淵之罔象，丹鳳昔焉以來儀，凡羽厥今以避讓，諒守貞以制氣，匪狡獪以滑誑，法不孤立，道不虛行，繼之者白雲先生，受玄書於軒轅，襲帝胄於典午，儼緣言而無營，思坐忘以遐舉，承唐皇之明問，敷清淨之舊章，署漆書于寶幢，迎黃雲於玉堂，厥後遠章希夷，範圍靈寶，誦蘂珠之玄文，過期頤以終考，若是者誠何異於蓬島，或有言曰，樓臺槃觀，方士侈崇，秀考是山，不綺而豐，不幽而通，廓兮其有容，閎兮其詭逢，味與公之抉奇，訊擇木之寫真，若增其嶔崟，盡其窈深，身不羽而凌迴，俄會城以瑤林，乃若丹霞伏光，鐵柯舒英，集眾妙以凝睇，髣三眞之傳經，擬金剛於鐵磨，警黑業於搗鍼，何銕李之二王，莫能悟其綠終，猿抱子以望月，虎伏威而潤風，璽璇濟以集黠，哀弦急而驚鴻，爰自有而即無，眇壹氣之鴻濛，悼南國之蒸歊，髣天都之肅冽，彼夏蟲與火鼠，徒自煎以內熱，申之以辭曰，

倚子下兮雲中，賓通明兮粹沖，覽炎洲兮垢紛，節容與兮在峯，蓬瀛杳兮無極，浪滔天兮不可以履，境荒滅兮妄益，曰此留兮吾將以內息，神爲尻兮氣爲輿，朝紫霞兮暮清都，覷視聽兮道靡渝，歷千劫兮復故初，雲凝素兮中壇，鈴流露兮日暾，三災屏兮嘉祉繁，語夫世人兮歸休乎靜觀，

椿堂賦（爲宜春彭有年道士作。）

昔嘗疑夫漆園之叟，學幻而逃虛，詢蟲魚之疏，考風土之書，莫之敢圖，余游上京，有客北窮，夬金山，西睽夫賀蘭，南踰雕題，東超三韓，颺然而言，芒芒禹跡，子所履者誠然乎，冬裘夏葛，寒暑之運環也，今也日臨中衢，霜飛冰霾，鵷集於踵，貂挾於懷，戴斗接漸，承露凝梧，子安覩而靡猜，駿聞忽見，知奚窮乎齊諧，吾先枚夫九州者而言之，雁鶩之稻，南州是專，十丈之蓮，華峯所傳，括化石以錫貢，樟生庭而爲州，梅梁分以鎮妖，牂牁繫乎維舟，杞犬吠而賀孌，獲人形以夠投，華平維常，瑞於皇圖，冀莢屈軼，盛於堯世，木沈產子以武國，樹古眩精而爲魅，松分秦王之封，柏擅蜀相之祠，若是則復何疑焉，在昔大帝，窮源崑崙，見北溟之鷁，覩之若雲，卽之如雲，得其道羽丈尋，不能以論，是齊物者非寓言也耶，維老彭之道，齊提六氣以自馴，緊茲齋居，其名爲椿，二儀綱縕，周流無垠，則以自儀，道合至淳，吸兮若轄，旋兮若輪，肅兮似秋，熙兮如春，行乎六合而不蹟，則所謂八千者，吾猶以爲歲年之秭米也，客揖而去，遂爲之賦，

仁壽堂賦

合江老人杜门山，年八十有二，其鄉人尊之以仁壽，因名其堂，子惲卿，今爲蜀省掾，來京師求賦，賦曰，

合江老人，生於三邪歲之中，秀眉疎朗，鮐背隱隆，家事勸斷，遺閑眷容，口欲宜而彌哽，情膺發而莫逢，曾耕生揖而進曰，生居東南，嬰軽飫甘，耳不屬於鉦鼓，目不接於戈鋋，合江之事，相傳於游談，願削牘書甓，俾鴻筆以有參，老人改容正襟，往似可尋，夢若初覺，病猶在身，方其誓師斗城，減竈割情，盟重於白馬，命輕於浮塵，黃風颺沙，千戍屏營，擁若波湧，排若算經，危堞懸而礮激，鬪戟護而矢承，鼙鼓者各有攸職，燕窒旁穴，且不遑夕，壞館門毀，甃石樹列，對峙塡角，旁泥卓飛，泉於雲根，起湍流之千尺，目不能承睫，氣不得納息，黑祲障空，燐煙蔽江，帳屬排蕩，扶擊春橦，擬效順思投降，提獎之主，怒莫敢當，忽風斂而川止，活喚嗚於鼎湯，噫嘻吁，此其瑣瑣者耳，華陽之柱，蜀壁於文翁，悉於太沖，織侈日滋，由是鑠若福，釁醇風，鬼嘯高居，神泣巨峯，棧閣如砥，萬騎奔馳，火逆廊廟，氣騷義眉，築京觀以專戮，甚蹙街之陳尸，順舟而下者，十不得一，綠潤膝塹，視京坡之蒙，蘢崎嶇古瀲，前彭後余，保衣冠之弱緒，猶興文以舒徐，逮夫六合會同，彈丸震驚，發渙號以澡雪，緝政俗以治平，則夫兩州之士民，無道繼之害，歌帝德以底寧，會椿生仰而懒，俯而笑，在易之象，復存於碩果，物極者斯通，盛過者斯竭，維今老人，熙熙其天，休休其心，事至不伎，智齊催深，式是表儀，化而陶蒸，國有耆叟，鄉有善人，仁壽錫名，爰則其淳，歲古樂今，茲其爲擊壤之堯民，

樂水圖賦

東坡先生，脫遠游之履，衣紫絲之衣，與黃冠師，跪坐息機，臨濟洽之淵，憩巨樹之陰，意消言忘，其得在心，飛泉琮琤，寒源杳深，悲鹿寰之隘險，抱奇璞而莫陳，將以善夫濟世之極，樂至理以自新，維茲水之無倪，非智者莫能以窺，彼河伯之好夸，終望洋而浩歎，羽西海之沈羽，覺其說以怪誕，小大不同，其病則通，駭於所聞者，忽所見誠哀乎，舉世之盲聾，余嘗披神禹之地圖，考先生之轍迹而誦之，方其發軔于瞿塘，千里一瀉，瑩燕安之飫媒，悟孤尊之非禍，雖盛氣之飄忽，已足窮物理之化，迨其中年倦趨，分符東上，慨河流之奔駛，城不沒者三板，先生胼胝以先激而返之，有以遏其性之狂悍，伊文登之貝宮，空百幻以自獻，實精誠之冥通，異燃犀之獲龍，至於群妖肆慣，百怪相乘，先生怡然而行，試正命於巨浸，儼安流之無驚，耿耿明夜，乘桴南歸，海若息波，馮夷效奇，混六鼇於一噓，信天地之不私，匪深於水者，其能若斯耶，玩王孫之游藝，弄五采於素絲，聽之而無聲，即之而若遺，若然者，欲以求先生之所樂，無異書餅之充飢，

餘閒齋賦

曷不觀夫農父之治田，春耕夏耘，晝作夜緝，卒歲常有思，憫苗若不及，候其陰晴，謹其涼熱，食不滿味，日不承睫，穡事告成，以祀以享，入此室處，曰余將有養，休其四肢，里閭熙熙，靈腸迎陽，茲其爲一歲之隙，得以自怡者，與古之志士，範圍天地之初，冥搜幽靜，心□潛深，探會以集要，積神以合慮，冬爐夏葛，謝而弗居，遽其舊極以通，若燭計龜卜，物莫能沮，燕居申申，從不踰矩，倚門而歌，聲裂金石，恢乎其有容，順化而有得，蓋其勤者若此，則其終也乃以豫佚，惟昔賢之□遐，屹乎其頹波，青林扶疎，擢茲瑤柯，味道以觀澹

乎不顧.閱世推移.飲茲無何.養其粹精.不激不阿.有客仰止.攄其嘉名.以處以息.慨然而言曰.悲濁垢之駢臻.御吾輪兮焉窮.慰逐日以道死.異惜陰之度功.厭今金馬公車.屬為接軌.承色以求.為疲為冗.退食以休.濯其靈根.藏真養恬.疏滌神唐.式庸似著于門額.維四民之有制.寶士農之居先.情于初者.蹟于後.繫于智者.羅于類.歸休乎.若援琴而歌曰.晝勤兮夜息.貿貿兮吾徒.曷碧悉不能以自適.嗇兮在度.卵兮在席.復吾初兮以無忒.

息齋賦

慨太素之日凋.服仁義者亦幾乎外馳.百幻眩晃.衆愛糾纏.側身於積薪之上.試命於累卵之危.髮盡化而齒將終.竟不得要領以自持.端木之智工於言.結駟之德色.索其中.誠殼然也.史遷之足老於行.悲憤之書.不能以全其生也.東門之悔.華亭之悲.是猶碎轂而大輻.掘泉而止渴.何其遲也.古之至人.止於其所不止.休於其所不休.兢兢惕惕.不得而名之.強名曰息.夫息形者神清.息事者慮絶.息心者愈馳.息名者名愈徹.莊周之息影.為荒唐.陶潛之息交.為慨慷.是皆未得其當.若然者.其必有自息之方.夫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沉.世故之較多.人事之機深.生乎下都兮.又安能超舉以絶塵.維李侯之靜好.藹鄰魯之淳風.不求異乎人.默息以底于鴻濛.振纓而趨.溺領如夢.上下離騷.否臧混淪.一息而求之.何異解牛之芒刃.眇日於毫分也.遇居申申.圖書領畜.不喜不愠.寂然含珍.吾有以知其息之外陳者矣.夫天地之理.動靜濟焉.偏一而用.則為五行之沴.人身之氣如車軸.窒而不流.則為疾癘.為末廢.若侯者.其何以為息之體.而余以為外陳者.豈侯之意歟.他年成功而歸.晞髮於彭咸.洗耳於箕潁.味乾健之旨.以極君子之理.吾不知侯之所謂息者.其信然耶.其寓言耶.

凝雲石賦（張希孟作）

文登之宮.崤嶢成峯.天風蕩摩.海氣幻滅.嵌崟巉巖.堅若金鐵.大者成巒.小者成穴.蜂房蟻綴.蟠曲百結.爰有張子.抉奇發珍.耤以文錦.炷以古薰.兩博山之侈靡.夥爐峯之氤氲.湛然塵消.號為凝雲.有客哆而笑曰.南山朝隮.彌博無垠.太素為母.五嶽為賓.合虛成形.積潤以神.今子友一拳於几席.雲何自而凝哉.張子倚楫而言曰.寰尋丈者.不能以喻大.語荒忽者.適足以資怪.人惟至靈.品物是類.明而通之.呼吸萬穎.決為奔騰.興為霜霧.其來無趾.其去莫闋.唯古至人.韞玉以匿.藏明于幽.養神于獨.內澄外觀.嗒若槁木.靜以自儀.無褒無辱.念此石友.其德不渝.燕居相忘.肅以熏沐.則夫所謂凝雲者.不待於外而自足也.客喜而悟.遂為之賦.

紅梅賦

閒閒羽衣.翔歸絳都.冰淳雪峙.湛焉滯居.候寒圭之微影.察衆芳之榮枯.蔵菱而水闔.木脫葉以無徒.彼陰陽之眇密.曷能返乎玄處.於是天迴暑溫.機抉候促.吉雲疊融.美虹孎屬.睇炎洲之嘉植.洩乎其忍此垢濁也.儼纍珠之揚靈.貯初服於太素.沐九芒之粹精.矯翠氣以內護.積容耿以自持兮.抱沖密而莫吐.衣赤霜之羽袍.曳文錦之靈佩.乘明月之寒瓏.綴飛璚以糾珠.眺徧色以自誇.表昭質之莫昧.凜世坌

之如焚.絶微塵以卻昔.惟深根固蒂之不可恃兮.將求化以養晦.緊熒熒之滑稽.懼夫惑朱者之見毀.鴟日涔以斲離.鶴舞丹而希壽.念形色之莫踐.徒變幻以眩售.薦凝寂.穆然長思.眴此的皪.申之以辭.辭曰.貌充心明.道之腴兮.葆光突貞.慎德椆兮.渥丹自持.惟受初兮.不磔不勝.莫可渝兮.時至神完.吾其數兮.吾其數兮.物莫與俱焉.

九華臺賦

混元之峯.鬱為仙閭.翠青皴紅.嵌崟枒杈.下垂清深.百流是趨.昔有羽士.恍兮承尉.緝衣玄裳.其化莫追.爰有堯年之叟.植杖戒徂.厲瞻帝士.式崇墳壚.躋幽導夼.以薙以除.層臺崱觀.積成為郛.拾級以升.家林滿圖.乃擷孤芳.黎泉廣疏.錫名九華.葆茲清腴.有客泣止.披情徐吁.曰登高能賦.大夫之職也.為我賦諸.客曰.皦皦廉秋.天風奏竽.哀鴻赴峇.寒蜩抱梧.脫者如擣.縮者如枯.落妍斂英.遐形太虛.存莫可禦.去莫可居.相彼九華.孰為有渝.□章金衡.承元坤輿.弗媚弗私.苦心秉愉.迴黃抱素.往塞紛敷.飛霜溢露.言沾其濡.獨立蕣完.孰云彼奸.世服按靚.飾脂效姝.嚗腥彖酢.渡甘茹臾.維爾茹口.哆嘴如荼.耿持空榛.曷知我蕪.叟曰.奸不可□.鴟鴉蝍蛆.鈎以為直.石以為琚.變奪五采.雖盱盱.已或自售.適增詆誣.寄懷於言.觴至不餘.九九默躁.磅然蘧廬.我生之辰.天清景舒.牖采以修.席其遂初.山空無塵.白雲在裾.歸與歸與.吾以子為徒與.

墨竹賦

乾春林之邃清.襲芬馨以膏沐.察衆芳之変妍.槐紫芝而不肉.化蒼煙於寸穎.蔵森束其寒玉.有客叩躍指而言曰.天夭申申.吾不知其親.惆惆款款.吾不知其怨.悵獨立之絜矜.徒三刖以自獻.爰有童子.撰蝥以前.曰東南之美.以楯則繁.大盡斲採.小為烹煎.曷扶其清.孰廢其生.零西推東.山囿谷鳴.取饋及孫.莫知可名.維我先生.念茲磅礴.探玄窺之太和.布盛根於眇邈.取方諸於承露.和不死之至藥.寄逍跡於須臾.避玄冥之摧虐.故其凌風出塵.廓兮如神.承春飲鮮.從兮如雲.疾攄卻顧.猶歐冶之鑄.郢人之斤也.且客獨不觀夫鑑之與形.媸妍倏變.各窮其精.惟靜者能以燭至動.而所謂談諧變幻.乃足以殿萬物之情.邑南山之崔嵬.日九日而不暍.匪好奇以眩奇.良以解夫駭聞者之懼.語未具.先生振衣坐忘.與客相顧.咲以酬.一笑而去

素軒賦

太原白無咎.微名字于易.復以素名軒.實維其祥.乞賦.陳郡袁桷賦曰.

惟太初之混芒兮.眇昭質其孰分.二儀迭其交媾兮.肇清濁而成文.翕九垓其同風兮.佩銜燭以播芬.邈焉黃唐之仁聲兮.緬黼黻以成憲.忠與質其相環兮.迄暮而莫躋.亘終古之同軌兮.成後來者之過眩.彼襍籍於竹簡兮.淳風鬱然以未墜.憫太和之淪胥兮.希絜己以自致.三熏沐而揭鑒兮.儼前聖之遺旨.悟宣尼之自策兮.繇告之以不樂.曰丹漆不文兮.白玉不琢.質不可以受飾兮.道不可以雜.教厚靜止兮.弗居其華.惟無色而自色兮.物莫能與之加.爰錫名以表廬兮.雖斵越其扉宅.凜世垢之澒溷兮.斷旁蹊

以冀直。恥演言以清淨兮。戒目實於五色。墨諄諄以棄愛兮。悲夢如其何益。冤朱裏而外玄兮。袞褻褻而不揚。淡玄酒之無和兮。略垂誠而趨席。顏執仁以不違兮。熠盧室之內煥。商畢偶而起予兮。懼絜矜夫情盼。曠董子之微言兮。警曾氏之華院。捨沐浴以孤泣兮。兆有知夫孝子。秉結纓以夸容兮。終內熱而殞愧。東美澤而可鑑兮。曷栖栖夫靡止。彼馬師之食藝兮。亦能遺玄黃而洞理。羌若人之好修兮。姤芳澤之日恣。將乘飛廉以上征兮。揭古帝之正則。悃愊款款而彌貞兮。固丹府之介特。書盤盂以叅倚兮。慮夫緇之不食。揭嘉名于戶冊兮。振白首以莫忒。申以辭曰。茫茫重玄。物之先兮。剛柔相摩。文以宣兮。反初復眞。德乃全兮。履素莫徵。吾將以無愆兮。

冬窩賦

濟南潘仲德。家商河。治其田廬。塊土壘石以處。左經右子。刻意厲行。斟度古昔。將力避世不復近。歲終順陰陽之理。愼居于中。而名曰冬窩。未幾聞于朝。爲太史屬。太史職淸簡。仲德獨覺之。復以昔日命名者揭以自警。余聞異之。爲之賦曰。

曨曨。夫世之善養名者。豈惟冬。與朝而興。夕而趨。執轡在手。承塵滿裾。僕夫告痛。寒冰厲鬚。飄飛英於簪敧。巧齊沐而雕玕。懼分忽之不前。戒良宵以先驅。矜淸揚之婉娩。猶春溫而于于。何自而冬乎。大盜之智不以陝旋。巧買之利。不以操觚。蓋將足不超閾而應接其席。目不承色而議推其德。美容峩峩。雅言遙遙。爰處爰居。載笑載歌。闃無傳之覩邃。又何爲乎冬窩也哉。潘子曰。不然。冬爲天終。萬物畫藏。陽微如芒。外枯內傷。甲者若縮。伏者若亡。裂者爲跡。凝者爲防。歛吸以吹。浩遙莫當。口含飛霜。睫承流漿。三光青獎。五嶽仆僵。故其蟄處也。隆然以龜深息而卑卑。其徐行也。蹩然擽危佹僂而施施。疏房上宮。連氣累穢。嵌崟阻深。束縕以栽。鑿坏者遷。爆竈者遂。當此之時。食不能蔬。衣不襲裘。悻悻然角進而濕擾。將弗折而自缺。凡夫藏明養陽。必謹其獨。大智若辱。大容若谷。紛載籍之纏綿。樣衆說之桎梏。折精華以爾纏。豐蔀屋之光燭。吾非以嵁巖爲居。鹿豕爲娛。友幽閑而棄斯徒也。念居蟄之未伸。凍自縮而不偽。謹清寧以沖喬御六氣之遐沴。將以游乎萬物之初。順四時而成歲也。

榕軒賦

南粵之區。溫風戛靡。積炎吹雲。流金爲波。少負老息。盼茲庭柯。爰有嶲木。攀緣嘉生。連理糾結。附枝脊凝。蔭旋萬牛。廣容專城。千柱承宇。百尋傲空。羣焉莫爭。希賢同風。長與少殊。如印如璽。溜微生於一髮。寄豐壤而敷茸。距擁麗以丐全。盼額波之容容。厥類滋夥。其名曰榕。東魯先生。見而笑之曰。目無常形。媸母以爲能。耳無常聲。折楊以爲清。美醜相乘。孰完其生。聳茲連蜷。秦藹同辭。薪者鄙之。斲者嘗之。輪者絕之。器者揮之。夫好惡不齊。莫與之爭。吾何行焉。舉觴以壽。嘐嘐而歌。歌曰。木之訛訛。佤委佗兮。木之婆婆。惟婆婆兮。巧爲彼矢。名爲彼戈。徂徠維松。新甫維柏。奈何奈何。客有踵門而言曰。議物產者必以良。舍所用而求無用。將安所譽。先生曰。多謀者神泣。多才者形傷。維彼附弱。百慮備嘗。藹然以修。充然以光。四海立覽。勿云其方。窮髮之北。殆將啟兮。榕兮榕兮。吾以爲楷兮。

復庵賦 爲恒山李謙文作

揚子之衝。千流交趨。蔽帆雲凝。炙轂雷嘯。塵奔瓦聯。擁闐闒衢。士衍闕句。深耒廣畬。百技眩褒。千賈獻姝。爰有倦游之叟。卜龜食吉。耨茲廛廨。不斷不鶩。茹玉芝而三咽。齊玄髮以若漆。與客暾空觴而言曰。今夫所謂歸老者。其名鮮鮮。其行暖暖。脫機於韓盧之吻。息影于蒐裘之巔。適者絕屐。奉者謝饋。脊抑屈以歌。感極以悸。悸極而悔。踏嶮巇之吳離。揭滄浪而莫饋。若是者吾奚以爲歸。世有習靜之士。逃聲於無形。避害於有名。山鬼獨嘯。悲猿凄兢。掩耳疾匿。脫焉如驚。是焉知天地之性哉。磅礴之理不能以獨適。懷者舒者疾。疾者徐。徐者足以窮萬物之眞。維昔此邦。大牙東南。前江右山。朝煙夕嵐。遐高而望。則去者如箭。淨者如練。杳者如線。效者如獻。日出而作。連岡燒空。交蘆舞風。七臺崔嵬。對田豐茸。昔之荒煙蔓草。恍不知其處所。皆道蹤於白鳥。問秋風於賓鴻。夫觀萬不同。恆維其機。今吾乞身於末老。寄此土而食於斯也。素書滿牀。旨酒在巵。鄰熙社恬。子瓶孫觝。不指不章。不激不靡。覩昔歸全而索隱者。相去幾希。靜者動之根。息于外者。其內若焚。川流徂東。龍返爲雲。日沈于淵。朝升爲暾。其本元元。其生芸芸。簡兮廬乎。覩無涂乎。又何懷乎土乎。

擬刻亭賦 爲吳成季作

英英維祥。纖流疏章。雙峯嶄崟。紫芝熒煌。峙立澄冰。玄言飛霜。爰有化鶴之叟。迅翮珍館。舒風盤霄。歸而歌曰。茲山兮沃膏。陽霏兮夕濤。吾還兮不崇朝。將何爲乎逍遙。昔之命駕者。輿極而意已盡。臥游冒肓者。不千里而接軫。去者隙駛。留若柯寄。情不及親。豈我輩之謂耶。彼樸輪囷。爰衍爰溉。彼桂扶疎。以嗣以賚。養苗者溉其嘉。牧羊者去其害。植楢兮龍負。布葽兮鮮雅。我季兮團圞。孫竝曾兮陳靡。澁獨余兮不留。日凝睇兮凡靡。芳菲菲兮在林。誓將棄兮奉所欽。卜龜兮于庭。諏言兮揭靈。彼簪兮奚投。返眞兮思冥。學道者天完。逸老者齡延。順以養榮。息以遁形。剝落枯槁者。吾猶謂之壽齡。而我之髮衰。豈果有所羨而自衰者耶。道本於無名。擬之而疑成。鉤深者泉。如珠在淵。遇風爲漪。澂流爲川。彼刻伊何。邈遠不遷。則而企之於直斯年。

餘軒賦 爲程士文作

世有好名之士。佩玉長裾。鳴騶導衢。候者接踵。對者奉諫。日三接而色喜。坂九折而懷吁。欠伸委蛇。爾而子孫且言曰。夷考昔人。吾何能擬哉。蘚蹬闕空。蓮葺樹聲。溫曲中街。齊壤近郊。慨兮屏營。慨兮鬱陶。若是者何囂囂也。爰有靜士。卑然素儒。載尻爲輿。遊物之初。粟不滿缶。屢空泊如。爰笑爰處。擬諸傳胸。昔東方生見。戲于侏儒。玩世味道。忘身之遯。繼程子客于江之南。幾四十年。幻者如飄風。逝者如迴淵。禍生於公鍊。罪成於細旃。撫心以思。孰省其愆。往游于其軒。太古爲春。無懷爲年。探罔究竅。受附軒轅。在易大畜。剛止以育德。日新而自足者也。昔之至人。道充以爲富。聲出金石。柳生其肘。席不蔽坐。飯不充糗。今子之居。酒時滿罍。疏時滿把。視昔之饕者。溢且夥矣。程子憮然曰。吾減夸矣。

隱居圖賦

陳子築居唐輿之山。復繪隱居圖。標其某水某丘之雅。名署於其旁。以寓朝夕不忘之意。每遇佳客。輒指以示。若挽而使之游從於其間也。間謂袁桷曰。夫畫以髣境。畫之所不能及者。吾雖知之。而不能數與人言之。且境必有趣。趣之精華。非言不傳也。子其爲我標名以發其趣。桷對不敢辭。乃爲之賦曰。

陳子倦游江湖。聲轍言旋。顧瞻先廬。徜徉里門。四覽寥寂。頹然維藩。詢闕闠之遺跡。儼中堂之猶存。弔窮落之窮叟。撫傍徨之驚魂。於是悲極而喜。啓極復悟。悟而言曰。人生一世。推靜者智。豐不可持。飄不可恃。三家之市。其行跂跂。四達之衢。其言姝姝。一以巧爲媒。一以黠爲居。吾懼其獨立而離與趣。拂龜以占兆於唐山之隅。若實而華。若闔而明。缺者如玦。環者如城。相其陰陽。築室繩繩。被以杉松。藉以芙蓉。乘塵世之喧豗。攬乾坤之清明。爰命雅客。展以輕冰之楮。化以五采之穎。纖濃如春。曲直若領。吐秀獻奇。發賾煙煙。鄰輞川之清妍。敵草堂之幽靚。故雖蹤江越。遠適市造朝。挹此粲者。神凝客消。有不待北山之移。八公之招也。客有言者曰。攜褒而歌者。意奉類於慨慷。登高而賦者。事常失於荒唐。吾敢按夫子之圖。而代言其詳。東越之區。山水冠世。發抉地靈。前王後謝。維君之居。儼若神界。君乃石塘界其前。雷峯守其要。馬領冠其顛。羊巖負其奧。周以嵴鮮。橫以磊砢。近若迎笑。遠若卻坐。嶔崟何山。挾轉以殿。浮游閬峯。振弁以見。上有石屋。架樞蟲闖。紛披寒薔。聯絡怪木。恍飛仙之遺跡。鑿幽竇以守。獨前林杳鶴。丹光騰天。伯陽一去而不返。玄鶴盤空而將還。飲石室之寒露。問山人之何年。然此特隱居之外美。析而舉之。有不可勝言者矣。睛原漲春。千桃爛雲。飛英滿溪。織流成文。支寒藤之瘦骨。度略彴之欲險。解瓢射泉。亡舉三咽。羞桑麻之故交。爭聚首而纏綿。前有惠林。濃綠婀娜。投冠解襟。翛然清夏。欣鼎華之繁陰。訝楞梅之吐火。秋畦離離。黃菊爛斑。爰泛黍酒。駐茲頹顏。懷千古之處士。醉悠然之南山。歲窮境空。長木號風。寒岑晃曜。蔚然中峯。淨膏溢銀。噴如飛龍。匯爲澄潭。窮髮遼容。烹以碧玉之鼎。瀹以雲腴之茗。神清意寒。語爽心冷。蓋將忘塵世之事。而深以內省也。相彼雙門。圓茲華山。清風常來。客去不關。闔晝自娛。鄰社莫干。有堂寬閒。扁茲嘉名。悼白雲之何往。悲先友之日替。理樓舞空。濟幾萬變。默坐以觀。翕忽詭幻。寶天衢之出日。駭青紅之紛眩。烏銜煙而辭枝。兎驚林而絕坂。嶺深深而人度。露溥溥而葉顫。念長鴻之相求。時遺我以好音。綠小墅之橫岡。花竹纖其成陰。悵舉世之莫從。歌風雨之苦吟。乃歌曰。歲將晏兮莫留。過故居兮懷疑。山坡陀兮四周。吾拮据兮以屋。懼世德之頹隕兮。習肥遯以蠢穀。幫余嚙兮屏營。耕石田兮腹果。究出處之何心兮。幸余髮之未化。爲我語山中之人兮。吾將歸老乎其下。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

騷 辭附

懿哲 悼孟先生

受稷清之元陽兮。一精白以抗修。闢闔暌睽其初麗兮。執正辭以告猷。黯朱光而不燭兮。妖蔽立以縱恣。飾詩禮以遏邇兮。曰余將焉所詣。胸嚙結約而莫遂兮。史告之以寡言。心屏營以靡置兮。導旌旆而爲之先。揭德華之魁峩兮。勵來者之不前。一成旅以興邦兮。仡然莫余敢攖。州黨粲以十百兮。夫何寬衣而廣袂。燃稍薪以遲安兮。粹餐食而自戲。竭精液復疾呼兮。卒莫能進其詞。振飄風於林籟兮。葉脫故而懷新。衆喁喁以雜居兮。審獨立而褫呻。矢危忱於帝關兮。星委地以如埒。何執愚之慎矜兮。守險說於顛沛。特空薄之一髮兮。振千鈞於層冰。力弗勝而殆兮。矧夸夫守道之經。企女妃之傾輪兮。極迅翼以恣往。九疑鬟妃慘玉容兮。鏗鼓瑟其音湯。瑤華條焉以冥邈兮。凜舊德之日喪。乘桴游於中流兮。海若息波以竚望。棹夷猶而靡行兮。羌何爲乎此路。弄然揚靈窈晦冥兮。朱鬣乘旗挾以震怒。澎湃蕩蘞激回禍兮。爰深逝以欷歔。懷縮恧而失據兮。寧忍歸夫故居。死無能終報兮。生莫知其曷謝。貴化人之神沒兮。幫肥遯以自邁。蒙垢紛爲汙濁兮。薄日月之吐吞。叩閶門賓於荒滅兮。屏精明以黜聞。超飛霞而上征兮。遇武夷之神君。逝者騖于山丘兮。奪誕遂其魄魂。覽三聖之古節兮。宣尼實爲之霸縱。辟道無古今兮。孰與之傳誠。九九

而內明兮．剛柔錯焉以數宜．覩朝步之奇文兮．握奇五以鷃煩．建中極而滅端兮．成品物之自然．溝然一以貫兮．曷知其後先．數京垓以成變兮．迎拒之而莫偏．斂莫知其跡兮．爲道之全．夫形既不可以久擅兮．神與之爲遝爾．追朝逐而日騁兮．引正命以自絕．棘夒于車道兮．精離軼以崩屑．秋陰慘其淒骨兮．燿螢光之明滅．羋三秀而不忍茹兮．腹般般其亩裂．奄兮㩳兮．忽以放逸兮．何昭昭其章徹．　亂曰．元神凌兢兮．命忽不得長．闖其羶衍兮．既樂且康．衆皆馴帖兮．蓋胡然而秉方．擷雲英兮徹光．佩雜芳兮彌章．翱赤鯨兮騁驤．紛六虛兮放八荒．注北斗爲漿兮．內熱不敢嘗．林有桂蘭兮水有鱸魴．所思弗見兮奚故鄉．絜眇風兮樂未央．吁嗟逆化兮何怛傷．

廣招

深寧先生、乘虬上征．江海殄瘁．湘纍遺痛．千載猶一日也．梆車爰行．瞻望永隔．門人袁桷．竊取宋玉招魂．述廣招以反其義．其詞曰．

竊獨悲此騷濁兮．身鞠恧而莫明．服三后之貞則兮．秉忠純以內兢．纚古義以自抗兮．懷微躬之莫勝．擢天命之不吾與兮．晚更號以深寧．委蛻魄於玄宅兮．挾清神以上征．重搴幓其無容兮．矚下矩之險陰．侈九夷之曠邈兮．申前聖之遺戒．一去而莫返兮．八靈孰能以覊絏．乃命小臣．裁縡乘旄．注精高冥而下招曰．茫茫封丘．腐豕孝只．炳蠢奔飛．杳交會只．孀嫣清芬．孰返斯只．縱橫幽房．雜厖怪只．魂兮歸來．其盍以駭只．東門熒煌．平蕪暦陰只．靈宮紫芝．萋以泯只．流鈴搖空．訴夸詫只．玄蛇蒼鼠．若攫馴只．魂兮歸來．邀越吟只．躁蹊蹊隴．白蟬飛只．滅方鬖汪．傳致以肥只．鬬青綴白．眩纖奇只．折楊黃華．司體儀只．魂兮歸來．彼相疑只．沃隰𩑺𩑺．瞵瞵葳茂只．狂夫冶游．胡憯後只．南山白石．曷以永年只．式擷其薇．悵周原只．歸來歸來．其孰能麻魂只．愁雲旋宇．陰霾振幕只．素空霽塵．清畫激蕩只．虎雄黃日．屏陳設只．精鑿後置．孀蠢施張只．伊嗚仰天．雜猖狂只．廿腥恣睢．禮不可防只．魂兮歸來．悉無以當只．魂兮乘桴．登瀛壖只．海觀日浴．爛紅殷只．栝容長裾．襲古先只．漆書竹簡．遂研鑽只．崑崙穹窿．疑有至人只．妙顏紫裝．休德日新只．吐珍納和．輿道爲鄰只．離題祝髮．禮讓興仁只．桂蠹咀呑．味芳辛只．幽蘅嘉芷．佩孔文只．相羊湘纍．眑若存只．承揖清塵．徘徊翩翻只．天光淳耀．會卉森屆只．肅容展戚．受多祜只．斬几破觚．斯黃補只．龍圖昭回．布高矩只．開陰薇陽．庶植蕃嘉只．攬膝箕尾．建崇牙只．翳理蠢巫．靜無譁只．照示下土．循羲媧只．河公海神．瑰以迓只．貝宮蛟室．祕怪雜孕只．瑰英琪珂．錯繽紛只．檀龍誅蛟．儒澤湛潤只．魂兮遠遊．戢凌雲只．揚歌舒嘯．化幽憤只．重曰．嗟所思之不得見兮．儼冰雪之遺容．緊邅延而容與兮．松柏日其蔥蘢．悵帷帳之咫近兮．長虬脫焉以遠颺．蛻塵居之險艱兮．撥崇蘭之新封．揖鑴透其和奏兮．聯雲車以陪乘．粲琳琅之道編兮．俾泯絕之是繹．匪雕琢以自絜兮．誠不忍夫舊騁．超聲氣以言從兮．懼見譏乎後聖．指虛漠而旨旋兮．耕書田以振厲．諒神明不吾欺兮．庶終承乎嘉惠．千秋兮靡長．白雲兮相望．魂兮歸來．其毋我忘也．

七觀

翰林先生、納纍息機．謝白玉之堂．將歸于廬源之山房．越公孫懷廬瀟潁．託物喻志．考剛希曲．若鑑之納

覩．言忘而意消．類別而理備．有郢大夫．蹙然褐衣．目不接乎黼黻．耳無聞於律呂．𧨤而言曰．登高能賦．雅曼荒忽．智專者魂強．形滯者物遂．昔吳州來觀詩．東魯言有度．徵有據．廣陪於枚生．濫觴於曹王．先生楚產也．雲夢汗漫．巫峽嶒嶸．胸藏腹蟠．公孫不足以教我．先生殺青南山．積簡羽陵．若網有綱．若墨有繩．舉凡錫徵．我其聆請．

越公孫曰．太素烟熅．清濁奠儀．雨風露雷．動靜攸攝．辨方審良．民用不疵．六氣以沴．月天其世．彼諄諄者皇．曰汝命實長．厥土燥剛．柏其溫涼．我生命在天．順以受年．嚴居谷飲．中道以隕．執書以觀．有溯洄瀾．陋彭鏗之遊理兮．何恣縱而益顛．言技可以進道兮．吾嘗由是以返觀．納腸補臟．慘忍莫覺．石立七踊．學彗迕逆．吾猶以爲天地之病也．修身俟命．道之大經．先生之正也．大夫曰．神之所行．何體何方．拘者爲儒．請更端以告僕夫．

越公孫曰．靈曜宣精．五紀順明．察幽考徵．法天以行．形氣芸芸．吉凶卑高．觀象以分．躡兮盈根．咸不以言．由動彰靜．百神受祜．虛者爲昏．實者爲數．昔后稷氏之職．黍稷𥝩𥝩．智者過謀．胡盡其地力．民日作慝．相攸食暴．風雨斯蔽．連雲崒巖．飛不得垂．曖曖不敢仰視．旁營萬家．地記萌芽．豬衣借職．而灌水復絕．鑄鼎伏蠢．能沈于淵．吁嗟而求．桑林之羞．要荒擾馴．王會發庭．獻琛效珍．物不可枚陳．雞豚以時．父恬孫嬉．何勤邊徼．思屈曲洲島．家累千金．貲先生昔居列仙之館．據要集思．謂象以理明．妖由人興．守諄芒．法清寧．卻走馬于郊．謝重譯之雉．陋三脊之茅．熙熙陶陶．舒舒天天．不言而歲成．無營而事貞．夫子不云乎．一致而百慮．其是之謂乎．郢大夫曰．汎觀博聞．於道彌損．願滌耳以抉其蘊．

越公孫曰．粵昔尼父．唯俎豆是數．掌刺坐作．因民以教．蒐苗獮狩．車徒卒完．厥今輿圖．八表同曆．四豬交執．月窺風屁．冰天桂海．馳心望雲．請命款塞．千廬星環．八屯山列．羽林繙經．飛騎鼓笈．然而樂成者難與圖事．守文者不足語智．督開之兵．農同封耕．戰同功．魚鱗雁行．敵莫我敢．當府散籍．移萬姓流離．殍師拉脅．外寇僭飢．卒不可拄支．後王鑒觀．法曰以竊．展者能者．恆者羸者．駢頭引吭．食粟而嬉．開門納兵．百郡是師．何草廬高吟．嶠嶇雜耕．何杜氏之子．傳癖孔深．而綴帯以征．射以容觀．劍以氣言．批亢擣虛．孰知其隅．折衝壓難．莫窮其畔．至若握玄圖．觀龜文．縱橫起止．與易象相表裏者．駮詰之．吾儕大夫之疵貽也．大夫曰．兵者不祥之器．未效此知也．

越公孫曰．炳靈心君．闢乾闔坤．情聲相宣．宜度出均．昭昭濁濁．細纆是存．敢先論楚材而言之．瀏瀏乎形．畏垢而將翥也．霏霏乎睫．承鱗而欲飛也．荒蹊斷草．燐滅沒而疑緊也．織文揚徽．擅芳菲而雜組也．步焉商飈．號鳴．金石琮琤．逐虎搏兕．鵰鶚鷙鷹．蓄葬蒼於一瞬．乘扶搖以孤征．終綏轡以就日．翛條淪乎西傾．噫悲．何爲哉．古有歲居之士．抱奇抉幽．漱芳深林．慰寂洩流．憺乎其若遊．窈兮其若留．鉤盤助之爲回旋．麤牝答之爲獻酬．猿三號而隕涙．鶴九嗁而凝愁．鉤玄探微．迄無終窮．瑤席敷張．高歌慨慷．清和麗而終故．託餘韻於宮商．然此其淺淺者耳．攟拾菁雅．剖磨詰䛸．微纍貝編．飛英露溥．何譏乎肉食之鄙．猶鄭韞而矜柯也．大夫不聞之乎．鍾石絲竹．各隨其聽．隆汙有時．其所遺者命．擊還填瀝．呼吸歎娥．矢爲帝詞．叶

爲府散在嶽瀆.夏百靈護呵.不棘不狹.如砥如磨.薈薈漏泉.被民陽春.瑰邁爲新.簡絜爲真.列若兵居.別
若蹈分.雍容者瑚璉.沖遠者英莖.續絕而緒續.醲甘而齊清.昔之擅名偉著.耿兮其不能以十百程也.浮
辭切響.直意肆志.澎湃奮遣.滔滔莫止.據理者夸.飾言者哇.嬉毋兮姑射.鉛刀兮鏌鋣.審莫任兮奈何.大
夫曰.文章與政通.玉署之職也.文勝質則史.更言其大者.
越公孫曰.佗佗申畢.校讎廣寧.世本年紀.繫于麟經.捨相府圖書.泯其緯經.炳麟命匱.汔周敢配.乃司馬
氏.法梼鋤.斁麗者爲譏.激者爲刺.升涉世家.表籍作紀.言諸侯無史.史立周郘.鄙儒虛邊.創章删凡.爝火
並日.卒澌盡莫傳.昂昂荀袁.辭約義完.何班范家.至耿光綿綿.相繼擬述.百世一律.素王簡編.如日在天.
燬煥高張.孰敢附肩.鴻化以淪.研探益蔽.譏者闒者.譏者濫者.溴溷畏禍.希企市價.諂不袠直.俚不師雅.
若韺鼓鍾.若管籥鳴.元經附訛.庸曆受呵.後有紀略.迄莫同科.尹石猛志.證古比事.百不一試.歐陽氏出.
方名山所藏.復大同而小異.勢不兩立.其魯史之謂.厥今繫諜.川瀹記注.櫛比故志.存廢興之源.典章酌
損益之變.登瑤山而神駿.游鄧林而目眯.般倕效吁.隨和發謂.操觚之士.吾將見其心殺而神悴也.先生
登祕丘.覽羣玉.積石倉.摽朱目.墨兵筆劍.融液乎粹精.圖籍冑鄰大庭.大夫宜從下風而乞靈也.大夫曰.
皇王惟熙.帝皥孔巇.我心增悲.瘁愈不爲史名以四馳.何庸知焉.
越公孫曰.煌煌右帝.別生聚方.煥乎陶唐.五服正邦.五典率常.導之無違.民用熙熙.授之以時.聿來孜孜.
降于三王.厥緒日孳.集成于蒼姬.黼黻憲章.金石命令.緝熙太和.宣昭羣姓.纖鉅之備.粲乎其有秩也.豈
襮之制.乾乎其有蔽也.三光重輝.百辟拱列.歲時易移.而侵程糜芽.弱者綴旟.強者鋌戈.智者探囊.勇者
披河.搏犀象.屠蛟龍.飛矢請命.旁午係車.焱乎浮雲.迅乎奔塵.炙轂滑稽之士.紛然而妒陳.秉仁恩.假鬼
神.混君臣.各馳騁而懷新.數千百年.人亡而說具.勞乎離婁.不足以一覩也.爾乎王良.不足以一御也.其
最大可病者.恬泊守真.可以養身.不可以治民.絕性棄命.黔首蠭病.孟軻氏有作.吾見其鈍鈕而吞咋也.
言未既.郘大夫曰.大藏山中.瑾瑜匿瑕.間以辨之.厥德日華.備者蠭病.卒不能以勝.何道最高.予盍陳之.
毋激毋勦.
越公孫曰.古昔譾黃受業.閱藝書數.首通訓故.是颺聲歌象舞.日接身服.相親有餘.日用不濟.後帝不相
襲.緣祀興文.八音寥寥.五禮紜紜.鏗鏘莫明.而聚訟若焚.鄭說乖謬.後闢蹊循.象制益湮.周官別出.議者
欲一.繁紊綜錯.操網而入林.適越而轅北也.類禮孔勤.五厄莫存.後有傲補.去取未就.卒乘虬驂雲.宇以
文合.聲以音比.旁行數落.侏離狄鞮.文軌同風.不能以一致.孔壁莫推.二經蕃廡.擎牙爲令.簡僞爲古.謂
道統是傳.曷敢有語.詩基文王.而周召先興.首章異同.衆說沸騰.風雅變言.美者爲讚.直者爲諷.譽頌紀
異.奏奮告終.何後學嘗嘗.迄莫之適.麟麟魯經.讀口法吏.罰齊晉無襃.而日月與蝕.紛若蠧蝟.眇若穮稅.
不虛其心.不明厥視.遺珠抱疑.探齒積毀.然此特人文之經緯.政治之用體也.三聖述作.包河總洛.二儀
生於心.萬化制乎神.迎之而莫親.拒之而彌存.疑者邈者.愕者闃者.渙兮消兮.委兮昭兮.沈思遺物.形離
超兮.激迴顯兮.閔而寥兮.縱害翩兮.憭兮儒先.從我招兮.郘大夫曰.始吾見公孫.癡執若不足.突梯若遯

辱.臘精媧神.何斷斷然也.今知予矣.永擧處矣.吾與翰林先生.獨降此土.小年大年.猶以爲朝暮也.

湖不佞.遣試兮.簫.懿東南故家.志學之衆.先子命錯法書.麩觀史志略.縣部第時見.并辨衲.兵得傳之.者先賢顧事.纔目.芍從三十年.合傳魁長.乃成一家.承旨程公作廉訪書山房于廉訪三命.納賦之.遂作七慮樓道.激委延點.三年.叔在丙辰七月癸丑.會稽袁桷識.

嶽蕭閣辭二 并序

嶽司南兮齋紫冥.懋陽德兮炳靈.二老兮棄蒼.擢鴻濛兮矢詞.百泉兮一谷.礧爲川兮爲瀆.玉霏霏兮日
光湛淵默兮含章.至言兮在圖.同八方兮遂初.重華逝兮不返.靑猿啼兮虎當坂.
岌臺兮巃嵸.塞一士兮拮据.百禮兮承宇.鬱山巔兮以爲醪.松風冷兮琅琅.儼振佩兮高岡.朱羲出兮揚
靈.積陰伏兮大明.百泉飲兮在齒.悚交流兮不可以止.嗣德兮孔艱.消徵激兮回瀾.

悠然閣辭

鄮之西兮峯闉闠.虎豹乾兮雄姿.綏蜿蜒兮紫屛.旌戲職兮虹垂.之人兮盤阿.畏羲娥兮高馳.築棨觀兮
通明.手參差兮以娛.棟隆兮示背.衆翼兮鑿鑒.鑑雁雪兮鄮之陽.排有七兮日對.探鞠兮黃裳.緝黃兮紫
囊.芳冥冥兮夕暉.懷獨歸兮擬所思.雲飛英兮山之皐.爲予留兮不遐以處.秉貞兮神專.觴瀾劇兮益完.
山中之樂不可以久.遲予返兮悠然.

楊堅州治孟津金堤成作金堤辭

波湯湯.齧我堤.民昏墊.畫負擔.地不寧.緣木棲.楊侯之來承帝則.順專陰氣.神以懌.赤蛇蜿蜒.吸桂漿.百
谷受命.故瀆常.被闊柔桑.觸澤継秔.侯言神殺.曷敢功.民言侯蘊天心.通百妖伏.精金石.宜明.三旬有役.
金堤是復.

石田山房辭

大梁馬伯庸.寓居光州.作石田山房.爲作辭曰.
淮斂波兮棘楮.椽櫃秀兮翠旌.颿黃樣兮布耕.石戔戔兮棲棲.思夫人兮造攻.雲軧合兮追鋒.遺鏃兮留
足.壤逸休兮果狽.神符一兮告祺.藹惠則兮貽思.鑒之來兮歲嗣.不鄙夷兮以嬉.璜房兮笋席.溫風至兮
靚密.儼竹素兮橫陳.曰靜修兮乎澤.世芬兮日起.百紛兮無斁.石田兮有秋.累胼胝兮吾奚以愁.謹樹藝
以自勗兮.植先德兮無婾.雖本兮穎豐.璞泉兮滑通.夫豈不知有書歲兮.吾曷敢燕邀以幸逢.望八公兮
巖巖.王孫偕兮莫遲.積荒幻以自迷兮.捨息土而弗芟.衆芳婉其披離兮.秋霜慘不能以實.謝紫芝之療
飢兮.治精鑿以煉實.亂曰.苗皖皖兮.耆吾耘兮.日出作兮.永裕樂兮.擧猶殖兮.吾將以爲則兮.

雪江圖辭

雲玄精兮淼瀰.挽霧車兮馮河.蘆峨峨兮倒戈.岡伏匿兮鶴鶴.昭朝兮夕徹.霏霧凝兮影滅.超逍遙兮一
鍋.食穀精兮腹窪.坰險兮鶩濯.馬飲波兮夜臃.委素練兮宇清.擧皓首兮吾奚以屛營.

垂綸亭辭 爲袁父作

漢滔滔兮日傾.東滄瀛兮泠泠.塞一士兮沈冥.垂芒鍼兮不屑以營.明珥兮貝宮.朱蔚兮青蔥.魚娥鱗以

爲衛兮龍驤章以屛氣謝娟嫋之害巧兮口垂沫以縱恣吾寧養之以歲年兮實秘藏而不宣豈直鉤以違衆兮守鈞道之自然時至而迅擧兮匪荒幻之詭誘保貞志以遂初兮考銘盲于耆叟世俗眇其莫同兮永訖依夫前聖之所究

巨峯辭 爲吳成季作

千嶂兮嶔崟特峯挺兮絶垠泉交流兮纈文衆青蓋兮鱗鱗榆節兮松纛接踏兮以遨儼至人兮清寥休德新兮日昭神會擧兮重玄大帝儼兮授簡以宜曰渾沌其無迹兮孰爲之傳氣積兮九乾五緯從兮右旋逆知來兮順以往握靈機兮測天狀葆正命兮滅企妄受帝賜兮還神京山之下兮雲亭亭澹獨樂兮復丁則泰始兮道甫成

雲中辭

氣岂忽兮孰窮其升淵迴旋兮挾以騰圓爲輪兮直者繩握斂散兮莫名山之椒兮日曒彼獨黯兮上屯從豐隆兮駿奔霈不進兮惛惛下土兮垢氛鬱夷猶兮曷存覊余覩兮屛息桂酒斟兮瑤席法玄化兮以康食神功膠兮奚以踰衆甫集兮粹精償將逝兮廓清

春雨辭

玄陰凋兮內凝渰萋蓊兮溟沐興注兮建瓴疾兮遄兵下士兮沃焦膏徧徉兮紫霄來弗以蹤兮去莫可招瀞幽士兮空山息視聽兮玉顏帝青郿兮顥沈嵐牝沮兮瀰浸謂彼有聲兮耳益以聵疑不釋兮詢于大塊

悲婦辭 東平孫建盧氏

彼根炮煌兮過者式之踣予心之初兮孰或測之紡兮于房伊維孔傷饋兮于堂我姑永懷余不聊生兮矢神告之歲月遷流兮卒乃復之鬱鬱兮飛鴿松柏茂兮朝露沐石可渤兮志莫虧儼舜英兮介壽祺

哀蘭操

盱江吳允文咸淳末與家君同佐江東幕府允文慷慨喜論功業倚青溪檻張髯談足壽逸事歷歷在目傲睨府公每一至賓次庸甫坐即去督府冊抵龍灣金陵郡文武郊迎謁入省謝不納獨允文立江亭掩抉大慟必求見始退未幾以王宮教授召方是時江淮幕府僚佐言性命道德者悉詭聲爲知兵得入朝言事而允文嚀昔素論兵尤奇偉可聽故得驟遷爲起居郎復直舍人院淮襄南方實虞州時文丞相總兵兵浸弱允文復以平時論兵丞相獨傾下之兵日迫丞相酒酣與允文論生死允文未及答丞相呼軍校斬之噫允文要爲奇男子其未答也抑將有所爲也稱九歲時嘗拜允文於家君坐上想其風采凜凜猶有生氣今觀所作墨蘭不自知其泰之無從也作哀蘭操以矢之假日嘗弄銀輝蜚以配易水之悲壯

幽蘭兮秋風烟命兮不逢刻刻兮素趐零露囊兮莫持蠶崇岡兮不得返恨江南兮愈遠叢棘兮戔戔欲紉兮無轅子中野兮屛營芳隕失兮玉零謂我爲弃兮吾何辭已兮已兮其將何之幽蘭兮勿悲生失據

兮死有期愚夫君兮意極從逆化兮何懸

蘭竹操 爲子昂作

柔者不卑剛者不傲質質霜霜兮以專且清噫招過擧恭吾曷敢以從

彼高者碓彼俯者磷各全以生不媚奚匿辱不可以枉寸能有所長亦獨何心茲奚以傷

戔戔兮叢棘高者下兮曲者伉揚僵兮脾佁介石兮誰濟功成者去兮孰尸其榮辱爲佩兮弗忍以刈爲杖兮弗忍以戕杖弗以扶危佩弗以服香其咎曷當履維德基其無缺以自騐噫

黃可玉哀辭

孔子敍逸民所尙不同愛其近道吁是有感於世也耶又曰不得中行必也狂狷乎狷者有所不取矣剛潔養正嬌嬌然離搌立奇踣益不合行日以褊若是者賊不取矣苟爲之不能知知之而自警者得一人焉曰南康黃先生可玉可玉名石翁世儒家居廬山下少多疾父母強使爲道士讀聖人書能知其心謂道與言不可以有行也必藏智顏放以自養約結制行弃介以爲異也其著書極於憂患者困之通也嘗曰曼容䠞節支離不能也平世易足吾何爲乎是空巖隱穴廓然契領至則曰游聲養名非士之實跂而望之去聖逾遠故其所爲詩文靜而不馳浴于哀忿則可玉自號之曰狷叟者其果知矣可玉所居室多唐宋雜讚間疾作閉戶反復在手疾止危坐若思客至馳辨榮辱可玉閉目不復答而人始答之嘗與余言吾鄕善醫曰劉開能已奇疾里人病瞪喔藥不愈劉往視之云廬山某日雲氣開君濯軒眺引之當愈後卒如其言余少固多疾今疾益劇不知用劉治法可已否相視大笑余來京師報書言茅山陶公責庭出可急赭睛成嘗同議中黃畢法未幾竟以疾死嗚呼可玉言幾六十死矣曷哀也已學老子道志於壽余不志爾謂其世無似而哀者亦介之的也伯玉砥礪志節歲久益湮請其自爲銘知可哀也已故爲作哀辭辭曰

朱光絜緝受昭質兮煜煜靈根曷幽鬱兮飭深索奇儀古聖兮德充以脅尾翩行兮鄙彼拱璧箕臬倒兮謝以爲膈衆引譔兮响兪奕梯道之非兮挾轄以行慎楓機兮屛冰在蹊踐其絜兮幽蘭尤芳誠不敢褻兮淸玄返眞氣始升兮謝彼蒐濁超變勝兮空山闃虛蓋烝殺兮滌焉白雲從我招兮

林彥栗哀辭

道家言聰明去健羨形神始完是果爲得道耶古者上壽百二十歲稱不死之說者則曰脩之益眞其道彌親壽而無德與名君子恥之故脩短有命遺壽焉納可言也名德不至其彌益隳滅又安所取哉古之人若是者衆矣永嘉林寬字彥栗形癯而器溫其於學也汲汲然逐日以補有不足焉則力探簡冊以自證其爲文必達於理而始精於詞謂詞者載理之具也理不足焉詞雖精無益也深思以求之旁取傳記之說勸絶傳會撥宗統原以會于一復懼其未盡是也則愈重自念將周游四方闕疑廣聞目擊而心領焉噫若可謂勤也矣道散於九流百家彌綸者至矣其弊有不勝言者汎濫偏雜尸坐瞪目漸入於無聞之傳余嘗察彥栗知其心有深憂者焉余始見於姑蘇氣和以謙再見于京師愀然以思取士之道非

一，嚴畛域，悊萃襲，有司者之過，逍遙不舉，則凡吾徒任寄者，誠有罪矣。彥渠志不在是，推彥渠之志，在聞學，爲之而不克就，若是者，是眞有命矣。悲夫，延祐六年三月卒于京師，年□十有□，其弟宇友讓哭曰：吾必奉喪歸姑蘇，姑蘇吾先人所藏，遂爲之辭，以申其哀焉。辭曰：

氣清明兮受元陽，德翾中兮闇以章，挈太古兮儼九皇，擇絜精兮邁圖芳，力未其兮志則專，一葦渺兮濟巨川，慨不進兮道遠邅，白晝速兮陰風旋，數曾紀兮吾何愆，路孔脩兮神獨還，豎旗翻兮木葉丹，儼夫人兮在空山，玉蓉冠兮紫佩驂。

玄教大宗師返眞朝元歌九章以前導

雲飄飄，丹臺何岧嶢，中有授經之老顏不彫，三光遞嬗，四時代謝，神來歸，靈承帝，罔敢替，謁珠庭

寥陽空洞，六聖儼思，九垓些春，藝黎受禱，昔勝章，闉闍通，金書儼在，水旱功，朝重華

五嶽冥形，飛輿揚鈴，翔鸞騰，晃金精，下視垢濁何沈冥，昔者之來運有貲，亡者之往淸且邈，神虞娭

匪衛以乘，匪車以征，蓋葺兮摩旌，洞簫激兮泠泠，磅礴一氣兮冥冥，精思道樞兮跪顙聆，玄雲旌

玉几差差，文織成，龍章鳳篆相緯經，大言鴻濛，小言毫錄，道在瓦礫匪別區，念昔人世我非娛，啓闢籥

煌煌文成，厥徽嗣昌，靈之紹，合永貞，陟降四紀，心兢兢，視彼戚戚凍春冰，高朗脫屣辭世榮，靈胄光

簡兮無言，默兮若存，生以不生爲根，死以不死爲門，絕學丕傳，翻其知聞，五千之言世永傳，握重玄

臨洽休明，紫毳朱英，侍帝左右壽考寧，啓禘玄緒何繩繩，嗣昭代，歲無害，佩鏘鳴兮衣綷縩，昌期運

高維崧，屏岩嶢，斂玉顏，養金膏，鍊形以昇朝帝青，周流萬變鎭神京，佳城高

清容居士集卷第三

古詩 四首

再從姪瑛，幼孤，學道龍虎山，自傷不能稱檐，遠祖德以勉之。

煌煌元胄，家世徙鄞，隱道闕躬，三世養眞，是生群符，觀光續文，占籍浚儀，在邑孔勤，粵有光祿，亦奉于越，聿魁開封，老守于栝，少保恂恂，卑退靜閒，太保靈承，逃難乘筏，大臺韜刪，閒里胥洽，篤生衛公，裔柯茂豐，敦讓貽則，攝獄自公，絕蔓秉仁，千人著功，冥報飫氳，維垣錫崇，於赫少傅，受學族祖，（世稱正獻有書亦師之行於）習繹典謨，正獻同學，正獻首科，少傅踵舉，（正獻上南宮時辛巳[illegible]少傅淳熙丁未中丙科三學于家曾曰子正獻公宜）復師以研，緊我族父，昭穆會稽，非宗時譜，同源逍遙，實堂是敍，（[illegible]）相臣嫉忠，同黨同錮，入（[illegible]）正學勃興，象山武夷，相繼登朝，奉常羽儀，維我少傅，抱其魁奇，曰經武有本，日用不疲，絕彬能詩，成勳孜孜，遹登東觀，遹佐宰司，歲爲閣茂，正肅冠廷，（[illegible]）正獻休休，少傅繩繩，載史纂謀，致事以行，少傅作程，均嚴紀經，翼翼京邑，十載教寧，慨彼介狄，迴戈指淮，鐵騎阻隩，爲瞞之階，公在宥密，展謀獻諸，悉卒胥征，拉其妖氛，總戎輔京，秉纛受齊，（[illegible]）哀沈于淵，公歸在里，徹彼壽俊，縣車告止，（[illegible]）三啟公府，永楚賜巘，復歸于齊，終越以祀，冢子廬陵，克護其承，曰惟瑞安，儉不近名，生我從兄，志學登英，上試登書，

計借薦聘.余年尚孩.介焉戰兢.女紀旣蒙.訖籙更符.匪曰愚智.旣窮同殄.火焚高閣.戚戚吉瘏.不敏其云.莫樹其居.泯奄長夜.蠱然永徂.念子之稚.孔嶷孔朗.不寧以懈.俾游茨荒.我翾翼逵.與汝同情.無忝夸淫.無溺燕朋.豈樹氣神.履冰奉盈.我宗匪微.德芬匪沫.來者之榮.逝者之戒.沾沾懷新.不究其敗.髭彼太素.曷其有壙.述我祖德.發爾言邁.匪窮厥歌.申以用誠.

張孝子

詳張元綱之父爲南陽屯丞.母卒焉.葬於府之南灘.元綱痛不得復于里.街悲茹辛.縮拔自土.崇爲堂形.尺以二十周廣之.度十有二尋.屹然而嵬.皋然而峯.甃以陶甓.堅靚愼密.構亭于中.以麻其神.屛備役.躬春築.謂鞠育之義.由己而始盡.於是春年逾成.河南田君秀撫事徵官.謂桷俾有述.詩曰.

粤若古先.巢穴奠居.齋齋其仁.諓諓其愚.返與元丘.精魔魄枯.如蛻斯脫.如殼斯哺.後王後民.百幻其飾.顚瞻本初.罔不顧思.蘊櫬蓬顆.惕焉表徵.歲月旣遷.孰封以機.窮幽慾孳.檢言而夸.力殫於民.碎廢于家.千夫丁丁.遑巧莫譁.風霖雨霽.卒爲泥沙.嗟嗟小子.內省是嗣.維張孝子.無貨則是恃.無齎走是俾.宰如嚬如.惟手拮据.夕號其陰.朝升其墟.我心匪墜.我力匪痛.焦肺竭肝.翳翳慈顏.曰天有命.茲土是度.宛彼飛鳥.亦集于原.隱而卒之.有阜孔堅.魂麻于所.不畏不悔.注水湯湯.其流匪沮.孤征云邁.入此室處.申以騶之.以詔爾永嘉.

徐母表閭

大名徐夫人.以節名于夫宗.晚居錢塘.有詔表閭江南.於是其子大夫公執憲東浙.食豐享榮.侈且至矣.臨彤管之懿.傳靑節之信.莽容將嚴.執筆林立.四明袁桷廣爲頌詩.以備遒人之採.詩曰.

婦道貴柔.厥義彌剛.柔以內施.剛以外防.燁燁秀芝.空林自持.永辭春榮.三秀何虧.維魏徐母.玉雪其躬.端操靜閒.凜焉高風.念昔悰悰.箸鵠孔悲.婉彼孤雛.不能奮飛.春條其柔.秋勤其穡.非懷深憂.世德靡忒.蒼蒼衰芝.欲卻爾騁.黃髮棱棱.高秀卑祉.蜀女周虔.斷髮表心.矢言堅石.厲躬鍛金.沛有桓女.少名其宗.援刀割耳.之死莫從.緊此三媛.代表其閭.垂裕莫聞.靖言長吁.桓桓大夫.退食自公.盤辟其忱.是寔是崇.哿哉大夫.致忠于朝.養和服寬.慈令孔昭.四海晏淸.士節莫著.歸爲闡範.滄救是助.雙闕巍巍.天擇所表.維夫人節.維大夫孝.我庸孔勤.亦莫我敢效.歌此撰辭.永言申之.過者必容.四方其訓之.

致樂堂爲鄱陽周作

有嚴周門.寢宇孔齊.溫其顧容.西南有闈.爰琢璺璺.爾養爾承.愼而絜淸.以煥以明.維大夫母.柔恭俾壽.嗟余季氷.教言孔懋.木之彬彬.覩其同根.有徐者雲.孰躋而升.伯也于房.仲氏中庸.先子之淑.翕焉以光.我堂如跂.我懷靡止.報東以行.不疎不倚.周京斯弁.旨甘有衎.旣旨甘則.怡樂且龐.邈彼堂在.阿樹松峨峨.黃髮胥胥.黃耉發發.于以樂康.於焉作歌.

壽氏輝衣堂

彼崇者堂.白雲中央.蒼蒼維松.舒泉湯湯.有狩孔碩.有蘭孔芳.差池東西.率祖以行.令德允修.不虞不悔.

孫曰吾祖.祖曰吾父.服其斑爛.式歌且舞.飮以大瓢.爰犫其缶.羅脉繼猶.垂手以招.有鬈者髦.彼羅天夭.永祈黃耆.福祿宜昭.左右承翼.見其二毛.厥居安矣.亦旣完矣.樂時永淸.俾康俾蕃.肆其幼儀.雝雝桓桓.宜爾雜服.終焉考槃.

古詩五言

舟中雜詠十首

好花避車塵.飛入黃河洗.河流玫茫茫.一去不得底.納汙有至道.胡爲愛淸泚.念茲物理深.支籥從此啓.

飛雁翔南雲.避就端有得.儔年春風歸.雪花大如席.陰陽眇難窺.造物司其職.愼勿事炎涼.來往任行役.

道逢射生船.有鵠馴且臞.湑絲閉其目.病翼塞蕭疎.皋禽九天來.此豈與吾徒.獨憐刷毛似.盤桓爲長吁.

家奴拾枯草.走兔來相親.生來不識兔.卻立驚其神.行人笑彼拙.歸來始嚬呻.乃知特幸脫.未信吾奴仁.

白草生寒沙.殘花搖散青.燕郡百萬家.借爾作薪櫃.物微生最下.功用迺堪取.大勝桃李花.矜矜鬭姸醜.

淸夜視北斗.正色搖我前.迺知中州殊.讀罷浪談天.召公化南國.美教來自燕.乾坤儀一致.地氣何由偏.

紙鳶帖晴空.飛輪走盤線.東風恣昂藏.得意隨手轉.攀雲政相望.墮地忽復怨.兒童豈知此.得失終戀戀.

惡馬步怒車.羸馬不駕船.駕船勿戚戚.駕車何翩翩.槩命有通塞.誰能別媸姸.君看轅車下.淚阻如奔泉.

春蕤拆北土.三年變蒼靑.一爲居養移.自覺顏無情.南山植松苗.淺根定生苓.千年化璧魄.豈此春蕤榮.

鶺鴒漾晴空.意態極楚楚.卻風齊雲迴.轉日爛銀舞.盤旋傲飛鴻.淸遠敵凡羽.須臾下魚陂.愧我覺疾去.

車行二十八韻

乘車古云貴.此意昔卒漢.河流露枯沙.桑本接晴甸.大車蓬蓬前.小車轔轔殿.高緣循先登.卻立數所見.隨如龜藏殼.縛如蠶裹繭.效駕何昂昂.帖耳復戀戀.高崗互回伏.遠樹時隱見.禪跌恣掀顛.尸寢作瞑眩.初疑肝膽傾.漸覺手足遍.兩耳傳鳴雷.雙眸驚飛電.縈迴蟻旋磨.局促蝨負版.氣奔驚七竅.心嘔復一咽.地軸從此翻.日輪背同轉.軒輶怒交擂.戚速急欲戰.馬悲聲堂斷.牛走見月喘.惡羨恣調伏.胃語極諂睍.中宵不知勞.亭午輒告倦.揩摩脾消肉.舍弃足成胼.齋戀朝殞薄.重勝春醒湎.土霧散游絲.沙塵起飛麵.咫尺方欲離.頃刻已忽辨.素衣緇漸化.玄髮白新變.人言道途苦.我意舟機便.雍容漸追昔.麗縟時想緬.輭輪貴尊賢.下足表寵傳.曳柴請時差.高蓋深收選.況茲軌轍同.及此寰宇偏.詩成記勞勤.旅次時懸唁.

錢王參議以風帆目力短江空歲年晚爲韻

澄觀學求道.八景雲霄紅.上畏觖娥流.鞭鏜跨追風.相知不在貌.相見誰爲容.持此金石心.坐閱寒暑中.

品品萬斛舟.浩蕩揭雲縿.好風助其端.瞬息千里驅.屠波激飛雪.正色令愈嚴.坳堂覆杯水.止足拘庸凡.

昔年九方皋.相馬不以目.想其遺玄黃.神氣洞馬腹.東方有一士.被髮羨不肉.居然使之來.不復困邊幅.

浮榮一羽輕.至道萬鈞力.達人悶靈根.淸靜孰窮極.淒涼江海念.別至勿戚戚.容餘好賢心.一矢貫千的.

尊聖勤經綸.坐席嘗不暖.事來非其意.稅駕或恨晚.每懷千歲憂.百歲嘗苦短.扣牛有異理.短褐歌石爛.

機心起風雨.中陸能成江.苟非養其恬.事至誰能降.此心皦明月.爽氣通八窗.長空掃林莽.寒飆助春摐.

飽羹有至味。易牙敢加藝。醯鹽強調適。衆口終難同。澹泊本眞情。清淳豈纖容。一朝鑾帝所。靜雲蕩晴空。
文章工世殊。此道非眞諧。有如東家施。捧心學天麗。公文雲雷曾。落筆即千歲。棐几生晴瀋。三沐古錦藉。
平居挽士意。實鏡懸秋天。清影閱今古。寒光奉蛍妍。淒涼庳土姿。朗鑒勞評銓。相親耿無語。相期欲忘年。
雛鳳棲桐枝。詩音起沖遠。英英異羣羽。秀色日以婉。詩書有眞託。我輩同一莞。深根在永閟。衡霄未云晚。

次韻虞伯生夜坐

炎晶爍草露。木末望西顥。靜躁誰爲尸。翕忽紛寸抱。志士法天運。炳燭不在老。羣經困其郛。積神以爲寶。
陋彼多言生。希名太玄草。山林距心遠。歲月付幽討。擾擾徒爲名。努力在此道。
地氣環中州。蘂薇均宇內。中宵炎溽頻。露坐猶憒憒。遠窮太古雪。欲往終有礙。馳神極寥廓。我筆不可載。
棲形竹素園。萬化等塵塊。相期江湖深。愼勿寒暑礙。秋風起天末。紉蘭結幽佩。

次韻伯生

弱冠事墳典。里曲讙涼涼。營燭不勝火。翎敢扶朝光。駟車出門交。一粲逢清揚。辭尊賓玄酒。至饗不在觴。
愼勿飲世人。徒令攬空腸。紛綸五經學。遠祖遺仲翔。知賢恨已晚。相見復慨慷。
至道懸日月。無言炳陽秋。辟世端有方。低昂少淹留。汲古理修綆。寒泉澹清流。永懷魯兩生。饑謹終秉周。
我言失造次。操吻譚郊丘。此悔行已止。歸田賦宜休。空餘六籍意。歲晚期冥搜。

再次韻伯生兼簡仲章二首

垂柳積清潤。曉日疑春涼。萬化同一氣。斯須變朱光。夙志尚幽隱。清夢時悠揚。愧非酒中聖。客至同覆觴。
委心理練簡。念至迴中腸。時節忽已迅。秋雲雁南翔。相期愼素業。載歌慨以慷。
俗士同酷苦。可人似清秋。邂逅得二子。傾心悠渠留。相閱塵隴霧。相親汗交流。積雨暗京國。苔痕生道周。
神交徑心醉。何必登糟丘。著書君已定。彈冠我當休。唯餘舊詩律。支頤夜雕搜。

伯生詩律清遠少與之比嗟歎不足復次韻二首

皎皎明月裾。美製異厲涼。詩游遨嘉譽。妙選歸明光。濡毫百王度。麗思方抽揚。澡身佩璜瑀。愼德銘豆觴。
蕭艾不並處。三嘆悵剛腸。永愧斥鷃姿。側身廁鵬翔。終然顧脊附。竭賦以慨慷。
玄鶴警清露。遠思凌高秋。長松有佳蔭。壘然爲之留。皆彼明月光。那能染黃流。洋洋日以往。天風迴不周。
畏此颯爽涼。行當返浮丘。同叠有奇士。詩來賦歸休。遺經倘可理。壁緒期旁搜。

韓馬圖（爲壽翁伯父作）

生駒萬里意。所向知無前。圉人忘其德。未試先加鞭。要令俛首馴。使我常相憐。伯樂死已久。此道不復傳。

張希孟燕慶圖（其帳。伯祖曾年過九十。）

驥車困泥塗。伏櫪老歲年。所用非所發。誰能別蚩妍。虎師逐時好。韻爾誠當然。披圖重歎嗟。我意何由宣。
舜泉清且甘。歷山秀而朗。淳風邈泠泠。舊俗遺穰穰。怡愉二老歡。敦厲百歲長。銀光浮勝頰。素髮垂過項。
階庭脊孝讓。闕里化康讓。春風邇理枝。晴日九節杖。犢車共東西。漁舫同下上。翼麻課餘閒。豚韭隨薄養。

薇山慙首陽。菊潭陋胡廣。愧彼非禮羅。居然嬰世網。孫枝孕天葩。祖風躡遺響。含飴記曦昔。輿門慰期爽。
冥漠天茂霜。喬松白雲往。緬焉清風仵。庶作高山仰。

遊長春宮分韻得邃字

珠宮敞殊界。積構中天臺。神清歷倒景。詩紅躡蓬萊。羣山助其雄。袞袞從西來。八荒昔禹甸。爲此增崔嵬。
舊邑環蟻垤。渴泉殿流沄。雲低落日淨。齊蒼同飛埃。緬懷古仙伯。采芝雪巖隈。長春豈酒國。殺氣爲之迴。
天風起高寒。土堝聲徘徊。空餘水中輪。歷錄環春雷。之人去已久。松聲有餘哀。

次韻徐志友雜詠十首（師川五世孫）

喬木空煙霜。孤株存十一。道間儒家乘。零落寧有述。文勝理固然。相道返初質。志士心未降。黽勉終惜日。
劍志非不工。畏修酒眞息。勞生悟其機。靜默希遠寄。棄觚強浮湛。念至時永慨。佳人在空谷。不復夸絕代。
嘉賓秋初筵。至饗不在酒。傷哉因飲徒。醉目恣可不。獨弦不成音。短袂莫回肘。恃此百尺臺。誰復憂蟻朽。
至道存遺音。我琴不堪撫。愛此素心人。更僕請遽數。文章有正律。短計工首丑。寡言徒自高。髮霜汗如雨。
登登道間花。秀色爭餘春。舉俗競愛之。孤芳愧陳人。皆彼鏡中月。照影終有塵。八荒已同雲。客行復踆踆。
玩易悲三陳。微服志已迫。胡爲守其恬。正色養神宅。酒知無邪詩。經緯皆三百。載籍大所扶。終古脫五厄。
古來操縵功。時至能安絃。近復顚倒之。擊石求飛煙。峨冠儼戶坐。委蛇養修年。廢此汗簡勞。謂可一一傳。
讖經各戶牖。正道誰當承。朝菌不知朔。夏蟲復疑冰。高堂屹崇構。相彼甗與甑。師門有遺訓。此語非吾能。
豫章古詩法。萬折江海偉。層波激奇觀。妙用安可幾。妥帖非不能。委曲乃氣累。東湖有眞傳。鷹廡振朱履。
天風眇東南。碧雲濃凝戀。嗜麦同苦心。相得不在見。黃塵各道里。玉雪起清遠。乞年有飛鴻。爲我繫書箭。

再次韻答仲章仲實十首

東南有奇觀。萬戶粲如一。覽古幽思深。擬筆追七逸。芳澤同聚塵。清淨葆昭質。所愛不可言。凝睇悲落日。
良苗沒潢蕪。稽人志其意。無端揚飛塵。螟蛋實深害。力耕未逢年。歲晚空永慨。深悲采芝士。卻穀全季代。
春雲倚春山。搖蕩如春酒。相親在顏色。念子心獨不。薄飯時充腸。短袖不掩肘。高樓政清歌。盈盈白芳朽。
驅車學遠遊。古劍終夜攜。長安袂成雲。我去何足數。相知有奇士。不畏道里阻。寒風振枯林。落葉起清雨。
西山鬱佳氣。萬古留青春。負郭巖盤委。邈彼車上人。之人有行役。莫浣車中塵。空餘白玉泉。隨車走踆踆。
長松養華滋。陋彼霜霰迫。虬枝結層陰。下庇十畝宅。擾擾區中人。生歲事滿百。愼勿以智夸。相逢復相厄。
新月無定姿。低昂起初弦。南飛有孤雁。驚沙度疎煙。一爲居養移。來往忘歲年。感物非不多。音聲爲誰傳。
東髮交老蒼。道大誰能承。澄心養眞源。寒泉護清冰。傷哉注巧勞。欲作千金甑。豈無須臾好。陶人愧非能。
淵明仕浮湛。投劾志始偉。愛此松菊佳。餘年恨無幾。八表雲鶴還。不作身後累。陶然且就飮。軒冕眞弊屣。
我家古城南。喬木起清樾。空江納雲影。清夢時一見。相逢故人深。各念居止遠。他年東南來。贈君以竹箭。

三次韻酬周儀之虞伯生十首

英英雲中君。含思歌太一。迴飈舞天葩。流響奇眞逸。報之不成章。玉雪耿素質。臨風發長謠。庸以永今日。

昔學容巖君．之人怒其愚．哀猿雜山梲．虎嘯欲我害．天怒神所譴．別之容悵觖．桃源閟深窅．亦復知昔代．
道逢學仙人．御氣不飲酒．我笑初無言．彼已嗔我不．良哉守其愚．繫石縛在肘．冥化隨悲風．淪淪骨成朽．
遠客思故園．孤松為誰撫．露白天宇清．鴻歸暮雲數．誓將窮幽討．勿為此游沮．念予知我深．神交泣天雨．
楚歌惜白日．燕歌蕩青春．哀樂自遞謝．流幻過中人．我生功名念．泰領無纖塵．處為京路跡．啄雀徒踐踐．
羲娥疾變瞬．冉冉老見逼．丹臺潔靈霞．瓊蕊生尺宅．疼搏無須臾．詭幻已千百．慎此揜陽燄．逃虛脫真厄．
奇樹生高叢．清坐彈五弦．淳風邈永古．白雲迸脊煙．世故日以媮．俛仰隨歲年．折腰倘為酒．猶足青簡傳．
破甑居井眉．勺水不得承．寒梅轉餘耀．天風助為冰．商顏儼有在．誰言真[illegible]領．愧彼埏埴功．成壞非汝能．
聽生夭天年．苦節亦良偉．輪囷閱書傳．此事寧有幾．口腹非過謀．形骸適真累．所以商山翁．終復著漢履．
少年悉青春．數亡無復戀．一為關河行．常恐不得見．新雁雲中來．飛飛落南遠．歸心耿無寐．塞吏促浮箭．

題汴梁推官周子剛三獄詩卷

三章結漢綱．清淨歇元元．後世益以密．姦惰日云繁．治法如理絲．衆芽致多端．一絲不得直．萬緒何由完．
虛心納衆口．至理藏片言．永念死者哀．更推生者冤．汴州古循吏．三獄成平反．天道詎幽遠．于公有高門．

題弋陽巖山精舍圖

紅崖落青山．飛瀑遞洗之．孕此巖中居．寒竹謀淪漪．白雲偉衣冠．怪松古鬚眉．書聲出壇牝．杳杳空中馳．
桃源有神界．天光閟幽機．一為漁父游．妙筆工研窺．至今武陵郡．山水傳清暉．

次韻仲章蔡村阻風

足弱辭北騎．身輕落南航．攜別意混濤．問俗亦悠揚．豚韭供歲歉．置麥扶時康．幽事不滿眼．薄念時迴腸．
天風進蕭蕭．海日懸涼飈．喧𨗲士蠢裂．悵羨雲帆翔．衆樹失高下．老鶴追微茫．而我獨傴仄．與子同阻長．
靜退實寸道．躁趨適指長．愛此金石貞．詎為道里忙．相從果無悔．後會誰嘗忘．

次韻陳審齋七首（[illegible]）

秋月如靜士．炳然河漢明．白雲護其清．迸作飛空瓊．此月不受彩．卻行印中庭．白雲忽不見．我思徒英英．
靈魄春容輪．瞬暘產金玦．一夕白璧成．盈盈懼顛趨．陰陽環無端．變化終未歇．獨恨今時人．相忘彷時月．
人言月有桂．天風墮微馨．開軒睇扶疏．西與銀河傾．桂本空中塵．那能助虧盈．朗鑒自終古．詎待今夕明．
舊年客清秋．望月如望年．長身几孤影．哀鴻起清圓．落葉墮我後．北斗戴我前．勞生果有役．念至心懸懸．
海觀濯銀𤣬．金精融太和．照我身上衣．光耀何其多．感此萬里意．逝將飲亡何．亡何豈真樂．臨風託長歌．
暝樹迴朝光．驚烏不知處．舉頭俱念客．客行有程度．煙燧照宵征．熒熒化飯殺．豈不畏蹤擾．服食在諄護．
婉醒強清坐．涼風生樹端．客袂何皎皎．客扇何團團．念此會合意．永與明月看．他年敲積綮．願比青松完．

將商卿敍其先人客金陵與先子事契末章復以見屬次韻

棠棠金陵州．草草石臺路．羽書急星馳．鐵車御金錯．飛雲古成基．積雪寒沙步．我舟微輕行．焉何闢蹦．
乃翁入門初．此夕傾蓋故．寒暄謝浮語．信宿陳薄具．茲年心尚孩．維時歲云暮．艱虞脫九死．邂逅欣再遇．

貞姿固青松．雅曲廢朱鷺．二老古先民．百歲等童孺．微窺隔音容．鉅痛剸心膂．孤根擢遺肆．淳斅悲弱羽．
緬懷青氈傳．力守章編素．伊優笑侏儒．呫囁隨章句．珥貂匪七葉．插架同四庫．談空齊諸虛．守樸燕說固．
芳林極苕蕘．溟海窮泥淤．迺知山中雲．致異巖下趣．心聲要成律．易象那可註．尋習廉無幾．餘子競白數．
愛君思如泉．愛君美如瓠．願為狂狂深．勿作翁翁附．巨楠千礎承．珍裘百狐聚．混世同餔糟．勞生已嘗醋．
整冠儼初服．拂衣謝紛務．溝斷寧繪犧．戶樞詎為蠹．情深盡傾倒．醉劇多謬誤．忘機絕矜絜．落筆化塵蠹．
水深嘉魚潛．雲重鸎木怒．翩翩林間鵲．棲棲井中鮒．飄零記曩昔．慷慨合和煦．辱贈雖與酬．臨風復成賦．

集巖圖

芳菲齊家園．換我塵中春．古樹不受采．白雲為之賓．中列萬寶枝．天娜瑤池神．背立飲清露．耿耿猩紅新．
幽蜂集佳吹．烱黛搖精魂．層臺圍松蓋．其下疑有人．弈罷忽仙去．飛花點杯茵．高蘇水蒼佩．再摘誰為紉．
濯纓及吾足．照映須眉真．暝色起孤鳥．寒光蕩青蘋．信美非故居．歸馬來城闉．

次韻仲章杜門

今日慵出門．戶坐觀我生．忽有故園思．寫之不成聲．舍北兩朱櫻．翠羽垂流瓔．舍南青桐樹．亭亭如蓋傾．
念此永契闊．為爾增拂嬰．歸雲跋西山．臨風意縱橫．

暮歸

馬鳴千柳岙．大吹一星出．晴螢暗歸道．客子塵滿骨．入門視硃燈．隱若眼中物．屋書弗能誦．浩氣彌硉兀．
古來惜陰士．志有不黔突．愧我非等倫．顧影嫌毛髮．寒風肅暮動．勁氣激清樾．飢烏念其安．驚棲落林月．
通知造化理．壞壞殊未歇．

贈黃教授歸閩中

壺山東錄筆．秀色倚車蓋．其人清且明．十室九冠帶．林鄭陳方劉．辟雲布艸蘄．緬惟乾淳初．朝野皆交泰．
執耳為之盟．多士森弁會．澄懷味蘭芷．正色炳蓍蔡．彌綸古編簡．粲錯列文貝．百川已東流．末派擁滂沛．
飛霜隕喬木．變脫等蟬蛻．艱難老文學．世德芳未沫．布袍黑鱗帕．悽濟萬里外．希音繹風雅．一鼓瘖萬籟．
宛彼孤飛鴻．鳴聲何噰噰．飢來念其安．飲啄欣有賴．涼風振修翮．肅肅返征旆．愧實不成章．因之結長慨．

送許世茂武昌二首（其祖慶元大懿先公書典同朝）

岷江下奔流．日夜東南趨．艱虞六十載．蜀客無完居．機絛掛晴蕪．五老為之廬．招彼棄心人．蒼翠垂流珠．
峨峨銀臺公．懷寶耿未攄．青桐擢孫枝．下此佳鳳雛．絢爛五采翼．披復裘亨衢．清音冥謗遠．逸興昔鷹俱．
食竹戀苦志．餐風養真腴．誓將八極周．覽德為貞符．歲月隙有盡．雲端復躊躇．躊躇因吾事．荏苒悲征途．
莽莽鸚鵡洲．日落楓葉疏．昂昂處士恨．蔓草化為碧．之士輕且儇．之人何急窘．至今千載下．投筆弄鋒鏑．
銀城大古雪．轉首一消釋．雍容詩書郎．浩氣裂金石．褰回登臨意．寒波靜如席．相逢各萬里．未契論宿昔．
呻噫語未盡．征雁起暝色．淒涼衣冠藏．山海窮畢弋．鬱鬱桑榆光．人物眇可識．停驂望前坡．去馬記初驛．

題金華洞圖二首

巍巍壺居秀。遙岑擁頽霞。聞昔受道時。三洞爲其家。金精裂幽魄。蹋武凌青華。遺彼一寸松。檽柯養其芽。瞬息服光景。神丹促槎牙。下有千歲苗。白藍抽無葩。此豈甚秘之。服食世所夸。眞凡路永隔。輕生豈如麻。

其二

五嶽扶神州。（葛稚川地肺晉金寧能避洚水之患）洚水胡爲魚。茲山鎭無極。不竦復不淪。靜閟浩劫理。兩曜跳玄珠。矯首二皇君。寶冠白雲興。方瞳駐眞盼。濁垢粉何如。霏煙豁空翠。觸處凝流酥。神鈞合爐牝。松聲自笙竽。窈兮忽不見。諒此寧非居。

送張上卿燎黃上塚

素宿超昆侖。瓊胎孕崆峒。指木爲我母。問玄爲我翁。承暉企春榮。百歲如捕風。朝暾何朗耀。莫景何怱龍。返眞紫虛臺。合歡朱陵宮。迴鸞從飆景命來閶穹。妙感非世窺。揚塵情無蹤。渺兮合冥會。道一爲之宗。洸洸白雲闕。雙鶴鳴青松。念此不得見。惙焉遲相從。

壽何平章二首

方壺屹詳觀。髣彼綠髮仙。執簡朝帝居。高演淸淨言。雲爲八表雨。水作四瀆泉。炳文一以施。搚之不盈拳。頫首陳至詞。蘊括希其全。成虧匪至理。顧言森冥玄。

琅琅黃石書。功成迺言去。豈不思濟時。默焉念其素。山中赤松祠。云是昔所樹。長養媚以深。屈曲美無度。神光滿澗谷。希夷瀦無慮。願捋一觴言。眉壽在謙讓。

次韻雜詩五首

有客一馬歸。屋角孳星明。念此惜日苦。羲輪何西傾。粲粲風中花。弱豔夸芳榮。而我獨枯槁。欲舉身後名。

少年觀滄海。天濤碧因依。下有珊瑚株。紅光射雲耀。玩之不忍舍。歛吸雙龍飛。遠爲塵中游。坐覺顏色違。哀哉西山士。飢食周原薇。

昔狂愛奇士。接席多大言。中道邂逅之。捐生誓俱存。傾家謝其意。酒至絕不論。此士今已矣。長年常閉門。

幽居集奇觀。積雪明凝扉。渚澌新陽舒。寒光騁熹微。伊嚶兩歸雁。長鳴示其機。出處諒有素。翩來爲之揮。

朝游東門曲。壞道荆棘存。纍纍者誰冢。舉觴酹其魂。死無落魄名。生有咕喋言。所以荷蓧翁。蹈流潄潺湲。遺聲隱世德。忍垢弱潘園。豈忘輕肥念。苟得誠少恩。采采松上花。飢來助吾餐。

壽程內翰二首

蕩蕩長壽居。丹梯峻青旻。中有龜鶴所。老仙爲之馴。維時夏初至。園林綠蓁蓁。萬神峨冠環。婆娑揚七均。行雲鎭淸樾。靈波激層津。振衣游帝青。下士何其塵。遲與千歲期。正色光景新。無爲理淸淨。世儒汨其眞。君子法簡易。坐致羲黃淳。

東蓋交道周。嘉醴盎在房。有客東南來。高歌奉淸觴。一歌白日遲。再歌青春揚。師曠世罔有。八音邈翱翔。遡風下脊雲。猗桐非故岡。嵬之不食實。三嗅遺孤芳。皎皎金石姿。令德豫且康。窮河觀昆山。出日賓扶桑。介此黃髮期。因之結成章。

別仲章

颯颯貢公恭。遠乃至瀰河。闕河冰爲天。積雪流銀沙。前有林間鳥。後有馬上笳。鳥啼思我親。笳鳴思我家。川流去不息。華山赴峨峨。余行已東南。朝醼散微霞。念茲日不見。持觴謝餘嗟。

別吳養浩十首（以黮修江淮深句作涇盎浸爲韻）

弧矢懸高門。卓犖四海興。登車逶且邅。永念道里遠。雞鳴當宵行。執轡上長坂。西北何地高。飛雲列奇巘。

游神竹素園。古聖儼若思。至道篤靜極。執簡欲受之。上有奇耦文。摩邈光離離。持以禦魍魅。魍魅不敢爲。

維東麗爲湖。浩淼通三江。懷哉紫芝叟。月明潄飛淙。小言諒以淸。大言淳且厖。去去日未遠。奔流鼓舂撞。

昔聞方壺居。誓欲往滄海。操舟迅前邁。雲雨白皚皚。屑瀾眇空洞。肉翅不且待。朝陽潄瑤霞。一食毛髮改。

右有無媒女。閉門泣春深。手挪雲錦機。流光晻曖陰。千葩翠交結。宛轉不可尋。浮雲爲之佇。幽鳳爲之吟。

昌歜懷古辛。在德不在物。風曲寒澗底。詎以險自屈。有客同嗜之。至享事勿勿。芳年匪淹留。薄采消永鬱。

雲和高岡桐。龍腹裂冰雹。擫之淳且深。謖謖寒寥廓。彈者不復語。往者誰可作。玄雲浮陰來。開戶失雙鶴。

緱山仙人居。上有玉女盆。解髮三沐之。淸冰凝寒紋。神脊釋翠縷。跪坐嵁朝暾。蟬蛻有變化。蟪蛄安足論。

客來南榮下。欣言酌醍盎。觴舉壺已空。盤辟復三讓。享之不成章。何以爲客貺。客言君當休。商聲助予悵。

草茂木萋萋。水勁石齾齾。相思斸梁深。相對顏色淺。停雲渺爲愁。殷烝可祟饌。食之寧永飢。嬪分復三咽。

度淮寄養浩

竹淸寒房靜。殘月在西壁。悄悄燈景微。戶坐棄枕席。幷華飲蟾蜍。玄雲成五色。明知非世謀。精詣在六籍。我行長淮浪。凍樹挾春碧。夢子白紵寬。雙眸綢空激。書來藏在手。此意何的的。數面不成歡。遠別迺復惻。歸雁蹈颷翔。先之寄深臆。

懷伯生

春雨消路塵。春風散林靄。藹藹長安門。客子千萬輩。城陰有一士。淡食藿不啜。采彼松上露。蒸石化晴雪。沈冥護眞性。觴至那復說。向來杏本膝。今作耳根熱。維南有樛枝。嚴溜滋百結。在德良自防。居屯詎爲折。念此長夜深。寒光吐殘月。

酬蕭靜安提舉二首

溜泉散餘塵。稍稍軒檻淸。孤鳳起天末。綷綵參差鳴。佳音寂萬籟。異采含螢英。乘葉豈不光。終然哆春榮。翩翩者何雛。和之欲成聲。迺知雲間意。非復區中情。

有客何方來。贈以雙南金。維時夏初溽。寒光激玄陰。至靜罔異賞。獨晤諧希音。伊江渺風濤。伊林復崎嶔。出處各未得。冥思結長吟。於桑不能報。冷冷手中琴。

題劉光之斂月圖

磊落太古月。搖蕩湘君波。寒晶爍宵露。倒景流銀河。湛湛洲渚淨。天風泛飛槎。晃蕩神界中。四客歌且歌。懲虛艇空洞。金粟搖靈柯。流光鬭星斗。怪影窺蛟鼉。服食詎在酒。三咽頹爲酡。俯仰會合初。逝者已山阿。

昂昂菊間叟．秉芳獨婆娑．徵茫信可傳．披圖重吟哦．

壽賈參議二首

粲粲雪中松．八表迴驚翔．下有采薪叟．澄觀振高岡．握善玩鴻濛．竹簡儼存亮．湛焉貫纍珠．炳變猶龍章．
笑指青松言．貞固以自防．絪緼通玄化．清雲表奇光．
嘉平維吉辰．初陽起天心．彩鳳歛參差．落落空洞音．徘徊碧雲宇．賓從羅清林．神鼎朝已調．芳醴時當斟．
損益在我手．啓齒歌瓊吟．煌煌秉令德．盼彼西山岑．

次韻揭教授宦閩中

鬱鬱太古樹．藂生散珠玕．明時炳陽德．寥落數歲寒．天風西北來．凍海飜層瀾．芳朽各有性．盛衰詎無端．
賀賀冰上爍．點點塵中冠．宿志不得飜．翥飛戢其翰．伊南塞一士．獨鴻河之干．手持大雅篇．八音佐王官．
牆陰臥朝日．薄飯不滿槃．邂逅喜我同．金石生肺肝．出處非故意．低徊耿相看．閩山渺雲濤．東望通三韓．
居夷聖有在．取琴爲君彈．

寄題撫州先天觀

浩浩太古石．雕鏤矜嵯峨．瓊林化飛翠．寶構窮鬱羅．矯首覜三光．丹青相盪摩．上鄰列仙館．西移瑤池柯．
玉蛟亦受令．鞭撻迴盤渦．巍巍雙華表．飛鳥不敢過．玄鶴時一來．滑鮮淨無波．心跡會虛海．神光隱鳴鼉．
緬彼巢居子．凝睇佩女羅．天風入紫京．百靈莫誰何．朗言衝沌後．龍馬方負河．覜之杳不見．嘉名表山阿．
冥思有至理．熟視時嚬蹙．

送牟景陽教授天台

峨峨陵陽翁．麟筆凝秋霜．探芝空巖曲．白雲以爲糧．徽言酌太古．妙思歌瓊章．餘人涉其藩．自謂眞班揚．
此道端未泯．我心何由降．
五良秀尚門．用處各有在．伯如幽蘭深．仲若春雲藹．叔也端可人．芳林起新蕾．垂天得扶搖．一決度江海．
相逢歷傾倒．胸次灩磊磈．
天台古儒林．秀士英且明．君行振遺緒．家學揚清聲．文詞尚理性．此繫無由更．衆咻方爾孳．獨指何當鳴．
爲問舒與胡．寒庭草青青．（閩風梅謂也．）
功名不願多．我輩端可免．南州已寥落．屈指閱諸彥．汰如糠在前．得若塵度坂．愛君不可留．萬軸思作願．
黃醴我何斟．寒燈起清歎．

雲隱齋

油油山之椒．翕忽變平陸．下上何其勞．一息返神谷．凝光養澄觀．清潤積新沐．知白吾未能．寒聲起林木．

劉朔齋侍郎孫希孟能琴欲訪子昂觀松雪琴以詩寄之

雨雪戒修塗．苒苒歲云暮．維舟望鄉國．煙樹渺無度．永懷松雪翁．貧困成隱趣．齋中六尺琴．清徹仙掌露．
虛聲合空洞．天籟生響濩．勿爲離鸞吟．眉壽以保晉．（時有悼亡之感．）

送胡安常河南省員外郎

陽春煦澤廣．蟄動回昭蘇．皎皎尚書郎．佐理勤居諸．澄懷罄輸納．疾首宣訏謨．黃流交道周．野鱗桑柘墟．
驅馬躡枯磧．詢彼壟上夫．歌臺久寂歷．商聲助清歔．昔有屠羊子．慷慨成須臾．感激車上書．朔風爲之吁．
俠氣散鋒鏑．侈智竊榛蕪．舉觴酹其蹤．興廢今何如．三河水門記．白粲來東吳．願言表里道．坐使民驩虞．

次韻張秋泉墨蘭

虛窗秋思集．晨興憯然餘．墨池漾清泉．天葩散紛敷．愛此巖中君．贈以碧玉腴．微雲解吾佩．縹緲疑空無．
遠謝丹白昏．詎投霜霰濡．守黑志有在．談玄道非殊．憐彼夷與齊．絜腹不受汙．湘纍慨永古．世人陋其迂．
隨風嗅餘清．吳豈眞緇徒．適知萬化寂．妙巧窺分銖．幽蜂繅疎蘂．點點遊晴虛．閉門謝視之．黃塵政紛如．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

古詩 五言

夕佳亭

赤雲下平田．層巒紫光凝．疎鐘息萬籟．晴湖淨奩冰．倦翮戢已棲．遊雲澹相承．吹簫者誰子．空林起孤燈．
感彼金谷人．怪石樓寒藤．壯意恥未沒．水涌風漂陵．亭亭玉浮圖．百幻隨廢興．振衣覜天末．黯澹銀河升．
朝曦詎異境．氣寂念始澄．

青發源編修回廬陵省墓

峇峇白雲阡．翳翳青松居．美蔭同靈根．地爲世愈疎．清秋子胥濤．盤紆達桐廬．欲濟非無航．契闊貫歧予．
昔聞祖父言．結綬來京都．東書遠鄉國．井邑匪異殊．俯仰成雲仍．宰木今何如．事遠遺牒存．審象窺眉鬚．
寒暑有代謝．念昔同一初．躬耕樂異壟．漫仕修素儒．教敍古所宗．和倪寧有渝．

贈昌上人二首

藹藹湖上波．搖蕩翠峯秋．客有萬古意．支筇赴龍湫．龍湫應眉叟．宴坐足未收．飲以一片冰．熟覜了不酬．
長松挂枯瓢．風靜林颼飀．境足念愈忘．道充身益優．永謝巖下人．深省聊自修．
岩鵲蒼玉軒．扉聲振寒林．我昔行其庭．見影復見心．秀峰出古色．浮雲爲之陰．豈不念世短．所樂非所欽．

潛珍閟幽隱。幕弃誇姝音。靖言事當俯。江湖眇崎崟。送子歸山阿。松風起寒琴。

宿竹院次珠橫川韻二首

修竹手所種。參差過屋山。微風為之來。心境兩相閒。清泉在澗底。白雲在松間。鐘聲集趺坐。樓深流月殘。重遊啓深省。解帶思掩關。昔遊玉几峯。老禪眉如山。機深削陳迹。天馬初服閑。念欲從之遊。小結茅三間。俛仰二十載。黃塵鬢毛殘。亭亭石塔影。哀猿守松關。

送宋壽卿侍御迎養歸康

葆眞林閭下。為善心自娛。農圃得休息。詩讀古人書。施貧不望報。折券不顧餘。時至祿自臻。門有駟馬車。念昔髫齔子。遠牀衣青襦。束髮事編簡。操觚入皇都。勁氣摩黃鵠。危言伏青蒲。尨眉笑有言。鄰曲驚且吁。維南帝王州。問俗宣典謨。匪規鼎食榮。菽水心妥如。樹德報已豐。願言廣菑畬。蘭生在堂下。深根佇扶疏。

廣信陳氏擇勝樓

散髮碧澗際。讀書叢竹邊。怡情學樂觀。卜築遵自然。雲巒左右峙。雞犬東西阡。羣動各有性。執念靜者憐。翳翳昔賢居。遺迹故老傳。化為神仙宅。喬木蹴蒼煙。松風起萬壑。哀湍助鳴絃。觀爾距在遠。泯默師韋編。

潘孟陽上書不報歸里作五詠

賈生遵奇路。徒步西上書。昊天有正命。傷哉杞人愚。鵩鳥垂雲來。魂氣與之俱。誼氏竟寂寂。生父復何如。

襄陽孟處士。拂衣歸故山。放浪盡壑深。流詠遺人間。舉袖巖花落。擊楫江鷗還。羊公何墮淚。水聲日潺湲。

梅生一尉卑。喋喋正天紀。洗心洞玄化。削跡棄妻子。龍變孰能馴。蟬蛻迺真止。松迴風冷冷。水落石齒齒。

虞卿吞轉丸。揣事精微芒。事危見變態。窮愁名益光。黃金散逝水。白璧凝飛霜。丈夫有定志。得失非預防。

仲連匡世姿。揮手卻秦軍。掩扶停白日。登車抗浮雲。射書誠草草。孤城生死分。辭祭救謝俗。矯抗離其羣。

題盧溝煙雨圖 為吳成季作

驅馬上河梁。圓暈新雨紋。矯首層闕巍。翔鸞散奇氣。猗猗雙松樹。百里風聲聞。束髮入紫京。去住心如焚。

送客嚮我鄉。我鄉不得顧。願化為黃鵠。朝夕隨飛雲。上以奉明主。中以承嚴君。往復三千年。奇齡合氤氳。結袂安期子。啓齒歌瑤文。

滑州從事持喪三年將終養其母部表其閭

貞[illegible]秉周禮。化俗何簡婉。崎嶇小滕君。冠蓋交道周。漢帝仁且明。道令誠呼嘘。駟馬不及舌。坐貽千古羞。濫觴始膚寸。奔流淪九州。昂昂古先進。免胄希前修。青松為之枯。慈烏為之留。念此歲月短。解紱安林丘。華楹表槐柳。細石縈泉流。泯默區中人。章甫慙沐猴。

孟和卿旌表

濯纓息機事。枕石聽流泉。感彼蠛蠓人。騈首爭道旋。黃雲翳平疇。持以防歲年。河流滔天來。積浪翻中田。招攜傍鄰曲。寒林起炊煙。冥報非我願。表宅增悄然。紛紛游俠徒。黃金生愛憐。原生處蓬戶。履空聊自全。

吳中鄒孝子

混沌鑿既久。重華以孝稱。悲哉短喪徒。稻錦顏益矜。詩禮行中州。衆說交沸騰。挽十不得一。閉關徒浚兢。芒芒古雲中。土屋塗層冰。下有鄒氏阡。馴鳥為之增。大圭出至璞。匪以雕績能。寒泉列古井。寄露薄蒼藤。淳風詎云遠。相傳在雲仍。

送沙君寶宰邑 魯鄒印史

尙印宰百里。塞垣水瀰瀰。野曠牛羊低。山深麋鹿馴。持觴接耆老。種柳迎行人。陶然樂清淨。絃歌足青春。

次韻馬伯庸供奉曹館會事二首

瑤臺麗層雲。秋聲起琪樹。織翠蕩井波。凝碧璘窗霧。雍容列仙集。晴雪爛振鷺。念昔經啓初。備沐合生聚。鵲冊迄未成。春秋奉神御。巍巍冠函夏。握筆慙綺句。玄尊寶明水。越席敷大路。崔蔡心匪近。終焉才名誤。

其二

神京峯載筆。儒雲歌肆筵。匪謂歲月曠。累代深發賢。微蹤愧三入。取禾踰十千。馳神竹[illegible]間。鴻藻儼古先。羣雄寶書叢。彌綸迺成編。微言耿玉絜。潛光媚春妍。往聖去已久。八音鬱寂宣。元運合劉樊。尙閣躍蟬聯。夷齊迺首傳。冥思豈其然。

送馬伯庸御史奉使河西

青墳倦迂散。執轡踰關河。黃流何奔傾。積石何嵯峨。承詔撫疲瘵。驚烏在林柯。沙場有凍骨。野畝無遺禾。

日夕寒雲聚。宿燐明巖阿。訪俗盡赤心。因之聆詠歌。詠歌者誰子。被髮號天明。婦死不復悲。失兒誰與耕。承平五十載。不識戰與爭。殘雪流銀液。我淚同其傾。古云有二險。夸誕生甲兵。孰能轉夷途。歷劫永清寧。清寧闡文運。覽彼古帝都。秦聲激豪宕。洛詠夸敷腴。邙山何纍纍。下有白玉趺。感彼秉筆人。百金盡其諛。死者已寂歷。茲文亦模糊。偉哉龍門生。悲憤有遺書。遺書紀河源。荒忽不可識。君行河之西。春雪深五尺。茫茫賀蘭山。抽矢石為鏃。坐閱三姓王。聖代始斂色。沙羊護氈房。名駝候土驛。觀風慘無儔。生端羨飛翼。飛翼西北來。道我轡[illegible]蹶。中有陳情詞。復騎雙龍旂。對騎川無梁。積荒氣候淒。雞鳴葡萄根。虎嘯苜蓿畦。清霜倚素裘。斗藏天益低。顚躋不得上。雪山在其西。其西何寥寥。云有古先生。巖居時一食。委形澹無營。朝日煉丹碧。匪以斤斧成。如何驕榮子。騰拏列層城。驅力超北海。逐影徙南溟。誰能佐玄化。泯默有道情。遺情在相思。舉酒不得起。永念編簡功。篤志刊綺靡。傾蓋已云舊。知我實知己。送君河之湄。凍柳光璀璀。修途馬飛翻。少立盡晴俟。植德殺令名。眼食愼道里。道里吾何能。託身承明廬。戟冠簪深拙。清塵避修途。驅馬李陵臺。蹕鄉問長蘆。長蘆不能對。吾行益次且。漢君萬里道。晴霞迺稽榆。天山詎非遠。椎牛植枌榆。

月巖

峻壁飛鳥絕．積鐵成臺隈．威彼玉兔精．皎皎芙蓉林．萬古消晦冥．六月生陰涼．道人悟空幻．趺坐鬢眉蒼．
觀境不以色．滿寂回真光．威嚴衆妄集．嘉名表其常．松聲起萬籟．朝陽曜扶桑．

夜集西太一宮分韻得草字

晝寂白雲深．聯鑣集瀛島．南枝當戶生．積素流羽葆．孤鐘息群動．獨鶴候清早．石枰松影侵．持觴俗塵掃．
春風散琪樹．列光灑灝灝．玄談發嘉契．夙昔忞傾倒．偶爾同心期．遊山寄瑤草．

史氏報春堂

白雲在屋角．觀風生樹端．下有慈竹叢．低昂候平安．盈盈玉雪母．光若赤琪巒．朝峯鷄禁恩．暮承鑾奉獻．
教兒翻經史．清言消綺紈．築堂深且明．朱光映庭蘭．寸心諒匪石．寵辱非所干．世故疾危崖．奉盈身愈完．
願言樹明德．朝夕應加餐．

送于思容助教佐濟寧庸司

黃鵠不可招．越雞洒司晨．圓冠璧水遊．玉雪映陽春．奔蹕玩太古．乘龐避深塵．遙望淮南山．下有白頭親．
平生汗簡意．朝昏具芳辛．念之不得見．顧影非我身．檄書臺上來．鴻與還海濱．晴風破遠浪．慈烏飛且巡．
雲帆截吳聚．濟用懷經綸．爲儒究理道．六籍彌光新．空林翳幽蘭．嚴霜養修筠．明德在謙晶．雍容奉昌辰．

天師留公返眞空洞步虛詞十章以導遊

巍巍道祖居．層構凌丹臺．手持赤龍書．八景闢風閶．感彼下土人．積劫何崔嵬．偃伏永壽命．夸誕魂益衰．
倣然彌不事．招我雲孫過．白鶴倚前導．青童戒俱來．
巖峨金碧闕．神魚伏深淵．呼吸空洞飛．子夜朝諸天．頃刻風雨集．咫尺星斗懸．長嘯千仞溪．寥寥生紫煙．
飛符戒神魚．歲久助汝仙．
玄圃饒奇觀．陽藹霏霏．玉臺藹清冰．瑤翠鎖金徽．混沌合空洞．超此見象機．松風代揮塵．縹緲白鶴衣．
興移陽烏遊．節弭川虹飛．棋局儼未終．白日何寂微．蓬萊適故山．爲我一來歸．冀風馭永隔．神光澹依依．
崑崙鎮蒼極．鬱儀交結璘．故歲非我歲．事復論秋春．稽首三天師．彌綸返眞淳．精思彼嘉生．雲施均萬民．
至感發自然．不著亦不嗔．運世有通塞．六龍無停輪．潤章激微吟．長樂自在身．蟬蛻適清淨．跡絕塵中塵．
挹秀駕醴泉．蘭殽鼎初調．綺旋開景光．下招徽紫霄．連蜷靜夷猶．感彼父老邀．司命二十年．守素儋不離．
蜿蜒謝周原．巍峨尸江潮．瓊章過清詠．丹輿導逍遙．視之不得見．白雲在山椒．
南嶽雲輪囷．英英生紫華．靈游滄無蹤．來集玉斧家．玄轄有遺跡．翠斗紛騰拏．梗挺隨三光．服食調五霞．
上經永授之．火鈴從飛車．
嶙嶙陽平關．古松化爲人．千歲永不飢．食之朝帝真．中有一寸玉．寒光斂金鱗．上結三元炁．下授七祖神．
衆世尊禮之．靜念通至仁．
留城平蕪運．雲深樹淺邃．磅礴經濟心．永劫常不彫．河車孕長命．方蹟生本條．瑩如珊瑚枝．粲若翡翠翹．

諸天成唱恭．贊我玉晨朝．人間倘再至．玄化助神飇．
仙巖鬱嵾寥．石倉貯餘糧．云有發猜子．用物能陸梁．山花發寶響．雲羅曳青裳．永念斷眞妄．帝命深且長．
瓊化道炁增．變滅始眞常．參差應廬乾．華峯乾相望．月落杏飛去．泉鳴玉琮璋．
朱歌何寥寥．碧桃何團團．願賞千古心．生世常苦煎．玄翁斂珍館．金母和紫鉛．三咽生羽翰．空飛集諸天．
道炁常流濩．眇眇復繇繇．桑田海波滿．彈指三千年．

大名劉節婦吟

孤鶴不累巢．離鸞不飲溪．溪明難爲影．巢成難與棲．飄飄無根雲．流麗如虹蜺．下有貞松臺．白日晝且淒．
我思徹雲漢．冥邈不可梯．青青韓闔柳．子規當樹啼．來者何用歎．去者日以迷．擊石燧出火．擣辛能作虀．
妾心倘未明．請君井中泥．

宵玉琪禪師示寂二紀．嗣上人回山中因寄塔主．

石塔累荒土．月落冰棱棱．永懷跏趺叟．松風吹不響．山房薦淨供．素璧一枝藤．語寂絕禪觀．機深超祖乘．
擊石迸新火．諸天化爲燈．上有白玉峯．丹梯杳難登．黃流鉅野漲．虎嘯懸崖崩．斯道倘未泯．微言足搜徵．

胡止水家三衢．自言文定裔孫．來京師三年．念母以歸．前述家學三篇以相勉．復成一篇以進其來．

武夷春秋功．惜哉渡江主．寶書忝殘訛．竹簡錯編組．秦王尊諸臣．舊史足徵取．是非紀其眞．曲直粲可覩．
紛紛藏說徒．譔峻增巧姤．日月例愈深．災異說彌蠱．成書九世譽．晚歲進吳楚．楚公骨已朽．聖筆孰與語．
學曾徒深文．曲學日旁午．苦心抱遺耕．願言復師古．
泰元積磅礴．日月佐經緯．煌煌往聖學．鈞考合表裏．大道偉元功．不偏亦不跛．至靜貫幽顯．萬彙集於蝸．
濂儒闡其端．遂物矣窮藏．旁行分戶牖．蔓說糅涇渭．藹藹惟五峯翁．正色直如矢．謝彼憧憧徒．感物志愈鄙．
室廬生至和．鼎濕賓珍味．歸求眞吾師．勗哉蹈前軌．
神京鬱嵯峨．冠佩清且揚．鄒丘積縑帙．瓊窗燭琳琅．有客願從遊．永言覲國光．或云是鈞天．九關嚴且防．
朔望華馬入．往來聞成行．彩鳳鳴聲悲．裂腸思絕吭．知子親見之．素心益愴惶．希名甕簡歎．勿爲衆所傷．
還家拜慈母．親以永壽康．春風戒重來．歸雁同翱翔．

贈餘姚岑易直登第歸里二首

東帶登玉署．鶴袍立參差．樂海春波融．洗鬱流奇思．俳諧匪素願．阿世非吾師．審審天人際．載籍陳雍熙．
攄詩昧正說．擬玄騁荒辭．鋼鼎有至味．酸鹹異其宜．有客峯翔璉．願言播聲詩．初歌玄鶴舞．載歌鳳來儀．
東浙山水國．冠帶連畦畛．清門稀役空．華屋詩書泯．晴江修竹宅．燈火教孝謹．下幃約所廣．浮榮陋朝槿．
擠鸞京國遊．射策疾飛隼．精思坐待旦．古巷絕遊軫．蒼松蔭婆娑．丹芝挺蒸菌．乘時足變化．樹立在修敏．

善之僉事兄南歸述懷百韻

蔚鬱承明廬．荏苒十七禩．陽林集總翠．奧室麗文綺．寶函龍鳳章．玉佩鶴鴿峙．泰帝興鴻文．奎壁寒天紀．

楩楠騰翠才。弓帛徵四起。番番古道直。正色論道理。深幾虎生風。神契魚在水。三光密響轄。一札見萬里。
雍容丹地近。經緯番國是。霜奩賁黃柑。冰盤錫朱李。蒲萄與法酒。承燕時激齒。俯陳天人際。鉛丹衆披靡。
始言官高卑。予奪慎其軌。終言瑰林資。海寓極穰蕤。愉情曲如鉤。鑑綸直如矢。或以首鼠窺。或以妖狐伺。
奏終慶雲開。再拜玉色喜。天脊回海雁。萬柳色巍巍。屬車度居庸。盤隊行過轄。老臣汝居守。清霜慎顧俟。
秋風龍虎臺。帳殿紅旖旎。前驅列鵜鶘。後御崙犀兕。分行獻瓜果。傳膳復長跪。念昔詞臣功。咫尺寫天旨。
大令追風雷。小言婕陶芷。約制如覺寐。渾淪回正始。告廷趣揚庥。建社追賜鑑。摛文具明訓。攬筆謝填委。
飛濤捲天吳。懸塊超騄駬。聊噓恩澤候。過手直三褫。園丘導景化。駢祝隔五畤。漢皇禮鄰枚。食粟借優比。
遺恨存至今。文拚篹方技。緬思罽廷彥。勢若鹿角犄。懷忠屬納約。擬命鼎出否。追琢羅寶瑋。刻鏤羞玉璽。
朽索馭匪輕。深淵涉無涘。煌煌金匱書。世守司馬氏。春秋脅為經。不復繼魯史。朝光燭鵲明。千花爛朱蘂。
松風轉回廊。耆玉振徒倚。龍荒啟神武。九域稱葵蕤。翠公儼侍御。挾矢佩象弭。臨河誓剖符。披圖開賜履。
永言卑退全。固以強力恃。獻功上王所。百一存寶庋。鶬跌負雋石。浮語極褒侈。屬兵勤衆宄。筆獄破積毀。
載筆非無能。終歲不滿紙。坐曹心靡寧。偶日頼有此。濟讒雜謔語。陡覺兩頰駛。自取木雁中。俛首供諾唯。
交章日論囷。涉署絕臧否。或云以黨升。拾級上臺阯。或云遷濟盟。後至賓奇士。迎塵馬交趨。候門足爭跽。
冥鴻天機深。卻立賦三已。總角勇志道。奇服曳芳茝。澄觀竹素圃。警勸徵昏鄙。儒宗丈人行。開欵輒倒屣。
深湛臬王學。揮手謝青紫。辭卑相如賦。操擬靖節誄。凄涼五公裔。潦滛羞寵仕。孤音歎寡和。激石轉商徵。
浮雲蒼狗來。眼魅渡江汜。湯湯黃河道。桑棗日淪圮。耕氓戲殘鏃。一一古戰壘。霜叢射新兔。春蒲貫王鮪。
荒州靜無事。拍手歌于蔿。枯灘鐵槎牙。積溜玉漣邐。太史非好遊。所歷廣聽視。振衣入闤闠。姻契論不鄙。
相期在霄漢。薄祿慎礪砥。趨朝晚同班。退宿昏共止。壞膺雙鬢張。快意旋手抵。談經厠茂茲。證字窮亥豕。
斷絃搜鱗膠。滅跡問獺髓。愛兄靜以絜。振靈立水沚。霧深沐玄豹。日炯粲文雉。鏞鍾僭鴻聲。衆樂奏立伎。
向來論交意。暇日謝諸子。出處今不同。評議實相似。維吳稻蟹區。民俗久瘡痏。貧榜蕭稗齊。宦塵汔獄庤。
傾金忞聯絡。所至各闢市。令儀養叨懭。軟語包詐詭。郭解都中夷。景氏關內徙。坐令禝禩徒。終歲力耒耜。
興文植清劭。省罰厲廉恥。直華政垂衣。化俾風俗爽。行行度東鄰。野水足荷芰。微吟數魚網。薄睡倚烏几。
漁歌起微茫。逸興舟戒艤。入言居移深。嘉橘化成枳。不見千金泉。一畝夷齊擬。離群增幽覺。潯暑積遠瀷。
登饒帽低昂。跋馬益遠企。管鮑非利交。金石誓生死。着鞭許先之。祝駕亦逝矣。其享黃髮年。斯文永綏祉。

題張中丞東亭圖

舊聲習冀隱。新亭幽且妍。芳菲家林春。引眺增推遷。令德發先猷。蟬蛻白雲阡。總角精典籍。承顏綺襦鮮。
寒泉感逝波。喬木藹書煙。欲論林間趣。深揚區中緣。招攜術鄰保。舉觴問華顛。雞鳴柳陰直。魚跳水紋圓。
開田穀登囷。種果花滿川。往萬白玉京。念至心惆然。傳忠匪懷祿。立身盡貞堅。拔尚敢素志。功成賦歸田。

曲陽李孝子

塞雲生秀嶺。翔風激修林。烏兔日以馳。幽谿增嶔崟。朝看壟頭柏。暮露珠霑霪。有饌不能舉。有酒不得斟。

縡緣月下衣。澌濕璧上琴。登堂師躑躅。審象陳興廞。重華古孝帝。五十猶素心。坐令比屋封。表里存遺音。
文名在樹德。成戚非所欽。嗟哉曲陽生。東書振華簪。

送趙虛一道士降香南海諸名山（[illegible]）

振策戲府巖。身輕鶩飛鳥。懸崖飲崩流。側石穿暗篠。高霧蕩心目。每恨所歷少。擇香南溟使。絕足騰騕褭。
雕瑚刑珂秀。恍惚百靈繳。乘飈訊八公。挂席招五老。巖光候陰晴。水氣變昏曉。翻君解僊。商祭通杳眇。
念古結客寂。厓厂絕登眺。希彼巢居子。寢作止林杪。鐘鳴驛吏勤。危坐萬籟悄。餘齡水赴壑。歷塊跡電掃。
韜韞習澄觀。俯驗八紘小。

屏山堂

習學化飛魄。脩纖乾杳冥。何人媚幽獨。喻物傳真形。想此宴坐時。參前平且寧。朝霞紅冉冉。暮雲白亭亭。
中立羞依舒。廓寥慎儀刑。君子法至靜。處身視行庭。古聖儼未忘。觴豆愛有銘。茲峯合混沌。胡然命為屏。
天空月當戶。陰風走山靈。

題輞川捕魚圖

落日疾如箭。魴鯉赬尾鮮。散網巖隈泊。千瀑水花勻。輞川蓮社侶。百味不入脣。時危涉飄淪。急管悲青春。
不如漁師樂。風水候昏昕。連檣坐翁媼。茗糜接婚姻。永謝朝市客。炎涼生喜嗔。

子昂墨竹

高風法書聖。直筆師柔玉。湛湛玄雲委。疏籟生幽房。解珮白玉京。誓將泛滄浪。所懷歲寒友。臨分贈琳琅。

可竹軒

種竹水邊宅。岸幘踏餘清。湛湛玄霧委。匪以介自名。條達鱗黑墳。英光表朱明。寂歷巖下泉。旋轉空中笙。
神交習真靜。恬養忘虧成。南國倦溽暑。鬱陶起深情。展席臥其下。仰見疎星行。始悟昔諸賢。嗜此賦遺榮。
我家十畝園。新篁流珠瓔。邈然從歸棹。矯首貪遲橫。

子昂雙木竹石圖

蒼雲遺空輪。紫芳益搖落。老木僥且嚴。化此雙鹿角。參彼江南枝。歲晚彌卓犖。或言石五采。服之混沌鑿。
感鳳招不來。虛聲起阿閣。

以劉士先子墨贈薛玄卿

扁堂集萬竈。高下旭流蒸。寒齋玉蟲綴。幽光耿晶熒。巡行繞旋磨。蝨手日不停。範圍金屑精。膠輯桂杵靈。
劉氏祖子孫。妙訣通玄冥。沈沈緝熙殿。函封英姿宋。龍騰[illegible]鯨海。鸞淡松花馨。往事歸逝水。殘璧傳千齡。
雲館道氣寂。守黑深儀刑。散髮結瓊章。研磨閟幽扃。持此以遠慰。點漆補黃庭。

飲酒雜詩十二首

春至宿疾作。晝眠聽禽聲。總角耽六籍。萬化何縱橫。觀象太極初。始悟無虧成。環中秘靈根。萃動一以貞。
吾欲乘彩鳳。蔽篲以為筌。上窮冥滄溟。下探渤澥濟。

在黑雲初□，高臥鎮自怡。起看庭前柳，冉冉青春衰。長松在西山，鬚髮流□□，□不容歲芳，老壯當固持。

馬□勿隕戚，時來距人爲。得酒且深醉，淵明果吾師。

京師二十載，酒中有深歎。大雨即閉戶，朔風皆解鞍。客至輒笑之，是豈宜居官。振容簽神蓍，鴻飛漸于磐。

百歲苦世短，萬鍾非我干。所以東方生，吏隱神益完。

陽烏乘南雲，飄飄振奇翮。迫此粱稻謀，居移遂成客。愧我食京塵，昔慕志未獲。雙峯十丈松，下有千載魄。

當年侍從臧，香芸森寶册。高齋集遺編，朱墨猶手澤。覩兢愧匪承，永念在行役。

少欲觀滄海，下取珊瑚枝。宵鑿負玄文，靈旌揚朱鬐。遂舟不能往，寶氣時紛披。有客方壺來，授簡雲差差。

一以參太極，九以師庖犧。振衣海神泣，舉觴山鬼移。

少觀五嶽形，五性各有殊。神州養深知，百靈受馳驅。申巾安樂窩，定洛爲中居。契孫乃九遷，舜距平陽都。

神京屹金臺，五雲玉芙蕖。始知天樞旋，積氣爲堪輿。

家鄉天台山，云有二子巖。虯戰太古石，纖脩蟲雲尖。上棲西竺僧，雪色垂鬚髯。二子與之遊，作詩清且嚴。

乳花散瓷甌，瀑布飛銀簾。醉醒夢見之，謂我何留淹。

南崙孤生竹，歲暮柯葉存。豈不念道里，因之摧雪霜。夷齊讓龍居，胡爲乃名揚。入水蛤有文，踰淮枳彌芳。

受性諒匪移，臨風醉吾觴。

弱冠不飲酒，鐏罍橫玉繩。或云酒中趣，湛湛浮雲蒸。乘書試其言，杲若烏輪升。天根轉晴雷，堅城爲之崩。

妙齊粱璞屑，逸興追飛鷹。醉鄉儼可居，無功乃眞朋。

醉中務莊語，爛如錦中花。急抱虛雅，肅肅投林鴉。欲別意深省，瞑目不復譁。愧彼獨醒人，揣摩生咄嗟。

下馬暮入門，雙目合飛沙。醉者忽復悟，振衣正烏紗。

江梅生空林，歲晏美無度。挈身躡朔易，塊獨此室處。氈房望朝陽，耿耿不得語。雕龍粲珍禽，悵望秦鄉樹。

爰居東門止，盛饗非素茹。臨風嗅其英，雅志懷故土。

峨峨白雲阡，種松在山麓。散之不復翔，離離如麥苗。迎陽漱甕津，參差拂雲霄。露重碧天淨，玄鶴時來巢。

俛仰二十年，鬢齒日以彫。寄聲謝玄鶴，相期躡岧嶢。

劉氏義門

芸閣寶書輯，靖言蘇外孫。感彼南山豆，淒其北堂萱。昂昂壽母懿，槐柳植高門。嗟夫豈無論，莫逃寒泉恩。

時康廣女史，願以彤管存。

述郭楚望步月秋雨琴調二首

明月常清空，流光滿西墀。振衣獨徐行，耿耿長相隨。我心如明月，萬古無成虧。偶逐區中名，遂爲塵所欺。

抱影長夜吟，別鶴同離思。行矣歸故山，探玄結幽期。幽期永勿諼，長嘯彈朱絲。

秋林絕幽夢，臥聽秋雨鳴。寒葉不自持，槭槭金石聲。清商肅萬物，此聲何不平。竊歎生遐心，夙昔羞近名。

千金隴頭客，往莫朱顏驚。此夕秋思深，斷續難爲情。截歌招隱辭，臨風寫餘清。

送吳博文歸天台

中年休萩水，絕足萬里道。舊家天台山，清夢皆草草。秋雲起晴婁，思逐冥鴻矯。三年鄞江上，微祿紆素抱。

種竹揚雄宅，古徑雜幽篠。當年手種竹，翠羽插雲表。還家憶南山，訊俗遷爵老。清名天所閟，收斂由終保。

鳴櫪踐倏徐，當用寶國寶。英才劉春葩，醇醲酌清醥。解榻定有人，行矣趨徵召。青雞宮寒猿，深啼怨清曉。

送人之官遼東

昂昂泰樹櫱，直上遼海東。層波起青兕，出日掛蒼龍。中有仙人島，[illegible]服雙碧瞳。手披古壑館，返貞極彌縫。

季世日以漓，神功貫鴻濛。維聖居九夷，爲言挹淳風。衆情習近嘉，飛塵哆青紅。觀瀾悟玄化，白雲澹無蹤。

遠遊豈不樂，感悵非終窮。

得一齋

清齋不知歲，尸坐觀芸芸。神珠護靈淵，歷落光景分。先時謀鑿竅，執機合絪縕。淳音出處牝，百靈皆無聞。

九關肅夜令，星斗森玄雯。永玩泰始體，握之密成文。緬言延年士，服食爲奇勳。寶氣倏消蕩，纍纍覺丘墳。

念此混然冷，幽居謝離羣。

次韻蔣遠靜二首

陽巖貫奇璞，乘握荊山傍。悲哉三刖翁，炎姿泣飛霜。此寶不復試，襲緹遁深藏。百神靜護之，石老日月荒。

岩戰五彩雲，散爲白虹光。非珠在所用，持以登明堂。

猗桐生空林，繁陰閟道傍。永斷雲和器，十指凝冰霜。玄鶴何方來，鏘翩感摧藏。合爲清商曲，行雲杳荒荒。

素心諒平和，緊彼明月光。置彈集吾廳，遺音在高堂。

次韻鄭景尹二首

弱歲拾琪璧，耿耿金石音。遠爲關河遊，衆嗜非所欽。曳裾入承明，寶策紛琅琳。秉筆直塗竄，嗒然饕書林。

維南有佳樹，寸雲出遙岑。遲之不肯來，辭以道里深。跂予匪朝夕，盟言[illegible]茲今。

尉臺望秋林，華樹在其顛。上有青樓枝，爲我玄鶴延。良時豈不感，盤雲復迴旋。瓊英失零露，百卉爭愁悁。

願言保道直，勿使衆毀纏。一歌以慷慨，再歌朱絲絃。

再次韻

潛魚護嘉鱗，雛鳳含淳音。束髮勇聞道，執御摯公欽。猶哭悼賈生，敏給卑陳琳。往萬歲月邁，厠身羣玉林。

[illegible]塵化玄髮，所歷多崟岑。精衛有猛志，不畏鉅海深。遺聞理墜簡，遂名匪乘今。

古有惜陰子，觀日扶桑巔。雞鳴起中夜，紅光朗流延。吾欲挽其馭，與天同左旋。志士不遯世，寸心增結悁。

神游水鏡淸，世間徽纆纏。鄙語雜謬誤，奉身直如絃。

觀闕詩次韻景尹

少遊竹素圃，學道希心傳。祖德九退闢，履冰深求全。素衣入京洛，飛塵浩然渝。車書煥皇度，末技期雕鐫。

稽古在簡要，敢侈三萬言。煒煒蔡王府，遺跡森炳然。滄波蓬壺島，古石仇池天。方諸變毛嶺，寒暑隨推遷。

歐彼傅馥數，寸心獨悲悁，淒其衣冠聚，拱木思昔賢，盍金白雲化，青箱游蠹旋，寥寥均天夢，髣像追四懸，
尤物詎足貴，尚德庶永延，愛君闕神珠，出水復媚淵，六籍徵遺訓，精思貴誠虔，一撫玄鶴操，以廣雲和絃，

次韻盧山黃伯玉東漢名士十詠

食肝不知味，詎爲口腹人，紛綸五經學，講道踰八珍，古來植名士，殺身以成仁，念此七箸微，少忍非傷貧，
高誼動白日，正色凌三軍，仲叔固義士，井生乃天民，
漢季日頹靡，莽莽蕭艾叢，孺子南州彥，獨立風雨中，兩爲故人弔，斯道萬物宗，湛兮如止水，脫焉如捕風，
儉德良辟難，栖栖何爲容，耕稼詠典籍，食志非無功，
叔度長閭巷，奉高獨先知，盛德眇莫名，鬱爲時所師，朗陵一邂逅，此豈髫齔兒，幽篁抱靜節，游龍隱深陂，
至今百世下，清風散肝脾，仕止適天運，不喜亦不違，薄遊河南道，還家復牛衣，
力田南山下，久里不舉恭，每於風雨時，執禮爽踞中，甑墮適失墜，此意人所同，廣行名益彰，無愧道之宗，
郭公果善相，千載我欲從，
伯鸞事沈冥，作勞賴仁妻，身隱不願文，更治山中棲，浩歌五噫詠，麥秀何淒淒，遐征距遊觀，鳳鳥不復來，
嬴博藝季子，居夷法宣尼，幼無適俗韻，與世非寡諧，至今青青冢，猶有烏銜泥，
古有逃名士，洗耳東海東，韜精事肥遯，浮雲藐王公，被髮或佯狂，垢形滅其蹤，季世事標榜，紛紛競羅凶，
所以康伯徒，竄焉不知終，
幼安家北海，流徙來遼冥，一帽常掛頭，破席歷見經，六籍窮探微，衆說紛聚螢，老非諸侯客，肯之三公庭，
畢生竟夭折，管子終康寧，
龐公老江漢，性不愛居山，採藥山北涯，歸鷗逐之還，青林酒一巵，白日茅三間，時許耶牛士，非鵠亦非鸞，
性不耐束帶，俯首釘王官，似憐牀下子，崎嶇卯金寒，靜性閱變化，道充身愈安，乘風翥輕舉，寥羅杳誰攀，
中郎天外鳳，北海人中龍，鳳以五采蒦，龍以有悔終，失身匪素志，倘言乃眞窮，舉世習玄默，脂韋爭長雄，
之人佩瑤琚，肆言刺華公，落口掇眞禍，悲來事容容，蘇公起深悵，憤江邊舟中，
荀陳兩家子，龍鼎合雞彝，昔嘗窺其圖，一一無齊疵，空巖古柱樹，崔嵬匪今茲，想當下車時，雍雍古威儀，
行酒拜滿戶，入門揖當楣，惜哉竇與孫，巨構頹其基，
我家司徒公，清德炳漢朝，盈盈內丁經，燁燁左右貂，謂此非世美，脫去孰敢招，椿木固同根，其末千萬條，
勁節或峭正，孤吟或清寥，世遠人事疏，耳冷心志消，瞻企法天運，盛衰感江潮，束失六籍功，矢言期久要，
特來振道鞭，縹緲孤鳳簫，前修果未沫，百世距云遙，

題黃文忠公畫像

尋賢輔絕學，罄義武夷峯，熒熒方瞳光，汲汲汗簡中，藴懷文明初，黃璇極匪躬，執筆侍玉署，妙語工彌縫，
飛塵變蒼狗，潛淵闕游龍，空餘經濟心，勞徠飢飛鴻，濁水投神膠，揚清適奇功，喬松不竝世，寒颸轉秋蓬，
生世我已後，正楮思顯蒙，惕然拜公像，斯道非終窮，

曾大父樞密越公嘉定辛未與先生同官耆常寶慶初同館侍從先生被謫先公亦以論邊事去國擢拜遺像併識於後
王忠簡公嘉定入朝曾大父越公獲之臨班監端明公熙閭以四山先生門人故釋褐而先公則已捐館携間遊拳禁友得拜端明公之次子令尹通家世遺事饑羅不網已今復見其孫中伯于鄞
孫木權諸捐深寫此標瞻仰西山先生遺像因敘事契併以自勵亦以勸大申伯

陶道士心試齋

少秉丘壑志，養眞事深寧，清晨脫章甫，習道誦丹經，熒煌金碧居，明霞斂殊庭，逃形託榮觀，澹然守心扃，
矯首西南雲，飛蓋垂流鈴，八表散清廟，歸林何亭亭，緬懷靖節翁，舉觴日沈冥，之人靜且修，奇服養遐齡，
長松舊云植，秀色日以青，素心靡遠只，矢言寄山靈，

寄題郭靖州納齋

靈曜動蒼籥，萬物俱光晶，湛然齋居子，韜精獨沈冥，飛梭織翠霧，層冰瑩疎星，製爲蟬翼衣，無華靜儀刑，
儋兮神君來，不寘亦不顛，一以卻氛垢，一以永千齡，我欲從之遊，車音振洽洽，

清容居士集卷第五

古詩　五言

爲贛川連教授賦梅城

欃槍太古根，螢帶鐵不如，飛塵望其藩，卻走奔無餘，中有冰玉人，指揮萬瓊琚，低昂受其職，補理成扶胥，
天空斗搖寒，令嚴察孤虛，練袍立清夜，鮮明映犀渠，積雪讙爲驕，懷慨紛模糊，陰陽本一氣，開門使之俱，
險絕貴有道，面鐵非吾徒，司晨起覗且，蝶夢方蘧蘧，

泊貫州次韻仲章

沙塵暗河津，遊雲蕩無餘，忽忽萬里念，眇眇孤鴻俱，風水淹行頓，異縣非故居，雞鳴逐前邁，殘星濟道珠，
空林野氣肅，古樹慘不舒，飢禽何其悲，驚飛挾鳴雛，適知俛啄意，愧我將焉如，道遠怯驚險，終憶山中廬，
誓言息機事，解纓慎馳驅，初夏鬱新溽，永日誰爲娛，因之寫初志，臨風復躊躇，

次韻呂肇正古意二首

初筵秩籩豆，容氣清且明，要攖不在酒，聲蠡粲東榮，傷哉崇飲徒，偏宕四坐驚，中有獨醒士，睨然愧非輕，
持觴懼濡口，孤吹幽鳳鳴，永飢距遺戒，俎實期充嬴，
苦心嗜昌陽，古稱香莫識，之人遠持贈，藉以五色石，瓷節懷黝章，寒暑端莫易，三咽迴中腸，起止良得力，

舉世希嬉娛，椒蘭政紛職，愼勿號嗟之，對泉澡其德。

次韻元復初春思三首

凍樹洞青陽，鶯禽競新啼，喧喧人語浮，稍稍春事動，澄心絕芳華，小睡足幽步，夢覺天宇新，朝光集飛棟。

遊麋逐平皋，秀色翳榛莽，油雲互東西，鬱抑不能雨，昭蘇在玄功，竟夕復延佇，何當扶其顛，振翮窮委羽。

遠客芳草思，湛湛天外舟，坐令親知疎，低徊此淹留，古樹擢奇石，清流匯芳洲，素心諒有在，胡不為茲遊。

雨後聞鶯

衆卉沐新雨，幽光澹餘情，岸幘碧窗冷，卷簾白雲生，起坐調素絃，促軫流鶯鳴，似言田家苦，招我田中行。

昨宵殷其雷，願言興滿盈。

送李德隣經歷其父居澧陽，因乞郡江陵，以便省養。

悠悠澧陽川，飛鴻去無極，白雲眇何方，抑鬱萬里色，念之不得從，肉臂誰為翼，翩然領南郡，解此終歲憶。

楚宮昔壯麗，冠珮列瑤席，瓊英輯佳思，落筆洒金碧，淒其千載下，正氣堅鐵石，想此謝俗餘，觴酒追寂歷。

平生功名意，廿旨惕朝夕，懷章遂其初，居夷亦云適，蓺蘭襲孤芳，種橘全嘉植，永言區中塵，過隙殊未息。

節婦吟 爲蒙氏作

幽蘭淨如洗，晻藹桑麻墟，天低泣清露，因依護紛敷，春風遠相負，迺在萬里餘，明月流素光，願照夫君裾。

荷戈力行役，誓將保無渝，難以一日歡，永失千歲娛。

藹藹明河側，雙星隨斗移，佇合崖有覩，恍惚生怪奇，古意不復識，今情益多疑，契闊三十春，百年以為期。

白首一邂逅，孤芳秉華滋，感此初意深，臨風託長辭。

次韻范德機海鵠篇

黃鵠海上來，逍遙遊帝所，寥寥九萬里，五采紛異觀，朝霏西山霞，暮結平地土，喧啾舞晴翠，鵠首不復類。

孤鳴者何禽，振翮亦遐舉，憎兮邂逅之，落月耿清侶，芝糧產府巔，蘭珮在遠浦，八表同其光，欲言淚如雨。

臨分致黃鵠，出處各有許，方壺渺鱗洲，輪囷為君佇。

送任懷可

跕跕水上鳶，游游釜中魚，鳶飛不得息，魚呴何時蘇，興言夙行邁，晴秋振修途，挈衣海上州，出日搖珊瑚。

采瓊以為糧，拾羽以為裾，妙顏感芳蕤，流光耀陽烏，盛意勿復沮，清氣靜無餘，維南有英雲，矯首出門初。

圓闔御飛蓋，隨君為躊躇，勗哉植明德，含章俟昭圖。

同復初功遠飲仲章家觀芍藥分韻得一字

深沈碧雲居，錯落紫瓊室，芳菲護餘春，清和表昭質，高叢吐辟剛，新苗角繭栗，傾心愛膏露，正色浴初日。

含香紫宸朝，奏舞彤庭佾，駢頭澹無妬，背面意愈密，杯翻王母下，斗碎壯士失，霏霏玉生煙，濮濮珠吐液。

絕容節無雙，薄醉飲冥一，嫣然屬幽賞，為爾寫清逸。

洛詠五首示洛人張孟功任大正

璚宮起嵩嶽，變化如游龍，感彼金谷人，聚散同飛蓬，縈紆古澗涸，內井爭汲春，昔有陳思王，作賦雕屑空。

相望不得語，遺情寄冥鴻，金隄手所植，荒茫竟無蹤。

三川鼎沈淪，洛水以土勝，如何羣英聚，千載兵甲競，仙人王子喬，吹笙白雲顛，下視北邙冢，今為狐兔穽。

斷碑化灰劫，來者日以盛，箕山水泠泠，側聽發深省。

森森古名園，玩芳納玄覽，澹然觀物翁，欣至情不減，看花烏帽落，秀色起晴臉，一一卿相居，畢龍雲氣湛。

尸坐寒暑遺，妙言天地範，一去三百年，寒松白雲黯。

昔有好奇士，絕頂觀海浪，神泣肝膽翻，興逸天地放，泥金與玉檢，縱筆紀其妄，茲山久寂寞，看屐事幽訪。

太少何岧嶢，雨曜隨下上，彩鸞淩風翔，疑有帝子降。

經邦闡微言，理窟洞玄化，汲汲高山叟，反復窮代謝，白璧豈有瑕，後賢極譏射，麟經書薨卒，外臣不以假。

如何葬大夫，簡牘得矜詫，往聖既莫從，掩袂效喑啞。

贈汪生

投簪事卻掃，衡門鮮雜賓，衡檐烏鵲譟，魁梧見斯人，遺我以琲珠，神光絢嶙峋，風雅久不作，雄辭退斷斷。

愛君春雲姿，回旋轉空輪，飛英不受采，積潤凝青蘋，老我意苦短，念此情彌親，疇昔侍金鑾，挽士志莫申。

蘢蔥附百一，視君鮮儔倫，先聖六籍功，願言共彌綸，歸與莫能報，清風響蒼筠。

感興

明月不受采，澄波偶成文，壞壤玄黃中，至理孰與分，南山有琪樹，叢彼山上雲，層陰閟朱光，積潤蓄奇芬。

深林保貞素，芳妍澹無聞，昨來京國遊，緇塵日芸芸，永念丘壑趣，攬衣意如焚。

題王用叟溪月圖

水清不受觸，月高不受浴，空景兩相忘，松風進虛谷，之人閱真靜，引手遠在目，服之飛上天，溪流淨如玉。

詩孝子卷

道旁拾枯松，汲水作糜粥，堂前九十母，糜粥端勝肉，人言五鼎養，形渥酒有辱，罄鮮豈無具，彼綱不敢觸。

乃翁三尺墳，慈烏為之築，亭亭忘憂花，卉露手可掬，花開醉春風，百歲初轉轂，之士歎有餘，之人何不足。

夜泊城北有懷孫泰二學士

英英二學士，黼黻元祐初，功名亂叢叢，翰墨尊寰區，維昔淮南邦，風流藹清都，至今傳文采，老蚌遺神珠。

百年俎豆廢，荒墟眇秋蕪，黔首總論武，耆老時言儒，白雲去已久，來往今何如，蒼蒼灌木陰，谷開駐瓊旟。

艱難視天運，俛首猶庸廬，稻米竭秋斂，菱芡餘歲儲，白鷗眇天末，蘆荻寒扉疎，懷賢願有在，佇立悵躊躇。

淮口阻雨二首

曉雨壓風力，我帆何收段，帖帖蓬底眠，晝日慘易短，獨行既無儔，欲去不得返，冥濛水雲重，寂歷榆柳闇。

淮流既東馳，我行安可緩，縈迂泝三叉，始覺人語亂，艱難意如斯，塞鴻佇江岸。

小雨不作潮，餘滴在春樹，冥鴻歸興深，振翼美無度，淒涼傳如此，荏苒已增嫵，茫茫昔荊榛，桑柘青幾許。

淮水去不休。歲閱今與古。風雲合浩蕩。我輩勞步武。人言上水地。沙流半焦土。行役儘自然。春雲起飛蠱。

詠史四首

青青虞美人。欲舞不解前。漫漫劉寄奴。醫國眞茫然。風迴下相里。寒沙起蒼煙。徘徊古彭城。亦復多流泉。
二者骨已朽。胡爲事春妍。人生要垂芳。豈託小草傳。丈夫與女子。籍籍同悲憐。

寰宇設天險。圖書已周知。鴻溝定疆理。屈意陳卑辭。永觀沛公豪。豈無懷土思。羣雄亦鄉黨。輕家迺相隨。
時來各忍性。不復兒女悲。七年過沛宮。父老垂涕洟。井邑圖新豐。雞犬猶前時。論功食湯沐。故里俱無遺。
成敗論昔人。與懷重嗟咨。

留侯晚辟穀。端有避禍意。遠招商山翁。不復爲漢計。平生老鋒鏑。帷幄乃眞智。南宮論非誕。意冷終有忌。
雍容視國本。房子匪神器。此坐端可惜。欲言且深慮。代王豈不佳。語出禍立至。羽翼從汝成。嬙徼幸我遂。
百年願已足。投老空立異。不見吹簫民。功成終械繫。

人言漢淮陰。晚歲何卑陋。英賢多混跡。豈復論恩讐。泊舟楚山川。緬懷意悠悠。貴人斯無難。此意猶前修。
近世輕薄兒。流落骨相投。飢來成乞食。寒至將索裘。一朝青雲上。沉默懷深羞。高視絕舊好。剷跡同避仇。
當年睚眦意。談笑能相酬。韓生惆瑣瑣。終勝青雲流。斯人我非慕。徵言儆輩媮。

次韻仲章初夏即事

吏隱習蕭嘯。晨起遺世情。稍柳含綠潤。幽葵表朱明。誰云地氣高。炎暑從茲生。新潦變畎澮。飛塵增墳塋。
鶯痾尋丈內。跬步不復行。霏浮晚色盡。平湖起秋聲。炎涼在頃刻。變化何縱橫。繕性合天和。愧彼塵網嬰。
有懷金石交。飛蓋何由傾。

城南亭

平生泉石意。勝處時相關。似聞城南亭。層陰絕塵闤。初夏結清讌。鶯翠迷瓔環。涼樾納虛白。妙顏尊凝丹。
高歌互激越。白日虛且閒。志適不願足。後會期躋攀。睎霞澹天末。迴首疑仙寰。

讀范德機東坊臺

范子東坊居。深巷蔽繆木。架上一帙書。牆東數叢菊。明月照西山。清夜勤盥沐。學爲孤鳳吟。非絲亦非竹。
陰陽合萬籟。逸響振林谷。水花不受唾。天衣那有觸。玉署青宸杖。三嗅羞獨宿。滄洲有眞趣。從此謝榮辱。

武當張道士京師觀雨迴山中

古有巖居子。抱朴尸玄冥。被髮空洞遊。倚莽寥帝青。手持九九文。蜿蜒合揚靈。維斗司其紐。習坎凝流靈。
良時已悵惘。爍爍滋明星。滌滌原野燄。迴風轉塵腥。無諱夜下令。瞬息不得停。茲人祕元化。長跪耳默聆。
崑崙挾瀛漢。紫霧噓青萍。玄鶴擁以凄。百谷奔寄寄。浮侈不足慕。趣使歸嚴扃。天地古窠薾。錄一清且廷。
詭幻歲已暮。願言養修齡。

觀梅分韻得影字

月窟迴初陽。瑰室習眞靜。深居碧雲合。澄觀白日永。南枝曆煙霧。北雪辭巘嶺。蟠柯翠交加。疎萼玉秀整。

三嬗雜纖縞。一潄芙蓉井。浴鶴採其光。寒蜂妬其影。將毋愛過分。泯默發深省。天空流蟾曜。露冷玄鶴警。
歌罷誰與言。觴至不復逞。

送陳仲剛歸番陽

浩蕩南客心。崢嶸西山雲。憶昔登玉鑾。纏綿集同文。執簡玉署側。藻思抽奇芬。明世合儒彥。詎有楚越分。
翠姝嫉蛾眉。念至肝膽焚。番江麗新田。甘雨催初耘。不念別者苦。孤翮誰爲羣。重柳積翠霧。酒盡不得醺。
扁舟鼓新棹。晴川淨芸芸。

送薛玄卿歸吳予時有上京之行

飄飄江海游。渺渺關河役。燕鴻有相避。客子無定跡。南山火雲高。北山雪新白。想此六月時。相顧各慚色。
娭傍青松樹。上有雙鴿翼。愛君愼舟楫。戒我專寢食。擾擾行路難。風花亂如棘。

有感

皎皎白面生。長鋏學短長。賓坐激楚聲。大言響高堂。有客將止之。反唇臂欲攘。客退不敢言。彼怒庸何傷。
盈盈百花露。擬作終歲糧。路晞百花隕。掩袂翻彷徨。

董道士雷泉齋

淵淵羮空洞。飈發升天行。鬬車震崑崙。旋空紫金明。下有五采雲。散絲隕珠英。以彼一寸光。八表須臾成。
逆順有正性。變合無流形。火以明發枯。水以堅始凝。無爲合沖漠。神化淩上清。

三月十二日自殿廬歸舍梨花盛開薄暮與陳汝海花下小飲

兩人一百歲。共飲三十杯。雙花夾脩檜。天桃倚晴臺。白團燕山雪。紅注天台醅。振鷺擬高下。遊蜂謝徘徊。
昂首冠接䍦。捧心舞毰毸。殘月凝餘霞。迴風起輕雷。不念影寂寂。但惜光皚皚。珠衣點霞滅。粟尺䌷縫裁。
闌圍雜瑤巧。宛轉寒紋迴。香深妬紫棖。色靚羞蒼苔。幸茲豔陽盛。不以塵土摧。凡卉工後先。孤根靜栽培。
殽芳儕觀象。擷英審掄材。綾纈青紫場。躑躅錦繡堆。高義折腰柳。逸亞横枝梅。勝勸識花意。浩蕩爲我開。
殿廬龍光動。瑣窗騎影催。相迎復相恨。欲去還相陪。停雲暇苦思。落月寒如灰。常歌願秉燭。渴吻愁恥罍。

送祝丹陽使武當山

夙昔山水郡。浮身宅冰霜。迴首楚望深。乘東升武當。上有天一池。夾日紅熒煌。玄雲起丹甲。蒼螭恣騰驤。
欒崖靈壽杖。坐石芙蓉牀。琳琅徹迴鸞。儼立承天香。麻衣採芝叟。百歲鬢眉蒼。授子以易知。永視元運長。
摩挲古金人。轇轕日月光。中臺古崔崒。天風振層閶。揮手謝來者。下土何遑遑。

贈陳文翁求篆扁

往歲挾天巧。蟲魚構瑰奇。辛勤汗簡功。淪落誰傳茲。昂昂子陳子。掇拾靡秦遺。清瘦淨無塵。素壁懸秦碑。
假欲臥其下。晝腹鬼神悲。氣酣落長牋。屈曲生妍姿。斷碑立冰箸。迴波捲篆絲。有幻頃刻成。長鋒勁如錐。
解衣坐晴窗。青眸光陸離。客喧意自寂。手斂心相違。遠憐李氏子。自謂一代師。吝衛大夫門。氣冷情依依。
得非金注昏。竟墮豪俠欺。我家竹石居。甦牖迎春曦。煩君作佳扁。朝夕舒頑疲。夜月走魑魅。時雲蒸蛟螭。

高張駭衆客.傳觀恐羣兒.能事敢強迫.妙處通天機.會須風日淸.醉墨傾淋漓.

送李平叔之信陽

維昔文昌公.幽閑閟孤芳.高秋振餘淸.百卉爭斂藏.颯爽眉髮古.峩冠坐鄰庠.歌詩鬭溫柔.宮商起虛堂.
絢爛五色雲.縹緲鳴鸞凰.至今老諸生.猶能記鏘鏘.乘風侍金華.蹇諤懷剛腸.諫疏納帝榻.百壬斂妖芒.
年運旣莫從.精爽回雲鄉.空餘子雲宅.澗水猶湯湯.永思古遺直.江湖眇相望.朅來芙蓉峯.喬木鬱以蒼.
蘽然孫枝秀.妙擧麥珪璋.投牒山水州.淸溪趁輕艎.麥公列贈語.握手揮離觴.我生識面晚.懷賢意何長.
慨玆衣冠冑.蒹葭隔飛霜.交衢泣零落.寸心實徬徨.斯文儻未墜.龍虎回天章.願言紹正學.靑雲縱翺翔.

贈徐中丞二首

南海有玄鶴.孤映雲棲層.天池不肯下.厭此魚鱉腥.露冷懷長飢.慘澹舒寒翎.空巖蔽喬松.鬱鬱太古靑.
喬松意何俏.陰纈聯羣靈.下有散髮翁.默誦離騷經.妙顏粲瑤芝.執視眸晶熒.鏗然拔長劍.神光發新硎.
倏忽去已遠.玄鶴空晼晚.爲言來何遲.迴風起前欄.
堯氏眞吉金.紅鑪範黃鍾.鍊成飾雕簴.岌嶪蟠虬龍.大鳴淳以希.小鳴和且沖.高懸饗羣帝.祥雲布靑紅.
羣帝難強留.一去三千秋.張筵設筍虡.庸錫南諸侯.一聲貫鶤來.再擊飛雲收.徬徨不敢聽.亟以還中州.
師曠世本有.左高慢誰謀.終然侍帝所.天地歌同流.

拙訥齋

櫟櫟老薪樵.雁以不鳴烹.受形旣非材.卒莫全其生.在昔有至人.觀化通百靈.至言貫罔象.妙思寘璣衡.
乃爲萬物宗.熙熙遂生成.嗟彼靑牛君.深根護靈扃.永哂鄰原子.木偶效聲盲.設驗深止之.跬步增愼兢.
世路日榛棘.韜精事沈冥.滄江渺何許.願言濯吾纓.

送鄱陽劉縣令之官宜寧二首

嵬嵬鄱邑州.火山蒸鬱陶.霜勁角弓直.草淨蒼鷹絛.平沙細成塵.迴風湧銀濤.想彼強盛時.馳突聲嗷嘈.
烽煙徵雲衣.低昂望前旄.樓煩古險塞.燕秦據其尻.八月秋氣肅.千家釀蒲萄.
帝京布文教.列邑施官曹.井屋魚鱗齊.禾黍黃雲高.皤然土俗變.帖首羞雄豪.出宰試敏手.良庖靡虛刀.
善政齊諜傳.撫柔除民饕.村村煙火通.長途罷建櫜.雞鳴流水遠.雁過平陂鄒.餘情樂觴詠.臨風謝喧囂.

題文與可風雨墨竹

妙筆抉天巧.黑雲卷差高.假疑受雨深.儼欲凌風翺.颯爽隨卷舒.淸涼散塵囂.湛湛不受汚.靈籟虛竅號.
緬懷文湖州.玉雪人中豪.想此旁礴時.葆光解天弢.老僧道機熟.形影隨日逃.持以深贈之.生意窮秋毫.
高齋夜氣寂.定回起屑濤.

答李生裕（公衡曾孫大同）

英英金華伯.皓首人中龍.橫經古鄴水.歌詩傲華嵩.（篤鑰編果數授敵風雅以訓諸生）正色侍邇英.微言動宸聽.一疏不
合意.孤身轉秋鴻.俯仰乾坤旋.舊聞眇遺蹤.坐令詩書宅.寒雲翳孤桐.維曾秉文度.月印沍采虹.知我夙

昔似.贈言啓春容.淸朝集文儒.直筆書詩忠.作史聖有謂.狐裘覦蒙茸.挽士背無方.正色誰爲宗.虛舟萬
斛積.遇順淩剛風.明時詎淹留.昂德會有逢.

題巨然楓林雅集圖

楓林集處秋.灝氣轉寥廓.坡危草纖纖.水露石鑿鑿.四子何方來.黃塵滿芒屩.褫流濯其淸.班荆坐盤礴.
山靈注新泉.支鼎拾新籜.方爨濟勝具.一一隨取索.想彼談笑時.天發脫塵縛.上追巢許高.下陋山王薄.
凄涼金谷宴.歷藉襲離樂.又疑東山遊.粉鈿汙花萼.老僧習止觀.雅趣隨筆落.振衣從之遊.索壁儻酬酢.

避塵軒

飄風捲飛蓬.咫尺隔煙霧.馳車與急騎.憧憧走當路.各云有所之.瞬息不得語.山陽荷蓧翁.守舍覘日暮.
酌彼澗下泉.濯沐羨無度.寒光映玉顏.浩論巖中趣.永謝征塗人.有雲護眞素.

次韻伯生榆林中秋

榆林月中來.今月向此出.天低烏翼滅.野淨田畢畢.驛馬西北鳴.候吏語喧唧.我行起視夜.烱若積雪白.
昂頭望玄宮.耿耿駐營室.坐令八方澄.不使萬景沒.徘徊淸影孤.躑躅悵後發.

送鄭景尹還里

蟬蛻生詩書.世冑迺鄙夷.沈沈喬木宅.風煙暗茅茨.此理固莫詰.或言有盛衰.堂堂魏王勳.談笑帝者師.
風雲締嘉會.靑史傳忠規.諸孫靜且秀.振跡遊天池.鄉社三十年.永謝紈綺姿.與至來上國.窺探抉幽奇.
聞聞與見見.柳下揭襟辭.前聖六籍功.尊聞審羣疑.江源發甕口.濫觴渺無涯.願持一寸膠.黃流化晴漪.
天風捲秋濤.舟楫愼所持.時至諒有得.衡門詎棲遲.

李野齋別墅圖

別墅依平陂.翳翳桑麻陰.田翁理農具.晴雲起遙岑.于時春事初.佳樹響鳴禽.先生朝出遊.呼童佩瑤琴.
仲也行比肩.叔也聲相尋.興至或坐石.臨流散煩襟.有客攜酒壺.勸我手自斟.共言羲皇時.古風諒淳深.
巍巍居仁里.盛德世所欽.三鳳在高岡.參飛起淸音.恂恂化卑讓.歲往猶傳今.披圖儼見之.慰我夙昔心.

子昂人馬圖

飄騰天山霧.叢擁玉京雲.耿耿萬里姿.矯首空其羣.迺翁愛神俊.泚筆五采分.翁歸侍帝所.乘化觀芸芸.
彼亦與之俱.追風超九垠.（時松雪翁已下世一年.）

題墨蘭圖

秉芳空林中.介石交不黷.飛英散玄佩.受露以我沐.卒妖春炫晝.墨守盆愼獨.豈不念歲晏.自獻傷我足.
矯矯金石交.挽之不爲掬.疏淸湛虛心.振直耿絜腹.昊天有正令.俛仰萬物肅.臨風獨踟躕.白駒儼空谷.

次韻瑾子過梁山濼三十韻

大野豬東原.狂瀾瀉左里.變流千尋峯.會合百谷水.量深恣包藏.神靜莫比擬.碧瀾渺無津.綠樹失其涘.
揚帆烏東西.擢楫陽浚起.長橋簫師歌.短渡販客止.天平雲霞蘇.灣迴路成砥.鷹坊嚴聚屯.漁舍暎涫沚.

柳絲翠如織.荇帶組交纈.出日浮鉦金.明霞紆綬紫.一畝澆腸迴.三顆慰穎泚.高槐列魚貫.遠吹生鳳翥.
前奔何無休.後進復不已.邊如林烏旋.疾若坂馬駛.飄飄愧陳人.歷歷見遺趾.流移散空洲.蝸強尋故壘.
波濤急擊陣.日落魚會市.土屋危可緣.卓广突如峙.蓮根漲新圩.蒲芽護荒坻.水花碧團團.雲葉白迤迤.
濟修出飛泉.闢闢搜故址.緬思重華帝.允爲夏后氏.稱倫著箕疇.偉功傳遷史.目力渺無窮.行跡端可紀.
前村將柔桑.沃壤接良耜.餘芳錦堆爛.宿麥翠圍迤.迺知東魯儒.終作中朝士.養源匪滉瀁.包荒納遐邇.
驅馳屢經過.感歎復慰喜.南遊幸遂願.永雪洗耳恥.

憶昔三首

憶昔白雲阡.有松如車輪.初日炫五采.湛湛珠露勻.是時十四五.恍不知其因.有客笑指之.慈蔭在汝身.
猛志親六籍.百川渺無津.懷刺慨所從.一一先朝臣.文昌古道直.談經鬱紛綸.授以漆簡書.經緯通天人.
碧波掣鯨魚.瑞錦翻麒麟.呂歐世所鄙.食之迺奇珍.廁身金鑾中.距俛二十春.懼貽先師羞.執筆常逡巡.
即今已六十.誓墓廬松筠.厚德靡有報.淚與寒泉淪.

外家甘盤宅.門閭誠煒煌.高懸金碧牓.中有袞繡堂.珠璣左右侍.絲竹儼成行.幼不識慈顏.到彼心彷徨.
每歲兩過之.嚴訓具有方.齊梁病居養.久爾生情荒.七歲誦詩書.十齡學詞章.駸尋志學歲.折節師老蒼.
紀事法班馬.冥心契羲黃.璆與時彥交.寶書閱琳琅.今茲乞南歸.往事增慨慷.興懷陶與蘇.秉筆追耿光.
凱風有遺恩.願言繼餘芳.

寥寥帝王州.我翁佐其治.有亭名朝陽.青溪清且駛.旁有壽邊閣.羣公集裾翠.翹翹萬芰荷.雨過爭旖旎.
飛觴羽書來.鶬鶊江上燧.峨冠極遊談.戎弁生縱恣.予時侍其旁.側耳聽論議.翁言不見取.投劾乃謝事.
坐令百萬家.解甲豎降幟.徘徊夕陽亭.晉宋政相似.

重巖圖（爲劉明叟作）

夙昔慕清曠.振衣躡層巘.飛鳥出天末.白雲生樹端.稍覺所歷險.撫松獨盤桓.緬彼巖中人.庶世靡有干.
飢食千歲芝.朱顏煙團團.一日不見之.披圖豁清歡.崩崖冒枯藤.迴流起危湍.微茫暝色其.淩亂生翛寒.
心期果冥會.顧言力加餐.

王叔載以江梅有佳實、託根桃李場、爲韻.見貽.因次其韻.

百川既東流.瀦澤成三江.學海距有窮.泝源探敦厖.緬彼學古人.善問如鏞撞.簞瓢豈在樂.摳衣願爲邦.
六籍會有厄.禍蘇漢晉開.支離起田孟.誕僞興姚梅.綿蕞匪正禮.風雅存曲臺.吟詠既莫分.褒貶以爲才.
峨峨神京秀.璣跡貫九有.奏璋弁如雲.執轡沃在手.欲窮羲黃心.編簡減科斗.研摩詎無念.急於謝衰朽.
風雨乖翕期.山雞鳴喈喈.豈不念夙昔.愛此日夕佳.平明視青天.羲輪御中街.榮悴合有時.頗言壯其懷.
高門深翠翁.晚歲悲絕筆.愛彼樸樕才.化爲櫰楠質.春花互采妍.秋至詎俱實.道文粹東嶧.賦予頗敘述.
昔聞中書垣.上有紫薇閣.微言續九共.妙義追八索.嶔岑大廈傾.作記金鑾託.深悲在廣招.寥寥鈞天樂.
少小不自持.曲學尊無繁.舉觴一關之.爲言護深根.先天有至理.能使月窟溫.談笑襲師訓.詎知學齊門.

斥鷃不能飛.欲作搶榆高.何如阿閣鳳.守異始風翮.志士惜短日.頑人養屯膏.肅脂始鷹包.食黍酒雪桃.
昔年委閒巷.初不願祿仕.紬書探異同.擬作前國史.念至事益非.委命以修己.勿爲衆所譏.不如道旁李.
君才如江梅.不入桃李場.徬徨念先猷.貫鎖始挽彊.後生捕形影.爭言早升堂.唯餘白髮士.耿耿無它腸.

叢生圖上人以叔載韻見貽再次韻

關河一轍跡.耿耿明天江.五方各異俗.中州誠駿厖.吾欲上帝閽.帝閽不敢撞.終然返初服.養伏歸海邦.
遠宦三十年.石田今始開.觀象慕易京.登眞想仙梅.夙昔希匠石.歲晚成輿臺.志念詎不深.樸樕怨非才.
羈冠寂靜居.掩息容萬有.老禪深愛之.微笑示以手.忍欲如忍事.吸醯過三斗.終然寒松勁.不作朝菌朽.
鞾帽成戚施.逆耳風其喈.昂然望南山.愛彼日夕佳.朝來何所見.萬馬盈天街.所以巢居子.終日發浩懷.
辛勤下帷生.誦思不停筆.篋鑑銘吉金.變化銷其質.滿深陋雕蟲.多聞聚萍實.袖手毋白蟣.盛世富紀述.
靈師禪林秀.宛在諸天閣.常其調護時.危石繫朽索.作賦極翦裁.衆物各有託.瑟篋荊山玉.洋洋咸池樂.
玄圃有琪樹.不使枝葉繁.嚳彼績學人.斐蘩大根.黃壽霜雪至.銅柯生晏溫.一爲梁棟才.落落懸金門.
吾師深寧翁.屹屹泰華高.佳晤時一遊.不使凡羽翱.方壺貯神藥.變爲五色袍.服之生羽翰.陋彼東方桃.
稟性非好遊.亦不願祿仕.感彼獲麟翁.歷聘刪魯史.正緒願有傳.固陋敢私己.年衰絕聞見.謝彼井上李.
少壯勿自摧.振容上詞場.鵷齊淬霜鋒.談笑摩堅彊.藉以雜纖羅.貯以白玉堂.辱贈莫知報.因之結中腸.

芳思亭

大父尚書公.治圃南郊.有堂亭凡十五.方池修廊.屈折便宜.雨甚亦無礙遊事.逮今荒廢.踰四十年.故基陳跡.不復可考.近築一亭.雜植花木.廣不踰畝.髣其萬一.名之曰芳思.玩其英華.將以紬繹志興.翰墨有紹.是則先公之志.作詩示瑞璉.併求親友同賦.

侃侃尚書公.投紱理泉石.五堂適寒暑.十亭送昕夕.瓊英玄圃秀.美蔭嘉樹碧.修廊不受雨.來往隨屐舄.
紅雲漲方塘.丹霞耀翠席.嘉魚黃金掌.瞥見眇莫測.辛勤三十年.深逝晦朝蹟.遺訓示子孫.樹藝比其德.
浮雲變須臾.百幻倏消蝕.容餘鄭公莊.耕稼給衣食.緬彼行樂時.衆植各有職.以茲一畝園.髣像見疇昔.
幽葩與羣卉.生意日不息.朝陽漱靈根.三咽妙紬繹.曠懷事幽賞.誓矣躬六籍.

次韻袁季厚惠菖蒲楊梅二首

食苦不願餘.甘回迺稱美.容嚴養滋味.老叟清晨起.斲之玉箸圓.拾以付稚子.駢頭羣聚門.咀吞訝愈矣.
維時朱明中.盛德協清徵.悄然在陰騭.儼與松柏峙.玉液生華池.可廢杜康祀.含章守元吉.黃中本通理.
褧腹表正性.要以除穢滓.初如橄欖食.不作卽且棄.世方尚腥羶.易牙正專味.愧我清齋客.是音覺然似.
空巖迸瓊珠.瀟灑白雲中.恍疑羣仙立.欲脫煙霧叢.招提者誰子.日出擷金鎔.筐篋激清濁.旌蓋搖青紅.
遂令彼林谷.微宗恨燎窮.侍臣久歸田.不數蓆棲功.頃儻遠相致.齒頰生冰風.昂昂長松蓋.下有萬馬容.
同源匯異本.斯文永爲宗.

清容居士集卷第六

古詩 七言

題高彥敬桑落洲望廬山圖 秋泉作

長江亭亭桑落洲.一堵獨傲蘋花秋.遠壁巳逐雙鼓盡.水氣欲挾漁榔浮.謫仙騎鯨五柳老.眞賞變滅隨沙鷗.空餘秦箏與羌管.斷續不洗琵琶愁.玉堂小窗解衣佩.宴坐得意毫端收.空靑點雲碧痕濕.方諸取月寒光流.匡廬老人在何許.似覺頷首相遲留.佳峯棱棱鐵鉤鎖.寸樹點點鍋浮漚.要知翰墨灑淸氣.俗子政爾勞雕鎪.秋泉山人息機事.靑眼不與王公酬.高張素壁漱太古.擬跨獨鶴還磯頭.人坐江湖在適意.底用絕俗埋林丘.披圖覽古重歎息.天際杳靄疑歸舟.

秋泉伯生、仲章、梅叔章、周儀之、皆次余韻.題廬山圖.再次韻以謝.

海邦列戍連沙洲.檜柳插戟搖淸秋.擬從京國洗氛瘴.黃塵復作煙花浮.西山紫翠不可攬.但訝積雪如明鷗.愛君寒齋之書幅.瀟灑不寫人間愁.胸中丘壑我豈少.奈此羇鬼難爲收.宣城詩法挺二妙.爛若玉瓚盛黃流.永與天機愛神俊.碧眼一顧羣無留.千年周子古風月.袞袞亦散空中漚.乾坤無言混沌鑿.頗怪我輩勞鐫鏤.沈冥天台老仙伯.淸坐自與廬山酬.天靑無人月色古.縹緲五老疑騈頭.功名贅身旋蟻磨.獨蘇得意崇糟丘.何當相從老其下.醱酒一醉黃金舟.

張彥清以夜古硯贈友人因賦長句

高皇南遊倦錄鐍.宴坐淸都賓出日.胸中筆陣掃玄雲.時與端溪評甲乙.平生紫玉無纖塵.小窗寄傲茶甌春.馬肝生寒出古色.鴝眼獻秀憎妖顰.烏號巳去寧復得.繭紙昭陵空悵憶.猶餘舊賜落人間.漆字模糊記朱色.集賢學士胸次高.愛此靜閟霜毫.遒知貪夫罪懷璧.底用長物爲神勞.淸齋持盃好顏色.楚人之弓楚人得.平生弟兄今始知.一笑相看覺何惜.蘭齋老人筆如錐.松花蕩漾搖輕瀾.江南採菱曲巳處.願寫紫府虛皇詞.

金華曹道士白雲樓

蘇仙念母母苦飢.化作白鶴時來飛.我聞紫虛亦官府.朝夕往返勞天機.何如金華有眞隱.巢室空翠搖烟霏.松花麩蜜迺鼎養.丹砂汲井千年肥.我生不識萱草歡.孤身永日懷春暉.白雲在天詎可望.遲子歲晏山中歸.

賦廣帥平寇還

蒼梧之山利如戟.五溪南行水如墨.文身鏤面號爲人.壓日磨牙時剽賊.將軍手提丈二殳.匹馬直入深林居.摩牟鋼杖爲殊績.南人自此長爲奴.檳榔快嚼端衡癡.薏苡不將眞避謗.繡袍初賜簇金鵰.粲米爲圖指豪壯.萬里功名非偶然.輕身許國誰爲憐.莫嫌儒冠守靑簡.能濟筆澤書定遠.

謝王參議送練春紅二枝

玉堂老仙玩幽獨.閉戶無人似初浴.倚闌岸幘領孤芳.蘇紋輕紅冠華綠.化工有意卑凡卉.稍李崇桃空眩目.爭先鬪巧等棋儕.巳向東風盡驅逐.此花淸妍淨如洗.收拾餘春傲榮辱.何郎湯餅徒試粃.太眞溫泉空賜浴.天然生色鑄眞態.亭午低頭睡初足.誰言花后最奇絕.我怪酪奴能汙觸.嫣然一笑奉淸懽.莫把金樽歌別鵠.并刀妙翦騈頭來.珠露淋漓袖新蹙.似嫌凡子多京塵.卻恨高人付流俗.微風瀟蕩新雨生.强拭愁容吐殘馥.擬將色筆寫淸意.綺語非工那忍瀆.徘徊中庭月過半.翠袖娟娟泣寒玉.

題黃簡卿瀟湘圖

瀟湘之水太古色.煙樹空濛成寸碧.奔騰日月轉銀丸.晴薄峯巒凝鐵石.楚棹相將客獨閒.楚歌欸乃人誰識.望盡蒼梧不見雲.千古靈均空悵憶.

絡馬圖

秋原苜蓿肥雲屯.帖帖此馬和且馴.鬪車效駕豈在力.愧汗絕足追奔塵.良哀不生造父在.公子毫端意悽愴.處淵逐日終飲河.出門加鞭奈爾何.

康樂圖 長安韓禕.夜夢至一宮室.扁曰康樂.因名其堂.以奉其母.

至人無夢夢乃眞.瞑目一視空中塵.悲懽蟻旋水東注.遺珠罔象迷其津.持甕噉曰還詼詭.取不坐榻夸榮貴.不如長安韓生道上眠.念母還家枕中記.紫霞之宮那俗書.煙霏霧結開雲圖.虛靈變化在頃刻.謠指疾應維心符.城上烏啼巢逋尾.倚門獨占乾鵲喜.萬里辭親眞可憐.寄來端有平安字.

贈杜秀才歸省荊南

臨江柳橘橘易朽。滿籯積金金作奴。何如遺兒束書帙。婀娜初服游鴻都。從師之樂端解語。暫作庭前綵衣舞。會待明年春水生。雙槳如龍上天去。

貽拙訥子

萬言不啻一杯水。刻楮徒費三年功。何如宴坐寂真靜。木末時數南飛鴻。長安之街塵冪冪。頤言飲垢如飲蜜。鷫鷞作賦真有才。至今江浪猶銜哀。

寄南劍李士弘使君

水雲離離千疊峯。海日如鏡行天紅。使君新沐坐清樾。筆底丘壑生陰風。玉蘭之花不受觸。日給飛泉三百斛。高春打衙人不來。鶴立蒼苔勸新綠。

送任道士歸武夷

武夷之峯高插旻。浴日離海朝為賓。石牀芙蓉迸書露。乳竇醞液凝長春。陰崖怪壁鳥跡絕。葛藟當戶苔鱗鱗。神君枯魚古鑊豆。曾孫毛竹今霜筠。千年金骨幻凡目。玉匣九鑰光如新。想當精思握宇宙。魄質已化能成身。我聞帝居亦官府。風馬決漭空中輪。愛君約鶴避東海。笑踏北雪鬚眉銀。寥寥空山太古水。清夢入髓時相親。誰盲五色亂吾目。得意忘象那非真。歸來玄鶴忽不見。勸汝速浣征衣塵。

送郭天錫還京口

鞠風吹席著驢裘。簸簸凝架玄霜浮。城南泥深擁車轍。矮屋夜臥鄉心稠。春雪滑花始放積。柳婀娜沙中洲。布帆在手不易舉。目數過鳧隨雲流。人言擔簦古奇遇。邂逅一見能封侯。紛綸寸舌有榮辱。智士縮吻成身謀。愛君亭亭日中鵠。玉色已變扶桑遊。紫芝為糧露為醑。北適瀚海觀羣漚。素書滿囊不干世。磊落肝膽看吳鉤。新編翦雲彩鸞舞。妙筆入木寒藤抽。氣酣登臺望陳迹。慷慨直欲徵言酬。舊家鐵甕古城下。春浪洶湧今悠悠。但當清談且飲酒。往事寂歷遊磯頭。黃鸝空桑子規怨。橡實已盡榆根留。長河納天怒蛟走。底用華表歸來愁。江湖清歡眇去扶。風雨疾意催行舟。人生會合定有樂。念此別意空綢繆。

燕璞閒開冰雪相看

豪門炙熱熱如暑。下馬還家汗流雨。徒將嚬笑作清涼。萬事回頭總塵土。那知道人玩丘壑。一榻高寒閒楔楔。碧雲散作明窗塵。妙墨還為小山霧。平生冷語出胸臆。顛怪梅花猶娟嫵。嫪嫪叢崟凜今夕。商權斯文共樽俎。要知冰雪本奇絕。正色森寒傳太古。我聞崑崙有至理。陰火玉泉誰解貫。會須鐵石起風雷。手抉玄關破凝沍。人間寒暑潮去來。物外陰陽月吞吐。閉門客散真兩忘。竹影離離滿前戶。

溧陽張節婦瓶中杏枝看花因賦

陶人妙合陰陽機。凍壺頃刻回芳菲。疊疊綠房綴冰蕊。玉蜨婀娜穿帷飛。佳人蓬鬢不下堂。手補孤鳳橫匡牀。寶刀翦繒試春色。翠袖慘澹顏無光。烏頭可白珠九曲。造物深知憐不足。故臚賦此一枝春。點綴扶疏衆目。君不聞天上甄。鬢龍平陸成波濤。又不聞璧閭臺兩曬。驊息如跳珠。齊諧茫昧不可詰。爛目看

朱勳成窮。張氏之壺如殺訪。真火煉質千年剛。枯根借潤表貞志。慎勿語怪歸荒唐。

仲章與余連舟而行。仲章指書背不在人後。夜泊夾馬營。余舟適先至。仲章有詩。因以奉戲。

我船如縮蝟。瘦僕凌兢空挽曳。掩篷兀睡初不知。晚向沙頭踏新月。君船如生駒。追風破浪爭噓呼。青春櫂郎紅蔽膝。搖唇疊口歌吳歈。昨宵夾馬營前宿。大似天公憐不足。回帆望君君不應。出沒高桅轉河曲。人生作計那可既。誰能盡己不盡智。枯薪居上東方愁。相位還須讓男子。憶昨都門經歲除。風吹乾雪塵模糊。閉門擁被謝不出。時人背笑何其疎。只今船行一千里。萬事乘除總如此。愛君玉雪雲中英。我歌作勞君且聽。

蒲城孫世英編修。父年九十四。號嘉遯翁。院長而友各賦詩。

蒲城之下嘉遯翁。銀髮兕耳雙碧瞳。少年流離老康樂。布領踏醉歌春風。春風畏人屢歸去。阿翁扶春春始住。穿花入市爭摔盃。採藥迴家共攜路。諸孫青襴翻魯論。寒燈夜授鄰壁聞。泥深翻疑犢車險。雪釋自訝駝渠溫。憶昔種松如指長。俯仰鐵幹參雲蒼。桑田變滅理固有。底用化鶴來還鄉。只今翁年九十四。萬事如雲日嬉戲。迴首塵中輕薄兒。奔走流年竟何事。

嶽麓圖

積石落落雲中殿。冠以蒼松蒨瑤岸。天柱條織立晴昊。絳霄雲璈護擊考。揚許之君顏色好。冰綃為裳車羽葆。永懸垢濁增札天。湘波層瀾勢灝漾。跳珠浮玉聳洲島。一洗氛瘴蘇衆槁。愛爾靡靡併終老。出門倚天心憚恍玄穎浮花落縹緲無跡空飛說神媼附後藏之五色囊念君別去塵浩浩歸來歸來守其寶。

送何太虛歸山中

飄飄兩屐山中雲。青眼不受京塵昏。意行扁舟本愛雪。獨去五柳猶當門。人言江湖在遲暮。立談雙璧非謬誤。相逢挽君君不迴。落日蒼茫塞鴻去。

同子唯賦水車

挈瓶之智誠有餘。抱甕之勞亦良苦。何人智巧抉天機。河伯逡巡魚龍舞。昂昂長身臥隄岸。捲地翻濤轂轆鳴。誰云龍骨化梅梁。未信魚身作檣柱。縈紆香輪過流水。突兀雲梯卷清雨。橫陳歌板促紛綸。倒流谷驟聲聒聒。東家饈婦顏色惡。步步生蓮空媚嫵。陽烏流爍汗成漿。平陸須臾涌銀乳。推移燥溼意本同。竊奪陰陽天所怒。人言無蹤能自至。跬步周旋路幡阻。不辭滿眼看黃雲。歲晚論功付梁梠。君不見田舍翁。年年苦辛與我同。天寒破褐厭糠覈。仰視屋壁知誰窮。

次韻夏明遠紅梅

江南徐生闊沒骨。筆底妖妍等塵物。此花絕俗避春風。東皇扶桑入瑰室。闔風羣仙笑酒寂。故遣瓊英侍巾拂。龍肝麟脯厭腥臊。以斗為盃飲真一。嫣然乘醉下塵寰。欲向晴空舞紅雪。崇桃穠李行飛翻。因此貞容莫旌別。效顰不語空捧心。美好何由在粧抹。懸知正色衆所忌。況此纖穠逐時節。憶昨歲暮天凝寒。孀娥傲冰月。誰言凍吻不敢吐。妙思端須稜神筆。飢腸雷吼空九迴。勁氣雲摩雖百折。人間好語詎有

盡。三嗅清香應倒絕。

雪汚齋（邪磐取權偏雪者汚之之語爲號。）

有客飲垢如飲墨。三尺之泥及馬腹。平明對鏡鮮衣裳。意氣摩雲飛食肉。清虛不來空慨慷。願君勿走治世狂。明窗紫磨在吾鼎。淨洗紛紛冰炭腸。

次韻閑閑甲子告

絳霄仙人雲作席。宴坐玄關已知白。萬妃婀娜布清陽。淨掃嚴凝驅伍陌。飛霙散作平地舞。翦綵寧爲舊時色。西峯秀筆眇何許。似換當年銅綠格。洛陽之人凍吻縮。詩句那能隨燭刻。大鈞有意迴昭蘇。至寶無華匪脂澤。乾坤偉觀雙眼明。高臥元龍須百尺。

贈錢唐吳月湖（寨右丞擧黃冠。）

君不見後湖仙。一官掉首餐神丹。月明江上杳然去。唯見玉珮雲珊珊。又不見姚將軍。夜騎黑騾趨劍門。飢來青城采芝食。蕭顏逸足追奔雲。人生富貴那可必。偷竊陰陽亦奇崛。陰符日與素書通。赤松來歸乃異逸。西湖明月不可釣。呼吸湖光月隨照。要知心與月同明。暫假孤光敵清皎。憶昔黃霧衝八蠻。髀肉消盡口吻乾。萬里生還眞幸爾。十年老去猶淒然。即今落魄隨塵緣。丹霞玉樹壺中天。何年輕舉化飛鶴。歸視城郭同蒼煙。

送趙君佐茶使

淮南食茗如食粥。清時烹煌出茅屋。生來不識太官羊。翁媪相看夸不足。速網貫餘知幾春。挑擔接轡來饑眞。莫言此物常苦飢。船中估客肉常肥。

黃臨汝以長句索筆次韻

寸錐欲學工傳書。千載妙蹟逍官奴。寶跗綠沈不易致。茹盧荊管那能無。古來志士心獨苦。採荻夜畫灰成圖。封窗歲月要有限。作計何必輸人鬚。中山卯君微縞束。論功且復歸韓廬。柳家鈞鎖本新樣。內史筆勢誰爲徒。遂令陳生擅料事。坐出妙語如擒俘。邇來八法益疎陋。雞毛兔毳爭庭除。姓名僅記政自可。文采日泯終何如。湖陰丈人古仙伯。舊嗜寶刻窺鴻都。飄如晴雲彩鸞舞。勁若暖浪寒蓍舒。丹碑翠碣已冠世。所恨昨吾懷嘉謨。揭來掘筆弄天巧。下視羅趙眞有餘。詩成醉墨作三絕。寒窗眩晃生瓊琚。

題翠山嗣禪師雜花世界

寶田瑱柯天上種。一一五采相紛披。深根清寒出樂國。幻境變滅卑仇池。蘂珠駢頭滴寒露。蓴綠擁翠攢新枝。陰陽轉旋發天祕。霜雪鬱膚培靈基。紫泥分封慶雲護。緹室應律溫風移。初疑層臺閬仙下。似笑移谷愚公癡。側金布地素習結。翦綵眩耳神光奇。梓宮斫斧古莫彼。桃源旋盡人猶疑。高禪息機月窗坐。微笑彈指靈山來。嶽空積鐵不受暑。垂翦挂線能成蹊。巧翻新好驗空假。妙合頃刻窮施爲。溝塍衍平碁局布。巖谷巉削丹泉滋。流鶯弄晴遶繚繞。幽鳥觸影搖參差。扶筇一觀定已駭。飛航百罰知何辭。眉毛猶存眼非眩。意不落相寧無詞。

贈劉醫（行術。）

君不見東漢趙生試奇術。禁架相傳人莫測。桑皮爲舫水爲醪。耿耿千年猶廟食。（事見後漢書傳。今台州土神是也。）又不見葛稚川。遠竄句漏思得仙。辛勤鑄費集奇怪。金鼎一映完如蔛。古來長生氣爲寶。踵息深深神不老。肯將呼吸逐凡庸。辛苦徒令顏色槁。羨君妙契合二士。萬病相酬一杯水。參苓遠棄藥無功。變幻須臾人共喜。靈龜枯桑終殞生。雁以不鳴曾見烹。誰言靜默解自致。奔走岐路方喧爭。我生守口今已痞。氣滿如山空苦心。沒將寸穎寫奇幅。紛紛過眼誰知音。峻層瘦骨非食肉。空洞無塵那有俗。金華玉瀣端可餐。要俟千年梨棗熟。

次韻段惟德右司

空齋病起槐幄深。碧雲道士遙相臨。問之不肯說姓字。笑指庭鶴知余心。昔年種松在山北。咫尺十載幣笙侵。公當青春立霄漢。我覺日夕還山陰。

子昂風林牧馬圖

驅馬不受人間羈。春入川原草如髮。老髯背面心已知。眼底玄黃總凡骨。相親柳下那作疎。泯默此意今爲闊。竹林之賢閭奇士。晚歲絕交眞可吁。

張氏女（七歲能大字。）

皎皎嬌女眉髮鮮。筆墨爲耒書爲田。家貧畫地當縑楮。能使平陸生雲煙。老蛟翻波注甘澍。渴驥怒騰追寒泉。躍如斫陣勢揮突。快若舞劍光回旋。青燈阿翁夜授詩。誦聲出屋清且圓。天然異質世外寶。寸穎入手眞如椽。流紅題詩愧飄蕩。織錦作字空纏綿。透牀不憂翠袖薄。玉雪晃耀辭花鈿。若不聞祝融之峯魏氏女。空中落筆垂瓊篇。閉門養姑吳彩鸞。一謫人世知何年。道合變化難具言。宿習妙解寧非仙。

送儀上人歸天台

三百六旬應浩浩。萬八千丈雲飄飄。手提飛錫絕江去。獨飲古澗長生瓢。乳彪呼風小兒語。老鶴翫月仙人舞。空林桂落招不來。冰歇巖頭斷前路。

題李廷鍔歸安去思碑

人言歸安之水溉耘耔。又言歸安之水宜繭絲。移文夜下鄉社集。折竹作度魚鱗推。阿翁裹飯立田所。大兒應官入城府。籌燈夜算尖角瀛。百斂塗朱費千楮。慈仁李長官。眼明不識催租瘢。溝塍如枰舊疆理。故王之籍那可毀。刮毛龜背羞作腴。掉頭據案難奉符。聖朝阜民極天際。山積川量一稀米。挂冠徒步歸卽休。虛譽浮非我計。弁山何崢嶸。苕溪何潺湲。山君水神各有職。樂意禽魚兩相得。君不聞古來吏弘羊烹。劉晏死。飛蛾赴膏無有已。歸安之碑立如玉。父老摩挲路人讀。

題黃高閒道士春龍行雨圖

清泠之淵玉爲寶。呼吸銀丸起晴晝。昂頭躍空朝紫京。海若莾黃河伯走。精靈爲氣翻帝車。坐令日觀生模糊。黃雲離離覆下地。神跡彷彿今爲圖。

送錢唐萬戶還鎮

秋風八月錢唐湖．三千組練平明曉．吳王故宮草凝碧．一曲突兀凌昂霄．將軍賈威立油幕．手撚羽箭調青鶻．穿空盤旋彩雲墮．豁草燔炙羞肝脣．酒酣意氣擊玉斗．垂手逞舞花容嬌．百年繁華等流水．金谷翠樹隨塵消．平湖堤柳千萬縷．時繫落日傳笙簫．宴安侈習卒未盡．凝兒騃女猶喧佻．名王之孫古英武．韜鈐夜誦聽寒刁．徒兵賚閱逐奔馬．舟師夜渡追輕舠．坐令長城鎮南服．鯨鯢落膽蛟蠢妖．煌煌輿圖久蘖戢．紫髯九陌嘶風驃．胸中武庫貴商略．談笑樽俎真雄超．丹書之功在金匱．麟趾世嶽輝皇朝．

墨竹

玄雲空飛着無蹟．濃淡晴溪護寒碧．碌碌玉石圓且奇．古澗因依發顏色．仙人紫宮朝未移．平安日報春熙熙．生綃陳情寫初意．爲問白鶴來何遲．

送趙篠正卿歸養胙城

淵明投幘酒初熟．弘景挂冠丹始成．何知奉輿歸故里．夜聽慈竹平安聲．食蓮分甘含雲冷．得魚入饌泉水清．門前槐柳綠陰直．會有雙鶴飛來迎．

送保寧萬戶出鎮古閩州

鵲樹飄紅蜀帝飛．錦屏橫空十二眉．天狼夜沈北斗正．筆花列陣書成圍．拾遺每題山鬼嘯．文石縱橫碧苔燒．將軍好文歌太平．桂酒灑迎梓潼廟．

子昂寒篠枯槎圖

靈柯連蜷排石角．海風吹秋折繁萼．亭亭明玕左右從．呼吸玄雲起陰壑．猛思奮欲窺河源．從者亦返清泠淵．河源萬重星錯戢．清泠之淵多蛟鼉．上天下天意沈惻．化作蒼龍張素壁．玉堂之仙墨成沼．穎脫淋漓翩清謾．鐵榦飛光明月流．翠節參差飄窈窕．昂身突兀太古春．崢嶸亦立驚絕人．支筇觀象洞玄化．芳朽成歲非吾真．

澧州通濟橋

洞庭水發波湯湯．老蛟挾舟恣低昂．何人空中化樓閣．斷鼇爲石虹爲梁．澧陽太守默無語．朱墨塵深失鬱舉．萬騎南來春未歸．離家想爾曾題柱．

送有善書僧曰溫．妙明．溫華亭人．明眉山人也．余嘗識明于玉几山．其年未四十．溫老矣．余識于靈隱．視其書之高下．亦類夫年也．閏十月．有僧攜明書示余．遂各爲一章．美之．且記二子之出處焉．

老溫作書誰授訣．少學潘郎幾城帖．興來揮筆弄春妍．露露芳叢蹁飛蝶．平生大字顏魯公．晚復頗放少露鋒．論功古法雖未王．瀟灑要是僧中雄．醉裏蒲萄墨爲骨．秋葉東西雲鬱勃．囊錯急點數玄珠．不識公卿是何物．只今書名已傳．華亭鶴唳悲流年．西方金仙在何天．寄聲爲了塵中緣．

其二

蜀明觀雁肩聳山．我與之語清且閒．聞其作書誠險艱．自製美筆出袖間．洗落金題入清箧．魚鑰無聲帳

中閟．暎水寒鴦凝素波．倒石枯藤挂斜月．西風玉几雲翩翩．黃衣渡江聽清猿．逢人醉寫數十紙．山僧示我相詩傳．歐陽父子病骨立．誠懸繼之天爲泣．楚僧抵掌眞偶然．妙解無言君合識．

善之攜酒．招游西湖．值雷雨．分韻得杯字．

南山樹影糊輕煤．北山雲花玉崔嵬．絕憐我輩少姿媚．幻此異景爭奇瑰．湖光山色兩愁絕．更挾新雨除飛埃．千年龍公睡忽醒．頃刻鯨浪鞭春雷．我生傳游端有意．陳迹黯淡漫蒼苔．擬將鐵笛寫清怨．復恐翠袖含餘哀．主人似怪不解樂．故結勝侶攜樽罍．翩翩六鶴舞晴翮．華表清唳雲光開．絕憐山雞強聯絮．照水寒影空徘徊．謝公屐齒殊濟勝．偃仄蓬宇徒低摧．娟娟新青故堤柳．片片輕白孤山梅．春風佳游詎易得．相與一笑同銜杯．

賦金華方君雙魚硯

海上鯀魚雙鬣紅．拔鬣直上嫦娥宮．假嫌嫦娥太孤絕．耿耿冰雪難爲容．須臾海枯不可下．騈頭躍入空巖罅．翠藤交絡石鍬深．太古風雷催變化．得意相忘睡酣熟．開眼重光弄蛾綠．跳銀破練何足奇．共飽雲腴作寒玉．良工感此同死生．冥搜巧琢存其形．世人翕翕漫刎頸．對此三赧顏爲赬．玄英閑孫古俠士．脫粟論交傾意氣．揭來風雨泊江干．拂拭雙魚落清淚．平生謝子金石交．詩魂寂歷飄黃茆．此中濡毫作新誌．免與俗子同譏嘲．

寄張伯雨道士兼簡鄧善長二首

翠屏繞入香爐雲．尸坐朝日雙臉醺．南山鐘聲似有約．北山禽鳥如相聞．楊枝低昂碧霞袖．藕葉清淺青霓裙．更欲深尋入林麓．繫境夜禮三茅君．

越羅作衫花翠翠．今年身長覺衣短．垂虹大堤迎棹船．綵袖翩躚酒巵暖．還家閉門百不知．桐葉題詩綠陰滿．鄰坊爲約張隱居．細雨湖橋乘款段．

清容居士集卷第七

古詩 七言

煮茶圖 并序

煮茶圖一卷。劉石窗史處州燕居故事所作也。石窗諱文卿。字景賢。外高祖忠定王曾孫。儀觀清朗。超然綺紈之習。聚四方奇石。築堂曰山澤居。而自號曰石窗山樵。此圖左列圖卷。比束如玉筍。錦繡間錯。旁有一童。出琴拂塵以俟命。右橫重屏。石窗手執烏絲欄書展翫。疑有所構思。屏後一几。設茶器數十。一童傴背運碾。綠塵滿巾。一童舞火候湯。瓷唇製鼎口。若儼主人將索者。如意麈尾。巾壺硯紙。皆纖悉整具。羽衣烏巾。玉色絢起。望之真飛仙人。予意永和舊賢。放浪泉石。當不過是。而其泊然宦海。踰愚清澂。誠足以方駕而無愧。甲午冬十月。其孫公略出以相示。因記而賦之。以發千古之遠想云。

石窗山樵晳公子。獨鶴蕭蕭煙竹裏。月湖一頃碧琉璃。高築虛堂水中沚。堂深六月生涼秋。萬柄風搖紅旖旎。邇南更有山澤居。四面晴峯插天倚。憶昔玉門豪盛時。甲族丁黃總朱紫。曉趨黃閣袖香塵。俯首脂韋希雋美。一官遠去長安門。德色欣欣對妻子。豈如高懷脫榮辱。妙出清言洗紈綺。郡符一試不挂意。岸幘看雲臥林墅。平生嗜茗茗有癖。古井汲泉和石髓。風回翠碾落晴花。湯響雲鐺衮珠蕊。齒寒意冷復三

嚥。萬事無言歸坎止。何人丹青悟天巧。落筆毫芒研妙理。黃粱初炊夢未古。舊事寥零誰復紀。展圖縹緲憶還蹤。玉珮珊珊響秋水。

贈張玉田 循王五世孫。炎號。設卜肆。

將軍金甲明如日。勁馬橋邊清蹕蹕。淮壖徹衛羽書沈。置酒行宮功第一。蟬冠熊軾壤高門。英英玉照稱聞孫。張鎡號約齋。名玉照。百年文物意未盡。玉田公子尤超羣。紫簫吹破江水立。野雉驚塵隔原隰。夜擊雪柳踏河冰。竟上燕臺論得失。丈夫未遇容遠遊。秋風淅瀝鈞征裘。翩然騎鶴歸海上。一笑相問詩綢繆。雨躍奔飛互朝夕。璇府森芒蠹莫測。要須書紙為君聽。落筆雌黃期破的。壺中白日常高懸。道逢落魄呼醉眠。清歌停雲意慘淡。倚聲更度飛龍篇。

題子昂洛馬圖

苜蓿原空春新積。羣馬飢鳴渡江食。大梁公子心未平。一匹宛駒萬夫敵。圉人初浴意氣增。跨鞍已晚知無成。雲裔徘徊悄無語。掩卷索索猶風生。

送倪德進歸番陽

書眸的的垂玄珠。辯口落落傾冰壺。寶刀挂壁指閶闔。扁舟挾浪辭東吳。低昂黍禾故流遁。隱沒桑叢道宮墟。仰看浮雲勿復語。俯視逝水誰為闕。天衢晴塵接冠蓋。石室古簡搜盤盂。大宜置身並班馬。小卻論事追唐虞。懸知鐙窗要有得。永愧折節終難呼。深春無人碧桃靜。落月在屋冥鴻俱。歌聲滑琅振金石。筆意橫逸搖璜琚。苦心豈為爨下木。帖首不作轅中駒。牛毛取士悶當走。魚目眩世徒爭殊。平原飛埃宿麥臺。長河奔淤柔桑枯。還家勿陳賈生策。閉戶趣著神農書。相思我亦返居肆。靜念子豈淹田廬。

送僧德芬過松江

海門山人捐竹杖。笑指飛濤挾雙槳。雲間鶴唳耳不聞。洞下龍歸夢猶想。我聞諸天亦官府。一息塵寰總調御。黃花滿院人跡稀。霜月離離在前戶。

憶陳道士

空巖羽人氣為祖。玉立秋空振玄古。酒酣高歙裂行雲。直上鈞天聽滄武。白雲一去誰遺情。掉首不問人間名。當時雙睛傲餘子。猶有翰墨傳孤清。紫綸交馳丹闕下。人道山中多僕射。黃金蛻骨碧藤深。夜半塞光明月假。飛鳧縹眇山鬼監。蕭殺一薦端貴誠。欲從桂父乞仙露。虛牝回激笙竽聲。

病馬圖

青絲屈曲長安道。卓午歸來廄中老。側身仰天思遠遊。口不能言顏色悄。奚官卻立深有疑。似言非病那用醫。願乘長風迅絕足。一息八極歸瑤池。

次韻張伯雨梅花島

雲屏油幕低覆垂。晴日倒映黃琉璃。孤根自有嚴壑趣。屈曲縵室情依依。巍峨青女來蘂珠。赤腳獨立層冰渠。璧人當陽朝寶鑑。金眥簇隨偎銅壺。何人胸中藏九島。內火迴環不知曉。咄嗟已辦天機深。頃刻能

成化工少陰陽在手司帝春坐窗更試明窗塵江湖遠涉汝良苦門外萬竅笙竽吟.

次韻渭川春玉圖二首

至人虛心實其腹手種琅玕如種玉晴雲散墨春思浮咫尺親營千畝足清標亭亭儼矜絜笑脫斑斕賜膏沐揚旌槙蘇禪君遊萬籟無聲江水落此君之志那可量榮辱相忘在空谷大宜蓬萊之三山小宜武夷之九曲前如綺園歌紫芝後若夷齊侍孤竹陰檗之墨清且奇脫落玄黃乃其口幽齋尸居耿相對有客叩門深絕俗天空日沈碧雲滿納酌寒泉羞秋菊步迴倚杖森在廷燁燁雙蒼鬢深綠.

瑤林華仙歌捧腹解帶闌皋捐佩玉深知五采眩吾花守墨空巖思濯足層冰急雪成九轉重露輕煙方一沐湘君寶瑟調初絕唯見遙峯離寒條長空旋宮起萬籟翠袖無言守山谷紛紛落葉浸渭水耿耿殘花守章曲論功歲晚端有意深愧華英不如竹森然壁立聯墻牆變化淋漓傾衆目高人宴坐不出門一榻常懸謝爵俗每令此君當上坐末席餘清友松菊回首故園新雨晴無盡春風吹草綠.

忍怨堂 在大都 爲氏

汝南堂堂臥雪翁飲寒閉戶稱高風吳相亡何不知止二石醇醪能脫死吾宗高標兩都史餘子紛紛那足比人生遇事何強嗔百年歲月能中身水清之魚鈎滿餌白鶴出林紅鶴忌君家兄弟如聯珠熟視不語疑模糊連理之木多慈烏大兒拱立群雛趨家僮大勝千木奴冬園芋栗夏芙蕖壺有美酒架有書不識吾儘真何如門前騶馬塡華裾.

飛鴻軒 爲安謝則大

冥冥天機衝紫霄炎洲雪嶺窮遊遨鷦鷯一枝掩目避始信懷土非吾曹勞生貴賤各有適攘臂何人限南北三足之烏今不停寒暑周迴短長穀.

李士弘枯木風竹圖 爲玉淵文新作

狂蛟舞空蒼髯拏雙鐵蒙頂雲交加亭亭霜標不受侮慘澹天籟扶槎牙西山古淵人莫測一柱承天萬牛力會須截玉化跛龍拂拭苔光遺劍跡.

題茅山道士雪梅障

積金峯頭雲五采天女行空散珠琲爲憐絕豔一枝春玄墨數調增蓓蕾因風飄零顏愈眞竟日蘊藏氣逸倍油霧紛紛成素施稍鐵離蹤增棘鐙均如側杯頹承露亂若鋸刀續剪綵雙龍挾翰擬欲上萬馬飛塵卒難挽高齋鐙馨日未暾徙倚橫斜眩銀海憶昔西湖極遊歷冀與逋仙濺嵬磊後知色相端有空百念灰心付冥宰峩峩茅君儼不死秦帝嘉平年首亥精思萬林元氣存衆卉群芳羞媞媞閉門緹襲坐蒲團長恐夜深風雨改.

廣信吳君靜能家鵝湖以太府掾出補南康簿予慕其仕止皆武夷先生講道之地敍言其異同幾於贅因成長句亦欲知夫先賢箴警非二途近世學者騁騖虛玄則知武夷晚年持守之論非矯可不慎諸.

鵝湖鼓日鐘磬清不聞昔時絃誦聲愛君卜居在其側編簡插架猶談經當年羣公來卉瑱粲粲塞芒僊星斧投壺雅爭非世柱餘子承風增毀背廬盧招提無極篇希夷入道從茲傳百年脣吻互嘲詬經緯妙密同先天兩地斯文寶元氣官遊家居總奇事稽古紛綸三萬言顏生屢空心晏然.

次韻王道士 丘眞人弟子其顏不雅別號姑爲其寫

潭潭古仙浮玉顏憫世壯志金城堅丹霞紫壁接滸漢過客弔古猶思賢王君碧瞳水蒼珮深恨幽諸書絕瓶丘公蟬蛻七眞化清史誰能纘二班.

送馬季禮之官平江州 梧溪相兄子

咸淳十載兵塵高漢江之水纔容舠耽耽太傅亂天紳樓船兩翼鳴春濤中書蛛絲守空印片紙除書魚貫進相府門前青草深破席疏籬雙白鬢扁舟疾走歸番江百城破竹爭迎降紛紛成敗付野史玩芳擥臥唯軒窗往事淒迷蹤內紀華屋空梁歸逝水洞庭木葉三閭愁淮南桂叢八公死京城卽今相邂逅傾蓋忘年總論薦頴州推官家譜傳岳陽樓頭水浮天.

宋誠甫押送交趾使之武昌

飄飄蒼珮乘風來下視漢水如浮杯坡陁環堤薦亭障鐵笛穿石聲崔嵬武昌之魚不可食昔人作歌何寂歷隔江小城大如斗柱使邊軍驟鋒鏑古來相傳用武地今作藏垣鎮官吏猩血繁纓金齒來犀皮屬甲雕題至碧瓦門深鼓角高羅庭椎髻聲嗷嘈銀甕蒲萄雲葉重錦氈叱撥風花驕深知王臣有奇算蠻使低頭輸款款勸君莫登黃鶴樓勸君莫停鸚鵡洲黃鶴之人白雲杳鸚鵡之客蒼煙愁愛君手中青鏤筆能寫牙籤三萬軼迄今舊史難整齊屢屈先皇詔頻出玉堂日正槐影長汗青之簡光熒熒請君直書亡國事還作觀風寶字記.

送濮陽陳景星之官忻州

陳侯英氣廉青雲天馬脫羈羞羈羣霞袍昌言高坐登餘子俛首卑塵氛探囊奇策得要領炙轂妙語通氤氳京城久居閥冠蓋酒觴棊局忘昏昕平生愛竹嗜好古行沐服食童顏醺往年濟陰試敏手桑柘戢戢春田耘政成烏府考上上猩鮮釀秫歸榆枌窮冬遄遄色舫艤近錫符竹州名忻自宜骨鯁任獻納或佐黌轂輸忠勤率公歎息各賦詠跋馬操袂愁離分緬思河東舊雄鎮甲騎出塞宵驚汾卽今樓臺歌響集衆下綵纂紛紅裙愛君胸中人物論發硎破的無虛文蓋公之堂本清淨解帶臥治收奇勳此君相從匪朝夕書籤煮茗看鑪熏.

送湯道士降香武當山

紫衣山人眼如月朝捧天香辭鳳闕柳絲輕拂桃花驄旌曲屏繇逸俊鶻澗中黃銀如僕姑清淺閃爍隨萬蒲水流東南天轉北蠶窩妙化誰爲剖沈沈玄帝道淵默手提神機合無極密調六氣佐璇璣魍魅潛藏百神職暮春之初傳降璽閱世已久難稽評龍虎之章端莫測騰蛇之光杳無跡.

過高郵湖

七十二湖春浪濺．風刀割霰跳玲瓏．參差凍柳皂纛垂．偃首俟命朝珠宮．淮南田父身龍鍾．灼龜灑酒占年豐．荷秋積水挾豐隆．長魚揚鬐蒲藻中．桑顛高下棲冥鴻．黑禾生耳隨飛蓬．瓢蠡扶攜出城東．至治天子達四聰．詔書寬大蠲民農．秀麥蕃蕃翠纖茸．赫日出海扶桑紅．歲熟於西年相逢．擊壤鼓腹歌時雍．展牲美報湖神功．

贈呂荷花

我家東湖三百頃．瑞錦縱橫綠雲凝．森森曉氣天香飛．星斗光沈水花淨．遠如嬰兒脫文綳．近若胎仙臨玉鏡．瓊杯欲側雨絲垂．金掌初調露珠定．盡將機心付鷗鷺．小雨輕煙穿短艇．京塵烏帽二十年．夢入滄洲寄清興．趙生畫意不畫格．淺粉輕砂養真性．稍精斂容羞自陳．三沐無言月華靚．邇來獨於號能事．老嫩風晴毫髮證．玄黃已辨神俊枯．逐影之人道中病．高堂覩此青琉璃．香色俱忘保清靜．

京尹旌門

泰山之溜石可穿．磨磚爲鏡不問年．人生作事貴苦堅．砥節厲行通蒼天．武清之祠世所傳．出門重趼神已憐．五里一堠拜漸前．寶鎧當胸起霏煙．念我母疾醫難痊．帝叱二豎沈諸淵．秀眉鶴髮人中仙．伯仲叔季舞蹁躚．俯齡已盡銜苦冤．烏傷柏慘羅墓田．劉愷丁鴻孰爲賢．煌煌神州風化先．槐柳表道綽楔懸．褙紳交喜聯序篇．太史勵筆慙非椽．

乘鸞吹簫圖

繆公荒淫亂天紀．蠱蠱宮中四十子．懷嬴復作重耳妻．僭盟相揖國深恥．妁婷弄玉誰復看．參差弱泥能合歡．鸞臺鳳聲出天外．詐言後夜同乘鸞．人言神仙能不死．槖泉之墳露遺址．哀哀黃鳥飛復來．良藥刀圭莧護致．高辛之女隨盤瓠．漢愁句奴遣公主．身能解百城圍．鄙計咿嚘笑千古．天台之事尤荒唐．劉郎阮郎歸洞房．石橋雲深繆木寫．披圖相看儼同傳．

雲間圖 爲王叔能作

白雲晃晃虛飄飄．舉峯磊磈通危橋．蒼巖側挂截地脈．素練直下來山腰．是中樓閣誰所居．翠篁高拂寒光搖．憑虛望遠意莫盡．振衣獨立搏扶搖．王侯出守山水郡．退懷盤礴窮清寥．一日不見輒慣慣．臥遊想像歸生綃．信知俗子謝不去．濟勝有具難爲招．

贈吳江宋尉

太湖三萬六千頃．穲稏秋風政相並．吳船跳擲如飛梭．鳧鷖參差白雲影．連年田舍無炊煙．吳船出沒平湖前．縣官打衙入湖去．弓刀夾棹魚升天．元憝之孫爲少府．岸幘看山揮玉麈．飛蝗避境虎渡河．吳船雖多奈我何．

與相士王月屋

世途紛紛黑如漆．暗中摸索端有術．何人竊藥僭寒宮．碧眼淋漓論得失．覆頭之子齒且醜．牙籌夜深鬼神守．麟臺功次不論渠．常識相逢須疾走．

廬陵梁賢濟生室

上池之水人莫識．三拱東華借餘瀝．瞳光透碧千里懸．二豎奔黃離衽席．南康昔有劉神醫．鶴骨變化芝朮肥．入門逆意望且走．吾今見子同其機．

次韻史允叟榆屏

蒼雲之根百歲植．巧匠屈曲宛揉矯．淨如翡翠立亭下．矯若幺鳳依闌干．崢嶸要使頭角出．鞭霆籠龜超雲端．扶春萬條豈不好．猥蹐離落迎霜殘．若不見姚江蔡天兩雙榆．至今風雨之夜猶清寒．時王尉涂燒嘗植見槍歎

次韻蔣遠靜 蔣氏通五代史．與僧卓友善．落魄不羈．市中六七兒常隨之．一日與浴江中．號其背有日．蔣髡頭是日蕭化去．遂謝勸也．留布囊與則且云．子孫當代有進士．

唾壺麈尾手所持．白眼對客客不知．出門俗子多敗意．三語之掾異吾師．曉窗新沐綠陰淨．碧雲奇峯生九疑．隔鄰書聲入幽耳．茶甌散花酒浮蟻．百年行樂在適意．燕頷距顱容萬里．君不見燕山俠客多苦寒．出門悲歌來日難．同翁繳勒誰總持．沙上偶坐忘所知．布囊相傳陋七葉．密記端是人天師．愛君清言漱金石．酒酣硬語輕丞疑．亦知造物端戲耳．一室尸居旋磨蟻．東鄰花發西鄰歌．咫尺相思隔千里．陳郎之約不可寒．我眠卿去人所難．

廬江羊孝子

君不見觀津竇廣國．傳舍沐頭深記憶．時來徒步入長安．握手相看淚如滴．又不見杜羔孝感爲尚書．兵前失母長歎歔．一朝老嫗忽邂逅．郎君玉貌猶吾夫．淮源鐵騎排雲來．戰骨積雪飛寒灰．小兒纍纍繫馬尾．鬼妾亦腳驅東迴．黃塵漲空日將暮．母子弟兄不知處．只今總是太平民．那識當年亂離苦．人言缺月定有圓．馬能生角石可穿．亭亭高門拱槐柳．更灑鴻筆傳青編．

送潘元卿績溪邑論

君聞黃山種松法．纍纍如珠苗如髮．十年拱把百年梁．華表相看化雙鶴．又不聞黟源之山高入雲．黃流夜作河漢奔．龍渠漩渦濟川具．帖首萬折歸天門．爲中之壁神所惜．龍尾成閭帝爲錫．章稿索隱年登耆．此道誰言深默得．紫陽老人心胸高．番堤執簡窮秋毫．即今堊經東高閣．上擬混沌中唐堯．拱手星比立環堵．哆口紛紛角門戶．君看黃山之松婺源水．師友根源政相似．

次韻黃松瀑自廣信見寄

開元天子書石經．雖爲焚御邊守寧．合宮宗祀廣致敬．底用物焉登云亭．林林碑崟刻新出．嘉禧殿前稱第一．小臣捧詔渡江南．蠆尾渠眉耀晴日．裝成分賜諸王宮．餘墨淋漓遍孤棘．古文僞出今文訛．斷簡誰能究佔畢．黃仙藏用鉛槧忙．語言冰雪容堂堂．明時孝治邁千古．願借鴻筆歌陶唐．時李昔刻八分孝經．

題黃居寀蒼鷹野雉圖

披靡處秋塵四起。逆風雖飛疾如矢。脊鷹矯矯凌空來。注目穿胸紅披離。山雉藏頭入荒篠。回視其雄端一死。玄雲磨盪寒光浮。側身番雲轉輪翅。急如冠軍赴猛敵。縱若討士藏深智。蜀山巍高翠周匝。狹徑交衢不容馳。貫牛養之愛神俊。勇氣縱橫怒猶昔。想當落鞲舉平坂。回首當闌眞劇戲。君不聞箕裘可學端有傳。諸孫射生養殘年。（黃堂養鷹爭雀。諸孫皆成獵師。）

送廬陵陳存道赴廣州教授

君不見端平崔相國。竹杖角巾老辭蜀。清名高節耀千古。寒菊孤香出林谷。又不見咸淳張狀元。落落大對三千言。流離抱忠兼負腹。要使名字傳道編。卽今聲教覆南朔。此州文獻端磊落。荔枝一色紅雲蒸。菖蒲九節淸溪明。當年中州人物論風度。曲江之公唐帝顧。吳儂傖父互譏評。坐使官曹異銓注。吾聞八桂山峯如玉簪。衣冠之氣逆湧雲穹。龜負碑百神拱。色羊跨乘卒仙尊。翩翩陳子天都客。萬舞充庭考金石。笑觀滄海陋浮漚。鵬飛暫作天池息。

送毛道士降香嵩衡淮海

我所思兮在嵩嶽。神清之洞何駭愕。參差弄月秋氣高。王子飄飄醉騎鶴。少室山人蕙帳空。君今跋馬凌春風。由中齊聲呼萬歲。我欲同君學蟬蛻。

我所思兮在衡山。重華三珮聲珊珊。芙蓉石床秋水冷。木葉飛燈光耿耿。軒轅道士人不識。澗底拾薪鑄白石。我欲與君上九疑。萬民樂康明聖時。

我所思兮在桐柏。寥寥帝鄉今莫識。潛流倒注平淮成。天塹曾爲萬人敵。金龍護簡帝令森。蜥蜴俛首穹窿沈。我欲與君探其底。五兵長韜樂平世。

我所思兮在南海。鐵網珊瑚撥手採。沈沈雲氣方壺深。絳節神君似相待。海中颶母方頑癡。朱書短札能捕之。此中奇觀通扶搖。吾欲與君觀沃焦。

贈番陽劉生振

我欲贈君珊瑚枝。君言不如貽我離組辭。我欲贈君懸黎珠。君言不如貽我盤盂書。長衢飛塵日卓午。觸暑東遊甬江滸。日光陸離衡紙背。徑上河源窮織女。龍鬪龜書杳無跡。弄丸吳搜矢穿的。空林看天無底青。虛室生雲十分白。幽關叢深不當戶。盤踞凝脂敵瓊醑。泰山積溜石可消。鐵硯玄花散晴乳。林林自抱枝詞藝。蹁躚淬鋒儼初礪。身同蝶化入寥天。欲作飛仙更斫桂。彤庭會弁開群雲。河目海口眞天人。昂昂胸中治安策。愼勿謾與深彌綸。萬里之行生足下。黃河屛漏及海馬。參差御色暗皐州。龍膀高懸動朝野。

何由山迎眞送眞詞二章（往歲在翰林。嘗草三茅君制書。近張伯雨道士求登句曲山命眞館。三年云每歲人牙君十二月二日稱傳錄天京歸茅山。作二月十八日復歸。還士過三茅因二月三月句日于不換用銀以雨後清平錯斟字書部銘字古米。字作禱呂道士遇二歸周以備…也。）

參差窮冤行雲急。翠旌飄飄露華濕。神君來猶疑未來。矯首精思各山立。瑤臺章徹星斗冷。碧屏丹透紅流影。春宵迸壑人不知。獨鶴眠松已先醒。

右迎眞

妙顏朝迴寶衣解。乘龍高馳賦遺遙。山中老人年逆迎。一酌寒泉過玉盤。翠氣紛霏森孔蓋。挾以流鈴光緯緯。帝子高歌歸去來。白月追雲送飛珮。

右送眞（龜蒙詩云。九華磬聲零泉紫。十二洞一樹攜翠微。萬壑司命旌花醉靈下來。焚香抱琴簡玉瓊。三殘臺下照眞雲。冷月樓分蓮輪影。空洞環章發一聲。春來萬壑煙花醉。雲風響迎然鶴玉鈴。玄穹鹽吾遇朝眞。第子無言再拜碧杯流一滴。火節躍龍毛苔靨。髮青青鬆共搗藥。消沈一瞬同空。餘月外聞殘珮。）

贈呂輿之

碧窗獨對中秋月。似怪腦華雪霜白。瘦笻直上大茅峯。長吟冥思啓玄籥。綠蘿丹髓紅欲走。我欲拾之難在手。齋精超形朝紫宮。下視塵寰等蒼狗。

送瞿伯器還吳

輕鷗不受機心縛。良馬端隨敏手馳。鄞江井邑十萬竈。簿領積几窮繙披。盟君坐曹談笑決。長官驚誇里閭說。豈惟姦蠹挹淸風。復解停杯問明月。澄江雪浪催歸舟。洞簫聲咽行雲留。明時掄材在濟用。佇看公府交章酬。

竹素園

緗帙不作飛白體。漆簡端徵殺青書。哀哉瀛王兔園冊。自比樓高今何如。陳生歌聲夜漫漫。手織雲錦鬢琅玕。丈夫書功夙有願。湯節東帛光丘樊。

松聲樓

層樓突兀觀芸芸。萬籟洪寥天地分。初如盤車出層巘。宛若幽壑穿孤雲。上方禪寂念不起。但見白鶴來繽紛。金鐘風篁儼相答。有客掩耳元無聞。

阮受益、播郭功父杏山詩來。求賦。迺知爲名門所作。因次韻。

葛翁迎曦侍東皐。笑指梅根之陽岡。手擇桃李植文杏。春至古澗流紅香。杏華飛時爛林谷。錦樹爲天邊翠木。卽今不識谷陵龍。猶指當年有乘鹿。紛紛機事危黃閣。彼艾之植誰猗闌。青松迴風太古穎。秘居之老時回環。兩腳跳丸今幾載。阮氏隱居端儼在。金章紫綬先譜承。雁塔龍門耳孫待。翩翩俊翮海門山。我欲挾之周九寰。精思羲皇粹六籍。迄願閉戶窮鉛丹。支離濫說眩娛母。正色危坐當前顏。神仙之說不可毋。月窟謹視環中環。

送林以道歸栝蒼

青生作官端作勞。撫拾歲月如聚毛。行年六十甫墨綬。又見納祿還林皐。礪溪之翁誠有道。采芝妙顏夸不老。明時貪賢在壽俊。未信吾徒覓衰槁。君家周官擅彌綸。經緯表裏通天人。那能望塵拜太守。振衣黑髮前旗陳。松花罷罷散黃霧。春盡還家美無度。篝燈讀書目光曜。承明之廬我當佇。

題明皐擊梧圖

胡兒手持玉環侍君側。睥睨阿環非一夕。宮中秋葉奏淸商。笑擊孫枝工按抑。嶧陽之材雲門曲。能使蠶

風生衆綫。如何促召羯鼓催。閙裝妖紅看不足。馬嵬坡下催進程。瑣璫檀板悲霖鈴。緬思康衢擊壤叟。帶索行歌不知老。

清容居士集卷第八

歌行

吳船行

吳船團團如縮龜。終歲浮家船不歸。茅檐舊業已漂沒。一去直北糧無飢。清晨煑茶茶味惡。薄暮熬齏齏力薄。不愛江南雲氣多。止畏淮南風雨作。去年水淺留金溝。今年水深上新州。終朝但知行客苦。盡歲不識離家愁。大兒跳踉新九歲。小兒學行纔作地。維舟未解矴舟牢。盡日彎篙仰天覷。（吳人不解矴舟稱日操篙）船頭婆婦通姻譜。知是淮南捕魚戶。寄語鄉儂莫怨尤。它年水深爲汝憂。

淮船行

淮船船薄薄如紙。客行船頭怒如鬼。布衫漆黑髑髏拳。邂逅相爭渾欲死。船長不識丹雘巧。卻識江雲似飛礮。風來急鼓響鼕鼕。轉觸爭篙復喧鬧。淮東燒鹽白如玉。我船輕行一萬斛。淮陰米麥如京坻。我船破浪帆如飛。爲語吳儂莫相勝。昔日汝誰同嬰兒。蜿蜒淮山起晴翠。船已辭鄉不相對。轉篷它日望江南。猶勝當年吹出塞。

越船行

越船十丈青如蝶。小船一丈如飛梭。平生不識飄泊苦。旬日此地遊經過。三江潮來日初晚。九堰雨慳河

未滿。篙師卻解愁朱門。醉眼看天話長短。年來官府催發綱。經月辛苦鬢已霜。布裘漫作解貂具。入門意氣猶驕狂。自古漁樵厭山越。明日今朝莫論說。買魚沽酒不計錢。被髮江頭傲明月。勸君莫作越船婦。一去家中有門戶。沙上攤錢輸不歸。卻向鄰船邊雙櫓。

清明行

東風吹柳鵝眼新。家家清明忙殺人。微雲細雨作春色。輕車急馬團飛塵。大墳祭畫甃花石。新墳殊覺當戶植。小墳纍纍俱土堆。高下尊卑人共識。豚肩韭餅雜珍味。水飯盤箸多古意。把杯直欲酹重泉。矯首墳前下異淚。須臾無言各環坐。折柳攀桃爭喚笑。新愁已向眼前寬。舊事翻疑夢中過。行客徘徊亦留勸。薄暮狂歌下前坡。悲歡盡日總春風。白髮年年不知換。君不見江南卿相墓。五鳳飛樓鎖煙霧。諸郎健癡恣歌舞。不識當年出勤苦。楊花飛盡猶不來。空有啼鳥滿荒樹。

河船行

黃河之船如切瓜。黑金鋪釘水爬沙。高桅不肯著船底。四面綱索相交加。輪囷薪蒸浮山來。淮船爭避與船開。往回南北任衣食。不學蕩子多嫌猜。好風千帆亂流去。我獨抱辛走行路。從來宴安多後虞。一失天公不相顧。解凌已過桃花來。（黃河正月解凌。二三月爲桃花水。）泝流九曲揚飛埃。不聞赤鯉上天上。但見魚鱉爭喧豗。船前豢驢豕同圈。借力於鹽共牽挽。莫嫌我輩太麤毒。大勝江南人代畜。

韆鞦詞二首

鞦韆高懸垂楊樹。紅綠周遭華表柱。誰家女子惜餘春。東挪西拋不停住。不停住。日將暮。莫逐飛花上天去。雲間縹緲玉參差。爲問乘鸞在何處。

河外吹沙沙衰處。鞦韆架上望行人。桃紅柳綠今如許。卻背春風踏沙路。踏沙路。不歸去。流鶯紫燕誰相語。明日清明應未知。回首江南夕陽暮。

天祿硯滴歌（爲[illegible]山參議作）

君不見南陽宗資墓傍地。刻石棲棲絕相似。荒榛殘草風雨頭。總本磨礱了無意。又不見光和玉堂鋼作模。爬沙引水如渴烏。清流我謂不堪用。空與乳臭供戲娛。那似南唐李中主。玉軸牙籤日容與。聚金爲寶化黃銀。一寫形模足纖鉅。口銜紫芝不敢茹。微挹清波恣吞吐。千年異質變真態。盡日書窗起煙霧。慵軒老人金鑾仙。筆底萬斛灩清泉。坐令口吻不敢燥。俛首效用誇無前。麒麟瑞世那可忌。獬豸觸邪誰顧憐。要知此意政相類。肯與石鼎同烹煎。憶昔漢家劉生滯空閣。青藜一星隕飛魄。彼將辛苦了殘年。猶勝時人識寂寞。江南病子塵滿骨。萬事無言成鵲突。願求一滴洗餘昏。卻怪王公無長物。

新安芍藥歌（送胡伯恭之婺源）

洛陽花枝如美人。點點不受塵土嗔。輕朱深白鑄顏色。高亞綠樹爭精神。那如新安紅芍藥。透日千層光閃爍。碧雲迸出紫琉璃。風動霓裳疑綽約。我聞種花如種玉。盡日院晴看不足。微雲濃薄增寵光。細雨輕濛賜湯沐。何人看花不解理。香雪紛紛手中毀。酒酣跌蕩空低昂。得意須臾覺如此。翩翩騏驥雲中君。愛

花。値欲留青春。青春如流欲歸去。明年看花君合住。

天瓢歌

天瓢之液如黍珠。綠以十斛拱萬夫。帝青寥寥誰可上。回風扇坌揭焦枯。何人夜坐守瑰室。九關清嚴集處一。河車歷鐵雲迴環。帝鼓奔騰山鬼泣。中有一老翁。絳旂朱幘鞭飛龍。手持赤字書。直入玄冥宮。取瓢上天去。羲和側馭追豐隆。人言此瓢不易得。瞬息人間成浩漾。聊將戲劇轉清涼。玉散珠跳錢渠好。積神爲寶寶乃成。語默變詭通仙靈。丹臺紫府杳無跡。丁公王女徒多名。張侯之妙不可詰。見月入水月豈湛。解衣倚樹寒滿襟。遠視銀河瞑如漆。

晉寧丁節婦歌

明月何團團。不照孤飛鸞。妾心無虧盈。留作白頭看。堂前青桐樹。慈烏旋繞來無數。朝引三兩雛。夜哺日落聲嗚嗚。誰人挾彈賊我烏。守樹長泣眼爲枯。人生莫作陌上花。東風飄蕩隨泥沙。望夫之石何亭亭。不如長衫立素屏。流梭夜織燈青熒。黃姑側聽中屏聲。天帝與植雙桓楹。木盤可鑽河可塞。千年苦心誰復識。

哀牢夷 送張子元[illegible]南

哀牢夷。昔山丹翠雲無梯。洱河西傾去無底。晴日倒射紅琉璃。相傳沈木兒。背坐曾遨嬉。嫦娥蜿蜒似龍尾。千古聲猶乃其始。縛繩駕長橋。皮船中蕩搖。危巔石樓高百尺。子孫生長今漁樵。空林明月手可拾。仰飲飛流鬚髮濕。寒藤翳徑側足行。飢猿兒啼鼠人立。慘淡廬無間。烏道備人寰。峨眉東望止一髮。參旗玉井閃閃上下。隨躋攀。君不聞木皮岡前九折坂。客行胡爲車欲返。又不聞青溪關上三爾城。壘壘戰骨耕未平。輕家許國要有道。鏗鏘是翁誇不老。張公子。當有行。補衣青春網瓊英。笑跨紫燕辭天京。朝餐玉粒之松子。暮食側生紅入齒。從來豐客尊漢官。但飲亡何端有理。南飛雁足何憧憧。不能與日隨西東。相思望君日西下。去天一握疑有雲氣時相通。

安南行 送李[illegible]山侍郎出使

轅軒使者安南來。雲泥封詔行風雷。濕雲翻空海波立。鐵網山裂狂蛟擺。神京煌煌鎮無極。火鼠燭龍窮髮北。彈丸之地何足論。蚯蚓爲城霧爲域。瘴江如墨黃茅昏。癸發渡江江水渾。千年白雪不到地。十月青梅猶滿村。赤腳搖唇矜捷鬪。竹箭藏蛇雜猿狖。蝙蝠會誇井底蛙。低徊自比泥中獸。龍飛天子元年春。萬邦執璧稱臣鄰。朱干玉戚廣庭舞。笑問銅柱今何人。君不聞重譯之人越裳氏。有道周王輸白雉。又不聞防風之骨能專車。神禹羅怒行天誅。李侯桓桓水蒼佩。舌本懸河四方對。後車直載朝未央。稽顙九拜乞取金印歸炎荒。

次韻黃可玉古墨行

寶刀曉割千歲松。神斤磨邊長蔡工。明窗飛塵散玄粉。七劑實與黃金同。澄心欠伸初睡起。綺疏碧芽京火龍。金星瀟毫試輕重。宿跡點點留歸鴻。舊聞老奚對膠法。經月下鄰濤池中。蟄如寒蛟濺鐵柱。蕭靈光

紅輿神遇。晴暉淡蒲浮雲陰。咫尺鐘山隔朝暮。潘郎再拜口流涎。手揣不敢汙其甑。營思殘珪密封識舉世那得窺完全。絕憐江南文治極。清賞沈著忘譏邊。玉清峨峨墨卿泣。此對脫羽今無傳。星沙寒泉白雲宅。中有舊物恢杯圈。銅魚飛符不易合。命斂留股那有緣。撐腸拄腹骨善用。知白始解玄中玄。森年長物等嘲譏。借此寓意哦詩篇。鄭公諸孫保遺芬。蠹志雕鏤尊謹。慎勿小智窺寥天。嗚呼李生之墨三百有餘年。不如陳郎墨守行千年。

李宮人琵琶行

先皇金輿時駐蹕。李氏琵琶稱第一。素指推卻春風深。行雲停空駐晴日。居庸舊流水。浩浩湯湯亂人耳。龍岡古松聲。寂寂歷不足聽。天鵝夜度孤雁響。露鶴月明哀猿驚。鷗鼓水晶絲。龍柱珊瑚枝。顛上千萬壽。復言長相思。廣寒殿冷芙蓉秋。簇金鵬袍香不留。望瀛風翻浪波急。與聖宮前斂容立。花枝羞啼蝶旋舞。別調分明如欲語。憶惜從鑾三十年。宮壺法錦紅茸氈。駝峯馬湩不知數。前部聲催樓敕傳。長樂壺漿雲五色。侍宴那嫌頭漸白。禁柳慈烏飛復翔。爲言退哺明當還。朝進霞觴辭鑾道。母子相對猶朱顏。君不聞出塞明妃恨難贖。請君換譜過鄭曲。

渝州老人歌 寧城彭大雅鄭

渝州太守築城瞰江。堅且牢。月挂斗柄山鬼號。州民壘壘下江去。蜀水入漢纔容舠。渝州何嘈嘈。築翠木參井高。不愁難顛作人鮓。但願浙米雲安去如馬。憶昔彭太守。晚得一州大如斗。征西將軍華表柱白鶴不來猿狖守。小兒舞翠紅離離。大兒挽車上棧遲。渴飲古潤之層冰。暮宿古松之危枝。渝江之水人鳥瞬息渡。排石列柵猶支持。年年草青記新曆。不識烽火平安是何夕。赫日涌紅輪。金雞飛報渝州民。空梁燕回候歸語。小臘花發舒啼痕。渝州老人面如漆。家住金陵年七十。含辛老入巴江路。猶記墳前白楊樹。前岡墜崩流。後岡蛇成丘。社翁相詢傳父祖。里婦歔欷與吳語。澆酒酹墳封四尺。程氏之墳從此識。君不聞武擔之山五丁士。歲歲春風啼杜宇。

大雨醉歌 寄王待制

海風吹天黑嵯峨。九衢積潦分江沱。攫鷺翠蟻上枯木。方池遊鯉跳鴟荷。似聞南鄰王學士。閉門把卷工吟哦。高張辟泥倦行水。攜傭倚枕遊槐柯。北鄰老生病無力。玩易忘象窮羲媧。垂楊詵詵翠旄舞。幽葵滿滿朱顏酡。憶昨祠宮醮雲所。被髮燒甕揮且呵。縛妾搗泥肖龍狗。噀酒噴霧刑牲鵝。寸雲在手不受令。挾以風伯飛廉劇。嵐皐神功絕聲色。髯羊帖首辭巖阿。君不聞夸父逐日死飲河。愚公避影跡愈多。曹相畫一日亡何。草廬高臥梁父歌。板築飛貂起雲霧。百年胸臆如鄉梭。志士惜日發衮皤。會須深泥絕行道。免使機機之士肩足相累摩。

龍尾歌 送文子方著作銅官雪南

朝辭龍尾溪。暮往龍尾城。七尺遊龍當道鳴。春雪未解四路輕。憶昔哀牢夷。來漢賓。龍倉夜渡歌苦辛。皮船之浪。墨雲沈沈。縄嶠之兩。青泥程程。登山採桐皮。側見五粒松。手攀欲入口。疑是沈木背坐懷滄悲回

風。烏飛不能住。貝猿忽相逢。旁有儋耳翁。爲言太古之遺蹤。諸葛丞相韋郡王。村村列祠堂。瓢笙銅鼓搴巫舞。牛㲉䦨精羞瓊漿。六詔之王無牂紀。唐帝傾師邊將死。建隆天子不用武。玉斧手畫大渡河。兩股疊會易馬來黎雅。丞菖蔡錦不償價。神武皇帝開聖元。熊羆窟穴張王官。饐筐歲入長安道。賈客辭家不知老。文著作。聽我辭。去天萬里夷民疲。織罽灑猩血。煎金鑄蜀鏄。夜行碉門夷疾追。平明出關面如泥。卻來京師望塵拜。裁金羅袍向市賣。文著作今典雲南之選。部目光透牘提筆。署竊彼荆棘。蕭關當戶。西南之人手加額。太史重脩考功格。

月海歌

水國紅葉下。萬山白嵯峨。扶胥無垠接天際。望舒力挽沈金波。人言老蚌那有光。爲借三足之烏起熒煌。烏已入地蟾在天。此說詎得然。或言大塊蓬蓬氣爲主。浮空五色神后輔。蹈覺在腹不得吐。下入八瀛金碧聚。貝宮樓臺珠結戶。穹龜前驅老蛟舞。千人之目皆在水。各持一月得歡喜。夜闌斗轉銀河傾。變滅消沈去無跡。

敬亭歌送鄭子遊敬亭

槃實𩰖羅衣單。抱琴背日隨鴈還。今年六月居庸關。馬蹴石子流彈丸。曉渡灤河水。水渾不見底。中有三尺鯉。素書不成字。似疑戒我愼出入。五侯之鯖過客止。爽覆手爛將奈何。仰視流光去如矢。行路大難。歸樵芸山。或言山有虎豹。藴有漆背。歸漁于河。河有蛟鼉。去將隨波。舊家瓠渠溝已塞。錢塘煙蕪歸不得。敬亭白雲何離離。二仙霞衣坐翠微。手持紫玉簫。和以丹桂辭。大言冷冷。小言纍纍。勸子勿爲道途苦。幽蘭深谷不當戶。空青滿巖玉流乳。手繪朝元之圖爲神舞。

秋江釣月圖歌

南山舞空湖鏡。北山人立如嘯猿。長流東來貫其腹。謂是浙水屈曲萬丈之上源。大魚奔騰鰭鬣焦。小魚委靡隨江潮。中有白玉蟾。落落五采凝不消。人言此蟾在天主陰魄。淪沒何爲水中宅。籊籊千尺綸。蛸永不受吞。廣寒高居接紫清。日逐烏御不得停。愛此江水碧。倒空落影濟金精。感君纏綿如有素。睟息還須上天去。君不聞任公子。東海投竿非小智。又不聞嚴先生。羊裘古瀨成高名。君家慈母占吳道。百尺樓觀端可居。黃金之鉤不復理。明月年年在秋水。

二老歌王縈先官耶幼孤。祖母及其母撫之。今迎養京師。

烏啼風滿窗。機鳴月當房。辛勤三十年。護此玉雪郎。大母呼孫牀下讀。阿孃烹雞炊黍熟。黍熟不敢嘗。命兒奉姑旁。姑言春在長安枝。東風滿林深折之。一折不得語。再折春膴膴。白雲何相隨。下馬忽在戶。驅馬還家上堂拜。婦姑襜衫錦爲帶。長安之花果如斗。不辭看花飲春酒。

三馬歌東坡。爲賢本。

羌水渾。蜂解甲。瑞來人。舉附脊。參以陳。仰天門。龍爲鱗。炳虎文。髯悍獰。效伏馴。鑾鏘鏘。馳道遵。帝乘虬。相攀雲。逝無留。返崐崙。

廬陵劉老人百一歌

昔聞寧皇嘉定時。平淮如掌糧如坻。襄陽高屯十萬卒。武昌金埒饒軍貲。西蜀環山羅錦繡。滔滔南紀喉襟首。峨眉積雪不動塵。玉壘浮雲古今舊。當年行都號全盛。翠箔珠簾爭鬥勝。西湖不識烽燧急。北闕已絕強鄰聘。寶慶天子來自外。邸朝諸侯士塡日窟。邊庭蹇。大帥假蹇藩鎮。倖小壘摧剝和癥稠。春城絃管唔煙雨。四十一年幾滅同浮漚。成淳太阿已倒持。銅山之賊專宮帷。樓危金谷山鬼泣。荆走白浪江神悲。老人年周一甲子。至元大帝東書合文軌。每話承平如夢中。萬事東風過馬耳。只今行歲一百一。坐閱天地同昨日。稀歸聲苦紅葉翻。邯鄲睡熟黃粱失。門前手種青桐百尺長。笑指裁取諧宮商。少君荒唐方朔誕。不如老人親見深谷爲高岸。我孫之孫爲玄孫。翔鸞峙鵠高下飛集騈清門。憑公欲補先朝事。諸老更作長生記。

月鑑歌

驚騰玉兔光爬沙。人言受日爲精華。又言蟾蜍老不死。側身躍入廣寒裏。信知七寶合無跡。借取山河成戲劇。衆人望月見盈虧。若今以月爲箄式。我聞初生時。螺螄星斓不敢隨。亦如男子墮地在文緥。獨抱靜性無邪欲。亭亭三五超象緯。雲從于龍魚有水。若臣得志何慷慨。千古寧沈竟相似。須臾寒光海中現。虫鬼悲吟虎猿精。華亭聽鶴流年容。北海牧羊深穿精。我觀帝城之月如玉輪。團團的的無纖塵。中有隱默士。範月爲鑑照羣人。大言穿楊葉。小言貫蝨肝。太虛氤氳眇窮髮。引酒高坐歌闌干。

玉霧蘿峯歌爲智伯

女媧五色餘刀圭。化爲蓬萊東海之虹霓。神君方瞳怒凝睇。不如百鍊蒼鐵永從西方奎。日有三足烏其光映顧莖。海有三足鼇。神山簸盪濤。吐吞出沒無定時。一吒使之來。玉埭大床礎泉。小抉銀漢黼黻帝宴。追琢廟璜。森嚴贔屭鎮帝署。百鬼卻走不敢侮。其或敢侮。怒絕其緒。粲若珊瑚枝。爍爍三秀姿。文理密察儼素樸。學尹旁逆藏玄機。我昔坐其側。耳冷心彷徨。經旬臥向壁。夜夢天孫手授雲錦交龍章。涂傳諧鑑傳古昔。中有寶珠杳無跡。散之六合捲如席。視之不見聽以息。元氣氤氳龍馬與文。茲石點首。詔謝小臣。塵非煙霧。出如絲綸。矢心濡筆。臚有數。萬古作式永無極。

秋風歌爲智子

七月霜清鴈南起。美人亭亭望秋水。豔峯石畔金蓮影。娑被中庭候行止。至治承相歌堯民。矢心前稷高如雲。平原黃低翠交舞。寶稼肅肅方調辛。巍巍虛皇傳令速。萬姓樂康興其福。使臣祝言黍未熟。八十一東馬停足。

東門行

神皇揮戈度黑河。四廂捧日射相摩。金袍珠纓帽七寶。剖符帶礪功難磨。年年舞馬魚龍列。宴罷玉帳縱南坡。嚴更傳聲夜氣肅。雞雛手列環象驪。華蓋西傾星散雪。殿前闌得猶未滅。千金七首肘腋生。拉脅擢胸懷凝血。平明蘂兒坐周廬。傳旨東西騎交迭。乘馬之邦身被縶。執簡以朝寧屑否。煌煌胆碎洗餘悲

誤填胸痛天裂。金錯盈車內府竭。虎視眈眈終一啜。

廬陵海月道人歌

瓢瓢白玉丸。空明歷落行雲端。世人不信之。謂是太古圓缺相循環。吾欲與子窮端倪。一葦巨浸無東西。金精貫珠宮。倒影流銀沉。飢蛸飲水不入吻。五色吞吐成虹蜺。洒知山嶽積培塿。巧遮世目如以手。茫茫水空輪。載地行無垠。撥身浩蕩外。光景常爲新。吳剛持斧不得休。沃焦日夜無停流。紛紛榮辱可奈何。仰天一笑君當歌。

聯句

東湖

舊學無三史。新居隘一廛。煎熬魚跑輪。奔竄鳥驚弦。擬整登山屐。（長伯）須乘破浪船。出關塵已遠。（平德）過埭意爭先。歸舶攬幌燎。（長伯）浮梁斷釣懸。潮渾江葑沒。（平德）隱破岸藤纏。戍柵依樟密。（長伯）官堤砌石平。機開蛩嘆織。（平德）砧響雁傳箋。乍靜喧煩耳。（長伯）猶欣輾轉眠。鶴橋華屋廢。（平德）鷦麗曲河連。稱實開農具。（長伯）巖巖絕寵煙。急裝紅蔽膝。（平德）辮髮黑垂肩。估客編文貝。（長伯）村家緯木棉。生涯疲剝割。（平德）世路窘迍邅。龕室休行客。（長伯）郵亭歎逝川。鶺鴒閣猴龍。（平德）聯騎縱遊旋。路轉分支港。（長伯）川明幻別天。鄞城花已暗。（平德）甬水恨空傳。數嶼投磨劍。（長伯）題詩紀宋編。曾室夫子像。（平德）汲井踞居泉。海眼藏龍窟。（長伯）山心射鹿田。水鳴知槳急。（平德）岸走訝途遷。隱見樹林近。（長伯）低昂橋柚鮮。青山猶五里。（平德）綠樹已千年。歸犢如雲擁。（長伯）開花似火然。苧寰遊女淨。（平德）

廣管野倫妍。繁纓披倒髻。（長伯）循溪捨竹筏。徑香幽菊傲。（平德）土薄假山偏。燈火精廬古。（長伯）衣冠故物全。登門論子姓。（平德）對坐敘姻聯。金魄餘齒彩。（長伯）丹砂養井淵。螢飛光熠熠。（平德）鶴唳聲涓涓。斗室橫烏几。（長伯）方床藉素氈。魂清時入夢。（平德）慮得覺忘筌。過寬成扃戶。（長伯）遵湖復扣舷。滄州迷秀麥。（平德）真隱拱燦椽。碧澗諸天杳。（長伯）荇珉帝書鐫。梯危躪縮武。（平德）像寂且攀拳。紫府商霖瑣。（長伯）丹書漢澤宣。鋼鋪苔暗蝕。（平德）經庋燕新穿。倦鳥辭枯柳。（長伯）遊龜戲早蓮。古齋開澈靚。（平德）斜殿綴漪漣。淤塞菱排劍。（長伯）洲乾蓼繆鈿。官徵都尉粟。（平德）漁納水衡錢。王絕山靈泣。（長伯）祠荒野老憐。紙旗翻社鬧。（平德）草广曲河壖。此去真聊爾。（長伯）斯行信偶然。柏幽藏魍魎。（平德）潭黑長蜿蜒。雅鬼呦呦鹿。（長伯）勞生跕跕鳶。撫芳晨陷蕙。（平德）寫絕擬和鉛。輔跡蓁菁翳。（長伯）麻蒸枲耳緣。貞娥鬱龍虎。（平德）肯相貂貂蟬。宰木分神隧。（長伯）思亭列石筵。風霜翁仲老。（平德）香火釋迦專。楚些招歸魂。（長伯）王官慨昔賢。拜峯誰控勒。（平德）篆水自書玄。屈曲東西路。（長伯）縱橫南北阡。繁華誰轉瞬。（平德）得失口難詮。絮酒悲宗老。（長伯）蠹經想地仙。房溫蓮梵唄。（平德）市近接腥膻。破露生衣澤。（長伯）登坡弱足胼。臥牛遺扁暗。（平德）眠鹿繪容虔。金刹從岐訪。（長伯）鷹纓合少綿。伐山靈運躡。（平德）衡宇子猷顛。榆坂蜂偷蜜。（長伯）蘆寒鳥咮綿。盤稀鳌數百。（平德）機聲隔論千。淡日收人影。（長伯）空嵐漲土斑。蒲芙遮望眼。（平德）繭紙論吟篇。隙道家僮懶。（長伯）偷程地主假。蟻封徒曲折。（平德）駒隙漫拘攣。碎石行行直。（長伯）竹篁個個圓。深藂驚難聚。（平德）夾徑粹楠楩。濯錦芙蓉部。（長伯）飄香桂子騈。雕檻回複道。（平德）斜關布陶磚。剗盡功難齊。（長伯）聲飛勢欲翩。奉常陳劍履。（平德）尚服錫紘綖。嶋織鮫人網。（長伯）雜凝颶颻旋。妖姝汗粉頰。（平德）士偶發高顴。社石當時力。（長伯）臨淵昔日權。只今留黑業。（平德）何處覓幽禪。燕頷

風雲會。（長伯）龜趺日月纏。蛛窠緣袞服。（平德）鼠跡上朱韉。累偈供朝沃。（長伯）因僧進午饘。佳城蹲左鳳。（平德）素棨廢三體。勝已窮西若。（長伯）名猶慕候佺。臺空留珮冷。（平德）殿寂羽幢騫。觀主何年住。（長伯）真宮永世鐫。青梁誰復賁。（平德）美蔭久頹瘢。木已非真李。（長伯）僧宜賤壽錢。悲來雲縈羅。（平德）恨極水潺湲。垂嶺藏椒屋。（長伯）斜暉指蔗椽。暫歸心未穩。（平德）欲去眼空眩。憶昔窮誅闢。（長伯）如今猛棄捐。慈山名轉赫。（平德）困塿恥誰滴。積翠林蕭悄。（長伯）流波海月娟。遠鏑催宿鳥。（平德）橫笛掛烏鞭。托芴風騷會。（長伯）攜壺主僕牽。情懷同黍醴。（平德）臭味比香荃。閒澤休論舊。（長伯）華胥復記前。乳彪號澗側。（平德）哀狖歡雲巔。悼族盤殘燄。（長伯）通家笑語闐。鴉辭歸棗熟。（平德）艤艋逆風沿。濟勝應難促。（長伯）臨流且賦遄。鷗馴歌逝矣。（平德）滯父卜終焉。紫權遮離角。（長伯）丹楓壓廟壖。鍊形金骨化。（平德）圜礎土砂堅。破尾嶓山鬼。（長伯）荒碑立老鶴。歲時羞野祭。（平德）水旱禱靈籌。西帝澄金宇。（長伯）東湖鎖玉璣。凉颸舟泛泛。（平德）晴日草芊芊。射鴨發長弋。（長伯）叉魚擊短鋋。酒盧橫矮甕。（平德）賭几斫肥牷。街市僧袍麗。（長伯）招盧販鼓鬻。猛臨難婉戀。（平德）想像數平銓。更欲南窺海。（長伯）誰能北踏燕。同心雙繭緒。（平德）衲俗走珠蠙。朗照詞聯寫。（長伯）玄談茗更煎。鵬翔頗放浪。（平德）匍匐類狂顛。已乏凌雲句。（長伯）時思縮項鯿。還家如夢寐。（平德）共點曉齋邊。（長伯）

[illegible]
成凡一百二十撰紫華戀徹悉組于詩詞繼不工然二人錄起之勤有不可不示於好遊者用識于後云已丑十月某日袁桷

遠遊

海鵬跨南雲。一去扶浩蕩。宛駒踏北雪。絕足追罔象。胥征車載脂。（長伯）明發燈在幌。行邁念悄悄。離愁懷養養。遠吳始接淅。（平德）過越頻指掌。虹綱結遐思。翔鼓促新響。觴至不復辭。（長伯）鶴逸誰能彷。明堂金棟梁。武庫輪篠蕩。氣合芝蘭芬。（平德）學媿蓬麻長。大施朱弦清。小薦金蔡流。雲間鶴孤唳。（長伯）天外鴻橫上。路給斷層冰。午店雞平壤。追攀瞰煙濤。（平德）涉歷走塵鞅。長淮橋蟠蜒。潮落驟蹗蹗。風牽牛一鳴。日觀雞三唱。圃桑沃如蓋。（長伯）宿草亂若襪。青帘客沽酒。素髮漁收網。心歆沂泗流。服豁恆岱爽。鴻程騎使星。勸耕農植杖。俗厚喜豐登。（平德）氣俠存慨慷。伊河既東流。維斗復北仰。誰云風土殊。殆覺宇宙廣。骨猙終超騰。神清何憮倪。鈞天夢非爽。（長伯）廣寒步空想。銖衣入閶闔。芥粒觀扎塊。千官紫府叢。九奏彤庭袒。擕文覲金炬。（平德）展采瞻天仗。清都躡咫尺。弱水漫方丈。縹旋雲霧開。寶扇日月晃。仁聲被八表。（長伯）德意蘇萃枉。泥檢極封崇。芬苾殿府釐。瑞氣藹重霽。羣階瞻兩兩。隨峯出天廚。鶯鍠鳴中聲。鳴珂接俊彥。（平德）正笏嫉偏黨。德人笑採芝。通客棄拾橡。茅拔要有方。矢來本無爽。湘纍但瑰詞。（長伯）越相惟金像。遺議氣徒憤。得計身何往。豈如及承平。相與竊昭朗。君行步飄飄。我滯心悒快。輕霜著衣帽。微霰點草莽。離歌起寒霞。（平德）古製出盆盎。先登匪十駕。後至激孤獎。城南燈火深。塞北音書睚。東風漸披拂。臘水初混瀁。詩成愈加險。酒盡未爲彊。雙蹄秋水瞷。累語春波盪。經行度崎危。（長伯）交友希偶儻。遊棄楚荒。讀客慚齊倡。光陰尺璧重。事業千金賞。（平德）行邁雁塔

題.復親鴻都榜.時來戒步窘.事至勿拔擢.脂韋本凡近.鐵石乃忠讜.詞林納痛美.書田課荒穢.列仙會儲
羣仕趨吏塵.陰生彊咿嚘.陶介終骯髒.貞心百壬避.正色上帝亭.徒爲捧心施.莫學畫眉散.功名要無
心.造物端有相.行行遂初志.作事記畸韃.

望洞庭山

海嶽雄前武.乾坤入壯懷.地臨震澤左.平聲 洞接蜀山涯.玄甲呈神禹.長伯 靈鼇琢女媧.岫橫青一髮.平聲 水引
玉三叉.雁翅連雲瞑.長伯 雞聲帶雨嗜.輕標滋土脈.平聲 激蕩潤蔬荄.橘熟金分顆.長伯 鱸肥玉饌鮭.稻田碁布
局.平聲 草舍篆書齋.搭正狂瀾轉.長伯 圩增古岸差.畫船誰白傅.平聲 香徑獨吳娃.伏翠疑銀乳.長伯 游鳧訝翠鬟.
苑存麋鹿過.石老鬼神霾.野火分星位.長伯 剛風直帝街.浪高驚控遠.平聲 天闊欲吞淮.鐘遠春聲隔.長伯 歌
長韻齋靜.依村社樸.平聲 閭聚市塵哇.往事滄浪古.長伯 輕蓑笠澤佳.鴟夷奇策遠.平聲 季子舊情乖.鈿壁銷
朱戶.長伯 香風垣綠槐.臥遊包景象.平聲 目送樂形骸.何憶禾生蟻.長伯 誰憐籠底龜.江湖終漫浪.平聲 歲月取
排.蘇盡情如客.長伯 杯深醉近俳.黑頭宜紫闕.平聲 白眼笑青鞋.門掩雲生宅.長伯 座虛葉響階.墨花浮雁字.平聲
澄棄綴蟲釵.急吹喝笙籟.長伯 同雲屑豆秸.行行從此地.平聲 去去勉吾儕.靜登王良御.伯長 帆凌博望查.曾須
攀絕境.岸幘訪丹崖.

秋雲 九月十四日 伯長 伯庸

白帝欲返馭.玄神已先驅.南山黯遐睇.西館阻清歡.刻雲瑣珮離.霜水瓊瑰數.金英受剛製.丹桂遺模範.
高標變鬢髮.爽氣通微蠖.華陰孤陽債.積素五采腴.路脩天鵝疑.穴覆野兔呼.蟬獨抱殘槐.鴈仍驚折蘆.
浥濩露莖溜.空清冰柱酥.或云勞已甚.又言理非殊.先時明堂嚴.薄刑虜收誅.浮華歛春痛.斂實倖冬愉.
慘立各動色.流恩儼綜趨.鴻鈞轉璣籥.緹室潛葭莩.觀物昧休徵.永歎啟貞符.

又 九月十五日作 伯長 伯庸 繼學

金神縮兌澤.水魄實玄英.西郊散冰粟.北戶垂株耕.三登發重瑞.六葉淩孤清.白藏縞衣舞.顥氣霓裳呈.
楚客迷醒眼.羌戎候軍聲.桂粉靈杵飛.穀精露盤盈.降霜鄒子情.停日陽侯爭.澄潭鶴失頂.寒江鷺搖晴.
菊貞返素朴.木落超空明.鏗鏘商籟諧.大小藍璞成.霜花膩馥歛.梅蕊光檻楹.初疑蚊蚋集.漸覺鴉鵲迎.
潰盤結夜瀣.韓堂滅晉聲.陽和趣報社.嚴凝儼書正.掩袂青女避.沾巾素娥驚.應眩春樹羽.嬌蜂蝶.
長楊散旗屋.五畫增門閭.絮團柳殘葉.繡囊荷留莖.紛飄婦娠風.施落少昊旌.井梧炫銀牀.疏櫻轉黑纓.
萬入西帝遊.六變坤母寧.初懸邇然至.忽訝乃爾輕.單衣亟搯素.黃裳條飄瓊.陶姬卻帳暖.唐皇咽簫橫.
昊天有正命.殺氣何楷行.沈沈宸居肅.兩兩台階平.朔吹偶先集.澤雷久藏鳴.碩果理固在.飛霞濟無營.

檜竿嶺 伯長 伯生 伯庸

有嶺名檜竿.其上若棧閣.白雲亂石齒.青峯轉帘腳.積冰太古陰.出礦無底壑.馬飲流潺泉.鷹滑扶搖薄.
轍跡委重紳.人聲發廢鼓.鳥飛接鳥背.羽沒疑虎躍.霧松秋疑長.霜果春頗薄.升樵不知疲.獨往謂有愕.
兢兢矛所淅.抗抗井口索.凝睇見日觀.引手探月廓.南下眇東海.北廣給沙漠.金橋幸仙迎.玉幢有神整.

禽鳴蜀帝魂.鐵錄石郎錯.鈎鈴挂闌干.攙搶斂鋒鍔.屬車建前旄.馳道徇嚴柝.载筆三人行.弭節半途卻.

送曾編修 伯長

奇鶴森南雲.俊鵠欣北雪.行藏龜左顧.去住坂九折.壽書墨兵從.擬制銅史掣.佩委松顏回.冠峨星光徹.
搏花飛日輪.井藻旋風鐵.歸思紅葉高.家夢紫荊裂.晨裝發五兩.夕祖謝驪馹.沙明石痕瘦.川遠槐影列.
吳歌道鷗舞.楚製慘鶴結.汀葭青女臨.岸橘黃人揭.紙辣危瀑懸.籬磬古灘咽.詩籤江神索.目送山君別.
烱烱雁集渚.挺挺鶴鳴垤.賈颿魚貫直.僧屐鷺飛滅.前坡指迎帽.舊冀拜表碣.明知紹世譜.距肯逐宦轍.
兒孤文種昏.女乳粉錮涅.深思振鴿原.後胤超鳳穴.過都塊非懸.去魯術豈接.歌驪念睽違.瞻蟾數盈缺.

李成古木

屠陰舞玄蛟.積溜落銀蘸.迸空太古枝.長伯 側石千歲蘚.寒柯紐交樛.霜枝釋餘澁.平聲 俯憐巖壑幽.仰賜雲
霞淺.雄姿虎嘗觸.鐵翮鶴立巘.長身屈迴紋.曲蓋表繆篆.嬌嬌卻佁封.昂昂陋樹翦.初疑居移鄙.漸覺坐
閱鮮.蟄光吞國蒲.屈軼廣廷產.蔽牛我當容.化羊君莫辨.山霾雀逃沐.窗霧勤深譴.直非龍韓蝕.勢若鹿
角偃.蕭騷颶颸懍.悅集微穀.玄黃馬師遺.丹青犧尊靦.采苓乃夷猶.臥雲何懨懶.

清容居士集卷第九

律詩 五言

次韻善之雜興七首

習隱漸成癖.苦光綠映扉.避名常好好.絕俗任非非.日落長鑱柄.天寒白苧衣.南鵬五月息.戢翼笑輩飛.
萬事不滿笑.書林盡歲娛.未須夸得意.底用哭窮途.細雨看移竹.秋風學膾鱸.百年塵急景.醉入壁間壺.
昔日登臨地.狂歌紙自來.漢宮空有恨.吳女不知愁.雲葉寒沙靄.江花古岸秋.何人持鐵板.敲徹舊邊樓.
學道常無寐.披衣聽曉笳.精勤慕柏大.詭幻笑欒巴.丹熟抽金汞.窗明鍊玉沙.微陽端有候.一點應吹葭.
善之近以事累同 故及之
似遊元不惡.佳處絕榮枯.雲憶東西寺.山看大小孤.行年須白社.失意付黃壚.何事遊東觀.空悲景物殊.
鄧孚清如竹.蕭蕭瀟世情.下帷鄰草色.倚杖愛松舟.嗜癖成書買.身窮付筆耕.乘槎空有約.何日海邊城.
書聲運古巷.疑是白雲廬.吟苦眠料理.塵深靜破除.詞華輕大曆.風雅近黃初.顧我相知舊.類難愧不如.

月黑

月黑斗杓轉.昏昏古柳墟.下振寒戍響.窓堵亂烏號.風定歸潮急.門深落葉高.向來江上意.無語獨蕭騷.

次韻題林隱

移家鄰縣去，住久不知年。花擁檐前樹，泉歸澗下田。丹芽承露浴，石乳拾松煎。擬欲題新竹，才疏愧惠連。

次韻上官伯圭夜坐觀梅二首

愛酒嫌劇飲，天寒但欲眠。鳥啼千樹外，雁過一燈前。霜角悲涼調，風幡自在禪。平生江海意，袖手送殘年。

江梅元楚楚，冰雪總相宜。肯佐金樽舞，寧辭玉笛吹。天心元自正，地脈本無私。不盡關山意，巡簷與賦詩。

題柯自牧救荒記

曾聞於越地，千里草青青。比屋呼庚癸，連年厄丙丁。已傳裨社記，不用峴山銘。近說天台宅，新成太祝廳。

壽高舜元父二首

喜見黃鐘月，重推絳縣年。雪窗溫鼎火，春甕養壺天。朝市成真隱，階庭擁壽仙。時吟五字律，獨立晚風前。

玩易喜心清，年高見太平。杖扶靈壽穩，松削養和輕。夜月前朝事，春風九老盟。初筵杖後至，立雪擇深觥。

打灘

老石太古色，避魚新水姿。輕冰養流汞，急瀑敵飛碁。角力誰爲挽，臨流亦自移。南來多此意，北望莫相疑。

春陰

寂寂春陰半，南來未識花。故鄉憶寒食，細雨摘新茶。物色供詩句，風沙入鬢華。山林元未改，客路獨烏紗。

懷城南諸友二首

春至長爲客，愁多始憶君。風程江北路，水驛海東雲。杜宇深深怨，醅醪淡淡醺。行藏曾共數，不是故離群。

養性深辭酒，全交淺作書。寧知故人厚，自愧後生疏。春入黃河道，雲分碧鳥居。江湖從浩蕩，不敢愛吾廬。

舟中雜書五首

對色連雲白，春聲引樹清。遊魚新浪急，歸鳥片帆輕。曉夢三千里，風鬟第幾程。萍蓬元未穩，徙倚問天明。

挂席疏星外，停舟獨柳邊。團團風始陣，帖帖月初弦。龍曲沙成雪，吳歌水拍天。行藏有如此，把卷獨悠然。

春醒元無著，鄉心比酒醲。飛花空有意，小雨不成容。獨樹疑新墢，群鴉似亂峯。艱難偏浩蕩，散髮遂初慵。

河落渾無底，飄零總客塵。春洲蘆雁少，曉戶桔蠶勻。京洛饒豐穰，江湖樂賤貧。低徊吾不恨，應有故山蓴。

桑柘斜陽道，天然錦繡機。雲容催瀑暮，花片憶春霏。水落新魚瘦，風清宿麥肥。歸程時屈指，重午試生衣。

淮浦

淮水奔如箭，舟維岸屢移。新岡封馬鬣，落雁陣魚麗。白草前朝界，青帘古戍基。亂離今已矣，風物漸熙熙。

立春日宿大清口舟中見新月二鼓雪作

春月如佳士，翩翩欲上船。相逢疑昨日，一別又新年。水鏡心胸朗，冰輪體質全。更深飛雪急，直與鬭清妍。

次韻陳剛中待制初秋二首

碧樹晚雲餘，秋聲入客廬。知公吟蟋蟀，觸我憶鱸魚。宦味元無著，鄉心得未疏。清塵滿雙鬢，瀟灑不禁梳。

岸幘倚書檻，寒砧徹四城。馬歸人獨語，雁過月初生。寂寂候蟲急，淒淒落葉清。客懷誰與共，搔首見參橫。

送牟元通歸瀘州

西州人物論，翁季擅清門。已隔金牛路，猶傳鐵騎孫。巴江雲不盡，蜀嶺雪空存。邂逅衣冠聚，艱難得共論。

夜夢作詩覺因足後韻

薄酒薄於水，濃山濃似春。梁間雙語燕，天外獨歸人。細柳千重綠，飛花一寸塵。碧窗初睡醒，新月寫清真。

淮陰大風

極目廬無裹，飄飄萬馬馳。飛蓬旋裹裔，崩谷應塤篪。春樹元無著，晴雲復自持。倚舟沙際穩，歸雁得相隨。

題溫州太守德政詩後

海郡炎歊重，涼風起素秋。飛蝗分界去，鳴鵠下陂遊。白布官租減，黃甘雅詠酬。兒童多好語，竹馬擁君留。

次韻馬伯庸春思兼簡繼學二首

落花千萬朵，一一爲君開。粟肇排金縷，酥凝爛玉杯。美人乘馬至，仙子抱琴來。莫學飛紅似，隨風喚不迴。

行窩春匝匝，下榻望君來。雙玉矜嬌思，聯鑣騁逸才。題詩紅袖擁，傳詔錦袍迴。羞殺高眠者，楊花滿綠苔。

送秦巖卿從事出宰北平縣

高秋右北平，出宰樂時清。白水前朝界，黃雲舊塞城。彈琴看雁過，束帶候雞鳴。不盡平蕪際，題詩倚馬成。

黃河口徐州城西北與黃河相會，今從此南流。

河落流沙駛，茫茫禹甸周。昔聞傳北截，今已絕東流。餽餉辭高下，輕鷗擅去留。百年文采盡，日落認黃樓。

徐中丞母八十

謝庭森玉樹，漢闕賜金花。懿德傳家慶，耆年舉世誇。晴萱當檻直，冬筍隔籬斜。拭目諸孫秀，翩翩佩紫緺。

送張縈澤

斂板滎陽縣，栽花棲早春。水新魚子散，雪釋馬蹄勻。政可箋河伯，何須詠洛神。桑田今幾許，除籍補疲民。

贈瑛上人住洞林

托鉢千巖裏，松花凍未開。哀猿依講席，飢鳥下生臺。潭影留雲定，鐘聲送月回。山中太古雪，爲寄一瓢來。

送周南翁集賢南歸省墓

搖曳十洲仙，來尋楚尾船。金花榮故里，石筍表新阡。江橘團霜重，冰魚鱠雪鮮。塔前雙玉好，行賦鹿鳴篇。

瀟公判永興，遊嵩之詩，見於翰墨。然卒與右軍之遊孜，大率相類。名爲造物所忌，豈虛語哉。今見其孫璋甫佐西省，甘棠遺思，至是殆將見之。

灞水落葉盡，往來餘碧鱗。龍門七十里，雁塔一千秋。弔古麒麟塚，衝風鷫鸘裘。寒蕪明滅處，遮馬見君留。

劉氏集慶堂

華構出層林，春浮院宇深。小桃分雜佩，新燕掠鳴琴。石乳千年潤，松花百尺陰。紫皇方問道，那許遂歸心。

送蘇子寧和林郎中二首

貂帽護寒沙，冰天闊歲華。斷溪駝聽水，密雪犬行車。雲盡難尋雁，春深未識花。昔人奇絕處，八月解乘槎。

往歲經遊地，寒蕪碧瓣深。雲開山後陣，水咽隴頭吟。露白氊房重，天青羽檄沈。重華新雨露，悲喜候車音。

蘇子寧北行詩二首

出塞黃雲盡．經春白雪多．高樓聞鼓角．絕域靜干戈．風急盤鵰嶺．冰深飲馬河．征鞍遲明發．揮手渭城歌．

去去居庸道．關山冬氣深．雪天孤帳宿．寒月一笳吟．石壞棲鴉穩．沙場過雁沈．粉闈多暇日．歸騎有佳音．

與閒閒病起二首

好客頻來往．閒雲管送迎．花香清病骨．松籟答書聲．身世三生夢．乾坤萬古情．故園多蕨筍．歸興繞江城．

客散庭如水．春深日似年．閒心觀宇宙．浮世閱風煙．詩句吟難穩．蒲團坐欲穿．一聲松外鶴．此意共悠然．

題薊州郭氏永寧亭

華亭絕市囂．山崦映岩嶢．落葉燃茶鼎．長松挂酒瓢．天低雲欲下．春盡雪初消．歲晚無王事．前村看射鵰．

次韻馬伯庸題凌波仙圖

玉衣朝佩日．寶瑟寫湘雲．宛轉驚歸憶．參差雁過聞．石痕生左角．松影印迴紋．倚竹憐雙泣．擒蘭惘自焚．停驂沙磧近．指點認昭君．

伯庸以詩見爲次韻二首

學古陳言少．官清雅詠多．珠玕明玉海．寶鑑挹金波．易賴章編定．書疑汗簡訛．斯文今有託．爲我補嘉禾．

聽君人物論．閱世似難多．學禮師倉海．傳家繼伏波．看山窮北戒．惜日愛南訛．彩鳳非無食．瓊山自有禾．

高操祖父八十

心跡混漁樵．門深絕市囂．花前歌舊曲．燈下話先朝．白髮書千卷．朱顏酒一瓢．有孫遊玉署．從此樂逍遙．

長春道士櫛雨有應

清夜轉崑崙．天雷亭午聞．平林千樹響．古澗百泉分．門靜堆黃葉．山空聳白雲．神功滿禾黍．尸坐答鑪熏．

次韻馬御史題濮州喻氏多暢亭

花壓金擔重．春風第一州．江暗朝灌口．雲擁護邀頭．雁落沙中渚．鷗啼竹外洲．使君燈火地．爲我倚高樓．蜀山年少時守漢州．元夕張燈金雁橋斷．

次韻伯庸過天寶宮

松暝碧雲深．鶴歸人倦尋．朝迴香滿室．祠罷月盈襟．白鳥分山影．黃鸝轉樹陰．小溪流不歇．嗚咽似鳴琴．

送白誠之赴台州別駕

岩邑巾子峯．市近海潮通．桂樹團雲濕．松花帶露濃．猿隨僧履雨．鷗送賈帆風．盡道無王事．持杯百過空．

贈醫者

尸坐包玄象．爐絇萬籟沈．聽泉知地脈．候琯合天心．風定馬蹄急．霜清葉落深．弄丸端可學．從此罷鳴琴．

送成公履守光州

淮樹連空碧．淮山徹底清．濯纓羞戀闕．佩印樂專城．驪網雲催泊．提壺雨勸耕．地偏王事簡．數雁寫琴聲．

寄開元奎律師五首

開元古壇主．盡日着袈裟．社主勤供養．天神能送花．蒲團黃渼護．香鼎白雲遮．終歲無王事．緇經到日斜．

開元古壇主．老至律精嚴．洗鉢魚遊水．開門鶴入簾．拾薪供茗具．滴露寫經籤．已悟如來意．看花不用拈．

開元古壇主．身世兩相忘．客至常扃戶．僧來不下牀．神光千里鏡．玄辨九秋霜．白葉渾消盡．蓮池任意香．

開元古壇主．瓦石化丹青．似住元非住．無營類有營．念珠金的皪．戒鉢鐵晶熒．我亦塵堪垢．清齋養性靈．

開元古壇主．幼歲已相聞．我覓飄京國．師方玩水雲．一官千日計．萬事五更分．共約修蓮社．空林洗垢氛．

髫齔侍諸父拜雙峯祠堂．未嘗敢有題詠．二十年來．接武于玉堂瀛洲．霜露之思．缺然有靦．近聞平石長老興曆補仆．光紹前聞．遂述舊懷爲六詩．且申歎仰．

沈沈大士閣．千嶂萬夫降．近樹青禽獨．前松白鶴雙．雲霞生几席．星斗列軒窗．俛首京塵客．生涯愧老龐．

慚愧雙峯老．光明兩足尊．新塑釋迦佛像．午窗鈎竹影．凍筆點梅魂．癡近烏啼樹．禪迴虎伏門．春來有新雁．勸我趣歸轅．

經院辛勤日．千金記始興．創寺時以賜金千兩經始．今八十有四年．兩荒蟲蝕栱．壁壞鼠緣藤．舊觀丹青復．諸天錦繡承．短簷增突兀．會見出廬能．書來藤選僧堂舊有衡士言．太高釋沙門．減其桂．然清齋亦不聞有歸考．故未及之．

陰陰廣覽宅．慶永興宅．鬱鬱越公祠．掬水不入獻．布金猶受疑．流年翁仲守．往事蕊芻知．澗水交流處．曾傳玉帶垂．

寒徹清泉底．山蒼上水華．定金非在井．羅喉羅尊者語．傳昔有一女子塵敍其．亦達定．資米卻成沙．洗日能生電．捜腸可當茶．人持一月去．此月落誰家．

蹁跹千樹暝．彈指百花春．道以東巖的．詩於北澗新．歸雲呈任相．行鐸播空塵．靈鷲誰公論．啗猿正倚人．

次韻張希孟凝雲石十詠

我愛凝雲好．神變萬化前．碧窗闌屋氣．黑浪衮蛟涎．化石知何代．出山今幾年．相從清思長．寸穎起蒼煙．

我愛凝雲好．飛廉萬馬驅．雄深應將士．峭直傲公孤．斷足鼇分極．摩牙虎角隅．何年化霖雨．慎勿竟虛無．

我愛凝雲好．雍容諫諍姿．爐中超混沌．正色走窮奇．潤物非無意．成功自有時．棲遲元未晚．清坐愧神龜．

我愛凝雲好．氤氳萬象深．鎮浮廊廟體．閒靜雪霜心．屈曲蜂房綴．玲瓏蟻穴琛．玉京誇獨秀．此日汙腰金．

我愛凝雲好．朝昏境不同．金芽養靈谷．鐵網起晴空．月色古今正．潮痕子午中．點頭那有異．吾欲問生公．

我愛凝雲好．神清溝欲留．帳峨千古雪．泰華一天秋．獨鶴離羣啟．層冰出澗幽．無言有深抱．山立正陽休．

我愛凝雲好．模糊老懸仙．凝蕃端食月．渴驥欲奔泉．守黑壺中日．談玄洞裏天．煙霞元自足．塵世未爲賢．

我愛凝雲好．翛然一榻棲．支機何物誕．醒酒此君低．香遠能爲霧．泉深解作溪．未須鄰綺角．端可比夷齊．

我愛凝雲好．能歸萬古春．遺簪三島客．椎髻八蠻臣．柏子添清供．梅花寫舊真．大心元不動．東海任揚塵．

我愛凝雲好．青龍擘峽飛．振纓悲濁垢．燃燭謁清微．歲月江翻浪．冰霜玉韜暉．黃塵今幾許．且勿展書闈．

山水圖

樹重雲光溼．峯寒曉氣清．抱琴人欲往．門暗客相迎．凍雨生寒溜．深雲倚怪藤．蹇驢吟不得．指點墨千層．

淇綠堂
卜築荊溪下，碧陰生晝涼。軒昂丈人行，瀟灑此君鄉。月候猿山鶴，雲催嶰谷凰。衞風朝夕誦，底用別詞章。

寄砥長老
雙峯不受暑，傑閣稱幽禪。蕉葉綠雲扇，藤花白雪氈。見龍增澗水，喜雁點江天。笑我開半客，于今第幾年。

送李希白降香武當山
絕壁通靈竅，天香薦寶華。重明應龍馬，習坎伏龜蛇。度嶺金盤日，穿雲玉佩霞。道逢采苓叟，應與論南華。

送永新王東野還里
天際風花黑，燈前鬢影蒼。方刊肘後祕，金散橐中裝。某樹童年種，故丘晚歲藏。已忘朝野事，飛鷺起鳴榔。

輞川圖
詩中傳畫意，畫裏見詩餘。山色無還有，雲光卷復舒。前溪漁父宿，舊宅梵王居。千古風流在，披圖儼起予。

贈雪窗上人
少日觀滄海，陰山恨未登。飢餐太古雪，渴飲萬年冰。柳色迷官道，鐘聲動客燈。聞聞與見見，問我一枝藤。

直沽口
二水赴滄海，客ヽ殊未休。漁舟維病鶴，歸棹起輕鷗。雨匯雲光溼，天低樹色浮。京塵今已洗，從此問菟裘。

三月廿九日阻風馮家口
飄泊春風怒，維舟古渡濱。防堤摧馬鬣，蹙浪捲龍鱗。攙掠吞吳陣，紛披障庾塵。柳陰亭午轉，人靜白鷗馴。

次韻劉明叟
欲知行路苦，孤雁促歸期。矮屋燈昏際，空林葉落時。滄浪誰欸乃，攏擷笑聆癡。點檢韋囊裏，珠璣總屬詩。

壽閻承旨三十韻
寶曆書堯甲，斧杓指夏辰。脩齡天保魯，嘉瑞嶽生申。人物中州正，陶鈞淑氣淳。舒時翹孔翠，躍地擾麒麟。藻思傳磐綺，蜚聲起搢紳。文鋪崑玉鏤，賦紉楚蘭紉。樂道車中聘，談經席上珍。飛觴油幕佐，執簡柏臺賓。黼黻開丹地，絲綸演紫宸。慶雲圖遠牒，甘澤洗荒塵。評論空餘子，儀刑倚重臣。昂昂霄漢表，皎皎雪霜身。滄海鷗忘慮，長風驥絕倫。名高諸彥避，德盛後生親。朗鑒中秋月，天和太古春。精忠言款款，獎引語諄諄。書葉題文價，詩筒破酒巡。筆翻金井凍，詞吐露桃新。格律常楊陋，篇章鮑謝鄰。辛勤憐我輩，銓賞屬斯人。南極呈黃道，東皇挾綠輪。霓旌紛旖旎，香鼎秀氤氲。果熟分金母，丹成養谷神。心澄眸轉碧，光瑩頰浮銀。物色歸青簡，年華閱大椿。小車花外影，騎鶴竹間眞。賀履聯行螘，傳觴擁動頻。疎閒看遠岫，虛靜傲蒼筠。往事雲舒卷，流年肘屈伸。長生端可學，盤壽不須陳。

次韻仲章過陳氏城南書隱十韻
矮屋參差倚，平蕪黯淡看。步迴榆塞遠，愁絕翠峯寒。白髮游絲罣，丹心古鏡瘢。槐明金瑣碎，菊鏽玉蟲殘。憶月時看劍，隨風復整冠。鄉音憐過雁，古調拂離鸞。去矣歌招隱，終焉樂考槃。晚知交態薄，老識宦途難。

口腹非嫌累，毋煩餽一簞。

入南城遇老醫言山陽舊事因成十六韻
邂逅山陽老，相傳事已訛。姦雄歸草莽，天地入悲歌。太守籌謀誤，將軍禮數苛。韝鞲同下吏，驕御失前珂。洪潦頹如此，憑陵事若何。比肩身肯辱，卻立齒爭磨。水捲寒雲甲，風揮白日戈。耳聞人作膾，眼見血成河。翁嫗同么子，倉皇類小皤。官軍奔及馬，婦女走乘騾。自古儒冠忤，難將杯酒和。功成真草草，（先公在幕府，聞山陽事去）（國健謝擺論，功成邵偶李）時至復戲戲。漂母恩徒快，中郎詠未磨。（荀彧爲中郎，將有北征時）遺屯迷壘石，（鄒文所築）舊浴暗龍渦。土沃村村麥，湖深處處荷。人生貴行樂，何必問銅駝。

壽致政王侍郎八十二十韻
壽俊標周士，儀刑望魯儒。輞川饒詠賦，積水祕謀謨。壯歲丰神整，明時膺仕殊。東曹誇鶚薦，公府羨鳧趨。審象三韓使，含章四皓圖。長身昂野鶴，正色叱妖狐。誓墓文何早，傳家計豈迂。鄉稱三老舊，人說二難俱。含並分桃塢，田開別芋區。水邊時避飲，月下屢嗔扶。眼碧看山媚，鬚銀映雪癯。油車聯蹀躞，野服綴襜褕。社肉時相餽，春醪不用沽。綵衣新稚子，椎髻古奚奴。鼓擊深深舞，茶烹緩緩呼。花飛迷去路，鳥下避行廚。南極珠分瑞，東泉斗借酺。造朝看賜杖，入里記垂弧。翠柏根如石，靈龜息自胦。從今躋壽域，底用託康衢。

壽牟獻之大理卿七十三十韻
氣壓岷山秀，風神閬苑仙。西州餘故老，南國挺真賢。瑞靄垂弧日，人思衣繡年。清門開畫戟，綠籍紀齡延。止息功夫易，盧心體合玄。厖眉垂素手，蓀髮換華顛。（今歲七十，生朝奉祠[illegible]）鳩杖何期賜，牛車不待懸。三鱣傳

素緒，一鶴記青氈。紛社爭爲壽，蘭堦數擊鮮。風騷追廣莫，雲珮儻鈞天。往事清霜木，希音太古絃。五更尊禮絕，六老舊堂專。（所居正六老堂遺址）杞菊調饔鼎，丹砂養井泉。慵書乞米帖，羞辦買山錢。醉劇驚花舞，遊疲枕石眠。黃公終寂隱，白傳且逃禪。文物傳青史，耆英入繪編。弁山寒戢戢，苕水響娟娟。望海傾朝夕，瞻星候次躔。登龍身未武，執雉意空傳。偪仄徒多恨，低遼秪自憐。窮鄉真坐井，陋室強懷鉛。夜月思延桂，秋風學詠萁。終然羞弱植，復爾滯孤騫。問字甄空在，傳經席未前。牛衣期振拔，馬磨眷評詮。冰柱垂青嶂，蠙珠滿碧淵。至言還已息，妙技目無全。凡骨丹須換，精誠濟合穿。迴風輸善頌，立雪冀敷宣。

壽李承旨四十韻
寶曆開三禩，瑤章集萬神。蒼龍迴插子，玉兔候交辰。瀦水丹騰渚，壺關氣接旻。道傳莘野正，學比傅巖醇。帝運昌文統，師臣秉國鈞。清宮高贊畫，潛邸舊經綸。意得超今古，才雄異等倫。春浮霞錯落，秋映玉嶙峋。三執中書柄，重開大國畇。黃鍾陽脈脈，瑤圃霧氤氳。仙鼎神膏秘，宮壺掌露真。恩醲錫麟脯，味薄謝猩唇。瞳碧光流漆，顏紅色耀銀。垂紳凝泰嶽，設席隨平津。手挈重華古，心追貞觀新。至人專上壽，八表樂同仁。非虎將年致，猶龍禮譜親。息深忘蝶化，機靜狎鷗馴。蕩蕩心無競，騰騰俗易淳。極知調鼎鍊，不惜汗車茵。竹帛千年事，桑麻萬里春。管商謀可鄙，房杜跡常遵。斟酌扶元氣，彌縫護國珍。倚風憐竹弱，聽雪喜松皴。玉署親裁詔，青蒲獨奏宸。蜀江移戍壘，浙士減租緡。楊淨唯烏几，堂虛且角巾。手揮廷下吏，日送幕中賓。

習隱時思許．題詩尙憶秦．黍田溪溜溜．花塢洞鄰鄰．問俗停車緩．貪賢倒屣頻．聚囊猶赤箭．水鑑徹靑蘋．
蒼海收毫末．空林絕隱淪．籍功文館定．約法論堂詢．出處關吾道．安危佩一身．政須陳蹇蹇．直與紀辚辚．
續藝慙班馬．抽才頌甫申．占天徒有管．望治眇無垠．閱歲桃成實．知年海拂塵．扶疎慙小草．葱蒨託靈椿．

送文子方著作．受交趾使于武昌．長律二十韻

萬里鬱陳貢．淸秋村使馳．乘東專述命．受幣聽陳辭．紫舌香聲發．雕題聚族滋．玉門心愈遠．銅柱約難移．
江漢尊南服．星辰拱太儀．越庭輪齒革．授館列膏脂．私覿情鈎隱．公言理折疑．彈丸空有險．東矢定無疑．
桂蠹消煩潤．蕃舩審事宜．要荒工跌宕．保障愼羈縻．鷃鵲寒汀遠．蒹葭晚岸欹．壯遊詩句豁．古戍角聲悲．
月墮朱簾正．山低翠浪欹．斑超空耿耿．陸賈政怡怡．楚水愁腸結．衡峯望眼疲．過門王事急．去晉驛程遲．
緬想垂衣治．深求補袞資．大夫謀可利．小客禮須持．詹蜀徒煩檄．平南謾擬碑．佇看王會傳．端假史臣爲．

魯子翬御史分按遼陽．作長律五十韻．愛其精密．子今歲亦履歷開平．因次其韻．

象御天街正．鳥輪海觀昇．省方秋戒愼．扈蹕歲因仍．石迸根磐拇．山迴勢左肱．塵深疑帽重．霧密覺衣蒸．
午頓炊難熟．宵征酒易勝．解鞍心惘惘．執轡念兢兢．略水分罌缶．通薪算斗升．皮毛均製服．脂膟或然燈．
桃幕迷高下．烽臺閱廢興．度關泉水咽．出口月華澄．猿戾官舟峙．魚麗餉粟徵．千房雲疊疊．萬竈壘層層．
列帳排衣甲．行營護棘矜．旆旋環似翼．鼓發去如繩．斗北瞻紅棧．雲西指白登．草肥靑穤秠．松聳翠崚嶒．
積雪疑忘象．搏風訝徙鵬．廚車攢幄帳．行殿儼崗陵．白氎時逢賈．朱衣定指僧．翠旄過華蓋．金甕爛氷稜．
觀闕天經界．儀臺象緯凭．依飛峯似虎．鐵杖足如能．竹帛司常煥．丹靑職貢增．會朝珠帽簇．錫宴寶屏凝．
陛立齊乘囊．師行陋釋繩．廣寒通月窟．高爽寄涼稜．上聖英資異．丁年武德弘．天戈中夜渡．星檄百川承．
摘執嚴行夏．明禋恥用鄫．別州端首翼．分器定先滕．德啟無疆服．光傳有道曾．皇威宣絕漠．陽澤散堅冰．
表正辰居所．漸仁水聚朋．庭開下鳴鳳．苑廢罷飛鷹．畢逸齊加璧．倫才鄙販繒．鄧林搜八柱．瀛海取三淩．
曲學慙繩祖．孤開賴得朋．沈思雲外弋．冥索澤中罾．客議難同轍．人疑驥聚蠅．濡毫終有思．執簡豈無懲．
謂可兼還遍．胡云立愛憎．淸芬蘭佩結．芳薦蕙殽烝．鴻筆吾誠忝．輶軒子累乘．共知心耿耿．相對鬢鬅鬅．
馬磨誰憐許．龍門共企膺．枚生詞過賈．揚子德徒稱．盛化乾坤闢．王綱日月恆．麟符昭炳蔚．豹霧駿超騰．
虛白難爲繪．空靑不受燈．欲追千古筆．爲付一枝藤．

壬趙公八十應制十韻

耆德膺熙洽．臯風協泰和．公朋旁作穆．帝念敘惟歌．枌社新封土．蓬壺舊隱窩．黃公資輔翼．白傳退婆娑．
望日鑑龜息．鱉蛇古柏柯．精神嘗燗爛．儀觀玉峨峨．設醴榮浮蟻．乘珍萎錫駝．棘林爭貫芴．立馬會鳴珂．
服食丹藏井．絲綸錦簇窠．永須依日月．何必問煙蘿．

壽開府承旨十韻

泰嶽舒紅日．天門爛紫霞．誕生宰輔．礪礱贊亨嘉．文武揚中外．寬嚴接邇遐．遊嵩雲擁馭．度磧雪飛沙．
畫戟車流水．靑編筆有花．精神春不老．器宇海無涯．玉殿彌綸重．金鑾密勿華．傳宣花似斗．錫宴棗如瓜．

上壽三千歲．元勳第一家．山河開賜履．早晚聽宣麻．

劉邢公九十應制十二韻

賜履光華闡．延齡冠帝畿．氤氳秋籌嶽．菌蠢露凝芝．六聖存遺老．千官介壽祺．傳宣鳩飾杖．錫宴蟻浮巵．
鬢玉銀鋒頰．簪花翠壓眉．灌陰機帖帖．鞶撫樂熙熙．坐石雲生窟．澆槐水溜池．霜深風脫木．冬暖凍消梨．
往事先朝夢．多情舊日詞．魯公方拜後．雲子定爲師．用拙長年樸．虛心太古奢．成功全靖退．樂道過期頤．

次韻伯庸賦松十韻

妙思通靈素．玄陰接帝靑．抗顏躬蹇蹇．裳頂髮星星．颯爽龍羞篆．蕭疎鶴鍊形．辟爐生地籟．斗近界天經．
蟪夢春濤湧．蟲疑曉日冥．雲生停羿候．風入倚窗聽．屈曲車連軫．騰拏旗列庭．戀鄉思海岱．封爵鄙云亭．
月落孫生嘯．天寒屈子醒．雄姿輕虎豹．浮跡陋鷗翎．

壽張希孟父郡侯八十二十韻

古渭垂綸老．康衢擊壤翁．星輝騰處士．天爵貴家公．顥氣西郊肅．祥雲北渚濃．坐班鳩杖叟．舞轉柘枝童．
壽骨英光發．厖眉厚德充．九重恩誕錫．三命偃彌躬．麟紱開華旦．龜齡擬少嵩．簪花便廣賴．植菊瑩方瞳．
鼎釜兼珍飫．刀圭上藥融．傳宣壺燦爛．合宴珮靑葱．精廬先獻瀣．詒謀晚福豐．靈椿培世範．玉樹挺家風．
正色通天闕．高懷納楚宮．倚風看雁北．就日見雲東．君父恩彌重．交遊論盡同．竭誠心翼翼．移孝思忡忡．
意壯追奔馬．機忘數過鴻．玄參揚子衍．書比伏生工．浩蕩漸摩深．昇平坱圠功．定須超混沌．何必問崆峒．

王叔能侍承相入見王繼學尙書序其事．謹賦十二韻．

行殿闡鐘邸．變輿擁翠龍．東華方聖治．上宰益勞謙．藥閣推公幹．蕃萊擢孝廉．宜儀精考核．選格絕停淹．
議禮心如穀．搜賢手自籤．都曾淸望重．璜闕雅才兼．對榻褒嘉寵．垂紳俯伏瞻．傳宣桐酒錫．拜命襲衣霑．
令節薰風細．皇恩湛露厭．事殊靈壽杖．賜比水精簾．際遇喧朝野．矜誇徹里閭．遺臣思載筆．往恨泣攀髯．

清容居士集卷第十

律詩 七言

廉右丞園號爲京城第一。名花幾萬本。右丞有詩。次韻。

閉戶春深詩祟侵。卷簾新蕊掠清陰。亭亭梅月能消酒。肅肅松風獨和琴。新筍未容穿石徑。落花時許補雲林。主人妙手隨機轉。萬本姚黃屬紫金。

禊日與剛中待制至廉園。閉門不內。駐馬久之。復次韻。

雲擁亭臺煙霧侵。難將禊迹擬山陰。花飛竹外疑紅袖。水度松間自玉琴。駐馬客迴迷遠路。倚闌人在隔清林。誰言洞口無消息。一見應須直萬金。

送孫道士歸杭

送雁南飛十五年。朔風吹雪上華顛。梨花的的疑蝴蝶。燕子深深似杜鵑。東野先生愁外句。西湖處士夢中緣。抱琴獨去知無奈。一棹春江水拍天。

次韻王賓甫侍讀莅臨長春宮

飄飄笙鶴雨絲輕。聽徹靈璈曲再成。玉案香分花有影。瑤增松暝露無聲。九枝燈裏開真景。三素雲中賀太平。莫怪錦袍衣袖冷。還家從此羨長生。

蜺竹棱棱似鶴輕。龜壇危處玉爲成。天街正候三能色。雲所疑呼萬歲聲。氣篆通靈歸廓落。心章祈歲報清平。金穰上瑞吾皇意。不用神芝朵朵生。

題張宗穆編修詩集

雁蕩峯寒書飲冰。碧雲爲帶玉爲棱。已除白髮三千丈。疑上瑤臺第幾層。松頂露涼旋煮鶴。原頭火淨撤游鷹。何人妙解清新句。剝盡風箔一寸燈。

送李伯英秀才歸廬陵

黑頭徒步謁神州。萩萩飛塵鬢已秋。日暮競傳鸚鵡賦。天寒誰解驌驦裘。雁聲未歇砧聲續。燈影初銷月影流。可是親知留不得。故園清興起滄洲。

次韻答周秀才

湛湛玄雲起研山。桃花爲色玉爲顏。溟鵬水擊三千里。天馬風生十二閑。芳草存濃堪試筆。長空秋盡獨憑闌。松階翠影流如滴。遲子攜書共往還。

次韻成季濮陽見寄

客思如癡日似年。晚風投犢思悠然。看山不逐馬蹄去。得句時從雁足傳。紅綠芰荷秋岸岸。青黃菽稗雨田田。尊鱸有興愁無奈。欲問瀕河下水船。

次韻陳又新

登臺底用惜春非。平楚微茫落照時。燒後斷碑遺鳥跡。耕餘殘壁隱蠶眉。泉分去路蕭蕭玉。山聳歸雲簇簇旗。駐馬應須更搔首。遠煙迴雁不勝詩。

西湖空濛圖

蔚藍湖山筆底收。相從京洛意中游。香香車馬飛花雨。寂寂鍾魚落葉秋。千古登臨酬昨夢。百年歌舞謾清愁。何當化鶴看滄海。不用呼猿汲澗流。

次韻張秋泉盆梅三首

萬里南來帶白雲。低徊猶作自由身。孤根留雪疑無伴。冷蘂餐霞別有春。頗憶西湖頻入夢。不煩東井與生神。相看歲晚真清絕。疑是瑤臺第一人。

深明閣裏江南樹。老鶴翩翩似病身。紙屋藏雲團白雪。丹臺朝日補青春。吞吾有恨悲山鬼。翠袖無言倚洛神。回首空林歸未得。淒涼相對獨闌人。

華頂空餘萬疊雲。獨將清影伴吟身。虬枝欲挟留前月。驛信能通塞外春。底用施鉛鄰越女。從教照水恣波神。碧虛仙客清無奈。留作新詩故惱人。

次韻仲章游南城二首

瑤闕雲深野馬昏。分明日月引天門。峯迴九鎖疑無路。水過三叉別有村。頗怪賞花春不負。卻嫌雞黍約誰存。山童閉戶茶煙暝。客至從渠未許論。

側身千仞苦不早.愛此春從天際浮.北雲西山憐我瘦.黃塵白日送君游.翩翩目送雲中雁.杳杳機忘海上鷗.今古登臨總陳迹.倚闌何事起清愁.

贈王君佐

精神映日碧芙蓉.直節昂昂衆不如.十載長安心似水.一官淮海食無魚.少年已擬治安策.晚歲肯爲封禪書.聞道功名須皓首.鐵冠霜髮莫蕭疎.

送蕭立道歸天台

華頂雲寒人不到.煩君爲上最高層.天雞正叫三更日.海鶴曾登六月冰.客路微茫同脫木.鄉情依約近歸僧.還家莫作採芝叟.背負青天傲大鵬.

送李景山使交趾

萬里雲南把一麾.日南重見使車馳.思家不作玉門表.得句擬題銅柱碑.象譯舊傳周禮樂.馬人遺俗漢威儀.杖藜溪驛疑飛雪.樹樹梅花九月時.

九日書懷

烏帽衝塵鬢漸皤.黃花懶插獨婆娑.新霜去雁天機少.落日歸雲雨意多.拄笏看山眞我事.持螯把酒爲君歌.登臺欲盡鄉關望.一徑松陰長薜蘿.

慰曾道士

積構層巔聳玉臺.松花浮翠雪巃嵸.終然一笑騎鯨去.可是長眠化蝶來.身外乾坤憐納芥.壺中日月隘浮盃.何人欲問先天事.隱几蒼髯換不迴.

抵滄州先簡普之廉

黃金臺上英賢滿.白玉堂中步武新.愧我清塵暗顏色.羨君碧眼映精神.春風未信看花少.午夜應知覲草頻.北望五雲開曉霧.相思那得勝相親.

送李彥謙赴西臺御史

百二山河驄馬游.西風渭水思悠悠.鶴翻古柏千年雪.鵰擊平蕪九月秋.拄笏漢陵尋玉雁.解鞍蜀道問金牛.官曹朱墨何時了.一榻清吟是勝流.

張虛靖園庵扁曰歸鶴次韻

招仙游館構亭亭.萬壑松寒曉日青.玉局講殘春換劫.石臺丹在草通靈.紅羊赤馬悲滄海.白虎青龍儼大庭.爲愛子喬笙鶴美.月涼時許夜深聽.

送華道士降香武當山

神君壽與玉皇同.歲歲香傳第一峯.龍虎使來紅日擁.龜蛇鑑在碧苔封.萬年松子天風奏.九節蒲根潤水舂.博士文工成故事.石牀爲採玉芙蓉.

送虞伯生降香還蜀省墓

玉笋祠官貂帽低.笑乘飛燕上天梯.寶幡補雨團金粟.鈿合香嚴印紫泥.官饌每供千歲鹿.驛程深聽五更雞.流沙可是河源地.搔首揚鞭更欲西.

丞相墳前雙闕摧.泉聲隱隱柏崔嵬.金牛已向秦中去.銅馬空傳渭上來.叢竹雨留銀燭淚.落花風颺楮錢灰.百年華表應千劫.聞道曾孫始一回.

再次韻

振衣千仞笑雲低.捫歷星辰級劍梯.度坂政須三尺策.入關應笑一丸泥.神君祭重祠青馬.墨客才工頌碧雞.萬里遨頭端不負.花開殺醉玉東西.

閣道新年舊石摧.望鄉使客意嵬嵬.犀牛坐見降王去.杜宇聲隨望帝來.三卯錄成魂有燐.五丁神泣劫揚灰.推讎欲作鄉鄰會.揮手先催弩矢回.

三次韻

觸石危藤歷路低.哀猿送客上丹梯.一百八盤雲亦雨.二十四番花似泥.解佩浮游憐野馬.振衣亭育聽天雞.拾遺已去武侯遠.空戀祠堂與瀼西.

時平弔古莫心摧.去驛斜陽指馬嵬.曲曲松陰隨帽轉.層層山影入杯來.草玄有意池留墨.觀象無心筋書灰.爲問丈人今在否.青牛穿嶺日千回.

送王繼學修撰馬伯庸應奉分院上都二首

玉京高處雪流脂.速插雞翹綠鬢垂.蹀躞有泥歌獨漉.琵琶無夢說相思.黑河舊樂翻填譜.白海名花擬進詞.羽獵上林俱能賦.卿雲何以報明時.

淺坡平岸磧漫漫.拂嶺青帘處處看.種屋起營羊胛熟.士房催頓馬湩乾.搁官走驛傳金椀.冰正分茶貯玉盤.莫上郵臺望南北.白雲徵處是檣竿.

寄王儀伯太守

維揚太守文章伯.故壘荒煙取次題.逆浪風高淮白上.寒沙雲落海青低.極知后土花如雪.不惜平山醉似泥.跋馬使君官驛畔.揚鞭鄰在夕陽西.

壽劉承旨

茲辰齡開希有.文潤太平.玉杖造朝.樂堯堦之化日.鉢衣拂石.歌舜殿之薰風.壽擬靈椿.數傳故梓.敢陳善頌.庸贊令辰.

棱棱鶴髮映方瞳.玉帶極丰一品崇.禁署清名行世久.高門厚德與天通.升堂衣竝老萊子.做國詩傳衛武公.共道榴花宜結實.綠陰濃淡駐杯中.

孟習卿都事母八十.歸省關中.其家四世科第.祖十五.嘗金亡時.舉進士.終待制.

鶴髮初開九九年.東西雙鳳集庭前.(乃兄官燉煌.亦歸省.)篋藏龍榜金花淡.案拚鸞書鈿軸鮮.竹箭清甘宜夕饌.萱花芳遠傲春妍.風流文物關中秀.點檢諸孫射策編.

送李元章宰陝縣

秋冕驅壇匹馬歸，冥鴻斜日悟天機。明時法律心常鄙，小邑弦歌願豈違。潁水初霜黃葉下，華山新雨碧雲飛。當今人物須公等，行見鋒車入帝畿。

次韻李伯宗苦熱

庭院無眠夜氣深，繁星閃閃漏沈沈。祝融熾火猶初劫，姑射凝冰易奪心。角枕雲蒸紋欲斷，蠟燈煙暖淚難禁。蕭騷忽作還家夢，翠木扶疏萬竹森。

次韻程士安睡鶴

疏翩慵受朔風侵，谷口雲歸自在心。蛻化不知人事改，醯酣空憶世塵深。珠宮胎息天濤靜，寶所神游斗柄沈。何事鷙烏繞林樹，月殘霄曉議晴陰。

次韻陳海陰

三月梨花飛作氈，春風似欲駐新年。夢當好處成烏有，歌到狂時近自然。村樹綠齊黃鳥界，海山青盡白鷗天。何人會得龐公意，布領長披不上船。

次韻院長馮朝書懷兼送李元章廟令三首

踐阼篇陳夙致齋，明良慶會叶榮懷。南山豹隱文章潤，嶰谷凰鳴律呂諧。黃閣規模深倚注，金鑾人物費推排。夜光照坐羣傾動，誰道驪龍左耳乖。

朝迴深坐碧雲齋，無限家林入素懷。黼頓乾坤新禹貢，斵裁冰雪舊齊諧。甌棱望日紅蓮擁，疊巘看山玉笋排。魚水政親邢藥得，白鷗相對莫相乖。

曾着蟬冠會宿齋，陽春玉雪映澄懷。黑頭瑞世須奇遇，白眼論交自寡諧。驄駕當塔身獨障，（有乘馬入廟門者叱出之）含桃薦廟手親排。蕭蕭匹馬投山縣，人事相摧似好乖。

題飯齋

蒙蒙眇眇傲滄溟，差殺任公夢未醒。寄館蠅鬚猶綺靡，深藏黍粒獨清寧。掌中旋舞憐飛燕，案上能行笑巨靈。惆悵九衢長劍客，掰肩堂下慕遺腥。

送東平程太守

泰嶽巖巖鄆水清，分符投老得安榮。百年禮樂維時舉，比屋衣冠合旦評。馬鬣舊封蒼檜老，龍鱗古殿綠蕪平。高唐路近羊生泣，東閣憑公爲寫情。

送周南翁分刺池陽

柳亭松寫十分甜，秋浦天青雁拂簷。黃葉滿庭君吏隱，白頭捲卷我郎潛。風檣帆影迷紅蓼，江送歌聲入畫簾。惆悵九華金碧洞，謫仙人遠月纖纖。

次韻雙頭菊三首

釉舞西風大小垂，駢頭容立傲霜姿。步搖高擁車同入，笑靨初鋪坐共移。素質斷金疑並蒂，閒情發玉

浮眉。蓮池睡冷鴛鴦起，似怨秋聲有恨離。

碧雲低壓玉繩垂，鶯鵲交翔表異姿。白帝司秋金已肅，黃人捧日馭初移。藥宮誰講扶雙髻，桂館親餘卻十眉。絅掃雕搜兒女態，象中明兩見黃離。

空庭霙蓋露珠垂，翠羽交分大雅姿。氣服中黃心獨苦，光浮太白眼爭移。智瓊有約徒誇額，京兆多情卻畫眉。桃李爭妍眞不遜，故留雙玉件支離。

閣皁山青玉軒晦庵容齋諸賢觴詠之地吳伯生作記吳成季令賦詩

江南琳館蕭閒地，一一新文付集賢。眞誥總傳天外語，禁經未數酒中仙。步虛嚴近瑯玕響，禮斗壇空薜荔緣。諸老會文題詠絕，誰將鳳紫續離弦。

題揭曼碩詩卷

深湛妙思筆錄收，的的冥鴻艷岸秋。直以紫芝招綺夏，擬將白羽定曹劉。松濤夜漲驚金谷，花雨春濃爛錦洲。此意個儂人未識，期君玩月上南樓。

送衛大隱回錢塘（衛清叔曾孫）

謗謗中丞骨已仙，滄洲漁火起寒煙。魏公賜宅猶傳芴，元子磨崖可賣錢。夜雨鼠翻緗素葉，春風麈尾話行年。西湖雲鎖梅花凍，休浪狂歌酌酒船。

送華道士住宗陽宮

黑髮祠官佩水蒼，萬松深處對虛皇。黃柑有法能爲酒，紫芡無飢可當糧。招鶴舞庭山月冷，檄龍吹雨海天涼。瑤池欲問長生事，汲澗研朱寫綠章。

翦刀草

手截深流護翠茵，層陰淺蕩碧雲皴。秋風玉殿斂留股，晴日朱筵舞折腰。眉缺可能分燕尾，頂荒猶解插雞翹。翻思往歲南方厄，蠶采空陂恨未銷。（烏茈一名翦刀，一名燕尾，附雉苛是也。南方饑歲採食。）

馬伯庸擬李商隱無題次韻四首

金穗歌殘月滿江，玉顏曾憶侍油幢。象牀雲重恩專壹，鯨錦波翻賜並雙。春淺正宜眠[illegible]幕，夜涼深恨鈍爲鎗。浣沙可是無雙匹，側足寒深濺石淙。

翠簾匝匝護朱光，千葉宮桃滿院香。閬苑有鸞通尺素，蟹橋無鵲寄流黃。上林賦罷歸巴蜀，興慶詞工講夜郎。不是月中親度曲，世人那解聽霓裳。

相期心似石城潮，日望晴虹結彩橋。卻月眉愁歌漸遠，凌波步近意非遙。抽琴有恨迴犀角，疊袖無塵轉綠腰。弄玉最憐隨鳳去，秋來誰與伴吹簫。

白髮詞臣兩耳垂，華詵堆芴隔牛醫。宮娥引燭催扉日，院吏傳更寫制時。蟣撚化生秋夕賜，翠樓疊勝歲華移。低頭欲說唐朝舊，願侍虛皇進玉卮。

送浦如淵辭官南歸

厭聽朝雞擁被吟．吳船水滑碧千尋．平洲種橘清霜重．小墅栽花綠霧深．鸜鵒異能談孟浪．鴟夷猶自愛浮湛．因君搖蕩還家思．燭影秋房恨不禁．

送李公敏薊州之官

幼着儒冠佩楚蘭．文章元不給飢寒．風前野馬停盃卻．天際冥鴻拄笏看．作計政須千樹栗．養生那用九還丹．偏州事簡登臨足．花下題詩更倚闌．

劉婦表門 丞王中妹

空林霜下菊無譽．玉雪深閨養暮齡．河水汎舟雲耿耿．湘潭鼓瑟雨冥冥．夜燈孤雁鳴何切．古鏡離鸞舞已停．晚歲不須多感慨．雙樓高亞柳枝青．

永新□氏義門

銀髮棲棲鶴骨瘦．舊傳庭誥付諸孫．要同公藝書芸館．還擬自倫標棟門．春酒綬歌常棣雅．夜燈深帳鶺鴒原．他年欲向廬陵客．詢是瀧岡第幾村．

送柳唐佐出守懷孟

甬道塵深曉倦趨．河山環抱暫分符．花開潘縣詩頻賦．竹暗名園酒易酤．積雪翠峯通小有．祥雲朱邸倭廬無．寇恂可是專河內．入覲應須馬疾驅．

次韻大亨待制賦院中御馬櫻花

華林清切謝塵囂．坐閱朱英不下堂．九就當胸猩血淺．六騶飛翮雁行長．擎天力重朝承露．向日心專夜斂香．清蔭政須容小草．肯同羣卉鬬妍芳．

賦文子方買篷亭竹影五首

買篷亭裏畫天然．穠淡疎明筆有玄．水底青蘋叢宛轉．月中丹桂婀嬋娟．錯刀側布難為賦．鈎鎖橫陳不受塡．午夜碧窗人獨坐．分明清派出丹淵．文與可丹淵集．

瑣窗午色墨花鋪．側側低低隔面遮．日暎黃離金瑣碎．雲開白賁玉瓏鬆．蕭疎忽印青鸞獨．旖旎疑分翠羽重．二子定知忘食色．高齋今喜見遺蹤．

霧縠襌衣綱翠裳．倚風蕭瑟轉琳琅．縱橫直欲攻堅白．濃淡渾疑揭硬黃．劍氣低昂動天地．神光離合幻陰陽．陶生久矣知形影．歲晚沈冥託嗜章．影形贈

玄覽功深萬化遺．一窗光透白差差．梳風櫛雨呈千手．卻月橫雲鬬十眉．形蛻已忘身有累．神交應許我相知．暗中摸索誰消得．阮籍途窮眼未眵．

朔吹南塵久避招．閉門白醉獨逍遙．玉淵龍起鬚髯擲．銀箔鸞登翩動搖．露井珠輝湘女淚．雲屏翠暈沈郎腰．象中直欲窺參伍．肯學紛紛个字描．畫竹家忌个字．

栗氏玩芳亭

納納羣芳入小亭．風光霧彩思沈冥．飛花成列粘棋局．高樹參前列畫屏．鶴避晚煙茶半熟．鶯啼午另酒

初醒．春風可是饒紅紫．一片蒼痕眼倍青．

送牟景陽信州監征二首

風帽霜鞍薊關邊．晚隨陽雁度新年．楊前諫笏家猶寶．架上經箱客總傳．世事不知蒼狗變．機心端與白鷗眠．冰天車轍淮南路．猶嚼梅花一惘然．

上饒山族水精屏．江左諸賢冢樹零．鬼谷橋寒松化珀．仙巖土暖草通靈．丹鉛有法供烹煮．茶磨無租給使令．盡道中年多作惡．相看鬢影各星星．

送巨德新四川省郎中

金鑾清密簪曹稀．拄笏看雲數雁飛．蜀省地尊卿月重．漢江家近使星歸．草堂舊詠迷陳迹．石室殘經臥落暉．戰壘已從芳草換．未妨晴雨眺靡闌．

退食公庭日未西．浣溪清雨換障泥．譽邊舊式傳銅馬．弔古新詩問石犀．翁子綠陰鸚鵡過．杏花紅影鵓鴣啼．遨頭雅集須頻領．不惜郫筒取次攜．

送樂德敬甘肅儒學提舉二首

磅礴坤輿總帝圖．手提文印化沮渠．旋宮更問涼州譜．尚右時通梵國書．枸杞夜號端入驛．蒲萄秋落易盈車．飛沙斜日頻回首．歸雁相迎亦惘如．

月支城下泉如酒．祈連山前雪似沙．虎頭萬里飛驛堠．蛙夢五更驚塞笳．范老籌邊心磊嵬．李王堅壁骨槎牙．白頭太史欲歸去．時立東城數暮鴉．

示從子瑛

聞子欲通靈寶秘．天台洞客眼深青．弄丸底問丹消丙．服食那能老復丁．隔竹引龜心有想．按圖索驥術難靈．吾衰端有先天易．不用山中採伏苓．

送玉笥山爲道士

五月凌風繫鼓船．梁山深滌白鷗鮮．神清似飲金莖露．病已何須玉井蓮．墨閣小春刊賸錄．碧窗新月補瓊篇．相親每憶相忘處．北望歸鴻倍惘然．

人日立春子昂承旨賦詩次韻

鳳曆調元二節并．泥牛華勝得相迎．翦花欲擬丹心巧．縷菜深憐白髮生．日轉扶桑瀛海曙．陽迴析木歲華明．登高可是無芳思．歸雁南來倍客情．

帝京節物喜相并．挾日晴暄淑景迎．風斂雲開人共仰．烏輪海轉子初生．是夜亥正立春明日甲子．岸容梅柳風光動．澤腹魚龍水氣明．誰惜玉堂春晝永．汗青無補若爲情．

書懷寄從子瑛二首

越公舊業鄞江宅．風捲飛花劫火新．子覓尋眞餐白石．我方作吏玩青春．金張蟬紱本欺世．王謝烏衣亦可人．誓墓政須嗟晚歲．雙峯擁髻碧嶙峋．

當年專從玉參差．炙轂談天不數奇．翦葉舞空山鬼泣．唱籌量日曆人疑．深春柳下爭飛騎．小雨花前鬪
弈棋．我最少年唯閉戶．擁燈煮藥學題詩．

送李仲囦雲南憲使

錦車春倚少城邊．上冢還家思惘然．就日雲低天尺五．圖南路近里三千．相如作使文如綺．諸葛籌邊筆
似椽．自是蓬壺舊仙客．望瀛新曲麗飛傳．

送馮士啓淮東憲司幕長

遠涉江湖奉板輿．離亭柳色易枝梧．英標共擬崑山玉．符采堪鄰豐社珠．土竈煙高遲黃葦．沙溝水淺漲
菁蒲．煩君敏手須搏月．天際回朝謁鳥鳧．

送李仁父歸高安

枝藤鞭履玩青春．廿載登臨筆有神．東海號傳垂釣客．南山曾恥上書人．解凌水滑千帆直．禁火煙消萬
柳新．從此閉門聞見絕．高齋頤樂養天眞．

送王繼學御史分司汴省

松階旋對影參差．君覺乘驄佐聖時．每恨同情不同調．可堪相送復相思．楚山春夢行雲識．汴水秋聲舊
葉知．我老江湖壹歸去．少留定刷錦囊詩．

院長有子在外從許州墓待之院中率賦詩

袞繡門楣五色新．明珠還浦覓相親．月中顧兔分傳的．天上麒麟抱送眞．仙李蟠根元指姓．蟠桃食實姑
知春．青箱萬卷能傳業．佇看它年演世綸．

題東平張善父野堂

泰嶽當軒積翠環．野堂高築稱身閑．深春藤樹花溪醉．小雨芭蕉藥市還．九老尋盟歐窈窕．諸孫稱壽舞
斑斕．客來欲說人間事．松滿疏籬月滿闌．

贈姑蘇陳生（鎮東嘗遇大水買舟渡溺水者二千得官．）

清秋水落渺無津．河伯登林竈有鱗．用力定知非一日．論功何止活千人．放龜晚歲川如掌．渡蟻當年筆
有神．堪笑乘輿濟洧者．孤舟空續覺擢輪．

送鄭景尹遊麗水

冰雪長身映漆瞳．岩幾深處珮青蔥．碧齏舊易猿啼樹．石洞題詩鶴舞空．強項政須消世慮．折腰元不爲
身窮．玉堂倚馬須英俊．佇看鵬程振颶風．

次韻院長新製安車

禁路縈迂雪護沙．老來丞相許乘車．向推紅日頭如粟．今看靑天眼未花．馬識輪聲嘶外廄．鶴迫巖迹過
仙家．似聞相幹新堤曲．將斂催朝壓翠華．

送張道士降香龍虎山

天香歲歲下名山．雪浦春融作使還．鶴引老樵渾碧眼．燕迎春主的朱顏．雲浮玉佩身疑舉．露結層樓手
可攀．暇日須回侍郎宅．好題修竹聽潺潺．（饒州張待制之族孫．）

寄貫酸齋待讀

解珮瀟湘已廢騷．因風更望子胥濤．身輕舊食青精飯．思遠新貽金錯刀．紅蓼秋清拱數雁．黃橙霜熟且
持螯．龜趺林立嚴題品．得意那無一字褒．

次韻蓬萊楊師

西山秋冷雪皤皤．駐馬頻聽出塞歌．短艇水生歸雁急．故園春盡落花多．登山見月雲光淡．坐石臨溪樹
影峨．海上故人機事息．詩來勸我老漁蓑．

次韻天童岫禪師

太白峯高積翠明．老禪的的寄深情．相思沙磧唯懷璉．獨立鄞臺近子卿．傳業久荒松路立．浮名空貯槿
朝榮．定須結社修眞隱．寒月深燈了梵經．

吳門顏上人年甚少．訪余田舍．且惠詩．次韻．

草舍苦深徑已荒．何人肯屐試初霜．飲冰喝石精神聳．衣芝跑泉齒頰香．愧我歲窮驚浪走．愛君年盛歸
清狂．古松流水平生願．後會蒲團共燭光．

冀寧徐母表閭

月落孤幃霜滿屏．篝燈深護褓中兒．肯爲別鵠相思操．得見慈烏返哺詞．槐柳拂雲森宅里．芝蘭擁砌映
門楣．高堂飣坐雙眸炯．時說初年涕淚頤．

清容居士集卷第十一

律詩 七言

過揚州憶昔六首

令威化鶴千年返. 列子御風旬日游. 已信銷沈同此意. 莫將寂歷起清愁. 江流今古空陳迹. 山色有無知幾秋. 赫赫當年成底事. 斜陽明滅隱滄洲.

漢東之國古隨州. 一老昂藏死即休. 黑髮虎頭眞骨相. 青春麈尾關風流. 人言謝傳爲朝鎮. 誰信鍾儀作楚囚. 浩蕩乾坤納今古. 好將汗簡寫千秋.

空遺森壤白如銀. 不見當年指畫因. 高視漢庭無出右. 請談洛學竟成眞. 極知羽扇爲擬具. 更恨烏衣是偶人. 六合車書端有意. 百年荊棘已生春.

蕭蕭凍雨濕旌旆. 猶著殷紅舊戰袍. 金盤昔聞歸馬埒. 牙牌誰肯信龍韜. 樓頭換箭鼓聲急. 堂上傳盃獄韻高. 到底姦雄有異態. 木綿庵畔鬼車號.

連檣米艦接江湄. 鞭撻東南力已疲. 虛籍漸成落鎮移. 辟書時被廟堂移. 清風號野黃塵夜. 亂雨傳更畫角悲. 從此甲兵端不用. 書生有味老清時.

四城賦擬張衡麗. 十鑑書同賈誼哀. 公有四城賦江東十鑒. 腹裏春秋納雲夢. 案頭今古起風雷. 青衫不受折腰辱.

寓附壁漢爲郡守屬文錄勳去. 白眼豈知徒步回. 乙亥間道歸里. 舟泊城南更回首. 凄風吹淚下天台. 此詩[illegible]胡[illegible]事三首.

觀物

黃河不信從天下. 濟水那知有伏流. 自古乾坤合神化. 空將簡牘費冥搜. 張華博物身終死. 鄒衍談天舌竟休. 我亦從今銷綺語. 春風碧眼玩沙鷗.

客中端午簡善之

海城紅憶石榴新. 海子空看芍藥春. 節物似隨游宦客. 風埃終媿醒吟人. 已無蒲酒澆清恨. 那用蘭湯浣素塵. 健羨南坊鄧供奉. 團欒團坐笑歌頻.

再次韻

尙憶山城節序新. 榴花疑是十分春. 田園處處祠蠶祖. 浙間以端午祠蠶定絲價. 門戶家家插艾人. 可怪詩人成白眼. 卻從車馬識紅塵. 思家那似攜家樂. 尊酒招邀莫厭頻.

次韻酬王參議

槐陰散髮亭亭午. 花影持盃拍拍春. 佳節擬酬懷古意. 清風不礙笑雲人. 光陰滿眼消黃嬭. 世事忘言資綠塵. 相望江湖知已久. 相親杖屨莫嫌頻.

玉堂合歡花初開鄭潛昭率同院賦詩次韻

一樹高花冠玉堂. 知時舒卷欲雲翔. 馬斷不動游纓聳. 雉尾初開翠扇張. 舊渴未須餐玉屑. 嘉名端合記青裳. 雲窗露冷文書靜. 留取餘清散遠香. 崔豹古今注. 青裳一名合歡. 今但名合歡. 而青裳之名不著.

笑壓春菲綠滿堂. 翩翩清暑獨高翔. 錦雞朝日輕霞吐. 彩鳳舒雲密翠張. 中散舍愣銷綠綺. 婕妤扇底泣黃裳. 芭蕉可是無情思. 一展隨風不解香.

風流一老笑烘堂. 解佩看花欲共翔. 夜露未晞歸翠斂. 朝陽初旭怒霞張. 露窗不用青綾被. 天闕誰縫綠穠裳. 朱檻黃葵效開斂. 爭妍那得有清香.

次韻鄭應奉苦雨

漏天有術那能補. 息壤無功不顯豐. 瀰瀰雲陰來委羽. 昏昏水氣接垂虹. 吳門水菑尤甚. 車塵已逐油泥黑. 龍火渾疑野燒紅. 萬里乘除同此意. 相看咄咄且書空.

觀開開齋紅梅次蘇公委字韻四首

莫恨飛瓊花信遲. 相看冰雪已芳時. 藥珠霞補春風面. 尊綠雲開旭日姿. 骨相未須嫌火色. 精神眞欲傲冰肌. 何人瀟灑紅綾裏. 巧榮輕煤畫折枝.

臘底飛霙瑞已遲. 天將降雪報清時. 施朱可是良工手. 補袞端歸大雅姿. 溜溜溫泉傳賜浴. 斑斑辱井愧淪肌. 捌門已覺寒如許. 迴首江南竹外枝.

雲閣香溫睡覺遲. 不堪殘角曉鐘時. 玉妃瓊屑難爲從. 青女鉛華敢弄姿. 可怪鮫綃能幻色. 誰將猩血解塡肌. 團圞似就迴文錦. 薄暮凝愁下翠枝.

筆底冰淸落句遲。花神已報艶陽時。疎明不作顚狂夢。嫵媚猶存諫諍姿。酒力衝寒端著臉。枕痕破曉欲侵肌。道人不愛人間色。乞取初開第一枝。

詩畢之

二月柳靑春滿枝。十分蕉葉不須辭。黑頭政謝赤松子。碧眼故憐黃口兒。玉井蟾蜍呑暗浪。錦袍蛺蝶舞游絲。雲窗松喚文書靜。蚤晚行修野外儀。

次韻仲章游長春

積翠中天下士昏。披陁深處轉金門。松間不遇采芝客。雲裏空憐打麥村。華表鶴歸城已換。滄洲人去柳空存。高堂靈骨疑金鑛。應許重游得細論。

入極端能合寸眸。丹梯危盡覺身浮。手持玉笛誰爲贈。背負靑天我獨瀟。山影西來疑駐馬。雲光南去似輕鷗。人間底用重廻首。樂極無愁果有愁。

次韻仲章舟中憶南湖

綠陰濃處彩毫揮。忽憶春殘理棹歸。約路晩花圍錦幄。招邀稚筍試斑衣。長年客影如雲度。五月湖光假雪飛。從此淸林供笑傲。莫看廻雁損天機。

再次韻

到手淸觴不用揮。滿川帆影逐風歸。花前自憶堂前竹。道上重看　上衣。處牝鳴秋通調急。伏雌驚曉隔林飛。還家絶勝從游樂。只恐雲窗趣斷機。

倦客傭將麈尾揮。倚篷日日聽僮歸。澄波自映烏紗帽。小雨深憐白紵衣。花徑春殘人獨立。松林雲冷鶴孤飛。相思此地今如許。萬里重廻日息機。

次韻仲章過彭城

山影涵靑蔟蔟來。周遭城角漸低回。梁分曲直雙龍下。水合縱橫萬馬迴。鑄冶已銷游子嘆。登樓誰負識仙才。淒涼正字寒如許。萬點蒼雲鎖翠苔。

仲章詩律大進。數日道中論詩。亦頗相合。復次前韻以勉之。

氣壓屈賈欲平揮。格律論詩要有歸。石髓定成千歲乳。藕絲空綴五銖衣。寒原草盡蒼鷹攫。涼月松陰白鶴飛。從此騷河天已近。還家何用說支機。

仲章詩律已入唐人風調。而下語猶未馴安。殆類禪人過橋斷橋之意。近世學者。類有此失。仲章德業遠大。當不若是。此殆其弄翰也。次韻。

落落懸河巧發揮。盤渦洄洑覺東歸。苦心欲寄千年簡。妙語誰傳半夜衣。野馬功名甘卻走。雕蟲翰墨愧橫飛。多言要是平生累。瞪目相忘杜德機。

玉色橫陳羽扇揮。江湖邂逅似忘歸。終憐古調難爲瑟。誰信天香不染衣。汀草乖姸成背怨。山雞照影惜分飛。鮫人雨夜珠成滴。淸曉知裁第幾機。

平生俗客手竹揮。愛子淸狂欲倦歸。北闕正鳴蒼玉佩。南湖空製芰荷衣。麒麟端世非關走。鷗鷺昇空不爲飛。薄宦政須成吏隱。莫將奔逐墮危機。

舟行將次淮南。行復敍別。而仲章歸程。可還家作端午。次韻述情。

曾憶登舟送客揮。艱難何事獨南歸。楚鄉水暖沈菰黍。江閣雲深潤葛衣。坡筍綠滋馴鹿過。海榴紅駐小禽飛。笑顏已倦誰爲語。絶倒無媒似陸機。

中秋次韻貴白

桂子香飄露濕巾。廣寒疑使月爲賓。流螢不受十分采。過雁眞成一點塵。吹徹梅花天外思。飲殘竹葉夢中身。靈河自有乘槎便。擬轉神山闕爛銀。

寄王參議

輞川新樹綠勻勻。庭憶帷軒岸角巾。穿石養魚過小隱。盈缸釀秫補長春。胸藏醫國三年艾。天傳興家一角麟。蒼狗白雲今已定。不應談笑卷經綸。

玉堂文香合徽枝。共說仙翁賦有詩。日暮闌倚空霧翠。雨寒點點白燕脂。塗鴉舊詔追遺事。拜壁淸談補雅詞。千古標明誰與共。相親那得勝相思。

泊支家口望瓠山僧一舍復寄

天平水闊雁參差。下有高人坐不移。懸榻定知延孺子。汎舟無奈似徽之。晴雲端與開新書。落月穿梁想令姿。眼底憐才誰復近。藥欄端擬話心期。

次韻應德茂寒食見懷

寒食光陰君莫游。亂花著別古枝頭。山家鷺浴雨穿屋。海步魚腥浪蹴舟。楊柳飛時疑是老。杜鵑啼處不緣愁。詩來未盡相思意。寸斗寒淸月過樓。

次韻史猷父春游夜歸

留取餘春伴白頭。落花如雪翠如流。提壺不用頻沽酒。垂柳偏能獨繫舟。過雨月開雲母障。隔湖燈映水晶毬。瑤家已覺衣裳冷。遍聽鐘聲是竹洲。

戲贈黃仲正

好花不受丹靑鎖。碧眼難將白黑分。萬里宛駒出龍種。十年野鶴異雞羣。知卿未盡才難數。酌我毋多酒易醺。半夜池塘有新夢。好將色筆寫春雲。

再用韻答仲正

愛子十年燈火勤。相看不惜錦機分。飛花映水空憐色。去雁出雲終念羣。一寸春蠶生遠思。五更淸夢了殘醺。詩來陡覺秋濤疑。海嶼靑飛片片雲。

泊彭城復懷黃樓

黃樓高下復誰識。百堵短長應得知。萬里風煙歸傑作。百年雨露起深思。文章自昔爲時忌。翰墨于今作

世師。從此江湖掩篷去。碧雲斜日數游鱗。

泗水

泗水青於古蔚藍。因依碧藻淨相涵。遊魚細數心空淡。活火新烹舌自甘。可怪然犀深牛渚。底煩斬虎獨蛟潭。清湍混混歸滄海。不惜臨流浣舊衫。

歌風臺

長安雞鳴恣猖狂。頭白翻思守四方。不悟宮中有呂氏。卻憂身後有吳王。老翁後嗣真癡弱。遊子故鄉空慨慷。千古英雄多此意。荒臺清淺水微茫。

清明

水落渾黃風晦冥。不知節物是清明。道旁新塚悲歡盡。柳下長亭聚散輕。門靜鞦韆歸燕逐。沙寒笭箵過魚驚。河南禁酒河陽飲。醉醒相看總有情。

宜遠樓

紫翠光中擁翠鬟。分明倒影落西山。遊塵自逐鑣聲去。過雨能將月色還。萬里關河新勝概。一天星斗舊躋攀。絕憑想像空題詠。後會臨須共倚闌。

李學士畫壁初成席上分韻得毫字

春樹纖穠隱碧桃。秋山磊落湧銀濤。天邊雨露歸青瑣。物外煙霞入素毫。有客支筇臨水徑。何人解珮倚闌皐。滄洲景物供題品。準擬淋漓奪錦袍。

次韻危公遠道士（隴靖號瑛。與予同年家。）

筆勢翩翩千丈坡。一天清遠佩飛霞。金莖欲採珠宮露。鐵笛能敲玉壁砂。人物滄洲憐我輩。冰霜喬木擅君家。百年此意知誰會。相視無言眼倍花。

閉門積雪擁平坡。誰把餘醺散綺霞。掛瀑觸裁天外練。煮波覺化海中砂。機心著物那成語。句眼論詩合到家。從此相親勝相望。不妨潑墨醉成花。

再次韻

家世清聲起謝坡。江湖遊遍忽披霞。新姿正似三眠柳。妙語能爲九轉砂。杯寫黃封來禁道。醬留白醉近仙家。殷勤縣榻何時下。準擬寒空詠雪花。

朱顏冰雪映瑤坡。清曉朝陽漱碧霞。神目豈攜容玉屑。聖胎端可化金砂。碧桃有實誰爲種。玄鶴無心莫問家。可怪春風滿詞筆。硯池頻與滌冰花。

潞城南次韻陳玉峰

市橋水斷綠交加。蘇騎隱詩處士家。坐聽蟲聲行木葉。臥看雲影落簷花。清晨采露篘龍貢。薄暮沽春鳥帽斜。一極寒英端手種。好烹晴綠代煎茶。

送鄭定任生

束髮從戎天外萍。還家何事說飄零。花前秉燭頭疑黑。馬上看書眼倍青。倚劍獨憐今古月。吹笳時憶短長亭。故人烏府頻相問。一笑惟尋雙玉瓶。

次韻史允叟殘菊

白雁西風幾夕陽。故園半落是他鄉。獨憐壽客三秋晚。不受玄神一夜霜。曉沐殘垂蒼玉珮。晚糚愁帶紫羅囊。凝香深院誰消得。時許飛瓊點額黃。

次韻元復初簡危公遠

客舍光陰難驛亭。天邊白日轉重溟。擬將竹葉留春住。共慰杏花隨雨零。鶯入上林貪翠萼。鶴旋華頂傲青冥。十年道舊元文學。爲笑無心似水萍。

慕蓬原輻婦翁壽八十

堂堂經學古儒風。三世相傳八十翁。藍壽杖扶雲雨履。延年水飲月雙瞳。閒逢好客簪花下。倦憶前朝似夢中。闔社從今誇盛集。重行彩袖舞杯空。

次韻陳無我題石窗故居

煙雨歸來別有春。支頤曾作笑雲人。還家未信三千里。拂石今看第幾塵。往事黃粱方就枕。多情白髮覺沾巾。故園未覺秋容淡。留取孤香次第新。

夜別俞生

半秋歸夢常縈繞。三十六雷煙樹重。（所居山名古人謂山高處爲雷。）欲別祗看今夜月。無眠更聽五更鐘。青帘出市橋邊路。白雁迎天海上峯。聞道還家有新樂。不妨雲榻臥高春。

次韻正旦會朝

閶闔春迴旭日鮮。花光搖曳珮僊僊。金蓮漏下催初刻。玉筍班齊祝萬年。香擁袞龍開黼坐。風迴笙鶴舞鈞天。朝元法曲誰傳得。歸醉蓬萊話日邊。

送山人還江南

白雁南來漫朔風。掉頭我亦一枝筇。澄江去浪疑奔馬。古洞歸雲似伏龍。釣石水移黃葉滿。丹爐煙冷碧苔封。從今不說人間事。更上岩巒第幾重。

次韻田師孟詠牡丹

積翠瑤京玉作層。笑饕承露議誰勝。腰寬似稱黃金重。心巧終憐刻楮能。蜀客錦機流水浣。茅仙丹鼎彩雲騰。道人香色都忘卻。月落空闌始一凭。

交枝風動碧層層。揮手芳塵謝不勝解帶春雲真韻勝。斂襟午日是騷能。取青媲白憐雕鏤。抱紫迴黃合變麗。宮錦競傳新拾得。沈香亭檻喚誰凭。

紫府淵淵十二層。濃春如酒力初勝。苦心似怨鮫綃薄。敏手難誇羯鼓能。雨立無言態委靡。地行何術可超騰。雲窗烏几誰消得。時許飛瓊月下凭。

次韻師孟西曹即事兼簡子貞儀曹二首（時講定律令）

盛世昭明復古初。掃除弊事獨溫舒。牛毛畫令心徒褊。烏跡遺文禮本疎。齊相避堂嘗獄市。鄭人鑄鼎泣刑書。書簾一度薰風曲。欲寫琴心愧不如。

蕭疎門巷落花初。楊柳陰中指掌舒。辨袖莫窮三耳妄。塵深坐見二毛疎。覆蕉得鹿非真夢。點筆成蠅豈誤書。慷慨聽君人物論。雕蟲我亦陋相如。

次韻贈峨眉侯道士築宮江陵

白苧藤冠自在身。獨看潭影認清真。還丹已化千年雪。玩易重尋太古春。楚觀江流通白帝。蜀山雲氣接青神。冥鴻南北疑無跡。萬里乘風問世人。

次韻陳貴白中秋見懷

玉人海上振衣來。一曲清商鐵笛裁。碎露晶熒疑水立。橫雲缺落似山頹。卯君端有銜銀術。西帝慚無斫桂才。往歲相思江北路。夜闌曾上望鄉臺。

次韻鄭景尹詠梅十首

笑壓群芳雪裏吟。點纖詞筆補春林。衝風曳白疑含笑。映日抽黃轉苦心。鐵石橫陳羣羽避。冰霜獨立二毛深。阿戎故是湖鄉種。可爲閒情淚滿襟。

醉倚孤根散髮吟。他年鼎鼐出園林。黃鬚雅相非凡種。白面清談豈素心。湖月歌殘銀燭冷。湘雲弄罷玉龍深。疎明可是無春思。角曉霜清鑑翠襟。

幽人爲愛水邊吟。雪滿疎籬月滿林。魂冷不知莊叟化。神清難攪楚王心。寒蜂懶蜜須猶縮。霜蝶含漿色轉深。千古湘纍詎無意。廣騷從此酹靈襟。

手題色筆朝飛吟。雲佩衝寒入寶林。雅操獨高滄海角。微陽初動識天心。鏤冰嘗巧機猶淺。切玉疑神用始深。回首華芳半蠹俗。倚風三嗅爲開襟。

回首白頭悲故吟。清愁萬疊起雲林。東君密注非無意。北客相逢訝有心。絳闕雲低珠蘂迸。碧潭風定玉微深。色香要是人間世。更上凌虛始散襟。

萬里相逢得放吟。醉揩雙目傲瑤林。龍沙慘澹明妃怨。漁笛淒清處士心。鬢玉似嫌玄甫冷。笑雲應羨翠微深。何人更作江南句。翻使兒曹競挽襟。

欲看南雪倚篷吟。點檢春風第一林。天與陽和誰借力。晚持精白轉虛心。冰羅半蛻眉猶澤。凍蠟初銷淚漸深。夜半花神應有語。羈觴從此斷衿襟。

梳風帶雨蕊渠吟。揮手唐昌隔鶴林。壯髮初生齊映額。童顏已就靜齋心。野羅成繭輪囷富。玉兔抽毫刻畫深。莫遣風姨強擺抉。故教月姊與聯襟。

十分深酌十分吟。烏帽枝筇故繞林。月下無言疑背面。水邊獨立似傷心。珠成蠛鳳王郎巧。笙徹青鸞帝子深。歲晚自知誰與伴。風篁搖影互交襟。

參殘霜急倚孤吟。恍恍神游古蹟林。鬥皓局殘惟一色。三郎鼓罷了無心。珠游鐵網青琅潤。苔補虬枝壞衲深。擬把鸞膠固青髮。未須殘雪墮衣襟。

贈潘山人（夢中得前二句因續之）

布襪青鞋今已矣。石山舊服碧深深。空憐石馬駐荒塚。不見金魚飛翠岑。地鏡有書穿石乳。土圭何術候天心。行年七十足稱老。牛臥前坡爲指尋。

次韻景尹酴醾二首

光陰風雨短長亭。花到春餘倍有情。翠蔓倚松超直幹。錦江綠酒錫嘉名。蜿蜒纖影青雲舞。玄鳳啼方新雨輕。白面郎君休顯綵。好將椽筆賦西京。

不將名字博西涼。留取餘春在一觴。當屐珠衣迎面立。曲房寶髻捧心裝。碧雲一色行明月。翠幄十層護夕陽。揮手未般空爛漫。敢將清思宮幽凰。

可久遊二首

虛室心源百尺澄。深深龜息養空清。一川鷗鷺古儀表。四海弟兄真性情。璧玉誰人傳至樸。鏞鑪何處問希聲。芒鞋底訪苕溪上。雲透梅枝關月明。

三十六宮春不老。何人月窟重扶陳。亭亭倚蓋浮空碧。匝匝空輪麗素塵。邵客詞工端自苦。海翁機息可相親。支頤擬問庖犧易。笑指靈蓍似有神。

送長洲江都史

官曹無事日提壺。一榻深明書倚梧。稻蟹水低歌拍拍。尊鱸秋冷夢蘧蘧。長年簿領慚錐子。晚歲生涯羨木奴。千里布帆歸思好。雁聲伊軋起菰蒲。

呂上人游京師。欲言禪林弊事。甫入國門。若使之去者。呂余里人。幼歲留吳。東郡道老及穎秀自異者多處其地。以余所識聞。若承天了、天平恩、穹窿林、開元茂。皆可依止。遂各一詩以問訊。虎丘永從游尤久。聞其謝世。末爲一章以悼。

人說江湖少窟僧。懸崖深掛一枝藤。採苔欲取千年魄。鑿石曾烹六月冰。天上星辰藏歷歷。胸中樓閣自層層。相逢上說前朝事。知是松源第四燈。

青鞋高掛天平璧。指點雲門三兩峯。禪榻已容黃葉覆。詩瓢從把碧苔封。曉風殘月千村樹。細雨疎煙隔水春。我向京城疑老盡。吳山清淺越山濃。

獨木山窮不出門。一瓶一鉢送朝昏。巖迷鳥跡千崖泣。松吼龍吟萬壑奔。掩息端如雞抱子。愛閒屢見竹生孫。海門月落寒潮急。準擬乘槎與共論。

玉几峯頭第一枝。[illegible]顧吃吃我深知。曾將鐵杵敲冰骨。似怪鉛刀割密脾。法外無心猶涉解。句中有眼卻成疑。袈裟不展蒲團穩。此是開元妙擔持。

就識虎丘三十年。精神膂濺鶻張拳。機當危處即燒印。語到盡時難續絃。路涉兩岐空有泣。溪流一派竟

無傳雙峯古樹蒼藤冒時有子規啼徹天
手調千歲廢寒藥擬補月輪蟾已飛眼兒昔人歸逝水心憐志士惜殘暉孤花苦別生香樹急雪深憐墩
色衣爲愛同鄉復同客絕憐同調不同歸
山人歸去意何如八尺方牀自卷舒側岸採茶敲石火隔簽剪竹溜清渠碧潭印月菱花鏡白雁横空貝
葉書後日相尋定何處不於吳下即康廬

次韻王繼學

蕭蕭寒雀下庭除一榻蘧蒢是我居雪後看山雙眼淨風前攬鏡二毛疎退之掌制猶存藁退之四十八歲知制誥一年僅存崔羣戶部一制余年相同亦草一制伯玉知非定止車深愧年華增老大遼家早注故山書

除夜雪

黃雲黯淡夜如何晚勢參差更駁娑著地不隨人跡亂舞空偏入麥苗多雅驚列炬穿珠樹馬趁初朝映
玉珂歲律詎隨人事改故將嚴冷轉陽和

元日朝廻

積素樓層厚載坤天雞三唱日初暾千官出立歸文石六衞嵩呼徹禁門花帽舞風喧法曲椒觴承露湛
皇恩新年欲奉瑤池對願借扶搖輿化鯤
萬國梯航滿禁衞卉裳象譯語音殊鳳簫聲送纖腰舞雉扇行分兩翼趨花氣欲浮金鑿落雲光疑下錦
流蘇詞臣不識金泥秘指點微垣頌六符

偶述末章答繼學

承明三入並時流俯仰深慙此地游誰謂東南無美箭極知西北有高樓章編舊學陰陽秘汗簡功深歲
月修三史如山詩思少那能走馬遞長楸
金鑾深處是家氈玉雪青春不負賢會見鳳毛能掌制定知麟角可膠弦浮榮芻狗寧居後曲學雕蟲敢
避先慙愧南州徐孺子每看塵榻歎潸然

雪後

晝角初消已弄晴曉看突兀眼偏明寒窗駐景成虛白凍樹栽春點素瓊北戶埋藏疑有跡南枝搖曳若
爲情憑君欲問飛翾巧水白白雲山白横

送李署丞歸許下

春風得意故還鄉月白霜清傍曉裝燕頷定承新鳳詔馬蹄猶戀舊鴛行深遼父老欣相過燈下兒童訝
已長我亦辭家經一載青天歸雁攪離腸

清容居士集卷第十二

律詩七言

送喻道士歸蜀虞與內相字公爲布衣交

鶴骨輕輕碧眼鮮五千言裏契重玄定知德裕曾傳道久與長源共學仙金鼎夜調丹井汞紫衣春染御
爐煙掉頭不說人間事指點白雲尋醉眠

趙郡胜孝子眞逸堂

靑松手植已成雲盡日庵廬不出門屋角慈烏議晴雨階前馴鹿候晨昏清秋釀黍脩鄉約深夜篝燈課
魯論明世詎堪成隱癖擧頭束帛起丘園

五老堂

鬢眉雪色古儀容五老雍雍氣象同菊水定知延上壽桃源今解識高風弟兄黃卷傳儒素娣姒靑燈教
女紅慣說前朝征戰事醉拖筇竹數歸鴻

送河中段惟德應奉除西臺御史

千年靑簡正紛如還著鐵冠歸故居妙策醉欺紅芍藥丰姿鮮開玉芙蕖過家上塚爭榮喜拄笏看山任
卷舒試上樂遊原上望綠陰芳草正扶疎

韓參議家慶圖（叔祖暨父各九十。）

丹泉爲醴菊爲薤。的的厖眉似畫圖。萬石齒高勤澣洗。二疏年並得歡娛。兵前父老難尋伴。眼底孫曾總業儒。欲向碧桃花下醉。斑衣紫綬兩相扶。

吳成季父母壽八十

延陵季子古高賢。雲耳于今壽種傳。有道定知眞有子。齊眉更喜復齊年。蒼龍雙擁宮醪落。白鶴重歸丹井鮮。自是君家多孝感。玉杯甘露會華仙。（吳猛事父母至孝。後有玉杯甘露之感。）

白雲平章致仕

曉看明鏡欲休休。萬里功名隨虎頭。緯闕直辭黃蘺貴。白雲終伴赤松遊。侍臣傳醴眞殊遇。退傳揮金得自由。蔡代東封催告禮。更須元老侍垂旒。

寄題成都李御史萬竹亭

亭亭萬竹封侯貴。聞說西州植此人。風送笙竽聯雅奏。月留鸞鵠寫淸眞。山頭密護千年雪。地脈潛行八春。（春譜言竹醉八月西行。）欲上峨峨探游事。煩君指點浣花津。

送鄭君用教授歸廣信山

光陰那俟日懸車。拋卻荷衣卽故吾。置對直如朱伯厚。退休還似邵堯夫。白鷗遠水淸秋鏡。紅葉前峯落照圖。耆舊卽今同逝水。早將鴻筆爲傳模。（以謝疊山爲下歟。）

壽李承旨二首

兩曜迎陽合璧時。卯君乘瑞佐昌期。閣中像有功臣贊。圯上書爲帝者師。碧眼閱人如水鑑。丹心許國有天知。歲周甲子今重轉。消息梅花第一枝。

淸時得意恣逍遙。雪色鬚眉兩鬢饒。棊局春風深閉戶。酒樽涼月獨吹簫。豹韜袖手終傳宋。鳩杖無心強造朝。門外種松今百尺。宅年爲我掛山瓢。

安西老人

方瞳如漆耳輪高。喜見曾孫守碧桃。鳩杖月明尋枸杞。鳳簫春暖醉蒲萄。故人天上方蟬冕。老子山中但豹韜。欲問汝南耆舊事。且乘龜殼把雙鼇。

早朝興聖宮次韻

萬馬東西兩路斜。銀河初轉起宮鴉。天香暗發凝三素。風絮沾袍點六花。銅史漏浮催卓午。玉奴聲轉進流霞。詞臣點綴瑤池事。底用秋風海上査。

次韻周南翁退朝三首

蹕道聲迴親后皇。霞旌雙引拂朱光。龜臺新按霓裳曲。獸鼎重然甲煎香。歌板遏雲穿決溝。酒車流水度狂洋。重輪瑞世恩齊興。傳信還須屬子長。

嫌尾高張擁玉皇。彤庭金榜粲明光。舞階飛絮傳臚六。執衛傳臚轉阿香。珠帽簫聲雙鷄鵝。翠旌雲影互

方洋。侍臣誰近前墀立。願祝堯年化日長。

蛾眉斑立肅皇皇。袷匝松陰轉午光。舞翻當軒初進酒。表函登陛促傳香。六龍捧御雲中日。三象輸琛嶺外洋。欲識兩宮淸淨理。薰風殿閣漏初長。

和游岡子原韻

棠花淡淡柳花濃。岡子原頭立晚風。三月兩聲人共喜。一樽春色我難同。麒麟臥草靑山外。鸚鵡穿雲綠樹中。晚歲滄江情不盡。想看淸淺數鳧翁。

用早朝韻酬伯生試院見懷

玉羃松深月半斜。研朱和露勸塗鴉。射熊心苦穿楊葉。吐鳳聲淸飽竹花。過眼似迷三里霧。騰身誰上九層霞。故人掉首南山去。應釣秋風瀨水槎。

酬周南翁子二首

小榻燈殘雁影斜。詩成重點墨如鴉。皐禽警露呈三疊。天馬追風歸五花。郢客有才歌白雪。湘纍無計佩飛霞。瑤源自是天邊路。不用贏糧學泛槎。

碧籠長短鬭車斜。玉雪靑春髻似雅。博物已知窮海錯。苦心端欲鏤冰花。山中伐木鳴搏黍。馬上看塵起落霞。健羨雲窗無限好。慈烏雅雅鵲楂楂。

送儒醫何大方歸信州

雙襦鵲鳴野水高。天風落葉響林皐。空堂桂露流金乳。舊鼎鉛精長玉膏。丹府久藏存夜氣。上池新飲察秋毫。山中猿鶴驚相問。肯爲緇塵染素袍。

次韻周南翁拜孔林二首

陵廟陰森佳氣繁。湯湯洙泗接淵源。硯傳昔日千官得。履信當年漢廟存。手板文裁楷舊植。髮冠香守檜殘根。（唐文皇以孔林楷木斲手板。賜十八學士。鄉中張蓋故家猶存。金亡。檜焚。士大夫爭檜根爲器。冠）蠹經日月行天地。萬古章紳沐聖恩。

山蕨半林對水淸。盤冠下馬得徐行。墻空尙憶風雩樂。宅近惟聞金石聲。環珮齊趨文有度。豆籩初秩禮爲程。百年兩露同車軌。郡國千官冀帛生。

贈豫章葉徽歸里（以鄉舉不中來京師。）

抵掌彈冠謝未能。立談白璧且擒登。厭聽長鋏三尺雨。愁飲深冬半片冰。冠蓋情傾年運往。簡編心苦歲華增。去來聞見冥鴻迹。岸幘雲峯撫大鵬。

次韻院長題趙崇德倚撰玉蟾集

誦君家世倚樓句。不似玉蟾留詠深。鳳隨獨傳天外寶。裹歸端出水中金。停盃蕭甲難陪和。對鏡搔頭敢擬尋。可是因花撩情思。相君題品的知音。

送朱本初住玉隆萬壽宮

聲華文采動公卿。忽綰烏絛出帝城。眯目簿書空汗漫。飛空樓閣正崢嶸。浮雲變態西山盡。往事灰心北

斗牓。背作焦池談笑住。瑤壇笙鶴夜深清。

寄城南友人

三入承明願已酬。蓬瀛又復接清流。碧幢時寫飛花恨。寶瑟曾傳細雨愁。夢繞故園追過雁。眼穿鄉樹認歸舟。荼蘼落盡啼鵑急。慙愧毳公得縱游。

寄史允叟

故國王孫佩碧璫。春雲涼月倚朱欄。玉簫曲趁鸞聲轉。金鼎香隨蝶夢殘。碧沚波清堪把釣。黃塵風急倦彈冠。外家文采唯君在。笑我冰髭跨曉鞍。

寄陳文卿

窗對平湖柳對門。隔鄰鐘磬送昏昕。水煎菊木傳家舊。醋壓桃花勸客醺。擬向樵溪諮墨錄。爭如月窟養絪緼。通家欲說先賢事。兩岸書燈點點分。

寄蔣遠靜

金紫家聲五百年。城南喬木儼蒼然。久知華尾斷輪長。肯向深盃品聖賢。盡白衣窗刊墨譜。硬黃冰硯補瑰篇。年開六袠未云老。桂斧重脩月定圓。

寄鄭景尹

太傅東山臥白雲。經綸勤拾付諸孫。玉堂舊制毫芒見。黃閣深功百下存。(寶見中興玉堂咏傳位詔一篇。)金盌宅深春雨暗。烏衣巷靜夜潮喧。佳花奇竹勤題品。莫學儒酸老瓦盆。

寄開元恩禪師

恩公遁跡閶門寺。欲下繩牀謝不能。露滴花光珠五朵。月涵江影塔千層。石榴紅帽明如火。海艾青氈冷似冰。俛首西山人物論。獨聽孤雁對殘燈。

寄本中峯

天目峯前萬石蹲。坐看晴晝白雲昏。山河有象百神泣。鐘磬無聲兩足尊。古澗老猿啼子母。荒林野葛斷兒孫。空王法藏誰傳得。不展袈裟不出門。

題郝伯常雁足詩

深竄孤館鬢毛斑。猛虎搖鬚隣海寰。玉樹已歌歸逝水。羽書難射隔平山。不須羝乳終回漢。肯學雞鳴詐度關。一寸蠟丸憑雁寄。明年春盡竟生還。(乙亥四月放還。)

(雁落風高恐所如。斷腸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眞州忠勇軍營新館。中統十五年乃至元十一年。明年春使還。)

送王景先赴燕南僉事

一疏朝天罷柄臣。河南井邑萬花新。纈衣曾著明銀漢。青鎖初辭戀紫宸。朝膳平反娛壽母。露園直指活飢民。清時經濟須公等。佇見鋒車入覲頻。

小院四月十二月牡丹始開。乃單臺花也。余將上開平。作詩示瑾。

曉風吹雨佐花開。送我灤陽第四迴。內苑賜曾傳側帶。(內宴花實在大御帶小側帶。)江南貴不數重臺。(徐熙牡丹繖戲獨者丞張闕始)(有之亞魏之下者見常談云耳。)迴黃袍紫傳眞訣。嬙白抽青陋小才。自是妖紅居第一。它年折桂莫驚猜。(綵魏公牡丹詩有觀折桂)(魏公第三王臣第一。先予三歲狀元。)

初夏即事

斜暉庭院樹陰移。翠蔓交加靜對宜。幸有花王能引酒。幾無草聖助題詩。雁隨雲影還鄉近。燕惜春光築壘遲。尊滿東湖留不得。笑看羊酪寫相思。

壽椿堂(爲王正臣作。)

嘉樹婆娑十畝勻。笑扶靈壽日千巡。風迴公穎笙學轉。雪壓長柯鐵石新。欲從六龍遮赫日。佇看五鳳舞長春。銖衣拂石方成劫。似笑莊生說未眞。

送湖廣萬戶

壯歲軒騰碧海鯤。英姿玉立映朝暾。昔司魚鑰曾通籍。今佩麟符整偃藩。僭對紅蓮便羽扇。岸臨朱橘傲清尊。郢宮疑在平蕪際。爲淪蘭湯些楚魂。

次韻宋誠夫二首

風雨寒簷雞報晨。書聲盡歲徹比鄰。食貧不作三千客。射策端爲第一人。吳郡壯游追子美。楚宮陳迹誇春申。少年覽歷眞奇絕。似勝宣尼厄在陳。

蹇驢入局走寅晨。落月相隨擬結鄰。鴻蹟匪編侔古帝。虬髯英貌想天人。亥書深恐經三寫。乙令何妨著五申。明世經綸須國士。它年宣室願前陳。

高內宰母漁陽郡夫人李氏表門

高門槐柳綠陰勻。鶴髮浮光飣坐新。繡出人間金孔雀。孕成天上玉麒麟。壹花北戶丹心燗。竹葉初筵素臉眞。曾向瑤池侍清讌。碧桃傳種六千春。

壽劉彥良宣慰母夫人九十五

英英壽母步蹁躚。疑是瑤臺謫地仙。眼見九朝全盛事。身經三世有餘年。百壺傳賜黃封墨。束帛如恩繡段鮮。指點斑衣聽訓語。清忠報國紹家氈。

送滿師校經回杭

褰峯雲發翠霏凝。覽著青鞋侍帝庭。貝葉頻刊塵凡淨。天花新墜寶臺馨。雨翻荷露閒鷗立。風攪松濤醉鶴醒。絕世樞機眞止水。從今掩息晝堂扃。

送雲寶長老校經回里

翠鎖松關疊嶂高。坐看明月負金鼇。已將禪板傳心印。暫下繩床披衲袍。聖諦無聲機獨露。經窒有誤目難逃。塵中白髮誰消得。歸掩山窗聽雲濤。

送董教授之淮南七絕（嘗上都教授．多上詩籍．）

五月寒深冰滿鬟．碧天雲冷竟何如．駝度磧心弸折．隨雁還家計未疎．禮殿說傳周簠簋．論堂新整魯詩書．明年又作淮南客．蘆荻叢深看捕魚．

寄上都子貞伯庸繼學三學士

侍臣親切見銀河．不用虛無八月槎．蟬報早秋歸木末．龍拖殘雪度山阿．琵琶雲冷相思切．躞蹀泥深獨立多．今歲同行詩壘壯．飛就擊鉢正橫戈．

遠客三年親友簡絕．獨開元鄰僧以書茗相寄．

廿載神京汗漫游．玉堂深處得無愁．隨龍北上迷三伏．送雁南歸憶九秋．親友共嫌疏問信．律師屢約勸歸休．南湖出日西湖月．應許明年共泛舟．

進史明仁殿書事

大帝仁功徧八寰．敢將鉛槧強修刪．寶輿花覆簫聲趁．黃道松分佩影環．仗蔟金吾開雉尾．香浮黼坐仰龍顏．還家陡覺詞臣貴．獨恨年深鬢已斑．

寄開元奎律師

雙塔亭亭透夕陽．芭蕉深處碧窗涼．江神夜聽光明偈．天女朝分解脫香．齋鉢午來烏守樹．經臺雲冷鶴歸房．平生欲結西方社．似怪淵明作吏忙．

伯庸開平書事次韻七首

沈沈樓殿內門西．曲宴名王舞馬低．桂蠹除煩來五嶺．冰盤卻暑貢三齊．金罌酪重凝花露．翠釜膏浮透杏泥．最愛禁城千樹柳．歸鴉棲盡不曾棲．

尚方新製玉東西．一曲生香舞袖低．閶苑春濃巾角墊．巫山雲冷帽簷齊．前行按曲停檀板．內直催宣印紫泥．可是年深慵應詔．道人自愛碧山栖．

身如病鶴倦梳翎．往事猶存舊汗青．伏日賜冰來上苑．晚風傳竹度疏櫺．承恩裁詔心抽繭．落筆誅姦眼拔釘．惆悵當今人物論．披衣危坐望晨星．

客子光陰疾箭翎．徘徊玉署愧汗青．常堦翠影翻紅藥．連瑣回紋認綠櫺．賦擬卿雲羞削藁．文追班馬點灰釘．北門英彥珪璋重．朝論詳量比秤星．

的的新愁漲碧波．可堪跋馬上危坡．明知風伯秋當路．更候天孫夜度河．沙磧共傳歌敕勒．陰山那復見延陀．周廷王會須椽筆．慚愧陳人奈老何．

馬足倦蹄五色河．更將否本品浮槎．新聲促拍傳三疊．寶樽懸鈴鎮四阿．短榻雁來愁不奈．小窗人去酌毋多．白頭慵作東封頌．願效諸生賦止戈．

侍臣底用賦明河．西海曾看貫月槎．向矣伏蒲移塞外．終然加璧耀山阿．羨君一鶚孤鶱上．愧我雙鳧數似多．齋讀賴鉛工七縱．安術從此願投戈．

送梅叔章官東流簿

江水東流八百里．縣市向邊五十家．寒蘆捲風散晴雪．野燐照川成暮霞．眼看半楚堪舉酒．歸足高舂方打衙．都官之孫詩有種．玉板日給飛龍蛇．

次韻景尹觀菊

輪郭團團漢五銖．身輕疑食碧雲腴．翠毬蠶蠒凝紫．金粟搔頭露迸珠．初日正宜催玉立．清霜那使作銀鋪．城南兄弟空相憶．插盡黃花更插萸．

託根不復辨殊方．朵朵參差列雁行．暎日巧心端補袞．迎霜生面似含香．飛英獨佩疑湘浦．笑靨初細酌壽陽．惆悵千林正寥落．故將清冷鬪秋光．

送杜類卿遊蜀

浣花溪上水粼粼．化治能爲五色春．奇錦鶯穿金鯛嫣．紛箋花印玉精神．百年文物毛錐舊．萬里車書馬足新．仁壽堂前乾鵲喜．綵衣歌舞勸比鄰．

送石上人還江西

圓帽方袍入帝都．秋風惆悵意何如．雪飛北口盧花絮．雁落南空貝葉書．閑見迴忘雙錫經．行藏無住一瓢蔬．南泉安樂千五百．從此跏趺滅太虛．

送李巖夫四川辭史

玉雪精神暎彩霞．濟秋馳坂忽還家．心聲珠貫通三象．目力機深洞五車．青簡世傳端合繼．黑頭早貴實堪誇．子雲猶有江邊宅．好續方言振國華．

紀生書經能歸還里

烏帽樓鞋四十程．北懷鵬翼決南溟．定須金匱煩銀管．不羨鴻都寫石經．落葉行堦疑急霰．流螢穿樹似疎星．白頭病客思歸切．欲別無言酒易醒．

示皇甫生

矻矻窮年皇甫生．照臏如漆映書明．神清古鑑金莖露．佩雜寒英玉井璜．暘谷久知薆燬隔．丹山深覺鳳雛清．玉堂老叟端歸去．龍榜蜚聲遲子成．

再送紀生

荆國書臺有紀生．服穿紙背倍分明．聲音雜比昭華琯．跬步周旋夏后璜．賦律意深歎篆刻．詞華情近忌輕清．老來牘語多謬誤．歲晚相期玉汝成．

鄉友南歸客舍淒然再次韻

雙槳迴波沒復生．人隨帆影去邊明．愁雲亂疊數重席．寒月初弦掛半璜．漁泊汶橋煙樹暝．賈闠淮浦海潮清．方床獨坐愁無著．萬籟笙竽奏九成．

睡覺東西書燈猶明喜勉元遂兼示璩子．

兩家聞見參臺閣，諸老論思發廟堂。莫畏大名辭繼紹，願超乙子脫輕揚。文章正始師先達，格律黃初謝
晚唐。師友淵源端有緒，老夫推枕起論量。

上省中議事回元達有詩次韻

烏帽黃塵久帝城，紫微深處得陪行。擬將直筆酬延閣，欲抱遺經進邇英。老去病多傳桂酒，秋來情重憶
蓴羹。誦篇易水聲悲壯，不盡襟期白髮生。

馬伯庸以詩饋兔次韻

閉門廢穴散銀星，對坐冢窟白玉屏。挲匣冷光棲綠綺，壁膠寒焰起靑萍。凍雲繚繞迷圓嶠，小酌無何入
大庭。知我年來雙眼眊，特分明視了殘經。

十一月十四日從至京城楊仲禮有詩次韻

金鐘淸蹕發龍城，乾宗坡陀甬道晴。師起晉陽戈盡倒，令傳代邸纛徐行。鸞輿合奏雲光遏，龍虎交章曙
色明。欲認雞翹新法從，駝車深處聽鈴聲。

題馬氏先塋記後（曹子貞來作白宗孫傳至今）

衣冠異代劫灰半，眼見佳城歷變更。曲水護田成委佩，纖峯當戶似疑兵。玉霜寄落威千塚，石馬縱橫姤
氏塋。遜德獨傳三百載，好將遺事述新銘。

甲子立春

泰定元年新甲子，天門上聖啓瑤圖。日融凍樹靑煙藹，土坼晴蔬碧雪鋪。五鳳彩樓催羯鼓，雙龍絳闕勘
魚符。侍臣廿載題春帖，從此歸休拾澗蒲。

璜次韻復成爲隱居計

京塵二紀楊謙際，近喜家兒報宅圖。移石近堂雲亂擁，栽梅當徑蘚重鋪。留春定合箋花譜，品水應須置
竹符。晶晶南山看積雪，靑靑古澗玩新蒲。

病中玩易復次韻

丙寅老人五十九，猶是先天第二圖。桃竹杖輕藤杖換，蘆花絮冷柳花鋪。當陽山立隨羲御，後夜尸居奪
晉符。已識羲皇眞太極，不須黃獨與菖蒲。

三次韻

濟勝閒身倩給扶，家林應許畫爲圖。空巖有象飛泉舞，古徑無蹤落葉鋪。壯歲思仙尋火記，暮年制氣習
陰符。松花一匕能消得，猶憶南州箬及蒲。

武氏母八十

玄髮離離鬢黑鴉，桑田滄海事如麻。魚穿冰腹宜供饌，泉躍江心可煮茶。烏繞樓門爭玉樹，鸞函錦誥印
金花。閒居欲效潘郎賦，準擬家園製小車。

安山晚泊

兩袖飛仙舞玉龍，曉來朝嶽日華東。門當楊柳灣灣碧，水貼芙蕖岸岸紅。隔艇茶香知楚客，連營魚熟總
吳儂。白頭已忘干戈事，不用乘軒問土風。

發御河

一棹黃流去復回，飛沙積岸雪皚皚。梨花亂逐沙鷗起，燕子深隨野馬來。晚歲宦情初岸幘，暮雲鄉思獨
停盃。荼蘼滿架留春住，知我將歸爲緩開。

次韻砥平石

金門吏隱愧相如，歲月遙遙輸繫疏。拄笏有時看白雁，濯纓無復戀金魚。儒游藥室成眞隱，作意還山了
蔣書。更與老禪深結社，平生黑業總消除。

次韻謝定水

禪板蒲團振祖風，故將妙語起衰翁。肯甑舊學慚多缺，玉佩淸朝愧罔功。直以簡編窺往聖，敢將翰墨擬
宗工。壯年永感辭庭訓，晚歲何由繼五公。

次韻呂國宗聖上人

海上秋潮候月生，島中瑤草不知名。每思大士超禪觀，獨恨秦王苦斲瀛。龍吐戒珠殘照影，雁橫梵字故
鄉情。妙年碧眼才翻錦，爲念衰翁強入城。

贈徐秀才還里

西風擁騎出前郊，紅葉玲瓏遶沒坳。家近不須傳雁帛，縣閒曾是用牛刀。蛩聲展採春眠柳，文思裁珠夜
泣鮫。師友淵源吾豈敢，曾看翡翠鬪林梢。

送劉明叟治鹽事還省

海上銀沙百錄成，年年飛騎走縱橫。人傳一馬二童至，春在十洲三島生。烏帽多情簪菊蘂，瑤琴有意送
潮聲。絲綸滿腹須時用，早上囊封致太平。

次韻答西山道逢原

招提遠在碧巖上，曾有耆龐說法來。瀨激玉泉澄戒鉢，園團翠柏護經臺。平疇隔水橫棋局，遠嶂飛空擲
酒盃。聞道幽人經論罷，支頤掩息獨徘徊。

送章仲和教授之官池陽

亭亭秋浦玉芙蓉，無限樓臺落照中。定見揮毫題妙句，更須拄笏繼高風。當年故壘遺金鏃，此日淸溪漾
碧筩。入世機心何日了，持觴爲酹九華公。

梅隱齋

萬蘂疎明藏石壁，肯同餘卉鬪芳妍。靑雲覆幕冰承柱，白玉爲堂雪作氈。橘叟不知身外事，壺公唯識洞
中天。何人欲問調羹法，一榻蒙頭謝醉眠。

次韻鄭景尹重九四首

年年京國度重陽。禁路風高微骨涼。坐覺衣寬藏宿土。行疑靴冷怯新霜。紫萸昔憶童時佩。黃菊須看歲晚香。惆悵東山在何許。挑燈無寐坐方牀。
無復金猊與覆鵝。壓看秋月缺還圓。風塵自覺眞衰矣。勳業深思盍舍旃。烏帽塵荒憐遠客。白衣酒熟慰癯仙。深慙涉世貽羞久。強項何能效董宣。
還家兩歲見重陽。邀雁橫空拂曉涼。尙憶傾心朝午日。欲將勁節拒朝霜。鳶魚有樂隨天性。蜂蝶無知戀晚香。從此林間端見一。不妨枕易睡匡牀。
久矣懸車徹坐氈。天機渾沌黜方圓。披沙經窟知非矣。秉燭書林尙勉旃。愧我詞華端近俗。愛君詩律已通仙。門前種菊高如許。亦欲紛披五柔篔。

齋前海棠。秋日著數花。灌首賦詩。次韻。

四山紅葉報秋殘。駐目家林認未端。螢點流星驚乍曉。鳳銜初日怯輕寒。鮮鮮斂手攢新錦。炯炯芳心吐故丹。西帝已能回藻景。爲言莫作杏花看。
金祇嘗御衆芳殘。忽見奇葩表樹端。微臉已拚千日醉。絳唇自怯五更寒。燈籠錦就霞衣皺。靨鏃砂成寶鼎丹。政此淒淸端熱藉。停盃擬作百回看。

次韻吳門聲上人

翠樾經院多高人。（林總寺有翠樾方丈。）碧窗點翰五采新。天機不受粱燕語。逸興直與江鷗親。羡君解衣浣流水。愧我東華陪禁宸。屈指當今人物論。從此有約同垂綸。
至人天隱樂有餘。良玉不願爲雕璵。昂昂盤石大坐相。杳杳歸雁旁行書。白蓮解結碧雲壓。綠蕉不羡靑葱裾。道人繙經悟空假。始信塵世非眞如。

憶雙溪

淸深明處水交流。萬井鱗鱗冠蓋稠。杯凝玉光明月入。幕遮翠影落花留。雲生古洞千山雨。風送危樓萬壑秋。麗澤祠前最佳絕。蘋花零亂勝滄洲。

寄張希孟內翰

君方習隱食翠柏。我亦採眞歌白蘋。千嶂遶樓堪岸幘。百泉當戶足垂綸。蓴鱸水闊滄洲晚。稻蟹田肥澤國春。日夕相思看過雁。客來無惜寄書頻。

清容居士集卷第十三

絕句　七言

團扇圖

玉樹秋殘翠影疎。掩門何處望金輿。昭陽殿裏渾閒事。最恨當年李婕妤。

槃梧圖

萬樹梨園已失春。秋聲颯颯起胡塵。君王獨立梧桐下。不見當年鐵諫人。

韓幹五王出游圖

花萼樓高怯翠衾。平明聯騎走芳林。讓皇可是無忠盡。一曲涼州恨最深。

夜讀唐將遺事六首

合江南啗裂珠旗。鼙鼓鼕鼕怒促圍。不是帝羓車上去。元戎那得袞衣歸。
雉尾雲深淺殿開。將軍鐵馬羿春雷。太平未視匆匆去。空憶君王白玉杯。

秋山圖

蕤蕤麻姑十二闌。倚空搖落總塵寰。臥遊京洛誰消得。一榻松風響珮環。

曩時侍先人泊京口旅樓一月。正對江山樓。繁麗特甚。江淮流民散處。不可悉數。今皆不復有追憶

舊事因成絕句十首

碧瓦參差第一樓。風旗獵獵喚行舟。兵廚有酒眞堪飲。不學弓刀也白頭。
紅袖娟娟遜旋齊。縈江一曲明尤奇。西湖院落曾翻得。未識君王知不知。
燈火闌珊月色低。少年乘醉馬東西。樓頭畫角聲悲壯。又聽歌聲促曉雞。
白草蕭疏野火焚。流民草舍各星分。沙田上瘦新耕得。甘死江頭不作軍。
朱門高插相風旗。千里船行總得知。稻米流脂江上去。健軍何處是男兒。
日日樓頭算酒錢。峨冠太守號籌邊。鳴騶傳入丹陽館。爲是行都過客船。
淮馬低如果下騮。春風小隊打紅毬。日斜臺上人爭看。銀器分明第一籌。
明月曾愁多景樓。幅巾長袖是清流。金焦山勢元相望。不將諸公富貴羞。劉改之舊有山掩諸公富貴羞之句
硯山園下將軍宅。脫卻兜鍪強學儒。聞說高堂擁紅粉。醉翻筆陣墨模糊。
白雲一去愁千疊。此地重來百不如。客憶當年覺黎[illegible]。小樓燈火了殘書。先人課子竝騎時在舊樓不廢書詠

雪中招虞伯生飲丹陽

空林一色十分春。羔殺高眠獨笑人。喚取東坊虞博士。紅爐同對斡脂銀。
金芽初熟白皚皚。袖手爐邊未盡開。爲請招眞老高士。且須騎馬抱琴來。

梁山濼

千頃芙蕖送我船。碧香紅影弄娟娟。梁山風景能消得。不到西湖卻十年。

支家口

蕩底天鵝雜鶩鷖。南鄉今有幾長亭。錢湖未盡滄洲興。臥看荷花十二汀。

黃河

乘槎使者問河源。織女相逢事惘然。從此龍傳天上去。不知滄海幾桑田。

耿山

一簇山腰總青薪。嵗皆猶是舊吳人。江湖水闊從今住。更肯輕生學賈臣。

古黃河口

滔滔河水似湯泉。送我南歸意萬千。入海定從天上去。不知重會是何年。

黃樓

詩到徐州不用題。危濤千尺壓金堤。葦蓁翠盡蘇仙去。萬古黃流日又西。

伏日度淮

伏日陰陰繞棹船。詩腸冰雪碧淮鮮。黃塵自是人間著。不識薰風在五絃。

過高郵

一片歸雲一片帆。芰荷深處綠蒲灣。嬌鵲可是無情思。不及沙鷗自在閒。

甓社湖

甓社湖中新水清。風來荇帶引帆行。監妃夜度霓裳冷。輕折菱花散月明。

聞見

飛蝗眼見度淮鄉。又聽吳田水渺茫。總怨春來雪五尺。變風變雨變年荒。

渡揚子江

一舸中泠煙雨飄。片帆閃閃浪招招。倚闌僧在半空語。南去北來今幾潮。

命光遠治余別墅口占奉謝

種竹澆花俟我還。花成雲塢竹成山。相逢且說相思恨。更說何時得共閒。

周子敬三年不寄一書口占奉寄

伏日松陰酒一壺。抱琴身與鶴身癯。故人天外慵傳信。唯憶楞伽是舊書。

聞仲正新得掌珠道中奉寄

知君已厭添丁事。與我同看納甲青。別後匡床清夢少。春來又獲掌中珠。

懷應德茂

瘦石支筇倡仄吟。吳山雲冷越雲深。江湖老盡誰知己。獨聽寒泉響玉琴。

明皋醉歸圖

日暮毬場醉欲歸。停鞭更進紫霞杯。老髯未省霖鈴曲。猶願君王款款回。

過故人墓

湖曲深深鎖葛阡。種松成本起蒼煙。欲窮精爽周流處。雲在青山月在天。

送呂上人

江南山水一枝藤。更上雲中第五層。昨夜西風傳雁信。露華如雪月如冰。
方袍闊帽服如鶖。問訊紅衣不點頭。剛道西天同佛住。箜篌琴瑟勝南州。

題葛仙翁移居圖

翁媼相攜入翠微。轉頭猶有可憐兒。丹砂不是神仙藥。勾漏歸來鬢已絲。

畫松瀑布酒

殘春聽雨元無著。恰似禪床淺滴聲。活水飛花難駐得。顧隨小楫夜深傾。

觀丹陽飲馬圖

天馬從來不受羈。水清深愛自由身。圉奴未識相忘處。手捻青絲強屈伸。

舊春花下。與東嘉周子敬聯詩。有人到中年始憶家之句。余坐舟中五十日。因憶此詩。作俳諧體奉寄。

平生愛詩復愛酒。晚歲畏名兼畏茶。年過五十不歸去。底用中年始憶家。

四明衣冠山水窟.人道風流勝永嘉.爾來慭絕各閉戶.方信中年始憶家.
我眠船中五十日.飯有飛塵饗有沙.古言墨頭須萬里.底用中年始憶家.
春風一架爛金沙.憶昨同醉遺烏紗.山東禁酒不得飲.方信中年始憶家.

題鄭潛昭玉堂蕖

雪漢天孫古錦機.秋風梭上解相期.迴鸞舞鳳俱翻得.不用人間五色絲.
春睡牽人渴思濃.小窗雖腐密雲龍.自憐舌本那知許.急寫緘題似舊封.

宮娥弈棋圖

爭先春色在眉端.圍坐佳人著意看.可是相憐饒不得.東風自怯五更寒.

求酒

箬愛雲房酒最清.涓涓殘溜滴春聲.夜來梅月十分白.嘆盡梅花看月明.
輕輕梅花春風面.卻似道人微醉時.只恐花飛失君意.更酌巨羅歌小詞.
小詞歌徹飲巨羅.一寸清霏奈客何.窗外馬蹄猶不住.誰道江南春水多.
我家舊釀碧琉璃.色壓花枝朵朵低.頗怪春深未歸去.花下杜鵑應亂啼.

伯生約賦竹枝詞因再用韻

君家竹葉江水清.我家竹枝三峽聲.三峽水隨江上去.迴首望鄉終眼明.
蕤蕤青帘蕩子期.飄飄紅杏三月時.青帘紅杏總輕薄.自展碧牋書我詞.
暮雲纖纖如越羅.勸子不去知子何.桃花水深放船了.卻憶湖山塵土多.
愛君酒滑滑如泥.白眼叉手頭愈低.兩鄰琵琶不堪聽.自舞柘枝驚春啼.

舟中得功遠瓊花露戲成三絕

瓊花瑞露十分清.客裏相看眼倍明.自是江南春色好.錯教騎馬到京城.
平生嗜酒不殢飲.最憶停盃微醉時.花下盈盈似相待.莫教春倒最濃枝.
繁蕤觀裏花如雪.留取清陰待我來.應有真真花底坐.生香一曲舞三臺.

梁山濼

梁山水濼八百里.容得碧鷗千萬羣.愧我扁舟歎歸路.晚風掠陣入蒼雲.
嫩草豐茸鬧歎蒿.、、川晴綠映春蕪.平岡散收分雲錦.殘蕪斜陽是畫圖.
大船纜綱小船罾.知是吳儂喚得膺.共說五湖難住卻.朔風吹雨捲千塍.

仲章以余賦瓊花露因成陽臺之句次韻

月下看花花氣清.羨君不飲更分明.五雲破曉迴歸馬.疑上天邊碧玉城.
我愛瓊花賦酒詩.雪香憔悴可憐時.平山芍藥開如斗.擬擷肥紅作贈枝.
梅如肺渴非關酒.多病卻迴江上來.可是春風消不得.白頭吟憶舊琴臺.

送危功遠

翩翩海燕近宮城.的的天鵝度上京.癡坐江南未歸客.夜聽春樹發湖聲.
居庸關外雪模糊.簇騎分明似畫圖.猶有深春後歸雁.見君曾宿洞庭湖.
天柱峯前第一詞.風清月冷鶴先知.京城可是無吟思.臥看飛花下筆遲.

送吳成季五絕

籍東杏樹花千片.片片隨風到馬頭.只恐花飛不解走.度關時節暮雲羞.
北雪初消未見山.馱鈴聲雜佩珊珊.廉家池館春風好.獨看牡丹惟我閒.
上京新酒玉津津.薄醉深春惱殺人.截取當年釣竿竹.捲筒相寄不嫌頻.
詩瓢淅灑風前樹.雪在深村月在梅.從此不須生感慨.晚寒更上望鄉臺.
龍峯路與仙峯近.取次詩筒日往來.暫愧阿戎松下坐.洞門深鎖碧桃開.

長沙鄧醫.年七十餘.遊京師.二兒扶小車.得酒即醉.頗有道者.劉充之號曰壽軒.且令賦詩.

大兒椎髻小兒丫.拍手清天在小車.剛道人間易榮辱.醉歸齊插碧桃花.
南極星明湘水邊.七旬猶是小行年.囊中紫粉誰傳得.酒盡君歸我亦眠.
醉面頳如紫玉盤.天風吹上月團欒.擬翻新譜朝元引.雪壓梅花鐵笛寒.

平原賈氏戲綵堂

鶴髮棱棱水石村.飛花蛺蝶舞兒孫.人間朱紫爭新取.落日微茫敧倚門.

晚訪仲章不遇

小院春濃落照閒.碧篁相對乳禽還.晚風陣歌游絲盡.留得歸雲在屋山.

梅溪圖

玉人楚楚意逍遙.隔水攜琴不受招.迴首芳林真嫵媚.春風歌館總吹簫.

三徑圖

逕舍山青流水新.春風吹玉綠勻勻.直行已復支筇去.從此何須問主人.

靜芳亭

籬外寒山當畫屏.白雲如水度中庭.松花落徑無人掃.失卻莓苔一半青.

貯香亭

長安何處認飛花.片片相隨十萬家.唯有碧桃天外種.露華清淺玉交加.

大年宿雁圖

塞夜沙汀睡已成.雁奴翹首獨深驚.朝陵開說燕王事.恨殺人間兄弟情.

次韻馬伯庸應奉絕句一十八首

玄都觀裏桃花句.沈香亭前芍藥詞.今年春風似憐我.明年春風更相思.

肥紅瘦綠錦步障。淺黃深深綠油幕。絕憐舊嫁小嬌嬈。一曲生香淚雙落。
垂髫雙雙白馬郎。看花不語愁晝長。堂前有婦不肯守。遍覓吳姬與趙倡。
綠柳高低千萬樹。翠竹橫斜三兩家。妾非江南蕩子婦。不許郎君烏帽斜。
五臺山前雪如席。千古萬古搖銀光。驅馬莫飲澗邊水。澗水能令馬穿腸。
小樓昨夜聽琵琶。推手卻手銀王家。不辭遠嫁盧龍道。可憐長城骨如沙。
海南不愁珠翠少。家家共聽秦吉了。夜聽吉了似秦聲。賈客年年不知老。
紅衣夜唱娑羅樹。云是西天好兒孫。吹螺日飲宜法酒。笑渠騎馬傍人門。
吳兒蕩漾楚兒癡。酒酣垂手索題詩。桃葉不傳渡江曲。竹枝空歌三峽詞。
老鶴攀松舞月色。哀猿坐樹啼天光。一喜一悲誰今古。慷慨不如秦舞陽。
誰家弄玉矜少年。採蓮艇子歌娟娟。轉首那知顏色老。猶抹橫雲啼鏡前。
京華作客不知老。燈花明滅搖寒房。爲問涉江下瀨頭。何如種竹滿篔簹。
金門羽客悉蔡繪。尚睨玄文總不看。朝騎白馬穿閬苑。夜乘白鶴下天壇。
妾顏不比天桃枝。妾心不如傾日葵。羞著生衣當筵舞。蓬鬢荊釵卻自宜。
燕山芍藥大如斗。千朵萬朵凝春煙。健羨南京馬供奉。醉著宮袍不上船。
向曾六月桓州住。雪欲前巖散冰樹。王郎馬郎太愁生。兩騎雙雙辭我去。
吳門艇子淮南船。我慣乘之服欲穿。老來愛酒不得飲。歸向桃源種秫田。
烏靴窄窄稱宮袍。鬖鬖鳳翻兒二毛。聞道中山止十驛。急須乘馬騰松醪。

還馬伯庸文藝

乘槎深夜問支機。天女流梭舞鳳飛。迴首人間金聚尺。翦燈愁製五銖衣。

逸馬圖

瑤池宴罷周王老。牛首蛇身騁怪靈。漢使近從西極返。龍媒元是世間形。

試馬圖

二駿翩翩勢並驅。轉頭槽櫪總庸奴。秋風萬里雲容瘦。不用青絲強縶拘。

散馬圖

秋盡川原草樹空。冷雲嗚咽似呼風。太平天子韜弓矢。留得閒身落照中。

次韻繼學伯庸上都見寄

陰陰樓殿水雲蒼。鵓鴣風微夏日長。渾似醴泉宮畔境。千官齊立從文皇。
紗縠單衣颯水蒼。碧牋裁詔繭絲長。月斜雙入通明殿。雲母屏前對玉皇。
相思遠日鬢毛蒼。赤土塵深怨路長。怨憶鏡湖明月夜。藕花清淺棹歌歸。

題危功遠山水

雲作模糊冰作棱。玉峯深鎖鑱崚嶒。欲問先天觀前路。釣叟擔簦終不譍。

孔節婦表門

鳳逐麒麟天上飛。深鍾涼月獨鳴機。春風猶是人間世。華表亭亭護落暉。

墨梅圖

鐵石冰霜百世身。疎明瘦直一生真。玄雲借我凌寒便。直上鈞天試早春。
雪萼輕叢絕點塵。小窗晴日得橫陳。夢回猶記溪橋路。踏澹相看喜似人。

蜀女織牛圖

絕壁源雲翠木稠。五丁空作蜀王羞。浣花女子聞鵑苦。織作春風萬古愁。

錢舜舉折枝菊

辭別南山十五秋。雁聲深恨夕陽樓。寒香似寫歸來夢。背立西風替蝶愁。

子昂控馬圖

雪積流沙冰嶽巖。天池飛舞入殽函。奚官冉是相拘檢。笑領春風白玉銜。

渡水羅漢圖

洞口泉分岸渺茫。意行的的水中央。相看總絕神通想。不用折蘆歸故鄉。

次韻繼學天寶宮禱雨見懷

小藉羅衫涼似秋。梨花寒重雪交流。瓊林宴能傳宜急。不許祠官用虎頭。
的的雲閑白玉杯。可堪羊角雨騰開。松花深處塵如雪。知是龍歸鶴未來。
千林紅紫鬪京城。一朵姚黃露有聲。惆悵可人何處覓。獨行花下到天明。
新雨悠揚人未歸。遠山凝碧織雲衣。捲簾擬作庭前舞。點點團沙柳絮飛。

送嗔上人

玉几前峯憐翠顏。瘦藤挑雪度三關。黃麍似作松花落。歸雁南來我北還。
東南巔寺梵王音。禪榻蛛絲薜荔深。我欲與君同面壁。首拚雙屐挂松林。
東溪老子詩三略。的的璣璇貯夜光。擬把玉簫松頂坐。穿雲吹徹九天涼。
月暝寒燈雪曉齋。故鄉夢斷酒初忱。因思舊宅梅霖後。新竹齊抽碧玉尖。

寄天童岫長老

太白山高雪四圍。孤峯翠織五銖衣。誰言老子寒無力。獨擁紅爐更下幃。

贈南嶽道士歐陽君

丹鼎芙蓉生玉床。紫泥封固結玄霜。道人急歸巖扄守。不使月明騰夜光。

崔白竹

昔年家住篔簹谷。葉葉凌雲對此圖。近日畫師爭斂手。垂頭疑在柳陰中。

杜巖南歸。商隱長老遠惠佳句。不獲承覲。次韻敍懷。

席帽京塵廿載強。風前數髮白於霜。芸編不檢蛛絲罥。班馬專門萬古香。
桑乾嶺上是天心。萬樹松花積翠深。兩度灤陽三伏節。片雲飛雪是晴陰。
烏紗承笠羅罳士。短袖持鞭窄窄風。多盡不知梅蘂白。春來深愧杏花紅。

商隱長老以余歸。寄海翰墨。愧歎之餘。次韻以謝。

少年學道懶加鞭。掩息支頤絕語言。玉几老禪曾對坐。茶甌如雪閉寮門。
沈沈雲頂絕天風。不展袈裟萬念同。眼見永師傳妙衆。虎丘殘塔夕陽中。
龍歸石落無消息。碧眼長身振祖傳。江上白鷗元不礙。潮回月出滿樓前。

春日奉旨。侍祠太乙。朝罷。觀齋中紅梅花。

藏春塢裏功夫密。一一華英點絳唇。共道紫皇分上瑞。須知太乙鎔天真。
斗柄分明指孟陬。紅爐橫落化工收。先皇寶曆今重建。應許南枝在上頭。

次韻砥平石

廿載冰霜興已終。復於馬上送年窮。雙峯閣上憑欄立。疑有子規啼晚風。
燕山長驛四十五。雪擁金臺玉作層。疑是黃齏消不得。何年投老得依僧。
我翁綠野舊精廬。樓閣連雲畫不如。贏得高人欹枕臥。膽瓶冰蘂與冬餘。
思師高住湖邊寺。清夏菱花鬧錦波。妙趣通玄鄰粲可。清音協律近陰何。
砥師平地湧金仙。不諾虛空不說禪。怪我往來增白髮。雲龍新擬汲清泉。

省庵

三十六宮春寂寂。月華如水碧雲眞。空齋宴坐天心轉。知是羲皇太古人。

姚子中左司墨竹

雪花搖曳被春欺。的的琅玕侍玉墀。千歲玄霜誰拾得。紫薇花畔寫參差。

斗巖

搖光游戲下塵寰。曾被山僧貯不還。從此夜深隨鶴度。玉衣清淺珮珊珊。

歸德王瑱母表閭

寶奩香瑣繡羅衣。不許春來蛺蝶飛。得見慈烏好顏色。門前槐柳引離歸。

西寧李處士碑初元作復

堂堂吏部睢陽叙。耿耿中郎有道碑。點檢淸河金石錄。的於處士絕談辭。

博平王獻妻徐氏表閭

無子無夫騎影蓬。兩家王母事相同。王逢原書宋史有傳。隴川妙筆傳青史。我輩空令兩耳紅。

離宮圖

龍首渠開王氣埋。淺沙殘草認天街。當年金屋寒雅聚。時有耕人拾寶釵。

子昂逸馬圖

神駿飄飄得自閑。天池飛躍下塵寰。青絲絡首誰收得。留與春風十二閑。
酒叟狀元以秘書滿職言歸。泊然若無營者。摘舊與殿廬詳定。得通叟老氣完以充。議者爭緘口。今其南歸。以子昂畫馬求言。愴然以別。吾徒之責。深缺然矣。至治元年八月二十九日摘書。

薛濤牋

蜀王宮樹雪初消。銀管塡青點點描。可是春山留不住。子規聲斷促歸朝。
十樣牋飛起薛濤。黃琴翁鳥趙昌桃。浣花舊事何人記。萬劫春風燐火高。

理皇題馬麟野芳佳木圖上題丙午年歲

重慶城頭翠木閑。陽羅堡畔野花稀。卅年竟換人間世。弦管西湖認落暉。丙午至乙亥恰卅年。

題寒拾圖

三人攜手共嘲吟。古殿脩廊自在尋。石壁忽開靈怪絕。可禁飛瀑海潮音。
舒貫和以黃菊相贈。賞挹逾六十日。短句奉還深碧齋。
九秋風度玉精神。的的寒英不落塵。還向淸齋調火候。明年散作萬枝春。

雲峯圖

融融洩洩互低昂。絕頂瑤冠白玉裳。聞道溪南三尺雨。道人推枕召羣羊。

楊節婦傳

鳳簫吹徹碧雲天。眼見孤鳳淚欲穿。回首春風三十載。槐花如玉柳如緜。

宮女賞花圖

一架薔薇錦障稠。滿庭蜂蝶替人愁。玉環已侍昭陽殿。側近傳杯得自由。

宮女度曲圖

霓裳法曲紫霞觴。更按伊州奉玉皇。翠竹涼深宮院密。新聲那得過宮牆。

靜中齋

玉宇寥寥星斗沈。千林窮寂印天心。羲皇猶是人間世。嶰谷參差不用尋。

張氏承祜堂

幼弄青梅共繞床。白頭羣校話尊嫜。竹花已老桐花發。雛鳳參飛列畫堂。

題何尊師醉貓

縱橫社穴恣穿窬。抵掌摩鬚不奈渠。賴有連錢能遣醉。晚風殘日臥庭除。

題初平起羊圖

舊跨羚羊入帝青。天瓢如注散淸泠。明知制氣歸吾手。好與松間鍊茯苓。

題鮮于伯機挺北樓樂府
氣湧如山壓海潮.高樓明月更吹簫.從茲徑直盧皐筆.春蚓秋蛇擅市朝.
簡馬伯庸
象榻香濃翠幌春.美人倦繡態橫陳.平明欲進朝天錢.小立蘭燈鬟帖蘋.
題山水圖
高閣何人傲獨醒.蒼松流水倍分明.絕憐艇子搖山影.猶與行人管送迎
書懷
二紀驅馳鬢已斑.臨風數雁悟知還.山中舊種松千樹.從此歸休手自芟.
三月廿九日女孫生朝.今七歲.久客京師.未嘗食其湯餅.翦見林廣齋爲女孫作絕句.事適相類.瑞子云.當次林韻.且錄林詩于後.
福慧會傳兩足尊.願將清貴屬高門.大家女誡夫人筆.付與袁家第一孫.
昨夢光侍至尊.袖香滿曉帳金門.迄留冊今錦在.時數遺筆教女孫.
隱居放言
憐子憐孫玉雪顏.更憐諸增守家山.若教總使紆青紫.老盡京師更不還.
古濱寒窓世不聞.麥舟高誼薄青雲.邇來忽作芭苴看.買得南宮免校文.
以琴弦寄永嘉周子敬
五色鸞膠世莫傳.春宵進石響流泉.永嘉七十四居士.玄鶴來時就榻眠.

堯民圖 子寒定甲題
衢尊深酌舞蹁躚.鼓腹行歌樂自然.共道帝堯新紹運.九州重見上元年.
育王長老見惠茶瓜次韻奉答
玉几峯横寶塔前.彌天消息是眞傳.蒲團穩坐都忘卻.似笑當時手指天.
迸石春芽寶所藏.枯松手拾許深烹.能令星斗珠璣綻.要使江山錦繡張.
道人種玉光千頃.深隨長安畝一金.只恐冰霜難下齒.特將妙語助清音.
蜀江圖
三峽盤渦灧澦堆.層巒百丈鼓聲催.從今盡向金牛路.杜宇深啼喚不回.
巢溪堂
風攪危巢樹樹秋.更騎牛背濯清流.舉頭總是人間世.朝市山林且自由.
餘慶堂
閉門春熟酒醪香.深夜書聲度北堂.不羨崔盧官譜好.盛栽松竹侯成行.
題李士弘墨竹

漫山桃李豔紛紛.歲晚相看有此君.昨夜墨池新雨過.濃煙輕掃一窗雲.
碧澥無塵玉作臺.琅玕清淺露流珠.相思忽憶侯都史.爲爾疏封懇大夫.
題管道士雷谷
古竇陰陰一線泉.中有伏龍方書眠.何人握悶坐其下.霹靂送雲催上天.
盧溝符氏酒亭
茅屋疎煙報午雞.金沙清淺水亭低.羲和勸汝一杯酒.勿與行人東復西.
牧羊圖後有閻先生詩.次韻感舊因成二首.
嬰兒御氣草堤眠.能使雙羊合自然.莊叟不知蝴蝶夢.覺來重作養生篇.
玉質堂堂地下眠.雲龍風虎各加鞭.松陰舊日趨庭客.聲佩蘭皐駐集仙.
李唐牛
觳觫原安蟋蟀吟.秋來乞得自由身.平蕪又見鄰鄰綠.復與田翁共苦辛.
閔思齊調閩府
榕葉陰陰荔子丹.碧巖深處漱潺湲.秋聲只在瑤琴上.會聽龍吟杳靄間.
道山堂上文書靜.寺寺題詩滿碧蕉.昨夜海神隨雨過.綠牋爲作小詞招.
水仙圖
日暮佳人十二鬟.臨風解佩意閒閒.當年曾立通明殿.笑押蛾眉第一班.

百鶴圖
紫宸深處立清班.聽履雖雖得自閒.歸向江湖尋老伴.展圖猶在五雲間.

絕句 五言

信州招眞觀二十八詠
小隱巖
山鬼小兒足.木精游女神.據會學眞躚.下視飛花塵.
馨香巖
深睡失明珠.猛走飛流逝.松花卷輕雨.濺濺百重泉.
學堂巖
露盤下金莖.雲笈流珠纓.泠泠寒巖下.猶有嬰兒聲.
鬼谷巖
縱橫太古石.短長千歲藤.威彼巖居子.獨飲古澗冰.
昇仙臺
寥寥入太清.金門辭紫垣.或云有官府.微誦五千言.

釣臺

銀綸落澄潭.小魚儵然來.大魚引之去.釣石何崔嵬.

一線天

茲山可容天.舉世皆笑之.我不答此語.鼓腹支其頤.

五面石

分一只成五.五石各有一.誰能據其上.面面不相失.

寒月泉

曉汲寒泉清.明月各在缶.缶空不見月.引水復在手.

金沙嶺

金沙雖爲貴.屑之傷我足.愧彼側布人.欲獲無贏福.

長生池

飲水人已去.山中多白頭.青蘋空淺處.時見玉蟾游.

老人峯

高帽側磐磐.秀嶺深重重.積此太古雪.遂名老人峯.

三山石

三山不可度.絕壁峙書堂.流水日浩浩.太極彌茫茫.

琮潭

洗洗無底谷.央央太古雲.赤日焦下土.老蛟眠不聞.

玉簾泉

截玉作明簾.不知簾外事.應有碧眼仙.隔簾見人至.

石人峯

滄玉未得法.變形成楚囚.九轉乞換骨.三沐期點頭.

仙足巖

山深猿狖驚.瞬息下神步.空飛本無蹤.長歗上天去.

月巖

顧兔樂嬉遨.入地不得騁.化爲白玉泉.彷徨返東井.

雷公巖

神鈞起空洞.陰火生羽翰.我耳若不聞.白雲在天冠.

道人巖

道人本無姓.對客那有言.龍口迸石髓.鳥跡濕雲根.

丹井

金鼎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火彌不壞.年深定飛騰.子夜吐光怪.

洗藥池

靈根乘月吠.肉芝生土肥.濯以上源水.千歲永不飢.

鳳山

孤飛千仞岡.兩翼化爲石.年年春風時.山花成五色.

風洞

罡風轉空輪.浩劫不停息.此爲天地根.覷之杳無跡.

逍遙巖

形留非自在.何者爲逍遙.青松在谷口.白雲在山腰.

長廊巖

飛吟起霞珮.馭氣躡天梯.碧雲布參差.纖俯與巖齊.

龍口巖

弄月紅玻瓈.匿雲紫芙蓉.近巳厭狡獪.納息玄虛中.

靈湫

靈龜道其前.游鱗殿其後.歲久深自韜.清夜巖下走.

朱窩楊柳青.地近滄州.余愛其名雅.作古調五首.

朱窩楊柳青.明日是清明.地下不識醉.悲歎纏人情.

朱窩楊柳青.客亭塵漫漫.爲你多離別.我生無由完.

朱窩楊柳青.黃河滿如注.還俟飛絮時.相同入海去.

朱窩楊柳青.自愛青青好.亦如遠行客.相逢不知老.

朱窩楊柳青.桃杏鬬顏色.顏色雖不同.時節各自得.

靈蘭

飛瓊散天葩.因依空巖側.守爲聊自韜.不與衆草碧.

仙人裁玉枝.化爲水蒼佩.獨立搖落中.秋風得相賚.

次韻宿清風軒（靜濟正覺寺）

天風淨雲衣.海眼卷石髮.醉起摸殘燈.獨看端正月.

石湫二水橋

寧爲千丈清.不作一尺渾.古語有涇渭.橋水何人分.

處一

欲問鴻荒事.何如鷲梅時.三三與七七.在手不須知.

題應德茂游吳紀事二絕

潤東冰泉咽.松懸月露清.何人會眞趣.細坐與君評.

聽鶴鷲湖曉.呼猿鷲嶺昏.十年南北恨.無語獨銷魂.

雲鏡

圓團白玉光.直入寒奩底.昭徹誰爲容.空飛本無趾.

露香

含章楚澤東.晚思淒冥冥.剖之久不食.三嗅揚其馨.

竹西

前導扶桑日.廣招閶闔風.天心須正位.不必問西東.

淸容居士集卷第十四

絕句 五言 六言 挽詩 雜詩附

雙雁圖

秋風限南北.何事往來頻.竝宿寒蘆際.應憐自在身.

六月二十四日夜夢剡源師同游山寺.主僧延入丈室.出梅花畫卷賦詩.旁有胡用章先生坐.主僧下睟.剡源對席.僕居其次.案上綠竹一枝.青翠可愛.剡源賦詩.梅卽援筆.

一白不受采.重玄今能論.窗前有綠竹.密雪打黃昏.

漁樵問答圖

翠嶺邀黃鳥.蒼波玩白鷗.偶因平地坐.始識世間愁.

新安郡嶺南十詠

淸江釣月

神魚竊金液.爲龍復爲光.平波無纖雲.有餌不肯嘗.

空谷耕雲

斜側龜背戲.高下魚麗闘.阿童躡其後.黃犢爲前驅.

蒼峯卓筆

仰手判虛空.昭回爛星斗.遂令山下泉.復作之玄走.

碧巘舒屏

古藤青步障.曲曲靜相宜.春晚巖花發.生綃印折枝.

楓林巢鶴

絕頂秋聲急.盤旋作我家.不須金掌露.且服赤城霞.

雪澗浮鷁

飛湍留雲根.千載見五色.中有九九文.舉世人不識.

峻嶺扶車

前行已可戒.後行復何如.懷哉王陽生.靜言表其閭.

圓岡揭斗

晞髮步上帝.空巖泣山妖.歷歷化爲石.喬松導前杓.

古寺垂虹

飛虹飲長澗.垂首不能收.僧從背上行.水流橋不流.

雙溪合璧

鳴玉抱山根.上有余蟾翁.指揮鐵如意.化爲雙白龍.

子昂蘭竹墨戲

玄霜落銀繭.飄飄湘江佩.服媚疑發之.碧窗靜相對.

題龍虎圖

迸地麟角精.摩空鳳毛終.丞泓散晴煤.桃李爭色勳.

玉淵發靈籟.麼邃超九天.調鉛靜召之.帖首在我前.

寒松翳幽篁.得意當路隅.急以眞一秉.坐令侍瓊琚.

墨竹四絕

響響淩雲志.霜餘節更存.春風宜管領.生意屬兒孫.

右老

奮雷初出地.承露已淩煙.願從朝元駕.爲旄拂九天.

右嫩

直道犯無隱.虛心朋且淸.側身思遠舉.巖壑養深情.

右風

曉沐換新綠.萬采成空濛.守黑心不緇.同玄道彌眞.

六十五冊

42B

右雨

墨蘭蕙四絶

金明秋林清.月白楚天碧.美人眇愁予.服媚永今夕.

采芝不成仙.食薇雖療飢.結茲以爲佩.臨風酹湘纍.

天香落銀楮.秋聲入玄筆.何如湘夫人.促軫鼓靈瑟.

緗綬何承承.琲珠復纍纍.相視不以色.紛披暎簾帷.

題悟律師詩卷

萬樹叢雲裏.千巖急雪時.世塵俱不到.端坐誦君詩.

壞衲翻經帙.匡牀點律科.看山無限思.一一付吟哦.

子昂枯木竹石圖

亭亭木上坐.楚楚湘夫人.因依太古石.融液無邊春.

六言

厚齋先生以詩借玩辭次韻

項子沈冥學古.芸芸萬變觀爻.閉閣濤香宴坐.斯人端可神交.

已悟長年坎離.更窮逆數先知.補亡已滿三篋.問事誰攜一鴟.

題湖曲小景（穆陵御題詩句）

流水無言寂寂.落花有意毿毿.往事空餘華屋.倚闌愁絶江南.

送鄧師禹歸龍虎山

小帽飛花一寸.輕舟流水三分.落日獨歸洞口.隔溪短笛猶聞.

獐猿圖

細草豐茸古澗.斜柯壓落寒雲.信道乾坤消息.端須類聚同羣.

孤雲

在水同源一色.出山萬縷千條.欲趁驂鸞攀鼇.更同笙鶴飄颻.

規矩方圓在手.輕清重濁隨形.宋子不須苦賦.屈生爲我揚靈.

題陳文翁畫扇

白雁似憐片影.斑斕深暎無心.獨上紫霄峯半.參差吹徹飛吟.

淡淡孤花欲笑.娟娟雙蝶疑愁.無奈寒螿得意.覺專落日啼秋.

題美人圖

西施

辭家已意存越.入宮誰解嗣吳.故苑秋風麋鹿.扁舟夜月江湖.

昭君

驛影愁添塞雪.花枝羞殺宮春.誰道佳人傾國.解從絶域和親.

馮妃

門逆亭亭秋水.腰圍款款春風.爲問下車搏虎.何如御坐當熊.

班姬

望幸眸凝秋水.倚愁眉鎖春山.已悟篋中紈扇.須看鏡裏朱顔.

洛妃

可怪夢中說夢.底須愁裏添愁.落日春風王子.多情不解綢繆.

綠珠

金谷頹迷清曉.玉簫春怯餘寒.可恨花鈿委地.當時莫倚危欄.

壽陽

一片花飛宮裏.十分春滿眉端.底用流酥點綴.更煩圓玉搓團.

張麗華

結綺塵空樓暗.景陽春斷鐘遲.紅葉無言在手.同成井上臙脂.

次韻潛昭焚香

意絶豈能生慧.心清定解通神.一穗黃雲滿几.故將綺語撩人.

甲煎煙消吐豔.鷓斑湯暖凝脂.道人機心已盡.清坐唯餐兩梨.

紙帳温雲如醉.綺樓春夢成虛.知見何須盡絶.詩成要是禪餘.

宮樣昔傳心字.羅紋指甲爭工.往事桃花流水.黃塵蔓草寒風.

潛昭九日贈龍圖次韻

月碾蒼栽玉臍.雲爐温浴銀芽.九日殷勤相贈.淡羅猶記金花.

閱世已成清玩.傳觀那識餘甘.寶篋政須千襲.瓷甌未許同參.

題伯庸所藏子昂竹石

伯夷清宜與禮.子路勇誠冠軍.日落虎驚夜羽.潭幽龍走凌雲.

胸中丘壑玩世.眼底煙雲凜秋.岸幘欲澆磊磈.解衣深聽颼飀.

墨竹

虛葉不禁秋色.柳枝那解春聲.醉閱小窗橫幅.風回雨轉雲清.

子昂畫萱扇爲湖南楊晉母作

墨蝶巧分釵股.玄蟬高綴冠梁.莫厭南州炎海.爲添北戶清涼.

雪谷曉行圖

過翼淒淒巖谷。暎懷納納乾坤。我欲相思命駕。人猶高臥扃門。

高彥敬遠山木石圖爲記夢符學士作

身比寒匪枯木。心似浮雲太虛。落日前峯堪隱。丹青渺渺愁予。

復成

黃髮蒼顏竝轡。白雲青山比肩。誰道風流已矣。只今圖畫依然。

春雲出岫

駘蕩巫山態度。悠揚洛浦精神。春去似歸閣裏。月出還疑水濱。

謝氏梅坡

謝家雁行兄弟。一枝偏出南州。低昂肯受殘雪。瀟灑猶堪盛秋。

劉生還廣信省親就試

萬馬隨雲北上。孤鴻趁暑南飛。欲踏三山海浪。願隨寸草春暉。

顧齋

多言不直杯水。異味能生五兵。何似深深閉息。丹臺出日初晴。

禮闈倡酬 乙卯

次韻禮部李公二首

明詔傳巖谷。譙口入帝京。心同蛛網織。意擬鶴巢營。還德圭璋器。掄材杞梓楹。龍門能化鯉。蠟不負平生。

又

黼坐思文煥蜚行。鵠袍林立萃天京。釣絲已具六鼇手。彩筆誰專五鳳名。寶鑑懸空深照影。神鋒躍冶莫容情。百年禮樂宜開運。此道何須問兩生。

次韻館試李仲囦御史四首

高墉護枯庭。列仗巖棘闕。昭代闡文治。多士舒且遲。謬言驗誡謄。晝日深下帷。昂昂子大夫。咫尺瞻天威。願籍悃款忠。少奉白玉墀。直言諒無隱。寧懼菲與萋。

中朝皆壽俊。人徽垂安車。念彼巖谷生。惠然命來趨。鵬飛企天池。鳳息思高梧。煌煌六籍功。不與稗稗俱。

明皇燭退遲。洪琅璠與璵。雅詠賡棫樸。仁風暢歸廣。

高堂集群英。搖佩杳玉寒。朗鑑兩月高。雅量滄海寬。七承丹扆心。舉逸脩廢官。鍾竈入闌內。芝貝辭商顏。滿彼馬上翁。慷慨空彌冠。

皎皎鵠袍子。旅進翔廣庭。明時昭曠典。如醉眸初醒。稽古適正學。敢言效桓榮。昌歜鉅正味。咸池在希聲。古云儒匪迂。兼容佐文明。餘思續皇雅。黼黻歌昇平。

次韻郭殿卿

清標黼坐更化弦。儒館集議招列仙。玉堂射策與群賢。鵠袍賈勇思登先。輪囷奏牘雖三千。利若武庫森

子。戇巖如繩直。淸廟堂常山之蛇首尾連。胸臆結約言不愆。巖巖相國水鏡懸。手捧詔墨金花鮮。大爲梁柱小杙椽。令殿虎士齊烽煙。遊絲日靜風鸞翩。鄭曹坐井難觀天。大鈞甄鑄品物甄。代天有命司其權。鎔鑄美醜精詳詮。方皋相馬遺黃玄。攘毋敢作千金妍。工輸守度成方圓。萬目一口非幸然。斟酌損益牛無全。慶雲五色眾目遷。彤庭珠貫鑪聲聯。明堂正席開九筵。扶杖觀化嗟華顛。煌煌龍勝天門前。金吾控騎青絲鞭。夾道動色爭駢肩。詩書壯昔成渣損。擊教丕合今無偏。瓦金之注同一埏。慎勿遐說窮雕鐫。皇元文運齊天年。

秋闈倡和 丁巳

次韻居士文御史

至道白璧重。小言浮雲輕。詞場分後先。理致貴坦明。捧心匪正色。偏師乃奇兵。騂騂白袍子。昂首爭疾行。味道絕塵貌。淸心養和平。謇諤御史公。懼我遺譏評。當道謝蕪穢。朝陽歌鳳鳴。

次韻士文盛興

宣尼倦游歸。冥思立天紀。洗心悟盈虛。應物合參倚。群雄爭霸盟。騁意立私史。崎嶇東周君。削弱絕統體。約言正墜典。執筆乃託始。後王逸權長。正閏亂朱紫。說吻江海深。短長爭四起。大藥寶鑽鼎。玄冕表朱裏。返真非無人。末派失玄理。金碧騖虛空。謂是可不死。或言影響功。驗傅餘子。齊居玩芸芸。作事首存悔。洗心探義爻。變動實由己。神珠守深淵。光怪孰可比。矯矯林中鶴。潔白不受恥。紛紛堂下蟻。聚糟亦無幾。流光金蛾蛾。慎獨守素履。之人金石心。年運任坎止。中年勇聞道。晚歲復未已。驅車望前川。操穀敢濡軌。

八月二十有二日。范京尹同會秋闈。天使傳召命。溫問試策貢士。賜以法酒。臣楊等望闕再拜。以叙飲。臣許錄官翰林應奉臣翼述其歌詩。謹用次韻。

五雲開闔祥煙浣。紫皂御極闢神洲。巍巍京師首文化。計吏四出巖阿求。城南儒宮極爽。古木落月疑淸秋。麻衣東西白鵠峙。烏帽高下寒雅稠。朱顏廣顙粲冑子。佩服黼黻懸吳鉤。兵奇欲奪趙氏壁。氣盛直臥元龍樓。范侯機深妙彈壓。雞鵝丞蔵承宣旋。傳宣溫訓慎去取。瓦釜勿以黃金酬。宮壺午傳瑞露重。翠罥縝栗緘封周徹。臣留拜舞莫謁願。上史館書徵獻。百年墜典起癈世。慶雲五色開公侯。輿文云初道任重。滄海浩渺難方舟。眉山之蘇距常士。過眼獨賞須梅歐。夜闌心掉不得語。瑟縮凍吻歌丕休。

次韻王正臣書史試院書事二首

貢士投天巧。經營綵紗閒。露蟲吟嘖嘖。雨葉戰潸潸。童賈傳醉止。揚鈞陟險艱。銓衡同水鏡。昏贈不知還。

古殿蒼雲裏。疎星出樹閒。案燈光閃閃。簷溜滴潸潸。便覺登瀛易。誰言與選艱。白頭心更苦。滄海探珠還。

次韻宋賀夫應奉秋闈書事二首

廣寒淸徹桂花黃。影落空庭夜露涼。七札巧穿誰矢直。六鼇連舉我竿長。神淸難入華胥國。賦古須看古戰場。一朵紅雲傳湛露。夜深簾幌凝天香。

草廬星列藉寒莎。欲擬隆中事若何。倚筆霄天塵境絕。衮辭翻海怒濤多。持衡要使心常赤。題牓誰言鬢

盡歸盛世崇文遍寶宇、遺賢寧肯老巖阿。

次韻席士文御史六首

煌煌文運起賓興。樸學無知謝未能。北斗夜橫東壁正。露簷危坐獨凌兢。

槐木森森雲影開。諸生曳履起輕埃。明河可是人間物。端用乘槎八月來。

文鋒鏖戰白差差。沈著無聲午漏時。掣海碧鯨翻古製。翔雲彩鳳吐芳辭。

倚筆看天思獨難。懸庭奏鏡敢藏姦。東方射策三千牘。始信明時取士寬。

多病支離百不堪。挑燈臑眩罷淸談。廣寒巢有娑羅樹。須躡天梯上蔚藍。

烏府先生玉雪淸。論文沖淡去浮輕。要令我輩平如砥。不使輿言負聖明。

秋闈倡和 丙寅江浙

至治三年八月十五日。乘馹騎抵榆林。于時善之祭酒。仲困學士。伯生、伯庸二待制。同在驛舍。觸感增悵。今忽同校文于江浙。因述舊懷。

萬馬穿塵入渺茫。遺臣一日九迴腸。碧雲碎碎琉璃影。白月離離菡萏光。雁足無書來海島。龍髯有恨遠衡湘。誰知此日同文館。把手無辭醉十觴。

三十年前與倪仲深泛湖作中秋。今幸同與校文中庭月色如晝。短句敍舊。

昔年同泛淩風舸。白眼論交屈指難。楓葉參差山影矗。藕花淩亂水聲乾。我方烏帽穿黃霧。君正羊裘漱碧瀾。歸隱始知人世換。無端此地更憑闌。

中秋東闈儀之推官伯明都事兄

氣與西山爽氣高。酒醒燈冷各稱豪。不隨北雁追燕騎。徑上南雲踏海鼇。桂闕的知侔沆瀣。蓬壺端可敵蒲萄。賽年投轄甄眞隱。更爲君王選俊髦。

汪叔濟推官。鄭復初判官。周本道判官。同校文江浙。因思歐陽充公、王岐公事政相類。不可無一言以成故事。短章述懷。

星冠黑髮履行齊。讖對彤庭闡木雞。直以中聲生玉琯。更將五采絢玄圭。文章瞻聚期穿札。經術精深鄙印泥。我輩直須雙目偏。肯令餘子謂昏迷。

次韻段省掾

妙筆翻空雁杳茫。更馳紫電騁沙場。珠璣已綴三千牘。斧藻能成十二章。易水臺高招國俊。廣寒路近臺天香。相君盛德憐幫芳。給燭分茶與激揚。

再次韻

白頭歸隱鬢蒼荒。那識當年古戰場。文雉朝陽金吐綬。潛虬迸霧火爲章。才超董賈文如織。語壓淵雲墨有香。會見彤庭冠多士。始知我翼納宜揚。

挽詩

謝尙書

學易言藏地。資州有李鼎祚讀易處謝公沖易。詞林起壯猷。家空辭蜀道。祿薄度南州。曾知封州。復爲廣東倉。愛石雲生坐。吞書月過樓。淒涼甬水曲。風竹自蕭颼。

晩歲功名異。蒲輪禮數溫。嘉謨傳竹帛。肥遯寄丘園。散號南儒貴。自號南儒。賜南儒翁。峨冠北客尊。冥冥乘鶴去。空想典刑存。

史觀文

弈世詔元貴。東南第一家。紫綸傳密札。綠髮擁高牙。往事霜前木。餘齡霧裏花。陽明眞洞啓。跨鶴整飛霞。

故國衣冠聚。凋零獨此賢。勞生樂蟬蛻。遺魄寄牛眠。丹旐前官貴。青箱舊物全。哀榮今莫比。笳鼓鬧晴川。

李宣慰 思衍

宏才卓犖聳雄。悵望心期晚歲違。江海夜長談舌壯。關山春斷客魂飛。批風給月文空在。逐電追雲事竟非。神理緜緜那得盡。冢頭新柏鬱成圍。

白首功名汗漫休。一官饑翻玩淸秋。終憐薏苡難消讒。肯用蒲葵強博州。萬事浮雲今已定。百年公論與誰謀。羊生未灑西門淚。落日寒江水亂流。

史獻父

少小昂昂意。長冠脫綺襦。交游金谷聚。談笑玉山扶。舊雨三槐宅。西風五柳湖。空令後生輩。彈鋏陋爲儒。

妙語千年簡。英姿百世期。忽聞淮水絕。不見雍門悲。往事雲歸壑。空言水覆巵。相從今已矣。塞淚灑冰澌。

王尙書

秋水雙蓮孕。英英吐異芬。詞章納雲夢。禮樂訂河汾。丹詔三軍泣。淸名四海聞。西峯傾落日。乘鶴叩蒼雲。

晩歲艱難意。衡門老病身。蜀山迷望帝。楚澤痛靈均。皮弁終辭徵。深衣晩任眞。蓋棺今已定。千載有遺民。

燕說經生濫。齊諧學究輕。微言空有意。獨拍已無聲。墨澤雞林貴。青氈虎觀榮。新銘前進士。幽抱付誰明。

再世登龍舊。淵源許管窺。西山遺正緖。東澗結冥知。骯髒名空在。眉棠壽竟違。重歌妾薄命。寒淚灑塵羈。

楊夫人

丹桂香殘紫菊蕪。轉頭何自失芳年。錦裙舊繡空爲記。玉軫新聲已莫傳。散騎文成殘月淚。彩鸞書罷白雲仙。人間總有相思恨。不用松風激澗泉。

潘少白

星曆張平子。丹砂葛稚川。書田終晩歲。酒國送長年。世味雲行水。心朝月印天。諸郎聞駿爽。蒼碣定重鐫。

史湖州夫人

淸白吳興守。棱棱老吏師。風霜壠上木。玉雪閫中儀。穠穠桑千本。傳家桂一枝。春暉有餘報。遺範合鐫碑。

文集賢

家聲垂宇宙。更作列仙儒。哀樂那無傳。嵇康已不孤。金雞官驛暝。白鷺古洲蕪。不盡修文意。端從地下圖。

死者不可作。家兒常自嫌。拳輿蓟門角。叱馭越山尖。猿落三更淚。霜飛六月炎。人方愛稽紹。我亦愧陶潛。

前朝三百載。慷慨盡斯人。天地有消息。江湖多賤貧。許人憐老母。叱馭作忠臣。邂逅成丘首。猶嗁似有神。

黃夫人

錦堂鶴髮玉梭居。猶是承平舊典刑。鸞誥日邊傳御札。韈䩞花外候仙輧。室如明鏡心如水。庭有斑衣案有經。回首人間眞蝶夢。澗松搖佩起泠泠。

悼章斯遠

學道求仙二十年。飲冰齧雪竟蒼然。銘璣斷幅朝元賜。銀燭殘脣醮斗傳。役鬼有靈符絕筆。爐金無術鼎飛鉛。昨宵同我堦前飲。今日憐君地下眠。

烏府先生聲似鍾。希年齁夢喜溶溶。擬看廣顙傳靑簡。誰信方瞳學赤松。秋月白於銀甕落。夕陽紅似錦芙蓉。燕山甬水五千里。從此空飛滅去蹤。

悼張道士

海上神山十二鬟。思君疑在有無間。桃花褪水靑春怨。柳絮顚風白日閒。芸室燈昏螢閃閃。藥壇雨冷竹斑斑。乜生欲了眞玄事。煩乞神膏駐好顏。

吳君載金谿人

妙年玉雪佩幽蘭。麈尾英賢接往還。萬里出門車折軸。九天無路虎當關。靑燈黃卷家仍在。古木淸溪寵覺慳。賴有韓公三世舊。已將椽筆誌瑤環。

夏昭文

晚歲心淸眼界平。看雲投犢養脩名。徒令化鶴悲滄海。不見迴鸞下玉京。觀物無心玄草滿。愛吟有句墨花輕。蒼山日落簫聲急。似有仙家白鹿迎。

熊處士

三閭千古恨。五柳一生賢。石謹栽花徑。泉分種秫田。松高靑耿耿。竹淨綠娟娟。欲識淒涼意。埋銘手自塡。

危功遠道士

紅日翳黃埃。騎鯨徹九垓。詩瓢風曆歷。丹鼎雪皚皚。紫府調仙掌。朱宮育聖胎。相期千古意。獨立重徘徊。

劉古昂教授

嬌嬌南鵬翼。昂昂野鶴姿。寫燈千古事。彈鋏半生詩。棋罷黃粱熟。歌殘玉樹萎。澹雲催雨急。相送不勝悲。

成都何德之處士諸應奉其弟子也。號晚居興元。

江瀆淸秋老。岷峨故國身。濯川珠玓瓅。韞匱玉孚尹。逸興蟬離垢。癯容鶴寫神。發硎經席正。炙轂辨鋒新。素業書千篋。幽居黍一囷。非辭魯生徵。自樂管寧淳。水近蘋交佩。巖低溜墊巾。詩淸猿母泣。詞麗燕雛親。夢枕蕉疑鹿。書成筆感麟。山觀天外象。梅閱靜中春。燐黑魂猶慘。槐黃事可詢。極知情惘惘。徒意走趨趨。故里傳遺蘊。空堂象素眞。故人調鼎鼐。弟子演絲綸。靖節名堪繼。文中諡可循。悠然端有意。念此覺誰陳。

吳德公

稱德槐三樹。傳淸桂一枝。晚香年款款。大爵歲熙熙。大賚開茅社。殊恩辨士宜。執謙容受谷。詠道樂沿沂。玉帶朝元服。朱顏浴日姿。菊泉便上壽。橘井養淸資。引竹藤侵屨。看花柳拂巵。跨鞍人共仰。扶杖客爭疑。霜蹊柑分釀。年豐黍作糜。黃封浮瑞露。白醉擁晴曦。京國輸甘旨。鄉閭表羽儀。齊年堂上扁。通德里間楣。詎可時辭社。胡然不憖遺。烏傷情有感。蜩蚻樂無涯。孝養傾千古。褒榮蓋一時。誰成太史傳。會俟侍臣碑。

汪秋山

翩翩玉雪養脩名。絕頂穿松午日靑。別墅忽迴迎客犬。空林猶躡讀書螢。苔荒琴薦春無迹。風攪詩瓢樹有鈴。萬疊蒼雲埋玉去。好將銀管寫沈冥。

廬陵李主簿應珍

靑衫黯淡盡蹈中。雁塔麗深進士空。可恨餘勳收汗馬。極知往事悲雕蟲。幾年榮辱非吾意。此道升沈屬至公。松竹霜涵自今古。淸秋栽些託冥鴻。

趙令人永興茶陽郡王女。

藍溪雲昏彩鳳沈。蔘差聲絕露沾巾。高堂玉樹竟芳殞。寶篋金花空素陳。鮫室不知珠滴淚。仙壇曾見海揚塵。百年精爽眞冥會。一掬淸溪是劍津。

吳夫人氏上饒徐主簿母。

玉樹彫殘浩劫遷。棲棲鶴髮獨淸全。種桑不作十年計。指廩能生萬竈煙。白璧養成玄圃失。華堂歌罷板輿懸。坡陁積翠松千本。叢擬飛雲歸幕田。

黃如山

兵後還家意苦辛。白雲寒落淚沾巾。松花麥蜜廚常淨。貝葉青經筆有神。蝸角可憐蠻氏國。鵑聲猶記蜀王身。白頭編簡成春夢。的的餘勳付後人。

劉伯宣中丞

死三十年。延祐丁巳歲。始得諡忠憲。朝中各爲挽詩。

烏臺雲黯相蕭蕭。秋雨凝悲廿四橋。冤獄可能生長吉。入門端不祭皐繇。墓前飛鳥傳新象。身後騎鯨下大招。聖代昭明靑史著。頗將直筆紀姦妖。

東平段衛率

壯歲投鞭夜渡江。前茅親受百城降。後車長物惟書篋。別墅閒情獨酒缸。燕憶香銷塵滿榻。鶴驚琴冷月當窗。傳家舊有籯金訓。手種堦前璧一雙。

何德之處士

淨色蟠眉兩臉春。市中能作笑雲人。霽花欲舞鳥啼急。放鶴初迴蝶夢眞。茶竈煙收門掩寂。詩瓢風動筆生塵。婷婷小女思翁醉。欲翦巾紗淚滿脣。家貧鳥紗燬入官。得士夫賊取之。

播州宣撫楊賽德

掌武傳無敵。崇儀續上多。精忠書竹帛。英譽蓋山河。絕北驚逐海。投南鎮大和。疊封綿滿篋。錫誥錦成窠。
皎皎明玕樹。亭亭碧玉柯。之無文縱謬。宮羽短襦哦。魏帝奇何蝱。唐皇悅李過。幼成端有種。帝鑒的無頗。
玉帳龍韜祕。青箱鳳篆摩。教民風偃草。撫俗水旋渦。斥堠嚴銅柱。征戎指鐵戈。雅遊春結佩。小隊曉鳴珂。
士飽歌于舊。軍懷翻叵羅。追亡窮古澗。濟勝極幽蘿。寸地歸王化。群蠻守詔科。細氈伴密纈。善馬獻名騾。
客有依劉感。人傳蜀產歌。氣融汶領雪。量納蜀江波。葛相功猶在。韋王事若何。雲仍賢莫比。君長禮無苛。
閉戶時披褐。看山覽脫蓑。填詞鶯囀切。促膝雁聲搓。芝嶺圖空想。桃源境頗訛。盛年真國器。妙賞覓山阿。
世德蟬聯備。家聲驥子峨。播川彌濬耀。峴石詎沈磨。

眞定史萬戶 高陽之往也至死怨趙詩而逝

一身飄作繭。兩曜蟻旋磨。投筆人境忘。長歡泉下臥。
月流白羽觴。風送朱絲弦。欲識無生樂。熟歷三千年。
玉雪陽春五十年。詩成書罷珮翩躚。擬將北斗爲罍缶。不向人間酌酒泉。

臨江熊君

浮湛元不礙。清影透深扉。木落行雲泣。山空病鶴飛。詩書謙素業。江海獨天機。此意何人會。哀箏慘暮暉。

至治丞相挽詩次韻李仲國學士

重玄開葆命。上聖席羅圖。盛德涵諸夏。深仁浹八區。降靈申作翰。稽古禹陳謨。初日行黃道。群星拱紫樞。
神羊庭辨直。貪獸鼎垂模。纁帛招賢俊。鑄金辟佞諛。焦林論密勿。借箸契都俞。明月青銅鑑。中秋白玉壺。
律成懸象魏。禮缺補鴻都。士進三千牘。姦誅十二衢。彌縫前後正。損益古今殊。相業專橋梓。英標瑞竹梧。
癡慕元有兕。猛虎果非貙。內坐占華蓋。中階仰泰符。令嚴頒白帝。澤下候黃姑。萬騎玄雲蔽。群狐黑夜呼。
銜枚兒有約。解帶僕云痡。象燧端因齒。龍髯竟失珠。鬪雞遼人氏。事異夏區夫。鬪蟻交馳驛。重弓競接途。
殺青誰執簡。泣血漫成湖。史紀鼂梟賜。經傳齧馬誅。陰氛動天地。遺痛感樵蘇。故壘煙攢棘。荒原燐積蕪。
邦刑窮勦絕。陽澤起萎枯。尉氏兒猶在。山公汝不孤。勳名昭令甲。精爽與天徒。帝所隨陞降。神山辨有無。

雜詩

破衣僧

檗花椎綠泉。纂新遍成弊。鐵衲及肉身。剛柔亦摧毀。眞空帶眞壞。大願開大知。渴欲飲清泉。飢欲思美味。
隨彼所願心。以解嗔惱累。王侯與長者。糞土金玉貴。何以慰彼思。長壽只歡喜。壽本同我衣。仰箭勢還墜。
堅忍及精進。設衣以自譬。儘彼不信我。投焰五采異。老僧纔已寂。贊歎非本意。意絕道始彰。從此斷三世。

熾盛光佛偈

寶光生虛空。旋如火車輪。肉眼一見之。欣怖難思議。謂光由身生。我身與汝同。口眼鼻舌心。光亦何從出。
無生亦無滅。是錄定慧成。衆生受五濁。七曜日躔臨。四餘在虛空。摩盪不暫停。列宿直四方。好樂各有職。
或增彼貪嗔。或增彼淫慾。居處各修靡。恣飽窮膏脂。天神與魔鬼。行住陰伺察。愛假竊次環。俾汝作疾忒。

佛言彼有罪。須當盡懺悔。若更擬割之。安得名慈悲。矧此缺陷世。植果會有因。辠既從是消。福亦從是增。
般若無損益。萬念墮精劫。還彼清淨根。衆生永安樂。

綠陰堂山偶十首奉寄開元斷江長老

綠陰堂前碧樹齊。千枝萬枝雲萋萋。生憎不令鵯鵊舞。禪板時許倉庚啼。
綠陰堂前春筍生。大著錦綳小織成。老禪一一點頭角。要使參天來鳳鳴。
綠陰堂前初夏涼。芭蕉爲扇椒爲漿。日汲井華三百斛。側聽漁父歌滄浪。
綠陰堂前古佛身。劫火不壞金色新。笑殺丹霞斷知見。臂待病驅生障塵。
綠陰堂前萬壑空。掩息不語超鴻濛。有人立雪問大意。山神泣走號寒松。
綠陰堂前自在時。不拈公案不題詩。僧來住夏與竹杖。客去逢春贈柳枝。
綠陰堂前秋葉彫。湖翻白浪魚龍驕。我有鐵鉢水一勺。彈指送爾歸扶搖。
綠陰堂前夏木清。千紅掃盡雲層層。有僧忽問柏樹子。斫卻柏枝僧始警。
綠陰堂前結小菴。以手直指車司南。現前虛空付大梵。過去功德歸瞿曇。
綠陰堂前合自然。不學吟詩不學禪。應許清容老居士。睡盡高春鶯愛眠。

還源菴

沃焦山下水歸東。端與銀河一點通。誰信道人能掩息。手提渾沌擲虛空。

清容居士集卷第十五

開平第一集 甲寅

延祐改元五月三日分院。十五日始達開平。得詩數篇。錄示兒曹。

居庸關

太行領翠山。萬馬高下拜。平巒轉城隍。隱隱南北界。危坡互交牙。寒溜瀉湃湃。陰風玄虬溥。巨石忽崩壞。
周遭青松根。下有古木砦。石皮散青銅。云是舊戰鎧。天險不足憑。歷劫有成敗。驅車上林杪。出日浴光怪。
肅肅空巖秋。天風迅行邁。

雨中度南口

山寒絕禽鳥。獨聞子規啼。石壁飛雨驟。衆木搖淒淒。瘦馬蹴亂石。高下審其蹄。陟巘沮洳深。漸覺所歷低。
暝色起亭午。土屋流寒泥。須臾過雷聲。倏忽生晴霓。水清亦可渡。戒僕臨前溪。

重午日宿南口小店

寒雨鳴石峽。蕭蕭五月秋。道逢采藥人。不識葵與榴。氣清諳令節。暑溽想南州。涼颸木末來。動色思重裘。
聊持一卮酒。慰彼湘纍愁。

桑乾嶺

漢漢清都近．天梯爾許長．齊宮黯山影．爲帽拂雲光．行客穿珠曲．居人綴蜜房．端窮萬里目．那惜九迴腸．

渡懷來沙磧

沙磧圓石瘦．千里聞風聲．驅此觳觫車．索索莎雞鳴．遠山列翠席．近坡環碧城．高下各有險．轍迹那由平．幾兔導我前．展錄爲之驚．天低雲搖蕩．七曠塵縱橫．謬膺翰墨選．遠行有期程．迴頭望南坂．初月隨風生．

草地

帶水殘沙似暗潮．平坡軟草綠迢迢．不須迴首東南望．下馬同兒摘地椒．

龍門

瀚海雙龍鐵鱗甲．捲鬣拏雲蹲冀闕．千泉百道湊東南．急雨翻空迸喘雪．古言神禹功最多．導山鑿石疏九河．幽都之地不復顧．遒使雙龍下地成盤渦．陰風何飂飂．磅礴太古秋．崩崖落車轍．怪木森戈矛．碎沙晴日鋪金麩．云是昔日當關挽勁之僕姑．寒泉紉練結九曲．亭午赫日光模糊．車聲何轔轔．昨宵急水迷無津．垂堂之言猶在耳．游子商人行不已．子規徹天呼我歸．翠華北幸那得辭．龍門之石高不磨．泚筆書我龍門歌．

彈琴峽 在居庸

寒泉飛玉峽．誰彈使成聲．下有戰士骨．嗚咽水中鳴．絲石本異調．摩戛生虧成．鑿跡匪神禹．佳兵構秦嬴．駐馬爲聽之．逝者何不平．虛牝納新雨．急促濁復清．重華初省方．百神都相迎．爲作薰風弦．散彼巖下情．

雲州

天閶雲中郡．剛風起泬寥．既房聯澗曲．土屋瞰山椒．橦布朝朝市．通薪戶戶燒．遙看塵起處．深羨霍嫖姚．

次韻虞伯生題祝丹陽道士摹九歌圖

玉醉精矜朝玉皇．五采萬物迎初陽．神鈞穹洞光茫茫．瑤席合奏樂未央．沈幾經綸白爲章．膚寸帝青下埴甿．朝挾朱鳥招八方．旋轉風輪還金鄉．君山之峯險可望．玉女鼓瑟哀不傷．世職玄籍元運昌．靈壽給扶顏色蒼．賜齡金籛難度量．仲氏之道誰爲長．深根抱一眞有常．下憫濁世生復亡．將精昧谷曒扶桑．寥陽昭德森九芒．亙劫永寶天地光．安流舒舒復湯湯．儼思白璧謝汝將．歷險有戒毋垂堂．乘貍從豹何陸梁．菰蒲粔籹弦齊張．積變不化游窮荒．屈子調苦心忠良．歌能雲遏投靈湘．簫巫鼓胥紛莫詳．嚴嚴祝册遺鉛黃．擬管毗　神蹤藏．出入森衞祝錦囊．

伏日書懷二首

伏日急雨來．端坐披重裘．中天巽寒苦．茲維帝王州．碧草記初夏．堅冰在餘溝．野曠無留禽．宿潦不復收．飛雲厭晴陰．蒼莽天宇秋．營營壁間蟵．就暖旬日謀．玄冥自成歲．高下各有求．悵彼南飛雁．素心愧難酬．

晨起萬竈煙．墨雲何輪囷．念昔種松者．用志良苦辛．寒沙草漫漫．萬騎來無津．樹之似雲棚．積雪迷秋春．大車棟復欏．小車檟與薪．空餘千歲脂．成此宜路塵．我衣素脩絜．蠶汙不敢嗔．俛焉拾餘煤．作書記其因．

題李士弘學士書明復齋風竹

虛聲出素壁．冷冷天地秋．矧此三伏涼．居然索重裘．設摩神光旋．戛擊玄露浮．浩蕩白玉京．頃刻瀟湘洲．昂昂巨嶠仙．筆底塞颶颱．高齋裁道氣．深根濟無求．

慈雲堂 周南翁祖母

萬竹嵐岡下．虛堂聳翠微．隔林聽返哺．前嶺望孤飛．山立斑斕服．牛眠錦繡圍．諸孫有遺範．致樂報春暉．南翁近築致樂堂奉母

送瀏伯玉之官雲南

蕩蕩哀牢國．耕桑換不毛．皮船乘驛穩．銅鼓報衙高．事簡歸王化．民淳汰吏曹．端知清淨理．山水縱遊遨．

次韻玉堂書壁

至人悟窮達．斂迹寓甽畝．良苗貴深扶．擯士戒蕭莠．藹藹新陽浮．高下接紫宙．跨犢東南行．問事一俛首．新雨瀉溝塍．交流媚川后．輟耕非素心．帝命賚左右．相彼前山雲．倏遂復遺岫．卷舒樂槃澗．署壁寫其舊．清秋映空谷．風雨百神守．夙昔經濟姿．志不在杯酒．要使風俗淳．斯民樂仁壽．秋谷耕雲

明月入水底．摩盪空江雪．昂昂乘綸翁．在雪不在月．悟彼玄化理．不寐坐明發．我舟弃無槳．我車詎無軏．迂儒守繩樞．世胄皆華閥．願以千尺竿．裁爲濟川筏．寒江釣雪

再次韻

甹商有阿衡．肥遯樂畎畝．深耕力其勤．嘉穀寧有莠．時來起丘園．勳業冠宇宙．持此金石心．黽勉佐元首．維敬在一德．維訓守先后．高風邈難追．白雲在前岫．堂堂匡濟功．匪以夙昔舊．瞥彼執御人．先道讓爲右．精忠百壬避．正色九關守．我昔夢見之．再拜醻卮酒．空谷秋思深．岡之奉千壽．維昔師尙父．垂老鬚眉雪．

突兀江海姿．韜精忘歲月．坐石投其竿．祕籥時一發．載車輿之歸．在德不在軏．念昔經濟人．事定始功閥．寒江盼風濤．爽粹可如筏．

上都客舍士宏爲作風竹

門巷泥深笑獨清．此君蕭灑未忘情．無端昨夜風花急．卻送秋聲作雨聲．

金主畫孟浩然騎驢圖

生前明主已遭嗔．身後君王爲寫眞．家國總緣詩句廢．灞陵猶勝蔡州塵．

木葉山前雪似銀．軟裘難作自由身．想應晚歲朝陵後．故寫騎驢處士眞．

北闕明言不上書．蹇驢何自入西都．開元天子元無分．留與他生作畫圖．

李陵臺

矢盡拳空計未疎．蠶封朝奏似憐渠．漢家天子春秋責．從此降臣直筆書．

雪袞寒沙風袞灰．眼穿猶上望鄉臺．隴西可是無迴雁．不寄平安一字來．

上都楊節婦

吹徹玉簫差．孤鸞天外飛．匣藏身後劍．篋寶嫁時衣．彝樂龎眉聳．心清鶴骨肥．諸郎新玉立．孝謹報春暉．

開平第二集　己未

登候臺

蜿蜒西龍岡．綠草搖晴波．旁有雙玉井．石角增巖峩．明良佐神運．目力窮坡陁．屑垣睥睨雉．寶構通羲娥．
昂昂鐵竿聳．飛鳥光盤摩．土屋粘蜜房．文甓圍錦窠．緬思皇猷遠．默止松林戈．匪以清暑游．跋涉勞駟珂．
陰森晚色晦．寒沙聚羣蛇．悲笳月初上．藏斗瞻天河．

次韻伯宗同行至上都

游塵捲飛蓬．積水翻驚波．羣山擁雙闕．身勢凌岷峩．藉草各小憩．側身復登陁．纖峯脩眉聳．佇立愁湘娥．
仰視北斗光．燁燁疑屑摩．田父指我言．昔日搜騶駕．吾皇能乘弋．射生久投戈．二客何舒遲．直可鳴朝珂．
銀罌傳綠蟻．翠盞登紫駝．出處愧我異．愛君筆懸河．

再次韻答李彥方應奉

良會難具陳．歲月流頹波．念昔邂逅初．黑髮崇冠峩．羣公擅碑板．雄文記頭陁．于時接英武．挺身如素娥．
粲粲白玉署．墨沼爭漸摩．所思筆成塚．不計印積窠．君時皎冰雪．正色羞倒戈．習隱吏金馬．吊古師銅駝．
瞬息已廿載．愧彼桑乾河．

伯宗再次韻復敍舊

玉署日倒影．綺窗水迴波．堂前雙琪樹．暑清綠雲峩．君時坐其下．涼齋起陂陁．悲商激湘纍．急羽凌韓娥．
執簡諒且直．惜日勤編摩．盛世昭休明．巢枝鳥爭窠．撚髭紀其瑞．刻候伴鉛戈．占風念靈烏．聽水悲老駝．
俯仰各努力．解珮投于河．

伯宗遊華嚴寺次韻二首

平蕪寒磧際．突兀梵宮尊．白石開金地．青蓮擁紺園．城低千嶂擁．塔靜一鈴喧．夙昔莊嚴果．無言急掩軒．
欲問生公法．年深不上堂．斷雲成密樹．深柳當疎篁．十地三乘要．諸天百和香．玄機吾素解．何日勸禪房．

上京雜詠

雲護中街日．風開北戶天．千溝凝白雪．萬竈起青煙．午海曾持扇．朝寒卻衣綿．松林空有界．翦伐不知年．
土屋層層綠．沙坡簇簇黃．烏鳴知雹急．雁過識天涼．墨菊清秋色．金蓮細雨香．內園通閬苑．千樹壓羣芳．
天闕廬無裏．城低納遠山．白榆迷雁塞．青草補龍灣．市簇家家近．官清日日閒．重游深問俗．漸恨鬢毛斑．
舊歲寒冬惡．霧霏士爾迷．門荒懸馬革．草淨絕牛蹄．列帳煙光慘．空營月色低．縣官捐粟帛．歲晚得扶攜．
上國饒爲客．天涼眼倍青．白魚沙際網．黃鼠草間翎．芍藥團紅斗．摩姑綴玉釘．漸知塵骨換．振佩接青冥．
天錫清涼國．晴霞綻雪峯．月低疑墮兔．雲近得攀龍．寶鑑頒冰撤．筠籠賜果封．白頭貂帽客．爲我話深冬．
鼙鼓村村應．傳更趣進程．草肥涼露白．樹薄曉風清．帳殿橫金屋．氈房簇錦城．鷹車流水度．細點侍臣名．
伏日瓊林宴．名王總內朝．帽尖花壓翠．衣角錦團貂．炙熟牛酥毳．醅深馬乳澆．柘枝旋舞急．宛轉稱纖腰．
市狹難馳馬．泥深易沒車．凍蠅爭日聚．新燕掠風斜．晚潦喧沙井．晨炊斷木槎．閭閻通茗酪．俗尚未全奢．

長夏崇眞館．疎簾灑靜便．支頤推萬古．比息契重玄．月窟留如雪．天瓢酒似泉．主人憐老客．下榻不曾懸．

再次韻

帝京環陸海．平野接冰天．龍吐青林火．猿沈紫塞煙．風花秋黯淡．雲葉雨連綿．昔日君臣意．深符卜洛年．
寶闕凌空涌．金臺映日黃．梵音通朔漠．法曲度伊涼．御榻帷經帙．宮爐獨篆香．吾皇清淨德．銀管願垂芳．
高下雲中樹．疎明雪外山．坡凹茅結屋．嶺轉水回灣．禁路分馳道．沙場當內關．通明風露冷．時許侍清班．
晨起儀鑾立．煙青望眼迷．草低鷹側目．車遍馬迴蹄．風勁弓弦直．泥融柱礎低．蚊蠅深斂跡．塵尾不須攜．
紫極中天正．森森接帝青．雁歸傳帛信．雉落舞紅翎．寶所金千頃．朱門帶萬釘．瀛洲淸淺處．高坐納空冥．
昔年曾扈蹕．宿直對鸞峯．錦掣闌苕翠．波涵墨沼龍．起居青簡注．除拜紫泥封．只說先皇日．千官總作冬．
士驛高低置．蒼茫七日程．馬通分熠燿．牛酪注深淸．殘雪明冰闕．繁星列火城．前山黃白處．草藥不知名．
千璪蜂腰凸．羣山馬首朝．沙場調俊鶻．草窟射豐貂．鬧舞花新簇．狂歌酒恣澆．今年春事減．土舍雪齊腰．
箭洛驚遊騎．鈴傳督運車．士風殊楚越．驛道傲褒斜．細雨三更枕．清秋八月槎．夜聽繁管急．漸習五陵奢．
長齋孤館靜．捧腹睡便便．酒斷辭疑碧．塵深髮返玄．凍蜂粘暖草．乳燕啄冰泉．過眼時頻數．鄉心日夜懸．

李陵臺次韻李彥方應奉

前坡登頹基．云是望鄉臺．往事已歷歷．亂石何嵬嵬．想此二子別．抉結不能開．河梁白日速．朔風衰沙堆．
漢法重失律．輕生表奇才．一跌不得返．歎歔壯心摧．形影胡越分．骨肉參商乖．萬事已瓦解．誰能寫余哀．
昂昂司馬生．義色興壯懷．子卿固偉節．屬國何低徊．褒功寶讓淺．議刑良刻哉．坐令衛律輩．歲望邊城來．

次韻李齊卿呈閒閒副師

清都遍紫微．瑤光流玉壇．陰匡太古雪．伏日生午寒．澄懷集遐思．黑髮竹皮冠．玄關轉輕雷．盤渦激層瀾．
取彼白石詞．寄以朱絲彈．一彈去日短．再彈行路難．兩曜疾飛隼．歸雲生樹端．遐游感夙昔．努力慎風餐．

西京李齊卿讀所贈吳公詩愛之遂次其韻

溫溫紫玉姿．陽休升艫壇．維時夜氣肅．璇璣動芒寒．辟公閱多士．謂宜錫玄滾水會文海．偉爾揚清瀾．
東南有高樓．繁吹和急彈．我獨念子意．希聲世知難．遺情寄寥廓．冥雁渺雲端．去住靡所止．精思勿忘餐．

伏日

伏日陰陰九月天．雲邊桂露十分鮮．侍臣已入清涼境．不到凌虛未是仙．
偸桃曼倩語言尖．伏日歸來割肉廉．那似蓬萊風露冷．重裘端坐絕趨炎．

松林行

陰陰松林八百里．昔日相傳爲界址．玄雲捲甲天馬來．雪冤霜狐先委靡．山前犬牙十六州．石郎屈膝輕相投．淺沙圓石古轍迹．草青草枯無盡愁．□□拂天鎮南北．萬井燃松煙似墨．大車□□龍角全．小車輪困東矛戟．松花落子□復抽．不如昔日當道稠．採薪之人不辭□．出郭十里爭相酬．君不聞雪山之西鋼杜南．混同鴨綠成東漸．金山羣臨爭貢寶．騶取平林作馳道．

探摩姑

宜山摩姑天下無。迸石菌蠢攢寶珠。阿香執御雲中驅。天瓢急注爭葩敷。玉京高門散金鋪。剩欲點綴完無膚。萬釘寶帶山澤臞。團如佛螺綴頭顱。累如秬黍連二稃。擅根未許相模糊。斛泉石鼎鳴笙竽。急投小烹羹甘腴。上池三咽生醍醐。五芝高著神農書。吾欲比之議匪迂。天花代北廢貢輸。水言定論兄弟俱。

尙尊賜張上卿辞玄卿賦詩次韻

紘辟鶴骨煉純陽。言合璇蓍行有常。輪坐近瞻堯日月。馬車遠度漢封疆。英雲玉佩開仙府。湛露瓊巵出尙方。可怪相如多病渴。願分金掌接恩光。

再次韻

居庸曉次日初陽。肅肅龍旂出奉常。猶殿頻趨恩有秩。鶴爐深祝壽無疆。冰壺酒滑通眞一。雲閣香清接上方。靜夜屢陪談麈樂。燈搖寒燼日搖光。

復成二篇

差逐羣芳度豔陽。丰神弘景纂元常。氣雄轉旆攻秦壁。色正登壇復魯疆。易玩天皇遊太古。書看玉會補殊方。平生物論深涇渭。賓鑑懸空背透光。

孤鳳清聲出嶧陽。沖天采羽越尋常。清心侍帝眞脩凡。束髮從師屢出疆。明月乘鸞通碧落。空江撻鶴憶朱方。詩囊取次傾珠琲。一一清圓徹夜光。

西京任庭瑞樂善齋

大鈞妙無心。變化各有職。元陽執樞紐。羣動遂生息。達人洞顯幽。語默絕窺測。戶居碧窗曉。觀萬蓑眞寂。春葩陽林秀。衆朶紛駢驪。上有黃鸝鳴。下有游鹿跡。嗒然遺世情。至道在几席。芝眉紫綸巾。舉酒起玉色。桐孫護清風。竹笋引白石。素心絕榮移。天爵良有得。致厲古遺民。過里車已式。願言表其閭。庶以昭帝則。

白雲閒齋

武當鑑峯通廓寥。下有白雲護山腰。朝入幾屜結翠被。暮衔丹井隱金瓢。神君握機不盈寸。頃刻倒影搖幢纛。道人夙昔慣所見。更上岩嶢挾斗杓。

送金華王生

不到金華洞。于今二紀餘。偶逢騎鶴客。爲覓牧羊書。芸笈秋宵蠹。萱堂暮饋魚。江湖易寂感。暫且問樵漁。

建昌李生城南別墅

雲樹黑微茫。依稀見竹房。山空遼鶴化。市近海鷗翔。逸興王官谷。幽禪華子岡。展圖聊眼昧。剩欲濯滄浪。

開平第三集 辛酉

至治元年二月庚戌。至京城。壬子。入禮闈。考進士。三月甲戌朔。入集賢院供職。四月甲子。扈蹕開平。與東平王繼學待制、陳敬仁都事、同行。不任鞍馬。八日始達。留開平一百有五日。繼學同郡。八月甲寅還大都。得詩凡六十二首。道蹊良劣。岱思彫落。姑錄以記出處耳。是歲八月袁桷序。

次韻繼學途中竹枝詞

居庸夾山僧屋多。鑿石化作金彌陀。但看行車度流水。不見畢拂讜懸河。

紅袍旋風漾金泥。車前把酒長跪齊。忽聽琵琶相思曲。迎郎北來背面啼。

氈房錦幄花簇勻。酥凝疊餅生玉塵。曉傳宮裝檀板急。酒轉一巡先吐茵。

土屋苦草成麖麻。前牀翁媼後小姑。我郎南來得小婦。蘆笛聲聲吹鷓鴣。

雲州山如五朶雲。老松積鐵鑄青春。遂令古雪不肯化。萬杵千爐煎貢銀。

山後天寒不識花。家家高疊芍藥芽。南客初來未諳俗。下馬入門猶索茶。

寒風捲蓬沙轉黃。駐馬問路路轉長。紅衣簇簇入新市。指點壚頭稱上方。

朔雲蕩蕩愁獨龍。土房擁被壓高舂。披衣上馬過前驛。清霜急雪時相逢。

瀛洲往歲侍宸居。一度還家一度疎。近行開平十二驛。眼望南雁傳鄉書。

閶闔雲低接紫宮。水精涼殿起薰風。侍臣一曲無懷操。能使八方歌會同。

四月二十六日曉霜

遠坡殘月露霏霏。曉壓椒花玉作屏。他年若向南州說。疑是鄒生遣怪靈。

戲題樺皮

褐裳新脫玉層層。紅葉朱蕉謝不能。擬製小冠韜短髮。意行雲水一枝藤。

望雲州

望雲州裏松花白。金閣山前木葉丹。駐馬搖鞭游不到。還家寫作畫圖看。

次韻薛玄卿南還題驛二首

思君月落見參旗。碧眼微醺倍陸離。北上開平復南去。卻如返棹剡溪時。

碧窗雲冷思萋萋。曉揭黃庭眼未迷。宜向山陰道中住。聽風聽雨聽猿啼。

次韻答陳明復

漢殿高懸五丈旗。羽人朝奏佩江離。綠章已徹蒲團坐。正是金門月上時。

碧雲深處草萋萋。誰道桃源路已迷。昨夜紫霄峯頂坐。天雞子夜獨先啼。

再次韻

行殿風高十二旗。碧雲深處紫流離。相如獻賦誰能繼。有客瀛洲獨立時。

烟籠沙磧凍雲萋。錦簇椒花五色迷。不是朝天騎馬倦。寒雞自怯曉鐘啼。

次韻李伯宗學士途中述懷

山擁磧痩馬透遲。盡日雲陰變四時。曉度桑乾雪新作。倚松參學闕題詩。

李陵臺下日遲遲。烟樹河梁執別時。漢武不知歌四牡。十年競作五言詩。

縈紆馳道閣車遲。白髮微臣際盛時。侍從能追上林賦。登瀛頗繼柏梁詩。

紫禁天低夏日遲。深紅芍藥勝春時。共仰雲孫李學士。樂府新塡更進詩。
內宴初筵舞尉遲。榴花未吐艾花時。宮詞久矣無王建。把筆爭傳應制詩。
龍峯士冷菊花遲。滿滿金明八月時。留取東平老學士。烹羊分韻酒催詩。

端午謝吳閑閑惠酒

客裏端陽景物殊。侍臣分釀出偏壺。松間尙積千年雪。澗底難尋九節蒲。罪玉論陳醫國艾。研朱手寫辟兵符。侍臣陡覺蓬萊近。簇簇宮花偏鑾珠。

榆林

白榆天上生。北塞傳眞種。漢皇究邊略。盛秋此爲重。神武開帝京。赤縣官曹擁。井邑生聚繁。折戟出耕壟。考昔所種榆。禾黍日蕪蓁。繁絃雜伎部。一一承天寵。盛衰諒有時。前山碧雲湧。

龍虎臺

羣山朝宸居。岡臺納靈秀。百泉時東西。千嶂明左右。多沙伏磧湧水先皇雄略深。省方歲巡狩。翠華懸中天。闤俗首耕耨。沈沈貔貅輿。濯濯鷹犬藪。前行節駝鼓。執御各在手。侍臣仰天威。長跪四方奏。往聞父老言。羅拜上萬壽。山桃與黍酒。欣齊時一嗅。乘雲去無蹤。過者必稽首。登坡望儲胥。紫氣徹牛斗。

居庸關

屈蹕朝上京。巖裝戒脩途。宵旻天宇肅。寒雲慘不舒。足弱跨鞍韉。喋喋詢前途。縈紆入南口。松籟吹笙竽。在昔恃險隘。當關守千夫。一朝天馬來。巖岫成康衢。大統叶天運。神武開皇謨。信矣經啟功。聿超神禹圖。

桑乾嶺

茲山西北來。旋轉十二盤。昔人望鄉處。生別何崔嵬。我來坐絕頂。雲漢森昭回。出日騰金鉦。積露流銀臺。長空不受暑。雪華散皚皚。匪東引繩過。屈曲腸九迴。微蹤愧三至。南望心低徊。長風馬耳迅。何當賦歸來。

李老谷

屏巒積明秀。深崦眾窟闃。千松受新雨。一一流珠璣。少憩倚崖广。清湍激林霏。睡醒日亭午。隔溪啼秭歸。昔有山水癖。黽勉登王畿。欣此澗谷幽。亭亭白雲飛。素心儻自愜。出處諒無違。

龍門

蒼崖出雙闕。羣山頫首尊。陰風起晴雷。摩盪晝日昏。鐵峽擁偪仄。百川爲之奔。疑下有龍湫。遠怪蹲天門。游分出屑寸。頃刻黃流渾。側徑出石壁。巨浸存遺痕。緬昔設天險。事久難窮論。征衣襲輕雨。神君儼雲根。

獨石

亂石各參布。茲山以獨稱。磅礴太素初。呆陷道其形。磊落絕乘附。昂昂耿晶熒。此土積陰沍。草木無光精。疑有華表人。宴坐陳發輿。前車何繩繩。去馬何騰騰。聞之了不應。油然白雲升。

曉發

薦食愼王事。曉星當前戶。跨馬官道行。細草泣寒露。亂石鳴琮琤。啼烏守荒樹。行行未十里。問堠坐當路。

年衰歷力拘。望遠彌窘步。天風捲飛蓬。白日互吞吐。深知非世才。歸耕誓先墓。

合門嶺

塞沙高岡聚。積溜開土門。地媼神功奇。茲焉奉帝尊。先皇歲巡幸。屬車爛華軒。今嚴植前茅。高下相攀援。魚貫別後殿。蟻行定前屯。飛丸落千尺。響裂驚危轅。履險深自持。人情戒居安。寒雲蔽出日。去去蹤前村。

赤城

茲山帶曉日。絳壁流丹砂。昔聞天台峯。云受珠宮霞。地氣有南北。變化無殊差。埴墳登禹書。赬壤勞民嗟。感彼山上松。黑鐵留槎牙。形色有正性。染入徒增夸。至今溫泉下。金鼎烹靈芽。

灤河

近山馬昂驤。遠山鳳騰翔。百谷奔亂流。屈曲長蛇赴。經時雨新過。急溜槽牀注。居人誰爲井。千層集沙步。寒光澄玉霄。廿列過牛乳。茲泉成白滞。巨浸合沮洳。蓮芡充餱糧。魚蝦足租賦。塞翁話疇昔。陋彼成險固。往事不復論。汩汩日東去。

次韻虞伯生墨竹畫壁

墨雲參差平地湧。碧筍淅瀝寒風生。截爲崆峒白玉管。蟄龍夜嘯幽鳳鳴。六月雪花飄上京。崢嶸直與星斗平。出門忽作江海興。推枕先聞金石聲。

楊花曲

上都楊柳瘦且堅。葉葉不展圓如錢。年年飛花作端午。遠客乍見心茫然。上都飄雪不知數。此花與雪相旋舞。黃鸝聲絕孤雁鳴。萬騎千車互來去。手攀短條心欲絕。宛轉成毬恨初結。寒風飛蓬捲車輪。點點相亞隨明滅。南鄰蕩子在夜單。曉望出日如黃綿。辛勤掇拾不敢棄。願刮龜毛同作氈。

伯宗學士忝和鄙作唐律敘謝

峨冠疎髮老詞臣。筆底花飛點點春。千里關山勞夢寐。百年泉石換精神。蕪城賦罷生新恨。樂府詩成歎絕塵。更有御闌紅芍藥。生香一曲柘枝新。

四月廿一日與繼學同出健德門。而伯庸以是日入都城。作詩寄之。

二子出北門。一客南門來。燕鴻兩相避。矯首氣崔嵬。客有百和香。我有蒲萄杯。把杯客不見。我心爲之灰。願留百和香。以待二子回。

乞酒潘景梁學士

長夏蕭齋學晝眠。蘿峯深處酒如泉。山瓢從此通來往。準擬宮袍不上船。

次韻繼學

急雹散晴雲。仲夏天氣清。閉戶北窗坐。稍稍新月生。客至設棋局。言忘道世情。盡日無王事。白雲與簷平。

重午聯句

夏來表奇雪。天京候端陽。寒襲宮羅輕。瑞發水鏡光。烏輪麗北陸。龍舟競南湘。蠨虎逞王國。蜥蜴嚴帝房。

事詭汙習陋.風烈墟壤剛.擁貂繫鞢韘.飛鞭賭瓊瑰.帶重公莫舞.飄艾如張.雁分列瑤席.魚貫登紫闕.
白乳謝角黍.青蒲截鵝肪.重闢天門正.習坎地軸方.鐵符瑩丹砂.羽箭穿白楊.懸闕葵日傾.儺家麥秋涼.
饕梟傳太官.懸虎步天罡.鴟噤百壬斂.蟲動九子昌.織辟翠屏偃.浩渺白海長.扇藏嫦好泣.標發飛廉忙.
紅苞當階樂.碧縷雕盤香.宮花金抹額.腕仗玉鏤鍚.鈴催實貼進.拍奏霓裳揚.舉鼎凝脂膏.載車實餳餹.
蒲萄斂醼寫.琵琶宛轉傷.蟋蟀□未乖.蝙蝠要雜藏.伏日佂果貢.薰風鑑冰洋.瀛洲畏獨往.玉署思徊翔.

裝馬曲

鞢鞢絡頭百寶裝.猩血入纓火齊光.錫鈴交驅八風轉.東西夾翼雙龍岡.伏日翠裘不知重.珠帽齊肩顫
金鳳.絳闕蕙曙旭日初.逐電迴飈斗光動.寶刀羽箭鳴玲瓏.雁翅卻立朝重瞳.沈沈棱殿雲五色.法曲初
奏歌薰風.閽官庭前列千斛.萬甕蒲萄凝紫玉.駝峯熊掌翠釜珍.碧實冰盤行陸續.須臾玉卮黃帕覆.寶
訓傳宣爭頫首.黑河夜渡辛苦多.讀戟雕閎總勳舊.龍媒嘶風日將暮.宛轉琵琶前起舞.鳴鞭靜蹕宮門
閉.長跪齊聲呼萬歲.

嘉禾圖

土膏滲陽春.連畛垂黃雲.仁聲九垓被.地瑞昭人文.穰穰大同郡.嘉穗表奇芬.擢莖秀雙岐.駢首皙不分.
稃蕊珠琲光.苞簇穟受紋.老農善視之.神化非耕耘.維皇調玉燭.歲功合氤氳.帝力猷畝深.擊壤歌放勛.
圖成上金匱.寶軸森香芸.侍臣丹筆工.秉心述前聞.顧旅天子命.補亡追典墳.

蘇武牧羊抱雛圖

塞氈齧盡節旄稀.對瞻風低短草肥.忽見嬋娟新月上.卻疑身似夢中歸.

李仲賓墨竹圖

筆底玄雲冰雪姿.瀛洲玉佩咲參差.如何昔日閣中令.晚歲羞稱老畫師.

開元恩長老以詩送北禪講師游上京.末章見及.見余于灤陽.次韻

乘槎親見玉繩流.底用蒲萄與海榴.紫塞接天星戴斗.白雲垂地水浮漚.蠅頭可但窮三藏.麈尾懸知又
九州.問訊開元老禪伯.詩瓢今向太湖浮.

王澹游墨竹

陰陰密葉鐵鈎鎖.淡淡疎柯水玉璓.客向流離渾老盡.臨風題筆望江南.

次韻繼學竹枝宛轉詞

長年久客學吳儂.應對嫦娥說妾容.聞道秋來三十日.雪花飄處似深冬.
開郎腰瘦寄當歸.望盡天邊破鏡飛.昨夜燈花圓似粟.倚門不肯送郎衣.
宮羅幾雪撚金龍.郎去香奩手自封.還家貂裘綿百結.教妾今年兩度縫.
年年河鼓度天津.郎在灤陽見得真.今夕定知郎到日.桂華浮魄滿香輪.（約八月十五日抵家.）

陳景仁都事以詩惠酒次韻

閉門擁膝絕知聞.壞壁行蝸古篆文.誰遣白衣傳剝啄.新詩如雪酒如雲.
短髮藤冠似晉賢.瀛洲獨坐思如泉.明知白眼輕餘子.客至題詩視屋椽.

贈翰林何生

殘月疎星送曉鐘.伊吾聲徹烱雙瞳.盛年事業須黃卷.盡日交游謝碧筩.案上蟾蜍承夜露.門前叱撥立
秋風.君家居士多陰德.佇看雞翹列殿中.

嗣天師墨戲四絕

横塘野色深.鷺身對秋水.守獨匪自夸.感彼蜻蛉子.（枯蘆孤鷺.）
守雌氣之母.見一道之宗.配合貴有得.丹光結芙蓉.（枯蓮鴛鴦.）
二禽詎無知.秋聲起天外.蘆枝爲我旌.蓮葉爲我蓋.（蘆荷水禽.）
藕顆日惻惻.水花澹無蹤.孤鴻招不來.泛泛以自容.（蘆荷孤鳥.）

果老圖

御氣如嬰兒.變化能成形.再過趙州橋.滅跡絕怪靈.

清容居士集卷第十六

開平第四集 壬戌

至治二年三月甲戌.改除翰林直學士.四月乙丑.出健德門.買小車.臥行八日.至開平.舍于崇真宮.
有旨道士兔扈從.宮中闃無人聲.車駕五月中旬始至.書詔簡絕.僅爲祝文十三道.（內已卸入.）悲愉感發.
一寓於詩.而閒院亦寡倡和.率意爲題.得一百篇.閏五月.上幸五臺山.以實錄未畢.趣史院官屬成
還京.是月丁巳發.癸亥還寓舍.五月.灤陽大寒.閏月.道中大暑.觀是詩者.亦足知夫馳驅之爲勞.隱
逸之爲可慕也.六月丁卯朔.桷敘.

端午日蘇車中.抵開平.客中三度端陽.愴然有懷.

居庸昔日逢端午.子規聲聲勸歸去.舊歲灤陽萬壽宮.九節菖蒲泛瓊醑.今年車中俛擁篋.曉風北來雨
如注.沙坡馬蹄高下迎.土屋魚鱗先後附.舊家松筠百尋碧.簇簇萄花前石榴樹.停車俛首不得語.鄰驢簫
聲雜吹鼓.勞生得道同蝸牛.奮臂卻行等蠅虎.

崇真宮閒無一人.經宗師丹房.惟蒲菖楊柳.感舊有作.

雙舟青蒲菖中廚.綠楊枝.門鎖碧苔.寂寞徘徊心不怡.辛勤四十載.遙晨構崇基.寒日淡無華.朔風助之悲.
想此鶴氅長嘯.借成戲.往昔玉局翁.言能白雲鄉.懷賢感夙昔.悼念成漪漣.夜夢忽遊遨.撥髻歌紫芝.

閒閒眞人求黍

崇眞觀裏獨徘徊。門鎖蛛絲燕子猜。玄度來遲愁欲絕。爲憑白鶴寄書催。

舊歲端陽。與王吏部同客灤陽。因成七言奉寄。

舊年同飲端陽酒。盤飣聯詩日未斜。我載夫須重出塞。君飄蹀躞獨留家。雲花帶雨催前馬。草色連空趁後車。萬里功名頭乾白。張騫何事苦乘槎。

寓舍玄卿舊住。今歸龍虎山。書壁言懷。

明玕出海見奇姿。慣壓連城賈客知。往歲曾爲大鵬賦。今秋且作小山詞。黑頭好景傳杯樂。白眼長年按劍疑。君去我來同此榻。雁回何處寫相思。

五月八日雨霰

黑雲轉飛蓋。晴空落珠丸。急響迸疎窗。跳顆杳無端。仰視烏輪光。燦燦不可干。陰晴界南北。咫尺分寒暄。鮫人有晴淚。乘陽湧冰瀾。又疑天女下。百琲隨輕紈。采之不滿把。瞬息何彌漫。東牆古楊枝。含思碧雲寒。留取宛轉花。伏日爲君看。

開平昔賢有詩。片雲三尺雪。一日四時天。曲盡其景。遂用其語爲十詩。

茫茫廣莫區。屈曲層城建。昔云水雲陂。伐木嚴築鍵。寒沙雜軟草。其下有冰片。雙龍赴魏闕。雲氣時屢見。巍巍中天居。百里見行殿。

唐皐極睿算。舞邊能從軍。種松八百里。譬畫彊理分。立象有定數。後王寶奇勳。千車昂頭來。萬竈生墨雲。天險尙莫恃。人謀安足云。

曉日出東門。寒光靜相涵。黑雲何方來。玉妃寫之驂。頃刻變昏晝。陰晴常日三。宸居邁象緯。熒爐斗司南。世儒窮六合。鄒子咸虛談。

羲和當中衢。重裘慘顏色。詢彼住冬人。封戶雪臨尺。松煙暗疎箔。羅坐圍丈席。南鄰時相通。北門恍未識。冰天與火井。受地各有職。

近山如雕鞍。遠山如削鐵。涓涓落黃流。嗚咽恨未雪。坡陀下前坂。颯爽萬境滅。馬嘶不肯行。沙寒草如齧。氈廬嶠崩岡。一一翠初月。

鸛鵝帖雲飛。下俯鷹眼疾。空墟無鴉棲。壞穴見鼠出。楊枝尙斂色。吐絮朝伏日。羌巴雜蠻貊。異服狀非一。風土諒不同。刪述在史筆。

煌煌千賈區。奇貨耀出日。方言互欺詆。粉澤變初質。開張通茗酪。談笑合膠漆。憶昔闤市寬。崇墉積如櫛。梯航際窮髮。均輸乃疎術。

城南水沮洳。飲之不盈匕。遠汲沙水甘。客云汝縱恣。客覓運河魚。投以百金剩。箪瓢乃眞空。飾情果爲累。狙公解朝暮。不復計三四。

亭亭芍藥枝。朱削勝春時。金蓮與罌粟。兄弟相等推。陽豔深摧藏。後秀眞奇姿。盛時匪自棄。願與松柏期。

有客同樹心。臨風結長思。

皎皎三伏日。沈沈九秋天。雷鳴過林下。月出在樹顚。手持五采筆。直侍虞皐前。大以書龜圖。小以傳謠編。綸言廣聖澤。載歌千萬年。

南望

急霰輕雷五月天。觥船手把趣裝綿。燕山南望十三驛。紅杏枝頭別有天。

天鵝曲

天鵝頸瘦身重肥。夜宿官蕩草成圍。蘆根啑啑水蒲滑。翅足蹩躠難輕飛。參差旋地數百尺。宛轉培風借雙翮。翻身入雲高帖天。下隔蓬蒿去無跡。五坊手擎海東靑。側眼光透瑤臺扃。解縧脫帽窮碧落。以掌疾摑東西傾。離披交旋百尋衰。蒼鷹助擊隨勢遠。初如風輪舞長竿。末若銀鎚下平坂。逢頭喘息來獻官。天顏一笑催傳餐。不如家雞柵中生。死守。兔使狗林春秋水邊走。

李老峪山水。深類先公墓田左右。悠然白雲之思。

積翠發層巒。恍然家山岡。陰宿水屈曲。古樹雲扶疎。是時月新出。歸雁飛蹁躚。疑我久離鄕。問我今何如。云昔所種松。靈籟吹笙竽。總角守庭訓。六籍師鴻儒。幸以鉛槧勤。三入承明廬。風景果有似。舉目諒不殊。信美非我土。誓言敢終渝。

偶成

午雷嬰兒聲。晚月大士面。頃刻備四時。陰晴足千變。空齋襲重裘。塵壁委團扇。昔爲居養移。今愧筋骸倦。

龍峯石

劫風吹沫孕玲瓏。度海轘轅鎭六龍。聲合八音驚俗耳。重均九鼎動天容。空庭露冷珠璣綻。阿閣雲開錦繡封。匣匣金蓮隨地擁。似僊夜直佩璆璚。（石下告金蓮花。）

子規詞三首

不如歸去。君家南山松萬樹。我欲送君歸。憐汝歲上灤陽路。

去不如歸。江南春深筍蕨肥。筍蕨肥。子苦飢。見子手持一片冰。下馬坐看白雲飛。

歸去不如。我是蜀王魄化春嘔嘔。君不歸。請看錢塘雪浪千尺帆。踏歌起舞去復還。

盧彥威與余同爲待制。下世已八年。觀行院題名舊跡。感愴寫情。

長髯黑髮佩鳴珂。嗜飲常持金叵羅。詩體欲追長吉製。詞新深愛小蠻歌。鳳池聯轡情偏重。鸞鏡重櫳病已魔。（彥威再[illegible]目。卽病以終。）一題壁淒涼悲二妙。元公近亦葬山阿。

元復初學士舊歲同官集賢。會于上都。改除翰林學士。見其飲酒數十觥。倍常時。今年以疾卒不起。觀行院題壁爲四韻以挽。

慷慨論交二十年。深甑經術荷推先。編趺林立毛錐禿。鋒篆星垂汗簡傳。直以曠懷招側目。肯於凡品說齊肩。舊聞蘇李曾生別。行院重來倍泫然。

潘景梁學士同在集賢.朝夕與余論宏詞源委.後俱罷去.新政舉更.皆得復入.夜歲同會上都.景梁遊都不一月下世.僕忝入翰林.過視草堂有感.

懸坡清切平生志.粉省烏臺誰不能.（曾除尚書行祭御.不樂.臺在承旨.）夜剔蘭鐙書葉亂.凍呵鐵硯墨花凝.蟻穿九曲誰傳授.蛹化枯枝果變騰.欲說玄機吾豈敢.碧天雲路曉難應.

客舍書事八首

客况與愁絕.淒涼倍舊年.車穿沙鶩縮.雲住屋雨偏.竈冷廚煙澀.窗低箔霤懸.畏寒難出戶.盡日得高眠.

日永空庭淨.清齋罷茗茶.無羊誰闕市.有客共思家.巷近逢歸馬.門閒數過車.衰年行六十.那得老風沙.

愁極吟肩聳.康深睡眼迷.屋隨冰上下.山趁雪高低.乾酪瓶爭挈.生鹽斗可提.日斜看不足.蹋舞共扶攜.

蟾影穿窗罅.龍光補席流.淒清三伏後.淅瀝九天秋.水惡停泥井.冰堅宿瓦溝.年年游上國.那識望鄉愁.

問俗過閭里.淒涼說往冬.凍瓶粘在手.暖扇縛當胸.雪急蹤蹤.風高榾柮燈.寒更傳警夜.飛騎急憧憧.

禁堠防危石.官衢護淺沙.犬能搜兔窟.馬解避騾車.童竊青蔬甲.僧分墨菊芽.飄零那戀藉.小附勢烏紗.

宿霧成疎雨.寒逢捲細塵.雲飛疑到地.草長不知春.香几蜂喧蜜.寒房燕語嗔.白頭關塞外.猶作未歸人.

燈影微微焰.鐘聲隱隱清.歸鴻天際度.去騎月邊行.久客心無着.微醺夢易成.攬衣中夜起.北斗正南橫.

視草堂四詠

視草堂前月.淒清十倍秋.銀河斜處轉.玉斧暗中修.隱約婆羅見.微茫顧菟流.霓裳端可補.願入廣寒游.

視草堂前雪.飛花具四時.老疑潘鬢重.新覺沈腰羸.妙合絲綸巧.功調鼎鼐奇.盧皇瞻咫尺.願賦玉京詩.

視草堂前雨.飛空萬象新.隨龍下膏澤.絲穎布陽春.靄靄能生物.潔潔不受塵.巫山空有賦.難作楚王臣.

視草堂前日.傳宣趣制詞.甍裁初刻上.朝罷八磚移.爲御行黃道.龍光映玉墀.薰風生殿閣.小立獨多時.

華嚴寺

寶構熒煌接帝青.行營列峙火晶熒.運斤巧闘攢千柱.相杵歌長築萬釘.（殿基水泉湧沸.以木釘萬枚築之.其費鉅萬.）雲擁殿心開寶蓋.風翻簷角響金鈴.險知帝力超前古.側布端能動地靈.

贈華嚴長老二首

四年上國居金輿.燕處高齋得起予.鐵寶寸珠光不老.爐存片雪色相如.抱琴有意傳流水.擊拂無言指太虛.二十里松親見得.塔中古佛白毫舒.（華嚴洞下宗.常游四明太白.號宏智塔.宏智相傳古佛再世.）

丈室蕭蕭書掩扉.簾闌不下得忘機.堦前菊本先春種.門外楊花伏日飛.句落珠璣誇客誦.象嚴金碧梵王威.知余猶是青山伴.話盡斜陽指翠微.

書那遊道二叟家傳

螢弊秀采動時賢.青帙如山酒似泉.已恨人間雙璧化.共誇身後一燈傳.藥囊有底陰功滿.詩卷相輝盛事全.會見門楣成晚秀.瀛洲委佩接群仙.

附寫眞修生

丹青妍醜世閒形.碧眼看天畫未成.夢覺已傳商相似.神開能寫趙郎情.沙場燕頷愁中樂.客舍虛扃暗裏驚.彩筆關人頭漸白.長因眸子識公卿.

贈李道士

高安李道士.貧業稜濯城.竹杖常隨手.茶甌與解醒.往冬饒活計.聽雨話平生.欲說前朝事.年深記不成.

行路難五首

桑乾嶺上十八盤.赫日東出紅團團.迴頭平田樹如髮.北去沙石何彌漫.青帘高低知客倦.勸汝一杯下前坂.居踏讙鐵聲琮琤.帖石朱欄列危棧.度嶺林昏泊官驛.冰滑處泥踰五尺.馬行猶知泥淺深.重車沒踝路莫尋.

松林巨木官採搜.千斧斫根膏液流.翠旐離披仆巨壑.百谷震動狐狼愁.大車以載牛馬喘.歷塹淩深不能挽.車頭挂紙齊聲呼.一步一移日將晚.經春踰夏來京都.雕梁繡柱天人居.錦茵花磚淺深讓.歲久不知行路苦.

昔聞萬迴僧.空中轉足如飛鷹.又聞婆八百.側徑迴旋去無跡.牙牌校尉夸快行.急裝一日來京城.人言脛中有肉燕.饑雲躡電那能名.古云行路難.今作等閒看.君不見明王坐朝疲心思.日行天下人不知.

金谷園頭土如酥.瑤花琪樹凝流蘇.文甃甃磚藻影動.飛鳳團礴雲光腴.紫絲步障三十里.百和生香交旖旋.美人羅襪不動塵.匝匝金蓮隨步起.須臾急騎闌四隅.瞬息突兀生塞蕪.綠珠危樓百尺墜.行路之難卻成易.

弊裘蒙茸蘇季子.兩足重趼行不已.一朝佩印何纍纍.列鼎擅夸國士.班生遠出玉門關.被甲夜度隨黃閒.飛沙擊面燕頷失.晚望落日思生還.書生守株燈火勤.終歲不通南北鄰.一朝安車入關內.老不能言願求退.

賣薪行

老兵鬻薪穿市賣.雙手如龜布衣壞.低頭望日南階行.背負槎牙北風殺.大車輪困小車聚.我薪不如一抔土.黃公壚前煙霧高.揮手相譏不相顧.暮歸留薪眠七屋.望月清歌聲斷續.丈夫窮達會有時.買臣懷章人姑奇.

視草堂歲久傾圮述懷二首

視草堂前草木青.微臣三入鬢星星.壞牆雨透蝸生角.舊竈泥深菌露釘.深恐雨鐘催曉箭.獨聽寒殿響風鈴.堂堂諸老冰澌盡.病叟應歸種茯苓.

昔時壽俊佩瑤璐.人物於今似渺然.倚馬誰憐才獨步.屠龍端信技無全.頒冰伏日金盆重.賜果薰風綺席鮮.可是盧皇疎顧問.玉堂故事少人傳.

翰林故事.莫盛於唐宋.聽遺傳聞.擬宮詞十首.

禁鐘初動趣傳宣.衣袖薰香到御前.漸近宮門扶下馬.內官分引導金蓮.

御筆圓封草相麻．龍騰香透擁金花．儀鸞勅設庭前帳．賜酒方終更賜茶．
制草塗鴉未敢刪．內璫宣引侍龍顏．已分筆格金蟾滴．更賜端溪紫硯山．
春帖分裁閣分多．宮娥爭餽織綃羅．青絲菜餅銀盤送．旛勝新題墨旋磨．
文思如泉湧墨林．屏風院吏不須尋．舊時內相諸孫在．猶有當年歸閤金．
入院聽宣席未溫．賜金已向案頭存．故事入院傳旨學業金十兩始草制．清晨上馬還家去．內出黃麻付閤門．
清馥香溫酒玉脂．祝文已撰報都知．夜來奉旨傳丞相．五朵雲邊押省咨．
天孫夜度玉潢清．內托銀盤湧化生．秋思未多閑扇在．擬題宮怨月分明．
盤鵰舞錦是冬衣．鑄炭初生酒力微．閣道邊臣風雪苦．口宣騰藥布皇威．
贊書謄副節樓前．篋篚盈庭邸吏傳．深恨葫蘆陶學士．受渠犀玉索金錢．

書懷

曉來重纊避風簷．午着輕羅更上簾．可是炎涼隨世態．病多時節要抽添．

五月二十四日．甘雨如注．江南呼爲分龍雨．

午晴龜拆禱龍君．百頃青黃兩界分．匝岸已霑三尺雨．隔溪唯見一川雲．誰家蔭濃涼如水．此地祗稠火欲焚．共道神功有南北．老農元不廢耕耘．

五月廿六日大寒二十二韻

地界幽都正．風傳委羽來．陰機堅積沍．空竅起荒埃．炎帝辭施設．玄神擅展裁．氣疑翻溟涬．勢欲壓恢台．北戶嚴雲結．中街宿霧霾．睫流驚炙轂．吻咽訝銜枚．野曠狐歸窟．林荒雀下臺．趁爐人聚縮．走驛吏徘徊．菅簇翠頻索．殘爐火易灰．當陽紈扇棄．薄暮酒尊催．牛喘猶瞻月．龍藏欲挾雷．蟬吟眉峭直．午暝髮毿毸．絲絡聯增襲．簾帷莫浪開．鼎溫延上客．籠暖集華荄．鳥謬南枝宿．駝鳴北路回．決寒河漢接．慘澹雪霜堆．重甲身偃仆．鐵衣說詭詼．已知鄒子的．更覺杜生哀．澤國朝曦赫．畬田暮雨催．鴻鈞陶石鑠．金鑑煮冰摧．舊俗暫卑竈．新聞聽博該．廣寒今已到．姑射不須陪．

御天門聽詔

大樂出端門．金龍日正暾．千官齊跪聽．萬姓列行屯．親衛周廬列．王猶尺籍存．侍臣頭已白．宣室願陳論．

露立

空庭露立意茫然．簇簇飛雲萬馬旋．擬變清涼成佛國．不教人換四時天．

喜吳宗師至

飛鶴馭空來．春瀛洞府開．燈光爭夜月．磬韻起春雷．玉斗朝雲護．金門馭日回．的知仙桂種．玉斧更深培．

食杏有感

觴龍賜杏得嘗新．一一如拳醉臉勻．準擬重尋舊門館．空庭繫馬燕飛巡．

寄王繼學吏部

青春玉吏部．東閣久相陪．聽雪聯詩送．看花說舊迴．如何千里別．不寄一書來．拂拭題名記．深知吐鳳才．

皇城曲

宰堂嚴髻生玉宮．幼年夙悟它心通．梵書未視口已誦．底用城闕窮西東．淨居老人幻境異．故作恐怖生愁容．世間習妄了莫喻．要以神化開盲聾．歲時相仍作游事．皇城集隊喧憧憧．吹螺擊鼓雜部伎．千優百戲羣追從．寶車瑰奇耀晴日．舞馬裝轡搖玲瓏．紅衣飄裾火山聳．白傘撐空雲葉叢．王官跪酒頭叩地．朱輪獨坐顏酡烘．崔嵬梁觀汗揮雨．士女簇坐層搖風．人生有身要有患．百歲會盡顏誰童．西方之國道里通．至今生老病死與世同．

天童山圓上人遠來開平．訪華嚴以舊詩求題．

三尺枯藤一卷詩．五千里外訪相知．鄉音未改眉毛在．曉過嶺西聞子規．
手探驪珠顆顆圓．清如秋月獨當天．舊棲太白寒禁得．更上開平擬過年．

題信上人手書

南湖涼擬碧芙蕖．展見臨池曉日初．一去天台隔生死．重來應寫梵天書．

客舍四詠

孤雲

膚寸出巖迴．亭亭大雅姿．肯因風共去．獨與月相隨．似絮飛無着．如山立不移．嵩岡有片玉．歲晚話深期．

孤燈

寒燄出房微．前山尚落暉．酒醒光耿耿．鐘定影依依．蛺夢疑方化．螢流竟不飛．廿年長作客．獨照合玄機．

孤雁

舊日江湖伴．多因寒北分．身單追暮雨．翼冷帖秋雲．肯向盧邊宿．還應枕上聞．沙洲矰繳滿．不是故離羣．

孤鶴

絕頂看秋月．星沈萬象奇．難隨黃鵠侶．獨與白雲期．野性便仙洞．清聲徹玉墀．山中王子過．時一聽參差．

次韻圓上人

大荒沙漠境全異．平楚天低絕見聞．此處無愁誰曾得．琵琶一曲問昭君．
我家鄞水望江神．君住鄞山半嶺雲．同向天涯作行客．定知猿鶴有移文．
萬解千言任所之．一花五葉總牟尼．九龍峯鎖難分別．會見芙蕖長玉池．

次韻華嚴賀李彥方除監察御史

秀采寒光敵楚金．詞鋒能繼九州箴．鳳池舊直驚人海．烏府新除表士林．既紹家聲真素業．簡瞻民瘼是丹心．華嚴遠社相期遠．應許遺民得共尋．

彭法師禱雨有感

神京歲歲春夏交．乾風捲塵暗四郊．銀潢清寒不可挽．火礫燥踏焚鳥巢．廟堂憂惶走羣望．桂酒跪獻陳

犇殺.飛雲虛無泰.區魅.右潤儀蹇專幽蛟.拾蝎旋舞破甕缶.勢龍作形蹙蓁荛.或夸巫言.輕長劍.或騎梵
語鳴銅鐃.老彭之孫赤松源.尸坐直欲鴻濛包.深知天水本一炁.山澤妙感窮羲爻.三元上章給鳳札.九
淵投簡驚蛟綃.大青小青各受命.旋轉急注搜巖坳.初疑飛繒蔽雲頂.恍若銀竹穿林梢.鳥銜沈冥舊栖
失.虎度泥淖前林咆.迺知至道在瓦礫.芒刃不缺須良庖.臯臯巽宰燭萬類.神逝溥博民同胞.前驅招搖
後玄武.朱冠鐵騎森旄旃.精誠相通須咫尺.訶詈未識徒譏嘲.白頭太史誑妄記.願以彩筆窮模描.

近爲盧眞人作桐柏山賦.以舊貫四詠.復命賦詩.次韻.

雙闕高躋仙境分.深留絕頂獨耕耘.雞啼流水村非遠.犬吠隔溪人始聞.霧蔓滿林俱上藥.黃雲封戶總
回文.層霄笙鶴須臾見.不用談空李少君.

王子乘鸞八極周.參差吹徹此淹留.緱山未信雙輪遠.滄海端如一羽浮.碑鑿蛟螭擎雨露.賦鏗金石闘
春秋.莫言劉阮歸無跡.政與寒巖二子游.

遠瞰神山接海潮.翠峯匝匝翠周遭.漆書尚宇開蒼蘚.金鼎寒光映碧桃.瀑濺花香疑過雨.風回松吹似
驚濤.昔年曾說玉靈寶.冷笑人間有二毛.

雷起平田過雨腥.居民猶說老龍蟄.泉流洞口凝鍾乳.月落松間照茯苓.琴罷忽驚人換世.丹成深勸客
延齡.仙翁久作朝元客.贏得瑤壇滿鶴翎.

再次韻

門首穹碑字八分.寸田尺宅勸鋤耘.雲歸古洞疑無着.雷過前山似不聞.磨石旋風空世劫.梭溪織水起
寒紋.年年秋月層臺上.髣髴虛無下帝君.

堂堂王子憫宗周.不住緱山此地留.玉體定將金鼎貯.滄波能使羽觴浮.緋桃帶雨飄紅雪.翠樹停雲起
素秋.絕頂銀盤宮闕爛.不須更向紫霄游.

六山松瀑似秋潮.老鶴調雛日一遭.欲與雙成同勸酒.御嫌方朔強偸桃.草沿碧澗千年藥.雪釋瓊城百
尺濤.聞道玉蟾三度到.滿明金骨舊皮毛.(玉蟾或云在羅浮未化.)

久食青精厭世腥.無心折草總通靈.翠雲岸幘招歸鶴.滴露滯毫傳負苓.峯頂丹成眞九轉.洞中棋罷已
千齡.嗟余猶是從遊客.四上開平數雁翎.

上上人游開平同四明

圓帽方袍上上京.看山碧眼雪分明.南來白雁先秋去.我輩無情合有情.

成君輔廣濟堂

車馬塡門日不停.刀圭上藥已通靈.應須重作鐵門限.坐見堯民壽百齡.

內宴二首

寶勒猩纓雁翅亞.錫鑾款款奏南薰.珠冠翡翠千行列.雉扇交鸞五朵分.宮漏解留黃道日.御爐能接紫
霄雲.漢家天子空英武.置酒爭功始考文.

稜殿沈沈曉日滿衙鞭初徹四無聲.桐官玉乳.車逡酒正瓊漿萬斝行.肯以甌寒專北饌.不須瑤柱詫
南烹.先皇雄略兩諸夏.擬勝周家宴鎬京.

伏日

伏日正中閑.炎蒸不自由.轉旋疑病酒.揪斂似驚舟.山色隨眸轉.溪聲着耳流.艱難吾敢議.猿鶴故山秋.

龍門

君恩八度過龍門.眼見蜿蜒守黑雲.漠漠沙田荒礫滿.空將霖雨一溪分.

巨鼇何日擘雙門.千古英雄底死論.落日碎金寒凋裏.銷磨猶是僕姑痕.

戲題開平四集

開平四集詩百首.不是故歌行路難.竹簟暑風茅屋下.它年擬作畫圖看.

奉題開平百首詩後　王士熙

玉海雲生貝闕高.騎鯨人去採芝遨.灤江一夕秋風到.琵琶珊瑚湧翠濤.

清容居士集卷第十七

贊

劉敏叔畫八君子綱贊

五季橫潰.萬姓罹傷.剗舊布新.赫日薄光.變通維時.君臣衛詳.丕顯韓王.膺運斯翔.佐帝立極.肇服衆國.
銷兵弛附.邦本茂植.獨相十年.黎獻安謐.夠違衆容.不撓厥色.百壬肆妖.喬擬深樑.智深如谷.終止且消.
金縢天開.軒冕以朝.簡在帝心.王勳日昭.燕尾之眉.貫玉之姿.炳靈丹青.庶或類之.

右韓王

堂堂魏王.龍章鳳質.天實生之.以佐王室.射策玉墀.慶雲耀日.中外踐更.執德惟一.西陲繹騷.將弛卒驕.
往殺爾戎.薄陳武韜.濯以清泉.釋其煎熬.入秉國鈞.衆咏畢調.不僭不濫.迄康臯陶.取日虞淵.登于天衢.
朝對閎知.繫王明謨.危疑之際.以身調娛.兩宮熙熙.萬姓于于.桓圭赤舄.清廟配食.於鑠厥勳.千古罔極.

右魏王

赫赫潞公.不震不動.威以服戎.寬以濟衆.宏淵雅懿.磅礴肆著.丕年登庸.具正百度.具落斯輿.命公于征.
振旅還發.不日以平.國財未殫.抗疏省兵.激惰抑貪.朝廷清明.以德報怨.以爵爲勸.強虜效貢.御立改觀.
名偕九牧.進善無倦.四朝師臣.邦家之珍.委蛇兩河.如松如椿.燕頷淳厖.鮐背輪囷.何以比之.永古夔龍.

右潞公

備以稽古。酌時斯正。用非所宜。秖益其病。在潞儀侯。治守清淨。惟爾荊公。行修于躬。耽精古籍。慨想遐風。懷寶陸沈。患莫己逢。激而翹之。以達天聰。高配五帝。羞視七制。廷議籍籍。斷以辯毅。復古之志。與帝俱銳。發政累名。公是爽忡。晚歸鍾陵。惘兮愼兢。蹇驢空山。悟彼愛憎。矯矯貞袠。涅而不緇。吾將嚌彼。爲學是師。

右荊公

帝宇永清。文治斯舉。取青媲白。眩巧鬬嫵。末派橫流。獨手莫禦。擊極斯反。誰受天祜。篤生歐公。鴻碩之宗。鼓以雷霆。驅以雨風。如日之明。如川之東。發正古始。四方攸同。獎善矻矻。英俊滿席。彼有未至。憂見于色。補袞之功。其繩則直。以遐爲完。以佚爲安。高風邈如。審象以觀。

右歐公

任當其寵。三械無挺。用不屈志。好爵斯避。允顯溫公。爲世張弛。執中秉德。享帝活國。熙豐紛紜。朝有淼黷。歸臥洛師。纂緝載籍。元祐之初。大矢厥謨。稂莠旣深。百穀未敷。界成于天。力疾以除。佐佑王室。公心如日。獨樂之園。以迂自佚。生無榮養。歿有餘澀。深衣幅巾。天骨嶙峋。中有至道。不以示人。唯誠與敬。千載如新。

右溫公

峨嵋之山。扶輿絪縕。誕育至英。絕類離羣。浴爲江河。乘爲風雲。高絕俊穎。探賾炳文。承明還英。紬思運精。騁轡以行。華夷是聽。蹇蹇匪躬。上通帝聽。才以貶宜。謗以長名。播遷儋崖。百慮寇攘。繙性養神。彌介彌剛。盤桓南歸。百神從行。謹譚巨浸。一葦以航。瞻彼德容。春陽秋霜。燗然方瞳。如犢初生。切雲峩峩。對服蒼蒼。往代眞從。鑿鑿耿光。

右蘇公

浤浤修水。誕弘文明。維太史氏。穎敏之功。由彼岐嶷。揭譽上京。服襲瑰瑋。綜覈文藝。剖析幽靡。謝鮑前驅。風末擁篲。玄言道遙。夙昔超詣。正宗江西。斂衽闕奇。廁身著庭。正氣果毅。筆者未成。削者已繼。秉畀濁流。孰怨孰尤。不恒其化。心君大游。精神滿腹。臙蹙不足。烝烝孝友。猶在眉目。清風高風。曷其有終。

右黃太史

觀道士龍贊

靈砰砰。三五一。覩者存。水神立。玄爲光。高原粒。天門開。靈受秩。

墨竹贊二首

墨以韜智。玄以御柔。猗焉雲輿。脫兮凜秋。寥寥天標。下爲岩嶠。孰爲乾渝。兩三爾超。乘剛庸升。實志勿驚。比焉氣亭。烝徒澠澠。摶者如偃。若佩而組。墨卿司玄。勝汝于堵。

子昂集賢寫贊

齊中聲以比磬錡之音。證璧簡以啟載籍之蘊。承明三入而不居。江海一壓而無慍。遺世而深憂。盡言而寡尤。璣瑋萬物。金石橫流。敷文太徽。麗雲瑞芝。超然巖壑。寄於筆翰者。吾猶以爲杜德機也。

張廣微金書陰符經贊

遐哉古帝。握契眇綿。沌沌混混。超天地先。執靜御動。茲爲坤乾。爐九齋一。傳圖發鈐。範圍包絡。佐理密竅。氣母受要。納息以傳。泥金著文。其韡玄玄。鋒淬穎脫。乘雲大圜。

雲中龍贊

握玄機。騰八荒。傃雲中。閟以彰。九九合。下土光。返珠淵。終智藏。

龍贊

御乾入坤。萬靈嬗嬈。止水飛立。迴旋上朝。神后布令。蘊隆獸逃。功成返淵。重玄以韜。

又

玄牝噓。氣爲母。騰靈湫。匿星斗。握以機。數九九。百穀□。□□有。

太上授經圖贊

混元希夷。空洞眇綿。方圓緯經。言孰可宣。惘彼世醨。述玄五千。紫雲升空。重席九筵。跪坐受聽。萬神參前。研幾察微。如珠善淵。德爲之初。道迺自然。

辛稼軒畫像贊

妖雛殂江。八方沸騰。手提樓櫓。仗義南興。閩越荊湘。是鎮是繩。智名勇功。蔑如浮雲。議屢尼之。耳若不聞。璧裂金石。湛厥心君。運有南北。執言一之。時有未完。矢詞窒之。卒全其歸。莫能覊之。帶湖維居。喬木鬱新。目光背甲。佩兮振振。衣象式瞻。宛其不泯。

仁廟御書除官贊

於赫仁考。御龍中天。追琢王度。左右惟賢。思索俊髦。嘉量達攡。稽古九官。俾曰敍遷。嚴嚴秩宗。維直且清。佐理大政。宰士是程。皋夔龍稷。具瞻靡輕。宰彼繙流。出納糾繩。八柄馭臣。首爵以貴。或超或常。執當淵思。昭哉雲章。銖黍奠置。勿私以恩。不悅其媚。番番老臣。卒秉國鈞。山立陽明。如歲之春。帝賚于天。執簡涕淪。虹光徹穋。萬億日新。

辛治丞相眞贊

以元勳開國之孫。佐大明麗天之主。肩一德以正人心。集衆思以清庶務。玉絜而彌溫。山立而有度。審象以觀。斯爲太平之宰輔。

又

陪符縱跨。河嶽炳靈。篤生上相。承鈞以成。儼兮德容。袞衣惹衡。山立其咸。玉絜其清。涉降帝所。翼翼是承。帝日相賢。佐我治平。雲龍從類。鼎鉉利貞。懋昭顯功。象于丹青。於赫寶璽。虹光燗明。用永厥藏。詔爾雲仍。

英廟御書開經偈贊太皇

日升咸池。五采燿騰。昭徹水源。濁垢斯澄。維彼寸穎。執一貫萬。鉅纖受形。莫測其變。驪珠陸離。光被寰海。允符龍躅。昭示億載。

自贊

幼承父師之準繩．壯繙文獻之淵懿．守先天之中爲初心．究三聖之易爲一致．氣弱而詞愈卑．學疏而用益疑．寥寥兩京．耳受目接者．不能紹傳．吁何可言．

王承旨畫像贊

於赫乾運．天遣耆武．肇緘王公．粲飾皇度．越于江濤．牽圖籍以朝．秉直在庭．不激不隨．矢辭瑰瑤．風舒霰消．益之以甘雨．澀其嘉苗．佐理邃思．敷釋靜規．民甫息痍．勿煩以窺．懿德伝伝．如山出雲．有開無釋．爰萍後昆．瑱玉鬣冠．審象是傳．之問之美．百世弗諼．

王叔能眞贊

心清而行全．守廉而益堅．不汲汲於利達．專丘壑以自完．若是者五柔不能以傳．至若烟嫺方曙．藹然孝悌之實．發于粹容．人知其爲臺閣之秀彥．蘊經綸而猶未盡其用者也．

自贊

訥文詞而三直承明之廬．拙騎射而五游朔漠之域．居安以窮犧爻之變．比事以紃麟經之釋．至於見幾歸田．厭恬淡而守貞白．識者謂爲知止．而獨慊然猶以爲有形迹也．

馬元帥眞贊

養恬而智無遺．息機而事能應．贊黃閣弗居其功．坐烏臺獨守其正．制變於劇郡．若郢人之斤．鎮戎於大藩．若秦王之鏡．服芝朮以養年．將見安車造朝．守規隨而樂清淨也．

瑞檜贊

老子之道．以恬泊眞靜爲根本．而其嚴靚清密．非帝極壯偉．不足以爲榮觀．故所至丹雘土木．與浮屠氏相埒．殊庭廣寬．候靈斿於致嗣之際．尤加嚴焉．四明玄妙觀．構寶殿．做南城之長春．法式具備．主者呂法師顧瞻中庸．作而曰．茲不可不加竦肅．手植蒼檜．列若幢節．厥土墳剛．風潤雨濡．膏脈日起．旁達森鬱．迤累相承．泰定三年春正月中澣．上聳結爲鳳冠．觀者林立．考諸釋檜者曰．乍檜乍柏．一枝而能屢變．唯檜爲然．敏是則知釋者之非妄矣．或曰．厥今聖天子嗣位．歷更上元．洋洋乎盛德．覆被動植．邑瑞重休．四方承畀．不敢以獻以告．而祝釐儲祉．道家者流．有所不得辭讓．迺繪爲圖．以光天之休．爲之贊曰．

聚檜在廷．三光炳靈．膏液干霄．滿其晶熒．化爲鳳雛．珥冠儀刑．乘風鞭雷．上于帝青．曰有德者祥．茲爲利貞．爰祝萬壽．九垓水寧．

雷氏龍吟琴贊（爲閣思齊作）

四日八月．用疑於神．擇之也深．養之也淳．風生於木．莫窮其聲．比物引類．錫茲嘉名．杳杳變化．雲升雨澍．戛如銅盤．茲其爲作者之助．

吳開閒眞贊

德不形．禮爲璽．熙熙沖靜之神．侃侃孝友之色．鑑古絡今．其可知雲．佐理以無者．智淵而若存．朝承袞龍．暮撫松鶴．心徹九九．坐石盤礴．是所謂養其尺宅．守玄以生白者耶．

仰山熙禪師眞贊

蜀僧曇簡．以文詞振林下．繇是東南學者．翕然師之．育王觀禪師．才辯縱其學．弟子熙公復繼之．有詩名．鳴咸淳間．試嘉慶獻詩．禁中定爲第一．余獲見于淨慈．植節剛行．言語若冰雪．欲以蜀學廣其徒．後歸隱仰山以逝．其嗣隆教師祖瑛．以遺象從海上．請余贊．迺爲贊曰．

心之精神．繇言以宣．匪事琢雕．合於自然．維師隽思．泉湧雲溢．儼萬森列．復貫以一．蜀學日渝．志士是惜．瞻彼肅容．以楷以式．

南湖人法師眞贊

日穿若林．心超義海．體用不違．功斯十倍．審多岐之亡羊．悟忘筌以得魚．追琢其詞．不浮不蕪．外嚴內熙．蕭然野鶴之姿．斯其成祖庭之羽翼．絕塵世之樞機．

定水源禪師眞贊

持律以攝心．習教以騁辯．語默兩忘．微旨猶闡．簞飯一盂．福不稱其德．至於據席握機．驅迅雷激．誠禪林之準式也．

雪庵吳法師眞贊

雪庵吳法師．飭身制行．道流所尊企．弟子呂應先請贊．

長齋以養年．持敬以翻天．若雞抱殼．如珠守淵．望之山林．即之珪璋．知止保靜．合太古之淳龐．夫如是．逍遙乎白雲之鄉．

箴

存悔箴

天君亭亭．巖石永貞．執樞維機．莫我敢膺．紛聲割名．如蟊如螟．微爲髮毛．戰兢是承．謂善實繇小．而過不任大．雷以鼓之．艮以配之．合動而復．繇靜斯曾．昔顏氏子．悔實莫可名．箴人司蓄．敢告司扃．

遜海堂箴

肅肅祖父．誦戒孔昭．實惟矩衡．□矜罷愒．式瞻里門．養簞瓢．何棲遁岩鑿．肆其夸驕．金塵玉毀．迄用不紹．巷有居人．無聞令譽．右觴左簋．以遊以遨．何白首高位．顧影與唬．伊堂既深．亦具室奧．偃躬徐行．慨焉寤寐．戶牖崇崇．陟降以惕．於乎後生．勿夢夢是從．爰繹其訓．敢告嗣宗．

貞一齋箴

昭哉森著．飭纖受形．順天之樞．執勳以承．戶居者謹．不震不隨．謂珠藏於淵．主靜是師．太虛無體．爲思爲爲．聚爲物均散．爲遊眞．山嶽以遷．若火之燎原．在昔夸父．逐日走偃．睿觀河圖．繇是成數．成復於之．厭數愈眞．庶物澂澂．若冰斯泮．洞而斯應．迺事之幹．純仁乘智．聖道彌渙．必寂爾心．必完爾神．箴人司易．敢告

靈君。

箴求堂箴

腆腆者仁。婉婉者儒。彼獨不言。容動斯具。以食爲喜。以嗜爲怒。感匪物遷。執司昭先。弼思絕爲。迄全其天。攜知者誕。矢激滋遠。順陰保陽。若執玉以祼。太素烟煴。至靜無垠。見之猶龍。望之如雲。猗偕守醫曰曾氏子。言適于京。戶册是視。

銘

復庵銘

弁陽老人周公謹父。卜終老之丘於先中丞公墓左。築室其上。揭名曰復庵。謂其故人子袁桷曰。復。反也。反諸其本也。聖人作易之義深矣。余取斯名也。厥有旨。昔太公表東諸侯。歸葬於營丘。禮以謂不忘其本。余家故齊人。雖南徙吳興。而其遺禮三世猶守之。自余失仕居錢塘。非有酣豢之樂而忘其歸。不幸而不得歸者。勢也。今老矣。苟終無所歸。則於復之道奚取。抑嘗推死生晝夜之理。其變無窮。反身而觀。虛一而明者。物莫能爨。則玆丘之樂。殆與造物者去來。而莫窮其所止也。子爲我暢繹而銘之。銘曰。
大明麗天。隱於崑崙。晦冥有時。以全其根。海氣靡溢。爲雲爲澤。吐奇滋生。復反故壑。嗟彼昏㝠。睢睢涼涼。齒髮日化。莫知其鄉。驅車羊腸。倒戈蟻垤。少奪老衰。運柱一跌。維子周子。心君天游。顧瞻松柏。肇謀菟裘。峯迴泉淳。虎伏馬立。鬱爲斯丘。不龜以吉。煌煌先德。如珠在淵。既揭其輝。終閟其妍。盤桓斯丘。豈不念歸。三返晝夜。以爲德機。伊復之道。其微如芒。磅礴一氣。變化以彰。厚本稽中。是則是象。謹獨內觀。動靜交養。他年逍遙。駕風御雲。匯爲江河。炳爲星辰。其來無趾。其去孰止。爲善是嗣。貽于孫子。

君子齋銘

大璞無華。完玉不琢。飾美自將。其實愈落。善不可爲。名不可近。恕以養仁。敬以崇謹。謂我獨賢。於德彌損。八表同雲。一決終憤。謂世實賢。睢盱孔僭。肥遯斯恥。卻行乃前。人我之道。兩節兩忘。汝不我瑕。我不汝臭。煌煌嘉名。揭玆戶册。希賢是求。探蘊覿蹟。盤旋九州。俯仰千古。發硎淬鋒。門轍戶履。君子之泰。君子之和。永言銘之。以宴以歌。

澄心齋銘

大梁劉君存濟。佐鄴幕。清淨書一。希蓋公之道。逾月而治愈簡。及暮而人莫能識。嘅使佐天下。由是道也。果何病。今世汩汩然外治者多矣。神明粹精交蔽而愈失。其於內也蓋不暇。夫虛明之體。絕慮而求者。非正。或者謂老氏之說近此。因屏不復取。今劉君以澄心名齋。動靜交用。有合於聖人之說。四明袁桷因銘以廣之。
存神內觀。形不能以久完。刻意外治。氣由是而彌衰。水煩土敝。維物之災。人爲物靈。其道安在。內不可穢。外不可搖。湛然長存。於物何類。故操尺寸之智者。成尋丈之失。勦錙銖之功者。獲倍蓰之益。御天地之一氣。持陰陽之兩端。吾見其清而不介。絜而自全也。

寓房銘

錢塘孫道士。榜寓爲房。居江南。度不能久。得北如京師。將遂焉久之。復趨居庸以游。始固有之。適屬袁桷銘。銘曰。
犛絜汨泇。其變莫渝。翻明屋漏。其神莫究。執天之宜。允成德機。機可轉。不可綴。綴則權。權無以據。彩髮之北。以儀以則。爰謹視之。毋怠毋慝。

崇眞觀鐘銘

冶吉金。構玆離。爲氣用。震以時。深則安。安適旋。鎮無極。億萬年。

朝陽室銘

焯彼曜靈。光融曲阿。翼翼玄黃。鑿其鬱華。究觀厥功。構精沈淵。若鷇斯伏。若珠斯潛。內陰以藏。外遏以進。含施無垠。執斗憲運。衆瞻嘉明。企面則諸。言升于岱。昏旦尤殊。丹流金騰。下土若昧。瘝心惕思。怠曷可悔。嗟哉夸父。競不救暍。大聖維姬。慎玆明發。爰興爰處。寸陰短長。少毫勿荒。永儀朝陽。

藏書室銘

六學鴻烈。代天昭明。精思纂微。辭以立誠。匪事於言。不文奚宣。析理日繁。直攻術傳。謂默足以通。絕其知聞。敬焉執持。誠焉孰存。趙郡氏蘇。崇其書櫝。剖抉窔奧。緯經有程。鑿根湛慮。服習粹精。廣以觀萬。約以守一。迎之莫尋。倚兮不躓。仰止元聖。學海彌溢。

極高明齋銘

謂天穹隆。環於九泉。謂日陽盈。始於虞淵。邈焉具瞻。荒忽漫漶。銖黍立鈞。億萬以正。行遠陟遐。跬步攸定。維先聖訓。大賢是證。理一分殊。等級辨分。不博以求。孰爲彌綸。不約以觀。孰歸其根。積小斯高。用晦斯明。固有儕素。是準是繩。戶册孔昭。爰矢厥銘。

九思堂銘

虛中實中。固專之經。析以分殊。虛以一受。理原於初。思曷爲九。於赫玄聖。分言爲中。上由體生。下應其從。維李氏子。受謂倅侗。戶册孔昭。執玉靡墜。敷納於玄。陰陽以類。則皇極之言。罔有偏陂。

淵靜齋銘（爲蒙道士作）

猗歟盤。溪睨櫃蜀叟蒙。拱以觀。倏無極。融㚇湛溫。默雷聲。守緜緜。珠在宮。白神環。時既至。乘風摶。

清容居士集卷第十八

記

慶元路鄞縣學記

粤昔授受緒絕。空虛固陋之學。淪於人心。實理者人人殊師。記問者滯而不化。詞章篆刻。決裂六藝。靡爛而不可救。師儒有發之。據道德性命之要。毫分縷析。鑿鑿乎其不可相紊也。繇是士得以一其視聽。皇王之道。復興於千數百年之後。可謂盛矣。世祖皇帝混同區夏。崇學校。定國子學成憲。習東南儒先。而朱文公所說。咸取以爲經史模楷。於是窮徼絕域。中州萬里之內外。悉家有其書。然而急近功者。勦取其近似以爲口耳之實。天人禮樂損益消長。切於施爲。所宜精思而熟玫者。一以爲凡近迂緩而不講。至於修身養心。或相背戾而不相似。則緣飾儼默。望之莫有以窺其涯際。夫明絕學以承先聖之統。可謂難矣。弊生於苟易。守其說而溷其本。將不勝其弊。藏譔極博。莫嚴於五經。教人之法。莫詳於三物。揚子雲云。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惡夫畫也。鄞舊有學。王文公安石爲宰時。延會稽杜先生醇教之。學者競出。至大二年。郡大火。學燬之。主邑之學曰孔文爲、董儒金。始建講堂禮殿。未及完而去。皇慶二年。三衢姚熙載實來。是歲天子下科舉詔。同知郡事吳郡張侯某。顧瞻頹靡。首曰。其何以稱上意。迺率郡官而助之。邑令梅君遇春、丞鐮楨君滋、范君祐。咸曰。吾長於是。茲役曷可逭。殿工庀程。械隸業者咸輸以佐。閱二年。夫子像成。侑從

有級。門廡庖庾、滌牲犧之屬。壁塞精鑿。學宮之制。完且具矣。姚君迺曰。鄞號多士。昉杜先生。宜作先賢祠以祀。鄞士之興。其自今始乎。嘗謂學校宮室殿謁。循行風俗之使者。未嘗不督厲修飭。獨教法未定。雖聰明自任。猶不敢高下以議。今明詔四出。郡侯首推其原。姚君又能推本前人尊師之旨。深有所寓。桷雖官朝廷。因姚君之請。知張侯之美。遂以學校之弊。首敘其說。庶幾吾里秀士。強敏自修。誦考昔哲篤行。於顯微內外之實。文質交資。上承辟延。將以復乎昔時之盛。則姚君之闡微。其意深矣。庸刻于石。庶有以俟焉。

鄮山書院記

學者古儒先各以方國所尊。祭于學社。自漢而降。定孔子祀。餘悉徹廢。今百年來。始有事于先師。其居邑講習治官游術之地。崇闕相望。或者病焉。夫氣流六虛。神而存之。聚者易推。遠者難窮。聲音笑貌之感。君將企焉知弗及者。理有在也。合與越楚蜀之地。咸尊以師。惟朱文公。世祖皇帝一海寓。定胄子學。取文公訓詁爲學制。郡縣益遵守。而祀於江南者。復得推衍。大德二年。四明趙謙、家儒科。慨然請于朝曰。伊吾祖鄮州善侍從文公游。今天子興是學。願割田別居以祠。而名曰鄮山。事甫下。趙氏即世。七年。三山林德載氏。奉命祗事。屋毀弗稱。旋辟。田沒不可問藪。故弊祀實完實成。冥薦齋明。陟降儼幽。賓老佐祭。侯伯合餞。又三年。俾繫其事于石。袁桷曰。維我四明。薦紳先生。辨釋著微。實相表裏。源同流分。途殊轍一。合私而惡異。標榜之弊也。炳然彝訓。理何外焉。學以殖身。德以教本。斯道立矣。執空說以爲證。弊不勝舉。惟性與道。匪言是屯。桷懼茲久。願相與勉焉。林君精敏慎修。宜展於世。文公之學不墜。審由是也。大德丁未春。後學袁桷記。

鄞縣興造記

鄞爲縣延亘二百里。環山帶江。西爲沃區。其民盡地利。近東濱爲湖。土瘠而俗雜。遂島嶼魚鹽之利。出沒于海上。歲千百數。林藪川澤之隸于鄞者。不假于外。故號爲劇邑。邑復輔城以居。尤爲難治。縣上事郡署。曲直縱舍承指意。一不得便。輒指擿辟撓。關臨相通。縣勢始振。後凡爲縣者。率用是自治。而民益困矣。大德七年。帥府始移鎮。控扼水陸。衆曰。郡有二府。縣益不可理。八年。眞定盧廷信氏丞于茲。推勤服康。沈斷靜修。罪疏于囹。訟辭于庭。期月而郡侯尊焉。大府任焉。它邑之繳。咸質以定。旁郡之賦。悉撽以正。顧瞻四周。令主簿是謀。先時縣燬經始。陋庳不足廣。迺撤而新焉。材于山。負者以號。輸役于徒。民以不病。首于聽門廳堂亭廡。凡五十有□楹。翼周而勞簡。巉然以深。翼然以容。謁者趨者。視聽易肅。於是耆艾讙然以謠曰。伊丞之來。吾民不知。吏驕既荒。吾民相忘。彼庭開明。維丞之平。雍雍其常。富民恐傷。有亭是休。思賢慈慈。丞之居止。毋譁以喜。後兮今兮。維今是似。咸謂桷嘗職太史。筆削無避溢。遂不得讓。役始於乙巳之十月。越明年□月成。丞嘗爲行掾中書。有吏能。令長忻郡。次爲東平周汝弼氏。簿、澄江朱申氏也。余愛其成。紀以示後。俾知鄞爲可治。大德十年十一月日袁桷記。

西洛書院記

河南薛公遵先君子之命建義學于永寧矣龍頭山有故蹟焉蒼崖嶄然宋元祐中天台羅適正之大剡其上曰洛書錫禹之地正之安定胡先生門人善水利所至通陂塘屯田之美按地志永寧併長水縣長水東臨洛川記傳云洛書所出今龍頭山新立禹祠而薛公仰止亦近得請于朝爲書院遂吏其名曰西洛且俾夫後人知禹洛書之誠有自粤昔九疇垂象示文夸誣相矜祖緯襲穿漢世明經之士汨於休咎莫窺其奧歷千餘年儒先大興闡天人之祕方圓相通正學以明然同黨之說勝一以爲己是一以爲傳授數精理湮皇極之建卒無以大通民有恆性君師作之以修以綏如彼北辰樞紐運行內靜若動莫窮其化凡厥有生極適固有性者爲聖復者爲賢作而新之維后是訓庸保其極則民永以乂保極者民作極者君進而制器若丸之在握輪之在御皆聽命於我孰先後焉孰終始焉四時萬化之理繇是而備謂之攸敘夫豈捨己而隨彼也昔大禹佐理水土攸平君臣交修抑亦有定制洛爲天下中碩儒訓傳家有其書演厚遜讓猶有先王之遺風睠西洛之堂者嘗慨然以思譏其執中辭見夫作人如新之驗由鄉而達于邦闕勵之翼之示諸于掌皇極之訓其效可成也薛公名友諒溫密有文今爲翰林直學士推先志之私淑煥而廣之爲屋凡若干楹又將延師以教後之學者而濡筆於檮故以昔所聞者著爲之記

建城夫子廟堂記

景城縣東南三十里有故城焉曰建城漢爲中水縣地金大定中以其地北臨滹沱南薄御河徙縣於今所二水交流名之曰交河焉皇慶元年保定王君領縣簿事循河故堤水齧冬月先期率民以補其缺齧於是霖雨時至則因其防而遏督之河不橫流政簡民佚觀風省俗肆來于茲覽其井屋聯屬誠阜且康於是士林之秀曰劉國芝耆老韓昌等言曰建城舊有先聖廟城址日圮而廟莫敢廢在昔許文簡公安仁嘗撤而新之未幾金亡居室燬蕩而獨歸然以存至元戊子國芝之父禎遂易於文簡公之故居以詔于里士弦誦之聲家至而日化矣王君周旋里門念崇而新之於是治書侍御史張侯完以書來曰吾里夫子廟易代有存許劉儒先作新之志子盍廣諸敢以楮幣若干爲里人勸於是下令鳩工度方闢基表植巷道庭宇邃嚴以丹以塗論講有堂游息有廡明年率其儒生落而祀之適介刑部員外郎葉蘇君俾志其事粤自塾庠序學之制不明而士無所於學州縣有學率歲時奠祭質貿道塗謹修其故常於造士乎何有成周之學備四代而畿內爲序十有二爲庠三百左右之塾復不預焉噫先王教學之興何其盛也學必釋菜於先師虞庠爲鄉學有堂有序得行釋菜之禮記禮者之言也釋菜於廟則自魏晉始也遵古之學從今之禮損益之變不亦可乎且鄉校不毀鄭人美之今天子下詔明鄉里選舉之法建城之學者由是而升可從者將皆敦讓重厚敏者議其藝能恂恂于于仰止昔賢舉不絕書而王君化民成俗之美庶得以傳于後王君以習國語始爲樞密院從事名某治縣有法類是

封龍山書院重修記

世祖皇帝以盛德深仁正位宸闈越二年始立翰林院眞定李文正公首以碩德耆壽俊彥爲翰林學士未幾告老以歸隱于封龍山封龍在恆山之陽公幼侍東平府君受業焉地舊有書院兵革蹂躪公指據

盡力以成之故其居朝廷也食息不忘茲山天子察憫其志俾食致政之祿以終老於是公作新斯文遠近之士咸秀出暨公下世踰二十年其從公而顯者曰史忠武公諸子曰杠曰□曰杞曰煇廉訪使荊幼紀集賢學士焦養直廉訪僉事張翼宣撫崔某其餘贊成均授鄉里名不能悉數而眞定之學者升公之堂拜公之像未嘗不肅容以增遠想也皇慶二年其曾孫愼言爲翰林屬仁宗有詔省掾用儒士擢入佐左司院中選都事僉曰李文正公爲翰林肇端其曾孫宜以居未幾拜監察御史而於封龍也惓惓悉如公之志歲久蕪穢不治往至治元年爲司農屬時請于司農符下其道廉訪丹漆木甓悉撤以新御史有言曰繼述志事子孫所謹我先公之爲茲也實將以佐國家之盛願子記之桷曰致太平經濟之道章句佔畢不能以盡也文正公恬於進取率躬以化其鄉耄至而辭祿德之本也導掖其秀民仁之至也其徒李昌於時孰不曰文正公所作成也今遺書具存在於書院者宜究其委源考三代之所以長秦漢之所以失反躬以思平治之道如指諸掌將反覆以陳于上李氏世守家法則書院永永代有嘉譽其繕修也繇廣於今日矣本末具前記不再書

慶元路醫學記

醫之書作於上古乎後人猶疑焉陰陽氣運之說與易書禮相脗合蟲魚草木之精詳於詩尤近之然其辭義與古卒莫能通曉非專治者不能也先王知之始爲之師以教之後復立學以長之生人之本繇是備矣至元壬辰濟南陳公祥爲肅政廉訪副使來四明遵詔旨立醫學學成甫十有八年燬焉其地近市狹囂咸病展事鄞縣西有故主簿廨事基及傍近地蕪磔不治於是教授徐君源道等請于郡遷以廣之迺斥其舊地得財若干以治土木郡侯完顏公首爲之勸推官賀某贊補其役隸于醫籍者咸率錢以輔之逾年而學完殿廡翼成軒闥深靜會予自京師還里屬記其事余幼嘗聞長老言鄉里多名醫皆修謹退讓吶吶然若不勝衣察脈視色必原於井谷經絡之微眇調劑湯液必通乎風土之宜甘辛燥溼內外相爲表裏者悉參取於經傳故其術百不一失懷疑稽問求正於勝己無忌悻之謬道同而氣和相遜以禮相處以義而昔時公卿家激厲獎與之道又能使盡其術而無愧噫亦盛矣今皇宇恢廓五方士民參雜乎州里拘而不達將不勝其弊率焉以僥倖償其深有所失也徐君世儒醫教授是邦今二十餘年重靜而不撓昔之所聞徐君深知之廣天子好生之德諄諄然語之使後之學者誦其書毋執一以自滿虛心遜志復昔時之長厚不幸罹于疾病將得盡其順受無夭閼之害則徐君之教不亦關乎余歸田里尚幸而有見也

白石書院記

釋奠先聖先師定著於祀典而鄉社之所宜祭皆廢不舉宋初肇建四書院釋奠釋菜之禮悉遵令甲若鄭玄所言高堂生毛公制氏之徒皆不得專祭僅列於從祀濂洛之說行於是先賢之祠競立首於其鄉復推其居官游歷之地甚者謂其觀風宣化雖其足跡之所不至亦當有祠夫古不墓祭謂其神專於其居室也又曰不歆非類謂懼其瀆而不正也今郡縣朱文公祠最廣各嘉悅咨勸終莫能有病之者繇是

峯巖嶽峻。屹然壁立。而入仕者借是以為資歷。何先賢祠祀。先後盛衰之不同也。朱文公之高弟曰黃文肅公。天下宗之曰勉齋先生。其學以持敬為先。探微鉤深。以極夫操履之實。懼其守之不專。則蚤夜以思。斂其粹精。絕其枝蔓。正誼明道。見於經濟。故其臨川漢陽之政。惓惓於征繕獄訟。而論者始不敢以儒為侮。守邊議戎。衆皆咎時宰用非所宜。而公益得以攄其素蘊。事至而不懼。政成而不迫。是則儒者之效。惟先生足以及之。先生嘗曰。吾於江東之友。得三人焉。曰李敬子、胡伯量、蔡元思。時廣信之儒先劉君養浩蓋獲登其門。朝夕習益。悉以先生之指授者為標準。寶慶元年。入太學舍法成。淳祐七年。授寧國府教授。後進之士。從劉君者無虛日。相地於白石山。為精舍以處學者。提刑使者建安蔡公抗扁之曰白石書院。蔡公之於文肅。皆文公之門人。從劉君者。悉稱為白石先生。天運合一。白石之子安、緝其齋廡曰。先君之承先師。易故墜替。誦聲歷武。益廣其舊。後為湖廣儒學副提舉以歿。有子曰光。復慨然曰。大父師友之傳。不可以不垂久遠。文公祠遍江南。祠文公則文肅道得以尊久。遂買田築宮。中為禮殿。書院之制悉備。殿北立文公祠。以文肅侑食。後立大父祠。繇是傳授之旨益信。所隸有司。上其事于中書省。省允其言。始定置山長。入選調。既成。俾桷書始末著于石章。竊聞文肅、文公之忠臣也。疑者補之。異者同之。不以一時之辨爭而立其黨與。見于成書。故其匡輔之功。若文公之於程子。今之尊文肅者。能若是斯得矣。光今爲史院編修官。敏達知治體。文肅之學。是誠有望焉者也。

昌國州重修學記

昔社韓侯莅是州。踰年。題睹學宮。頽圮日至。喟然歎曰。化民成俗。必自學始。爰相厥攸。鈞稽負逋。治其島租。繫其閑田。究盤是先。泰定元年十月甲子役興。用工二千有八百。計緡錢二千有五百。匠石日食之費。則諸生欣輸以佐。於是殿堂門廡。齋庖湢溷。咸得備具。謂桷舊翰苑。歸。俾記其事。桷嘗聞之。先儒以明理為綱領。識誣漢唐不少假。濂洛之說盛行。誠敬忠恕。豪分縷析。一以體用知行。槩而申之。繇是髫齔之童。悉能誦習。高視闊步。轉相傳授。禮樂刑政之具。獄訟兵甲之實。悉有所不講。哆口避席。謝非所急。言詞之不工。則曰吾何以華藻為哉。考覈之不精。則曰吾何以援據為哉。吾惟理是先。唯[illegible]是貿。科舉承踵。駸駸乎魏晉之清談。瀰宇之南北。不接乎視聽。馴致社亡。求其授命死事。率非昔時言性理之士。後之學者。寧勿置論而循其故智者哉。昌國惟四明海中州。士之興起。自紹熙始著。樓宣獻公、袁正獻公、楊文元公。尚書深寧王公。嘗記其建學論堂之本始。揚雄有言曰。百川學海而至于海。善喩者也。首之以訓詁之精。次及夫名物度數之密。由小成至于大成。非積年不能以至。周官鄉三物之教。距止執一。而以為傳道之要。殆不可也。委流安行。內塞而遂。訖歸于海。學之功也。侯名溥。字仲舉。既興其學。適復儒役。以為大比之勸。學之士子。寧不自勵。敢執筆以俟。是役也。州之長某。州同知黃櫟孫。判官張信。吏目陳益。學正孫恕。皆協贊其事。泰定二年二月癸卯。具官袁桷記。

昌國州醫學記

醫之道。卽夫人身以備三才。其說與易箕疇詩禮相表裏。亦大矣哉。蓋昔之君師。聰明神聖。因夫五行以

寓于五常之形氣。致坎離之用。以合其陰陽。推其運行。以齊夫寒暑。考九州風土之宜。別溫涼燥溼之高下。蟲魚草木。纖悉備具。非博習廣聞者不能也。至於七情既發之偏。必求其中以返于正。昔吾儒傳心之極論。有察於聲氣臭味之妙忽。考之於遺書。受之於家庭。積歲年不能以竟。而掌政令者。從是稽其醫事以制廩祿。是則庸有天閼疵癘之憾也哉。南北地氣。有大不同。而為之醫者。各執己論。近者急於好尚。而恣縱不能商度。十失五六。誠可鄙也。秦漢之士。率望海求不死藥。藥詎能令不死。蓋其空巖絕島。傍礴於巨浸之際。絕嚣塵。接雲霧。靈根異草。得地氣之正。方外隱士。時採其奇絕精良以療治。輒奇中而功倍。今所謂海上方。皆其苗裔。而昔之集方論者。復蒐類于蛟龍之窟穴。海於天地間號最鉅焉。得以有遺也。昌國為州。四鄙皆海。至元二十九年。始立三皇祠。綿蕞不稱。韓侯治儒學既竟。復蒞醫學。茲局以奉揭虔。廣其故址而二倍之。泰定元年冬十月。正殿成。復立論堂。翼以東西。前為儀門。外為神門。廊廡有序。祠象儼赫。首以主租。勸民肯成。不三月。咸樂以助。復遵詔旨。為惠民藥局。工既畢。書來。俾書其事于石。桷嘗謂疾痛苛癢。切於吾身者。猶民之身也。民困魚鹽。侯能紓之。儒病徵科。侯能復之。既遂其生。又懼其罹於疾病。使夫習為醫者。講肄以精其術。故余歷敍醫家者流。其學實難。三聖之書。昭然具存。反覆紬繹。皆得以完其生。是侯仁政之本。愈遠而愈不可忘也。

定海縣重修記

定海為縣。自昔號重地。鎮遏戍守。異於它所。南受諸番絕域之飄舶。東控島夷不庭之邦。商賈舟楫。噴薄出沒。據會濟勝。實東南之奇觀也。皇元考圖受貢。益倍于異代。信使香幣。渡海歲不絕。縣令將迎。日疲於供事。視公宇若傳舍。歲待圮剝。至治二年。忻都君始蒞事。曰。吾受天子命長邑。於是失撫字。則奚以化。歲適大歉。徵租於民。將不勝逋負。計歲所入。一萬有奇。遂嚴其實。止輸奇于官。羅賦歲不登。民益以困。卒請而蠲若干。嚴飭官驛。舊禁人以候過客。而復其役。久而曰。吾將治所居以聳民視瞻。一撤以新。為楹五十餘。礱斲木石。丹漆翁鐵。皆堅緻可永久。教諭蔣君昭先、列其行事。俾為記。余謂治縣莫先於宜民。承上意而不鳴其疾苦。甚者增羨以求媚。善要乎何有。縣當水陸之衝。輒默計歲月。得解職卽謝去。植仆舉墜。終其身未能也。若是則忻都君之行事。汲汲慕古。將有以大其所為。夫豈苟計目前之功效者哉。余特記其興造。使來者有攷。蔣君所述多善政。不復著。推其所為舉綱以遺目。蓋可知矣。是役也。尹、曾敏中。主簿、薛炳。悉力贊治。故迄用有成。

新建鄞縣尉廳記

郡治絕江。其地名甬東。吳王居甬句。爲古浹口。號甬江。在今海濱。海達于江。入於奉化。西釃于餘姚。繇紆回曲。綿亘百餘里。鄞為縣。分東西。以浮梁為界。東之民。習網罟魚鹽以自業。其地瘠沃。有湖可以灌浸。率不善墾治。春至。輒率其子弟。文身櫂歌。出沒於海島。伺危薄險。對面成姦。先憲令昭著。至死有所不避。尉以巡督為職。自宋雍熙間。置尉治於彼。蓋重其地以鎮遏。迄今數百年。游手益夥。捕繫無虛日。解縶于兵。歷五十年。尉率其兵徙。隨所寓無常地。訊鞫之所。不具於觀瞻。莫格其非。而任益以困矣。至治三年。廬陵

周君一變來視故址。曰。吾不可不自重。首爲外門。復爲廡門。中建聽事。挾以賓榮。翼以吏舍。後設燕居。以休其勞。清流匯池。花木列植。周繚深䕶。皆足以支永久。吏有言者曰。尉職在嚴警。囹圄不立。奚尉之爲。玆土之民。俗弊已久。雖禁之嚴。莫窮其窟穴。朝夕胠發。蠭蠭旁午。不有以居。將曷能以有爲。尉笑曰。道德齊禮。夫子之訓也。獄市無擾。相國之言也。閱數月。獄以空告。於是輿人有言曰。尉之申申。非取異以求新。塞其姦慆。養其淳眞。彼瞻鱗鱗。良苗蕰蕰。尉之去兮。將以告夫後之人。役始於泰定元年秋八月。成於二年之二月。郡人具官袁桷記。

浙東廉訪司重建澄清堂記

國家肇置肅政廉訪司。浙之東以婺女爲總治。而行部使者凡六人。讞審殿黜。循歷于六郡。總治之使二人。坐鎭于婺。六郡歲終。必以其成牘歸于總治。定其可否。以上于御史臺。持綜覈之實。執與奪之柄。厥任實不輕矣。夫以輿地之廣。貢賦之夥。天子不能以自治。必假於守令焉。守令不能以公其心。又假於耳目焉。以重其寄。大其居室。辟其視瞻。廉訪堂高。非直爲觀美也。聽事之所繇。唐歷宋。歲久頹剝不治。至治二年。中奉大夫馬公爲使于是邦。顧瞻改容曰。玆不可不爲先務。邦之耋倪亦曰。玆實聽政之本。於是郡請于中書行省。計郡餘財以爲匠費。崇其堂陛。稍北以構。柱甓孔新。庭廡邃密。名之曰澄清。復爲燕居之室。于其後曰迎華觀。經始於是年之九月。明年五月告成。中奉拜湖廣行省參知政事以去。資善大夫思蘭公甫至。則曰中奉公之惠。後若是宜紀其事。未幾拜南臺中丞。資政大夫岳烈公繼爲使。亦曰是誠不可缺。於是僉命桷爲之記。中奉、資政、嘗牧于吾鄉。皆得而接識。往會中奉公于京師。謂余曰。民之多寃。繇循行者不盡其辭。吾往浙東。將使六郡之苛擾。亦切於吾身。後聞其所行。果有所不避。資政公廉而守正。牧民如己子。遺愛于四明。人能言之。中丞公得見于會通河。議論冰雪。以刺勤爲己任。是則三公之行事。深有合夫毛公之論。抑又聞之。事患有所不明。知而不有所舉。籍籍于道塗之民口。不可以防也。苟明矣。不少恕焉。則法舉而德不足以化。今使者五人。皆遴選在位。于以見聖上振整之初政。登斯堂也。則相與講習。見於施設。不蘄以避。不苛以求。陽照陰肅。吏民率服。胥保惠以承于上。其治豈不偉哉。夫志同議同任事同。七郡之民。孰不鼓舞以嘯詠太平之盛。桷舊職太史。塞前實壁記警戒之實。因以謏聞而爲之辭。

明遠堂記

澄清堂成。紀興繕之本末矣。參政馬公。奉聖天子明詔。巡行江浙。復至婺女。見其燕居之堂。舊曰迎華觀者。而更其名曰明遠。取其切于觀風之道。副使馬公、經歷俎君冕、復求記於余。於是屬辭爲之辭曰。今夫七郡之黜勑。悉萃於澄清。吏抱其牘。雁鶩以進。卒不敢妄議其可否。將求其生。欲審其罰。情皆不能以得也。精思以究。必退省焉。以品節之。畢審於一庭。而智足以見萬里。古之善聽者。不泥於法律。不事於朱墨。故其革姦弊釐。無言而化成。必有其本也。在昔聖人。明目達聰。百僚在官。定於三載之考績。夫豈有他哉。維東浙負山聯海。風俗不一。強者雜譎詐。柔者率罷軟。撫摩之道。各有攸處。登斯堂也。必攝齊肅容。悉議其所宜行。退于燕居。申申夭夭。燭照數計。考七郡之幽隱。如指諸掌。名之曰明遠。孰曰不宜。今參政公

之按行。非家至而戶到也。是則明遠之旨。講之熟矣。則凡後之來者。益得以省察俾勿壞。泰定三年四月丁丑具官袁桷記。

新修司獄司記

國朝肇置司獄司。專以掌守囚禁。職卑而勞猥。爲其官。常憒憒不得志。浮湛坐嘗。日數歲月。希善代。諸吏部者。每請託。求免注。繇是視爲傳舍。狴犴之不修。桎梏之不整。所至皆是。憲部審決。亦有所不暇及。簡漏相仍。其勢然也。永嘉林君龍澤之來守是官也。曰。吾不可不自振。考其成牘。剔疑摘姦。重者上憲府。輕者白郡守。多有所變易。罪以不冤。囚民宜之。久之曰。獄不可不繕營。至大二年。獄既燬。支弊植仆。僅存其制。於是除地撤瓦。築堂三楹曰平恕堂。後燕室曰種德。左右翼軒。環以吏廡。迺築高門。迺闢圜土。養疾有堂。奉神有祠。縶以瓦垣。浚以甘井。取足備具。各中繩墨。蓋先之以己俸。而官若民迺悉爲之助。不旬月而告成。噫。亦難矣。昔人言不卑小官。於林君見之。州縣疑獄。郡輒以委林君。揣情以求其生。量事以正其罪。舉吏抱案詣庭下無虛日。是則林君之果能令官大也。書曰。與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若是則寧有私謁者乎。余直集賢。林君時爲掾史。處事立具。今觀其政績顯白。足可稱道。庸紀歲月。是役也。興于某年某月。成於某年某月。泰定三年歲在丙寅。郡人具官袁桷記。

慈溪縣興造記

泰定二年冬十一月。保定孫公楫。循行四明。至于慈溪。覩其縣治。壯麗整密。脊嶁徘徊。詢諸縣人。邑長爲誰。咸曰。此昔烏忠顯之所成也。忠顯爲縣。首治董孝子祠以化俗。次修孔子廟。三皇祠。曰。儒以長民。醫以養民。又治社壇。嚴其齋宿。以禱水旱。迺曰迎詔。禮賓。玆不可不度。傳驛休息。宜愼其寒燠。興繕既畢。始曰吾亦得以廣居于是矣。語未終。孫公曰。是誠可紀載。於是命進士翁心傳爲圖。俾桷爲之記。聽事五楹高其前。三楹爲堂曰淸淸。淳化中尹張叔逵嘗書之所發。因其名而築之者也。挾以吏舍廚湢獄室。縣門鼓樓。前後有序。縣治之後有小湖。湖之中爲洲。花竹四列。風蓮水柳。映帶繚繞。爲亭以庥其居。有四。曰思政、佐治。以察民隱也。曰柳意、勝覽。以樂其神觀也。圖既畢。復言忠顯之政。墾萊紬亡。役不病於民。去其姦蠹。以爲政本。今其去十有三年。思如一日。而其繕營。足以支永久。於是有驗。嘻。今之爲縣。嘗患夫士豪之控持也。其始也利以誘之。終三年。更徵需斂散。一聽其命。戶稅吏易。拱手莫與之抗。甚者爲之囊橐。可哀也已。孫公之來玆邑也。其亦有所感。表去尹之美。亦將以警夫來者。余昔在太史。觀循吏之實。書以示後。忠顯不求名而名自至。孫公之爲使者。夫豈計目前以爲黜陟哉。始忠顯之濂纂也。漫不可考。謹視之實秩歸縣印。言於攸司而更正之。其精覈率類是。則凡今之爲縣者。廣使者之用心以成其政績。桷雖老。尚當記之。泰定二年歲在乙丑冬十有二月甲午。郡人具官袁桷記。

定海縣學藏書記

定海爲縣。南接蠻島。汪洋數千里。食息可至。厥今號爲重屯。四方語言。咿嚘殊離。交衢旁午。襃衣儒冠。見者嗤詆。考諸郡乘。惟沈端憲一人。嗣後接武。猶班班可考。泰定二年春。某官始來爲令。迺曰。縣固有學。學

必聚齊.冥行空言.講習何補.武城弦歌.先聖是取.進鄉小民.首於文辭.其必自聚書始.迺與主簿顧君.首捐俸貲.復命教諭汪宗江.出學粟.俾儒職樊惟肖.胡驥.蘇杭.買經史若干卷.又論學之耆老曰.經以窮理.史以究成敗.廣聞.修辭惟子集是宜.是亦不可缺.復得若干卷.將刻石列目.以示永久.謁記於余.念昔在殿廬.見令尹之兄在廡下.察其儀貌莊肅.知非凡近.後果爲進士第一.見令尹于國學.儀端語温.審其顏孝于一門.今茲掌其邑.尤以教學爲己任.抑嘗聞之.聚書非難.實書爲難.校官之不職.悉貨以奉權貴.甚者竊其故籍.挾之以逃.其最甚者.漫漶散落.一不掛眼.三者之病.比比皆是.今刻于石.將杜其漸.後之來者.寧得不自勉乎.

慶元路重修先聖廟記

河南郭侯.視郡事之初.首定役法.郡民曰困.鯁事.旬月按覈.數嘗不登.郭侯知其蠹利.迺言曰.病在私商濳轉輸.其所羸餘.卒不入公籍.民病不可藥也.於是罷買區分四廂.俾總之.鑰醖鼓肺.各趨其時.視計口之授.略相等.復竦然曰.吾職司學校.茲曷可少緩.督大小學.蘿授業.斥其僞冒.以其餘粟.大修孔子廟.於是進郡博士陸晉之.學正錄胡某.毛某.而言曰.漢文翁立學.歷唐宋幾二千年.猶完緻.君等知其故乎.少間曰.教在不墜.其不廢在繕修.迺曰若殿.若儀門.風雨剝圮.在丹雘.先聖崇嚴.列祀肅雝.在作繪.定章服.在禮象.又曰.講有堂.書有樓.吾亦曷敢後.姑徐徐爲之.吾願俾是邦.服習仁義.秀乂林立.遂詣王朝.將自茲始.柄綵禁署.歸里凡三年.愛中和樂職之詩.首爲詩以詠贊侯名.郁.字文卿.所至官.以興學爲本.詩曰.

茫茫海甸.聿仁義.邦圭組精粲.失其教.屨歲亦云徂.夸侈則降.維侯之來.廱痍不知.曰維泮宮.風化攸基.竦其具瞻.象神之儀.藻井繪櫨.絢分承式.降陟有嚴.是奉是翼.匪土木之工.職教攸則.嗟彼戟門.有飛戾止.斯暈煌煌.五采周飾.鏘鏗八音.粲曰在耳.嗟爾後生.無媮以逝.無逸豫作.奥遵我侯.度以靖.以獻.率璋有義.伊侯之願.

鄞縣學興造記

延祐元年.桷記鄞學之興造矣.甫一紀.職鄞學者.括蒼林君.傳以事狀來言.昔之經度.蹤於舊址.廉入不給.故其結構塗墍.缺焉未周.鄞之尹曰.阮君周翰.治縣未幾.有恪殿謁.首以興繕爲急.割俸以勵儒生.於是步廡有甓.繚繞有墉.甓以密石.華以墨丹.象設有嚴.講席齋廬.足以稱弦誦.而從祀一百有五.悉易以塑.合儒先之宜祀者.爲祠以麻.少間曰.既完矣.盍廣教以振士類.立小學師二人.而增弟子員凡五十人.泰定三年二月朔.告成.復命桷記.維鄞自王文公延杜先生.以君師爲端本.故後之繼承.經術淵懿.蹇蹇大節.見於史傳者.凡數公.衣冠日隆.微近功利.而懷忠抱德.盛於乾道淳熙之際.遺言正學.傳於今猶未泯.周翰之先公.嘗分剌是邦.履居襃衣.諸老森立.蓋嘗極尊賢之禮矣.今茲作新.亦將有意夫斯道.考問德業.吾猶以爲有在也.周翰.名中之.池陽人.林君.字以道.非怠其職以苟度者.於是乎見魯公修宮.形於歌頌.系以詩曰.

維鄞之峯.煌煌金精.其江棗紆.挾城以行.磅礴元化.孕茲羣英.其英伊何.鬱彼瑚璉.不威施以求.是則是

憲.發其精忠.匪石可轉.曰尹之來.庭諸是遵.廟瞻廟廷.風雨昏士.金丹漆.有炳其文.宮既完矣.失教則缺.循循子佩.自今以始.罔敢越.以道氏林.賁楙揭揭.杜先之訓.百世服膺.有失其獻.將夸靡是興.凡升論堂.戰兢以承.

清容居士集卷第十九

記

馬元帥防倭記

自昔待蠻夷之國.必傳詔令以諭説之.稍失撫馭.則狙詐百出.甚者嗜鋒鏃之甘.傾接如素所交往.失上國體.殺侮訕笑.於茲有年矣.今天子考獻令於疆域.中書省奏曰.蠻夷之不庭.實守禦長吏.餌利忘公.繫不可日長.維定海實慶元屬縣.附海司鎮.遏邇考舊蹟.茲其爲泊舶之所.舶有定制.輸其物以上于官.勿入郡城.勿止貿易.則得以永遠.爐聲生疑.騎驛傳驛.亡益也.是宜選帥臣清白有譽望者.制置其事.上可其奏.泰定二年冬十月.倭人以舟至海口.於是行省僉曰.非馬公孰得當是選.公乘驛至縣.即宣諭上意.始疑駭不肯承命.反復申諭.訖如教.於是整官軍.合四部.以一號召.列邏船以示備禦.戢科調.減驕從.除征商之蠹.嚴巡警之實.慮民之投憲.爲文以諭.收其帆檣器械.而舶法卒不敢移.誠自使.事既畢.賀區市爐陳列.分錯.咿嚘爭奇.踏歌轉舞.川后山君.德色效靈.而公之淵思曲畫.若防之制水.不可得以窺測.自始訖終.凡一百三十有七日.古之禦邊.莫踰於諸葛武侯.章皋.韋善繼.史有述焉.今公創始於前.繼後之賢帥.規隨以成.非惟鄉里之奠安.則國家懷來將自茲始.王會之籍.桷願有繼焉.

兩浙轉運鹽使分司記

國朝定貢海之賦.倍於前代.邦用是資.其選官委任爲不輕.兩浙設總司於杭.東西屬郡.率置分司以董督.四明號爲東浙繁夥.饑饉薦罹.逋負益廣.急之則疲瘵愁歎.顯色骨立.見於耄稚.故受其任者爲最難.桷官翰林時.預議中書堂.嘗白丞相.乞減歲額.丞相韙其議.于時大臣咸然其說.卒以戶部籍不能易.是後憂國者迄減其直.縱今善謀邦計之士.亦將有以待也.泰定元年冬.分司燬.三年.張侯伯威涖是邦.以官楮若干委于郡.郡守郭侯曰.茲役不可緩.必擇善於營繕者.是畀.曰阮君申之.縣庠之興.尹能紹之.曰尉.周君一夔.尉廨久湮.尉能起之.茲其以是屬.僉謀曰.取於山.甿皆是雇.讎於市.大賈以喜.將視其材.市於民.堅完縝密.是則不負於郭侯之教矣.六月鬩工.九月告成.聽事崇嚴.夾舍拱揖.門臺有飭.百堵具列.斧斤鑿鼓.不徹于垣.周君則曰.尉雖不才.囹圄之設非我職.勞轉運府設.是則益以病.盡去諸復以楮之餘者.歸于司官.常患不得其人.急卒於公.怨讟迸興.況復因之以竊其利.周君則不然.人皆曰作之登登.周君是承.去其榜笞.民完以熙.若是則任其職者.絕叫囂.息追逮.其賦事有不登于天府.昔之使者.遺愛揭於堅珉矣.後之來者.登斯堂也.藹然仁政.將屢書不絕.桷老矣.尚當見之.泰定四年二月庚寅.具官袁桷記.

鄞縣小溪巡檢司記

城南門折行四十五里.曰小溪鎮.宋元豐置焉.唐曰光溪鎮.以豎酒稅煙火得名.治平元年.罷酒稅以便民.獨掌煙火.凡言煙火.職民訟水火盜賊.其地三境交接.大江貫其中.幸溪畢會.水清冷如明鏡.巖巒攢秀.千篙競發.碧瓦朱甍.鱗鱗比.望之如神仙居.宋紹興中.北客多樂居之.魏文節公結廬墅.與客大樂張武子爲詩友.其它如安儀同孫、王尚書.相繼卜築.而爲是鎮者.于于荅揖.承接履舄.宇闕絕庭下.桷幼歲舟至溪上.猶能記髣髴也.皇朝一海寓.立巡檢司于是地.而鹽鎮久廢.故家亦湮沒毀散.仕者率苟循歲月.處陰蹓陋.不復以崇嚴爲事.泰定元年.白君瓘罕不花莅是職.與父老言曰.司徼之所.不在荒寂.則在獷惡.吾獨愛是溪有先賢之遺俗.薪者販者.前歌後休.絕枹鼓之警.罷干掫之邏.吾心固勤焉.亦是士循謹之素.願廣聽事以表茲溪.咸曰然.於是木贖以至.甓效以來.三年夏鬩工.九月告成.遠迎龍湫.近接虹梁.舉解以落.而儀葉巧藝者.各屏息以避.有合夫道德齊禮之義.遂相與歌曰.

作之烝烝.閈閎其聲.養其高明.心清以寧.不卑其官.惟後來是承.

吳江重建長橋記

震澤東受華川.汪洋巨浸.至吳江尤廣衍.地爲南北衝.千帆競發.駛風怒濤.舂擊噴薄.一失便利莫能制.唐刺史王仲舒、築石堤以順牽挽.宋慶曆八年.邑宰李問始造長橋.繇是各捨舟以途.來往若織.水齧木腐.歲一治葺.益爲民病.泰定元年冬.州判官張君顯祖.始莅事.曰.茲實首政.稽工程財.莫知攸出.當謀於民.民有調役.維浮屠善計度.長衢廣殿.瞬息以具.吾語諸.其有懋.廣濟僧崇敬寔來.敬言伐木爲梁.弗克支遠.易以石.其迄有濟.參知政事馬思忽公.以督運至吳.適采其議.詢詢以籌.首捐貲以勸.敬復曰.作事謀始.不可不愼.有善士姚□□嘉禾人.能任大工役.必屬以委.締闔相攸.經畫畢具.咸服姚議.於是參政

諗郡守郭侯.鳩羣役.未興.丞相吾剌罕公朝京師.迴道繇吳江.由白橋議.丞相曰.吾必首倡.即捐萬緡.而府縣士民.相告以勸.平章高公昉公.繇湖廣江西來自江浙.力囑張君.俾終是工.杜侯貞來守是土.亦曰張之言然.閏正月建橋.明年二月橋成.長一千三百尺有奇.甃以巨石.下達層淵.積石既高.環若半月.爲梁六十有二.醻其剽悍.廣中三梁.爲丈二百.以通巨舶.層欄楯屹.危柱矗矗.甓以文甓.過者如席.爲有亭名垂虹.周遭嵯峨.因名以增桑觀焉.是役也.敬師鳩徒輸財.實三之二.顧財十萬.復以爲寶帶橋.助姚總其綱.張君首議.出於仁政.事有膠合.而是州興役.見知於丞相.誠出大幸.厥今運舟相聯.驛使旁午.咸曰丞相謀國經遠.張君美績.繇是得書.將永遠無極.繫之以詩曰.

茫茫禹甸.告歸於魚.維四載功.茲爲具區.有失其防.羣蕩鳴嗚.曰維李侯.構茲虹梁.經始孔艱.任負揚揚.歲老水齧.臨履若驚.張君莅官.飭我初政.曰茲橋匪.楯涉者益病.召彼耆老.貲布莫競.相國之來.六轡徐徐.詢事審宜.以究以圖.割其緡錢.俾民樂輸.橋既成矣.虹飛于江.千柱承宇.羣流迴矼.巍兮層城.燦其軒窗.張君籌思.相國成之.彼清淨士.武克承之.千歲永賴.我庸以銘之.

陸氏捨田記

吳越舊俗.敬事鬼神.後千餘年.爭崇尚浮屠老子學.棟甍徧郡縣.宋帝南渡.公卿大臣.多出兩浙.而冏令入政府.得建宮院.崇祖禰.廬石盤木.穹嚴閎寂之地.高下晃曜.財日益耗.而弊莫可救矣.故捐自給足者.亦承風效施.跬步瞬目.日不勝其繁.吁可禁哉.宋社亡.故家日降辱.過昔所崇建.揮手若不相識.甚者肯夷其墓田.豚蹄之祭.不通於君蒿.而卒未有能懲戒.夫厲階於初.其習聞者不變.故雖善說巧譬.終莫能以改也.夫錫山陸元代.以其母夫人楊氏捨田之狀.且告曰.陸故吳望族.大父凱.恬靜絕企.鶩樂老子書.若有得.所與交多聞人.是生先府君.愈孝謹自治.讀司馬公書不釋手.人勸之仕.則曰吾承事於家者未至.安能騖內以益外哉.未幾大父母相繼卒.吾府君拮据治窀穸.不幸以毀卒.又不幸弟鐵孫卒.於是吾母曰.爲物爲變.魂之屈而不能伸者也.氣化則魂升.求於家祭.記禮者盡之矣.求於窈冥.則莫若清淨焉是依.汝父若弟.其往也無悔.而吾惓惓焉.情有盡而哀終身不可以有盡也.今將割田若干.歸于城北之洞虛觀.以廣其時思.吾知守禮者.矜其情而曲許之焉.事不永久.則吾之志墮.嘗求能文詞者爲之傳.其文傳.田不復可易矣.田不可易.則汝父弟與吾志俱不朽矣.其言若是.俾余信其言者.吾友陽羨李君希哲也.希哲於陸母爲姻聯.善屬文.遂於予者.求徵以示公也.儆其子孫.而余前言惓惓.復將以儆夫觀中之徒.知以興言爲可畏也.袁桷記.

野月觀記

養生說有二焉.北祖全真.其學首以耐勞苦、力耕作.故凡居處服食.非其所自爲不敢享.蓬垢疏糲.絕愛患嗇.淺人所不堪者.能安之.調伏攝持.將以復其性.死生壽夭.泊然無繫念.駸駸乎竺乾氏之學矣.東南師魏伯陽.其傳以不死爲宗.本於黃帝.韜精鍊形.御六氣以游夫萬物之表.其壽命益長者謂之仙.而所傳纖有振繫.先儒深有取焉.夫人之所受爲命.其夭閼戕賊.必不能盡其年.過於厚者.非自裕也.盡性知

天，踐形以全其正，斯二者俱得之矣。天台多羽人居，遺跡勝所，相望不絕。宋世有大梁趙公宗卿某，佐縣黃巖，樂而家焉。踰二百年，子孫益繁，衍詩書孝友，務勞不絕於家。乘四世孫與處庸中父，遯世樂道，從北方之學者而慕之，志彊氣堅，齊不至席，今踰十年矣。遂築室委羽山之西北，八楹四房，兩翼三楹，靚深以明。予以坐忘，不知寒暑之代謝，順其天年，以入於自然者也。而名之曰野月窩。月猶身也，則而象之，著得無似乎？吾按其圖，東西仙源，南企大有，北顧商丘，誠仙人棲息之所。境淸則神湛，嘗閱張平叔產是州，王子晉居桐柏山，二人皆以不死傳，信盡性可以至命，廬中得至靜之說，願取平叔書讀之，將見王子而鼎之矣。道無異同，不偏於一者則盡善，桷也行南歸，願顧門請其說，尙當賦之。至治元年九月四明袁桷記。

沖庵記

御史臺都事開封賈君華甫以沖名其居，謂袁桷曰：爲我敷釋而記之。余於易先後天之說，精思以求，而嘗得其說焉。沖漠無迹，易之初也。二儀定位，其氣果有分哉？是氣也，陰陽得之則爲日月星辰，爲河漢，爲山嶽，凝而滯於世爲甘露，爲慶雲，形而在下，四靈連理之瑞係焉。其於人也，受中以生，則與天地之未判同也。曰生矣，氣亦果有分哉？曰寂然者，初之未始離者也。感以應，不動乎內者也。心君淸寧，行乎六氣而不沴，處乎寒暑而無背，則中和者內外之樞紐也。昔之聖人言夫上者爲道，下者爲器，變通事業，充塞夫人。若是則全其大和以養吾生，休休焉復奚遜焉。存誠以立，乾之本也；持敬以直，坤之本也。聖人惓惓致辭焉。陰陽之用備矣。氣生於無形，成於有形，聚散反復，晝夜不竄，品哉勉夫，將不能以病矣。華甫官京師踰二十年，踐歷淸劇，其於事物也，充然若迎刃，與人交，誨以善，防減否之色，絕顏面而損益，高下各有攸當，是其養之有素，外不能動者矣。其名曰沖，不幾似夫。華甫蕭然曰唯，遂爲之記。

順堂記

大德八年，余與天台陳君剛中爲翰林屬，剛中素簡曠，不耐酬接，獨其族子萬里，禪益俛仰，客至能使盡歡，讌洽而氣和。與剛剛良子弟也，家居于台之三台山之下，凡十有一世。宋世第科目，譽賞序代有其人焉。古之言令族，必曰荀陳曰王謝，非貴華腴也，蘊德以爲善，積小以爲高，絕於聲音笑貌，篤躬以行者，斯近矣。萬里三游京師，未嘗不與之言，齊家脩身，察其所養，益充厚。調官以歸，謂余曰：遊樂堂以奉吾母。兄弟三人，而仲弟居于外，今將挽之以歸，抑反身而思之，我不能和協以至於是邪？則又曰：遊其母以孝，擊之私，若是邪？昔之歌常棣之詩，情義之曲盡焉者也，而夫子蔽之曰：順矣。順則順焉，其殆庶幾矣。桷曰：天地以順動，不順爲逆焉。孝子長爲震，爲尊，春秋紀之，順天地之經義者，孝之本矣。陳仲子嘅於桷，遂世人行事不若仲子，則升斯堂，油然以興，不邁而復，何憂焉？化由身始，蓋何病焉。爲之歌曰：

彼山嵯峨，孰啟源兮；世十有一，嗣宗蕃兮。木之誅誅，本可分兮；謂本可分兮，枝曷以存？季也孔艱，憂心熏兮；伯也鬱陶，求于原兮；歸來歸來兮，我母永歡兮。

積慶堂記

仕藏朝廷，廣錫類之澤，於中外，縣是執政大臣，得追榮其三世。今集賢大學士平章大慈公，時爲翰林承

旨，捧制書告于威寧暨祖考，愓然以思，曰：嗣子守先緒，敬篤弗敦，恭陟降帝廷，嘉惠日接，庸有間，茲惟前人擢拔功我康懿公，潛光葆晦，植德在拱把，至安惠公，封樹益茂，美蔭旁礴，蓄久而未振，逮先考文敏公，則亦旁達秀發，開學光灼矣。然機弗稱其報，今膺是寵，顯居室完好，弗先煥是思，曷稱永久？遂扁其室曰積慶。有取於坤之文言，如臨如存，知所以近天子之光者，實有攸自。桷也嬖殿次集賢，得升公之堂而俾有言焉。古之能孝者，食息跬步不忘其本，而詩人之推原，則亦曰孝孫有慶，是皆其先祖之徂賚。夫源深則流長，恃而不淺，將蘊焉以竭，譬之善賈，貨殖之積，所從來久矣。因其饒而日取之，用殆有盡。今平章公朝夕承顧問，委心啟言，觸類以感悟，廣聞以通導，善經遂權，以天下休戚爲己任，所陳於上者，外雖不能知，親命名之意，若堂焉以構，播焉以穫，實崇乃先公之德，以垂裕於萬子孫毋息，則凡登斯堂者，亦將激以尊，馴河潤九里，夫豈徒言乎哉。

樂全齋記

吳定李君允希微甫，故儒家，幼慕沖曠，閱其游記，曰：登恆山，睨天雞，觀出日焉。遊太行，上王屋山，嵩華少室，觀昔時好奇之士，遺蹤鈞迹，悲愉怪愕，歷歷在目，而徵福碩語，何侈愚也。南踰江淮，地險不足恃矣，窺澤禹功，能知錢塘之錢塘，故王都爵渤，澤曾未有改，遂窺禹穴，望蓬萊，久之，歷天台赤城，知孫興公司馬承禎肥遯益有旨，武夷九曲，其仙者誠然，與道統之傳，有自矣。過九江，濬洞匯之本，匡山之載乎長江者，非偶然也。衡山爲南嶽，濯山望祭，抑深疑之，氣翁而神完，則曰吾於鍾山其止乎。遂日廣松竹桃杏，鼎彝几硯之屬，于以娛其客，且益以自佚，鍾山故衣冠之所，儒寓也，縣皆以南名士居焉。今將居是丘以樂之，爲何如？益展其地曰山房，堂曰靜綽，齋曰樂全，軒曰松風，而命其樂全者，俾余記。余嘗悲好游之士，名足以成，次文足以傳矣，而不能全其身，蓋其沈恣豢養，恃才以肆危機，駭浪蹈之而莫知。遇事瓦解，其悔恨悼惜，若無所容其生，非若夫子之未之陳之衛之，不遇蓋德以輔名，道以鞏志，舍是則非以自蹙也。希微生盛明之世，居乎中州以仕焉，若水達于川，孰能禦遏？今而曰卜居于南士，豈託而逃者與？余居京師，見持政柄者皆善思，奉位置，遇大利害，輒孰咎不能解，而南士以疏遠得免。希微之居南，夫豈欲其靜退與，抑亦耳目之所接，有感而然與？遂爲之辭曰：

顗顗鍾山，霸其承兮；英光靈曜，隱德貞兮；泉纚纚兮，玉鈴；松揺揺兮，翠旌；維絜士之定居兮，山之崦兮以受命，合正命兮，萬化成，神無方兮，春千齡。

竹鳳石屏記

縣開平西南行七百里，稍折西北，其地有泉如懸瀑，五色貫射，在昔世祖皇帝名之曰三不剌，以其國語志之也。地曠衍，均成沙，居民鮮少，地所宜惟瓜，悉發南戍卒墾樹之，瓜絕甘美，按燉煌多種瓜，沙土疏利，根莖蕃達，分水無泪汹，昔常以江漢人廣其田，號會稽，其事政相似。至治元年，今天子巡北邊，望祭陵寢，昭文館學士史公以屬車從，旋旂交章，鼓柝傳呼，暄次之暇，則詢其道俗，千里一色，林光野燒，絕不接目睫，徉石大牙，屏獻迭見，遂得一屏，若水玉澄澈，雲根乾成，巖崿雕鏤，其上有叢竹森列，旁出一木，綠葉密

成前際采風迺咏導前以飛五采紛敷不假於琢削而生意屈曲造物有以畀之者因名之曰竹梧來鳳為圖以紀之余嘗聞地之宜於五穀者男女必緊夥乞斥盡力以食其土若夫絕漠廣域其寶玉光怪不可名狀而其人類寡鮮得非天地之氣其凝結者為星辰為河嶽其聖其賢者為君師以長牧之至於不能以自見者則萃其精明剛絜之質以伏于荒野一得所遭而其緹襲纏薦又甚於他好豈不幸哉方今天子寶賢飭躬以孚佑于下民茲石之瑞和氣之感與抑亦開太平之應以告成于天與史公往在至元間從大帝出征嘗得二石中空如扃出廬成奏其一具北斗形余嘗聞史公好養生說玉石吾寶視於內者何如也至治三年三月袁桷記

曰生堂記

天台道士項君子虛通岐黃書其治病不擇富貴輒徒步以往處藥候脈有源委蓋所居鄉有老醫能理傷寒受其說傷寒者經絡未有不通是而能為醫者治所居室名之以曰生且求記於余噫今之醫未嘗不以生為心也技薄而學淺貿貿然以游人之門恣意剖決遂使夫人之壽夭不得以盡其正命十蓋有五六者焉薄人之危剛燥疏補重其疾以利厚貲則凡所謂生者不存於其心矣天地之於品物寒暑代謝日用而不能以知為之君師以正其綱常為之醫以療其疾病是醫之道其贊化育者厥功茂著仁為人心操存動止於醫殆得其全矣余嘗聞道家者言陶弘景增本草飛走蟲魚類例有殺生心此蓋誘俗歸俚之論犧牲養人千萬世不能以易藝不如古人挾一囊以自行巢氏之說畢具於所挾鑄譯滋甚紉有若予前所言者其為醫之禍最速矣子虛氣正而色剛立志不苟視財帛如糞土耐習勞苦師余異之說養心若保赤子其未通者必有以日廣活人愈多仰俯不怍斯其為德也大矣庸俟以紀至治三年九月袁桷記

信州貴溪縣楊林橋記

貴溪環山為縣大溪貫其中支流為楊林秋夏水至奔濆莫能禦歲病涉焉當淳熙年有僧允懷任其事懷陸出也象山文安公勉之曰徒杠輿梁觀政之本是則昔時盛平轉輸供調之勞守令有所不暇及矣考於成周除成梁道於先王之財賄不用役民之法其無適因其隙而用之故不煩於官者良有以也二千年來著律令者長吏率遵守文具飾傳舍除驛道為急使者所弗至不復計省民所必縮而顧受其害於是乎有倡義者焉權其嗇於財也則復有利益之說焉嘻民之所利上所當興顧其力有不能事與勢實有違者夫豈惟今也哉龍虎山為老子祠宮其民食其業以游於襄陵廣韜歲雖萬人而江淮復不與道繇楊林咸惴惴焉求於上則有未及謀於私則曰亦盡思以為永久於是山之道士行傅某章某首倡貲以倡之主茲山者董某曰事宜是鄉之耆老某亦曰吾等距坐視遂伐木聚石甃為飛梁危滿駛流帖俯於展轍之下訖成於至治元年十有一月明年董君裴當來京師命余以記余讀老子之書曰修之鄉德迺長又曰儉故能廣刻志繕行則其自貶損者夫豈厚生以自養民困於徭役救之者不能以告于上因令所著而施之將轉散而他往清淨之學不有衛翊其何以為教三君子之志深且遠永詔後之來楊林之橋其何有廢焉

小溪水亭記

薛君玄卿自京師歸上清二年矣習靜修德日治其文詞刊落雕飾以求進于道暇日游小嶺嶺分為兩側足以上過者岌嶪然龍虎山為治所其教行南北故凡驛騎之旁午商賈之輻湊皆本於龍虎而道必繇於小嶺玄卿坐其旁見行者之至是皆假以憩息良憫其勞貴賤固一等也遂築館于嶺之西曰崇實作亭于嶺之東曰振衣命道人日具茗水承接以休其心昔之善喻者曰夸父逐日而不返今世汲汲然道途者皆夸父也故其揭歷河漢而不懼困阨瘴癘而不懾方其去鄉里辭妻子潰然無惆悵之色其羈窮逆旅饘粥糗餌之不給而猶曰我有命焉奚以憂至於久勞而思逸若登茲嶺然者未嘗不心一而念同當是時使皤然有得者知其絕跡於是途必矣玄卿曰嶺之東古象山陸文安公講道之地其西為臺山突兀秀峙南為雲林座湖聖井琵琶諸峯歷歷可數北則潛山之井邑稠密高下雞犬桑柘翠之如神仙居吾知夫仕焉而已登茲嶺也必曰吾不復為人間事矣其善蓄而給足者則曰吾行其少息矣王公貴臣捧香而來于山亦知老子不辱莫先乎善退往來鮮少將見夫青牛白鹿之士倚古松而聽流水登斯亭也願為之執鞭以俟焉斯可矣遂援其語而為之文泰定元年正月壬寅清容居士袁桷記

友恭堂記

余幼居鄉合郡里巷考門閭之高者十居其六七焉先公撫余首而言曰自圭組之日盛而兄弟之愛有不可勝言者今可稱道惟史忠獻王與汝曾外祖忠宣公白首若一次則曰余忠惠其季尚書貧無副衣出入丘墓且死也約同葬尚書之子寺丞不替是道以京秩讓其弟所後子二百年來登顯仕亡慮數十姓中外宦游俱偏歷獨號能盡兄弟道為難焉其貴盛之極勢軋於相等稍避嫌以退則若無所容其身以為吾才不能以見用者兄弟使然也不再傳而其祖父之所蓄棟積棚聚各私利其美好蠹蠹客強滲很勝歲時叙昭穆古對簡略觴豆不設強成禮即退言至是良可哀也又曰吾之事寶州汝雖嫡長讓其爵於兄子凡世所嗜好吾一不以問怡色拱立若幼子弟積誠以感遂悔焉而益以親汝以孤子承吾宗何憂焉若有子孫眾多能率我以行則知吾門殆未艾也受其言于今四十年余官集賢日近醫藥命次子瑾來侍久之復遊翰林屢謁告以請不得命長子瓘撤舊室之蠹腐搆新堂以俟歸書屢至將以蕆傳養之道余曰父子異宮兄弟同處古之制也幸有尚書公之堂在可以適老則斯堂若兄弟居之誠宜遂名曰友恭實取夫先公之遺訓焉夫為公侯之後得為幸矣恣其私心以泯夫天倫俱隸之所不忍因詩書而成衣冠不幸不勝衣冠而卒泯其詩書則昔之高門今不能一二者其病首在是趾公之書在山中而余再世之積習將二子能讀而守之又將見吾諸孫之有成而翁援首之泰定元年□月□□日清容居士記

種德堂記

蔡侯茂先以其先郡侯之狀求銘撫其行事古君子也少間謁余為種德堂記其名實侯崇祖之本意昭

揭于戶册者。集賢大學士郭公安道之所纂。而欲詠其事以光顯。悉余同院之故人也。若是則余何敢辭。郡侯之樹德。蓋不止於誌銘之所紀。而因事以詠。則宜有取於行實。昔人有言。陰德猶耳鳴。想其平居篤厚。廣施於鄉。慨然以求其急難。御於家也。敏其力者賞之。不足者周之。儒飾躬之未能。蚤夜以思則曰所求合乎古未能也。斷斷乎有道之士。則曰吾所爲能無悪邪。竭計利害得無愧邪。施於族者。洽於肌髓與。調於家者。蹈履足以日化與。朝培而夕灌。望歲焉不求報。豐養之以年。親之於子。期之於孫。磅礴浸漬。斯其爲種德之本旨也。茂先今爲良二千石。其季爲太守。鸑鷟鵠峙。羽儀淸朝。盡忠補過。以光其祖父。吾知其曾𦒿少者。謹于里門。長者服于王庭。恂恂孝愼。日補其未備。考其興隆。與德良未艾也。書曰。率乃祖考之攸行。又曰。汝克昭乃顯祖。願相與勉。桷也亦從是得以有益焉。泰定元年冬十月甲子。四明袁桷記。

春暉堂記

翰林院都事韓君友謙。居京師有年矣。往歲築堂以奉其母夫人。未幾下世。今復名其堂曰春暉。示不忘初也。命余記其事焉。孟子生於戰國。距舜之時幾二千餘載矣。而其言終身之慕者。則必曰惟舜一人焉耳矣。昔之聖人。懼其不能皆然也。爲之令以教之。爲之表以勸之。而作史者復取其卓異者以彰明之。教益詳而行益微。吁可歎也矣。孝根於心。人之所同。繇古而論。宜不若是薄。然而缺焉所從來久。立其名者良有以也。杯圈手澤。存而不察。非孝之實。吾知夫韓君之升斯堂也。雞鳴則思其進盥之儀。饋食以列。則思其嗜好之若初。將惕然而奉之。日入而息。陳其枕簟。闔乎其有聞也。故其居於家也。望之而在前。思之而若著。其處於鄉也。身無虧焉。言無擇焉。鄉之老者曰。韓氏之澤有在矣。其先人之教未忘也。立於班朝。無有父母。兢兢若臨于其側。而人始曰若是者。其殆幾於永慕矣。吾聞友謙佐治大尹。執禮自持。不爲苟刻。矯亢。人安其業。而化俗敦教。飢渴之於飲食。義方之訓。有自來矣。昔孟氏之子。於其羇愁困孱之際。始矢於言。情之感也。友謙仕不離鄉。遭世隆平。卒取其言。感之正也。桷也宦于朝七稔矣。升春暉之堂。得無愧乎。

賀蘭堂記

靈武李公居錢塘三十年。築其第之堂而名曰賀蘭。志不忘本也。嘗桷自京師還。適命誌之。桷嘗紬書于太史。按賀蘭山在靈武保靜縣西。草木靑白。望之如駁馬然者。北音語駁爲賀蘭。而昔之居是山者。復因以爲姓。在唐天寶時。靈武號要衝。後卒能以一旅之衆。興復舊業。至李王有其地。天下易代。凡九姓。獨靈武以十餘州相傳者二百餘年。其民沈鷙尚勇。土壤沃曠。馳酪駝馬。給足無因。歉闕狹而歲密。各以金革相保衛。患難乖乏。絕不少變。精緩專一。迄能奉其君長。蓋傳愈久則俗愈定。太祖皇帝經略西土。爲武功首。靈夏舊地。始臣服委質。然猶強節好義。策殊勳受上賞者。史不絕書。李公之仕於江南也。常兢兢然惠綏。不忍侮其鰥寡。而其於浙東也。事若有素。今所領七郡。因爲其守矣。風俗孅惡。皆示諸掌。而惓惓思於賀蘭者。亦將有以振夫委薾之習。使吳越之士。如吾賀蘭者斯可矣。古者氏族之別。必錫于其土。雖遠處他邑。其不紊敍者。因是以有考。賀蘭之山。承平日滋。昔時之草木。意其豐茸嘉美。嘗盛于公去鄉里之日。

而斯堂之封植。五采交錯。粲然成文者。心猶以爲賀蘭也。食必祭先。耕則祭嗇。斯須不敢遺其初。種德崇報。有開必先。以似以續。殆將見之。公其以余言爲徵也。

沈香石記

唐虞之時。焉有玩其耳目哉。余讀貢書至靑州。則有怪石者焉。今文登諸島洲。往往擷拾珍怪。置几席間。物易得而可喜。則雖聖人。是誠有所不廢矣。浙東括蒼山。松化爲石。其文理與如松。或曰。踰千年遂爾。人爲至靈。其化之不可測也。爲聖焉。爲神焉。受成而不變者木與石。至積之歲月。則貫射於日星。磅礴於霜露。光怪駭愕。尤然黝然。爲珣爲玉。有不可悉名者矣。嘉穀爲莠。稽夫婁之鷹之爲鳩。橘之爲枳。其遷之若是。則亦有美惡存於其中焉。京城田舜舉爲太醫院。闕治其燕居。明絜靚幽。得一石。望之如水沈。櫻 枯宛轉。巖崿刻削。磨以文石。過者咸以爲海南土產也。似是而非。其爲怪石也奚以疑。故變至於道。君子之所勉。子盍愼諸。

樂善堂記

吳閩繇魏晉以降。多文人。磅礴秀絜。故其言辭。幽麗瑰雅。喩物形狀無留遁。常旂勤海宇。是其人誠精於言者也。或曰。其地介海挾江。波濤魚龍。善噴薄變化。人居其中者咸似之。宋世文儒益光顯。冠帶相望。數十年來習始變。舟楫極蠻島。奇貨善物。往往充上國。力事生產。廣田侈居。擬於王侯。而仕者亦爭願食於其土。夫事久則變。變則迭爲乘除。因其見聞。上之人寡有不遏其萌芽。定其準式者。與惟烏溪趙賢夫之居於鄉也。惻惻以無營。恂恂里閭。足不踐公府。汰其侈華。日安於平素。其鄉人之不善者避之。嘗曰積豪以希富。富不能永也。積書以教子。吾其盡心焉。勸之仕。不能動。苟利於人者。誠求之。泉石以爲娛。德充以完。嗒然忘世。其樂道肥遯焉者歟。未幾其子庭芝登進士第。人始有言曰。是殆將復其初矣。昔故多文物。不幸爲大家以財雄。是其地氣厚積之使然也。趙君不屑意焉。於是以儒名。抑進之則必以文顯。文與行相須以成。余嘗上庭芝之文於殿廷。繇是以求之。探源泝流。苟不止。則其學益粹。聲聞之遠。無疑矣。庭芝謁門曰。嚴君以樂善名堂。願有記。退而詢諸其往來。遂以行事爲之記。賢夫名宗文。大父以積善聞于鄉。樂善之義祖是。

亦樂齋記

永嘉陳子敬寄京師。居城南東隅。車輪馬蹄之聲。奔激若雷霆。大雨泥淖入數尺。買區家圃。參錯畎畝。土俗雜南北。不可辨。入子敬門。槐陰植幢。蓋寒苔斑駁。側布疎密。淸泉滿洗。白雲在戶。坐者不欲去。去者復再至。君眉蹙抵掌。一榻爲席。顧余而言曰。此亦樂齋也。高王父宣撫公。受薦史太師。太師若高外大父。舊家遺德。泯然權變。更漆園吏之意。爲我終始而言之。夸者以愧。感者以喟。不幾於道乎。桷幼聞長老言。君里宅雄印勝據。重樓疏軒。旁溥倒景。飛鳥悕而海雲伏也。君方少年。挾策以自勵。澹然其中。若不能一朝處。稍壯入太學。高名而益奇。蒹葭芙蕖之窮爽。招提扈廡之空絕。境寂意冷。疾筆落紙。自得於杳靄千頃之外。望者知非綺紈世子弟。而視寠人子復不相似。何其盛也。今一廢不得復。廢復坐刻書。居京師十年。

無知己力慷慨引助。親重垢積戾。頹然持牒爭洗濯。不三宿告去。君意氣當復摧抑閼堙。而怡然以理勝。豈榮觀之旨。託焉以自逃者與。屢變姿如榮辱不足以累。亘冀見色。情慊于內也。使向時沈溺自恣。卒遇不遂意。宜朝夕弗給。又安得爲十年計。天乎。其成之者至矣。噫。使果止是耶。則亦無以自樂。夫強之而不復。必巽德以處。太夫人春秋高。不能自明。寧勿歸也。少貶以求樂於是乎有在。陳子勉乎哉。慎交而寡言。正直于彼。其終能有以直矣。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

記

邵庵記

雍虞伯生界其居之偏。爲庵廬焉。溫凊之隙。則怡怡然飽食以歌。宴休于中。其廬溫密。樸質具粹。且深中而虛之。若壁而環。若鑑而明。樞圜而扉方。闔闢以動止。其溫燠也。褐以舒其清焉。其湊隅也。隩以休其和爲。左顧右瞷。神止氣寂。書握其動。夜根其靜。不丐飾于外。據萬物之會。將以極其榮觀者焉。廬不廣尋丈。旁設易圖。圖除其卦五十有六。瞪而視之。首擊而尾應。迎而存之。風至而水涌。審聲遺形。益原其情。忽然控浮游以上征。捫搏制控伏。圍于其內。而不能以自恣。或曰。奉輕世遠舉者不得以專。是伯生曰。維昔邵先。遭時明康。玩芳以嬉。不激不隨。順其隆汙。儒者之準也。吾將尊其處曰邵庵。何如。桷曰。可乎哉。言無鄰乎。夫敦厚而篤明者。君之先也。蛾簡而聚精者。君之光也。自君之出。名日以張。莫窮其鄉。匜匜然聲音笑貌之學。詛昔之志也。勉之哉。茲廬之制。易而不卑。簡而不倚。其取諸物。非鑠我者也。由質以成。禮無踰矣。遴鶴以祝之。介其休明。曰。烟烟煌煌。維道之門。悃悃款款。維德之本。美哉廬乎。足以爲永居乎。袁桷記。

古劍記

袁成季得劍一于故吳之墟。窮首以度。合周尺二十有一寸。下縮而圓。人盡其握。鏢倍於臘。東西半焉。鐔

長五寸有奇。口縣三寸。古飾以瑑具者。金氣消竭。玉質濡濡然。鞫其鋒。肅而不剸。斲乎以溫。如鑑之示明。揣其刃。若冰之在防。養其寒光。泊焉不知所凝。日出而觀。則陸離以陳。爲丹爲碧。起滅於層理。風雨以休之。隱隱縣縣。欲泄而強抑。客曰。此何祥也。成季曰。粵古至人。絕世遁逃。有不得已。則託劍以象五金之精。竊陰據陽。蘇神以成。非劍之能也。維吾道祖以劍印授受。爲澳世遺物。傳信可根據。劍歸宜和。今得于吳。吳爲故邵。庸詎知非昔之所寶。且夫化而沈於淵。物之靈也。返之於山。物之完也。或曰。以神不以形。又曰。以德不以物。形與物其果有變乎。袁桷記。

昭眞山水記

廣信昭眞山。晉王仙居。山祖閣武夷。宗爲天冠。巖翼行數十里。左右壓挾。悉至觀。迺伏。北俯貴溪。又正北當縣居中。酀泉曰塞月泉。與藥池丹井通。遶井南鱗瓦劍列成廡。有泉縣溜廡下。拾級以升。曰金沙。益南登于升仙臺。臺右天設窆明無依。傳言王仙化是。又南石室。坐可二十席。下視尾邑蟻聚旋繞。凡登是山者。不盡[illegible]不返。故冠以逍遙焉。上巘爲靈淑。道遙西多故賢居。三山品列。徐紹宗隱益下。北麓陸文安公書堂冀焉。循西有吳種石、潛谷巖、小隱巖。皆以處士著。與種石形成五嶽。復曰五面。迤東爲峯二。曰老人、石人。東屈而下。得名六。學堂以處名。仙足月巖以形名。鬼谷以眞隱名。鬼谷東石壁中穴環。好風出湧泉曰風洞。補東益南。有石箕瓢。器物成琢。潭深不測以礫潭名。又東極下。水鉤盤。巖壁削立。旌陽許令刺蛟于是。廟名曰馨香觀。道士祝丹陽繪圖俾志。且言其山前刻深古。多異石名木。歲不識伏日。泉品與惠山同。自唐李商隱、劉大用、王荊公、毛澤民而下。著詠可傳信。夫山南爲陽。主陽實陰。鍾其所極。鬱之而不化。可慕可愕。一以足然。神獨嗇之。使沖漠者專其靜居。絜絜然好游之士。少紓其耳目。而卒不畀。何也。世言名山多方外居。蓋以昭眞爲信。丙午二月袁桷記。

東山精舍記

自民迫於生而儒日益病。清宗華門。淪圮乘接。闃然絕環珮聲。東裝籍衣。方偃伏卻立。而甚者貿貿途路間。益困苦不復振。或以謂升降迭偶之理使然耳。噫。首是說者。其未知所養與。予客京師。豫章周儀之之甥冷有奏。復先辱其游。問其年。則宜若與昔不相接近。而甚頎且文。予始異之。儀之曰。不然。冷爲分寧故族。官籍相接。所居曰東山。山橫重屏。方列若刻。其尊正叔、治屋一區。負山爲居。治堂翼然。疏沼縈然。幽林絜石。蒼梧秀竹之森爽。以樓以闍。前拱而導。則黃龍幕阜。蜿蜒效焉。平皋沃疇。鱗集備焉。朝光夕霏。戶牖進而几席納也。正叔閉門幾三十年。服居士衣。設丈席講論。終日危坐清思。無纖芥棟桄。時爲詩詞。淒厲頓伏。案盎裂金石。舉觴雅歌。盡稚以殺。酬酢揖讓。猶昔時衣冠家氣度。而卒用避會。恍然知爲非人間世也。昔聞正叔舉而子時意功業可拾取。今迺摧落刊實。益自斂避。彬彬文質。久而益彌章焉。夫不急於外者。宜有裕於後。大江以西。士風炳如於是乎。則故予首書其慨然者以厲吾黨。知正叔爲可徵。四明袁桷記。

采芝亭記

太行首於三危.伏於河.折北而脊爲恆山.支幹複岡.舉赴於燕.秩秩然復綿屬以東數十百里.入於海上.土人以其西來.號曰西山.或曰駿極于是.山急而堅凝.地多空寒.不可以兆域.又曰.是爲都城之衞.口北而南.太和叢然.捨是奚所適.於是工部尙書郝公景文.惕然維思.實震且陰.迺相其大壑.先君子之藏祔.隱而善崩.始遷而謀焉.大德甲辰.得卜於某山.卜者曰.是山之形.翼容而咮鳴.日中而升.戴玟以寧.以華以承.及既葬.明年.守冢以芝告.公弗信.展于墓下.登坡而望.則數者叢者.煒然于山.效獻以萬.歸以示其客袁桷噫是果爲芝邪.今舉世之言瑞者.必首於芝.芝不常有於世.故窮夸闒珍.得一二焉.輒指以自瑞.使誠瑞邪守畛尺壟.其膩液變化.不若是之周.而甚者端四海之類.夫芝者.聚焉以類.不亦陋乎.夫士和則芝生.始公之心.懼親之不寧.故擇其温密以永其幽.菌蠡而擢.靈土之和也.盈數爲萬.非昔之陋也.不移以求異德之自也.維山之陽.彌蓋彌剛.子孫之祥也.孝感而文著.於瑞乎何有.

梅亭記

廣信據江浙閩越之衝.萬山交牙.四顧羅劍戟.其氣蜿蜒磅礴.爲丹碧玉石.長溪貫其中.凝膏潑藍.愈積愈宗.山水之秀甲諸郡.故其俗多刻厲自奮.矜謹節義.言文學道德者爲儒宗.治政事者爲吏師.建炎初.中原縉紳家.多居是州.其傳聞遺語.尊守傳信.歷歷可數.皆數百年文獻源委.非如野人豎子.掇拾目近爲利.祿地方是時.人物之勝.足以甲山水.而浮屠老氏之跡.實不與焉.弋陽爲縣.山益深.水益清.車輪馬足之聲.不入于其境.寒泉脊巖.百里一色.山之陽有陳隱君居焉.隱君守儒以自信.閉門授書.朝夕盥饋.合其孫曾嫗婦男女將百人.年九十四以終.有子曰德父.教授帶湖十年.法當得致仕.官以鄉博士歸于家.迺築室旁近之華山爲雲居.雲居之西爲梅亭.曰吾月.於是其子敏學志仲.官京師.俾予記之.且言曰.自吾大父恂恂之於是居也.詩書以持.稼穡以時.門無怨色.而少長以敍.吾不知其化之及於里也.自吾父觀之.今七十餘矣.誦聲滿戶.而樽斝在牖.氣完而色康.其行舒舒.其語徐徐.視吾祖之孫曾.亦相邇也.噫.榮何以過是.袁桷曰.天地之理.嗇者豐之.始周流于六虛.其暗也實明.其闢也實闔.昔之澹然而無營者.德之基也.養之于其身.而施之于其後.充以引之.吾知其孝謹於家者.日益廣.爵祿於朝者.日益修.視斯亭之手植.纍纍連理.而互實陰陽之生物.其不出於是明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亦因以勉夫志仲焉.

西泉記

高君舜臣.通敏才智之士也.治其齋心之居.表其顏曰西泉.爲予言曰.太行之山.合于恆山.隱伏聯亘.北東以入于海.肅慎朝鮮.乾然表于其地者.皆支絡也.泉生於西.歸於東.陰陽之常性也.周人有言曰.肅慎燕亳.吾北土也.昔之疆理.吾於是乎考.則凡北紀之山水.繇西徂東.所繇來審矣.爲我記之.舜臣於金爲大姓.官籍歷歷可紀.居京師數世.溯其泉源.知其晝夜之不止.必達于其里.禮不忘其本.其高君之謂與.予官京師.踰十餘年.嘗所謂西山者.脊拔翠嶺.實太行之苗裔.水流無窮.演迤洋溢.導之爲漕渠.止之爲陂塘.資國用以爲民食者.泉之利也.其次達官貴人.因之以丘壑.濬其洌清.挹其回環.蔭稍蕃廡.將利其

子孫.以求至乎茲山之下.不知其幾.至於淡泊空曠之士.則又抉尋幽深.淳膏醴甘.使夫絕塵税駕者.止焉以嬉.啜焉以留.無有窮已.噫.西泉之效誠博矣哉.在易之象曰.山下出泉.蒙.其險釋矣.謹其所之.君子之用也.高君致用以推本.厥旨明矣.究反復之道.益驗於身.將見其百折而不撓.獨行而不懼.非茲泉也與.念其祖德.繄命名之意.與其兄堯臣.閉門窮經.沈思篤行.予得與之交.將竝游夫西山.感夫昔之廢興.不在於險.則泉之東.其寧有已邪.

體庵記

慈溪黃彥實.少豪爽士.從游故都.見世所稱知名人.率脂韋自保.祕惋恨無可與語.酒酣氣雄.謂海寓方宴安休明.宜取天下事.置念慮以入計書.否則搜抉險幽.浩然爲萬里游.遇不遇命也.未幾.涉采石.上瀆江.西游荊襄.歷觀用武關要.荒榛廢壘.猶有能言昔時得失.益慷慨自振.而所見公卿大夫與夫布衣之士.則皆與昔交游者無大異.於是治其居曰體庵.以自儆.求記於予.與請焉.昔之養生者.志專而若遺世絕俗.懼其名之至也.介然以逃.泊然以遨.聖人憂之.慮其器之不弘.不足以任斯道也.然舉世之士.棄同而惡異.曲者常安.直者易危.則寧直焉者.斯近矣.彥實智通於事物.行幾於古人.視今世之體者.吾能言之.草野游京師.決膜裂背.不顧生死.詣廟堂.求奇中.書未出袖.而利祿萌於中.非體也.鄉里稱任俠.大言斷是否.陰持短長以利己.非體也.佯不絜清.詆罵排觸.而私有揣摩.聞之而若樸.即之而彌汙.若是者.又其似而勝者也.彥實先大夫文節先生.爲史館官.咸淳上殿論浮屠不宜入禁掖.度宗大怒.手詔出國門.未幾.貳守桐江.與宰相兄子爭事.卒易他郡.體無以易此矣.古之君子.事至而名隨.人棄我取.自謙之道也.聞彥實居山中.閉門讀書.益不妄交.求古聖賢摧折困踣之本.發而不可犯者.要之至也.予歸里聆其言.斯知之矣.延祐五年夏四月.越袁桷記.

桂山堂記

江南地宜桂.故凡廣居室者.必植之以爲美觀焉.釋木者曰.桂.白華叢生.冬夏常青.人取以自近.良有以也.地記言八公從淮南王後.入山爲仙.作叢桂詞.與漢史所記異.予獨愛其簡絜幽古.爲文章宗師.申言攀援.非自息於林莽者.讀其辭.可悲也矣.上饒周君□□.居龍虎山.因其地之隆植桂于上.築堂面之.而名曰桂山.徵記於予.予曰.今龍虎山爲道家統宗.金碧晃曜.出于縣官.搜奇抉幽.異夫昔時之荒煙古木.根相結而枝相接也.周君圭畫諾以極其榮觀.則今之所命名者.若不相似.何也.然予嘗聞古之至人.其須恂恂.其言諄諄.執中以權.損益其末.備豔紛華以從事于寂寞者.非有所激也.周君智周於身.謙抑自持.思夫山林之靜.養其沖泊.先事以自警.古之所謂備豫而能立者近之矣.周氏之先.待道於希夷.陳先生當熙寧時猶亡恙.見其曾玄離世樂善.樹德之訓.有自來矣.且夫託物以喩志.詩人之心也.仰觀於山.徐視吾手植者.風雨冰雪.貫四時而不改.凝赭形容.得無似之乎.異日將游山中.詠八公之辭.反招隱心.僕僕筆未敢以老爲辭也.

張尙書救荒後記

儒學提舉天台柯謙自牧。爲序。一通。言今工部尚書張公之佐江浙也。活飢民。擭貪帥。爲去思。帥能歌詩者追美之。是可謂無負張公矣。往歲桷以翰苑歸里。里人言元帥府始治婺女。有總戎官鎭慶元。言慶元聯檄國。入海最近。稍失控御兵變不可測。乘驛入都白利害。時太傅丞相坐省中。發言總戎非兼元帥。不足以重鎭。太傅察其言有私便。後雖移鎭。而卒用常調。官如舊制焉。大德十一年歲大饑。浙東副帥口口命屬吏疾傳詣行省告變。曰。慶元接海口僅數十里。群盜據島嶼出沒。將入城剽劫。願遂分行省軍往覈其窟穴。緩則不可治。行省大驚。將如議。張公時爲郎中。丞相謂公曰。計安出。公以調兵非所預。丞相固問。則曰。果有變。帥府當印署白省。副帥獨遣。非完議也。召屬吏問變奚自。府有鎭守官。今上變爲何地。屬吏頓首不能對。遂移檄問盜今安在。帥府得檄大驚。咸言無是事。繇是卒不發兵。而慶元迄無它。嚮方副帥造謀時。當饑侵窮困之急。稍加以兵。山海逋竄。寧能斂手以快鋒鏑。一有抗拒。誣以叛逆。則凡故家大姓。蔓延於囹圄之下。將不可勝計。人能知救荒之爲美績。而不知吾里之人。微張公之言。有不待賑恤。而皆置於死地矣。敢書以補郡乘。俾知夫立帥府本末蓋如是。張公名口。字士瞻。衛郡人。處事明遠。知大體。若是事。事勿爲記。其可乎。

晚香堂記

延陵吳成季父。奉萬年之祝于崇眞。大德甲辰二月。承詔爲祠官于衡山。復命歸祠其受道之山曰龍虎。龍虎於番爲接壤。番於成季爲鄉井。於是其嚴君偕七十矣。適遊館屛。騶卻入里閭。舉觴再拜。以祝以壽。宗黨姻友。旁列敍坐。勸酬以禮。進退維度。衆而言曰。嘻其盛哉。成季曰。不然。繄昔遠祖。挈闔以讓。晚交兵間。既壽且康。至于番君。鑿緒以興。維用之嗇。報必以厚。自吾少時。聞爲是州。一不承意。則交噪爭詬。而吾父子吟詠佔畢。吶吶謙讓。不能出諸口。至論成敗衰盛。嘗掩卷三歎以自警厲。而今也二老人康強。起居佐理。內外冠帶。童丱咸立左右。其追乎遠祖之意。願築室以奉。而名曰晚香。其何如。衆曰唯唯。未幾來京師。屬予以記。予以謂大夫士之養。莫侈於羊犬豕。而世之希年遠引者。至以金石草木爲可久。菊水之壽。效極於胡廣。昔之議廣。猶若糞土。則名與年較。不相竝。今成季榮於其身。顯於其親。惓惓然企本支之盛。吾見吳氏子孫。孝謹遜于里門。秀敏有列于朝。而耆耋老人。方遊遨嬉戲。鱻鮮養釀。若古之所謂偕老而終隱者。其不在茲也。傳記言王公大人。晚歲託言神仙。多以遠禍。成季游乎方外之畛。燹世嫉邪。嘗不自置異時。承遷流間。則司馬子微之對。殆猶糠粃。而名以晚香者。非獨爲吳氏美。是特有待於成季也。四明袁桷記。

玉冠記

大德乙巳歲二月甲申。皇帝受籙于玉德。適命尚服。出玉冠。以賜玄教異人張公。其製爲山形。空其梁。遠溫栗精潤。隆殺悉等。莫有究其攸始。袁桷見之曰。此紹興宴居所服。韜髮冠也。舊聞長老言。思陵爲清署樓。聚金石奇刻。飛湍崇樹。森鬱蕭爽。伏日退朝。衣白縠羽衣。冠小玉冠。閱定書蹟。其殆是與。維古弁冕。雜飾以玉。至晉宋間。君臣上下。崇智玄理。清逸修簡。始爲玉冠。今世所傳元帝像。及晉賢圖軸。與此無塞髮

異。則紹興所冠。猶古帝王遺物。按道家書。言神君始建飛天玉冠。其製與遠游爵弁微近。疑有差等。含玄秉陽。舒精吐光。粲冠維則。欽承是天。寵進道之篤。其不在茲乎。夫玉者。陽中之陰也。首者。體形之上。神精明之主也。陽非陰不能以成。合而凝之。出入于斯。易之門也。方今張公以淸淨理。贊益熙洽。猶索而不露。季尹而不邇。遠而望之。誠理勝矣。庸述其始。以示于後。袁桷謹記。

孝思亭記

三山吳明之。築亭於陽岡大父之墓側。名之曰孝思。按昔之言禮者。則曰魂歸于所居。將致其一焉。墓有祭有亭。爲非古矣。善乎延陵季子之言曰。魂氣無不之也。夫專于祠宇。不意若是拘也。物精神著。其氣發揚者。出于丘壟。是則必首於墓。將奚以疑。古之聖人。權其瀆且數也。嚴爲之防。速貧速朽。夫豈非夫子之語。祭墓爲尸。是墓有祭矣。祭而不屋。失祭之禮矣。繇宋宰輔侈其墓田。不復拘甲令。層樓巍閣。空青金碧。鱗然于坡隴之阜。過者必式。其防遏森嚴。誠以爲千百年無慮也。乾坤合運。頹垣廢址。上牛羊而履荊棘。欲求子孫不可得。而明之方憤其欑闕。構亭以綏其體魄。是則過於盛者必有衰。吳君之志。追遠以求旨微意深。鬱勃之興。將自茲始。大舜五十而慕。昔以爲難能也。迺而推之。探其微旨。亦難能也。禮抱孫不抱子。祔于王父。幽明之通。瞭然而莫遺。明之審之而克行之。桷也故國之公孫。其思于祖父也罔敢替。因釋其旨爲之記。

福源精舍記

建炎初。秉義李君以勇略捍衛鄉社。倜儻急義。植德流衍。諸孫以詩學接武科甲。恂恂遜讓。幫知爲秉義家子弟。衣冠浸微。獨溧水府君之子登仕君。寄隱廛市。厖眉幅巾。治生產有理。年逾七十。適辛。予請告歸里。其子印傳以事狀踵門求記其精舍。俾永遠。嘉熙間。溧水君卒于縣治。登仕甫八歲。祖母朱氏。奉其喪以歸。將葬于上元之祖塋。朱母泫然曰。孤兒奚依。少不利。必歸其先祀。相于慈溪東嶺錫奧之山。卜告以吉。結爲四塋。昭穆以敍。而以其嫠女祔于旁。近登仕長。有室曰茹氏。朱母卽世。既葬。茹氏曰。吾姑以嫠中寡成是山。夫君獲有成立。新婦不敏。紹先繼志。弗展擴。則奚以纘前人光。亦斥奩資廣山壟。建祠屋精舍以奉其舅姑。茹氏歿于至元之十九年。登仕君歿于至大之四年。大德六年。印傳與其妻胡氏。同入山拜墓。顧瞻周迴。無祀日廣。胡氏曰。再世尊章有成。妾獨不能少效萬一。聞佛氏有大報恩。而用其法名爲福源精舍。命僧以居。遂一以浮屠所需者咸備具。復買田若干。命僧某首主。俾其弟子相次以繼。其所度僧。非李氏不得入。予愕而有言曰。吾里鄉相什百。各以功德院爲請。有以其田園與子孫。共分析求利益。穹樓纍塔。坡阜松柏。蔽翳綿數十里。時運更易。各降在皂隸。孤童負囊。偎偎不能以入。每恨其祖父作是爲無益也。予嘗過其祠宇。薪草雜糅。破爐凝煤。而主茲所者。側然有曰。彼昔承寵恩。故幸若是。其子孫何能預。至于士夫之家。庵廬相接。幸其不爲有司之所隸。輦聚毀撤。甚者發其丘壟。噫。可勝道哉。予謂三孝婦之志。人莫能竝。心純而孝專。發於自然。非過信以溺于異端。思其創始。思其悠久。是則秉義之澤。良未艾也。爲浮屠者。聞予之說。寧不有泚其顙。印傳復爲穴三。一以葬生母張氏。其二則夫婦因以預備云。

治平寺記

治平寺主者.以建寺本末謁予爲記.其狀曰.寺在城南門外.渡江.曰銅盆浦.鄉曰鄞塘.平疇鬱密.松竹環植.翠之蔌然其間者.卽治平也.寺建於後唐清泰.僧曰道隆.以法華勸民習誦.持善果.榜是地三十畝有奇.始居之.復得別業.爲畝六十.其初曰東李浦院.錢忠懿王假給符牒.俾永遠.又改爲保豐院.宋英宗更元治平.祀明堂.始易今名.法智大師以教乘闡東南.習學皆其徒.故號爲天台宗.元豐間.有性法師講法華.別立機要.從者雲集.而田租漸廣.居民染滯下疾.師呪水飮之.飮者日益衆.師呪於池.悉愈.寺舊有東西池.今呪水池猶昔列可鑑.師號山堂.卒葬於是寺.嘉熙三年.寺燬于時.上師實主是寺.遂新三門法堂廊廡等若干.迺謝去.淳祐六年.堯師始成殿宇居室.所宜有者悉備.咸淳八年.子直良法師至.曰.吾不可不私淑.後學戶屨日接.簡約暢隱.法華之說大備.而治平名益著.率由是徙于南湖者凡數人.南湖.四明之祖庭也.復曰一蕫守是山.今十有五年.緊前脩是承.昔之營構.皆腐折傾漏.不可支.今幸完復矗備.惟創建昔人.勤敏靡有紀.願登其畢于石.稱以爲今之爲牧守者.苟度歲月.堤防津梁田野之不治.尙何能望究其本始.爲世胄者.日隳其先.祖父名諱.近在數十年.問有不能答.未有如浮屠氏.泝源推根若是之詳者.道散於九流百家.各自奮植.吾儒之教.末俗以空言爲高.卒不能勝.甚者去其舊籍.郡縣養士之田.皆漫漶不可考.如蕫師所爲.豈不有愧.庸因其狀以紀.亦以勵吾徒之爲師長者云.

海會庵記

出城西門.皆良田白水.高下綠樹.雞犬相聞.蓋然農家善於其業者也.予繇京師囘.艤舟驛亭望之.則朱甍碧瓦.傑然爲人天居.佛之道以枯槁堅忍爲能事.卉衣糲食.樹下塚間.不求其豐足.故從者樂然如歸.二千餘年.爲之說者.以莊嚴爲善果.愚者篤信.狂者益怖.而梵宮寶刹.合郡縣山水之勝.悉爲所據.日增月益.有不可勝言者.四明海之東絕處.爲補陁巖.大士顯焉.鄮之東爲育王山.釋迦舍利塔焉.邐南爲岳林.爲天台.皆游歷之所.而補陁育王.自天子至於王公百司.乘驛奉香幣.不絕於道.四方之民.終歲膜拜.至於西門.始求其渡海之路.然而觸風濤煙霧.卒莫悉處所.又舟人伺其危殆.時有不利.目接其事.而來者益不止.豈非其敎足以傾動.而爲善者有以復其良心也.有僧曰妙壽.以其建庵之始末告.曰.茲庵之難.專以奉補陁育王岳林天台之游者也.初卜地於城西.鄮民任氏首.不過地千步.屋三楹.有同志僧妙然.日習宗尙善勸緣.傾捨駢集.又有僧元安濟持以行業振勵.信者俱至.善士翁文堅翼輔之.首建佛宮.且割田以濟.未幾宣慰楊侯梓.益買田以贊相.由是拓地爲畝十五.屋百楹.殿堂門廡.迎賓習靜.各有其地.泛海有舟.放生有池.獨不設方丈.懼後人之佚樂以自恣也.不請寺額.曰海會庵.懼其奪攘以爲茲所之陵替也.其狀若是.願請記以求永久.予曰.博施濟衆.昔之聖人.猶以爲慊.浮屠氏曰丐假於外.而皆足以慰其志意.蓋其說汪洋浩博.要之以報應.而爲惡者懼.吾儒之說.百姓日用而不知.卒之以道政齊刑者.不得已之具也.逃空虛絕人事.釋氏本旨.而其生產作業.皆取於吾教.若今有司興繕.則民不勝怨咨.庵之成.相胥以勸.何其易也.妙壽深湛善思.事爲之防.曲爲之制.其惓惓于後者.厥慮若是.雖欲勿永久.其得勿永久乎.

重建延福院記

予繇集賢還里居.有僧永華.躡屩重趼.踰數千里南康來.介天平恩大師.求記延福院興造者.其狀曰.院在南康建昌州西山.曰龍城.唐馬大師營龍巖焉.殿有記.宋雍熙間.廣曉沙門處還所謀.歲久蕪圮.宋末.郡始署開陽院.僧紹志主之.壑殖膂剖.集材庀工.鐘閣齋室.凡僧之所居處者.咸屹然以成.至大德庚子.主茲山三十餘年矣.命其徒曰.吾宜藏密.以興造事付汝等.咸頓首曰.曷敢不承.繼曰繼福.迺襲院事.首建三門及外門.曰繼祖.繼壽.永翌.廣賓至之所.視昔居處之宜.益廓且完.繼祐.迺曰.吾新殿視瞻廣博.謂色身小大.擬於形容.良非吾道.然偏滿充塞.當有是事.揆諸空幻.則俱非實相.宜改而正諸.遂易舊象.得舍利五色於佛胸背間.宋咸平僧道志所建.識曰.是若有脗合然者歟.於是梵唄贊頌.而若子若孫.皆勇猛赴事.謁於事佛之徒.增飾金紺.象設尊重.瓶鉢精潔.儼然如人天居.復增其田若干.紹志終于大德七年.壽七十五.葬寺東之陽.今守其遺言.祖子孫相繼如初.孫七人.曰.永岫.永岦.永昕.永華.宗松.宗槐.宗權.讀狀畢.迺問華曰.志師能植立若是.宜有本始.華拱手曰.昔圓悟大師得法弟子曰翼牧大師.賢寶.度其徒幾千人.志其派緒也.予嘗聞釋氏服勤壞形.實本持攝.至於廣居榮觀.將以讋伏庸駿.除其侈心.非專以是爲能.準生而不居.死而不餘.故其道益固.傳有言曰.又何加焉.曰敎之.能仁之敎.書遍中國.爲禪學者.不立文字.而其徒復守師說.文字益繁.今而曰敎之.於二者將焉取乎哉.他年曳杖游匡廬.西游龍城.簡聽明道理.其必有以告我.則予之記興建.亦得以永久也.

資教寺修三門記

吾里法智大師.以至行約言.闡揚天台.大行于浙東西.謂城南延慶爲祖庭.故四明旁邑近郊.雖丈室尋地.多博辯秀出之徒.過於他郡.西山資教其一也.西山在郡西四十里.周顯德元年.號廣德院.宋治平改曰資教.負山面湖.有菱荷鳧鷗舟楫亭橋之勝.凡郡人之游于湖者.必至是寺.湖湮爲田.游者不復至.而寺漸頹圮.紹定中.月公首授徒是山.後謝事.上竺顯復領之.世言上竺第一院.西山號最卑.繇月公再居而寺益重.故講說者爭趨之.延祐曰年.道師逢原.以郡還主之.其徒亦曰彼學尊靜選.不可易也.予舟過先塋.必望所謂資教者焉.空巖傾攲.樹木彫落.將不堪其居.比還里.則昔之頹然以興.重簷翬飛.表表出林杪.道師曰.吾首新三門.餘以次繕治.不田以食.廢其教.將有愧.集徒講肄.則庶幾希前人光.三門紀修顧以竭.考諸禮經.制有五門.雉門居中.故曰三門.秦漢損益.不遵於周.連門爲三.唯王宮得用.官署降殺.非雉門之制久矣.釋老宮室.擬於乘輿.雖儀制有令.不得禁.天台以明靜爲宗.弊衣惡食.脫氣垢.厭棄餓汲汲以土木爲急.崇信興敬.將於是乎取.夫像設之教.首于西方.其能傾動禍福.必待募焉以集事.師謝不肯.寺久廢.得人焉以興.則吾徒之爲校官者.竊食自嬉.安得無愧焉.

吉祥寺重建記

主吉祥寺崇柏師.以其興造本末.爲狀一通.俾予爲記.其狀曰.初寺在翁洲南香柏巖.唐有僧慧超.相攸

蘇居岐絜廣行居民傾信寺遂以成漢乾祐中賜額曰崇福至宋咸平有異大師善持呪能愈閭巷疾痾號異大悲崇奉㳫廣邑中尉曰丁漸以柏巖岐絕困登陟易於廣平環以九峯繚以清溪審勢辨方各當其職宋治平始賜今額曰吉祥紹興中給事中黃龜年以讜論忤時宰避禍絕人事僑居絕島獨與方外交每至寺中時有宏智覺禪師主天童宜密扶妙師表叢林其大弟子輝主是山傾動島嶼黃公敬之施所藏辟支佛牙爲閣以庋而寺益增重遂爲海上寺居甲乙人稱之爲小天童蘇輝師始也皇慶二年火一師始作法堂會遷化所不果終至是柏居之首建大殿三門次以藏室僧堂凡僧居之所宜營構者畢具泰定三年告成俗姓虞氏其父酉發嘗爲海運官有兄曰庭桂曰庭芝慨然曰吾不可不相吾弟三世佛像吾與弟共成之今夫浮屠氏宮室奉爲禍福說以誘民陰奪其財民日以耗有國者憂之若師所成就不丐假於外蓋其羸餘以復舊觀恰恰相資將卒躬以究樂淩陰廣腴田以爲後人補葺費志專念遠是果能興其教者也余誌釋氏建置每有感於學校若是則又重有所感也師居淨慈嗣法於蘇禪師屛外持攝慈之學益有光矣勉之哉

妙果寺記

廬山東林寺以遠法師爲祖庭其教行乎海寓閱年滋多魔幻雜糅瓌宮爽址將絕其遺教寺僧普度慨然興復率弟子十人芒屩草服詣京師上書演爲萬言又集歷代縊社緣起作蓮宗寶鑑十卷仁宗在東宮閱其書盡初帙問曰得無欲布施乎合指謝不敢又問曰得無欲補僧職乎復謝無是想惟蓮教墜絕願殿下振復時武宗皇帝在御近臣以其事奏即以詔旨畀撫如律令至大四年始播告中外而度俾職其教爲優曇主師丹陽人在縣爲竹林山妙果寺率徒喻俗將大廣其居以稱聖天子崇重之意予嘗謂象無形儀域無遠邇遠公之言曰思專想寂三昧之本彼所謂邦國之殊異相好之莊嚴蓋將絕其邪惑一淡泊而無所逐大雄氏設喻警蒙猶持示境境由心發境滅返眞清淨安樂包括宇宙是知道者又安有四履之分別哉度師博習教乘示於衆者類焉以導其師曰禪師久居東林後主天童嘗率善士復遠公法來於江西者雖不絕度師與其教是果能有傳也記寺興造撮其綱要以明初志云

石夫人廟記

州東北隅有山昂然以尊秀特瑰異望之若貞女獨立凜乎莫能犯水旱祈祭輒應土人因其形似而名之曰夫人山唐咸通八年主簿李成矩記其廟貞固之封見於祠部嘉定十七年加昭德順應咸淳六年加福祐皇元合一郡縣大修祀典茲山必預焉泰定三年州判官張思訥承命致祭肅瞻廟庭梗壓飯圯心駭目瞠折旋莫黑喟然有言其何以稱上命遂謀於州尹曰蘇君□同知焦君貳州判官塔海復諧其僚俎殺許禮割資以佐工役而凡隸於祠下者胥勸相事是歲廟成乞記於桷原夫宓妃靜波神女行雲此騷人墨客之寄興也二孤望夫至今游覽者差言之若夫天姥雲母窅篠磊落淫言鄙語不能以入是則茲山之靈功在水旱餘奚以議傳曰山澤通氣記禮者曰地乘陰竅于山川炳靈蘇哭民社是依崴高之時實有考焉遂作迎享送神詞曰

磅礴兮上征渟兮積兮縞繒繆木蟲兮翠旌佻崒顧兮揚靈抱貞閟兮合竅冥奇功敎兮億鋩鏗嗟兮棲棲駿兮烝烝帝祀兮永承其一來兮弗駐去兮莫覩有孅兮億稱祓不祥兮遠癘瘥石兮牲繁侃稱思兮帝制百神擁兮森衞芯芬散兮歲歲其二

信州自鳴山加封記

至元十四年玄教大宗師張留孫扈從世祖皇帝于兩京言信州自鳴山神有靈狀敢請闕下敕禮官崇顯之是歲皇帝命侍臣李衆劉子中降香寶銀旛旂以金錦顯其神三十一年成宗皇帝有詔遣使致祭嶽瀆在昔登載者如式崇奉大德三年三十八代天師張□□平錢塘潮言神以雲雨昭著自鳴山事見郡乘宋元符始有廟號蘇宜和迄咸淳制書凡十五下乞如今皇帝詔令於是符于州考證無異辭至大三年玄教嗣師崇文弘道眞人吳全節乃言曰吾徒食茲山有年矣闔闢摩盪緊陰陽是資擬以行神神蘇以興今天子履奉祠祭吾教益昌自鳴於龍虎封畛相入捨是其何言遂復請于朝得加封爲明仁廣孝翊化眞君桷侍罪翰林十有五年矣嗣師曰龍虎紀迹吾不以累子茲山肸蠁紹定之際先正府公嘗紀之矣子誠不得辭桷嘗聞之地乘陰山川竅焉通而後能鳴石之徵也聲生於空因山以著昧其初而以爲神者其諸異乎石之鳴也風霆流形神始出焉神非妄也茲道之妙老氏深知之矣予何敢贅延祐三年四月會稽袁桷記

隱仙記

宋開慶初伯父賓州我先考郡公將除大父尚書公喪相與議曰崇親報本唯躬行是先者甚懷愴然而莫能見者將導達之則屈伸之義足以考聞諸老氏有黃籙齋善播度彼果能濟則吾父將超然于物表非崇泥以求福也齋既成以尚書公所遺祠部牒度道士三人王君德華在是選二人皆亡化不復紀獨王君服道士服幾七十年往來袁氏門且五世貴賤修廢嘗親見之至枯泊類爾則過門風雨不少阻且曰吾寧負袁門哉其於宜所學者曰章奏符籙雨暘疾疫親究而遠扣方外士來質衣以請旨誰不倦以其勤且無悔故有所成就今年八十有八而請者益勤迺語予曰今卜藏于城西嘯名之曰隱仙仙也者返眞之義也魂升魄歸死生之大義也而釋仙者謂爲不死古果有是者吾徒者寧能企是哉桷今年六十有一矣考其入道先於吾生死者若蜉蝣生者若稊稗推一門之盛衰足以驗一郡之興廢而桷也以讀儒之技猥官清朝今仕焉而止願與王君考游歷之舊指其歸藏則曰委順觀化寧有恒於心懼後人不能以紹志俾預書平昔之出處且以勵于後今主焚修于玄妙聰明不衰壽益未艾家世定海縣自號曰蓬山志不忘初也泰定三年四月甲午見一居士袁桷記

通玄觀賈道士記

通玄觀道士賈志福年八十三化于其居有從曰王道深者言曰吾師以不言爲宗其學澄寂寡約不爲翕翕詭幻楮衣草屩寒暑自得有問其道者不以對機緘㦿指喻徼密若日授而耳屬也始爲汝南民弱冠得法於棲雲王眞人王曰知者不言子游四方能具不言以自全乎後游南陽遇軍帥脅以語不對

復辱以纂模。師正色責地作無語二字。軍帥竦愧。謝以白金。將築室奉之。會得間。走京兆。復遇其師。曰。汝志已完。忍辱易。忍寵難。其居京師。以觀子之有成。於是乞歸於京師。會有數薦于先朝者。復卽遁去。然居通玄而號清靜散人。實洞明祁公之所強也。又曰。師少時。嘗得奇疾。夢一老人授以七桃。食之。寤而愈。其徽家。爲道士者凡七人。有弟曰德常。亦守其學。今居大名之嶽祠。韜靜完潔。與吾師無異。願有述以廣其道。迺爲之詞曰。

聚塵兜鞮。厥機孔艱。維柱下學。知者不言。納息于踵。養神于淵。匪曰不言。其道已完。道豈文傳。文實累智。虛辭借浮。一跌千里。竊陰據陽。詭立名字。夸者遂魂。固者死技。睠此嗜然。與寤是造。不懈其躬。不喪其實。心焉死灰。頭若蓬葆。滅明委順。是曰至道。翺翺二難。孰去孰存。厥徒尤從。匪私其溫。恍焉松聲。彼聽莫聞。勵爾後人。永矢勿諼。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一

序

易三圖序

上饒謝先生遯於建安。番陽吳生蟾往受易焉。後出其圖曰。建安之學爲彭翁。彭翁之傳爲武夷君。而莫知所授。或曰。託以隱祕。故謂之武夷君焉。復曰。吾易神也。易何爲而神也。神者。易之始也。易不可以強名也。不名則亡易。願敍其旨。袁桷曰。夫亡易者。非聖人之本旨也。神以合聖人之易。斯得矣。然則易爲神。無端而莫可見也。惟無端焉。故無體焉。存而明之。而數以生焉。數生矣而始有變。變立矣而會以理。理者其一也。理不能以盡易。因數以立者理也。用變以逆者非理也。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始晁以道紀傳易統緒。戴立疆理。俾後無以僞。至荊州袁溉道絜始受於薛翁。而易復傳。袁迺以授永嘉薛季宣士龍。始薛授袁時。嘗言洛道學多在蜀漢間。故士大夫聞是說者。爭陰購之。後有二張。曰行成。精象數。曰縯。通於玄。最後朱文公屬其友蔡季通如荊州。復入峽。始得其三圖焉。或言洛書之傳。文公不得而見。今蔡氏所傳書說不著。圖藏其孫抗。祕不復出。臨邛魏了翁氏嘗疑之。欲經緯而卒不可得。季通家武夷。今彭翁所圖。疑出蔡氏。惜彭不具本始。謝先生名字今不著。其終也。世能道之。

易集傳序

觀象畫卦。庖犧之本旨也。因言意而廣象焉。三聖人之本旨也。王弼後出。附小象以言理。儒先莫能病。若繫辭傳說卦等篇。弼莫能措辭。審是則弼幾一偏矣。十翼之作。有彖焉。有象焉。專於理而作彖象傳焉者。夫子之志也。然則文王周公之彖象。其悉皆理與。曰非也。卦本於象。八卦首之。定名以爲象。則井鼎小過是也。言意以爲象。伏羲言而人不能知之。文王周公始申言之。文王之言見於彖。周公之言見於爻。是則不俟予言也。易有聖人之道四。彖象傳果唯言意焉。則變占乎何取。曰。有變焉。有占焉。伏羲畫不變。於九六則變見之。占則文王於彖附言之。象未始分。文王始離之。變之疾者莫先於蠱。憂世之深也。若分象則師晉小畜之類是也。爻變於占。因筮以見者也。其卽見者漸小畜訟之類是也。彖爻合四者而言之。夫子不一言之。何與。曰。僞哉。夫子之志也。事莫尙乎辭。辭非理不能以定人事。吉凶繇妄而答以龜。先之以變占。是易殆卜筮之書矣。器繇動成。動斯靜矣。取靜觀動。將於是乎。則斯其爲象也大矣。夫子於說卦焉始彙之。彙以窮其變。占則變占者筮之始也。故其首章先於蓍。二章次於卦。先天之說七言之。權溺於占也。後天之說一言之。人事之本也。而終之以象焉。維昔康節邵先生作方圓環中圖。合於天人。皆本說卦。充類以至。知夫聰明特達之士。不在於諄告也。若繫辭傳設卦之方。窮神之妙。其詳於爻者。毫釐不能以易。積數以成。變易以動。肇於方寸。散於六合。幽眇廣大。取而莫窮。應而若遺。因卦以測。壽算喩者不能窮也。舉世僉是。矛盾互持。雖百世莫能以解。吾故曰非繫辭傳不能以知易。是說也。邵子之說。非僕之說也。桷不佞。讀易二十年。歲月逾邁。所見益攜。紀石烈君希元篤志嗜古於易。精思以求。搜摭疑義。私嘗歡然。莫能以對。卒能先予以成書。不鑿以求通。不拘以強附會。其粹精足以垂世。故以予昔之所告。冠於篇首。俾知夫同焉以異者。將以革夫株守偏弊之失。則予之所著。其果有同乎。其無同乎。

新安程子見四書圖訓序

象數可以圖言。名意不得以圖言。以圖言之。其亦有所本乎。昔者聖人觀象著圖。因圖爲書。範圍發揮。由書而始通。則夫圖之祕。非書不能以盡。是書之明於圖者也。後聖繼述。遵文演闡。器度物象之微。剛柔善惡之應。若天旋之默運乎樞紐。其不可以繪畫得之者。猶因名以立義。此圖之輔於書而不可廢焉者也。二者之用。各有先後。合而言之者。吾不知其說也。自正心誠意之說興。茫無畔岸。朱子發之。遂以其可據依者爲之主。而體用知行之說。實切於學者之功用。後百餘年。五經廢棄。遂復勦取其近似。端坐塗飾。而根柢源委。悉不復致。禮主於敬。理主於善。一言以蔽。講學之法。靡爛而不可救矣。新安程子見取論孟中庸大學之書切於吾身者。析而爲圖。以輔翼朱子之教。抑亦使夫人知爲學之敍。非字義之可盡。條分目舉。必有能篤行而親識之者。斯足以盡夫斯道之要。其勤且備。可謂能矣。昔與文忠公作讀書記。仁義性命之說。各以類從。先正肅公作書止之曰。使若書成。學者將得以自肆。今是書具在。視今之言理者。與古買無異。論其所學。則又甚於朱子之憂矣。子見之圖。其必有以拯諸。

輔漢卿先生語孟註序

解經莫嚴於聖賢。見於語孟。其語簡。其旨明。子思之釋經。尤得聖人之微旨。今其書具在也。自漢傳註之。

六十五冊　44B

學興.藝辭衍說.浸淫乎萬言.魏晉一切掃削.明理之說.歸乎虛玄.二者之弊.淪於偏滯.學者昧昧無所依憑焉.蹤千有餘載矣.至宋春陵碩儒.開伊洛之緒.正說至道.粲於簡册.良謂大備.後朱文公出.懼其剽竊之近似也.源同而派別之.統宗據要.蕭將使夫學者不躐等而進.若律之有均.衡之有權.不得以錙銖差也.既又懼其疑之未釋.復爲問答以曲喻之.其詳且盡.不復可以有加矣.書大行於天下.而後之師蕤者.類天台釋氏之教文.旁行側注.挈綱立目.茫乎皓首.不足以窺其藩籬.卒至於聖人之經旨.莫之有解.日從事于口耳.孩提之童.齡襟拱手.相與言道德性命者.皆是也.桷幼承父師.獨取黃輔二先生之書而讀之.黃公之書.嘗輔翼其未備.若可疑者.則以昔之所聞於先師而申明之.至於輔公.則直彰其義.衍者釋之.幽者暢之.文理炳著.不別爲標的.以盡夫事師之道.微文小義.簡焉.以釋經爲急.而其知行體用之說.不斷合而有合矣.二公所爲.是誠有益於後世.而今世補文公之遺書.夸多務博.雜然前陳.莫知揀擇.余獨病之.合黃輔以傳.則文公授受之旨.益得以遠.輔公書.其子季章刻於武岡.兵禍散軼.今其從孫政.與其子華亭丞友仁.相與謀曰.遺書不傳.吾輔氏子孫責曷敢緩.遂刻先生之書于家塾.俾序其事.予獨遺言於黃公者.將使夫後人知二公爲文公親授.黃公之澤已斬.輔氏爲未墜.是可哀也已.是可嘉也已.願勉哉.正學之興.其必在是也.

郭好德論語義序

唐儒作五經正義疏.必先之以衍義.而始明其傳註.其先之者何.懼汨於經也.釋之以義疏焉者.有訓詁焉.有制度焉.至於名物象器.纖理飛走潛動之辨.不博不足以盡.約之以衍義.非背於傳經之說也.理唯約足以見.漢稽古三萬言.後世嗤之.至朱文公承濂洛之正傳.始爲語孟精義.久之.儼然曰.宜尊所聞.今所傳集註.其訓中外.下逮荒陬絕島.家有而人誦.文奧義古.至於不得者.斷章臆駁.識者哂之.京兆郭君好德秉彝父.授徒于其鄉塾.懼世之不逮於辭者.習襲駁之病.撮其精微.合於簡易.將使夫初學者遄淹以進.遇險以休.使少窒焉.必由是而達.在易之蹇曰.險而能止.知矣哉.蹇斯通矣.抑嘗聞文公之教於其家也.謂集義之作.義理詳而訓詁略.別爲一書.曰訓蒙口義.今此書不存.秉彝是書.殆深得文公之意.近世東南諸儒.旁行側注.鄰於釋教之學.濫觴而不可禁.予得讀是書.深有合夫訓蒙之說.孔賈遺旨.能以遠紹.其不在茲書也歟.

毀氏四書朱陸會同序

五經專門之說不一.既定於石渠鴻都.編後學者.靡知有異同矣.易學以辭象變占爲主.得失可稽也.王輔嗣出.一切理喻.漢學幾於絕熄.宋邵子朱子覆始申言之.後八百餘年而始興者也.春秋家劉歆尊左氏.杜預說行.公穀廢不講.啖趙出.聖人之旨微見.劉敞氏、葉夢得氏、呂大圭氏、其最有功者也.尊王褒貶則疑於贅.是千餘年而始著者也.書別於今文古文.晉世相傳.馴致後宋.時則有若吳棫氏、趙汝談氏、陳振孫氏.疑焉有考.過千百年而能獨明者也.詩本於大小敍.諸家詩已廢.毛公說尊.獨蘇轍氏始刪.鄭樵氏悉去之.朱子祖之.此又幾二千年而置議焉者.三禮守鄭玄氏正義.皆旁正曲附.唐趙匡氏始知其非.

宋諸儒毀鄭.幾不能以立.甚者疑周官非聖人書.卓識獨見.雖逾千百世亘萬古而不泯.是則事能以一時定論爲是哉.曩朱文公承絕學之傳.其書敍疑.非西京.於孝經則刊誤焉.詩去其敍.易異程氏.中庸疑於龜山楊氏.程楊、朱子本以傳授者也.審爲門弟子.世固未以病文公也.陸文安公生同時.仕同朝.其辨爭者.朋友麗澤之益.朱陸書牘具在.不百餘年.異黨之說興.深文巧闢.而爲陸學者不勝其謗.屹然墨守.是猶以丸泥而障流.杯水以止燎.何益也.淳祐中.番陽湯中氏合朱陸之說.至其猶子端明文清公漢.益闡同之.足以補兩家之未備.抑又聞之.當寶慶紹定間.黃公幹在朱子門人.不敢以先人所傳爲別錄.黃既死.夸多務廣.有語錄焉.有語類焉.望塵承風.相與刻梓.而二家矛盾大行於南北矣.廣信毀君鑑松.始發憤爲朱陸會同.舉要於四書.集陸子及其學者所講授.俾來者有改.删繁薈精.余於毀君復有望焉.夫事定於千百年.則固有異論.故歷舉興廢之說若是.噫.毀君之書.有俟夫後.君者余言亦殆將得以同傳也.至治二年八月辛未袁桷序.

五經約說序

古之學者.三十而五經立.方其時.以力田致養爲先.本春出于野.冬始入邑.其勤懇懇然日不能給.暇日入學.歲率不滿十旬焉.噫.何其敏且成如是之易也.蓋先王盛時.鄉遂溝洫之制明.冠昏賓射之禮具.絃歌俎豆鐘鼓弓矢之事.周旋品節.皆身親而日化.則所謂通其義者.道德性命之理也.簡牘日繁.專門經師.夸宏務奇.漢世儒者.白首莫一.微言既絕.掇拾枝蔓.而繪意惰業.率自涯而返.良有以也.夫子之翼易.二戴之傳古禮.解經之準的也.訓詁別立爲小學.析文以訾字.因字以生義.究其大較.迴不相入.然則士何自知經旨哉.唐孔賈氏尊漢儒.宗知其近陋.猶旁諱曲覆.如臨師保.不敢有犯.獨啖趙出口指摘無所避.至劉原父氏、歐陽氏、始慷慨直論.未幾言經者.銖分毫別.疆畫同異.亦駸駸乎漢儒矣.夫一道德而同風俗.作者之事也.復古而不至焉者.儒者之責也.六藝之道.莫急於禮樂.樂書廢已久.而儀禮迄不得立學官.遺音舊器.莫可尋辨.登降進退揖讓之損益.臨事取具.跂就企及.卒泥夫近古.吾獨謂學古之士.猶足以語夫此也.廬陵朱元翁.爲童子時.能明經.明經舉廢已久.獨元翁興起其事.弱冠復約爲大義.先王墜典.炳然其尊美矣.夫天人之奧.昔人之所罕言.而昔之耳聞目見.接熟素履.今皆乘置不講.元翁氣清德茂.養臬蘂木.必以源本.約而同之.與道俱會.後之學者.將出是則焉.敢誦所聞而美之.

郝淳翁春秋集傳序

因褒貶而傳春秋焉.聖人之餘意也.悉貶而道其褒焉.非聖人之本旨也.粤自周室既遷.史列於諸侯.典策之藏.世莫得見.而其紀載之法.號稱近古.故凡是非善惡之實.天災時變之著.直書而不隱.迄于戰國.執簡侍史者.猶守而未墜.然而攻劫陵據之僭.相尋而莫之顧.實由夫外史之職.不行于邦國.其史之存於國者.又將日幸淪棄.而無所傳證.故益得以逞其驕而恣其所行.若是者二百餘年矣.聖人始出.然後因其史之本文.而修削之.別爲之書.以信于後.善乎孟子之言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若是則春秋其果爲褒貶哉.三家之傳.事與義例.標榜殺案.刻者若法吏.博者若辯士.上下二千餘載.各執所嗜.介

不相紊。而玩獵蒐采。勞其音聲。益遺其形。傳愈疏而經益湮矣。夫因義例以明聖人之意。僅義與例不得而盡。廣其記聞。不燭於理。則事益無以自附。春秋之道幽而明。無傳而著論至於是。良有以也。自唐以來。合三傳者。始各以其長自見。然而求於外者必譏於內。純明粹精。非自外至焉者耳。先王之典禮舊章。具於傳記。悉心以推之。闇而日彰。墜而復完。則禮者又春秋之標準也。邵武鄧淳翁。慨不行於今。特立己任。纂而爲編。復因胡氏七家而增廣之。余嘗謂審乎人情。酌乎事變。非春秋其誰羣。感而通天下之故。則易之用。其與是相竝。始於春秋而終於易者。邵子之學也。淳翁學首於是。必有其本。敢因以訂諸。

王先生困學紀聞序

世之爲學。非止於辭章而已也。不明乎理。曷能以窮夫道德性命之蘊。理至而辭不達。兹其爲害也大矣。是故先儒有憂之。且夫子之言有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其品節備具。見於禮之經解。夫事不獨。不足以盡天下之智。物不窮。不足以推天下之用。考於史冊。求其精粗得失之要。非卓然有識者不能也。若是其殆得之矣。在易之居業。則曰脩辭立誠。而畜德懿德。必在夫聞見之廣。旁曲通暢。是則經史之外。立凡舉例。屈指不能以遽盡也。揚雄氏作法言。其意亦有取夫是。後千餘年。禮部尚書王先生出。知濂洛之學。淑于吾徒之功至溥。然簡便日趨。偷薄固陋。瞠目拱手。面牆背芒。滔滔相承。恬不以爲恥。於是爲困學紀聞二十卷。其訓以贊。原其旨要。揚雄氏之志也。先生年未五十。諸經皆有說。晚歲悉焚棄。而獨成是書。其語淵奧精實。非紬繹玩味不能解。下世三十年。肅政司副使馬速忽公。僉事孫公楫濟川。分治慶元。振起儒學。始命入梓。桷游公門最久。官翰苑時。欲悉以其所著書進于朝廷。因循不果。今也二公謂桷知先生學爲詳。俾首爲序。庸書作書之本旨。亦以厲夫後之學者。先生諱應麟。字伯厚。自號深寧居士。泰定二年冬十月門人具官袁桷序。

大易通義序

鄱侯郭文卿示易通義一帙曰。此眞定侯先生所遺也。先生幼爽明。聆羣兒誦書。不終日。能悉記其所授。稍長。習詞章。自謂不學可造詣。既而悔曰。吾明於心。刊華食實。莫首於理。理以載道。原易以求。則爲得之。於是精意讀易。旁通曲會。參以己說。而名之曰通義。讀其書。浩乎其詳也。簡乎其著也。因理以測象。若遺焉而不敢廢也。桷學易蓋亦有年矣。原夫八卦既列。象斯立焉。故卦有理者焉。有象者焉。理有以言爲象。象有以理爲用。理與象不得而偏也。聖人懼其言之雜也。諸卦之彖。專言夫理。而取身取物。悉見於爻辭矣。又懼夫設卦之理。象不足以盡也。復繫之以上下傳。而其象位之明著。悉見於說卦。至矣盡矣。後之儒先言理者過於浮。略象廣喩。而泥象者徵言隻字。咸取以爲象。角立交病。三聖之旨。泯然莫知所歸。自朱文公發變象之說。學者始知所宗。君思深而識幽。據會提要。蓋將爲程子之忠臣。傚文公以入夫邵子之室。非潛心尊聞者不能也。今年逾九十。康色未艾。先生名克中。字正卿。郭侯俾敍其書。將入于梓。不讓而爲之序焉。

老子講義序

昔之善言老子者。謂其同者合於易。其不同於孔子者。皆矯世之弊。此論、千萬年不能以易也。新安程泰之作易老通言。余意深得其旨。讀之茫然不能以脗合。語簡則理得。大槩玄酒。夫豈旨於味乎。老子之五千言。不得已而爲言也。道爲乾坤之體。德爲咸恆之用。繹其辭旨。觀妙觀徼。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者也。衆妙之門。易之門也。功成弗居。治蠱之道也。使民無知無欲。百姓日用而不知也。挫銳解紛。洗心藏密之旨也。多言數窮。吉人之辭寡也。谷神不死。生生之謂易也。後其身外其身。以前民用之道也。水善利萬物。坎之行有尚也。持盈揣銳。君子有終也。生而不有。爲而不恃。無思無爲也。埏埴爲器。戶牖爲室。十三卦制器之義也。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民咸用之謂之神也。爲腹不爲目。觀我朶頤之凶也。寄於天下。託於天下。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神無方而易無體也。善爲士之章。出入以度。無有師保。如臨父母之謂也。觀復。復其見天地之心也。皆謂我自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也。若夫十八十九二十章。矯世之言也。其中有物。其中有精。坎離之體。未濟既濟之用也。不自伐。故有功。謙之義也。有不信焉。亦矯言也。跂者不立。鼎折足。不勝其任也。有物混成。易有太極也。輕則失臣。躁則失君。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之義也。善人者不善人之師。益道也。知白守黑。窮神知化之義也。去甚去奢去泰。致悲以存其位者也。將軍居左。師左次。无咎也。道之在天下。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之義也。自知者明。顏子之不遠復也。自勝者強。君子之自強不息也。終不爲大。虛以受人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極深而研幾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柔弱勝剛強。坤至柔而動剛也。利器不可以示人。君子藏器於身也。守萬物將自化。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也。上德不德章。矯言也。謂得一者。貞夫一者也。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蘇氏曰。兩儀之先。其易無體。兩儀之後。其易有體。有無之義。於斯見之。明道進道。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之謂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石林葉氏曰。易之數見於大傳者。乾坤之策也。物亦非萬之所能盡。該微見其緒。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老氏言數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莊周言數曰。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算。老氏所謂三生萬物者。猶易之言當萬物之數而不盡其說也。莊周所謂巧曆所不能算者。猶易之言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而不窮其變也。至漢言律曆者。於是始於易數之外。起黃鍾之一而三。積之至於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有以爲五行之數備。已而又爲三統之說。以五行相錯。由三微三著。積之始於太極。而終於二千三百六十三萬九千四十。而復於太極上元。以爲天下之能事畢。無爲老子之旨。義與生而不有同。旨既同。則無思無爲之義同矣。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諸卦之上九類之。清靜爲天下正。憧憧往來之反說也。知足常足。繫于苞桑也。其出彌遠。其知彌少。稱名也小。取類也大之義也。爲學日益。爲道日損。兼損益而言也。懲忿窒慾。損也。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益也。聖人皆孩之。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也。善攝生。老子之本旨。致一之義近之矣。道生德畜。乾坤之用也。生而不有。變化云爲也。塞其兌。言行君子之樞機也。愼言語。塞兌之本也。閉其門。行其庭。不見其人之謂也。介然有知。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介于石之義也。善建者不拔。確乎其不可拔也。脩身至天下。中庸之論也。精之至。和之至。男女構精。化生之道也。玄同。不見是而無悶也。以奇用兵。以此毒天下而

民從也.禍兮福之所倚.頑果不食也.福兮禍之所伏.鞶帶之三褫也.治人事天.莫若嗇.卑而不可踰.武盟可用享也.有國之母.可以長久.安士敦乎仁.愛之道也.非其鬼不神.暌之孥疑亡也.大國取小國.小國取大國.湯文王是也.謙之上六得之矣.道者萬物之奧.廣大悉備也.何棄之有.容民畜衆也.坐進此道.藉用白茅无咎也.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履霜堅冰也.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喩積小以高大也.下二章亦同也.民之難治.以其智多.禁民爲非曰義.則智去矣.江海爲百谷王.天水違行而由一以生也.下者水之道.需而蹇.蹇則通矣.下濟而光明之義得矣.曰慈.天地之大德曰生也.曰儉.損之道也.曰不敢爲天下先.巽以行權也.善爲士.夫子於益或擊之立心勿恆凶之爻.詳言之矣.用兵有言.仁者無敵也.吾言甚易知.易知則有親也.知不知.滕口說也.民不畏威.不威不懲.滅趾滅耳之爻得之矣.勇於敢則殺.天道虧盈而益謙也.民之饑.節以制度.則不傷財不害民矣.人之生柔.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也.天之道其猶張弓.日往月來之義也.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坎之內爻堅強者也.故險之時用大矣哉.受國之垢.國君含垢也.明夷之義.於斯見之.常與善人.積善之家有餘慶也.小國寡民.章通其變.使民不倦也.利而不害.乾不言所利.保合大和.乃利于貞矣.爲而不爭.爭地爭城.老子之親見也.王侯設險以守其國.夫豈有爭哉.予倘嘗以易釋其旨而未有成也.同里呂君與之.故儒家.閱世益深.游於方外.以其著老子一編見示.甚似夫予之所見.其文詳順而實.櫽括以精.築室於海島孤絶之地.雖聰察明.以養其泰和.且又將窮極山川之幽勝以求正於有道.誠可謂老而能學者也.故輯舊說列于前.凡我同志.知予之不妄.許可者有任也.泰定二年七月清容居士袁桷序.

高一清醫書十事序

班固氏輯劉氏七略爲藝文志.其序醫經方藥.終以神仙十家殿之.詩宗探本.厥旨深矣.近世習老氏者.則以爲游清淨務名實.若班氏去取.未足爲吾學輕重.其不習老氏者.因其先後.遂以爲尊吾聖人.莫若班氏.緣聲附響.深切明著之道.二者皆所未喩也.醫經方藥.其訓于先古.其不得已而爲之意.世莫之曉.惟空林隱賢.刻意繕性之士.必極其本致而後能知之.故其察五行乘尅之理.七情摩蕩之原.兢兢惴惴.使夫身不至於已病而餘功後效.積精以適神者.斯近夫神仙之說矣.班氏深存其義而隱其說.故世之方士.皆荒怨詭幻.復別爲一家以自傒隱.而所謂非聖不言者.則有尼丘禱之靡.訓仁者靜壽之義.於道何取焉.予嘗謂有經天下之志.必有經天下之事.胼胝之勞.在陳之厄.其飢寒困苦.雖九死不得以自悔.視夫彈冠結綬.爭奪得喪.談性命之玄而忘事理之實者.則有間矣.故每信而不敢自異.居里時.獨高君彰一清.寮方外學.嘗以爲醫經爲性命之本.若治金鍊石.諸祕詭事皆不取.殫極年歲.悉取上古漢晉諸經方.以及唐宋所綴出.經分緯別.定其精良.删其繁雜.別爲十事.謂必由此足以通夫仙道.而其意與班氏適相脗合.高氏衣冠爲四明望.自獻簡公閎掌成均.定學制.當秦氏擅錮正士.即致事.以春秋禮學教授鄉里.內翰公文虎、禮部公似孫、父子皆以文學致清顯.至大宗伯衛孫、爲端平正士.術儀偉貌.年八十餘.手抄目閱及方技諸書.靈臺道術不輟.一清爲諸孫.得於宗伯爲多.淵懿之深.簡閑小諦.非所可擬.疑

駸駸乎與學仙之道通.故今自號爲通仙子云.然予幼聞諸老言.葛天民、曾崇建、以神仙說游公卿.詩言玉字.苦意冰凝.見者憐而欲成之.後卒不就.最後里人王丹池、復以是說游亦不就.十事之成.於吾徒誠有稱.未知通仙之本旨.其果能有成也.朱文公於老氏.嘗曰恐逆天理.信而不泥.然未始與浮屠者同其議.悼日月之如流.知玄髮之易化.高君其奚以辭.因叙而致意焉.

四明志序

成周疆理之制.審於王畿.首合同姓以夾輔.至於四履.則必假異姓焉以控遏之.先後疏附.曲盡其制.何周且詳也.四方之志.猶懼其不能以悉知也.則必以外史掌之.社亡入秦而書具在.區區刀筆吏.獨能收其書.據要漢中.夫豈偶然也哉.世祖皇帝聖德神武.混平寰宇.首命祕書監儒臣輯大一統志.沈幾遠略.與昔聖人意旨脗合.然而郡志缺落.其遺軼未備焉者.不復以徹于上.馬侯澤潤之、嘗爲中祕官.知之矣.既守四明.乃曰明舊有志.今爲帥大府.浙東七州.推明爲首.阨塞戶版物產地利.是宜究察以待問.請風俗德.論昔之高閎巨閥.勵於宅里者.猶可考也.謂桷久爲史官.宜有述.桷嘗聞之.洙泗遺俗.稽之以久遠者.道德之澤也.訖錙銖之利以害于吾民.昔人之所不道.空虛說增.農日益困.甚者紀其山林尾室之饒.秦晉諂腴.若執券契.爭莫能已.是殆昔之無知者根其禍也.管夷吾作書.訓子弟.良厚.而內政以漁鹽爲急.儒者詬之.維明負山橫江.歲厄於水旱.河渠是先.牧民之本.推其沿革.覽其山川.知昔時得人之盛.宮室戶口之無恆.稽道遺文之盛衰.是皆足以增其永歎焉者矣.乃爲十二考以志其事.遂不敢以荒落而有辭也.馬侯爲政.愷悌惻隱.以宜于民.民以不病.郡博士吳君某、勤恪承命.詢索州縣之所宜聞者.良備.因是得以成書焉.

李景山鳩巢編後序

桷過永嘉.張宗魯晉穆.虔問李景山氏、手校朱子詩傳.護視之.旁行側注.朱墨定質.精善心慕焉.雖未熟詳.知其名.能詩.吾意非近世詩士也.近世言詩家.顓崇出.淒厲極致.止於清麗.視建安黃初諸子.作已憒憒不復省.鉤英擷妍.刻畫眉目.而形幹離脫.不可支輔.其凡偶拙近者.率悻悻直致.棄萬物之比興.謂道由是顯.六義之旨幽如也.是歲冬.見于京師.始讀其詩於雍虞德生.質而不倨.綺而不淫.擷衆芳之英華.寄于窮厓絶域之地.而審其昔日之心.滿意肆.蓋將沖寂寥廓.脫然以逃虛者也.夫子之言曰.詩可以怨.然不怨可也.怨已則貴難於天.誠不怨邪.幽蘭之辭.湘纍之賦.得而廢之矣.若公之詩.非悲其不遇也.凜焉以持者正也.反而言之.斯怨矣.又何病焉.予嘗從問雲南北風.歲弄兵不止.計安出.公曰.理則人撫則默.豈獨雲南哉.退已.書諸牘.復識于序後.若德生所論次者.不復著.

劉內翰文集序

至元二十四年間.南康劉公爲內相.宋社未亡.桷髫年侍先處州府君于錢塘.獲識之.議論雄偉.誠奇士也.後有客自京師來者.必詢其詞命制作.多憒悅不能道.踰十餘年.獲入禁林.得玉堂制草而讀之.編次甚略.詞臣之名.十不存四五.是則劉公之文.無因而推考焉者矣.至治元年冬十月.其嗣判官君某.壹其

遺文相過焉俾有敍棆讀之手不以釋夫集腋於裘擣珍於鼎非精別者不能也尊其所聞足以信後謏言美說非後進之所宜爲也東平李公謙評公之文曰學問該洽性理精詣承旨王公構則曰深妥雄健博碩光明廣平宋公渤亦曰氣盛辭卓溫潤宏雅嘉禾張公伯淳則又曰浩瀚橫逸是數公者司衡挈繩將俾夫後之學者翕焉以從其傳信何疑矣夫以理爲主文常患於不工雕鏤委心茫然而無以畔岸是則爲是者良難矣命焉而得所遭事久則論益定觀其詩文於當世羣賢之言有考焉斯得矣

樂侍郎詩集序

故吏部侍郎河南尹樂公詩一編其季子克誠以家集散軼守其記憶者得若干篇將刻于梓俾有敍棆讀而作曰嗚呼旨哉方南北分裂兩帝所尚唯眉山蘇氏學至理學興而詩始廢大率皆以模寫宛曲爲非道夫明於理者猶足以發先王之底蘊其不明理則錯冗猥俚散焉不能以成章而諉曰吾唯理是言詩實病焉今夫途歌巷語風見之矣至於二雅公卿大夫之言縝而有度曲而不倨將蠡夫萬物之藻麗以極其形容贊美之盛若是者非夸且誣也五經言理莫詳於易其辭深且密闡幽賾微不敢以直易言之考於經皆然也宋之亡也詩不勝其弊金之亡一時儒先猶秉舊聞於感慨窮困之際不改其度出語者一故中統至元間皆昔時之緒餘一一能有以自見若吏部公則親受承安貞祐之傳故其詩淸切俊邁足以振敫百年之遠嚮俾備諸中州之所編次其何能以辨公諱舉字用之號藏齋與父運副皆金進士家世源委所從來有據傳以永久孰曰不宜

曹邦衡教授詩文序

大江以南地盡荊揚郡不過百十其言語風俗起居飲食之異邈不相近世方理文治而士大夫言詞意高下復人人殊數十年來文益媮體益弊乘高躡浮滑稽恣睢恍乎其不可詰絜而至於道者不偃則僨遡源而論之蓋方承平時師表日增士以其類至尊其所傳過於自守而樂凡近者尤矜矜然疄重不妄與一道德而同風俗先王之教誠不若是也余嘗會文於同志反復力議而卒以自病廬山曹邦衡客京師三年矣閉門弦歌絕造請之跡願屢察之而卒未之與議將行始示其詩文一編蒐奇釋精炳然而憤陳列懸于簴擣珍于鼎聲咏相閧而淒厲感愾蓋將合律呂之變適酸鹹之宜者也夫不自是其是必有則於古守其私說不能以自廣將固且陋博以求之精以思之日遷而歲異當於是乎益今四海一國士之不可強爲者猶陂而及文教之治由是而一曹君勉乎哉往愼乃塗正轄而行其審有不至者耶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二

序

韓泗州老人詩序

往八十年金遷于汴盡汴民成勝兵抗鬬不得息聞其父老泣撫黃稚謂不幸生亂離使言承平時疑卒未見果承平耶余弗得見得見焉必若等也不十年而金亡又四十年世祖一轍迹郡縣轉輸屯戍備徼江以北悉撤者而汴爲樂土今三十年矣私怪當時父老言合龠卜特不知得年者幾何人又不知得年而果佚樂者爲何如人夫壽與富天不能效畀錙銖之較顧與計莫以勝也大德丙午韓泗州君美書來京師曰余家嚴君偕老于汴俱八十矣桷與泗州交最深宦於吾鄉最久與之言文詞道故事切直近實今守於泗泗與汴水陸相望甘旨致問不絕汴總河南十數州得領公府事上汴奉觴跪行盡其私歡二老人方彊明艾和游戲閭里登坡陁棒榛翳臨車飛轍動在耳眼嘗指而慨已而以喜而泗州又能淸謹愷悌祝其神明以發其志歷休休焉不知其將老古之所謂陶唐氏之民者於韓氏見之矣中都之士咸美而賦四明袁桷爲之序

張氏宗譜序

宗以族言斯古也別以爲宗記始也大宗非諸侯之制也居小宗而遺大宗自鄭氏大記之釋失之缺其

大宗.小宗乎何取.然則曷爲大宗也.大宗之法.不廟於庶昆弟.謂之別者.大夫學士.悉有宗也.天子以國.諸侯以封.世守其祀.莫敢爲宗.下于庶人.而言宗焉.遺其大宗不可也.大夫士有常宗.由大宗而爲小宗.小宗不可以承祖.故分而言之.小宗之嫡.斯大宗矣.此繼別之義也.張氏之各得爲宗也奈何.張譜始於東平.東平其大父善也.東平之長子禮.爲豐縣丞.豐縣.東平之大宗也.其季義.居於東昌.死復葬焉.有子五人.長曰叔溫.爲高沙屯官.東昌之大宗也.古者適於他國.皆別爲宗.國一而地異.別之義斯近矣.張譜較於氏.迎而敘之.首豐縣之禰.悉張氏子孫.更數十百年.宗不能易也.高沙之禰.居東昌.合豐縣爲小宗.始高沙爲大宗.宗各有別.韓祖之道斯備矣.張姓出乎姬.至周而氏著.祖乎韓.其得望者十二.曰襄陽.洛陽.河東.始興.馮翊.吳郡.平原.清河.河間.中山.曰魏.曰蜀.東平譜祖以上.名不得而次.合賢與貴侈而譜之.失近據遠.譜其疑矣.惟貴與賢不借同也.誠貴矣.非賢不能傳.使果賢邪.雖弗貴焉可也.張氏之先墓.隤於河.族厄于兵.今其孫若鈞.咸曰別爲始者.猶遡也.至東昌而復別.何敢忘之.太和之季叔恭敬父.則曰爲譜辨宗.百世猶今也.凡昔之不幸.吾猶懼惡焉.噫.敬父之心思而深.肅肅然念其先.儆儆以自持.其與也於是乎在.敬父今爲宗正府左右司都事.大德丁未.作亭于東昌之墓旁.表曰宗會.翰林學士廣平程公爲之記.太子文學魏郡元君復初.系之以詩.而俾余爲譜.史官袁桷述.

廬陵羅氏世譜序

黃帝二十五宗.距唐堯猶未遠.世系昭穆.混錯若不可考.徵而不論者.謂其詳不可聞也.禮莫詳於周.展

親別宗.強本弱枝之意.品式備具.不數百年.難生於所親.兵車日尋.卒之顛覆僨絕.何也.其所以繼之者.非其道也.禮生於人情.貴貴親親.禮之大經.繇貴而失親.聖如周公.猶不能以制.宗法之不講.所由來舊矣.後漢鄭康成謂諸侯之別子爲大宗.自大夫士而下.皆不當有.由是常宗之法廢.貴爲王公.其所以承攝者.止於五世.鄭氏之說誤也.譜牒學廢.姓氏殽雜.獨孔氏子孫.更數千百年.歷歷可紀.而姬氏享國八百餘祀.秦漢之際.已散軼僅存.後王盛衰.抑無以議爲矣.或者謂孔子垂世立訓.貴不以位.故其所傳久遠.然考諸傳記.蠻夷小邦.率一姓數十世.噫.立禮以辨位.位尊而益爭.昔之聖人.夫豈不知其有是哉.消長之理.相尋於無窮.其不可詰者.數存焉耳矣.廬陵羅氏譜.繇唐至今.爲世凡十有五.爲派凡十有八.旁行邪上.如指諸掌.合職方氏小史之記.貴盛裒蕃者.亦莫能並.統宗合源.一其所尚.必有其道.參差不齊.物之理也.先之以孝讓.終之以卑讓.黜爵貴德.雖百世可推也.桷也公侯之子孫.因羅氏之譜牒.將有感夫昔時之興廢.企焉若不及.而終之以自勉者.亦羅氏譜之微旨也.延祐丙辰八月史官袁桷序.

臨川危氏族譜序

姓氏之學.魏晉以下.無稽焉.歐陽子作宰相世系.切切然將私其親.然卒數世亡軼.是則凡言譜牒者.徵之焉得矣.氏族混於周之東遷.禰以爲氏.猶之可也.別族改氏.因其官簿.以相沿襲.益繁多矣.繇是爲賜姓.爲缺文.一氏而兩望.同源而別派.至於推律觀物.叢風需化.雖然而前陳其避禍者.託焉以自逃.承宗繼絕.漫不可考.竄易傳會.紛然莫能辨者.數千百年皆是也.宗法之不講.所從來久.謂百世不遷者.德如

后稷焉斯可矣.后稷而不能.則凡爲吾徒者.得無懼乎.孟子有言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而言之.何邪.昔之親盡.蓋見于孟子.然而私淑之道.充孟子而能爲之者.吾於危氏之譜.其殆庶幾矣.夫遠而不可明者.理之常也.究其初以合乎貴賤貧富.其心博.其旨微.將使夫困者通.盈者持.危氏之廢循環無窮.於是乎有考焉是矣.維漳州大夫.於桷曾大父樞密越公.同淳熙進士.同乙科.同著作.同爲番陽文敏公之門人.其弟南昌君.族祖正肅公實銘其墓.桷來京師.族孫有成.嘗曰.兩家疇昔若是.譜非予敘不可.不幸有成卒.其弟歸其骨于臨川.遂不負其言而序之.

熊西玉文集序

粵昔以經賦科進天下士.有司崇尚日異.辟雍居俊游.尤爲準繩.音節程度.更叛迭變.翬翕影附.各以其伎進.拘者輒困躓.不得上方.是時.蜚英溢行.爲時所推重.連百州之地.不能以什一數.邈音聲之近.絕師弟子之敬.和筆續札.傳誦不止.其好慕實使之然也.當咸淳初.江以東言熊公焉.余師劉源戴公.言爲同舍郎.時學官始授題.熊公據案瞪目.鉤深摘微.落筆澄徹.理融意新.篇則續而珠纍屬也.未幾失仕東歸.沈冥簡編.空林窮巷之怨.橫溢開發.而安之有命.不憤不悱.猶昔日年壯意盛之所作.擬諸於德.殆其微與.噫.陶唐氏之亡.歷年滋多.精深憂思.愈遠愈在.極周陵遲.諸子相繼有作.是則先王之澤.不可以一日泯.自漢而下.殆無以議.何則.理不勝弊焉故爾.夫弊不極不足以自振.此強仁者之所宜知.嘗聞公閉門盡心索六藝之蘊.以極遠紹.後之學者.是宜有考.故不知其不能而申其說.命序之者.實壻張拱辰氏也.

陳元吉韻海序

近世儒先.以韻書首於江左.其理未竟.論者疑焉.夫聲與韻.文字之自然.童歌巷語.肇於唐虞.旁叶偶傳.與君臣賡歌相表裏.非若今世.拘拘然以清濁爲高下論也.小學廢已久.言六書皆本於許慎.或者謂揚雄太玄奇字.與許氏不合.皆其私臆.殊不知屈氏而下.若司馬諸賦.其不易解辨.豈亦其所自製.故昌黎韓子.謂凡爲文.宜略識字.則世所爲許學者.苟趨省易.實秦相斯之學也.按魏李登始爲聲韻.增益衍廣.實原七均.七均之說.成於江左.江左之文.綺而蔓.其於韻若法律.爲師條分目析.錙銖之不可混也.降於隋唐.守其說而莫之變.能變者宋惟吳棫氏.今世所行唐韻.博極羣籍之要.見於其序.而近世附益.終莫能已.噫.學其果有止也邪.眉山陳君元吉.少以春秋試有司第一.南極交廣.以遊夫幽冀之卒.衍.搜奇尋聞.包絡摭拾.因韻以廣.卒爲是書.名曰韻海.班然而居.編懸在庭.各得其職.雖第而輕重之.同律呂也.屬辭比事.春秋之教.殆猶其微與.昔顏魯公爲韻海鏡源.集古今韻字.凡三百餘卷.識者謂其摭華撮要.該於理著.四庫散落不具.而今也卒俟君以成.合流納污.愈遠愈精.至於海者.百川之功聚也.敢翻所聞而因以序之.

鄂城馬節婦詩序

詩始婦人.先王盛時.天地萬物之理.推變審情.著若是矣.不幸而大故.守中秉德.合於自然.變辱恐懼.蓋不能以相動也.二南之化.行於天下.未及數百年.陵夷變遷.首於國君夫人.聖人憂之.錄於風雅.書於春

秋。後有述作。尤惓惓焉以致其意。嗟夫。乾坤之道。相濟以成者也。皇元一海宇。累下詔郡縣。孝子節婦。按實旌植是謹。鄆城王母。其狀曰。馬氏年少喪夫。養姑鞠子。織粟盡恩禮。闔戶循飭四十年。終始不易。由是鄉老言于州。州上其事禮部。繇是得加棹表焉。桷待罪太史。歲終常會以奏。書然陳詩以觀。史官之職也。凡我同志。什為詠歌。先之以葵勤。終之以燕樂。足以見夫國家德化之厚。非止為王氏榮也。豈不美歟。長子賢。山東宣慰府掾季獻。今為翰林院都事云。

蕭克有字序

在昔先民。理得於簡易。其言動視聽之方。不求合於禮。而所謂禮者何。其日用而不知也。唐虞之際。黎民時雍。至於湯武。出而禮益立。於是升降揖讓以成其容。為之珩璜以節其步武。為之弁冕以嚴其首服。黼黻有度。尊彝有數。溫柔剛毅寬嚴張弛之教。復品節而備具之。噫。可謂至矣。世益衰而法益繁。悉刑以防其情。民之日不幸者。非天之所與殊也。俗婾而說厖。教不足以勝。靡然從上以自治。其亦未知其本始焉者也。周之衰。諸子馳騁。激於世者。黜仁絕禮以自高。急於近功。則皆苛迫峭刻。益莫知其所措。聖人政刑德禮之論。幾乎其息。書曰。臣人克有常憲。解之者曰。憲猶法也。率有其常者也。民之初生。淵乎其仁。詩書禮樂。造士之具也。不由是而推。率法以為固。有夏后氏之世。吾誠知其不若是也。廬陵蕭御史之子憲。其師黃君字曰克有。請其說於余。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克有之義備矣。假於外以為常。將失其所謂由己之道。修其由己之道。莫若乎禮。故余先言其得於天者如是。而復以學禮之說告。

袁氏舊書目序

袁氏舊書目者。目袁氏舊書之存于今者也。始曾大父越公舉進士時。貧不能得書。書多手抄強記。至用高祖妣齊國夫人魚飯冠舉書。後官中都。凡二十有五年。乃務置書。以償宿昔所志。其世所未有。則從中祕書及故家傳錄以歸。於是書始備矣。于時國家承平。四方無兵革之虞。多用文儒為牧守。公私閒暇。擊鮮享醴。賓寮屬以校讐刻書為美績。至於細民。亦皆轉相模鋟以取衣食。而閩之建。蜀之益。其最著者也。紹定辛卯。公自宥府歸里。遂累土為堂。貯所得書於東西楹。公日處其中。客至不復道世事。顧嗜陳黃詩。擇其適意者。手書為編。寓物詠歌。與道游遨。休休焉不知其年之將耄。如是者七年而薨。舊書之傳。距于今四世矣。桷幼聞公從學正獻公時。有手校九經。旁說疑義。皆附書左右。最為精善。欲從諸父一觀而未得。又欲合諸父之藏。分第為目錄。亦不果。竊嘗謂天下之物。聚多者終必散。或者早計於未散。則庶幾幸有一存之理。遂悉藏於山中。己丑之災。偕家人渡江以逃。袁氏之書。一夕而盡。昔之預計者乃幸而獲全。嗚呼。此公之靈。有以啟其衷也。惟公以勤勞起家。其書之傳。不幸而不存。固當歸之於數。其幸而獲存者。敢不襲藏心思而夙踐之。以求無忘前人之意。謹次其本始。書以為舊書目序。

袁氏新書目序

余少讀書。有五失焉。雅觀而無擇。濫閱而少思。其失也博而寡要。攷古人之言行。意常退縮。不敢望。其失也懦而無立。纂錄史籍之故實。一未終而屢更端。其失也勞而無成。聞人之長。唯恐不及。將疾趨從之而

輒出其後。其失也欲速而過高。好學為文。未能蓄其本。經術隱奧。茫乎其無所適從。泛然而無所關決。是又失之甚者也。夫為學之道。用志不能不一。用力不能不專。農夫兼而廣種。不如狹犁之為實也。工人泛而雜學。不如一藝之為精也。往者書未模印時。爭傳寫授讀。較余所藏之書不能十一。而士以三年通一經。其自得之實。皆足以傳世垂後。其視余之書多無成者。豈古人所謂沃土無善民之說與。往年春。書燬于火。假仰草茇。所失物不復追憶。而於書獨不能忘懷。己乃思前之五失。一旦而悟。將從事於內以求自得之實。其年夏。大人過故都。復購遺闕。篋載以歸。意者斯文之富。將過乎昔。而余又思旁搜遠錄。俾夫昔日之蠹矣。噫。年未至於壯。其五失可以亟改也。而古人之志。余亦竊有慕焉。用識吾過。以為袁氏新書目序首。

文子方安南行記序

始余讀戴記。帝王聽理。不盡於衡山。而虞書致日。迺南極交州。是則要荒不責其貢賦。使者雖歲往返亡害也。馬伏波議兵法。與建武帝合。勞民入於瘴霧蛸蛇之地。其得意自敘。反不若賈君房建罷議。時俗升降。略地定功。後王所尚者。然與唐置安南都護府。獻令鮮雜。同羈縻州。開元詔太史測天下晷。交州為南服。準事與唐帝類。不聞其有僭拒事也。萌芽侈心。承詔旨以肆誅索。一不得意。而曰損國體者。是誠盜臣也。已。世祖文武皇帝神睿洞察。不加以兵。而安南長感不敢朝。終五世。陳王爵以奉貢。今天子即位。頒正朔。議遣使。於是文君子方拜禮部郎中為使副以行。辭命專達。儀注品節。唯子方是耽。入其境。不旬日。卒致命以還。積諸往使。五十年所未有也。還都。示予行記一編。夫誦詩專對。夫子之訓也。予於書獨有取焉。宣上意。儆有衆。誓命焉。有考山川。導別表土俗。以宜于民。莫詳於貢書。至若訓帝德以傳示永久。是非史官不能。子方以論譔奉使事。三者將彙而取之。既於詩書。殆相表裏矣。蠻荒貪長。俾知夫中國有人焉者。其自子方始。窮極珍麗。媚上以營夫己者。子方不知其說也。是宜廣梓。以告于後之使者云。年月日袁桷序。

白季淸母夫人受新封詩序

春秋經錫命之制。後王以品秩益厖。其追榮倣古則今。至于是大備。今皇帝嗣大曆服。桷時在翰林。得與議典章儀注。僉曰。勸爵古制。以人子所居官褒崇之。罔俾專美于前代。定其格。入奏。皇帝曰可。輕外重內。非廣孝道。視所居官。咸大賚之。詔下。皆叩首望闕謝。浙東元帥府都事白君湝。即以其所宜封者。為母盧夫人請于朝。得封太原郡太君。盧白皆中原望族。盧以文詞鳴翰林。白氏再世持雄辨清言。沐孚纏藉。聞者莫不興起。若是者尤足以振耀也。噫。世之簪然因其夫與子蒙爵命者多矣。未有若盧白之清望。足以厭服于當代。特其世家白君之所不敢。朝夕溫凊。陳白其所行事。秉心以公。張弛興革。孰不曰是眞世家。彼夸詡者。誠不足為兩家重也。郡之儒士相率為歌詩以贊。俾桷首為序。泰定元年冬十有一月。前史官袁桷書。

甬山集序

文章與時爲高下誠哉是言也宋祚將亡國學考文其悲哀促急不能一朝居四方翕然取則淩躐上第至今殘編斷牘讀之令人歎恨不已蓋士生斯時能自拔以表見者不一二數有一人焉升乂韜匿沖晦與世若不相接始予少時見三江李君在明于史藝其貌臞然其語泊然僅知其爲長者也下世十餘年子汲以所爲詩文十卷號甬山集相示貫穿龍絡悉本于五經之微旨而優柔反覆羅而不怨曲而不倨藹然六義之懿宮商相宣各叶其體情至理盡守之以嚴無直致之失世之號能爲詩文者率不過是較一時之靡流實居其最惜乎昔時之承接不足以知其萬一也維昔秉義公以盛德蕭裕世科聯躡今五傳矣論其詞章則擬於先世爲有光汲能廣而傳之惠於吾鄉俾其子孫得以遵守豈不韙哉泰定二年冬十月袁桷序

蓬萊閣詩序

會稽爲禹會諸侯之所自嬴政一登而其山水之勝迄兩漢孫吳莫有表章或者謂當是時征伐爭雄爲用武地而士大夫在朝廷簪筆執牘以奉天子之游宴願安得從事於荊榛險絕以暢其耳目哉惟太史遷出於流落不偶以至而見於賦詠實自東晉始方王謝諸賢南徙渡江北望丘壟其悲離感愴不任於仕進故其意念殊絕搜奇抉幽樂天以俟命而會稽號爲南鎭將騁懷以攄其所尙故今之言游山水實自會稽始繇是而降游者益廣而專牧守之任者得兼有而畢具矣元微之以觀察使鎭會稽所辟幕客皆知名士號爲絕倡後人作爲蓬萊閣蓋取微之詩語唐宋鉅作悉刻于其上雲內王侯叔能父涖是邦政簡訟平百廢俱飭復閣之舊迺曰昔之諸賢意必有在登斯閣也將見夫同寅之雍和寮寀之靖共飛觥擊壺以彷夫微之昔時之盛巖壑交暎神閒意消不苛刻以暇豫彼俗吏瑣瑣夫豈知是也哉同郡儒士合賦詩若干首桷與叔能同官于朝審平昔淸靜簡易之論於是乎見雖老尙能爲侯賦之泰定三年正月甲子淸容居士四明袁桷序

馬氏族譜序

譜以遠言懼其非吾祖也以近言有悲吾之不得已也余徙于南衣冠故族扶挈偃仆十失其九者有焉百不得其一者有焉難甫定遺童孤兒想像先人之容儀音聲僅得於髣髴推名諱至於祖則有能言者矣上而高曾不復有能言矣余嘗攷夫譜牒之書秦漢以後牽強附會世表姓纂僅取其近似作史者不得不爾凡爲子孫者罔敢以是爲傳信河陽馬氏蓋皆昔時之望族今元帥公知夫高曾以上之不可以譜遂斷自其可知者爲之旁行側注官位名諱以明其始卒葬年月以愼其終用意弘遠將以期其子孫之日盛嗚呼百年之計莫先於德德愈積則見於後人者不俟而自至昔丞相王文獻公導渡江始立家譜不及三世而蕃衍盛大史不絕書馬公之意蓋若是願相與勉乎哉則得之矣泰定二年七月乙卯前史官袁桷書

鄭原善思親詩編序

廣信鄭君復初舉進士之歲時維三月値其嚴君始生之朝作爲歌詩而終之曰移忠云自茲其立志誠

遠且大矣夫仕莫不欲榮其親仕貴矣所尙貴乎自立不爾則其於貴也乎何有故昔之學仕者必求夫大賢者之格言以佩服之若鄭君者策名未離乎都門超識遠抱先之以不苟若是余嘗於殿廬識之沖然其容介然其操審必能有異乎衆也暨余還里咸言其在官也奇要不入於市貴俠不登于庭盡職而無所顧避是其所蓄足以行所願矣泰定三年秋八月同校文江浙始見其屬和者凡一編嗟夫古之果於正誼必審夫親而爲親者計其詘辱將與之同患難而不之避故載於史傳者不一鄭君之志見初筮歷旣遠聲譽益振始信夫家庭之教在乎夙昔誠不在夫今日也因申其旨而爲之辭丙寅歲八月壬辰袁桷序

周彥祥存樂堂詩序

往者淮甸爲南北要衝耕耨不足以盡其地力彌望數十里皆草屋星散高下每歲春秋避兵輒士窖稻麥老稚潛匿叢薄中丁男健婦守舍相偵伺黃塵翳天猶能在旁近結集保護卒然有相接持梃叢盡力以抗其甚不幸者則皆係累長驅衡東逐馬故凡淮民之家子不識其父弟不知其兄因循苟活慈孝恭敬施於家庭之懿者未能也吁誠可悲也夫世祖皇帝一海宇淮始爲樂土今四十餘年昔之父老言昔時之事未嘗不先之以欷歔繼之以幸喜野無閒民而詩書庠序之教駸駸乎雍熙之盛廬江周君彥祥於是作堂以奉其二親而名曰存樂予嘗以爲生乎今之世有幸不幸存於其間故其愈後者則愈樂而生乎其前者若彥祥之二親是也彥祥之奉親當補其昔時之不可致推彥祥之年亂離崎嶇猶耳接而身受至其諸孫則蔑有知之者噫豈非愈後者則愈樂然則彥祥之心所以樂其父母昆弟者可勝道哉太學博士姚君爲之記善爲歌詩者將別爲一編乃首爲之序彥祥今爲某官

白鶴詩序

泰定元年春二月有旨醮於崇眞萬壽宮特遣宗師吳公主祠事越四日有白鶴三集雲中指殿前五日復至旭日晏溫執事有恪皆承睇仰視一日贊慶士大夫各爲歌詩以侈其異嘗聞禮儀神明之事莫嚴於精意而諸物之畢至良係乎聖德之通感惟今天子踐祚之初詢賢考能斂福以錫庶民籲天請命實不私於己祠祭之事遵叙以行罔有偏好昔漢宣帝勵精圖治嚴謹祠事時則有白鶴集于廟庭異代同符稽諸行事實過於彼而祝禁祕祀以承上命者罔敢暇逸吳公蓋有之焉繇地天通昔之聖人將以止夫禨祥之說天人之際合於自然蓋有不期然而然者不然詩書所稱其得而廢之與詩若干首遂爲之序

春臺詩序

老氏之學以澹然無欲爲至道故凡人之所同然者必激言以釦反至於榮觀燕處其徒日廣其說則曰吾教必若是侈靡盛大浸淫於天下其言曰如登春臺彼嘗非而黜之今考其所爲若不相似視其言者吾猶以爲近古也延平余君惟熙於是取以爲齋名焉昔之盛時淳厚給足充然樂其身非直爲耳目之美觀日作夕息相安於閭里康衢之謠擊壤之歌其教易行也今海宇一轍戶口田野休養蕃庶謳嚀聖

澤庶幾時雍之治.惟熙載古於是乎得之矣.理適乎中.人情之同.隨物而遷者.過也.極枯槁禁制以爲至樂.矯然者也.惟熙嘗爲威茂安撫司僉事.今愿國史府通敏守禮.推命名之雅.其將樂夫天年.同衆以求用於世者與.集賢大學士郭公大書其戶.册朝之卿士.咸爲歌詩.

曹伯明文集序

江西之文.曰歐陽.王.曾.自慶曆以來爲正宗.擧天下師之無異辭.宋金分裂.羣然師眉山公.氣盛意新.於科擧爲尤宜.至乾道淳熙.江西諸賢.別爲宗派.竊取國策莊周之詞.雜進語.未畢而吏事遽起而輟.斷續鉤棘.小者一二言.長者數十言.迎之莫能以窺其涯.而荒唐變幻.虎豹棘而魚龍雜也.嗚呼.三公之文.其忠厚以深.其理精以正.陵厲乎諸子.貞元而下.曾勃然不肯自讓.後之人懼蹈襲之譏.卒至於濫觴淪胥.而莫能以救.可勝恨哉.大德中.榆與端明曾公之子伯明甫爲翰林屬.其爲詩文.如桑麻穀粟.切於日用.不求酸鹹苦澁.以傷乎味之正.篤實渾厚.與其履踐.見於事物者.實相表裏.夫行以爲先.言實次之.言不勝.不足以害道.翕翕孝誚.含譏以射人者.猶懼其不解.方手指其說曰.吾蓋盡有在.若是而權于人禍者多矣.伯明以親老.再爲編修官.補外以去.幾二十年.來京師.爲文若干卷.得而讀之.其衰弱擧鑽.略枝葉之學.春容雅馴.以循夫規矩.它不能以訐病也.夫矯其輕浮.而欲求似於瑣瑣者.伯明之所不忍.抑有聞焉.老而能學.吾二人之所宜職.炳燭之勤.顧相與切磋焉.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三

序

送鄧善之應聘序

近世先達之士.類言求進于京師者.多羇困不偶.瞻眺道途.間廁衣弊冠.柔聲媚色.無以動上意.其言若諄切懇款.後進之士.懷疑而不進.百以十數.然遇不遇命也.而言若是.則抱道自足者.益無忌於世.而或者亦得以窺其介且固焉.夫道成於同而弊於孤.雲龍之相從.風水之相應.其理然也.往歲余與巴西鄧君道所以.嘗以爲今世無是決矣.吾徒當力學爲己.閉門息心.耕六籍之圃.溉根以茂實.若古逸民高士.湛靜自樂.其於道也無害.方是時.君家錢塘.買塵五達之衢.意寂而體舒.無造門騷嘈之勞.下帷授書.矜佩森立.公卿貴人.皆傾下愛慕.獨君無少矜喜.而去來朋徒.各盡恩意.以相周卹.其有不可強.猶謙抑懇藉.人咸以爲其未遇也.已異夫褊心者之論.則其遇當不止若是.今年春.承徵將如京師.告余以行.余固喜夫人之所期者有驗.而其行也.復將有說焉.君子之出也.大言以行道者.夸誕之流也.相時而行.守身於不辱.謙得遲難.貞白而無愧.漸近之矣.方今食太官.衣御府.亡慮數百.擬之漢世爲盛.吾意吾丘.周仁之徒.道不相類.若貢禹之經明行絜.區區車馬之對.亦若無可取者.苟不以是進.則其氣昌而愈完.行周而無闕.於得喪益無病矣.夫處順者.逆言莫能入.嗜味者.腊毒無終悔.予與君疇昔相好.無所隱.思盧贈

之詒.而審以告焉.

送曹伯明序

議者謂故家世官.陽明精粹之氣.毓于簡册.溢于圭組.盛衰消長.始相尋爲無端焉.嗟夫.豈誠有是理哉.百尋之木.上干雲霄.盤礴慘舒.積之而後至.其風雨雪霜之變.適其事會.理之不可詰者.誰得而辨.而苟一時之得失.以自詭.吾未之信也.士患不自知.而卒病夫知者.迄莫可究.至於淩高躐深.倘怳疾進.幸其安肆.順趣而莫救.則豈其父兄之過.至不幸糜爛蹷覆.與世爲始終者.要未得以成敗論也.廬山曹伯明.官翰林十有二年.始爲編修官.議當敍遷.曰愚名居先.願以讓.秩再滿.則又曰太夫人春秋高.願補邑以行.吾知其盛衰消長之理.炳于胸中.確乎不能以易者也.維昔從祖文簡公.旣老來朝.翩然東歸.位不充其德.未幾先正端明公.敦知止之說.慷慨力去.邈乎高風.跂躅不墜.謙以居之.仁以成之.振世德之緒.使議者之言.不出乎口.其自伯明始.因其行.序以識之.

送范德機序

四方士游京師.則必囊筆楮.飾賦詠.以偵候于王公之門.當不當.良不論也.審焉以求售.若乘必駿.食必稻.足躡而腹果.介然莫有所遭.夫爭藝以自進.宜有不擇焉者.心誠知之.孰覺其非.故幸得之.則歸于能.其不得之.則歸于人.愓然而自治.吾未之見也.臨江范德機.游于茲三年矣.翫焉簡然.行焉恂然.嗇其菁華.韜焉以深.視世之言文辭.位貴重者.靳靳不自表.夫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范君誠審焉.抑不可知.使不可知.則凡辱與游者.費莫能以辯也.君所爲詩文.幽絜而靜深.怨與不怨.皆存乎天.慨然南歸.善治其學.彌謹所徇.使果擇士耶.無以易矣.嘗之璞焉.蓄極而光.遇寧有不遂者乎.惜其行.解以俟之.

送周子敬序

溫與閩地犬牙相入.俗秀而矜絜.子弟勝衣能文詞.父兄相與言.命束裝負書.以行四方.劘切感勵.約不有所就不復見.故凡困于有司.則適從諸公貴人.職牋記.劇談論.翱游以自逞.其橫厲捷發者.讀太公兵書.囊鞬韜門.建功業萬里.樂生重遷.卒無所恩.其故土.然視閩俗爲最少.噫.弊成于過高.安其所常.義不能以自勝.恬不知改.積數十年來.蔑有以議.亦固矣.當咸淳間.周子敬以治經游錢塘.聲至士遊.未幾而科擧絕.來四明.授業于實所知己.爾縻數十驛.每悒悒不自置.髒羇縶以歸.拜其家君.得奉終于其家.夫情合於中.情至而不從者.非罪也.縱情而不返.極其所從.於理乎何有.始於榮其親.終於私其身.漠然而不接.茲感滋甚.視子敬之道.得以愧矣.子敬將終老于吾鄉.業其田廬.畀于季弟.以奉先人之祀.今年夏.季弟疾亟.貧不能以行.天台趙叔度官于溫.載與俱歸.審其心.於季弟友且怡也.榆與之交最深.慕其靜安.絕毫髮僞妄.斉然長身.風雨一室.無子弟佽助.而清韻雅語.擧觴晏如.與之遠事無介然者乎.今歸于家.其耄者必曰.當終樂於我.此土也.幼者則曰.先生老于行.悉于事.某聞某戒.願執簡以受.去魯之意.吾未知所決也.化民成俗之道.必自上始.因俗以徵其謬.子敬其何避.敢俟而質諸.

送劉習卿序

今之爲守令者.據文法以具事.事弊而法具.遷更百吏焉無易也.事嘗而文不具.一詰之.齰舌無所對.蕞部使者入境.吏曹取舊牘相考訂.附益完善.至名押題署.悉所補不復問.使者坐所治.決事搜摘.十不得一二.然皆毫末纖細.於政體不相涉.故稱能吏者.或以苛察議.嘻.徒法不足以致理.任情而失實.故先王爲法以禁其過.久而繁滋.則審於治者簡而易之.使不病焉.斯可矣.大德丁未.浙東西以饑告.殍移日屬于道.官會其數于鄉.將賑活之.其不實者究焉.鄉登名于縣.縣審而始聞于郡.郡以事至重.聞郡寮以議其一.以故不預.則旬月以後.乃得達部使者.部發使於鄉.復詢察而周詳.始定其議如令.夫幸民之饑.乘而弊焉者.羣下之過也.因其弊而持久之.則民之死者日益甚.法顧安得以救.有司者之意.夫豈不知.是拘於文.狃於故.相安而不改.其勢然也.今年夏.中書掾汴劉智卿、御史府舉爲浙右肅政從事.習靜精敏簡廉.與余議古今事.嘗欲以無法爲法.其施張而品節之者.必中理道.至於條據辨析.灼與繩墨脗合.向宦江南.灑然無俗吏意.據鞍賦詩.危坐終日.一語不及律令.今從事職掌.號總所部.爲至重.故余與今之所急者以告.俾毋汩於常而變通焉.彼瑣瑣守文者.又烏足與語是.

送祝道士南歸序

世祖皇帝取江南.首詔召龍虎山嗣漢天師掌其教.或曰.其父觀妙公.嘗推天人之要.教由是尊.元貞制書嘗言之.今上即位.歲以天壽節.命使者祝香于嵩山.延祐四年.天冠山道士祝君爲祠官.將行.求予言以餞.嘻.盛衰消長相尋爲無窮.禎祥之說.儒者之所不道.守經執中.則必一其說以立教.然而窮居巖穴之士.精思據會.其爲害也.幽明簡深.由變察來.使之數焉以知畏.將以定夫天下之象.夫豈荒忽以眩於衆.理有所不能逃焉者若是矣.老子之學.法於簡易.陰陽闔闢.必本於其身.因身以及物.故凡水旱疾癘.必責其徒.其徒則曰吾無爲也.何取是.若是則其教之廢也久矣.昔先正肅公守饒.觀妙公始十四五.以醮祭上章入靜室.正肅公嘗與之論天運環合之道.觀妙公儼然有言曰.公老不復見.當在四十年以後.于時族祖永州親聆其說.亟言之.龍虎由觀妙以興.祝君多藝能.沈靜篤志.其歸山中.正辭永命.予不能以告.敢誦所聞.願有以推究.則世人之所深望.將不憚煩.豈若彼大言者.飽食自嬉.以無聞於後.姑勉乎哉.

贈宣城汪澤民登第歸里序

今世.論道理詞章爲二塗.師道德之說者.毫分縷析.派其近似而辦鬭之.其言博以約.據會統宗.謂一足以總萬也.然僅其辭工而勝理.則必直致近譬.山林頹放.諺俗之語.皆於是乎取.甚者金石著述.勵其說而師傲之.莫得有議焉者矣.昔者夫子言行.見紀於門弟子.猶絜精粹.嘗並於五經.初非有意於辭也.謂不若是不足以有傳也.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私獨怪近世學者.參錯叢出.過子貢十百倍.將惟其所尚而然邪.抑羣聖之道存於書.涵泳濡嚌.不期然而能者歟.科舉廢已久.今天子崇闡文治.損益條制.以興其賢能.八表之士.連袗結袂于然以來.然而沿襲之弊.相尋於無窮.愛憎之說.若不相似.宣城汪君叔志.首上于春官.報罷以歸.則曰吾學未至焉耳.探幽闡微.遂益治其業.戊午歲.復來京師.擢乙科.授同知平江

州以歸.則又曰.仕優而益學.斯可矣.將行.求余贈言以歸.余閔夫二者之不相同也.繇言以績文.將以明理也.理不自得.剽襲以求之.文益弊而理日益遠.將焉以爲華.與之以化成天下.實自有司始.操繩墨.審程度.有司盡之矣.合八音以成律呂.師曠猶難之.噫.有司之任.其果能有同乎.維昔端明公喆命擅天下.制作具備.集衆美之效也.慶流雲仍.叔志之踵舊科.于今十世矣.志專而氣昌.異於凡近.其異也.必能以復古家世趾繳.莫叔志若也.故余以昔之有疑者告之.而因以勉焉.夏四月.越袁桷序.

送吳成季歸省序

噫.吾徒來京師.視成季有三愧焉.居京師者.不宜以塊處.蓬蓬然結轂聯袂.惜日以進.其不能是者.目以爲固野.成季則不然.閉門展書.視日晷莫.冰淳而川止也.達公貴人.語未脫口.納柔奉佞.千巧百詭.成季獨正色指書.朗言某事未當.至論天下休養大計.龜灼繩直.聽者噤舌.方疾趨以行.不勝其愧.成季幼爲方外士.常所習論.必曰吾父母皆耆年矣.惕焉不得以朝夕養.而吾徒將捐棄尊愛.荒塵敗屋.毀蔬飯糲.業官以爲生.如無所容歸.若是者.愧之大者也.今年春.承詔如南.得省其親.樂不能以已.而懷愧者亦爭道而交贊.夫人之情.於道不遠.極其所奮.而卒莫之救.化之者不足以導歟.將人事之未思.不復以致此歟.唐之陽城.語若鄙近.藹然而歸養者凡數十人.何則.機使之然也.儒於道最高.力不勝其弊.則成季之出處.吾嘗疾馳焉.從而慕之.盤轄於四達之衢.斯得矣.又何愧焉.因其行.序以侈之.

送達兼善祠祭山川序

古之爲使者亦難矣哉.存撫省聘.諭言語.協辭令.必盡其誼.縵有致辱之道焉.情則媮.簡則侮.約而有常.敬以成禮.斯其爲使者之事矣.然此特平世而言之也.飛矢旁午.國懸於三寸之舌.探機以析.明輕重.揣情僞.定議於瞬息.使不亦重乎哉.奉天子命.持節萬里外.懾之而莫屈.而因事專輒.宣威布德.函首入覲.非夫勇智超絕.不足至此.歷千百年.數人而已矣.吾嘗觀夫列國諸臣.禮以定儀.言以敍志.結禬執玉.若合符節.而其諷諭陳白.足以裁其驕泰.蔑有敗事.非強辭以言.是其夙昔之所素備.夫子之言曰.專對不能.其弊夫四方之使.與皇元一海宇.偏陬遠島.壓縮候賓館.無事於使者.而歲以祠祭使望於山川.分道四出.其爲使也若甚易.至治三年.集賢修撰達君兼善.以使而恆山、濟瀆、東南上于會稽.吾於兼善有言焉.恆山古冀定地也.二河交流.濁漳貫其旁.郡縣築防.歲不得息.或言有運河在焉.民居墊蕩.宜詢其俗而條紀之.濟源在懷州.懷河南地相接.昔之括地輿賦.民不勝其害.河流靡常.卒灘漬磧.墾殖以自肥者.其難與.會稽杭相襟帶.粟帛絲布丹漆綺繡之作.倍於他郡.奇袤夸誕.故都之習不能以革.獨會稽山水秀朗.民朴安業.往承大饑.荒壟彌望.猶不能盡耕.昔有逸民戴安道、賀知章.其故家曰王謝.能有若斯人者.宜表而出之.悉疏歸以俟明天子之清問.則得之矣.因其行.故序以告之.

送曾巽堂南歸序

景定中.樞密東陽馬公帥臨安.先子職酒正.入幕府.于時廬陵御史曾公相後先.佩鳴櫻影.剖吏牘若破竹.俱欲以功業自致.運數合一.兩家子弟東西數千里.過庭入塾.志同業同.而僕適先爲史院.屬會御史

仲子于京師。年富志銳。屢黌焉以黜。不能止也。爰慶承徵。入翰林。復會季子焉。氣清貌謙。不為汲汲計。嘗曰仕以傳世。岌然以取。詭誠不敢。平進以求。而猶曰未宜。吾有不甘焉。今為應奉文字。論者始歛口。蓋其為文敏而新。其待人周以和。夫孰曰不宜。春三月。謁告臺室以歸。求言以處。桷曰。今居顯榮清密者。凜凜不自晝。名至矣。文不能以稱。設文不能以稱。造物之所不畀。於是乎有獲絕之憂。焉悻然以興。委然隨之。是則得者失之兆。君何慊焉。桷官翰林。踰二十年。老不戒止。念之至者。滋以懼。將歸故山。究五經之蘊。為書以斷遠文詞之任。老不能以進。炳燭之勤。願相與勉焉。泰定元年三月。四明袁桷序。

贈崔兵部序

高句麗崔君耐卿。往督征稅於京城。不私其餘。以進于官。既又懼為後來者之莫繼也。則慊然曰。吾豈為奉上之罪人哉。復疏以告于上曰。事適然。願勿以為程數。嘻。崔君仁矣哉。今世善言利者。督括虛籍。峻鞭朴以求羨。嘗謳謳以告。吾所居官。能贏餘以自效。當升夫賫秩。相率以效。朘削日廣。而其徒爭不肯自置。其猥闒者則攘臂以取。不顧利害。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今崔君兩得之。不希于公。不病于民。絜矩之道至而微夫在位者皆得以同是道也。崔君往為內史府官。見天子于王邸。大器異之。今即位。首拜兵部員外郎。兵曹之事多於昔。飛符調發。水陸之需。頃刻在立辦。寬則事不能以濟。稍苛急。民之病。有甚於專征之弊。崔君推昔日之心。明以核之。仁以恕之。政績之著。有驗於昔。將步武日躋。廣經濟之志。不愈於素守。桷也願拭目以觀。因志其美以俟焉。泰定元年三月癸卯。四明袁桷序。

送王叔能守會稽序

桷與北京王叔能交。幾二十年。其贊行省於浙江也。盡心而不苟合。上下之情。婉而加且詳焉。弗亟以邀美。弗固以逞志。執政宜之。寮寀服之。至治元年。承相慎選左司之職。於政體者。叔能在選。為都事。英宗皇帝更庶政。除前相所行不便事。下詔天下。命御史臺。樞密。翰林集賢集議。桷時得預末席。叔能首言。江南兩稅已定。復增買區銀賦。買無常居。賦重郎逋逃。今徵額。籍具。使無能輸。將併於主戶。主戶既主。徭役是徭役之外。別有銀賦。將不勝其害。衆公以為然。新詔既下。取首建議為多。古之善言利者。莫先於劉晏。晏所行不至急刻。而晏迄不善後。是興利為害身本也。躁於求進。卒之自唐以來。如晏者皆無以自保。吁可不懼哉。叔能世居燕北。而樂於江南。於江南厭其囂煩。而樂於山水。廉丐補於外。宰輔察其志。奏守會稽。會稽王謝之所居。泉石清美。有不可勝道。逸少安石。經世素蘊。託丘壑以自負。蓋深取而有擬也。昔之陳迹。按行而搜摭之。舉觴以酹。其訪於民俗也。不察其毛疵。事至而應。無欲以自化。將見獄空訟息。少者游於道。老者游於衢。樂壤以歌。沐太平之治。郡守之賢。必以王公為第一矣。因其行。序以祝之。

贈孟久夫南臺掾序

世嘗病夫儒與吏。其道不同。卒莫有一其說者。為吏者曰。法定於後王。微忽不可以相混也。微淵出入。官備淺深。不可以踰越也。貴而師之。猶不能以盡。今儒者之說。急於所緩。高而迂。滯而疎。卒一遇焉。吾深知其莫能成事矣。儒者則曰。法有不忍人之意焉。審官別人。制用有常。沾沾然迎好以刻意。非為治之本也。

然而為儒者莫有以見於用。間嘗用之。其背繁節厭。融貫昭晳之理。疑有所滯。而益得以藉口。吁。是誠難矣。今天子崇尚儒術。立進士科。昔之舉茂才者。咸試吏以盡其材智。憲府舉按守令。闒闒纖粟。令式高下。日接于耳目。果勤而敏。修若視鑑焉。瞭其妍醜。無有逃遁。於是儒吏之一。倣自今始。吏部從事孟君久夫。以茂才舉者也。兩歷於司憲。復辟御史府。矜抑自將。盡其廉隅。入吏部。朝夕謹曹事。人莫有識其面。遇事守令甲。不踰越旁暘曲就。瞿然猶守儒素。吾知足以有用於世矣。未幾。江南御史臺復辟為掾。將行。袁桷告之曰。御史臺職諸道。黜陟歲終會奏。以廉直舉者。不能得一二人。黜者何多。陟者何寡。激獎之道。豈上有所未備邪。守法而不變。視其成牘。慨然以求仁。善人之用心。非聽法以為直也。州縣賢否。孟君嘗知之矣。執中以權。使無偏焉。亦儒者之說也。故重之以言。

崔君都事餞行詩序

今之言贊畫者以撫拾為能。承吏抱成牘。入幕府。一不可意。輒曠日相持不決。由是揣摩迎合。弊有不勝言者矣。昔人之善吏治事。決於頃刻。理定於造次。安于其自然。人莫能有以為非者。心出乎公也。海右帥府事。號最簡。其治於民者。七郡之守令係焉。寫於軍旅。總戎夫長之職任焉。今而曰某事所行。吾將諭之以從我。又曰。吾不能坐視其利病。更謁迭請。由是有擒政侵官之譏。雖不面議。退而悉數其長短者皆是也。夫其職在於奉行。先之以更張。上所增疑。而下益得以議。是殊昧於守官之道矣。大名崔君義甫之為都事也。未明。攬衣坐署。執筆無滯礙。其不便者。白於長官。從大府以行。一介之卒。不入於所隸。敦厚侃侃守正以自律。其給之者。謝不與較。奮恬藏智。閭巷之人。不知崔君之贊帥府。三歲解去。而其不知者始曰詎不知崔君無囑託於州縣。吾是以不知。今而曰知。殆惜其去。而願後來者之與崔君同也。嘻。功利增羨。人所願學。每率得奇禍。而猶接踵不悟。觀崔君所為。其果有悔乎。郡之文士。相率為歌詩以餞。桷遂為之序。

贈陳太初序

戰國之士。以雄辨長說游諸侯。立致卿相。故其高自譽道。無所顧藉。雖困躓有不肯悔。揣摩相師。遺言成編。今七十二子之書。皆足以為游之具也。漢世尊尚黃老。游士屏息。武帝闢絕域於萬里外。游者復至。盡其足之所歷。圖寫險阨。立功效能。以其荒怪異物。輸于地圖。而口舌之學悉廢。與戰國之游有異矣。南北分裂。游不越其境。游之效不能以著。唐立科舉。各挾策自薦。窮山水之勝。歷危陟幽。則皆其羇窮不遇之所為。見於詠歌。蓋不以為利達富貴也。若是則游之道幾廢矣。宋承唐舊。嚴居逸士。見於聘徵。游者益恥至於季年。下第不偶者。輒為篇章以謁藩府。京淮閩廣。旁午道路。數十年不歸。子弟不識其面目。囊金辇粟。求堯庫之職以自活。視前之游。戛戛然難相並矣。世祖皇帝大一海宇。招徠四方。俾盡計畫以自效。雖誕謾無所罪。游復盛於昔。敝裘破履。袖其囊封。卒空言無當。以其無所罪也。合類以進。省署禁闥。駢肩攀緣。卒無所成就。余嘗入禮部。預考其長短。十不得一。將遏其游以喻之。游者訖不悟。朝廷固未嘗拔一人以勸。使果拔一人。將傾南北之士。老於游而不止也。今游之最夥者莫如江西。其拙游者惟浙東。浙之東。

天台以能游稱。四明之士。不著於游錄。餘五郡間一見之。括蒼陳太初。壯歲能詞章。得濟勝之理。西遊錢塘。復來四明。以其藝游公卿。多深獎之。業儒以爲本。復挾能以自張。其事有不遇者。故余歷言游者之幸不幸。太初之游。夫豈若是然哉。生之寓。祖容州府君。與先楓窗趙公同爲淳熙進士。於其行。得盡其言。且命二子爲歌詩以餞。

送俞教授回里序

吾郡教官由至元丙子以來。見於題名者。亡慮數十人。皆得而接識之。其通於綜核者。善移易故釋。結熟郡守。鉗士口不得發。歲時表章經說疑義。卒假耆舊以陰助。歸聲寥寥。講授不立。不復以師道自任。由是諸生之亡賴者。挾短長以飄禍麗稍。而貴賤之子弟。恃其可侮。徒得以恣睢。有終歲不入于學宮。極於弊壞。而鞠學之詔屢下。爲虛文矣。始余以爲吾郡惟然。後官京師。見教官選于吏部。凡數百人。罷老不勝任。十居其六。若吾郡之弊十有三。其俊秀博習。則皆爲館閣掄選。各得以自見。而所謂若人者。十僅居其一焉。嘻。考昔時得人。必在教官。今不如昔。或者謂入仕之門。必慎其始。故今之爲教官。不三考已致其事。尚何能冀其惠淑之益哉。合吾郡之教官得一人焉。曰天台吳君宗彥。吳以隸記游公卿。其文辭亦閎緒合時用。去三十餘年。復得一人焉。曰永嘉俞君希得。用中父。其屬筆麗若錦機然。五采彰而文密也。其行溫然。其容粹然。聽其言。若飲醇酎而愈恭也。論理而不泛。取友而不雜。余交於俞不君一年。而知其所爲若是。惜吾郡之後進。習於故常。不能以請業於其行。序以餞之。爲歌詩凡若干。併見于後。

送陳山長序

郡博士而下。其尊且專者。莫若書院。數十年來。朱文公之說行。祠宇徧東南。各以四書爲標準。毫秒據抉。於其所不必疑者而疑之。口誦心臆。孩提之童。皆大言以欺世。故其用功少而取效近。禮樂刑政之本。興衰治亂之迹。茫不能以知。纍纍冠綬。凝於銓部。老死下僚。卒莫能以自見。良有以也。蘭亭有書院。自東平王侯始。右軍之學。非止於一藝也。經綸變世。誓不仕焉。以見其志。審勢陳書。瞭然指掌。非善於謀國者不能也。語必堯舜。高自譽道。卒至變易紛擾而莫可救。視右軍之行事。誠何如哉。參政清獻陳公之曾孫鑑翁。爲長于蘭亭。求余以言。家世之正學。不能以告。憫夫世之通弊。知長于彼者。考右軍之傳。傚其所言。陳白于太守。太守王侯通達國體。求儒以自近。君有言。其寧有不遭乎。

送蔡府尹歸里序

郡守之任亦重矣。視其精神。爲之折衝鈎抉。一不加意。吏挾以侮。民遂以蠢。故其食息。皆內省外顧。非智輿力兩全者不能也。朝廷察爲仕者之有病於吾民也。於是著致事令。而其罷軟昏眊。不待年而具者。朝廷亦不能以限之也。余官京師。見有請于廟堂。自陳其剛強矍鑠。雖不之許。察其意。猶有缺望。嘻。羞惡是非。人皆有之。若是果何如哉。濟寧蔡侯茂先之守於四明也。屢引年以請于上。考其年。猶未至也。既而曰。吾宜休而不得謝。可若何。遂移疾家居踰三月。始告于其同官。及書所往來。曰吾具舟江滸。將行矣。於是咸驚。且謳曰。蔡侯之來。民實不知。戢其奇姦。返于雍熙。不苛不黷。歲則大熟。侯復于所。再命作牧。自余歸

里中。數聆其議論明而通。相時以行。無矯激之過焉。保其身若是。人孰得以議。審侯之進退。將以爲不知止之勸。聞于天朝。其事使夫終老於里閭。則其去也。蓋抑將以有進也。文學之士。是宜爲歌詩以餞。遂首爲辭。泰定二年九月丙寅。郡人前史官袁桷序。

送閔思齊調閩府序

閩郡縣舊產饒給。仕於彼者。咸曰可善吏。蓋其疆理與京師相遠。浙爲要衝。貢賦考工之役。使者督責亡虛月。而閩獨以繇紺爲勞。視若重任。較二浙爲十一耳。閩浙二帥府。府史更迭受任。然終以閩地烟瘴蒙犯。少優其歲月。闕西閔君思齊。由浙東吏於閩。則曰不然。九州分設。唐虞之制也。今皇元以仁武函諸夏。卉裳重譯。罔不臣服。幅員倍古。限南北取士。非上意也。立賢無方。是則世祖之明訓。而凡吾徒之居於南者。稍得致通顯。輒言財用援奇禍。或言刑法致深文。根株排連。牢不可破。守正惜己。悉不復自達矣。桷曰。珠玉蘊于山淵。採擇者必之矣。絕域是寧有遠邇耶。世祖皇帝遣使徵聘。必先夫江南。歲月既遠。聞者益荒。見者益狹。彼區區售技自獻者。實不與昔時並。思齊敏不自夸。百受而不攜。精於繫。知急焉不足以知操縱。將緩以求深。懼其爲屑細也。考其中歲。按抑止泊。濟兮若無營。激兮若有感。是則於政事文學。法理於此盡矣。蔑有加矣。桷老矣。遲君之還。猶能鼓南風之弦。歌明月之篇。其果有合乎。泰定三年秋七月。清容居士袁桷序。

送薛景詢教授常熟序

泰定元年。吾里進士上南宮。曰薛君景詢、程君時叔、史君東父、三人者。皆故宦家。所居皆在城東。志同道同。聲聞同。意其躐階以陞。比肩而扶接也。未幾。獨景詢下第。于時余編試殿廬。景詢不以答。而余獨恨景詢之不果遇也。天子新即位。推龍飛恩。授常熟教授以歸。將之官。求言以導其行。抑嘗考隋唐選舉之法。不久即弊。今夫所謂經疑者。以知行體用而銘約之。不中不遠。經說本于一家。按其形模而脫盤焉。不敢以自異也。有司守固陋而程式之。千士一律。欲求其總核同異。會衆美以合乎至論。不可得矣。賦貴於鋪揚。因雕蟲之譏。而以雅致爲長。屈宋兩漢之作。誠不若是之易也。至於考晁董之對。則方諸近作。有不待辨而明者。自設科取士。桷未嘗不預議焉。嚴以取之。則近於隘。俛以售之。則鄰於卑。心愿焉以不釋。薛君較藝於京師。誠知其有幸不幸。操車於四達之衢。險阻曲直。惟御是審。則淑於是州者。必有其道。吾將見翼然秀出者。推是州爲首。是則薛君之教也。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四

序

李慶御史餞行序

昔之公卿貴人居處要地言語出口足爲世重輕也故希進之士聯袂接屨望塵伺色日若有所不足者其勢然也登用更迭一旦謝去則引結傳類議其短長甚者旁及其子弟姻黨得者未報其不得者常忿誹若是則毁譽之說固不足以爲誠然矣大德癸卯桷以太史屬事承旨閻先生於翰林先生色莊愼許可待院屬必面質其長貳之而猶以爲疑也卒詢於館往還以考其詞學焉桷入院五日先生召堂上曰子能爲制誥乎桷謝不敏頃之出片紙令試制草即具藁以進閱一月將登車輒命譔廟擧詔如漢詔令體冬十月大會院屬令擬進五朝實錄表桷得預擬焉先生始察而奬之輒署爲應奉文字間以事詣門下拂壻御立奉唯諾不敢仰視庭肅然也夫爭名者羣進速化之資莫易於自獻爲之上者審焉而彌詳則其毁謗也實多久而議定必視其取士當不當固可考也先生壻隴西李慶長館于公有年矣桷舉優老之制爲高唐州同知以便侍養先生下世議者之口始曰先生已矣繼之者其果有能近之者歟慶長之仕不急於進方墾田樹桑以給其衣食翰林追先生之德舉以爲佐未幾擢徵爲西臺御史桷始曰先生去國與殁幾一紀翰林追思其壻焉誠不亡矣臺糺天下士之清濁銖考而始用之慶長之平昔可見

矣始爲得人賀而終以見大先生之行事焉則桷也亦竊自榮也已矣歌詩以光其行者皆朝紳桷以舊好不讓而爲之序

平章政事王公歸省魯公餞行詩序

延祐六年平章政事王公居中書三年矣每奏事輒請于上曰臣疲懦不稱臣父年過八袠陛下赦其愚俾遂終養臣不任大願請踰四五不允後有詔曰宜官其子本郡以侍祖父公卒謝不敢冬十月皇太子受玉冊詔示中外始以其子某傳詔歸東平因省魯公焉魯公往歲嘗對詔使其奏曰臣齒髮未脫落願以弱息盡力事陛下公之雍容廟堂魯公之志也然公歲數請不置十有二月辛未始出允旨公拜手稽首望闕謝翊日廚食策馬遂行公卿大夫設祖席門外至則無及矣迺遣使者傳旨以內醞精幣錫魯公猗歟盛哉桷嘗聞之君臣際會終始之道難矣昔之大臣一斥而不復者往往見於傳記今公之在位也精白自持卑讓若不足超然遠去距措國以自全也粤若稽古明王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吾知公之在家也閭里往還益知夫守令之賢否其不便於民者熟詢而究論之四方之使乘傳入驛將俯容門下水旱盜賊之原財穀徵役之害虛心以求筆于簡牘歲時附奏益以彰畎畝不忘之忠而魯公方精彊激婚尤然孺子之色或徹于上聽出處之道是皆不能有以豫計也維今聖天子孝治臨古昔一時廷臣生榮其親不一二數鋪揚詠歌詞林之職也遂各爲歌詩庸敢不讓而首序焉

瑞芝亭賦詠序

昔之聖人建中和之本畜四靈以爲應焉麟鳳則其儀龜龍效其文燧火之利以制五穀養其太初壹情性以齊形色四方不同而養生送死莫敢有異焉者教使之然也中古而降道德不能以一而昔之所睹悉以爲異表章鋪模圖記所載不常有於動植遂名之曰瑞焉繇是眩幽抉奇之士乘所服餌吸空制景烹治飛伏卒枯槁無所成就甚者則曰吾治法有未盡吁可哀也矣延祐五年中和夏真人明適承詔祀祠上清宮精一不懈竣事憩館于崇真院松竹交列覩厥墳壤擢莖而光玉質鏐章瑩然以敷咸曰是芝也誠爲瑞稽圖徵史復曰無以異遂積竹爲亭以落之迺曰繄吾道祖之應焉耳矣鏗鏘春容攄藻獻秀筆爭繼而簡爭續也余讀而歎曰頌聲之變基於魯登高能賦始之以洋溢終之以託寓其理然也神農書定芝爲上品神仙家服之云可得上壽蜿蜒清淑之氣嘗閟而不發地非愛其寶待其人而始彰也維今開府大宗師張公際休明之運陟降帝所幾五十年子孫繼承罔敢暇豫是芝之瑞吾見毫期稱道益莊而愈完表于山中夫豈榮觀之美抱其粹和道充氣腴異日駕青牛之車歸返故山撫芝一笑則其爲瑞也舉矣願敍以爲徵

壽樂堂詩序

延祐乙卯季夏桷乘驛留杭間則與友人泛舟一游葛嶺諸山穿幽入窮嘉木叢柳鬱然上下而相望也遂遵其蹊以升其坡陁有堂遺址粗完而不華扁其顏曰壽樂羣峯蜿蜒水光相屬前揖左綠顧登其堂而異之客曰此容齋李公習靜之所非所謂臺榭苑囿之觀也且昔之疊翼而侈者於公乎何取世有尊

鐘鼎之貴。其得意盛時。未嘗不寓興於山林泉石之清美。疲精竭資。彷象其舊游。卒不知其所造。今斯堂也。不專乎構築。不勞乎藝植。心領於物外。其得乎湖山者。是幾有道之士也。于時李公領元帥之符于海右。橋復以聞歸里。因得賀蓬堂之勝。公笑且言曰。土木之奪。吾深鄙之。洛陽名園多矣。擅名專美於後世。今何人哉。夫動靜交養。適成其性。錢唐諸山水。渟泄起伏。大者爲盛衰。小者爲榮辱。有得乎是。則視蓬堂之標能。其旨深矣。至人之心。如珠在淵。樂之至者。終身而不厭。取諸在外。非有損於內也。願與爾邦之士。率爲歌詩而予序之。退不得讓。遂以昔之聞見者。次而爲之序。

送彭道士侍親詩序

范文正公守番。更定學宮。咸言嗣是番爲衣冠聚。未幾彭尚書舉進士第一。正直朝著。爲吳楚閭領袖。其第忠毅公不幸城守身死。二忠易名。見於宋史。作史者深有感焉。嘉定初。先正獻公越公俱在著作庭。深言朱墨史避忌。而宜政實錄於魯諱。時宰尼之。後六十餘年。皇元大一統。宋故家子孫。殲滅斯盡。獨忠毅公裔係南岡。作而曰。吾宜游於方外矣。其道祖位秩視三公。於視聽也尊且榮。起處也不貸假以自貶。嗣師吳公方藻思塊識。將樂其同而進之。況於親者乎。未踰年。則曰距宜久京師居。母氏春秋高。歸以奉。則庶幾幸不墜矣。將行。且丐敍其情。桷於是深有愧焉。忠孝秉彝。皇極之訓。中古盤分。重華是著。更奏纍強。而死節謹書。踰千百年。迄不能一二數。獨於彭氏見之。歌詩者寧得以辭也。

送文子方使安南序

安南縣秦漢以來。內郡縣。世祖神武皇帝取宋荊揚益三州之全土。大一統。東暨高句麗。西度流沙金山。王業之基。不知紀極。坐朝按圖。指錄黍地曰。茲南交州乎。得不爲武。寧能以中國民甘心而保頸之。遂俾成要荒之禮以歸。釁夷多疑。其子常稱病不至。禮謹會同。尤嚴於錫命。故其自署表曰世子臣某。其所以容受而畏憚者實在是。新天子即位。更元曰至治。遣使詔諭。故事必遣近臣爲之。又擇能文辭通達國體者以貳之。於是僉曰翰林修譔文君子方有使才。實可任。通名上于天子而許之。遂增秩爲禮部郎中以行。將行。其友袁桷曰。往使者鄱陽李侍郎思衍。剡丘李侍郎衎。天台陳郎中孚。河間李侍郎京。皆得與交。交人言鄱陽淸介質直不絕口。聞其俗善儉巧。館餼供帳。故不如法。俟詰讓始成禮。入其境也。必迂途淸野。或謝以病。稽歲月始迎。春氣萌達。黃霧苦雨。然後拜使者而送焉。其狙詐率類此。而不知者常豈夸肆豪。以受多言之差。昔讀左氏傳。見列國諸臣取詩斷章以成好焉。簡而明。易而且和。信由於衷。而禮以辨之也。故夫子之言曰。雖多亦奚以爲。列國之臣得之矣。況於朝廷乎。又嘗聞李公晉使者入境。詰其館人一草木名字之微。必聞於世子。翌日涉筆。始具對。釁隙遠人。潛施周密若是。無它焉。懾削其土也。交州之士。產道里見地記。而昔之入貢者又皆淺薄不足取。於其不知者。寧缺如也。子方以余言爲然乎。若夫周折之宜。守經以揚文德。則必曰天子仁聖。明達萬里外。子方優爲之。是則余無以告矣。

送程士安官南康序

朝廷淸選官曰翰林。曰國子監。職誥令。授經藉。必遴選焉。始命獨東平之士。什居六七。或曰。洙泗。先聖之

遺澤也。誠宜然。又曰。其浸汪洋渟伏。昔東諸侯聞興文儒。飛矢交集。弦歌之聲。不輟於黌序。有自來矣。桷向爲翰林屬。所與交。多東平。他郡僅二三焉。若南士則猶夫稊米矣。士樂得所依。速黨以進。各以其所向。上有以挽之。下有以承之。勢使之然也。程君士安則不然。程君魯士也。獨游夫江之南。幾四十年。詢其先友。則皆在上位者。不變於上。豈程君之獨有未至焉者與。嘗得其詩詞讀之。視其同郡之仕於朝者。亦殆相似。其大過人者誠顯矣。而視與程君同者。則誠枉而不逢者焉。少仕於南御史臺。後爲吾里元帥府掾。強貴者輳之。卒得白。而程君亦年以浸老。今年調南康理曹以還。嗟夫。類聚以方。士患不得之。既得之。則不宜以遺佚。隨聲媚容。蓋之良是矣。才焉而不遇。則在上者寧得以辭其責焉。因其行。敍以慰之。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則亦曰有命焉耳矣。咸爲詩章。凡若干首。

送陳景仁調雲南序

至治元年。中書省選集賢都事陳君景仁調雲南官簿。將行。謂袁桷曰。吾與子交久。子寧無一言以贈乎。於是有言曰。在昔世祖皇帝導一海宇。幅員袤廣。凡爲仕者。力不能以自達于京師。故歲必遣朝廷望官。即其地。如選部法。授焉。省之遠者曰湖廣。曰江西福建。曰雲南。其最遠莫如雲南。故自三品而下。皆得除擬。奏而後出命。視他省爲最重。其受任使者。非清慎明正。不足以當之。維世祖發壬子入吐蕃。破蒙段二姓。宋金所不能臣。至是踰三百年。始定。神武偉著。時則有若賽公。稱合上意。羈縻而綏撫者。厥有攸治。夫以蠻獠之俗。俾安其素習。誠不在於煩促苛削也。因其民風。而俾之爲官者長子孫。不越於其境。則安而簡易矣。邊陲之生所從來久。出於長民之貪黷。嚴最莫嚴於考課。循歲月以善解。視其成績。則調是官者。雖離要之明。將何以辨之哉。厥今御史循行郡縣。察採是否。而坐驛頃刻。促具食上馬。儻夫事之填委。將終歲不能以盡也。今之爲遴調者。居于是邦。雍容詠歌。得覽其山川。詢其阨塞。仕焉而已者。入問以聞之。其隱而在下者。詳延以博詢之。則仕於彼之士。吾將瞭焉胸臆而示諸掌矣。不然。拾級循敍。朱墨之職。一介吏足以辨。何假於陳君乎。陳君清不近名。愼而有守。明足以養其厚正。無失於過舉。若是則足當其選矣。余將奚言焉。是宜率爲歌詩以送其歸。

送李溉之致祠山川序

病矣夫。幅員背不能以合也。五方之俗。惟不能以合。故地氣各乖於一偏。昔之赫然以統率之者。嚴於方嶽望瀆海之爲。帝所由來久矣。必皆致祀焉。夫山澤通氣。騰降蟠際。卒之以立民食。豈以它故哉。在昔盛時。惟漢唐近古。能獨至而遍行之。然而巫祝之祕。或鄰於方士。其餘偏方分裂。帝號尊襲。車輪馬跡。南北不相蹤接。僑立望祭。神弗顧格。責之以一風俗。成時雍者。亦難矣。世祖皇帝以仁武英叡。成大一統。考先代祀典。曰茲職方氏登載。實萬姓重事。遂歲遣從臣。捧香幣。各分道四出。郡縣祇格候驛。謹絜嚴他使者爲有加。粵昔唐虞黜陟。成於四岳。昔之善使者。不專於所命。水旱疾痛。承制以便利之。今守職如守法。非儒者不足以語。而生事者不保惜。復將有以病焉。抑難矣。至治二年。集賢都事李君溉之。承詔首北嶽。遵濟源。轉北海。終會稽焉。以登其於行也。將見夫犂甌簞以就食者焉。又將見夫饕餮之不給於遞館者焉。

蹤於大江東南之民，外修內攘，能於不作不役，而歌臺暖榭，心目飛揚，以貽無窮之害，若是者不能以悉言矣。概之所圖體所歷，彫獲願悉疏以白于執政，若夫悲愉駭愕，深林危徑，矢於言辭，而使夫人傳誦者，於其歸也，倘遂還里，尚能敍而廣之。

郭子昭淮東廉司經歷餞行詩序

淮南地廣袤，昔號用武，故其勁悍伉率，遇事嫌曲，輒私剖決以直，不復上官府。水有菱芡魚蟹之富，平陸則兔鹿馳逐，飛鳧鳴雁，蘆翳陂澤，網罿足食，不再假於外，事簡而易治。夫以易治而強治，則變易不安。曾相之治天下，豈不用其心哉，則亦曰煩擾非所先也。余嘗過淮南道，縣肅政府日未午，官吏上馬去，故觀他道爲最優。汝南郭子昭今爲其幕長焉。子昭之吏事不拘文以求苛者也，若鑿渠於川，順其自然，激射穿溜，不能以逆水之性，學優而辭工，將考其山川，詢其遺興，扶搜幽奇，悉出於翰墨。廣陵有儒丈人曰王令，逢原文甚古，臨川王荊公敬企之，願求其實以廣，方今四海乂平，將化其斷斷，褒衣長褶，使與計吏偕，是則子昭之教在所急也。爲歌詩者俾余首爲敍。

王正臣浙東廉司經歷餞行詩序

朝廷置廉訪司，總司曰監司，曰使，其屬有三，每歲循行，不與止受其成牘，議輕重，職簡且尊，視聽貤陟，專於一郡，而所部他郡不復考，故其毀譽常若不及，或者病焉。權莫重於循行，今之言者曰，歲五六月錄囚，秋七八月出司，明年春還司，所歷有程限，疲精於某所，則足跡不能盡，於是有料簡之法焉。民懷其冤，卒無以自白，相率以告於總治，疑於其情而許之矣。議者則曰，是在於行部，使起則事繁，事繁則窒窒不相協，安於平素，守官以自全者爲善計矣。夫行部之寄爲最重，泛常以治之，民不勝其病，告于其上，卒拒之以辭，使一振舉之，則歲之分治，將悉心以究是它郡之事，悉總於我，謂專於一郡者，非知言者也。聊城王正臣以內臺掾出爲浙東幕長，通達治體，守儒善斷，今監司馬公嘗鎮江西諸郡，皆嚴憚之，是能知總制之道，輔之以正臣，事可立具。浙東民俗簡易，春溫冬嚴，相濟以須，吾知其足以振采於一道，於其行，序以告之，且率能歌詩者以餞焉。

送朱君美序

許文正公定學制，悉取資朱文公，至仁宗皇帝集羣儒，定貢舉法，五經皆本建安，書蔡氏爲文公門人，而春秋傳則正字胡公之從父文定公，師友授受，宗于一門，會于一郡，至若訓蒙士，正史統，庶積筆錄，悉師于文公，何其盛也。夷考地圖，閩粵縣秦漢始通，今九州之地非不廣，而道德師表，不敢有異於文公者，蓋文正公獨建大議，而聖天子有以成之也。今之爲議者則曰，南士淺薄不足取，又曰，其文學論議與中原大異。夫行事必本於經，考成均之法，惟文公是師，而南士獨有背何耶。余嘗入議者之室，其服食器用由南以來者，頗若慊所好，其無乃貪物而賤士與。識患於不弘，黨患於過偏，自昔創業之君，合一海宇，必取遐陬荒城之士以自近輔，維昔世祖皇帝能知之，選取蓋可稽也。文公五世孫煒君美以宸旨入國學，議者亦若不滿，然以其所受學皆文公也，視其子孫少假之，今以書考之法出仕，將行，求余以言。念昔先正

歐公與文公俱以僞學坐禁錮，政治更新，善類彙進，文公書大行於東南，今六合一家，文公之學行於天下矣。士能通其學者，其寧有因執之弊，摘官京師踰二十年，見昔時諸老津津於南士者甚衆，考其異同，其亦南士之不如昔耶，其亦異者之不如於蔡公耶。君美以世濟令德，將見於治民，經術政事，余不能以告，故歷南北好惡，而知吾文公之道千萬世南北不能以易也。

送陳道士歸龍虎山序

往歲見羈唐張君見獨于京師，貌清氣完，語簡而意消，寥其退靜，泊然無求者也。山中之人曰張君居室圖畫，滋蘭藝松，藏善本書，從庚晉教其弟子，恂恂卑讓，見之者必知爲其徒也。至治元年嗣天師入覲，君死且十年，侍劍印者曰陳某，榜初一見之，甚似吾張君也，問之則曰，亦唐人也。閩爲儒林，經典釋文，陸公德明所校定，天下遵守，莫敢異。夫閩昔爲荒陬，言語不合於中土，六經表章，旁及諸子，繇唐世始定，而獨取於閩何耶。九州之士未始以南北限，陸公嘗積六七百年而不廢，則其疑息而無可議者矣。今則曰揚以南爲蠻夷，吾不知其何所自也，其亦有所激也歟。余將有言焉而未之能也。嘗聞龍虎山尊崇吾聖人書，絃誦之聲，接於兩廡，往銘空山雷君，其於書若飢之於五穀，朝暮不敢棄，故其門人樹立偉著。推張君蓄書之心，觀陳子之甚似，知其剟厲寧能以中畫也耶。南京雄富，夫既身履而目受之，家勁兀錯，可令可愕，接於歌謠風氣之盛，必將矢言洗濯，以鳴夫太平，身安道充，必不戚戚以求外也。老子嘗曰無爲無不爲，國之本也。願歸以究之，異日詢吝以承，專美於前者，將有繼矣，勉乎哉。事豫則備，若然則其寧有不能者耶。凡我同志，宜爲詩以餞。

送劉生歸鄉試序

漢五經各立博士，唐兼以詞賦取士，至宋廢置不一，然各精其能者，始得爲主司。五經難以兼，而詞賦號爲淺且難，以淺且雜而兼五經，孔鄭復生，不能爲也。科舉廢既久，先皇帝慨然崇文，酌損爲進士條制，今將十年，廢居谷隱，習其學者，家傳而戶授，其兼捃而宜難者，主司之任也。余嘗預考進士于禮部，鄉貢而來者，蓋疑之而不敢有汰也，汰則德傷而體損。由江以南求試于外省，多至八千餘人，司繩墨者，其無乃失於銓考與，抑亦以其耳目聞見之不接者而疑之與。以昔賢之所難而兼之，其於任也，實非古學之不講于今有年矣，卒然加士林之上，冒焉以承，不咎于己，而曰試者之未至，故取之寡合，其論薄進于禮部，禮部不得已足其數，觀其所取者，則咎禮部之未至，禮部謹受其責。吾知夫八千之士，功深而學優者，詎不大有遺者矣。廣信劉生任時來京師，試入國學，將敍次，佐胄子講誦，今歸省其母，試于鄉，生敏于文，從余游焉。厄人事不能以悉告，嚮有奉成父先生於羣經有攻而爲書者也，於詞學父師之所授，尤然而炳炳然而，和東南西蜀，蔑以有及也。生負笈而問之者，登泰山瞻乎有失矣。使先生不以耄老辭，則東南之士類于禮部者，將拔類以進，生蓋亦有得矣，勉之哉。

仰高倡酬詩卷序

今年春，房山高公彥敬歸休于舊隱，夏五月，延陵吳君成季首爲歌詩，以致其懷賢之思，於是次于其後

者。凡十餘人矣。獨清河張侯與成季。復肆奇逞敏。飆繙用韻不蹶。筆未脫手。語未終占。而兩家使者。各蹕戶限。故其飛籌急從。如督餉道於劍閣棧道之險也。角形擇利。如薄虎象於蒐狩之野也。風恬而水湧。欲挂席而爭進也。弓良而矢直。欲並發而連的也。至於夸豪競富。金張之靡。崇愷之侈焉。噫。何其至多若是也。古之言倡酬者曰元白。其次莫若皮陸。彼皆因其事物之偶然。有合於風雲泉石之清適。故麗者流於情。竊者鄰於怨。而今也因房山之賢。有以興其思。復因其思以發其所蓄。異夫逐物而忘己者多矣。房山筆精墨潤。澹然丘壑。日見於游藝。此詩之作。其所以惓惓不忘者。雖與俗子語。姑以見夫思賢之心。在於寬閒自得之後。不在於爵祿有列之時也。詩成凡若干首云。

送陳仲剛序

昔之職文墨議論者。必擇其瑰逸俊磊以自近。唯取其才焉。才與德不相並。或者譏之謂德不勝。不足以爲君子也。今有番陽陳仲剛焉。其言恂恂。其度譾。且循於事也。不欲察其是否。見一善焉。不知其爲矯且詐也。翕而譽之。人譏之。我且直之。其不善也。人議之。則曰彼豈誠不善也。將訓迪之。俾有以悛之。嗚呼。是則人誰有議焉者矣。黨同惡異。以其類至。鼎鐺之遺。酒食之失。足以亡其國而廢其身。可勝道哉。吁。是則有可憫者矣。余向爲史屬。見南士焉。執案牘者。剛若法吏。其滑稽號嗁。不善避忌。酒酣大言。無所顧。吾深愛之。未幾而陳仲剛亦受其譏以去。仲剛之失。在不能以自斷。彼之言者一無犯。何慘也。今朝廷下詔。蒐舉遺逸。仲剛可以仕矣。而復以守資歷者。不在是限。遂以外郡校官補之。始得爲教授。老至而濡滯。彼獨何心哉。喜怒以害天下之士。莫嚴於後漢之季。盛時清明。孰敢少肆其毒。不十年間。今皆澌盡無在。可歎也已。可哀也已。仲剛調湖廣。將行。予以悼其窮。亦以激其有自立文辭之素能者。不敢以告勉之哉。

陳彥恂餞行詩後序

士之爲吏病。飭於內而騖於外者多矣。飭乎內者。無赫赫之功。而亦不足以取仕。騖於外者。自處善士之目。率先得大官厚祿。故仕而臨民。雖百里之邑。其勢亦足以動衆。督亦足以防口。凡所居官。將解印綬。必諷諭能爲文章者。響頌其政績。方古循吏殆未愜意。間有不肯操筆。輒威脅罪譴。閭里耆艾。爭相效承。長縑巨軸。聯衢表道。先出郊餞。祖語嘖嘖不自已。迨其去官。猶覥彼黜陟爲廢置。而士不幸爲師儒之官者。則不能是。蓋其秩最卑。勢最下。其行事不能以致衆。方苟度歲月以冀脫去。故來也無聞。去也無迹。而儒者之道愈缺然矣。噫。先生致治之效。必本於學校之興廢。而謂其道不足以致學以自棄者。則過矣。且譽果可以致而得哉。余父友陳君以越博士歸于家三年。將調官。行過越之鄉大夫以及博士弟子。詠述遺愛。致詞于家。詩凡若干首。同里之姻黨。異郡之交友。爭致美贊誦。詩亦凡若干首。而天台胡公復敍昔日與人之意。圭璜交輝。金石迭響。殊精細行。指掌畢見。斯亦偉矣。夫不求而自至者。非媚也。歲久而名益彰者。非強也。彼勞甚而無聞者。非過也。庸敍其言。期以信于後。敢繫于篇末云。

送洽師歸吳序

四明學行於浙東西。而南湖延慶寺。實尊者闡繹之道地。陳忠肅公原觀想而爲之記。甲於東南。至嘉定

中。史忠獻侑意營繕。莊嚴妙密。學子林立。運逢壞空。不四十年。兩遭燬厄。寺缺主者。僉以爲石泉洽公宜主是席。至之日。除榛削礫。一以己任。而四明罹旱疫之災。信者靡替。施者莫能。乃慨然曰。吾故吳產也。吳多信士。凡頹垣廢址。吾徒一詣其門。輒金帛踵至。高者雲甍。樸者絢丹碧。崇信生於心。斥其餘財以貽浮屠氏。非有所利徇也。嘗聞洽公化行吳中。所至傾接。蓋以能靜止息之道。廣爲譬釋。夫安於給足。而哀樂喜怒爲其營役。則聞洽公之說者。孰不開朗。故其欣然以輸。肅然以接。夫豈聲音笑貌之傾動。嗟夫。瓌臺百金。十家之產。而大雄氏以側布爲未足。化其吝心。非大言不足以警。若是則是行也。見其稛載以歸。不日以就。罔俾忠獻專美於前。而忠肅之學。願竊有取焉。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五

碑

獻州交河縣先聖廟碑

尊聖人而親之。有爲廟之道焉。廟也者。享之以事其神者也。氣行于太虛。莫窮其神。天地日月星辰。久而不息者也。聖人之道。與天地並。而其炳然立言。品節備具。則猶夫日月星辰也。人生則有死。渙而復之。亦必有道。著其思以立其誠。焄蒿悽愴。沒世而不忘。故立廟之制。親盡而祧。祧而壇墠。其愈遠者。情不得而推也。自唐以來。祖立先聖廟。天下郡縣。皆以上丁致祭。升降迎享。有似夫宗廟。而復塚範土木。象其神明。故其廟也。有堂無廡。重屋四阿。具體而制。簡禮緣人情。敬生於其心。其從來也久。則今之爲廟者。不得而廢矣。夫子嘗曰祭神如神在。神無在無不在。有其誠。斯知神矣。獻州交河縣。舊有廟學。廟狹庳不足展事。皇慶元年。王君某爲縣主簿。治事之隙。日率胥徒入學以受講。乃與其令長僚屬。勸士民出其贏財。廣斲孔子廟。越明年十月告成。維昔獻王。纂輯古文。補正六藝。今州以是得名。儒術之士。宜爲歌詩以侈厥美。於是鄉大夫刑部員外郎葉縣君偉志經始。且詔之以詩。詩曰。

兩河舒舒。民迄奠居。理政孰先。學廬是圖。禮殿斯虔。墉棟庫穿。我究我環。築聲犨堅。嗟爾士子。康色以喜。出粟載車。以相胥宇。松柏豐石。維鐵丹碧。翼然崇崇。聿完有侐。王君之始。民不知至。暨來耕成。其徒烝烝

仰止獻德。胙士啟國。絕續聞徵。維聖是則。聖有數籍。醫脩隸式。毋辨以夸。毋簡而阿。洋洋在庭。若聞厥聲。覩而新宮。以淑以繩。

獻州交河縣三皇廟碑

司馬氏作史記。斷自五帝。世之言三皇者。著天地人之說而強名之。孔安國序書。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或者疑焉。晉皇甫謐逃帝王世紀。謂八卦之畫。切於人身。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類。神農黃帝設五穀藥石。爲生民本。謐之論是。殆謂醫家者流而專言之也。唐天寶禮官定議。尊古帝。祀三皇。適與謐合。皇元啟運。詔天下郡縣立醫學。因奉三皇以廟。春秋薦祠之。昔人有言曰。庖犧神農。順民之性。育之者也。黃帝除民之害。救之者也。乾坤之道。合變以成。民用之而不知。象而示之。凡所以各得其正者也。賊在中央。宮居粒食。順形色之正。將以養而安之。忘其和平。棊其所之。疾疢生焉。博施濟衆。堯舜猶不能以全其功。則夫三聖人者。法施於人而祀之。誠宜也。皇慶元年。保定王君來主交河縣簿。三月朔日。有事于三皇。斂垣蕪壇。虛位盌罍。弁伏瞬息。而禮以成。告顧瞻惕若。謀於令長語于若屬。曰。象設弗嚴。其何以肅衆。神道設教。其會通之道也。乃即其故廣而崇之。剗荒翦幽。碧甃嚴密。寶燭於民。役成於工。相胥以勸。而莫知其勞。爲錢三萬有贏。其用之不給者。悉輔而足之。明年殿成。三聖巍巍。有嚴有飭。遂落而祀之。繼我世祖皇帝。神武不殺。混合寰宇。憂民之不全其天。崇祀廣法。俾尊其道術。幸已厚矣。不幸或罹于非事。此誠牧民者之責。餘何咎焉。民有興胥。交河之政。有匿其婦而匿其姑者。維我王君。迹而推之。婦姑以完。盜猾攻劫。吏隱之使緩。王君之至。越境斯得。嗟夫。六氣之流行。壽夭不齊。上之人尤惓惓然拯閔之。而不至陷而擠之。則其爲疾沴災畢者。吾不知其何心也。王君爲政若是。稍識在太史。紀成字而附書之。

興化州三皇廟碑

馬侯爲州。急先崇儒。肆尊經閣成。作而曰。學無田。曷足養士。表屯田粗瞻之。於是鄉之儒合言。茲實吾黨恥。鄉校日毀。胥袊賦爲館。粲有加。士子知教。盡助田以成侯志。侯復曰。先賢遺則。惠義存殘。規曷敢湮廢。正籍端本。恥粉貪戢。於是始言曰。噫世祖皇帝行仁肇邦。萬世永憲。今獲守茲土。疾沴不治。黎民何辜。乃建三皇殿。初殿在廢觀址。後徙寺旁。庳陰弗稱。詢圖考初。厥地爽亢。遂廣士而興之。百柱翼成。萬瓦鱗比。厚者效泉。力者輸役。官不出賦。而歸然光尊。耆老贊企。廟紀其建立。以彰侯績。抑嘗聞庖犧闡極。人居其中。壹根渾純。萬化是生。坎離致用。窮夫陰陽之機。壽夭不齊。彼實戕竊。維大聖憂之。樹藝五穀。輔之以醫藥。剛柔燥溼。各施諸用。神農之功也。因其厚生。迄於傷生。以惻以原。爲之經問。教之以知懼。使各盡性命之道。則夫黃帝之功。距少矣哉。三聖炳著。尊祀肇唐。皇甫謐之論。合於醫說。道不虛矣。爲作樂章。俾歌以祀。表侯於無窮。侯名讓德。字致遠。官奉議大夫。明爽幹飭。吏民畏而愛焉。是役也。州之官咸佐之。鄉老皇甫儒董役訖成。前門九楹。廊廡齋序二十八楹。講堂五楹。禮器備充。圍繚丹堊。咸曰美哉。歌曰。

判渾渾精。一中八方。圓握以通。穉聖作。逆不逢。神之遊。雲霓從。蟺彭蠹。曷恣縱。僭差差。指厥疑。玄齋啟人。蠢松煌煌大聖萬世功。

天昭昭。日月晝。變化周。純粹精。木石土金暨蟲豸。飛走食物各受令。一日歷蘇。民乃猗齡。覽九州。蟹冷冷。是州秀淑守著能。牲具肥酒齊馨。日出作。晦宴息。守厥故常。民用不極。何顛躓自傷。嬉恣作蠱。帝有憂。鑒載籍。目視毫釐。脈寸尺。智者鑒保厥德。雲龍之騎杳無跡。祀廟嚴千萬億。

衢州重修三皇廟碑

混沌既判。民生之用日滋。制器備物。首於三聖。詳見於宣尼之繫易。儒者皓首。莫能以究。周外史掌三皇書。秦厄既盡。而其遺言間見於諸子。可得而考者。唯醫家者流。見之天經時訓。書禮之準也。察其循環考其氣運。不悉也。不足以言醫之本也。至於推萬化之原。別九州之宜。調神裔精。按摩導引。湯液炮炙。無一不究。地利土齊。率有合於農書之說。若是者其繁且難。有甚於吾儒。則凡爲醫者。良不易言也。小司馬作三皇本紀。其精約不出於大傳。而荒誕不稽。悉得以當病。史遷之不作。良有以也。伏羲神農之書見於易。黃帝書具在。有依易而爲之者。亦不失本旨。自唐肇建三皇祠。世祖皇帝遵舊令。遍祠州郡。推仁濟衆。比合前聖。泰定元年夏。三衢郡侯赫斯趙侯仲讓。食曰天子神聖不殺。稱上意。俾洽于羣生。莫若立醫學。於是與府判官定住君勸糾于其徒。爭輸幣以助。不三月。殿以成告。繪象有嚴。禮器畢具。惠民有廩。校官有居。閱明年。廉訪副使翼定白侯舜弃謁廟學。首肯曰。贊且劄官沙田爲畝若干。以奉時祭。咸願刻石。以著永遠。繫以詩曰。

太素朔縞。品物類分。經緯五行。濟用立勳。茫茫開元。遹幽合神。炳諸典墳。是究是勤。豈靡三光。寔別九土。沮洳晦冥。或折或沮。瀉澤滲漉而居。處正暘昭晰以保純嘏有備斯彰。既聚羣組。民用不知。其仁如天。大帝遠明。播于璇璣。春臺以登。鴻澤日宣。嘉穗合穎。朱鱗游川。倬絕痾瘵。享其大年。三衢之宮。伊侯所築。濟濟者徒。惕若奉玉。研精拿絲。以介壽穀。侯云去矣。祝彼千祿。我廟作詩。相祀是篤。

饒州安仁縣柳侯廟碑

古者祈報之禮。行於州黨閭里。民神相通。禦捍於無形。厥有常祀。一有水旱疾癘。爲其所憑依者尤偉然偉著。五行之精。成於太素。摩盪輕轄。主宰以名。國有典禮。卒得而僭。維神依人以行。實有姓字。烈山氏之柱。共工之句龍。周之先后稷。死爲其主。後又擇其功德之高者。代而承之。嘵積虛以爲氣。氣散以爲變。居陰假陽。人鬼之化行。則凡今之列于祀典者。皆本于是。皇朝列聖。下制詔以通幽潛。遺德著功。表見郡國。歷數千百年。皆尊顯崇祀。至大二年。贈文弘道玄德眞人吳全節。蒙被殊遇。推榮其親。遐伏自念。昔爲孩提。黨兼族酺。從我父兄。觴而祝之。聚神是類。神之闡微。肇唐咸通。至宋宣和以來。由侯以王。胙饗休嘉。鄉大夫渴巿炳志于祠下。矣今歲時阜康。神實熙熙。群風甘雨。莫窮其徵。犬牙接壤。咸稱神效。願上其事于禮部。全節戢稽首祭賽。敦奏天子。以昭神惠。秋七月。武宗皇帝御朝。封顯靈溥惠沖祐眞君。命詞臣宣制而褒嘉之。是歲眞人歸至安仁縣。以制書授神及饒國公饒國夫人。吏士再拜。吳氏長幼亦再拜。禮成還。鳳變雷挾雨來。廳安仁之人。或言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奉以揚之。誠以昭之。封邑之美。一舉而衆備。

孚生於心。神之相之。孰使之然哉。縣長吏將刻神訓書于祠。冀人屬爲記。按舊記。冀君姓柳。名敏德。乃爲作迎享送神詞三章。以廣民思。詞曰。

紛玄雲兮文虬。的容與兮山椒。光晶熒兮橫流。帝鼓導兮前驅。山之阿兮神居。迎萃歸兮輿留。儼素容兮絜貞。佩怜音兮始佇。

簫虡兮躩遭。蛾七兮霓襟。霹零零兮隕珠。嘉薦潸兮以陳。揮上牲兮毀秀芝。巫揚廷兮靈之娛。繁娭兮心降。日簡兮益康。

日騁車兮杳冥。千童慘兮控耕。鼓坎坎兮輪砰。恍欲去兮心不寧。神居兮山承宇。妝居兮山下。神詎去兮慭汝。執玄纁兮歷九疑。超無爲兮終焉以歸。

徐州呂梁神廟碑

神禹水功。龍門呂梁惟最艱。聖人述書。隱而不言。懼荒怪以汨眞也。步于上帝。受圖于河。其事偉著。豈誣也哉。余宦京師。過今呂梁者焉。春水盛壯。湍石彌漫。不復辨左迴右激。舟檣林立。鼙鼓集壯。稚循崖側足。負纜相進挽。又蘗習水者專剛櫂。水涸則嚴崿舉露。流沫懸水。轉爲回淵。束爲飛泉。頃刻不謹。敗霹立見。故凡舟至是。必禱于神。神固靈矣。夫集賦以致神。靈由衆成。往之自信不惑者猶感悼自恐。則今之所謂識利奔走而不息。事得無懼于其中也邪。昔世祖皇帝征南絕淮。夢神扈蹕以行。昭所至立祠。國祠呂梁。故祠相傳歲已久。此邦之人因其湍險。復增葺之。由是南北之舟至于祠下。必禱焉。彭城祿歸德。太守因君以事禱祠下。靈曦有加。乃命立石。以侈神績。於是鄉之耆老鄭安仁復廣其廟基。象設密嚴。棟宇軒觀。嚴爵登降。嚴飭有秩。遂介總管鍵墉姚君具圖狀。願刻其事于石。余待罪太史。觀前代職方神祠。徐州有廟曰孚濟。曰顯濟。昔曰龍神呂梁。信天下奇險處也。非神孰尸。非龍孰居。嶽瀆有祠。不以姓氏著。呂梁爲洞。下流奔赴南海。一息千里。昔之神受命神禹。顯微無常。代謝上下。隨運以化。則今之神。猶古之神也。皇朝一四海。貢輸金珠綺緡犀象水土精甌之物。悉出東南。舳艫相銜。晝夜不絕。道必由徐州。神司其職。詎罔敢替。息依神以行。相戒無虞。神任匪輕矣。乃作詩曰。

首河崑崙。厥行曬恆。或伏而舒。或迅以渡。在昔堯帝。孟門震騰。授禹以圖。百神罔不承。九野既疏。沈水渾渾。挾河以行。北東斯奔。積鐵懸壁。怒雷巷川。如奮斯注。如蛟斯騫。自涯刊山。乾達其源。河既南矣。帝迹眇漫。赫赫世祀。威神燿天。爰率貢琛。萬檣盤旋。引縴從繩。以登以升。毫歌稚和。鼙鼓受聽。櫂夫佐前。水師試命。曰吾神是依。捨神則瘁。騂騂士子。亦有商女。爰集宇下。醴酒致祀。金龍蜿蜒。以肖起止。導其轅流。如席如砥。此邦之人。仰神之來。昂昂石松。雲旌離離。匪惟護之。將永綏之。山川出雲。古言祠之。崇堂豐堵。耆老相宇。戒而叫囂。毋作神侮。拾級有敘。勿黷貨以沮神。告萬年天子受祜

奉化州開河碑

奉化諸溪。至鄞渾會。汪洋衍溢。陂塘潤溝。合流赴資國。紆行凡六十里。始達于江。歲霖雨不時。溪江相迎。上下交射。漫流田堤。或漂民廬舍。昔之爲政者懼焉。於是築堰暨坊。潦至則泄。旱則瀦以灌輸。由資國

墟注市橋。轉三山爲廣平湖。凡言湖。通畎澮也。湖之下有斗門。必嚴其水。則至是通鄭家堰。古有陰溝。或爲涇溝。皆取以達水。今言涇名之省聲之訛也。溪至是循明山稍折爲揚橋。水以折始善行。將達江。復限之爲縣門。曰淮林。曰常浦。又益限之以墟。曰車耆。提闕有程。則水旱不病。今之善吏治者。絜絜奉公。上不自保。政不能及此。廣平馬侯驥德至州。曰。皇元歷江南縣爲州。實祖戶口。戶繁租。痄何以稱彼惠田疇蕪闢。兹惟殿最首。吾觀兹土。抑溝渔漫。滅以害吾民邪。遂窮上源。首資國。耆老咸言市橋達車耆。有故河往宋。舟楫聯絡。今越江以行。驚駭濤浪。商賈不赴。而市用益匱。濬廣復舊。則民其有瘳。逐通市橋至陳橋。其舂鍤表深廣。未及終日。而遺石斷絕。皆舊績儼著。至何家墟。或曰是郡乘不登。稍爲豪民利。水至是常行。何障固焉。於是決隄仆石。墟復置卒守。水門亦如之。易資國墟爲水門。別立小柵以護通塞。廣平增斗門二數。謝太傅守滁南。水利博濟。則自方之以召伯。謝公偉功迄不廢。馬侯之政良近矣。乃係以詩。俾勿墜。詩曰。

閔閔汙萊。牽趾厥艱。婦餉子任。火墾水芟。相彼高下。導昔厥蓄。有隄相之。有泉餐之。崩奔变來。設險以防。彼防弗亟。時其雨暘。謀于在野。集作會節。低昂疏儲。究爾壅遏。饕強恣專。訖執俾是。罰馬侯自南。宣承皇風。相攸以圖。鞠草茂豐。耆艾交謁。兹焉商功。千鍤剖壤。頹堤赴壑。死其遺基。白石鑿鑿。復常彌堅。匪夸以丕作。泉流湯湯。陰洩陽瀦。江流馬奔。懼而舒徐。千帆槳紆。入于市區。河既復址。侯斯戾止。嘉殺羨穰。甘棠彝懿。維河之新。告來者勿替。

碑陰

凡大工役必資僚屬。長官某。同知某。判官某。吏目某。實僉贊之。州民之耆長大家某等。歷考舊績。且佐厥役。吏李令曰某等董工庀程。州之南復有梁家灘□□碶。咸家溪。悉濬治之。足溉田萬畝。開河績最著。庸附碑右。以見侯政。小者亦若是。

許州衞君去思碑

至元初。詔議立五事。爲牧民根本。後數歲。憂其有不奉行者。輒總覈教厲。又時遣重臣循行以振植之。大德七年。分命宣撫使糾覈黜陟。多能所居官。獨未聞有治行第一。入徵爲謀議。遷臣者。使者以功狀上丞相府。府下東曹掾。掾守法。謂事任固當是。吏狀入書庋不復省。由是詿誤抵害。歲率常書于憲部。夫法不足以成政。先王殷臣必先之以序爵。其不幸而奪廢之者。誠不忍於人也。民爲天下本。郡縣守令。常長於民。民病其長。歲有所黜。率天下之民。常不善其長。民獨何心哉。余每過通邑大府。碑首高下。表植衢道。讀其行事。無一不皆古循吏。而焯焯在人耳目。又若相反。甚者謂懼其威使。而以媚夫人之爲也。俗媮而日艱。濟之以淺薄之論。上益以不信。則是守令考課。蹈規襲常。安所從超越哉。皇慶癸丑秋七月。天子遣御史分察天下牧民賢否。咸屛息俟命。國子助教許昌趙君師顏言。衞大夫氏守許。實解官三年矣。其承大夫者亦已去。過時而政存。可以登紀。子職在太史。不溢美。不希諂。宜表石以昭永。毋固辭。柄謝不敢。則又

曰。余叔父廉訪公師臬河南。嘗論少許可。言大夫賢無異語。誠不憚審衡大夫事。第以州里嫌。故遂雅爲子。桷始謝不辭。於是退以其郡士劉君廷瑞、耆長郝守寧之狀。撫而敍曰。大夫爲州。寬靜無亢異。視民便害。斟酌而成除之。州賦戶二百。歲久亡絕。無所徵別。輸他民以逋責。民莫敢訴。許爲要衝遞馬戶。率多逃去。竟三歲以民籍戶四十二代之。戶代而民籍循調如故。大夫請于官而悉除之。厚風俗。敦尚孝讓。考眞魏塚墓。若陳太丘。而下立鄉賢堂以祀于學。復構鄉宇以庥諸生。而使之竟業。臨潁縣有鄧艾口故地。河南檄大夫按視。將屯之。大夫署筆曰。鄧艾故屯由魏下千餘歲。未嘗復。今有民若干。耕其地。墳壟居室環地左右。一旦官墾闢。大不便。願俾民以巳耕田歲入官賦。猶屯田也。河南是其議。民往謝之。大夫曰。吾職也。何謝爲。今世揭揭然以商權爲仕進路。使大夫廣屯穀名。得十萬石。顯要可立致。不忍數百民命爲倘。許人之思大夫宜社而祀之。相與頌其儀于天朝。以德我許人者日永久。乃繫之以詩。以篤不忘大夫名佐。字君用。廣平人。詩曰。

瞻彼具茨。茨英其雲。不稷不徐。粤維邦君。邦君之來。我民不聞。曰秋而嘗。曰春而耘。木之離披。維侯之宅。侯舊在掌。言屋于學。有挈有任。亦丱其角。亦飲其醑。言致耆耋。潁川之流。其下黍稌。嗟余遠祖。及我鰥寡。是播是栽。局余敢震侮。潁水之湄。戢戢其牛。利言鼓賓。將復其陂。陂云當復。云誰之來。邦君痛痛。維衛大夫。大夫言邁。既慍斯慼。有堂者居。有墳者墓。咎匪我執。言遵其所。陂既完矣。大夫旋矣。孰而豚肩。進其粲矣。曰我不敢嘗。謝歸爾鄉。墓門之柏。烏飛彭彭。中田之廬。梧桐棲棲。云昔不如今。永歌以康。侯歸其祖三載云遠。許民之思。復日以旦。侯車在東。彼從如龍。侯車偃里。誰爲之朋。有弁斯縫。大庭圖圖。瘁躬在公。匪食其殘。式昭去思。攻珉以鑱。嗣初維終。慎永我傳。

華嚴寺碑

太祖皇帝肇定區夏。視居庸以北爲內地。戶族散處。皆安其簡易。在憲宗皇帝時。將有事西南。底慎畜章。建置廨邊。時則世祖皇帝治軍和林。相厥地利。曰維灤陽。展親會朝。茲爲道里得中。稽衆契龜。僉告允吉。因城而名之曰開平焉。歲在庚申。世祖承大曆服。建國改元。削僭端亂。宗王殊邦。奉貢效率。咸會同于開平。由是定爲上都。大興爲大都。兩京之制。協於古昔矣。省方有常。庶職攸敍。商旅子來。廛而勿征。首建廟學。乾艮二隅。立二佛寺。曰乾元。曰龍光華嚴。復立老子宮於東西。化俗警蒙。相須以成。具訓謨遠。將垂憲永。以爲民則。仁宗皇帝在東宮。如華嚴。惕然永思。粤維皇祖。貽慮弘廓。建都功業。弗克崇闡。紹開是我子孫。不大彰顯。受命守臣臣某。撤而廣之。踰十年。將成。仁宗陟方。纘天體道敬文仁武大昭孝皇帝。北巡狩。回上都。首幸華嚴。若曰。列聖在天。神化合一。朕罔敢有替。遹追聖明。將於是有在。廣植冥福。神御周流。宜得以留止。其以先帝所構殿鎮于後。維五方佛像。在世祖時。素有威異。復廣大殿以居之。梵相東西。挾翼以從。凡齋事棲息。悉如其教以備。又別賜與田百頃。安食其衆。至治三年夏六月丁卯。丞相入宿衞。上特留守司同知臣某傳旨命翰林宜爲碑。紀其成績。俾萬姓蒙祉。庶得以昭朕奉思。臣桷稱以爲天地生物。無心以成。維聖人有登。則曰物有不齊。皇極是訓。大雄氏則亦曰。性本至善。惡以隨欲。欲由妄生。性日益

昏。故爲物爲變。至於靡壅轇轕。生死靡分。於是有懺解之說焉。有追崇之說焉。使生得以斷。死得以離。則本性湛空。無有垢累。道實病矣。華嚴懺辭。以富貴爲喩。終之以返眞復初。俾世之所景慕。由境以入。因境而悟入於無相。其於喩也。深有旨矣。世祖命名。亦將以警夫迷俗。感濟羣動。與前聖相合者實在是。聖聖繼承。靡有殊異。臣桷屢從屬車。聞首主是山者曰至溫師。以妙密績緝爲本行。傳宗洞山。與太保劉文貞公秉忠爲方外交。磊落有大計。因得見世祖於濟邸。陳對明朗。遂大器之。六傳曰惟壽。今授司徒。際遇隆赫。於法祖有光。壽能文辭。守其道尊固。則永以傳。謹再拜稽首、爲之銘曰。

於赫世祖。武緯文經。廣莫相攸。堅墉斯城。塞觀羣生。厥性有恆。靡驚忿鬩。失常是行。沈冥昏惑。執妄是成。維政與德。具訓以儆。善本性初。爲明爲靜。猗與覺皇。功始戒定。或喩以空。或設以境。空解境悟。眞慧永證。巍煌華嚴。窮珍極瑰。龍伏象井。雲凝瑞靄。積香浮浮。側鐘枚枚。耄稚畢觀。心掉膽摧。相既永離。虛空如埃。世祖稽古。是則是效。暨于仁皇。益闡乘教。維皇御極。承志廣孝。曰列聖在天。鴻績靡報。顧瞻咨嗟。展飾殊妙。錫福兆民。列聖之心。拯彼大迷。覺皇具陳。謨烈顯承。如歲之春。物無疵癘。青熙沐淳。億萬卜年。刻銘豎珉。

興福頭陀院碑

興福院在都城保大坊北。院既成。其主僧尼捨塵。以其狀來謁曰。捨塵王姓。膠州即墨人也。家世業奉佛。今之言佛教有三。禪以喩空。教以顯實。律則攝其威儀。禁妄絕非。鼎立以陳。融會莫究。惟頭陀教。吾佛宜濱。形色自然。泯其紛華。而悲惱集焉。外守或懈。內持益離。參而範之。將釋諸塵。以成安樂。若是者誠有端緒矣。教始於西竺。盛於齊梁。皇元建國。今其教凡十傳。捨塵始與其徒劉普照、智志游京師。劉宣問道日唯一食。精嚴自牧。以勞役爲調伏。菲薄爲精進。草茇安寄。束身堅忍。至元中。今平章政事王公毅、樞密副使吳公珪、福建宣慰使李公果、見而異之。始買今院地。至大德□年。平章政事賈公某。還院居。審捨塵積行無退意。遂與其夫人林氏引見于皇后。皇后下教出財帛。建其殿曰慈尊。俾開府知院月魯公暨賈公、奏其事於皇帝皇太后。咸曰可。其悉以皇后私府輸助之。延祐五年。院告成。復奉宸旨。賛禮而掌其教者。錫名情修妙行以褒美之。是役也。齋庖廉寢。皆捨塵所規建。嘗聞釋氏之說。福田利益。姑警務貴賤。若曰釋愛辭榮。非誠物而動者也。異性虛滿。冥假於外。則其觀近矣。詞曰。

粤昔能仁。蟬蛻侈華。絪縕素始。雪霜勵磨。厥性妙徹。五采鼓舞。毀形壞衣。其儀不頗。空假廣陳。蕩蕩斯病。佩規帶銜。迄莫內省。鼓惟艱哉。愛悉以覺。惱由藥積。類以欲驕。除彼垢紛。曰執中無競。女德效坤。靜於滿盪。維大雄是師。頭陀是宗。人懾厥勞。熙然以充。善士日來。格于羣公。三宮清穆。昭事孔肅。鑒觀宇縣。作梅錫福。夸榮逐魂。是究是度。秉持法權。俾民不爨。伊教之興。泊然纘承。千甓閒室。百礎撐楹。式尊其初。既維賢矜。戒爾後人。戰兢永奉。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六

神道碑銘

武義將軍梁公神道碑銘

梁公諱顒，字用之，大名元城人。父金吾公千，爲大名兵馬都總管。旣卒。長子祚襲職。會用兵江南，復籍新軍，別擇將家子統領。中書樞密二府議以祚業領。公攘然曰，兵事至重，寧能使吾兄獨受責邪。顒宜行。死國效命弗辭也。二府壯之。擢授以新軍千夫長。俾鎮睢州。帥領兵將渡河攻宋。宋將夏貴迎拒。遂領所部分擊。斬首若干級。帥上功狀。拜爲異。中統三年。李璮叛。據本軍帥。出擊功最。璮受擒。方璮叛山東時。調發旁午。璮善戰。故將士多失亡。璮受誅。軍帥俱恨之。議悉屠其黨。公密白宗王哈必赤曰。璮逆黨非土著。俱東南狂士。宜汰擇以安新士。宗王然其言。從攻襄樊。功益著。加授武略將軍。至元十一年。鎮鄧州。十三年。王師濟江。州郡望風下。常州獨守。世祖皇帝命大帥率堅銳併圍之。州堅守益固。有將蟻附登城。城幾中將死。檄公代將。部督木石齊城雉。劃其險塹。蟻附以登。城陷。第功。授武義將軍。佩金符。後改鎮嘉興。華亭出沒江湖。伺疑竊發。獨展皝撫綏。中倚爲罰。使不能少越繩墨。會歲大饑。捐己儲粟以食餓者。郡益寧靜。性沈默。善計事。天性孝友。出於自然。始公之考金吾衞上將軍。當金亡時。傍邑盜起倂掠。金吾率衆列柵守鄉土。天兵南下。越境率父老持牛酒犒師。城以降得完。宋將彭斌渡河。城中大震。搜其首亂者誅

之。辛卯歲。郡將蘇椊叛入南。大將阿朮魯怒。將屠城。金吾率宗人悉輸金帛詣軍前請命。卒獲免。公之妣張氏。訓敕有則。金吾以兵亂失元配董氏。踰二十年。董氏還。夫人卽歸家政。退處裕如也。嗟觀公卓然成就。蓋其家教有自。再世樹德。傾身出口活人於大難。其豐報蓋有以也。王父而上。兵難事遠。不獲考。至元三十年。年未七十。顧解兵致其事。大德元年正月某日。卒于里舍。年七十有一。其年四月某日。葬祔大名府西南白水村之先塋。娶張氏。大名織染局提舉津之女。子紹祖。襲爵。佩金符。仍鎮嘉興。嚴重遠慮。鎮遏襄愿。悉不使入境。後鎮烏江。詢盜蹤跡在海浦遺兵擒磔之。郡鎮肅然。延祐四年年六十。終于軍。四月某日。祔先塋。公女二人。長適李居忠。溫州路照磨。次適張鈇。濬州判官。紹祖娶天水郡侯秦穩女。生子女各一人。曰成。襲祖職。佩金符。娶大名府安撫使宋天祐女。女嫁承直郎佩金符穎州萬戶府管軍千戶劉興與之父中順君。今爲雲南屯田萬戶府同知。桷與之游最稔。善議論。嘗言昔時離亂。大名城中幾嗣首就死。獨賴梁金吾得全活。容郊戡并。蹤然錄鑴遺跡猶在。數今梁公子孫世顯。抑爲善之報。善有傳。往史良不誣也。與以事狀來請銘。乃不復辭。銘曰。

草昧肇區。雨雷風驅。崩角喪元。孰完厥居。業業單壘。斧鉞就屠。壯哉金吾。請命發途。稽顙濯血。氣塡以歔。
春冰朔日。稚毫火扶。或假或與。聚其室廬。是生武義。趾蹴以殲。粤維叛臣。率黨狂擄。交兵飛芻。臨有軍旟。
旣殲彼魁。乃徙斯蘖。武義曰吁。罪有等第。宜殲其見。此士何辜。再世興仁。陰功齊穌。如璞斯玉。如山斯雲。
大田孝豐。曷耔曷耘。番番餘齡。終樂里枌。靖共以儀。不瑕以溫。金符後先。祖曾子孫。白水之城。松柏茂直。
爲艱斯通。爰表初植。大名之城。大書日隔。永言金吾。曷其有極。炮煌譜宗。接佩蹁翮。有來幕門。肅立以式。
公德允昭。後裔承則。

資善大夫資國院使贈資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順義郡公謚貞惠王呂伯里公神道碑銘 并序

至元二十九年。世祖皇帝詔立肅政廉訪司。監治諸郡。濟南陳公□□。實治慶元。按覈官吏大小餘百人。故工部尙書資國院使順義郡公。時爲治中。獨受委任。條其不便於民者。上府力去之。會大饑。乘驛詣行省。言慶元瀕海地阨隘。歲熟猶仰給他郡。非官賑給。將移徙不便。執政然其言。爲發粟石四萬。後爲廉訪副使。復治慶元。遺愛炳著。老稚一口。迄稱叡不置。大德中。桷備員翰苑。尉時公爲侍從。每得奉議論。必曆問衣冠緒族。倦倦於舊治謠毓。公還將十年。其子和上以儒雅善正論擢監察御史。桷亦待罪集賢。相與言公遺事。御史則曰。子實知吾先公爲詳。且神道之碑未樹。子宜爲銘。桷謝不得辭。遂次其官閥世譜而爲敍曰。公系出玉呂伯里氏。諱伯行。大父阿魯。家西北部。世安其俗。精騎射。父忽都剌冠軍伍。天兵定中原。因從征。留陣略地。以積功領宿州軍。分鎮蘄縣。後家于大名路之淸豐縣焉。公幼歲失蘄縣。母夫人徐氏。躬牧蒔紉織以贍。稍長。命從學里中。張蓉公尹大名。見而奇之。後從丞相阿朮公征襄樊。南渡江。率先登。復從丞相阿答海鎮揚州。議以州所領四萬戶軍移鎮鄂。而易鄂兩萬戶軍更戍於揚。奏已準。白於鄂省丞相阿里海牙。使者相望。訖不肯發軍。淮省丞相念非公不能辦。卽乘驛宣上旨。語竟。鄂相色赤反

日。公前曰。承相何怒。受上旨怒。怒且不敬。丞相懼。答曰。吾怒阿答海。公復前曰。上旨井淮相所遣。公怒殆
怒上。顧頗歸相從懼。具酒食謝悔。乃發軍。丞相奇之。錄其勞。以通國語專奏對。歲率乘驛六七返。世祖見
而喜曰。是黑鬚使臣復來矣。至元二十二年。授承事郎調金壇縣長。省執政官計慮江浙事繁夥。非條達
敷對。莫能稱上意。時征日本事不便。念所使有詰難。必忤旨。遂選公驛奏。奏至。即罷兵。遷承直郎行省理
問官。省中事急速。必命公詣御前。皆得允旨以歸。世祖曰。伯行昔朕以黑鬚使臣目之。今察其相貌誠温
暖絜正。俾以重任。宜無負。相桑哥方柄政。擬命不下。即再守舊職。丞相移省江西征獠寇。奏公自輔授奉
議大夫行省都鎮撫。二十九年。授慶元路治中。慶元多故宋公相家。時翰林學士王公應麟。閉門不納客。
公首脅禮開說。俾學者師事之。里胥躪躒士族。著片紙叱名立召庭下。公責吏數罪。俾書故官吏。復聚謀
行權酤法。壞富室釀具。當益官利三倍。公毀其牘不行。州民某氏某。以事適江淮。鬧傳王旨起大冢十餘
姓徒置淮南。傲睨指畫莫敢忤。郡武南士也。益張大貪罷。公察其姦利。曰。民籍始定。上計此非淮南分地
爲得徙。願上省白事。卒止之。承援聲影。蝟蝟齒哦。乃願出其門下。會僞造印牒事敗。大興路獲得其所署
僞籍下郡逮捕。公時再爲理問。摯氏造庭叩首伏罪。公憫緩其事。卒得貰。大德元年。遷浙東海右道肅政
廉訪副使。復分治慶元縣。有巖湖總戎官久據湮爲田。將輸官租以絕口。公立決以賦民田。撫循瘡痍。磨
剖驗。冗者素所習知而獨於鄉校諄切訓諭。謂爲宣化所宜急。至今蓋有賴焉。同分治官蹤跡日弄事爭
上謁。出入無禁。公手疏力按之。太傅丞相答剌罕公審察賢士。擢工部侍郎。日從丞相騎。具言江南弊事

數百條。丞相首肯之。且命治西京買人積逋鉅萬。得其實。大德八年。成宗召對。賜侍宴襲衣。十一年。成宗
崩。丞相受遺鎮遏殿整。獨命公掌諸庫藏鍵鑰。唯謹。諸王會朝頒賚有等。目公品節纖粟毋敢譁。丞相益
器之。遂陞尚書。至大元年。今上皇帝時爲皇太子。以本部官見。問今何階官。再拜謝不敢。遂加正議大夫。
俾稱其職。値營繕推佛寺恩賚。悉謝不受。從皇太子如五臺山。頓遞如法。而不病於民。賜白金名馬以寵
之。太夫人喪。朞年乞歸里。特賜上尊。俾祭于墓。仍疾趣還朝。以視事。省更尚書。授兩浙都轉運使。力丐辭。
再授資善大夫資國院使。復辭不允。三年。奉旨過江南。具條所行事宜。即得疾。臥寓舍。四年三月己卯。薨。
年六十有一。公平居簡默。絕聲色。謙抑自闘。遇事有發。發即不可犯。崇善斥惡若飢渴。戢冠深衣。于于庭
廉。曲盡恩意。所至率招師訓諸子。御史之教。寔有自來。晚自號德齋。延祐四年。特贈資政大夫。江浙等處
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順義郡公。諡貞惠。娶曲律氏。嚴整內治。一不累公。故所居官益自裕。今封順義郡
夫人。男四。長即御史。次貌罕眞。習儒業。以門功讓其季曰教化。今爲武略將軍同知沔陽府事。女一。適衡
山奴。江西廉訪司僉事。孫男聖童。銅臺。清涼山。孫女二。長適太傅鐵哥孫伯顏。直省舍人。次適駙馬丞相
亦都護朵兒赤長子南無釋迦。以是年八月甲申葬公魏縣。乃爲銘。銘曰。
伊涼之西。沈鷙悍鄙。挽強策良。樂其騰躪。天祚神聖。授兵龍荒。湊輯部族。以先顏行。赳赳赴功。星流電驅。
顯允宿州。飛矢執殳。裹瘡先登。擐甲以趨。臧彼樂土。籍魏奠居。篤生尚書。植學以繼。力探其本。游於鄉校。
不忮不忿。展武督身。江流濰濰。踣躓攜僕。舟濟合盾。計其功多。司譯省中。數奏簡亮。走驛歲終。黑鬚長身。

儀勳帝睹。能征除徭。音詞鴻鏞。靡忒其行。弗矜以辭。彼權抑之。訖莫疵之。再官濟歲。究覈覆欺。輕疑除蠹。
納于春熙。丞相受命。捕獠西江。辟公佐戎。解甲受降。彼強先覆。輾于泖幢。靡之沃之。革其愚狂。佐政海壖。
恤鰥廣賑。尊而儒先。俾職具訓。曰維此士。衣冠振振。勿爲驕辱。養眞復淳。儒彥在堂。父老在廡。壽母委蛇。
介彼春醑。歲亦有康。絜而秫稼。去馬騑騑。執轡如爾。公復有來。爭任爭扶。悅其條教。激頑蘇枯。同列冒擾。
書章勠勵。端揆審官。俾執事擇。不譁以嚴。不激以正。庀工斯程。賞至偃命。品秩日崇。經國陳政。齎竭木委。
水涸魚病。積薆栽馳。疢關我身。計其便宜。咋否莫陳。教子惟忠。以報國恩。不夸其贏。淑施後人。魏縣之原。
松柏堅貞。錫命孔嬉。貞對以承。倬彼光大。維公之成。勒銘表阡。永垂厥慶。

資德大夫紹慶珍州南平沿邊宣慰使播州安撫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上護軍追贈推忠效順功
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封播國公諡忠宣楊公神道碑銘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奉辭興師于宋。厥相賈某。黷復違信。誓郡將悉解體不用命。播州安撫使楊惠
敏公邦憲。襲土守邊。至是十八世矣。誓于衆曰。渝合瞿險。荊州惴不保。宋主且已降。吾州遠王化。聞大國
有聖人。當納款奉籍。俾若等者稚完聚。果後降。汙鈇鑕。吾寧忍哉。衆稽首一口曰。公言是。無緩。於是遜誠
黎州。願上職方氏。世祖大悅。即賜手詔曰。宋內附。邊臣莫敢後。播末拳命。宜詔諭。汝能承朕意。其悉如
宋制授官。至元二十二年。公薨。是生公諱漢英。字熙載。年甫五齡。母夫人田氏。攜朝于上京。眉目刻削。儀
矩習如成人。上撫其頂。熟視之。諭宰臣曰。楊氏子孤弱可憫。俾子遠來。宜悉以父爵錫襲之。賜名賽因不
花。公之爲仕也。授金虎符龍虎衛上將軍。紹慶珍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慰使。行播州軍民安撫使。後加管

軍萬戶。復拜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進資德大夫。勳上護軍。其治邊也。改南詔驛道。罷順元宣慰司。升安撫
司爲宣撫司。分定雲地。以東隸播。以西隸新部。減郡縣之冗員者若干。屯丁之糧三去其一焉。黃平素鬭
播。宣慰使斡羅思。誘諸酋長。詐以爲新闢境。獻于朝。公發其姦而歸我。使恥不勝。誣言蠻有雄威忠勝軍
思。播匿不以告。當籍之。交州。公言納土時已隸籍爲別戶。蘗審覈如公言。使益不得志。詣樞密府白其事。
覺。遣使者乘急傳將械公。丞相與昔衛嚴官言無是事。而斡羅思卒以擅掠邊民。獄具。罷歸。部蠻桑柘亂。
省議用兵。公言賊勢方盛。宜招諭之。兵久無功。而卒以公議相繼請降。天兵討南詔。道由播。大發卒饋運
以濟軍食。濟隆賊日熾。合鄂蜀二省重臣統師出征。檄公以民兵從甫出師。卒與賊遇。公力急戰。大軍繼
之。降阿苴拔乍。龍賊復合拒。迄縛隆濟阿女以歸。大德四年。南蠻盧弁掠劫大姓。依險翳自固。黎魯在新
部者。亦嘯劫蟻聚。攻守議未決。卒命公撫諭。二賊請命。遂置戍兵以歸。六年。詔出師復征蠻。命公興田茂
忠率二州民兵專討之。茂忠以討他寇未至。公獨分兵五道以進。賊始御。部蠻爭合從。公度深入絕後應。
乃全師還。次黃平。七年。茂忠始來議。分民兵守險。而公以疾薨于師。年止四十。公之治郡。殺妖民王忠以
絕芽孽。大修泮宮。招蜀之名士。教厲以化夷俗。至元二十七年。詔郡縣上計。播鄰壤不奉命。公即括戶口
租稅籍以進。上大器之。八朝京師。弓矢鞍轡之賜不絕。以平南功特賜玉帶兩被璽書。俾世守其土。預御
宴。輒與國戚相齒。世祖嘗曰。此兒聰解殆得天賦。仁宗則曰。此子貌沈厚。類提吾人。復賜譯經佛圖象以

韙之.二相貞憲王、忠獻王、尤加器敬.性純孝.睦宗黨.二兄殁道中.請于朝而襲其爵.寬厚重然諾.嘗約以善馬附士友.友死趣贈之.南北冠蓋相依者無虛歲.少讀濂洛書.爲詩文.以體要爲主.所著書有明哲要覽九十卷.桃溪內外集六十二卷.幼嗜山水.九州雄勝.悉窮力以遊.別自號爲中齋.子男四.嘉貞.嘉蕃.嘉祐.嘉禧.娶田氏.榮祿大夫義敏公諱實之女.喜書史.善箋札.封遵義郡夫人.公薨之歲.秋七月.葬于桃溪祖域之東.曾祖价.宋任閤門宣贊舍人.雄威軍都統.贈威武寧武忠正軍節度使.賜廟忠顯.封威靈英烈侯.妣田氏.封齊安和政安康郡夫人.贈永寧郡夫人.祖文.宋任和州防禦使.播州沿邊安撫使.國朝贈榮祿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柱國.封播國公.謚崇德.妣田氏.封播國夫人.謚章靖.父卽惠敏公.宋任左金吾衛上將軍安遠軍承宣使.播州沿邊安撫使.國朝授龍虎衛上將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紹慶珍州南平沿邊宣慰使、播州安撫使、累贈推忠效順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封播國公.妣田氏.封播國夫人.謚貞順.至治二年秋八月.嘉貞來朝.見天子於大明殿.拜跪與.卽錫名曰延禮卜花.禮宴如故事.嘉貞昧死言曰.先臣殁有年.卹典未發.敢以請.詔下翰林禮部太常、趣議追錫.乃贈推忠效順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封播國公、謚忠宣.田氏亦封播國太夫人.而以忠宣所受官襲其子.嘉貞爲資德大夫、紹慶珍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慰使、行播州軍民宣撫使、播州等處管軍萬戶、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上護軍.嘉貞踵門言曰.子職在太史.植德彰善.宜以傳信.先公隧碑未立.願有述.桷謝不得辭.而爲銘曰.

播唐內州.鮮于啓兵.慢彼西夷.蹂躪弗庭.虎欲澈澈.谷川震騰.乾符鼎移.五季嗣興.維并楊氏.太師肇初.往理其疆.以跳以勦.相繼纂貫.執武靈驅.奕葉昭宣.臣宋奉圖.中令之支.躔德趾燉.再世死忠.守節彌勵.枕戈復讐.斬首以謝.煒燁展功.贊貢不替.宋社蹤南.間道以前.是生忠顯.擐甲卌先.三帥綿數.痛不有年.立廟錫封.歲祀牲牷.由太師以降.十有四傳.崇德效奇.拯民脫危.貽于後昆.惠敏攸祗.實大有命.我州致達.委心效誠.世祖色怡.審彼逆順.睽不汝疵.恭承赫奕.恪事四帝.弱齡奏言.胸臆默計.宵征邁逵.毅敵鍛鋼.或諭以生.或矢以誓.提郫一方.不泯世勳.盛德沄沄.如山出雲.壽喬爵穹.奚憾之云.揭碑隧門.萬子孫紹聞.

漳州路同知朝列大夫贈汴梁路同知騎都尉開封郡伯馬公神道碑銘

鳳翔府兵馬總判公諱昔里吉思.以忠節死難.廟食於治所.汴爲金南遷都.作褒忠廟.悉合享死事之臣.兵馬公預焉.兵馬贈恆州刺史.鎭國上將軍.夫人王氏.太尉明德公女.方公捐孤兵.字李學.力抗不敵.盡室投巨黻.一媼抱嬰兒以逃.是爲禮部尙書諱月合.幼歲悲憤感厲.其先居天山.因以兵馬官爲馬氏.植德秉志.贖士人之爲孥者.後皆爲達官.而子孫更業儒術.卒致光顯焉.禮部子諱世昌.爲尙書省左右司郎中.傾貲粟.結儁彥.家日困落.子孫益用儒自振.是生漳州.諱潤.字仲澤.父卽以受恩入官.初署荊湖道宣慰司令史.遷吉州路經歷.陞兩淮轉運司經歷.改太平路當塗縣長官.再調常州路武進縣長官.進奉訓大夫.知光州.改漳州路同知.皇慶二年卒於漳州.實十一月某日.年五十有九.其佐荆湖.調漕舟.討夔府山蠻.夾江峽聶椤木蒿萬率歲敗者以衝突.公上計帥府.芟伐蔽翳.取木爲.結綯索.挽舟銜尾以進.漕

事乃不缺.在吉州治.豪民絕其柄持.郡守以剟急自任.公以寬輔之.郡事不撓.有劫盜獄.株連百餘戶.閩牒讞.論止坐十餘人.守終不能以奪也.爲轉運幕.商人爭後先.歲終廳直不售.公請刻籌第甲乙.實巨富.俾商人自揲以抽.隸卒以辦.縣當塗.上疏言括馬料民.徙戶增賦爲不便.時柄臣桑哥力主議.公獨以邑宰能奮言之.其治武進如當塗.刑其無良者.而貸假之.觴詠簡適.皆相慕以化.有拾松薪易酒滓.財以盜論.公悉釋之.守光州.取官粟之羨者.廣第子員以食.光久而用武.地司馬丞相生于光.公歲率諸生以祠.民始知爲儒以自重.舍有言利者.請鑿光閘.出歲可得粟十萬石.河南省下其事.公執筆不肯署.吏固請.公曰.官可免.筆不可署.卒不行.州無茶租.民間採山谷微末以食.轉運司掩捕抵法.會奉使出諸道.問疾苦.公疏所以轉運生事者.各降官三資.漳州負海障崖.龍巖漳浦.數反易.公命吏宣布上意.始受令漸事譏.會有言漳州地產水精.卒以獻言者代公.始能當塗時.居饑歲幾十年.母夫人張氏語家世官簿微警之.乃復仕.所爲詩曰樵隱集若干卷.觀其命名.是以知志意矣.韋布踵門.降席倒屣.傾家治具.懽所得俸高下賢否以奉.而其教子.鼻刻不肯瞀.以門功讓其弟禮.長子祖常.皇慶初.桷得交于京師.其爲文詞.深造有師法.嘗就器而期之.科舉行.祖常試汴梁南省.皆第一.於廷對.以貸國氏族爲第二.祖義鄉貢進士.祖烈.江浙行省宣使.祖孝.與祖常同登進士第.將仕郎陳州判官.祖信.國子生.試中承事郎同知冀寧路保德州事.女二.長適金某.次適劉某.孫男五人.武子.以公蔭授將仕郎監常州路宜興州稅.文子.獻子.懿子.惠子.女孫五.祖常官翰林應奉時.請于朝.贈尙書爲正議大夫治書侍御史.謚忠懿.夫人白氏.追封梁郡夫人.公亦贈朝列大夫同知汴梁路總管府事騎都尉開封郡伯.夫人楊氏.追封開封郡君.於是郎中之夫人張氏.年八十有四矣.祖常今爲翰林待制承直郎兼國史院編修官.願以其封婦者.回授于張夫人.嚱.盛矣哉.某年某月某甲子.將葬公于光州西樊原.桷辱爲文字交.知且深.乃來請銘.銘曰.

節以起宗.儒以紹傳.誰其任之.宗伯維先.再世是承.漳州象賢.佐政慈寬.智名不居.養其熙光.發于詩書.尊聞勵行.飭躬日勉.載籍之蘊.心聲爲言.仰止不瘉.茲爲德源.積小以高.本本元元.雲興崇山.百穀穎栗.臺觀厥初.豈報匪喬.揭其德華.昭銘以述.

武略將軍裕州知州李公神道碑銘

太祖皇帝略定函夏.以河南北要害爲分地.徵科供粢.從守令取具.版籍缺落.富痺莫能考.至憲宗用兵西南.調發煩重.推擇宜民人者爲尤難.時則有若故武略李侯.排解勸勵.鄉人德之.死逾數十年.仁聲善政.歷歷在口耳.在昔考循吏由身後始定.今於是見之.侯諱英.字彥臣.滑州白馬縣人.弱冠襲叔父官爵.以宣武將軍知滑州.立條教.惇孝讓.會歲饑.賦入莫能輸.率其州民.見世祖于汴.啟曰.兵興值饑.民卽逃亡.將使此州爲空城.敢昧死請.世祖動色從其啓.中統元年.蝗食桑蠶.賦病民.獨建言約秋熟迨取.果遂負.當以身任.後至秋.悉如約.以入.滑隸大名.道三百里.糧餉轉輓不便.侯請儲本州.候遠近.朝廷是其請.方兵興時.鎧甲糗餱.率從豪民稱貸.子母轉息.旬月相倍.豪民倚州督取.復入見于上.言不可.陳對咸切.下其議執政.執政咸是之.由是官償其本.去其倍息.別爲內府籍.以誌本始.行田諮詢.旌別勸懲.如是治

滑者三十年.至元二年.改順德路判官.尹清豐南宮兩縣.二十一年.授武略將軍知裕州.二十五年.改知房州.所至以治滑爲準.而滑以久任.其事益章灼.可考不妄.嘗言叔父撫我良厚.今得以官業自拔.卽歸其爵兄子.儀觀脩整.醞酌庶務.靜要而理.得才不盡用.多士惜之.三十一年十月六日卒.年六十有九.娶郭氏.先一年卒.卒時年七十.學浮屠法.慈儉有度.靡密總核.允宜其家.夫人有助焉.是歲合葬于白馬縣大吳村.曾祖義.祖信.父祐.二子.長元德.奉政大夫龍陽州知州.次元忠.朝列大夫慶元路治中.女四.適和義、郭君實、馮德臨、魏仁.元德娶張氏.子二.纂.纘.孫世.女一.適郭從道.元忠娶孫氏.子二.熙.杰.女一.適郭守中.始元德以給事東宮.授贛州判官.元忠佐御史府.授新淦州同知.公及見之.戒曰.壯歲長民.宜淸謹自重.我昔羅兵難.赤手立職業.若等展世.勿棄墜.則先德永有紹.我語弗可忘也.今二子所至植立.滑州之效.於是乎見之.桷待罪太史.預修累朝諸名臣列傳.是則滑州行事.宜有紀.謁告歸里.元忠以事狀請銘.銘曰.

粵若生民.大君長之.輻員芒芒.牧守是資.飢匪設糜.疾匪命醫.承化觀風.察其疵疵.展也李侯.百罹是逢.詠嘗援溺.不希其功.天聽匪高.矢言率從.不苟以奇.不阿以容.社有美樣.田有嘉穀.與言無浮.唯侯斯祝.侯云逝矣.厥績護護.植德孔深.豐報有僕.白馬之原.松柏茂鮮.詢彼耄倪.遺愛是言.家教允遵.罔有虧墜.愛表銘詩.孫曾永傳.

奉政大夫同知東昌路總管府事蔡公神道碑銘

延祐年紀丙辰.仁宗皇帝推恩羣臣.考視品秩.榮其祖禰.及其曾大父.由是單父蔡侯衎.以簽事廉訪.贈府君諱良輔汝弼甫、奉政大夫同知東昌路總管府事驍騎尉單父縣子.妣李氏.單父縣君.泰定元年.新天子下詔.大賚內外.俾就所居官皆錫命.蔡侯時爲慶元路總管.又贈嘉議大夫□□路總管上輕車都尉□□郡侯.妣某氏.□□郡夫人.稱謁告歸里.侯以郡侯事狀來請銘.詳厥原自.則由侯之祖父總轄府君諱旺始.總轄嘗語于單父君曰.吾遠祖世居徐州.樹善不懈.吾祿弗及食.汝必有後.後果與.汝其興榮焉.單父亦嘗語于侯曰.汝祖訓語猶在耳.若兄弟仕進.皆祖德啓佑.總轄嘗金南遷時.限河南爲內界.禁不得渡河.歲大饑.民爭就食河北.潛戒舟夜渡.所全活不可紀.金愈迫.河南亦轉徙.皆羈據自保.郡人丁統領集衆萬人.爲宋前導.總轄往依之.署以部伍.徐說曰.宋師入汴.兵弱不可用.彼將無固志.難與共事.統領從其策.歸兵爲農.而宋將卒敗衂以遁.所居曹州鄉曰東村.有孟氏.善居貨自厚.總轄避難.因家焉.後與孟相雄長.而卒以米帛賙其閭里之貧細.歲鬻鹽.增滲算以售市.悉使之.至元十九年八月卒.年八十有三.集其姻黨與素往來者.敍遺言.端坐以逝.夫人孫氏.閱十有二日.相繼卒.治葬東村關板螘蕃所乘馬負衣冠以從.至螘悲鳴躑躅.卽死.讀其行事.則單父之追命.侯兄弟膴仕之效.實總轄君啓之.單父天性明朗.其所待接.與其父率相類.官雖卑.一毫不以病民.民益宜之.□僨久役服者.毀其約.俾自便.僨不忍去.願佃田以終老.年八十一.得與束帛.令以卒.卒時在大德十□九月某日.夫人李氏.穰某州之女.俱祔于總轄螘所.衎以臺察官入仕.其行事正不近名.去豪翦妖.愷悌以宜于民.而寬厚有度.迪祖父

遺訓.復以釋後興.蓋未可測也.季曰衛□□大夫趙州尹.女一.適汶上李□.孫五.沖霄敏學山住某某.孫女三.適石定安、石公安、孟欽.曾孫一.奇山.稱嘗謂爲善無不報.根固實沃.彌積以興.責成且專.考其所爲.不能以遠久宜矣.若蔡氏祖父.是誠可紀.銘曰.

水蹇於山.積流必東.磅礴委順.不希其逢.有栽之椿.鬱兮輪囷.秀儀長身.襲和服醇.匪高其門.厥慶日增.如茨之茂.如木之升.父緝子承.既壽且康.昭爾諸孫.以受簡穰.厚德匪浮.是庸紀錄.表于隧門.以嗣以續.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七

神道碑銘

朝列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白公神道碑銘

白於太原爲令族.至金源氏與.太原衣冠爲最盛.而白氏兄弟相繼躍儒科.故中大夫樞密院判官兼右司郎中輕車都尉南陽郡伯諱華.字文舉.其季也.唐宋樞密無判官.金天興帝賞器之.特置職以寵.由是相仍.自郡伯始.郡伯後居眞定.生子四人.俱有詩名.君諱恪.字敬甫.少警敏.三歲善作字.書八卦八字.有以見于鄉先生元公好問.公作詩深器之.郡守上其能.將薦于朝.郡伯辭弗許.稍長.里之先進張先生□鄉.愛其才.獎拔力成就.至元中.世祖遣使諭州郡試明經.生復門役.君首預選.弱冠試吏.探姦拔冤.獄具.御史不能撓.後爲河南按察司書吏.有尉卒利孀婦財.未終喪.強贅於姑家.既而虐其婦.復不禮其姑.姑告於官.絕之.尉卒匿其罪.屢訴.終喪無明文.事久不決.君悉疏所犯.聚邑人以告.婦得終養其姑焉.至元十四年.江南建行臺.御史大夫相威公愼簡所屬.署君爲掾史.卽條不便事凡二十.大夫見世祖力陳之.允十有八.最著令者.大辟成讞.上刑部.聽報可.罷某公田租.歲減什二.二十八年.授從仕郎江東建康道提刑按察司經歷.改荊湖占城等處行省都事.時荊湖省臣某括財恣威福.君度不可與共事.辭不拜.後果受誅.二十四年.改浙西提刑按察司經歷.遷平江.丁母羅夫人憂.以夫人喪葬于吳.將終老焉.會詔舉不

附權臣自陳者，有以君辭荆湖事薦于上，除福建宣慰司經歷。閩郡廣遠，豐歉不同，是歲汀州穀善收，戍兵所給糧不登數，福泉興化穀踊躍，有司議移三郡穀于汀。君建言道途轉輸大艱，益發貴粟以賑三郡，歸直于汀，可多得穀，誠兩便。有司難之，君署記曰：使有罪，願己獨受。卒如其議，而官之贏糧果增倍。宣慰司復爲省，君治六曹文牘以俟。平章某公知君籌領有能名，受其籍以付吏。三十一年，丞相太傅公爲湖廣平章，君時爲都事，俾陳樞密院及本省利便，侍丞相入覲，有旨允其奏，復陞員外郎。湖廣聯絡左右江，官吏秩祿，歲一再受俸於省，地遠得不償旅食，有棄俸不願受者。君建議隨所部以給，迄今行之。衡永戍兵耕閒田，官出牛輸其租，牛死，不得落籍。戍兵歲率鏹數千萬以酬。君惻然計之曰：牛死當納皮角于官，除故籍，而以官租捐納之則得矣。戍兵由是免害。有省臣獻廣西地肥沃可爲田，徙湖南居民往耕之，當調戶五千。君力言不可，平章公是其議，奏止之。獻田者復調兵征思明，發運粟入賊境，道遠雨潦，荷擔者各持去志，君憂有他變，出直募民，民樂受以往。峽州歲饑，請粟于官，有欲核驗始發，君言饑民朝不及夕，使核驗，死當過半矣。大德二年，進本省理問官，推誠燭幽，莫有滯濫，而言論風采，彬彬文雅，蓋以吏治濟其儒行者與。四年，改江西省理問官，究僞楮獄得直。于時翰林承旨閻公，復持士論賢否，有言曰：白文舉父子兄弟俱有文名，敬甫幼負俊聲，老不入翰林，咎將誰執。奏爲翰林待制，復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儀度閑整，贊導禮祀，動不踰矩，蒼顏玉立，冀善爲頌者也。桷向爲翰林應奉，幸得侍同朝，聆議論，接顏色，寬厚平實，言金諾，老行事歷歷指掌。晚自號竹梧，其爲文不事雕飾，扶掖後進，侃侃自持，知其於孝友有加也。生丙午歲十有二月，至大二年己酉四月，卒于官，年六十有三。積階至朝列大夫。有詩文若干卷藏于家。某年某月某日，葬于眞定路眞定縣之朱洛村。曾祖仲溫，隱德里居，妣李氏。祖宗完，金故贈朝列大夫輕車都尉南陽郡伯，祖妣李氏，妣張氏、羅氏，君羅出也。娶盧氏，中書架閣管勾順之女，翰林承旨摯之女弟。男五：潤，安豐州儒學教授；沆，蘄州路蒙古教授，皆蚤世；湛，今承事郎、浙東道宣慰司都元帥府都事；洙，國子學正；灝，江西湖東道肅司書吏，先卒。女三：長適李棠，靜江路稅課提領；次適甄遂良；季適李樞，河間路某州樂壽縣尹。孫男八：貞、采、還、辟、綝、□、楹、桂。孫女四。曾孫男一，女三。湛爲元帥府都事，桷適請告歸里，以事狀拜且言：先君子嘗得與子同院，銘莫如子。桷謝不敢辭，乃爲之銘曰：

有完者圭，藉之以韋，不泄其溫，醴龍用韞，受中以生，剛柔是宜，木神則仁，其用不陂，顯用太常，劬敏且歧，挹其粹精，飭躬以敎，黜明養潛，愛燭姦暴，匪伊求之，我局寫報，道在一源，擊以簡要，詹詹炎炎，益飾其巧，佩玉舒徐，六轡濡如，執節以陳，矢言不迂，彼計功者，承色善趨，較以虧成，卒喪其軀，有高維闕，茲爲守儒，恆山之陽，松柏茂直，詔于雲仍，是謹是則，膴仕之初，嬉飾圖奕，詢彼故老，曰惟祖德，我銘孔昭，庸告爾無斁。

贈翰林學士嘉議大夫馬公神道碑銘

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馬公踵門以告曰：惟吾先公，隧道碑未立，子職在太史，勸奮死事貞逸之士，嘗焯焯紀著，登載金匱，先公仕雖不顯，其見知于世祖，受學于碩師河內，後進猶能誦習道事，敢以行實告，乞

日上其事史館，則子實前史館，庶幾傳信可永久，敢再拜以請。謹按公諱充實，字士輝，覃懷河內人。父庭，大父某，皇朝入中原，略地定國，貫詔大帥專除授，嘗得署郡縣副貳，兵亂，大父以上名諱弗可攷。公八歲遭大喪，從母完顏氏攜載以從其夫李侯，侯長萬夫，隨征六盤，善謀畫，裨贊李益取自助。六盤爲高昌要衝，高昌之俗，收經史，立校官，地與西域接，故其聲音文字，詳於諸國。公得其說而習焉。世祖皇帝大實字，命以其國語別立文字，用於印章、宣勅。其字母與西域相近，公旁曲通暢，單出離比，會其指歸，學者爭詣門請業。許文正公薦于上，以儒服入見于柳林，委曲問時事，悉以國語對，上大喜，錫以錦帽，詔翰林學士承旨某公、左丞相耶律公宜以爲稠人師，遂僅授將仕郎、懷孟路蒙古教授，再授承事郎、襄陽路均州判官，然不樂仕進，嘗曰：我能知樹藝，遂力治其閒田，因原隰以種所宜，木春華秋實，茂鬱滿道，過者咸曰此馬公手植也。縣西有田二十餘頃，當先世業，歲久，勢家悉占其肥沃，後服公純德，始原歸其田，卒酬直以受。方許文正公講授鄉里，時靳許可，遊其門者，察以歲月，始命執弟子禮，獨見公篤厚溫謹，即俾就列。授性理大義，以躬行爲先，公能守之，故其遇讓無干進之念，而恂恂里閈，克修克儉，皆師訓也。文正公侍帝所，無虛日，懷孟素產地黃，可釀酒，其脩治貴精謹，上問文正，卿弟子孰爲誠實，即以公對。公素知製法，得山中石泉，如法釀以進，許公之薦，將由是俾嚮用，而事若不偶，公復不以爲介，豈安於命分者與。後有奏爲河渠使者，又將奏爲蒙古院學士，皆力謝不受。里中有德大師，金內族，年過百齡，能知人壽夭前後，俱脅巽之。公甫生一日，德夢其故友宋讓曰：吾今爲馬家子矣。後抱示之，摩頂即爲笑容，噫，死生事不可詰，若前史所載，又有若似焉者，寧勿書。卒于至元二十九年四月六日，年六十。葬于河內縣齊平村先塋之次。娶劉氏，征西萬戶某之女，後公四年卒，生二子：長鑄，即元帥公；次鎔，朝列大夫、廣西海北道肅政廉訪副史。次娶李氏，生二子：銳，奉議大夫、廣州路治中；次鋼，皆蚤世。女五人，適陳吉甫、張漢卿、王某、朱仲德、楊某。鑄男四：長德潛，內監尙衣；次德源、德淳，皆國子生，德淳今爲鎔後；德淵，府學生。女四，適太祝王世昌、錢彥賢、李起宗、郭成可。銳男二：德潤、德溫。曾孫一，孟孫。至大三年，鑄爲禮部郎中，推恩得贈翰林學士、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扶風郡侯，謚莊惠。劉氏贈扶風郡太夫人，李氏封扶風郡夫人。鑄官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又贈公某官，劉氏贈某夫人，大父贈某官，大母完顏氏贈某夫人。桷於是有言曰：仕嘗患弗及其身，歿而子榮，推其榮以及其先，而爲善之效著矣。世固有極其顯光，歿無德以傳，卒至于子孫流播，可勝歎哉。元帥公中外揚歷，清白益著，今帥浙東，事不苟求，而明燭幽隱，不爲己甚，遺其後者，猶先公之志，是宜銘，詩以昭來世。銘曰：

相彼土田，或隰或陵，深根平培，蘙焉以升，實者飭之，茹者簽之，梓漆是供，絲枲是植，種不亟求，曰惟歲年，覘彼種德，亦云其然，溫溫馬公，植善無倦，仕匪審時，從我之願，經緯聲音，服習訓則，奉盎彌謙，以毖以默，詔爾孫曾，戰兢是承，蔽芾長松，勿替厥聲。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遙授平章政事贈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永國公謚文康閻公神道碑銘

世祖皇帝應期握圖.肇函諸夏.文經武緯.各當厥職.學惟東平.地接鄒魯.時則有嚴忠武公.挺荊襄之材.扶植儒學.作成甄拔.卒能黼黻文帝庭.鳳動八表.鄒之得人.號稱至盛.而閻、徐、李、孟.世名以四傑焉.自至元至于大德.更進迭用.詔令典冊.則皆閻公所獨擅.公諱復.字子靜.幼入東平府學.與李謙徐琰著.操筆綴詞賦.晉卿和暢融液.事理率占爲舉首.幼從贈翰林學士康公.康大器之.太常徐公.道陸年長.有聞譽.不敢以後進待公.在翰林最久.於書精幾高下.輕重擬議.精切傳隨.以爲楷則.其待僚寀.擇敏秀者.自近.不滿意者.不復強以文墨任.滿不調.雖請託亦不得以筱遷.故事表牋.自待制而下.分撰.公命各爲一通.擇其精良.融爲一家.而別擬以示其屬.始仕.東平行臺書記.御史臺掾.至元八年.入翰林.爲應奉文字.進修撰.十六年.陞翰林直學士.十九年.侍講.明年.兼集賢侍講學士.于時兩院皆領會同館.由是以應奉至侍講.皆兼會同.二十三年.陞翰林學士.改集賢學士.大德元年.復除翰林學士.四年.拜翰林學士承旨.而知制誥修國史.皆視其職.以進其補外.職則僉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事.浙西道肅政廉訪使.世祖諭方召公草詔.于上都.成宗繼業.復召公上都.武宗即位.首上疏曰.惜名器.明賞罰.擇人材.朝論韙之.賜金鉻白金.以彰其直.顧公老矣.願致事以歸.乃進階榮祿大夫.遙授平章政事.給半俸以佚其老.且命帛孛蘭宗特授承直郎.同知高唐州.以侍養.仁宗在東宮時.知公歸.特遣使賜幣.命公卿設祖帳于都門外.榮寵以院屬侍公入議事堂.鵲時山立.中外各改容以奉.語簡意足.不屑屑持辯爭.丞相而下皆傾動.一日草詔書.其語意雖以入國語.大臣疑之.有集賢學士亦出微語.公召掾史具紙筆.請學士改譔.學士大慚.卻立.會食

畢.公改爲之.而前詔一字不復用.一坐大驚.公以文墨自任.不肯爲緊要官.能尚書省時.世祖召入便殿.諭以舉爲執政.官何如.公謝不能.世祖曰.知讓誠美事.宜勿強.成宗擇相.召公密問曰.左丞相缺.孰可任.以江浙行省左丞相某對.益稱上意.其陳于上者.大較若是.定孔子王號.賜孔林灑掃及祀田.皆所建明.興國學.論廟樂.所助爲多.而其在憲府.以敦本崇化爲先務.當大德星變.疏十九事.皆切中弊壞.成宗賜楮鏹萬以優寵.公受知成宗爲深.嘗問其所師承.金玉盤器.錫賚有加.仁宗初政.首命召公.以疾辭.皇慶元年三月某日.年七十有七.薨.其年五月葬于先塋之側.公將薨時.夢游祠宮.有道士迎問公年.口占一詩以答.覺而言曰.吾殆云逝矣.世方倚公爲重.而公不復少留.可慨也矣.其所爲文.號靜軒集.內外制集.若干卷.將傳于世.桷由泰定元年.得告歸里.越明年.公之壻奉直大夫南臺監察御史李嗣宗.以書來海濱.告曰.子職在太史.出處大致.子侍承知爲詳.隧碑未立.顧登其事于石.以貽永遠.桷跽踖莫辭.謹按閻氏.平陽人.今居高唐州.曾大父衍.贈嘉議大夫大司農卿永安郡公.諡懿愍.妣趙氏.永安郡夫人.祖和叔.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善大夫永安郡公.諡昭獻.妣武氏.封永安郡夫人.考忠.故高唐主簿.贈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永國公.諡惠穆.妣牛氏.劉氏.追封永國夫人.娶尹氏.趙氏.李氏.男一.嗣慶.以蔭授奉訓大夫廣平路威州知州.未任.以疾卒.女一.孫男二.翁安.翁壽.女適即御史君也.公既下世.婦弟淮東宣慰使李處恭時爲吏部侍郎.慨然曰.吾寡使閻公終無以易名.遂請于朝.得贈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永國公.諡文康.其婦亦封永國夫人.而公三世亦以令典得追贈並榮.猗歟休哉.銘曰.

泰伯之會.食采於闔.因邑爲氏.慶源洞洞.太原之閻.顯武後唐.戰多著名.分茅爲王.有孫曰象.決科就文.嫌厥降邾.據其翦焚.迢迢裔孫.實家平陽.試邑死事.和川歸葬.是生惠穆.占籍名郡.推誠急施.藥善不斬.教子有行.俾離其鄉.業精行成.何求不償.顯允文康.以文傳著.執其牛耳.莫或敢侮.斟酌泰和.密勿元氣.英蘊雷雲.萬物漏昌.鎮于詞垣.幾四十年.矜彼不能.擢才進賢.維我世祖.奮茲國珍.歷更三宗.猶昔舊臣.公歸自堅.多士謳悼.凡今曰能.亦公所造.何以遠貽.有豐其碑.實茂聲弘.播于銘詩.

周瑞州神道碑銘

景定元二間.賈相某陰誣下盟.罔宋帝理宗.邀奇功.外受強寇.內括民業.廷紳鉗舌.奉風旨稍異議.輒譴黜臣斥去.小者歸田里.大者入蠻瘴.時則有豫章周公以史館檢閱入對曰.李璮由山東來歸.實急而求我.區區一旅.晾然可見.使據無功.彼敗我辱.招釁之道.梁武在位四十餘年.卒臨其計.陛下臨御日久.不宜復蹈前轍.又全逆叛.著在信史.已登告于祖廟.豈宜改正.是作史者誣枉逆全行事.淮東人猶能道此.亦陛下在宥之所親.困歟投林.誠不可使縱意于茲.又曰.臣近親輔郡.和市富室田業.以備軍餉.良以和糴.廣造楮多.楮多則楮益賤.是誠不可不變通也.今所在官司.擇其上腴.低直以酬.又欲令買田之主.抱佃輸租.歲或荒歉.田主必當舂他租以補他租.既竭歸于耕夫.耕夫逃亡.歸于鄉役.可謂獲近效而忘遠慮.自淛以來.納粟補官.歷代循用.輸粟既微.補爵亦輕.不足以勸.豪民臣宜以爲由省部書省樞密院吏員爲出身.定品格.立止法.則大家相睿以勸.可以立辦.粟可無糴.楮可減造矣.疏入.相大怒.言者急擊去.而

公風節言論著江表.公諱應合.字淳叟.七歲授詩書.通習大義.年十七.父如翼.贈朝奉郎.母胡氏.贈安人.相繼即世.遂事王父友賢以孝行稱.宋寧宗朝.嘗旌其閭.書棣華扁以賜.號爲棣華周氏.公從棣華君至近郊.縣邑有火光.亟返.奉安人柩入祠堂.神主以出.王父奇之.紹定四年.詞賦應鄉書.不中.始悔曰.吾安能事雕刻.乃學春秋經.結廬深塢.探微索幽.從者益衆.淳祐九年.應試兩浙轉運司.果冠諸生.十年.有旨試轉運可者入別院.復在首選.授江陵府府學教授.待次歸里.授生徒.由爲講說.會歲饑.首率鄉黨立三事.一曰貸貧民.二曰濟疾苦.三曰賑遊.末包公帳記曰.是三者.足補義社倉之未備.十三年.官江陵.首講孟子曰.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此凡民也.士無一日而不脩.士不當以壯幼論.師友言行.去其偏黨.擇會立要.學者深德之.創鄉射.爲申勵武備.別立凡例.以脩郡乘.趙丞相葵.雅知名.會宣撫荊湖.辟爲元寮.以志書未成.辭.馬公光祖帥荊湖.師授變路.俾爲屬.主贊畫.蜀事益急.詔趣馬公援蜀.馬公聽辟議不決.公獨贊進師.乃解.開慶二年.馬公帥沿江.復佐江東.兼長明道書院.淳公嗣久絕.詢諸池陽.得五世孫倧.孫以主奉祀二程遺稿若干卷.復以馬公命.爲新金陵志.自史館歸.外補通判饒州.後攝郡事.決疑剖滯.絕煩擾.倖.部使者爭薦之.咸淳三年.主管華州雲臺觀.四年.通判寧國府.其治如番而補其前遺.復攝郡事.大脩學宮.除輸苗之不便於民.復梅都官諸孫.斥豪猾.吏人不敢以犯.湘帥汪公立信.薦同寮.辟通判潭州.兼參議官.丞相葉治行.日諸實交章無虛歲.亦欲俾出門下.諭意.長沙毋行.公不可.相聞益怒.會江文忠公在相位.以國子監簿進.擬頒命御史李珏劾.勅德祐元年.登極恩.復官.是議買相兵敗

走總揚起守事閩江西以瑞缺守辟知瑞州將治兵爲閩圖計與帥議不合勤去素善訓子長子天驥年六歲敏記誦宋有童子科俾習之年十一以能文詞舉後登上第人取以爲法實守合一天驥守吉州迎以養郡廿茹蔬感慨遁迹人不知太守爲有父至元十七年卒年六十有八眉山程尚書公許嘗語曰君理義則濂溪章表似平園以溪園自號爲宜維周氏系會稽唐以憲衛官鎭過江州曰勍爲御史中丞銀青光祿大夫因家江州六世孫曰師教訓生徒里人稱曰一經居士又三世曰昌元妣胡氏是生棣華君子男四長郎天驥次天虎天鳳天龍女適朝奉郎經略參議官吳疇吉州教授劉明仲從仕郎潭州路湘陰令冷囦孫孫男十二志道某官志仁志德志學志義志立志遠志禮志行志敏志伊志崇曾孫男十六女二四世孫十有八五世孫三娶王氏繼萬氏俱封安人其葬在吉水縣同水鄉鏇善里鷓鴣山之原天鳳幼歲入官熟昔時言行罔缺軼橫備翰苑屬與之言論傾倒身履目接人則曰官籍不足恃久而曰彼兩家不可輕橫投紱歸里強使校文天鳳以泉州推官同在院未幾橫以喪子歸天鳳請銘銘曰

蹇蹇史君內剛以文察其要機叩于帝閽蒙恥冒功厥履四闢我后不知惟相之云佐郡未幾輒勍以去冥心委順不懼伊沮山鑱野剗勸彼寡組謂宜掌制命則不遇教子有護見其提符我實故臣逃空以娛叔也乘文廷誥靡渝詵詵者孫冠佩是似宦若不偶名則罔替昭銘松阡以告良史

有元故贈中憲大夫中書吏部侍郎騎都尉陳留郡伯郭公神道碑銘

大德十一年橫再入翰苑郭侯郁文卿時爲江浙行省都事獲締交焉見其受易學于侯先生得見尊公于庭下延祐五年文卿爲中書檢校余時直集賢來往益密而其尊公正席危坐凡辱交于文卿者咸執弟子禮嘗聆其言曰吾兒幸竊祿位不敢以自喜其所行事未嘗不察其指要而足以垂後者亦將以示吾子若孫居吾語子爲始兒以吏能及格爲掾都省定水縣門計功以便民民不敢譏而官費以省晉山春饑且疾疫親歷其家去僞冒爲善藥以治得活者三千人爲宣徽都事行省都事甸稽奉公增饒羊若干而遂役于松江者去其工直十有六萬石吾懼其害于民也民不以病是則吾之所深喜也于時衛府軍卒萬五千至都城計其往復俾俱以九月集白于省大臣大臣許之至則器甲精銳士馬肅給爲諸省冠其餘精工會程而不志苛劉於余諸孫良有與矣其在浮梁也迎余以養見其治學宮立鄉校廣弟子員知余後裔之必有以儒術顯者矣公之語於余者知其嗣必呂也公飲酒不亂道金朝遺老行事猶能反復感慨鄉人尊爲隱君是年八月卒于京師得年七十有六公諱天祐字祐之世居汴梁封丘縣呂村祖進考誠嘗職民千夫長娶林氏汴梁爲金遷都兵逼野處儀居大名大帥器之因以長千夫郭氏大墓數十兵亂蹂籍不可攷而新塚猶存三房審其爲大家明矣延祐六年八月某日葬于先塋郁爲浮梁州以大賚恩進封奉政大夫知冀州饒騎尉延祐七年郁授中順大夫知高郵府至治三年授中憲大夫同知兩浙都轉運鹽使司事泰定元年授亞中大夫僉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事二年七月贈公中憲大夫中書吏部侍郎騎都尉陳留郡伯未幾郁改授慶元路總管橫嘗以銅貴顯之及於親必原於遺祖觀榮矣而考其君子之行事是碣顯於後也自侍郎之無祿亞中公四歷要官橫略其治狀以侍郎之實

爲可證豐功茂德見於去思碑不在是也配李氏累贈陳留郡君公男四長亞中次迪嘗爲儀穀官厚海道運糧萬戶府百戶仁以黃陂主簿今爲江浙行省掾郁娶孫氏封陳留郡君子三澍湜國子生壽某卒迪娶崔氏子三厚娶崔氏子四仁娶孫氏亞中來乞銘銘曰

大梁之區厄爲兵墟層城鬱峩以薙以鋤維郭氏先歷有譜圖迢迢郭公在唐紫朱吏部有謙弗克以居以其先聞維訓甚奮味道養齡髮鬢以娛治官莅民考于庭趨大僕弗耀盛德莫踰維公有子克遑令謨遂銘孔昭勿替勿渝

王氏先塋碑銘

延祐四年中書左丞王公出爲江浙省右丞將行天子遣使由上京傳旨曰毅其勿行七月拜中書省平章政事由是推恩如令式得贈其曾祖爲正奉大夫山東東西道宣慰使上護軍魯郡公妣周氏魯郡夫人於是平章拜命惕然有言曰維我祖蓄德闇藝慶貽孫曾稚昧寔蔑克稱天子寵綏于臣子厥亦赫厚顯敍先德以收合宗譜子職在太史爲我表而銘之橫謝不得辭謹按郡公名祀世家德州平原金將亡士族奔播南徙郡公有子全甫七歲隨從母走亳州稍長嘗田氏由須城鄆城三徙後占籍汶上晚歲嘗謂子曰吾女罹兵凶僅能記我考妣名字遺牒舊事不復省今祖墓在平原郭東北五十里曰水務鎭我死力不能歸葬若等毋忘平原也今以平章累贈資德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右丞魯國公公二子長田玉次曰傑二女嫁張氏葛氏玉嘗一試吏輒謝去謹約無衺禮策杖鄉社通慶弔煦煦無傲意今年八十有四以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魯國公致政于家始平章以奏事歸養魯公曰聖天子軫两召至凝我雖耄尚善飯汝不效犬馬報居家何爲也又附詔使奏曰不佞老臣骸骨堅凡強謹誠臣毅一心事陛下上大喜特授集賢學士資德大夫其配郭氏朱氏封魯郡夫人後以推恩進郡公誥封魯公魯公子二人長平章平章子思恭思齊思聖思誠思明次子謙謙子思禮思義幼子鼎鼎子思道思問曰傑齊公弟也子四人思讓諒懋傑孫思正思進思忠思溫思登嗚乎原之墓由郡公得封今始有表焉郡公之若祖若父名字弗可考隆然兆域則皆在其上而諸孫之與平章同高祖者凡四房猶在平原居平章振興于百年之後因郡公之追榮合譜繫族俾五世之本支橫列旁附將使之孝謹自將益昌其祖可謂厚也已銘曰

昀昀平原土埴宅舒民用泰寧聿勤佃漁自河雲奔邑屋播遷有攣者雛宵衣走逸九折其行益南以趨由亳投汶靡定厥止稅于須城客鄆以侯復還于汶以鑄以耜望彼北河有隆坡陀企焉音容戰兢弗磨衡門之棲韜精發和曰我此有籍我墓伊何戒爾孫子勿忘勿圯晉晉魯公樂道趾獻允也魯公不衒以試載而委稅亦有鰷鯉遨嬉大壑詎用穢社篤生辨章爲國之梁兮戡弗師佩瑶乘瓊謇謇藎言百壬避闢始事東宮夐高偁讓告疾遄歸厥聲四揚魯公在堂曰汝來庭國恩靡效愼其寐興汝車疾驅我鍘斯寔潟化惟幾靖希隆乎勿忿以媚勿喜以矜帝曰汝嘉庸遏南征乃晉平章袞衣具榮視品追秩三世是錫平原之塋松柏茂植維高維封覺趾懿德寸雲敷功下土需澤嬋嫣祖芬肅爾承翼合宗別支秩秩毋

蒸。瞻彼中林，王氏之本。匪祖曷思，匪譜孰辨。春秋墓門，棼棼在畹。紹闡象賢，繩武以昌。平章之心，孝思不忘。刻銘先塋，久載用光。

邢氏先塋碑銘

邢氏世居彰德安陽之交口村。金亡，大姓散走，譜諜塚墓軼塞，率高曾莫能考名字。維邢由酒使君始著。君諱楨，字子賓。幼隨父母竄處林谷，親疫死，從兄林歸里，力樹藝自給，厚德卑讓，以先業奉其兄，後居城中。舊游貨取羸顚以財自振，尙義急賑。兄無子，訖盡力治生死。每曰：嗇用近禮，愛物近仁，執信守常，吾何懼焉。坐肆中有客數人，貿鑄於肆者，罷肆，鑄有白金遺焉，追客莫及。明日客至，君先授之。客曰：果有遺，不意在君所。誠大長者，相謝以去。庚戌歲大災，郡齋侯率民攜梗缶力用，命不可滅。至君舍，乃反風。侯敬禮之，始以推擇爲酒使。歲終，第籍上戢，蓍戶無所納，乃悉以己財補輸之，奮券於君者，毀不問。後不肯仕，鄉閭化之。至元二十四年三月二十有二日，以壽卒于家，年九十有六。初娶李氏，繼楊氏。李生子曰德裕，字裕卿。風度峻峭，履君所行，辭歸爲儒吏，擢本路錄事，路隸某王分土，俾復爲酒使。至元四年，銓選格行，授將仕郎、博州路錄事，遷潞州判官，再遷從仕郎、陽翟縣尹，又遷承事郎、葉城縣尹。其治博州，調征南軍，不使富民委役於貧。潞州有疑獄，立剖之，而識陽翟獄尤著。民王氏有婢，竊其舊珥酒壺以逃，盜不可得，誅繋相連坐，乃密詢其素所往來，或曰王氏姪誘婢他之，度不可俱行，因殺之以利財。後卒獲其姪，一訊輒引服。縣人大驚，爭持酒殽以賀。在葉城會異定無極縣軍隊長匿戍卒錢二萬五千緡，詒言室中夜遇盜，告于官，三年不能獲，捕盜官多受罪，挾疑似坐獄者三十餘人。府以白樞密院，咸曰：是能決陽翟疑獄者，檄君以問。入其室，左右視驗，實無有盜跡，呼其孥二人別居之，所對皆異辭，遂直入其室，發床下，軍鏹咸在，即日獄具。而君以二十九年六月一日卒于官，年六十有七。初配王氏，再配郭氏，皆葬于交口之祖塋。有子五人：長曰秉仁，字仁甫；曰秉義，某官；曰秉禮；曰秉智，某官；曰秉信。女四人，皆適士族。孫七人，女孫七人。仁甫始由憲司從仕，入掾臺省，兩爲太醫院行省都事，鐵冶正副提舉，一再爲二千石，治撫州，興學讀士，盜不敢入境，治廣平，亦以善理冤獄有能名，郡民立去思碑以祝之。今以嘉議大夫禮部尙書致仕于家。而葉城君卒以尙書爲提舉時推恩，得贈朝列大夫、騎都尉、河閒郡伯，王氏、郭氏皆封河閒郡太君。尙書之長子溫，字孟直，更選省部，由御史徧歷中書左司，官譜習故事，而克謹愼脩，以禮度自處，今授亞中大夫、大名路總管，將之官，致尙書公之命曰：父子俱受朝廷殊遇，列三品，夙夜兢惕，實爲先德淳蓄，再世以昌。願後人徒知邢氏之盛，而莫知二祖之爲善培本者若是，願刻諸墓上，因子銘以昭示于後。乃銘曰：

雲雷之交，經綸勝峯，上降下騰，甲坼是承，勉儉于躬，不企其成，蓄極斯泰，奕奕振亨，折獄探情，罔用口才，善以裕衆，茲惟艱哉。維子維孫，享其胚胎，仰俯橋梓，播美益培，霜雨濡降，永思彌虔，詔而後昆，絜其甕鑴，仕以飭身，止以樂全，過者必式，茲爲邢氏厚德之阡。

任氏先塋碑銘

青齊由尙父啓封，土沃民阜，擅魚鹽之利，山水險阨，雄傑冠鄰壤。昔時宰輔、顯優逸自便者，爭乞守是土。

勝概見於職方氏，數千年盛矣。劉豫猶父子背宋，以千里赤子，驅爲兵徒，犯順滅德。金主悟其元惡，傳旨就戮，而青齊戶口物故過半，完聚未幾，李璮復懷逆抗拒，齊部所領，益莽爲墟落，痛矣哉。任姓世著滕州，傳緒益遠。有元帥府君諱杞，以宏諱府君爲遠祖，葬于薛河源。宏有七子，擢文武科，叢碑燬落，今由元帥府君始可譜。府君娶王氏，二子：長曰銳，金武舉進士，終千夫長；次曰釗，字某某，幼長戈革，篤考古今成敗，以進取自任。鬱不得志，持素所講習，訓導鄉黨，陳義抑惡，片言總榮恥，熏受以化，咸曰賢。任公所成就，郡縣以其行舉于朝，辟行軍總管，再舉沂州臨沂令，皆謝疾不就。始由沂州歸于滕，築室祖墓一日，遭火燎于野，涌甚，次公號泣伏墓所，有頃，火由屯行，郡皆上其事。府君曰：吾得歸故里，守丘隴，奚外慕焉。美譽善容，偶寓以隱逸自傲。至元二十四年九月六日，年八十有一卒。以孫貴，贈樂安郡伯，娶周氏，贈樂安郡君。三子：長曰榮，曰滋，曰英。榮由元帥府知事歷閩海道提刑按察司經歷，以不樂入嶺嶠，改授廬州嘉興總管府知事，葬心計仕，泊如也。以子貴，贈某官、樂安郡侯，娶單氏，贈樂安郡君，生子四：長曰居敬，善吏事，所至有能名，爲建康殷陽路總管，今以通議大夫禮部尙書致仕，娶王氏，樂安郡夫人。尙書子擇善，承務郎、樞密院都事，執善，江南諸道行御史臺譯從事。女三，孫三，曾孫三，曾孫女一。曰居禮，房娶李氏，七子，師善，中政院管庫，兼善，泰寧路司獄，思善，蚤世，明善，進善，悅善，從善，始學仕。曰居仁，房居仁爲鷹房總管府經歷，娶王氏，馬氏，志善，適善，達善，宗善，曰居義，房娶丁氏，伯善，性善，友善，合子孫與曾孫四十一人，郡伯次子曰滋，房娶李氏，生子四，居安，居信，居寬，居□，合孫與女二十一人。郡伯季子曰英，房四子，居實，居豐，居厚，居德，合子女十人。嗚呼，由府君至于今凡五世，適其譜幾百人，世莫可僂，豈非其孝感于鬼神，蓄極以通，故仕者振于朝，而其未仕者各相勉，思繩祖武，以自顯匪表于墓，則曷以毅縱擇譽，深揚雅思，見事不苟，與楠同備，闢翰苑，厚善而尙書亦屢瞻其儀度，俾有述焉，奚敢辭。銘曰：

滕薛之閒，任國首封，傳於東都，商秩有崇，禮食是閒，邈其遺風，泱泱三齊，綠寘沃豐，執智秉機，厥係攸同。允也府君，厄於兵虋，閒詳與衰，訓言閒閒，左關右鷙，化其悄炎，隱身墓廬，以號以攀，仕不強希，榮恥莫干。雲霧藹淵，磅礴鬱鬱，朝蹐于陵，百谷彌溢，德盛莫居，子孫秩秩，聿來茲門，展罔芬芯，敍昭辨穆，靡錯罔失。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八

墓誌銘

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趙公墓誌銘（代翰長作）

大德七年正月辛亥。翰林學士趙公晦叔卒於官。其年十月。中書右丞相入對天子曰。趙與罴事世祖皇帝幾二十年。事陛下亦將十年。敦確清謹。今既死。無以歸骨于里。敢奏以請。於是天子命有司賻鈔五千。復給舟車傳費。俾其喪歸。將行。孟寶等以狀來請銘。復往歲直翰林。公爲待制。其敍遷也亦相先後。知公尤詳。義不得辭。方至元十四年間。公以辟來朝。深衣幅巾。見世祖于上京。冰澄玉瑩。詞氣整朗。言宋亡根本所在。親切感動。世祖傾嚮。自是入翰林爲待制。爲直學士。累遷爲學士。公之爲侍講也。言江南箕斂急督。移括大姓。宋世丘壟暴露。皆大臣擅易書詔明旨。又言庚寅歲大霧蔽塞。正月甲辰。虎來西城。其徵爲下臣執權竊政。言雖不行。而公閉門待罪。後司徒公俾同列諭意。始復入署。公每觀驗。清望近思。欲以言議質直。理道確近。條穆報上。故所言書若剴切無隱。而世祖皇帝洗幾先物。神量英測。咸爲公懼。至平章政事不忽木公爲公奏私負纍積。皇帝曰。得非指故臣爲虎者。宜官酬其逋。別給廩粟布帛以養。由是始知君臣相與膠合明著如是。曾祖伯泳。宋朝議大夫知南外宗正事。祖師雍。宋朝議大夫直寶章閣。考希聖。宋宜教郎史館校勘。高祖宗正某。南遷時丞台州黃巖。因家焉。伯祖師淵。與朱文公纂次通鑑綱目

凡例。徵官與語。耳受身履。故公所行尤近。嘗與許公仲平論伊洛閫域。首言力行致知。清簡惟高。沈默自牧。皆東南極弊文以崗道。捨是無以議。許公深然之。至觀公待人愛士。恩禮周洽。不爲疏數翕訛。其持家簡治。無復商榷計慮。非深知道者不能也。天性孝友。自宗正而下四世。力請于朝而復其役。贍姻黨男女爲奴而不能歸者凡十有一人。始登宋辛未進士第。爲鄂州教授。由鄂來京師。迄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積官至嘉議大夫。年六十有二。其所成就不爲甚過。而公以榮祿豐遇爲可愧。不獲老田里爲可恨。噫。公之心如是而已矣。初娶夫人舒氏。不一歲卒。歸橐中裝于婦翁。不取。今夫人史氏。三男子。孟寶以公爲侍講時。特官爲承事郎同知瑞安州事。孟實溫州路蒙古學教授。孟貫將以蔭入官。以某年某月某日歸葬于黃巖塔山之原。復嘗讀大雅文王之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以知文王之德之盛。商士之恪謹溫遜。篤承天心。維我世祖明德造邦。式混區夏。內外小大。共爲帝臣。而公陟降左右。承寵接鍚。終始若一。至於不幸而死。今天子復申命而寵綏之。則公死猶無死也。是宜銘。銘曰。

祿不敵嬴。謀不謀利。我以其拙。彼以其智。衣斂簣篋。內澡玉雪。兩聲清泠。鏗出金鐵。響響九闕。王人殞魂。維帝有訓。四方于聞。之身云亡。之德不爽。丘壠巍茂。一息以往。緊畀之豐。維時之通。尙詔後人。以封以崇。

奉訓大夫昌平等處屯田總管贈亞中大夫永平路總管輕車都尉宣事郡侯劉公墓誌銘

太祖皇帝洗幾盤武。疊金蹴南。乃肇定中原。物土萌蘗。橫出迭變。莫能稱上意。將草芟而獸薙之。久而曰。噫。吾赤子也。始料其民。俾執藝丕作。故家大姓爭占籍自詭。遂得脫鋒鏑。野處以居。飭材辨器。咸精其能。而人益效用。國以富強。猗歟盛哉。故昌平屯田總管劉侯之祖仁。時爲金軍器局副使。治于汴。至是率其屬徙北以行。副使之考秉文。家河南。世儒族。讀書通大義。審金將亡。兩河大饑。家故饒。傾所積以食饑者。或曰。歲荐饑。宜善蓄以俟。府君曰。國迫民流。旦夕當走。守穀可乎。守子孫可乎。後副使由燕居宣德。奉府君以養。終葬于宣德。爲祖域首焉。副使隨軍而北也。諸匠官所領。道亡過半。獨副使擊部伍。工作皆完緻。帥大人奇勉之曰。吾當入白上。擢以美官。卒俾見太宗皇帝。授諸路人匠提舉。後陞總管以終。其配馬氏。故涿郡馬令公之女孫。男三人。長伯英。雲州判官。季伯榮。安平縣尹。仲卽昌平君。諱伯傑。字巨卿。習士俗騎射。尤善諸部語言。初從其父至大興。見尹郭汝梅。郭以能理劇知名。善鑒識。一見卽命佐屬下。使候賓館。使者鞍帽駢集。指畫不可辨。能悉其語意。周折省約。使各慰謝以去。尹益取自近。壬子春。憲宗獵涿州柳林。尹日屬從治供頓。一日。上問尹近郊幾人。州戶籍多寡。尹愕謝莫對。輒從旁具對甚習。上喜。顧侍臣曰。是人宜爲官。官事有不能會供應。官忤旨受誅。乃授警巡院判官。卽不避署事。先白所司。言京師號賈區。奇貨善物可立致。官減其直。歲盡且不與。雖百賈市令無益。卒如所白。而官取償始輯。秩滿。府咸曰捨劉君孰使。遷本院副使。再遷院使。歷院四。曰大興、宛平、易縣、樂陵。循撫慰煦。倉卒從索。不假氣色。卒不使煩擾。事益以理。古言京師號難治。若內縣得一二善。滿輒蹈足以去。君所爲官凡七遷。皆畿亦繁職。使忤貴近。一斥不復上。臨民迎合。將促數苟擾。曷得更取迭用以自期。若是則其治狀可無愧矣。其治樂陵也。歷

房數百人從旁縣來,槐肉滿馬尾,意樂陵可藉意,贖令論之,召其首曰,使果犯,誠不貸汝,卒避去,推樂陵所爲政,其治屯縣與府院,蓋可知也,後爲昌平路屯田總管,積官至奉訓大夫,卒以至元二十三年四月某日,年六十有五,其葬在大興縣招賢鄉烽臺村之原,男六,安,易縣尉,蚤世,鶚,監太倉支納,致事,裕宗皇帝年,勞補官,積遷中大夫建康路總管府事,佐,承務郎同知深州事,敏,從仕郎深州判官,敬,承事郎藏珍庫使,女三,長適幽州賀進,次適承務郎尚舍監丞薊某,次適嵩州判官田從義,孫男九,可大,將仕郎同知禹龍州事,可久,蚤世,可浩,崇祥院尚印,可任,幼侍東宮,進義校尉,行饍司藥局副使,可復,可冀,國子生,餘尚幼,孫女五,長適安平王某,次適幽州郭炫,保定于傑,幽州朱棟,薊州宋某,延祐中,贈與行致官三品,得贈二代,始追封亞中大夫永平路總管輕車都尉宣寧郡侯,夫人朱氏,宣寧郡夫人,而祖父亦贈中順大夫宣德府知府驍騎尉宣寧郡伯,配某氏,宣寧郡君,桷往與太常博士楊君宗瑞游,過其塾,見劉氏諸孫脩襟受經,雍穆有度,而建康公禮法自持,未老倦游,肅然以門戶訓勉,今觀博士行述,儒素之積,實由河南來,禮不忘其本,遭時熙明,將於是乎振,遂不讓而爲銘,銘曰.

巍巍元后,成玄功,鏟戈誕指中州,從曆鴆鼠寶書,與畫士金石木獸草工,各飭攸職,程作供,徒彼儒族漸勤雄,數甲奉貢,朝紫宮,誇言清琅,纖耳聰,指掌代對,剖臆胸,天府亦縣,更選庸,貴瘠癒伏,倨顒顒,游刃不缺,至理通,大椿鑑根,攘埴豐,美蔭敝芾,宏閟崇,鑱銘堅珉,德彌隆.

將仕佐郎信州路儒學教授陳君墓誌銘

大德丁未,余供奉翰林,與廣信陳志仲游,粹然以容,愼密不妄言,聞語昔時祖子孫家慶故事,志仲莞爾言曰,吾大父迪功君,大母程夫人,羅兵難,時年七十餘,我嚴君衞鄉保,入侍二老人,嬉戲盥饋,奉禮如昔,迪功君年愈高,別築華山梅堂以奉養,不復知有世事,于時諸孫實五世矣,迪功君號南隱翁,翁終時年九十有四,方南隱翁無恙時,諸父皆逝,唯吾老人力整門戶,訓兄弟子,後以儒術興者凡若干人,幸爲我記華山焉,己酉歲秩滿南歸,余師劉源戴先生教授信州,亦還,言廣信多鄒博士,獨陳博士溫讓材智篤素,愼行爲第一,方有司急庸調,微儒生幾二千人,能力言而盡復其役,汝官京師,有名敏學字志仲者,其子也,與之游乎,未幾,志仲以信州教授致仕,命歸榮其親,後爲宮師府司經典籍,稍遷太常,留錢塘,過之,則又曰,吾親年七十時,嘗爲書授敏學曰,年至而仕,非古也,壯者必仕,仕不求祿,養吾視大父年不敢致,幸氣而康完,若二兄恂恂善持家,勉若以仕勿懼也,泰定癸丑,余復入史館,志仲則以太常舉,將爲博士,冬十有一月,訃至,凡所與游者皆入弔,越三日,因服蹕門,泣不能言,以國子博士虞集之狀授,桷俾爲銘,君諱萬里,字德甫,弋陽縣人,幼善屬文,長從工部侍郎謝公禾學詞章,起居郎徐公直方受理學,謝公枋得、張公卿弼,矯志節,咸淳癸酉薦于鄉,後起家廣信書院,大修燕居堂,而帶湖立諸生論古今成敗道理,遺言微旨,文質益指皆口授手書,諸生不忍去,請于官,留帶湖凡十年,南隱翁卒,學者咸會葬焉,雅性寬厚,善清言,與人交久而彌篤,數歲疾札,發粟施藥以全活,家多書,讐覈成善本,謂諸子孫,天佚吾老,吾道爾書,守儒爲準,守身爲本,餘何言哉,壯歲慨然慕詞學,故於章啓辭尤精,嘗方朱文治時,立博學宏詞科,

番陽三洪公、周文忠公,迄致消顯,至呂成公、真文忠公,閩正學,彌貴重,真傳諸徐鳳,徐鳳傳諸尙書王公應麟,公曰,中是科者實有命,晚歲間難,無以承諸生,徒自辱爾,桷聞是語,愧汗累日,今幸與志仲交,意謂從廣信山中,論覺斯道,今不可得矣,屬纊之日,戒勿用浮屠事,實以九月某日卒,得年七十有六,以某月某日將葬于永年鄉之吉田,曾祖諱道,祖應隆,考文光,即迪功君也,長子誼,次天驥,皆爲郡學官,先娶程氏出,次敏學,將仕郎太常太祝,今方氏出,女三,長適方晟,次徐某,次方天祐,孫男七人,長師中,第五孫弘爲大都路儒學錄,孫女五人,曾孫女二人,桷嘗謂士患不得名,嚴居谷隱,一時推可,多任俠尙輕重,若先生者,休然養名,平進安時,鄉閭化之,郡縣企之,孫曾承之,殆有餘德,古所謂鄉先生者,陳氏之門見之矣,是宜爲銘,銘曰.

日劬其躬,以潛其逢,不逢樂大,脩齡以終,帶湖之徒,來會幽宮,彼列者泉,樹之脩松,而子而孫,愼其延弘,式昭墓門,百祀弗窮.

陳士直墓誌銘

咸淳三年,浙西提點刑獄戶部陳公卒,大臣以公清直挺著,特官其子爲伯,是曰貴白甫,有子命名,長曰紹廉,季曰紹庭,廉言清,庭言直也,壬午歲,余過奉化,入其里,居拜戶部夫人于堂下,退揖貴白甫于賓次,識二子焉,其季紺頂斑襦,眉目刻成,煒然碧光流几席,稍長,羣諸生誦聲琅圓,端默絕外嗜,又十年,貴白甫居徙江濟,復入城,僑館,則季已加冠,字曰士直,神益完,貌益整,肅客侍立無倚怠,退具醪蓄,動中周折,不復俟指顧,間從士直坐書室,鉛黃森錯,卷帙整束,受業退暇,翠淸華潤,花竹手植,如櫛列,人咸曰誠有子,桷則曰,是宜壽且傳,噫,世胄彫薾,夸者馳侈靡,卑者淪頽仆,幼儉雅言,耳目不相接,垂三十年,脫有能自樹植,皆野人窶子,惟魯不入繩墨,獨士直以故家兒接受熏熟,而貴白甫身教簡易,故人皆愛士直靜且和,足以嗣其宗,余亦愛士直,將挈而充之,使益有令聞,大德丁未,余宦禁林,有言士直遊海東,游京師,遲之不復至,己酉歸里,貴白甫泣且言曰,吾紹庭甫壯,以九月某日亡矣,其死也,遺筆數訣,無怛語,獨厲兄置後,以慰父母,明年春,兄果得男曰錄,配汪氏,遂育以成其言,葬地在宅西嶼山,以辛亥十有二月某日窆,俾桷銘,謹按官譜,曾祖諱某,宣義郎致仕,贈朝散郎,祖諱肯孫,朝奉大夫戶部郎中浙西提點刑獄,嗟夫,世患不能持身,既壯且佚,振衣康莊,御轡流騁,其進莫可止,輪揉軏敝,卒歸于命,貴白甫秉德師古,迄逢不淑,莫紓其悲,以貌期稱,余復失之,天乎,是果不可知也,庸銘以慰而翁,銘曰.

有燁者珠,復沈于淵,云誰尸之,蒼蒼維天,雲乘嶼山,兆食歸復,詔而兄子,以衍以續.

戴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世爲慶元奉化州人,七歲學古詩文,多奇語,年十三,郎加冠入鄉校,從呈師習詞賦,輒棄不肖學,諸父強之,乃游臨安,于時新定方尙書逢辰,廬陵劉博士辰翁以論策表屬進士,得先生程文,大奇之,咸淳已巳入太學,改歲以三舍法升內舍生,又踰年,辛未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授建康府教授,越乙亥歲,由建康歸,遷臨安府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積階至文林郎,大德甲辰,先

生年六十一矣。會執政薦于朝。起家。拜信州教授。秩滿授婺州。以疾辭。至大庚戌三月卒。享年六十有七。先生在建康時。先處州通守是邦。朝夕互還往。先生眉目炯聳。慷慨自奮。欲以言語筆札爲己任。嘗曰科舉取士。弊不復可改。幸得仕矣。宜濯然自異。斯可也。後二年。矢仕歸剡。遂俾桷畢先生。始盡棄聲律文字。力言後宋百五十餘年。理學興而文藝絕。永嘉之學。志非不勤也。挈之而不至。其失也萎。江西諸賢。力肆于辭。斷章近語。雜然陳列。體益新而變日多。故言浩漫者蕩而倨。極援證者廣而類。俳諧之詞。獲絕于近世。而一切直致棄壞繩墨。棼爛不可舉。文不在茲。其何以垂後。先生深憫焉。方是時。禮部尚書王公應麟。天台舒公岳祥。師表一代。先生獨執子弟禮。寸聞隻語。悉囿以爲文。其文淸深盤雅。蓄而始發。闡事摹畫。而隅角不露。施於人者多。尤自秘重。不妄許與。晚歲翰林集賢。以修撰博士二職薦。論而先生不可復出矣。繼先子與先生總角相厚善。暨先生登進士。年盛氣邁。故苟貶抑者不敢自進。先子正色相輔。復以不肯趨。托于先生。誘之迪之。獲不失其身。往歲解官南歸。於是先子捐館。踰一紀矣。先生始愴然曰。先公之德幸勿隳。嗚呼。朋友道喪久矣。過時而哀。桷實何敢忘。自昔孔門。首分四科。歷代之士。率不能兼有。尊德行者後文學。世皆病焉。先生爲文。尤多於忠厚孝悌之語。後之纂言者。其必有所考。夫文以蘄遠。果能遠矣。而近者五六十年。或止百餘年。其不幸者。又皆爲水火。燬沒亡紀。使誠盡傳也。則世有能名者不一二數。然視今世。焯焯所傳。又皆無是事。噫。傳與朽。始固不論也。曾祖辛。妣劉氏。祖汝明。妣鄭氏。考灝。妣王氏。世多儒科。伯祖杰。端平初爲宗學諭。篤厚爲時輩所尊。先生詩文若干卷。疾革。猶手加讎定。以所居鄉名曰剡源集。治塗張村。葬以至大元年三月某日。娶陸氏。子男四。初暘、次紀、後庚、幼儒。女四。壻曰陸孟孫。孫

肯翁。徐公說。袁庚孫。孫男女八。始先生兩授徒于鄞、于宜、于杭。其徒散處莫會。初暘等謂從學最久。而知吾父者。宜莫如桷。遂俾誌其墓。乃泣對不敢辭。銘曰。

桓桓戴系。立氏以諡。信鄂九江。集禮秉衡。在漢國鈞。守正忠毅。別籍于剡。貞德彌勵。瑣然孤桐。不、諧其逢。浩歸衡門。邈焉冥鴻。二季重輝。緝其高風。箋經暢隱。雅言春容。厥攘犬牙。旁邑是著。方門之支。本茂葉附。展世斯赫。宗黌攸輔。譏誂餘慶。聿躋先武。振聲鋪華。先生是承。有煒者光。不竦不凌。在泮峨冠。掩耳以行。曲裾長禮。祇緊其亨。千塗競譎。一轍交走。正鼓前驅。白首莫疚。發其粹精。如痛脫口。如礬在手。如藥在肘。屢顚于艱。秉禮益閑。有泉濚濚。有佩珊珊。觸言東游。曰知者天。卒昌其文。以終丘樊。張原之柏。先生手植。彼高爲甫。彼鬱者北。告而圖子。以順以則。昭銘墓門。過者必式。

周隱君墓誌銘

先王盛時。以三物教民。六行之不脩。則設刑以糾之。是六者切於人道之日用。故嚴以爲之防。其理然也。降在戰國。彝倫益斁。孝友著於列傳。據強貲持短長。縱恣郡國。作史者復傳其事。豈誠有激於世乎。納粟之令行。虛文益張。實不見於鄉黨。執筆以揚人之美。不偶則佞。吁。可懼也矣。廬陵曾君巽申。與桷同在翰林。狀其姻家周隱君之行曰。君諱天錫。字極翁。吉安路安福州人。曾大父大成。大父宗元。平實自持。以累舉恩。授迪功郎臨江軍新喻縣丞。兄九鼎。篤信行。歲饑。能損粟直以售。遇朋友急厄。傾貲解權。裕如也。卒

內翰林領史事。將薦以自近。後不果。文丞相信公靳許可。扁其齋居曰信。太學博士劉君辰翁實銘之。是生隱君。嘗以詞賦上轉運所江丞相。讀其文。奇之。事親盡孝。侍疾治烈。悉如禮。以遵父志。其待於族姻。洽於鄉鄰者。彌有廣焉。性不事表襮。勸之仕。謝曰。吾求全吾初。遂因以自號。至元二十九年十一月年五十有二以卒。娶蕭氏。男長儒。將仕郎征東等處儒學提舉。孫男三。福。祺。禎。孫女四。延祐五年四月甲辰。葬柏溪之橫原。讀其狀。則知夫厚德之延。非一世。繼志紹聞。久而彌光。泉鑿於山。木生於地。磅礴鬱積。有自來矣。君之遠祖廣。爲南唐節度押衙。積憲衡爲御史。陪金紫。唐廣明以來有是官。曾君平居語不妄。孫禎。曾壻也。曾之先君監察御史縣桂陽時。爲湖南主文。實拔君爲首選。事可證若是。銘曰。

有錦絅之。有玉匱之。蓄兮績之。是用穀之。廬陵之原。豐碑秩秩。昭其幽光。詞不以溢。

楊府君墓誌銘

江南官籍大家。運統合一。緒墜牒散。流降不復可考。或者謂聲聞詭激。德不稱名。騶致是理。味其語。淵乎有旨哉。箕疇敍五福。首次以富。終之以考終命。而祿位弗敍。若是則尸祿位者。私營惡奪。鉤名擊譽。幸終其身。其禍可勝道哉。至治元年。余校文南宮。得一士曰張純仁。廣信人也。調鄱縣丞。鄱爲余里。會謁告歸。純仁踵門。以其舅氏之狀請銘。其受氏爲武夷楊氏。楊由侍讀學士徽之、翰林學士億顯。後有徙信之弋陽。今爲弋陽人。其曾祖諱崧。祖元龍。考汝翼。妣三世。曰李氏。程氏。江氏。考能詩。有集曰醉吟。李君明通敍之。君名謙之。字謙叔。嘗監麻沙鎭。後不復仕。其所從師曰謝公君直。純仁之祖教授君某。其事親。有謹其考以重罪。君總角詣庭。直其冤。其居室。錄黍充糧使善裕。其施于鄉。損粟直以濟饑。買田以助縣庠。其宅南有重巖水石。君能尊美獨樂之。其娶熊氏。闔助迄成其家。子三。長昭德。次拱辰。先卒。季進德。孫男九。孫女六。曾孫一。其生在寶祐丙辰。卒以泰定元年正月某日。年六十有九。其葬在武石山。墓所謂五福斯備者歟。其自號曰謙山。名字與號若不相捨。茲其爲延永也大矣。是宜銘。銘曰。

世以祿夸。我弗企之。積小以高。莫或顚之。巖巖長松。美蔭日疏。迄樂其全。弗僭弗踰。武石之山。同歸體魄。爰廣墓門。過者是式。

劉隱君墓誌銘

五經之學。由宋諸儒先、維續統緒。詩首蘇轍。成鄭樵。易首王洙。東萊呂祖謙氏後始定十二篇。胡安氏辨周官。余廷椿乃漸次第。書有古文今文。陳振孫攟拾檃括。然明白言傳心者。猶恢遑不敢置論。至天台劉君正仲。諱莊孫。始憤然曰。吾不能援攀相附和尊聞紹習。各爲論著。不沒其實。而先儒之傳益顯。所爲書曰易志一十卷。詩傳音指補二十卷。書傳上下篇二十卷。周官集傳二十卷。春秋本義二十卷。其論春秋爲魯史之舊。是則發揚先儒之遺旨。喜著書。能以詞藻達幽隱。復爲論語章指。老子發微。楚辭補註音釋。深衣考。而其所爲詩文曰芳潤藁。凡五十卷。和陶詩一卷。噫。多矣哉。學患不博。博矣。其必不能有以精也。士生于今。會衆以合一。由谷而之川。川以達于海。蓋其書具在。獵其粟珍。朝成夕上。較而求之。者良不以爲艱。是則於劉君見之。君少學古文。潛深隱伏。不見其涯涘。落筆數百語。詩工次和。愈作愈平順。而幽

慈感歎。思其平昔。狀其羇窮。騷屑清激。物莫有逃遁者。性嗜酒。不解治生業。幼侍其父府君昇。自爲師弟子。從閩風舒先生岳祥游。唱和不輟。空林絕嶂。目接耳受。一寓於諷詠。晚歲先會稽郡公延入塾。教諸甥桷。相與論經旨。往復不避譏。行。甚君篤信周官而不鄙。每置議。君亦不以爲忤。在太學五年。不善爲同儕文字。不獲釋褐。今其所爲書。先師尚書王公總而敘之。大德六年十二月某日卒。年六十有九。娶王氏。後七年卒。子三。長圭。一早夭。次存翁。學翁。女一。適蓋可傳。葬于士奧之鑑峯。劉爲寧海儒族。八世祖世光。爲吳越王錢氏板授官閩風里。有二劉。曰和叔。曰允叔。於君爲曾叔祖。有文名。不大光顯。至君父子亦若是。今遺書具在。詎果無傳也邪。曾祖某。祖某。妣某氏。其子存翁嘗請銘。以久官翰林不克爲。至是二十有四年矣。今復有請。慨然謝曰。隱君振華績光。將大有傳。耆舊凋盡。桷敢不自勵。銘曰。

探微證賾前哲功。後學剽竊誣韻叢。偉哉卓識合異同。輪囷卷帙浩不窮。冥搜玄象歌渢渢。弄筆爲戲篆魚蟲。辟雍三黜命莫逢。紀述有在書極通。墓門永揭昭儒宗。

曾士弘墓誌銘

褒貶論春秋。解經者失之。作史者祖之。則益失其旨矣。宋祚歷三百餘年。經國之綱領。治迹之盛衰。實書以示後。其義自見。深文巧詆。多出其子孫。而爲國諱者。掩而益彰。沿襲不決。何以傳信。吾友曾士弘甫深憂之。蒐摭遺逸。不替於昔時之議論。自成一家。其貫穿出入。年經月緯。誅其私心。附以旁證。莫能逃遁。桷往歲亦嘗以是自任。故書蠟藏。不復敢因徵言。曰帝在房陵。豈乾侯之例邪。外大夫不書卒。書卒者其是邪。士弘甫撫掌。大以愚言爲然。嘗約吾二人當必任是事。嗚呼。士弘甫今往矣。以余之齒衰。志荒。不復能有成矣。士弘甫讀書目過即成誦。理財養兵禮樂刑政之損益。折衷於古經。而以通今所宜行者爲之準。其見於用也。不卑於傳領。而志足以展用。取於友也。盡其所長。覆護以捨短。故舉世一皆以爲實孝親孝。事兄以悌。訓諸生專席廣說。耳領心會。爭趨門受業。後卒致顯仕。初爲郡史。瓛公公楠爲大司農。辟以自近。歷婺州、純孝、慶元、丈亭、廣德、陳揚村、杭村、巡檢。後入銓曹。復授陳揚村。揚村父老咸曰。是嘗爲吾里者。吳曹君善撫字。今年饑。必賑我。我何之。君諱毅。武惠王裔孫。五世祖某。從隆祐太后避兵過廬陵。因家焉。曾祖某。祖某。父某。有詩集六卷。祖妣鄒氏。妣羅氏。鄒氏。以叔父某太學釋褐恩封孺人。所爲文若干卷。集言行編。曰鉤玄。凡五十六卷。疾革。命諸子曰。必返汝祖母故壟。吾魂氣無不之。得地即壟我。卒以至大三年四月某日。年五十有二。子男五人。汝霖。今爲兩浙轉運司書吏。汝舟。饒州器貲。宣州。皆以秀才舉。融以醫業入仕。幼桐。孫女一。適劉某。先卒。孫男女七。嗚呼。人嘗恨位卑。齷齪媚上。甚則覬功利以求進。名在舉籍不自悔。王公貴人。持與奪生殺。身死無足稱道。較士弘所負所傳。得失爲何如也。先師禮部尚書王公應麟。爲文餞之曰。閩里高第。冉有用矛。樊遲爲右。士弘爲此官。文武同方之道也。侍講學士張公伯淳則曰。伯淳官慶元。士弘在慈溪。與之友。不敢吏朱雲也。汝霖、汝舟皆能世其學。泰定二年。汝舟以書抵余求銘。實不敢辭。銘曰。

魂也不食我心孔悲。事求王明。以寘以馳。輪囷知聞。如山積聚。纂史聞名。不屑於文。緝墜紹緒。執筆是紀。

年不稱德。傳世則偉。作銘允哀。以詔我同志。

陳縣尉墓誌銘

咸淳間十祺諸縣獨奉化號多士。流出入太學。上南宮。亡慮十餘人。于時蜚聲秀穎。旁縣皆斂手避讓。一時傳誦習讀。謂清選不歲月可馴致。未幾皇元合一。皆失仕歸里。挾策授徒。疏糲自給。俱不能享中壽。子弟不自振飭。復歸爲農。陳君亦咸淳甲戌進士。不自矜祿。接幼待賤。謙抑慈加。混跡葭霧。不知其爲故官。而得年且八十有一。有子漢。復能以儒自守。其視前數公良愈過矣。君諱觀。字國秀。嘗調臨安府新城縣尉。十世祖棠。尉奉化。因占籍焉。子孫日蕃。其最顯者曰太學博士著。於君爲兄。博士倅武陽。安君館于其家。君之考承務亦在館。既策名。寄館其兄。復賀其父。人咸榮之。晚歲足不入城府。州爭迎致。率諸生以請業。君一至即謝去。徜徉巖壑。侍博士窮幽抉奇。迭唱屬和。有帙曰棣萼集。其自爲詩文。曰蠶螘集。嵩里集。延祐五年三月。疾忽作。猶力書中庸一章以授漢。是月某日卒。祖諱某。妣戴氏。以守節著。事見州志。考某。承務郎。妣臧氏。董氏。孫男二。時說。時敏。孫女一。已嫁。次未行。今葬剡源鄉畢駐里。祔于曾祖迪功某之兆。銘曰。

日垂崦嵫。亦既見斗。實命不逢。怨則曆疚。布衣便便。迄享大年。執其章編。戒子于傳。維陳令族。詩書是穀。作銘昭昭。以告必復。

靜清處士史君墓誌銘

大德七年。桷宜翰林。史先生以書見貽。不獲傾。後二十年。子璧孫。彙其書藁以示。反復痛悼。策勵于桷爲甚重。今撮要而表之。曰。斯文剝喪。餘數十年。師表郡縣。學者應格則得。未嘗于其人。後生不說學。亦未嘗知學。竊僞務實而挽之。古子宜勉焉。非可以虛談冀也。又曰。吾將死。得子文表于墓。桷拜手讀之。泫然以泣。先生於外家爲舅氏。猶記拜先生於獨善坊。論官族續屬文詞顯著。獨缺自吳丞相開新河。有相者曰。還後當顯有之。獨宜自重。先生於諸經。窮探微旨。證墜緝缺。不溺於暁聞。剖釋正大。而折衷一歸於前哲。論古今得失。必探情偽。以暴其罪。正色憤悱。若造庭而受其責也。爲文還古。不雜異說。手抄口講。更僕不能以盡。孝悌遜讓。知其出自然也。先生諱蒙卿。字景正。生而奇穎。秀目。七歲善屬文。年十二。入國子學。通春秋周官經。復肄詞賦。江文忠公萬里常參政。挺時爲大小司成。器待之。咸淳元年。登進士第。授迪功郎。復州景陵縣主簿。呂少保文德帥鄂。檄入幕。呂命先生勉蜀帥溫和解正陽圍。溫疑呂猜阻。不肯發。徵語撼之。即就道。凡所需器物。一夕以辦。溫實先公幄下校。卻立曰。史監軍誠有子。調穿山鹽場。論義翻帳戶。不知有簽樓。十年。改江陰教授。復改平江。至是不復仕。故其詩文多感慨白喻。禮部尚書王公應麟。嘗勉曰。思深辭悲。學陶靖節。其得之。維鄞史族號相門。曾祖諱浩。丞天。贈中散大夫。祖諱彌鞏。司封郎中。贈少師。司封以儒學致顯。當貴盛時。獨卑退自持。鄉人稱爲獨善先生。妣臧氏。華國夫人。考諱肯之。中大夫。湖北提刑。兼知常德府。贈太中大夫。妣趙氏。周氏。碩人。太中熟邊事。折衝料變。有大帥才。時宰尼之。太中在湖北時。謁告歸省。從巴川陽公岊學易春秋一年。復歸國學。乃中上第。士常患固陋株守。皓首不寤。先生

議足以窺淵懿。經緯一原。合師友之旨。老而彌實。確而不懈。故其成就若是。自號靜清。晚歲罹厄窮。講道不輟。從者益衆。天台多名山。心樂之。僑居者八年。大德十年七月某日卒。享年六十。疾漸革。語諸子曰。我死必歸葬。不能得資。良累汝。汝有志。其果能成也。是歲十有一月。櫬歸祖墓。明年。葬于陽堂鄉穆嶴之原。娶陸氏。朝請大夫將作監合之女。子璧孫。墓孫。坒孫。臺孫。女伯佺。適葉信公夢鼎之孫揆翁。仲伉。適紹興中書舍人潘公良貴之曾孫世濱。二女未行。有文集二十卷。易究一十卷。託永遠於少賤。誠不敢承命。歲月逾邁。而璧孫能遵守不貳。率遺言以請。曷敢以不腆爲辭。銘曰。

貞絜陸沈。志裂金石。乘言無鄰。厄則孰識。驥伏于囊。不稱其德。塊獨結約。益決胸臆。持丸肆濶。盡瘁不休。卒昌者名。屢空靡憂。生爲完人。歸藏于丘。有子紹學。曷銘以尤。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九

墓誌銘

浦經歷墓誌銘

大德丙午。桷與吳郡浦源如淵、同佐史局。史局總翰林。職清簡。筆將既。輒事坐。咸否今古。如淵呐不出口。一日正襟歷目。擬酌是否。纚纚數百語。經史綜錯。深切治道。且曰吾家君重然諾慷慨。子歸且往見。是歲還吳。始納謁焉。見其殷席尊丈。賓屨沓戶限。若絕驚舉。輒口數州郡廉繳事。傾耳點首。皆儒寓達官。奇其言。辯引以爲他日助。未幾。授漕運府知事。朝貴人俾乘驛來京師。昌言漕計十數事不便。朝從其言。即陞爲經歷。壬子歲。檄留吳最久。遂益得攀議論。稍言田稅民役。上下交困乏。將縷治其說於素所傾密者。于時以婉語止之。曰審不什一。除旁出苛擾。殆將重病之。君立悟。乃止。後授黃州錄事判官。延祐乙卯。君年六十一矣。嘗謂知己多。行事少。平時措念。挺挺可表著。迄莫能自見。一有委使。排根抉蠹。將欣然盡瘁。方受檄推考。而卒以疾至大故。實四月庚午也。嗚呼。成周以三物教萬民。降于司馬遷。憤世嫉邪。獨致意任俠。君周於事物。微不近刻。任重致遠。出戶而日昃。噫。幸歟。其不幸歟。浦爲吳郡著姓。君諱棆。字□□。世家崑山州。曾大父某。大父某。植德潛闕。父某。貴而好施。君少試吏。以曲直視事。不肯有高下。僴易絕城府。解排糺繳。磊落輒自許。壯歲恥同凡輩。始辟漕運府史。熟其利害。府薦于朝。爲照磨。三遷爲府經歷。晚授

黃州。而志意莫遂。亟命也夫。娶陳氏。男五。長源。以編修官授承事郎常熟州判官。次厚。與陳夫人先七歲卒。次湜。浩。津。女嫁同里嚴震。孫男五。孫女二。六月乙酉。葬長洲縣陳墩之原。銘曰。

璞瑿于荊。彼士泣之。驥伏于車。曷予數之。成者匪天。爲者匪人。不成不爲。其風腌腌。聿昌其始。有子文偉。嵩丘永安。是謂受祉。

司天管句焦君墓誌銘

長安焦氏。世遠秩莫究宗譜。有諱紹先者。金汰武時。始著進士籍。生子繼祖。爲河南招討使。招討生餘慶。第詞賦科。仕至中順大夫。雲陽縣令。金將亡。國勢危。僨日挈郡南徙。逮官夏族。秦播不自保。雲陽號儒家。乃讀建除候占等書。察便利生死。決爲隱避計。死未幾。有子曰永。字某。益究術自秘。天兵下陝。率里閈挈屬二百九人。道金洋入蜀門。蜀附定。悉完聚歸。從家岐陽。遂以術顯。璽書因官焉。至元庚辰。璽臺卒。年六十有八。男二。榮。陝西四川陰陽提舉。嶽。廣元路歸興倉使。女一。適輔某。孫男四。澤。臨洮府稅務大使。穀。將仕郎同知益良州事。灝。岳州路陰陽教授。沈。延安路陰陽教授。其葬在咸寧縣龍首鄉南岡。合配胡氏。祔。大德丁未。孫沈率集賢宋公所爲先塋碑。與璽臺君之事狀。謁某京師。且曰吾祖不顯于儒。弱遘險艱食。藝保緒。晚歲聚經史探玩。意若有俟。性溫重無忤色。紛難急乏。力盡不瘁。諸父兄嶄然自持。承芬振華。絜自厲。匪我祖先德疇克有賴。敢以是乞銘。銘曰。

起儒維曾。逃難以承。隗藏止止。昭爾孫子。俾復其始。

滕縣尉徐君墓誌銘

君諱之綱。字漢臣。金以詞賦舉進士。君爲詞賦。大有能名。會金將亡。不得試。作賦說以示學者。窮幽闡微。合金宋體。指摘昔人鉅作。纖然不少讓。上論隋唐。曲盡幽眇。久而曰是果爲學邪。益探道理。以河南二程、江南朱、張、胡、蔡、爲根柢。窮春秋易二經。其言春秋失始三傳。左氏證爲甚。常事不書。聖人之旨也。易更三聖。麻衣誠僞書。夫子十翼。功並日月。其言與朱文公合。當是時。南北蓋未混也。意識卓絕。尚友於千載。其言論金士疑之。宋號以儒立國。論亦如君言。其所爲書。東齋默志三卷。皆經說也。通融賦說三卷。舉子學也。麟臺雜著七卷。其所爲詩文也。皇元路中原定地。戊戌歲。始招輯儒士。君以明經選益都。于時李璮以諸侯兵分省。君以府學教授佐省事。璮喜儒。閒問攻戰成敗。陰蓄甲士習勞苦。君講經曰。使民以時。相君不知也。璮默然。又曰。平王威烈。周之衰也。戰國之士。知諸侯而不尊周。唐世河北將士。尊藩鎮而不知有唐。其言簡直。遂黜爲滕州滕縣尉。識者復以默誌羅君。爾後璮果就誅。而君亦已下世。中統四年八月某日也。年七十有五。配李氏。郭氏。嗚呼。崎嶇兵塵。士悉以黃習自守。礪礪河漢。橫流塞而天源深。非君其誰邪。淄川楊公序其文矣。君世家單州。後徙濟州。祖鐸。父革。俱金進士。配翟氏。子敬。至元十三年。中明經。無祿。即世。孫天麟。十七年亦中明經。次鳳。以積勞爲益都路臨朐縣尹。今承務郎慶元路總管府經歷。次士龍。代州儒學正。曾孫若干人。鳳靖共宜官。慨然言曰。祖父節行經學。先哲推重。子嘗爲文字宜顯誌墓道。遂譔其所爲書以敍。乃爲銘。銘曰。

魯望絕學。橐棒管曲說恣臆紛翩翩。浮聲急響疊以繁。青紫決拾靡靦顏。夫子勇志開冥頑。手持寸膠清渾灝。雲陰敺霧白日還。佐鎮陳館數斥姦。拂衣避席彼譊譊。訾訾道統執異分。正樁前趨南北貫。厥功茂著儒碩先。選文傳信銘永刊。

龍興路司獄潘君墓誌銘

元貞元年。桷掌呂成公麗澤祠。于時壽儁有數公。能言乾道淳熙遺事。嘗曰。麗澤選不輕。二潘君。眞名士子。雖二潘亦僅僅焉。大潘君吾里人。以介直忤世死。小潘君弼良輔。處之麗水人。介亦相近。氣邁年盛。用世必得譽。譽子善識之。未幾良輔來金華。望之魁偉璧立。瞠目拱手。廣席參錯。未始出半辭。稍論古事。輒躍然攝屬穿貫。握手曰。大潘君死。吾與子異変承矣。後游京師。授贛州教授。見中丞崔公。議論劉發相感動。開給解剝。不爲翕翕附。中丞嘗聞四方利病。卽奏授廣東廉訪司管句架閣兼照磨。是後余亦入爲太史屬。臺使者旁午入奏事。咸言良輔有御史才。廣東副元帥囊家嗣寇。稍廉察。卽縱寇搖動。斂手弗敢問。遂悉發其姦。錮臨賀路官遣糧三萬石。劾具暴長不法數事。聞于臺。立罷之。監司欽察公悉付以事。副帥益讐怨。誘引亡賴。羅織會省臺停其職。而以君勤罷者復所居官。未幾御史言論劾者罪著。不宜復。然君卒以是去。江南行臺御史列署薦君宜久任憲職。于時崔公已卽世。不復任君矣。大德十年。復爲贛州教授。以昔之治廣者爲準。闢田築宮。訓士數盤。力請于官。而復其役。皇慶二年。授龍興路司獄。不卑其職。悉疏宜行者以盡心焉。部使者修公憲府僚屬。命治佐劊專利者。凡得八百人。悉除去之。會修公去官。不還復以他事相詿誤。強訴者引君。然君自是抑氣不能食以死。嗟夫。士患不得名。名與謗常角立。昧昧後禍。善不近名。誠有爲而言也。若是者君幾近之矣。君族祖父曰叔豹。曰杞。世儒科。皆至二千石。曾祖懋樂道

不仕。大父虛。太學進士。修職郎平江府吳江縣丞。父應發。薦于鄉。文行瑰偉。士尊稱之。君幼孤。母項氏招師教授。俾植立。其爲文辭。浩潏勢溢。衝激巖嶽。風止瀾靜。卒不露飄泊。其善養氣者與。所爲文號宜山集若干卷。讀易管見四卷。詩一卷。藏于家。元配何氏。子二人。曰龍吉。鳳翔。女三人。長適常鎔。次林定老。徐天祐。再娶陸氏。子二人。鼎臣。衡。孫女一人。適林衡。三娶陳氏。女二人。尚幼。曰升。曰鑑。皆庶生。孫男女各四人。君卒於延祐□年七月某日。卒年五十有八。桷在翰苑時。嘗以君薦于承旨程公。程公曰。吾固知之。得無以南士累乎。相笑而止。至治元年二月。承徵至京師。預考禮部進士。策名得林定老。後登上第。授奉化州同知。定老踵門拜且言曰。潘君實婦翁。先生嘗知之矣。將以今年八月庚申。葬朱溪祖墓。敢以銘請。又言婦翁嘗從先人。先人卒。定老生未周。矻矻撫字。終以女妻之。由是悲且歎曰。師友道喪久矣。是尤宜書。銘曰。

長紳峩冠。日出脂韋。莫窒其逢。委蛇以嬉。白駒在谷。不屑不辱。決臆過郤。執蟄其足。生人匪艱。成之實難。丸泥障流。彼驟者繫。氣直以堅。維德之完。謂隘不由。其名奚傳。

江陰儒學教授岑君墓誌銘

慈溪貢宗卿震之季子。叔英彥實甫。贅餘姚岑氏。咸言岑氏善擇壻。彥實館其家。以詩書授子弟。彬彬于

予。鈞深纂玄。融液品節。各就條貫。掉鞅於詞場者。尤宜焉。延祐五年。岑君良卿以詩義上禮部第二。桷時爲殿試讀卷官。定甲乙。七年。其弟士貴貢于鄉。桷以至治元年再入集賢。預校文。選詞賦工者。擢前列。暨拆名。則士貴也。國朝治定踰百年。始立科舉。江南行省有三。而襄郢東西淮之士。亦隸南選。三歲止七十五人登名上于庭者。三黜其二。岑氏連取之。盛矣哉。論德考實。必推其前人。士貴懷牒南歸。以其先府君之狀來請銘。君諱翔龍。字雲起。踰弱冠。卽起家爲高節書院長。調和州教授。又調江陵教授。幼警敏。能文辭。性慕高潔。以禮自持。植廢舉缺。罔有怠事。鄉里稱孝謹。事大府。能使貴盛者咸愛重之。大德九年卒。年四十有五。吏部教官格。年踰五十。始得入州教授。州不滿三十。而援躋嘗數百人。十五年。始得授。且守缺近三四年。遠至七八年。故多不能食祿。而隕于路者。非耆年則下世矣。君以盛年偏歷。宜浹于民。不得年以沒。前佚後窒。若有憾者。未一紀。兄子登進士。又三年。子亦進士。較其得失。是則亦奚有憾焉也矣。娶王氏。先九年卒。子男五。文仲。朝瑞。爲伯父後。士貴。今授某官。季德。旄。楚材。女一。適鄞范某。至大元年。葬於上林鄉仍奧之原。古者銘藏于幽。後揭於墓道。懼人之弗先見也。禮生於人情。弗忍焉耳矣。乃表以銘曰。

蒼姬展親。岑亭啟封。棘陽專居。傳遷益隆。矯矯舞陽。佐運闡功。後興儒碩。錮禁以終。定籍會稽。支居鄞官。三相佐唐。偉績彌刊。或鳴以詩。栽車和鑾。降宋中微。其譜實完。蹇兮在山。不駛不僨。卒達于川。百折混混。孰導其先。孰開其蘊。肇者不居。來者益振。孰券饗酬。雙璧是陳。載考令德。其磬絪縕。我銘以昭。益勵後人。

河間清鹽使郝君墓誌銘

君諱從。字從之。薊州信安縣人。壯歲秀整。植聲節。與人交。不爲險薄意。拯其急難。衆人推德之。至元十三年。爲河間清鹽使。副陞正使。治弗煩擾。而政日以理。始君從弟彬。弱冠事裕宗。後爲工部尚書。官寖顯。謂從之曰。吾郝氏由大父宛平君。多惠政。後宜有顯者。徵在尚書。吾仕宜已矣。會得末疾。息心斷家事。調佐塞著。力補治。策杖閭里如平時。踰二十年。嘗訓其子志善曰。才能不如古人。擇今世賢公卿如古人者事之。斯近之。翕赫取貴顯。非進身本也。志善從太傅丞相之子大夫游。始爲北郊署丞。爲監察御史。而君與世。嗒然益若相遺者焉。延祐五年十月某日卒。年七十有一。噫。士患不知命。逐日希影。挈挈然不返。若君能知止矣。而其弟參大政。罷歸閉門幾十年。亦不出。今拜大司農。郝氏之昌。殆未易量也。考諱德仁。妣李氏。宛平縣君。諱政。以參政贈資德大夫尚書右丞。追封薊國公。諡康靖。曹氏。薊國夫人。配劉氏。二女。長適揚居義。次適集賢照磨李忠。將以十有二月某日葬宛平君墓左。御史來乞銘。銘曰。

始奇終閼。靚德日溫。訓言衡門。不華以尊。曄曄大椿。灌膏培根。弗利其身。利其後昆。

翰林學士承旨贈大司徒魯國王文肅公墓誌銘

翰林承旨贈大司徒魯國王文肅公。至大三年。年六十有六。薨京師。假葬于城東隅。至治元年。其孤翰林待制士熙。始克奉柩以某月某日葬東平祖塋鉅山之原。士熙拜且泣曰。墓上碑。則父友翰林學士陳公儼因比銘之矣。今葬日薄。知吾先公莫若子。幸誌其歷官行事。納諸幽堂。桷不敢辭。爲之辭曰。公諱構。字肯堂。年弱冠。以詞賦入鄉校。賈文正公一見器偉之。禮載以歸。俾教授其子。遂來京師。至元十一年。授翰林

國史院編修官.由院中敍遷應奉.修撰.陞侍講.進翰林學士.訖承旨.佐丞相府.爲司直.歷吏部禮部二郎中.太常爲少卿.於臺.外江北淮東道提刑按察使.副內治書侍御史.入省參議中書省事.復出守濟南.公之在翰林也.辭命詔令多所譔述.其最傳于朝者.曰世祖皇帝諡册.追諡太祖册.武宗皇后册.於實錄.預修世祖成宗兩皇帝.定武宗上尊號.親享太廟儀.在太常.考輯因革有敍.其佐丞相府.剗剔蠹弊.更始選士.丞相齊魯公信從之.爲治書時.値桑葛擅中書政柄.嫉方直士.徵公偕翰林承旨魯國文貞卜忽木公.覈究燕南儲穀約一月.治辦.公先事計畫.不以累吾公.會桑葛誅.乃得免.其按淮西.不切切近名.而吏亦不敢慢事.治吏禮二部.無餘毅.同列見公署事.不復視成牘以行.參議府六年.一時執政.聽南士陳利便.搜括田賦.時平章政事何公榮祖與公正色不少讓.擁兩折衷.卒俾其謀以寢.始天兵平宋.詔徵賢能.李學士槃同受旨.公至杭.首言宋三館圖籍.太常天章禮器與仗儀注.當悉舉歸于朝.董趙公文炳從其言.今宋實錄正史藏史院.由公以完.守濟南.寬貧民官逋.修閔子祠.復學田.觴詠自娛.而訟益以簡.承旨李公謙幼師之.遷應奉.卒推以先.始受命.勤敏通博.一時鉅公皆屈己期獎.後卒與相竝.史館辟署亡慮數十人.今相踵尚要.皆門下士.其爲文.閉閣詠諷.落筆纚纚.不止於王言爲尤長.臺閣故事.資公始能奉行.事兄戶部侍郎桓.如嚴父.婚姻睦宗.在中書.迄不肯私其親.人益伏之.同里陳公儼.爲孔顏孟教授.年幾五十矣.入徵.拜監察御史.未幾爲翰林直學士.蓋公皆薦之.王惲年七十.爲編修官.公請于朝.以待制致其事.資歷循敍.銓衡所宜守.文字官陞擢.詔旨具在.後爲繼者.緘口不薦一士.視公誠可愧也.公之系由瑯琊.居東平.自八世祖爲宋司農卿.守鄆.因家焉.曾祖璵.登金進士第.官奉訓大夫.滄州無棣令.妣范氏.祖鑄.以公官.承旨.贈正奉大夫太常大卿.妣杜氏.臨沂郡夫人.父公淵.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妣薛氏.瑯琊郡夫人.昭文當金亡時.有兄三人.攜妻挐南徙.昭文私自念王氏大甚.盡族以行.執與守.下車伏草莽.兄呼其名.第不復得.後騎追大慟以去.昭文傳保自活.迄全其墓.厚德勃興.於公見之矣.娶薛氏.魯國夫人.是生士熙.再娶許氏.皆先卒.晚歲得二子.士點.士然.女一.嫁薛晉.士熙能文辭.有聲.將大用於世.推薦賢之功.王氏殆未艾也.銘曰.

德充智周.世莫與儔.士林之標.獎士無方.譽施珪璋.執阨其遭.文鳴盛世.金石難比.厥聲四昭.子也允文.戰兢紹聞.嗚呼乎公之名益以高.

磁州知州程君墓誌銘

程君諱翊.字鵬舉.以孝友聞于州里.後其子若弟官江南.恂恂愉愉.靄然異衣冠常流.於是江南之士族.咸取以爲則.嗟夫.世降俗偷.能竭力以養者有矣.友于之乖.君師之嚴.不能以戶化.若程君者.發於良心.成於身教.是宜揭豐碑以昭示薄俗.按其狀曰.世家廣平.大墓在城西南.兵難譜軼.獨記其父名約.是生三子.長卽鵬舉.仲曰翺.仕至僉浙東廉訪司事.叔曰翼.吉州治中.二季以宦業表著.皆君之教.君綜家治生.服其勤勞.俾弟悉意問學.聚書延師.廩密豐纚.一不使亂意.弟則曰匪我之能.繼吾兄之成.其事父.承接意指.日侍食.候可否.或卻食.卽不敢食.憊甘喘辭.斥幼者避席以立.佐治湯液.時其寒燠.卒能以上壽

終.既除喪.謹上家禮.修誠厲行.分寸不使越繩墨.鄉閭尊之.昭文學士張公孔孫.集賢學士劉公賡曰.吾徒不能以卓行薦諸朝.是誠有愧.年七十有一.卒於元貞二年正月七日.葬某鄉.娶張氏.子四.良弼.良輔.良佑.良佐.君疾革.呼諸子曰.父死異財.違古禮.愼遵我訓.若君者.懿德斯備.而復以燭其子.程氏之澤.良未艾也.良佑始仕在中書右司.歷參議府戶部宣徽院.改授太常太祝.出爲鎭江常州推官.浙東道宣慰司都元帥府都事.甫解職.以遷守令.授奉政大夫上都路興州知州.孫十人.孫女九人.良佑來請銘.君弟之子良能.松江府橫浦場司丞.良士.溫州路永嘉場鹽運.亦曰伯父事實將湮佚.宜速銘以詔後.君以推恩贈奉政大夫磁州知州.驍騎尉.追封廣平縣子.張氏追封廣平縣君.銘曰.

惟氏初生.其仁腕腕.靡識恣情.有戾彝倫.展也磁州.執德養淳.奉盈臨淵.蹴踖以遵.陳鑠在堂.手函脆新.候顏以趨.厥容孔溫.爰用則之.施于家人.濟濟雁行.厥聲四聞.永裕是嗣.振于朝紳.城南之兆.有大維椿.爰勵薄俗.表玆堅珉.

榮祿大夫大司徒特進饒國吳公饒國夫人舒氏墓誌銘

至大三年.武宗皇帝廣孝錫類.以翰林學士中順大夫致仕吳公克己.特授榮祿大夫大司徒.封饒國公.妻舒氏饒國夫人.夫婦同日受封.其子玄德眞人玄教嗣師全節.歸饒州安仁縣.下馬入里門.奉制書跪堂上.二老人卻立.望闕拜命.誠會軼前古.延祐元年.壽八十.仁宗皇帝遵先帝故事.錫上尊文錦以尊顯之.表箸宅里.榮耀極致.人子之崇侈其親者.玆亦備矣.玄教嗣師.實開府大宗師張公留孫之大弟子.延祐六年.公與夫人壽八十有五.五月丙辰.公薨.全節號泣不食.得請于上.倍道星馳以歸.十有一月某日.饒國夫人相繼卽世.嗚呼.生榮死哀.訖同以歸.盛矣哉.人子之事其親.情至矣.而養弗能以盡.養足以盡而祿弗及者.千萬皆極於王侯.襃追之禮.見於墓下.則凡通顯之事親者.十無二三焉.合唐宋譜.曾幾七百年.具慶僅一二見.吳氏之德.胚胎磅礴.是誠有攸來矣.喪禮莫嚴於儒者.飾情表行.哀不足而溢於禮者多矣.玄德力行而兼有之.玆難能也.至治二年春.全節泣且告曰.將以九月某日.合葬于崇德鄉山田原.願述我先公先夫人之世系而銘之.隧道有碑.翰林學士元公則爲之矣.古者葬而不墳.藏銘于幽.懼世之久而弗知也.視其姓名.有不忍人之心焉.後之慮其親者.則曰立於墓.人之見之者不忍矣.何藏焉.碑於隧.斯敬矣.銘於墓.斯仁矣.謹按番陽吳氏.皆祖番君芮.饒公曾祖岳.祖夢旂.父鑑.追封某官.諡文靖.妣陳氏.追封饒國夫人.公字辭甫.卑讓自持.不善者避之.善者從之.身貴矣.禮鄉黨以和.親後進煦然以獎誘.嚮至益持重.戒其子侍帝左右.毋以我耄爲往返.夫人舒氏.諱妙異.世儒族.祖某.父某.公蚤事舅姑.盡孝敬.晚歲主祭享.親滌濯.遇諱日.涕漣滿頤睫.內閫姻黨.咸儀則之.高堂齊眉.人以爲福德具備.何憾焉.子四.詢.承事郎.誠.蚤卒.叔卽玄德君.季全義.女二.嫁某官.孫男五人.善.集賢修譔.能文詞.孫女若干.曾孫男女九人.銘曰.

抑抑吳伯.植節秉仁.毀形以逃.克昌亂孫.傳國中圮.是生番君.得其民心.從王策勳.代有顯賢.支庶日繁.廟食演裔.饒惟邇親.執經武夷.源同派分.是生饒公.守謙以文.大耋彌康.黜驤鏡辱.厥配氏舒.廬江之壽.

相唐始興，矢辭派驁，楚與犬牙，譜諜是遷，德儀姓賢，象服粉粉，訓子以忠，不私其門，顯晦僧老，死生同根，道以易傳，德以簡尊，悼哉令宗，尤顯皇元，

海陰陳處士墓誌銘

咸淳元二間，吾里陳公肖孫，以善政事驟用，由大理寺丞知嘉興輔郡，未幾，業浙西提點刑獄，踰年，業度支郎官，人謂且大用矣，會旁郡山寇起，能歸，不數月疾卒，喪除，其子遇伯，候平章賈某于周前，平章入政事堂，謂寮屬曰，陳肖孫一廉可取，宜與致仕恩官其子，當上奏，餘人勿得爲例，既授將仕郎，宋社亡，不復可仕矣，鄉人尊之爲海陰先生，先生少蕆力古學，不屑事科舉，聚羣經師說，商略譬證，下逮旁聞曲記，遺言懿行，譜諜星曆之說，皆手抄與梓本書相政，篤於信行，傾急解難，道里寒暑，不廢其學，深湛詳博，聲聞傳信，慨悟解者汨其眞，輒禁止之，非其友不友，既友矣，必反覆譏衛，不使有議之者，友或叛去，先生泊然不爲詰，人益服之，桷先處州府君，於朋友義尤敦篤，而先生行事亦相近，故交好尤善厚，先府君卽世時來城中，愛撫彌厚，嘗曰，汝父宜有後，昔百受欺，今詎使一無報邪，大德五年，桷備翰苑屬後，屢遷，先生喜溢眉睫曰，吾所期誠不妄，延祐六年二月，得微疾，作書與常往來，戒勿用浮屠事，且命桷誌其墓，幸以故人子何敢辭，先生字貫白甫，世居奉化之鶴鵲山，卒時年七十有七，葬某鄉某原，妣方氏，封安人，曾祖聰謀，妣孫氏，祖師稷，以度支明堂恩贈朝散郎，妣陸氏，鄔氏，追封安人，娶樓氏，子二人，紹廉，紹庭，孫二人，先生仕不逢時，學不展用，熙熙然以壽終，於後人有徵，可無銘以侯，銘曰，

駕車康衢，佐變龍，日昃之離，命不逢，寤言弗告，隱志充，畲田疼耕，黍稷豐，考覈琬琰，手澤功，大樟𦬊鬱蔭龍縱盤璞久閟合鴻濛是式是似後嘗陸，

處士黃仲正甫墓誌銘

嗚呼，自聘舉之法疏，人得以易售，抱德藝者羞之，後法始密，益不肯自進，有廣之人不盡識，或曰彼士奚足取，又或曰士若是者衆，使一取之，將曳踵以至，桷官翰林最久，故有若吾黃仲正甫之賢，明經博聞，卒不能啓口以告于當路，嗚呼，今亡矣，果使無傳，則誠有罪矣，仲正事母孝，居家無語笑聲，待弟姪不使有怍意，持敬讓以禮，宗姻鄉黨，長者洽之，幼者慕之，其學汪洋豐敖，經以載道，必考其精微幽顯之委折，於史，辨疆理、氏族、制度、官名之興廢，旁搜博徵，曲而通，確而明，故爲文辭，瀾翻不能以窮，將臻乎極而始底于用，欲以名世者，不在仕進也，有司三率科舉令，卒不應試，而嘗以其說授于其徒，昔者聖賢憂道不行於時，由列國言之，轍迹焉斯得矣，今天下一軌，達而上者，其說具在，布衣焉以遺逸舉，進以秩祿，靦縮在下，不能有爲，仲正之不屑者在是，儒病涌乎古而不知今，昔之在上位顯重名，其行舉執愼，譏後世，甚者稱高爵講說，他方以鉤徵召，仲正嘗勃然不喜，然竟不假以年，則誠可哀也已，仲正諱叔雅，父震，宗正少卿，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咸淳間號名二千石，晚歲高遯以卒，仲正不仕，繼志焉耳矣，世居慶元慈溪縣鳴鶴鄉，曾祖世在，祖一鶚，贈朝奉郎，妣趙氏，配鄭氏，司農寺主簿大澤之女，子二人，正倫，正倩，今葬阜家奥之原，延祐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卒，年五十有四，銘曰，

闕觀稱貞，譽讌顯榮，肥遯廉求，孰爲之升，君尤矣恬，寡奇澂英，求知者天，卒韜智名，有年不憾，莫究其成，我銘孔哀，以示厥塋，

將作監主簿蔣公墓誌銘

朝奉大夫將作監主簿蔣公諱曉，字堯臣，淳祐七年進士，以至元二十四年卒，年七十有一，葬奉化州長壽鄉鄮奥之麓，曾祖樞，朝奉郎通判台州，贈中奉大夫，祖如愚，朝請郎通判隆興府，贈太中大夫，曾祖妣張氏，楊氏、伍氏，贈令人，祖妣諸葛氏，封安人，贈淑人，考嶠，文林郎池州貴溪縣丞，贈朝奉大夫，妣湯氏，贈宜人，既葬三十有六年，長子景先卒，無子，次子昭先，次其先德家譜來請曰，蔣實望族，七世昭穆智鉅公著銘罔缺軼，我先人在時，子以子孫禮見，且承學，今子在太史，非子銘其誰宜，桷不敢讓，銘曰，

蔣姓宗姬，函亭漢侯，居鄞發祥，唐季是稠，厥孫評事，清淨急施，有嗣金紫，益振以義，忠肅陳公，論明紹朋，俾予允師，連桂以發，曰高祖考，宰邑孤高，相京傳私，卒忤以逃，是生台州，繼以隆興，倅武有聲，再世是繩，詵詵貴池，承邑遐卑，厥兄諫議，職穹聞馳，懸弟有㧑，將授門功，公謝弗受，迄升南宮，試簿仙居，復攝寧海，御妖節浮，民靡貫負，入理京獄，直囚不刑，探其隱姦，大尹以驚，出邑武進，遣易分水，歲盜濁張，召公顯治，麾碟贏頑，請粟食賑，楮帛賦繁，直疏能進，神存正祀，學飾新象，彼厖者叟，祠祝泣想，愛倅于越，撫民彌加，對臣增輸，牘諫戢譁，佐餉既終，盜舶流溫，香珠翠焱，罔游于門，輯爲成書，以儆墨悟，彼相嫉廉，改司斷函，白髮髫緹，卒羅其讒，晚佐精營，國步日窘，擊資食貨，絕見宮愊，少竊刑書，復入詞學，記言博精，灑墨清華，譜曹庚申，文紀甲子，視階郎中，澤奏家嗣，歲行丁亥，九月庚戌，飾巾辭終，壽七十一，厥嬪氏曹，羹時之會，子曰景先，無祿絕承，有季昭先，守儒俟徵，墓在州南，先域接稍，集藏于家，厥帙爲十，維公儀觀，偉古動人，前閎後訛，指掌剖陳，巍坐若尸，不傾不陂，彼陷有徒，正色以止，書蔵川瀹，來者莞案，昭銘嘉門，以作後則

清容居士集卷第三十

墓誌銘　墓表　葬記附

宣武將軍壽春副萬戶吳侯墓誌銘

往者壽春爲宿亳要衝，犬牙相承，城郭樓櫓，移易無常所，草舍殘缺，狐兔出沒，道途閒，鋒覆士客以避，要子短兵迎接，利不利不復計，猶持農器治田壤，惴惴求活，歲率如是，世祖皇帝以天兵取江南，捨兩淮爲最後，至元十一年冬，渡江，十二年，平江東，抵錢塘，宋社告亡，十三年，兩淮爭奉地圖以降，無鐵刃之費，天下大定，而淮始得爲樂土矣，當是時，吳侯祐以壽春歸職方，其子安民，字惠卿，侍父居，願行率部伍，招楫潰卒，控曹橋，下獨松，渡越江，略定會稽台溫三城，南踰閩嶺，拔莆田，擒將李雄生，俘其守臣，而以功歸其父，二大帥曰，吳氏子宜爵，其戰多，別有以賞勵，乃署千夫長，十四年，父卒，始襲爵，佩金符，爲管軍總管，鎮揚州，十八年，大治兵伐日本，拜疏請行，授宣武將軍，征東副萬戶，領淮東西兵以先，舟師抵其國，八月，颶風大作，器械軍士，沈溺物故，御破舟，亂流以經海島，高麗日本二國，常不相能，遇高麗邏人，問所以，載與還，而先帝亦厭兵罷征矣，二十年，建黃華反，奉命往討之，至政和縣，獲賊將，虞九峯嶺，接戰益急，得其僞署闕鏑，虜騎將以歸，十有二月，昧爽，進軍平溪，華盡死力拒，砦赤巖山，盡俘其器甲族屬，黃華始平，過鎮揚州，二十一年，省治杭州，從與俱，其年，鎮湖州路南潯，明年，調嘉興路海鹽，未幾，復還南潯，又還鎮壽春，

二十四年，詔領軍討交趾，至黃州罷兵，二十六年，鍾明亮叛江西，吳太仲叛興國縣，搏奇蹤廬，率以底寧，上功司勳，謙卑退不欲言，三十年，移鎮和州，大德四年七月某日卽世，年五十有七，娶楊氏，先卒，子男若干人，長繼武，襲其爵，葬于宣武侯之墓左，曾祖某，祖某，妣某氏，予嘗聞古名將，垂老呐呐若不能言，秘貴勇略，壯歲所施，無留蘊，闔成敗得失，已盡，醇酒鐘鼓，夫豈託焉以自完者與，烏江馬君某言吳侯知書，後悟浮屠氏禪學，充然若有得，其女弟亦能爲禪人偈語，是皆世所鮮有者，銘曰，

維昔淮甸，勤雜莫倖，一夫當百，鋋戈竄投，裹使乾餱，聿嚴盤秋，騖安懷慴，苞桑靡謀，天錫大帝，神武興邦，捨其喉襟，投鞭浮江，俘藉擒驍，百城奮攘，視彼彈丸，後夫卒降，桓桓吳侯，效命率職，以其素能，昭代著績，褰裳先登，飆掠電激，或乘其巘，或躡其跡，瞻彼靈山，雲流無蹤，昔困于兵，今桑芃芃，繄帝之功，維民之逢，侯之幽宮，松柏茂直，告而孫子，肅懈靡忒，法其遇謙，恬靜以默，我思于淮，作銘示刻，

同知樂平州事許世茂墓誌銘

嘗平三年，蜀破，衣冠大姓，順流下東南，至江陵，十不存一二，皆舟觸巖嶠，瞬息以死，淳祐三年，蜀益蹙，避兵來南，其物故與端平無異，宋主憫其流離，悉擢列在位，大者輔政機，備獻納，外爲閫臣郡將，經術史學，四方取以爲宗，則宋既亡，故國世臣，益困辱不自振，淪胥泥塗，非獨蜀士然也，大德七年，桷備史屬，選與虞忠肅公孫集交，許君松以湖廣掾上計京師，詢其官簿，則顯謨閣學士給事中少保諱奕之曾孫，中奉大夫知紹熙府贈介節諱彪祖之孫，奉議郎通判涪州諱長源之子，君字世茂，懿範世則，殊貫而櫛比，踏

西蜀事，歷歷在指掌，淸言雅儀，華札權衡古，卑讓恥與後進較，酒至醉愈恭，不復作世俗語，遂稱與之交，至大元年，授潭州権茶副使，再見之，貌益溫，論事盡繩墨，智圓氣完，欲以政理自表見，故其爲茶官也，不務苛刻，而課有贏羨，仁宗皇帝立科舉，以君考鄉試，自喜曰，吾嘗貢于鄉，黜浮培實，宜以稱明詔，是歲君所貢士入南省，號爲得人，延祐五年，授徽州路婺源州判官，復與府，顧慨然曰，吾家由開慶初，辭簡池，寓南康，墳墓井邑，生別踰五十年，貧不能忘，祿縻州縣，弗得以文墨顯，吾何爲哉，其治婺源，益自振剔，絕蠹探疑，明以近民，而盜跡不敢入境，至治二年，見其神益淸，貌益癯，舉酒屢酌，卻觴永，嘆喜議當世事，桷與翰林直學士曹君元用子貞，共署薦爲湖廣提舉儒學，思以佚其老，集賢直學士鄧君文原善之，亦曰是舉誠不忝，吾爲江東分部使者，嘗舉其政事文學矣，十一月，授承直郎饒州路同知樂平州事，歲終，得上氣疾，正月甲午，終于郡舍，年七十有二，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妣某氏，娶趙氏，再娶陳氏，子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孫男若干人，始君居南康，閉門授徒以奉母，右丞燕公公楠開營田司，知其賢，取以爲佐，後遷行大司農，益任之，掾湖廣省六七年，能以儒術輔法令，事明理融，無底滯固陋，一時吏師尊禮之，君始生踰百日，晝夜啼不止，有僧祝其頂曰，汝爲許氏子，啼何爲耶，啼乃止，未幾，涪州下世，年八歲，隨舅氏茶馬趙君寓江陵，里有災，能取涪州神主，奉以逃，稍長，益自奮勵，諸老咸器偉，故晚歲宦業，雖不大顯，而行事有足稱者，其喪歸，以某月某日葬于某原，子昨踵門，以廣信劉君光事狀泣曰，願請銘，桷泣相向不復辭，嘉定更元，韓侂胄誅，解僞學禁，先少師正獻公，曾大父樞密越公，相繼入著作庭，給事中少保許公，聯科

首班著善類蘊稿天下傾動未幾少保論外戚不合去今幾百二十年閱昔時題名求其嗣續率皆澌盡銘鏤而柄與世茂俱爲會孫相顧自保灰褊壓陋踐世德之舊於世茂實有望今死矣雖欲勿哀其可乎銘曰

蜀由秦開蹤千載底寧莫光鑿辟山川耀靈漢魏啟伐不假以兵唐宋嚴規開門奮迎錦襮繡旛夸浮日矜帝鑒地圖百神震驚鈺車轟轟金戈晶熒自西徂東紬鍾貫繩或沈于淵或疫以乘蹇蹇許公疑丞弗登是生介節嬰彼孤城恂恂涪州弱息慎承流離拮据守其書籯儒以飭身政以裕名匪急於祿抗宗希成凡我士族罷范是懲東南之區凜其春冰我思許君是用述銘

任隱君墓誌銘

鄞甬東橫溪多郡宗故家桷之七世祖辭衍丞而下娶婦皆楊氏少保夫人曰申國太保曰越國、魯國太師曰齊國幾三百年矣楊袁爲中外表歲時往還無虛日而甬東任氏與楊姻婭亦十餘傳一日任氏子元善介予表兄楊仁之以其先君子之狀求銘復錄其十九世祖唐建州司馬遠之葬記以示其記曰建州生信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是生崇試循州司馬循州生貞幹元和十三年補集賢殿供奉承旨後爲越州都督府功曹參軍以終集賢生行規大中時以明經薦于鄉舉上第爲蘇州司兵參軍吾里士族莫先於樓、袁、楊、蔣作郡志者於任有缺仕莫榮於集賢承旨承旨布衣爲者也職撰述校理在元和時任不輕畀司兵以明經登唐上第尤偉著志亦不紀考孫吳有任光、任奕皆鄮句章人今其地爲鄞縣則建州蓋二賢之裔而先賢皆遺軼比予補郡乘亦缺然有愧矣嘗考大中以後鄞數爲盜侵掠城燹舊遷徙錢氏以宗親專節鎮租稅刮剝民不堪率昔時故族躪藉銷鑠於任氏蓋可見至宋受版圖興文儒鄞士在汴始盛渡江以南雲濡川湧幾二百年而不幸數十年詩書磨墜學塵蝕棘欲爲任氏十九世之傳不可得噫可勝歎哉可勝道哉任君名天祺字君瑞曾祖汝諒祖用康父逢龍其居鄉善保衛徵調數起先事以備縣胥不能高下友其弟天麟弟病酒死曰吾不可使弟無後殯其喪俟我死必俱葬也大德七年六月某日卒年五十有八未幾弟婦顧氏亦卒以其遺言大德十一年十二月丁酉奉柩與弟及婦俱葬于吳公山之祖塋妻屠氏四子元善可善承弟後達善兼善孫男四立道弘道鳴道原道孫女三立道楊氏壻也銘曰

世胄日顯任譜完堂堂文藝志錄傳昔通今晦理則然鄉井急誼手可捐金戲東甃下泓泉蹇極遇順登百川我銘考官以昭先曆十九世緒益延煒哉任恤德靡愆率而雲仍亘千年

史景賢墓誌銘

君諱章卿字景賢鄞史氏故國世臣太師丞相保寧軍節度使越忠定王諱浩爲曾祖妣貝氏魏越國夫人太師中書令保寧昭信軍節度使衛忠獻王諱彌遠爲祖妣潘氏齊魯國夫人觀文殿學士正奉大夫奉化郡公諱宇之爲考妣趙氏高平郡主君幼成合矩度進退侍奉侍立占對識者知異王孫筆墨書史楚楚自將皆有法郡公目送深念之稍長鉛采自陶寫蒼松斷崖昂然有遺世意宮商數宣隸鶩詠而風

幽鳴也退靜韜晦冥會于千載之上寥其念良是矣郡公職二品君嘗以京官入仕生晚祿弗及至治三年秋八月得上氣疾卻藥賦詩出別語於宗親桷時官京師呼桷子璨立牀下曰爲吾語而翁求銘以昭吾志焉越翌日辛酉果卒嗚呼年甫四十有八章綬積襲隱顯有定數至於年亦不得永是可哀也已維忠定王桷外高祖幼習外家獻文世德相業焯在宋史不敢論獨紋三世壽考以增君之悲維忠定以三公居東湖三十年陪祠慶壽香骨山立多士乘笏交臂曰史太師眞壽相年八十有九卽世忠獻獨相二宗二十有七年總核庶政爛熙薮納罔有缺年七十以終郡公恂退若癯儒尨眉素毫冰玉照焜鄉黨年七十有九乃終壽種彰灼若是君才不得一見施設年又不能以紹傳是大可哀也已子一性孫女二將以某年某月葬鄞縣陽堂鄉金輿之原銘曰

寥寥東陵瓜圃熟沈冥里閭企高躅達人知命化不惡手持參差入實谷周公魯公儼初服奉書以占剝斯復學詩習禮在嗣續我銘孔悲辭匪瀆佳城鬱蒼睨宰木

袁州知事孔君墓誌銘

大德初元孔君昭孫明遠甫爲慶元儒學正于時禮部尚書王先生應麟師表後進門無雜賓明遠以通家子執疑質訛桷每連席請益時則有教授某恣睢自負語侵先生乃愾然曰吾不能與之共處疏其謬誕十數事鴉于憲府人益奇其伉直有先中丞遺風是後爲蘄陽教授蘄陽舊爲邊障地君能化其俗使稍執學久之丕變爲儒士皇慶元年授慈溪縣主簿郡人咸曰是斥放教授者飭躬以廉民莫敢病未幾江浙省取爲掾會歲稔計富人籍田出粟以賑吏不能舞文粟悉入市其直輒減宰輔奇之延祐口年授從仕郎袁州知事秩滿泰定元年以疾卒時年六十有二君實孔子五十二世孫中丞爲大宗傳四十有七世中奉公傳與其從子珦南徙三衢賜廟譜牒章灼而君之考諱某咸淳間爲名太守後僉書樞密院事職進資政殿大學士而大父某亦贈太子少師論文介曾大父諱某贈某官妣某氏某氏某氏俱贈郡夫人噫士常患爲世家紹宗趾纖儷難以繼仕顯矣德不稱無取也言足以斥惡發揚剛毅是則於孔君見之仕雖不大振於孔君何憾焉予嘗與君由義烏同邸宿丰婆學句日危坐論古今各欲以名節相勉而懷奇抱介予輒讓不敢今歸老田里期爲余人思一見明遠不可得至是洪來請銘安得勿哭也已娶王氏前進士渠之女男六淇淮繼兄後海蚤世涓繼弟後姪德儒學正瀛慶元昌國州儒學正許早夭女二適山陰王墉富春張順可某年某月葬桀水浮河原銘曰

金剛而冰清行之成也白分不緇德之貞也植世敝阿全粹精也謝彼戚施實蛣蛉也銘以揭之歸藏永寧也

僉事范君墓誌銘

大德六年范君子誠爲平江路經歷于時桷將之京師道吳其郡大夫疑忌事多不決范君抱牘堂上定可否大夫頷頷不復有異議人皆曰是眞贊貳才嗣後爲掾中書仁宗皇帝在東宮興崇禮文廣廟祭几視執政考率增贊舂桷時日具紙墨君排剔研討使各中程式莫有訾議闕衍觗緊剮告外補湖州推官

又爲黃巖州。州與鄞相犬牙。治跡賢否。嘗耳接者議。州民來鄞。必曰吾州黃氏子號兼民。范侯能推抑之。帖首受罪。後予直集賢。黃巖之儒生鬻商于城埔者。咸告曰。黃生易黃冠。訴范侯以不直。遂隷于大學士郭公。說不受其說。精神龍絡。貫穿于儒術法律。將大展其用。而其子景文。踵門泣以告曰。先君之不祿。在泰定二年閏月某日。得年七十。道遠不克歸葬。以是歲二月某日。與大父奉議君俱葬于平江路長洲縣武丘鄉白蓮橋之北原。知先君莫如子。敢以銘請。謹按君諱忠。其先京兆藍田人。後籍眞定。今三世矣。其爲仕、首受史丞相之孫耀辟爲浙東宣慰府掾。改受蘭溪主簿。再辟江浙行省掾。乃授平江路經歷。又授揚州路經歷。不赴。改辟都省掾。授湖州路推官。以選能爲海道府千戶。分治四明。知台州黃巖州。英宗皇帝詔風憲舉守令。再知〻州婺源。改同知福建轉運鹽司事。泰定元年。權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其簿蘭溪。嘗攝尉事。捕造僞楮。當受賞。君謝不取。在湖州有愚弟死非命。且疑弟婦受賂焚其尸。君鞫囚。考弟實以鬭死。婦始得脫。湖多淫祠。毀三百六十。以治官舍。分漕四明。首拓鹽事。嚴揀治具。新天妃宮。以肅祠使。其治黃巖。黃氏事最著。正彝倫。絕攘奪。戶視口驗。宜著于郡乘。婺源俗尙競渡。易其舟爲浮梁。民不病涉。在閩中。鹽足於民。而私貿者悉絕。考其所居官。與建歸攀爲己任。絕功利。守名實。爲君素志。迄不展大用。壽與祿不失其願。亦可無憾矣。嘗鑄禮殿祭器。書二千卷。歸于鄉學。集賢王公仲常爲文以美篤于慈孝。犯宗錄孤。故贈禮部郎中白公某。壯歲深奇之。妻以女。君感知己。凡所爲樂府。梓刻以傳。曾祖昂霄。金大安元年進士。官正議大夫。同知靜難軍節度使。兼邠州觀察使。祖元泰。元授從仕郎。同知解州事。父天祐。汀州路經歷。贈奉議大夫。眞定路趙州知州。驍騎尉。元氏縣子。景文。由臨安主簿辟江浙行省掾。

敏修善吏事。其進將未艾。孫二。公琇。公琰。孫女五。乃爲銘曰。

吏翦于儒。以儒爲拘。儒以病吏。其剗莫逾。據會統宗。孰承其傳。溫溫范侯。肆熾紹先。化其奇觚。不急以干。削豪剷強。欲援以手。謂不大逆。亦既祿壽。世方尙名。我獨偏之。彼喜以功。縮武避之。武丘之原。松柏峙植。魂無不之。子孫承式。

鄭照磨墓誌銘

鄭威敏公臨。以靖康之難死。同州。紹興錄孤。褒忠。賜諡旌節。至于其孫建德。登進士第。延賞守祠。世歸不絕。五世孫諱元貞。實奉祠事。生孫曰端。是生汝賢。爲江西安撫司準遣。生楡。爲都酒庫官。君之父也。君諱文瑞。字子祥。生而骨相殊特。府君深奇之。稍長。從鄉先生課程文。有能聲。科舉既廢。居里閭。以孝謹稱。至元閒。下令舉儒吏。實預首選。試郡功曹。移典玉山郡。俟復取自近省。授盌平江路倉。轉海道萬戶府案牘官。再爲海鹽州案牘。轉行省鈔庫副使。平江庾氏歲入浩夥。不得脫。君獨以治辦稱。海鹽多豪民。殺人率逭無償死。君能直之。行省稽廢楮。三年不毀。君上言。申其數而歲除之。後取以爲法。泰定元年。敕授將仕郎浙東道宣慰司照磨。兼承發架閣。予見君於京師。言議縝密。剸割奇宄中綮節。毀官帥司。下惟沈思吏跡不入戶。勾稽研覈。充然益有餘地。古之善居官者。必自持家始。自衣冠丘墟。不復給足。荷戈負耒。何可勝道。念昔信賢惡齊。君獨善理其身。綴拾化治。任能竭力。相其天時。權其贏奇。卒昌於官。以發其素蘊。是殆

於君見之。抑又聞之。流光演休。肯於死節。宋社云亡。忠義之錄。一二僅見。則威敏之澤。雖十世未艾。君續其承。猗與盛哉。其卒在泰定三年九月某日。年六十有三。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子男四。謙亨。復亨。鼎亨。泰亨。女三。嫁黃中正。孫良玘。葉原道。皆仕族。孫男七。孫女七。娶姚氏。曾祖妣邊氏。祖妣劉氏。妣謝氏。謙亨奉樞將歸里。踵門泣以告曰。先生故大門。知官譜唯詳。而吾里獲銘者數家。刻先子世系若是。敢以請。銘曰。

志專豐崇。是昌其躬。家傳於忠。蹇事于公。美玉韞之。良馬繫之。不泄不辱。云紹以續。作之悖悖。承之兢兢。而子而孫。視我斯銘。

文淸薛處士墓誌銘

孔子敘逸民。謂其求志達道。超然於塵垢之外。心若槁木。形若蟬蛻。動莫有跡。行莫所名。其混世也。物莫與俱。冥神內觀。返眞濟庸。若是者其近之矣。故昔之善晦匿者。草衣菲食。不導引以壽。養其天年。恣縱泉石。靡探遠崛。與宅而若遺。擇幽絜以養其雅。操求於世。吾不得而見之矣。今得一人焉。曰處士薛君勉辟。君、信州貴溪故儒家。自其曾大父子徽。以儒科縣南丹大父琢。父士亨。繼業進士。君益以儒自勵。居鄉黨教授。名不斬彰。沖然有容。守約自裕。游湖湘。梅交廣。返築室于宜陽。納幽擴勝。爲堂曰寶善。以示子孫。泰定三年四月某日卒。年六十有八。族黨姻戚。咸會哭曰。先生儒以紹傳。茲其爲文也宜矣。聞窮而無求。貽書以遺後。其得不謂之淸乎。遂私諡之曰文淸。子二。玄義。玄儀。玄義與余爲方外交。在崇眞宮。數評議吾徒所嘗爲事。詞章淸婉。翰墨簡絜。每視之。嘗以爲不可及。君既死。求銘於余。實不敢辭。在易蠱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尙其志。而初爻則曰有子考無咎。噫。夫離世絕俗。念不存於家。非子承意。曷克濟。是宜進者。猶相須以成也。妣王氏。配孔氏。孫男二。女一。以某月某日葬。銘曰。

冥飛雒鴻。莫窮去還。飄搖長裾。游於海寰。沈匿不彰。謝彼世艱。貞簡峻淸。玉雪者顏。文離假困。爰養其羸。先賢高風。承耳接論。葆眞藏名。永裕嘉聞。振振有子。益昌者名。三光淩靡。服其粹精。有大之松。淸風冷冷。非特曷成。非繼孰承。

海鹽州儒學教授袁府君墓表

袁氏四明大族。由處州太守諱轂。試開封府第一。登嘉祐四年進士第。佐蘇文忠守杭。文忠爲同年生。後附光祿大夫。生倉部郞中諱灼。得罪政和。以學生暗朝奉諱埛。朝奉生通議大夫諱文。通議生龍圖閣學士。贈少師諱燮。書以禮部侍郎兼史事。諡正獻。天下稱爲絜齋先生。梅七世祖諱轂。試開封以中書守書官。遷祥符縣丞。生曾孫爲少傅。同知樞密院事諱韶。贈太師越國公。受學正獻公。於宗譜爲族子。相蹤登淳熙進士第。同入祕書省爲史官。先後爲侍從。縉紳榮之。正獻生子四人。俱至名卿。尙書東宮官。而第三子最淸顯。嘉定七年進士第一。再世國子祭酒。仕至兵部尙書。給事中。實錄史院修撰。諱甫。贈少傅。諡正肅。天下稱爲蒙齋先生。正肅孫子諱儀。通判溧州。是生君。諱裒。字德平。以安定長授海鹽州儒學教授。來歸。延祐七年六月二十日卒。年六十有一。嗚呼。甲族鼎貴。莫盛吾里。鯨棟接耀。郡守丞監。宜議婚對。未

胥齒擬，華腴爭高，委度悅懌可愛，念遇大變，故困辱不自完，業無依歸，貿貿以死者多矣，方至元十五六年間，故家猶亡恙，海鹽時年二十，桷年十四五，私相識曰，宦族久當圮，宜斬為傳遠計，未幾正獻宅火，留城南，遂各盡晝夜，溯源鉤思，探索幽隱，以黜陳辭為己任，考閩蜀東浙永嘉湖南江西之儒先，合其異同，不在於貴耳雜書，襲訛踵言行者，尊之，吾與子所當辨，更二十年，各宦游四方，君以憂窘困躓，酒酣語褻，卒不少貶，折詩筆，益溫雅儁絜，察其學，猶以昔所言自任，桷由集賢謝歸，往拜焉，病且瘠，不能起，忽手書曰，夜夢游南嶽，署已判官，遂釋之曰，南正，火也，火為離，為文明，宜司以瑞太平，今天子興文，祿弗及，其在乎子孫，未旬日下世，夫子作春秋，譏世卿，史非世官，不能兩家子孫，凡五為史官，獨君不及用，嘅可慨，曾祖妣邊氏，秦國夫人，祖妣趙氏，衛國夫人，妣趙氏，封孺人，子四，曰霖，曰杲，曰銳，曰矞，孫一人，有文集若干卷，葬在正肅塋十步，通乃表于墓曰，桷備史屬號最久，見秉筆者罔再傳，獨東平王公，其子文且賢，壽皆有能名，嗚呼，吾宗免矣，夫君不得預為可吁，厥子若孫永紹圖，至治二年歲次壬戌，族姪具官桷表。

眞定安敬仲墓表

嗚呼，金蹊宋，蹙南，南帝竝立，廢道德性命之說，以辯博長雄為詞章，發揚衍溢，率皆誕漫叢雜，理偏而氣褻，南北崇尙，幾何所分別，當是時，伊洛之學傳南劍，至乾道淳熙，士知尊其說，闡明之，朱文公統宗據會，纖鉅畢備，正學始崇，又未幾，僞學道謗，咸諱其說以售仕，于時金將亡，各流離自保，烏覩所謂經說哉，有明其說者，獨江漢趙氏，私相筆錄，曾斷傳信，稍自異流俗，皇元平江南，其書稍載以來，保定劉先生因篤志獨行，取文公書，會粹而甄別之，其文精而深，其識專以正，蓋隆平之興，使夫道德同而風俗一，承熄續絕，不在於目接耳受而有得也，劉既死，得其傳者曰安君焉，君諱熙，字敬仲，其學汪洋靜邃，謂文以載道，辭不勝，不足以言理，故其言修以立，於詩章幽而不傷，嘉貞絜之實，將以自任其道者也，道散於異端九流，證拾於叢殘，傳者益遠，而書幸具在，不知而作者，則索於句讀之末，旨意斷絕，踵謬而莫悟，君設對問以辨，後作者悔而焚其書，左氏浮誕，不合經者，悉去之，續皇極經世書，由元豐至至大三年，考家禮，為祠堂，以率四世，邑人化之，教人也，持敬為本，解經必毫縷以析，果知之，必驗其所行，弟子相從者常百餘人，出入閭巷，佩矩帶規，知其為君之弟子，其於劉先生也，未嘗一見之，蓋篤信其書，默求以通焉者也，劉亦知君足以傳道，卒不得見焉，君深悲之，而於學有似，君無慊矣，君之先，太原離石人，五世祖玠，仕於金，曾祖昇，不仕，祖滔，以經童登第，金將亡，徙眞定，因居焉，戊戌歲，詞賦入等，占儒籍，考松，江東宣慰司照磨，妣劉氏，君少敏悟，諸父咸器之，素多疾，嘗避隱封龍山，然卒不得年，至大四年五月某日，卒年四十有二，娶張氏，焦氏，子二，壟，垣，女一，嫁保定等路鷹坊總管王沖，是歲葬藁城縣安仁鄉先塋之側，其卒也，翰林學士王公思廉，以書唁其父曰，自敬仲死，詎安氏不幸，士林不幸矣，有遺文若干卷，既葬之十三年，門人蘇天爵述其事狀，踵門曰，默齋先生，天爵從學實有年，先生之德之行，願表于墓原，使有考，桷作而言曰，眞文忠公德秀，與朱文公同里，生不及事焉，文公之學，眞實紹之，侑食于鄉，于祠無異辭，集賢劉公生愈後，闡揚合一，劉公功與眞公竝，安君不得見劉公，而道實有傳，盛矣哉，舂陵之學，四方為有華矣，某年某月

某日，具官袁桷表。

史獻父葬記（代其子作）

大德丙午九月朔，我先君子壽春推官卒于寢，年七十有三，越十月丙午葬，其地邇高祖越忠定王墓次百步許，先夫人郭氏卒葬十五年，乃合窆焉，嗚呼，先君子諱徽孫，字獻父，少孤，祖母嚴氏躬教督，具諷先訓，感悟，于時史氏極貴盛，壽春翛然整修，齋衆子弟玩習搜紹淵懿，族祖文靖公見之曰，兒當以文名吾門，稍長，試吏，為諸暨主簿，從政精覈，邑長缺，使者俾治縣一歲，入辟淮東治田事，調揚州司理參軍，帥大器重，悉以事付，甫授壽春，帥銳取自佐，循承直郎，而先君子不復仕三十有三年矣，有詩文若干卷，晚讀陶靖節詩，語近意遠，視世態膚合，深自慕儼，平居無慍忤色，筆墨清藝，觴毛輒就，放邵子觀物為詩數十篇，久更困約，益以理自得，淸日危坐，道舊事，綴語不絕口，鄉黨賴焉，嗚呼，公亘等五男子，為從伯父從叔父後者，曰公玉，公森，次公晉，公亘，女三，已嫁仕族，浙西提點刑獄贈少師諱彌正為曾祖，紹興監酒贈朝奉大夫諱寶之為祖，朝請大夫通判處州諱顒卿為父，將葬，謹書納諸壙。

張府君墓田記

平章留守卓安公介其掾韓叔亨，致命於袁桷曰，吾外大父張府君，世燕大姓，貞祐來兵革相尋，獨府君逃難脫死，每言避兵本末，輒吁歔涕泗，且曰，吾諸牒亡缺，使果得仕，吾安能為祖父榮顯耶，由是益治生自裕，殫之仕，其願也，至元十五年三月某日卒，年六十有七，外大母劉氏，次黃氏，俱無子，一女，劉出也，嫁我先公中奉大夫湖南宣慰使，後以卿典贈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梁國公，而吾母亦得封為梁國太夫人，府君之葬，在大興路大興縣宜泉里，歲時率外孫奠薦于壟下，封植彝謹，顧瞻咨嗟，推其所自出，其接于見聞者，誠莫有怠也，更數十年，則曰禮有隆殺焉，推服盡之義，至於異姓，則必曰先王制禮不可過也，夫禮由情生，使張氏有後焉，誠不敢越，吾懼其塋域之蕪沒，詔于曾元，將有以識諸，為我記之，桷聞諸春秋，會盟稱辭，甥舅之國，雖數十世，猶徼福於先君，敦敍之義，蓋可考也，掩骼埋胔，先王之令典，留守公之用心，合於禮者之為也，凱風寒泉，藹然見於悽愴，情之至也，然則凡為子孫者，寧不守其家訓也哉，府君諱祥，字瑞之，婿梁公諱某，外孫長即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大都留守、領少府監、行工部事、佩金虎符、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兼大都屯田事，次某，承務郎、太府監左藏庫使，次某，奉議大夫、太僕寺丞，外曾孫凡若干人，延祐四年九月某日，具官桷記。

田氏先塋誌

太僕田茂實君秀，與桷交，京師相好也，大德乙巳三月某日，其先君子諱某，年六十有五，卒于河南，君秀墨色蒼首，哀不絕道，兼晝夜行，歸治其喪，將窆于大塋，卜以不吉告，越二年，始得吉于邙山之白李莊，乃徙武略君與夫人齊氏合葬，以諱某君祔，至大戊申，君秀奉家譜言曰，嗚呼，先君子德豐而養薄，孤之罪也，田氏世居豐州，有試金武舉科，為環州司候者，諱青，金徙汴，拜武略將軍，總戎千夫，屯鄭州，鄭歸有元，改為襄樊屯田官，豐州慕寬徙，始占籍于洛陽，武略，吾大父也，先君子嘗言，金將亡，城郭蟻潰，四出焉廬

南驅.疇精爭死.枯骼野燐.千里一色.豐州爲路衝.荒墟敗礫.白日無人行聲.自吾少年聞祖父言.每震掉不自已.今汝生聖明時.重和累休.振纓淸朝.吾老於斯土.執于田.漁于河.涵煦濡嚌.食安閭華.沒齒誠樂也.仕何壽焉.茂實泣受其旨而書之.敢以爲邙山之塋誌請.桷曰.噫.夫邙山.古之幽宅也.穹隆袤廣.可以數度.自秦漢而降.錮其封崇.極于夸貴.侈侈之士.不知其幾.今變更.高者爲雲煙.下者爲水泉.而慎終送死.日相尋於此山.愈完而愈新者.何也.夫貴以日計.德以世計.德足而貴不至者.命也.恃貴而忘德.貴將恥之.今君秀官于朝.將貴矣.念先君子之言.警其宴安.彌以自勵.吾知田氏之墓.瀰然而豈茸.必戒必護.衍其子孫.益守孝謹.雖千百年無變.而始田氏之譜者.由武略.愈遠而愈可考者.由太僕.其尙勉之哉.母夫人高氏.謹儉有家則.君秀今爲奉直大夫太僕院判第二.德峻世英.葬以某月某日.袁桷誌.

高夫人葬記 代作

嗚呼.我先考至元甲申歲七月十有三日不祿.防時年二十有一.平居嘗言.吾宗世居遼陽.始祖當金時.以征遼功.封太師.有子十八人.皆拜節度使.金亡.太師子悉散軼.獨曾祖嵩嵐州節度.紹其宗.是生大父.諱植.爲洺州防禦使.妣大氏夫人.洺州生近侍局副使諱世榮.副使卒.吾時年八歲.妣王氏夫人.寓殯于陝.因家焉.夫人鞠撫之.迄見其成人.初娶郭氏.前元帥左監軍巨濟之女.後來大名.經歷孫用之無子.察吾氣宇非凡近.遂以汝母歸于我.因定居大名.而自洺州而下.葬殯于陝者.皆葬于元城縣之令公鄉焉.先壽諱昂.字沖霄.由轉運幕職.拜朝城武陟縣尉.能以慈惠撫其民.盜不敢犯.後謝病退居.樹德自祕.重享

年五十有九以終.防初掾集賢.由院上中書.自中書累遷爲左司郎中.出爲潭州路總管.太夫人親聽明徹.總覽密.防盡服王事.一不使亂其志意.未幾.入爲中政院同知.拜中書省參知政事.尙書省立.後除江浙省參知政事.至大四年.詔官二品.得贈二代.由是副使得追贈嘉議大夫大名路總管兼府尹上輕車都尉.王夫人追封渤海郡夫人.先考贈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護軍渤海郡公.夫人封渤海郡太夫人.皇慶癸丑.防陞資善大夫.爲江浙行中書省左丞.太夫人年益高.屢疏終養.延祐元年春.復召爲中書省參知政事.奉夫人將北歸.使者屢趣就道.又求幾改拜集賢學士.商議中書省事.乃不敢辭.遂侍夫人來京師.是歲十月十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九.嗚呼.防不孝.先公亡蓋時不能以祿爲一日之養.幸得奉先夫人以自慰.逾三十年.不自殞滅.禍罹慈親.攀號斯事.實無所容罪.將以是年十有一月某日葬于先塋.日薄未得識銘于當代.謹志其梗概.納諸壙.男一.防.女五人.長適梁從晦.大名等處管民提擧.次適李允中.萬盈庫副使.二人蚤卒.次適李好謙.承務郎.齊河縣尹.孫男三人.篤孫.壽孫.和尙.孫女一人.孤子防泣血謹誌.

趙令人葬記 代作

嗚呼.宰孫大父爲郎時.先子樂淸尹始試吏部.靜秀專恪.鄞史氏號相家.刑部再世國子生.執禮秉度.不以官籍矜許.先夫人侍永陽王族.屬崇近.莫敢議.昏對永陽尊.刑部愛樂淸.遂以歸.乃受封令人.而始嬪焉.夫人姓趙氏.諱孟柔.曾祖師意.追爵於吳.諡宣獻.祖希灊.事宗正.食于會稽.夫人沖默謹視聽.儀範不

出屏闈.相先子以和.撫子若女無二意.距先子葬始一紀.夫人以疾.疾時年五十有四.嗚呼.窶不能盡哀未知稱.乃大德丙午.合封于樂淸之兆.而先夫人之亡.適終喪矣.痛徹于天.靠事徹德.將不懈有俟.永錫諱與棐.夫人爲長女.刑部諱能之.夫人爲家婦.先子諱昔.宰孫爲孤子.女一.嫁趙孟貫.是歲十月甲辰葬.謹瀝血爲之記.

清容居士集卷第三十一

墓誌銘 塔銘附

周夫人墓誌銘

夫人諱天顯.朝議大夫知瑞州周公諱應合之女.朝議大夫直寶章閣廣東經略安撫知廣州冶公諱應巖之姊.今湘陰尹名頤孫之配.世爲龍興武寧人.瑞州以學行表後進.論議惜許可.湘陰拔童子科.警敏善自晦.兩愛重之.故俾夫人以歸.兩家爲儒宗.婦壻各得所擇.衆咸曰在是.夫人幼靜慧.受女史.工正書.二弟始就學.日諷翻.啟發相勵.事尊順謹.婗德儷義.能使外有不知.絜卫邊.治昭穆.廉密斟度.恩意各盡夫宗宜焉.二子曰有泰.有益.保抱具訓.輒置筆札.毋誕戲.稍長.約繩墨.躬詰難.嘗言吾誘弟以婉.督汝以嚴.皆一轍也.善宜兩稱.過不可得聞.書種寧有斷乎.年四十有九以卒.是歲大德癸卯.葬仁義鄉下畲里.女六.長許嫁周志行.孫男三.女二.仲弟分宜丞天鳳.來京師.桷與之游.議門戶.與楨婦道允賴.數稱夫人之賢.過時而彌哀.於是有泰實來.致湘陰之命.銘曰.

有崇義閭.維周之敷.展世秉文.耳受口濡.執彼圖儀.來蘇來祇.宗承其和.家安其慈.誦聲在戶.嘉醴在廡.叶于夫君.婉德以輔.雙桐高閣.附尊煌煌.擢榮舒英.穀旦用光.冽彼寒泉.丰環墓田.昭銘新宮.實曼厥延.

方夫人墓誌銘

湖廣儒學副提舉、上饒劉君安德恭甫之夫人方氏。大德庚子五月己未卒。卜祔先塋不吉。乃假葬于舍東。越八年。相中堂山兆。以吉告。於是其子光以事狀來京師。謁陳郡袁桷銘。夫人世居饒之德興。幼特靜好。其父隱君。常抱膝上祝曰。吾家世儒林。當爲汝愼擇婿對。方是時。上饒劉君某。以太學名。嘗待次寧國教授。歸授徒山中。饒信地接武。習進士業者。率相戒師劉君。始出鄉。隱君慨曰。捨劉氏子奚適。卽德恭甫也。未幾寧國死。德恭甫剗意振擢。不以貧窶自懷。隱君念夫人。惆德恭不自置。察夫人意色無吝惜。卒俾以歸。德恭甫壯歲力問學。預計儲生理靡密。一不問。夫人銖黍化治。手劃而身理之者。塞署曲備。方丙子兵變。時德恭甫傾家貲以完護爲急。夫人力贊之。事定。勉夫以仕。且言曰。吾亦少慰吾父意。始伯姊嫁同里蔡氏。蔡姊家侈盛。脫簪珥以服。亟搖手弗受。自是終老無異飾。生男子曰升。老幼卒。德恭甫晚得光。時夫人躬訓育抱哺。慈嚴酌宜。迄見光克紹其父業焉。始光游京師。與余交相久。話言母儀。悲泫不已。余特以爲母子至情不足異。夫賢其婦。子孝其母。閭里知事者率能是。及觀夫人之行。與光終身之衰。見焉若將弗及。則帷閤衽席。色笑敦厚。制事以理。夫豈勉而然哉。噫。是宜銘。夫人諱柔則。曾祖璋。祖應奎。隱君諱逢吉。卒時年六十有三。子光。瓊州教授。今爲中書掾從事。孫男二。至大二年。將治葬。德恭甫亦卽世。於是以某月某日祔。銘曰。

時始房中。繼教之基。芣苢薄言。和平以摯。考視劉嫠。溫恭具儀。齋沐以韜。絲枲是師。外防內完。拮据孔艱。孩無嬉慈。諸御閑閑。匪異其賦。由衷允安。興言遺思。載執載潤。女史曰徵。德音莫致。瞻彼墓田。有穎斯洪。松岡豐融。不震不圯。廣揚嘉芬。式裕爾嗣。

盧母王夫人墓誌銘

盧氏河北望族。有諱仙者。家深州武強縣。金將亡。武強爲秦趙要衝。歲蹂兵不息。由是徙家睢州。兵浸南。家益蕩析。有子曰全。掠爲奴。于時全生子曰榮甫。十歲。審其父北行。斷髮仰誓。呼曰。兒不獲見父。寧卽死。行泣道中。呼其父姓名。道由眞定。且號訴冤轉。事益著。里人憫之。間所掠主無異辭。卒義以歸。父子復居武強。稍長。學書算。入鄉校。試吏。爲縣從事。時錄事王君崇譏武強。審盧氏子孝感。且吏能。乃曰。吾女舍盧氏曷取配。遂以歸。生子四。曰文。曰仁。叔曰廷信。季曰德。廷信生始三年。不幸盧君卒。夫人撫其四子。力治桑枲。甘苦淡。垣屋庳狹。內外嚴截有限程。督訓導。過者無敢譁。事其舅姑以壽終。至元十三年。詔考郡縣孝節。於是河北道提刑按察司審盧婦事不誣。州遂于禮部。復除其家。而廷信始仕江南。調泉州晉江尉。辟福建行省掾。又掾江西。敘遷爲鄞縣丞。復掾江浙。未幾以才佐海道漕府。陳不便事。就領金符爲溫台千戶。歲運粟視往歲數三倍。而夫人皆見之。廷信爲鄞丞。余時里居。見其處事精覈。剔植蠹利。官長不能出私語。上府陳白。伉直無隱。嘗曰。吾盧氏世爲吏。剸峭文致。非以起宗。吾父有孝行。迄不得上壽。稍自飭勵。粟吾母之訓戒。子孫爲儒。冀吾母慰意焉。至大二年。夫人卒。年八十有六。祔葬于先塋。延祐二年。天子孝治天下。推賚存歿。而廷信秩五品。得贈其考奉議大夫眞定路趙州知州驍騎衛尉柏鄉縣子。夫人亦追封柏鄉縣君。四年。遣其子某來京師請銘。桷待罪史館。若盧氏事誠宜書。今誌也無溢辭。系以銘曰。

林林生民。男室女家。禮失俗淪。企而祿奪。維貞丈人。尙古不遐。卓彼孝童。木升斯華。承寵來嬪。絕其榮夸。四壁在戶。蓬首苦心。甕牖乾、城、過者肅標。宅里表植。柳槐森森。頹弁蕭揚。滑甘具新。大耋莫嗟。淑德岑嶔。戒而孫子。服儒以嗣。教經展世。敵武踵起。有隆墓田。大賚告祉。式時芬苾。永保千祀。

侯母王夫人墓誌銘

世祖皇帝以仁立國。敦節申義。丕變醇厚。至元八年。時則有若太保劉文貞公。議導省中。增益令式。由是郡縣旌表綽楔。槐柳光于牲史。猗歟休哉。桷由集賢歸里居。錄事判官侯玉踵門來言曰。聞子嘗執筆太史。節婦孝子。歲終必登于史籍。玉也敢有言。玉故居濮州鄄城縣。其先女直人。曾祖敬。嘗爲金殿前將軍。祖林。金人匠總管。父珪。仕皇元爲濮州儒學教授。濮州不幸年四十有一以卒。母王氏。生子女六人。惸然未勝喪。吾母之教四子也。皆身訓之。其鞠二女也。必教以纂組化治。嫁娶耕稼。能謹之以時。家貧無生產。而充然若有餘者。繄吾母之力也。玉兄弟既長。而吾母益能綜核靡密。不知有缺意。故仕者得盡心於官政。而不仕者孝謹稱里閭。玉之爲婺州永康縣巡檢時。至大三年也。母年七十有七以卒。至是營居凡四十有餘年矣。後復爲婺之平準庫副使。婺之人知吾母行者是。縣儒士具實言於縣。縣下於鄉。加察考焉。由是以達于郡。郡復移於所居州。州明於禮部。然後悉如詔旨。旌于其鄉。敢以是有請。傳永遠。嗚呼。劉向作列女傳。當熙明之時。則肅雍平和。藹然有關睢士女之行。至於末季。則不幸不得全其生。讀其書。未嘗不興歎也。孝慈耕桑。帝堯表閭。夫人生承平。貴能以禮防。少老一節。實聖天子休養生息。漸仁秉德。有自來矣。盛矣哉。能勿書乎。夫人名妙善。父某。妣某氏。長子伯巖。教授定海慈溪兩縣。紅官。次某。不仕。幼卽玉也。女嫁某氏。銘曰。

勵其躬。訖于逢。慈儉勤。壽考終。表華楔。帝堯功。過者式。報嶽豐。

劉夫人墓誌銘

婦人之事舅姑。有從其令者矣。若近矣。莫知其心焉。有屈體承色。先事以備。逆志以求。其得謂之孝與。或曰。是知及之。考其中有疑焉。今之爲舅姑。嚴重則生畏。畏不能以洽。玩弛則生怠。怠近於瀆。閨門之訓。慮以失之。而容忍者於教乎何有。在易之象曰。家人嗃嗃。婦子嘻嘻。吾於劉君鹽使從之之夫人有取焉。夫人姓劉氏。河間人。父諱鼎。母牛氏。夫人之姑李。嘗祝香以告曰。願吾子孫生。悉如劉婦。噫。此非出於令與知也。孝根於心。怨咎莫知。旻天中野。且悲且懼。者婦人貞靜。其誠懇順著。一語以盡。茲其爲孝也大矣。夫人事夫之寡叔母。夫之孤姪。有恩愛。瞻使病末疾。歲久不愈。斥鬻簪珥。佐醫藥。教子志善。能植立。兩見爲監察御史。至治二年某月某日卒。年七十有二。明年二月某日。祔葬于西山之祖墓。桷往銘鹽使君矣。今御史復請銘夫人。諛溢辭事。史官所大戒。婦人事不出閫戶。以孝養爲飭躬本。考其姑韓之言。是宜書。銘曰。

有言閑閑。有儀珊珊。祝其寒溫。勝覲慍顏。從姑玄宅。弗愧以懌。繄爾後人。以永作則。

韓夫人墓誌銘

中原韓有二族.居會稽者為安陽.居廣信者為穎川.龍圖閣學士無咎公.師表一世.其子仲止.克紹家學.搢紳號二韓父子.而廣信別出一族.曰侍郎公辯.字展善.常卿公補.字復善.嘉熙中.士類稱為二韓兄弟.桷族祖正肅公.持節江東.辟入幕府.在後省.復薦為國子官.人皆曰正肅善選士.二韓公聞望駸駸.與穎川相並.盛矣哉.天運合一.衣冠家蕩滅幾盡.江浙閩蜀.大略相近.余歸老里閭.有儒生踵門.以告曰.容.徐氏子.祖母韓夫人.無為大夫諱讓之女.大夫二韓公之親弟也.自夫人歸徐門.克持其家.事姑以孝著.侍夫之弟妹.助裝以有室家.其相夫也.卻金以成美.夫官建事.僚屬有不孝其母者.夫人引喻廣譬.能使其妻託事姑以禮.訓子舉前史言行.時劉畫故事人物.以佐警戒.故其子孫.俱能守家教.容又言曰.徐故廣信大家.刑部侍郎諱元杰.實容從曾祖.桷聞侍郎公侍講筵于時.史丞相圖起復.百僚皆進疏.理宗猶豫不決.侍郎獨徵言曰.邊事漸寧.從戎以墨縗.失國體.丞相誠經濟.老其才以用.未晚也.丞相聞是語.憮然曰.嘗之不得起復矣.夫人之舅諱卿子.朝奉郎權知嘉興府事.其夫諱忠甫.終廣德建平尉.夫人之曾祖大寧.奉議郎知徽州婺源縣.妣諸葛氏.贈宜人.祖貴玉.贈朝請大夫.妣端明汪公遹之孫女.男一.拱辰.將仕郎信州路永豐縣主簿.先八年卒.女一.順正.適祝士貴.孫男五.宜、容、宅、安、寶.孫女四.卒以至治二年.享年八十.以泰定二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容不遠千里來謁銘.秀整足以興植.使世家皆若是.其曷有憂.乃為銘曰.

亭亭兩家.允為舊門.服習懿德.克紹厥聞.幼工女史.槩其纂績.亦游於藝.靡不究勤.母目既眚.舐膜還明.來嬪于徐.事姑盡情.奉脆擇甘.順其性情.不侈其長.不夸其盈.訓子督孫.雅言諄諄.厖眉秀姿.儼兮淳真.宦族日圮.內教莫陳.吁嗟夫人.表茲堅珉.

定水源禪師塔銘

大雄氏以己說剖三宗.禪學汪洋廣博.言意承接.絕去文字.稍契入輒證為知道.小智大黠.相煽以自高.律教廢褻.食不知耕.居不知工.恣情於無畔岸.而道益以昧.唯妙源師獨憂之.自嘉定十七年受具戒.即游方.明本心.久而曰.不耐塵勞.心曷以制.願習賤事以調御.寓本州天寧寺.歲大饑.赤足躡門以化.後始歷清職.曰.吾得無竊名教矣.其師愚公持正議.不肯下宰相吳潛.潛怒.繫獄辱之.退居精舍.獨侍側辨難.卒有疑義.愚公啓機以示.曰.汝今太平矣.愚公住徑山.即俾首衆僧衆.愚已老.學子林立寮下.析徵統宗.愚嘗力贊之.主平江薦嚴.內外事不一.廢舉.鼓山爾清.辭不就.主泉州水陸院.治若薦嚴.而俗士益信慕.愀然曰.吾事久是.業錫以歸.桷先曾大父太師樞密越公功德院曰定水.伯父資州、先府君處州.議曰.寺缺主者.善趨謁迎.奉吾兄弟不受.能以寂照解脫為義.則庶幾冥福.源公行堅與高.使力請.必不讓.以素所往來者通意.乃欣然以來.桷時年十三.或問曰.吾儒性善.與佛所言同否.曰.同.感物而動.瀆儒失之.由是有不同焉.後乃曰.儒釋二教.分別有異.在治人治心.治人在五常.治心在四大.修五常治人之本.修四大亂心之本.道微世衰.誠得一人焉.不可得.涕淚交下.謂桷曰.祿損則福益.盡慎諸.布衣鐵襪.終日尸坐.語徹機迅.奔軼絕軶.不可制伏.稍斂戢則瞬息在几席.禪人仰之.四方士尤宗之.精於詩.故宋名士喜之.

然不肯表櫬.舊築居於越之雲頂.將終.顧解定水以歸.且命無建塔.無火化.以任其壞.其徒不忍.卒瘞是山.以至元十八年卒.壽七十有五.俗居象山縣.姓陳氏.為僧五十有九年.銘曰.

道弊於文.卮言以宣.由簡迷趨.悟者日繁.空浮幾臘.若火燎天.服奇食珍.謂合自然.師實已憂.榮戚靡報.或逃于谷.或伏千莽.唯大雄是遵.唯古德是祖.機以峻傳.言以戒輔.通黜興廢.道曷敢替.幽扃潛珍.戶壓屬係.彼昧其承.卒黯以逝.昭銘授徒.勿兇勿斁.

延慶入法師塔銘

四明法智大師以天台教旨.繼緯導達.學者謂為中興.南湖實講實舊址.厲主其席.稍不厭衆議.嘗病變集.歷代承接.皆有足稱.道至師居南湖.千口無異辭.師名善入.傳姓.世居定海.大蓮因法師見異之.淳祐十一年.與半山彬師俾受具戒.游諸方.辨解究詣.寄東掖山.著教家四書.據會執約.不以文字溺泥.指畫勤懇.從者樂其易簡.初佛光法師居上竺.提其徒悉使出門下.于時有善良師.與師相講習.各植立不肯和附.師與良議曰.吾師大蓮兄能嗣之.願再拜以嗣良.後嗣圓覺頑空師.而師卒能昌大蓮.始典謁南湖.後首教坐赤城山.東畢世忠其說.以角立為大病.支離為末流.泛不盜詞.約不匱絕.禪人士子咸傾仰之.興仆復偃.安衆靡懈.泉南僧素宗禪學.慕師德重.研以請法智之學.行於東南六十餘州.至是入海嶠.人益奇之.至大年中.詔宣政行院.慎探選.勿阿意貪倖.集議者曰.南湖缺席.援師執能.遂以昔日所傳授者.深省密啟.空假破壞.一性明解.而互議交毀.訖忘于言.大蓮果有聞於世.嶄本督志.師於是有成焉.其凡見於脩植.施於人事.今不復著.錫號惠觀弘教法師.而自號曰秋庵.延祐□年五月二十有六日示寂.為僧六十三秋.年七十有八.化于城南.頂骨得舍利.葬法智祖庭.而以爪髮歸東皋家間之精舍.至元間.桷納交于東皋.吶若不能言.聆其坐講.則汪洋周詰.秉行潔清.癯容儼脩.粹然古德.有足興起.弟子大倫正道等.來乞銘.乃為之銘曰.

四明之興.匪事於言.囊蕭萬殊.貫于心源.如水必東.如矢必鵠.末世濫觴.語益以瀆.佔畢究歸.千緒億條.炎炎詹詹.泛焉以寥.師慨有憂.約陳其辭.探微發機.會歸一岐.承宗紹傳.不希其逢.謝彼翕訿.矢心圖終.後歸南湖.振揭初說.曰吾師有傳.茲道不滅.弗墮其根.弗瑕其璞.癯然蕭閒.廓以恬泊.世教日淪.摽雲徂高.著爾懿得.我銘用昭.

天童日禪師塔銘

紹定辛卯蜀破.士大夫蔽江東下.成都大慈寺主華嚴教.僧之秀朗.率乘舊業.以教外傳.游東南.若癡絕沖、無準範、導遂.後進表表名世者.皆其門人.而範之成就益衆.天童師其一也.師諱淨日.號東巖.俗居南康之都昌.姓廖氏.幼歲喜誦佛書.解大義.常食蔬果以自持.年十五.告父母.願為浮屠氏.明年祝髮于廬山香林.訪道仰山、石霜.遂入浙.見沖師於靈隱.越二夏.不契.乃登徑山.見無準師.範大許之.語在傳道錄.後見西巖惠于天童.惠.無準師大弟子.其提示與無準無異.凌機敏銳.迎拒莫覩.風止水息.渙然帖順.遂密契其旨.卒服從之.俾守藏室.後開先無文粲.屈為第一.粲亦僧之俊傑.由而譽聞益彰.宋景定某年.江

東帥任公立信懷許可.推以主圖通.咸淳某年.江東漕使鍾眞孫.偉狀領東林.至元壬辰.主育王.三年歸隱雪竇.大德四年.衆公議主天童.師之行峻絜以完.語溫氣和.衆益得以親.納其徒俾明徹復性.不侈于言.解其蠱惑.處於世.若無所施.爲邏邇鬻棄.傑閣銅象.無靡以至.而於天童功最著.久居東林.化俗警衆.民爭繪以祀.故其興天童.廬山之民.奉貲以助尤夥.生宋嘉定十四年辛巳.終至大元年戊申.年八十有八.僧臘七十有一.將示寂.戒其徒.書韻語以示曰.天爲蓋兮地爲函.吾奚爲乎塔與庵.灰吾骨兮山阿.言已矣兮勿鐫.越二日沐浴端坐而逝.其徒奉遺言以化.齒根不壞.遂斂藏于西巖之淸風塢.噫.耆舊日淪.爭慧恣蕩.甚於世人.理不勝欲.靡然頹瀾.莫有障塞.觀師景行.實訛其頹.今弟子在浙東西江東西若干人.豐深崇嶠.承師之教.亦不可勝紀.如砥等來請銘.銘曰.

七情盪摩.約性返源.喩以攝持.匪夸浮緊.末俗濫觴.競立險艱.眩一駭百.莫執其凡.性本湛虛.分別則二.不以解通.不以思擬.寂非有存.感乃隨義.達摩之功.空其所空.後人騁馳.庸失玄宗.空不假爲.孰惟用中.蜀學簡易.師承其風.開盲振瘖.發機以示.云彼摩尼.非淨非穢.往安自然.是謂止止.駘背長身.從者如水.丹霞嵌空.匪翳凡目.曰玆山之穎.吾極斯復.敬者效輸.罔不奉服.山君來朝.雲龍舞矗.幻身既空.勿鐫勿鑿.一氣孔周.窮彼變易.淸風之塢.石列五色.恍焉如存.嗣者是式.

廣慧仁法師塔銘

師名可仁.貫天台縣寧海.姓胡氏.號允菴.幼歲游四明山.居資福寺.習天台鈔疏.于時我曾大父樞密越公治齊國.楊夫人喪.見師秀整儼恪.俾以從.服闋.吾必以汝祝髮.資楊夫人福.越公以右司郎中歸.召爲軍器少監.尹臨安.稱衍之夫人周國陳氏曰.師宜祝髮矣.嘉定十三年.設齋上竺.乃得度.于時月大師以講論訓諸徒.願侍席側.大師與越公厚善.請師曰.今僧徒聽敎林立.稍使一人預人間事.得無害統體乎.由是在郡治.間歸胡書.展治林韓.一以任師.在館中.參政應公繇猶未仕.深器之.曰.使師不爲僧.其間學當與士子竝.中書舍人陳公耆卿.時爲臨安教授.與師同里.亦曰.應公言然.越公入政府.例得經院.乃相攸紫巖.繩約四展.峻危有階.引泉有梯.淬礱除險.帖石勤高.書面曲直.周折獻秀.紹定鳩工.淳祐告成.扁以主席.錫名曰廣慧崇福.伯祖吉州.大父尙書.咸議以事.聞有魏缺.往侍諸父.時見師承接曲盡.而恃氣凌轢者.不敢出慢語.至於柄四世矣.噫.遂今五傳.有不善扶植者矣.而師亦四傳.守規踏矩.僅一二數.兩家相視.豈乎可懼.橋由蘭苑歸.登塔亭.謂塔主子鎭曰.往事將湮沒.師之行業.不可不紀.其徒曰.是在太史.師以至元十七年某月某日入寂.僧臘六十一.度弟子二十有□人.有詩集若干卷.大潭、大雅.相繼主是寺.凡四十年.規約散弛.今有子堂、子鎰、子鎭、子金、子冀.獨能知師遺事.下是不復解.其事有不哀也夫.銘曰.

維大雄氏.內寂外循.不偏一能.用彰以周.在師敏通.卒異其儔.崇義新宮.百礎承宇.以其彌縫.莫或敢侮.智周行圓.耆年以輔.成之匪難.承之孔難.大訓厥徒.鑿陷砭頑.昭銘以儆.勿踰其閑.

延慶良法師塔銘

天台之學.其說汪洋浩博.旁訓廣詁.多至萬言.學者讀其書.前迷後遺.究厥本旨.更席不能以終.良法師始疑之.謂由律以入.則心以攝持.由禪以入.則心以解脫.玄文妙旨.約以據要.事理昭晰.如瘖獲吐.如盲獲視.其爲書曰.十門指要約說三卷.指要餘論一卷.教觀宏立.門分戶列.貫穿出入.莫窮其際.師以諸部辭其義例.條焉不紊.示焉指掌.其爲書曰.教觀撮要四卷.三千別說.則其師覺法師之言具在.舉世尙同.因省立異.良非苟於言也.師名善良.字子直.號月溪.族姓朱氏.定海縣人.始祝髮淨居.習律湖心.游杭之大雄.師頑空覺大師.空聞不二門所屬三諦三千.其旨意與空合.覺大師言辯簡峻.師入其室.嘗俾守講席.後游淨慈.訪禮禪師.以古德語叩辯.禪語解息.眩晃.意師泥名相.爲可惑.師徐曰.三觀之旨.不外乎是.禮謝曰.其歸振汝宗.集慶寺成.朝命選主席.班從者亦皆精良.晦法師主上竺.任可否.師預是選.講大涅槃經.聽者雲集.師懸辯提機.暢理得.然卒師頑空.上竺不能強也.主禪惠、擇陽、報國、藥師、治平.戶屨日接.別爲堂以處.籌燈星列.咸曰是宜繼四明矣.歲既久.卒以與論.主延慶.至元二十六年.寺延燬.茇舍草創.講論彌不懈.大德元年九月某日入寂.僧臘六十.年七十有九.奉遺骨歸于祖關.構居還南湖.幼歲游起信堂.華僧誦聲接几席.取其書讀之.茫不能解.泰寓婁先生說曰.取子直約說讀之.斯解矣.後來南湖.觀其容和以莊.其說坦以明.始悟曰.先生語不虛矣.發三十有一年.弟子允恭來請曰.公深知吾師.吾敎有行業.碑敢以請.乃不得辭.銘曰.

天台之宗.明性合理.錄續有別.繫機口耳.以言斷道.言爲有止.若舟在川.莫不有涘.若蓬繫風.去莫以趾.支離演文.積沓纏縷.迷途其夷.珠探濁水.至篇以求.允究厥旨.聚不滿握.還納步跬.解其桎梏.一貫其指.南湖之庭.歷屐繼擬.振麾一言.聞者竦起.遺書具存.毋敢蠹毀.昭哉是銘.千祀勿圮.

空山雷道士墓誌銘

孔子曰.文勝質則史.班固亦曰.道家者流.出於史官.豈其然乎.老子爲周藏室史.酌古今治亂.成五千言.致用以準易.較其治.良不誣也.噫.爲老氏者.其知此與.河圖洛書.聖人則之.易、書、詩經緯也.微言既湮.傳注門戶.各立自勝.易與書迄不能竝.士方斷斷然不可參錯.進老子之說焉.得力而勝.諸士患無恆心.遇不遇命耳.曠百世而相感者.吾得一人焉.曰雷齊賢.始予讀其書.會知其所以言.病乎世莫知其涯也.齊賢所爲書.櫽括切至.激厲奮發.不蹈世俗繩墨.合神以窮變.盡變以翼道.中言廣指.其於力誠至矣.今知齊賢者.不若是.則齊賢之意.將終無以自表.齊賢於書.無所不讀.悉資以爲是書者.其道然也.道散於九流百家.同歸而殊途.唯老子最近.然則易老誠相表裏邪.嗚呼.齊賢之志.予深知之矣.齊賢著書曰.易圖筮通變義.老子本義.莊子旨義.所爲詩文二十卷.和陶詩三卷.齊賢名思齊.家世臨川人.幼棄家.居烏石觀.晚講授廣信山中.終也.復歸烏石.治其塋而先表焉.表曰.空山雷道士之墓.卒時年七十有二.番陽吳成季.廣信弟子也.嘗曰.空山先生承絕學於叢裂.繕刻志意.卻甘茹苦.光景變幻.皆縣隱不道.飛伏控操.愈眩愈遠.道無有矣.今遺書具在.匪吾徒私彰確者.如是則行若熱猶其羸也.陳郡袁桷以是銘.銘曰.

入而不出.神不可以物.通而不塞.用不能以憊.齊軸御輪.其行彌蹤.無適不宜.曷問其津.生以道爲樞.死

以天爲徒。有隆岑山。泉流舒舒。嫣爾後人。抑華食實。弗績弗雕。我銘是質。

戴道士墓誌銘

予讀桃源記。私竊以爲寓。肥遯有道於世者之說云耳。後讀地志。則沅南地今號爲桃源者。不與王化通。安食水土。無君臣守令之程節。於徵需乎何有。嗣後地益闢。桃源遂爲壯縣。溪峒增爲十州。今烏能辨桃源也哉。或曰州有桃源宮。累聖錫復。山水清淑。其人惇厚而且信。使能居之。寧非桃源乎。戴君道安和甫其人歟。和甫成童。髫家爲道士。性疏曠。無畦町。其師王君文卿器之。俾遨遊。見開府大宗師于崇眞宮。隨其委令。風雪承給不少替。請於人也。事弗就弗止。而人不以煩避之。處於衆也。率退以自持。衆先矣。而君亦跂焉以及之。故亦受制爲龍瑞宮提點。奉香于武當桃源。性不喜臧否。遇酒嗒然以忘。然不復失事。故職教者屬任器。世人以記短長。逐日影爲能事。君不能且鄙恥較其得失。是眞無懷葛盧之民矣。豈唯桃源民哉。往歸其宮。攜酒邀父老遊白馬洞天。洞近長碩山。酒酣。援筆述觀語曰。吾死必葬是。延祐七年遊京師。明年改元至治正月某日。微疾以逝。年若干。斥其囊貲。不能以斂。遺言以弟子李禮謙領宮事。和甫在崇眞。度弟子天台徐信初。厚禮翰林待制虞君伯生。俾教之。伯生與予皆故家。兒後進傲睨。不復與語。獨信初給事無惰。聞論文獻道德。書惕悚不自胃。信初果能爲請銘。君斯無憾矣。某月某日葬是山。銘曰。

乘方剡觚。雖旴以趨。何誕之日。多樸莫能扶。踏彼沅溪。中季截圖。其德弗雕。其人尤符。持觴養和。奚憾之甿。命也不尤。卒爲天徒。

通眞觀徐君墓誌銘

開府玄教大宗師張公留孫。以玄道贊理。陟降帝庭。踰四十年。其承次授受。同流一源。間有支別。故其弟子相傳。多至六七十人。以文辭議論達國體者。爲之嗣教。其餘彬彬行能。清整英發。林立輩出。或激昂自楮。則俾之挈綱振維。往來京師山林間。重其名教。若是者寧不備矣。夫開府弟子之最長者曰徐君。余官翰林十有六年。未始識之。延祐四年。開府年七十。始來上京。閉戶不復出戶限。邂逅予庭中。若相避然者。集賢大學士李公某傳詔醮崇眞宮。益避跡隱奧中。集賢語開府曰。聞高弟在是。願接顏色可乎。強之見。揖以退。復辭其師曰。弟子歸山中不來矣。願師自重。至治元年。專价走京師。作訣別語。衆咸疑焉。未幾訃至。櫟陽以夏五月癸巳化于仙源宮。得年八十有二。於是嗣師冀人吳全節。率其弟子。爲位以哭。皆不勝其哀。且以狀求余銘。維徐故士族。祖某。父某。君名懋昭。字德明。饒餘干州人。饒爲衣冠藪。郡。宋端明湯文清公。丞相江文忠公。善衡鑒。幼獲接識之。由是棄仕籍爲老氏學。以其道游江淮間。于時煒燁邁譽。百里士舍不相接。獨調飲草茹。以善勸勵。俾崇信其法。後皆化之。開府公入覲朝。留侍二歲。即歸。且誓曰。釋老以募衆集施爲能事。叩門嚅囁。抑默笑且取誚。吾不能若是。嘗益貶損焉。積數十年。作仙源觀。久之復作神翁觀。佳木奇卉。編緝藝治。山林墟畝陂塘之利益充。然衍裕卒能遂其初言。歲儲以餘食餓者。不足則損直以售。禹衣布幘十數年。始一易。見者服之。老氏之學。力本自治。退足無欲。其言辭以彰。不知者以虛無釋之。邈不相涉矣。夫不丐於外。則必愼於內。宮室蔬蔌絲麻丹漆之物。叢集備御之節。酬酢進退之儀。

人之生不能以缺也。今而曰吾無求焉。將何以取具。世以役鬼神。飄服食爲道。吾不能知之。不惑於衆。則害於民者寡。考其自治。則於吾道合。清淨寡強。昔之時君嘗師之。則凡剃髹者誠得矣。夫何疑焉。余嘗侍開府公。言語絕臧否。嗇而謙。默而簡。退與嗣師游。彌綸損益。將以行其道。是非家庭之教。績業聚素能若是乎。盛矣哉。大德六年。制授主常州路通眞觀。皇慶元年。制加保和通妙崇正眞人。二觀亦以璽書尉鎮焉。以是年某月日葬某山。開府再傳。曰李立本、陳義高。義高明朗通豁。器行瓌特。盼梓文沖正明教眞人。皆丕世。今以次傳者。曰余以誠、何思榮、吳全節、孫益謙、李奕芳、毛穎遠、夏文泳、薛廷鳳、陳日新。餘若干人。將葬。開府惻然曰。吾弟子蚤從吾游。其亡也。不宜以薄。乃命奕芳歸治葬。銘曰。

林林生民。厥初一原。帝覇纂分。兵刑日嚴。維玄元君。治道不繁。節約寡求。罔有僭貪。榮觀超居。導迎泰和。絕色屏味。日用不頗。後侈怪奇。風揮電訶。造舟構臺。百靈逕訛。赫赫大倫。胥企淸淨。玄風悟寂。守貞自正。溫溫開府。不夸不佞。于帝左右。淵默無競。在師承之。儉以繼之。泯泯自晦。卒克興之。道合古初。乾莫我病。銘昭眞宅。是式是瞪。

陸道士墓誌銘

道家者流。以淸靜無名爲本。時王以其宜於治國。靡然宗之。傳世益薄。長生之說侈。卒茫昧不復講。今世所傳。唯法藥與術。藥術又鄙棄不用。而法僅傳。謂其宜於水旱疾病。通得而用之也。余行天下。與方外士游。率不得一二。蓋其傳受訛缺。浮靡恣蕩。攝思握神。罔不知所以。而其誅役禁禍。按圖以求。叱咤瞬息欲

通靈於睟。鑾不可得也。噫。其教者是。而爲其學者。又皆不自植立。可哀也矣。余居近東嶽行祠。有陸氏者。掌其祠有年矣。其四世孫曰顯眞。幼歲識之。儀觀秀整。淵乎抱道之器。與之語。愼重不伐。悒悒然欲求其師未能也。日尊所聞。抄綴翁儀樓楚公諸孫坦好黃老。能以參考損益編簡。往受其說。遂爲弟子。後聞天台桐柏山有靈寶法。福聖觀道士曹君爲正傳。往師之。又聞維揚潘師得白眞人上章法。遠游以受。然不自表襮。處羣衆。翕簡默。丹經篆書。暑胼孤燼之術。悉究詣旨要。晚得末疾。疾漸革。呼其弟子陸宗玄、張崇生。語授受本末。且曰。我死。必得袁內翰誌文以信後。是死爲不朽。當葬我於先母之墓側。墓在翔鳳鄉白石紫虛觀右。紫虛樓君所建。實譏其事。曾大父斌。大父景文。考斗瑞。生宋開慶元年。歿時年六十有七。實泰定二年七月某日也。葬以某月某日。其弟貴和實來請銘。哀其志。嘉其勤。而卒不逢。非命也歟。銘曰。

遐奇制氣。超鴻濛。約束萬神。驅靈風。物無疵癘。玄感功。祕圖靈篇。昭華宗。後生棄暴。廿首聾。嗟哉紫虛。蹇忡忡。餘江越嶺。寰一逢。死生晝夜。在反終。不但其化。輪旋空。恍兮步虛。出雲中。有鶴之鶴。來城東。

清容居士集卷第三十二

行狀

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趙公行狀

曾祖伯洙宋朝請大夫知南外宗正事贈金紫光祿大夫

祖師雍宋朝議大夫直寶章閣

考希𢕟宋宣教郎史館校勘

公諱與𤋮.字晦叔.宋燕懿王德昭九世孫.高祖子英.宗正少卿.避地南徙.紹興間爲台州黃巖丞.家于縣之西橋.至其子孫.遺育蕃衍.故今號西橋趙氏.宗正有孫師淵.字幾道.官至太常丞.爲朱文公高弟.文公述通鑑綱目.條分例舉.略齊斐[illegible].迄于成書.皆太常所定.其言理學蘊奧.心受耳屬.精析該邃.非若語錄所傳.剽聽謬妄.東南後進.咸尊太常與黃榦氏並.於公爲伯祖.公少美儀觀.音吐清徹.讀經史大義.必本家訓.弱冠以易入宗學.登咸淳辛未進士第.用積舍法.教授鄂州.鄂爲楚上流.歲備武不懈.公視邊將甄弛.而咸淳士大夫率恥言邊事.乃寓諸生而問曰.文武之用.不可偏廢.韓范二公.不以言武而失文.曾彬、狄青.不以清談而喪武.文事武備.豫然後立.時未幾王師絕江.守以城獻.公自念爲宋國族.鄂先內附.兵勢若破竹.不可支.而歸道已斷絕.不得返.遂上書丞相巴延松年案書作伯顏公言宋權臣賈某柄國十有五年.

晉咸同主.棄背信好.事一至爾.今得冀如藩臣.歲奉貢幣.願綏師以行成焉.書未報.而錢塘已下.實至元十三年也.公知南北已混.復上書丐歸田里.會大臣有薦公狀貌.告于世祖皇帝.十四年.遣使上驛來京師.幅巾深衣.見於上京.天子清問溫渥.首詢其老幼及江上事.首尾其對.復如上書所言.特命給廩饟.以俟用.明年.奏言江南郡縣戶口繁夥.當以簡易治.近歲有司急切興利.殊失安輯新定之意.臣生長江南.悉習利害.因條類爲十六事以進.大較以擇守令、釋征斂、厚風俗、爲急.而末復以存活趙宗爲請.十六年.入翰林爲待制.陞直學士.復兼集賢.又三年.遷侍講學士.預纂實錄.加太中大夫.於是侍講十四年矣.累疏乞致事歸里.雖未得旨.而不入翰林者幾二年.久之.拜翰林學士.自鄂之來京師.凡二十有七載.由里居而之鄂也.適三十年.每恨乖隔愈久.冀一得請.以終老丘壠.常忽忽不樂.秋風脩檻.懷悲故鄉.擁衾隱秩.聲出金石.非復以宦達爲可戀惜.而志迄不遂.抱疾朞歲.以卒.大德七年正月二十有二日也.年六十有二.積官至嘉議大夫.公之爲侍講也.言江以南括責贓聚.皆大臣與其黨類.私植貨累鉅萬.願覓今年田租.以綏赤子.宋世陵寢毀掘.及移徙故宗室大姓.皆非初詔本旨.乞正其私擅之罪.天子以爲然.又言乃者庚寅歲.大霧四起.越翼日癸巳.夜地震.地爲臣道.臣強則震.至正月甲辰.西城老虎就擒.虎於象爲兌.爲金.其著尤異.咎在姦臣擅權.今已執咎.而寬斷未果.願亟正天誅.以應變異.上意若微忤.而終不以罪.由是居家待罪.閱三月.大司徒公自上京俾燕.只乎學士論以復職.後平章政事博果密松年案書作不忽木復爲公奏.逋負歲積.不能自發.上曰.待非指偺格松年案書作桑哥爲虎者.宜令有司計逋以償.歲別給帛粟.餘勿爲例.人益知世祖皇帝神武沈斷.非眞忤公.公天性疎達.與人交.緩急高下.盡力傾引.弗避.不爲刻峭自高.亦不復計得失成就.故始爭趨慕.而間輒掉去.訖無毫髮恨意.傾觴裘著.費盡即止.危坐清論.一不以辭容缺乏.廢其雅道.歲時奠薦.雖甚匱窘.猶罄絜盡力.如舊禮.自宗正四世而下.皆請于朝而復其役.族屬男女.以及鄉里之俘虜而北來者.悉贖以歸.凡十一人.有張生貨粟西關.一日過之.張死已數月矣.亟歸.視藥券.盡酬所負.其家人不知也.遂具以告而歸之.一士人伺公錫賜時.譌言當買田宅宿閣.計資與之.歲久不至.後亦不問.其受欺類如此.同列有侮公爲方拙.暨死之日.朝野咸曰.善士已矣.各賻奠哭弔.終其斂事.而同列亦悔昔日所侮爲可愧.往右丞許公仲平.篤意道德性命之學.奮自修厲.以文公四書爲標準.達官高胄.皆俛首承訓不敢怠.公時至京師.首言力行致知.近世率清噱自高.言行若枘鑿不相入.非儒先本旨.許公深然之.至觀其平居處身待人.抑卑蓰實.許公雖死.而昔時門人親聞其言者.皆以爲伊洛源委.惟趙公爲眞似.益以知太常之學爲可信.至公爲有傳矣.有詩文若干卷.類聚藏于家.初娶舒氏.御史中丞寶之五世孫.未踰年而卒.斂篋中裝.歸其婦翁.不聚.今夫人史氏.奉直大夫知連州一之之女.生三男子.長孟寶.以公居朝廷久.特官爲承事郎同知瑞安州事.孟賛.溫州蒙古學教授.孟貫.以廕入官.孟寶等欲求銘當世有道.以信于後.俾桷有述.謹具歷官行事如右.謹狀.大德七年七月日.從表姪具官袁桷狀.

推誠保德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追封薊國公謚忠哲梁公行狀

公諱德珪．字伯溫．姓梁氏．大興路良鄉人．八世祖德成．遼末．以勇力善貨雄鄉里．生子吉．不仕．吉子伯溫．金皇統進士．官通議大夫．同知河南府事．遂贈吉安定郡伯．郡伯孫枚．枚子陟．明昌進士．官中奉大夫．同知南京路都轉運司事．亦贈其父安定郡侯．郡侯有別墅．金世諸名士日觴詠從之游．中奉髫年．能以詞章相周旋．咸器偉之．晚歲直節善政．深自樹立．值金亡．終老於里．生衞．爲金承奉班祗候．祗候生守信．終隆興都轉運鹽使．轉運生國禎．終內藏庫提點．是生公．後以公爲左丞．時朝廷特號中奉曰通憲先生．轉運、贈榮祿大夫定國公．諡忠毅．提點、贈榮祿大夫安定郡公．諡僖敏．公幼歲．給事昭睿順聖皇后宮中．奇其器骨．俾熟國語．通奏對．年十一．太府長官愛之．帥其弟德瓚同見世祖．命相者閱二兒．相者曰．後當貴．帝頷之．遂使從東平忠獻王安圖（松年案作安童）習憲令儀注．十四年．即襲父職．至元十六年．升中書左司員外郎．二十三年．遷右司郎中．踰年．復左司．二十六年．進太中大夫總管大都等路打捕府．仍領左司．是歲．復右司．二十八年．參議尚書省事．復遷中書．二十九年．世祖特旨拜參知政事．成宗即位．陞中書左丞．大德二年．拜平章政事．公未弱冠．即官宮省．歷三十年．錢穀出入．高下若指諸掌．四方奏請．率面授中書掾．言某事當如律．某當如先帝某年所行．極邊宗王急驛調發．卒無所從．具同列拱手不能語．公徐言軍用有故實．從索非故事．不可行．執筆儲劑．遇考故籍．無少訛誤．戊子歲．地震北京．世祖問今歲刑部所報囚徒何頗多．公對曰．因非犯刑罪．特以徵索羅織．無所從納．故悉爲囚．在獄中．上大感悟．乃悉赦天下逋負．京師供給繁夥．歷奏請復之．漕運根本江南．浚治諸湖堤．不宜使富民侵塞．以殺水勢．議自公始．選部資歷吏．不敢後先．一時以事功自期者．公亦與一二執政議越常格．俾自效．方大德初元．成宗恭儉守成．一繩祖武．公亦以朝政自任．年穀豐熟．四境事謐．廟堂大臣相戒以清淨爲治．凡尚書言利害．斂口不敢發．自是希進者皆避匿後議．相持既深．朋聚比遣．秉事聞發．浸淫於疑似之際．會上不豫．遂出公湖廣安置．踰年．上疾稍瘳．非一二幸臣急召公還都．遂乘驛朝于上京．上問卿從何來．公環視嗚咽．不敢對．上賜酒饌．命歸省其母．諭以將再用．至九月．詔復入中書．時公已得上氣疾．與家人言．向嘗遠謫．今得再覲上明白．母字相完聚．即死且不恨．何敢復有希進意．遂卻藥危坐．謝事．某日星殞西南．有光流室中．是夕薨．年四十有六．葬于宛平之樊村．妻安氏．今封薊國夫人．柔靜能家．子一人．某．女三．長適納速剌會丞．次適伯達某路都提舉．幼適某同知宣徽院．今上改元．詔錄勳舊．贈公推誠保德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追封薊國公．諡忠哲．而公祖父亦復追命爲國公．母夫人完顏氏．公能承侍盡道．待二弟曲致恩意．對賓客謙不失禮．自以先蹀躡世科．尤重儒士．詢考安定別墅．爲圖表章．一時縉紳咸賦詠．追美其事．侍帝左右．率偵候意．獎拔士類．至於決事占奏．慨款不讓．而恐簡慍稱上意．死雖十餘年．朝廷至今猶稱道之．前翰林脩撰知高郵府張某次公遺事．命桷潤．將求鴻藻以表墓道．桷與張侯書同在翰林．見一時行事．張侯以親嫌爲辭．公之弟德瓚．今爲都總管．昔爲慶元判官．時桷居鄉里．得聆公言行．遂不敢以卑野爲辭．然舊聞中原故老嘗言梁斗南文采風度．有陶靖節晚歲志意．後進爭慕企．久知乃通憲先生也．先生言行在人口不絕．方命將亡時．士族解散．斷盡．暨獲平定．推原高曾名字．於荒碑野冢之際．皆缺軼

無所考．獨梁公八世官簿．歷歷可據．德源深長．通憲守儒之效著矣．至若公行事在史冊者．不敢有私姝．次其出處大致．使銘述者有考焉．延祐三年九月某日．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袁桷狀．

翰林承旨王公請諡事狀

公諱構．字肯堂．世居雝州．家譜云．與中書令同系．八世祖某．宋世爲司農卿．守鄆．因家焉．故今爲東平人．曾祖某．金進士．奉訓大夫．滄州無棣令．祖某．以公貴．贈正奉大夫太常大卿．考某．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公幼歲肄業郡學．試詞賦入等．杜先生仁傑深器之．賈文正公居貞．一見．館以教其子．載與來京師．時太保劉文正公、王文康公、王文忠公．持薦士權．即辟爲權國史院編修官．丞相史公、耶律公在政府．聽公上事言論．接以賓禮．耶律公復戒其子以兄禮事焉．至元十一年．授將仕郎．命爲翼于時集議時政．必使公預會裁酌之．十二年．丞相巴延（松年案作伯顏）出師諭江南．公實草詔．是歲渡江．世祖命翰林直學士李槃與公偕行．俾蒐擇儒藝之士．明年春．次杭州．公見董壽公某曰．故宋圖籍禮器具在．宜收其秘書省天章閣翰林太常考集目錄．宋史異日必脩纂．遂悉載歸于朝．十四年．充應奉翰林文字．公辭曰．少嘗受學于李先生謙．今先生猶教授東平．實不敢先．遂以其官召李．明年始受之．十六年．歷脩撰．凡制誥撰述文康公必以命公．丞相齊魯國公和爾果斯（松年案舊作和禮霍孫下同）領翰林．闢司徒府．授府司直．世祖詔大臣議追藏可焚棄者．公與議完敕之．十九年．丞相阿哈瑪特（松年案舊作阿合馬）敗．齊公入相．議選舉吏定法．皆公手定．遂授吏部郎中．未幾改禮部．後復吏部．而翰林制誥猶諉公參詳焉．二十二年．遷太常少卿．上方定宗廟脩禮樂．而公書從故宋所藏遺者．皆得補缺．二十四年．出爲江北淮東道提刑按察副使．御史大夫率公陛辭．上賜酒慰遣．蠹蠹憲民．淮民猶能言其事．二十七年．除治書侍御史．故相僧格（松年案舊作桑哥下同）嫉公．命與故平章魯公博果密（松年案舊作不忽木）檢責燕南逋負．公先馳驛會計簿領．迄無所迎合．謂魯公曰．公近臣．某復在言路．相若苛責．嘗受罪．不以累公也．未幾僧格伏罪．二十八年．調選江西．二十九年．改翰林侍講學士．三十一年．世祖升遐．成宗嗣位．分院上都．制誥多公改定．徽仁裕聖皇太后知之．特賜楮幣七千五百．復命撰世祖祔廟盤冊．擢司徒以導禮．大德改元．纂脩世祖實錄．陞翰林學士．二年．參議中書省事．右丞相引見于柳林．上問昔從何人．丞相奏是和爾果斯宜屬．興儒者．昔奉旨參用儒生．今故用之．時上初即位．勵精文治．年穀屢熟．海內熙洽．公從容二相間．以薦士安靜爲急務．後數年來．執政希合生事．將檢括增羨．首以其策行東南．公卒不肯附．稱疾納祿．幾一年．七年．朝廷更政．獨公無所累．歸里．九年．授濟南總管．禮法自持．嚴而不苛．凡爲民害者悉除去．丞相答剌罕見公所申牘．咸從之．十一年．太師淇陽王等奏．俾乘驛造朝．拜翰林學士承旨．復脩兩朝實錄．特命贈公二代．公言臣本儒家．遭逢四朝．先世皆潛德里士．大國美諡．懼無以稱．以臣所居官授之．誠以爲過．今舉臣封諡下太常．必由翰林議官品．臣首躐越．將無以服衆．今上時爲皇太子．嘗詢翰林老成．必首姚燧、王構．手以酒賜之．是歲幹鑑祖宗．公譔太祖睿宗皇后諡冊．賜楮幣萬緡．正月．譔皇后冊文．攝侍中讀冊．至大二年．以疾薨．公在朝廷踰四十年．凡累朝憲章損益．能悉舉源委．翰林述作．自爲編脩時已預譔先賢文懿．尊酒敍論．咸有據依．欲稍爲臺閣儀聞．而事

莫逐.崇拔後進.雖未識面.汲汲稱許不絕口.性剛直.有不善.必面責之.有文集三十卷.藏于家.子士熙.今爲翰林待制.竊惟聖朝褒錄臣下.見於令典.謹摭其居官行事.請於太史.上於太常.至若居家雜儀.治民遺事.悉弗敢文.第延祐三年九月日.門生翰林待制承務郞兼國史院編修官袁桷上.

李司徒行述 代作

嗚呼.我先公之亡.銓時年十有二.遺言懿範.誠不盡知.雖知之亦不能盡詳.少鞠于趙氏外家.外大父諱某.爲南京同知.先夫人嘗泣語銓曰.汝父沈靜寡言笑.篤志嗜古.卓然遵聖賢言行爲矩範.強之仕.弗肯仕.凝塵敗席.家事纖密弗顧.疾革.猶執卷瞭然若有思.容約彌甚.間嘗曰.我幼孤.長兄楓菴都事.教我撫我.緊汝舅之訓.汝舅生三子.長都事君從革.次總判君從謙.余叙爲季.生兵革中.我先君每誨吾兄曰.家世朔州.罹亂離.朝夕習騎射.今逸宇寧謐.諸兒宜守儒顯親.毋剜木走爲也.都事受其言.朝夕以詔二弟.俾從學于九山李先生徵.吾誼顧不仕.非其道不可也.銓幼不能必其成.後其語諸.又曰.大父之墓在朔州.地遠不能至.考其事.則有紫陽楊先生之誌在.戒其毋忘焉.不幸某歲卒.年四十有一.葬于南城柳村之原.先公既卒.家益困.太夫人挈于外家.化治紡績.率貧以教.銓稍長.漸自感勵.有以其名聞于世祖皇帝.詔習儒業.入國子學.師許文正公焉.後直省闕三年.出爲彰德鐵冶提舉.又十年.同知歸德府事.始得致養于母夫人.元貞元年.過汴梁.將歸京師.不幸夫人卒於汴.卒時年五十有八.奉柩歸葬于柳村.相其地水齧洳.不可旁祔.乃卜於西山金河口田峪之南.得合葬焉.冬十有一月某日也.元貞元年.爲翰林待制.又三年.轉廣平等處鐵冶提舉.改工部員外郞.承檄視屯田雁門.雁門地近朔州.銓思念吾大父葬朔州.在鄱陽灰河西一里.今六十年.權葬不可攷.有楊先生其誌在.雖無能知.吾以誠求.事卒使無知哉.冀日驗誌.徵旁近.卒無有.哭走于野.有老叟年八十餘.乃來曰.李府君葬時.吾嘗治春鍤于灰河.今西一里

隴然者.其墓也.銓泣且拜.得封崇以禴焉.楊先生之誌曰.李君大父諱彥宏.由彥爲名者十八人.自彥而別爲玉者.二十六人.其諱玘者.銓大父也.我先考.大父之幼子也.都事有子曰某.總判君無後.銓由是奉都事而下.皆合葬于西山.而灰河之墓.始樹楊先生之碑.推大父龔後之德.遭時隆平.非若昔時之永隔.歲時省墓.則力猶可至也.楊先生之誌.又曰.大父爲山西西路課稅時.耳目所逮.纖悉必陳於長官.有以榷麴牟利.即峻拒絕後患.或言郡縣始安輯.宜用重典使不犯.輒面折陳白.非忠厚恤民本旨.先公之誌.翰林承旨王先生構則曰.拱璧騏馬.流俗所恃嫁者.先公無是心也.銓無所肖似.自工部改授朝列大夫揚州路同知.尋擢爲監察御史.四年.少中大夫河北河南道肅政副使.五年.移淮東.未幾.嘉議大夫常州路總管.不六月.召爲參議中書省事.又六月.除禮部尚書.復五月.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改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治書侍御史.今上皇帝推賚存歿.於是得贈大父資善大夫司農卿上護軍.追封冀國公.諡莊順.祖妣王氏.冀國夫人.考.榮祿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冀國公.諡端敏.妣趙氏.冀國夫人.嗚呼.銓無所肖似.承藉先德.先夫人之訓.歷歷在耳.顧因朝廷光顯之寵.求文鉅公.表於墓道.俾李氏子孫.後有攷.謹再拜敘其事于右.端敏公諱從叡.銓今爲翰林侍講學士.娶孫氏.封冀郡夫人.合三房孫凡幾人.

長某.延祐四年九月日.男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李銓狀.

資德大夫大都留守領少府監事兼武衛親軍都指揮使知大都屯田事贈推忠贊治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澤國公謚忠宣鄭公行狀

本貫澤州陽城縣澤陽鄉屯城里年四十七

曾祖球不仕

祖皐故忠昌軍節度使

父鼎故鎭國上將軍湖北道宣慰使贈銀青榮祿大夫中書右丞謚忠毅

公諱制宜.字扶威.澤州陽城縣人.大父節度.當金危亡時.以智略傑然.衛捍里社.興屯田陂池之利.年不厖用.是生忠毅公.提天師.勤光蜀.絕襄漢.奇勳冠勇.功次表焯.胥謂始著.公.忠毅公之嫡子也.方勝衣時.忠毅擢見于世祖皇帝.特視倖之.命從大臣習給事儀.忠毅遇寇死難.世祖震悼.乃即授金符.襲平陽太原之軍.而戍鄂焉.公盛年受殊數.益矜護自重.控伏將士.帖首無撓犯.湖廣行中書治鄂.戎帥寅馬進退承教令.縮遲不自給.獨公爭器重傾下.鄂守缺長.執政俾攝治.日坐決文武兩府.郡益以理.凡數歲.訖不除.鄂長官.十九年.詔治樓船.有事於島夷.江滸地不足居船官.城南有何家洲.洲爽廣.多居民.中書行令遷洲居仆徹墉瓦.聲洶撼.白日交走.號泣道上.公行相旁近地.爽洲無異.即趣還其居.洲民爭持牢醴拱謝.公揮手曰.安民.吾職也.何謝焉.鄂多火災.連晝夜交作.或言城中隱姦利.羅疑似者.急治火可止.公言咎在火政不明.火未絕而復誣構.彼何生爲.遂率軍士申令.約立渠巷.候火所未至.通徹其道.火是日乃止.有盜私立部號.伏近郊.日暮剽劫.負擔者訛言將入城.索之不得.見數男子從城外來.促數異.廳命縛之.省責人曰.得無以疑詿誤.將出之.明日過城東門.見一少年乘白馬行.且色動.公呼曰.汝賊也.汝親良

人也.何作賊.不迷言.當訊汝.少年叩首吐實.復信宿.日所捕亦同款.一郡大驚.二十三年.徵入侍中.明年.從駕北征.願前敵效擊.上曰.鄭制宜死.唯一子在.宜勿使擊.復請戰.乃命從太師以行.師還.詔侍臙殿中.加懷遠大將軍.樞密院判官.春駕如上京.院留毋行.公曰.年少宜服勞.願以偕行.上愛而勿許.二十八年.超拜湖廣省參知政事.是時鄂大臣集括斂爲奇功.上怒.籍其家.公入辭.上曰.而父死賊難.賞不及于汝.今有姦臣貲財.儻挐留貯于鄂者.宜擇精善自取.公對言.某臣家入皆贓穢.不可詰受之.雖無汙.然跡其由來.事無汙乎.上益奇之.鄂爲僑治.土俗厚薄.悉周知其隱.蘇枯勦彊.翕然至和.上知其能.賜中金五千兩.閒歲.其口奏.臣向留鄂治兵.臣母知臣年未更事.乞臣侍陛下宿衛.今不以卑鄙.預外政府.朝夕思念.不勝任.敢昧死以請.復徵爲內臺侍御史.安西地歲牧馬.牧人利曠遠.率併入旁近世業民.數訴理.求地持帆不下.命公乘急傳治其事.驗地得三十萬頃.考籍于官.餘悉歸于民.三十一年.拜行樞密院副使.院治衡州.公統軍入衛.下令不得入廬舍.督部擇便地.定非寇.食罷畢發.至葬整列就次.道遇雨.率言宜止頓.含休憩.公立雨指麾.說一一.卒無敢宿民居.道旁市井人雜語.不知爲官軍也.湖南地介江廣.賊負險.煽昭賀.聯絡廬陵諸郡邑.大軍至.即守固不復出.歲一捕寇.率害善地.寇伺去.復嘯集如故.公至.相隱寥.雜

耕守戍.據其出沒.明語歸降者.釋弗殺.逐殲其酋長.茶賊譚計龍.匿兵器.有異志.立捕得之.其弟昇官以疑事.公趣輸于軍.卒正其罪.成宗皇帝改元.復別置副使一人.與公同治.公謂官從常員.先置者當罷.入授大都留守.領少府監.未幾.兼武衛親軍都指揮使.知大都屯田.始進階資德大夫.公幼熟內府營繕工巧供給祠祭之劇.能通遽緩急.終歲事集無曠敗.至大宴席.刀匕榜羿.必命公董領.以重其事.大德七年.地震太原.平陽.公承命往視.且言河東罹鉅創.聖天子出粟帑以賑濟之.設一不及.是負明詔.死罪萬萬何可逭.乃躬入里巷.傷殘羸餒.悉疏錄以給.有市官利征商.詭言某地少災.不宜費官廩.征法宜如昔無所指.公怒曰.幸災困民.民何罪.且汝計征入何補縣官.入言于上.復其地三年.公天性慈厚.上宴大明殿.獨侍立不惰.命之飲.再拜辭.上察其意.賜酒二壺.使歸飲于家.事母蘇氏至孝.特封潞國太夫人以寵之.錫賚無虛歲.復加賜海青.俾入禁囿.尤號爲異數.大德十年二月五日.以疾薨.年四十有七.其葬在某縣某鄉.自公少時.已知自貴.乞名於王文忠公.王見而器之.遂定其名字.忠毅.以死事顯.故公殫欲以忠孝勉.獎通敏有持守.其居鄂十年.善政蘊著.至今父老言.鄭公眞清士.非他人比.至守官靖正.不以喜怒害事.謙抑自晦.中朝士大夫.則曰.鄭公眞吉士也.配可烈眞氏.丞相孛羅公之女.子鈞.今爲懷遠大將軍武衛親軍都指揮使.至大更元.特贈推忠贊治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澤國公.復下太常.定諡曰忠宣.謹其歷官行事.爲纂碩次.得以取擇.謹狀.

榮祿大夫大司徒特封饒國公吳公行述

本貫、饒州安仁縣、開興鄉、壽樂里、

公諱克己.字群甫.維吳氏.遠有令緒.泰伯以至德讓國.逃于吳.周受殷命.大封同姓.而泰伯鼎系.因食采吳地.子爵不絕.周既衰.吳越楚爭王.吳爲越所偪.子孫散處江湖間.因以國氏.夫差六世孫芮.爲秦番令.有德于番.號番君.漢次芮功.封長沙.而廟食番.世不絕.宗族蕃衍.凡占籍番者.悉祖之.安仁吳.世儒家.宋淳熙間.有從朱文公講學曰某.皆其譜諜.公之曾祖岳.祖夢旂.養濟樂幽丘園.晏如也.父鑑.服儒業.言行矩範閭里.是否能持平.善論俾率初.後皆尊信之.勉書教子.誨之曰.學非以干祿.遇不遇命也.故公受其訓而行之.幼靜默.寡嗜好.遠生養和.非仁義之言不言.其居家也.斥絕富愷.躬行以導之.不逮者.微語以警之.其處于鄉也.肅然如有容.暴者化之以慈.有爲不善者.輒自勵曰.得無吳公知吾所爲乎.幼督之以學.壯獎之以仕.稍有能譽之.其成就也.怡色若己得.年登耆耋.賓客造戶無倦.愉酒至愈莊.夜分猶危坐.治纖悉.人皆曰吳公.有子全節.爲玄教嗣師.總攝江淮荊襄道教.崇文弘道玄德眞人.其好實.其持身.常念若不及.緊家教所致.推公之德.觀其子則猶可企也.延祐六年五月.玄德眞人上京.俯以待罪.集賢偕行.公薨以五月丙辰.訃至.玄德晝夜哭不絕泣.且曰.全節不天.疾驅以歸.願述先公之行以塞其哀.桷謝曰.遠德敘行.宜在門人.佐吏敢辭.則又曰.猶子善.辱與子游.其何辭.謹按玄德眞人幼慕老子道.年二十.從大宗師開府張公入朝.奉祠宮闈.歲告歸省.成宗皇帝憫許之.大德八年.公與夫人壽七十.上賜公上尊.加帛.俾乘傳以歸.大德十一年.特拜翰林學士中順大夫.至大三年.武宗皇帝隆孝治.恩賚中外臣子.

由是超拜榮祿大夫司徒饒國公.配舒氏饒國夫人.而公考亦追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善大夫饒國公.諡文靖.妣陳氏饒國夫人.玄德奉制書以歸.延祐元年.公壽八十.天子遣成宗錫賜如故事.延祐四年.復降璽書.復其家.命守臣王都中表鄉曰榮祿.里曰具慶.玄德築公所居堂曰晚香.曰天爵.翰林侍讀學士元公明善記之矣.曰齊老.則因宋孝宗所書扁以徵其實.曰樵隱.公所居自號.以寓其沖澹之意焉.公壽八十有五.將以某月某日葬于鄉之山田原.子四人.長詢.次誠.蚤卒.次玄德眞人.次全義.女若干人.孫男若干人.善、集賢脩譔.崇剛才致.孫女若干人.曾孫男女若干人.始善來京師從游.嘗出大父手書.誠善制酒力纂述.勿偈玩以自棄.又誠其叔父持敬存誠.爲應天事神之本.日承君師.毋以我耄爲辭.幸來棄昭代.書惕然深念.曷報稱.數數道途.非所盟.假我死何憾也.水蹇於山.屈曲演迤.遇順而始達.非偶然也.蓄深用舊.累遠登振.於吳氏有考.世胄顯覆.抑其所發者.誠過耶.嗚呼.吾於是見之矣.桷也辱再世之游.耳受目屬.向爲史官.錫命享禮之禮.嚴詳於記.註惇史.純孝贊皇風.闡鴻藻.有自來矣.繇不克讓.奉于太史.俾有致焉.延祐六年七月日.具官袁桷述.

清容居士集卷第三十三

表誌

西山阡表

嗚呼.我大父殿州.宋寶祐五年丁巳六月七日庚寅卽世.年六十有七.後六十有七年.是爲皇元至治三年.歲在癸亥.聖天子推恩文武.錫命有秩.不肖孫桷.以從臣.遂得贈中順大夫.上騎都尉.會稽郡伯.大母令人王氏.會稽郡君.是歲五月.丞相忠獻王.薦于英宗.超拜侍講學士.泰定元年.又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會稽郡侯.郡君加會稽郡夫人.嗚呼.桷生七日而母史夫人卒.先考慶州府君曰.汝外祖敷文轉運公.諱贊之.淳祐十一年辛亥歲秋八月.病且革.嚴州詢疾.候所命.于時汝母年六歲.余年七歲.郎指曰.吾女以中外表.願奉公幼子.大父謝且立曰.幼子獲爲越忠定王孫壻.它日生孫.寧負吾兩門哉.桷濱受其語以識.擾攘亂時.尋開道東.于時越公賓客子孫.宦途著仕.而大父遁從成在.嘗語曰.越公爲京尹十有一年.搢括懾伏.抑強振惠.緊汝大父密以贊.外若韋布.使世不知有子弟名字.其居越公喪.盡喪禮.喪除.廬于墓.不入城府者三年.匪惟鄉人言之.外州士大夫能言之.退考于家乘.曰.初補承務郎.監無爲縣、襄安鎭、知建寧府浦城縣丞.越公久侍從.歷政府.而執政子求外仕.令不許.故再任祐神觀.紹定四年.越公解機政.始得授江南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端平二年.以侍養請于朝.優許之.充沿海制置司

機宜文字，淳祐七年，通判嘉興，兼尚書省提領田事所檢閱，乃曰、吾得以仕矣，治府事無留難，囹圄以空，悉以越公尹京法治之，郡守謝不能，提領戶部財用史宅之，悉括諸司田，阿媚奉上，具籍百餘萬，用戶部印入御府，而以副帙置三省，始儼然曰，吾不可復治，乞歸，三年，授江陰軍，力辭以疾，後戶部果督責浙西諸州盧籍，守臣爭納告丐罷，言諸司田皆朝廷舊籍，欲入盧籍，則宜蠲舊籍，未幾，宅之死，始悔罷，而副帙在三省者，國亡，散落民間，言利大臣深信之，卒為東南害，十一年，知嚴州，寶祐二年，提舉台州崇道觀，積官至中散大夫，鄞縣開國子，先處州登朝，贈中奉大夫，再以登極恩，贈中大夫，維我大父諱範，嚴密，居家治具畢舉，區別工技，悉精其能，堂奧危坐，無笑色，聚書至數萬卷，圖畫鼎彝，鑒裁得源委，而先處州遵奉誠令，教子晝夜不廢，桷得以譾薄文藝，敘升翰苑，幾二十年，再為集賢直學士，今復超進為翰林侍講學士，夙昔期望，於遺言見之，今葬在桃源之西山，王氏夫人合葬焉，大父諱似道，字子淵，曾祖諱皋，累贈太保，妣楊氏，越國夫人，楊氏，魯國夫人，祖諱昇，累贈太師衛國公，妣楊氏，齊國夫人，考諱韶，少傅，同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大學士，累贈太師越國公，妣陳氏，周國夫人，配王氏，平江府吳江縣，癯庵先生份之四世孫，蘇養直、向伯恭、張安國、朱元晦、諸賢賦詩于其家園，有詩集十卷，行於世，長子諱洪，奉議郎，淮西制置司機宜文字，入皇元，改授承務郎，賓州同知，娶史氏，孫四，曰，楝、楳、棣、桭，孫女十，曾孫五，彥、毅、亨、端、辛，孫女一，先處州諱洪，朝列大夫，同知處州路總管府事，贈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護軍，會稽郡公，娶史氏，楊氏，並追封會稽郡夫人，子桷，為嫡長孫，女三，曾孫二，瓘、瓘，女四人，四世孫男曦、曄，女德秀，袁為鄞聞姓，晉政府由越公始，至于大父，承緒展世，不赫赫以求高，命所居堂曰拙逸，曰得閒，殆見其雅志，將以俟于後矣，夫德厚者報深，恃報自佚，必不能以顯，郡公事兄若父，讓爵避財，鄉黨至今能言，惴慄四十年，而教子督切，則曰，我大父之訓，我不敢私，今雖未底于成，詩書之澤，殆能以自白，歲月逾邁，交友故吏，淪落幾盡，隧碑有缺，懼於無傳，是則有罪，矧以不腆之文，行于南北，庸述祖德，刻于墓道，俾子孫有考，泰定元年歲次甲子□月□日，孫具官桷表，

先大夫行述

先大夫諱洪，字季源，姓袁氏，袁為明州著姓，州陞爲慶元，宋仁宗朝，詔外郡得籍開封，舉進士，嘉祐初，為開封舉首者，諱轂，後通判杭州，蘇文忠公時為郡太守，日論文史，典處州以終，贈光祿大夫，其宗諱轂，亦占籍開封，試進士，歷官至祥符縣丞，因家焉，為公六世祖，五世祖諱謂，贈少保，高祖諱皋，贈太保，靖康難作，隨青州兵復歸里，積善好施，年八十餘，預言死期，別親黨，沐浴端坐以逝，曾祖諱昇，為明州助教，贈太師衛國公，樹德力卑讓，鄉里尊信，郡有不軌大獄，命公攝治，即其家搜驗，得偽署籍姓名一千餘人，皆六縣大家，不以送官，立焚之，異行遺事，世多所傳錄，妣楊氏，封太恭人，贈齊國夫人，祖諱韶，幼學于族父正獻公，燮登淳熙丁未第，嘉泰禁道學，自趙忠定以下，皆入黨，正獻公坐廢，越公為吳江丞，得罪蘇師旦，俱家居避禍，嘉定改元，褒敘趙忠定公、朱文公，於是相次被召，先後為侍從，搢紳榮之，尹臨安十年，神明愷悌，自辛棄疾、楊王休、馬大同、丘崈以後，推公次之，為同知樞密院事，以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奉

化郡開國公，致仕，贈太師越國公，妣陳氏，吉國太夫人，贈周國夫人，考諱似道，中散大夫，知嚴州，總轄事物，能通達，損益，然不樂仕進，守次江陰，將行，乞祠祿以歸，理宗異之，贈中大夫，妣王氏，恭人，贈令人，公嚴州次子，七歲，能諷誦詩書左氏，通大義，以越公遺表恩奏，補承務郎，年十七，試吏部，銓鑑鎮江府大軍庫，明年，道臨安，馬光祖以樞密為京尹，上書往見之，馬公喜謂曰，是故袁越公孫耶，光祖治京師，皆先公條教，今官位適相同，然貴家諸郎，多不達文墨，是書果子所作，當留以自近，公謝不敏，遂改辟監桃源酒庫，檄入帥幕，時馬公號嚴敏，客多畏避不敢進，率秉燭決諸曹事，命四客坐四隅，禁私語，夜分，間以成案俾閱先後是否，一日，擇卷牘繁冗者以試公，公疏其要領，言是事曲直微有隱，某官所擬徽兩端，馬公大喜，日以不決事委處分，將俾徽旁邑逋負，公謝曰，初入官而以括責稱，懼失先公遺訓，馬公謝之，禮部尚書李公伯玉、薦可治劇邑，中書舍人劉公震孫、薦可理煩縣，馬公去國，改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轉運使胡太初，刻峭善伺時相意旨，公不樂之，請告歸里，胡亟怒，以條陳檄還司，署曰，不即來，當議劾，公起視事，或答之，乃慰曰，太初先子，先樞密門下士，知子能官，固若是，後潛說友為轉運，檄督寧國緡十六萬足，公婉謝曰，嘉熙以來，江東稅絹，皆虛負實籍，寧國尤甚，莫若悉蠲虛名，止取歲定至今年逋，且昔時嘗以不能謝馬公矣，說友擢鎮數廣，亟命他吏，然卒不能辦，為禮部貢院封彌官，甫出院，度宗忽降手札諭賈某曰，舒津、太學名士袁洪、嘉定名臣孫，宜與陞擢差遣，舒同里人，賈疑有內援，遂除舒太常博士，公為太社令，就職兩月，謁門下省論，而舒亦以他事去，賈相嘗曰，浙東唯溫處士可任事，四明士不宜用，于時高公衡孫、趙公汝楳、以戶部侍郎，汪之林、以汀州，陸合、以軍器少監，章士元、以太常少卿，趙孟傳、以贛州，合執政官至守倅，凡六十餘人，皆家居，月為一集，約討論先哲言行，不得議時事，由是公益得紬繹文獻，深受重自晦，絕不通京師音問，賈相悉偵知之，乃命主管華州雲臺觀，咸淳壬申，通判建康府，公閱事敏決，老吏不敢詒，慮獄句容，有偽楮連坐二百餘人，悉出之，定議止誅其首，帥趙溍，貴驕不親庶務，僚屬上府謁不得入，率用紫袋取畫諾，公坐賓次，命吏白帥，今邊事益急，惡少年掠奪市上，將驕不習兵，非紫袋可奉行，帥聞，即延入閣，出遜語，且曰，將循視沿江諸屯壘，苟可安便者毋忌也，甲戌冬十有二月，帥行，郡中大驚，爭移徙出郭，而村落民與故侯聯絡者，復入城，有約白晝罷市，公詢屬亂者斬之，戒門者毋納村民，城中始安，夜多火災，有徼卒瞻對詳練，公私以白金，立署賊曹，一夕卒馳報，有賊約以二鼓縱火東門，劫門鑰以出，令賊俱在廟中治火具，公遣卒往伺，賊將出廟門，捕二人，有縕火在手，即斬以徇，諸將留城者，皆故侯部落，至是益驁傲，願習射求官賞，且曰，在昔唯陳招撫習騎射，今不能復見此等相公矣，翼日，將巡城，請公乘騎，吏擇馴馬以進，公命取將馬來，將異之，坐城上，召諸將曰，郡庫非制置使不敢用，若等求較射，吾當以私財定高下，語畢，入射，將挾矢前唶曰，願奉約束，然不敢先，公手弓，遂弦三發，皆中革，一入的，將謝不敢，公強之，終不能並，卒定其賞如初，諸將前曰，惜侍郎官晚，然事不可為，公嘿然，侍郎、蓋江淮間幕府通稱也，二月，帥調精銳居屯江城中，羸卒數百相偶語，有卒夜從江滸還，言趙制置已南遁，數日將解兵還，淮西總領黃伯恭，棄軍資，夜乘舟如通州入海，賈相師潰，歸揚州，諸將率故侯部落，將劫公出城，

公不得已，微服間道歸臨安，見太常丞吳浚，浚舊爲沿江參議，與公厚善，相對各泣下。公曰，國勢日蹙，諸將率聞風內叛。浚薦丞相陳宜中，將留用之，公願自劾待罪，急辭去。趙公孟傳尹臨安，奏爲浙西安撫使機宜文字，不拜。趙公制置慶元，復奏爲沿海制置司參議官，公時已陞階朝奉郎，亦不拜。乙亥，參臨安奉表降，謝太后詔諭東浙諸郡如命，戒毋徙以百姓汙鋒鏑。時入南軍道上虞餘姚，焚掠以行，聲言留屯慶元備禦。居無何，王師將壓境，公見趙制置，言南軍以具海舟，實無意留，旦夕必入城縱焚，嘗先攻甬東門，宜戒火政，分卒保東城，以全居民。未幾果縱火焚浮橋，劫江湖城，有備不得入，舟出定海以行。制置司改宣撫司，復署爲參議。人心危疑，旁郡邑相屯保未散，舊不快意於衣冠者，爭上變入譖參議官陳允平、袁與王姓讎，讎言新從福州航海來，見陳參議，爲書疏郡統，約以九月乘釁下慶元，當出兵以迎。又言禮部尙書高衡孫而下三十餘人，皆聯署勸進。時張元帥督師將征南，命招討使王世強衛捕鞫實，公儒服立庭，叱見王，辨陳參議與聯署書實亡有。招討故爲宋官，素知讎不爲虛言，王未應，有戎服長髯者將登階，見公亟下拜持抱曰，此吾袁侍郎。指王前曰，傳海舊爲建康嫁寨官，承宣使阮思聰與侍郎巡城，議列木柵，阮言城廣不可守，且木柵無所從得，傳海答曰，蔣山左右巨木可取，撤近郊居民屋，高下附益可立具，使果欲守良無難。阮故呂太尉姻，盛怒，將以軍律抗對殺海，袁侍郎悟旨，急叱海入獄，明日杖海而遣之。今不知侍郎何故立庭下，海願以身贖罪。王大驚，具賓禮以迎，且告元帥，帥引問之故。公言安反側，定新國，當絕告訐羅織。翼日元帥從軍容坐府，有告者復言奉化昌國某大家以故王爲名，一從台州黃巖來，

一從海上來，帥立叱去之，陳參議亦由是得脫。郡大疫，具善藥以施，死者給棺以殯，後戒以爲常行之。踰二十年，至元十五年，從趙公朝京師，覲世祖皇帝，天語命班秩宜高從行者一等，將授總管，以子幼辭，乃授朝列大夫同知邵武路總管府事，以疾不赴。至元二十年，授溫州路同知，疾作，復辭。公幼從王先生鑽學問，戒以躬行爲持身本，每授以言行編諸書，公守而行之。至是書陶靖節詩、顏氏家訓爲一編以寄意。至元丙戌歲，侍御史程公奉詔徵士，首寄聲邀公，公遜謝不敢當。大德二年，改授處州路同知，命下，而公已捐館，實是歲二月十有八日，享年五十有四。先大夫性孝友，事兄賓州如父，器物田宅，賓州所予者，猶辭不敢受。嚴州遺澤二，悉讓兄子。淡嗜好，自建康歸，卽獨處靖坐，嘗曰，綺穀聲色，非調身延年佳物，諸君何甚焉。賓客辭歲無虛日，客去復具膳以俟。不喜言人過，或甚不能自重者，猶覆護言無是事。急施與，家無長物，嫁娶喪葬有不能舉者，悉賑與之。愛博而內明，碩儒故官，旁邑外郡，俱館致教子弟，嘗言吾交游宜廣，況愛親仁，勿爲臧否可也。有客素依公，調官京師，願奉公文書以效勞，久之，客得官舉議答客，公以書謝之，君果有得，猶我之得。客出書示，議者乃止。善尺牘，琴弈諸藝皆過人，不自詫襮飾言，沽名激行，爲之良易，然不可欺於心。晚歲過郡士神祠，杖侍行，指謂曰，吾言出諸口，今得視神無愧。自丙子來，冠屨雜樸，抑負不自振，嘗闢釋防漸而扶植之，或利害不便，必正色廣論，絕其萌蘖乃止。歿之日，鄉里無貴賤老稚，皆驚惋不絕。葬在鄞縣桃源鄉慈溪奧之原。元配史氏，太師丞相忠定史越王浩之曾孫，祖彌堅，資政殿學士，贈太傅，謚忠宣，考賓之，朝議大夫，直敷文閣，荊湖轉運副使。再娶楊氏，世儒家，五世入太學，景

定壬戌太學進士太平州判官□□之女，以宋明堂恩，俱贈安人。男一，桷，史出。女三，長適丞相史莊肅公嵩之孫似伯，前將仕郎，次適工部尙書余天任孫昌期，前通仕郎，次適資政殿大學士史巖之孫益伯，前承務郎。孫男二，瓘、瑾。孫女四，長適同知餘姚州事趙孟賈，餘許嫁未行。痛惟先大夫言履歷歷在人口耳，蚤登膴仕，將大有爲，迄不得展究，尙義勇斷，施止於州里，而中年泊然退靜，莫有知其蘊者。不肖孤藐然嗣承，懼歲月之久，失於傳貽，將益負不孝，願託于立言大賢，以求信于後世，謹述歷官行事，辱賜之銘而傳焉。

先君子蚤承師友，晚困艱貞，習益之訓，傳於過庭，述師友淵源錄。

王鏞，濟南人，侍御史伯庠曾孫，出次舅始居鄞，敦厚寡言，幼師之，精理學，多錄言行教人，不喜矯飾，壬戌進士。

張卽之，參政孝伯子，孝祥從子，善爲頌語，乾道淳熙事，月日先後亡異，史官李心傳嘗賀之，喜校書，經史皆手定善本，嚴州奉祠，日相過從，有痼疾，語言滯澀，待僮僕亦然，書篋其名，書法之壞自張始，特加太中大夫，以壽終。

趙汝楳，善湘子，爲宰相壻，卑退自怡，精易象，有易敘叢書可傳，官至戶部侍郎，晚歲以理財進用，失士譽。

李伯玉，鄱陽人，爲右司，論事得罪，後爲禮部尙書，以政事可作劇邑，將入政府，卒。

馬光祖，婺州人，號吏師，改署佐其府，性過急，斷決無停滯，一時新進效之，鄉有馬元演，時爲仁和縣，晝學解決事五百，縣大治，改官奏舉，皆出馬公，後爲衢州，坐殺饑民，罷。

劉震孫，東平人，忠肅公玄孫，文靖公之子，魏文靖公之壻，爲喬丞相行簡掾屬，喬相與劉嘗言越公尹京政治，晚歲爲宗正少卿兼中書舍人，知爲譙孫，署判曰，嘉定名臣某有孫敏材，宜理劇縣。

胡太初，天台人，以清苦自檢，治處州，季鏞同，其父越公門下士，胡晚始自言，事見劉克莊所爲銘。

劉黻，永嘉人，左史出治慶元，于時奉祠山中，以居鄉清修，薦世號六士。

汪之林，里人，龍圖閣學士大猷族孫，爲諸王宮教授，守汀州，晚歲十年不通時相書，遠識樓宣獻公，言出處大致不可易，居同里巷，貧益甚，卒。

應文煒，奉化縣人，精史學，年六十始入太學，蚤游江淮，吳毅甫作相，兄淵守建康不去，應作書諷之，郎謝事。毅甫奇之，招入相府，不顧去，史嵩之罷相，猶子璟舞上書，或言應爲補，史相識所屬，掠治，應益怨然，卒得脫。癸酉歲，襄陽降，應言世事已去，先子官金陵，戒毋攜妻孥，凡所言得失悉中。

曹說，侍講粹中曾孫，父爲山陽佐，死難，幼絕棄妾，精易象數，論語、詩、春秋皆有解，多折衷傳說，歲一再至。易說爲里人所竊，今不傳，聞在松江儒家。

王先生應麟，兄弟中博學宏詞科，爲翰林學士、禮部尙書，咸淳詔冊辭命，皆先生所作，著書有春秋攷、逸詩攷、古易攷、通鑑義例攷、困學紀聞、玉海一百卷、文集一百卷，先子命桷受業門下十年。

胡三省，天台人，寶祐進士，賈相館之，釋通鑑三十年，兵難藁三失，乙酉歲，留袁氏塾，日手抄定註，己丑，寇

作。以書寇寄中得免。定註今在家。

吳浚。建昌人。喜論兵。爲建康參議。數淩侮郡將。賈相督師。舟泊龍灣。客謁不得入。吳大慟。賈奇之。後入爲王宮教授。碧遷起居舍人。嘗薦先子于陳丞相。入南起義兵。事不濟。議降。文丞相殺之。

戴表元。辛未進士。善論叢。失仕歸里。力從諸先生。能古文。爲金陵教授。時與之同官。家貧。衣食葬喪咸賴之。後留塾中。有榆林集五十卷。

黃震。慈溪縣人。以清介聞。賈相知之。守撫州。兼本路提點刑獄。迄不能合。坐論去。性不喜鄉里。獨作書。以所爲日抄一編寄警。

陳蒙。鄞縣人。國子司業肯之子。善筆札。治獄多探奇。嘗疑之。後爲淮西總領。以浪用公帑貶。建昌。晚守溫州。夜別先子。行發詭誕。子孫散亡不可攷。

安劉。汴人。居鄞之小溪。以詩義冠多士。善清言。三歷秘丞郎官。素爲賈相客。安以科目自持。卒不得顯用。

程鉅夫。名文海。鄂州人。今居建昌。善鑒裁。爲侍御史時。奉詔徵江南遺逸。首薦先子。以疾辭。所薦士皆知名。多至大官。今爲翰林學士承旨。

謝昌元。資州人。淳祐甲辰別院第一。守封州。提舉廣東常平。幼歲見劉文節公光祖。能道蜀士大夫言行可傳錄。言蜀中亡事甚慘。僑居于鄞。入朝爲禮部尚書。

青陽夢炎。西蜀人。使李璮。善機辯。賈相愛之。爲荊湖提點刑獄。仕元朝爲吏部尚書。多智。

留夢炎。三衢人。事見國史。晚爲翰林承旨。焚香擇吉日。薦先子于御史中丞翰林修撰汪漢卿與楠官翰林時言之。

趙與黑。黃巖人。篤實無城府。睦姻族。與先子俱爲史堉官京師。歲一遣問。官至翰林學士。卒。

盛夫、金華人。邃經學。多本項安世氏。丞相王爚薦爲太學博士。後通判慶元。

梅應發。廣德人。與叔祖履道同補太學。爲慶元教授。習詞科。卒不成。官至太府卿。喜抄書。先世書皆傳寫。

舒岳祥。台州寧海人。七歲能作古文。弱冠謁吳子良吏部。大奇之。吳學于陳耆卿舍人。舍人學于葉適正則。以師道自任。好譏侮。晚歲詩益工。官慶元時。與之游。從作書傳楠往事之。

劉莊孫。學于舒。能文詞。深沈善精思。家貧無書。傳五經。能默與先儒合。病廢卒。

樓𥌋。宣獻公族孫。精曆法。言宋司天氣朔益疏。當改章法不可用。末之信。後授時曆頒。言始驗。館于賓州伯父家四十年。日布算。疑多財。著貧老卒。

應發孫。參知政事𢎥之子。父爲翰林學士時。能代父書命。後秘其父書不出。好傳。以發死。

史蒙卿。乙丑進士。推程文。默誦五經。其學喜奇說。禮部尚書王公多傳授之。卒以奇不合于王公。

陳定孫。參知政事卓之孫。爲軍器監丞。家居四十年。歲奉祭祀必哭泣。年八十餘乃終。

余尚賓。官至太府寺丞。賈相入朝不得調。孝友誠實。鄉里交賓之。

謝翺。南劍人。僑圃志瑞州人。俱能古文。尚嚴簡。氣鬱不自舒。困死。

周密。湖州人。與陳厚、韓翼甫、李義山。咸淳初爲遷司同僚。俱有吏才。約貴日以字稱。禁近俗名號。陳能文。端明存之弟。韓安陽裔孫。善持守。李萊邁名吏舊朋之孫。皆暴卒。周中丞秘曾孫。晚歲以鑒賞游諸公。微失雅道。

葛慶龍。南康人。寓居四明僧舍。精唐律詩。酒酣能飛筆爲數百言。然棄不復錄。有什一集。極精警。游越卒。

先夫人行述

嗚呼。楠始生之七日。已不孝罹觸。于先夫人音容永隔。無所容罪。每侍先大夫。嘗語曰。汝生之年歲大熱。丙寅爲火。協于支干。臨安居民繁滋。坐地沃水。猶喘息不得止。茵席器案如執焦。汝母體素弱。一夕暴泄。輒不可藥。日光已離。猶視汝在褓中。復慨然曰。楠來前。念至是。曷時可忘耶。楠泣而記之。又曰。大父嚴州與汝外大父敷文公最相好。伏臘治具悉相似。商權品目。議論好惡。無一不脗合。汝祖母王令人。史太師甥孫。故於敷文通姻好益密。淳祐辛亥八月。敷文病痹下。嚴州日問疾。敷文力疾言。吾有二兒二女。皆未姻。願以群女嫁公幼子。吾時年七歲。汝母年六歲。是月嚴州治幣問名。閱七月。敷文捐館。嚴州歿時往敷文家。撫汝母。候笄期。以主我中饋。又無祿。嚴州倒世。景定辛酉歸于我。史氏號大門。伯父賓州嚴峻。汝母屈意。朝夕承候。無替惰。分至大祭。盛服俟廟門。陳器薦牲饌。低首偃立。終日不少動。性絜靜。無華飾。從母廣國夫人。爲昭化軍節度使謝公埜配。貴家競侈異。獨無纖粟枝效。每一詣親黨。歸悉脫去飾。嚮嘗言數兒嬰孩。必益加訓敕。庶無爲父母羞。余年少時。習騎射。必正色切劘。或從廳屏偵伺所與交。有凡近者。卽掩被就睡。明日徐曰。先丞相家無此客。先夫人、少母張夫人所出。張夫人生二女。長適謝公。先夫人既卒。謝公日迎張夫人。張夫人不肯去。泣曰。吾一外孫。曷忍去。卒撫字見楠有室。張夫人言外祖敷文方死時。汝母坐牀下。泣不置。勸之食不食。終日坐殯次不離。服除。一詣廡母房。至嫁日始再詣別之。家人莫有識其顏面者。楠既長。舅氏軍器監丞柳州某言。忠定越王、淳熙中、召赴德壽慶壽班。孝宗曲宴。問曰。太傅幼子今何姻。忠定謝不敢。孝宗曰。吾爲太傅成之。是時崇憲靖王伯圭女方笄。卽封新安郡主。以嫁忠宣。是生敷文。敷文長外家。出宰武康縣。縣滿始歸里。敷文言吾祖暨外祖皆眞太師。汝曹當議擇婚對。今甥已克堪問學。慎毋忘外家。敷文嘗言。而母幼靜簡。當有成。竟迄不享年。幸子在。猶能慰吾意。夫人諱棣卿。字景華。以宋明堂恩。追封安人。謹按史氏譜。有舉八行者。諱詔。贈太師冀國公。爲五世祖。曾大父諱浩。舊學相孝宗。純誠厚德。歷三公。以太師保寧軍節度使魏國公致仕。追封越王。諡忠定。妣貝氏。封齊魏國夫人。伯祖諱彌遠。相寧宗、理宗。太師中書令。祖考諱彌堅。資政殿學士光祿大夫奉化郡開國公致仕。贈太傅。壯歲尹臨安。帥湖南。多異政。中令爲相。歷年滋多。太傅不復肯仕。家居十餘年。端平改元。諡忠宣。妣趙氏。新安郡主。封衞國夫人。考諱賓之。朝議大夫直敷文閣荊湖北路轉運副使。少事丘文定公崈。以政事稱。六爲郡太守。贈通奉大夫。妣王氏。恭人。丞相忠定魯公淮之孫。妣葉氏。恭人。俱贈碩人。丙寅歲冬十一月葬于鄞縣通遠鄉建奧之原。卒時年二十有一。後三十有三年。先處州不祿。懼體魄之不寧。遂別葬于桃源鄉慈溪奧之原。先處州諱洪。朝列大夫同知處州路總管府事。曾祖諱昇。贈太師衞國公。祖諱詔。同知

樞密院事。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奉化郡公。致仕。贈太師。越國公。父諱似道。朝議大夫。知嚴州。贈中大夫。男一人。桷。女二人。長適丞相莊肅史公嵩之孫似伯。前將仕郎。次適工部尚書余天任孫昌期。前通仕郎。先大父晚得女一人。適資政殿大學士史巖之孫益伯。前承務郎。孫男二。瓘、璲。孫女四。長適同知餘姚州事趙孟貫。餘許嫁未行。私念桷孤苦不自振擢。援厥有生。與先夫人違棄之日俱積。今寧木已拱。過庭之訓。儼無以貽子孫。敢求偉於文詞鉅而銘之。庶得以永考而有傳焉。

亡妻鄭氏事狀

亡妻諱某。姓鄭氏。鄭爲明州令族。世家于鄞。始自元祐舉進士。至宣和時。其孫入辟雍。有諱某者。當孝宗時。爲郎曹。守平江。寖著。至太師尚書令忠定魏郡王諱淸之。以舊學相理宗。官薄益盛。故君之七世祖至高祖。皆贈太師魯國公。魯公長子某。國學進士。贈中大夫。妣邊氏。封太碩人。魯公配臧夫人。素嚴。忠定之生。夫人將不舉。邊氏亟詣姑取保乳之。長歸于其姑。後碩人生子諱某。與忠定同登嘉定丁丑進士第。邊碩人卒。忠定爲之服衰以報。其子亦官至中大夫。祕書監。寶謨閣待制以終。於君爲祖。贈正奉大夫。妣汪氏。封太碩人。待制生子諱某。朝請大夫。直祕閣。主管建昌軍僊都觀。於君爲考。妣汪氏。封宜人。淳祐中。忠定以師臣再相。年益高。祕閣入閤承侍。裨贊可否。務總約體要。機杪不以類。于時賈相帥京湖。數彊皇軍旅。邀國用。朝廷抑不下。賈相恨。議由公出。辛亥歲。丞相薨。庚申。賈入相。由是積二十有三年不復出仕。先處州由太社令奉祠里居。祕閣公多能言臺閣舊事。數往還。是時祕閣新喪子。無他嗣。庚午歲。乃得君。客至。嘗抱立左右。錦襁珠鬘。注目不聽去。處州戲曰。他日願以爲子婦。祕閣欣然若有屬。癸酉歲。處州通判建康府。將之官。宜人與祕閣餞飲于中堂。共指桷曰。誠宜爲吾壻。是歲。祕閣與宜人俱捐館。居第在城東門外。乙亥。兵難作。先處州以其遺言。謀于其宗長。始歸于我。于時袁宗猶完。飛先廟祭祀。婦姻林立。能卑順盡禮。朔望承問無缺。息事桷外祖母張夫人。甘柔涼燠。調適以宜。張夫人嚴整。語相家內儀。和珍組繡。皆精巧有度。君能耳受目悟而敬成之。張夫人病革。視藥膳。連月不入寢處。嘗曰。新婦不獲事先姑。得事夫人斯可矣。性靜厚。寡言笑。遇事不輒發。而是否瞭然不能易。故處親黨無閒言。處州幼撫如己女。君偵顏色。承事幾二十年。絕纖粟忤意。己丑。城中災。遺物散燬。先處州以乇事往吳杭間。意忽忽不樂。間治鵠具。能使如平盛時。祕閣所後予不自振。君深憂之。竊從招提。命所子。歲時以祀其先。大德戊戌歲正月。君產女。病案弱。桷主史舘。婣于杭。二月十日丁卯。亟歸。視之則已不及矣。大禍仍構。又八日而我先處州亦捐館舍。噫。念昔少時。私欲奮勵學問以自振植。先處州愛之。乃悉總攬酬酢。俾不以亂其心。不幸志昏能薄。一無所成立。四女二男。皆君所出。紉箴訓飭。復能相其夫。使有所不知。及今一十有七年。從宦京師。藐然孤身。若忘其家。缺內佐之助。龐淆總錯。日益加多。而學益以落。文誠不能以表君之志。敢求於故家之友人精於盲詞者。誌而銘之。君葬在鄞縣桃源鄉。潘奧之原。男瓘。次璲。女一。嫁餘姚州同知趙孟貫。餘許嫁未行。桷今爲翰林待制。是爲先樞密太師越公諱韶之第四曾孫。先嚴州中大夫諱似道之嫡孫。先處州朝列大夫諱洪之孤子也。

外祖母張氏墓誌

外祖母張氏。諱致和。湖州德淸人。嘉定六年七月生。父某。事趙崇憲。靖王父子。再世部樂伎。年七歲。通音律。桷曾外祖母新安郡主。歸崇王家。見而愛之。載以歸。俾事外祖。敷文轉運史公。稍長。爲侍姬。戶室靡密。總覈合繩墨。外祖性嚴急。絜長覆短。使不有忤意。籯篋甲乙。隨旨論立陳于前。如是踰三十年。生二女。長和政郡夫人。嫁太尉昭化軍節度使謝塈。次即先妣會稽郡夫人。歸于我先考諱洪。朝列大夫處州路同知總管府事。二女皆嫁宰輔家。于時謝以后族貴顯。先處州官臨安。常卑讓疏之。外祖母雖久居相門。見謝壻侈靡踰限。制心不樂。而多留處州。以靜恬自怡。咸淳二年丙寅夏六月。會稽夫人實生桷。甫七日。淘下遽卒。又未幾。先處州病大熱垂死。咸言不利於母。將及父。謝公願取己育之。處州在病。搖手不許。外祖母排斥詬詈戶之。遂日訓飭調適。且祝曰。兒宜爲史氏外翁自重。八年。謝公死。泣曰。吾悶審若是。吾盡力撫袁氏外孫。他何之訖。見桷娶婦生女。至元二十四年二月□□日卒。年七十有五。葬于先夫人墓左近。十武。幼通書算。善心計。處州事有未及。始諷之。終以蜜事敷文者言之。晚歲病瞽。纚纚言外家事。曰。汝外曾祖太傅忠宣公。居東湖滄洲十有四年。不復仕。作書諫兄忠獻辭相位。不報。歲賜生日器幣。辭一再始受。後數年不復受。鄭忠定丞相。忠宣公塾師也。敷文受學焉。其舊第前爲舊學。壽皇書。後爲授經。鄭相嘗。皆有深旨。又曰。若樂慎勿蓄。今世公卿女樂。皆俚野不足聽。惟太傅壻趙崇王悉祖樂舊。景祐譜調八十四。穿心相通。嘗曰。譜與易合。吾不知易何圖可合。汝識之。又曰。丁抗製與大住小住爲喉舌綱領。法曲散序。忠宣刪正之。曲有均猶韻也。纍纍貫珠。韻不絕也。聲有盡。拍以度。非句斷也。于時周待制邦彥孫璟。於太傅爲中外表。太師越忠定王嘗命譜淸眞詞。手筆具在。今付汝。雖不解。愼勿墜也。舊以恩賜紅霞帔。再封孺人。記曰。庶母不祀於孫。而復曰。祔于庶祖姑。古不墓祭。昔之大賢嘗慊然矣。今夫禮緣於情而義以制者。懼後之昵於私者之過也。先王營丘壟之大小。無貴賤。愼其始。不幸有沮洳崩齧之患焉。其修之也必有道。是則於吾外祖母非有過者矣。以孤兒傳處州考其所自。曰外祖母保鞠之恩重。桷二子瓘、璲。將竦然以加厚外祖母。有田若干。足以治墳壟。奉春秋。刻于碑陰。懼瓘、璲之子若孫滅其情義。必曰禮有所不載。遂具昔之訓撫行事。立石于墓。俾勿墜。某年某月某日。外孫具官袁桷謹誌。

清容居士集卷第三十四

傳

徐師顏傳

徐君諱師顏字子愚遠祖天聖間由太末徙新定故所居里以氏得名曰徐閈君始生時遺出並蒂父母器之稍長讀經史心徹意領年十七授室君白大人當令兒從師外方乃游三衢習進士業入宋太學程試甲乙表流聲性倜儻急難歲饑日具釜鬻滿庭廡値父喪慨曰世俗飯僧爲冥福吾當活饑者以報親是歲就食者幾萬人太守楊湖南書以勵旁邑至元十四年詔用兵入南俘虜日繫馬尾疲弱棄道上春大疫饑民旁午君出粟募民舁輸扶瘞可齎食者親撫視以活遇一女子扶曳奄然氣微屬問之曰吾三衢儒家女命載以歸稍長俾爲士人妻客方遂可館于君死已飭斂具其子辭不能行即指某地葬焉復嫁其孤女事繼母至孝一日妻治紉澣出微語君聞之自責不居內者幾月母言亡是叱妻具釁服拜堂下始復初外氏族黨嘗貿用歲久君焚券母前願奉田以償其承順率類此始爲信州教授首言于郡復儒役七百人署所居曰道悅以奉母會母思歸即解去湖簡缺提舉官集賢章舉之辭曰母在不宜遠游受湖州乃歸秩滿視資常入縣佐君言昔爲太學諸生中繩墨始得郡博士博士古官何縣佐爲復授太平路教授所至必先新學宮嚴饋廪安定胡先生墓浮屠氏將夷圮之君力復而致祀焉在太平時治丁

閻王祥諸嗣藐於仁孝殆天性待諸生穆如也晚得末疾卒時年七十有四曾祖某祖某子男九人淑先卒醜爲族弟仲龍後長革爲長興州教授鈞處州路教授鑑晉華復未仕女二方丙子時游騎入人居大索二女爭死之孫男二十人女三曾孫男女三人所著有上饒集吳興集姑孰集北游錄凡十卷大理卿陵陽牟公序其詩曰事親若徐積詩亦似之其子革留京師將歸泣言于袁桷曰先人力詩書仕不充其德道行又泯沒弗表見革等何以自樹將乞銘于翰林學士廣平程公以表墓子爲之傳藏于家其可乎乃弗敢辭

贊曰周官以鄉三物教萬民任恤之道戰國而降挾持以干冀幾於離矣若徐君者不矜翕以近名禮以爲防恬然孝謹彌老益安子孫滿門殆猶有耕旨哉

蕭御史家傳

公諱泰登字則平姓蕭氏遠祖由唐末遷長沙占籍廬陵太和縣代有吉士曾祖諱逢辰官至中大夫嘗開慶間以安撫使副守鄉郡兵至卒急蠡議撤近郊民居爲清野大夫持議不下城守兵去里人德之晚城築宅一區立田八百畝聚其族以教淳德衍裕生德安府觀察支使諱安中稱其先猷蚤歲以亡德安生中順大夫瓊州安撫副使諱元永玉雪矜謹倜儻自榮是生則平方幼時頭角嶄異九歲入鄉校治論語義斷筆精警稍長忽自悟儒以道得名事物險易當品節中理齷齪瑣瑣無益也弱冠試吏調永豐丞永豐多盜區跡巢穴傳之丞以治稱入京師授湖南儒學副提舉振直士氣使治靡窳者不敢撓部使者徐琰奇之言可爲御史府屬會徐爲中丞薦方言遂僉廣東道提刑按察司事廣東介絕嶺海幽篁深水釐撥縱恣郡吏私表裏聲言猶不可治白日剽劫子女財物公贈遺良吏清謹者皆避讓郡縣多版授官姦宄馴積莫問使者循行擇善地坐歲月即去至則躬履所部勤治與瘼相根蒂及積貪濫者八十七人皆能之誠始興貢銀之乍疏其可宜行于臺者凡二十便事廣東民由是知朝廷有犯贓律焉初至廣時諜言猺寇入境亦欲以是嘗試一坐大驚徐曰督盜守令職署舍在是卒有警我輩何自即上馬出境軍將爭率兵以進猺乃遁是歲至元二十八年天子下議羣臣言按察官靡爛不任職更名曰肅政廉訪司遂以舊職解後新使者及御史咸言蕭按察治事纔二百日所論按皆引直當法不宜以舊官因罷牘備上御史大夫禹牒曰須選用元貞改元成宗即位罷兵安南釋陪臣陶子奇歸命李衎爲禮部侍郎奉詔往使之遂拜兵部郎中介其事明年二月入安南世子遣僞署官曰太尉迎詔至首不至地因問何得僞僞太尉曰國世子未至不敢先以黃蓋二皁衣數十人清路入館世子跣足率從吏百餘人至館門前問聖天子起居御立曰主上新即大位二使者辱入敝境道里勞遠秋毫無所取誠切感抃敢昧死願聞明詔大意侍郎曰郎中郎中前曰昔乃先王先諸國款附朝廷錄舊功將錫寵于汝小邦汝曷敢不祗畏畏克敬乃不墜厥命或少縱自恣天憲速罰弗敢逭宜肅恭盡事世子錯愕唯唯越三日備仗率僚輿奉朝服數十人導詔從鄉道中行入其宮世子後從二使者授詔世子拜伏讀詔興稽顙曰小臣不自意獲寵大如是復命再拜遂定慰賀皇帝皇太后皇后表賤貢物儀注成禮乃還道由思明時思明帥言石

西州、藏州皆本朝地。爲安南所侵。幾二百里。彼詭言山溪疊阮盎。出沒不相就。盧文歲往來無益。至永平寨。寨故宋戍兵。遞道言、實安南部領侵據。不得耕耨。回首語陶子奇。山溪疊賊所竊。奚號令不可止。今已目覩。當語而世子。子奇不能對。至是復命歸地。譬吏上下顧客。遂言吾非以侵疆來。石西地不足輕重。啟奉辭致討。汝何以自洗。各屏息一口。盡歸侵地。故右丞相太傅公時治湖廣省。聞復地。甚喜之。爲啟賓以勞。凡安南所贈遺。悉返之。明年。遷連州。又明年。改爲江西儒學提舉。儒者用廢已久。新舊持短長科舉律令。交排䟡不中節。至則擇知名士禮致之。導誘後生。斟酌可能行者爲繩準。省檄慮囚。有巡官及富民殺人。誘僮奴以財。俾自誣伏。獄屢問無異詞。徐跡處所及所持刃亡有。獨引囚曰。若是汝當死。咸歎實得出。會詔使按問諸道守令治狀。使回。丞相問官吏孰廉。使以儒學官薦。泰登對。四年。僉嶺南廣西道廉訪司事。海南都元帥色徽脊。（松年案書作薛闍干）聲駭震海上。多所爲姦利不法。立具章劾。有詔籍治抵罪。嚴殺餘罪七人。焚掠村墟二十四。奪私沒奴婢六百七十五。雜畜三千六百五十五。湖郴州出妖民。詿誤者百三十七。凡謫吏二百一十。罷黜吏四十一。六年。進奉直大夫江南行臺監察御史。分守江浙行省。會歲大饑。吳流民扶曳滿道。巳定議出官粟。守法吏言非朝旨不得擅。語曰。民命在旦夕。後有詰責。己捐貲以償。何害爲。行省吏牘積棲叢雜。首尾衡絡。搖手莫敢問。時已得疾。呼掾史詰難。覩罪輕重悉坐之。又別爲副書筆其事。使後毋有出入。舞吏大驚。是歲八月。疾漸革。趣治棺斂。手書屬其子。語侍疾者。勿宜受贈賻。遂登舟。不復言。卒時年三十有八。歸葬于其鄉螺螄門外。配楊氏。繼彭氏。子男三。文孫。憲孫。昇孫。女三。大夫天性明爽。閱具獄。率不爲吏蔽。探情傳意。多所出活。非由假恩貸以自異。重然諾。容采精絢。遂宦大人。皆傾耳與論事。或言大剛必折。徐正色曰。今世士無有剛。果折何憂也。長子文孫。靜專自修。留京師。授翰林學士程公銘。俾爲家傳。念與公同年生。相後一月。齋薄不自振。然職在太史。筆削傳信。惟謹。乃弗辭。

贊曰。大江以南。號多公卿。比數十年。闃爲無聞者。何邪。官御史府。斬斬五六人。或以激毀。或以模擬。獨爾公精謹自持。正靜益明。物莫能逃。守儒知通。據法不阿。使卷錯天下。三年可成也。年不衍。用名益以昌。何恨焉。

史母程氏傳

嗚呼。余嘗得三卯錄讀之。蜀禍之慘。誠忍言也。夫朱彝孫之死而復生也。蜀民就死。率五十人爲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積其屍。至暮。疑不死。復刺之。彝孫屍積于下。暮刺者偶不及。屍血淋漓入彝孫口。夜半始蘇。匍匐入林薄。匿屯所。後出蜀爲樞密使。嘗祖視人。未嘗不泣下。贊綜樞成都。錄城中骸骨一百四十萬。城外者不計。嗚呼。推是考蓋可悲也。獨眉州史氏。由唐吏部侍郎儼從僖宗幸蜀。因家焉。其先墓在青神。將二十世。宋世號名族。其出蜀也。今雖居湖州一房。讀其遺事。益悲之。史母程夫人。蘇文忠公之母之族也。夫人將攜其家下峽江。以橐金屬屬之。兵暴至。伏林莽。與鄰嫗謀曰。輸金果可生。吾兒無貲。不復能出蜀。史宗誠無噍類矣。縱得生。旦夕兵復至。亦決死。均死。死以全史兒。誠不恨。嫗兒身死。爲吾出腰中金。告兒使速走。須臾兵果執母。謝以實亡金。遂遇害。嫗日嫗語于鄰。告史氏兒。兒年甫十三。從草野得尸。如其言

迺以歸。且敢圖其象。識曰。史光母年五十有四。嘉熙二年十月二十有七日申時。死兵難。兒遂東南來。占籍湖州。刻意自奮。以右科爲浙東兵馬鈐轄。鈐轄生子圭文。嘉定儒學教授。嘉定生子台孫。某台孫儒術通吏文。復有子幾人。而史氏由嘉熙至于今。且四傳矣。噫。蜀由秦帝入中夏。至于宋凡一千五百餘年。文物大盛。絕不知有兵革。一旦播削殆盡。迄今百餘年。遺墟敗棘。郡縣降廢幾半。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贊曰。婦人內德不出門。房中歌廢。戰國而下。俱不幸以著。非得已也。諱莫甚於死。從容反復。烈士難之。況士女乎。歐陽公傳斷臂婦人。以愧馮道。夫人以死傳宗。承平世譯。於是乎見。作史者烏得廢諸。延祐七年十月壬子。前史官會稽袁桷謹。

孫孝子傳

表厥宅里。首於唐虞。若是則失其本心者。見於上古歟。司馬遷傳貨殖滑稽。或者譏其有激。五典爲治之本。捨正而求異。於世道何補焉。晉唐作史。始立孝友。勸勵後世。雖然。齊風深有取焉。孫孝子祺。字濟川。世爲保定雄州新城人。幼倜儻。讀書通大義。其喪父也。盡禮而不瀆。後調宣德尹。慨然曰。吾惟母存。何仕爲。不踰月。謝去。事母以上壽終。而歸于田野者凡十七年。兄蚤喪。奉嫂彌謹。卒爲兄子授室。姊贅李氏于家。三十年。將異居。營近市高燥以奉姊。姊夫歿。嘗鞠其孤。有成。性重然諾。不自表襮。有故人喪。至日將葬。適以故不及送。抵暮促騎以往。夜已分。一家大驚。其待友也。有桂劍之義焉。其居鄉。隱約自持。鄉多官家。絕不通問。鄉人咸曰。此孫孝子居也。卒。上其行于朝。表其門閭。始爲燕南府史。錄事襄陽。繼授宣德。由宣德名始著。調興和路經歷。改河東憲府屬。又調濟南。卒拜監察御史。今爲浙東道廉訪僉事。其行事不阿。多可紀。余獨著其孝行。於父母兄姊朋友兼盡。故特書。太原郭翰卿嘗曰。孫濟川少歲。能以其妻奩物償父兄逋。一難能。兄無子。買妾以奉。二難能。郭斬斬許可。今考其行。信然。

前史官袁桷曰。蠱在史院時。嘗纂次世祖以來功臣列傳。考實錄所著旌表令。尤諄切。至作隱逸孝行。蓋未有章灼篤實可以詔後世若孫孝子。尤其人哉。

韓威敏公家傳

公諱政。字君用。姓韓氏。高祖諱大滕。知金臨潢府。有惠政。民祠奉之。卒葬城南。因家焉。曾祖諱爨。高州節度。娶李氏。祖文彬。知燕州。娶孫氏。貞祐避兵。南遷臨淄。今爲益都人。父松之。膂力善戰。四騎馬。募兵南征。與之俱。至下邳。主將奇其勇。俾率益都兵戍山陽。戊子歲。攻宋揚州。殁于陣。公時年五歲。娶劉氏。挈以家山陽。明年。益都爲皇元所破。淮南城守爭遁去。劉氏走奔莒。居爐火山。劉母家沂州。其舅業醫。命習之。盡得其術。復遇一醫。由是益精。稍長。猶隱醫以自活。山東連歲大擾。入于汴。復歸瑞駒。又復還青社。時甫弱冠。見叔父順。始得拜。滁州諸壘乃復從軍。取海州。掠東海。破漣水。皆在功籍。遂春（松年案書作塔察兒）大王鎮遼東。召以公從。至于龍庭。與勝事不合。卒以其嘗所討書者告于世祖皇帝。遂悉以邊陲大事委之。至元十三年。討西羌。姜衛（松年案書作相吾）國王領兵。即授嘉議大夫漢軍元帥。監軍事。佩金虎符。軍中大驚曰。監軍非國姓不得領。裕宗在東宮。心亦疑。會入辭。命以鐵廓弓挽之。彀而復引者三。始曰大帝善任使若是。賜金鎗

衣一以行。西入大磧。斬馘。凱開。遣軍至臨漢。得拜祖墓。其碑記猶在。十五年。立五衞。首授前衞親軍副都元帥指揮使。復兼領左右衞屯田軍馬。紀律整。遇卒莫敢譁。奏以屯田各歸于衞。而治其無良者。則諸衞各有統屬。上從之。秋。繕修大明殿。以治其稱。十九年。加正議大夫。充樞密院判官。二十年。進治書侍御史。二十三年。改淮東道按察使。善決事。有拾遺者。告于其所失。輒誣以金。公還拾遺者而叱去之。商人暴死于旅邸。疑邸人殺之。驗其嗜炙有毒。邸人得釋。其餘行事。往往與傳記相合。當出能吏。上薦士十三人。率致位通顯。在御史府。定議盧右丞卒利罪。卒流徙之。二十六年。卒于官。年六十有六。葬于某鄉。贈嘉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南陽郡侯。謚威敏。娶孫氏、袁氏、石氏、殷氏。男八。拱、承務郎廣州路增城縣尹。次振、搏、奉政大夫慶元路昌國知州。拯、御藥院副使。次搗。皆蚤卒。次揆、扶、持。女十人。孫男若干人。搏之治昌國也。興儒學。建三皇祠。嘗紀其美績。且命作家傳。讀其隧碑。髣髴跡蹤。有自來矣。

贊曰。貞祐兵興。中原士人無噍類。獨臨漢以遺愛祠葬。茲土三世牧守。至於曾孫。死事有光。威敏是承。北省臨漢。南保臨淄。難矣哉。政合古先。不茹不吐。子孫繩繩。宜哉。

有元開府儀同三司上卿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張公家傳

公諱留孫。字師漢。系出清河東武城張氏。留侯良之裔孫。歆、為司徒。歆弟協。為衞尉。生魏太山太守倍。自河內徙清河。七代孫彝徙魏州昌樂。為後魏侍中。謚孝侯。子始均。復謚孝侯。孝侯生晏之。北齊兗州刺史。生虔雄。為隋陽城令。是生文瓘。相唐高宗。子潛。揚州刺史。揚州生齐。為杭州刺史。始居江南。至公十五世。今為信州貴溪縣人。曾祖宏綱。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柱國魏國公。謚安惠。祖樟夫。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魏國公。謚康穆。皆以公貴贈。父九德。太中大夫、同知江東道宣慰使司事。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大司徒、上柱國魏國公。謚文簡。公兒聞詩學道龍虎山。見而慕之。遂服道士服。以漢天師所傳授游江淮間。儀觀頎整。見者聳異。咸願受其說。有相者曰。當貴極人臣。而清奇絕俗。視陶弘景、寇謙之。殆將過之。世祖皇帝平江南。召嗣天師宗演。還公從行。北方地高寒。皆不樂居。中遂委任其事。門室清泊。處之晏如也。世祖祠幄殿。裕宗入侍。風雨卒至。召見于上。見其貌異常士。而奏對簡異。益器之。風雨隨止。遂賜廩給裘服。俾扈從北巡。上與昭睿順聖皇后駐日月山。后疾甚。召至。命愈其疾。若有神人獻夢于后。遂愈。上大喜。命為上卿。鑄寶劍。鏤其文曰。大元賜張上卿。敕兩都各建崇眞宮。朝夕從觴。日昃。命衞士提輿以歸。內侍強登輿。謝不受。即步出禁門。十五年。加玄教宗師。授道教都提點。管領江北淮東淮西荊襄道教事。佩銀印。明年。奏復宮觀。令自別為籍。有獻言者。道藏經多殺雜。宜焚去不錄。遂密啓裕宗。黃老書濟帝遵守清淨。嘗以治天下。非臣敢私言。願殿下敷奏。後上大悟。召翰林集賢。議定上章祠祭等儀注。訖行于世。十七年。奉詔祠名山川。給驛馬五十。令訪遺逸以進。敕輔臣設宴崇眞宮。復餞于國南門外。回朝。以所見聞剡于上。上悉用之。十八年七月。皇曾孫生。是為武宗。上命擇嘉名以進。是歲分翰林集賢院為兩道教專掌集賢。始自公議。二十二年。仁宗生。復召命名。今二帝廟諱。雖用國語。皆以公名義釋之。二十五年。預議集賢院。賜七寶冠、金錦衣、玉珮、珠履。二十八年。丞相僧格(松年案作桑哥)敗。上欲相譚勒哲(松年案舊作完澤下同)。稽卜之。

得同人之豫。公曰。同人柔得位而應乎乾。豫利建侯。同人為得位。豫為建侯。象傳之辭也。陛下所擬為無疑。未幾拜譚勒哲公為相。後卒受遺輔政。二十九年。開通惠河。上問果便利。對曰。漕為國本。孰敢議非是。誠減民力。取實效。民必趨之。由是河役卒不為民病。三十一年。上不豫。遣內侍諭隆福太后曰。張上卿朕舊臣。必能善事太子。太子由軍中歸。即帝位。是為成宗皇帝。成宗嘉道家說。蔵祀彌盛。在宥十年。歲輒祠上帝修醮。祕祝御名。皆上所自署。後有白鶴翔雲中。命詞臣敍紀。付史館。元貞元年。同知集賢院道教事。大德三年。加大宗師。別給銀印。視二品。上御便殿。命講南華經。七年。上京旱。兩京山西地震。復命祠祀。謝曰。祠祀實臣職。然不欲數。地道主靜。厥罰惟暘。見於五行傳。災由人興。願應天以實。布德賑惠。臣敢稽首以請。上深頷之。八年。上御玉德殿。賜玉冠為壽。十年。制授上卿。十一年。興聖皇太后自懷孟還宮。武宗即位。加大眞人。知集賢院事。至大二年。領集賢院。位大學士上。是歲再加特進。時仁宗在東宮。進講老子。自是入侍。必賜坐。皇慶元年。錫號輔成贊化。二年。命將作臣製玉。刻文曰玄教大宗師。手授曰。以是傳教。俾永遠。延祐二年。羣臣侍嘉禧殿。上曰。先朝備陟降扶保無瑕缺者孰在。咸未有對。上語曰。張上卿其人乎。眾唯唯。遂制授開府儀同三司。號加保運。四年。以七十特敕。設于其宮。俾部寀列。宰輔以下。咸奉壽。復命闕像。鍍崇眞宮。賜璽文曰皇帝之寶。命翰林學士承旨趙孟頫為贊。兩宮傳賜。翌日入謝。俛奏曰。臣際遇累朝。惕惕顧念罔有替。今年且衰耄。不去辱聖世。願歸老鄉里。即死且不朽。上不允。七年。英宗皇帝即位。遇累聖優禮。再降璽書。至治元年。從求去。十二月壬子。酌酒會弟子。少頃入寢室。端靜坐以化。斂之日。顏色完好。舉體如蛻。兩宮震悼。賻贈有加。宰輔至于士類。咸曰。福人逝矣。傾城老稚。則曰。善人亡矣。皆弔哭盡哀。及啓靷。木冰載路。觀者嗟愕。始從日月山。世祖即命公為天師。卻立以謝曰。嗣天師漢張陵之裔。今居龍虎山。願正其傳。由自三十六代嗣師宗演。至于今凡四傳。皆公所匡翊。莘莘長大。癯然沖遜。不擇貴賤。傾下承接。奏告廣殿。音聲激鏞鏞。聞者凜竦。資錫無虛歲。未嘗奉己。嘗錫田園。以食其徒。嘗至元末歲。成宗新嗣位。時宰不快於御史臺。成宗是其言。讓責中丞崔公彧。崔懼。問策安在。曰。當見丞相。釋所以。遂與俱詣相府。相怒霽。又與同謁近臣。言御史臺世祖皇帝建立。專以懲姦抑勢。尊則綱紀明。削之則臺不能立矣。近臣大驚。入言于上。明日大宴大明殿。諭崔曰。臺為朕耳目。朕豈不知。爰卿等不職。故告諭。宜勿懼。其盡心焉。朕行為汝增重矣。崔頓首拜手謝。其彌縫國體。婉順若是。至於排解應助。人不知所自。亦不肯自以為功。絕口不言朝政。貴客至爭短長。酒盡三爵。即假寐。客去禮復初。啓爽邇。州郡縣接祭以侯。今葬某縣某鄉。祖師八人。皆贈眞人。事在傳宗碑。今嗣玄教為吳全節。授特進上卿、玄教宗師、崇文弘道玄德眞人。以眞人佩銀印者三人。夏文泳。江淮荊襄等處道教都提點。曰毛穎達。掌道教事。曰王壽衍。領杭州開元宮。以眞人制書命者三。曰余以誠。領鎮江路諸宮觀。曰孫益謙。領杭州佑聖觀、延祥觀。曰陳日新。承詔興聖宮。以璽書命者九。曰何恩榮。提點信州眞慶宮。曰李奕芳。提點南嶽廟。兼衡山昭聖宮、壽寧宮。曰張嗣房。提點流州撫龍宮。曰薛廷鳳、舒致祥、張德隆、薛玄羲、徐天麟、丁應松、皆奉兩宮崇眞祠事。其它弟子三十有八。曰上官與齡、何斯可、彭齊年、薛起東、李世昌、陳彥倫、詹處敬、于有興、王其平、蔡仲

哲、彭堯臣、張汝翼、馮瑞京、祝水慶、蔡允中、張善式、黃夔常、王國賓。曹載靜、余克剛、丁迪吉、張居遜、董宇定、王用亨、張顯良、徐守勤、彭一遜、劉若沖、彭師尹、張逢吉、趙有立、程某、施某、薪某、袁某、倪某、上官某、李某。公兄子榮祖、弟子熙祖。亦以公故入宿衞。榮祖爲邵武路同知。熙祖爲衢州路同知。泰定二年。今上召全節曰。玄教汝祖實立。其爲朕祈永。遂大祠于長春。復追贈某官。

前史官贊曰。世祖皇帝闢一海宇。蒐遺逸。選藝能。靡然歷來。江南持政柄者。不一二人。卒不能善終。何哉。在御三十四年。命相幾二十餘人。或解罷。或斥逐。獨張公無少疵病。目覩成敗。至于五朝。難矣哉。蓋其行無迹。曲焉以全。得老氏之旨。五福斯備。前古鮮著。詩云。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張公其近之。

拜珠(松年案舊作拜住,下並同)元帥出使事實

至元二十九年。今浙東元帥拜珠公。奉世祖旨。以行軍招安使從征爪哇。于時高王二將。爲釁兵所圍。公深入拔圍出之。元貞二年。奉成宗旨使西域。哈贊王愛其才。以尙衣職行軍。有戰功。賞金符金帶。因令其入見于成宗。復賜虎符。皇慶二年。仁宗以金印賜丞相孛羅。且俾往哈喇班第(松年案舊作哈兒班答,下同)王所議事。至中途。遇額森布哈(松年案舊作也先不花)王。疑有間諜。執以問。答曰。今上所遣。不過通歲時問禮。曷有他意。王左右曰。使者往來。皆言有啓邊生事形迹。汝此行。宜得要領。可實言。否則搒掠汝。亦必言。遂命跪大雪以問。且搜其衣中。無所有。公曰。王所問。實不知。且王從何所得是議。王曰。阿必實克(松年案舊作阿失哈,下同)至。是嘗言之。且曰。哈喇班第王上近支也。吾等族屬。存與留不可知。後使者至。必有處分。令汝往彼。必生事。速吐情以告我。曰。王擁兵遮道。使者急求去。多詭辭以脫。阿必實克爲可信。左右曰。彼統軍九萬。寧肯不自愛惜詐言以求脫。遂縛公兩手。納諸股。擊之。乃曰。有璽書具在。使臣往來有後先。拜珠萬死。實不知。取璽書視之。始曰。彼果無罪。遂奪其虎符及丞相金印。拘囚王所。延祐元年。王興兵內寇。復遣使召公至獵所。曰。我已入汝境土矣。公曰。兄弟之國。無內外。彼地亦王地。王往何所疑。王曰。親疎既分。釁隙已兆。勢不得不爾。公徐言。在昔太祖皇帝西征有訓。若曰。人不可以信讒。讒入則宗親乖離。宗親既離。則百姓他適。將貽笑於敵國。拜珠嘗聞。在成宗時。先王有盟。興滅國。開關塞。以安百姓。今言猶未泯。絶使者。掉舌生異同。令王致疑。拜珠等良不稱職。敢叩頭死罪以請。王解顏曰。吾欲遣汝詣上通好。何如。公謝不能。時有不內附者。梗於路。遂覊行。復以公往昔拘所。未幾王薨。延祐七年。弟怯別王立。王召曰。在昔先王嘗遣汝詣上。前後不果。汝今宜以素所具奏者以聞。是年秋入朝。上曰。太祖造邦。孔艱。惟和好惇睦。則宗支允寧。汝其以元帥職名。乘驛諭朕意。王既受上旨。拊膺謝曰。疆宇寧枚自此始。汝來何遲也。對曰。使副有疾在道。故不得速進。王曰。來旨備善。使他人來。吾亦不若是深信。大較使臣多擅增減。致啓邊禍。公曰。拜珠來。途中聆遂人言。且云復將有兵變。拜珠實不信。懼王惑其言。而行人之言不得信于上。是爲虛行。王宜執察善計。拜珠不敢他引古事爲比。維昔定宗皇帝征把禿王。有滅國與辟闢使者。諫罷征。嘗喩太祖得國之本明配日月。量侔江海。合天地之大德。故能混一海宇。滅國與辟闢死已久。拜珠不才。願踵其策以獻。後王從嘗言奏于上。乾如約以平。王遂遣使收兵四境。而少尼其行。且曰。遄者猝遇將害汝。遂設宴三日。給符信

讓行。俾歸于朝。至治元年三月。抵上京。入見于上。而王亦遣使奏拜珠兩爲行人。不愛其身。隆爵厚職所不吝。然除拜非吾所預。爲語朝廷大臣。善奏於上。使得亨至樂。建牙纛。爲諸侯表。得矣。是年冬。丞相拜珠入奏嘉禧殿。具以功簿言。乃拜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官既滿類集行事。俾撰爲奉使事實。云

前史官袁桷曰。太祖皇帝經畫區夏。以磐石宗支。犬牙於龍興絶域之地。四履奠安。盛矣夫。疆域既廣。詔旨上意。傳諭失實。則時致疑爭。拜珠公間關險阻。百折不撓。義正功倍。以數百語。解百萬之師。非精白一心曷底于是。計勳士多。卒稱其職。俾後之爲人臣者。益有勸焉。

清容居士集卷第三十五

內制

昭憲元聖皇后謚册文

德合乾元。母儀正而宸極立。道參泰治。王化基而國本寧。靖思保佑之功。宜愼欽崇之典。有嚴祔禮。爰重尊名。欽惟太皇太后陛下。淵靜體仁。齊莊秉度。愛勤濬哲。清謐治朝。內教治乎宮庭。懿範著于海寓。實生二聖。光于前聞。用貽沖人。纂兹丕緒。方將樂怡愉以承至養。率恭儉以挹太和。胡鸞輿之莫旋。儼珠衣之如在。謹遣某官。奉玉册玉寶。上尊謚曰昭憲元聖皇后。伏惟靈承顯册。陟配宗祊。錫羨家邦。永延祚胤。

英宗皇帝謚册文

瑤圖纘緒。神已御於鼎湖。玉册揚休。禮宜陞於太室。悼降年之不永。儼立政以如新。爰述徽猷。以傳信史。欽惟皇帝陛下。文明天縱。剛健日嚴。辨姦邪於嗣位之初。彤廷祇畏。廣儀注於治朝之際。清廟肅雝。絶封敕以杜倖人。申憲章以勵多士。罰兹無赦。令必惟行。君臨三載而有成。知周萬物而莫踰。豈運逢艱否。大命靡終。然號諡追崇。尊名是薦。謹遣某官。奉玉册玉寶。上尊謚曰睿聖文孝皇帝。廟號英宗。伏惟炳靈有赫。歆格無違。祔于新宮。以妥以宜。

皇后册文

皇帝若曰，在昔正始之道，必先內治，于以奉承宗祧，化成天下，朕嗣大曆服，祗循憲章，宜賓配助，用彰位號，咨爾某氏，徽懷柔嘉，遵道是行，輔佐王邸，謙抑自持，實生元子，國本斯建，與龍潛舊，介子紹封，粤若臨御之初，贊畫訏謨，厥相維多，正位中宮，天神協辟，今遣某官授爾玉冊寶章，坤順承天，人道攸則，表正母儀，萬方是觀，惟躬儉節用，則徽音是嗣，惟求賢審官，則私謁勿干，匡朕德，格朕心，實爲有賴，詩書所稱，揭事美于前代，嘻，敬厥初，終有譽，肅其念哉，以膺爾景命，

特命右丞相詔

帝王之職，在論一相，于以表正百司，綱領庶績，朕纂承丕緒，勵精求治，然而澤有所未洽，政有所未舉，豈委任之道有遺缺與，今特命中書左丞相拜珠（松年案作拜住）爲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一新機務，使邪正異途，海寓乂康，以復中統至元之治，所有便民條畫，具列于後，云云，於戲，朝廷旣正，著端本澄源之功，風俗斯醇，廣摩義漸仁之化，咨爾有衆，體予至懷，

戒飭曲阜廟學詔

郡縣廟學，祭奉之制，所從來尙矣，乃者大臣嘗曲阜廟學，親建聿新，將嚴飭以風厲四方，朕甚嘉之，惟夫子之道，行于天下，樹教立化，實始於魯，可不知其所自與，有司其益加嚴，絜屛遊觀，嚴汎掃以稱創立之美，敬而勿褻，神明之道也，苟完以教，夫子之訓也，其盡心焉毋怠，

閤皁山萬壽崇眞宮加大崇眞萬壽宮詔

朕慨慕希眞，式瞻殊勝，蜿蜒磅礴之所，玆神必靈，虛靜恬憺之徒，其用彌廣，睠彼仙翁之化境，曰惟江右之名區，厯年玆多，闡教不墜，形而下者，闢之地，玆實景山，神而明之，存乎人，載加美號，承天之大，與國無疆，

試進士策問（延祐五年三月六日進）

制曰，蓋聞昔之聖人，垂衣裳以成無爲之治，稽於書傳，任賢設教，品節備具，諄諄然命之矣，是無爲者，始於有爲也，事久則弊，唐虞之世，厯年滋多，不聞其有弊也，治莫重於定國體，尊國勢，綱常之分嚴，風俗之化一，國體定矣，譽毀之類明，賞罰之制宜，國勢尊矣，廉遠堂高，上下之辨也，量才授官，莫得踰越，國之大柄也，若是者，其道何以臻此，記曰，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王道備矣，夫禮以防民，樂以和志，刑以禁暴，政以齊俗，四者何所先也，夙夜浚明，卿大夫之職也，知其邪慝，則知所以懲之，知其困窮，則知所以振之，爲吏習常，恬不知省，其故何也，繼體守文，著論治者尤以爲難，朕承累聖之丕緒，宵旰圖治，罔敢暇豫，於變時雍，若有缺然者，子大夫觀乎會通，酌古今之宜，毋迂言高論，以稱詳延之美，朕將有攷焉，

試進士策問（泰定元年三月六日進）

制曰，朕聞自昔聖王之治天下，罔不在初政，故舜之嗣位也，明目達聰，命九官，咨十有二牧，禮樂刑政之道，粲然備具，禹成厥功，祗承于帝，精一執中，實聖聖傳心之要，湯黜夏命，以克綏厥猷爲本，武王勝殷，首訪于箕子，天人之際明矣，詩之訪落，公劉，書之無逸，立政，亦惟成王嗣服之始，君臣交儆，以成繼志述事

之業，唐虞三代，其揆一也，維我世祖皇帝，聖神啓運，時則有同心同德之臣，效謀輸忠，故能混一區宇，治化旁洽，朕祗承丕緒，永惟帝王事功，見於經傳，悉遵而行之，時有古今，制宜損益，若稽世祖之宏規遠略，垂統萬世，夙夜寅畏，以圖治安，然人才之列於庶位者，猶若未及，治道之達于庶政者，猶若未備，子大夫其以前王之坦然明白可行於今者何策，世祖政典之綱領，當今未盡舉行者何事，宜悉心以對，以輔朕惟新之治，

先農祝文

仲春令月，躬臨耕耤，祗率舊章，以陳明祀，惟玆粒食，稼政允修，相其陰陽，迄獲豐庶，

司嗇祝文

春土方與，曰耘曰耔，事修耕耤，庸薦常事，維神功協先農，種斂是司，除蟊布祉，以成壽歲，

太歲祝文

年熟於酉，易致震驚，功在初年，率循其舊，爰立寢宇，匪曰廣居，尙訖相成，以祈事護，

后土祝文

至哉坤元，以靜爲主，匠石臨年，事免震驚，寢宇畢治，庸復其初，敢伸𢾭虔，克相終事，

五方帝祝文

五行之用，相須以成，維神司之，萬物以蕃，相彼土宇，稽諸實多，引誠致祈，勿譴勿訶，

立皇太子告太廟祝文

對聖延洪，纂嗣大曆，國本聿嚴，太后有訓，親王大臣，僉言允同，曰嫡曰長，玆惟主器，將建冊命，首告于宗廟，

西鎭祝文

地道靜專，載物惟職，震𩇕失恆，咨徵斯鬭，側身內修，秉德若惕，愼其政刑，爰別淑慝，乃戒輔臣，香斝昭格，願復故常，以庇寧謐，

司天臺祭告祝文

太陽

煌煌大明，洛光咸秩，丕冒八表，出震見離，揆時東西，中衡御輪，體乾以行，庶物駢臻，祛玆照臨，寶予一人，淩鑿芬苾，庸遂民因，

太歲

歲行歸終，韞祿是惇，四時乘權，百神攸遊，禮有報祈，德用兆民，時將平分，爾陽協宜，綏此金穰，物無癘疵，

太衡本命

卯爲春門，品物彙滋，受命自天，集在蕃釐，聿嚴省方，高明麗時，大德曰生，蟄龍是出，順陰養陽，罔敢蹈逸，肅迎元本，多祜有秩，

騰先

執火之宮司南，豢陽時維長養，品物用章，繄月之徂，僊日以光，茲實命元，受福無疆，芳薦式陳，尭簋錫祥。

金星

金精昱耀，配日後先，過伏斯晦，厥用不偏，清商助威，睒睒導前，爰肅預祈，以相坤寧，吉錮匪潰，戩穀是將。

火星

執法麗天，俯承太陽，日茲贏縮，厥有故常，飭德省躬，爰迎景光，陽居大夏，翼翼靡違，順軌合躔，德馨是祈。

土星

昭哉填星，德隆傒遲，煒煒中黃，百穀阜滋，斟酌元氣，導迎丕基，照臨元命，福將以祈，嘉薦苾芬，留俞靡違。

氐宿

蒼龍首東，茲維宿殿，界于卯辰，靡有忒僭，象緯或淩，曰有成憲，彼不順行，曷敢適從，虔命宗祝，豎茲寅恭。

房宿

巡狩事嚴，百司靡事，率彼徒御，興言宵征，天星之精，實爲準繩，淩伏匪常，推策布程，蘭席令芳，祇迎展誠。

心宿

布政于宮，上饗明堂，維茲日永，法天以行，五緯疾遲，謹象森著，躔數實然，徧服彌慄，祀冊致詞，式薦菲具。

尾宿

析木天津，燕都所次，維昔初基，相攸豫塈，民用不頹，奄遐以治，靈臺考占，肅啓震悸，善言維從，式致芬祀。

迎神

天佑丕基，一誠齋將，翰印昊穹，紫微騰光，龍虎森衛，鸞皇鏗鏘，降茲瑤壇，八音鬨張，碧雲紓徐，肸蠁斯皇。

送神

靈斿歆顧，靡亟靡遲，敬天之休，億載維期，三垣兩明，五曜達邇，玉斗宣光，瑤壇受釐，僾兮如存，脫兮若遺。

楠木殿上梁祝文

授時夏季，維土居中，百堵皆作，震疊是恐，百日以處，帝命攸式，棟隆之初，以底元吉。

崇眞萬壽宮設醮齋文

序惟良月，式符坤厚之光，誠竭層霄，虔致泰元之祝，竹宮孤潔，蘋寘宜揚，伏願神御顧臨，靈斿昭格，玉衡齊啟，永綏有道之長，寶籙延年，鼎啓無疆之壽，三宮悅豫，四海乂安。

青詞

天佑丕基，肇啓乾元之始，令行吉月，於昭坤德之祥，寅長在初，顯尊惟重，伏願監觀有赫，斂錫無疆，懷德維寧，溥羣生而康乂，以綏爲實，遞億載之怡愉。

皇帝本命長春宮祈福齋文

獻歲發春，懋對亭毒之序，新天永命，式臨元本之辰，矯首層霄，延眞殊館，伏願群闢泰治，道合乾剛，綏萬

邦而致豐年，咸躋仁壽，錫五福而建皇極，迄底雍熙。

青詞

陽和肇歲，宜與物以皆春，元本建辰，敢自天而申命，顯尊爲大，祇翼若初，伏願帝衷不遠，神功溥運，成四時之玉燭，允協昇平，展億載之瑤圖，恪依覆燾。

昊天上帝青詞

皇極建中，密運生成之濟，玄穹垂象，益嚴寅畏之誠，禮護祈禳，功深保佑，伏願靈斿下令，景緯順躔，發政施仁，迓丕基之永固，儆身修行，迎嗣歲之嘉祥。

崇眞萬壽宮設醮齋文

歲慎省方，爰恪遵於祖訓，秋嚴報禮，肅祇奉於玄科，資釋瓊壇，敷陳瑤席，伏願靈斿昭假，叶氣周流，玉燭宵調，遂家給人足之願，黃圖永固，致兵寢刑措之風。

青詞

嗣守丕基，心靡違於寅畏，導迎繁祉，虔恪護於修崇，維德在秋，自天申命，伏願祥雲開瑞，景曜宣光，怡愉永康，受介福於王母，濟寧無斁，錫皇極於庶民。

皇太后爲皇太子祈福設醮齋文

天威不違，好生洽于民心，帝訓孔昭，受祉施于孫子，睠深保佑，禮盡禱祈，伏願鸞馭肅臨，雲輿駢集，鴻圖鞏讞，允諧敕物之功，燕翼綿宏，永保貽謀之吉。

青詞

正位宮中，恪守成於祖武，承天順則，肅徽福以孫謀，矯首鑾輿，傾誠璇極，伏願玉衡齊政，金籙賜齡，重輪疊暉，誕保無疆之慶，有嚴有翼，永恢長治之規。

長春宮散壇青詞

祈報聿嚴，儼神光之下顧，精誠允格，荷帝命之密符，蕃祿攸宜，際蟠均慶，伏願歲成玉燭，政叶璣衡，孔蓋繽紛，歸三千之實所，瑤壇巃嵸，拱百二之皇圖。

興聖宮上梁文

旭日蒼龍，簉帝京之精粹，層霄彩鳳，流阿閣之霏煙，載成少廣之居，盛極東朝之禮，欽惟殿下，道師清淨，性合儉慈，色石補天，法女媧之妙用，瑤池錫宴，符王母之長生，穆如薰風之自南，粲若眾星之拱北，臨下孝嚴，溫凊敬謹，騰悲謂神游泰初，當廣鬱儀之宇，而養以天下，益新長樂之宮，庶民子來，百堵皆作，倚空繡栱，戩戩太乙之揚旌，鬪角雕櫋，突兀飛廉之奏舞，彩宇周遭於禁雉，寶華流曳於驂鸞，匠石鑄完，蓍龜告吉，舉修梁於地上，川嶽無譁，成巨構於城中，雲霞得色，敢伸善頌，庸贊昌辰。

拋梁東，天雞初唱日輪紅，漢殿瓊巵稱萬壽，堯階寶扇擁重瞳。

拋梁西，三素雲扶鳳蓋低，閬苑碧桃聞已種，廣寒靈藥不須擕。

拋梁南.薰風殿閣發肬肬.一色花光濃似酒.十分松露濃如藍.
拋梁北.帝子天孫來侍側.何須玉檢告昇平.擬把瑤編增鐵刻.
拋梁上.仙藥輕調承露掌.龍圖載見贊無爲.魚夢維占歌有象.
拋梁下.女史未須奇鄧馬.聖德重歌韓愈詩.徽音願續周王雅.
伏願上梁之後.坤元光大.鼎命延弘.雲霑湛露之恩.德廣陽春之澤.松茂柏悅.三宮同億載之歡.風散雨潤.九有順四時之序.與天齊壽.率土歸仁.

皇太后寢殿上梁文

璇宮擁翠.剡姑射之層山.柏寢通雲.儼廣寒之寶所.凝神淸淨.協德順承.皇太后養備東朝.尊隆北極.天純佑命.握四時而品物亨.夕以安身.御六氣而陰陽理.寶典深調於玉燭.珠星連緯於紫躔.陛下禮謹家人.孝行天下.謂榮觀合老氏之要道.而廣居乃亞聖之至言.令月會春.惠風司律.瑤池湧地.龜吐瑞以成形.畫棟騰雲.燕銜文而獻秀.彤十二樓之縹緲.開億萬載之怡愉.工師肅給以無譁.多士懽呼而稱慶.修梁舉地.率土皆春.敢集歌謠.庸伸贊祝.
拋梁東.勞觴神君下壽宮.絳闕雲光催曉日.翠簾花影颺春風.
拋梁西.豔杵玄霜炒紫泥.露下陰知金掌溼.參橫坐見玉繩低.
拋梁南.咫尺天居接蔚藍.庶用麻姑擘麟脯.共看帝子引鸞驂.
拋梁北.色石神功參太極.物無疵癘樂豐年.道合希夷超至德.
拋梁上.紫微鈎陳肅玄象.五兵不試太平年.三聖重光天下養.
拋梁下.內宴傳歡慶朝野.遊魚漸識柳邊舟.飛鳥時隨花外馬.
伏願上梁之後.乾淸坤謐.月穩星愈.擊壤而歌阜康.結繩以復淳厚.千萬年永淸於四表.九五福悉萃于三宮.

楠木殿上梁文

天道不言.而庶類亨.式嚴居所.聖人無爲.而天下治.爰法當陽.坐朝知問道之勤.側席審思賢之念.揆考室.申命鳩工.欽惟陛下.守位建中.施仁濟衆.陋竹宮之侈靡.羞桂館之虛無.宜室受釐.未遑鬼神之問.石渠論奏.是資經術之明.掄楩楠以擬棟梁.審律度以合規矩.爰居爰處.乃寢乃興.歌庶民之子來.形四方之風動.虹梁歘舉.鶴羣告從.敢遞輿情.庸伸善頌.
拋梁東.一朵紅雲泰嶽峯.絳闕翠旗浮曙色.玉堦星弁盤朝容.
拋梁西.王母傳宣曼壽齊.漏下銅壺催蜜炬.庭傳丹詔擁金泥.
拋梁南.薰風颭閣靜潭潭.帝子承顏催鶴駕.宗王侍宴擁龍驂.
拋梁北.紫微熒煌儼宸極.五兵奏凱一車書.萬國來朝合圭璧.
拋梁上.玉燭金樞契玄象.陽剛深法泰元尊.至孝力窮天下養.

拋梁下.百穀芃芃滿原野.淳風再使比羲黃.雅樂重宜繼韶夏.
伏願上梁之後.乾坤合德.日月順行.高拱穆淸太化溥霑於八表.茂迎禧簡.嘉祥均被於三宮.率土歸仁.與天齊壽.

普慶寺後殿上梁文

精翠凌空.儼諸天之層構.側金布地.成四梵之妙緣.惟我皇帝陛下.味道圓明.宅心淸淨.深植善本.靈山之付囑未忘.廣種福田.智所之莊嚴彌與.像設參前而山立.威儀殿後以雲趨.一一靑蓮.層層貝葉.爰以棲神而凝睟.亦云澄觀以集思.成祇樹園.作平等觀.虹梁將舉.龍象具瞻.
拋梁東.瞿曇瑞世日輪紅.一手指天是實際.九旬談妙演宗風.
拋梁西.雪山深處講巢低.白足赤髭隨地見.紺眉靑眼倚巖棲.
拋梁南.要看彌勒與同龕.聲竹莫參朝九九.拈鎚且問後三三.
拋梁北.大地山河光的的.平齊斗柄布玉春.深拱宵衣開壽域.
拋梁上.堯仁如天高蕩蕩.八風不動太平年.四時平分眞實相.
拋梁下.川后山君擁風馬.赤驎白雁奏郊丘.瑞麥嘉禾徧原野.
伏願上梁之後.後天不老.景緯齊光.玉檢七十二君.同觀三祚.金輪萬八千歲.其拂銖衣.四海永淸.三宮均慶.

天慶寺佛殿上梁文

寶構凌空.稱華嚴之富貴.靑蓮湧地.成祇樹之神通.雪堂老禪.心匠虛明.性宗眞淨.住南城數十載.名滿江湖.祝北闕億萬年.日嚴香火.雖紺宇禪扃之已敞.而璇題秘殿之未雄.靈山之法會如新.龍辰之輪音已下.無蹶而至.不日以成.繡甍栝飛霞.稱由旬之龍象.金波麗鵠鵲.儼第一之人天.爰舉修梁.敢陳口號.
拋梁東.須彌初見日輪紅.願上吾皇千萬壽.銖衣拂石宴春風.
拋梁西.一朵紅雲映日低.不用親遊天竺國.只今寶所總菩提.
拋梁南.軒窗面面是瞿曇.欲問拈花微笑意.雪堂老子睡方酣.
拋梁北.殿角罘罳如翠織.鐘魚解作梵王音.日把心香祝宸極.
拋梁上.大雄之尊壽無量.聖朝方是太平初.白馬迎經運三藏.
拋梁下.禪板蒲團不須假.側金布地擬諸天.香鉢如雲坐長夏.
伏願上梁之後.乾坤泰治.日月恆新.豐年調玉燭之和.正法拱金湯之固.兩宮萬壽.四海一家.

天壽節致語

洪範九五福曰壽.允屬至人.上古八千歲爲秋.實名治世.仰天門之蔥鬱.瞻雲闕之靑圓.黃道日明.式紀老人之次.金莖露渥.有開上聖之祥.慶洽華霄.歡騰穀旦.恭惟皇帝陛下.穆淸居位.剛健體元.雷在地中.消彙陰於旣長.風行水上.示景命於方來.辟雍建崇化之規.象魏布新民之法.以食爲本.歸漕粟於中都.

所寶惟賢.卻貢璆於絕域.方且端冕以聽古樂.惡酒而好善言.魏蘖相臣.簫勺多士.睹鳳皇來儀之瑞.歌梟鷺守成之詩.克叶禹謨.不光周道.某等伎陳九奏.曲合三呼.蘭有秀.菊有芳.願敷宣於律呂.月重輪.星重曜.行登載於歌謠.遙望天威.敢陳口號.

羲和御日上蓬瀛.篋旦曈曨集壽星.冠珮雲排朝帝闕.笙鏞春響藹宸庭.瑤池已獻蟠桃實.玉殿初開玉葉冀.要識吾皇清淨理.長生瓊液養脩齡.

清容居士集卷第三十六

外制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遙授平章政事國復贈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追封永國公諡文康

聲音與政通.辭莫先於風雅.易簡而理得.治實效於乾坤.維昔先皇.歷選華彥.一道德以遂.毓.誥命以興文.峯瑋孔戩.執簡有度.致諸遺老.號稱名臣.具官某.學博而智周.材新而意古.山立陽休之儀.表璵璽搢紳.日光玉絜之詞華.才工黼黻.進授臣而學國是.避政柄以守儒榮.耆旨尚方.密勿深符於上意.澄清外服.咨諏慎考於民風.人物耆龜.典章衡石.遽告休而還里.終辭徵以養年.脫屣如歸.逝川滋遠.噫.德與制詔.早已頒於人間.居易詩文.今果傳於身後.載加褒恤.式克欽承.可.

妻李氏贈永國夫人

眷侯燕喜之歌.寔其令美.敬仲鳳飛之卜.後將蕃昌.事不偶然.理難因必.具官某妻某氏.韞玉養德.佩蘭襲芳.規矩不出於閨屏.律呂永諧於琴瑟.守大家之戒.靜慎而禮法自防.賦季女之詩.恪恭而祭祀有度.命之不淑.報也宜豐.噫.茅土啟封.亦既慰文儒之願.玄堂同穴.尚欽承人世之榮.可.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劉賡贈三代

曾祖深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追封邢國公諡康穆加上護軍

泰山之雲.起膚寸而成雨.黃鍾之律.累銖黍以立均.德厥胎於前人.澤實沐于後嗣.具官某曾祖某.持身圭璧.篤學巾箱.清白儒科.蠡共誇於鄉黨.丹青帝制.今復見於階庭.念昔干戈擾攘之艱.唯汝詩書種殖之懿.既開公社.載廣王勳.噫.天勝人.人勝天.事果成於昭代.子有孫.孫有子.慶永萃於一門.增秩便蕃.疏恩冥漠.可.

祖肅中書左三部尚書商議中書省事致仕贈推忠贊治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邢國公諡文獻加贈上柱國

乾坤清夷.眞主昇而四海一.風雲際會.英傑出而庶績凝.篤生股肱之臣.能總喉舌之職.逭惟熙運.爰立鴻勳.具官某祖某.學博而通方.才長而守正.讀易悟損益之理.觀文參忠質之宜.中歲投閒.卒起袁虔於既老.平居縣獄.審知定國之將興.廟堂咨國是於耆龜.朝野保民蹤於柱石.家聲允似.子承曳履之榮.書種有傳.孫擅掌綸之美.用永厥世.以等其功.噫.四世三公.亦既推赫奕之懿.一門萬石.尚毋忘孝謹之思.可.

祖母鄭氏贈邢國夫人

王臣外勞.勤資邦媛.家婦中饋.訓立閨儀.具官某祖母某氏.佐饒蒞共.持家瀹素.縹緗盤比.齊襟拱立於北堂.錡釜絜蠲.斂袵儀趨於南澗.子先仕顯.孫復文榮.噫.沃壤再疏.足示龍光之赫奕.芳猷未遠.尚瞻象服之委蛇.爰詔後人.式共爾位.可.

父懋中奉大夫護軍彭城郡公加榮祿大夫大司徒柱國封邢國公

帝堯雍熙.擊壤之民鼓腹.漢文寬厚.扶杖之叟厖眉.念累聖之仁恩.俾遺老之壽俊.具官某父某.脫乘軒冕.徜徉里閭.誦讀詩書.邈矣師承之舊.陟降籩豆.僾然孺慕之恩.壯年幹蠱以裕.如晚節撝謙而泰定.言追古往.邈及意新.種樹養生.默合三槐之故事.巾車訪裕.有符五柳之曠懷.亭嘉眞磻水之師.朝著仰商山之皓.兒年希有.世號少儔.噫.周公拜前.益慎威儀之則.韓侯受命.毋忘儼僕之恭.可.

母彭城郡太夫人李氏追封邢國夫人

貴子而不及親.施仁宜厚.揚名以之爲孝.報德是先.禮有追崇.恩推錫賚.具官某母.身同繼遜.性一柔嘉.蘋藻恪共於春秋.絲麻力勤於夙夜.執喪倒絕.覺三日而始蘇.佐儉儲遠.遽中年而長往.是生賢嗣.爰顯清朝.噫.翠輅魚軒.亦既極小君之寵.蜜章鸞誥.尚再疏下泉之恩.可.

妻冀氏彭城郡夫人追贈邢國夫人

月圓而魄虧.理或可詰.劍成而神化.物莫能推.念茲偕老之盟.胥詎意中道而淪世.具官某妻.秉芳蘭茝.佩矩珩璜.奉舅姑以無違.處娣姒而彌度.年之不淑.生也有涯.噫.鄉國大邦.追錫永光於窀穸.泉臺佳氣.周流宜見於蒸嘗.可.

妻廖氏封邢國夫人

相夫之道。靜淑是師。承祀之儀。絜蠲惟謹。故貴得以從其爵。而教必先修其身。具官某妻、執禮奉盈。守德珮玉。事異雞鳴之問。述下番桃夭之宜。噫。小君實諸侯之妻。惟謙抑可以長保。鈺鹿乃邢子之國。惟儉素足以久安。毋替戒詞。以底終吉。可。

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李倜贈祖父二代

祖懋河東宣撫檢察使贈嘉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冀寧郡侯謚文惠

乾坤轉旋。臣擇君而審事。風塵膠轕。民徯后以求生。匪資談辯之折衝。曷得從容而完聚。昔有俊士。聞于當年。具官某祖懋、沈鷙決機。秋毫析理。不背時而棄利。奮逕感燕將之風。能因危以爲功。陳康歸蕭王之智。按堵復鄉閭之舊。開田廣井邑之繁。全逃民山寺之中。沒猶有祀。倚故帥孤城之守。許以自新。謂宜膺仕之軒飛。乃獨急流而高避。蕤裘嘯傲。合雖兄難弟之懽。轎車雍容。追某水某丘之勝。才不大用。德遺後人。噫。綏此多方。在發深思遠之旨。嗟爾孫子。篤尊祖貴始之誠。賜履舊邦。克昌允嗣。可。

祖母張氏贈冀寧郡夫人

婦人內訓愈久。則事莫可稽。聖朝鴻恩雖遠。而澤益加厚。錫類者教民之本。顯親者繼志之基。具官某祖母張氏、語簡以嚴。心靜而正。斂容似玉。家庭服其母儀。直坐如山。鄉閭師其懿德。茲閭爾後。克底于成。噫。貽厥子孫。不負蒼芬之願。烝畀祖妣。爰疏湯沐之封。營魂有知。寵光無斁。可。

祖母某氏贈冀寧郡夫人

孝治天下。教必本於興仁。惠及萬方。禮莫嚴於尊祖。爰念瀛洲之彥。庸推下泉之恩。具官某祖母某氏、韞玉無瑕。服蘭有度。采藻行潦。雖雖承祀之顏。般鑿南山。睚睚勸夫之義。生子允才而不墜。傳孫濟美而始昌。噫。一門同封。聿廣聖朝之澤。三晉故壤。足爲里社之榮。垂世彌光。終古奚憾。可。

父昱成都路防城軍民總管贈集賢侍講學士追封冀寧郡公

古潤長松。宜棟梁而弗施於太室。韞櫝美玉。器瑚璉而莫救於合宮。維先朝宣力之臣。皆一時成德之彥。才不究用。沒猶可稱。具官某父昱、沈思而好文。敏斷而濟事。地生天施。知民悅以阜通。城高池深。審人和而堅守。獨爲望郡。職號劇曹。足食足兵。流馬相迎於道上。爲物爲變。飛兔疑度於雲中。天不以年。子由之貴。噫。三牲之養。榮親弗逮於膝前。兩谷之間。錫土有光於身後。式嚴嘉命。爰樹九泉。可。

母仇氏贈冀寧郡夫人

曾參風木之悲。深嗟于身後。孟宗冬筍之養。得遂於生前。事爲至難。道無全美。具官某母仇氏、遵行儉素。服習勤勞。不見其夫之榮。蹈華顯露。猶幸有子之似。闢戶承春。肆祈褒嘉。同疏追錫。噫。金蓮歸燕。益增玄宅之光。丹轂文軒。允過板輿之樂。清朝展覽。故里聚觀。可。

母韓氏贈冀寧郡夫人

孟軻五鼎之饋。禮非有逾。子路三釜之悲。情何可既。仕獲通貴者常有。祿不逮養者何多。具官某母韓氏、家法儉勤。母儀慈惠。化治絲枲。生兒承膴仕之傳。恪共蘋蘩。奉祀守吉蠲之度。鸞封已拱。口澤猶存。肆推

錫類之仁。誕布昭天之澤。噫。黃河一曲千里。茲實故鄉。白雲孤飛太行。有光前躅。烝嘗不墜。寒龍如新。可。

妻許氏封冀寧郡夫人

君子偕老之宜。國風所詠。家人中饋之吉。易象攸存。作則閨儀。來嬪瀛彥。具官某妻許氏、有諸琴瑟。相夫之道無違。不出帷房。教子之心彌切。維靜以正。既樂且康。噫。蟋蟀唐都。合儉禮而民始化。采蘋南澗。循法度而祀乃修。寵錫爵封。祇承綸命。可。

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致仕李謙贈光祿大夫柱國追封魯國公謚文正

祚衍皇圖。上聖肇開其正統。教興文治。鴻儒允際於清朝。四時周而寒暑成。八音宣而律呂比。道關運數。天篤忠純。具官某、藻思夙新。蜚聲壯著。處身閭里。蔚然黃流之在中。策名搢紳。煒矣錦衣之尚絅。早贊青宮之善。迄編金匱之書。疏傳十事之簡嚴。志遂四休之安佚。碑板華夏。辭累貫珠。詩篇林泉。語深挾纊。故老倚之爲蓍。在諸生仰之如蓍蠡。大帶幅巾。儼君實之在洛。秀眉明目。倖康成之居鄉。既得壽以保終。宜易名而褒學。士荒東魯爵列上公。噫。孔門設科。先德行而後文學。漢廷取士。首孝弟而次賢良。舉世實難。唯難無愧。可。

妻孫氏追封魯國夫人

夾致儒學之彥。允資賢淑之妻。從游外方。米帛不干其念慮。敦敘同姓。籩豆式謹其威儀。古有其人。今見于汝。具官某妻孫氏、溫恭柔度。禮制飭躬。相敬如賓。皓首不墜其繩墨。有嚴教子。青燈猶課以詩書。惟小君之封用加。娣大賢之忠宜錄。爰伸寵命。以慰九原。噫。起家而居有之。惜未配夫宗之貴。告往而知來者。庶永爲婦德之規。於昭營魂。衷對天寵。可。

禮部尚書中奉大夫元明善贈二代

祖海贈嘉議大夫祕書監太卿上輕車都尉追封清河郡侯謚貞惠

青桐孫枝之良。雲和所植。紫芝靈根之秀。商山是宜。隱顯之用有時。報施之效不忒。具官某祖某、蓄異懷鑿。策名里閭。試吏綴刑。卒膺高門之語。抱奚奇骨。可勝執硯之悲。器卓犖以不羣。量汪洋而莫測。李翺之傳皇祖。文巳四馳。王通之述府君。事關百世。禮嚴教孝。爵侈勸忠。噫。東壁圖書。爾尚詔後人之似。故鄉湯沐。益毋忘昭代之恩。可。

祖母高氏追封清河郡夫人

珠藏九淵。神光燭而愈閟。蘭生空谷。幽香聞而自持。通塞維時。存殁奚憾。具官某祖母高氏、慶源演迤。淑則和平。種桑而躬繭絲。亦云勞止。樹桐而中琴瑟。夫豈偶然。錫類者治世之深恩。尊祖者孝孫之美志。噫。爾青故里。永爲枌社之榮。稱曰小君。益表松阡之觀。可。

父貢奉議大夫驍騎尉大名縣子贈中奉大夫吏部尚書護軍追封清河郡公謚孝靖

稱德如樹木。必閱世而始昌。保身若奉盈。惟持善者無愧。窮達有命。幽明不忘。具官某父某、孝友篤躬。質直守道。單食辛安於爵餌。鬻金始譏於繼翻。不假以年。益豐其報。孝能繼志。鬱成南陽之好文以顯親。行

擬瀜澗之表。肆加錫爵。復畢易名。噫。丹詔殊恩。天官實古之冢宰。寰章分土。甘陵維爾之舊邦。尚其營魂。歆此殊命。可。

母預氏大名縣太君贈清河郡夫人

孟軻大儒。深辨斷機之訓。仲由至孝。每懷列鼎之悲。奮圖籠之可遵。膺堂封之彌遠。具官某母預氏。孝慈有度。淑慎無違。禮行於家。竅聲循沼沚之素。教施於子。岸榮為朝廷之光。已錫鴻恩。爰加再命。噫。九京可作。鸞書啓鄉郡之尊。八座如榮。象服稱小君之號。可。

妻李氏大名縣君封清河郡夫人

鵲巢起家之因。實原勤儉。燕喜受祉之美。斯為樂康。報之原者始必勞。持之素者終不懈。具官某妻李氏。習熟女史。幽閒內儀。儼服雝雝。執沖謙而彌下。恪共藿豆。盡蠲絜以綏綏。百祿是遒。再命而偕。噫。相其君子。益知典禮之宜。稱曰夫人。毋忘主饋之訓。可。

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阿爾哈雅（阿爾哈雅舊作阿里海涯）追封太歸郡王

四縣殺樂。必假鏞鐘之洪音。八柱承天。斯合明堂之巨構。乾坤啓運。川嶽降靈。是生非常之偉人。以成絕一之異注。沒且不朽。德猶可稱。具官某。勇略致身。英奇蓋世。羊祜平吳之策。誰復先之。楊素渡江而來。何其神也。據荊州以為之根本。擣長沙以拔其腹心。兵勢建瓴。皇威震電。先皇帝知人而善任。定功以行封。偉彼雲漢之章。廷無儔匹。享有金石之奏。位班侯王。兼將相之重權。契君臣之嘉會。令聞風生於綢繆。政成人指其世業。念眷定爾功。實有賚於贊勋。而大賚於爾。必申錫以褒崇。彌深鉅□之恩。莫遂歌形之想。白雲已往。青史如新。噫。齊侯為鑄石城爲銘。睽已悉皇王之大武。黃河如帶。泰山如礪。轉允為邦家之元勳。詔爾後人。無替先德。可。

妻某氏贈國夫人

鵲巢起家。因以為召南之首。殷靁勸義。足以成大夫之行。矧江漢之爵邦。附杜石之偉績。必資內助。以佐高賢。具官某妻某氏。澹泊無華。靜專有守。良玉在匱。蘊中美以韜藏。幽蘭生林。愛國香而自闔。東北庭之渾厚。婉南澗之恪共。方考禮以報功。爰推恩而錫類。噫。爾平有子。足彰閫範之光。魯侯令妻。宜受圖封之侈。是惟崇德。尚克歆榮。可。

太尉平章政事某特授太子太傅

朝廷大策。慶莫盛於建儲。社稷重臣。禮尤嚴於敬故。功參羽翼。政倚股肱。具官某。秉志精忠。宣猷惇實。寅閑調元之始。允屬謀謨。青宮選士之初。必先德義。惟左右前後之人正。斯君臣父子之道彰。噫。日重輪。月重光。宜益資於輔導。書同文。車同軌。期咸底於昇平。往壁乃心。祇若予訓。可。

進授平章政事某特封秦國公

寶惟龍飛之初。考圖數貢。爰篤鷹揚之舊。崇德報功。出命告廷。分封啓宇。具官某。丕乘熙運。夙受異才。絕北威名。允著長城之助。居中韜略。密宣廟算之籌。肆予纂承。委以輔弼。噫。干戈弓矢。于以昭武功。山川土

田。斯以彰異渥。祇服朋命。益殫嘉猷。可。

中書左丞某封贈三代

曾祖某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追封高昌郡公諡康懿

與昔高昌肇邦。歲經史以崇儒。師立校官以訓子弟。所從來久矣。故其聰明才知。通於聲音文字之學。代不乏人。具官某曾祖某。誦詩讀書。漸仁摩誼。得於鄉里之素。若雲在淵。勃然以升。蒞隱而潛。亶其玄而始見。誠封爵寓以報流澤之無窮。尚其享哉。可。

曾祖母追封高昌郡夫人

諸侯之制。立廟以五。親服未竊。是猶有待於後也。今爾曾孫某。勤勞王家。歸之山川土田而汝與封。推其自朗而玄孫啓之。先王之旨遠矣。具官某曾祖母某。茜德不耀。保將益貞。燕佑後人。輔弼不懈。曾孫之寵。丕于五世。其邑冬分從夫爵。尚承駢恩。可。

祖某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追封齊國公諡莊靖

綺槃在上。永遵繩武之思。子子孫孫。爰述尊祖之義。發揚潛德。追錫懋章。具官某祖某。明珠媚淵。良玉輝隱。育寡尤行寡悔。臨不顧千。旋中矩折中規。動無蹤則。養異於耕耨之際。味道於沖漠之初。本碩枝繁。源深流遠。噫。稍尚父之嫡。非敢謂分茅。仰周公之拜前。尤宜徽後。載嘉正直。肅受寵綏。可。

祖母追封齊國夫人

蘭長容林。蕊富戶以自獻。珠生巨海。儲媚川而深藏。矧為隱約之時。曷表殊絕之行。婦德永閟。孫賢可推。具官某祖母某。孝敬行於家門。肅雝導於閨里。念昔日艱難之際。為善是持。至歷年勞瘁之多。爲宗有臨。恩分沐邑。賚廣腑田。噫。綺繡冰紈。莫遂生前之願。文軒象服。足爲身後之榮。可。

父某贈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齊國公諡忠憲

大明麗天。羣陰伏於赤寔。寸雲出岫。甘澍徧于寰區。崇德報功之典存。繼世象賢之制著。惟勤是錄。于爾有光。具官某父某。潛珍韜名。砥節礪行。王明受福。井渫不食。非所愛父教為忠。黨金之燕奚足羨。尋久斯定。時至乃亨。念爾嗣之弘文。生賢孫而佐治。蟬聯朝籍。錯折里閭。維積善之粹精。宜流澤之溥博。詢于衆議。膺爾殊恩。噫。泱泱大風。知紹封而益茂。謙謙終吉。詔承德以靡虧。可。

母追封齊國夫人

積行累功。允賴夫人之配。承先共祭。載歌季女之賢。剛柔之道有倫。倫紀之位斯定。具官某母某氏。持守貞白。衣被絜清。于又生孫。莫斟綵琳之劣。善必有慶。久高容駟之門。識勤以褒蓋臣。錫命而及賢配。靈惟異數。是稱營魂。噫。三服齊官。是在昔女工之訓。五鼎廟食。亦庶幾孝祀之芬。旌寵有光。歆承無斁。可。

榮祿大夫宣政院使領延慶使某贈推誠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齊國公諡文忠

式觀景運。約考藎臣。際乾坤清夷之時。承風雲亨嘉之會。精忠儼在。褒恤肩加。具官某。慎懿而行方。沈潛

而量厚。踐揚禁近。官一品以益謙。陟降遂嚴。閱五朝而彌著。恕能及物。廉以律身。經文緯禰之功深。開宗明義。詩書服習之訓久。教子象賢。維時輔臣。佐我初政。損饒雅奏。圭璋令儀。蓋德厚者世必昌。勳著者爵宜峻。既開公府。肅正師垣。儼精爽以如生。合神明而無愧。噫。保茲青社。斯爲胙土之崇。封以紫泥。益見寵章之重。體茲申錫。期爾永承。可。

妻封齊國太夫人

厥爵疇功。錄先臣之大節。疏恩竝命。成賢媛之芳猷。往莫追尊。生宜悅豫。具官某妻某、秉心淵靜。制行霜嚴。悃愊無華。佐饋唯精於五飯。溫恭有恪。執容儀稱於六珈。是生絲綸之英。復得鹽梅之佐。入室每務於慈訓。揚庭爰著其母儀。噫。誦齊風雞鳴之詩。則貞女宜封於東土。歌魯侯燕喜之頌。則壽母益介於長年。寔對殊恩。恭承介祉。可。

資德大夫同知宣政院事某附存誠秉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齊國公謚忠穆

帝室興隆。君臣交孚而同德。王庭肅穆。弟兄相繼以共爲。睠若昔之揚休。越今茲而錫命。輿言是採。卹典有加。具官某、植節秋霜。持評水鏡。侍元戎於濮上。屢奏凱功。率大帝於禁中。益參聖謨。凜有不可犯之色。充然無自滿之心。阿閣鳳凰。廣廷屈軼。績既昭於簡册。望宜冠於巖廊。噫。舉賢上功。爾猶存太公之生氣。懷終追遠。卿勿忘人主之殊恩。尚其冥魂。享此休寵。可。

妻追封齊國夫人

王言惟作命。揚于庭者爲報功。內訓不出門。宜其家者爲合德。有嘉賢媛。宜賁褒封。具官某妻某、秉德芝蘭。奉身玉雪。遠行江漢之域。勸義不違。深居房闥之中。服勤無斁。考圖定地。錫命續綸。噫。取妻必齊。蓋有資於大國。從夫之爵。今已謂之小君。昭于幽扃。歆我異渥。可。

監察御史沙某封贈祖父母

祖某嘉議大夫行工部事專一修築宮城勾當今贈　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某國公謚武敏

式考皇猷。承命以永新邑。爰立民極。相宅以營成周。輪奐彰施。高深鞏固。官念梓材之彥。興懷棫樸之官。具官某祖父某、氣登而靜專。智圓而肅給。順陰陽伐材木。構實殿以如規。議遠邇程土功。儼金墉之有截。通四方而罔缺。傳衆力以聿成。典制百工。論道時趨於清切。辨議少府。使民每減其冗煩。紫闥深嚴。以手書疊詔屢傳於宸旨。寵權際遇。允協隆平。覩設施而舊跡愈彰。思典刑而老臣彌重。誕開公爵。復廣社封。噫。召公之誥簡閑。命庶丕作。蕭相之謀宏遠。俾後無加。追命煥章。營魂昭慰。可。

祖母

女教勤閨門。夫獲偕于六府。皇恩洽寰宇。死得懸於九原。睠惟藩臣。成手良媛。具官某祖母某、韞玉制行。範金作程。化洽絲麻。宛惜日稽功之效。絜清蘋藻。儼承先蠶職之能。用施孝孫。亦克王事。方褒忠以大賚。爰追命以竝封。噫。蜜印昭天。益侈橿禮之褒。腴田廣國。式崇柏板之嚴。茂對有光。靈承無斁。可。

茶迭兒局使沙正議贈父母

父某正議大夫遙授工部尚書管領茶迭兒局人匠總管

漢宮密勿之選。彌重細旃。周廷朝會之嚴。用資陰羽。省方維歲。考古若今。具官某、父某、才敏而通時。慮深而應變。春秋蹕道。環徼虎士以無譁。風雨屬車。望帳殿翠華而有煥。掎如鹿角。整若魚麗。曉籌爭奮以啟行。夕頓悉安其成列。舊規儼在。故老能言。爰開大國之封。式體先朝之任。嗟相王入大次。禮縉想於肅雝。論道惟三公。恩豈殊於冥漠。詔爾後嗣。祇予至懷。可。

嫡母

世宜嗣業。古罕其人。工師致功。今慎其職。具官某母某、肅著令德。恪嬪大家。上承尊章。寮素絲五紀之儉。下訓子婦。審狐腋千金之難。爰傳象賢。式克紹後。噫。翟茀崇貴。已享偕老之時。蜜章廣恩。足慰厚夜之望。子能讓。汝預寵光。可。

生母

佐中饋之職。必假婉柔。成繼世之賢。實資訓飭。泉遇塞而利見。木積小而始升。具官某生母某、勤勞大門。光寵盛代。象服之貴。宗婦攸同。鸞誥之榮。鄉人所羨。爰相繼嗣。益慎忠嘉。可。

資德大夫紹慶珍州南平沿邊宣慰使播州安撫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上護軍楊漢英贈推忠效順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封播國公謚忠宣

纘世立諸侯。審象賢之有託。推恩保四海。在追遠以彌加。有懷藎臣。肅厚恤典。具官某、著德遐域。效誠先朝。聰敏得於襁抱之初。發于天性。稚弱習於扈從之側。斷自宸衷。用能絕爲殊鄰。投戈納款。尺天寸地。負版奉圖。先國後己之慮深。尊主庇民之績著。閑學儆文翁之化。好賢師鄭武之風。雅量鎮浮。方彎弓而箴矢。澄懷味道。時緩帶以輕裘。出門興折軸之悲。行墨應流星之兆。何以勸善。必也正名。循故壤以加勳。衍圭田而封土。青綬崇副相之貴。袞衣嚴辨章之稱。噫。忠孝傳家。于以顯昭事厥辟之實。殁存錫命。所宜推圖任舊人之終。精爽有知。欽承無斁。可。

妻田氏遵義郡夫人加播國太夫人

婦人中饋。歌采蘋則謹其承先。大夫遠行。誦殷雷則審其勸義。禮有準則。行無過踰。具官某妻田氏、孃高門之動。庸受外氏之縱籍。曹大家之女誡。奉上克謙。魏夫人之傳書。教兒能學。念王事靡盬之際。知女子有行之宜。夙夜傳悲。塞暑循度。噫。從夫以貴。今已位於小君。勉子惟忠。益有光於先正。茂膺異渥。式介長年。可。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拜珠（松年案書作拜住）贈清忠一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東平王謚忠獻

八柱承天。棟橈萌於巨構。六飛御日。輻說見於中街。感死難以成仁。歿生榮而錫命。具官某、鼎蘇王社。閫閫相門。自結主知。應雲龍之異遇。獨持國是。炳蓍蔡之先幾。陳於上者不足言。見於事者爲可則。斥聚斂

之臣．以靖四表．誅顓貨之徒．以正庶官．庫無餘財．拔葵之詞．廉孝門絕私謁．懸衡之鑒益公．天下望其治平．朝廷以之模楷．然盡言招過．憸謀愈深．運賢與能．姦黨滋懼．變成肘腋．禍延股肱．川嶽動搖．日月昏翳．雖元兇正罰．足明朕心．在壹惠易名．抃慰卿意．分茅故壤．增爵維垣．噫．未明入朝．竟隳承宗之計．盛服假寐．孰為鉏麑之賓．念此靈傷．恩斯優渥．可．

妻某氏封東平王夫人

星坼中台．輔弼之虧．果塵舟藏半夜．伉儷之情曷勝．死者易名．生焉從爵．具官某妻某氏、素柔相閫．克嬪王門．纂組之功弗訓．以習祭祀之謹．於禮無違．偕老之志莫酬．啟封之恩宜厚．爰增湯沐．肅演絲綸．噫．司徒之妻．問齊君以予邑．賜父之年．樂韓土以相攸．宜飭諸孤．以保終譽．可．

太中大夫內史府司馬狄琮贈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柱國追封冀國公謚貞毅

山西諸將之英．沈雄有自．斗南一人之裔．正直是傳．爰產魁梧之賢．以贊藩輔之政．具官某、少植奇節．壯懷孤忠．朱邸論思．引經說以開導．細旃密勿．詢治道以彌縫．挺然廊廟之姿．鬱有江海之量．才見於用．知無不言．邊陲以之教寧．帷幄以之康濟．朕纂嗣大曆．屬任舊人．方審象以博詢．慨撫髀而莫覯．興宗有似．哉爲柏臺之羽儀．追遺彌加．肅進槐階之品秩．噫．呂望老而賜履．實文王之故臣．丙吉生而受封．乃悼考之遺德．事莫能偶．恩宜有加．可．

妻張氏贈冀國夫人

遺行從政．閔勤勞者著壺儀．修身謹言．循法度者執婦道．允矣溫恭之媛．疏其赫奕之封．具官某妻張氏、謙以自持．儉而有守．酒食是議．春秋之祭無違．狐貍為裘．風雪之需悉備．既奮報國．莫竟恩榮．噫．象箸入寡．紹祖之傳彌振．僧孺清道．思母之念益深．尚其營魂．承爾嘉命．可．

妻劉氏贈冀國夫人

展．如邦媛．典刑傳於大門．亘兮圖英．讀謀見於番邸．天相其配．恩與之俱．具官某妻劉氏、珩璜母儀．纂組女訓．如璞蘊石．審玉人之琢磨．若鳩在桑．信君子之均一．副為烏府之模楷．毋增魚軒之寵榮．噫．繼世象賢．于以錄先臣之舊．慎終追遠．庶幾彰盛世之光．綸誥下頒．營魂祇服．可．

清容居士集卷第三十七

外制

太傅右丞相巴延（按原書作伯顏下同）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　功臣淮陽郡王謚忠武．

乾坤呈符．摶風雲之嘉會．山川鍾秀．挺柱石之英賢．夙奉宸猷．丕揚帝訓．惟不嗜殺人者．能得天下．而可與事君者．實非鄙夫．晚我元勳．膺時碩望．合太平之寰宇．成一統之興圖．生為名臣．歿有公論．太傅右丞相巴延．機沈而識遠．量重而器宏．十乘啟行．其服征南之妙算．七騎咸饗．默傳濟北之遺編．誓衆於鼓角冲初．過師於枕席之上．具宣德意．誕廣仁聲．簞食壺漿之迎．咸知已後．觴酒豆肉之賜．士向無前．是謂制勝而屈人兵．抑亦好生以全天道．丞相之功第一．智士之舉無雙．方謙牧以學卑．愈蒙養而用晦．角巾私第．恂恂似不能言．雞翅屬車．斷斷猗無他技．肆予纘服．躬任受遺．功成莫居．年運而往．格于皇天者有儀可象．游於造物者不見而章．師尚父之崇名．貞惠文之美謚．益疏王爵．肅示國恩．噫．彝器景鍾．足銘邦家之偉績．寶章褫典．斯昭泉壤之幽光．尚其明靈．歆此殊命．可．

平章政事廉希憲母某氏贈□國夫人

混璞出於玄圃．貞松產於徂徠．良由地氣之完．以合天和之蘊．故平章政事廉希憲母某氏．柔嘉維則．淑慎其思．采蘋采藻之恪恭．爲絺爲綌之素儉．奉詩章於壯歲．樂其天全．率娣姒之諸郎．視為己出．齊家以

禮。教嗣以忠。用能爲先朝社稷之臣。啟奕葉簪纓之慶。雖爵從夫貴。莫得而加。然義以子賢。當崇其本。盍開湯沐之修。庸增寵渉之光。是爲異恩。以旌舊德。可。

呼圖克台默色（松年案舊作忽都的迷失下同）公主追贈齊國大長公主

維王展親之道。實先於惇敘。粵昔慎終之典。尤謹於追崇。矧予同氣之賢。是惟長主之貴。寵殊異數。庸寓至懷。呼圖克台默色公主。玉海澄輝。金枝毓秀。光然婦德。成肅雖以爲穠李之華。相其夫家。閔勤勞而勸敬肅之義。婉順諧於日就。儉慈出於天然。美王姬下諸侯。歸異公宮之制。惘我姑及伯姉。益深先朝之思。胡不百年。以永終譽。肺腑之託。云在手足之念彌鍾。毛舊萃更。湯沐儀舊。爰開名國。下慰營魂。噫。立愛惟親。易愧死生之初志。以義度德。莫窮修短之大原。沒而有知。服之無斁。可。

宗正府寶哥贈祖父母

祖某特贈推誠保運翊亮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尉上柱國追封恆山郡王諡忠靖

風雲初際。允資佐命之賢。歲月既徂。庸厚報功之典。要惟平治。爰錫褒嘉。具官某祖某。貫日精忠。凌雲節槊威橐弓矢。翊龍德於初潛。以爲股肱。展鷹揚而無敵。噫。孝文拊髀。豈惟思古之名臣。顯宗圖形。實欲方今於前世。九原可作。千載如新。可。

祖母追封恆山郡王夫人

慎終追遠。本先王之至仁。崇德報功。傳有國之令典。具官某祖母某氏。從夫早貴。訓子克賢。如山如河之儀容。宜家宜家之愷悌。肇封大國。儼爲象服之新。錫慰九原。歆此寵章之寵。可。

參知政事賈某贈官

朕丕承大業。遠究前圖。肇邦九有之初。紀綱備舉。同德一心之彥。贊畫允資。慨年運之云徂。儼風猷而如昔。具官某經綸展績。孝廉起家。侍幾微於帷幄之中。保身獨諫。識變通於衡石之外。得士尤多。故一時出命之坦明。皆先帝欲言之旨意。器能容物。清不近名。暨更南國之旬宣。咸謂中朝之倚任。方堅退佚。益避權姦。活千人有封。考於爾嗣。德百世而祀。論乃至公。爰褒賢以勸功。復易名而疏爵。噫。方叔壯猷之雅。肆已美於盛時。韋丹遺愛之碑。實有俟於今日。儼如精爽。綏我寵光。可。

淮西道宣慰使劉復亨妻趙氏贈某國夫人

謂任舊人。式表世臣之重。烝昇祖妣。用昭孝孫之賢。維德厚者慶益長。而爵貴者報必遠。具官劉無隱祖母趙氏。緬鼎望族。山河令儀。使節奉行。從子從夫之樂備。女箴夜誦。爲母爲婦之道全。須臺之彥有嘉瀰宗之恩彌廣。寄衮素象。昔容猶想於令韶。故里佳城。湯沐儼疏於列壤。滿然精爽。歆此褒榮。可。

荊湖北道宣慰使劉澤妻孫氏贈某國夫人

孝治聿嚴。誕布彝倫之澤。聖謨丕顯。遐思屏翰之賢。念服勞於外庸。尤資成於內助。恩隆追命。光慰九泉。具官劉無隱母孫氏。里族高華。閨儀淑慎。閉戶而行豐績。興盡婦儀。嘆雩以課詩書。成稱母訓。栖旛之欽猶在。鼎鼎之養莫加。位正小君。已備追繫之戀。將崇大國。從攄風木之思。可。

參知政事趙世延贈曾祖母□氏雲中郡夫人

積慶在於百年。實資內訓。褒封及其三世。寔謂異恩。勤勞藎臣。服襲先矩。具官趙世延曾祖母某氏。幽閒雅度。喬木舊傳。般露雖因其勤。克彰忠節。采蘩不失其職。允佐肅雝。膏之沃者根必深。種之豐者穡益厚。顯于西土。咸曰大家。維爾曾孫。益彰有慶。於戲。秩秩先廟。崇松檟柏板之儀。翼翼小君。承錦誥金花之寵。奉先追孝。錫類興仁。可。

平章政事董某封贈三代九道

曾祖昕贈光祿大夫司徒趙國公謚宣懿

大裘無文。可璧于帝。良玉韞璞。孰窺其珍。灼知遺逸之民。迺種渾圓之德。克昌厥後。不在其身。具官董某曾祖具官某。賦敏恬愉。里閭退讓。闢田種德。深期嶶日之輪囷。如山出雲。莫測爲霖之變化。于能擇主。孫亦象賢。一門萬石之家。嶷四世五公之譜牒。噫。慎終追遠。分茅宣曾矩之光。崇德報功。推本篤孫枝之穎。聖惟異渥。寵爾營魂。可。

曾祖母李氏追封趙國夫人

經山之源。若蠡而遂于海。至日之影。如綫而麗乎天。信知明盛。不可以計功。要在積纍。因之而成著。具官董某曾祖母李氏。盤阿其隱。鑑歆知賢。惟耽積善之勤。厥享降祥之驗。百年承盛。五世其昌。噫。象服委蛇。亦既慰賢勞之願。寵章剡袞。斯有昭孝治之隆。可。

祖後贈翊運效節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壽國公謚忠[illegible]加贈推恩翊運效節功臣依前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改封趙國公謚忠獻

駿命握乾。誕啟中天之運。豹韜宣武。卞成上國之光。念風雲之會。匪常而日月之流如駛。爰新景命。以慰故臣。具官董某祖具官某。被褐潛珍。乘書學敵。戎馬驅攘之未定。志已昌龐。雲龍會合之有時。獨能就日。察敵保臨淵之智。挽張孝質札之精。釋兵爲農。所活者衆。延師教子。其訓益深。馬革裹屍。深可惘生前之語。虎頭食肉。終有期身後之榮。惟德之厚者嗣必昌。而功之著者禮必報。肆啟嗣服。念爾勳庸。爰廣重封。以彰異數。噫。修祠廟。陳宗器。在于君臣之交。光丕篤。遠天休。惟爾子孫之繁。庶精爽不昧。寵澤其承。可。

祖母李氏特贈齊國夫人改贈趙國夫人

般盡勸義。於昭德之賢。柏舟作詩。爰表自防之志。雖內教止傳於閨閫。而懿範播著于鄉閭。具官某祖母李氏。淑慎持家。嚴勤訓子。斥養班以奉賢師之饌。化絲泉以助先祭之供。衡宇周旋。人不識其面。日闈門欵洽族。猶想甕儀刑。雍雙鯉之養兼居。而八龍之譽罔替。尤惟賢哲。乃克館酶。絲予渥澤於世臣。庸汝贈封於大國。噫。先正昭事。已克光竹帛之傳。夫人爼家。式敬承絲綸之訓。庸昭後嗣。永肩一心。可。

父文炳特贈謚金紫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忠獻公加贈宣忠安遠開物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仍謚忠獻

君臣相資。莫喻同心之美。忠孝兩立。斯爲茂命之殊。念汗簡猶能既其勳。而彝鼎猶足以旌其德。維爾有

劄。非朕敢私。具官董某父具官某。沈毅而善謀。明恕而敦本。黑頭試邑。乘官差墨綬之卑。赤脚從軍。絕食蒭翠華之幸。刑輕典以安反側。釋降人以靖流離。白日揮戈。陣脫益張其羽翼。長風破浪。蒙衝競擣其巢心。命在饗氏。市不易肆。取婺禾以陷郎人之過。散圖書以成肅和之功。撫循宜威。南人不復反矣。朔方請使。周公方且膺之恂恂。特儒者之風。諤諤挺大臣之節。靖念不圖之建。彌深喬木之思。格于皇天。雖儼若帝庭之陟降。渙其大號。必有加玄宅之褒崇。錫以嘉名。胙之大國。掌武襄建牙之府。開司增立戟之榮。九原如生。終古永譽。噫。英才間出。足爲邦家之立基。盛德無瑕。成爾子孫之逢吉。載加殊命。以賁營魂。可。

母趙氏追封趙國夫人

鵲巢推夫人之德。於配實難。碩人歌衛侯之妻。其賢可想。具官某母趙氏。秉心淑靜。主饋柔嘉。逮事皇姑。克奉甘旨於左右。一視諸子。莫窺憎愛之後先。每傳家訓之忠勞。遂致孤兒之死事。噫。錫脂田而褒上國。豈謂無傳。被象服以從先塋。幸哉有子。可。

繼母某氏追封趙國夫人

國族世貴。鮮執禮以下人。王臣功高。適合符而繼德。具官某繼母某氏。敦厚天性。靜專內儀。瞻彼南山。深得觀夫之義。遵于行潦。不失奉祀之恭。有子忠賢。爲我宰輔。噫。推恩三世。肅疏湯沐之封。錫類九原。益廣蓼蕭之澤。可。

繼母王氏追封趙國夫人

嶰谷之竹。應律而氣自鳴。十洲之膠。續絃而奇乃見。不有佐饋。曷能相夫。具官某繼母王氏。組織婦工。齊莊母道。箴時盥饋。立蘭玉以無譁。春秋烝嘗。絜牲醪而有度。嗣子極中書之貴。一門𣏌六國之封。嗟生也有涯。莫稱魚軒之樂。死如可作。尚歆鸞誥之榮。可。

所生母樊氏追封趙國夫人

蒞衣之養。莫諧其私心。板輿之歡。遂以爲美事。念風木之永感。惜春草之寸暉。具官董某所生母樊氏。禮以母懿。義由子貴。勞謙終吉。克觀垂魚擁旂之榮。一視同仁。乃預享劉寵演綸之寵。尤惟盛事。服我異恩。可。

集賢大學士張晏贈二代四道

曾祖宇贈保節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魏國公謚文憲

奉孟明經。諸孫之傳始貴。袁安卜葬。三公之言若符。貧之伏者日以光。德之厚者世益遠。具官某曾祖某。進修家塾。退靜鄉閭。乾坤轉偈。獨后服先知之算。干戈效勇。舉宗成令殺之悲。命也在天。幸哉有子。噫。忠孝一門之盛事。百世可知。節義千古之大閑。九原不作。申申殊命。廣進上公。可。

曾祖母常氏追封魏國夫人

盛德之報。若將取償內訓之施。如玉韞璞。事行養祖之痛。益知起家之難。具官某曾祖母常氏。淑靜無譁。儉勤有素。語長佐饒。奉主韭之肥甘。晚歲謀生。治齏鹽之簡略。積善有慶。沒世不忘。噫。昔孝孫之詩。宜告

成於先廟。魏大名之國。爰錫命於九原。服我鴻恩。賁惟異數。可。

祖英贈純德秉義功臣太保儀同三司柱國追封魏國公謚簡懿

幽蘭空林。抱孤芬而永謝。長松古澗。垂巨蔭以自完。明其道者不計功。非其身者必在子。具官張晏祖英。德者不足。幾且有儀。遇真主之龍興。出關而佚。喜佳兒之豹變。潛邸以從。居官恥商權之謀。接物多任俠之義。念干戈首難。彌深丘壟之思。歸鄉里自娛。益廣子孫之澤。考其篤素。允謂安行。噫。于公之門。少高哉胥已驗畢萬之後。必大今食其封。爰詔後人。益光前業。可。

祖母劉氏追封魏國夫人

德盛起家。允著夫人之懿。時危秉志。有高列女之風。蓋在昔以爲榮。至于今而彌顯。具官某祖母劉氏。淑身蘭服。耽耳椿齡。東閭期家婦之興宗。一札勸孤兒之入侍。忍乃有濟。鑄金符緘口之銘。安不忘危。考室遜飛翬之制。昌德者是生賢。可知噫徂。賁孝孫已極登瀛之貴。逮事王母。益疏分國之恩。幽泉有知。純嘏無斁。可。

賁德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中丞于璋贈推誠肅政功臣光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薊國公謚文簡

善人天地之紀。德莫有加。君子邦家之基。沒猶不朽。贈懷遺直。追錫殊封。具官于璋。志蘊忠貞。運逢熙洽。慶雲甘露。氣和而動植自宜。威鳳祥麟。瑞應而猛鷙咸伏。華要屢更於中外。靖共彌保其始終。緇衣不渝。素絲靡替。念在昔賢良之彥。皆先朝械樸之功。年運既徂。風猷彌遠。噫。劉寬長厚。允宜居鼎鼐之官。胡質中庸。謂當久藩閩之任。事乖往古。恩浹九泉。許示營魂。服我休命。可。

妻某氏追封薊國夫人

慎終追遠。先王惇俗之盛心。崇德報功。治朝賜臣之大道。恩褒配享。澤及閨儀。具官某妻某氏。靜淑自將。柔嘉端謹。珩璜有節。動常法於女箴。圖史自娛。身不逾於內則。偉哉無子。貴也從夫。腊田廣大國之封。寶印慰九京之望。噫。琴瑟別調。早已棄於人間。寶劍化龍。竟相從於泉下。尚期冥漠。益此寵光。可。

茅山第一峯大茅君特加封東嶽上卿司命太元妙道沖虛聖祐真應真君

靜慕玄風。灼觀往事。無爲曰道。必刻意謹性而始成。修身乃真。非積行累功而莫就。大茅君奇操矯俗。精思集虛。宣德齋心。受龜臺西華之秘。旨萬靈受職。開金陵句曲之宗。壇丹光千載。以如新寶氣三峯。而彌固凝祥肇祉。民到于今稱之。遠兩搴風。天之所助順也。爰惟作聖。允合祐神。孔蓋翠旌。嚴昊嚴於司命。瑰文藻翰。寵爰護於秩宗。假哉明。佐予平治。可。

茅山第二峯二茅君特加封定籙右禁至道沖靜德祐妙應真君

合人心。理萬物。禮宜順於鬼神。建皋標。錫庶民。微有稽於賜雨。大江以東之地。句曲維望而尊。士樂昇平。歲稱樂足。二茅君中峯司命。西華鍊形。作牧蒼頭擾之非。慘真得恬怡之要。驂鸞導從。增屏儀表於雲中。化鶴來歸。城郭時看於華表。朕方推仁以濟衆。懿宜妙物以祐民。學道受之以神。端有宗於李耳。望祀不

新其福。誠慕深於澳文。嘉與爾生。誕敷良命。可。

茅山第三峯三茅君特加封三官保命微妙沖慧仁祐神應眞君

氣化爲神。握陰陽而執要。物來能應。遇亦星以成功。茲山之靈。以氏爲號。三茅君不導引而壽。體素純爲眞。宗從耆龍。承左右而無間。時乘白鵠。侍伯仲以遠遊。荷天降休。爲民請命。逍遙容與。服光景以如新。周流常羊。蒙祉福而無極。肆加褒錫。丕應隆平。埋鼎高峯。受嘉軒轅之有道。獻金空谷。方譚光武而不爲。以赫厥靈。尚歸于治。可。

吳全節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

運開至治。法簡易以合泰元。教衍宗傳。隆繼承以明正嗣。用揚渙號。丕聳具瞻。具官某孝友中孚。莊纔詞華。鏗乎金石。居無思。行無慮。粹然令名。禮爲翼。知爲時。協于王度。陟降紫宸而匪懈。贊襄琳館而益謙。藏珠任淵。雲五色而川媚。納息于踵。風八景以星從。維列聖嚴珪幣之薦以格天。而乃祖受劍印之錫而展世。五十餘年之帝顧。卑己行權。二千之徒首汝賢。小心盡瘁。俾超華貫。爰傲筠階。侍清祠以表尊公。度玉壎而鏘六命。祗若其訓。允爲異恩。嗟。湊陰陽之和以祝釐。則諸福可以畢至。通神明之德以事上。則庶績底於咸熙。守慈儉以佐無爲。邁希夷而贊有道。式觀褒履。膺佩綸言。可。

三十七代仙姑馮淑眞特封靖明貞素夫人

紹玄風而展世。丕闡帝猷。溥內則以疏恩。勉從人爵。仙姑馮氏。簪纓素緒。鸞帔芳儀。嬛毅城之傳。益師清淨。守柏舟之操。累固堅貞。受祉惟深。錫名斯侈。雲龍風虎之慶會。皇爵有光。舞鳳迴鸞之制書。懋承無數。可。

昭應宮提點王氏金蓮特贈淵靜玄素眞人

寂然不動。知來去之有因。湛焉長存。宜死生之無間。靜風雲之際會。覺穢秕於世塵。爰加異恩。以彰殊遇。昭應宮提點住持王氏金蓮。早慶椒掖。晚謝蕊宮。修崇術契於九重。錫賚屢承於三接。淨如止水。斯爲至道之宗。悅若太虛。實本重玄之體。尚歆嘉號。庸表將來。可。

長春宮提點常某授玄門演道大宗師掌教眞人管領諸路道教所商議集賢院道教事

以無爲惟宗。式符要道。順物乃自然之理。允謂至言。長春宮提點常某。夔籥重玄。蓄蘊萬變。氣超渾兔天地之根。通際昇平。默贊陰陽之化。方獨立以不改。彌大盈而若沖。爰紹眞風。以彰人望。嗟。內觀形影。斯泉石之素心。外飭身名。實朝廷之異遇。保茲清淨。俾以闡揚。可。

昭瑞宮提點張惟一特授全德靖明弘道眞人太一宮提點

神以知來。主數雖存於象設。人惟求舊。褒封肯錫於龍飛。念屢蹕之宣勤。默儲祥而介福。坤元具訓。渙號揚輪。昭瑞宮提點張惟一。泉石古心。冰霜雅操。侍宸長樂。濟焉若模而妙感彰。澄觀穆清。廓乎不惑而衆慮集。惟才全者德不競。而正端者明愈昭。闡道王庭。葆眞沖館。嗟。有國之母以長久。爾尙謹於祝釐。立天之道曰陰陽。當益思於觀復。恭承嘉命。助贊無爲。可。

廣誠靈妙演法眞人江南諸路女冠諸宮觀都提點邵靈瑞特追封宗師

二儀之生。根於太極。萬物之母。始於有名。推剛柔迭用之原。悟坤乾交泰之理。茲焉觀妙。足以表微。具官邵靈瑞。野鶴孤標。金芝內行。實麻姑之清淑。允謂地靈。慕南岳之沖虛。聿工草聖。通章帝闕。備問宮闈。嬋奕龍光。守大盈而自牧。端然蟬蛻。享上壽而弗居。道氣常新。仙風不墜。嗟。女儒朝徹。已傳宗師之號。帝堯時雍。爰有化人之國。錫茲美號。昭我鴻恩。可。

沖靖靈妙凝眞法師玄元萬壽宮提點盧行益襲封眞人

道要易爲功。必假相傳之秘。名豈難與繼。益求自治之方。矧茲女冠之慎修。爰出朕綍以示勸。具官盧行益。沖澹若璞。謹飭自繩。侍驪珠之宮。宜琳琅而不瀆。守尊緣之訓。視金玉以如遺。惟清淨者玄學之宗。惟簡素者師資之本。斯焉無忝。足以有承。嗟。誦赤松中誠之經。卑遇爲德。考南岳內傳之旨。齋戒是先。可。

五雷宗師沖靖先生留用光特加封五雷宗師沖靖至德昭應眞人

天地交泰而雷出奮。風霆流形而物露生。神行兩間。因體而始有用。數合五位。由柔而後成剛。乃知變動之機。不出陰陽之妙。五雷宗師留用光。參合太始。廓邊無垠。學道從師。罹厄窮而不悔。救災禦患。卒韜斂以如遺。詢諸長老之言。考以輿圖之載。損之又損。承續之語若符。生而不生。介象之歸弗異。運隆累洽。遹慕重玄。思其人如欲見之。宜加綸誥。告諸往而知來者。益勵羽流。可。

迪妙葆眞先生高士易如剛特加封通妙葆眞文教眞人

式觀修眞之徒。多出好古之士。伯陽柱下。習典禮而道成。弘景山中。博載籍而書備。高士易如剛。學通羣藝。妙集衆廬。師清淨以避堂。可謂簡矣。罔鬼神而前席。殆將近之。韋編之機絕孰傳。洞章之補亡猶在。無文不立。松風恍其步虛。與時偕行。草露晞而羽化。方企崇玄之館。爰思列仙之居。本無名而有名。庸彰往古。效先覺者後覺。庶勸將來。可。

臨江路閤皂山萬壽崇眞宮住持四十六代傳籙嗣教宗師楊伯晉陞加太玄崇德翊教眞人

性出於無始。存存爲成性之門。道合於有爲。生生乃得道之奧。式觀載籍。爰有至人。吐故納新。以調其神。齋心服形。以制其氣。于以濟衆。因茲延齡。具官楊伯晉。守樸丹丘。潛珍琳館。止息以踵。隨熊經鳥申之廷。藏珠于淵。提龍變虎騰之要。開九籥之祕記。傳八景之玄文。間年令見其復丁。會月密推其納甲。天台之召司馬。損數術以理身。羅浮之遊軒轅。徹聲色而合德。朕悉茲理。卿無復言。聿加綍命之殊。以重羽流之選。嗟。居安易之序。所當明天地之根。修身德乃眞。宜益究坎離之用。贊敷皇極。懋協鴻禧。可。

毛穎達封眞人 甲主神縣丁

道爲物之奧。非虛不能以通微。誠百行之源。惟靜斯足以制動。聿求佐理。爰慕希夷。茲得有恆之人。以贊無爲之化。崇眞宮提點毛穎達。澄心止水。植節貞松。禮爲翼。知爲時。濟然無競。巧若拙。辨若訥。休乎有容。藏名琳館之珍。拔粹玄門之望。維昔世祖。勤遇軒轅。占瑞光以探五行之情。通紫煙以嚴六子之用。山林黽絜。牛斗爛明。苟非其人。靈弗顯矣。不懈于位。爾其勉之。庸加綸誥之隆。以示眞卿之貴。嗟。乾元天下治

也.淩明用變之功.帥物聖人則之.敬謹祝釐之效.有嘉恬靖.永保恪恭.可.

清容居士集卷第三十八

表 雜附

進五朝實錄表

皇祖有訓.聿成四聚之謨.大曆無疆.允纘五朝之治.夙陳叡筭.上徹璣旋.欽以邦啓治平.運符熙洽.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炳若丹青.典謨訓誥.誓命之文.昭如日月.維累聖繼承之述作.實皇家混一之謀猷.官謹具寮.謗嚴信史.雖編摩之匪一.幸聞見之悉同.欽惟陛下.祗奉鴻圖.光膺龍御.惟天佑于一德.咸曰湯孫.受命不若歷年.悉循堯道.仁宜孝治.學廣文明.臣某等職忝汗青.官慙尸素.帝王之制可舉.今已粹於鉅編.詩書所稱何如.願有光於億載.

賀册皇太子表

龍辰當陽.首重升儲之建.彤庭叶吉.誕承錄册之頒.宗社以貞.幅員胥賀.中賀 切以天下之本.在國在家.皇極之言.是彝是訓.然知子莫若父.故立嫡必以賢.二美斯完.羣情允屬.信爲非常之慶.實開太平之基.欽惟陛下.駿命溥將.燕謀敷遺.本支百世.咸推受釐之亨.壽考萬年.益著繼明之象.臣等遭巾膺仕.欣覩上儀.金石鏗鏘.知協風之從律.乾坤清晏.瞻景耀之宣精.

賀册皇太子表 代宣徽院作

乾坤合德.立龍極以建中.日月繼明.奉龜圖而示吉.誕敷渙號.允迪嘉亨.中賀 欽惟陛下.寶曆儲祥.璿源衍慶.立嫡以長.遵三代有道之常.受命於天.膺萬年永保之裕.惟知子莫若父.故治國先齊家.上當帝心.下定民志.臣等恪共內府.欣際昌辰.太極稱觴.效嵩呼而率舞.寢門視膳.嚴唯諾以致恭.

賀正旦表 代宣徽院作

泰元衍策.百二十日以爲春.乾御當陽.於千萬年而受祜.鶯濟叶奏.丹陛傳臚.中賀 欽惟陛下.盛德在躬.至仁育物.象闕而垂治法.蘄訓是繩.獸樽以招直言.皐猷迸闢.嗣歲耆規之始.乘生玉燭之和.臣等班辨外朝.職嚴內宰.雲迴龍袞.肅瞻天日之光.星拱鵷行.虔祝岡陵之壽.

賀武宗皇帝登極表

乘龍御天.握純乾而居正.斷鼇立極.奠下土以宅中.百辟一心.四方胥賀.中賀 欽惟陛下.聰明合道.智勇冠倫.承詔撫軍.展素書之奇略.登途受璽.昭赤崖之珍符.惟謳歌曆數之有歸.暨祖考神祇之允格.丕基永紹.景命不移.徯後后以來蘇.致與民而偕樂.臣等班瞻文陛.瑞仰層霄.循度量以朝諸侯.三千同德.垂衣裳而治天下.億萬斯年.

賀皇太后表 翰林作

六飛夾日.攀大曆於聖人.五色補天.歸玄功於文母.事關宗社.慶浹宮闈.中賀 欽惟陛下.教闡周南.德參太極.以慈爲寶.夙資保佑之勤.維道積躬.聿致怡愉之養.顧坤元之光大.卜鼎命之延洪.臣等幸列周行.欣承嘉會.瑤池書迥.樂四表之驩心.玉殿春遲.衍東朝之景壽.

賀聖節表 本院

天開景運.篤有道之曾孫.電繞神樞.受介福于王母.毓棲瑞鶴.閶闔儀傳.中賀 欽惟陛下.誕紹龍圖.丕承寶命.至仁育物.得秋而萬實成.盛德在躬.居所而衆星拱.當立經陳紀之始.新省刑薄斂之規.郊廟肇禋.朝野胥慶.臣等名汙玉署.目極璇霄.廣文王有聲之詩.載歌律呂.衍中宗無逸之壽.虔祝華嵩.

賀聖節表 代宗正府作

乾御當陽.甫際中天之運.斗樞繞電.式臨彌月之祥.絳闕青蔥.瑞京肅穆.中賀 欽惟陛下.聰明合德.孝友根心.偃武修文.百神歆而九廟格.敦本崇化.皇極建而庶績熙.爰開有道之長.斯衍無疆之慶.臣等職廣邦憲.身阻廷趨.有王者興.行見溫洛榮光之瑞.祝聖人壽.願增泰元神筴之書.

賀皇太后册寶禮成表 本院

纂闕衍瑞.丕昭長命之祥.寶册膺徽.誕紀慈元之懿.群心祇格.子道昭揚.中賀 欽惟陛下.稽古聰明.尊親愛敬.有國之母.以長久致養.事嚴天道之要.在陰陽飭躬.彌謹.禮行中禁.慶洽九闈.臣等職近鼇頭.班聯龍尾.玉巵前壽.俞瞻長樂之儀.彤筆特書.願廣思齊之聖.

賀皇太后册寶禮成表 代宗正府作

黃鍾應律.協陽德之初亨.寶册告廷.奉坤元之至養.尊歸慈極.慶洽治朝.中賀 欽惟陛下.愛敬積衷.順承

法道.雍雍肅肅.聖賢本於大任.怡怡愉愉.孝有光於虞帝.日嚴初政.風動八方.臣等恪謹國章.欣陪班著.瑤池載迴.幸預聞管籥之音.玉巵春融.願虔祝岡陵之壽.

賀皇太后册寶禮成表 爲省部作

乾旋坤轉.定妙算於宮闈.月吉辰良.鋟徽音於典册.東朝禮著.九寓歡騰.中賀 欽惟陛下.聖嗣大任.道希少廣.以天下爲游神淸淨之居.惟泰元尊致謹怡愉之養.允持慈寶.益屆壽祺.臣等會弁鷄聯.趨庭鷺拚.陽回玉琯.八音首協于黃鐘.春滿瑤巵.萬歲齊呼於紫禁.

賀聖節表

寶曆建元.協重華之嘉運.瑤光貫月.開上聖之貞符.盛德在秋.昊天有命.中賀 欽惟陛下.智仁御極.孝友根心.丕顯王謨.端拱巖廊之上.遂觀新邑.式均道里之中.取泰象於坤乾.合離明之日月.璇璣叶紀.玉斗儲祥.臣等祗率班聯.肅瞻淸穆.宜昭鴻業.載歌七月之詩.耆定武功.願繼萬年之雅.

史局謝錫宴表

立朝載筆.交慚倔日之懸.就館肆筵.中錫需雲之寵.恩傳宮禮.光動廷紳.中賀 欽惟陛下.黼黻先猷.憲章祖武.謂丹青信史.紀二聖之鴻文.念鉛槧微勞.賜小人而燕賚.魚藻歌騰於周室.鳳簫聲遠於鈞天.眉祝朔以迎長.粲飛霙而泰瑞.上追寶飫.下陋權輿.臣等愧匪食功.慚惟飽德.陽剛初復.太平歌旣醉之詩.天威不違.下拜祝無疆之壽.

賀正旦表 爲省部作

會護天朝.文命敷于四海.曆司人統.攝提正於孟陬.率由舊章.曰爲改歲.中賀 欽惟陛下.道裁天地.政在璇璣.崇鄉薦以屬賢才.肆嚴親策.詔郡國而謹牧養.爰廣使軺.東漸西被以如春.小往大來而交泰.禮行雅壽.捧瑤斝於東朝.親納直言.開獸尊於前殿.聖惟平治.允際亨嘉.臣等祗率鵷行.肅瞻龍尾.弘敷五典.慚退食以罔功.永保萬年.敢矢心而善頌.

賀正旦表 木院

淸臺課曆.允符顓頊之元.明堂視朝.茂正攝提之位.陽迴象魏.儀贊鴻臚.中賀 欽惟陛下.經緯人文.財成天地.審賢良知古今之體.能勵廉隅.諸吏道以法令爲師.益嚴品節.剛健密參於太極.怡愉深謹於東朝.甫紹蒼龍.導迎木德.樽開白獸.詢採錫言.臣等材乏頌椒.恩叨給札.春王正月.推五始之大原.天子萬年.綏八荒於壽域.

賀皇太后正旦表

歲在攝提.叶孟陬之令月.曆符顓頊.開太始之上元.時屆履端.天綏眉壽.中賀 欽惟陛下.清心慈儉.至養怡愉.數往知來.利永貞而坤厚.體中居順.祉元吉以泰亨.徽音惟日以俱新.懿德如春而益暢.臣等職叨觀草.才乏頌椒.絳闕五雲.王母降臨於黼座.玉巵萬壽.神堯親捧於瑤階.

全德泰寧福慶皇太后尊號册寶禮成賀皇帝表 爲省部作

皇矣上帝.不顯立極之功.至哉坤元.申衍得名之典.禮行宮壼.化被寰區.中賀 欽惟陛下.敬養日嚴.文明天縱.謂聖德無加於孝.爰盡討論.而天子必有所尊.載揚徽美.御未央而登册.朝長樂以展儀.鳳泊鸞飄.寶刻永光於奉璽.雲蒸霧起.翠華親下於堯階.協氣醇和.嘉生博厚.臣等班聯會弁.壽介奉觴.太微三光之庭.烟熅交泰.有名萬物之母.允合永貞.

賀皇太后正旦表 丁巳爲都省作

正月始和.資坤元而蕃衍.兩儀交泰.綏壽祉以亨嘉.德協青陽.瑞浮紫禁.中賀 欽惟陛下.寶慈作則.履順行仁.龍袞捧觴.喜溢椒花之頌.鶴臺簇仗.坐觀蓂莢之祥.審孫枝之正傳.定國本以丕建.邦家大慶.朝野均懽.臣某等祗率鵷行.式遵鳳曆.正時成歲.百廿日以爲春.利用厚生.萬億年而受祜.

賀皇太后正旦表 集賢院

韡若祝旦.丕彰立極之功.鳳曆頒春.誕合建邦之慶.筆鏞翕釋.黼繡昭明.中賀 欽惟陛下.道協母儀.教參女史.承顏致養.順德備於九重.正位在中.行願符於六五.朝贊聖神之治.共傳慈儉之謨.臣等叨侍近班.肅瞻嘉會.玉巵爲壽.儼寶殿以雲從.金盤賜餘.樂瑤池而晝燕.

賀册皇太子表 集賢院

前星定位.仰儲極之聖謨.陽月臨軒.法坤元之慈訓.光騰鏤册.儀謹傳臚.中賀 欽惟陛下.稽古行仁.憲天合道.知子莫若父.審恭敬之積中.治國先齊家.盡怡愉而致養.惟宗祊繼體之事大.玩易交重明之象深.著龜協祥.匕鬯承嫡.臣等職縻珍館.班肅彤庭.喜溢龍顏.虎拜咸呼於萬歲.禮嚴鶴駕.鸞和共奏於三朝.

册皇太子賀皇太后表 集賢院

承天正位.詒謀啓於重闈.諏日揚廷.渙號昭於寶册.大明繼照.萬邦以貞.中賀 欽惟陛下.色石功深.黃裳德順.以似以續.降葆命以丕基.是訓是行.席羅圖而端本.知立嗣必子之有自.審建儲非私之惟公.施于神孫.緊我文母.臣等職塵淸貫.班肅上儀.簫韶九成.願盡稱觴之慶.本支百世.式瞻主鬯之尊.

皇太子兼中書令賀表 代正宗府作

黼扆當陽.懋對紫宸之慶.玄龜叶吉.丕昭寶册之光.八音播廷.群公會弁.中賀 欽惟陛下.悅親有道.立賢無方.謂一人元良.勢實尊於藩翰.而中書政本.命尤愼於樞機.孝友宜昭.仁慈溥博.臣等恪司成憲.欣覩綿儀.卜七百年.願衍周家之曆.上千萬壽.咸趨漢殿之班.

賀正旦表 集賢院

丹扆當陽.頒發春之仁政.淸臺治曆.符建國之昌期.日之方中.天其申命.中賀 欽惟陛下.澤漸滲漉.心玩神明.盤銘監觀.德又新而無斁.河圖則象.祉元吉之有恆.獸樽設席以招言.龍袞坐朝而問道.臣等瀛洲布武.閶闔詔儀.玉燭豐穰.用制九年之蓄.紫淸蟠灣.業隆萬世之基.

賀皇太后正旦表 丙辰爲都省作

歲指蒼龍.常叶昭華之琯.雲開禴翟.首稱長樂之觴.順履始和.懋隆元吉.中賀 欽惟陛下.儉慈作則.淸淨

圖神色石功深妙哉成而交泰黃裳位正盡滲漉以皆春母儀循四序之周聖孝衍三朝之祉臣等職叨
輔相效愧贊調拜捧椒花慶載臨於元日宴觀桃實祈永保於萬年

賀正旦表壬戌本院是　集賢五月

肇祚發春仰正陽之布治歸餘成歲審長至以觀生舖晨昭明彤庭肅穆中賀欽惟陛下仁推滲漉道協
際蟠修德錫符驗陰陽之消長發號出令則天地以裁成念丕圖演繼于祖宗究盛禮益嚴于上下臣等
瀛洲接武文石聯班閏月定時泰治密齊於七政皇極錫福北元永保於萬年

賀太皇太后正旦表

地天交泰陰教法乎坤元閏餘歸終實曆增于夏五陽浮中禁瑞藹重闈中賀欽惟陛下端懿母儀慈明
內範怡神少廣悟黃中通理之爻辨秩東郊樂青燎登平之景日惟肇歲茲用儲祥臣等給札承恩肅班
稱慶筆徽音於彤管歲不絕書冀長樂之璇宮天惟曼壽

進仁宗皇帝實錄表

君臨十載式昭垂世之謨聖治萬方肅謹繫年之錄編摩玩愒數奏凌兢欽以仁宗皇帝陛下濬哲積躬
欽明稽古發揚乾健頤清宮以候先皇祗奉坤元慶闈寢而娛太母審俗周知於民瘼授時彌切於歲豐
謂養性存心宜採於傳記而修身治國必取於禮經監觀歷代之蓍龜夷考前王之軌範政要採諍臣之
讜議大學崇衍義之浮辭爰譯成書用裨博覽至若譽髦斯士擢不次以待非常爵人於朝表有功而抑
寀進每遵帝範肇立儒科廣祖宗百年未備之訓示子孫億代永貽之訓珠玉非寶旁招菁莪之賢農桑
惟勤旋致嘉禾之瑞惡衣服以申縑履之禁省畋獵以彰開網之仁增胄子之官資限計吏之品級爲民
請命既營一己之福田遇災秉誠果應自天之甘澤與人不求備從諫如轉圜河徙故疆議敘臣於嶺徼
霄深前殿憫戍卒於邊防常思創業之艱益慎守成之效道傳精一明授受之至公孝竭怡愉協繼承而
無間凡玆殊美冠乎彝倫濡毫惟懼於荒蕪削牘復虞於缺軼雖盡巧心於舉要廣窮茂績之敉功欽惟
陛下保命誕膺鴻圖丕顯窮神知化彰明聖之鋪張詢事考言採臣鄰之記注屢宣睿旨迄萃鉅編雖天
地之德無僞於贊揚而日月之光有資於繪畫臣等職叨率屬識乏簡僚慕永貞之謹嚴詞慚韓愈稽太
初之直核祗愧馬遷

舊制進實錄表文有短長然未敢以數聯直敘伏覩聖朝一帝實錄進表必加詳寓其所行事跡以序篇首櫛大德中嘗進五朝實錄表未免敘數前作今概不敢遵守舊制謹成一篇誠其素業攝則有副本既便宜詩

又

十年御極聿脩四繫之編億載揚休殊乏三長之筆祗成信史上徹宸旒中賀欽以仁宗皇帝陛下仁靜
根心溫恭合德詩書造士闡學制以設科法律爲師嚴官規而限祿諏經作則稽古宜今所實惟賢卻獻
琛而弗尚英大於孝謹視膳以彌加誊編定宗閨之公棫樸蔚奉璋之衆宜登琬琰永祕緗緗欽惟皇帝
陛下慈切費牆命行金石率時昭考撫言行以無遺迪惟前人繼聖明而有造臣等會聞傳信竭思纂題

閱歷歲年已深慙於尸素經緯日月期不朽於汗青

賀正旦表癸亥爲都省作

歲正天門陳授治朝之位曆新人統肅嚴魏闕之班四表迎祥八風順律中賀欽惟陛下仁施滲漉命受
溥將輔相財成別忠邪而無黨斟酌損益合禮樂以同流聿軍藹多士之良玉燭兆大田之慶準繩乾健
宴蘊泰亨臣等補袞功慙更弦政拙萬年永錫仰瞻太極之尊六甲既周行履上元之運

賀聖節表癸亥爲都省作

十月爲陽於赫發祥之兆一人有慶丕昭嗣服之初出日之升降年以永中賀欽惟陛下斂時錫福握乾
闡珍玩天地之心陽初升而來復發雷霆之令陰早辨於履霜繩祖武之雍熙格民風而醇厚道尊泰眷
運接上元臣等叨列近司欣逢誕旦望翠華之行御瑞藹五雲崇絳闕以傳臚齊呼萬歲

牋

賀皇太子受册牋爲都省作

禮嚴中禁位建承華萬國以貞咸曰吾君之子四方來賀永底烝民之生中賀敬惟殿下玉璞蘊珍金枝
表秀繼體而承匕鬯如歲之春定志以協蓍龜維天其祐方謹雞鳴之問聿新鶴禁之居某等叨列政司
欣傳制命父子君臣之道備允廣緝熙詩書禮樂之教崇式符繼照

賀皇太子受册牋代宣徽院作

範金作實禮成內朝儀仗演綸肆陳四字協春秋之大義覃雨露之殊恩中賀敬惟殿下岐嶷天成溫文
夙就佩規帶矩正言正事之教成執玉奉盈事父事君之道備某等叨司庶府欣覩盛儀仰青道之日長
式符離照候明堂之晷潤允謂震亨

賀皇太子受册牋本院

體元更始肅瞻玉裕之姿崇德計勳肇錫朱明之服宗支襲慶國本奠安中賀敬惟殿下英睿夙成藝文
天縱清宮朝邸朱虛之功爲高審俗迎郊孟侯之賢允似受介福于王母繼明照於四方維軍國之樞機
實政化之橐籥名倡百辟兩儀正而五緯齊德和萬邦九穀熟而三靈足某等職叨掌綍欣覩揚庭紀王
子之吹笙有慙斧藻歌堯民之擊壤願廣丹青

賀皇太子受册牋代宗正府作

盛德勸天嗣受元良之册萬邦爲憲悉資文武之賢政本增崇皇基鞏固中賀敬惟殿下圭璋玉度黼黻
聖謨贊齊乾坤指揮於旋轉之頃肅清宮嗣怡愉於定省之間寔惟不世之勳膺舉非常之典某等職司
宗籍欣覩王綸磐石既安顧上則百斯男之頌權衡允稱克成曰三有俊之功

賀皇太子正旦牋爲都省作

曆起上辛啟自天之申命歲行維戊瞻出日之重光萬宇熏陶九垓滲漉中賀敬惟殿下功調玉燭政寮
璇璣宴錫龜臺密承歡於王母仗移鶴禁親奉壽於神堯維春之祺有秩斯祜某等導迎嘉節賡詠淸時

候銅瑲之陽和。式占泰定。望青宮之葱鬱。允協震亨。

賀千秋節牋 代太保府作

月映彩雲。慶仰猗蘭之瑞。令行青陸。書占玄鳦之祥。維春之祺。粵上斯巳。中賀 敬惟殿下。宅心聖學。匡力皇闈。廣邦家太平之基。澤躬滲漉。察天人同心之理。下逮芻蕘。仁孝合名。中和叶德。某等展儀穀旦。稽首叢霄。壽考萬年。敢陳千秋之頌。本支百世。願陳大雅之詩。

賀千秋節牋 代詹事院作

甲觀書堂。仰紀吹銅之瑞。瑤山玉彩。特書主鬯之勳。維莫之春。初吉云巳。中賀 敬惟殿下。資規體德。銀漢儲祥。稽七政之有恆。實循冬夏。消羣陰於交泰。爰法坤乾。興鴻文以闡基。握龍圖而佐運。兩宮定省。雍容化日之長。四表謳歌。瞻仰前星之耀。某等具寮無補。盛旦有光。奉曲水之羽觴。齊呼曼壽。探泰元之神策。允謂延洪。

賀皇太子正旦牋 本院

青規紀曆。甫開嗣歲之祥。蒼震布和。想協少陽之象。自天申祐。與物爲春。中賀 敬惟殿下。經緯人文。權輿政治。三朝交泰。聿嚴璪禮以奉觴。四德合乾。行美成功而琢玉。卜稔已符於祈穀。登賢深味於拔茅。慶洽宮闈。仁施寓縣。某等叨塵顯問。欣覩亨嘉。聲徹鳳笙。仰非霧非煙之瑞。班隨鶴駕。歌重暉重潤之詩。

賀皇太子正旦牋 爲部書作

讖正璿璣。丕應震亨之象。春先寶曆。允符泰治之祥。緝熙光華。青宮葱鬱。中賀 敬惟殿下。道隨陽長。德與日新。玩易中行。密包荒而埃圠。法天繼照。永主器以彌綸。稱觴前殿以承顏。侍宴瑤池而受福。某等禮成鵠禁。敬識堯蓂。祈穀躬耕。預卜金穰之兆。頌椒介壽。欣瞻玉裕之姿。

賀皇太子受册牋 集賢院

明堂辨儀。眞對重輝之耀。昕朝發册。丕昭上嗣之賢。宗社敉寧。幅員驩慶。中賀 敬惟殿下。孝仁生稟。禮樂夙脩。一人元良。羽翼麗煩於商皓。百揆時序。英威共仰於秦王。鶴駕之御日三。爲輪之光明兩。某等叨塵仙館。末綴臚庭。凝水汪洋。望瑤山而親切。宸居蟬澔。瞻青路以陪從。

賀皇太子正旦牋 集賢院

大曆更新。叶皇祖建元之祚。少陽正位。隆神孫承嫡之基。百辟是儀。五辰攸敍。中賀 敬惟殿下。應乾作命。文震行仁。嘉禮告成。歸妹融吉之象。外朝佐治。同人文明之祥。日就月將而緝熙。小往大來而分類。某等肅瞻玉裕。謹候青燎。詠歌重光。紹天休而繼照。夠諸庶績。占歲在之有年。

賀千秋節牋 溫恤未踰月有司書撰賀表非禮後不進

電繞斗樞。允昭甲觀之瑞。日昇暘谷。行受明堂之朝。宗祏底寧。神祇協相。中賀 敬惟殿下。欽文師古。剛健法天。或躍在淵。龍德合乎中正。永言配命。龜圖闡其延長。仰震夙之非常。荷傳付之素定。某等肅瞻睟表。獲際重光。聖孝有加。羮牆之慕彌切。民情共戴。岡陵之祝益虔。

賀千秋節牋 本院

心居天位。前星耀於明堂。卯爲春門。大電繞于甲觀。盛德集福。至和儲祥。中賀 敬惟殿下。體仁法元。師古合道。溫恭事帝。密贊化以生成。問學積躬。益緝熙而光大。鳴還黃髮之彥。庸佐青闈之規。如日之升。降年有永。某等肅瞻英偉。虔祝箭籌。輯往則於瑤山。一辭莫措。採賜齡之金篋。曼壽是期。

賀千秋節牋 爲部書作

玄亂發祥。丕顯吹銅之瑞。蒼龍協紀。式昭主器之符。紫禁儲禧。瑤源秀衍。中賀 敬惟殿下。溫文秉度。仁孝積躬。侍宴瑤池。令德令儀之可述。問安內寢。正言正事之是聞。如歲之春。自天其祐。某等導迎穰簡。贊詠中和。瞻出日之舒遲。重光允繼。望彩雲之葱鬱。曼壽是期。

賀皇后正旦牋 本院

王春謹時。肇正內朝之治。帝曆更始。益嚴中禁之儀。與物咸亨。自天作合。中賀 敬惟殿下。矩循內則。言法徽音。關雎詠歌。禮遊乎蘭殿之貴。卷耳思念。頌取于椒盤之文。稽陽德維。如歲之初。考陰數曰。履端于始。某等清班接武。穀旦趨朝。日月並明。願上千萬之雅壽。天地交泰。載歌元二之太平。

清容居士集卷第三十九

啟

上王尚書

伏以瞻望聲容。幸有登龍之舊。披陳悃愊。甄無吐鳳之長。鬬鼓勇之新功。冀鑄顔於大造。摛門受業。槓致詞。切念樀、生不逢時。長始知學。佁傳素緒。綺襦紈袴之習無聞。零落靑編。漆簡汗書之藏局見。久知我輩。固當投之濁流。靖念斯文。豈宜東之高閣。操觚而歎。詎秉異心。倚柱而歌。終持正色。胸臆結約。肝膽輪囷。惟其用拙於今。將欲脩名於後。載惟宏博世號殊科。夷考哲賢。咸稱異數。當紹聖之首創。蓋以窮經爲先。至大觀之重删。乃因代言而設。唐朝疎略。故退之自笑其俳優。宋制精詳。至文公欲加以深厚。維較藝於詞苑。杳若探丸。雖置身於書林。悉同畫餅。苟非討論於暇日。孰能敷奏於一時。爰取舊規。各成要覽。溯水之尙德。肇纂金樓。羲山之好奇。文編玉府。初學記資騷人之屬對。稽古編假進士之試文。博要之稱於丁年。統類之塵於乙夜。斯皆品節之效。可爲區別之模。然獨此書。實難其例。千門萬戶。恍莫知所之。六律五音。闇之不喩其意。至若疑門路鼓。遂成君子之欺。御庫神弓。終錯老兵之對。望洋之歎。浩浩測海之智曚曚。一物不知。過亦多矣。兩端而竭。恥莫甚焉。信知梓慶之巧。專益詡庖丁之技巽。伏惟內翰尙書先生。南州元老。故國重臣。望醉搢紳。聊復浮湛於閭里。文蜚華夏。未妨談笑於江湖。恥申公之蒲輪。便管寧

之紗帽.樹人爲急.獎士尤先.子誠齊人.侈以都邑之富.波及晉國.化其潢汙之卑.是用忘揣顓蒙.惠徼恩膏.鉤玄提要.在明公爲壯歲之筌蹄.糾繆繩愆.於後生爲百世之模範.儻獲書傳於琬琰.尤當襲藏於巾箱.與汝共之.深識中郎之隘.非吾徒也.尚祈夫子之憐.欲報無從、未言先愧.

謝王尚書

拔叔度於幼童.深慙非偶.執李膺之下御.竊喜同時.敢緣擁篲之恭.庸致摳衣之請.袞褒語重.茅塞心開.伏念桷、才實滯頑.心尤遏縮.經箱塵寂.莫逃冢丞庶子之譏.藝苑雲蒸.賦駭翰林客卿之對.深恐凋零於冷譜.固嘗論索於陳編.志不能以過人.識不足以廣問.戴盆望日.勤無補於三餘.坐井窺天.智有鄰於五技.衡門感歎.斗室屏營.然而切觀盤盂之書.致戒必謹.韋弦之義.籍性尤深.苟非取則於古經.曷足振名於來世.虛心實腹.學始類於安弦.閑邪存誠.念實同於執玉.反觀與學之成訓.爰探遜志之嘉名.輒布請祈.方虞僭躐.豈爲騶已下.尚希一顧之功.然爰居何知.遽享九奏之禮.寒窗展玩.絢兮虹蜺之章.素壁高張.森然神鬼之護.諦深藥石.字重璠璵.已三復而吝消.終九思而感併.此蓋伏遇某官、言爲楷範.道蘊經綸.化閭里之澆風.慰蕃纓之弱息.至誠樂易.許傳新著之書.雅量恢弘.不棄一偏之士.遂令少賤.屢獲親承.桷敢不躬勵前聞.仰稱春秋之兼.恪遵明訓.益加歲月之功.永依師門.以堅壯志.

與陳無我論樂府

伏承下教.垂示雅詞.退披疎蕪.敢居品藻.復緣明命之重.庸誦護聞之廷.執筆靦顏.通函傴伏.切以陽春白雪之唱.和者罔希.清廟朱弦之音.知之尤寡.歷觀樂府之傑出.悉爲詞林之緒餘.良由萬物變化之愈多.抑使五采章施之匪易.龍文被寶鼎.雕刻益精.天馬觀鼓車.低徊滋窘.貫珠之音空在.累黍之器莫傳.吐角含商.孰分其清濁.析宮合徵.莫辨其短長.俚歌日煩.古調幾廢.連留桃葉.習晉世之風流.淒切竹枝.傳巴人之羇旅.江南腸斷之句.雖足近之.涼州意外之聲.今無是也.風聲鳥葉.當由動植之可遺.覽宴羽衣.徒詫神奇而自眩.捨陽關三疊之清怨.變南鄉九闋之狹邪.樂意生香.寫天機之妙理.山光水色.換俗子之凡容.彼誇劉謝之工.詎悟承蜩之解.精義無二.至道不煩.靖言思之.孰可繼者.伏惟無我學士、詞華泉湧.言吐冰清.飛星急羽之秋.文傾上幕.投綸沈鉤之暇.興滿南山.每希白石道人之雅聲.以成黃絹幼婦之佳制.雪兒低唱.未多學士之風高.墨客廣傳.益見咸陽之紙貴.桷每聞唯諾.快覩尤先.用盥洗金殊末明於物理.以蠡測海.徒竊笑其心思.狂斐莫裁.涵容斯幸.

謝宗人袁履遠教授

同源分流.夙感陶公之詠.矧躬齊後.每懷韓子之碑.均此靈根.蔚然望姓.切以經術基於博士.衣冠盛於司空.名節爲天下高.言非其過.歌詩著先人跡.時與之俱.念鼻祖嘗客於上虞.而耳孫分胙於越土.定居鄞水.占籍開封.西湖之佐蘇公.風流儼在.明招而從太史.文獻有傳.光于淳熙.彌在嘉泰.父子同館.繼廣受之奕議.師生竝朝.陋禹宜之異禮.京兆通河南尹之祖武.成均慕光祿公之家聲.藐焉遺孤.承此玄胄.正倫之妬諸杜.鑿地何心.子雲之亡它揚.泝江有考.車書一致.江海相逢.豈無它人.因以合譜.伏惟教授

學士、搆祠屢世.敬業守儒.謂鄧林之廣數.本於一木.探崑崙之無底.散作群川.田歸於齊.良非得已.爰絕於漢.或曰未然.驗賦形之不齊.審受氏之有自.處孰唯謹.繫世是嚴.然而內舉避親.昔者之邊幅.合族戒令.先王之準繩.愧鸞鳩之圖南.惆騏驥之伏櫪.羲之之別王述.趣乃不同.康樂之愛謝莊.心誠有得.桷倘緣鉛槧.久汗絲綸.傳呼欣大小戴之稱.臭味鄙南北阮之殊.蔀室而得明月.當道而逢夜光.百世不遷.宗支之非遠.異姓爲後.幸譜諜之可通.敦敍攸同.叅承伊始.永懷結轖.曷罄敷陳.

謝閻學士

東觀英游.久欽諸老.南州俚士.獨守陳編.念相望之迥然.知無因而至爾.何期銓選.俾預薦揚.惟清切之司存.實作成於後乂.王言之制曰七.史官之長有三.風動四方.必訓詞之溫雅.詔垂萬世.在書法之簡嚴.維班馬之良.不能織獲麟之筆.而燕許之轉.難以推倚馬之才.蓺不兩能.物無全美.筆則筆.削則削.非曲學之可爲.見所見.聞所聞.恐直情而難致.古有斗米而作傳.近多千金以致詞.好惡成一己之私.襃貶失當時之實.捲長卷以竊歎.抱遺經而自娛.故魏收以輕薄寡才.咸稱穢史.王通雖隱淪不仕.獨著元經.方今偉績無前.太平有象.大禮路封禪之記.純誠汰郊丘之儀.聲教萬邦.文質二代.追皇猷創業之永.傳丕基嗣服之初.必屬鴻文.以揚駿德.彰施作繪.極妙巧於羣工.雜比成音.合天和於衆耳.拔犀之選.非易衆毛之長亦難.如桷者、學不逮人.志徒師古.獻演家三雍之頌.庶或可能.續周書王會之篇.良非所任.援小材之雕鐫.幸大冶之作成.忘其顓蒙.倍以踊躍.茲蓋伏遇某官、儒林冠冕.文藪菁華繩.桃李不言以成衆芳之春.松柏後彫而貫四時之氣.官僚慎簡.裁籍肇新.爭名於朝.難後來之居上.脩身以道.匪中進以依流.深處同升之譏.上辱大賢之舉.幸相知於氣味.迄無假於聲容.桷敢不益勵討論.上酬獎拔.求識李邕之面.當已有期.效彌貢禹之冠.不幾於贅.因風輸感.執筆寫情.歲律云更.神休所相.庸致芻蕘之禱.密調鼎鼐之和.

賀鄧善之應奉

莪審講徹鼎比.班登龍尾.早居三字.極鉛槧之光華.爰作一經.叢緣緗之芳潤.朝端色動.江左文明.切以詞章之體.與政相通.禮樂之宜.隨時斯舉.誠少近古.于以酌今.釋訓聱牙.佩難攷殷周之盛.委心綺靡.殆有鄰齊梁之風.山東之詔令溫然.河西之璽書炳在.往者諸賢不競.故老云亡.摭拾成言.編聯脂語.形模近巧.雖透脫擊之譏.剗盡傷和.殊近鏤冰之累.徒畫虎以類狗.強令鶩而隨雞.事非偶然.時使之爾.念欲復還其正氣.抑嘗深探於陳編.然而木人石腸.難以語經綸之事.河目海口.要當歸黼黻之才.誦所聞.無出其右.伏惟某官、清言古瑟.雅製方壺.冶百鍊之金.而成雲雷之奇.合八珍之味.以調鼎性之美.嘗下帷之多暇.每傾蓋而劇談.意得忘筌.神閑舐筆.船容萬斛.果自致於水中.芝產九莖.宜載歌於殿內.夙嘗相勉.今匪其諛.桷倚馬才疎.屠龍技謬.歸來之詞莫擬.遂初之賦或尋.誇茅舍於玉堂.當廣遠想.譏蘆粱於金盤.冀保天和.傾向之忱.敷陳莫旣.

壽鄭潛庵

茲審壬宇金明。逢壺瑞藹。數環六甲。堯年巳合於上元。福擁三壬。申旦適同於滑九。江湖相屬。樽俎交獻。伏惟內翰學士、鬱鬱澗松。昂昂野鶴。辨排堅白。共誇麈尾之清言。書喜硬黃。猶習蠅頭之細字。方窮太始之理。以與造物者游。陋籛鏗老人之年。讀清溪道士之易。踏龜殼而一笑。持蟹螯以高歌。夢繞故園。壽客相期於晚歲。情親近局。麴生肯負於良辰。桷、傾接維新。扳援實舊。黃絹幼婦之詞。莫擬子墨客卿之賦。未能。八千歲爲秋。願致長生之祝。六十養於國。佇看優禮之加。薄物助誠。副械瀆瀆。

回交代潘檢閱

誦子墨客卿之賦。竊有徽昂。聆諸老先生之言。深相推挽。審珠玉之將至。愧穅粃之在前。慶牘未遑。巽函先枉。伏惟內翰學士、冰壺貯月。水鑑懸秋。下帷授徒。有矻矻窮年之趣。閉門樂道。無惘惘望歲之憂。追北渚之獻歌。覽東齊之形勝。斧藻樸素。丹青炳靈。相如封禪之書。直纖其陋。賈誼治安之策。允謂可倖。瀛纓益振其高風。結綬良非其雅志。金馬門之待詔。有類俳諧。白虎觀之談經。亦幾糅雜。茲册府寵號詞林。寶書如山。汗簡若束。方偃武修文之盛。乃立經陳紀之初。候日影於松階。詞容潤色。瞻天威於芝閣。議許討論。匪慎簡於英髦。曷專美於治世。除書一下。輿論僉諧。桷、學匪適今。才不逮古。重以響櫽之辱。猶工鉛槧之勤。泉石寫心。比元郎之漫仕。山川感興。追杜老之壯游。過塵幼婦之辭。重託聞孫之好。有悍其旨。不知所裁。

回冷教授

仰南州之喬木。美蔭獨存。望西山之慶雲。英光猶在。居然傾蓋之幸。辱以投函之諫。斧藻盜情。丹青炳目。切以取士之岐不一。用儒之道實高。賈誼少年。憂國之策尤著。馬周逆旅。入對之疏密諧。法如牛毛。賤若魚目。將望然而引去。寧挽之以必來。方今人文交脩。禮樂備舉。金馬碧雞之頌。可被弦歌。赤麟白雁之辭。宜寄竹帛。執爲將選。僉謂當仁。伏惟賢良學士、復海扶搖。清秋沆瀣。圜冠方屨。備登國之舒徐。漆簡汗青。補羽陵之疎略。寶氣橫鬱。天葩芬奇。方按軌以徐行。羞登途而捷進。青氈舊物。行廣高門。白水同心。益寬雅志。幸雲龍之有應。成針芥之相投。遺以十朋之龜。貴若連城之璧。有味其旨。固難和於大羹。無德以將。敢亟酬於雜佩。銘膺感幸。占對簡蕪。

賀吳編脩

茲審疏青汗簡。謁龍身章。史官之具三長。英髦愼簡。聖經之法五始。盛事特書。荷針芥之偶投。慶雲龍之胥會。編脩內翰、篤志精白。結交老蒼。審黃鐘於希聲。灼知律呂。嗜昌歌之古味。允適酸鹹。維懷實而深藏。終待價而一試。筆耕云蓄。學殖焉窮。桷、師友川流。獻文日墜。譯而不寐。類文子之同升。樂以忘憂。慨宣尼於往昔。斐然贊美。蔑以效規。

壽賈仲章

月肇虹蜺。藹南溟之五色。春浮花柳。揆東作之平分。孕彼玉人。瑞茲寶運。伏惟某官、池塘逸興。金石流波。懸弧表四方之心。遠游結駟。落筆擬千古之作。長歎彈冠。愛東方之偷桃。專北門而視草。蓋將旬五日而

後返。抑亦一千歲以來歸。桷、審趙莫陳。雅游屢接。沈香亭北。行催芍藥之詞。白玉堂前。愧伴梅花之直。薄儀侑祝。副穎瀆清。

賀鄧善之脩撰

伏審儒林著望。詞苑貪賢。超近署之清班。贊中朝之元化。光膺異數。允際重熙。敢緣肺腑之私。庸寫胸臆之藴。竊以王言之制。始分於唐人文之積。特盛於宋。故便於宣讀者。必資諧叶。而直以訓告者。當務簡嚴。作者數公。流爲末派。學疎而才勝。每師浩汗而失於繁疏。記贍而思遲。必叢敷腴而拙於裁翦。鳧鶴不續。蕭蘭莫分。蓋洗金以鍊當研物理而攻玉必石。有假朋從。歷年滋多。此道不競。藏名淵默。莫窮龍虎之變騰。處友善柔。徒欣牛馬之奔走。望風隨其臧否。疾才摭其短長。有狩東晉之清談。自謂西都之舊作。昔君實不爲四六語。未嘗失朝廷之尊。而溫伯輒草廿二篇。豈害爲殘殺之吏。必此爲士。其何敢言。然作新斯文。是在吾黨。復古之道。誠惟今茲。起八代之衰。昌黎固專其事。振五季之弊。師魯亦預有功。欒在羣居。道無孤立。伏惟脩撰學士、幸婆凝湛。雅量韜深。大音希聲。儼一獻九奏之意。玄酒不和。成百拜三行之儀。中和養其本根。英華發於情性。譬若夜光明月。衆咸以爲寶珍。方之威鳳祥麟。人莫窺其形狀。陳太丘之容衆。王茂弘之盡慚。以爲黼黻帝猷。曷取竟寧之事。丹青神化。獨追正始之音。桷、幼講門功。早親庭誥。採諸老之源委。不知者謂得異書。道前賢之心期。無聞者猶識曲說。儼曆三槐之緒。聊希五柳之恬。爲可祛之技官。守不求之模論。要斷傳後。寡望敍遷。欣覩除書。缺脩賀記。幸燈火平生之舊。追江湖相忘之言。人皆曰賢。亦既遂彈冠之願。老而能學。當益思炳燭之勤。敢效頌規。斯爲處與。

回趙太祉

伏以豎燎扶朝陽之光。敢居斧藻。貂貂得明月之報。庸謙襲緹。三復先獻。重陳素款。切以屬辭比事。匪遷傳史之舊文。徵顯闡幽。允正周王之大統。無傳而著。惟道是明。然而獲麟之筆。有鄰神怪。矢魚之訓。詎止觀陳。紛然賣餅之譏。蔑爾乘旄之喻。泥天正於長曆。循夏五之闕文。郊用辛而非長日之時。禘於祖而攤圜丘之說。清言何補。懸守徒矜。投膠澄百尺之渾。引髮舉千鈞之重。首勤暌趙。心學邵程。義理精明。賴先儒之啟迪。權衡輕重。資前哲之贊揚。嘗窺西周之簡編。深陋後王之典禮。致太平者猶有羣議。言五伯者殆無全人。厥學熙寧。卒致爲戎之歎。尊王慶曆。遂多刻吏之嘲。人物眇然。年運而往。伏惟大尹學士、山林圭組。燈火詩書。返袂高歌。法天時於五始。下帷坐授。悟人事於三微。裁惟先正。細甞奏對之書。是爲後學。青箱纂輯之式。集狐於腋。端有假於裘成。洗金以鍊。良永慙於搬索。桷、困學有志。強仕無功。百年雁塔之聯登。季世龍門之未至。攀胥阜隸。捫心有感於同時。管鮑交朋。掉首未逢於知己。翕然針芥。終以絲蘿。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豈無好學。二百四十餘年行事。聿覩成書。擁篲以陳。袖函非禮。尙祈矜采。俯賜鑒融。

回趙太祉鄉飲

習鄉上商。成推大里之典刑。隆禮尊賢。幸屬貞元之耆舊。矧蟬冕三公之地。在梟比一變之功。人物眇然。年運已往。於槃雙魚之牘。孔昭一馬之期。入學祭典脩。願廣太平之盛觀。升歌主人獻。敢隨後進以同登。

回趙太社

切以百人逐兔．祇益苦心．一朝解牛．敢煩敢手．念洛社久存於鄉約．而杜陵或廢其家聲．寧肉莫均．拔毛不與．仰止金刀之禮樂．陳茲典午之春秋．無以易堯．不如歸趙．粲飛兩而禮讓．學縮袖以勞謙．君子是愛．貪人斯幸．潛魚毋餌．雖自潔於水中．羣蟻羶趨．卒相緣於堂上．其爲計則得矣．獨竊議其可乎．難以立談．終祈臥治．飽五石而無用．其果不能．粟萬鍾以何加．願茲可陋．僉謀懇切．旹潰矜融．

壽徐德剛　七月八日

涼生兔子．瑞應麟兒．玄祖流芳．歲遠猶傳其玉硯．黃姑停宴．夜分端候於銀潢．家聲之克振可覘．宅相之深期有在．槐陳人愈拙．妙語莫工．望閭里之惄惄．阻舟航而耿耿．九五一曰壽．願益窮阜極之書．四十不動心．矧已開中年之袠．薄儀侑祝．善頌增情．

謝程承旨

爵人於朝．已甘遜避．譽髦斯士．忽被還掄．小己惟艱．大鈞有自．切以王言之制．炳若日星．帝命之行．潤如風雨．三代訓誥誓命之作．理雖同而體實殊．累聖歲月日時之編．事若近而胥賓備．簡嚴足以成信史．清切然後爲□人．才非甚長．蔑莫能擅．皇明啟御．文治興圖．漆書汗簡之奇．來者不絕．金泥玉檢之陋．卻而未遑．寬大之詔數頒．逍遙之聘屢舉．宜得鴻碩．以贊雍熙．大鵬乘風．乃鷽鳩之斯集．長鯨失水．顧螻蟻之所凌．惘涇消之執分．慨薰蕕而同置．拾芥而取青紫．彼謂不難．相馬而視玄黃．易云有過．炙手可熱．涌氣如山．生能齊言．豈莊嶽之所變．恥與噲伍．何淮陰之過高．惟末俗之實繁．斯南士之不競．離明有照．渙汗聿新．鍊金於陶冶之餘．責海於剛鹵之後．聚毛雖蝨．攫象是精．懸水鏡於廟堂．今茲還衆．審銓衡於臺閣．夙已簡僚．悶巷駭聞．江湖翹首．柄之不佞．人能具言．性褊介而弗通．學固陋而無補．少承諸老．欲窺龍馬之祕圖．晚效一官．深愧蟲魚之曲學．守西樞之遺緒．望北門之後塵．侍坐松階．占對或言其可教．散襟芣字．倚歌人數其太迂．雖甚殺青之工．僅免尸素之誚．既云美解．寧敢強留．耆狗淨雲．幸逃物論．白駒過隙．謂失事機．踐久屈以奚伸．鴻已飛而何慕．私以恤緯之淺見．敢言出綍之舊章．知之非艱．試可乃已．泛觀唐世．驟致宋朝．元白才高．必授妲而方拜．歐蘇望重．免給札以即真．誰謂秦無．請從隗始．惟智行其無事．於人何所不容．然而爭進駢肩．一兔距城其百逐．旁觀袖手．前禽終失於三驅．彼非招而不來．先奚爲而遠集．蓋由鳩附．功在鑒坡．此蓋伏遇某官．間世宗工．先朝元老．文諧律呂．八音振而四懸成．智合蓍龜．六虛周而三極建．既任棟梁之重．彌深參朮之儲．謂立賢無方．當覘朔南之員幅．凡成人有德．豈拘州里之遠邇．夾袋初勝．青能已復．桷、蒙恩若是．圖報謂何．欲酬國士之知．願假客卿之對．承明三入．莫能書亦麟白雁之祥．滄海重游．要飽識紫鳳天吳之異．寸心有在．千穎莫殫．

謝李承旨

五載辭榮．已安初服．一朝出命．還復舊氈．三已何慚．重來有覥．切以太史編摩之所．翰林清切之司．貴慎密而熟於憲章．尙精敏而達於事勢．欲取偶儷絕羣之士．將貽落魄無檢之譏．苟崇依違寡言之人．必致

脂韋不稱之弊．原昔養才於館閣之地．蓋當責效於廊廟之時．文治日興．皇猷淵默．委諸元宰．于以彰衢石之無偏．詢於輿言．足以知芻蕘之可擇．克謹天戒．慎爾乃僚．肩摩足累之徒．揭鞭而避．嚴棲穴處之隱．接淅以來．矧聲教久敷於朔南．而忠信可行於蠻貊．拔茅以彙．采葑不遺．有如若窳之踰．亦預陶甄之選．茲蓋伏遇某官．精忠貫日．盛德格天．高宗之得傅巖．營求諸野．成湯之於伊尹．學焉後臣．彌窮成性之存存．益著匪躬之蹇蹇．以匡王室．其代予言．惟宮府一體之意深．念君臣同心之會罕．願因知己．庸敢竭愚．難得者非常之機．易失者不次之遇．方今輿地紀載．悉歸于梯航．觀闕會朝．相望其冠蓋．東漸西被．上際下蟠．法過密則煩擾而不安．教愈多則蠹蝓之滋幸．埋鏹穀雖號爲俗吏．當究其出納之源．議禮樂實本於儒生．孰明其沿革之理．同風俗以合志尙．敎朴素以去奇袤．言畢斯心．可運諸掌．然文盛必有武弊．而陽長尤懼陰來．積薪燃非賈誼之過計．前籌借箸．乃張良之遠謀．和羹雖竟其酸鹹．成錦易工其萋斐．有懸高鑒．奚假謏言．柄累世詩書．百年齏粥．與銅臭而同傳．敢謂末然．爲瓦注以自怡．不幾於似．當朱門炙手之日．乃淸林散髮之秋．著書期身後之名．擊缶遂山中之樂．恩蒙乘傳．非所據以屛營．技止操觚．將何爲而報謝．念承明三入而奚補．望大門九重而莫通．大書特書．執筆難施於青簡．一命再命．循牆深愧於素餐．爲稱獎提．惟肩楔直．玉堂獨掩．恍江南送客之情懷．衛宰載驅．彥稚子候門之夢寐．願安靜退以盡感臧．

賀曾提舉

茲審望儒儒先．道光王化．宣尼堯粹之意．豈果居夷．幼安度遼而還．殆將易俗．登瀛可俟．艤舟以須．伏惟某官．妙思春雲．壯懷秋水．掣鯨魚而游員嶠．奇觀畢陳．踏龜殼以揖浮丘．妙言合奏．身寄神京之陸海．胸藏東壁之木天．允議居中．詎宜補外．梢居龍技拙．倚馬才疎．詭御以告王良．則云豈敢．執鞭而慕晏子．尙或可能．不腆儀羞．無文敬在．

招俞光遠入塾

七歲入小學．幼儀深著於曲臺．三年通一經．俚諺敢誇於東魯．先猷遊遠．穎識無閒．空多老翁不量力之譏．莫慰大賢願汝爲之意．伏惟教授學士．碩頎妙手．注巧良模．樂矣誨人．陋孫寶之避舍．幡然就道．知李耳之入關．談經排狗曲之嘲．挾策恥兔園之陋．以身徇道．初何愧於古先．辭富居貧．益有覥於雅量．尙煩負劍辟咡之訓．以成灑掃應對之儀．虛左以迎．側躬而俟．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六五
作者＝
页数＝７７３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